甲骨文獻集成

第三十五册

綜合・甲骨學通論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大系◇

甲骨文獻集成

第三十五册

綜合・甲骨學通論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册目録

綜合

甲骨學通論

殷虛卜辭講話　一
殷虛卜辭綜述　四五
殷墟卜辭研究　二二六
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　三六五

殷虛卜辭講話

金祖同著

據上海中國書店一九三五年五月石印本影印

這書爲紀念我的姪兒培之而印的

廿四、二、二五、且同識其明日將有平津之行

殷虛卜辭講話

叙言

宣統壬子，予既類次所藏殷虛文字，為書契前編八卷，書既出，羣苦其不可讀也。越二歲，予乃發憤為之考釋，私意區宇之大，圓顱方趾之衆，必將有嗣予而闡明之者；乃久而闃然。後意并世之士，或不樂為此寂寞之學，當有會最殷虛文字以續我書者；久亦闃然無所聞也；一若發潛闡幽，為區區一人之責者；至是予乃益自厲曰：天不出神物于我之前，我生以後，是天以畀予也。舉世不之顧。而以委之予，是人與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敢不勉乎！

右引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序上的一節，玩他的語氣，是怎樣的自負，他的近事，固且不談，即此一節，也足夠我們研究甲骨文的人氣阻了。然而回頭自己看看，我們是否在爭氣；研究的人，不能說少，成書也有數十種，普通論文有到幾百篇；在有三十餘年的歷史上說，固然不能說多，而在這舉世營營的時候，為此寂寞之學，竟有這樣的成績，也總算不錯了。然而這是量的方面，雖多不精，也無所用之。至于質的方面，是怎樣呢？說也可憐，有這樣好的材料，有這樣多的研究者，有這樣悠久的歷史，而我們對于殷代的社會，仍舊是黑漆一團，羅振玉所謂「一若發潛闡幽為區區一人之責者」，其言不幸乃中，因為他卻不愧是一個篳路藍褸的人呢！我深究其故，約有數端：一鑒賞家把他當古董看待，什襲珍藏，輕易不肯示人。二名士流亞，語必稱三代，書不讀秦漢，嚼角口邊，說說甲骨文，摳帖扇箑，寫寫殷虛文，自命是蘊藉博學。三樸學家當他是河圖洛書一般，神秘非凡，考釋引證，也都語焉不詳，說焉不精。四考古家拿牠當作個人的私產，報告不作，材料不發表，使有志研究的人，衹能在書本上去探討，在這幾種原因下，無怪一般所謂研究的人，衹能說說文字，談談卜法，不能充分的發展了。

我是一個有志無力的人，紙上談兵，不過發其端而已；希望一般考古家，鑒賞家，能夠為着學問而學問，把材料公開起來，供大家研究，就不勝馨香默禱的了！

廿二・三・八・　且同

殷虛卜辭講話

叙言
世系的探討
習語的發凡
稱謂的補充
方國的發現
貞人的計數
風俗的推闡
文字的解析
從合祭說到妣乙
書體的質疑
引證的問題
附錄
郭齋所藏甲骨文字
帚嫣佩拓夲

世系的探討

且同著

世系，在研究甲骨文中，地位佔得很重要；因為我們研究甲骨文的對象，是整個的殷代社會，要知殷代社會，已稍有封建制度的氣味，而封建制度，是以世系為骨幹的，所以我們要明瞭殷代社會的現象，先得從甲骨文中肯定他的世系。

從前甲骨文沒有出土的時候，研究上古史的人，要知道一些殷代社會的現象，所恃惟史記中殷本紀一部份，因為除牠之外，沒有再比牠可信的了。等到甲骨文出土後，所謂實物證史者，也是以殷本紀為張本，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輩尚矣，即郭沫若董作賓也都這樣，然我却以為這是已經成為研究甲骨文的傳統思想，所謂實物證史者，對于甲骨文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祖宗并沒有傳給我們一部完全的殷代歷史，殷本紀雖比較健全一些，然而我們一震于孔子之言，二觀太史公在他的三代世表中，亦自言無徵，所以覺得不能全信了。

孔子是宋國人，殷之後為宋，孔子也曾到過宋，他對于宋國，總算比較接近些的人，況且他還是一位「敏而好古」的朋友，然問他殷代怎樣，他也沒法回答，衹能說「文獻不足徵也」，至于他所能夠知道的，衹「殷因于夏禮」而已，是孔

子當時，宋國已經沒有一些殷代的遺風流俗，故家文獻存在着，況到了漢代太史公掇了一些周人的棄餘，作成一篇殷本紀，就得認為可信了嗎？

又太史公在他的三代世表中，也自言無徵：

太史公曰：五帝三王之禮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詩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蓋其詳者。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終始五德之傳，古今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者。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我們在這上面可見到的：一太史公作年表，始自共和元年，是共和紀元以前，他當時已經不知道，故三代他只作了一張世系表。二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譜，周以來，乃可著，則是他自己聲明所譜的殷人世系，都是模糊影響之言，不可作為定論的。

殷本紀所譜的殷代世系，其不可信既如上述，則同世系有連帶關係的年數，又發生問題了。殷代年數的長短，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大約有下列各說：

(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紂)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二)今本竹書紀年載殷人年祀二百五十二年。

(三)正義引古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

(四)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引朱輯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

看上面各說，吾人在沒有精密研究已前，不能隨便的指出誰是誰非，惟要知道古本所紀的年數，已經是戰國時候人的推測。若舍古本而用今本，則無異不信戰國時人，而信明朝人，其誤太甚。至于依古本則從盤庚到紂，已經有七百七十三年。再依本紀說：其間不過八世，每世須占到一百年，一共十三帝，每帝須占到六十餘年，雖說古人壽長，也沒有這樣的道理。更從他方面看，本紀所載的十三餘帝，甲骨文中大都已經發現，依古祀典之禮，或須這十三餘帝，都有大功烈于民，或者是大惡不赦的，禮記祭法上說：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觀此可知殷本紀所載的先王先公，都是有祀典的，所以今都在甲骨文發現了。而本紀所本的世本，或者簡直是專紀有祀典帝王的專史，所以般庚至紂七百七十三年，祇剩十三帝者，大約去了其他不在祀典者而言的，因為我們在甲骨文中猶發現了許多本紀不載的帝王：

丁未卜戋貞求于呈十牛　前一、四四

己亥王賓㐭卅牛　殷卜一一六四

甲子卜貞王賓𥁕亡尤　前六、六一、四

尞于東母豕三犬三　鐵一四二、二、

庚申卜貞王賓熊亡尤　後上九

庚戌卜口　尞于𨑫　鐵二四

癸未卜貞尞于𠬝十小牢卯十牛黍用　前四、七

貞之于蔑　後上九

貞之于𦍌　同上

貞之于𡕒　同上

壬辰卜翼甲午尞于蚰羊出豕　後上九

尞于𦥑前一、四九

貞之于𣎆　前一、四七、六

貞于𡗜前一、五一、

尞于𠾖東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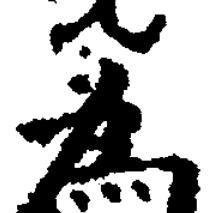
貞于𡴫前一、二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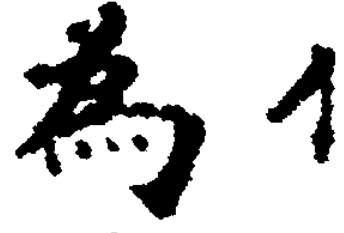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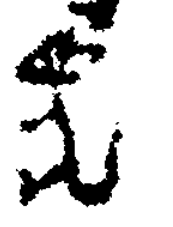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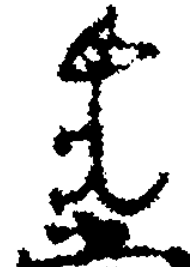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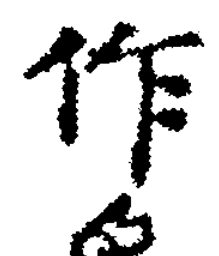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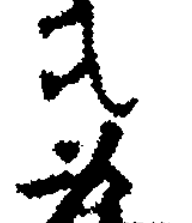
上舉的十六條，以旁證參讀，決為殷之先王先公無疑。不過約數一二。如果詳細的通計起來，當不止此。只因為不數見，所以無從知道他的事蹟，或者因為他既無功烈，又無大惡，不載祀典，偶然坿祭而已。所以本紀中也不載其名了。觀以上的十六條所以身代的先王先公，決不止身本紀所載的幾位。我們應當再從甲骨文找得更好材料同辦法，因為般庚以下，已經有七百七十三年，若再推而上之，總得有六七千年同一萬年；若以從前的世系說法講去，其間帝王無慮數百，我們從那裏去找去？而且依現在社會學講，也決計講不通的。所以我現在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就是自上甲微以下，殷本紀已有紀載世系的次序，其間缺的雖然很多，層次卻還未亂，我們祇須從甲骨文各方面證實，如上舉的十六條等依次插進去，就得了。至于自上甲微以上呢？郭沫若于其卜辭通纂中說得好，以為「自上甲微以前為神話時期，自上甲微以下為有史時期」更可以作為證據的，就是魯語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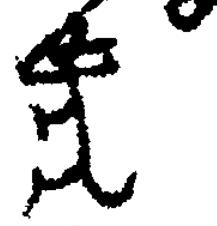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

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殷人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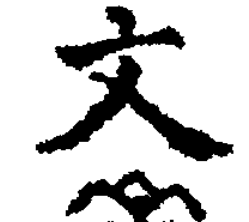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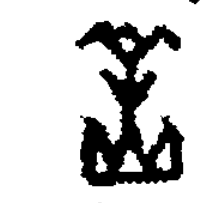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各民族文化的起源，殷人的始自上甲微，也可以無疑了。上甲微以前，既有六七千年，甚至一萬年的長久，那我們決計不能用世系去講，惟一的辦法，就是從甲骨文中觀他的社會的演變，因為我們現在在甲骨文看到的殷代社會，大約自游牧時代至農業時代，其過程，依西人三進法推之也，應當有六七千年至一萬年，在沒有詳細研究之前，約略分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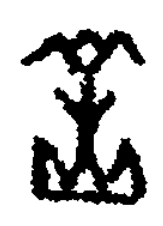
(甲)為猿人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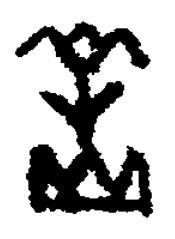
王靜安先生釋為夋，以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帝嚳名夋作為證據，以為就是帝嚳。我卻以為不然，因為覺得有尾，象一種猴子的形狀。以現在人類學講，人類的祖先為猿，則可以證明當為殷民族最高祖先的形狀。是一個階段的紀事，不必一定為人名，因為這形狀完全是個圖畫，不是文字。若說夋初字作，則人為怎麼拿有尾之猿猴形作名呢？可知決無此理，至于釋為夋，釋為帝嚳，大約都是後人演繹的。王靜安先生則更拿原形去坿會後人演繹的字，所以釋為夋。或有人說猿人一說，是近世西洋所發明的，中國未嘗有過，何至殷人記其祖先就為猿形呢？我按猿人之說，中國所本有，到現在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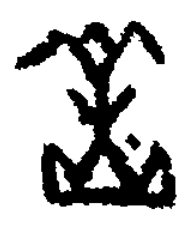
傳說，尚古時候的人類有尾。因為沒有經過科學方法去證實，所以終成為一種流傳性的童話。我們祇要看說文尾字下說：尾，微也。从倒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是承認古人有尾的，因為古人決不肯飾以系尾，自類禽獸。所以這樣者，也是中國人一種保守性，不忘其本的表示。況且殷人去古未遠，子孫相傳未訛，猶之美洲印第安人的戴克塔Dakota族，有酋長名跑鹿，族人要記他名字的時候，就繪一個正在跑的鹿形。字也是這個意思，完全是一個用符號記事的原始狀況也。

(乙)昭明為洪水徙居時代

據董作賓先生甲骨文斷代研究世系圖上說：殷代先王先公，卜辭上尚未發現的，有昭明，昌若，曹圉三人。曹圉郭沫若以為就是吳，見卜辭通纂。是未發現的只不過昌若昭明二人。我以為甲文字，就是昭明。字葉師王森釋作岳，羅振玉釋作羔，至于見于卜辭的，大都作人名。如：

庚子卜貞往夏

甲午卜貞求年于

貞勿使人于

既為人名，就不能拿說文來講，因為說文上說：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從前講說文的人，多以从照省聲一句為疑，

猶有人說,羊性熱,故从火。又說,羊炮既成者曰羔。又說四子羊仰乳于母羊之形。試問這四說,怎樣去斷他誰是誰非。我的解釋是,从羊是假揚的音,如同陽甲之作𠂢甲,揚陽古通,而昭同揚都有一種發煌廣大的意思,下面从大,明也。昭明同陽大意思同。二字是从⿱羊山一字演變來的,如帝嚳之為夋,相土之變為土,上甲之變為田,報乙報丙之變為⿷匚乙⿷匚丙,一個例子。據荀子成相篇,以為遷商是始于昭明。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帝乙,是成湯。

更據左傳,知道昭明就是閼伯,且是一個火正。

昭六年左傳:遷商為高辛氏之子閼伯。

又襄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事焉,相土因之,而商主大火。

以史記考之,相土之前是昭明,同左傳閼伯之為火正正合,可知閼伯就是昭明。(郭沫若以閼伯為契非)而閼伯之所以叫作昭明,原來基于火正一官,輾轉演繹,原形早經失去,所幸的就是⿱羊山字从火同昭明還有一些源淵可尋,現在我更在世系中找到一些證據,後上二三、三

丁卯貞于庚午尞于兕

□□□□ 尞于⿱羊山从在雨

壬申卜貞求年于妣乙

據董作賓的世系圖說,以為兕就是契,其後為昭明,今這一版,兕⿱羊山并奈,可證⿱羊山就是昭明,又戩壽堂二一、八

丙 尞吳⿱羊山 山……

吳據郭沫若說以為就是曹圉。(說見後)曹圉之前是昭明,則⿱羊山更是昭明的一證了。又按尞的奈,是很尊貴的,大約如夒兕土王亥等多有尞奈的。今⿱羊山也用尞奈,可證他也是殷人的遠祖了。

既證明⿱羊山就是昭明,因何要叫他洪水徙居時代呢?這可以用古時候水火相尅的道理來證實的。

昭十七年左傳:水,火之牝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之所以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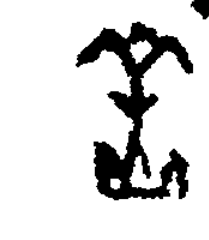
他的意思是,水是雄的,火是雌的,水少火多,則水就不勝火。火少水多,則火就不勝水。這可以知道水火相尅論起源是很早,而閼伯之所以為火正,也可以思過半矣了。左傳昭元年上說: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大火。遷實沈於大夏,主參

杜注辰為大火參為水星

在現在一般眼光看來，古人的文字，都是很神秘的，每每將本來面目掩飾得一些都認不出。譬如三百首毛詩，都是當時歌謠和戀歌，很顯明的，可以看出，自從孔子刪詩，後，後來一般注家，就目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物事，所謂興也，賦也，比也，又怎麼后妃之德的，注得一塌胡塗，愈注愈神秘，去原意也愈遠了。即如上引的一節，也是將原意演繹得不可復識，若照杜注辰為大火、參為水星的講去，決計是講不過去的，所謂實沈主參，都是代表水的，大約當時有洪水之患，閼伯（昭明）為之遷居商邱，得免了水患，就以為是大火剋水之驗，于是祭祀大火，這是古人崇拜水火的事實。若拿大火水星的講去，就變成神話了。後來華陽國志的演為開明治水的傳說，也就是這個緣故。

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遂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

開明之為昭明，何庸解釋，可知道當時真的有洪水之患。再證以古人水火相剋的神話，字上面从羊，揚的假，下从火，所謂揚火者，就是發揚火的威嚴，以剋水的意思。有了這些證據，大約不至于无稽吧？

（丙）相土是農業開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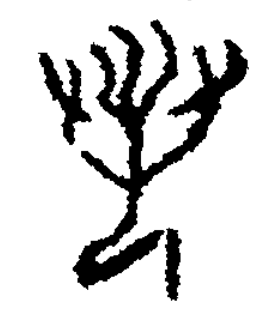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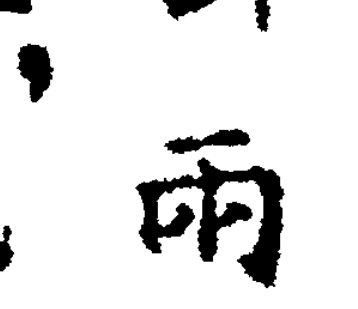
國語魯語上說：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故祀以為社。注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相土的意思，大約是自從閼伯遷居商邱後，有大的平原可以耕植，于是相土，相度土的原隰土宜，教百姓稼穡，百姓感德，祀他的神叫做相土。同后土的意思是相彷彿的，不過一為夏民族一為殷民族的分別而已。

（丁）昌若是農業昌盛的時代

殷本紀上說，相土卒，子昌若立。案說文，昌，美言也。又明也。這兩個解釋，恐怕都不是本訓。據荀子『萬物以昌』的注上說，物遂其生者謂之昌，纔可解。因為自從相土相度土宜，教民稼穡後，百物都很昌盛，所以叫這階段叫做昌。若順也，莊子『百昌皆生于土』，可以作為注腳，然昌若卜辭上沒有見過，我以為就是娥字。

貞子漁之⿱吅口于娥⿰酉彡 鐵二六四·一

貞之大于娥卯彘 前四·五二·二

因為若在魚部，娥在歌部，歌魚兩部，古音可以旁轉。昌若急呼就變成娥音了。章太炎先生文始舉這兩類字聲音可以通轉的很多。并且『』『』兩字形近，容易錯誤，所以娥為昌若很有研究的可能性，我不過發其端而已。

戊 曹圍為積聚開始的時代

曹圍，郭沫若以為就是王吳，見卜辭通纂，現在引在下邊

出，于王吳。二犬（後下四、四。）

𠬝羅釋矢。余謂乃說文𡗜古文吳字。下第三十三片𡗜正作王吳者，當即糧圍。史記殷本紀云：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索隱云：系本作糧圍也。糧王吳圍，各為疊韵字，曹字古作𣍘，與糧形近，故譌也。天問篇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舊解為太伯仲雍竄吳之事。案其事叙在舜次，在該恆等之前，舜即帝佶，則所謂吳者，並指此王吳矣。剡吳越之吳，金文作攻敔攻吳等虞號之虞，乃作吳。說為太伯仲雍事，未必合也。

郭沫若說曹圍就是吳，于社會演變上，沒有怎麼關係。並且我在龜獸二〇、一四看到一版是：

貞𦉍賓我貞

貞圍。

𦉍就是昭明，圍當然是人名，因他相次的關係，可以肯定的說就是曹圍。所以郭先生的說法，尚有商榷的地方，如以為糧圍的話，則相土之後，繼了是五穀昌若，糧食充足，屯之于圍，于社會演變也可以講得通了。

(己)冥為殷民族渡江而北的時代

講夏殷兩民族戰爭史的說，殷是南方民族。夏是北方民族。殷民族從南方來侵，夏民族退居山中，後來出山反攻，殷民族曾在河東吃了一陣敗仗，從新退回江南，這就是舜卒鳴條的傳說所由來。後來到冥，復渡江到北方，所以國語魯語上說「冥勤于官而水死」，因為當時曾有一部殷民族的人，被擊落到水中的緣故。昭公十九年左傳上說：「水正曰元冥」，可作冥為水神的證據。因後來王亥渡河，祀沒于水的就叫做冥，這同昭明是一個意思。

(庚)王亥夏殷兩民族接觸的時代

郭璞注山海經，引紀年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道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綿臣也。」據王國維說：「王亥……以辰為名之始。……王恆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時為名或號者，乃殷俗也。……」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上甲以降，皆以日名，這是一種受外來影響的現象，可以作為王亥為夏殷兩民族接觸時期，及為殷民族神話及有史過途時期的證據。

據上可以知道所謂　昭明、相土、昌若等都是殷民族社會演變的階段，并非人名。惜從殷本紀以來一成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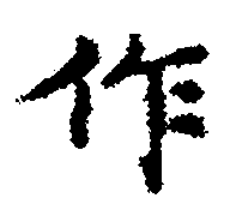
化，淹沒了好多日子，我不過發其端而已。精深的研究，尚須等待請甲骨文，而懂得社會學的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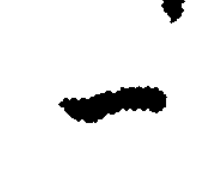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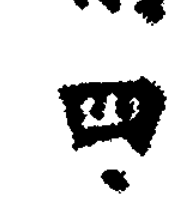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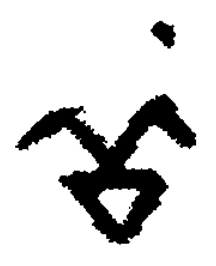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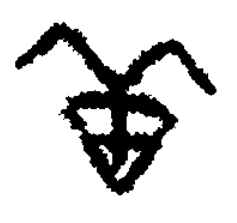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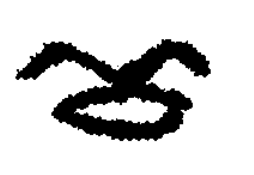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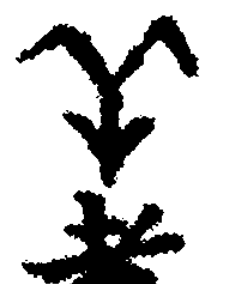
習語的發凡

習語：大約是占卜文字中一樣專門名詞吧！因為十三經中，只易經有習語，餘多無之，所以有人說：這是古代文字的慣律。那是錯誤的。甲骨文的習語很多，從前人多以「無咎」一義賅之，不知古人字少文簡，既然同是習語，詎可通假，何必做此許多，大約有牠所以然之故，茲一一疏正如下：

1 㕣

金文常有著一羊頭的器，如周金文存的羊鼎，金文編引的羊卣，也有二字的，如集古遺文的𢆉羊鼎，殷文存的丁𢆉羊鼎，諸家多釋作羊，義都不可解，我以為就是吉祥的祥字。其單有一羊字的，固然是吉意，就是𢆉羊鼎，上象房屋之形，或者是家廟落成之後，鑄器以寓吉祥的意思。去年我在濟南山東圖書館漢畫堂見到幾個墓額，上面多刻一個陽文的羊頭，可以同這羊字相證的。因為釋為羊字，有兩個疑問：一如果釋作羊字，則金文石刻所著的一個羊頭意義不可解。二金文有羊字，而沒有祥字，不但金文編沒有，就是說文詁林祥字下，也沒有將金文編之羊字移入，難道古就沒有祥字嗎？要知這多是誤于說文的。說文祥字下說：

祥，福也。从示羊聲。一曰善也。以為祥字多从示，無示羊也。那裡知道漢磚吉祥連文，祥多作羊呢，他又以為羊鼎等的羊作，祇一個羊頭還不是全羊。他不知卜辭的祥字，都作羊頭形呢，如：

鐵一九四、四、前四、二七、一、鐵九七、二、前四、四九、三、前四、四九、三、等形。也有如金文作者，前四、五四、蓋古人以羊為美味，善美等皆從之。故羊即有祥意，許慎以羊為聲，其誤太甚。

甲骨文羊的習語，共有三種：

(1) 勿羊

丙子卜敝貞勿羊酌妣乙　後上二四、十

貞勿羊子母丙卌　小牢　鐵九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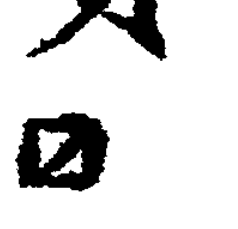
辛亥卜吻羊用百牢用　前四、四九、三、

貞勿羊賁　同上二、

勿羊出示若　同上六、

(2) 不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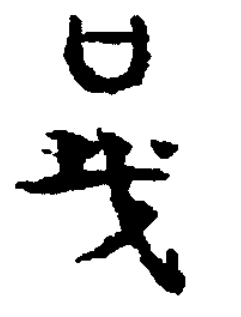
□巳卜王壬申□不羊雨二月　前四、四九二、

□□卜永□賓□王賁□

貞𠦪不羊幸　同上五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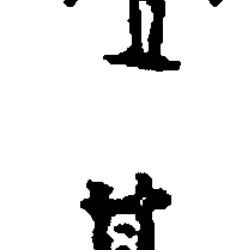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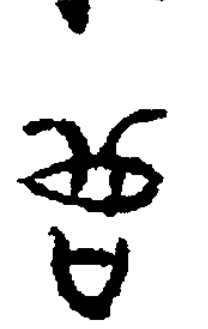
羊都作羊頭形，既如上述。現在更發現一从口的祥字，

其詞大都用于征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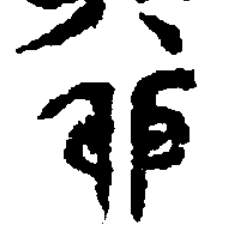
甲午王卜貞□步从侯喜又不𢦏□在侯王卟曰吉　前四、一八、二

所謂𢦏某方者，就是去征討某方。這辭已有殘缺，大約是從侯喜出𢦏某方，故定作征伐的事情。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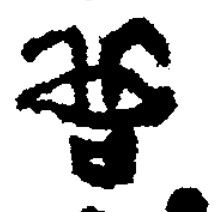
鷄昆弗𢦏

己亥卜在𠂤貞王□其从攻白伐甾□方不𢦏在十月　前二、八、五

(3) 其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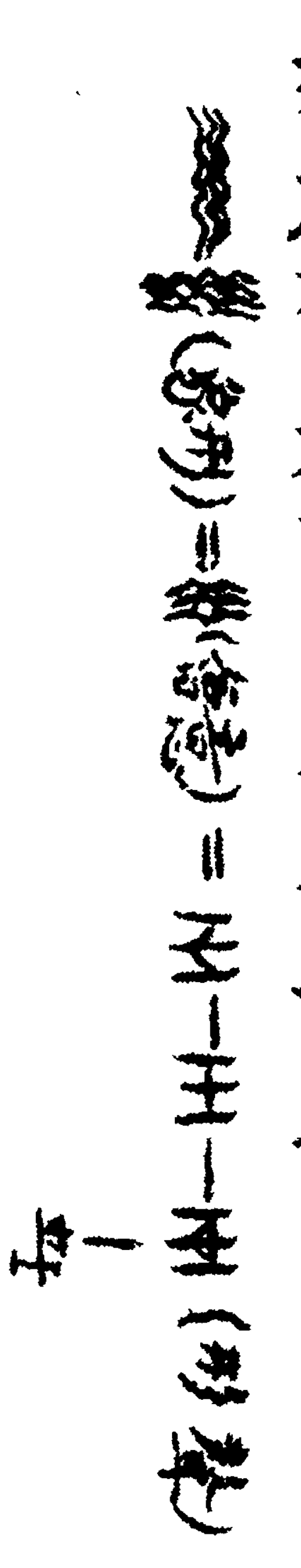
其　後下三〇、七

関野鶴先生，在「上代象形文中目字之研究」一文中說這字以為標飾的花紋。我頗以為疑，因為所謂標飾花紋者，大約就是應用美術。甲骨文是紀卜辭的東西，不是服御的東西。何用標飾。上有一其字，帶有一種肯定語氣，辭句很完整，非標飾也。

據上我們可以知道，勿祥大都是用于祭典的，如賁酌用牲，其詞為無旧無戾之反。不羊同不，是專用于征伐的，看上引的兩條，便知。其祥我統計習語所得，只有此一條，沒法區別他的性質。又勿弗二字是通用的，勿羊殷卜一九一六就作弗羊可證。

𢦏巛

𢦏巛二字，據董作賓說是一字的變化，而有象形會意形聲三種者，有表說明，鈔錄如左。



我按巛之作巛可，以巛之為川也可，以惟川之為𢦏就不免牽强了。現在仍以董氏的卜辭寫本為證，可以分析他所用的不同。

37 乙□田叀□□往來亡巛

52 □□王卜□𩂣往來亡巛

87 □□卜貞□往來□巛

218 □戌卜貞乙卯旺其田孟亡巛

（旁證）壬辰貞王田于瓆往來亡巛 殷虛書契考釋下三

六寫本所載的甲骨，多破碎的小片，很少完整的，引此作證。

146 叀孟田省亡𢦏

147 亡𢦏畢 大吉

156 于孟亡𢦏

166 王省□亡𢦏

200 田虘亡𢦏

240 叀虘田犬辰亡𢦏

274 于宮亡𢦏

306 辛丑卜弋 于孟亡𢦏

（旁證）戊申王□貞 □寅弗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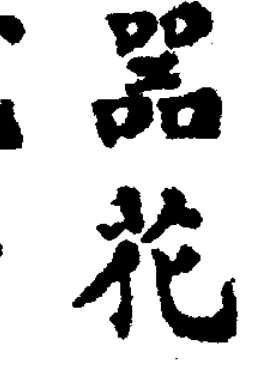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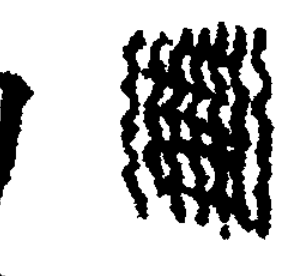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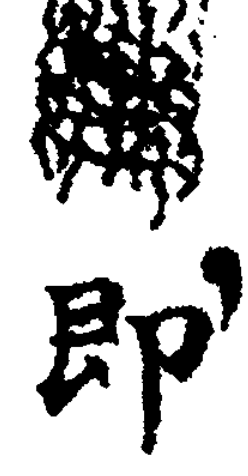
照上面各條其田戣亡𢦏 殷考下三九

字的二條，再參來統計：亡巛類有田字的二條，有往來二上引無𢦏類一看書契考釋亡巛類，大都有田某往來，而條沒，有見到七共十條，祇二條有田字，有往來二字者一非一字之變，是巛亡𢦏，牠的用法，顯然有別。巛𢦏二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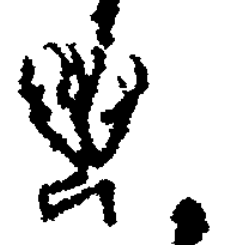
257 □其亡⋯可以肯定的，我的見解是這樣：

一巛象洪水汎濫，忽然被壅塞，而潰決的形狀。古時候洪水為患，山洪暴發，防不勝防。而田獵常在山谷行之，因為洪水可怕的緣故，將要田獵的時候必定去問卜，問有巛沒有，所謂巛者，就是洪水後通假凡一切足以阻行旅者，多叫作巛。故往來也問有巛沒有。

一說文𢦏，傷也。从戈才聲。同巛的意義，是有廣狹之分的。山原田獵，常患一種猛獸毒物傷人，所謂田虘亡𢦏等，都是問田獵時有傷害沒有，後來通假作一切𢦏傷。如于宮亡𢦏，于孟亡𢦏，就不指出為了怎麽事情。至巛之怎樣會變成川，那可以用陶器花彩來證明的。

因為陶器花彣常有形，普通叫作水浪彣。又有一種作形者，就叫作格子形。去年我在山東齊魯大學，見到殘的陶鬲片二塊，牠的花彣是，即一塊是一部份是水浪彣，一部份是格子形，由此可知格子形，是水浪彣演變。就是由屈曲而變為平正，故巛變作卌，在形式上看，或者是同牠一個例子，一個意思。至于𢦏就是巛，我們因為他用處不同的緣故，告訴我是不可信的。

不若

說文若下，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草。徐諧以為擇之順手，并未得其解。甲骨文作，羅振玉說象人舉手而跽足，乃象諾時巽順之狀，以為就是諾字。那是很牽強的。葉洪漁先生以為象一個人舉手理髮使順的樣子，訓作順字，比較近些。牠的意思，大約同不羊同，是一種不利的肯定語氣，其辭大都用于征伐一類。

庚申卜貞亞亡不若十二月　鐵三七、一

乙酉卜王貞余亭艱工祉北貞人集余受馬方又其受□弗若二月□　又　前四、四六、一

□　酉卜戋□　今月俘亡不若　前五、二〇、六

庚申卜㱿貞王勿正若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前五、二三、六

貞勿正若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酉卜王正若方上下若　鐵二四、四、二

爯冊从上下若我受又　前四、三七、五

亡𡿧

按𡿧就是它，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無它同現在人在書信中常用的無恙二字一個意思。因為無恙二字，也有所本。神異錄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獇，獇，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病，謂之無恙。既明這詞的意思，就可知其用之甚廣，大約祭祀行旅皆用之。

辛酉卜戋貞今日王步于𦎫亡𡿧　前六、二六、三

這是王有行而問無𡿧的。

癸未王卜貞酌彡日自上甲至于多毓衣亡𡿧在三月王二祀　前三、二七、七

是敘事而言無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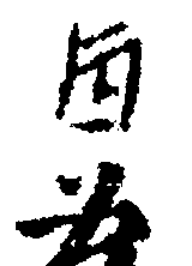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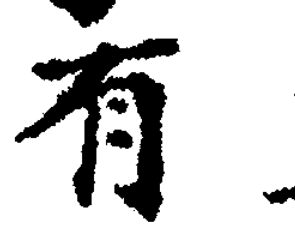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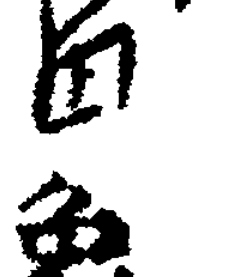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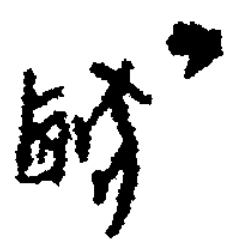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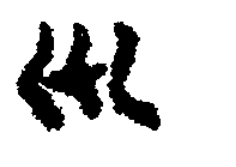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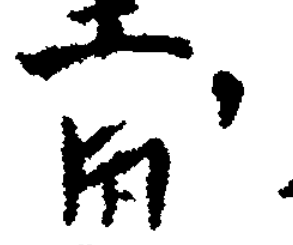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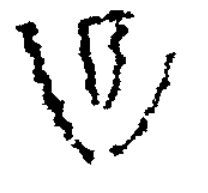
貞我家㠯亡𡿧　前四、一五、四

是卜居而問無𡿧的，也有不紀事而問無𡿧的。如：

丁酉卜㕣貞𡿧王貞無𡿧　前七、九、四

亡戾

附釋戾，諸家大致相同，我按說文犬部戾下，戾曲也。从

犬出户下，犬出户下為戾者，身曲戾也。引伸為乖戾之義。這說是很難解的，所謂身曲戾者，還是獱户小呢，還是怎樣？若獱户小，則人更其不能進出了。所以此說祇得存疑待参，至於甲骨文以為户，也似乎不類，我以為這字直豎着看看作，象有獸類的東西，俯着土穴，窺伺的形狀。因為原始穴居，大都鑿土成穴，如前形，象洞口，可以進出，荒野地方，常有獸類進來吃人，表示獸正在闞穴，就有的意思，到後来有了宮室，變成了户，然而仍舊是一種猛獸在户的意思。去年山西曾掘得新石器時代穴居的熊洞三十幾個，都在黃土層，因為熊是候獸，夏則穴居，冬則南遷，人呢，夏天居巢上，冬天俟熊去後，居洞中，熊來他去，熊去他來，洞作形，二個口，一是進出口，一是煙囱，也有没有口的，裏面人骨獸骨雜堆，當是囚俘虜的地方。吳越春秋越絶書上說：吳王夫差囚越王勾踐于石室，後人叫作土囚，恐怕就是這個，此說雖比較新奇，却不能說是荒謬，若照許慎說犬出户下身曲戾，豈非在倭人國，他的門户，竟不容一條犬進出嗎。

甲骨文用亡戾的大約可分作幾類，一卜一月之中無戾的，如

甲子卜貞王今月无戾 鐵二五六、一、

因為穴居常有獸患，所以每月必卜，問有没有，甚至有旬卜的，如

乙亥卟貞王今旬无戾 寫本一〇、五、

也有某月某日將有祭祀，而卜某月某日有戾没有的，如：

癸未卜永貞王旬亡戾在正月甲申祭且甲脅 甲 前一 一九、五

也有王在某地而卜無戾的，因為臨時卜居，不知道那地方有獸没有，如：

癸亥王卜在旁貞旬亡戾王卟曰吉 前二 三、二、

也有王出征，駐節這地方，而問有無戾的，如：

味王卜貞旬亡戾在十月又正人方在舊 前二、五二、

卜亡戾的例子，大約不出此數類，其最明顯的是田于某，步于某，是没有用這兩字的，又常見有自戾在戾連辭的，不知是不是拿戾字作穴字解，俟他日證明。

不幺黹

不幺黹三字，也是卜辭的習語，惟不知道牠作怎麼用，怎麼解釋，各家的考釋，都是一種非常可喜之論，不便偏信，茲録如下：

孫詒讓 不紹黽　胡光煒 不踟躕

葉玉森　不吐䵹　　余永梁　不次且
張天放　不吾告　　陳邦福　不告鼄
董作賓　不蜀黽　　聞野鶴　不古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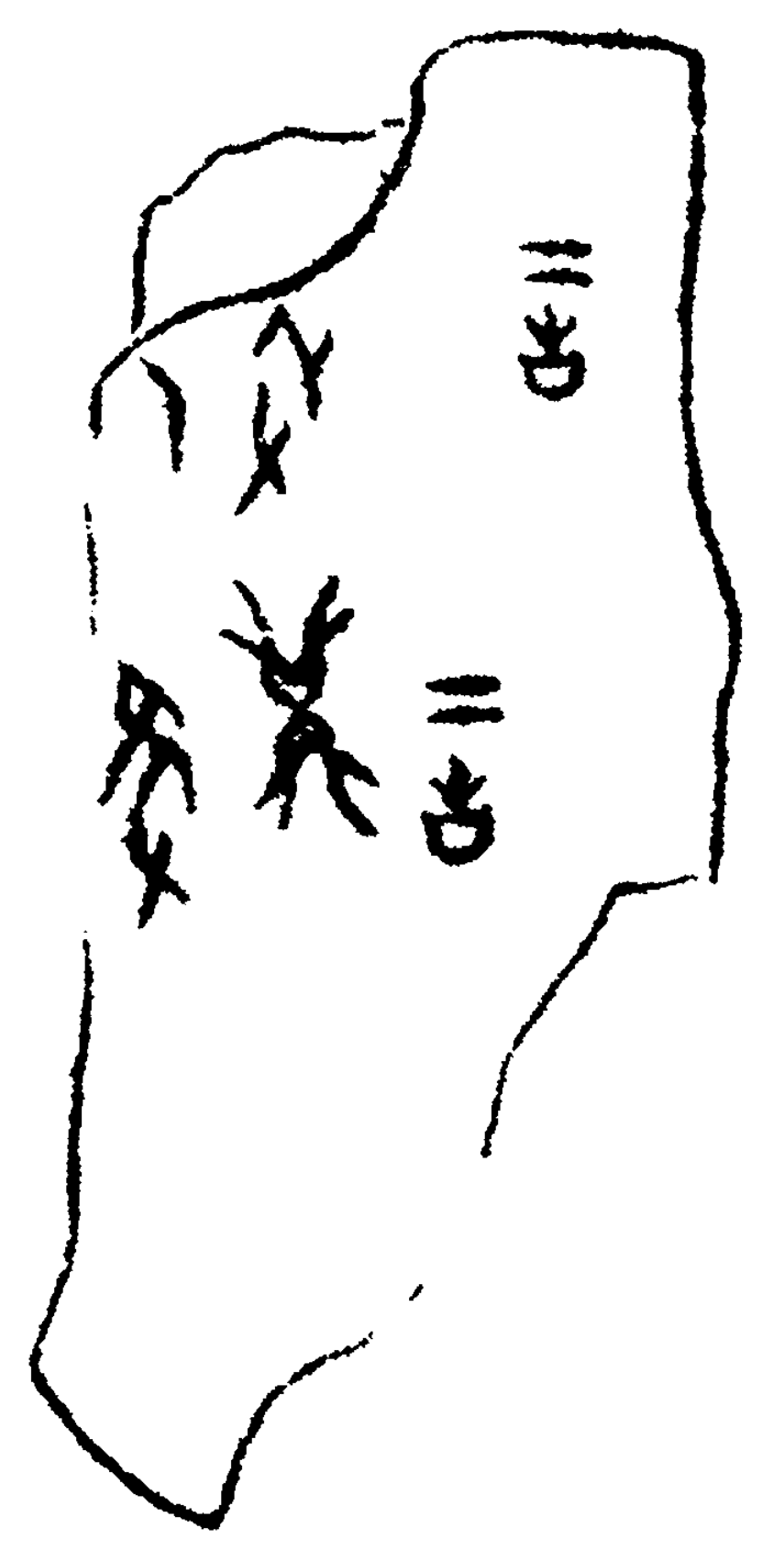
八家中惟葉氏未著為文，他的意思吾是吐字，象口中吐絲，鼄是蛛，＝象腰間為物所切，因為當時有一種虫類，專吐絲為人患，人患之常去問卜，問有沒有蛛吐絲，如沒有，就在蛛腰間加＝，表示已經切死，以自慰牠的意思，同無它同，除張天放外七家的說法，各有各的理致，不便去駁。然而我覺得張天放的比較近情些，原文未見，釋吾見「古器物品物圖證釋吾字下，他說我象絲線坊的紡架，吾是個紡塼，作叀形，上是紡塼，平的是紡輪，下是尖錘，同吾字一式樣，紡的時候，發聲為五可切，為吾，為乂，从口从五的是後起字，數千年不宣之蘊，一旦把張先生發現，豈不是一件大快事，我更為他找到一個證據，就是甲骨文還有一個𦥑字，見前七、三十二頁四版同前四十七頁第五版，象兩手搓紡塼的形狀，故吾字毫無疑義，惟鼄之釋告，以原文沒有見，不知他怎樣解釋，意思大約是對的。我以為就是冓字，冓甲骨文作鼄象，兩個蟲類相遇的形狀，業，蟲類的談話，聲音本來是聽不見的，試坐階延上，看螞蟻，祇見牠碰一碰，就去，不知牠已經是談話過了。同鼄字形

狀一樣，恐怕當時人造談話的專字時候，因為沒有東西可象，乃假蟲類談話時候相遇的形狀來表示，至于說文作冓，初形全失，訓作交積材也，去本意更其遠了。然而講字从冓也有此，溯源可尋，至于邂逅的遘字起源很古，甲骨文已有，大約加辵旁，表示不是談話而是走遇的。甲骨文用之，已釐然可分。

貞其冓雨　前三十八、三、

甲辰卜貞翼乙王其賓祖于𩫖衣不遘雨　後上二十、一、

用冓，告也。用遘，就是在路上遇見雨了。至于冓之作鼄乃因為不吾冓是一種習語，常用就會日趨簡單了，猶之吾們用號字常作号，是一個理。故張先生之釋作不吾告，意思是對的，然在字面上，我以為應當作不吾冓。又不吾冓旁面常綴二告二個字，我新近得到一片甲骨曰，「獲冓二告」牠的意思，正同不吾冓，相反，并且可以證明鼄之釋冓，是不差的了。



稱謂的補充

卜辭中常有「卜□貞」「卜□貞一類的字樣，從前解釋的人很多，有說是祭名的，有說是名詞的，看來多不大通。後董作賓先生解為貞人的名字，并且舉了許多的例子。言卜辭的，多沒有異詞。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啊，因為卜□貞的□字是一個人，人是有時間性的，所以董氏又想在□字所見的甲骨上，肯定牠的時代，他的甲骨文斷代研究很想藉他一般力，不過我以為董氏釋□是貞人的名字，是很碻的，不過要拿牠斷代，恐怕不免有小疵。不是說貞人不能斷代，要曉得貞人斷代在，沒有將殷世歷代稱謂弄明白，是不可能的，現在姑就我所見到的，再證以董氏的九世稱謂圖，就扞格立見了。

己亥卜賓貞王至于今水叀于父己小宰沈三牛　後編上二五、

按貞人賓，董氏因為牠曾同敝亘𡆥等同見一版，定為武丁時候的貞人，則所謂父己者，當然是武丁以前的人了。然而九世稱謂圖上廩辛稱祖己為父己，祖己在武丁之後，而貞人賓是武丁時候的貞人，則所謂父己，又是那一個呢，

癸未卜大貞且甲丁□宰四　前一、二〇、

依稱謂圖上說武乙帝乙稱且甲為且甲，照上引的一般看來，貞人大，當然是武乙帝乙時候的貞人了，然而殷虛卜辭第七百四十三版有，

壬戌卜大貞王賓兄庚戚亡尤

按兄庚是且甲稱且庚的，同是貞人大所卜，而上及且甲，下到帝乙，武乙時代相去四世，有這樣的道理嗎，

照這樣的看來，貞人難道不能斷代嗎，不，貞人是一個人，人是有時間性的，如果定牠是一個人，就不能說他不能斷代，上舉幾條，所以扞格的因，為殷世帝王的稱謂還沒有弄明白，補完全，董氏作的圖，不過將殷代先王先公的稱謂，錄了十分之四，譬如現在裏面有武丁稱且辛為且辛，祖庚亦稱為祖辛，廩辛武乙亦稱他為且辛，如果將來發現武乙帝乙也稱且庚為兄庚，那上舉的一例，就對了。不過現在不見于董氏稱謂圖，所以上舉的二例，便屬矛盾了。

所以董氏的稱謂圖，方法是再好沒有了，可惜沒有完備，故遇到如上邊錯綜的地方，就會自相矛盾，他日如果能夠把殷代全部的先王先公稱謂找出，則非但可以明瞭某為某帝時的貞人，某為某帝時的貞人，就是先王先公牠的層序，也歷歷可數了。現在我把我所發現的，補輯如

下：

(1) 示壬

壬戌卜㱿貞于示壬 鐵一四七、

癸亥卜率貞之于示壬寅 前一、一、

辛亥卜喜貞翼壬子示壬戚口七尤十月 同上

口亥卜即貞翼壬子彭示壬戚七尤

按殷虛包涵的時代，大約起自盤庚，下及帝乙，盤庚去示壬九世，親遠則日疏，愛敬皆有差等，故稱示壬就稱作示壬，不加高祖等字樣。貞人㱿假定是武丁時代的貞人，率當然是同時代的貞人，因為二者文法是相同的。后二節文法也相同，貞人喜即也是同時的，大約比較㱿率後一些，因為去示壬很遠，故也稱他作示壬。

(2) 妣母

庚子卜㱿貞王之匚于高妣己妣母 後上六

董氏以為高妣己是祖乙的妃，卻沒有及妣母，案妣母當為祖丁妃。

(3) 王亥

甲辰卜㱿貞辛亥寅于王亥卅牛 後上二三

貞人㱿，是武丁時候的貞人，去王亥十六世，疏遠得很，故稱王亥，恐怕不但王亥即稍前數世也稱王亥吧！

(4) 妣乙

丙子卜㱿貞勿羊彭妣乙 後上二四

妣乙董氏未載，也不見于合祀表，案合祀見于卜辭的，皆是示壬以後，則妣乙當然是示壬以前的人，傳斯年以為就是殷民族來源中的燕乙，我有文同他商榷，見前，或者是報丙的妃，武丁稱作妣乙，也未可知。

(5) 大甲

癸丑卜㱿貞求年于大甲十宰祖乙十宰 後上二七

壬子卜行貞王賓大甲夾妣壬脅七尤 後上二

案董氏合祀表引前編卷一第五葉第八版

辛丑卜貞王賓大甲夾妣辛彡白七尤

以妣辛為大甲之妃，而不及妣壬，猶祖丁有妣己，又有妣癸也。大甲去武丁七世，稱大甲為大甲，猶祖丁仍稱作祖丁一例。

貞人行曾同貞人大同見過一版，後上二六大前定為武乙或帝乙時候的貞人，故文法同武丁（㱿）時候不同，稱謂卻一樣的。

(6) 大戊

口巳卜㱿貞口大戊口求口王口 龜甲 一二、

甲戌卜出貞其之于大戊宰 後下四〇、

大戊離開武丁四世，貞人出不知道怎麽時候的貞人，文法同武丁（㱿）時候不同，恐怕是康丁時的貞人。其妃是妣壬，但董氏合祀表上所引的後上第二葉，因為沒有貞人的名字，故不曉得是怎麽時候的稱謂，現在我找到貞人大所卜的一則：

壬寅卜大貞王口大戊奭妣壬戚亡尤 後上二、

貞人行所卜的一則

壬辰卜行貞王賓大戊奭妣壬口亡尤 同上

據上可以曉得貞人大所卜的，當然武乙帝乙時候的稱謂了。

(7) 南庚

已亥卜賓貞幼于南庚 前一、一三、

按貞人賓㱿曾同在一版上見過，當然同是武丁時候的貞人了。南庚去武丁一世，同且丁同時，恐怕因為不是嫡系，故不稱祖庚，而稱南庚。

(8) 般父

口子卜賓貞卯于其般父 前二、七、

按董氏稱謂圖上，武丁稱盤庚稱作父庚，這稱盤父，或者如周帝乙稱康丁作康祖丁，武乙為武祖乙，連上一個字一個例子。

(9) 上甲

口子卜賓貞上甲和衆唐 前二、四五、

按上甲當即陽甲，上陽聲通，而且上引一辭是紀事，不是卜祭，唐是部落名，和衆唐猶言「和百濮」，陽甲離開武丁一世，和衆唐，恐怕是武丁在位時候的事情，上甲或者可以解作長甲，作尊長解。

(10) 父已

已亥卜賓貞王至于今水奠于父已沈三宰 後上二五、

父已恐是武丁稱雍己的稱呼。

(11) 兇

已巳卜賓貞奠于兇 殷卜二三二八

宷兇就是契也，就是禹，是殷人的第二世祖。前編卷一第五葉貞勿奠于兇也，稱作兇。

(12) 且丁

丁卯卜[illegible]貞帝甲㞢口其衆祖丁口之 後上四、

武丁稱祖丁作祖丁，廩辛也稱他作祖丁，帝乙也稱他作且丁，這是據董氏說的，貞人[illegible]不是武丁時候的貞人，則這所謂且丁者，當是廩辛或帝乙稱且丁的了。

(13) 中已

已酉卜[illegible]貞其又佑中已 後上七

中己即雍己，為大庚之子，非嫡系，故廩辛或帝乙就稱他作中己。至于貞人𧯛是廩辛時候的貞人，現在更找到一個證據：

乙卯卜𧯛貞其一牛貞从妣辛在四　戩壽八、

照董氏稱謂圖上說，妣辛是廩辛稱妣辛的，武丁稱他作母辛，這稱妣辛，當然是廩辛所卜的。而貞人𧯛當然也是廩辛時候的貞人了。

(14)三父

庚午卜品貞告三父　龜骨五、

案貞人品　敝賓曾同見過一版，當然同是武丁時候的貞人，這三父是陽甲盤庚小辛，因為董氏稱謂圖上，武丁稱他三人都為父也。

(15)羊甲妣甲

按董氏稱謂圖有陽甲，而沒有妣甲，此處連稱，恐怕就是陽甲的妃，又案貞人卜是帝辛時候的貞人，因為他稱武乙就稱作武乙，而知道的。并且戩壽堂第四葉有一版曰

乙巳卜卜貞王賓妣庚歲亡尤

同董氏稱謂圖上說，帝辛稱妣庚為妣庚，可作貞人卜是帝辛時人貞人的證據。照上說來，帝辛稱陽甲及其妃，是稱陽甲妣甲了。

(16)中丁

口口卜旅貞王賓中丁肩不雨　前一、八

董氏拿貞人旅入第二期貞人集團中，在祖庚祖甲的時候，所舉的證據有妣庚兄庚小丁父丁，却沒有說到中丁，稱謂圖中也沒有列入，又有

(17)小丁

丁卯卜旅貞其鼓于小丁三月　前一、二六

按小丁不見于董氏稱謂圖，或者是祖甲稱武丁的。

(18)父丁

丁卯卜旅貞王賓小丁歲眔父丁亡伐羊五　殷卜七四

董氏稱謂圖于祖庚稱父丁下有父丁，據此則祖甲下也應該補進父丁一條。

(19)大丁

戊辰卜旅貞王賓大丁形單農亡尤在十月　戩壽二

案大丁離開祖甲九世，董氏未載，應該補入。

(20)祖戊

戊戌卜旅貞且戊歲由羊　前一、二三、

案祖戊就是大戊，且甲稱他作祖戊，董氏未載應補入，

(21)大庚

庚戌卜旅貞王賓大庚尊口　殷卜三五七、

按大庚就是盤庚，去且甲一世，稱大庚知同周之大王，大就是祖也。貞人行董氏沒有提及，當同貞人旅同時，因為有稱兄己的一條。

(22) 兄己

己丑卜行貞王賓兄己戚叙亡尤　前一、四〇

據董氏的世系表且甲同且己同世，則兄己者當然是且甲稱且己的了。

(23) 妣壬

壬子卜行貞王賓大甲夾妣壬脅亡尤　後上二、

董世合祀表大甲有妣辛而沒有妣壬，據此補入，更可以知道且甲稱大甲妣壬就稱作大甲妣壬的。貞人行是且甲時代的貞人，現在又找到一個强有力的證據。

乙亥卜行貞王賓妣庚三牢叙叶尤　後上一九

妣庚是小乙的妃，是且甲的母，故且甲稱他作妣。

癸酉卜行貞王口父丁戚三牛罪兄己一牛兄庚呂亡尤　後上一九、

這是且甲合祭武丁且乙且庚，在牠稱謂中可確定貞人行是祖甲時候的貞人。

(24) 祖辛

辛酉卜行貞王口且辛戚宰亡尤　戩壽四、

董氏稱謂圖于且甲稱且辛為怎麽沒有填，據此應補入。

(25) 祖丁

丙申卜行貞翌乙酉魯于祖丁亡壱　戩壽五

董氏稱謂圖于且甲稱且丁為怎麽沒有填，據此應補入。

以上的二十五條，都是董氏稱謂圖中所沒有的，皆須一一填進去，至于說的當否，等他日找到更好的證據再說，這不過發其端，表示稱謂的重要而已。

方國的發現

在没有談方國之前，先來講殷虛的一個殷字，因為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甲骨文是殷民族的東西，出土的地方在殷虛，牠同殷字的淵源，似乎是很深的，然而甲骨文中却有個商字，而無殷字，這不是一件怪事嗎有人說商是都名，因地制名，所以有商字，殷是國名，甲骨文是牠自身的記載，無所用之，故没有殷字，這話是很不合邏輯的。攷詩經鄭氏注上說湯始居亳之殷地、孔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又補傳上說殷，以溵水得名，可見殷實在有這一塊地方，因為都在這地方，就取牠作國名，甲骨文就不應該没有這一個字。然而據日本人林泰輔「甲骨文地名攷」他著錄地名有一百多個，却没有殷字。我也曾翻閱過許多甲骨文書，也没有發現這一個字，再看說文殷下說作樂之盛稱殷，从㐆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對于殷民族取號為殷，也没有解釋，說明牠的取義。因為國號之制，必定有取義，如夏，說文夏下，說中國之人也。从夊从𦣻从臼从兩手，夊兩足也。牠的意思，如後世稱外族作玁狁貊狄等，旁邊多繫以犬旁，侮辱他不是人類。自己稱夏表示有手足，同犬類不同的意思。又說文周字下，說周密也。从用从口，意思也不大好解。據金文兔簋上周作囲義仲

鼎囲周旁尊作⊞甲骨文有作囲⊞卌等形，象田界縱橫裏面有穀實的形狀，因為周民族完全是個農業時代，善于耕作，所以取這象形為國號，這種現象在甲骨文中亦可以見到，因為國名同地名釐然可分況大約國名都有所取義。或因牠習俗的不同，如夏如射方是也，或舉牠所特長的，如弓如戉方是也。或因牠那一類物產富的，如馬方羊方是也。地名却不然，所謂田于某步于某，都是地名。羅振玉書契攷釋著錄的很多，如亳旁安樂友帛白雇雩等，都没有意思可講，至于加水旁的，大約這些地方多有河流，如滲澳淹淮等。照這樣看來，可以曉得國名必有取義，無義就為地名。殷既然是國名，不應該没有義，今竟無義可尋，則這字必定的是後起的無疑了，至於他的本字，我以為就是衣字，郭沫若也有這說，見（卜辭通纂）。尚書武成篇「一戎衣天下大定」，康誥上就作「殪戎殷誕受厥命」可知殷衣是一個字。衣是初字，殷是後起字，至于他取為國名的意思，大約那時候始有衣服，因為殷民族已經從漁獵時代進化到農業時代，我們在甲骨文中可以見到禾嗇黍圃等字，可以作為證據。那時始植桑麻，抽其絲紵，作成衣服，這也是社會演變中的一段大進化，故取他作國號。我們觀于戉方射方一例，這話可以相信的。後來周民

族起來，廢衣作為衣服的專字，另製一個殷字以代牠。故殷字最初見于易經「殷薦于上帝」句中，而不見于甲骨文，益易經是周代的作品呢，至于鄭氏注上說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又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上說今兗州人謂殷字皆曰衣，然而試問他讀如衣者，是聲音的錯誤，形沒有誤，何以書上連牠的形也改了，有這道理嗎？這可作衣殷二字周初並存的證據，至于衣之見于甲骨文的有下列各條。

往衣 前七、六 辛未卜戔貞㠯衣 前二、一、庚午卜出衣 前五二、王田衣无𡿧 前二、三二、田衣无𡿧 同上二、貞翼口

辰王口。衣入四 前六、三三、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无𡿧自庆 前二、二五、 前三、三七、 後上二〇、自上甲至武乙

衣无𡿧 後上二〇

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无𡿧一節，王靜安先生斷牠作二句，衣屬上，无𡿧為一句，以衣作祭名，引大豐敦王衣祀于丕顯考文王，以衣祀以為就是殷祀。我卻以為不然，因為假借之例，不足則借，有殷作為本字，何必再借衣為殷，且祭也沒有問有𡿧无𡿧者，如果讀為殷句，既順而且還帶一些史意。牠說：自上甲到今之多后中，殷無災害。又有人解釋一戎衣為武王一著戎衣而滅殷紂，這更其不通了，

要知武王十一年觀兵于孟津，十三年滅紂，是二次著戎衣，不得稱一著戎衣。故讀作殷，于契文經傳都得了一種比較可信的解釋，所謂經生者，也可稍彌其憾了。

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中舉方國一類，共分作兩個時期，一是武丁時候的方國，二是帝辛時代的征人方。所舉的不過十幾個，掛漏的很多，現在據我所知的，補輯如下，

一羊方 後編下十三葉五版

伐叀豕行用遘羊方又有𢦏

二馬方 前編卷四四十六葉一版

乙酉卜王貞余乎朕艱工 征北貞人集余受馬方又

其受弗若二月

宋第四版有「丁未卜戔貞告曰馬方……貞人戔是武王時代的貞人集團」，那馬方當然也是武丁時候的方國了。

三凶方 前編五卷第十葉

乙酉卜内貞子㠭𢦏凶方

四盂方 後編上十八葉六版

貞旬亡庆在三月甲申祭小甲王來征盂方白炎

五肖 鐵遺四、十五、

癸未吟象伐𦊠入亡不若允𢦏

六風　前編卷六第六葉二版

循伐芳風

寮芳就是芳方，言伐芳及風也。鐵三十六葉三版　也有攻風一條。

往出狩獲攻風　七陝　鐵一九九葉三版

貞勿乎攻陝　八𠧪方　鐵百九王又一六二

貞弗其受𠧪方

除上舉八條外，還有兩條很別緻的，一㞢哥一[illegible][illegible]

一葉師在殷契鈎沉中釋作諸國二字，董作賓釋作沚𢀛。他是從的孫詒讓舊說。我以為多不大通，後來同葉師商析的結果，釋作浞戚二字，甲文从足的字都作ㄓ，止就作𣥂，是水點，併起來就是寒浞的浞字。甲骨文省作⿱屮目，有人釋作相，是錯誤的。上面有劍頭，表示目所見到的地方，反之作⿱罒目，則表示目為物所蔽，與省的意思是相反的，旁从戈，是兵器，以意度，當然是盾了。併起來就是個戚字。甲骨文常見這兩字的連文，如：

壬辰卜㱿貞王亩浞戚　前七、四

己未卜㱿貞浞戚再　同上十八

董氏他說沚是國名，𢀛為人名，以為是殷的屬國，引

丁亥卜永貞王从𢀛

以為同蒙侯虎之稱侯虎一個例之。然而侯虎的侯字，是爵名，我們見侯虎就知道某國的侯名作虎，不是他名字叫作侯虎，至于上引的一條，𢀛上並沒有侯字，我們不知道他是沚國的怎麼人。董氏也沒有明言，所以這說是很可疑的。我細繹文義，以為戚或是浞國的大夫，而常川駐在殷朝的，如同後世的使節客卿一樣，他常常參加王朝册命的大典。如：

戊子卜㱿貞浞戚再册王从四　六月　殷契卜辭

己未卜㱿貞浞戚再册　前七、十八

□□□㱿貞浞戚再册

□□□㱿貞浞戚再册王从四　同上第三九葉

他同王非常的親切，常見他同一起的出入。（唐太宗有近臣倭人王義）

不其受年王从浞戚五月受年十一月

王从戚

貞勿使人于兆王从浞戚龟　第四葉

从浞戚第五葉

乙未卜㱿□王从浞戚　戩壽第四十五葉

王有行旅也命他同行。

勿隹促戚从（前六七、五）

壬辰卜㱿貞王叀浞戚从（前七、四、）

癸未囗貞今日戚步（龟兽五、）

己卯卜貞令浞戚步七月（前五、八、）

間有令他先歸，或不歸的。

貞令浞戚歸六月

貞勿令浞戚歸（龟兽七）

浞國的鄰邦，有土方若方兩國，常去侵畧浞國，戚必去告訴殷王，大約是訴苦的意思。

癸巳卜㱿貞旬亡囚王固曰之求其之來艱三至五日丁酉允至來艱自西浞戚告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苦方亦牧我西鄙田（菁二）

殷王因為同牠是與國，或者同盟的緣故，嘗同牠去報仇，故浞戚必從之。

戊午卜賓貞王从浞戚伐土方受三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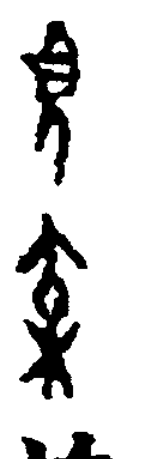
貞王从浞戚伐土方（後上十七、）

丁巳卜㱿貞勿好乎从浞戚伐土方下上若受我囗（前四、三八、）

克土方後，所以浞戚再冊以賀。

貞浞戚謝再冊土方我受囗（前五、二十三、）

以上關于浞戚，雖寥寥的數條，卻首尾相接，有統系的，可作殷民族一篇國際史看，在這個時候，還有一件同樣的事情，就是望乘是也。

葉師釋望乘，董作賓釋見乘，列在武丁之世，以為牠名。不知牠也是一個方國，同浞戚同例，上是國名，下是人名，謂予不信，可以將兩辭對照。

丙戌卜㱿貞今春王从望乘伐下召我受之又（鐵二四九）

戊午卜㱿貞王从浞戚伐土方受之又（後上十）

辛卯卜㱿貞勿令望乘先歸九月

貞令浞戚歸六月

貞勿令促戚歸（龟兽五）

據此可知二者同例，董氏強為分析，可笑得很，不過我覺得有兩個疑點

一殷民族是個盟主浞同望是兩個弱小民族，是坿庸。戚乘二人在禮是個陪臣，應該他二人从王，不應說王从二人。

二望字从人从目，浞字从水从足，目同足都是人身上的東西，取牠作國名，未見前例。戚从盾从戈，乘象矢

都是兵器，人拿兵器作名詞也，沒有證據。

據上二點，則二者之為人名國名，還有疑問，不過有三個反證，一泥國連文。

甲子貞王从、泥國在□月 戩四五

泥其國彝 鐵十八、

二泥人連文。

丙寅□泥人□

三泥方連文。

癸卯卜賓貞重圖乎令泥宅羊方十月 前七、六。

望乘的證據，尚沒有找到，茲彙集關于牠的甲骨文如下

貞令春乎从望乘伐冊方 鐵二、四六、

丙戌卜㱿貞令春王从望乘伐下召受之叹 鐵二、四九、

貞令春王勿从望乘伐下□ 前五、二五、

辛卯卜㱿貞勿令望乘先歸九月

壬辰卜㱿貞王 泥戲从 前七、四、

貞令春王从望乘 同上六、

王从望乘□ 下召受之□ 同上三八、

辛丑卜賓貞令多孰从望乘伐下召受之又 後上三一、

貞今春王勿从望乘伐下召弗其受又

貞今春王勿伐下召弗其□ 戩一三、

春王从□伐下召□若不□ 亀普二四、

貞人的計數

殷虛出土甲骨文，牠包涵的時代，據董作賓說，大約上至盤庚，下及帝乙，算來總得數百年。每一時期有一時期的貞人，上下幾百年貞人的數目，當然也可觀了。不過沒有正確的統計、過葉師（玉森）在殷契鉤沉中曾舉了四十五條，也不過其中的一部份，現在我猶搜得了幾十條，旁邊綴了全句，預備可以徵信，至于分別牠的時期，那是很難的一件事，因為董氏以貞人斷代，所舉的也不過十餘人，可信與否也很難說，所以在沒有精密研究前，寧付缺如也。

敵　癸亥卜敵貞旬亡羊　龜三三、

賓　乙巳卜賓貞三羊用于且乙　前一九、

戔　丁酉卜戔貞□隹之霾　殷卜七五八、

亘　癸卯卜亘貞之于父甲犬　前一、二六

[illegible]　丁卯卜[illegible]貞帝中洗□其衆祖丁四　後上四、

大　癸卯卜大貞翼乙巳唐

出　□寅卜出□今日唐衣十二月　新獲一二九、

行　戊辰卜行貞今月亡𡆥在六月　鳥卜一〇

緇　癸亥卜緇貞王旬亡戾在五月甲子彡日陽甲　前一、四二、

允　乙卯卜允貞之乂于唐亡它十二月　前一、四七、

俞　癸亥卜俞貞王旬亡戾在九月正人方在[illegible]奠　前二、六

餗　癸亥卜餗貞王在[illegible]妹其饋使正王　前二、三九、

六　庚辰卜六貞翼辛巳雨　前五、二、

使　庚午卜使貞禘寅由　前四、二三、

彘　丁卯卜彘貞王往于乂不冓雨　甲上五一、

[illegible]　辛丑卜[illegible]貞今月亡𡆥六月　前五、一二、

垚　癸巳卜垚貞旬亡𡆥　前五、一八、

[illegible]　庚子卜[illegible]貞翌辛丑雨　前五、二六、

逐　庚辰卜逐貞王賓月禘亡𡆥　戩壽一九、

彭　□巳卜彭□亡𡆥　前五、三九、

即　□亥卜即貞翼壬子酌示壬戚亡它　殷卜二三一八、

[illegible]　丁巳卜[illegible]貞今月亡𡆥五月　前六、三一、

吕　癸酉卜吕貞旬亡𡆥七月　同上三九、

事　□亥卜事貞王燕止日由吉　同上四三、

洹　癸卯卜洹貞亶□受黍年　同上六〇、

悲　戊申卜悲貞今月亡戾　同上六三、

我　辛巳卜我貞我又事今十月　前八、一三、

攻　□巳卜攻貞月戩　前八、五、

𣏟　囗囗卜𣏟貞囗漁　同上六

[illegible]　甲辰卜[illegible]貞王賓月禫亡𡆥　殷卜二八

陟　丁未卜陟貞今月亡𡆥　殷卜三四、

凵　辛酉卜凵貞今月亡𡆥　同上九六、

旨　囗午卜旨貞囗月不征雨　肙丨一三一二、

涿　乙亥卜涿貞王賓報乙魯亡尤　肙卜一三五、

中　乙亥卜中貞曰其之于丁宙　三牢九月　戩壽八、

洋　乙巳卜洋貞今月亡𡆥三月　肙卜一九九、

宁　丁卯卜宁貞王賓囗亡囗　同上二〇三、

疑　癸酉卜疑貞旬亡𡆥八月　肙卜六八七、

五一

界　丙戌卜界貞囗　同上一一一四、

戠　丁酉卜戠貞今囗　同上一一五六、

品　丙辰卜品貞于妣㓜正　藏龜一九九、

兄　癸亥卜兄貞旬亡凶　前五三三、

内　乙酉卜内貞俘騎𢦏旨方　前五、一三、

韋　戊辰卜韋貞爵子畢　鐵二三四、

永　丁亥卜永貞俘止循　後下一四、

㕣　戊寅卜㕣貞囧　藏龜一二七、

㗊　庚午卜㗊貞告三父　龜獸五、

率　癸未卜率貞今月囗　前六、六四、

喜　辛亥卜喜卜翌壬子示壬歲叱尤十月　前一、十、

[illegible]　丁未卜[illegible]貞今月亡𡆥在七月　戩壽二八、

旅　丁卯卜旅貞其歔于小丁三月　前一、二二、

派　庚寅卜派貞王亩中立若十月　前七、二二、

卬　庚辰卜卬貞王賓兄庚妣乙亡尤　後上七、

吳　癸卯卜吳貞旬亡尤在二月　後下二四、

[illegible]　癸亥卜[illegible]貞今月亡𡆥　後下一六、

[illegible]　丁卯卜[illegible]貞王賓叙亡𡆥　後下一九、

台　壬午卜台貞王多省方　前四、四二、

[illegible]　戊辰卜[illegible]貞我囗　後下四二、

五二

[illegible]　丁巳卜[illegible]貞禫亩吉　後下二二、

秝　丙申卜秝貞今月亡𡆥　戩壽二七、

[illegible]　己亥卜[illegible]貞今日雨　戩壽三四、

叀　癸巳卜叀貞旬亡凶　龜獸一、五、

叕　庚戌卜叕貞今月亡庆　同上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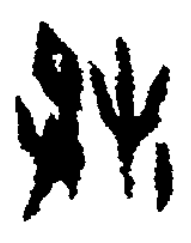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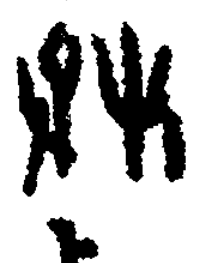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癸丑卜[illegible]貞旬亡凶　龜獸二四、

巛　丁酉卜巛貞[illegible]芙隹于㞢八月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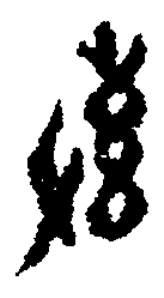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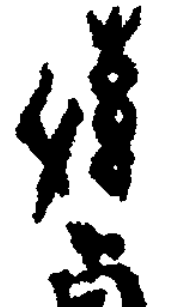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庚子卜[illegible]貞辛丑方不其舁十二月　鐵十五、

飤　辛卯卜飤貞王賓不雨　後上、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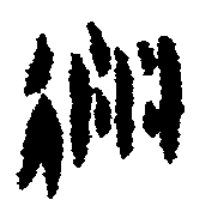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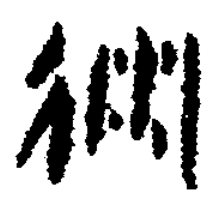
㞢　囗囗卜㞢貞旬囗　戩壽四六、

 壬申卜貞四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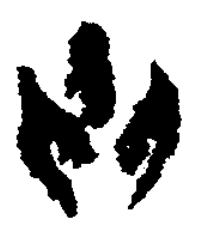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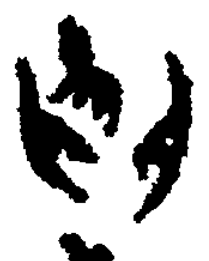
易 癸丑卜易貞王旬七戾在六月 （前三・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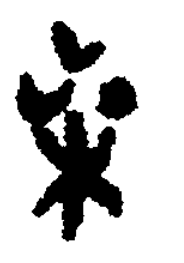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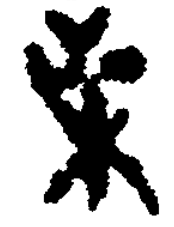
 辛未卜貞今月七囚 （前四・二八、）

子 乙丑卜子貞𠂤歸龟歃 （二六、）

 乙酉卜貞七作 （類纂衍字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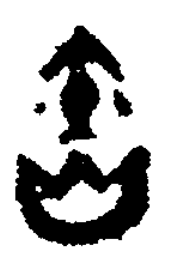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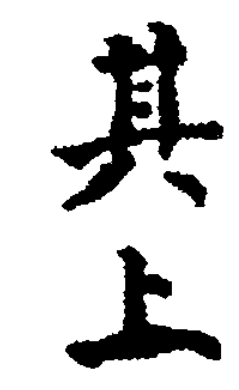
掃 庚申卜掃貞乙酉丁 （又本字下注）

 丙子卜貞翌丁丑雨 （又本字下注）

 癸巳卜貞旬七戾 （又本字下注）

風俗的推闡

記得在某一美國影片裏面，有一幕記南洋羣島一帶野蠻人因地震而燒人祭天的故事。其事是縛一個女子在預置的木柱上，下面積以引火物，木柴稻草之類，烈火焚之，其他的男女都是非常的歡娛，歌舞踴蹈，大約是娛神的意思。案這種風俗，是原始民族所共有的，中國的尞祭，也是這個意思，因為覺天遠地厚，水深山高，莫晰神之居處，焚了引火的東西後，牠的煙氣上騰，以為是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了。更案這種用人的風氣，在中國殷代是很盛的，到了周代，已不多見，左傳紀楚滅蔡，用隱太子的事，那時也以為僅見了。大都代以犧牲，傳到今日，各地求雨都以牛羊為奠，仍舊是用生物的遺意，惟不燒。我們再看卜辭，卻真有燒人的事情了。

類編釋作烄，引說文曰：烄，交木然也。又引玉篇交木然以尞柴天也。以為這字从交从火，就是說文的烄字。按說文交字下說，交交脛。从大象交形，言交脛人也。烄字从交，并沒有木形，何得謂之交木，我以為象人在火上，兩隻腿是交乂着，他的形式決非善意。又前編卷六第二十二葉也有此字，作 其上微蝕，象人在火上，交乂着脛，而頭上還繫着索，似防他逃逸的意思。我細繹了很久，以為

這是燒人的專字,其形已无疑義了。其本訓則恐怕被許君覺得牠不祥而廢去,現在再看到別的甲骨文固有燒人的事情。

我貞色𤇯

貞烄奴之从雨

貞勿烄七其从雨　前五、三三、

這辭譯作今文,大約是因旱荒的緣故去問卜,卜上說如果燒人去祭天就會下雨,如不燒人,雨也不下了。𤇯類編說文𤇯,火之餘木也。从火聿聲,徐鉉曰,聿非聲,疑从𦘒省聲。𤇯从又持丨,下从火,象撥火的形狀,是象形而不是形聲,這也可以作燒人的證據。又前六、二〇、

壬子卜爻口貞自今至吁丙辰帝雨王口

舞𤇯　貞烄

口甲卜㱿貞烄七其雨

壬申卜㱿口舞𤇯

桒帝就是禘,祭名。他的意思,是自壬子到丙辰天不下雨,于是燒人以禘雨。𤇯是貽明,此處大約作火把一類的東西,舞𤇯者,就是執火把之物跳舞,而娛神的,現在南洋一帶,尚有這種風氣,又被燒的往往是俘虜。如

貞勿以俘往寅（小吉）　鐵四十五、一、

并且是女子。如

貞妕烄之从雨　前五、三三、三、

按中即𢦏的省,或竟可通用,如身卜四九七

乙巳卜貞王叙七中

𢦏作中可證,甲骨文常有𢦏某方𢦏某一類辭句,解釋是加害某方的意思,所以妕女者,就是將加害此烄,以求雨也。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舜是殷的先世,燒人之意,即屬此,至于用人尚臭也,是燒人的遺意。如

甲申卜亘貞,臭台人于妣乙求年　鐵百九十六、三、

文字的解析

今後我們講甲骨文的構造法，決計不能拿說文去做張本，繩以六法。從前羅振玉輩，拿說文來解釋，是錯誤的。我們第一要知說文的立場，牠有許多地方，是不合邏輯，風俗的探討裏面一個出字，就是證據。所以非但講甲骨文不能依據說文就是講全文，從趙宋到今日，并沒有講通，是可以作為前鑑的。現在再舉個例，告說文上說，从牛从口，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這說是很牽強的，決不是造字時簡單的表現法，我們再看甲骨文的告作告象口中氣有所出，表示在告訴人，那是很明白的。從前拿說文來講，非但講不通，還把真的形義埋沒了。從前釋告為吉，現在我再舉二則，闕于甲骨文的解析以見一斑。

說文漁，捕魚也，从𩺰从水，篆文作魚，按𩺰二魚也。易經所謂貫魚，象魚行相隨的樣子。漁从𩺰从水，說牠在水中行相貫，後來假作捕魚的漁字，久假而不歸，就變成捕魚的專字，而魚在水中行一義也廢去了。然而在甲骨文中，捕魚的漁字，同游魚的漁字，迴不相侔，完全可以分別出來的。游魚的漁，都作漁作漁作漁漁，捕魚的漁，或从手執絲作魰或从手執網作魰，可知游魚的漁，應作漁，捕魚的漁，應作魰，周禮漁人作⿸虍魰，還存一些古意，許叔重既廢魰作為御的古文，反把游魚的漁字，作為捕漁的魰，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商承祚的殷虛書契類編既知廢魰為御的古文是錯悞，而在漁字下仍舊雜出魰魰，還有一個⿱魚皿，是魚在皿中之形，也把牠擺在一處，則其誤太甚了。又待問編卷四第一葉漁象魚行水分的樣子，就是漁的別體。

說文水部，水準也。北方之行，象眾水并流，中有微陽之氣也。按這是漢代經生說易經坎卦之言，不是解釋水的。く部，水小流也，水也从く，く也是小流，又雨部雨下曰，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所謂水者，就是指⁚⁚而言，⁚⁚同水字的二旁⁚⁚同水勢有斷有續，故水字中間象其流續，二旁象其霝斷，義很健全，而且非常的明白。許君參以經生言意，義反晦了。然據此作例，方知水勢有斷有續，有巨有細，狀水的巨細，約有三字。く巜川。く下曰，水小流也。巜下曰，水流澮澮也。川下曰，貫穿通流水也。據說文从水的字四百三十六。从川的字十。从巜的一。从く字却無。而从巜之粼下曰，水生崖石間粼粼也。同水部淋下淋淋山下水貌，意思相同。那末這字的存在與否，殊無意義，く巜二部是可以廢去了。然而據川部荒水廣也，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𡿧害也。州水中可居者。以上幾個字，

都有大水的意思。可知く巜二部，也應當有同科的水名，然而現在祇巜部有一個粼字，其為許君倒亂可知了。又按水部洗沫澡等字，都有一種水沫飛濺如雨的樣子，而說文只以从水旁某聲為識，恐怕都不足以形容。從此可知古人造字，必定還有一個如雨的⁚⁚，而許君不認為字的，也有从乀的，而許君以為是从水省的，如攸下行水也从亻从水省是也。更有从巛而許君以為別體的，如く下水小流也，古文从田从川作甽是也。而所有从⁚⁚从乀从巛的字，許君都把改入水部，所以水部有四百三十六字之多了。這是可以拿甲骨文來證明的。

甲骨文从水的字，有氵⁚⁚乀巜巛五形，依殷虛文字類編統計起來，从乀的字十五，从⁚⁚的九。从氵的七从巜的字三。从巛的字二。可見當時這五形是并用的。許君整理纔併進氵部，幸而甲骨文出，方纔發現這秘密。然而商承祚却還沒有明白此意旨，一則曰是許君時乀為水省之誼，尚未失矣。再則曰……則水之象也。他那裡知道這多是水字呢。現在我將我的意思，把說文水部分析出來，再證以甲骨文，可惜類纂所載不過四十餘字，同說文相抵，不足十一，祇得从簡了。

貞尞于土王小宰卯二牛[illegible]二牛　前一、二四、

卜沬日王四七　前一、三、

貞于亞用　前一、五一、

貞乍文　前五、三一、

辛巳其日沬日我[illegible]　後下一一、

乙丑卜卒貞今[illegible]衆雞呂　前七、二三、

沈沈象沈牛羊于水中，水花四濺的樣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象沐浴手足淋漓之形。

說文汕下，魚游水貌。桼下漏流也。淜下無舟渡河也。泝下曰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洄泝洄也。泳潛行水中也。淦水入船中也。砅履石渡水也。滃起氣也。淒雲雨起也。渰雲雨貌。涑小雨零貌。瀑疾雨也。溟小雨溟溟也。湒雨下也。濆久雨涔濆也。潦雨水大貌。涿流下滴也。瀧下雨瀧瀧貌。滈久雨也。漊雨漊漊也。溦小雨也。濛微雨也。瀌雨雪瀌瀌也。濂薄水也，一曰中絕小水。

案以上皆當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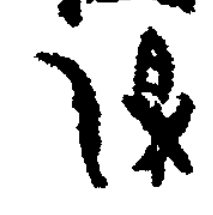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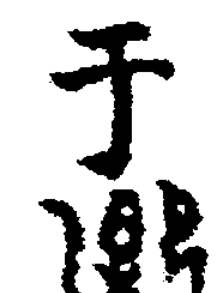
丙戌卜[illegible]四于四　前二、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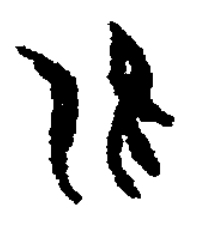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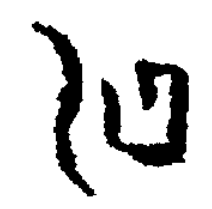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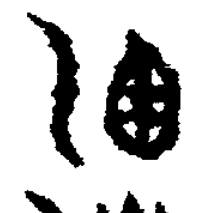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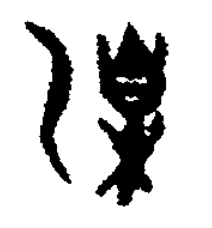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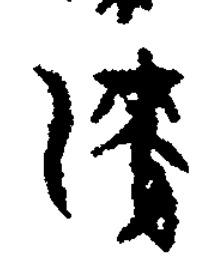
丙午卜[illegible]其盪　後下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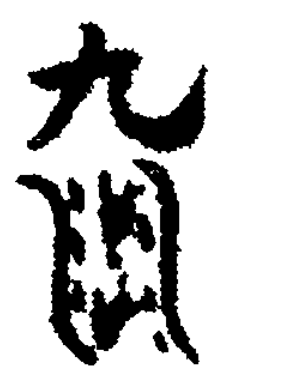
貞[illegible]于[illegible]其[illegible]　後下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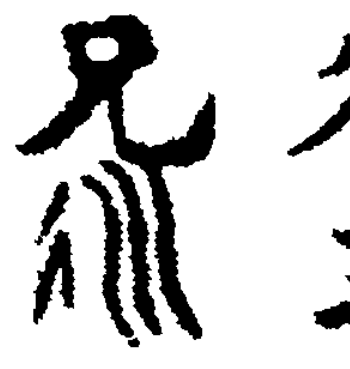
壬戌卜行貞今月七田在[illegible]　前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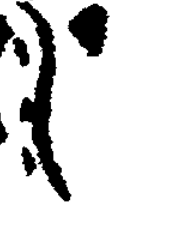
癸未卜在[illegible]貞王旬七田　前二、四、

卜在餗于七四 前二、一七、

以上地名，或水名，都从𡿨，說文水名占水部十之六，如治下水出東萊曲城陽邱山南入海。汶下水出琅玡朱虛東泰山等。皆當从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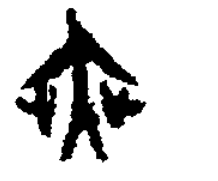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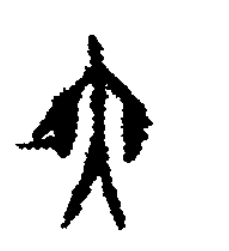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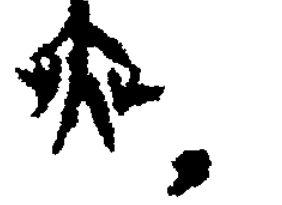
甲戌卜戋貞來辛巳其九 前六二、

□戊卜貞東兄若 前八、五、

說文衍下水朝宗于海貌也。从川示百川之意，象水能容二舟的。表示，是大水，故从巜从巛，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水也。洪洚水也，漳水朝宗于海也，皆當从巜从巛

由這樣看來，許君把∷𡿨巜巛數部的字，多併入水部，其痕跡還可找尋，全部的整理俟諸異日

從合祭說到妣乙

在未讀合祭以前，先得講明的，就是一個字，羅振玉釋作夾。董作賓從之？葉師洪漁釋作夾，他說象一個人兩臂下有所夾，所夾的東西，不能指出一定，所以字的兩旁變化的很多，然而夾的義意總顯然在着的。倉頡篇夾輔也釋名挾夾也。在旁也。都有一種妃匹的意思。按書經『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梓材懷『為夾，釋文近也，儀禮既夕圉人夾牽之，注在左右曰夾，左右親近的人，當然莫如妻子，所以，釋作夾，比較可信一些。

董氏的祖妣合祀表，都是從後編輯出來的，恐總不免有掛漏，我現在找尋了幾個，補之如下。

(1)大甲　妣戊

□□卜貞王賓大甲夾（妣戊）四七尤 後上一、一三、

(2)大甲　妣壬

（乙卜□□□□）貞王賓大甲夾（妣壬）四七尤 後上二、二、

(3)祖丁　妣辛

辛辛卜貞王賓祖丁夾妣辛索七尤 殷契卜辭二七四、

(4)大庚　妣辛

辛酉卜貞王賓大庚祖丁夾妣辛索七尤 後上三、

索大庚，祖辛他們的妣都叫作妣辛，(祖丁見前)以祭的時

候，省寫一條，不然合祭不應該只一人有妣的，并且殷人之以干支作名，有人說是兄弟的排行，甲乙相次。（衛聚賢先生中國母系社會）我覺得很懷疑，因為既甲乙相次，何以又有大中小之別，兩者是很矛盾的。大約甲乙者，是他本人的生日，現在人祭他祖先的日子，叫做忌日，就是他祖先生之日，或是死之日，當時也是這樣，不過生前也當作名字，當然、是生的日子了。他死後，就拿這一日來祭他，所以甲骨文上名字同干支多相呼應的。

　壬戌卜貞王賓示壬翌日亡尤

　乙丑卜貞王賓大乙翌日亡尤

示壬者，生于壬日，所以用壬日祭。大乙者，生于乙日，所以用乙日祭。妣也是這樣，

　癸亥卜貞王賓武丁奭妣癸翌日亡尤

　辛丑卜貞王賓大甲奭妣辛肜亡尤

照上看來，所謂以干支為名者，是紀他的生日，可以無疑了。至于上一字如大甲大乙中己中壬小乙小辛纔是排行，這是一望而知的。至于上甲之作田，唐蘭說祊祭上甲于門內，故甲字从口。報乙報丙之作⿷匚乙⿷匚丙⿷匚丁，乃三人配食兩旁之形，說得很圓，至于盤庚、沃甲陽甲，或者是一種崇拜圖騰的名字，亦未可知，寫出來，等待他日的證明。

(5) 大庚　妣庚

　壬寅卜貞王賓大庚奭匕庚肜日亡尤（殷契卜辭二九四）

(6) 祖辛　妣壬

　祖辛奭妣壬（見董氏原書引簠室藏拓）

(7) 羊甲　妣庚

　羊甲奭妣庚（同上）

以上七則，都是不見于董氏祖妣合祀表的，還有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妣乙，甲骨文中至今沒有發現過有妣乙合祭之禮。這是傳斯年的話，然而我從種種方面看來，卻被發現妣乙的丈夫是兄庚，在未講這以前，我們先得知道的，就是殷民族的來源，殷民族的來源，在古時候有一種傳說，就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按玄鳥就是燕，去年丁迪豪先生自平來申，曾出示他作的所謂玄鳥生商的研究一文，以為玄鳥就是商代以鳥為圖騰的證據，我也在甲骨文尋得叀燕之文四五十條，按叀即惠，書經顧命執惠立于雀門之內，注曰，三隅茅。郭沫若以為兵器，（見金文餘釋之餘）我以為是一種三叉的茅草，卜辭中常同龟卜的卜字通假，所以為認為是蓍草。叀燕就是卜燕，我另有文闡明，現在先得商搉的，就是傳斯年東北史綱，因為中國人降論的神話，引卜辭中妣乙，以為就是傳說中的燕乙，也就是

商的尤祖妣，他所恃以為證據的，有二點：

(1)他以為，其他的妣，都可以尋得到丈夫同合祭之禮，獨妣乙没有合祭，就以為她是没有丈夫的。

果然，妣乙同她丈夫合祭之禮，甲骨文上是没有發現過。然而我們從另一方面，可以見到她是有丈夫的。……即夫婦合祭不必一定有一夾字……後上四五

□貞王賓妣庚小乙□

這條妣庚下無夾字，我們將以從祭之禮乎，抑為合祭之例乎據同上第四版上看他們是一對夫婦。

庚子卜貞王賓小乙夾妣庚翼日□

據此可知夫婦合祭，不必一定要有夾字，而後上七、八、

庚申卜貞王賓兄庚妣乙七尢

以上例例之，是妣乙有丈夫了。

(2)以為其他自上甲以下，至于多后之妣，祭禮多很平常，獨妣乙用尞，尞之祭僅用于夋土王亥，都是商的遠祖，妣乙用尞，當然也是一位特尊的古妣，

這是傅君太少見的緣故，據我所知，其他妣后也有用尞的。如

辛巳卜貞其尞之于妣庚、妣丙　鐵拾遺一、一〇、

大甲尞二羊卯三牛大丁尞二羊卯□　後上二三、八、

已亥卜賓貞王至于令尞于父己小宰沈三牛　同上二五、三、

是尞之祭並不奇特。二證如此，他的訓乙為燕，恐怕也不能自圓了。又傅君所引的卜辭多不注出處，恐怕有人要目之為臆說，現在我同他補注如下。

尞于妣乙一宰貍二宰　前一、三二、六、

乙巳卜𢦏貞尞于妣乙五牛沈十牛在鬥　前二、九、三、

丁巳卜其尞于妣乙宰沈　後上二三、四

戊午卜亘貞尞于妣乙

丁卯卜丙尞于妣乙十牛俎十牛　後上二四、四、

丙子卜㱿貞乎　酒妣乙尞二豕三羊卯五牛　後上二

四、一〇。

書體的質疑

說到書體，吾連想到一件事，就是現在有一般寫甲骨文的人，他寫的雖是甲骨文，筆法却完全象寫鐘鼎古籀文，沒有一些甲骨文刀筆的樣子。羅振玉寫的甲骨文，人爭寶之，他就是這樣。後來葉玉森先生寫對聯，纔完全學刀筆，鋒芒畢露，挺勁有力，現在寫這一類的也很多。羅葉二人就是這二派書法的祭酒。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書體的研究，是董作賓先生首創的。他在甲骨文斷代研究書體一章中，舉各期貞人的書法，就為雄偉，就為勁秀，說得天花亂墜，我却覺得疑心得很，以為書體斷代，未嘗不是一個辦法。然而在未作大規模的分別工作以前，似乎尚不可造次，至于說貞人各人有各人的書體，則不免其誣太甚了。因為我覺得貞人并沒有親自書刻，即間有兩個貞人的卜辭，而書體不同的，焉知不是兩個刻詞的人所刻的嗎？而且董氏把書體分作五期，一曰雄偉，二曰謹飭，三曰頹靡，四曰勁峭，五曰嚴整，試問宇面勁飭同嚴正有何可異，即性質上也有怎麼分別。而第一期董氏所稱亘的書體是精勁，試問同第四期的勁峭他有怎麼分別？如果我們拿第一期亘的半版，同第四期合觀，决不能辨別他是兩個時期的書法，所以

我對于董氏分別貞人的書體，我甚覺疑慮，除上面幾點外，要證明我說的不差，畧舉數版目錄于下，讀者可以複按，以見一般。因為這都是兩個貞人所卜，而書法相同的。

鐵二五〇、一、　戩壽二八、八、
前七、四、三、　前四、五一、一、
鐵二四二、四、　前四、四四、四、
前四、一三、一、
後下十、十三、

照上面看來，可知某一貞人所卜的卜辭，不必一定是他自己刻的，而是另外有一種人專管的，所以今後我們要研究書體，應當將斷代弄清楚後，研究每一個時期的書體，而不是去研究每一個貞人的書體。

引證的問題

記得從前治經的人，有句口頭禪，叫做以經證經，而且有此樸學家拿這界限守得非常牢，他們以為史的年代太晚，不免傳譌予，咒？真偽雜糅，無從憑信，雖然這種現象在乾嘉間辨偽之風大盛的時候，是沒有了，然而遺留的痕跡，總不免深印在一班講學人的腦筋裏。在我們講甲骨文的人也，有中了這毒的，葉師洪漁他在前編集釋的序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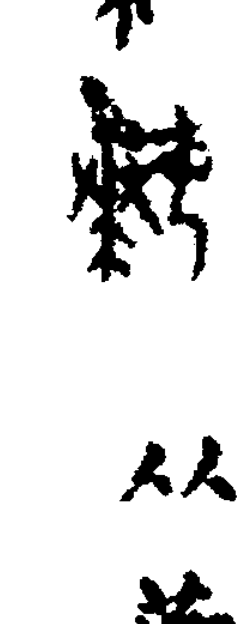
予所疏解多以卜辭證卜辭不敢背前人以經證經之例必不得已始援引金文經訓以濟其用

要知道是　危險的，甲骨文本身的材料，是　少的，我們從各方面去推闡，纔可蠡測殷史的一斑，若單以甲骨文證甲骨文，那就越顯得枯澀了。

所以我的主張，引證方法，越寬泛越好，不論東西洋學說，都可引用，無論傳說神話，以解釋契文蘊義為目的。我也無可解釋，姑以拙著歸媯佩考釋一文作例，因此文所引各說，較之一般所謂樸學家者，比較的是寬泛得多了。

帚媯佩考釋

傳世金石有文字者以玉為最少佩又為不經見前人亦未有著錄也去歲伯兄和甫游雒歸獲玉佩一作水蒼

色高晋始平尺一寸四分寬一寸案毛詩衛風木瓜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琚傳云琚佩玉名佩有琚瑀所以納閒此玉左右兩邊各有三孔似為納組綬之處所謂納閒者恐即連上屬下繫衡牙玭璜之意此器頗與吻合花紋作瑪龍形與商周彝器之作夔龍形者相彷彿細如髮絲不可拓有文曰帚媯（从葉師洪漁釋）初鮑師扶九以為滕器將為文述之因事東行不果後以呈葉師紅魚鑒定時張丹斧丈亦在座皆贊嘆不已以為稀品葉師且謂依書法觀當為殷末周初之物殷人善刻隨處刻一二字以示其能不必定為滕器其刀法亦決非後人所得端俛此語殊確予以為雖不必定為滕器然刻此者必有所述或他器有此二字因依樣模彷之故仍當以考古者之眼光視之予反復研索以為殷末周初之器為最可信大約可以三點視之一歸媯連文為殷人文法周人則應曰歸于媯二殷人為母系之世族社會故此部落與彼部落有事皆以姓氏為稱呼三二字書法為殷周交替時代之書法此三點皆甚顯豁無容疑義其猶為可貴者一可以作確定殷周為氏族社會及封建社會交替時代之證二可以知殷民族為象圖騰之團體三可以校正前人誤釋之金文而許君釋為為猴之說亦不攻自破矣茲分別列

說于下將以貿之哲者

嫁女于貴族之器

禮記少儀歸嫁也女子出嫁為歸說文媯下虞舜居溈汭因以為姓歸媯者猶言嫁女于媯姓也依春秋書例言歸者嫁女于諸侯也于大夫庶人則不言歸春秋言歸者

五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隱七年春壬三月叔姬歸于紀
僖十五年九月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紀杞鄫宋皆諸侯國魯女嫁之皆書歸

莊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歸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以上三者為魯女嫁于敵國大夫者皆來逆不書歸殷人封建制度未成立雖無國家然已有部落所謂母系的氏族社會者以姓氏為徽幟以資識別故此之言歸媯者猶之彼言歸于宋也即不論其文法僅觀其玉貿花紡亦決非平民所得有必係為首領者之器

歸媯連文為殷人文法

何以知其為殷人文法可再以契文證之蓋周史之記載莫如春秋殷史之記載則有契文春秋之言嫁者皆曰歸于某歸于某已見上而契文之言嫁女者祗曰歸某歸某茲彙集於下

□申□貞帚婐奄（藏龟拾遺）
□戌俘隹奴帚姐（同上）
□帚釔茅受（龟甲獸骨文字第二十葉）
□王□商□帚姘□大不□（同上第二十三葉）
自冎己未帚嬉七茅……受（同上下卷第一葉）
□貞乎帚姘田于仌（同上第二十葉）
甲辰卜歸婕（卜辭寫本第五十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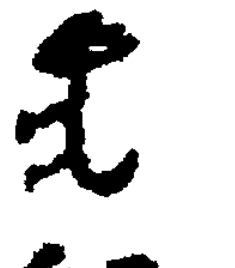
上揭各條皆言嫁女也而曰歸某歸某不若春秋之歸於某之多一于字按文法愈古愈簡經較史簡頌較賦簡此自然之規律況周尚文殷尚質于字之有無固無關宏旨不過為文飾而已然以此可證此玉之言歸媯乃殷人文法并殷人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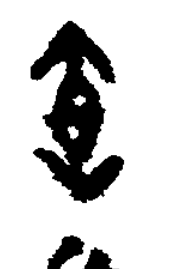
殷周為氏族社會封建社會交替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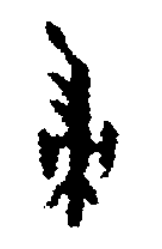
言殷周為氏族社會及封建社會之交替者前有郭沫若後有衛聚賢然皆因穆尔剛研究美洲土人之古代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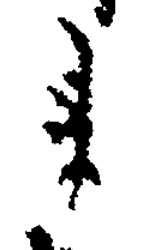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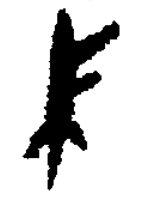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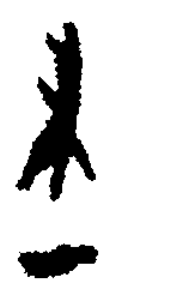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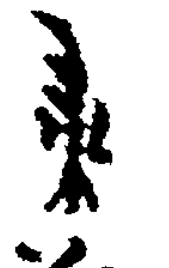
會以為尊不知春秋及契文文法之不同固顯然示我矣上引春秋曰歸者其下如杞紀鄫宋皆國名而契文之言歸者曰婐曰婞曰⿰女豊等皆姓也封建制度開始國家成立各因其地土宜地理以為名氏族社會則以母系為中心以其族之長于一技或一物取以為圖騰（見後）加女旁以為姓姓與國名無非代表一個整個團體之表識故春秋稱國名契文稱姓顯然示我以氏族與封建之交替此佩亦稱姓既啓予以發其凡又為此說之一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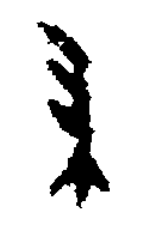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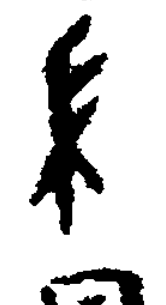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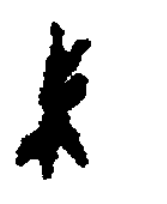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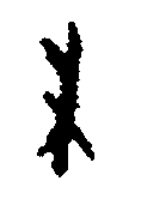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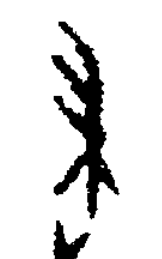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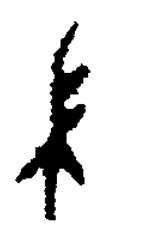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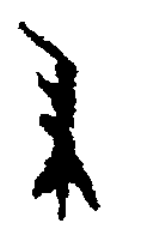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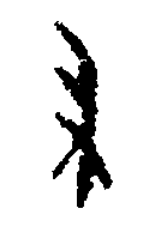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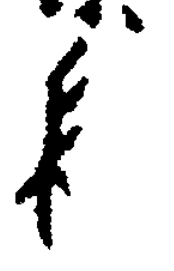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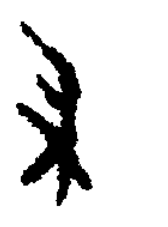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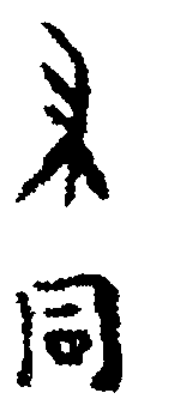
殷人以象為圖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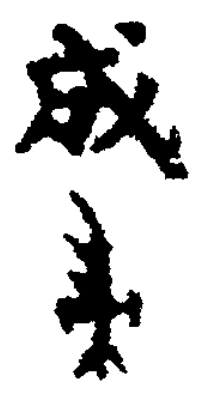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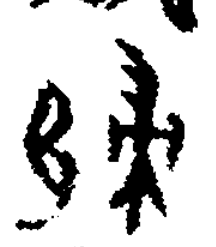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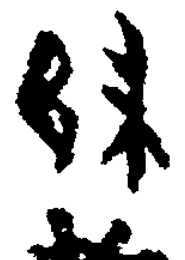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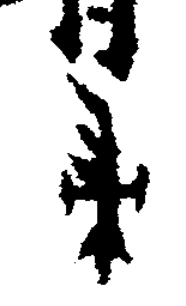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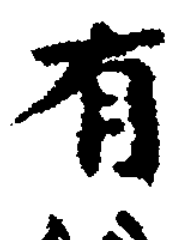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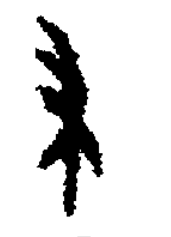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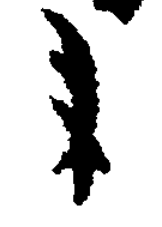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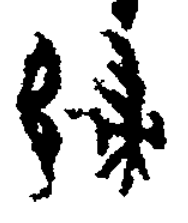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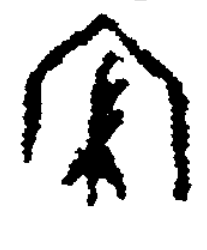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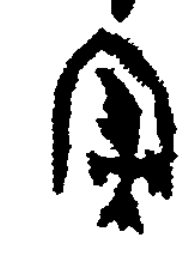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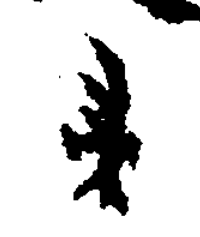
據衛聚賢先生以甲骨證夏民族以蟬為圖騰而未言殷民族之圖騰為何予以為舜為媯姓媯从女从為為據羅振玉釋為服象之形史亦稱象為舜耕之事舜甲文作殷人奉為始祖是舜為殷民族之始祖而媯亦為殷民族之姓說文姓下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故稱天子按此即呂氏春秋所謂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而不知父之結果故姓皆从女其一旁即為圖騰蓋圖騰之發明乃基于現代之澳洲人大約以各族所特長者當之以為表識殷人善服象故于女旁加一為字以為其姓同于今澳洲蛇圖騰團體其他亦可類推如妌字此族人善于鑿井故以井為圖騰婐此族人善于摘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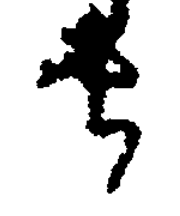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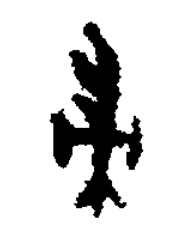
為食故以果為圖騰婞字从象鑽形此族人長於鑽火熟食故以幸為圖騰而衛聚賢先生以為加女旁即表示女子服務此役則失之一間矣

為殷末周初之書法

歸作契文一見而从𠂤者都从之金文二見从𠂤者亦从之契文簡者大都作二形其前後必先茲彙集于下

卷一第二十五葉同上第二十八葉卷七第十七葉卷四第四十一葉藏龜第九葉同上二十葉同上 二十二葉同上 二十三葉同上 二十五葉同上下卷二十二葉

以上十二形于契文中習見之其他有加⊣成者有加𠂤成者然無作者而金文有有而無其結論可知歸之最先為後加⊣又加𠂤其時當在殷末故周仍之作其又有力之證據安陽發掘報告殷為金石并用時代然金必後于石大約當殷代晚年說文寢籀文作寷契文作而商方卣作中所從與此佩同形故予定為殷末書法

媯字女旁作其時代當與字同契文金文固顯然

可見也茲依次集于下

卷八第九葉　卷四第廿五葉

彝鬲　女子鼎　射監　商方尊

頌壺　蔡大師鼎　陳子匜　齊侯奏

第一例為契文象女身體夭矯兩手相交之形龟甲獸骨有紋理故刀法皆作方形有稜角第二例與第三例雖皆為金文然顯然有別二例為契文譌變因銅器易奏刀故作圓楕形此稍能篆刻者皆知之理第三例則完全脫變以此可知三者年代之先後大約第一例為殷中葉第三例為周中葉第二例則為殷周之交如此推測雖不中亦不遠矣

說文釋為為猴之推測

嬀作以象兩手役象之形案契文為作據羅振玉參事釋為役象以助勞役之形其語甚確至契文从一又此从二又亦自有說如豢契文作从兩又亦有从一又而作者蓋其意同也然說文為下為母猴象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為象兩母猴相對形說雖不詞然其意必有所受而契文金文中乃無演變之陳跡可尋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中亦未言及予以為許君譌變

為字之動機雖半由于象之南遷當時人少接觸遂疑殷人服象之事為不可能乃譌變成訓為象猴形至其根本原因則予以為援神契中一語頗可信

群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孤象者敗群之物不容于衆象蘊毒無所發故尤為可畏也

象性群不必一定為為不容于衆象若無故使之離群索居恐亦不免有暴嚚之事象既南遷間有遺留一二亦意中事不免有暴嚚之患中土人見之遂目為野獸野之對稱為訓于是有獻訓象之事不然象固馴物也

漢書曰武帝時南海獻訓象

吳志曰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遷勞問之送訓象二頭于劉禪

晉諸公贊曰晉時南越致訓象于皋澤之中

中原祇見暴嚚之象遂目訓象為尤物不可多得此種見解入人已深如何使其信殷人有服象之事而象為舜耕又皆以為大聖感天應人之果許君固求其說而不得者乃改為爪改成以為象母猴之形蓋許君之作說文解字乃欲使文盡可說字盡可解若釋為役象之形人將目為不經故釋母猴以勉强敷衍其辭故于金文契文中亦不見其遞變之跡又說文古文為作象兩母猴

相對之形形既不類說亦荒唐母猴相對與為義有何關係依羅振玉說乙為乂之變形則[illegible]恐亦為[illegible]字从[illegible]之變形徵此佩幾不易識之矣[illegible]與公伐郘鼎作[illegible]同此移其乂于腹其多一。者即象鼻之譌耳

前人誤釋全文

從古堂款識學有帚女卣作[illegible][illegible]形敬吾心堂作婦秉卣攈古錄作婦女卣奇觚堂作婦馭卣予按皆非應作帚嬀卣與此佩同最謬者以[illegible]為秉从又持禾以為合說文禾秉之義豈禾亦有頭尾四肢耶作婦馭卣已近是然女旁在下與帚不相連屬焉得釋為婦婦馭義亦不可解不知歸嬀為妥又此為商器著錄者皆誤為周器應校正

契文發疑

契文言為者文誼并不可解得此佩而盷然若發蒙兹彙集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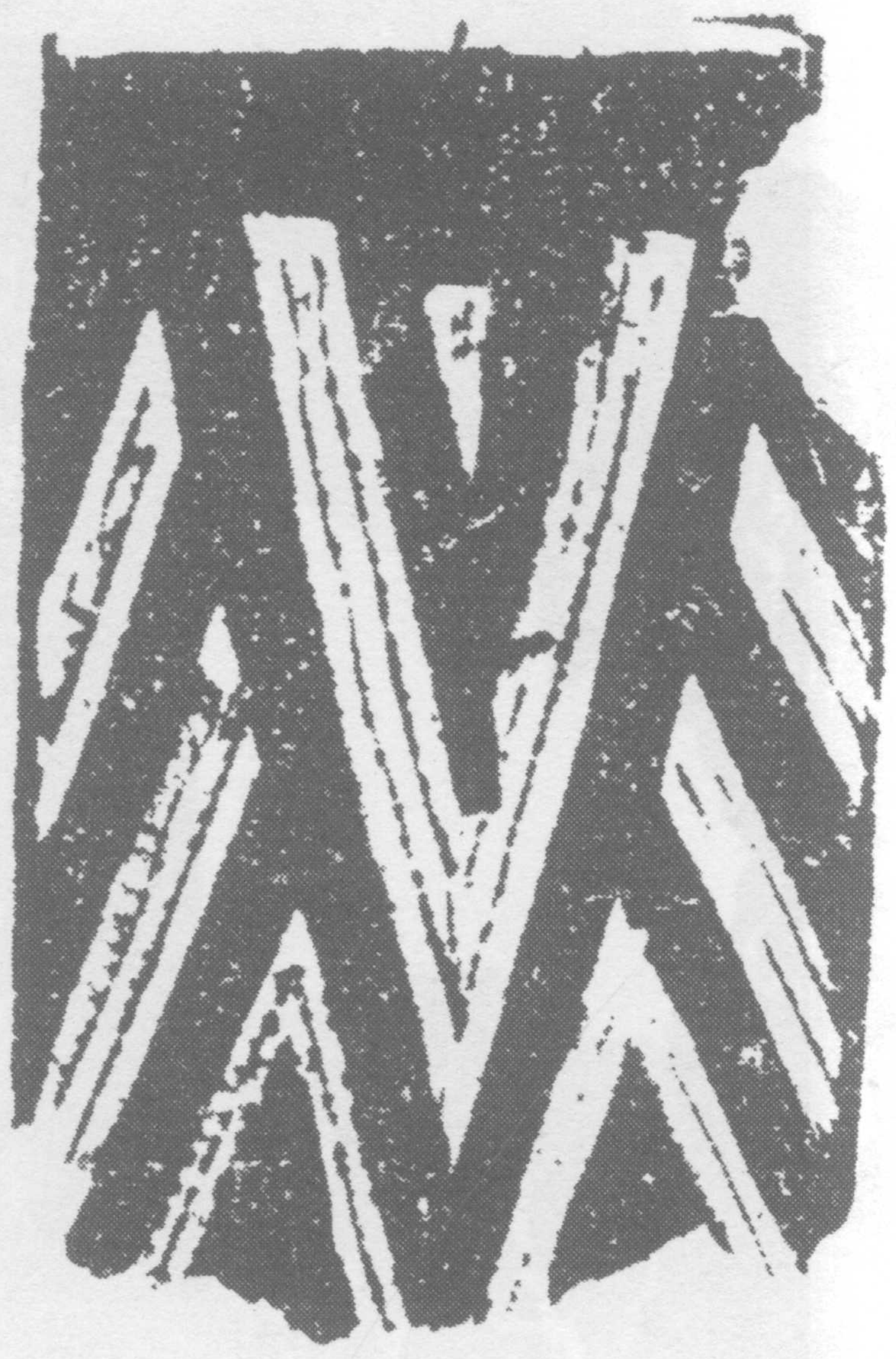
丙申卜㱿貞甶賓為（前編卷五三十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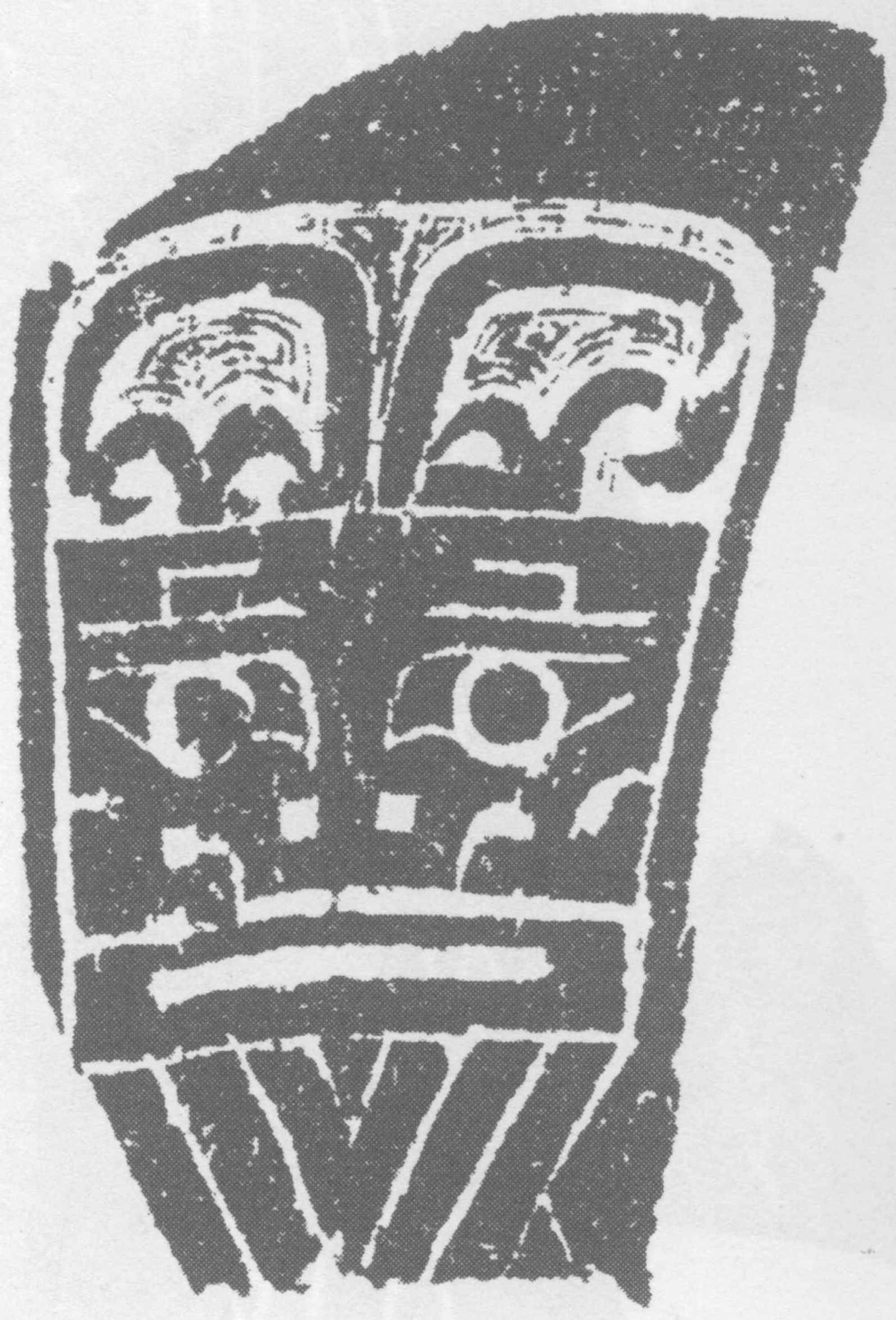
丁酉卜㱿貞甶賓為（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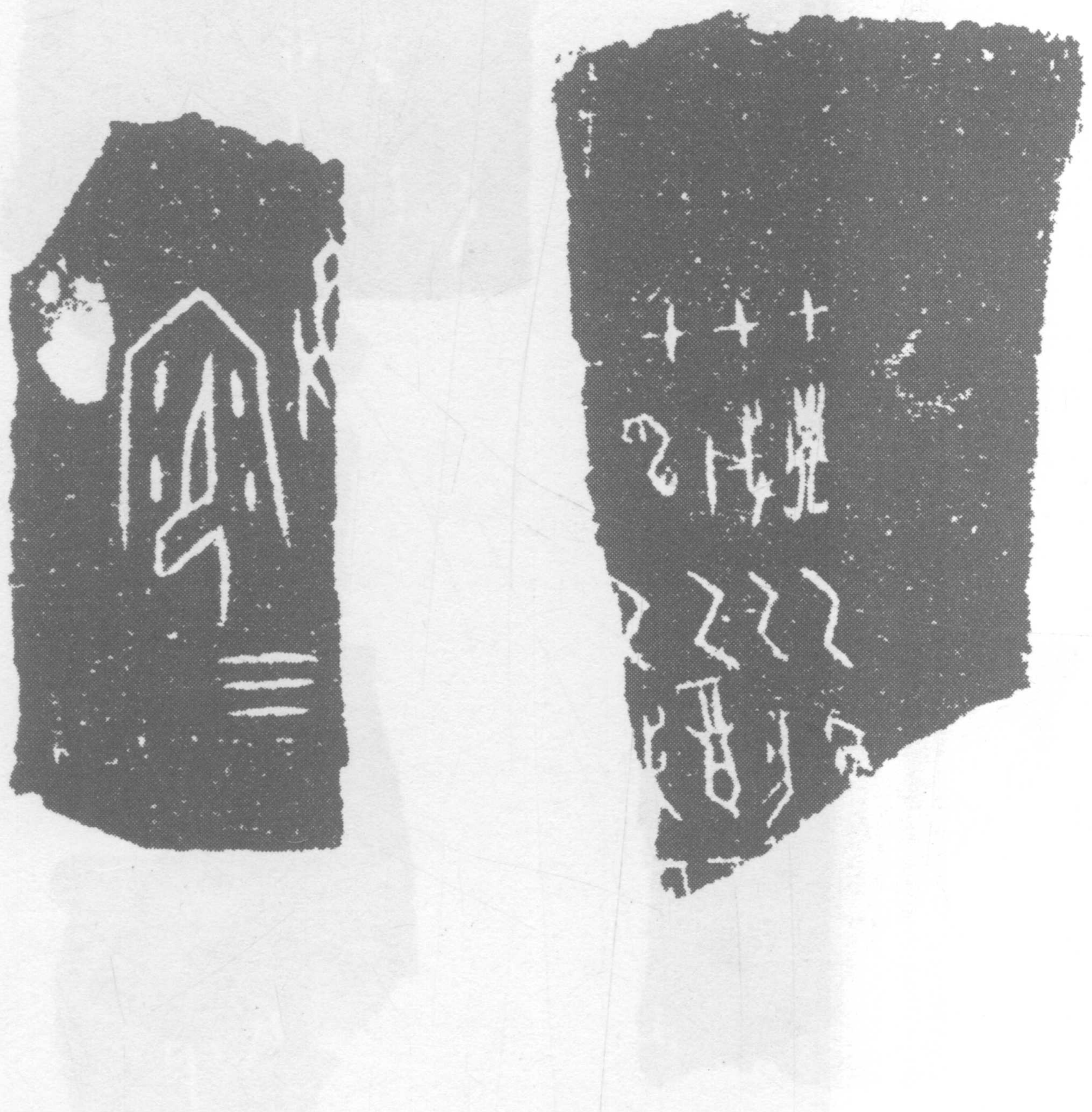
貞勿為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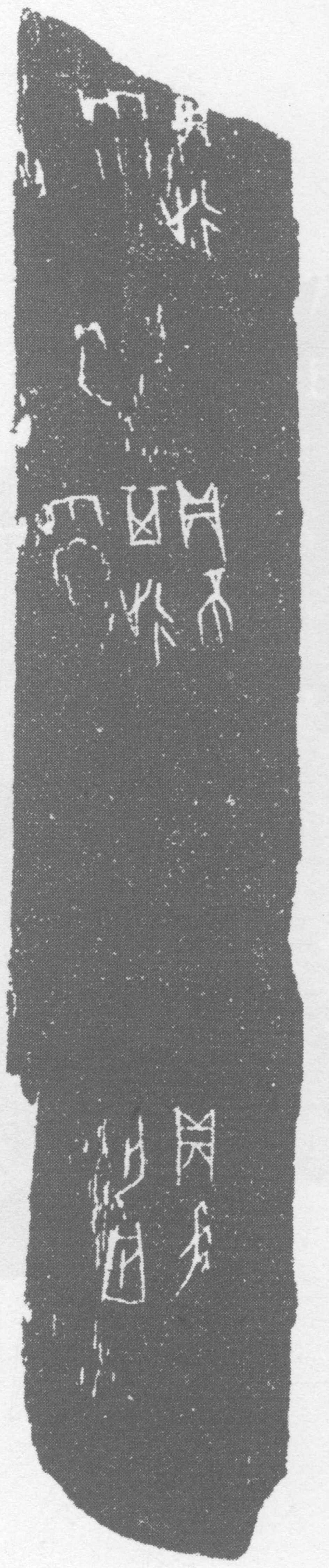
丁未卜㱿貞我為（以上并見後編下第十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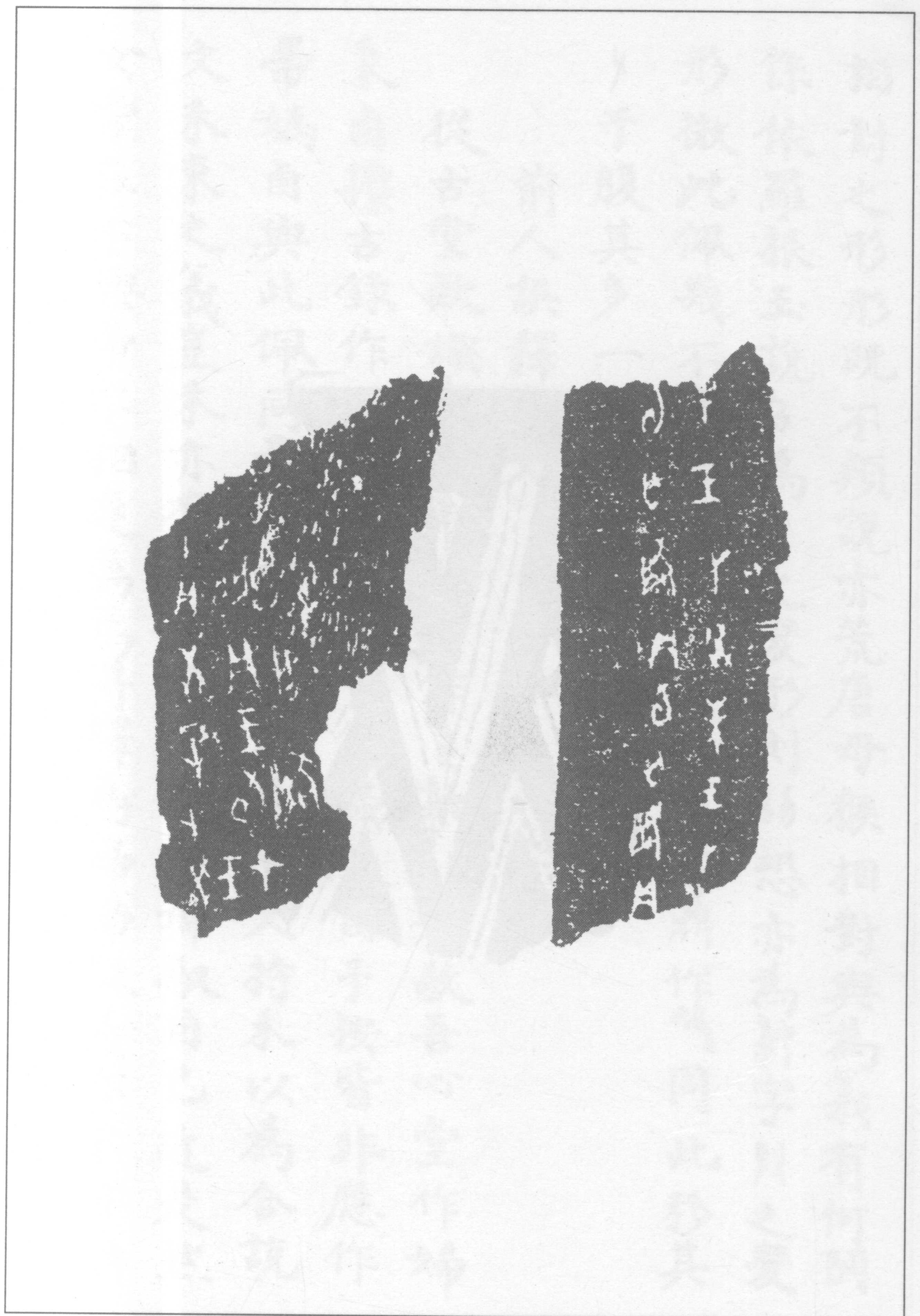
洪漁師前編集釋亦未解釋今得此佩有嬀字疑遂釋蓋與果井豊任豊食同為國名 卜辭言果井豊任豊食上皆有一帚字故知為地名或國名乃為字上獨無帚字其字之虛實亦皆未晰至見此佩有女旁始知為國名蓋與妌婐等同例帚婐一例洪漁師言之甚詳以為來歸者為男俘或不分男女性則作帚井歸果來歸者為女性則增女旁作歸妌歸婐說之允否雖未敢盡信然吾于此乃得一結論即卜辭屢言賓為或為賓賓我似為有从賓禮待為之意當時為與殷必為與國故如此以禮往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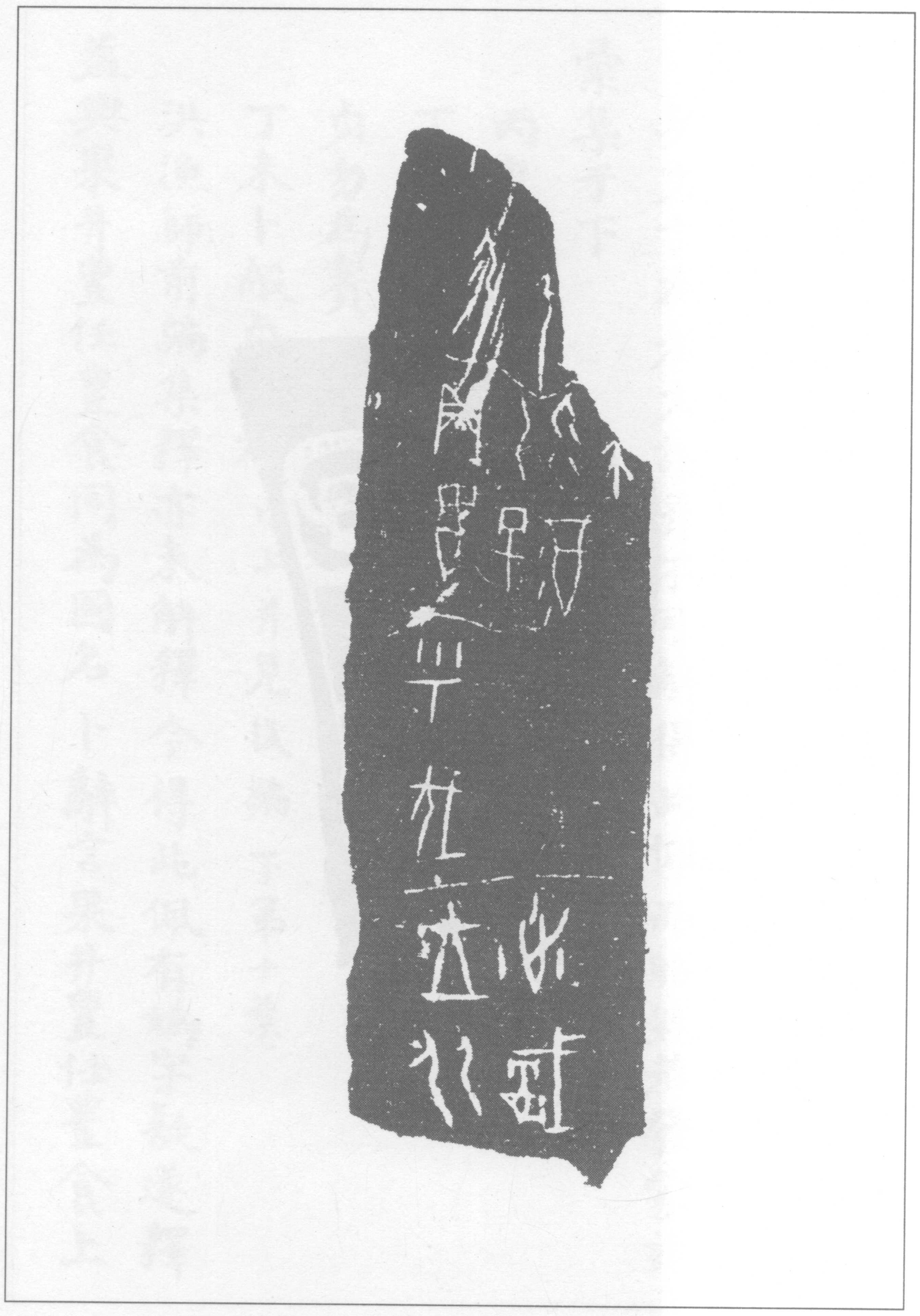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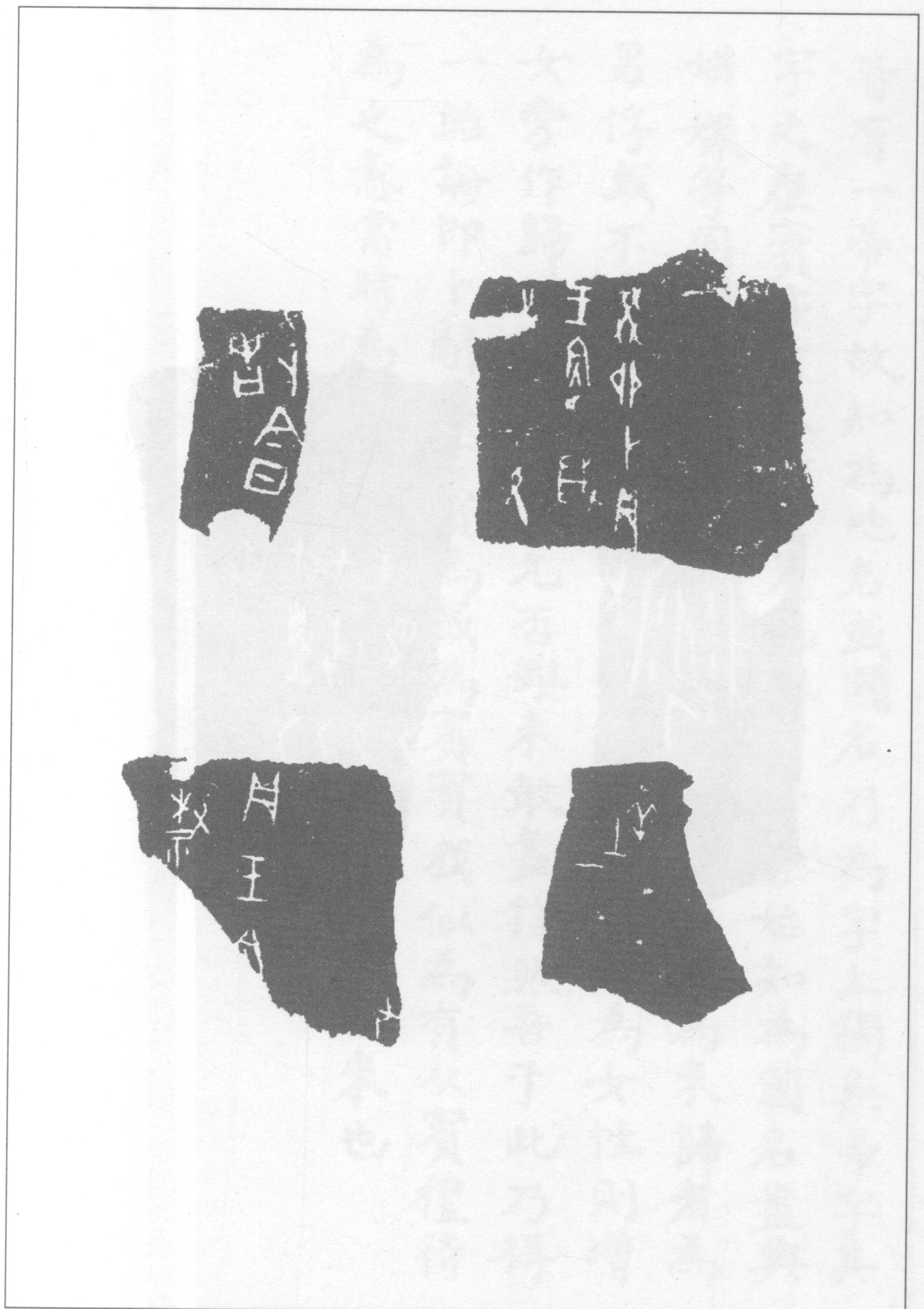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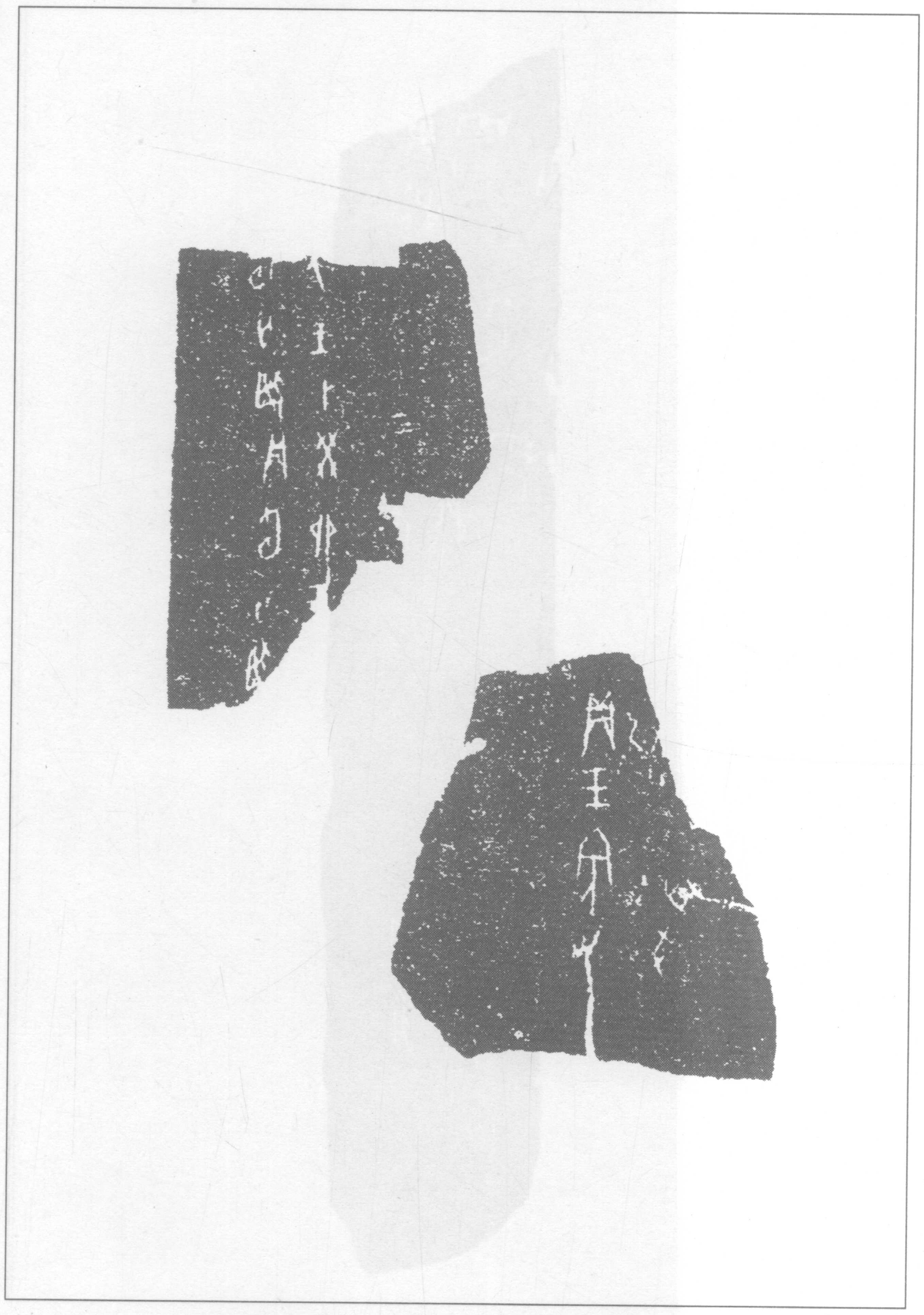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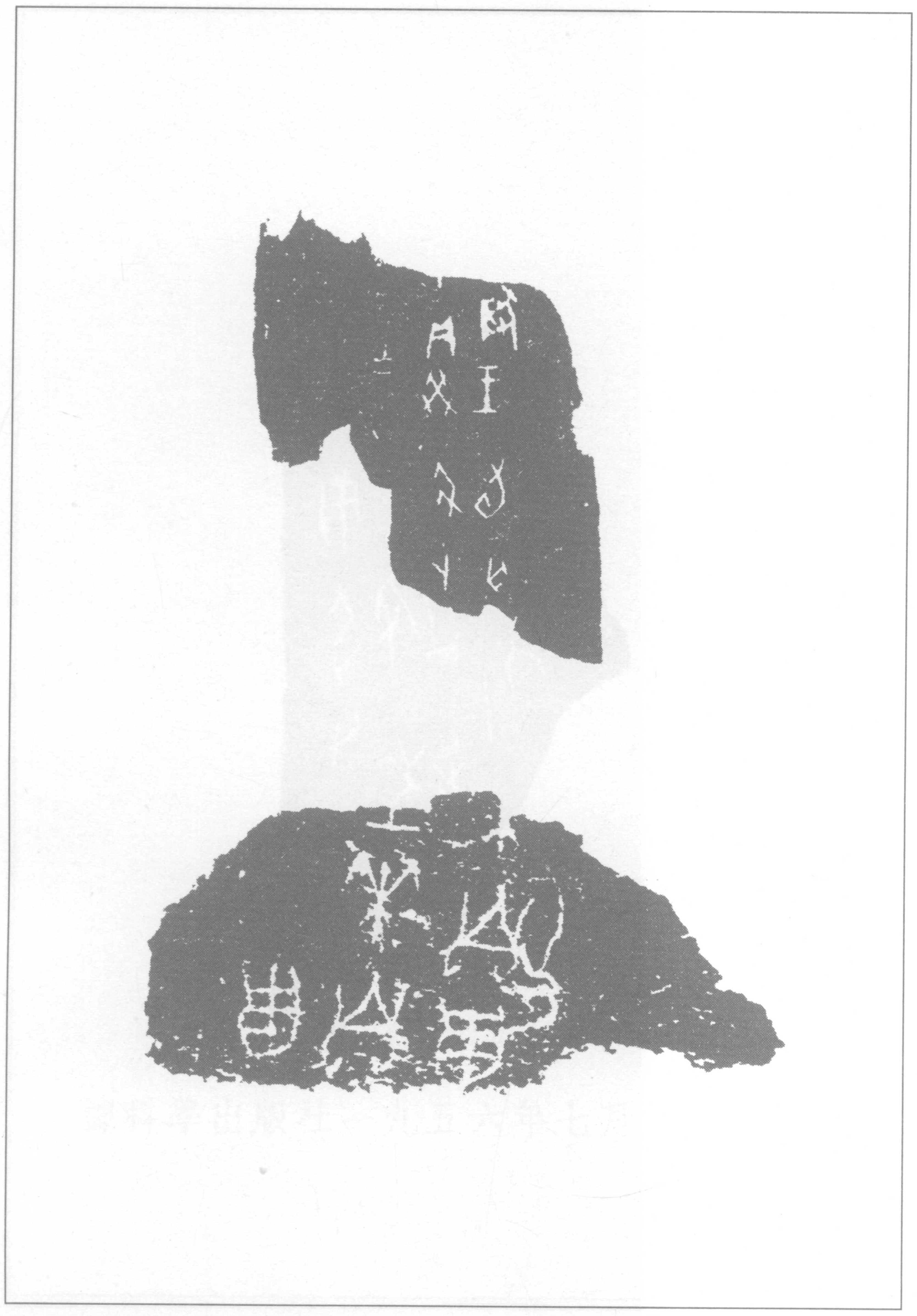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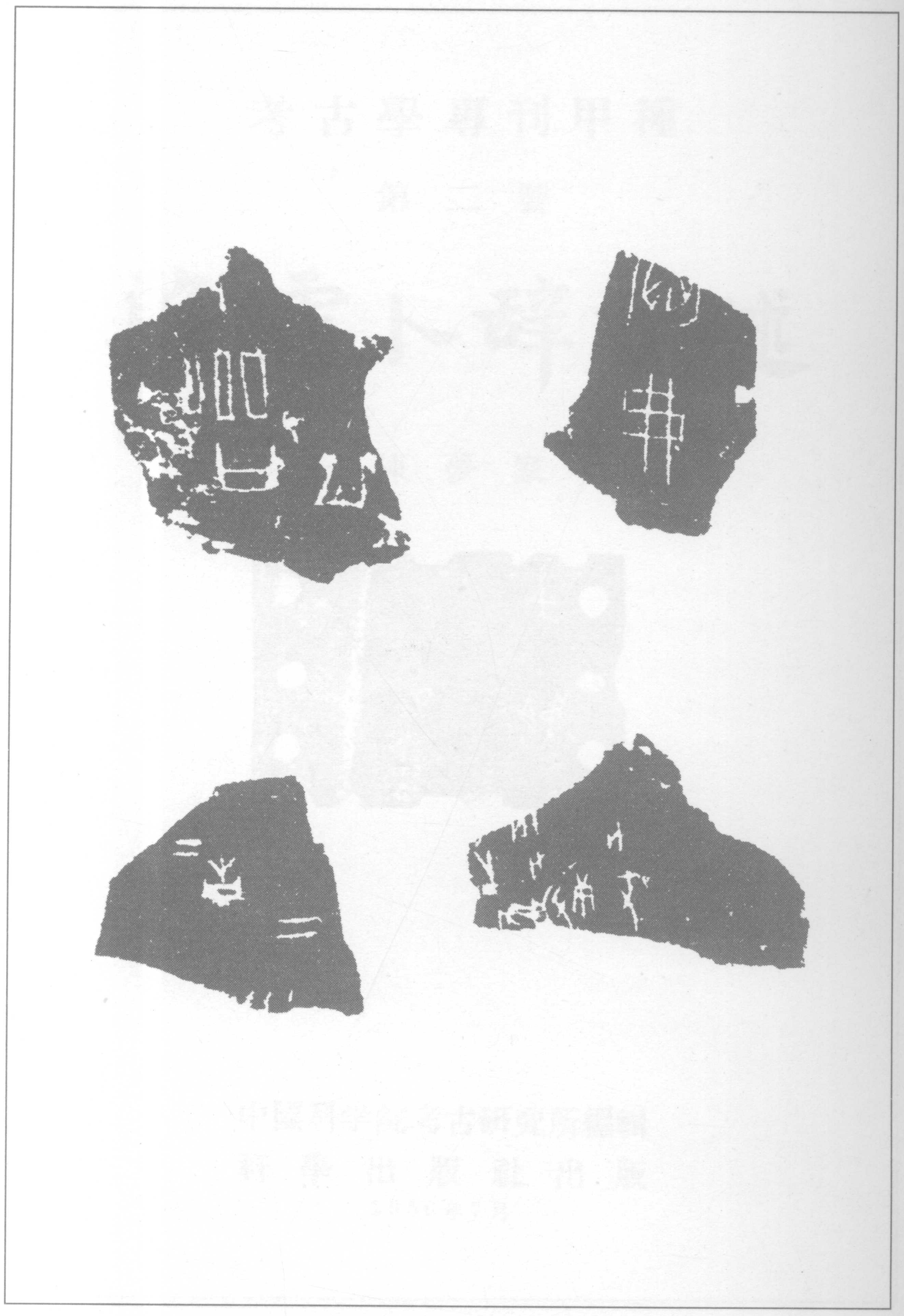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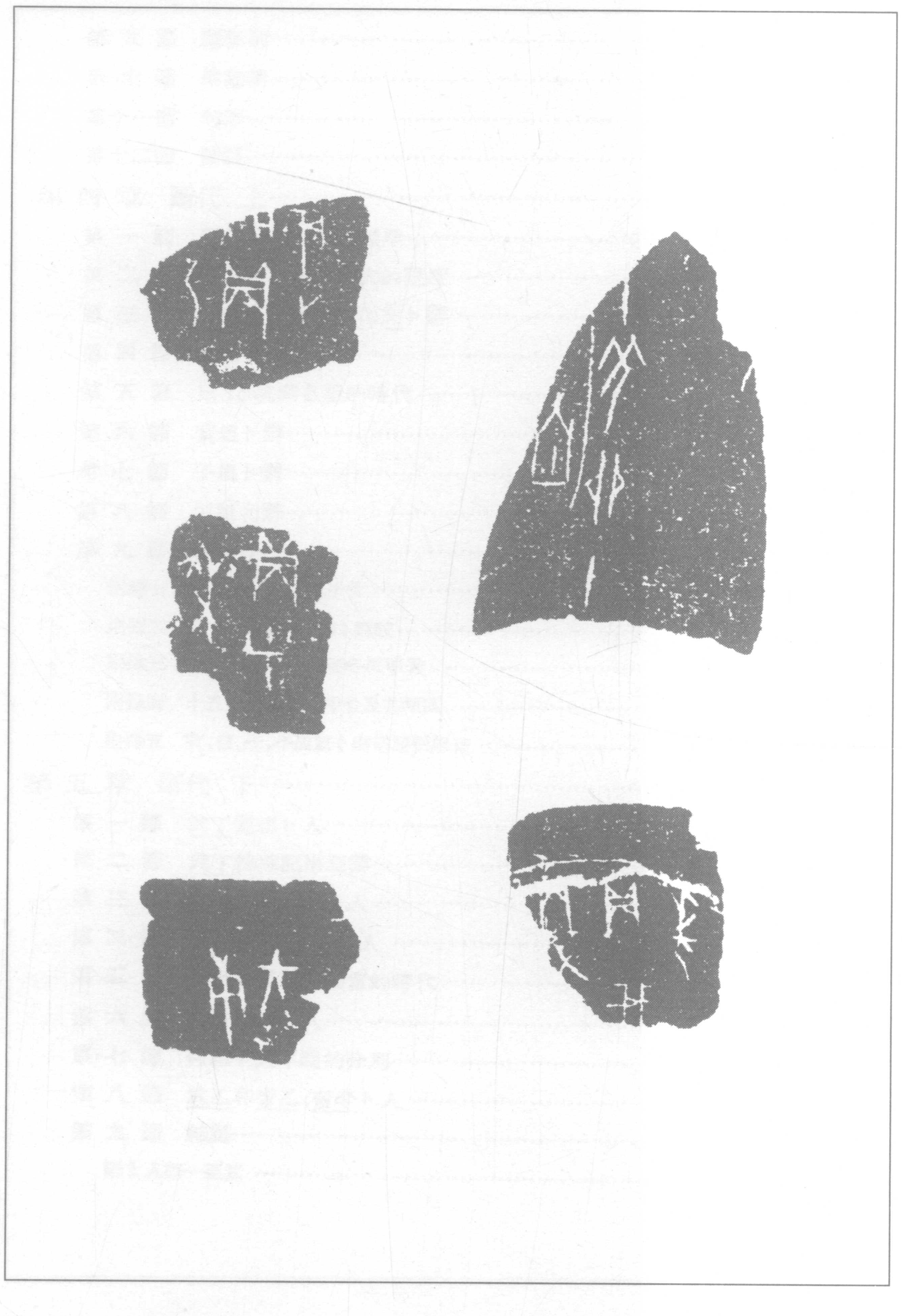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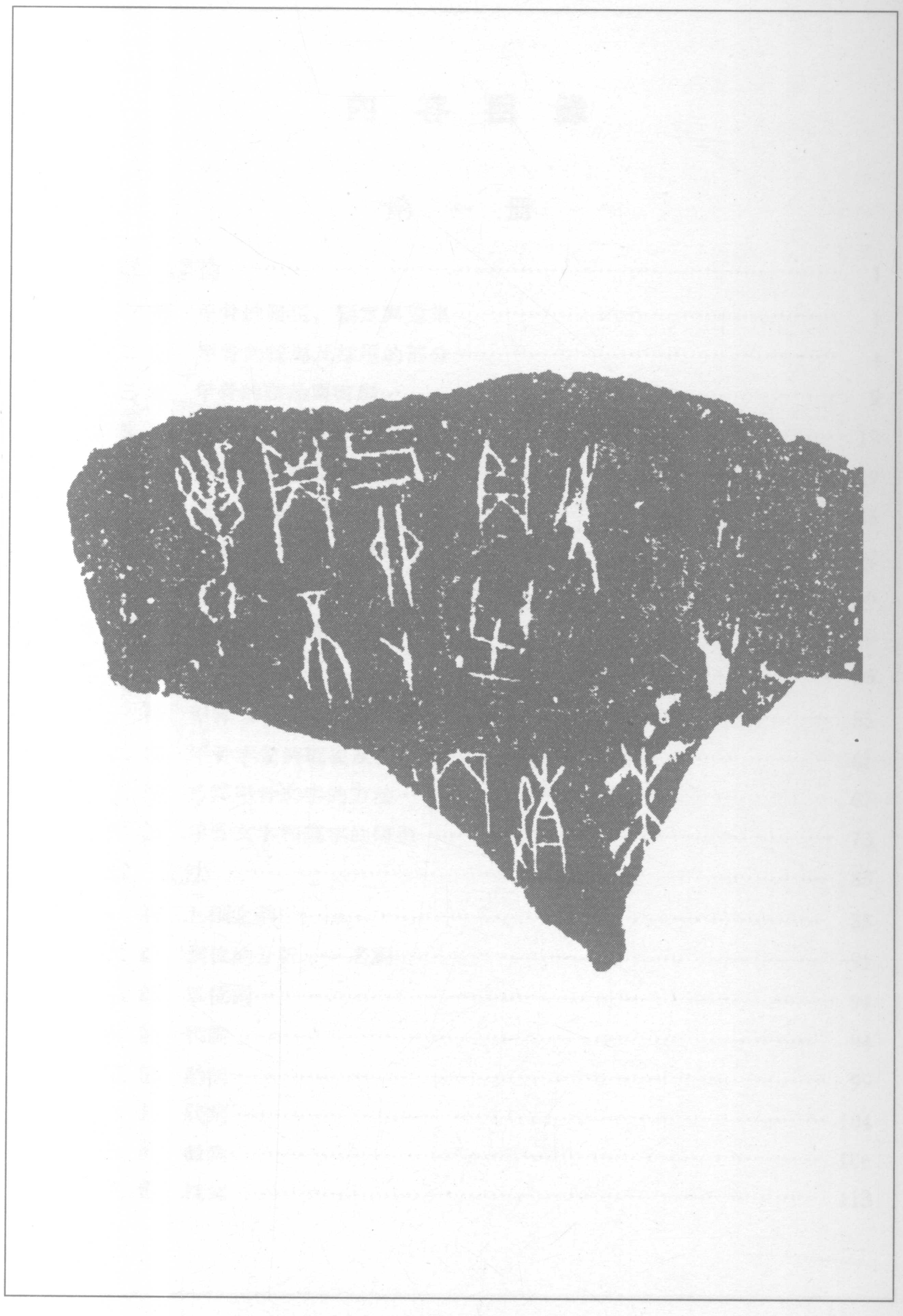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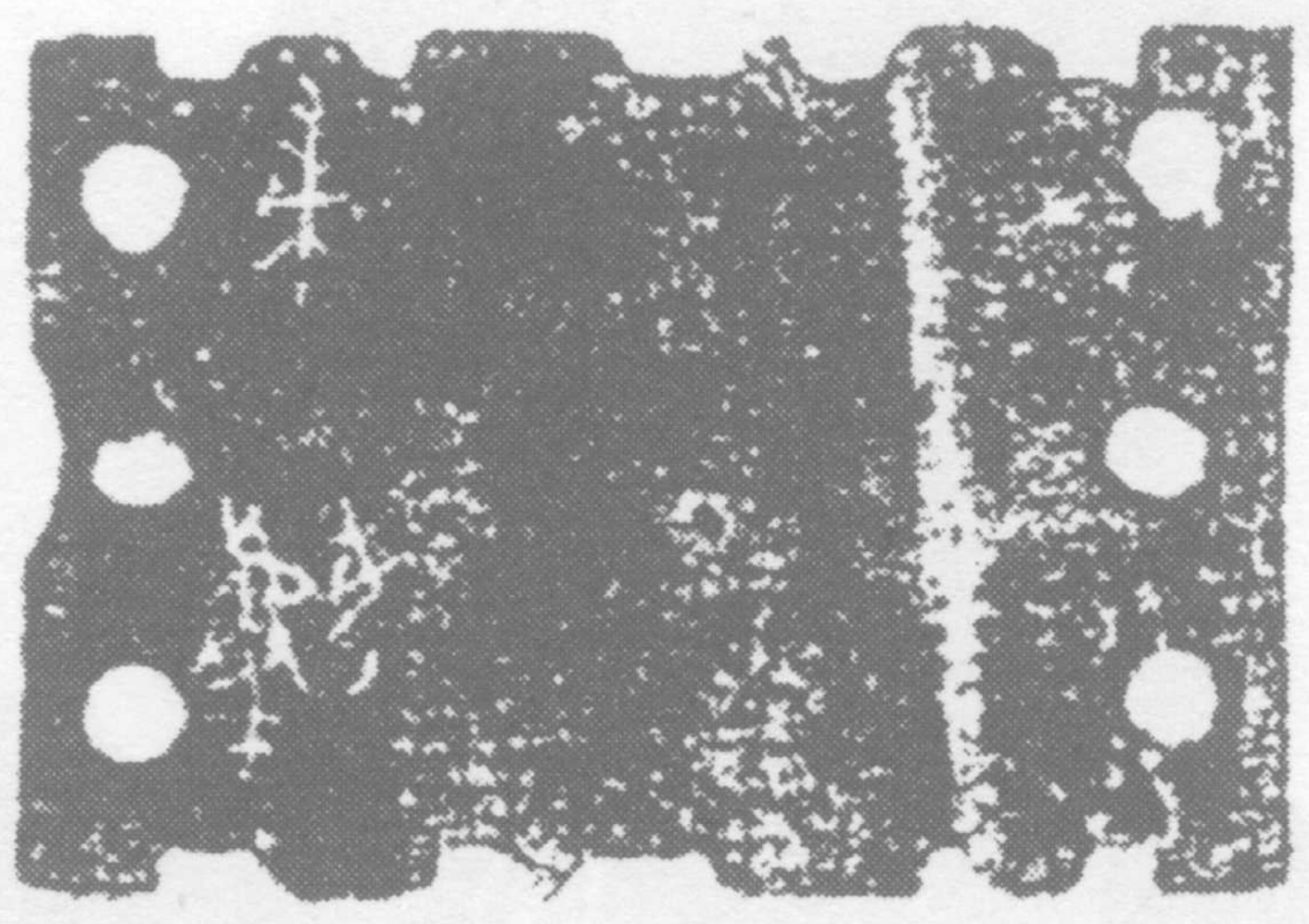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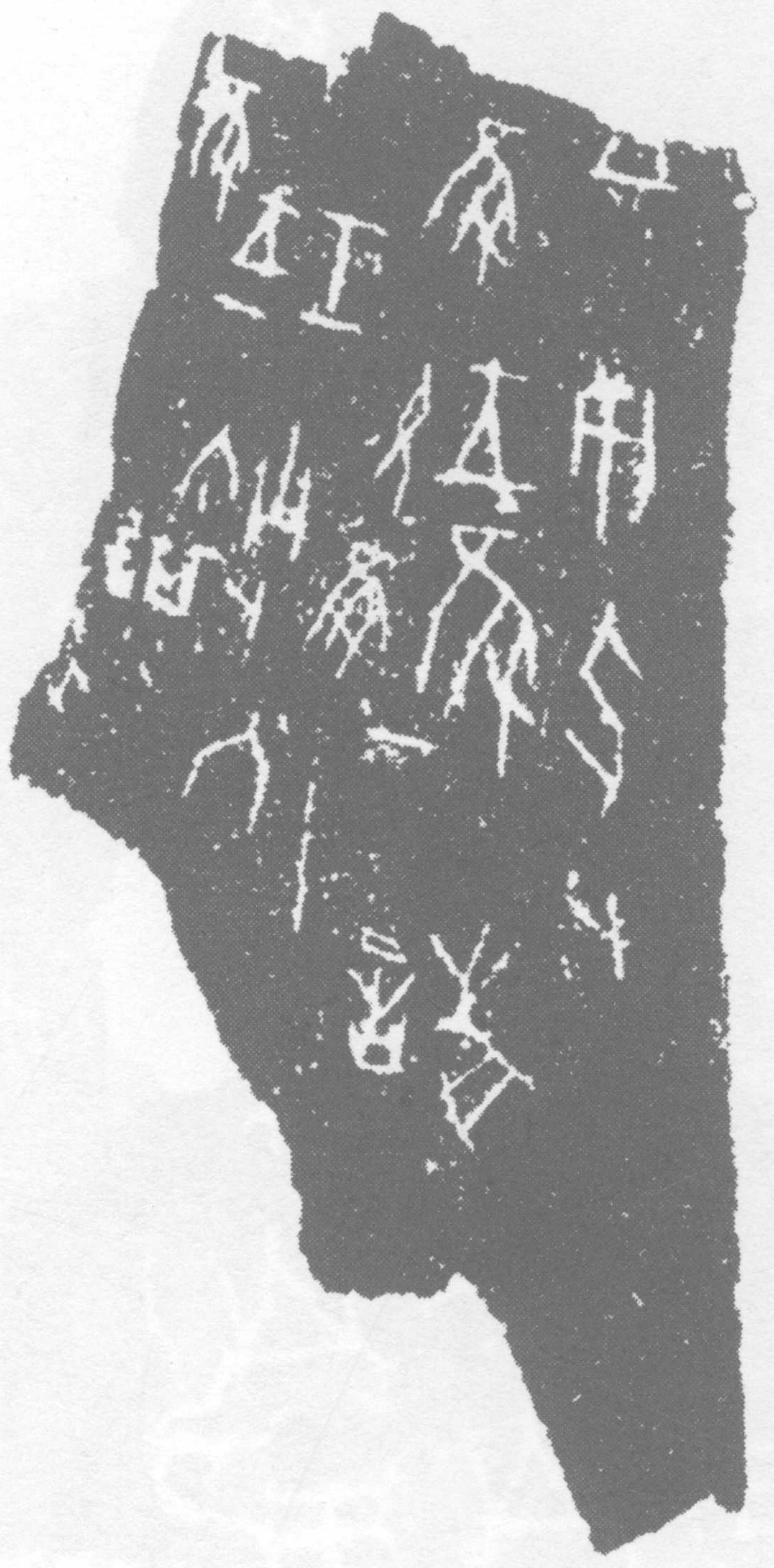












考古學專刊甲種

第二號

殷虛卜辭綜述

陳夢家

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6年7月

據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版影印

內容目錄

第一冊

第一章　總論 …………………………………… 1
　第一節　甲骨的發現、鑒定與蒐集 …………………………………… 1
　第二節　甲骨的種屬及採用的部分 …………………………………… 4
　第三節　甲骨的整治與書刻 …………………………………… 9
　第四節　甲骨出土地的確定與展延 …………………………………… 19
　第五節　"殷虛"所在和甲骨包含的年代 …………………………………… 29
　第六節　安陽發掘與甲骨銅器出土地區 …………………………………… 35
　第七節　甲骨刻辭的內容與其它銘辭 …………………………………… 42
　第八節　甲骨的保存及其公布 …………………………………… 46
　第九節　甲骨刻辭研究的經過 …………………………………… 50
第二章　文字 …………………………………… 55
　第一節　甲骨文字的初期審釋 …………………………………… 55
　第二節　甲骨字彙的編製及其內容 …………………………………… 61
　第三節　考釋甲骨文字的方法 …………………………………… 67
　第四節　甲骨文字和漢字的構造 …………………………………… 73
第三章　文法 …………………………………… 85
　第一節　卜雨之辭 …………………………………… 85
　第二節　詞位的分析——名詞 …………………………………… 91
　第三節　單位詞 …………………………………… 94
　第四節　代詞 …………………………………… 94
　第五節　動詞 …………………………………… 99
　第六節　狀詞 …………………………………… 104
　第七節　數詞 …………………………………… 106
　第八節　指詞 …………………………………… 113

　第九節　關係詞 …………………………………… 121
　第十節　助動詞 …………………………………… 125
　第十一節　句形 …………………………………… 129
　第十二節　結語 …………………………………… 132
第四章　斷代 上 …………………………………… 135
　第一節　斷代的分期及其標準 …………………………………… 135
　第二節　坑位對於甲骨斷代的限度 …………………………………… 139
　第三節　村中出土的康、武、文卜辭 …………………………………… 141
　第四節　𠂤組卜辭 …………………………………… 145
　第五節　E16坑與𠂤組的時代 …………………………………… 154
　第六節　賓組卜辭 …………………………………… 158
　第七節　子組卜辭 …………………………………… 156
　第八節　午組卜辭 …………………………………… 162
　第九節　結語 …………………………………… 165
　　附錄一　第一次發掘各坑甲骨 …………………………………… 160
　　附錄二　寫本與甲編1—447對較 …………………………………… 169
　　附錄三　第十三次發掘所獲各坑甲骨 …………………………………… 169
　　附錄四　十五次發掘所獲甲骨及其地區 …………………………………… 178
　　附錄五　賓、𠂤、子、午四組卜辭稱謂對照表 …………………………………… 171
第五章　斷代 下 …………………………………… 173
　第一節　武丁賓組卜人 …………………………………… 173
　第二節　武丁特殊記事刻辭 …………………………………… 176
　第三節　武丁不系聯的卜人 …………………………………… 183
　第四節　祖庚、祖甲出組卜人 …………………………………… 186
　第五節　出組分羣及其相當的時代 …………………………………… 190
　第六節　廩辛何組卜人 …………………………………… 193
　第七節　何組卜人早晚的分別 …………………………………… 197
　第八節　武乙和帝乙、帝辛卜人 …………………………………… 202
　第九節　結語 …………………………………… 202
　　附卜人表一至五 …………………………………… 204

第六章　年代 …… 207
第一節　西周積年 …… 207
第二節　般庚遷殷至殷亡積年 …… 208
第三節　商積年 …… 211
第四節　關於漢世的“殷曆” …… 211
第五節　關於夏年 …… 213
第六節　結語 …… 214
第七章　曆法天象 …… 217
第一節　殷代曆法 …… 217
第二節　紀時法 …… 223
第三節　一日內的時間分段 …… 229
第四節　晚殷紀年月日法 …… 233
第五節　天象記錄 …… 237
第八章　方國地理 …… 249
第一節　史書所載般庚前後的遷徙 …… 249
第二節　卜辭地名的形式分類 …… 253
第三節　殷的王都和沁陽田獵區 …… 255
第四節　泉名及京名 …… 264
第五節　武丁時代的多方 …… 269
第六節　武丁時代的晉南諸國 …… 291
第七節　武丁後的多方 …… 298
第八節　乙辛時代所征的人方、盂方 …… 301
第九節　結語 …… 311
第九章　政治區域 …… 313
第一節　卜年與族邦 …… 313
第二節　四土四方 …… 319
第三節　邑與鄙 …… 321
第四節　邦伯與侯伯 …… 325

第二册

第十章　先公舊臣 …… 333
第一節　商殷的世系研究 …… 333
第二節　殷本紀先公與卜辭的對照 …… 336
第三節　爲壱、爲耑與年、雨的祈求 …… 345
第四節　先公的祭祀與並列的關係 …… 352
第五節　舊臣 …… 361
第十一章　先王先妣 …… 367
第一節　殷本紀的世系 …… 367
第二節　商王繼統法 …… 370
第三節　直系先王及其順序 …… 373
第四節　旁系先王及其順序 …… 374
第五節　先王的法定配偶 …… 379
第六節　祀周與農曆 …… 385
第七節　周祭祀譜的編排 …… 386
第八節　祀季與祀季的系聯 …… 392
第九節　結語 …… 397
第十二章　廟號　上 …… 401
第一節　史書上的商王廟號 …… 401
第二節　七甲 …… 405
第三節　六乙　二丙 …… 409
第四節　八丁 …… 423
第五節　一戊至一癸 …… 429
第六節　其它的廟號 …… 434
第七節　廟號的區別字 …… 438
第八節　結語 …… 442
第十三章　廟號　下 …… 447
第一節　諸母 …… 447
第二節　諸兄 …… 452

第三節　集合的廟主 …… 460
第四節　先王先妣的宗廟 …… 468
第五節　集合的宗廟 …… 473
第六節　宗室及建築 …… 475
第十四章　親屬 …… 483
第一節　親屬的稱謂 …… 483
第二節　配偶的稱謂 …… 486
第三節　女字與帚 …… 491
第四節　孳生 …… 493
第五節　集合的親稱 …… 494
第六節　族 …… 496
第七節　關於宗法 …… 497
第十五章　百官 …… 503
第一節　臣正　某臣正，臣、小臣，多臣 …… 503
第二節　武官　多馬，亞，箙，多射，衛，犬，多犬，戍，五族戍 …… 508
第三節　史官　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吏 …… 517
第四節　結語 …… 521
第十六章　農業及其他 …… 523
第一節　農業與水 …… 523
第二節　卜年的種類 …… 525
第三節　登嘗之禮 …… 529
第四節　農作的過程 …… 532
第五節　農具 …… 541
第六節　飲食器具 …… 549
第七節　田獵與漁 …… 552
第八節　貝 …… 557
第九節　車 …… 558
第十七章　宗教 …… 561
第一節　上帝的權威 …… 561
第二節　帝廷及其臣正 …… 572

第三節　風雨諸神 …… 573
第四節　帝之一些問題 …… 577
第五節　土地諸祇 …… 582
第六節　山川諸示 …… 594
第七節　求雨之祭 …… 599
第十八章　身分 …… 605
第一節　卜辭中的“人” …… 605
第二節　西周文中的殷人身分 …… 611
第十九章　總結 …… 629
第一節　殷周制度論的批判 …… 629
第二節　郭沫若殷代社會研究 …… 631
第三節　殷代社會的歷史文化 …… 635
第二十章　附錄 …… 647
一、有關甲骨材料的記載 …… 647
(一)王懿榮收藏甲骨始末 …… 647
(二)孟定生、王襄與甲骨發現 …… 648
(三)劉鶚收藏甲骨始末 …… 648
(四)羅振玉搜求甲骨經過 …… 649
(五)端方及其同時者的甲骨收藏 …… 651
(六)庫方甲骨卜辭的僞刻部分 …… 652
(七)前、後編中的材料來源 …… 653
(八)出土甲骨的統計 …… 655
(九)甲骨大事簡表 …… 658
二、甲骨論著簡目 …… 659
三、甲骨著錄簡表 …… 669

插圖目錄

插圖一　龜腹甲……7
插圖二　龜左背甲……7
插圖三　龜右背甲……7
插圖四　改製左背甲　據乙 4747……7
插圖五　改製右背甲　據乙 4682……7
插圖六　安陽小屯村“東北地”簡圖……36
插圖七　安陽殷虛範圍圖……42
插圖八　商殷王都及殷代遺址圖……252
插圖九　卜辭所見地名圖……262
插圖十　殷末征人方圖……309

圖版目錄

圖版壹　洹水上的殷虛——安陽小屯村北地……2
圖版貳　孫詒讓王懿榮王國維象……3
圖版叁　鄭州二里岡出土的羊、牛、豬卜骨……16,29
圖版肆　鄭州二里岡出土的牛頭骨和牛胛骨……26
圖版伍　鄭州二里岡出土的卜骨及其青銅鑽具……12,27
圖版陸　輝縣琉璃閣出土的牛、豬卜骨……24
圖版柒　濟南大辛莊出土的甲骨……23
圖版捌　洛陽和邠縣出土的甲與骨……26
圖版玖　安陽卜骨留臼角未切去之例……16
圖版拾　安陽卜骨鑽鑿而未灼之例……17
圖版拾壹　安陽卜骨中的鋸痕……17
圖版拾貳　安陽卜骨作鑽、鑿以前所作的記號……16,17
圖版拾叁　人頭骨辭……45
圖版拾肆　人頭骨與肱骨刻辭……27,45
圖版拾伍　習契肋骨……6,27
圖版拾陸　小臣牆牛骨刻辭……6,45
圖版拾柒　朱書石磬與玉管刻辭……45
圖版拾捌　善齋大骨……8
圖版拾玖　武丁整甲……8
圖版貳拾　旅順博物館藏甲與庫方一骨的拓本……44,499
圖版貳壹　哲庵藏拓選錄……672
圖版貳貳　沐園藏骨拓本……672
圖版貳叁　拓本摹本選錄……672
圖版貳肆　商氏攝景本選錄……672

前　言

本書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寫起，至一九五四年底寫完，共經二年。本來想要作的，是一個稍加評論的“總結”，敘述五十年來有關甲骨刻辭研究的成績，並且稍加以去取與估定其貢獻。這樣的做法，免不了許多無謂的繁瑣的引述與爭辯。因此，在試作數章以後，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將前人可以成立之說加以整理，根據現有的新材料加以補充和修正，按照我們今日的理解對於甲骨刻辭的某些類別的材料加以解釋。我們稱此書爲“綜述”者，是綜合了前人近人的各種可采取的說法，綜合地敘述甲骨刻辭中的各種內容。希望它對於研究甲骨學的和研究古代歷史社會的，可以有一些參考和檢查的用處。

作此書時，曾時常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卜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互相結合；一是卜辭本身內部的聯系。爲了使卜辭所反映的殷代社會更爲顯著起見，在某些地方特別引述了西周的材料以資對照。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起從事甲骨研究之時，曾經片面的注重於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後來因爲作完了銅器斷代的工作，才覺得應從斷代着手、全面的研究卜辭。遂於1949年起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這四篇已經發表，其大部分稍經删改後併入於本書之內。過去所已發表的一些單篇，有很多不成熟與錯誤之處，均因本書的印行而作廢。

作者在此敬致謝於以下各位先生：郭沫若、唐蘭、于省吾、楊樹達、胡厚宣，他們的著作、通訊、討論對於本書的作成有很大的幫助；鄭振鐸、尹達、梁思永、夏鼐、徐炳昶、郭寶鈞、張政烺、唐蘭、于省吾，或者審定了本計劃的進行，或者審閱了本書的一部分，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徐森玉、王獻唐對於我經常不斷的鼓勵和關懷；張長壽、陳公柔、周永珍曾有過部分的協助；我在清華大學寫作甲骨斷代學時也曾獲得朱德熙和馬漢麟的協助，這些工作也是構成本書的一小部分。

限於個人的能力和時間，有許多地方未能作詳細的核對。其中一定有許多錯誤和遺漏，希望讀者多加指正。

一九五五年一月陳夢家記於考古研究所

第一章　總　　論

第一節　甲骨的發現、鑒定與蒐集

十九世紀的後半紀(尤其是末葉)，就中國考古學材料的出現而言，是一個重要而光輝的時代。許多前此不經見或不曾出現過的古物，在不同的地域內，次第地重現於人間；它們對於瞭解我們祖國古代的歷史社會，對於發揚我們偉大祖國燦爛的文化遺產，都有着第一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國家在那個時候，當鴉片戰役之後，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地位上。那時候注意考古的學者們，是一些朝廷的官僚或官僚退休的地主，他們用剝削於人民的金錢來收藏古物，作爲個人風雅的玩賞之用。這些人中間，固然也有個別的對於作爲考古學重要資料之一的古物，作過認眞而有創造性的鑒別與研究；對於資料之保存、拓印和研究的提倡，也有過一定的貢獻。他們比之帝國主義國家所派遣來的文化侵略者和傳教者還勝了一籌。後者利用他們國家的武力，乘中國在政治經濟都落後而且混亂之際，掠取了我們先民所遺的寶貴文物，滿載而去，作爲他們回國後的敲門磚，實在是我們研究古代文物的一個重大而慘痛的損失。

當時農民生活的窮困，達官貴人之豪富以及通都大邑古董商人無孔不入的尋求古物、從中巧取高利，構成了所謂"山川效靈""地不愛寶"的現象。農民們濫掘古墓取寶，以救一時之窮；市儈們下鄉廉價收購以博取高利，達官們則以此爲私人玩賞之物兼作爲可以流轉的財富。如此的對待古物，實際上破壞了許多古墓，並把古物淪爲了私有的商品。雖然如此，十九世紀後半紀的古物的出現與研究較之以前有了顯著不同之處，就是：(1)古物範圍的擴大，北宋以來所謂金石學是以銅器與石刻爲主的，而石刻則多爲秦以後的碑板；至此而有金石以外的古物的出現與被重視。北宋所謂金石已不能包容這些新出現的古器物，金石學的範圍實際上已發展爲古器物學。(2)品類的專門化，許多附隸於金石範圍內的古物如鏡鑑、符牌、貨幣、印璽、玉器、陶俑、陶器、磚瓦等等，至此已各個獨自地發展爲分門別類的蒐集與研究。(3)數量與內容的豐富，自從阮元開收藏與研究古物的風氣以後，許多私人大量地收藏古物並整理發表，其數目遠遠超過宋代著錄的古物。(4)器物銘文與文字學歷史學的聯系，北宋時代的學者雖然利用銘文來解決禮儀制度的問題，雖然也考釋文字，但晚清時代的學者因爲有了乾嘉以來經學小學極度發

達的成果，更進一步的利用銘文來作爲文字發展條例與古代歷史制度的新資料，對於經典史料的著作時代也開始重新加以考訂。(5)石印術和照像術的輸入，此以前的古物形制、花文和銘文的流傳和印行，只限於拓本、雕板和少數的石刻本；十九世紀的末葉，石印術與照像術的傳入，大大的增加了研究與刊印的方便。

上述的諸種，正爲甲骨的問世預先佈置了有利條件。但是古器物的研究僅止停留在骨董或古器物學的階段上，還沒有眞正夠得上稱爲考古科學的研究的。雖然如此，甲骨卜辭的出現，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河南省北部的安陽城，清代彰德府所在。在縣城西北五里有村名小屯，在洹水之南，即歷史上的洹水南殷墟(圖版壹)。此地農民多種植棉花、麥子與小米。早在光緒初葉(1880 年)即已有農民刨地而得到甲骨的，或則利用它來填塞枯井，或則磨粉作刀尖藥，或稱斤賣給藥材店作爲藥材(藥材中有龜板和龍骨)。安陽一帶多產藥材，至今城中還開了許多整銷的藥材店。村中有李成者，剃頭爲業，以出售龍骨粉配製成的刀尖藥爲其副業，他也成批賣給藥材店，則以因"龍骨"不能有字，凡有字的多預先刮去之。

到了光緒二十四、五年(1898—1899 年)，甲骨始被古董販視作一種有商品價值的古物，首先販運到北京出售。當時山東濰縣有一家姓范的估人，往常在豫北的武安、安陽一帶搜尋古物。濰縣估人本以販賣與僞造古物聞名於世。當時所謂士大夫收藏古物，頗重銘文，常以文字的多寡定價值的高下。這一年范估(並不止一個人)跑到了小屯，問地裏出了東西沒有，並說凡有字的都要。村人李成等平時因甲骨有字刮去後才賣得出去，此時乃以有字的甲骨拿了出來。這話是根據 1953 年春我去小屯後聽到李成的兒子李金福和何金生(即何三，七十二歲)說的。李成活到 1920 年左右才去世，因此范估最早也向他收買甲骨，當時因爲甲骨値錢，村人才有意的爲找字骨頭而開掘。最早開掘之地，在小屯村北，洹洛訪古記所說的"舊發掘地在村北偏東二三百步"。這地方"據老的村人談起來，都說出字骨頭最早的是劉家二十畝地"(斷代例 354)。

關於甲骨爲世人所知的年月，共有兩說：一說以爲在光緒二十五年，劉鶚鐵雲藏龜自序云"龜板己亥歲出土"，羅振玉序云"至光緒己亥而古龜古骨廼出焉"，羅氏殷虛書契前編自序云"光緒二十有五年，歲在己亥，實爲洹陽出龜之年"。是爲公元1899年。一說以爲在光緒二十四年，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明之學問云"甲骨文字清光緒戊戌、己亥間始出於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序亦說"光緒戊戌、己亥間，洹曲厓岸爲水所齧，土人得龜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師，爲福山王文敏公懿榮所得"。汐翁龜甲文亦以爲出土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王襄的題記說："清光緒戊戌，

村農收落花生果，偶於地中檢之"。如此則爲 1898 年末了的一兩個月。無論是 1899 年或 1898 年末，都不能算作洹濱甲骨出土的一年，因爲在這年以前農民常常刨地得到甲骨。羅振常 1911 年的日記洹洛訪古記(上11)上說，"此地埋藏龜骨前三十餘年已發現，不自今日始也。謂某年某姓犂田忽有數骨片隨土翻起，視之上有刻畫，且有作殷色者，……土人因目之爲龍骨，……故藥舖購之，一斤才得數錢，……購者或不取刻文，則削之而售，其小塊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塡枯井"。甲骨年表(頁 1)亦說："村人有李成者，終身即以售龍骨爲業，今已老死。……零售粉骨爲細面，名曰刀尖藥，可以醫治創傷，每年趕春會出售。整批則售於藥材店，每斤制錢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以上兩說，我們還是采取己亥(1899 年)說。約在上年的冬季，范估第一次在小屯買到少數的甲骨，乃於是年(己亥)之秋試售於王懿榮(圖版貳)，大得賞識。當時王氏爲官北京，他素常收藏金石，對於文字考訂頗爲精深，因此一見了估人所謂的"龜板"，便鑒定爲有價値的古物。因此次年庚子的前半年，他又兩次重價購取了范估、趙估的甲骨千餘片。王氏雖爲收藏與鑒定甲骨的第一人，但他和甲骨只有不到一年的因緣。庚子秋七月，帝國主義的"八國聯軍"犯入北京，王氏以國子監祭酒任團練大臣，投井自殺。死後的第三年(壬寅 1902 年)，他的大部分甲骨歸於劉鶚(鐵雲)。

庚子的第二年辛丑(1901 年)，劉鶚開始搜集甲骨，是年羅振玉始於劉氏處"見墨本，作而歎曰：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敞)杜(林)楊(雄)許(愼)所不得見者也"(前編自序)。自此至癸卯(1901—1903年)，劉氏經估人之手共蒐集了甲骨五千餘片。羅氏在上海見到原物，乃慫恿劉氏，選了一千數十片，用石印術印出。這批拓本，在 1903 年陰曆八月和九月作序付裝訂。這樣，甲骨文字才得廣泛的爲世人所見，成爲了研究的資料。

王懿榮、劉鶚的蒐集甲骨，都是經估人之手而得到的，自己並不知道甲骨出土的確實地方。羅振玉在 1908 年知道甲骨出土地是安陽的小屯，於是自宣統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先後三次派人到安陽去蒐求甲骨並同出土的古器物。1913年他在日本從所藏的一兩萬片甲骨中選印了二千多片。這部殷虛書契前編是用珂瓏版精拓本影印的，它的精確性遠過於鐵雲藏龜粗劣的石印本。

有了辛勤的小屯農民在耕作中偶然發現了有字的甲骨，有了初步地對於甲骨的鑒定與蒐集，有了眞確的出土地並編印了最早兩本甲骨材料書，才爲甲骨研究預備了最基本的條件。

第二節　甲骨的種屬及採用的部分

我們所說的"甲骨"，乃是"卜用甲骨"的簡稱。分而言之，是"卜甲"與"卜骨"，前者指卜用的龜甲，後者指卜用的獸骨。凡卜用的甲骨，其上必定有灼和兆的痕迹，雖然有灼兆的甲骨一定是卜用甲骨，却不一定都刻了卜辭；而有卜辭的甲骨，則一定是卜用甲骨。由此可知所謂"甲骨"一辭包括：

(1)不刻卜辭的卜用甲骨　甲、卜甲　乙、卜骨；

(2)刻卜辭的卜用甲骨　甲、卜甲　乙、卜骨。

通常所指的甲骨，常常是第(2)項刻辭的甲骨。

殷人卜用甲骨究竟用那一種龜、那一種獸骨？究竟用龜甲的那一部分、獸骨的那一部分？這是我們首先要解答的兩個問題。

小屯農民稱"龍骨"的時代，叫那些有刻辭的龜甲牛骨爲"帶字骨頭"或省稱之爲"字骨頭"或"骨頭"。早期的濰估和收藏家如王、劉之輩則用藥材中的名目稱它們爲"龜版"。爲了古書上有用龜卜的記述，因此 1903 年劉鐵雲刊印甲骨拓本時名其書爲"鐵雲藏龜"。他在自序中說"龜版牛骨兩種，牛骨居十之一二"。他所謂的"牛骨"羅振玉的序則稱爲"牛脛骨"，這是錯誤的。後來他在考釋卜法第八章亦云"獸骨用肩胛及脛骨，脛骨皆剖而用之"。確定了採用的部分是肩胛，而且比較審愼地稱之爲獸骨而不指明其爲牛骨，這些都是進步的。但他還保留了"脛骨"的說法。小屯出土的牛肩胛骨，農民稱其上端骨臼部分爲"馬蹄兒"，此以下的邊緣破裂成長條形者爲"骨條"。由於牛胛骨本身的構造的厚薄度，出土後骨臼與骨條常常分裂開來，而邊緣部分因有一道捲起的厚邊，並因其背面近邊處的一道直立脊被削去之故，容易裂爲長條形，由此誤會爲剖而用之的脛骨。

除了脛骨的誤說之外，還有象骨、鹿骨和牛肋骨之說。羅振玉說："卜用之骨有絕大者，殆亦象骨"(考釋中30)。王襄在其題記中說"甲辰乙巳間，日間課餘始治其文字，知此骨有龜甲象骨二種，乃古占卜之用品"。董作賓亦有此說，"以胛骨之特大者爲象骨"。

董作賓在他講義內，又提到卜用鹿骨的，說"鹿胛骨卜用書契，一如牛骨"(今後怎樣研究甲骨文)；"牛肩胛骨之外亦有用牛肋骨、鹿肩胛骨者，僅各一見"(殷代文化概論)。除他外，也有人以爲"貞卜所用的骨是水牛或大鹿等獸的肩胛骨"(甲骨研究)。李濟總結小屯的前六次發掘說"占卜以甲骨，遺留下來的以無文字記載者爲多，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甲以腹甲爲多，背甲參用；骨以牛肩胛骨爲最多，羊、鹿肩胛骨參用"(安報4:

575)。

以上兩說,象骨只是一種推測,而卜用鹿骨不但在安陽而且在其他地區也有發現。不過安陽出土的,雖有鹿頭刻辭(甲 3940,3941)和鹿角器刻辭(甲 3942),却不能指定那一塊有卜辭的是鹿肩胛骨。

古生物專家楊鍾健氏,從前對於安陽出土的殷代獸骨,曾做過不少鑑定的工作。作者曾以殷虛卜用獸骨的種屬問題請教於楊氏,承他答覆如下:

> (1)用作占卜的肩胛骨,各種動物都有;如鹿(不同的鹿)、馬、豬、羊、牛等。不過肩胛骨一作占卜之用或刻上文字以後,出土時往往殘缺,不容易辨別它是屬於那一種動物的肩胛骨。因之,只能個別的判定。
>
> (2)肋骨的使用除牛以外也用其他動物的,如鹿等。肋骨一經截斷成小節之後,很難鑑定出它的屬別。牛肋骨更不容易分別出是屬於那一種牛的。
>
> (3)上述的牛當然包括兩種牛,即牛 Bos exiguus Mats 和聖水牛 Bubalus mephistopheles Hopw。它們只有習性上的區別:牛是在野田中生活的,水牛能在池沼中生活而不大習慣於田野或山地。當初的用途如何,無從知道。
>
> 楊鍾健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根據李、楊之記錄,則安陽殷虛發掘所得的卜用肩胛骨,固以牛骨占最大多數,但也有少數的羊、鹿和豬、馬的肩胛骨。書本記載以及今日少數民族中,還保留這種古代的卜法,擇記於下:

一、羊骨卜

遼史卷五十四西夏　卜有四:一曰勃焦,以艾灼羊胛骨(百衲本胛字,別本及宋史西夏傳均誤作髀)。

徐沙屯集　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聞見錄引)。

夢溪筆談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

江少虞皇朝類苑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

元史耶律楚材傳　帝以灼羊胛以相符應。

徐霆黑韃事略　其占筮灼羊之枚子骨……謂之燒琵琶。

契丹國志卷二十七　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圖書集成卷五六四引燕北雜記同)。

余維慶維西聞見錄　羊骨卜條　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陶雲逵　摩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人類學集刊第一期)。

四川通志卷六十一　松潘……炙羊膊以斷吉凶。……懋功……灼羊膊扯柴卦以

占吉凶。

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川條　記維州越雋摩些等族"以艾灸羊髈占吉凶"。

二、牛骨卜

後漢書東夷傳　殺牛以蹄占吉凶。

魏志東夷傳　夫餘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

楊方五經鉤沈(太平御覽卷七二六引)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

三、鹿骨卜

魏志東夷傳　倭人……灼骨而卜　(參日本古事記石屋戶隱之節,知骨乃鹿骨;日本古代用鹿骨卜,可參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 156—157)。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述用麅鹿的肩胛骨占卜之俗。

四、豬骨卜

論衡卜筮篇　豬肩羊膊,可以得兆。

由上所述,可知用牛骨鹿骨爲占卜的材料,僅限於東北諸族,羊卜則北方蒙古等族用之,惟豬骨僅見於論衡所述。凡此不同的材料,與當時不同的民族食用的不同的獸類有着一定的關係。豬骨卜發現於安陽小屯、輝縣琉璃閣及鄭州二里岡殷代遺址中,其它各地尚無發現,則它與中原漢族的豢豕食豕的習俗有關,是可以想見的。

關於牛肋骨,董作賓曾說"第四期兼用牛肋骨刻辭"(斷代例 420),其實僅止一見。李濟述第五次在小屯村子範圍內發掘"出土品中有一條刻字的牛肋骨,這是先前所沒有見過的"(安報 4:570)。此骨據胡厚宣描寫"文極草率,又無鑽灼卜兆之痕,自當爲習刻之字,非普通之卜辭也"(甲骨學緒論)。

近來由於新舊材料的出現,確定了殷代無用牛肋骨占卜的。安陽小屯和鄭州二里岡出土的牛肋骨,都是習刻,少數的也用以記事。所見有字的牛肋骨有:

1.第五次安陽小屯發掘
2.京津 3922　購品(圖版拾陸)
3.善 4551　購品(圖版拾伍,下)
4.善 12517　購品
5.鄭州二里岡出土(圖版拾伍,上)

2—4大約都是小屯出土的。2—5 都是習刻。

清季早期的收藏家,很少得到完整的龜甲。但整甲確乎有早年出土的,如庫 295 係數片拼合而成,約保存整甲的四分之三,只缺下端。此甲係 1903—1904 年由濰估出售

的,其出土或更早。洹洛訪古記(上 37)也說"據土人言,某年曾得一整甲售與某賈,後此未再得"。卜辭通纂別錄之二所載岩間和河井的兩個大龜,也是早年同時出土之物。由於盜掘時的打亂,出土後的分散出售,以致原屬一龜的散片常分屬各家,因此不容易看到整甲。因爲缺乏整個的例,就不容易辨別分碎了的龜片屬於龜殼的那一部分(背甲還是腹甲)。

周禮大卜注"卜用龜之腹甲",史記龜策列傳"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骨"。這其實是漢制,卜用腹甲。受了這種影響,因此羅振玉說"龜卜之事先取龜之下甲,予所藏之龜從未見上甲"(貞卜 24)。此所謂上甲即指背甲。又說"卜以龜,亦以獸骨;龜用腹甲而棄其背甲";又說"背甲厚不易作兆,且甲面不平,故用腹甲"(考釋下 64)。其實他不知道他自己所印的拓本中,已經有了背甲的碎片,茲據殷曆譜(上三、三)所舉之例如下:

續1.21.1　續1.11.4　前1.14 7+1.16 3 = 國學叢刊本 1.22.3
續1.17.7　後上2.11　後上4.7+4.9+4.8　前1.6.3　後上4.10

以上都是刻帝乙、帝辛時代卜辭的背甲。

科學發掘使我們得到比較完整的甲和骨,知道占卜所用的龜甲除了腹甲外,還用背甲和改製了的背甲(插圖一至五)。

1929年秋季前中央研究院第三次發掘,在小屯村北大連坑南段長方坑(安報2:236;3:424)掘到了四塊大龜(甲 2121—2124),其實是不完整的,一塊只有上半部,其它三塊也有部分的殘缺。但是董作賓根據它們作了大龜四版考釋則有了重大的發現。

1931 年春季第四次發掘,在小屯村北 E16 坑發現"帶火號背甲"(安報 4:567);同年秋季第五次發掘,在小屯村北"E57 圓坑中出現了兩個大塊的龜背甲,乃是將背甲由中間鋸開,左右平分爲兩半的,刮削雖不如腹甲光滑,實際上也還能用"(斷代例.362)。董氏又說"背甲是由中間鋸開左右分用的,卜兆卜辭也和腹甲類似,在右的兆向左,辭向右,在左的反是"(考古 3:202)。甲 3398,3399,3404的背甲是此次出土的,又同次所出甲 3510 保存了半個以上的大龜腹甲,都有武丁時代的卜辭。同次所出甲 3576,3577 在完整的腹甲上刻着習契之作。

1934 年春季第九次發掘,在侯家莊 H.S.20 圓形灰土坑的底層發現了"南邊一組有六個完整的腹甲……牢牢的黏貼在一起。……北邊的一組是幾塊破碎了的背甲,散置成層,……它的右方壓了六個腹甲的一部分"(考古 1:96)。這六個腹甲(甲3913—3918)和大半個背甲(甲 3919)是廩辛時代的卜辭,卜人都是狄。

1936 年春季第十三次發掘,在村北 YH127 圓坑中層有堆積的灰土與龜甲(考古

2:7—8,41—44;4:301)。這個窖中所發現的龜甲一共編號 17088 片,已經和可以綴合的腹甲,改製的背甲約爲 500 以上。這是安陽發掘甲骨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收穫。這一坑龜甲(只有少數八片胛骨)都是武丁和武丁晚期的,所保存的完整腹甲之多和出現了改製的背甲,是此次最大的特色。石璋如說"又有背甲製成石刀的樣子,中間穿孔,上面刻辭的"。這種鞋底形的改製背甲有一個不小的穿孔,可知連系若干背甲穿扎起來,可能就是"典册"之"册"的象形。

關於安陽龜甲的種屬,卡美年氏在其河南安陽遺龜(中國地質學會會誌十七卷第一號,1937)中曾就出土實物加以鑑定:

> 中國膠龜 Ocadia sinensis 與地龜(?) Geoclemys reevesii 都是現在尙存的種類。前者僅產於南方(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和台灣),而後者則很廣泛地產於中國並常有人工培養。後者的化石曾在周口店(第三地點)的下層(即初期)更新統層中出現過(可參看古生物誌丙,十,一)。

乙 4330 是一塊最大的龜腹甲,長 44 厘米,寬約 35 厘米,背有鑿孔 204。此版曾經伍獻文先生研究,他參考葛萊Gray 氏大英博物館龜類誌證明這大龜和現在產在馬來半島的龜類是同種。見前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集刊十四卷,1—6 期,1943 年。

由於發掘所得的知識,加以我們的斷代研究,就現有的材料而說,武丁到殷末卜用的甲骨以腹甲胛骨爲主,其因時代先後而有下列的幾類:

武丁　腹甲,對半背甲,改製背甲;胛骨
祖庚、祖甲　腹甲;胛骨
廩辛　腹甲,對半背甲;胛骨
康丁、武乙、文丁　胛骨;很少龜甲
帝乙、帝辛　腹甲,對半背甲;胛骨

也由於發掘,使我們知道甲骨在地下埋藏的情形。就小屯而論,"每一個版築附近必有穴窖,甲骨文字大部分是出土在穴窖之中的"(甲編董序)。董作賓把埋藏甲骨的情形分爲四類:一是存儲,如第一次的第九坑,第三次的大連坑;二是埋藏,有意的埋藏如十三次的YH127,無意的埋藏如第四次的E16;三是散佚,"在許多復穴內或者版築土中、灰土中偶然發現幾片甲骨,都應屬於這一類",如第六次在一大圓坑土階旁發現一片卜骨;四是廢棄,如有卜辭的骨版裁鋸作爲它物,或利用卜過的骨版,如甲2692,2693,2880,2881,本是一版大胛骨被裂爲二塊作爲習契之用。就侯家莊而論,他說"甲骨文字皆發現於復穴竇窖中,亦與小屯全同"(考古 1:29)。

殷代卜官如何處置他們的檔案，到今天爲止我們尚無充分的知識。地下發掘到的比較有秩序的大量堆積的甲骨，只能說是儲積。一個穴窖，倘然只包含一個朝代的甲骨，才是真正的有意的儲積，不管它是歸檔、儲藏或是埋藏，它可能是在某一個時期把同期甲骨存入的。一個穴窖，倘然包含一個以上的朝代的甲骨，那末它可能是某幾個時期由不同時期甲骨累積的。在穴窖以外的版築中、灰土中或穴窖以內零散的甲骨，它們是和別的東西一道堆積，不是專門存儲甲骨的所在。因此，我們修正董說，將甲骨埋藏地下的情况分爲三類：

一、儲積的　第四次E 16，第十三次B 119和YH127，小屯所出武丁卜辭；第九次H.S.20，侯家莊所出廩辛卜辭。

二、累積的　第五次E57,59,60（一個圓坑），小屯所出武丁至廩辛卜辭；董所說的大連坑，小屯所出武丁至帝辛卜辭。

三、零散的　第六次所出一片胛骨（甲3659），是小屯所出帝乙、帝辛卜辭；1931年後岡灰土坑所出一片胛骨，是殷代中期以後習契之作（安報4:708）；1950年解放後第一次殷虛發掘在四盤磨西地SP11獲大卜骨三，其中一片橫刻了三行字，乃習契之作（考古5:55—56）。

由於YH 127坑的甲骨積存，石璋如曾注意到甲與骨異地而藏的現象。他說"第十三次發掘，在B區H 101小穴中，發現了四十多塊大骨版，均經灼過，但無卜辭，其中只夾雜了一塊龜版；在C區H 127坑發現了三百多塊大龜版，其中僅夾雜了幾塊卜骨。第十五次發掘在H251坑中發現了許多龜版而少卜骨，在H344坑中發現了許多字骨而少龜版。這些現象情形略同，小屯北地與侯家莊南地兩處的情形也大體相同（考古2:42—43）。

我們以上曾說到武丁時代甲與骨並用，然而武丁時代較晚的以卜人𠂤所組成的𠂤組卜辭，幾乎多用甲，少有用骨的。這種特殊的對於用甲用骨有所不同的現象，也是有的（考古5:177—224）。

第三節　甲骨的整治與書刻

中國古代的文獻中，除了述及邊裔或少數民族的風俗，從來沒有記載骨卜的。戰國時代的周禮諸子書和漢以後書，往往有記龜卜的，但此等記載，多是片斷的又不甚明白。羅振玉在鐵雲藏龜序、貞卜、考釋三處講到卜法，根據了實物，解釋並糾正了載籍的錯誤。董作賓商代龜甲之推測因羅氏之說而更加增訂了許多，尤其是每一版甲或骨所刻

列的卜辭的體例與其次序。關於後者，後來胡厚宣也作過一些補充。

我們根據小屯實物的觀察，輔以文獻的記錄，略述小屯卜用的甲骨從取材以至刻辭的經過。

（一）取材　周禮有龜人之官，取龜於春而攻龜（即殺龜存甲）於秋，以入於龜室，然後釁之。褚少孫龜策列傳記載祓龜之法。安陽發掘在小屯獲到許多未經切錯削治的獸骨和已經刮治過的肩胛骨料，有的已經鑿了。又據村人說在1928年的"前數年村北河干（案即朱家十四畝地，後來稱爲E區者）曾發現一儲藏龜料之所，大小數百隻，皆爲腹背完整之龜甲"（安報1:212）。這種修治過的肩胛骨和剜空腸腹的龜殼，乃是卜用的原始材料。

（二）鋸削　剜去了腸腹成爲骨面空枯的龜殼、剝去了皮肉的肩胛骨，尚需加以人工的攻製。此種加工手續，在小屯出土的刻辭甲骨，最爲發達。小屯以外出土的不刻辭卜骨，往往有逕利用自然肩胛骨的，或粗糙的加工的；但小屯的刻辭卜骨總是精細加工的。董作賓曾說帝乙之世有用未經刮削的天然獸骨的，如甲430,435,436,437等片（安報1:209），這幾片既非帝乙卜辭，而它們所存者皆係殘片，並無法證實其爲未經刮削者。

龜殼的解剖，係從構成龜殼的上下甲（即凸起的背甲和較平的腹甲）之間鋸分爲二。上下甲之間係由分在左右的一個橋（即甲橋）所接連，此橋介於龜之前後兩足之間。鋸解之際，留甲橋使聯屬於腹甲，所以卜用的腹甲平置之彷彿簡脫的漢代耳杯，其平分左右的直綫爲中縫。聯屬於腹甲的甲橋，鋸去外緣一部分而錯治其邊緣使成較整齊的弧形。卜用背甲有兩種處理：一種是從中脊平分對剖爲二，較大的背甲往往如此；一種是對剖以後，又鋸去近中脊處凸凹較甚的部分和首尾兩端，使成爲鞋底形，並於中間穿孔，較小的背甲往往如此（參插圖一至五）。

肩胛骨有左右之別，卜用的獸骨（牛、鹿、羊、豬等）都是不分左右一律采用的。其上端骨臼部分，成卵形而凹入，在臼之一邊略下有一突出如瘤的部分，即骨脊之根的最上端，可名之爲臼角。沿此角向下有一道豎立之骨脊，這是在背面，這邊的邊緣較薄；與此相對的另一邊，則有一道隆起的部分在正面，這一邊的邊緣較厚而圓。小屯卜骨的整治的特點是：（甲）將骨臼部分從長的一面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成爲月牙形；（乙）將臼角向下向外切去，成爲一近乎正角的缺口；（丙）將直立的脊骨連根削去並削平之；（丁）削平骨臼下部的隆起部分；凡經鋸削部分，暴露了骨理內部的多孔而粗澀的形狀。爲方便計，我們稱有骨脊的一面爲反面或背面，另一面爲正面。稱爲右胛骨者，即置骨版於平面上，我們看到截去的脊根直角在右面，反之則爲左胛骨。

（三）刮磨　龜甲正面的表皮上有膠質鱗片，必去其鱗片並刮平其鱗片交疊處的坼文；正反兩面高厚不平之處，必錯平並刮磨之。胛骨的正反面，其鋸削與未鋸削處，亦經過刮磨的手續。

（四）鑽鑿　甲骨反面有人工造作的窠槽，橢長形者是鑿，圓形者是鑽，皆指其窠槽而言。通常的鑿作棱形，兩端略現尖圓，凹入中間的長條的兩邊平行；此棱形總是與甲的中縫或中脊或骨的兩邊平行的。鑿是從兩旁斜切下去，其深處成一直綫，是離正面最薄之處，即正面顯兆幹（即直行的兆，即璺）處。鑽通常作近乎圓形。若鑽鑿並用者則鑽必緊挨着鑿，鑽之一部分爲鑿處侵去，不正完圓。相當於鑽處的正面即顯兆枝（即橫出的坼，即璺）處。甲骨的鑽鑿之法有三類：（甲）鑽，（乙）鑿，（丙）鑽鑿並用。（甲）（丙）兩類，必於鑽處施灼，（乙）類必於鑿旁施灼。無論有鑽無鑽，灼處總在鑿的緊旁，故其正面必顯出兆幹兆枝等成卜字形。由此可知，灼或鑽在鑿的左或右，即決定正面兆枝的方向。若背面的灼鑽在左，則正面的兆枝向右。甲與骨，其卜兆大致有一定的方向：

腹甲　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背甲　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胛骨　右骨向右，左骨向左

它們的原則是：龜甲以中縫或中脊爲標準，無論腹甲或背甲，左甲或右甲兆向一律向中縫或中脊；胛骨的兆向一律向有脊骨（骨臼切口）的一邊。但是胛骨的卜兆方向並不如龜甲的謹嚴，它可有例外：

1）　鑽鑿雖以施於背面爲常例，但亦有施於正面近下部分的，如骨文例圖3,5,7,9,11。

2）　卜兆雖以向骨脊爲常例，但亦有相反的，即卜兆不向外邊而內向者，如骨文例圖18,20。

甲與骨因材料的不同，所以用鑽或用鑿有所不同，鑽鑿所施的地位有所不同，茲據一般的觀察，約如下述：

1）甲　鑽鑿並施　甲橋不施鑽鑿，左右首甲普通只容一個鑽鑿。

2）骨　鑽鑿並施，鑿者較多，鑽者較少，施鑽鑿處反面多在兩邊和臼下以迄中段的中部，正面多在中段以下的寬擺處。

上述的"鑽"與"鑿"乃指甲骨反面有圓形的窠或橢長形的槽的地方，乃是名詞。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韓非子飾邪說篇"鑿龜數策"，史記龜策列傳"必鑽龜廟堂之上"：凡此"鑽""鑿"同義，都是動詞。史記龜策列傳"卜先以造灼鑽"，"灼鑽"是名詞；又說"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所鑽"之"鑽"是動詞。戰國之末及漢世，用金屬的"鑿子"或"鑽子"造作龜甲的窠槽，因名所鑽所鑿之窠槽爲"鑽"爲"鑿"。我們今采用名詞的"鑽""鑿"以當窠槽，並非說小屯的"鑽"一定是用"鑽子"鑽出來的。

鑿子和鑽子皆是鋒刃具，但其刃部與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鑿子的刃部是平的或斜的，皆是直刃，其用力在自上向下切削；鑽子的刃部是弧形的圓刃，其用力在使刃旋轉。鑿出來的"鑿"可作種種形狀，便於作橢長方，所作的圓形不能滾圓；鑽子所作的"鑽"一定都是深而滾圓的。

根據上述的事實，目驗了小屯出土的刻辭甲骨，無論是橢長形的鑿或圓形的窠，絕大多數是用鑿子鑿成的，也就是挖出來的。只有1952年鄭州二里岡所出的卜骨的"鑽"才真正是用鑽子鑽成的（文參45:7），它們的圓窠是小、深、圓，而小屯的圓窠和二里岡的比較起來則是大、淺、四周不正圓。二里岡的鑽是密集而不規則的，小屯的鑽鑿排列也常常是密集的，而且是整齊有規則的。就造作鑽處的技術和工具而言，二里岡的顯然較小屯的更爲進步。

小屯甲骨用以造作鑽鑿的工具，尚無發現。二里岡出甲骨的灰坑中，則發現了青銅的鑽子（考古8:91）（圖版伍）。它的刃頭的徑度和弧度和同地所出卜骨的鑽眼恰好是吻合的。當使用之時它的上部牢接着另一木桿，用力壓木桿之上端而快速的旋轉木桿。這樣的青銅鑽具駐在鄭州的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第一隊後來也發現了一件。

（五）灼兆　以上是卜事的準備，而灼才是卜的行爲。既灼之後，正面有了兆幹卜枝的裂文；象其爆裂之聲曰"卜"，寫其離析之形爲"卜"。鑽是施灼之處，所以稱爲"灼鑽"。龜策列傳曰"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甲骨有鑽而未灼者，可知先鑽後灼。周禮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作龜即灼龜。據周禮，作龜所用之火有二：一是有火焰的然火，即菙氏所掌"凡卜以明火爇燋"，其材料爲燋，即薪樵；一是硬木枝，放在然火上燒之吹之使成爐炭而後直接灼之於甲之鑽處，即菙氏所掌"遂吹其焌契"的焌契。契即爾雅釋木"楔，荊桃"之楔，亦即鄭玄注"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的契柱，亦即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的楚焞，亦即禮三正記"灼龜以荊"、白虎通"以荊火灼之"、龜策列傳"荊支卜之""灼以荊若剛木""荊灼而心"的荊，或"荊支"（枝）或剛木，索隱云"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斫以灼龜"。小屯甲骨的灼處，絕非直接在然火上燒出來的，乃是從一枝圓柱形的木枝燃燒以後所按灼的；故其灼跡是近乎圓的。鑽孔之所以要圓，乃所以容納燒燃了的木端而可以集中熱力以增强其爆裂性。

有鑽者,灼於所鑽中處;無鑽者,通常灼於鑿的左或右,但亦偶有灼於鑿之左右兩旁者,如骨文例圖10所示。

(六)刻辭　與刻辭甲骨同出土者,亦有很多不刻辭的甲骨,以骨而論,如骨文例圖9,11等。既灼見兆,而後刻辭。所刻的卜辭,都是在相關的兆的附近,凡屬於此兆的卜辭,若兆是向左的,則卜辭中"卜"字的橫枝亦刻向左,反之向右。甲與骨的兆以在正面者居多,所以卜辭多在正面,但背面也有刻辭的,以武丁的最多,它期的很少。卜辭以外的卜事刻辭,則有一定的地位:

1)　甲橋刻辭　腹甲的左右甲橋上(背面)
2)　背甲刻辭　背甲裏近脊甲的邊緣處(下方)
3)　右尾甲刻辭　腹甲的右尾甲的正面
4)　骨臼刻辭　胛骨的骨臼上
5)　骨面刻辭　胛骨正面的下方寬薄處或背面近邊處

1)2)4)是卜兆從不到的地方,3)離卜兆較遠。此等刻辭與卜辭常刻之地位不同,後者多在

1)　甲的全部正面,背面亦有刻的但不刻在甲橋上;
2)　骨的正面,多在左胛之右邊或右胛之左邊,背面亦有刻的。

凡一面刻卜辭之處,其相對的背面是鑽灼之處。

以上所述五種卜事刻辭,胡厚宣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搜集較詳。但此種刻辭,盛行於武丁,其後世亦往往有之,如武乙的骨面刻辭見於寧滬1.111(倒書),523—535,明續620等,廪辛的右尾刻辭見於甲1592(在左尾),2181,3913,3918等。廪辛的右尾刻辭和武丁不同之處有二:一或刻於左尾甲,二只刻卜人名。

關於契刻所用的工具,正如鋸、削、刮、鑿所用的工具一樣,我們還沒有在當地找到當時的實物。它們不外乎堅硬的玉石或金屬的鋒刃具。董作賓說"在第三次發掘大連坑附近大龜四版之地,我們曾發現過一把小的銅刀,甚似現世刻字者所用,這大概就是殷人契刻的工具"(斷代例418)。1950年春考古所發掘的武官大墓出了一件玉器,郭寶鈞名之爲"碧玉刻刀",並說是"仿當日實用刻字刀而模製者,至今日鋒利仍可刻劃龜甲"(考古5:26)。這樣的玉器以前也有出土的,有人也以爲是刻字刀。無論如何,上述兩件大約皆是晚殷的東西,武丁時代的銅器與玉器,我們至今尚無從分辨起,至遲武丁時代已有契刻之事,它所用的什麼工具尚不能遽加論定。

卜辭有偶而缺刻橫畫的,例如斷代例418所舉戩46.14,上16.6,下1.5,殷契餘論19—20所舉的續3.13.1。由此可知契刻之時是整行的先刻直道,然後再刻橫畫,如今刻字者所爲。董作賓因此說"卜辭有僅用毛筆寫而未刻的,有全體僅刻直畫的,可見是先書後刻"(斷代例418)。後來他在乙編序中,又舉了第十三次發掘所得的武丁卜辭的兩例,並說"這些分明是寫完之後,忘了契刻了"。這樣的說法,恐怕是不妥當的。

(七)書辭　在甲骨上用筆書寫,朱書或墨書,有兩個特點:一是字寫的特別粗大,比同版的契文大得多;二是寫在背面的居多,就我所知的還沒有寫在正面的。茲舉其例如下:

甲870骨,正面無文　武文朱書
甲2636骨,正面習刻之作　廪辛朱書(倒書)
甲2940,2506,2662骨,正面無文　武丁朱書
△甲2500骨,正面習刻之作　廪辛書
甲2698骨,正面習刻之作　廪辛朱書(倒書),(見卜辭雜例270)
△甲3586骨,正面刻卜辭　康丁書
乙514甲,有刻辭　武丁墨書(拓本不現)
乙566,701甲,殘片　武丁朱書
乙3217完整腹甲,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
乙3380完整腹甲,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雜刻辭)
乙3400完整腹甲,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雜刻辭)在甲橋上
乙6667背甲右半,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雜刻辭)
乙6423完整腹甲,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雜刻辭)
文物周刊40期圖六　腹甲上半,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
京津2　完整腹甲,正面刻卜辭　武丁朱書"畫來卅"在甲橋上
清華藏骨(寧滬1.217)　正面刻卜辭　康丁墨書(倒書)失摹正面
清華藏骨(寧滬1.219)　殘片　武文墨書
清華藏骨(寧滬1.250)　殘片　武文墨書
清華藏骨(寧滬1.579)　正面(寧滬1.578)刻卜辭　武文墨書
寧滬2.56　骨,正面(寧滬2.55)刻卜辭　武丁朱書(倒書)
掇二400　武文墨書
掇二401　武文墨書

以上有△者諸例,甲編錄其刻辭的拓本,書辭未印出,僅據胡厚宣所記(文物周刊30期),所以不知其墨色。

根據以上的材料,可知從武丁以至帝辛,在卜用的甲或骨上,在刻辭以外還用朱或墨用"毛筆"寫字在甲骨的背面。它所寫的是卜辭,但也有記卜事而寫於甲橋上的。上所舉之諸例有兩點現象可注意:一是書辭的正面常是習刻之作,一是所寫的有與正面的刻辭正處於相反的方向的,即倒書。倒書的例,亦見於卜事刻辭中,如

骨面刻辭　寧滬1.111,前6.27.4
甲橋刻辭　甲3312(反面雀字倒書,甲未錄,據卜辭雜例268)
甲尾刻辭　甲3070,3073,3074

此等卜事刻辭,與正書的卜辭不是一時所刻的。在甲尾刻辭中"某入"兩字,或"某"正"入"倒,或"某"倒"入"反;由此二字互倒之例,可知它們亦不刻於一時。由此可推知書辭與刻辭可以不是一時所作的。

由上所述,我們以爲大多數的卜辭是契刻於甲骨正面的,也有刻在背面的,少數的卜辭與記卜事的有書於背面的。甲和骨的正面富膠質與磁質,不容易上墨,所以就很少書寫在正面的。書寫的字既然較刻辭爲粗大,且常與刻辭相倒,所以書辭並非爲刻辭而作的,更不是寫了忘記刻的。刻辭有小如蠅頭的,不容易先書後刻,況且卜辭所常用的字並不多,刻慣了自然先直後橫,本無需乎先寫了作底子。

(八)塗辭　我們既認爲先寫後刻之說是難以成立的,則刻後塡色(朱或墨)也並非如董氏在乙編序所說"書寫之後經過契刻,朱墨不存,所以契刻之後再塗硃墨。…塗飾硃墨,爲的裝璜美觀,和卜辭本身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照他的說法,先用朱墨書底然後刻字,刻了再塡色,然而出土甲骨刻辭,並非全有塡色,而且最盛行於武丁時代。他又說塗朱塗墨是隨便的,只是爲了美觀,這和他的塡朱墨所以補刻去了書寫時的朱墨之說又相矛盾。我們舉一版之中塡朱與墨之例如下:

乙6664(甲上半正面)　正面大字塡朱,小字塗墨
乙6665(上甲之反)　反面大字塡朱,小字塗墨
寧滬2.25—26清華藏骨　正反面大字塡朱,正面小字"二告"塡墨
寧滬2.30—31清華藏骨　正面塡墨,反面塡朱
寧滬2.28—29清華藏骨　一面塡朱,一面塡墨

由此可見塡朱塡墨是有區別的,並不是爲了美觀。同版之中,大字小字也是有區別的,所以往往大字塡朱而小字塡墨。

董氏以貞人斷代本是很重要的發明。但是他以爲"貞人"不但是命龜者的卜人,又是史官;不但是刻卜辭的人,並且是書寫卜辭的人。這樣的引申,就過分了。我們既已分別書與刻爲二事,而卜事是分工的,並非由一人包攬。在討論侯家莊出土卜辭時,董氏曾看到有七版完甲上廪辛卜人狄許多的刻辭往往有"書法的歧異",即違他自己的署名在一版之內可有不同的寫法(考古1:107,113),他將此解釋爲狄書寫太隨便與太不規則。我們以爲這種現象正足以證明卜者與刻辭者之不屬於一人。我們看到許多同版的卜辭,同屬於一個卜人的卜辭,其字形的結構與風格不同處,正證明了卜人並不一定是刻者。

(九)刻兆　和塗飾一樣,刻兆是武丁時代所特有的,而且見於第十三發掘中YH127一坑中的龜甲上的爲數最多。乙編序說"這一坑裏却發現一種例外,在卜兆之上再用刀加以刻劃。……刻劃卜兆這件事,很明白是爲的美觀。……已刻劃的卜兆上,也便塗以朱墨"。胡厚宣甲骨六錄釋雙劍誃藏甲時,也提到這事,以爲其"目的在使其顯赫,以求美觀"。這種說法,尚待考慮。所可決定者是刻辭塗以殷朱和墨以及刻兆都盛行於武丁一時,武丁以後的甲骨也有塗以褐色的朱的,因年久褪色,不經意時常被忽略。

塗飾與書寫所用的材料有朱和墨兩種。朱是丹沙,墨是炭素,但這還需要經過化驗。

上述九事,是我們從小屯出土的有刻辭的卜用甲骨觀察到的。我們以小屯北地所出的刻辭卜用甲骨爲標準,名之爲"小屯式"的,它的特點有如下述各點:

1. 獸骨以牛肩胛骨爲主,龜甲則腹甲多於背甲;
2. 牛肩胛骨切去臼部之半,削去臼角,削平背面;龜腹甲保存甲橋,背甲對剖之或再加削小;
3. 有鑽有鑿,但不一定都是鑽鑿並施的;大體上鑿不可少而鑽有時可省;
4. 鑽或鑿大多數是挖成的,少數是鑽出來的;
5. 鑽鑿的地位排比整齊,且有相當的間隔;
6. 灼於鑽處,無鑽者灼於鑿旁應施鑽之所;
7. 灼痕大多近乎圓,不透過兆面;
8. 兆面刻卜辭,但背面也有刻辭的,骨臼與甲橋上刻有關卜事的刻辭。

但也有一些例外,今據所目驗的善齋舊藏甲骨爲例:

1、 留臼角而未切去的　善5219,5220武丁卜辭(圖版玖)
2、 用鑽子作成的鑽　善5499武丁卜辭(圖版叁,3)
3、 先作鑿,後作鑽而長鑿在圓鑽之中　善7451,7471武丁卜辭(圖版叁,1,2)
4, 但有鑿而無鑽　善7447武丁卜辭(圖版拾貳,3)

除此以外，觀察實物還有以下的現象：

1． 作鑽以前，先用刀刻小圈爲記　善 8889（圖版拾貳，1）
2． 作鑿以前，先用刀刻雙斜文爲記　善 8907（圖版拾貳，2）
3． 骨臼邊上"五"字形記號　善 5213，5220（圖版拾壹）
4． 骨臼上殘留的鋸痕　善 5220，5221，5247（圖版拾壹）
5． 鑽鑿而灼（善 5228）與鑽鑿而未灼（善 5231 右第二孔）之比較（圖版拾）

周禮一書記載掌管卜事的諸職，有以下各官：

龜人　取龜，攻龜（即殺龜，鋸，削，刮，磨當亦屬之）。
菙氏　掌共燋契（即準備所以灼的燃料）。
卜師　作龜（即揚火以灼龜，鑽、鑿之事當亦屬之）。
大卜　作龜，命龜（即告龜以所卜之事）。
占人　占龜（即視兆坼以定吉凶），繫辭（即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而繫之於龜）。

此書所記雖是理想的周制，但亦非一無所本。它說明了卜事的分工，卜事的程序，即是：

1． 卜事準備　取龜，攻龜，治龜，鑽鑿，備灼具
2． 命龜　告龜以所卜之事
3． 灼龜見兆　龜對於所卜問的回答
4． 占龜　視兆坼定吉凶
5． 書辭　記錄命龜之辭與兆象

這個程序和殷人實際的卜事程序，或者相距不遠。茲據小屯甲骨本身的現象以及有關卜事的刻辭，述其次序如下：

1． 入龜　龜甲上卜事刻辭記"某入若干"
2． 整治　甲骨俱有鋸，削，刮，磨之迹
3． 鑽鑿　卜事刻辭"某示若干"
4． 命龜　卜辭記命龜之辭
5． 灼龜　甲骨有灼痕，有兆
6． 占龜　卜辭有占辭
7． 刻辭　先刻命辭，占辭，兆序，兆記
　　　　後刻驗辭
　　　　武丁卜辭有塗朱塗墨者
8． 入檔　甲尾刻辭"某入""某來"或即此

卜事刻辭記"某入若干"當刻於龜甲既經鋸削刮磨以後、鑽鑿以前，乙 7490（正面）7491（反面）是一完整腹甲，甲橋上刻"雀入二百二十"，鑿處侵損及所刻的文字，故知此刻辭刻於鑽鑿以前。所入者當是龜殼，乙 4519 甲橋刻辭"雀入龜五百"，此龜字與一般龜字稍不同，象龜殼側面沒有足和尾。武丁卜辭有記"氐龜"和"用龜"的：

貞囗來王，隹來；五[…]囗囗允至，氐龜：靈八，鼄百十，四月。　哲庵 199
犢不其氐龜　輔仁
㠯不其氐龜　庫 624
龜不其南氐　前 4.54.5
㞢來自南氐龜　乙 6670
其氐龜　京津 220
弗其氐龜　京津 288
氐一龜　善
雈不其氐龜（？）　乙 4718
其用龜　前 4.54.7，佚 959
庚辰令犬，隹來犬以龜二若令　前 8.8.3 記事刻辭
囗入五十　囗　帚井乞靈自囗匕，耳十五　續 4.26.5 記事刻辭

凡此龜字皆具首足尾之側形，乃是生龜，氐龜是來龜，用龜是殺龜，乞靈是乞取某一類龜。據哲庵 199（圖版貳壹，1）知道龜至少有兩種。粹 1550 有"卜習靈一卜"之語。

乙 3330 和 5281 是一對背甲，同有"妝入匕，帚井示，韋"的卜事刻辭。此兩甲僅有鑽鑿而無灼兆，是未曾用的卜甲，故知"某示"在灼鑽之前、入龜之後。示或指鑽鑿之事，而往往由"婦"任之。上述背甲並甲 2993 背甲刻辭"我入六十…某示四…"，知"入"與"示"有先後的不同。

武丁甲尾刻辭記"某入"而"某"與"入"兩字往往互倒，推知其不刻於一時。廩辛甲尾只刻一卜人名而無"入"字，而甲尾從無單刻"入"字的，似可推知先刻卜人名。武丁甲橋刻辭有於銘末或另一邊的甲橋單刻卜人名的，其意義與廩辛甲尾同。

郭沫若在其骨臼刻辭之一考察中曾舉骨臼刻辭"七包㞢一乙"下 33.10"四包㞢一冎"林 2.30.12 兩例以爲"七包四包之外，尚有零數，可知一包不止一骨。言零數之例無過一以上，則一包必僅二骨"（可參粹 1524—1534 考釋）。這是很正確的。他釋作包和乙的，原作𠂤和𠃌（今改釋爲弋和𡿨），舉例說明如下：

旻示四弋又一骨　林 2.30.12 骨臼

乞自束十弋又一𡿨弋，伐示廿　甲 3404 背甲反（參武丁五種刻辭例 321）
古示十弋又一𡿨　粹 1504 骨臼
酉示十弋又一　骨臼刻辭的研究例 77
帚羊示十弋　續 6.24.9 骨面

由上諸例可知：（1）只有在背甲和胛骨的卜事刻辭上稱"若干弋"，胛骨與背甲都是成對成副的，所以"弋"（不管它應譯作何字）必須是一對或一副的意思；（2）由背甲"乞自束十弋又一𡿨弋"而伐所示者二十，知十弋又一𡿨弋是十對零一個即二十一個"𡿨背甲"，所示的"廿"是二十個"𡿨背甲"；（3）比較諸辭，可知"十弋又一𡿨弋"可省爲"十弋又一𡿨"，更省而爲"十弋又一"，就是十對零一個單的，即二十一個。

由卜事刻辭所記所"入"所"示"可以推知以下各事：（1）甲尾刻辭只記"某入"而無"某示"，似乎是記入檔之事；（2）甲橋、背甲刻辭與骨臼、骨面刻辭記甲骨之"入"與"示"，甲橋是刻在龜腹甲上的，故不以對計數，胛骨與背甲是以對計數的；（3）只有甲橋、背甲記"某入若干""某示若干"，所記乃入龜之事，並無記入骨之事的；（4）甲橋記所入之龜其數有 500，300，200，130，120，100，50，30，20，10 等等，數目大而且常是整數；背甲記所入之數都是 10 以內的零數，只有甲 2993 記入 60 之數；由此可知腹甲用的多，出土的龜甲也是腹甲多於背甲；（5）背甲、骨臼、骨面刻辭所記"乞自某若干"之數最多爲 50 對，"某示"之數最多爲 100 對，都遠不及入龜之數；（6）甲橋與背甲、骨臼與骨面的卜事刻辭，大致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刻辭的地位而已。

第四節　甲骨出土地的確定與展延

1899 年甲骨初出現時，係經手估人運來北京的，當時收藏的人不能知道出土的正確地方。那時流行着兩種說法。一說以爲出於湯陰。羅振玉說"龜甲獸骨滩縣估人始得之，亡友劉君鐵雲問所自出，則詭言得之湯陰"（五十日夢痕錄頁 32）。因此 1903 年劉氏鐵雲藏龜自序上說"龜版己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縣屬之牖里城"。另一種說法，則以爲出於衛輝或朝歌古城。羅振玉說"甲骨自庚子歲始由山東估人携至都門……且估人諱言出衛輝"（集蓼編頁 31）。1903—1904 年方法斂曾由濰估趙執齋告訴他"1899 年在河南衛輝府附近的古朝歌故址有特殊的古物出現"（中國早期文字頁 30），即指甲骨的出土。衛輝府治今汲縣所在。

以上估人詭言甲骨出土的兩地和甲骨出土的真確地方安陽小屯都在豫北，都是晚殷時代的都邑。殷本紀曰"紂囚西伯牖里"，而朝歌當殷末和西周爲殷衛的都邑。因此

甲骨出現以後，其最初所傳（無論是謠傳的或詭稱的）出土地都是與殷相聯系的，劉鐵雲定甲骨文字爲"殷人刀筆"，未始不是受了這種暗示。

1908 年羅振玉最先探悉了埋藏在估人心中十年之久的甲骨出土地。對於此事，他一再提及：

> 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爲洹濱之小屯，是語實得之山左估人范某。
>
> 殷虛古器物圖錄序
>
> 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詢知發見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
>
> 殷商貞卜文字考序

因此，在宣統年間（1909—1911 年）他三度遣人去安陽出土地采集甲骨，其事詳其弟羅振常的洹洛訪古記上册。

小屯在安陽縣城西北，書上所記是"西北五里"，若從城西北角到小屯村東南角作一直綫，長 2,700 米。村北距洹水最遠 600 米，東距洹水約爲 160 米。在村北東靠洹水的區域，名之爲"小屯北地"，即抗戰前發掘的A，B，C，D，E，G等區。小屯村中小廟前，有一大道橫通東西，道南仍是村居，本地人呼爲"前村"以別于道北之"後村"。在此"前村"及"前村"以南的地區，名之爲"小屯南地"，即抗戰前發掘的F區。安陽區域內刻辭甲骨出土集中之處有三：一是小屯北地，二是小屯村南，三是侯家莊南地。前二者皆在洹南，侯家莊在洹北而所已出者還不多。根據發掘所得的知識，可推定小屯北地南地乃國都和宗廟所在，而侯家莊、武官村之北爲殷代王陵所在，侯家莊南地則爲居址與葬地。由此可知那些有意儲積甲骨的處所，往往是王朝所在之地，而甲骨、卜官所居與卜府所在是有着密切聯系的。因此殷都的外圍如後岡、四盤磨、大司空村等地所出土的甲骨，或者是極少數的習契之作，或者是不刻辭的卜用甲骨。

從 1899 年到 1929 年爲止，三十年間我們所知刻辭與不刻辭的卜用甲骨，僅限于安陽小屯一隅而已。在此期間，增加了若干與甲骨同出土的器物以及墓葬遺址的詳情，使我們對於整個的小屯殷代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30年山東歷城城子厓的發掘，找到了晚於仰韶而早於小屯的"龍山文化"，而此種文化層中亦有卜骨發現。自此以後，二十餘年來，由於發掘或偶然發現，我們知道小屯以外有許多地方出土不刻辭的卜用甲骨，分布甚廣。雖至今尚未在小屯以外發現刻辭的卜用甲骨，但不是不可能的。今依發現先後，分述於次。

（一）城子厓，山東歷城，1930—1931　在第一至第六區的居住遺址的各邊緣上，在 12 個坑位中的三種文化層中，共發掘到卜用獸胛骨 15 片，在地面檢獲 1 片。茲根據城

子厓報告中所述,重爲整理如下。

15 片卜骨在地下各層的分布及其特徵如下:

[文化層]	[片數]	[骨類]	[製作]	
上　層	3	牛胛		刮治,上光,三聯鑽
上　層	3	牛胛		刮治,單鑽
混合層	1	? 胛	不刮治,單鑽	
混合層	2	牛胛	不刮治,無鑽	
下　層	3	牛胛		刮治,上光,單鑽
下　層	1	牛胛	不刮治,無鑽	
下　層	1	鹿胛	不刮治,無鑽	
下　層	1	? 胛	不刮治,無鑽	

由上所列,刮治上光而有鑽的 6 片,刮治而有鑽的 3 片;不刮治而單鑽的 1 片,無鑽的 5 片。由此可知刮治與鑽的關係,即凡不刮治者多無鑽(只有一例單鑽),刮治者多有鑽(單鑽或三聯鑽)。

上下兩層各有 1 片牛胛骨,攻治上光有鑽而兩面灼;其餘的都只是一面灼。地面檢獲的 1 片牛胛骨,攻治上光無鑽,兩面灼。

"鑽"指備灼的人工開挖的窩臼,有三種形式:尖頂形,圓底形和平底形。前二者見於有單鑽的諸版,且往往一版之中兩式並存;它們的橫剖面,尖底形以兩斜直綫下交,圓底形以兩弧曲綫下交。在同一版之內,鑽的直徑大小是不等的。平底形只見於有三聯鑽的諸版,它們的橫剖面是二垂直綫與底下的平綫相交成近乎兩個直角。三聯鑽是用一種方頭平刃具作成的,刃有一定的寬度(有大小兩種),鑽的排列自上而下整齊的成横行排列。三聯鑽的特徵是平底孔、密集而横列的,單鑽的特徵是尖底或圓底孔、密集的而無規則。

報告對於如何刮治,敘述不詳。就照片圖版觀察,骨臼部分未經切削。據報告所示刮的諸例,可知有三種形制:一、未刮,完全未經削治的,下中層各一例,無鑽;二、粗刮,削去骨脊的根以上之部分,下中層各一例,無鑽(原書將中層一例列入刮治,下層一例列入未刮治,我們一律改列爲未刮治);三、深刮削去骨脊及與其對稱一邊的全部,上層兩例下層一例,單鑽或三聯鑽。凡經過刮治的,往往同時上光(9 例中有 6 例上光,3 例不上光)。

下層是黑陶文化層,即龍山文化層,上層的文化層已經有了銅器。由卜骨的形制來

看,也可以看出自下而上的三個層次的先後關係。中間上下文化層的混合層,就卜骨的形制來說,它之爲下層的延續勝於其爲上下兩層的過渡。因此,我們可將城子厓卜骨的演變表列如下:

牛,鹿,? 胛骨——→牛 ? 胛骨——→牛胛骨
無鑽——→單鑽————→三聯鑽
不刮——→粗刮————→深刮
上光————→上光
尖,圓底鑽——→平底鑽,横列
[下層]　　　　　　[上層]

上層的三聯鑽采取横列的形式,横切骨理,故其兆爲横長而直短,這是與小屯卜骨之兆恰相反的。

城子厓下文化層所出的卜骨,我們稱之爲"龍山式",其特點約有以下各點:

1. 牛肩胛骨外,也用鹿肩胛骨,未有龜甲;
2. 骨臼保持天然狀態,骨背或未刮,或削去骨脊以上的部分,或削去骨脊及與其對稱的一邊;
3. 無鑽或單鑽;
4. 直灼或灼鑽;
5. 灼處密集而不規則。

(二)後岡,安陽,1931　梁思永發掘。在上層的灰土層中(土色與遺物和小屯灰土層相同)出了字骨、卜骨、卜甲。在中層的綠土層中(土色含多量炭屑,與城子厓出黑陶的黑土層的情形相似)出了卜骨,此層所出的主要器物"都是城子厓下層最常見或最特殊的東西,包含它們的中層屬於龍山期是沒有疑問的"。下層是仰韶文化的遺物,沒有卜骨。詳小屯龍山與仰韶(蔡 556—567)。這是在殷虛範圍內同一地點、不同文化層中發現了小屯式和龍山式的卜骨。

(三)高井臺子,安陽侯家莊,1932　吳金鼎發掘。在出黑陶片的文化層中,出了骨、蚌、石器,形製較複雜,"並有卜骨,作龍山式"(安報4:631)。吳氏曾參加城子厓發掘,他所說的龍山式,當指城子厓下層出來的卜骨。

(四)四盤磨東北兩地,安陽,1932　吳金鼎發掘。"於深度一公尺左右,確有小屯式之刻紋陶片,亦有小屯式之石刀,並有卜骨,帶火號之龜甲等,惟不見有銅範、蚌飾、玉器類之貴重物品"(安報 4:628)。

(五)王裕口與霍家小莊,安陽,1932　吳金鼎發掘。"灰土層中出多量之灰陶片,與小屯略同;無文字之甲骨等物亦相似"(安報 4:633)。

(六)大賚店,濬縣,1932　劉燿發掘。在黑陶文化層中,出土"卜骨一塊,上面只有灼痕,比較小屯期的卜骨原始一點"(考古 1:83)。

(七)羊頭窪,旅順,1933　在積石爲室的居住址區域內,發現卜骨上截一段,"是鹿的肩胛骨,大概是滿州鹿。一半已失。表面有光澤,有許多縱的打摩痕。背面鑽迹沿右緣共三個,作漏斗狀。其中央一個,鑽而未灼,其餘兩個都灼過。又有兩處有灼痕而不見鑽迹。……羊頭窪之卜骨既無文字,而鑽迹作漏斗狀,故如其說它與殷虛相似,無寧說它與龍山相似"(羊頭窪 48,圖版 22.1)。

(八)安上村,滕縣,1933　董作賓發掘。"有腹甲 4 塊,內 2 有鑽灼及卜兆之痕迹,董氏謂爲類似小屯之商代物"(燕報 14:250)。"又有卜用龜甲,曾經鑽灼,與小屯出土者大同小異"(二十二年度院報 135)。

(九)武官南壩台,安陽,1934　"小屯期中,卜用甲骨甚多,但未得有字的"(六同別錄小屯的文化層 5)。

(十)同樂寨,安陽,1934　胡厚宣發掘。"在 104 坑中確亦發現卜骨 6 版,皆有火號而未經鑽鑿,與小屯發現者有異"(商史論叢 1:4:1)。

(十一)大辛莊,濟南,1935,1952　大辛莊在濟南東北 4 公里,膠濟鐵路之北。出土地在莊之東南一條叫做蠍子溝的斜溝內。溝長達 2 華里,乃是一個保存良好的遺址的斷面。1935 年村人在灰土層下掘了一個殷墓,得到許多與小屯相似的古物,有骨族和其它小件骨器,鹿角,銅製的戉、戈、矛、族、鐏、斤、觚、泡等,並石器、蚌器和陶器。其中有一塊牛胛卜骨,鑽孔 16,都是小而圓的。

1953 年 6 月,山東省文管會在溝內又尋到牛胛卜骨的上半一塊(圖版柒,上左),鑽孔也是小而圓的。大辛莊的卜骨,臼角都保留未切去。

1952年夏季和秋季,省文管會又在溝內尋到卜用的龜腹甲和背甲各一塊(圖版柒)。它們有鑿有鑽和小屯的相同。小屯以外出卜用的背甲,這還是第一處。

(十二)黑孤堆,永城,1936　李景聃發掘。在 YWO5 二米下發現"帶火號龜版一件,長寬均爲 34 公釐之殘龜片,背面有灼過的火號二個,橢圓形,一整一殘,長 14 公釐,寬 5 公釐,正面應着火號的地方曾經薄薄地刮了一層,上面有幾條不容易看出的細文裂痕。這無疑地是占卜用過的龜版。據董彥堂先生談,帶這樣長圓形火號的卜甲,同他在山東滕縣安上村所挖出來的相同,比較是晚期的"(考古 2:117—118)。

(十三)濟南南郊,齊魯大學墻外,1948　在壕溝中掘獲卜骨一枚,殘存鑽孔 3。同出土的有銅瓮 1,爵 7,車馬器和族若干,都是殷代的。現存山東省文管會。

(十四)四盤磨西北地,安陽,1950　考古研究所發掘。在四盤磨一帶共作了三個地點:(1)四盤磨西北地;(2)四盤磨西地;(3)萬金渠口,在四盤磨村西南方。都是殷代的。

西北地 SPH1,3 兩個灰坑和 SP25 探溝出卜骨。它們的整治方法是同於小屯的。H1 三塊,鑽處很淺;SP25 一塊,是鑽鑿並施的;H3 三塊中之一鑽鑿並施,其它兩塊則只有鑿而且鑿於正面。H1 所出的卜甲 10 片(大約是一甲之分析者)也是整齊而鑽鑿。這些都是小屯已有的形式。

西地 SP4 探溝內出了三塊卜骨和五塊卜甲,卜甲和兩塊卜骨都是鑽鑿並施,只有一塊卜骨在正面灼鑿。它們和 SPH1 並無不同。在 SP4 之東南開了一小探坑曰 SP11,出了大卜骨三塊,內有一塊卜骨刻着習契之辭(考古5,圖版肆壹,1)。

萬金渠口 SPH2 是一個大灰土穴,出了一大塊卜骨,鑽鑿並施,和小屯的一樣。以上根據實物,與考古 5:1—61 報告,稍有出入。

(十五)花園莊西北地,安陽,1950　此地工作與上項同時進行的。在小屯村西北 420 米地方,在 K_2 和 K_5 的探溝內,掘獲卜骨。只有鑿而無鑽,和大司空村南地出土的相同。

(十六)琉璃閣,輝縣,1950　考古研究所發掘。有三個殷代灰坑出卜骨:H_1 出土 17 塊,H_2 出 2 塊,H_4 出 1 塊。它們混雜在離地面 5 米以內的灰層中。這些卜骨,以牛胛骨占多數,但 H_1: 13, 31, 80 等三標本經檢定爲豬的右肩胛骨,H_2: 42 是聖水牛的肩胛骨(圖版陸)。

骨臼的處理,可分爲兩類:(一)保持其天然狀態,不施人工的,豬骨 3 牛骨 1;(二)切去一半、保留臼角的,牛骨 2。

脊骨的處理,可分爲三類:(一)保持其天然狀態的,豬骨 2;(二)切去根以上的上邊而仍保存一部分壁立部分的,牛骨 2;(三)連根削平的,大多數牛骨如此。

大多數的牛胛骨都上光,其中之一(H1:91)則錯磨之迹猶顯。

灼法有兩種:(一)直接施灼於骨上;(二)施灼於預先修治好的圓窪內。前者可名之爲直灼法,後者灼鑽法。此兩法往往並見於一版之內,所以是並用的兩種灼法。

所以灼之的圓窪,有兩種作法:(一)用鑽子或同類的工具作成的,骨面形成整齊的圓,骨內陷入部分形成一定的旋度;底部形成尖圓的、圓的、平的三種形式,這由於鑽具

端之爲尖錐、圓頭或有寬度的平刃而有所區別;(二)用斜刃之刀或同類的工具作成的,骨面形成不合規的圓,骨內陷入部分的深度和旋度有三種:(1)較深的從四圍挖入的,(2)較淺的從四圍挖入的,(3)圓周四圍挖一道狹溝,中間淺挖、深挖或不挖。

灼或鑽的排列是密集而不規則的。灼了以後的兆面,常常有一圈油漬似的焦黃迹。所用以灼的燃物之端恐非正圓的,所以灼痕不圓,常爲橢長的或不正圓形的。灼之所以透過兆面而有焦黃迹,其原因可能是:(1)骨面太薄;(2)灼時過久。

由上所述,琉璃閣卜骨的特點,約有以下各點:

1.牛肩胛骨外,兼用豬肩胛骨;未見龜甲;

2.豬胛骨的骨臼骨脊保持天然狀態,牛胛骨大多數近乎小屯的鑿治法,但也有一些過渡的形式(留角留根);

3.直灼法與灼鑽法並存;

4.灼處的鑽成與挖成;

5.灼鑽密集而不規則;

6.灼痕不圓,有時透過兆面。

這些點和小屯不同而和龍山相近。但是,琉璃閣的骨臼骨脊的處理和近乎鑽的圓窪已較龍山大爲進步,在某些點上它和鄭州二里岡殷代卜骨已很接近。

我們以爲琉璃閣卜骨還應當是殷代的。出卜骨最多的H_1灰坑,也出殷代的銅鏃;陶器雖有較早的形式,但還是殷代的。灰坑H_1被一個殷代墓葬所打破,灰坑不能晚於殷,但還是殷代的。

我們以爲決定一切卜骨的時代,應該考慮六個方面:時代,地域,和部族以外,還要注意應用的目的或場合(典禮用的或日常用的),卜主的階級身分(王室、貴族或一般人民),和卜者的身分(職業的卜師或常人,王室卜師與普通卜師)。在殷王統治下的大殷區域以內,在一個較長的殷代時期以內,可能因後三個條件而表現在卜骨的形制、材料的差異上。王室的占卜,有卜官專管,要刻卜辭以資慎重考驗,常常用於典禮上,因此就用特殊爲占卜而養的龜甲,就預製整齊的排列較疏的鑽鑿以便在相應的卜兆附近刻其卜辭,就有較精細的整治以及準備歸檔的記號。反之,王室以外的占卜,是日常所用的,因此卜骨的材料可以取諸食用的牛、豬、鹿、羊,整治可以是粗簡的,鑽眼可以密集,並不準備刻辭。

(十七)邠縣,1951　獸胛骨上半截,存鑽灼十三,皆有兆。"同時出土者尚有繩文陶及石斧等,現存西北大學地質系"(侯外廬來信)。臼角未切去,骨背修治得很薄,所以鑽處大而淺,灼痕也小。它可能是殷末周初之物(圖版捌,左)。

(十八)東大寺,洛陽,1952　考古訓練班發掘。在東關泰山廟東北隅 LTT53 探溝離地26米處獲卜甲一片,殘存腹甲的上半部。背面有整齊而密集的鑽鑿,其特色是方形的鑽與長方形的鑿聯成一個低窪的正方形,鑿則較深于鑽。鑽鑿與鑽鑿之間,界以幾乎等寬的狹長條,成四方之形圍于每個鑽鑿之外。近頂處鑽了一個未穿透的圓孔。這種形制顯然是很進步的,其時代要稍晚一點(圖版捌,中,右)。

(十九)二里岡,鄭州,1952　鄭州南郊二里岡的殷代遺址,面積很大,灰坑也極稠密。1952年秋季考古訓練班在此發掘,共獲卜骨375片,卜甲11片。茲根據這一批材料,記述如下。

卜用獸骨,大多數是牛肩胛骨(圖版肆,下)。但有少數的

鹿肩胛骨 2(圖版叁,9)
豬肩胛骨 4(圖版叁,6,7,8,10)
羊肩胛骨 3(圖版叁,4,5)
牛頭蓋骨 1(圖版肆,上)

其中用牛頭蓋骨占卜,是第一次的發現;用羊、豬的肩胛骨同于琉璃閣,而只有此兩處用豬骨占卜,表示以家畜的豬骨用作卜骨乃中原漢族的特色。龜甲很少,而且都是腹甲。

凡是鹿、羊、豬等小獸的肩胛骨,整體保持其天然狀態,未加削治。牛頭蓋骨亦復如此。牛肩胛骨的整治,其脊骨都是連根削去的,露出多孔的粗澀面,只有一版尚保留相當高度的根。骨臼部分的削治,可分爲兩類:一、切去骨臼的一半或一半不到,保留臼角,共17例;一、保存骨臼的天然狀態,既留臼角,也不切去,共10例。這兩類骨臼下,都是用鑽子作的"鑽"。

二里岡卜骨的特色是用青銅鑽子作"鑽",而且只有"鑽",沒有"鑿"。在龜甲上,只有鑽;在牛胛骨上絕大部分都是密集的鑽,只有4片是淺挖的鑽處;在鹿、羊、豬等小獸的胛骨上,則鑽(豬卜骨)、淺挖(鹿卜骨)、直灼(羊卜骨)三法並存。鑽在反面的占多數,但有10例是正反並施的。因爲鑽是鑽出來的,所以鑽得很深,幾乎要穿破,也有不慎而穿破的,因此既灼之後兆面常現焦黃的痕迹,灼痕不圓。

當我們看到二里岡卜骨之時,最先注意的是它之用鑽問題。我們曾說"小屯甲骨無論鑽或鑿,很多是挖成的,鑽眼不是用鑽子鑽出來的,因此並不正圓。只有二里岡卜骨是用鑽子鑽的"(文參45:7)。此意曾爲整理二里岡遺物的人所注意,他們果然在遺物中找到了一根青銅鑽子(長5.5,寬0.08,厚0.05厘米);用此鑽子插入二里岡卜骨鑽眼中,恰好密合。後來我們在二里岡出土的兩塊牛肋骨上,也發現有用鑽子作成的淺窪。這個青銅鑽子的發現,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證實了當時青銅工具的存在,並從而說明了二里岡鑽眼的作法(圖版伍)。

二里岡卜骨的鑽孔是非常密集的,但不是有規則的。

據上所述,二里岡卜骨的特點,約有以下各點:

1.牛肩胛骨以外兼用鹿、豬、羊的肩胛骨和牛的頭蓋骨,也有少數的龜腹甲;

2.牛肩胛骨的處理,約三分之二切去其臼部,三分之一保留臼部的天然狀態,反面背脊骨多是連根削去的;

3.鹿、豬、羊的肩胛骨保持天然狀態;

龜腹甲的整治是小屯式的;

牛頭蓋骨切開以後,未加削治;

4.牛肩胛骨和龜腹甲,多數是青銅鑽子作的"鑽",很少有鑿;

5.鑽眼是密集而無規則的,眼深幾乎穿破,所以灼痕常穿透兆面而不圓;鑽眼的密集表示這些卜骨本不打算刻辭的;

6 骨多而甲少。

除上述的實物以外,河南文物工作隊,也發掘到一些,其中有完整的牛肩胛骨和龜腹甲,其情形和上述者相同。在西郊方白柴莊(距城40里),也發現有陶鬲和卜骨。此處願附記文物隊在二里岡所得的三件有字的骨(文參45:3—12)。

(1)1953年4月間,在被翻動的地面上找到一塊有字的骨,帶回北京,交我研究,當時作了如下的記錄:

> 這是一片牛肋骨,其上刻着練習契刻的十個字。古卜只用肩胛骨,不用肋骨。在肋骨上習刻,從前小屯發掘中也出過一片。安陽出卜用甲骨的區域並不限於小屯,但只小屯、侯家莊所出的牛胛骨和龜腹甲刻了卜辭。小屯周圍出了很多不刻卜辭的甲骨和少數習刻的卜骨。這片肋骨所刻的字和小屯殷代晚期的卜辭相似,可能也屬於這個時期。它的出土啓示着黃河以南很有可能發現殷代的刻辭卜骨。　五月八日記(圖版拾伍,上)

(2)1953年9月間,在CIT30探溝內掘獲一塊扁圓骨片,出土於離地面半米處。這個平底而墳起的圓形骨片,經古脊椎動物研究室鑑定,是牛肱骨上關節面的一部,它的平的一面是鋸下來的。在墳起的一面刻了一個字,似爲"㞢"字(圖版拾肆,下行)。

(3)1954年4月,掘獲一條有小孔的薄骨片,上端刻有一字。

上述二里岡卜骨的特點及三件有字骨的出現,表示了兩個對立並存的矛盾現象:(1)它一方面用進步的青銅鑽子作鑽,一方面又保持了粗簡的不切臼部保留臼角的形式;(2)有刻字的肋骨、肱骨、小骨片而卜骨卜甲都不刻卜辭,並且不規則的密集鑽眼表示它本不打算刻辭的。要解釋這些現象,恐怕不能以時代先後爲辭。我們若注意到卜主與卜者的階級身分,注意到卜用的場合(典儀上用的或日常用的),就可以得到一些綫索。二里岡、琉璃閣和小屯附近的不刻辭卜骨,其共同特點是:

1)骨多而甲少,又有鹿、豬、羊等小獸骨;

2)不刻辭;

3)保持較粗簡的整治方法。

都指示着它們是王室以外日常用的卜骨。

(二十)大司空村南地,安陽,1953　考古研究所發掘。在12個殷墓的填土中獲卜骨14,在5個殷墓的填土中獲卜甲5。卜骨大都是有鑿而無鑽,其中有一帶臼的骨的臼角僅切去最上端。卜甲大多是淺挖的"鑽"(考古9:71)。

(二十一)彭公祠,鄭州人民公園,1954　河南文物工作隊在殷代遺址中的圓形的灰坑內,掘出好幾片龜腹甲,鑽鑿並施,和小屯的相似。另外在長方形灰坑內則出了只有鑽的卜骨(文參46:34)。

(二十二)坊堆,洪趙縣,1954　坊堆遺址在洪趙縣(舊洪洞縣)東北15華里,在探方5下發現兩片重叠着的卜用牛胛骨,有鑽無鑿,未灼。鑽密集而整齊成行,似是鑽子所鑽。這遺址出了很多西周的銅器。

(二十三)齊家村,岐山,1955　陝西省博物館在該處采集到卜骨二件,一件只有狹長的鑿,一件在圓鑽的正中有狹長而細的棗核形鑿,未切臼角。

(二十四)龍口村,鳳縣,1955　西安文物清理隊在戰國灰層中掘到卜骨,和岐山出土的第二式相近。

(二十五)客省莊,西安西郊,1955　考古研究所在西周灰坑中掘獲卜骨4件,大而較完整。鑽鑿作小屯式,但未切去臼角。有透過正面的灼痕。

以上所述小屯以外25個地點,都出土了卜用的甲或骨,數量相當多。就地域來說,有豫北、豫中、豫東、魯西、魯南和陝西的中部,最東的及於遼東,最西的及於渭水上游。就時代說,有先殷的,有殷的,有可能爲殷末周初的,也有可能更晚的,大致可分爲以下諸大類:

一、"龍山式"的　城子崖下層,後岡中層,高井臺子和大賚店的龍山文化層,羊頭

雀。
安上村，黑孤堆和同樂寨。
二．“小屯式”的　小屯北地，小屯四周的後岡上層、四盤磨、王裕口和霍家小莊、南壩台、大司空村、和花園莊，鄭州彭公祠，濟南大辛莊和南郊。
三．“豬卜式”的　二里岡，琉璃閣。
四．殷末西周初　洛陽東大寺，邠縣，坊堆，客省莊。

所謂“龍山式”可定爲先殷的，但城子崖下層的龍山文化與小屯的殷文化雖有先後之序，也可能有部分的交叠。龍山式卜骨用直灼法和比較粗簡的鑽，但此種形式可以出現於後來的卜骨。“小屯式”是盤庚（或武丁）以後的殷代，可能延至西周初。它的特色是鋸、切臼、去臼角和削平脊骨，龜甲的應用。小屯北地刻辭卜骨和小屯四周無字卜骨在整治上有繁簡之別，乃是王室與非王室之別。二里岡與琉璃閣都有豬卜骨，有鑿子作的鑽，沒有刻辭，它們還當屬於殷代的粗簡形式。

以上四類之中，牛胛骨始終占多數，龜甲是殷代才有的，而背甲的利用只見於小屯北地和大辛莊。有少數的鹿、羊、豬等小獸的肩胛骨，而胛骨的利用於占卜恐是中原漢族的特色。在卜辭中，鹿類的狩獲之數最高，而用於祭祀的犧牲以牛羊爲多，豕、犬次之，則牛、羊、豕當爲家畜。

我們對於出土甲骨的研究應注意於以下各點：（1）出土層次及共同出土物；（2）灼兆的存在是卜用甲骨的最基本的條件；（3）甲和骨的種屬及其部位；（4）整治的方法；（5）鑽鑿的方法及其排列；（6）刻辭與其它。在敘述城子崖、琉璃閣和二里岡的卜骨時，已詳論到斷定時代的若干條件。在同一時代內，非王室的日用的占卜可以采用小家畜和較粗簡的製作方式，保存了較原始的形式。有了進步的青銅鑽具作鑽，但在整治上可以是粗簡的。鹿、羊、豬骨的用爲占卜，一直流行於後世的民間，所以占卜材料並不能作斷代的惟一標準。古代部族的都邑常常遷徙，在占卜術上部族與部族之間有交換的可能。因此之故，我們不能因爲某種材料某種製作形式就決定其時代。

第五節　“殷虛”所在和甲骨包含的年代

甲骨初出，相傳出於湯陰的牖里，此地於殷本在王畿之內，劉鶚鐵雲藏龜自序或受此暗示，定卜辭爲“殷人刀筆文字”，說“以鐘鼎體勢推求龜版之文多不合，蓋去上古愈遠文字愈難推求”；他並舉“以天干爲名實殷人之確據”。羅振玉在鐵雲藏龜序中，列舉三事證明它是周以前的“夏、殷之龜”：一、文字締造大異於篆書，必爲史籀以前之古文；

二、據周官知周人非選刻辭于龜；三、史記龜策列傳謂夏、殷卜龜一用則棄去之，而周人寶龜，不僅用一次，今此出土者選刻辭于龜其爲一用即不可再用者。孫詒讓契文舉例敘則說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近，篆畫尤簡省，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所稱人名號未有謚法而多以甲乙爲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羑里於殷屬王畿，於周爲衛地……知必出于商周之間”。

以上三家雖然對於甲骨時代有殷、夏殷、商周之間的差異，但一致地認爲它不是周代的；他們雖於古文字的比較有不同的說法，但都一致地認爲它是較金文大篆爲古的。他們結論大致是對的，而他們的論據不能無誤。以天干爲廟號，是殷人的習慣，但在西周金文中也還存在着。以爲夏、殷用龜一次即棄去之，實與小屯同一甲骨的連續卜用以及有秩序保藏的事實不合，此點羅氏後來已加更正。劉、孫以湯陰爲出土地並據以推定甲骨時代，他們的根據是錯誤的，然出土地與甲骨年代實有重大的關係。

羅氏很早就懷疑甲骨出土於湯陰或衛輝之說，後來他終於訪問到甲骨出於安陽的小屯。這個小屯，不但是甲骨真正的出土地，並且是西漢以來史書中明白記載着的殷虛。因此，羅氏在1910年作殷商貞卜文字考，正確的證明了小屯出土甲骨是殷代的王朝遺物。他在自序中說“發見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其地爲武乙之墟；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悟此卜辭者實爲殷室王朝之遺物。其文字雖簡略，然可證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這樣一個推論，在甲骨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進步。最初劉鐵雲看到卜辭中的祖乙、祖辛、祖丁、母庚僅僅當作是以天干爲名的證據，沒有進一步肯定祖乙等等乃是殷本紀上的商王祖乙等等。孫詒讓也說“但殷時尚質，尊卑不嫌同稱，諸侯及臣民或亦得以甲乙爲號，故金文中亦恒見，不定繫商先王”（契文例擧上21）。所以孫氏還是回到劉氏的結論，以爲甲骨卜辭是殷人的刀筆。直等到羅氏此作，才把它定爲殷王的遺物。

羅氏此作，定安陽爲“殷虛”是對的，定爲“武乙之虛”是錯的，他否定了彰德府志以安陽爲河亶甲城是對的，否定了史記正義以安陽爲盤庚所都是錯的。此與安陽所出甲骨所包含的時代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我們對於歷史上的幾個“殷虛”與安陽殷虛作爲商都的起訖年代，必須加以闡明。

和“商”“亳”在商代的歷史與遷徙中數次的用作商民族的都邑一樣，“殷虛”也在後代被稱作不同地點的商代都邑的故址。說文云“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是丘虛同義，地名的商丘（今作商邱）就是“商虛”，左傳昭公元年“遷閼伯於商丘，商人是因”。這是第一個“殷虛”。左傳定公四年“命

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預注云“殷虛，朝歌也”，衛世家“以武庚殷餘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虛”，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漢書地理志“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師古注云“殷虛，汲郡朝歌縣也”，史記貨殖列傳“殷人都河內”，淇水注“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南陽”。凡此商虛殷虛在汲郡河淇之間，是朝歌的殷虛，爲了區別於安陽的殷虛，所以地理志稱之爲河內的殷虛。這是第二個“殷虛”。項羽本紀羽軍大敗秦軍於漳水之南，章邯求議盟，“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集解云“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云“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蒙也”（“此汲冢”三字是“北蒙”之譌，“殷虛南”衍南字）。殷本紀正義云“括地志云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蒙殷虛，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虛。南去鄴四十里，是舊都，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陽城，西有城名曰殷虛，所謂北蒙者也”。洹水注曰“洹水出山東逕殷虛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北蒙曰殷”。尚書盤庚書序正義云“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凡此晉以後至唐諸書所記的洹水上的殷虛，在鄴之南三十里，朝歌之北百五十里，洹水南岸三里，當安陽城西北，恰好就是今天的小屯。諸書所說在“殷虛”之前冠以“洹水南”“舊”“北蒙”皆是用以區別朝歌的殷虛。這是第三個“殷虛”。

今天的安陽，其名稱始於六國魏。漢初廢入湯陰，曹魏時一度復縣，晉復廢。後周大象二年，移相州於安陽，改稱鄴。隋初，復縣；大業初又廢，改稱相縣。唐初置相州總管府，領安陽。由於安陽之改稱相州相縣而竹書紀年有河亶甲居相之說，因此自宋以來小屯殷虛冒河亶甲故之名。通鑑地理通釋云“類要安陽縣本殷虛，所謂北冢者，亶甲城在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路史國名紀丁云“河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河朔訪古記云“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冢一區”。方輿紀要卷四十九云“相城在府西，帝王世紀河亶甲居相，今城西北五里洹水南岸有河亶甲城，即相城矣”。凡此自宋迄清的記載，都把小屯當作河亶甲城，但是宋人還知道河亶甲城即是殷虛，並確定其地位在安陽城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一直到明史稿地理志仍然說“安陽城北有殷虛”。可見自漢以來安陽的殷虛明載於史籍，雖有河亶甲城的誤傳，然其地位則更加準確。

由上所述，可知安陽的殷虛就地理沿革來說，本是不難考定的。然此殷虛，究竟從那一代建都到那一代廢棄，則古書中有四種不同的說法：（1）殷本紀集解云“竹書紀

年曰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五年更不徙都”。此據瀧川本史記，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49：14作二百七十三年；（2）周本紀正義云“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3）殷本紀云“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4）三代世表云“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2）—（4）三說實爲一種說法，即認爲盤庚都於河南之亳，至晚殷之世（庚丁或武乙或帝乙）復徙都河北之朝歌。尚書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與盤庚本文第一句“盤庚遷於殷”不合，且所謂“亳”乃商都之通稱，可有“某亳”，不能稱“亳某”。書序正義引束皙之說以爲“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虛上，今安陽西有殷”。束氏親見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因有此校正，是正確的。司馬遷援用有譌誤的書序，因有“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亳”之說，因有晚殷徙河北之說。

我們已將盤庚宅殷之事加以確定，如此符合了竹書紀年。紀元後279—281年之間在汲郡所出的竹書紀年，乃紀元前297—296年所作魏國的史記。汲冢竹簡的發現，和安陽甲骨的發現，就古史的材料而說，有着幾乎同等的重要性。但竹簡經晉代傳鈔以後，至宋以後亡佚，大約在元代有人依諸書所引並加增另外晚世史書的追記，纂集而成“今本竹書紀年”。明清兩代，今本盛行，直到1846年朱右曾的竹書紀年存真才重由晉至宋代諸書所引竹書紀年重行彙錄，汰去今本之謬者。1917年王國維在考訂了卜辭中的先公先王的以後，在作殷周制度論以前，依朱氏之書作竹書紀年古本的輯校與今本的疏證。由此可見確定竹書紀年的可靠性，乃是對於研究商殷年代與世系的先決條件。作者於1942—1944年之間曾對此書並先秦年曆之學作過研究。1944年發表的西周年代考證明紀年西周總年數的合理性；1948—1949年發表的六國紀年表並考證（燕報34，36，37），曾據紀年原文重構六國年表，並和史記的六國年表的直行記事與戰國銅器銘文相印證，足以見紀年的可靠性（參六國紀年，學習出版社，1955）。

羅振玉在其考釋序中說“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武乙”。如此他認定安陽出土甲骨只是限於武乙、文丁、帝乙三世之物。王國維則因竹書紀年的研究，乃得修正了羅說的錯誤。1925年秋季他在清華學校研究院講古史新證，其第五章第一節辨史記之誤，因說“今龜甲獸骨所出之地，正在鄴西，與古紀年說合；而卜辭中若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上第二十五葉）一骨，乃武丁時所卜；又卜辭中所記帝王訖於武乙、文丁，則知盤庚以後帝乙以前皆宅殷虛。知紀年所載，獨得其實”。這一段話用安陽殷虛出土的武丁時代的卜辭來證明紀年盤庚遷殷之可靠；用安陽殷虛出土卜辭有武乙、文丁的稱號來證明晚殷之世仍以殷虛爲都。關於後者，他說“卜辭出於

殷虛，乃盤庚至帝乙的所刻辭，其先王中自當無帝乙、帝辛之名"（古史新證第二章第十五節）。此處王氏以爲殷虛不出帝辛的卜辭，仍然受了羅氏的影響，相信帝乙之世商都遷於沫，即朝歌。

董作賓在公佈第一次發掘所獲甲骨的後記中，既提出"洹濱之墟爲武乙至帝乙所都之新證"，又"據此次36坑所出之純龜版觀之，當爲商代前世之物（疑其時期在河亶甲以前）"（安報3:191,208）。他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且以"周侯""唯王八祀"來證明武乙之虛，以36坑所出武丁卜辭爲河亶甲以前卜辭，都是不合乎考證的精神的。後來他作大龜四版考釋，已知殷虛時代非僅自武乙至帝乙之三世，而以王國維盤庚遷殷之說爲不可易（安報3:437）。1932年他的斷代例一開首不但接受了王氏的說法，並且接受了紀年盤庚至紂都殷不遷之說，將殷虛卜辭所包含的時代延展至帝辛之世。現在留下的問題有二：安陽有沒有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的卜辭？有沒有殷代最後一世帝辛（紂）的卜辭？

王國維曾舉後上5.1一片殘辭，以意補足，以爲它是"盤庚、小辛、小乙三帝時之物"（觀堂9.16）。郭沫若改正了王氏所補的（卜通考釋47—48），而我又以此辭最後一王應是"父乙"的殘文，父乙是武丁之父小乙（燕報40:21）。無論如何，此片所存三行，由於補足其殘缺之處可知它必須是祖丁的第三代（即武丁）的卜辭。

董作賓在殷曆譜（上1:2）說"今就月食，推定小辛、小乙時之卜辭"，該書交食譜以甲1289爲小辛月食卜辭，乙3317爲小乙日食卜辭，後來他在殷代文化概論和殷代月食考又改乙3317爲盤庚月食，殷代月食考又改甲1289爲小乙月食。乙3317是卜人賓的卜辭，卜人是斷代的最重要的標準，而此賓實爲武丁卜人。甲1289也是武丁卜辭。他這樣由推算月食而斷代，游移不定，是很不合理的。

以上王、董所說武丁以前的卜辭，都是不確實的。在甲骨斷代學丙篇（考古5:177—224），我曾分析YH127坑所出一萬多片甲骨爲四組：賓組屬于武丁，𠂤組子組屬於武丁晚期，而午組很特別。現在我想它可能比賓組早一些，下列的現象或者可以幫助我們：（1）它沒有足以決定爲武丁卜辭的父甲、父乙（即武丁父號陽甲、小乙）和妣庚（即小乙配）的稱謂；（2）它有父丁的稱謂，可能指小乙的上一世祖丁；（3）稱謂較接近賓組而有它特別處，而賓、𠂤、子三組大致相近；（4）字體和賓組很不同，又很少記卜人的；（5）此坑所出似係一個時期的積存，有武丁及武丁晚期的，沒有更晚的，而午組若不是和賓組同時，又異於較晚的𠂤、子兩組，即有可能早於賓組。我們所能作的推論，僅止於此。

關於殷虛所包含甲骨年代的下限，董作賓以爲止於帝辛，乃本於紀年之說。郭沫若則認爲帝乙末年遷沫，所以沒有帝辛的卜辭。他在卜辭通纂自序中說"蓋武乙之配妣戊，其名見於戊辰彝而於卜辭未見也。卜辭多文丁以後物，……若帝乙無遷沫事，不應終殷之世無妣戊之名。且受辛當稱文丁配爲妣而其妣名亦未見。……故知卜辭之不見妣戊，乃其逝世在帝乙遷沫以後也"。他在後記中復駁董氏之說，他同時以爲殷本紀正義引紀年"更不徙都"下所加的案語"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是張守節檃括紀年之語，帝乙遷其政治中心於朝歌以後，安陽之舊都仍存。董氏在殷曆譜（下2:15—16）提出三事作爲帝乙、帝辛卜辭個別的標準：（1）前3.27.7和前3.28.1都是彡祭卜辭，都有"隹王二祀"的記錄，而一在四月一在十二月，可證必須分隸於帝乙與帝辛；（2）根據左傳昭公四年十一年記紂伐東夷，凡伐人方的卜辭都是帝辛卜辭；（3）珠391有父丁乃帝乙所以稱文丁者。

我們以爲帝乙遷沫與否並不能決定安陽出不出帝辛卜辭。我們覺得張守節的案語是有根據的，殷末的都邑很大，朝歌是殷末紂、周初武庚所在的地方，所以周武王、周公先後兩次所伐的都是朝歌的商邑。安陽的都邑大約是殷亡時所燒毀的，石璋如曾根據小屯發掘所見的柱礎、銅柱礎火後的殘銅珠和紅燒土，推測殷都的建築多少含有火燒的成分（考古2:14—15）。如此的話，則無論如何安陽有出帝辛卜辭的可能。卜辭沒有祭祀武乙之配妣戊的，但武官村出土地大方鼎，其銘文內的母戊可能是文丁所以稱其母的。這樣巨大的鼎，一定是王室所鑄無疑。所以武乙配之不見於卜辭，與遷沫也沒有關係。文丁之配，向來沒有找着，1948年我從清華大學所藏甲骨中發見一片云：

癸亥卜貞王賓妣癸彡日，亡尤　寧滬2.125

確乎是帝乙、帝辛時代的卜辭形製，因此我說"在乙辛卜辭中我們見到許多致祭妣癸的，它可能是文丁之配，也可能是武乙之配，因爲我們無法分別它是屬於何王的卜辭。今得清華之片，審其字體，必須屬于乙辛，然則母癸者帝乙所以稱文丁之配，妣癸者帝辛所以稱文丁之配。由此一片，可證安陽出土甲骨確有屬於帝乙、帝辛之世者"。

後來我們還找到帝辛時代稱"匕癸"的卜辭，詳第十三章第一節。在第十二章第三節中，我們證實了卜辭的"文武帝"乃是帝辛所以稱其父帝乙的，由此帝乙名詞之出現於帝辛卜辭中，更證實了安陽小屯出土的甲骨有着帝辛時代之物。

由上所述，安陽的小屯，乃西漢司馬遷以來所明載於史籍的洹水上的殷虛，乃竹書紀年所載盤庚至殷末紂所都之地。根據竹書紀年，盤庚遷殷以迄紂亡，更不徙都，凡二百七十三（或五）年。又周本紀正義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知平王東遷爲紀元前770年，則武王克殷在紀元前1027年（＝770＋257），盤庚遷殷爲紀元前1300年（＝1027＋273）。殷虛卜辭所包含的時代應是紀元前1300—1028年，即盤庚遷殷至紂王末年。凡早於此者謂之"先殷"，而盤庚以前到湯共九世，屬於"先殷的商代"，大約當在紀元前1300—1600年。

第六節　安陽發掘與甲骨銅器出土地區

從1899年到1949年的五十年間，小屯居民開地掘骨共經歷三個時期：最早在1899年前，理髮匠李成等以挖掘龍骨作爲葯材，凡有字的因爲不好出售都扔枯井中去了；1899年以後有字甲骨爲古董販所爭購的對象，於是專意挖掘有字的而拋棄無字的於農田中；1927年以後有了前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在此以前古董販子轉而以重價爭購出土的銅器玉器等，所以盜墓之風勝於無目的尋找甲骨。這些私人的零星的挖掘，又常是秘密進行的，所以不容易有正確的記載，以下就傳聞所得略述如下：

（1）劉家二十畝地　此在小屯村東北，最早的挖掘地在二十畝地的中段，1899年最先挖掘，王懿榮、劉鶚以及端、方所得，大約出於此段。

（2）朱家十四畝地　此在小屯村東北臨河處劉家二十畝地北端之東，1904年冬地主朱坤糾集佃大舉挖掘，因與村人霍文元、劉金聲爭地涉訟，地方有禁止挖掘的虛文。1920年華北大旱，村民相約挖掘。羅振玉早期的收藏，有些出於此處。

（3）小屯村中小廟西南及村南地　1909年春農民在村南部村口張學獻地中因掘山藥溝發現甲骨甚多，地主之母與農民大鬧爭鬥。1923年春張學獻自己在其菜園內挖掘。1924年小屯村人築牆發現一坑甲骨，爲明義士所得。1925年村人在村南大路旁挖掘，一部分歸於劉體智。1926年春張學獻被綁，村人在張家菜園內大舉挖掘，多歸明義士。1924年春秋之交因軍隊擾農，農民與地主相約於村南大路旁及麥場前樹林中挖掘。抗戰期間，村中也出了一大批甲骨。

（4）張家十八畝地　此在村東北高地，西界張家地，東即沙丘地帶，前中央研究院發掘大連坑即在此中段。大連坑多廩辛時代卜骨，而此期卜骨在早期收藏中也很多，大約也被挖掘過。

（5）何家七畝地　此在朱家與張家十八畝之間，西端臨河，前中央研究院發掘的圓井E16和圓坑E57,59,60在七畝地的南半。

（6）張家七畝地　此在劉家二十畝之南，張家十八畝北端之西，前中央研究院發掘得甲最多的YH127坑即在此處。

（7）霍家九畝地　此在張家七畝之南，靠近村子北邊，村人亦往往於此挖到字骨。

（8）侯家莊南地　1934年春侯新文在其耕地中掘到字骨三十一片。

以上的地區除(3)(8)外，在斷代例中稱之爲第一至第五區，即第四次發掘以後改稱爲A,B,C(切去西端),D,E,G和F(切去村東部)等區的。以村中的小廟爲起點，正北直至洹水，中間與"牌坊"相錯。此南北直綫大約與村北向北流到洹水的一道"水溝"相平行，水溝在牌坊之東劉家二十畝地的西緣，其北端流入洹水處今尚有磚造的"閘"。在此水溝以東，東西向的洹水之南，東邊沙丘地帶之西（沙丘東爲南北向的洹水）村子之北，構成一大略見長方形地帶（南北長），實際上是村人呼爲"家北地"的東半（插圖六）。這是出字骨最多之處。小廟的西南（村子南部）以及村子南邊與村前大路一帶，也是出字骨之處。侯家莊也出了少數甲骨。這些地點五十年中經過村民一再翻掘，並且在鄰近處也探掘了，不過在小屯村範圍內似乎有字甲骨只限於上述兩大區（即小屯村北東半和村南）；在水溝之西，在村中小廟的北部村居中，都沒有出過有字的甲骨。

前中央研究院從1928年秋季到1937年春季在安陽一共作了十五次發掘，它們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27年秋至1934年春，第一至第九次，以小屯爲重點；第二階段1934年秋至1935年秋，第十至第十二次，以西北岡爲重點；第三階段1936年春至1937年春，第十三至第十五次，以小屯爲重點。第二階段以洹北武官村西北的西北岡（在小營之東，侯家莊之東北）的陵墓爲主，其間也在秋口村之同樂寨、大司空村南地、范家莊北地（以上皆在洹北）作小規模的發掘，都沒有甲骨出土。

在第一階段的九次發掘中，前三次是試探的發掘，並且着意於發掘甲骨；自第四次起，發掘方法有新部署，並注意到窖穴基址的遺留。在第三階段的三次發掘中，注意建築基址的遺留及其組織之系統和排列之狀況，而包含甲骨最多之坑，亦在此期間掘獲。總此第一第三兩階段，共掘獲

一至九次	甲4411	骨2102	共計6513	（甲編著錄3938號）
十三至十五次	甲18307	骨98	共計18405	（乙編著錄9103號）
			總計24918	（著錄13041號）

其中以第三次之大連坑，第五次之E16和第十三次的YH127所出最多，而後者一坑所獲龜甲達17088號之多。在1929年秋與1930年春，前河南博物館曾兩次派人到小屯開掘，獲字甲2673片、字骨983片，共計3656片，甲骨文錄選錄了930號。

十五次的發掘主要的工作人員是李濟、梁思永（故）、董作賓、郭寶鈞、石璋如、吳金鼎（故）、王湘、劉燿、李光宇、李景聃（故）、尹煥章、祁延霈（故）、高去尋、胡福林、劉嶼霞、潘慤等。前七次的簡報可看安陽發掘報告第一至第四期，後五次的簡報可看石璋如的

記載(考古 2:1-81)。這十五次的發掘,其地點、次數和遺址的性質可如下表:

小屯北地	1—9,13—15	殷都,宗廟	先殷居址	
小屯村南	1,2,5	同上		
西北岡	10—12	殷陵墓		
侯家莊南地	9	殷居址,葬地		
小屯西北壩台	3	殷居址,葬地(村人不知壩台,稱其地爲岡上)		
大司空村南地	12,14	殷居址,葬地		
王裕口北地	6	殷居址,葬地		
四盤磨東地	4,8	殷居址,葬地		
武官南壩台	9	殷居址,葬地	先殷居址	
後岡	4,5,8,9	殷居址,葬地	先殷居址	先商居址
高井台子	6		先殷居址	先商居址
秋口同樂寨	10	殷葬地	先殷居址	先商居址
范家莊北地	12	殷葬地		

此十五次發掘歷時十載,雖初時因事屬創舉,全憑摸索試探,而後五次的規模與成就,實在爲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基礎。但過去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在今天看來是需要改進的。第一是不够注意全面的社會文化面貌,最初由尋找甲骨而注意遺址的構造,又轉而作大墓葬的開掘,忽略了王室以外的人民生活的遺跡的追尋。以甲骨學而論,注意了卜辭中所見王室的一切活動而不曾深入的去找反映人民生活的材料,雖然客觀上這種材料比較地難以找到。第二是發掘材料的不能及時公布,此固由於戰爭與印刷所遭受的困難,但當事者占有材料而不即時整理,亦爲重要原因之一。以甲骨而論,1928年出土者直遲至1948年出版,使研究者無法利用最重要的材料,只得局限于民國初年羅氏影印以及早期摹寫的印本作爲材料。第三是發掘工作與研究工作沒有良好的配合與清楚的分工,發掘與研究是應該分開而不必歸之于一人的;發掘者應儘速的把田野工作所得的材料與記錄先爲發表,研究者因此實踐而得到結論,並將此結論再回到發掘的實踐中去檢驗,因而加以修正。另一方面,發掘者與研究者不應將自己局限于一個部門(石器、殷周等等,或陶器、銅器、甲骨等等),應具有全部的知識而作綜合各個分析結果的工作。以甲骨研究而論,應知同出土其他器物與墓葬遺址的整貌,反之研究殷代銅器或陶器者不能不具有甲骨學的知識,庶幾自己可以直接援引材料。第四是實物與歷史文獻的印證的不足。我們往往見到研究論文雖純屬客觀的討論而毫不接觸到中國文化遺產,又見到生硬的考證文獻並以己意歪曲發掘的科學記錄。沒有正確認識到考古學是爲歷史科學服務的,是要爲了解決歷史問題而研究的。

1949年中國科學院成立,設有考古研究所從事發掘與研究的工作。新的工作較之解放前顯然有了不同的精神,即是要全面的了解古代社會,要及時的配合國家建設工程在建築地址上清理古代墓葬遺址,要配合有關方面訓練考古人才以推廣考古事業。1950年春季和1953年春季,由郭寶鈞等分別主持了兩次安陽發掘,注意到一般人民的遺址的尋找,改進作業方法,加速在短期內清理多量的墓葬與遺址。此兩季工作發掘了以下的諸址:

武官村北地	1950	殷陵墓
四盤磨村西北地	1950	殷居址,葬地
四盤磨村西地	1950	殷居址,葬地
薛金渠口兩岸	1950	殷居址
五道溝西南岸	1950	殷居址,葬地
花園莊西北地(三十七畝地)	1950	殷居址
大司空村南地	1953	殷居址,葬地

上述七個地點,武官北地發掘的大墓,乃是西北岡陵墓的延續;其它各地點均出土不刻辭的卜甲或卜骨,它們和抗戰前發掘的侯家莊南地、大司空村南地、四盤磨東地、王裕口北地等處情形相似,都是殷代的居址兼墓地。總計解放前後在安陽所作十七次發掘中,出刻辭的與不刻辭的卜甲骨的地點如下:

(甲)有刻辭的卜用甲骨出土地點

小屯北地　甲,骨
小屯村中小廟西南　骨多
小屯村南大路邊　甲多
侯家莊南地　甲,骨

(乙)有習刻卜辭的卜用甲骨出土地點

後岡　胛骨一　安報 4:705—708
四盤磨西地　胛骨一　考古 5:56
大司空村南地　卜甲二

(丙)無刻辭的卜用甲骨出土地點

後岡　甲,骨　蔡 558(小屯層)

南壩台　甲,骨　六同別錄 小屯文化層頁 5
四盤磨東地　甲,骨　同上頁 3
四盤磨西地　甲,骨　考古 5:56
四盤磨西北地　甲,骨　考古 5:53
薛金渠口兩岸　骨　考古 5:57
花園莊西北地　骨　考古 5:58
大司空村南地　骨,甲少　考古 9:71

其中乙項所出,並非王室卜辭的記錄,只是習刻所爲,因此也當計入於丙項。由此出土地點,就今日材料而說,以小屯北地東半最爲集中,其次則村中廟西南和村南,再次爲侯家莊南地。後二地尚有待于開掘。此三處爲殷宗廟與陵墓所在,其它出不刻辭的甲骨諸處,則爲宗廟附近的殷代居址與葬地。由此情形,我們似可推測王室甲骨有歸檔的可能,而王室以外有使用甲骨占卜的,但尚無刻辭的發現。

刻辭甲骨是王朝所在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根據此點,我們可稱小屯北地東半爲殷虛的中心,約略以水溝爲界。水溝的成立,不管是人工的或自然形成的,無論是近代的或早先的,它表示"家北地"的東半地勢向來高一點,最高處即沙丘。但自"家北地"近河濱處向西到四盤磨之東北起伏三次(安報2:220),其中有一處較高地村人呼爲岡上的,即第三次發掘時稱爲壩台的(考古 2:4,76 插圖一,廿四又誤作南壩台,插圖一又誤第三次爲第二次)。洹北武官村南的壩地,據鄉人說原在洹南,所以稱爲南壩台,它和四盤磨及其東北的岡上原屬一起的,石璋如也說南壩台"與四盤磨隔河相對,原與四盤磨係一個遺址,後因洹河改道,分而爲二"(考古2:75)。小屯北地的地勢大致是北高南低,高低相差有三、四米。

所謂殷墟,即指般庚以來的都邑,或不能局限于村北東半數十畝地域內。在今日因爲發掘地面不廣,要推尋當日的範圍,只能從盜掘及出古物的地區約略作一種推測。最早記載安陽銅器出土者見于宋羅泌所作路史中的注中,注是其子羅苹所作。路史國名紀丁相下云"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羅苹注云:

> 元豐七年(1084年)水毀,民夷之,有銅器,治之。又有黃堆者后墓。

元代納新所著河朔訪古記(守山閣叢書本中卷23頁云)。

> 安陽縣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河亶甲城,有塚一區,世傳河亶甲所葬之所也。父老云:宋元豐二年(1079年)夏霖雨,安陽河漲,水齧塚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銅器,質文完好,略不少蝕。衆恐觸官法,不敢全貨于市,因擊破以鬻之。復塞其塚以滅跡,自是銅器不復出焉。

宋汲郡呂大臨所作考古圖自序于元祐七年二月(1092年),在元豐七年安陽出銅器九年之後。在他書中箸錄了五件出土于鄴或河亶甲城的銅器:

(1)乙鼎　河南文氏　右得于鄴郡河亶甲城。……銘二字。按鼎銘乙下一字不可識,考其形制文字及所從得,蓋商器也。

(2)饕餮鼎　鄴郡資氏　右得于鄴郡漳河之濱。……銘一字。按鼎銘一字奇古不可識,亦商器也。

(3)商兄癸彝(卣)　潁川韓氏　右得于鄴。…… 蓋底皆有銘,銘皆廿有六字。按河亶甲居相即鄴郡,其文又稱"九祀",爲商器無疑。云"兄癸"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辭也。……商人質無諡,皆以甲乙記。

(4)足跡罍　廬江李氏　右得于鄴。…… 有足跡文一。聞此器在洹水之濱亶甲墓旁得之。

(5)亶甲觚　河南王氏　右得于鄴郡亶甲城……無銘識。

考古圖是我國第一部考古學的書,他所創立的體例規模至今還是值得我們遵循而加以發展的。上述的五器,他根據了形制、文字(包括內容如稱九祀和以甲乙記)及所從得(即出土地),定爲商器。他所用的方法和結論是完全正確的。(1)(4)(5)三器出于亶甲城或墓(即小屯),可能即是元豐二年或七年所出。(2)(3)出于鄴,則不一定出于所謂亶甲墓,尤其(2)的藏家是鄴郡人,明明說得於漳河之濱,當在安陽北豐樂鎮以上沿漳河之處,漳、洹相距四五十里。由此等啓示,似宋代所出商器有在小屯以外的,考古圖所記:

卷 4.29	卣	洛郊(河南省)
卷 5.7	爵二	洛陽(河南省)
卷 1.14,4.20	方鼎、段	新鄭(河南省)
卷 3.31,4.33	段、卣	龍遊(浙江省)
卷 4.24,5.4	卣、爵	壽陽紫金山(安徽省)

就形制花文銘文來說,可能皆是商器,至遲爲西周物(新鄭段似當西周初)。出於洛郊的卣有"遘于武乙彡日隹王六祀彡日"之語,我們向來因它與晚殷卜辭相同,定爲商器的。由於1952年秋洛陽東大寺的發掘,發現了殷代遺址,同年鄭州二里岡的發掘,亦發現殷代遺址,則新鄭之有殷代銅器,也屬可能的了。

今天安陽的殷墓發掘,常遇到兩種盜墓形式,一種是近代長方形的盜掘坑,一種是

宋或宋以前打在棺槨正中的圓洞，本地人叫作"翻葬眼"的。可見安陽殷墓的被破壞，有很長的歷史。盜掘的地點，本來是不公開的，茲根據書本記錄、發掘記錄、傳聞以及我自己實地訪問的結果，出土殷代銅器的地點略如下述：

洹水南河亶甲冢（即小屯北地）考古圖所記三器，路史注所述元豐七年事；抗戰前發掘所得，見李濟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考古4:1—70）。

侯家莊　安陽遺寶圖44—47左右中三方盉，圖版34,38—41,48（34與40同銘，其餘四器亞疑銘）。抗戰前發掘所得，見陳夢家殷代銅器（考古7）、丁勃來中國考古學之覺醒、伯希和安陽之王陵。

大司空村南地　坎拿大多浪多博物院有一大批銅器，傳1933年夏季出土于大司空村南地臨時木橋塊，見象冢。我訪問村人，知道1933年前後在村南（河岸北約一里許）尚芳林地上開了十八個坑，出了百餘件。抗戰前發掘所得未發表。

郭家灣北地　多浪多博物院又有三十餘件銅器傳出土於郭家灣。我訪問村人，劉酉三說1930年前後他在洹上村（即袁家花園北，鐵路東，郭家灣村北）地上掘井得到銅器，素者居多。

後岡　抗戰前發掘所得，見石璋如安陽後岡的殷墓（集刊十三本）。

薛家莊　1932年有安陽古物保存會（下稱會藏）的設立，今已不存在。據訪殷虛記（中和1:5）所記會藏有十件銅器出薛莊（參勝稿：10,24,44）。1951年夏我在浙江省文管會看到父己殷、史觚和一個斝是屬于安陽古物保存會的，抗戰間爲漢奸所摼去。

武官村　會藏有七件銅器出于此。南京博物院的司母戊大方鼎係抗戰間出土於村北高地，在1950年春考古所發掘大墓附近。1950年春武官大墓出土銅器等物見考古5:3—48，圖版1—24。

范家莊　會藏有三件銅器出土於此。

（會藏另有銅器一件出侯家莊，十二件出大司空村）。

四盤磨　1950年春考古所發掘所得，見考古：4,48—56，圖版35—38。

高樓莊　出銅器，會藏有三件出城西北鄉者，當在此附近。

花園莊　以下各地皆曾盜掘出銅器玉器。

霍家小莊

王裕口村

劉家莊（在四盤磨正南，徐家橋西隣）

郭家莊西地（在薛家莊南鐵路苗圃）

孝民屯東地

白家墳北地東地

以上的範圍試以安陽城的西北角爲起點，正北經郭家灣洹上村至韓王度（皆在鐵路東數百米內），爲東界；自此正西經花園村三家莊後小營至秋口同樂寨止，爲北界；自此正南經范家莊東孝民屯至郝家橋齊家莊止，爲西界；自此正東經劉家莊徐家橋核桃樹任莊至車站城西北角爲南界。這個範圍，南北與東西各長5,000米。在此以內，乃殷代銅器與甲骨出土最多之處，其四界大約已接近于殷代都邑的外緣了。這便是安陽殷都的輪廓（插圖七）。

由于歷史記載安陽、朝歌、商丘都是"殷虛"，由于"殷"之一名由地名擴充而爲國族名，爲盤庚至紂的一段時期，由于小屯一地不足以範圍安陽的"殷虛"，由于輝縣、鄭州、洛陽、濟南、曲阜、淮北、曲陽殷代遺址的不斷發現：我們以爲五十年來稱小屯一帶爲"殷虛"爲"小屯"爲"鄴中"是不很適宜的，應該改稱爲"安陽殷都"，簡稱爲"安陽"。

第七節　甲骨刻辭的內容與其它銘辭

劉鐵雲所謂的龜甲文字，孫詒讓所謂的龜甲文或甲文，到了羅振玉稱其單字爲貞卜文字，稱其成句者爲卜辭。既稱之爲卜辭，那麼其內容應該都是有關乎貞卜的了。羅氏在考釋中分貞卜事類爲八項：祭、告、䚻、出入、田獵、征伐、年、風雨，又有雜卜一項。其中所謂䚻的，只有六條，按其內容來說應屬於征伐。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則分爲十二項：天象、地望、帝系、人名、歲時、干支、貞類、典禮、征伐、游田、雜事、文字。董作賓最初采用羅說，後來在殷曆譜則分爲二十項：祭祀、征伐、田狩、游、䚻、行止、旬、夕、告、匄、求年、受年、日月食、有子、娩、夢、疾、死、求雨、求啓。胡厚宣在發表南北和京津的摹本或拓本時，分爲二十四項：來源、氣象、農產、祭祀、神明、征伐、田獵、𢽍魚、行止、卜占、營建、夢幻、疾病、死亡、吉凶、災害、諸婦、多子、家族、臣庶、命喚、成語、紀數、雜項。董、胡兩氏的分類太繁瑣，而且又有不必分的。郭沫若的卜辭通纂除干支數字外，分爲五類：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遊。這種分法比較簡括，我們稍加改變，分爲六類：

一、祭祀　對祖先與自然神祇的祭祀與求告等，

二、天時　風、雨、啓、水及天變等，

三、年成　年成與農事等，

四、征伐　與方國的戰爭、交涉等，

五、王事　田獵、遊止、疾病、生子等，

六、旬夕　對今夕來旬的卜問。

因爲卜辭是商王室的卜辭，所以占卜的內容是以時王爲中心的。從其對某些事類占卜的頻繁，可以反映時王的願望是：國境的安全，年成的豐足，王的逸樂，對於祖先和自然的崇拜。

一篇完整的卜辭可以包含四部分，以菁華2爲例：

（1）癸巳卜㱿貞（2）旬亡𡆥（3）王占曰㞢祟

其㞢來艱（4）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

自西沚𢦔告曰土方𢦏于我東啚田

（1）是所謂"前辭"，記卜之日及卜人名字；（2）是命辭，即命龜之辭；（3）是"占辭"，即因兆而定吉凶；（4）是"驗辭"，即既卜之後記錄應驗的事實。這是武丁卜辭。

武丁卜辭又在兆旁記一、二、三等數字的，我們名之爲"兆序"；又於兆旁記小告、一告、二告、三告、不𢆶黽的，我們名之爲"兆記"。凡此兩種，都和卜兆有關。康丁卜辭往往在兆旁記吉、大吉、弘吉等，乃是簡化了占辭。又如祖庚卜辭云

癸亥卜王，吉　河200

只有前辭和占辭。如此之例，也是不少的。

一篇完整的卜辭，通常是刻在一面而且刻在一處的。但也有例外，菁華所載前八頁其實是四個胛骨的正反面，每個胛骨的正反面都是相銜接的。如此的例，尚見於

燕2，珠620，庫1595，佚98,386　武丁卜辭

佚428，綴394附錄2,3　乙辛卜辭

凡此都是牛胛骨。乙編YH127坑所出龜甲，則很多正反面相銜接之例。

甲骨刻辭，最大多數是占卜的卜辭，但也有少數的非卜辭的刻辭，可以分爲三類：

一．卜事刻辭　由於刻在甲骨不同的地位，可分爲

甲橋刻辭　刻在腹甲的甲橋上

背甲刻辭　刻在背甲的反面

甲尾刻辭　刻在腹甲的右尾

骨臼刻辭　刻在牛胛骨的臼部

骨面刻辭　刻在牛胛骨骨面寬薄的一端下方

其詳見胡厚宣的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我們在第五章第二節有所分析。它們都是武丁時代的。武乙骨面上亦刻有一種記載整理卜骨的短句，見明續620（在卜辭左）粹1524

-1534寧滬1.523-535續6•14•1,6•27•3林1•7•3等。

二．記事刻辭　凡不關乎卜事的記事，都屬於此類，如

甲申，王至于三𢦔，兄四兄　乙8653

乙酉，小臣𠭯𡩋　甲3913　廩辛刻辭

乙未，又歲于且乙牡卅牢隹舊歲　甲2386　庚甲刻辭

己卯，媚子寅入宜羌十　菁3

王若曰羌　女曰…　甲2504　武文刻辭（無鑽鑿卜兆）

□□，宜于庚宗七羌卯廿牛　前1•45•5

辛□，宜于殷京羌卅卯卅牛　前4•10•5

癸卯，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甲3361

庚辰，令犬佳來，犬以龜二若令　前8•8•3

以上除標明者外，都是武丁刻辭。第一例，刻在甲橋上，其它都刻在骨面上。菁3，甲2386,3361都和卜辭刻在一面，但甲3361刻在牛胛骨的左下端，則是有意的避開通常刻卜辭的地方。

三．表譜刻辭　可以分爲

干支表　燕165，下1•5，綴314

祀譜　粹113,114

家譜　庫1506（圖版貳拾，下），燕209，乙4856帚妥子曰𡧊

以上多刻在牛胛骨上，也有少數刻在龜甲上的。甲子表很多，常爲習刻之作。鄴213（本書圖版拾陸）的干支表刻在牛骨（非卜用的）的一面，另一面則是記載征伐的刻辭。

以上三種刻辭，多是刻在卜用甲骨上的，它們刻的地方可以分爲：

（1）刻在卜辭中間的　菁3　此例最少

（2）刻在較偏僻的地方　此例最多

（3）刻在廢棄了的卜骨上　庫1506　此例不多

除了卜用甲骨上的刻辭外，在其它的材料上，也往往有不關卜事的許多文辭，可以用來和卜辭作比較的研究的。這些銘辭分別的作於獸骨、骨器、玉器、石器、陶器和銅器上。依其文字的書寫方法，可分爲三類：

（一）刻辭

甲、甲骨　卜辭，記事刻辭

乙、獸骨　牛頭骨　甲3939

鹿頭骨　甲 3940,3941

鹿角　甲3942(西北岡 1001 大墓所出)

龜甲　文物參考資料 5:1954:3－8圖三,本書圖版叁拾下左

牛雕骨　佚 426,427;鄴初 47·7－9;坎 NB 6251,6265(大牛),6310,P.65∖

牛骨　劍 212－213,本書圖版拾陸

牛距骨　考古 4:184

丙、人頭骨　詳第九章第四節,本書圖版拾叁上、中、下右,拾肆上行

丁、骨器　“[illegible]”“三”“五”(小屯發掘)“𦣞入二”骨笄(西北岡)“五”骨刀(明685)

戊、玉器　古玉圖錄Ⅲ:13·5小臣妥小玉,Ⅳ:11·1小臣□小玉;“交入”玉管(本書圖版拾柒下)

己、石器　“大牛”石器殘片(小屯發掘),“辛丑小臣系入䍙宜才𡨦以毀”石毀斷耳(西北岡發掘,殷虛發掘圖28),磬(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下17－19)

庚、陶器　白陶　“戉”“五”,安陽遺物之研究頁 14－16(在圈足外邊)

灰陶　“父一”、“戉母辛十”、“庚見辰旨”、“車”、“耤”、“魚”、“戈”、“田”、“木”、“廿”、“來”、“一”、“三”、“五”、“七”、“卅”……(小屯發掘)

(二)書辭

甲、甲骨　見本章第三節

乙、玉器　“大示𨑳”魚佩,“占医”玉戈(小屯發掘),鄴三2·27

丙、石器　“小戠出”石牌(西北岡 1001 大墓,殷虛發掘圖42),石磬(圖版拾柒)

丁、陶器　“祀”字白陶(第七次小屯發掘,殷虛發掘圖17)

(三)銘辭　僅限於銅器,茲分類舉其重要者如下

卣　集刊13:199　考古圖 4.5　白鶴12　續殷 1·25·1—2　三代 13·34·5,13·35·2—3,13·36·1—2,13·38·3—4,13·38·5—6

斝　十二家

鼎　陶齋 1·25　博古 2·26—27　恆軒4　三代 3·12·2,3·29·2,3·37·3,3·40·3,3·46·2—3,4·7·2

毀　鄴三1·26　寶蘊49　三代 6·48·5,6·49·1,6·52·2,7·34·6,7·47·1,8·19·1—2,8·33·2

甗　澂秋 11

角　泉屋 86　三代 16·46·7,16·47·2—3

斝　三代 5·38·1

尊　陶齋 1·45　三代 11·31·7,11·32·4,11·34·1

彝　博古 8·15　考古圖 4·29

安陽西北岡發掘　殷虛發掘圖 37—40

以上三種銘辭,除了甲骨和另一些少數銘辭外,多屬於晚殷時期的。它們彼此之間很有相同的地方。尤其是牛頭、鹿頭、牛骨、牛雕骨、牛距骨、人頭骨和玉器、石器上較長之銘,和晚殷銅器較長之銘是極相近的。這一類銘辭是“記事”的,它們和極短幾個字的“記名”的銘辭,有許多也是同時的。

記名的銘辭,其內容是數字和族名、官名、人名。石器殘片和牛雕骨的“大牛”,白陶器足上的“戉”,以及銅器上的單銘,都是族名。小臣某,都是官名,附帶着私名。骨笄上和兩個玉管上的“某入幾”或“某入”之某應是族邦所貢納的骨器、玉器,白陶器的戉可能亦是這一類的。

卜辭因爲受了內容的限制,所以其辭句很固定,字數不長。但菁 3,5“癸丑卜爭貞”至“才敦”係正反兩面相接的武丁卜辭,全辭在 90 字上下;甲 2416 和卜通 592 是有關征伐𢀛方、人方的乙辛卜辭,皆在 50 字以上。劍 212 是記戰役的乙辛刻辭,僅存下半截已在 50 字以上,全辭當在 100 字以上。晚殷銅器銘文如集刊 13:199 中的一卣和白鶴12之卣,都在 40—45 字之間。凡此都表示當時的銘文已不很短。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記事記言的典册當長於 100 字,應是無可置疑的。

殷人的典册應該是書於竹木上的,今已無存。但是卜用甲骨上的刻辭,固然是王室的文書記錄,就是卜辭也應屬於王室的文書記錄,是殷代的王家檔案。我們說卜辭是檔案,其理由如下:(1)殷代的社會,王與巫史旣操政治的大權,又兼爲占卜的主持者,所以這些卜辭也可以視作政事的決定記錄;(2)卜辭集中的出土於殷都安陽,而卜辭中所記占卜地往往有在殷都以外的,可見這些在外地占卜了的甲骨仍舊歸檔於殷都;(3)殷都的甲骨有很多是儲積或累積於一處,可能是當時儲檔之所;(4)非卜辭的卜事刻辭,除了記述甲骨的來歷、整治以外,還有經管的卜官的名字,可見當時有人經管這些檔案。

第八節　甲骨的保存及其公布

安陽殷虛甲骨出土以後,遭受到許多厄運,使這門學問不能好好的發展,使研究者增加許多困難。首先是以甲骨爲一種商品,引起了非科學的挖掘,損壞了甲骨並連累了同出土的其它古物,使之流散到私人手中,更不幸的是被盜運出國。同一坑出土的甲骨,本具有相連的關係,因爲出土後的拆散,一宗之物可以分散出去,原屬一甲一骨的可以分裂爲許多小片歸於不同的處所。舉例來說,抗日戰爭期間有一批康丁、武乙、文丁時代的牛胛骨出土於小屯村中,後來由於分售的結果,原屬一骨的分在兩處:大部分在清華大學(箸錄於寧滬),小部分在私人手裏(箸錄於掇一,今歸文化部)。這兩部分的甲骨有許多是可以拼合復原的,我們在掇一序中曾舉例加以說明。

過去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所謂“傳敎者”,他們多少都附帶做一點古董生意,當然甲骨也不能幸免。其中如在濰縣的方法斂(F.H. Chalfant,美籍)和庫壽齡(S. Couling,英籍)自 1903 年到 1908 年從濰估趙執齋買到了 2700 片,分售于德、英、美等國;坎拿大的“傳敎者”明義士(J. M. Menzies)很早就在安陽當地收購了很多,1924 年春村中出土的一坑幾乎全是他所得;懷履光(W. C. White)在開封買到了大批的銅器和甲骨都一起轉售於多倫多博物院;此外英國商人金璋和哈同(屬猶太籍)也買到不少。甲骨流散到日本去的,爲數亦很多。這些甲骨在國外,大部分被封存在儲藏室中,幾十年來未曾有人研究過。

前中央研究院發掘小屯,獲得了大宗的甲骨,這些材料長期的被積壓,被少數的人佔有專利,一直到一二十年以後才很不完整的發表出來,而甲骨原物在解放前夕被反動派運去台灣。

以上的這些厄運,到解放以後已完全沒有了。所有存在大陸上的甲骨已大部分歸到公家。1953 年夏,劉體智所藏二萬八千餘片甲骨歸於文化部,這是最後最大的一宗歸公的甲骨。到現在爲止,據我們所能知道的數字,出土甲骨的片數約爲:

甲、屬於公家的　約五萬一千片

乙、屬於私人的　約四千片(估計)

丙、現在台灣的　約二萬六千片

丁、現在歐美的　約七千片

戊、現在日本的　約一萬片

總數　約九萬八千片

由此可知出土的甲骨大約十萬片。過去有人估爲十六萬片,是估計過高了。這十萬片中,碎片居絕大多數,完整的甲和骨僅止數百個而已。每一個整甲整骨可以分裂爲許多小片,所以上述的統計事實上不很有用。小屯 YH 127 一坑出的甲,共編了 17,756 多號,乙編上、中編號是 12,700 多號。一號代表一片,而非一甲。這些片都可以拼合起來的。

根據乙編上、中部分,我們由綴合的整甲和未綴合的首甲尾甲來估計,約爲 450 個整甲。12,700片＝450甲,然則 100,000 片應該只有幾千個整甲和完骨。

這十萬片甲骨已經發表了三、四萬片。未發表的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簡單的常見的卜辭。羅振玉所藏甲骨大約 17,000 片,而他只選出了 3,000 片付印;劉體智的甲骨一共 28,000 片,郭沫若從其中只選取了 1,500 片。明義士的收藏號稱數萬,而他只能選出 3,000—4,000 片付印。我們當然希望所有的甲骨能夠全部付印,但就現在已經發表了的材料來說,已經足夠我們研究了。

甲骨材料的發表,有種種不同的方式,可以分爲:

(1)拓本石印　鐵

(2)拓本珂羅版影印　前

(3)拓本金屬版影印　粹

(4)拓本膠版影印　合

(5)照像珂羅版印　菁

(6)摹本石印　庫

四種印法,以石印最劣,珂羅版最好;三種材料的取形,以拓本最好。除了有些甲骨太脆弱經不起拓墨只能照像外,大部分甲骨都可以打製拓本;摹本可以補足拓本之不足,但不能代替拓本。

過去出版的甲骨材料書,或者是一所或一家所藏的(如甲、乙、粹、前),或者是彙集數家所藏的(如續、佚、林),或者是混合許多不同來源的拓本(坊間、師友)。後者對於材料的公布自然是好的,但因爲不注明來源,不容易查對其中已經發表的部分。過去出版的甲骨材料書,有些幾十片就印爲一書,有些書則在出版以前未曾仔細核對其中已經發表了的部分,因此許多材料書的內容相互重複,爲數甚多:如前有一部分重於林、戩、餘又重見於續,林和戩有一部分重複,京津和粹有不少重複。爲了要避免這種不必要的重複,爲了查對方便起見,很需要一個完整的“甲骨刻辭總編”,包括所有的甲骨材料,有系統的編印出來。要作這樣一個材料總集,不能僅僅依靠流傳的拓本,而應從實見的甲骨本身逐片的拓,整體的編。

1953年秋,考古研究所開始了大規模的傳拓甲骨工作,從善齋藏骨開始。在傳拓工作中,我們注意到以下的事項:

(1)分別種屬(甲或骨);

(2)分別時代;

（3）分別事類；

（4）拓全甲骨面，背部臼部有字的也拓全；

（5）注明卜辭上塗朱塗墨或其它的情況；

（6）注意與其它斷片的綴合；

（7）去除僞刻部分；

（8）發掘品注明其出土的地點、坑位和層次。

關於拓全一事，從前刊布的拓本常常只拓有字的一部分，或將拓本剪裁；如此使我們無法瞭解卜辭在甲骨上的位置，無法使它和原來連接的斷片接合。關於綴合，在甲骨研究過程中亦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由於甲骨質脆，在地下和掘出當中，往往破裂分散爲若干斷片，若不加綴合，則卜辭內容不能完整，成爲支離破碎。爲了瞭解某一卜辭的意義，關於此一卜辭在甲或骨上的位置及其與同版上其它卜辭的關係，也必須探明。只有較爲完整的甲與骨，才能說明左右對貞、正反聯續、一事數卜、天干系聯與月分的關係、卜辭行款文例的條例、同時卜人並存的現象、卜辭與卜兆的相應關係、卜辭與刻辭在甲骨上地位的不同等等。更重要的是只有完整的卜辭才能說明某些問題。1917年春，王國維因考釋戩壽堂的甲骨，發現其中一片（戩1·10）和後編的一片（上8·14）"文義聯續而斷痕可相接合，乃知由一片折而爲二也"。由於此兩片的綴合，不但創綴合之先例，並由此而知上甲到示癸的順序，糾正了殷本紀的錯誤。1937年，郭沫若編釋善齋的甲骨，綴合了三片（粹113）而得上甲以來周祭的順序，爲研究殷代祀譜奠定了基礎。他所作的卜通、粹編並綴合例，曾綴合了若干斷片。董作賓在殷曆譜也作了同類的工作，並進一步企圖將不相連續的斷片恢復其在甲骨上的地位。關於後者，這種作法是對的，但不能過分無限制的應用，把本不是一甲或一骨的斷片，僅從干支、文例的相近而推定其關係，是有些危險的。學者之間，在研究過程中亦多所綴合，而曾毅公、郭若愚、李學勤三位更費了較多的工夫專作綴合的工作。

已經發表的甲骨拓本，僞刻的爲數很少，如

鐵 57·1，84·1，130·1，254·1　鄴初 26·1，31·6，37·6，37·8
林 2·28·12，2·29·12，2·29·16　明 758

除此以外，僞刻最多的見于庫方的摹本。這些僞刻，有些是全部僞刻，有些是部分僞刻與真的刻辭混在一版。僞刻的卜辭，大多數是刻者拼湊一些單字而成者，無文理可尋，一望而知其僞；也有少數仿刻的，即模仿真的刻辭而刻的。卜辭的僞刻部分，辨認起來是比較容易的，所以除了庫以外（參二十章六節），其它各書都可以放心援用。

我們曾說甲骨卜辭是殷代的王家檔案，它的價值除了研究占卜的形式以外，最大的貢獻是卜辭本身。因此，一有了精確的拓本付印以後，甲骨實物本身仍然只有檔案的價值，應該當作古代檔案的材料而加以保藏起來。它既非尋常的古物，它在檔案上的價值又與後世的文書不同，它和善本古書也不盡相同，因此需要有一專門的保存處所。

第九節　甲骨刻辭研究的經過

自從甲骨問世半個世紀來，凡關於甲骨和討論研究甲骨的專書和零篇文章，總數約有八九百種之多。但其中單篇的及以今天看來既無創造性的貢獻甚或有大錯誤的，實在占了不少；又有許多只屬於介紹記述評論概述的，或只略略牽涉或援引甲骨的，它們本身不能算作甲骨或甲骨刻辭的研究。我們此書附錄的"甲骨論著簡目"，是本書在編寫中所應用到的，對於一些較可認爲有用的論述，還是從寬地選錄了，以備研究者隨時參考查檢之用。

甲骨上的刻辭並不像書卷一樣，零碎而殘缺的居多。它的內容皆關乎占卜，而占卜所問的有各種事件，有些事件對於我們是很陌生的。關於商代的文獻記錄既極其有限，而我們除歷史以外還需要古代地理、民族、天文、曆法、祭祀、禮儀、文字、古音、文法種種的知識，這些知識既乏文獻的記錄，而其本身在古代的發展史上也是闇昧不清。易言之，我們研究甲骨，而商代的文化面貌很少文字的記載，這種各方面的脫節地方，正要我們去彌補、去修復，而困難即在於脫節太多太大。也有人就利用這種脫節的縫子，逞一己的想像，作無憑據的虛構，這種作法是既無益而且有危險的。

甲骨出土後十年（1899—1910年）中只出版了三本甲骨書。第一部鐵雲藏龜乃是甲骨拓本的石印本，孫詒讓據之而作契文舉例，是第一部關於甲骨研究的著作。但因爲他所見材料僅限於此，他雖有篳路椎輪之功，而他的甲骨刻辭的認識還只是初步的嘗試。羅振玉的殷商貞卜文字考雖只有三十頁，業已粗具了甲骨研究的規模。這一個十年的時期，包含了甲骨的出現、鑒定，拓本的公佈，文字的試認，殷虛出土地和商王室占卜遺物的確認。

從1911到1926年，即科學發掘以前，甲骨學的主要研究者是羅振玉、王國維以及傳爲"羅、王之學"的羅、王的門生。羅氏（當1910—1916年間）王氏（當1914—1918年間）所作關于卜辭的專書和論文，是甲骨研究以來重要的收穫。因爲羅氏見到豐富的甲骨實物，他才能比孫詒讓更進一步認識單字。他說"文字既明，卜辭乃可得而讀"，于是采"文之完具者"，"依貞卜事類分爲九目"（攷釋下1）。孫詒讓所常稱說的"甲文"，至此進展到因事分類而可通讀的"卜辭"了。殷虛書契攷釋之作，乃是就貞卜一書中攷史、正名和卜法三節擴大而成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八章，其卜辭一章又因事類而分別爲八項（增訂本增雜卜一項）。在此以前，他所編印的前編也是分了人名、地名、歲名、數名、文之可讀可識者、字之未可釋和書體的特殊者（據辛亥本前編自序）這樣排比的。如此他把零碎而雜亂的卜辭，爬梳成爲可用的有條理的史料。然而他對於禮制的敘述還是簡略的，對於考史中的"帝王"只是列舉其名以與殷本紀相校而已。在這方面，是王國維將此原始的史料進一步的作爲歷史學的資料來研究，聯系了一條一條的卜辭使成爲有系統的古史材料，來重構商史並推測其社會制度。他的先王先公考，在大體上證實了殷本紀商王系統的可靠性，並加以修正；他又引用竹書紀年、天問、山海經等書來考訂卜辭中的先公王亥、王恒、上甲。他的殷禮徵文、殷周制度論是想利用了卜辭來作恢復古代禮制的企圖。他對於盤庚及其以前商王所遷徙的都邑的考證和少數卜辭地名的認定，都是引向古地理學的研究的。他後來在古史新證的總論上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他在殷虛文字類編序上說"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由此可知所謂"羅、王之學"者乃是：（1）熟習古代典籍；（2）能承受有清一代考據小學音韻等治學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結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證據治史學經學；（6）完成史料之整理與歷史紀載之修正的任務。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說"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算過分的"。

羅、王研究甲骨離今已有三十餘年，他們所考訂的文字與整理的史料，至今還是研究卜辭者所必需的。他們的著作中不免有些錯誤和需要補正之處，他們的觀點容有不正確的，但是，我們今天也不能太苛刻的要求他們。自從羅、王關于甲骨研究的論著刊行以來，到科學發掘以前，也還有其他的人的從事於所謂"契學"。他們可以歸爲兩類：一類是羅、王直接間接的學生，遵守師說，不大超越羅、王的範圍；一類是既沒有羅、王治學的修養而自逞臆說，專門孤立地想在卜辭中發現不認識的字，他們的創說很少能成立的。

從1927年到1948年解放爲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摩爾根的學說早已經介紹到中國，而同時歐美帝國主義也紛紛想在中國考古學上染指，歐美資產階級的治學方法正在中國學術界流行。就在這種情形下，開始了安陽的科學發掘的工作，一共十年之久。這時期的後半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當中。在此期中，一方面還繼續着前一期"羅、王之學"式的研究，王氏的學生如程憬之對于古代社會，劉盼遂之於廟制，吳其昌之於祭祀和注釋前編，余永梁、戴家祥、徐仲舒之於文字，周傳儒、朱芳圃之於總述，都是承繼王氏之學的；商承祚之於字編和釋文，是承繼羅氏之學的；其它容庚、唐蘭、柯昌濟等等考釋，也是受了羅、王的鼓勵的。其中唐蘭"孤學，於書無所不窺"，自稱"余於卜辭文字，致力最久，所釋倍於前人，聞者或以爲夸誕"（天序）。他和于省吾在羅、王之後對於補充與糾正兩家所已考訂或未考的文字，是有貢獻的。

另一方面，則由於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的發掘，得到新材料，才有前歷史語言研究所關於甲骨研究的工作。李濟、梁思永、郭寶鈞、石璋如作了有關殷虛發掘的報告，沒有接觸到卜辭本身；丁山、徐仲舒、張政烺作室內文字考證的工夫，沒有參加過發掘；參加發掘而作甲骨研究的有董作賓、胡厚宣、高去尋等人。其中貢獻最大的是董作賓由貞人說而成立的斷代研究，開闢了甲骨研究的新園地。有了斷代的劃分，卜辭中所記祭祀、禮制、史實、文例、字形等才有可能推尋其歷史的演變之迹。羅、王以來將卜辭當作整一與混同的殷代文獻來作平面的處理，至此才有可能視不同王朝的卜辭爲一貫的系統與遞變的記述。胡氏接受董氏的斷代法，他自稱"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則旨在綜合所有甲骨，作一全面的徹底整理，以期解決甲骨文中的一些問題"（自序）。他們提供了材料，有關某些問題的材料，斷代的分類排比，而並不曾完全解決問題。這由於他們對于古代典籍和古代文字不能像羅、王那樣嫻熟淵博的與卜辭聯系，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古代社會的理論根據是錯誤的。因此，他們的材料排比雖很齊全而不免於堆積和重複，他們的論證有時失之於繁瑣與不能一致。

另一方面則是一些個別的獨立研究者，如胡光煒之於文法例，陸懋德之於民與文化，劉朝陽之於殷曆，于省吾之於文字和校正古書，曾毅公之於綴合和地名人名的引得，聞一多之於神話。他們和羅、王之學一樣，都是利用了拓本材料而作研究的，還不曾充分利用發掘的知識，還不曾進一步地用它來研究殷代社會的全部面貌。以卜辭當作一種研究社會歷史的資料，企圖從表面上偶然的堆積的文字中尋求殷代的社會歷史在發展過程中的階段及其本質的，從郭沫若的古代社會研究開始。這書於1930年在上海出版，其第三篇"卜辭中之古代社會"，分爲兩章，即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和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這本書的出版有着極重大的影響，而郭氏後來在自我批判中說"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1929年郭氏在日本寫了甲骨文字研究，他初意本是要"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重印弁言），

而同時對於甲骨文字本身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努力。繼此而作的卜辭通纂和殷契粹編是羅、王以後最有系統的著作。他的初衷本在全面的了解“殷代社會之真相”，並不是枝枝節節去考釋一字一詞，然而正因爲如此，又加以他的敏銳與膽識，對於一字一詞常有創穫。如此，他已不復以羅、王已成的業績，而是以自己對於卜辭精深的認識來研究古代社會，這才有可能正確的利用新材料在新的觀點上看到古代。在此時期，也有許多人努力於古代社會的研究，或者單憑古籍，或者援用羅、王之說，或者援用郭說，其所以不能盡美者，即在乎對於甲骨的和古文獻的原始材料不能精通之故。其結果即如郭氏在自我批判的開始說“有的朋友還沿用着我的錯誤，有的則沿用着我錯誤的徵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今後甲骨學的研究的方向是可以明確的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研究卜辭的最重要的目的，乃在利用地下的材料與發掘所得的知識，配合了整理過與鑒定了的古代典籍，在正確的理論領導之下，研究歷史發展中的殷代社會文化的全貌。刻辭甲骨只是一種材料，但我們在研究與援用之先，必須縝密地處理這些材料。首先是認字，但字不是孤立的，每個字的意義由于它在句中的位置與作用而決定的，所以文法例和辭例是不可少的。關於此，胡光煒、董作賓、胡厚宣對於甲骨的辭例都有專論述。由已經認識的字，進而成爲字彙或字編，始於王襄，其後商承祚、孫海波都曾一再編輯，依說文次序編排。這些字彙，由於後來新材料大量出現，已成過去，且其但列單字而不引全辭，不同王朝的單字混列不分，錄取的字有許多是不對的，都是需要重編的。卜辭是零散的、殘缺的，所以需要復原的工作；郭沫若曾作過“綴合例”和“互足例”的工作，董作賓除了綴合以外還利用甲骨位置把實物相連接的試爲歸屬於某一整甲骨。關於此，曾毅公和郭若愚用力最勤，曾毅公又作了地名的通檢，作了一片重見數書的校記。胡厚宣作了甲骨年表和甲骨論著書目的索引。孫海波作了古文聲系。爲了便利於初治契學的人，朱芳圃作了甲骨學文字編、唐蘭作了古文字學導論和中國文字學。凡此皆是工具書，在今日看來，有若干已經需要增補和修改的，但它們對於甲骨研究的進步也已盡了很大輔助的作用。

由上所述，可見五十餘年以來甲骨學的研究是向前不斷進展的，從孫詒讓的“甲文”單字的認識，進步爲羅振玉“卜辭”分類的條舉，由此而達到王國維“世系”“制度”的研究；由於科學發掘的收穫，而有董作賓“斷代”的研究；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摩爾根學說的介紹，而有郭沫若“古代社會”的研究。上述的四個階段，也就是用“古文字學”“古文獻學”“考古學”“社會歷史科學”四種不同科目來對待卜辭的發展過程。這第四個階段，雖然經過了二十年，但由於解放前受到反動政權的扼抑，沒有好好地成長，只有到了今天中國得到歷史性的革命勝利以後，才有條件發揚光大起來。

第二章　文　字

第一節　甲骨文字的初期審釋

1903年劉鐵雲在鐵雲藏龜自序上，曾嘗試讀了幾條卜辭。他所認的40多字中，有34字是對的，其中包括19個干支字和2個數字。1904年孫詒讓根據劉氏石印的拓本作了契文舉例，是第一部攷釋甲骨文字的著作。

1910年羅振玉貞卜序云“亡友孫仲容徵君詒讓，亦考究其文字，以手稿見寄，惜未能洞析奧隱”。前編序云“數年間僅孫仲容徵君詒讓作札記，此外無聞焉。仲容固深於倉、雅、周官之學者，然其札記則未能闡發宏旨”。孫氏卒于1908年，他在此以前曾以手稿寄羅氏，又曾寄劉鐵雲、端方。1917年丙辰冬日，王國維得“契文舉例稿本於滬肆，因寄羅氏，印於吉石庵叢書中”，王氏說“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篳路椎輪，不得不推此矣”（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國學論叢1:3:106）。又說“瑞安孫仲容比部始於光緒甲辰撰契文舉例，原稿曾寄劉鐵雲，越十三年丁巳，予得其手稿於上海，上虞羅氏刊入吉石庵叢書第三集”；“孫氏之名原亦頗審釋骨甲文字，然與其契文舉例皆僅據鐵雲藏龜爲之，故其說不無武斷”（最近二三十年）。王氏寄此稿時，曾有一信給羅氏，說“孫仲頌契文舉例當即寄上，惟此書數近百頁，印費却不少，而其書却無可採，不如古籀拾遺遠甚，即欲摘其佳者，亦無從下手，因其是者與誤者皆併在一條中也。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絕無條理，又多因所誤釋之字立說，遂覺全無是處。我輩因頌老而重其書，又以其爲此學開山，更特別重之，然使爲書費錢至數百金，則殊不必。公一觀此書，當與維同感也”（據羅氏信札錄出）。羅振玉丙辰日記十二月十一日記“靜安寄孫徵君契文舉例至，……粗讀一過，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蓋此事之難非徵君之疏也”。十二月十三日“以契文舉例付印”。就此可知，儘管王氏極不贊成印行此書，而羅氏仍然于收到後三日爲之精裝影印。1928年羅氏一部分書籍售於燕京大學，孫氏原稿在其中。

有清一代關於禮儀注疏與文字考釋兩事，甚爲發達，孫氏最後出而貢獻最大。他所作周禮正義和古籀拾遺、古籀餘論都是極有價值的著作，而尤以後兩書推進了金文研究的方法。他在契文舉例序上說他看了鐵雲藏龜後“迺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近，篆畫尤簡省，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能盡識。……今就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佚，兼以尋倉後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後一年作名原，企圖“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迹，上推書契之初軌”，以甲文、金文、石鼓文等與說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名原序）。我們在此應指出，偏旁的分析不能算作孫氏的創見，因爲許慎的說文解字最先分別部居、剖析形聲，乃鋪陳文字於平列的不動的靜態中加以分析。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旁分析，藉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發展之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迹。他對於古文字學的最大貢獻，就在於此。

羅、王對於契文舉例的批評，雖不免苛刻了一點，大致上還是不錯的。他所見卜辭既局限於印本模糊和辭句殘缺的鐵雲藏龜，又未曾接觸實物拓本，他的錯誤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他所認的對的以及和羅氏水平相等的共185字，雖然大部分也見于羅氏攷釋書中，並且多半是從和單個金文的比較中得出來的，但這些字畢竟是最基本的常用字。因此我們以爲在甲骨文字考釋上，孫氏還是有他開山之功的，他是初步的較有系統的認識甲骨文字的第一人，由於材料的不足，而卜辭殘闕的很多，因此他只是認的若干單字，沒有在完整辭句中求通其意義。根據認對的單字（又加以許多認錯的單字）所擬構的殷人制度，自然是難以成立的。他處理金文時，在字形偏旁的分析以外，尙注意到所分析的字的上下文的關係（即單字在句中的位置與作用），經常與其它金文或文獻辭句作比較，這些在契文舉例中都沒有充分運用到。因此，儘管他努力分析字形，常不免于錯誤，因爲他不曾在辭句中審覆所釋字之是否確當。即以所誤釋單字而論，如以王爲立，以貞爲貝，以往爲臺，以吉爲畐，以獸爲獲，以止爲正，母女不知通用，旬亡禍讀作它父囚，以辰巳之巳爲子丑之子等等，凡此若細與金文對核，還是認得出的。因爲他不認得王字，故不知卜辭爲殷代王室的卜辭，因此在上卷頁21—22列了祖乙、祖丁、祖辛、祖甲、祖庚、大甲、大丁、大戊、羌甲、南庚的名號，以爲不一定是殷本紀中的祖乙、祖辛、祖丁而可以是殷代諸侯臣氏的名號，如此功缺一簣，令人歎息。

王國維既手寫羅振玉的考釋，作序曰“會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參伍以窮其變，比較以發其凡”。又作後序曰“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于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蓋不在考釋下；即以攷釋言，其有功於經史諸學者蓋不讓於小學；以小學言，其有功於篆文者初不讓於古文”。王氏又說殷虛卜辭出土後“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爲第一，其攷定小屯爲故殷虛，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最近二三十年）。郭沫若亦曾說“甲骨自出土後，其蒐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攷釋之功也深賴羅氏”；又說考釋一書的出現“使甲骨文字之學蔚然成一巨觀。談甲骨者固不能不權輿

於此,即談中國古學者亦不能不權輿於此"(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224—225)。

王、郭對於羅氏的評價,大致上還是正確的。甲骨的蒐集與保存,拓本的刊印,我們以前已有論及。攷定小屯爲殷虛與審釋殷帝王名號二事,確乎是羅氏攷釋文字以外的貢獻;沒有此二事爲前題,對於文字攷釋也難求其貫通的。他的攷釋所以比孫氏更進一步,固由於他親自接觸實物與拓本,更由于他確定了"安陽所出龜甲獸骨刻辭者實爲殷商王室之遺物,大卜之所掌"(辛亥本前編序),因此他對於卜辭的認識就大不同於孫氏了。羅氏對文字的攷釋,先後往往更易補充其說,此可由他撰作的書稿爲證:

(1)貞卜	殷商貞卜文字攷一卷	1910年石印
(2)貞卜刪訂本	未印行	
(3)貞卜手稿本	殷商貞卜文字卷上	未發行,據手稿
(4)初印本考釋	殷虛書契考釋一卷	王國維寫印,1915年
(5)待問	殷虛書契待問編	石印,1916年
(6)增訂本考釋	殷虛書契考釋三卷	石印,1927年
(7)合批本待問	羅、王手批待問編	據手批本

以上七種其實只是一種的增易。

貞卜一書對於甲骨文字作了最初步的試釋,分爲考史、正名、卜法三章。在正名一章中,他曾提出了:(1)史籀大篆即古文非別有創改;(2)古象形字因形示意不拘筆劃;(3)卜辭可與金文相發明;(4)卜辭可糾正許書之違失。這四點除(1)有問題外,大致上是不錯的。

貞卜手稿本和貞卜刪訂本大致是同時所作,約作於1912—1914年之間。前者,即未發行的殷商貞卜文字卷上,分爲三部分:

名篇第一	人名、地名、紀歲、紀月、數名、天象、地形、居處、鬼神祭祀、飲食、人類、形體、方位、采色
物篇第二	動物、植物、器用
事篇第三	

除了名篇中的人名、地名、紀月不計外,共有473字。這個數字,不下於初印本攷釋卷中所收的字數,但較之貞卜正名章所舉的字例,已大爲增加。不但字數,而且在實質上較之貞卜,也有了很大的進步。貞卜中有顯然錯誤的字例,至此亦稍有改正,如初期的午字誤爲子字,姉字誤爲妾字。在473字中,有64字到攷釋中皆被刪除或不列入形聲義可知之類,其中如臺、衆、目、口、勹等字都是正確的,刪去是不當的。他的古、畜混淆,王、立混淆,以亘爲以,謝和擊的誤釋,凡此錯誤和孫詒讓同,這可能羅氏早年看到孫氏手稿,在有意無意之間受到了影響。

前編自序說既作貞卜"已而漸覺其一二違失,於舊所知外,亦別有啓發,則以所見較博于曩昔故。……竊所見未博,考釋亦詎可自信。由此觀之,則蒐求之視考釋不尤急歟"。蓋羅氏作貞卜之時,所用的材料祇有所藏不足800片的甲骨與一些拓本。自貞卜刊布以後直到他寫定考釋之時,他所藏的甲骨幾達20,000(其中較完具可用者約3,000餘片),外加得自它人的拓本和影本,爲數已甚巨。上述的手稿本與刪定本的刪製,即際于此。但手稿本只是可認識的字的分類排比,並沒有解釋。

考釋在寫定以前已有了準備,手寫本實際上是攷釋的綱目與初草,此時加以詳細的詮釋而已。初印本的考釋不分卷,共爲八章:(1)都邑,(2)帝王,(3)人名,(4)地名,(5)文字,(6)卜辭,(7)禮制,(8)卜法。(1)(8)兩章大致根據刪訂本的貞卜,(2)—(5)根據貞卜手稿本,(6)(7)是從新寫的。貞卜中本有"卜辭"一節,已完全改製,並加擴充。此書編作於1915年,曾由王國維手寫付石印,因此王氏後序說"頗得窺知大體,揚搉細目"。王氏之從事古文字學,始於是年,一方面因整理羅氏金文拓本而作金文箸錄表,一方面因校寫考釋而作卜辭的研究。

上來所述貞卜以及其它兩稿本之作,當時羅、王雖常同處一城,而王氏的興趣並不在此。直到此年,王氏於校寫之際,乃因討論而自作精深的研究。初刊本考釋所引王氏之說,或爲創見如釋西、昱等字,或爲補充如釋王字,或爲引申其義如鳳、犁等字。1951年我得到考釋的原稿本,都是羅氏手寫,其中書頭上常注有某條應移應增改之處,並有羅氏致王氏便箋請其補入某條者,稱之爲"禮堂先生"。攷釋的綱領和分類次第,與羅氏以前諸作,實相一致,不過有所改善而已。在編作中,二人對細目的商榷則確乎是常有的,由稿本與初刊本相校,王氏在校寫時對於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並未作重大的增刪。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書紀年,和王氏的看法大相違背。王氏後來作戩釋時,對於羅氏所考定的文字並不完全接受,有另作新釋的,有加補充的,有引而不加可否的。他所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夾注中曾說貞卜、考釋、待問編"諸書詳考筆畫,審慎闕疑,雖間亦有附會,而十之七八確鑿可信"。此種堅持真理實證研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

初印本考釋第五章,在增訂本中成爲卷中。初印本"文字第五"分爲三部分:一、形聲義皆可知者(485字);二、僅得知其形與義者(56字);三、形聲義皆不可知而與古彝器款識同者(25字)。增訂本刪去後二者。初印本第一部分485字雖未標明分類名目,其實大致上是依照未印的貞卜手稿本的三篇分類法而排列的,其次序是:

數名、干支、天象、地形、居處方位、鬼神祭祀、人類形體、飲食(自一至鼍相當於手稿本名篇去人名、地名、紀月)

動物、植物、器用(自牛至网,相當於手稿本物篇)

火部、人等部、又等部、止等部、阜部、辵部、水部、戈部、狩獵之事、其它(自火至鬳,相當於手稿本事篇)

最後事篇較雜,子目是我們擬的,原手稿本無子目,其它兩篇子目則據手稿本。

羅氏在考釋以前的諸作,就文字審釋而論,都還是不甚成熟。考釋的寫定,才逐字的較爲精密地審核每一個字,就此把早期誤釋的字加以淘汰與更正。但是他所淘汰的與更正的,還不夠徹底,他所確定的字到今天還有許多留待商榷的。他所考釋的,干支數字以外,有些字即在分析形聲義都有問題的,可說是望文生義;還有些字雖形聲的辨認似乎正確,然而因爲這些字出現在卜辭中只是用作專名(即人名、族名、國名、姓氏、地名等)以及一部分後世失傳的祭名,因此無法判斷它們和字書上某些字結構的相同相似或相因襲,是否可以等同爲一。易言之,羅氏列於形聲義皆可知之類的,在我們看來,只是就其形與聲部分依偏旁分析可以如他所定的隸定爲今字;只是就其象形或形符、聲符的構造可以推知其最初意義(即初義);但它們在殷代的活用意義,因缺乏實例,無從推定。這類的字,我們可以說他是認對的,但是並沒有證明出來。他用作證明的,只是這些字與金文或篆文的形體因襲關係而已。古文字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就在於此。

以上述的嚴格標準來看,考釋中有許多字還要退回"待問"的範圍中去,這樣羅氏真正認得準確的字要大大地減少。他曾盡心地想要平實的盡可能的用字形比較與偏傍分析的方法,照顧到所釋字在辭句中的位置或作用(人名、地名、物名或事類等等),將可讀的(不一定是正確的)字羅列出來。有了這個基礎,我們才有可能從雜亂無章的許多卜辭中,通讀它們。由于通讀卜辭,我們才有可能從卜辭中抽出有用的歷史材料,才有可能在抽繹歷史材料的過程中發覺他所釋字的不適當不正確,因此加以更正補充,有的加以放棄。經過後者的手續,我們又從而更正、補充或放棄以前從卜辭中抽繹出來的歷史材料。如此交替的更易,正確的歷史材料與正確的審釋文字,才能漸漸豐富而鞏固起來。然而羅氏以後的有些學者並不如我們所指出的這種方式從事歷史材料與文字審釋的逐漸修正,他們孤立的有意的尋求難以辨認的字,或者不經過重新審核而利用從卜辭中抽繹出來的歷史材料。如此誤認的字與錯引的史料,使卜辭的研究入於歧途。

增訂本考釋出版於初印本問世十二年以後,它是羅氏在甲骨學上最後的總集。據丙辰日記(六月初九日)說"此次補正計得人名二百廿七,地名二百廿八,可識之字五百卅七",即指考釋的修訂,是在1916年。增訂本的缺點有二:一是把初印本每字或每條卜辭下注出的書名、頁數、片數刪去了,很不便於復查與援用;二是增補的地方多而很少刪除。增訂本刪除了初印本的麀字(併入於牡),初印本485字至此增爲571字,計增多87字(其中商字重見,實際只增多86字)。

在初印本中,文字詮釋部分曾經引述王國維之說;到了增訂本,不但卷中文字部分更多引述之外,並卷上卷下亦多有引述。王氏對於歷史和文字考證的基本貢獻,大部分收容在此。1912年王氏同羅氏東渡以後,始專攻文字學,他自己說"國維東渡後從參事治古文字之學"(金文箸錄表自序)。羅振玉說王氏辛亥東渡以後"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觀堂集林序)。其有關古文字和古史的著述經過如下:

1912年	東渡,始讀清代小學書,據羅氏王傳
1913年	圈讀段注說文,作明堂寢廟通考
	編齊魯封泥集存
1914年	與羅氏分作流沙墜簡考釋
	作金文箸錄表
	校寫羅氏殷虛書契考釋
1915年	寫殷虛書契前編卷一、二釋文,未刊
	作洛誥箋、鬼方考、三代地理小記、古禮器略說
1916年	作史籀篇疏證、漢代古文考
	殷禮徵文當作於此年或下年之春
1917年	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作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作殷周制度論
1918年	寫殷虛書契後編卷上釋文,未刊
1923年	觀堂集林出版
1925年	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講古史新證

由他的研究過程以及其著作,可以窺見他和羅氏不同的地方。羅氏對於卜辭辭句的通讀與分類,是他勝過孫氏處;王氏又從辭句的通讀與分類,更進一步結合卜辭於史

地和禮制，亦即是歷史的考證。羅氏在貞卜序中所舉的考史、正名、卜法的三個目標，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礎，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學發掘以後才開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聯系正名與考史，以紙上史料與卜辭相印證，是王氏所特別着重的。羅氏說“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文物制度，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其術在以博反約，由疑而得信”（觀堂集林序）。他研究了文獻上商王都邑所在，而後考訂卜辭中商、亳、屣之所在；他蒐集了文獻上關于王亥、王恒的記載，而後考訂卜辭中王亥、王恒之爲商先公；他引述了金文和文獻的殷祀或衣祀，而後考訂卜辭中“衣”祀之爲合祭。凡此都表示要正確的了解一個古字的意義，必須先有充分的古代社會的知識；即是說，一個古字是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情況下被用作爲某種意義的符號的。王氏很少爲詮釋文字而詮釋的，他在討論尚書、古地理、禮儀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題目下，爲解決諸題目的關鍵所在而詮釋文字。他在講解說文時而作的試釋，以及類編所引他簽註在羅氏考釋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懸空設想而不甚確鑿的推測。然而就審釋文字而言，他所釋的字數雖不多，却還有其特殊的貢獻的。孫、羅所釋，是比較容易審釋的字，有了一般的說文金文的修養，是可能釋出來的。王氏所釋的字數只寥寥十餘字，然他認識了早期的“王”字，對于卜辭全體的認識，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認識，解決了占據很多數量的卜旬卜辭。他認識了“土”字並以爲假爲“社”字，對於古代禮俗提供了新材料，我們由此而發現卜辭中的“亳社”。他分別了卜辭中“又”字有“祐”“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說明頌義與假義的分別如“我”字本象兵器，假借爲人稱。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學上的精深之處。

從 1904 到 1918 年，是甲骨文字審釋的第一個時期。王氏說“書契文字之學自孫比部而羅參事而余，所得發明者不過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禮制有待於攻究者尤多”（類編序）。這個結語是很公允的。然而，此十分之二三者，雖然經過了他們的努力，在今天看來還有不少需要補充修正的，還有不少還需要重新審釋的。這十分之二三，還是比較容易發明的，而其它十分之七八，尚有待於將來。

第二節　甲骨字彙的編製及其內容

羅振玉增訂本考釋奠定了初期審釋文字的基礎，同時也成爲後來字彙的基礎。我們按照出版年月將各種字彙排列如下：

1.羅　殷虛書契考釋　羅振玉撰，1915 年（初印）1927 年（增訂）
2.王　簠室殷契類纂　王襄編，1920 年（初印）1929 年（重訂）

3.商　殷虛文字類編　商承祚類次，羅振玉考釋，1923 年（初刻）1927 年（删校）
4.朱　甲骨學文字篇　朱芳圃編，1933—1934 年
5.孫　甲骨文編　孫海波集，商承祚校，1934 年
6.于　契文例　于省吾編，曾毅公助理　稿本（1940—43）

2—5是按照說文次第分爲十四卷排列的，而將說文所無的字附隸于各部之後。商、朱、孫只排列各字，不引卜辭；只有王書每字之下引卜辭，然而也不甚完備。朱書采各家之說平列而不加評論，亦少己見，雖無所發明，但尚便利於初學者的翻檢。商、孫兩書先後從羅書孳長，增入羅、王以後新釋之字。但兩書在王襄書出版以後，頗多與王襄相同之處，並不標明。就編制與摹寫而論，孫書較勝。于氏稿本羅列材料之富，遠勝上述五書，分析較細而客觀，其長處係每字之下博引卜辭。但此是他自備檢閱之用，並未作爲成書供學人所用，其已考釋成篇者都已發表於殷契駢枝中。他的稿本，凡可隸定者就古文字形隸定之，亦往往有眉批和簡短札記。但是每字之下的卜辭並未分時代別其先後，並未依用法分別詞類，還是一種需待整理補充的材料。他的這種作法，和我們理想的“甲骨刻辭字彙”很相接近，所以雖並未成書，我們認爲是最好的一種字彙編製的草圖。

根據上述的字彙來統計甲骨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字數是有困難的：（1）各字彙所采材料大略限於 1941 年以前出版的；（2）字彙中往往將孳乳字（即重文，如又字作“又”“右”兩用）計爲幾個字，將應該分別爲數字的併爲一字，將應該定爲一字的分爲數字；（3）專名占了很大一部分，而此專名的重加檢驗是極繁雜的；（4）根據了已識字形偏傍來隸定成未識的說文所無的字，也同樣要加檢驗；（5）說文所有而各家的說法之是否正確，也待重新決定；（6）有些說文所無的甲骨文可能和說文某字有歷史因襲的關係，雖然兩者在字形上有了差異；有些說文所有的甲骨文可能和說文某字並無關係，只是字形結構相同或相近而已。

爲了能達到一個概數，我們仍作統計如下，凡有括弧的數字是原書的數字，否則是我們所數出來的。

1.羅 a.初印本 485　　增訂本 571（560）
　　不包括人名章地名章所隸定者
　b.待問編 1003（1000）
　　總數 1574（1560）
2.王　初印本正編（873）
　　　存疑（1852）

　　　待考（142）
　　　總數（2867）
　　重訂本正編 957
　　　存疑待考 1808
　　　補錄（11）
　　　總數 2776
3.商　初刻本正編（790）
　　　待問編 785
　　　總數 1575
4.朱　正編 845
　　補遺 80（已見正編者不計）
　　總數 925
5.孫　正編說文所有 765
　　正編說文所無 193
　　正編重文 49
　　正編總數 1007（1006）
　　附錄（1110）
　　總數 2117（2116）
6.于　正編 1156
　　附錄 1213
　　殘目 421
　　所未錄甲骨文編中地名 216
　　總數 3006

根據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約略的估計

甲骨上的文字總數約有	3,000—3,500 字
前人已經審釋的不超過	1,000 字
現在還不曾認出的約有	2,000 字

關於這已審釋過的 1,000 字，有多少是審釋正確的，現在還不容易估定。

上述六書其所采用的拓本材料和各家考釋，略如下述。

1.羅　所用材料：鐵、前、後、菁、餘；增訂本加林

所采各說：孫、羅、王

此書大部分爲羅氏所釋，但孫詒讓著作中考訂過的有 180 餘字同於羅氏者，雖後者的考證與舉例較爲週密與正確，我們仍應將首先審釋之功歸之於孫氏而以補充發揮引申之功歸之於羅氏。以後諸家的釋字，亦用此例。初印本文字考釋部分援引王國維之說。增訂本較初印本新增了 87 字，實際上只有 86 字。增訂本出版之時，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和戩釋，王襄的類纂，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等都已出版。在此 86 字中可以分爲：

引用王國維的	6
采用王國維的	5（其中 2 同於王襄）
同於王襄的	60（其中 6 同於孫詒讓）
羅氏自己的	18（其中 4 於類編有祚案）

我們以爲 6 條王襄同於孫氏的，應歸之於孫氏。此處有 54 字亦見于王襄書，據日記增訂本作於 1916 年；羅氏庚申日記（1920）記采錄王襄 32 字，而不是增訂本增入之字。王襄初印本中於“汭、珍、僕、徹”等字（羅氏新增 87 中）下引述羅說，此時羅氏的增訂本尚未出世，因此他可能多少受了羅氏尚未發表的考釋的影響。

2.王　所用材料：羅書所引，簠
　　所采各說：孫、羅、王、王襄、華學涑（少數）

初印本和重印本的材料大致相同，後者不過又據所購得的數十拓本增入 11 字。他的材料除了采用羅書外，大多數用他自藏的甲骨並少數別家的拓本。他所藏的甲骨後來石印爲簠室殷契徵文，共 1125 條，因有 165 片分割爲二條或三四條，分類排比，故其原藏的爲 960 片。又因石印不精，上石之先曾加摹改，所以自郭沫若以來皆疑其僞。後來他的未剪裁的拓本由羅氏重新影印於續編中，商承祚又曾借他的拓本照了一部分的相片，他所用材料的眞實性才爲世人所知。

此書所釋采用了孫、羅、王三家之說，而於孫說不大注明，或因孫書有已爲羅書所包括。但有些條雖已見於羅書的，編者只寫“古某字”而未標明來源。編者異於商、孫兩種字彙之處，在其不盡受羅書的範圍，有羅書考釋而他不認以爲對的，或附入于存疑之中，或在正編中以己意改釋。他在正編與存疑中所釋的，約有 200 字以上。這些大部分在商、孫兩書之中。

因爲此書所用材料以他自藏的甲骨爲主，而此等材料曾被懷疑；因爲羅書在奠定甲骨文字考釋上有極大的聲威；因爲甲骨文編取材較廣，摹寫較眞，故流行遠過：有此數因，使此值得我們重視的創作性的字彙，沒有得到應有的表揚，是不公允的。但我們不

是說他的考釋勝於羅、王，只是說他的創作性勝於商、孫兩種字彙，而有些字至今還是認作正確的。孫、羅、王以後，郭沫若、唐蘭、于省吾之前，王襄對于文字考釋是有其貢獻的。

此書"正編"所收是認爲說文所有的，說文所無的大多數列於"附編"，少數無法定偏旁的列於"待攷"。正編初印本873字較羅書初印本485字多出了許多。

3.商　所用材料：鐵、前、後、菁、餘、林
所采各說：孫、羅、王、商

此書所用材料較羅書初印本只多了一種林，而不采用戩。據自序說，羅氏印行攷釋與待問編以後，"手自增訂之處蓋不下數百科"，而待問編中存疑之字，羅、王"又各有增釋，蓋近十分之一"。此書說解一仍羅氏之舊，其"或有引申則稱祚案以別之"。我們檢查，凡有"祚案"的可有三類：（1）羅氏攷釋所定而無說解者，或有說解而商氏引申者；（2）羅氏初印本攷釋所無而見於王襄書者；（3）商氏的攷釋。最後一項爲數不多，而屬於已見於王書者居多。王國維於此書序中對於商氏所釋六個字認爲精確，而其中三字（甗、壬、狽）則王襄所已釋，是王國維檢查未及之處。此書未提及王襄，但商氏編集此書時，王氏類纂業已出版數年之久。

此書正編和待問編的總數，與羅氏增訂本攷釋和待問編的總數約略相同，都是1,500多字。正編除了說文所有的字以外，附增了說文所無依偏旁分析而可隸定之者。此例亦爲孫書所采。因此此書正編790字，實際上是羅氏增訂本攷釋加上依偏旁隸定之字。除了一部分同於王襄以外，很少加入新字。

4.朱　所用材料：鐵、前、後、菁、餘、戩、拾、林、明、新、卜通、燕、佚
所采各說：孫、羅、王、王襄、商、葉玉森、陳邦懷、容庚、余永梁、胡光煒、丁山、徐仲舒、郭沫若、董作賓、唐蘭、吳其昌、戴家祥、沈兼士

此書羅列諸家之說，不加判斷，也沒有自己的說解。

5.孫　所用材料：鐵、前、後、菁、餘、拾、林、戩
所采各說：孫、羅、王、商、葉玉森、陳邦懷、容庚、唐蘭、董作賓、孫海波、（王襄、林泰輔、余永梁、胡光煒、丁山、徐仲舒、郭沫若）

此書和朱書幾乎是同時的，兩者有相同之處，即(1)以集各家之說爲主，(2)正編中附增說文所無之字。但兩書亦有不同之處：(1)朱書詳列各家之說，孫書除引商、葉常注明以外，其它所引大部分不注來源，凡上列括弧中的人名皆被引及而未加注明；(2)朱書所用材料多於孫書者有五種，孫書較商書只多了一種戩。由此可見，除了摹寫較真、舉例較

備、采錄之說較多以外，孫書的編作精神還是承襲了商書的傳統，而對於業已出版了發掘所得材料也沒有及時收入。孫書較勝于商書之處是內容比較充實而采錄的家數增多了。

正編所錄說文所有之765字，其來源如下：

羅振玉	332	考釋及貞卜
孫詒讓	184	契文舉例及名原
王　襄	133	類纂及徵文
王國維	25	觀堂集林及戩釋
葉玉森	23	說契、鉤沈及拾遺釋文等
商承祚	15	類編
陳邦懷	9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
余永梁	6	殷虛文字考
林泰輔	3	林抄釋
郭沫若	2	
徐仲舒	2	耒耜考
胡光煒	2	甲骨文例
容　庚	2	
唐　蘭	2	

據此可知甲骨文編765字中，孫、羅兩王占了674字，而實際上所采用王襄之說在130字以上。然而編者除於凡例中提起簠的真實性以外，亦未引述王襄。

就缺少創造性與判斷力而言，此書與商、朱相同。然而商書尚墨守所謂師說，此書如凡例所說，"雖博采通人"，而間亦"以己意爲定"。在去取之間，有時舍長而取短：孫、羅所釋之德，此改釋爲循；羅所釋之朝，此改從王襄作萌；孫詒讓分別啚、亩，羅氏混同之，此從羅；孫詒讓以步爲步，羅氏以爲衍也是步字，此從羅；胡光煒分辨止、㞢非一，此則混同"止""㞢""生"置於"之"下。至于已經詮釋之字，如唐蘭所釋之兒，余永梁所釋之肆，丁山所釋之夢與疾，皆入於附錄；反之正編中有許多字應該編入附編的，此書過早的錄入正編，尤其是葉玉森等所釋的，極多穿鑿附會。

雖然如此，這本字彙對於研究卜辭有了很大的方便，對于以前所已考釋的字也用了一番工夫加以去取。孫、羅、王三家所釋字，只有過多的采錄了，遺漏的並很少；王襄所釋有些字還有采錄備考的價值，此書多未用。總之，這本字彙結束了羅、王之學中傾向於

保守的一支脈。

從1919年到1933年，是甲骨文字審釋的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中出現了四種字彙，只有王襄的比較有着創造性的貢獻，增加了一些新認識的字。屬於羅、王之派的商承祚、柯昌濟、孫海波和王國維的學生余永梁、戴家祥、劉盼遂、吳其昌等人，對於文字考釋承襲了羅、王的傳統，加以引申補充和集釋，並沒有很重大的發明。上述諸人所考釋的字本來就不多，所釋的至今仍然可認爲正確的每人不過數字而已。他們比較保守的和謹慎的態度，較之葉玉森等人射覆式的釋字是要穩健些的。羅氏在待問編的序上闡明闕疑待問的用意，並希望以後的人不要"取斯編所載，供其私智穿鑿"，而這種作法，在這個時期是很盛行的。

這個時期有好些人很輕易的印出小册，他們的說法是臆想多於考證。他們的態度是求發明新字而釋字，其結果是一無所得。反之，有些人從研究某一問題而涉及甲骨文，常常有較好的結果。徐仲舒的耒耜考提出了耤、劦、男、利、方等字象着某種農耕工具之形，全文雖不無尚待商榷之處，但用這種方法處理文字是很正確的。胡光煒的甲骨文例初次接觸到卜辭中若干所謂虛字的用法，由此而分別"止"與"㞢"的用法，指出"勿"與"易"的分別，而以後者爲"勿剪勿伐"之勿，前者爲雜色牛之"物"之省。這些是正確的。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某個或某些字，是可能得到滿意的結果的，是比單單分析字形更可以全面的了解某字的意義的。但是，若以不正確的分析字形爲出發，則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除了上述諸人以外，在這時期內的學者如丁山的釋亡尤、釋疾、釋夢，吳其昌關於雍己和人祭的發現，沈兼士的希殺祭古語同源考，都是較有貢獻之作。

第三節　考釋甲骨文字的方法

自從王國維作了戩的考釋，後來凡有甲骨拓本刊印也多附有"考釋"。此等考釋可分爲四類：(1)僅以釋文爲主的，如胡厚宣的六、元、劍、寧、南北、京滬，商承祚的佚、福，孫海波的河、誠，金祖同的珠，亦間附考證；(2)集釋的，如葉玉森的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和吳其昌的殷虛書契解詁，前者並無所論定，後者援引舊說過於支蔓；(3)多所發揮的，如唐蘭的天所錄甲骨才百餘片，乃旁徵博引，大事考證；(4)系統的詮釋，如郭沫若的卜通與粹編，分類排比以後，加以綜合的研究；又如王國維以平日專題研究的心得，分散于戩的考釋之中。此兩者雖出發點不同，而皆是有組織的考訂卜辭。其它如王襄的簠的考釋，容庚等的燕的考釋，也還比較平實。

除了戩、簠的考釋較早以外，其它的釋文都是從1933年開始印行的。我們稱此爲甲骨文字審釋的第三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最有貢獻的代表者是郭沫若、唐蘭和于省吾。他們對于甲骨文字和銅器銘文同樣地都有深刻的研究，對于古器物和一般的古史都有較富的知識，在孫、羅、王以後更進一步地去研究甲骨文字而有着創造性的貢獻。在材料上，他們援用了陸續出版的新材料，也接觸到一部分的甲骨實物。科學發掘所得的材料和記錄雖沒有全部公佈，就其片斷的簡報和專題的研究成果，給了他們某些方面關于甲骨本身的知識。這個時期的文字考釋，一方面否定了孫、羅、王以來所誤釋的，重新加以認定；一方面新認了孫、羅、王以來所未認的字。孫、羅、王早期所認識的字雖較多，是比較容易探索的；這一個時期要把剩下來的難字認出，是較困難的；所以認出的字數並不多，而所已認出的字還有許多爲各家所爭執不定的。

郭沫若在1929年寫成甲骨文字研究，自序說他之所以"研究卜辭，志在探討中國社會之起源，本非拘拘於文字史地之學"，然而"文字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徵，……欲進而追求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因此這本書和他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是互爲表裏的。1952年郭氏重印此書，原有的17篇刪存爲8篇，在弁言中重述他之考釋文字是想由此"來了解殷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以刪存的八篇而論，釋祖妣論婚制，釋臣宰論奴隸制，釋耤釋勿勿論農耕具，釋龢言論樂器，釋朋論幣制，釋五十論數制，釋歲釋干支論天象曆法，釋耤釋歲和釋五十等篇同時也作了文字考訂的貢獻。

郭氏東渡以後先後作卜通和粹，是從卜辭原材料上，重新加以研究。前此他所依據的多半是羅、王的成說，而他的零篇的文字考證則收入于甲骨文字研究中。卜通和粹選取了比較重要卜辭，分類排比考釋。卜通所用的材料是劉、羅兩家藏骨和日本的一些收藏，也有發掘所得的一小部分；粹則是劉體智所藏甲骨的選萃。他的分類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遊、雜纂。每類之後，有一段總結語，這總結語乃是根據卜辭所得的殷代社會某一方面的結論。這兩本書的考釋對于過去治理甲骨學的人有過很大的貢獻，它們幫助了學者自淺而深的全面的有系統的了解卜辭內容，並從而得到殷代社會各方面的結論。我們以爲認字與通讀卜辭必須在這樣的佈置下才有意義，才有可能達到正確的結論。也必須經過這樣的研究程序，並再三的改正與補充，才能得到若干條正確認識了的卜辭，以作爲我們史學上引用的資料。否則的話，就會像郭氏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上說的"目今有好些新史學家愛引用卜辭，而却沒有追縱它的整個研究過程，故往往把錯說了的仍然沿用，或甚至援引錯誤的舊說以攻擊改正的新說，那是絕對得不到正確的研究的"。

就郭氏自己的研究經過而說，也可以說明研究過程中不斷發展與不斷改正乃得到正確結論的必要條件，文字的認識必須結合着社會歷史文化的全貌的認識才可以互相校正。郭氏在卜辭中之古代社會本論一章，曾經得到以下的結論：殷代“產業狀況已經超過了漁獵時期，而進展到牧畜的最盛時期，農業已經發現，但尚未十分發達”。以上的結論，到了卜辭通纂便改正爲“大抵殷人產業以農藝牧畜爲主”，是把牧畜由主要的變爲並重的。到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則說“就卜辭所見，殷代牧畜應該還是蕃盛的，…但農業却已經成爲了主要的生產了”。最後的結論才是正確的。

郭氏在卜通的序上曾批判過當時以“闕疑”自矜的學者，以爲卜辭研究還需要用心苦思，光是闕疑待考是一種懶惰的行爲。但是，儘管我們用心苦思，也還有不能得到解決的，所以郭氏在粹編述例中也仍然有“其未知者則付之蓋闕之例”。我們以爲，在早期的考釋過程中，如羅、王諸家闕疑待考的精神還是勝於射覆式的闕必說之疑必釋之的妄爲。但是，卜辭研究的進步，讓我們逐漸的發現新知，在追求新知的過程中不免要有合理的假設。這些假設，可能部分的或全部的是錯誤的，需要批駁、更正和補充。錯誤的假設在批駁的過程中，也可以指示出正確的方向。

郭氏的考釋，不在於一個字一個詞的發明。他的優點是：不落窠臼，不受束縛，因此多有創獲；考證簡明，因此對與不對，一目了然；在對於古代社會總的認識之下解釋卜辭，因此可能說字不盡是對的，而其大體上是正確的；對於羅、王的成說去粗取精，加以補充修正；比較的注意卜辭文法結構，不孤立的處理單字。

唐蘭對於古文字形體的研究，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爲時甚久而極有見解。在天壤閣甲骨文存自序中，自述其爲學的經過和預擬著作的許多計劃，很多有目有稿而迄未成書的。他總結卜辭研究說“卜辭研究自雪堂（羅）導夫先路，觀堂（王）繼以考史，彥堂（董）區其時代，鼎堂（郭）發其辭例”，而以創造字學條例自居。他說“余於卜辭文字致力最久，所釋倍於前人，聞者或以爲夸飾”。他在古文字學導論自序中說“前人所釋已認識的文字不過一千，中間有一部分是不足信的；根據我個人的方法，所認識的字幾可增加一倍”。在導論中他提出辨明文字形體的方法有四：一、二是宋代學者已用的比較法（或對照法）和推勘法，三是許慎所創而孫詒讓應用在古文字的鑒別上的偏旁分析法，四是所謂歷史的考證。關於後者，他以爲“偏旁分析利於研究固定的型式，而流動型式非考證歷史不可”。但是，在偏旁分析或比較對照的程序中，也必須同時分析形體演變的沿革規律。因此，他所舉用歷史考證法的例子，並不出乎一、三兩法。由此可知唐氏的方法，特別强調嚴密的與發展的孫詒讓式的分析法而已。

在辨明形體上，唐氏强調用分析法是正確的，他應用分析而認得的字是確實有貢獻的。但是以爲充分應用了分析法就可以比別人多認識一倍以上的字，那就是把考釋文字認爲辨識單字的工作了。把認字的過程僅限制（或過分强調）於分析形體，就忽略了認字過程中更重要的二個技術部分：單字當作一個“詞”在卜辭句子中的位置及其作用，單字或詞的形音義等在斷代上所發生的差異。羅、王以及其學派也曾經把顯然可以分析的甲骨文字隸定下來，這樣的字無論它是否見於說文或其他字書，一旦從形體上辨明了以後，在卜辭上仍然講不通。這就是因爲我們對某個單字並不了解它在句中的文法作用，我們對於某個字在長時期的演化中遺失了形體改易的聯鎖，失去了聲音變化的規律，失去了意義的一再引申、轉變的記錄。這種種困難，也是唐氏所熟悉的。

無論比較、推勘、分析，都是從已知的自後追溯而上的去辨別文字的形、音、義的發展規迹。由今天還保存着象形的“日”“月”等字，上溯到甲骨文的“日”“月”，是比較法。卜辭常見的術語“亡尤”，王國維以爲“猶言亡咎亡它”，胡光煒以爲即呂氏春秋的“無郵”，郵尤音同（甲骨文例下25），丁山以爲是周易象辭中的“无尤”（集刊1:1:25—28）。這是推勘法。羅振玉以爲卜辭術語的“亡它”即說文“上古草居患它（蛇）故相問無它乎”的“無它”，是兼用比較推勘。孫詒讓根據說文稟、嗇、啚等字都從㐭，認識了金文的㐭（用作稟受）及從㐭的嗇（用作吝嗇）和圖等字，從而上推卜辭的㐭（用作倉廩）和啚（用作邊鄙）（名原上21—22）。這是分析法。

卜辭有“𣂔豊”“舊豊”（粹232，233），有“𣂔宗”（河372）“舊宗”（河548；鄴羽1.198）。由于新舊之對稱於一版，由於新宗之見於西周金文（嘯堂集古錄上14），可以推勘出甲骨文𣂔之爲新字；由于善齋彝器圖錄獻士卿尊“𣂔邑”之新同于甲骨文，由於“新邑”見於臣卿鼎而知新之爲新。由此可以比較出甲骨文的新字並從而知道它的寫法流傳至西周初期。由此可以得出甲骨文新字的偏旁“斤”（7）的寫法，它和西周中晚期金文的新字所從，稍有不同。唐氏在其導論下29—30論偏旁分析即舉甲骨文從斤之字爲例，但他並沒有把我們上述比較推勘的研究過程說明，直接的說“我尋出了這偏旁的寫法”並舉了20個見於卜辭從斤的字。此20字中，只有“新”字可以推勘而知其文義，其餘的有一半字爲字書所無而在卜辭中亦無文義可尋。如此，我們雖然正確的隸定了這些字，事實上並不清楚這些字的意義和用法，也就是說認識的過程並未完成。

以上所論，我們要說明的是：辨別形體是認字的一個基本重要的手續，但不是終極的；三種方法常是混合用的，同時都是從文字的變化的狀態中去應用三種方法的。這些我想也是唐氏所同意的。

在孫詒讓之後，唐氏確乎是有意的努力的用偏旁分析的方法尋求古文字的“沿革的大例”，而這個工作必須從甲骨文字研究開始。他的導論和天釋，過分用力於抨擊羅、王及其後的錯誤的甚至於荒謬的認字，而他正面所樹立的條例往往根據於他自己特殊卓越的例子，不是從一般的常例尋求一般的法則。他的建設性的著述，還要數1934年北京大學油印的未完成的講義殷虛文字記，八十二頁共三十三條。此以前的獲白兕考和此以後的單篇考釋都有極精粹的考訂，其所釋之字約在100字左右。在講義中，他充分運用了偏旁分析法，把凡屬同偏旁的字彙列在一起，分別的加以攷釋。這種作法是很正確的。

于省吾對於清代之考文字解訓詁者推崇段玉裁和王念孫，他又發展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於經典的訓釋，即是以金文證尚書、詩經、周易等，以後者證金文。他對古代經典和諸子都作了新證，並且不限於用金文爲證，旁及其它古器物銘文和舊書寫本。以新出的古文字材料爲古代經典作訓釋，不但在文字學上，即在訓詁學、版本校勘學上都有極大的收穫，是無庸懷疑的。1940—1945年數年之間他作了殷契駢枝四卷，企圖以上述的精神，來考釋甲骨文字。分析偏旁以定形，聲韻通假以定音，援據典籍以訓詁貫通形與音。他以爲“契文多端，要以識字爲先務”，“以究形義之歸”爲其目的。易言之，他以參驗考證的方法來處理古文字，故其所爲較爲謹嚴。

駢枝中所攷釋的一百數十條，可分爲三類：一類是單字，一類是語詞，一類是專名。關於單字的辨認亦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前人所未釋或釋錯的，如所釋的䰜、甾、气、㽙、臣、盜等字；一種是前人已釋而加以補充的，如所釋的歲、奚、氏、云、系、喪、虘、率、聞等字。卜辭中的气字作三，兩平畫之間著一短平畫，于氏考定爲气，在卜辭中的用法有三：

（1）訓气求　庚申卜今日气雨　粹771

（2）訓迄至　癸卯卜……气至七日己巳……　菁1

（3）訓訖終　……之日气有來𡆥（艱）……　前7.31.3

這气字直至西周初仍見存用，武王時天亡𣪘曰“不克气衣王祀”即丕克終訖殷王的年祀。甲骨文的歲字經羅振玉、王襄、容庚、郭沫若各人考訂已無疑義，于氏則從古器物“戉”之形制說明歲字从戉从兩點表示刃端迴曲中所餘之透空處。

所謂“語詞”指卜辭中常常出現的有關於占卜所用的術語，以及成語、常用的複詞等等。除了“亡它”“亡尤”“大吉”“弘吉”“亡𢦏”等已經釋定外，其它有許多語詞，其含義難以理解。胡厚宣茲用茲御的辨析（集刊8:4），是正確的。于氏“肆螢”之說糾正了董作賓的錯誤。但是如像刻在兆旁的“不午黽”，自孫詒讓以來紛爭不決，大家在字形字音上考訂，而忽略了這個術語與兆坼的關係。在實物上，究竟那等樣的兆形之旁才刻“不午黽”？只有如此的追尋，此詞的意義才有明白的可能。

所謂“專名”在甲骨文字中占了很大的一個數目。（1）是女姓，卜辭中“婦某”之某可能是女字，也可能是姓，如“帚𡞞”（菁7），王襄認它作說文取婦的娶字，就錯了；說文美好的“好”和卜辭子姓的專名“好”是一樣寫法的，但並不是一個字。（2）是卜人名，大部分是專名，如“爭”字；于氏從胡光煒釋爭，以爲是金文靜字的偏旁和說文爭字所從來。我們以爲，即使這個字在字形上釋對了，也無法考驗它是不是爭字，因爲在卜辭上它只作人名用；何況金文的“爭”象上下兩手爭奪一力（即耒）之形，和卜辭的這個字所爭的並非一件東西。（3）是方國和族名，由於古代民族與地理的十分複雜與文獻不足，考訂甚難。卜辭習見的“𢀛方”，我們初以爲從工從口，或者是邛字，後來唐蘭之說亦同，林義光則以爲是甶（塊）字。于氏調和兩說，以爲工鬼雙聲，以卜辭“𢀛方之方位及爲患之劇考之，亦非鬼方無以當之”，而他明明指出卜辭有“鬼方”。載籍上已經失傳的方國，用聲音通假來牽聯，是很要愼重的。（4）是人名和先公或神祇名，在考訂上極多枝節的糾紛。卜辭所見商先王名甲者有七，其中史記稱爲河亶甲、沃甲、陽甲的，郭沫若據祭祀先後確定爲卜辭上的戔甲、狗甲、喙甲。這個正確的決定是學者所共認的。引起“學者多所疑難”的是卜辭的“狗甲”應該寫作“羌甲”。然而“羌”“沃”音形相距甚遠，所以郭氏認羌爲狗，以爲必如此“狗”“沃”始有聲音上通假之理。唐蘭因說羌甲之“爲羌字，乃不爭之事實，郭之膠執殊可不必。……蓋羌可讀爲羊聲，與沃音相近”（天36）。于氏以爲“羊”“沃”音並不相近，因別創“沃乃羌字之形譌”。如此都膠執於史記何以作“沃甲”的一點上，所考釋的不過是推測“羌”如何變爲“沃”，對於字形與歷史並無更多的益處。同理，把卜辭的河亶甲隸定爲戔甲固然是不恰當的，然若爭執戔之爲戔，未免紛擾過甚了。又如卜辭很多致祭于汅的，郭沫若以爲“疑是河之初文，从水丂聲也”，又以爲“汅必殷之先世”。其後我就形、音、義諸方面詳加考證，確認河爲大河黃河之河，如卜辭所記“往于河”“涉河”“飲于河”“濟于河”（鐵70.3，鐵60.2，佚699，菁4，前7.43.2，珠840），又由大荒東經與竹書紀年申述商王亥與河伯的關係（燕報19:124—130）。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神話人物和傳說上的始祖始妣的混淆，東夷（夫餘和盈族）和商族的始祖誕生神話都有河爲外家之說，所以河在祭祀上確乎是先祖，在歷史上可能是神祇。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的上甲以前商先公，頗有此種人物。于氏認河爲曹圉，在字形上聲音上轉折太多，還不如說河是冥豈不更爲直截。我們以爲以卜辭人物與紙上人物的比附，是受一定的條件所限制的。（5）是地名，在卜辭中極多而極難定其相當於今天何地，除了地理沿革的變

還以外，還因爲卜辭地名以單字居多，不易于確定古今的關係。水名比較固定，所以卜辭上的洹、淮就是今天的洹河（安陽河）、淮河。正確的分析字形，輔以沿革地理的知識，是可能考得出卜辭的地名的。于氏攷定膏魚是左傳上的高魚（山東廩丘縣東北），是很精確的。

以上所論，指出考釋文字有一定的限度。甲骨文字不認識的字很多，偏僻一點的難字固然要去認，但更重要的是先解決習用的字。認字是爲了通讀卜辭，爲了瞭解文字所反映的意識，不在乎出奇致勝的要發明什麼。有些考釋不免於冗長，尋證據以求證實，往往多“六七分之見”而少“十分之見”。有些考釋，不細檢過去學者對某字已有的努力，已釋過的字又重釋一遍。我們以爲對於學者已有的成績，應加以批評、修正與補充，一個字的認識乃許多學者積累而成的成績，現在已認識的甲骨文字往往不是一個人考訂出來的。

當然，在這個時期除郭、唐、于以外還有別的學者致力於此。聞一多專攻詩經、楚辭，以其餘力旁治古文字，其遺著全集中論甲骨文者亦有數篇。楊樹達以七十高齡，講字學於岳麓，其所印講義考釋甲骨文字多條，後來印爲積微居甲文說；其中評說文追逐互訓之不當，引卜辭“追必用于人，逐必用于獸”；評羅氏卜辭牝字從豕從羊之隨意，引卜辭牡𦍋文並見于一辭以證異畜性別之有專字。張政烺對於六甲之說和奭字的推論。凡此著述，得失互見，都不出乎我們以上評述的範圍。

第四節　甲骨文字和漢字的構造

甲骨文出現以後，許多人想要知道它能不能解決中國文字的起源問題？它是不是中國最古的象形文字？它要不是最古的文字，那末最古的文字在那裏？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許慎的說文解字完成於紀元後121年，它是分析中國字形的最早的一部偉大的經典著作。但是在所作的序上，留下了引起後來誤會的兩個說法：他以爲文字是倉頡所創造的，他以爲文字之先經過了八卦和結繩兩個階段。這個錯誤，由於他不了解人類發展的歷史，不了解語言和文字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們的祖先，在和自然界和不同族類的敵人作鬥爭當中，在從最簡陋的采取食物以至發明工具生產過程當中，在保衛羣體的安全與集體勞動的發達當中，產生了作爲交際工具的語言。語言是社會的創造物，大家看到了太陽月亮叫它爲“日”“月”。語言只是我們對感官所及的客觀世界中事物的反映或稱謂，如我們眼中看見“太陽”“月亮”而稱之爲“日”“月”。一直到人類把見到的“日”“月”

描繪下來，並把它作爲一種交際工具，才成爲文字。文字是事物圖象的符號，同時也是語言的符號。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事物圖象才能稱爲文字。就中國文字的發源來說，宋代鄭樵六書證篇所說“書與畫同出，……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孫詒讓在名原上說的更明白“蓋書契權輿本於圖象”。然而圖象不就是文字，因爲文字是事物和語言的符號，所以他是爲記錄而寫的（不是爲了美觀），因而是簡省的概略的（不是事物個別的具體的描繪）；它是語言的符號，因而是讀得出來的；它是社會的公用工具，因而寫法要大約一致的。

唐蘭在殷契佚存序上以甘肅考古記上所載辛店和四時定彩陶器上關於人、鳥、獸、輪的圖形認作是相當於唐虞時代的文字。在古文字學導論中，他更與商、周文字比較，以爲是“同系統的文字”，不過“近於原始”而已。因此他說“我們在文字學的立場上，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備，至少也在五、六千年以前，而形聲文字的發軔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這種假定，決不是夸飾”。後來他覺得這種假定不免夸飾了，因此在中國文字學上他承認“辛店期陶器上所有的，似乎只是我們古代文字中的一個支系，而我們的文字還遠在其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們的文字已經很發展了”。

唐氏的這種推測，其根據是很薄弱的。姑無論辛店陶器和中原文化或華北平原的商文化的聯系如何，但就他所舉的辛店、四時定的陶器上的圖象而說，也不是文字。這些人、鳥、獸、輪分別的混雜在不同幅的圖象之中，成爲組成此整幅圖象的一部分。我們應注意在甘肅省半山、馬廠的隨葬彩陶器上，在器物塑成之後未焙燒以前，陶工們以彩繪的同樣顏色在器的特殊地位上（在器足上或器底上）作成不同的記號（半山與馬廠隨葬陶器：174）。類似這種的記號，也見於龍山的上層陶器上，也是刻劃在一定的地位上（即豆的校，甗的口外緣，盆的口內緣）。這種記號接近於文字，所以龍山上層的有近於甲骨文字“子”“犬”等字（城子厓：52—54，70—72），而安陽小屯出土的白陶器亦在圈足外刻劃着“五”和“戌”等字（安陽遺物：插圖五—七）。最近鄭州二里岡的殷代遺址內所掘獲的灰陶片上面也刻了這類記號的。

上述陶器上的記號與單銘，說明陶器上記數與記單銘有一定的地位。辛店陶器上的人、鳥、獸、輪不符合這種規律，所以它們是圖象而非文字。陶器上所常見的，不外乎（1）記號（彩陶器上的有些恐是試筆試色），（2）數目，（3）單名。它們可能是陶工所作的，如半山、馬廠的，龍山刻於泥坯上的；可能是物主所刻的，如安陽白陶上的，龍山刻於既燒以後的陶上的。它們的時代不能很早，除彩陶因地域關係難以定時代外，其他的不

能早於殷：白陶由其同出土物可定爲殷代的，龍山下層只出了三片刻着極簡單的記號和直畫（城子厓圖版拾陸：1a、1b、12），其它85件有77件是刻在豆上的。安陽小屯、山東的臨淄和古平陵所出刻文的陶器亦多屬於豆類（城子厓：54）。

陶器之有無文字記號並不能幫助我們尋求最古的文字，因爲：（1）陶工們在當時不一定是能文的人；（2）當時有了文字不一定在器物上刻字寫字。我們可以設想，最古的文字是用以記載事情的，它決不僅僅寫刻在器物之上而可能是寫在竹簡木札上的，這些材料最不容易保存。因此，龍山下層文化只有很少的三片刻文，並不能證明那時還沒有文字。甲骨卜辭之所以成爲今天最古的刻辭，因爲古卜用甲骨，就便即在甲骨上記載卜辭，而甲骨是不容易腐朽的，所以保存至今。

如此，我們只能從甲骨文字的本身去推求它究竟已經有了多少年的發展歷史。

安陽卜辭所包含的年代是紀元前1300—1028年之間，事實上我們尚不能確定盤庚以後武丁之前的卜辭，所以卜辭所包含的實際上只有二百多年的文字。我們應該問：武丁時代的文字是怎樣的？從武丁到西周初期二百多年間的文字有了怎樣的演變？爲了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解決甲骨文字是如何構造的？以甲骨文爲基礎的漢族文字是如何構造的？

我們又要回到許慎的說文解字。這部書所采用的材料多半是戰國、秦、漢的文字，少數是西周晚葉的史籀篇，因此他所分析的個別字形根據了稍晚的在形體上有了簡省譌變的結構，自然不免於錯誤。他的六書說，指事（上，下）象形（日，月）形聲（江，河）會意（武，信）假借（令，長）是一類，每書雖然舉兩個字例，其實是說“日”是象形，“江”是形聲等等；轉注（考，老）是另一類，他所舉的是兩個字例，此兩字是互訓的，因爲考和老同有一部分相同，這相同的“耂”把意義貫注了。前五書是講單字的結構的，到今天爲止，大致上還是一種可取的說法。

唐蘭批評許氏的六書說，以爲會意和假借所舉的字例是錯的，這是很對的。他說“比類合誼以見指撝這種會意字，在秦以前的古文字裏簡直就沒有看見過”，則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甲骨文字中一棵樹爲“木”，兩棵樹是“林”，是會意；“明”字是“日”和“月”相合，另一個寫法“朙”是月亮照在窗上，都表示光明。這些都是會意。這種說法比唐氏所舉的象意字如“名字象晚上說話”要合理些。我們以爲許氏六書說誠然有錯誤，連他自己也並不能運用六書說於他的字彙內，所以六書說當然是需要修正的。唐氏提出了三書說，是在孫詒讓以後第一個企圖打破舊說而以古文字學重新擬構中國文字的構造的。他是以甲骨金文作根據的，因此我們需加評述。

唐氏的三書說，把轉注、假借變爲六技之二，他所謂六技者“是說明古今文字構成的過程的”。他把舊時所謂合體象形字、會意字和指事字的大部分，稱爲象意字。三書就是象形、象意、形聲。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近古期的聲符文字。他說這三類可以包括盡一切中國文字。又說上古期的象形、象意完備於五、六千年以前（夏初），近古期的形聲字發軔於三千五百年以前的商代；在上古期以前還有原始期，是繪畫到象形文字的完成的時期。他對於象形文字的定義是：（1）一定是獨體字，（2）一定是名字，（3）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別的意義。他舉例說，古“人”字象側面的人形，一望可知它代表語言裏的“人”，所以是象形；古“大”字象正面的人形，但是語言裏的“大”和人形無關，它包含了人形以外的意義，是象意。象意字有單體的，有複體的。

上述的唐氏系統，有其獨到的見地。但他的原始、上古、近古的分法，是虛擬的，可以不論。形聲字的格式，形符與聲符居於同等的地位，所以不能稱形聲爲聲符文字。我們可以說象形、象意是象形文字，稱之爲圖畫文字是不妥當的。在以文字爲語言的符號的意義上來說，從象形過渡到形聲以及形聲本身的發展過程中，象形（後來又有形聲）作爲語言的代音字或注音字（即所謂假借）是極重要的。在這裏，被假借的象形（或形聲）事實上是音符。假借字必須是文字的基本類型之一，它是文字與語言聯系的重要環節；脫離了語言，文字就不存在了。事與物，都是我們象形的對象，這些事物有處於靜態的，也有處於動態的，因此象形字當然不僅是名字而且可以是動字。卜辭的“雨”字象掉下雨點之形，就其爲雨點而言是名字，就其爲雨點落下而言是動字，所以卜辭“不雨”“其雨”的雨是動詞，“又大雨”“遘雨”之雨是名詞。象形之分爲單體複體是人工的分析，單複並無關於其爲象形。我們可以分析“有”字爲從又從肉，然而它依然象手持肉之形；古“企”字從人足下有“止”（趾、脚），象人顛起脚來望遠之形，後來分寫成“人”“止”，它原來是象形。一切象形字可以有形的分合（如企），義的引申（如“日”象太陽，引申爲每日），聲的假借（如羽象羽毛，假借爲翌日），但是“企”“日”“羽”等字它們原來都是象形。以此例之，不能因爲“大”字引申爲大小之大，就說它是象意。同例，我們應說“天”象人的頭頂，引申爲顛爲天地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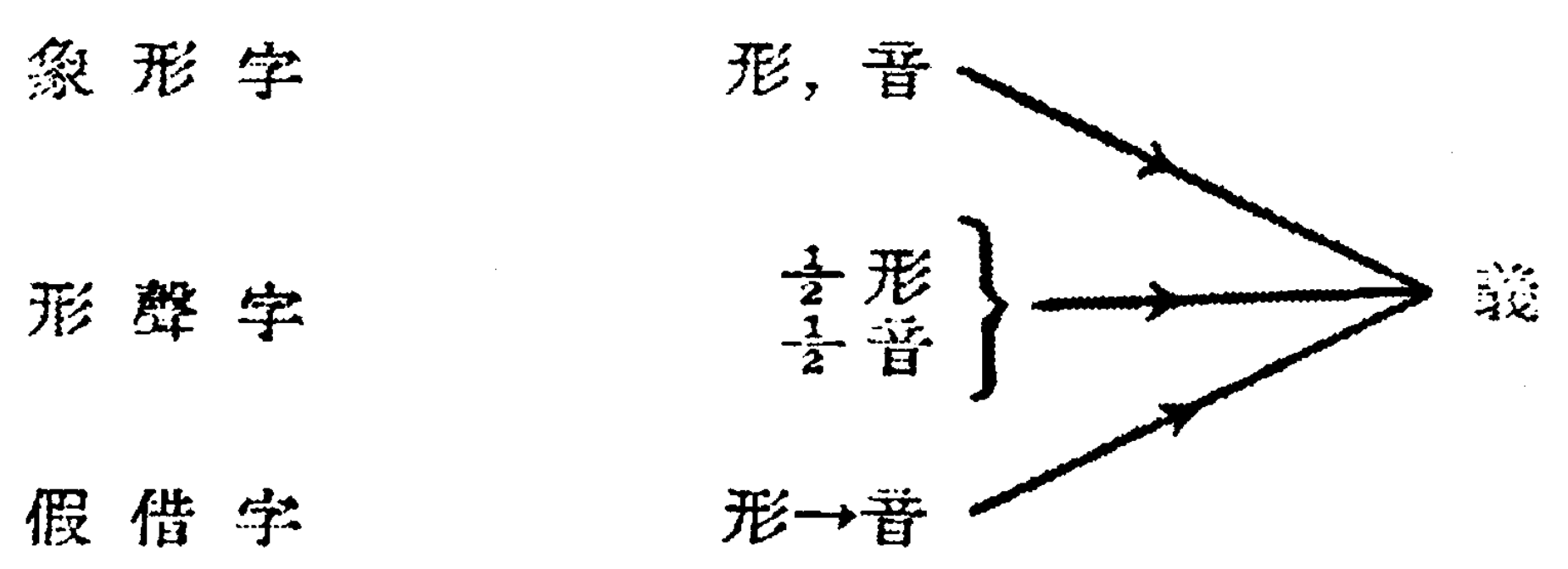
我們對於古代文字的構造的看法，約如下述。

漢字是在漢語的基礎上成長的。漢語的特徵是單音綴的，孤立的，分析的。單音綴是漢語語音的重要特徵，漢語和其他漢藏語系的特徵是孤立語、單音綴、有聲調系統、古濁母變爲清母的傾向；在語法上語序居於重要地位。所謂孤立也者是說漢語沒有形式變化（詞式變化和附加成分）用以表明其語法性，漢語詞不因其在句中作爲何種詞類而

有所改變。所謂分析也者是對綜合的而言,每一個語詞是一個意義的單位,不容許一個以上的意義混合存在於一個語詞之內。這三種特性也是漢字的特性,漢字是一字一音綴的,同一個字可用爲任何詞類,一個字在句子中只代表一個單純的意義。漢語決定了漢字,也決定了漢語法。不但如此,漢語也決定了古代漢字長期停留在象形的形符系統上而沒有走上音符文字的路。

一個象形字,必具有三個方面:(1)它所象的客觀的事物,如動物的馬;(2)我們語言中對此事物的稱謂,如稱馬爲\in;(3)文字寫出來的形象,如"馬"這個字。這就是馬字的義、音和形。客觀的事物是有形象的,凡有形象的都可以造出象形字;然而我們的語言中除了事物以外,還有些"詞"是難以或不能描繪出來的,如像人稱代名詞、否定詞和方向等等。文字是語言的記錄,因此對於不能象形的某些詞,就借用已有的象形字作爲音符;把象形字當作一個代音的注音的符號來記錄某些語詞。因此象形字的"羽"字和第二天的"翌"或"昱"在語言中同一個音,就借用"羽"爲第二天,這就是假借字。但是假借字是有着缺陷的:第一,一個象形字可以和若干不同的語詞同音,所以某一個象形字可假借爲若干個同音的語詞,如此就要發生混淆;第二,假借字只有注音的功用,它對於表現一個字義是不周全的。爲了防止混淆、明確意義,於假借字加上事物同類的形符,如"羽"假借爲次日,加上"日"的形符,成爲"䎑"。這便是形聲所以產生的原因之一。

象形、假借和形聲是從以象形爲構造原則下逐漸產生的三種基本類型,是漢字的基本類型。象形字以它自己的形象表示意義,如"月""虎"一看就是月亮和老虎;假借字把象形字或形聲字當作一個音符,讀出來的音相當於我們語言中的某個詞,如羽毛的"羽"字的聲音同於第二天的"翌",女子的"女"字的聲音同於第二人稱"汝";形聲字的形符表示事物的類別,音符乃是事物在語詞中的發音,如"河"字的水旁表示"河"是一條水而這條水的名字近於"可"的聲音。此三者同樣達到文字的目的,即表達出語言的某一內容(即意義),但用的方式是不同的:



由此可知三者之"形與義"的關係是不同的:象形是由形而得義,形聲是由形與音而得義,假借是由音而得義。由此可知假借字的"字形"和形聲字的"音符"在形象上都與義

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他們都原先是象形字而後作爲注音符號的。我們說漢字是以象形爲基礎的,漢文字的特色是形符文字,其意義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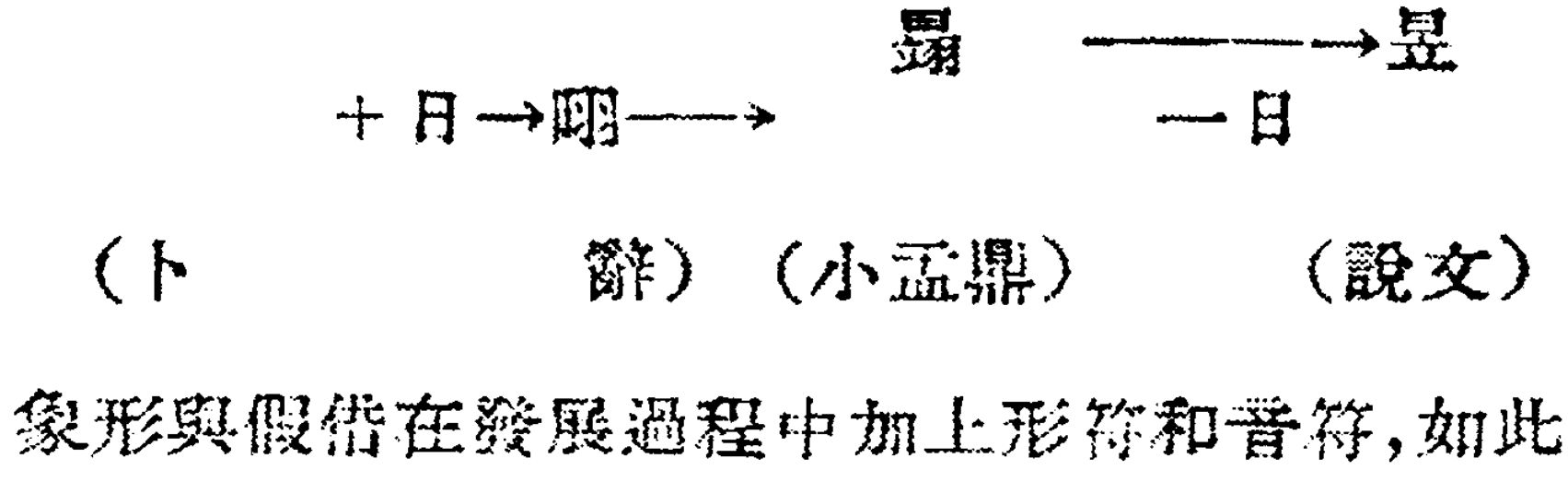
我們所說的象形,大約包括了許愼所說的象形、指事、會意,也就是班固所謂的象形、象事、象意。不管它所象的是物是事是意,都是用形象(即形符)表達出語言的內容的。我們知道,事物的形象不一定是靜止的,因此象形字所象者不限於事物在靜態中是個什麼東西(名字),也象它在動態中是怎樣的活動(動字),也象它在動態和靜態中是怎麼樣式的東西和活動(狀字或形容字)。直立的"人"字是一個意義,"人"倒過來成爲"匕"(即變化的化)又是一個意義;前者是"人"的靜態,所以是名字,後者是人的動態,所以是動字。就象形字所表達的之爲事物的靜態、動態、狀態而言,我們可以分別它們爲名字、動字、狀字或形容字。但是應注意的是,同一個象形字,它不限於只作名字用,這由於漢語的孤立性和分析性,漢字亦復如此。我們說某個字作爲名字或動字,乃指它在句子中當作名詞或動詞用。就象形字所取象的對象而言,可以分爲動物、植物、人類、居處、器物等等,這不是重要的。

象形所包括的是如此之廣,就甲骨文而說,它至少用五種象形的方式:(1)抽象,如一、二、三表示任何東西的數量,如小象沙粒雨點血迹肉汁等等;(2)省易,如隹字人字是鳥和人極簡略的寫形,如以"牛""羊"(牛、羊的頭角之形)代表全體;(3)分合,如行字象通衢,分之爲彳,門的一半是戶;反之,表示行動的字的形符可以是"彳"(表示路)"止"(表示足或走),也可以是"辵"(表示行路);(4)指示,如刃(刀鋒)甘(口中含物)用點來指明要指出的意思,如倒"人"爲"匕",倒"大"爲"屰"(即順逆之逆);(5)會合,如二木爲"林",三羊爲羴(羊羶),三鳥爲雥(集);如"犬"和"自"(鼻)爲臭(嗅覺),"日""月"爲明。孫詒讓曾經說"畫成其物,全如作繢,此原始象形也。其形奇詭不便書寫,又不能爾若畫一,於是省易之,或改文就質,僅具匡郭,或刪繁成簡,粗寫大意,或舉偏該全,略寫一體,此省變象形也"(名原上5)。我們借用他所立之名目稱上述五式爲省變象形。卜辭因爲受書刻材料工具的限制,不得不省變,而殷代銅器銘文之但鑄"族名"的(金文編附錄上有許多例子屬此),則較近於原始象形。此等族名,其時代一定晚於武丁卜辭,然而因爲族名之富於保守性和鑄作文字之可從容修整,所以它們保存了較古的形式(筆劃的繁重和塡實,不像甲骨文筆劃的簡省和綫條)。

我們所說的假借,就是說文序所說的"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甲骨文的假借字,嚴格說應該叫做"聲假字",以別於後來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字的意義有三種:一是本義,如牛之爲牛,河之爲河;二是引申義,如象太陽之形的"日"引申爲今日明日之日;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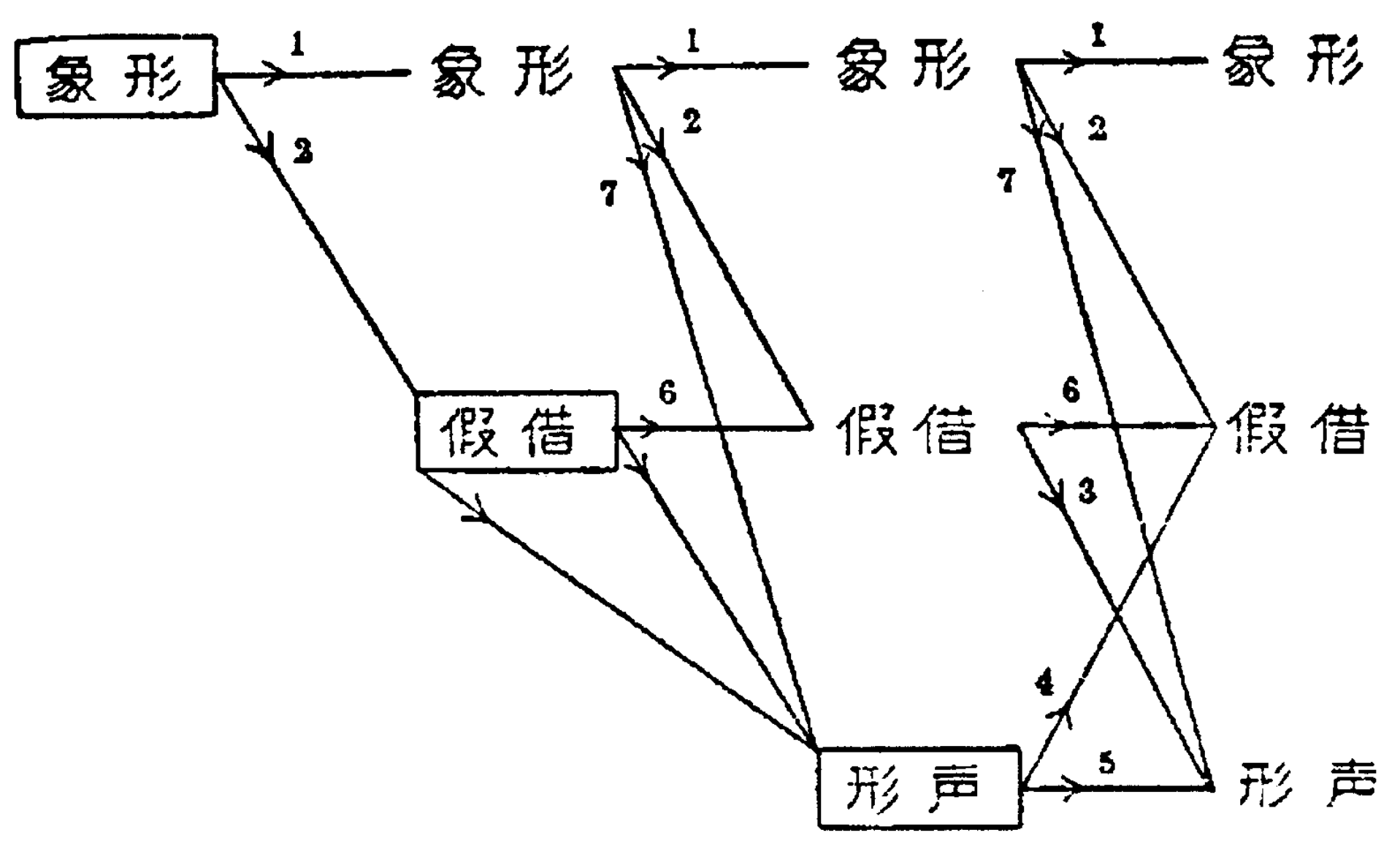
下山坡的"降"引申爲降雨之降;三是假義,如"羽"象羽毛借用爲明天之昱。凡假借字只能有假義,象形和形聲有本義有引申義。甲骨文字有此三義。

我們所說的形聲,是把說文序"形聲相益謂之字"解釋爲(1)形與聲之相益,(2)形與形之相益,(3)聲與聲之相益。我們認爲象形、假借、形聲並不是三種預設的造字法則,只是文字發展的三個過程。漢字從象形開始,在發展與應用的過程中變作了音符,是爲假借字;再向前發展而有象形與假借之增加形符與音符的過程,是爲形聲字。形聲是漢字發展的自然的結果,並不是預設的造字方法。形符與音符的後加,爲了要使象形與假借字的意義更加確定與顯明。在甲骨文中,有以下的不同方式的增加形與音。(1)加聲於形,雚是鳳的象形,引申爲風,加音符"凡"爲鳳。(2)加形於聲,"羽"是羽毛的象形,假借爲明日之"昱",加形符"日"爲"䎑"(仍作昱用)。(3)加聲於聲,"羽"假借爲"昱",加音符"立"爲"翊"(仍作昱用)。(4)加形於形,"启"是以手開戶的象形,引申爲天晴之"啓",加形符"日"爲晵。這些都是說文序所說的"字",以別於"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的"文"。除此以外,還有(5)加"指標"的,如"又"下加二短横爲"ㄡ"(佑),夕(象月亮形)加一點爲"月"(有時以無有一點者爲月);(6)"百"是"一白"的合文,"千"是"一人"(讀若千)的合文。以上的現象皆見於卜辭。另有一種蛻變形聲,則發生於周初之後,舉例如下:



象形與假借在發展過程中加上形符和音符,如此形成了形聲字。既成了形聲字,它的形符、音符還要變:(1)形符的替代,如遘字或作𢓜或作䢔(彳與止的替代);(2)音符的替代,如𢦏字或從才聲或從屮聲(才與屮的替代)。既成爲形聲字以後,它還可以被用爲假借字,如甲骨文𩚁字從㐭從食,假借爲"㐭人"(即集合人衆,參天51),狂字假借爲往(卜通404)。後者係屬晚期卜辭,當時往來之"往"的讀音可能近於狂字,所以假狂爲往;但是"㐭人""𩚁人"並見於武丁卜辭,可見武丁時代"㐭人"的"㐭"讀音已近於𩚁。

以上所述除一二點注明外,其它都是用的甲骨文的例證。由此可見此三種基本類型完成於殷代。但如上所提到的,發展成三種類型以後,文字依然是演變着的,下圖可以表明:



此表所示七種發展的方向:1.象形一直是象形,如一、人、門、匕(化)明等;2.象形變爲假借,如羽假借爲昱,我(象武器)用作第一人稱;3.假借加形符或音符變爲形聲,如羽變爲䎑、翌,卯(御字、假借爲祭名)變爲禦(即禦);4.形聲變爲假借,如𩚁假借爲㐭,妨假借爲嘉;5.形聲一直爲形聲,如霧、河;6.假借一直爲假借,如其(象箕形,假借爲其它之其)、我;7.象形加形符或音符變爲形聲,如雚、晵。以上各例,除了3、7兩項外,全見於武丁卜辭,由此可見武丁時代已具備了三種類型。由於3、7兩項多見於武丁以後的卜辭,可知武丁時代形聲還不大發達,用象形字作爲音符的假借類型還是占了優勢。武丁以後到帝乙、帝辛,主要的發展是形聲字的逐漸加多起來。

以上的表,是甲骨文字的發展圖,也是後來文字的發展圖。若是拿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來比較,西周金文不同於甲骨文的有以下的各點:(1)不多出現新的象形,表示象形的產生,已告停頓,但是省變繼續,有時反而增繁;(2)形符的逐漸的定型,甲骨文的遘、逆兩字有從彳從止從辵三種形式,西周金文只從辵,但是一般形聲字的形符一直要到秦、漢才固定起來;(3)某些形符的增加,如走部、言部、心部、穴部、金部、广部、厂部的字在甲骨文內很少或幾乎沒有;(4)有了有字而假的"通假字",這是受了時代的和地域的各種影響;(5)虛詞如"哀哉"的"哉"等漸漸出現,但還不太多;(6)形符與音符的替代多於甲骨文,這是受了地域的和類別的精密化的各種影響。以上這些改變,當然因爲社會的物質生活有了變化,而民族、地域和時代也是主要的條件之一。

殷、周文字的比較應注意甲骨文只是一個地方在二百年間的一種特殊刻辭的字體。刻辭的材料與工具迫使它簡省,它不像金文一樣打算萬年永寶的,它的內容無需乎多用虛詞。大體上說,殷的文字和語法與西周文字是相承襲的,屬於一個系統。但文字系統或語法系統可以是一個,殷文字的特殊的差異性還是存在的,不過不太顯著而已。茲舉詞彙和合文的例子:(1)卜辭"下上弗若",下上是合文,西周金文只有"上下",也是合文。

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呂氏春秋音初篇說“燕燕往飛之歌始於有娀”。邶鄘衛三國詩本不分，皆殷遺之歌，故保存了殷語。“于飛”就是“往飛”，卜辭“自某(地)于某(地)”即自某往某，“于”即“往”。“于飛”是兩個動字，卜辭亦同有此等例。李過西谿易說序引商之歸藏卦名，先坤次乾，禮記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徵也，吾得坤乾焉”，可知宋國人還保存先下後上的古義。(2)卜辭常說王“往”“來”“步”“入”“至”等字，西周金文只有“王各于某(地，處)”。方言一說邠、唐、冀、兗之間以徭爲來，所以“各”是西土語。(3)卜辭中有“帝”和“上帝”，西周金文“天”和“帝”並用。(4)卜辭的官名如“多尹”即西周金文的“者尹”、周書的“庶尹”，後來寫成“諸”。西周的周書只有多方、多士誥殷人之篇用“多”，別處用“者”“庶”。(5)卜辭“五十”“八十”都是合文，十字寫在五或八的上面，逆讀之爲“五十”“八十”；西周金文大盂鼎的“五十”、小盂鼎的“八十”都是順書的合文，自上而下順讀。卜辭“十月”是橫列的合文，或右讀或左讀，“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則是把“一”“二”“三”放在平列的“十月”之上方或下方，若在上方則先橫讀後逆讀得“十月一”“十月二”“十月三”。也有少數的例外作“十一月”“十二月”，三字順刻而非合文的(見佚108，下41.10)。晚期卜辭如佚428，庫1569，1672有“十月二”，佚428和殷銅器肄毁有“十月一”是順着而非合文的，不作十一月。晚期卜辭有“十月又一”(前2.13.2，2.22.6)“十月又二”(前2.40.2，甲2647，2622，2491)，晚殷金文如我方鼎作“十月又一月”；到了西周金文才有“十又一月”、“十又二月”。(6)卜辭祖妣的廟號合文的居多，其中橫列的最多，順列的其次；西周金文合文以順列的最多，橫列的極少。

卜辭的合文，一方面似和漢字的簡省規律以及漢語的單音綴性相抵觸，一方面和形聲字結構有相關聯之處。它的結構與性質，需加以申述。

卜辭的合文，以名詞和數詞居多數，它們結合的形式不外乎橫列的，逆列的，順列的(即上下相次的)，內含的(即內外相包的)四種。茲舉例如下：

廟名　橫列的　祖甲、妣庚、示壬等，最多
　　　順列的　上甲、小乙等，也不少
　　　內含的　匚乙、匚丙等，很少
地名　順列的　蔡泉等，很少
月名　順列的　二月、三月、四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等
　　　橫列的　五月、七月、九月、十月等
　　　順逆橫列的　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
神人　順列的　上帝、下上、小王、小臣等

品物　順列的　一牛、五宰、小宰、十朋等
　　　橫列的　十人(甲2124，粹593，594)，十圖
數目　順列的　三百、五百等
　　　逆列的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橫列的　十五
　　　內含的　二千、三千等
常語　順列的　小𡆥、二𡆥等
　　　橫列的　弘吉、大吉、又壱、又禍、亡戋等

這種合文一直沿用到西周，西周金文武王、小臣、小牛、小大、上下等都是合文，但和殷已有所不同：(1)月名分書；(2)數目合文漸少，且皆順讀；(3)廟名和人名的合文漸少；(4)上下順列的合文多，橫列的漸少。上述的殷與西周的合文，除了少數(如千、什等單位詞外)到西周以後漸漸淘汰，雖則戰國時刻辭還有用的，但已極少。合文之必須重新分開，其主要的原因還在它和漢語漢字的特性相抵觸。漢字的特性要求：(1)意義是一個單元；(2)標形成爲一個單位；(3)讀音是單音。合文只能符合(1)(2)而不能符合(3)。“十二月”是一個月名，可以寫在一起成一單位，但讀起來必須是三個音綴。因此之故，它必須仍舊拆開。只有在符合(3)的條件下，合文才可以變成一個單字，就是變成一個單音字。因此，只有某些合文可以發展爲一個單字，即是：

(1)單位字　卜辭　一白→百　十人→什
　　　　　　東周金文　四馬→駟　半升→料(文獻作半)
(2)品類字　卜辭　匕牛→牝　勿牛→物

武丁卜辭(前4.35.2，佚126)的“勿牛”到祖甲卜辭(續1.30.6，上19.9)作“物”。勿本象耒形，假借爲黎，即雜色之意，物則爲雜色牛。這是先有早期的分文，後來發展而爲合文的例。武丁卜辭牝已是合文，但武文卜辭(粹460，明續525)仍然有分文的“匕牛”。

除了“百”和“千”之例外，合文往往取第一個字的聲爲音讀。

以上我們簡單的述及甲骨文的構造的基本類型以及它的發展過程。由於漢語的特性，漢字乃以象形開始，而在發展成形聲以後仍未完全失去其象形的本質。殷、周以後的漢字，形聲字占了很大的成分，而所謂假借是以象形、形聲作爲音符來用，因此十分之九的漢字是附帶有音符作用的，然而漢字畢竟不是音符文字。後者如歐洲文字是以音位(Phoneme)爲字母的，而字母是很少數的幾十個。漢字之兼有音符作用，是一種象聲或諧聲，它是用象形字來諧聲的，而象形字的讀音是若干音位配合而成的單音綴詞。

漢字的本質是象形的，然而它和圖畫畢竟是不同的。從甲骨文以來，在形體上它的發展遵循了兩個路綫：一個是逐漸的使字形簡省、定型、單位小，使之成爲象形的符號，其結果是今天所用的直筆的(古代有圓筆的)綫條的(古代有實體)方塊字(古代的文不一定方)；一個是逐漸的發展成一組可以作爲形符的象形字(所謂部首)，隨時和別的作爲音符的象形字結合而爲形聲字，其結果是今天所用的字很多是形聲字。

我們若是把今天的漢字和甲骨文作比較，儘管經過了三千年的演變，然而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漢字在武丁時代已經大致定型了。由於武丁文字的形聲部分雖已出現而尚有待於進一步的發展(變多、變固定)，我們以爲武丁文字代表定型了的漢字的初期，而不是最古的文字。由於武丁文字中的三種基本類型還沒有發育到完全成熟，我們說他是漢字創始過程的末期。我們假設漢字是從武丁以前500年以前開始的(紀元前1,700—1,238?年)，到了武丁時代可能發展成爲武丁卜辭。如此，可能在成湯或較前乃漢字發生的時期。除非商民族的文字是從黃土高原得來的，我們以爲在遼東、山東，河南一帶最可能發現武丁以前的更古的文字。總之，到了武丁時代以前，已經從象形定型成爲文字，武丁以後三千多年，漢文字在上述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只有數變而無質變。

第三章　文　法

第一節　卜雨之辭

卜辭是王室占卜的文字,所記載的內容是有局限的,格式是程式化的,又多是問句和事後的應驗。但由此我們可以得到殷代文法的一斑。它雖然不是當時語言的記錄,但是當時的卜官應該是根據了當時的語法來寫刻文字的;當時還沒有後代以某種文章格式作爲模擬的風氣。因此我們可以從卜辭推想到當時語法的一斑。

甲骨出土以後,學者們紛紛去考釋單字,很少留意到文法的研究。我們以前已屢次說到,脫離了文法,我們不能正確的認識單字,也無法考驗所認識的單字的正確性。我們知道漢字與漢語之間,字形與字義之間,要靠文法作爲橋梁聯系起來。否則的話,我們所考釋的文字是脫離語言的,所考釋的字形是脫離語義的:我們只能認識單字,而不能讀通句子。

胡光煒在1928年出版了一本甲骨文例,是對於這方面最初步的嘗試工作。書分兩部:卷上形式篇講卜辭的行文行款,這其中有不少錯誤,後來曾由董作賓加以修正補充,文例的系統研究是董氏開闢的;卷下辭例篇講卜辭中常用的二十個虛字的用法,已經涉及文法的範圍。所講的虛字還嫌太簡略,並且亦有不少錯誤。然而從虛詞來了解卜辭確乎是一種途徑。可惜從此以後,很少人認真的致力於此。

卜辭是研究中國語法史的最早的一宗材料,可以從它開始研究漢語法發展的規律。但是由於語法學的研究在中國是晚起的,這種學問又受到歐洲文法的桎梏,缺乏客觀的從漢語本身中尋求語言的規律。現代語法和漢語法史都還沒有很健全的建立起來,因此要分析殷代文法當然是困難的。我們以下只能把一些比較易解的卜辭,舉一些有限的例子來說明殷代卜辭語法的一點形迹。

我們對於語法或文法的看法,是把有組織的語言和文字(即話語和文辭)當作一種物質的建築式的材料。描寫它的結構形式,分析所以構成這個形式的各個分子在某一形式中所具的作用以及分子之間的關係。我們早已提到過漢語、漢字、漢語法的不可分離的關係,漢字和漢語法都是在單音綴的、孤立的、分析的漢語的條件下產生的。這使漢字始終保持其象形的基本形式,使漢語詞保持聲調的系統,使漢語法在沒有語詞的形式變化的基礎上向下列發展:(1)單詞與單詞的組合,即多音詞化;(2)表示語氣的虛詞(或稱語助詞)成爲重要的語法成分;(3)語序的固定及其在語法上的重要性。

漢語語序是較固定的,有許多在歐洲文法上存在的現象,在漢語法上從來不發生:(1)由於主詞與動詞的關係是固定的,時間是說明的,所以“我吃”“他們吃”“昨天吃”都用同一個“吃”字;(2)由於主詞與賓詞的關係是固定的,所以“我打他”“他打我”中的代名詞不因格之不同而變;(3)由於形容詞有一定的地位,所以“紅花”一定是指一朵紅色的花,而“風大”不必加系詞成爲“風是大的”。相反的,漢語法有它特殊的問題,如像“一頂帽子”“一張紙”在數詞名詞之間必須用固定的單位詞或量詞。

因此,分析卜辭文法應該從語序的基本上去研究,即是注意某一詞在某一句中的環境,我們稱之爲“詞位”研究。文心雕龍章句篇說“置言有位”“位言曰句”,言就是詞,寫出來謂之字。每一個言或詞的語法的性質,不是由它本身決定的,也不是固定於一的;乃是由它在某一所組成的句子中的環境地位所決定的,而同一個字可以在不同的句子中用在不同的地位上。因此同一個字的用法是不固定的,而組成句子的“詞序”是有其規律可尋的,是可以歸納出若干固定的規律的。我們不能先確定了某個字的詞類或詞性(如說雨是動詞,衣是名詞)而分析句子,我們應該先從句子中看某一個字的地位和其作用,如“解衣衣我”是“動、名、動、名”的組合。因此我們不能說“衣”是動詞或名詞,只能說在“解衣”的結構中它是處於動詞之後的名詞,在“衣我”的結構中它是處於名詞之前的動詞。在象形字中,文字不但象事物的靜態,也象事物的動態,所以“雨”可以是下雨這個動作和所下之雨這個東西。我們不能說“衣服”是衣的本性,“穿”是衣的變性。

爲了便利瞭解卜辭文法起見,我們試從某一類的卜辭開始研究。今舉卜晴雨之一例。菁7,8是武丁時代一大牛胛骨,正反兩面都刻有卜辭甚多,但引其同天所卜的晴雨的兩條如下。

(1)庚子卜爭貞羽辛丑攺?
(2)貞羽辛丑不其攺?
(3)王固曰:今夕其雨?羽辛丑攺?
(4)之夕允雨,辛丑攺。

(1)(2)都是命辭而(2)省去前辭,(3)是占辭,(4)是驗辭。此骨於庚子那天正反卜問第二天辛丑晴不晴。命辭有二:一問“晴罷”?二問“不晴嗎”?王見兆而預測說:今晚該要下雨,明天該要晴。卜官記載事後的實情:那晚果真下雨了,辛丑果真晴了。

卜辭通例,凡命辭都是發問,占辭都是預測也是發問,說文云“貞,卜問也”,“占,視兆問也”,是對的。凡問話的語氣都是不定的。驗辭是事實的記錄,故無論下雨不下雨,其語氣都是肯定的。命辭的不定的語氣有多種樣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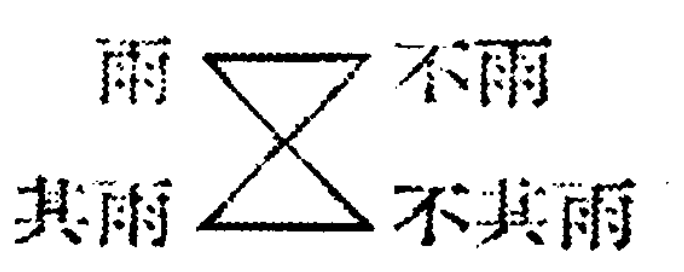
雨?	續4.12.1	下雨罷?	正面的不定
不雨?	續4.11.2	不下雨罷?	反面的不定
雨不雨?	粹670	下雨不下呢?	選擇的不定
其雨?	續4.10.3	下雨嗎?	正面的不定加重語氣
不其雨?	續4.10.3	不下雨嗎?	反面的不定加重語氣
雨不?	前3.19.4	下雨呢?不下呢?	選擇的不定省略
其雨不?	續4.17.3	下雨嗎?不下嗎?	選擇的不定加重語氣

以上諸例中的“不”字是反面的否定,“雨不雨”省而爲“雨不”,就是後來的“雨否”,口語中的“罷”可能是從“否”變來的。“其”字加重的表示未來疑惑的語氣,經傳釋詞“其猶將也若也”,詞詮“其,抑也(選擇之詞)”,古書虛字集釋其有期望之義。

卜辭中凡同一天由同一卜人由正反兩個方面卜問同一件事,我們稱之爲對貞,卜雨的對貞有如此的諸例:

其雨—不雨　續4.17.4,4.18.7,4.21.5
不雨—不其雨　續4.19.2
雨—不雨　簠天65
雨—不其雨　庫974,1017

它們相互的關係如下:



由此可知“不雨”和“不其雨”雖同樣反面的表示不定之義,但加了“其”字便加重了疑惑的語氣。

驗辭敘述歷史的事實,所以用肯定的語氣。肯定的語氣就其爲正面的或反面的肯定而言,我們稱之爲“是定”的肯定與“否定”的肯定。此兩種,又皆可有加重語氣與不加重語氣的,所謂加重即在肯定以前加“允”字,其例如下:

癸亥雨?　之夕雨。　續4.6.2
今夕雨?　之夕允不雨。　誠127
今夕其雨?　之夕允雨。　續4.9.1,珠683
乙亥雨?　允雨。　粹681

丙子雨?　不雨。　粹681

凡言“允雨”“允不雨”是加重語氣的。我們此處應注意的是凡當日卜當晚之雨不雨,多作“今夕”;凡記驗辭的多作“之夕”或“之日”,“之”從“止”從“一”。凡說“今日”“今夕”是說話當時的那天;凡說“之日”“之夕”猶言“是日”“是夕”,是指說話當時以前的“那天”“那晚”,所以“之”的意思是“是”“那”或口語上追述過去的“這”。

以上卜雨的命辭、占辭、驗辭中的“雨”,我們稱之爲動詞。卜辭“不”通常否定一個動作,“其”字多數加在一個動作之前(有少數例外,如粹543“其一牛”),而“不其”常常在一個動作之前。又如

其亦雨?　續4.14.6
貞不亦雨?　別二東大13
辛巳雨,壬午亦雨　前3.19.3
亦雨多雨　庫717(此辭讀法待考)

凡此“亦”字都應解作再義之“又”或口語中“我也是人”之“也”,詳甲骨文例下19—20。亦雨即再雨又雨。

卜辭中的“其”字多用作疑惑不定之義,和西周以後之多用作指示詞者不同。“其雨”之辭在詩中兩見,鄘風蝃蝀“崇朝其雨”,衛風伯兮“其雨其雨”,凡此兩首皆是衛詩,所以有殷人遺語。(甲骨文例下已先有此說)。卜辭的雨不但用作動詞,也用作名詞;詩經亦有之,如大田“興雨祈祈,雨我公田”,前一個雨字是名詞而後一個雨字是動詞。凡以“雨”爲名詞者,在其前常常有一動詞,而此動詞亦如上述可加“不”“其”等字,在一辭之中“動”“名”之間亦可安插一個狀字,下列各例都是命辭而對貞者:

不遘大雨—不遘小雨　粹997,1002,1004　康丁卜辭
其遘大雨—其遘小雨　粹807
其遘大雨—不遘小雨　粹1006
征雨—不其征雨　綴98.2,前3.20.3,林2.27.14　武丁卜辭
不征雨—其征雨　珠154
不其雨征　續4.20.4
征多雨　續4.20.3
不其盂雨　林2.11.3
不亦盂雨　粹795
亦盂雨　續4.16.5

其亦盂雨—不亦盂雨　天194，鐵193.4
又雨—亾雨　金638
㞢从雨—亾其从雨　前5.33.2
亾其大雨　珠151
㞢來雨　庫1222
又大雨—亾大雨　粹692　康丁卜辭
其又大雨　粹763
帝其令雨—帝不令雨　乙1312　武丁卜辭
帝其雨—帝不雨　乙1070
帝令雨—帝不其令雨　乙4626+4628
帝令多雨—帝不其令多雨　乙5329
帝令多雨　前3.18.5

以上各例，“不”和“其”可以加在“遘”“征”“盂”“又”“令”等字之上，所以此等字不是名詞而是動詞等；“亾”（無）和“㞢”“又”（有）對貞，“亾”本身是否定的，故不再加“不”，而凡加“其”皆加在“亾”後，此爲特殊的。乙3431“妌㞢子？妌亡其子？”也是有亾對貞，“其”字地位亦同。

在動詞“遘”“又”“亾”“令”之後，名詞“雨”之前，可以插入“大”“小”“多”等字。它們是形容雨的大小形狀的，故稱之爲狀詞。

在句中名詞有兩種：一種通常在動詞之前，是動作的主使者，爲主詞或主格；一種通常在動詞之後，是動作的目的物，爲賓詞或受格目的格。漢語一般的詞序是“主—動—賓”，卜辭也是如此。凡省去主詞的，或沒有賓詞的，其次序亦復如此。但是，在某種情形下，這種次序還是可以顚倒的，下面論動詞時還有詳細的分析。

名詞和動詞，都可以有附加詞。我們已知卜辭某一個字（如雨）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但不一定每一個字都可以名動兼用。附加詞亦復如此，同一個字可以附加於某一動詞，亦可以附加於某一名詞，亦可以附加於某一附加詞。而此字於用作附加詞以外，亦可以爲名詞、動詞等。

我們先舉“大”字爲例，以上諸例在動詞後賓詞前的“大”是形容名詞“雨”的，它也可以附加於動詞之前：

王大令衆人曰……　前7.30.2
王勿大令……　林2.28.10

王大隻（獲）魚　珠760
方其大出　前1.46.4
于兮大商（賞）　粹1297
壬大最—壬不大最　粹650

加於名詞的如“大邑”“大牢”“大示”“大宗”“大史”“大水”等等，“大”字皆加於名詞之前，普通稱此爲形容詞，即狀詞。加於動詞的“大”字亦在動詞之前，然而亦有動詞之後的狀詞，如：

今夕其雨，疾？　佚565
允雨，少。　前4.42.5，續4.6.1，粹816
之夕［雨］小，亦敀。　明637
允雨，小。　拾7.14，前4.42.5
昃雨自北，小。　乙60

一個字，可以用作爲附加於動名詞的，也可以獨立的用爲動詞，下舉其例：

黍年㞢足雨？　前4.40.1，金373
帝令雨足年？
帝令雨弗其足年？　前1.50.1
雨不足辰，亾匃？　珠454
雨不足辰，不隹年？　前7.30.1

首一例的“足雨”是名詞，“足”是附加詞。後四例的“足”是動詞，其主詞都是“雨”，賓詞是“年”或“辰”。

卜辭的“令多雨”“征多雨”，“多雨”在動詞之後是賓詞，“多”是形容名詞“雨”的。但是，用作附加詞的“多”亦有另一種用法：

不其多雨？　佚349
征多？—不多雨？　前3.18.3
不多雨？　續2.24.10
今夕多雨？—于□又雨？　庫1711
今日多雨？　天22
今一月多雨？　佚796

以上簡略地分析了卜雨諸辭，可以看到詞序的重要性以及某詞的性質或功用由其在句中所處的地位環境所決定的。我們一開始就提到語氣，因爲語言之爲物，除了說出

要說的事物與動作以外，還要表達出說話者的態度、思想、感情和願望。漢語中表示語氣的方法有三：一、詞序的安排；二、若干所謂“虛字”的應用；三、語助詞。卜辭裏沒有語助詞，但就用前二者亦足已表見語氣的變化。

第二節　詞位的分析—名詞

構成卜辭最重要的兩種詞，是代表事物本身與事物的動作者，亦即所謂名詞與動詞。然而，爲了說明事物的形態是甚麼樣式的，事物是經過甚麼樣的過程而進行移動的，還需要許多附加於名詞和動詞的若干附加詞。附加詞與名詞動詞一樣，都是由其在句中的地位與作用而決定的。在甲句中爲某一種附加詞者，可以在乙句丙句中爲名詞或動詞。附加詞附加於名詞說明事物的狀態、多少與彼此，附加於動詞說明動作的限度與範圍等等。句子可以簡單到沒有附加詞，但通常必須有名詞或動詞。

根據上述，我們將卜辭的詞位詞類分別於下：

名物位
　一、名詞
　二、單位詞
　三、代詞　甲、人稱代詞　乙、指示代詞
動作位
　四、動詞
形容詞—名詞之附加
　五、狀詞
　六、數詞
　七、指詞
　其它形容詞
關係位—名詞與名動之聯系
　八、關係詞　甲、連詞　乙、介詞
助動位—動詞之附加
　九、助動詞

兹分別爲九類述之於下。

名詞

我們把名詞分爲兩大類：通名和專名。通名和專名的分別就是實和名的分別。所

謂通名又可分爲五組：（1）物名，（2）期名，（3）區位，（4）身分，（5）集體。

物名如人、馬、日、雨等字，是象形字，所表示的範圍是較寬泛的，如“馬”不問其性別、顏色、年齡、種類都一律呼之爲“馬”。物名如牝、鷄、河、室等字，是形聲字，其形符是其大類，音符是其小類，所表示是某一類的某一種事物。

期名是代表一段時間的，可以分爲兩種：甲、表示多於十二小時的期間，如祀、歲、旬、月、日、夕等字，在它們之前常冠以代表三時的附加詞：即過去時的“昔”“之”，現在時的“今”“兹”，未來時的“羽”“來”“生”；乙、表示小於十二小時的期間，如朝、莫、明、旦、兮、食、昃、昏等，無需加以三時。卜辭中所記之事常常系以時間詞，因此動詞雖無時間性而句子的時間是確定的。上舉的兩種期名，有些是象形字，如莫、旦等；有些是假借字，如旬、歲等；有些是形聲字如昃；有些是象形字的引申如年、月、夕、日；有些是形聲字的引申如祀。在“受年”“日又食”的句子中，年是年成，日是太陽，“年”“日”乃是物名詞。

區位包括區域字和方位字。區域字如鄙、麓、邑、土、方等字，在它之前可有附加方位性質的東、西、南、北。附加於名詞之前的東、西、南、北是附加詞而不是名詞。作爲名詞的方位字，在卜辭中是存在的，如“尞于東”“尞于西”“尞于北”（續1.52.6，上24.5，珠464）。卜辭介詞“于”以後總是名詞，即人名、地名、期名。在殷人的意識中，方向不是不實在的，卜辭記東、西、南、北四方“受年”，亦記東、西、南、北四土“受年”，可見四方即四土。區域字可以是象形字如土、邑，也可以是形聲字如鄙、麓；方位字多是假借字。

身分可以分爲：（1）表示權位的如王、后、君、侯、田、白等；（2）表示職位的如尹、工、卜、史等；（3）表示親屬關係的如公、祖、妣、父、母、兄、弟等。

集體如族、𠂤、衆等，表示集合的人羣。

上述名詞中的通名，符合於漢字的分析的、孤立的、單音綴的三個性質。名詞中的專名，表示着有限制的固定的某個人，某個地方，某個族，某個日子。它可以是單音綴的，但也可以是多音綴的。多音綴的專名，還只表示一個意義單位；但這個意義單位不是永遠固定的，如像武丁卜辭中的“父乙”和文丁卜辭中的“父乙”所指不是一個人；“甲午”可以是正月的某一天，也可以是三月的某一天。專名多不是象形字而是形聲字或假借字，因爲事物的專名和代詞一樣，是不容易象形的。

所謂專名又可分爲五組：（1）人名，（2）女字，（3）方族，（4）地名，（5）日子。

人名又可細別爲私名、廟名和神名。私名如成湯之稱成與唐，如王亥、王恒，如武丁時代的子漁、子某等，如卜冉、侯虎。凡卜人的名字往往省去其官名“卜”，如卜冉之稱冉。王亥亦稱高祖亥。廟名以十天干爲基礎，如祖甲、大甲之類。神祇名如帝、社等。凡此諸

名,詳見以下有關的諸章中。

女字和姓的分別,尙不易確定。其例有四:(1)“帚某”如帚好、帚姘等,亦作好或帚井;(2)妣乙婭(乙 4677);(3)“某母”;(4)妣丹(乙 4968)。凡此都是指着某一個女性,而(1)類最多。

方族是方國與邦族(或部族),兩者也是不很能分別的。羌是一族而羌方是方國。“羌幾人”之羌是族,“伐羌”之羌是羌方。

地名在卜辭中出現極多,凡水名常常是水旁的的形聲字,山丘之名較少。凡單音綴的地名可以加方位字於其前或後。多音綴的地名,較少。

日子是 10 天干與 12 地支構成的 60 個甲子單位,每一個甲子單位代表一日。六月甲子是六月內甲子那天,一月之中甲子這一天不能出現兩次,故甲子日是相對的固定的。“甲子雨”可以省作“甲雨”而不能省作“子雨”,因殷制以十日爲一旬,天干一周爲十日一旬,成一單位。以地支爲時名的,僅見二例:

甲子卜今日亥不雨　粹 784

王其田以亥不雨　庫 713

此“亥”不是天干,不代表一天(因卜日爲甲子日),恐怕指的時刻。

以上五組專名,雖可以加附加詞,但是以單名爲基礎的。此等專名和上述的通名仍存在着相對的關係:

〔通名〕	〔專名〕	〔其它〕
物名		指示代詞
期名	日子	
區位	地名	
身分	人名	人稱代詞
集體	女字,方族	

凡通名在原則上可以加數詞,如三牛、十祀、四方、四兄、五族、三自等;專名和代詞都不能加數詞。但一部分通名與專名可以附加表示不定量多數的“多”字:

（1）身分　多祖,多妣,多父,多母……

多䊮,多君,多田,多白,多亞……

多尹,多工,多射,多旅,多臣,多辟臣……

（2）方國　多犬,多羌,多馬,多馬羌……

多方

名詞與名詞的結合,可有兩種形式:

（1）等位的　余·一人 金124　今日·癸 粹761　大邑·商 前7.27.6　攸侯喜鄙·永 明續780

（2）領位的　帚姪·子 前1·25·3　今日·夕 庫505, 甲3083　攸侯喜·鄙 綴189

此兩種用法,至今猶存於口語中,等位的如說“我個人”“我陳某某”“昨天初三”“首都北京”等等;領位的則可以以加“的”字,如說“老張的兒子”“今天的下午”“北京西郊的清華園”,但此等“的”字亦可省掉;領位與名詞之間加一“之”字如“某某之孫”到春秋金文才出現。

第三節　單位詞

單位詞即所謂量詞。卜辭亦有少數的例子,如貝的單位是朋,馬和車的單位是丙,鬯的單位是卣和斗,人的單位是人等。其例見數詞下。卜辭記數的名詞,其詞序有二:

（1）名—數—單位　貝幾朋,馬幾丙,鬯幾卣,人幾人,羌幾羌

（2）數—名　幾牛,幾人……

這兩種形式都和今天口語的“數—單位—名”如“一張書”不同。西周金文和殷代的一樣。西周金文的“田幾田”“牛幾牛”和卜辭的“人幾人”“羌幾羌”一樣,在數詞前的是名詞,在數詞後的是單位詞,雖則兩者的寫法完全一樣。

貝的單位朋,王國維推測爲“五貝一系,二系一朋”(觀堂 3·18),則是十貝爲朋。這是對的,因爲在殷卣銘文中有“子光賞貝二朋,子曰貝隹廿”(三代 13·42·2—3),可證二朋是廿貝,則一朋必是十貝了。

車馬的單位丙,可能和詩的“乘”相同,但幾匹馬構成一乘,尙待考定。金文馬的單位是匹,而金文“兩”字係兩個相並立的“丙”,所以甲骨文的“丙”可能是單數。

卣和斗都是量器,左傳僖公十八年注引李巡云“卣者鬯之罇也”,西周金文也有“鬯幾卣”。

關於單位詞,詳見下第七節數詞。

第四節　代詞

甲.人稱代詞

卜辭的人稱代詞有下述諸例:

甲戌卜王:余令角帚載朕事　佚 15, 粹 1244

朕臣鳴　乙 5405

癸丑卜王曰貞……余一人亾禍……　金 124

己亥卜王:余弗其子帚姪子　前 1·25·3

乙酉卜王貞余𢓊朕𦔮工征我莫　前 4·46·1

貞若茲敗帝,余利朕御史不旬　佚 11

甲午卜王貞……余從侯喜正人方……受余佑　前 4·18·1＋3·27·6

……受余又　乙 562

□辰卜王貞妣隹乍余禍　下 30·5

丁亥卜扶:余令曰方其至　坊間 5·23

我受年　珠 163,167,168; 粹 869,871,873

我伐馬方　乙 5408

我入商　粹 1064

我入商,㞢我御史　珠 114

我㠯人伐土方　鐵 259·2

𡚶我羊　前 4·50·4

乎省我田　前 5·26·1

㞢于我祖　粹 878

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菁 1

出伐我自　粹 1152

受我又　前 4·37·6

帝不我莫　燕 785

帝其莫我　庫 1811

降我莫　佚 764

［王］曰:汝……女一人　河 607

王曰:侯虎,畋女使,劦受　前 7·36·1

王曰:侯虎,余其畋女使,受　菁 7

𤣩,女其入乎从又司,女我克𡥈二人　甲 3933

王曰:侯虎往,余不束,其合氐乃使歸　菁 7,前 7·36·1,金 670

乙卯卜賓貞曰氐乃邑　燕 173

由上可知卜辭的第一人稱有“我”“余”,領格有“朕”。“余”和“朕”通常爲王的自稱,凡有此二代詞的卜辭通常(也有少數的例外)是王自卜的。“余”可以是主格賓格而不能是領格,“我”則可以兼爲主賓領三格。如此,“余”“我”同爲第一人稱的主格賓格,“朕”“我”同爲第一人稱的領格,它們的分別何在?“余”“朕”都是時王的自稱,所以是單數的,“朕”就是“我的”。卜辭“我受年”相當於“商受年”,“我”是集合的名詞,主格賓格之“我”就是“我們”。卜辭的“受余又”和“受我又”是不同的,前者是受王佑,後者是受商佑。領格之“我”就是“我們的”。上引前 4·46·1 一辭中有“余”“朕”“我”三個第一人稱,其分別是:

余	單數第一人稱,主格	在別處可爲賓格
朕	單數第一人稱,領格	
我	多數第一人稱,領格	在別處可爲主格、賓格,多數

這種現象與西周金文相似而不盡相同。一器之中領格的“朕”“我”並用,如叔向父禹毁和師詢毁,“余”爲主格賓格,“朕”爲領格少數,“我”爲領格多數。一器之中,領格的“朕”“我”並用,主賓格的“余”“我”並用,如毛公鼎和𠟭鐘;領格“朕”“我”是少數多數之別,主賓格“余”“我”之分在“余”只用於少數而“我”則少數、多數、主格、賓格都同樣適用。大盂鼎和毛公鼎王自稱爲“我一人”“余一人”,“余”“我”不分且皆是單數主格第一人稱。但西周金文領格第一人稱則遵守數的規定:如稱父考祖妣曰朕,稱邦家國土曰我,可知“朕”是“我的”而“我”是“我們的”。易言之,西周金文領格第一人稱由其所領的名詞而決定用“朕”用“我”:“朕位”“朕令”不能代朕以我,“我邦”“我家”不能代我以朕。

卜辭第二人稱,爲例甚少。主賓格用“女”,領格用“乃”。菁 7 一辭中的“女”是“你的”抑“你們的”,不能一定。第二人稱往往跟在一個私名之後。凡此和西周金文和尙書,都是相同的。

由於卜辭內容的限制,沒有出現第三人稱。但“㞢”之用法,有代替名詞的作用,如:

1.貞我受𢀛方又

貞弗其受㞢又　燕 77

2.伐𢀛方,帝受我又　林 1·11·13

3.貞伐𢀛方,受㞢又　上 31·5

4.我伐馬方,帝受我又　乙 5408

5.余受馬方又　前 4·46·1

6.伐印方,帝受我又　乙 3787

7.伐印方,受出又　粹 1230

由 1.知"出"指邛方,由 2.3.及 7.知"出"指帝。由 4.5.知"受我又"之"我"即"我伐馬方"之我。由 6.7.知"帝受我又""受出又"即受帝之又。"受邛方又""受馬方又"者伐邛方馬方而受又(佑)於帝。上 29·4 有"于大甲告邛方出。告邛于黃尹"。後者是"告邛方出于黃尹"之省,與上述省辭之例,可相比較。

卜辭的反身人稱代詞有自,如方

叀王自正勹方　粹 1184

由上所述,卜辭的人稱代詞第一人稱有數的分別:主賓格少數用"余",多數用"我";領格少數用"朕",多數用"我"。第二人稱或如西周金文一樣,主賓格不分少數多數皆用"女",領格用"乃"。"出"可能是第三人稱,相當於周書之厥,西周金文之"氒"。西周金文主賓格第一人稱的"余""我"有混用的趨向,但"余"仍表示少數而"我"兼爲少數多數、然領格的"朕""我"仍遵守殷代的法則:少數用"朕",多數用"我"。第一人稱領格的少數多數決定於其所跟隨的名詞的內容與性質:此名詞是屬於個人的或單個的則用"朕",此名詞是屬於集體的或公衆的則用"我"。

卜辭的人稱代詞的特色有二:一是關於格只有主賓格和領格兩類,主格和賓格不分;一是數的觀念的存在。

乙.指示代詞

卜辭的指示代詞有下述諸例:

王占曰:乃茲亦出希若偁　菁 3

若茲不雨,帝隹茲邑出不若　卜通別二中村大骨(第二茲字是指詞)

日若茲晦,隹年禍　前 5·17·5

我自茲隹若　明續 228

自毋才茲祉　前 1·9·7

……不才茲　前 4·33·7

其遲于之,若　前 5·30·1

……于之,若　明續 456

隹之又遣　下 3·10

王从于之,出羽　鐵 82·1,(燕 201)

王夕入于之,不雨　粹 697

王祭于之,若,又正　粹 542,(335,1195,1197)

其皋才父甲,王受又一弜巳皋于之,若　粹 335

大乙史,王鄉于宙一弜鄉于之,若　粹 141

亞从于止,出羽　下 25·9

卜辭"茲"作丝,"止"作ㄓ,"之"是"止"下加"一",凡此皆同於西周金文。卜辭的"之",由粹 141,335 兩例知其所指是人物與地方。

茲即此,若茲即如此。西周尙書如

大誥　卜陳惟若茲

酒誥　予不惟若茲多誥

多士　降若茲大喪

其"若茲"的用法均同於卜辭。菁 3 的背文(菁 4)有"乃若偁",似"若偁"與"若茲"爲對文,義爲"如彼"。指示代詞"茲"之前常附有介詞"若""自""才"等。

殷制一事數卜,往往於可用之卜系以占辭"吉"並附刻"茲用""茲御"之語,凡不用者則附刻"茲不用""茲毋用"之語,其例如下:

从盂?　大吉。　茲用。　甲 537

大吉。　茲用。　不雨。　粹 710

辛未又于出日?　茲不用。　佚 86

己卯卜王　茲毋用。甲 3688

茲夕又大雨?　茲御。　夕雨。　下 18·13

王田于雞,往來亾災?王占曰弘吉。茲御。獲犹八十又六。　佚 547

凡此"茲用""茲不用"或在占辭之後(如甲 537,粹 710,佚 547),或在命辭之後(佚 86,下 18·13),或在前辭之後(甲 3688),或在驗辭之前(粹 710,下 18·13,佚 547)。此類短詞的詳例,可參看胡厚宣釋茲用茲御(集刊 8:4)。

比較鐵 82·1 與下 25·9 兩辭,可知"止""之"通用,後世亦如此。它們皆在介詞"于"之後。西周金文史頣毁"其于之朝夕監"和尙書君奭"肆其監於茲"相同,故"于之"和"于茲"實是同義。卜辭"于止""于之"之後常系以"若"字,有將"止若"連續而誤以爲人名的,參看前 5·30·1 一片有對貞之辭,便可見讀"止若"爲人名之誤。

西周金文"今"和"昔"雖亦附麗於期日,但可以不附期日而獨立自用,此在卜辭只有"今"字如此,"昔"字不能,詳下第八節指詞。

第五節　動詞

動詞表示事物在一定時空內、一定人物關係中的移動或變化。移動或變化可以是事物自身的,如"雨"是自己下來的;可以是有主動有目的的,如"王伐土方",王是主動者,伐是動作,而目的物是土方,可以有動作的內容,如"告水入于上甲"是把"水入"這件事告訴上甲;可以說出事物的關係,如"婦好出子"是說婦好從無身到有身。由此諸例,可知動詞說明事物的變動、事物變動的對象、事物與對象(即主詞與賓詞)的關係等等。因此之故,同是動詞,它的性質各有所不同。

今試以 S 代表主詞,V 代表動詞,O 代表賓詞,P 代表介詞,分析不同的句形。我們首先舉出卜辭中組織最簡單的句子,如下三類:

王伐土方　續 3·9·1　S—V—O

王出　續 3·35·5　S—V

立中　續 4·7·1　V—O

這三類,其實都是遵守"S—V—O"這個規則的。"伐"和"立"是動詞,其所及的目的物是"土方"與"中",所以是外動詞,在此外動詞之後的是賓詞。"出"和"今日雨"之"雨",無需乎賓詞而意義自足,是內動詞。無論外動內動,它們通常介於主詞與賓詞之中。

卜辭的動詞可以是幾個字組成的,其例如下:

我弗其雙凪邛方　粹 1091

王往伐邛方　粹 1095

王勿逆伐邛方　續 1·36·5

往逐豕,雙　甲 3339

䢅往田,不來歸　甲 3479　王往出　乙 7774

卜辭的動詞所及的賓詞可以是一個短句,且不限於一個賓詞,其例如下:

乎[多臣伐邛方]　前 4·31·3　V—O(S—V—O)

乎[伐邛方]　粹 1087　V—O(V—O)

[日又戠],其告于父丁　粹 55　O_1(S—V—O)—V—P—O_2

于大甲告[邛方出]　上 29·4　P—O_2—V—O_1(S—V)

告[水入]于上甲　粹 148　V—O_1(S—V)—P—O_2

告[邛方(出)]于大甲　續 1·4·6　V—O_1(S—(V))—P—O_2

侯告[伐尸方]　粹 1187　S—V—O(V—O)

以上諸例,凡在圓括弧中的,表示其爲短句。由"告"這動詞,可知它有兩個賓詞,即告的內容與告的對象,亦即所告之事與所告之人。告的內容或所告之事,是直接賓詞,用 O_1 爲代表;告的對象或所告之人,是間接賓詞,用 O_2 爲代表。

賓詞通常總在動詞之後的,但也有在動詞之前的,上述例中可見 O_1 或 O_2 都可以先置於動詞之前。

事與物常常是直接賓詞,而人與鬼神常常是間接賓詞,後者常常加一介詞"于"於其前。

卜辭中的動詞其爲數遠小於名詞,而在此有限的動詞中以有關於祭祀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今舉其三類如下:

甲.賓類,如"王賓某某(祖先廟名)",郭沫若糾正羅、王以"王賓"爲名詞之誤,以爲賓是動詞(卜通 39,粹 424),並舉卜通 161 和下 7·1"王其賓"爲例,是正確的。卜辭賓祭先祖必是"王—賓—廟名—祭名"這個形式,只有佚 872"王賓日""弗賓日"是例外。凡屬於"王賓"一類的卜辭,賓詞的次序是 O_2(廟名)先於 O_1(祭名)而 O_2 之前省去介詞"于",如

王賓小乙羽日　林 1·13·5　S—V—O_2—O_1

王賓后且乙歲窜　林 1·12·15　S—V—O_2—O_1(V—O)

乙.祭類,如"羽日""彡日""劦日"等等祭名,亦可以作表示祭祀的動詞,如

羽日于父丁　林 1·21·5　V—P—O_2

羽大丁　燕 20　V—O_2

凡此都沒有 O_1,即無所用之牲。賓詞前的介詞可有可省。

丙.用牲類,如"尞"是祭名而兼用牲之法,"尞幾牛"是尞祭之中燔牛若干,它和"卯幾牛"之"卯"是不同的,因爲"卯"只是表示用牲之法的動詞。用牲類的祭動詞,往往以牲爲其直接賓詞,其例如下:

皋于王亥九牛　金 624　V—P—O_2—O_1

出于且丁尞一羊　續 1·21·6　V—P—O_2—O_1(V—O)

又中丁二牢　粹 221　V—O_2—O_1

共又小丁宙羊　粹 287　V—O_2—P—O_1

王用四窜大乙　粹 150　S—V—O_1—O_2

彡三豕且乙　續 1•13•3　V—O_1—O_2

彡六豕于且乙　續 1•13•3　V—O_1—P—O_2

上述諸例又表現了兩個變例:(1)直接賓詞以前可以有介詞;(2) O_1 可以先於 O_2。

以上三類有關祭祀之動詞的示例,不過說明了它們還是遵循着"V—O"的總形式。但是賓詞的先置,即"O—V"的形式,在卜辭中還是很常見的,以下仍舉有關祭祀之例。

三且丁眔且丁彡　佚 260　O_2—V

河尞三牛　粹 39　O_2—V—O_1

父己父戊歲王賓　粹 311　O_2—O_1—S—V

尞于土宰　續 1.1.5　V—P—O_2—O_1

于夒尞牛六　古史新證　P—O_2—V—O_1

且丁歲叀羊　前 1.23.2　O_2—V—P—O_1

三百羌用于丁　續 2.16.3　O_1—V—P—O_2

用三百羌于丁　燕 245　V—O_1—P—O_2

叀九牢彡大甲　前 1.5.5　P—O_1—V—O_2

九羌于且辛　林 1.12.17　O_1—P—O_2

㞢于且辛九羌　林 1.12.17　V—P—O_2—O_1

以上之例,可見無論其爲間接賓詞或直接賓詞,無論其附有介詞或不附有介詞,都可以先置於動詞之前。且由於其同卜一事,可以先置可以不先置,則先置與否常有關於其所着重的是什麽,若着重間間接賓詞則移置於動詞之前。

楊樹達的甲文中之先置賓辭(甲文說.61—62)曾舉出四種形式的先置賓辭,玆據其原文所引之例如下:

甲、帝不我莫　鐵 35.3

乙、𡆥麋禽　粹 953

丙、叀多子族令从𢀛蜀叶王事　下 38•1

△令多子族从犬侯眔𢀛蜀叶王事　前 5•7•7+6•5•17

勿隹沚𢦔从　庫 1023

△王勿从沚𢦔　庫 1027

王叀沚𢦔从伐土方　續 6•16•7

△王从沚𢦔伐土方　上 17•6

丁、叀𡆥田　戩 11•6

△王其田于𡆥,禽大豚　甲 3639

上述例前有△者其賓詞不先置。丙項是外動詞後直接賓詞之先置,丁項是內動詞後間接賓詞之先置。楊氏以爲卜辭往往以"叀""隹"置於賓詞之前,義同於"惟"。

由於我們以前之所述,我們以爲賓詞先置,不一定需要介詞"叀""隹",有此等介詞者亦可以不先置於動詞,這兩個介詞也並不如楊氏和唐蘭(天 30)所說的皆通"惟"。在卜辭中它們是有分別的:"叀"是正面的,它的反面是"勿隹",例如:

叀沚𢦔从——勿隹沚𢦔从　珠 182,粹 1100

叀王往伐邛——勿隹王往伐邛　前 4•31•3

勿隹土方正　粹 1105

王叀北羌伐　前 4•37•1,善 5246

沚𢦔爯册,王从伐土方　續 3•10•2

一、二兩例都是貞卜一事的正反,正面的用"叀",反面的用"勿隹"。第一例是賓詞之先置,第二例是賓詞的不先置。第三、四兩例,反面的用"勿隹",正面的用"叀",都是先置賓詞。第五例是另一種方式的先置,即附句中的主詞,在主句中作爲省略了的先置賓詞。

關於甲項,楊氏說是"句中有否定副詞而賓詞先置"者,並說與詩江有汜"不我過"同例。我們以爲不是一切附有否定詞者皆可以先置賓詞,而在此等句中賓詞之先置尙有其它條件。易言之,在兩種條件下才可以先置賓詞:即(1)只有在有否定詞"不"之句中,(2)只有在有人稱代詞"我"的句中。玆舉其例如下:

(1)且辛𡘉我——且辛不我𡘉　前 1•11•5

父甲不我𡘉　林 1•2•8

大甲其𡘉我　河 272

(2)帝其莫我　庫 1811

帝不我莫　燕 785

(3)下上若,受我又——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庫 1544+1592

上子受我又——上子不我其受又　上 8•6

伐邛𢦏,帝受我又　林 1•11•13

勿伐邛,帝不我其受又　前 6•58•4

以上三項正面的賓詞不先置,反面的俱備"不""我"之條件則賓詞先置。今以 D 代表否定詞,則先置賓詞可有兩式:

S—D—O_2—V　林 1•2•8

S—D—O_2—V—O_1　上 8•6

我們更舉兩種例子:

(1)我受年　粹 871

我不其受年　粹 867

我不受年　粹 865

(2) 我叀賓爲——我勿爲賓

我爲賓——勿爲賓　明續 145

(1)的反面雖俱備"不""我"的條件而不先置其賓詞,(2)正面的"叀賓"是先置賓詞,反面的用否定詞是"勿"而不先置其賓詞。

這種先置賓詞,到了西周已有所變化。西周初期金文令毁"隹丁公報",尙書酒誥"惟土物愛",無逸"惟耽樂之從",都是先置賓詞。卜辭先置賓詞正面的用介詞"叀",西周用"惟";而無逸於先置賓詞與動詞之間加一"之"字,尤爲晚出。

動詞就"主""動"的關係而言,凡主詞是此動詞的主動者則爲主動詞,爲被動者則爲被動詞;就"動""賓"的關係而言,凡動詞有直接的目的物者爲外(它)動詞,否則爲內(自)動詞。我們前述先置賓詞之屬於"O_2—V"式者,賓詞先置於動詞前而並無主詞,此 O_2 可有介詞可無介詞。當其無介詞時,此先置之 O_2 亦不妨認爲它是主詞,其動詞可認爲被動詞。凡屬此等形式的先置 O_2 皆是死人物,其不能自動本屬顯然,故雖不加介詞亦不至於誤作爲主詞。卜辭沒有如後世"衛太子爲江充所敗"的表示被動的句子,也沒有如後世因施受關係而分別"授"與"受"爲二字(卜辭一律作受),也沒有利用介詞表示被動的。主動被動之不分,在西周金文猶如此,如以"令"爲"賜"爲"受賜"。

卜辭的"雨"作爲動詞時,無所及的目的物,所以是自動詞;但是詩大田"雨我公田"就有了目的格,可見在意義上是自動的,在文法上可以它動。卜辭的"下上若",看上去"若"是自動詞,但它也可以有目的格,詳助動詞。又卜辭的"吉"字在文法上和意義上本來毫無動作,但也可以用爲它動詞,如佚 894"王吉玆卜"。

卜辭的"曰"字有兩種用法:一是一般的動詞,如

王其㞢曰多尹,若　乙 867

勿曰之　佚 524

"曰"義爲"謂",而"王曰""王占曰"之"曰"則義爲"說"。一是介於兩個名詞之間表示等同的關係,如

月一正曰食麥　下 1•5

兒先且曰吹…雀子曰壹,壹弟曰啟…　庫 1506(參燕 209)

帚妥子曰𡆥　乙 4856

帚妥子亾若—帚妥子曰羅若　粹 1240

貞帝于東方曰析,風曰劦　佘 261

(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羌三　佘 427)

此又可分爲二:(甲)有動詞"叫"義,如正月叫做食麥,雀之子叫做壹,帚妥之子叫做𡆥,近乎繫詞"是";(乙)由繫詞而發展爲近乎連詞而表示同位關係者,如"帚妥子曰羅"是"若"的主詞,"東方曰析""風曰劦"是帝的間接賓詞,帚妥子即羅,東方即析。"東方曰析"在佘 472 成爲"東方析",作爲動詞卯的間接賓詞,其直接賓詞是牛羊等。

以上"曰"字諸種用法,和西周金文相同。

又有動名同字之例,如武丁卜辭

余弗其子帚姪子　前 1•25•3

勿𩚬帚娘子子　前 4•1•6,鄴初 34•1

帚鼠冥,余子　前 8•12•3

帚鼠冥,余弗其子　鄴初 40•5

前二例下有重點之"子"都是動詞。

第六節　狀詞

有些文法家分漢語句子爲兩類:一類是名句,說明事物與事物之關係,如"滕,小國也";一類是動句,說明事物之動作,如"魚躍"。在名句中,又分別出說明事物的性質狀態的爲形容句,如"柳綠"。卜辭最多的是動句,名句幾乎不見;形容句也是極少的,如"允雨小"似乎是形容句,但"雨"在句中還帶了動詞的性質。卜辭的命辭因命辭的性質之故,在同卜一件事之時,有一個完整句,其它各作省略句。這些省略句常常是名詞,但只是省略動詞而已。命辭所問的常常是具體的,如問"有大雨"?而不是問"雨大"?凡此皆指明卜辭缺乏名句形容句,是限於卜辭本身的性質與形式,並不足以證明當時口語無此兩種句子。

我們此節所述的狀詞,指直接附加於名詞之前,形容這個名詞的狀態的,例如

大　牛,子,宗,示,邑,室,雨,　　牢

小　牛,子,宗,示　　宰,雨,王,臣,宰

多　臣,公,白,尹,君,子,父,母,方

少　臣

白　牛,牡,牝,豕,馬,豚

黃,黑,幽(粹549,550,乙7122)勿,莫(粹551)　牛

赤　馬

新　㘝,宗,寢,帚,醴,羌

舊　宗　醴　臣

終　日雨(庫664),夕雨(簠32)

狀詞總是緊接在名詞之前的,若有數詞則數詞一定在狀詞之前,如"三大牢"。但也有極少數的例外,如甲903"大三牢"。一個名詞之前的附加詞不限於一個字,如

我家・舊・老臣亾巷我　前4・15・4

代名　狀　狀狀否動代、賓

"舊"和"老"都是形容名詞"臣"的。此句中,"我家"是第一個名詞組,"舊老臣"是第二個名詞組;第一個名詞組是形容第二個名詞組的,而此兩個名詞組構成整個句子的主詞,是一大名詞組。第一個名詞組限制第二個名詞組,它是領位的。這個大名詞共由五個字組成,而"臣"是最基本的,在它之前的四個字都是形容它限制它的。

由上述之例,可推廣爲:(1)凡單字的詞若在句中爲基本的名詞(往往是詞組最後一字),則在此以前的單字或詞組是形容或限制它的,如"黍年"之"黍"或"帚姪子"之"帚姪"是形容或限制名詞"年"或"子"的;(2)凡習見的詞組若在句中爲名詞,則在它以前的單字或詞組是形容或限制它的,如"小臣"爲習見的名詞,則"馬小臣""多方小臣"(粹1152,1162)的"馬"或"多方"是形容或限制名詞"小臣"的。

作爲形容或限制的附加詞必須在所形容所限制的名詞之前,其詞序是不能顚倒的。限制者與被限制者(即形容詞與名詞)必須是領位與被領位的關係,不能是等位的。在卜辭中有等位的名詞組,其詞序是容許顚倒的,如

大乙奭・妣丙　上1・12　　妣丙・大乙奭　甲1642

攸侯喜鄙・永　明續786　　義・伊侯㽙鄙　掇二132

大乙之配(奭)是妣丙,妣丙是大乙之配,所以可以互倒。攸侯的鄙邑是永,義是伊侯的鄙邑,都是同位的,故可以先可以後。

"攸侯喜鄙・永"和"某某曰某"是同位名詞組,至若"才攸侯喜・鄙"(綴189)則是不同位的名詞組。後者以"攸侯喜"這專名限制基本名詞"鄙"。"攸侯・喜"這專名又是同位名詞組,因爲攸侯名喜,喜是攸侯的私名。

在"我多臣不㞯"(粹1207)的句子中,"我多臣"是一作爲主詞的名詞組。我們可以分析爲"我・多臣",和"多方・小臣"同屬於不同位的名詞組。"我"本來是領格的代詞,在此詞組中其作用是形容的或限制的。

在"某某來羌"的句子中,"來"是動詞;在"用望乘來羌"(燕595)的句子中,"用"是動詞,"望乘來"是形容或限制"羌"的,義爲"殺望乘所來之羌"。這種例子發展爲"出來嬉"的形式,"來嬉"成爲動詞"㞢"(即有)的賓詞。"動賓短句"結合成爲一"名詞組"以後,原來的動詞成爲形容的限制的附加詞,其例如下:

又于"出日"　粹598

禾㞢"及雨"　前3.29.3

亡至禍　粹1267

卜辭"大吉""弘吉"之"吉",都是形容詞,其前的"大""弘"是附加於形容詞的形容詞,即所謂副詞。

第七節　數詞

卜辭中的數字,孫詒讓在其名原上曾已提到,但他沒有把"七"字認出,直待羅振玉才考釋出來。從劉鶚以來,卜辭的"五十"一直誤認爲"十五",郭沫若作釋五十釋七十才將卜辭十以上的整數的合文辨別出來。它們的條例是:(1)五十、六十、七十、八十的合文,"十"字放在零數之下,所以要逆讀才得;(2)合文的"十五"是左右平列的,不合文的作"十又五";(3)只有整數"十"的倍數才有合文,"十五"是惟一的例外。

我們以下所舉之例中,凡數字下加一單綫者表示其爲相連的合文。凡數字下加一虛點者表示其爲不連的合文。所謂合文者指兩個字相合爲一個文字單位。不連的合文如平列的"十五"上下相次的"八十";所謂相連的合文者則既爲合文而且筆劃相連接,如上下相接連的"一白"(即百),貫穿相連的"一人"(即千)。合文的"十人"是數字與單位字的平列相合,"十朋"是數字與單位字的上下接連。凡此亦見於西周金文。

卜辭合文,凡一、二、三、四和十、百、千、萬相連合的,不是接連便是穿連;五、六、七、八、九和十、百、千相合的,可以是相連的如"七十""五白""九白"等,可以是不相連的。五和十、百、千常常是接連或穿連的,但也可以上下分列而不連,如乙2507和佚78的50作上下相次而不相接的"十""五"。卜辭的5,000可以作"五一千",亦偶有作"五千"的;卜辭的500可以作"五一白",亦可以作"五白"的合文。卜辭的100是"一白"的合文,但也有作"白"的;卜辭的30多作"卅",亦偶有作"三十"的。

卜辭記數之詞甚多,茲擇其要者如下:

隻口其三萬大…　粹1171

登帚好三千,登旅一萬乎伐　庫310

一萬人　明續190

八千　粹119

六千　佚438

登人五千　續1.13.5,2.30.10;前7.15.4;下1.3,39.1;誠377

𠬝人五一千　上31.5

登人四千　鐵258.1

登人三千　前6.34.2,6.38.4,7.2.3;金498,524;續1.10.3,3.27.4,5.13.7;庫11,1649;珠777,1186;林2.27.6;簠36

允戈伐二千六白五十六人　下43.9

𠬝人一千　上17.1;參佚324,燕135

一千五白七十　劍212

九白　庫156,明832

八白　粹1079,商氏影本49.8

八一白　佚512

逿取貝一白。口取貝六一白。　佚17

五一白牛　庫181

五白[日]四旬[㞢]七日　乙53

五白　庫443,前7.9.2

氐牛四白　明1517

登羊三白　天51;參續1.10.7,2.15.3,佚570,林2.3.8,下4.1,前3.31.2,4・8・4,鄴三47.8

允禽三白又卌八　下41.12

三白卌牢　上26.15

一白㘝一白羌卯三白宰　上28.3,佚543

二白五十　前2.30.4

二白六十九　續3.41.1

允禽二白㞢九　前4.4.2

隻鳥二白十二,龟一　金742

一白日㞢七旬㞢[□日]　佚123

□一白八十三,函五十　劍212(摹失三字)

隻鹿一白六十二,□一白十四,旨一　下1.4

隻鳥一白卌八,龟二　續3.24.2

允隻□二,兕一,鹿十二,豕二,毘一白廿七　天79

允禽隻虎一,鹿卌,犾一白六十四,毘一白五十九　乙2908

羊白㞢五十八　乙5405

禽隻兕六,豕七十㞢六,毘一白㞢九㞢九　乙764

鹿七十一,豕卌一,毘一白　佚43

一白物牛　續1.44.4;參鐵63.4,拾14.14,前4.49.3,前3.23.3,4.49.3,5.8.4,7.32.4,粹20,190,384,528,1150,續1.10.7,2.29.3,庫482,鐵176.1,金393

一白羊,一白牛,一白豕,羌五十　金670

允禽隻毘八十八,兕一,豕卅又二　燕410

八十㞢五　鄴三40.6

隻犾八十㞢六　佚547

豕四,毘七十㞢□　林2.26.2

七十㞢五　菁1

允隻毘七十㞢四　金479

允焚,隻兕七十一,豕十五毘廿五　乙2507

我入六十　甲2993背甲

禽鹿五十㞢六　前4.8.1

血三羊,册五十五牢　佚872

五十又伐　佚78

御于河羌三十人　甲2491

卅犬,卅羊,卅豚

廿犬，廿羊，廿豚
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　前 2•23•6
隻犯廿五　前 2•34•6
隻廿㞢五(羌)　下 38.7
俘人十㞢六人　菁 6
十犬又五犬　佚 194
十人又五　粹 594
十牢又五　粹 579
自今十年㞢五　續 1•44•5
廿人　簠室類纂附錄 6a
十朋　粹 1310，簠室類纂附錄 6b

卜辭所見的數字，最高者爲三萬，最小者爲一，沒有小於一的分數。就其構形來說，一類是抽象的象形字，如一、二、三、四、十、廿、卅，皆見於說文(今本失載卌字，廣韻引說文有之)；一類是假借字，如五、六、七、八、九、千、百、萬。假借字中"千""百"是合文，其它五是午、六是入、七是切、八是分的初形，九爲蛇形(燕報20:549)，萬爲蠆、禼(即蠍子)的象形(卜通 36)。百是"一白"的合文，千是"一人"(讀若千)的合文。

殷代的數字是十進制的，所以殷尺分十寸，十日爲一旬，而甲骨的横寫的"一"竪之爲"十"。一年爲十二個月或十三個月，但卜辭稱"十月又一""十月又二"，仍以十月爲基礎。所以殷代雖有

百㽙㞢十㽙　鐵 141•4
十犬又五犬　佚 194
十月又一月　我方鼎
旬㞢二日　佚 123

其次序是"整數一名詞一連詞一零數一名詞"，但是卜辭常常將名詞位於整數"十"之後的，如

十年㞢五　續 1•44•5
十牢又五　粹 579
十牛又五　庫 1646，明續 711
十示又三　上 28•8
十羌又五　粹 75

十人又五　粹 594　用十人五　存 1.1793

其次序是"整數一名詞一連詞一零數"。但連詞"㞢""又"是可以省略的，比較下述之例(例見前述)：

毘一百廿七　毘一百㞢九；三百又卌八
五十五牢　麀五十㞢六
犯廿五　廿㞢五；豕卅又二
十五羊　人十㞢六人

其次序是

名一整一零　名一整一連一零
整一零一名

上述三種形式，其名詞可以先於數詞組，也可以後於數詞組。卜辭有

羌十人又五　粹 593
十羌又五　金 191，粹 75
羌十又五　粹 75，540；鄴三 40•6

而絕無"十又五羌"的形式，可見名詞雖可自由的先置後置於數詞，但凡有連詞的不允許名詞之先置。"人十㞢六人"的第二個"人"是單位詞而非名詞。

總上所述，卜辭數詞與名詞的結合形式共有以下各種：

毘一百廿七　名一整一零
五十五牢　整一零一名
十犬又五犬　整一名一連一零一名
十羌又五　整一名一連一零
麀五十㞢六　名一整一連一零
人十㞢六人　名一整一連一零一單位詞

最後一式，與西周金文的"十又三月""十又五年"是完全不相同的，後者是"整一連一零一名"的形式，在殷代是不存在的。殷代數詞組中只有一個連詞，往往在零數之前，它和西周金文大盂鼎"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是不相同的。

上述殷代的六種數詞結合形式，可以簡化爲"名一數"與"數一名"兩大類。以上所舉"俘人十㞢六人"之辭，俘是動詞俘，人是賓詞，"十㞢六人"之"人"是單位詞；此與"羌十人"相同，"羌"是名詞而"人"是單位詞。單位詞與數的結合，有下述各例：

馬廿丙㞢□　前 2•19•1

馬五十丙　續 1•29•4
馬三十丙　京都 1702
車二丙　劍 212
貝十朋　甲 777
貝二朋　侯 27，坊間 3.81
㽙十卣　金 731
㽙六卣　前 1•18•4
㽙五卣又正一十卣又正　拓本
㽙五㱿　續 2•24•3
㽙三𠕋　甲 1139，2795
㽙二升一卣　續 1•40•5
羌百羌　粹 190
羌十人又五　粹 593
羌十人　林 2•13•2，甲 2124
人十㞢六人　菁 6

以上諸例可歸併爲以下諸式：

名一整一連一零一單　菁 6
名一整一單一連一零　粹 593，前 2•19•1
名一數一單一數一單　續 1•40•5
名一數一單

最後一式是最通常的，這和後世漢語以"數一單一名"爲形式的"一匹馬""兩壺酒"是不相同的。

名、數、單所組成的名詞組，若變爲先置賓語時，如"羌十人用"(乙 2124)，則此名詞組的詞位次序並不變動。

"羌百羌""人十㞢六人"之例，單位詞與數詞前的名詞是同名的，這種現象在西周金文中還存在的，如

乙亥段　玉十玉
不其段　田十田
小盂鼎　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匹，孚車卅兩，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

到西周以後，漸已絕滅。

卜辭中的單位詞，究屬少數，大多數是"數一名""名一數"的形式，如"十牛""五羌"與"牛一""羌十"。前者較多的見於卜牲數之辭，後者較多的見於記狩獵之辭。

數詞與狀詞都是附加於名詞而限制此名詞的性質與狀態的，但在附加的關係上狀詞頻於數詞。易言之，狀詞總是緊接在名詞之前，而數詞不是在狀詞之前便是在名詞之後，絕不介於狀詞與名詞之間，而狀詞也絕不繫於數詞名詞之後。舉例如下，

三白牛　上 28.1　　白麀一　前 2•29•3
三白豕　粹 338　　白牡三　粹 235
三小宰　前 7•25•3　　白犯一　粹 956
十大牢　金 466　　白豕九　粹 79
數一狀一名　　狀一名一數

沒有"狀一數一名"或"數一名一狀"。但有一種"名一數一名"構成的名詞組，如粹12"帝五工臣"，粹 13"帝五臣"，上 26•15"帝五工"，凡此指帝之五工，帝是領位的、形容的。

卜辭的數字也可以表示次第的。上甲是祭祀表中最先的一個先王，所以稱爲"元示"(前 3•22•5，上 19•7)，也稱爲"一宗上甲"(甲 521)。元、一、二等之爲表示次第者，可以下列各例說明之：

元卜用　續 1•39•9
習一卜　佚 220
習二卜　佚 220
三卜用　前 8•12•6
其用四卜　粹 1256
用五卜　甲 268
用六卜　乙 5399

凡此指用第幾卜，序次數必須在名詞之前。除此以外，廟名常常冠以數字，如"四且丁"是指大丁、中丁、小丁以後的"第四個祖丁"，"四"和"大""中""小"皆表示次第。其它如廟名前所加的"高""后""亞"等字，也屬於這一類。

從卜辭所記的數字，可以推知當時的社會情況。上所舉"五十"以上的數字，其內容爲：(1)出伐的人數，(2)殺羌的人數，(3)祭祀的牲數，(4)禽獲的獸數，(5)入龜甲之數，(6)日數，(7)其它物數。武丁征伐土方、邛方所卜用兵之數，最多不過五千，少則一千，三千人爲較通常者。但眞正用兵之數，恐不必是整整三千人。下43•9"允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劍 212"一千五百七十"，所指當是所伐所獲的人數。卜辭"畝羌""用羌""伐

羌"是殺羌以祭,其人數最高者爲三百人,其次常見者爲一百人,百人以內的次數最多。祭祀所用獸類牛羊豕的牲數,多者一百,一百以上五百以內是很少的,一百以內的最多。田獵所獲的獸類,最高是三百四十八頭;取貝最高之數是六百,入龜最高之數是一千,記日最高之數是五百四旬又七日,即547日。

郭沫若曾注意到"卜牢牛之數……一二三連卜後,一躍而爲五,由五復一躍而爲十,十躍爲十五,十五以上則爲十之倍數"(粹586)。這表示殷人以十爲單位,而十之半(即五)爲一小單位。卜辭十以上的倍數都有合文,而十之倍數與五之合文只有"十五",而"廿五"以上皆不能成爲合文。在第一章中曾述及骨臼刻辭中記載卜骨之"對"與"半對"。凡此以五以對之計數方式,是至今猶保存的。卜辭有左右相對的觀念,卜辭"ナ""又"二字象左右手之形;以對以五以十爲計數單位的習慣是從人手和手指發生的。

第八節　指詞

指詞即指示詞,附加於一切表示事物的名詞之前。它所指示的範圍,約可分爲三類:一、事物之彼或此,二、時間的那時這時,三、方位的那裏這裏。今天口語中的"那""這"可以加於任何範圍,如說這人、那屋、這月、那年、這邊、那裏。

卜辭關於事物的指稱有"茲"和"之"。羅振玉說"丝,金文用爲訓此之茲,與卜辭同"(考釋中7b)。胡厚宣以爲丝字"無一不讀爲茲此或茲今之茲"(集刊8:4:468),他擴充羅氏訓此而爲訓今,是對的。但我們以爲卜辭"訓此"的茲有兩種詞位,一爲前述的指示代詞,一作爲指詞。作爲指詞之"茲"可分別爲二:一爲事物之指稱,訓此,爾雅釋詁"茲,此也";二爲時間之指稱,訓今,廣雅釋言"茲,今也"。

作爲事物之指稱者,其例如下:

亘其乍茲邑禍　續4•28•4
我將自茲邑　簠5209,5215
勿將自茲邑　簠5215
今歲秋不至茲商　河687
告于茲大邑商　甲2416
其用茲卜　上15.3　茲卜不其隹出肴　乙7311
茲雨不隹𡆥　林1•25•16
㞢馬才茲寓　粹1551

卜辭的"之"字從"止"在"一"上,甲骨文編混"㞢""之""生"三形爲一,隸於"之"下.

是錯誤的。"之"字和"丝"字一樣,在卜辭中兼爲指示代詞與指詞。作爲指詞之"之"訓"是",爾雅釋訓"之子者是子也"。卜辭之例不多,如

御之兄丁　林2•2?•3
才之奠　鐵168.3

卜辭關於時間的指稱有"三時"之別:

甲、這個時期以前(過去)
　昔　日
　之　日,夕,月
乙、這個時期以內(現在)
　今　月,旬,夕,日;歲,秋,世;祀
　茲　月,旬,夕
丙、這個時期以後(未來)
　翌　日,夕
　來　日,夕;歲,世
　生　月

茲分別述之於次。

昔和翌是相對待的,都是以現在爲起點的,現在以前爲昔,以後爲翌。但所謂"現在"是可長可短的,因此昔可以是前一天、二天乃至六十天,"翌"亦如此。舉例如下:

丁亥卜…昔日乙酉　下28.3　前二日
癸未卜…昔丁丑　前4.27.3　前六日
三日庚申告曰:昔甲辰　菁5　前十六日
甲申卜…翌乙酉　前1•10•2　後一日
癸巳卜…翌乙未　續1•15•8　後二日
乙亥卜…翌乙亥　前7•4•1　後六十日
癸未卜來壬辰雨　粹790　後九日
辛丑卜于來甲寅　粹186　後十三日

但卜辭一般的通例,"翌"常指第二天,"來"常指未來二日以後。

用作事物指詞之"之"如"之兄丁"並無時間的觀念,但卜辭的"之日""之夕"則並非"此日""此夕"而是表示過去的"是日""是夕"。武丁卜辭曰:

貞今日其雨?王占曰:疑,茲气雨?之日允雨,三月。　前7.36.2

此於命辭中卜問今日雨否,占辭中謂其氣雨否,驗辭中謂該日果雨。由此可知凡稱"今日""今夕"的是記卜之當日,凡稱"之日""之夕"是追記該日該夕,亦即那天那晚:

之日　前5•27•5;林1•4•8,1•30•2,2•22•11;甲201;綴3•43•6,4•15•3;粹1043;誠76;燕144
之夕　前3•31•3,7•14•3;粹769;續4•6•2,4•9•1,4•17•8;誠72,127;珠147,683;明2348;佚870;下36•1;庫1737;燕2

凡此皆屬於武丁至祖甲卜辭,都是驗辭中所用的。康丁卜辭云

今日戊王其田,不冓雨?茲允不雨。粹995

"茲"是"茲日"之省,乃罕見的例外。

"今""茲"都是表示現在式的,而今最爲習見,其例如下:

今日雨　前3•21•2
今己亥不其雨　佚370
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　粹692
今夕不雨　河104
及今夕雨　上22•3,粹665
今日夕㞢雨　庫505
今旬雨　續4•24•9
自今旬雨　粹747
辛亥卜自今旬壬子雨　粹751
今一月雨　續1•27•9
及今二月雨　前7•16•4
大今三月雨　粹809
今歲商受年　燕493
今秋我入商　下42•3
今春王勿黍　續1•53•3
今𢀛方其大出　前1•46•4
今𢀛王伐土方　林2•9•1
其隹今九祀　前3•28•3

以上的"今"皆表示現在,其期限則爲半日、一日、十日、三十日,而歲、秋、世則似是長於三十日的一個季節,祀是一年。世和夕之前,卜辭沒有加數詞的。卜辭沒有稱"今月"的,

"今"與"月"之間一定有數詞。"年"之前可以加數詞,但不能加"今"字,它不是期名。

"今""昔"與"來""翌"都附有日子如"今乙亥""昔乙亥""來乙亥""翌乙亥",都可以將干支省而爲天干,如"今乙""來乙"等。但只有"今"可以脫離日子而表示"今日"的,如

今雨　粹750
今王出　粹1054
自今至于己酉雨　甲3121

今是今日之省,前8.14.1"辛未卜王貞今辛未大風",卜於辛未日而曰今辛未大風者今日辛未大風。

"茲"的用法略同於"今"而不如"今"的通用,其例如下:

茲旬其雨　庫597　武丁卜辭
及茲二月㞢大雨　前3.19.2　庚甲卜辭
及茲月又大雨　粹765,金377　廩辛卜辭
茲月亾大雨——又大雨　甲616
茲月至生月又大雨　庫998
茲月又大雨——于生月又大雨　下18.13
余及茲月出自卜
甲戌卜又曰吉——余弗及之月出自卜　佚29

"及茲二月"與武丁卜辭"及今二月""大今三月"的用法相同。由"茲月"與"生月"之並見於一版,可見二者之別:茲月是此月,生月是下月。佚29"茲月"與"之月"並見於一版,可見二者之別:茲月是此月,之月應如"之日""之夕"之例指該月,"之月"在占辭之後,是驗辭。

乙辛卜辭中常有"今夕亾畎"之語,偶有作"茲夕亾畎"的,如綴182,183等。茲夕即今夕。

"來""翌""生"都是表示未來式的,"來""翌"之例如下:

來壬辰雨　粹790
于來日己　粹303
來乙　佚714
今日至于翌甲申不雨　河178
翌庚戌其雨　粹796
翌癸雨　誠84

于翊日迺黨　粹847
翊日不雨　粹689
于翊日且大雨　金381
于翊夕彰　粹435
于翊夕彰——叀今夕彰——叀翊日彰　粹437
丁巳卜叀今夕彰宜——丁巳卜于來夕彰宜　京津3974
己卯卜𡆥侯于來夕至　粹1273
來歲受年　簠歲9
下歲　中大10
來世王其禄丁　續2.9.8
來春不其受年　粹881

“來”“羽”附於日名干支之前,亦可省去地支,與“今”同。康丁卜辭的“翊日”和“今夕”“翊夕”相對,義爲次日、明日。武文卜辭的“今夕”與“來夕”相對,“來夕”當指明夕,與康丁之“翊夕”同義。康丁之“今夕”與“翊夕”相對,猶武文之“今夕”與“來夕”相對,皆指今晚明晚。日名之“翊日”不可與祭名之羽日(或翊日)相混,如粹288“羽乙酉羽日于小乙”,“羽”是附於日名前的指詞,“羽日”是動詞(祭祀之一種)。

卜辭曰

祀六來秋　佚991
受來、年、黍　林2.4.6

前者來是形容詞,秋是名詞,不是期名。後者“來”是麥,與年、黍並列,不能讀作“來年”。

卜辭“生月”之生作㞢,向來誤釋爲之,讀作之月,以爲是本月、是月。下列各辭可以證明“生月”是下月:

1.兹月至生月又大雨　庫998
2.兹月又大雨——于生月又大雨　下18.13
3.丁丑卜賓貞壆往,六月
丙辰卜賓貞于生八月彰　粹508
4.辛亥卜生月乙亥彰系,立中　粹398
5.乙亥卜生四月妹㞢史——今三月㞢史　甲209
6.帝其及今十三月令轎——帝其于生一月令轎　乙3282(參乙6809)
7.庚寅卜貞于壆,十月

貞于生十一月令壆　金569
8.丁亥卜王出,今五月——[丁]亥卜王于生月出　庫983
9.辛亥卜内貞今一月𠂤正化其㞢至——其于生二月至　乙7288
王固曰今一月其㞢至,隹母其于生二月□　乙7289(7288之反)

由1.2.知生月與兹月相對而生月在兹月之後。由3.可知六月丁丑至丙辰爲40日,丙辰爲七月,則生八月指丙辰卜時之下一個月。由4.知辛亥至生月乙亥爲25日,則生月應指下一個月而非下兩個月。由5.“今三月”“生四月”之對貞,知所卜是今月或下月。由6.因十三月之後爲明年之一月,故“今十三月”後之“生一月”是明年的一月。7.之十月在銘末,義爲今十月,“生十一月”指下月。8.於丁亥日卜王今五月出或下月出。由9.今一月與生二月對貞,可以確定生二月乃是正月後的一個月,即二月。

卜辭稱“生月”者多武丁之辭,其例如下:

生月　粹398,461,1273;庫983,1139;續6.20.5;下18.13;林1.27.15
生一月　乙3282
生二月　前3.19.3,乙7288,7289
生四月　甲209
生七月　佚493;前2.1.2,4.6.3;續3.14.1;綴331
生八月　佚938,粹508
生十一月　厦12,甲954,金569
生十二月　金474,483
生十三月　乙3282,林1.20.11

卜辭的現在式與未來式常結合起來,其例如下.

辛亥卜爭貞今來乙卯㞢于成十牛　乙4761
丁丑卜今來乙酉㞢于成五宰,七月　續1.48.3
辛未卜㱿貞今來甲戌彰王亥　乙5355
丁酉卜何貞今來辛丑勿寮其彰　甲2476
庚寅卜爭貞今來乙未𠦪　善4435,4438
(丙戌卜爭貞于來□巳[𠦪]　善4435)
□丑卜爭貞今來歲帝[令雨]　廣州市博物館(容)
今來歲我受年　乙979,1732,4229
庚寅卜今生一月方其亦㞢告　甲3066

今羽受[黍年]——今秋𠦪黍年　粹878
辛未貞今羽钔王　甲909

以上除甲2476爲廩辛卜辭外,多係武丁卜辭。“今來”附於日名之前,其義仍爲未來式,從卜之日計數,則今來某日在

下旬　乙4761,5355;續1.48.3;善4435,4438
本旬　甲2476

皆不出二旬。今來云云近乎“最近的將來”。以此例之,則“今生一月”即即來之下月,“今來歲”“今羽”當指最近的下季。惟最末一辭,羽或是祭名,或指今明。

綜上所述三時,可爲表如下:

	祀	月	旬	日	夕	歲	秋	春	世
過去		之		昔 之	之				
現在	今	今 兹	今 兹	今	今 兹	今	今	今	今
未來		生 今生		羽 來 今來	翊 來	來 今來 下		來	來

卜辭關於方位的指詞,有以下各例:

東,西,南,北　方,土
東,中　室
左,右　馬　下5.15
左,右,中　𠂤,人　粹597,前3.31.2
大,小,中,右,北　宗
大,中,小　示
上　帝
高,后　祖,妣
南　庚
上,下　乙
外　丙
內　乙,戊

大,小　乙,丁
中　丁,己

上述可分爲(1)某處所的方向,(2)宗廟神主所在的方位或次第。前者如東方、東土之東,後者如大乙、大丁之大。宗廟神主排列是分高下、先後、左右、內外的,此種分別乃按親屬關係和生卒及位的先後爲序,所以一方面表示神主的方位,一方面也表示神主的序次。這兩種指詞,是形容性的,而(2)則兼有表示次第的數詞的作用,今皆附述於此。

上述狀詞、數詞、指詞就其爲附加於基本名詞之前而說,它們的性質是廣義的形容性的。“大雨”之大是狀詞,“大、中、小”加於廟名丁之前之“大”,則可以說表示序次,也可說表示神主的方位。我們所謂廣義的形容性的,乃指一些附加於基本名詞的附加詞,可以是在性質上、狀貌上、數量上、範圍上等等方面限制於其所附加的基本名詞。附加於基本名詞之前的領位的人稱代詞或其它名詞,附加於基本名詞之後的單位詞和數詞,也都具同等的作用。

我們稱被附加的名詞爲基本名詞。它在“名詞組”中雖不一定,却常常是居於末位的,而它在詞組中表示最重要最基本的意義。附加詞的地位或先於或後於此基本名詞:

(1)狀詞附在基本名詞之前:

狀——名　(大邑)

(2)數詞附在基本名詞之前或後;凡基本名詞有狀詞的,則數詞或在狀詞前,或在基本名詞後;若附有單位詞的,則數詞在基本名詞後,而單位詞在數詞後:

數——名　(三牛)
數——名　(牛三)
數——狀——名　(三白牛)
狀——名——數　(白牡三)
名——數——單　(貝二朋)

(3)領位的人稱代詞附在基本名詞之前;凡基本名詞前有狀詞或領位的名詞的,則人稱代詞更在其前:

代(領)名　(我田)
代(領)——名(領)——名　(我西鄙田)
代(領)——狀——名　(我多臣)

(4)領位的名詞附在基本名詞之前:

領(名)——名　(攸侯喜鄙)

（5）指詞附在基本名詞之前；凡基本名詞前有數詞或領位名詞的，則指詞更在其前：

指——名　（今夕）
指——數——名　（今八月）
指——名(領)——名　（茲大邑商）

以上各條，若以O代表基本名詞的地位，在其前的爲1，更前的爲2，在其後的爲－1，更後的爲－2。如此綜合上述如下：

2	1	O	－1	－2
	狀	名(基)	數	單
	名(領)			
指	指			
數	數			
代(領)	代(領)			

由此可見在名詞組中，基本名詞通常在末位，狀詞與領位名詞常常緊附在其前，而指詞數詞代詞或在其前、或更在狀詞與領位名詞之前，數詞可以在基本名詞之後，單位詞在最後。

第九節　關係詞

所謂關係詞者說明事物的聯系關係或動作發生的時間、地方的條件，及與人物的關係。分別之，則一爲連詞，一爲介詞。

連詞多半是聯系名詞與名詞的，其例如下：

雀及子𠭯徒𢀛方，克　乙 5582
叀母己眔子癸彡　粹 340
告于妣己眔妣庚　乙 3297
令去門眔𠙵眔商秉　下 10.14
其列二侯：上絲眔𡨦侯　卜通 別二桃山
叀犬十眔豚十——叀羊十豚十　粹 27
令見取攸眔十人于𥝩　甲 2124
王賓兄庚𢍰眔歲　庫 1021
尞于蚰尞羊㞢豕　上 9.11

㞢于且乙牢㞢一牛㞢㲋　前 1.10.2
毘一百㞢九㞢九　乙 764
妣庚召牢又一牛　粹 391
方帝，卯一牛㞢㲋　前 7.1.1
允𢀛二百㞢九　前 4.4.2
允𢀛三百又卌八　下 41.12
余其从多田于多白正盂方　甲 2395，2416
其告水入于上甲兄大乙一牛　粹 148
丁未貞彳歲于劦，菁——丁未貞彳歲于祭，菁　粹 431
丁未貞彳歲叀祭，菁——彳歲于祭，菁　粹 422
乎𦊱目、兒、河氐夏、𪓰、亘　寧滬 3.40

以上連詞若"眔""㞢""又""于"是毫無問題的。"㞢"和"又"完全相同。"及"、"氐"、"兄"之例極少，只能待考。比較了粹 422 與 431 兩辭，似乎"叀"與"于"可以通用。此兩辭並庫 1021 之例，皆以連詞連接兩個祭名。除此以外，連詞所連的多是人、牲和數。

上述諸例，可見連詞往往係二事物之中間，二以上的事物之連接用二以上的連詞，此例亦見西周金文，如令彝。卜辭還有少數之例，以連詞接合兩個短句，其意義近乎"並且"：

王賓父丁歲三牛，眔兄己一牛，兄庚□牛　上 19.14
其𠦪禾于示㞢奭，眔彡　佚 892
㞢伐于黃尹，亦㞢于蔑　前 1.52.3

上述例中如粹 27，一版之中可以有連詞，可以省略。其它之例如下：

王乍三𠂤：右，中，左　粹 597
二田：𠫊、盂　粹 968
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甲　粹 250
𠕋𢦏方、羌方、羞方、庚方……四邦方　續 3.13.1

則列舉之名，已記其總數，故連詞已非必要。

介詞置於名詞之前，與所介的組成一個半獨立性的介詞組，和主句發生聯系，而主要的是與主句的動詞發生條件式的聯系。就此而論，介詞可以說爲動詞與名詞的聯系，然此聯系關係是條件性的，它與連詞之爲名詞與名詞之間的平列關係的連接是不同的。一個動詞句，要表示在一定的時間空間條件下、在與一定的人物的關係下，如何完成動作的程序及其目的，就需要不同的介詞組。只有直接賓格是不用介詞的，其它凡說明動作的時間、空間及動作的間接目的物，常常藉介詞以爲聯系，所介者有三：

（1）人物關係　自—，至于—，于—　　P—M
（2）時間條件　自—，至于—，于—，才—　　P—T
（3）空間條件　自—，至于—，于—，才—，从—　　P—L

茲舉例如下：

尞于河五牛	前 2.9.3	V—(P—M)—O_1
𠦪于河年	粹 834	V—(P—M)—O_1
于河𠦪年	佚 375	(P—M)—V—O_1
𠦪年于河	粹 856	V—O_1—(P—M)
彡六豕于且乙	續 1.13.3	V—O_1—(P—M)
王于父丁告	粹 367	S—(P—M)—V
至于大乙告	粹 134	(P—M)—V
自上甲衣至于多后	粹 856	(P—M)—V—(P—M)
自上甲至于多后衣	前 3.27.7	(P—M—P—M)—V
自上甲衣	下 34.1	(P—M)—V
㞢于大庚至于中丁一宰	下 40.11	V—(P—M—P—M)—O_1
乎子𡧊㞢于㝵犬		V—O[S—V—(P—M)—O_1]
叀犬㞢于㝵	續 5.12.5	P—O_1—V—(P—M)
王于庚寅步自衣	粹 1041	S—(P—T)—V—(P—L)
于壬王迺田	粹 999	(P—T)—S—V
自今至于戊寅雨	前 3.2.6	(P—T—P—T)—V
今丁巳至于庚申不雨	乙 1161	(T—P—T)—V
其𠦪禾于丁未	粹 26	V—O_1—(P—T)
自五日雨	粹 708	(P—T)—V
射𠂤以羌用自上甲于甲申	粹 81	S—(P—M)—V—(P—M)—(P—T)
于敦受年	粹 863	(P—L)—V—O_1
自東西北逐𣏟麋	粹 957	(P—L)—V—O_1
其逐𣏟麋自西北東	粹 980	V—O_1—(P—L)
从向歸	粹 1067	(P—L)—V

才小宗又歲自上甲	下 42.15	(P—L)—V—O_1—(P—M)
其自卜又來禍	粹 1253	(P—L)—V—O_1
王往于𢓊	粹 1036	S—V—(P—L)
王入于商	前 2.1.1	S—V—(P—L)
…田从𢦏至于𤃬…	前 7.2.4	V—(P—L—P—L)
王步自𣐕于來	卜通 743	S—V—(P—L—P—L)
方出从北土	粹 366	S—V—(P—L)

由上諸例，可以綜述其形式地位如下：

S———V———O
←—(P—M)—→
←—(P—T)———→
←—(P—L)—→

這就是說：人物介詞組可以在動賓之間，亦可以在動前或賓後；時間介詞組可以在主動之間，亦可以在賓後（較少）；空間介詞組可以在動賓之間，亦可以在動前賓後。凡人物介詞組之在動詞前者，即先置賓詞。

我們在此應述其它常見之數例：空間介詞組在早期卜辭常常置於命辭之末，如辭末記"才某"；晚期卜辭常常則記於前辭中，如"甲子卜才某貞"；時間介詞常常置於命辭之末，如早期中期銘末的"某月""才某月"，晚期卜辭的"才某月隹王幾祀"。

介詞組之所以移前移後，是有意義的，凡是特別着重的卜問的，往往從後移向前。在一種省略的命辭中，省略了主詞與動詞，只餘下所着重卜問的介詞組（人物的，時間的或空間的）。

介詞組的"介詞"，亦常有被省略的，下述其例（有括弧者）：

尞[于]上甲十牛　粹 93
彡尞于上甲　粹 105
𠦪禾[自]上甲　粹 858
𠦪禾自上甲　明續 457
自五日雨——[自]五日雨　粹 768
[自]今日至于羽丁巳雨　明 735
自今至于戊寅雨　前 3.21.6
王入[于]商　庫 1003

王入于商 前2.1.1

到了乙辛卜辭,"田于某"常常省爲"田某"。

卜辭中尙有少數的並立介詞組,如

其又于母辛——毋又于且辛于母辛 續1.42.5

烝于且乙于后且乙 卜通41

旣尞于河于岳 粹32

也可以將第二個介詞"于"解釋爲連詞"與",但由於第一辭所示,似以定爲雙介詞較妥。因此它的形式是

V－(P－M,P－M)或

V－P－(M＋M)

在述動詞時,我們已提到以"叀""隹"爲介詞者。這兩種介詞可以將其所介者移置於動詞前,但並非附有此兩種介詞者是先置賓詞的條件。由本節所述,介詞組可前可後,則賓詞之先置並無關乎其所附的介詞。

上述三種介詞組,其共有的介詞是"于""至于""自",時空介詞組共有的是"才",空間介詞組特有的是"从"。

連詞之"及""眔""于""㞢""又"等和介詞之"于""至""自"等,在卜辭中亦可爲動詞。尤其是"至于某"之"至",實際上有動詞的性質,這個介詞組本身構成了"V－P－O"的形式。

第十節 助動詞

上述八類詞,除動詞外都是與名詞相關連的。名詞是事物的本身,代詞是事物的替代,數詞單位詞說明事物的數量,狀詞指詞說明事物的狀貌與區別,而關係詞或是事物的聯系、或是將時空條件與人物關係連結於動詞。以上六類詞(代、單位、數、狀、指、關係)皆不能獨立於動詞或動詞組。

在卜辭中,動詞的數目遠不及名詞之多,除了表示祭祀和征伐的動詞以外,普通的動詞爲數較少。因爲已經有了不同的介詞組作爲動詞的條件,所以眞正直接附加於動詞之前的附加詞就十分之少了。今舉武丁卜辭以邛方或方爲主詞記載其出與不出之辭爲例如下:

出 上29.4,續3.2.2

其出 珠175,上16.6

不出 珠173,1193

允出 前1.28.6,6.10.2

允其出 菁9.8

弗其出 上16.7

不允出 前1.42.6,庫1616

弗允出 續3.6.8

其亦出 珠173,1193;續3.8.3

不亦出 林2.3.15,鐵10.3

其㞢出 鐵62.2

其大出 前5.28.6

不大出 前5.28.6

其出允 珠179

出允其 前5.17.7

今以"出"爲0位,在其前者爲1,2,在其後者爲－1、－2,述其位次先後如下:

2	1	0	－1	－2
	不	出		
弗,允	其	出	允	
弗,不	允	出	允	其
不,其	亦	出		
不,其	大	出		
其	㞢	出		

這其中,"不""弗"是表示否定的,"其"是表示不定的,"允""㞢"是表示肯定的語氣。一個"動詞組",若是有否定詞,則它一定在最前,不定詞與肯定詞介乎否定詞與動詞之間;若是肯定詞與不定詞同在一個動詞組中,則肯定詞先於不定詞;若是有形容性的"大""亦"在同組中,則否定詞或不定詞必先於"大""亦"。由此可見,有形容性的附加詞最緊接於動詞,其情形近乎名詞組中的狀詞。代表三種語氣的,其次序是否定、肯定、不定。

動詞的附加詞,不限於上述者。附加詞常在動詞之前,但也有分隔之時,如

乎帚好先収人于龐 前7.30.4

勿乎帚好先于龐収人 粹1229

此因介詞組"于龐"之先置而被分析。

因爲卜辭常常是正反貞卜的,所以否定詞的應用最爲頻繁。"亡"和"又"爲對文,"亡"義爲"無"或"沒有",乃是動詞。否定詞由其聲音來說可分爲兩組:一組是雙唇塞聲的"不""弗",一組是雙唇鼻聲的"勿""毋"。此四者,其意義與語氣當有所不同,至於如何的不同,却難以指出,以下僅能從其結合的關係上稍加區分。

"毋"和"勿"有命令祈望之義,命令祈望是有對方的,希望對方"不要作什麼",它們與"弗""不"之"不是什麼"是有分別的。"毋""勿"之例如下:

羽戊申毋其星(晴) 柏43

自毋才茲祉 前1.9.7

毋其㞢 珠1047

毋射 佚774

邛方其來,王勿逆伐 前4.24.1

勿正邛方,上下弗若,不我其受又 粹1084

王勿往逐兕,弗其隻 卜通別二京大3

王其勿告于且乙 續3.4.1

所舉"勿"之例的祈望對象都是王。各例中"不其""弗其""毋其"的結合,否定詞在不定詞"其"之前,很少有"勿其"的;反之却有"其勿"的結合,這是可注意的。

卜辭的"不""弗"似乎很相近,它們有完全交替之例:

弗受禾 粹900　　不受禾 粹901

弗其受黍年 上31.11　　不其受黍年 上31.12

我弗受年 粹874　　我不受年 粹865

但是,旣然卜辭"不""弗"並見於一辭之中,則兩者還是有分別的。舉例說,卜辭只有"不雨""不遘雨"而沒有"弗雨""弗遘雨",只有"下上弗若"而沒有"下上不若"。以"弗若""不若"來說,前者是否定詞與動詞的結合,後者是否定詞與名詞的結合,其例如下:

且乙若王不 乙882

帝若王——帝弗若王 乙5786＋5896

下乙弗若 續1.46.3

帝弗若 下14.4

下上若,受我又 前4.37.6

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前5.22.2

帝降若——帝降不若 前7.38.1

勿隹我㞢不若 明2324

今夕亡不若 前5.20.6

帝隹茲邑蚩不若 卜通別二中村大骨

高乍不若 前8.13.1

凡字下加點的是動詞,可見"弗若"之"若"是動詞,"不若"是賓詞。

"不"和"弗"的不同,約有以下各點:(1)"不"可以和"若"結合而成爲一個名詞;(2)"不"與"我"可以相結合而成否定的先置賓詞;(3)"不"字常和有關天象氣候的內動詞"雨""攸""風""易日"相結合;(4)"不"所結合的動詞範圍較廣;(5)"不"可以表示已往的事實,如粹1043驗辭云"之日大采雨,王不步"是說那天大采之時下雨,王未步。

"弜"字也應該是屬於"不""弗"一組的。張宗騫弜弗通用考(燕報28:58－69)證明弜爲否定詞是對的,說"弜弗通用"則是有問題的。侯家莊所出廪辛大甲"弗""不""弜""勿"具見,則四者仍有分別。但"弜"字盛行於中期卜辭中,則是其特色。

卜辭的否定詞,有兩事需加說明。一、在命辭中的否定詞不是肯定的否定,而是反面的不定,如"不雨"是"不下雨罷"。只有在驗辭中的否定才是反面的肯定,如"允不雨"或"不雨"是追述不雨的事實。二、命辭中的否定詞不但是否定其句中的動詞,有時是否定整個的命辭(命題),在此情形下則否定詞居於句子之先:

邛方出,隹我㞢乍禍——邛方出,不隹我㞢乍禍 續3.10.3

其又于母辛——毋又于且辛于母辛 續1.42.5

于母己御——勿于母己御 鐵106.1

勿隹我㞢不若 明2324

我受又——不我其受又 鐵244.2

凡此所用的否定詞是"不""勿""毋"而無"弗",它們不但在全句之首,而亦可前於主語。

在此應附述,武丁晚期的𠂤組卜辭中,偶有在句末安置語氣詞的,如

丁未卜扶,㞢咸戊,學戊乎?

丁未卜扶,㞢咸戊牛不? 粹425

乙巳卜扶,㞢大乙母妣丙不? 甲248＋254

庚寅卜徃,王品司癸巳不? 甲241

丙子卜今日雨不? 乙435

方其至不? 乙142,177

郭沫若於粹425考釋云"案此二辭,一綴以乎,一綴以不,蓋均表示疑問之語詞,不者否

也"。武文卜辭云

　　祉或伐召方，受又才！　掇一450

"才"似作"哉"。

第十一節　句形

我們以前所述，主要的在分析"詞"在句子中的地位，也附帶的分析了"詞組"的結合，也提到了"句子"的主要形式。卜辭句子的主要形式，和今天的漢語在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主——動——賓"的形式。我們曾述及賓語之先置於動詞的諸例，而亦有極少數的主詞的後置於動賓的，如

　　受年商　師友2.47

　　受年王　乙98

其所以後置，由於動詞"受"在形式上不分主動與被動，所以受年商（王）即授年于商（王）。

我們所見到的刻辭甲骨常非完甲完骨，故習見的卜辭由其一條卜辭來說是完整的，就其與所卜的一組卜辭來說，只是一組卜辭的一部分。所謂一組卜辭者，在同一天卜同一事，可有一個以上的卜辭，或是正反的問，或是問日期問牲數；因所問之部分不同，其中除了一個完整的主要卜辭以外，其它都是附屬的。這些附屬卜辭，因附麗於主要卜辭之旁，故往往可省略許多詞位。這種例子極多，今僅據粹編，略舉其例如下：

　　省主詞　　　　　壬寅貞子漁亾禍
　　　　　　　　　　又禍　粹1263
　　省動詞　　　　　丙申卜即貞亩中丁歲先
　　　　　　　　　　亩父丁　粹299
　　省主詞、動詞　　羽日辛王迖于向，亾戋
　　　　　　　　　　于宮亾戋——于盂亾戋　粹1016
　　省動詞、直接賓詞　乎伐邛，人才
　　　　　　　　　　勿，人才　粹108）
　　省主、動、間接賓詞　丁巳王賓大丁□□，亾禍
　　　　　　　　　　貞物　粹175
　　省動詞、間接賓詞　其告秋上甲二牛
　　　　　　　　　　三牛——四牛　粹83

　　省間接賓詞　　　貞寮三犬三羊
　　　　　　　　　　貞于且乙　粹240
　　省直接賓詞　　　己亥卜即貞羽庚子其又彳伐
　　　　　　　　　　貞毋又　粹329
　　省從句動詞　　　庚辰貞日又戠，其告于父丁
　　　　　　　　　　庚辰貞日戠，其告于河　粹55

凡此之例，變化很多。至於正反面的貞卜，則反面的問句常常可以省到只餘下了一個否定詞，其例如下；

　　乙丑卜即貞王賓唐叙，亾尤？
　　貞毋？　鄴二38.1
　　□□卜□貞邛方出，帝不隹[我出乍禍]？
　　□□卜□貞勿？　續3.3.1
　　壬午卜即貞其敵？
　　貞勿？　卜通別二1野2
　　其又亳土？
　　弜？　粹21

除此之外，武丁卜辭中的占辭如"王占曰吉"是完整的，到廩康卜辭可以簡略到"吉""弘吉""大吉"。這些短小常用的"術語"，逐漸的離開句子獨立起來。

完整的主要卜辭，以動詞爲不可缺少的成分。我們根據不同形式的卜辭所包含的動詞，分卜辭爲以下各式：

　　一．簡單式　1．王正𢀛方　粹1186
　　二．條件式　2．王于庚寅步自衣　粹1041
　　　　　　　　　王又㽙于且乙　粹230
　　　　　　　　3．帚妥子亾若
　　　　　　　　4．帚妥子曰羅若　粹1240
　　三．並立式　5．王正邛方，下上若，受我又　鐵244.2
　　　　　　　　6．我逐豕，出又　粹948
　　　　　　　　7．涉滴至㚔，射又犬，禽　粹950
　　　　　　　　8．往逐豕，隻　甲3339
　　四．母子式　9．乎"伐邛方"　粹1081

　　　　　　　　10．勿乎"伐邛方"　粹1086
　　　　　　　　11．乎"鳴从戉史甾"
　　　　　　　　　　勿乎"鳴从戉史甾"　鄴初33.5
　　　　　　　　12．乎"䵼罘內入，御事"　前4.28.3
　　　　　　　　13．令"戉來歸"　甲3342
　　　　　　　　14．令"王族追黎方，及于□"　明續616
　　　　　　　　15．三族，王其令"追黎方，及于𦎫"　京津4387
　　　　　　　　16．亩多子族，令"从㐭蜀𢦏王事"　下38.1
　　　　　　　　17．登人，乎"往伐邛方"　續3.4.4
　　五．主從式　18．邛方出，隹我出乍禍　續3.10.2
　　　　　　　　19．黎方來，告于父丁　甲810
　　　　　　　　20．黎方[來]，于父丁告　粹1127
　　　　　　　　21．从向歸，迺先于盂　粹1067
　　　　　　　　22．日若茲每，隹年禍　前5.17.5

以上五式的分類，不過爲了便於舉例而已。一、二兩式都是較簡單的"主——動——賓"形式，只有一個動詞；條件式把條件加入在句中，限制動作的地方、對象或主詞的人物。其它較複雜的三式，其一辭之中不止一個動詞。並立式中，5.6．兩例表示短句的並列，7.8．兩例表示動作的並列。此種並列乃是相關的動作之聯系或連續。所謂母子式者，必有一個母句的動詞，通常是"乎""令"等，其省略了的主詞是"王"。引號中的子句，是母句動詞的賓語，作爲賓語的子句可以是簡單的，如例9.10.13.17等；也可以是複雜的，如例11.14.15.16等。由例9.10.11．可知母句動詞"乎"及於整個子句，也否定整個子句。15和16兩例，子句中的主詞（三族，多子族）移置於母句的主詞或動詞之前。比較14和15兩例，它們同卜一事，例14子句主詞在母句動詞後、子句動詞前，例15則子句主詞在母句主詞之前。例17是母子式與主從式的結合，母句動詞前的"短句"（省了主詞）移前如例15.16。所謂主從式者，是因果關係或有條件的並立句。例18，因邛方之出而我有禍；例18和19因黎方之來而告於父丁。21和22兩例，則是條件的。例18和19，作爲從句的"黎方來"又是主句動詞"告"的直接賓詞。這種句子可以將從句變爲直接賓詞，如

　　告"水入"于上甲　粹148

　　于大甲告"邛方出"　上29.4

第十二節　結語

根據以上所述，關於卜辭的詞位與句子結構，可歸納爲以下各條：

1．通名詞可以加數詞，專名詞和代詞都不能加；
　名詞與名詞結合爲"名詞組"，可以是等位的，也可以是領位的；
　名詞與其附加詞所構成的名詞組，有一個是"基本名詞"，通常在最末位；狀詞與領位名詞常常緊附其前，而指詞、數詞、代詞或在其前或更在狀詞與領位名詞之前；
2．單位詞一定在名詞數詞之後；
3．人稱代詞有數的分別，有領格與主賓格之分而無主格與賓格之分；
　指示代詞常在介詞之後；
4．狀詞緊附在所附加的名詞之前；
　作爲形容的或限制的附加詞在所附加的基本名詞之前；
5．數詞在名詞之前或後；
　整數與零數之間可以有連詞；
　數詞也用以表示次第；
6．時間指詞表示過去、現在、未來；
7．連詞是名詞間（並數詞間）的連接，也作爲主句與短句間的連接；
　介詞是所介的介詞組與主句動詞的聯系，表示人物之關係與時間空間的條件；
8．動詞與其附加詞所構成的動詞組，形容性的附加詞緊附於動詞之前，語氣詞更在其前；
　語氣詞中的否定詞在動詞組的最前位，肯定詞其次，不定詞最靠近了動詞；
　否定詞可以是否定整個的命辭（命題，句子）的，則置於全句之最前；
　句尾亦偶有少數的語氣詞；
9．句子結構的主要形式是主詞、動詞、賓詞的順序；
　賓詞可以移置於動詞前，可以是短句，一個動詞句中可以有一個以上的賓詞；
　間接賓詞之前常有介詞；
10．時間介詞組在動詞前，也可以在主詞前或賓詞後；
　人物介詞組在動詞後，也可以在主詞前或賓詞後；
　空間介詞組在動詞後，也可以在動詞前或賓詞後；

11．在主要卜辭之旁的附屬卜辭，常常可以省略某些詞位；

12．卜辭有簡單的構句，也有複雜的構句；

13．從屬的句子在主句之前；

14．卜辭的文法和現代的漢語法在基本上是一系的。

關於最後一項，是除去了一切卜辭與現代漢語稍有歧異之處而得出的結論。這些歧異，大多數是語言的自然發展的結果，亦即是時代變遷的結果。王力在其中國文法初探（清報 11:1:1－57）曾根據了大略爲春秋以後的文言資料，舉出漢語詞序的九種規律：

1.主格先於其動詞；

2.目的格後於動詞；

3.領格先於所領的名詞（如邦君之妻）；

4.形容詞必先於所形容之名詞（如遠人不服）；

5.副詞必先於其所限制的動詞、形容詞或另一副詞（如先進於禮樂、名不正、不甚愛惜）；

6.空間短語以"於"爲介詞者置於動詞之後（如子畏於匡）；

7.方式短語以"以"爲介詞者置於動詞前後均可（如殺人以梃、以梃殺人）；

8.被動態（卜辭所無）；

9.附屬句必先於主要句。

這九條除了 8 以外，和卜辭是相合的。這九條規律，也是今天漢語所依然存在的規律。

我們說甲骨文字已經具備了後來漢文字結構的基本形式，同樣的卜辭文法也奠定了後來漢語法結構的基本形式。周、秦的文字文法，都繼承了殷代文字文法而繼續一貫的發展下去，顯然不是和殷文殷語有着基本上的不同的。

殷與西周文法之稍有差異，時代性大於地方性。卜辭文法的特徵，與春秋以後的文法比較：則有些保留早期的性質如"朕""我"之數的分別，有些正在發生而待發展的如單位詞和少數的句尾語氣詞，有些尚未發生的如動詞之主動被動的分別。

我們初步分析了卜辭文法以後，更清楚的明白了卜辭有着謹嚴的結構規律。後世書寫文字的文法和口語的語法雖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而在基本上是平行的、一系發展出來的。上推卜辭文法，和當時的口語語法應該是相接近的。

漢文法的主要關鍵在於詞序，主、動、賓的順序，名、動詞與附加詞的結合，關係詞所介所連以及其在句中的地位。因此，名詞之主格賓格之分是不必要的；語氣和事物關係均因詞序之較爲固定以及變更有變更的規律，而表現出來。漢語詞是沒有任何形式變化（詞式變化或附加成分）的，所以一切依靠固定的詞序和其它的條件。數詞和時間介詞組具體的解決了數與時間的問題。

漢字的單字和漢語的單音詞是孤立的分析的具體表現，它和卜辭的合文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卜辭的合文只表示一個意義單位，在形式上是綜合的，在意義上是單一的。"大乙"只表示某一個人，"十二月"只表示某一個月，"六百""廿人"只是一個整齊的數的單位。既然漢語是孤立的分析的，所以時空的觀念也以專門的詞組表示出來。

由於我們從詞序詞位出發，所以我們未曾遭遇到過去文法研究上的一些問題。左傳襄九"門於北門"，"北門"是名詞，"門於"之"門"是否"名詞變動詞"呢？這因爲認定"門"一定是一扇門；倘就其詞序來說，"門"在介詞組"於北門"之前，必須是動詞，而"門"和一切字或詞的作用或詞類由其在某一個句子中的地位而決定的。一句說出來或寫出來的句子，其中每個詞或字是都有意義的，在語言中沒有沒有意義的聲音。過去的文法研究，把語言中的某些符號，稱之爲"虛詞"或"虛字"。我們以爲，只有解釋不清的"虛"字，沒有沒有意義的"虛字"。

在分析卜辭時，常感斷句之不易。這種情形在古書中也是一樣的。歐洲文字的一句是說完一句話，而漢語的一句是說完一件事。卜辭多半是問句，而問一件事之如何執行，可有許多命辭，可以重複的正反的問。我們曾提到主要卜辭的較爲完整，而附屬卜辭的省略，就卜問整個一件事來說，這些省略實際上是明白的。所以我們若說卜辭常常省去主詞，乃是從許多分句上觀察而言，若從完整的一組（即卜問某一件事來說），主詞是存在的。

第四章　斷　代　上

第一節　斷代的分期及其標準

研究甲骨與銅器最基本與主要的工作，莫過於考定年代與分別時期。由此才可以着手研究字體、詞彙與文例的演變，花文、形制與鑄作的演變，以及其它一切。以銅器而論，其情形與甲骨稍有不同。銅器出土於不同的地域，占據了很長的時期，而除銘文以外還有花文、形制和鑄作可作判別時地的標準。不但如此，與銅器同時的文獻資料還有不少流傳於世者，足資互相印證、發明與校勘。就目前的資料而言，有卜辭的甲骨只出土於安陽一地，其時期自盤庚遷殷以迄殷亡，紀元前 1300—1028 年。除了少數雕花骨以外，大多數的卜辭皆契刻於曾經人工削磨的龜甲與牛骨之上，罕有文鏤。殷代文獻，很少有流傳下來的，尚書中的商書諸篇很可能是春秋時宋國殷遺的擬作，並無法證明其爲殷代作品。除了卜辭以外，殷代銘刻僅見於較少數的玉器、石器和陶器上，只有若干晚殷銅器有較長的銘文，最長者亦不過 50 字。因此，與甲骨卜辭同時期的材料，實極有限。

1923 年出版的觀堂集林，王國維首先用卜辭中的稱謂定甲骨的年代，大約羅振玉也已有見於此。該書卷九"祖某父某兄某"條曾引後編四片甲骨而加以申述：

後上 20.9 有父甲父庚父辛　王氏曰"此當爲武丁時所卜，父甲、父庚、父辛即陽甲、盤庚、小辛，皆小乙之兄而武丁之諸父也。羅參事說"。

後上 7•7,7•9,19•14 有父丁兄庚兄己　王氏曰"考商世諸帝中凡丁之子無己庚二人相繼在位者，惟武丁之子有孝己有祖庚有祖甲，則此三條乃祖甲時所卜"。

這種推斷是很正確的。準此，凡卜辭有康祖丁的稱謂者是屬於文武丁或帝乙、帝辛的卜辭，凡有武祖乙的稱謂者是屬於帝乙或帝辛的卜辭。

1928 年明義士將其未收於殷虛卜辭的甲骨一千餘版拓成墨本，名爲殷虛卜辭後編（未印）。其未完成的敘言，曾將 1924 年冬小屯村中一坑所出三百餘片加以分類，企圖以稱謂與字體決定甲骨年代。此坑所出我定爲康丁、武乙、文丁三王卜辭，而明氏誤認"父丁"爲武丁（其實是武乙稱康丁），"父乙"爲小乙（其實是文丁稱武乙），因此他的斷代不免全錯了。

1929 年 10 月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作第三次發掘，獲整龜四版，其中之一甲2122記九個月卜旬之辭，在"甲子卜"與"貞"之間有六個不同的字，董作賓氏認定他們是不同的"貞人"的名字。他又說"凡見於同一版上的貞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以上見 1931 年 6 月董氏所作大龜四版考釋。1932 年 3 月又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更加發揮，並定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爲甲骨斷代的十標準。他分甲骨爲五期：

第一期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　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　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廩辛，康丁　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文丁　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帝辛　二世二王

1945年董氏著殷曆譜更由曆法制度分爲新舊兩派：

新派　祖甲，廩辛，康丁，帝乙，帝辛

舊派　武丁，祖庚，武乙，文丁

又由曆法分出第一期小辛、小乙的卜辭，第二期分別爲祖甲和祖庚，第四、五兩期各含兩世的也分別爲二。

當董氏發表斷代例之際，郭沫若氏正在日本寫定卜辭通纂。時在 1933 年 1 月。郭氏在後記中說該書付印後始獲董氏斷代例校稿，"此中旅、即、行三名與余所見同。……別有名尹者董氏未能考定，今據其例知亦祖庚、祖甲時人"。

董氏的貞人說，自然是一個很重大的發現。但是董氏後來用全力研究殷曆，對於貞人始終沒有作徹底的整理。

在研究銅器斷代的時候，我們常用一種交互證成的法則，即是從有可定年代的銘辭的某些器來決定這些器上花文、形制的年代；從已知的某些花文、形制的年代來比較同具這些花文、形制的其它某些器，因而推定它們的年代。如此作時，我們必須先選取那些由銘辭而可決定年代的某些器，它們的銘辭及其相伴的花文、形制乃決定任何其它器的標準。由此可以擴張爲如下的處理：（1）凡屬於同一作器者或同一家族者可認爲一組，此組包含了若干同時而不盡同花文、形制的諸器；（2）凡屬於同墓或同坑出土的諸器，可分別其爲一組或若干組。作此分析時，我們亦得注意出土地、鑄作、色澤以及其它足以

輔助斷代的徵象。

上述的法則不能應用在甲骨斷代上，因爲甲骨除了銘辭外很少有相伴的形制花文。甲骨出土的坑位，在斷代上只能作有限的指示，將論述於下。因此，甲骨斷代的主要標準只有求之於銘辭。甲骨刻辭除了少數"記事刻辭"以外，大多數是占卜辭；而所占卜者之關於祭祀與求告於祖先者，爲數甚多。從這些"卜辭"中可以有下述的資料：甲、祖先的世系，乙、占卜當時的人對其祖先的稱謂，丙、占卜者的名字。由甲可知各王之間的距離，就是位次、世次以及直系、旁系。由乙可知占卜當時的王對於其祖先的距離，就是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丙的年代依乙而定，因爲占卜者與時王是同時的。此三者（世系、稱謂、占卜者）乃是甲骨斷代的首先條件，我們姑名之爲第一標準。

三者之中，占卜者尤爲重要。卜辭的占卜者不外乎時王與卜人。時王在卜辭只署一"王"字，故無從定其爲何王，只有從其對祖先的稱謂而定。"卜人"即董氏所謂"貞人"，於卜辭署其私名。占卜者之所以重要，因爲僅僅依靠稱謂斷代，其材料究屬有限。並且，單獨的稱謂不足以爲斷代的標準，如"父乙"可以是武丁稱小乙，也可以是文丁稱武乙。占卜者是最好的斷代標準，因爲：（1）同一卜人可以在不同卜辭中記載若干稱謂，如卜人行於某片稱"兄己兄庚"，於另片稱"父丁"，則行必須是祖甲時人；（2）在同一版甲骨上往往載有若干卜人，他們是同時的人，因此將同時卜人見於不同版的諸種稱謂綜聚起來，可以得到某一時代整個的稱謂系統。關於後者，必須先有一假定：即同一版甲骨上出現的卜人必定是同時代的，就是沒有一版甲骨刻着兩個世代的卜辭。這種假定是可成立的，因爲事實上由同版卜人的各自在別版上的稱謂看來，凡屬同版卜人的各自稱謂是一致的。如卜人何與彭是同版卜人，何和彭在若干不同版的卜辭中都有"父甲父庚"的稱謂，都是廩辛時代卜人所以稱祖甲、祖庚者。在他們的卜辭中是不允許有"父乙"這稱謂的。

根據第一標準，我們可以有兩種標準片：一種是不具卜人名而可由稱謂決定年代者，屬於此者不很多；一種是具有可定年代的卜人名字者，屬於此者爲數甚多。從上述兩種標準片，我們便有足够數量的斷代材料來研究不同時代的

甲.字體，包括字形的構造和書法、風格等；

乙.詞彙，包括常用詞、術語、合文等；

丙.文例，包括行款、卜辭形式、文法等。

如此排列爲表，可知某一時代字體、詞彙與文例的特徵，用此特徵可以判定不具卜人的卜辭的年代。我們姑名之爲第二標準。

利用上述兩標準，可將所有的甲骨刻辭按其內容分別爲不同的事類而加以研究。卜辭內容大別爲六：

一.祭祀	對祖先與自然神祇的祭祀與求告等；
二.天象	風，雨，啓，水及天變等；
三.年成	年成與農業等；
四.征伐	對外戰爭與邊鄙的侵犯等；
五.王事	王之田獵、遊止、疾、夢、生子等；
六.卜旬	來旬今夕的卜問。

此各類如以分期之法研究，即可綜合成某一時期的祀典、曆法、史實以及其它制度。各種制度的不同，也可作爲判別時代的一種用處，姑名之爲第三標準。

上述的三種標準，必須要依照先後次序逐步進行，必須要根據了材料作歸納的工作，必須要在嚴格的管制下尋求條例。

根據上述的標準，已出土於安陽小屯的殷代卜辭並少數的記事刻辭可以分爲以下九期：

一.武丁卜辭		1	一世	早期
二.庚、甲卜辭	祖庚卜辭	2	二世	
	祖甲卜辭	3		
三.廩、康卜辭	廩辛卜辭	4	三世	
	康丁卜辭	5		中期
四.武、文卜辭	武乙卜辭	6	四世	
	文丁卜辭	7	五世	
五.乙、辛卜辭	帝乙卜辭	8	六世	晚期
	帝辛卜辭	9	七世	

但在實際分辨時，常有困難，所以我們一則提出早、中、晚三期大概的分期，同時也保留了董氏五期分法。在可以細分時，我們盡量的用九期分法；在不容易細分別時則用五期甚至於三期的分法。

胡厚宣從甲骨六錄以來所編印的甲骨摹本和拓本，是分期分類編排的，這種分法是很便於檢查的。他在分期當中有着實際的困難，所以采用了四期分法，如南北序例將時代暫分四期：

一.盤庚、小辛、小乙、武丁時期

二.祖庚、祖甲時期

三.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期

四.帝乙、帝辛時期

他所編印的寧滬和京津采取同樣的分法。他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長，而且我們在斷代的實踐上是可以分開的。因此，他將董氏的三、四兩期合併爲一，是不妥當的。我們在本章之內將要討論廩辛和康丁卜辭的分別；至於武、文卜辭和廩、康卜辭的不同，也是容易看出的，其困難只在武乙和文丁的分別而已。

安陽是盤庚所遷之都，所以武丁以前的盤庚、小辛、小乙三王的卜辭的存在，應是極可能的。但是王國維、董作賓所指出的武丁以前的卜辭都不能成立。胡厚宣在甲骨六錄中指出清暉1、束1、曾1等片爲武丁以前物；在京津序要中說"其中1—2907當屬於武丁時；2908—3068筆劃纖細，3069—3114筆劃扁寬，3115—3160筆劃挺勁，疑皆當屬於武丁以前，或爲盤庚、小辛、小乙之物。其筆劃挺勁者或以爲當屬於武乙、文丁時。凡此均未敢必，尚待究明，姑附於武丁之後"。這裏他也是只根據了筆劃，這和王氏的誤補殘辭和董氏的由月食而推定武丁以前卜辭，都是沒有充分的證據的。

第二節　坑位對於甲骨斷代的限度

董作賓氏在大龜四版考釋中最先發表貞人斷代的學說，同時並提到坑層爲斷代方法之一。後來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特立坑位一章，加以發揮。從1928年到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一帶一共作了十五次的科學發掘，所獲甲骨約25,000片，都有坑位和層次的記錄。這批材料過了很久纔出版爲殷虛文字甲編和乙編，乙編先出上中兩輯，下輯後出。安陽發掘總報告至今沒有出來，董氏在甲編自序中說："本來既列登記號，就應該有詳細的坑位層次……恕我不能同時發表"。在乙編卷首董氏也有一篇很長的自序，幸而在末了附載了"本編登記號與坑位對照表"，對於讀者是很有便利的。李濟氏跋甲編時曾列了E16坑的甲骨號數，再有董氏在新獲卜辭寫本之後列了一張"新獲甲骨統計表"，也是對照坑位與第一次發掘所得甲骨號數的。以上這些，是我們現在僅僅可得的坑位資料。因爲坑位對於甲骨斷代有相當重要的關係，所以不得不暫就有限的資料加以研究。（參看本章末的附錄，乙編下輯重印後記。）

在斷代例中，董氏以爲某區某些坑只出某幾期卜辭。他的分期共是五期：一、武丁，二、祖庚，祖甲，三、廩辛、康丁，四、武乙、文丁，五、帝乙、帝辛。他的五區一、二、三、四、五相當於第四次發掘時重訂的E、A、F、B、E，我們把新定的區名放在相當的舊區名之後。

下列是他對於第一至第五次發掘中五區甲骨的分期：

[區名]	[所在]	[卜辭期數]	[發掘次數]
一,E	村北朱坤十四畝地 何姓七畝地北半	一,二,五	1,3,4
二,A	村北劉姓二十畝地中段 在大連坑之西	一,二 間有三,五	1,3,4
三,F	村中廟前 村南	三,四	1,2,5
四,B	村北張姓十八畝地 大連坑在中部	一,二,三	2,3,4
五,E	村北何姓七畝地南半	一,二	4,5

此所謂某區實包含了若干發掘坑，如第一區包含：

第9,16,7,18等坑	第一次發掘
村北縱五癸，又東支，縱六甲，乙等坑	第三次發掘
E5,8,9,21,23等坑	第四次發掘

因此他在甲編自序中每區只舉一坑爲例：

第一區第9坑	朱姓地	一,二,五期卜辭
第二區第26坑	劉姓地	一,二,四期卜辭
第三區第24坑	張姓地	三,四期卜辭

除此以外，他在甲編自序中曾作了若干硬性的判斷，我們在以下將要加以討論。在討論之先我們先要問什麼是坑位？坑位對於斷代有什麼作用？應用它斷代有什麼限度？

第一，所謂坑位應該和"區"分別，A、B、C、D、E等區是爲發掘與記錄方便起見在地面上所作人爲的分界，並非根據了地下遺物的構成年代而劃分的。必須是某些獨立的儲積甲骨的穴窖纔有可能它這個坑包含某個或某些朝代的卜辭；或者某一鄰近地帶所發掘出來的甲骨，可能同屬於某一段時期的卜辭。第二，即使如上所述，那些坑穴必須是屬於有意的儲藏或堆積甲骨所用的，纔有作爲斷代的可能；然而也有限度，一個只包含武丁卜辭的坑穴最早是武丁時代的儲積，也一樣可能是武丁以後的儲積。第三，某坑若只出武丁卜辭，則同坑出土的其它實物不一定是武丁時代的，可能是以後的；因此，不可以某坑的甲骨年代來拘束同坑的其它實物的年代，反之其它實物的花文形制足以決定此坑堆積中的實物的最晚時期，而不是堆積的最晚時限。第四，坑以外我們自得注意層次。第五，我們說某坑出土的甲骨屬於某某期，必須根據了卜辭本身的斷代標準，如卜

人、稱謂、字體、文例等等；這些斷代標準必須嚴格而準確，纔能定出某坑甲骨的時期。

由上所述，坑位只能供給我們以有限度的斷代啓示，而在應用它斷代時需要十分的謹愼。一個獨立的有意儲積的穴窖，就其實物本身的斷代可知此窖所包含實物的最早與最晚的期限，而實物的最晚期限乃是此窖停止堆積的最早期限。上述的穴窖所包含的甲骨至少有三種可能：（1）只包含一個時期，如武丁卜辭；（2）包含連續幾期卜辭，如武丁、祖庚、祖甲卜辭；（3）包含自首至尾幾個時期的卜辭，如武丁、庚、甲、和乙、辛卜辭。關於（3），因爲它包含了太長的時期，對於我們的斷代，沒有很大的幫助。關於（2），可消極的指示沒有更晚的卜辭。關於（1）在斷代上有用，譬如某一組不能決定年代的甲骨，若總是和具有武丁卜人的甲骨同出一坑，則此組甲骨很可能是武丁時代的。

第三節　村中出土的康、武、文卜辭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在小屯村中及村北試掘，其初步報告見安陽發掘報告第一册3—48頁。其所獲甲骨寫本見同册131—182頁，又拓本見甲編1—447。此次試掘共分三區。

第二區即A區，在村北劉姓二十畝穀地中。此地據董氏說是村人最早發掘甲骨之地，大約劉鶚一系的甲骨全出於此地帶。26坑（25坑附）所出甲骨，就卜人審定，都是屬於武丁和祖庚、祖甲的，所謂一，二期卜辭。33坑所出二片骨，也是武丁字體。

第一區，即E區，在村東北河濱朱姓三十畝穀地中。據董氏說羅振玉和明義士殷虛卜辭（初編）的甲骨全出於此地帶。9坑（16—18坑附）所出甲骨以一，二，五期爲多，但亦有例外：

甲30,63　好像是廩辛卜辭的字體。
甲336　是子組卜辭的字體。

第三區即F區，在小屯村中廟西南及村南：

28,31坑	張學獻住宅對面之菜園南部
24,27,30,35坑	張學獻住宅東南及墻外
37坑	麥田東與韓宅西之間的道上
36坑	村南大道上（在韓宅南）

這個地區，顯然應該分別爲二：一是村南的36坑，一是其他村中（以大道爲南盡）的各坑。村中所出的都屬於康丁和武乙、文丁卜辭，村南36坑所出則有𠂤組的卜辭。這裏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村中所出是康、武、文（即三下，四期）的卜辭，第三期廩辛和康丁

的卜辭是怎樣區別、怎樣分佈的？第二，36坑不屬於村中的一系，那末𠂤組卜辭的年代應該如何確定？在此先論廩辛、康丁卜辭的區分。

五個時期的卜辭，由字體文例及制度可大別爲早中晚三類：早期是武丁、祖庚、祖甲和廩辛，中期是康丁、武乙和文丁，晚期是帝乙和帝辛。中期的康、武、文自成一系。因此所謂第三期正爲早中兩期所平分，"三上"廩辛屬於早期，"三下"康丁屬於中期。它們之間的分別如下：

a.字體　廩辛沿襲祖甲謹嚴的作風（晚期亦然），但刻劃粗而不平勻，每一筆勢首尾尖而中部粗；康丁和武、文比之早晚兩期較爲散逸，康丁卜辭刻劃纖細而勻，上7.10，佚203，粹340,342，甲2489,2589稱謂有"兄辛"各片，可爲例證。武乙初期亦同，如粹372，甲413,830稱謂有"父丁"各片，可爲例證。武乙、文丁卜辭漸發展而爲剛勁的直筆與銳利的轉折，字也刻得大起來。

b.卜人　廩辛和其它早期卜辭都有卜人，康、武、文沒有卜人（除武乙卜旬之辭有卜人歷數見），晚期也有一些卜人。

c.龜骨　早晚期占卜龜甲（腹甲與背甲）與牛胛骨並用，康、武、文多用牛骨，罕用龜甲。

d.前辭形式　所謂前辭者即卜辭開端如"甲子卜貞"，廩辛及其它早期卜辭以作"甲子卜某貞""甲子卜貞""甲子卜某"爲常例，康丁卜辭常作"甲子卜"，武乙卜辭作"甲子卜"，"甲子貞"，到晚期又恢復早期形式。又廩辛、康丁附刻占辭"吉""大吉"於卜辭之旁，康丁尤爲普遍。康丁卜辭往往省去"甲子卜"這前辭；亦有作"甲子卜貞"的，見清華大學藏骨。

e.稱謂　廩康卜辭都可以有父甲、父庚（稱其父祖甲、祖庚）的稱謂，但是屬於粗筆常有卜人的廩辛卜辭絕沒有兄辛（即康丁所以稱廩辛者）的稱謂，只有屬於細筆的康丁卜辭纔有"兄辛"的稱謂。

f.周祭與記月　康、武、文卜辭沒有記月名的；也極少有周祭；在此以前以後則皆有之。

根據上述的標準來看第一次村中發掘所得的卜骨，我們可以說村中只出康、武、文的卜辭。1924年冬季有一批甲骨出土於村中的，大半歸明義士，就其拓片，可知是屬於此時期的卜辭。孔德圖書館在抗戰期間由上海聽濤山房所購的（今箸錄於殷契摭佚續編）以及清華大學購自胡厚宣的一批（今箸錄於寧滬卷一）都說是出於村中，同於這一時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即下斷語說一切康、武、文卜辭皆出於村中，村外絕對不出康、武、文

卜辭。試以第二，三，五等次發掘所得而檢其屬於康、武、文的卜辭如下：

［發掘次］	［康丁卜辭］	［武文卜辭］
2	甲680	甲635,690,729,742, 754,795,810,840（有父丁）
	甲801,803（有父甲）	
3	甲2489,2589（有兄辛）	甲2667
5	甲3578,3581—2,3586 —88,3593	甲3642,3643,3649
	甲3592（有母己）	
	甲3652（有父甲）	

第二次發掘在村中廟西南和村南兩地；村中就在張學獻住宅東邊的麥場內，村南在36坑順了橫貫東西的大道向西挖。各坑位號數如下：

村中：斜1—4，西斜，連1—2，連連1—2，小連溝，南橫溝
村南：100—106,109—110,114,117,118,120,130,131

第二次所獲牛骨部分（甲490—928）全是康、武、文卜辭，大約只出村中；只有甲508屬於第二期的，但此次也在B區的縱1—2坑也曾發掘，可能出於B區。第二次所獲龜甲（甲448—48））凡屬於𠂤組卜辭的（甲450,454,488等）或出於村南36坑之西大道邊；凡屬於二期（甲451,471）和五期（甲477—481）的可能出於B區的縱1—2坑。據斷代例說這一次在大道邊所出有龜版，則我們定𠂤組卜辭出此，大約是可能的。

第五次發掘地點有二：

F1—4　在36坑之東及東南
E57,59,60

這一次所獲康、武、文卜辭和𠂤組的龜甲（甲3483）可能出於36坑附近的F1—4，其它一，二，五期的龜甲可能出於E區。如此，則村南也出康、武、文卜辭，也出𠂤組卜辭（36坑出𠂤組卜辭是確定的）。

第三次在A、B、E三區發掘，都在村北，這一次發掘以B區的大連坑爲主，出了極多的廩辛卜辭，但是也出𠂤組（甲955）和康、武、文的卜辭。可見康、武、文的卜辭也出在村北，不過數量較少罷了。

與康丁同世的廩辛卜辭，還沒有出現於村中。它出土的地域，分佈的情形如下：

第一次	E區的9坑	甲30,63
第三次	B區大連坑	出土最多，見甲編
第四次	甲3224,3234	大約出於B或E區
第五次	甲3636,3638	大約出於E區
第九次	甲3865,3885	出於D區
	甲3913—3919	出於侯家莊H.S.20

第三次所掘大連坑，據董氏說是一個未經挖過的新坑，內容包含第一至第五期卜辭，時在1929年10月。同年河南博物院亦派人前往發掘，發生糾紛，以此有一部大連坑甲骨流入北京廠肆爲施密士所得，見錄於佚存（參看董氏佚存序）。第四次發掘E16坑出土不少甲骨，其號數見甲編李敍；餘下的出土於A、B、E三區，廩辛卜辭大約以出於B或E區的可能性最大。第五次發掘地在F1—4與E57,59,60，上述F1—4出康、武、文卜辭，則此次廩辛卜辭可能出於E區諸坑。第九次所獲甲骨分出於D區及侯家莊，後者可看董氏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載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册。甲3913—3919是七塊完整的龜腹甲和一塊背甲，出於一個圓坑的底層，它們是同時代的有意儲積。

由上所述，廩辛卜辭在B、D、E和侯家莊等地都有出土。就現在已有材料而言，廩辛卜辭尚未在村中出現；康、武、文卜辭出在村中，但在村南村北也有一些出土的。

董氏在甲編自序中曾說："在村中挖掘（指1909年村人所掘）以前是絕無第三期卜辭的，第四期卜辭也以村中出土者爲最多。三期卜辭在我們發掘的第三次，有一批出在大連坑，第九次有一批在侯家莊，這是以後的事。所以以前箸錄，除了佚存所收美國施密士的一部分，粹編所收善齋的一部分之外，別的書都是沒有的。……在1909年以前出土的，有第五期卜辭，無村中的三，四期卜辭，是朱姓地。1909年以後所得的，如果有三，四期物，必是村中出土無疑"。董氏的敘述雖非完全錯誤，但是很不精確，茲分條論之。

1.他說1909年以前出土的，絕沒有第三期（他指的廩辛、康丁）卜辭。查庫方和七家中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的是庫、方二氏於1909年以前得的，金是英國金璋氏得於1908年的，這是有記錄的而爲董氏所承認的。此三書中却有廩辛卜人的卜辭：

卜人宁	庫1207,1242,1840；普87
卜人口	庫1405
卜人何	金496,628
卜人晛	金3,14,87；普81；庫1249,1371,1771,1837

2.他說除了甲編、粹編和佚存以外，別的書都沒有第三期卜辭，這話也是不對的。前、後、續、菁、鐵、摭、林、珠、明、燕、戩、福、清暉、中大、岑（後五者是劉鐵雲舊藏）都有廩

辛卜人的卜辭,而且爲數不少。這些書中的甲骨大部分出土於1929年以前,有不少出版於1929年以前。可證在1929年發掘大連坑以前早已有了不少廩辛卜辭出土了。廩辛卜辭也不限於出於大連坑或侯家莊。我們只可以說1909年以前,很少出康丁卜辭罷了。

3.他說村中出土的甲骨屬於三,四期,他又說"至於三區包括所有在小屯村中出土的甲骨文字,只有三,四期而絕無一片是一,二,五期的。在本編(指甲編)中可以見到村中出土第三期廩辛、康丁時的卜辭"。我們在以上已辨明:村中不出廩辛卜人的卜辭,只出細筆的康丁卜辭。因此,我們應修正此說,以爲村中只出康、武、文卜辭,還沒有出過廩辛卜辭。

4.他說1909年以後如果有三,四期卜辭必是村中出土無疑,但是我們在以上已舉例說明康、武、文卜辭也出現於第一至第五次發掘所獲於村北者。

凡上所辨,都是董氏在斷代和作斷語時的種種疏忽。下列作者所見康、武、文卜辭箸錄之書及拓本:

1.甲編　第一,二,三,五等次發掘所得
2.粹編　有一部分與卜明氏同出,參甲骨綴合編334—336
3.佚存194—254　何遂舊藏,今歸北京圖書館
4.摭續　孔德圖書館舊藏,今歸上海博物館
5.鄴三　一部分歸輔仁大學,今歸北京師範大學
6.遺珠621—701　日本堂野氏所藏,亦見佚存孫壯拓本
7.後編
8.謝氏瓠廬甲骨拓本(一部分見京津)
9.明義士殷虛卜辭後編拓本(見明續)
10.清華大學所藏甲骨拓本

以上各書皆有一部分係康、武、文卜辭,其它各書亦間有之。

第四節　自組卜辭

自組的卜人,在第一,二,三,四,五,八,十三等次發掘中都有出土的。這一組的主要卜人有三:

自　寫作𠂤
扶　寫作夶 夶或夶(甲207)金文矩字所從
勹　寫作勹 卩或卩(前4.1.2,續1.39.2)

這三個卜人的隸寫,是權宜的辦法,以下賓、子、午各組的卜人名也是如此,用一個近似的隸字替代。這三個卜人往往見於同版:

扶、自、勹:佚9　扶、勹:下24.10,無想156,鐵54.2　自、勹王:甲3045
扶、王:乙409,前8.8.1　自,王曰,扶曰:佚586

這一組的卜辭中的稱謂如下:

1.妣己　燕284扶卜　甲3045,續1.39.2勹卜
2.妣癸　佚919扶卜
3.父甲　佚791自卜　乙146,B119;乙456,YH006
4.父乙　佚599扶卜　甲3046+3052,明2103自卜
甲231,36坑;甲3072,E16;乙189,B119
5.父戊　乙409,2907扶卜　甲243,36坑;甲2123,E16
6.父庚　鐵204.1勹卜　珠530自卜
7.父辛　甲488,2941,曾3勹卜　甲185,36坑　京都10扶卜
8.父癸　乙108,B119(摹本見殷曆譜下3.2)
9.母丙　甲3047+3048自卜
10.母丁　乙412,YH006(同版似有子庚)
11.母庚　柏20勹卜　甲2356扶卜
12.母壬　甲3045勹卜
13.兄甲　金415自卜
14.兄丁　鐵54.2勹卜　上7.6自卜　甲2356扶卜
甲243,36坑;甲3072,3154,16
15.兄戊　乙409扶卜　甲182,36坑
16.兄己　甲3322,E16
17.子癸　甲454扶卜
18.子戚　甲280扶卜　甲3047+3048自卜
19.子伐　甲3047+3048自卜
20.子庠　甲3013,金415自卜
21.子族　甲3047+3048自卜　甲273,36坑;乙341,YH006
22.䆁甲　甲2356扶卜　庫488自卜　甲244,36坑
23.丁示　乙197扶卜

24.小王　曾3,何遂片勹卜
25.咸戊　甲264+苯425扶卜
26.侯嗇　甲3483扶卜

以上根據了兩種材料:一是有自組卜人的卜辭,上所引書號後作某卜者;二是出於某些坑的自組卜辭,上所引書號後注出"E16""YH006""B119""36"坑皆是坑名。這些稱謂可分爲數類:

(1)同於賓組的　妣己,妣癸,父甲,父乙,父庚,父辛,母丙,母丁,母庚,母壬,兄丁,兄戊,子癸,子伐,䆁甲,丁示,咸戊,伊尹

(2)同於子組的　妣己,父甲,父乙,父戊,父庚,兄丁,小王

(3)同於午組的　妣己,妣癸,父戊,父辛,母丁,兄己

(4)獨有的　父癸,兄甲,子庠,子族,子戚,侯嗇

所謂賓、子、午各組,我們以下要分別討論。試比較自與賓組,則知兩者相同之多。兩組所同的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實即武丁所以稱其父輩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者,所以兩組都是武丁時代的卜辭。

武丁卜辭中,父癸僅此一見,兄甲又見於前1.38.7,掇一60。乙3047+3048子戚、子族、子伐與母丙同見於一版,可知此三子是同時的。子伐見於賓組字體的卜辭(乙2236);子族又見於鐵14.2 㐄所卜和甲2315+2374。侯嗇亦見於續5.5.2。凡此都是武丁字體。續1.41.5子庠和母庚同版,母庚當是小乙的配偶。

自組卜辭的出土,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零碎出土於某些坑中而記載不詳者,下列甲至庚各項。第二類是一坑出大量的自組卜辭而坑位有記載者,下列子至辰各項。

第一類

甲.A區26坑,第一次,甲110—178(龜)

出自組卜人扶(甲145)和少數的自組卜辭(甲168,169);其它多是賓組卜辭和少數的祖庚卜辭(甲131,156出卜)。這坑所出的牛骨(甲368—375,391)都是武丁時代的。

乙.第二次,甲448—489(龜)

出自組卜人扶(甲454)和勹(甲488)。此次所獲甲骨除了少數乙辛卜辭(甲477—481)外,其餘多是自體卜辭。此次在村北村南村中三地發掘,所得牛骨(甲490—928)很多康、武、文卜辭,大概出在村中。自組的龜甲,或者出於村南36坑以西沿大道的諸坑(101坑數起)。又有卜人㐄(甲450)是附屬於自組的。

丙.第三次在A、B、E三區發掘而以在大連坑所獲廩辛卜辭占多數。甲929—2238龜,2239—2940骨。此次所獲只有一片龜甲(甲955)是扶所卜的。在卜骨中有一大批用自組的扶作範本的習契之作,如甲2303,2314,2324,2347,2356,2361,2378,2380,2385,2904,2907等。這些都是刻在牛胛骨上的,而我們知道所有自組卜辭多是刻在龜甲上的。但是這些習作中的稱謂還保持扶當時的稱謂,如甲2907大乙、父戊、咸戊,甲2356母庚、䆁甲、兄丁,甲2431子族等。此次所出甲2902,2426和佚383背,392皆屬於一體而與自組同時,甲2902有母壬、母庚、母癸,甲2426有妣母己,佚383背有母癸、母甲。除母甲外,其它都見於賓組卜辭。

丁.第四次,除E16坑外,其它在A,B,E三區發掘所獲的有兩片是自所卜(甲3281,3504)。

戊.第五次在E和F1—4發掘,後者在村南36坑之東;此次所獲卜人自(甲3483)和其它自體卜辭(甲3371,3372,3576)或出於此。

己.第八次在D區發掘,出自組卜人扶(甲3763)。

庚.YH036,第十三次,只出了一片(乙474)扶所卜。

第二類

子.F區36坑,第一次,甲182—281(龜)

這一坑全是自組卜辭,全是甲,其卜人是

扶　甲196,207,210,234,248+254,249,264,281
衠　甲241　參下9.13,10.1見、出所卜

上述第一類乙、戊兩項所出,或在此坑左右。此坑不出賓組卜辭,由下9.13,10.1知衠不能晚於祖庚。

丑.E區16坑,第四次,甲2941—3176,3322,3324—3328(龜)

這一坑是自組與賓組的混合,同坑所出牛骨(甲3329—3346,3361—3362)都是賓組的,可證自組只用龜甲而賓組龜甲牛骨幷用。這一組的卜人是

賓組　争　甲2949,3338
殻　甲2955,2956,3083,3138
賓　甲2998,3337
永　甲3333,3342
内　甲3336,3343
古　甲2982

　　　　垄　甲 3339
　　　　品　甲 3038
　　　　蔟　甲 3113　參續 5.5.2
自組　自　甲 3013,3045,3046,3047
　　　　勺　甲 2941,3012,3045
附屬　徣　甲 3003　參鐵 14.2 徣卜又子族
　　　　衙　甲 3049+3089
　　　　勿　甲 2014+3020

寅.B區119 坑,第十三次,乙 1—237(龜)

這一坑是自組爲主,亦有賓組和子組的卜人:

賓組　古　乙 4　參乙 236 亦屬此組,有爻戊
自組　扶　乙 96,98,120,145,160,192,197
　　　　自　乙 1,41,42,46,110,122,126,128,183
　　　　勺　乙 179
　　　　㘽　乙 87　參坊間 4.155
子組　余　乙 131,139
附屬　徣　乙 59,79+234,159
　　　　㙷　乙 38
　　　　豖　乙 33
　　　　卣　乙 124

卯.B區YH006,第十三次,乙 299—467(龜)

這一坑和 B119,YH044 是相聯系的,都出 背甲,乙 12,163,303,478 四片分出三處而可綴合,見殷曆譜日譜二。這一坑所出卜人和 B119 相似:

賓組　吏　乙 460,461,465
自組　扶　乙 314,322,329,386,391,409,454,458
　　　　自　乙 407
子組　余　乙 373,393
附屬　取　乙 357　參前 8.5.7
　　　　卣　乙 192　參下 16.16
　　　　車(?)乙 324

　　　　丁　乙 443
　　　　萬(?)乙 367

辰.B區 YH044,第十三次,乙 477—482(龜)

這一坑都是自組卜辭,沒有附卜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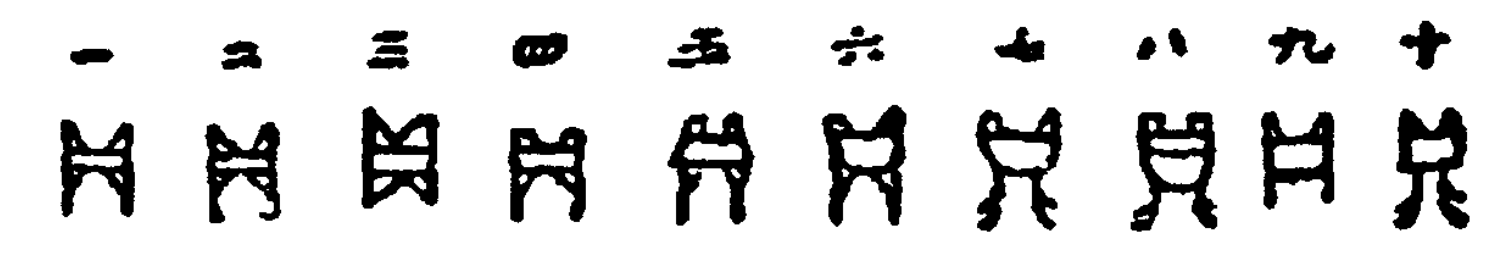
以上兩類,其出土的集中地可歸併爲五:一,村南 36 坑及其附近;二,E16 坑;三,B119 坑;四,A 區 26 坑;五,D 區。第三,四次在 A、B、E 發掘所得的,可以包括在以上五處之中。如此可知自組卜辭並不限定出於一地。B119 的自組卜辭,很多卜旬卜夕卜翌卜今日卜風雨天象的記載,如乙 186 有"大風",乙 194 有"小風",乙 12,163,303,478 所綴合的背甲有"大食""小食""大采""小采""明""中日""昃"等記時的名目。根據以上所述附有自組卜人的卜辭以及一坑之中以自組占多數的卜辭,可以研究自組的字體、文例等等。

E16 所出甲 3013,3045+3047 各片,是自組卜辭而其字體實近於賓組卜辭。兩組的"不"字都是一個寫法,沒有上面的一平劃,和後來的寫法不同。但是,自組的寫法和賓組稍乎有些差異的地方。自組的干支字有和賓組相同的,有接近晚期的,後者實爲自組的新形式。茲舉"子""午""于"三字爲例。

賓組式的子　拾 2.3,甲 3045 自卜。甲 207 扶卜。明 1775 勺卜。
新式的子　乙 458,474,下 5.14 扶卜。
賓組式的午　燕 630,金 415,珠 530,甲 3047+3048,乙 46 自卜。燕 284 扶卜。
新式的午　下 42.9 自卜。前 8.12.5,續 5.14.5,佚 439,乙 386 扶卜。明 1775 勺卜。
賓組式的于　下 43.7,萃 1172 扶卜。乙 1,42,183,珠 612 自卜。
新式的于　前 8.2.7 扶卜。下 42.9 自卜。

其它的例子如"辛"字或多一平劃,"丁"字或方或圓。至於"貞"字在武丁卜辭中至少有十種寫法:

武丁卜辭貞字異體



式一　賓組一律作此
式二　子組一律作此,兩直之下各有短橫
式三　乙 1514

式四　自組　乙 113,135,156—B119 坑
　　　　　　　乙 383,400,407,428—YH006 坑
　　　　　　　乙 975,1062,1855,5296,5660—YH127 坑
　　　　午組　乙 973,1780,5384,5405—YH127 坑
式五　午組　乙 1527,1536,3478,3869,4064,4549,4581,4692,5327—YH127 坑
式六　乙 833,853,946,1002,1449,1508,1576,1607,4810—YH127 坑
式七　乙 105,146,163—B119 坑
　　　　乙 303,388,403,405,414,453,466—YH006 坑
　　　　乙 481—YH044 坑
式八　甲 202—36 坑　乙 12—B119 坑　乙 413—YH006 坑
式九　乙 70,147—B119 坑　乙 362,356,443—YH006 坑
式十　甲 2907 扶卜　乙 125　乙 139 余卜

若細加分別,尚不止此。其中式五至八象鼎形,乃貞字的最初形式。至於此字的演化過程,在此不能詳述。我們應指明者,是自組貞字只作方耳的(式四),一部分午組也作此式,另外有三個卜人亦作此式:

由—河 665,續 3.43.2,劍 62　㚔—甲 3177　取—前 8.5.7

前二者和賓組卜人聯系,可證此種寫法存在於武丁時代。

其次,自組的紀時法和賓組相似而有小異。兩組都稱"一月"而無祖甲卜辭的"正月"。兩組在某月之前通常不加"在"字,而祖甲卜辭常作"才幾月";兩組亦偶然加"才"字,如金 696 亘所卜有"才九月",乙 15 係 B119 坑所出自體卜辭有"才六月"。賓組卜辭十一月和十二月合書,到廪辛卜辭作"十月又二"見甲 2491,2622,2647 彭所卜;自組卜辭有下列兩式:

合書的　乙 42 自卜"十一月"
直行分書的　佚 108 自卜,鐵 54.2 扶卜,乙 28,"十一月"分書　拾 5.8 勺卜,"十二月"分書

賓組卜辭凡稱幾日者以所卜之日爲第一日,自組以所卜之次日爲第一日計算,其例如下:

賓組　　癸巳卜㱿貞……五日丁酉　菁 1
　　　　癸丑卜爭貞……三日乙卯　菁 5

　　　　甲午卜亘貞……三日丙申　前 7.40.2
自組　壬寅卜扶……四日丙午　前 4.3.8;8.12.5
　　　　辛卯卜扶……四日乙未　下 35.2
　　　　癸卯卜王……三日丙午　前 5.39.2

自組和賓組的最通常的前辭形式有二:(甲)甲子卜某貞,(乙)甲子卜某。自組以(乙)式較多,賓組以(甲)式較多。武丁卜辭中常於前辭之後用"曰"字之例,現在包括由的卜辭合併分類於下:

(甲)干支卜某,某固曰
　　丙子卜由……由固曰　明 574
(乙)干支卜某曰　干支卜王曰
　　壬午卜由曰　劍 62
　　□□卜扶曰　乙 391
　　丁亥卜扶,余令曰　坊間 5.23
　　丁巳卜王曰　乙 365—YH006 坑
　　辛丑卜王曰　甲 460
(丙)干支卜某貞王曰　干支卜王貞某曰
　　辛巳卜自貞王曰　佚 108
　　乙亥卜自貞王曰……扶曰　佚 586
　　己巳卜王貞……由曰　中大 10
　　丁亥卜王貞……扶曰　清源 126
(丁)干支卜曰
　　甲 3104—E 16 坑
　　乙 100,107,234—B119 坑
　　乙 410—YH006 坑
　　乙 545—YH127 坑
(戊)干支卜曰貞
　　甲申卜曰貞　乙 43—B119 坑

(甲)(乙)是自組所特有;(丙)亦見於賓組(續 4.29.1,5.9.1)和祖庚卜辭(河 519);(丁)亦見於賓組(乙 5411,庫 1535)和祖庚卜辭(金122);(戊)則是祖甲卜辭所常見者,如河 586,703,709,739 等。

自組常用的祭法是"㞢"和"御",又有"尞""酌""歲"等,都是賓組所常用的,但是賓組的祭法更多。自組的"㞢"和"叉"是通用的:

㞢子族　甲3047,乙341

叉子族　甲273,鐵14.2

關於自組的稱號,有幾點需加申述:一,自組的配偶作

大乙母妣丙　甲248+254扶卜

示壬母妣庚　甲460

母即配偶之義,與祖甲卜辭之作"祖某奭妣某"者不同。二,下42.15勹所卜上甲作𠁥多見於庚甲卜辭(如萃83,佚318,河258,金119等),賓組則作田。三,武丁稱陽甲爲父甲,但賓組和自組有時也稱他爲彖甲,詳下第五節。四,武丁卜辭稱成湯爲成、唐,然亦稱大乙:自組稱大乙者如甲187,223,248,253,266(以上出36坑)下42.15勹卜,賓組稱大乙者如前1.3.4"乙巳卜𡆥貞告方出于且甲大乙"。董氏乙編序說武丁、祖庚稱唐,祖甲改稱大乙,以後各王稱大乙不稱唐。這假說法是與事實不合的。甲1556和續1.7.5都是廩辛卜辭而稱唐。董氏讀前1.3.4一辭爲"且乙大甲"是不對的,因爲該辭"且甲""大乙"都是兩字横書而"且甲"與"大乙"之間留有很大的間隔。我們以爲武丁時代通常稱唐,但到了晚期已有大乙之稱;祖甲時代的周祭通常稱大乙,但即在祖甲以後唐的稱謂並未全棄。

以上的叙述,可得到一個結論,即自組卜辭屬於武丁的晚期。由於稱謂,可知自組和賓組很多相同的,在下節中將要詳論賓組之所以必屬於武丁時代。由於字體,可知自組一方面遵守賓組的舊法,一方面已產生了新形式。自組的紀時法和賓組也是大同而小異。自組某種卜辭形式,或同於賓組,或爲自組所特有,或下接祖甲卜辭,與字體的情形一樣,足以表示自組當武丁之晚葉,開下代的新式。自組祭法見於賓組,而"㞢""叉"通用亦顯示交替之迹。至其稱號中,或守武丁舊制,或開新例如大乙、上甲諸例。凡此可見自組大部分和賓組發生重叠的關係,小部與下一代重叠,它正是武丁和祖庚卜辭的過渡。

由此可知,即在同一朝代之內,字體文例及一切制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們之逐漸向前變化也非朝代所可隔斷的。大體上的不變和小部分的創新,關乎某一朝代常例與變例(即例與例外)之間的對立,乃是發展當中的一個關鍵。這一朝代的變例或例外,正是下一朝代新常例的先河。已經建立了新常例以後,舊常例亦可例外的重現。例如武丁卜辭以稱唐爲常例、大乙爲變例,祖甲卜辭建立稱大乙的新常例,而廩辛卜辭中的唐

乃是祖甲新常例建立以後的例外。

第五節　E16坑與自組的時代

在討論E16坑以前,我們先論所謂甲尾刻辭。此種刻辭多作"某入"等字,刻在龜版正面右部甲尾上。今就坑位之可考者,列其例如下:

E16　甲2974,2980,3000,3005,3049,3054,3070,3073,3074,3113,3163

F區36坑　甲237,280

A區26坑　甲122

B119坑　乙207

第二次發掘　甲449

第三次發掘　編號3.0.0317,甲編未錄

這些占了現有甲尾刻辭總數之半,而都是出於自組集中的坑中,尤以E16坑所出的最多。自組是武丁卜辭,那末甲尾刻辭也是武丁時代所特有的。其中如甲3049,庫1931和善齋所藏一片(未箸錄)都作"勹入",勹字是我們上述卜人"勹"第三種寫法(前4.1.2,續1.39.2)。胡厚宣氏把這種刻辭列入武丁五種記事刻辭之一是不錯的(參商史論叢初集第三册)。

E16坑出土的甲骨有不少是本來完整的,甲編付印前沒有好好綴合,今就我們所綴合的列之如下(其他見殷虛文字綴合):

甲　3022+3070　3047+3048　3046+3052　3067+3071　2999+3034　3121+3128

3049+3089　3014+3020　2988+3129　3150+3145

其它可綴合的尚不止於此。這個坑和B119,侯家莊的H.S.20都出較完整的龜甲,都是一坑之中只包含一個朝代的卜辭,都是未經擾亂的坑,都是有意的儲積。

董氏在甲編自序中說:"第四次發掘的E16坑,這是一個圓井應該叫做竇的。井中只有一,二期的卜辭,深至10米,下及水面,因爲兩丈以下全是沙土,在第二期祖甲時,此竇塌陷,也就廢而不用了"。又說:"E16坑可以證明是在祖甲以前"。李濟氏的跋,說他是看守此坑的人,根據了當時的記錄(載安陽發掘報告Ⅳ:564—567)說:"我始終沒有看出,有何種現象或事實,可以算作這坑在祖甲或其他時代塌陷的證據"。又說:"我們並沒找着任何可以作解釋這坑早期塌陷的物證"。李氏在此短跋中還有許多關於斷代的意見,是正確的。

關於E16坑甲骨的時代,董氏是根據了他的斷代例爲作。該文曾論第四區(即E

區)的兩次發掘,就是第四次E16坑(所謂圓井)的發掘和第五次E57,59,60(所謂圓坑)的發掘。他據貞人定E16坑所出甲骨全是第一期的,所舉的是賓組卜人而沒有列自組卜人。他說E57,59,60所出甲骨屬於一、二期,因爲所出甲3522的旅是第二期卜人,甲3553的何是第三期(他說何可以早到二期)的卜人。又甲3322有兄己,是出於E16坑的,照他的說法是祖甲時代的稱謂。因此之故,他定E16和E57,59,60出一、二期的卜辭。

E16坑所出自組卜人和甲尾刻辭的時代,董氏在乙編自序中也有論到。他根據了殷曆譜的研究,以爲自組卜人屬於文武丁,又以爲甲尾刻辭是第四期的。自組卜辭在村南大道旁(36坑一帶)出土不少,他把村南和村中廟前混合爲一區,認爲只出三、四期卜辭,因此定自組卜人爲文武丁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發現董氏對於E16坑斷代的矛盾了。他一方面說E16坑塌陷於祖甲以前,坑中只出一、二期卜辭,一方面又以E16所出自組卜辭與甲尾刻辭定爲文武丁的。要是根據後說,那末E16坑應該遲到文武丁時代;要是根據前說,自組卜辭和甲尾刻辭應該屬於一、二期了。

按照我們以上各節的結果,就不會產生這種矛盾與不一致。照我們的說法,村中與村南是要區別的,第三期廩辛和康丁卜辭是不同的;村中只出康、武、文卜辭而康、武、文卜辭也出在村外,廩辛卜辭出於村外各處而不出在村中;自組卜辭不出於村中,出於村南和村北各處。自組卜辭按其內在所表示的時代性乃是屬於武丁的,所以像E16和B119等坑都是一坑之中自組卜辭與賓組卜辭並見。在這些坑中,可能有祖庚卜辭,沒有祖甲以及其後的卜辭。

按照我們的看法,字體文例如一切制度是逐漸向前演化的,不能機械的武斷的用朝代來分劃。因此董氏殷曆譜所標的新派舊派不但是不需要的,也是不正確的。他所謂舊派指武丁、祖庚,新派指祖甲以至帝辛,但把文武丁列入舊派而說文武丁復古。在乙編自序中他列舉了文武丁卜辭復古的種種現象,足以證明他所謂文武丁卜辭(我們稱爲自組的)不應該排在祖甲以後而實在就是武丁卜辭。如此自組在它本來的地位(武丁之晚葉),上承早期的武丁(賓組卜辭),下接祖庚卜辭,乃是極自然而合理的安排了。

自組以及以其同期非賓組卜辭和武文卜辭是容易錯認的。殷曆譜中所有稱爲文武丁的都是武丁卜辭,只有交食譜日食一所舉"日月又食"兩片牛骨却是真正的武文卜辭。

第六節　賓組卜辭

1936年春季第十三次的發掘,在C區C113的M156墓葬之下發現了一個未經擾亂滿儲龜甲的圓坑,就是YH127。關於這個坑的情況,可看石璋如氏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考古Ⅱ:41,又62頁C區現象圖;又考古:Ⅳ最末一頁插圖壹)。這個坑所出的龜甲一共編爲17088號,完整和已經綴合的龜腹甲和修治過的背甲約在500個以上。乙編487—8530(拓本號)都是此坑所出,另外尚有8片牛骨見乙編8563—8673。這一大批龜甲,十分之九是賓組卜辭,十分之一是子組、午組和其他。我們根據這批材料,來研究賓、子、午三組和其它少數一羣龜甲,並論其時代。

在下一章中我們把互見同版而可系聯的一羣武丁卜人稱之爲賓組,其它一些少見的卜人而其字體文例事物同於賓組者附屬於賓組。可系聯的賓組卜人如下:

賓　㱿　爭　亘　韋　古　品　永　內　箙　共　掃　吕　充　𡧊

共15人,少見而附屬於此組的約二十多人。在賓組15個卜人之中,前9人的卜辭最多,YH127坑的賓組卜人就是這9個人,另外有幾個少見的卜人,例如:

征　乙3287　㞢　乙6772,8167,8320

䶢　乙1121,又見下17.16　離　乙8172

宁　乙3925,又見珠931

這一坑出土的龜甲可以綴合成整甲的很多,因此現在拓本中失群的,將來總可以慢慢拼回。在未綴合以前,我們以下所引的片子常失去同版卜人的名字,現在只好暫就字體來決定。賓組的字體是一望可知的,所以不至於大錯。下述賓組稱謂,以出於YH127者爲主;凡不見於乙編者用它書所見材料;稱謂無助於我們以下的討論者不錄;三代以上的稱謂爲各朝所同者不錄。以下是賓組的稱謂:

1. 祖戊　別二中村7,前1.23.1
2. 祖庚　乙3476　同版有父甲、羌甲、咸戊、南庚等
   此版"貞隹南庚"與"貞隹祖庚"並見,所以祖庚不是南庚、
3. 妣甲　乙1984㱿卜(與妣己同版),3424賓卜,4957(與妣庚同版);4419
4. 妣丙　元嘉50"㞢于妣丙""㞢于妣庚"
5. 妣己　乙2216㱿卜;3297㱿卜;3317賓卜(與妣庚同版)
6. 妣庚　乙3329㱿卜,4256古卜;6746,7144(與高妣己同版)
7. 妣癸　乙4540古卜,7442

8.父甲　乙 2680,2693,3476;2523（與父庚、父辛、父乙同版）

9.父乙　乙 1714 古卜；1881,1983 㱿卜；1885 賓卜；1941,2036 爭卜

10.父庚　乙 721,1063,2700;2676（與父辛同版）；2523（與父甲、父乙、父辛同版）

11.父辛　乙 918 內卜；2030,2589（與父庚同版）；2040（與父乙同版）

12.鬩父壬　乙 1900+2033

以上各父，甲、庚、辛、乙即武丁諸父陽甲、般庚、小辛、小乙；父壬僅見。

13.母丙　乙 1670,7130；前 1.28.3,1.28.4；續 1.40.7,1.40.8

14.母丁　乙 1089；前 1.28.5

15.母戊　乙 2343

16.母己　前 1.39.1（與母癸、兄丁同版），1.28.5，續 1.41.3；上 6.15

17.母庚　乙 496 㱿卜，3205 內卜；甲 3382 㱿卜

18.母壬　安 4.1 賓卜

19.母癸　乙 4318,4836,7420；前 1.39.1（與母己、兄丁同版）

以上母庚是小乙的法定配偶，見乙辛周祭卜辭。

20.兄丁　乙 5338 㱿卜；1754,3251,3651,4684+6111,5797,7353,7371；甲 3083

21.兄戊　乙 4626；佚 62 㱿卜

22.子癸　乙 2961；庫 75；明 339

鄴初 39.11 一片（今藏清華大學）是武丁時代非賓組卜辭，有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兄丁、子癸，所以知武丁時代有子癸。

23.子伐　乙 2236 賓卜

24.子䧅　乙 1201,4516,5582,5605,5616 㱿卜；4737,5323,5403 爭卜；2108 內卜

以上二子，只見於武丁卜辭。

25.下乙　乙 1983+1985（三辭），5234,5411 㱿卜；5303（四辭）爭卜；2455,4119,4368,5983,6664,7197,7338,7434,8109,8328

26.嗇甲　乙 2113（與父乙同版），7767（與父庚、父辛一辭）；林 2.15.2

27.巴甲　乙 1076,1463,3235；續 5.25.5 㱿卜；前 6.19.6；拾 3.7

28.成　乙 1904 㱿卜；4761,5409 爭卜；2307，2471+2539，2631，3797，5303，6043,7016,7267,7520

29.咸戊　乙 753 爭卜，1984 㱿卜；3476

30.𠙹戊　乙 753 爭卜（與咸戊同版），2105；別二 中村 7（與祖戊同版）

31.𪓐戊　乙 3853 賓卜；前 1.44.7,1.45.1；續 1.46.6

32.乙　甲 2905"己巳卜古貞其𠦪年乙于上甲尞"

庫 1553"𠦪𢀛方于乙"　乙 7781"乙保黍年——乙毋保黍年"

續 3.4.2"王其勿告于乙"

33.丙　粹 1227"貞勿𢦔帚好于丙"

34.丁　乙 3797"自成告至于丁"

35.戊　續 1.45.8"貞㞢犬于戊"

56.庚　乙 965"丙子卜亘貞㞢匚于庚百𢀛"

續 1.46.1"㞢于庚"

37.高妣己　乙 2533 古卜；2640,3429,3430 㱿卜；5319,6746,7144,7572

以上凡屬於賓組的主要稱謂，已大略全備。甲骨斷代是以賓組之確定為武丁卜辭為起點的，而武丁卜辭的斷代是以所稱諸父甲、庚、辛、乙為上代的四王為基點的。我們稱賓組為正統派的王室卜辭，因它所祭的親屬稱謂多限於即王位的父祖母妣，此在𠂤、子、午等組則擴張至未即王位的諸父諸祖諸兄諸子。賓組的字體是謹嚴方正不苟的，祖甲和乙辛卜辭是接受這個傳統的，而𠂤、子、午三組的字體是非正統派的。

第七節　子組卜辭

1949年我初步整理𠂤、子兩組卜辭，曾據兩組卜辭本身定其為武丁卜辭。後來乙編出版，我們更得到這樣的現象：(1)B119和YH006兩坑是𠂤組和子組的混合，且有少數的賓組；(2)E16是𠂤組與賓組的混合，YH127是子組與賓組的混合；(3)E16和B119都有扶的卜辭，他是和𠂤組同時代的卜人。既然YH127大多數都是賓組卜辭，摻合在這坑之中的子組午組和其它少數卜辭是否也屬於武丁時代的？我們認為子組𠂤組和賓組常常出於一坑，而同坑中很少武丁以後（可能有祖庚）的卜辭，則子組𠂤組應該是武丁時代的，YH127坑中的午組及其它少數卜辭也是屬於這一時代的。

所謂子組包括下列相系聯（即互見於同版）的卜人：

我、余、𢓊：乙 4758　子、余、我：乙 4949，下 41.9，菁 11.19

子、𡿧：乙 4856，下 42.5　我、𡿧：乙 4814　余、𢓊：下 42.11

由此可知子、余、我、𡿧、𢓊是同時的，而後二者可能是一個名字的兩種寫法，就是後來的巡字。乙 4504 和前 8.3.5（即粹 1242）同是子組字體，同卜一事曰"帚𡿧又子"，可能就是卜人𡿧。另外一個卜人歸雖不和子組系聯，然而其字體文例內容與子組是極一致的，

必須屬於子組。

子組卜辭很多見於它書，但前編卷八和後編下 41—43 頁最多。乙編子組出於 YH127 坑的最為豐富，列其拓號於下：

子　乙 1106,4507,4856,4949,6092

余　乙 4758,4949,5236+5237;3558

我　乙 767,788,830,941,1313,1319,1424,1525,1767,1805,1837,4577,4758,4814,4949,5514

史　乙 830

𡿧　乙 3350,4758,4814,4856,4911,5123,5236+5237,5985

𢓊　乙 1948,3689,4171,4172,4174,4177,4180

歸　乙 616,617,757,796,831，856，999,1001，1004，1014，1105，1175，1176，1208,1317,1437,1457,1515,1537,1551,1555，1560，1600，1621，1624，1650,1763,1786,1787,1811,1843,8206

以上子組，其字體文例的特色如下：(1)貞字一例作不脚的，即式二；(2)常作小字；(3)"于"字亦作𠄠，"丁"字亦作圓圈，同於𠂤組；又"隹"字寫得很像鳥；(4)干支如子丑未午庚等亦有作晚期的，同於𠂤組；(5)卜辭內容習見"又史""某歸""至某（地）"等；(6)祭法常用"御"和"酌"，偶亦用"又"；又有"𥘅"見乙 370,393,405。

子組的前辭形式共有四類：

(甲)甲子卜某貞

我　乙 767,830,940,1424

余　乙 3558（此片貞字與子組的不同）

子　下 43.3

𡿧　乙 3350,4758,4814,4856,4911,5985

𢓊　前 8.14.3；庫 648,703；續 6.13.8

歸　乙 757 等（除了 1537）

(乙)甲子卜某

我　乙 788,1319

史　乙 830

𡿧　乙 5236+5337

歸　乙 1537

(丙)甲子某卜貞

子　乙 4507,4856,4949,6092

余　乙 4949

(丁)甲子某卜

子　庫 1259,1557,1988；珠 421，899，1328；前 8.2.4，8.5.8，8.6.3，8.13.1；上海 47

余　乙 4758

𢓊　乙 3689,4172,4177

(甲)(乙)兩式是賓、𠂤兩組所同，但賓組以(甲)式居多，子組間之；(丙)(丁)兩式是子組所獨有的。

子組的稱謂約如下述：

1.祖戊　乙 25+33 豕卜　豕似當附屬於此組

2.司妣甲　庫 645 歸卜

3.妣丁　乙 1106，庫 1988 子卜

4.妣己　乙 5236+5237 𡿧卜；前 8.13.4，庫 1988，摭續 83 子卜；前 8.10.2 余卜；乙 1839

5.妣庚　明 1009，庫 1988 子卜

6.妣辛　乙 405,422—YH 006 坑

7.妣壬　前 8.14.3 𢓊卜

8.父甲　前 8.5.4　據字形

9.父乙　乙 105—B119 坑；乙 405—YH 006 坑

10.父戊　乙 393 余卜；菁 11.19 我卜

11.父庚　乙 370—YH 006 坑

12.中母己　乙 4507 子卜（兩見）

13.母癸　乙 5236 余卜

14.兄丁　乙 1650 歸卜；5236+5237 𡿧卜（同版有妣己、小己）

15.子丁　庫 1988 子卜（同版有妣丁、妣庚）

16.子䧅　前 8.10.1 子卜；下 41.9 我卜

17.龍甲　乙 4507 子卜（同版有中母己）

18.龍母　乙 4507 子卜；乙 4911 𡿧卜

19.電帚　下42.7余卜
20.帚妊　乙1329;前8.14.3𢀛卜
21.帚妥　乙4856,粹1240子卜
22.帚鼓　乙1424我卜
23.小王　庫1259子卜
24.小己　乙5236+5237𢀛卜
25.司癸　乙4507子卜,乙5985𢀛卜
26.伊尹　前8.1.2,菁11.18子卜
27.亞雀　前8.9.3,8.10.2余卜;前8.13.2

以上的稱謂可分爲數類:

(1)同於賓組的　祖戊,妣甲,妣庚,母己,母癸,子踦,伊尹
(2)同於𠂤組的　父戊,小王
(3)同於賓組𠂤組的　妣己,父甲,父乙,父庚,兄丁
(4)同於午組的　祖戊,妣己,妣辛,妣壬,父戊,亞雀
(5)同於子丁羣的　妣丁,子丁
(6)獨有的　龍甲,龍母,司癸,小己,諸帚

由此可見子組稱謂主要的同於賓、𠂤兩組,然而和午組子丁羣所獨有的幾種稱謂也相同。龍甲和賓組的巴甲寫法有繁簡之異,很可能是一個字。

以上的稱謂中有一條最重要,見綴合編附圖十三:

己丑子卜貞子踦乎出敦　前8.10.1與下片綴合
己丑子卜貞余又乎出敦　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

子踦是武丁時人,下列各片記他伐𢀛方:乙2108,前5.13.1內卜,粹1174黍卜,佚786殼卜。下列各片記他祭父乙:續1.28.5,1.28.9。因此可證子是武丁卜人。上舉前8.10.1共有兩辭,其另外一辭和金622丹所卜者相同,而河519云"丙寅卜夭貞卜丹曰……王曰……",夭是祖庚時代的卜人,則卜丹也延到祖庚之世,此可證子踦和丹似屬於武丁的晚世。

衎的卜辭凡四見:粹1566,甲3049+3089出E16又有甲尾刻辭,續1.38.7(即佚907)有妣己又有"又龍甲",前4.12.8與上片同文而殘龍甲二字。由於坑位及甲尾刻辭,可知他和𠂤組相近;由於他祭龍甲及字體較細,可知他和子組相近。今附屬之於子組之後。

第八節　午組卜辭

這一組只有兩個不系聯的卜人:

午　乙2478,4521,7512
兌　乙5328　參乙1625

我們所以稱它們爲午組者,一則它們字體自成一系,不與賓、𠂤、子三組相同;二則其稱謂也自成一系。所謂稱謂自成一系者,指若干特殊的稱謂互見於若干版。

這一組字體好用尖銳的斜筆,和武文書體的剛勁有所不同。干支和"子"字寫法接近賓組;賓、𠂤兩組"不"字沒有上面一橫,子組午組有此一橫,午組之例如乙1428,5321,5328,5405。乙1434,4719,4925各片"辰"字寫法很特別;乙4521,5328"子"字中筆是斜的,和乙96,197等𠂤組字體近似。午組的貞字很少出現,有兩種:一種同於𠂤組(式四),一種是它獨有的(式五)。午組的"年"字寫作秊:乙1185,1609,3803,4603,4811,4857,5321,5328,5384,5394,5399,前4.16.4,8.8.4。午組的"六"字寫作介,見乙982,5162,5328,5399,和賓組之或作入者不同。

午組最常用的祭法是"㞢歲",偶爾亦作"又歲"(乙3748);其次是"御","㞢""帝""興""新""羽日"(乙5394)"𠦪生"(乙4678)。就祭法說,它們是武丁的,"羽日"在武丁已有,見乙3274殼卜和乙7766。

午組的稱謂約如下述:

1.祖戊　乙597,4521,4603,4678,4745+4763,5328+5455
2.祖己　乙1434,前1.27.1,沐
3.祖庚　乙982,1428,1444(作庚且),4521,5321,5327,5405,8406
4.祖辛　前3.23.4
5.祖壬　乙4678,5327
6.妣乙　乙973+1780,1428,1785,4064,4508,5321,5328+5455,5384,5394,6687,7261
7.妣己　乙933+1780,4678
8.妣辛　乙933+1780,2062,4603,4678,5328,5405,5455
9.妣壬　乙4678
10.妣癸　乙933+1780,1785,2062,4678,4725,5328
11.父丙　乙3521+5825"丁亥卜㞢歲于父丙眔戊"

12.父丁　乙766,1704,2061,2254,3483,4521,4603,4719,5399,5405,沐
13.父戊　乙982,1428,3478,4521,4603,4925,5156,5162+5178+5596,5321,5328,5394,5399;6690(同版有石戊,下乙,天等)
14.父己　乙4857,5455;前3.23.4
15.父辛　乙4725
16.母丁　乙3478,5394
17.母戊　乙762,1479
18.兄己　乙4333,4544;1006(續1.44.1與此同文)
19.子庚　乙1464,4064,4521,4549,4745+4763,5156,5327,5399
20.下乙　乙4549(四辭),5113,5327(二辭),3521,6690
21.內乙　乙1783,3478,3803,4544,4549,5328,5394,5455,5519,7512,8407;善20189
22.內己　乙1434
23.外戊　乙5162+5178+5596
24.司戊　乙5327(司字省口)
25.石甲　乙5327;前8.8.4
26.子夢　乙5394
27.乙　乙5328+5483
28.戊　乙3521+5825
29.庚　乙4925
30.天　乙1538,4505,5384,6390,6690;拾5.14,前8.9.2
31.武　乙4333
32 美　乙5327
33.中　乙5328,5384
34.帚石,石　乙4925,5405
35.要,娘　乙5405
36.亞雀　乙3478
37.京妣己　乙5462,粹398

以上稱謂可分爲數類:

(1)同於賓組的　祖庚,妣己,妣癸,父辛,母丁,母戊,下乙,京妣己,庚,乙,戊

(2)同於𠂤組的　祖戊,妣己,妣癸,父戊,父辛,母丁,兄己
(3)同於子組的　祖戊,妣己,妣辛,妣壬,父戊,亞雀
(4)獨有的　祖己,祖辛,祖壬,妣乙,父丙,父丁,父己,子庚,內乙,內己,司戊,外戊,石甲,天,武,美,子夢,帚石等

此組的稱謂約有半數與賓、𠂤、子三組相同,而其中下乙一稱尤足證午組屬於武丁時代。午組稱下乙者凡九辭見於五版,都是爲胡氏卜辭下乙說所未錄的。甲3598有"將上乙"一辭,似乎也屬於這組,上乙可能指的是大乙。這種稱謂實爲某一時期的一種特殊形式,偶然出現以後就廢而不用了。

以上所舉各例,大體上是以前所描寫的午組字體,但有些書體稍稍粗一點,其所以歸入這一組乃因某些特殊稱謂之可系聯。此組多獨有的特殊稱謂,如上第(4)項祖戊至內乙都不止見於一版,用此互相系聯如下表:

乙4521	祖戊	祖庚			父丁	父戊				子庚											
4745+4763	祖戊									子庚											
4549										子庚	內乙	下乙									
3521				父丙								下乙								戊	
1428		祖庚				父戊							妣乙								
4544									兄己		內乙										
4678	祖戊		祖壬											妣己	妣辛	妣壬	妣癸				
4925						父戊		父辛									妣癸				庚
5328+5455	祖戊					父戊	父己				內乙		妣乙		妣辛		妣癸		乙		
5394						父戊					內乙		妣乙					母丁			
1704					父丁								五妣								
5327		祖庚	祖壬							子庚		下乙									

3478						父戊					內乙							母丁			
系聯	祖戊	祖庚	祖壬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辛	兄己	子庚	內乙	下乙	妣乙	妣己	妣辛	妣壬	妣癸	母丁	乙	戊	庚

除上表外，下列各少見稱謂亦與上表系聯：

乙 5162 外戊——父戊
1434 內己——祖己
5327 司戊，石甲，美——下乙，祖庚，子庚，祖壬
5394 子夢——內乙，父戊，母丁，妣乙
5384 天——妣乙
5328 中——內乙，父戊，祖戊，妣乙，妣辛
4333 武——兄己
3478 亞雀——內乙，父戊，母丁，㞢
5405 帚石，娶，婕——父丁，妣辛，祖庚

除此以外，只有母戊沒有系聯，但是乙 1479 有母戊的一片與乙 973＋1780 字體極相近，後者有妣乙、妣癸、妣己、妣辛，似乎是一龜之折。

這一組的文例是很別緻的，下舉數例：

乙 982 帝御子，自祖庚至于父戊，㞢。
乙 1704 戊申卜，桒生五妣于妣于父丁。
乙 5161 戊午卜，至妻，御□父戊□ナ叉𣪊。
乙 5328 甲午卜㞢，御于妣，至妣辛。
甲午卜㞢，御于內乙，至父戊。
乙 5399 戊子卜，至子，御父丁百豕。

所謂五妣就是妣乙、妣己、妣辛、妣壬、妣癸。乙 3521 有妣戊，因有其它問題，暫不列入。

第九節　結語

YH 127 的龜甲，除了上述大宗的賓組和較少的子組午組以外，還餘了幾小羣不能述系的卜辭。

第一羣字體柔弱的，貞字作式三，其稱謂如下：

乙 1177 子丁　乙 1325 妣丁　乙 1318 妣癸　乙 1539 父丁
乙 1544 母癸

第二羣字體小，像子組，貞字作式六，喜將親屬稱謂放在天干之後，其例如下：

乙 1174＋1446 丁妣、己妣、庚妣、丁子
乙 1508 子丁　乙 1532 子丁、庚妣　乙 5268 子丁、庚妣
乙 4810 庚妣、祖乙、帚丁
乙 1324 己妣（前 8.4.6 亦同）

這兩羣的丁字都寫作圓圈，和𠂤組子組相同，都有子丁、妣丁的稱謂爲子組所特有的，所以我們可附屬此兩羣於子組之後。乙 5140 有妣丁，丁字是方的，附錄於此。

以上在論𠂤組與第十三次各坑所出甲骨中，已附述一些少見卜人，今歸併於此，並約略就字體暫定其附屬的組別於下：

附屬於賓組的	街	甲 241—36 坑
附屬於𠂤組的	扶	甲 450—第二次
		甲 3003—E16 坑
	勿	甲 3014＋3020—E16 坑
		乙 59，79＋234，159—B119 坑
	卣	乙 124—B119 坑
	唄	乙 87—B119 坑，坊間 4·155
	舉	乙 38—B119 坑
	丁	乙 443—YH006 坑
	取	乙 357—YH006 坑，前 8·5·7
	𠬝	見下章
	亩	續 1:1:1，3.43.2；河 120，665；佚 833，前 1.44:5，劍 62；燕 141，明 574，戩 46.7
附屬於子組的	豕	乙 33—B119 坑
	車(?)	乙 324—YH006 坑
	萬(?)	乙 367—YH006 坑
	衍	甲 3049＋3089—E16坑

除此外尚有一些卜人，此不詳論。

我們所論的四組，雖都是武丁時代的，然而也有早晚之不同，𠂤、子兩組大約較晚。除了有早晚粟之分外，賓組似乎是王室正統的卜辭；𠂤組卜人也常和時王並卜，所以也是王室的，而其內容稍異。午組所祭的人物很特別，子組所記的內容也與它組不同。子

組卜人𢀛和巡（或與婦巡是一人）很像是婦人，該組的字體也是纖細的。第十五次發掘出土的（乙8691—9052）字體近子、𠂤、午組的，內容多述婦人之事，可能是嬪妃所作。這些卜人不一定皆是卜官，時王自卜，大卜以外很可能有王室貴官之參與卜事的。

上述各組與坑位的關係，已稍加說明，大致獨立的有意儲積的穴窖，其一窖所出的卜辭可能是同時代的，或連接下一代。各朝卜辭出土地的分佈，也可能有一些分別；這可能由於每一朝代集中住用的地方各有移動。較爲顯明之例，就是小屯村中多出康、武、文卜辭。我們對於當日商王都邑各部門之如何分配，很難有明確的輪廓，故一切推測是不成熟的。

我們曾屢次涉及字體文例及其它制度作爲斷代的一種輔助，凡此皆是初步的，此中情形複雜，變化多端，尚待作詳細的精深的研究，才可以用來斷代。據尚書無逸說高宗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此說若可信，則五十九年之久，其間字體文例制度的有所變異，乃是必然的事。因此，四組卜辭字體間的差異，同一稱謂的先後形式，或由於時有早晚，或由於卜者身分之不同，我們似不可執賓組卜辭爲武丁惟一的卜辭。

坑位字體文例等用於斷代是有限度的，就是親屬稱謂也是有限度的。卜辭所稱祖妣可以是祖父母，也可以是三代以上的；商人多妻，稱母不止於生母，所謂父即諸父，兄即諸兄。只有稱子而系以私名者如子伐、子戚之例，才是固定的指某個人。不但不同的朝代都可有父丁、父戊，就是同一個朝代所稱的妣戊可以是祖母戊也可以是高祖母戊；就是同一朝代所稱的祖母戊也不一定指哪一個名戊的祖母，因爲可能有幾個祖母都名戊的。商人的習慣，把同輩的同類親屬依其死亡先後用十天干的順序爲廟號，因此若某代有十四個諸父，則有二個父是同名（干支）的。傳易州出土三商戈（三代 19.20—21）：其一戈有二大父日癸，一中父日癸，一父日癸；其二戈有二兄癸；其三戈有二祖日己，二祖日丁。由此知同輩兄弟有多於十二人者，而商人祭直系大宗，亦祭旁系小宗和王族及其配偶。

由於上述的緣故，或限於發掘報告之簡略，或由於卜辭本身所可用作斷代的標準頗有限度，因此我們以上所論只是一些推測，還需要修正補充或更改的。我們曾對董氏所作各點論定，加以討論批評與修正，實由於我們對他所作的硬性的判斷有不可以完全同意之處。董氏貞人說的倡明，斷代的擬議和用坑位斷代的嘗試，都是極有功於甲骨學的研究。但是，我們先要把一切已有材料作徹底盡量的搜集與分析，然後才可歸納出一些條例，來作有限度的解釋。

附錄一　第一次發掘各坑甲骨

A區 26 坑	甲編 110—178	寫本 124—141
（25 坑附）	368—375	158—180
	391	183—184
	421—422	199—209
33 坑	180	211—212
E區 9 坑		
（16，17，18坑附）	1—109	1—123
	297—352	236—239
F區 24 坑	353—367	142—157
	378—387	187—198
	390	240
	424—427	256—260
27 坑	376	181
	392	210
	410—411	234—235
28 坑	377	182
30 坑	388—389	185—186
31 坑	179	213—233
	393—409	
35 坑	412—414	241—243
36 坑	182—281	282—381
	444	280—281
	446	
37 坑	415—420	244—255
	423	261—279
	428—438	
	440	
	442	
	443	

	445
不知所屬	181
	282—296
	439
	441
	447

附錄二　寫本與甲編 1—447 對較

(一)寫本有而不見於甲編者(寫本號)

E 9	28,48,52,66,82,83,93,104
A 26	136—138,160—162,174,177,178,184,209
F 24	189,193
F 31	215,228,229
F 37	244,246,252,263,267,268,270,278
F 36	283,289,334,335,368,372

(二)甲編有而不見於寫本者(坑位不詳)

甲 181,282—296,439,441,447

(三)寫本之重片(寫本號)

144＝147　256＝258下部

(四)寫本失錄背文而甲編錄全者

寫26＝甲3,背文甲4;寫67＝甲50,背文甲51

(五)甲編失錄背文而寫本錄全者

寫96＝甲49;寫195＝甲389

(六)寫本爲一片甲編分爲數片者

寫308＝甲210＋228;寫336＝甲254＋248

(七)甲編爲一片寫本分爲數片者

甲206＝寫306＋309＋322;甲209＝寫320＋337

甲213＝寫317＋329;甲272＝寫377＋378

附錄三　第十三次發掘所獲各坑甲骨(左行甲,右行骨)

B 119	乙編	1—237	8638—8639,8661—8662,8674—8675
B 112		238—270	8681
B 123		271—276	8640—8645,8676—8680
B 125		277—289,8501	8646
B 126		290—296	——
B 128		——	8647
B 130		297	——
YH 005		298	8649—8650
YH 006		299—467,8502—8531	8651—8656
YH 017		468—473	——
YH 036		474	8683—8687,8657—8660
YH 038		475—476	——
YH 044		477—482	——
YH 076		483	——
YH 090		484	——
YH 096		485	——
YH 126		486	——
YH 127		487—8500	8663—8673
C 75		——	8648,8682

附錄四　十五次發掘所獲甲骨及其地區

〔發掘次〕	〔發掘區〕	〔所出龜甲〕	〔所出牛骨〕	〔著錄拓號〕	〔實獲片數〕
1	A,E,F	甲 1—296	甲297—447	447	854
2	B,F	448—489	490—928	481	740
3	A,B,E	929—2238	2239—2940	2012	3012
4	E 16	2941—3176	3329—3346		
		3322	3361—3362		
		3324—3328			
	A,B,E	3177—3321	3347—3360	422	782
		3323			
5	E,F	3363—3576	3577—3658	296	381
6	B,E		3659	1	1
7	B,E	3660—3684	3685—3690	31	29
8	D	3691—3782	3783	93	257
9	D	3784—3912	3930—3932		
		3920—3928		141	441
	侯家莊	3913—3919	3933—3938	14	16
		3929			
13	D,C	乙 1—8531	8638—8687	8687	17804
		8532—8637(失出土地)		106	
14	C	8689—8690		2	2
15	C	8691—9052	9053—9104	414	599

總計 1—9 次實獲 6513 片,箸錄 3938 號; 13—15 次實獲 18405 片,箸錄 9103 號;

十五次發掘共獲 6513＋18405＝24918 片,共箸錄拓號 3938＋9103＝13041 號。

附錄五　賓、自、子、午四組卜辭稱謂對照表

〔稱謂〕	〔賓自子午〕	〔稱謂〕	〔賓自子午〕	〔稱謂〕	〔賓自子午〕
祖戊	× □△	父壬	×	丁示	×○
祖己	× △	父癸	○	乙	× △
				丙	×
祖庚	× △	母丙	×○	丁	×
祖辛	△				
祖壬	△	母丁	×○ △	戊	× △
妣甲	× □	母戊	× △	庚	× △
妣乙	△	母己	× □	下乙	× △
妣丙	×	母庚	×○	內乙	△
妣丁	□	母壬	×○	內己	△
妣己	×○□△	母癸	× □	司戊	△
				司癸	□
妣庚	× □	兄甲	○	外戊	△
妣辛	□△	兄丁	×○□	虎	×
妣壬	□△	兄戊	×○	咸戊	×○
妣癸	×○ △	兄己	○ △	爻戊	×
父甲	×○□	子丁	□	盡戊	×
父乙	×○□	子庚	△	小王	○□
父丙	△	子癸	×○	亞雀	□△
父丁	△	高妣己	× △	子商	× □
父戊	○□△	彔甲	×○	子代	×○
父己	△	巴甲	×	子咸	○
父庚	×○□	石甲	△	子族	○
父辛	×○ △	龍甲	□	伊尹	×○□

第五章 斷 代 下

第一節 武丁賓組卜人

我們曾將安陽出土甲骨分爲九期，這是一個可能的斷代分期法，在應用上是有困難的。就卜人而言，有些王朝並不記卜人，有些王朝的卜人不容易與上下朝代的分別。玆將大概的情況先記述於下：

武丁卜辭	卜人記名（延至祖甲）
祖庚卜辭	卜人記名（上承武丁，延至祖甲）
祖甲卜辭	卜人記名（上承祖庚）
廩辛卜辭	卜人記名
康丁卜辭	卜人不記名
武乙卜辭	卜人不記名（有例外）
文丁卜辭	卜人不記名
帝乙卜辭	卜人記名（與帝辛卜辭難分）
帝辛卜辭	卜人記名（與帝乙卜辭難分）

就全部九朝的卜辭而言，武丁到廩辛的卜辭記卜人名的最多；廩辛以後卜人不記名，到了乙、辛又出現了少數記名的。因此用卜人斷代，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決定卜人的時代可有四個方法：（1）由同組卜人的稱謂定其時代；（2）由特殊刻辭的簽署定其時代；（3）由卜辭內所記述的人物事類定其時代；（4）由字體文例等定其時代。在決定武丁卜人時，這四種方法都用到了的；定其它各期卜人，有的方法是用不上的。四法之中，自然以第一種最爲周密。所謂同組卜人者，是指某些卜人在兩種情形之下一同出現乃可定其爲同時代的人：一是同版卜人，即同一甲或骨之上有若干條卜辭在不同卜辭內有幾個不同的卜人名，此諸人是同時代的；二是並卜卜人，即在同一版同一卜辭內兩個卜人同卜一件事，這樣的例子不很多。另有一種"異卜同辭"的情形，即是在不同版上不同的卜人在同一日同卜一事，可推定此諸卜人乃屬於同時代的，這樣的例子也不多。由以上各法組成了某些組卜人，彙合某一組卜人見於不同版的稱謂便成爲某組卜人的稱謂系統，由此系統可決定其時代。但有些卜人，與任何一組都沒有聯系，則我們只可用其它三法來個別解決他們。

在上一章內，我們已經討論了武丁時代的四組卜人。這四組卜人，賓組和午組是約略同時的，子組和𠂤組屬於武丁晚期。在這裏將就賓組之如何構成，加以詳述並將屬於武丁時代不系聯於上述四組的卜人分別敍述。先述同版與並卜卜人。

甲 同版卜人

賓，爭，古，品，充，吾 甲2122
賓，爭，殼，永 菁7
賓，爭，古 續1·3·2，4·45·5，乙5311，元19
賓，爭，殼 續1·53·1
賓，殼，品 續5·11·1，佚982
賓，殼，永 金696，716
殼，爭，古 乙4057
殼，爭，內 乙811，5329
殼，爭，𠬝 衡5
殼，亘，爭 前7·11·1，金699
殼，亘，箙 續1·23·3
殼，亘，品 續3·3·1
殼，亘，賓 珠620，天24
亘，賓，古 前7·37·2
亘，賓，永 庫1511
亘，爭，品 前4·13·1
亘，古，掃 羅氏藏骨（北京圖書館）掃又見續5.14.3，掇二134
賓，爭 前2·9·3，4·4·4，續4·33·3，甲1846
賓，品 前5·40·5，福35
賓，內 金710，乙4632
賓，古 前5·42·6，續1·45·1，甲2124
賓，亘 前6·2·1，續1·37·2，珠500，443

賓，韋 續5·9·1，孟
賓，充 粹1419，甲3510
賓，殼 續1·29·5，1·37·1；粹262，633，867；金1
殼，古 前4·8·1，5·14.5，續5·33·4，4·48·3；上1·3
殼，爭 前6·20·1，6·20·2；續2·28·1，甲3338
殼，亘 前7·9·2，7·40·2；續1·4·6，佚378
殼，品 前7·10·1，7·33·3；續4·29·2，珠1041，林1·16·4
殼，永 上30·14
殼，箙 續5·25·1
殼，韋 粹1135，新學14
殼，內 乙4593，5349，5355
爭，品 前7·3·2，7·3·3
爭，亘 前7·43·1；續1·34·2，3·38·1，4·25·1；庫1701
爭，內 乙4770
爭，永 下14·14，庫1602
爭，古 甲2029，零12
爭，韋 鐵255.2
爭，韋 甲3339，誠172
亘，古 燕4，元62，天22
亘，品 鐵247.1，新學1
品，永 續4.11.3，6.16.1
品，古 甲3404
內，古 乙4540
𠬝，古 下33.9
吾，古 元146
韋，古 鐵241.3，佚42
韋，共 續6.12.6
韋，箙 北京大學藏

乙 並卜卜人

所謂"並卜"者是在同一卜辭內兩個卜人並卜，此例僅見於武丁時代，僅限於𠬝。他和下列諸人並卜：

爭 粹1424，簠貞31，衡5，珠196，林1.27.10，寧滬2.22
內 林1.26.10
賓 林1.26.11
田 續5.31.8＝簠貞30 此人又見乙1448

由上述甲乙兩項可以得到賓組的組成分子共十六人：

賓 殼 爭 亘 古 品 韋 永
內 𠬝 田 充 吾 箙 掃 共

前八人以殼、賓、爭、亘（依他們出現的多少爲序）爲中心，因他們在武丁卜辭中各出現了一百次以上。後八人比較少見，其中內、充出現較多。安陽第十三次發掘在C區YH127坑出了一萬七千多片武丁龜片，除了子組午組的卜人以外，最多的是賓組卜人，依其出現次數的多少排列於下：

殼 爭 賓 古 亘 內 韋 永 品

除了內以外都是屬於前八人的。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彙合了賓組卜人所見的稱謂，證實賓組屬於武丁時代。這一組卜人互見的關係，看表一賓組卜人系聯表。

第二節 武丁特殊記事刻辭

胡厚宣氏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簡稱五種）曾就甲橋，甲尾，背甲，骨臼和骨面刻辭加以詳細的記述。董作賓氏在乙編自序中對此作了兩點批評：(1)他以爲骨面刻辭和骨臼刻辭是相同的；(2)他以爲甲尾刻辭應該是武乙、文丁時期的。關於後者，我們在上一章中曾有討論，以爲甲尾刻辭仍當是屬於武丁時代的。廩辛時代的兩塊整龜（甲3915，3918）是狄所卜而於右尾署一狄字，乃此制的遺留。甲尾刻辭多作"某入"亦有作"某來"的，或附記數字即所入甲的件數，而人名與"入"有互倒之例，總之其形式較其它四種刻辭要簡短。以下略述我們對於此等刻辭的整理。

甲橋和背甲刻辭在腹甲反面的兩橋上和背甲的反面，此二者與甲尾刻辭可以合稱爲龜甲刻辭。骨臼和骨面刻辭可以合稱爲胛骨刻辭，刻在牛胛骨的骨臼和正面寬薄一端的下方。甲尾刻辭只記"入者"的名字，其它四種刻辭記"入者""乞者""被乞者""示者"和"簽署者"的名字。所入所乞所示之後往往附記甲骨的數字；在甲橋和背甲刻辭上間記"才某"等地名；在甲橋和骨臼刻辭上往往附記記日的干支。

五種刻辭除甲尾刻辭外同有"乞自某"的形式，或作"自某乞""某乞自某"；只有在龜

甲刻辭上有"某入"的形式,或作"某氏""某來""某取"。由此可見"某入"的形式只見於龜甲刻辭而"乞自某"的形式同見於龜甲與胛骨刻辭。龜甲刻辭之稱"入"以及附記"才某"(地)是其與胛骨卜辭不同之處,而"入"之與"乞"其意義當有分別。這五種刻辭各有不同之處,但其所記不外乎卜用之甲骨的收入、整治與經管的件數與人名。我們但論這些人名(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族名國名或地名)。

一、入者　包括龜甲刻辭中"某入"和"某氏""某來""某取"等形式,亦包括

自己入　前8.4.6
來自奠　五種73耆
匄氏自某　林2.4.10　以上皆甲橋

等形式,凡此己、奠等都是進入龜甲的人名。入與來意義有別,乙7673右甲橋刻辭"雀入二百五十",左甲橋刻辭"帚羊來",可證。

二、被乞者　包括"乞自某"和"自某乞""某乞自某""乞于某"等形式。在"某乞自某"的形式中第一個某是乞者。乞有"取"義,所以被乞的人就是"入者",不過胛骨刻辭只用"乞"不用"入"。被乞者之"某"和"入者"皆是爲準備卜事而收集甲骨的人。

三、示者　示的意義,需加推定。說文"視"的古文作"眎""眂",周禮大卜"眂高",鄭玄注作"視高",士喪禮作"示高"。大卜云"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注云"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作龜謂以火灼之"。大卜又云:"大祭祀則眡高命龜"。示高是灼龜命龜以前的事,所指當係荀子王制篇的"鑽龜",韓非子飾邪說篇的"鑿龜"。今驗實物,龜甲自剜剖鋸錯磨平之後,先在反面鑿鑽橢長形的槽和圓形的窠以備灼,既灼於所鑽的圓窠之後乃有兆文現於正面,即於兆旁刻卜辭。"某示"之"某"大約即係鑿鑽的人;"帚某示"之例最多,或許多由"婦"擔任的。

四、乞者　"某乞自某"只有數例,都是胛骨刻辭。我們稱第一個"某"是"乞者",如骨臼刻辭

癸亥,匄乞自雩十屯,品。　粹1505
癸亥,匄自乞雩十屯,㞢。　明續7　又見帚矛說附圖80

這是癸亥那天匄(乞者)乞自雩(被乞者)十對骨,而簽署者是品和㞢兩人。由此可見"乞者""被乞者"和"簽署者"是各別的。

五、簽署者　刻辭的通例,最先是"入者"或"被乞者",其次是"示者",最後是"簽署者"。簽署在一刻辭中的地位有不同的例:

1.　刻在第二行　帚井示五屯。亘。林1.18.2骨臼

2.　刻在左甲橋　貯入廿。(右甲橋)　㱿。(左甲橋)　乙4954
3.　刻在一行而空隔一點　𡧊入七,帚井示。韋。乙3330,5281(背甲一對)
4.　聯刻於一行　辛丑,邑示二屯,掃。　林1.18.5骨臼
5.　單刻的　缶　粹1423骨臼
㱿　集刊12:320:16-2515背甲正面頂端
㱿　甲3030,3327腹甲尾反面

以上五種人,我們名之爲卜官,相當於周禮的大卜、卜師、龜人和菙氏一類。他們和命龜者的"卜人"是不同的。上舉乙編背甲一對,有鑿鑽而無灼迹,亦沒有卜辭,只有記事刻辭,知此等刻辭刻在卜以前。

我們所謂"卜人"乃是刻在卜辭上的命龜者,董作賓氏名爲"貞人"的。命龜者的卜人和管卜事者的卜官是不同的,然而是有關係的。某些卜官,也兼爲命龜者,故其名字亦見於卜辭署寫卜人之處,即在"甲子卜"與"貞"之間。卜人與卜官或者是兼職的,或者是移調的,今已不可考知。現在但就武丁卜辭中的卜人又兼爲卜官者例舉於下:

A.　入者　1.　亘　乙2204
井　乙4525
㝅　乙4484
逆　乙4865
匄　五種74耆
己　前8.4.6"自己入"
邑　燕377"邑氏"　以上甲橋
2.　㝅　乙4986"㝅入三。帚井示。"以上背甲
B.　被乞者　1.　古　甲2041"……自古乞。亘。"以上甲橋
3.　古　續5.16.5"……自古乞。小掃。"以上骨臼
C.　示者　1.　品　五種219耆
中　燕598
邑　甲3025　以上甲橋
2.　小臣中　束13　以上背甲
3.　古　粹1504五種450耆,清華
匄　金521,珠328,明726,續5.22.5
邑　粹1500,1501,1502;續5.11.5,5.12.4,6.19.9;輯36;

林1.18.1,1.18.5;金473,庫1604,1610;下15.10
叀　粹1506　以上骨臼
4.　中　前4.37.3
小臣中　前4.27.6,7.7.2　以上骨面
D.　乞者　3.　匄　粹1503,明續7
古　明2341　以上骨臼
4.　㱿　五種508,522耆　以上骨面
E.　簽署者　1.　㱿　甲84,乙769,972,2306,3149,3308,4489,4539,4954,6057;庫253
爭　乙868,1395,1397,1589,2286,2909,3380,3402,3410,3450,3861,3865,4833
賓　甲22,佚335,五種61十三次
亘　甲2041,3218;庫498,粹767
品　佚331
䛐　甲7.0.0776
中　甲3509,燕347
掃　燕492,庫415,甲3325
匄　善齋　以上骨橋
2.　㱿　乙6667,甲3327(?)
韋　乙3330,5281　以上背甲
3.　㱿　粹1498,林1.18.11
爭　粹1485,1518,戩35.8
賓　粹1517,1504;庫1705,1597;續6.27.1,4.26.7;簠典42,下33.10
亘　林1.18.2,簠典41,粹1499,1519;明724,1670
品　簠典49,粹1488,1503,1520,續5.20.5,金535
古　粹1481,1486
永　續6.9.4,帚矛說29,77
㫃　戩44.13,帚矛說44,庫1610
㞢　續5.22.5,金522,帚矛說30,80,粹1514,甲2815

內　林1.18.1,1.18.4
內　亘　輯25
掃　林1.18.5,1.20.17,1.25.18;粹1515,珠328,458;續5.11.5,5.12.4,5.20.9;前6.28.5;下8.16,18.3;明1564,1610,2347,2349;金473　以上骨臼
耳　下15.10,粹508
4.　㞢　續5.25.7,元20　以上骨面

以上A、B、C、D、E表示五種人,1.2.3.4.表示甲橋、背甲、骨臼、骨面,總述如下:

㱿 D4;E1—3
賓 E1,3
爭 E1,3
亘 A1;E1,3
古 B1,3;C3;D3;E3
品 C1;E1,3
韋 E2
永 E3
內 E3
㞢 E3,4
㫃 E3
䛐 E1
掃 E1,3　以上賓組卜人
匄 A1;C3;D3
己 A1
邑 A1;C1,3
㝅 A1,2
逆 A1
叀 C3
井 A1
耳 E3
中 C1,4;E1

小臣中 ○2,4　以上不屬於賓組卜人

由上列可知以下各事:(1)賓組卜人16人中有13人爲"簽署者",所未見之共等三人是少見的卜人;但最多見的"簽署者"是岳、小掃和掃:除掃曾數次、岳(合193)曾一次作卜人外,小掃總是"簽署者"而未作卜人。據此,似乎卜人可以兼爲卜官而卜官有專任卜事而不管命龜的。(2)卜官中之"入者"的如旬、己、邑、㺇等雖也偶作卜人,但是爲數甚少,大多數的"入者"都不作卜人。(3)卜官中之"示者"也偶有作卜人的,但大多數的"示者"不作卜人,尤其是"帚某示"中的"帚某"無作卜人之例。(4)除古外,"被乞者"甚少是卜人。(5)卜人古兼爲"被乞者""示者""乞者""簽署者",其它的卜人亦有兼的但不若古所兼之多。(6)一般記事刻辭的通例是在同一刻辭之內"示者""簽署者"等往往是不同的人;清華所藏一骨臼"示者"和"簽署者"都是古,乃惟一的例外。

若我們以上的推測不誤的話,則此記事刻辭所啓示的事實或當如此:在命龜以前,有一些卜官管理卜事,大致分爲三種。有經手進入甲骨的"入者""乞者",有整治甲骨的"示者",有經管甲骨的"簽署者"。這些卜官又兼爲命龜的卜人,尤其是"簽署者"多爲卜人,但也有專作"簽署者"而不作卜人的。由此言之,卜人也可以包括在卜官之內。卜官似是分工的,某一種卜官專爲管理卜事而偶亦作卜人。我們若把所有記卜事的刻辭中的卜官名與其同版上所見的卜官卜人比列起來,將可見更多不同的關係,如"入者""示者""簽署者"互見的關係,如"示者"帚井與各個卜人並見一版的關係,這些不能詳論。

上列卜官又作卜人的表中,分爲兩類:一是賓組的卜人13人,一是不屬於賓組的卜人。現在但論後者。這一類中又可爲兩項,茲列其例如下:

甲項　旬　甲3585
　　　㣸　前5.26.5
　　　㺇　河82　背有"帚井示"刻辭　以上卜雨
　　　己　粹1239　卜子商妻生育
　　　耳　倖
　　　邑　明664　以下卜旬
　　　吏一史　燕436
乙項　冉　金622
　　　中　祖庚卜人
　　　小臣中　與中當是一人

甲項除吏外,其餘六人在卜辭中各一見。㣸和入者逆可能是一個人,因隸於此。此7人字體文例都屬於賓組,其前辭作"甲子卜某貞",也與賓組卜辭同。掃和岳亦屬此項。吏的卜辭多是卜旬卜夕的,所以沒有世系稱謂;他的卜辭和賓組的相同,但如元211一辭有"王賓夕"之語則近乎祖庚卜辭。燕436吏與史同版,可能延伸到祖庚時代。史的卜辭凡四見:燕436,續2.13.7,金733都是卜旬的。

金622冉的卜辭是子組形式的,與綴330子所卜的同文。子組既屬於武丁晚期,所以冉也是武丁晚期卜人。河519有一卜辭云"丙寅卜矢貞卜冉曰(下略)"是祖庚卜辭,可知冉一直延伸到祖庚時代。又此片稱卜冉與以下兩片可作比較:

口午卜卜賓貞(下略)　佚527
壬午卜卜即貞(下略)　卜通別二上野5

皆可證卜爲卜人。冉的卜辭又見掇282。

中和小臣中當是一人,寫作中,與仲之作中者不同。仲是骨臼刻辭的"簽署者",見下27.10,粹879,1482,後者與賓同簽。中和祖庚卜人大、矢同版,所以屬於祖庚時代而上及武丁晚期。

以上甲乙兩項十個人,甲項可附屬於賓組之後,乙項中的冉可附屬於子組,但他和祖庚的出組比較更近;乙項和甲項的吏屬於武丁晚期而延伸祖甲時代;其餘甲項六人可定爲武丁卜人。吏雖附屬於賓組,但他曾和子組的史同版,是子組與賓組的聯系。

在此附述子組𠂤組與特殊刻辭。在上一章中,曾定此兩組卜人爲武丁晚期的。第十三次發掘在YH127坑所獲一萬七千多片龜甲只附有八片牛骨。此坑所出是賓組、子組、午組的卜辭,很多特殊刻辭刻在甲橋上與未改製的背甲上,甲尾刻辭僅一見(乙2470),此坑既然有子組卜辭,它所堆積的材料有晚至武丁晚期的。此坑所出子組、午組龜甲上都沒有記事刻辭。

記事刻辭中的"乞者""被乞者""示者""簽署者"不見子組和𠂤組的卜人。這兩組卜人有作"入者"的,其例如下:

我　乙2306,2684,2694,3432,3527,3662,5228　以上甲橋
　　乙2698,五種319(院4.0.0052反)　以上背甲
勹　甲3049+3089,庫1931,五種284背　以上甲尾
由　乙2018　甲橋

以上所謂"入者"包括"某入""某氏""某來"等刻辭形式。

我是子組卜人,勹是𠂤組卜人。卜人勹有兩種寫法,大多數作ㄐ,少數的作

ㄐ　前4.1.2同於庫1931的入者
ᖘ　續1.39.2同於甲3049的入者

可證少數寫法的勹(卜人)同於甲橋刻辭"某入"之某。又甲3049"勹入"一版上有卜人衎,它的字體屬於子組。由的前辭形式與"貞"字寫法,應附屬於𠂤組。

第三節　武丁不系聯的卜人

有些卜人,因其卜辭內所記人物事類亦見於賓組或𠂤組卜辭,所以定爲武丁時代的。其例如下:

䧹　甲450,3003;乙59,79+234,159;佚581,816,中大11,拾14.15
　　佚454己卯卜䧹,又子族豕用。
　　子族見:甲3047+3048𠂤卜;甲273,2431,2315+2374;乙341
㚔　續5.5.2壬寅卜㚔貞乎侯𣪊竹
　　侯𣪊見:甲3483扶卜;前6.11.1
黍　續4.5.1,粹1174丙午卜黍貞羽丁未子𡧊伐基方
　　同辭見:乙2108,前5.13.1內卜,佚786𣪊卜
　　子𡧊又見乙4304甲橋刻辭"入者"
亞　佚825,滬亞27,綴一22;中大3甲辰卜亞,禦兄丁用
　　兄丁見於賓、𠂤、子三組卜辭

以上各卜人的前辭都作"甲子卜某貞"形式,惟䧹的卜辭(亦見乙8505)省"貞"字,亞的卜辭則兩式並有而常常橫行。

有些卜人,既無系聯,又無人物事類可考,我們只得暫據出土坑位字體文例暫定爲武丁時代的。其例如下:

㞢(?)乙749(參庫1809)
宁　珠931卜雨　乙3925卜年　乙3949甲橋簽署或即此人
征　乙3287卜年,與乙3925同形制
𡿺　乙2118或即𡿺;又乙6770,8167,8320之卜人𡿺,與此或是一人。
餔　乙1121,下17.16

以上五人都是出土於YH127坑的,前三人的前辭作"甲子卜某貞",最後二人的卜辭省"貞"字。

衖　甲231庚午卜衖,王品司癸巳不,二月。

此片出於F36坑,該坑所出多是𠂤組卜辭,"品司"一詞見於下9.13,10.1兄、出所卜辭中,所以此卜人應屬於武丁晚期,他的字體則近於賓組的。

𠺝　乙87,坊間4.155

乙87出土於B119坑,該坑所出多賓組、𠂤組和子組的卜辭,𠂤組的最多。前辭省"貞"字,其字體屬於𠂤組。甲尾刻辭有"𠺝入",見前6.29.3,續4.12.5,掇一328。

勿　甲3014+3020+上海博物館

此片出土於E16坑,該坑所出多是賓組和𠂤組的卜辭,此人的卜辭應附屬於武丁晚期的𠂤組,以上八人約據出土坑位斷代的。

𢍰　前1.37.6,明1114,1948;林2.22.9

此人的卜辭,如前1.37.6一片,"貞"字方耳同於𠂤組,妣壬見於𠂤組子組,當附屬於武丁晚期的𠂤組。

戠　下22.3　可能與下何爲一人
何　前1.47.3乙卯卜何貞㞢勹歲于庚,亡𡆥,十二月
　　明續433,粹728　此兩片與上片同辭,可能爲一骨之折
何一名　甲3399卜夕

此何字從戈和廩辛卜人何的一般寫法略有不同,但是和甲2513佚282(都出土於大連坑)的何相近。甲3421賓的卜辭和中大103一片都提到何(寫法同廩辛何一般的寫法),乃是武丁卜辭。我們不問廩辛時代的卜人何是否在武丁時代已經存在,在此暫先分別爲兩個時代的卜辭;因爲武丁卜人何的卜辭,其字體是賓組的(比較明125爭的卜辭),和廩辛時代的文體不同。口也是廩辛卜人,但是明692所摹的一片,其字體是賓組的,其上的卜人口應是武丁卜人;但因爲這是摹本,或許有摹誤之處,沒有正式列入。

耳　倖兩見
御　燕631有后妣甲
𦃃　粹748　以下卜雨
㑋　粹743;乙6962(出YH127坑)
卯　粹817,續4.14.2,佚346,誠145
雝　庫389,天25,乙8172
𦗟　粹1581　以下卜旬
𡐓　師友1 75

以上的卜人,其前辭皆作"甲子卜某貞"。根據字形,暫定他們是屬於武丁時代的,

其中可能有下延的。

陟　佚 448，燕 694，庫 1188，明 34，426，976；林 2.23.2，下 11.13

定　珠 503，505

屰　下 11.15，劍 141，輔仁 37

㝱　前 6.31.1

望　粹 1388，簠文 74　與下或係一人

疋　前 6.24.2

專　前 5.12.4，林 1.28.8，1.28.9；續 5.24.4，甲 1695；燕 441，明 1592，珠 1305，劍 148

以上的卜人都是卜夕的；只有專卜夕以外還卜雨卜旬。其前辭都作"甲子卜某貞"。根據字形判斷；他們的時代約當武丁晚期，甚或延至祖庚時代。武丁賓組的"夕"字多作☽，上述卜夕之辭除了劍 141、輔仁 37、林 1.28.9 以外，都作☽，與名同版的何亦如此。如此"夕"字的寫法，乃是武丁晚期的新形式，因爲在𠂤組子組的卜辭中都是如此的，今述其例於下：

𠂤組　𠂤　零 56，乙 46，110

　　　扶　續 5.14.5，師友 1.26

　　　勺　前 4.42.5

子組　我　乙 1805，4949；明 2049，師友 1.99

　　　䢅　乙 831，856，999，1004，1105，1555，1786，1843

　　　㣺　上海 46

因此我們決定上述陟至專等 7 個卜人是屬於武丁晚期的。關於"夕"字寫法的更易，以下還要提到。

本節已經述及 31 個卜人，其中衛和𠂤二人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前者附屬於賓組，後者附屬於𠂤組，都是武丁晚期的。上述31人的斷代，是根據以下方法推定的：甲、根據人物事類見於武丁卜辭而推定的，如亞等4人；乙、根據出土坑位而推定的，如勿等八人；丙、其它十八人約據字體文例而暫定的。這些人的時代也可分別爲三：一、屬於武丁的；二、屬於武丁晚期的（附屬於𠂤組的與附屬於賓組的）；三、屬於武丁晚期或祖庚時代的。丙類的卜人有些是可能屬於第三類的，但現在尚無法一一確定。

第四節　祖庚、祖甲出組卜人

武丁的下一世是祖庚，祖甲兄弟相及爲王，他們稱武丁爲"父丁"，稱武丁配偶爲"母辛"。祖庚是祖甲之兄，所以祖甲卜辭稱祖庚爲"兄庚"。凡有"兄庚"的卜辭是祖甲卜辭，其上的卜人是祖甲卜人。有一些祖甲卜人，在他們卜辭中所卜的是一種系統嚴密的祭祀，這種制度我們稱之爲"周祭"，以下第十一章將有所論列。

祖庚、祖甲雖同屬一世，但是兩個王朝，他們的卜辭應該加以劃分的，事實上也有劃分的可能。但是認真的區別起來亦是有困難的。祖庚因襲了武丁的制度，字體也近，若不藉卜人，是不易分別的。許多卜人兼事祖庚、祖甲兩朝，除了"兄庚"和"周祭"外是很難分別的；那些不出現"兄庚"的卜人可能因材料未備，而有些卜人專卜夕、卜旬不卜祭祀，也不能因其無周祭記載而決定他們屬於祖庚。

這兩朝卜人，大部分可因見於同版而系聯成一組，小部分不系聯的卜人可因與此組"異卜同辭"而定爲同時的；又有一些卜人單靠他們卜辭中的稱謂、制度、字體而定的。這些卜人所佔據的朝代也不同：一、自武丁晚期至祖庚，亦有延至祖甲的；二、大略占祖庚時代的；三、占祖庚、祖甲兩朝的；四、大略占祖甲時代的。三、四兩項應該有"兄庚"的稱謂。下述同版卜人與同辭的卜人。

甲、同版卜人

兄，出，大　佚 399，珠 393，鄴初 27•3

兄，出　下 9•13，10•1，粹 1435，金 337，庫 1115

兄，出，逐　劍 150

出，逐　前 5•28•3

出，大　續 1•44•5，3•34•2，3•34•5，3•35•1；下 7•12，佚 322，921；天 102，粹 1431，燕 29，126；珠 1224，1379；坎 002

大，㐱　前 7•28•1，續 4•49•5，龜卜 75，柳 50098

大，中　金 122

大，㫃　衛 29　㫃又見金 70

大，吴　庫 1177

中，吴　普 89，庫 1248 摹錄有誤

吴，喜　續 5•27•8，金 15

吴，卜舟曰，王曰　河 519

出，尹，𠛙　珠 491

𠛙，旅　粹 1348，安 8•1

旅，尹　佚 397，續 4•43•7，鄴初 27•1

尹，行　粹 509

乙、異卜同辭

旅—河 364　即—粹 288　甲申卜羽乙酉羽日于小乙

旅—金 729　洋—河 629＋644＝綴 96　卜日不同，內容同

以上相系聯的一組，我們稱之爲出組，因爲出是若干小羣的聯系者。另外兩個卜人大、涿與出組無系聯，但由於稱謂、制度、字體同於出組，也附屬於此。出組及其所附屬的卜人的稱謂，列舉如下：

大乙　珠 367，粹 157，河 268，金 71 尹卜

唐　續 1•7•4，鐵 229•2 出卜　下 39•4 大卜　續 1•7•3 喜卜　鄴二 38•1 即卜

祖乙　佚 832 出卜　粹 176 尹卜　前 6•9•7，明 512 行卜
　　粹 245，金 123，河 376 旅卜　林 1•12•16，粹 239 即卜　明續 544 逐卜

祖丁　珠 370 尹卜　續 1•18•3，1•18•5，河 275，通 79 別二京大 4 行卜
　　續 1•20•1 洋卜

小丁　河 336，338，元 205，粹 266 行卜　明 740，前 1•22•6 旅卜　續 1•48•5 即卜

祖乙＝小乙　佚 536（粹 250）大卜

小祖乙＝小乙　續 1•15•8 即卜

后祖乙＝小乙　續 1•15•6 尹卜　庫1025，林 1•12•15 行卜　續1•16•2，1•30•3，1•31•3，粹 295 即卜　庫 1180，1204，明 456，續 1•13•4，元 203，鄴二 40•1旅卜

小乙　殷曆譜下2•22，山東8，上 4•3 尹卜　河 304 旅卜　粹280，290，279＋301，佚 138，普 80 行卜　上 19•3，粹 288 即卜

祖戊　前 1•23•2 旅卜

妣庚　河 348 喜卜　佚 548，明 17，740，2360，金 121 旅卜　上 19•14 行卜
　　上 7•8 即卜

妣辛　上 19•15 𠛙卜

妣己　明 513 尹卜

父戊　上 5•11 即卜　粹 377，河 330，331 旅卜

父丁＝武丁　佚 881 大卜　佚 397 尹卜　庫 1204 旅卜　粹 309 行卜　粹288即卜　例多不備舉

母辛　續 1•43•2，粹 384 出卜　續 1•42•6 兄卜　金 59，河 343，345 大卜
　　庫 1189 喜卜　庫 1958 尹卜　普80，柳50086行卜　前5•48•1，別二東洋4，
　　上 7•11 即卜

母壬　明 123 旅卜

母己　粹 395，柳 50086 行卜　前 1•28•8 即卜

兄己　珠 358 𠛙卜　零 70，佚 397 尹卜　庫 1204 旅卜　續 1•43•10 即卜
　　粹 279＋310，309，前 1•40•5，上 19•14 行卜

兄庚　詳見下

兄壬　河 334 旅卜　上 7•11 即卜

兄癸　普 88 𠛙卜　兄字不晰

子癸　明 21 大卜

出組中的尹、行、旅、即往往各在一版之上有一個以上的稱謂，彙列於下：

					父丁		兄己		佚 397	
					父丁	母辛			庫 1958	
		小乙			父丁				殷曆譜下 2•22 山東 8	
祖乙					父丁				粹 307＋176	以上尹卜
		小乙			父丁		兄己	兄庚	粹 279＋310	
					父丁		兄己		粹 309	
				妣庚	父丁		兄己	兄庚	上 19•14	
		小乙				母辛			普 80	
	祖丁				父丁				河 275，通 79	
祖乙		小乙							明 512	以上行卜
			后祖乙		父丁				庫 1180	

						妣庚				兄庚		佚548	
					后祖乙				兄己			庫1204	
						妣庚	父丁					明2360	
			小丁			妣庚	父丁			兄庚		明740	以上旅卜
					后祖乙		父丁					續1·30·3, 1·31·3	
						妣庚				兄庚		上7·8	
								母辛			兄壬	上7·11	
				小乙			父丁					粹288	以上即卜
系聯	祖乙	祖丁=	小丁	小乙=	后祖乙	妣庚	父丁	母辛	兄己	兄庚	兄壬	(尹、行、旅、即)	

根據上述,可以確定出組是祖庚、祖甲時代的,父丁是武丁,母辛是武丁的法定配偶;又可以確定出組中尹、行、旅、即是屬於祖甲時代的,兄庚是祖甲所以稱其兄祖庚。兄壬依天干次序亡於兄庚之後,所以有兄壬稱謂的即、旅是屬於祖甲時代的。依同例,母壬亡於母辛之後,所以祖甲時代的卜人旅有母壬而較早的卜人出、兄、喜只有母辛。

此時期的祖戊、父戊就是武丁卜辭中的父戊、兄戊,此時期的兄癸、子癸就是廩辛卜辭中的父癸、兄癸,均詳第十三章。其它有些稱謂,因與斷代無關,沒有詳錄。

第十二章論及小丁即祖丁(小乙之父);小乙又可稱爲祖乙、小祖乙、后祖乙,後二者多見於祖甲卜辭;又論大乙和唐是一人。我們看行有小丁又有祖丁,尹、旅、行、即有小乙又有后祖乙。究竟分別在那裏?我們知道同一祖先其稱謂之不同,一方面固由於時代(如祖甲時代小乙可稱爲小祖乙、后祖乙),一方面似由於祭法的不同。如周祭一定稱祖丁,周祭以外的祭法可以稱小丁或祖丁。

祭法與同時代的不同稱謂有着某種程度的關係,已如上述。在大乙與唐一例中,則有下列的情形。祖庚卜辭(出、喜、大所卜的)告祭出祭稱唐;祖甲周祭卜辭尹所卜的稱大乙,即所卜的稱唐,後者僅止一見。大致說來,祖甲卜辭周祭以稱大乙爲常例。

在斷代時,不可以某種稱謂常見於某代卜辭,就據以作斷代的標準。如小丁、后祖乙固然多見於祖甲卜辭,唐固然多見於武丁卜辭,但稍後的卜辭中仍然會出現的。

第五節　出組分羣及其相當的時代

本文論武丁卜人時,曾說到武丁晚期卜人有可能延伸至祖庚時;同樣的,出組中的祖庚卜人亦有可能上及武丁晚期的。出組卜人包含祖庚、祖甲兩朝,由其聯系的親疏關係可以分爲三羣:

一、兄羣　兄　出　逐
二、大羣　中　井　昰　喜　𡗜　大　大與出聯系
三、尹羣　尹　行　旅　𠁾　尹與出、𠁾與井聯系
　　附屬　即　洋　㒸　犬

每一羣之內也有早晚之分,如兄羣中的兄、出必須是祖庚時代的,並且可能上及武丁晚期。試將他們二人的卜辭而同於武丁卜辭的比列於下:

子邑　見珠393出卜,同版有大、兄　佚921出卜,同版有大
　　又見劍46,林2·9·11,簠雜61都是武丁字體
　　邑見菁1㱿卜;粹1097,續5·27·10,珠470,494都是武丁字體
子𨙵　見緻235·1,庫328出卜　前5·4·2兄卜
　　又見下8·1賓卜
𠬝𢦏𢀛方　見河637出卜
　　又見河744爭卜
　　又粹1082爭卜,佚17賓卜,同記𠬝伐𢀛方
吳𢦏王事　見河622出卜
　　又見甲2668古卜
　　吳是武丁時人,見珠1041㱿卜,前5·7·5永卜,前7·26·2𡧊卜,
　　鐵15·4爭卜
邑,並　河362出卜"令邑並……"
　　粹1213爭卜"叀邑並……"

由此可知兄、出在祖庚卜人中是屬於早期的,他們的卜辭中沒有"兄庚"也沒有"周祭"制度。周祭中的若干祭法,在武丁時代已經存在,但是有系統的周祭制度則建立於祖甲及位之後,近乎周祭的歲祭制度與周祭同時而較早。爲了考求周祭和歲祭的成立先後,我們試將出組有關"兄庚""周祭"和"歲祭"的材料彙錄於次:

(子)　有"兄庚"稱謂的卜人

大　粹325,明15,742
𡗜　明續356
尹　粹111
行　粹324,279+310;上3·5,19·14;續1·40·1,1·44·2;珠381,324;庫984
旅　粹201,佚548,明740,珠356,元206
即　粹329,上7·8,明355,珠372,庫1021
犬　前1·41·5

(丑)　參預卜問"周祭"的卜人

尹　粹137,307+176+河268;珠370,前1·34·3,明1255,通175,明續339,清華,寧滬3·189
行　粹26+34+43,275,279+310;金6,7,260,340,26+34+43;劍122+123,125;明158,續1·18·3,1·18·5,1·30·8;別二京大4,安2·1·13,普104,庫1032,上2·3+2·7,3·4
旅　粹201,224,438;金79,庫1183,1204,1221;東138
𡗜　誠明70
即　粹84,288;清暉169,上海84
㒸　粹209,金119,明135
犬　粹271,前1·41·5,庫1783
洋　別二京大2

(寅)參預卜問"歲祭"的卜人

逐　庫1220,續4·12·4
喜　河348,前1·1·3
大　粹251,金75,122
尹　粹292,續1·9·4,庫1206,寧滬3·192
行　粹266,291,河271,275,276,336;佚138,401,878;元204,205,207;通79,庫1025,普80,上3·5,寧滬3·194,滬亞8,甲2869,明續352,353,354
旅　粹185,明83,740;續1·13·4,鄴二40·1,元206,清暉170,寧滬3·201
即　粹299,續1·30·3,1·31·3;珠36,621,元216,217,220;明2318,通298
洋　續1·20·1
㒸　明續344

由此三項可得以下參差的關係:

有兄庚者　　𡗜、大、尹、行、旅、即、犬
有周祭者　　𡗜　尹、行、旅、即、犬、㒸、洋
有歲祭者　逐、喜　大、尹、行、旅、即　㒸、洋
無兄庚、周祭、歲祭者　　兄、出、中、井、昰、𠁾

由於凡有兄庚的(如尹、行、旅、即、犬)一定有周祭,沒有兄庚的(如兄、出、中等)一定沒有周祭,可證周祭制度成立於祖甲(即祖庚已亡之後)時代。由於大有兄庚而無周祭,似乎周祭制度之產生當在祖甲即位以後若干年。有周祭者並有歲祭,歲祭雖產生較早,然在周祭制度已經成立以後,仍然通行。在以下第十一章中,將述及祖甲卜人歲祭先妣與周祭先妣不同的兩點(有稱母不稱奭者,有祭及旁系配偶者),亦足以助證歲祭之早於周祭。在康丁與武乙、文丁卜辭中,歲祭復行,周祭漸衰微。

出組的三羣,尹羣及其附屬者當屬於祖甲時代,兄羣的兄、出當屬於祖庚時代並上及武丁晚期。中間的大羣可分爲二:一是大羣早期的見於武丁記事刻辭的中、井(以及昰、𠁾)與兄羣早期的兄、出同時,當屬於祖庚時代,並上及武丁晚期;二是大羣晚期的大、𡗜、喜與兄羣晚期的逐當屬於祖庚晚期與祖甲早期。大羣的中、𡗜、大的"前辭形式"介於武丁與祖甲之間,可以爲證。茲列三羣相當時期如下:

←—祖庚晚祖甲初卜辭—→
←———祖庚卜辭——→　←———祖甲卜辭—→
〔兄羣〕　兄出　逐
〔大羣〕　中井昰　喜大𡗜
〔尹羣〕　𠁾　尹行旅即犬㒸洋
←————歲祭————→　(𡗜、犬無歲)
←—周祭————→
←——兄庚————→

以上出組的卜人共十七人,除即、犬、㒸、洋外其它都是系聯的,分羣以後,兄羣三人,大羣六人,尹羣八人(其中四人是附屬的)。

下列的卜人,因爲所卜者多爲旬、夕、田等事,沒有稱謂也不與出組系聯,暫據字形定爲祖甲時代:

坐　河161,162;庫1030,1033;上14·1　後兩片是一片之折,卜田
寅　燕445,林1·5·13　皆卜旬

夻　庫1062　卜夕

先　續4·7·4, 河21,898; 庫1063,1851; 珠504, 林1·22·15　皆卜夕

㠯　金125　卜啓　明1258　卜雨

最後一個卜人,其見於金125者有"今日亡來艱"之語,此語見於祖甲時代的卜人辭中,其例如下:

大: 前5·40·6, 明98　吴: 鄴初39·3　旅: 前5·41·1, 坊間2·110

尹: 上30·4　即: 庫1671, 別二田中16, 續6·8·10, 明續386

可證這個卜人大略與旅、即、尹等同屬於祖甲時代而可能上及祖庚。

第六節　廩辛何組卜人

在上一章中,我們曾詳論廩辛與康丁卜辭之應該區分與如何區分。就出土而言,康丁卜辭和武乙、文丁卜辭多出土小屯村中,但村南村北也有一些出土的;廩辛卜辭固然很多出土在大連坑,但D、E兩區和侯家莊也有出土的,只是還沒有發現出土於村中的。就卜辭本身而言,廩辛字體粗,康丁細;廩辛有卜人,康丁無;廩辛無"兄辛",康丁有;廩辛偶有周祭並記月,康丁更少;廩辛前辭作"甲子卜某貞" "甲子卜貞" "甲子卜某",康丁常作"甲子卜"。就卜用的材料而言,廩辛甲與骨並用,康丁多用骨。

廩辛卜人大多數是可以系聯的,少數是沒有系聯關係的,今先列同版卜人於下:

何,宁　甲2880+2881+2692+2693= 殷曆譜下2·13—14, 佚266+257+
　　甲2799=綴62

何,㫚　佚406　㫚又見鄴初29·1, 上海105

何,旋　前4·51·1= 林1·30·14

何,壴　甲2694,2770,2657

何,彭　甲2407,2774,2813;2465+2690=綴385

彭,壴　甲2371,2578,2640,2698,2784

彭,壴,口　甲2621,2839

口,徲　佚267, 甲1271　徲又見甲1588, 佚272

彭,逆　甲2491

彭,狄　甲2605+2606,2853;2775+2776=綴356

口,狄　甲2439,3917

卯,狄　甲1998

卯,亐　甲1338

卯,叙　前6·5·4

上舉同版卜人有需說明者,分述於下。

何、宁同版的兩骨,反面都摹刻宁的卜辭,正面有何的卜辭和摹刻何、宁的卜辭。摹刻部分有兩類:一類摹刻同版所見的何的卜辭,一類摹刻見於別版的宁的卜辭。殷曆譜所綴合的一骨,其背面有鑿鑽之孔十一,其正面有十一條卜辭,有兆文和所記"卜數"。此十一條卜辭刻在胛骨右邊及左邊上部,計癸丑卜五(卜數一至五,第一卜殘),丙辰卜三(卜數一至三),庚申卜三(卜數一至三),卜人何,見甲2880;其它是摹刻之辭。綴合編62所綴合的一骨,只有佚266一部有背面拓本,有鑿鑽之孔五,此部有何的卜辭五,計庚戌卜二(在上部及中部),"貞其一示"和"貞其即"各一(在中部庚戌卜之下),方闊內丁未卜一,卜人何;其它是摹刻之辭。此骨另外兩部分計壬子卜一(卜數一),癸巳卜一(卜數一),丁未卜一(卜數一二),見甲2799;甲子卜一(卜數一),見佚257;這兩部分的卜人都是何,都沒有摹刻之辭,其背面不詳。上記兩綴合之骨,最初只刻了何的卜辭,其後摹刻了同版所見的卜辭和見於別版的宁的卜辭,所以嚴格的說何、宁並不同版。

壴、彭同版而並非同一個人,甲2797壴卜和甲2698彭卜同辭,都是卜"其左妣辛一牛",胡厚宣卜辭同文例和董作賓都將此二人誤爲一人。上舉見於同版之例,可見在甲編中壴、彭有七次同版,是不可能在一版之內將同一卜人寫成兩個形體的。

與卯同版之叙,亦見燕446, 下28·10, 其字很像專字而有小別。

以上的卜人都是因同版而系聯的,我們稱之爲何組。何組卜人的稱謂,分舉如下:

何　唐　續1·7·5
　　大乙　甲2602
　　祖乙,小乙　鄴初40·12
　　祖乙　甲2407,2882,2490
　　祖辛　甲2766
　　祖丁　甲2690,2655
　　后祖丁,父甲,妣辛　甲2502
　　父甲,后妣辛　佚266
　　妣辛,后妣辛　珠363
　　父甲,妣癸,小乙奭妣庚　甲2799
　　妣辛　甲2544　佚255

　　父庚　甲2748
彭　大乙　甲2616
　　祖乙,小乙　甲2618
　　祖乙　甲2478
　　祖丁　甲2581,2641,2648,2769
　　祖己　甲2674
　　妣己　甲2647
　　妣辛　甲2698
　　父庚,父甲　甲2779
　　父辛　甲2622
壴　祖丁　甲2772
　　小乙　甲2757
　　妣辛　甲2797
口　中丁　粹220
　　父己　甲2695
狄　唐　甲1556
　　中宗祖乙　甲1264
　　祖丁,父甲　甲3916
　　祖乙,后祖丁　甲1835
　　妣辛　甲2082
　　妣己　甲2671　以上除前、明、鄴、珠外皆出土大連坑

附屬　無卜人或失去卜人的
　　父甲　甲1290
　　父庚　甲1641,2207
　　母戊　甲1945,2215
　　大庚,大戊,中丁　甲1581
　　妣丙畀大乙　甲1609
　　三祖丁,祖丁　佚260
　　中宗　甲1203,1295
　　中宗祖乙　甲1436,1481

　　父己　甲2141　以上均出土大連坑
　　父己　侯骨9—12
　　父庚　粹323

上列何組的稱謂可以歸併如下:

唐=大乙,祖乙=中宗祖乙,祖辛,祖丁(武丁),三祖丁(中丁),后祖丁(祖丁),祖己,小乙,父甲(祖甲),父庚(祖庚),父己(祖己),父辛,母戊

小乙奭妣庚,后妣辛(武丁配偶)

由於他們稱祖庚、祖甲、祖己爲父,稱武丁爲祖丁,我們定何組爲廩辛、康丁世的;由於何組卜辭從來不出現"兄辛"的稱謂,並由其字體文例之上承祖甲,我們決定何組爲廩辛卜人。

乙辛周祭卜辭有祖甲的法定配偶妣戊,在此期稱爲母戊。康丁卜辭中的母己,可能是祖庚之配,亡於母戊之後。

廩辛稱謂中的新名是后祖丁與中宗祖乙,後者或簡稱爲中宗。前述祖甲稱謂時,曾舉小丁與后祖乙爲祖甲稱謂中的新名。凡此祖甲、廩辛兩朝新立的稱謂,亦見於康丁卜辭;祖甲所立的新名雖未見於廩辛卜辭,却仍見於康丁並下一世的武乙卜辭中。茲列其有關稱謂於下,以便比較:

康丁卜辭
　　小丁,妣庚,小乙　粹287
　　小丁,祖乙,祖丁(武丁)　甲608
　　小丁　明續600,601
　　中宗祖乙　續1·14·6, 明續554
　　后祖乙　明續592
　　中宗,后祖丁　金363
　　后祖丁,祖乙　粹248
　　后祖丁　粹304, 甲818, 別二田中10, 拾1·16, 明續599
　　妣丙大乙奭　甲1642
　　父己　寧滬1·204, 明續629,630
　　父己,父庚　寧滬1·206, 粹312,313,315; 明續634
　　小王父己,父甲　明續631
　　父己,父戊　粹311

小乙,父己,父甲,祖丁　粹 286+314

父己,父甲,妣己　甲 803

父庚　粹 321, 庫 979,1714, 寧滬 1·205

父甲,兄辛;祖丁,父甲　明續 590

母己　寧滬 1·226, 甲 636,3592

母己,兄辛,子癸　粹 340

母戊　寧滬 1·224,225,521; 粹 380,383; 上 6·13, 明續 764

武乙卜辭

小丁,父丁　鄴初 44·9, 粹 20

祖乙,祖丁(武丁),祖甲　拾 1·11

小丁,父戊　寧滬 1·79

小丁　粹 502

后祖乙,父辛　粹 297

后祖乙,高祖乙,羌甲,大戊　掇一 456

后祖乙　粹 294,296, 寧滬 1·33, 明續 591

由上各例可知康丁卜辭的稱謂

有同於祖甲卜辭的　小丁

有同於廩辛卜辭的　中宗,中宗祖乙,后祖丁,后祖乙,祖丁=武丁

有異於廩辛卜辭的　母己,父戊,兄辛,子癸

又可知武乙卜辭的稱謂

有同於祖甲卜辭的　小丁,后祖乙

有異於廩康卜辭的　高祖乙

第七節　何組卜人早晚期的分別

祖甲時代的歲祭一直通行到帝乙、帝辛時代,周祭在帝乙、帝辛時代又盛行,但在廩辛時代已經衰微,到康丁、武乙、文丁時代幾乎滅迹。廩辛上承祖甲,他的祭祀制度至少有兩點還保存祖甲的遺制,分述如下:

一、周祭

羽日　癸亥卜宁貞王賓示癸羽日,亾尤。　佚 325

𠭯日　乙亥卜狄貞王賓匚乙𠭯,亡尤。　明 135

祭　乙丑卜何貞王賓匚乙祭,亡尤。　上 8.11

彡彡　甲戌卜彭貞彡彡大乙,王弗賓。　甲 2616

彡　□□卜宁貞王賓□□彡,亡尤。　河 381

彡龠　戊戌卜口貞王賓中丁彡龠,亡𡆥。　粹 220

彡龠是彡祭後次日之祭,見於祖甲卜辭:

粹 226, 衛 12, 續 1.9.2 旅卜　佚 397, 上 4.3, 明 1995 尹卜

佚 871 行卜

王賓叙　庫 1207,1242; 明 18, 普 87 宁卜

叙在祖甲卜辭常與周祭歲祭並行。

二、𩰫祭

丙子卜宁貞王賓卜丙𩰫,亢多。　明 384,960

乙亥卜何貞王賓唐𩰫,不冓雨。　續 1.7.5

甲子卜何貞羽乙丑其又大乙,叀口𩰫,𢀛。　甲 2602

附祖甲卜辭

丁卯卜旅貞其𩰫于小丁,四月。　前 1.22.6

丙申卜旅貞王賓匚丙𩰫,亡𡆥。　上 8.13

[癸巳]卜旅貞旬亾𡆥,遘示癸祭,甲午𩰫上甲。　前 1.2.6

丁丑卜□貞王賓祖丁𩰫,亡𡆥。　林 1.27.9

壬申卜□貞王賓示壬𩰫,亡𡆥。　明 419

壬申卜旅貞王賓□□𩰫,亡𡆥。　明 137

辛酉卜旅貞王賓𩰫,亡𡆥。　明 122

甲子卜尹貞王亡𢦔,亡𡆥。

癸酉卜王貞羽甲戌王其賓大甲𩰫,亡𢦔。

丁亥卜王貞羽戊子王其賓大戊𩰫,亡𢦔。

甲辰卜王貞羽乙巳王其賓祖乙𩰫,亡𢦔。　庫 1187

庚戌卜王貞羽辛亥王其賓祖辛𩰫,亡𢦔。　通 161

周祭見於康丁卜辭的有下列各片:

羽日劦日彡日　明續 629

羽日　明續 582,636

劦日　寧滬 1.199+234, 鄴三 41.4 ,明續 609, 京津 4013, 4046

彡日　明續 589, 鄴三 43.10

𩰫祭除上列材料外,尚有明 1981 殘辭。它和周祭是很相似的,通 161 的𩰫祭日程合於周祭祀譜。祖甲時代的歲祭,也有同樣的情形,參上 19.14,4.1; 明 740 等歲祭日程,都合於周祭祀譜。

殷曆譜下 2.13—14 所綴合甲 2692,2693,2880,2881 一骨有許多摹刻宁的卜辭,茲分爲三類:

一、甲子卜宁貞王賓上甲𠭯,亡尤。十見

二、乙卯卜宁貞王賓匚乙𩰫,亢多,亡尤。一見

丙辰卜宁貞王賓匚丙𩰫,亢多。　二見

三、福　辛亥卜一,辛酉卜二,庚申卜一

𢦏　戊申卜一,己亥卜二

𡨦　丙辰卜一

第一類是周祭,第二類是𩰫祭,第三類是其它的祭祀。　董氏把一、二兩類混而爲一,又以爲"亢多"爲"多后"的誤書,都是錯誤的。根據此摹本,可知一、二兩類在廩辛時同時存在。

上述沿襲祖甲的祭法,在廩辛卜辭中究佔少數,多數的祭法是"㞢""又""𡨦",亦有"兄""𢍏"等。就祭法而論,何、宁、彭、口在何組中似乎多保存一點祖甲的制度,但不能就此判斷何組中某些卜人較早。

何組有系聯的卜人以外,還有一些同出於大連坑的卜人,他們的字體完全是何組式的。其例如下:

教　甲 1251,1597,1702,2649,2651; 粹 1319, 佚 274　卜夕

弔　甲 1576,1870　卜夕

吠　甲 1033,1306,1311,1377,1384,1419,1818,2388,2510,2633,2652, 2800　卜旬卜夕

大　甲 1396,1617,2202（以上卜夕）1633,1647,1655, 2031（以下卜旬）2397, 2428,2429,2460,2488,2503,2517,2525,2571, 2573, 2611, 2644, 2699, 2756,2768

大多數是卜夕卜旬的。這其中的大和出組的大寫法不同,所以我們不得不另立於此。上述有系聯的何組卜人共十三人,其中除𠌶、彘、叙外都見於大連坑,所以大連坑所出廩辛卜人共十四人。除此以外尚有既不出於大連坑又不與何組聯系的一個卜人暊,總共廩辛

卜人可考者十八人。

暊的卜辭的稱謂是很特殊的,分列於下:

帝甲　上 4.16, 續 2.18.9

祖甲　粹 333

父甲　京津 4048

中己　上 8.5

祖丁　金 14, 上 4.16, 河 300

他所謂"父甲"是祖庚弟祖甲;所謂"祖甲"可能是陽甲或武丁時代的兄甲(金 415, 前 1.38.7);所謂"帝甲"可能是祖庚弟祖甲;所謂祖丁可能是武丁亦可能是小乙之父祖丁;所謂"中己"可能是武丁時代的兄己。這些稱謂與我們上列的何組稱謂是不同的。

上述這些卜人,雖同屬廩辛一代,如何分別爲早晚期是比較困難的。現在暫就字體來說。祖甲卜辭"旬""夕"兩字的寫法,旬字出頭(此點是馬漢麟指出),夕字中間有一點。這兩個寫法到了何組有很大的變化:旬字不出頭,夕字和月字都一律沒有一點。以此爲衡量,凡近於祖甲舊式的是早期,近於廩辛新式的爲晚期。在此應當注意的三點是:不出頭的旬字的寫法只在何組出現,祖甲和康丁卜辭中都不見;所謂早晚是說這個卜人最早出現的時限,不是說他不延長到晚期;同一個卜人(甚至於在同一版上)可以同有新舊兩式,足以證明新舊形式的交替。我們以下的統計根據截止到 1950 年出版的材料,並去其重複,每一拓本號只算一次:

	大	叙	逆	教	暊	宁	何	卯	口	狄	彭	壴	吠	徉	彘	亏	弔	𠌶
ㄅ	15	2	1	1			25	6	6	8	2	0	0	0				1
勹	0	0	0	0			18	3	19	32	31	12	4	1				0
☽	0			0	4	2	2	2	4	0	1	1	0	0	0	0	0	0
☽·	3			3	1	1	14	16	12	15	3	3	2	2	1	1	2	2

兩種"旬"字同見一版的:

甲 2612,2801,2822,2871, 珠 270, 金 494　何卜　甲 2615　狄卜

由上可見此兩式演變的踪迹。舉例來說,何、卯"旬"字舊式多而"夕"字新式多;暊、宁"夕"字舊式多於新式;大等五人只有舊式的"旬"字,此處的大限於甲編出土於大連坑的;口等四人"旬""夕"兩字都是新式多於舊式;最後數人都是舊式絕迹,然此數人的卜辭很少,統計不能作準。

就此理論,若除去片數約少的卜人外,何組及附屬卜人的早晚期可依字體分列如

下：

早期的　大、暊、何、宁、卯

晚期的　口、狄、彭、壴、吠、徬

狄之晚又可由"往來亡災"的"災"字見之，此字在狄的卜辭中有以下的不同寫法：

巛巛　甲1036,1273,1335,1584,1604,1650,1657,1768,1776,1900,1901,1938,1953,2066,2165,2729,2758,3914,3915,3916；佚281,288,294

𢦔　甲1252,1508,2169

𢦏　甲1859,2072

第一式爲祖甲所行，第三式爲康丁以後所通行。

彭之晚可由其稱月之例見之，此以前凡"十一月""十二月"都是合書的，而彭的卜辭（甲2491,2622,2647）作"才十月又二"，與帝乙、帝辛卜辭作"才十月又一"（前2.13.2）"才十月又二"（前2.40.2）相同。

何、宁之早，因其祭法比較多保存一點周祭。

以上所述字體的比較，雖耗費了很多時間去檢查，而其結果並不是確定不易的。我們只可以得到大體上的一種分別，即就"旬""夕"兩字而言，早期的大、何等多保存一些祖甲的舊式，晚期的口、彭等則以廩辛的新式佔優勢。字體與祭法一樣，在某一時期內新舊並存，我們在上一章第四節之末曾說："在同一朝代之內，字體文例及一切制度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們之逐漸向前變化也非朝代所可隔斷的。大體上的不變和小部分的創新，關乎某一朝代常例與變例（即例與例外）之間的對立，乃是發展當中的一個關鍵。這一朝代的變例或例外，正是下一朝代新常例的先河。已經建立了新常例以後，舊常例亦可例外的重現"。本節所述，亦足以證明這點。

董氏在他的斷代例中字形一章，也曾舉"夕"字"月"字因時代不同而互易，他以爲武丁至文丁"夕"字是有一點的，"月"字沒有一點，帝乙、帝辛恰好相反。後來他在殷曆譜下3.2又有所改訂，以爲一、二期"月"無點而"夕"有點，三、四期"月""夕"都無點，五期"月"有點而"夕"無點。這個說法是有錯誤的。就我們初步的統計，武丁、祖甲和廩辛早期"夕"字有一點，"月"字沒有一點；武丁晚期和廩辛晚期"夕"字"月"字都沒有一點。將來更精密的統計，當可以將此兩字的演變更清楚的排列出來。同樣，何的卜辭中"王"字的寫法，有武丁式的，有祖甲式的，也有少數晚世帝乙、帝辛式的，我們不能單據"王"字的寫法以斷代，是很顯然的了。

第八節　武乙和帝乙、帝辛卜人

武乙、文丁兩世的卜辭，很少有記卜人的。我們祇找到一個卜人歷，他的字體似當屬於武乙，其例如下：

甲544，下11.5,11.6；庫1678，金396，坊間2.200

他的卜辭總是作"甲子歷貞旬亡囚"的形式，甲子以後沒有"卜"字，"旬"字的寫法又回復到祖甲及其前的舊形式。武乙的周祭卜辭很少，明續626"父丁劦"，是一例。

我們現在尚無法分別帝乙、帝辛的卜辭。這時期的卜辭也有一些卜人，並無見於同版的，此期共有六個卜人：

黃	甲3355,3356；前2.6.6，續6.1.5，簠地19，哲庵147，明續786
派	前1.19.5,2.9.7+4.21.4,2.16.6,3.28.5；續3.19.7,6.1.8,6.3.6；燕429,432；金728，珠238,466；林1.5.16,1.8.12,2.23.5,2.27.10；龜63，元262，別二中村15，師友2.234
儲	前1.42.1，下2.8，續6.1.1，粹1455，金499，明573，誠44，珠245，林1.29.4,1.29.5,1.29.6；簠貞26,28，哲庵263，師友2.268
𠆤	金743，簠貞25
立	金574，明續828
𠂤	甲27　此字補刻在"己亥卜貞"的左旁，僅一見。

以上六人中，黃和派同有"正人方"的卜辭，第二至第四卜人都有周祭卜辭。

第九節　結語

以上我們已將武丁以迄帝辛的卜人，分別加以斷代。其可以成組的，特別將各組發合而成的稱謂，詳加援引。我也曾對某一代或某一組卜人，試分別其早晚，這些是初步的工作，還待將來增訂。尤其是不系聯的卜人，需要等待各組卜辭的字形、文例、制度整理出系統後，方可以着手分別確定那些不系聯卜人應列於那個時代。

我們此文所收錄的卜人共120人，還不能說十分完備，但比較二十年前董氏斷代例中所錄的增加4倍，比較董氏後來在殷代文化概論第二章所錄的增加幾乎一倍。他在後者講義中所列共爲68人，其中定爲第四期的卜人（據乙編序多出二人），據我們在上一章討論的結果，多應該是武丁晚期的。今將他的五期卜人用本文所隸定者抄錄於下，以便比較：

第一期　殼亘永賓爭韋古充𠭰品箙𡚤吏彶兹內雝

㝥專（武丁晚期）　中（祖庚）　先（祖甲）

第二期　大旅即行兄喜犬洋吳逐涿尹出冎

陟（武丁晚期）　巠（祖甲）　旅何口（廩辛）

第三期　徬亐彭狄何卯宁暊敎口

旅（祖甲）

第四期　巠

扶𠂤由㣇勹取我余子歸𠧢𡧊萬甾（以上皆武丁晚期）

衛（武丁晚期）　丞史（不是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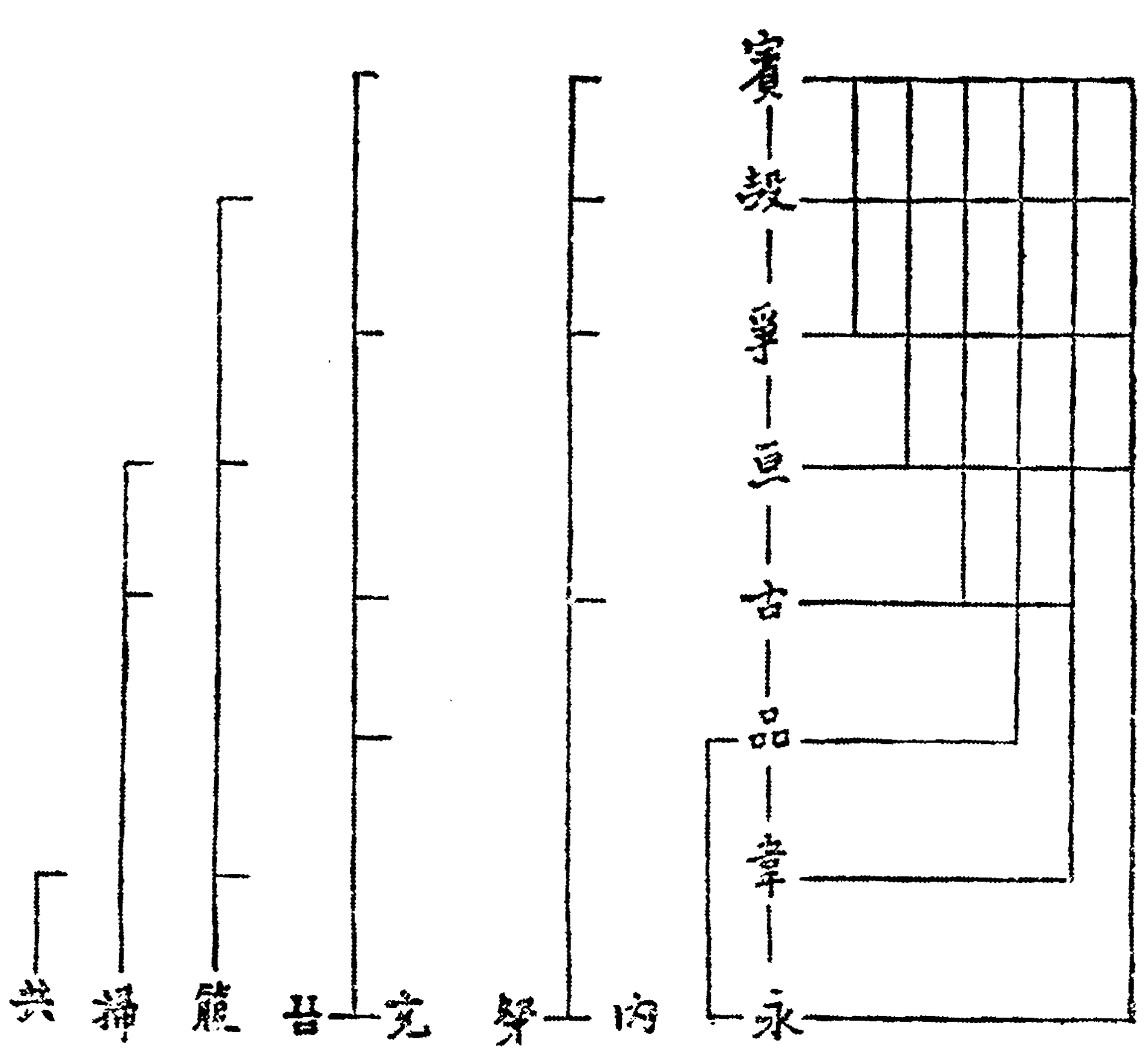
第五期　黃派儲立

以上共73人，何、口、旅重複，實得70人，其中有二個並非卜人。凡他所定的與我們相合者，抄在每期的首行，次行而標出王朝者是我們所改訂的。請參閱附錄中表四卜人斷代總表。至關於董氏的斷代標準，可看他的斷代例、殷曆譜（上編卷一第一章）和乙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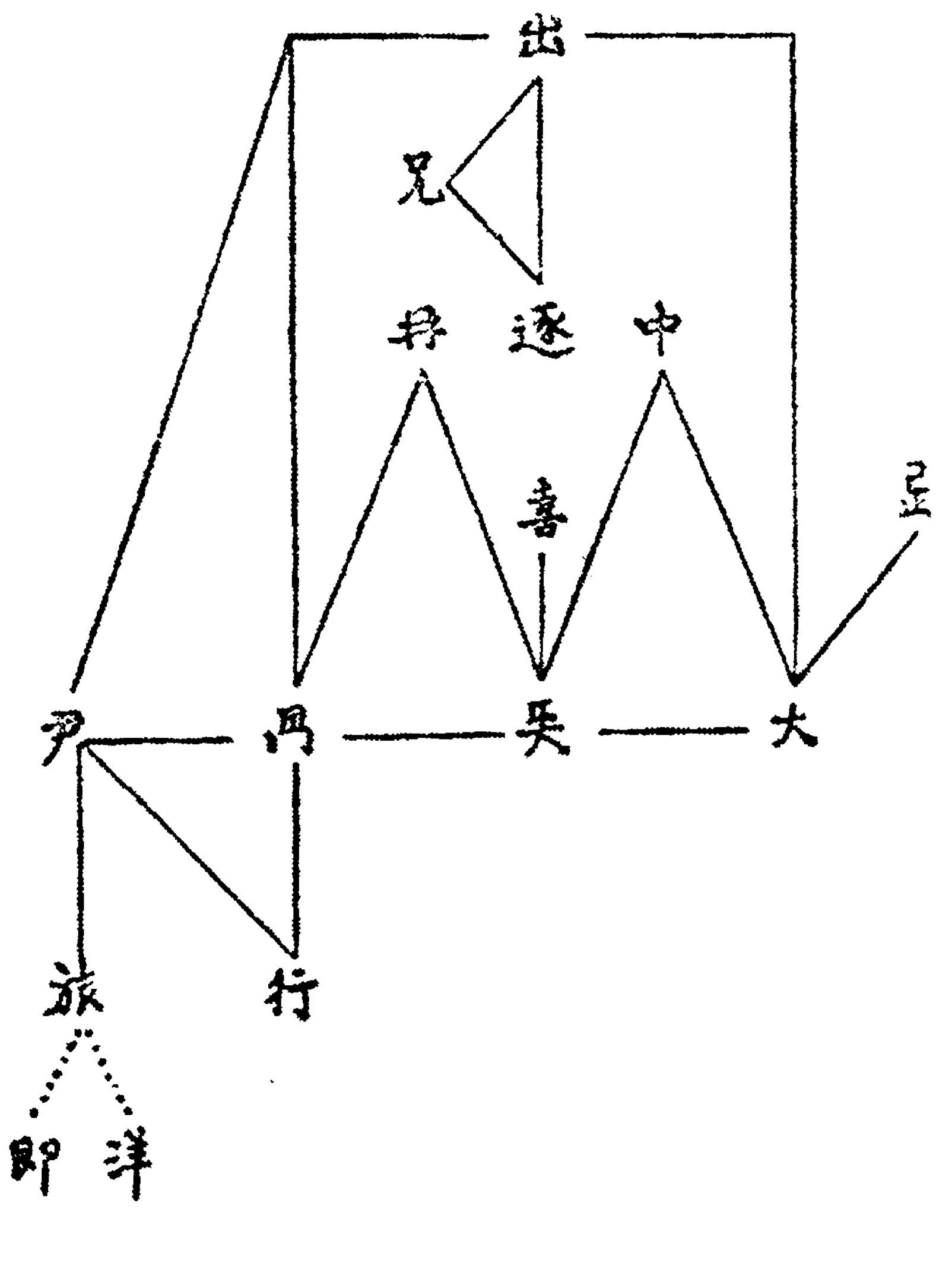
凡卜辭的前辭作"甲子卜某貞"時，我們很容易的決定某是卜人；凡前辭作"甲子卜某"時，"某"可能是卜人，可能是命辭的開端。以丞爲例，佚502𠂤卜、續3.43.2、河665由卜、佚790王卜都是到丞，乙44,55,187,321,345都提到，但他或是人名或是族名國名，並不是卜人。如此之例還有不少，爲慎重計，我們把有些似乎"卜人"的都删去不錄。但我們定爲"卜人"的䇂、㚔、萬、𡧊因片數稀少，是否真正爲卜人，尚待考定。

董作賓在乙編序中，將他所謂第四期貞人自扶以下17名定爲文武丁貞人。這是他和我們最大的差異。胡厚宣在京津序要中，對此期卜辭猶豫不決，但暫時把他們放在武丁以前。我們最近才看到貝塚茂樹的甲骨文斷代研究法的再檢討，知道他也懷疑董氏的新說。他把我們稱爲子組𠂤組的卜辭也定在武丁時代。由于此兩組卜辭與賓組卜辭書體的不同，他在結論中認爲兩種貞卜機關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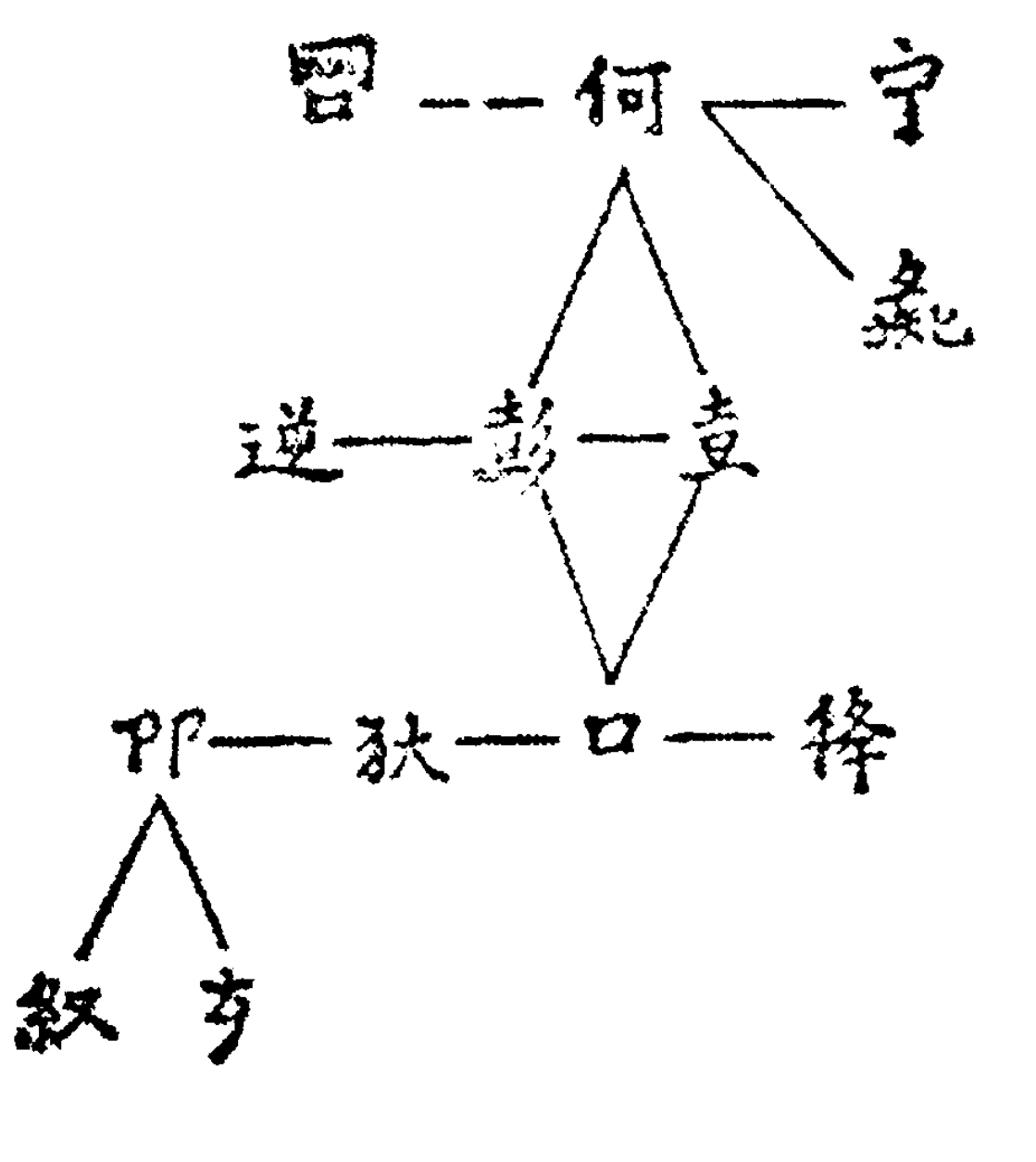
表一　賓組卜人系聯表



表二　出組卜人系聯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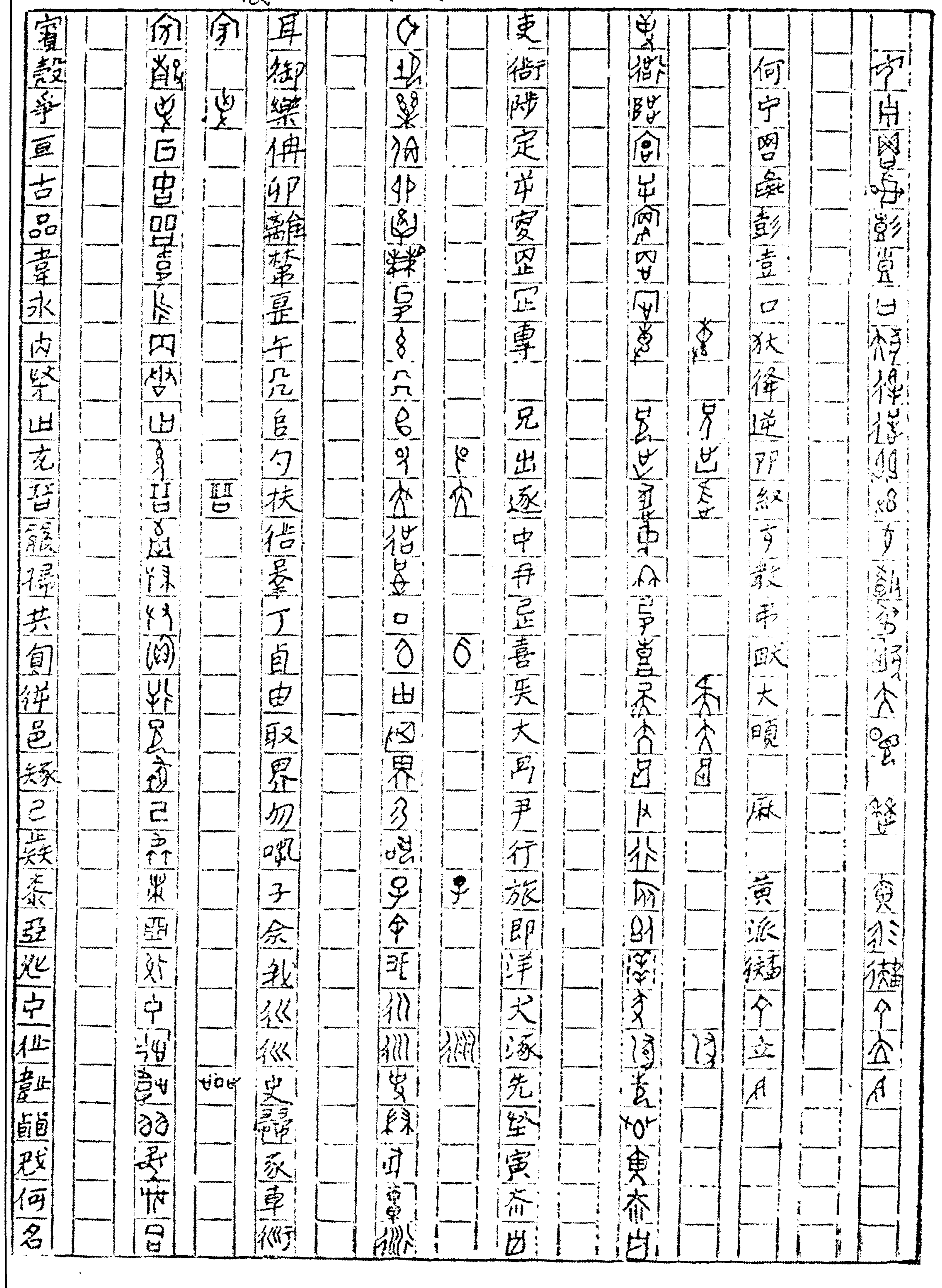
表三　何組卜人系聯表



表四　卜人斷代總表

武　丁	賓組	賓 殼 爭 亘 古 品 韋 永 內 㚔 山 充 𠷎 箙 掃 共
	附屬	旬 徉 邑 婡 己 蔟 泰 亞 化 宁 征 䞈 餔 戣 何 名 耳 御 樂 倗 卯 離 𩏂 𡌬
	午組	午 𠘧
武丁晚期	自組	自 勹 扶
	附屬	徣 𡉚 丁 卣 由 取 界 勿 嘦
	子組	子 余 我 㣎 𢓜 史 歸
	附屬	豖 車 衕
	不附屬	吏 衛 陟 定 𢆉 宆 𦣞 疋 事
祖　庚	出組兄群	兄 出 逐
	出組大群	中 弃 昰
祖　甲	出組大群	喜 矢 大
	出組尹群	冎 尹 行 旅
	附屬	即 洋 犬 涿
	不屬組	先 坙 寅 夼 凶
廩　辛	何組	何 宁 𣪊 彘 彭 壴 口 狄 徲 逆 卬 絴 𠂈
	不屬組	教 弔 吠 大 暊
武　乙		歷
帝乙帝辛		黃 派 㣎 个 立 𠃬

表五　卜人隸定原形對照表



第六章　年　代

第一節　西周積年

商殷的年代問題，至少有以下四事：

（１）成湯伐桀到般庚遷殷的年數——商積年；

（２）般庚遷殷到帝辛（紂）亡的年數——殷積年；

（３）成湯伐桀到帝辛（紂）亡的總年數——商殷積年；

（４）各王的在位年數。

倘使我們有了(4)各王年數，那麼(1)—(3)的積年自然可得。可惜史料無存。(3)的總年數應是(1)(2)相加而得，但可信賴的記載只有(2)，因此(1)(3)兩數是我們要探求的。(1)(3)兩節共包含了三點：即夏代的終點和商代的起點，遷殷之年，殷代的終點和周代的起點。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索連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西周的元年是有問題的，我們在西周年代考一書中已有所論述。

太康二年（紀元 281 年）汲郡古冢所出魏國史記紀年十三篇，成于魏襄王二十一、二年間（紀元前 297—296 年），乃司馬遷以後新出的最重要的史料。裴駰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 257 年爲西周的積年，是否可據，可以下列各事加以考定。

（甲）左傳定三“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武王至顯王爲 30 世。周自顯王三十五年至四十六年（紀元前 334—323 年），六國次第相王，有亡國之兆，作左傳者當在此時。今假定周顯王四十四年前後（紀元前 325 年）爲左傳作成時代，下距赧王末年尚 70 年，由此假定左傳作者心中以爲西周初至左傳著作當時爲 700 年，則

東周積年	515	西周初至顯王 44	700
顯王 44 至赧王末	—70	東周初至顯王 44	—445
周平王至顯王 44	445 年	西周積年	255 年

（乙）孟子公孫丑篇下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又盡心篇下云“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公孫丑篇下倒數第二章記去齊之事，而盡心篇下爲全書的末了，是前者“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說明，所以兩處應同屬於一時。孟子生卒約當紀元前 390—305 年，去齊約在紀元前 312 年；孔子生卒約當紀元前 551—479 年（參先秦諸子系年）。此兩段孟子應有以下的說明：(1) 所謂“有餘”至少當有 50 年，否則五百有餘加一百有餘不能成爲七百有餘歲；(2)孟子去齊在紀元前 312 年，即孟子晚年，上距孔子生年 250 年，距孔子卒年 168 年，所以他所說的“孔子而來”當指孔子的卒年，至少指其晚年；(3)文王與孔子之間相距約爲 500 有餘（＋50）年，是從文王之卒到孔子之卒計算的。據此推算如下：

文王卒至孔子卒	550	文王卒至孟子去齊	700 至 750
東周初至孔子卒	—292	東周初至孟子去齊	—459　—459
（子）周初至幽王末	258 年	（丑）周初至幽王末	241 至 291 年

（丙）西周時代諸侯在位年數，只有魯世家所記最詳。魯國伯禽無年數，自考公至孝公三十六年（當幽王十一年）共 227 年。假定伯禽在位 30 年，則伯禽元年至幽王十一年爲 30＋227＝257 年。

以上由左傳、孟子和魯世家推算西周年數均在240—290年之間，而(甲)(丙)(乙子)三種則介於 250—260 年之間，和紀年 257 年尤爲接近。

根據上述的理由，西周總年數應爲 257 年，平王東遷當紀元前 770 年，則西周元年當是 770＋257＝1027 年（紀元前）。以此爲基點，可以上推殷的積年。

第二節　般庚遷殷至殷亡積年

般庚遷殷至紂亡的總年數，亦僅見存於紀年。張守節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此段紀年的數字，因史紀注本有版本之異，頗有出入：

（１）作 273 年　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 49:14；黃奭逸書考竹書紀年，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眞當本此。

（２）作 275 年　武昌書局翻刻明震澤王廷喆刊本；同治金陵書局校刊本；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本。金陵本正義多據王廷喆本，會注本正義多據日僧桃源桃源史記鈔，較通行本多出一千二、三百條。

（３）作 773 年　乾隆殿本史記，誤二爲七，南宋黃善夫刊本（即百衲本）已如此。

商殷總年當不會超過 700 年，故 773 必是誤字。（1）（2）兩本相差兩年，今暫取（1）本，因如此般庚遷殷適爲紀元前 1300 年，取其整數易記。

般庚到帝辛，共 8 世 12 王，世次和各王及位的事實，卜辭已有明證，和殷本紀所記並相一致。但各王在位年數，諸書所記很不完備。尚書無逸說高宗（指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魯世家引作五十五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稱贊他們的勤勞，並說“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這不過說祖甲以後諸王遊逸，故有享國不久者，不能因此就說祖甲以後諸王年數都在 10 年之內；由以下所舉的材料，可知祖甲以後仍然有在位 20 年以上的，但也有 10 年以內的。

遷殷以後，諸王年數之見於記載者，有以下各事：

	無逸	紀年	卜辭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史記”
般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59			
祖庚				7
祖甲	33			
廪辛				
康丁				
武乙		35＋		
文丁		11＋		3
帝乙		2＋	20＋	
帝辛		6＋	20＋	

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史記”，與太史公書不是一書，它的來源甚不明白，有一部分則是錄自紀年的（參燕京學報 34：182－185）。它引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同於孟子萬章篇上，太平御覽卷八十九引“史記”共伯和篡位事則同於紀年。但它以爲文丁在位三年，則與紀年不合，文丁或是康丁。

紀年所記晚殷四王之事，只能視作各王在位最低的年數。武乙、文丁、帝乙三王之事，見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和後漢書西羌傳注所引。

帝乙、帝辛的卜辭字體都是細小的，常有武祖乙、文武丁等的稱謂，而其文例一致，所以一望可辨。但兩期卜辭之分別，則較爲不易。從其記年的卜辭中可以顯然的分別

爲兩組，茲舉二祀廿祀之例如下：

（1）乙辛周祭卜辭有下例兩條：

才十月又二…隹王二祀　前 3.28.1

才四月，隹王二祀　前 3.27.7

此同記“二祀”，同在“彡季”，而一在 12 月，一在 4 月。我們知道“祀季”最長不過四個月，決不能從此年的四月到十二月都是彡祭，因此兩個“二祀”應分屬二王，即帝乙、帝辛各占其一。

（2）乙辛周祭卜辭有以下兩條，和金文比較如下：

[癸]亥…卜貞酌彡日自上甲…才三月隹王廿祀　續 2.1.3，哲庵 66

癸丑…才六月甲寅酌羽上甲，王廿祀　前 3.28.5

戊辰…才十月一隹王廿祀劦日遘于妣戊武乙奭　肆毁（三代 6.52.2）

此同記“廿祀”，一在三月癸亥卜次日甲子彡祭上甲，一在六月癸丑卜次日甲寅羽祭上甲，一在十一月戊辰劦祭武乙之配妣戊。依周祭祀譜，兩條卜辭勉强可用屬於一祀，但非在帝乙之世不可。金文的廿祀，若要排在與上兩條卜辭同王的廿祀，則輪到劦祭妣戊要在廿一祀，故知不屬於一王。

據上所述，則帝乙、帝辛兩王，很可能皆在 20 祀以上。如此可知無逸所說祖甲後各王享年甚短，乃是過甚其辭。大約祖庚、廪辛、康丁是比較短的，文丁也不會很長。茲根據 273 年之數試分配各王年數如下：

般庚、小辛、小乙		約共 60±
武丁	59（無逸）	
祖庚		約短
祖甲	33（無逸）	
廪辛，康丁		約短
武乙	35＋（紀年）	
文丁	11＋（紀年）	
帝乙，帝辛	2×20＋（卜辭金文）	

總合各數字爲 178＋60＝238 年，尚餘 35 年應分配於未估計的諸王和據紀年及卜辭金文所估定的最低年數的諸王。這種分配，並無確定性，不過表示 273 年爲遷殷後的積年是可能的而已。

第三節　商積年

我們既決定 273 年爲殷的積年，則 1027＋273＝1300 年，乃般庚遷殷之年。自湯至般庚遷殷的年數（即商積年），史無記載，但戰國及其後有商殷的總年。可分別爲兩組：

（1）約爲 500 年

竹書紀年　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殷本紀集解引

易緯稽覽圖　殷四百九十六年

（2）約爲 550 年至 600 年

孟子盡心篇下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左傳宣三　鼎遷於商，載祀六百

譙周古史考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　殷本紀集解引

孟子之說當如以前所說，從湯以後至文王之卒約爲 550 年左右，所以孟子心目中湯至殷亡約在 550 年以上。以上兩說似以後說爲勝，因遷殷後 8 世 12 王共占 273 年之久，遷殷以前至湯 9 世 19 王，所占年數似乎不應少於前者。若采 600 年之說，則湯至般庚有 327 年，較爲合理。327＋273＋1027＝1627 年（紀元前），可推爲成湯之元年。但左傳載祀六百只是舉一成數，可能少於 600，所以我們姑定紀元前 1620 爲商代的開始。

般庚遷殷以前的各王年數，各書偶有記載：

外丙	2	孟子萬章篇上，太平御覽八三引“史記”
仲壬	4	同上
大甲	12	竹書紀年
大庚	25	太平御覽八三引“史記”
小甲	17	同上
中宗（祖乙）	75	無逸

第四節　關於漢世的“殷曆”

漢世所傳“殷曆”，是所謂古六曆之一。劉宋祖冲之曆議說“古術之作者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又說“古曆法，並同四分”（宋書曆志）。此殷曆當紀元前一、二世紀時，不但爲通行的曆法，並且直至劉歆作世經時還是與三統對抗最有力的。

關於“殷曆”的記述，僅見於世經所引述和哀平之際的緯書之中，皆不晚於紀元前一世紀，可以信爲當時殷曆的記述。世經和易緯所引的殷曆，若承認其屬於同一系統者，

則可得到下列的結果：

		紀元前 1580				伐桀
	五五〇年	1579	四九六年	五五二年		成湯元年，用事二年
一五二一年		1567			四五六年	太甲元年，天紀甲寅元
		1112				終六蔀首 456 年
		1111				戊午蔀第一年，當三統曆周公五年
		1084				乾鑿度文王受命之前一年
		1083	五六年			戊午蔀二十九年，乾鑿度文王受命
						殷曆文王在位及武王伐紂以前
		1030				周語歲在鶉火之年
		1028				紀年的殷亡之年
		47				漢初元元年

漢代緯書關於周年有以下的記錄：

（1）易緯乾鑿度（古經解彙函）

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

（2）尚書緯運期授（大雅文王正義引）

河圖云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

（3）尚書中侯雒師謀（大雅文王正義引）

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

關於（3），魯公末年指魯惠公末年，春秋前一年，即紀元前 723 年戊午。故文王受命在 723＋365＝1088 年（紀元前）。關於（2），此八百二十歲乃當時緯書作者對於周代總年數的擬定，周亡於紀元前 256 年，則 256＋820＝1076 年（紀元前）；新城新藏推武王伐紂在紀元前 1066 年，而受命在此前十一年即 1076 年，與此相同。

關於（3），此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依殷曆甲寅元推之爲紀元前 1088 年（新城新藏推爲 1087 年），用殷曆蔀法推之爲紀元前 1083 年（殷曆譜上編卷四：3）。今用後說，因 1579 年成湯元年至 1084 年共 496 年，所指是湯元年至文王受命之年。“文王受命”應解釋爲文王“稱王”，而不是受天命伐商，故云“布王號於天下”。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受命與易緯之“西伯受命”同指昌即王位。如此可知竹書紀年和易緯稽覽圖的商殷 496 年是算到文王稱王以前，不是算到紂亡。如此

殷的積年應是496年加文王在位及武王伐紂以前。

文王在王位大約爲50年，見孟子公孫丑篇上、無逸、禮記文王世子、周本紀、呂氏春秋制樂篇。武王死於克殷後的年數有兩說：（1）尚書金縢、周本紀和封禪書說克殷後二年而崩；（2）逸周書明堂位說“既克紂六年武王崩”。六年之說似混合克殷前後而言，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以上所述，可得以下兩個結論：（1）文王在位50年；（2）武王在位（包括克殷前後）約爲6年。

如上所述，據“殷曆”文王受命爲王在紀元前1083年，50年而卒，又4年（當紀元前1030年爲武王四年）克殷。是年，據紀元前四世紀的歲星紀年法上推適爲“歲在鶉火”之年，與周語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之說相符合。再下2年爲紀元前1028年，是由紀年推得的克殷之年。

因此我們可以決定，紀元前一世紀殷曆家的商年是：（1）496年再加上文、武之年，（2）文王在位50年；（3）武王克殷前約爲4年。如此殷曆家心目中湯至紂亡應爲

（1）496＋50＋4＝550年，或

（2）496＋50＋6＝552年

此二數介於左傳所記“載祀六百”和孟子“五百有餘歲”之間。我們以上計算孟子“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是從文王卒後算到孔子卒後，“有餘歲”約爲50年上下，則孟子“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亦當指湯以後至文王卒後應有550年左右，和殷曆的推算相近。

以上說明了殷曆的商年，據世經所述殷曆湯元年至乾鑿度所述殷曆文王受命爲王，共496年。這種算法，是從文王元年起算作周年，故“殷曆”的周年（包括文王）當是828年，即從紀元前1083年至256年。殷曆和易緯稽覽圖同以496年爲商年，和竹書紀年496年同數。然則紀年的496年也應指湯元年至文王元年以前。大約在戰國時代，有些人把周代提到文王元年爲開始之年。

第五節　關於夏年

夏的年數比較簡單，各書所記如下：

竹書紀年　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此據夏本紀集解所引，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多“自禹至桀十七世”，路史後紀十三注作“汲紀年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

易緯稽覽圖　禹四百三十一年

帝王世紀　自禹至桀並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初學記九引

以上大致分爲兩種，即（1）431或432；（2）471或472。孟子盡心篇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去了堯舜，夏世亦當在500年左右。我們可姑定夏元爲紀元前2100年。

紀年所記，夏471年商496年，商長於夏，而晉書束晳傳却說紀年的“夏年多殷”。

紀年與易緯相差40年，紀年包括窮寒，易緯未說，因此有調和此兩說者，如通鑑外紀以羿8年浞32年以足40之數，此亦非不可能。若如此說，則易緯與紀年的夏、商二代年數事實上是相同的。但易緯“周八百六十七年”同於世經，世經說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亦與易緯同，

世經以紀元前1751年爲伐桀之年，加夏432年爲紀元前2182年，是夏的開始。這個數字和我們所估計紀元前2100年爲夏的開始，相差不多。

第六節　結語

以上所論，可以總結如下。

根據竹書紀年，商殷和西周總年如下：

商總年	496年		自湯起
殷總年	273年	紀元前1300—1028年	盤庚遷殷至紂亡
西周總年	257年	紀元前1027—771年	武王克殷至幽王末年

根據殷曆，商的年數如下：

商總年	496年	紀元前1579—1084年	至文王元年前
	550年	紀元前1579—1030年	至紂亡
	552年	紀元前1579—1028年	至紂亡

我們若采取殷曆之說，紀年的496年也是自湯元至文王受命前一年，則湯元在紀元前1579年，伐桀在紀元前1580年。參考孟子和左傳商五六百年之說，重訂其約數如下：

夏	2100—1600年	約500年
商	1600—1028年	約550年
殷	1300—1028年	273年（或275年）
西周	1027—771年	257年

關於盤庚遷殷以後的273年，則可以推測如下：

盤庚、小辛、小乙	1300—1239	60±	
武丁	1238—1180	59	據無逸
祖庚	1179—1173	7±	據“史記”
祖甲	1172—1140	33	據無逸
廩辛、康丁	1139—1130	10±	
武乙	1129—1095	35＋	據紀年
文丁	1094—1084	11＋	據紀年
帝乙	1084—1080—1060—1050	20＋	據卜辭
帝辛	1060—1050—1027	20＋	據卜辭

以上的安排，只是一種試探，看看273年是否能容納下12個王朝及史籍上或卜辭上所指示的各王年數。我們將武丁排在紀元前1180年以前59年中，是根據了武丁卜辭的三次月食。卜辭壬申、甲午、庚申三個月食，據Dubs所作紀元前十一至十四世紀安陽及中國所見月食表（哈佛亞細亞學報十卷二號，1947年）可以推定在紀元前1183，1218，1229諸年，所以武丁不能晚於1180年。如此給了遷殷後的盤庚與小辛、小乙以60年上下的年數。我們將文丁的最晚排在紀元前1084年，是因爲根據殷曆1033年文王繼其父王季爲西伯。晉書束晳傳和史通疑古篇皆引紀年云“文丁殺季歷”，北堂書鈔卷四十一引作“文丁殺周王”。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紀年云“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凡此皆稱季歷當武乙的季世，而文丁殺季歷在時代上是相當的。我們若信從1083年爲文王元年，而假定1084年爲文丁之末年，爲文丁殺季歷之年，爲帝乙即位之前一年，便符合了紀年29王496年之說。因爲從殷曆湯元（1579年）到1084年爲496年，自湯至於文丁共29王。如此，則帝乙、帝辛相當於文王在位的50年和武王克殷前在位之年，據卜辭金文乙辛各在位20年以上，亦頗相適合。

這樣的安排，則武丁需在1180年以前，帝乙、帝辛需在1083年以後，武丁和帝乙之間，又必須排出祖甲33年武乙35＋年，所剩下的祖庚、廩辛、康丁和文丁各王就不容許超過10年。紀年記文丁十一年事，恐他只有11年。關於祖庚年數，我們采取“史記”的7年說，廩辛、康丁相加應不足10年。如此適應了無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之說。“史記”所說文丁在位3年，與紀年不合，當係康丁之誤，因據上所排，康丁只能有幾年。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紀“帝乙即位三十七年”，“紂即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敗績”。帝王世紀只有此二王有年數，可能本諸紀年佚文。但所述帝乙37年應是武乙之誤，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作“帝武乙”，殷本紀則說武乙徙河北。由“帝武乙”誤爲“帝乙”。至於紂32年之說，似乎很有可能。孟子公孫丑篇上說“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又有賢人“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則紂之享國不應該很短。

據我們所排定，武丁、祖甲、武乙都在30年以上，帝乙、帝辛都在20年以上。出土甲骨刻辭，屬於武丁的最多，其次爲祖甲、乙辛，和武乙的。康丁卜辭少於廩辛的，二者爲數也不多。可以定爲文丁卜辭的也少。祖庚卜辭和武丁卜辭沒有顯著的分別，似乎祖庚很短。廩辛卜辭接近於祖甲卜辭的晚期，康丁卜辭和武乙卜辭也相近。看來廩辛長於康丁。武乙卜辭和乙辛卜辭之不同，大於乙辛之間的差異，可見武乙很長。乙辛卜辭比較一致，它的時代與武丁一世相約，而武丁卜辭也難從字體上看出早晚。凡此從卜辭上觀察，似乎上所排定的相當的年數，大致上是相差不遠的。1)

---

1)　關於殷及相關的年代問題，請參考作者的：

（1）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2）西周年代考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重訂本

（3）六國紀年　學習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4）中國歷史紀年表　萬國鼎原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　一九五六年商務改訂本

第七章　曆法天象

第一節　殷代曆法

曆法是根據天象以一定的單位對於長的時間間隔的計算。古人對於天體的運行，最初只觀察白晝黑夜，月盈月虧和寒暑往返等之現象，漸漸有了日、月和年的種種觀念。天時觀念的發達，是與農業的發展相關連的，因爲農業需要尋求天時周期的規律，以便及時地播種和收穫。十六世紀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始創爲行星繞日之說，於是日、月、年的意義才能更清楚的說明。所謂一日即地球自轉一周，一月即月亮繞地球一周，一年即地球繞太陽一周。我們皆以日爲單位，則月亮繞地一周需時 29 天半多一點（所謂朔策），爲一朔望月；地繞太陽一周需時 $365^{1}/_{4}$ 天少一點（所謂歲實），爲一回歸年。古今曆法的演變，簡單的說，即是歲實與朔策的逐漸的精確化，由整數而至用二位小數，而至用二位以上的更精密的小數。

世界的曆法，可大別爲三種基本形式。一爲太陰曆，如回曆，一年爲十二個太陰月，每月 29 或 30 天，故一年之長爲 354—355 日。一爲太陽曆，如埃及曆，一年之長爲 365—366 日。三爲陰陽曆，如猶太曆，一年爲十二個月或十三個月，一年之長於平年爲 353—355 日，於閏月之年爲 383—385 日。古代希臘人，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十日爲一旬，一月有上中下三旬，和我國月、旬之分很相似。

我國的曆法到先漢的所謂"六曆"，已成爲四分法。六曆之顓頊曆，測定於紀元前 370年左右（曆法通志·60），紀元前 246 年始由呂不韋推行於秦國。據淮南子天文篇而知顓頊曆的主要原則有二：一是一年爲 $365^{1}/_{4}$ 日，四年而多一日；二是十九年而七閏月，故十九年而成 235 整月。如此

一歲＝365.25 日

一月$=29\frac{499}{940}$日$=29.530\,851\,63$日

一紀$=4\times19=76$歲$=940$月$=27759$日

十九年七閏＝235 月

歲餘$=365\frac{1}{4}-12\times29\frac{499}{940}=10\frac{827}{940}$日

十九歲之歲餘$=19\times10\frac{827}{940}=206\frac{673}{940}$日，約爲七個閏月一紀七十六歲，則日月皆成整數。今將此歲實與朔策與今測相較如下：

顓頊曆　年＝365.250 000 00 日　月＝29.530 851 日

今　測　年＝365.242 198 79 日　月＝29.530 588 日

由此可知：（1）中國古曆是一種陰陽曆，（2）先漢曆法所推算的歲實朔策已經相當的接近於今測，計歲實大於今測約$\frac{19}{10000}$，朔策大於今測約$\frac{5}{10000}$，由此可以推斷，此種曆法必經過一甚長的發展過程，而殷代曆法遠在此種曆法之先。這種說法，必須首先肯定新城新藏在東洋天文學史研究所論定的古代四分曆法乃中土自發的曆法，在戰國時期並未受域外傳入的影響。

新城氏在其東洋天文學史大綱上曾概略地敘述中國古代曆法所經歷的階段。約言之如下：

（1）紀元前 2000 年前　　純太陰曆時代
（2）紀元前 2000 年至 600 年　案辰而觀象授時之時代
（3）紀元前 600 年至 360 年　制定曆法前之準備時代
（4）紀元前 360 年至 104 年　制定曆法之時代
（5）紀元前 104 年以後　　曆法已行之時代

他以爲上古有純太陰曆一點，並無實證，可以不論。至於以紀元前 600 年以前爲觀象授時之時代，他後來由金文的研究而加以修訂，說"殷代中葉迄春秋初葉之間爲融和太陰曆與太陽曆二者之特徵，以平年爲十二個月，閏年爲十三個月"（新城：190）。除此以外，今日新得的知識，尚有可以更正其說者，略述其大概如下：

（1）殷武丁　　陰陽曆，年終十三月置閏
（2）殷祖甲至乙辛　　年中置閏
（3）西周初　　年終置閏
（4）春秋文宣以後　　年中置閏
（5）紀元前 360—370 年　顓頊曆、殷曆曆元之測定
　　四分法古曆之完成
（6）紀元前 104 年　　太初曆之制定與頒行

陰陽曆的一年，或爲十二個月，或爲十三個月。我們爲分別起見，稱之爲"平年""閏年"。武丁卜辭中，平年閏年都出現過，其例如下：

（1）辛丑卜衎，酌彝辛亥十二月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酌黍彝，十二月卜　甲 3049＋3089

（2）帝其及今十三月令轎

帝其于生一月令轎　乙 3282

由第（1）例則知十二月以後接着次年的一月。辛丑、辛亥、辛酉各距一旬，辛丑、辛亥在十二月，辛酉在一月；十二月年終當在壬子至庚申九天內。由第（2）例則知十三月接着次年的一月，所謂"生一月"者是在此年的十三月卜明年的一月。平年沒有閏月，閏年有閏月，成爲十三個月，即將一年之最末一月稱爲"十三月"。

一個月的日數或爲三十日，或爲二十九日，稱之爲"大月""小月"。武丁卜辭有大小月，其例見於甲 2122。這是個大致完整的龜腹甲，共記錄九個月分的卜旬之辭，其附于支月名的，如下：

十　月			癸酉
十一月	（癸未）	癸巳	癸卯
十二月	癸丑	（癸亥）	癸酉
十三月	（癸未）	癸巳	［癸卯］
（一月）	［癸卯］	（癸丑）	（癸亥）
二月	癸酉	癸未	（癸巳）
三月	（癸卯）	（癸丑）	（癸亥）
四月	癸酉	（癸未）	癸巳
五月	癸卯	癸丑	癸亥

括弧是原辭所無，按順序加上去的。十二月的第三旬是癸酉，二月的第一旬是癸酉，那末十三月和一月所占的應是自甲戌至壬申 59 日。因此十三月和一月這兩個月，必須是 30 日和 29 日的分配（安報 3：504）。另外的例證，可參看殷曆譜上編卷一：9；朔譜三。

至於一年之中，大月和小月如何分配，因缺乏整齊的材料，無從知道。但兩個大月相接的所謂"頻大月"，是可能有的。後編下 1.5 有一張曆日表，乃殷代中期習刻者抄錄農曆而作，缺刻橫畫。這張表整齊的抄了兩個月的干支日，即

月一正曰食麥　甲子至癸巳

二月父稑　甲午至［癸］亥

如此表所示，則正月二月都是 30 日，甲子甲午是初一朔日。但我們不能據此就說殷代初一都是甲日，反證如下：

庚午卜旅貞今夕亡禍，才十月一

辛未卜旅貞今夕亡禍，才十月二　河 55

辛丑卜旅貞今夕亡禍，才十月

壬寅卜旅貞今夕亡禍，才十月一　河 42

［甲］申卜行貞今夕亡禍，三月

乙酉卜行貞今夕亡禍，四月　續 4.40.11

這都是祖甲卜辭，此月晦日與下月朔日相銜接，可證辛未、壬寅、乙酉都是朔日。這就是農曆與祀周不同處之一，後者必以甲日爲一旬的開端，而前者不必以甲日爲一月的開端。由於辛未、壬寅、乙酉之爲朔日，而不始於甲，可證殷代月有大小。

平年與閏年的大小月的分配，既無從知道，今假設其大致爲大小月相間而設，則平年當爲 353—354 日，閏年當爲 383—385 日，如猶太曆。此兩數，或小或大於太陽年之 365—366 日。殷曆譜（上編卷一：10；日至譜二）以爲殷人知一年之長爲 365.25 日，所舉乙 15 一片，其辭如下：

坙五百［日］

四旬［㞢］

七日至［于］

丁亥从［　］

才六月

此武丁卜辭，每行之末因片殘有缺文，據佚 123，801 文例補入。該譜既誤以此片爲文武丁辭，又誤讀"至"爲日至，更引伸"由冬至至冬至更至夏至其日數爲 548 日，即本片五百四旬七日加入開始之一日"。因此武斷的說 548 日是一年半，而一年是 365.25 日。戰國時代的堯典有"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語，於一年日數仍取整數，未能精計四分之一，而說殷人已知四分之一，是很不合理的。

武丁卜辭多有"十三月"的記載，祖庚、祖甲以後就不見了。置閏於十三月，就是年終置閏法。祖庚、祖甲以後則在年中置閏，所以不能有十三月之名，而有兩個"七月""八月"等之類，如今世的"閏七月""閏八月"等之類。但年中置閏始於何代，尚未能確定。如珠 199 是武丁卜旬之辭，辭云（括弧是我們順序補入的，下同）。

癸亥　二月

癸酉　三月

（癸未）

（癸巳）

癸卯　五月

癸亥　五月

可知癸酉是三月第一旬,若依干支相接之序,則癸卯不當是五月,可知三月五月之間應再加六旬如下:

癸亥　二月

癸酉　三月　（癸未）（三月）　（癸巳）（三月）

癸卯　（閏月）　（癸丑）（閏月）　癸亥　（閏月）

癸酉　（四月）　癸未　（四月）　癸巳　（四月）

癸卯　五月　（癸丑）（五月）　癸亥　五月

殷曆譜(閏譜一)不采用此法,而以爲二月三月是此年,而五月屬於下年,中間十三月置閏。然如此將兩年卜旬刻於一骨而且地位相接,似屬牽强。又"十三月"除見於武丁卜辭外,見於祖庚、祖甲二朝者,依其卜人分列於下:

祖庚卜人　兄　佚 47

出　鄴初 35.1,39.2

祖甲卜人　天　戬 45.8

犬　前 3.22.6

尹　明 1513

行　河 456

即　鄴初 38.1

由此可見年終置閏法在祖甲時仍存。不過當時已有了年中置閏法,其例如下:

癸丑　六月

癸亥　六月

癸酉　（六月或閏六月）

癸未　（閏）六月

癸巳　（閏六月）

癸卯　（閏六月或七月）

癸丑　七月

此見於佚 399,是卜人大、兄、出輪流卜旬之辭。兄、出是祖庚卜人,大下延至祖甲時代。由此辭知祖庚時代已有年中置閏法,而較他晚的祖甲卜人尹、行、即卜旬辭中仍然有十

三月之名。可見年終置閏與年中置閏,至少在某個時期內是並行的。董作賓一定要確定殷代曆法的改革在祖庚七年,是不可靠的。

到晚殷乙辛時代,則有年中置閏的實例,從正人方歷程表中(參第八章第八節),可以見到。玆擇其有關者如下:

隹十祀才九月,甲午　正人方,告于天邑商

才(閏)九月,癸亥　正人方,才雇

隹十祀才十月,甲午　正人方,才噩,从東

才十月又一癸卯　正人方

才十月又一癸丑　正人方,才亳

才十月又一癸亥　正人方

才十月又二己巳　步于攸

才十月又二癸酉　正人方

才十月又二癸未　正人方

才十月又二癸巳　正人方

隹十祀彡,才十月又二甲午　才濡餗

才正月[丁]酉

己亥　步于滲

才正月庚子　才滲餗

才正月癸卯　來正人方,才攸医喜鄙

九月有甲午,十月有甲午,兩甲午之間爲 61 日,非兩個太陰月所能容,故知九、十兩月之中有閏月,當如殷曆譜閏譜五所推測,所閏爲九月。正人方歷程,去程自九月甲午至閏九月癸亥,自天邑商至雇共行 29 日;回程自"云,奠河邑"(與雇相近)至商餗(與天邑商相近)共行 30 日。由此亦可證"九月癸亥"之九月爲閏九月。十二月甲午與正月丁酉之間爲乙未丙申,則知隹王十一祀正月朔日當不出乙未、丙申、丁酉三日。由此上推,則閏九月癸亥約在月尾,九月甲午約在月尾。

西周初期金文的曆法,有十三月:

中鼎　嘯堂 1.10

趞尊　三代 11.34.3—4,11.35.1

受尊　三代 11.36.3

小臣静彝　攗古 2.3.58

可證它和殷代初期的曆法相似,而和殷代晚期的年中置閏法不同。此點或許殷代初期與西周初期同從一種年終置閏法而來,然而在發展的過程中,有緩急之異。周人保持十三月制至於西周初期,改用年中置閏當在此後。到了春秋時代,春秋經在文、宣以後已是年中置閏。西周初期一月之中分別爲"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等名稱,這在卜辭中是沒有的。

甲骨刻辭中所見到的殷代曆法,其可確知者有以下各點:(1)它是一種陰陽曆,所以有閏月。(2)閏月最初置於年終,稱十三月;後來改置年中,一年只有正月至十二月。(3)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一年之中大小月相錯,有頻大月的。(4)年有大小,平年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5)它雖然利用祀周的甲子記日,但每年每月不一定是始於甲日,朔日不一定逢甲。(6)武丁至殷末,曆法是改易的。除此數點以外,可加推測的有以下各點:(1)它既不是純粹的太陰曆,所以不能年年都是十二個月,它之有閏月乃調和太陰曆與太陽運行的周率;因此,當時當有對於回歸年的概數,但決不是365.25,可能在 360—370 之間。(2)它和以四分法爲主的先漢六曆,大致上是不矛盾的。西周初期曆法年終置閏,春秋文、宣後曆法年中置閏;自西周起曆法的改變循了殷代曆法的舊軌,殷周的曆法可能同源。(3)由於卜年和農事的記載,不固定於某一月中,而常是屬於相聯屬的三四個月,因此可以想像當時的曆法是不很精確的。

甲骨刻辭關於月日的記載雖然不少,但由於它們不聯貫,不能恢復成某一年或二年的曆譜。沒有整齊的一年兩年的曆譜,便很難擬出某個朝代的曆法的具體內容。董作賓彙集了很豐富的甲骨材料,建築在有限的殷代曆法基礎之上,他所作的殷曆譜是工程浩大的著作,但其基礎很不堅强。我們對殷曆的具體內容既頗局限,自然無法作成表譜。但這本書對於殷代曆法提供了可能利用的材料,提供了若干假設,是研究殷代曆法所不可缺少的。它的內容,實際上涉及曆法本身的並不多,大部分討論了天象(日月食),年代(殷周的年數),祀周(即他所謂祀典和祀譜)。他所作有關年代學的,大都不可靠;他所定日月食的絕對年代,因無年代學的基礎,也不可靠;他所定的絕對年代的朔日和節氣等等,和甲骨卜辭都不具有真正的聯系。反之,他對於某些有關甲骨的整理與聯屬,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統,則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節　紀時法

爾雅釋天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曰載係因今本尚書中的虞書部分用載字紀年。至於歲、祀、年的順序則是有來歷的。乙辛卜辭云:

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才八月,隹王八祀　粹 896

可證到乙辛時代爲止,歲、年與祀三者有別。卜辭的年如"受年""出年"即稔,指收穫。年字前加數字者則有以下諸例:

自今十年出五,王豐　續 1.44.5　武丁卜辭

寅至于十年　粹 1279　廩辛卜辭

保十年　佚 19

凡此之"年"皆非紀時,它們可能是紀若干個收穫季節。前 4.7.8 武丁卜辭有"年十月用"之語,其義不詳。它們的用法略同於歲,武丁卜辭云:

癸丑貞二歲其出禍　甲 2961

貞其于十歲迺出足　金 571

辛未卜自今三歲毋娍,五　甲室藏骨

歲之言穗,言劌。說文穗作釆,象手收禾之形,劌之義爲利傷爲割。在卜辭中,歲既不作紀時的年歲解,亦不作歲星解。武文卜辭云:

辛亥貞壬子又多公歲

弜又大□歲,萃　庫 1022

這是摹本,摹者於"大"下失摹一干支,當是大乙、大丁之類的人名;或以"大歲"連讀,是錯誤的。

卜辭有今歲來歲,其辭如下:

(一)今歲受年

甲 3298;乙 4567+4389,7811;佚 309;續 2.29.2,2.29.4,6.8.5;燕 493;京津 545—550　武丁卜辭

燕 126;庫 464,1339;河 547;京津 530　庚甲卜辭

甲 2511　廩辛卜辭

粹 896,907;金 377　乙辛卜辭

(二)來歲受年

乙 6881,簠歲 9　武丁卜辭

甲 1493　廩辛卜辭

鄴三 39.5　武乙卜辭

(三)今來歲

今來歲我不其受年　乙 1732+1394　武丁卜辭

今來歲我受年　乙 979,1732,4229

今來歲帝　頌齋藏骨(廣州博物館)

(四)下歲

……下歲……　中大 10　武丁卜辭

(五)今歲

今歲亾禍　庫 648　武丁卜辭

今歲又史　前 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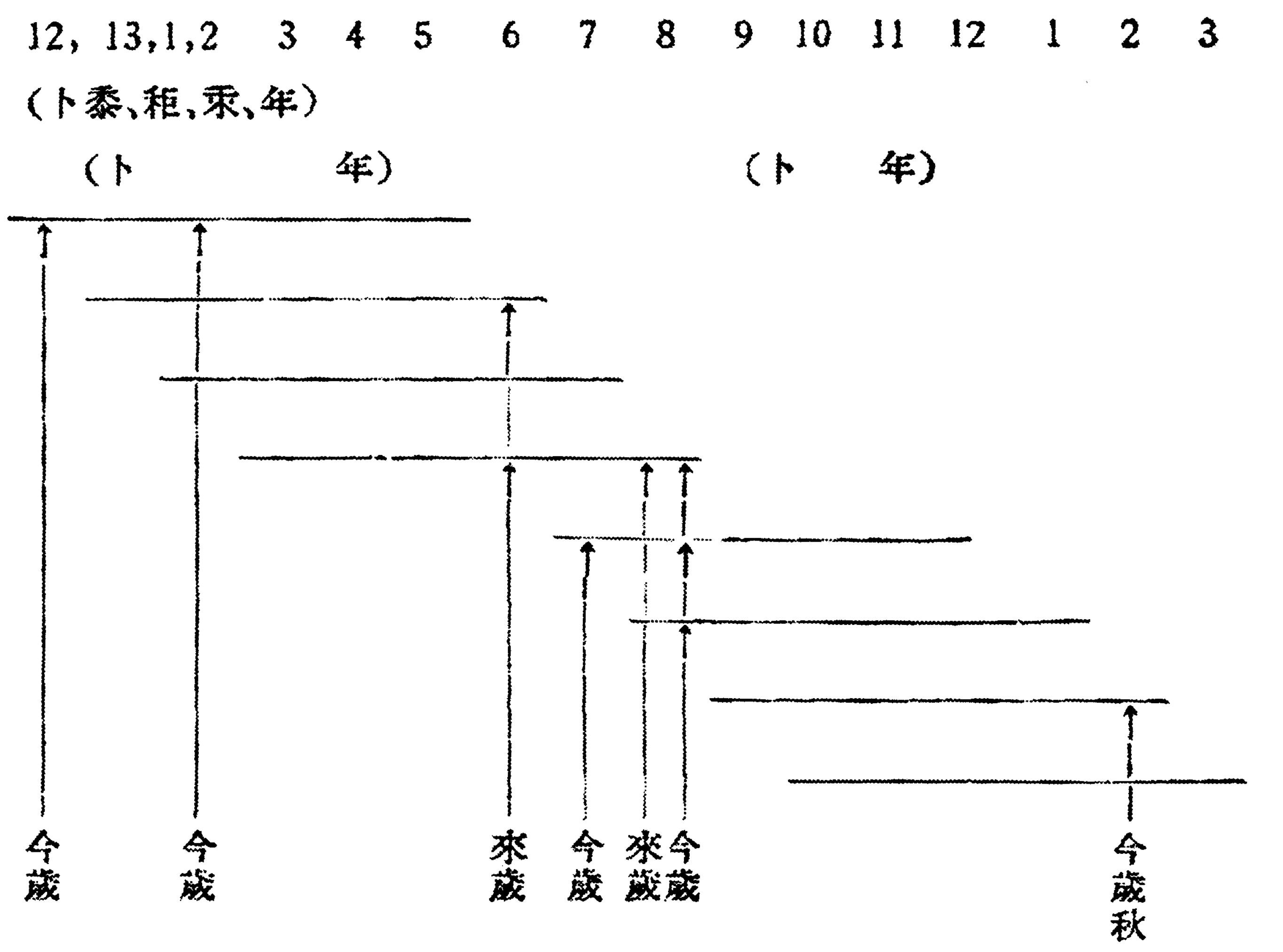
今歲秋不至茲商　河 687　祖庚卜辭

今歲亾大水　金 377　乙辛卜辭

由此可知"歲"大多數是關乎年成的。卜辭凡稱歲而記月的不多,有以下各條:

今歲	二月	京津 530,續 2.29.2,河 687
	七月	續 2.29.4
	八月	粹 896
	十月二	河 547,乙 7811
來歲	六月	鄴三 39.5
	八月	簠歲 9

我們以為殷曆的置閏常有先後,而當時的曆法是不大精確的,這年與那年的天時月分可能很有出入;因此同是記載"八月",在此年可能是"禾季"的末了,在那年可能是"麥季"的開始。此所謂"禾季""麥季"指一年的上半年(春夏季)和下半年(秋冬季)。由於卜辭的卜黍年、秬年等都在 12,1,2,3 等月,故定此為"禾季"的開始。卜辭卜年分為兩段:一段在 1,2,3,4 等月,所卜為禾類的收成;一段在 9,10,11 等月,所卜為麥類的收成,故定後者為"麥季"的開始。卜辭的卜年和卜歲都應在收穫以前,即每一"禾季"或"麥季"的前半段,即種植的時期。有此種假設,可試將一年分為兩歲:



由此表所示,則一年兩歲,可能是

12, 1, 2, 3—5, 6, 7, 8　　7, 8, 9, 10—12, 1, 2, 3

因此只有 4,5,6 是只屬於禾季的;9,10,11 是只屬於麥季的。此種假定與卜辭所記收穫者相應:5 月之穫是穫禾;12,3 月之穫與 1 月之食麥是穫麥、食麥。若此說不誤,則卜辭的"今來歲""二歲"是一年,"自今三歲"是二年,"十歲"是五年。

後世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起於春秋以後。此以前恐怕只有兩季,即上述的兩歲。卜辭"下歲"可能即指下半年的一季。這兩歲在卜辭中稱為"春""秋":

今春正勿黍一今春王黍于南　續 1.53.3,5.9.3

今春王往田,若　甲 1134+1168

來春不其受年　粹 881

今秋其㞢降隹㪔　林 2.26.13

今歲秋不至茲商,二月一秋其至　河 687　祖庚卜辭

以上除末例外都是武丁卜辭。春字作萅,于省吾以為春字(駢枝Ⅰ:1—4),或作屯旾楷䕀蘇䵒等形。以上的秋字作龝,唐蘭以為秋字(殷虛文字記:5—8),或从火。這兩個考釋是對的。康丁卜辭云:

叀今秋一于春　粹 1151

卜辭近稱的紀時之前加虛字"叀",遠稱者加虛字"于"。"叀""于"是相對的,秋春是相對的。由此可證卜辭只有春秋兩季而無冬夏。卜辭卜今春王種黍與否,則知春當在禾季。卜辭"今歲秋"而系以二月,則知二月有時亦屬於麥季,今北方所謂麥秋。卜辭記今春今秋者尚有以下各辭:

今春商不昌　庫 1708,前 6.39.3(商誤刻為貞)　武丁卜辭

今春昌　鄴 5235

今春凡受㞢又　前 7.28.4,天 62

今春邛……　鐵 227.3,拾 7.5

才春禍田夐□又年　續 3.30.4,菁 10.7

今春　佚 473,甲 29,簠人 52

于旽彡,王受又　戩 22.2　康丁卜辭

今秋我入商　下 42.3　武丁卜辭

令祀今(?)來秋　甲 3353

今秋　下 12.14,甲 3401,粹 878,珠 623,天 20

今秋叀𠂤伐羌　甲 1792　廪辛卜辭

今秋王其从　下 33.1

今秋其敦　前 2.5.3　乙辛卜辭

……秋……余受又……才十月又二　前 5.22.3

此外武丁卜辭又有作"屯"者:

王于來屯伐𢀛　鐵 4.4

于來屯乎□入　鐵 44.4

今屯受年,九月　前 4.6.6

最後稱今春而系以"九月",甚不可解。

武丁卜辭又有一紀時之字作(1)[illegible](2)[illegible](3)[illegible] (4)[illegible]四形。今釋為世、枼、䈎、昔。此字唐蘭修改葉玉森之說,以為是旾字,即春字(殷虛文字記:1—4);于省吾釋條,以為即秋字(駢枝Ⅰ:5—8)。我們以前釋載,楊樹達亦有此說。卜辭云:

今世方其大出,五月　前 1.46.4

今世方其大出,四月　上 29.10

今枼方其出　鐵 184.3,福 3,明 857,粹 1143

今䈎王从望乘伐下𠂤,受㞢又,十一月　續 3.11.5,3.8.9

今䈎王𠬸人五千正土方,受㞢又,三月　上 31.5,下 1.3

今䈎王从沚戩伐土方,受又,四月　粹 1104

今䈎王□□土方,受㞢又,十二月　粹 1105

來昔王其禘丁　續 3.36.3,燕 29,706

凡稱今世者有 3,4,5,11,12 諸月,11 月應屬麥季,所以世似非季名。武丁之世已有楚字,與農事有關,此稱"今世"諸辭則多與征伐有關。凡此"世"字似是年歲之義,字象枝葉之形,枝葉一年一凋,故一世為一年。曲禮下"去國三世",釋文引"盧(植)王(肅)云世,歲也";世之訓歲,僅此一見,未足為證。卜辭"今世""來世",究其上下文,似有"今時""來時"之義,呂氏春秋誣徒篇"世,時也"。要之,"今春""今秋"有關乎農事,"今世"或"今時"則無關。此是兩者的區別。

卜辭"歲""春""秋"與農業生產的關係,已如上述。卜辭中的月名除用數字一二三等外,亦有專名,如下 1.5 曆月表所記稱正月為"食麥"、二月為"父秝"。食麥是麥收以後,二月"父秝"字甚不清,父或用作播,或是播種的意思。武丁晚期的子組卜辭中,有兩種月名:

Ⅰ.今秉月𡉈又史　菁 11.20

今秉月(又)史　續 6.26.7

今秉又(史)　拾 7.6

今𥝢用　簠室類纂存疑 14

Ⅱ.于𥟖月又昌　前 8.6.3

𥟖月又史　前 8.5.6

[今]秉又史——于𥟖□□　前 8.10.3

Ⅰ有兩體,其第二體从采,即說文穗字的篆文,當指穫禾。Ⅱ象奉禾於示,當指昇禾之祭。此二月名,都和農事有關。東周時代的齊國銅器,亦有附月名的,如陳逆設的冰月,晏子春秋以為十一月;子禾子釜的稷月,當是祀稷之月。凡此皆與天時祭祀農事有關,和卜辭相似。

以歲為一年,當是較晚之事,它最初當是季。淮南子時則篇記春夏季三季"迎歲",秋"迎秋",然則歲與秋皆指一季。這裏的歲和卜辭的歲雖不全同,然而是近似的。至於卜辭之"歲"究應是三個月或六個月,則限於材料,未能一定。

第三節　一日內的時間分段

卜辭對於一天廿四小時以內的各個時間的階段，都有詳細的專名。茲分述之如次。

（1）（2）日，夕　日雨　甲549，粹691
夕雨　續1.6.17，粹668，乙163

日夕是對待的，日指白天，夕指夜晚。乙7126“今日其夕風”，日、夕見于一辭。

（3）中日　中日亦雨自南　乙478　武丁卜辭
中日雪　林2.16.4
中日往，不雨，吉　甲2052　廩康卜辭
莫于中日迺往，不雨　粹682
中日至昃其雨　掇一394
中日至郭兮啓　甲547
中日大啓　甲1561
中日其雨——昃其雨　明703
中日其雨　粹719

中日即日中：無逸“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魯語曰“日中考政”，易繫辭曰“日中爲市”，檀弓曰“殷人尙白，大事斂用日中”。淮南子天文篇謂之正中。卜辭說“中日至昃”“中日至郭兮”，則“中日”在日昃之前，當是中午。中日乃午前午後的分界。殷人於日中用事，與西周之朝於旦或昧爽，顯然是不同的。

（4）明，日明　丁明雈，大食日啟　庫209，續6.11.3　武丁卜辭
三月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小采日雨風，己明啟，壬申大風自北
乙163　參乙6386，6644，6672，6673
王令匽尸日明旋于京　下20.16

此可證“明”在“大食”之前。說文“旦、明也”。淮南子天文篇分“明”爲晨明、朏明、旦明三個階段。說文說“昧爽、旦明也”，“晨杲、昧爽也”，是不大正確的。昧爽當是朏明，“朏”“昧”古音同；大盂鼎“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周廟”，是昧爽在旦明之前。

（5）昏　今日辛至昏雨　寧滬1.70　廩康卜辭
郭兮至昏不雨　粹715—717
戊旦湄至昏不雨　鄴初33.3

昏字从日从氏，郭沫若所釋。昏在郭兮之後，郭兮在昃之後，則昏爲昏夜。旦、昏是相對的，旦是日出，昏是日入。淮南子天文篇分別黃昏與定昏，定昏即黑定了。卜辭的“昏”“莫”皆指天黑時的一段時間，“夕”則與“日”爲對，代表了較長的一段時間。

（6）旦　今旦王疾目　乙64　武丁卜辭
旦不雨——食不雨　粹700　廩康卜辭
旦不雨　粹702
癸于旦仍伐戋又，雉人　鄴三445
于翊日旦大雨　金381
于旦又正　甲1494
旦其敚𩁹，迺各日又正　甲404

旦字于省吾所釋（駢枝Ⅲ:4）。旦湄與昏爲對，旦與各日爲對。昏與各日皆指日落而旦爲日出大地上的象形。

（7）各日　即落日，見上。

（8）（9）朝，莫　貞羽甲寅后旦乙歲，朝酉，茲用
貞暮酉　庫1025　祖甲卜辭
朝又雨
今……昏……　佚292　廩辛卜辭
暮亾戋　續仁85　康丁卜辭

古文字朝象日月並見於草莽之中，莫象日入於草莽之中。朝莫相對，朝在天明以後，莫與昏相當。

（10）昃　昃雨自東　乙478
昃雨自北　鄴二35.12，乙60+181
昃雨　鄴二37.2，前4.9.1
于昃日其……　燕790
昃至郭不雨　掇一394

卜辭云“中日至昃”“昃至郭”，則昃在正午以後郭兮以前，日已偏斜，故曰昃，昃即日側。旣夕禮“日側”注“昳也，謂將過中之時”，無逸正義以爲未時，即午後二時。

（11）郭兮，郭，兮　中日至郭兮啓　甲547
昃至郭不雨
中日至昃其雨　掇一394
郭兮至昏不雨　粹715—717

郭兮雨——中［日雨］林1.9.9
今日乙郭启，不雨　寧滬1.8
乙启，今日兮不雨　卜通別二東大5
于兮大商（賞）　粹1293

根據最前三條廩康卜辭，可知

中日————→昏
中日→昃
　昃→郭兮
　　郭兮→昏

則中日、昃、郭兮、昏是先後爲序的。假定中日爲正午十二時，昏爲下午六時，則昃與郭兮爲下午二時與四時。

郭與兮是郭兮之省。郭兮旣在昃昏之間，應相當於初昏與夕：洪範五行傳鄭玄注（陳壽祺尙書大傳輯校本）云“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又云“初昏爲夕”。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在下午四時郭兮開始之時。下側即下昃，公羊定十五經“日下昃”注“下昃蓋餔時”；淮南子天文篇謂之大還。

（12）（13）大食、小食　甲寅大食雨自北，乙卯小食大启
丙辰中日亦雨自北　乙478　武丁卜辭
丁明雈，大食日启　庫209，續6•11•3
丁亥住大食雨　乙317
大食不啓　粹999　廩康卜辭
大食其亦用九牛　粹1000
叀大食　甲1660
□至食日不雨　河131
旦不雨——食不雨　粹700

大食、小食即朝夕兩餐之時，詳殷曆譜（上編1:5—6）。

古代用食之時，有所不同。從事農作的，朝夕兩餐在家熱食，中午在田上冷食；冬季則兩餐而已。孟子告子下“朝不食，夕不食”，是說的兩餐。朝餐即朝食：詩株林“朝食於株”，淮南子天文篇蚤食在旦明之後，孟子滕文公上“饔飧而治”趙岐注云“饔飧，孰食也，朝曰饔，夕曰飧”。夕食即飧或餔，說文“飧、餔也”。在食物內容上饔飧也是有差別的：周禮司儀“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凡諸侯之禮…飧五牢，…饔餼九牢”。此雖是表現於典禮上的，但原來民間朝夕兩食之多少，也當有差。朝夕兩食是熟食，中午田間一餐則是冷食：說文“餯，晝食也”，“餉、饟也”，“饟、餉也”，“周人謂餉曰饟”，“饁、餉田也”。凡此餉、餯、饟都是同一形聲字之聲符的替代，其義同於饟、饁，皆指田中的晝食，今日稱爲“晌午”“上午”者；饟是送飯，饁是裝飯的盒子，都是冷食。

卜辭“大食”“小食”皆用作朝食夕食之時，或省稱“食日”“食”。粹1000“大食其用九牢”之大食或指時間，或指饔餼之九牢。

卜辭“大食”在“明”後，淮南子天文篇蚤食在旦明之後，今定爲上午八時；小食爲餔，今定爲下午四時，即夕之開始。

（14）𥈠日　𥈠日大启，昃亦雨自北　乙32
今日小采允大雨…𥈠日隹启　佚276

𥈠从目从羊，在昃之前，疑即晌或餉，即午時食餉之時。淮南子天文篇正中之前爲隅中。西周金文令鼎“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餳或即餉。

（15）（16）大采，小采　之日大采雨，王不步　粹1043；前5•36•1，7•40•1
大采雨自北征　乙16
大采日各云自北　乙12
旬四日丙申，昃雨自東，小采既　京都11+
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　乙478
今日小采允大雨　佚276
戊小采日雨風　乙163
丁未卜翊日雨—采雨　乙18+425

魯語曰“大采朝日…日中考政…少采夕月…日入監九卿…”，殷曆譜（上編1:5）據之以定大采，小采爲朝夕，是正確的。卜辭的大采小采皆屬武丁卜辭。由京都一片，可證小采在日昃之後。由“日”與“采”之對貞，可推知“小采”約當於“夕”。今暫定大采爲朝，小采爲夕，即上午八時下午六時前後。

少采夕月的禮俗，至漢世猶存。漢舊儀（據平津館叢書）曰“黃門令日暮對靑瑣門拜，名曰夕郎”。

（17）妹　辛酉卜貞今日不雨——其雨——妹雨　上32.10

王襄說“妹古與昧通”（類纂12•55—56），其說可信。妹即昧爽之昧，餘例詳第五節最下，都是乙辛卜辭。

總上所述，殷代紀時法略如下表所示：

假定時辰	6 卯	8 辰	10 巳	12 午	14 未	16 申		18 酉		24 亥
武丁卜辭	旦、明 眀明	大采 大食	督日、中日		昃	小食		小采	夕	
武丁以後卜辭	妹旦	朝 大食		中日	昃		郭兮 郭、兮	莫 昏 落日	夕	
文獻材料	昧爽、旦 旦明	朝 大采 蚤食	隅中	日中 正中	昃 小還	下昃 大還 餔時	夕	黃昏、定昏 少采	日入	夜

第四節　晚殷紀年月日法

約當乙辛時代,卜辭、獸骨刻辭和銅器銘文,有了共同的較整齊的紀時法。這種紀時法的特點就是:(1)有了近乎"年"的時間單位,名曰祀(或司);(2)有一種"祀季"介於祀與月之間。茲依刻辭種類分述如下:

(一)銅器銘文

乙酉…遘于武乙彡日,隹王六祀彡日　毀　考古圖4.29

癸巳…隹王六祀彡日,才四月　斝　陶齋3•32

丁巳…隹王來正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尊　三代11•34•1

丙辰…才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隹王二祀

乙巳…丙午…丁未…己酉…才四月隹王四祀羽日

乙亥…才六月隹王六祀羽日　以上三卣見集刊十三本199頁

庚申…才六月隹王廿祀羽又五　角　泉屋86

丁巳…才九月隹王九祀翌日　卣　考古圖4•5

己酉…才九月隹王十祀翌日五,隹來東　方彝　博古圖8•15

戊辰…才十月一,隹王廿祀翌日遘于妣戊武乙奭　毀　三代6•52•2

(二)獸骨刻辭

壬午,王田…才五月隹王六祀彡日　佚518

辛酉　王田…才十月隹王三祀翌日　骨之文化圖1

己亥　王田…隹王…　甲3941

□□…才九月隹王六祀彡日王來正盂方白　甲3939

(三)甲骨刻辭(周祭類)

…隹王祀彡日,隹…　前2•22•2 彡

…其彭羽日,隹王祀羽　續2•6•2 羽

□□…才十月又二…隹王二祀　前3•28•1 彡

癸未…才四月隹王二祀　前3•27•7 彡

□□…才□月隹王四祀　京津4994 衣

癸卯…才九月隹王五祀　上20•7 羽

□□…才九月隹王五祀　前3•28•2 羽

□亥…才三月隹王廿(祀)　續2•1•3 彡

□□…才三月隹王廿祀　哲庵64,續2•1•3 彡

□□…才六月隹王廿祀　鄴三50•13 衣

(四)甲骨刻辭(卜旬類)

癸巳…才六月甲午彡羌甲,隹王三祀　續1•23•5

癸酉…才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册其酓,隹王三祀　續1•5•1

癸丑…才七月甲寅□□兎甲,隹王四祀　續1•51•2

癸巳…才□月□□□□,隹王六祀　柳50099

癸酉…才十月又二,隹王六(祀)　陳邦福殷契綴榮14

癸未…才五月(甲申)𧶠且甲,隹王七祀　佚545

癸酉…才二月甲戌癸小甲𧶠大甲,隹王八祀　庫1661＋甲297

□□…才二月甲□翌日且甲,隹王廿(祀)　續1•25•9

□□…才七月……祀彡　哲庵66

癸丑…才六月甲寅彭羽上甲,王廿祀　前3•28.5

癸未…王廿司　前2•14•3

癸未…才九月才□□,王廿司　前2•14•1＋4•28•1

癸未…才十月一,王廿祀　前2•14•4

□酉…才十月,隹王四祀　燕462 卜夕

(五)甲骨刻辭(田遊征伐類)

戊寅…隹王七祀彡日,隹王(來正□方)　前2•22•2

甲午…才九月遘上甲𧶠,隹十祀　卜通592

甲午…才十月茲御,王正(人方),隹十祀　續3•29•6

甲午…才十月二,隹王十祀彡　庫1672

(六)甲骨刻辭

癸丑…才八月隹王八祀　粹896

丁未…才十月又一,茲用,隹王九祀　珠391

不劫,才正月遘小甲彡夕,隹九祀　明61

…其隹今九祀正戈　前3•28•3

…十祀不酉戈　續6•7•6

…王廿祀,彡日上甲　明228

癸卯…隹廿(　)　續2•31•6

…四祀　金88

隹王六祀　京津5611

…十祀　京津5612(摭1598)

…王十祀又四　柳50166

…祀又四　京津5613

以上的紀時法大致是相同的,銅器銘文與獸骨刻辭都是記事的,故自相同;其它甲骨卜辭亦自相同。大別之爲兩類:

(甲)記事　干支記日—才某月—隹王某祀—祀季

(乙)卜辭　干支記日—才某月—隹王某祀

所不同者,記事刻辭常常在某祀以後記"彡日""翌日""羽日"等"祀季"之名,卜辭亦偶有記之者如"隹王祀彡日""隹王十祀彡"。卜辭所以不記祀季,因卜辭本文內已記有祭祀之事,其屬於那個祀季已屬顯明。以上的紀時法,是以干支記日爲開始,以年祀爲終結,記事之辭和卜辭在二者之間。月祀之後亦附記一年的大事,如"隹王來正人方"之類。

這種紀時法是農曆與祀周的混合。"日""月"是農曆,"祀"和"祀季"是祀周。"祀"在殷末有成爲農曆"年"的可能,農曆和祀周實有互相影響之處,茲分別述之。

干支紀日法即甲子紀日法,乃是以十干和十二支交相組合而成60單位,以一個單位(如甲子)代表一日。在兩個月內,甲子是不相重的。可以依序排成六行: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這六行都以甲爲開始,所以漢、唐稱之爲"六甲"。古代竹簡木札每一篇(片)寫一行約20字上下,故六甲書於六篇,以供兒童習讀。周禮占夢正義引鄭志云"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六甲很自然的包含了大略兩個月,因此六甲的產生可能是和月分有關的。殷人祭祀先祖是依天干爲序的,因此祭完了一篇就稱爲一旬(即一週),卜辭的卜旬是一篇一篇的卜的,總在每一篇的終了的癸日卜的。因此三旬大略相當一個月。後世的曆法把甲子紀日法一直沿用下來,同時在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古代祭祀中卜旬的習慣而將每一個月分爲三旬,如管子宙合篇說"月有上中下旬"。然而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上中下旬只是把一個月分爲三個"十天",每一旬的第一日並不一定是甲,這因爲月朔不一定是甲。

兩個月之間甲子不相重,過此則120日內甲子凡重見,因此以干支記日的卜辭不得不借用農曆的月分。武丁時代記月名有四個特點:(1)稱一月不稱正月;(2)閏月在年終,稱十三月;(3)有專門的月名;(4)只稱"幾月",很少作"才幾月"的。武丁卜辭而稱"才幾月"的,有如下之例:

金696 亘卜　才九月

乙15 自組卜辭　才六月

到了祖甲卜辭,記月名也有三個特點:(1)稱正月,(2)無十三月,(3)稱"才幾月"。自武丁到祖甲,"十一月""十二月"作"十月一""十月二",廩辛卜辭如甲2647,2622,2491作"十月又二",沿用至乙辛。康丁、武乙、文丁卜辭很少記月名的,鄴三39.5有"才六月卜",是例外。

關於"祀季"是祭祀的一週,祀周可有三種:(1)小祀周即一旬,祀先祖先妣之名甲至癸者;(2)中祀周,用一種主要祭法(即劦、羽、祭)在若干旬中遍祀先祖先妣;(3)大祀周,用三種祭法輪流的遍祀先祖先妣。小祀周爲旬,大祀周爲祀,中祀周爲"祀季"。"祀季"以及由三個祀季而構成的"祀",其所包容的日數因王朝而異,即愈後而愈長,因多一朝代即多加上一朝代的祖妣入祭之數。到了乙辛時代,每一祀季約占13旬,故一祀在

369—370日之間，和一個太陽年相近。因此乙辛時代的"祀"可能即是一年。西周金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吳彝、趞尊、段毁、師遽毁等器皆稱"隹王幾祀"，前四器記祀於銘末，尙有殷式；後二器則銘首"隹王幾祀"繼以月日，已是周式。此可證周人借"祀"爲"年"，則西周之初的"祀"已是時間單位。爾雅釋天曰"商曰祀"，郭璞注云"取四時一終"，而尙書堯典正義引孫炎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較郭說更爲確實。古音"司""祀"同，所以羅振玉說"商稱年曰祀，亦曰祠"（考釋下53）。

由上所述，則殷末以日、月、祀、祀季爲基本的紀時法，反映了其所借用的農曆。"日""月"是借用於農曆的，"祀"與"祀季"是周祀祀譜本身所產生的。農曆與祀周既互相借用，二者的分別如下：（1）祀周以旬、祀季、祀三種祀周爲單位，而借用農曆的月；農曆以月爲單位而借用祀周之"祀"爲年的單位；在"月""祀"之間有歲，可能包括春秋兩個季度（各約爲六個月）。（2）農曆平年爲十二個月，閏年爲十三個月；祀周在乙辛時代爲三個十二旬，在其前則短於此。（3）農曆的正月要求和每年的天時有固定的關係，祀周的各祀季只是干支的機械的推移，不與天時相干。（4）"祀"與"祀季"始於甲日祭上甲，農曆的歲首與朔日不一定是甲日。（5）祀周以整齊的旬爲單位，農曆與始甲終癸的旬無關。（6）祀周是殷代王室祭祀時的祀譜，農曆是民間耕種的日程表。

第五節　天象記錄

（一）月食

武丁卜辭，有好幾次記載月食：

六日〔甲〕午夕，月㞢食　乙3317卜人賓

七日己未盅，庚申月㞢食　庫1595　金594卜人爭

月㞢食，聞，八月。　甲1289（殷曆譜補作癸卯月食）

旬壬申夕，月㞢食　簠天2

三日□酉夕，〔月㞢〕食，聞　燕632卜人古

"月㞢食"即"月有食"。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月有食之"。以上五次月食，有二次說"月有食，聞"，古文字"聞""昏"一字，或指月全食而天地昏黑。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對殷代月食，曾有推測，後來又屢有更改。他的最後推測（殷代月食考）根據以下的諸種假設：（1）以爲殷代甲子紀日一直傳到今日而未打亂；（2）依從漢代三統曆以紀元前1122爲殷亡之年，上推273年爲盤庚遷殷之年，盤庚以下各王依據後世的書本補定各王年數；

（3）以爲殷代曆法是古四分術，所用是無節置閏之法，並以爲正月爲建丑之月（同於漢世所傳的所謂"殷曆"）；（4）根據德效騫（H. H. Dubs）所推"紀元前十一至十四世紀安陽及中國所見月食表"（哈佛亞細亞學報，十卷二號，1947）。其中（2）（3）兩項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一則相信漢及其後的古代年代的追定，一則相信殷代有同於戰國、秦、漢時代較嚴密的四分術。

要是（1）（4）兩項是可靠的話，那麼在400年間，記有某個干支的月食也不止出現一次。武丁時代五次月食，沒有一次是月與干支完整的，因此我們若依據殷代月食考中的附圖，除了該文所采取的五個年分外，至少尙可有另一種可能：

卜辭月食	殷代月食考所采	另一種可能	卜人
〔甲〕午	1373年（盤庚）	1229年	賓（武丁）
庚申	1311年（武丁）	1218年	爭（武丁）
〔癸卯〕	1344年（小乙）		
壬申	1282年（武丁）	1183年	
〔乙酉〕	1320年（武丁）		古（武丁）

癸卯與乙酉兩個月食，卜辭干支原殘，是殷曆譜推測的，可以除去。甲午月食"甲"字也是補的，但由於同辭上下文，所補可能不誤。如此只有甲午、庚申、壬申三個月食，而前二者的卜人賓和爭則均屬於武丁。殷代月食考采取了早的月食，因此把武丁卜人賓所卜的甲午月食推到他所謂的盤庚時代，實在是不可能的。我們今試以另一種可能排甲午、庚申、壬申三月食爲1229，1218，1183諸年。如此則三個月食介於1183—1229四十餘年間，同世卜人才成爲可能，而且在武丁59年範圍之內，也符合於紀年以1300年爲遷殷之年。凡此也只是一種推測而已。

武丁月食有兩辭同版上有月名，其一云

…月㞢食，聞，八月。　甲1289

殷曆譜補作"癸卯"，很缺乏根據。其二見於庫1595（正，反兩面）和金594（正，反兩面）。殷曆譜的讀法（一）和我們另一種的讀法（二）不同，並寫於下：

（一）癸丑卜貞旬亡禍	（二）癸亥
七日己未，盅	癸未，十三月
庚申月㞢食	癸巳卜貞旬亾禍
癸亥卜貞旬亾禍	癸卯卜貞旬亾禍
癸酉卜貞旬亾禍	〔癸丑卜貞旬亾禍〕

癸未十三月

癸未卜貞旬亾禍

三日乙酉，夕盅

丙戌允有來入齒，十三月

癸巳卜貞旬亾禍

癸卯卜貞旬亾禍

七日己未夕盅

庚申月㞢食

（一）的讀法是並庫1595和金594而讀的，（二）只用金594而以庫1595補寫癸丑一卜。依（一）的讀法，庚申月食在望日，距癸丑八日，則癸丑是此月之上旬而此月有丑、亥、酉三癸日；癸未旣爲十三月，則庚申當爲十二月。依（二）的讀法，癸未爲十三月，庚申爲下月"一月"之望日，癸丑爲一月初旬，則十三月應有未、巳、卯三癸日，而一月應有丑、亥、酉三癸日。依（二）的讀法，則庚申月食，可能在一月，即閏十三月後的正月。

此庚申月食，無論如殷曆譜所推的紀元前1311年11月24辛酉日天明前，或我們所推的紀元前1218年11月15日庚申夜，都是陽曆的11月。

殷曆譜以爲殷人所謂夕指某日（如壬申日）的整夜，即壬申日落以後到次日"晨初"以前。但卜辭所記月食，或作"甲午夕月㞢食""旬壬申夕，月㞢食"，或作"庚申月㞢食"，後者爲何不作"庚申夕"？就武丁三次月食，可以試爲推測如下：

（1）壬申夕月㞢食

紀元前1183年1月28日癸酉晨前4.0時初虧

（2）甲午夕月㞢食

紀元前1229年12月17日乙未晨前0.4時初虧

（3）庚申月㞢食

紀元前1218年11月15日庚申夜半23.1時初虧

據此似乎稱爲夕者指本干支日的夜半以後，不稱夕者指本干支日的午夜以前。尙書大傳（據陳壽祺輯校本）說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是說殷制以雞鳴爲一日之開始，周制以夜半爲一日之開始。尙書大傳鄭注又云"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用前說，夕指夜半至晨前。

殷代月食考所定"壬申夕"月食亦在1282年癸酉晨前，與我們所選定的在壬申次日晨前一樣。但是他所定另外二個月食：

（1）庚申月㞢食

紀元前1311年11月24日辛酉晨前1.7時初虧

（2）甲午夕月㞢食

紀元前1373年3月27日甲午黃昏15.06復圓

如此庚申不稱夕而月食在次日，甲午稱夕而月食在本日黃昏。他的這個推定，是有錯誤的。況且他所定1373年的甲午月食在安陽本地不能見，距他所定的1282年壬申月食相距92年，而這些卜辭都是武丁時代的。

（二）日食

卜辭所記日食僅二見：

日㞢食　林1.10.5　武丁卜辭

日月又食，隹若——日月又食，非若　佚374　武文卜辭

武丁的日食，僅一殘甲片，三字橫行，讀法恐有問題。武文卜辭的日月又食，又見簠人1＋天1，也可讀作"日夕又食"。除此以外，乙4508午組卜辭有"又食，告"，或許也是日食。

（三）日又戠

武乙卜辭常常有日有戠的記錄：

日又戠，其告于父丁　上29.6

日又戠，其告于父丁，用牛九

日戠，其告于河

日又戠，非禍，隹若　粹55

日又戠，告于河　師友2.198

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　甲755

日又戠其……牛，不用　寧滬1.246

日戠于甲寅　佚384

卜辭戠的用法有三：（1）日戠；（2）"王賓戠"，是祭名；（3）佚518"婁商戠兕"，假作𤘿，是戠色牛的專名。日又戠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如郭沫若在粹55考釋所推測，以爲"戠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一讀若識誌或痣，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由前說，則武乙卜辭稱日又食爲日又戠；由後說則殷代已有日斑的記錄。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紀元前28年）"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是爲世界記日斑的最古的文獻（詳朱文鑫：中國日斑史，天文考古錄）。廣雅釋器"黓，黑也"，弋戠古音同，說文曰"樴，弋也""䵖，酒色也"。

（四）風

卜辭風作鳳或䲹，有"大風""小風"(乙 194，拾 7.9)，武丁卜辭又有"大𩗴風"，于省吾以爲即大驟風大暴風(駢枝Ⅲ:3)。廩辛卜辭有"大䬕"(甲 3918)，廣雅釋詁四"怳，狂也"，"兄""王"古音同，當是大狂風。凡此大風、小風、大驟風、大狂風乃是風力的區分。爾雅釋天有四方的風名，廣雅釋天有八方的風名，後者根據了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天文篇和史記律書。凡此與卜辭的四方風名，都不相同。善齋藏骨(京津 520)、掇二 119(京津 520)和合 261(十三次發掘所得)都記有四方之名和各方的風名如下:

東方　風曰劦

南方　風曰𡖊　善齋骨方名與風名互倒

西方　風曰𩘼　善齋骨方名與風名互倒

北方　風曰𠈇

山海經北山經"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䬉"，說文劦下引作"其風曰劦"，此丁聲樹所指出。周語上"瞽告有協風至"，注云"立春日融風也"。北山經以北方之風爲劦，與卜辭不同。廩康卜辭云:

　　䧹風叀豚，又大雨　前 4.42.6

　　其𠳋，叀日𩘼彝用　京津 4316

即𩘼風，亦即東風，大荒西經曰"來風曰韋"，此楊樹達說(積微居甲文說:17)。其它南風北風，字旣不識，也不必與古書風名強合。此四方風名，乃風神之名，猶後世稱風神爲飛廉或屏翳

(五)霾

說文"霾，風雨土也"，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爲霾"，詩終風"終風且霾"傳云"霾，雨土也"。卜辭中的𩅹字，郭沫若以是霾(卜通 417)。武丁卜辭云:

　　茲雨不隹霾——茲雨隹霾　乙 2840

　　風隹㞢霾　明 758

　　隹霾㞢作□　前 6.49.2

　　王固曰其霾　前 7.11.3

卜霾與風雨聯及。

(六)雨

卜辭關於雨的記載最多，因當時旣無溝渠灌溉之制，而雪露等的水量究竟爲量很少，雨水是農事最主要的水分。卜辭中雨有"大雨""小雨""多雨""从雨"等等的名稱，詳第三章第一節。又有稱"雨少"及"雨不疾"(乙 35)的。

(七)雪

卜辭關於雪的記載極少，其作從雨之彗者:

　　庚子卜雪——甲辰卜雨，丙午雨　下 1.13

　　庚子卜雪——甲辰卜丁未雨。允。　珠 628

此二骨是同時所卜，武乙卜辭。

(八)雲

卜辭雲作云，有二云、三云、四云、六云，乃祭祀的對象，見第十七章第一節。武丁卜辭中記天象之雲，則有以下各辭:

　　今茲云，雨？　前 6.43.4

　　茲云，其雨？　庫 597，1331(參乙 6723)，存 1.107

　　幺云，其雨？　乙 4600

　　茲云，其䧹？　前 1.38.5，1.38.6(參佚 276)

　　茲云，其雨？不其雨？　燕 553

　　云，其雨？不雨？　乙 108

　　來云自南，雨？　鐵 172.3(別二田中 13)　入云其雨？　存 2.95

　　茲云，其㞢降，其雨？　乙 3294

　　見云，攸不？　乙 445

　　各云，不其雨？仴攸？　乙 108

　　□采，各云自……大風自西　粹 838

　　各云……𣇋　甲 256

　　□采，㚢云自北，西單𩁹　前 7.26.3

　　大采日，各云自北，𩁹　乙 12

　　㞢各云自東，𠃬母，昃亦㞢出虹自北飲于河　菁 4

　　允㞢設，明㞢各云，昃亦㞢設㞢出虹自[北飲]于河　前 7.43.2

　　……㞢設，虹于西……　前 7.7.1

上述各辭中，可見雲與雨、攸、虹、𩁹的關係。殷人由雲而推測到下雨不下雨。"各云"與虹、𩁹有密切的關係。

(九)虹

卜辭所謂虹字三見，作𧈢，郭沫若釋蜺"象雌雄二虹而兩端有首"(卜通426)，于省吾釋虹(駢枝 Ⅰ:15—19)。說文"虹，螮蝀也"，"霓，屈虹"，衛詩作蝃蝀。爾雅釋天"蝃蝀，

虹也"，郭注云"蜺，雌虹也"。楚辭遠遊和西京賦有雄虹，悲回風有雌蜺。卜辭虹字象兩頭蛇龍之形。漢書燕王旦傳"虹下屬宮中，飲井水"；山海經海外東經"𧈢𧈢在其北，各有兩首"，郝懿行疏云"虹有兩首，能飲澗水，山行者或見之"；錄怪錄曰"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卜辭虹飲於河，正與此種神話相符合。虹蜺爲陰陽二性，所以淮南子說山篇說"天二氣則成虹"，遂爲男女淫亂的象徵，詩蝃蝀傳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詩蝃蝀第一章"蝃蝀在東"，第二章"朝隮於西"，蝃蝀與隮的分別在於朝夕東西。蝃蝀爲午後之虹，日在西而虹見於東(蝀字從東源此)，釋名釋天云"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蔡邕月令章句云"虹(指蝃蝀)率以日西而見於東方"。卜辭虹凡三見，兩次出虹於昃時，見於北方，與後世蝃蝀的含義相當。一次"㞢設虹於西"，而它辭云"乙巳夕㞢設于西"(乙 6665 反)，可證㞢虹於西仍是下午。

(十)隮，霞雲

卜辭有"帝令𩁹"(詳第十七章第一節)，其字從申從齊(作○○、○○、○○等形)。羅振玉釋雷(考釋中5)，葉玉森釋𩂣(鈎沈:1)，郭沫若釋虹(卜通426)，于省吾釋雷(駢枝Ⅲ:2)。武丁卜辭云:

　　𩁹不隹禍　佚 367

　　今己亥𩁹，不隹[禍]　前 3.22.1

　　乙亥卜賓貞𩁹不雨　羅福頤殷契四編　乙 7313 壬戌𩁹不雨

　　雨？𩁹？十月　下 1.12

　　乙丑[卜貞]生一月其雨　(卜辭稱生一月當作於十二月或十三月)

　　七日壬申𩁹，辛巳雨，壬午亦雨(驗辭)　前 3.19.3

　　[大]采，㚢云自北，西單𩁹……三月　前 7.26.3

　　一月，昃雨自東；九月辛未大采，各云自北𩁹　乙 478

　　二月，大采日各云自北𩁹　乙 12

　　及今二月𩁹　乙 529

"𩁹"與"各云"、"雨"常常聯及，它們之間當有關係。𩁹當是隮：曹詩候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也"；衛詩蝃蝀"朝隮於西，崇朝其雨"，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周禮眡祲鄭衆注云"隮，升氣也"，鄭玄注云"隮，虹也"。孟子梁惠王下"如大旱之望雲霓"，離騷"帥雲霓而來御"，都是雲、霓並言。曹衛詩中的朝隮，即宋玉高堂賦中的朝雲，亦即楚辭遠遊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朝霞。遠遊王逸注云"霞謂朝霞，赤黃氣也"，字

亦作縠。卜辭的大采即朝時，卜辭有三次說"大采，各云自北𩁹"，是朝時雲氣成隮(霞)。朝隮爲下雨的徵兆，所以詩云"崇朝其雨"，卜辭有"𩁹不雨""壬申𩁹，辛巳雨。"但卜辭的"隮"乃是動詞，所以下 1.12 所卜爲"雨？隮？"隮因各云自北而升起，"各云"一義應加探索。

尚書西伯戡黎"格人元龜"，史記殷本紀引作假；堯典"格於上下"，說文引作假。"各""叚"古音同，惟"各"收入聲。方言一"狢，登也"，爾雅釋詁"假，陞也"；方言一"假，狢，至也"，說文"假，至也"。凡此可證"狢""假"(假)同訓。"狢""假"訓登訓陞，而說文"躋，登也"，爾雅釋詁"躋，陞也"。凡此可證躋、隮與狢、假同義。卜辭的"各云"應讀作"霞雲"，霞雲自北猶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霞與隮出現於朝時，霞指雲的本身，隮指霞的升騰。霞當是一種與雨朕兆的雲氣，故詩謂崇朝而雨，高唐賦說"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早上在西邊隮(即廣義的虹霓)，乃下雨的徵兆：楚辭哀時命"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霖雨，"秫通政經云"虹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如此說來，隮是虹之一種，出現於早上，爲夕雨之兆。

由上所述可知虹蜺乃指雲氣，凡早上出現於西方的雲氣是隮，乃興雨的朕兆；下午出現的虹乃雨止的現象。用早晚雲氣卜晴雨，乃古人根據其觀察天象的經驗而作未來天氣的預測，今日農民猶用此法，農諺中往往有之。

(十一)晹日

武丁卜辭中常常卜"易日""不易日"，郭沫若易日解(古代銘刻彙考第一册)，以爲是晹字。說文"晹，日覆雲，暫見也，從日易聲"。易日就是有雲的陰天。武丁卜辭云:

　　庚寅易日，昃雨　庫 1668

　　乙巳易日？不易日？雨？　續 4.14.4

　　其易日，不雨　鐵 193.2

　　丙子卜永貞自今至于庚辰其雨

　　己卯卜品貞羽庚辰易日　續 4.11.3　乙卯不其易日　乙 6385

凡此諸例，都可證易日之爲晹日，是無疑義的。卜辭所卜易日不易日，皆指某一日的陰與不陰，如卜"乙亥易日"是說乙亥這一日的易日。

(十二)啓

武丁卜辭的啓字作攸，到康丁時代作㫪，亦作啓(粹 645—647)。王國維釋攸爲啓(戩釋頁 60)，是正確的。說文"啓，雨而晝姓也"，晝晴爲啓與雨止爲霽是有分別的。茲略舉卜辭之例如下:

之夕允雨,辛丑啓　菁 8　武丁卜辭
今夕啓？雨？　佚 406
夫不其啓,少,十月　庫 350
壬大晵　粹 650　康丁卜辭
今日庚至翊日□大晵　粹 648　武乙卜辭

大啓即大晴,啓少則指稍晴。卜辭中的啓指的白晝雨止。

(十三)霽

在第十七章第一節中曾記霽不霽、帝降禍的卜辭。卜辭霽從雨從㐭,即齊。說文"霽雨止也";"𩆜,霽謂之𩆜"。爾雅釋天"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音薺"。霽是雨止住了,而雲猶未散,所以洪範"曰霽"鄭玄注作濟,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宋世家集解)。未雨之先雲來是陰,雨止而雲未去是霽或濟,其實是一樣的。武丁卜辭云:

生十月雨其隹霽——生十月不其隹霽雨　京津 1
羽丁亥易日,丙戌霽　續 4.4.5
壬子夕,霽　庫 410

霽爲動詞,義爲雨止。

(十四)霩

說文"霩,雨止雲罷貌"。霩是雨止雲散,天已廓清,它與啓(白日雨止)霽(雨止)是不同的。卜辭的隺字,應是說文卷五冂部的隺字,說文曰"高至也,從隹上欲出冂"。字象以罩罩鳥之形,爾雅釋器"籗謂之罩",注云"捕魚籠也",說文作籱。隺霍同從隹而音亦相同,古音與廓爲近。武丁卜辭云:

羽壬寅易日？壬寅隺？　續 5.10.3
羽丁酉彡伐易日？丁明隺？大食日啓？　續 6.11.3; 庫 209　(參乙 6386)
卯雨,辛隺　前 6.51.6
羽辛丑雨？隺？　下 25.6
羽癸卯帝不令風,夕隺　乙 2452
羽甲啓？甲隺？　續 4.36.8
羽壬寅啓？壬寅隺？　珠 166
旬日其雨,其于丙辰隺不雨　粹 819
[之]日允出雨,乙巳隺　拾 7.12

由此可知凡一卜之中預卜天氣者有(1)易日或隺,(2)雨或隺,(3)啓或隺。則隺不是陰,不是雨,也不是白日雨止而是雨止雲散。集韻"曤音霍,暫明也",玉篇"曤音擴,明也"。其義與卜辭之隺近。乙 6386"乙卯允明隺",可參證。

卜辭隺字亦可讀作罩,說文"罩,覆鳥令不飛走也,從网隹,讀若到"。說文"昭,日明也","照,明也",音皆與到同。卜辭之隺若讀作昭,與霩義亦相若。

(十五)鼄,星

武丁卜辭中鼄字,諸家所釋,均未確切,其辭云:

甲辰大掫風,之夕鼄　菁 5; 續 5.32.1; 佚 386
七日己巳夕鼄,㞢新大晶並火　下 9.1
丁酉雨,之夕鼄　丁酉允雨,少　續 4.6.1
七日己未鼄,庚申月㞢食　庫 1595; 金 594

"夕鼄"一定指晚上的氣候,因武丁卜辭鼄字只有兩個用法:一爲用牲之法,一爲夕鼄。晚上的氣候通常以見星爲測,所以雨止於夜謂之姓(今作晴),說文"姓,雨而夜除,星見也","㬫,星無雲也"。詩定之方中"星言夙駕",鄭箋云"星,雨止星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韓非子說林下"雨十日,夜星",說"夜星即姓也",是很正確的。武丁卜辭云:

冬夕…令亦大星　簠雜 120

積微居甲文說頁 10 說"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說"大星即大姓"。字作曐,亦見以下的武丁卜辭;

其…星　庫 598
星　拾 14.6
乙巳彡,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㪔卯鳥星　乙 6664,6672,6673
[大]采烙云自北,西單雷…鳥星,三月　前 7.26.4
王固曰□□□雨;乙卯允明隺,三□食日大星。　乙 6385

凡此"星""大星"似乎都是夜晴,也有作爲星辰之星的可能。

"夕鼄"之義不外乎指夜間有星無雲或無星有雲。

(十六)其它

卜辭中尚有若干有關氣候的字,因無法詮釋,難以確定:

(1)亘　羽壬帝其雨——羽壬帝其雨,壬亘　乙 1070
今其出禍,甲午亘　柏 31

都是武丁卜辭,可能指日光出現或日暈之象。

(2)𣪘　㞢𣪘虹于西　前 7.7.1
昃亦㞢𣪘㞢出虹自北,飲于河　前 7.43.2
𣪘隹禍　乙 2604
乙巳夕㞢𣪘于西　乙 6665
辛未㞢𣪘,新齊(霽)　珠 1182
王其隹戊㞢𣪘,不吉　乙 7474

凡此都是武丁卜辭。𣪘、虹並舉,𣪘疑是霓,即雌虹。日光經過雨點而成虹霓,凡經一次折光而成主虹,經兩次折光而成副虹,即雌蜺。爾雅釋天邢疏引郭氏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

(3)霿

甲申□□雨,大□□霿,[庚]寅大啓,辛卯大風自北　佚 388　武丁卜辭
今日征霿一妹征霿　前 3.19.5　乙辛卜辭
今日霿　續 4.20.12, 前 3.19.3
今日霿一妹霿　金 667
妹其霿　燕 769; 粹 818
妹霿　續 4.24.14; 上 32.10
霿一其霿　續 4.14.8
今夕…翊日…霿…雨　珠 442
今日霿一其雨　庫 1665

此字自羅振玉(考釋中 5)以來,誤與雪字相混。除第一例外皆屬乙辛卜辭,字小而草率,細辨之當是從每(或母、女)從又,應隸作敏。爾雅釋訓"敏,拇也",音當近拇,和說文的霿(即霧)和霿相當。妹或是昧爽(天將明之前)。霧之形成多在晨前,而卜辭云妹霿。

(4)既　京都 11+1390+1405+1700+1728+1729 一片云"旬四日丙申昃雨自東,小采既。丁酉雨自東。旬八日庚午落人雨自西,小,夕既"。由其上下文推之,昃雨而小采既,雨小而夕既,則"既"亦是雨止日出之義,說文"暨,日頗見也",既即暨。參明 668, 粹 485, 菁 10.10, 乙 6664。

上述天象與氣候大約可分爲以下各類:

(甲)天象　月食　日食　日戠(黑氣或黑子)
(乙)氣候　大氣的運行:　風,霾(雨土)

水氣凝結下降:　雨,雪
水氣在高空中:　雲,虹(下午的螮蝀),隮、霞(早上的雲霞)
日照:　易日(雲蔽),啓(白日雨止),霽(雨止),隺(雨止雲散)
夜雲:　星(夜姓,無雲,星見),鼄(或指夜雲)

第八章　方國地理

第一節　史書所載般庚前後的遷徙

卜辭所記載的地名約在五百名以上，它的材料是很豐富的，以往的學者對於此批材料，還沒有很充分的利用它。三千年以來，地名的更改不計其數，城邑的遷移也極頻繁，地理沿革的考證至今尚未有整理有緒可資援用的。所以若以卜辭任何一名（卜辭地名又以單名爲大多數）和古書上地名相同的相比，自然極易對合，此等對合並不能認爲卜辭的地名已經考定了。至於字形的正讀，地名與族名、國名的區別，尚在其次。地名的考證，應當以歷史地理的方法去處理，即是某個地區上在某個時代的某些人民的活動歷史。孤立的小地名，應與範圍較大的區域，即某個邦族或國家的活動範圍，相系聯。因此，我們首先應劃分出什麼制度之下的某個邦族國家活動的大範圍，以及這個大範圍的自然地理的條件。

過去關於卜辭地名的考證，大約可分爲三類：一、孤立的解釋若干單名，如王國維的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觀堂別補：3—4）和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中所見之地名；二、系聯的解釋一些相隣近或通過的地名，如郭沫若卜辭通纂序所提在衣附近的地名，董作賓殷曆譜帝辛日譜中所記征人方之程途；三、典籍所載商王都邑的考證，如王國維自契至成湯八遷及說商、亳、殷、耿等篇（觀堂 12:1—5）以及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集刊5:1:93—102）。這些考證，也都有其一定的貢獻。

確定商殷帝王都邑的遷徙，即使是傳說，對於輪廓商王國的活動範圍也有很大的幫助。張衡西京賦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他大概是根據了下述的兩條材料：尚書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我們可以將商殷之遷徙分爲三段：

（１）契至湯八遷

（２）盤庚以前五遷

（３）盤庚以後的遷徙

先秦戰國書所記湯以前王邑所在，有以下各事：

殷本紀　殷契…封於商

世本　契居蕃　水經渭水注，路史後紀十、國名紀丙，御覽155帝王世紀引

世本　昭明居砥石　尚書序正義引

荀子成相篇　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

世本　相土徙商丘，本顓頊之墟　御覽155帝王世紀引

左傳襄九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左傳昭元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左傳定四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世本　太甲徙上司馬，在鄴西南　御覽155帝王世紀引

路史　國名紀丙"鄴，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甲爲太甲爾"。案後漢書郡國志劉注"鄴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之"，方輿紀要卷四九"又有殷太甲舊都在鄴縣西南"。

孟子滕文公下，墨子非命上　湯居亳

墨子非攻下，荀子議兵，管子輕重，逸周書殷祝　都說湯所在爲薄，而路史國名紀丁引"故不韋曰湯嘗約於郼薄"，薄即亳。

這些固然一部分有歷史的價値，一部分也雜有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地方總是商在其活動過程中所經歷與久住之所。商湯以前所遷諸地地望，約如下述。

一、商　濮陽的商丘或睢陽的商丘。前說見瓠子水注，以爲是閼伯相土之所都，今河南濮陽境。後說見左傳襄九正義引杜預"釋例云宋、商、商丘一地，梁國睢陽也"，今河南商丘境。

二、蕃　王國維以爲是漢代魯國之蕃縣（觀堂 12:1），今山東滕縣境。

三、砥石　丁山以爲是泜水下游，今河北隆平、寧晉縣間（集刊 5:1:98）。

四、商　昭明自砥石遷此。

五、商丘　相土所都。

六、相土之東都　王國維以爲當在泰山下（觀堂 12:1）。

七、鄴上司馬　路史以爲上甲居，今河南湯陰境。但所謂上司馬和商之墓地似乎即今安陽小屯。今小屯對岸有大小司空村。

八、亳　即薄。王國維以爲即漢書地理志之薄縣，今河南曹縣境，在今商丘之北

（觀堂 12:2—3）。汳水注稱之爲蒙亳，以其在大蒙城。我們以爲卜辭之亳在商丘南，即穀熟之南亳，詳下。

尚書序所說的八遷，大約可以復原如上，其實四、五是一個地方，而相土之東都是否一遷也是問題。鄴若爲大甲所居，則鄴即殷。

湯至盤庚的五遷，殷本紀本之尚書序而僅有字形之異，紀年則較尚書序有增有少的，比較如下：

竹書紀年御覽83引	尚書序
外丙居亳	湯始居亳
仲丁自亳遷於囂	仲丁遷於囂　殷本紀作"隞"
河亶甲自囂遷於相	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庇	祖乙圮於耿　殷本紀作"遷於邢"
南庚自庇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	盤庚宅殷　殷本紀作"治亳"

由此可知盤庚遷殷以前的五遷是囂、相、耿、庇、奄。盤庚所說的"於今五邦"，即指此。盤庚在尚書中雖稱爲商書，但它和商頌一樣，其實都是春秋時宋國人的追作。雖是追作，當有所本。紀年所記商王名號，大同於卜辭，所以它所記諸王遷徙之地，也當可信；尤其是盤庚至帝辛居殷更不徙都之說，證以安陽殷虛出土卜辭有帝乙、帝辛時代的遺物，可見其確實。今本尚書序說"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正義引束晳曰"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可見尚書序原當作"將始宅殷"。至尚書序誤五遷爲盤庚之五遷，此則路史國名紀丁已辨其誤。

仲丁所遷之囂即隞，即濟水注所說的敖山，今河南滎陽境。

河亶甲所遷之相，即睢水注所說漢沛郡的相縣，今符離集西北九十里，元和郡縣志以爲相土舊都。隋代的相州相縣，在今安陽，與此無涉。

尚書序所說祖乙圮於耿，殷本紀則曰"遷於邢"。左傳宣六"圍懷及邢丘"，杜注云"邢丘今河內平皐縣"，漢書地理志平皐縣下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秦本紀集解云"徐廣曰邢丘在平皐。駰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於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據一統志，平皐故城在今溫縣東二十里。平皐臨大河平夷之處，實與邢之名丘不合，而"圮於耿"之說實本此而來。據左傳，邢丘與懷相近，實非一地。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是對的。沁水注"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則混兩地爲一。據沁水注，懷在沁水之北，殷城在沁水之南，南北隔水相對。水北

曰陽，沁陽應在沁水之北，而明、清懷慶府的沁陽則在古沁陽之南。漢書地理志說"懷，莽曰河內"，故河內縣也應在沁北，約當今武陟縣的西北。西漢之懷在王莽的河內西北三十里，便是太行陘。邢丘應在陘南懷北之間，而邢之名邢實從"陘"而來，（新鄭西南的陘山亦作邢山，陘邢古音同，可以爲證）。邢地應在今清化鎮一帶。

祖乙再遷之庇，當在魯境而鄰於奄者，故南庚又自庇遷奄，較爲近易。說文引古文尚書"费誓"作"粊誓"，是"比""费"音近相通。魯國季氏之费在今山東费縣西南七十里。丁山以爲是左傳隱元之费，在今山東魚臺境（集刊 5:1:101）。路史國名紀丁於庇下引紀年曰"祖乙勝即居之"，又說"沃甲、祖丁因居之"，謂居於庇，當有所本。此庇或許是庚宗之庚的誤字，庚宗在泗水東界。

南庚所遷之奄即後漢書郡國志所說的"魯國，古奄國"，在今山東曲阜縣東二里。

以上盤庚以前的五遷，傲、邢濱大河，相、庇、奄皆在大河之南，它們的範圍是河南之東部、西部、魯南和皖北，當經度 112°—118° 之間，緯度 35.5°—33.5° 之間。傳說上契至湯八遷中的蕃、商丘、相土之東都和亳也都在這個範圍以內（插圖八）。

盤庚自奄遷於大河之北的安陽，竹書紀年說"遷於北蒙曰殷"。所以稱爲殷者，祖乙所遷之邢丘亦有地曰殷；所以稱爲北蒙者，以別於湯所都之蒙亳和山東的東蒙。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曰"帝盤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據竹書紀年盤庚遷殷以後，至紂之亡，更不徙都。但諸書所載，有以下各說：

楚語上　昔殷武丁…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

三代世表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殷本紀　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路史國名紀丁引帝王世紀　朝歌，武乙徙之。

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　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

淇水注　朝歌城…本沬邑也。…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

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紂都朝歌…本沬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楚語所說，是武丁去亳三年亮闇，尚書無逸說"高宗舊勞於外"即指此事，本無關乎遷都。世表以庚丁徙河北，與本紀異，大約是鈔者誤植。餘下是武乙、帝乙之徙河北或朝歌，此二王皆以乙名，因相譌混。武丁是武乙之譌。易歸妹有"帝乙歸妹"，妹、沬、朝歌古是一地，大約帝乙徙朝歌之說緣此而生。齊乘引三齊記以爲山東平陵（今歷城縣）是"殷帝乙之都"。凡此二說，只可存作參考。但殷末之時，朝歌有離宮別館，而周初武庚和衛君均以此爲都，則是事實。

第二節　卜辭地名的形式分類

卜辭的地名，最容易混淆的是（１）方國名，如呂方也可以省作呂，（２）宗廟或居室名，如北宗、召宙、乙門之類，（３）山水之神名，如"尞于西邑"是地名而"尞于𨗨"則是地名抑水名神名是不易區分的。除此之外，古今往往以區域的共名爲專地名，如"小屯"是小村落之義，可以有好些地方叫小屯的；楚人稱村落爲"郢"，所以凡楚所遷徙的都邑常以郢名。因此，地名之專名與共名亦不易分別，而許多專名乃是由共名發展而成的。

卜辭地名是以單音綴爲基礎的，在此單名之前往往加方位字，或在其後加區域字。現在分述卜辭地名不同的組合：

（１）單名　如商、亳、洹、盂

（２）單名前加方位字、形容字或數字的

中商　前 8.11.1
東洹　粹 1061
西洹　庫 1019
南洮　續 1.53.3
北洮　續 3.30.5
上𩰫　前 2.3.5
高虘　續 3.27.5
八桑　前 1.6.6

（３）單名後加區域字的

疑𠂤　下 25.5
齊𨸏　前 2.15.3—5
宙阜　菁 3
医蕢　上 12.1
義京　粹 411—415
桒陮　粹 1034
唐邑　乙 700
敦鄙　續 5.7.9
龍囿　前 4.53.4
亳土（社）　粹 20—22

南單（墠）　粹 73
洹泉　甲 903
今水　上 25.3
斳山　續 3.46.6

（４）方位字在單名或區域字後的

攸東　金 544
京北　佚 374
河南　鐵 14.1
邑南　乙 388
𠂤東　前 4.36.3
𨸏東　前 2.5.5

（５）區域字在單名前的

丘雷　明續 395
𠂤受　河 225

（６）方位字或形容字與區域字的組合

大邑　粹 899
西邑　林 2.18.2

（７）名詞與名詞的組合

大邑商　綴 183
天邑商　菁 10.1
攸矦喜鄙永　明續 786
云奠河邑　金 728

以上各款，以（１）—（３）爲最常見的。去其所附加的區域字方位字形容字等以後，皆以單名爲基礎，例外甚少。前 1.29.4"戊寅王獸膏魚禽"，于省吾考定爲左傳襄二十六年和瓠子河注之魯邑高魚（駢枝四），今山東范縣東南。這是很少的例外之一。

附加於單名前後的區域字，大別爲四類：（一）是𠂤和𨸏，亦見於西周金文，如遇甗"戍才由𠂤"，可知𠂤𨸏即師次，乃師旅駐守之所。左傳莊二"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說文以𠂤爲小阜，卜辭和金文的𠂤作𠂤，與阜形無關，至小篆始相近。佚67"ㄋ山"又作"彐山"，前字是小阜之"𠂤"，後字是"阜"，與丘山爲直列橫列之別。卜辭凡稱𠂤者，𠂤字往往在單名前。上 15 12 矛𨸏，林 2.25.6 作矛𠂤，可證"𠂤""𨸏"一字，"東"是後加的聲符。（二）是高地形，說文"阜，大陸山無石者"；說文麓之古文作𣏟，詩旱麓傳"麓，山足也"；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陮，陮隗高也"，俗作堆。（三）是人爲的居處和建築，如邑、鄙、囿、和社、單（即臺）。（四）是自然地形，如山、水、泉等。

由此地名，我們從而知殷代各地有駐軍，居處有取高地形者，而平地之邑的產生與擇水流而居的習慣，與當時的城市形成和農業生產是有關的。成湯以前的都名若蒙、亳、商、商丘等等，皆表示曾經墨子辭過所說"古之民未知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的時代。蒙或冢是山頂，亳字從京，商或商丘是敞丘高丘之謂。盤庚名其都曰殷，卜辭作衣，典籍作郼，郼與邑字所從之口是一。若此推測不誤，則殷即城邑之義，所以廣雅釋詁一"殷，大也"，釋詁三"殷，衆也"。

第三節　殷的王都和沁陽田獵區

第一、商

卜辭中的地名之稱商者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等。羅振玉說"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又史稱盤庚以後商改號殷，而徧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雖居河北，國號尙稱商"（考釋序）。又說"王畿亦曰大邑，…卜辭中有…告于大邑商語，均謂王都，書多士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天邑即大邑之譌"（考釋下 54）。依羅氏所說則安陽殷虛乃是武乙、文丁、帝乙三朝之都，商與大邑商、天邑商並皆殷都（即安陽）之稱。王國維早年信從此說，然以多士之天邑商是殷末周初之事，所以引多士而謂"是帝辛、武庚之居，猶稱商也"（觀堂 12:2）。羅、王的這種說法是要修正的。但是王氏又說"商之國號本於地名"，又說"然其名起於地名之殷"（觀堂 12:1,5），却是很正確的。

董作賓修正羅、王之說，以爲大邑商是商丘（安報 4:658），丁山辨殷商亦同此說。董氏後來排列征人方之辭，以爲亳爲穀熟之南亳。卜辭上 9.12 有"才商貞今日步于亳"之語，因知商與亳之相近，商是商丘。他大約是如此推定商爲商丘的，這是正確的。但是他將商、大邑商、中商三者又混同了起來，說"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爲中央，稱中商"，"商即今河南商丘縣，卜辭亦稱爲大邑商"（殷曆譜下9:62）。又說"天邑商公宮或皿宮者，蓋爲王之巡游所至，隨在所設行宮之名"（殷曆譜下7:3），則需加以分別。

我們以爲商和殷最初當爲商族作爲都邑的地名，國號因都邑地名而起。然此作爲地名的商或殷，並不限於一個地方的地名，它們可以是數個地方共同的地名，如有許多地方名亳或薄一樣。因此，我們分別卜辭中之名商者爲

（１）天邑商

獄天邑商公宮，皿宮　綴 182,183 甲乙丙，乙辛衣祭
黃林𨸏天邑商公宮　綴 183 丙丁，乙辛衣祭

（２）大邑商

告于大邑商　卜通 592，正人方；甲 2395,2416，乙辛正盂方白
王今其入大邑商　別二岩間，續 3.24.1，珠 418，乙辛王田于宮等地
才大邑商　上 18.2，乙辛正三邦方

（３）商

王入于商　乙3318,8346；前 2.1.1—3；續 3.14.1,3.14.3—5；戩 9.11；林 2.23.13；粹 1070；佚 493；庫 17,273,981；誠 347　武丁卜辭
王入商　庫 1003　武丁卜辭
我入商　下 42.3；珠 114；粹 1064,1298　武丁晚期卜辭
　鄴初 46.9　武丁卜辭
歸于商　續 3.13.6　武丁卜辭
至于商　前 2.2.2　武丁卜辭
　前 2.2.3　乙辛卜辭
商受年　前 3.30.6；8.10.3；乙 98；燕 493；續 2.28.2　武丁卜辭
　粹 907　乙辛卜辭
王卜才商貞　珠 263；續 3.14.6,3.28.5；上 9.12；前 2.8.7；哲庵 253
　乙辛正人方
王田商　續 3.28.5　乙辛正人方
［步］于商　摭續 153　乙辛正人方
才商　京都 1302　武丁晚期卜辭

（４）丘商

𣪊于丘商　乙 4518　武丁卜辭
𣪊于丘商
不雨，隹茲商㞢乍禍　乙 5265　武丁卜辭

（５）中商

受中商年　綴 148　武丁晚期卜辭
于中商乎御方　佚 348

丁于中商夆　前8.10.1

（1）（2）都是乙辛卜辭，凡稱天邑商的記衣（殷）祭之事，凡稱大邑商的記征伐之事並兼及田遊。兩者未必是一地。天邑商冠以所在之獄或黃林，疑即古朝歌之商邑：說文"獄，獄司空也"，姬、淇古音同，獄或即淇；殷末武王滅紂所伐者是朝歌。天亡毀所記"不克乞衣王祀"，是當時事；滅紂立武庚仍都朝歌，小臣單觶所說"王後坚克商"，康侯毀所說"王束伐商邑，祉令康侯啚于衛"，此商與商邑皆即朝歌，亦即康侯所封之衛，地在河淇之間，今淇縣之東北。周初多士說"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自指武庚之商邑或康侯之衛，即朝歌。

大邑商疑在沁陽田獵區，凡正多方皆由此出師，出師之前告廟於大邑商。下列三辭可知其地望：

a. …正盂方白炎，叀衣翌日步…告于茲大邑商…　甲2416

b. 丁未卜王才䍃貞：王今其入大邑商　別二岩間

c. 甲午卜王貞乍余彭，朕禾酉，余步从侯喜正人方…告于大邑商…才九月…隹十祀。　卜通592

由a.辭知正人方告于大邑商而步自衣；由b.辭則知䍃爲入大邑商之近邑，而其地正是與田獵區之衣相鄰，故岩間大龜又卜田獵于宮于䍃之辭，此二地亦在沁陽田區內；c.背上又有祭祀於"西宗"之稱，則大邑商有宗廟而稱之爲西，對商丘之商而言沁陽一帶在西。

單稱商的，自武丁以迄乙辛卜辭，都常出現。商是商丘，其證有二：一、武丁卜辭兩記祭于丘商而同版又有"茲商"之稱，丘商應是商丘而"茲商"指這個商即謂丘商，亦即商丘。劍47"勿隹茲商帝"，甲2416"告于茲大邑商"，凡此二茲字用法同於乙5265；二、乙辛卜辭記伐人方，自大邑商東南行，先經過商而後至亳；亳在今商丘縣南穀熟集之高辛集一帶，則商當是今商丘縣一帶。

卜辭"商受年"之商究指地域還指商族，是尚待考定的。卜辭"某受年"之"某"常常是一地區，但也有以人名爲代表的，如

婦妌不其受年　粹880

媢受年　庫308（乙8310"其涉于媢"，乃是地名）

似指氏族之受年。卜辭又有"我受年""今歲受年"，後者只有"今歲商受年"（燕493，粹907）而從無其它族、地言今歲受年的。似此"我"與"商"之受年或指商族商王國的受年。西周初稱商人爲殷，而春秋時代宋人猶自稱商，故商書、商頌實際上是宋人的書、詩而俱不稱"殷"。殷代商人自稱"商"而非"殷"，京津1220"尸其臣商"，可以爲證。

粹907一版之中王占東、西、南、北四土與商之受年，佚653一版之中卜大邑與四方之受禾。凡此商、大邑和四土、四方相對，商與大邑在四土四方之中。此所謂商，當如上述可能指國族，此所謂大邑可能指大邑商。

中商之名僅見於武丁晚期的自組卜辭，且其"商"字寫法也稍異於常。其辭曰

丁丑卜王貞商受年　戊申卜中商受年，七月　前8.10.3

□巳卜王貞中商乎钟方　佚348＋前8.10.3＝綴148

壬午卜乎钟方于商　綴147

似商與中商並非一地。卜辭中大邑商、天邑商、中商既非一地，則中商是地名諸商之一。安陽於戰國屬趙，爲新中，春秋地名考略及方輿紀要卷四十九引鄴城記曰"安陽一名殷中，即北冢也"。中商或是殷中之所本，則中商或是安陽。諸商地望可以推測如下：

（1）商，丘商　今商丘附近；

（2）大邑商　今沁陽附近；

（3）天邑商　可能爲朝歌之商邑，今淇縣東北；

（4）中商　可能在今安陽。

第二、亳

卜辭有亳社和亳。地名之亳僅數見於乙辛征人方卜辭中：

［壬寅王卜才］商貞［今日步］于亳，亾巛

甲寅王卜才亳貞今日步［于］㕍，亾巛　上9.12

癸丑王卜貞旬亾禍，才十月又一，王正人方，才亳　金584

癸丑［卜才］亳貞［王］今夕亾禍　前2.2.5

征人方是自北往南行，亳在商之南而商即商丘，則亳之地望可以推知。

王國維說亳（觀堂12.2—3）列三事以證亳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今曹縣南二十餘里。今地之曹、商丘、亳三縣雖分屬於山東、河南、安徽三省，但南北相望成一直綫，商丘北距曹縣約50公里，南距亳縣約60公里。

古書所載有三亳之說。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立政正義引"皇甫謐則云三處之地皆名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南北二亳雖同在宋州、梁國範圍之內，相距百里之遙，恐不是一地。在大蒙城者，當漢之薄縣：左傳莊十二"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公子御說奔亳"，杜注云"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又哀十二"景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汳水注"汳水又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在穀熟者，當漢之睢陽縣之西南：睢水注"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逕睢陽縣故城南"。淮水注"又逕亳城北，帝王世紀曰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

根據征人方的路程，卜辭之亳應在古商丘之南，可能在今穀熟集的西南方，地名高辛集或與湯從先王居之傳說有關（參看考古Ⅱ：86插圖）。

宋州、宋城縣、睢陽縣皆在今商丘縣。但此城屢因水患遷移，根據縣志自宋開寶四年至清康熙四十年（971—1699年）河決大水凡十七次。古之商丘或在今城之北。根據睢水注南亳當在睢水之南而睢陽在睢水之北，南亳在睢陽之西南。今之勒馬集和高辛集在今商丘縣西南洪河西岸，南亳故址當在此附近求之。

第三、衣

卜辭中的衣有兩種用法：一爲動詞，一爲名詞。動詞之衣爲祭名，王國維首先據古書和天亾毀（舊稱大豐毀）衣殷通用之例，定爲殷祭之殷（殷禮徵文）。地名之衣，則郭沫若首先指出，說"衣當讀爲殷，水經沁水經又東逕殷城北，注引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於懷，城殷。地在今沁陽縣"（卜通635）。他在卜辭通纂序中又申述此說，以爲䍃、衣、盂、雍，四地相近，晚殷"畋遊之地多在今河南沁陽附近"。此說與王國維所考定的雍盂二地名（觀堂別補3—4），正相符合。王氏個別的考定，經此田獵區的聯系，乃更爲可信。董作賓則以爲田獵區在大邑商附近，以爲商即商丘，都是對的；而以大邑商爲商，則是錯的（殷曆譜下9：62）。據沁水經殷城在懷縣之南，沁水分隔兩地，殷在水南而懷在水北。此殷城即卜辭之衣。

卜辭作爲田獵區地名之衣，始見於廩辛卜辭（甲3914），武文卜辭亦偶有之（粹1041），而最多見於乙辛田遊的卜辭中。證之尙書無逸稱祖甲以後殷王之逸於田遊之戒，可知晚世殷王好田。其田遊之區，大約以衣（沁陽）爲中心，茲列乙辛卜辭田遊之衣及其同版所見的其它地名：

前2.41.5　䍃

2.41.1　䍃

2.31.6　盂

2.43.1　牢、敦

2.15.1　敦、䍃、呈

2.12.3　高　䍃

2.11.5　㻏、濩、䣄

2.32.3　演、䂂

上11.7　呈　䍃

以上十三個地名，皆在衣的附近，亦即皆在沁陽附近，而前2.11.5，2.12.3，2.15.1諸片都有"王田衣"的記載。這些地名又在別版與別的地名因卜田遊互相聯系，因而求得其所在，亦當在沁陽附近。以此方法，可考求以下的地名：

（1）召—䍃　卜通615　郭沫若以爲召即左傳襄二十三戍郫邵之邵。後漢書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邵亭，今垣曲縣東邵源鎮即古之召。

（2）雍—䍃　卜通642　王國維以雍即左傳僖二十四郜、雍、曹、滕之雍，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山陽邑有雍城"，今修武西沁陽東北（觀堂別補：3）。淸水注"東逕雍城南，寒泉水注之。…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山陽今修武縣境，雍當在其東，近吳澤大陸之處，與䍃相近。

（3）盂—衣　卜通157　王國維以爲即左傳僖二十四邘、晉、應、韓之邘，杜注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觀堂別補：3）。沁水注"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城南有邘臺，…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邘城、邘臺是也"，今沁陽西北。案此盂亦即左傳隱十一周王取於鄭、鄔、劉、蔿、邘之田的邘，亦即定八"劉子伐盂"之盂，可證邘原作盂。

（4）向—宮—盂—䍃　卜通640　郭沫若以爲"當是小雅十月作都於向之向，在今河南濟源縣南"。濟水注引闞駰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

（5）郼—射—長　卜通716　郭沫若以爲郼即左傳文六之郼，地在今濟源縣西百二十里。案前2.8.4才甾貞王步于郼，甾地當相近，字或是苗，說文"草，生於田者"。左傳襄二十六"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與之苗"，杜注云"苗，晉邑"；瀍水注（卷四）"瀍水西屈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苗亭故周之苗邑也"，今濟源縣西十五里，西接垣曲。上31.1武丁卜辭云"其𦎫衣于亘，冓雨，才苗魚"，則知苗近于桓。

（6）𢦏—㵄　前2.2.1

𢦏—盂　粹972

𢦏　前2.3.5，上13.10，菁9.15，鄴初33.9

𢦏雚　上15.7

以上𢦏皆稱田，可知爲田獵區；與盂同片，可知近於沁陽。沁水注"又東南出山逕䣄城西，城在山際。…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䣄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

成侯匽、韓懿侯若伐我葵，即此城也"。據此，可知鄭在山麓，故又名鄭麓。地在今修武西北。

（7）寧　上11.1卜田

　　孚𨻰　上15.11

　　于滘自——于北奠自　下24.1

　　滘　菁9.5卜田

　　大孚　甲2476

以上各地名，可定爲寧與滘。說文"滘，滎滘也"，"滎，絕小水也"。清水注"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於修武縣故城西北；修武，故寧也。……余案韓詩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更名寧曰修武矣。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寧，是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里許，東西三十里"。是殷代之寧即漢代之修武，今獲嘉修武境。今修武在鄭縣之北，而卜辭之北奠或許是鄭北，鄭、北鄭與寧爲南北直綫。此地是大陸吳澤所在，古之田獵區。左傳定元述魏獻子"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寧"，杜注云"疑此田在汲郡吳澤"，"寧，今修武縣，近吳澤"。乙4995，5594兩記"焚孚"，疑與魏獻子焚田大陸者同。乙7151又有"于商""才孚"之文。

爾雅釋地"大陸曰阜"又以大陸爲十藪之一。周禮冢宰"藪牧養蕃鳥獸"，注"澤無水曰藪"，澤虞序官注"水希曰藪"。劍216乙辛卜辭卜田于噩與田于大录，可能即是大陸。

（8）高——衣　前2.12.3　此是才高貞王田衣，則高、衣必相近。左傳宣十二"晉師在敖鄗之間"，杜注云"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今滎澤縣境，大河在其西北。

（9）殸——宮　前2.43.7　殸——𦎫　前2.43.5　說文磬之籒文作殸，古文作硜。殸、巠古音同。說文"陘，山絕坎也"，"脛，谷也"，廣雅釋山"陘，阪也"，爾雅釋山"山，絕陘"。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而在河內者謂之太行陘，元和郡縣志"懷州河內縣太行陘，在西北三十里"。左傳隱十一與鄭人向、盟、州、陘、隤、懷之陘，即此，約在今沁陽縣以北三四十里清化鎮一帶。

說文幵與井分別，金文周公子所封之邢作井，鄭井作井。說文刑剄互訓，荀子非十二子宋鈃，孟子作宋牼，可知幵與巠之相通。以上曾考證邢丘應在沁水之北太行山之南，其地實當陘南，所以邢丘也者指太行陘南的高丘。如此邢、陘、殸實是同源異作。

（10）𣏟——宮——𦎫　前2.34.3　此於辛未卜田𦎫，次日壬申卜田𣏟，又三日乙亥卜田宮，則𣏟、𦎫當相近。今沁陽縣東三十里沁水南岸有徐堡鎮，東爲武德鎮，西爲向

香鎮。卜辭之𣏟或在此。又左傳襄二十三"救晉次於雍榆"，杜注云"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榆或即𣏟，與雍相近。

（11）噩——高　前2.32.7　此於壬子卜田噩，又五日丁巳卜田高，兩地當相近；高爲敖鄗之鄗，噩疑是敖。仲丁居囂，殷本紀作隞，即敖山。甲骨文噩字從羅振玉所釋，但當其爲動詞時（如噩自、噩衆）確爲喪字，地名之噩可能即囂地。

（12）凡——实　粹960　𣏟——凡——向　粹1017　此康丁卜田獵之辭，凡與𣏟、向皆相近。春秋隱七見凡伯，杜注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後漢書郡國志共縣有汎亭，凡伯邑。凡城見清水注，故城在今輝縣西南二十里。向與雍𣏟在其西南，均與吳澤大陸相近。

上所述殷之田獵區，所田獵之處即稱之爲田，如乙辛卜辭稱，"二田噩、盂"（粹968），鄭圃田澤之稱田，亦是獵田。此田恐非農田。所田之處，多在澤藪與山麓，卜辭的鄭麓（或省稱爲鄭）在太行山足下，其它的麓亦當如此求之。此田獵區以沁陽爲中心，西不過垣曲縣東之邵源鎮，東及於原武，北界爲獲嘉、修武、濟源，南以大河爲界。是在太行山沁水與黃河之間，東西150公里，南北50公里，地處山麓與藪澤之間。殷城在其中，南界偃師之西亳，而殷王所都之邢丘與傲，均在區中，田獵所及之召亦有宗廟。東北距朝歌不遠。此地區自古以來爲田獵之所，魏獻子田於大陸，而春秋僖二十八"天王狩於河陽"，亦當在此。清水注"朝歌以南至枳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左傳僖二十五"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紀年"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凡此河陽非爲專名，乃區名。鄭玄王風詩譜所謂"北得河陽"，即指南陽。漢爲河內郡，明清爲懷慶府，府治即今沁陽縣。

若依此種方法，首先就田獵地名加以聯系，並根據其往返時日及遠近距離的推測，加以沿革地理的考究，是可能尋到某些地名的所在的（插圖九）。

關於"商""殷"這兩個名字，需加以申述。此二名的用法有四：（1）表示朝代的，如我們稱盤庚遷殷至紂亡爲殷代，盤庚以前至湯爲商代，合之爲商殷時代；（2）表示都邑的，如卜辭的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商都各指某一個地方，又如卜辭的衣也是都邑之一；（3）表示國號的如卜辭說"尸其臣商"，"商受年"等；（4）表示人民的，如古書上所說的"商人""殷士"等等。此諸種用法，常不相一致，如詩的商頌不稱"殷頌"，史記的殷本紀不作"商本紀"。此種混淆的原因，由於周人對於商王國稱之爲殷而僅僅名商的都邑爲商、商邑、天邑商，其它凡殷代商人自稱爲商的一律改爲"殷"，西周金文和周書之例如下：

1. 殷述命大盂鼎殷墜厥命酒誥，君奭有殷受天命召誥克受殷之命酒誥天既遐我殷命西伯戡黎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多士大邦殷之命召誥，康王之誥大國殷之命召誥
2. 天惟喪殷大誥故天降喪于殷酒誥，君奭旻天大降喪于殷多士
3. 殷邦無逸，微子殷國酒誥有殷召誥，多士，多方，君奭
4. 殷先哲王康誥，酒誥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召誥殷王多士，無逸
5. 殷邊侯田，殷正百辟大盂鼎殷侯尹民多方
6. 殷多士多方，多士殷遺多士多方，多士惟殷先人多士
7. 殷民微子，康誥庶殷召誥殷獻臣酒誥殷獻民洛誥殷逋播臣大誥

卜辭有"衣"而無"殷"，所以西周初期金文天亡毁"衣王"，沈子它毁"克衣"都是殷字，康誥"殪戎殷"而中庸作"壹戎衣"，可以爲證。

西周改商爲殷，所不改者乃是地名之商，如

1. 克商　小臣單鱓，金縢
2. 伐商邑，伐商圖　康侯𣪘毁，宜侯夨毁
3. 商邑　牧誓，酒誥，立政
4. 天邑商　多士

周武王滅紂以後，立其子武庚於朝歌之商邑，其後武庚叛，成王伐之而封康侯於此，國號曰衛。此所謂衛其實就是殷：

呂氏春秋慎勢篇　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豐也　注云：郼，殷舊封國名，

呂氏春秋慎大篇　夏民親郼如夏　注云：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路史國名紀丁　郼，殷也，讀如衣，蓋本杜亳，契都，故不窋曰湯嘗約於郼薄。

中庸　壹戎衣　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

此可證郼、衣、殷之爲一，而郼即衛，所以康侯𣪘毁曰"王來伐商邑，征令康侯啚于衛"，史記衛世家曰"封康叔爲衛君"，而逸周書作雒篇曰"俾康叔宇於殷"。朝歌之商邑雖仍號爲衛，但已是異姓之君；封於商丘的微子，雖爲商人治商而國號已改爲宋。但宋人則仍然以商自稱，如左傳曰"孝惠娶於商"（哀廿四）"天之棄商久矣"（僖廿二）"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詩中的商頌，書中的商書，都是宋人所編，所以仍稱"商"而不名以"殷"。

以上所述，是殷代商人自稱商，周人改稱爲殷、衣、郼、衛而商遺之宋仍自稱爲商。但今日所見的周書以及後此的左傳等書，有仍然保存"商"的稱名者，舉例於下：

牧誓　今商王受

多士　用告商王士

多方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立政　自古商人　式商受命

大雅大明　燮伐大商

大雅文王　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左傳昭元　商人是因

左傳襄九　故商主大火

左傳定四　皆啓以商政　管蔡啓商

左傳昭八　自幕至於商衛

國語吳語　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

禮記樂記　師乙謂子貢曰商者五帝之遺音也，商人識之

以上各條惟"商衛""商魯"之"商"是宋。

根據上述，我們叙述卜辭及有關殷的地址時應有以下的區別：

（1）凡國號人民應稱"商"，如商王國、商王、商人；

（2）凡都邑之商應與國號分別，而地名商者不止一處；

（3）除地名之衣外，凡稱"殷"者應指盤庚以後的時期，在此以前謂之"商代"；

（4）凡"殷人""殷墓""殷遺址"等，應指殷代的商人、墓、遺址；

（5）凡在商王國範圍以外的殷代遺址，只表示它是先於西周的遺址；凡在商王國範圍以內的商人遺址可以是殷代的，可以是殷代以後的；

（6）"殷，周之際"這一名稱，應只限於表明一個短暫的交替的過度時期，即殷末周初。

我們以上所述"商""殷"之別，郭沫若也有過簡明的分析。他說"根據卜辭的記載看來，殷人自始至終都稱爲商而不自稱爲殷的。在周初銅器中才稱之爲殷，起先是用"衣"字，後來才定爲殷。衣是卜辭中的一個小地名，是殷王畋獵的地方。周人稱商爲衣、爲殷，大約出於敵愾。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其後的楚國的稱謂上，楚國不自稱爲荆，別的國家始稱之爲荆，應該也是出於敵愾"（奴隸制時代6頁）。

第四節　泉名及京名

一．𣎆泉　…才𣎆泉𨻰　前2.15.6，上15.13

乙亥卜才𣎆泉𨻰貞𦎫自寮妹…又官，王其令官不毎克山王今…　前4.31.6＋續3.28.6

此乙辛卜辭，"𣎵泉"爲合文，于省吾釋爲輝縣之百泉(駢枝 I:23)。我們以爲應是肥泉。說文萉或作𧀢，艸、麻是形符的替代，肥、賁是聲符的替代，可證肥、𣎵同音，而卜辭金文𣎵即賁字。詩邶風泉水"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淇水注"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即詩泉源之水也。…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地當在今淇縣附近。

庚甲卜辭有"才自寊卜"(佚395，粹1212，河182，694，700，771)是自寊爲師次之名。寊、妹均爲地名。左傳襄二十四杜注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寊城"，續漢書郡國志東郡白馬縣有寊鄉，濟水注"濮渠水又東逕寊城南，即白馬縣之寊縣也"。據一統志，寊在今滑縣東二十里。妹即酒誥之妹邦，詩桑中"沬之鄉矣"，易歸妹"帝乙歸妹"之妹，據一統志在今淇縣東北。今淇、滑二地東西相距約三十公里，與肥泉俱屬相近。

肥泉即泉源水，卜辭所謂泉指一條水流，洹泉、𡥆泉亦然。

二、洹泉　洹其乍茲邑禍　續4.28.4，掇二476　武丁卜辭

洹其盜　前6.32.5

尞[于]洹　前6.30.3

其尞于洹泉大三牢，宜宰　甲903　武文卜辭

洹泉與洹即洹水，又名安陽河，詳洹水注。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絕"。洹水在殷都之旁，對於農業收成有極大的關係，所以卜問其禍否並致祭之。

盜，于省吾所釋，以爲讀爲衍，義爲㳄(駢枝 IV)。我們以爲釋㳄更爲直截，廣雅釋言"㳄，漫也"。洹水漫岸，故爲禍茲邑，茲邑指安陽之殷都。

卜辭又有東洹(粹1061)西洹(庫1019)之稱。

三、𡥆泉、來泉　師友1.200有"才𡥆泉"，寧滬3.279(哲庵319)有"才來泉"，善6280有來泉，都是乙辛卜旬之辭。

四、庚宗、義京、殸京

在武丁的特殊記事刻辭中，有一種記錄"宜"祭的，茲摘錄其辭並附以同時代或後於武丁的卜辭：

□□，宜于庚宗七羌，卯卄牛　前1.45.5

庚□，宜于庚宗十羌，卯卄牛，酌　殷契綴零24

己未，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ナ　前6.2.2(粹414)

己未，宜于義京羌三，卯十牛　中　前6.2.3(林2.2.12)

□午，宜于義京尸十人二，卯十牛　中　粹412

丁卯，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中　粹415

丁酉，宜于義京羌三，卯十牛　中　粹411

□寅，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又　燕10

癸酉，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又　續1.52.2

癸卯，宜于義京羌三人，卯十牛　又　甲3361

辛□[宜]于殸京羌卅，卯卅牛　前4.10.5

貞羽辛亥乎帚妌宜于殸京　續4.26.2　武丁卜辭

亥宜于殸京　續4.4.5

癸卯貞酌大宜于殸亯，伐…　上21.6　武文卜辭

己卯，宜牝，才襾　簠典96

己卯，媚子寅入宜羌十　菁3

甲辰卜貞王其賓宜于敦、衣，不遘雨　上20.1　乙辛卜辭

辛未宜允…　續2.25.1

允㞢奠宜十牛，十月，才京　簠典86

其宜允㞢　簠典96　武丁卜辭

來丁巳奠獻于父丁，宜卅牛　上27.10　武乙卜辭

以上凡不注明者都是武丁記事刻辭。其中庚宗、義京、殸京、敦、衣等都是地名。庚宗是魯地：左傳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杜注云"庚宗，魯地"；又哀八"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春秋地名考略云"今山東泗水縣東有庚宗亭"，續山東考古錄云"軍行三十里爲一舍，東陽在今費縣西南，三邑當在費縣泗水之間"。今泗水東有庚宗亭，與費縣接界。其地在曲阜之東，曲阜東之奄乃殷都之一。

義京是宋地：魏世家惠王"六年伐取宋儀臺"，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義臺"。莊子馬蹄篇"雖有義臺路寢"，郭象注"義臺，靈臺"。地名之義臺在今河南虞城縣西南，商丘縣之東北。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爾雅釋丘"絕高爲之京"注"人力所作"。人爲之高丘即積土之高臺，故卜辭的義京即宋地的義臺。然人爲之京和天然之丘，有時亦可通用：詩定之方中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京，大阜也"。

殸京亦是地名。由於宜於庚宗、義京都在商之舊都不遠之處，則宜于殸京，亦當如此求之。

卜辭之宜作圂，亦即俎字。金文編以爲俎宜一字，是對的(燕京文學年報3:64-65)。宜字在卜辭中有兩種用法：

1.祭名　貞我一月酌，二月宜　前1.39.2

其宜于妣辛一牛　上19.15

2.用牲　尞于河十牛，宜十牛　上24.4

甲辰宜大牢，尞小宰　甲246

都是動詞。後世祭社曰宜：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卜辭之宜有可注意的四事：(1)常常"宜于某京"；(2)宜之祭常用羌，如云

酌宜，伐百羌一酌宜羌　金393

己卯，媚子寅入宜羌十　菁3　記事刻辭

後者之"宜"似是形容詞；(3)乙6879"王ナ三羌于宜，不ナ若"，宜似是宗廟；(4)除宜于某京的記事刻辭外，其它卜辭中以宜爲祭名或用牲之法的，先公多於先王先妣：

土　續1.1.5，粹18

岳　金664，粹68，鄴初37.2

河　上24.4，摭續2，明續449

𡆥　佚146，明續434，449

㠯　金717

妣辛　上19.15

父丁　上27.10

中子　粹409

五、𡷈京　王往于𡷈京　乙1215+3071　武丁卜辭

…氐子往于𡷈…　明續748

乎𠬪才𡷈人　續5.24.1

戠牛于𡷈　前6.2.1

才果京　拓本

才𡷈　珠211，鄴三40.7　武文卜旬之辭

此果京，王所往而集合其才果之人，則其地當是重要的。卜辭果作𣎵，象木上果形。它可以和山字相合爲一字，此相合之字又可和京字相合，也可以分之爲果京、𡷈京。其地雖無從考求，但由其構形的變化可見"京"與"山""丘"的關係。

六、楚、楚亯、南單、三門、三戶　這些地名因常互見於一版，所以合併述之如次。

舞于楚亯　粹1315　武丁卜辭

𡉈于南單——𡉈于三門——𡉈于楚　粹73　廩康卜辭

其舞于𡧊——于楚又雨——[于]盂[又]雨　粹1547

取𡉈于三門，徹　甲527

己卯卜取𡉈，雨

壬午卜𡉈來于𡧊，叡

𡉈于三戶　下36.3　武文卜辭

古音"楚""足""疋"相同，惟"足"爲入聲。"楚"從林、足(疋)聲。武丁之殸京於武文作殸亯，而京即丘，所以楚亯可能是楚京，楚丘。

古地名楚丘者，不止一個地方。左傳閔二狄滅衛懿公，衛之遺民"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僖二"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詩載馳"言至於漕"，毛傳云"漕，衛東邑"。曹(漕)、楚丘在漢之白馬縣，河水注五"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白馬之楚丘，濟水注引竹書紀年稱楚丘，瓠子河注引"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丘"。太平寰宇記"漢爲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楚丘縣，後以曹州有楚丘縣，改名衛南"。故址在今滑縣東六十里。春秋隱七"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杜注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又云"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武成縣有楚丘亭，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杜氏此注，實相矛盾，因凡伯既在共縣東南，則戎所伐之凡伯楚丘應在輝縣附近，不是曹縣的楚丘。戰國初期金文𠫑羌鐘中的楚京或是卜辭的楚京，或是曹地之楚丘。衛詩定之方中"升彼虛兮，以望楚兮，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所望者是楚之京與堂之景山。此楚與京，應在衛地。

卜辭的三戶在鄴西。項羽本紀"度三戶，軍漳南"，集解云"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濁漳水注"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在梁期西南。…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據洹水注引魏土地記安陽城在鄴城南四十里，則三戶在安陽北四十里。

卜辭的三門，可能就是三戶，也可能另是一地。魏世家惠王"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漳水名漳水源，出洺州武安縣三門山也"。

南單在朝歌。淇水注"今(朝歌)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殷本紀"紂走入登鹿臺"，集解引"徐廣云鹿一作廩"，逸周書克殷篇作廩臺。朝歌故址在今淇縣東北。

武丁卜辭有南單(乙 3787,庫 491),但辭簡而不能明。武丁卜辭又有北單(上13.5)西單(前 7.26.3)西單田(旅順博物館)都是地名。晚殷銅器爵、觚(綴遺齋 21.26,16:11)都有南單,是族名。

南單與三門、三戶,楚都是安陽附近的地名。以上卜辭的祭法有二:一是歯,一是肆(卜辭作𣪘)。關於後者,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中山經凡洞庭之山"其祠皆肆瘞",注云"肆,陳之也,陳牲而後薶藏之"。

七、其它之京

陮京　鄴初 33.11
陮　佚 297,粹 955,金 182,370
𩰫京　佚 366,990;前 6.35.1
弘京　佚 936,前 6.1.8,林 2.2.11
㕚京　明 99,396

以上各京,除弘京外都是田獵之所。庫 652"乎田𦣻山"則知當時有田獵于山阜者。

第五節　武丁時代的多方

武丁卜辭所記征伐的方國甚多,可有三種整理的方式。一種如郭沫若在卜辭通纂的征伐一類,羅列了不同的方國;一種如董作賓在殷曆譜的武丁日譜中,排列了四年半以正土方、𢀛方爲主的卜辭;一種如胡厚宣的𢀛方考則但就所征的一個方國而加以平面的處理。武丁卜辭既無記年的,亦無如晚殷周祭的聯系關係,所以以干支月名譜作日譜是不很穩妥的。董氏在日譜中作的排列,其聯系關係不如帝辛日譜正人方的嚴密。這些方國乃殷以外不同種姓的集合,故不能如地名一樣的流傳下來,許多方國皆沒有文獻材料。

武丁占辭常有"允有來嬄自東(西、北)"的記錄,乃邊地諸侯報告敵國之入侵,幾乎沒有記"來嬄自南"的,郭沫若因此說"足見殷人南方無勁敵"(卜通 549)。但乙辛卜辭記正人方,乃用兵淮上的記錄,只是武丁時之內侵不在南方而已。由安陽、朝歌的都邑及以沁陽爲中心的田獵區而言,當時政事與田遊的範圍大約相當於漢代的河內郡,若包含商丘在內,則爲今天隴海鐵路以北的河南省部分(豫北和豫西)。豫西爲華北平原的西邊緣,太行山隔絕了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殷人似以此爲界,不過太行之西。武丁時代所征伐的方國,似在今豫北之西,沁陽之北,或漢河東郡、上黨郡;易言之,此等方國皆在今山西南部,黃土高原的東邊緣(晉南部分)與華北平原西邊緣(豫北部分)的交接地帶。

茲分別述之如次:

一、方　四日庚申亦有來嬄自北,子𡿧告曰:昔甲辰方𢦏于蚁,俘人十㞢五人;五日戊申方亦𢦏俘人十㞢六人,六月才𦎫。　菁 5(續 5.8.1 殘辭)

敦在沁陽田獵區,故此所謂方當在沁陽之北、太行山以北的山西南部。武丁卜辭之蚁與乙辛田獵卜辭之𠭰(前 2.11.5,2.34.7,2.35.1)是一字,後者與衣、䢅等地相近。又乙辛卜辭云"才長貞亞其从𠭰白伐方"(前 2.8.5),此長者據前 2.8.3—5 與陴、射相近,陴在濟源縣西百二十里,則長與𠭰當在今垣曲以東,方當在其北之晉南。

郭沫若以菁 5 之方爲土方(卜通 513),以"方弗敦見"之方爲竹書紀年之方夷(卜通 555)。我們曾經以爲兩者都是方夷,亦即逸周書王會篇"方人以孔鳥"之方人。西周師旂鼎"師旂衆僕不從王征于方"(三代 4:31.2),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六月"侵鎬及方"之方,皆即此方(禹貢 7:6,7:103—104)。路史國名紀戊說"方,方叔采。……周書武王命伐方,乃商圻內",以方爲詩采芑方叔的采邑。凡此皆讀方如字。孫詒讓周書斠補舉說文鬃或作祊,以爲方人即彭人,並因王會上下文推方、卜即牧誓從武王伐紂的彭、濮。卜辭又有大方(河 646,粹 801,1152),楊樹達甲文說 42—45 以爲即大彭,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凡此讀方爲彭。但卜辭自有彭字,而西周金文和詩皆有北地之方,則此卜辭之方似仍當如字讀方,而大方自是方之名大者,與此方方不同。

卜辭記方入侵之事,自武丁以迄帝辛,都有記載,其辭如下:

武丁卜辭

方其來　粹 1145
方其出　粹 1143,鐵 184.3
方其大出　鐵 151.2(五月),前 5.28.6(七月),明 857,河 645(九月),福 3
方不大出　前 5.28.6,庫 1739;參上 29.10(四月)
方出其受㞢又　續 4.9.3
勿令方歸　前 5.28.6(八月)
方其亦㞢告　甲 3066
方不𢦏　庫 547;參鄴二 35.6,35.12,綴 164
方其出唐　甲 2924
方不出于唐　河 705
方至涂䓯　續 5.4.3
方不出于𠤱　前 6.35.4,菁 9.8

方𡴘井方　燕 624
方允其來于沚一方其來于沚一方不其來　前 7.29.1
令立、見、方　粹 1292
方其敦大邑　前 8.12.2
方其敦見　戩 26.1,續 6.9.6,綴一 250;參前 4.34.6
方其敦　林 2.14.5;參佚 470
方𢦏　河 597;參下 29.13
方弗𢦏我吏一我吏弗其𢦏方　乙 2347,7074
方其𢦏我吏　乙 2287,7764
㔾于□𢦏方,𢦏,二月　河 592
王令庚追方　甲 243
告方出于且乙、大甲　前 1.3.4
于河告方來　上 6.5
亾來嬄自方　續 4.33.2,庫 1305
方勿于敦　乙 3134;參乙 4080
𢀛方　拾 13.2,前 1.44.5
弗𡴘方　庫 681
王循方　金 666,粹 1128,續 5.14.4
㞢其及方　佚 662
𠂤其取方　燕 606
方于戍㚔　甲 345
甶王𢦏方　明 209
缶从方?允𡴘,四日丙午𦎫方,不𤳳。缶𦰩𢦏㞢執,弗其𦰩㞢?三日丙午𦎫方,不𤳳。　綴 146;前 4.3.8,庫 460 殘辭
乎㑹㞢出自方　乙 948
𠂤㞢化𢦏方　乙 3422
方其大即㞢　乙 3422

庚甲卜辭

其又來艱自方　河 573
[今]日亾來嬄自方　庫 1305

康丁卜辭

不𨗦方?其𨗦方?又出方?及方?其又來方?　甲 3913
叀商行用𢦏羌一……用𢦏方　甲 574
弜用義行弗𨗦方　下 13.5(同片有羌方)

武文卜辭

犬𢓊允伐方　明續 617,𠨍 1.1
弜𠂤方　續 5.28.8
方其出一方不出　鄴 45.6
方𡨧並受又　粹 1285

乙辛卜辭

方來衣(?)邑,今夕弗𡆥王自　燕 89
己亥卜才長貞亞其从𠭰白伐方　前 2.8.5

方所出之地曰唐曰𠤱曰涂,皆在今山西中部和南部。據左傳昭元大夏、唐是晉唐叔虞的封地,定四稱之爲夏虛,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今安邑一帶。𠤱疑即榆,左傳昭八之魏榆,今榆次縣。涂水疑即左傳昭廿八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涂水是其一,杜注云"涂水,太原榆次縣"。

方另外可有三種說法:一爲方山,夏縣志方山在縣北,但"方山"之稱是較多的;一爲防姓或彭姓,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夏本紀索隱"按世本豕韋,防姓"。一爲房國,周語上"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今本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或有所本,而房爲祁姓。

二、土方　五日丁酉允㞢來嬄自西,沚𢦔告曰:土方𢦏于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菁 2

九月辛卯允㞢來嬄自北,𠭰妻姘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　菁 6

此是一骨之正反兩面,菁 6 又有辭云"王步自𩰫于𧧻司",是卜之當時所在的地名,無從考定其地望。但上述方侵𠭰之辭(菁 5),王在敦,以𠭰爲北,此骨亦同,則王當仍在沁陽一帶。𠭰在沁陽之北,土方在沚之東,當在𠭰之西。方既侵𠭰,又侵沚,則方似在土方之上。土方疑即杜,左傳襄廿四士匄所說"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注云"唐杜二國名"。左傳文六有杜祁,是杜爲祁姓,亦見西周金文杜伯鬲(兩周考釋 153);杜伯見周語上"杜伯射王於鄗",韋注云"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也。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亦見墨子明鬼篇。若土方是唐杜之杜而杜爲豕韋氏之後,則武丁實滅之。夏本紀

集解引賈逵曰"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征伐土方之事,僅見於武丁卜辭。主要的將帥如下:

王,沚戠　鐵122.2; 上17.5,17.6; 續3.10.2,6.16.7; 粹1098,1099,1104,1105; 圖4; 庫1549,1599; 林1.6.15; 新學9; 甲2241
王　明2338; 庫1588; 林1.27.11,2.7.9,2.9.2; 續3.9.1,3.10.1; 前7.7.4
戉　續3.9.5
帚好　庫237
三族　甲948

三、邛方　七日己巳允出來婧自西.長友角告曰,邛方出侵我示𥟌田七十五人　菁2
允出來婧自西,長戈化告曰邛方𢀛于我奠　綴117
七日己丑允出來婧自西,長戈化乎告曰邛方𢀛于我示……　菁5
壬辰亦出來婧自西,𠂤乎告曰[邛方]𢀛我奠,𢦏四邑　綴117
允出來婧自西,𠂤告曰[邛方]𢦏魖、夾、方、罙四邑　珠1182
……邛方𢀛𢦏𠂤示昜　珠1182
……自西……邛方𢀛我示……苑亦𢦏𠂤……　前7.17.1
□告曰邛方亦𢀛氐我牛五十　王緒祖拓本

由此可知邛方的入侵皆在西邊。沚處於邛、土之間,邛侵其西鄙而土侵其東鄙,凡從王征伐邛方或受邛方的侵伐者,皆當在與沚相近的地區,而邛所入侵之地亦當爲殷的邊地或殷之同盟或降服的諸侯的地區:

𠂤　續1.4.6,3.1.3; 簠地45,46
戉　續3.35.5, 前7.8.1, 粹1071, 庫39
沚　菁2, 珠276, 續3·3·3, 金531
原土　佚21, 前7.36.1
唐　續3.8.7
長,友,角,戈,化　菁2,5

伐邛方的諸侯國如下:

沚
戉　河568, 明續162
羽,戈人　金522

見　珠685
苗　續3.7.2, 佚13
𠭯　上16.10; 粹1082,1096; 佚17,862; 林2.24.5
望乘　佚20
自般　前4.31.3,6.58.4; 鐵172.4
我吏　鐵250.1, 圖12—13

由邛方侵犯和受征伐的地方而言,邛方似在今垣曲與安邑之間的中條山區域。邛方所侵犯的長、友等族,和唐是相隣近的,以下的殘片可證:

……自長、友、唐……　前7.8.2
……友、唐告……入于苑　前4.29.5

這些皆是武丁卜辭,大約也與邛方入侵有關。唐在安邑一帶,則此長、友、角、戈、化等也是相去不遠的。左傳襄四哀十二杜注以爲"戈在宋鄭之間",此是彌作六邑之戈,與卜辭的戈或稍有距離。據粹1165前7.12.1戈、亘相戰,則戈去亘相近,亘爲亘方(粹193)當是漢書地理志河東郡之桓,今垣曲縣西二十里。前2.8.4"才苗貞王步于𨛜",𨛜在濟源西百二十里,垣曲縣之東;苗在濟源縣西十五里,與垣曲接界。原土或即左傳僖廿四之原,今濟源縣西北十五里有原鄉。乙5311"勿乎王族从原。犬追亘出及"。可證原、亘相近。若此推測不誤,則邛在中條山,東界沚而西隣唐。邛與沚界於安邑與濟源西之間。

前5.13.5"往复从臬𡴂邛方",臬即渠之省,即沁水。

邛字作㐭,大約就是後來的邛字所從來,但說文以邛在濟陰,後漢書西南夷傳的邛都夷,都和卜辭邛方的地望不合。我們曾經以爲邛在河內太行山,其證據是考古圖所藏邛仲之孫伯戔盤"得於河內"而同銘的盤"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因此以爲邛在河內附近(燕報19:98,註八)。這兩件春秋時代的邛器,可能和邛方之邛有關,可能是江、黃之江。無論如何,卜辭的邛方都是在太行山西北的地區,則似乎是較可信的。

四、鬼方　鬼方昜,亾禍。　甲3343
己酉卜鬼方禍　乙6684
出鬼方受……　殷曆譜旬譜六附圖
隹鬼𢼸　乙3407
鬼不禍　無想221　𠭯其出禍　乙667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是武

丁曾用三年之力命震用克鬼方而賞之。詩蕩亦有"覃及鬼方"之語,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可見周與鬼方的關係而鬼爲翟(狄)之一種。殷本紀紂以九侯爲三公,集解云"徐廣曰一作鬼侯"。正義引括地志"相州滏陽(今磁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貳負之尸在太行伯東"。此國或即左傳隱十一蘇忿生之田之隤,今修武縣北(詳清水注)。凡此則以鬼在太行山東。

金文"媿"字是鬼姓,與畢、鄧、鄭諸國通婚。周語中"狄,隗姓也"。左傳僖廿三"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注云"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左傳僖二十四周襄王所立之狄后爲隗氏,周語中作叔隗。鄭語韋注云"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字亦作嬇、隤、潰、懷。楚世家索隱"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漢書古今人表作潰,大戴記帝繫篇作隤。左傳定四武王封唐叔於晉,分之"懷姓九宗",王國維鬼方考(觀堂13:1—10)以爲即媿姓。槐和櫰、瑰和瓌、餽和饋,古可通用,所以隤、隗、媿、懷都是鬼姓。由此可知鬼方實爲媿姓的方國,猶羌方爲姜姓的方國,西周金文的不其殷的玁狁(詩作玁狁)爲允姓的方國。

上述在太行之東的鬼侯城和隤可能爲西周以後隗姓赤狄所曾居處,不一定即是殷代鬼方所在。殷代鬼方似當在晉南。鄭語"當成周者…西有虞、虢、晉、隗、楊、魏、芮",左傳昭九"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此隗與魏當是鬼方較集中之處。左傳閔元晉滅耿、霍、魏而以魏賜畢萬,今芮城縣北五里。武王封唐叔於夏虛而分之懷姓(即鬼姓)九宗,則鬼方當在晉南。魏文侯禮賢所禮之翟璜、翟角以及魏時翟員、翟角都當是隗姓之人。春秋時代的梁伯戈(三代19 53)有"抑鬼方蠻"之語,王國維考定梁是夏陽之少梁,今韓城縣,在晉南之西陝晉交界處。凡此皆暗示鬼方的地望所在。但西周和春秋時代,此族的侵犯是多方的。西周初期小盂鼎記"伐鬼方",同銘又稱鬼𢼸(即鬼蠻),似在西北的陝境。春秋赤狄屢次的侵犯黃河以東姬姓諸侯,幾乎顛覆了華夏。

王國維的鬼方考,對於鬼方一事的考定,是有重大的貢獻的。但他其實受了五帝本紀索隱的暗示。索隱說"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此外他加入了混夷,以爲凡此一切都是鬼方。這種混同,是不對的。玁狁是允姓之戎,和鬼姓是不同的種族。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混夷…大王事獯鬻",明二者非一、

五、亘方　夕丰亘方　粹193

甲申卜貞𠂤及亘方　溫州市文管會藏甲
亘不雨　乙5388
亘不果𡚸執　乙5303

卜辭的亘,即漢書地理志之垣,今垣曲縣西廿里。粹193"夕丰亘方",夕有征伐之義,參粹1553和庫1117即知。丰即春秋之玤,左傳莊廿一"虢公爲王宮於玤",今澠池縣北,與垣曲接界。亘與諸國的征伐關係,略如下列:

犬→亘　乙5311
戈→亘　粹1165, 前7.12.1
戉→亘　乙4693
雀→亘　乙4693, 粹1553
亘→鼓　乙4684,6111
亘→雀　庫1117,1151
亘→㲋　乙2572
亘,𢦔→我　乙5234

卜辭又有宣方,其辭曰

宣方出于卜,𡨦　上24.7

此卜似是地名,粹1253"其自卜又來禍",卜或即逸周書王會篇的卜人(或以爲牧誓之濮)。逸周書世俘篇"百韋命伐宣方"應即卜辭的宣方。

又此亘卜辭或作王亘(前7.35.2),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武侯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史記作二年。集解引"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王屋即王宣,說文"宣,天子宣室也",山形如屋如宣,故曰垣。河水注卷四"清水……東流逕臬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春秋左傳(閔二)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者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方輿記要"臬落城在絳州垣曲縣西北六十里"。垣縣據河水注有陽壺城、壺垣亭,因與壺關相混,郡國志壺關下注引上黨記"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臬"。春秋時代的赤狄即殷代的鬼方,垣之附近在春秋爲赤狄臬落氏之都,可能此本爲鬼方盤據之地。

六、羌方　武丁時代以及以後的伐羌方,其意義極爲重大。武丁伐羌方所用的兵力,就其𠬵人(即徵集兵員)的卜辭來說,較之同時代伐土、邛等方國更爲雄厚,茲比較如下:

伐羌　婦好(之族)三千人,旅萬人,共萬三千人　庫310

伐𢀛　五千人　續1.13.5
　　三千人　庫1647，續1.10.3，前7.2.3，粹1078，林2.27.6
伐土　五千人　上31.5
伐𢀛　五千人　前7.15.4

所謂旅當是卜辭之"我旅"(乙5393，前4.31.7)或"王旅"(鐵90.1)。

武丁卜辭除稱羌方外，尚有北羌、多馬羌之稱：

王由北羌伐　前4.37.1，善5246
北羌虫告曰戋　鄴三34.14
雀取氏馬羌　乙4718
王乎伐馬羌　林2.15.18
令多馬羌　粹1554
勿令多馬羌　師友2.155
令多馬羌、御方　續5.25.9
……曰小羌……王其豎人……敎受　京津1291

除第一辭外，北羌與馬羌都是臣屬於殷的。馬羌可能是馬方之羌，可能是馬方與羌方。

要了解羌之所在，以及它和其它方國的關係，應將武丁以來卜辭中有關征伐俘獲羌的記載，排列如下：

(甲)武丁卜辭

沚　𢦏羌方　前6.60.6，(粹1170)
吳　𢦔羌、龍　鐵105.3，拾5.5，　京津1293，　存1.46
　　氐羌　甲351，乙2148
龍　𡫻羌　乙2962,2972,3017,4073
　　來氐羌　河626,630
帚好　伐羌　庫310
弜　伐羌　拾5.2，外366
　　獲𦣻羌　鐵31.3
弜、雀　伐羌　粹1167
雀　伐羌　甲2326
𡚸　㚇羌　乙865
𠂤　㚇羌　乙4858,4509

㚇𦣻羌　甲3067+3071
𡆥　氐羌　下9.4
　　往追羌　前5.27.1，珠423
射𠂤　㚇羌　續3.43.3
戉　㚇羌　鐵244.1，續3.42.5,3.43.1；甲3338，乙4692
𠂤　㚇羌　前4.50.6
　　來氐羌，來氐羌𢦏　庫1794
𠥓　㚇羌　續3.42.2
光　㚇羌𢦏　乙4692
　　㚇羌　前3.33.5,5.32.7
𣴎　㚇羌　前6.3.1
旨　㚇羌　金651
我　㚇羌　庫1621　乙6779我來羌𡫻用
子效　㚇羌　鐵59.1
𧱓　氐羌　前7 8 4
牧　氐羌　下12.13
　　㚇羌　珠758
𥄎　氐羌　乙2466
何　氐羌　乙2659
𡧊　氐羌　前6.6.4
帚好　執(羌)　鐵244.1
逆　執(羌)　續3.42.6
般　𡫻羌　乙1150
戈　𡫻羌　綴117
𢓊　𡫻羌，㚇羌　下38.7
　　㚇羌　河750，前7.2.4
　　來羌　戩42.3，明2341
　　氐卅馬，允其𡫻羌　乙3381
望乘　來羌　燕596
𣎆人　入羌方□田　甲3510

王　𢓊羌　拾5.1
𠂤　㚇羌　下37.1，上30.14
羌弗𢦔朕吏　前4.4.7　乙6400北史其㚇羌
出羌𠂤禍　安10.1

(乙)廩辛卜辭

𢦔羌方　甲1948，粹144
𨵦羌方，克𨵦，禽　甲2002
……羌方其用，王受又　善5784(京津4381)
羌二方白其用于且丁、父甲　善1443

(丙)康丁卜辭

戍　𠂤羌方　鄴三40.1
戍　叀義行用遘羌方　下13.5
五族　伐羌方　下42.6
王其𢦔羌方，禽　續3.41.7
于一月伐羌罙召方　鄴初40.2
叀可白叀乎口伐羌方、𢦔方、𦍙方　鄴三43.7

(丁)武乙卜辭

射𠂤以羌，其用于父丁　鄴三44.6

(戊)乙辛卜辭

余其𣪊遣告侯田册𢦔方、羌方、羞方、𦍙方，余其从侯田𢦏𢦔四邦方
　續3.13.1

以上擇要的摘記有關征獲羌人各條。卜辭記羌事者可分爲三類：一、記征伐羌或羌方的，其動詞爲伐、𢦏、𢦔、追、逐、𠂤、𢓊、𡫻、𡫻(即撻)等；二、記俘獲羌人，其動詞爲㚇(獲)、執、圍、氐、來等；三、記俘獲的羌人的用途。關於後者，可分爲兩項：

甲．用作從事勞作的奴隸

多羌□𥁕　前4.48.1　武丁卜辭
乎多羌逐𡖊，㚇　續4.29.2
乎多羌从馬　林2.15.15

乙．"用羌"，即在祭祀中殺之以爲犧牲

三百羌用于丁　續2.16.3　武丁卜辭

用三百羌于丁　燕245
三羌用于且乙　前1.9.6
來羌來甲戌㳄用　前6.67.4
今來羌□□用于丁　下37.7　參乙7201,7509
用羌自上甲　金459
用羌　上25.8，庫1404　參乙6779
用望乘來羌　燕596
羌十人用　甲2124
用射𠂤氐羌自上甲　燕235
用六羌，卯𡫻　前3.23.5
亞旁以羌，其御用　甲2464　廩辛卜辭
射𠂤以羌㳄用自上甲　上25.7　武乙卜辭
射𠂤以羌用自上甲　粹81
射𠂤以羌其用于父丁　鄴三44.6
𠂤以羌其用自上甲至于父丁
𠂤以羌于父丁　摭續2
射𠂤以羌一于父丁　明續626
𢓊用以羌于父丁　明續531
𢓊來羌其用于父丁　金118
其用自旬羌于父丁　明717
先用三牢、羌于彡，用　佚199
用望乘以羌自上甲　佚875
𢀛羌于□用　明續529

由甲項知殷王利人俘獲之羌人去遊獵，而從無命多羌代其征伐的卜辭，可見羌人在殷王待遇中另屬一格。

由乙項知殷王於祭祀時用羌(即殺羌人)以獻於其祖先，而卜辭所記用人之祭僅限於羌人、羌白(伯)及少數的其它方伯。在此待遇中，所殺的羌實同於作爲犧牲的牛羊豕。

卜辭記用來羌，則來羌應是俘獲的活羌。武丁卜辭所謂"氐羌"，廩辛、武乙卜辭謂之"以羌"，(比較燕596，佚875；燕235，粹81)，義與來同，說文"氐，至也"。由於用羌

之爲殺羌以祭，則卜辭中其它之辭亦當解釋爲殺生羌以祭者：

出于丁四羌　拾3 3

歲羌卅，卯十牛　前6.16.1

御于丁三牢，羌十　上26 12

匚于上甲九羌，卯一牛　上28.2

伐羌十，卯五宰　粹239

㞢伐于上甲九羌，卯牛　上21.13

其㞢羌十人㞢五　粹594

宜于義京羌三，卯十牛　前6.2.3

可見羌與牢、宰、牛同屬於犧牲。上述諸例中的動詞，可分爲兩類：一類是專門祭祀的，如出、御、匚、㞢等；一類是兼爲用牲之法的如伐、宜(俎)、歲等。卜辭"㞢伐于上甲九羌，卯牛"是"㞢"祭於上甲伐九羌卯一牛。卯、伐同爲用牲之法，義同爲殺：卯是劉之初文，爾雅釋詁"劉，殺也"，廣雅釋詁"伐，殺也"。知"伐""卯"俱爲用牲，則乙辛卜辭云：

王賓武丁伐十人，卯三牢

王賓且庚伐二人，卯二牢

王賓康且丁伐□人，卯二牢

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　前1.18.4

其"伐十人，卯三牢"相當於"伐羌十，卯五宰"，所伐之人即所殺之人牲。大約乙辛以前，常以羌族之人爲人牲，乙辛之時的人牲則不說明其族類。這是人牲因時代而發生的不同情況。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岡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羅振玉以卜辭的"伐若干人"之伐爲武舞(考釋下12)，至吳其昌作殷代人祭考始駁正其說。

對於羌方與羌人，應稍加申述。

羌方應理解爲一流動的遊牧民族，羌是他們的種姓。武丁卜辭所記與羌作戰的沚、戉、𢀛、雀等，或在晉南，或在河內附近太行山的區域。前7.19.2有"才敦圉羌"之辭，敦在沁陽附近，則羌去此不遠。卜辭的"馬羌"可能是馬方之羌，而馬方活動範圍似在河東，卜辭云：

𢀛……河東　燕673　武丁卜辭

……方其涉河東洮　前6.63.6

令㠯般涉于河東洮　甲1833+1929

告曰：馬方……河東　前4.46.4

弜于河東洮、奠即㞢　鄴三45.2　武文卜辭

此河東或與漢代的河東郡相當，今晉南。卜辭又云"令多馬羌、御方"，御方是玁狁之一族，在晉中、晉南一帶，詳下。康丁卜辭"伐羌罘召方"，後者即黎方，在今晉南壺關一帶，詳下。黎方與安陽殷都東西相望，中隔太行山。左傳昭四"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是記殷末田遊之所西逾太行而至晉南。乙辛田獵卜辭有

田羌　前2.44.5

田𦎫　前2.35.3

才羌貞　前2.26.1，2.35.2，2.35.4

的記錄，似殷末之時羌所居一部分已爲殷所有。又今陝西大荔縣西十五里有羌白鎮，地名"羌白"與卜辭的"羌方白"恐非偶然的相合，此地或是羌伯所曾居住之地，在河東之西。其地有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的沙苑(海、澤、阜)，宜畜牧。

由於羌人作爲犧牲的事實以及羌方地望的推測，我們以爲羌可能與與夏后氏爲同族之姜姓之族是有關係的。茲列舉可以助成這種推測的一些理由如下：(1)夏民族奉禹爲始祖，而六國年表序曰"禹興於西羌"；(2)夏爲姒姓，姒字從"以"而"以""台"古本一字，金文姒或作始；詩生民謂后稷"即有邰家室"，而閟宮曰"赫赫姜嫄，是生后稷"，邰即姒；(3)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4)左傳襄十四姜戎氏之駒支說晉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而周語下曰"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周語上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千畝在今山西介休一帶。

以上推測了羌方與夏的可能的關係，事實上是有很多的混淆的。據後漢書西羌傳說羌人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又說他們"披髮左衽"(此點與匈奴同)，乃指漢代的羌尚有停滯於較原始的社會之中，過其遊牧生活。我們推測，有與此等羌同族的夏，其種姓爲姜爲姒等等，在夏、周時代已進入較高級的形式，亦屬可能。此等族姓，在殷卜辭爲羌方爲羌，在春秋、戰國之書器稱之爲戎爲夏而不以羌名，凡此"諸夏"屬於高級形式的羌人，以別於尚過遊牧生活的低級形式的羌人。

若此推測爲可能；則羌爲與夏同族之人，商革夏命，因此俘虜其子民爲奴隸並作爲主要的人牲來源，乃近乎理。在殷代的奴隸之中，他們恐怕是最低級的，因爲不利用他們耕作，而大部分消耗於與牛羊同類的祭品。他們之從事田獵，一則由於他們習於田獵，其次則視他們爲獵犬而利用之。

六、龍方　王勿伐龍方——勿隹沚或从　乙5340

勿乎帚姘伐龍方　續4.26.2

王叀龍方　乙3797　及龍方　存2.302

龍方□降莫　河628

戈羌龍　鐵105.3，拾5.5，掇一520

吳弗羌龍　哲庵186

龍來氐羌　河626，630

令㠯以衆伐龍(?)戈　庫1001

此龍方與羌方似或合或叛，兩者當相近。若此"龍"字的詮釋不誤，則龍方可能與匈奴有關。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隱云"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班固燕然山銘"乘燕然，至龍庭"。

左傳昭二十九記夏代有學擾龍於豢龍氏者"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此種傳說，當有來源，但龍非後世想像的飛龍，當是一種較大的蛇類而已。

七、御方　□寅卜賓貞令多馬羌、御方　續5.25.9

壬午卜㠯貞王執多屯卸方于□

壬午卜㠯貞乎卸方于商　綴147

□巳卜王貞于中商乎卸方　綴148

余勿乎卸方　庫595

貞𢦏于卸方　前5.11.7

除第一例作"御"外，其它皆省彳。逸周書世俘篇"大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此禦方是國(族)名，御方之作禦方，猶卜辭祭祀之"卸"即說文之"禦"。西周金文不其𣪘爲秦人之器，銘曰"白氏曰：不其，馭方嚴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王國維考釋此器銘文，以爲"馭古御字，馭方者蓋古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國也，其人善御，故稱御方"。我們則讀"御方儼狁"爲御方之玁狁，御方是玁狁族之一支，銘文又曰"汝及戎大敦搏"則又呼之爲戎。試比較下列

不其𣪘　馭方　嚴允　戎

虢季子白盤　䜌方　嚴䜌

小雅出車　朔方　玁狁　西戎

可知玁狁即戎，而御方、䜌方、朔方是其一支。

八、馬方　我伐馬方，帝受我又　乙5408

告曰馬方……河東　前4.46.4

余受馬方又　前4.46.1

貞令多馬方射于北　甲

在羌方下曾述"馬羌"或爲馬方之羌或是馬方、羌方；又多馬羌與此多馬方亦是相應的。馬方與羌方當在相近之處。

九、印方　帚好其从沚或伐印方，王自東伐戈　乙2948

勿隹帚好从沚或伐印方，弗其受出又　乙961(參乙7774)

令婦好从沚或伐印方，受出又　粹1230

王叀沚或从伐印方，帝受我又　乙3787

王从沚或伐印　乙1873，2248

我以人伐印方　鐵259.2

而白龜伐印方　乙2948

印方所在地，可由而白推出。卜辭有關而的記錄如下：

戊午卜而弗其氐我中册□　前6.59.7(鐵200.3)

……允隻……人而……　鐵191.1

鬼卒羌，隻羌廿出五，而二　下38.7

雀隻虎，弗隻，一月　才而　天80

……羌廿人四，而一千五百七十　劍212

除末條是乙辛的征伐記錄以外，其它都是武丁卜辭。而近於羌和雀，所以它大約還在晉南地區。

十.尸方　侯告伐尸方　粹1187

隹尸方受又　甲279

王叀侯告从正尸　乙2871

侯告正尸　乙3860

王叀婦好令正尸—王叀𢑴白䖵从　續4.30.1

乎吳取尸　續1.33.7，2.29.5

勿乎敦尸　續1.10.6

甲子卜用尸翊內乙　乙5394

率𢼸尸　乙1512　(參乙6742𢼸羌)

𢼸尸于郭且　拾11.19

赤皇尸，才總，若　上13.5

印方臣…尸其臣商　京津1220

尸作㇋，與卜辭“人方”及“若干人”之人之作𠆢或亻者不同。西周金文大盂鼎“人”“尸”相分不混。“人”象人直立之形，尸象人横陳之形。卜辭金文“尸”又假爲夷。卜辭有四方之夷，其辭曰：

乙巳卜叀[東隹尸]

[乙巳卜叀南隹尸]

乙巳卜叀西隹尸

乙巳卜叀北隹尸　下36.6

壬午卜伐叀明東北尸　京都3001

我們曾以爲“隹尸”即“鳥夷”，因古文字隹鳥是不分的，而西周金文“尸”用作“夷”。尚書禹貢“鳥夷皮服”，正義“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大戴禮五帝德“東長鳥夷羽民”。凡此“鳥夷”均指東方或東北之夷（詳隹夷考，禹貢5:10），與尸方之在西者不同。

卜辭惟於羌及尸稱“用”與“戠”，戠義爲殺，左傳晉語則作施（考古社刊6:195—197）。左傳文六“晉蒐于夷”杜注云“夷，晉地”，又莊十六“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注云“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

又武丁記事刻辭“某日，宜于義京羌幾人卯十牛”，亦有作“尸十人二”者（粹412），可證尸、羌同類。

卜辭“尸其臣商”，是在武丁之時尸曾臣服於商王國。但它或服或叛，所以較晚的卜辭又有

叀伐尸于亩　下22.5

十一、黎方　卜辭的“物”字從牛從勿，或省牛。王國維考定爲“雜色牛”之物，是正確的。“物”所從之“㓜”，亦作爲否定詞之“勿”，董作賓釋爲“黎之初文”，郭沫若改釋爲“犁之初文”（詳郭氏釋勿㓜）。我們以爲“物”“勿”所從之“㓜”，象“力”上有土，而“力”是農具之象形。易繫辭下“揉木爲耒”，“耒”字從又從力，象手持木耒之形，卜辭“耤”字從之。

卜辭雜色牛之“物”和否定詞之“勿”讀爲雙唇塞聲，其字象帶了土塊的耒；卜辭作爲方國名之“㓝”或“𠛱”是農具的象形，與“耒”“利”等字讀爲舌邊聲。後者除作爲方國之名外，偶亦用作動詞用牲之法，其例如下：

虫于𡛩𠛱牛，酉五牛　續2.24.5

㓝牛于敦　粹421

都是武丁卜辭。其作爲方國之名者，有下述各期的卜辭。

武丁卜辭

令㓝、祉戠　庫1875

𠂤𠛱方，勿从　前4.36.2

禍𠛱　甲2958

弗幸𠛱　佚865

康丁卜辭

于一月伐羌𠬧𠛱方，受又　鄴初40.2

武乙卜辭

己酉卜𠛱方來，告于父丁　甲810

己酉卜𠛱方[來]，于父丁告　粹1127

己亥𣪊貞三族王其令追𠛱方，及于𤰃　京津4387

己亥貞令王族追𠛱方，及于□　明續616

王□祉或𢍏𠛱方，受又

…𢍏伐𠛱方，受又

…祉或伐𠛱方，受又才　掇一450

己亥貞王令𠬧衆𠂤伐𠛱方，受又　摭續144

甲辰貞𠬧以衆𠂤伐𠛱方，受又　粹1124

令𠬧伐𠛱，受又　安11.13

庚戌貞叀王自正㓝方

庚戌貞王矦𠂤

辛亥貞王正㓝方　綴184

㓝方其出

犬征允伐㓝方　明續617

王正𠛱方，受又　寧滬1.425

于丁卯敦𠛱方，受又　寧滬1.426

王正𠛱方才𬤊卜　寧滬1.427

王𧷚伐𠛱方，受又　粹1126

于辛巳王𣪕𠛱方　佚520

丙子卜今日𢦏𠛱方𡴘　下24.13

壬申卜𢓊𠛱于總　粹1125

以上的㓝、𠛱、㓝方、𠛱方都指一個方國。武乙時伐征伐𠛱方的規模很大：（1）王自或王侯征伐；（2）出動王族與三族；（3）出動𠬧衆。它的地望，可能和羌方相近，因爲康丁卜辭伐羌及𠛱方。卜辭記追𠛱方及於𤰃，這個地名（參甲3318，佚982）不識。又卜辭記王才𬤊卜伐𠛱方，𬤊雖屬殷國範圍以內，其地望亦不能考定。

卜辭的㓝或𠛱，可能是黎國之黎。說文曰“𨛫，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從邑𥝩聲，𥝩古文利；商書西伯戡𨛫”。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治長子）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續漢書郡國志上黨郡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注云“文王戡黎即此也”。左傳宣十五杜注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一統志“黎國本在長治縣西南黎侯嶺下”。凡此壺關之黎亭是：（1）殷諸侯國；（2）西伯所戡之黎；（3）春秋之黎侯國。

我們以爲春秋的黎侯，與壺關之黎亭應加分別。黎侯國在黎城：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郡國志上黨郡潞注引“上黨記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左傳宣十五潞子“奪黎氏地”，晉滅潞子而“立黎侯”，所以此重立的黎氏黎侯當在潞地，今黎城縣。此黎侯與殷同爲子姓：左傳隱元正義和殷本記索隱引世本黎爲子姓；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姓氏急就篇“黎氏，黎侯之後，子姓”。卜辭所伐之㓝當不是子姓之黎而是壺關之黎國。

黎城之黎既屬後起，則西伯所戡當是壺關之黎而非黎城。括地志以黎城爲黎侯之國，又以爲即西伯所戡之黎，似不可據。

據卜辭，黎與羌方相提並伐，則兩方當相爲鄰。乙辛卜辭記田羌，似羌方之地已漸爲田獵之所。左傳昭四“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此黎當是卜辭黎方之地。壺關之黎與安陽殷都隔太行山東西相望，西伯戡黎危及殷都，所以祖伊恐告於紂。

綜上所述，則武丁、康丁、武乙卜辭所記征伐之𠛱方應是黎方，黎方在壺關黎亭，它是（1）卜辭所征的𠛱方，（2）商紂爲蒐的黎，（3）西伯所戡的黎。

十二、𡕍方　子䠣伐𡕍方　乙2108，粹1174，佚786，續5.26.2

子䠣𢦏𡕍方——我乍，𡕍方乍　前5.13.1

子䠣𢦏𡕍方、缶　乙2108，前5.12.6

𡕍方、缶乍郭　乙5765，5790

𡕍方乍郭　乙906，5760

子䠣𩰫𡕍方，弗其𢦏　乙5347　參乙6692

弗其𢦏𡕍方　庫604

雀及子䠣徒𡕍方克　乙5582

𡕍方𩁹　前5.12.5

𡕍字從郭沫若所釋，並以爲箕子所封邑（卜通526）。我們以爲𡕍方或者是冀方，禹貢冀州所從來。左傳哀元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僖二晉獻公伐虢“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杜注云“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山西河津縣境。郭疑即虢，在今平陸縣；缶疑即陶，在今永濟縣。三地都相近。

十三、井方　三日乙酉㞢來自東，妻乎𠂤告：井方𢦏　下37.2，庫1596

方至井方，若　燕624

井方于唐宗彘　上18.5

鳴不𡠦井一𡠦　下6.13

勿乎从井白　鄴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尚書序作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今山西河津縣。漢書地理志“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河津之耿國，非祖乙所遷之邢，然“邢”“耿”古通，則耿可能即卜辭的井方。“于唐宗彘”之“彘”是動詞（參續3.8.2，前6.50.4），唐宗是地名，可能是安邑之唐。

此井方一直到乙辛尚存在：

井…从祉或　下39.6　武文卜辭

執井方　粹1163

…才𣪊餗…隹王正井方　三代4.10.2　乙辛金文

十四、祭方　雀𢦏祭方　誠明30

雀𢦏祭——雀弗其𢦏祭　乙5317

胡厚宣以爲祭是管城之祭國（殷代農業36—37）。左傳成四晉“伐鄭取氾祭”，杜注云“鄭地”；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路史國名紀“祭，伯爵，商代國，後爲周圻內，今管城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也”；春秋地名考略“隱元年祭伯來…後漢志中牟有蔡亭，蔡與祭通，今在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而後漢書郡國志“長垣有祭城”，屬於衛地。卜辭之祭至少在殷代晚期似屬殷國範圍以內，武乙卜辭云

辛未貞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才祭卜　寧滬1.346

十五、𨚕方　戊午卜貞弜不爽才南土禍，告史
戊午卜弜克貝、𡆥南邦方
己未卜隹𨚕方其克貝、弜，才南土
己未卜多𠭯亾禍，才南土（三辭）
庚申卜貞雀亾禍南土禍，告史（一辭）
庚申卜貞雀亾禍禍，告史
辛酉卜貞雀亾禍南土禍，告史（二辭）
辛酉卜雀亾禍禍，告史
壬戌卜貞多𠭯亾禍才南土禍，告史　甲 2902

這是一完整的左胛骨正面，卜辭刻列以臼部爲下方，與一般胛骨之以臼部爲上者相倒。正面共有卜辭24條，除上述 13 條外，尚有 11 條卜㞢母壬、母癸、母庚、母萑。一辭之中，禍字兩見者，第一字是動詞，第二字是名詞，如“禍南土禍”即遘南土之禍，“禍禍”即“遘禍”。此是一種解釋而已。

此骨記“南土”或“南邦方”之某方，似在今商丘以南淮水一帶，因據乙辛征人方的途徑，𠭯在商丘附近。此骨中所提到的弜和雀則是殷國的邦侯，二邦相當鄰近，故於一辭卜兩邦伐羌，又於一版卜受年：

弜眔雀伐羌，禍　粹 1167
庚子卜雀受年——庚子卜弜受年　前 3.1.2

詩殷武“南國是式”“式是南邦”“莫如南土”，可證“南國”“南邦”“南土”是一，則此骨的“南土”即“南邦方”。武丁卜辭之記南土、南邦方者，這是僅見之例。

十六、大方　大方伐□𡧊廿邑　粹 810
大方不其來𦥑　乙 121＋229
丁酉卜王令𢦏大方　坊間 3.61
□辰卜□方、大方□敦㞷不執　河 646

此大方亦見於廩辛卜辭：

來告：大方出伐我𠂤，叀馬小臣…　粹 1152

此大方與敦、𡧊爲鄰，武丁卜辭云：

往自敦、𡧊　續 3.38.1
𠚤𡧊令執　前 6.17.4
省至于𡧊　續 3.14.2

雀追亘——𡧊𢦔猷　乙 5303
𡧊氏𢊁　庫 527

敦在沁陽附近，則𡧊亦近之。卜辭卜“𡧊受年”，則當屬殷國範圍之內。

十七、兌方　今□从倉侯虎伐兌方，受㞢又　前 4.44.6
王叀倉侯伐兌方，受㞢又　續 3.12.5
伐兌方，受㞢又　乙 3264
伐兌方，帝受我又　續 3.12.4
王亥𣎆尤于兌方，受㞢又　乙 1986
勿伐兌方　前 6.5.7
王勿伐兌　零 21
徃伐兌方　前 6.6.2

此字于省吾釋豫（駢枝Ⅱ:4—7）。倉侯爲伐周之人物。

十八、湔方　戉受湔方又　粹 1123，鐵 162.4，前 7.42.1，掇一 382
戉𢦔湔方　郭沫若綴合例 2

十九、豸方　令望乘罙興途豸方　郭沫若綴合例 3

字或釋虎，但與西周金文南宮中鼎“伐反虎方”之虎不同。

二十、𩲃方　戉、𩲃方　林 2.15.3
貞王令䰡　王緒祖拓本
壬午卜王，取𩲃方　前 4.52.5
𩲃來羌　續 2.27.8，明 2341
𩲃㚔羌，獲廿㞢五，而二　下 38.7
𩲃不其多隻羌　河 750
令𩲃田从𢦏至于𣵀隻羌　前 7.2.4
𩲃氏馬卅，允其㚔羌　乙 3381

以上𩲃方、𩲃方、𩲃是否爲一，尚待考；釋𩲃字亦不確。𩲃方與戉並列，𩲃則爲伐羌的主要方國。粹 941 有“執𩲃”。

廿一、𠁩方　王伐𠁩方　續 3.12.3，前 7.15.4，哲庵 97
王从望乘伐𠁩方　鐵 245.2
𠁩方其爯隻𢦏　上 18.4
方不至于𠁩方　珠 276

𡚤𠁩　續 6.7.1，下 34.7

廿二、𢦔方　之日允𢦔𢦔方　乙 4069
允既𢦔𢦔方　乙 4701
㚔𢦔𢦔方　乙 2503

後兩辭的征伐者是𠂤、化、正等邦國。

廿三、𡥈方　前 6.28.8，林 2.29.4，燕 81，存 2.300
廿四、冎方　乙 2170，3536，3356
冎　乙 3081，3141，存 2.317
廿五、興方　乙 1462，5075，5159
廿六、㫃方　河 631，拾 5.10
廿七、𩰫方　河 624，佚 682；京津 1230（與邛方）
廿八、𩰬方　掇一 87，90
廿九、𢆉方　乙 7767

第六節　武丁時代的晉南諸國

一、周　令多子族罙犬侯璞周　前 5.1.7＋5.7.7
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　續 5.2.2
令㫃从倉侯璞周　前 7.31.4
令㫃族璞周　前 4.32.1
从倉侯璞周　別二東洋 5
氐多□□从倉侯璞周　燕 641
王曰：余其曰多尹其列二侯上絲罙𠚤侯其𢆶…周　別二桃山
令上𦀚□璞周　續 5.22.3
璞周　河 636，下 37.4，明 984，1759
医弗敦周　拾 4.12
𠂤弗𢦔周　鐵 26.1
令周　鐵 128.2，林 1.26.18，前 6.63.1
周不㞢𡆥　乙 5329
周弗其𡆥犬　坎 TO1007a，善
周　京津 1267—1274，存 2.317

以上武丁卜辭之周多𠱠或𠱠，與西周金文“宗周”“才周”之周同形，所以孫詒讓釋周（舉例上 32），是正確的。“璞周”之璞是動詞，唐蘭所釋，並以爲相當於㝬鐘“𢦏伐”、虢季子白盤“博伐”、詩六月“薄伐”，也是正確的（殷虛文字記）。卜辭惟於伐周稱璞，而武丁以後不見有關周的記載。

周文武以前的初期歷史，記載很少而不明確。周語上“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詩公劉說公劉“於京斯依”“於豳斯館”，匈奴列傳說公劉“邑於豳”，而周本紀則以爲慶節“邑於豳”。此京與豳在漢之臨汾，今新絳縣東北廿五里。說文附豳於邠下，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太王去邠”，逸周書度邑篇“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周本記索隱云“豳即邠也，古今字異耳”。豳、邠古今字，皆得名於汾。汾水注“汾水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黃阜下”。太平寰宇記“九京一名九原…有水名古水，出九原西”。漢書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汾陰在今榮河萬泉縣境，據汾水注“介山即汾山也”。又說稷山“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汾山就是說文的豳山，乃古公去岐以前的豳邑，古公得名於古水。周之得名，亦在此附近。涑水經“西過周陽縣南”注云“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兎舞於市，即是邑也”。史記孝文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三十九里”，在今縣東六十里，董澤在其西。又據水道提綱說“汾口西岸即韓城之周原堡也”，東去周陽亦不遠。公劉詩曰“逝彼百泉”“觀其流泉”；河水注卷四“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涌，大幾如輪，深則不測”。此所形容，當是今萬泉縣東谷中有井泉百餘區之地。由上所述，公劉之豳以及周在今山西南部之新絳、稷山、河津、萬泉、榮河一帶，當大河之東、汾水之南、鹽池西北的涑水流域。到了古公，孟子梁惠王下說“太王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所踰的梁山即漢書地理志“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之呂梁山，今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自古公而周始去晉南而至於陝。以上所述，大致根據周初地理考，其結論云“周人蓋起於冀州，在大河之東”（燕報 10:1958）。其論證各點，我們已稍加修正，但此說之是否正確，還待證明。

卜辭中只有武丁時代有關於征伐周的記錄，此以後再不出現。關於殷代晚期的殷周關係，則竹書紀年和後漢書西羌傳兩書有較詳的記載：

西羌傳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
紀年　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來朝。　太平御覽八十三
西羌傳　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
紀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西羌傳註
西羌傳　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

紀年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人大敗。　西羌傳註
西羌傳　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殷牧師。
紀年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　西羌傳註
西羌傳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紀年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西羌傳註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太平御覽八十三
文丁殺季歷。　晉書束皙傳
詩閟宮　（大王王季），實始翦商。

周王季所伐的西落鬼戎即西落的鬼方之戎。落即潞，韋昭鄭語注以爲隗姓，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潞、潞子國"，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赤狄之中，潞氏最强，左傳宣公十五年潞"奪黎氏地"，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七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王季之伐鬼戎，實與西伯戡黎有同一的意義，即肅清晉南諸戎，此諸戎在晚殷當是殷都以西的外圍。失此屏障，就影響了殷的安全。

王季所伐的燕京之戎，據淮南子地形篇"汾出燕京"高誘注云"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水所出"。

王季所伐的余無之戎，徐文靖竹書統箋以爲是余吾與無臯二戎。他說"左傳閔二年晉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臯（按此引郡國志上黨郡壺關注文）。成元年劉康公敗績於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四十里"。但春秋地名考略(13:21)則以爲臯落在垣曲西北六十里。若余無與余吾或徐吾有關，則王季所伐的余無之戎仍在隗姓的潞境，仍是鬼方的一支。

二、缶　王敦缶于蜀　上9.7，粹1175，明2330，續1.52.1，天68
王敦缶，受又　甲261，粹1176
我戋缶　珠463
多臣戋缶　乙2000
缶不其嬳犬　前3.33.4，粹939　令缶、犬　天70
我吏其戋缶——我吏弗其戋缶　乙7795
我吏毋其戋缶——雀弗其嬳缶——子𧧑弗其嬳先　乙6702
子𧧑戋基方、缶　乙2108，前5.12.6
基方、缶乍郭　乙5765，5790

缶䍐蜀受年　乙6423
缶不其來見——缶不其來王　乙5393

缶與河津之基方、臨汾之犬、平陸之郭、新絳之筍相近，亦當在晉南。說文匋下云"史篇讀與缶同"，是匋、缶古是一字。缶疑即陶，漢水注卷四"漢水又南逕陶城西，…陶城在蒲坂北，城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今永濟縣。

商王國與缶的關係最可注意，約分爲以下各類：第一，王親征缶，多臣及我吏戋之；第二，卜缶之來王與來見；第三，卜缶之獲犬與否；第四，卜缶與犬之受年。

三、犬　犬追亘屮及　乙5311
王其从犬自　金374
雀往𦉼犬　鐵181.3
令犬、𢀛于京　續6.7.9

其它之例見周、缶兩項下。犬和缶、雀、𢀛、亘等國有交涉，它可能是周人所謂的畎夷、昆夷、犬戎：詩緜"混夷駾矣"，說文馬部引作昆夷，口部引作犬夷；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事昆夷"。左傳襄卅一正義引尚書大傳文王"四年伐畎夷"，西伯戡黎正義引作犬夷；周本紀文王受命之"明年伐犬戎"，又"穆王將征犬戎"集解云"徐廣曰一作畎"。凡此可證犬、畎、昆、混、都是相通的。左傳隱十六"狄侵晉…涉汾及昆都"，今臨汾縣南有昆都聚，可能是昆夷之都。卜辭卜犬侯是其長。

四、串　串其戋𠬝　粹1288，1289；燕637，758；鐵1.3
串其取方　燕606
串…朕吏…　庫365
串弗[戋]雀　掇一271
串弗戋周　鐵6.1

串作𠁩，郭沫若釋毌（卜通540），爾雅釋詁貫、串並訓習，所以串可能是詩皇矣"串夷載路"之串夷。卜辭的医串（庫1109，林2.3.16）則爲某侯的私名。林2.26.4有"串尹"則爲串國之尹。

五、郭　彗䍐郭弗其氐屮取　前2.21.4
令郭氐屮族□屮友　前7.1.4
令郭氐多射，衞　下25.8
畢令郭以衆𠂤□　下27.14
勿乎依敦郭　前7.2.3，粹1246

敝尸于郭旦　拾11.19
將𤜨、郭于京　前5.8.4
令郭、𢀛才京　甲3510
郭亾其來，才鼓　燕681

郭作㙓，亦即說文古文墉字。古郭、虢音同相假：左傳僖二隱元之虢，公羊傳作郭。鄭語之虞虢，即北虢，漢書地理志以爲在河東郡太陽，今山西省平陸縣。大雅皇矣述文王"以伐崇墉"，墉或是國名。郭旦是另一地名，今河南孟縣北十五里有郭旦鎮，亦作穀旦。

六、蜀　王敦缶于蜀　上9.7，粹1175，明2330，續1.52.1，天68
王𠬝人…正蜀　下27.7，30.10
至蜀，我又事　前8.3.8
至蜀，亾禍　乙1811，劍71
才蜀　庫1096，1110

此字孫詒讓以爲是蜀字而省虫（舉例下9）。我們以爲此字從目、從𠃌，𠃌即旬字。金文筍伯𩰫和伯筍父鼎（盨、甗）的筍字從竹、從目、從𠃌，其音符即卜辭的蜀字。卜辭先公高祖中的㽞，或從𠃌（拾2.9，庫1644，摭續2），或從蜀（下36.3），可證𠃌、蜀是一。說文"旬目搖也"，義與瞚同；說文"蝡，側行蟲也"，今之蚯蚓，𠃌象其形，加目爲蜀。卜辭之蜀是後世的筍國，史籍作荀。

汾水注引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於家谷"。莊伯卒於周桓王四年，是在其前。河水注卷五又引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伯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是爲周桓王四年。芮在晉南，京、董當與荀近。左傳文六"改蒐於董"，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汾陰在今榮河縣北。沈欽韓春秋地名補注據後漢書郡國志臨汾縣東有董亭，以爲汾陰乃臨汾之誤。左傳宣十二"董澤之蒲"，杜注"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涑水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春秋文公六年蒐於董，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董地當在今聞喜、榮河一帶。涑水注又曰"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故城在今新絳縣西。汾水注和漢書地理志注引汲郡古文"晉武公元年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是年爲周桓王四年，據紀年荀人董伯皆叛。左傳桓九"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此在周桓王十七年。漢書地理志引汲郡古文"文公城荀"，當更在後。

晉地又有郇：左傳僖廿四"郇，文之昭也"，說文"郇，周文王所封國，在晉地…讀若泓"。文選北征賦注引汲郡古文之荀作郇，二字常相混。左傳僖廿四"盟於郇"，成六"必居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此近解縣之鹽池。涑水注"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下泉）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解縣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春秋地名考略以爲在今臨晉東北十五里。

荀、郇應有所別，卜辭之蜀或應是荀。

七、旨　西吏旨其屮禍　乙4536
旨其伐屮𧶜　乙4502　參乙7509
旨戋翟　乙2266，5395
旨正妻——旨、疋不其□妻　乙1054
旨伐𡍬戋　乙2874
旨戋雀　乙4869
旨嬳羌　金651
旨弗其載王事　續3.25.3，3.26.3

以上旨所伐之國有羌、雀等國，與疋並列而後者與𠂤、化等皆在古夏墟一帶。旨當是耆國。

尚書的"西伯戡黎"與尚書大傳的"文王伐耆"，應分別爲二事。周本紀說文王"明年敗耆國"，尚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說文王受命"五年伐耆"。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是戡黎之事，而集解引"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作阢即𠇍之譌，與"耆"無涉。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15:103)說"合黎、耆爲一，非是。伐耆乃文王事，戡黎乃武王事，通鑑前編嘗辨之"。

旨爲西吏，此西吏乃是商王國的官，因卜辭又有旨載王事之語。旨爲商王國西土的與國，所以周文王伐紂，先伐耆。

八、㞷　羌其𦉼㞷　粹1170
𠙵允𠂹㞷　林1.30.8
方其來于㞷　前7.29.1
來自㞷　乙2943
王吏人于㞷　乙1355

以上的"㞷"，從𠀠從儿，羅振玉釋洗（考釋中68），王襄釋㞷（類纂49）。卜辭先、𢓊、前等字都從𠀠得聲，所以字應是"跣"的象形。卜辭的㞷戓，乙3797"勿隹𠀠戓"則作𠀠。所以此字可能是侁、姺、莘、㜪的初文。

左傳昭元"商有姺邳"，莊三十二"有神降於莘"杜注云"莘，虢地"，今陜縣硤石鎮西

北十五里有莘原。周本紀索隱引世本"莘國，姒姓"。姺或作侁，莘或作甡，四者又皆通用爲一。

沚爲國名，卜辭的沚戜或省稱爲戜（前 5.8.3，林 2.5.2），乃是私名。庚甲卜辭有"才沚卜"（河 685），至武文卜辭則有

　　亶以沚或伐猶　粹 1164
　　王从沚或　綴 155
　　令□□沚或　下 38.6
　　王叀或从　鄴三 38.1
　　令或歸，若　師友 1.174
　　王乍令或不由　善 6368

此沚仍是武丁時代的沚國，或（不是或字）則是戜的後代的私名。

武丁時代的沚和土方、邛方、羌方、龍方、印方有過征伐的關係，此諸方多在晉南，所以我們定沚在陜縣是適合的。陜縣在以上諸方的南面。1954 年考古研究所在陜縣靈寶一帶調査，發現了一些殷代遺址。

十、雀　武丁卜辭中雀的征伐它方與雀的被侵，記載最多，玆簡單的排列它所征伐（箭頭向右）與被侵（箭頭向左）於下：

　　雀→亘　乙 4693，5116，5303，5311；粹 1553
　　雀→祭　乙 5317
　　雀→𢦔医　甲 183，佚 604
　　雀→哭　乙 4380
　　雀→戉　乙 4693
　　雀→戉、缶　虛
　　雀→夒　乙 4718
　　雀→馬羌　乙 4718
　　雀→羌　甲 2326
　　雀→敎　甲 206
　　雀→犬　鐵 181.3
　　雀→旻　拨一 250
　　雀→基方　乙 5582
　　雀→目　乙 5311

　　雀←亘　庫 1117，1151
　　雀←串　拨一 171
　　雀←缶　鐵 1.2　雀→缶　乙 6702
　　雀←旨　乙 4869

其中亘在垣曲縣西二十里，祭在鄭州東北十五里，敎在垣曲縣，河水注"敎水出垣縣北敎山南"（殷代農業頁 36—37）；羌、犬、基方、缶、旨等皆在晉南。雀之所在，當近今豫西。

第七節　武丁後的多方

武丁卜辭記載方國較爲詳備，武丁以後比較簡略了。上述武丁諸方之見於武丁以後卜辭者，有以下諸方：

　　庚甲　方
　　廩辛　　大方、羌方、召方
　　康丁　方　　羌方、召方
　　武文　方　　羌方、召方
　　乙辛　方　　羌方

已見武丁方國下。武丁以後方國之不見于武丁卜辭者則有如下述。

一、𢦏方　叀乎可白叀口羌方、𢦏方、緫方　鄴三 43.7
　　　　㠯方叀虘方乍或
　　　　戍及虘方　鄴三 43.4
　　　　戍及𢦏方𢦔
　　　　戍甲伐𢦔𢦏方校　甲 807
　　　　王共…𢦏方…　京津4385　（以上康丁卜辭）
　　　　□□卜才𪊨貞…𢦏方，余从…　上 18.9
　　　　乙酉王卜才𪊨𩠐余其敎𢦏，叀十月戊申𢦔？王占曰吉。才八月。金493
　　　　叀𢦏令一…余正三邦方　上 18.2
　　　　余其𨻰𠨘告侯田册𢦏方、羌方、羞方、緫方，余其从侯田甾伐四邦方
　　　　　續 3.13.1　（以上乙辛卜辭）

康丁和乙辛所記虘方，或增"又"，或增"又"增"草"，其實都是一個字。此方與羞方、羌方緫方爲四邦方，則它與羌方當相鄰近。𪊨之所在，可參看卜通 596，粹 1457，續 6.1.7，與濟源縣南之向相距十餘日路程，

二、緫方　見於康丁和乙辛卜辭，已見上條。其中續3.13.1一辭全辭缺刻橫畫，有誤釋爲"庚方"的，今改正。

"緫"字從"叀"下"𢆶"，卜辭"叀"是惠字，故隸定爲緫。但說文"專，一曰紡專也"，字亦可能是"縛"，亦可能是說文之"㮩"字。卜辭云

　　今𢦏伐緫　林2.12.10　武丁卜辭
　　亦𠂤尸才緫，若　上13.5
　　雀乙酉至于緫　前 7.12.1
　　叀𠬝令𠭯及緫　燕 418
　　令見取攺罜十人于緫　甲 2124
　　𠬝令緫尹方至　前 4.41.1
　　于緫𠂤　安 11.8
　　壬午卜衍召于緫　粹 1125　武乙卜辭
　　王步于緫　上 13.4
　　癸丑…才諄旬　癸亥…才緫旬　癸酉…才食旬　粹 1426

三、㠯方　疑即蠻方。說文䜌之古文作𠬪（從𠬪，與從爪同），魏正始石經無逸、君奭"亂"字同此作，未改字敦煌本尙書則作䜌。由此可證㠯即䜌。西周金文虢季子白盤的䜌方指玁狁；秦公毁的"䜌夏"和梁伯戈的"鬼方䜌"指戎或鬼方；兮甲盤的"䜌宄"指南淮夷。由此可知蠻有在北的，也有在南的。文獻中的蠻亦是兼指南北的：如詩韓奕"因時百蠻…奄受北國"，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於北蠻"，左傳成六"陸渾蠻氏"，而詩采芑之"蠢爾荊蠻"、閟宮之"淮夷蠻貊"即楚世家所謂"江上楚蠻"。其稱號或曰"蠻"，或曰"蠻方"（詩抑用逷蠻方），或曰"北蠻"，或曰"百蠻"，或曰"某蠻"。由此可知"蠻"亦爲一個種姓之族。

鄭語說"蠻芈蠻矣""姜嬴荊蠻"，則芈姓之荊楚爲蠻。荊楚之姓，金文作嬭或𡢁。左傳桓七正義引世本"鄧，曼姓"，金文鄧孟壺作㚰，鄧伯氏姒氏鼎作𡢁，是鄧亦芈姓。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新成，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續漢書郡國志新城有"鄤聚，古鄤氏，今名蠻中"；左傳昭十六"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傳作曼。由此可知種族曼、蠻之相通，姓氏嬭、芈、曼之相通，種族之曼與姓氏之曼之相同，則蠻爲芈姓，甚有可能。左傳文十一長狄鄋瞞，瞞亦蠻之同音字，則蠻與狄似亦有互相包容的可能。楚爲芈姓之最强大者，而與戎蠻子有攻伐的關係，蠻子而附加"戎"，可能表示它是較原始的蠻氏。

西周以後的金文如中伯作䜌姬壺（䜌作𢿿），䜌左軍戈和䜌書缶，都是晉國姬姓的欒

氏。它的采邑當在晉地，而"䜌"之作"𢿿"，亦可證"䜌"爲芈姓。

武丁卜辭有"酌㠯"之語（粹 398，446，前7.4.1）乃是祭名。又卜辭中有方國名㠯者，其辭如下：

　　令郭，㠯才京　甲 3510　武丁卜辭
　　乎犬，㠯于京　續 6.7.9
　　叀猈，㠯[于]京　珠 93
　　令𢦔㠯　前 5.36.6
　　叀般乎㠯　拾 2.14
　　叀尸乎㠯，王弗每
　　其乎㠯羌，叀　粹 495　康丁卜辭

其字同於說文系之籒文，但說文"𢇁，係也"，所以"㠯"可能是㠯字之省，則仍當是䜌。

乙辛卜辭有"才㠯"之辭（明 929），則䜌地至殷末已爲殷有。

四、北方　辛亥卜北方其出
　　　　弜𢦏衆不出
　　　　辛亥卜大𧻚以羌一用于大甲　劍 187

此武乙卜辭。"北方"可能指北地的方國，猶如後世的朔方；也可能是北方，與西周初的北國（即邶）有關。

五．汩方　其𢦔汩方　善76

此武乙卜辭。

六．𢀜方　己巳貞並𠂤伐𢀜方，受又　粹 1535
　　　　己巳貞並𠂤伐𢀜，受又　寧滬 1.431

此武乙卜辭。

七．𠙵方　…𠙵方美…　甲1267　廩辛卜辭
　　　　用𠙵方𡆥于妣庚，王賓　明續669　康丁卜辭
　　　　王令卯企𠙵方　粹196，佚 913　武乙卜辭
　　　　癸未貞甲申𠙵方□自上甲　鄴三 44.6
　　　　𠙵方以牛，其蒸于來甲申　明續 499
　　　　庚辰貞令乘望企𠙵方　京津 4386
　　　　辛卯…方于𠂤…余其甾𡚱…余又，不𢀛才，天邑商…　甲3690　乙辛卜辭
　　　　……………小臣牆从伐，禽𠙵、美

……廿人四,而千五百七十,鼄百
…丙,車二丙,□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又白麐于大乙,用隹白印
…鼄于且乙,用美于且丁。俘曰京易。劍212

此占,據我們以下考定征人方的路綫知其在今永城、宿縣之間,約當今皖、蘇交界之處。據劍212牛骨刻辭(殘存下半截),可推知爲征伐占、美所獲之數,並以俘獲殺用於其先祖。據庚甲卜辭有記"才占卜"者(金25),猶祭方之有"才祭卜"者之例,凡此方國有時亦爲時王所臨幸。武丁卜辭有"𠂤方其出禍"(乙6382背甲),則此方武丁時已見存。

乙辛時代所征伐的人方、盂方、林方等,詳見下節。

第八節　乙辛時代所征的人方、盂方

武丁卜辭中所征伐在西土的尸方,與乙辛時代在南方的人方,是不同的兩個邦方。尸和人的寫法也不同,這在西周初期金文大盂鼎還是如此。西周初期金文所記伐"反尸方"與"東尸"恐怕也不是一個,東尸是在山東境內。

董作賓爲了要證實他所擬定的"殷曆",曾在他的殷曆譜中彙集了征人方的卜辭依年、月、日排列爲帝辛日譜,並繪出往返路綫圖。這樣作法本來是很好的。可惜他爲了要符合他的"殷曆",在排比上常常是削足適履,在材料的去取與解釋上也不無錯誤,他所考定的地名,也有不合乎時日所排出的路程的。我們現在一一糾正這些錯誤,增入了新出的材料,删除了不必要的和錯置的材料,作"正人方歷程"。

重要的地名的考定,路綫方向的推測,行程中年、月、日干支的系聯,是作成"正人方歷程"的條件。我們所選錄的卜辭,必須有"正人方"或"來正人方"的記載的,否則必須有別的足資說明它們與正人方卜辭有聯系的證據。

正人方歷程

隹十祀才九月,甲午	余步从医喜正人方,告于大邑商	卜通592
甲午	余从医喜正人方	明154
才(閏)九月癸亥	正人方,才雇	林1.9.12,前2.6.6
才十月癸酉	正人方,才勤	哲庵255
乙酉	才香	珠263
丁亥	才䨻	珠263
己丑	才樂	珠263

辛卯	才𤰔	珠263
癸巳	才𤰔	珠263
隹十祀才十月,甲午	正人方,才𤰔,从東	續3.29.6
才十月(又一),辛丑	正人方,[步]于商	摭續153
[壬]寅	才商	珠263
	才商,[步]于亳	上9.12
才十月又一,癸卯	正人方,才䇂	金584
己酉	才亳	珠263
辛亥	才亳	珠263
才十月又一,癸丑	正人方,才亳	金584
甲寅	才亳,步于鴻	上9.12,續3.31.7
乙卯	才鴻,步于𩰪	前2.9.6
辛酉	才㜸,步于𪀁	前2.19.6
才十月又一,癸亥	正人方,才𪀁	金584,哲庵239
癸亥	正人方,才𪀁𨸏	前4.11.4+2.9.7
癸亥	才𪀁,步于占	前2.19.6
才十月又二,己巳	才占,步于攸	續3.30.7
才十月又二,癸酉	才[攸],正人方	金584
己卯	才□,其𠂤□	綴216
才十月又二,癸未	正人方,才售	前2.5.1(珠466)
癸未	才售,步于淮	綴216
甲申	才淮	前2.16.3
乙酉	才淮,步于淮	綴216
丙戌	才淮,步于□	綴216
庚寅	才灊𨸏,王𠂤林方	綴216
庚寅	才灊𨸏,𠂤林方	庫1672
壬辰	才灊,至于鮨雚沮𨸏	庫1672;綴216
才十月又二,癸巳	正人方,才灊	明續786
隹十祀彡,才十月二,甲午	才灊𨸏,步于舊	庫167;綴216
才正月,[丁]酉	才□𨸏,从□	庫1672

己亥	才䢅𨸏,步于滲	庫1672
才正月,庚子	才滲𨸏,步于𡠜	綴218
辛丑	才𡠜𨸏,步于㚇	綴218
壬寅	才㚇𨸏,步于永	綴218
才正月,癸卯	來正人方才攸医喜鄙永	明續786,綴189
□□	來正人方才攸医喜鄙永𨸏	前2.9.7+4.11.4
癸卯	才永𨸏,今日步于□	綴218
乙巳	才溫,步于攸	綴218
才正月,丙午	才攸,隹來正人方	綴218,哲庵315
才正月,癸丑	來正人方,才攸	明續786,綴189
己未	才□,田元	前2.10.1+2.17.3+2.17.5+金544
才正月,癸亥	來正人方,才攸	綴189
癸亥	來正人方,才攸永	珠466
乙丑	才攸,从攸東	綴218
才二月,癸酉	來正人方,才攸	綴189
癸酉	來正人方,才攸永	前2.16.6
丁丑	才□,[步]于𢧁	綴218
戊寅	才𢧁,步于占	綴218
庚辰	才占,步于[illegible]	綴218,前2.19.5
才二月,□□	才[illegible],田于栗	前2.19.3
辛巳	才[illegible],步于沚	綴218,前2.19.5
[壬午]	才[沚],步于杞	前2.19.5
才二月,癸未	來正人方,才㜸	綴189
丙戌	才豈,步于婿	前2.8.7
庚寅	才婿,步于杞	前2.8.7
壬辰	才杞,步于意	前2.8.7
才二月,癸巳	來正人方,才意、雷、商孝鄙	綴189
癸巳	來正人方,才意、雷、商孝鄙	金728
癸巳	才意,祉于𨛜	前2.8.7
才二月,癸巳	來正人方,才齊𨸏	前2.15.3,2.15.5

甲午	才意,步于剢	前2.8.7
才三月,[癸卯]	來正人方,才𤰔	綴189
乙巳	來正人方,才□,田商(?)	續3.28.5
丙午	才商,步于樂	續3.28.5
己酉	才樂,步于䨻	續3.28.5,金583
庚戌	才䨻,步于香	續3.28.5,金583
辛亥	才香,步于𨘋	金583
癸丑	才𨘋,步于□	金583
(才四月),癸酉	來正人方,才云奠河邑	金728
才五月,癸卯	來方人方,才䨻𨸏	續3.18.4
才五月,癸丑	才䨻𨸏	續3.18.4

此歷程,始於王十祀九月甲午,終於第二年(當爲王十祀又一)五月癸丑,中有一閏九月,計260日。始於出發自大邑商,中經商、亳而及於淮水,然後復由攸、商而至於沁陽田獵區。自十祀九月至十二月渡淮以後,卜辭記曰"正人方";自十一祀正月回至淮北之攸以後,卜辭記曰"王來正人方"。"正人方"是說去伐人方,指其往程;"來正人方"是說來於正人方,指其歸程。這個分別是重要的。

左傳昭四"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凡此皆後世追記殷紂有伐東夷之事,因以喪國。晚殷金文則記伐人方之事:

> 丁巳王省夒…隹王來正人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三代11.34.1
> 王俎人方…來册。三代5.11.1
> …才十月,月隹子曰令望人方𪀁…　三代13.42.2—3
> …令伐人方𪀁…才十月彡日。　三代8.33.2

郭沫若舉出前兩銘,以爲"與卜辭所記者蓋爲同時之事,舊多釋尸爲人,余謂當是尸字,假爲夷,它辭言在齊𨸏佳王來正尸方,則夷方即東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在淮河流域者,則殷代尸方乃合山東之島夷與淮夷而言"(卜通569)。董作賓受了齊爲臨淄之誤說,所以求人方於山東境內(斷代例373)。後來作殷曆譜雖接受了郭氏之說,承認征人方曾及於淮水,然而仍深信齊𨸏爲臨淄,所以自攸至淮以後又迂迴而至於臨淄,再至於淮(根據前2.7.8+2.16.1+2.35.4,誤雍爲淮)。

我們以爲晚殷金文所伐的人方,確是同於卜辭的人方,但不是同時之事。"正人方

歷程"所排列的乃王十祀及其次年的路程,十祀十二月是彡季。晚殷金文一器記"王來正人方"於"十祀又五彡日",一器記"伐人方"於"十月彡日"。由此知卜辭與金文年與"祀季"都不相合,金文所記乃王十五祀伐人方。甲2700有一殘辭云

…妥余…

…上下于叡示…

…[天]邑商望人[方]…

其稱"望人方"與金文同。

正人方歷程中所列卜辭,往往只記日期行程,很少記錄戰役內容。只有一辭,稍爲詳備,哲庵315云

丙午卜才攸貞王其乎□

征執胄人方□,焚□□

弗每,才正月隹來正人[方]

是於歸程小駐時記執其酋長焚其□□之事。

卜辭所記"正人方"之役至於淮水而伐人方、林方,則此等邦方屬於淮夷之一,當無可疑。西周金文所記淮夷、南淮夷、南夷、東夷皆指淮泗一帶的諸夷;㝬鐘所記"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則知諸夷所屬有許多小邦。"淮夷"與"東夷",其分別恐不甚大,"東夷"指其在東土,"淮夷"謂其在淮水之上。

正人方往返地名之可考者,約如下述。

(1)大邑商　如前所述,在沁陽地區。

(2)雇　王國維以爲即春秋莊廿三盟扈之扈,杜注云"滎陽卷縣北有扈亭",今原武縣境(觀堂別補4)。甲56敦,雇見於一版,敦在沁陽之大邑商附近,則雇亦相距不遠。卜通743庚、甲卜辭云

癸卯卜行貞王步自雇于勦,亾巛,才八月,才𠂤雇

己酉卜行貞王其步,自勦于來,亾巛

"于"義爲往。由此知雇即𠂤雇,與勦、來相近,來即清水注所記修武縣之勑丘。自沁陽至雇,是東南向向大河而行。河水注卷五"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於扈,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河水絕於扈,即於是也"。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故址,當鄭縣之北。庚甲卜辭粹300和前2.4.8並有"才雇卜"之辭而後者"才雇卜""才河卜"相次,故知雇、河皆濱河。雇爲夏代的諸侯,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所伐之韋、顧皆在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韋在滑縣東境,而顧即世本"有扈氏與夏

同姓"之扈。雇至殷降而爲伯,武丁卜辭云"貞乎取雇白"(北京圖書館何遂藏骨)。

(3)勦　自雇至此共歷一旬,當即"自雇于勦"之勦,地當在大河之南,鄭州附近。自此東南行,經香、畺、樂、𤰔等地,最後一地東距商(即商丘)約九日行程,在商之西。

(4)商　今商丘縣附近。

(5)亳　今商丘縣南穀熟集一帶。正人方歷程,才商與才亳相距十二日,實際行程當短於此。

(6)鴻　與亳僅一日行程,必其相近。左傳昭廿一"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杜注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渠水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蓋春秋之所謂紅澤矣"。左傳哀廿六宋景公"遊於空澤",即其地。

(7)𡠬　卜辭黍年之黍從水從來,或省水;此字從女從來,故定爲𡠬字。鴻距𡠬約爲四五日路程,𡠬距杞(永城東北)一日,則其地當在永城之北。左傳哀七"築五邑於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杜注云"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今夏邑縣西。睢水注記睢水東逕睢陽故城南,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又東逕栗縣故城北,又東逕芒縣故城北。凡所經睢陽、穀熟、栗、芒即卜辭正人方所經之商、亳、栗、杞,在睢水兩岸,則知正人方路程當自商東向沿睢水而下。

(8)攸　攸是攸侯之地。左傳定四分魯公以殷民七族,其中條、徐、蕭、索之徐、蕭、索當在今徐州、蕭縣、宿縣一帶,條亦應近此三處。蕭爲子姓(見左傳隱元正義及殷本紀索隱所引世本),則條亦是與殷同姓。周武王時曾東伐有攸,孟子滕文公下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趙岐注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文也"。匪厥玄黃八字,即鄭玄禹貢注引胤征之文,胤征當是攸征。

孟子之有攸,卜辭之攸,左傳殷民七族之條,當是一族。又有

晚殷金文　王由攸　三代11.30.3

西周初金文　王女南貲　捃古22.62.1

所指或是有攸。

正文方歸途中,二月癸酉在攸侯部永,四日後戊寅已在宿縣東北六十里之甾丘,則攸當在今永城之南部,宿縣之西北。攸地之永,即今永城(參考古12:76)。

(9)泧　自此至淮僅一日路程,則此水當與淮水相交。說文歲字從戌得聲,卜辭歲從戉與戌字稍異,古或許是一。泧當是濊水。戰國策楚策一"睢濊之間",淮水注則謂"睢渙之間";水經注的渙水即濊水,亦即今世的澮水。澮、濊音同。澮水入淮處在今五河縣,

(10)淮　淮爲古四瀆之一,金代黃河奪淮入海,其後河復更道,洪澤湖以東淮水遂至淤塞。湖以西的淮水,可能與古代的沒有很大的差別。明續806乙辛卜辭有"才淮餗"之辭,則此地有師次。

(11)灊　郭沫若以爲即左傳昭廿七之灊邑,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卜通574)。此說恐不可靠。此是水名,與汩、滲等在淮水以南的川流。

(12)林方　此在淮水之南,當是淮夷之邦。水經"淮水又東過鍾離縣北"注曰"世本曰鍾離嬴姓也";路史國名紀乙"今濠之治東六里,鍾離故城也"。今安徽鳳陽縣。林方當在此一帶。

(13)𢦏、ㄡ、栗、杞　歸程中在攸與商之間,曾經此四處。攸永與𢦏不足四日路程,兩地甚近。王國維以爲𢦏即漢書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今考城縣(觀堂別補:4)。此與正人方路程不合,我們以爲是漢書地理志楚國甾丘,一統志謂故城在今宿縣東北六十里。睢水注"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渒陂",是在睢水之北。

郭沫若說"栗當即漢之栗國,杞即漢之芒矣"(卜通612)。兩地見漢書地理志沛郡,一統志謂栗在今夏邑縣,芒在今永城縣西北市城鄉,俗呼大睢城。據睢水注睢水自睢陽故城南東南流,經穀熟故城北,經栗縣故城北,又經芒縣故城北,此三故城均在水北。

ㄡ在𢦏(宿縣東北)與𡠬(夏邑)的中間,所以當在今永城一帶。郭沫若釋此字爲爪,"殆即(漢書地理志)沛郡之酇縣也,應劭音嗟。師古云"此縣本爲𨝻,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酇字爲之耳,讀皆爲𨝻"。說文邑部"𨝻、沛國縣,從邑虘聲,今酇縣"。段玉裁云:"……水經注曰'渙水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𨝻,今其地𨝻聚是也。按三經皆作柤……'。…𨝻、爪古音同紐,蓋古本作ㄡ"(卜通612)。

我們以爲以ㄡ爲酇縣是對的,地在今永城縣西三十公里(考古Ⅱ:86),在渙水即今澮水之北。字亦可以讀作ㄡ或叡。說文又部"ㄡ,手指相錯也","叡,ㄡ取也",其音與左、嗟相同。乙辛卜辭云:

甲戌卜才㐭貞ㄡ邑今夕弗𦉪,才十月又一　前2.13.2

則知ㄡ是邑。武丁卜辭有"乍𣲵(邑)"(前5.31.2)的殘辭,疑是作邑于𣲵水,亦即睢水。說文睢從鳥且聲。一統志所說永城西北的大睢城,亦可能是ㄡ。

由上所說,則正人方十一祀二月

戊寅　才𢦏　在宿縣東北

庚辰　步于ㄡ　往永城西

□□　才ㄡ,田于栗　在永城西,田于永城南

辛巳　才ㄡ,步于沚　離永城西

壬午　才沚,步于杞　往永城北

癸未　才𡠬　在夏邑

(14)杞,齊餗　自夏邑之𡠬回到商丘之商,中間曾經此二地。林泰輔以爲杞爲河南杞縣而齊爲山東臨淄(支那上代之研究:208,219),王國維亦以杞爲杞縣(觀堂別補4)。董作賓采用其說,以爲正人方曾走到山東。但正人方歸程自夏邑至商丘約行二旬,而夏邑至臨淄,臨淄至杞縣之直綫距離各在350公里以上,非二旬所可往返。因此此二地可能是夏邑至商丘之間的兩個地名。

另一種可能,是歸程中自夏邑西北行,越過商丘而至杞縣,然後再由杞縣東南行而至商丘。這樣走法是繞路的,但我們所以如此提出者,因爲杞縣近於陳留而汳水注大小齊城在陳留,而歸程中先𤰔而後商和往程的方向一樣。在陳留的大小齊城可能即卜辭的齊餗。

武丁卜辭的杞侯(下37.5),可能是杞的諸侯。

(15)意、雷　此二地在商孝之鄙。意作啻,金文假作億。來正人方時,自意步於劁而明續395劁與丘雷僅一日路程,雷或即丘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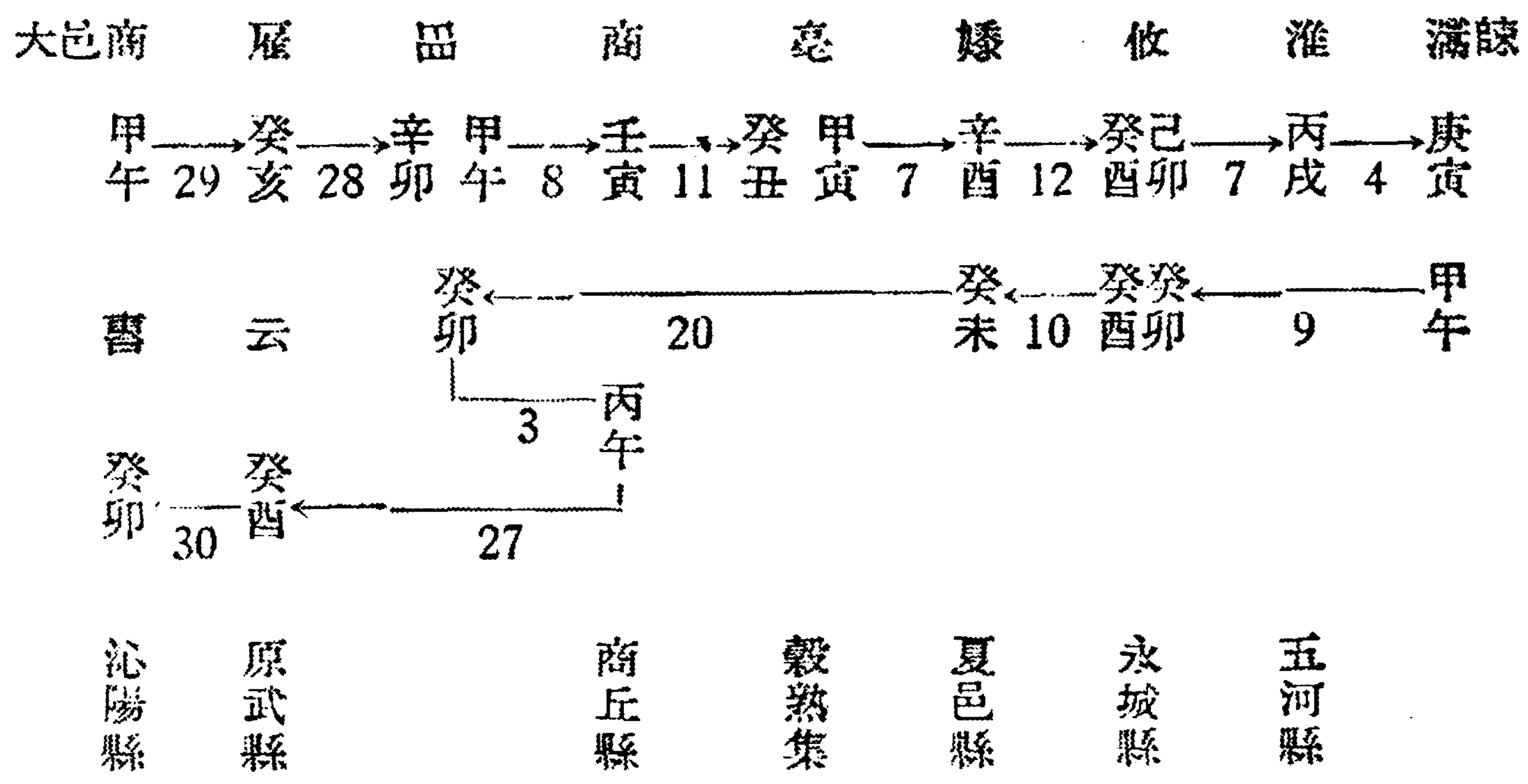
(16)云奠河邑　武丁卜辭卜"我奠受年",奠爲郊甸。云奠河邑即云郊河邑。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後漢書郡國志"鄶國,祝融虛",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韋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左傳隱十一"王取鄔、劉",鄔在今偃師。是新鄭、偃師一帶有妘姓之國。此臨於大河之河邑,當在今鄭州之北,與雇相近。

(17)𡩡　從叀,音如惠。其地或即今武陟縣西之懷。前2.36.4辛酉山𡩡壬戌田雍,雍在今修武縣西,與懷南隔一沁水。其地已在大邑商所在的沁陽田獵區。

據上所考定地名,可知正人方的去程與來正人方的回程約略是同一路綫或平行路綫的。來回所費的時日也約略是相等的。來回的路綫可分五段。第一段自大邑商至雇,係從大行山南麓沿沁水南岸至沁入古代大河處,回程在云渡河,當與去程之雇相近。第二段自雇至商或自商回云,往來皆經香、畺、樂、𤰔等地。第三段由商至𡠬或自𡠬回商,往程經過亳,回程繞行杞、齊等地;來回當沿睢水兩岸。第四段自𡠬至攸或由攸回𡠬,回程很顯明的沿睢水兩岸。第五段往程自攸沿澮水南下渡淮正林方,回程經過若干河流而至攸。此五段來回路綫,大致與沁、睢、澮等水同爲東南向的移動。這是比較合宜的路綫,因爲古人的邑與師餗多近河岸,而沿河而斜行可避免多次穿渡河流。所經過

之處都是平原，即黃河南的東南的豫境與淮河北的皖境，屬於春秋時代鄭、周、宋和楚之北境（插圖十）。

自十祀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丑共26旬，在每一處地方都有或長或短的逗留，實際用於步行的日子短於26旬。根據卜辭所記最後在甲地之日和最先在乙地之日，作爲甲地至乙地的日程。由此可以估計往返在同一段路程中所消耗的時間，其間包括了逗留的時間。爲表如下：


大邑商
𡸁
𠙴
商
亳
𢀛
攸
淮
㵘㯖
甲午 29 癸亥 28 辛卯 甲午 8 壬寅 11 癸丑 甲寅 7 辛酉 12 癸酉 己卯 7 丙戌 4 庚寅
䜌
云
癸卯 20 癸未 10 癸酉 癸卯 9 甲午
3 丙午
癸卯 30 癸酉 27
沁陽縣
原武縣
商丘縣
穀熟集
夏邑縣
永城縣
五河縣

由上所估計，則正人方的去程約爲106日，來正人方的回程約爲99日，這是來回所需最大的日子，實際行程所需日數應該少於此。由此可知來回的總日數各在100日上下，每段所行日數也大致相差不多；由此可知來回的路綫有些是同一的，有些是大約等距離而平行的。

上來所述，聯綴了若干正人方的卜辭，根據其記事（正人方、來正人方）記地（才某、步于某）記時（才某月、某日）編排爲歷程。由此可見乙辛時代曆日的組織，正人方往返必經的重要地點，某地與某地的距離與方向的估定，以及沿河而行的一些測定。我們以爲用此方法，是尋求古代地名方位的一個綫索。若編排得合理，可以避免單個卜辭地名僅僅靠書本地名對照所易產生的錯誤，可以避免因先有曆法的成見所造作的歷程而引起的地點、時間相矛盾的現象。

乙辛卜辭所記正盂方的材料，遠不如正人方的完整。它的年、月、日並地名無法綴聯。茲分別爲三小組：

（1）乙巳王貞啓乎兄曰：盂方𠬝人，其出伐𢀛自高，其令東途于高…　林2.25.6

丁卯王卜貞…余其从多田于多白正盂方白炎…才十月遘大丁𢦔　甲2416

（甲2395，粹1189，上20.9殘辭）

…余其从［侯］田甾正盂方［白炎］…　前2.38.2（河602殘辭）

…𢀛盂方…𠬝盂方白炎…［余其从侯］田甾正…　粹1190

（2）□□王卜才㴸貞…才三月甲申祭小甲𠷎大甲，隹王來正盂方白炎　上18.6

癸未王卜才㴸貞…才三月…　前1.5.7

□□王卜才㴸…王固曰吉　前2.4.6

…祭羌甲…盂方　前1.41.7

…［才六月］甲辰𠷎且甲，王來正盂方白［炎］　上18.7

（3）才九（？）月隹王六（？）祀彡日王來正盂方白…　甲3939 獸頭刻辭

以上三組，（1）（2）兩組依其祀季、月、日是可相系聯的。（1）記某年十月羽季王從侯田正盂方白炎，（2）記次年三月至六月𠷎季正盂方回來以後在㴸周祭先王，稱"隹王來正盂方白炎"。（3）也是正盂方回來以後的刻辭，但年、月數字因拓本不清無法決定。（1）（2）兩組，殷曆譜譜入帝辛四十祀至四十一祀，譜中所錄續3.19.2，燕111，前2.40.3三骨，與正盂方無關，應刪。它是否應排在帝辛四十祀，也有問題。

㴸是水名，從水臬聲。水經"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即涅水也"。涅、㴸古音相同，所以㴸水即沁水，亦名少水。續3.27.4有"涉㴸"之文，與敦見於一版，敦在沁陽附近。于省吾（駢枝IV）亦有此說。

盂方𠬝人即集衆，出伐於𢀛自高，故王令東會於高以禦之。上15.12是卜旬之辭，癸巳在𢀛𩲃，癸丑在齊𩲃，相隔兩旬，而齊𩲃在商丘附近，似𢀛自亦在商丘不遠之地，故曰東會於高。

乙辛卜辭尚有一記伐西戉的殘辭：

乙丑王…

伐西戉…

余其从…

示余受…　哲庵316

此西戉可能是康丁的戉方：

□巳卜［西］戉方□𢦏，叀小𨐨　續2.21.11

戉上殘一字，或是西字。此西戉或西戉方，當是武丁的戉。

第九節　結語

根據了古史傳說，卜辭所見都邑和征伐的方國，我們可以約略地劃出商殷的區域，其四界是

北約在緯度40° 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圍平原

南約在緯度33° 以北淮水流域與淮陽山脈

西不過經度112° 在太行山脈與伏牛山脈之東

東至於黃海、渤海

這個區域相當於今天行政區域的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和安徽、江蘇兩省的北部，而以河南、山東兩省爲主要部分。在此區域內，除泰山山區外，其它都是海拔200米以內平原地帶，在自然地理上稱之爲華北平原。華北平原的特色是它的黃褐色與塵埃之多，乃黃河西北部河流沖積和風成黃土的混合，土壤含有鹽性和石灰質。黃河自西往東的穿過此平原，花園口以東的黃河在許多年代內屢次改道，但所改之道皆在此平原以內。這區域以內的農作物，以大小麥、高粱、小米爲主。

自般庚以來的殷代，商王國的主要範圍在河南；在此以前，商的活動範圍偏於山東省。殷代的都邑有三個中心：（一）豫北以安陽爲中心，是當時的王都，包括朝歌之商邑，西周的衛建立於此；（二）豫西以沁陽之衣（即殷）爲中心，是當時的田獵區，在春秋爲周、鄭的地方；（三）豫東以商丘爲中心，包括亳，西周的宋建立於此。（一）（二）在漢代爲河內郡。

在武丁卜辭中所見的多方與諸國，尤其是與商王國敵對的方國，多在晉南即漢代的河東郡，一部分在上黨郡。此兩區，和商王國的王都及田獵區以太行山爲分界。在山的東西，當有若干商王國的諸侯，所謂殷邊侯田。太行山以西界於霍山、中條山之間的黃土高原上，是夏、周兩族的發源地。自武丁至文丁，殷的主要的敵人在此。這些部族有些一直保持較原始的生活方式，即殷以後稱爲"北戎""北蠻""赤狄"的；有些則混和了不同程度的中原文化，或其社會已進步了到高一級的形式。如

姜姓的　夏——姜氏之戎，羌

芈姓的　楚——蠻方，戎蠻子

媿姓的　隗、潞——鬼方，狄（翟）

允姓的　□——獫狁

我們所述的晉南方國常常在或臣或叛的變動中，武丁卜辭卜缶、㠯、犬和沚、雀等

國之"年"，記載𡰥之臣商、缶之來王，都表示這些方國的臣服於商而此諸方國的經濟生產是商王國所關心的。有些方國如土方、邛方、羌方等則總是攻擊的對象，是一直作爲商的敵方的。但武丁所征伐的羌方、黎方，康丁所征伐的𤔲方（䜌方），其土地到了乙辛時代可能已爲商所侵占，故有"才羌""田羌""才𤔲"的卜辭，有"蒐於黎"的文獻記錄。大約晚殷時代，商王國的勢力已逾太行山而西。商的勢力西移於戎、翟所在的河東、上黨兩郡，也許是威脅着周部族逾梁山而至岐的一個原因。武丁以後不見"璞周"之辭，而紀年記王季伐晉南諸戎，西伯戡黎而祖伊恐，可見太行山以西的屏藩的占領與被侵，表示着商、周勢力的交替。

乙辛時代，商王國一方面西逾太行，一方面南渡淮水而伐人方。凡此皆足以表示晚殷的商王國在它滅亡以前曾有過擴張其地域的野心和行動。

武丁之伐土方、邛方，乃由於此諸方之侵入沚等國而起；乙辛之伐人方、盂方，乃從攸侯及侯田而參加征伐。由此可見當時商王國是以宗主的保護小邦的形式出伐，它和族邦與國的關係是如此的。

第九章　政治區域

第一節　卜年與族邦

殷代的主要的經濟是農業，因此卜辭中關於卜雨求雨之辭以及上帝令雨之辭佔據了很大的數量。殷人對於神祇的祈求，對於先公高祖的祈求，都以年與雨爲他們最主要的對象。卜辭常有"某受年"之語，某是地名、邦族名、諸侯名、方國名或區域名。我們若能求得這些名字的方位，也就是求到了殷代疆域的大略。因爲受年與否之所以要卜，不外乎這些地方的年成與商王國是休戚相關的。因此由卜年之辭可以推求商王國勢力所及的範圍，它和諸侯的關係，以及當時主要生產的農作物是些什麼。

這些地名、邦族名、諸侯名、方國名之區分，是比較困難的，我們首先從其形式上分爲以下四種：

甲．某受年

㕚　前 6.16.3

弇　庫 308

若　粹 882

龐　佚 578

犬　粹 883（明 44）

𠂤　乙 4658,4659,6519

長　乙 4658,4659

㞢　乙 5670

𦔻　乙 4518

詩　乙 4518,6422

弜　乙 4518,5280,6422；鐵 217.4

㑅　乙 6423

𠷎　乙 3290

𦡞　下 27.18，菁 10.7

隹　乙 4057,4631

敦　乙 4631，粹 863

萬　前 3.30.5

𠲒　元 51，京津 539，存 1.179

沚　續 2.28.4

雀　前 3.1.2，京津 540—542

𦭝　乙 4638,5578,6513,6519

弜　前 3.1.2，粹 890，存 2.163

𠨘　下 34.2

羽,洀　粹 863，前 7.43.1，簠歲4

吕　乙 1980＋1981＋2658＋2660

戈　乙 4718

夫　哲庵 205（綴 304）

示　哲庵 216

㞢　哲庵 59

𠅘　乙 7672

𡨄　乙 7009

䑕　乙 7009

盂　甲 2061　廩辛卜辭

羊　甲 2011　廩辛卜辭（參乙 6753 武丁卜辭）

媎　庫 308，乙 3212,7009,7236

帚　乙 2734

帚好　粹 864

帚井　粹 880，京津 540，存 2.164

商　前 3.30.6,8.10.3；燕 493，劍 185

　　續 2.28.2　庚甲卜辭

　　粹 907　乙辛卜辭

西單田　旅順博物館

我　續 2.28.6,2.29.4,2.30.1；珠 167,168；粹 869,871,873,875,975；

　　庫 129,1525,1681；佚 550，燕 127，零 1，甲 3738，鐵 158.1

我北田　乙 5584,6241；京津 573

我奠　拾 10.1，無想 100，京津 544

乙．某受某年

西田[受]𥝩年　無想 101　𦭝受𥝩年　乙 6513,6519

京受黍年　粹 877

安受黍年　哲庵 47

帚妌黍受年　續 4.25.4,4.27.4；鐵 219.1，哲庵 61

帚妌魯于黍年　續 4.25.2

帚妌受黍年　續 4.26.4,4.27.3　以上黍不從水

帚妌受黍年　上 31.10，前 4.39.6，佚 762，林 2.19.5，存 2.164

□□魯黍年　續 5.6.10　以上黍從水

我受年—我受黍年　續 1.37.1

我受黍年　鐵 248.1，前 4.40.2，下 28.14，珠 936，庫 566，續 1.7.1,1.49.2,2.30.2

我受黍年—我受䅘年　續 2.29.3，佚 400，粹 889（參乙 6725）

我受䅘年　珠 456，粹 870，庫 1564

我受𥞥年　乙 771

我受黍年—我受䆃　金 589

我受䆃　前 6.64.1

丙．受年某

受年王　師友 2.47

受年商　乙 98

受中商年　前 8.10.3

丁．四方受年

東土受年　乙 3289,5242

南土受年　粹 904，京津 530

西土受年　乙 3409,7009；下 38.3

北土受年　乙 3925,4423

東受年　粹 903

北受年　粹 906

北𦊰東不受年　師友 2.46

東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南]方[受]禾　佚 956　武文卜辭

東方[受禾]—大邑受禾—□方受禾　佚 653　武文卜辭

大邑受禾　甲 3612，鄴二 39.5，粹 899　武文卜辭

商受[年]—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粹 907　乙辛卜辭

以上凡未注明時代者，都是武丁卜辭。

以上四種形式的內容可分爲以下各類：

一．見於卜辭"才某""于某""至某"之例者：龐、隹、敦、𦭝、沚、弜、詩、盂；

二．武丁時與多方交戰者：𠂤、長、沚、戈、𦭝（伐𢀛方）；弜、洀、戈、雀、沚（伐羌方）；犬（伐周）；媎（乙 8310"其涉于媎"，乙 3184 才媎㞢足雨，故知其爲水名）

三．帚或帚之省：帚好、帚妌、（帚）羊、（帚）龐；

四．統治者：王，我；

五　區域及都邑：四方、四土、大邑、北田、西田、商、中商。

一、二兩類中如沚既有"才沚"之辭，又爲伐𢀛之族，可知沚既爲地名又爲部族名、方國名，三、雖以婦某名，實亦代表一部族或一地方。四、五爲商王國統治者及其都邑四境。此五類中的一、二、三類，其年與不年既與商王國休戚相關，則當在王國四境之內或其邊緣，大致在今華北平原而以豫北爲其中心。其與𢀛、羌、周交戰的邦族，則分在太行山之東、西，漢代的河內、河東。其中若犬、長之稱犬侯，長白則爲商之侯伯，但爲數較少。

一、二兩類的邦族、方國對於商王國的義務約有四端：（1）卜其年則當有入貢其穀物的義務，(2)參加商征伐多方的戰役，（3）入龜於王以供王室占卜之用，（4）來其牛馬犛畜，（5）𢦏王事。玆述（3）—（5）三項。

武丁甲橋刻辭記入龜之數如下：

雀入二百五十　乙 754,912,1705,3032,3289,3300,3392,3397,4535,4541,4607,4659,4734

雀入廿　乙 4510

雀入十　乙 812

㞢入卌　乙 3427,4696,5087,5160

奠入廿　乙 5407

奠入十　乙 3810

奠來十　乙 1102,2665,2963,3197

奠來五　乙 4809

奠來三　乙 1979
奠入二　乙 3423
帚羊來□　乙 3130
我氏千　乙 2684
我來卅　乙 2694,3527
我來十　乙 2306,3662,5228
我入八十　甲 2993 背甲
犬廿　甲 2960

除末二例外,都是 YH 127一坑所出;除甲 2993 爲背甲外,都是腹甲。

武丁卜辭記"甾王事"者,其例如下:

雀　鐵 89.1,前 6.59.6
望　乙 4953
我　乙 4953
𠂤,疋,化　珠 282
疋　乙 3993
㚔　前 6.18.1
多子族,犬侯　前 6.51.7,下 38.1,續 5.2.2
㫃族　前 4.32.1
𢓊氏王族　前 7.38.2
行　前 7.32.2,林 2.11.17,下 25.12,庫 1679
吴　甲 2668,3337,3338;河 622,前 7.4.4
旨　續 3.26.3,3.27.1,5.29.16

有省作"某甾事"者,其例如下:

羽　前 7.23.1
吴　前 7.1.4

又稱"某甾朕事"者則王所自卜,其例如下:

角䶂　粹 1244,佚 5
弜　遐亞 15

凡此甾字應從于省吾所釋爲載字,言行王之事行我之事(駢枝Ⅱ:39—42)。甲 3338"吴甾王事—吴弗其甾",可證甾爲動詞。卜辭於卜征伐後言"甾王事",則征伐爲王事之一。

以上諸例中之雀、望、𠂤、犬、羽、弜皆有卜年之辭。

武丁卜辭記來入牛、馬、羊、犬、象之辭,略如下述:

弜來馬　下 30.12
取弜馬,弗其氐　續 5.8.3
乎取馬于𠂤,氐　續 5.4.5,5.8.3
妻來牛　乙 2217,6964
奚不其來牛　乙 1283
奚來白馬,王占曰吉,其來馬五　乙 3349
奚乎取白馬,氐——古來犬　乙 5305
□其來象三　下 5.11
勿乎取牛　前 3.30.4,6 6.7;鐵 178.3
取牛　林 2.8.2,珠 972
乎取羊　粹 1283

其中弜、𠂤皆卜其年;妻亦有入龜的刻辭(乙 695,744,1906,3081,4599,4688,4702)。

卜辭中主格代名詞"我"究指什麼,應先比較下列各辭:

我受年　　受年王
我入商　　王入商
我乍邑　　王乍邑
壱我,希我　　壱王,希王
我旅　乙 5393,前 4.31.7　　王旅　鐵 90.1
我𠂤　粹 1152　　王𠂤　燕 89
我人　乙 6111　　王人　乙 4054
我家　前 4.15.4　　王家　粹 197
我多臣　善 14857　　王臣　鐵 1.1
衆　　王衆　佚 922,鄴三 38.2,39.10
我馬有虎隹禍　乙 2844
我甾王事　　望甾王事
我入八十　　望入卌

由此比較可知"我"不是"王",也不是邦族如望者。"我"當是卜人泛稱商王國。有此分別,則卜辭之"我受年"是商王國之受年,其範圍大於都邑"商受年","我北田受年"是商

王國北甸(北邊)之受年,四方、四土之受年是商王國四境內之受年。

第二節　四土四方

卜年於四方與四土者,因時代而異:

武丁卜辭　四土受年　四土以外有北田、西田
武文卜辭　四方受禾　四方對大邑
乙辛卜辭　四土受年　四土對商

四土與四方的意義本來是有差別的:四土指東西南北四個方面的土地,四方指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卜辭"方"其用法有五:(1)純粹的方向,如東方、西方,(2)地祇之四方或方,(3)天帝之四方,如"帝于東""尞于西",(4)方國之方,如羌方、多方,(5)四土之代替。

與四方或四方相對待的大邑或商,可以設想爲處於四方或四土之中的商之都邑。大邑或商實指一個範圍的土地,即都邑所在的土地,故與之相對的四方或四土亦實指一個範圍更爲廣大的土地區域,如云

弜克貝褱南邦方
隹䧹方其克貝、弜才南土
雀亾禍,南土禍,告史　甲 2902
殺不隹西土　乙 2687
西土亾𢦏　下 24.1

此四土的稱謂在西周尚書中仍然存在,而同時已有東國之稱:

西土　牧誓、大誥、康誥、康王之誥
東土　康誥、洛誥
東國　康誥

而在西周及其後的金文和詩中,則有了四國(或、域)的稱謂:

東或(𨛭,國)　保卣、宜侯夨毁、明公毁、班毁、師寰毁
南或(國)　㝬鐘,四月、崧高、常武
南或東或　禹鼎
北國　韓奕
內國　录白𢦚卣
中國　蕩

下國　禹鼎
四或(國)　毛公鼎,鳲鳩、下泉、破斧、十月之交、雨無正、青蠅、皇矣、民勞、抑、崧高
三或　㝬鐘

至詩大雅則一篇之中土、國、邦方爲同位的互用關係,如

崧高　南國——南土——南邦
常武　南國——徐土——徐方

由此可推西周及其後所謂四國,乃指四土。

西周金文及詩、書的國或方是內外相對的,如

王國——四方　江漢
中國——四方　民勞
中國——四方　崧高、抑、皇矣
周邦——四方　克鼎、录白毁
有周——四方　師訇毁
中國——鬼方　蕩
四或——不廷方　毛公鼎
四國——多方　多方

由此可見與四方相對的是王國、中國、周邦、有周,亦即四方與周國之相對,四方即四土。中國、四國與鬼方、不廷方、多方是相對的,後者乃指中國,四國以外的許多方國。

西周晚期及春秋金文,四方與蠻夷之邦相對:

四方一玁狁　　虢季子白盤
四方一南淮夷　兮甲盤
四方一百蠻　　晉公盦

卜辭中的"四方"常爲𢍰求的對象,其作爲上述"四土"的觀念者僅止一見:

丙寅卜賓貞子䖵㕭𥃳四方,十月　下 8.1

卜辭又有四戈之稱:

甲子卜王从東戈乎侯𢦏
乙丑卜王从南戈乎侯𢦏
丙寅卜王从西戈乎侯𢦏
丁卯卜王从北戈乎侯𢦏　甲 622

說文或、域一字，西周金文或、域、國一字，從亘或回，戈聲；前者象疆界或邑外四垣之形。卜辭的四戈疑是四或四國，但因爲於四戈乎諸侯出伐，則“戈”當指邊境之地。由四境、四域而引申爲四境至於國都的四方面，則成爲西周之四國。

第三節　邑與鄙

卜辭中有許多“邑”，可分爲兩類：一是王之都邑，一是國內族邦之邑。屬於王之都邑的，有

天邑商　有公宮、皿宮　乙辛卜辭

大邑商　凡正邦方于此告廟　乙辛卜辭

大邑　前8.12.2　武丁卜辭

甲3612，粹899，佚653，鄴二39.5，金611,695　武文卜辭

西邑　㞢、尞、告秋于此　林1.9.14,2.18.2；乙7283，綴6　武丁卜辭

其它稱“茲邑”者亦多爲王之都邑，其例如下：

洹弗其乍茲邑禍　續4.28.4，掇二476

水其𥛚茲邑　乙3162

弗其乍茲邑禍　佚67　茲邑亾降禍　乙6594

帝異口降茲邑禍　庫134

帝隹茲邑𡆥不若　珠620，哲庵200

帝弗若[茲]邑　乙594

帝𢦔茲邑　續6.7.2，拾32，乙3170

帝弗𢦔茲邑　前7.15.2

我勿將自茲邑，𣪊賓巳乍，若　粹1117—1119；續4.34.1,6.9.5；前4.4.3

茲邑其㞢壂　拾4.9

茲邑亾壂　續3.1.3

以上皆武丁卜辭。第一辭之茲邑顯然指洹上的都邑。卜辭多出於安陽，所以凡此“茲邑”很多指卜所在的洹上的都邑。武丁卜辭又屢記“我”“王”（余）乍邑之事，其例如下：

乍大邑于□　金696

𢦏大邑于唐土　金611

帝𢦔唐邑　乙700

王乍邑，帝若，我从北唐　乙570

王𢦏邑，帝若　鐵220.3，下16.7，續6.13.12，乙1947,6750

余其𢦏邑　前4.10.6

我乍邑，帝□　庫186

我乍邑，若　續4.33.4

我乍邑　續5.12.6

我乍□邑　乙2392

我𢦏邑　鄴二42.12，續5.17.1，燕179

其乍茲邑　燕192

乍邑　乙3060,3212；別二內藤4

所作之邑有在唐的（金611，乙498,570,700），有在𠱻的（乙3212）。又有“王邑”的殘辭（庫149），有“才邑南”的記錄（乙388）。

國內族邦之邑，其記邑數者，有如下述：

弗其𢦏卌邑　鐵213.3

乎从沚㞢𠱦卅邑　乙696

取卅邑　續5.20.2

大方伐□𠧟廿邑　粹801

𠂤乎告曰[邛方]𢦏我奠，𢦏四[邑]，亦焚㢋三　綴117

𠂤告曰[邛方]𢦏𩲸、夾、方、果四邑　珠1182

乎从奠取𣏟𡙇鄙三邑　前7.21.4

沚𦎫告曰：土方𢦏于我東鄙𢦏二邑，邛方亦侵我西鄙田　菁2（珠186殘辭）

…東鄙𢦏二邑　菁6

卜辭的𢦏从𠬞，說文讀若撥，詩谷風釋文引韓詩云“𤼵，亂也”。土方之“撥于我東鄙𢦏二邑”即爲亂于我東鄙、災及二邑。武丁卜辭所記邑數有多至四十者，而鄙有諸邑。以沚爲例，東鄙有邑（數在二邑以上），西鄙有田。邑與田是有別的：邑是聚族而居之處，田是耕田。公羊傳桓元“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卜辭邑有專名，除見以上諸辭外，其例如下：

勿乎取㞢邑　林2.8.1，前6.43.5（參乙7385）　武丁卜辭

𠂇其𢼸柳邑　簠地50

才云奠河邑　金728　乙辛卜辭

方來入𢀛邑，今夕弗𢓊王𠂤　燕89

𢀛邑今夕弗壂　前2.132

其中的㞢邑或與㞢族（前7.1.4，菁11.7）、㞢邑與㞢𠂤（乙7385）有關。

上述之辭中沚有東西鄙，其它之鄙如下：

乎㣈取虎于𢼸鄙　續5.7.9　武丁卜辭

叉𢼸于𠂤，攸侯𠙵鄙

中𢼸于義，攸侯𠙵鄙　掇二132　武乙卜辭

王來正人方才攸侯喜鄙永

王來正人方才攸　明續786，綴189　乙辛卜辭

才攸侯喜鄙永𩥭　綴190

才意雷，商孝鄙　金728

王來正人方，才意雷，商孝鄙　綴189

武乙及乙辛卜辭所記諸侯之鄙之邑𠂤、義、永等。以攸侯爲例，攸爲一區域地名，攸侯之攸從喜所占據的土地而得名，永則爲攸侯喜之攸的一個鄙邑。

後世典籍上關于“鄙”的意義，是多種的。一爲“縣鄙”，周禮遂人以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而小司徒十六邑爲甸，四甸爲縣，則鄙和甸約略相當，爲十六邑五百家。二爲“都鄙”，周禮大宰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大司徒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左傳莊廿八“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鄙”。三爲邊邑，左傳莊廿六注云“鄙，邊邑也”，月令注云“鄙，界上邑”。由上所述，可知“鄙”當爲都城之外居住的地區，聚若干小邑而成。此等小邑據周禮鄙、甸之制推之，大約爲三十家，則其小可知，殷人之邑只會更小的。

我們假設卜辭有宗廟之邑爲大邑，無曰邑，聚於大邑以外的若干小邑，在東者爲東鄙，在西者爲西鄙，而各有其田。

左傳有東、西、南、北鄙，有縣鄙、邊鄙。西周晚期金文師𩛥𣪘“司我西扁、東扁僕御百工牧臣妾”，東、西扁即偏。左傳隱十一“許東偏”“許西偏”，僖十晉“新城西偏”，莊廿一“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服虔云“西辟，西偏也”。凡此許、晉、鄭、的東、西偏或辟，似指都邑內的居住區域。鶡冠子王鈇篇“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是扁爲二百家。

除“鄙”以外，卜辭尚有一些指邊域的名詞：

長、戈、化告曰：邛方𢦏于我奠

𠂤乎告曰[邛方]𢦏我奠，𢦏四[邑]　綴117　武丁卜辭

長友角乎告曰邛方𢦏于我示　菁5

…邛方𩠐我示…　前7.17.1

長友角告曰邛方出侵我示𥝤田七十五人　菁2

𠂤告曰…邛方𩠐𢦏𠂤示易　珠1182

來𢓊陟于西示　前7.32.4

才云奠河邑　金728　乙辛卜辭

“邛方𢦏于我奠”“邛方𢦏于我示”與“土方𢦏于我東鄙”是同其文例的，所以奠、示、鄙都指區域。卜辭有“我奠受年”，則奠當在殷王國範圍之內，疑即郊甸之甸。

周語上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左傳襄十五𠦪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千里之內爲甸”，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釋文引李巡作田，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西周金文則有奠：

𡧍鼎　遣仲命𡧍□司奠田

免簠　王才周令免乍司土，司奠、還，歔罡㚖罡牧

師晨鼎　司邑人，隹小臣、善夫、守□、官犬；罡奠人、善夫、官守友

免爲周之司徒，所司之還（苑）、歔、㚖、牧相當於周禮之閽人、圉人、山虞、澤虞、牧人。他與同𣪘“司昜、林、㚖、牧”相近，同𣪘之昜、林相當於周禮之場人、林衡。由此可推免所司之“奠”相當於周禮之甸師，注云“郊外曰甸…主共野物官之長”。師晨鼎“邑人”之官下有善夫，“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邑與奠即國與郊，都與鄙的對立關係。由此可推𡧍所司之“奠田”乃遣仲采邑的牧田。

由於西周金文奠之爲甸，可上推卜辭奠之爲甸。武丁卜辭云：

𢆶衆人立大吏于西奠𢦏白　林2.11.16

…不其…南奠　珠577

𠂤般以人于北奠𠂤　下24.1

亦𠂤般才諱，乎𠂤才北奠　鐵5.4,1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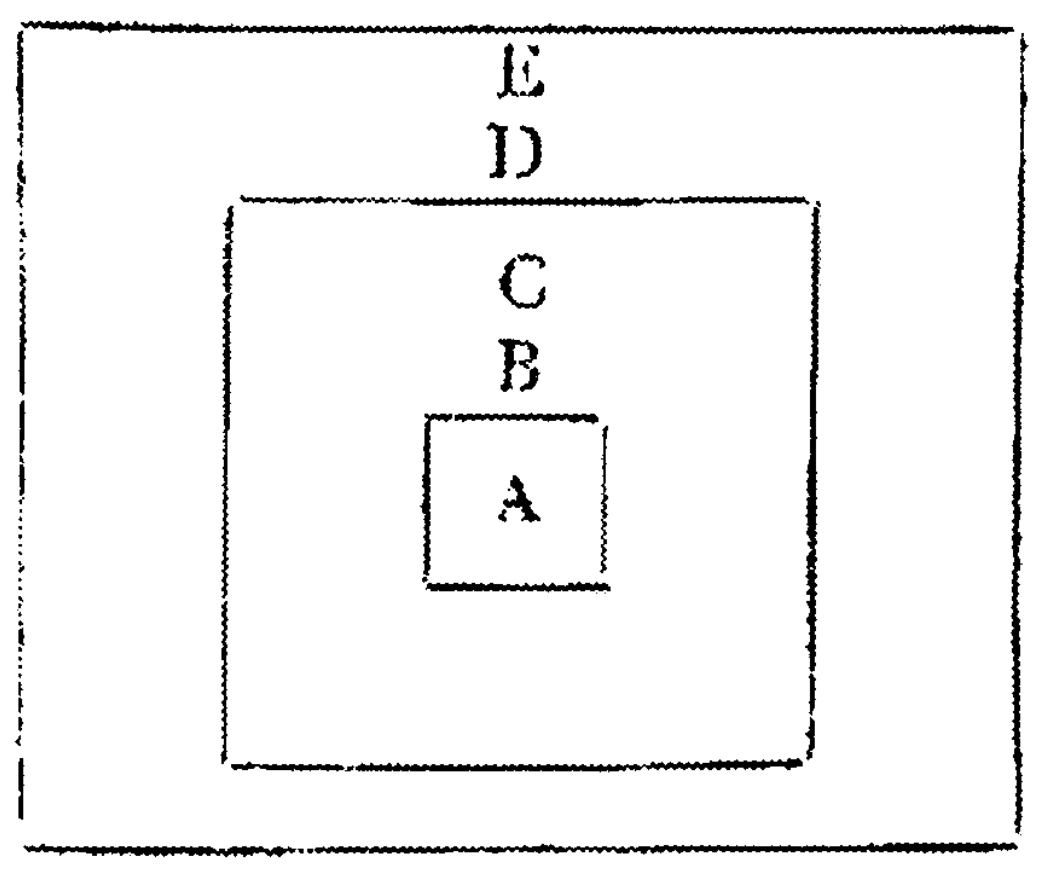
凡此西、南、北奠亦指各方之甸。由後二辭，似“𠂤”是動詞，謂乎𠂤般駐師於此奠，而此奠即北奠。卜辭有“諱受年”之辭，則“我奠受年”當指殷王國的郊甸之受年。

卜年辭中的“我北田”“西田”與“我奠”不同，與“多田”亦不同，後者是侯伯之名。北田、西田當指耕種的一片田地，多侯與多田則在邊上，如西周金文大盂鼎所說“殷邊侯田”。

以上所述乃殷卜辭中的邑與鄙。西周金文尙書以及商頌追述殷代的疆土都邑約如

下述：(1)酒誥、牧誓、立政的商邑，小臣單尊的"後歷克商"，康侯啚段的"伐商邑"，多士的天邑商，所指都是商之大邑，而商頌殷武的商邑與四方是內外相對的；(2)商邑之外，四域之內，酒誥稱"殷國"，召誥、多士、多方、君奭稱"有殷"，無逸稱"殷邦"，召誥、康王之誥稱"大邦殷"。(3)殷邦國的邊境，稱之爲"殷邊"，大盂鼎"惟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殷邊的侯田(甸)與殷國的正吏百辟是內外相對的。(4)殷邊以外則爲四方、多方，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凡四方小大邦罔非辭於罰"，多方"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此兩篇爲周王誥殷之辭。商頌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此四方亦指各方。

據西周所述與卜辭所見可爲圖如下：



	卜辭所見	西周所述
A	商，大邑	商邑，天邑商
B	奠	
C	四土，四方	殷國，殷邦，大邦殷
D	四戈	殷邊
E	四方，多方，邦方	四方，多方，小大邦

第四節　邦伯與侯伯

在卜辭中有一些特殊身分的名稱，代表着一些占有大小不等的土地的統治者，他們對於殷王的關係以及他們對於所占有的土地上的人們的關係，是研究殷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以下自外向內的分別加以敘述。

最外一層爲多方或邦方，卜辭云：

丁酉卜其乎以多方屯小臣　粹 1162　康丁卜辭
多方　金 590，前 6.8.3(師友 1.64)

其第一辭郭沫若釋爲"小子"的，審原骨實是所謂"屯"字，又"方"字亦待考。武丁卜辭有"一邦"(庫 468)，有"南邦方"(甲 2902)，乙辛卜辭則常於"邦方"之前加數字：

余其隮遣告侯田册䖒方、羌方、羞方、轡方，余其从侯田甾戔四邦方　續 3.13.1
余正三邦方　上 18.2
王來正三邦方　前 2.10.6
于二邦方　上 2.16

以上的"邦"字作丯，金文邦字從此而增"邑"的形符。

羌方爲四邦方之一，則羌方是一個邦方。凡此"邦方"之長，稱之爲"某方白"而往往附以私名：

王其㞢䖒方白𢦔于止，若　甲 1978　康辛卜辭
羌二方白其用于且丁、父甲　京津 4034(善 1443)
羌方白其𠂤于…　粹 1316　康丁卜辭
壬戌卜王其㞢二方白
王其㞢二方白于𠂤辟
于南門㞢　清華藏骨(掇一 397+寧滬 1.442)
其報三邦白于父丁　明續 621　武乙卜辭
余其伐□方白旅利　前 5.32.5　乙辛卜辭
余其从多田于多白正盂方白炎　甲 2416，2395；粹 1189，上 20.9
余其从[侯]田甾盂方[白炎]　前 2.38.2，河 602
隹王來正盂方白炎　上 18.6，18.7
…𢦏盂方白炎…[余其从侯]田甾正[盂方白炎]　粹 1190
王來正盂方白[炎]　甲 3939　獸頭刻辭

凡此某方之"白"乃"方白"或"邦白"，故有"二方白""三邦白"之稱。"方白""邦白"乃"邦方白"之省，而"四邦方""二邦方"不能省爲"四方""二方"以免與方向相混淆。"方白""邦白"即後來"方伯""邦伯"之所從來。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千里之內爲甸"，則"方伯"乃所謂甸服以外的君長。召誥、酒誥述殷制的"侯、甸、男、衛、邦伯"，而酒誥謂之外服，故"邦伯"是所謂外服的諸侯。

上述稱某方白的卜辭如京津 4034，明續 621 是用(殺)方伯以祭於先王。用邦方的君長爲人牲而致祭先王者，其例如下：

丁卯卜𡚬䊮白盥用于丁　下 33.9　武丁卜辭
乙卯卜狄貞𤔲羌，其用匕辛升　甲 2082　康辛卜辭
用𠧪方囟于匕庚，王賓　明續 669　康丁卜辭
其用羌方囟于宗，王受又
羌方囟其用，王受又　甲 507
…[用林]又白𪊨于大乙，用䧹白印[于□□]…
…用𩁹于且乙，用美于且丁　劍 212　牛骨刻辭
□丑用于…義友…　掇二 49　人頭骨刻辭

…且乙伐…人方白　明氏人頭骨刻辭
…用…　甲室人頭骨刻辭
…□𦨶…　善齋人頭骨刻辭
…隹…　掇二 87　人頭骨刻辭　……白……　存 1.2358　人頭骨刻辭

上述某方囟，可有兩種解釋：一可釋作說文卷九下鬼頭之甶，一可釋爲說文卷十下之囟(膟)，訓爲"頭會腦蓋"。卜辭之囟象頭殼之形，其義或爲首腦，或爲腦殼。

上列的卜辭，可表明三事：一、諸邦方的君長爲殷邦戰敗俘獲以後常殺之以祭於殷之先王。二、所殺用的方伯的頭蓋骨上常刻辭記其事，它和史書所記的習俗可相比較。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戰國策趙策以知伯頭爲飲器。三、所謂"用"即殺之以祭，西周金文令方彝"用牲于康宮"，剌鼎"用牡于大室"，召誥"用牲於郊"，左傳"用牲於社"(莊廿五、三十，文十五)。凡此皆謂"用牲"。至用人於社，則見於春秋經、傳：

春秋昭十一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昭十一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春秋僖十九　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僖十九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
左傳昭十　(魯)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

杜預注云"用之殺以祭山"(昭十一)，又云"此水(睢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僖十九)。用人於社，多見於楚、邾、魯等國，當是東夷的一種舊俗。

小臣牆牛骨刻辭(劍 212)，記述乙辛時代殷王征伐某某邦方俘獲之數並用人於先王。其所用之俘虜有兩種：一是用方伯某於大乙等，一是用某方之人於且乙、且丁。乙辛以前，用邦方之俘虜，以羌人、羌方白爲最多。以下各辭，雖沒有明說是用羌，但與告俘一類有關：

𠂤氐羌王于門𦣞　下 9.4　武丁卜辭
于宗戶㞢王羌　庫 977　武乙卜辭
王于宗門逆羌　甲 896
王于南門逆羌　明續 730

除此以外，則用羌的記載在卜辭中可分爲兩類：一類爲武丁時代用羌於義京和庚京的，一類是用羌於先王的，如

用羌于且乙正　燕 8

三羌用于且乙　前 1.9.6
自上甲用羌　金 459

皆爲武丁卜辭(參乙 6719，7509，6742，7201)，而武丁以後亦常有之。

介乎"邦伯"與國邑之間的，是邊域上的許多"諸侯"。酒誥所述殷制諸侯是外服，而大盂鼎"殷邊侯田"則在內外服之間。因爲卜辭於四戈(域)乎侯出伐，則諸侯當在邊域。"侯"之本義當是斥候，說文"候，伺望也"，由戍邊的斥候引申爲諸侯。乙辛卜辭中余(即殷王自稱，該等卜辭乃王所自卜)"告侯田""从侯田""从多田于(與)多白""从侯喜"征伐羌方、盂方、人方，由此可知侯、田不是多邦方的君長。卜辭的侯、田當如大盂鼎之說乃殷邊之侯田，君奭所謂"屏侯甸"者乃以侯、甸作邦國的屏藩。

據酒誥所述殷制，殷的諸侯有侯、甸、男、衛、邦伯等階層。其中方伯即卜辭多邦方或多方的君長"方白"或"邦白"，"衛"在卜辭中爲邊地的一種"官"，"男"則卜辭所未見，卜辭的"侯田"似是一個名詞，不能拆爲侯與田。因爲卜辭有"某侯""某白"而從無"某田"，有"多田""多白"而從無"多侯"，所以"侯田"應是一詞。北京圖書館藏骨有"从侯甾…"之殘辭當是"從侯田甾…"之省。如此所謂侯田乃指多田，而多田實即多侯，即周代的諸侯。

卜辭"多田于多白"征盂方白，則多伯既非侯田亦非方白。多白的性質，與多田大約相近；他們和酒誥所稱妹土的"庶伯"相近。他們也有在邊域上的，也有在邦境內的。今將侯田與多白併爲一類，述其名如下：

杞侯熲弗其禍　下 37.5　武丁卜辭
上絲罕禾侯　下 8.6，8.7
二侯：上絲罕𠀠侯　別二桃山
仪侯　林 2.3.18，金 597，哲庵 198，掇二 132
𠂤侯　明續 104
先侯　乙 2000，前 2.28.2
𠀠侯虎　前 4.44.6
𠀠侯，令　鐵 100.4，下 27.4，續 3.13.2-3，乙 7342
侯虎　菁 7.1，拾 3.1，前 4.45.1，7.36.1
雀侯弗戈罢　前 5.9.3
犬侯——犬　前 5.7.7+6.51.7
𣪊侯，伐　甲 183，佚 601

𢀛𥎦　下43,前4.5.1
𥎦𣝗　甲3483,前6.11.1,續5.5.2
𥎦光　前4.41.6
𥎦咄　續5.5.6甲尾
𥎦庿　庫200,201
𥎦專,从　前5.92,粹1304,鐵133.4,268.4
𥎦告,从　乙2871,2948,3860,5612;甲186,庫1637,續5.31.5,珠632
𥎦叙,从　下5.10
𥎦中,从　庫1109,林2.3.16
𥎦循　甲3332
𥎦𨑛,乎　乙948
𥎦𣥠,伐　庫1809

𡜷絴白,用　下33.9
朿白歪　佚106,粹1593
井白,从　善
長白,取　乙2156
屖白,取　北京圖書館(何)
宔白,令　庫1108
由白,令　庫1551
兒白　下4.11
𡉚白　續1 8.8,明613
歸白,伐　粹1180
易白蕤　乙2871,明2327,庫1637,前4.3.4,5.11.6
易蕤　佚509
郘白　下24.10
堋白,乎　佚962,善
𣧅白,伐　乙5253
而白龜伐卬方　乙2948
沚𢦔——沚

白𢦔　天90
玫[白]　林2.11.16

玫白□[用]于父丁宗　前1.265　庚甲卜辭
𡧊白,令　金413

虘白漢其𢓊乎鄉　鄴三36.9　康丁卜辭
可白　鄴三44.3

𩚵白亼鷹　明續472　武文卜辭

攸𥎦喜　明續786,綴189,前2.9.7+4.11.4　乙辛卜辭
𥎦喜　明154,卜通592
𡗕𥎦　前2.2.6
𣪊白,从　前2.8.5

以上的𥎦、白,其名稱係由三部分構成:(1)邦族之名,(2)𥎦或白之稱,(3)私名。此三部分往往可省去一部分或兩部分,其例如下:

(1)　(1)(2)(3)　(1)(2)　(2)(3)　(1)(3)
𣠶𥎦虎→𣠶𥎦→𥎦虎
易白蕤→易蕤
攸　攸𥎦喜→𥎦喜
沚　白𢦔→沚𢦔
犬　犬侯

而某𥎦亦可以省稱爲𥎦,其例如下:

雀𢦏𢽠𥎦——𥎦𡨦雀　佚604
雀受𥎦又　續2.31.4
雈𥎦弗𢦏罞　前5.9.3
𥎦其𢦏罞　龜2.12.1
𥎦弗敦罞　明146
令𥎦取馬宁涉　鐵62.1

方其出,受𥎦又　續4.9.3
乎𥎦𢦏　甲622

其所省之𥎦,比較之可知,惟甲622卜於四戈乎𥎦𢦏,此"𥎦"泛稱四域的諸𥎦。

卜辭稱爲"𥎦某""白某"之某,依前述之例,似應視作私名。但因有許多"𥎦某""白某"之前從未出現邦族之名,而卜辭官名如小臣與亞常隨以邦族之名,所以此"某"究應是私名抑有邦名之可能,不易遽加判斷。我們今暫定此等"某"仍是私名,其理由是我們還未曾發現不同朝代的卜辭有同名"𥎦某"者的例子。

由於正人方卜辭或言"才攸𥎦喜鄙永",或言"才攸",可知攸兼爲族邦之名與區域地名,攸乃𥎦喜所占有的一大片土地之名。由於犬𥎦與犬並見於一辭,而又有"犬受年"的卜辭,可知犬𥎦所在的族邦犬的年成,亦是殷王所關心的。沚𢦔爲"白",卜辭有"沚受年",可知殷王國不但關心多𥎦的年成,亦關心多白的收成。許多卜年之辭,其中一定有若干屬於𥎦、白地區的。卜辭𥎦、白常受殷王的命令征伐方國,然𥎦、白之間亦互有征伐,而王亦有征伐某白或殺某白以爲人牲者。由此可見𥎦、白受殷王國的統制,有交納其農作物與代其出征的義務,而𥎦、白之間則可以有敵對狀態的戰爭。

祖甲卜辭中有少數關於"多君"的記錄:

辛未王卜曰余告多君曰般,卜又祟　下27.13
[辛]未王卜[貞]余告多君曰般,占曰吉　北京圖書館(羅)
丁酉卜旲貞多君曰來弔氐象,王曰余其曺　[隹]王十月　下13.2
□□卜大貞多君…𠕋冊甾…月　燕28

"多君"亦見於西周金文小盂鼎"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明,王各周廟"。這和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相似的。小盂鼎的多君,可能是東西方的諸侯的一種,和周書中的"邦君"是相近似的:

庶邦冢君　召誥
友邦君,庶邦君,邦君　大誥
邦君　酒誥,梓材,顧命

詩雨無正三事大夫與邦君諸侯爲對文,則邦君亦是諸侯。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是文武滅殷以前稱君;西周金文如虘段,師猷段諸侯亦稱君。

以上所述,卜辭的"方白""邦白"近於酒誥的外服諸侯,卜辭的"𥎦田"近於大盂鼎的"殷邊𥎦田",卜辭的"多白"與"多君"則屬於邦內的諸侯。凡此都與王制想像的五等爵是無關的。我們暫時稱此三種人物爲"諸侯",而分別之爲三:

邦境外的	方白或邦白	如盂方白,二方白,三邦白
邦境邊的	𥎦田或多田	如犬侯,二𥎦,多田
邦境內的	多白與多君	如井白,多白,多君

在殷邦內外及其邊域上,有許多大小邦的諸侯,我們稱其君長爲"諸侯",稱其地方爲族邦。所謂邦內外也只是形式上的分別,實際上不但是"𥎦田"就是"多方"也可以在邦境之內;而邦境的劃分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變動的。邦外的多方常常是殷王國征伐的對象,他們與殷是敵對的。𥎦白對於殷王國有貢納農作物和爲王征伐的義務,而殷王國從諸侯出征也是殷王國對於所臣服的𥎦白盡保護的義務。方白、𥎦、白、君種種稱號,是殷王國對於多方和諸侯的稱謂,也就是對於王國以外的族邦的君長的稱號 。 這些稱號之不同,是由於殷王國和他們的關係和距離之差別而產生的。各個族邦,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人民,似非殷王國所封賜,與後代的封土式的情形自有不同。

第十章　先公舊臣

第一節　商殷的世系研究

司馬遷作史記，自黃帝始。五帝本紀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史記五帝本紀，采百家之說，"擇其言尤雅者"，則五帝本民間的傳說，所謂"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太史公對於夏殷本紀的作法，則是作爲歷史而敍述的，其間雖也雜有不少的傳說，但不像五帝本紀以傳說和較晚的典籍爲主的。甲骨卜辭出現後，對於歷史學最大的貢獻之一，在於有了地下的材料證明了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的眞實性。紙上的歷史材料與地下的考古材料的結合，本不始於甲骨之出現，在此前碑刻與銅器銘文早已被利用作爲補證歷史的材料，然而甲骨的出土，把歷史與實物的結合更推前了一個朝代。如此，甲骨卜辭使我們更確實的證明了商代的存在，並增加了殷代社會的若干知識。

劉鐵雲以爲以天干爲名是殷人的習慣，所以他在鐵雲藏龜自序上舉了卜辭所見的祖乙、祖辛、祖丁、母庚等例，證明卜辭是殷人的刀筆。他所定的時代是正確的，但他的論證是有缺點的。夏本紀的帝王亦以天干爲名，周金文上也有稱祖考以天干的，所以以天干爲名並不足以證明卜辭是殷物。孫詒讓又過分重視金文有以天干爲號的現象，因此他說殷人尙質，諸侯及臣民亦得以甲乙爲號，他說祖乙等等卜辭是殷人，但不一定是商先王(契文舉例上 21)。孫氏從鐵雲藏龜一書中又舉出劉氏所未舉的人名，即祖甲、祖庚、大甲、大丁、大戊、羌甲、南庚及祖某父某、兄某、女某(應作母某)等二十二名，而以大甲、大丁、大戊、羌甲、南庚等"亦多與殷先王同號"。

羅振玉作貞卜時，已經知道了甲骨出土於小屯，乃是殷虛所在，"又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殷室王朝之遺物"。這個發現是十分重要的。劉、孫所舉祖乙、祖辛、祖丁、祖甲、祖庚、大甲、大丁、大戊、羌甲、南庚等十名不復是殷人名或與殷王同號而是殷王謚，羅氏又加入了大乙、大庚、小甲、中丁、小辛、小乙、武丁、武乙、文丁九名，又以示壬、示癸爲湯之祖父。羅氏以十八名(未列入羌甲)和殷本紀所記成湯至於帝辛三十世相較，知卜辭大乙等等即是殷本紀中商王大乙等等。他在初印本考釋內删去文丁，加入了卜丙、卜壬、羊甲、般庚、康丁五名，共爲二十二名。此二十二名和示壬、

示癸共二十四名，有以妣配食者十四：示癸配妣甲，大乙配妣丙，大丁配妣戊，大甲配妣辛，大庚配妣壬，大戊配妣壬，中丁配妣癸，且乙配妣己、妣庚，且丁配妣己、妣辛、妣癸，小乙配妣庚，武丁配妣辛、妣癸、妣戊，祖甲配妣戊，康丁配妣辛。

羅氏用殷本紀和卜辭對照，可以對證出大多數的王號，如以主壬、主癸對照出示壬、示癸，以外丙、外壬對照出卜壬、卜丙。這些是對的。這種方法是有其極限的，如羅氏釋卜辭以羌甲爲羊甲，以爲即殷本紀的陽甲，其實是沃甲而非陽甲；卜辭的祖乙、祖甲、祖丁泛稱"祖"，祖乙不一定是仲丁之子，也可以是祖庚、祖甲之祖小乙，這需要斷代才能決定；河亶甲、雍己在卜辭中是存在的，但不能用對照法找出來。這種是王號與王號的對照法，還不是世系與世系的對照法。所以羅氏的貢獻還只是王號的證明和王妣的提出。

商殷世系的條理，殷本紀世系的證明，有賴於王國維的系統的研究。他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是研究商代歷史最有貢獻的著作。但我們也不能抹殺了羅氏在爲這項研究開闢了道路所作的貢獻，即對於實物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審定，對於文字的考釋和書本的初步的引證，都是爲了這項研究準備了有利的條件。但是，利用這批新資料作爲歷史制度的系統的研究的，則始於王氏。他的先公先王考，後來補滴而成爲古史新證的講稿，並他早作的殷禮徵文，其特色有如下各點：(1)擴充了對照的範圍，不僅限於史記與卜辭的對照。他引用了山海經、竹書紀年、天問、呂氏春秋和世本等書以考證卜辭的王亥。古史新證總論云"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爲之素地"。又說"由此種材料(案指地下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有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2)擴充先王的範圍，及於先公。他所謂先王指大乙(成湯)以至帝辛，所謂先公指大乙以前上甲至示癸六世並上甲以前先公。上甲以前的先公爲夋(大荒東經帝俊)，相土(殷本紀)、季、王亥、王恆(均見天問。)上甲六世，殷本紀的順序是上甲、報丁、報丙、報乙、主壬、主癸，王氏據卜辭將三報的次序更正爲報乙、報丙、報丁，是正確的。(3)先王的世次及其繼統法。關於先王部分，他除加了唐(即大乙)和中宗祖乙(即祖乙)兩條外，大致上同於羅氏；羅氏疑卜辭中"所稱父某兄某者即大乙以下諸帝"，王氏擴充之說"其云帝與祖者亦諸帝之通稱"。除此以外，他提出了兩個條例：一、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二、商先公先王先妣皆特祭，而於先王之"祭祀中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與"。由於後者，他排列了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和漢書古今人表爲"殷世數異同表"，根據卜辭世次更正書本上的錯誤，如史書以大庚爲沃丁弟，王氏據卜辭改爲大甲子。這是正確的。

王氏對於卜辭世系的三個重要發展，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其中所舉之例以及其結論的某些部分，還需要修正。除此以外，殷本紀中的先王如中壬、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陽甲、廩辛、文丁等還沒有找到相當於卜辭的王號。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對於王氏學說更有所推進的，約有如下各點：(1)關於先妣特祭以及祭祀所自出之先王的一點，更加以發展。他說"殷人於先妣特祭，事與周制異，足證殷時猶重母系"(卜通 60)。又說"自示壬以下，凡所自出之祖，其妣必見於祀典；非所自出之祖，其妣則不見"(卜通 362)。這就是說，卜辭中特祭先妣是有條件的，凡一世有數王的，只祭直系的某一王的配偶，不祭同世的旁系諸王的配偶。反過來說，凡配偶受祭的王，是直系。(2)關於先公先王的界限，他說"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於有史時代，自上甲以上則爲神話傳說時代；此在殷時已然．觀其祀典之有差異，即可判知"(卜通 362)。(3)關於諸名甲的先王的次序問題，他說"又殷王之名甲者有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其於甲日卜祭某甲而合祭某甲者，二甲相次，所祭者在前，所合祭者在後"(卜通 176)。因此他決定如下的對照：卜辭的戔甲即殷本紀的河亶甲，卜辭的羌甲(郭作狗甲)即殷本紀的沃甲，卜辭的象甲(郭作象甲)即殷本紀的陽甲。這些都是正確的。董作賓的斷代例與郭書約略同時出版，他和郭氏一樣補足了卜辭中的文武丁，加增孝己(即且己)一王，在直系配偶上較羅氏所舉的皆有增益。上甲以前的先世，郭氏增入了河(卜通 259)；上甲以後的先王，董氏以爲康丁卜辭的兄辛是廩辛，都是正確的。其後吳其昌證實了卜辭雍己的存在(武漢文哲季刊 3:4: 675—678)，於是殷本紀所述上甲以後先王除了中壬、沃丁以外都見於卜辭了。

卜辭常見"王賓祖某奭妣某"，羅氏曰"凡殷人所祀之祖曰王賓，所配食之妣稱之曰奭，即赫字"(考釋上 8)。郭沫若曾指出以"王賓"爲名詞之錯誤。羅氏受了禮書周制女子配祭於男子，因此說"卜辭中所祀之祖，以妣配食"，也是錯的。王氏修正羅說，以爲上述卜辭"專爲妣祭而卜，其妣上必冠以王賓某(如大乙、大甲之類)奭者，所以別於同名之他妣，如後世后謚上冠以帝謚，未必帝后並祀也"(殷禮徵文)。在斷代例中，董氏只看到羅氏的說法，因此．仍然說"祖與妣的合祭"。郭氏則采用了王說。董氏後來所作的殷曆譜更正了這種錯誤，並且進一步尋找出帝乙、帝辛和祖庚、祖甲的祭祀系統，作成"上甲以來的祖妣祭日表"，證實了先祖與先妣兩套獨立而并行的祭祀系統。如此使得殷代世系建立在系統的祭祀制度之上，而商殷的世系更加得以完整的復原了。

但是，商殷世系的研究，還不曾完結。第一，關於上甲以前的先公部分，其中夾雜着傳說與神話人物，他們和神祇如何分別。第二，上甲以後先王先妣以外，卜辭中還有不

在王妣系統以內的諸子諸母，他們與先王妣的關係與他們相當的年代如何。第三，所謂先公的界說如何，他們和舊臣的分別如何。凡此種種，羅、王、郭、董有稍稍涉及者，也有完全未涉及者，是需要我們加以整理而補充的。不如此，則我們不但對於商王室的全貌不能盡得，並且不能理解到商王室在祭祀活動中對於他們的祖先和神祇的關係。

第二節　殷本紀先公與卜辭的對照

由於系統祭祀(周祭)的發現，王國維以爲上甲至示癸六示爲先公的說法，已不能成立。上甲以前，屬於神話傳說的時代，也可以得到證明。但所謂"先公"，其界限究應如何劃分出來，還是很不明確。卜辭致祭上甲以後的人物中，有先王及其配偶，有不在王位的先祖及其配偶，有先正舊臣等等。卜辭致祭上甲以前的人物，其類別也是多樣的。茲錄先秦文獻中上甲以前的人物：

商頌長發	商玄王，相土，湯(武湯，武王)
魯語上	帝嚳，契，冥，湯，上甲微 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
周語下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鄭語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
左傳定 4	相土之東都
左傳昭 29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左傳昭 17	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左傳昭元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遷閼伯於商丘，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
左傳襄 9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國語晉語	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
左傳文 2	湯不先契
楚辭天問	嚳，季，該，恆，昏，微，湯
楚辭離騷	高辛
竹書	殷王子亥（大荒東經郭註引）
大荒東經	王亥
魯語上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禮記祭法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尚書堯典　帝曰契…汝作司徒
世本　胲作服牛　初學記卷廿九引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　祭法正義引
荀子成相　契玄王，生昭明…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

以上的材料，大約皆屬於戰國時期的。

殷本紀上甲以前的"先公"，是根據了上述的材料中的一部分而組成的。但太史公沒有采用山海經、楚辭和竹書紀年(後者尚未出土)，主要的來源是世本，乃紀元前234—228之間趙人所編作(陳夢家：六國紀年133—141)。世本對於商之"先公"作了如下的處置：(1)加入了昭明、昌若、曹圉三世，這是世本以前所無的；(2)排定了契以下至冥的父子直系關係。殷本紀采用了世本的帝系只作了一點重要的增加，就是將世本作篇之核排入了世系內；他爲什麼把振(即核)介於冥與微之間，是不知道的。在商頌中，沒有直接提到嚳與契，只有"玄王"。嚳與契到國語、堯典才出現。左傳的材料或在商頌之後而魯語之前，有了少皞、高辛、閼伯和四叔，他們在世本中未被列入上甲以前的系統中。楚辭的玄鳥故事(亦見於商頌玄鳥)，或與帝嚳或與高辛相聯屬，所以高辛是嚳。

殷本紀湯以前是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七世父子，除振以外是據世本排列的。此七世加上上甲至主癸六世共十三世，再下一世爲湯，如此符合了周語下"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之說"。由此可以推定，殷本紀契至湯十四世的數目，當成立於紀元前四世紀前後。

祭法正義所引世本，多出根國一世，這是由於注文誤入正文。殷本紀"曹圉卒"索隱云"世本作糧圉也"，而古今人表和魯語上韋昭注則作"根圉"。有此諸異文，可推測"根國"一名致譌之由來：

曹圉—[糟圉]—糧圉—[粮圉]—根圉—根國

殷本紀上甲前七世可分爲三種：(1)契、冥、振(亥)都是單名，見於較早之書；左傳四叔也是單名；(2)昭明、昌若、曹圉都是複名，見於較晚之書；(3)相土見於較早之書而是複名。

卜辭中上甲以來的先王，其稱謂結構有一定的形式。凡不合乎此種稱謂形式而祭祀隆重者，可能屬於先公和舊臣兩類。自王國維以來，學者間多以卜辭的這種人名與殷本紀、世本的上甲以前王系相比附，各自作出不同的結論。其中的是非糾纏，幾乎難以

判別適從。以下擇其影響較大的，分別加以評述並提出我們的一些推測。

一.夒　王國維初釋爲"夋"字，引皇甫謐"帝嚳名夋"，又以爲是大荒東經的帝俊(觀堂9:2)。後來又改釋爲說文訓"貪獸""一曰母猴似人"之"夒"(觀堂別補40)，並引卜辭之稱"高且夒"者謂"以聲類求之，蓋即嚳也。…其或作夋者，則又夒字之譌也"(古史新證)。但廣韻豪部"夒、奴刀切"，沃部"嚳、苦沃切"，兩者收聲相同而發音地位、方法都是不同的。關於此後說，徐仲舒、容庚、唐蘭、楊樹達都不相信，而徐、容、楊均以爲是"禼"字，徐氏說"以形觀之，與禼爲近"(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引)。

卜辭的"夒"字象人立而低首至手之形，一手是上舉在胸前的。字從頁從止從又，正確的應隸定爲"䙢"字。西周晚期金文毛公鼎"欲我弗乍先王䙢"，或讀作夒，字與此同。說文"頁，頭也，…古文䭫首如此"，"䭫，下首也"；廣雅釋詁"䭫，低也"。西周金文"拜手頟手"即"拜首稽手"，而卯毁作"拜手頁手"，可證頁、䭫、頟、稽之爲一。古所謂"稽首"是低下其首至於上舉於胸前之手，並非如後世的叩首。西周金文大克鼎"柔遠"之柔作顋，而番生毁作䙢，可證頁、夒之爲一。

以上就形義上說明了頁、夒、頟、䭫、稽之同一的關係。就此諸字的對音，它雖可能相當於少皞摯，但卜辭中的㙯應該是四方神中的析。

二、王亥　王國維說"余讀山海經(大荒東經)、竹書紀年乃知(卜辭中之)王亥爲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勿躬篇)之王氷，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係一人"(觀堂9:1)。這個發現是極重要的。後出的卜辭有"高且亥""高且王亥"之稱，則王亥爲商先公之說，乃成定論。

初學記卷廿九"胲作服牛"，太平御覽卷八九九引作鮌，呂氏春秋勿躬篇"王氷作服牛"。鮌，氷皆胲、亥之譌。殷本紀"冥卒，子振立"，索隱云"系本作核"，是司馬貞據所見之世本"核作服牛"而言，而振是核之譌。漢書古今人表作垓，天問作該，竹書作亥。凡此亥、該、核、胲、垓是同一個來源的，以亥爲正；鮌、氷、振都是由亥、核而致譌的。

關於王亥故事，顧頡剛曾舉易大壯六五"喪羊於易"、旅上九"喪牛於易"，以爲所指是王亥之事(燕報6:971—975)。我們以爲左傳少皞四叔之該，吳越春秋和淮南子地形篇大禹命步南北之豎亥都是王亥。豎亥之豎即天問所說王亥爲有易之牧豎(燕報20:505—506)。說文"垓，兼該八極地也"，亥之所以有步南北的神話，乃由垓義而引申。清代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卷四和劉夢鵬屈子章句卷四也都以天問之該爲契八世孫，而後者改天問有扈爲有易，並與王氏同。清末王闓運也曾提出天問的該和恆是人名，而該是少皞四叔之一(湘綺樓日記21:50)。凡此皆可以補王氏所未及，而和我們所補充的也

有一部分重複。

王氏說"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者(上23.16，前4.8.3；又林1.9.1王氏所未舉)皆以辛亥。…是王亥確爲殷人以辰爲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爲以日爲名之始也"。又說昭明、昌若、冥、王恆四名"是以時爲名或號者，乃殷俗也"(觀堂9:4)。這是不確的。明續477，478於乙未祭王亥，粹76於辛酉祭王亥，可爲反證。卜辭只以十干(日)爲廟名，絕無以十二支(辰)爲廟名的。卜辭云：

辛巳貞王隻上甲即于河　佚888
其告于高且王䨼三牛——其五牛　掇一455

此可證王亥之"亥"是一種鳥名，而非以辰爲名。大荒東經"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此條說明了王亥與鳥的關係。

以上兩條卜辭，一則以王亥與上甲並列，一則稱王亥爲高祖，是最可注意的。卜辭稱王亥爲高祖者，尚不止此，而與先王並列於一辭而稱高祖者，在武乙卜辭中有之：

乙未酌高且亥[羌□牛□]，大乙羌五牛三，且乙羌□牛□，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　明續477
于乙未酌高且亥，匚卯于上甲　明續478

此可證王亥是上甲、大乙以前的高祖。這個順序符合了殷本紀"振—微—天乙"的順序，也符合於天問"嚳—季—該—恆—昏—微—湯"的順序。

上所引山海經和竹書說王亥"僕牛"，世本說"胲作服牛"，天問說"該秉季德…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僕、服、牧都是一聲之轉，指王亥始牧牛羊。管子輕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亦指此事。王亥捕鳥而食，牧夫牛羊，則其從事佃獵與初爲畜牧，是很顯然的。他好像應該屬於商之早世，不能像殷本紀所說是上甲微之父。

卜辭的先公中，王亥的祭祀是隆重的，他既稱高祖又稱爲王，較之河、夒之但稱高祖與恆、天之但稱王者，自有不同。他與上甲、大乙等先王並列於一辭之中，不同於其它的先公。他從來不和山川之神祇混雜在一處。在傳說上他是始服牛羊者，其居處近於東土之有易。凡此種種，皆使我們傾向於王亥爲殷之主要的始祖，即契。

契從丰聲，古音與"亥"相同，所以契、刻互訓。在宋人的商頌中，既沒有契，也沒有該，只有帝和"商""玄王"。在此以後則有兩種形式：儒家之書如堯典、國語以歷史的形式敘述商事，以契爲首，而不提到該；非儒家之書如山海經、竹書、天問以神話傳說的形式敘述商事，以亥(該)爲主，而不提到契。左傳昭公部分，提到該而不及契；左傳常常提到少皞氏而契僅一見。世本在帝系篇遵循儒家的說法以契爲首，在作篇中則提到胲(殷

本紀索隱引作核)。司馬貞在注解殷本紀時，以世本作篇之"核"校正史紀之"振"，王國維以爲世本帝繫篇有核，根據於此，是不確的。

左傳及其它書中則有摯與契的混淆。左傳昭十七郯子自稱其高祖少皞摯，五帝本紀述帝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大戴禮帝系篇和太平御覽卷一三五引世本，均同。由於契爲嚳子(世本)，摯爲嚳子(大戴禮、世本)，少皞名摯(左傳)，於是三者等同起來，成爲嚳子少皞摯即契。路史後紀七"少昊名質，是爲挈"，注云"挈本作契，乃契刻字，故年代歷云少昊名契，或名契"。逸周書嘗麥篇亦說少皞名質。

我們從前也主張契、摯、質、少皞是一人之說。今以爲須分別之，契是傳說上的人王，而摯是少皞之神。封禪書述秦襄公"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少皞乃是白帝。少皞名摯或質，而此二字都和折通：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爲"摯"、"鷙"都可以假作折，而"質"可以假作摯、執、哲。說文析一訓折，悊玉篇、廣韻均從析，所以"析""折"古可通用。卜辭"帝于東方曰析"，大荒東經說"東方曰折"。摯、折、析是一，則卜辭東方之帝曰析即少皞之摯或質。

由於卜辭明確的有東方之帝曰析，它應該相當於少皞之摯。少皞之虛在曲阜(左傳定四)，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而與秦同族的嬴姓多在東方，都說明少皞是東方之神。契的傳說和名號雖在許多方接近於摯，但是卜辭中的王亥或夒只能相當於契而不是析。

三、土　王國維在殷禮徵文的末節曾述及卜辭有祭社的二事，所引卜辭如下：

貞尞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沈十牛　前1.24.3
貞勿𠦪年于䢅土　前4.17.3

他以爲所祭之土即社，並讀䢅土爲邦社。後來在先王先公考中，又以爲土是相土，相土單稱土(觀堂9:2—3)。我們對此說曾加以否定，其理由如下：(1)相土若是人名，只能單稱爲相，如伊尹之稱尹，不能單稱爲土；(2)卜辭有亳土即亳社；(3)古有祀社之禮；(4)䢅是地名(燕報19:116—120)。後來新出的材料發現了"亳土"，所以郭沫若也修正舊說，以爲"凡卜辭所祀之土，王國維均說爲相土，以此(案指卜辭之亳土)例之，殊未見其然"(粹20)。

我們至今以爲卜辭所祭之"土"是社，但它與先公常並列於一辭而受相同的祀禮。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和"宅殷土茫茫"同其文例，"相土"可能不是相土。但左傳中的相土，則確乎指了人名。左傳襄九"相土居商丘"(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世本同)，而酉馬水注引汲郡古文、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紀年却說夏后相居商丘。同是一商丘，夏

之相與商之相土並居其地，其間頗有相混之處。

四、季　王國維讀天問"該秉季德""恆秉季德"，因謂"該與恆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恆即王恆，皆見卜辭，則卜辭之季當是王亥之父冥矣"。他主張王亥、王恆、上甲微是三世，而又說恆爲該弟，並讀天問"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之"昏微"爲上甲微（觀堂9:3—6）。他的推論，當如下述：

（1）天問之季是該、恆之父，而恆是該弟；

（2）天問之"昏微"是魯語之上甲微、殷本紀之微；

（3）殷本紀冥子振是該，乃微父；

（4）天問之季是該之父，而殷本紀冥是振（該）之父，所以季即冥；

（5）卜辭之季、王亥即天問之季、該，殷本紀之冥、振；

（6）卜辭之"季—該—上甲"相當於殷本紀之"冥—振—微"。

對於王氏所對照的人名，即卜辭之季、王亥、上甲即典籍上的季、該（振）、上甲（微），我們認爲是正確的。他所假定的"季—該—上甲"爲父子孫的關係，則是待商的。這個假定所根據的是：甲、殷本紀冥、振、微之父子孫關係的肯定，乙、天問該、恆爲兄弟而係季之子的假定。乙項的假定，在天問本身上是沒有確證的。我們根據天問所能肯定者是該、恆在季之後而昏、微之前。天問的"昏微"還應讀爲昏、微，相當於殷本紀的冥、微。

就我們的理解，推論如下：

（1）天問的昏、微相當於殷本紀的冥與微；

（2）天問之季在該、恆、昏、微之前而不是冥；

（3）天問的順序　嚳　季　該　恆　昏　微　成湯

殷本紀世系　契—………—冥—振—微—天乙湯

（4）殷本紀、世本的世系不一定比天問的順序更可信；

（5）卜辭之季可能是天問之季，在該、恆、昏、微、湯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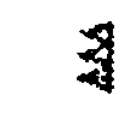
在聲音上加以推測，武丁之季和武丁以後之夒可能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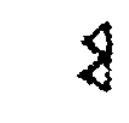
五、王恆　卜辭王恆的發現，誠如王國維所自稱乃學者"所甚同聲稱快"的。他說天問"該秉季德""恆秉季德"等十二韻"實紀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又說"王亥與王恆同以王稱，其時代自當相接。…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又當有王恆一世"，而"恆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觀堂9:4—5）。關於該、恆的兄弟關係，天問並未交代明白。

詛楚文"丕顯大神巫咸"，當是巫咸，所以周禮司巫"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之巫恆，可能即是王恆（燕報20:535）。

六、𡵨　此字孫詒讓釋岳，以爲即說文嶽之古文，殆指嵩高（舉例上20）。羅振玉說"從羊從火，殆即羔字"（考釋中28）。郭沫若以爲"從山，羋省聲之字，以聲求之，當即華字之異；惟在卜辭乃人名，非必即華山也"（卜通441）。他後來又以爲"釋爲岳字亦可通，蓋以雙聲爲聲也"（粹73）。唐蘭以爲"象炮羊火上…誤爲岳字。卜辭裏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導論下57）。信從釋羔的，更有許多的發揮，如胡光煒、朱芳圃以羔爲昌若的緩讀（集刊20.191—193引）；丁山、楊樹達讀羔爲嚳（集刊3:4:592，甲文說）；聞一多說羔從昭省聲，羔即昭明（全集Ⅱ:563）。同釋爲羔字，而可以解釋爲岳、嚳、昌若、昭明等等不同的結果，正表示對音法的不足信靠。

此字分上下兩部，上部作𦍌𦍌是羋而不是羊，下部是山。卜辭的"山"和"火"不容易分別，混淆得很。大致說來，"山"應該是平底的，如筆架形，而一定不能有火焰之點；"火"應該是圜底的，如元寶形，應該有火焰之點。佚67有兩條對貞的卜辭：

貞隹自山令　

貞允隹自山令　

可證"山"字之底劃可以如此，可以如彼，本不嚴格的。因此之故，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爲"火"字。

𡵨字可以省去其下部，如

又伐羋　甲262　參上21.13"又伐上甲"

㞢兒、且、羋、羊　甲788，掇二159

後者所祭是兒、且、𡵨、羊。卜辭專名有省去其形符山、水、女等的，如帚妌一作帚井。因此我們以爲𡵨應讀若羋，即楚姓之羋，廣韻紙部作綿婢切，與敉、弭、瀰等字同音（清報13:1:41）。

卜辭云：

己亥卜田𠦪𡨦土犬、兒犬、河犬、𡵨犬　粹23

容庚卜辭研究采土爲相土之說，並依殷本紀順序定兒爲昌若，河爲曹圉，𡵨爲冥。于省吾據此以河爲根圉的合音，以𡵨從火羋聲"與冥音近，故以𡵨爲冥"（駢枝Ⅲ:9）。這樣的排定，完全肯定了殷本紀的順序，並以此一條而肯定。但是不按照這順序的卜辭還是有的，而殷本紀的昌若、曹圉之類在卜辭中並未出現。我們認爲這個對照太巧合太孤單一點，還需要其它的證據。

但是認𡵨爲冥，是很可能的。一則𡵨、冥音近，二則它常與河見於一辭而魯語上說"冥勤其官而水死"。左傳昭廿九"水正曰玄冥"，昭十八"禳火於玄冥，回祿"注云"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由人名之冥，變爲官名之玄冥，變爲水神之玄冥。這和后土是一樣的。

左傳昭廿九"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土正曰后土"，而魯語上說共工之子"后土能平九土"，左傳昭廿九"后土爲社"。是土、社（神）后土（土正）后土（句龍）與玄冥（神）玄冥（水正）冥（人名）是平行的。由此可見傳說中人王與神帝的互相轉化關係。

我們以上曾說殷本紀之冥與天問之昏應是一，說文"昏，日冥也"，昏、冥二字古音是相同的。卜辭有"䎽"字，和"聞"字同用，這是唐蘭所考定的（導論下45）。後來他又以䎽當冥（考古社刊6:334），舉武丁卜辭（續5.14.2，簠帝1）爲例，而實際上是卜纍巫求雨之辭。

七、汅　此字孫詒讓釋爲人乙（舉例下50），羅振玉釋爲妣乙（考釋上9），都是錯誤的。郭沫若釋作汅，說"疑是河之初文，從水丂聲也，此言𠦪年于汅與𠦪年于夒對貞，知汅必殷之先世，無可考"（卜通259），是正確的。我們曾就三事補成郭氏的說法：（1）汅字從水從丂，丂字象枝柯形，金文考字從之；（2）河字從水可聲，而可字從口丂聲，金文考字從丂而亦可從可，如叔角父毁，可證丂、可爲一；（3）卜辭有"往于河""涉河""于河""飲于河""才河"的記錄，可證河爲大河、黃河、河水之河（燕報19:124—130）。由於當時未曾體會到人王與神帝、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的轉化關係，因此對於卜辭的祭汅或是執着於自然崇拜，或是執着於與典籍先公的對照。這種看法是要糾正的。

摭續2是一完整的大牛胛骨，其中一部分卜辭云：

辛未貞其𠦪禾于高且

辛未貞𠦪禾于𡵨

辛未貞于河𠦪禾

辛未貞𠦪禾于高且，𡨦五十牛

辛未貞𠦪禾于河，𡨦三牢，沈三牛，宜牢

辛未貞𠦪禾高且、河，于辛巳酌𡨦

1.2.3.三辭分卜𠦪禾於高且、𡵨、河，4.5.兩辭分卜𠦪禾于高且及河所用之牲，6.卜於何日酌𡨦於"高且、河"。明續453於癸丑貞"𠦪禾于河""𠦪禾于高且"，明續471、京津3916分卜酌𡨦於"高且"與"河"，明續451於乙巳貞"𠦪禾于高且""𠦪禾于𡵨"。凡此諸例似乎高且與河、𡵨總是對立的，亦即是高祖不包括河、𡵨等。如此則卜辭的"高且河"應讀爲"高且、河"。

另外一種讀法，將高且與河連讀爲"高祖河"，如于省吾所考釋的（駢枝Ⅲ:10）。如此則河不但是先公，而且是高祖。我們經過再三的考慮，不能決定是否應采用此說。

"汅"是武丁和武文時代的寫法，廪康卜辭則作"泂"（上20.10，甲3916），郭沫若釋作"沈"，疑即左傳昭元高辛氏之季子實沈（卜通777），董作賓則以沈爲地名（考古Ⅰ:150），唐蘭也讀爲沈（天42），于省吾則仍以爲河字（駢枝Ⅲ:7—8）。我們以爲廪康的"泂"仍然是河字，補證如下：(1)上20.10"𡵨罡泂"，而河與𡵨常是并及的；（2）上15.4和甲3916的卜辭內容全同，而一作河而一作泂，可證二者之爲一。

卜辭中的"河"有三個特色：(1)是卜辭許多帝令雨的記錄，而有一次是河令雨；（2）卜辭祭河常用埋與沈，除此以外只有祭土、東和濕各有一次用埋或沈；（3）祭河常記致祭之處的某一個小地名，如

𡨦于汅五牛，沈十牛，十月，才門　前2.9.3　武丁卜辭

丁未酌汅，才門　前2.9.4

王至于今水𡨦于汅三小䍧，沈三牛　上25.3

吏人于汅，沈三羊，𠕋三牛，三月　粹36（粹46殘辭）

𡨦于汅，才商　粹41　廪康卜辭

王其田㐅，𡧊于汅　上15.4，甲3916

由此可知門、商、今水等地都是祭河之處。封禪書秦制"水曰河，祠臨晉"，漢制"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與此相類。商即商丘，本臨大河。由此可知"吏人於汅"即使人於河，亦即卜辭的"往于河"（鐵70.3，燕408，簠人73）。

以上所述，似乎卜辭之汅爲大河之河。但此與以河爲其先世的想法，並無衝突。古音"丂""告"是相同的，所以"河"可能轉化爲帝嚳（帝俈）。帝嚳本來是天帝而轉化爲人帝的，而帝與河都是令雨的主宰，則以河爲其先祖，亦是可能的。

八、兒　此字羅振玉釋兒（考釋中30），由於唐蘭找到眞正作爲動物名詞的兒字（史學年報Ⅳ:119—124），則此人名的兒，決不是兒。我們今暫定爲兇字，亦即㚇字，古音與"重""从"相同，說文"㚇，種也"。兇可以是少皞氏四叔之重，可以是楚語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之重，也可以是左傳昭廿九畜龍的董父。卜辭云

于兇父𡨦，雨　摭續22（參金618）

于楚，其𩂈于兇，又雨　粹1547，1548

酌又…兇𡨦…　粹534

𠦪年于兇　寧滬1.121　參存1.1780

凡此兇父及兇，疑皆兇字而從"从"聲者。

九、王夭　卜辭的王夭或夭，爲辭有限：

㞢于王天囗二犬　下4.14

軾于王天宰一勿軾于王天三宰　前1.45.3

㞢王天伐一卯宰一㞢王天伐三卯宰

㞢王天伐五卯宰

于王天一于王天　乙5317

王天　前4.33.4

寮岳、天、山、兕　續1.49.4

于天先图一于䜌先图　前1.48.3

此字羅振玉釋夨(考釋中55)。說文分別頭之左傾者爲夨，右傾者爲夭；前者訓"傾頭也"後者訓"屈也"。其實夨、天是無別的，都象人頭傾側之貌，所以乙5317的"王天"，雖右傾爲多，也有作左傾的。今因右傾者居多，故定爲天字。

此人稱王，與該、恆同，但他的祀典是遠不如王亥的。

十、戭　此字羅振玉誤以爲"伐"(考釋中68)，是錯的。郭沫若改釋爲戭云"象人倒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粹14)。糾正羅說之誤，並以爲是先公，都是正確的。于省吾釋夏，以爲是契(駢枝 I：26)，胡厚宣以爲是夒之異文(殷代農業120)，楊樹達以爲夏、戭都是离。凡此諸說，皆不甚堅固。

我們以爲他和武丁卜辭中舊臣之蒦或薎，應該區別出來。他多出現於稟康、武文卜辭中，但也見於武丁卜辭(下14.8，寧滬3.40)。

以上十名，是卜辭中所常見而重要的，其它還有不少。這十名與世本、殷本紀所記上甲以前先公相對，則除了王亥以外，沒有最切合的對照。尤其是複名之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名，在卜辭中是毫無踪迹的，得認爲他們是後出的。由於此四名之根本不存在於卜辭，那末，殷世紀上甲以前七世是應該重新考慮其內容的。

此十名多見於武丁和稟、康、武、文卜辭，而不見於庚、甲、乙、辛卜辭，後者是施行周祭的時代，只祭先王，不祭先公。

商代上甲以前的先公，文字記載流傳極少，又因爲高祖往往和神祇並立，所以分辨甚難，學者之間用對音的方法比附，總嫌其勉強。所以我們只有全面的從卜辭中所表見的"先公"禮遇來研究他們的身分。

第三節　爲壱爲祟與年雨的祈求

上節所述十個"先公"，他們和上甲以後的先王在祭祀上究竟有什麼不同？除上述十個"先公"外，其它和他們相同類的有哪些個？爲此我們特別提出卜辭中有關爲祟爲壱與𠦪年𠦪雨之辭，前者表示哪些個先王先公死後有作祟的能力，後者表示哪些個先王先公是祈年求雨的對象。玆分項列舉於次：

一、壱王

河	乙5265	母癸	乙6404,7420
娥	乙5313，存2.434	且乙	乙6431
上甲	乙5267	匕丹	乙6431
且辛	明1437，燕273	卜丙	乙6715
且丁	鐵246.2，續1.28.5	兄丁	乙7371
亞且乙	燕253	[illegible]	師友2.131(壱作數)
閃父壬	乙1900+2033	父辛	存1.1004
父乙	佚886，金391，珠972	父甲	存1.997
父庚	鐵103.1，乙7435		
彖甲	乙2113		
兄戊	珠973		
大示	粹1261		
多匕	誠172，乙6404		
多介	前1.27.4		

二、壱我

岳	乙5271
王亥	乙5403
蚰	乙4683
帝工	粹1166
舊老臣	前4.15.4
黃尹	前1.52.1，明續57
大甲	河272
且辛	前1.11.5
父甲	林1.2.8；存1.1000,1.1001
大庚	上22.5，珠274
南庚	前1.13.8，珠273,274

且乙	粹229
且戊	珠522
且辛	續1.19.5，庫89
父庚	庫1083,1135
父甲	前1.24.2，續1.27.8，庫584
父乙	鐵85.3,239.2,262.2；續1.29.3,1.39.7,5.34.6,珠971,庫1616,河313
兄丁	前1.39.2
兄戊	掇一199
匕己	鐵154.4，續1.38.5
匕庚	別二東大1
多母	庫663
多介	寧125
多介父	別二東大10
㚸子	師友2.137，拾11.10

三、壱

子䧹	無想222，乙7575	父乙	存1.39,119	母丙	乙7130
季	燕609	多介父	存1.1008	且丁	存1.998
交戊	珠522	岳、夏、余	存1.990	且乙	存1.997

四、希王

季	乙2596,2893；前5.40.5	七癸	乙8191
黃尹	乙2941,6263；續1.47.2,1.47.6		
盡戊	乙3853,4529		
且丁	庫612		
妣甲	粹1259		
父甲	粹1254		

五、希我

河	金598	王亥	乙7602,7889

六、希

戊陟，戊交　圖13

七、壱年(禾)

河	粹11，庫407
夏	粹11
岳	續1.49.3
囗水	庫47

八、壱雨

夏	金201
河	乙920，金201
岳	乙1236，金201，粹792
王亥	粹75
伊	下38.6
娥	鄴三39.1
上甲	乙6299

九、又壱

岳	粹61
風，日	河94

十、𠦪風　粹456,827；續2.15.3，燕558

土	摭續3
方	粹1182
巫，北巫	庫992，下42.4，明續45，粹56

十一、𠦪雨　珠1161，庫1895，寧滬1.14

土	上19.7
岳	前5.18.4
土，河，岳	粹56
方	粹1545 A

十二、受年(禾)

夏	粹8［𠦪禾］于夏，受禾
㺃	廣州市博物館(容)
河	續4.17.6 𠦪禾于河，受禾 明續423 尞于河，受禾

明續 455 𡆥于河，受年
邑　鐵 101.4 邑[受]我年
燕 130 受年于邑
十三、告秋　明續 466
夒　粹 2
河　佚 525
㛤　元 53
王[亥]　元 52
上甲　元 53，粹 4,88；明續 467,468
西邑　林 2.18.2
十四、𡆥秋　甲 3642，明續 469
𤰈　摭續 2
十五、帝秋　明續 467
土，𠷎　燕 592
十六、𡆥年(禾)
土　鐵 216.1,236.4
岳　前 1.50.1,6.18.3,6.24.4；鐵45.2,197.1；甲 791，909，2130；佚 375,891；
明續 424,426,448—451,457；粹 24,852；續 2. 28. 1，摭續 2，燕 30，鄴初 35.2
河　續 1.35.6,1.37.1,4.17.6,6.10.5；庫 62,86,1566；明續46,424,449,453,455,456；甲 651,808,3640,3916；粹45,834,856；佚375,376,886；鐵 196. 3，別二京大6，林 2.19.8，上 22. 3+22. 4，下 7.7，粹 9＋上 23.6，摭續 2
夒　佚 886，甲 3512，粹 5，上 22.3+22.4，甲 651，明續 452
兕　前 1.50.1，鄴初 37.2，明續 448，摭續 116，金 631
㛤　上 24.9，粹 16，佚 376，明續 448，摭續 115，續 1.51.5
王亥　上 1.1，續 1.2.2，燕 234
邑　佚 153，燕 130，續 1.50.4，上 24.6
𤰈　庫 1644，甲 690，佚 240

𡟰，𡟰　粹 850，明續 461
高　甲 551,785
䧿　粹 851，續 2.28.3
𧊒　下 33.5
伊　粹 194，清華藏骨(于)
上甲　甲 191,712,2905,3587；明續 427,457；粹 858，師友 1.30，續 1.3.1，林 2.19.13
示壬　甲 392,3587；明續 448,452,458—460；粹 121，師友 1.32
示壬奭　佚 892，粹 122
大甲　上 27.6，明續 47,551
且乙　上 27.6
且丁　甲 1275
后且丁　卜通別二6.11
父丁(康丁)　劍 184
示　哲庵 163，粹 195，
高且　粹 857，佚 259，明續 451,453，珠 393，摭續 109
十七、𡆥雨
土　佚 40
岳　甲 3002＋3119,2970＋2973＋4.0.0034；續 1.1.3，珠 688
兕　拾 2.12，明續 420，庫 1141
夒　佚 519
㛤　粹 15
𢀛　甲 891
伊　清華藏骨(于)
伊奭　明續 422
上甲　珠 923，鄴初 32.8
示壬　鄴初 32.8
九示　甲 267
上甲至且丁十示　佚 986

以上一至六關乎爲𡆥(𢀛)於王或我的，先王先妣和舊臣占大多數；屬於先公高祖

河、娥、岳、王亥、蚰、季等的，占較少數。

以上七至十七關於求風雨與求年成的，先王先妣和舊臣占少數；屬於先公高祖、河、王亥等的則占很大多數。先王先妣和舊臣作爲𡆥年𡆥雨的對象的稍多一些，他們是上甲、示壬(及其配)、大甲、且乙、且丁、伊等。七至十五各項中，除了上甲𡆥雨及告秋於上甲各一見外，不關先王先妣之𡆥。

由以上的比較，可知在卜辭中王、妣、臣是屬於一大類的，先公高祖、河、王亥等是屬於一大類的。前一類對於時王及王國有作祟的威力，後一類的祈求目的是雨和年(禾)。這兩類有着大致的分界，但不是截然劃淸的：一部分少數的王、妣、臣也是𡆥雨、𡆥禾的對象，一部分較少的先公高祖也爲𡆥於"王"或爲𢀛於"我"。

上述的所謂"先公高祖"，只是指明他們與先王、先妣、舊臣是不同類的。我們暫時名這一類爲"先公高祖"，事實上這一類中雖確乎有很多人物是先公高祖，但也有少數性質不明的人物，而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山川之神祇。

楚語下說巫"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可知高祖是介乎山川之神與宗廟之主的。魯語上和祭法都說商人祖契、郊冥、宗湯，契和冥都是湯以前的先公，而稱契爲祖即高祖。春秋宋遺的叔尸鐘曰"尸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而數成唐及伊，是以湯爲高祖而伊尹爲先舊。左傳文二"宋祖帝乙"則以帝乙爲宋之高祖。凡此諸說都和卜辭稍有不同，卜辭以上甲以前爲高祖，以上甲爲宗之始。

卜辭大宗自上甲，小宗自大乙，是很明確的。至於上甲以前爲高祖，則卜辭中並未明言，只可由下列卜辭推求之：

于高且求又匄—于后且求又匄　粹 401
癸丑貞𡆥禾于河—癸丑貞𡆥禾于高且　明續 453
叀河𡨦先酌—先高且𡨦酌　京津 3916，明續 471
乙巳貞𡆥禾于岳—乙巳貞𡆥禾于高且　明續 451
辛未貞其𡆥禾于高且—辛未貞𡆥禾于岳—辛未貞𡆥于河𡆥禾　摭續 2
庚寅貞其告高且，𡨦于上甲三牛　明續 470
辛未卜高且𡆥，其卯上甲　甲 701＋834＋835
其告高且，𡆥以且辛　鄴三 45.6
于后且以小丁　甲 414
𡆥年(禾)于高且　珠 393，粹 857，摭續 109，佚 259
又于高且　下 39.11，粹 162，珠 659，京津 3915

由以上卜辭，可知高祖與后祖是相對的，而二者似以上甲爲分界，后且以上甲爲首而包容且辛、小丁。卜辭𡆥年的對象雖有少數上甲以後的王、妣，大多數都是上甲以前的，則卜辭𡆥年于高祖應指上甲以前的先公，是較無問題的。問題在於高祖與河、岳之並立，兩者是包容的還是排除的？由於河、岳常爲𡆥年的對象，他們應屬於高祖；由於只有王亥、夒稱高祖而卜辭有河六示之稱，由於明續 451,453,471 和摭續 2 高祖與他們爲對貞的關係，則他們似乎不是高祖。我們雖傾向於高祖不包括河、岳之說，但河、岳與高祖之爲接近的一類，則也是無可疑的。因此，合併稱之爲"先公高祖"。

上甲以前在卜辭中明確的稱爲高祖的有二：

一、高且夒　粹 1,2；商氏影本
夒高且　佚 645
二、高且王亥　上 21.14，掇一 455
高且亥　續 1.2.3，鄴三 37.2，輔仁藏骨，明續 472,476—478

他們都是先公而有配偶者，他們和河皆在上甲以前，卜辭云：

于乙未酌高且亥，匸卯于上甲　明續 478
王亥、上甲即于河　佚 888
河、夒眔上甲　粹 3
河眔上甲　甲 2622，
其又𡆥于河眔上甲　庫 16
上甲眔河　續 1.36.1
𡨦于上甲于河十牛　乙 685
凡河于上甲　續 1.5.3

第四節　先公的祭祀與並列關係

先公高祖在祭祀上有一共同之點，即多用𡨦祭。卜辭𡨦字象然木之形，或省去火焰之形，或於火焰外更增一火的形符。說文"𡨦，柴祭天也"，"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風俗通祀典篇"槱者積薪燎柴也"。凡此𡨦(燎)、燔、柴、槱等祭皆所以祭天神，所以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這些都是焚燒積薪以祭天神。武丁卜辭祭先王、先妣亦用"㞢"祭，所以我們以有"㞢"祭者爲享祭人鬼的祭法，以有"𡨦"祭者爲享天神地祇的祭法。所謂"𡨦"祭實際上常作爲用牲之法，享祭人鬼亦可以以𡨦爲用牲之法，其例如下：

〔祭名〕	〔受祭者〕	〔用牲法〕	〔牲數〕	〔牲類〕	
其又	上甲	寮	六	羊	拾1.3
𠦪年于	上甲	寮	三	小𡧊	
		卯	三	牛	續1.3.1
王賓	上甲	寮	五	牛	庫1113
酌大御	自上甲	寮	六	小𡧊	
		卯	九	牛	明續432
酌王大御于大甲		寮	六	小𡧊	明續432
又彳于	示壬	寮	三	小𡧊	續1.6.2
㞢于	示壬	寮			前1.1.1
㞢于	且丁	寮	一	羊	續1.21.6
匚于	丁	寮	卅	牛	前5.3.1
酌于	丁	寮	十	小𡧊	
		卯	十	勿牛	上24.3

凡此祭先王(並舊臣)而以寮爲用牲之法，但另有一主要的祭法。這種例子，究屬不多，而且致祭的對象多爲上甲、示壬。

根據"㞢""寮"用法有關乎祭祀對象的性質，我們分別先公高祖爲以下三類，

第一類　僅有寮祭的

土　前1.24.3；續1.1.5,2.5.2,2.23.4；鐵228.1,燕232,珠834,金662,拾1.11,粹18,19,23；乙7779

夒　前6.18.2,6.18.4,7.20.2；續1.1.1，粹6,明續481

𠶷　前4.7.8，金640，天40，佚337

㚸　拾2.9

芍　粹10

蚰　前4.52.4,4.55.2；上23.15，粹71，乙4733

兀　前4.26.2

禹　金717（參明續453）

而　簠人26

𩐁　粹470

德　柏35

豪　粹367

娶東　前1.51.2,1.51.3；金664

北示　粹366

西邑　佚379＋卜通496

第二類　僅有㞢祭的

季　前7.41.2，上9.6，金638，粹74，乙3684

恆　上7.7,9.10；粹78，鐵199.2，明2369，福27

賁　前1.53.2,6.62.3,6.62.4；續5.12.5，上9.6

訔　前6.56.2，上9.5

娥　珠790，鐵98.4，前4.52.2，續3.48.3,5.26.7，乙7683

第三類　兼有㞢與寮的

亥　㞢　前4.8.3，上12.10,28.1；天33，甲174，明續66
　　寮　前1.49.7,上19.1,23.5,23.16；林1.9.3；金623,624；續1.2.1,明續58,庫1822,珠1036,乙6738

天　㞢　下4.14
　　寮　續1.49.4

河　㞢　前1.48.5，河367，燕27，掇一54,佚989，乙685
　　寮　前1.32.5,2.9.3；上23.4,24.4,25.3；金631,664,717；粹23,30,33,37,39—45,52,54,59,66；續1.50.1,珠2,佚9,146；零44

羔　㞢　前1.50.3,佚66
　　寮　續1.49.2,1.49.4,1.50.1；乙4641,甲2121,2334；清暉74,曾4,佚841,855；粹23,26,27,30,32,33,35；珠1037,金406,天42,下40.7,前1.50.5,1.51.1,7.25.3；庫264,972,1579,1852；零44,乙7779

兕　㞢　續1.49.6,鐵52.4
　　寮　續1.49.4,1.49.5,1.50.1；粹54,64,66,68,69；林1.23.14,2.20.4；佚337,金664,前1.50.3,1.51.2,1.51.3；庫1141,零44,福18,明2328,卜通259,乙7018

虤　㞢　下14.9,金405
　　寮　明續423

昌　㞢　乙5317，林2.27.8
　　寮　前1.49.5,1.49.7,1.50.2；粹70，庫1609

以上的第二類，都不作𠦪年、雨的對象，他們多半是上甲以前的先公，只用㞢祭與先王同。第三類，都是與年、雨有關的先公高祖。第一類可分爲三種：(甲)自土以下五名是與年、雨有關的先公高祖；(乙)蚰、兀、禹可能與(甲)相類；(丙)自而以下可能都是地名，不是𠦪年、雨的對象。

第三類與第一類(甲)(乙)可以合併爲"先公高祖"，他們常常是𠦪年、雨的對象，常常是用寮祭的，而且常常是互見於一辭或一版的。

他們中間的河、羔還有特殊的祭法"取"，如

取河　拾2.8，林2.8.4,2.8.11；粹57,61

取羔　拾2.8，粹28,29,36；鄴三39.1，明續421,422,492；珠3,乙4720,前5.43.4,6.49.8,7.21.2；庫83,下36.3,甲527

凡此"取河""取羔"之下常系有"㞢雨"，乃是求雨之祭。"取"是槱的假借，風俗通祀典篇"槱者積薪燔柴也"，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積薪燔柴謂之槱者，說文"槱，木薪也"。明續421"寮羔"與"取羔"並舉，知"寮""取"都是祭名，雖相類而有所異；珠3"取羔廼寮"，可知先取後寮，所以大宗伯謂之"槱燎"。郭沫若既以"酌"假爲"槱"(粹6)，又以爲"取殆槱省…音義俱與槱近"(粹28)，未有論斷，今定"取"爲"槱"。

此外，亦有用其它的祭法的：

帝　羔　珠846
　　昌　乙4915
　　王亥　上19.1

匚　河　天33，明續475—478，乙8310
　　王亥　燕371,續2.6.7,鐵96.4

䝨　王天　前1.45.3

先公之有宗者，見於以下各辭：

虤宗　甲779，明續442

𦎫宗　甲779

即宗于羔　粹724

河即宗

夒即宗　粹4

芍宗　掇二465,明續423

凡此𦎫、羔、夒、虤、河、芍等人都有宗。河宗之名，延至後世。穆天子傳卷一"河伯無夷之所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甲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沈牛馬豕…河伯號之。…曰伯夭皆致河典"。所謂伯夭乃是河宗伯，亦即河伯，乃是管理河典之職的。河宗氏是河伯無夷所居之地，此河伯無夷即洛水注所引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之馮夷，乃是河神。褚先生補史記滑稽列傳所述鄴地的河伯，也是河神。王亥故事中的河伯，則是神話中的人物。河宗氏是一地名，所以史記趙世家說"奄有河宗"正義以爲"乃戎狄之地也"。

關於先公高祖之並見於一辭者，有以下各例：

羔、天、㞢、兕　續1.49.5

河、弜、夒　粹9＋上23.6

羔、河、夒　前7.5.2

河、夒　粹3

土、兕、河、羔　粹23

兕、目、羔、羊　甲788,掇二159

目、兕、河、虤、洹　寧滬3.40

兕、𦎫　庫1141

兕、河　粹54,66

兕、且　師友1.35

土、河、羔　粹56

于河于羔　粹33

河眔羔　粹51

河以羔　戩7.11

羔眔河　上20.10

兕、河、羔、𦎫、虤　甲3610(習刻)

羔、兮(㚸)　拾2.9

于𠶷于土　燕592

可見土、河、羔、兕、夒、虤並兮(㚸)、目(昌)、羊(𦎫)等是常在一起的，除同見於一辭

之外,共同在一版之內同日所卜或同卜一事的有以下各例:

河、夒、岳								金201
河	岳							明續424,449,489
河、夒								綴40，鐵216.1
	善、兕							庫1141
河、	岳、兕、禹							零44
河	岳、兕							續1.50.1
河、夒				上甲				綴47，粹4
河				上甲	唐			庫1601
河				上甲				珠177
	岳			自上甲六示,小示				明續457
河	岳		高且					摭續2
河	禹		高且		示壬			明續453
河			高且					明續471
	岳		高且					明續451
河	兕		王亥			伊尹		明續479
	岳		王亥					明續480
			高且亥	上甲				明續478
		昌	王亥					前1.49.7
	岳					伊尹		粹197
河	岳					伊		掇二404
	善					黃尹		粹198
河		獄						佚376
	岳兕	獄			示壬			明續448
	岳						四云	庫972
河							四方	明續487
河							方	明續425
	兕					小丁、父丁	亳土	粹20
	岳						土	佚40
河							土	粹19
河		獄					四土	明續423
	兕						巫	南京1
							土、巫	摭續91
	兕	邑						佚337
河	兕						[illegible]東	金664
河							[illegible]東	前1.51.2,1.51.3

根據以上的卜辭,可知同版的人物可分爲

(1)先公高祖　河、岳、夒、兕、獄、昌、邑、禹、王亥、善

(2)先王　唐、示壬、小丁、父丁

(3)大乙後舊臣　伊尹、黃尹

(4)方社　方、四方、亳社、四社

先公中的岳與善應有所區分,前者從𦍌,後者從羊。甲788, 掇二159岳、羊並舉,甲3610岳、善並舉,可知其分別。關於善的重要卜辭,舉例如下:

尞于善　金406,前1.50.5,續1.48.8,卜通259

尞善一尞岳　佚708

㞢于善--㞢于黃尹　粹198

舞善　乙5351+5644+5918+6098

□□卜𠦪雨乙丑酌尞兕、善　庫1141

貞于善先𠦪　金533

[𠦪]禾于善　凡將

勿奏善　庫1803

于善宗酌又雨　甲779

吏人于善　粹31,鐵23.1,前1.50.6,4.33.1

卜辭有"往于某""吏人于某"之例,某常爲地名,如

使人于𠂤　續6.16.8,林2.4.8,乙542

　　沚　乙1355

　　望　續3.41.2

　　[illegible]　乙4550

　　或　乙542

　　敏　續6.10.2

　　善　粹31,鐵23.1,前1.50.6,4.33.1;哲庵52

　　邑　天40

　　河　粹36,46

自耒使人于河　燕669

貞使人往于唐一貞㞢于唐　哲庵54

往于岳　東48

　河　鐵70.3,燕408,簠人73,清華藏骨(于)

　土　鐵3.1

　夒　珠19

往獄　明續429

由粹36"使人于河"下系以沈羊之事(天40略同),知使人於某指往某處致祭。但敏以上六名則確實是地名。或以爲使人乃殺人以祭,是不確的。"往于某"以下往往系以"雨",所以于省吾讀往爲禳(駢枝Ⅳ)。由使人于某之例例之,恐未必然。沐園藏骨云

□□卜其往于岳叀三大牢

可證是往於某地而祭。哲庵54使人往于唐而㞢于唐,"往于唐"之唐是卜辭唐邑之唐,"㞢于唐"之唐是大乙。由此可知人格的稱號與地名的同一的關係。

爲要了解河、岳與先王的關係,我們迻錄武丁時代因伐邛方而祈告的卜辭如下:

告邛方于上甲一于河告一于唐告　庫1601

于河告邛方一告于上甲　珠177

于河囚邛方　上17.3,續1.36.5

囚邛方一于岳囚　珠707

𠦪邛方于岳　續1.49.1

于王亥囚邛方　前7.20.3

告邛方于上甲　續1.4.6,前1.50.6

告邛方于上甲一于唐告　前1.47.5

囚邛方于上甲一于唐囚　庫1896

于匚乙告邛方　上8.12

告邛方于示壬　續1.6.3,金507

告邛方于唐　續1.7.2,燕76

于唐告邛方一于大丁告邛一于大甲告　上29.3,續1.6.5

于大甲告邛　續1.20.4

于大甲告邛方出一告邛于黃尹　上29.4

告邛方于且乙　續3.7.4,上29.2,福7

𠦪邛方于乙　庫1553

囚邛方于好能　續3.1.2

囚邛方于受令　林1.30.1

于令囚邛方　佚379

由上可知因與邛方作戰而有所告、囚、𠦪,其對象是

(1)王亥,河,岳　先公高祖

(2)上甲,匚乙,示壬,唐,大丁,大甲,且乙　直系先王

(3)黃尹,受令,好能　舊臣及其它

由此可知先公高祖王亥、河、岳等和直系先王同爲戰爭祈告的對象,則他們應是上甲以前的先公高祖而且具有重要的性質,是很明顯的。

根據上述種種,我們可以列表如下:

	河	岳	獄	土	兕	昌	夒	亥	[illegible]	邑	丂	兀	蚰	娥	婋	季	[illegible]	天	貪	[illegible]	龜	阻
爲壱	×	×						×					×	×		×						
爲希	×	×														×						
壱年	×	×					×															
壱雨	×	×					×	×														
寧風雨	×	×		×																		
受年	×					×	×		×													
告,寧,帝 秋	×		×	×			×		×	×												
𠦪年	×	×	×	×	×	×	×	×	×						×						×	×
𠦪雨		×	×	×	×		×				×											
尞	×	×	×	×	×	×	×	×	×	×	×	×	×	×				×				
㞢	×	×	×		×	×		×								×	×	×	×	×		

綜以上各項所述,上甲以前的人物可分爲

(1)與年、雨有關的

甲、高祖　夒、亥

乙、先公　河六示:河、岳、獄、土、兕、昌

　　　　　　𡒊、岃、𢀛

　　　　　　娀

（2）與年、雨無關的

　　丙、先公　季、恆、夭、賁、𧥢

　　　　　　蚰、兀

　　　　　　娥

其中娀、娥是女字，當是女姓。丙項季五人多以㞢祭，僅夭一次與兕、𡵂同用尞祭。夭也只有在這一次與河六示發生聯系；除此以外丙項並甲項的亥不與河六示發生直接的聯系。甲、乙兩項，除亥、娀外，常是聯系的，應認爲比較相近的一羣。高且亥與丙項的恆、夭並稱王，而亥不但不與河六示有直接連系，而與上甲以後的先王並見於一辭。這是亥爲人王的最特殊之處，因此恆、夭之爲人王也可因他們稱王而類推。

以河六示爲主的甲、乙兩項（除了亥、娀），由於他們的祭法、由於他們與年雨的關係，由於他們與方社並卜於一版與山洹並列於一辭的現象，都表示他們與自然神祇的性質是相近的。但由於卜辭有"王亥、上甲即于河""河、夒𠭯上甲""河𠭯上甲"，由於河、𡵂與上甲以後先王並爲因伐𢀛方而祈告的對象，由於河、𡵂、夒和𤕫、岃，並有其"宗"，則他們又並非自然神祇而爲人鬼。凡此都表示人鬼與神示的轉化關係，亦即我們從前所說的神帝的人格化與祖先的神帝化（燕報19：149）。這種轉化關係、雙重性格的表現，都可以引用楚語以"高祖"界於山川之神與宗廟之主而說明之。殷代的自然崇拜，相信上帝是降雨的主宰，但求年求雨不能直接祈求於上帝，必須通過中間階層的"高祖"。這些"高祖"就其對於年、雨的影響而說，亦即因他們與上帝的交通而使下方有年有雨，他們是接近於神祇的。但卜辭中亦有少數向先王、妣、臣祈求年、雨的，則作爲可以與上帝交通或對於年、雨有影響的，不止只是先公高祖而已。此點就可以說明"高祖"是具有人格的。

第五節　舊臣

羅振玉曾舉出"其名臣之見於卜辭者三：曰伊尹，亦曰伊；曰咸戊，亦曰咸；曰且己"，而以"咸戊殆即巫咸"（考釋上13）。王國維古史新證第四章商諸臣一節所列是伊尹和咸戊二人，但又說"又卜辭中屢見寅尹，古讀寅音如伊，故陸法言切韻寅兼脂、真二韻，而廣韻以降仍之，疑亦謂伊尹也"。郭沫若讀"寅尹"爲黃尹（卜通236,262），又說"黃尹即阿衡，伊尹也"。他的說法，和王氏的說法相同，並且和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之說相同。羅氏以且己爲名臣，大約是以他相當於高宗肜日的祖己。關於此，王氏曾加更正，

以卜辭的"且己"爲孝己（觀堂9:10）。董作賓的斷代例也根據古今人表分別了孝己和高宗肜日祖己爲二人；他並且以武丁卜辭中的師盤即君奭所說武丁時的甘盤。關於後者，是可能的，因爲古文字"𠂤"和"甘"形近易譌，所以𠂤般可能即甘盤。

先秦典籍中有關商殷諸臣的記錄，約如下述：

尚書君奭　伊尹—湯時
　　　　　保衡—大甲時
　　　　　伊陟，臣扈，巫咸—大戊時
　　　　　巫賢—祖乙時
　　　　　甘盤—武丁時
高宗肜日　祖己
尚書般庚　遲任
商頌長發　阿衡—商之中葉
尚書序　　義伯，仲伯，仲虺—湯時
　　　　　伊尹，咎單—湯至沃丁時
　　　　　伊陟，巫咸—大戊時
　　　　　說—武丁時，即傅說（亦見楚語上、孟子告子下）
　　　　　祖伊—帝辛時
竹書紀年　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

以上共16個臣名，其特點是：（1）不以十干爲名；（2）多附其官職如尹、保、阿、巫、臣、師；（3）常爲單名，如伊、衡、扈、咸、賢等。

春秋時宋人而仕於齊的叔尸所鑄之鎛銘曰"尸典其先舊…伊少臣唯輔"，即"伊小臣唯傅"。銘所謂先舊即先正舊臣。舊臣之名見於武丁卜辭：

…昔我舊臣…　下5.3，庫1516，甲2911+2913+2915+2435

貞我家舊老臣亾𡆥我　前4.15.4

在卜辭中，不但祭祀先正舊臣，而先正舊臣亦往往爲祟於商及時王。但"𡆥王"的多數是先王，極少數是先公，"𡆥我""𡆥王"的則先公先王以外尚有"舊老臣"與黃尹。卜辭"𡆥年""𡆥雨"的多數是先公，而舊臣中的伊尹亦"𡆥雨"。由此可見舊臣的伊尹、黃尹介乎先公與先王之間。他們在祭祀上，也是如此的身分，

舊臣中之最重要者是伊尹，在文獻記錄上在卜辭上，他都是最顯赫的。據君奭，伊尹爲湯時臣，而紀年記其放大甲而大甲殺之，尚書序謂沃丁葬之，當是可靠的。除此以

外，戰國典籍記載伊尹的尚有以下四項：（1）伊尹爲有莘氏之媵臣，孟子萬章上"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墨子尚賢下"昔伊尹爲有莘氏女師僕"，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以伊尹媵女"，天問"成湯東巡，…乞彼小臣，…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侁、莘一字，左傳昭元"商有姺邳"，周本紀索隱引世本"莘國姒姓"。（2）伊尹爲成湯之小臣，除天問外，墨子尚賢下"湯有小臣"，呂氏春秋尊師篇"湯師小臣"即叔尸鎛"伊小臣唯傅"。（3）伊尹名摯，見天問、墨子尚賢中、孫子用間篇。（4）伊尹可以單稱伊，尚書序"伊尹作伊訓"即伊尹之訓，叔尸鎛亦稱伊尹爲伊。

就卜辭來說，上述種種皆有某些成分的根據。卜辭稱伊尹爲伊尹、伊、伊奭。伊是其私名，尹是其官名，所以卜辭又所謂"多尹"。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湯受天命…名相宮曰尹"。卜辭的黃尹、黃奭即詩頌之阿衡、保衡，阿、保是其官名而黃或衡是其私名，與此同例。黃尹是阿保之官，伊尹亦然，所以墨子說他是"女師僕"，叔尸鎛說他"爲傅"。後漢書崔寔傳"阿保"注云"謂傅母"，禮記內則注云"保，保母也"，說文"娿，女師也，讀若阿"，"娒，女師也，從女每聲，讀若母"，左傳襄卅及士昏禮、內則則作姆。如此阿、娿與保、傅皆是保母、姆、女師僕，亦即所謂媵臣。卜辭伊奭、黃奭之奭是官名，即說文所從之奭，解云"或說規模字"，是奭讀爲模：公羊傳襄卅"不見傅母"，釋文云"本又作姆"，內則"淳母"注云"母讀曰模"，由此知母、姆、模之相通，而姆即訓女師之娒，讀若母。如此奭即訓女師之姆，與阿、保同義（燕報19:110，考古社刊5:12）。阿保爲尹，亦見於西周初期金文和尚書：令尊之"明保"又稱"明公尹"，乍册大鼎則有"皇天尹大保"；君奭之"君奭"又稱"保奭"，君即尹。

致祭伊尹的卜辭，最早見於武丁晚期的子組卜辭（前8.1.2，菁11.18），而廩、康、武、文卜辭中則屢見。在卜辭中他地位的重要，可以下列各事表明：（1）與大乙并見於一辭（上22.1,22.2）；（2）"伊尹五示""伊五示"當是舊臣五示而伊尹爲首；又有"又于十立：伊又九"是伊尹與其它九臣爲十位；（3）有"伊賓"（續6.21.11，粹151，佚802）和"上甲歲伊賓"（明續513）則是伊尹附祭於先王；（4）卜辭惟上甲及其前的先公高祖能"𡆥年""𡆥雨"而伊尹"𡆥雨"又爲祈求寧風的對象；（5）武乙卜辭"伊，廿示又三"當指伊尹和大甲至康丁二十三王，則伊尹卒於大甲之時，當屬有據。

殷本紀說"伊尹名阿衡"，商頌長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混伊尹與阿衡、保衡爲一人，是不對的。我們從前曾舉三事以證其誤；（1）君奭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是不但伊尹、保衡是兩個人，而且一立於湯時，一立於太甲時；（2）長發曰"昔在中葉…實維阿衡"，敘事於湯之後，是所謂中葉當指湯受命以後的

商代中葉；阿衡即保衡，阿、保是其官名而衡是其私名；（3）卜辭之黃尹、黃奭即詩書之阿衡、保衡，因爲阿、保即奭，而"黃""衡"古相通用：西周金文賞錫之"赤市幽黃"即禮記玉藻之"赤韍幽衡"（燕報19:110，註11）。

致祭黃尹的卜辭，僅見於武丁卜辭，常用的祭法有二

　㞢　乙1189,4466,6263；前1.51.5,1.51.6；林1.9.14,2.7.9；燕24,32等

　告　前7.32.3，上29.4，燕26,377等

另外庚甲卜辭有橫列的黃父（上6.2，河373），可能是黃尹，父即傅保之傅。

黃尹、伊尹尚有其它兩種稱謂：

黃示　其𢦔于黃示　續5.9.2　武丁卜辭（參乙6394貞于黃尹𢦔）
伊示　辛巳貞以伊示—弜以伊示　劍190　武文卜辭
黃奭　㞢犬于黃奭，卯牛　乙4518　武丁卜辭
　　　羽庚申䝿于黃奭　乙4534
　　　䝿于黃奭　乙5317,7171,7248
　　　貞于黃奭尞　乙4642
　　　帝黃奭二犬—帝黃奭三犬　前6.21.3
　　　㞢于黃奭　續2.19.1
　　　今日尞于黃奭二犬二豕—今日用二犬二豕黃奭　金639
　　　…黃奭　庫471
　　　𡆥（？）雪氐黃奭　庫1533
伊奭　乙丑貞寧風于伊奭　甲828　武文卜辭
　　　其寧風伊奭一小宰　粹828
　　　其桒雨于伊奭　明續422
　　　壬申剛于伊奭　上22.4

伊奭、黃奭很可能是伊尹、黃尹，但也可能是伊、黃之配偶。綴47（上22.3+22.4+續4.21.10）伊尹、伊奭並見於一版，而乙編中黃尹、黃奭並出於一坑，所以它們可能不指一個人。但伊尹、黃尹在種種方面是如此的平行，所以頗疑黃尹可能是伊尹之子。據君奭，保衡立於太甲之時，而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竹書紀年伊尹放太甲，太甲殺伊尹而立其子伊陟、伊奮，時間正相當。

武丁卜辭中有三條關於陟的：

　申丂尹陟　下43.2

庚申㞢伐于陟,卯宰庚示妾　金 481

貞戊陟、戊㚔希　岡 13 .

都可能是伊陟。殷本紀"大戊立,伊陟爲相",據君奭與巫咸同時。

上述的戊陟、戊㚔,冠以"戊"字,似爲官名,武丁卜辭有三戊:

㚔戊　乙 753,2105,3476; 甲 264 + 粹 425; 前 1.44.4, 續 1.48.6, 別二中村7

𧇊戊　前 1.44.7, 1.45.1; 天 65

咸戊　乙 753, 1984,3476; 甲 264 + 粹 425; 前 1.43.5

其中㚔戊或作戊㚔,而㚔的寫法有㚔等形,亦可釋作𢀛。除甲 264 + 粹 425 爲自組外,其它都是賓組卜辭。

咸戊一名,羅、王均以爲是君奭的巫咸。白虎通姓氏篇作巫戊,經義述聞三因謂今文作巫戊,古文作巫咸。王國維則說"今卜辭無巫咸,有咸戊,疑今文當作咸戊,書序作咸乂四篇亦當作咸戊四篇,猶序言作臣扈作伊陟也"(古史新證)。

我們以爲卜辭的咸戊可能是巫咸。㚔戊、𧇊戊、戊陟、戊㚔等名稱,其同有之"戊"可能是一個官名。由於戊陟、戊㚔(岡13)、咸戊、㚔戊(甲 264 + 粹 425)之幷見於一辭,㚔戊、咸戊(乙 753,3476)之幷見於一版,可見他們是同類的。伊尹、黃尹先私名而後官名,則咸戊、㚔戊、𧇊戊等之咸、㚔、𧇊亦爲私名,而"戊"爲官名。伊尹可以省之爲伊,而卜辭又有咸。"戊""巫"古音相近,卜辭之𠀁可能是巫字,而卜辭戊作𢦏,與之形近易混。

卜辭戊咸之"咸",從戌從口,與從戌從丁之"成"字極易混淆而實有分別。後者是成唐之成,乃是大乙。戊咸而單稱咸的有以下諸例:

貞下乙賓于咸—貞大甲不賓于咸　乙 2455

尞于咸,𢆶　乙 2737

大甲賓于咸　乙 7511

㞢彳自咸,宰　珠 27, 粹 427

咸不賓于帝　乙 7197

㞢咸伐五宰　普 109

咸弗𠂇王　乙 7201,7509

㞢咸　明 1063

不隹咸　乙 7561

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格於上帝"或應在"王家"之後,謂巫咸格於上帝。我嘗疑咸或者是大戊的私名。

伊陟爲伊尹子,卜辭的戊陟可能是他,也當是巫。戊𧇊、戊㚔當是巫賢之類。古音"賢""𧇊"相近。

武丁卜辭又有旨千、千:

旨千若于帝ナ—旨千若于帝又　乙 3085 + 3260 + 5569 + 6189

千弗其乍𡆥方禍　甲 3115

丙寅隹不,千降𧇊　前 8.5.1

"旨"從尸從口,"千"即說文卷八"壬,善也"之壬而省去下劃者。其人當即遲任。般庚上"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舊惟新"。敦煌本、日本唐寫本隸古定尙書,凡夷字皆作"𡰥";日本唐寫本般庚遲任作𨓍任,所從之𡰥是夷字,而金文"尸"即"夷"字。遲任若於帝之左右,即君奭所謂格於上帝。

武丁卜辭的自般,見於前 1.39.1,1.49.1,5.31.6; 續 1.29.3,1.38.5,4.5.2, 5.24.8,6.10.3; 鐵 168.3, 上 11.16, 下 24.1, 佚 193, 明 705, 林 1.28.3, 珠515, 福2。乃武丁當時之人,董作賓以爲即甘盤,是很可能的。

武丁卜辭又有一人,有三種寫法:

𦾔　前 1.49.2,1.49.3; 珠 344, 乙 4330,7797; 前 6.7.6

𦾕　前 1.49.4, 續 1.51.4,1.51.6; 前 6.7.5

𧆛　前 1.52.3, 上 9.5, 續 2.24.5, 前 1.44.7

他和伊尹和黃尹亦有幷見於一辭的:

㞢伐于黃尹,亦㞢于𧆛　前 1.44.7

其又𦾔䍐伊尹　甲 883　廩辛卜辭

其字待考,他大約與伊、黃同爲舊臣。

綜上所推,卜辭中的舊臣約有以下諸人:

大乙時　伊尹(伊尹、伊、伊奭、伊示)

大甲時　保衡(黃尹、黃奭、黃示)(黃父?)

大戊時　伊陟(尹陟、戊陟、陟)(?)

　　　　巫咸(咸戊、咸)

般庚前　遲任(旨千、千)

　　　　(戊㚔、㚔戊;戊𧇊;𦾔、𦾕、𧆛)

武丁時　甘盤(自般)

他們可歸併爲兩種職司:一、阿保,即尹、奭、自、父;二、巫,即戊。

第十一章　先王先妣

第一節　殷本紀的世系

史記殷本紀所記帝嚳至帝辛世系,在形式上是最完備的。司馬遷作此紀時所依據的材料約有兩類:一是故籍,贊所謂"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此外兼采逸尙書、尙書序及其它先秦戰國典籍;二是譜諜,三代世表所謂"於是以五帝繫諜,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迄共和爲世表",此外兼采世本等書。

我們從前曾分殷本紀世系爲三系,其後屢有增易,今就舊分三系而重論之如次。

第一系　共八世父子相傳,其次序是

帝嚳——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最後一世"振"應據世本作核,相當於卜辭的王亥。除此以外,皆不見於卜辭。學者間嘗試用卜辭人名勉强比附,而實在無一是處,已詳於上一章。此系人名,與第二、三系顯然不同者,是皆不以天干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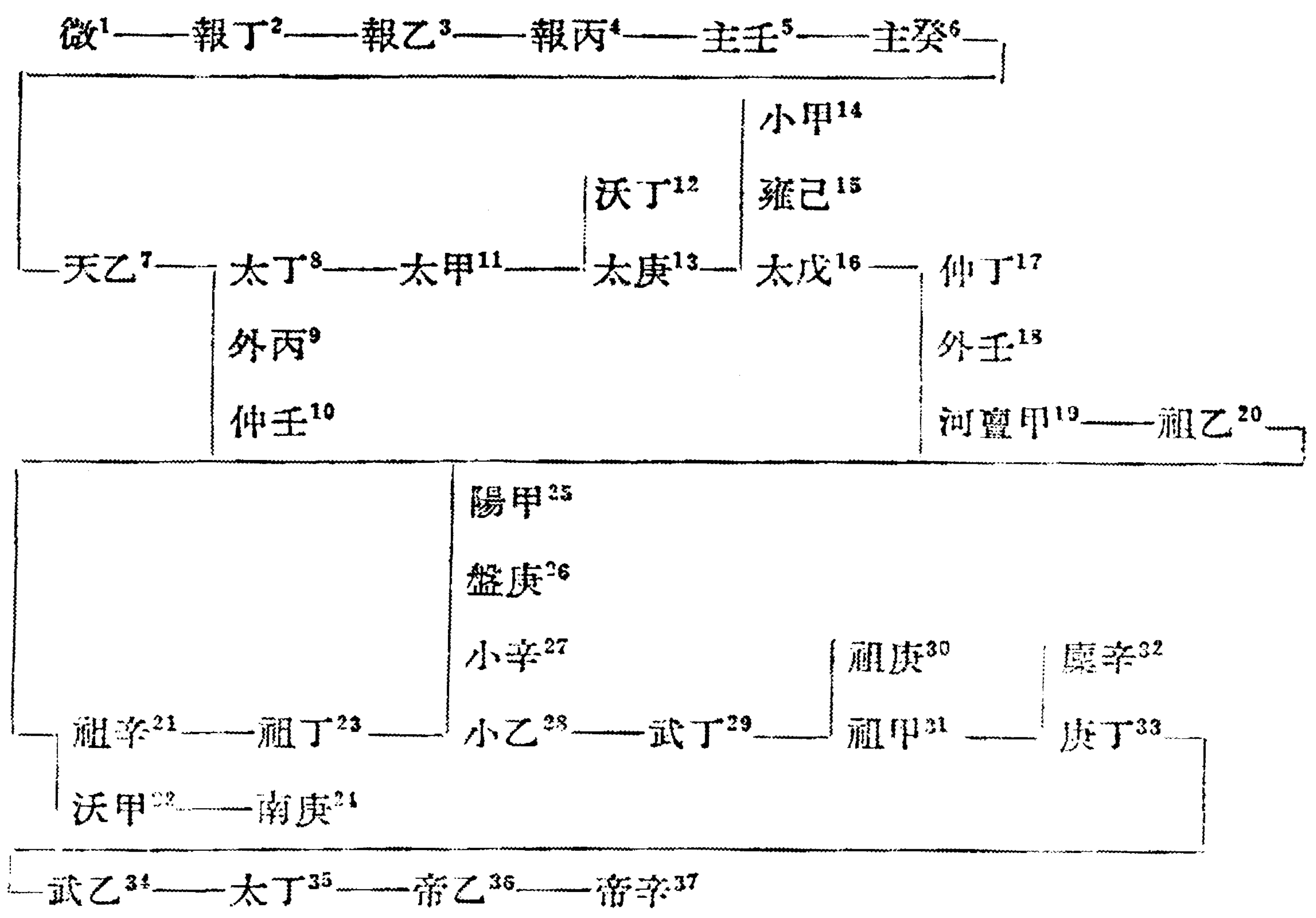
第二系　共六世父子相傳,其次序是

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相當於卜辭自上甲(即微)至示癸六示,據卜辭報丁應在報丙之後,今本殷本紀因經後世傳鈔故誤植於前。

第三系　共十七世與第二系合併爲表如下:

表一　殷本紀世系表



此表橫綫表父子相傳,直綫表同世兄弟先後相傳。晉語四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韋昭注云"自湯至紂"。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既崩,二十三世乃有武丁……。武丁既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此所謂世即王,故成湯至紂亦爲三十一王。凡此均與殷本紀同。惟殷本紀集解云"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此二十九王大約不計外丙、仲壬。

殷本紀所紀第三系,與卜辭除有小異外,大部分是相合的。它和竹書紀年與世本也應該大略相同。今所存見引於各書的紀年並非完帙,且不記商王世系關係,但我們可由其記各王都邑推定之。凡居於同一都邑的諸王,其世次必是先後相接的。今據殷本紀世次列紀年所記王都,有括弧者是紀年失載:

居亳　(湯,大丁),外丙,仲壬,(大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

居囂　仲丁,外壬。

居相　河亶甲。

居庇　祖乙,(祖辛),開甲,祖丁。

居奄　南庚,陽甲。

居殷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馮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

上所引除“仲壬居亳”見引於左傳集傳後序外，餘皆見引於太平御覽卷八十三。

今所見諸書所引世本，也是不全的。它和殷本紀第三系大略相同，今據註疏所引，彙錄於下：

湯名天乙（堯典音義及正義）

外丙仲壬（殷本紀正義）

大甲，大丁子（伊訓書序正義）

大甲崩，子沃丁立（沃丁書序正義）

小甲，大庚子（三代世表索隱）

仲丁是大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仲丁書序正義）

開甲（殷本紀及三代世表“沃甲”索隱）

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說命書序正義）

祖辛（三代世表“廩辛”索隱）

案說命正義引世本後而加以案語曰“是武丁爲盤庚弟小乙子也”。

我們比較殷本紀、三代世表、世本和漢書古今人表所記商世系，十九皆同，所不同者有下列四點：

（1）小甲，大庚子　世表作大庚弟。

（2）河亶甲，外壬弟　世本作仲丁弟。

（3）祖乙，河亶甲子　人表作河亶甲弟。

（4）小辛，盤庚弟　人表作盤庚子。

小甲爲大庚之子抑弟，在卜辭中無從決定，但他在祭祀中的位次介乎大庚與大戊之間。三占從二，我們姑且仍舊定他爲大庚子。據殷本紀等，仲丁、外壬、河亶甲屬於一世，所以河亶甲是外壬弟，也是仲丁弟。人表以小辛爲盤庚子，實屬錯誤，因武丁卜辭稱小辛爲“父辛”，所以小辛與盤庚一定是兄弟輩。人表以祖乙爲河亶甲弟，而河亶甲又是仲丁外壬弟，則祖乙與仲丁爲一世，此與卜辭不合。卜辭一世只有一直系，仲丁、祖乙在卜辭均爲直系，他們絕不能屬於一世。若是人表可靠的話，只有一個可能，即祖乙和河亶甲是一世，是仲丁的次世。

第二節　商王繼統法

由殷本紀所述商王的父子兄弟關係和及位先後次第，可見商代傳位有兩個法則：一是父死子繼，一是兄死弟及。這種制度在春秋時代猶行於宋、魯之邦：宋世家宋宣公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魯世家曰“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魯襄公卒，魯人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之（杜預注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宋爲殷遺而魯居商人故地，所以此兩國仍遵行商代以來一繼一及的傳位法。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曰“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爲弟之子（以上古史新證略同，惟接着說“蓋周時以嫡庶長幼分貴賤之制，商無有也”）。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統法不合。此蓋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禮，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禮亦同，是未嘗有嫡庶之別也”（觀堂10.2）。古史新證係影印王氏手稿，原稿改“卜辭繼統法”爲“商之繼統法”，因王氏所引的材料實不出殷本紀。又其所引“九世之亂”一節在殷本紀原文作“自中丁以來廢適而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案此處“中丁”當是“大丁”之誤，因自大丁至康丁中有九世兄弟爲王，詳下。

上所引述王氏論商繼統法，常爲學者援引而認爲定論者。但我們若細加考察，則無論就殷本紀本身或就卜辭所見來說，他的基本論定是有着嚴重的缺陷的。根據殷本紀與卜辭一致處，以及根據卜辭的世系傳統（參表二），我們得到與王氏相反的結論。就是：（1）子繼與弟及是并用的，並無主輔之分；（2）傳兄之子與傳弟之子是并用的，並無主輔之分；（3）兄弟同禮而有長幼之別，兄弟及位以長幼爲序；（4）雖無嫡庶之分而凡子及王位者其父得爲直系。這些才真正是商制的特點而異於周制者，分別述之如次。

若是商人是以弟及制爲主的，則必無弟才傳子，此與商人的婚制不合。據卜辭，商王是多配偶的，則其多子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某王本身不育，商人兄弟不限於同父母，故凡從兄弟均有繼爲王的權利。因此，傳弟與傳子實爲并存的，然商人傳弟則確爲其繼統法的特色。

我們必須先確定了商制兄弟及位之是否順長幼之序，然後才能決定商制傳兄子還是弟子。據卜辭，兄弟先後及位次序是先長而後幼，故同世最後一王較其前爲幼，最先即位者較其後爲長。此可以祖己、祖庚、祖甲爲例，祖庚卜辭稱祖己爲“兄己”，祖甲卜辭稱祖庚爲“兄庚”，則此三兄弟按長幼及位，故其天干己、庚、甲是順序的。但我們必須申明者，即此所謂長幼是年齡的長幼，長不一定是長兄長子。弟及制並非輪及每一個弟，據卜辭同輩兄弟及位者其數不過四，而卜辭一輩的兄弟往往不止於四，如祖甲世除祖己、祖庚、祖甲外尚有兄壬、兄癸均未及王位。由此可見商代傳統法並沒有一種固定的傳弟傳子法，凡弟或子之所以及王位必另有其法規，可惜我們無法推知1)。

本輩兄弟依長幼之序先後爲王，至其傳位於下輩則有三種形式：一、由本世最後爲王之幼弟傳位於其子，是爲傳弟子制；二、由本世最後爲王之幼弟傳位於同世爲王諸兄之子，是爲傳兄子制；三、若本輩只有一王而無兄弟及位者，則傳位於子，是爲傳子制。今將此三種繼統之見於大乙以後者分列於下：

甲．傳兄子者

雍己傳位於其兄大戊之子中丁

河亶甲傳位於其兄中丁之子祖乙

沃甲傳位於其兄祖辛之子祖丁

南庚傳位於其從兄祖丁之子陽甲

乙．傳弟子者

沃丁弟大庚傳位於其子小甲

陽甲盤庚小辛弟小乙傳位於其子武丁

祖庚弟祖甲傳位於其子廩辛

廩辛弟康丁傳位於其子武乙

丙．傳子者

大乙傳位於其子大丁

大甲傳位於其子沃丁

祖乙傳位於其子祖辛

武乙傳位於其子文丁

文丁傳位於其子帝乙

帝乙傳位於其子帝辛

上述除甲項一二兩條係據卜辭外，餘皆本殷本紀。所據於殷本紀者除乙項第一條外，均與卜辭相合。乙項第一例中的小甲究係大庚之子抑弟，無從證明。甲項第一條雍己從卜辭次於大戊之後而大戊、中丁爲父子則爲卜辭殷本紀所同；第二條據卜辭以中丁、祖乙爲父子，與殷本紀以祖乙爲河亶甲子者不同。

如何根據卜辭定父子的關係，又如何更正殷本紀父子關係的錯誤？我們於此得成立所謂“直系”與“旁系”的說法。凡一世之中有兄弟數人及王位者，其中只有一王爲直系，餘者爲旁系；凡一世一王者有直系，無旁系。大乙至帝辛十七世中有九世是有兄弟及位者，在此九世中直系可以是兄，亦可以是弟。所以稱爲“直系”者必須符合卜辭上兩個條件和文獻上一個條件。這三個條件是：（1）在帝乙、帝辛的“周祭”卜辭中凡直系的配偶皆入祀典，旁系則否；（2）在某些選祭卜辭中合祭一系先祖，一世一王，只有直系入選；（3）在文獻上（據殷本紀）凡某王之子繼爲王者，此某王是直系。根據此種規定，則有兄弟爲王的九世，其直系如下：

大丁	兄爲直系	弟外丙中壬
大庚	弟爲直系	兄沃丁
大戊	仲兄爲直系	兄小甲弟雍己
中丁	兄爲直系	弟外壬河亶甲
祖辛	兄爲直系	弟沃甲
祖丁	兄爲直系	從弟南庚
小乙	弟爲直系	兄陽甲盤庚小辛
祖甲	弟爲直系	兄祖庚
康丁	弟爲直系	兄廩辛

以上兄弟及位次第均從殷本紀，惟大戊世從卜辭改正。這九世除了下述兩例外，都符合了上述三條件。所謂兩例外，需加以解釋。第一，據殷本紀中丁、祖乙不是父子，祖乙是河亶甲子，所以照第三條件河亶甲應是直系，但他不符合卜辭兩個條件。我們根據卜辭兩條件，認爲殷本紀記錯了。上節之末，曾論河亶甲可能與祖乙是兄弟，如人表之說。若此說成立，則祖乙爲直系，而屬於“弟爲直系”的一類。第二，沃甲傳位於其兄祖辛子祖丁，祖辛因其子及王位故爲直系；然祖丁傳位於沃甲子南庚，沃甲之子已及王位，何以沃甲不是直系？這因爲一世只能有一直系，祖辛、沃甲同世同有爲直系的資格，但是祖辛之子先沃甲之子爲王，所以祖辛先已立爲直系，沃甲遂被淘汰而爲旁系。

---

1) 孟子告子上“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子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兩說以紂爲少子，一說以爲兄子，可知不一定無弟才傳子。

我們以上的敍述，若是正確的話，則大乙以後的繼統法約略可分爲三期：第一期大丁以至祖丁以兄爲直系，惟沃丁弟大庚爲例外，沃丁不見於卜辭；第二期小乙以至康丁以弟爲直系，凡此兄弟長幼關係，均可由卜辭得其明證；第三期武乙以至帝辛傳子，實與周制相同。

此所謂直系與周代嫡長之制是有分别的，因爲直系乃是王死以後在法定祭祀中的特殊地位，與嫡長制之爲預立儲君者不同。就卜辭材料而言，商人有長幼之分而無嫡庶之别，所以殷本紀"中丁（應作大丁）以來廢適而立諸弟子"一語是不正確的。商人本無立嫡之制，故無從廢適；商王繼統不一定立弟子，更非立弟子以代立嫡。如此則司馬遷所謂因廢適立弟子而有九世之亂，也顯然爲以周制想像殷制，並無史實的根據。

殷本紀和其後的傳注中，都説大丁、孝己爲太子，未立早卒。在卜辭中，大丁、孝己都列入"周祭"祀典中而大丁爲直系。若是傳説可靠的話，則未及王位者亦可與先王同入祀典。關於此，大丁與孝己情形略有不同。我們將在以下論及大丁以後繼位者是大甲，大甲放逐時由大丁之弟外丙、中壬代王，而外丙、中壬無子爲王，所以直系一定要落在大丁身上。孝己於卜辭稱"小王"，他當是選中了爲王而未及及位，即已亡故；孝己弟祖甲之子爲王，所以祖甲是直系。

以上大致從文獻材料出發，但我們已經提前采用了下兩節從甲骨材料中所得的結論，用來甄别文獻材料部分的可靠性。

第三節　直系先王及其順序

殷代祭祀複雜，但我們可提出有關的兩類：一類是"周祭"，用三種主要祭祀（彡，羽，𦎫）輪流的依先祖先妣的日干遍祀一周，三種祭祀遍祀一周謂之"一祀"。一類是"選祭"，在一次合祭中選祭若干先祖，多是直系或五世以内的先祖（包括旁系）。"周祭"盛行於祖甲、帝乙、帝辛時代，由此有系統的祭祀系統可以尋見所有入於祀典的先王先妣的位次。選祭則自武丁以至殷亡，繼續施行，由此可以尋見直系的世次和旁系的位次。今述直系先王的順序，所以用選祭卜辭[1]。

1. ［大乙，大丁］大甲，大庚，
［大戊，中］丁，且乙，且［辛］，
且丁，［父乙］，一羊一㲋　上5.1　武丁卜辭

---

[1] 下列各片可以參用：粹114，173；元202，甲/54，1581；上4.17

2. 乙未酌𢀛品上甲十，匚乙三，
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
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𣎵三□
［大戊□，中丁］三，且乙十，［且辛□］　粹112　庚甲卜辭
3. 叀今日酌大庚大戊中丁，其告□　甲1581　廩康卜辭
4. □未卜𡆥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𤘘。　佚986　武乙卜辭
5. 甲戌羽上甲，乙亥羽匚乙，丙子羽匚丙，
［丁丑］羽匚丁，壬午羽示壬，癸未羽示癸，
［乙酉羽大乙，丁亥］羽大丁，甲午羽
［大甲，□□羽□□，庚子］羽大庚　粹113　乙辛摹辭
6. 甲辰卜貞王賓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衣，亡尤。　上20.5　乙辛卜辭
7. 四祀邲其卣"王曰隣文武丁帝乙宜"　集刊13:199

辭1王、郭均曾補足缺文，詳卜辭通纂考釋頁47—48，其第一行上端尚存有"丁"字左直筆，其第三行上端尚留"父"字殘筆。辭2第四行"大庚七"後似是"小甲"合文，但小甲非直系，何以列入，今仍暫不爲釋。辭5第四行郭補"沃丁"而董補"外丙"，見殷曆譜上3.2。辭5是學書者摹錄周祭祀典的直系部分。辭7金文，王乃帝辛。

據上六條卜辭和一條金文，得上甲以來直系：

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
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小乙——
武丁——且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共二十三世，即上甲至示癸六世，大乙至帝辛十七世，見表二。

第四節　旁系先王及其順序

上甲至示癸六世祇存直系。大乙以後十七世都有直系，已詳上節，餘下的旁系根據第二節論定者是：

外丙，中壬，大丁弟　沃丁，大庚兄　小甲，大戊兄　雍己，大戊弟
外壬，河亶甲，中丁弟　沃甲，祖辛弟　南庚，祖丁從弟
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　祖庚，祖甲兄　廩辛，康丁兄

其中中壬、沃丁不見於卜辭，可以不論；小甲位於大庚、大戊之間，於下論周祭時當與諸甲一併討論。卜辭中祖庚以前多出祖己亦在周祭之列。今就卜辭致祭的次序，並輔以殷本紀及它書所記，試論旁系諸王在祭祀順序中的位次。

外丙的祭序當介於大甲、大庚之間，乙辛周祭卜辭曰：

甲申卜貞王賓大甲祫，亡尤。
乙酉卜貞王賓卜丙彡夕，亡尤。前1.5.1
丙申卜貞王賓卜丙彡日，亡尤。
庚子卜貞王賓大庚彡日，亡尤。續1.11.4

由此可知卜辭的祭序是"大甲—卜丙—大庚"而不是如殷本紀所述"大丁—外丙，仲壬—大甲"。董氏定卜丙祭序亦如上述，我們下面需要詳論外丙的歷史，而牽涉到伊尹放大甲一事。

伊尹放大甲一事，從三世紀的孟子一直到史記有五種材料，今彙錄如下：

(1)孟子萬章上"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又盡心上"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2)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3)左傳集解後序"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咸有壹德正義引紀年略同。胡三省通鑑注引作師春。廣宏明集十一引汲冢書"伊尹自篡立，太甲潛出，殺伊尹而用其子"。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瑣語"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大甲乃自立"。

(4)尚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又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正義曰"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之"；又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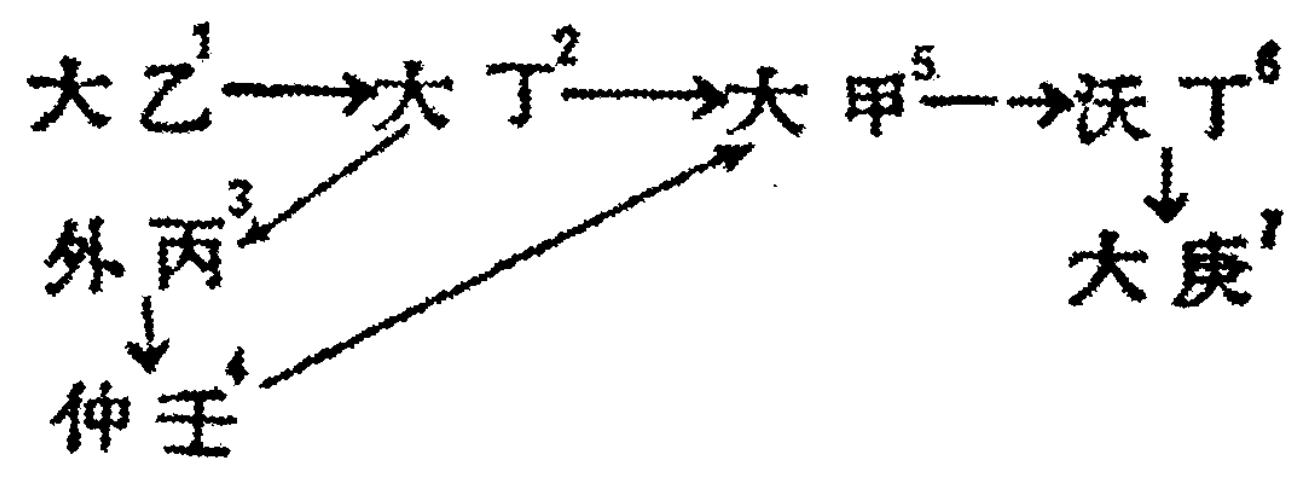
(5)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以上所錄，孟子、左傳、書序都沒有伊尹篡位攝政之説。此説最先見於汲冢所出之師春或瑣語即杜預以爲紀年者。書序以及解釋書序的孔疏皆説太甲直繼湯後，證之卜辭，最爲符合。卜辭伊尹不稱王，不列於先王合祭之列，而孟子明説伊尹不有天下。最後殷本紀混合先秦諸説，而伊尹攝政遂爲後世所共信，實在是不足據的。太甲被放逐的事，可有兩種推測：一是如諸書所述太甲不遵湯法故爲伊尹所放；一是太丁未立而卒，伊尹立太丁子太甲而太丁諸弟爭立，故有放逐太甲之事，及太丁弟外丙、中壬先後即位而崩，太甲復位。無論那一説，太甲必即位於外丙之前，故卜辭祭序先太甲而後外丙。下列二事，可以助證太甲"放逐"期間由外丙、中壬相繼爲王：

第一，太甲居桐年數，孟子的兩個"三年"究竟是同一個三年還是前後六年，世有異説。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説"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是聽"。此説若是可靠，則太甲居桐凡六年。董作賓以爲此六年正合外丙二年和中壬四年。案中壬在位四年，初見孟子和瑣語，殷本紀從之，外丙在位二年，見於孟子。今所見史記殷本紀作"外丙即位二年"而伊訓書序正義和孫奭孟子萬章上疏引殷本紀作"外丙即位三年"，陶公年紀作"外丁三年"，丁當是丙字之誤。所以原本殷本紀外丙在位三年，加中壬四年，共爲七年，此即杜預春秋集傳後序所謂"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第二，紀年商用歲年數。殷本紀正義"而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是世本有此二王，同於孟子。紀年有"外丙居亳"，杜預在春秋集傳後序所引紀年有"仲壬居亳"當出紀年，其伊尹放太甲一段當出師春等書，杜氏引述時混而爲一。紀年既有此二王，則自湯至紂應如殷本紀有三十一王，乃殷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獨少二王。所以舉二十九王而不舉三十一王者，可有兩種解釋：一因"用歲"者只有二十九王，不計外丙、仲壬；此二王在位年數計入於太甲即位及其崩年之内；魯世家索隱引"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其中七年放逐，在位實只五年而已。二因戰國及漢之殷歷家以文王受命爲王作爲周代的開始，所以不計文王受命後的殷王帝乙、帝辛的年數於商年之内。

由上所述；則大乙以後及位次序是



雍己的祭序在大戊、中丁之間,乙辛周祭卜辭曰:

戊辰卜貞王賓[大戊𠭯]日,亡尤。

己巳卜貞王賓雍己𠭯日,亡尤。 粹 203

己酉卜貞王賓雍己甾,亡尤。

[丁己]卜貞王賓中丁[甾],亡尤。 前 1.8.5

由此可知卜辭的祭序是"大戊——雍己——中丁"而不是如殷本紀所述的"小甲——雍己——大戊——中丁"。卜辭小甲在大戊前,詳下論周祭時諸甲祭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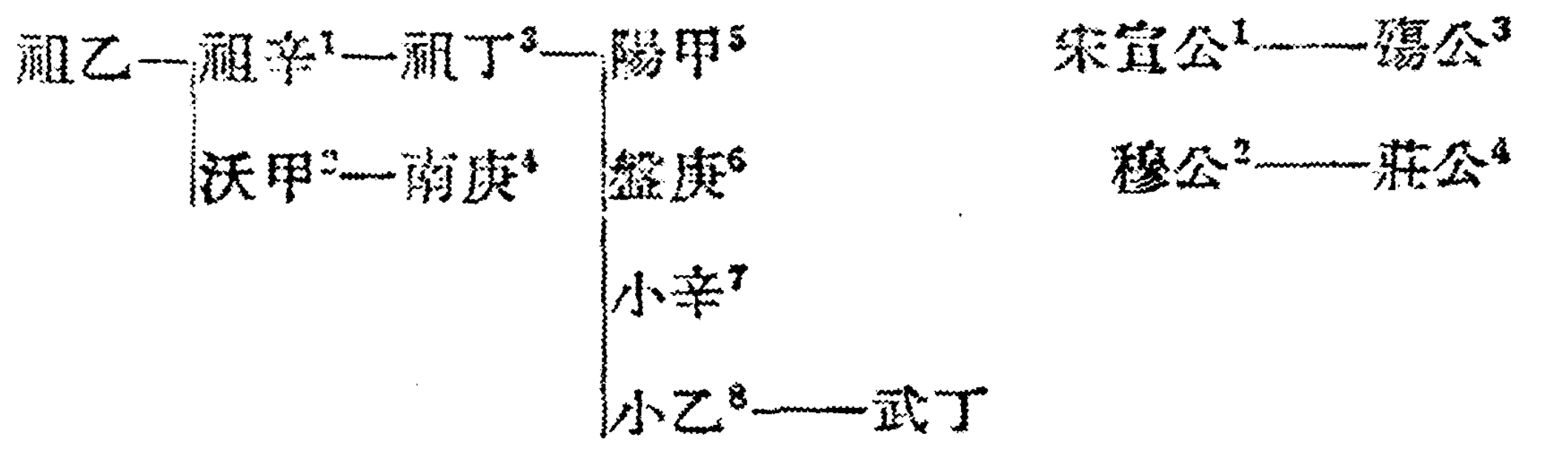
外壬、河亶甲的祭序同於殷本紀,乙辛周祭卜辭曰:

壬午卜貞王賓卜壬羽日,亡尤。

[甲申]卜貞王賓戔甲羽日,亡尤。 前 1.9.3

中丁與外壬在祭序上是先後銜接的,此雖無同版卜辭可證,然在整個祀譜上,諸王有一定距離,中丁與外壬相次。

祖辛至小乙三世,凡直系三,旁系五。據殷本紀,他們的位次當如下表,附以春秋初宋國傳位次序以作比較:



據宋世家宣公讓位於弟穆公,穆公病囑傳位於宣公子殤公,殤公見弒而立穆公子,是爲莊公。此四王的傳位,與祖辛至南庚的傳位完全一樣。

卜辭中祖辛至小乙的順序如下:

且辛^{1}一牛,且甲^{2}一牛,且丁^{3}一牛。 上 27.7 庚甲卜辭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且乙^{8},且丁^{3},羌甲^{2},且辛^{1}。 粹 250

庚辰卜貞王賓南庚^{4}𠭯日,亡尤。

甲申卜貞王賓陽甲^{5}𠭯日,亡尤。

庚寅卜貞王賓般庚^{6}𠭯日,亡尤。 前 1.14.7+1.16.3 乙辛卜辭

不隹父甲^{5},不隹父庚^{6},不隹父辛^{7},不隹父乙^{8}。 乙 2523 武丁卜辭

貞出于𠭯甲^{5},父庚,父辛^{7}一牛 乙 7767

父甲^{5}一𤘘,父庚^{6}一𤘘,父辛^{7}一𤘘。 上 25.9

由上可知卜辭的順序和殷本紀完全符合。乙 2523 一條可證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兄弟輩,清華大學所藏一骨(鄴初 39.11)可以參閱。

祖甲世的祭序可由以下卜辭排出:

乙丑卜行貞王賓小乙𠭯,亡尤,才十月一。

丁丑卜行貞王賓父丁𠭯,亡尤。

己卯卜行貞王賓兄己𠭯,亡尤。

[庚]辰卜行貞王賓兄庚𠭯,亡尤。 粹 279+310 祖甲卜辭

己巳卜貞王賓且己甾,亡尤。

庚午卜貞王賓且庚甾,亡尤。 前 1.19.1 乙辛卜辭

甲午卜貞王賓且甲𠭯,亡尤。

庚寅卜貞王賓且庚𠭯,亡尤。 續 1.25.1 乙辛卜辭

以上三片都是周祭卜辭。第一片是祖甲卜人行所卜,其稱"父丁"是武丁,其稱"兄己、兄庚"是祖甲所以稱其兄孝己和祖庚,此二者於乙辛卜辭中稱"且己、且庚"。由此知祖甲世的祭序是"祖己—祖庚—祖甲",而此三者是依長幼爲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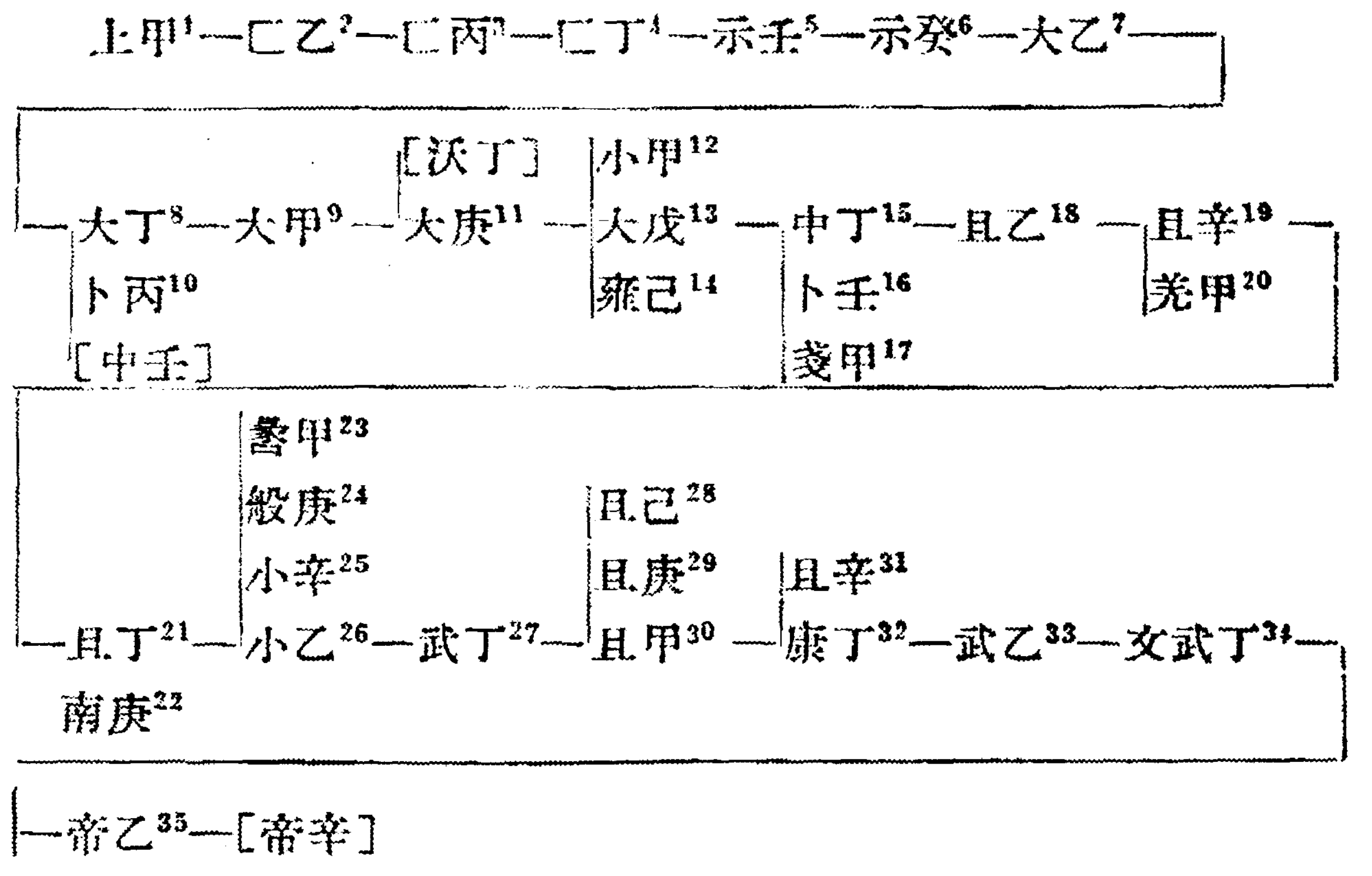
廩辛、康丁也是兄弟先後及位,康丁卜辭曰:

𢀛且丁,父甲。[父]甲以兄辛。 明續 590

此"父甲"是廩辛、康丁之所以稱祖甲,此"兄辛"是康丁所以稱廩辛。由此可知廩辛是康丁之兄,先及王位。 凡此祖甲與康丁兩世,兄弟及位以長幼爲序,同於殷本紀。

由上卜辭可見外丙以來旁系的順序,大部分與殷本紀相合,其修正殷本紀者有二點:(1)外丙在大甲之後,(2)雍己在小甲、大戊之後中丁之前。卜辭與殷本紀的異同,可比較表一和下列的表二:

表二 卜辭世系表



此表與表一讀法同,在方括弧者示卜辭未見,右上角阿拉伯號字表各王在周祭中的順序。

第五節 先王的法定配偶

商人致祭先王的配偶,其稱上一代爲母如母甲,稱上二代或二代以上爲妣或高妣如妣己、高妣己。其稱先王的配偶關係則曰"妻""妾""母"和"奭"。後者自羅振玉以來有種種的解釋而不甚令人滿意[1]。 今以爲仍當釋奭。此字廣韻昔部與"郝""夾"俱作"施隻切"。說文說奭"讀若郝",又說"夾,盜竊物也,從亦有所持",而卜辭奭字正象人腋下有所持之形,所以奭、夾其實是一個字。廣韻"郝"另一讀作"呵各切",在鐸部,和"臛"同切,而屋部"謔"和"蓄"同作"余六切",似乎在上古"郝"和"毓"是音近的。卜辭假"毓"爲"后",義爲先後之後;因此我們疑心卜辭的奭(假設與郝之又讀音近,則與毓亦音近)假作后妃之后。中古音"后"與"仇""逑"音近義同,都是舌根音。到了漢代,這些舌根音可能變爲硬顎音,所以說文說"奭,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奭之所以變爲醜,可能因爲"奭"在上古讀作近乎"仇"或"后"的聲音。以上所述,只是一種推測。

卜辭的奭,無論它是否假借爲后妃之后,它必然代表一種特殊身分的配偶關係。我

們先述武丁卜辭中帶有夫名的配偶的稱謂法,以作比較:

乙巳卜㧃,出大乙母妣丙一牝。 甲 254+284

[甲]子卜出大甲母妣辛。 粹 182

辛丑卜王出示壬母妣庚犬,不用,三月。 甲 460

于且丁母妣甲御出𢦔。 續 1.35.1

貞出于示壬妻妣庚…… 乙 1916

丁丑卜賓貞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妣己 佚 181(續 1.39.3)

且乙妻 掇一 184

癸丑卜王□示癸妾妣甲。 拾 1.8

貞來庚戌出于示壬妾妣…… 續 1.6.1(餘4.2,佚 99)

上述卜辭共特點如下:(1)由示壬配妣庚之或稱母或稱妻或稱妾,證母、妻、妾義同故通用;(2)武丁時代無稱奭者;(3)祭先妣之日或在其夫所名之日,或在先妣所名之日,或在任何一日,與周祭之必定在先妣所名之日致祭者不同;(4)祭法大多數用"出";(5)先妣之祭始於示壬與周祭同;(6)除"且丁母妣甲"外,其它都是周祭中的法定配偶。

祖甲時代法定配偶的成立是與謹嚴的周祭制度的建立同時的。周祭制度是一種有定則的輪番祭祀,先王先妣的祭序是有一定的,因此不可能容納所有的先妣。在先妣之中,只有直系的先妣可以入祀,我們稱之爲"法定配偶"。它需符合下述的三個條件:(1)必須稱某祖之奭某妣,如"示壬奭妣庚";(2)必須出現在周祭系統之內,如"王賓大戊奭妣壬羽日",羽日是周祭的一種;(3)必須在先妣所名之日致祭,如祭"大甲奭妣辛"必在辛日。下列是祖甲周祭卜辭中的法定配偶:

辛丑卜行貞王賓大甲奭妣辛𠭯,亡尤,才八月。

壬寅卜行貞王賓大庚奭妣壬𠭯,亡尤。

壬子卜行貞王賓大戊奭妣壬𠭯,亡尤。 上 2.3+2.7

癸酉卜行貞王賓中丁奭妣癸羽日,亡尤,才三月。 金 6

己巳卜行貞王賓且乙奭妣己𠭯,亡尤。 上 3.4

己卯卜尹貞王賓且乙奭妣己羽日,亡尤。 卜通 175

庚辰卜[尹]貞王賓羌甲奭妣庚𠭯,亡尤。 哲庵藏骨

己卯卜尹貞王賓且丁奭妣己𠭯,亡尤。 前 1.34.3

壬戌卜尹貞王賓大戊奭妣壬羽日,亡尤。 明 1255

癸酉卜尹貞王賓中丁奭妣癸羽日,亡尤。

---

[1] 諸說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中 51 頁,郭沫若卜辭通纂 60 片考釋,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 I:41,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37 頁,張政烺奭字說載集刊十三本。

己丑卜尹貞王賓且丁奭妣己羽日,亡尤,

庚戌卜尹貞王賓小乙奭妣庚羽日,亡尤。　哲庵279(存1.1513)

壬子卜涿貞王賓大戊奭妣壬劦,亡尤。　粹209

庚戌卜旅貞王賓示壬奭妣庚□,亡尤。

己亥卜旅貞王賓[且]丁奭妣己□,亡尤。　庫1221

□□卜□貞王賓示壬奭妣庚彡[日],亡尤。河354

壬午卜□貞王賓大庚奭[妣壬]羽日,亡尤。明420

□□卜□貞王賓且乙奭妣庚劦,亡尤。　庫1131

以上是示壬到且丁各直系的法定配偶,缺示癸、大乙、祖辛三世的配偶,多出羌甲的配偶。羌甲如我們以前所論,與祖辛同世而均有當直系的資格;在祖甲周祭中羌甲的配偶是參加周祭的,到乙辛周祭卜辭中才決定以祖辛的配偶入祀而摒除羌甲的配偶。此期周祭先妣有一變例,庫1048“壬子卜行貞王賓妣壬彡亡尤”,不系夫名。

祖甲時代尚行一種歲祭,此種歲祭在武丁時代即已存在,如明125、佚887爭所卜和簠帝171賓所卜,都有歲祭,都是武丁卜辭。祖甲卜辭的歲祭亦有祭先妣的,下列其例並附以既非周祭又非歲祭的卜辭而稱先妣爲奭之例:

壬子卜行貞王賓且辛奭妣壬歲,亡尤,才九月。商氏影本

己巳卜行貞羽庚午歲其征于羌甲奭妣庚。佚878

癸酉卜行貞卜丙母妣甲歲叀牛。河271

庚戌卜行貞王賓小乙奭妣庚歲,宰𣪊,亡尤。元207(存1.1514)

□□卜行貞王賓且乙奭妣庚先于物一罘兄庚歲二宰,亡尤。　上3.5

庚申卜尹貞王賓小乙奭妣庚歲……　粹292

□□卜尹貞王賓大丁奭[妣甲]歲宰𣪊,亡尤。　續1.9.4

己亥卜喜貞羽庚子妣庚歲其弘宰。　河348

己未卜□貞王賓且乙奭妣己歲。　京津4083

壬寅卜大貞王賓大戊奭妣壬日,亡尤。　上2.9

庚申卜即貞羽辛酉□又于且辛□又奭……　前1.12.2

壬子卜[旅]貞王賓大庚奭妣壬𣪊,亡禍。　別二內藤3

乙酉卜旅貞羽庚戌兄庚歲　存1.1511

凡此與周祭相同之處,是往往以先妣所名之日祭之。其不同之處:(1)有稱母不稱奭者,有稱妣某不系夫名不稱奭者;(2)歲祭及于旁系的配偶,如羌甲、外丙的配偶,而祖辛奭妣壬不見于乙辛周祭卜辭,上述變例彡妣壬或即此人。歲祭亦有合于周祭祀譜的排列的,如上19.14行卜、上4.1尹卜和明740旅卜。

廩辛卜辭很少發見祭先妣而附夫名者,我們只找到一條例子:

丁未卜何貞御于小乙奭妣庚,其宧鄉。　甲2799

此條祭法祭日均不合于周祭的條件。

康丁、武乙、文丁三世,其附夫名的先妣稱謂法和以前不同。以下舉示其例:

(1)其又妣丙眔大乙彡,王受又。　甲1609　廩辛卜辭

叀小乙妣庚　明續662,甲905　以下康丁卜辭

(2)其又于且乙奭妣己　衛8

(3)妣丙大乙奭,叀今日彡。　甲1642

于妣庚羌甲奭。粹255

其又妣辛[大甲]奭,叀歲。　粹387

甲午卜召其至妣己且乙奭,又正。

其召妣甲且辛奭,又正。　明續659

于妣己妣庚且乙奭。

妣□妣甲且辛奭。明續661

……年妣庚示壬[奭]　粹122

于妣己且乙奭告。

于妣庚□□奭[告]。明續660

(4)其罡彡大庚奭,叀勿。　粹334

己未卜其皇父庚爽,酒于宗,茲用。粹322　以下或武乙卜辭

壬寅卜其𠦪年于示壬爽罡彡,茲用。　佚892

以上四類:第二類沿襲祖甲稱謂法;第三類與第二類不同處在先稱“妣某”後稱“某某奭”,乙辛卜辭金文亦有用此形式者;第一類先妣與其配偶並列而無奭稱;第四類稱“某某奭”而省去“妣某”,而奭或作爽,即說文無字所從許慎以爲規模之模者。

上列奭名大致和乙辛卜辭中的法定配偶相同,所不同者有二:(1)羌甲奭妣庚,同於祖甲周祭和歲祭卜辭;(2)祖辛奭妣甲以外另有一妣某,適當骨折斷處,或是妣壬如祖甲歲祭卜辭所見者,如此祖辛有兩配偶而乙辛周祭卜辭中只見到妣庚。

在武文求生卜辭中又恢復了武丁卜辭形式:

□辰貞其𠦪生于且丁母妣己。　上26.6

癸未貞𠦪生于妻妣庚。同文例附圖175

到了乙辛周祭卜辭,不但恢復了祖甲形式,而且就現有的甲骨資料而言,我們可以找到較完整的周祭法定配偶:

(1)示壬奭妣庚　上1.6+1.8,1.7;京津5076,(前1.1.5,林1.13.11)

(2)示癸奭妣甲　上1.6+1.8,1.9;前1.2.4,1.33.1;林2.25.1,清華,存2.879,(上1.10,前1.32.7)

(3)大乙奭妣丙　上1.12,1.13;前1.3.2,1.3.7;存2.880(下41.8,前1.33.2,續1.8.2)

(4)大丁奭妣戊　上1.13,2.1;續1.4.4,乙468,林2.25.7,京津5077

(5)大甲奭妣辛　上2.4,2.5;前1.5.8,續1.9.7,乙468,哲庵71,(林1.12.6)

(6)大庚奭妣壬　上2.2,燕294（誤作妣庚）,師友2.195,(上2.6,前1.6.5,明424)

(7)大戊奭妣壬　上2.8,2.11,(續1.11.11)

(8)中丁奭妣己　續1.12.5

(9)中丁奭妣癸　上2.11,2.12;前1.8.2

(10)且乙奭妣己　上3.2,3.3;續1.15.2,1.17.3;前1.34.2,(上2.16)

(11)且乙奭妣庚　上2.17,3.1;掇二214,(續1.16.8)

(12)且辛奭妣甲　續1.17.7,珠62,佚353

(13)四且丁奭妣己　上3.10,3.11,3.12;前1.17.2

(14)四且丁奭妣庚　續1.17.7

(15)小乙奭妣庚　上4.4,4.6;續1.17.7,前1.17.2,(上4.5)

(16)武丁奭妣辛　上4.6,4.7;前1.17.4,1.37.4

且丁奭妣辛　燕274

(17)武丁奭妣癸　上4.9,4.10;前1.17.4,粹298

且丁奭妣癸　上3.13,3.14

(18)武丁奭妣戊　上4.8,京津5077

且丁奭妣戊　掇二215

(19)且甲奭妣戊　上4.13,前1.20.2,1.37.1+1.35.5=上4.12+前1.41.6

(20)康丁奭妣辛　上3.9,4.14;前1.37.1+1.35.5

(21)武乙奭妣戊　金文肄毁　三代6.52.2

(22)文丁奭妣癸　癸亥卜貞王賓妣癸彡日,亡尤,　寧滬2.125(清華所藏)

以上除(21)外,均見於乙辛周祭卜辭中,所引著錄在括弧內的是祭名殘缺。此時周祭卜辭形式一律,如珠62“甲申卜貞王賓且辛奭妣甲,羽日,亡尤”。但也有變例,如(22)所引寧滬2.125(清華大學藏龜)省去先王之名,其它變例如

羽日大丁奭妣戊,才□月。珠63

甲子羽日妣甲示癸奭。　寧滬2.124

都將祭名提前,同於祖甲卜辭“羽日于某某”的形式。次例和以上論康丁卜辭第三類稱奭之法相同,先妣而後附以夫名及奭。此種形式與同期的金文相同:

才十月一,隹王廿祀劦日,遘于妣戊武乙奭　肄毁

才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　邲其卣　鄴中片羽三1.32

上述乙辛周祭,根據了現有的材料可以歸納爲以下幾種特色:(1)祭先妣始於示壬,同於祖甲周祭;止於文丁的配偶妣癸。(2)祖甲周祭父丁、兄己、兄庚(即武丁、祖己、祖庚)而未發現周祭於武丁的法定配偶母辛、母癸、母戊者;乙辛周祭祭父丁(即文丁),亦未發現周祭文丁之配母癸或帝乙之配。似乎周祭及於妣而不及於母。(3)周祭先妣只用“彡”“羽”“𡧊”“劦”四種而不見“祭”祭,祖甲周祭先妣亦同。(4)乙辛周祭先妣較祖甲時代更嚴格的限於直系配偶,不像祖甲間亦周祭旁系配偶如羌甲之配。(5)自示壬至大戊一王一配,中丁以後有些王有一個以上的法定配偶。

上(22)所舉清華大學藏龜是極重要的一片。在乙辛卜辭中我們見到許多致祭“母癸”的,它可能是文丁之配,也可能是武乙之配,因爲我們無法分別它們是屬於何王的卜辭。今得清華之片,審其字體必須屬於乙辛,然則“母癸”者帝乙所以稱文丁之配,“妣癸”者帝辛所以稱文丁之配。由此一片,可證安陽出土甲骨確有屬於帝辛之世者,而周祭先妣實止於此。

由上所述,乙辛周祭直系的法定配偶如下:

妣甲	示癸,且辛
妣丙	大乙
妣戊	大丁,且丁=武丁,且甲,武乙
妣己	中丁,且乙,四且丁
妣庚	示壬,且乙,四且丁,小乙
妣辛	大甲,且丁=武丁,康丁
妣壬	大庚,大戊
妣癸	中丁,且丁=武丁,文丁

第六節　祀周與農曆

我們在以上已經敘述了卜辭中商代先王先妣的世系，現在需進一步研究他們在祭祀中的次序。所謂次序包含五種：（1）長幼，（2）及位次序，（3）死亡次序，（4）致祭次序，（5）世次。其中世次是父子輩分關係，及位次序係根據長幼，而及位、死亡、致祭三種次序是一致的。譬如武丁三子祖己、祖庚、祖甲，祖己最長而先死，祖甲最幼最後死最後及位，故在周祭中的次序是己、庚、甲爲次。此三人中祖甲傳位於下世，所以是直系，凡此都已論到。

商人以甲子紀日，所謂甲子者是十天干（自甲至癸）和十二地支（自子至亥）組合而成六十單位。商代王族不問性別，在死後都用十天干之一作爲廟號，就以天干的順序按照六十甲子的日辰致祭。因此我們才有可能根據了卜辭來重構殷代祀譜。這個祀譜的所以能够重構，端賴殷代許多祭祀中有些是有系統而成組的，就是我們在以上所屢及的所謂"周祭"。祭完一個整套的周祭所用的時間就是"祭祀周"。

"祭祀周"與"農曆年"是有區分的，兩者都以日辰爲基礎，但是"祀周"必始於甲日祭上甲，並不限定於何月何旬；"農曆"的朔晦必須根據月象而定，所以初一不一定是甲日。"祭祀周"以旬爲單位，每旬十日皆依天干甲乙丙丁爲序，商王、妣以天干爲廟號，即依世次及各王、妣廟號之天干順序而祭。如第一旬甲日祭上甲、乙日祭報乙以至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六世，第二旬祭大乙、大丁，第三旬祭大甲、外丙。每旬之祭，我們稱之爲"小祀周"。當祖甲時，從上甲至祖庚行"羽日之祭"凡九旬而畢，此九旬即"羽日"之季，我們稱之爲"祀季"或"中祀周"。凡用"羽日""彡日""𦎫日"三種祭法遍祀其先王與其法定配偶一周而畢，即稱爲"一祀"，我們稱之爲"大祀周"。爾雅釋天"商曰祀"郭璞注云"取四時一終"，尚書堯典正義引孫炎曰"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此兩說皆有可取者。祖甲以後如帝乙的祀周必大於祖甲的，因帝乙時要祭祖甲至文丁的先王、妣，用旬較多。

"農曆年"以月爲單位，月亮凡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一滿，是爲一太陰月。積十二個太陰月約爲三十六旬，較一太陽年的長度爲短。故若干時間後需加閏月（在祖甲及其前稱十三月）以補足之。卜辭中有"今春""今秋"之語，雖不必一定爲後世的四季，但因爲農事而分的"季期"當可無疑。西周金文，因月象而有"月分"，以月滿（望）爲分界，既死霸是初一，初吉在上旬，既生霸是十二、三日，既望是月滿（考古10：112—114）。春秋之末以來若晉、越、田、秦等國金文，始有四季之稱。

由上所述，祭祀周與農曆年的分別大約如下：（1）祀周以旬、祀季、祀三者爲單位，農曆以月、歲爲單位，（2）祀周的一祀在祖甲時短於乙辛時，農曆的一年大約是十二太陰月，若干年中加閏月；（3）"祀季"是人爲的一"祀"中三分之一，它和"祀"一樣是愈後愈長；它所占據的若干旬是無固定位置的，不像農曆中月分和季期與天象氣候相應；（4）祀周始於旬首甲日祭上甲，農曆的歲首月朔因天象而定，不必爲甲日；（5）祀周見於殷代王室卜祭之辭，而農曆當是殷代民間所用，因此卜辭中雖反映了民間的農曆，而卜辭中所見記時之法並不一定就是民間記時之法。

第七節　周祭祀譜的編排

所謂周祭祀譜者就是上節開端所說先王妣的祭祀中的次序和祀周的組合。先王妣依其一定的資格入於祀譜，按照其世次、長幼、及位和死亡的順序，依其所名之日在日、旬、祀季中輪番致祭。在周祭中，三種主要祭法構成一祀。三種主要祭法"彡""羽"是分別舉行的，"𦎫"是由"祭""𧶠""𦎫"三種聯合舉行的。因爲乙辛刻辭中將一祀分爲"彡""羽""𦎫"三個"祀季"，所以我們不稱爲五種而稱爲三種主要祭法。殷曆譜上編卷三有"帝乙帝辛五種祀典祖妣祭日表"，又詳見於下卷二"祀譜"。以下根據我們所論定的世系，根據甲骨原材料加以審核，除細微節目的修正外，大致與董氏祭日表相同。以下是周祭祀譜（表三）：

表三　周祭祀譜

〔日〕 〔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一	1 上甲	2 報乙	3 報丙	4 報丁					5 示壬	6 示癸
二		7 大乙		8 大丁						
							(1) 示壬 妣庚			
三	9 大甲		10 外丙				11 大庚			
	(2) 示癸 妣甲		(3) 大乙 妣丙		(4) 大丁 妣戊			(5) 大甲 妣辛	(6) 大庚 妣壬	
四	12 小甲				13 大戊	14 雍己				
									(7) 大壬 妣壬	
五				15 中丁					16 卜壬	
						(8) 中丁 妣己				(9) 中丁 妣癸
六	17 戔甲	18 且乙						19 且辛		
						(10) 且乙 妣己	(11) 且乙 妣庚			
七	20 羌甲			21 且丁			22 南庚			
	(12) 且辛 妣甲					(13) 四且丁 妣己	(14) 四且丁 妣庚			
八	23 陽甲						24 般庚	25 小辛		
九		26 小乙		27 武丁		28 且己	29 且庚▲			
							(15) 小乙 妣庚▲	(16) 武丁 妣辛		(17) 武丁 妣癸
十	30 且甲			31 康丁						
					(18) 武丁 妣戊					
十一		32 武乙		33 文丁▲▲						
					(19) 且甲 妣戊			(20) 康丁 妣辛		
十二		34 帝乙▲▲▲								
					(21) 武乙 妣戊▲▲					(22) 文丁 妣癸▲▲▲

此譜橫讀，一旬接一旬；阿拉伯數字1 2 3……表示先王順序，（1）（2）（3）……表示先妣順序，先妣上附加夫名。縱讀此譜，如甲項以下，可知同干的先王與先妣。▲表示祖甲周祭之終點，▲▲表示帝乙▲▲▲表示帝辛周祭之終點；但因爲"𦎫季"包含三種祭法，整個祀季之終了長於"彡""羽"兩旬，故上表只適用"彡""羽"及𦎫季之"祭"。其說詳後。又各"祀季"致祭開始於甲日祭上甲，若此日爲甲戌則稱之爲甲戌祀系，餘類推，此董氏所謂之六祀系。祀季開始的上一旬爲"工册"，詳後；工册所在之甲日如爲甲申，董氏稱之爲甲申祀統，餘類推。

此譜的先王及其順序根據以上所論，先妣的法定配偶根據以上第五節所列乙辛周祭的法定配偶。此譜不列中壬、沃丁、廩辛，由譜知外丙、大庚之間不容有壬日祭中壬，祖甲、康丁之間不容有辛日祭廩辛，沃丁據殷本紀在大甲、大庚之間可以容納於祀譜而卜辭所未見。祖甲歲祭外丙之配妣甲、羌甲之配妣庚、祖辛之配妣壬，又周祭羌甲之配妣庚；此三者都未列入。外丙和羌甲之配在祀譜無地位；祖辛之配壬有地位而乙辛卜辭只周祭祖辛配妣甲，故我們暫列妣甲而除去妣壬。我們相信，尚有極少數的先妣，將來有了新材料出現，可能補入。

上列的祀譜之所以如此安排，係根據了下述卜辭系聯的證據，茲分別爲五項詳述之於下（例前數字表先王、妣在祀譜的順序，例末人名係卜人）。

（甲）周祭先王祭序之系聯

（子）祖甲卜辭

2,3,4	金26＋34＋43＝綴23行
1,7,9	佚906王
7,8	金7行（大乙誤摹成大丁）
8,9,……13,15	劍122＋123＝綴25行
7,8,9,11,15,18,19,21,27	粹307＋176＋河268＝殷曆譜下2.36尹
19,21	續1.18.3,1.18.5行　別二京大4行　安2.1.13行
24,25	粹275行
25,26	前1.16.6
26,27	粹288即

26,28　庫1204旅

1,6,7,9,12～～26,27　下20.7＋善78＝綴21王

26,27,28,29　粹279＋310＝綴30行

（丑）乙辛卜辭

1,2,3,4,5,6,7,8,9,10,11　粹113

2,3　林2.10.10＋2.10.14＝綴67

9,10　前1.5.1

10,11　續1.11.4，前1.5.2，1.6.3

13,14　粹203

14,15　前1.8.5

16,17　前1.9.3

20,21　前1.42.4

22,23,24　前1.14.7＋1.16.3＝國學叢刊第一册1.22.3

28,29　前1.19.1

29,30　續1.25.4

30,31　前1.24.1

以上從上甲至文丁三十一王，只有小甲沒有系聯之片。所幸先王名甲者七人，他們都在甲日致祭，而乙辛卜旬之辭往往於旬末附記周祭七甲之名，由此可推知七甲之間所隔之旬數：

1,9　燕106

9,12,17,20　珠243

12,17　佚428

17,20,23　前4.6.5＋5.16.2＝綴64；前1.42.1

17,20　上2.8

23,30～～1　珠244

此可證1（上甲）9（大甲）12（小甲）17（戔甲）20（羌甲）23（陽甲）30（且甲）必須如譜所排分在第一、三、四、六、七、八、十各旬之首。

（乙）周祭先王法定配偶祭序之系聯

（子）祖甲卜辭

(1),(13)　庫1221旅

(5),(6),(7),(10),(12)　上2.3＋2.7＋3.4＝綴24行

(9),(13),(15)　哲庵279，存1.1513尹

（丑）乙辛卜辭

(1),(2)　上1.6＋1.8

(3),(4)　上1.12＋2.1

(4),(5)　乙468　(5)缺干支

(1),(3),(4),(5),(6)　合399

(7),(9),(10)　上2.11＋3.2＝綴68甲乙

(12),(14),(15)　續1.17.7

(9),(13),(15)　前1.17.2＋1.8.2＝綴70

(16),(17),(18)　上4.7＋4.8＋4.9＝殷曆譜上3.4

(15),(16)　上4.6

(19),(20)　前1.33.5＋1.37.1

以上從示壬奭妣庚到文丁奭妣癸二十二法定配偶有四個未見聯系，其中(21)、(22)在末了可以不論，餘下爲(8)和(11)。此二者因其前後先妣已有固定位置，故(8)必須排在第五旬、(11)必須排在第六旬。

我們這祀譜與董氏祭日表在先妣地位上有些出入。我們修正的一點是關於四祖丁配偶妣己，應在第七旬而董氏誤在第八旬。我在甲骨綴合編序中曾舉兩證：一，據庫1221祖甲周祭卜辭庚戌王賓示壬奭妣庚，己亥王賓四祖丁奭妣己；據譜祭示壬配於第二旬，依干支下推祭祖丁配妣己當在第七旬。二，據前1.17.2乙辛周祭卜辭己丑王賓四祖丁奭妣己，庚戌王賓小乙奭妣庚；據譜祭小乙配於第九旬，依干支上推祭祖丁配妣己當在第七旬。因爲這個更動，空出了第八旬沒有致祭配偶的。我們修正的第二點是決定乙辛卜辭且丁的三奭（辛、癸、戊）即武丁的三奭（辛、癸、戊），關於此點我們在第十二章第四節論武丁廟號時有詳細的辨正。

根據乙辛周祭卜辭，我們祀譜中列中丁的法定配偶爲己與癸，殷曆譜同而董氏殷代文化概論刪去己，是不對的。殷曆譜祖乙配只有己而無庚，祖辛配有甲又有庚，我們祀譜則定祖乙兩配爲己與庚，祖辛一配爲甲。這問題是很複雜的。首先，根據我們已排定的祀譜，第七旬的庚日爲四祖丁配所占，因此祖乙或祖辛的妣庚只可能在第六旬庚日，而只容許一個庚。我們決定把這個庚讓給祖乙之配，因爲在乙辛周祭卜辭中祖乙兩配爲己與庚而祖辛之配爲甲。要是祖辛有兩配，應該是甲與壬：一則祖辛奭妣壬見於祖甲

歲祭卜辭而康丁卜辭祖辛奭是“妣□妣甲”其第二字恰當殘處；二則祖辛配妣壬可以排入祀譜第六旬。續1.17.3一片己卯周祭祖乙配妣己，其左半殘辭有妣庚，董氏據此以爲“祖辛奭妣庚”，我們則以爲此殘辭當讀作“祖乙奭妣庚”。然上3.8有一片於庚子彡祖辛奭妣庚，由於其左半摹刻干支表上層，故定此骨爲習刻所用，不足爲據。

（丙）先王先妣祭序之交錯

祖甲周祭卜辭　上2.3＋2.7＋3.4＝綴24

第三旬丙申𠭯外丙

　　第三旬辛丑𠭯大甲奭妣辛，壬寅𠭯大庚奭妣壬

　　第四旬壬子𠭯大戊奭妣壬

　　第六旬己巳𠭯且乙奭妣己

　　第七旬甲[戌𠭯]且辛奭[妣甲]

乙辛周祭卜辭　上4.10

　　第九旬癸羽武丁奭妣癸

第十旬丁卯羽康且丁

以上兩辭，兼卜周祭先王和先妣，依上述祀譜排列恰對，可證祀譜中先王和先妣的祭序的相對位置是正確的。

又佚566有一片殘辭屬於且甲時代的，𠭯羌甲和[且辛]奭妣甲，干支殘缺似於甲日同祭一王一妣，於祀譜在第七旬甲日。又善2075祖甲卜辭甲子王賓[示癸 奭[妣甲]𠭯在第三旬，丁[亥]王賓中丁在第五旬。此辭殘缺太多。

（丁）各朝周祭之起訖及各祭法用旬之數

祖甲周祭始於第一旬祭上甲，第二旬祭示壬配，這是毫無問題的。乙辛周祭同此。祖甲“彡”“羽”兩祭法終於第九旬祭其父武丁、兄祖己、祖庚，見於下列周祭卜辭：

父丁羽日佚567尹　父丁彡粹307尹　兄庚羽日珠381行

兄庚彡珠372即，存1.1510旅　兄己彡庫1704旅

至祭其母武丁之配也當在第九旬，但卜辭所未見。

所謂“𠭯”祀季是聯合“祭”“壹”“𠭯”三種祭法參差交叠而行的，皆始於祭上甲，而分別於第一第二第三旬開始之，故其終了較之“彡”“羽”晚兩旬，下列𠭯祭七甲之表：

第一旬	祭上甲			明789	上20.3
第二旬		壹上甲		明789	
第三旬	祭大甲		𠭯上甲		上20.3
第四旬	祭小甲	壹大甲		珠247	
第五旬		壹小甲	𠭯大甲	珠247	庫1661
第六旬	祭戔甲		𠭯小甲	珠247	庫1661
第七旬	祭羌甲	壹戔甲			庫1661
第八旬	祭陽甲	壹羌甲	𠭯戔甲	金382	
第九旬		壹陽甲	𠭯羌甲	金382	
第十旬	祭祖甲		𠭯陽甲	金382	
第十一旬		壹祖甲		金334	
第十二旬			𠭯祖甲	金334	

此表所據的是乙辛卜旬之辭所附記周祭七甲者，尚有金518可證六、七、八旬之系聯，續3.29.3可證八、十、十一旬之系聯。由此知𠭯祖甲終於第十二旬，較之彡羽祖甲終於第十旬晚兩旬。

據此，祖甲時代周祭“彡”“羽”各九旬，“𠭯”十一旬。“𠭯”祭終於第十一旬，下20.7𠭯小乙、父丁（即武丁）當在“𠭯”季之第十一旬。

帝乙周祭：彡羽先王終於第十一旬祭文丁，先妣終於第十二旬祭武乙配妣戊；其𠭯先王終於第十三旬祭文丁，先妣終於第十四旬祭武乙配妣戊。續1.31.1“丁亥卜貞王賓父丁𠭯亡尤”當是帝乙𠭯季第十三旬祭其父文丁。如此帝乙周祭彡羽各十二旬，𠭯十四旬。

帝辛周祭：彡羽先王先妣終於第十二旬祭帝乙和文丁配妣癸；其𠭯終於第十四旬祭帝乙和文丁配妣癸。寧滬2.125有“王賓妣癸彡日”當是帝辛彡季第十二旬祭文丁配。如此帝辛周祭彡羽各十二旬，𠭯十四旬，與帝乙用旬同。

乙辛卜辭尚未發現周祭帝乙和武乙配者。第十二旬周祭祖甲配和康丁配見第五節所述。第十一旬周祭武乙與文丁見於下列各片：

武乙羽日續1.27.2　文武羽日續1.24.1　武乙𠭯日前1.21.2；續2.10.1　武乙彡日金740

在周祭中尚未發現周祭其母后者，所以周祭先王及於父王兄王而先妣終於父王之母。此點尚待以後新出甲骨，再加修訂。

（戊）祀季與祀季之系聯（詳見下節）。

第八節　祀季與祀季的系聯

周祭的三種主要祭法是依“彡——羽——𠭯——彡”的次序周而復始的輪番舉行的，故稱之爲“周祭”。每一種祭法用於自上甲以迄時王的父妣所需要占用的旬數，稱之

爲"祀季"。在上節之末曾推算各祭法所占用的旬數,在此要再加考定兩事:一是祀季與祀季之間的間隔與系聯,一是祀季與祀季是否有一部分重疊,即在同一時間內同時舉行兩種主要祭法。

在一種祭法將完畢或已畢之際,往往爲下一種祭法預行一"工册"之禮,工册的意義尚待考證,而册字除從𠬞外有時加兩横筆於下。在祖甲卜旬之辭的末了,常附記此事:

上10.9　六月甲申工册其彭羽　下旬甲午彭羽上甲
下20.7+普78　四月甲戌工册其彭彡　下旬甲申彡上甲
　　上旬三月乙丑劦小乙[丁卯劦]父丁

由此可見某一祭法開始之前一旬,施行工册,工册之上一旬爲前一祭法之終旬。如第二例,劦季的終旬祭小乙、父丁,次旬"工册其彭彡",再下旬爲彡季之始旬,祭上甲。工册在兩祀季之間,占用一旬。乙辛卜旬之辭亦附記工册而較爲完備,彙錄其例於下:

A.彡季之前

珠495　[三]月甲申工册其彭[彡]
　　五月甲申彡戔甲
　　[七]月甲申工册其[幼]
佚545　[五]月[甲辰工]册[其彭]彡
　　上旬五月甲午劦且甲
　　上二旬五月[甲申]豋且甲
綴394附2　二月甲寅工[册]其彭彡日
　　三月甲子彡日上甲
　　[三]月甲戌彡[日]大乙

B.羽季之前

珠244　八月甲申工册其幼
　　下旬八月甲午羽日上甲
　　上二旬七月甲子彡且甲
綴65　六月甲午工册其幼
　　下二旬甲寅彭羽上甲
續1.4.3…工册其幼　七月甲戌羽日上甲

C.劦季之前

(a)祭之前

續1.5.1　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册其冒
　　下旬甲申冒彭祭上甲
上21.3　十月又二甲戌工册其☐其冒
　　下旬十月[又二]甲申冒彭祭上甲
　　下二旬正月[甲午]祭大甲劦上甲
虘　十月二[甲申]工册其☐其冒
　　上二旬十月[二]甲子羽日且甲
　　(甲申二字殷曆譜下2.49補作甲戌)

(b)豋之前

前4.43.4　六月乙巳工册其翟

(c)劦之前

明789　正月甲辰[豋]上甲工册其劦
　　上旬十月二甲午冒祭上甲

D.彡劦兩季之間不置工册

金334　三月甲子劦且甲　下兩旬甲申彡上甲

E.附錄

北大　工册其羽　（殘存四字,似早於乙辛）
龜8.28.2　癸亥卜甲子册其翟　武文卜辭
前2.40.7……二月甲子彭,妹工册其……

以上由佚545、珠244、金334可知"彡——羽——劦"的循環次序。除一例外,祖甲和乙辛的工册皆行於甲日。在不同祭法之前,"工册其☐"的形式不同,有"彡"、"幼"、"冒"、"翟"、"劦"五種。"幼"字是我試釋的,"豋"在"翟"之前只是一種推定,因爲卜辭不全,而且僅存的一例作"乙巳工册其翟"與工册之必在甲日者不同。以上A至D各例,殷曆譜除未錄上21.3外、虘一骨定爲帝辛,其它皆屬帝乙。我們試取這些卜辭,假定是可以按照同一規律施行的周祀法,把它們排列爲一個祀季與祀季的系聯表:

劦季	第十一旬豋且甲	佚545			
	第十二旬劦且甲	佚545			金334
	第十三旬工册其彭彡	佚545		珠495	
彡季	第一旬彡上甲				金334
	第六旬彡戔甲			珠495	

	第十旬彡且甲				珠244
	第十二旬工册其幼		續1.4.3	珠495	珠244
羽季	第一旬羽上甲		續1.4.3		珠244
	第十旬羽日且甲	虘			
	第十二旬工册其冒	虘	續1.5.1		上21.3
劦季	第一旬祭上甲,(工册其翟)		續1.5.1	明789	上21.3
	第二旬豋上甲,工册其劦			明789	上21.3
	第三旬劦上甲				

　　下接上所引　佚545

上表所示,乙辛時代一個完整周祀共需三十七旬:彡羽各十一旬,劦十二旬,加三個工册共占三旬,(劦季三個工册只有"工册其冒"占一旬),此爲一祀通常之例,試更舉乙辛卜辭以爲考驗:

劍239　三月甲戌劦日且甲　劦季之第十二旬
　　五月甲寅[彡]日大甲　彡季之第三旬

兩季之間空出一旬,當爲工册。　又如

哲庵65　二月甲子祭大甲
　　十月甲子羽日陽甲　甲申羽日且甲

二月至十月之間當有一閏月,如此十個月三十一旬三百零一日而皆有甲子。今試以甲子祭大甲爲第一旬,據表列之如下:

二月甲子祭大甲　第一旬(劦季之第三旬)
十月甲子羽日陽甲　第三十一旬
甲申羽日且甲　第三十三旬
(羽季終)第三十四旬(羽季之第十一旬)
(工册其冒)第三十五旬
祭上甲　第三十六旬(劦季之第一旬)
豋上甲　第三十七旬　三季一祀終

以上乙辛一祀以三十七旬爲通例,假定祀季前必空出一旬作爲工册之禮,即使不行工册亦空出一旬如金334,殷曆譜在帝乙二十及二十一祀曾定"工册其幼"於彡季之第九旬與第十旬,認爲是彡劦相疊,遂縮短了"祀"的長度。董氏所據係綴合不同版的甲骨認爲是同一祀的周祭,是不合理的。但他另外一例,見殷曆譜下2.14,除了我們上引綴65(=

續6.1.8+6.5.2+前3.25.5)外又加入前1.19.5一片,認爲是同一龜甲的左上角而失羣的,此片與綴65同爲卜人派卜旬之辭,我們認爲董氏的綴合正確。由此排列如下:

六月甲午工册其幼
六月甲辰
六月甲寅彭羽上甲　羽季第一旬
正月甲申祭且甲劦陽甲　劦季第十旬

自六月甲寅至正月甲申共二十二旬,合於以上通例,但六月甲午工册與甲寅羽上甲之間多空出甲辰一旬,是爲變例。如此若一切依通例,此祀共占三十八旬。我們以爲一祀通例爲三十七旬,與董氏以三十六旬爲通例者不同。

在第七節之末曾述乙辛三祭法用旬之數是"彡""羽"各十二旬、"劦"十四旬,與本節"彡""羽"各十一旬、"劦"十二旬,大有出入。前者是各祭法用旬之數,後者是兩工册之間祀季占旬之數。此兩者在祖甲周祭中是相等的,如

下20.7+普78　三月乙丑劦小乙
　　丁卯劦父丁　劦季第十一旬
　　四月甲戌工册其彭彡　劦季後第一旬
　　四月甲申彭彡上甲　工册後,彡季第一旬
珠369　八月乙酉劦于大乙　劦季第四旬
　　正月[辛]亥[彡日于]且辛　彡季第六旬

由此知劦用十一旬,劦彡之間工册占一旬。如此祖甲周祭彡羽各九旬、劦十一旬加工册三旬,一祀爲三十二旬,各祭法用旬之數同於兩工册之間祀季占旬之數。

乙辛周祭則不然,兩工册之間祀季所占之旬短於各祭法用旬之數一旬或二旬,如卜辭劦文丁當在劦季第十三旬而劦季在兩工册之間只占十二旬;卜辭彡文丁配妣癸當在彡季第十二旬而彡季在兩工册之間只占十一旬。我們只可有一解釋,即彡羽之第十二旬在下一祀季的工册旬內舉行,劦季之第十三和十四旬在彡季的工册和第一旬內舉行。如此構成此祭法尾部與彼祭法首部的重疊,然而在卜辭中還找不到同版刻辭來證實它。所可知者,在劦季中工册與祭祀先王同在一旬內行之。

於此當一論周祭與太陽年的關係。兩聯續之祀,若一爲三十六旬一爲三十七旬,則兩祀等於兩年,因一太陽年約爲三十六旬又半。如此則乙辛一祀約當一年。此可證明兩者長度相當,兩者是否是一,尚未可必。現在所有的甲骨材料,尚少同年同祀同季的許多甲骨可用以恢復一整祀或數個相聯的整祀,因此各祀的通例與變例尚未完全建

立。詳確的祀譜足以幫助我們建立殷曆，但在殷曆與祀譜都沒有詳確以前，若草率從事比附，就有危險。我們至今不知周祭從那裏開始，因它是周而復始的。假設周祭以彡上甲爲始，然而每祀的彡上甲不一定在某月，它和每年的正月之與天象相應自屬不同。因此即使在乙辛時祀與年同長，祀所占的期間在一年之內是移動的，故年與祀只是大部分的重疊而非全部份的重疊，然則如何可用祀來代替年呢？

第九節　結　語

上述周祭即後世所謂殷祭。卜辭的“衣”即殷祭。尚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玄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愼大篇高誘注云“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公羊傳文公二年曰“大祫者何？合祭也。……五年而再殷祭”。此所說殷爲合祭是對的，五年而再殷則是後世之制。卜辭“衣”祀始於武丁卜辭：

貞羽甲其𠭯自上甲衣，亡它，七月。下34.1
𠭯自上甲衣　明845
癸丑卜争貞𠂤彳伐自上甲至于多后　前5.42.5
上甲至于多后，十三月。前2.25.3
戊寅卜貞魚彡歲自母辛衣　前1.30.4
癸亥卜古貞𠦪年自上甲至于多后　甲2905
癸未卜賓貞羽甲申□彳歲□□至于多后……　簠帝171

除第一二例外，其它都不是周祭。由此亦可知此時已有周祭的萌芽，惟至祖甲始爲完備。祖甲衣祀卜辭如下：

庚戌卜王貞羽辛亥乞彭彡劦自上甲衣至于多后　鄴初40.10
庚戌卜即貞羽辛亥其彭彡劦自上甲衣至于多后　林1.21.7
庚辰卜尹貞羽辛巳乞彭彡劦自上甲衣至于后　明192
庚子卜王貞辛丑彭彡劦　續2.6.8.
辛亥卜逐貞王賓羽日劦自上甲衣至于后　金119
丁丑卜貞王賓自上甲衣至于多后　鄴初33.6
癸丑卜王曰貞羽甲寅乞酉𠭯自上甲衣至多后，余一人亡禍，茲一品祀，才九月遘示癸𦎫，彘。　金124
癸亥卜□貞羽甲子乞彭羽日自上甲至于多后　粹85
癸酉卜洋貞羽甲戌乞彭𠭯自上甲衣至于多后　安2.1.15

癸丑卜□貞羽甲寅乞彭上甲……衣　庫1205
[癸亥]卜尹貞羽甲子乞彭𠭯自上甲衣至于后　明307
[癸亥]卜尹貞羽甲子乞彭□自上甲衣至于后　庫1230
其它　前2.24.6，明1299，上20.2

前五例，凡附行“劦”祭者於辛日開始周祭，即在周祭上甲前三日。第六例卜於丁日，是變例。第七例以下是癸日卜而於甲日周祭上甲。乙辛衣祀，維持周祭始於辛日或甲日兩例：

辛亥卜貞王賓劦自上甲至于多后衣　林1.27.4
辛巳卜貞王賓上甲劦至于多后衣　前2.25.5
□□卜貞王賓□□劦自上甲至于多后　金550
癸未王卜貞彭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　前3.27.7
癸卯王卜貞彭羽日自上甲至多后　上20.7
癸丑卜貞王賓劦自上甲至于多后衣　前2.25.2
其它　前3.28.2，3.28.1，3.20.2，2.25.1

以上各卜辭，省去辭末，故全句未完。由此可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包括了周祭的彡、羽、𠭯。原則上衣祀始於上甲，但在乙辛卜辭亦有少數例外：

乙卯卜貞王賓□自匚丙至于多后衣　金550
王賓自武丁至于武乙衣　上20.6
王賓𠦪且乙、且丁、且庚、康且丁、武乙衣　上20.5

有系統的周祭，雖祇行於祖甲和乙辛時代，但周祭中的三種主要祭法在武丁、廩辛、康丁、武乙卜辭中也曾出現：

武丁卜辭	羽日	乙3274，7766殼卜
		乙5394午組
	劦	下34.1，佚387争卜；明854
	彡彭	鐵249.1，粹107亘卜；林1.13.7
廩辛卜辭	羽日	佚325宁卜
	劦日	明135狄卜
	祭	上8.11何卜
	彭彡	甲2616彭卜
	彡	河381宁卜
康丁卜辭	羽日劦日彡日	明續629
	羽日	明續582，636
	劦日	寧滬1.199+234，鄴三41.4，明續609，京津4013，4046
	彡日	明續589，鄴三43.10
武乙卜辭	劦	明續626

第十二章　廟　號上

第一節　史書上的商王廟號

1904年孫詒讓在契文舉例曾列了"祖乙""祖丁"等名,認爲殷代諸侯臣民的名號,而不以爲王名。1910年羅振玉才正式提出卜辭中17個名號,以爲即殷本紀的王名。1917年王國維發表了著名的先公先王考,確定了殷代的世系。1933年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和董作賓的斷代例,對於殷王世系名號更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此以後,學者間重要的補充,並不太多,較著者爲吳其昌對於雍己的認定,胡厚宣對於下乙的認定。此篇所述和作者1940年所作"商王名號考"(燕京學報二十七期),在內容上和判斷上已經大有不同。該文頗有錯誤與不當不足之處,因此書的發表,應即作廢。

商王名號的辨識與認定,在研究的過程中約經歷以下的階段:1.單個名號與殷本紀的對照;2.多數名號重構商王世系;3.卜辭本身與祭祀系統中商王地位的排定;4.同一王在不同時代卜辭中的異稱。因此,卜辭的"且甲"有的確乎指殷本紀武丁子祖甲,而有的則指沃甲或陽甲。反之,中丁子祖乙不但稱"且乙",其它若"下乙""中宗且乙""高且乙"都指的中丁子,而此異稱則有關乎時代的和用法的不同。由於卜辭本身和祭祀系統,我們確定卜辭的"戔甲""羌甲"相當於殷本紀的河亶甲、沃甲,至於"沃"爲何作"羌",則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名號在甲骨學的斷代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但名號本身必須斷代以後才有作爲斷代的價值。"父丁"可以指武丁也可以指康丁、文武丁,必須判定了某片上的"父丁"所指的是武丁才可說某片是屬於祖庚、祖甲時代的。利用此等稱謂斷代,也不可以孤零地舉用,必須集合若干片的稱謂而組成某一代的稱謂,如甲片有"父丁""兄己",乙片有"父丁""母辛"等,則父丁、母辛、兄己是庚甲時代所以稱武丁及其配偶的。名號的斷代也是相對的,我們看到卜辭有"武且乙",則此辭至早是武乙之孫帝乙時代的,也可能是帝辛時代的。但是,我們若證明了"文武帝"是帝乙的稱號,如本篇所述的,則我們因而確定了安陽有帝辛時代的卜辭,也因而證實了般庚至紂更不徙都之說。

現在我們先從比較史書作爲開始。

史書所記上甲以後諸王廟號,和卜辭雖小有出入,但絕大多數是相同的。以下我們以卜辭所常見者和殷本紀爲主,而別記紀年、世本並其他各書的同異於下:

上甲——微　大荒東經郭璞注引竹書作主甲微,魯語上"商人報上甲微",天問"昏、微遵迹",孔叢子論書篇"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

匚乙——報乙

匚丙——報丙

匚丁——報丁

示壬——主壬

示癸——主癸　魯語上"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

大乙——天乙,成湯　魯語上、紀年、三代世表及它書作湯,詩、書作成湯,叔尸鎛作成唐,荀子成相篇作天乙,世本作天乙湯

大丁——太丁　世本同

卜丙——外丙　孟子萬章篇上及世本同,紀年作外丙勝

中壬——南壬(?)　紀年(左傳集解後序)、世本、三代世表及孟子萬章篇上作仲壬

大甲——太甲　紀年、世本同

羌丁(?)——沃丁　世本同,紀年作沃丁絢

大庚——太庚　世本同,紀年作小庚辨

小甲——小甲　世本同,紀年作小甲高

呂己——雍己　紀年作雍己伷

大戊——太戊　世本同

中丁——中丁　紀年、世本作仲丁

卜壬——外壬　紀年同

戔甲——河亶甲　世本同,紀年作河亶甲整,呂氏春秋音初篇作殷整甲

且乙——祖乙　世本同,紀年作中宗祖乙滕

且辛——祖辛　盤庚正義引"皇甫謐云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

羌甲——沃甲　世本作開甲,紀年作開甲踰

且丁——祖丁　紀年同

南庚——南庚　紀年作南庚更

彖甲——陽甲　紀年同,大荒北經郭璞注引紀年作和甲

般庚——盤庚　世本同,紀年作盤庚旬,周語上、熹平石經及尚書釋文均作般庚

小辛——小辛　世本同,紀年作小辛頌

小乙——小乙　世本同,紀年作小乙斂

武丁——武丁　世本及詩、書同

且庚——祖庚　紀年作祖庚曜

且甲——祖甲,帝甲　周語下"帝甲亂之,七世而隕",三代世表作帝甲,古今人表作甲,紀年作祖甲載

且辛——廩辛　世本作祖辛,紀年作馮辛先,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紀(殷本紀索隱)作馮辛

康且丁——庚丁　紀年、古今人表同

武且乙——武乙　紀年同,殷金文肄毀作武乙

文武丁——太丁　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紀年作太丁,晉書束晳傳及史通疑古篇引紀年作文丁,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帝文丁一曰太丁"

□乙——帝乙　酒誥、多士、多方作帝乙,古今人表作乙,殷金文邲其卣二作"文武帝乙"

□□——帝辛,紂　紀年作帝辛受,古今人表作辛,周語上作帝辛

以上紀年除標明外,皆出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除開甲、祖甲冠以帝字外,餘不冠。世本出處見第十一章第一節,殷本紀則每王皆冠以帝字,古今人表則不冠。除注明外,三代世表、古今人表和殷本紀大致相同。紀年從外丙到帝辛之間有16王都附以私名。日本高山寺所藏古鈔本殷本紀,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字皆作大,帝甲作帝祖甲,見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總論126。羅振玉曾將此鈔影印,見吉石庵叢書。

以上37王,除河亶甲是三個字外,其它36王都是上爲區別字,下爲天干字。商王自上甲以來,以天干爲廟號,關於此廟號的意義,自來共有四說。一,生日說:白虎通姓名篇"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易緯乾鑿度"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爲諱,蓋殷禮也";殷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二,廟主說:殷本紀索隱"譙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也",又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三,祭名說:王國維曾說"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觀堂9.7)。他發現了廟名和祭日之間的關係,是重要的;我們則進一步以爲廟名即祭名,而祭名者某一先王在祀譜中規定於那一個天干日致祭,即以該日爲其廟名。四,死日說:斷代例(頁326)說"成湯以來以日干爲名,當是死日,非生日"。

上述四說,生日死日都是無根據的推測。譙周的死稱廟主,是很正確的,但未能說明何以用甲乙名廟主。王國維說明了廟主或廟名與祭名的關係,廟名的甲乙相應於祭日的甲乙,但他雖指出廟名與祭日的互相關係,而對於廟名之由來仍是不明確的。所以他因上甲至示癸"與十日之次全同,疑商人以日爲名乃成湯以後之事,其先世諸公生卒之日至湯有天下後定祀典名號時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觀堂9.13)。由此可推知他以爲廟名的天干乃生卒之日名。王氏以爲上甲至示癸六世是成湯所追名,所以依了天干的順序排列,這種說法對於自上甲至示癸,是可能的;而對於大乙以後先王則不適用。

我們從周祭祀譜中,知道周祭先王先妣的次序,主要的是依了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而分先後的。就先王說,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是一致的。譬如祖庚、祖甲都是武丁之子,依兄終弟及的傳位制度,長兄先及位,所以祖庚先於祖甲爲王;祖庚死後,祖甲及位,稱祖庚爲"兄庚";在周祭中第九旬的庚日祭祖庚,第十旬的甲日祭祖甲。除此三種次序外,還有長幼和世次。長幼的次序係及位次序所依據,凡及王位的兄弟都是依長幼爲序的。世次是父子的關係,可以從稱謂上區別,但及位諸王的世次可由周祭中的法定配偶來決定,即一世只有一個直系先王,只有直系先王的配偶加入周祭。

上甲至示癸六世,可能是成湯所追名的,其中雖然缺了戊、己、庚、辛四名,但還完整的保持十天干的首尾。但大乙以後,相鄰次的先王其天干很少是順着十干緊相聯接的,中間有了許多空缺,如陽甲與般庚之間缺了乙、丙、丁、戊、己五名。這因爲早一個王朝所遍祀的諸祖諸父諸兄,到後來因親疏之別而逐漸地減少所祭的對象。易言之,每一個王朝,致祭於死去的祖父兄子需要用許多天干,但此朝所祭的祖父兄子到下一世或下幾世就逐漸的被淘汰了。茲列武丁卜辭所見稱父的天干如下:

武丁	[父]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祖庚祖甲	[且]	甲		丙		戊		庚	辛				乙
庚甲以後	[且]	陽甲						般庚	小辛				小乙

可見武丁諸父自父甲至父癸都有。到了祖庚、祖甲卜辭,武丁十二父只剩了甲、丙、戊、

庚、辛、乙，稱之爲祖。到了廩辛沒有了祖丙、祖戊，只剩下了甲、庚、辛、乙，即及王位的陽甲、般庚、小辛、小乙。由此可見武丁諸父原來至少有名甲至乙十二人，到了廩辛及其後只剩了甲、乙、庚、辛四名，其中所缺的乃是後來被淘汰去了的。

由上可證卜辭中的廟號，旣無關於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長幼、及位先後、死亡先後，順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與及位者無別。

以天干爲名，不始於商，夏世諸王已用此制。夏本紀的大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以及太平御覽八十二引紀年"帝廑一名胤甲"，都以天干爲名。殷滅以後，此制仍然通行，如齊世家的丁公、乙公、癸公並殷周金文中所見的，亦不限於王室。白虎通姓名篇說"殷以生日名子……於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其實王室以外以天干爲名，殷與西周是相同的；而所名者不限於子，而往往及于祖妣父母。

爲了便利敘述起見，我們將商 37 王並加入一個祖己，以天干歸類如下：

名甲者七：上甲，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
名乙者六：報乙，大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
名丙者二：報丙，外丙
名丁者八：報丁，大丁，沃丁，中丁，祖丁，武丁，康丁，文丁
名戊者一：大戊
名己者二：雍己，祖己
名庚者四：大庚，南庚，盤庚，祖庚
名辛者四：祖辛，小辛，廩辛，帝辛
名壬者三：主壬，中壬，外壬
名癸者一：主癸

以下分節述之。

第二節　七　甲

（一）上甲在卜辭中有以下的各式：

A　田　爭卜：前 5.42.5；續 1.3.2；明 125　賓卜：續 1.3.1；下 6.12　殸卜：珠 923　亘卜：粹 107
A₁　由　拾 1.7
A₂　甶　善 1547

A₃　田　林 1.22.19
B　甶　大卜：金 122　尹卜：庫 1230　行卜：庫 1113
即卜：上 20.4；粹 84　旅卜：衛 41
狄卜：粹 94　康丁卜辭：摭續 74
C　亩　勹卜：下 42.15　尹卜：粹 83,111；佚 318,557；明 192,307　旅卜：河 258　行卜：溫亞 8　逐卜：金 124　其它：鄴初 33.6；衛 35

以上的卜人，A 皆屬於武丁卜人，A ₁₋₃ 雖未記卜人，也都是武丁卜辭。B，C 兩項中的勹是武丁晚期卜人，大（金122）是祖庚卜人，狄是廩辛卜人。康丁和武乙卜辭，不記卜人，但他們對於上甲的寫法是有分別的，玆並乙辛的寫法於下：

康丁作 B 式　明續 427,510,513,515；鄴初 30.6；甲 835
武乙作 A 式　明續 432,440,457,467,470,478,499,511,512,514,516—531；摭續 34,66,71,75；鄴三 43.3
乙辛作 B 式　前 3.27.7,3.28.2,3.28.5,4.19.1；續 1.5.1,1.5.2,1.5.7；上 20.7；明 789；珠 244；燕 106；金 334

由此可見三式的變遷，A ₁₋₃ 是 A，B 之間的過渡，B 式之一小横到 C 成爲正式的"上"字。A，B，C 三式的時代略如下述：

武丁	A	A ₁₋₃		
武丁晚期			C	
祖庚			(C)	B
祖甲			C	B
廩辛				B
康丁				B
武乙（文丁）	A			
帝乙、帝辛				B

A 式"甲"字在方匚之內，方匚象盛主之匱，所以此字應釋爲"主甲""匰甲"或"匣"，則 B，C 兩式應釋作"上主甲""上匰甲"或"上匣"。

（二）（三）大甲和小甲，在卜辭上的稱謂沒有很多變化。但是稱大甲的最早見於武丁卜辭（上 27.6 殸卜，續 1.10.4 賓卜，佚 32 亘卜，粹 178 爭卜，上 1.14 韋卜），而稱小甲的最早見於祖甲卜辭（珠 378 尹卜）。

武丁卜辭又兩見"夫甲"（前 4.7.6，鄴初 46.8，龜卜 29），羅振玉以爲即大甲（考釋下 20），是對的。前 5.2.4 的"夫示""小示"即"大示""小示"，可證。

（四）（五）（六）河亶甲、沃甲、陽甲相當於卜辭的戔甲、羌甲、彖甲。關於此三甲的地位，郭沫若在卜辭通纂序及 118,140,176 諸片考釋中，已有詳確的論定。玆述此三甲寫法之異如下：

戔甲	A 工甲	祖甲卜辭　旅卜：粹 226　行卜：續 1.51.3；普 104　尹卜：庫 1299　其它：庫 1340；簠 7
	B 狘甲	祖甲以後卜辭　粹 225,1463,1464；前 1.9.3,1.42.1,4.6.5,4.21.3,5.16.2,6.63.3；林 1.11.8—10；珠 245,246,295；金 158；下 2.8；鄴初 43.1
羌甲	A 羌甲	武丁卜辭　殸卜：前 7.40.2；續 1.32.2　爭卜：粹 257　其它：前 1.42.6—7,1.43.1—3；續 1.20.4；粹 260；上 3.15,3.17；鐵 70.3；鄴初 46.12
		祖庚、祖甲卜辭　大卜：粹 250　即卜：珠 621　旅卜：河 369
	B 魅甲	祖甲卜辭　尹卜：上 4.1　行卜：佚 878；河 370　其它：簠 7；佚 566；粹 254
		祖甲以後卜辭　粹 255,256,258；下 2.8；燕 111；前 1.41.7,1.42.1—5；金 382,518；林 2.14.3—4；續 1.50.5,1.23.3—5；鄴三 42.7
彖甲	A 嗇甲	武丁卜辭　乙 2113,7767；林 2.15.2
		武丁晚期卜辭　扶卜：甲 2356　自卜：庫 488　其它：甲 244
		祖庚、祖甲卜辭　大卜：明 494,500,742　即卜：佚 890　其它：河 368；林 2.15.2；普 118
	B 吾甲	祖甲以後卜辭　續 1.50.6,1.51.2,3.19.2,3.29.3；前 1.19.5,1.42.2；燕 111；林 1.11.12,1.11.15,1.11.16；粹 274；普 10.2；珠 245,246；金 382；鄴三 49.18
	C 兎甲	祖甲以後卜辭　前 1.16.3，續 1.50.5，上 8.1

以上三甲除了"羌甲"以外，其餘二甲不容易隸定。羌甲即殷本紀的沃甲，世本紀年的開甲。于省吾以爲沃字是羌字的譌字（駢枝 I：24—25），其說可采。彖甲即殷本紀的陽甲，郭沫若釋象甲，唐蘭釋兎甲，與武丁時的 A 式不像，故我們定爲彖甲，"彖""易"形近

致譌。戔甲即殷本紀的河亶甲，呂氏春秋作整甲，和卜辭的所謂"戔"字都不合。戔甲 A 式似乎是兩弋相背，B 式似乎是"狘"字，從犬從弋。

陽甲是武丁的父輩，所以武丁卜辭中亦偶有作嗇甲的，在武丁晚期則較多些，但武丁時代賓組卜辭中則仍以稱父甲爲普遍。其例如下：

父甲　鐵 122.4 亘卜
父甲、父庚　前 1.26.6 亘卜
父甲　乙 2680,2693,3476,2523（同版有父庚、父辛）
父辛、父甲　續 1.34.1
父甲、父庚、父辛　上 25.9

此父甲即武丁的父輩陽甲，與他同辭的父庚、父辛即武丁的父輩般庚、小辛。武丁時代子組自組卜辭，亦復如此。

陽甲在康丁卜辭中仍稱且甲，如粹 330,331。

（七）武丁子祖甲在武乙以後便稱爲祖甲，如乙辛卜辭所見者（前 1.24.1，續 1.25.4）。三代世表和周語下稱祖甲爲帝甲，廩辛、康丁卜辭也有帝甲：

暊卜　續 2.18.9；上 4.16
其它　粹 259；庫 1772；摭續 167

王國維最初以帝甲爲祖甲（戩釋 14），其後又以爲"帝甲即沃甲，非周語帝甲亂之之帝甲"（觀堂 9.10）。我們以爲沃甲在廩康及其後稱羌甲，所以帝甲不是沃甲。暊的卜辭中有三個甲：

父甲　京津 4048　一定是武丁子祖甲載
祖甲　粹 333　可能是陽甲，也可能是武丁之兄甲
帝甲　可能仍是武丁子祖甲載

廩康之世應稱載爲父甲，但其晚期也可稱載爲帝甲；此猶武丁卜辭通常稱陽甲爲父甲，但少數的武丁卜人和武丁晚期卜辭則稱爲嗇甲。在廩康卜辭中，稱載爲父甲還是較普遍的，如：

且丁，父甲　粹 332
小乙，且丁，父己，父甲　粹 286＋314
父甲；后且丁　甲 2502 何卜
父甲，兄辛；且丁，父甲　明續 590

父甲　佚266，甲2799何卜

父甲，父己，妣己　甲803

父甲　甲801，3629，3652；佚166，541，891；鄴三38.6，47.1；粹335—339，571；摭續36，70；明續428，586—590，606—612，631；京津4048—4058

與父甲同片的且丁或后且丁是武丁，父己是孝己，兄辛是廩辛。

從武丁到乙辛卜辭"且甲"一名逐漸改易其對象，下引各朝的卜辭，可見其關係：

武丁卜辭(1)	大乙		且甲								
武丁卜辭(2)		且辛	且甲	且丁							
祖庚卜辭(3)			且甲								
祖庚卜辭(4)		且辛	羌甲	且丁		且乙	丁				
廩康卜辭(5)					且甲			父丁			
廩康卜辭(6)					且甲						
武文卜辭(7)						且乙		且丁	且甲		
乙辛卜辭(8)						且乙		且丁	且甲	康且丁	武乙
	大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陽甲	小乙		武丁	祖甲	康丁	武乙

（1）前1.3.4　（2）上27.7　（3）前1.20.5大卜　（4）粹250大卜　（5）粹330　（6）粹331，333；明續605；京津4046，4047　（7）拾1.11　（8）上20.5

第三節　六乙、二丙

（一）殷本紀的報乙、報丙、報丁於卜辭稱"三匚"，報皆作匚。它們的寫法從武丁至乙辛一直沒有變化，天干寫在匚內。匚乙出現於武丁卜辭（上8.12，粹116）。

（二）大乙湯的名字，無論在文獻中和卜辭內都很複雜。在文獻中他有以下的稱謂：（1）天乙，見殷本紀、世本、荀子成相篇等；（2）成湯，見酒誥、多士、多方、君奭、殷武、

天問、殷本紀等；（3）成唐，見叔尸鎛；（4）湯，見烈祖、那、長發、紀年、世本、魯語上、天問等；（5）武湯，見玄鳥；（6）武王，見玄鳥、長發；（7）履，見墨子兼愛下引湯說；（8）唐，太平御覽八十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紀年曰"湯有七名而九征"，所謂七名不能明白確定。今以為大乙（天乙）、成、唐（湯）、成湯（成唐）、履等是他不同的名稱。

卜辭中湯的名稱有以下各種：

一、唐　……卜……上甲，唐……大丁……大甲　鐵214.4

于唐告邛方——于大丁告邛——于大甲告　上29.3

于河告——告邛方于上甲——于唐告　庫1601

告邛方于上甲——于唐告　前1.47.5

匄邛方于上甲——于唐匄　庫1896

御自唐，大甲，大丁，且乙百羌百牢　續1.10.7

王國維根據前兩條說"唐與大丁、大甲連文而又居其首，疑即湯也。……然卜辭於湯之專祭必曰王賓大乙，惟告祭等乃稱唐，未知其故"（觀堂9.9—10）。王氏於第一條失錄上甲，於第二條次大甲于大丁前，今一一補正。我們補充的諸例，足以證明"上甲——唐——大丁——大甲"的連續的順序，則唐必定是大乙湯。

以上各例都是武丁卜辭。那時周祭制度還沒有成立，祭唐雖不必一定在乙日，而常在乙日，如見於

歲祭　前1.47.3；明續433；粹167

㞢祭　河266

彡祭　珠4，5；前7.35.1

𡆥祭　續1.6.6

可知唐的廟號在當時已是稱"乙"。王氏注意到專祭（即周祭）稱大乙，告祭等稱唐，是很要緊的現象，表示祭法與稱謂間的關係。到祖庚、祖甲時代，唐的稱謂猶存：

祖庚壹告之祭　續1.7.4出卜；下39.4大卜；佚870吏卜

祖庚㞢祭　鐵229.2出卜

祖甲告祭　續1.7.3喜卜

祖甲翊祭　鄴二38.1即卜；明273

即所卜的是周祭，而仍稱唐，但與他同時的卜人已改稱大乙，如尹所作的周祭卜辭（珠369；明續339；粹137；河268；金71）。

二、大乙　從祖甲起，大乙的稱謂一直用下去。但早於此的，也有稱大乙的例子：

賓組卜辭　前1.4.3爭卜；明續75—77；前1.4.1

𠂤組卜辭　甲248+254，187，223，248，266，2907；金409；下42.15；佚131

賓組是武丁卜辭，𠂤組是武丁晚期的，其中下42.15和佚131記"才小宗"祭"自大乙"，則知湯在宗內仍稱大乙。

三、成　說文戊部成字從戊丁聲，西周金文則從戊丁聲。卜辭口耳之口作"ㅂ"，丙丁之丁作"口"，兩者是有分別的。咸戊之"咸"從戊從口，成湯之"成"從戊從丁。有此分別，則我們向來猶疑不定的人名成，才得解決。武丁卜辭曰：

𠦪于上甲、成、大丁、大甲、下乙　乙5303

上甲、成、大丁、大甲、且乙　乙7016

㞢于成，㞢于大丁，㞢于大甲，㞢于且乙　前1.4.3

㞢于成——㞢于下乙　乙5409

羌用自成、大丁、大甲、大庚　粹173

𠦪自上甲——㞢自成　珠346

今來乙卯㞢于成十牛　乙4761

今來乙酉㞢于成五宰　續1.48.3

羽乙未彡成　鐵142.1

自成告至于丁——勿自成告

告于上甲眔成　乙3797

于成告　乙2631

今日㞢于成三牛　乙2307

㞢于成五宰　庫1555

㞢于成　乙6043；前1.44.1；林2.3.1；珠18；庫388；京津627，628

𠦪于成十牛　前1.44.2

成受又——成弗受又　乙2471+2539

叀成先彡　乙1904，7267

㞢彳歲成　羅福頤拓本

來［辛］丑彡成□宰　河361

彡彡于成　林1.13.7

甲午卜爭貞王賓成日　乙7520

成日三牛　續1.48.4

成不用　京津629

㞢彳自成三宰　粹427

尞于成　簠人25

羽乙巳尞于成五羊　佚849

今日用三豕于成　燕11

㞢羌自成　金662

貞成保我田——貞成保——貞大甲保　乙6389

附武乙卜辭：

癸亥卜宗成又羌卅，歲十牢　掇一412

庚戌余𠦪于成，允若　粹426

以上祭成的卜辭，成與先王所處的地位跟大乙、唐所處的完全一致，列表如下：

上甲——唐——大丁——大甲　鐵214.4

上甲——大乙—大丁——大甲　佚986

上甲——成——大丁——大甲　乙5303，7016

由此可知大乙、成、唐並是一人，即湯。大乙是廟號而唐是私名，成則可能是生稱的美名，成唐猶云武湯。

上甲與大乙在商王中為最重要者，因此周祭從上甲開始而他兼為大宗之首，大乙則為小宗之首，武乙卜辭云：

□亥卜才大宗又彳歲，伐三羌十小宰，自上甲

己丑卜才小宗又彳歲，自大乙　珠631（佚131）

卜辭中只有上帝受又（授佑），但有兩例外：一即成受又，一即上子受又（上8.6—8）。甲3598殘辭云"將上乙"，係對下乙（祖乙）而言，或係大乙。

（三）從祖乙起，先王的廟號往往借用親稱"且某"，後來將祖字易為別的區別字。在六乙之中，惟有中丁子祖乙自武丁到乙辛之世用"且乙"之名而不易。因此他很容易與小乙、武乙混淆。茲列祖乙的名稱如下：

一、且乙

武丁卜辭　唐，大丁，大甲，且乙　續1.10.7（丁甲誤倒）

上甲，成，大丁，大甲，且乙　前1.4.3，乙7016

□,大丁,大甲,且乙　上28.3 㱿卜

父乙賓于且乙　乙2977

父乙不賓于且乙　乙869

祖甲卜辭　且乙,小乙　明512 行卜

且乙,后且乙　明456;元203 旅卜;河306

三示:大乙,大甲,且乙　佚917

且乙,且辛,后且乙,父丁　續1.19.4

廩辛卜辭　且乙,小乙　甲2618 彭卜;鄴初40.12 何卜

武乙卜辭　大乙,大丁,大甲,且乙,小乙,父丁　甲754

大乙,且乙,小乙　金365

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　佚986

由上可知從武丁到武乙,“且乙”常常用作中丁子的稱謂;在乙辛周祭卜辭中,亦復如此。但小乙、武乙亦有稱作“且乙”的,而中丁子祖乙在武丁及廩康卜辭中又有其它的稱謂。

二、下乙

𠦪于上甲,成,大丁,大甲,下乙　乙5303

𡆥于成——𡆥于下乙　乙5409(5408之反)(隹父乙降囚　乙5408)

自上甲一羌至下乙　乙5883

𡆥于下乙　乙5234,5303,5409;甲3344,3345;師友1.39;粹1055

酌下乙　乙1983+1985,4368;同文例48,49

兄于下乙　柳50065

𠬝于下乙　京津701(善)

唐于下乙　上8.2

于下乙匄　佚10

若于下乙　乙4119　貞勿氐下乙　乙7338

下乙弗若　續1.46.3

下乙弗𠂇王　庫1059

下乙賓于帝——大甲賓于[帝]　乙7434

咸不賓于帝——下乙賓于[帝]　乙7197

大甲不賓于咸——下乙不賓于咸　乙2455

(大甲不賓于咸)　京津674

以上賓組卜辭

𡆥歲于下乙　乙3521,4549,5113,5327

𠭯羊于下乙——帝下乙——𡆥歲于下乙　乙4549

以上午組卜辭(又見乙6690)

以上下乙諸條,見於武丁時代的賓組卜辭和午組卜辭。羅振玉曾經把下乙當作人名(考釋上11)而未定其爲何王。胡厚宣最先提出下乙即祖乙(燕京學報27:139—141),其後曾爲文詳論之。他所擬定的,是正確的,但其理由還可以補充。

今確定下乙即中丁子祖乙,其理由如下:(1)由乙5303的順序,下乙在上甲,大乙,大丁,大甲之後,所以下乙不是報乙也不是大乙成;(2)乙5408和5409爲一龜的正反兩面,正面有父乙,反面有下乙,乙1983下乙與父乙並見於一版,所以下乙不是武丁諸父之小乙;(3)比較乙5303與前1.4.3(參前成條)則知成、大丁、大甲爲兩辭所同,其最後下乙與且乙相當,所以下乙就是祖乙;(4)乙1983曰“乙卯卜㱿貞來乙亥酌下乙十伐𡆥五卯十㸒”,朱書大字,而同坑所出另一甲(在乙編下輯中)則易下乙爲祖乙;(5)庫1509“下乙弗左王”,而乙2882和佚11有“且乙弗左王”。

由上所述,可以肯定下乙爲祖乙。乙編自乙487—8500出于YH 127一坑,都是武丁時代的卜甲。其中包含的賓午子自四組卜辭,凡有下乙之稱者多出於賓組,少數的見於午組。賓組中只有㱿和爭的卜辭中稱下乙,而同時此二卜人的卜辭中又有且乙:

㱿卜辭　乙795,1204,3468,4057

爭卜辭　乙1047,3561,3870

在午組卜辭中則只有下乙沒有且乙。

武丁卜辭中的上乙、下乙,只用了一時,即廢止不行;而即在武丁時代大乙、且乙依舊與上乙、下乙並用。祖乙之稱下乙,可能是對其上的上乙而言,亦可能由於“上示”“下示”的分別。在卜辭中大乙與祖乙極居重要的地位,並大甲而稱三示(佚917)。成、大甲和下乙都有“賓于帝”的卜辭,下乙與大甲都有賓于咸的卜辭,而乙7197和明續508有“咸不賓于帝”之辭。殷本紀說祖乙時“殷復興”,無逸稱“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而卜辭稱祖自祖乙始,其祀典的隆重也與上甲、大乙相當。

三、中宗且乙

□□卜狄貞其又中宗且乙□酌,弗每　甲1264

其又中宗且乙,又羌　甲1481

丁卯卜□貞𠬪中宗且(乙)　甲1436

貞王既……自中宗(且乙),王受又　甲1203

……中宗……受又　善1425

貞中宗甲1295

以上廩辛卜辭

中宗且乙告　續1.14.6

中宗且乙,后(且丁)　明續555

自后且丁,王受又——中宗,王受又　金366

中宗又彳又正　京津4010(善2038)

中宗且乙歲　沐(存1.1802)

自大乙用執,王受又——自中宗且乙,王受又　沐(存1.1795)

以上凡稱中宗且乙或中宗的,都是廩康卜辭。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祖乙滕即位,是爲中宗,居庇”。王國維據此以爲卜辭的中宗且乙是祖乙滕,並舉晏子春秋內諫篇上“夫湯、大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以證祖乙地位的重要(觀堂9.15)。殷本紀稱大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逸述殷事則稱中宗、高宗、祖甲三王而不指定其名。高宗應是武丁,無逸說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而楚語上說武丁“三年默以思道”,可證。司馬遷以大戊爲中宗,則與卜辭紀年不合。

中宗本是宗廟之宗,猶卜辭的大宗小宗。武丁卜辭已有中宗(京津1170,明105),而康丁卜辭中有有關中宗與且乙的兩條:

□又且乙　中宗三䍜　粹247

(中)宗三示　其敍又召五䍜　粹488

中宗三示之“中”,是我們試補的。卜辭大乙、大甲、且乙稱三示,所以中宗三示可能指大乙至且丁九示中的三示,也可能指中宗且乙、且辛、且丁三示。中宗似不限於三示。

四、高且乙

(乙)未卜又歲于高且乙

于后且乙又歲　甲3597

甲辰卜𡚸其又彳歲于后且乙

于高且乙又彳歲　掇一356

甲戌卜其又于高(且乙𠬪后)且乙　上3.7

□□卜其又于高且乙(𠬪)后且乙　庫1742

又歲于高且乙　續1.17.4;粹163—165;明續534—536;摭續29;寧滬1.160

于高且乙又彳歲　普91

甲午卜登禾于高且乙　粹166

高且乙　寧滬1.162,存1.789

以上大率都是武乙卜辭,從祖甲卜辭以來,已稱小乙爲后且乙,而“且乙——小乙”“且乙——后且乙”常常是並卜於一辭的。武乙卜辭中的“高且乙”與“后且乙”是相對的,高與后表示先後。

卜辭中稱高且者共有三種:(一)泛稱“高且”與“后且”爲對,(二)稱“高且夒”“高且王亥”“高且亥”,(三)稱“高且乙”。第二種(廩康至武文卜辭)的“高且夒”“高且亥”總是三字直行分書的,而“高且乙”與“后且乙”之“且乙”合書,作“高且乙”“后且乙”,可證第三種和第二種是顯然有別的。第二種的“高且”是高祖,第三種應讀作“高祖乙”,是和“后祖乙”爲對的;他們指在前的和在後的祖乙、

王國維說“商諸帝名乙者六,除帝乙外皆有祖乙之稱而各加字以別之,是故高祖乙者謂大乙也,中宗祖乙者謂祖乙也,小祖乙者謂小乙也,武祖乙后祖乙者謂武乙也”(觀堂9.14)。其說高祖乙爲大乙,后祖乙爲武乙都是不對的;又說大乙亦有“祖乙”之稱,也是不確的。郭沫若、董作賓修正王說以小乙當后且乙,是十分正確的,但於高且乙仍信從王說。自祖甲以後成唐稱大乙而不改,只有祖乙與小乙並稱“且乙”,所以爲了區分起見產生兩條辦法;(1)小乙只在有次序的並列王名中稱“且乙”,凡單獨的“且乙”總指中丁子祖乙;(2)小乙與祖乙並列於一辭時,在祖甲、廩辛、武乙卜辭中則祖乙稱“且乙”而小乙稱“小乙”或“后且乙”(參前祖乙條),而在武乙卜辭中除稱“小乙”以別於“且乙”外,也以“高且乙”“后且乙”爲分別。

(四)小乙是武丁之父,自庚甲起因可稱爲“祖乙”,與中丁子易於相混,遂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區別字加於“乙”上。

一、父乙　武丁時代賓自子三組卜辭都稱小乙爲“父乙”,惟午組沒有“父乙”。

二、內乙　乙酉卜𡆥歲于內乙　乙4549(同片有下乙、子庚)

甲子卜二牝內乙

甲子卜三牝內乙

甲子卜三牢于內乙

甲子卜翊內乙㞢彳歲二牢

甲子卜用尸翊內乙

甲子卜夕㞢歲父戊

甲子卜㞢歲內乙牛　乙5394（同片有妣乙、母丁）

甲午卜凡御于內乙至父戊

甲午卜御于內乙

甲午卜御于父己　乙5455＋5328（同片有妣乙、妣辛、妣庚、乙、且戊）

甲子卜𢻱二豕三豭于內乙于兄己𢻱犬　乙4544

乙卯卜又歲于內乙　宰用　乙3478（同片有父戊、母丁）

癸巳卜甲午㞢歲于內乙　乙5519

甲子卜其又七羊于內乙　用　乙1783

內乙　乙7512,8109,8328,8407,8670

于內乙御　善20189

以上除了末條外，餘均YH 127一坑所出，都是午組卜辭。同版所見的先祖妣名爲：且戊、父戊、父己、兄己、子庚、下乙、妣乙、妣辛、妣癸、母丁、乙等。他們大多數同於賓自子三組卜辭，惟下乙之稱爲賓組所常有，而內乙惟見於午組。

卜辭內乙之內作"入"即入字。古"入""內"同用，故定爲內外之內。內乙與下乙（祖乙）并卜，所以他不是祖乙。他常常和父某兄某並卜，所以他不是祖輩。卜辭云"御于內乙至父戊"當指內乙、父丙、父丁、父戊四人，午組卜辭有父丙、父丁而無父乙，所以內乙當是父乙，即小乙。在武丁時，應稱小乙以宗名"父乙"而此用廟名"內乙"，此與武丁卜辭中的象甲同例。卜辭凡祭內乙多用㞢歲、御等祭，間用羽祭。

三、且乙　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　粹250大卜　祖庚卜辭

弜于且乙，且丁，且甲　拾1.11　武乙卜辭

王賓𠦪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　上20.5　乙辛卜辭

以上的"且乙"，依其順序，當是小乙；其後兩條的"且丁"乃是武丁。

四、小乙　㞢于小乙□宰　前1.16.8

小乙于宙羌三人　粹281

這兩條因卜人不很清楚，後條當是爭所卜。無論如何，此兩辭可定爲武丁至祖庚的卜辭，是沒有大問題的。自祖庚以後，小乙的名稱一直用到乙辛，然中間還有別的名稱。

茲列各期稱小乙一例：

祖甲卜辭　且乙，小乙　明512行卜

廩辛卜辭　且乙，小乙　甲2618壴卜

康丁卜辭　小丁，小乙　粹287

武乙卜辭　且乙，小乙　甲754

五、小祖乙　癸巳卜即貞羽乙未其又于小且乙　續1.15.8

這是祖甲卜辭，王國維說"此小且乙即小乙"（戩釋頁13）。

六、亞且乙　隹亞且乙壱王　燕253

就字體說，此辭不能晚於祖庚時代。亞有次義，小乙亞於祖乙，故曰亞且乙。但亞祖乙也有可能是祖乙。

七、后且乙　且乙，且辛，后且乙，父丁　續1.19.4　祖甲卜辭

且乙，后且乙　明456；元203；河306

后且乙，兄己　庫1204

后且乙，父丁　續1.31.3；庫1180

其又歲后且乙　明續592　康丁卜辭

后且乙，父辛　粹297　武乙卜辭

后且乙　粹294,296；京津4032,4033；明續591；寧滬1.33

高且乙，后且乙　上3.7；庫1742；掇一456

王國維誤以后且乙爲武乙，郭沫若曾因祖甲卜辭有后且乙，故知非武乙而係小乙（卜通40—44）。斷代例（頁337）亦以爲小乙。據卜辭，后且乙在且辛之後父丁（武丁）之前，必須是小乙；庫1204周祭后且乙與兄己，依其干支，后且乙必須是小乙。因此在庚甲卜辭中，小乙、小且乙、后且乙、亞且乙、且乙五名並存，其分別是：(1)且乙在并列數王中才出現；(2)稱小乙的多爲周祭，只有庫1204稱后且乙是例外；(3)又祭稱小且乙，一見而已；(4)周祭以外諸祭多稱后且乙，但歲祭亦稱小乙。其例如下：

且乙　告祭　粹250大卜

小且乙　又祭　續1.15.8即卜

后且乙　周祭　庫1204旅卜

歲祭　庫1025行卜　續1.30.3,1.31.3即卜

續1.13.4，鄴二40.1旅卜

召祭　續1.16.2即卜　元203，明456旅卜

又祭　林1.12.15行卜

小乙　周祭　上4.3，山東8尹卜　粹279,280行卜

河304旅卜　上19.3，粹288即卜

歲祭　佚138，粹291，普80行卜

（五）武乙於文丁時稱爲"父乙"，由此可分別武乙與文丁的卜辭，但事實上文丁卜辭不多。武乙的名稱如下。

一、父乙　文丁卜辭

自三匚至父乙　粹119

癸亥卜兄于父乙　粹375

辛酉卜剛于父乙　粹1039

癸酉其告于父乙一牛

□□其告于且乙□牛　佚214

又歲于父乙　明續479

又于父乙一牛　明續507

父乙，母庚　明續613

父乙　明續614,615；佚563

將兄丁于父乙　粹373；上7.5；甲611；別一何7

將兄丁于父宗　摭續223

二、武乙　乙辛卜辭

翊日乙亥王其又彳于武乙升正，王受又　前1.20.7

王賓𠦪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衣亾尤　上20.5

乙丑卜貞王賓武乙歲祉至于上甲，卯亾尤　佚176

乙未卜貞王賓武乙彳伐，亾尤　前2.25.5

甲寅卜貞武乙宗，日其牢　續1.25.8

甲×卜貞武乙宗，日其牢　續1.24.7,1.24.9,1.27.1

甲×卜貞武乙升，日其牢　粹360；林1.13.8；金735；簠帝127；燕276；前1.21.3；京津5055

乙丑卜貞王賓武乙羽日，亾尤　續1.27.2

乙未卜貞王賓武乙𢆶日，亾尤　前1.21.2

三、武且乙　乙辛卜辭

甲×卜貞武且乙升，日其牢　前1.10.4,1.18.1；粹356；上4.15

甲×卜貞武且乙宗，日其牢　林1.17.20；前1.10.3；續1.25.6,1.27.6，燕252；佚984；明1680；京津5060—5062

四、武　乙辛卜辭

昔乙卯武升彳……癸亥其至于匕癸升，（日其牢）　明續785

乙未卜貞王賓武彳伐，亾尤　續2.5.4

以上武、武乙、武且乙三種稱謂，都是乙辛卜辭，其分別如下：

武　彳伐之祭　乙日卜

武乙　彳伐，歲，周祭　乙日卜

牢　甲日卜

武且乙　牢　甲日卜

由此可知只有牢祭是先一日卜，其它之祭是當日所卜。周祭多當日卜當祭之人。武乙一名，爲諸祭通用，但周祭則只用武乙。金文𨚕毀（三代6.52.2）召祭"武乙奭妣戊"，亦稱武乙。就諸名的同片關係可如下列：

武乙——母癸　續1.25.8

武　——母癸　續2.5.4

武　——匕癸　明續785

武乙——文武帝　前1.22.2

武且乙——文武丁　佚984；明1680；前1.18.1

武且乙——康且丁　前1.10.3

武乙——康且丁　前1.21.1；卜通53；上25.5；續1.26.7

其中母癸是文丁之配，帝乙時稱"母癸"，帝辛時稱"匕癸"，而武與武乙並有"母癸"，則"武"與"武乙"是帝乙時的稱謂。但"武"又與"匕癸"同片，則"武"又是帝辛時的稱謂。文武帝是帝乙，凡稱"文武帝"的卜辭是帝辛卜辭；"武乙"之稱與"文武帝"並見，則"武乙"也是帝辛時的稱謂。如此"武"與"武乙"乃乙辛兩朝所通用。"武且乙"與"文武丁""康且丁"同片，都不能判定其屬於帝乙時或帝辛時。但"文武丁"的稱謂應屬帝辛時，因帝辛時文丁和帝乙都稱"文武"容易淆亂。如此我們可試將乙辛兩朝對於康丁與帝乙的稱謂排列下表：

帝乙卜辭	帝辛卜辭	
康且丁	康且丁	康丁
母癸	妣癸	文丁配妣癸
武	武	武乙
武乙	武乙	
	武且乙	
文武	文武丁	文丁
	文武帝	帝乙

以上各名號之後,往往有一宗廟名,這在周祭卜辭中是沒有的。凡非周祭卜辭之有此等宗廟名的,約如下述:

康且丁宗	七癸升	武升	文武丁宗	文武帝升
			文武丁升	
		武乙升	文武宗	文武帝宗
		武乙宗	文武升	
		武且乙升		
		武且乙宗		
康丁	七癸	武乙	文丁	帝乙

由此可見"升""宗"是相對的,升是禰廟,宗是宗廟。去此宗廟名則此諸王諸妣之名爲康且丁,武、武乙、武且乙,文武、文武丁,癸、妣癸,文武帝。

(六)帝乙稱謂在卜辭中的確定,有關於安陽殷虛年代的下限。帝乙在卜辭中的稱謂如下:

一、父乙　帝辛卜辭

……父乙……亾尤　前1.26.1

這大約是帝辛周祭帝乙之辭,但原辭殘缺過甚。佚27云"其用牛于乙",或以爲是乙辛卜辭所以稱帝乙者(考古學報1:125)。但此片與佚30是一骨之折,其字體不但不是乙辛的,而和武丁的午組自組相近,

二、文武帝　帝辛卜辭

〔甲〕子卜貞王其又彳于文武帝升,其去夕又湍,于來乙丑令彭,王弗每

乙丑卜貞王其又彳于文武帝,其以羌五人正,王受又　續2.7.1(簠帝145)

乙丑卜貞其又彳〔于文〕武帝□□三牢正,〔王受〕又　前4.17.4

□□卜貞大乙日王其又彳〔于〕文武帝升,正,王受又　前1.22.2(同片有武乙)

甲申卜貞……文武〔帝〕升……　簠帝140

……又彳于文〔武〕帝升,正　粹362

……〔文武〕帝宗,正,王受又　元245(存1.2295)

……璽婀,其〔告〕文武帝乎璽婀于癸宗,若,王弗每　林2.25.3

□□卜貞丁卯……文武帝……璽婀……　明308

王其宜文武〔帝〕　前4.38.2

以上凡干支未殘者,皆於乙日祭文武帝,僅有一辭卜於甲日則可能是牢祭。如此文武帝應是帝乙,則舊說以文武帝爲文武丁是不確的。

帝乙的宗廟則稱"文武帝升""文武帝宗",所以"文武帝"與"帝甲"之帝不同。帝甲之帝是"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猶微之稱主甲。文武帝既非文武丁之省,和文武(即文丁)也非一,他和"武王"之王實有帝王之義。他在帝辛金文中則作"文武帝乙"。安陽近出邲其卣云

乙巳,王曰:障文武帝乙宜,才召大庙,遘乙羽日(中略)才四月隹王四祀羽日

此記帝辛四祀四月乙巳周祭帝乙,遘乙羽日即逢帝乙受羽祭之日。文武帝與乙是一,故上稱"文武帝乙",下稱"乙"。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此卣拓本,殷曆譜後記(集刊十三本)曾摹錄,但因求合於殷曆譜,誤將帝字上一短畫摹作丁字,遂讀爲"文武丁帝乙",又誤讀乙爲大乙。作者曾借觀原器於固始張氏,1952年並將器形銘文攝景,始知後記所摹大有錯誤。後讀丁山關於卣文的考釋並其摹文,不但糾正了後記的誤摹,並正確的讀"文武帝乙"爲卜辭的"文武帝",亦即帝乙(文物周刊38—39期,1947,上海)。

周祭文武帝的卜辭,尚沒有出現。

附　二丙

商王名丙者只有報丙與外丙,卜辭作"匚丙"與"卜丙"。此二名,卜丙始見于武丁卜辭,匚丙始見於庚甲卜辭,其例如下:

匚丙　金34行卜　上8.13,零71旅卜

卜丙　乙6715,上2.3+2.7,河271行卜

其形式至乙辛而不改。武丁卜辭已有匚乙,則匚丙在武丁時也應有了。

第四節　八丁

(一)報丁卜辭作匚丁,自祖甲(庫1206尹卜)至乙辛無異稱。

(二)大丁之稱從武丁至乙辛無異稱。

(三)卜辭不見沃丁,卜通309片的羌丁是父丁的誤釋。前5.8.5有"于羌丁",簠2331有"羌丁用",都是武丁卜辭,可能是沃丁。

(四)中丁　丁丑王嬪中丁厥陟才盲阜,十月　菁1

羽丁未彭中丁,易日　元96

這兩辭都是武丁卜人㱿所卜。中丁的名稱一直延用至於乙辛。但卜辭中有兩條三且丁:

丙午卜□貞三且丁眔且丁彭,王受又　佚260

乙亥卜褓𠨏三且丁牢,王受又　掇一457(京津4024)

分屬於廩辛、康丁兩世。佚260一辭"三"字有些斜,可能是"彡"字,而第二個"且丁"之前是否應補"后"字也有問題。商王名丁的可有三種計法:

	1	2	3	4	5	6	7	8
I	匚丁	大丁	沃丁	中丁	祖丁	武丁	康丁	文武丁
Ⅱ	大丁	沃丁	中丁	祖丁	武丁	康丁	文武丁	
Ⅲ	匚丁	大丁	中丁	祖丁	武丁	康丁	文武丁	

I從報丁起,Ⅱ從大丁起,Ⅲ不計沃丁。我們由乙辛卜辭稱祖丁爲四祖丁,則I的計法是不能成立的。Ⅱ Ⅲ兩法都以中丁爲第三,則三且丁應是中丁。至於三且丁應自匚丁抑自大丁計起,我們以爲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續1.21.10有"高且丁"殘辭,是康丁字體。他和祖丁之稱"后且丁"相對,"高且丁"可能是中丁。

(五)祖丁在卜辭中和祖乙一樣的容易混淆。在卜辭中他的名稱如下:

一、且丁　丙戌卜㱿貞羽丁亥出于且丁　粹262

且辛一牛,且甲一牛,且丁一牛　上27.7

王涂且丁𡳾南庚□　佚678

埋㲉于且丁、父乙　佚704

以上武丁卜辭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　粹250

丁卯卜行貞王賓且丁歲眔父丁一牢,亾尤　河275

丁酉卜行貞王賓父丁歲二牢,眔且丁歲二牢,亾尤　卜通79

以上庚甲卜辭

以上的且丁都是小乙之父祖丁。在庚甲卜辭中,父丁是武丁,與武丁之祖且丁不至混淆。庚甲以後,祖丁、武丁都可以稱作"且丁"。但在列舉諸王時,則仍舊稱小乙父祖丁爲"且丁",如佚986武乙卜辭列舉自上甲至且丁十示,"且丁"是小乙父祖丁;如上20.5乙辛卜辭列舉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則"且丁"是祖丁。到了乙辛時代,"武丁"的稱謂已立,不至於再有混淆;因此只剩下廩、康、武、文的"且丁"究竟屬誰。

二、后且丁　丙午卜何貞羽丁未其又彳歲后且丁　甲2502

……卜狄……且乙其召……后且丁　甲1835

自后且丁,王受又——中宗,王受又　金363

后且丁、且乙叀　粹248

其告才(災)后且丁,王受又　甲722

其告火自后且丁　明續599

截大乙,彭后且丁　甲818

召于后且丁　粹304

烝后且丁,𡧊年　別二田中11

至后且丁,王受又　拾1.16

祭后且丁　京津4037

于后且丁　京津4035

以上各辭除前二條爲廩辛卜辭外,其它都是康丁卜辭。其中有三條並及它名,排列如下:

祖乙	祖丁	小乙	武丁	
且乙——	后且丁			甲1835
	后且丁——	且乙		粹248
中宗——	后且丁			金362

若依此順序則后且丁是小乙父祖丁。祖丁又稱"小丁",祖丁之爲"小丁""后且丁",猶小

乙之爲"小乙""后且乙"。若依此說，則武丁至乙辛之間祖丁與武丁不至混淆：

武丁卜辭	庚甲卜辭	廩康卜辭	武文卜辭	乙辛卜辭
且丁	且丁，小丁	后且丁，小丁	小丁，四且丁	且丁，四且丁
	父丁	且丁	且丁	武丁

斷代例（頁337）以"后且丁"爲武丁，郭沫若初以爲武丁（卜通別二頁八考釋），後以爲中丁（粹248）。我們曾主祖丁（燕京學報27：132），但苦於沒有確證。但廩康卜辭中許多"且丁"應是武丁，因此將"后且丁"定爲小乙父祖丁，較爲合式。此"后且丁"是對"高且丁"而說的。

三、小丁　丁卯卜旅貞王賓小丁歲眔父丁彳伐羌五　明740

丁巳卜行貞小丁歲眔大丁歲彡　河336

丁巳卜行貞其又于小丁一牛

丁巳卜行貞其又于大丁　河338

以上祖甲卜辭，小丁既非大丁，又非父丁（武丁），則當是小乙之父祖丁。郭沫若卜通223引述明740，推小丁爲祖丁，是對的。

祖甲時，"小丁""且丁"並指祖丁，其分別在祭法，凡周祭皆稱"且丁"，歲祭則稱"且丁"亦稱"小丁"，其它之祭皆稱"小丁"。其例如下：

且丁　周祭——續1.18.3，1.18.5；別二京大4 行卜　珠370 尹卜

歲祭——卜通79，河275 行卜　續1.20.1 洋卜

小丁　歲祭——河336，元205，粹266 行卜　明740 旅卜

又祭——河338 行卜　續1.48.5 即卜

䢅祭——前1.22.6 旅卜

小丁之名不見於廩辛卜辭，但康丁、武文卜辭中則常常出現，其例如下：

康丁卜辭　粹287；甲608；明續600，601；京津4038，4041

武文卜辭　粹20，502；鄴初44.9；寧滬1.79；京津4039，4040

四、四且丁　才四且丁宗　甲2401；佚419

丙戌卜其又四且丁　粹303

甲戌卜貞王賓且辛奭匕甲㞢，亾尤

庚辰卜貞王賓小乙奭匕庚㞢，亾尤

庚子卜貞王賓四且丁奭匕庚㞢，亾尤　續1.17.7

王賓四且丁㞢日　續1.22.5

王賓四且丁彡日　甲41（寫53）

王賓四且丁羽日　續1.22.4

四且丁奭匕己　上3.10—12；前1.17.2

以上除前二條爲武文卜辭外，其它都是乙辛卜辭。由續1.17.7周祭卜辭可知"四且丁"必須是小乙之父祖丁。他在周祭中一直稱爲"四且丁"。

(六)武丁在卜辭中有下列三名。

一、父丁

庚甲卜辭

大卜　佚881；金76；明32；庫96；河326；前5.4.5；衡20

尹卜　珠360，725；粹307；佚397，567；庫1190，1206，1316，1841，1958；河329；衡32；鄴初29.7

旅卜　上5.8，19.8；珠848；明92.740，2360；庫1180

行卜　甲2869；明954；前1.30.8；上19.9，19.14；林1.21.5；續1.30.1，1.30.6，1.30.8，1.31.2；珠380，858，871；粹279，300—320，305，306，309，1212

即卜　甲317，413；河319；粹289，299；續1.30.5，1.31.3，1.32.4

□卜　［父］丁升　明557

二、且丁

廩辛卜辭

何卜　甲2600，2655

彭卜　甲2581，2641，2648，2769

壴卜　甲2772

狄卜　甲3919

□卜　且丁宗　京津4022

三且丁眔且丁　佚260

康丁卜辭　且丁升　續1.18.4；珍75；粹267；明續581，583；京津4015；摭續10

且乙歲其兄于且丁父甲，才升　別二京大6

才且丁宗　續1.22.2

于且丁宗　明續585

于父甲——于匕辛——于且丁　明續586

于父己于父甲于且丁　粹314

㞢且丁父甲……以兄辛　明續590

且丁史其征匕辛匕癸　掇一419

小丁——且丁　甲608

父甲——且丁　明續587—589

且丁　摭續9.60；明續580，582，584

武文卜辭　且乙——且丁——且甲　拾1.11

幸生于且丁母匕己　上26.6

乙辛卜辭　且乙，且丁，且甲，康且丁，武乙　上20.5

中丁子祖乙和小乙父祖丁在武丁卜辭中都稱"祖"。祖乙以後有小乙，祖丁以後有武丁，而小乙、武丁在祖甲以後又可稱爲"且乙""且丁"。在祖乙、小乙的例中，我們見到小乙讓在他之前的祖乙獨稱"且乙"，他則改爲"小乙""后且乙"等；在祖丁之例中，我們見到祖丁讓在他之後的武丁獨稱"且丁"，他則改爲"小丁""后且丁"。當廩康之世，祖丁稱作"小丁""后且丁"以別於武丁之稱作"且丁"；武乙以後，祖丁又稱"四且丁"。

過去我們曾以廩康的"且丁"爲小乙父祖丁，今更正爲武丁。妣辛、妣癸爲武丁之配，所以康丁卜辭中因祭武丁而及其妣；武丁、祖甲是父子，所以康丁卜辭因祭父甲而及武丁。卜辭凡近世之祖與父，祭其禰曰升，所以"且丁升"乃武丁的禰廟。

過去因我們未能把"且丁"確定爲武丁還是祖丁，因此將乙辛周祭中的"四且丁"和"且丁"的配偶一概算作小乙父祖丁的配偶。根據我們更訂的結果，則乙辛周祭卜辭中武丁的法定配偶有兩套稱謂：

且丁奭妣戊	掇二215	武丁奭妣戊	上4.8；京津5077
且丁奭妣辛	燕274	武丁奭妣辛	上4.6，7；前1.17.4，1.37.4
且丁奭妣癸	上3.13，14	武丁奭妣癸	上4.9—10；前1.17.4；粹298

這兩套稱謂，"且丁"上承廩辛以來的舊稱，所以是早的，約屬於帝乙卜辭；"武丁"的稱謂是新的，約屬於帝辛卜辭。如此凡有"武丁"稱謂的可以定爲最晚的卜辭。

這個更訂是重要的，因爲它有關於周祀祀譜的局部的更動和小乙父祖丁的法定配偶的確定。

三、武丁　武丁稱爲"武丁"是帝辛時代才有的，已詳於上。

(七)康丁在卜辭中有下列四名。

一、父丁　武乙卜辭

甲413，635，690，729，754，795，810，840；粹20，55，99，237，360—370，374，506，933；上4.17，5.5，5.9，21.13，25.7，27.10，29.6；下38.9；佚175，415，875；鄴三40.5，42.5，44.6，44.9，44.10；續1.31.1，1.31.5，1.31.6，1.32.5；珠634，637；摭續2，64，84，91，111；明續417，477，528，531，556，616—626；寧滬1.116，207—210，346，347；京津4065—4075

兄在父丁升　粹330

上甲史其兄父丁升　明續515

凡有"父丁"的，都是武乙卜辭。此時的"丁"字作較扁平之形。

二、康　乙辛卜辭

丙辰卜貞王賓康，彡夕［亾尤］　粹355

辛酉卜貞王賓康奭妣辛，賓亾尤　前1.37.1

三、康且丁　乙辛卜辭

癸亥卜貞王賓武丁奭妣癸，羽日亾尤

丁卯卜貞王賓康且丁，羽日亾尤　上4.10

辛酉卜貞王賓康且丁奭，賓亾尤　上3.9

四、康丁　乙辛卜辭

辛巳卜貞王賓康丁奭匕辛，□亾尤　上4.14

以上康、康丁、康且丁三名，一般的通用於周祭，但牢祭則只有"康且丁"之稱。在文武丁時，此諸名也當一樣通用。

(八)文武丁在卜辭中有以下三名。

一、父丁　帝乙卜辭

丁未卜貞父丁日其牢，才十月又一，茲用，隹王九祀　珠391

丙寅卜貞父丁［日其牢］　珠61

所見帝乙卜辭稱文武丁爲"父丁"的，僅此兩條。

二、文武　乙辛卜辭

丁丑卜貞王賓文武，羽日亾尤　續1.24.1（簠帝141）

丙戌卜貞文武升，其牢　前1.11.1，4.38.3

丙午卜貞文武宗，其牢　明 64，佚 861

丙寅卜貞文武宗，日其牢　前 4.38.4，下 5.6

三、文武丁　乙辛卜辭

丙子卜貞文武丁，日其牢　續 1.24.10

丁酉卜貞王賓文武丁，伐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亾尤　前 1.18.4

丙午卜貞文武丁升，日其牢　前 1.18.1

丙戌卜貞文武丁宗，日其牢　燕 267；掇二 85

丙午卜貞文武丁宗，日其牢　林 2.25.4

以上凡稱文武(升，宗)的皆先一日於丙日卜牢祭，所以文武是文武丁而不是文武帝乙。周祭文武則在丁日。“文武丁升”又見甲 3940 鹿頭刻辭。

第五節　一戊至一癸

一戊

商王名戊的只有大戊，他的名稱從武丁以至乙辛從無更易。但武丁時的午組卜辭則有

天戊五牢　前 4.16.4（參前 8.9.2）

羅振玉以爲是天戊，即大戊(考釋上 2)。但其字並非天字，和夫甲之“夫”亦復不同。他可能是午組卜辭中的父戊。

二己

商王名己的只有雍己一人，但周祭中兼及武丁之子孝己，所以並述於此。

(一)雍己在卜辭中有兩種寫法：

一、邕 A　作邑邑邕　祖甲卜辭(又京津 3997 康丁卜辭)

己日周祭　戩 2.1 兲卜；明 165 即卜；粹 207

戊日彡夕　佚 871 行卜

……兄己彝……邕　續 1.43.9

二、邕 B　作邕邑　乙辛卜辭

己日周祭　粹203—208，210；前1.8.5，4.19.5；林1.8.6，1.8.7；京津5017，5022

此邕，除續 1.43.9 是與兄己同作歲祭外，其它都是己日周祭所卜。吳其昌最先證明他是雍己，並以爲邑是囗己的合文，而“囗”是雝的初文(殷虛書契解詁頁675)。郭沫若亦從此說(粹 209)。我們則以爲邑或邕是一個字，即說文邕的籀文䢔，巛就是水(燕京學報 27:136)。金文雝从沓或䢔，卜辭从㠯或㠯，卜辭王名邕所从之己即象水之形，說文有〈《，曰“《，水流澮澮也”，音與“改”近，知卜辭干支之“己”本象水流澮澮，契刻成方筆。在周祭卜辭中，必定在所名之日卜祭之，所以康丁可以作康，武乙可以作武，文武丁可以稱文武，本不必一定系以干支。

(二)孝己在卜辭中有下列四名。

一、小王　㞢小王　師友 2.146；鐵 90.2；粹 116；哲庵，曾 3（同片有父辛）

小王囗田夫　庫 1259

令小王臣　京津 2099

囗小王　京津 2100

以上除庫 1259（參金 622；前 8.4.2，8.10.1）爲子卜外，其它皆屬於自組，都是武丁晚期卜辭。

二、兄己　庚甲卜辭，見第十三章第二節。

三、父己，小王父己　廩康卜辭，見第十三章第二節。

四、且己　前 1.19.1，1.23.3—6　乙辛周祭卜辭

尚書高宗肜日“祖己訓於王曰”，孔傳云“賢臣也”，羅振玉因謂伊尹、咸戊、祖己三人爲“名臣之見於卜辭者”(考釋上13)。王國維則分別卜辭的“兄己”與“且己”爲二人：他據上19.14兄己、兄庚與父丁同辭，以爲父丁是武丁而兄己、兄庚爲孝己、祖庚；因說卜辭的“且己或即雍己、孝己”而此“且己非高宗肜日之祖己”(觀堂 9.9—11)。王氏以“且己”非高宗肜日訓於武丁的祖己，以“兄己”“且己”爲孝己，都是正確的。漢書古今人表分別祖己、孝己爲二，也是正確的。

戰國以來典籍，如戰國策秦策、燕策，荀子性惡、大略，莊子外物，呂氏春秋必己和尸子(北堂書鈔卷 129，134，太平御覽卷 413，707 等引)都述及孝己的孝行，與曾參等相提並論。稍後的傳說則有高宗放孝己和孝己爲太子之說：

殷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

高宗放孝子孝己。世說新語

孝己，殷高宗之太子。荀子性惡楊倞注

考己，殷高宗之子。呂氏春秋必己高誘注

此後世的傳說和卜辭相互證，則可得以下的推論：(1)小王(主名己)當武丁之時亡故，是武丁之子，(2)武丁時曾預立儲君，即所謂太子；(3)孝己雖未即王位而卒，因係“太子”故如太丁之例，仍受周祭如先王；(4)時王致祭其子，武丁時祭子丁、子庚、子癸，與此相類。

四庚

(一)大庚，從武丁到乙辛只作“大庚”，沒有其它的名稱。

(二)南庚，從武丁到乙辛只作“南庚”，沒有其它的名稱。南庚是武丁的祖父輩，在武丁卜辭中應可以稱爲“且庚”，但武丁卜辭中的“且庚”和南庚却分明是兩個人，乙3476是一整龜，其辭曰：

貞隹咸戊——貞不隹咸戊

貞隹且庚——貞不隹且庚

貞隹羌甲——貞不隹羌甲

貞隹南庚——貞不隹南庚

在此整腹甲上依次的正反對貞南庚、羌甲、且庚以至於咸戊的隹不隹，則“且庚”不但不是南庚，而且是前於羌甲的。他可能是祖辛之兄，也可能在此以前。武丁時代的午組卜辭，常常致祭“且庚”和“且戊”“且己”“且壬”，都不是先王。

(三)般庚在卜辭中有以下三名。

一、父庚　武丁卜辭

前 1.26.6 亘卜；乙 721，1063，2700，2676（與父辛同版）；2523(與父甲、父辛、父乙同版)；乙7767（與魯甲、父辛同版）

二、且庚　祖庚卜辭

于三且庚　前 1.19.3

且庚弗受又　粹 320

丁……畓……且庚　京津 747

般庚是武丁之父，故武丁卜辭稱父庚，庚甲卜辭稱“且庚”。上舉有“且庚”的兩辭，且庚二字並列，不同於武丁卜辭中直列的“且庚”，故可定爲祖甲卜辭。前 1.19.3 一片“三字”可能是紀兆之數，但王國維說般庚在大庚、南庚之次“則三且庚即般庚也”(觀堂 9.10)。

三、般庚　最早見于武丁晚期卜辭(乙 8660 扶卜)，其後有兩種寫法：

般庚 A　續 1.23.6；粹 275；明續 350 行卜；明續 349 即卜　祖甲卜辭

前 1.15.4，1.15.5，1.15.8，1.16.3　乙辛卜辭

凡庚 B　前 1.16.2—4；林 1.13.1　乙辛卜辭

凡此多係周祭卜辭。作“般庚”者是武丁、祖甲和乙辛卜辭，作“凡庚”者是乙辛卜辭。“凡庚”晚於“般庚”。“凡”字象側立之盤形，“凡”“皿”古是一字，即盤。

(四)武丁子祖庚在卜辭中有以下三名。

一、兄庚　祖甲卜辭

大卜　粹 325；明 15，742

兲卜　明續 356

尹卜　粹 111

行卜　粹 324，279＋310；上 3.5，19.14；續 1.40.2；珠 324，381；庫 984

旅卜　粹 201；佚 548；明 740；珠 356；元 206

即卜　粹 329；上 7.8；明 355；珠 372；庫 1021

犬卜　前 1.41.5

二、父庚　廩康卜辭

何卜　甲 2748

彭卜　甲 2779（與父甲同片）

其它　甲 1642，2207；粹 321—323；續 1.33.4（參綴 44）；明續 634，636

三、且庚　乙辛卜辭

前 1.19.1—3；續 1.25.4

以上凡有“兄庚”的，是區分祖庚、祖甲卜辭的標準。乙辛卜辭的“且庚”都是周祭卜辭。

四辛

(一)祖乙子祖辛，從武丁到乙辛一直稱作“且辛”，並無其它的名稱。當庚甲時，武丁的父輩小辛本可以稱“且辛”，但當時與小乙一同稱爲小辛、小乙，遂不至於和祖乙子祖辛混淆。

(二)小辛在卜辭中有以下三名。

一、父辛　武丁卜辭

乙 918 內卜；乙 2589（與父庚同片）；乙 2523（與父庚、父甲同片）；甲 185

二、小辛

祖甲卜辭　粹 275 行卜；前 1.16.6；明 468

廩康卜辭　前 1.16.5＋林 2.5.9（與父庚同片）

乙辛卜辭　前 1.16.7；京津 5039

三、二且辛　康丁卜辭

己酉卜母己歲楓，叀牝

庚戌卜其又楓于二且辛，叀牡　甲 636

此由母己知當屬於康丁時代，"二且辛"指小辛，因其在祖辛之次。文丁卜辭的"三且辛"，則指廩辛。

(三)廩辛在卜辭中有以下二名。

一、兄辛　康丁卜辭

甲 2489，2589；粹 340，342；上 7.10；佚 203；明續 590，641—643；摭一 366；京津 4080，4082

二、三且辛　文丁卜辭

辛亥卜其又歲于三且辛　粹 341

郭沫若說"準四且丁爲祖丁之例，此三且辛當是廩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世本稱廩辛爲祖辛，實是正確的。但武乙卜辭應稱廩辛爲"父辛"，卜辭所未見。

(四)帝辛，商祀已終，帝辛之名應爲殷亡以後所稱。

三壬

(一)示壬最早見於武丁卜辭（上 1.3 殻卜；京津 657 爭卜，京津 656；別二 田中 6）。從武丁到乙辛沒有別的名稱。

(二)中壬，卜辭所未見，或即南壬（前 1.45.4）。

(三)外壬，僅見於乙辛卜辭（前 1.9.1—4；別二 田中 8；粹 133），都是周祭卜辭。

一癸

商王名癸者只示癸一人，從武丁卜辭（劍 29）以至乙辛，沒有別的名稱。

第六節　其它的廟號

除上述外，卜辭中還有尚待考定的廟號和但稱主名的，分述於下：

(一)巴甲　御子央于巴甲　前 6.19.6

御帚□于巴甲　續 5.25.5 殻卜

御龜妃于巴甲　拾 3.7

于巴甲御——旣酉巴甲　乙 3252

㞢于巴甲　師友 1.3

禘于巴甲　乙 1463

𢓊巴甲　乙 4507 子卜

又巴甲　佚 907 衕卜

王賓巴甲　粹 272 行卜

巴甲　乙 1076

以上除行卜一辭外都是武丁和武丁晚期卜辭。武丁卜辭中已經有了大甲、沃甲、陽甲，所以他若是先王則可能是小甲、河亶甲，因此二甲在武丁卜辭中尚未出現。巴字的隸定，也是不妥當的，唐蘭以爲旬字的初文（天釋 41）。

(二)石甲　㞢牛于石甲　乙 5327

石甲牢用　前 8.8.4

以上屬於武丁時代的午組卜辭。

(三)抯甲　𢆶三匚至抯甲十示……　簠 195

這是武文卜辭，因十示下似未完而殘，所以從報乙算到十幾示，無從推定。可能是祖甲。

(四)帝丁　甲戌卜王曰貞勿告于帝丁，不𢀛　粹 376　且甲卜辭

乙卯卜又歲于帝丁　輔仁 62　武文卜辭

粹 376 一片上尚有父丁，可證帝丁不是武丁。他可能是祖丁，也可能是武丁的兄丁。

(五)王丁　癸丑卜其㪔王丁于匕辛，卯牢

于匕辛㪔王丁

于匕辛、王丁入其㪔于父甲　甲室藏骨

這是康丁卜辭。父甲是祖甲，妣辛是武丁之配，故王丁極可能是武丁。

(六)外戊　戊午卜御于卜戊，㞋　乙 5162

此午組卜辭，同版有父戊。午組有且戊、父戊，又有外戊，不知所指。

(七)內己　丙辰卜牛一于且己、內己　乙 1434

此午組卜辭，午組有且己、父己、兄己，此內己不知所指。

(八)中己　其又中己　上 8.5 䫉卜；粹 259（與帝甲同版）　廩辛卜辭

𣐰凡中己　甲 1510＋1515 狄卜

其又歲于中己　甲 3631

又歲于中己　明續 604；寧滬 1.203（摹作父己）　康丁卜辭

中己歲　寧滬 1.202；粹 319

其又中己　粹 319

其歲于中己　摭續 73

此廩康卜辭的中己，所指當是其前名己者：庚甲有兄己，武丁有且己、父己、兄己以及稱"小王"的孝己。廩康稱孝己爲小王父己，則中己不是孝己。

(九)南壬　前 1.45.4 有南壬殘辭，斷代例（頁 332）以爲即中壬。大庚之次是南庚，示壬之次是南壬，似屬可能。

(十)燕壬　其䅗于燕壬，叀羊　粹 537

其又于燕壬卬又于公，王受又　粹 538

此康丁卜辭的燕壬當指其前的名壬者。燕字不確。

(十一)乙　丙子卜𠂤貞乙用一牛　下 42.5　子組

（甲戌卜用大牛于且乙　上 26.4）　賓組

其用牛于乙　佚 27（與 30 同片）　午組

己巳卜古貞䅗年于乙于上甲　甲 2905　賓組

䅗邛方于乙　庫 1553

乙酉卜殻貞邛方衛，王其勿告于乙　續 3.4.2

（乙酉卜殻，告邛方于且乙　續 3.7.4）

以上均屬武丁卜辭，由於和且乙各片的對照，似乎乙即祖乙。乙 7781"乙保黍年"。

(十二)丙　貞勿𢓊帚好于丙　粹 1227

丁亥卜㞢歲于父丙𦊔戊　乙 3521＋5825

以上武丁卜辭。由於乙編一片的比較，丙可能是父丙。

(十三)丁

武丁卜辭

㞢于丁　甲 2124，3083，3510，3523，3600；續 1.45.2，1.45.5，1.45.7；珠 19，20；明 2336；京津 721，722，726；庫 270

䅗年于丁　續 1.44.4，1.45.4

告于丁　京津 723，728，729；續 1.45.3

匚于丁　前 5.3.1

㞢匚于丁　續 1.44.5

酌匚于丁　林 2.11.1

告匚于丁　甲 2127

㞢匚于丁于南室　續 2.19.3

並于丁　京津 724，725

用十人于丁　京津 738

告于且乙于丁　粹 249

自成告至于丁　乙 3797

桝華至于丁于兄庚　鄴初 38.4

庚甲卜辭

出于丁　續 1.45.5 中卜;庫 96 大卜

出匚于丁　前 4.34.1 出卜;續 1.44.5 大卜

彡匚于丁　庫 476 出卜

告于丁　續 1.45.6 即卜

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　粹 250 大卜

告自唐降——告自丁陟　續 1.7.3(天 44)

武乙卜辭

告于丁　明續 602

又尞于丁　明續 603

告方于丁　鄴三 39.10

征歲于丁　明續 732

以上的丁,大多數是武丁、祖庚時代的,爲數甚多。卜辭丁和祊字都作□形,因此此致祭的"丁"也有釋作"祊"的。我們今仍決定他爲先公之主名,其理由是:(1)根據了粹249,250,乙 3797,鄴初 38.4 等片,則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與兄丁、帝丁爲一人。(2)武丁和祖庚卜辭常於丁日祭丁,如珠 19,20;京津 721,378;續 1.44.5,庫 476,甲 3083,3510,3523,3600 等.可以證丁之爲人名。(3)武乙卜辭中"宗""祊"相對,而上述武乙卜辭除第一例外,皆作扁形的"丁"字,與同時的父丁、大丁、小丁的丁字同形,與同時的"祊"之作正方形者有別。

武丁卜辭中又有丁示,其例如下:

甲 2078;乙 197;京津 742;林 1.18.7;粹 530;摭 21

卜辭的禘祭僅用於先公之蚩、湡、黄奭、巫等,惟續 1.44.4 有"帝于丁"之辭,則丁或即帝丁。

(十四)戊　貞出大于戊　續1.45.8　賓組

出歲于父丙畢戊　乙 3521+5825　午組

此武丁卜辭,戊可能是父戊。

(十五)庚　出匚于庚百羌　乙 965　賓組

出于庚　續 1.46.1

出庚　鐵 204.1　自組

石御于庚　乙 4925　午組

此皆武丁卜辭,他和丁有相似之處:皆有出匚之祭,丁有丁示而庚有庚示(金 481)。

以上十五名,大致可分爲兩大類:一類可能是先王的異稱,一類不是先王。凡單稱乙、丙、丁、戊、庚等主名的,幾乎全屬武丁卜辭。

第七節　廟號的區別字

以上所述上甲以至殷亡 37 王和祖己的名號,他們的共同點是(1)多以天干爲號,(2)通常只加一個區別字。但是不同之處還是有的。

我們首先分別卜辭中先王的名號爲以下的類別:(一)私名,如大乙之稱成、唐,由此可知上甲之名微,帝辛之名受(紂),以及竹書紀年所記自外丙至帝辛 15 王的私名,上甲以前的先公高祖以及上甲以後的舊臣,凡其名非天干者,都應屬於此類。凡此私名,很可能是生稱。但除了大乙以外,卜辭中罕記大乙以後先王的私名。(二)主名,武丁卜辭中有僅稱"乙""丙""丁""庚"等者,爲數不多。(三)王號,可以加在主名之前如"武乙"之"武",亦可以獨立的,如"武""文武""文武帝"。(四)親稱,如父乙、且甲、母丙、妣丁等。(五)廟號,即在上述(二)至(四)三種名號之前更加一區別字的,如大丁、武丁、后且丁等。親稱中的"且丁"可以指祖丁、武丁、康丁等,但武丁只是小乙子。有些先王只有親稱而無其它的名號,如祖辛、祖丁等。

以上五類,可列表於下:

私名	(微)	唐		(戠)		
主名			丁			乙
王號		成,(武)	(武王)		文武	文武帝
親稱			父丁 且丁	父甲 且甲	父丁	父乙
廟號	上甲	大乙	武丁		文武丁	文武帝乙 (帝乙)

由上可知主名、親稱、廟號三者一致地以日名爲主,可以歸併爲一大類,即廟名或主名。所餘的私名和王號可歸併爲一大類,即生稱。關於王號一層,我們曾以爲乙辛卜辭中的"康""武""文武"等稱可能是生稱而後附益以主名而成廟名的(燕京學報 27:138)。此種推測,係推衍了王國維之說,他說"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諡也。……此美名者死稱之,生亦稱之"(觀堂 18:5—6)。郭沫若作諡法之起源(在金文叢考中),更補舉金文若干事以證成王說。在死稱諡法以前,此種生稱的美名或王號,似濫觴於武丁之時,而漸漸盛行於廩康之際,大定於武、文、乙、辛之世。成唐、武湯之"成"若"武"可能也是美名,但它是生稱還是追稱,則不能斷定。

除了私名以外,主名之前常常加以不同種類的區別字,可分爲以下四類:

一、表示廟主之爲物或所在的　□,匚,示,帝,宗,家,中宗

二、表示廟主之先後次第的　上,下;大(夫),中,小;高,后;亞;內,外,南;二,三,四

三、王號或美稱　文,武,文武,康

四、生稱或王號　邕,戋,羌,彖,般,(廩)

關於四類,和三類很相近。但此兩類有別:三類可以省去主名,而且都是直系先王;四類都是旁系先王。至一、二兩類,則當分別敘述。

上甲至報丁皆以□匚與日名合文,匚是盛主匰之象形。說文曰:"匚,受物之器也,讀若方";"匰,宗廟盛主器也"。匚是盛物之器,其作盛主之用者專名爲匰。盛主之器自其側面看作匚形,正面看作□形,金文國字或從□或從匚,可證□匚之無別。以其形方故音讀如方。以其爲石製,故又曰祏。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杜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釋文云"祏音石,藏主石函"(左傳哀十六年杜注同),左傳昭十八年杜注"祏,廟主石函"。祏義雖有石主、石函、石室三種說法,皆爲盛主之所而在宗廟之內。卜辭的匰匚後世譯作主甲、報乙,主即廟主,報即匚若祊。

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祏",襄廿四年"以守宗祊",故知祏之即祊。乍册父辛卣"石宗不刜"(三代 13.46.1),周語中"今將大泯其宗祊",石宗即祏宗,亦即宗祊。凡此與"宗"相對之"祊"或"祏"乃指宗廟中盛主所在。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詩楚茨"祝祭於祊",皆謂祭於藏廟主之祊,故"祝於主"與"祝於祊"爲對文。

祭於藏主所在之門,這種動詞謂之"祊""鬃""報"。說文曰:"鬃,門內祭先祖……詩曰祝祭於鬃。祊,鬃或從方"。魯語上"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孔叢子論書篇"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凡此報字是動詞祭祀的專名,於卜辭作匚:

于東母出匚　林 1.22.2

匚于且先　燕 297

匚于王亥　天 33(武乙卜辭見明續 475—478)

匚于河　燕 371;續2.6.7;鐵 96.4;乙 8310

匚于上甲　庫 1213;粹 812;上 28.2;拾 1.7(武乙卜辭見金 534;庫 1722;粹 1535;珠 633)

王多匚于唐　乙 3400

匚于高匕己　粹 399;上 6.7

匚于丁　(詳前)

匚于父丁(武乙卜辭見粹 368,珠 634)

匚于保　河 379;甲 3510

凡未注明者皆武丁卜辭,可知武丁、武乙兩朝匚祭上甲最多,故魯語說商人報上甲微。既然匚祭王亥與河,而王亥與河於卜辭皆稱高且,則此二高祖當有其祊室。

祊或鬃是祭於藏主所在之門,故祊引申爲廟門。詩楚茨傳"祊,門內也",周語中韋注"廟門謂之祊",郊特牲鄭注"廟門外曰祊",禮器"設祭於堂,爲祊乎外"鄭注"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爾雅釋宮"閍謂之門",左傳襄廿四年正義引李巡曰"祊,故廟門名也"。祊最初不是一切廟門而是藏主所在之門。

卜辭的示字,我們舊以爲即後世"主"字所從來(燕京文學年報 Ⅲ 68—69)。今述其證:(1)卜辭的示壬、示癸即殷本紀的主壬、主癸;(2)卜辭云"上甲三匰"(拾1.6),三匰即報乙、報丙、報丁三先王,匰字象示在匚中,匚爲盛主之形而示在其中,示應是主;(3)說文曰:"祏,宗廟主",而卜辭祏字象示在石下,示即主;(4)說文曰"宔,宗廟宔祏",左傳昭十八年"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主祏即宔祏;左傳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即宔祏;卜辭的宗字亦是宔字;(5)古音宗主示祏皆一聲之轉;(6)武丁卜辭示壬、示癸作丅(上 1.3;劍 29),武丁以後作示(前 1.1.4;1.2.4;上 1.6;下 36.2;粹 123,124),即主字所從來,漢金文作主,中間加一橫畫則爲文字發展的常例。卜辭的示字應是石主的象形,乙 7359 和珠 628 示作𠯑,哲庵 203 作亚,較爲原始。

曲禮下"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帝即廟主。卜辭帝丁、帝甲之帝,其義與示相似。但乙辛時代的卜辭金文稱帝乙爲"文武帝""文武帝乙""文武帝宗",凡此帝字與上述之帝或有所不同。殷周統治者自稱爲王,而殷人只有"上帝"而無人帝。

在廟名之前加"宗""家"等字的,有以下三例:

家且乙左王——家且辛左王　乙1047+1050+4656　武丁卜辭

宗父己　甲1227　廩辛卜辭

中宗且乙　廩康卜辭

叀可用于宗父甲,王受又　金202　康丁卜辭

丁未其𡆥于家𡧊丁　零89　武丁卜辭(參坎2)

上,下　上可以專指第一,如上甲指大宗第一個先王,並無"下甲"與之相對。上乙則對下乙而言。上下有先後之義,武乙卜辭云:

𡆥其上自且乙——𡆥其下自小乙　駢枝Ⅲ附圖一,掇一420

即謂自且乙而上,自小乙而下。續1.7.3"告自唐降——告自丁𨸏",與此同意。

大,中,小　先王稱大的,都是直系,即大乙至大戊五世。大戊以後,再無稱大的。小是對大而言的,但稱小的以前可以無稱大的;大小之間可以稱中,其例如下:

大甲——小甲

大丁——中丁——小丁(祖丁)

大乙——中宗且乙——小乙

且辛——小辛

高,后　高后是前後,其例如下:

高且乙(祖乙)——后且乙(小乙)

高且丁(中丁)——后且丁(祖丁)

此"且乙""且丁"都是橫列合書成一單位,所以"高""后"係指"且乙"或"且丁"的高、后,並非是高祖之乙或后祖之丁。高且乙之前有大乙、匚乙,高且丁之前有沃丁、大丁、匚丁,所以"高"並非第一。

亞　義爲次,與后相若,所以祖庚卜辭的"亞且乙"即后且乙、小乙。因其在中宗祖乙之次。

內,外,南　"外"於卜辭作"卜"。卜丙在匚丙之後,卜壬在示壬、中壬之後,"外"之義爲後。武丁卜辭稱小乙爲內乙,內之義爲近。南庚在大庚之後,其義似與外同。凡稱外和南的,都是旁系。

二,三,四　有以下諸例:

且辛——二且辛(小辛)

且辛——小辛——三且辛(廩辛)

大丁——沃丁——中丁——四且丁(祖丁)

匚丁——大丁——中丁——四且丁(祖丁)

關於廟名尚有數事可述。一是直列橫列的分別。在武丁卜辭中,廟名常常是直列的,如"大乙"二字"大"在上而"乙"在下,作爲兩個字。武丁以後,廟名的主要部分如"高且乙"的"且乙"不是直列而是橫列的,即高字在上占一地位,其下"且乙"二字左右並列合占一地位,如"大乙"則左右並列。

大多數的廟名總是區別字先於主名(天干),但亦有不少的例外,即顛倒其先後,如以下各例:

且丁作丁且	粹149;佚38;珠678;掇二166
且乙作乙且	粹1265
大戊作戊大	粹218
大甲作甲大	粹193
大乙作乙大	粹82
中丁作丁中	甲1581
且庚作庚且	乙1444(此非武丁子)
戔甲作甲戔	菁104
妣庚作庚妣	前4.8.2;明續99;乙1174+1446;,1532,4810,5268
妣己作己妣	粹223;庫974;乙1174+1446,1324;前8.4.6
妣丁作丁妣	乙1174+1446
子丁作丁子	乙1174+1446

商王的廟名,若包括上甲以前的,可分爲如下各段:

一、上甲以前,稱"高祖",無以天干爲主名者;

二、上甲至示癸六世,稱匚或示,無旁系;

三、大乙至大戊五世,直系稱"大";

四、中丁以後,始有以"且某"爲廟號的。

第八節　結語

第二節至第五節所述先王廟號,可列成一總表,表中用阿拉伯數字代替期數,即

1　武丁　1b　武丁晚期

2a　祖庚　2b　祖甲

3a　廩辛　3b　康丁

4a　武乙　4b　文丁

5a　帝乙　5b　帝辛

茲仍依前述七甲六乙等次序,爲表如下:

上甲　上甲A　1,4　上甲A_{1-3}　1　上甲3　2,3,5　上甲C　1b,2b

大甲　大甲　1—5　夫甲　1

小甲　小甲　2b—5

河亶甲　戔甲A　2b　戔甲3　3—5

沃甲　羌甲A　1—2　羌甲B　2b—5　且甲　1—2

陽甲　父甲　1　𠭯甲　1,1b,2　𦉫甲　3—5　兔甲　3—5　且甲　3

祖甲　父甲　3　且甲　4—5　帝甲?　3

報乙　匚乙　1—5

大乙　大乙　1b—5　唐　1,2　成　1,4　上乙?　1

祖乙　且乙　1—5　下乙　1　中宗且乙　3　高且乙　4

小乙　父乙　1　內乙　1　小乙　1b—5　且乙　2,4,5　小且乙　2b

后且乙　2b—4　亞且乙?　2a

武乙　父乙　4b　武,武乙,武且乙　5

帝乙　父乙　5a　文武帝,文武帝乙　5b

報丙　匚丙　2b—5

外丙　卜丙　2b—5

報丁　匚丁　2b—5

大丁　大丁　1—5

沃丁　羌丁?　1

中丁　中丁　1—5　三且丁?　3　高且丁?　3b

祖丁　且丁　1,2,5　小丁　2b,3b,4　后且丁　3　四且丁　4—5

武丁　父丁　2　且丁　3—5a　武丁　5b　王丁?　3b

康丁　父丁　4a　康丁,康且丁　4—5　康　5

文丁　父丁　5a　文武　5　文武丁　5b

大戊　大戊　1—5

雍己　邕A　2b　邕B　5

祖己　小王　1b　兄己　2　父己,小王父己　3　且己　3—5

大庚　大庚　1—5

南庚　南庚　1—5

盤庚　且庚　2　般庚　1,2b,5　凡庚　5　三且庚?　2a

祖庚　兄庚　2b　父庚　3　且庚　5

祖辛　且辛　1—5

小辛　父辛　1　二且辛　3b　小辛　2b—5

廩辛　兄辛　3b　三且辛　4b

帝辛

主壬　示壬　1—5

中壬　南壬?　1

外壬　卜壬　5

主癸　示癸　1—5

先王的廟號,有因時代而異的,有因祭法不同而異的,有一王數名的。我們於分析之後,再加以綜合,乃得殷代先王廟號的全貌,約如以上所述。本篇所述,其關係較重大的約有下列各事:

1. 作爲廟號主要部分的天干,表示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而及位次序是依長幼之序而定的;
2. 先祖(同樣的適用於先妣)在祭祀中是依親疏之別而逐漸淘汰的;
3. 祖某(同樣的適用於妣某母某兄某等)不是絕對的指着某一個先王;
4. 因祭法之不同而用不同的廟號,如周祭多稱大乙,周祭以外諸祭多稱唐,(同例如小乙之於后且乙,且丁之於小丁);
5. 成是成湯之一名的確定;
6. 下乙是祖乙的論定;
7. "高且乙"應讀作"高且乙",不是"高祖乙";"高且乙"是祖乙;
8. 內乙可能爲小乙的提出;
9. "文武帝""文武帝乙"爲帝乙的確定;
10. "文武帝""武丁""文武丁"爲帝辛卜辭稱謂的推定;
11. 母癸、妣癸是帝乙、帝辛對於文丁配偶的稱謂;
12. 由9—11三條可證帝辛卜辭的存在,由此可證般庚遷殷(安陽)以後更不徙都說

之可信；

13．某某宗和某某升，是先王先妣的宗禰；

14．康康卜辭“且丁”是武丁的認定；

15．乙辛周祭卜辭“且丁”和“武丁”同有三配曰戊、辛、癸，“且丁”乃是武丁，不是四且丁（祖丁）；這兩套配偶其實只是一套；

16．“小王”孝己的確定；殷王祭及其子；

17．廟號與生稱的區分；

18．示即神主之主的象形。

以上各事，有以前學者所論及者，則稍加補充修訂，文中業已分別註明。二十年來關於殷代廟號的新知，大概如此。

第十三章　廟　號 下

第一節　諸母

在述法定配偶之時，我們已決定了卜辭所見自示壬至文丁17個直系先王的22個配偶。上甲至帝辛23個直系先王，有6個先王的配偶不見於周祭卜辭。因此，沒有法定配偶的先王是：

（１）直系６　上甲，匚乙，匚丙，匚丁，帝乙，帝辛

（２）旁系14　卜丙，［中壬］，［沃丁］，小甲，雍己，卜壬，戔甲，羌甲，南庚，陽甲，般庚，小辛，且庚，廩辛

在37個先王中，有20個王沒有法定配偶。

武丁及其後的卜辭中，有“匕某”“母某”的。“匕某”當指其祖或祖以上的配偶，母是上一世的配偶。此諸母，有三種可能：或是上一世直系的法定配偶，或是上一世直系的配偶，或是上一世旁系的配偶。我們以下述各期卜辭之稱母者，而於武丁卜辭摘錄其稱妣諸例。

（一）武丁卜辭的諸妣

（１）且丁母匕甲　續1.35.1　賓組

匕甲　續1.35.2，粹1259，乙3424，4417，6960　賓組

乙1984（匕己同版），4957（匕庚同版）　賓組

匕甲　續1.38.7　子組

司匕甲　庫645　子組

（２）匕乙　乙973＋1780，1428，1785，4064，4508，5321，5328＋5455，5384，5394，6687，7261　午組

（３）匕丙　元50“㞢于匕丙——㞢于匕庚”　賓組

（４）匕丁　乙1106，1787；庫1988；前1.33.4　子組（圓形丁）

乙1325，1174＋1446（圓形丁）

乙5410，上6.6　（方形丁）

（５）匕戊　乙4677

（６）匕己　甲3045，續1·39·2，燕284　𠂤組

乙2216，3297，3317；前1.33.6，1.33.7，1.34 1；續1.38.4—6，1.38.8，1.39.6　賓組

乙1839，5236＋5237；前8.13.4，庫1988，摭續83，前8.10.2，續1.38.7　子組

乙933＋1780，4678　午組

（７）匕庚　乙3329，4256，6746，7144；前1.35.3，1.35.4　賓組

明1009，庫1988　子組

（８）匕辛　乙405，422　子組

乙933＋1780，2062，4603，4678，5328，5405，5455　午組

（９）匕壬　前8.14.3　子組

乙4678　午組

（10）匕癸　乙933＋1780，1785，2062，4678，4725，5328　午組

乙4540，7442　賓組

佚919　𠂤組

以上武丁卜辭中所見的諸妣自甲至癸凡十。其中妣乙、妣丁從來不是任何先王的法定配偶。我們於此應注意三事：（１）凡同稱爲妣某的不一定同指一個妣，如妣甲有些是示癸配，有些注明是祖丁配（非法定的）；又如乙4677一版之內有三個不同名的“妣戊”，兩個不同名的“妣辛”。（２）若干同主名的妣，不但指不同先王的配偶，亦指不同的輩數，如與匕庚並卜的匕丙，不一定是大乙配。（３）有些妣只見於某些組的卜辭。

（二）武丁卜辭的諸母

（１）母甲　善3644

𣪊甲　前1.28.1

（２）母丙　甲3047＋3048　𠂤組

乙1670；前1.28.3，1.28.4；續1.40.7，1.40.8；善3371　賓組

（３）母丁　乙412　𠂤組

乙 1089, 前 1.28.5　賓組
乙 3478,5394　午組
(4)母戊　乙 2343　賓組
乙 762,1479　午組
(5)母己　前 1.39.1,1.28.5; 續 1.41.3, 上 6.15　賓組
無想 134,135　自組(?)
匕母己　甲 2426, 燕 284
中母己　乙 4507　子組
(6)母庚　甲 2356, 柏 20　自組
乙 496,3205; 甲 3382, 續 1.3.1,1.41.5; 前 1.29.3　賓組
甲 2902
(7)㲋辛　前 1.28.1
(8)母壬　甲 3045,乙 8661　自組
安 4.1　賓組
甲 2902
(9)母癸　乙 4318,4836; 前 1.31.1,1.39.1; 續 1.43.3　賓組
乙 5236　子組　乙 8661　自組
甲 2902

上述諸母,除了母庚是小乙的法定配偶以外,其它有的可能爲小乙的非法定配偶,有的可能爲小乙輩陽甲、般庚、小辛的配偶。

(三)祖庚、祖甲卜辭之諸母
(1)母己　粹 395, 柳 50086, 行卜; 前 1.28.8 即卜; 京津 3307
(2)母庚　京津 3304 矢卜
(3)母辛　粹 384, 續 1.43.2 出卜;河 343,345, 金 59 大卜;續 1.42.6 兄卜;
柳 50086 行卜;上 7.11, 戩 7.9, 前 5.48.1, 別二 東洋4 即卜
(4)母壬　明 123 旅卜;上 7.2—4, 前 1.30.8
(5)母癸　京津 2209 矢卜

以上諸母,母辛、母癸即武丁的法定配偶辛、癸、戊中的二者。其它或是武丁的非法定配偶,或是武丁同輩的配偶。

在庚甲卜辭中有"且某奭匕某"之例而不同於乙辛卜辭的,有以下四辭:
癸酉卜行貞卜丙母妣甲歲,叀牛　河 271
壬子卜行貞王賓且辛奭匕壬歲,亾尤,才九月　商氏影本
己巳卜行貞羽庚午歲其㞢于羌甲奭匕庚　佚 878
庚辰卜[尹]貞王賓羌甲奭匕庚劦,亾尤　哲庵

以上前三條是歲祭,末一條是周祭。在祖甲和乙辛的周祭祀譜中,只能容納且辛的妣壬,其它的排不進去。但羌甲之配妣庚在祖甲時確乎參加了周祭,他和祖乙之配妣庚同占據第六旬的庚日,可推知在初期建立周祭制度時,曾接受了一些存在於歲祭的旁系先妣如卜丙、羌甲之配。但一度試行,即行作廢。此種更變基於兩種原因:(1)從歲祭變爲周祭,在制度上有根本的變化;(2)直系與旁系的確立,每世只容一直系,使外丙、羌甲不得不成爲旁系。

(四)𢆶辛、康丁卜辭的諸母
(1)母戊　甲 1945,2215; 善 3281　約𢆶辛卜辭
粹 380,381,383; 寧滬 1·224,225,521; 掇一 388, 上 6·13;
鄴 164,167　約康丁卜辭
每戊　明續 764, 京津 4091
(2)母己　粹 340, 甲 636,3592; 寧滬 1·226, 鄴三 38·6+7(有父己)　約康丁卜辭
(3)母癸　續 1·34·3(同版有父庚、兄甲)　約康丁卜辭

祖甲的法定配偶戊即𢆶康卜辭中的母戊。母己疑是祖庚的配偶,康丁卜辭云
己未卜其𦎫父庚奭禹于宗,茲用　粹 322
此於己日卜祭父庚的配偶,故父庚之配當是母己。

(五)武乙卜辭之母
母辛　又母辛　甲 397, 摭續 77

此即康丁的法定配偶辛。母字於女字外作四點。

(六)文丁卜辭之母
(1)母庚　明續 102,613

母字和武乙卜辭相同。明續 613 同版有父乙,故知爲文丁卜辭。但金文"武乙奭妣戊"是武乙的法定配偶,所以母庚當是武乙的非法定配偶。
(2)母甲　其兄才母甲[升]　寧滬 1·228(摹失甲字,據清華藏骨)
辛,母甲羊　掇二 400 梁書

母字女中作二點。這兩條可能是武乙卜辭。

(七)帝乙卜辭之母
母癸　前 1.31.2,1.31.3,2.25.5; 續 1.25.7,1.25.8,1.43.4—6;
林 1.13 15, 京津 5086,5087

此母癸當是帝乙稱文丁之配,帝辛卜辭則稱之爲妣癸:
癸亥卜貞王賓匕癸彡日,亾尤　寧滬 2.125
翊日癸卯其又彳于匕癸升　林 1.13.18, 前 4.4.5
癸亥其至于匕癸升,日[其牢]　明續 785

第一辭是周祭,故知匕癸爲文丁的法定配偶。

我們根據本節所述並前所述法定配偶彙爲下表:(表中第三項加底綫者表示諸母之屬於法定配偶之奭者)

[直系先王]	[法定配偶]	[旁系配偶及直系非法定配偶]
上甲		匕甲(?)
匚乙		三匚母
匚丙		
匚丁		
示壬	匕庚	
示癸	匕甲	
大乙	匕丙	
大丁	匕戊	卜丙母匕甲
大甲	匕辛	
大庚	匕壬	
大戊	匕壬	
中丁	匕己,匕癸	
且乙	匕己,匕庚	
且辛	匕甲	且辛奭匕壬,羌甲奭匕庚
且丁	匕己,匕庚	
小乙	匕庚	母:甲,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武丁	匕辛,匕癸,匕戊	母:己,庚,辛,壬,癸
且甲	匕戊	母:戊,己,癸
康丁	匕辛	
武乙	匕戊(金文)	母:庚,甲(?)
文丁	匕癸	母:癸
帝乙		
帝辛		

第二節　諸兄

(一)武丁卜辭的諸祖
(1)且戊　乙 25+33　子組
乙 597,4521,4603,4678,4745+4763+4811,5328+5455　午組
別二 中村7, 前 1.23.1　賓組
(2)且己　乙 1434, 前 1.27.1, 沐(與父丁同版)　午組
乙 789
(3)且庚　乙 982,1428,1444,4521,5321,5327,5405　午組
乙 3476, 柏 44　賓組
(4)且辛　前 3.23.4　午組
(5)且壬　乙 4678,5327　午組

以上五祖,且庚不是南庚,乙 3476 一版可以爲證。武丁時大戊之名已有,且戊不是大戊。且戊和且己、且壬大約都是小宗。

(二)武丁卜辭的諸父
(1)父甲　見賓、自、子組(第四章)
(2)父乙　見賓、自、子組(第四章)
(3)父丙　丁亥卜出歲于父丙𦎫戊　乙 3521+5483+5825　午組

（4）父丁　乙766,1704,2061,2254,3483,4521,4603,4719,5399,5405；沐　午組

（5）父戊　乙409,2907；甲243,2123；京津774　自組
乙393，菁11.19　子組
乙982,1428,3478,4521,4603,4925,5156,5162＋5178＋5596,5321,5328,5394,5399　午組
甲3123＋3160；庫189,1038；上5.10，雙35,36；上海32，賓組及其它

（6）父己　乙4857,5455；前3.23.4　午組

（7）父庚　見賓、自、子組（第四章）

（8）父辛　見賓、自、午組（第四章）

（9）𠂤父壬　乙1900＋2033　賓組

（10）父癸　乙108（摹本見殷曆譜下3.2）

以上諸父，甲、乙、庚、辛即武丁上世的陽甲、小乙、般庚、小辛，於庚甲卜辭稱"且某"，其他都是他們的兄弟輩。但"父甲""父乙"不一定皆指陽甲、小乙。武丁上世四王的即位次序是甲、庚、辛、乙，天干的次序是其死亡的次序，所以陽甲、般庚之間還有一個未即位的兄乙，小辛小乙之間還有一個未即位的兄甲。父壬稱𠂤父壬，是很特殊的。

（三）武丁卜辭的諸兄

（1）兄甲　金415，掇一60　自組
前1.38.7

（2）兄丁　乙1751,3251,3651,5338,4684＋6111,5797,7353,7371；甲3083；續1.13.1，上22.6，鐵145.3，無想51　賓組
鐵542，上7.6,22.6；甲243,2356,3072,3154；珠843　自組
乙1650,5236＋5237　子組

（3）兄戊　乙4626,5853；佚62，雙古2.32，明2168，掇一199，續1.43•8，前1•40•1—4，鐵157•1，珠844,973　賓組
乙409，甲182，珠843，明2067，庫234　自組

（4）兄己　甲3322（兄己横列）　自組
乙1066,4333,4544；續1.44.1　午組

（5）兄庚　鄴初38•4

以上諸兄，惟兄丁最重要，但他和武丁卜辭中的丁是否一人，難以決定。其中鐵145.3，上22•6，甲3072同版有父乙；乙57)7同版有父辛；凡此父乙、父辛即小乙、小辛。兄戊於庚甲卜辭稱父戊，於廩康卜辭稱且戊。兄己於廩康卜辭稱且己，與武乙卜辭中所稱之且己（孝己）不是一人。武丁卜辭的四兄（東44）當指此四者，兄庚或不在其例。

（四）武丁卜辭的諸子

（1）子丁　庫1988　子組（圓形丁）
前3•23•4，佚425　午組（方形丁）
乙1508,1532,5268；1177　（圓形丁）

（2）子庚　乙1464,4064,4521,4549,4745＋4763,5156,5327,5399　午組

（3）子癸　乙2961，庫75，明339　賓組
甲454　自組

以上三子，子癸於庚甲卜辭稱兄癸，於廩康卜辭稱父癸。清華所藏一甲（鄴初39.11）云：

隹父甲［兄］丁𡆥。　隹父庚𡆥。　隹父辛𡆥。　隹父乙、子癸𡆥。

是武丁所以稱其上世四王，子癸附於父乙，或是小乙之後。

（五）祖庚、祖甲卜辭的諸祖

（1）且甲　即陽甲

（2）且乙　即小乙

（3）且丙　前1.22.8

（4）且戊　前1.23.2旅卜；上5.2

（5）且庚　即般庚

（6）且辛　即小辛

以上諸祖，（1）（2）（5）（6）是武丁諸父之即王位者；且丙、且戊可能是武丁卜辭的父丙、父戊。

（六）祖庚、祖甲卜辭的諸父

（1）父丁　即武丁

（2）父戊　粹377，河300,331旅卜；上5.11即卜

父戊可能是武丁卜辭的兄戊。

（七）祖庚、祖甲卜辭的諸兄

（1）兄己　與兄庚同辭：粹279＋310；上19.14行卜；上7.7＋7.9
與父丁同辭：上19.14，粹309，前1.40.5行卜
與雍己同辭：續1.43.9
零70，佚397尹卜；珠358𠕁卜；續1.43.10即卜；庫1204旅卜（周祭）；前1.41.12

（2）兄庚　即祖庚

（3）兄壬　河334旅卜；上7.11即卜

（4）兄癸　普88（兄字摹本不清，或是子字）

兄己當指武丁子孝己，於廩康稱父己或小王父己，武乙以後稱且己。兄庚即祖甲稱其兄祖庚，於廩康稱父庚，武乙以後稱且庚，兄己、兄庚並兄壬在祖甲卜辭稱爲三兄（金500）。兄癸於廩康卜辭稱父癸。凡有兄庚、兄壬、兄癸的卜辭都是祖甲時代的。兄己多是横行並列的，武丁卜辭除一例外都是直行分書的，廩康卜辭亦同。

（八）祖庚、祖甲卜辭的諸子

（1）子癸　明21大卜

此子癸於廩康時代當稱兄癸。

（九）廩辛、康丁卜辭的諸祖

（1）且丁　即武丁

（2）且戊　粹216（或祖甲卜辭）

（3）且己　甲2674彭卜；甲495,2938　約廩辛卜辭

以上諸祖，且己是武丁時代的兄己，乃是武丁之兄。武丁子孝己在此時稱父己或小王父己。且戊當是庚甲卜辭的父戊，武丁的兄戊。

（十）廩辛、康丁卜辭的諸父

（1）父甲　即祖甲

（2）父戊　粹311（與父己同版）
粹378，寧滬1.79（可能爲武乙卜辭）

（3）父己　甲2695口卜；甲2141，侯甘9—12，京津4063　約廩辛卜辭
與父甲同版：明續631（小王父己），粹314＋286，甲789＋803
與父庚同辭：明續634，粹312,313,315,317,453；寧滬1.206
與父戊同辭：粹311
其它：明續630，寧滬1.203,204；粹316,318；上5.12,6.1；續1.32.6,1.32.7,1.33.1；甲400；京津4061,4062,4064；鄴初40.9

（4）父庚　即祖庚

（5）父辛　甲2622彭卜　廩辛卜辭

（6）父癸　甲2589（與兄辛同版）　康丁卜辭

以上諸父，父庚、父甲是即王位的祖庚、祖甲，父己是庚甲卜辭中的兄己、武丁之子孝己，故稱"小王父己"；父辛當是庚甲的兄弟，亡於祖庚之後，祖甲之前；父癸當是庚甲卜辭的兄癸，武丁卜辭的子癸。

（十一）廩辛、康丁卜辭的諸兄

（1）兄甲　續1.34.3（習刻，同版有母癸、父庚）　廩辛卜辭

（2）兄丙　甲680（與子癸同辭，約廩辛），粹379

（3）兄丁　甲2092,2093,3154　約廩辛卜辭

（4）兄己　掇一422；明續637,638

（5）兄庚　與兄己同辭：明續639,640
其它：京津4079（善776），珠636　約廩辛卜辭

（6）兄辛　即廩辛

（7）兄癸　明續636（與父庚同版），644,645；上7.12

以上諸兄，兄己、兄庚在下一世武乙卜辭中稱父己、父庚；明續636摹失"兄癸"二字，據拓本補。"兄己""兄庚"都是直行分書的，和庚甲卜辭"兄己"之横行並列者不同。兄辛、兄癸的卜辭惟見於康丁卜辭，故此兄癸不一定是庚甲的子癸。

（十二）廩辛、康丁卜辭的諸子

（1）子丁　河377，粹287（拓本不清）

（2）子癸　與兄丙同辭：甲680

與母戊同版:粹 381

與兄辛、母己同版:粹 340

與父某同版:明續 650

子癸與母戊、兄辛同版,故知其爲康丁卜辭。

(十三)武乙卜辭的諸父

(1)父丁　即康丁

(2)父戊(?)　明續 627,628(或康丁卜辭)

(3)父己(?)　鄴三 42.5(己或丁字)

(4)父庚　鄴三 42.3,粹 321

父庚當是廩康卜辭的兄庚, 父戊、父己例少而不甚準確。此期稱康丁爲父丁,但明續 515,629(胡摹作父己),寧滬 1.193 等片都有"父丁",而其字體屬於康丁或廩辛的,可能是廩辛、康丁稱武丁的子丁。

武乙卜辭云:

甲辰卜,辛丑又兄,甲雨　下 19.6

此兄讀爲祝禱之祝,辛丑禱雨而甲日有雨,恐不是"兄甲"。

(十四)文丁卜辭的祖、父與兄

將兄丁于父乙　粹 373,上 7.5,甲 611,別一何 7

將兄丁于父宗　摭續 223

弜羌,將兄丁,若　鄴三 46.1

于來丁丑將兄丁,若　掇一 423

此父乙是武乙,兄丁則文丁的諸兄。武丁祭兄丁以"御""㞢"等法,此期則用"將"祭。至武丁、文丁兩世兄或作兄,則是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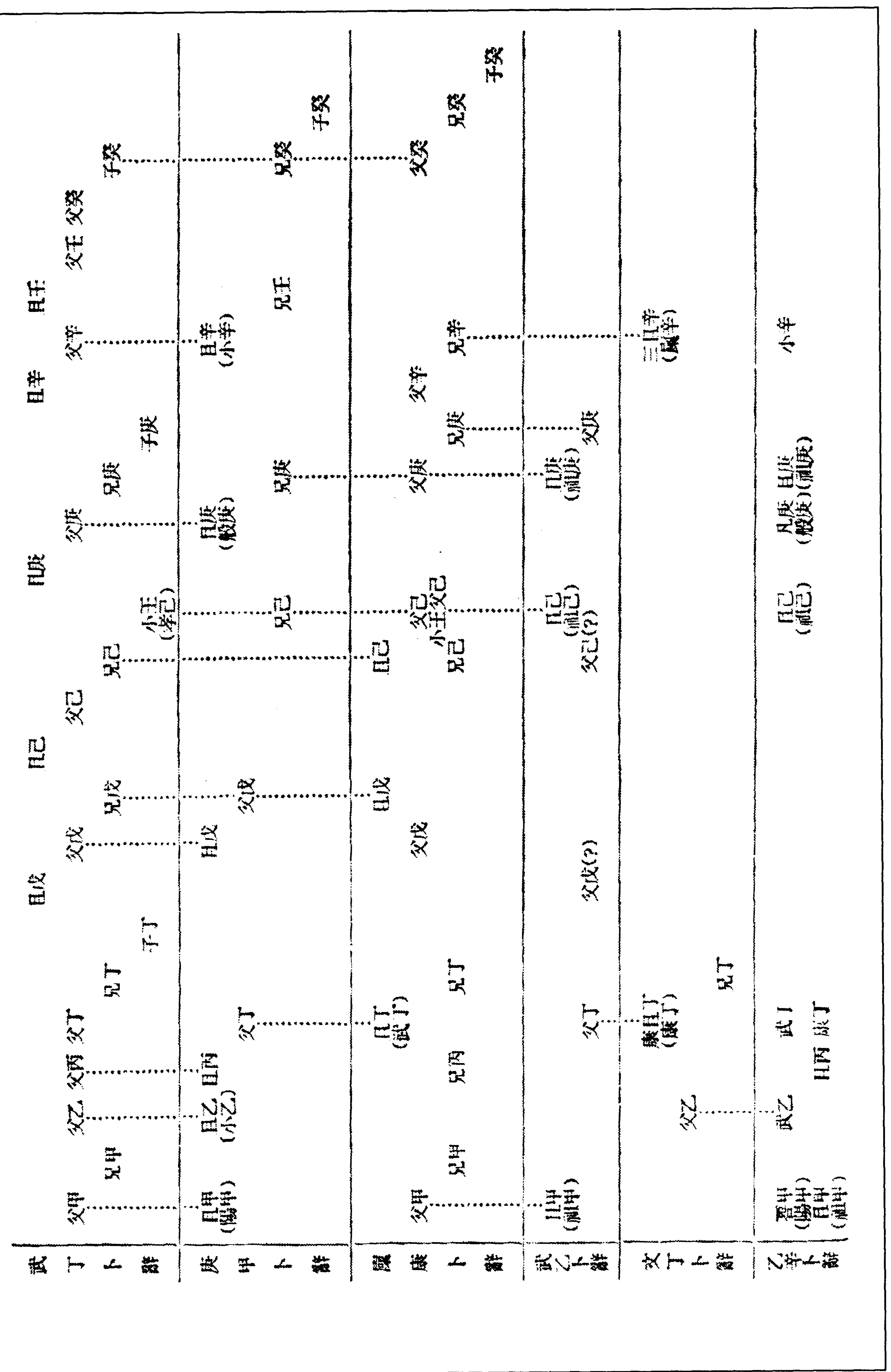
存 2.873有"且丙",似屬乙辛卜辭。

根據以上所述,可列爲卜辭諸兄表(表四)見下458頁。

以上是卜辭中各代的諸兄,並附述了諸祖諸父諸子。由此表可見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前王國維在先公先王考之後有祖某父某兄某一節(觀堂 9.9—10)初涉及此。但因斷代未有標準,不無錯失。乙編序所述"三代一癸""五世四戊",因誤從武丁卜辭中分出文武丁卜辭,因此更多糾纏。今重爲整理,並由此得知以下諸事:

一、兄弟的廟號是順着死亡先後而依天干排列的,如廩康之世康丁繼其兄廩辛及位,而廩辛以前諸兄甲、丙、丁、己、庚等都亡於廩辛之前,而兄辛、兄癸僅限於康丁卜辭。

表四　卜辭諸兄表


武丁卜辭
庚甲卜辭
廩康卜辭
武乙卜辭
文丁卜辭
乙辛卜辭

二、祖甲卜辭的兄庚是祖甲之兄祖庚,兄壬、兄癸當亡於兄庚之後、祖甲之前,因此祖甲之"甲"是兄癸以後的"甲"。同理,武丁諸父的甲、乙、丙、丁等並不僅占用一組十干而是占用兩組十干,因爲小乙即位並亡於小辛之後。列表如下:

武丁諸父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組十干
（陽甲）　　　　　　　　（般庚）（小辛）
甲　乙……　　　　　　　　　　　　　　第二組十干
（小乙）
祖庚兄弟　　　　　　　　己　庚　　　壬　癸　第一組十干
（祖庚）
甲……　　　　　　　　　　　　　　　　第二組十干
（祖甲）

由此則武丁卜辭中的"父甲",最可能是陽甲,即般庚以前的陽甲,但也可能是父癸、小乙之間的"父甲"。

三、每一王朝的主名,有若干組。父輩、母輩、兄輩、子輩都各成一系,而每系不限於占用一組十干。武丁的兄輩系到祖庚時代成爲父輩系,因此若某一世的兄輩系排至"兄庚"爲止,則下一世第一個入廟的父輩排入"父辛"。武丁在武丁卜辭兄庚之後,因此兄庚與武丁之間應尚有武丁諸兄辛、壬、癸、甲、乙、丙,此諸名於庚甲卜辭稱父。上下世同一輩的天干的接觸關係,同一世同一系的不同天干組,在卜辭中不易分辨,但其存在是必然的。

四、表中的虛綫直示其同一關係,這種關係亦只是一種可能而已。如武丁的小王,可能即庚甲的兄己、廩康的小王父己、武乙及其後的且己。庚甲卜辭的父丁雖大多數指武丁,但亦有可能指武丁的兄丁。

五、上述種種,同樣的應用於諸母。

六、卜辭中諸兄、諸子有廟號,却沒有諸弟的廟號,這點應值得注意的。殷制有長幼之別,有兄終弟及的傳位法,其意義不在於弟之被尊而在於兄之被尊。殷制之長與周制之長有別,周制一世只有一長,殷制凡兄皆可爲長。因此殷代凡在位之兄去世後,其次弟便爲諸弟之兄長,相繼爲王;當他以兄長的資格爲王時,不論他以前是否已有爲王之兄,他本身成爲當時的兄長,死後受到兄長的享祀。

第三節　集合的廟主

前述廟名或主名,乃是個別的廟主,如稱成湯爲大乙、般庚爲父庚之類。個別的廟主的性質,即他在宗法系統上、王位系統上和祭祀系統上的地位。這表現在若干集合的廟主與集合的宗廟的兩方面,他屬於哪一羣"示",安置於哪一個宗廟內。集合的廟主即某些先王相集合成爲若干示,但同一個先王可以屬於"小示"這一集合的廟主羣,可以同時也屬於"大示"這一集合的廟主羣,如大乙之例。

前述主名以前的四種區別字,其第一種如祊、示、帝等等乃是廟主之爲物,在集合廟主中通常稱示,示即主;少數的稱匚。卜辭曰

于父乙示　前 7.33.1　武丁卜辭

于大示父丁　甲 742　武乙卜辭

即指父乙(即小乙)的神主和父丁(即康丁)的神主,都是直系。

一、元示

貞勿元示　前 3.22.5　武丁卜辭

乙亥卜□貞桒(于)元示　京津 788(善3048)

辛巳卜大貞㞢自上甲元示二牛,二示二牛　前 3.22.6　祖庚卜辭

貞元示五牛,二示三牛　哲庵 85(與上片同時)

弜一宗上甲至二……　甲 521　約康丁卜辭

己未貞叀元示又彳歲。

己未貞叀大□又彳歲　上 19.7　武文卜辭

元示當指上甲,故稱"上甲元示""一宗上甲"。元示之下是二示。河 256 有"示元"之稱。

二、二示

貞示(壬)示(癸)二示　上 28.7　武丁卜辭

貞二示　京津 784,乙 8640

己卯貞御𠬝于二示　掇二 188

癸巳卜兄貞二示耆王　庫 1542,續 1.43.1　祖庚卜辭

牛十,二示羊,六示……　庫 1144

丙申卜又三匚二示　珠 628

𦣞二示卯王叡,于止若,又正　粹 542　康丁卜辭

癸未卜𡧊來于二示　庫 1061　武文卜辭
辛亥貞又彳于二示　明續 656

二示敘在元示與三匚之後，則是示壬與示癸無疑。珠 628 示作㠯與乙 8670，8671“四示”之示相同，與哲庵 203 示壬之示作亓者相近。

三、三匚

貞勿出自上甲三匚　拾 1.6　武丁卜辭
又三匚二示　珠 628　祖庚卜辭
匚二示　粹 542　康丁卜辭
弜賓三匚日，其汎　鄴初 40.11
兄三匚，叀羊　粹 118
其又于三匚　粹 120　武乙卜辭
𠭯三匚至𢦏甲十示……　寫 195
自三匚至父乙　粹 119　文丁卜辭

三匚作三式：(1)三匚；(2)三匚，分書；(3)匚，合書。三匚指匚乙、匚丙、匚丁，在上甲之後，二示之前。

四、三示

□寅卜王貞于三示　前 4.17.1　武丁卜辭
□亥卜貞三示：御大乙、大甲、且乙五宰　佚 917　庚甲卜辭(或晚)
……宗三示　粹 485　康丁卜辭
癸酉卜其束三示　珠 402

三示指九示中的大乙、大甲、且乙。乙 8670，8671 武丁午組卜辭有“四示”之稱，待考。

五、五示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且乙、且丁、羌甲、且辛　粹 250　且庚卜辭
乙未卜□羽庚子桒于五示，四牛　福 1
丁酉卜五示十羌又五　明續 520　武文卜辭
……六示三，五示二，十示又□□　佚 882
五示汎　京津 4102
于五示　沐(存1.1823)
癸酉卜又伊五示　明續 507　文丁卜辭
甲申卜又伊尹五示　明續 459

以上的五示有兩類：(1) 先王的五示，即且辛至小乙三直系，另加且辛弟羌甲與武丁兄丁。(2)舊臣的五示，即伊五示或伊尹五示；也可以讀作“伊、五示”“伊尹、五示”即伊尹與先王的五示。佚 882 的“五示”介於六示和十示又□之間，似亦屬於此，因十示又幾總是包括且辛、且丁、且乙的。

所謂伊尹五示或指以下的諸示：

求示　明 518；粹 854，856；存 2.184　武丁卜辭
它示　上 28.6(與求同辭)　庚甲卜辭
黄示　續 5.9.2　武丁卜辭
𪓐示　明續 495，496，468(與它同辭)　武文卜辭
伊示　劍 190　武文卜辭
伊𪓐示　粹 195　武文卜辭
　　明續 497　武丁卜辭

黄是黄尹，其它並見於一辭者：它、求，它、𪓐，伊、𪓐，則此五示實爲相近。伊、黄是舊臣，其它三示當亦是舊臣。對於五示的祭祀可分別爲(1)桒年(明 518，粹 854，856)，(2)又歲(明續 497，粹 195)，(3)又(明續 496)，(4)祊(明續 495)。伊尹、黄尹有祊，其辭如下：

令𢀛取黄祊人　前 7.3.2　武丁卜辭
丁酉貞又于伊祊　明續 493　武文卜辭
……日其取伊祊人　明續 497　武丁卜辭

後兩骨皆有丁字，祊字都作方匡形，天干之“丁”字小，祊字大。五示當在伊祊之內。武文卜辭又有

又于伊尹——又于十立：伊、又九　粹 194

十立即十位，“伊又九”者伊尹及其它九立，合爲十位。“立”與“示”當有所不同。“立”即明堂位之“位”，周禮小宗伯注云“位，壇位也”，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六、六示

己亥卜又自大乙至中丁六示　甲 187＋192
庚午卜四示牛五，五示牛口　存 2.767
壬辰卜桒自上甲六一示壬辰卜桒自且乙至父丁　明續 531　武乙卜辭
己卯貞桒自上甲六示
……十(示)又二桒　明續 530
……六示三，五示二，十示又□□　佚 882

丁未貞桒禾自上甲六示牛，小示汎羊　明續 457
乙卯卜貞桒禾自上甲六示牛，小示汎羊　甲 712
庚寅貞彡彳伐自上甲六示三羌三牛，六示二羌二牛，小示一羌一牛　沐(存1.1786)
甲戌貞六示勿牛　明續 657
……彡六示……　京津 786　武丁卜辭
貞于南方將河六示　續 1.38.3
將河六示西　燕 760

以上六示有三類：(1)自上甲六示，從上甲至示癸六世直系，亦即元示加三匚加二示；(2)自大乙至中丁六世直系；(3)河六示乃以河爲首的六示，當指上甲以前的先公河、土、㞢、夒等人。

佚 882“六示”以前殘缺，今假定此六示是上甲六示，五示是伊五示，十示又□當依明續 530 補爲“十示又二”是大乙至武丁十二世直系。在武乙卜辭中，上甲六示與(大乙)六示都與小示相對，故此兩個六示都是“大示”，即我們所謂的直系，即“自上甲十示又二”。直系十二示終於中丁，中丁下世爲且乙，故明續 531“上甲六示”與“且乙至父丁”(康丁)爲對，後者乃是“小示”；明續 655 與大示相對的“十示又四”(是小示)當是且乙至康丁的十四個王(不包括且己)。

七、九示

貞勿于九示桒　續 3.1.1，柏 51
貞勿桒于九示　林 1.11.3
桒于九示　上 28.10，28.12；前 3.22.7，京津 787
勿出于九示□牛　甲 3424
九示自大乙至丁且　粹 149
彡自上甲一牛，至示癸一牛，自大乙九示一牢，𥝌示一牛　京都 1298
桒雨于九示　甲 267

以上多屬武丁卜辭，九示是大乙至且丁九世直系，乃上述大乙六示的展延。由京都 1298 一片，可知自大乙九示以外還有𥝌示，𥝌字疑是移字。

八、十示

癸卯卜于十示桒一牛　上 28.9　庚甲卜辭
丁亥卜桒(于)十示一牛，十示于來乙巳　甲 695
□未卜桒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

䍧　佚 986＋甲 2282　武乙卜辭

十示是元示加九示，中間不計三匚二示。此外，甲 433，庫 1049 都有十示的殘辭。

九、十示又二，十示又三

彡十示出二　簠 3484　武丁卜辭
甲申卜貞彡桒自上甲——十示又二牛，小示汎羊　沐(存1.1786)　武文卜辭
乙未貞其桒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　上 28.8
丁丑貞桒其即祊——于十示又二桒
甲戌貞乙亥……大乙牛一，大丁牛……　明續 548
丁丑貞桒其即祊——于十示又二桒
庚辰貞𢀛以大示——桒即宗　鄴初 40.2

十示又二有兩類：(1)自上甲十示又二(或三)是“自上甲六示”與(自大乙)“六示”的相加，即上甲至中丁十二世的直系。自上甲十示又三則是上甲至且乙十三世直系。自上甲十示又二(或三)與小示相對，故自上甲十示又二是大示，即我們所稱的直系。(2)僅稱“十示又二”者有兩種可能，一即自上甲十示又二的大示，一或指小示。明續 548 和鄴初 40.2 兩骨提到“祊”“宗”與“大示”，混合兩骨似指明

十又二示即祊　桒于祊
大示(大乙、大丁等)即宗　桒于宗

然則此十又二示乃是即於祊的小示，而大示是即於宗的。武乙卜辭的十示又二當是自羌甲至康丁的十二王。

十、十示又四

壬申卜桒于大示——弜桒，其告于十示又四　于且乙桒
(癸)酉桒于大示——于父丁桒　明續 655　武乙卜辭

此是卜問桒於大示還是告於十又四示，故知十又四示不是大示而是小示，它與上述的十又二示相類。

小示的十四示，當指上甲至中丁十二大示之後，自且乙至康丁六世十四王(不包括且己)。

十一、廿示

癸卯卜貞乙巳彡桒自上甲廿示一牛，下示羊，土寮牢，四戈彘，四巫豕　續 1.2.4
壬寅卜桒其伐歸叀北𡧊用，廿示一牛，下示羊，氐四戈彘　粹 221，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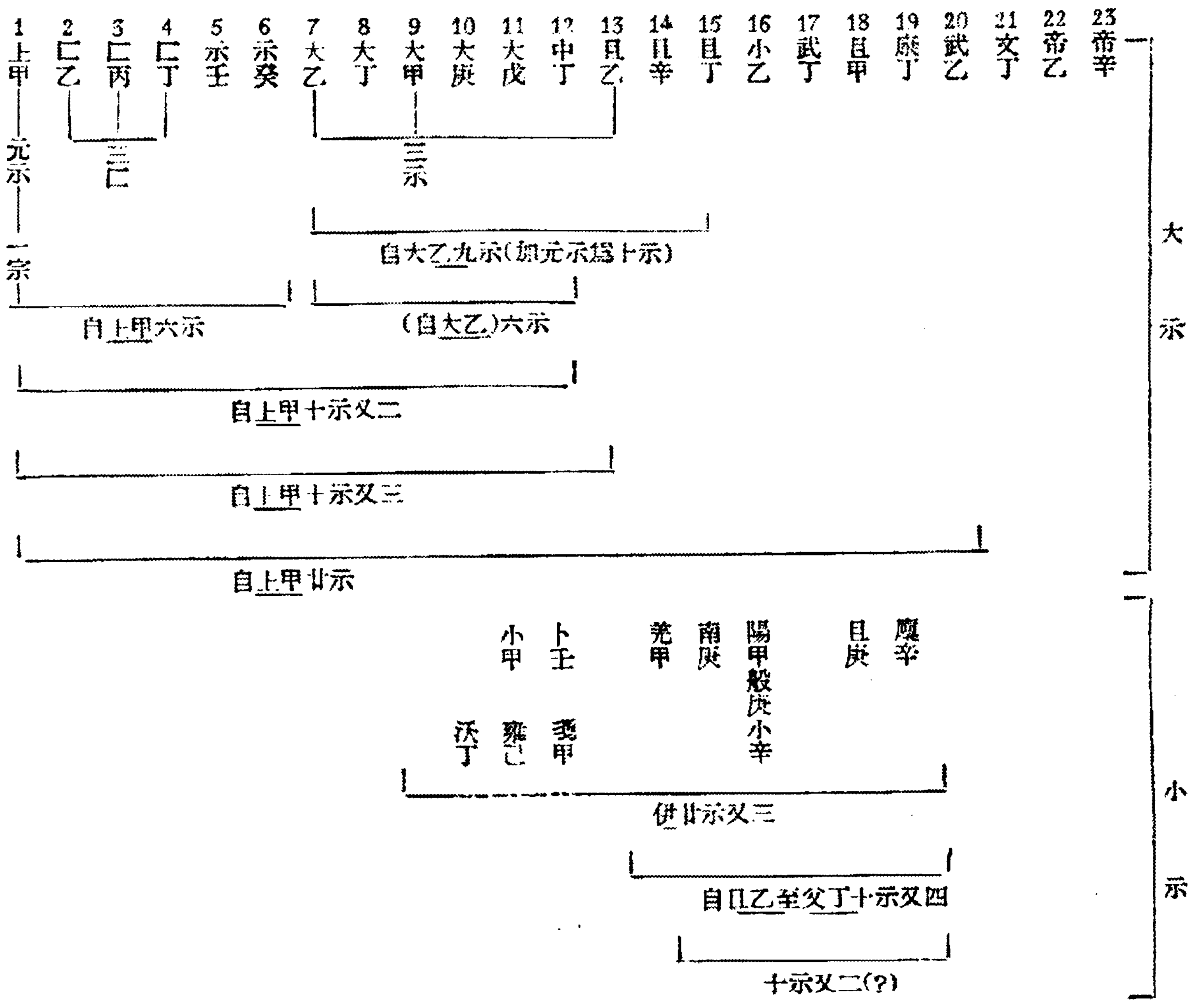
以上兩條都是文丁卜辭，自上甲廿示指上甲至武乙廿世的直系。卜辭習見"自上甲至于多后"（第十一章第九節）是指上甲以後的直系旁系，與此但指直系的不同。上甲廿示與下示爲對，所以下示不是大示。

十二、伊廿示又三

壬戌卜又歲于伊、廿示又三　京津 4101，佚 211

以上是武文卜辭，"伊廿示又三"當讀作"伊，廿示又三"。伊尹事湯，放大甲而爲大甲所殺，爲沃丁所葬。則此二十三示應是自大甲至康丁的二十三個王，乃是小示。

由上所述，除小示以外，直系的如下表所示：



十三、大示，小示

御王自上甲盯大示　前 3.22.4，續 1.5.3（誠明 16）　武丁卜辭

羿自上甲大示盯隹牛，小示叀[羊]　前 5.2.4

王盯大示　前 3.22.3

盯出于大示　佚 561

大示五牛——大示三宰——大示☐牛　甲 2905

大示三宰　元 65（存 1.333）

由子漁羿于大示　上 28.11

隹大示——不隹大示　合 443

隹大示　金 515

不隹大示希王　粹 1261

自大示　林 2.17.2，前 3.22.2

于大示告方　佚 412，鄴三 40.8

大示　京津 782,783；摭續 304

小示出羌　甲 2123

兕出大示　河 253　祖庚卜辭

大示三宰，☐示二宰，小[示]☐宰　河 255

大示　河 252,254；前 4.35.4

大示卯一牛，小示卯叀羊　燕 6

汎自大示　珠 654　武乙卜辭

王其告于大示　粹 367

𠦪于大示　粹 403，明續 653—655

于大示父丁　甲 742

大示　粹 402,1537；劍 189，京津 4100,4099；存 1.1824,2.765

其汎以小示　粹 227

𠦪年于上甲☐，小示汎羊　商氏影本

十示又二——大示　鄴初 40.2

十示又四——大示　明續 655

自上甲六示——小示　明續 457，甲 712，沐

自上甲十示又二——小示　沐

自上甲十示又三——小示　上 28.8

以上大示和小示有顯然的分別：（1）大示自上甲起，終於父王，與直系同。（2）大示與小示並卜於一辭，大示常用牛牲，小示常用羊牲；直系的元示、二示、自上甲六示、（自大乙）六示、九示、十示、自上甲十示又二（三）、自上甲廿示常用牛牲，與大示一致。河255一辭中"大示"與"小示"之間尚有"某示"，其字適殘去下半部，可能是"秖"字。

十四、牛示

牛示𠦪自上甲一牛…　續 1.4.1

乙牛示　下 55

不牛示齊黃　珠 308

以上武丁卜辭的牛示，首二例牛作𤘍或𢆶。

十五、上示、下示

甲戌卜貞羽乙亥㞢出于且，宰出一☐

[甲]戌卜貞𢀛見百牛汎用，自上示

…來𠕋陟于西示　前 7.32.4　武丁卜辭

癸卯貞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汎[牛]

甲辰貞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汎牛　粹 79　武乙卜辭

甲辰貞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汎牛]

丁未貞其大御，王自上甲盟用白豕九，下示汎牛，才父丁宗卜　摭續 64

以上"上示"與"下示"是相對的，"上示"當是"自上甲"。前 7.32.4"汎用自上示"而祖庚卜辭曰"其出汎彳歲自上甲"（金 122），上示當是自上甲。粹 221,222 與下示相對的"上甲廿示"是大示，所以下示當指小示、卜祭上示下示於康丁宗，則上下示當指先王。上下示與大小示是相當的。前 7.32.4"上示"以外又有"西示"有"祖"。

卜辭中可能與上示、下示有關者有三事：一、卜辭云

𠦪其上——𠦪其下

𠦪其上自且乙——𠦪其下自小乙

𠦪其即宗于上甲——弜即宗　骿枝Ⅲ附圖一，掇一 420　武乙卜辭

告自唐降——告自丁陟　續 1.7.3　祖甲卜辭

似乎以且乙分上下。二、乙辛卜辭的"上下于槃示"，似乎指上下示與槃示。三、武丁卜辭的"下上若""下上弗若"似指上天下祇，與此或無關涉。

此處應附述所謂"汎"祭，于省吾讀爲盤，象薦血於几之形（骿枝Ⅲ：24—26）。武丁至祖庚卜辭中，已有汎祭：前 1.30.4,6.67.4,7.32.4；金 122，河 253 等。但武乙卜辭中最爲常見，其對象爲

三匚　鄴初 40.11

五示　京津 4102

小示　明續 457，甲 712，粹 227，沐

上示　前 7.32.4

下示　粹 79，摭續 64

自大示　珠 654

自上甲　上 25.7，明續 524—527

自上甲至父丁（康丁）　粹 99，珠 630，摭續 2

則除小示、下示以外，尚及於大示。

集合的廟主多是從上甲開始的，即"自上甲"，但也有一些例外，如：

自且乙至于父乙　拾 2.4

自大乙兄至且乙　佚 911

自且乙至后　粹 237，元 239，佚 415，甲 3588

自且乙至多后　明 285

大乙至[于多]后　明 351

𠦪自且乙至父丁（康丁）　明續 531

自上甲至父丁　甲 690

出于大庚至于中丁　下 40.11

共又于大乙至于大甲　粹 132

武乙歲征至于上甲　佚 176

自三匚至父乙（武乙）　粹 119

第四節　先王先妣的宗廟

示與宗的分別，即神主（或廟主）與神主所在之宗廟、宗室的分別。神主所在之宗廟、宗室與王所居之寢室，二者也自有區別。然卜辭中所見有關建築的名稱，多屬於廟室。合而論之，可分爲以下三類：

壹、先王先妣的宗廟：宗，升，家，室，亞，宊，旦，家，戶，門

貳、集合的宗廟：宗，大宗，小宗，中宗，亞宗，新宗，舊宗，出宗，又宗，西宗，北宗，丁宗

叁、宗室及其它：東室，中室，南室，血室，大室，小室，𩰫室，司室，室，南宣，公宮，皿宮，从宮，宿，門，戶，㝱

本節先述先王先妣的宗廟。

1.宗

大乙宗　乙亥王其彝于大乙宗——王于且乙宗彝　存1.1787　武文卜辭
中丁宗　彝才中丁宗　續1.12.6　武文卜辭
祖乙宗　才且乙宗卜　拾1.10，粹12　武文卜辭
　　才且乙宗　粹579；甲771,3642；明續575；前1.1.3（祖甲卜辭）
祖辛宗　彝才且辛宗　甲2771,3932　武文卜辭
祖丁宗　才四且丁宗　甲2401，佚419　武文卜辭
武丁宗　于父丁宗　前1.26.5，粹527　庚甲卜辭
　　且丁宗　京津4022（善4150）　廩辛卜辭
　　才且丁宗卜　續1.22.2　康丁卜辭
　　于且丁宗　明續585
祖甲宗　且甲舊宗　掇一390　武乙卜辭
康丁宗　才父丁宗卜　摭續64　武乙卜辭
　　康且丁宗　輔仁61，存2.876　文丁卜辭
武乙宗　將兄丁于父宗　摭續223　文丁卜辭
　　武乙宗，武且乙宗　乙辛卜辭（見第十二章）
文武丁宗　文武宗，文武丁宗　乙辛卜辭（見第二十章）
武乙宗　文武帝宗　元245　帝辛卜辭

以上自中丁至文丁直系的宗，其間缺少小乙一世，他們與祖乙、武丁在稱謂上不易分別，故上述"且乙宗"可能有指小乙的。明續587,591有"才后且乙"殘辭，可能是小乙宗。

卜辭某某宗的特點如下：（1）上甲以後，沒有早於大乙的，（2）沒有旁系的，（3）沒有先妣的。其泛稱宗的，常見於卜辭，舉例於下：

于宗　上20.8，林2.3.11，河457，善3312，粹322,473,491；甲507,549,
　　670,1610；佚535,563
才宗　粹668，燕500

2.升

陽甲升　且甲祏升　粹331　康丁卜辭
　　父[甲]升　下7.1　武丁卜辭
武丁升　[父]丁升　明557　庚甲卜辭

且丁升　善3317,3434　廩辛卜辭
　　續1.18.4，粹267；明續581,583；摭續10
　　康丁卜辭
祖庚升　父庚升　粹323，京津4089（善3814）　廩辛卜辭
祖甲升　其兄于且丁，父甲才升　別二東大6，粹332　廩辛卜辭
　　父甲升　粹337，明續611　康丁卜辭
　　且甲升——戈丁升（疑武丁升）　前2.16.2　乙辛卜辭
康丁升　兄才父丁升　粹330，明續515　武乙卜辭
　　其又父丁升，叀今日戊彡　沐
武乙升　武乙升，武且乙升　乙辛卜辭（見第十二章）
文丁升　文武升，文武丁升　乙辛卜辭（見第十二章）
帝乙升　文武帝升　帝辛卜辭（見第十二章）
盧羌，其用妣辛茲　甲2082秋卜　廩辛卜辭
妣癸升　林1.13.18，明續785　帝辛卜辭
其宜于庚（?）升　前5.37.2　庚甲卜辭

卜辭稱某某升的特點如下：（1）沒有早於陽甲的；（2）及於旁系，如陽甲、祖庚；（3）及於先妣，如武丁配妣庚和文丁配妣癸。這是它和宗不同之處。

"升"，于省吾釋必（駢枝Ⅲ：20—21）。疑當爲禰，即親廟。說文禰或作祢，從示。"獮"和"省"是相通的：禮記玉藻注"省當爲禰，禰秋田也"；明堂位注"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省""升"古音同。乙辛卜辭日祭康丁至帝乙諸王，"某某宗"與"某某升"互見，則宗與升當屬於同類的，皆是祭祀所在的建築物。比較下列各辭，即可知其意義：

□即宗于匕辛　明續676
𠦪其即宗于上甲　駢枝Ⅲ附圖一
其即于又宗　粹16,685
即于宗　前5.21.5，續1.21.2
即宗　粹440，善3669，明續484,724,725
其又彳小乙，賓宗　續1.23.7
王即家——勿即家　鐵59.4
𠦪即宗——𠦪即祊　鄴三40.2
𠦪其即祊　明續548

其即父庚升　粹323
兄才升　摭續158
才升，王受又　甲515
[于]升——于宗　甲549
于宗——才升　別二東大6
其于大室——其[于]升　佚920
才升用，王受又　輔仁71
其禘新鬯二升，一卣　續1.40.5，粹525
王賓二升，䕭　前4.20.6
弜鄉宿，䕭䧹升　粹541

由此可知"升"與宗、祊、大室、家、宿等皆屬建築，皆是藏廟主之所在。"其登新鬯二升一卣"者，謂登新鬯一卣於二升（廟），二升並非量名，與"王賓二升"之二升皆爲廟名。

3.家

□午卜貞其出匚于上甲家，其□　拾1.7　武丁卜辭
才上甲□　清暉181出卜　庚甲卜辭
父庚、父甲家　甲2779彭卜　廩辛卜辭

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家指門以內的居室。卜辭"某某家"當指先王廟中正室以內。

4.室

且丁室　甲491　廩辛卜辭
且戊室　京津4345　武文卜辭
大甲室　林2.1.3　乙辛卜辭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是室爲廟中之一部分，處於兩夾之中間。

5.亞

羽乙邑于亞　京津1615　武丁卜辭
馬邑駘，其禦于父甲亞　河312　康丁卜辭
丙戌卜戊亞其禱其豐　明續445

6.实

癸亥卜翊日辛帝降，其入于𤜵大实才宬[卜]
于𤜵小乙实　寧滬1.516+517（清華藏骨）　康丁卜辭

又于实，叀今羌甲日鼎　明續579
不于王实　鄴三40.4
丁丑卜彭貞于文实　甲2684　廩辛卜辭
丙子卜王其实自且戊室　京津4345　武文卜辭
乙丑王訊父甲实　續3.31.5　乙辛卜辭
才八月乙丑𡧊且乙𠂤易…才寳彝　續3.31.1

实字從大，與作寳者或是一字。"大""厌"古與"側"相通，內則"居側室"注云"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郝疏云"按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疑所謂夾室、側室在大室的兩旁，大室在正中。宬是地名或建築名，寧滬1.340"才宬卜"。

7.且

且丁且　京津4016　康丁卜辭
后且丁且　京津4036
父甲且　京津4048
于南門——于且　甲840　武乙卜辭
于南門且　佚468
于宿且　商氏影本

以上"某某且"疑假作壇。"宿且"是地名，菁1有宿阜。

8.家

母辛家柰　續2.9.9　武丁或祖庚卜辭
…保于母辛家宕彡　前1.30.7
凡母辛歲于弜家　前1.30.5
于母辛家　上7.11　祖甲卜辭
妣庚家　河447
其乎以于家　善5713

左傳昭四注云"个，東西廂"，家疑即个。又說文曰"陔，階次也"。

9.戶

丁宗戶　下24.3　武丁卜辭

10.門

且丁門　甲2769　廩辛卜辭

父甲門　寧滬 1 201　康丁卜辭

以上諸名，其共同之點是諸名之前都附以先祖先妣的主名。其不同之處，是"宗"與"升"並非建築的某一部分，而指一羣實施祭祀之建築物的總名。宗與升，特別是宗，其義爲藏主之所。所以在集合的宗廟名中，只稱宗。卜辭有"宗門""宗戶"，所以"丁宗戶""且丁門"乃是丁宗與且丁宗廟中的戶與門。由此例推之，則家、室、宎、寢都是宗廟建築中的某一部分，如我們所推：家是正室以內，室是正室，宎是側室，寢是兩廂。

本節所述"中丁宗""武乙升"乃是中丁或武乙個別的宗廟，分藏中丁或武乙的神主之所。某某宗乃由不同的先王而分別名之者。至於某一羣先王之主同置於一處，則成爲集合的宗廟。

第五節　集合的宗廟

1.大宗，小宗

□丑卜才小宗又亻歲[自大]乙

…[才大宗]自上甲，六月

才小宗又亻歲自大乙　下 42.15　武丁卜辭

丁亥卜才大宗，又亻伐三羌十小宰自上甲

己丑卜才小宗又亻歲自大乙　佚 131（珠 631）

丁亥卜才小宗自大乙

□□[卜才大]宗[又亻]歲自上甲　前 8.15.1

…吉，才大宗卜　明續 728　康丁卜辭

…才大宗卜　金 120　武乙卜辭

辛亥彡彡…自上甲才大宗彝　明續 523

以上的大宗、小宗都是宗廟。其分別是：大宗的廟主自大甲起，小宗的廟主自大乙起。

大示、上示、牛示都是以上甲爲首的直系，大乙亦是直系大示，所以大乙當然是大宗中的大示。以大乙爲首的小宗，可能包括了有旁系的小示或下示。大乙至武丁已歷十一世，則此小宗與喪服小記繼高祖至繼禰的四種"小宗"是不同的。

2.中宗，亞宗

才中宗，不隹禍，八月　京津 1170，明 105　武丁卜辭

其乍亞宗　下 27.1　庚甲前後卜辭

廩康卜辭中的"中宗且乙"指中丁之子，"才中宗"的中宗則指大宗、小宗之類的宗廟。大小宗的分別是開始不同，內容不同；中宗有直系大示的且乙，似乎指大乙至且丁九示，即上甲六示以後、武丁以前介乎中間的大示。

亞宗之亞當如亞匕己、亞且乙之亞，義爲第二。

3.新宗，舊宗

貞勿于新宗彡，八月　河 373　武丁卜辭

且甲舊宗　掇一 390　武乙卜辭

新舊是相對的，如云"叀新豊用——叀舊豊用"（粹 232）。新舊宗的新舊都是形容詞，與"𣂔宗""斫宗"之作動詞者不同。

4.㞢宗，又宗

若于㞢宗　零 89　武丁卜辭

即又宗　甲 1318　廩辛卜辭

王其又彡于又宗𩰫，又大雨　甲 1259

即于又宗，又雨

𠦪年𩰫，叀□彡又大雨　粹 16　康丁卜辭

即又宗夒，又雨　沐（存1.1759）

其即于又宗，又大雨　粹 685

𢍰于又宗，又大雨　下 8.17

其彡日于且丁，桒又宗　寧滬 1.192

"又宗"常與"又大雨"相聯，則祈於"又宗"與求雨有關。所謂"又宗"者當指"河六示"的諸宗：

于𩰫宗彡，又雨

于𦍒宗彡，又雨

于帝臣，又雨　甲 779　康丁卜辭

即宗于㞷，又大雨　粹 724

河即宗——夒即宗　粹 4

河其即宗　甲 717

不雨，𩰫宗禾𠦪　明續 442

夒眔上甲其即　粹 3

王亥、上甲即于河　佚 888　武乙卜辭

壬申卜奏四土于𠣘宗　掇二 465，明續 423

以上記𩰫、𦍒之宗和㞷、河、夒、王亥之即宗，和前述"又宗夒""又宗𩰫"相較，可知此六者皆有宗，其中夒、王亥爲高祖。此諸宗，或即"河六示"，亦即"又宗"。武丁之"㞢"，武丁後作"又"而"又"又爲左右之右。周禮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左祖右社"，固屬後世追述之制，但亦可作爲參考。

5.西宗，北宗。

□□卜貞鄉□于寮北宗不□大雨　前 4.21.8　時代未定

甲午卜貞其于西宗奏示　前 3.27.6+4.18.1　乙辛卜辭

6.丁宗或祊宗

成𣙙丁宗　前 6.53.3，續 4.44.3

丁宗戶盛亾𡆥　下 24.3

丁宗亾不若　續 4.35.5

彈弓征于丁宗𡨦　前 5.8.5

于丁宗　坊間 4.70

勿征□丁宗亾𢦔　甲 1296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丁宗或是祊宗，但下 24.3 丁宗與丁巳、丁卯之丁無別。成、𨽸和𣙙、𡨦當是祭名。宋世所傳錄的己酉方彝是殷代銅器，銘曰"其𡆥祊宗"，祊亦作□。卜辭伊、黃都有祊。

第六節　宗室及建築

1.東室

戊戌卜賓貞其𤔔東室

貞勿其𤔔東室　乙 4699　武丁卜辭

2.中室

丁巳卜叀小臣剌以𠧟于中室

丁巳卜叀小臣口以𠧟于中室

庚申卜其𡘋宗𠧟，又𡘋東室（?）小宰　甲 624　康丁卜辭

3.南室

㞢匚于南室　甲 2123，明 635　武丁卜辭

于南室彡匚　甲 3542

㞢匚于丁，于南室彡　佚 413

今夕告于南室　前 3.33.7　祖庚卜辭

史其彡告于南室　續 2.6.3

㞢告于丁卅牛于南室　鐵 266.2

告執于南室三宰　明 239，前 6.17.3

4.血室或盟室

桒于血室叀小宰

㞢于血室五大牢　金 466　武丁卜辭

㞢于血室三大宰　鐵 176.4

彡匚于血室　鐵 50.1

大史其彡告于血室　中大 248　祖庚卜辭

今日夕㞢雨，才血室，牛不用　庫 505

𡨦告于血室其𦺎　前 4.33.2

其𩰫血室　前 6.13.3

5.大室

于大室　庫 1669　武丁卜辭

其桒丁于大室　前 1.36.3　祖庚卜辭

其𥛱告于大室　金 36　祖甲卜辭

其于大室　佚 920

才大室　金 87　廩辛卜辭

司母大室　粹 1251　康丁卜辭

才大室　古玉圖錄 4.11

6.小室

䨦小室　侯家莊出土銅盂（殷虛發掘圖 44）

7.𩰫室

其㞢匚于保于盬室　河379　祖庚卜辭

8.司室

𣪘司室　前4.27.8，佚843，清暉102　武丁卜辭

9.室

于室　續2.1.1，明續726，甲2813

10.南宣

丁巳卜于南宣召　掇一459　康丁卜辭

11.公宮

才𤞷天邑商公宮衣，茲夕亾𡆥，寧　綴182，183　乙辛卜辭

12.皿宮

才𤞷天邑商皿宮衣，茲夕亾𡆥，寧　綴182（前4.15.2）　乙辛卜辭

13.从宮

王入从宮　明續749

以上諸室，除小室外都是祭祀所在的宗室，大室則亦兼爲治事之所，如乙辛玉銘賞易於大室。說文曰"宣，天子宣室也"，卜辭的南宣則爲祭祀之所。卜辭於公宮、皿宮行"衣"祀，則此二宮是祭祀之所，"从宮"則不是。

14.宿

□小乙于宿□羌三人　粹281　武丁卜辭

兄于宿，茲不用　河555　祖甲卜辭

貞于耶𣃔令　前1.26.5

彝才宿　甲3588

己巳卜其啓宿西戶，兄于妣辛　鄴三41.6，明續677　康丁卜辭

弜鄉宿，黛隮升　粹541

王其鄉才宿　佚220　武乙卜辭

于宿門䍙𦞦𩞁　庫1003

辛未卜才召宿隹𩁹其令卿史　上12.1＋前2.23.1＝綴202　乙辛卜辭

隮文武帝乙宜，才召大庯　𢦏其卣　帝辛金文

以上宿字，于省吾以爲即宮庭之庭或廷（駢枝Ⅲ:19—20），其說近是。卜辭從宀，金文從广。宿爲祝祭之所，亦是饗宴之所。

15.門，戶

乙門　勿于乙門令　粹1043，佚582，金478，東55　武丁卜辭

丁門　貞自丁門　林2.2.15

南門　甲1180，1928，3630　廩辛卜辭

　　　甲840，佚466　武乙卜辭

　　　王于南門逆羌　明續730

宗門　王于宗門逆羌　甲896

宗戶　于宗戶𠂤王羌　庫977（上部僞刻）　武乙卜辭

門　　𢍏氐羌，王于門𦃃　下9.4　武丁卜辭

　　　于門□左用　珠34

　　　門示，若　鄴三40.11　武乙卜辭

□尹門　乙2530　武丁卜辭

𣪘門　續5.8.5

亦門　前4.16.1

𦥑門　前6.40.2

𣅀犀門　王于𣅀犀門𡧊　前4.15.7

以上父甲門、且丁門當指祖甲、祖丁的廟祊。乙門、丁門的乙、丁似亦指廟主。南門、宗門、宗戶、和門，當指宗室祖廟的門。西周金文𦘔臣入廟門立中庭北嚮，則所入當是南門。

16.寢

王去乍寢　珠107　武丁卜辭

乍王寢于□　前4.15.5

今二月宅東寢　燕595

三帚宅新寢　前1.30.5

新寢　下3.12

今日王其水寢　佚921　祖庚卜辭

來丁亥寇寢　前6.16.1，下3.13

其令多尹乍王寢　續6.17.1　武文卜辭

于西寢——于東寢　京津4614

貞于東寢　京津4345

𤞷雨自來，休𡬓大寢　骨之文化頁65 A　雕骨刻辭

寢即寢的省文，有王寢、新寢、東寢、西寢、大寢等的分別。西北岡出土銅盂有"寢小室"的銘文，則小室當是附屬於寢的。卜辭凡說寢的都與祭祀無關，當是王居住之所。

以上的三類，可分別爲

一、藏主之所　宗，升，家，室，亞，㝔，且，㝑

二、祭祀之所　宗，東室，中室，南室，血室，大室，盬室，南宣，公宮，皿宮，宿

三、居住之所　寢，小室，从宮

四、享宴之所　宿

五、治事之所　大室，乙門

以上一、二兩類，性質相同，所以藏主與祭祀並以宗、室爲名。西周金文的"宗室""宗廟"有並見於一器者，如歸𠔉毁，二者當指"宗之室"與"宗之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是廟於正中主室之外有夾室和東西兩廂。

殷代宗廟之制與西周自有不同。西周金文中宮、室、廟、寢四者是有分別的：（1）廟，如周廟（小盂鼎）大廟（趞鼎）穆廟（𩛥夫克鼎）廟（吳方彝）是藏主之所；（2）大室，如大室（師毛父毁）師戲大室（豆閉毁）穆王大室（㫚鼎）穆大室（伊毁）是治事（策命）之所；（3）宮，如周公宮（令方彝）師彔宮（師俞毁）大師宮（𩛥鼎）庚嬴宮（庚嬴鼎）新宮（師湯父鼎）康宮（伊毁）康邵宮（頌鼎），其中如

諫毁　王才師彔宮，旦王各大室…王乎內史先册命諫曰…

是王居於師彔宮而策命於大室；（4）寢，如師遽方彝"王才周康寢鄉醴"，是享宴之所。

以上四類，主要的分別在於王不居於廟而居於宮。除此之外常有例外：王有時居於大室（吳方彝）；策命之所，固常行於大室，亦行於宮（康鼎、史懋壺）、廟（同毁、免毁）或

宣榭（虢毁）；祭祀亦行於宮室，如用牲於康宮（令方彝）用牡於大室（剌鼎）；鄉醴亦行於宮（大鼎）。

西周金文所見，與殷制的不同，已屬顯然。西周藏主之"廟"，不見於卜辭；西周金文广部的廙、廬、廟、廚等字皆不見于卜辭。卜辭宮、室、宣、宗、家、寢、宿等字都從冂，即宀部；在广部的只有𢈪字，乃是邦族之名。但卜辭之宿在晚殷金文中已從广，由此知在意義上宀、广之可通。殷、周宀、广之別和居住建築的形式，當有關係。穴復與家室兩種形制，或者可以代表它們。

周人發源於黃土高原，古代人類居住於此的，多住在河谷兩旁由黃土堆積而成的第二、第三台地上。這些台地所在之處就是原和坪：說文"邍，高平之野也"，廣雅釋地"高平曰原"，說文"泙，河谷也"，"坪，地平也"。西北地方古地之名"原"和今地之名"坪"者，皆是。黃土的性質易於開裂，易於掘土，自然發生利用掘空黃土而爲穴居的方式。大雅緜說"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是說周王文武以前是穴居的，穴復不是家室。說文"穴，土室也"，"寵，地室也"，淮南子氾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誘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毁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說文分別厂、广、屵三部，古文字是通用的，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广，因广爲屋…讀若儼然之儼"，"屵，岸高也"。此三字即厓、巖、岸的象形。金文嚴從𠱠，即說文"喦，山巖也"，而"巖，岸也"。由此可知喦、巖、嚴、岸、厓都象厓巖人可居之處，亦即穴復所在。卜辭不以广、厂構成居住建築的名稱，可證商人不是以厓岸爲窟穴的，而是在平地立壁架成房屋的，亦即所謂"家室"或宮室。但西土並不限於穴居，1954年西安半坡新石器遺址所出現的房子，是以木柱塗泥爲壁的。

商人的宮室，其來源或許可以推測爲洞屋，說文"宕，一曰洞屋"，卜辭的𠬝字（燕822，簠地4）可能是最早的宀。但無論如何，到了殷代已經是平地建立牆垣而上加屋頂的，說文"宀，交覆深屋也"，交覆指其人字形的屋頂。

抗戰前小屯發掘到的殷代基址，可分爲三組：一組在D、E兩區，共基址15處；一組在B、C兩區，共基址17處，一組在C區之一部分，共基址6處。關於後者，考古Ⅱ:32頁插圖一所表示者，即6個基址（有B字記號的），從此圖上，約略地可以看出屋基的形狀、石礎的排列和夯墩的排列。

由石礎的排列，可知房屋多是長方形的，而且往往是東西狹長的横列着，面向南北，它的南壁北壁大約是正南正北的。但也有南北狹長的長方形屋，東西壁大約是正東正西的。它們的面積，大的有長四十多米、寬十餘米的，小的有長約五米、寬約三米的。屋

內的居住面高出地面(有高出一米的),用淨黃土(或灰土、褐土)夯打而成的平面,厚度約爲10厘米;夯土面的邊緣是整齊的,四隅不是稜角而是方面圓角。在此基面之上或基面之下,安置基礎。基礎有二:一種是天然石卵,屬於此類的爲數極多;一種是銅礎,上平而略凸,下凹入,安置在石卵上。銅礎徑約10厘米,其上殘留徑10厘米、高30厘米的柱燼;這是第八次發掘在D88.1坑所得的,計南北一行銅礎11個,長31.5米;銅礎之間的距離爲2.5米;另有一對相距1.2米,或許是門。另外,有所謂夯墩,是打成夯土的土墩,恐怕也是用來墊置木柱的。

小屯第七次E區發掘到的一個基址,南北28.4米,東北8米,除四圍排列了石卵以外,東西長壁之間還有一列石卵,但數目較少。中間一行石卵。是在屋子中間的一排柱子礎基,柱端當上橫樑,其上當頂着屋脊,屋脊的形式可能和現在的人字形屋頂相同。礎石之間的間隔至少爲1.5米,則當時的牆壁很可能是用泥土版築的。孟子告子下說"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這是一個很老的關於殷武丁的傳說,是較可信的。小屯殷代基址是打夯而成的,是築而不是版築。版築應指牆壁的以版爲匡,塞土其中而以杵擣築之。發掘報告並未提及此點。所以我們只能確定殷代有打夯土的築術,尚未能肯定當時的"版築術",想來是已產生了的。

與上述建築基址同在的,還有很多"穴窖"。其形制不一,有有台階或脚窩可升降的。在E181方窖中,儲藏了大量的獸骨、骨器、陶器、蚌器、石器、(閃石鐮刀441)、尚未卜用的龜版(1179)、玉器、銅器、金葉金花和木質絲質腐化了的土痕等(安報Ⅳ:722—723)。有人以爲小屯的有些"穴"是住人的,此說不很可靠。大部分的穴窖是儲積東西的,這和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住屋與穴窖並存的情形,是相同的。

抗戰以前的小屯發掘,關於建築遺迹的考察,還是初期的,沒有得到較明晰的現象。除了柱礎和夯土基面以外,更無其它。當時還沒有磚瓦,所以牆壁應是築土而成的,屋蓋應是茅茨編列的。至於夯墩,自成行列,似乎也是柱基。它是否在室外,也難以確定。如E區第七次發掘到的一凹形基址,在凹入部分有四行夯墩自成一長方形,它可能是附着於房子的建築基地,如像"中庭"之類的有頂無壁的廳堂。

由卜辭宮室的名稱及其作用,可見殷代有宗廟有寢室。它們全都是四合院似的,所以東、西、南、北四方都有房屋。寢室有東、西之稱,則所住的是東房、西房。寢之中有小室,則是寢室的小套間。南室、大室都是宗廟裏的宗室,是祭祀之所;南室可能如金文南門之例是在南邊的,它在正室(恐是大室)之南,大室背北而向南。

卜辭中有門有戶,二者應當是有分別的。殷虛長方形建築基址,常有從牆壁處伸出

的礎基,當是門之所在。又基址作爲牆的礎基以內,常有一排平行的礎基(不在屋的正中間),可能是廊簷一類之所在。卜辭的乙門、宦西戶似指一個建築而不是一扇門和窗戶。

第十四章　親屬

第一節　親屬的稱謂

在廟號的結構上,祭祀的位次與親屬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兩個成分,而二者又是相關連的。卜辭中所見的親屬關係,也只限於表現於祭祀系統以內的。

多先且　佚860　乙辛卜辭
先且　庫1706,燕293
高且　下39.11(高作京),珠393　庚甲卜辭
粹162,珠659,佚645　廩辛卜辭
甲701+834+835　康丁卜辭
粹401,857;明續451,453,470,471,473;佚259;鄴三45.6;摭續2,109;京津3915　武文卜辭
后且　甲842,粹401　武文卜辭
我且　乙3174,粹878　武丁卜辭
多高匕　明462　武丁卜辭
高匕　乙2626,7431;輔仁19　武丁卜辭
續4.16.3　康丁卜辭
后匕　佚878　庚甲卜辭
庫1718　康丁卜辭
多匕　乙2352,5640,6404;佚171,掇一197,珠7;鐵172　武丁卜辭
寧45,寧滬1.221　武文卜辭
中匕　乙5405　武丁卜辭
小匕　善2822　武丁卜辭
亞匕己　乙2732+3068;善681　武丁卜辭

多父　乙2071,2678;甲3164,束2,明488;庫93;前1.46.4;林1.11.18
武丁卜辭
寧滬1.206　康丁卜辭
甲565　武文卜辭
小父　明續632,633　康丁卜辭
多母　乙5640,新學14,庫663,前4.25.5,8.4.7　武丁卜辭
坎002　庚甲卜辭
鄴三37.8;續6.21.3+拾3.5　武文卜辭
中母己　乙4507　武丁卜辭(參存1.1459)
匕母己　甲2426　武丁卜辭
小母　佚691,879;前1.3.4　武丁卜辭
金60　庚甲卜辭
小配　簠文10(參金553)
多兄　福6,上海85　武丁卜辭
甲918　廩辛卜辭
小兄　粹756　武文卜辭
弟　乙484,庫1506　武丁卜辭
多母弟　金361　康丁卜辭
多子　乙3083;3394,3441,3476,3764,3841,4003,4847;明1018;庫295;零2,甲3068;林1.14.5,2.25.9;珠531;下8.15,14.7　武丁卜辭
佚576　庚甲卜辭
甲380,2734　廩康卜辭
大子　钔子邑大子小宰　前4.16.6　武丁卜辭
亞斿于大子　虛
中子　㞢中子　明1201　武丁卜辭
中子旬疾,乎田于凡　明續192
御子屖小王不——御子屖中子不　京都1294
于中子祝子屖　續5.5.6
(子屖見甲3013,金415,庫429,續1.41.5)
中子　甲3281,鄴三34.10

中子王其賓　上8.10，衛70，河339　庚甲卜辭
中子歲　明117，河340，寧滬3.194
中子　別二東大7，誠3839，續1.46.5，粹409
中子召　粹408　廩辛卜辭
亞子　甲3011+3022，3050　武丁卜辭
多生　明續194"叀多生射"；明續347，京津1044　庚甲卜辭
甲380"叀多生鄉——叀多子"　康丁卜辭
多帚　佚321；庫　武丁卜辭
多介父　粹257，前1.46.1—3；別二東大10
多介　前1.23.1，1.27.4，1.45.6；續5.25.7；甲111　武丁卜辭
多介兄　拾2.15　武丁卜辭
多介子　乙2040"虫犬于父辛多介子——于父乙多介子"
多公　粹404，405；庫1022，鄴三47.4　武文卜辭
公　甲628，粹538，寧滬1.140　康丁卜辭

以上的親謂可分別爲：

祖(多，先，高，后)
妣(多，高，后，中，小，亞)
父(多，小)
母(多，中，匕，小)
配(小)
兄(多，小)
弟，母弟(多)
子(多，大，中，亞)
生(多)
婦(多)
公(多)

以上的稱謂，大多數皆是卜祭辭中所見，其非卜祭之辭的稱謂，亦多指亡故的親屬。其中武丁卜辭"由多子乎往——于母子"（乙775））廩康卜辭鄉多子(甲380，2734)以及庚甲、康丁卜辭中的"多生"則是生稱。"多子"與"多生"爲對，生或讀作姓，或讀作甥。

卜辭賓祭中子，祭子與祭父相同，如武丁卜辭云：

旬多父　庫93，前1.46.4
旬多子　明1078，林1.14.5

旬或是祭名。武丁卜辭中有"小子虫羽"(河794，795，849)和"且丁弗若小子"(乙3891)。金文如"中子日乙"段(三代6.36.1)，有中子；又如者婤諸器(三代17.26.6—7，17.27.1—2等)有大子，都與卜辭同。惟金文中的"小子"多是官名。

多帚(婦)或係一種身分。多介之"介"，舊釋如此，字從人從小，或是叔字(金文叔從小)。稱多介的均是武丁卜辭。

多士"爾先祖成湯"，春秋金文弔尸鎛"典其先舊，及其高祖"，稱"先祖""高祖"皆沿殷制。

第二節　配偶的稱謂

一、母

虫大甲母匕辛　粹182　武丁卜辭
虫示壬母匕庚犬　甲460
虫大乙母匕丙一牝　甲254+284
于且丁母匕甲御　續1.35.1
貞尞于王亥母豕　乙6404
卜丙母匕甲歲叀牛　河271　庚甲卜辭
告夒母卅……　明續482　康丁卜辭(或晚)
其又三匚母，老　粹120　武文卜辭
求生于且丁母匕己　上26.6

二、妾

虫于王亥妾　鐵206.2　武丁卜辭
辛丑卜于河妾　上6.3
來庚戌虫于示壬妾妣[庚]　續1.6.1
□辛示癸妾匕甲　拾1.8
戊辰虫伐于涉，卯辛庚示妾　金481
子媯妾　金548

三、妻

虫于示壬妻妣庚　乙1916　武丁卜辭
且乙妻　掇一184
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妣己　續1.39.3

四、奭　祖庚及乙辛卜辭(見第十一章第五節)

卜辭中先公先王配偶的稱謂，有母、妾、妻、奭四種。妻、妾兩稱多屬武丁卜辭，奭僅限於祖庚和乙辛的周祭卜辭。試將前三種稱謂與乙辛周祭卜辭中法定配偶之稱奭者比較如下：

$$\left.\begin{array}{l}\text{示壬母匕庚}\\\text{示壬妾匕庚}\\\text{示壬妻匕庚}\end{array}\right\}=\text{示壬奭匕庚}\quad\text{上}1.6+1.8$$

示癸妾匕甲　＝示癸奭匕甲　上1.6+1.8
大乙母匕丙　＝大乙奭匕丙　上1.12
且丁母匕己　＝四且丁奭匕己　上3.10

由此可證母、妾、妻、奭均是同義。王亥之配或稱母或稱妾，亦可爲證。

"丁妻二妣己"，可參看下述二辭：

御于二妣己、妣丁、子丁　庫1988　武丁子組卜辭
其又于丁、匕己　甲2647　廩辛卜辭

以上先祖配偶之稱母、妾、妻者，有很多是同於其稱奭的法定配偶的。但也有不在法定配偶之例的，其原因不外乎：(1)先公不參加周祭；(2)上甲三匚四世配偶不參加周祭；(3)旁系不參加周祭；(4)其它。玆分別之如下：

(1)夒母，河妾，王亥妾(母)
(2)三匚母
(3)卜丙母匕甲
(4)丁妻二匕己，庚示妾

也有少數稱奭的而被摒除於周祭之外的，如第十三章第一節所述庚甲卜辭中"且辛奭匕壬"和"羌甲奭匕庚"，是不見存於乙辛周祭卜辭的。

在此應補上甲的配偶，卜辭云：

庚子卜王，匣、匕甲、厚匕癸　前1.38.4　武丁卜辭(或晚)
叀小乙、匕庚　甲905；明續662　康丁卜辭

試比較兩辭，匕庚爲小乙之配，則匕甲爲上甲之配。先王以上甲開始，用天干之首，而上甲之配名甲，也是很可能的。如此爲可能的話，則下列庚甲卜辭中的母匣可能是上甲之配：

乙丑卜王曰貞祭母匣，才□月　河358
己亥卜王貞母匣　哲庵藏骨
今日母匣　誠3619

卜辭先妣之前加區別字的，共有五類：(1)高，(2)后，(3)亞，(4)中，(5)司。玆先述其前三項。

一、武丁卜辭

貞勿虫于高匕己、高匕庚　前1.36.5
于來己亥耏高匕己眔匕庚　續1.39.8；哲庵202
貞㪔羌自高匕己——貞㪔羌自匕庚　乙6746
自高匕己、匕庚于后匕己　粹397
虫于高匕己　前1.34.7，1.35.1；哲庵201，242
虫匚于高匕己　粹399，上6.7
御于高匕己　續1.39.5；前1.34.6
于高匕己御——于匕己御　乙2640，7144
勿于高匕己御　乙5319(高作京)；前1.34.5，乙7572
彳伐高匕己　粹398(高作京)
㞢于高匕己　乙5462(高作京)
尞于高匕己　珠1　高匕己壱王　乙3429
虫于高匕庚　前1.36.4；燕287
御于高匕庚　明65
自高匕庚　庫63)
又㞢高匕丙　明續94；鄴三42.1
丁酉卜王，虫亞匕己　誠661
虫于亞匕己——勿㞢匕己　乙2732+3068

㞢妾于匕己　乙2729（與上片或係一片，參京津853）

二、武丁或祖庚卜辭

庚子卜王，匚、匕甲、后匕癸　前1.38.4

三、廩辛卜辭

庚戌卜何貞辛亥其又后匕辛，鄉　佚266

庚寅卜何貞叀𢅭戒于匕辛

庚寅卜王貞羽辛卯其又后匕辛　珠363

其又𢼄后匕己　思泊藏契 乙23（或康丁卜辭）

四、武文卜辭

其𠦪生于高匕丙　前1.33.3

以上的諸妣，試將示壬以來有關的法定配偶排列於下，數字代表其次第，括弧數字代表期數：

示壬	大乙	大甲	中丁	祖乙	祖辛	祖丁	小乙	武丁
庚$_1$	丙$_1$	辛$_1$	己$_1$癸$_1$	己$_2$庚$_2$	甲$_1$	己$_3$庚$_3$	庚$_4$	辛$_2$癸$_2$
	高匕丙$_{(1)(4)}$			高匕己$_{(1)}$		后匕己$_{(1)(3)}$		
				高匕庚$_{(1)}$		亞匕己$_{(1)}$		
							后匕癸$_{(2a)}$	
								后匕辛$_{(3a)}$

先王只有大乙的法定配偶名丙，但此以後一定有若干非法定配偶的丙，如武丁卜辭中有母丙（小乙輩的配偶）。

武丁卜辭的后匕己和亞匕己應指祖丁的法定配偶，因爲在武丁時妣己是武丁的祖母輩，在此前中丁和祖乙之配都名妣己。因此，高妣己應屬此二王之一的配偶。但“高妣庚”必須是祖乙之配，因卜辭有“高匕己、高匕庚”的順序，故雖然示壬之配名“庚”，但其前並無“匕己”。高匕庚是祖乙配，在其前的高匕己則可以是祖乙、亦可以是中丁配。有此推定，則武丁卜辭的高、后、亞諸匕應如下的排列：

大乙配　中丁或祖乙配　祖乙配　祖丁配

高匕丙　明續94；鄴三42.1

高匕己一高匕庚　前1.36.5

高匕己一匕庚　續1.39.8

高匕己一匕庚——后匕己　粹397

高匕己一匕己　乙2640

匕己——亞匕己　乙2732+3068

祖庚卜辭中的“后匕癸”在匕甲（祖辛配）之後，在其前中丁配名癸，在其後武丁配名癸，此“后匕癸”可能爲武丁卜辭中的母癸，即小乙輩的配偶。又在后匕癸前之匕甲也可能是祖丁的非法定配偶（續1.35.1）。

廩辛卜辭中的后匕辛是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因在其前大甲配也名“辛”。

康丁卜辭中的后匕己同於武丁卜辭的；武文卜辭中的高匕丙，也同於武丁卜辭的。

武丁時代的午組卜辭云：

中匕不𦣞　乙5405

中匕合文。明續520有“中匕”的殘文，摹作中乙。但此“中”字，乙編作中，明續作乇。

庫645武丁子組卜辭云“御司匕甲”。晚殷金文有司母戊方鼎。凡此司字多在母妣之前。卜辭又有：

司匕　鄴三34.7　武丁卜辭

司癸　乙4507,5985　武丁子組卜辭

司戊　乙5327　武丁午組卜辭

三司　清暉177　祖甲卜辭

司辛　甲824　廩康卜辭

乙丑卜其又歲于二司一牝　甲875

…司女大室　粹1251

又司女　佚466

凡此司癸、司戊、司辛疑皆先妣，乙3174云“我且司𡆥光，若，”“且司”疑與“且匕”相類。二司、三司、司女（母）之司即金文之姛（三代5.8.2，11.28.3，11.42.1—2，16.40.5 17.26.6—7，17.27.1—2者姛諸器）。

在母前的區別字，則有以下各例：

一、司　司母戊方鼎　晚殷金文（考古學報7，圖版64丁）

二、中　中母己　乙4507　武丁子組卜辭

三、匕　匕母己　甲2426　武丁𠂤組卜辭

第三節　女字與帚

戊辰卜𢓊貞酌用豕至豕龍母　乙4911+5985　武丁卜辭

庚子子卜小宰御龍母　乙4507

匕丹壱王一匕丹弗壱　乙4968，6431

㞢母壬一㞢母癸一㞢母庚一㞢母雈　甲2902

貞叀妹一叀媐一叀㛸　甲3418

妣戊𡠚一妣戊䋈一妣戊妗一妣辛㛊一妣辛𡡉一妣癸𡣍一妣乙婭一母庚　乙4677

妾妨　乙5405

魯不其妨一舌子不其妨　甲3000

乙酉卜王占𢦏母冥…　續5.7.5

娥冥　菁7

媍冥　粹1237

即于扶中娃　寧滬1.231　康丁卜辭

其𠦪年于虎母鼎　明續461

其𠦪年于虎母，叀今日彭，又雨　粹850

其𠦪妣癸㛛母、妣甲𡠗母，叀　庫1716

辛酉卜隹皋母壱雨　鄴三39·1　武乙卜辭

衮匕母一衮𠦪母　燕續3　文丁卜辭

（上略）娍𧦝妨　前2.11.3　乙辛卜辭

𡝐𧦝妨　下25·16

由上可知下列的事實：（1）先妣有稱私名的，如妣丹，魯，舌子，娥，娍等，卜生育之事，亦同此例；（2）先妣有在廟名後系以私名的，如“妣甲𡠗母”。第一例“龍母”分書，其它凡稱“某母”的都是合書。乙4677一甲中“母庚”凡三見，兩次直行分書，一次横行并書，“妣辛”二見而直行横行各一。由此可知“母”“女”二字不別，合書分書同用，則婭、𡛷等字應讀作“亞母”“它母”，也是先妣的私名。

王國維的女字說，曾以爲周代金文中的“某母”乃是女子的“字”，凡母氏爲其女作媵器而稱其女爲“某母”，或女子自作器或爲他人作器而自稱“某母”。女子稱“某母”猶男子稱“某父”，乃是美稱（觀堂3.18—19）。今由金文，重述其例證如下：

許弔姬可母　蔡大師鼎

囟孟嬀媚母　陳伯元匜

中姞義母　中姞匜

虢　妃魚母　穌甫妊鼎

姬原母　燕侯段

季姬牙　魯大宰原父段

叔姬霝　叔姬簠

曾　姬無卹　曾姬無卹壺

［國］［行］［姓］［人名］

以上的女名若可、媚、原、義、牙、霝相當於說文女部自娀至嫛十七之“女字”的妸、媚、嫄、娥、嬩、孁。可、原等字於金文不從女，而詩生民閟宮的“姜嫄”實是姜姓嫄名。由此可推乙4677之婭、𡢁、𡛷等字亦可能是女旁的“女字”。由此亦可推卜辭致祭之𡜁當是先妣的女字，

郭沫若在其骨臼刻辭之一考察中，對於武丁卜辭習見的“帚某”，曾作了一番解釋。他以爲“帚某”爲人名，帚爲“婦”之省文，帚下一字乃是女字，帚某乃是殷王的妃嬪。

以帚爲婦，以帚某爲生稱，都是十分正確的。帚下一字常常是女旁的，它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女字即女名，一種是女姓。試以卜辭帚某與金文的女姓比較如下：

帚好	乙743；前5·12·3	金文有好姓
帚姜	乙3130	金文有姜姓
帚妊	乙1329；前8·14·3	金文有妊姓

但是卜辭中有60個以上的“帚某”，與姓相合的很少。若是帚某是姓，婦好乃是子姓，便是殷的同姓；只有在異姓的國內才以姓稱女子。在卜辭中，帚某常指一個人，如云：

御帚好于匕甲　林1·22·11　武丁卜辭

弗其𡢗帚好　前7·27·4

乎帚好見多帚于𧗿　虛

乎帚好先共人于龐　前5·12·3

羽丁巳乎帚好往于囗　續3·39·2

帚好㞢子　別二 中村

帚好冥，不其妨　明2361

帚好亾禍　掇一444；寧滬1·491；鄴三43·8　武乙（？）卜辭

戠帚井于夒　寧滬 3·238

匕己弗希帚囗　續 1·38·4，存 1.1011

因此我們還以爲帚下一字是名不是姓。

關於此"帚"字，似係一種婦女的身分，卜辭云：

多帚　佚 321，虛

三帚　前 1·30·5

出于帚，叀小宰　甲 2959，鄴初 39.4

出于帚三豕　燕 610

御帚于囗丁　前 5·29·5

于母丙御帚　前 1·28·3

御吳于帚三宰　續 1·44·6

乎帚先　上 29·2

勿乎帚往　鐵 73·2

多帚、三帚是集合的稱謂，"乎帚"則帚是生稱，"出于帚"則帚已故。

第四節　桒生

卜辭有桒生與受生的記錄，其辭云：

戊申卜桒生五匕于匕于父丁　乙 1704　武丁卜辭

乙未卜于匕壬桒生　乙 4678

帚好出受生一王占曰其出受生　師友 1·80—81

貞其出受生　存 1.1065

庚辰貞其桒生于匕庚、匕丙，才且乙宗

辛巳卜其桒生于匕庚、匕丙牡羝白豕　拾 1·10　武乙卜辭

辛巳卜其桒生于匕庚、匕丙牡羝白豕　粹 396（參綴 56）

桒生于妻匕庚　同文例 175　桒生汎于……　存 2.773

囗辰卜其桒生于且乙母匕己

癸未貞其桒生于高匕丙　前 1·33·3

武乙卜辭所桒生的對象是

高匕丙（大乙配）

匕庚（可能是祖乙配）

匕己（祖丁配）

匕丙（可能是祖乙配，參元 50）

武丁卜辭桒生於五妣，此五妣當是乙 4678 所述的

大甲配　"于匕辛"

大庚配　"于匕壬桒生"

大戊配　"乙未卜于匕壬桒生"

中丁配　"于匕己"

祖乙配　"于匕癸"

桒生與受生是相對的，猶桒年與受年是相對的。桒生是求生（求子），受生是有子，卜辭所謂"冥"。卜辭有記"祓不子"之一例：

囗亥御帚鼠不子于匕己　續 1·39·4

御即禦除之禦，御不子即祓除不子。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云"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鄭箋云"弗之言祓也，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漢書戾太子傳注云"禖，求子之神也"。

第五節　集合的親稱

卜辭中有於某些親稱前加以數字者，指定爲某幾個某些輩分的親屬，其例如下：

三公　丁巳卜三公、父二歲，叀羊　粹 406

此片若是康丁卜辭，則"父二"是祖庚、祖甲，"三公"之公作"台"，應是合字。它似指武丁前一世的陽甲、般庚、小辛、小乙中之三；此片若是武乙卜辭，則"父二"是廩辛、康丁，三公是祖己、祖庚、祖甲。屬於武乙的可能較大。

三且　弜至于三且　甲 627

丙子貞父丁劦一弜至［于］三且　明續 623

庚子卜其又歲于三且，其用歲　輔仁 63

此三且當是武乙稱祖己、祖庚、祖甲。

二且　祉于二且歲　粹 416

壬申祊二且　乙 393

此當是武丁稱祖丁、南庚。

三父　庚寅卜品貞告于三父　珠 1048

出于三父，伐卯宰　乙 2172

出于三父，卯羊　甲骨文例頁 31

貞御于三父三伐　乙 4687

此三父當指武丁前一世四王中之三。

二父　于父己、父庚既祟彰一罘二父彰　明續 634

辛亥卜兄于二父一匕，王受又　明續 635

于多父召一于二父己、父庚召　寧滬 1·206（清華藏骨）

此廩康之世稱其父己、父庚二父。

四兄　庚寅卜囗貞御于四兄　束 44

此當指武丁卜辭習見諸兄之甲、丁、戊、己四人。武丁時另有兄庚，僅鄴初 38·4 一見，所以不計於四兄之內。乙 8658 有"四兄"的殘文。

三兄　壬辰卜大貞羽己亥出于三兄，十二月　金 500

此是祖甲稱其諸兄己、庚、壬。

辛未卜貞史其祉三兄，王受又　甲 1949

此是廩辛稱其兄丙、丁、己。

三子　丁巳卜囗，方三子　庫 189

同片有父戊，大約是武丁卜辭。武丁卜辭中有子丁、子庚、子癸。

五居　囗丑出于五居至于蘢刳　前 1·30·5＋2·25·6

庚子卜貞其出于五居宰　庫 1542

二辭皆武丁卜辭。居字从尸从倒"子"，並非居住之居。五居即五后，卜辭后作"毓"，亦即育字。卜辭"至于多后""后且丁"等皆作"毓"，但"毓且乙"（甲 414）亦作"居且乙"（上 20·12），"毓且"（甲 842）亦作"居且"（粹 401），而"居匕癸"（前 1·38·4）即"毓匕癸"。詩下武"三后在天"，書呂刑"三后成功"，此周代稱先王爲"后"之例。此五后可能指大庚至中丁五王（包括小甲、雍己、大戊），武丁卜辭云

己卯卜羽庚辰出于大庚至于中丁一宰　下 40·11，前 1·6·1

既致祭于庚日，又用宰牲，均與上述庫 1542 相類。

二匕　庚辰卜囗貞出于二匕　柏 44　武丁卜辭

出二匕　掇一 234

五匕　戊申卜桒生五匕于匕于父丁　乙 1704　武丁卜辭。

此五匕當是乙 4678 桒生的五匕；即大甲配匕辛、大庚配匕壬、大戊配匕壬、中丁配匕己、祖乙配匕癸。

第六節　族

卜辭所記之族，約有以下四種：

王族

乎王族先　河 589　武丁卜辭

令…王族　鐵 93·1

勿乎王族凡于䣙　續 3·7·9

乎王族罘䣙　續 6·14·6

叀壆…王族　前 5·7·8

㣇氐王族从𡆥蜀戴王事　前 7·38·2

亞氐王族罘黃，乎王族出囗囗、亞唐東，才口　誠 356

乎王族祉从原一勿乎王族祉从原

雀其乎王族來一雀弗其乎王族來　乙 5311＋5807＋5876

王族　前 5·8·1；珠 1027

王族爰多子族立于召　明續 224

王放不遘　甲 2647　廩辛卜辭

王旋追召方于囗　明續 616　武乙卜辭

多子族

叀多子族令从𡆥蜀戴王事

㣇氐［多］子族［从𡆥蜀戴王事］　林 2·25·17

叀［多］尹令从𡆥蜀戴王事　下 38·1　武丁卜辭

令多子族罘犬侯璞周戴王事

令多子族从犬罘𡆥蜀戴王事　通 538（前 5·7·5＋6·51·7）

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戴王事　續 5·2·2

三族

令三族从沚馘伐土方　甲 948　武丁卜辭

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𡧊　京津 4387　武乙卜辭

罘令三族　下 26·16

于丁令馬一叀族令一罘令三族一叀三族令　寧滬 1·506

五族

五族其雉王衆　鄴三 38·2　康丁卜辭

五族戍弗雉王衆　鄴三 39·10

王其令五族戍𢀛　粹 1149

王叀风令五族伐羌　下 42·6

以上的卜辭，大率皆關乎師旅之事。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云“族，部屬也”。卜辭王族與多子族不同，與三族自亦不同。武丁時代，此三種所从的主帥不同：

王族一畢，𢓊，亞，雀

多子族一犬侯，亼旨，𢓊

三族一沚戓

而康丁時代的五族則是屬於戍邊的五個族。

殷代的家族制度，一時尚不易考定。左傳定公四年所記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六族稱爲殷民，則皆是子姓之族，姓族之下又分別爲宗氏（宗族）、分族（家族）。此等關係，相當於左傳襄公十二年所述的“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姬姓，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殷民六族皆子姓，臨於宗廟；六族分別臨於其祖廟、分族分別臨於其禰廟。

姓、宗、氏、族表示着親疏層次的關係，而四者又往往互混。左傳隱公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對於姓、氏、族有了較明確的界別。但正義云“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杜預釋例的族實指宗氏以上的同姓關係。

卜辭的“族”，似乎介於姓族與分族之間，約略相當於“殷民六族”之族，乃是“氏族”。它和我們所提到的“族邦”之族是相近的，而與族名與邑名亦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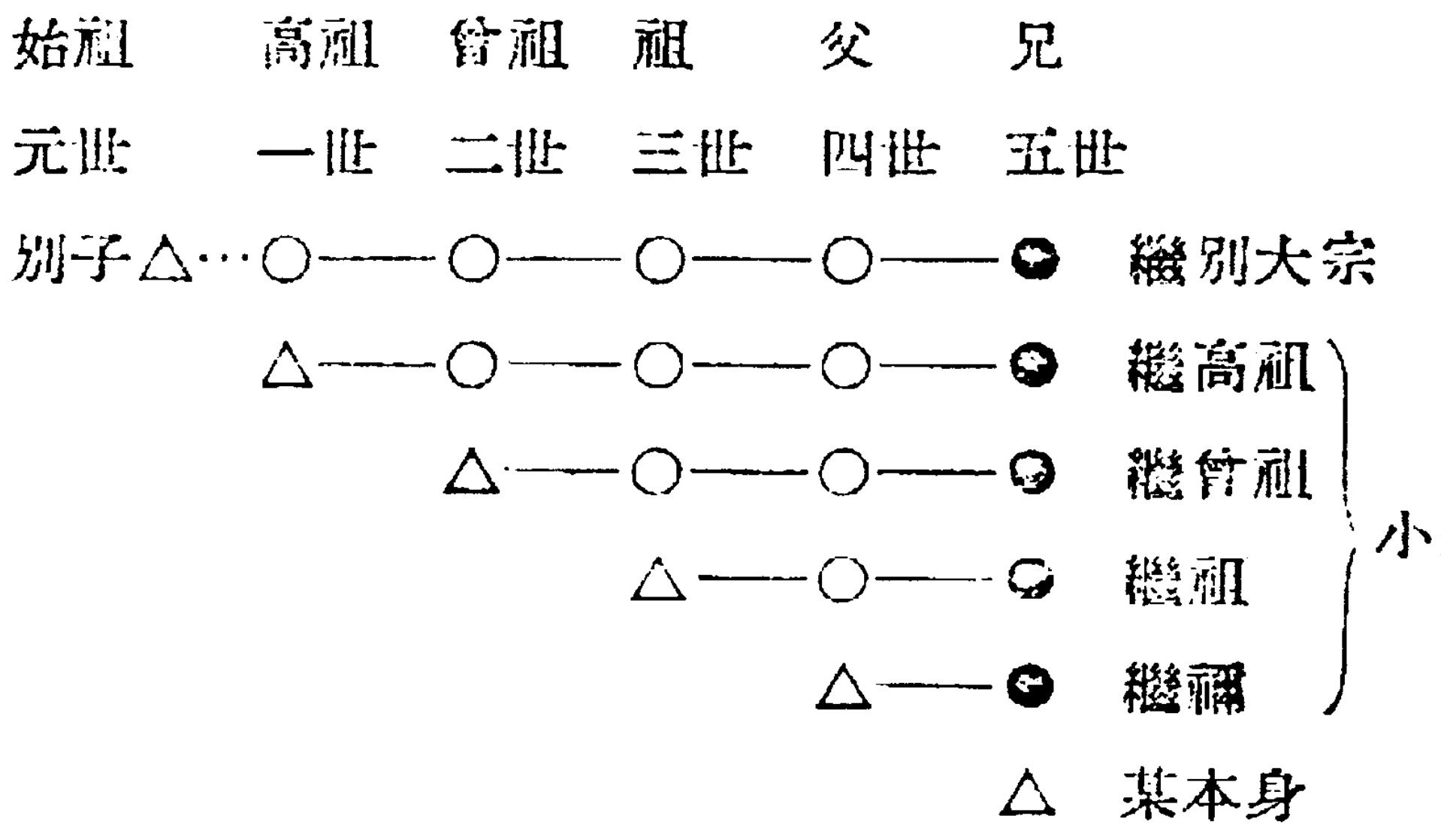
第七節　關於宗法

由卜辭所記的祭祀系統、親屬稱謂、王位繼統法和宗廟宗室制度，可見殷代對於親屬間的親疏關係已有所區別。宗法乃家族制度下所產生的，其原因不外乎祭祀範圍的限制、喪服的久暫、土地的繼承、婚姻的禁忌和收族等等。但就祭祀範圍而說，殷人徧祀其多祖、多妣、多父、多母、多兄，若每一代都繼續不斷的徧祀，勢必至於無法徧祀。因此凡久遠的親屬采逐漸淘汰之法。保留與淘汰的法則，即所謂宗法。在男系的家族制度

下，兄弟長幼之分是宗法中最重要的，所以清儒程瑤田的宗法小記於宗法敘言開宗明義說“宗之道兄道也”，其義蓋謂宗法除尊尊（敬其所祖）親親（親其所親）以外實爲長長（長幼與嫡庶之分）。

現有的材料，還不足以說明殷代宗法及其具體的情況，即西周的宗法制度亦因缺乏具體材料而難以敘述。根據大雅的鳧鷖、公劉、板諸篇，以及西周金文中有關“大宗”“宗室”“宗子”“宗婦”的稱謂，西周宗法之存在應爲事實。戰國時七十子後學所傳宗法，始比較詳備，見載於禮記的喪服小記和大傳。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指大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指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指小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又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謂宗姓）別於上，而戚單（謂親戚別屬）於下”。白虎通所述略同。說文“祖，始廟也”，新附“禰，親廟也”即所謂父宗。

據禮記所述，凡大宗一小宗四，如下表所示：



— 父子直系

○ 各世的宗子

△ 宗子之弟爲別子

◑ 宗子爲本世所宗者

某本身所宗之兄凡五：其一爲與某同始祖的同世宗子，是爲大宗；其四爲與某同高祖、同曾祖、同祖、同父之諸兄，是爲小宗四。某爲次子（即別子），故不能繼其父若祖，而以其兄爲宗。某之長子（在第六世）奉某爲禰，成爲小宗。某之次子所宗大宗與某同；所宗小宗四則變易其一，某之次子不復宗某所宗的繼高祖小宗，因已在五世以上，而宗某之長子。此即所謂“五世則遷之宗”，“六世親屬竭矣”。五世同高祖以上的親屬，退出小

宗，不再爲親屬。至於繼別之大宗，則某宗之，某之長子、次子及某的孫輩永遠宗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

上所述者可暫視作周制的宗法。它與殷制自有不同。卜辭中有關宗法的材料除前述大小宗和王位繼統法以外，尚有記述“家譜”的：

兒先且曰吹

　吹子曰𡘋

　𡘋子曰㝵

　㝵子曰雀

　雀子曰壴

　　壴弟曰啓

　壴子曰㚔

　㚔子曰養

　養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𩙡

　御子曰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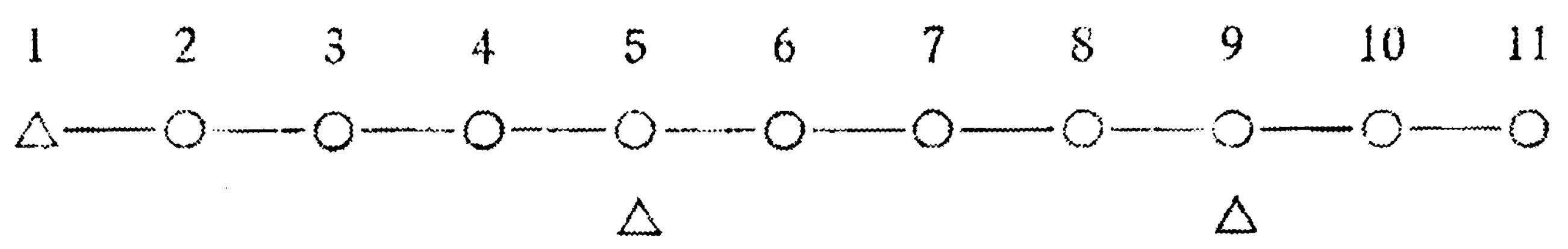
　𢦔子曰𡧊　庫 1506　武丁刻辭

　□子曰□

　□子曰□　燕 209

帶妥子曰𡨦　乙 4856

庫 1989 雕獸角上亦仿刻庫 1506 的全辭，乃是僞作。庫 1506 向來以爲僞刻，1949 年春與朱德熙、馬漢麟再三討論，確認爲原刻（張政烺見告，他也早已肯定它是眞確的）。最近我們得到拓本（圖版貳拾下），更可證其不僞。此兒的家譜，依前述形式，表示如下：



這在九世之內列二弟名，與周制不同，而和殷代周祭制度之祭及及王位的諸弟則相近。

二三十年前出土的三柄句兵，所謂“易州三戈”著錄於三代19·20—21、夢鄣 2·1—3。初傳出於易州，後說出於保定南鄉，又有人說出平山縣，皆在河北省東部與河南交界處，當太行山之東。王國維商三句兵跋曰“器出易州，當爲殷世北方侯國之器”。“三

器之文蟬嫣相承，蓋一時所鑄”（觀堂 18·1）。其銘如下：

大且日己　且日丁　且日乙　且日庚　且日丁　且日己　且日己　六祖戈

且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中父日癸　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　六父戈

大兄日己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丙　六兄戈

此三戈的特點是：（1）內端花文皆相似；（2）銘文順讀時，刃向上；（3）銘文從左讀起，即自援端至內端。此三特點與另一“三祖戈”（三代 19·19·3）相同。銘文順讀時，刃向上，可知此等鑄銘的戈不是實用的，而是陳設用的儀仗，如顧命所謂“執戈上刃”。

六兄戈平列六個兄名，六父戈平列六個父名外並於首行列“且日乙”，六祖戈平列六祖外並於首行列“大且日己”。三戈分別列祖輩、父輩、兄輩的六名，六父戈的“且日乙”高於六父一輩，則六祖戈的“大且日己”可能也高於六祖，所以三世都以六爲基數。六兄戈同名癸者二人，六父戈同名癸者四人（其中兩個大父一個中父俱名癸），六祖戈同名己者二人。凡此同名者若皆係同父的關係，則兩兄癸的親兄弟必須在十一個以上。四父癸的親兄弟必須在三十一人以上。如此甚屬不可能，所以同名者可能屬於不同的房。若此爲可能，則作器者所宗之六兄從同父的親兄直到同高祖之父的從兄，加上同始祖的從兄，共爲六世，較周制多出一世。

我們若以“大且”“大父”“大兄”爲大宗的稱謂，則無解於兩個“大父”的並立。“中父”和“大父”如何區分，亦不能深解。因此三戈所表示的意義，尚屬有限，不過由此窺見它與周制的不同而已。

卜辭的大宗是王室的直系，每世一王，惟有直系的配偶可以參加周祭。直系不一定是長兄，但必須其子繼爲王位者方得爲直系。卜辭所記大宗是王室的大宗與繼統關係相聯結，與周代的宗法不盡相同。

對於殷代宗法的具體組織，雖然在卜辭中難以求到，但由於祀典的繁重而且有系統，可以推想當時親屬關係的分別一定極其嚴密。在執行祭祀之時，祝宗巫史一定握有極大的權力，他們的職業就是維持這種繁重的祭祀儀式，而祭祀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的親

屬關係的不同待遇。我們在"舊臣"之中,見到只有巫和保最重要而最受尊敬,他們是宗教的與王室的負責人。

在親屬關係上,我們也見到女子地位較殷以後的來得高些。他們享受稍次於男子的祭祀,他們參加戰役,有在他們名下的農田。

兄終弟及的王位繼統法,應理解爲兄長在政治上優越於羣弟,而不能理解爲兄弟的平等。周代傳嫡之制雖然是特别的提高了長子的特權,但即使在殷代長幼之别在繼承王位上還是重要的。殷代在王位的繼承上,雖然是兄先及位,但享受直系待遇的不一定是長子。雖然殷制不以長子爲直系的條件,而以傳位於其子爲直系的條件,但是一世只有一個直系則與後世宗子有相近的性質。

第十五章　百　官

第一節　臣正

卜辭中所見官名約有二十多個,它們和西周及其後的官名都有關係,但不盡相同。我們爲了方便起見,將它們分爲臣正、武官、史官三類。

一、某臣、正

子效臣田婁　鐵175.1　武丁卜辭
乎雀臣正　虛　王氐臣正　乙6414
令七臣——令雀七臣　甲215+229　臣作目
令吳耤臣　前6.17.5
令吳小耤臣　前6.17.6
吳弗其氐王臣　鐵1.1　貞叀吳乎小衆人臣　存2.476
令小王臣　京津2099
氐㞢元臣　前4.32.5
不祥㞢臣于羌,氐子㚔　下33.12
王叀望乘——王叀尸正　鄴三38.1　武乙卜辭

以上各辭在臣、正之前都有人名、族名或稱號。卜辭名詞與名詞結合而成爲一名詞組時,其在前的名詞是形容性的,因此"雀臣正""王臣"是雀之臣正或王之臣。王與族邦之有臣正,反映於殷人自然崇拜中以爲帝亦有臣正。

由上諸辭,可知王、小王有臣,而子效、吳等也有臣。其中的雀,在卜辭中卜其年,而雀有其"人",當是一個不小的族邦。㞢可能是以族爲名的族邦,卜辭有

㞢邑　粹1213,續5.4.3,乙7385
㞢邑　林2.8.1,乙7385
㞢族　菁11.7

㞢族尹　前7.1.4
㞢女　菁11.7

吳是暫時隸定的一個字,並不是"吳"。這個人"氐王臣",是很重要的。武丁的太子孝己早亡,於卜辭稱爲小王,小王當是太子的一種稱號。卜辭"令小王臣""令吳耤臣",小王也可能是吳,祖庚卜辭云

庚午卜出貞王吳曰(下略)　金78

此王吳可能是祖庚曜的生稱。吳有耤臣,可能是管理耤田之臣,西周晚期金文𢦔𣪘曰"王曰:𢦔,令女乍司土,官嗣耤田",是王有耤田;西周初期金文令鼎曰"王大耤農于諆田",是王耕於耤田的記錄。

"王臣"的名稱亦見於西周初期金文,大盂鼎"夷司王臣"與"人鬲"幷爲所賜的奴隸。但王臣以"伯"計,人鬲以"夫"計,這兩等人是不同的:王臣原是被征服的族邦的有司,而人鬲原來就是奴隸(歷史研究:1954:6:96)。由此可知大盂鼎中的"王臣"本來是族邦的有司。

二、臣、小臣

臣不其⿱⿰丶丶羍——臣⿱⿰丶丶羍　乙2093　武丁卜辭
乎臣往于夫　虛
臣其工汈——臣弗工汈　甲3022+3070+3107
小臣允出——小臣亾　乙2835
叀小臣令衆黍　前4.30.2,續3.47.1
令少臣取𤊾羊鳥　甲2904
小臣㚵　乙2451
我家舊老臣亾㞢我　前4.15.4
…昔我舊臣…　庫1516
小臣令　河586　祖庚卜辭
叀馬、小臣　粹1152　廩辛卜辭
其令小臣　甲2766
叀馬、小臣　粹1156　康丁卜辭
其乎以多方屯小臣——其教戍
亞立,其于右利——其于左利　粹1162(圖版貳叁,6)
叀才茲小臣令□　前4.27.5　乙辛卜辭

凡此臣、小臣、老臣、舊臣都是官名；少臣即小臣，與叔尸鏄同。

卜辭中的"臣"字除用作名詞外，亦作動詞，武丁卜辭云：

己酉卜亞，侜其隹臣——己酉卜亞，嬪其隹臣　乙4677
印方臣……
尸其臣商　京津1220

此處的"臣"與多士"臣我監五祀"、顧命"敉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同是動詞。西周中期金文克盨和梁其鼎"畯臣天子"、梁其鐘"農臣天子"，皆謂臣服於周王。卜辭中動詞之"臣"說明了兩事：一、殷王與它邦有臣服的關係，二、它邦所臣者是商，則商爲當時大邦殷的稱號。族邦與小臣對於商國的臣服關係，尚表見於以下卜辭：

缶不其來王——缶不其來見　乙5393　武丁卜辭
貞□來王，隹來？允至，氐龜：鼉八，鼈五百十，四月　哲庵199（圖版貳壹，1）
小臣咏王　甲1267　廩辛卜辭
小臣𠂤萈（覲）　甲3913

此卜缶之來王或來見，卜小臣某之來王與來覲。來見、來覲是來朝，與來王不同，來王當指臣服。商頌殷武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此所謂"來王"與卜辭同；所謂"曰商是常"，與卜辭"尸其臣商"（京津1220）同。

卜辭的小臣至少有兩類：一類是多方的小臣，記其來王來覲等等；一類是王朝的小臣，即臣正。卜辭中記個別的先正舊臣爲祟於王；又有"我家舊老臣亾壱我""昔我舊臣"，凡此舊臣都是殷王朝已故的臣正。

春秋時代宋遺叔尸鏄追述商事，說"伊少臣隹補"，指伊尹爲輔（傅）於湯，少臣即小臣，卜辭稱其官職爲尹。殷代晚期金文如小臣邑斝、小臣艅尊、小臣𧊒卣、小臣缶鼎記王錫小臣而作器，此等小臣顯然爲殷王朝不小的臣正。西周初期金文如小臣單觶、小臣宅𣪘、小臣謎𣪘、小臣傳卣亦是周王公的官吏。西周中期以後，臣與小臣成爲低賤階級作爲賞賜的東西，如大克鼎王錫善夫克以田、人並史、小臣等。

臣或小臣在殷代爲一較高的官名，在此官名之後常隨以私名，其例甚多：

叀臣舌令戈𡚬　前6.9.2　武丁卜辭
叀𠬝令臣𡆥兮　下34.5臣作目
乎臣𡆥兮　下37.6臣作目
王往逐兕，小臣甾車馬　菁1，前4.27.4（參綴117）

小臣𡆥　掇一343甲橋刻辭
小臣中　前4.27.6，7.7.2骨面刻辭；束13背甲刻辭
小臣从　骨臼例96骨面刻辭
小臣閈　庫1634骨臼刻辭
小臣鼎　甲2851
小臣高　哲庵109
叀小臣□至　珠327　祖庚卜辭
小臣冎立　甲2622，2647，2781　廩辛卜辭
小臣𠂤萈　甲3913刻辭
小臣□鄉　甲2522
叀小臣咏，翌日克又𢦏，小臣咏王　甲1267
叀小臣咏，克又𢦏，咏…　明續632
其乎小臣剌从　甲2830
其令小臣𩰫　甲1033
叀小臣剌以汇于中室
叀小臣口以汇于中室　甲624　康丁卜辭
叀小臣牆令乎从，王受又　粹1161
叀小臣妥𨥁不……乍自魚　粹1275
叀小臣𢾅——叀小臣□　明續760
小臣𨒌　珠706　武乙卜辭
王其寧小臣舌，叀乍册商□□，王弗每　前4.27.3　乙辛卜辭
弜改其唯小臣臨令，王弗每　前4.27.2
小臣醜……其乍圉于東對　林2.25.10
小臣牆从伐　劍212刻辭
小臣×　前2.2.6，續3.32.4
附　小臣×　乙亥，王易小臣×□，才大室　小玉，古玉圖錄4.11
小臣舌　王易小臣舌渪賚五年　銅鼎，三代3.53.2
小臣𧊒　辛丑小臣𧊒入𪌗，宜才𦞠，以𣪘　石𣪘（殷虛發掘圖版貳伍）
　　　　王易小臣𧊒易才寢　銅卣，三代13.35.2—3
小臣妥　小臣妥　玉器，古玉圖錄Ⅲ：13.5

由上諸例，可知小臣受王之令，爲其征伐，爲其具車馬，爲其司卜事。武丁時代甲橋、背甲、骨臼、骨面上的卜事刻辭，其上的人名亦兼爲卜人之名，如小臣中或即祖庚卜人中。又康丁的小臣口可能是廩辛的卜人口；廩辛的小臣冎可能是祖甲的卜人冎。

康丁的小臣牆也出現於乙辛卜辭，武丁的小臣𡆥和武乙的亞𡆥同名，廩辛的小臣咏和康丁的"戍咏"（甲522，佚5）同名。凡此不同時代的同名者，很可能是此等名字乃是族邦之名，鄴三38.2"戍某"之某都是族邦名，可以爲證。

乙辛卜辭的小臣×，因字不清無法隸定，它可能和傳安陽出土的小玉同名。乙辛卜辭的小臣舌和殷代銅鼎上的小臣同名；乙辛卜辭的小臣妥與傳安陽出土的小骨器同名；安陽小屯發掘出來的石𣪘，和銅卣上的小臣同名。凡此都可能是同一個人，因爲它們同屬於晚殷乙辛之世。

佚733有"小丘臣"，是武丁時代的。

三、多臣

貞多臣伐𢀛方
叀王往伐𢀛　綴114，前4.31.3，庫1574，1741
勿乎多臣伐𢀛方　林2.27.7
叀多臣乎从𢦔　金487
叀多臣乎从祉𢦔　佚544
勿隹多臣乎　鐵160.4，哲庵243
多臣弗［其］幸　甲3477
我多臣𢦏缶　乙2600
□不其幸，多臣往羌　粹1169
𢓊追多臣，羌弗幸　甲3427＋3477
不䧹幸，多臣往羌　菁5247
我多臣亦𡆥　粹1207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多臣常常是受王之乎征伐邦方。他們的地位顯然和"衆"或"衆人"是不同的。多臣而冠之以"我"，則此多臣乃是殷王國之臣，可能是"臣"與"小臣"的多數稱謂，猶酒誥之言"諸臣"。

康丁、武乙之間有多

多辟臣其□　粹1280

叀多母𡆥一叀多辟臣𡆥　綴101

由於多臣與多母的對貞，多辟臣可能是嬖臣，乃親近的褻臣。鄭制（左傳昭元、昭七、哀五）大夫分上、亞、嬖三等，所以卜辭的元臣、小臣、辟臣可能也是等級有差之臣。

第二節　武官

四、多馬、亞、箙

多馬逐鹿，𤉲　乙4615　武丁卜辭
多馬爯叀　前4.45.5
多馬、亞其㞢禍　粹1290，前5.6.5
令多亞，亞𢓊𦬸𨒌眚陵𠧟至于𡨦𡇢从𡆥川从□𡇢　元16
叀族、馬令往
叀戍乎執一叀馬、亞乎執　甲3913　廩辛卜辭
叀馬、亞涉豕一叀衆涉豕　甲3916
其令馬、亞射麋　甲2695
來告大方出伐我自，叀馬、小臣　粹1152　康丁卜辭
叀馬、小臣
叀小臣𢾅一叀小臣□一叀馬𡆥　明續760
叀戍、馬𤰔，乎允，王受又　粹1156
馬其先王，兌从　粹1154
以衆，王弗每
叀馬乎取，王弗每　甲354
叀馬乎射，𡆥　金401
叀多馬乎射，𡆥一叀馬、小臣乎射，𡆥　粹934
叀戍、馬，乎𦋺往　寧滬1.507　武乙卜辭
于丁令馬一𦋺令三族
叀族令一叀三族、馬令
叀三百［射］令　寧滬1.506

武丁卜辭的"多馬、亞"是多馬與多亞，卜辭有多馬也有多亞。馬、亞都是官名。馬與以下的官名常常並舉

多馬,亞　武丁

多馬　武丁,康丁

族,馬　武丁,武乙

馬,亞　廪辛

馬,小臣　康丁

戍,馬　康丁,武乙

可見他們的性質是相近的。馬受令征伐與射獵,很可能是馬師,後世司馬之官或從此出。

卜辭的亞與多亞見於下列各辭:

多亞　乙974,1848;下41.9　武丁卜辭

乙丑卜才多亞　甲3098

午于多亞　甲3370

多亞若　鐵51.3

令多亞𢼄犬　寧滬2.16

亞亾不若　鐵37.1

亞𥄎保王,亾不若　庫1028

亞从止,㞢雪　下25.9

隹亞涉,子月一亞月一子　前7.39.2

亞氐王族眔黃,乎王族出西北,亞庴東才□　誠356

羽亞乞氐衆人𠂤丁彔,乎保我　前7.3.1

羽庚申告"亞其入"于丁一牛　佚340

亞立吏　前6.8.6

其又東方,亞𦟤其鰻　甲3913　廪辛卜辭

今日亞其往𩰫

今日亞其往宮,往來亾𡿧　續6.27.6

亞往田,亾𡿧　續6.15.5

其乎戍一弗利

其乎以多方𠂤小臣一其教戍

亞立,其于右利一其于左利　粹1162　康丁卜辭

其亞走馬　甲2810

亞戔𠃬龍,母啓,其啟,弗每,又𢦏　上30.5

王令𦎫㚔亞侯又　鄴三43.9　武乙卜辭

…以多田,亞伐…　粹1545

王令亞其从𢦏白伐方　前2.8.5　乙辛卜辭

凡此多亞與亞都是官名。晚殷金文有大亞父乙爵(北京圖書館)和大亞斗(雙劍Ⅰ:1.50,十二家契29),後者傳出土安陽。酒誥所述殷制"惟亞惟服"的亞、服都是官名,西周時代亦有亞與大亞的官名,如[illegible]殷"諸侯大亞",立政、牧誓"亞,旅,"臧𢍰"侯亞侯旅"。左傳文十五宋有亞旅,成二晉有"侯正亞旅"在輿師之次。

卜辭中的"亞"可以"保王""保我",可想見其關係。"亞立吏"云云當指其立使或𤔲事於侯伯,卜辭云:

立吏右从,我左从一隹我不若

勿立吏于南　明2324

𠫑立吏于𡧊侯　下4.3

𠫑勿立吏　北大藏骨

乎雀立吏　前5.23.3

𠬪衆人立吏于西奠𢼸白　林2.11.16

立𡘲吏　佚731

戊戌卜王貞余𡘲立吏(下略)　庫1807

此有可注意的三事:(1)除王以外,立吏者如𠫑雀等都是亞;(2)立吏的對象是侯伯;(3)立吏時或召集"衆人"同往,似是以武力與侯伯建立使者的關係。

官名"亞"以後往往另附一名,其例如下:

亞𠫑　林2.12.14甲橋刻辭　以下武丁卜辭

羽丙告尸于亞雀　乙3478午組卜辭

亞雀䍙我　前8.9.3,8.10.2子組卜辭

亞雀余人　前8.13.2子組卜辭

亞𡧊以羌,其御用　甲2464　廪辛卜辭

亞𠫑以𠂤涉于□,若　粹1178　武乙卜辭

亞𠫑其步十牛　鄴三44.1

郭沫若考釋粹1178以爲亞爲𠫑的官名,是正確的。這些隨在官名後的名字可能是私名,也可能是族邦之名。關於後者,因武乙的亞𠫑可能是武丁的小臣𠫑。武丁卜辭中亦卜雀和𠫑之年。

乙辛卜辭雖未見"多亞"之稱,但同時期的銅器銘文有"王飲多亞"之語(三代6.49.1)。此時期的銅器上,常鑄有簡單的銘文,大都是族邦之名而以亞形爲其匡廓。此等作爲匡廓的"亞形"實爲一種稱號的圖形化,茲舉例如下:

箙亞䍙奚角　三代16.47.2—3

亞(形中)奚殷　雙劍Ⅰ:1.18

亞叉殷　三代6.9.6

亞(形中)叉戈　三代19.16—17

亞弜㝬、爵、鼎、殷　金文編附錄上17

亞(形中)弜斝、角　同上

亞䇂卣　同上

亞(形中)䇂卣　同上

由此可知亞形中奚即"亞奚",餘同此,亞是官名。亞某或亞形中之某,常是族邦之名。金文編附錄上有若干族名同於武丁卜辭中的族邦之名;雖此等銅器多屬晚殷時代的,然其族名則是古的。

金文和文獻亞、服(箙)幷稱,武丁卜辭亦有多箙:

左多箙　乙4208

多箙　乙4212

五、多射、衛

多射不至衆　鐵233•1　武丁卜辭

令郭氏多射、衛　下25•8

令多射、衛　下25•8,26•1

令射、衛　續3•47•1

乎多射、衛　林2•30•2

令多射　上30•5

多射往𠂤,亾禍　續3•46•5

多射𠬪人于皿　燕90

令氐多射　燕659

𢍏不其氐射　林2•3•10

令多射□衛

令𦎫眔㫃工衛,㞢𠫑

令木𦎫長因衛,㞢𠫑　甲1167

令多射、衛　粹15　武乙卜辭

令多射于𩁹　金200

令𠫑以多射,若　庫3

叀多射以𠂤　明續479

以上的"射"、"多射"當如"多尹""多亞"之例,乃是官名。西周金文曰:

靜殷　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僕學射

害殷　官司夷僕,小射,底漁

趞鼎　啻官僕,射,士

由此可知西周與射事有關的諸官是小子、服、小臣、夷僕、小射、底漁、士等。底漁即左傳襄廿五之侍漁,杜預注云"監取漁之官",古人射魚,故底漁亦習射。夷僕、小射可省稱爲僕、射。

卜辭"多射、衛"似當讀作多射與衛,都是官名。衛字於武丁時作衛,廪辛以後作衛,與西周金文衛𩁹之衛同。以下各辭的衛,亦是官名:

乎衛——勿乎衛　續5•15•10,5•23•10　武丁卜辭

令射、衛　續3•47•1

甶□令衛　燕598

王其乎衛　戩40•1　廪辛卜辭

其乎北御史、衛　甲1636

迺乎歸衛、射、亞　甲2827

戍、衛不雉衆　粹1153　康丁卜辭

才□衛來　鄴三48•6　武乙卜辭

邊𩰫衛又戋　下22.16

才丂遴來告辰,衛其从史,受又　思泊藏契

凡此衛與戍、射、亞、北御史等官名並列。它可能是"侯、甸、男、衛"之衛,乃界於邊域上的小諸侯。

卜辭又有三百射:

令𠫑𦍌射——甶㠯𦍌射

叀褱羞射——勿隹褱令

令𢀛羞三百射——勿令𢀛羞三百射　乙 4299　武丁卜辭

勿隹褱令羞　乙 2949

令𢀛羞三百射　乙 2898,2900,3003,4088

王令三百射,弗告　下 4615

射三百　乙 4473,4435 ,7661 ; 林 2•3•8

𠙵三百射,乎…　哲庵 103

𦣞射百,令𦰩…　哲庵 198

叀族令——叀三族、馬令

叀三百[射]令　寧滬 1•506　武乙卜辭

羞射之羞是動詞,說文有譱字,此假作養或庠。卜辭"令𢀛羞三百射"者令𢀛教三百射以射。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說文與漢書儒林傳序則作"殷曰庠"。

三百射或作射三百,與三族、馬并卜,故知是一集體。殷代師旅似以百人爲一小隊,三百人爲一大隊。卜辭云:

王乍三自:右、中、左　粹 597

𢦏馬,左、右、中人三百　前 3.31.2

貞令中人　下 8•6

王乎𠂤才戍田,其以右人𠂤,亾𢦔　甲 2562

此可知三自分左、右、中三隊,所以有"中人""右人"之稱。多馬之官亦分左、右、中三隊,一隊爲百人。三百射當爲射之左、右、中三隊,故卜辭云"共射百"即召集一隊射。戰國時楚國有"中射"之官見韓非子十過篇和呂氏春秋去宥篇,史記張儀列傳作"中謝"。

卜辭又有"射𠂤",亦當是射官:

令射𠂤歸——勿令射𠂤歸　鄴二 38•7　武丁卜辭

射𠂤叟羌　續 3•43•3

射𠂤叟…　前 4•14•7, 菁 7•1, 續 3•46•7

射𠂤氏羌自上甲　燕 235

射𠂤亾其𣦼　明續 251

射𠂤以羌,于父丁　明續 626　武乙卜辭

射𠂤以羌,用自上甲于甲申　粹 81

射𠂤以羌,共用于父丁　鄴三 44•6

其令射𠂤即並　甲 868

六、犬、多犬

多犬習　簠雜 118　武丁卜辭

多犬及𥄉長——多犬弗其及𥄉長　續 2•24•1

戊辰卜才𨑩,犬中告麋,王其射,亾𢦔,𢀛　粹 935　康丁卜辭

盂犬告鹿,王其从,𢀛　存 2.821

才盂,犬告豚于𦎫𦰩,王其从　師友 2•207　乙辛卜辭

□□卜貞才囚,犬𠀠告曰(下略)　河 608

郭沫若考釋粹935云"犬中蓋犬人之官名中者,周禮秋官有犬人職"。西周金文師晨鼎"官犬"次於小臣、善夫之後,郭氏亦釋作犬人之官。這是正確的。我們以爲武丁卜辭的多犬和乙辛卜辭的犬某都是犬人之官。多犬與犬是司犬之官,猶多馬與馬乃司馬之官。

習是動詞,亦見鄴二 38•3, 粹 1003 ,乃是設網以獵。"犬"本爲飼獵犬之官,進而爲田狩之官,亦參加征伐之事。

卜辭又有犬征:

令犬征田于京　燕 53　武丁卜辭

勿令犬征田于京　金 569

令犬征田,若　別二內藤 2

犬征其工　下 39•3

犬征𡆥𢀛　天 84

乎犬征氐多□　明續 259

令犬征氐新射　庫 1027

犬征其𡆥𣦼——犬征亾𣦼　續 2•24•4

犬征亾禍　粹 934　武文卜辭

犬征允伐勹方　明續 617

犬征以羌用于大甲　劍 187

此"犬征"與"犬中""犬𠀠"同一結構,征、中、𠀠可以是私名亦可以是族邦之名。但犬征既出現於武丁卜辭,又出現於武文卜辭,則征不可能是私名。因此犬征與"犬侯"犬族無關。

七、戍、五族戍

叀戍𢦏令从𦣞王——叀戍征令从𦣞王　甲 3510　武丁卜辭

叀戍乎執——叀馬,亞乎執　甲 3913　廩辛卜辭

叀戍射,又正　甲 910

叀戍,乎射,𢀛　甲 1554

王其乎戍𩂣,盂又雨　掇一 385　康丁卜辭

弜用,義行弗遘方

戍義遘方

叀行用羌,又𢦔　下 13•5

…用𢦔方

叀𠂤行用𢦔羌

…戍叀𦰩行　甲 574

叀戍、馬𠙵,乎允,王受又——王其乎允,受又

丙寅卜叀馬、小臣　粹 1156

戍允不出,弗𢦔長　粹 1155

弗及

戍、衛不𩀌衆

戍亾𢦔

叀咏又𢦔——叀𩀌又𢦔　粹 1153(佚 5)

戍咏其遘叀　甲 522

戍弗及𢦏方——戍及𢦏方,𢦔

戍甲伐𢦔𢦏方𢁘——弗𢦔

戍及𢁘于允　甲 807

戍及虘方——弗及　鄴三 43•4

戍𦰩其𩀌[王衆]　寧滬 1•508

戍𢆶弗𩀌王衆

戍𦰩弗𩀌王衆

戍𠕁弗𩀌王衆

戍逐弗𩀌王衆

戍何弗𩀌王衆

五族其𩀌王衆　鄴三 38•2

五族戍弗𩀌王衆　鄴三 39•10

王其令五族戍𠂤　粹 1149

王叀𠬝令五族伐羌　下 42•6

癸戍𠬝伐𢦔𠂇,𩀌人　鄴三 44•5

乎戍𠍙于𤔲,其𩀌衆　寧滬 1•509+514

叀王以戍習𢀛——叀戍𢀛　鄴二 38•3

□[𩀌]衆

叀戍、馬,乎罕往　寧滬 1•507　武乙卜辭

邊𠍙衛又𢦔,于𠦪𡆥,戍德往

叀往邊　下 22•16

王乎𠂤才戍田,其以右人𠂤,亾𢦔　甲 2562　乙辛卜辭

以上的"戍"字從戈從人,人在戈下。卜辭的"伐"字亦從戈從人,而象人負戈之形。鄴三 44•5 名詞之戍與動詞之伐並見於一辭,可見兩個字是有分別的。羅氏考釋、商氏類編和甲骨文編都不錄戍字,惟王襄(類纂 12:56)和郭沫若(粹 1155)俱有分辨。西周金文"戍""伐"有別,動詞之"戍于某自"和名詞之"監某師戍",其戍字都與卜辭同。

戍與馬、衛等官名並舉,戍也是官名。戍某之某乃是族邦之名。上述記"五族"之辭四條,其中鄴三 38•2 是一較完整的胛骨,五次分卜五個"戍某"之弗𩀌王衆,而總之以五族之𩀌王衆,由此可證戍𢆶、𦰩、𠕁、逐、何是五個族,故稱"五族戍"。但戍不止五族,所以有王乎戍𠬝令五族戍之辭。

卜辭記戍事除𩂣(舞雩)和射(田獵)外,其餘的諸辭記其主要的任務有二:一、管理"衆"與"王衆";二、守邊征伐邦方。下 22•16 是卜辭僅見的邊字,辭云"往邊",則戍有守邊之責。大約在邊界上有五族戍,有其它之戍,督率了"衆"與"衆人"以防禦入侵的邦方。左傳襄廿六"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此所謂晉戍相當於卜辭之戍。

上述"𩀌衆""王衆"之衆乃是名詞。戍邊以衆人,所以康丁卜辭更有"衆戍某某人"即戍某某地之衆人,其辭如下:

王其乎衆戍𣪊受人　鄴三 43•6

其衆[戍]𣪊受人…又𢦔——弜已衆戍𣪊受人,亾𢦔　鄴三 46•7

弜羿戍𣪊受人　粹 1198

豋人即進人,登戍某某人即進戍某某之衆人。

第三節　史官

八、尹、多尹
令尹乍大田——勿令尹乍大田　乙 1155＋2044　武丁卜辭
尹氐仅子——尹弗其氐仅子　前 7•43•1
尹其出禍　福 35
王其出曰多尹,若——勿曰多尹　乙 867
令多尹　下 29•11
叀甾又保自又尹　下 13•12　祖甲卜辭
王曰余其曰多尹其□二医　別二桃山
元毁,叀多尹鄉
弜不元毁
弜不鄉,叀多尹鄉　甲 752　廩康卜辭
尹又不若,毋見　佚 22
乎多尹往𢀛　上 22•5　武乙卜辭
其令多尹乍王寢　續 6•17•1
三尹即于西　拾 3•4

上述尹之職司爲作大田、作寢、饗,都是國內的事,但亦有出使於外的。"又保自又尹"之又尹,亦可能爲"右尹"。族邦亦有尹,有出族尹(前 7•1•4);其它之例見林 2•26•4;前4•41•1;明續 67;前 1•26•18,7•23•1,6•37•4;林 1•26•18;前 5•8•1。

西周銅器之尹,可分爲兩類:

一.師保之尹
明保、明公、明公尹　令方彝
公尹白丁父　令毁
尹大保　御正衛毁
皇天尹大保　乍册大方鼎
皇尹,尹　史獸鼎
附　保奭,君奭　君奭

召大保奭,大保　顧命

二、册命之尹
乍册尹　走毁,免毁,師晨鼎,休盤
命尹　伊毁
內史尹　師兌毁
尹氏　大克鼎,克盨,敔毁,頌鼎

令和大祖孫爲乍册而其上司爲公尹,則知師保之尹乃是乍册之尹的首長,所以此兩種尹其實是同源的。

卜辭舊臣伊尹、黃尹即後世所傳伊尹和阿衡、保衡,都是師保之官。

九、乍册

前述小臣時,曾舉前 4•27•3 乙辛卜辭,記乍册受王命賞小臣舌。除此以外,京津 703 武丁甲背有"乍册"二字,可證乍册之名已見於卜辭。乙辛卜辭的一條,因字小而印本不很清晰,所以向來未被認出,我們查對了原來付印的拓本才確定了的。

尚書洛誥的"作册逸",逸周書克殷篇與史記殷本紀作"尹佚",左傳、國語和漢書古今人表則作"史佚",都同指一個人。由此可知乍册、尹、史三種官名是同類的。乍册是史官而多士周成王誥命說"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則殷代已有竹木簡的册書,大約是不成問題的。

乍册之名,到西周初期還存在的,其後漸漸改易,茲舉西周金文之例如下:

西周初期　乍册
西周中期　乍册內史,乍命內史
　　　　　乍册尹,命尹
　　　　　內史,內史尹
西周晚期　尹氏

尹氏雖無乍册之名,但他們依然是主持册命之事者。

十、卜、多卜
□午卜卜賓貞…　佚 527　武丁卜辭
丙寅卜吴貞卜弜曰…　河 519　祖庚卜辭
壬午卜卜即貞…　別二上野 5　祖甲卜辭
□□壬卜□多卜曰…　甲 940

賓、弜、即都是卜人名,各於其名前冠以官名"卜",故知多卜亦官名。

十一、工、多工
旬出希,不于我工禍　甲 1161　武丁卜辭
叀工又尤　拾 14•8
多工亾尤　粹 1284
乙未彡,多工率鑄書　乙 3317
多工　拾 14•7
多工令罡岺方　金 413　祖庚卜辭
□于多工　粹 1271　武乙卜辭
王其令山司我工——工叡王事　掇一 431

以上工,我工、多工都是官名。"我工禍"與"我多臣亦禍""亞其出禍""尹其出禍"同是武丁時代卜其臣工之禍否。"司我工"與西周金文的官名司工(即司空),已極相近。酒誥述殷制的工、宗工、百宗工,着重一"宗"字,可能指宗廟之工,或是作器的百工,或是樂工。卜辭於彡祭卜多工之事,則多工可能指樂工。

乙辛周祭卜辭於每一"祭季"完畢之時即有"工典"(或工册)執行一種儀式。此工典亦可能爲一官名。

武丁卜辭有"喪工"之語(乙7927,7955),又有"出工"之語,其義待考:
戍其出工　續 5•14•8,佚 7
望亾其工　續 5•10•4
自亾其工　粹 1216
我吏出工——我吏亾其工　乙 1125＋2044

十二、史
(1)史　才南土,告史　甲 2902　武丁卜辭
　　　史以右告攸　上海 14
　　　丁酉史其彡告[于]南室　續 2.6.3　祖庚卜辭
　　　史其徙三兄　甲 1949　廩辛卜辭
(2)北史　才北史其隻羌——戲往來亾禍　乙 6490 武丁卜辭
(3)卿史　卿史于寮北宗不□大雨　前 4.21.7　廩辛卜辭
　　　才召廳,隹𠦪,其令卿史　卜通 615　乙辛卜辭
(4)御史　我入商,仯我御史　珠 114　武丁卜辭

曰:方其显朕御史　續 5.18.8
方禍象取乎御史　乙 6360
若兹陟帝,余利,朕御史不旬　佚 11　廩辛卜辭
其乎北御史、衛　甲 1636,誠 378
自貯其乎取美御史——得取美御史　掇二 78　康丁卜辭

以上的史、卿史、御史似皆主祭祀之事。"朕御史""我御史"指王及商國的御史,"北御史"似指遣於北土的御史,"美御史"則是邦方的御史。

十三、吏
(1)御吏　之日乞出來嬉,乃淑御吏　前 7.31.3
(2)大吏　叀大吏𠂤令　甲 3536
　　　大吏弋先彡,其出匚于丁卅牛　前 4.34.1
(3)我吏　黃尹保我吏　乙 1189
　　　我吏出工——我吏亾其工　乙 1125＋2044
(4)上吏　叀𠷎令从上吏　乙 4695
(5)吏,東吏、西吏

以上稱吏者都是武丁卜辭。由於其稱"我吏"則知是商王國的官吏。其中意義較明白者則爲東吏,西吏,武丁卜辭云:

我吏其𢦔方——方其𢦔我吏　乙 2287＋2347;7040,7764;6702
羌弗𢦔朕吏　前 4.4.7
乞令我吏步伐𢀛方　圖 12—13
勿令我吏步　鐵 250.1
而弗其氐我吏,卌不　孫壯拓本
令𢀛易茍食,乃令西吏　甲 2121
西吏旨其出禍——西吏旨亾禍𡆥　乙 4536
東吏來　乙 3730,3950
五月吏出至　乙 5302

以上"東吏""西吏"當指派至於東或於西的使者。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此所謂使於方伯的大夫,即是使。王制當然爲後世的理想的制度,但或者不無歷史上的根據。至於南土之史,北方的御史,則與東西吏當有不同。

官名之御史、御吏已如上述,其它尚有動賓詞相組合的"入御史(吏)"的短語,其例

如下:

　　乎匄𢀛內入御史　前4.28.3

　　乎𢦏入御吏　簠人33

此御若是動詞則"入御吏"當解釋爲進來作事,此"御吏"若仍爲官名則應解釋爲令御史入內。前1.10.2有"令衆御史"可解釋爲令許多御史(官),亦可解釋爲令衆來服役。

第四節　結語

以上三節所述三類官名,計有

臣正　某臣、某正、某臣正、某元臣、某耤臣、某小耤臣、某七臣、王臣、小王臣;臣、小臣、少臣、舊臣、舊老臣、臣某、小臣某、小丘臣;多臣、我多臣、多辟臣;

武官　馬、多馬;亞、多亞、亞某;多箙;射、多射、三百射、射𠂤;衛;犬、多犬、犬某;戍、五族戍、戍某;

史官　尹、多尹、又尹、某尹;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東吏、西吏。

其中雖很多是屬於商王國的官吏,但也有是屬於族邦的官吏,分別亦不很容易。

除此之外,安陽出土的牛距刻辭(考古4:184)和宰丰雕骨(佚518,426),有"宰"的官名,可以補卜辭之不足。晚殷銅器銘文上的官名,可以和卜辭比較,仍依本章之例分爲三類:

一、臣正　小臣　小臣邑斝等

二、武官　多亞　遻殷

　　　　箙、亞　箙亞𦉢奚角

　　　　戍　戍鈴方彝,戍甬鼎

三、史官　尹　遷方鼎,遼鼎

　　　　乍册　𠨘其卣三,乍册般甗,乍册豐鼎

　　　　乍册友史　𩵦𦿆鼎

　　　　卿吏　小子𦙶殷

四、其它　宰　宰椃角,宰甫殷

　　　　宗　宗𢈑豐鼎

　　　　子、小子　小子𡿪卣,小子𧽊卣

除宗、子、小子外,都見於卜辭。子與小子當是一種身分的稱號,並非官名,但西周金文

則有官名的"小子"。

卜辭官名和晚殷金文中的官名,有很多是相同的,但卜辭保存較多的臣正與武官之名。殷代史官如尹、乍册、史、卿史等沿至西周,尙存其制;其它如宰、工、射、犬亦相沿至西周。至於西周金文所見的虎臣、司寇、司土、膳夫等等,則似爲純粹的周制。

第十六章　農業及其它

第一節　農業與水

我們說殷代是以農業爲主的社會,是根據了下述的各項事實:(1)卜辭記載了耕作的過程及其收穫;(2)卜辭記載了卜問商王國及其所屬族邦的"受年";(3)很多關於卜雨的卜辭,很多關於𢍰雨於先公高祖及自然諸神的卜辭,而卜辭所表見的帝是施雨的主宰,可見下雨是當時生活中最主要的要求;(4)卜辭中已有周密的曆法制度之存在,它的產生與使用是符合了農事配合天時的要求的;(5)安陽殷虛發掘所得磨光石器和大量的集中儲存的收割石農具;(6)安陽殷虛發掘所得青銅製酒器,以及西周初所述殷人酗酒的事,足以證明王室以剩餘的糧食釀酒;(7)據書本記載,從成湯以來,商王國所遷徙的都邑都在華北平原靠近河流的兩岸。

要進行農業,必須要有:(1)充足的水量;(2)培植適宜於當地土壤氣候的種子;(3)適宜的土壤;(4)可以耕作的農具;(5)有農業生產技術的人。

關於華北平原的古代氣候,雖有人根據卜辭記雨月分加以推測,這些推測既不很準確,對於討論殷代農業也沒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暫且存而不論。關於耕種所用的獸力,如牛耕之說,雖有此假設,但缺乏明確的證據。殷代已有馬車,則利用獸力作負重的曳引,在當時是知道的。

古人濱河而居,爲便於取水;但有取水的方便,也有遭受水患的危險。殷都屢遷,這是原因之一。當時防護水災的技術,一定沒有很發達;而當時是否有溝洫灌溉的設施,亦屬疑問。由於下列卜辭所記的水禍,而卜辭一再卜問天雨,則當時農業是否利用河水,很成問題。玆舉有關水患的卜辭如下:

　　洹弗其乍茲邑禍　續4.28.4　武丁卜辭

　　洹其盜　前6.32.6

　　□洹隹虫祟——勿隹洹隹虫祟　簠地40(續5.30.9)

　　水其禍茲邑　乙3162

　　御水于土,宰　鐵14.3,99.4,珠835

　　羽己卯其水　前4.12.7

　　淫其來水　前4.13.5

　　今二月弗水——其弗水　乙5483+5825

　　其虫大水　下3.4　庚甲卜辭

　　其虫大水,十月一　甲3824

　　亾來大水——虫大水　哲庵44

　　洹弘弗敦邑　珠393

　　戊辰卜貞水　甲2491(十二月)　廩辛卜辭

　　其告水入于上甲兄大乙一牛　粹148　康丁卜辭

　　冬日雨,大水,乙𢼄　別二東大3

　　□水弗𡆥禾　庫47　武文卜辭

　　其水——不水　寧滬1.482

　　其水——又水　寧滬1.483

　　亾水——水亾尤　輔仁90

　　今歲亾大水——其又大水——及茲月又雨　金377　乙辛卜辭

由上可知水患有兩種:一是河水來入爲患,一是久雨成大水爲患。關於後者,卜辭"寧雨"之祭所以爲止雨的祈求。

河水常常爲患,而引河水作爲灌溉之是否存在亦不能確定,所以我們只能說當時農作物所需主要的水量是天雨。卜辭中關於卜雨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有些是卜出行的遘雨不遘雨,而大部分應是卜農事所需的雨量。現代華北平原的雨量是比較少的,其平均數約爲每年521公厘,北部漸少,南部漸多。華北雨量不但是不規則的、不確定的與不充足的,並且降雨的數量與時間也是有起落與變動的。因此,殷人不但求雨,並且要求雨量的充足與及時,武丁卜辭云: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前1.50.1

　　帝令雨足[年]　明1382

　　黍年虫足雨　前4.40.1,金373

　　黍年虫足雨——王飲亾𡆥

　　黍年虫足雨——飲亾𡆥　乙3285+3319

才媜㞢足雨　乙3184（參乙8310其涉于媜）

…足雨　明968

雨不足辰，亾囚　珠454

雨不𣥺辰，不隹年禍　前7.30.1

禾㞢及雨，三月　前3.29.3（此片稍晚）

以上的足字，郭沫若所釋，以爲"足""正"一字（卜通485）。卜辭的"足辰"或作"𣥺辰"，所以"足"可能是"時"字。孟子梁惠王下"若時雨降"，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墨子七患篇"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凡此"時"字都是及時降雨之謂。卜辭的"足雨""足年"可能即孟子、墨子的時雨、時年。卜辭的"及雨"即及時而雨，"雨不時辰"即雨不適時。

第二節　卜年的種類

華北平原的雨量是不充分與不規則的，在引河水入渠的溝洫灌溉未發明以前，農作物受到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只有具有抗旱性的小米、黍、麥等是比較適宜種植的農作物。

卜辭所卜之年有以下六類：

（1）受年、禾　武丁至廩辛（甲2824）受年，武文受禾

武丁至廩辛𠦪年，武文𠦪禾

（2）受黍年　我受年——我受黍年　續1.37.1

（3）受秬（?）年　受秬年——受黍年　上31.11，林2.11.2，燕491

我受秬年——我受黍年　續2.29.3，佚400，粹889

（4）受萅年　我受萅年　乙771

弗受萅年　乙640

受萅年　乙1209，1723

萅其㞢禍　乙3426

（5）受来年　我受黍年——来受年　甲2999+3034

我受来年，三月　前3.30.3（參乙6513，6519）

我弗其受来年　鐵241.1

受来年　前3.29.4（參乙7750来受㞢年）

来年㞢足雨　前4.40.1

西田[受]来年　無想101

（6）受𪎭　我受𪎭——我受黍年　金589

我受𪎭　前6.64.1

以上除(1)以外都是武丁卜辭。這六種穀物，分別述之如次。

（1）禾　卜辭因時代之異而有"年""禾"交替的用法，大致武丁、祖庚、祖甲稱年，廩辛，康丁年、禾並用，武乙、文丁稱禾，帝乙、帝辛又稱年。說文"年，穀孰也"，"稔，穀熟也"，年和稔同訓穀熟。以年爲穀熟，是假借爲稔字。卜辭受年受禾，實指一種穀物，即禾。但文獻上的禾有廣狹兩義，廣義的泛稱一切穀物，狹義的指穀子這一種。詩七月"十月納禾稼…禾麻菽麥"，禾稼之禾是穀物的通名，而禾麻菽麥與生民"菽禾麻麥"之禾則是穀子的專名。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禾和穀，古音發聲與主要元音皆相同，惟穀是收－K的入聲字。崔述稷穄辨說"河北自漳以西舌强能發入聲，以東舌不能讀入聲"。是漳以東入聲之穀即漳以西的禾。

卜辭之年、禾亦有廣狹兩義：凡單稱的如"受年""受禾""年有足雨""禾有及雨"，都指穀子；凡稱"黍年""秬年"之年則泛稱穀類。卜辭所卜之年、禾有許多當是卜穀子。禾爲殷代主要的生產品，是與地利有關的。淮南子地形篇說"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又說"西方宜黍，中央宜禾"。由此可知關西渭水流域宜黍，關東洛水流域和中原宜禾。詩提到黍的有二十餘次，多屬周詩部分，可見西土以黍爲主。但此並非說關西不產禾或關東不產黍，卜辭記殷人種黍可知關東中原仍有種黍子的。

禾、穀子、小米三名是一，乃是今天華北主要的食糧之一。在文字上，一切穀類的字都是從禾從米的，米最初應是小米。說文分別禾與稼，說"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卜辭禾字象整個的一棵禾，稿莖之上並有穗。從禾穗打出來的顆粒是粟：說文"粟，嘉穀實也"，論衡量知篇"穀未舂蒸曰粟"，廣雅釋言"粟，穀也"，廣韻"粟，禾子也"。顆粒去了皮而現出實，是米，說文"米，粟實也"。初出地面的禾秧是苗，詩碩鼠傳"苗，嘉穀也"。孟子盡心下"惡莠恐其亂苗也"，莠是雜於禾田中的雜草。

（2）黍　黍即黍子，因其色黄，故又叫做黄米、大黄米。說文"黍，禾屬而黏者是也，以大暑而種…黍可爲酒…"。卜辭說"黍年㞢足雨，王飲亾壱"，是說黍有了好雨，王可以暢飲無忌了，可見它是釀酒用的。但當時以黍爲飯，仍是可能的。據古書記載，黍賤於麥而貴於禾。詩良耜箋"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可見平年黍是貴重的糧食而小米是賤食。

（3）秬　卜辭作𥹝，上部是米，下部象大口酉形酒器。唐蘭釋穫，以爲下部是覃字象罈形；又據士虞禮注"古文禫或爲導"，遂讀穫爲䆃，並從朱駿聲䆃稻一字之說。他的結論是穫是稻（殷虛文字小記）。說文"䆃，禾也，從禾道聲，司馬相如曰䆃一莖六穗"。這種穀物，在河北省中部稱爲鷄爪穀，福建莆田凡多穗的小米叫做tai，即䆃。由此知䆃是禾（小米）的一種，不是稻。

稻是水田作物，若不作渠引水入田，使旱田變爲水田，是不能種稻的。戰國策周策"東周君欲爲稻，西周君不放水，東周患之，民皆種麥"。由此可知沒有渠水，不能種稻，只能種麥。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補記鄴令"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漢書溝洫志記史起"引漳水溉鄴"。安陽一帶若要種穀，必需引漳洹之水，而此種溝渠的興築似不甚古。詩和西周晚期金文已有"稻粱"，所以北方之有稻也不能遲於西周晚期。

這個字的下半是厚字所從。我們今暫時定爲秬字，其理由如下：1.厚與巨古音相近；2.秬和黍並卜於一辭，兩者當屬相近的穀物；3.卜辭祭祀用鬯，而秬是製鬯時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當時一定已經種秬了。殷代旣有鬯，一定種植秬一類的作物，但這個字是否秬字，是不能肯定的。

說文"𪏰，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從鬯矩聲"。西周金文同作，而爾雅釋草與詩生民傳則作秬，說解同於說文。詩江漢"秬鬯一卣"，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卜辭、西周金文和詩書秬鬯或鬯皆以卣計。宋以來以橢圓口有蓋有提梁的殷周銅器爲卣，大約是不錯的，卣是盛鬯用的。茲列卜辭、金文、書、詩記鬯卣之例如下，以資比較：

鬯十卣　金731

鬯六卣　前1.18.4

鬯五卣　續2.24.3

鬯三卣　甲1139，2795

新鬯二升一卣　續1.40.5

鬯一卣　下7.5，寧滬3.232

百鬯百羌　上28.3

鬯百牛百　前5.8.4

百鬯㞢十鬯　鐵141.4

五鬯　前4.54.4

一鬯——二鬯　明757

秬鬯三卣　呂覊

矩鬯二卣　洛誥

矩鬯一卣　彔白𣪘，𡚽尊，白晨鼎，𦥜壺，師兌𣪘，毛公鼎；

文侯之命，江漢

卜辭除甲1139爲早期卜辭外，其它凡"鬯幾卣"皆武丁以後卜辭，"幾鬯"皆武丁，祖庚卜辭。

（4）萅　字從田從屮，疑是說文"𥢑，稻也"，或體作秶。爾雅釋草"粢稷"注"今江東呼粟爲粢"。左傳桓二正義引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爾雅注同。凡此皆以稷爲穀子，其米爲小米，即粟。洁程瑤田九穀考以稷爲高粱，是不可信的（參燕報36：275—288）。但漢代急就篇"稻黍秫稷粟麻秔"，粟、稷並存，兩者之間應當是有區別的。

曲禮"稷曰明粢"，士虞禮"明齊"注云"今文曰明粢"。明粢當指𪎭或穈。詩生民以穈芑爲嘉種，毛傳說穈是赤苗而芑是白苗。爾雅釋草作"虋、赤苗，芑、白苗"，郭注以爲"今之赤粱粟、今之白粱粟，皆好粟"。由此可知赤粱、白粱是穀子中的精米。粱是穀子的精米：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三蒼"粱，好粟也"，陸隴其黍稷辨"又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

（5）来　武丁作𥝌，廩康作𥝌，與黍之作𥞌者不同。字象禾穗上下殺的顆粒之形。它可能是粱字。卜辭金文"利"從禾從勿、㔾，後者乃是耒，耒利一聲之轉。西周金文利鼎和𣪕鐘之㓈皆從来。来、利、㔾之音可以轉而爲粱，東周金文梁國之梁從㔾，可證。1953年洛陽出土漢陶倉上所寫的"𥞒米"即粱米，可證粱從㓈（利）聲。武文卜辭有"白来"（金205，明續447）即白粱，今之白苗穀，米粒小而略扁，用之作飯，最可口，而產量不多。

但這個字，還可能是𥝌字或粟字。

（6）𪎭　字不可釋，但比較下列兩辭

我受年—我受黍年　續1.37.1

我受𪎭—我受黍年　金589

似乎辭是年的繁文，而此“年”乃是專名之禾。曲禮下“歲凶，年穀不登”，年穀即禾穀。

由上所述，可知卜辭所卜的穀物有

1.禾、年即穀子、粟、小米　“受年”與“受黍年”並卜，所以“年”不是黍

2.𥝌或是粱，或是粟　“𥝌受年”和“受黍年”並卜，所以“𥝌”不是“黍”

3.䅗或是稷、粢

4.黍即黍子、大黃米　“受黍年”與“受年”“受秬年”“𥝌受年”並卜，所以黍不是禾、秬、𥝌

5.秬或即黑黍　“受秬年”與“受黍年”並卜，所以秬不是黍

第三節　登嘗之禮

古代在農事收穫以後，行登嘗之禮。魯語上“登川禽而嘗之寢廟”；月令孟夏“農乃登麥”仲夏“農乃登黍”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先薦寢廟”。月令所登的麥、黍、穀三物是周代主要的民食。月令雖然是戰國晚期作品，它所表現的只是理想的周制，但也反映了周代的一些事實。西周晚期和春秋金文如史免簠、弔家父簠、曾白簠、陳公子甗，都記作簠“用盛”稻粱，稻粱在當時是貴族享用的精米。內則所記八飯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除了黍、稷以外都是精米。民食與王室貴族所享用的精米，是應當區分的。

卜辭所記登嘗之禮，也當然就是當時王室所享用的糧食，因爲登嘗就是以新穫的穀物先薦於寢廟讓祖先嘗新。卜辭所記所登的穀品有以下四類：

1.來　鬳上甲來　甲 2805　廩辛卜辭
　　登來乙且　粹 908　武文卜辭
　　登來于二示　庫 1061

2.𥝌　酌𥝌登(十二月，一月)　甲 3049+3089　武丁卜辭
　　其征登𥝌　甲 2779　廩辛卜辭
　　其登𥝌于羌甲　鄴三 42.7　康丁卜辭
　　其登𥝌于宗　摭一 438，佚 563，粹 1574
　　其登𥝌于髙　寧滬 2.106，明續 696
　　禹𥝌其禱兄辛　上 7.10

　　其登𥝌征于南庚　粹 269　武文卜辭
　　登𥝌于高且乙　粹 166
　　登𥝌　甲 353，642；明 716B，寧滬 1.128

3.米　王其登米　下 29.15　武乙卜辭
　　王其登南明米　甲 903，下 23.8
　　王米于明以且乙　粹 227
　　王明其登于　續 2.5.7

4.鬯　其登鬯于且乙　甲 2407　廩辛卜辭
　　其登鬯自小乙　甲 657
　　登鬯　明續 700　武乙卜辭
　　禱新鬯　續 1.40.5，粹 910，912，913

以上的登卜辭作粦，或增示。

鬳是甗的象形，假作獻，獻來猶登來。康丁卜辭云“𡆥年、來，其卯上甲、弜受年”(甲 3587)，𡆥年來即𡆥年與來。周頌思文“貽我來牟”。來是說文“齊謂麥秣也”之秣，是小麥；牟是孟子告子上“今夫麰麥”之麰，是大麥。廣雅釋草“大麥麰也，小麥來也”。下 1.5 是刻了兩個整月的干支，其開始說“月一正曰食麥”，可見殷王室正月食麥。月令孟仲季三春“天子食麥與羊”，其禮與殷相近。古人食麥，不是磨成粉作餅的，乃是做粥喝的。方言一“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䬦”，注“饘，糜也”，就是麥餬或麥粥。說文鬻下說解同於方言而稱“麥飯”，此飯是廣義之飯，內則八飯即不數麥。漢代始有麥餅。

武丁卜辭有告麥之辭

　　翌丁未𢀛其告麥　前 4.40.6
　　翌庚子㞢告麥　允㞢告麥
　　翌辛丑㞢告麥　前 4.40.7
　　翌庚子㞢告麥
　　翌己酉𢀛其告麥　明 2332
　　翌丁亥其告麥　允𢀛　燕 41

它的意義不甚明白。

“明米”之明作囧，恐不能解作明粢。前 5.20.2“王往氏衆□黍于囧”，囧是地名。明米、南明米是明地所出之米，所以和“王米”稱對，“王明”是王米與明米。

鬯有新舊，卜辭如粹 232 新醴與舊醴對貞。

卜辭登祭、卜年與月令登嘗，可比較如下：

[卜辭卜年]	[卜辭登祭]	[月令登嘗]
禾、年、𥝌	米	登穀
黍	黍	登黍
	來	登麥
秬	鬯	
䅗		

從廩辛卜辭開始，登祭成了專名，因此省去了所登的穀物的名字，而將所登的穀名結構在動詞登之內，其例如下：

　　其征粦　甲 2779　廩辛卜辭
　　于日䕼　甲 1990
　　王賓般庚䕼　前 1.15.6　乙辛卜辭
　　王賓且甲䕼　續 1.26.3
　　王賓䕼　前 4.20.2—8，明 906，劍 202，林 1.8.2，燕 280，317

加米於登的形式，一直沿襲到兩周金文中：

王飲西宮，䕼	尹卣
有祟䕼祀	大盂鼎
王才𡍐䔲	段𣪘
乍䕼隮豆	大師虘豆
以䕼以嘗	陳侯午敦

由此可見其演變之迹如下，

　　粦＋米→䕼＋禾→䕼－禾→䕼－𠬞→䔲
　　武丁　廩辛　乙辛　西周　西周
　　　　　　　　　　－米＋址→粦－𠬞→登
　　　　　　　　　　　　　　春秋　漢

由此可使卜辭的粦祭與月令的登嘗相聯系。戰國以後，登或假烝字爲之，爾雅釋天“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根據上述，殷代農作物大致爲1.禾，2.黍，3.稷或粱，4.秬，5.來或麥。此五種穀物，和出土陶倉上所寫的，比較如下：

1953年洛陽建校區出土一組　大豆，小豆，大麥，小麥，稻米，白米，粟，黍粟，黍米，粱米，麻，䄻，𪎊(以上皆系以萬石，朱書)

1953年洛陽LSM82出土一組　小豆，大麥，稻種，粟，麻(以上皆系以萬石，白書)，黍米，粱米(以上白書)

北京大學所藏(不成組的)　大豆，粟豆，白米，小麥(以上皆系以萬石，朱書大倉)，大米，小麥(以上皆系以萬石，小倉)

北京歷史博物館所藏(不成組的)　秫米，小麥，小豆，䕩豆，麻豆，粱米(以上皆系以萬石)，秫粟

由上可知粟與黍粟不同：前者粟是專名，即小米；後者粟是通名，即黍子的顆粒。黍粟與黍米不同：前者是黍子的顆粒而未去殼皮者，後者是去了殼皮的黍米。秫(秫)粟與秫米之不同，同此。稻米、白米兩者不同，大米當是稻米。稻種是帶了殼的。

以上陶倉所見，可併爲七類，附以毛詩所見於後，以資比較：

1.稻類	稻種，稻米，大米，白米	稻，稌
2.麥類	大麥，小麥	麥，來，牟
3.穀類	粟，粱米，秫粟，秫米	禾，稷，粱，穈，芑
4.黍類	黍粟，黍米	黍
5.秬類	粟豆，䕩豆，䄻，𪎊	秬，秠
6.豆類	大豆，小豆，麻豆	菽，荏菽
7.麻類	麻	麻

可知漢代明器陶倉上所記的穀類，與詩大致相同。詩的十六種穀名凡出現在五次以上的，依其出現多少而序如下：黍，稷，麥，禾，麻，菽，稻。詩的稷，應該屬於陶倉的穀(即穀子)類。後漢書禮儀志明器中八筲所盛爲黍、稷、麥、粱、稻、麻、菽、小豆。

上述七類穀物，稻、麻、豆不見於卜辭。月令所登的三種穀物(麥、黍、穀)則皆見於卜辭。由此可知小米、麥子、黍子還是最主要的民食，今天華北平原的情形仍然如此，但增加了後來傳入的高粱與玉蜀黍。

第四節　農作的過程

一、耤

　　我受茵耤才始年　乙 3154
　　我其受茵耤才始年，三月　乙 3155

我弗其受苗耤才姐年　乙 4306

旃罜殼苗耤于姐,受㞢年　（此二人叅乙 2882,6373）

乎苗稅于姐,受㞢年　乙 3212

𠱾耤才名,受㞢年——𠱾弗其受㞢年　乙 3290

𠱾耤才名亯　乙 7808

乎耤于隹,受㞢年　乙 4057

乎…耤,受年　前 7.15.3

我蓺耤于尸　菁 11.19

乎魏耤　哲庵 45

《耤乘萑,其受又年　甲 1369　廩辛卜辭

除末例外,都是武丁卜辭。"耤于某"之耤在介詞前,乃是動詞,介詞後是地名。"苗耤于姐"同於"苗耤才姐",故知于某即在某。"我受苗耤才姐年"即"我受年",而"苗耤才姐"是附加於"年"的形容短句。

卜辭的耤字作𦔳或𦓤,象人手持耒的長柄而足踏耒之下端之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和余永梁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先後有所考釋,而稍後徐仲舒的耒耜考更有詳述。西周金文令鼎"王大耤農于諆田",𢦚毁"官司耤田",兩器耤字從𦓤昔聲。說文"耤,帝耤千畝也…從耒昔聲",省去丮。由此可知耤在卜辭爲象形字,在西周金文爲加聲符"昔"的形聲字,在說文則成爲形聲字。

耤字象人踏耒而耕之形,和書籍所記相同。淮南子主術篇"一人跖耒而耕",齊俗篇"脩脛者跖钁"(即耒);鹽鐵論取下篇"不知蹠耒躬耕之勤也",未通篇"民蹠耒而耕"。凡此跖耒、蹠耒亦即蹐耒、踖耒。廣韻昔部"踖、蹐,踐也";"蹠、跖,足履踐也";說文"蹐,踐也";釋名釋姿容"踖,藉也,以足藉也"。由此可知踖、蹐、藉、蹠、跖都是踐踏,其音也自相同。其義雖引申爲一切用足踐踏的動作,其初則專爲種田的動作。左傳昭十八"六月鄅人藉稻",正義曰"藉猶蹈藉踐,履之義。…服虔云藉,耕種於藉田也"。

所謂耤應指鋤地。卜辭所謂"苗耤"亦是先苗而後耤。齊民要術一"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爲除草"。今北地苗既長之後用鋤在苗間鬆土,謂之耪地。耤和從助之字,因音相同而通假:周禮司巫注"鉏,藉也",里宰鄭衆注"耡讀若藉";士虞禮注"苴猶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助者藉也"。說文"耡,商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孟子作"殷人七十而助"。

二、黍

乎黍,受年　前 3.29.7

乎黍,受[㞢]年　粹 892

乎黍于𡈼,受年　存 1.178

乎黍于北,受年　續 2.30.3

乎黍于敦,宜受[年]　續 2.28.6

黍于𪊑一勿黍于𪊑　續 5.34.5

叀小臣令衆黍,一月　前 4.30.2,續 3.47.1

[令]衆黍于□　珠 788

帚姘乎黍于商　續 4.26.1

勿令帚姘黍　續 4.27.6

乎□散黍　前 5.3.3

黍才龍囿啬,受㞢年,二月　前 4.53.4

王立黍,受年一王勿立黍,弗其受年　乙 6964

王黍于南一王勿黍　續 1.53.3,5.9.3

王往氐衆□黍于囧　前 5.20.2

王勿往省黍　燕 492

王于黍矦,受黍年,十三月　乙 4055　（矦字倒寫,參金 368）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黍本爲一種農作物名,於此作爲動詞,即種黍的動作。此猶苗爲幼禾之名,而"苗耤于某"之苗則爲動詞,義爲種苗。"王立黍"之立爲動詞,義爲種,黍則爲動詞立的賓詞。

種黍的地方有商、敦、𪊑、囧、龍囿等等,而卜辭有卜商、敦受年之辭。所謂"乎黍于北""王黍于南"則指商邑以南以北之地。商邑並商邑以外諸地之種黍,由王命令之,可見若干地區的種植農物,皆主於王。卜辭乎耤於隹、姐而卜其受年,則此等地區之耤田,亦主於王。

執行種植的人是"衆",或由王率領而往種植之地,或命小臣督令種植。商爲王邑,而令帚姘黍,是令帚姘的族邦代王種黍於商邑,故卜辭卜帚姘之受年亦即卜代王耕種的帚姘族邦的年成。

三、穫

王其穫耤,叀往,十二月

王往穫耤,祉往　甲 3420+下 28.16

穫耤　前 6.17.6

王往穫　林 2.16.20

𢀛方出,王穫,五月　師友 1.62

王勿穫　庫 1685

王穫河,若　河 366

王往穫□㽞,三月　續 5.19.7

穫不㽞　燕 789

帚井黍,其穫一帚井黍,不其穫　下 40.15

帚井黍,穫　下 6.9

帚井年,穫　林 2.13.12

帚姘田,穫　甲 3001

帚井田不其穫　殷虛書契四編

子僕弗穫　前 6.4.4

年不其穫　珠 1175

年穫　前 4.43.5

黍穫　前 4.39.4

穫𦔮　前 8.3.2,8.4.5

乎…穫𦔮,七月　佚 570

才衛穫　明 682

于京穫　鐵 262.3

乎□毌穫　續 5.17.7

不其穫　林 2.13.10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穫作雈,舊無說。說文曰"雈,鴟屬,从隹…有毛角…讀若和";又曰"蒦,規蒦商也,从又持雈";"穫,刈穀也,从禾蒦聲"。卜辭之雈即穫之初文,古音和與擭、誰相同,所以雈讀若和猶存"穫"的古讀。卜辭"毌穫""其穫""不其穫"之"穫"都是動詞,與詩七月"八月其穫"同。卜辭雈、隻有別:雈是說文的穫,是刈穀;隻是說文的"獲",是田獵所得。

卜辭穫的對象有二:一是收穫之所在,如耤(王之耤田)、帚井田、京等;一是收穫之穀物,如年、黍(動詞在後)、禾、𦔮(動詞在前)。𦔮有兩種說法:一作𦔮秣解,說文"𦔮,刈草也";一作稷莖之稭解,廣雅釋草"稷穰謂之稭"。若采前說則穫𦔮是割草,若采後說則穫𦔮是於割穗之後割取其莖幹。今取後說,因穀物的莖幹可以飼畜,因有飼秣之義。今北方(以淶水爲例)收割穀子時,或者一次連稈割去,或者先割穗子留其稈以後再割。割穗用銍,割稈用鐮。這兩種收割法,以一次割去爲常,分兩次割的較少,而且常用於較高的作物如高粱之類。

殷代的收割,亦以一次割取爲主,所以安陽出土的石鐮之數遠多於石銍。武丁卜辭云:

勿乎帚姘往采黍　坊間 3.17

說文曰"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從爪禾",或體作穗。卜辭則從爪從又(京津 1509),象手采穗之形。乙辛卜辭有從𥝤字(上 18.11),即此字的繁文,而說文采則省去穗形。卜辭又有從采之𠜲(或增土),詳卜通 731—733,鐵 10.2,明 450,象用刀割穗。

王、帚井、子僕是割穀物的主持者,他們同時也是乎黍的主持者。他們當是土田的所有者。

四、亩、𤯍

令吳省才南亩,十月

叀㚇人令省才南亩,十月　卜通 784,續 5.15.9（十二月）　武丁卜辭

…南亩省…　前 4.11.6

亦焚亩三　續 5.3.1

令𡆥省亩　粹 914　武乙卜辭

叀𡆥令省亩　粹 915

亩作𠓛,象露天的穀堆之形。今天的北方農人在麥場上,作一圓形的低土台,上堆麥稈麥殼,頂上作一亭蓋形,塗以泥土,謂之"花籃子"。與此相似。

亩是積穀所在之處,即後世倉廩之廩。動詞所以斂收之則曰𤯍,武丁卜辭云

□其亦𤯍一□不亦𤯍　金 739+庫 1844

乎𤯍…　戩 41.2

說文"穡,穀可收",左傳襄九杜注云"種曰農,收曰穡",詩伐檀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凡此即尚書多士、無逸"稼穡"、伐檀"不稼不穡"之穡。穡古當從廾(𢪛)得聲。西

周晚期金文師寰𣪕"𨙶厥穡事"，即湯誓所謂"舍我穡事"。由此可知詩書之穡即金文之𤲞，而金文之𤲞即說文牆（今作墻）之籀文𤲞，金文籀文之𤲞源自卜辭之嗇而增爿（莊）爲聲符。由此可知古之"稼穡"即今之"莊稼"。說文車部的轖字，朱駿聲以爲是車牆；左傳僖廿三惠廧伊戾，釋文云"或作牆"。凡此可證嗇、牆互通。說文"嗇，愛濇也，來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嗇夫應是大誥之穡夫，亦即莊稼之人。

說文之嗇即卜辭之𠫑，後者與𤯍當是一字。說文嗇之古文作𤯍，或與卜辭之𤯍有關，武丁卜辭云：

今日雨不隹𤯍　下7.2
不隹𤯍　續5.25.6，5.30.8
𤯍來　明479

與農事有關而其義不詳。

五、𦔳田

王大令衆人曰𦔳田，其受年，十一月　續2.28.5，前7.30.2，粹866

這是武丁卜辭。卜辭祭名之𦔳，早期作劦、𦔳，中期作𠯑。前者是"協"字所從，後者從"力"。因此𦔳田可有兩種解釋：一是尚書多方"力畋爾田"的"力畋"，一是協耕。呂氏春秋長利篇"協而耰"，周禮里宰"合耦而耡"，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噫嘻"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載芟"千耦其耘"。凡此皆後世所記耦耕之事。

卜辭的𦔳田在十一月，當是種麥。耕者是衆人而由王命令之。

六、糞田

令丞坚田于菩　林1.28.5，前2.37.6，4.10.3　武丁卜辭
令垔坚田于京　燕417
王令……田于京　明續739　武乙卜辭
王令多羌坚田　粹1222
王令坚田于龗　粹1544
王令剛坚田　粹1211
于下人剛坚田　粹1223

以上武丁卜辭坚从𦥑，田作田，武文卜辭坚从𦥑，田作𤰔、𤰝、田。由於文例的比較，可知它們只是因時代而寫法小有差異。卜辭田獵之田與種田之田無別，惟武乙卜辭將種田之田加筆劃成"區田"之形，但只行了一時。

坚象壅土之形，疑即糞字。周禮草人"凡糞種"釋文作𡊬。說文"𡊅，埽除也……讀若糞"，𡊅是𡊬的譌形，即𡊬字。月令季夏"可以糞田疇"，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坚从𦥑即共，音與壅同。卜辭又有𡉚田：

𦥑衆人乎从堅𢦏王事，五月
令堅田于先[矦]，𢦏王事，[六月]　前7.3.2　武丁卜辭
今日𡉚田于先矦，十二月　前6.14.6，明620
乞令堅田于先矦　前2.28.2
令衆人□入羌方𡉚田
勿令衆人，六月　甲3510
弜𡉚，弗受又年　下41.15，甄8.23.2　康丁卜辭

由康丁卜辭知𡉚與受年有關。由武丁卜辭知𡉚田即田，乃是王事之一端。乙3212"旃畢殼苗耤于娟"，乙2882"旃畢殼弗𢦏王事"，則知苗耤也是王事之一端。但乙辛卜辭之𡉚則爲田獵：

𠂤告曰：兕來羞，王叀今日𡉚，亾𡿧，畢　前2.11.1
王其𡉚大兕……馭畢𩣡亾𡿧，畢　前2.5.7

七、𡳐

羽癸未𡳐西單田，受㞢年　旅順博物館
𡳐㞢足，乃𡆥田　前5.27.6
𡳐㞢足，田　珠405　參乙8295，存1.177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與種田之事有關。胡厚宣釋𡳐爲屎，以爲是糞田；並引齊民要術所述氾勝之書"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韓非子內儲說上"殷法刑棄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以爲殷人施肥之證。

武丁卜辭云"𡳐我御史"（珠114），釋屎則無法說通。我們以爲此字不當釋屎，但與農事確乎有關。

八、田

乞令堅田于先矦　前2.28.2　武丁卜辭
乎田于宋，受年　下40.15
乎矦𢼸田　前6.11.1
叀𠬝令田　粹1224　武乙卜辭

凡此都是動詞種田之田，多方"力畋爾田"和詩信南山"曾孫田之"之畋和田，與此同。武丁卜辭則有名詞農田之田：

邛方侵我示𤲞田七十人
邛方亦侵我西鄙田　菁2
土方侵我田十人　菁3
……我田，㞢來……　續5.29.1
帚井田穫　甲3001
西單田受㞢年　旅順博物館
帝于帚田　京津969
令尹乍大田　乙1155
宋中田　乙4471　貞𢦔保我田　乙6389

所侵之田是族邦之田，而大田、中田當是王之田。我田當是商王國之田。詩大田"大田多稼"，信南山"中田有廬"，兩名與卜辭同。

康丁卜辭有𠦪田：

共𠦪田父甲一牛　明續606
于父甲𠦪田　明續631

當是𠦪年之類。乙8406則有"𠦪牛于且庚"之語。

九、稃

咸稃來　鐵177.3
弜稃禾　戩44.7
稃黍　續5.23.5
不稃，十三月　旅順博物館
不其稃，三月　前4.5.3
今𣗥不稃　甲2121（𣗥在二月）
弗稃　續6.19.6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說文"咢，語相訶歫也，从口号……讀若蘖"。卜辭稃當是糵字，說文訓"牙米"。齊民要術卷八作糵法，記浸小麥於水而日曝之，又以水澆之至于生而止。卜辭之稃是動詞，當指作造酒糵，而所稃名爲來、禾、黍，都是可以製酒的糧食小麥、粱米和黍子。麥常用以作酒，而齊民要術卷一說"粱米又可釀作酒"。

卜辭中關於農事的記載就其較可理解者，略如上述。卜辭和金文都沒有耕字，古以耒耕，則卜辭的耤亦示耕作之義。齊民要術卷一引說文"人耕曰耕，牛耕曰犂"，可證卜辭的耤實即人耕。說文"耕，犂也，从耒井聲"，現在北方口語耕田之耕音近於井或荆，猶存古音。耕所从的"井"實是聲符，西周金文荆楚之荆作𠛪，從刅（即耒）井聲，或即耕字。

有關農事的卜辭，偶亦繫月，但爲數不多。古今曆法不同，所以卜辭某月相當農曆何月，尚難固定。我們以下先錄卜年的月分：

卜黍年　十二月　甲2999＋3034
一月　柳50076
二月　上31.12，續1.37.1，珠936　三月　粹894
卜禾年　一月　乙7750　三月　前3.30.3
卜秬年　二月　上31.11，庫1564　三月　珠456
卜受年　十三月，一月　燕91，131；續2.29.6，柳500 76
二月　乙4518，6519；庫1525
三月　乙3154，下38.3，乙3212（？）
四月　珠167　九月　粹885
十月　前8.10.3，續2.28.2，明44，粹883，燕130
十一月　續2.28.5，佚550，燕130
十二月　乙7811，8349

茲合併本章所述者，作爲下表：

1,1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黍	黍	耤									
		穫		穫		穫𥟿					穫
					𡉚田					𦔳田	𡉚田
稃	稃	稃							省㐭		省㐭
登粱											登粱
食麥											
卜年	卜年	卜年	卜年						卜年	卜年	卜年
	卜秬	卜秬									
卜禾		卜禾									
卜黍	卜黍	卜黍									卜黍

由此可見卜黍、秬、來（即粱）多在一、二、三月間，而卜辭之黍或立黍乃是種黍則在正、二月間。卜年有兩季：一季在正、二、三、四月間，一季在九、十、十一月間。卜年當在種植的前後，所卜者當爲此季的收成。因此上季所卜之年當爲上半年所種的黍、穀、秬、粱等，下季所卜之年當爲下半年所種的麥。

北方種穀又有早晚兩種，說文“植，早種也”，刈麥以後所種的爲稺，通稱晚田。齊民要術卷一種穀篇說“二月三月種者爲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稺禾。……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同書又引崔寔四時月令說“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現在安陽一帶仍有植穀、稺穀之稱。同書黍穄篇說“三月上旬種者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夏種黍穄與植穀同時”。同書引氾勝之書曰“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彊土可種黍”，又引四時月令“四月蠶入簇，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夏至先後各二日可種黍”。同書又謂粱秫“種與植穀同時”。

由上所引，可知黍穄、粱秫與植穀同時，皆在二、三月間；但黍穄可以晚到四、五月才種。卜辭卜黍年爲正、二、三月，立黍於正、二月，卜粱於正、三月。凡此與齊民要術有一兩個月的差別，似乎卜辭的正月相當於農曆的二、三月。因此可推測卜辭的

正、二月黍	相當於農曆二、三月種黍
三月耤	相當於農曆四、五月耨禾田
三月穫	相當於農曆四、五月收麥
五月穫	相當於農曆七、八月收植禾
六月萑	相當於農曆七、八月薙田
十一月𤰔	相當於農曆十二月、正月耰麥田
十二月萑	相當於農曆正、二月薙田

第五節　農具

耕作所用的農具，與工具、兵器因其一部分都是鋒刃具，三者之間遂有相混相通之處。古代王室（也包括貴族）所作的兵器及其工官所用的工具，可以是采用更好的質料與作法的。這就是說，當已知道了青銅鑄造術以後，首先作的是王室工官所用的工具、王室師旅所用的兵器和王室所用的祭器。自由農因無力製作青銅農具，從事耕作的奴隸亦自不允許用貴重的農具。恩格斯論到他所說的“野蠻的末期”時說“在這一階段上，工業活動方面的成就中，特別重要的有兩種：第一是織機，第二是礦石的熔煉與金屬的加工。銅錫及兩者的合金——青銅，都是最重要的金屬；青銅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還不能完全代替石器；這祇有鐵才可以作到，而當時還不知道採鐵”（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154—155頁）。但是，即使有了鐵器以後，“石器只是慢慢地消滅的”（同上156頁）。

殷代已是知道鑄作青銅的時代，還不曾鑄造鐵器。僅就此點而言，便可以解釋下述的現象：由發掘或由其它方式出土的殷代銅器中，有大量的兵器、祭器，有不少也不太多的工具，而幾乎沒有農具。這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戰國以來鐵製農具已經普遍地施用了，而西漢時代仍有木耕的，如鹽鐵論水旱篇所說“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

由上所述，則殷代青銅農具之不見，是合乎歷史條件的。我們對於殷代農具，應着眼於木製、石製、蚌製及其它材料所製的。

以前曾說卜辭的“耤”字象人手持耒柄而用足踏耒端之形。早期銅器的耒字象手持耒之形，見金文編附錄下十五頁下第一行。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考工記“車人爲耒”，正義云“耒狀若今之曲杴柄也”，急就篇顏師古注云“耒今之曲把犂鍬，其遺製也”。戴震考古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所作之圖，都是曲柄的，其形與農政全書卷二十一之鋒與長鑱相似，惟後者於柄下端都有一個鐵鋒刃。日本正倉院所藏唐代的鋤，略同其形制，亦有一個鐵端（耒耜考33）。

我們推測最初的耒，應如許慎所說的，只是一種手耕所用的曲木，用木端的尖銳部分刺地。這尖銳部分，在後來是這農具迭加改進之處，考工記名之爲庛，鄭玄“謂庛讀爲棘刺之刺”。所謂庛者，鄭衆注云“庛讀爲其頌有疵之疵，謂耒下歧”，鄭玄匠人注亦云“今之耜，歧頭兩金”。凡此皆表示東漢之耒端尚有歧頭的，即有兩個杈子，與卜辭金文耒字相合。它的形制，像後世用的魚叉，周禮鱉人“以時簎魚鱉龜魚”，鄭衆注云“以叉刺泥中搏取之也”，杈魚曰簎，說文“簎，刺也”，與以耒刺地曰耤，是相同的。農政全書鋤禾具有採木而成的木杈，和以鐵爲首的鐵禾杈，又有剗草用的以鐵爲首的鐙鋤，後者似即說文“𣂔，兩刃臿也”。𣂔或體作釫，後世如方言五作鏵。方言五說臿有跳（即銚）、鏵、鍏、㮄、𣐄（郭注字亦作鍬），梩等等不同的名稱。小篆的臿字從臼從干，象兩手奉歧頭長幹之具，即杈形。韓非子五蠹篇所謂“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

上述刺地之具的耒，就其結構而言，可以分爲上部手持部分的幹或柄，下部足踏部分（即插地刺地部分）的耒端。上部的變化較少，是採木爲之，往往即用樹幹，並利用分叉的小幹爲耒端。下部的變化很大，大致分爲兩個方向：其一，維持歧頭而改爲鐵，如上述的鐙鋤，與鐵禾杈鐵魚叉相類似；其一，改變耒端爲一頭的，形成後來稱爲“耜”的，即所謂“鋒”。耜本爲耒在發展中添置的一個部分，即在耒端加置之物。加置的經過，可能如下順序：

（1）附加較硬之木，易繫辭下“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說文“枱，耒耑也”，“㭒，臿也”，古文字“㠯”、“台”、“厶”一字；玉篇及唐寫本說文木部“枱，耒端木”；易繫辭下釋文引京房注云“耜，耒下耓也，耒上句木也”；莊子胠篋篇引李注“耒，耜柄也”，國語周語韋注“耜柄曰耒”。凡此皆分別耒與耜：耒爲曲木、句木，爲柄，揉木爲之；耜是耒端所附之木，斲木爲之。

（2）附加鋒銳之石。

（3）附加銅、鐵於耒端，說文枱之或體作鈶；鄭玄月令注云“耒，耜之上曲也，耜，耒之金也”；考工記匠人正義“耜謂耒頭金”；漢書食貨志注顏師古云“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晉書音義中“耜，耒之金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倉云“耜，耒頭鐵也”。由此可知耒端於所謂“㭒”之處施銅、鐵，如此的農具，就其全部而言，也可以叫作耜或同類的名稱如梩、銚等等。但耒端加物，有繁簡之別，有銅鐵之分，有形式之異，因此如管子海王篇“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三者並舉，皆是刺土之具而因其構造之小異，可以是不同的：耒是手耕曲木，耜是耒端有硬木的，銚是耒端有銅或鐵的。

淮南子氾論篇“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這是關於上古用蚌製器耕作的最早記載。耨是去苗間雜草，耨草之具曰槈或鎒：說文“槈，薅器也”，或體作鎒，典籍作耨。農事以耕土除草爲兩大要事，所以農作之耕耨並舉，而耕具之耒（耜、銚）與耨具之耨亦常常並舉：管子禁藏篇“推銚耨以當劍戟”，輕重巳“銚耨當劍戟”，莊子外物篇“銚鎒於是乎始修”，胠篋篇“耒耨之所刺”，易繫辭下“耒耨之利”。呂氏春秋任地篇說“耨柄尺”“其耨六寸”，臣工釋文引字詁亦云“鎒頭長六寸，柄長一尺”，廣均候部槈下云“纂文曰槈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

農具之耨，或作槈、鎒，都是辱的孳乳字。辱象手持辰，而辰於古文字象蜃之形。郭沫若釋干支以爲辰象蜃形“實古之耕器…故農、辱、耨諸字，均從辰”。這是對的。後世鐵製的耨，如農政全書所畫的，並同書的剗（即鏟）和耰鋤，其形近乎蛤殼與半月。起初當是用天然蚌殼磨利其弧形而凸出的長緣，手握背而耨之；其後則取蚌之任何一部分磨其一端成鏟頭式的，如城子厓圖版49:3，它的刃是凸出的。耨草須入根除草，所以要凸刃。後來的鐵耨則仿造了蚌殼，先是短柄，後來加長以後可以立而薅之，說文曰“鋤，立薅也”。

蜃是介殼類的蛤蚌，也出於淡水。爾雅釋魚“蜃小者珧”，郭注“珧，玉珧，即小蚌”。月令注“大蛤曰蜃”，周禮掌蜃注“蚌蛤之類”，國語晉語韋注“小曰蛤，大曰蜃”。它的用途很多：（1）可以防濕，掌蜃“以共闉壙之蜃”，左傳成二宋文公卒“用蜃炭”；（2）可以盛物，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即周禮鬯人“凡四方山川用蜃”；又祭社以蜃盛肉，春秋定十四“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杜注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說文作祳，應作蜃；西周墓出土有兩蛤相合而各穿孔的（考古Ⅰ:194）；（3）可以堊牆，掌蜃“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又見考工記匠人；（4）可以飾物，說文“珧，蜃甲也，所以飾物也，從玉兆聲，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5）可以除蟲，見周禮赤友氏；（6）可以漚帛，見周禮㡛氏；（7）可以爲食，韓非子五蠹篇“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譙周古史考“太古之初…近水則食魚鱉螺蛤”。

安陽及其它殷代遺址中出土的極多蚌和蚌製物，可以大別爲三：（1）雕刻或修治過的蜃甲，是鑲嵌與另件的飾物，是與玉器同用的佩物，此類當稱之爲珧；（2）天然成對的蜃殼或蚌殼，或施彩繪，此類當稱之爲蜃器；（3）裁製過的有刃具，作種種形式，有刃邊的與鋸齒的。上述三類用途，也普遍的見於“龍山文化”中，可見殼物製作是一個很古的手工藝。

在龍山文化中，蚌製品是大量製作的，其中有各種形式的刃具，它們的時代從新石器的龍山文化一直到殷代。其形式約有以下各類：

一、橢長形，兩孔

凸刃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49:7
	傳安陽	骨之文化圖版106:1)
平刃	永城造律台	考古Ⅱ:112，插圖12:1,3
	山東禹城	1954年會展出品
	鄭州二里岡	1952年秋龍山灰坑
	安陽後岡	考古2;257(21)龍山文化層
	濟南城子厓	中國雜志卷33:3,4:圖12

二、橢長形（銍形），一孔

凹刃	鄭州二里岡	1954年會展出品
平刃	洛陽小屯	1954年春勘查
平刃	寶鷄鬥鷄台	鬥鷄台溝東區墓葬圖說24:7
凸刃	寶鷄鬥鷄台	同上24:13

三、鐮刀形，一孔或無孔

一孔	凸刃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49:8

無孔　平刃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 49:6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 50:4
四、鐮刀形，鋸齒，一孔或無孔
一孔　凹刃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 50:1
　　　　　　安陽大司空村　1953 年春發掘
無孔　凹刃　濟南洪家樓　中國雜志 33:3,4 圖 17,18
　　　　　　濟南城子厓　城子厓圖版 50:3
　　　平刃　白沙水庫　1954 年會展出品
　　　洛陽　小屯　1954 年春勘查

上述四類的蚌刃具，在安陽小屯都有出土。它們可歸併爲兩大類：甲，即一二兩類，以兩孔爲主，兩端大約爲對稱的圓角；乙，即三四兩類，以無孔或一孔爲主，可以是刃或鋸齒形的刃，一端是銳角，一端是寬高的。我們稱甲類爲蚌銍，乙類爲蚌鐮，都是收割之具。

蚌刃具，除上舉之例以外，其它龍山文化和殷代文化遺址中很多發現。永城黑孤堆龍山文化遺址內出了“帶孔蚌刀 3，無孔蚌刀 4”（考古Ⅱ:117），在濬縣大賚店也出了很多，其中有“無孔蚌刀（鏟形鐮形的也有），帶孔的蚌刀和帶齒的刀形器等等。另有大蚌兩個，長約 25 厘米”（考古Ⅰ:84—85）。小屯殷虛出土的有“蚌刀蚌鋸”（安報 4:725）。

我們稱爲蚌銍的，它的形狀可能是甲骨文“歲”字所從來。不過甲骨文的“歲”字旣簡化了，並又安上柄。年歲的歲得名於收割的工具，是很可能的一種推測。

由於蚌製品之原料易得又易於製作，我們相信若干石製刃具與蚌製刃具或是並行的，或是形制上有相因襲的關係。其最顯著者爲石製的銍和鐮，在以前書上稱爲“石刀”的。它們在名稱上、形制上與功用上都是應該首先加以分別的。

管子輕重乙篇說“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此六種農具應分爲四類：

耕土具　耜　銚
薅草具　鎒
點種具　椎　形如杵，下端是木或石（作尖底臼狀）
收穫具　銍　鐮

前述鎒是以蚌所作的薅具，呂氏春秋時代金屬的鎒是短柄短刃之具，它與鐮的分別似在於刃的直或曲。戰國秦漢時鐮變爲曲刃之鉤：方言五“刈鉤，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鉊，

或謂之鐹，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鐮，或謂之鍥”。說文“銂，鐮也”，廣韻侯部引“說文云關西呼鐮爲銂也”，淮南子氾論篇“木鉤而樵”注云“鉤，鐮也”，急就篇“鉤銍”顏師古注云“鉤，即鐮也”，齊民要術卷一“以銂鐮比地刈其草”，周禮薙氏注“以鉤鐮迫地芟之也”。凡此鉤、銂、鍥、刈鉤、銂鐮皆指曲刃的鐮刀。廣雅釋器云“划、鉊、銂、鍥、鏺、鐮也”，說文“鉊，大鐮也”，“剴，大鐮也”，“鍥，鐮也”，“鎌，鍥也”，“鏺，兩刃有木柄可以刈草”；除了鏺以外，此並方言五之鉊、剴、鐹、（划）、鍥，都是鐮刀。其中剴和鉊是大鐮，墨子備城門篇“長鐮柄長八尺”，六韜軍用篇“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

說文“銍，穫禾短鐮也”；釋名釋用器“銍，穫黍鐵也，銍銍，斷黍聲也”（黍、本亦作禾），周頌臣工“奄觀銍艾”傳“銍，穫也”。銍是割取禾穗的短鐵。其動詞也是銍，小爾雅廣物“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割穗之聲是銍，說文“挃，穫禾聲也”，詩良耜“穫之挃挃”，爾雅釋訓“挃挃，穫也”；所穫者也是銍（或作銍），禹貢“二百里納銍”，傳“銍刈謂禾穗也”，漢書地理志注“銍謂所刈，即禾穗也”。銍又名刉若刈：廣雅釋器“銍謂之刉”；國語齊語與管子小匡“挾其槍刈耨鎛”，注“刈，鐮也”。

以上古書所記薅草、刈草、收割和穫穗的鐵農具，皆可以併爲鐮類，而分別其形制與功用如下：

鎒	短柄短刃	薅草
鐮——鉤鐮	短柄曲刃	收割、薅草、刈草
鉊——長鐮	長柄	刈草
銍——短鐮	無柄，短鐵	穫穗

這四種，有形制上種種的不同，在功用上也有差別，但都是刀刃向內的割具。除銍外，都是有木柄的，鐮的柄叫桐，玉篇云“桐，鐮柄也”，廣雅釋器“桐，柄也”；卜辭金文司從𠃌，其象形。長柄的鉊，是鉤鐮的發展，可以不論。其它鎒、鉤鐮和銍在殷代是存在的，都非金屬所製。但此類發掘的材料，已經發表的爲數甚少，其形制的比較遂至頗有困難。

小屯出土的兩孔石銍，只出過一件（安報 2:248 插圖五:2），並採用農政全書的名稱稱之爲栗鑿。後世栗鑿乃是鐵製的，中華遠古之文化圖版Ⅱ:4,5,6，乃近代用於宛平、豐寧及懷來者。鐵製者成矩形或長方形，惟宛平的鐵銍尚保存較原始的梳形（即所謂半月形）。刃在長的一邊，另一邊之下則有二孔，所以繫皮革繩帶以固手握者。此種鐵銍，淶水和承德稱之爲爪鐮，熊岳與開原之間稱之爲掐刀或捻刀，瀋陽稱之爲掐子，武清稱之爲爪刀。都是用以割取較高的高粱穗子的。它們的形狀與用途和漢代所說的短鐮之銍是

完全符合的。近代鐵銍顯然地源自石銍：如中華遠古之文化圖版Ⅰ:2,4,5（有孔，一孔，兩孔）梳狀石銍是圖版Ⅱ:4 梳狀鐵銍（微凹與微凸）的來源；圖版Ⅰ:1,3 兩長方形石銍是圖版Ⅱ:5,6 長方形或矩形（微凹與微凸刃）鐵銍的來源。

小屯出土的石銍和石鐮，見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蔡頁 89 插圖八）。各可分兩類：

石銍一　插圖八：1　長方形，無孔，平刃
　　　　插孔八：4　長方形，一孔，平刃，石片內卷
石銍二　插圖八：6　梳形，二孔，凹刃（參安報 2:248 插圖五:2）
石鐮一　插圖八：5　彎月形，凹刃
石鐮二　a.插圖八：2,3,7　磬形，平刃，高背
　　　　b.安報 2:248 插圖五:1　戈形，平刃，狹長

我們可以分別銍與鐮的不同。石銍的特徵是：（1）背部與刃平行或作圓形；（2）刃之兩極端處大致對稱；（3）常有孔。石鐮的特徵是：（1）背部是斜行的，成磬折形；（2）刃之兩端，一端尖銳，另一端較高（後來成爲安柄之處）；（3）沒有孔。小屯石銍與石鐮的分別，恰好是龍山文化與小屯文化中兩種蚌刃具的分別。蚌銍相當於石銍，二里岡殷代長方形一孔蚌銍與小屯長方形一孔石銍是很相近的。這種長方形一孔蚌銍，1953 年秋調查陝縣在李家窯西周遺址中出現了很多。蚌鐮（不作鋸齒者）相當於石銍，大司空村與洪家樓出土的殷代鐮形蚌鐮和小屯彎月形石鐮是很相近的。小屯的梳形石銍和城子厓出土的非常相像。石銍與石鐮在新石器時代以及殷代遺址中相伴出土的非常之多，舉例如下：

濟南城子厓　梳形兩孔石銍　城子厓圖版 41：9—11
　　　　　　石鐮　城子厓圖版 37:1—3,5—8
永城造律台　梳形一孔石銍　考古Ⅱ:106，圖 14
　　　　　　石鐮　同上圖 13,15
輝縣琉璃閣　梳形一孔石銍　1950 年發掘（殷代遺址）
陝縣　梳形一孔石銍　1953 年調查
河南板橋水庫　梳形一孔石銍　以下 1954 年會展出品
　　　　　　　石鐮
保定窯廠　　　長方形一孔石銍
　　　　　　　石鐮

太原西郊義井村　長方形一孔石銍
永登紅沙溝　梳形一孔石銍
河南玉梅水庫　梳形無孔石銍
　　　　　　　石鐮
鄭州二里岡　石鐮
　　　　　　長方形一孔石銍　1952 年秋，T3
　　　　　　長方形一孔石銍　1952 年秋，T3
　　　　　　（與蔡 P.89:4 同形制）

以上除二里岡爲殷址外，其它不是龍山文化便是殷代文化遺址。所有的石銍，除了義井村、保定爲平刃外，其它都是凹刃的。它們的形制可分爲：（1）長方形的（一孔）；（2）梳形的（一孔，二孔，無孔）。其中以長方一孔與梳形一孔較多。

由上所述，則銍的演變，約如下表

蚌製		石製		鐵製
橢長形，二孔	龍山，殷	梳形一孔，二孔，無孔 梳形二孔	龍山，殷 殷	梳形，二孔（少）
長方形，一孔	殷，西周	長方形二孔 長方形一孔，無孔	龍山 殷	長方形，二孔

小屯石鐮出土的情形是極可注意的。1928 年秋，第三次發掘，在小屯村北的大連坑 B14 及其稍北，一次出土了上千的“石刀”（安報 2:249,4:594）。在一坑的 3.6 米以下，出了“極多石刀”，與蚌器骨鏃白陶片玉器同出（安報 2:230）。1932 年秋第七次發掘 E區，在 E 181 方窖內與甲骨、白陶、玉器、殘銅器同出的有石刀 444，石斧 1，蚌器 78（安報 4:722—723）。蚌器當指“蚌刀”“蚌鋸”（安報 4:725）。李濟殷虛有刃石器圖說說“小屯石刀”“佔小屯出土石器的絕大多數：第二次至第七次發掘期間，一坑出土在百數以上的，有縱二甲支、縱二甲乙、縱五癸東支、橫十三·二五乙、大連坑、E181 方坑等灰坑；所蒐集到的標本，總數到了 3640 件”。凡此石刀俱是石鐮。這三段簡略的記載表示了：（1）小屯石鐮確是殷代王室所有的農具；（2）這種粗陋的收穫所用的農具是集中起來而爲王室掌管的；（3）石鐮與蚌鐮（即所謂蚌刀蚌鋸）的共存及其功用上的相關；（4）石鐮特多而石銍較少，似乎當時用蚌銍還是盛行的，也包括有齒的蚌銍。關於（2）是最重要的，因爲數過 1000 以上一批石鐮和 400 多個石鐮是集中於兩處貯積的。這和卜辭所卜的“穫”是相應的，即王是農作物（至少一部分）的收穫者，而收穫的工具則掌於王室。如此可以決定殷代的社會性質。

以上敘述了殷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可知者有以下各種：

耕地具　木耒

收穫具　蚌銍，蚌鐮；石銍，石鐮

薅草具　蜃

它們使用的方法，耒是用足踏的，蜃和銍是手握的，鐮可能安置了短柄。製造農具的是木工、石工和蚌工。這些粗簡的農具，如石鐮，還往往堆積於宮室所在的小屯集中管理。金屬的農具，即使有，也不會是一般直接耕種者所用的。

我們前已論及，周征殷以後，對於殷王室的百宗工還是優待的。我們推想殷代的百工也是受重視的。因此他們可以製造並使用金屬的工具。1953年秋在安陽大司空村所掘獲的一把青銅鏟，應屬於這一類，它不是耕種者的農具。我們說過，青銅工藝在殷代是一種特殊發展的王家工藝，為王室貴族服務的。它不是普遍存在的專業化的工業部門。殷代青銅器工藝與戰國時代鐵器的鑄造，在中國生產史上起了不同的作用。只有到後來鑄鐵術出現以後，直接的以鐵作爲製造農工具的材料，才對於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變革。手工業與農業的嚴格的分工，應該從鐵器成爲普遍的農工具時才開始的（文參55：126—128）。

但是，殷代的鑄銅技術業已極爲成熟，當時是可以製造青銅農具的，青銅農具當然遠勝於蚌石製的。其所以不造，乃由於當時的農業生產者還是奴隸階級，連粗糙的石製收穫具還要集中管理，當然不容許他們用金屬農具的。當時的王室，爲了要鞏固他們的統治，就大量地用青銅製造兵器。在此應提到農具與兵器的關係，農具中之有鋒刃者，稍加改造，即成爲兵器。二者之間在初並無太大的區別。石鐮是一邊刃的，但是有鋒，把石鐮無刃之背作成刃，安上把，即成爲石戈。青銅製的殷代戈，其形狀是以鐮形爲基礎的，所以鐮稱爲鍚或划，與戈同音。戈雖可刺殺，但以句援爲主，所以稱爲句兵，正如鐮之稱鉤一樣。

第六節　飲食器具

出土的殷代飲食器具，也足以反映當時飲食的具體內容。茲將出土殷代銅器之可以推定爲飲食器具的，分類說明其功用於下：

一、烹飪器、具

鼎　煮肉

鬲　蒸穀類的煮水部分

甗　下部是鬲；上部是甑，蒸時所以放置穀類的

俎　切肉之案具

匕　取肉之具

“鏟”　烹調肉類撈取之具

二、盛食器、具

殷　盛飯

匕　取飯之具，也用以取肉

三、溫酒器

爵　有流

角　有蓋，有流

斝　有蓋

盉　有蓋，有喙

四、貯酒器

觥、卣、方彝、鳥獸尊、壺、罍　都有蓋

角形之角　有蓋，旅行用

五、盛酒器

觚、尊

觶　可有蓋

盂　附於卣

勺　挹酒之具

以上所謂酒器包括盛秬鬯之器。酒器中不同型類的溫器、盛器和貯器當與酒、鬯的類別有關。殷代酒器的種類最爲繁富，這表示殷人（統治階級）飲酒之盛，無怪乎西周初期周人諄諄以戒酒爲言了。

在烹飪器中有銅甗，瓦鬲很多而甑極少；銅製的盛食器却只有殷一種。這種現象說明了青銅器是仿製其它質料的器皿的，這些用青銅以外的質料所作成的器皿當時還是使用的，但由於它們既非青銅又非陶、石，所以業已腐朽不存。青銅器具在當時固然也有爲實用的（凡烹飪器的底部足部有遺留煙熏之迹者即屬於此），有爲殉葬用的，有爲祭祀典禮用的。無論是實用、殉葬或祭祀用的，都可以是青銅仿製陶器、骨器、竹木器的，也可以是陶質仿製青銅器的，也可以是當時實用的竹木器等。銅器之獻是仿陶器的，銅器的角形之“角”是仿角器的，銅器之方彝是仿木器的。但是，有些當時實用的竹木器、骨器、陶器等，可以沒有銅製的仿品，因此見存的殷代銅器並不完全包括了當時的器具形式。當時隨葬品，除了保存在墓內未曾朽敗的銅、陶、骨、石等器以外，尚有已經朽敗的竹木器。這些竹木器雖然沒有銅仿的，但有陶仿的、象牙仿的，大理石仿的。

銅器以外的殷代器皿，約如下述：

大理石器　殷　遺寶63，遺物31

缽　遺寶64，遺物30

鼎　遺寶61

觶　遺物29，鄴二2.33

簋　遺物28

皿　遺寶插圖31.5

“豆”　遺寶插圖31.3

盂　遺寶插圖31.2（拓本鄴二2.29）

白陶器　壺　遺物17

罍　遺物22

瓶（？）　白色陶器插圖14（圖版20，21）

“豆”　白色陶器插圖11

皿　遺物1，2

蓋皿　遺物6，7

罐　遺物9，15

蓋罐　遺物10

牙骨器　筒形器　遺寶73，74.1，75，80.1（插圖39）

有流筒形器　遺寶74.3（插圖40）

盂形器　遺寶76.3

橢口器　遺物43

灰陶器　簋　殷商陶器初論14（安報Ⅰ）

皿　俯身葬插圖13，圖16（安報Ⅲ）

“豆”　1953年大司空村發掘

以上除灰陶器未全舉外，其它各種材料所製之器都已舉示，它們雖非發掘品，大致皆可信爲安陽出土的殷器。其中如鼎、殷（缽亦是殷）、觶都和銅製的相同，應該是仿銅製的。其它如

“豆”　大理石、白陶、灰陶

皿　大理石、白陶、灰陶

簋　大理石　　灰陶

都不見於殷代銅器，它們多半是仿竹木器的，而尤以仿竹器的可能性最大。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說文“豆，古食肉器也”，“籩，竹豆也”。據此定義，則只有仿自木豆的器才叫豆，其校（即柄）是實心的。殷虛出土的“豆”都是空心的圈足，足徑不大；皿的上盤較平，圈足徑較大，這是兩者的分別。安陽的“豆”與洛陽和丹徒煙墩山出土的西周初帶釉“豆”形制相同，它們都是竹編器的來源，新沂縣花廳村出土新石器時代的陶“豆”，有顯著的模仿竹器的形迹。白色土器32，34所錄兩個銅“豆”，是較早的，但不一定是殷代的，它們却是和殷代的“豆”相近。這些都是竹豆。

第七節　田獵與漁

卜辭中所有關於田獵的記載，都是時王爲逸樂而行的遊田，並無關乎生產。當然也利用獵獲的獸類的肉、毛、骨、角作爲王室享用品：肉可以食，皮毛可以禦寒，骨和角可製爲器物。利用這些部分，正是田獵的目的之一。我們由田獵的對象和作爲犧牲的家畜之不同一點來看，可以推想當時的家畜和野獸的分別。我們由王的田獵的方法，也可以推想當時一般存在的田獵方法。

（1）象　隻象　前3.31.3

（2）兕　逐兕　菁1，前4.47.2，6.49.6，7.34.1，續3.43.4，3.43.5；珠920，上30.10，30.11；掇二399，佚25，甲620，粹936

射兕　下38.5，甲3636，3584；粹1014，寧滬1.387—389

隻兕　乙764，2507，7859；燕410，前4.47.6，7.41.1；粹937，甲309，天79，鐵182.1，佚24，前2.13.4，2.27.1，2.28.3，2.31.4，2.31.5；哲庵213，續3.24.5，3.44.8，3.44.9；粹940，珠121，佚350，甲620，1915；存1.2371

𡧊兕　掇二399，明續205

（3）虎　隻虎　乙2908，天80（才而），佚943（才妊），續5.11.6（才某），哲庵187，下5.12，續4.7.2，簠游121，珠121，存1.2374

毕虎　拾6.13

(4)甝　射甝　寧滬1.389

(5)旨　隻旨　下1.4

(6)鹿　逐鹿　前3.32.2,3.32.3,3.32.5; 下19.14, 續19.14, 明1635

射鹿　前3.32.4,3.32.6; 下30.13; 續3.44.3,3.47.2; 珠674, 拾6.3, 粹1018, 佚149

隻鹿　前2.16.1, 2.23.1, 2.26.5, 2.27.1, 2.35.1, 2.35.4, 2.35.4, 3.32.7, 3.33.1, 4.47.6, 4.48.1, 7.13.2; 續3.16.10, 3.44.5, 3.44.8, 3.44.10; 林1.7.13,2.14.14; 金464,649; 天79,82; 珠103,120,124,422; 粹954,956; 佚24,43; 拾6.12, 上15.7, 下1.4, 乙2908, 哲庵213, 明續789 ,存1.2369

隻生鹿　粹951

毕鹿　前4.8.1, 下1.4, 粹952, 庫615

(7)麀　𢀛麀　鐵110.3,221.3; 前4.4.2,6.43.5; 續3.45.6,4.5.5; 庫1799, 金687; 下4.12, 續3.45.4, 掇二399(上兩例無麀字)

逐麀　甲3914,3918; 粹957—959,980; 珠107, 福5 , 乙7490

隻麀　前2.26.7,2.31.5,2.32.4,4.4.2,4.5.6; 續3.16.10, 3.31.6, 3.44.9;珠422,919; 粹935,956; 上15.7, 燕410

射麀　珠111, 粹935, 佚930, 庫1660

毕麀　前4.4.2, 金552

麑　隻麑　清華(涉喜)

(8)毘　隻毘　乙764,2507,2908; 天76,79; 佚43, 燕410, 金479, 林2.26.2, 前2.11.6,2.24.1,2.26.7,2.27.1,2.35.1,4.47.1; 菁10.13

(9)龟　隻龟　前2.30.1＋林2.18.16,前2.33.2, 續3.24.2, 金742, 上14.10

(10)豕　逐豕　粹947, 上25.1, 下22.6, 簠87, 前3.33.2,3.33.9

隻豕　乙764,2507; 林2.22.10,2.26.2; 天79, 下1.4, 佚43, 燕410, 續1.35.9, 明99

𢀛豕　鄴初29.6

(11)犺　隻犺　乙2908, 前2.7.5, 2.27.1, 2.27.5, 2.27.7, 2.28.3, 2.29.1, 2.29.3,2.29.4,2.32.5,2.32.7,2.34.6,2.35.4,2.36.7,2.37.2,

2.37.4,2.41.8,2.42.3,2.43.3,2.43.4,4.5.6,4.36.3; 上13.8, 林1.7.13,2.16.3; 珠121, 粹956, 續3.17.4, 3.18.3,3.22.3, 3.24.4,3.27.3,3.30.2,3.31.6, 3.44.8;佚434,547;明1000; 金580,588; 明續787, 京津5283,5284

(12)隹　隻隹　續3.24.2, 金742

(13)雉　隻雉　前2.11.6,2.30.4,2.31.5,2.34.6,4.44.1; 上14.10, 天76, 珠422, 續3.17.3,3.18.1,3.44.7,5.23.7; 明99

(14)雋　逐雋　旅順博物館,京津1478,1479(存1.1916爲動詞)

逐豖　佚389, 續3.36.8　參金378, 簠文17

以上(1)(5)(14)僅見於武丁卜辭,(9)(13)僅見於乙辛卜辭,其它的早晚卜辭都有,中期的較少。前6.49.6似是"逐兎",但兎字確否待考。

田獵的方法,約如下述。

(一)逐　所逐者爲兕、鹿、麀(即麋)、豕等。楊樹達分別卜辭中追逐二字,以爲追是追人而逐是逐獸(甲文說15—16),是很確實的。逐當是用獵犬追逐,但有時也有用田車追逐的,如菁1"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車馬,硪馭王車",又如續3.40.2"王獸"用車。

(二)射　所射者兕、鹿、麋等,都是所逐的對象。

(三)𢀛　惟用於獵麀。此字羅振玉並䳭字以爲是即說文阱字(考釋中49)。字象設阱陷麋之形,易井卦"舊井无禽"井即阱。武丁卜辭云

丙戌卜王,𢀛?允毕三百又卌八。下41.12

壬申卜殻貞𢀛毕麀?丙子𢀛允毕二百出九。　前4.4.2

一次捕獲至348頭,是卜辭田獵記錄的最高者。卜辭毕字應依孫詒讓之說釋爲禽字(舉例下41),乃是動詞擒。毕象捕鳥之網,所以字亦作罼。鳥是生擒的,所以"禽"字引申爲鳥類。卜辭"禽"除作爲田獵方法以外尚有獵得之義(亦爲動詞),它與"隻"(即獲)的用法相同,但禽指生擒,獲是獲得(生的或死的)。粹951有"隻生鹿"的記錄。凡設陷井,同時必佈置網,故可以生擒。麀是麋字,捕麋有網,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

(四)䍐　僅一見,王國維以爲罞字(考釋中49),亦當是羅字。

(五)焚　即火田,爾雅釋天"火田曰狩",春秋桓七杜注云"焚,火田也"。胡厚宣殷代焚田說始發其義(參歷史研究1955.1.98—99)。武丁卜辭云

其焚毕?　癸卯允焚,隻兕七十一,豕十五,毘廿五　乙2507

以上(1)—(14)狩獵的對象,可大別之爲兩類:(1)—(11)是獸類,(12)—(14)是禽類。其中(2)兕字是唐蘭所釋(燕大史學年報4:119—124獲白兕考)(4)甝字應是說文"甝,白虎也…讀若鼏"。(5)旨字應是麔:說文"麔,大麃也,狗足",爾雅釋獸"大麃,旄毛,狗足",中山經郭注云"麂似獐而大",麂是說文的或體。(7)麀字唐蘭釋作麋,乙辛卜辭麀又增鹿。(8)毘字唐蘭釋作麇之本字,說文"麇,麞也",考工記注云"齊人謂麕爲獐",所以毘即獐字(說見獲白兕考)。都是正確的。(9)龟字疑是說文之㲋,許慎以爲龟"似兎青色而大",玉篇廣韻並以㲋爲"獸似貍"。廣雅釋獸"㲋、貗也",爾雅釋獸郭注云"今江東呼貉爲獟貗",所謂貗即金文之[illegible],人名,說文所無。(10)豕字應指野豕,說文"豬,野豕也",石鼓田車"麋豕孔庶",亦以豕爲狩獵的對象,乃是野豕。(11)犺或釋狼或釋狐,由於出土骨骼沒有狼,故暫定爲狐。(12)隹是鳥;(13)是雉,說文雉之古文從弟,(14)不識,當是一種鳥。

以上14種狩獵的對象,其中屬於獸類者由於安陽殷虛出土了許多骨骼,曾經楊鍾健研究,所作"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羣"曾分別其出土數目爲以下四項:

1000以上　腫面豬,聖水牛,四不像鹿

100　以上　豬,牛,梅花鹿,殷羊,獐,家犬

100　以下　虎,貓,貍,熊,馬,兎,黑鼠,竹鼠

10　以下　犀牛,象,貘,狐,豹,烏蘇里熊,貓,山羊,扭角羚,猴,田鼠,鯨

共29種。其中可定爲家畜者爲腫面豬,牛,聖水牛,殷羊,家犬,猴等。其中有可注意者,即腫面豬與豬當爲家畜與野生者的分別,而家畜出土之數多於野生者。其次應可注意者是卜辭中用爲祭祀的牲品者多是家畜,如牛(牢),羊(宰),豕,豖,豚,犬等。只有豕同時也是野生的。

根據楊鍾健氏所鑑定的安陽出土哺乳動物骨骼,與卜辭中田獵的獸類可作一比較如下:

狩獵卜辭	象	兕	虎、甝旨		毘	鹿	龟	豕	犺
出土骨骼	象	犀牛	虎	獐	獐	鹿	貍	豬	狐

在此對較中,有一些不合式之處:卜辭的犺獵獲甚多而出土狐的骨骼較少;出土骨骼中有不少的熊骨,而卜辭中尚無相應之字。卜辭的兕當是野牛。

卜辭田獵所獲種別、數量,尚無精確的統計,可大別之爲三:

1.獵獲500以上者　麀、犺、毘、鹿

2.獵獲100以上者　兕、豕

3.獵獲10　以下者　虎、龟、旨

關於殷代的家畜,可以從幾方面觀察:(1)凡祭祀所用之牲多爲家畜;(2)殷虛出土有殉葬的車和馬,此駕車之馬當是家畜;(3)卜辭狩字作獸,從犬,犬用以田獵,則是家畜。除此之外,甲骨文字中有牢、宰、寓,前兩者是牲品,乃指一種豢養的牛羊。關於後者則見於康丁卜辭:

王畜馬才茲寓　寧滬1.521,522

[王]畜馬才茲寓　粹1551

王其乍僕椉于寓…　京津4831

畜字從幺從囿,郭沫若以爲"明是畜養義,蓋謂畜牛馬於囿也",又以寓字爲"廄之初文"。凡此皆屬正確。卜辭牢、宰、寓並泉、彔皆从冖,象平地上以圈柵爲欄。說文"牢,閑養牛馬圈也","圈,養畜之閑也","檻,一曰圈也"。牢、圈、檻,閑爲畜養之所,同時亦爲監獄之名。養豕於廁,所以晉語"少溲於豕牢"韋注云"豕牢,廁也"。此等畜養之處,後世是築室爲之,在古代亦有利用山谷洞穴之處:說文"陆,依山谷爲牛馬圈也",蕭該漢書揚雄傳音義引三蒼云"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陆",集韻"𡇘,山旁穴"。卜辭寓疑是廄字。廣雅釋宮"廄,庵也","庵,㢆,舍也";廣韻又有寓,宰二字,集韻以宰爲牢。

卜辭中關於漁的記載很少,舉例如下:

大隻魚　珠760　武丁卜辭

豢隻魚　佚812, 河737, 明972(?)

不其魚　前4.22.2　王漁　前6.50.7(漁字從四魚)

王往征魚,若一王勿往征魚,不若　乙6751

王弜漁,其敷　佚656　中期卜辭

弜漁　粹1565(與下例漁字從网從𠬪)

叀𣶒漁　續6.10.9

殷墟出土的魚骨,就已鑑定的有黃顙魚、青魚、鯉魚、草魚、赤眼鱒和鯔魚六種。前五種是至今豫北尚存在的魚種,且爲當地人民食用的,其形體古今未變。後一種魚則產於我國東海沿海江河入海之處,內地是沒有的(考古4:139—143)。

就卜辭漁字觀察,當時的打魚不外是鈎釣與設網,可能也有叉魚的。

以上的獸類和魚類,有些在今天豫北是不存在的。其中如鯔魚、鯨、竹鼠、象、貘、犀

牛,多爲南方熱帶的動物;它們之出現於安陽,楊鍾健氏以爲有外來的可能。有些學者,則據此以爲殷代的豫北氣候較今的豫北爲暖。此種推測,尙無堅强的證據。但象之爲物,殷代實有。羅振玉說"象爲南越大獸,此後世事。古代黃河南北亦有之。爲字從手牽象,則象爲尋常服御之物。今殷虛遺物有鑲象牙禮器,又有象齒甚多,卜用之骨有絕大者(案指殷虛古器物圖12—13長二尺餘),殆亦象骨。又卜辭田獵有獲象之語,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尙盛也。王氏國維曰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此殷代有象之確證矣"(考釋中30)。

第八節　貝

卜辭中關於貝的記載,有以下各例:

取㞢貝　鐵104.4　武丁卜辭
缶㞢其囚貝　前5.10.4
土方又貝　前5.10.2
易多母㞢貝朋　下8.5
…鼎不囚,易貝二朋,一月　坊間3.81
其庸用舊貝一叀貝十朋　甲777　康丁卜辭
遹取貝百一日取貝六百　侯17
光取貝二朋,才正月取　侯27
…十朋…受…　粹1310

以上各例在貝以前有兩種詞:一是動詞如囚、易、取等,一是族邦名如㞢。貝之前附以族邦名的,在殷代銅器銘文中也是有的。

王國維說珏朋(觀堂3:17—18)以爲"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以貝爲貨幣,是正確的。他又"以珏朋諸字形觀之,則一珏之玉、一朋之貝至少當有六枚;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爲一系,合二系爲一珏若一朋"。他所說的"五貝一系、二系一朋",與鄭玄"五貝爲朋"之說是不同的。我們以爲一朋應是十貝,三代13.42.2—3所錄一殷代的卣,旣曰"商某貝二朋",又曰"貝隹廿",二朋爲廿貝,則一朋爲十貝,乃有明證。卜辭取貝百、取貝六百亦是以十爲單位,貝百即十朋。郭沫若卜通469曾列舉殷銅器銘文所記錫貝之文,以爲"貝之由飾身品轉化而爲泉貨,蓋在殷、周之際"。我們以爲武丁卜辭已有錫貝之事,已稱十貝爲朋,和晚殷金文相同,則當時已可能用貝爲貨幣了。殷墓中以貝爲隨葬品,放在死人的口中、手握中、足旁、胸上等處。這和後世以貨幣隨葬的習俗相同,如漢墓中死人口中手中有錢。但我們似不能過分强調殷代的商業行爲,郭沫若說"以海貝爲貨財之事似已發現,其來源蓋出於實物交易與俘掠"(卜通頁103)。這是較穩當的。安陽殷墓中有蚌和貝各一枚放在足旁的,蚌和貝都有穿孔;蚌在當時應是裝飾品,所以貝也同時爲裝飾品。但是,1953年考古研究所在安陽大司空村發掘殷墓,曾獲隨葬的青銅貝三枚,這很可能是貨幣了。抗日戰爭前郭寶鈞在輝縣戰國墓中曾獲有上千的鎏金銅貝,也應當是殉葬的貨幣。

第九節　車

殷代的車,不但存在於卜辭文字中,並有實物出土。卜辭的"車"字,寫法很多,但都描出兩輪(有輻)一軸之形。有的在輪、軸之外,更描出轅與衡(前7.5.3,菁1),描出方形的輿(菁1),描出轅端衡下的兩軛(鐵114.1)。由此可見一車的結構,以兩輪、一軸、一輿、一轅、一衡、兩軛爲其主要的部分。殷和西周金文的"車"字也象輪、軸、轅、衡、軛之形,而兩軛尤多描出,輿則描作圓形的。

安陽殷虛的發掘,有好幾處掘出車子:戰前第十二次發掘西北岡東區,一處埋了二十五輛車,五車爲一組;戰前第十三次發掘小屯C區,五輛車埋在相近之處,或一車四馬三人(M20),或一車二馬三人(M40),馬數不同,而軛都是一對;1953年考古研究所在大司空村發掘,一個車坑內埋了一車二馬一人,也是一對軛。

殷代車輪的輻數,據大司空村出土的,共是18輻;此與濬縣辛村西周衛墓所出的同數(田野Ⅰ:181)。1952年秋洛陽東郊發掘的西周墓,其車輻是20,22,24之數。1951年輝縣琉璃閣發掘的戰國墓,其車輻是26之數。戰前輝縣山彪鎮發掘的戰國墓其車輻是30之數。由此可見車輻的輻數自殷至於戰國是逐漸加多的。

殷代的車輿部分:大司空村出土的作長方形,四角近圓(濬縣西周車亦如此);小屯M20所出的設,呈簸箕形,狹面向前,擴面向後,人是在輿後上下的(考古Ⅱ:18)。西北岡的輿,其前部也是半圓形的。M20之車有成套的兵器,可證它是兵車。但殷代之車也並不限於攻戰所用,武丁卜辭王狩獵亦乘車: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車馬,硪馭王車　菁1
丁卯,王獸敝,毃車馬,祝叱才車,畢馬亦[叱]　前5.6.4,7.5.3,7.18.3

一車所用馬匹,或爲二匹,或爲四匹,而總是兩軛。可見在車衡之下的是兩匹馬,其它兩馬當在兩旁。軛下之馬是"兩服",兩旁之馬是驂馬,說文"駟,一乘也",四馬爲一乘。左傳僖二十八杜注云"駟介者一乘四馬,被甲之士三人也",與殷代車馬制相同。西北岡的馬坑所埋之馬不是四便是四的倍數,(考古Ⅱ:21)。西周金文和文侯之命天子賞馬也是四匹爲常。濬縣辛村西周墓所出之馬,或二或四或六或八,其墓三"出車十二輛,馬骨七十二架"則爲一車六馬之制(田野Ⅰ:170,179—180)。馬以匹爲單位,而匹與偶同義,表示雙數。

第十七章　宗　　教

第一節　上帝的權威

占卜本身乃是一種巫術，藉獸胛骨與龜甲爲媒介，以求獲得"神明"對於人們所詢問的問題的回答。這種巫術的存在，表明當時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的能力之存在，足以影響人們的生活，決定人們行止的吉凶。古代的人在爲生存而和自然和野獸作鬥爭的過程中，在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中，由於武器和生產工具的簡陋，由於對自然現象了解之愚昧和控制之無能，不得不屈服於神明統治世界的一種看法。而在統治階級，爲了要保持他們的特權，也乞靈於祖先、神明來保護自己的利益。有了這種意識，在行動上是凡事占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來求助於祖先、神明。對於祖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儀式，構成了所謂宗教。

恩格斯說過，"任何宗教都不是別的，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種外界力量在人們頭腦中之幻想的反映，在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這樣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後的演變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國人民中獲得各種不同的複雜的人格化"（恩格斯反杜林論頁 104，三聯）。

宗教是信仰超自然的、虛幻的亦即非真實的帝、神等之存在的。它是相當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以一種空想的、幻想的形式出現的反映。

殷人對於自然力量的崇拜，對於通過巫術行爲與自然發生虛幻的交通，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和當時部族之間鬥爭的激烈。殷人的上帝的權威以及卜辭中所記錄的祈告的內容，都說明了這些。殷代的宗教，還是相當的原始的。但是社會向前發展，改進了生產方式和工具，社會制度也因之而變，經驗產生了自然規律的認識。於是原始的宗教儀式雖依然存在，逐漸的僵化形式化了。

就卜辭的內容來看，殷代的崇拜還沒有完全形式化。這表現於占卜的頻繁與占卜範圍的無所不包，表現於"殷人尙鬼"的隆重而繁複的祭祀，也表現於銅器、玉器、骨器等器物上所雕鑄的動物形象的森嚴（不同於西周時代的溫和和中庸）。但是，祖先崇拜的隆重，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的逐漸接近、混合，已爲殷以後的中國宗教樹立了規範，即祖先崇拜壓倒了天神崇拜。殷以後的祖先崇拜（特別是表現於喪服的），是與封建的土地財產所有制的分配和繼承相關連的。由此可見，宗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制度的性質。

周禮大宗伯所記祭祀的對象，可大別之爲三類：

甲、神，天神，大神　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雨
乙、示，地示，大示　社，稷，五祀，五嶽；山，川，林，澤；四方，百物
丙、鬼，人鬼，大鬼　先王

卜辭所祀，可分爲相應的三類：

甲、天神　上帝；日，東母，西母，云，風，雨，雪
乙、地示　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
丙、人鬼　先王，先公，先妣，諸子，諸母，舊臣

卜辭的帝字共有三種用法：一爲上帝或帝，是名詞；二爲禘祭之禘，是動詞；三爲廟號的區別字，如帝甲、文武帝，名詞。卜辭稱上帝者有以下數例

□□卜爭□上帝降莫　師友 1.31（存 1.168）　武丁卜辭
…出…上帝…兄　上 28.14　庚甲卜辭
叀五鼓，上帝若王又又　甲 1164　廩辛卜辭
旣𢦏于上帝　鄴三上 32　乙辛金文

"上帝"二字都是合文。西周時代開始有了"天"的觀念，代替了殷人的上帝，但上帝與帝在西周金文和周書、周詩中仍然出現。

卜辭中上帝有很大的權威，是管理自然與下國的主宰。我們以下分述武丁卜辭中上帝的能力。

一、令雨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前 1.50.1
帝令雨足［年］　明 1382
今三月帝令多雨　前 3.18.5
今二月帝不令雨　鐵 123.1
帝令雨　乙 1894，6256，6666；河 118，安 6.2
帝不令雨　乙 2740，5497，6406
自今至于庚寅帝令［雨］——自今至于庚寅帝不其令雨　乙 3682＋5578
自今至于丙辰帝［令］雨　前 6.20.2

來乙未帝其令雨——來乙未帝不令雨　乙 6406
王占曰乙帝其令　乙 6407（6406 之反）
羽乙卯帝其令雨　庫 607　羽甲寅帝其令雨　乙 7266
卯帝其令雨——卯帝不雨　乙 835＋1164
羽戊辰其令雨——羽戊辰帝不令雨
羽己巳帝不令雨
羽壬帝其雨——羽壬帝不雨
羽癸帝其令雨——羽癸帝不令雨
羽乙亥帝其令雨——羽乙亥帝不令雨
羽丙子帝其令雨——羽丙子帝不令雨
羽丁丑帝其令雨　乙 851＋1070＋1157＋1312＋1579
己巳帝允令雨至于庚　乙 852＋1580（上片之反）
貞羽庚辰其雨——貞羽庚辰不雨——王占曰吉，不隹帝令　乙（下輯）
帝及四月令雨——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　乙 3090
今十一月帝令雨——今十一月帝不其令雨　乙 4628＋4826＋4949
生八月帝令多雨——生八月帝不其令多雨　乙 5329
生十一月帝雨　叕 12
甲辰帝其令雨——甲辰帝令雨自今庚子至于□□　乙 6951
帝隹雨　庫 552
帝隹癸其雨　前 3.21.3

以上的"令雨"，也偶有作"隹雨"的。我們以前因爲金文的"令"有"賜"義，因解令雨爲賜雨，並以爲上帝爲惟一的賜雨的主宰（燕報 20：526—527）。由於新資料的出現，應有所修正。卜辭有"令風""令隮"，則令仍作爲命令之令。卜辭令風令雨的主宰雖十分之九以上是帝，但亦有少數的例外，如

羽甲戌河其令雨——羽甲戌河不令雨　乙 3121

河是殷上甲以前的高祖。

二、令風　羽癸卯帝其令風——羽癸卯帝不令風　乙 2452，3094
三、令隮　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隮——帝其于生一月令隮　乙 3282
貞生月帝其吗令隮　乙 6809

隮即隮，是雲霞之氣，詳第七章第五節。

四、降莫　上帝降莫　師友 1.31（存 1.168）
帝不降大莫　哲庵 177
西土其㞢降莫　柳 50050
帝其降莫　前 3.24.4　帝其降我莫　甲 766
帝其降我莫——帝不我降莫　乙 7793
降我莫　佚 764
帝其莫我　庫 1811，存 2.156
不雨，帝隹莫我　林 1.25.13
帝莫我　鐵 159.3，存 1.480
帝不我莫　燕 785；乙 953＋1274＋1949
莫我　甲 3084　我其莫　京津 517
［帝］不其莫我——帝不我［莫］　乙 7124
貞我莫　佚 741，庫 609
□寅卜我不莫　簠雜123
貞我不莫——其莫　孟定生　貞不莫　續 6.27.2
其莫——不其莫　乙 6698

"莫"有兩種用法：一爲動詞"降"後的賓詞，是名詞；一介於主詞"帝"與代詞"我"之間，是動詞。名詞之莫可有附加詞"大"，動詞之"莫"可有附加詞"隹""其"。羅振玉釋爲艱（考釋中 65）；郭沫若則以爲是饉，唐蘭殷虛文字記讀莫爲暵，即今旱字。我們以爲艱、暵、熯、饉、難、鷬、歎等字都是"莫"字引申出來的。粹 551"其用大熯牛"即旱牛，才是熯字。燕 785，佚 764 和乙 6698，7793 的"莫"字寫法較異。降莫的對象是"我"，或"西土"。不雨是所降之莫之一。

五、降禍　□亥卜古，卯祊，帝其降禍，其礿
貞卯，帝弗其降禍　十月　佚 36
茲䨓，隹降禍——茲䨓，不隹降禍　乙 971＋992，972
不䨓，帝隹其［降禍］——不䨓，帝不［其降禍］　乙 2438
雨，帝異□降茲邑禍　庫 134
方戈𠂤，隹帝令乍我禍　金 496
方戈𠂤𦣞人，不隹帝令乍我禍　哲庵 100
茲邑其㞢降禍　乙 5429＋5507，4119

兹邑亾降禍　乙 6594
帝其乍王禍——帝弗乍王禍　乙 1707,4861
帝其乍我㝵　乙 5342

禍作囗,即禍字,說文"禍,害也,神不福也"(燕報 19:145,考古社刊 5:17—22)。㝵段作害。㝵即孽。降禍的對象是我、王、邑。雨和雨止(霽)都是所降之禍,常指天災,但也包括人禍,其例如下:

風隹禍　無想 97
風不隹禍　鐵 188.1
今日風禍　上 31.14
今辛未大風不隹禍　前 8.14.1
丙寅卜日風不禍　粹 1417
風日又䖵　河 94
䨓不隹禍　佚 367,前 3.22.1
兹雨隹禍　粹 799
兹雨不隹禍　續 4.18.9,庫 269,存 2.137
兹雨隹㝵　林 2.25.16
不雨.隹兹商出乍禍　乙 5265
中日雪,禍　前 6.17.7
日若兹敏,隹年禍　前 5.17.5
日又戠,非禍,隹若　粹 55
卜又希,非禍　粹 1262
兹雨隹若　京津 476
六旬又希,不于㞢禍　粹 400
旬㞢希,不于我工禍　甲 1161
𢀛方出,我隹禍　師友 2.92
𢀛方出,隹我㞢乍禍—𢀛方不出,不隹我㞢乍禍　續 3.10.2
我馬有虎,隹禍　乙 2844

可見主要之禍是風、雨等天災。非,似否定詞,參佚 374。

除帝降禍以外,其它的神明、祖先亦有所降:

白降禍　前 4.39.1

𢀛亾其降禍　京津 1172
𢀛其降𦣞　鐵 19.2
癸亥卜王貞㞢其降禍　甲 3827
㞢其降[禍]　佚 713
隹父乙降𡆥——不隹父乙降𡆥　乙 5408
𡚸不其降　乙 2115
戊辰卜王,不其降　上 30.2
丙寅隹不,壬降𧖴　前 8.5.1 子組
㞢降　簠文26
貞亾降　河 594
…亾禍,三日丙辰㞢降…　續 3.39.5
貞勿降,九月　續 3.39.6

以上所降的有禍、𦣞、𧖴、𡆥等;降的主詞有白、𢀛、父乙、壬、𡚸等。其中𢀛可能是武丁卜辭的父壬。

𢀛父壬𡆥王——𢀛父壬弗𡆥王　乙 1900+2033

其中壬可能是舊臣旨壬,即遲任(參第十章第五節)。

𢀛應是國名,武丁卜辭曰:

白𢀛其敓　前 3.1.2
白𢀛允其𠬝角　佚 91
𢀛其教𡚸　簠典102
𢀛其來　庫 504
我伐𢀛,若　無想 195

六、降𪉖　□帝隹降𪉖——□帝不隹降𪉖　續 5.2.1
帝[降]𪉖　甲 1431
其㞢降𪉖　林 2.22.3
今秋其㞢降𪉖　林 2.26.13
方帝,寧𪉖　甲 1148
兹雨氐𪉖　京津 474

𪉖字不識。或是鷚字,假作潦,說文"潦,雨水大貌"。卜辭"寧𪉖"或即止潦。

七、降食　㞢□再乎,帝降食受又　乙 5296

降作㾊。

八、降若　我其巳賓乍,帝降若——我勿巳賓乍,帝降不若　前 7.38.1,粹 1113
若兹不雨,帝隹兹邑㞢不若　珠 620
隹兹邑㞢不若——亾若　哲庵 200
帝示若,今我奏祀,三月　庫 353
下旨不受又,降不若——降若,受又　善 5768

其第一辭,可比較下列各辭

我勿巳賓,不若　續 4.34.5
我巳賓,若　續 1114
巳賓,若　粹 1115
我勿將自兹邑,殸、賓巳乍,若　粹 1117

義不甚明。"不若"是名詞,即不順、不祥,左傳宣三"故民入山林不逢不若","不若"亦是名詞。下列諸辭亦如此:

龍亾不若　乙 1148+1150+2962+2972+3017+4073
般亾不若
王㞢取若——王㞢取不若　乙 1215+3071

九、帝若　王乍邑,帝若——[王乍]邑,帝弗若　乙 570+594　(參乙 6750)
王乍邑,帝若　乙 1947,6750;鐵220.3,下 16.17,續 6.13.12
帝若王——帝弗若王　乙 5786+5896
王㝵𢦔,帝若　乙 1399
王勿从𢦔,帝若——𢦔再册王㝵,帝若　乙 1710
帝若——帝[受]又　庫 1286
帝若　乙 1026,3236

乙 5786+5896 一例,可知帝是主詞,若是動詞,王是賓詞,否定詞用"弗"不用"不"。天問"而后帝不若",與"帝弗若"相當。若是允諾,王之作邑與出征,都要得到帝的允諾。

允諾之權,除帝以外亦操之於先王先公:

王萑(穫),河若　河 366
且乙若王不　乙 882,1946

若于下乙　乙 4119
我獸,下乙弗若　續 1.46.3
弜𣪊將,兄丁若　鄴三 46.1
不左若于下上——不若左于下上　乙 2595
不若于示　乙 3400(朱書)　示弗若　京津 41

而出征卜辭常有"下上弗若"的問句:

王正𢀛方,下上若,受我又——勿正𢀛方,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　鐵 244.2

"上"指上帝神明先祖,"下"或指地祇,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論語述而子路引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武丁卜辭曰"不隹下上𡆥王"(乙8069)。

十、受又　伐𢀛方,帝受我又　林 1.11.13
勿伐𢀛,帝不我其受又　前 5.58.4
伐𢀛方,帝受[我又]——帝不我其受[我又]　粹 1073
我伐馬方,帝受我又　乙 5408
王徝方,帝受我[又]　續 5.14.4,粹 1128
伐𢀛方,帝受我又——伐𢀛方,帝不我其受又　乙 3787
[不]雨,帝不我[其]受[又]　鐵 35.3
帝不我其受又　柳50077,庫 1686(下段僞),金 610(上段僞)
帝受我又　元 57

"受又"即"授佑"。王伐方國,卜帝之授佑與否。

除帝以外,先王或其它亦有受又者:

成受又——成弗受又　乙 2471+2539
上子受我又——上子不我其受又　上 8.6—8

成是大乙湯,上子或如洹子孟姜壺(三代 12.33—34)所說的上天子。

乙辛卜辭云:

亾ナ,自上下受又　前 4.37.4

其義近於武丁的"下上若,受我又",變下上爲上下。

十一、受年𡆥年　隹帝𡆥我年——不隹帝𡆥我年——王占曰不隹帝𡆥　乙 7456
不雨,帝受我年,二月　掇一 464

受年與𡆥年是相反的。上帝授年,此例僅見;亦有先公授年的

其祉三盂田，孬受年　廣州市博物館(類)

昌[受]我年　鐵 101.1

受年于昌　燕 130

十二、希　不隹帝希王　乙 4525

"希"是動詞，或即說文"咎，災也"之咎，省口。卜辭有先且先妣先公先王爲咎於王之辭：

隹㞢妣希戠——隹㞢祖希戠　前 6.20.3

且乙希一父辛希　粹 278

且辛希　甲 922

且戊希　寧滬 1.180

父庚希　鄴初 39.11

父乙希　甲 3401，3402

隹季希　甲 2263

余㞢希　珠 323

司匕希　鄴三 34.7

希——不希　庫 534

十三、帝與王　帝弗缶于王　鐵 191.4

帝弗其福王　下 24.12，庫 561

不隹帝希王　乙 4525

帝弗𠂇王　庫 720

帝𠂇若　乙 1937

帝其乍王禍　乙 4861

帝若王　乙 5786　若王——弗若王　乙 7771　不若王　乙 6956

除後兩行前兩條已見上述外，缶、福、𠂇都是帝對於時王的善義的保護。缶即保，韓非子難勢篇"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多士"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福與禍是相對的，說文"禍，神不福也"。𠂇即左，佐，義爲佐助。除帝以外，先王亦佐時王：

家且乙左王——家且乙弗左王

家且辛左王——家且辛弗左王　乙 3162，乙 1047＋1050＋4956

且乙左王——且乙弗左王　乙 2882

且乙弗左王　佚 11　下乙弗左王　庫1059

貞咸弗左王　乙 7201

咸允左王　乙 7509

王才茲，大示左——王才茲，大示弗左　乙 2040

示左王——示弗左王　乙 4983

王不福，示左——示弗左，王不福　乙 3468

弗左王　乙 4656　弗左我　林 2.4.5

凡此左皆作𠂇，皆是動詞。武丁以後的卜辭則有

下上亾左　甲 2386　康丁卜辭

亾左，自上下受又　前 4.37.5　乙辛卜辭

亾左即無佐，"佐"乃名詞，在動詞"亾"之後。庚甲以後"𠂇""又"互用，亾左可能是亾右，即無佑。

帝與先王都可以𠂇王，但只有先王先公可以言保：

貞成保我田……——貞大甲保　乙 6389

黃尹保我吏　乙 1189

[大甲]不壱、保我　河 272　大甲保弜　燕 744

尞于西，弗保　金 618

亞馭保王，亾不若　庫 1028

亞气氐衆人𢀛丁彔，乎保我　前 7.3.1

亞缶于大子　虛

望乘㞢保　庫 1593　雀㞢保　林 1.3.3

乙保黍年——乙毋保黍年　乙 7781

帚好㞢保　珠 524

其所保者爲王、我、我田，我吏，黍年。望乘、雀、帚好之㞢保，即受有保。由河 272，可知保與壱爲對。到了西周，則上帝可以"臨保我有周"，如師訇毁所記。

十四、帝與邑　帝孜茲邑　乙 3170，續 6.7.2，粈 32，下 30.2

帝弗孜茲邑　前 7.15.2，燕 732

帝孜唐邑——帝弗孜唐邑　乙 700

帝隹其冬茲邑——帝弗冬茲邑　乙 4534，7171

帝降邑…　乙 653　茲邑亾降禍　乙 6594

雨，帝異□降茲邑禍　庫 134

帝隹茲邑蚩不若　珠 620，哲庵 200

王乍邑，帝若　乙 570，594

孜和蚩義不明。冬即終，西周金文井侯毁"帝無冬命于右周"，多士"殷命終於帝"，召誥"天既終大邦殷之命"。

十五、官　帝官——帝不官　乙 4832

官是動詞，疑假作悺，說文和廣雅釋詁訓憂。

十六、帝與其它　帝令　乙 5323

隹帝令…昌西　京津 1126（鐵 87.4）

帝□貝　乙 2103

帝于令　金 515，前 3.24.6

㞢礙秋，隹帝令侊　前 5.25.1

以上所述上帝的權威，可分爲善義的與惡義的：

	［善義的］	［惡義的］	［不明的］
令	雨	風	轄
降	若，食	禍，㝬，不若	𩚬
受	佑，年	不佑	
	若	不若	
邑		終、禍、不若	孜
王	佐、缶、福		希
年	受	壱	

上帝所管到的事項是：(1)年成，(2)戰爭，(3)作邑，(4)王之行動。他的權威或命令所及的對象是：(1)天時，(2)王，(3)我，(4)邑；後者當指當時殷的都邑，

雖則"降"不一定是"帝"降，但卜辭中帝所降者最爲多數，下列各辭雖省去主詞，可能都是帝所降的：

亾降疒　林 2.21.8，2.21.12　武丁卜辭

今秋其降尨　寧滬 1.593　武文卜辭

甲寅卜其帝方一羌一牛九豕

乙卯卜不降尨　明 718

降尨　掇一 429（寧滬 1.594）

不降役[雨]——不受禾　粹 901

第二節　帝廷及其臣正

卜辭中的上帝或帝，常常發施號令，與王一樣。上帝或帝不但施令於人間，並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類供奔走者。其辭如下：

于帝史鳳二犬　卜通 398　武丁卜辭

王賓帝史　別二（河井大甲）　乙辛卜辭

隹帝臣令　上 30.12　武丁卜辭

于䖒宗彡，又雨

于㞷宗彡，又雨

于帝臣，又雨　甲 779　康丁卜辭

𡆥又于帝五臣，又大雨

王又歲于帝五臣正，隹亾雨

辛亥卜…五臣彡　粹 13

秋于帝五工臣，才且乙宗卜　粹 12　武乙卜辭

帝五工[臣]其三牢　上 26.15

帝工壱，戊又卅牢　鄴三 46.5　帝工壱我　存 1.1831

帝史鳳者，郭沫若說"古人蓋以鳳爲風神…爲天帝之使而祀之"。帝五臣正、帝五工臣、帝五臣、帝工所指皆上帝之臣正。除"帝工"之工作古外，其它"帝五工臣"之工則作丰。金文章毁(三代 7.34.6)"玉五工"，玉、工均作丰。丰乃工字，工爲玉之單位詞，淮南子道應篇"玄玉百工"，注云"三玉爲一工也"，丰象三玉成串之形。

卜辭的帝五工臣、帝五臣正和左傳昭十七所述郯子一段有關。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五雉爲五工正"。此是左傳所保存有關殷代神話最寶貴的一段。郯子所說的五鳥是歷正、司分、司至、司啓、司閉，五鳩是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事。前者是掌天時者，後者是掌人事者。五鳩五工正，發展而爲左傳昭廿九晉大史蔡墨所說的五行之官，五官即木、火、金、水、土。鳳鳥相當於卜辭的"帝史鳳"，五工正相當於卜辭的"帝五工臣"。帝五工臣當指帝庭的諸執司，其成員當近於九歌的東皇太一、東君、雲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或周禮大宗伯的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或鄭玄注小宗伯五帝之日、月、風師、雨師和司中、司命。淮南子天文篇"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史記封禪書記秦雍祀日月風雨九臣十四臣之廟：凡此以日月風雨爲吏、使、臣，都和卜辭的帝五臣正相應(燕報 24:49—50)。

帝廷或帝所,先公先王可以上賓之,或賓於上帝,或先公先王互賓。卜辭曰:

下乙賓于帝——咸不賓于帝　乙7197　武丁卜辭
下乙不賓于帝——大甲賓于帝　乙7434
大[甲]不賓于帝——賓于帝　乙7549
大[甲]賓于咸　乙7511
咸[賓]于帝　明續508
下乙不賓于咸——大甲不賓于咸　乙2455
父乙賓于且乙——父乙不賓于且乙　乙869,2977
其卯羌,伊賓　粹151　廩辛卜辭
上甲歲,伊賓　明續513　康丁卜辭
伊賓　續6.21.11,南京2　伊弜賓　佚802
旨千若于帝左——旨千若于帝右　乙3085+3260+5569+6189　武丁卜辭

所謂賓帝,發展爲周人的配天。後世傳說,還保存了一些原始的意義:山海經大荒西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天問"啓棘賓帝(原作商,從朱駿聲王闓運改),九辯九歌";孟子萬章上"禹尚見帝……迭爲賓主"(燕報27:142)。

卜辭所記,先王先公賓於帝,先王先公互賓。先公中的咸、伊、旨千是咸戊、伊尹和遲任(見盤庚上)。

第三節　風雨諸神

殷卜辭所記祭祀於天時諸神的,分別述之如次。

一、日　乙巳卜王賓日——弗賓日　佚872　武丁卜辭
戊戌卜內,乎雀軾于出日于入日宰　乙2065
丙子卜即貞王賓日,叡亾尤　明續338　庚甲卜辭
御各日,王受又　粹1278　康丁卜辭
辛未又于出日　粹597,598　武文卜辭
丁巳卜又出日——丁巳卜又入日　佚407
…出入日,歲三牛　粹17　[今]日出日戠　明續124
辛酉酢四方——癸酉又出[日]　存1.1829
今日既,叔日　菁10.10　乙辛卜辭

所祭者是日、出日、入日、各日、出入日,入日、各日即落日。祭之法曰賓、御、又、叔、歲等

等,也都是祭先祖的祭法。說文"暨,日頗見也",於日暨叔日,即日出以後祭日(參第七章第五節之末)。魯語下"是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日",大采在天明之後,約當於"暨"。堯典"寅賓出日""寅餞入日",與卜辭之稱"賓日"相同。史記封禪書齊有八神主,"七曰日主,祀成山……以迎日出云"。

二、東母,西母　寮于東母三牛　上23.7　武丁卜辭
寮于東母九牛　續1.53.2
寮于東母豕三犬三　鐵142.2
寮于東母三犬　燕12
于東母出匚　林1.22.2
㞢于東母　前7.11.1,粹77
㞢于東母、西母,若　上28.5
又歲于伊、西𢀛　粹195　武文卜辭

此東母、西母大約指日月之神。祭義"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封禪書漢寬舒議曰"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卜辭祭東母,多用牛牲。趙世家索隱引譙周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漢人作銅鏡,因其形圓如日月,故其銘常有"明如日月不已,壽如東王公、西王母""壽而東王公、西王母"之語。代國爲殷子姓之後,趙世家"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云"謂代及智氏也"。代既爲殷後,所以代俗之宗日月之出入並稱之王父母,與卜辭之寮祭東西母,實有關係,所不同者代俗以日月爲父母而卜辭東西均稱母。朝鮮夫餘國和殷並有玄鳥降生始祖的神話,他們的始祖朱明(朱蒙、東明)之母爲河伯之女感日影而孕,故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此朱明,廣雅釋天與東君同訓日,亦即殷本紀昭明之所從來。較古的神話,太陽月亮都是女神,如山海經大荒南經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山海經中的帝俊是天帝,而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說帝嚳名夋。祭法"殷人禘嚳",帝嚳或作帝俈,和少皞(皓,昊)俱是上帝。皞、皓義皆爲白。

代在中國北部,此種傳說在山海經中亦有相關的記述。大荒東經"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月母與東母似頗有關係。

由上所述天帝日月的神話傳說,可推想殷人的帝或上帝或指昊天,東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而天帝的配偶(燕報19:131—132)。

三、云　卜辭"旬"作㇌,"云"作㇋,是有分別的。郭沫若說卜辭之云是說文雲之古

文(卜通259)。卜辭記旬爲祟,其例如下:

旬㞢希,王疾首,中日雪,禍　前6.17.7　武丁卜辭
旬㞢希,自西來偣　鐵182.3
旬㞢希,不于我工禍　甲1161
旬㞢希　甲1222
六旬又希,不于尸禍　粹400　武文卜辭

凡此皆指一旬或六旬(二月)之間,有禍不吉。

祀雲則常用寮祭,其辭曰:

寮于帝云　續2.4.11　武丁卜辭
寮于云　珠451
乎雀寮于云,犬　乙5317
……云,豕㞢豚　續4.18.8
寮于二云　林1.14.18
庚子酢三嗇云　燕2
寮豕四云　庫972
又寮于六云五豕,卯五羊　上22.3+22.4　武文卜辭

于省吾讀嗇爲嗇爲色,因謂二云三云等乃指二色雲三色雲等(駢枝Ⅲ:1)。我們則讀嗇爲穡,假爲祥,即祥雲。卜辭的帝云即帝雲。

四、風　于帝史風二犬　卜通398
寧于風　燕558
寧巫、風　下42.4
寧風、北巫犬　明續45
寧風、巫九犬　庫992
……巫、寧土、河、岳　粹56
勿于兇寧　輔仁14
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　續2.15.3
其寧大風　粹827
弜寧風　粹456
其寧風、伊奭一小宰　粹828

寮風、不卌雨　佚227
其寧風、方,叀　粹1182
……土寧風　摭續3
寧于四方其五犬　明續487

卜辭風雨之風與上述各辭之風,早期作鳳,晚期作鳳,即後來的風字,周禮大宗伯"飌師"乃此字的譌形。

除"寮風"一見外,其它祀風之法爲寧,即後世的寧字。說文"寍,定息也……讀若亭";集韻清部"寍,定息"。爾雅釋詁"定,止也"。所以寧風即止風。周禮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寧風旱",寧風即卜辭之寧風。左傳昭元"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說文"禜,設綿蕝爲營以禳風雨於日月星辰,禳水旱癘疫於山川也";禮記祭法"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由此可知日月星辰爲雪霜風雨之神,而"禜之"相當於"寧"。

爾雅釋天"祭風曰磔",郭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月令注"磔,攘也";說文"磔,辜也","磔攘,祀除厲殃也";周禮大宗伯鄭衆注云"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淮南萬畢術"黑犬皮毛燒灰揚之以止風";公羊傳僖卅一正義引李巡曰"祭風以牲頭蹏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封禪書索隱引風俗通曰"殺犬磔攘也"。凡此漢世磔狗止風之法,和卜辭以犬寧風的記錄是相符合的。

方、土(社)、四方和河、岳是寧風時求告的對象,即用犬祭於土與四方以祈止風。巫也是寧風時求告的對象。

五、雨　寧雨　寧滬1.14,庫1895,存2.742
勿寧雨　珠1161
乎禜,雨——勿禜,不其雨　乙2001+2002+2019
叀夋叔雨　粹814
寧雨于岳,叀　前5.18.4
寧雨于土　上19.7
其寧雨于方　粹1545

寧雨即止雨。寧雨於岳、土、方,和寧雨於方、土、四方是相同的。祭雨以"叔",同於祭日。

六、雪　其寮于雪,又大雨——弜寮于閔,止雨　金189
其皋閔,又大雨　甲1259

閔寮,叀小宰　粹 192

此祭於雪神以求雨。閔當是與雨雪有關的神。

上述對於日月雲風雨雪諸神的祭祀,傳至後世而不衰。封禪書秦於雍有風伯、雨師之廟,漢晉巫祠東君、雲中,九歌有東君、雲中君,周禮大宗伯祀日、月、風師、雨師。此諸神的神號是不一的:

（1）日　廣雅釋天"朱明,曜靈、東君,日也"。

（2）風　韓非子十過篇和封禪書秦制稱風伯,周禮大宗伯稱風師,離騷遠遊稱飛廉,風俗通祀典篇謂風伯爲飛廉,又說"風師者箕星也",獨斷"風伯神箕星也",淮南子本經篇注云"大風,風伯也"。

（3）雨　周禮大宗伯、韓非子十過篇和封禪書秦制稱雨師,天問"蓱號起雨"王注云"蓱,蓱翳,雨師名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應劭曰屛翳,天神使也",曹植詰咎文和洛神賦則以屛翳爲風師。

（4）雲　九歌、封禪書漢制稱雲中君,離騷、九章稱雲師爲豐隆,淮南子天文篇和張衡思玄賦則以豐隆爲雷師。

第四節　帝之一些問題

卜辭並無明顯的祭祀上帝的記錄。

有若干卜辭,帝字與它字相結合,其意義不明,需稍加以說明。茲分述之如下。

一、巫帝　寮土,征巫,帝乎　拾1.1　武丁卜辭

巫帝一羊一犬　寧滬 1.76　武文卜辭

巫帝一犬　甲 216

巫帝二犬　粹 3845

巫帝　粹 1036,寧滬 1.349

丁酉卜巫帝——丁酉要帝,㞢　粹 1268

凡此巫字作𢀜,唐蘭釋作巫,並引武丁卜辭"御羌于九巫"(戩 25.11)爲大荒西經巫咸等十巫。以"巫帝一犬"爲例,巫可能是動詞,則帝與一犬是賓詞;巫可能是主詞,則帝爲禘(動詞)而一犬是賓詞;巫也可能是先置的間接賓詞,因爲卜辭有"帝東巫""帝北巫"者。若以巫爲動詞,則是祭帝以犬;若以巫爲主詞,則他是一種人;若以巫爲間接賓詞,則他是一種神。以下各例,之"巫"爲賓詞無疑:

妥其氐巫　乙 4628(參乙 5303)

帝于巫——御于土　摭續 91

耏伐于兕——耏伐于巫　南京 1(存 1.1778)

戊寅卜巫又伐,今夕雨　庫 972

寮土,征巫,帝乎　拾 1.1

癸卯卜貞乙巳耏奉:自上甲廿示一牛,下示羊,土寮牢,四戈彘,四巫豕　續1.2.4(戩 1.9,佚 884)

先于母㞢——叀巫先　明續 103

帝北巫　鄴三 46.5

帝東巫　粹 1311

𠬝風巫九犬　庫 992

其𠬝風伊奭一小宰　粹 828

如此可知巫爲神名,但第一例(乙 4628)之巫則是地名或國名。

續 1.2.4 一條,因契刻行款有顚倒錯置之處,所以向來引釋此條的頗有出入。"乙巳"刻在"耏奉"之左,"牢"刻在"寮"右另一行之末,均應如上所釋定。四戈與四巫,都是神名。所謂四巫當指四方之巫如東巫北巫等。

𠬝風于巫于伊,則伊與巫是同等的,卜辭云

又于十立:伊又九——又于伊尹　粹 194

"十立"即十位,即伊與其它之九巫。

二、方帝　方帝,卯一牛㞢羌　前 7.1.1

方帝,三豕㞢犬

卯于土宰,奉雨　佚 40

今丁酉夕寮豕方帝　佚 508

方帝——勿方帝　河 383,林 1.11.1

方帝酒耏羌——勿方帝　盧

方帝𠬝𢼸——勿方帝　甲 1148

方帝　庫 574,1050

勿方帝　甲 1157,前 4.17.5,柏 70

以上都是武丁卜辭。由於"方帝"與"勿方帝"的對貞,故知"方"是動詞,即"方告于東西"(前 1.48.5+1.48.6)之"方"。它和後世的"方祀""望祀"相當,即各以其方向祭祀四方之帝,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

上述"巫帝"之巫若爲動詞,則與此"方帝"相似。"方帝"見於武丁卜辭,"巫帝"見於武文卜辭。巫作𢀜象四方之形。

三、王帝　貞隹王帝人不若　續 4.34.7(輔仁 75)　庚甲卜辭

曰茲下(上)若,茲奉于王帝　元 219(存 1.1594)

□再王帝,今日……　寧滬 1.515

因爲"不若"總是名詞,故我們讀作"王帝人不若","人"字正在殘缺處,是否人字尚待考訂,但它的地位應是動詞。其它兩例王帝皆爲名詞。西周金文㝬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我隹司配皇天,王對作宗周寶鐘",則皇上帝與皇天是二。皇帝亦見西周金文師訇毁"肆皇帝亾斁,臨保我有周",呂刑"皇帝淸問下民",皆指上帝。東周金文徐王義楚鍴"用享皇天祖考",與詩書之"皇天""昊天"並皆指上天而非上帝。卜辭的"王帝"可能是"皇帝""皇上帝"。

由元 219 引起了兩個小問題:一是"奉于王帝",一是下上與王帝的分別。奉帝之辭是很少見的,廩辛卜辭云

戊戌卜奉年于帝……　庫 1738

"于"字摹寫不淸,而帝下當泐處,似乎是帝甲的殘文,所以我們不得據此說有"奉年于帝"的卜辭。

"下上"與"王帝"(或即上帝)是分立的,西周金文亦然。卜辭的"下上"到武乙以後改爲"上下",其例如下:

上下𢀛𠤎　甲 562　武乙卜辭

……自上下于𣪘示,余受又　甲 2416,3657　乙辛正盂方

……上下于𣪘示……　甲 2700　乙辛正人方

……上下𣪘示,余受又　前 3.27.6+4.18.1=卜通 592

……上下示𣪘,余……　上 10.16

"于"是連詞,"上下"與"𣪘示"是不同的。

四、帝降陟　癸亥卜翊日辛,帝降,其入于𪉉大宊,于𪉉小乙宊,才𡩜　寧滬1.516+517　武文卜辭

其茲陟帝,利朕御史,不旬　侯 11　廩康卜辭

……茲陟帝……卜　甲 3936

……卜王乍……于卜亦……茲陟帝　侯 10

帝降云云,記上帝降於廟。陟是祭名:

陟告于且乙　鐵 139.1　武丁卜辭

陟歲于唐　粹 167

陟于丁,用　金 462

庚辰步于母庚　前 1.29.4

其告其陟,才□阜卜　河 709　庚甲卜辭

陟于大乙、且乙　明續 537　武文卜辭

大御,陟于高且亥　明續 472

奉于𧊒,亞𠬝其步十牛　鄴三 44.1

"步"似"陟"之省,亦爲用牲之法。告與陟爲相聯的祭法。

以上各節,述及卜辭中有關帝的諸事。由此可見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個以日月風雨爲其臣工使者的帝廷。上帝之令風雨、降禍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風雨之調順實爲農業生產的條件,所以殷人的上帝雖也保佑戰爭,而其主要的性質是農業生產的神。先公先王可以上賓於天,上帝對於時王可以降禍福、示諾否,但上帝與人王並無血統關係。人王通過了先公先王或其它諸神而向上帝求雨祈年,或禱告戰役的勝利(卜辭"告某方于某祖",即此類)。因此,上帝和人世間的先公先王先祖先妣是不同的:(1)不享受生物或奴隸的犧牲(除了方帝與帝臣);(2)不是求雨祈年的對象;(3)是惟一令風雨(除了河)和保佑戰爭的主宰;(4)少有先公之"𢀛雨""𢀛年",也沒有先王之"𢀛王""𦍋王"。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尙未賦以人格化的屬性;而殷之先公先王先祖先妣賓天以後則天神化了,而原屬自然諸神(如山、川、土地諸祇)則在祭祀上人格化了。

西周的天帝觀念,有同於殷的,也有不同於殷的。其同於殷的,有以下各事:

（1）帝之存在　西周金文天亾毁"喜上帝",井侯毁"克奔走上下,帝無冬命于有周",㝬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而周書和大小雅魯頌都有"帝"和"帝命"。

（2）下上若　西周金文毛公鼎"虩許上下若否"。

（3）上下與天帝之分立　西周金文井侯毁,以上下與帝分立,大克鼎"肆克智于皇天,敬于上下",召誥"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則以上下與皇天分立。

（4）在帝左右　西周晚期金文𤞞鐘"先王其嚴,才帝左右",詩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西周的天帝觀念,與殷畢竟有不同之處:

(1)天　殷代的帝是上帝,和上下之"上"不同。卜辭的"天"沒有作"上天"之義的。"天"之觀念是周人提出來的。郭沫若先秦天道觀念之進展曾根據此點,認爲今文尚書中商書之微子、西伯戡黎、高宗彤日、盤庚和湯誓以及禮記大學緇衣所引之太甲、孟子萬章篇所引之伊訓、墨子兼愛篇所引之湯說都有"天"字,都不能信爲殷人的原作。他後來對此說雖加以修改,但我們認爲還是正確的。

(2)天子　由天之觀念的發生,而有"天命""天子",它們之興起約在西周初期稍晚時。西周初期金文,多稱"王"而沒有"天子""天令","帝"還存在。西周初期稍晚,才有了"天令"即"天命","王"與"天子"並稱。大盂鼎"不顯文王受天有(佑)大命,… 故天臨翼子,法保先王,…畏天畏…盂用對揚王休"。此器作於"隹王廿又三祀",約爲康王廿三年。此雖仍稱王,但已有了天子的觀念,已有天佑之大命和畏天威的觀念。班段和井侯段、麥尊、獻彝大約都是這時期的銅器。前一器也有"亾不成斁天威 … 彝悉天令"之語,而後三器"天子"與"王"並存。井侯段一方面有了"天子"的稱謂,一方面保存着"帝令"的舊說。西周中期以後,金文的"揚天子休"已極普遍,代替了早期的"揚王休"。

(3)配天　殷人"賓帝",所以先王在帝左右,殷遺宋人叔尸鎛曰"虩虩成唐有嚴才帝所"。周王爲天之子,故爲配天:召誥"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大克鼎"肆克智于皇天,頊于上下",思文"克配彼天"。西周晚期金文多言先王在上:

以卲各不顯祖考先王,其嚴在上　𢦚鐘

不顯皇考穆穆克哲厥德,嚴在上　番生段

皇考嚴在上,翼在下　虢叔旅鐘

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　士父鐘

前文人其嚴在上　井人鐘

但此並非全無例外,如𤞞鐘和文王說先王在帝左右。

由上所述,殷周的天帝觀念可比較如下:

殷　上帝;帝令;賓帝;在帝左右;敬天;王與帝非父子關係

周　帝,天;天令;配天;其嚴在上;畏天;王爲天子

其中最主要的分別,在周有天的觀念而以王爲天子。

卜辭中的上帝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我們可以從後世陳、秦的始祖傳說的比較,而有所理會。

紀元前四世紀後半紀田氏的陳侯因脊敦曰"卲緟高祖黃啻",以黃帝爲媯陳的高祖。

徐仲舒以爲黃帝是天帝(集刊3:4:479—506),丁山則以爲是人王(集刊3:4:517—536)。兩氏皆以敦文的黃啻爲黃帝,則是一致的,而且是正確的。

封禪書記載秦畤,最詳而可信。雍之四畤是

西畤　祠白帝　秦襄公作

鄜畤　祠白帝　秦文公作

密畤　祭青帝　秦宣公作

上畤　祭黃帝　秦靈公作

下畤　祭炎帝　秦靈公作

畦畤　祀白帝　秦獻公作

此四畤(白、青、黃、炎)中以白帝爲最,西畤、鄜畤、畦畤皆"祠白帝"而上下畤、密畤"祭"黃、炎、青三帝。封禪書曰"唯雍四畤,上帝最尊",所謂上帝即是白帝,其證如下:(1)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而秦本紀曰"祠上帝西畤";(2)封禪書述秦文公夢黃蛇,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3)所祠所祀所郊祭之白帝凡有三畤,而黃、炎、青三帝只是"祭"之。西山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皞居之",亦以少皞爲白帝。

秦爲西土的嬴姓之國,自以爲主少皞之神而少皞之虛在曲阜征地(左傳定四),乃是商的舊都之一。東土嬴姓之郯,自以少皞爲其高祖(左傳昭十七),少皞乃是白帝。田陳以黃帝爲其高祖,左傳昭十七"陳,太皞之虛也",所以太皞乃是黃帝。殷人與少皞之族有較密切的關係,所以卜辭的上帝實相當於秦制的白帝。

卜辭中尚無以上帝爲其高祖的信念,但尊上帝則可無疑。它將漸次發展而爲秦、郯之以少皞爲高祖,亦屬可能。卜辭之帝或上帝,當近於秦的白帝少皞。

第五節　土地諸祇

卜辭祭社,可分兩類:一類是先公土,一類是某地之社。關於後者,有以下諸例:

貞勿𠦪年于𡿧土　前4.17.3　武丁卜辭

丙子卜賓貞𠦪年于𡿧　簠帝17

貞勿𠦪年于𡿧　簠帝18

尞于□土　乙5325

…亳土鄉　甲2773　廩辛卜辭

𠦪年于夏土(?)　明續453　康丁武乙卜辭

貞又尞亳土　佚928

其又歲于亳土三小[宰]　甌

其又亳土,叀祒　甲1640

其又亳土　粹22

于亳土御　粹20

亳土叀小宰　粹21

壬申卜奏四土于兮宗　掇二405,明續423

祭土即祭社,文獻中記載極多:大雅緜"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魯語上"土發爲社,助時也";公羊傳僖卅一"諸侯祭土"何休注云"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故封王爲社";說文"社,地主也"。魯語上和祭法以爲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左傳昭廿九"土正曰后土","后土爲社"。其實土即是社,后土猶封禪書秦制"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漢制"秦巫祠社主"之社主,後世則稱社公。

武丁卜辭"土"作Ω或 ,象土塊之形。後世之社於地上立圜丘象之:封禪書齊制"二曰地主,祀泰山梁父,…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又述漢武帝時寬舒議"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祭地之禮即所謂禪。

祭社所以求地利,報地功,與卜辭𠦪年于社,其意義是相合的。周禮大司徒注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注義以爲

社—后土之神—田主,后土之所依

稷—田正之神—田神,田正之所依

社爲后土,稷爲田正,見左傳昭廿九;社爲田主,見論語八佾篇釋文引鄭本論語,注云"主,田主,謂社也"。詩人謂之田祖者:詩甫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祖似兼指社稷。

卜辭之祭土,有二事應加注意:一是社與方的關係,"方"指四方的土地而"土"指生產農作物的土地,兩者皆爲地示,皆與農事相關,而稍稍不同;二是殷人只有社而無稷,周人的"社、稷"包括培植農作之土和農作培植之穀物。我們曾謂殷人有"帝"而周人於"帝"之外更有"天"的觀念,雖"帝""天"之間並無極大的差別,然自有其不同之點。殷周之始祖傳說也表現了不同之點:殷人以嚳爲始祖,嚳與皓、皞通用而少皞之"皞"義爲白,白帝即上帝;周人以田正之稷爲始祖而"稷"是農作穀物。兩者的傳說中的始祖都與農業生產有關,則是相同之處。

卜辭所祭某土即某地之社。如亳土即亳地之社,亳在商丘之南。春秋哀四"亳社災",左傳定六"盟國人於亳社",哀七"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凡此均是魯國的亳社,義即殷之社,郊特牲"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云"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春秋哀四杜注云"亳社,殷社"(燕報19:118—119)。

𡿧土爲𡿧地之社,簠,歲17,18是否失錄一土字,因拓本被剪裁,未能判定。但簠歲24云"壬申卜亘貞𢀛禍,不于𢀛,由八人𡿧五人",則爲地名無疑。

掇二405"四土于兮宗"可能指四社與兮宗。

殷社之見於典籍者有桑林之社:呂氏春秋愼大篇"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左傳昭廿一"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桑林在宋。墨子明鬼篇下"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也",路史餘論六"桑林者社也"。呂氏春秋順民篇"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藝文類聚十二引帝王世紀、左傳襄十正義引尚書大傳均作"湯禱於桑林之社",是禱雨於桑林即求雨於社。

除上述諸社外,卜辭地名有作某土者:

作大邑于唐土　金611　武丁卜辭

𢀛方至于𧰼土　前7.36.1,佚21,存1.551

王其乎衆戍𢀛受人叀𡆥土人眔𢀛人又𢦏　鄴三43.6,44.7　康丁卜辭

以"唐土"爲例,可以是唐社,也可以是"唐土"。我們從前以爲唐社即蕩社。秦本紀"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如此則蕩社可能是唐杜氏,見左傳襄廿四。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正義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漢書郊祀志作杜,地理志"杜陵有杜主祠四所"。凡此蕩社、湯社、湯杜、社亳與亳 亳王、湯都有一定的關係。

殷人已有東、南、西、北的觀念。四方的觀念有兩種,一種是方向,一種是以某地爲中心的不同方向的地面。指方向的如

于西方東鄉—于東方西鄉　粹1252

其東鄉—其北鄉　鄴三42.8

其自東來雨—其自南來雨—其自西來雨—其自北來雨　卜通375

西鄉即西向。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昭注云"鄉，方也"。卜辭四方向的順序是東、南、西、北，甲622東、南、西、北四戈和粹907東、南、西、北四土，可以爲證。

指不同方向的地面者，如卜辭云"東受禾""東土受年""東方受禾"，可證東、東土、東方之爲一。商頌"禹敷下土方"，天問"降省下土方"，舜典"帝釐下土方"，凡此在下的"土方"對上帝上天而言，乃是今語的"地方"，"土"和"地"是一字的分化。

周禮大宗伯將社嶽山川與四方統爲地示一類，而典籍常以"方""社"並舉：小雅甫田"以社以方"，大雅雲漢"方、社不莫"，大雅大田"來方禋祀"，左傳昭十八"大爲社，祓禳於四方"，墨子明鬼篇引古逸書"用代祝方社"。四方之神實際上是四方的土地，越語所謂"四鄉地主"。我們曾指出卜辭祭社與祭方性質之相同，皆與求雨有密切的關係（清報13:1:26—28）。卜辭寧風雨于四方已見於上述，今述其它祭四方之辭如下：

乎壆酌尞于方不　鐵114.3　武丁卜辭
酌西方，氐牛自上甲　甲2029
□尞其方，又大雨　粹785　廩辛卜辭
方𩆁桒年，又大雨　甲885
桒年于方，又大雨　粹808　康丁卜辭
于方𩆁𠯑桒年
其桒年于方，受年
其桒年于河　明續425
其□桒雨于南方　甲753
于丁卯酌南方
甲子卜其桒雨于東方
庚午卜其桒雨于山　鄴三38•4
方尞，叀庚酌，又大雨　佚247
辛卯卜㞢彡酌，其又于四方　明續681　武乙卜辭
甲寅卜其帝方一羌一牛句犬　明718
辛亥方祟，雨　輔仁38　辛酉酌四方　存1.1829

由此可見卜辭四方實爲四方地主之神，乃求雨桒年的對象。鄴三38.4桒雨于方與山，明續425桒年于方與河，明續483四方與河同版，皆可見四方與山川的關係。除此之外，卜辭尚有"桒方"之祀，見鐵90.3,51.4；下20.3，前1.3.1。

尞于東三豕三羊，囗犬，卯黃牛　續1.53.1
尞于東五犬五羊五□　續1.52.6
尞于東三小宰囗犬　粹462
尞于東　續5.12.5，佚459，前3.24.6,4.15.7
帝于東埋囗犬，尞三宰，卯黃牛　續2.18.8
帝于東　珠612，庫213
尞于西囗一犬一羌，尞三豕四羊羌二，卯十牛羌一　庫1987
尞于西　上24.5，乙7061
尞于西，弗保　金618
帝于西　前5.13.4，金362,391
尞于北　珠464
帝于北二犬　劍44
方告于東、西　前1.48.5+1.48.6
尞于東、西，㞢伐，卯南黃牛
尞東、西、南，卯黃牛　乙5225
䵼于東一䵼于南一䵼于西、北
尞于土一尞于蚰　乙4733
䵼于西、南，帝沈卯　（沈作𬮱）
勿䵼西、南　乙5386（參存2.490,491）
〔卯于□方□四牛〕四羊羌四，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羌三…㞢日千林，王䵼于止，
　八犬八豕　金472
帝于東方曰析，風曰劦
帝于南方曰𡿨，〔風曰㐬〕
帝于西方曰彝，〔風曰韋〕
帝于北方曰元，風曰𢼸　合261
東方曰析，風曰劦
南方曰㐬，風曰𡿨
西方曰韋，風曰彝
北方曰夗，風曰𢼸　掇二158，京津520（善齋）　參掇一119殘辭

己未卜剛羊十于西、南　上23•4　武乙卜辭

以上四方之祭，除末一例外，全是武丁時代的。它們主要的祭法是(1)尞，(2)帝，(3)䵼；偶然用到的有"方告"。其中特別可注意者是所用之牲除了牛、羊、豕、豕、犬和羌以外，還用黃牛。黃作𡕰，"黃牛"亦見乙7122，下21•10，明645，燕363，後二者是武丁以後卜辭，都是殘的。封禪書述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又述雍四畤之祀"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又述漢寬舒議祠后土"黃犢太牢具"。凡此秦漢以黃牛或小黃牛祭天帝后土，與卜辭祭四方之用黃牛，似可推爲一種傳襲的關係。卜辭又有𡕰牛，其例如下：

𡕰牡　拾1.4　武丁卜辭
𡕰豕　金569
𡕰牛　明續714，粹545　廩康卜辭
𡕰羊　珠689，粹786
𡕰豕　粹547

其字郭沫若釋黃，唐蘭釋𡕰，于省吾釋黑，總之與上述帝尞四方之"黃牛"不同其形。

其用牲之法"尞"用于先公及山川之神。"帝"即禘，韋昭魯語上注云"祭昊天於圜丘曰禘"，商頌長發箋云"大禘，郊祭天也"。卜辭帝於其它神示者：

湡　珠647
𡆥　珠648
𣅀　乙4915
王亥　上19•1
黃奭　前6•21•3，林1•11•6
上甲　明續520
方　明718
丁　續1•44•4
東巫，北巫，東，西

䵼和剛是一種祭法，其用於其它神示者：

丘商　乙4518,6265　出日、入日　乙2065
王夭　前1•45•3　王亥　乙7161
黃奭　乙4534,5317,7171,7248
大甲　粹158，佚848

且乙　甲1053
𢦏　掇一68
𡆥　掇一67

這些全是武丁卜辭，其後改變爲以下的寫法：

乎剛月、兒、河氏䖒、洹　寧滬3•40　武丁卜辭
劉于河　甲3916　廩辛卜辭
河劉一牛一一劉于河　上15•4　康丁卜辭
劉父甲　明續428
剛于大甲　粹191
䵼于大甲　鄴三42•6　武乙卜辭
䵼于父庚　鄴三42•3
剛于伊奭　上22•4
剛于㞢　下18•12
剛羊于西、南　上23•4
剛于父乙　粹1039，掇一65　文丁卜辭

由此可知䵼→劉→䵼，剛。

卜辭四方之祭，大別爲三類：(一)祓禳，如寧於四方，寧風雨於方；(二)祈年之祭，如桒年桒雨於方；(三)方望之祭，如"尞于東""帝于西"。後世祭四方，大別之亦爲三類，(一)祓禳：左傳昭十八"祓禳於四方"，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衆注云"疈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周禮占夢"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月令"旁磔"注云"旁磔於四方之門"，封禪書秦制"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淮南子時訓篇"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攘四方之疾疫也"。凡此祓禳、磔攘於四方，所以祓除惡夢、不祥、蠱菑、春氣、疫疾等。(二)報地功之祭，大雅甫田"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淮南子天文篇"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注云"祀四方神也"，白虎通八風篇"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呂氏春秋季秋"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周禮大司馬"中秋…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凡此報祭四方、四鄉，四郊皆爲五穀之成熟或四方年之順成。(三)方望之祭：曲禮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而"諸侯方祀、祭山川"者祀其一方。祭

四方即四望：周禮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司樂"以祀四望…以祀山川"，舞師"舞山川之舞…舞四方之祭祀"，司服"祀四望、山川皆毳冕"，典瑞"以祀地、旅四望"，大宗伯"以祀天地、四方""旅上帝及四望"。凡此四方、四望與天地、山川並舉。四方、四望與天地即舜典所謂"禋於六宗"，漢世所謂封禪、郊祀。春秋僖卅一"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小宗伯賈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可證郊之即望。

關於四方風名卜辭，1937年曾由胡厚宣見示拓本，主張它是眞確的刻辭。當時曾引用山海經、堯典等，作卜辭四方風考。玆重述山海經的四條，而稍加以改正如下：

大荒東經	有人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
大荒南經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來)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
大荒西經	有人曰石夷(西方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大荒東經	有人名曰鵷，北方曰鵷，來[之]風曰𤟤，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短長。

以上凡有方括弧的，是由校對四條而知其爲衍文而應刪去的；有圓括弧的，是由校對四條而知其爲遺文而補入的。"有人曰折丹"，近本作"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今據北堂書鈔卷一五一及太平御覽卷九所引改正。有此校訂，可知四條平行的敘述四方的(1)神人名，(2)方名，(3)來風之名，(4)所處之極隅，(5)神人之所司。

大荒經這四條，應理解爲屬於同一來源並原屬爲一條而分割出來的資料。四條中只有南方條說"有神名曰因"，其它皆作"有人"。郭璞注在"折丹"下云"神人也"。由於四方之"人"之所司，可證"有人""有神"都應據郭注釋爲"神人"。東、南兩方神"出入風"，西、北兩方神"司日月之長短"。四條中(除西方外)，都說明四方之神名即四方之名，而與四方之風名是不同的。四方之神主司風與日月，則四方之風應理解爲四方之神的使者。卜辭因祭四方之神而及於四方之風，卜辭之風爲帝史，與此正相適應。但我們若以大荒經的四方之神與卜辭東西母來比較，則前者以西、北兩方司日、月而後者以東、西兩方司日、月；前者的神似是男神，而後者是女神。卜辭四方之神析等實是神人的專名，此點楊樹達亦曾述及(甲文說53—54)，其理由舉卜辭禘祭東方爲證。

山海經一書的材料，比較複雜，但還保存了若干的原始性。上述的四條與卜辭四方之神明相當；大荒南經、大荒西經以羲和、常羲爲日月之神則與卜辭的東母、西母相當。堯典是戰國受儒家影響的作品，它以歷史的形式描述四方，今列其說並與大荒經、卜辭

比較如下：

[堯典]	[大荒經]	[卜辭]
分命羲仲宅嵎夷…厥民析	東方曰折	東方曰析
申命羲叔宅南交…厥民因	南方曰因	南方曰㞢
分命和仲宅西……厥民彝	(西方曰石夷)	西方曰彝
申命和叔宅朔方…厥民隩	北方曰鵷	北方曰元

堯典與兩者之不同，在它以四方神名與方名改爲"厥民"之名，在它分化了代表日、月之女神的羲和爲四個"歷史人物"。但由於它的改編，保存了古傳說的一些形骸而資考訂。如山海經東方曰折，而堯典作析，同於卜辭；卜辭"西方曰彝"相當於"厥民彝"；卜辭的"北方曰夗(元)"則相當於山海經的"北方曰鵷"，堯典的隩，說文"奥，宛也"，爾雅釋言"懊，忨也"，可證奥、宛、元之相通。山經海和堯典並以南方曰因，與卜辭南方的方名不相當。

合261是武丁時代的完整龜腹甲，所記錄的是卜辭；善齋牛胛骨(京津520)沒有鑽鑿卜兆，不是卜辭而是抄錄四方之名與四風之名的刻辭。後者因係抄錄，所以有錯誤，如將南方、西方的方名與風名互倒。

我們在討論王亥時，曾以爲"東方曰折"即少皞摯。若此說能以成立，那末卜辭中四方之名乃是四方之帝名。由於祭四方用黄牛同於秦漢郊天之牲，由於"帝""禘"爲郊天之禮，更可以證明卜辭帝於四方乃禘於四方之帝。

四方本來由方向之名變爲方域之名，更發展爲神、帝名。此等同樣的例，在卜辭中是存在的：

[方域]	[神名]
四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	四方：東、南、西、北(方)
四土：東土、南土、西土、北土	四土(?)
四戈：東戈、南戈、西戈、北戈	四戈
	四巫：東、北(巫)

其中四戈之名見甲622，乃是方域。神名之四戈則見下列各辭：

自上甲廿示一牛，下示羊，土寮牢，四戈彘，四巫豕　續1.2.4

壬寅卜𠦪其伐歸叀北𢦏用，廿示一牛，下示羊，氐四戈彘　粹221,222

丙寅卜𣎴于四戈　前6.38.3

乙8670,8671"𣎴于四邑"，與四戈、四巫或許有關係。

羅振玉因見卜辭有寮、帝於東、西及"方帝"之語，遂謂五方帝見於卜辭(考釋下60)，這樣說法是太簡略而不確的。卜辭中帝於四方確與後世的方帝有一些淵源，但不是相同的。因此，我們還有必要將自殷至西漢關於方帝觀念的形成的經過，加以簡述。

A．殷四方帝　四個方向之帝，配四個方向之風；四方之帝名即四方之名。四方的帝名與方名有專名，如東方曰析。在四方帝之上有一"上帝"。殷之四方帝與上帝是只與方位有關的。

B．秦四畤帝　封禪書記載秦雍四畤爲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它的特色是：(1)與顏色有關，四畤之帝爲四色之帝，所以說祠四畤"各如其帝色"；(2)四畤帝或四色帝之中，少皞之神白帝爲上帝。封禪書述"秦襄公旣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而秦本紀作"祠上帝西畤"。封禪書述"秦文公夢黄虵自天下屬地"，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至"秦獻公自以爲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秦於三地祠白帝，故曰"唯雍四畤，上帝爲尊"。此秦制可認爲春秋時代所傳下來的。

C．五紀之帝　左傳昭十七郯子曰

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少皞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D．五行之官　左傳昭廿九蔡墨曰

木正—勾芒—少皞氏叔重

火正—祝融—顓頊氏子犁

金正—蓐收—少皞氏叔該

水正—玄冥—少皞氏叔修、熙

土正—后土—共工氏子句龍

以上兩種可認爲戰國的材料。左傳襄九說"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如此以火紀者不限於炎帝，而少皞之重、閼伯、該、修、熙實爲木、火、金、水、四正而無土正。

E．星虛　左傳襄、昭二公和國語晉語四記錄一種以星虛爲分野的傳說。先錄其材料如下。

[國] [虛]　　[祖] [星]　　[人]　　[地]

宋—大辰之虛昭17　閼伯—辰　——　商人——商丘昭元

火正閼伯—大火——商人——商丘襄9

閼伯之星—大火、大辰—商人晉語

宋——————————龍襄28

衛—顓頊之虛————大水——————帝丘昭17

顓頊之虛——————————姜氏任氏昭10

陳—太皞之虛昭10

鄭—祝融之虛昭17

鄭——————————龍襄28

晉—參————實沈—參————唐人——大夏昭元

參虛————唐叔——————————戎狄昭15

實沈之虛————實沈之星—晉人晉語

以上的系統，是說每一國有一主星，如實沈爲晉國之星，大火、大辰爲宋國之星。實沈、大火是十二次之名，即歲星經歷之所，所謂次。與主星相對的地土，如宋大火之星對商丘，衛大水之星對帝丘，晉實沈之星對大夏。商丘、帝丘、大夏爲地上的區域之屬於宋、衛、晉的，居住於此地土上的是商人、姜氏任氏、唐人等。此各種人的"始祖"爲閼伯、實沈等等。此種"始祖"又兼爲星，如"閼伯之星""實沈之星"。其中如實沈，旣爲始祖，又爲星名，又爲次名，又爲星神之名，左傳昭元"實沈參神也"。所謂"某某之虛"者是天上的星域，如實沈是十二次之一。爾雅釋天"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左傳昭十"歲在顓頊之虛"，是顓頊之虛亦是十二次之一。某某之虛相當於後來天官家的"星土""分野"，故晉語四"實沈之虛晉人是居"韋注云"虛、次也，是居、居其次所主也"，是說晉人居於晉國主星實沈所主的地域上。

這種以星的區域和地上的政治地域的對照，並夾雜始祖兼爲主星的神話，是戰國天官家之說。

以上C、D、E三說是獨立的，都還沒有和四方、四時、五行說相結合。

F．五方星　五星配四時、五行，是戰國時期天官家受了五行說而作成的，史記天官書可作代表：

東方　木　春　歲星

南方　火　夏　熒惑

中央	土	季夏	塡星	黃帝主德女主象也
西方	[金]	秋	太白	
北方	水	冬	辰星	

其稍前者則爲堯典的四中星：

東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

南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西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北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G.四方神　山海經有四方之神：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海外東經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海外南經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海外西經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　海外北經

此四方之神而無中央之神，其北方禺疆和呂氏春秋、淮南子之作玄冥者不同。

H.五帝神　月令和呂氏春秋開始將五紀之帝(易共工爲顓頊)、五行之官配合四時而成

春	帝太皞	神句芒
夏	帝炎帝	神祝融
中央土	帝黃帝	神后土
秋	帝少皞	神蓐收
冬	帝顓頊	神玄冥

五神爲五行，於是五行、五帝、五神、四時才組織爲一系統。此種配合在楚辭遠遊中已有萌芽，如句芒、太皓似在東方，炎帝、祝融在南疑，蓐收在西皇，顓頊、玄冥在增氷，皆暗示爲東、南、西、北的帝神。遠遊中的軒轅(應指黃帝)則不在此四方之內，亦不在中央。

I. 五方帝　到淮南子天文篇又將五星和五帝神組織爲以下更嚴密的系統

東方	木	帝太皞	佐勾芒	神歲星	獸蒼龍
南方	火	帝炎帝	佐朱明	神熒惑	獸朱鳥
中央	土	帝黃帝	佐后土	神鎮星	獸黃龍
西方	金	帝少皞	佐蓐收	神太白	獸白虎
北方	水	帝顓頊	佐玄冥	神辰星	獸玄武

由上所述，可知發展成爲淮南子的五方帝，已是一種雜糅不純的人工的組織，它和秦的四色帝、殷的四方帝，根本上已有了很大的差異。尤其是誤會了秦人自主少皞之神，以爲少皞是五帝之在西方者，不知秦人的少皞是上帝，而少皞之虛實在東土。就此而言，堯典雖然保存了卜辭四方之名，而因爲它已雜入了四星之說，是較晚的；反之，山海經還保存了卜辭四方神名的最樸質的遺傳。我們由此理解到卜辭中的若干材料，不能僅向較正經的典籍中尋找對照，也要向像山海經一類書中去尋找保存原始的素料。

第六節　山川諸示

卜辭關於山川之祭，我們從前曾論及岳(即羔)及河、滳、洹、瀉等之祭祀(燕報19：129—131)，既有錯誤，且甚不完備。卜辭中山川之祭是存在的。除了羔和河已見第十章內，尙有其它的山川之神。但關於此，有三種情形是困難的：(1)山川之神與先公的混淆；(2)山川之神與地名之混淆；(3)卜辭"山""火"字形的混淆。這些混淆，一時不易於辨別淸楚。玆就我們理解所及，分述山與川之神如下。

一、山

貞乎剛目、兕、河氐馘、洹　寧滬3.40　武丁卜辭

山㞢从雨　庫261

寮羔、夨、山、兕　續1.49.4

寮于靳三☐　續1.52.3　參續3.46.6甄

丙寅卜王，𢦏奉雨☐　下29.8

辛☐貞寮于十山　掇一376　武乙前後卜辭

癸巳卜其癹十山，雨　甲3642

己卯卜𤇾羔

癸未卜𤇾十山、好山，雨　庫1107

己卯卜寮豕四云

于羔寮豕

癸未卜雨

𤇾癹羔　庫972

丙子卜寮兕，雨

丙子卜癹兕，雨

丙子卜癹目，雨

丙子卜弜癹，雨

甲申卜癹十山　(三辭)

甲申卜癹兕、目、𦍋、羊

己丑卜癹兕、目、𦍋、羊

己丑卜癹　掇二159(寧滬1.110，善齋1)

己丑卜癹兕、目、𦍋、羊

戊寅卜雨　甲788

丁丑卜又于五山，才隹，二月卜　鄴三40.10

☐☐卜又于五山，才齊，☐月卜　粹72

五山　摭續125(掇二399)　此片或早

甲子卜其奉雨于東方

庚午卜其奉雨于山　鄴三38.4

丙寅卜其寮于羔，雨

☐☐[卜其寮于]山、雨　寧滬1.90

于☐山，雩雨　粹934

其𤇾工山，雨　甲3642

其奉年𠀠、𡴀于小山、小泉，豚　粹1540

𠀠罪𡴀，叀小宰，又大雨

取山迺又[大雨]

其☐取二山，又大雨　下23.10

𩘍風，叀豚，又大雨　前4.42.6

其𤇾𡴀　粹1539

寮丘一寮𦍌　佚708

于𡶼奉一于𡠗奉　粹417

其𡠗奉雨于南方　甲753

壬午卜奉雨，寮𡶼　劍183

癸巳卜寮𡶼　庫1130

兕、河、羔、𦍌、𡶼　甲3610

其奉年𡶼，叀般祝　粹852

烄癹于㝥𠂤，雨　鄴三45.13

弜烄癹　粹654

庚寅癹　下28.8

以上各辭，凡祭山都與雨有關，祭山所以奉雨奉年，是極顯然的。掇二159係一完整牛胛骨，所卜皆是祭山與雨。公羊傳僖卅一"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能潤於百里者…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泰山爾"。左傳昭元"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封禪書"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故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古人因見山興雲雨，相信山與雨有一定的關係，故祭山所以禱雨。

卜辭祭山之法是寮、癹、又、剛、奉年、奉雨。古籍記祭山之法：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川林澤"，覲禮"祭山丘陵、升"，爾雅釋天"祭山曰庪縣"。凡此皆與卜辭不合。卜辭祭山最常用之法爲寮與癹。兩者均爲燒柴以祭。癹字或作𤇾(庫972，1107)或作𤇾(甲2262)或作𤇾(甲3642)；此字或即王襄所釋𤋱字(類纂3：12，駢枝Ⅰ：39—40)之所從，應是爇之初文，說文訓燒，又曰"燔，爇也"。于省吾又釋爲𠬪，謂即說文𢭏字，讀作燔(駢枝Ⅳ)。要之爲燔寮之類，當爲近是。

寮、癹于十山與又于五山，雖不能確定十山、五山是那幾個山，但似指當時所祭之山有一定的數次。又于五山，或在隹或在齊，似乎兩地各有五山，合之爲十山。由掇二159和甲788一對胛骨，可知十山之中有兕、目、𦍋、羊，則先公中之兕、昌、羔等可能皆爲山神。卜辭有往于河、土、夒、羔、𩵦等的記錄，往是往於其地，則此等先公可能是山神，或地祇。

山名中之𡶼可能是岷山。太平御覽一三五引竹書紀年"后桀伐岷山，進女於桀二人…曰末喜氏，末喜氏與伊尹交，遂以間夏"。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蒙山即岷山。

祭丘之辭，有以下兩辭：

甲子卜𢦔于丘商四月　乙4518

己丑卜㱿貞𢦔于丘商

壬寅卜㱿貞不雨，隹茲商㞢作禍　乙5265

丘商即商丘即"茲商"，𢦔于丘商與雨不雨有關，與禱雨於桑林爲同類之事，而桑林在宋。

二、川

寮[于]洹　前6.60.3　武丁卜辭

貞乎剛目、兕、河氐䵼、洹　寧滬 3.40
戊子貞其尞于洹泉大三牢，宜牢　甲 903　武文卜辭
尞于滴　乙 200＋427　武丁卜辭
尞于出水亩犬　乙 1577
辛丑卜尞濡三牢　佚 234
戊午卜尞于濡三牢埋三牢于一珏　輔仁 20
尞濡三牛　甲 279
勿帝于濡　珠 647
弜又濡　甲 2697　康丁卜辭
貞又濡尞　明續 507　武乙卜辭
𠦪年于滴　庫 133　康丁卜辭
𠦪年于滴，又大［雨］　摭一 384
王其又于滴，才又厂尞，又雨　摭一 385

以上所祭之川爲洹、洹泉、滴、出水、濡、滴，並祭山之辭中的小泉。所用的祭法是尞、帝、又、𠦪年。

所祭的水名，只有洹、洹泉可以肯定爲洹水，今之安陽河。滴是商水，或以爲是漳水（集刊 7:2），僅僅從聲類推求之，未必可信。濡或隸作滜，古文字𪚩、禺、禹是一字，所以我們暫定爲濡，說文“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湡”，今邢臺縣至舊大陸澤之間。出水可能是淯水。小泉與小山並立，或指一切小水，不一定是沁水古名的少水。

爾雅釋天“祭川曰浮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川林澤”，覲禮“祭川沈”。凡此都以“沈”爲祭川之法。爾雅釋天“祭地曰瘞薶”，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封禪書述秦祠四時用“黄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漢寬舒議祭后土“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凡此皆以瘞埋爲祭地之法。

卜辭祀河，最多用“沈”“埋”之法。祭濡用埋一見。卜辭的“沈”字“埋”字象沈牛於川與埋牛（或犬）於坎之形，羅振玉據其構形之意而定爲“沈”“埋”二字（考釋中16），雖在字形上一無根據，但還是近理的。卜辭惟祭河用此二法，但亦有兩條例外：

尞于土三小宰，卯一牛，沈十牛　前 1.24.3　武丁卜辭
帝于東埋田犬，尞三宰，卯黄牛　續 2.18.8

是祭方社之法有同於祭河者。

所謂埋沈之數與品，略如下述：

沈　□牛　粹 45，上 23.6＋粹 9
　　二牛　上 23.6＋粹 9，新學 25，明續 489
　　三牛　上 25.3，粹 587，明續 418，449，摭續 2
　　五牛　金 717，京津 599
　　十牛　前 2.9.3，上 23.2，天 42，庫 76
　　三羊　粹 36
　　三□　京津 3892
埋　□宰　粹 38，42
　　二宰　上 23.10，23.13，前 1.32.5，新學 8
　　三宰　輔仁 20
　　三□　庫 543（非宰）
　　三犬　前 7.3.3（埋從犬）

其中粹 587，明續 418，上 23.13，前 7.3.3 都未記明埋沈的對象，當仍是河。

由此可見所沈者以牛居多，所埋者則爲犬羊。

據左傳昭廿四、定三、襄十八皆記沈玉以祭河，穆天子傳卷一“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於河…祝沈牛馬豕羊”。所沈者除牲畜以外，亦提到沈玉璧的。此在卜辭中亦有類似的記錄：

丙子卜賓貞嬖珏酌河　鐵 127.2　武丁卜辭
丁巳卜其尞于河牢，沈嬖　上 23.4　武文卜辭
酌于河五十牛…五人卯五牛于二珏　乙 7645
其□于兕□牛，卯十□五人二珏　乙 8354

……………………………………………………

王其又母戊一嬖，此受又　粹 380　康丁卜辭
其又匕辛［大甲奭］叀歲一其酉嬖　粹 387
匕丙五嬖　京津 4143　武文卜辭
［匕］己三嬖　摭二 408

珏即㲉，二玉爲一㲉。嬖珏疑即璧一雙，沈嬖疑即沈璧。但卜辭所記用嬖皆與先妣相關，則嬖可能指一種可爲犧牲的女奴，如此則沈嬖與褚補滑稽列傳所述鄴令西門豹治河伯娶婦之俗有關。

卜辭酌河以珏，埋“三宰于（與）一珏”（輔仁20）以祭濡，都是祭祀用玉的明證。除祭河用珏外，其它祭先王亦有用珏或玉的，附述於此：

剛于大甲自珏　粹 191　康丁卜辭
大甲𩠹，叀大牢　粹 192
戊辰貞䶂于大甲𩠹珏、三牛
䶂于大甲𩠹珏、一牛　鄴三 42.6　武文卜辭
其具用三玉、犬、羊　佚 783
𡨥玉于且丁、父乙　佚 704　武丁卜辭

玉作丰丯，在本章第二節中，我們釋爲三玉爲一工之工。大約玉是三個或四個成串的，其單位爲工，二工爲珏、㲉。說文“二玉相合爲一珏”，或作㲉。山海經中山經郭璞注云“雙玉爲㲉、半㲉爲隻”，隻即相當於工。

山海經記祭山神，常常用玉，其法爲瘞、縣與投。

卜辭祭大甲以自珏，自及其異作當是一種玉器之名。

第七節　求雨之祭

求雨之祭，常用樂舞。據卜辭所見，分項述之如次。

一、舞　舞𦍋　前 6.20.2，佚 83，乙 3449
　　勿舞𦍋　乙 5351＋5644＋5918＋6098
　　舞河眔𦍋　粹 51
　　勿舞河，亾从雨　乙 6857
　　舞于楚亯　粹 1315
　　茲舞，出从雨　粹 813
　　舞，出雨　續 5.31.3，佚 1，前 7.32.2
　　舞，允从雨　續 1.33.5
　　乎舞出雨一乎舞亾雨　金 638
　　今日舞出［雨］一今日舞亾［雨］　鐵 120.3
　　舞，雨　燕 533
　　多𡆥舞，不其从雨　鄴初 40.5
　　乎多老舞一勿乎多老舞一王占曰其出雨　前 7.35.2
　　貞我舞　粹 1312
　　貞我舞，雨　乙 7171

二、霾　翊日庚其𡆥，乃霾𠨘，至來庚又大雨
　　翊日庚其𡆥，乃霾𠨘，至來庚亾大雨
　　來庚剝𡆥，乃霾，亾大雨　粹 845
　　戊𡆥于盂，蕣大雨　京津 3857
　　至翊日其霾——于翊日迺霾　粹 847
　　于翊日丙霾，又大雨　粹 848
　　虘霾二田噩、盂，又大雨　粹 968
　　盂田霾，又大雨　鄴三 40.12
　　王其乎戍霾盂，又雨
　　叀亥霾盂田，又雨　摭一 385
　　其［霾］于兇
　　于楚，又雨
　　于盂，［又］雨　粹 1547，1548
　　弜乎霾，亾大雨　粹 846
三、𦈡舞　乎𦈡舞，从雨　前 6.26.2
四、奏舞　甲午奏舞，雨　甲 3069
　　丁卯奏舞，出雨　乙 7233
　　今日奏舞，出从雨　粹 744，拾 7.16，簠典31
　　今夕奏舞，出从雨　前 3.20.4
　　羽乙巳我奏舞，至于丙午［雨］　金 502
五、䨻　于方䨻𠂤，𠦪年　明續 425
　　叀兇䨻、彭，［又］雨　甲 713
　　方䨻、𠦪年，又大雨
　　其…兇…　甲 885
　　䨻　師友 2.195

以上五項，一、三、四是武丁卜辭，二是康丁卜辭，五是廩康卜辭。卜辭舞作𡗜或𤔎，象人兩袖舞形，即“無”字。巫祝之巫乃“無”字所衍變：說文“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無，豐也，從林𡘲，𡘲或說規模字”。墨子明鬼篇引湯之官刑曰“恒舞於宮，謂之巫風”。巫之所事乃舞號以降神求雨，名其舞者曰巫，名其動作曰舞，名其求雨之祭祀行爲曰雩。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

鄭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爾雅釋訓"舞,號雩也",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注云"雩,旱祭也"。凡此所說祈甘雨、求雨、請雨、旱祭等,皆是雩的行爲,而吁嗟與號則舞時之歌。巫、舞、雩、吁都是同音的,都是從求雨之祭而分衍出來的(燕報20:536—543)。

武丁卜辭的無(即舞),到了廩康卜辭加"雨"的形符而成"靊",它是說文"雩"之所從來。郭沫若釋靊爲雩,是對的,但說文"雩"已是形聲字,卜辭作"無"作"靊"乃是"舞"之象形。

周禮記述因不同的祭祀而有不同的舞:

舞師　兵舞—山川之祭　鼓人祭百物之神
帗舞—社稷之祭　鼓人祭百物之神
羽舞—四方之祭
皇舞—旱暵之事　司巫、女巫旱"舞雩"

其它樂師又有小舞、旄舞、干舞、人舞等名目,可不深論。主要的是求雨之祭有雩、皇兩名。樂師注"古書皇作翌",舞師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說文"翌樂舞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釋文亦作翌。雩與皇之分別,當在其舞具之不同。卜辭舞字象兩手持牛尾: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序官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麾",說文"氂,犛牛尾也"(燕報20:540)。皇舞如鄭衆、許慎所注,乃蒙羽於首以舞,說文"鷸,知天將雨鳥,故舞旱暵則冠之以鷸鶟"。卜辭的𩂣字從雨從㞷,此字近於西周初(或殷)一彝文之"皇",銘曰"□作厥皇考寶隮彝"(三代11.28.1)。卜辭的皇從雨,仍是求雨之舞,而且是用於四方之祭祀者,略近於舞師之羽舞。後世求雨之舞常用羽毛爲舞具,所以說文雩的或體作𦐊,猶卜辭之𩂣字文獻作皇而說文作翌。(此處所釋之𩂣,亦可能是𡉚。)

卜辭征伐方國亦曰𤼲,字與"正"不同。說文癶讀若撥,𤼲當是撥亂之撥。乎𤼲舞或是帗舞。奏是奏樂,奏舞或是樂舞。

就卜辭來說,舞用以求雨,是十分明顯的。卜辭所記的舞事,可分爲

(1)舞者　多𡆥,多老,戍

(2)舞之地方　𤳳,盂二田,楚、楚亯

(3)所降之神　方,兇,河,𡵂

其中方是四方之神,而兇、河、𡵂是先公;舞之於田,則可見舞與農事的關係。

求雨之祭,除呼舞之外,更有"暴巫"的形式。我們從前曾涉及卜辭中"暴巫"的存在,並將它和文獻比較(燕報20:563—566),後來胡厚宣對此曾加以補充(殷代農業111—113)。現在重加整理如下。

一、烄與雨

烄㞢从雨—烄亾其从雨　前5.33.2　武丁卜辭
烄㞢雨—勿烄亾其雨　乙5351+5644+5918+6098
今日烄从雨　續4.18.1
弜烄雨　下22.14　武文卜辭
烄雨—不雨　甲637

二、烄巫

叀妊烄,㞢雨　乙1228,6319　武丁卜辭
烄妊—叀婞烄　簠雜67
烄婞㞢雨—烄妊亾其雨　佚1000
烄婞—勿烄婞亾其从雨　前6.27.1
烄𦔻㞢从雨—勿烄𦔻　續5.14.1
其烄高,又雨　粹657　廩康卜辭
其烄𤣩　粹653　武文卜辭
于甲烄凡—于癸烄凡—弜烄凡,不雨　鄴三48.3

三、烄于某(地)

其烄于𤰔　下15.2　康丁前後卜辭
于𡳶烄　下15.8
于哯烄　佚932
烄𢆉于霥、匠,雨　鄴三45.13
弜烄𢆉　粹654
于舟烄雨—于𡉚烄雨　甲637　武文卜辭

以上之烄作𤇾或𤆍,象人立於火上之形,說文"烄,交木然也",玉篇"烄,交木然之以尞柴天",與此是否一字,尚不可必。烄與雨顯然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卜辭之烄所以求雨,是沒有問題的。由於它是以人立於火上以求雨,與文獻所記"暴巫""焚巫"之事相同。各種記載,略如下述:

左傳僖廿一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淮南子(文選思玄賦注引)　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

莊子(藝文類聚卷六六、太平御覽卷十及八三二引)　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

禮記檀弓下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說苑　齊大旱…晏子曰今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春秋繁露求雨篇　春旱求雨…暴巫聚尪…秋暴巫尪至九日

以上是商、宋、齊、魯之傳錄。由此可知暴是暴露於烈日之下,焚是焚於積薪之上,後者乃是人祠。巫以婦人爲之,而尪爲男而有殘疾之人:荀子王制篇"傴巫跛擊之事"注云"擊讀爲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又正論篇"譬之猶傴巫跛匡"注云"匡讀爲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尪,與此匡同"。說文尢、尪一字,訓曲脛,即跛。巫是女巫,尪(匡、尩)覡(擊)是男巫,其分別在性,其爲殘疾之人則一。

卜辭烄以求雨之妊、婞等,係女字,乃是女巫;其它有可能是男巫。哯、凡都是覡,摭續190有令"哯凡"之辭。哯所從之㞢呂和𩂣、𤕦所從者近,有可能是"巫"字或"皇"字。

舞必有樂,所以樂器一項,附述於此。

(1)磬　石製,有雕文或素。可分爲三種形制:甲、考古5:61頁後圖捌,安陽遺寶圖67,殷虛古器物圖錄頁6—11,考古7:22頁插圖2,凡此大致成三角形,一邊較長;乙、雙劍誃古器圖錄下17—19,形狹長;丙、鄴中片羽二集下34,作魚形。以上都是安陽出土。

(2)塤　安陽出土的有骨製、石製、陶製的三種,形製相同而有大小之別。輝縣殷代遺址亦有陶塤。

(3)鼓　木製腔,蟒皮鼓面,安陽西北岡1217大墓西墓道中出土,已腐朽。泉屋130著錄一殷代銅鼓,可以參閱。

(4)執鐘　俗稱鐃,銅製。安陽出土的常常是三個大小相次成爲一組,參考古7:28。1954年長安普渡村西周墓中出了一組"鐘",甬是空而通入腔內的,三個大小相次成組。

第十八章　身　分

第一節　卜辭中的"人"

卜辭的"人"有許多的用法,舉例如下:

(1)單位詞　二人,羌五人
(2)方國名　人方
(3)王自稱　余一人亾禍　金124
其于一人禍　甲2123
(4)族人　乎王族人　河587
(5)集體　動詞之後:使人,廾人,喪人
形容詞之後:我人,衆人
(6)邦人　戈人,雀人,長人
(7)駐在某地之人　才某(地)人,戍某(地)人

今所論者爲(5)—(6)等項之人。

一、某人　羽庚子步戈人不凷
由翊氐戈人伐𢀛方　金522　武丁卜辭
今日令入戈人逆步
勿將戈人出正畋　珠458
令戈人步　林2.5.11
王令戈人飲　乙2482
乎戈人　珠575(前5.38.5)
雀人傷于敎　甲206
余曰雀,咁人伐𡆥　下15.5
廾萑人乎宅　乙5906
王令匡人日明旋于京　下20.16

由安人令省才南啚　前4.11.5
乎廾才番人　續5.24.1
勿令才北工廾人　續5.26.9
勿乎美人—勿乎罝人　佚898
勿令乏人　庫286
長人于𢆶賓　金507
勿乎我人往于總—乎我人先于總　乙6111
勿乎我人往于□　庫112
𢦏敦我人,𡆥　珠8
乎晶歸人于偉　庫1321,1331
幸望人　福12
弜已衆"戍𢀛受人",亾𢦏　鄴三46.7　康丁卜辭
王其乎衆"戍𢀛受人",叀亶土人眔𠡞人,又𢦏　鄴三43.6,46.7
弜异"戍𢀛受人"　粹1198
叀戈人射　鄴三46.4　武乙卜辭
皐叀版以𠂤——皐叀安人以𠂤　明續479　文丁卜辭

以上之人可分爲三類:1.我人,即商王國之人;2.某族邦之人如戈人、雀人、長人等;3.駐在某地之人,如才番人、戍𢀛受人。此三類人,都同樣的接受王的命令,往往集合(廾人)起來從事征伐。

族邦如戈、雀、長曾參與武丁之征伐多方,而商王卜此三邦之受年;如長、歸、萑於卜辭有長白、歸白、萑医,乃是商王國的侯伯。

二、衆人　令廾衆人　粹1287　武丁卜辭
廾衆人乎从擊戠[王事]　劍69
廾衆人立大史于西奠玟[白]　林2.11.16
王大令衆人曰劦田,其受年　續2.28.5
王勿登衆人　續3.37.1
勿隹王往氐衆人　誠明26
羽辛亞乞氐衆人𠂤丁录,乎保我　前7.3.1
尞,告衆[人]步于丁录　上24.3,燕675

羽丙衆[人]往𠂤,出雋　林1.20.15
勿乎衆人往于誖　庫10
勿乎衆人先于誖　京津1030,1031
乎衆人于誖　林1.20.14
立衆人　甲2291+2311
以衆人　誠268　武乙卜辭

三、喪衆、人　我其喪衆人　佚487　武丁卜辭
其喪衆——其嬉　佚519
[不]喪衆,受方又　前6.39.6
不喪衆　前6.53.7　門不喪衆—其喪衆　存1.1013,2.337
皐其喪衆　佚549
並亾𡿧,不喪衆　下35.1
弜不喪衆　師友2.103(北大)
戉其喪人
其喪人　甲1099,誠318
方于滳喪人　前6.2.5
不喪衆——其喪衆　甲381　武乙卜辭
不喪衆　甲809
喪𣪕衆　粹119　文丁卜辭

以上的喪字,羅振玉釋噩(考釋中75),王襄釋喪(鉤沈5引),于省吾以爲喪之初文(駢枝Ⅲ:24),聞一多釋桑(聞一多全集1.565—572)。字於卜辭或爲名詞,乃田獵所至之地;或爲動詞,如武丁卜辭云

戊戌卜鼎,今日且王疾目,不喪明——其喪明　乙64
凡不隹喪羊　前8.11.4
其喪豕　佚594　其喪工　乙7927,7955
允喪自　粹1253　武乙卜辭

此與西周金文大盂鼎"喪自"相同,字形亦同;免殷昧爽之爽從此從日。後世的喪字,增加"亾"的形符。說文"喪,亾也","亾,逃也",喪之初義當爲逃亾、亾失。卜辭的喪羊同於易大壯"喪羊於易";卜辭金文的喪自即喪師,周語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韋注云

"喪,亾也"。喪師指師旅的喪失,並不一定指人員的死亡。有此理解,則卜辭的"喪衆""喪人"乃指逃亡而言,就自此逃彼而言謂之喪,就自彼逃至謂之"俘""獲""執""氐"等。費誓"臣妾逋逃",即卜辭的"喪衆"。

卜辭記所喪的人衆約有以下四種:

(1)商王國之喪衆人　我其喪衆人,一見
(2)商王國之喪衆　其喪衆,不喪衆
(3)族邦之喪衆　皐,弜,並,門
(4)族邦之喪人　戉,方

其中族邦皐與衆、衆人的關係,見於以下各辭:

王勿令皐氐衆伐𢀛方　上16.10,粹1082　武丁卜辭
亞皐以衆涉于□,若　粹1178　武乙卜辭
皐以衆𠂤伐召方,受又　粹1124
皐令郭以衆𠂤□　下27.14
叀皐以衆人　明續731
王令皐以衆　明續531

族邦皐在武丁時爲小臣(掇一343甲橋),在武乙時則爲亞(鄴三44.1)。它是統率"衆"的,但有一次提到它"以衆人"。

四、米衆　其米衆　庫1809　武丁卜辭
令𥂝米衆　鐵72.3
步不米衆　拾4.16

米或是敉或侎字,說文"撫也"。

五、雉衆　多射不至衆　鐵233.1　武丁卜辭
其妷衆——不妷衆　下22.2　廩辛卜辭
𢏚行用[羌]又𢦏,不雉衆　粹1158
受不雉王衆——其雉王衆　佚922　康丁卜辭
戍𡧊其雉[王衆]　寧滬1.508
五族其雉王衆　鄴三38.2
五族戍弗雉王衆　鄴三39.10
戍衛不雉衆　佚5
乎戍佣于學,其雉衆　寧滬1.509+514

其雉衆　寧滬1.511，1.514

雉衆不雉衆，弗𢦏　林1.24.16　乙辛卜辭

其雉衆　吉　左不雉衆，王𠮛曰弘吉

其雉衆　吉　中不雉衆，王𠮛曰弘吉

其雉衆　吉　［右不雉衆，王𠮛曰弘吉］　前5.6.1

其雉衆　吉　不雉衆，王𠮛曰弘吉　弗𢦏，吉　簠雜80

王乎𠂤才成田，其以右人𠂤，亾𢓊

不雉衆　甲2562

亞其从𣪕白伐方，不𢀛𢦏

□雉衆，弗𢦏　前2.8.5

叀大又先……飲美剢利，不雉衆　前2.18.2

叀丙午𦉜衆——叀丁未𦉜衆　甲2572＋2691

以上的“雉”字，武丁作“至”，廩辛作“𢍚”，康丁從矢，或增土。康丁所從之𡉀即至字，皆象矢至於地。凡此諸形，意當相同。方言六“雉，理也”；爾雅釋詁“矢，雉……旅，陳也”，郝疏云“旅者師旅也，人衆須有部別，與陳義近”。雉可能是部別、編理人衆。卜辭說“王作三師：右、中、左”（粹597），又說馬分爲“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如此一百人爲一隊乃殷代師旅的單位。乙辛卜辭在一版之中卜左、右、中之雉衆，則此“衆”是分三師的；康丁卜辭有“衆一百”（粹1150）之語，則左、右、中之衆各爲一百人。康丁卜辭有“王衆”，則此“王衆”可能即是“王自”（燕89）。“王衆”受制於五族戍，則“王衆”似爲守邊之人。卜辭又有“王人”（乙4054）“王族人”（河587），和“王衆”應有所不同。

六、衆　叀小臣令衆黍　前4.30.2．　武丁卜辭

王往氐衆□黍于冏　前5.20.2

［令］衆黍于□　珠788

令衆御事　前1.10.2（綴16）

叀衆涉豕　甲3916 廩辛卜辭

其又衆　甲2695

受叀衆一百，王弗每　粹1150　康丁卜辭

以衆，王弗每　甲354

叀般以衆　甲520＋568＋590　武乙卜辭

令𠂤以衆伐龍，𢦏　庫1001

叀子㐅以衆　庫1748

弜爯衆，不出　劍187

其𩀢衆，告于父丁　粹369，下38.9

以上分條列了卜辭中人、衆人、衆三類人。“人”有王國之人，有族邦之人，“衆”亦是如此，衆人則僅僅是王國的。三者的同異可作比較如下：

［衆人］	［衆］	［人］
㞢田	黍	射，芻
征伐	征伐，戍邊	征伐
𢆶衆人	雉衆	𢆶人
喪衆人	喪衆	喪人
王令衆人	小臣令衆	王令戈人
王、亞氐衆人	𠬝氐衆	羽氐戈人
𠬝以衆人	𠬝、般、𠂤、子㐅以衆	
我喪衆人	𠬝、並、弜喪衆	戉、方喪人
管理者：王、亞	管理者：亞、小臣、戍	管理者：王

“人”和“衆人”比較接近，但“衆人”是王的，而“人”有族邦之人。族邦之人，如周公在無逸一篇追述殷王與“小人”的小人，乃是自由而從事稼穡之人。王人，或是“百姓王人”，君奭曰“殷禮陟配天…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衆”字在卜辭中有不同的用法：

（1）名詞，在數詞前　衆一百

（2）名詞，在動詞後　喪衆，氐衆，雉衆

（3）形容詞，在名詞前　衆人

（4）形容詞，在詞組前　衆“戍𠭯受人”

西周金文師旂鼎的“衆僕”同於（2）的用法，曶鼎的“衆一夫”同於（1）的用法，師寰𣪕的“衆𠬝”同於（3）的用法。說文“衆，多也”，但卜辭衆與多的用法不同：凡多數的人稱之前附加多字如“多臣”“多后”之類，決不加“衆”，而“多”亦決不作爲名詞。卜辭的“衆一百”亦決非“人一百”，所以“衆”必須是一種身分。西周金文曶鼎“衆一夫”和另外“臣”三夫是所有者用來作爲賠償物的，他們是奴隸。

卜辭的衆從日下三人，金文則從目下三人。郭沫若說卜辭所謂衆，所謂衆人，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字形是日下三人形，正表明耕者在太陽底下操作。周初的頌詩臣工篇：“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周初的衆人同樣是耕田的人。在周孝王時的曶鼎銘中有表示衆的身分的記錄，是和臣的身分一樣，沒有人身自由，可以被所有者任意給人的東西（奴隸制時代80）。

第二節　西周文中的殷人身分

要解決殷代的社會性質，最好是從甲骨刻辭或可以確定爲殷代的文獻入手，是從殷虛的發掘出來的實物入手。這種固然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上述的原始材料需要很精密的整理，而在整個過程中也不是憑空能做的，還需要稍後于殷的史料作爲參考。而後者資料本身，需要整理才能利用，實爲我們研究殷代實物的首決的條件。爲此，我們首先把西周時代尙書中的周書部分，附以少數的西周金文和較晚的史籍，取其有關殷人的身分關係者，述之如下：

王　多士，無逸，酒誥

侯，甸　大盂鼎作田；召誥，君奭，酒誥；多方無甸

男、衛、邦伯　酒誥；召誥無南

百辟　大盂鼎

正　大盂鼎

Δ庶士有正　酒誥

尹　多方

庶尹　酒誥

百僚　酒誥，多士

亞、服　酒誥

內史友、太史友　酒誥；（商誓）

小臣　君奭

多士、王士　多士，多方；（世俘）

百宗工、宗工、工　酒誥

諸臣、獻臣　酒誥

迪播臣　大誥

庶殷　召誥

百姓　君奭

百姓里居　酒誥；（商誓百姓獻民，百姓里居君子，百官里居獻民，爾邦君商庶百姓）

Δ庶伯君子　酒誥

讎民百君子　召誥

民　康誥，多方

獻民　洛誥；（商誓，作雒）

以上包括西周初追述的殷制和西周統治者對當時殷遺的稱謂，有Δ者爲酒誥對妹土的臣民而言，在括弧內者出逸周書。金文只有大盂鼎一器。

周書中酒誥很完整的記錄了兩組材料；一組是西周追述的殷制，一組是周王當時誥命中對殷遺的稱呼。分錄於下：

追述殷制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1)；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2)；越百姓里居(3)

周王誥命　王曰：……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甲)；越獻臣：百宗工(乙)

誥命中兩種“獻臣”，（甲）和（乙），就是追述殷制中的內外服，（1）和（2）。但（乙）只是（2）的一部分。此殷制的“外服”，和周王口中的“獻臣”（甲），相當於召誥中的“庶殷”：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誥告庶殷”

第二行的“厥既命庶殷”在今本尙書中作“厥既命殷庶”。我們據金文和石鼓文的重文例，推知其原來應作“厥既命庶＝殷＝丕作”，後世逸寫的人把第一個重文“庶殷”誤倒爲“殷庶”。“庶殷”所指是侯、甸、男、邦伯，當然不是殷的庶人。

酒誥所述內服中的“宗工”，在誥命中爲“獻臣”。其所以特別提出者，因其下文又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諸臣”即“獻臣”。誥文說殷之諸臣只有百宗工犯了酒禁，可以赦免不殺。可見周人重視殷的百宗工。百宗工或宗工，乃是屬於王侯的宗廟之工，可能是作器之工，也可能是樂工。他們和見於西周

晚期金文與“臣妾”並列的“百工”是不同的。

酒誥所述殷制的“百姓里居”，是指內外服以次的上層人民，即康誥、多方中“殷民”的上層。包括上下諸層的“殷民”，在克殷後的西周統治者口中被稱爲“殷獻民”，見洛誥等。

從酒誥的兩組材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殷時王以下“外服”“內服”和“百姓”三個階層，克殷後被西周統治者稱爲“獻臣”“獻民”。此處的“臣”與“民”就是“官”與“民”的分別，稱之爲“獻臣”是說征服了的殷官。關於此，以下再說。今列此三個階層的組織如下：

[西周對殷遺所稱]			[西周周書金文所追述的殷制]				
洛誥	召誥	酒誥	酒誥	多方	大盂鼎	召誥	君奭
		獻臣甲	外服	侯	侯田	庶殷	侯甸
		獻臣乙	內服	尹	正、百辟		小臣
獻民	讎民 百君子		百姓里居 △庶伯君子	民			百姓

表中三個階層的具體內容如下：

（一）諸侯（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二）百官（內服）：專稱——尹、內史、大史、小臣、工、亞、服

泛稱——庶尹、百僚、百辟、多士、諸臣、有正

（三）民：百姓、君子、民

關於（一），無論尚書或金文，其所稱的殷諸侯是指殷代的，不是周所封的。卜辭中的“侯”“田”“伯”“方伯”相當於“外服”。

關於（二），專稱的諸名都見於卜辭，而卜辭及晚殷金文中的百官名稱還要多。泛稱的“庶尹”“諸臣”相當於卜辭的“多尹”“多臣”。

關於（三），大略相當於卜辭的“多生”與“人”。

“多士”不見於卜辭，而在尚書中屢次提到。周書中多方、多士兩篇是西周初成王對於“殷遺多士”先後的兩次誥誡。多方作於前，在既克商之五年，“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多方、多士每篇各有兩個誥命，每一誥命之首皆作“王若曰”。多方第一誥命“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其第二誥命“誥爾多方”則下文所說“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要他們“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多士作於多方之後，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指上述的多方中的兩個誥命。多士中的兩個誥命，都是專爲“告商王士”而作的。第一誥命告“爾殷遺多士”，第二誥命也是“告爾殷多士”。在第二誥命中對殷多士說：“今朕作大邑於茲洛，……爾乃尚有爾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士是在新邑洛發佈的誥命，時在三月。

多方與多士雖同爲告殷士之作，但其分別是顯然的：

（1）多方告於宗周，多士告於洛邑。

（2）多方作於既克商之五年五月，多士作於多方之後的某年三月。

（3）多方告“殷侯尹民”“多士”和“四國多方”“有方多士”，多士只告殷多士。

（4）多方對多方及殷的多士說“宅爾宅，畋爾田”，多士則對遷於洛邑的殷士說“宅爾邑，繼爾居”。

由此兩篇，可知所謂“多士”不僅指殷士，其他的例如下：

多方	有方多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
大誥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酒誥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大雅文王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可知夏、殷、周以及諸邦君都有“多士”“庶士”。多和庶是一，“多”是殷語，“庶”是周語。

西周初在周王統治下的殷多士，其原來的身分如何，是極費推敲的。我們只可以就文獻所載，稍作推測如下：

（1）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多士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則某些殷多士當時臣服於周。這些殷士據多士的記述已遷居洛邑，尚有其土田居邑；在遷洛以前，也當有其土田居邑。然則這些殷士當非一般的人民。

（2）多方第一誥命告“四國多方”與“殷侯尹民”，第二誥命告“有方多士”與“殷多士”，然則“殷侯尹民”與“殷多士”究竟是互相同一的還是互相排除的？多士“用告商王士”，即誥命內的“殷遺多士”“殷多士”“多士”，也相當於逸周書世俘篇“殷俘王士”的“王士”。世俘篇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至“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四月“武王乃廢於紂矢惡臣百人”，此王士百人與矢惡臣百人是一是二？若采取同一的說法，則殷多士即殷侯尹民，亦即殷臣。否則的話，多士當另有所指，今取後說。

（3）多士似指貴族階級，多方說夏之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可見多士是統治夏民的。殷之多士，在西周初有些被移居於洛邑，有的則服事於王室。大雅文王“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是記殷士戴了殷人的冠（士冠禮“殷冔”）爲周王行祼尸之禮。到春秋以後，則淪爲民間的相禮者：檀弓上記“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殷士也”；士喪禮與既夕禮曾有十次提到“商祝”，是屬於殷士階級的一種末路。左傳昭公七年所述十等人中的“王、公、大夫、士”之士，也是一種階級，乃屬於知書識禮者。

從上所述，“士”在殷代只是一種階層的人，而不是一個官名。現存的材料亦很難具體的說明殷士的內容。此處我們不得不另求一種關於殷民的記載。

左傳定公四年衛祝佗追述周初分封之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此所謂“殷民六族”以及分於康叔的“殷民七族”的殷民，應可視作士的階級。分魯公的“祝宗卜史”與分唐叔的“職官五正”是一類，分魯、衛的殷民則是臣服的殷士以職事於魯、衛者。

殷民六族中的蕭氏據世本（左傳隱元正義、殷本紀索隱引）所述是與殷同姓的子姓。蕭是六族之一，故蕭氏即蕭族，其下有宗氏，有分族，有類醜。據左傳襄公十二年“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可知姓、宗、族是自遠而近的三層。我們試將此三層次與殷民六族的層次作一比較：

子姓　蕭族
殷民—蕭氏—宗氏—分族
同姓—同宗—同族
宗廟—祖廟—禰廟
[姓族—氏族—宗族—家族]

由此可知殷民六族或七族是子姓下的六個七個同姓的氏族，每個氏族下有若干同宗的宗族（宗氏），宗族下有若干同族的家族（分族）。周語中“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韋昭注云“分族，王之族親也”。

蕭、條、徐、索等等氏族，就其對共同的子姓族而言，他們是同姓的“氏”；就其本身而言，他們別自爲一姓。殷本紀曰：“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許多“氏姓”構成了“百姓”，他們的子孫稱爲“百姓里居”1)。“百姓里居君子”2)，“讎民百君子”3)或“庶伯君子”4)。百姓就是百官。關於此，我們應引述楚語下觀射父一段話。

觀射父說“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韋昭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韋昭對於百官與百姓的關係，說的很明白。至於姓、品、官、醜、民的如何區分，則觀射父自己所說的是：

> 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
>
> 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
> 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
>
> 官有十醜，爲億醜。
>
> 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

所謂百姓是“王公子弟”之能言能聽者，百姓之下：

> 一姓徹十品，百姓爲千品；
>
> [一品有十官，千品爲萬官；]（萬官之官是陪臣）
>
> 一官有十醜，萬官爲億醜；

百姓、品、官的最下層是“醜”，這醜和殷民六族的氏、宗氏、分族以下的類“醜”是一樣的。詩出車“執訊獲醜”，吉日“從其羣醜”，泮水“屈此羣醜”，凡此“醜”都是奴隸、虜。

從上述的“殷民六族”及觀射父所說的“百姓、品、官、醜”的組織，可知所謂“殷民”與“民”並不指一般農耕的平民。“殷民”或“民”常常代表貴族出身的士民，有着自己的奴隸，也當如“殷遺多士”一樣有着自己的土田居邑。周書中的“殷民”，至少包括了這類人。

我們在卜辭中找不到“民”字，只有“人”和“衆”，當是自由民和奴隸。西周的誥命中才常提到“民”，如洛誥曰“誕保文武受民”，大盂鼎曰“受民受疆土”。但這些“民”字的涵義很廣泛，如大盂鼎“匍有四方，畯正厥民”，洛誥、康誥、召誥的“四方民”，多士、多方的“四國民”，所指是四國多方各階層的人。西周初之“民”，與後來所謂“庶民”“黎民”的意義也不相同。在周書部分，我們似可分別兩事：(1)民與小民或小人的分別；(2)小人與小民的分別。

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無逸曰“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民與小人是有分別的。

周書中的“小人”“小民”，大約是殷、周方言之別。殷語的“小人”相當於周語的“小民”。周公在無逸一篇中追述殷王與小人的關係，通篇都稱“小人”，惟獨提到文王說他“懷保小民”，楚語上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召誥

---

1) 酒誥。　2) 商誓。
3) 召誥。　4) 酒誥。

一篇周公對成王說的一番話,四次提到“小民”,所用是周語。但這種區分,有時也有混淆之處:康誥是周王誥衛康叔之辭,說“小人難保”,因衛是殷地,用了殷語;酒誥也是周王誥康叔之辭,而說“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則完全用了周語,因殷語天作帝,小民作小人。

在無逸一篇中對於“小人”的性質說明了兩點:(1)是自由的人;(2)是從事稼穡的人。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可知小人絕非奴隸。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由此可知小人乃是農夫。墨子貴義篇曰“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農夫對大人而言,是小人。左傳襄公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大人君子是一等人,農夫小人又是一等人。

由上所述則知西周人口中的殷民至少包含兩個階層:一,貴族後裔的“百姓里居君子”與“百官里居獻民”,即君子;二,從事稼穡的農夫,即小人。此兩等都是自由民。

周書中對於殷民的稱謂,有以下的四種:(一)泛稱“殷民”,如康誥曰“應保殷民”“乃以殷民世享”。(二)稱爲讎民,召誥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讎民與友民爲對,故當讀作讐敵之讐。(三)稱爲播民或播臣,康誥的“百工播民”雖不一定都指殷民,但殷民被遷乃屬事實;大誥曰“於伐殷逋播臣”,指武庚之叛,所伐乃逃亡之殷播臣。(四)稱爲“殷獻民”,洛誥曰“其大惇典殷獻民”,謂在洛邑典籍(即查點)殷民,西周金文克盨“典善夫克田人”,格白𣪘“用典格白田”,凡此“典”字均同此義。凡此介於“殷”“民”之間的“播”“獻”以及在“民”前的“讎”等字,都是形容字。其中關於“獻民”之獻最爲重要,值得詳論。

西周初期金文記周王賞賜以“鬲”或“人鬲”,見於令𣪘和大盂鼎。方濬益最先以爲“鬲疑獻字之省,大誥民獻有十夫,與此語合”[1]。孫詒讓則謂“鬲當讀爲厤,周書世俘篇謂俘虜爲厤也”[2]。郭沫若說“人鬲當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3]。

---

1) 綴遺齋彝器款識 2.22。

2) 古籀餘論 3 51。

3) 兩周金文辭考釋頁 4。

以金文中作爲奴隸階級的“人鬲”與大誥的“民獻”比擬,恐怕是不恰當的。所謂“民獻有十夫”,據大誥上下文來看指扶翼武王完成文武功業的賢臣,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曰“余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讀作治,即指此。“民獻”或“民儀”,都是名詞;漢碑上的“黎儀”雖所指是黎民,也是名詞。但“殷獻臣”“殷獻民”之“獻”都是形容詞,其意義是有罪的。鬲和獻應是相通的。獻是甗或鬳的假借字;說文鬲的重文作歷,是形聲字。鬲是款足的炊具,足部成空袋形所以容水承火,在其口上坐着一個有孔底的甑,所以盛米備蒸的。就一完整的蒸具而言,有甑有鬲才是甗;就鬲爲蒸具的主要部分而說,鬲也就是甗。甗或獻假借爲讞,說文重文作蘖,廣雅釋詁二“蘖,辠也”,說文“讞,議辠也”,今作讞。在古書上,獻又通作儀,周禮司尊彝鄭衆讀獻爲儀,可證。

由上可知在文字上,獻、鬲、歷、儀等字的相通,其意義是有罪的。“黎民”“獻民”意義相近,所以漢人結合而成“黎儀”這名詞。

我們以前分析過酒誥對於殷人身分的兩組材料,一組是追述殷制,一組是當時的稱謂如“獻臣”“獻民”。關於後者,我們可以再加分別爲兩種:一種是周以征服者的地位加於被征服的殷民的,稱他們爲“獻臣”“獻民”即定了罪的臣民;一種依舊照殷民原來的身分稱呼的,如稱殷獻臣中的“侯、甸、男”等乃殷時的“侯、甸、男”,並不是周所命的。同樣的,對於在殷原爲奴隸的,當然也依舊稱他們爲奴隸。試將此等例並擴充到西周初晚對於非周民族的征服的稱謂,有如下述。

一、逸周書世俘篇記武王伐商以後“薦殷俘王士百人”。其後“武王遂征四方”、“馘歷”億有十萬餘人,“俘人”三億萬餘人。回到了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此可見歷[2]和人是不同的;獻俘之時所俘的人先馘入門,所俘之人多於所獲的馘,所俘之人施佩衣衣。人是敵國的自由人,歷即鬲是敵國的奴隸。

二、小盂鼎大約爲康王二十五年的銅器,記盂伐鬼方後在周廟獻俘之事。所獻兩宗,一宗是“執嘼二人,獲馘四千八百十二馘,俘人一萬三千八十一人…以人馘入門”。此分別“獲馘”與“俘人”,馘少於人,都和世俘篇相同。銘文開首有“盂以多旂佩鬼…人南門”,大約指用俘皆施佩衣衣於鬼方之俘。獲馘即馘厤,亦即詩出車的“獲醜”。嘼是鬼方的酋長,猶師寰𣪘稱淮夷的“邦嘼”。後漢書西羌傳曰“強則分種爲酋長”,漢書宣帝紀注云“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爲酋”。由此可知在殷代與殷爲敵國的鬼方,到西周之初仍然保持它的奴隸。

---

2) 朱右曾孫詒讓校本作磨

三、西周晚期金文和詩常武等記錄伐淮夷之役。敔𣪘記“長榜載首百,執訊卌,權孚人四百……。告禽馘百訊卌”。首百即馘百。師寰𣪘記“折首執訊,無諆徒御毆孚士女羊牛”。“折”“無諆”“毆孚”都是動詞。詩常武記伐淮夷而曰“仍執醜虜”。魯頌泮水記伐淮夷而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囚乃是所執之訊。凡此伐淮夷戰獲有:(1)人(士女),(2)徒御,訊,囚,(3)首(馘),醜虜。也是有等級的,人是自由人,馘與醜是奴隸。由此可知在殷代與殷有密切關係的淮夷,到西周晚期仍然保持有它的奴隸。

四、西周晚期(約當宣王時)的金文和詩出車等記伐玁狁之役,所獲的如下:

虢季子白盤	折首五百,執訊五十……獻馘于王
不其𣪘蓋	余來歸獻禽……女多禽,折首執訊
兮甲盤	折首執訊
詩出車	執訊獲醜

由此可見所獻之“禽”或“馘”即是所執之“訊”與所折之“首”,而“折首”即是“獲醜”,故“醜”亦是“馘”。由此可見在西北方的玁狁與同時代在東南方的淮夷,其有“訊”“馘”是一樣的。

五、西周初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以職事於魯,這些殷民是帶着他們原有的宗族和類醜(即奴隸)去的。

六、西周初期金文令𣪘曰“王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舊釋皆以貝、臣、鬲爲所賞的三種。此處的臣鬲應聯讀,當依楚語下“官有十醜”之說則十臣百鬲,一臣十鬲。如此令𣪘的“臣、鬲”相當於楚語的“官、醜”,“鬲”和“醜”本來是奴隸,而“臣”和“官”本來不是。由此可見賞錫之人臣是分等的:一等是原來非奴隸者,一等是原來就是爲奴隸的。

七、西周初期(約當康王時)的金文大盂鼎,記王錫盂的兩宗人,銘曰:“易女邦司四白,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易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所錫之人大別之爲兩等:司以伯計,人鬲以夫計。邦司和夷司都是原來小邦或夷邦的有司。人鬲一項又分爲“自御至于庶人”的若干等級或種類。“人鬲”可有兩解釋:一猶左傳哀公二年“人臣隸圉”和僖公十七年卜招父所說“男爲人臣”的“人臣”,乃全屬奴隸;一包括下層的自由人(御)以至於最低的奴隸(鬲、庶人)。

根據前述試將各種人分爲下列的階級和階層:

[原自由人]		[奴隸]			
蕭族、宗氏、分族		類	醜	左傳	殷民六族
臣			鬲	分𣪘	賞錫
邦司			人鬲	大盂鼎	賞錫
夷司王臣			人鬲	大盂鼎	賞錫
王士、惡臣				世俘	伐商
		人	厤	世俘	伐多方
嘼		人	馘	小盂鼎	伐鬼方
		人、訊、馘		敔𣪘	伐淮夷
	士女、徒御、訊、首			師寰𣪘	伐淮夷
			醜虜	常武	伐淮夷
		囚	馘	泮水	伐淮夷
		訊	首	虢盤、兮甲盤,不其𣪘	伐玁狁
		訊	醜	出車	伐玁狁
獻臣	獻民			酒誥	
官	民	品	醜	楚語下	

左傳記殷民六族,對於“宗氏”和“分族”所用的動詞是“帥”和“輯”,對於類醜則說“將”。對於所奴役的不同身分,其動詞也有所不同。以下僅將征伐中對於俘獲一類的動詞與其主詞的關係分別於下:

1.俘　殷王士、人、士女
2.執　紂矢惡臣、嘼、訊、醜虜
3.獲　馘、醜
　馘　厤
　折　首

由動詞而成爲名詞的“告禽”“獻馘”,其內含都是“訊”與“首”。泮水所獻的則是“囚”與“馘”。由此可知訊(囚)與首(馘、醜)是相類的,而稍有不同。我們以爲訊略高於首、馘、醜,因爲(1)訊總是執,而馘、醜多是獲,首多是折;(2)詩“執訊獲醜”、王制“以訊馘告”,訊先於馘醜;(3)執訊之數總是少於折首。

對於所奴役的不同身分,其單位詞也有所不同。茲舉西周金文所記所賞錫的人的

單位如下：

王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令毁

趞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十家——易亥毁[1]

余其舍女臣十家——令鼎

易臣十家——耳尊

易女夷臣十家——䟽毁

易女……臣五家田十田——不其毁

易者䵼臣二百家——麥尊

易臣三品：州人重人郭人——井侯毁

公易旂僕——旂鼎

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白克壺

賜女……夷允三百人——師訇毁

易女邦司四白，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

易奠七白，厥口口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宜侯夨毁

王易弔德臣嬯十人——弔德毁

易女井家口田于晄，以厥臣妾……易女史、小臣，霝、鼓鐘……易女井人奔于量——大克鼎

易女織玄衣……楚，走馬——戠毁

由上可知其稱人數的單位共分爲三等：

白　夷司王臣、邦司

家　臣、諸䵼臣

品　臣

夫　人鬲、僕

人　鬲、夷允、臣臺

第一等以"白"爲單位，即酒誥"庶伯君子"之"伯"。夷司和邦司之"司"猶散氏盤"凡散有司十夫"之"有司"，乃指諸小邦的官吏。夷司之"夷"當指東夷、淮夷以及殷，夷司王臣即諸夷邦有司中的"王臣"。上述金文賞賜的人中，其有關於夷的共分四等：即(1)王臣，(2)臣，(3)允即訊[2]，(4)人鬲。

---

[1] 三代6.51.1。　[2] 參看大系考釋129。

第二等以"家"爲單位，即包括了他們的妻室。西周晚期金文如伊毁"臣妾百工"，師獸毁"僕御百工牧臣妾"，稱爲"臣妾"，才提出女奴"妾"的名稱。西周初期只是成家被錫之臣，沒有特別提出女奴的。師寰毁伐淮夷所俘的"士女"乃是自由人，奴隸則稱爲"臣妾"。

第三等以"夫"或"人"爲單位，夫是男子。曶鼎記匡"用衆一夫""用臣"三夫償曶，說"用茲四夫稽首"。這是在西周初期以後，"臣"已成爲奴隸的專稱，如上述的"臣妾"。也可能是成家的臣爲奴以後，以一個男的爲單位的再作爲賠償的代價。鼎文中的"衆"則是殷代已有的奴隸名稱。

第二、第三兩等人，其分別在成家計算或單身計算，他們在用作賞賜之物的一點上，都是奴隸。但我們應愼重的處理"臣"這一字。在殷代"臣"與"小臣"是一種較高的身分，並非奴隸。西周初也還是如此，如

令厥臣獻金——獻彝　臣卿易金——卿鼎

凡此兩器記臣獻、臣卿受賜而作器，他們並非奴隸。上引易亥毁記趞叔受小臣之錫玉和臣而作器，則小臣焉能是奴隸。

西周初用作賞錫的"臣"的來源，約有四端：一是被征服的殷獻臣而分於魯、衛的，這些獻臣帶了家室宗氏與奴隸去服役，他們的身分也降爲被奴役者。二是外邦入貢爲臣，如中方鼎所記"茲褔人入吏，易于武王作臣"，大盂鼎的邦司或屬於此種。三是百官貢於王室的"徵品"，如楚語所記的。大克鼎賞賜兩宗人：一是臣妾，一是史、小臣等；前者原是奴隸，後者或屬於"徵品"之類。左傳所記分魯公以"祝宗卜史"，或亦屬此種。四是其它戰俘和有罪的臣民，降爲奴隸以後當可以隨意拿來賞錫。以上四類人，其出身不是奴隸，而他們被錫以後的待遇也介於自由人與奴隸之間。

我們於此再說一說西周金文中所述"人鬲"的等級。據大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其中當有不少的等級和類別。略據以前所述，更爲條說於下：

一、訊　此與"首""馘"皆在虜獲中提到。

二、御、僕、徒　金文御作馭，徒或作土。師旂鼎，"師旂衆僕不從王正于方"，此衆僕與師獸毁"僕御"之僕當同是副御。令鼎"王御，溓仲僕"，御、僕都是動詞。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賈逵注云"僕，御也"。牧毁"以邦冢君徒御庶人"伐東國，徒御亦猶僕御，亦即詩出車之僕夫。左傳定公四年記成王放蔡叔而予之"以車七乘，徒七十人"，管子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徒與白徒即金文徒御之徒，乃是車徒。後世"徒隸"之徒，或從此出。

三、鬲　後世"黎""隸""虜"等字，或從此出。

四、衆、傭　曶鼎"衆"與"臣"是兩等，有高下之分。方言三"甬……奴婢賤稱也。……自關而東陳魏宋楚之間保庸謂之甬"，又曰"庸謂之㑊"，注云"今隴右人名孏爲㑊"。甬、庸、㑊古音同，都是僕傭之傭，音與衆同。淮南子原道篇"庸民"注云"庸，衆也"。關於"僕庸"之庸，詳下。

五、臣妾　金文的臣妾有二：一是與"百工"並列在城內的臣妾，如伊毁康宮內的臣妾，師獸毁東㣇西㣇的臣妾；一是附於土田的臣妾，如大克鼎所記。臣妾之名見於西周較晚的金文和尙書，後者如費誓的"誘臣妾"。男奴或稱之爲"臣"，或稱之爲"臣僕"，如微子及詩正月。

六、庶人　庶衆互訓，所以西周金文的"庶人"與卜辭的"衆人"應是相當的。卜辭的"多尹""多臣"於西周稱爲"庶尹""諸臣"，故知"多""庶"是殷與周用語之別。

上述不同的人等，其高下次第難以確定。在左傳中有兩種"人等"的次序，其一是楚無宇所說的十等

王—公—大夫—士—皁—輿—隸—僚—僕—臺

馬有圉，牛有牧[1]

其二是晉人所說的，共有三條：

天子、諸侯、卿、大夫、宗士	庶人	工商皁隸牧圉[2]
卿、大夫、士	庶人	商工皁隸[3]
上大夫、 下大夫、士	庶人工商	人臣隸圉[4]

楚人所說"王臣公，公臣大夫"是一層臣一層的，自士以下包括圉牧共有八等。晉人所說多出"工商"二等，士以下似乎分爲兩層·庶人工商是一級，人臣皁隸牧圉是更低一級。襄公九年左傳說"庶人力於農穡"，管子五輔篇"庶人耕農樹藝"，此自是東周時代與工商並立的"庶人"，較西周金文中的"庶人"，其地位或已升高，但兩個時代的"庶人"都是力田的，則似可以無疑。大盂鼎的"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從御到庶人的種種等級，一是從御（御車者）到庶人（力田者）的種種類別。若如此的話，則我們可略依左傳的次序與金文作一對照。

皁—徒　輿—御　隸—鬲　僕—僕　庶人、庸—庶人　人臣—臣妾　牧—牧

---

[1] 左傳昭公七年　[2] 左傳襄公十四年　[3] 左傳襄公九年　[4] 左傳哀公二年

臺—臣嬯

皁是養馬之官，見史記鄒陽傳索隱，其義從養馬具之槽櫪而生。臺，金文增女旁，說文有此字而訓爲遲鈍，乃是後來的引申義。文獻亦作儓。左傳昭七"僕臣臺"服虔注云"臺，給臺下微名也"。庶人和臺都指農夫，方言三說"儓、罷，農夫之醜稱也"。孟子萬章篇下說"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士與庶人是相接的。但孟子的庶人不限於農夫，萬章篇下："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這已當戰國之時。

上述左傳所述晉、楚人口中的人等，可能是整齊化了的，而且時代既晚，或有地方性。楚無宇十等人中有臺，並且又說"是無陪臺也"，韋昭注楚語云"臣之臣爲陪"。方言三"儓，…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傭賤謂之田儓"，郭璞注云"亦至賤之號也"。孟子萬章篇下"蓋自是臺無餽也"，趙岐注云"臺，賤官主使令者"。晉人所述人等則沒有臺。齊、楚方言中的"臺"，中州和隴右則爲"庸""公"，即殷語之衆。

上文曾以爲成王分封魯公的殷民六族可能代表"士"的一種。晉人所說人等中的"士"或稱"宗士"，而六族之下有"宗氏"，可相對證。魯公分封時所得的人共有三種：一是"殷民六族"，二是"土田陪敦"，三是"祝宗卜史"。左傳叙述的次序如此。殷民六族應視作被遣的殷士，其地位應高於令毁的臣鬲或大盂鼎的邦司、夷司。大克鼎賞賜除田以外共有三等：一是井家㮚田及其臣妾，二是史、小臣、霝、鼓鐘，三是井人。這個次序或許是倒的，井人最高；或許是順的，因二三兩等同於左傳的二三兩種。"易女井人奔于量"，大約相當於井侯毁的三品臣，或較低於殷民六族，不詳論。"史、小臣等"相當於左傳的"祝宗卜史"和戠毁的"楚，走馬"（皆小官名）。左傳定公四年祝佗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可見祝之地位。至於附於㮚田的"臣妾"則相當於左傳的"土田陪敦"。孫詒讓考定"土田陪敦"即五年琱生毁的"土田僕庸"，魯頌閟宮的"土田附庸"[1]。故"陪敦"即"僕庸""附庸"。我們以爲左傳昭公七年的"僕臣臺""陪臺"，方言三的"田儓""儓罷"皆與之相當。陪、附、僕、罷古皆同音，敦則庸的誤字。方言三說罵庸賤爲田儓，所以中土西土的庸（傭）即齊、楚的臺或田儓。根據"僕臣臺"的順序，僕高於臺或田儓，金文魯頌"僕庸"的次序僕先於庸，所以庸或傭相當於臺或儓。臺名之爲田儓，和金文魯頌"土田僕庸"相應，臺與庸都是附於土田的"臣僕""臣妾"。既稱臣妾，必有家室，他們和西周初期金文中的人鬲自有不同。

我們重又分析了衛祝佗的一段話，更可相信其可靠。其中提到分晉唐叔以"懷姓九

---

[1] 古籀餘論2.22。

宗”，據王國維鬼方考考定爲鬼方之姓。魯、衛所分的“殷民”稱之爲族，晉所分的懷姓稱之爲宗，兩者是有分別的。祝佗又提到成王分封三國時“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昭之以分物”。此四命書今存尙書中有康誥一篇而已，可見祝佗本諸亡佚的尙書，所述當有所本。至於國語中的楚語，保存古史材料很多，此不詳論。所謂“逸周書”頗多較晚的材料，但其中若世俘、作雒、商誓等篇却含有若干眞實的史料，往往合於金文所述，與同書較晚各篇不可相提並論。

以上我們研究了有關殷人身分的西周當時記錄和西周以後所追述的記載。此等材料記述了或追述了當時或當時以前的殷人；也記述了與殷有關的鬼方、淮夷等族。此等材料有周統治者對於被征服者的稱謂，也有用被征服者自己的稱謂的。爲了說明殷人的身分等級，我們也提到了存在於西周的種種身分等級：表現於周王分封給諸侯的諸邑人等，周王公賜給臣下的人鬲，戰役中所俘獲的人醜，以及作爲賠償的臣衆。對於材料本身以及材料內容的時代性、地方性、說話者的地位等等，皆分別加以考慮；對於身分名詞的含義，也注意到它的發展。

用上述方法整理的結果，我們覺得殷代殷人存在着兩個階級：

一、統治階級　王；侯、田、邦伯；百官；多士（上層百姓）

二、被統治階級　自由的小人（下層百姓）；奴隸

就卜辭而說，卜辭所記的統治階級的各種稱謂與西周所追述的很相一致。關於被統治階級，即士以下的階級，在卜辭中約有三等：(1)人，(2)衆人，(3)衆。

卜辭的“人”用作某種人如“我人”“戈人”。“我人”是殷王國之人，戈人是戈族邦之人。卜辭征伐以前要“共人”，即徵集人夫。卜辭記“戉其喪人”是說戉族邦喪失了“人”。就失去的一方說是“喪人”，就獲得的一方說是“俘人”。卜辭云“俘人十又六人”即記被敵國之方俘去了十六人。

卜辭的“衆人”常常受王的命令，或從事於“協田”，或徵集出征。卜辭有一次記載“我其喪衆人”，衆人似是屬於王或王國所有。衆人之“衆”是形容詞，但卜辭於其它人稱之前以“多”爲形容詞，只有在“人”之前以“衆”爲形容詞。

卜辭的“衆”是獨立的名詞，如“衆一百”是說一百個“衆”，而非一百個人。“衆”從事農耕與出征，略同於“衆人”，但是卜辭有“共人”“共衆人”而無“共衆”。卜辭有“王衆”即屬於王的“衆”，也有屬於某族邦的“衆”。卜辭中統治“衆”的是王以下的“小臣”“戍”“亞”和一些族邦之長。衆與衆人最大的區別是在於：(1)“衆”常戍邊，(2)常有“喪衆”的記錄。

就最後兩點，加上西周金文中“衆”與臣僕之“臣”同作賠償之物而言，“衆”應是奴

隸。自由的“小人”以下，奴隸的“衆”以上，似乎應該是“衆人”所處的地位。

我們在此僅提出兩事討論：一是喪衆的問題，一是農工具的問題。

卜辭中的“喪人”“喪衆人”“喪衆”“喪羊”“王疾目不喪明”等等，喪字皆是喪亡之喪，當無疑義。說文曰“喪，亡也”，“亡，逃也”，喪之本義爲逃亡、亡失。白虎通喪服篇說“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不但孝子不忍言其父母之死，即今世稱兒女之死爲“丟了”“跑了”“扔了”，其義與喪同。喪既是亡，所以喪羊即是亡羊，喪衆即“衆”之逃亡，逃亡之衆即所謂“亡人”。凡自由的“小人”是沒有理由逃亡的，故所謂“喪衆”當指奴隸的逃亡。

左傳昭公七年記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是說逃亡的奴隸可以大蒐。費誓說“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是說不可以擅追別人家逃失的馬牛妾臣。左傳昭公七年記楚王“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的閽人亦在其內，“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無宇引文王之法以爭，他說到“亡人”“逃臣”“陪臺”都指的奴隸。以上處理逃奴之法，應視爲周制。周人宣傳殷紂的罪行，牧誓說他“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無宇追述武王討紂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凡此雖爲一面之辭，但可見奴隸有逃亡的事實。

殷代的農業生產工具以石器蚌器木器爲主，沒有金屬的。當時青銅鑄造技術已極進步，所造的許多祭器、兵器和一些工具，都是屬於王室貴族的。自由的“小人”固然無從獲得用此新興的鑄造技術所作的農具，而奴隸是更不允許用貴重農具的。因此，沒有發現殷代的青銅農具，應該是極合理的，更有助於殷代社會性質的決定。我們現在不應徒勞無功的討論殷代有無青銅農具，而應從已獲得的許多石製農具中去研究。抗日戰爭前在安陽小屯的發掘，曾獲得極多的石鐮、蚌鐮和少數的石銍。石鐮和今天的鐵鐮相似，作半月形，可以按置短柄；石銍很小，作長方形，有孔，是用手握的，今淶水、承德一帶的鐵爪鐮，與之相似。銍和鐮都是收穫時收割的農具，其石製者均從蚌製者變來的，後者則爲龍山遺址中所常見。小屯村北地是殷代宗廟所在，在此地區內僅記其所出兩批大宗出土的石鐮：一九二八年秋在大連坑一帶一次出土了上千的石鐮，有些是成百的出於一坑，一九三二年秋在E區一個方窖內出土了四百四十四件石鐮和幾十件蚌器。這表示了小屯出土的石鐮是殷王室所集中儲藏的收割農具。我們試將此事實與卜辭的有關記載排列於下：

一、殷王有“衆”

二、“喪衆”是奴隸的逃亡

三、“衆”也從事農耕

四、王常卜“收穫”

五、殷王宗廟所在，集中的儲藏了大批石製收割具

那末至少殷王有許多“衆”爲他從事耕作，不在收割之時是不把收割用的石鐮發給他們的，如此“衆”必須是奴隸了。

第十九章　總　結

第一節　殷周制度論的批判

王國維曾以卜辭研究所得與“周制”作爲比較，作爲殷周制度論(觀堂10:1—12)。此文開端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自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都邑之自東方西移於東方，蓋自周始。故自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宜殷、周爲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他用族類、地理來說明三代文化的異同，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論語爲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這以時代相接說明“禮”之因襲的關係，是較勝於片面的强調族類與地理的。殷、周同爲嚳後，本是後來的傳說；虞、夏居於東方，也是很乏證據的。

其次，他說“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有三：

一曰立子立嫡之制

二曰廟數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關於第一事，論之最詳。他以爲“舍弟傳子之法實自周始”，“由傳子之制而嫡庶生焉”，“由嫡庶之制而宗法與服術生焉”；“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亦由嫡庶之制生者也”。“又與嫡庶之制相輔者”有二事：“分封子弟之制”與“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他說“立子立嫡之法……實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以上所謂尊尊。

關於第二事，他說“據禮家言乃有七廟四廟之說。……七廟四廟者七十子後學之說也，……然其不如殷人徧祀其先，固可由其他制度知之矣”。以上所謂親親。又說“故天子、諸侯世”，“卿大夫、士皆不世”。以上所謂賢賢。

關於第三事，他說“同姓不婚之制，實自周始；女子稱姓，亦自周人始矣”。以上所謂男女有別。

以上三事，他說“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義，實在於此”；“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四者之結體也”。“欲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必於是乎觀之矣”。

由上引最後數語，也是他全文的結尾，可見他作此文的企圖是在擁護周公的“封建”制度，認爲這種制度典禮乃道德的器械，而在這種制度下的“天下”乃是一道德的團體。這種制度的根本乃由於宗法的嫡庶制。此文之作，乃借他所理解的殷制來證明周公改制的優於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說周制是較殷制爲進步的，事實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而主張維持清代的專制制度。此文在實際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它不但是本末顛倒的來看周代社會，而且具有反動的政治思想。

同時，他所謂的“周制”並不是西周之制，更不是周公之制，因爲他所引的材料都是晚的。關於第二事，他明說是七十子後學之說；關於最重要的第一事，除引七十子後學之說的喪服小記、大傳和喪服外，又引左傳和公羊傳。以晚周之制與殷代卜辭作比較，也是不恰當的。

此文在叙述“周制”當中，附帶的以殷制作比較，我們可由此抽繹出他所見到的“殷制”，約如下述：

(1)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爲弟之子。

(2)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

(3)故殷以前之服制就令成一統系，其不能如周禮服之完密，則可斷也。

(4)商之諸帝以弟繼兄者但後其父而不後其兄。……是商無爲人後者爲之子之制也。

(5)商自開國之初已無封建之事。

(6)商人祭法……先公先王先妣皆有專祭，……無親疏遠邇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禮與略同，無尊卑之差也。其合祭也……自上甲至於多后，……無毁廟之制也。……是殷人祭其先無定制也。

(7)卿大夫不世之制當自殷已然。

(8)雖不敢謂殷以前無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稱，固事實也。

以上八條，(3)(5)(7)都是推測之詞，都沒有卜辭的材料，可以不論。其它各條，則頗有可商之處。

關於(1)，我們的結論和他是正相反的。子繼與弟及是並行的，傳兄之子與傳弟之子也是並行的，凡此皆無主輔之分；長幼有別，及位以長幼爲序；雖無嫡庶之分而凡子及王位者其父始爲直系。關於(4)，殷王雖祭其兄，祭其子，但確無爲人後者爲之子之制。

關於(2)，宗法的產生由於祭祀，沒有嫡庶之制並非一定沒有宗法。殷代的大小宗不同於周制，但並非沒有宗法。關於(5)，殷人不是漫無標準的遍祀其先，周祭制度證明只有一定的先王先妣可以參加正式的周祭。親疏尊卑的差等，是存在的。旁系先王及其配偶不能享受直系的待遇。這種祭祀上的差等，正是宗法的具體表現。

關於(8)，殷人的姓在卜辭中雖不顯明，但卜辭的“女字”(多從女旁)實際上是女姓的來源。殷王族姓子，左傳所記的殷民七族都是氏，我們認爲姓、氏在殷代已經存在。男女是有別的。

他從嫡庶之制作爲起點來看殷、周制度，是最錯誤的。這個錯誤的起點和看法，而且是他認爲根本的，貫徹了全文。他處處要以“周制”爲正確來找殷制的不同，因此把本相因襲的一些制度認爲是對立的。在這裏，他不但沒有闡明殷、周制度的如何不同、何以不同，也根本沒有指出殷、周制度的基本特徵和殷、周的社會性質。

第二節　郭沫若殷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在他卜辭通纂的考釋中，曾在每一分類的末了有一概括的結語。彙集此數部分的結語，也可以當作他在當時研究了卜辭以後對于殷代社會的結論。玆分類錄之如次：

一、世系　以上所見殷之列王及先世與向來典籍中所見者大抵一致，今更撮述其要點如下：

(1)殷王之名終于文丁，故今傳世卜辭大抵即盤庚遷殷以至于帝乙時代之物。

(2)殷世于先妣特祭，兄終弟及之制猶保存母系時代之孑遺，然其父權制度確已成立，每有專祭其所出之祖若妣而不及其旁系者，即其證。

就此世系表以觀察，有一極可注意之事項：即自示壬以下凡所自出之祖，其妣必見于祀典；非所自出之祖，其妣則不見。王國維嘗據上5.1斷言祖乙當爲仲丁之子非河亶甲之子，今觀仲丁之配有妣癸而戔甲之配則不見，此足證王說之不可易矣。

(3)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時代，自上甲以上則爲神話傳說時代，此在殷時已然，觀其祀典之有差異，即可判知。

(4)神話中之最高人物迄于夒，夒即帝嚳，亦即帝舜，亦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經中即天帝，卜辭之夒亦當如是。

(5)(略)

二、天象　以上關于天象者，足徵殷人之信仰。大抵至上神之觀念，殷時已有之；年歲之豐嗇、風雨之若否、爭戰之成敗，均爲所主宰。而天象中之風、雹、雲、霓及月蝕之類則多視爲災異也。

三、食貨　大抵殷人產業以農藝牧畜爲主，且已驅使奴隸以從事於此等生產事項，已遠遠超過於所謂漁獵時代矣。於禮有告耤、告麥、祈年、觀耤之事，多已周人同。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者也。以海貝爲貨財之事，似已發現，其來源蓋出於實物交易與俘掠。

四、征伐畋遊　征伐與畋遊之事每多不可分，多於師行之次從事畋獵或舟遊。由此可得之重要結論，今撮揭數事如次：

(1)殷人之敵在西北，東南無勁敵。最常見之敵爲𢀛方及土方，乃遊牧民族，其地望當在今山西北部，蓋獫狁之部落也。

(2)周人已上舞臺，與殷和戰無常。殷人於周獨屢言寇，足証周人文化比它國較高，有寶物或貨財可供寇掠也。……周字多作田，像田中有種植之形，足證周人以農業之發達爲其特徵。周人富强即基因於此矣。

(3)殷王好田獵，屢有連日從事田遊之事。唯卜辭記田獵者……其字跡與卜祭文武丁、武祖乙者多同，則好田獵之殷王乃帝乙也。……足見殷時之田獵已失去其生產價値而純爲享樂之事矣。

這是1933年作的。自此以後，他經過了不少次的修正和增補。

1935年他作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書，在第一節中說明“殷人的帝就是帝嚳，是以至上神而兼宗祖神”。節中又說“卜辭稱至上神爲帝爲上帝，但決不曾稱之爲天”，因此他決定尚書的商書諸篇有“天”的稱呼，“都是不能相信的”。關於此點，他在十批判書中又以爲盤庚三篇“確實是殷代的文獻，但次序是紊亂了”。

1937年他在殷契粹編自序中論及殷、周文化的關係說

殷代文化爲我國文化之淵源。中國北部開發於殷人，南部長江流域之徐、楚文化實亦殷人之嫡系。蓋徐、楚乃殷之同盟而周之敵國，亘周代數百年間積不相能者也。周人承繼殷人文化發展於北，徐、楚人亦承繼殷人文化而發展於南。……流殊而源同，殷人實開其先河。

1942年他出版了今昔集，其中有一篇論古代社會，曾說

(甲骨文的)衆人就是生產奴隸。

殷朝末年,不僅以俘虜從事生產事業,而且用來當兵。

周朝繼承殷朝的統治權以後,同時繼承殷朝的生產方式。中國文化是導源於殷朝的。我們根據地下發掘出的史料來研究,周朝文王以前的周氏族還在原始時代。

1944年他作了古代的自我批判,在十批判書內。在此文中,其有關於殷代的意見略如下述。

關於資料問題,他說

先妣特祭之例,足證殷代王室還相當重視母權。……直系諸王的配偶雖被特祭,而兄終弟及的旁系諸王的配偶則不見祀典。這又證明立長立嫡之制在殷代已有它的根蒂。

中國青銅器可確定爲殷代的均屬於殷末,在其前的還未發現。

殷末在帝乙、帝辛兩代,曾長期和東南夷發生戰爭。……就在這樣情形下邊周人乘虛而入,殷紂王用俘虜兵對敵,卒致"前途倒戈",遭了失敗,這便是殷、周之際的所謂征誅的實際情形。

卜辭裏面已經有所謂"諸侯"的痕迹,例如屢見"多田與多伯"……盂伯等稱謂。

關於殷代的生產狀況,他說

這和傳說上的盤庚以前八遷、盤庚五遷的史影頗爲合拍。這樣的屢常遷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種特徵。

但農業已經成爲主要的生產了。……殷人好酒也就間接地說明了這回事。

大率絲織業也發明了的。工藝品的名彙相當多,殷虛出土的實物也不少。周初的文獻裏面已經有"百工"的稱謂,當然是沿着殷代而來。

農耕的工具,由"耤"字的構成看來有"耒",……是用木製還是用金屬,無從斷定。用鐵之事在殷代不能有,青銅器的耕具在中國不曾發現過,就在全世界也不曾發現過。

殷人耕田……是在用大規模的奴隸。耕田的人稱爲"衆"或"衆人"。

在卜辭中"衆"或"衆人"又屢用以從事戰爭。凡是奴隸社会的生產者,在戰時也就是戰士,這是公例。因此我們知道在牧野之戰前途倒戈的"億兆夷人",在平時也必然是農夫或其它從事工藝的人了。

牛當然已在被服用了,但不知道是用來耕田,還是用來拉車。依照殷人的傳說,服牛是先公王亥所發明的。牛旣用以拉車,當然也可以用以耕田,這或者也就是使殷人農業能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罷。

殷人的商行爲無疑已經開始了。周書酒誥稱妹土人"肇牽車牛遠服賈",肇者始也,可見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認商行爲是始於殷,大約即因爲這樣,所以後世稱經營這種行爲的人便爲"商人"的罷。但在卜辭裏面,關於商行爲的直接的例子,無可考見。貝字是出現了。這個字的出現儘足以表示商行爲業已存在。……殷末的商業只能在物物交易的階段。

關於井田制,他說

照孟子的意思,三代的田制雖然略有因革損益,但在原則上是一致的,至少八家共井式的井田制是爲殷、周兩代所共通。

1952年他出版了奴隸制時代一書,作爲十批判書的補充。此書的第一篇"奴隸制時代"說

夏、殷、周三代的生產方式只是奴隸佔有制度。

殷墟……發現了殷代陵墓和宮室遺址中有大量的人殉,……足以證明殷代是有大量的奴隸存在的。

殷虛文化决不是短期間的發展所能達到的,它必然有一段長遠的發展歷史。

農業生產已經是殷代生產的主流。

殷代是用井田方式從事農業生產的,這從甲骨文字中一些象形文字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卜辭中常見的"田"字就是一個方塊田的圖畫。……其在周代是以"一田"爲一個單位計算的,可以證明一個"田"必有一定的畝積。

殷人已經發明了牛耕,卜辭中有很多犂字……。

"衆"或"衆人"旣然是耕田的人,從字形上就可以得到一個了解。卜辭衆字作"日下三人形"……象多數的人在太陽底下從事工作。再從聲音上說,童(僮)、種、衆、農、奴、辱等字是聲相轉而義相襲的。

盤庚中篇……"本畜汝衆""汝共作我畜民",可見這些人的身分是和牲畜一樣的。

卜辭中常用人爲祭牲,與牛羊犬豕同用。

大規模的殷陵墓以外,有一些小型簡陋的墓葬也有殉人的遺迹,……可見殷代確已有私人奴隸存在了。

要之,殷人的王家奴隸是很多的,私人奴隸也不在少數。"當作牲畜一樣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主要的生產是農業,而從事農耕的衆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故殷代是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

以上所說,是他決定"殷代是奴隸制"的主要點。同篇中,也論證了"西周也是奴隸社會"和"奴隸制的下限在春秋與戰國之交"。

第三節　殷代社會的歷史文化

根據以上十八章的叙述,我們把一些比較可以肯定的事實,簡明扼要的叙述如下。

商部族最早活動於東方的渤海沿岸,它和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古代土著有若干共同之處:有玄鳥爲其始祖的神話,用獸骨占卜,殺人殉葬,衣尙白等等。據典籍的記載,自成湯稱王以前有過八次的遷徙,以後有過五次的遷徙,直到盤庚才定都於安陽,以至於紂亡更不徙都。這些多次的遷徙,並不一定表示商部族的早期是未曾定居的遊牧民族;遷徙或者由於受異族的壓迫,或者由於水旱之災,或者由於他們擴張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區。他們作爲都邑的地方,不出今天的河南、山東兩省,河北省的南部和安徽、江蘇兩省的北部。它的範圍,西以太行山脈伏牛山脈爲界,東至海,南在淮水和淮陽山脈以北,北在長城以南,就是華北平原。除泰山山區外,海拔皆在200米以內。

成湯稱王大約在紀元前1600年左右,自此至盤庚遷殷大約有300年。這期間的歷史是很不充足的,我們只知道王室的世系和很少幾件大事。從盤庚到紂亡(紀元前1300—1028)二百七十三年,稱爲殷代,本來也只有有限的文字紀錄;但由於1899年甲骨的出土,使我們增加了許多當時的直接史料,藉此可以窺測殷代社會的較全面的面貌。

刻了卜辭的甲骨出土於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的"東北地",這是一個稍爲高起的一塊土地,四面都是平原,洹河從它的北邊西邊流過。楚、漢之際,項羽行軍至此,所謂"洹水南殷虛上"就指此地。紀元後十一世紀晚季的北宋期間,這裏已經出土了一些殷代銅器,當時的人稱其地爲河亶甲城,元代的人還指明它在安陽西北五里。前清光緒年間,農民因耕作刨地,往往掘到有字的甲骨,當作龍骨賣給藥店,也磨成粉作爲刀傷藥。1898年冬天,爲古董商人把它帶到北京、天津,次年被當時的收藏家鑒定爲有歷史價值的古物。從此農民有專意私掘甲骨的,出土了許多。1928年才開始科學的發掘。出土的甲骨都是破碎的居多數,其數在十萬片左右,若復原爲原來的整甲、完骨,大約只有數千而已。但每一甲骨上刻着的卜辭不止一條,有幾條的、有一二十條的,因此卜辭的總數有幾萬條。其中許多是重複的、內容相同相近的,若去重選精則只需五千條左右重要的卜辭,就可以概括一切。

古人因爲不了解自然的規律,所以迷信"神明"可以解答他們的疑問。對於未來的天時人事,對於是否應行某事,常藉占卜來求得回答。商人的占卜用龜甲(腹甲居多,也用背甲)和牛肩胛骨,在它們的背後挖鑿圓形窠與橢長形槽,但不穿透骨面。窠槽並連,在圓窠內灼之以火,乃使骨面裂開"卜"字形的兆文。卜官視兆以定吉凶。龜是南方的產品,不容易得,所以用牛骨占卜通行的地區較廣。在遼東、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都有卜用牛骨出土,它們有殷代的,也有殷以前和殷以後的。商人卜用獸骨大多數是牛的肩胛骨,但也有用鹿、豕、羊的肩胛骨的,甚至於用牛頭骨的。出土的卜用甲骨,有刻了卜辭的,也有不刻卜辭的。刻卜辭的甲骨到現在爲止只出於安陽,它們都是王室的檔案。卜問的內容以有關於自然神祇與祖先的祭祀的最多,卜問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種類和數目;有關於風、雨、日食等天象天變的;有關於年成與耕作的;有關於對外戰爭與邊鄙的入侵的;有關於時王的田獵、出行、疾病、生子等的;以及有關於今夕來旬吉凶的卜問。除了卜辭以外,也有少數的記事刻辭;或是關於甲骨材料的來入、整治與管理,或者不關乎卜辭的記事。這些都可視作殷代王室的檔案。

安陽出土刻辭甲骨,我們現在已可斷定其年代的,有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七世九王的卜辭。這些都是連續的王朝,它們之間有相連續不變的體例,也有每一王朝新興的體例。因此我們看出某些事物發展的過程,也可以看出某些新生的事件。這些是卜辭的優點。但由於卜辭是王室的檔案,所以其內容只是每一個王室卜問的記錄而已。因此對於殷代社會歷史的觀察,有時不能找到正面的材料,只能從側面加以推考。以卜辭作爲史料,是有限度的。幸而由於科學發掘,在殷都遺址上出土了其它的古器物、墓葬和建築遺迹,都足以幫助我們了解殷代。西周初期的金文和尙書周書部分,也保存了若干有關殷代的史料。

殷代的商人是以農業爲其主要的生產的。卜辭記載了"卜年"之事,由所卜的可知其主要的農作物是禾(小米)、黍(黄米)、稷、麥和製鬯所用的秬。卜辭也記載一些耕作的程序,"耤"是鋤地,"黍"是種植黄米,"萑"是收割;收藏之處有"廩",合力耕田稱作"劦";也知道培土於苗根,也知道浸小麥於水以造作酒糵。一年之中,分爲兩季:上半年是種禾之季,下半年是種麥之季。當時似乎還沒有利用溝渠灌溉,是否已有了水井亦不得而知。農事但靠天雨,所以卜晴雨之辭和求雨之辭,爲數極多。耕種的工具十分簡陋。耕地用木製的耒,乃是有歧頭的木杈,用足踏之刺地以翻開土塊,卜辭的"耤"字便

是它的象形。收割的工具有兩種:一種是彎月形的鐮刀,一種是橢長形的銍。前者是安柄鉤割的;後者很小可以握在手中,專爲割穗用的。此兩種農具多是用板岩石製的,也有少數用蚌製的。小屯一地出土的石鐮在3500件以上,石銍少得多。它們是成千成百的儲積於王都的。當時的手工業已經極爲進步,而且發明了鑄銅術,然而農具還是如此簡陋;就連如此簡陋的收割工具還要集中儲積於一處,可知道爲王室耕作的"衆"或"衆人"應當是奴隸了。

陰陽曆的產生,與農事最有關係。曆法是對於天象長久的觀察而得到的規律,由此可知農業已經歷了很長的時期。但是在那個生產關係之下,限於當時的農業技術與農具,爲了要豐收,常常祈求於自然神明。巫在求雨時跳舞,因此樂舞的應用至少與祈年求雨有最密切的關係。

卜辭中的漁獵是時王的逸樂,不是生產活動。當時打獵的方式是車攻、犬逐、焚山、矢射、布網、設阱等等;打獵捕獲的野獸最多的是麋、鹿、狐、豕(野猪)、獐、兕、虎、象等等,也有鳥類。一次捕獲的麋最多是348頭。打漁的記載較少。作爲犧牲的牛、羊、豕、犬等都是家畜,豢養在"牢"圈內。馬有厩,也是家畜。殷代有象,典籍上還說殷末用象作戰。當時已知利用獸力,駕車用馬。

卜辭中並沒有關於蠶桑織絲的記錄,但養蠶織絲一定是存在的,並且平織的和斜文的織法已達到了極高度,並且有幾何文的織文。這是從在殉葬的銅祭器和兵器上所包紮的絲織物的殘迹上所觀察到的。從出土的玉製人象上,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衣服邊緣是織有花文的。除此以外,織造蔴類也是存在的。當時利用草、竹、柳條之類編織成蓆,也應是存在的。

當時的手工藝已經很發達,民間的與王家的工藝應該有所分別。考古發掘所得的,多屬於後者。但民間製造石器、陶器、蚌器、竹木器是一定存在的。關於王家工藝,所用以製造器物的材料是多種的,當時不同的手工藝的分門到了如何程度,很難推測。其中最重要的是鑄造青銅術的出現,在此以前是不曾發現的。鑄造青銅器,除了採礦以外,需要能達到一定的熔解金屬的高熱,需要知道銅和錫配合的比例,需要精確的造成模與範。殷代的青銅鑄造,首先是鑄造小件的有刃的刀和其它小型工具,漸而鑄造合範的兵器,最後發展爲有蓋有柄有喙的器皿。最初是素面的,後來發展爲複雜的花文,並且也用鑲嵌術。因爲鑄造銅器必先雕刻模範,所以雕刻術已極爲發達。雕刻的材料有大理石的、玉的、獸骨或角的、陶的;雕刻不但是平面的,而且是立體的。

在安陽小屯的殷虛和鄭州二里岡的殷代遺址上都出現了鑄作青銅器的熔鍋、模、範、金屬原料、燃料和火爐的燒土等等,足以證明兩地都有鑄銅的場坊。由於骨料、石器、玉料的出土,證明當地還有製造骨器、石器、玉器的場坊。當時的"百工"當集中於王都和大邑,爲王室和統治者服役的。當時的青銅鑄造雖已高度的發達了,銅是珍惜的金屬,並不完全用以製作器具。因此有了銅矢以後,骨、石的矢還依然是最常用的。有些器具在當時還不用銅來製,如蒸器的甑(竹製)和盛肉的豆(木製或竹製)都沒有銅仿的。當時不很顯貴的人用陶豆殉葬,可知木豆貴於陶豆,木豆之上可能還有漆彩圖繪。

根據出土器物的質料,我們可以分別爲青銅器、鉛器、白陶器、灰陶器、釉陶器、玉器、大理石器、石器、蚌器、骨器、牙器、角器等。這其中,鉛器很少,而石器以粗糙的板岩石所製的鐮刀占石器的絕大多數,木器、漆器和竹器,當時已有,但實物已不存在。其製造的方法有三大類:一、冶鑄的(銅器、鉛器);二、窯製的(陶器);三、雕琢的(玉器等)。就其功用來說,可分爲(1)飲食器具,(2)兵器,(3)車馬器飾件,(4)樂器,(5)裝飾品,(6)殉葬品,(7)工具,(8)農具等。專爲殉葬而製的,叫做"明器",以銅、鉛、陶三者所製的最多。以上各種功用的器具,除農具外都有銅製的,而以(1)—(3)爲最多。玉器、蚌器(所謂非器的)和一些貝多用爲裝飾品,骨器多是婦女的頭飾。

銅器的種類很多,以飲食器而論,有烹飪用的鼎、鬲、甗,有盛食用的段,有溫酒用的爵、角、斝、盉,有貯酒用的觥、卣、方彝、壺、罍、鳥獸尊,有盛酒用的觚、尊、觶、盂等等。凡貯器常有蓋,溫器烹器多有三足。由於烹飪器之有足,可見當時燒火的灶是沒有後世的灶圈的,三足直立於火上。由於酒器類別的繁富,可見當時飲酒之風很盛。殷人好酒,當然不是亡國的主要原因,但西周初周公諄諄誥戒周人不要學殷王的遊田與好酒,可以反映出晚殷王室貴族逸樂酗酒的一些事實。由於甗之有甑,可見飯是蒸而食之的。由於銅器中甗少而甑更少,可見當時實用的甑多是竹木製的。

當時手工藝的原料如錫、玉、貝等都是從遠地運來的,可想見當時的交通和與他族的物物交易。武丁卜辭已有"錫貝"的記錄,貝以十枚爲一朋。晚殷金文貝常作賞賜之物。貝在當時可能已用作貨幣,而大司空村出土的青銅貝尤可爲證。到了西周初期金文不但繼續賞賜以貝而同時賞賜以金(即銅)。

殷代有沒有"舟",雖無實物的證據,想來是有的;由"舟""凡"的字形來看,應是兩木相併的木筏,用於渡涉。那時候黃河分隔南北,商人常常"涉河"往來於兩岸。帝辛時代商王征伐至於淮水之南,卜辭記其"步于某地",往返各經百日左右,大約是循河步行的。小屯殷代的車馬坑中,車馬同殉,有四馬一車的,有二馬一車的。車輪18輻,兩輪之上是半圓形的或長方形的輿,車轅之前端有衡,衡橫在轅中,左右各有一軛,架在兩馬頸上。凡出四馬一車的,只有兩軛,可知一車用兩服輓引,其它兩馬是在兩旁的驂。卜辭記王狩獵用車,當是田車;出土之車還有兵車。輿的前部既作半圓形,所以升降皆在車後。

商王國以王爲最高的統治者。王都在安陽,隔着太行山防禦着山以西的敵國。沁陽的衣是商王遊田的駐所,征伐淮水的人方也從此地出發。商丘的商是商王國第三個大邑,防禦着山東和淮上的諸族。這三個大邑是王國的重要據點。當時所謂商的邦國,其範圍很大,但也不是佔有整個一大塊地面,其中也還間雜着一些較小的方國。商人想像中的土地方域:以王的都邑爲中心,稱之爲"商"或"大邑"、"天邑";其四郊爲"奠";四郊之外爲"四土";四土的邊地爲"四戈",即四域、四國,亦即西周金文的"殷邊";殷邊以內即西周金文所說的"殷邦";殷邊以外是"四方"、"多方"。卜辭卜王、商、大邑、我(商王國)之受年,卜四土之受年,卜邦內、邦邊、族邦諸侯之受年,而不卜多方之受年。卜年所及的地域即殷邦的範圍。

除王的都邑以外,邦內的族邦也各有其邑,有記四十邑、三十邑、二十邑、四邑、三邑、二邑的。"邑"是聚族而居之處,"田"是耕田;邑與田皆在都之"鄙"。大約有宗廟之邑爲"大邑",無曰"邑";聚於大邑以外的若干小邑,在東者爲"東鄙",在西者爲"西鄙",而各有其"田"。

除王的稱號以外,邦內外的統治者可有三類:一是邦境內的"多伯"與"多君",二是邦邊上的"侯甸"與"多甸",三是邦境外的"邦伯"。凡此三種,都可稱之爲諸侯,而與王制想像的五等爵是無關的。卜辭中侯、伯常受殷王之命征伐方國,如王從"多田與多白"伐盂方伯;但侯、伯之間亦互有征伐,王亦有征伐某伯或殺某伯以爲人牲的。侯、伯對於王國的義務是:(1)貢納其農作物,(2)代王征伐多方,(3)入龜於王以供王占卜之用,(4)來其牛馬等畜,(5)"載王事"。侯、伯爲王國的屏藩,敵國侵擾侯、伯即威脅了王國,所以王常因侯、伯的被侵擾而助征。

"邦伯"是"多方"或"多邦方"的首長,卜辭有羌方白、人方白、盂方白等,都是商王國所征伐的敵國。邦伯是酒誥所述殷制的"外服諸侯"。他們的首長常被俘獲,殺首以爲人牲致祭於先王。卜辭作爲人牲的以羌伯、羌人爲最多。

多方及其它小國對於商王國有臣服的關係,卜辭記載"某其臣商"、"某其來王"、"小臣某王"、"小臣某覲"。凡此臣、王、覲等字都是動詞,表示外邦方國之來王與稱臣,證實了商頌所說"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殷代是階級社會,王、諸侯、百官以下還有許多被統治的"人"。根據尚書無逸所述,殷代有從事稼穡的"小人",乃是自由的農民。在卜辭中的"王人"和族邦之"人",似指此等小人。此外,卜辭常常記載"衆"和"衆人",他們擔當農耕、征伐和戍邊之事,而卜辭常記"喪衆"。所謂喪衆乃指奴隸的逃亡,所以衆是奴隸。卜辭有"衆一百"的記錄,此"衆"是一種身分;以"衆"爲奴隸之稱,也出現於西周金文。"衆"可以是王國的,也可以是族邦的,而"衆人"則只是王國的。

根據西周的尚書和金文,我們知道殷代的奴隸不但存在於商王國,也存在於與商並存的方國之中。奴隸也是有等級的。周滅殷以後,奴隸了殷的貴族,這些亡國的貴族帶了他們原有的奴隸服役於周。

卜辭記載了征伐方國之事,以武丁和帝乙、帝辛的較多。戰爭的規模是相當大的,一次出征可以徵集三千人或五千人,一次殺伐的敵人可以多到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可以跋涉到淮水以南和人方交兵,往返十個月之久。戰爭之時,諸侯參加征伐,而有些卜辭表示商王是爲了諸侯而出征的。

武丁時代至少有三十多個方國,稱爲某方,即"多方"。這些方國大約在現在山西省的南部和中部,和殷都隔着一條太行山。它們在太行山以東界於霍山、中條山之間的黃土高原上,是夏、周兩部族的發源地和居住地。這些部族,有些長期的保持着較原始的生活方式,就是殷代以後稱爲"北戎""北蠻""赤狄"的;有些部族,混和了不同程度的中原文化,成爲"諸夏"之一。這些方國中如羌方、鬼方、黎方、御方、周、犬、旨等還可以尋找出它們見於殷以後的史蹟;其它很多方國已無從知道它們的源流。這些方國如羌方和黎方一直出現於武丁至帝辛的卜辭中。但到了殷末,羌、黎的某些地域已成爲商王田獵之所,商王國的勢力已逾太行山而西。這也許是威脅了周部族遷向渭水流域的一個原因。文王對於太行山西一些小國的征服,攻破了殷的屏障,乃是伐商滅紂的開始。

殷末淮水以南長征人方,是商王國滅亡以前所作的擴張其勢力的一次野心的行動。軍行從太行山麓出發,沿沁水南岸渡黃河而東南,從商丘沿濉水、澮水渡淮到了現在臨淮關的附近。

我們尚無法條理出殷代的官制,但若干官名是存在於卜辭的。大約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臣正,如臣、正、小臣、多臣、耤臣、小丘臣、多辟臣等;第二類是武官,如多馬、多亞、多箙、多射、衛、多犬、五族戍等;第三類是史官,如多尹、乍册、多卜、多工、史(卿史、

御史）、吏（御吏、大吏、上吏、東吏、西吏）等。不但王有臣正，族邦和小王也有臣正。武官中的“馬”和軍旅組織的“自”（即師）是分左、右、中三隊的，隊各一百人，“射”也以三百人爲一單位。戍是戍邊的官，而常常以族計，所以有“五族戍”之稱。史官中的“乍册”之制到西周依然存在，這些人是製作策命宣讀策命之人，而策命書於簡册，故知殷代也有册書。尚書多士周成王誥殷人說“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實在是正確的。殷代的“吏”使於四方，乃王國派遣出去的使者，故卜辭又稱“我吏”。

商殷的王系見載於史記殷本紀，很爲詳備。它們可以分爲兩部分：一部分是神話傳說時代的人物，即自契至振七世；一部分是歷史時期的帝王，即自微至主癸六世和湯至帝辛三十一王。卜辭出土以後，證實了殷本紀上甲微以來三十七王，絕大部分見於卜辭，而其世次亦大致不錯。契以下的七世，除了王亥（即振）以外，他們的名字和卜辭的“先公高祖”並不一致。

我們稱見於卜辭上的上甲以前的人物爲“先公高祖”，其中亥和夒稱“高祖”，亥、恒、夭稱“王”，而羔、岳、河、夒、戣、兮都有“宗”。此諸名與土、兕、昌等都是祈年、求雨的對象，都用寮祭（即燔柴之祭）。他們的祀典與自然的神祇相同，其中“河令雨”是“帝令雨”的惟一例外。他們和山川之神祇不容易分別，有互相轉化的關係：有些是人物的神祇化，有些是神祇的人格化。不論怎樣，他們成爲商人心目中介於神祇與先祖之間的人物，是祈年、求雨的對象。這些人物，大抵都在上甲以前。

卜辭中的“舊臣”，指上甲以後的名臣，其見於祀典的有大乙時的伊尹，大甲時的黄尹（即保衡、阿衡），大戊時的咸戊（即巫咸），般庚前的旨千（即遲任）。武丁時的自般（即甘盤），則見於武丁卜辭。

戰國以來，以成湯有天下爲商王之始，所以王國維稱成湯以前上甲六示爲“先公”。根據卜辭有系統的周祭祀典，可知商祀始於上甲。自上甲以來三十七王，沃丁、中壬、帝辛不見於卜辭。卜辭世系可以修正殷本紀世系的共有五點：（1）上甲以後是報乙、報丙爲序，不是報丁、報乙；（2）祖乙不是河亶甲子而是中丁子，父子皆爲直系；（3）外丙即位於大甲之後；（4）雍己即位於大戊之後中丁之前；（5）大乙的太子大丁和武丁的太子祖己（即孝己）雖未立而崩，而在系統的周祭上受祀與王同。史記這些不同，有些是錯簡，有些是錯誤。

商王位繼統之法：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兩制並用，傳兄之子與傳弟之子並行，皆無主輔之分；祭祀兄弟同禮而有長幼之別，兄弟及位以長幼爲序；雖無嫡庶之分而凡子及王位者其父得爲直系。自大丁至祖丁，大率以兄爲直系，自小乙至康丁以弟爲直系，武乙以至帝辛傳子。所謂直系者，一世只有一王，可以是同輩及位的兄，也可以是弟。在周祭中，只有直系的配偶與先王一同參加祀典，旁系先王的配偶則否。在某些“選祭”的卜辭中，只有直系先王。凡此祭法待遇的差別，是殷代“宗法”的表現。

卜辭稱先王的配偶爲妻、妾、母、奭，而入於周祭的直系配偶皆稱奭。她們所受的祀典與先王同。由此可見當時的母權尚極尊貴。直系配偶或是一配，或是二配（中丁、祖乙、祖丁），惟武丁有三配。

卜辭所記祭祀先祖先妣的方式，極多而複雜。每一次祭祀的對象，有一個人的，有若干人的，有只限於先王和直系先王的配偶的。後者是“周祭”，用三種不同的祭法輪祭。犧牲多用家畜，即牛、羊、豕、豚、犬等等，一次用牲之數最多可以在300頭以上；也有以人爲牲的，多半是羌人和其他從多方俘獲之人。

由於卜辭最多記載先王先妣的祭祀，因而可以詳細的知道當時的廟號制度。先王的廟號，可以分別爲三大類：一、私名，可能是生稱，如大乙之稱成和唐，這樣的例子並不多；上甲以前的先公和上甲以後的舊臣之不以天干爲名者，大約屬於這一類。二、親稱，即在天干之前加親屬稱謂如父乙、妣庚之類，它們同時也是廟號。三、廟號，即在親稱或天干之前加區別字的，如大丁、小乙、高妣己、四祖丁等。這三類以及其它用於祭祀時的稱號，我們一概視作廟號。卜辭中先公先王的廟號可以分別爲四組：一、上甲以前稱王、稱高祖而不以天干爲號；二、上甲至示癸六示稱匚或示而無旁系；三、大乙至大戊五世直系稱“大”；四、中丁以後始有“且某”之稱。

同一個王，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用法下，可有不同的稱號。如大乙有唐、成、大乙等廟號，所以紀年說“湯有七名而九征”。祖乙有父乙、内乙、且乙、小乙、小且乙、亞且乙、后且乙等七號，父乙是武丁時所稱，武丁以後稱且乙；周祭稱小乙，其它之祭稱后且乙。

廟號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天干，它表示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而及位的次序是依長幼之序而定的。先王的配偶的廟號，其情形大約同於先王的。

除了先王及其配偶以外，凡不及位的兄弟及其配偶也有廟號，大都是親屬稱謂加上天干。武丁及其後的卜辭中，其許多妣某、母某和祖某、父某、兄某、子某，當屬這類。每一王朝所致祭的有各輩的，而每一輩各順着一套天干的次序。這種天干的次序是依死亡爲序的，即兄甲死在兄乙以前。卜辭沒有弟的廟號，這表示兄長有較高的地位。兄終弟及之制，其意義不在於弟之被尊而仍在於兄之被尊，繼兄爲王之弟對其羣弟來說仍是兄長。這和周制之以長子爲長，是有分別的。

立於宗廟的先王的神主，稱之爲“示”。示有大小之別：“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包括旁系先王的。大示從上甲開始，稱爲“元示”。卜辭“自上甲六示”指上甲至示癸六個先王，“自上甲廿示”指上甲至武乙二十個直系先王；小示也稱若干示。大示常用牛牲，小示常用羊牲。卜辭的“上示”“下示”大約也是大小示之分。

“示”所在之處，後世稱爲宗廟，卜辭有不同的名稱，如宗、升、家、室、亞等等，如“文武丁宗”是文武丁的宗室。凡大示所集合之處名“大宗”，小示所集合之處名“小宗”。大宗從上甲起，小宗從大乙起。大小宗以外，還有“中宗”。

我們雖不能明確的說出殷代王室的宗法，但宗法是存在的。卜辭的一張家譜表示了九世直系而每隔五世記其“弟”名，它和周的宗法顯然有所不同。

宗廟建築有許多名目，如東室、南室、大室、小室等是祭祀之所，宗、家、室、亞等是藏主之所。除此以外的建築，寢是居住之所，宧是享宴之所，大室是治事之所。根據小屯的發掘，我們知道這些宗廟和王宮是怎樣建造的。它們可以是面向南北的，也有面向東西的，大都是長方形的。有大有小。居住面高出地面，用黄土、灰土或褐土鋪上，然後加人力打平。在此上放置天然卵石作爲礎基，礎上置木柱，柱上架置屋頂，大約是人字形的。牆壁可能是版築的。有門有戶，可能還有廊簷。

關於殷人的親稱，高於本身兩輩或兩輩以上的稱爲“祖”“妣”，本身的上一輩爲“父”“母”，同輩的爲“兄”“弟”，下輩爲“子”。祖、妣、父、母，並不限於自己的生父生母或生父的父母，因此有多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稱。配偶的稱謂雖有母、妻、妾、奭，它們的意義是相等的。女子有“字”即她們的名字，多半是加女旁的；它們可能是“姓”的來源。女子常常稱“某母”，周人還是如此。另外有一種女子稱“帚”即婦，乃是一種身分。卜辭稱先王爲“后”，卜辭后、育、毓一字，象生產之形，所以先王之稱后應是母權的孑遺。

血緣關係構成“族”。卜辭有王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根據書籍上所記的周初殷民，可推知“族”可以分爲四層：（1）姓族（同爲子姓），（2）氏族（同一個氏，祭於宗廟），（3）宗族（祭於祖廟），（4）家族（祭於禰廟）。

卜辭中所用的字，大約不超過3500個字。這其中可以認識得準確的字，至今還不到1000個字。常用的大約在1000字左右。所不認識的字大半屬於專名，即地名、族名、女字和人名。從清以來，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王襄、郭沫若、唐蘭、于省吾等人，對於辨認文字方面都有過貢獻。

卜辭中的殷代文字，是傳流下來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的文字是有的，但還沒有發現像卜辭那樣完善的。武丁卜辭中的文字代表定型了的漢字的初期，並不是中國（嚴格的應說漢族）最古的文字。在它以前，應該至少還有500年左右發展的歷史，也就是說大約在紀元前二十世紀已經開始或已經有了文字。

中國文字（漢字）發源於圖象，逐漸的經過簡化和人意的改作成爲定形的簡省的概略的象形，作爲記錄語言的符號。它是在漢語的基礎上成長而發展的。漢語是單音綴的、孤立的、分析的。所以漢字是一字一音綴的，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句子中可以用作不同的詞類，一個字在一個句子中只表示一個單純的意義。漢語決定了漢字，也決定了漢語法，即語序在句子中的重要作用。漢語也決定了中國文字長期的停留在象形的形符系統上而沒有走上音符文字的路。

武丁時代的文字，已具備了今天漢字的基本的結構。字可以分爲三種類型：一是象形，如“日”“月”象太陽月亮之形，今天漢字的許多偏旁屬於此類；二是假借，即用象形字作爲注音字，如象女人的“女”字當作第二人稱代名詞“汝”，今天的代名詞和虛字屬於此類；三是形聲字，即一半是表義的形符、一半是表音的音符，如“江”“河”，今天十分之九的漢字屬於此類。漢字以象形爲開始，經過假借發展爲形聲，仍不失其象形的作用。三千多年的漢字，儘管有了許多形式上的變化、字數上的增加，但基本的結構方式是相沿不變的。

漢字是在漢語的基礎上成長的，而漢語是有“法”的。每一個字或詞，它們在文法上或語法上的作用，是由它們在某一固定的句子結構中的地位而決定的。所以，“今日雨”之雨是動詞，“有大雨”之雨是名詞。字或詞的作用（即所謂詞類）是可以變的，但構成漢語法的“詞序”是固定的，也就是“主詞——動詞——賓詞”的基本形式是固定的。“有大雨”不能作“大雨有”，名詞“大雨”一定得在動詞“有”之後，形容詞“大”一定得在名詞之前。

卜辭上的字，可以分爲九種詞類。第一類是名詞，分爲通名詞和專名詞，後者如人名、女字，方族名、地名和日名占據很大的數量。第二類是單位詞或量詞，如“貝十朋”的朋，位於名詞之後。後世的單位詞如“一本書”之本，則在名詞之前。第三類是代名詞，其中人稱代名詞也分三身、三格，有數的分別。第一人稱的“余”是主格少數第一人稱，

"朕"是領格少數第一人稱,"我"是領格多數第一人稱。

第四類是動詞,賓詞在動詞之後,但也可以移置於動詞之前。第五類是形容詞,在名詞之前。第六類是數詞,最高記錄是三萬,最小是一。一個名詞之前有數詞又有形容詞,那末數詞一定在形容詞之前,如"三白牛"。

第七類是指詞,其中關於時間的指稱分爲三段:這個時期以前(過去)稱昔和之,這個時期(現在)稱今和茲,這個時期以後(未來)稱來、生和羽(即翌)。第八類是連詞和介詞。連詞是連接名詞與名詞的。介詞由其所介可分爲人物的、時間的、空間的,如"于上甲""于甲午""于商"。第九類是助動詞和否定詞,附加於動詞之前。

卜辭的句子形式,有簡單的,也有複雜的,但它們有着一定的結構序位。這個序位,不但同於周代的,也和後世的語法一致。在語法上,古今的變遷不大,而且殷以來是從同一個"法"發展下來的。武丁卜辭在文字結構上和在語法上已經有了我們今天的文字和語言的基本的形式。

夏、商、周雖分處於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之上,它們之間不但是"禮"的相因,其語言文字也是同源的。在這個意義之上,司馬遷五帝本紀以唐、堯、夏、商、周同爲黃帝的子孫,表示了古代的"漢族"是一個大家庭。這種理解,對於我們了解古代的歷史社會有着重大的意義。

殷代的曆法是一種"陰陽曆"。陽曆以地球繞太陽一周爲一個回歸年,即 365 日;陰曆則以月亮繞地球一周爲一個朔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十二個月爲一年。因爲要調和陰曆和陽曆之間的差別,所以陰陽曆在若干年內置閏,即一年爲十三個月。殷曆的閏月最初置於年終,稱爲"十三月";後來改置於年中,若有閏"三月",則那年有兩個"三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一年中大小月相錯,但也有頻大月的。年有大小,平年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以甲子記日,如甲子、乙丑各代表一天,但年初或月初不一定是甲日。從武丁以至殷末,曆法是改易的,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殷代施行一種有系統的"周祭",當帝乙、帝辛之世約需 36—37 旬乃可完全遍祀先王先妣,因此殷末周祭的"一祀"相當於"一年"。到了西周,還有襲用"祀"以代"年"的。

一天二十四小時之內,分爲若干段的時刻。天明以前是"妹",六點左右是"明"、"旦"或"旦明",八點左右是"朝"、"大采"、"大食",中午是"中日"或"日中",二點左右是"昃",四點左右是"小食",小食以後是"郭兮",黃昏時候是"小采"、"莫",黃昏以後是"昏"和"夕"。大食、小食是朝食、夕食。

殷代沒有四季之分,一年分爲兩季,稱之爲歲。歲是農事的年歲。另外又有"春""秋"的名月,但沒有"夏""冬"之名。

卜辭所記殷人的崇拜,可以分爲三類:一是天帝崇拜,崇拜上帝及其臣正,二是自然崇拜,崇拜土地諸祇;三是祖先崇拜,祭祀先王、先妣和多祖、多妣、多父、多母、多兄、多子等,乃是崇拜祖先的具體表現。

上帝的權威很大,有善惡兩方面。善的方面,他可以令雨、令霽、降若、降食、受又、受年;惡的方面,也可以令風、降禍、降𦰩、降不若。對於人事,他可以若(諾)可以弗若。對於時王,可以福之禍之。對於邑,也可以爲禍。他主宰了天時、人事和農事的豐歉。帝廷之中有一羣"臣正"——他的官吏,大約是日和風、雨、雲、雪諸師,風是"帝使"。先王先公死後升天,賓於帝所,在帝左右。

上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是施令下雨的主宰,所以他實爲農業生產的神,他的臣正也是分掌天象的諸神。他和人王不是父子的關係。人世不能直接向上帝求雨祈年,而是通過先公先王和神祇向上帝求雨祈年的。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賦有人格化的屬性。先公、先王、先祖升天以後,則以祖先的身分而天神化了。原屬自然諸祇(如山川、社、四方等)在祭祀上人格化了。天、天命和天子的觀念,是到了西周才出現的。

地祇中的社,卜辭作"土"。祭土即祭社。卜辭的社,或泛稱"土",或稱"亳社"。土和四方之祭都是祭農業作物生長的土地。四方之神爲地主之神。卜辭祭四方有三類:一是祓禳,即寧風雨於四方;二是祈年求雨之祭;三是報地功之祭。殷人也有四方神的觀念,而四方各有專名,如"東方曰析"。

卜辭祭山所以求雨,有十山、五山的名目,也有列舉山名的。祭川如祭洹、滴等水,而最重要的是祭河。山川之神和上甲以前傳說中的先公常相混淆,如河和岳在祭祀上所受的待遇和王亥相等,其中河是上帝以外唯一可以"令雨"的。

因求雨之祭而有舞和樂。舞者是巫,有男的有女的。求雨時也有"暴巫"的儀式,即暴巫於烈日之下。殷人所用的樂器,據出土的計有銅的鼓(當有皮鼓,銅鼓是仿製而成的明器)、石或玉製的磬,銅製的"鐃"(手執而口向上如鐸,三個成一組),有陶、石、骨製的塤等。

以上這些,是我們今日根據卜辭和其它的材料對於殷代的社會及其歷史文化的初步的了解。這些初步的了解,對於我們研究分析殷代社會的性質,應該是有幫助的。

第二十章 附　　錄

一、有關甲骨材料的記載

(一)王懿榮收藏甲骨始末

依據不同的記載,王氏一共買過三批甲骨。

第一次,己亥 1899 年秋,范估以 12 版甲骨售於王氏,每版銀二兩。此據 1914 年范估所言(甲骨研究講義七頁)。

第二次,庚子 1900 年春,范估又以 800 片售於王氏,其中據說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 52字(據同上材料)。鐵雲藏龜自序云"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價留之"。

第三次,庚子,同上自序云"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劉氏自序中提到王氏兩次收購甲骨,皆在庚子那年。他的抱殘守缺齋日記,於辛丑十月二十八日(1901 年)記"今早王端士來,其說與趙(執齋)孚。端士云:文敏計買兩次,第一次二百金,第二次一百餘金。孝禹(王瓘)云:文敏處極大者不過二寸徑而已,並未有整龜也。德寶云有整龜十餘片,共價十七兩,皆無稽之談矣"。由此段日記可知:(1)在王氏生前,劉氏似並未看到他的甲骨,當時王氏對此秘藏並不輕以示人;(2)劉氏辛丑日記於十月二十日記趙執齋送龜版來,云"龜版頗有大者,晚點龜骨共千三百件,可謂富矣",則 1901 年劉氏自己有收藏;(3)劉氏只相信王氏庚子年買了兩批,並無全甲之說;(4)當時因爲王氏收藏甲骨很秘密,外界有許多無稽之談。

關於第一批甲骨的收購與王氏秘密其事,也見於王國維的記述中,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上說"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榮(聞每字銀四兩)。文敏命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洹洛訪古記上12亦記"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僅售與王文敏公,他人無知者"。

王懿榮當己亥秋與庚子秋之間所購藏的甲骨和其分散著錄的情形略如下述:

一、歸於劉鶚者 1000 餘片,1902 年壬寅由其長子售出,著錄於鐵,見該書自序。

二、贈於天津新學書院者 25 片,大多數是帶骨臼的牛胛骨,只有一片甲的上端,著錄於七,見該書序言第四頁。

三、歸於福開森者 31 片,著錄於福;編者商承祚以爲此 31 片是劉鶚故物,明義士序定爲王氏舊藏。福、天所錄,可能皆是王氏故物之歸於劉氏者。

四、王氏家中保留未出售部分,其數不詳。唐蘭據王氏第二子拓本所印行的天共 108 片,但其間有十四片已著錄的,即

著錄於續編者　天 5,7,8,10,27,30,31,35,36,44,68,76
著錄於佚存者　天 17,31,35,76

凡此兩書多采用劉鐵雲的藏拓本,所以天所錄者雖曾爲王氏故物,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售於劉氏的。據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注 107,王氏孫女曾以二片贈方豪。我於 1951 年冬在天津北疆博物院看到兩片甲骨,據說也是王家舊物。

由以上收購與流散的情形,可估計王氏收藏甲骨約在 1200 片左右,最多不能超過 1500 片。其中恐並無整龜十餘片之說。據范估說,庚子春范估以 800 片售於王氏,其中有全龜甲一完,文五十二字"(甲骨研究頁八)。此所謂全龜甲當如王襄題易簃園殷契拓冊所說"有全甲之上半,珍貴逾他品,聞售諸福山王文敏公"。天 79 所錄一版係龜甲上半,今可識者四十八字,龜甲易於脆落,此甲或還損失了一小部分,所謂五十二文的全甲上半,或即指此。由此較完整的甲上半誤爲整甲,由一个整甲誤爲十數片。其實較完整的龜甲在甲骨初出時期是有過的,如庫 295(1906

年首先發表於庫壽齡中國早期文字第十二版),係由數片綴合而成,保存全甲的四分之三以上。

關於王氏如何開始收藏甲骨,沒有找到他自己的記錄。他的兒子王漢章在古董錄(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 51,52)上有一段記載說:

> "迴憶光緒己亥、庚子間,濰縣估人陳姓,聞河南湯陰縣境小商屯地方(志稱河亶甲城,俗呼同三家城七村,總名小商屯)出有大宗商代銅器,至則已爲他估席載以去,僅獲殘鱗賸甲,爲之嗒然。乃親赴發掘處查看,惟見古代牛骨龜版,山積其間。詢之土人云:牛骨可椎以爲肥田之用,龜版則藥商購爲藥料耳。估取其一稍大者,則文字行列整齊,非篆非籀,攜歸京師,爲先公述之。先公索閱,細爲考訂,始知爲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囑令悉數購歸。僅至一批而庚子難作,先公殉國。後此類卜骨悉歸劉君鐵雲。鐵雲故後,又爲羅君叔蘊所有"。

此段記載刊於 1933 年,乃是事後的追記,因此有將後來所已知者混入的,如說王懿榮一看就知道是商代卜骨。其所記也有錯誤的,如說劉鐵雲甲骨爲羅振玉所得。王懿榮死難之時,王漢章才十歲,故一切所述皆從其父執故舊處聽來,但此段記載有可取之處二:一記王氏初獲甲骨在己亥、庚子間,是正確的;二記王氏經范估而知甲骨,並沒有從藥材店買到之說,是正確的。所記出甲骨地點,一則說河亶甲城,當指安陽的小屯,又說在湯陰縣境,是不一致的。又所謂小商屯,或是南小屯之誤。

(二)孟定生王襄與甲骨發現

除王懿榮外,最早鑒定與收藏甲骨的,應推孟定生與王襄。王襄題易簃園殷契拓冊說"當發現之時,村農收落花生果,偶於土中撿之,不知其貴也。濰賈范壽軒輩見而未收,亦不知其貴也。范賈售古器物來余齋,座上訟言所見,鄉人孟定生世叔聞之,意爲古簡,促其詣車訪求,時則清光緒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攜來求售,名之曰龜版"。又題所錄貞卜文冊說"前清光緒己亥年,河南安陽縣出貞卜文,是年秋濰賈始攜來求售。…惟孟定老世叔及予,知爲古人之契刻也,可以墨蹟視之。…… 翌年秋濰賈復來,所攜亦夥,定老與予,各有所獲"。1953 年王氏給作者的信,說光緒廿四年廿五年去天津的是范壽軒,廿六年去天津的是范維清;又說"其時計字論值,每字一金,吾儕所不能得者,全數攜往北京售諸王懿榮,全部得價三千金"。又說"孟定生係天津秀才,工隸書,名廣慧,今已作古",曾去北京看王懿榮,在他那裏見到原屬范壽軒的半個整甲。由此可見,最早賣甲骨給王懿榮的是范壽軒。孟定生是最早鑒定與收藏甲骨之一人,他的甲骨今歸文化部。我們曾加以整理,孟氏在包皮上親筆寫了"十六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字精者,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撫過"。由此可見庚子那年孟定生已經摹寫過卜辭。

由上述的材料可確定以下的事實:

1. 甲骨出土後最早在戊戌(1898 年)冬爲濰估范壽軒所注意而首先經孟定生認爲有古簡之可能;
2. 己亥(1899 年)秋,范壽軒攜甲骨至天津求售,首先爲孟定生王襄購取若干小塊,其它較大之甲骨(包括一個整甲的上半)大部分歸於王懿榮;
3. 庚子(1900 年)范維卿去天津出售甲骨;
4. 庚子冬孟定生選其所藏之字精者撫摹之。

(三)劉鶚收藏甲骨始末

劉鶚的日記及其鐵雲藏龜自序記其收藏甲骨經過如下:

辛丑(1901 年)十月二十日,點龜骨共 1300 件。
辛丑十一月初五日,點龜骨共 1890 件,皆經趙執齋所收集。
壬寅(1902 年)獲王懿榮舊藏 1000 餘片,並前共 3000 片以上。
獲方若得之於范估之 300 片以上,並前共 3300 片以上。趙估辛丑至壬寅一年間共爲劉收集 3000 餘片,除辛

丑1890片外，王襄當有1100片以上，並前4400片以上。

自序云"總計予之所藏，約過5000片，己亥一坑所出，不敢云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此5000片或者應計入癸卯（1903年）所出的一批，據范估說"1903年出甲骨1000塊，又歸劉鐵雲"（甲骨研究頁八）。

甲骨年表壬寅年下說"劉氏復命第三子大紳至安陽搜羅，又得千餘片"，不知何據。劉氏當時尚信甲骨出於湯陰，如何能遣其子去安陽？此說實不可信。

1910年劉氏流死新疆，所藏也先後分散，此5000片甲骨則大部分都已著錄：

1. 鐵　1058　劉氏生前出版
2. 餘　40　羅氏出版
3. 戩　650　歸哈同者741片，王國維整理出版．

以上1—3有許多重見於續

4. 誠明（即戩餘）　91　此與戩650片後歸誠明文學院
5. 拾　240　歸葉玉森1300片之一部分
6. 零　93　歸吳振平
7. 中大　277　歸前中央大學，或即柳詒徵舊藏
8. 清暉　201　歸張鍾凡
9. 東　149　歸東天民
10. 曾　24　歸曾和寄
11. 廈　29　歸廈門大學
12. 無想　509　歸前中研史語所，王瀣舊藏
13. 掇一　102　歸上海博物館，或即葉玉森舊藏

以上共爲3463片，有少數重片。

15. 福　31（不計徐坊6片）
15. 天　94（不計重見於續、佚的14片）

以上共125片，可能是王氏物而歸於劉氏的。

以上十五項共3588片，大約多爲劉氏故物。據甲骨文發現之歷史及其材料說劉氏甲骨"一部分2500餘片於1926年爲商承祚及其友人合購，後由商氏選其文辭少見及字之變異者手拓600餘紙，於1933年編入殷契佚存"。佚518—1000是"商氏藏本"，其中當有一部分是劉氏故物。羅振玉據四家拓本所編印的續編，其中有一家丹徒劉氏即鐵雲的拓本。

除此以外，其未發表的部分如下：

16. 浙江省文管會　160　鄒承詮舊藏，小部分見佚、存
17. 沈維鈞　？　在甲骨文外編內，未出
18. 上海博物館　1000左右，　周迪寬舊藏，一部分已見掇一，或即葉玉森舊藏

以上三項大約爲1400片左右，與前十五項相加，約爲5000片。

鐵雲藏龜出版於1903年，此年及其前已有僞刻，如該書57.1，130.1，254.1諸片都是在較大的牛胛骨上粗刻大字，不但文理不通，且正倒雜立；84.1刻得較細，亦是僞作。庚子那年，潍估曾經將采自安陽的甲骨帶回老家，那兒本有許多在銅器上僞刻文字的作僞工人，當是經過他們之手而刻上的。

（四）羅振玉蒐求甲骨經過

在王、劉之後，羅振玉蒐集甲骨最久而最多。但他之所以知有甲骨，則由於在劉鶚處見到。劉鶚鐵雲藏龜的印行，羅氏對於編輯和選材皆親任其勞，以下是羅氏自己的記載：

鐵雲藏龜題序　癸卯（1903年）夏拓墨付印既迄功，爲援據經史綴辭於後，以貽海內方聞之士。

殷商貞卜文字考自序　又翌年（1901年辛丑）始專至江南，予一見詫爲奇寶，慫恿劉君亟拓墨，爲選千紙付影印，並爲製序。

鐵雲藏龜之餘自序　予之知有貞卜文字，實因亡友劉君鐵雲，劉君所藏，予既爲之編輯爲鐵雲藏龜。

集蓼編　予在春江，編爲鐵雲藏龜。

鐵雲藏龜印行之初，卷首本有羅振玉、吳昌綬和劉鶚三篇序文，但附有序文的流行本很少。通常所見者，或刪去羅序，或刪去羅、吳兩序，或無序。1931年上海蟫隱廬的翻印本，只有吳、劉兩序。這因羅序有錯誤，所以後來特地抽去的。

羅氏於1901年始於劉處見甲骨，他的收購甲骨則在此數年之後，其經過如下：

丙午（1906年）　羅氏到北京清廷學部作官。

丁未（1907年）　前編自序云"丁未備官中朝……輒披墨墨本及予所藏龜"。是在他入京之後，才開始收蒐甲骨

戊申（1908年）　集蓼編云"及予官京師，甲骨大出，都中人士無知其貴者，予乃竭吾力以購之"。殷虛古器物圖錄自序云"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爲洹濱之小屯，是語實得之山左估人范某"。殷商貞卜文字考前言云"又從估人之來自中州者，博觀龜甲獸骨數千枚，選其尤殊者七百，並詢知發現之地乃在安陽縣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湯陰"。由此兩條，可知此年羅氏從潍估之來自中州者探知甲骨出土地並購致了700片。他在此年獲得700片，而兩年以後所藏者僅七八百枚，則知此年以前所得爲數甚少，而下年所得亦在百片之內。

己酉（1909年）　據甲骨年表此年小屯村張學獻地因挖山藥溝得甲骨甚多。此以前只有山東估人來收購，至此年"冬，京估亦來爭購"，見洹洛訪古記。同書記此年羅之婦弟"范恒軒至彰德曾得若干，亦僅取龜甲之字多者"。是爲他第一次派人到安陽就地蒐購甲骨。

庚戌（1910年）　石印本殷虛書契前編自序云"宣統庚戌夏……顧是時所見甲與骨才數千，而笥所藏才七八百耳。好之既篤，不能自已，復遣廠友祝繼先、秋良臣大索於洹水之陽，先後所見乃得二萬枚，汰其贋作得尤異者三千餘"。影印本前編自序云"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石印本序作於辛亥正月，在遣其弟振常去安陽之前，所記較實。所謂山左估人當指潍縣的范兆慶，此人於此年去安陽收購，見甲骨年表。此年所得約3000片，加上此年以前的800片，此時他所藏甲骨大約不足4000片。

辛亥（1911年）　影印本前編自序"復命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恒齋兆昌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所謂采掘，實際上是住店收購，事見羅振常洹洛訪古記卷上。此是他辛亥日記而事後抄改印行的，所以不能當作真正的日記。此記宣統三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初二日，他與范恒軒在安陽購骨的詳情。曾先後兩次由范運回京寓共12,500片（三月十七日記），此外又得550片（三月十九日記），共獲13,000片。羅氏上年得3,000片，此年約四倍於上年，故說"所得又再倍焉"。至此他收藏甲骨總數約爲17,000片。辛亥革命後，他逃去日本，這些甲骨全部帶去，甲寅（1914年）十月他在日本印行菁華，其自序云"予曩蒐集殷虛遺文，得骨甲逾萬"，是較眞實的。次年印行後編，其自序云"盡出所藏骨甲數萬"，乃行文的誇大。此年以後，他縱有所增益，但也決不能超過二萬的。

羅振常此行的意義，不僅在購得了大量的甲骨，而在得到了與甲骨同地出土的其它古物，並注意到碎小龜片的蒐集。這兩點是以前收藏者所未經意的。訪古記記載羅氏向其弟說的"古卜用龜，輔之以獸骨，骨大龜小，賈人但取其大者，屏遺龜甲不取，實則龜骨均有異字，必須兼收並蓄"。又說"與龜甲同出土者，必尚有三代古物，其尊、彝、戈、劍之類必爲估客買去，其餘估客所不取者必尚有之，即不知其名，苟爲古物非近代之器，弟幸爲我致之"。由於這兩點提示，所以羅振常所購得的有乙辛時代的較碎小的龜甲片，這對於研究乙辛周祭極有關係；又在大宗甲骨以外，羅致了若干估人所拼棄的古物。這些古物中間，有石製的磬、嵌松綠石的銅戈殘部、玉器、珧器、象牙器、骨器、貝殼、獸骨、齒、角）和石器等。此等古物部分，羅氏影印成書，名曰殷虛古器物圖錄，其自序云"宣統庚戌（案是辛亥之誤）乃遣人臨洹曲搆之，往返數四，初得古獸骨諸齒角及蜃甲

數十，而卒得犀象、雕器、石器、龍、族等物，……又得彝器斷耳……"。此圖錄未錄石器，訪古記中有其器形。

乙卯（1915年）　羅氏親自去安陽。五十日夢痕錄記陰曆三月三十日"抵彰德……至小屯，其地在郡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彰德府志以此爲河亶甲城，宋人考古圖載古禮器之出於河亶甲城者不少，殆即此處。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履其地，則甲骨之無字者，田中累累皆是。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掬。其地種麥及棉，鄉人每以刈棉後即事發掘，其穴深者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復種植焉。所出之物，骨甲以外，蚌殼至多，與骨甲等，往歲所未知也。古獸骨亦至多"。他又在當地購"得貝璧一，其材以蚌殼爲之，雕文與玉蒲璧同，惜已碎矣"。此器在殷虛古器物圖錄第一，當是有意的排置於首，以紀念他的親履其地。

羅氏所有甲骨，當他在日本時，曾有一部分流散出去。其它大部分甲骨都存在大連，也有售出的。今據所知，約略記其今存的部分如下：

北京圖書館　462片
山東文管會　1309片　以上兩宗見前
文化部所藏劉體智甲骨　小片數千自羅氏
北京大學購自羅福頤　200片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28片
東京帝國大學　15片　以上兩宗見安
故宮博物院　一小盒
東北博物館　菁華大骨之一
北京歷史博物館　菁華大骨之一
考古研究所　菁華大骨之二，又另一大骨

羅氏所印前、後、菁三書大部分是他自己的甲骨，此三書共著錄了3400片。其中約有二千多片是他自己的，大約皆在國內。至於經他售出的小片，因未曾著錄，無從查考。

（五）端方及其同時者的甲骨收藏

甲骨年表以爲光緒二十五年范維卿爲端方收購甲骨，每字二兩半，遂以端方爲收甲骨的第一人（集刊2:2），是不正確的。

洹洛訪古記上十二頁說"至近三年（謂宣統元年以來）余兄專意收此，京客東客所有，無不留之。繼之者爲端午橋尚書，其餘好古之士如沈子培方伯亦嘗購之"。甲骨研究頁九、十五說"1904年范氏又得1000塊，到長沙售歸端方"；又說"端方所藏，聞至今約有400片，余得了幾份拓片"。我們以爲端方收藏甲骨當在王、劉之後，與羅同時或前後，即當光緒的末葉。宣統三年，端方死於四川，甲骨的大部分歸其婿項城袁氏。1947年秋，輾轉歸於羅福頤，僞品甚多（此點可推知其收藏不能甚早），眞品不足200片。北京解放前，羅氏分三批分散了端方的甲骨：一部分售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一批百餘片贈徐宗元，一部分殘碎片贈曾毅公。1951年冬，我由曾處借看羅氏所拓的陶齋甲骨拓本，共160片。據徐炳昶氏告我，1935年前後，端方的副官李虎臣拿出甲骨出售，他得了13片，別人也有得的。我曾見過端方製盒送人的一片甲骨，盒上刻字說是洛陽出土的，其實是一件僞品。

端方藏骨早有拓本流傳，據我所知摹本中之有端方甲骨的見於寧滬卷三下列諸片：1，22，46，79，122，126，139，140，238，267，278，279，281；拓本見於甲骨綴合編附圖65，69，70，71，72。又金內有50片。

由上所述，可知在王、劉以後，端方曾經收藏過數量不多的甲骨，而且鑒別不精，頗多僞刻。清季和他同時的人，也或多或少的收藏甲骨，如沈曾植（子培），王瓘（孝禹），盛昱（伯羲），黃仲慧，劉季纓等（高田忠周學古發凡）。他們的甲骨已不知可在。據沈曾植給羅振玉的信，說他曾收藏有四五十片，在羅氏之先。黃立猷金石目錄有

王緒祖的殷墟書契萃菁二卷，1952年夏我在青島韓寶生處見到"關晦手拓"的拓本33片，確是王氏故物，後來王獻唐先生又親自拓了10片寄我，共43片。其中較大的一骨著錄於京津1255—1256。王孝禹原藏的一片大骨，我曾見有他圖記的拓本，著錄於前5.13.1，但已被剪裁去無字的部分。沈曾植原藏的甲骨，已著錄於掇二109—122共14片。1904年北京琉璃廠的尊古齋黃心甫買到600片甲骨，後來又散出去了。1904年以後，徐坊買到約1200片，後來燕京大學從德寶齋買到，著錄於燕。

（六）　庫方甲骨卜辭的僞刻部分

方法斂是經手販賣甲骨的一個人，凡經過他手的甲骨，他都一一摹錄下來，凡423頁。後來分別爲庫、七、金三書將其摹本印行。這些摹本中，雖有許多僞刻，而庫一書尤多，七、金則已經過別人加以淘汰，僞刻部分多已去除。雖然摹本有僞刻，其不僞的部分還是有價值的，所以別去僞刻部分是很必要的。

關於庫的僞刻部分，曾經郭沫若、胡光煒、董作賓、陳夢家、容庚等人加以抉別，見圖書季刊新二卷三期頁321—328，圖書館學季刊九卷三、四期頁493—498和嶺南學報七卷二期頁19—20，他們的意見大同而小異。僞刻有全部僞刻的，有眞僞雜列的部分僞刻，茲分別此兩項將各家所抉別的僞刻數字，列於下面：

審定者	全部僞刻	部分僞刻	總數
董作賓	88	38	126
胡光煒	104	19	123
容　庚	88	30	118
陳夢家	63	39	112
郭沫若	59	24	83
今　定	70	46	116

董、胡把許多不僞的列入僞刻，所以數字大些。我們現在審愼地重新把僞刻部分列表如下：

（一）全部僞刻者　共70片

1　2　5　13　312　748　749　750　751　971　973　978　982　994　1080
1082　1514　1515　1517　1519　1531　1532　1533　1539　1540　1545　1552　1556　1561　1567
1568　1571　1605　1611　1612　1613　1618　1621　1625　1626　1627　1628　1631　1632　1636
1639　1640　1642　1650　1652　1653　1654　1658　1680　1684　1688　1691　1704　1707　1712
1727　1733　1751　1795　1796　1797　1826　1827　1939　2175　2177

（二）部分僞刻者（注明僞刻部分）　共44片

976上部　977上半　983上左　1226上半、下右　1507中右　1520中下　1523中右　1528上中、正中
1537正面中下　1541中部　1557中二行　1574上半　1576上中　1580正面　1584中下　1586右半
1598中下　1599下半　1604正面　1609左下二行、右三行　1610正面　1615一、三、四行　1617正面
1619正面中右　1622正面　1624右半　1633右四行　1634正面右三行　1635正面　1675左半
1676上中　1678上右　1686中下　1693上中　1695上半　1697左半　1698左中　1703正面　1705正面
1706上半　1725上半、下左　1728中下　1734中下　1740正面　1798上中　2176正面

（三）可疑之片　共4片

585　935　1759　1799

上表所列和諸家所定，稍有一些出入。其中最不同的是庫1506載有家譜的一片大骨，我們認爲不是僞刻。最近我們得到此骨的舊拓本，更可證明它不是僞作。

這些僞刻多是刻在出土的甲骨上的，絕大多數是刻在牛胛骨上的，這因爲刻假字於牛骨較易於刻龜甲。以上114片中，刻在牛骨以外的有

龜甲　1796,1797,1798,1799,1826,1827,2176

角　1898

這些僞刻,大多數是拼湊單字或短詞而成行列的,它們的行列有人工的整齊,所以一望可知。只有庫1898在一塊刻過的角上仿刻庫1506的家譜,在此批材料中是少見的。有若干甲骨,我們列入於全部僞刻中,其實那上面偶爾還保留着原來一兩個單字的眞迹。又有若干甲骨,我們列入部分僞刻中,而實際上眞僞只有少數幾個不重要的字,這些甲骨也可以全部割棄。惟有眞僞相半的甲骨,我們在援引時不可因它上面有僞刻而放棄,那就不對了。

(七)　前、後編中的材料來源

羅氏對於甲骨的編印和考釋,有過一定的成績。過去有人懷疑他的殷虛書契考釋是王國維代撰的,又有人以爲他剽竊了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由於考釋原稿的出現,可以證明王氏曾爲羅校錄此書,而原稿確是羅所親作;我們後來看到羅氏的日記,載明他逐日工作的進度也證實了這點。由羅、王的信札和羅氏日記中,可見羅氏急切地將契文舉例影印行世,並沒有加以埋沒。在日記中記明他記錄了王襄32字之可取者。在許多地方,羅氏自承鐵雲藏龜是經他編印的,我們以爲這也是不錯的。

關於前編並後編的取材問題,郭沫若在殷契遺珠序言中說日本所藏甲骨以三井氏所藏爲最豐富,羅氏殷虛書契前後編即多取材於此,然羅氏所據乃河井氏所藏拓本爲日人某叟所拓者也,羅書特秘而未宣耳"。金祖同龜卜跋中曾就此事再加申述,並說羅氏給他的信中也承認"海東諸同好以鑒別精審,故無一贋品;往者嘗欲乞諸家墨本,編入書契,乃什僅得一二,以爲憾事"。由此信可知前編中確乎采用別家的拓本,而後編中所采用的則不是三井氏而是別家的。茲分別述之如下:

關於前編的取材問題,應先研究丁巳本。此丁巳本在前編影印本以後,羅氏自己再將拓本裝訂成册,其序記云:

> 此予光宣間所得殷虛文字,往在京邸手拓者。辛亥,携甲骨渡海,舟車中損壞者大半,因取墨本編爲殷虛書契八卷,都二千四百餘紙。歲壬子,從田中村移居淨土寺町,墨本置書簏中,又紛紛失數百紙。丁巳秋乃手自粘入素册,得一千八百餘紙,鄭重藏弆,不僅爲吾齋重寶,乃殷史之遺,世無復有,乃天下之至寶也。書示子孫,世世守之勿失。雪堂退翁羅振玉書於海東寓之殷禮在斯堂。時十月朔,將返滬上謀振鄰水災,束裝待發。

此本仍裝八册,頁數與影印本同。但其中已缺少了若干見於前編的拓本。

在此本中,我們發現除了大部分拓本以外,有好些是照片(拓本的照片),而此照片多經剪裁過。由此我們知道了三件事實:(1)前編除用拓片製版外尚用拓片照本製版,(2)影印本凡拓片的邊緣有剪裁的直道者都是拓片照本,(3)此等照片大部分都重見於林,可見此類材料係借用別家的拓本的,但也有見於林書以外的。此丁巳本的卷五卷六兩部分,凡應該有林書的照片的,都已全部失去。

今據丁巳本之有照片者和前、林互重之片,校錄於下:

(一)丁巳本照片見於林書者　共52片

前	林	前	林	前	林
1.7.6	1.12.11	2.5.2	2.1.11	3.3.2	1.15.1
1.28.6	1.22.1	2.10 1	2.5.7	3.22.7	1.19.14
1.36.5	2.2.9	2.10.3	2.18.12	3.29.1	2.16.17
1.43.4	1.21.2	2.10.4	2.1.9	3.29.3	2.24.12
1.44.5	1.13.16	2.10.5	2.21.13	4.1.7	2.18.18
1.46.2	1.14.1	2.10.6	2.20.11	4.2.1 6.25.3	1.26.12
1.51.6	2.17.6	2.30.4	2.16.10	4.5.5	2.18.4
1.52.2	1.13.20	2.38.5	2.19.1	4.10.6	2.20.6
1.52.4	1.29.19	2.44.7	2.22.7	4.12.1	2.21.11
2 4 6	2.20.8	2.45.1	2.22.17	4.28.6	2.22.13

前	林	前	林
4.29 2	2.2.3	7.6.3	2.22.8
4.30.5	2.1.17	7.6.4	2.6.1
4.31.6	2.1.16	7.8.2	2.19.15
4.40.3	2.19.10	7.14.1	1.19.12
4.51.1	1.30.14	7.29.4	2.12.8
4.53.3	2.12.6	7.30.1	1.16.17
4 54.5	2.18.8	7.37.1	1.20.1
7.1.4	2.7.8	7.43.2	1.10.12
7.4 2	2.22.4	8.2.5	2.11.15
7.5.1	2.9.5	8.12.4	2.22.1
7.6.1	2.11.11	8.15.2	2.10.7

(二)丁巳本照片見於劉鶚藏骨者　共9片

前	劉氏
1 23.1	鐵 80.2
1.38.5	鐵 237.2
1.38.7	鐵 179.2
1 44.4	鐵 157.4
1.46.4	鐵 151.2
1.49.6	鐵 22.1
4.39.1	續 5.15.7
4.41.3	戩 44.9,　續 5.25.6
4.33.6	戩 48.3,　下 40.10

(三)丁巳本照片未查出著錄者　共20片

前 1.22.8,1.44.3,2.10.2,2.20.5,2.37.1,3.23.3,4.4.4,4.9.5,4.11.7,4.15.6,4.17.2,4.18.4,4.19.7,4.25.4,4.32.8,4.35.7,4.42.4,4.45.2,4.50.2,7.21 4

(四)前編卷五、六重見於林書者

前	林	前	林	前	林	前	林	前	林
5.3.5	2.12.13	5.40.2	1.14.19	6.16.6	1.20.6	6.29.5	2.1.4	6.47 8	2.15.4
5.18.5	1.24.6	5.45.4	2.18.1	6.16.7	1.19.13	6.29.7	2 1.8	6.49 4	2.15.3
5.19.1	2.2.10	5.45.6	1.26.1	6.17.7	2.16.4	6.31.2	2.1.7	6.49.6	2.15.18
5.30.4	2.15.17	6.1.1	1.10.2	6.19.8	2.22.14	6.31.3	2.1.10	6.49.7	2.15.10
5.31.1	2.8.10	6.2.3	2.2.12	6.21.1	1.28.17	6.32.3	2.11.7	6.49.8	2.6.4
5.32.2	1.25.18	6.9.7	1.22.5	6.22.4	1.18.16	6.32.6	2.4.9	6.53.5	2.18.17
5.32.5	2.19.14	6.10.1	2.2.8	6.24.2	1.29.18	6.34.7	2.10.15	6.54.3	2.1.6
5.32.8	2.20.18	6.10.6	2.20.6	6.26.4	1.29.21	6.36.4	1.25.14	6.57.3	2.1.4
5.33.1	1.22.12	6.12.3	1.28.6	6.26.7	1.22.1	6.40.5	2.10.6	6.59.4	2.23.15
5.38.5	1.26.15	6.14.8	2.12.2	6.28.5	2.1.18	6.40.6	2.9.8	6.62.4	2.19.2
5.38.7	1.26.14	6.16.2	1.22.21	6.29.4	2.8.7	6.41.1	2.14.15		

由上校錄可知前編六卷(不連卷五、六)中共有照片81張,即(一)(二)(三)三項相加之數。此81張照片,有52片係借用林書中三井氏原物的拓本而照像的,有9片是借用劉鶚原藏的拓本而照像的,另外未能查明的20張。

林書出版於1917年,共包含三家藏物,但只有三井氏聽冰閣的甲骨與前編相重,所以林書叙中云"編中所載與殷虛書契同者係聽冰閣所藏實物拓本,非襲殷虛書契所錄也"。這是婉轉的對於前編不聲明有借用三井拓本的聲明。

除了52張照片同於三井拓本以外,前編卷五、六與林所重的54片也是采用三井拓本,從前編尚可見其剪裁相片的形迹。如此相加前編至少利用了三井拓本共106張,若加上其他的2張,共爲108張。除此以外,前編曾利用了9張劉氏拓本和另外20張拓本,一共是137張。除此以外前5.13.1是王孝禹的藏骨,這張拓本也不見於丁巳本中。

羅氏所編的後編,也有采用別家甲骨拓本的事實。王國維所作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說徐氏隨庵藏骨爲數不多,羅振玉已選印入書契後編",此跋作於1920年秋季。這批甲骨後來歸於劉體智,郭沫若編錄善齋甲骨爲粹編時曾選用了一部分,因此後編與粹編乃有相重者,其中有一部分即屬隨庵原藏。劉體智曾將隨庵拓本350張見贈,上有隨庵所藏"圖記,乃知後編中頗有隨庵原物。此點羅氏在後編自序中,也並無交代。

羅氏編輯前、後編的自藏甲骨,現在大部分還存在。由此實物,可證他在前、後編中確實大部分利用了他自己的實物拓本;但根據上述,也證明他確曾利用了別家實物的拓本。他在前編自序說"寒夜擁爐,手加氈墨,擬先選爲殷虛書契前編……付工精印,其未施墨者異日當賡爲續編"。其後編自序說"選還前編中文字所未備者復得千餘品,手施氈墨,百日而竣"。看了序文,彷彿兩編的材料都是他自拓所藏的甲骨,這是與事實不盡相符的。

(八)　出土甲骨的統計

(1)國內收藏甲骨之統計

[收藏處所]	[收藏數]	[著錄數]	[著錄書]
前中研究發掘所得	24918	13041	甲、乙
購自王伯沆	600		無想
購	62		
河南博物館發掘所得	3656	983	河
北京圖書館接收羅振玉	462	462	前
接收張仁蠡	292		
何遂所贈	130	16,61	別一,佚
購自胡厚宣	1900		
購自通古齋	420	420	鄴
清華大學購自于省吾	697	254,114	劍,鄴初,存
購自胡厚宣	900	746	寧滬Ⅰ,Ⅱ
購自巖窟	38		
北京大學承燕京大學	1088	874	燕
霍保祿贈	521	約300	續
購自羅福頤	788		
購自慶雲堂	486		
接收久下司	5		
接收張仁蠡	32		
北京師範大學承輔仁大學	320	120	鄴三
前誠明文學院	741	741	戩,誠明
南京大學承中央大學	277	277	中大
承金陵大學	37	37	福
廈門大學	29	29	廈,存
華西大學	16	16	華西
文化部購自劉體智	28000	1595	粹(京津有許多)
羅伯昭捐獻	338		
徐炳昶捐獻	13		
張　珩捐獻	32		
購自郭若愚	440	171	掇一,掇二
購自孟定生	360		
購自邵伯絅	22		
上海博物館承孔德研究所	1550	343,289	燕續,掇一,存
承市立博物館	1032	34	掇二
購買及捐獻	10		
山東文管會接收羅振玉	1309	42	存
承山東圖書館	71		
代管明義士	1037	847	明續
青島文管會	27		
浙江文管會	160+	?,9,131	佚,掇二,存(14+75+42)
天津市文化局	800+	800	簠
浙江省圖書館	22	22,1	掇二,存
南京博物院	4	4,4	掇二,存
代管明義士	2384	2369	明
旅順博物館	1500	256	存
廣州博物館	約150	135	存(容)
東北博物館	390	53	存
故宮博物院	約200		
北京歷史博物館	250	9	存
江蘇博物館	9	7	存
吉林博物館	40	18	存
新鄉圖書館	200(小)	27	存
河南省文管會	200(小)	38	存
華東師範學院	120	38	存
復旦大學	300	49	存
東北人民大學	40	7	存
總計	約八萬	約二萬五千	

(2)甲骨流失在國外之統計

[國別]	[收藏處所]	[收藏數]	[著錄數]	[著錄書]
美國	卡內基博物院	438	438	庫方(卡)

	普林斯頓大學	119	119	七(普)
	飛爾德博物院	4	4	庫方(芝)
	施密士	62	62	佚
	古董商	300+		
英國	倫敦博物院	484	484	庫方(倫)
	蘇格蘭博物院	760	760	庫方(蘇)
	金璋	484	484	金
德國	柏林民俗博物館	711	72	七(衞)
坎拿大	多倫多博物院	3000(小)	27	坎
	共計	6362	2450	
日本	林泰輔(入東洋文庫)	600	213	林
	三井源右衞門	3000	783,424	林,珠
	河井荃廬	500	500−	林,珠,別二,龜卜
	中村不折	500+	283	珠,別二
	堂野前種松	86	85	珠,佚
	中島蠔叟	200	127	珠,別二
	岩間德也	1+	1	別二,安
	田中救堂	400+	202,19	珠,別二
	內藤虎	25	4	別二
	富岡君撝	700+		
	桃山中學	1+	1	別二
	上野博物館	21	7	別二
	東京帝國大學	100+	14,15	別二,安
	京都大學	45	7	別二
	京都人文研究所	128	123	安
		3000	22	京都
	共計	9307	2362	
總計		15669	4812	

(3)庫壽齡、方法斂販賣甲骨之統計

[收購年]	[收購者]	[片數]	[轉售於]	[片數]	[著錄書]	[著錄數]	[其它]
1903年秋	方購	400	滬亞	400	滬亞	195	
1904年	庫、方購	1800	柏根	79	柏	79	
			蘇格蘭	760	蘇	760	(1909年方售)
			卡內基	438	卡	438	(1909年庫售)
			倫敦	484	倫	484	(1911年方售)
			芝加哥	4	芝	4	(1913年方售)
1906年冬	方購	120	H. Whitcher		普	119	
1908年	方購	400	金璋		金	484	(內50片係璽光售)
總計		2720片				2563片	

(九)　甲骨大事簡表

1898　是年冬,安陽小屯農民又翻地得甲骨
1899　是年秋,潍縣范估販甲骨至京津試售,王懿榮鑒定之
1900　王懿榮收藏甲骨千餘片,王死
1901　劉鐵雲蒐集甲骨,羅振玉始於劉處見墨本
1903　鐵雲藏龜出版
1904　孫詒讓作契文舉例
1906　羅振玉到北京,始蒐求甲骨
1908　羅振玉訪得甲骨出土安陽小屯之殷墟
1909　今年及以下二年羅振玉派人到小屯收購甲骨和與甲骨同地出土的古物
1910　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出版
1913　羅振玉影印本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在日本出版
1914　王國維開始研究甲骨刻辭
1915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出版,親到小屯
1917　王國維作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
　　　孫詒讓契文舉例出版
1925　王國維在清華學校講古史新證
1927　前中央研究院派董作賓到小屯作第一次試掘
1929　李濟主持小屯第二次第三次發掘
　　　發現大龜四版刻辭和牛頭刻辭
　　　郭沫若開始研究甲骨刻辭
1930　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出版
　　　梁思永、郭寶鈞參加小屯發掘工作
　　　山東歷城城子崖發掘得卜骨
1931　小屯第五次發掘,獲完整的對半龜背甲刻辭
　　　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出版
1932　董作賓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1933　郭沫若卜辭通纂出版
1934　第九次發掘在侯家莊出土七大龜刻辭
　　　唐蘭作殷墟文字記
1937　第十三次小屯發掘獲一整窖的龜甲刻辭
1940　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出版
1944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出版
1945　董作賓殷曆譜出版
1948　殷虛文字甲編出版
1950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輝縣發掘
1951　陳夢家甲骨斷代學出版
1952　濟南大辛莊、鄭州二里岡出土甲骨

1953　考古研究所開始拓製全國甲骨
1955　殷虛文字綴合出版

二、甲骨論著簡目

(一)　總　論

王維樸　東武王氏商盉堂金石叢話　東方雜誌 27:2,1930
王漢章　殷墟甲骨紀略　天津美術館美術叢刊 1,1931
汐　翁　龜甲文　北京華北畫刊 89,1931
王漢章　古董錄　河北第一博物院畫報 50·51,1933
王　襄　題所錄貞卜文冊　同上 32,1933
王　襄　題易穭園殷契拓冊　同上 85,1935
劉　鶚　抱殘守缺齋日記三則　考古社刊 5,1936
劉　鶚　鐵雲藏龜自序　1903
羅振常　洹洛訪古記　上海蟫隱廬,1930
故　吾　訪殷虛記　中和 1:5,1940
抗　父　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　東方雜誌 19:3,1922;東方文庫 71,1923

羅振玉　五十日夢痕錄　雪堂叢刊,1915
　　　　殷商貞卜文字考序　玉簡齋,1910
　　　　殷墟書契前編序　國學叢刊 1,1911
　　　　殷虛書契前編序　集古遺文第一,1913
　　　　殷虛書契菁華序　1914
　　　　鐵雲藏龜之餘序　1915
　　　　殷虛書契後編序　1916
　　　　殷虛古器物圖錄序　1916
　　　　殷虛書契待問編序　1916
　　　　殷虛書契續編序　1933
　　　　集蓼編　貞松老人遺稿甲集,1941
　　　　松翁自序　考古社刊 5,1936
　　　　題貞松文字墨本　貞松老人外集補遺 12,1943
　　　　日記(丙辰、丁巳)
王國維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序　1917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論衡 45,1925;王靜安先生遺書,1940
　　　　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　觀堂別集,1927
趙萬里　王靜安先生年譜、著述目錄　國學論叢 1:3,1927, 參看述學社國學月報 2:8—10, 王靜安先生專號 1927
胡厚宣　甲骨文發現之歷史及其材料之統計　甲骨學商史論叢 1:4,1944
　　　　甲骨學緒論　同上 2:2,1945
　　　　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　商務,1951

郭沫若　卜辭中之古代社會,序說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三篇,又同書之序,上海聯合書店,1930
董作賓　殷契佚存序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3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序　同上,1933
林泰輔　清國河南湯陰發現之龜甲獸骨　日本史學雜志 20:8—10,1909
富岡謙藏　古羑里城出土龜甲之說明　日本史學研究會演講集Ⅲ,1910
明義士　甲骨研究　齊魯大學講義,1933
　　　　殷虛卜辭序　上海別發洋行,1917
方法斂　中國早期文字　卡內基博物院彙刊 4,1906
白瑞華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序　商務,1935
　　　　甲骨卜辭七集序　紐約,1938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序　紐約,1939
金　璋　自序　同上
陳夢家　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　圖書季刊新 2:1,1940
　　　　述方法斂所摹甲骨卜辭補　同上 2:2,1940
　　　　評殷契遺珠並論羅氏前編的來源　同上 2:1,1940
董作賓　方法斂對於甲骨文字之貢獻　同上 2:3,1940
郭沫若　卜辭通纂序　日本文求堂,1933
徐嘉瑞　日本甲骨之收藏與研究　述學社國學月報 2:1,1927

安陽發掘報告第一至第四期　商務,1928—1933
　董作賓　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
　　　　　商代龜卜之推測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
　　　　　獲白麟解
　　　　　甲骨文研究之擴大
　　　　　大龜四版考釋
　　　　　骨臼刻辭的研究(帚矛說)
　　　　　後岡出土的一片卜辭
　李　濟　十八年秋工作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
　　　　　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
　石璋如　第七次殷虛發掘E區工作報告
　吳金鼎　摘記小屯迤西之三處小發掘
　郭寶鈞　B區發掘記之一
　　　　　B區發掘記之二
　梁思永　後岡發掘小記
　張蔚然　殷虛地層研究
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一冊　商務,1936
　劉　燿　河南濬縣大賚店史前遺址
　董作賓　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
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
　石璋如　殷虛最近之發現,附論小屯地層

李景聃　豫東商邱永城調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橋三處小發掘
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册　商務,1949
楊鍾健、劉東生　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羣補
伍獻文　記殷虛出土之魚骨
高去尋　殷虛出土的牛距骨刻辭
董作賓　殷虛文字甲編自序
李　濟　跋彥堂自序
董作賓　殷虛文字乙編自序
石璋如　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後記
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商務,1933—1934
董作賓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梁思永　小屯龍山與仰韶
集刊外編第三種,六同別錄(上)　四川李莊,1945
石璋如　小屯後五次發掘的重要發現
小屯的文化層
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册　中國科學院,1951
郭寶鈞　一九五〇年春殷虛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第七册　中國科學院,1954
陳夢家　殷代銅器
考古學報第八册　中國科學院,1954
安志敏　一九五二年秋鄭州二里岡發掘記

楊鍾健、德日進　安陽殷虛之哺乳動物羣　中國古生物誌丙種 12,1936;國聞周報 13:1,1936
卞美年　河南安陽遺龜　中國地質學會會誌 17:1,1937
伍獻文　武丁大龜之腹甲　通晉通訊 7—10
胡厚宣　殷代卜龜之來源　甲骨學商史論叢 I:4,1944
張政烺,胡厚宣　關於殷代卜龜之來源　齊大學史叢刊1,1944

董作賓　殷虛沿革　集刊 2:2,1930
殷人之書與契　中國藝術論叢第一集,商務,1938
董作賓、胡厚宣　甲骨年表　商務,1937
胡厚宣　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　中華,1952
曾毅公　殷契綴存　齊魯,1939
甲骨綴合編　北京,1949
陳夢家　甲骨綴合編序　1949
殷契拾掇序　1951
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　殷虛文字綴合　中國科學院,1955

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十七年度至二十五年度)　1928—1936
何日章　發掘安陽殷虛文字之經過　中央大學史學雜誌 2:1,1930
燕京學報　國內消息欄第 12,17,19—21 等期
中國科學院殷虛調查發掘工作　科學通報 1—4,1950

中國科學院殷虛發掘組工作概況　文物參考資料 6·7,1950
陳夢家　解放後甲骨的新資料和整理研究　文物參考資料 5,1954
胡厚宣　殷虛發掘　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
伯希和　安陽之王陵　P. Pelliot, The Royal Tombs of Anyang, Studies in Chinese Art and Some Indien Influences, The India Society, London, 1938
丁勃萊　中國考古學之覺醒　H. J. Timperley, The Awakening of China in Archaeology,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pril 4, 1936
懷履光　象冢　W. C. White, The Richest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China: The Elephant Tomb,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rch 23, 1935
葉　芝　安陽之回顧　Y. P. Yetts, Anyang: A Retrospect, China Society, London, 1942
The Shang-Yin Dynasty and the An-yang Finds　JRAS, 1933
Recent Finds Near An-Yang　JRAS, 1935
梅原末治　河南安陽與金村之古墓　日本史學雜志 47—49,1936
河南安陽發見之遺物　東方學報京都 7,1936
河南省彰德府外侯家莊古墓羣之概觀　日本評論 29—31,1942—1943
大山　柏　北支調查行　日本史前學雜志 10—5,1938
松本信廣　江南訪古記　日本史學,17—4,1939
大給　尹　河南省安陽郊外後岡高樓莊兩遺跡發掘調查豫報　日本史學 17—4,1939

(二) 文　字

孫詒讓　契文舉例(1904)　吉石盦叢書,1917;蟫隱廬,1927
名原　自刊本,1905
羅振玉　殷商貞卜文字考　玉簡齋,1910
殷商貞卜文字考補正　考古社刊 5:59—76,1936
殷商貞卜文字卷上　日本試印,未發行
殷虛書契考釋　初印本,1915;增訂本,1927
殷虛書契考釋　稿本,1914
與林浩卿博士論卜辭王賓書　雪窗漫稿,1920
王國維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藝術叢編,1917
觀堂集林(卷三、六、九、別補)　密韻樓刊本,1923;遺書,1927
觀堂金文考釋　遺書,1927
說文講授記(劉盼遂記)　清華國學論叢 2:2,1930
余永梁　殷虛文字考,續考　清華國學論叢 1:1·4,1926·1928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安報 1:218,1929
丁　山　殷契亡尤說,數名古誼　集刊 1:1,1928
釋疾、釋夢、釋蒙、釋冀　集刊 1:2,1930
胡光煒　說文古文考　金陵大學講義,1927
商承祚　殷虛文字考　南京國學研究會國學叢刊 2:4,1925
柯昌濟　殷虛書契補釋　刊本,1921
戴家祥　釋皂、釋甫、釋百、釋千　清華國學論叢 1:4,1928

劉盼遂　釋工玉同字,釋因等十四文　文字音韻學論叢,1935
容　庚　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　北大國學季刊 1:4 1924
吳其昌　殷虛書契解詁　武大文哲季刊 3:2—4; 4:2,4; 5:1.4; 1934—1937
葉玉森　殷契鉤沈　學衡 24,1923
說契,研契枝譚　學衡 31,1924
陳邦懷　殷虛書契考釋小箋　石印,1925
沈兼士　希殺祭古語同源考　輔仁學誌 8:2,1939
孫海波　卜辭文字小記　考古社刊 3·5;1935·1636
釋邑　禹貢半月刊 7:1,1937
葛毅卿　釋滴　集刊 8:2,1939
聞一多　釋省偖、釋豕、釋圖、釋余、釋桑　聞一多全集卷二,1948
楊樹達　積微居甲文說　中國科學院,1954
董作賓　說茧　考古社刊 4,1936
今後怎樣研治甲骨文　北大講義,1933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　初印本,大東書局,1931;重印本,人民出版社,1952
殷契餘論　古代銘刻彙考,文求堂,1933
釋勹勿、骨臼刻辭之一考察、釋七十　古代銘刻彙考續編,文求堂,1934
卜辭通纂考釋　文求堂,1933
殷契粹編考釋　文求堂,1937
唐　蘭　獲白兕考　燕京史學年報 4,1932
釋四方之名　考古社刊 4,1936
釋屯　輔仁學誌 8:2,1939
懷鉛隨錄　考古社刊 5·6; 1936·1937
殷虛文字小記　北京大學講義,1934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輔仁大學,1939
于省吾　雙劍誃殷契駢枝,初編、續編、三編　石印,1940·1941·1944
又四編稿本　1945
釋人尸仁尼夷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14,1947
胡厚宣　釋牢　集刊 8:2,1939
釋雙劍誃所藏甲骨文字　商史論叢 III,1945
戰後殷虛出土的新大龜七版　中央日報文物周刊 22—31,1947
張政烺　奭字解　六同別錄,上册,1945;又集刊 13
陳夢家　釋敀釋豕　考古社刊 6,1937
甲骨攝影考釋　稿本,1941
李亞農　殷契雜釋　考古學報 5,1951
楊向奎　釋不玄冥　歷史研究 1,1955

唐　蘭　古文字學導論　北京大學出版組,1935
中國文字學　開明,1949
陳夢家　文字學　清華大學講稿　1937—1951(部分節要見朱自清經典常談第二章)
現代中國語言學　清華大學講稿,1949—1952

胡厚宣　釋𢆶用𢆶御　集刊 8:4,1939
張宗騫　卜辭弜弗通用考　燕京學報 28,
陳夢家　釋丹　考古社刊 5,1936
董作賓　骨文例　集刊 7:1,1936
胡厚宣　卜辭雜例　集刊 8:3,1939
卜辭同文例　集刊 9:2,1947
卜辭記事文字史官簽名例　集刊 12,1948
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　商史論叢 I:3,1944
唐　蘭　卜辭辨認學多例書　國學季刊 5:3,1937
關於尾右甲刻辭　考古社刊 6,1936

羅振玉　殷虛書契待問編　自印本,1916
羅振玉、王國維　殷虛書契待問編批校本　稿本
王　襄　簠室殷契類纂　初印本,1920;重訂本,1929
商承祚　殷虛文字類編　初刻本,1923;刪校本,1927
朱芳圃　甲骨學文字篇　商務,1933—1934
孫海波　甲骨文編　燕京大學,1934
于省吾　契文例　稿本,1940—1945

(三) 文　法

胡光煒　甲骨文例　中山大學,1928
管燮初　殷虛甲骨刻辭語法研究　中國科學院,1953
楊樹達　甲文中之先置賓辭　積微居甲文說,1954
唐　蘭　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字　清華學報 11:3,1936

(四) 斷　代

董作賓　甲骨文斷代例　集刊外編第一種,1933
殷曆譜　史語所專刊,四川李莊石印,1945
陳夢家　甲骨斷代學　燕京學報 40,1951;考古學報 5.6.8,1951—1954
馬漢麟　卜人引得　稿本,1948,陳夢家等增補校訂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　甲骨文斷代研究之再檢討　東方學報京都 23,1953

(五) 年　代

雷海宗　殷周年代考　武大文哲季刊 2:1,1931
董作賓　殷商疑年　集刊 7:1,1936
陳夢家　西周年代考　商務,1945;1955 重訂本
六國紀年　燕京學報 34.35.37,1948.1949;1955 學習生活出版社
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歷史研究 2,1955
丁　山　周武王克殷日曆　責善半月刊 1:20

文武周公疑年　書善半月刊 2:1
邲其卣三銘文考釋　上海中央日報文物周刊 37.38;1947
唐　蘭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年代問題　新建設 3,1955

（六）　曆法天象

董作賓　卜辭中所見之殷曆　安陽發掘報告Ⅲ,1931
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　集刊 4:3;1934
研究殷代年曆的基本問題　北大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上,1940
殷曆譜　史語所專刊,1945
殷曆譜後記　集刊 13,1945
殷代月食考
西周年曆譜
吳其昌　叢顧甲骨金文中所涵殷曆推證　集刊 4:3,1934
陳夢家　上古天文材料　學原 1:6,1943
新城新藏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　沈璿譯本,中華學藝社,1933
朱文鑫　天文考古錄　商務,1933
曆法通志　商務,1934
歷代日食考　商務,1934

胡厚宣　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　商史論叢Ⅱ:2,1944
呂炯、胡厚宣　關於殷代之氣候　齊大文史叢刊 1,1944
K. A. Wittfogel　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 of Shang,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XXX, No.1,1940　陳家芷譯文,大學 1:1,2,1942
董作賓　讀魏特夫商代卜辭中之氣象紀錄　華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 3,1942
再談殷代氣候　同上 5,1946

胡厚宣　殷代年歲稱謂考　商史論叢Ⅰ:2,1944
甲骨文四方風名考釋　同上
陳夢家　祀周與農曆　甲骨斷代學甲篇,燕京學報 40,1951
卜辭四方風考　稿本,1937
郭沫若　卜辭通纂(天象部分考釋)
易日解　古代銘刻彙考第一册,1933
楊樹達　釋星、釋雞風、甲文中之四方神名與風名　積微居甲文說
于省吾　釋电、釋虹(駢枝Ⅰ)釋云、釋大驟風(駢枝Ⅲ)
唐　蘭　關於歲星　讀書 2,重慶中央日報,1939
胡厚宣　一甲十癸辨　商史論叢Ⅰ:2,1944

（七）　方國地理

王國維　三代地理小記　雪堂叢刻,1915;觀堂 12:1—4,1927
殷卜辭中所見地名考　雪堂叢刻,1915;觀堂別編,1927
鬼方昆夷玁狁考　雪堂叢刻,1915;觀堂 13:1—10,1927

丁　山　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　集刊 5:1,93—101,1935
辨殷商　山大文史叢刊 1,23—30,1934
董作賓　殷曆譜帝辛日譜
胡厚宣　殷代舌方考　商史論叢Ⅰ:2,1944
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　商史論叢Ⅰ:4,1944
郭沫若　卜辭通纂(征伐部分考釋)
殷契粹編(征伐部分考釋)
錢　穆　周初地理考　燕京學報 10,1931
曾毅公　甲骨地名通檢,1939
林泰輔　龜甲獸骨文所見之地名　支那上古之研究,1927;聞宥譯文,中大語史所集刊 9:104—105,1929
陳夢家　卜辭地理篇　稿本
古代地理零篇　稿本
隹夷考　禹貢 5:10,1936
商代地理小記　禹貢 7:6.7,1937

（八）　先公先王

王國維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學術叢書,1917;觀堂 9:1—12,1927;古史新證,1925
同上續考　學術叢書,1917;觀堂 9:12—17,1927;古史新證,1925
殷先公先王考附注　觀堂別集補遺,1927
羅振玉　與王靜安徵君論卜辭上甲兩書　雲窗漫稿,1920;觀堂 9:11—12,1927
董作賓　論雍己在殷代祀典中的位置　集刊 8:4,1940
殷曆譜　1945
甲骨文斷代研究例　1935
吳其昌　論雍己　殷虛書契解詁(675),武大文哲季刊
胡厚宣　卜辭下乙說　商史論叢Ⅰ:3,1944;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乙編上册,1940
陳夢家　商王名號考　燕京學報 27,1940
甲骨斷代學
容　庚　卜辭研究　講義,北京石印,1942

（九）　禮　　制

羅振玉　殷虛書契考釋卷下禮制第七
王國維　殷禮徵文(1916)　遺書二集,1927
殷周制度論　學術叢編,1917;觀堂 10,1927
董作賓　五等爵在殷商　集刊 6:3,1936
胡厚宣　殷代封建制度考　商史論叢Ⅰ:1,1944
殷非奴隸社會論　同上
徐中舒　井田制度探源　中國文化研究所彙刊 4,1944
吳其昌　殷代人祭考　清華週刊 37:9—10,1932
陳夢家　射與郊　清華學報 13:1,1941

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　燕京學報 19,1936
商代的神話與巫術　燕京學報 20,1936
周傳儒　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　開明,1934

（十）　宗　　廟

丁　山　宗法考源　集刊 4:4,1934
陳夢家　祖廟與神主之起源　燕大文學年報 3,1937
唐　蘭　釋示宗及主　考古社刊 6,1937
未有謚法以前的易名制度　讀書 1,重慶中央日報,1939
劉盼遂　甲骨中殷商廟制徵　女師大學術季刊 1:1,1930;文字音韻學論叢,人文,1935
胡厚宣　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　商史論叢Ⅰ:1,1944
徐中舒　殷代兄終弟及即選舉制說　文史雜志 5:5.6,1945
程瑤田　宗法小記　皇清經解

（十一）　農　　業

徐中舒　耒耜考　集刊 2:1,1930
安志敏　殷虛之石刀　燕京學報 33,1947
中國史前時期之農業　燕大社會科學Ⅱ,1949
中國古代的石刀　考古學報:10,1955
吳其昌　甲骨金文中所見的商代農稼情況　張菊生紀念論文集,1937
胡厚宣　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　商史論叢Ⅱ:1,1945
殷代焚田說　集刊 9:3,1939
殷代農作施肥說　歷史研究 1,1955
賈思勰　齊民要術　四部叢刊
徐光啟　農政全書　求學齋石印,1911

（十二）　宗　　教

郭沫若　天的觀念之起源　先秦天道觀念之進展第一節,商務,1936;青銅時代 15—25 頁,群益,1946
陳夢家　商周之天神觀念　燕京學報 19:143—150,1936
上帝與先祖之分野　燕京學報 20:526—528
五行與帝五工正　五行之起源第三節(2),燕京學報 24:49—51,1938
高禖郊祀通考　清華學報 12:3,1937
殷代的自然崇拜　稿本,1937
胡厚宣　殷代的天神崇拜　商史論叢Ⅰ:2,1944

（十三）　歷史社會

王國維　古史新證　清華研究院講義,1925;述學社國學月報 2:8—10,1927;燕大月刊7:2,1930;來薰閣影印手稿本,1934

顧頡剛　商王國的始末　雲大講義,1939;文史雜誌 1:2,1941
張蔭麟　中國史黎明時期的大勢　中國史綱,1948
丁　山　新殷本紀　史董 1,1940
吳　澤　古代史　棠棣,1949

郭沫若　卜辭中之古代社會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聯合,1930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十批判書,羣益,1946
論古代社會　今昔蒲劍,海燕,1949
奴隸制時代　新文藝,1952
陳夢家　殷代社會的歷史文化　新建設,1955:7

（十四）　引書簡稱及版本

安報——安陽發掘報告　　清報——清華學報
燕報——燕京學報　　考古——考古學報
文參——文物參考資料　　通訊——考古通訊
集刊——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
蔡——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集刊外編第一種
商史論叢——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一集四册,第二集二册
殷代農業——胡厚宣: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見上書
五種——胡厚宣:武丁時五種紀事刻辭考,見上書
斷代例——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見蔡
遺書——王國維:"王忠慤公"遺書
舉例——孫詒讓:契文舉例
考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增訂本
戩釋——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駢枝——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一至四編
三代——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遺寶——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
遺物——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物之研究

說文　藤花榭仿宋小字說文解字,商務石印
史記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
十三經注疏　點石齋石印阮氏文選樓原刻本
金文編　1939 年商務增訂本

（十五）　有關殷代遺址的記錄

安陽　安陽發掘報告
輝縣　輝縣發掘報告;文參 4:122,1954;科學通報 8,1950;2,3,1951
鄭州二里岡　文參 4:35—39,6:32—36,1954;　考古 8,1954

洛陽　考古9: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
陜縣　通訊1:51,1955
靈寶　同上
濟南　大辛莊　文參10:139,1954
曲阜　文參10:139,1954
平山　文參2:141,1955
曲陽　文參4:114,1954; 通訊1:39—44,1955
安新新安鎮　文參6:113,1954; 通訊1:52,1955
太和倪邱集　文參4:27,1954
益都　考古2·167—177
長清　形態學
邢台
石家莊

三、甲骨箸錄簡表

下分類述甲骨材料之箸錄,並略示收藏分布情形及片數之估計。每一書目之敍述次序:編號,簡稱,撰者,卷數,印法,片數及藏處。凡不分卷或裝訂一册者,不註明之。在簡稱後之＊示該書不以箸錄甲骨爲主,△示釋文或考釋。印法用英文字母表明:C珂珞版影印拓本,P珂珞影印照像本,L石印或石印拓本,M金屬版,D摹本。

第一類　已刊材料

1.甲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小屯第二本,1948;C,3938+4
2.乙　同上乙編上輯、中輯、下輯,1943,1949,1953;C9103+2
以上1—2前中央研究院第一至十五次發掘所得
3.河△　孫海波:甲骨文錄,1938;C,930;河南博物院發掘所得
4.前　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四册,1931重印本;C,2229
5.菁　羅振玉:殷虛書契菁華,1914;P,68
6.上、下　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二卷,1916; C,1104
7.圖＊　羅振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P,4
8.攈△　李旦丘:殷契攈佚,1941;C,118
以上4—8羅振玉舊藏,今歸北京圖書館、山東省文管會、東北博物館、考古研究所等處
9.續　羅振玉:殷虛書契續編六卷六册,1933;C,2016
馬衡凡將齋及北京大學所藏,又複印簠、戩、餘並隨庵的
10.鐵　劉　鶚:鐵雲藏龜六册,1904;L,1058;劉鶚舊藏
11.餘　羅振玉:鐵雲藏龜之餘,1915;C,40
12.戩△　王國維: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917;L,655;哈同舊藏
13.拾△　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1925;C,240;葉玉森舊藏
14.福△　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1933;C,37;福開森舊藏,今歸南京大學
15.零△　李旦丘:鐵雲藏龜零拾,1930;C,93;吳振平所藏
16.六△　胡厚宣:甲骨六錄,商史論叢三集,1945;L,D,670

中大　中央大學所藏,今歸南京大學277
清暉　陳鐘凡所藏 201
束　束天民所藏 149
曾　曾和宦所藏 24
華西　華西大學所藏 16
以上10—16(除華西)皆劉鶚舊藏
17.天△　唐　蘭:天壤閣甲骨文存,1939;C,108;王懿榮舊藏
18.簠△　王　襄:簠室殷契徵文十二編二册,1925;L,1125;王襄舊藏,今歸天津市文化局
19.燕△　容　庚,瞿潤緡:殷契卜辭,1933;L,874;徐坊舊藏,後歸燕京大學,今歸北京大學
20.粹△　郭沫若:殷契粹編,1937;M,1595;劉體智舊藏之一部分,今歸文化部
21.佚△　商承祚:殷契佚存,1933;C,1000
六家所藏實物:何遂61(今歸北京圖書館),施密士62,王富晉27,陳邦懷30,于省吾7(今歸清華大學),商承祚77;三家拓本:孫壯193,商承祚483,黃濬60
22.鄴初＊　黃　濬:鄴中片羽初集卷下,1935;C,245
23.鄴二＊　黃　濬:鄴中片羽二集卷下,1937;C,93
24.鄴三＊　黃　濬:鄴中片羽三集卷下,1942;C,214
以上22—24分藏清華、北京師範兩大學及北京圖書館
25.誠△　孫海波:誠齋殷虛文字,1940;C,500;劉體智舊藏之一部分
26.雙古＊　于省吾: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卷下,1940;P,C,3
27.元△　胡厚宣:元嘉造像室所藏甲骨文字,1946;L,D,270
28.劍△　胡厚宣:雙劍誃所藏甲骨文字,1946;L,D,254
以上27安陽謝午生舊藏,今歸北京大學;26,28于氏舊藏,今歸清華大學
29.頌△　胡厚宣:頌齋所藏甲骨文字,1946; L,D,13;容庚舊藏
30.厦△　胡厚宣:厦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1944;L,D,29
以上27—29見戰後新獲甲骨集二册,商史論叢第四集;30見商史論叢初集第四册;又見存
31.攈續△　李亞農:殷契攈佚續編,1950;C,343;孔德研究所圖書館舊藏,今歸上海博物館
32.綴　曾毅公:甲骨綴合編(附圖),1950;L,72
33.新大△　胡厚宣:戰後殷虛出土的新大龜七版,1947;L,7
載上海中央日報文物周刊22—31期,大甲已歸清華大學及北京圖書館
34.掇一　郭若愚:殷契拾掇,1951;C,560
前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院,176(亦見七家、滬亞)
上海博物館藏劉鶚原藏,202
智庵郭若愚舊藏,今歸文化部,75(亦見寧滬)
胡厚宣藏10(亦見寧滬)
方豪藏王懿榮原藏2(亦見天)
劉鶚原藏83(亦見鐵)
孔德研究所藏今歸上海博物館12(亦見攈續、南北)
35.寧滬　胡厚宣: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L,D,1143
卷一、1—688　大部分清華大學所藏,小部分見掇一
卷二、1—166　清華大學所藏
卷三、1—289

36.南北　胡厚宣: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L,D,3276
輔仁　輔仁大學所藏之一部分,今歸北京師範大學,107
誠明　誠明文學院所藏,哈同原藏,91
上海　上海博物館所藏,孔德研究所原藏,157
南京　南京博物院所藏,4
無想　王伯沆藏,劉鶚原藏,後歸前中央研究院,509
明續　明義士舊藏,今在山東省文管會,847
師友　卷一、各家 204
卷二、葉玉森舊所藏之一部分,271
坊間　卷一、111
卷二、208,有徐積涂(隨庵)舊藏
卷三、144
卷四、556
卷五、67
37.掇二　郭若愚:殷契拾掇第二編,1953;C,495
北京圖書館所藏,49
南京博物院藏,4
上海博物院藏,3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藏,9
浙江省圖書館藏,12
沈曾植等十八家舊藏(皆小宗),232
智庵郭若愚舊藏,今歸文化部,96
智庵藏拓本,59
38.京津　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四册,1954;L,5642(與20相重者數百片)
39.林　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二卷二册,1917;L,1032
日本三家所藏:林氏擁古齋213,三井氏聽冰閣788,河井氏繼述堂31
40.珠△　金祖同:殷契遺珠,1939;C,1459
日本六家所藏:河井377,中村283,堂野86(亦見佚孫壯拓本),中島127,田中202,三井424
41.別二△　郭沫若:卜辭通纂別錄之二,1933;P,87
日本十家所藏:岩間1,河井1,中村18,桃山中學1,田中19,中島8,東洋文庫7,上野博物館7,東京帝大14,京都帝大7,內藤4
42.安＊　梅原末治:河南安陽遺寶,1940;P,144
日本三家所藏:岩間1,東京帝大15,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28;除岩間一甲外,皆羅振玉舊藏
43.龜卜　金祖同:龜卜,1948;C,125,河井所藏
44.京都　東方學報京都第二十三册,1953;C,22
45.庫　方法斂: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L,D,1673
庫壽齡,方濟晉二人分別售于蘇格蘭皇家博物館760,倫敦博物館485,美國卡內基博物館438,芝加哥費爾德博物館4
46.七　方法斂:甲骨卜辭七集,1938;M,D,527
新學　王懿榮舊藏,後贈天津新學書院,25
滬亞　前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博物館所藏,195

柏　柏根舊藏,後歸前濟南廣智院,79
普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藏,119
衛　衛理賢舊藏,後歸瑞士民俗博物館,72
孫　臨淄孫氏所藏,31(仿刻)
倫亞　倫敦皇家亞細亞學會所藏,6
47.金　方法斂:金璋所藏甲骨卜辭,1939;M,D,484;英國金璋所藏
48.明　明義士:殷虛卜辭(初編),1917; L,D,2369;今在南京博物館
49.坎＊　懷履光:古代中國之骨文化,1945;M,D,27;坎拿大博物館所藏
50.存　胡厚宣;甲骨續存三册,1955;上2775,M;下998,L,D

第二類　已刊而重見于第一類者

寫△　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L,D,381
大△　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同上第三期,1931;P,D,4
侯　董作賓: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册,1936;C,42
岡△　董作賓:後岡出土之一片卜辭,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1933;C,1
距△　高去尋:殷虛出土的牛距骨刻辭,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册,1949; P,L,1
國　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三卷,國學叢刊第一至三册,1911;L,292
傳＊　羅福成:傳古別錄第二集,1928;C,4
別一△　郭沫若:卜辭通纂別錄之一,1933;M,42
雙△　胡厚宣:釋雙劍誃所藏甲骨文字,甲骨六錄,1945;L,D,3
中△　李孝定:中央大學所藏甲骨文字,1940; L,D,250
衡＊　黃　濬:衡齋金石識小錄,1935;P,2
叙　何　遂:叙圃甲骨釋要,1941(未見)
周＊　原田淑人:周漢遺寶,1932;P,5
書＊　日本平凡社:書道全集第一册,1936;P,L,104
吉　吉卜生: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博物館所藏甲骨文字,中國美術科學雜誌廿一卷六期,1933; D,89
齊　明義士: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齊大季刊第六、七期,1935;L,D, 74
廣△　又同上廣智院石印單行本,存錄71片
相△　白瑞華:殷虛甲骨相片,1935;P,58
搨△　白瑞華:殷虛甲骨搨片,1937;L,22
駢△　于省吾: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附圖,1943;L,2
通△　郭沫若:卜辭通纂,1933;M,800
曆△　董作賓:殷曆譜,1945;L
同△　胡厚宣:卜辭同文例,集刊九本二分,1940;L,D,273
合　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殷虛文字綴合,中國科學院,1955;L,482

第三類　未刊的拓本

善　劉體智善齋舊藏,28000
孟　孟定生舊藏,360

沐　羅伯昭沐園舊藏，388
倬　邵章倬庵舊藏，22
張　張珩舊藏，32
旭　徐炳昶舊藏，13
　以上今歸文化部，考古研究所拓
柳　柳風堂舊藏，今歸北京圖書館，292
關　關寸草、容庚舊藏，今歸廣州市博物館，126
哲庵　曾毅公：哲庵甲骨文存，320
羅福頤　殷虛書契四編（與哲庵有重複）
王緒祖　舊藏甲骨 31＋10（故宮博物院藏者，拓數更多）
陳夢家　甲室雜集 100（今歸考古研究所）

第四類　未刊之影本

盧　盧芹齋甲骨影本，20
商氏影本　商承祚攝，多董所印者

第五類　未發表完全之拓本

明續　明義士：殷虛卜辭（續編），1038
元嘉　安陽謝午生舊藏，140
清華　清華大學所藏于省吾、胡厚宣、朱玖瑀、羅復堪甲骨，1535
瓠　謝氏瓠盧殷虛遺文八册，574（一部分見京津）
輔大　前輔仁大學所藏甲骨，200（一部分見鄴三、輔仁）
凡將　馬衡所藏，今歸故宮博物院，118（一部分見續）
北大　北京大學舊藏，509（一部分見續）
富　王富晉舊藏（一部分見佚）
何　何遂舊藏，今歸北京圖書館 72（一部分見佚、別一）
施　施密士所藏，79（一部分見佚）
泊　思泊藏契，120
　以上拓本現藏北京大學
隨　隨庵甲骨拓本 350（一部分見後、粹）
考古所所藏甲骨拓本　七種（一部分見佚）

存真　關百益：殷虛文字存真，第一至第八集　每集 100 片，1931年河南博物館拓（一部分見河）

校后附記

此書整理經過一年半，現在三校已畢，即將出版，附記數事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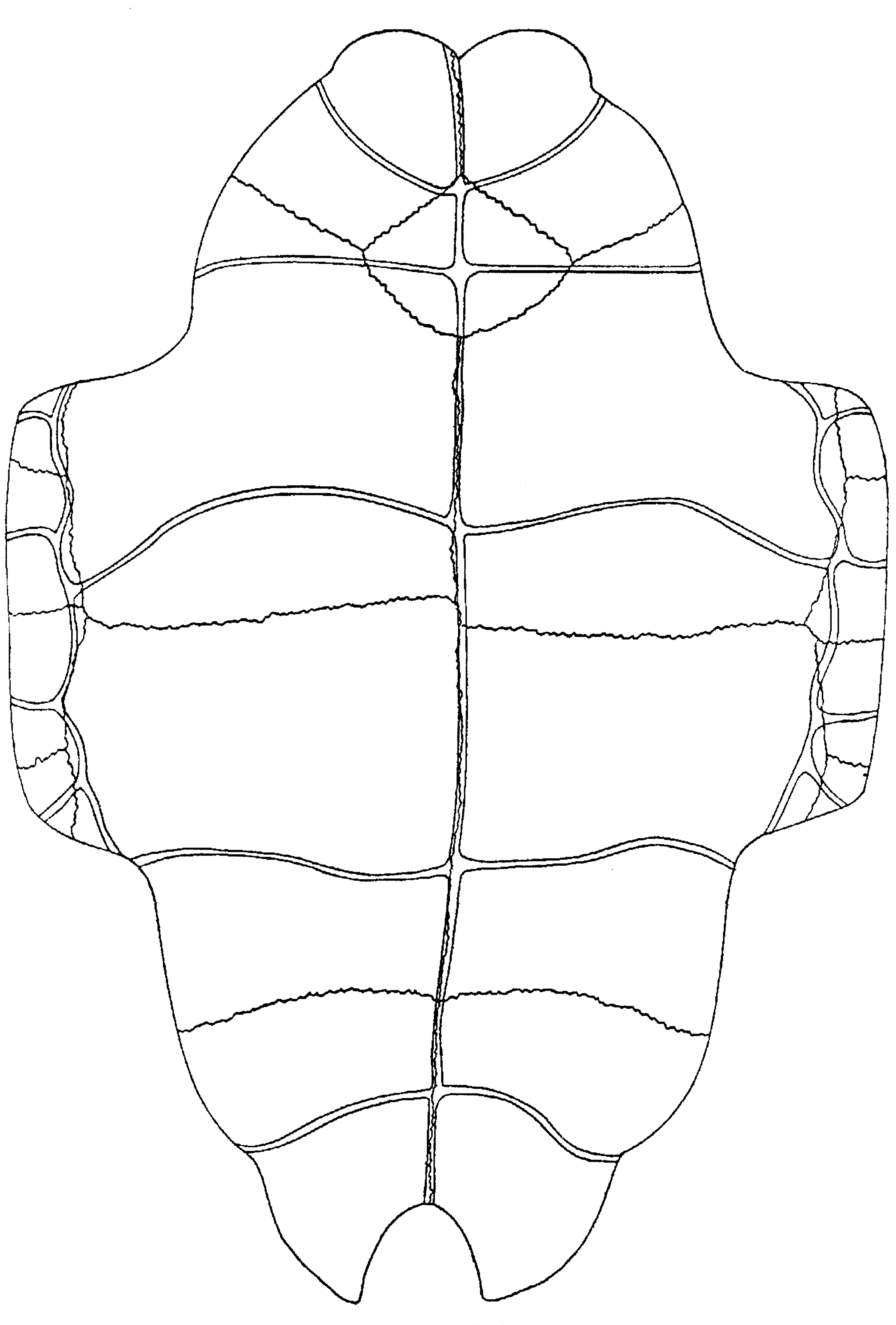
書成以後，承徐森玉老先生賜以題簽，敬致感謝。

在校閱過程中，考古研究所編輯室徐保善很細心的校了三遍。此書插圖，多係考古研究所郭義孚所作。在此表示感謝。承印此書的工人同志們，不怕麻煩的一再改正誤排並一再重刻古字，使此書能順利的排完，也是我衷心感謝的。因爲本書多引用古書和古代刻辭，所以必須用繁體字，使排印工作遲延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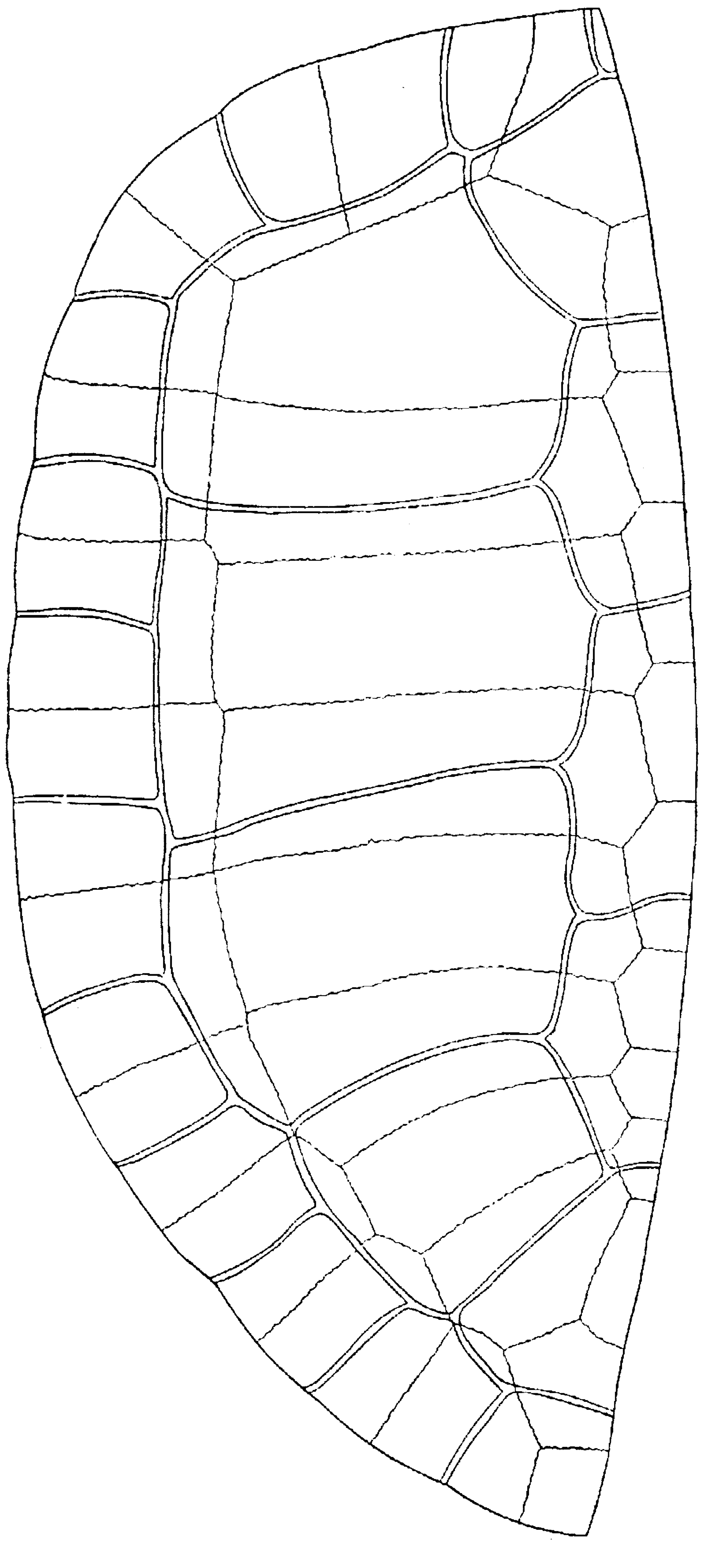
在校對時，乙編下輯和甲骨續存出版了，我選錄了較重要的補入於本書之中。輝縣發掘報告（專刊）和一九五三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册）和我的西周銅器斷代（考古學報第九册起），也在此期間出版，讀者可以參閱。

在第一章第四節，我們曾列舉了安陽以外卜用甲骨的出土。最近一兩年來，又有出土的。1955年南京北陰陽營出有鑽的卜骨二和直灼的卜甲一，同址出銅族等小件銅器（文參 1955：2：128）。1955年西安客省莊的西周灰坑中出了卜骨。1956年西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內出了一塊有圓鑽的卜骨，在兆邊有刻劃（文參 1956：3：58）。1954年成都青羊宮掘到有鑽有灼的卜甲（通訊 1956：2：44）。凡此增加了甲骨出土的最西與最南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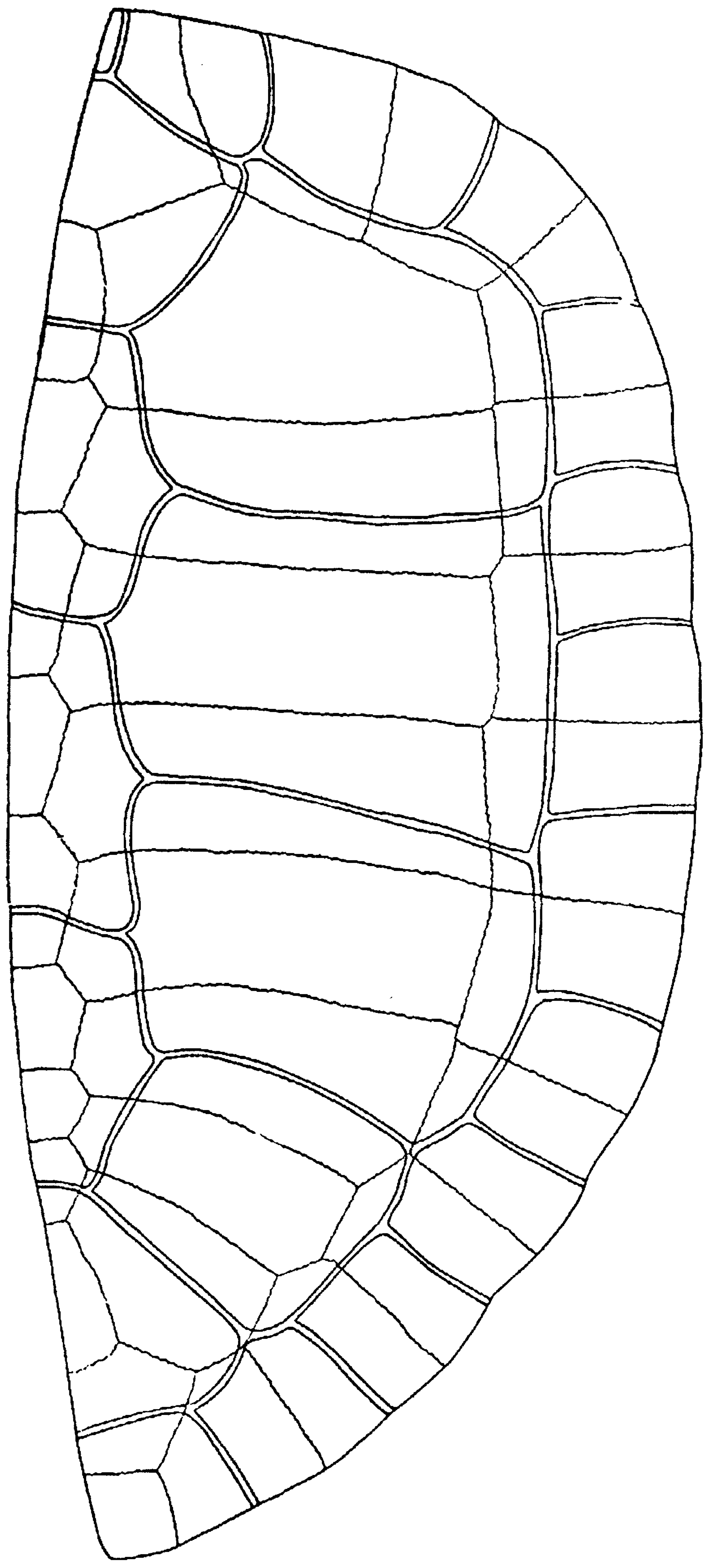
本書即將出版，但存在着不少缺點。第一，在引用各家之說時，未能詳盡，只注明出處，所以惟有請讀者自去檢閱。又對諸家之說，抉擇取舍之處未必諦當；而我自己立說往往遊移不定。第二，對於作爲殷代史料的卜辭，雖已分類叙述，並略加分析，然未能進一步據此探究殷代社會的性質。此書所載，多爲材料的排比與整理而已。第三，此書大部分寫定於1949年初以後，但有若干部分引用作者1931年以來的舊稿；因此所引卜辭有不一致處。全書匆遽告成，校閱時又有其它工作，雖自校三遍，一定尚多錯誤；尤其是引辭引書未能細校。凡此種種，敬希讀者原諒。　　一九五六年四月，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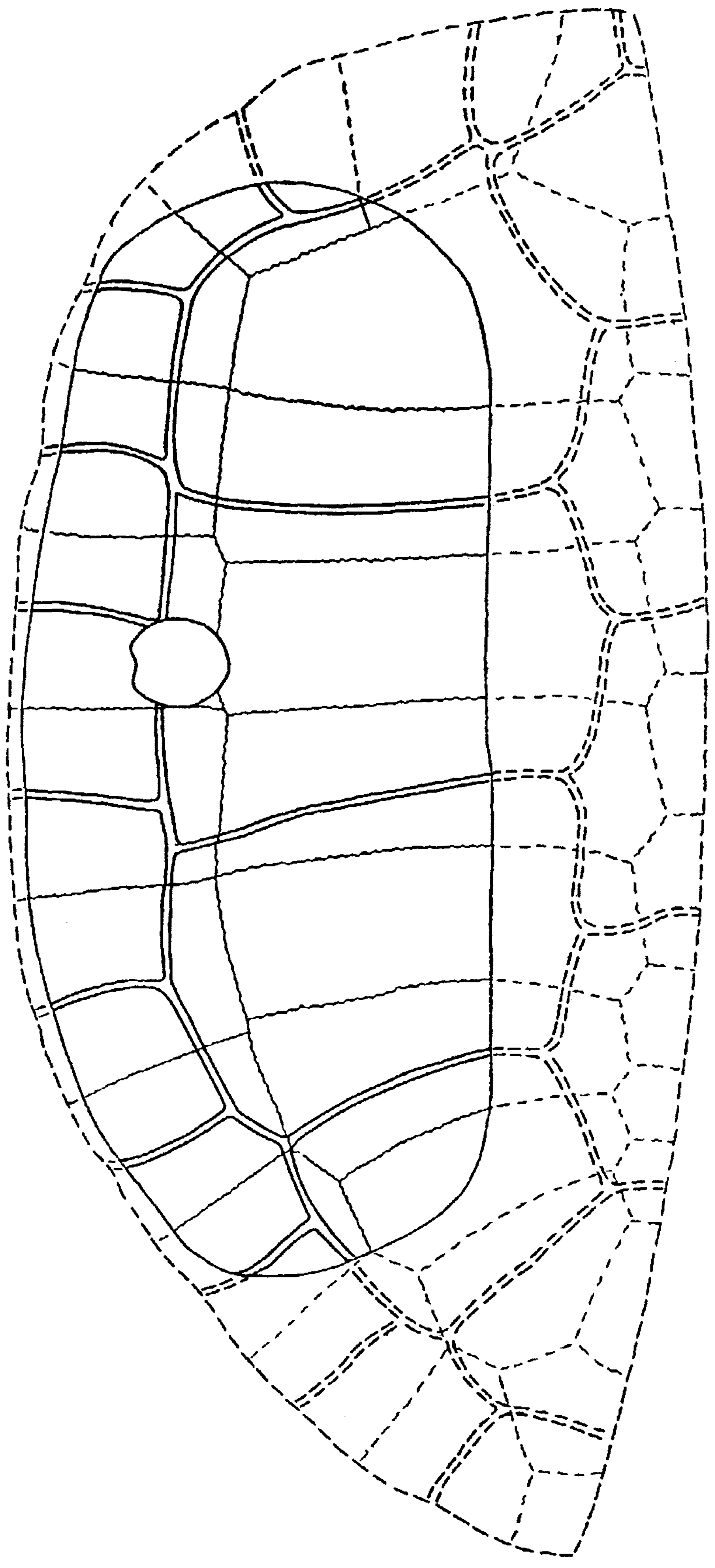
插圖一　龜腹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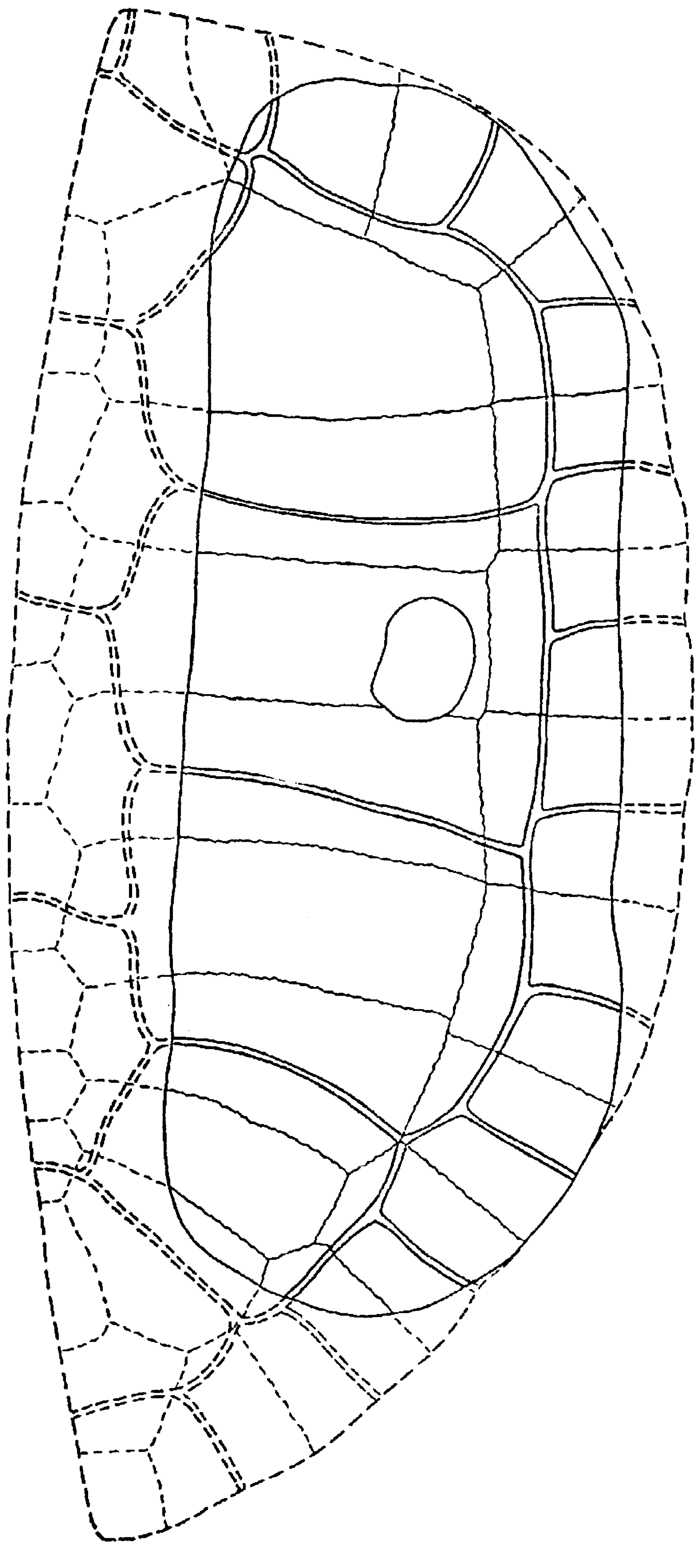
插圖二　龜左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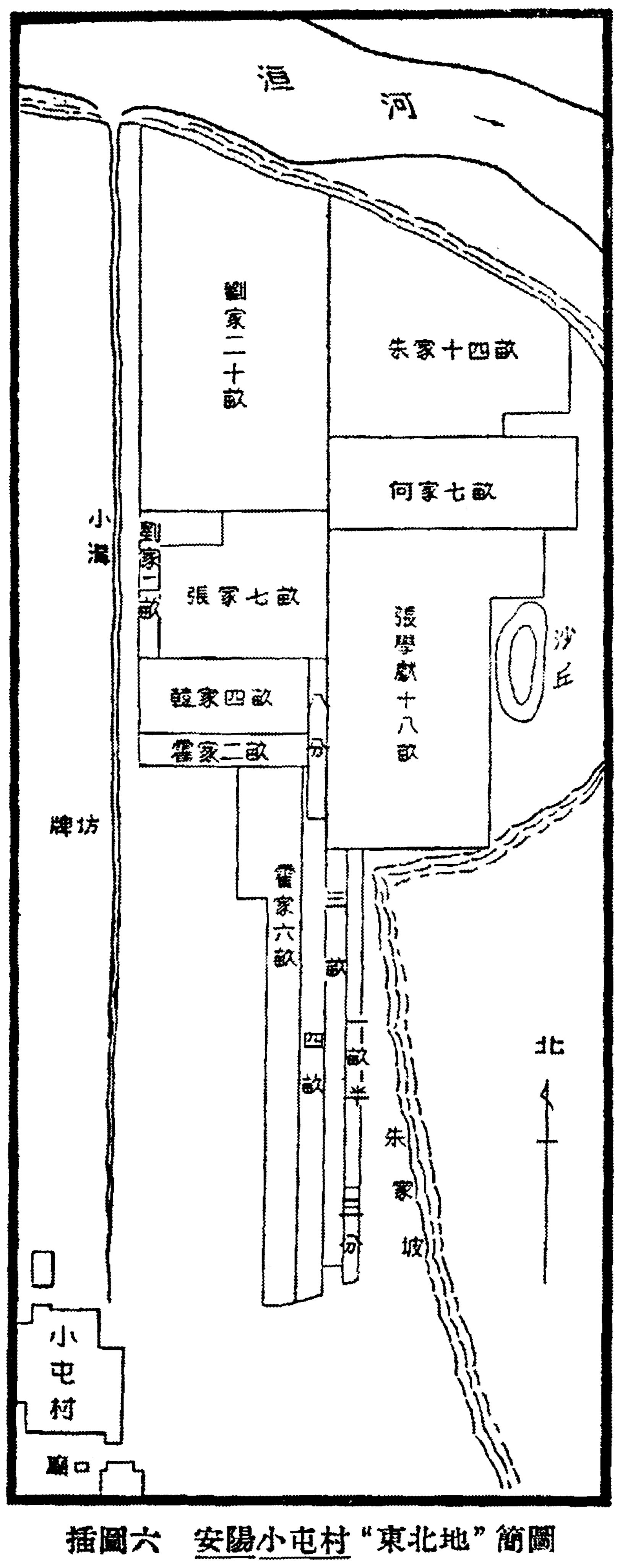
插圖三　龜右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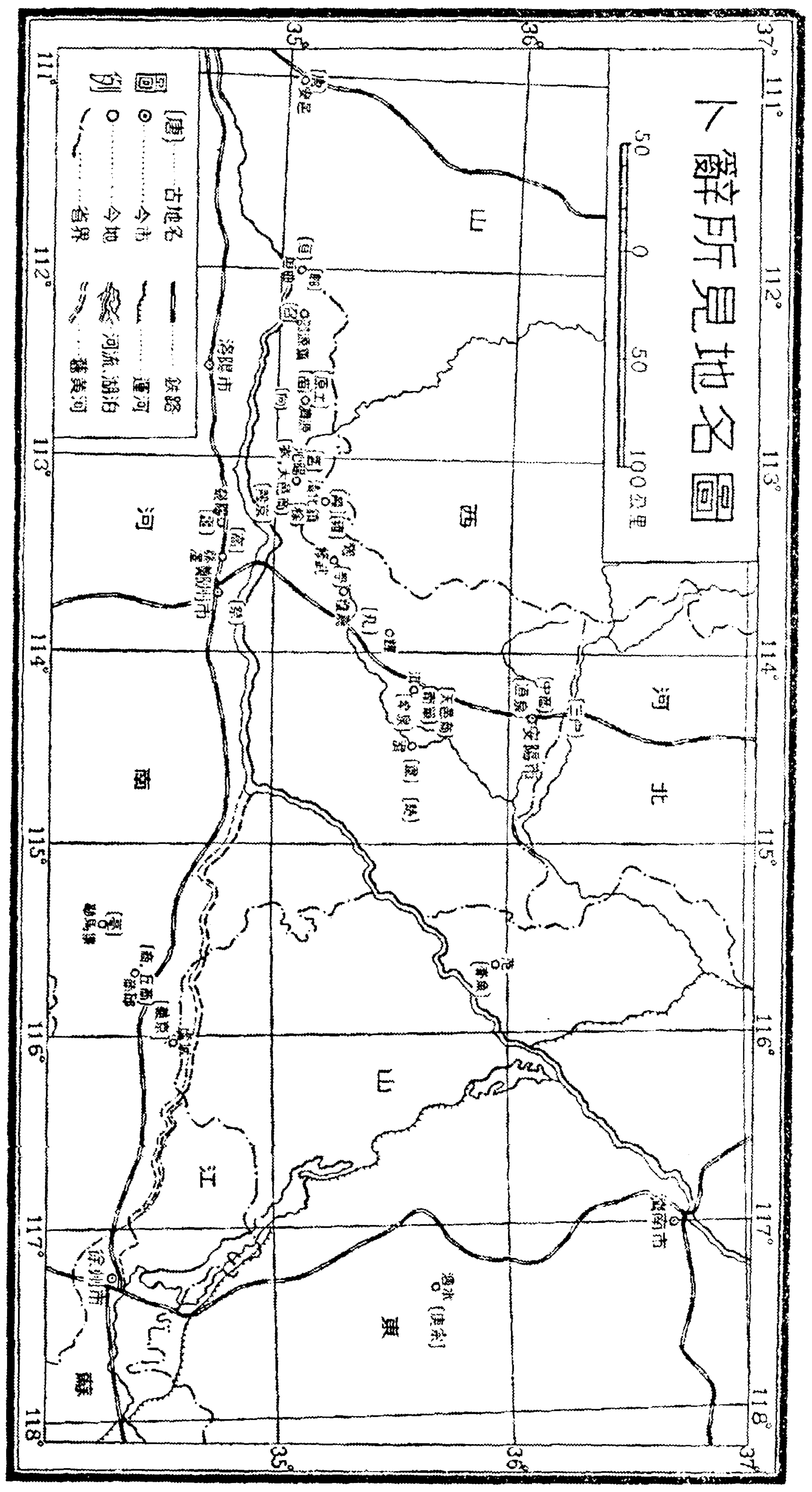
插圖四　改製左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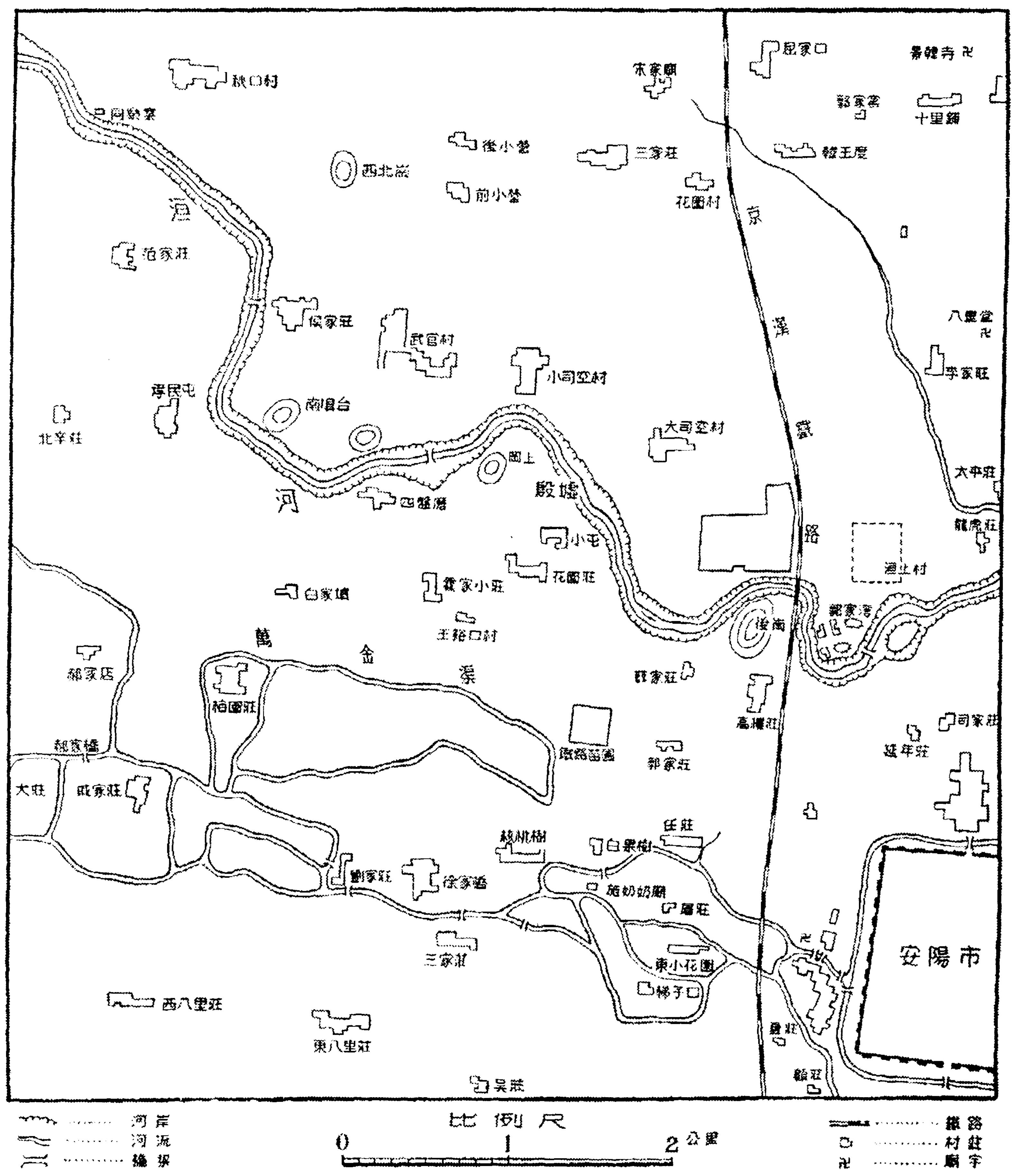
插圖五　改製右背甲


洹河
劉家二十畝
朱家十四畝
何家七畝
小溝
劉家二畝
張家七畝
張學獻十八畝
沙丘
韓家四畝
霍家二畝
分
牌坊
霍家六畝
二畝
四畝
一畝半
分
朱家坟
北
小屯村
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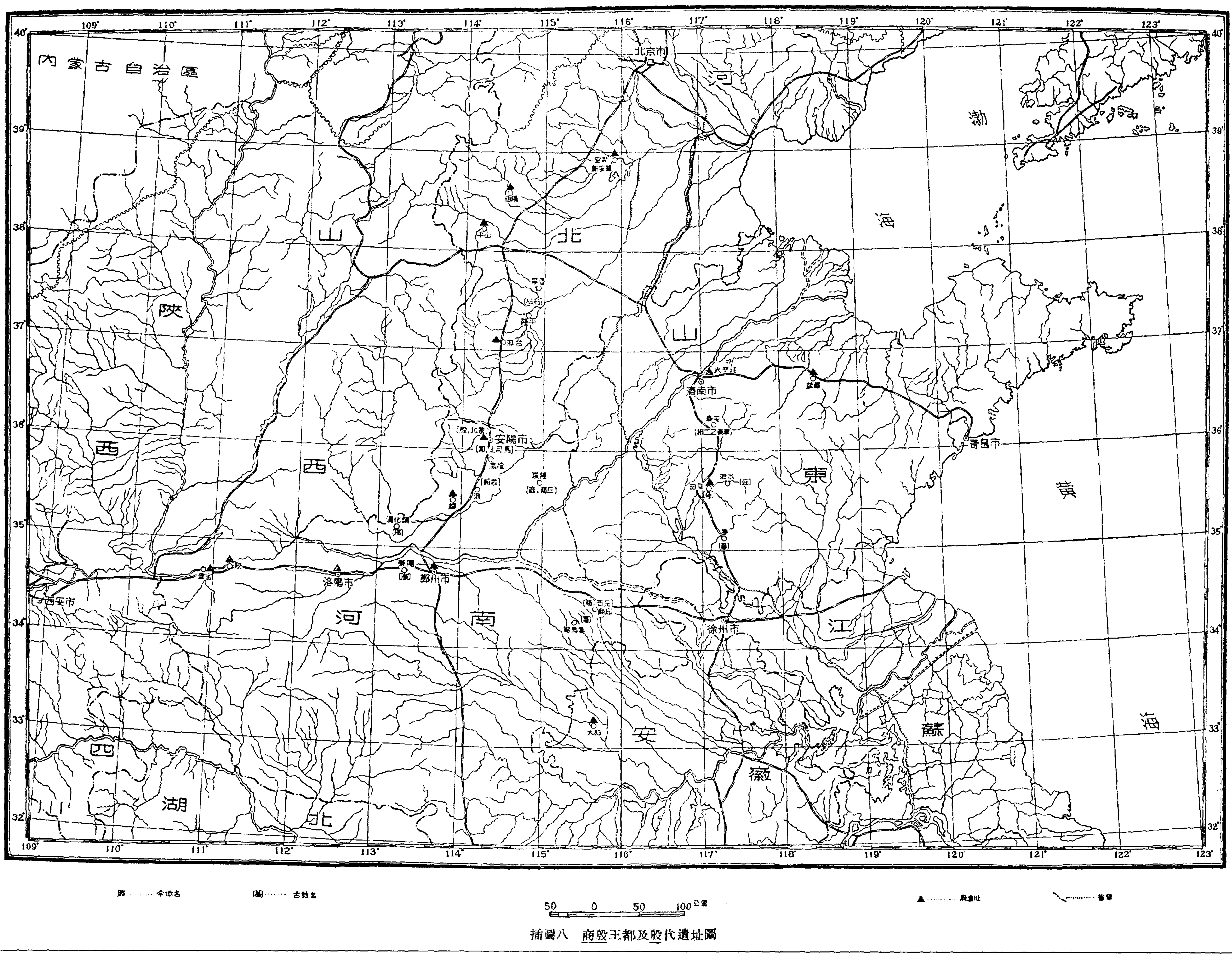
插圖六　安陽小屯村"東北地"簡圖


卜辭所見地名圖
50
0
50
100公里
圖例
(商) 古地名
◎ 今市
○ 今地
省界
鐵路
運河
河流,湖泊
舊黃河
山
西
河
北
河
南
山
東
江
蘇
濟南市
安陽市
鄭州市
洛陽市
徐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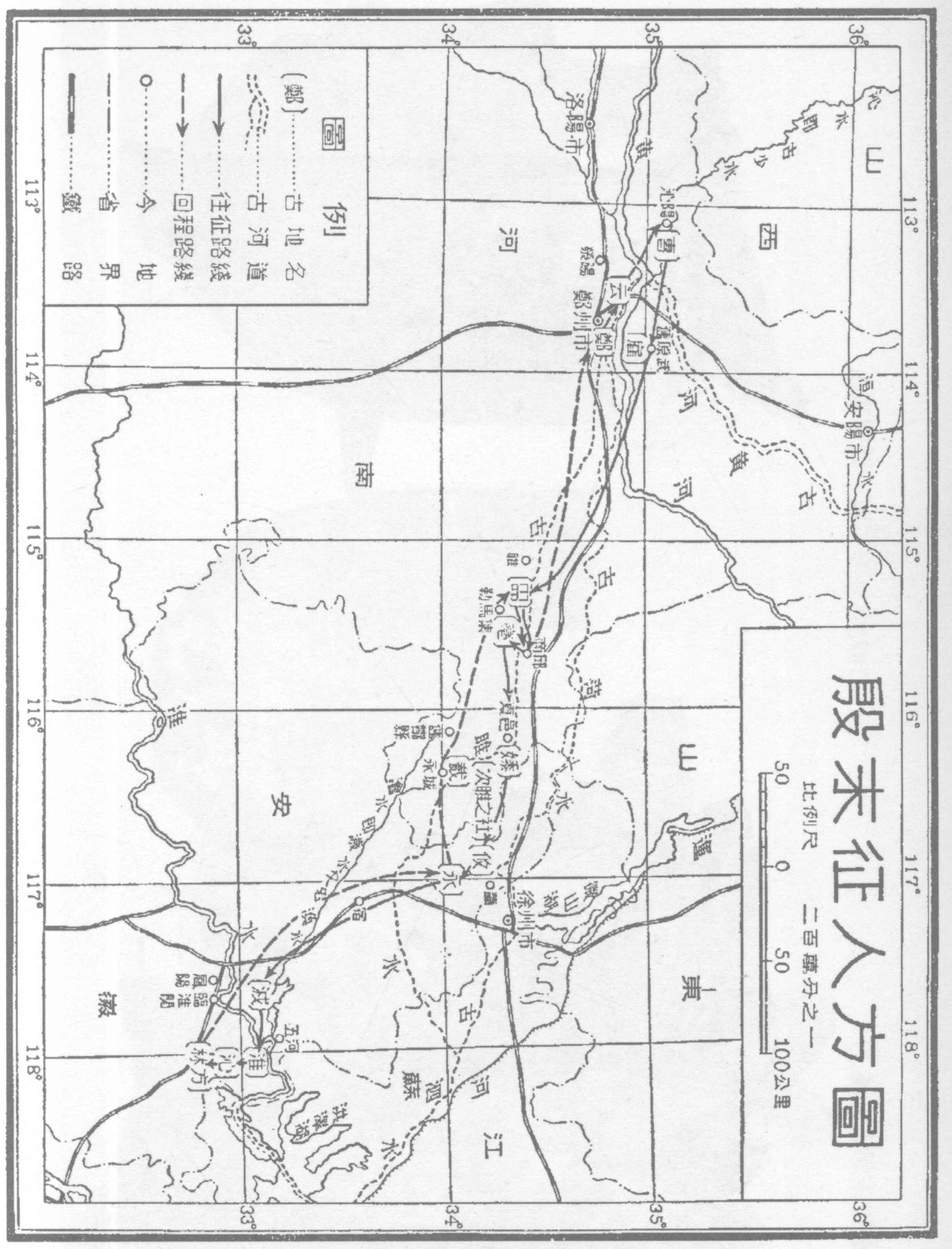
插圖九


安陽市
洹
河
殷墟
京
漢
鐵
路
小屯
花園莊
後岡
四盤磨
西北崗
侯家莊
武官村
大司空村
小司空村
薛家莊
梅園莊
東八里莊
西八里莊
三家莊
東小花園
梯子口
吳莊
河岸
河流
堤壩
比例尺
0
1
2公里
鐵路
村莊
廟宇

插圖七　安陽殷虛範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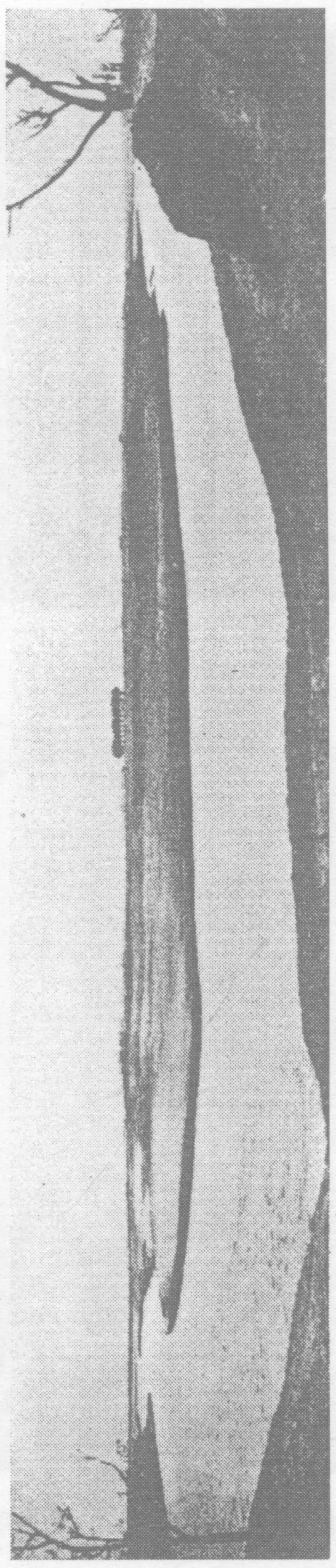

內蒙古自治區
北京市
河
北
山
西
陝
西
山
東
河
南
安
徽
江
蘇
湖
北
四
川
渤
海
黃
海
安陽市
鄭州市
洛陽市
西安市
濟南市
青島市
徐州市
邢台
(殷,北蒙)
(鄭,上司馬)
(商,商丘)
(亳)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今地名
(商)……古地名
50
0
50
100公里
殷遺址
省界

插圖八　商殷王都及殷代遺址圖


殷末征人方圖
比例尺 二百萬分之一
50 0 50 100公里
圖例
(鄭)……古地名
……古河道
……往征路綫
……回程路綫
……今地
……省界
……鐵路
山西
河南
山東
安徽
江蘇
洛陽市
沁陽
鄭州市
安陽市
徐州市
黃河
古黃河
古河
古水
淮
33°
34°
35°
36°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插圖十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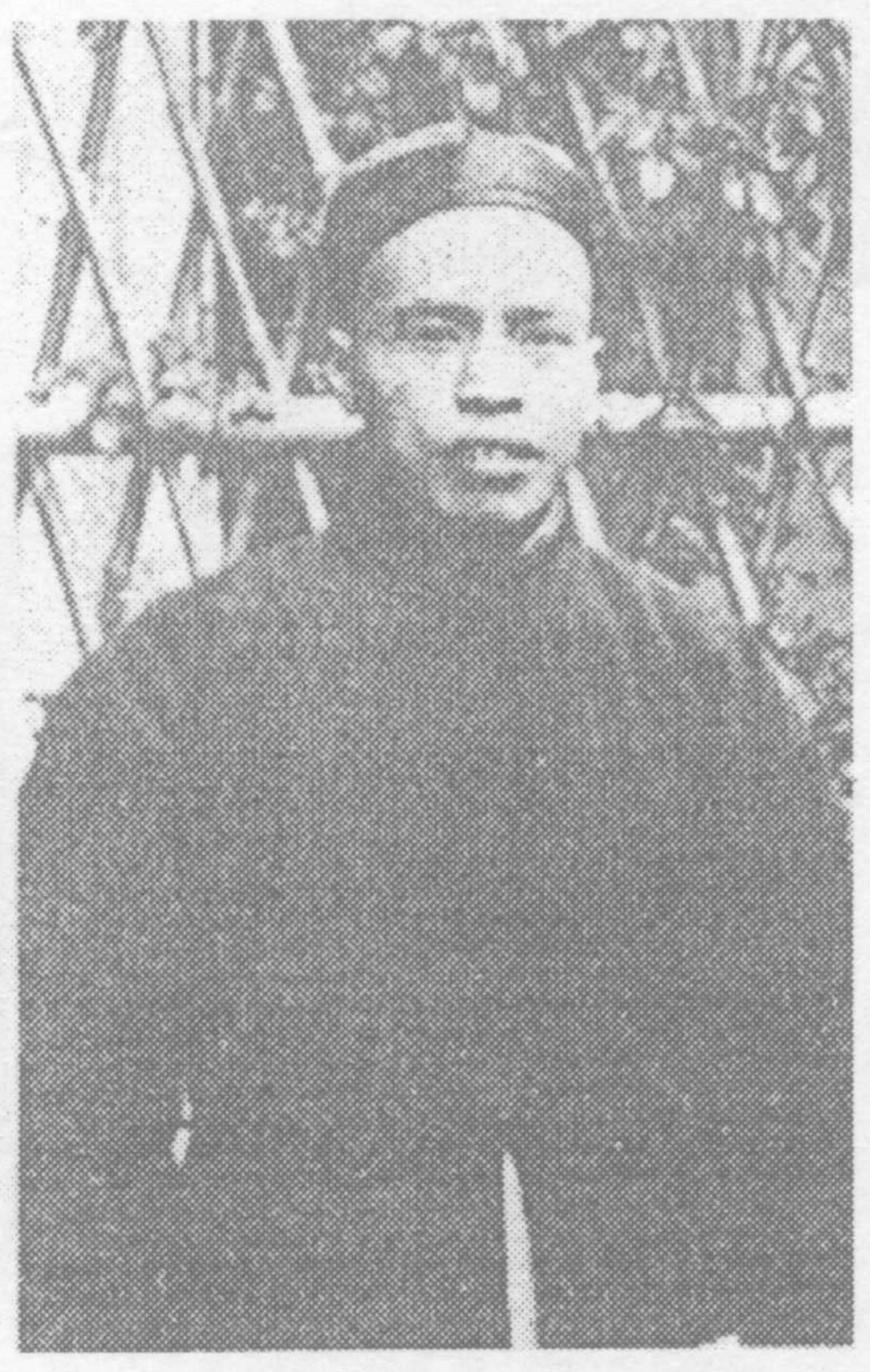


洹水上的殷虛——安陽小屯村北地

圖版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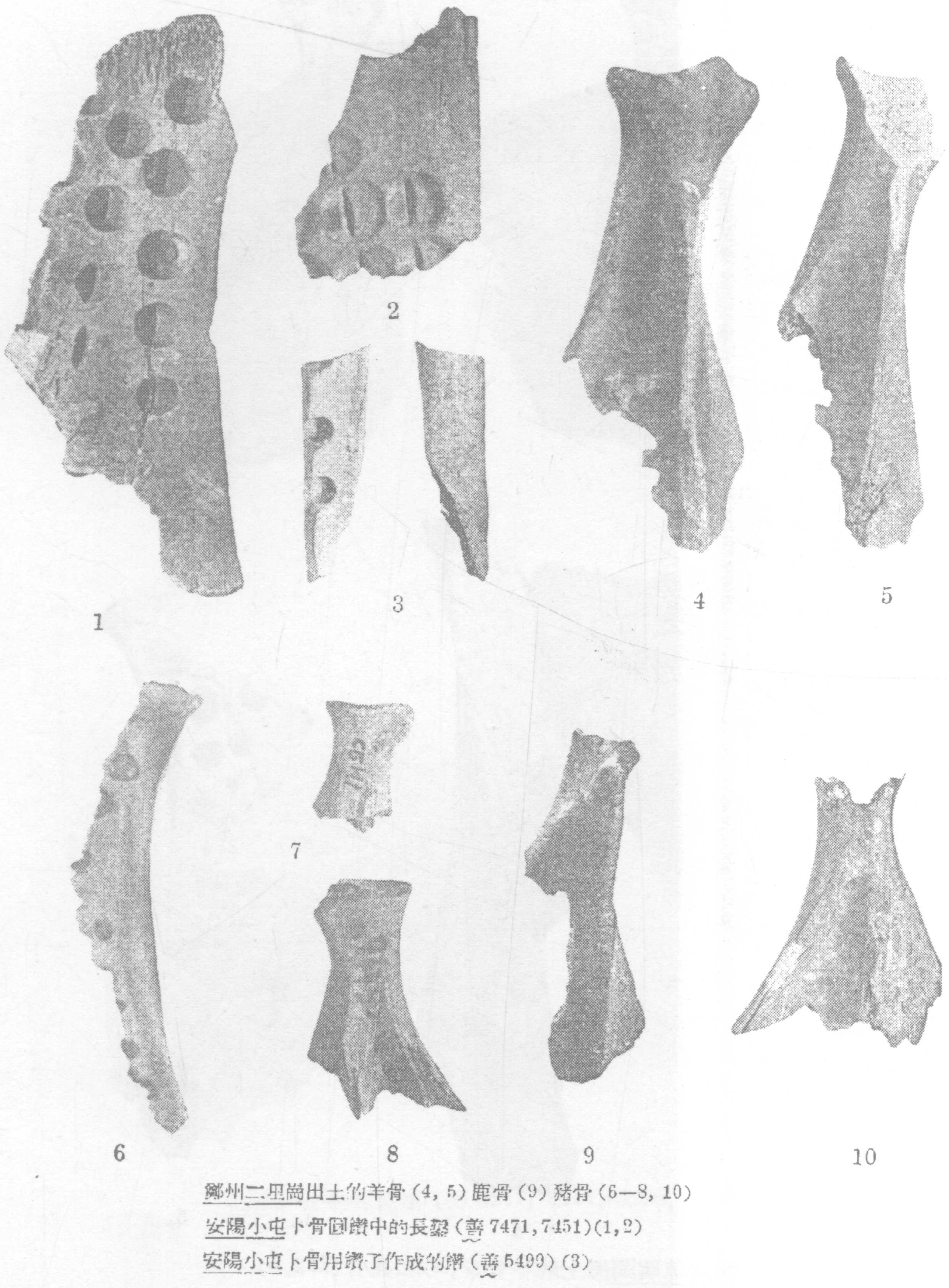
孫詒讓

王懿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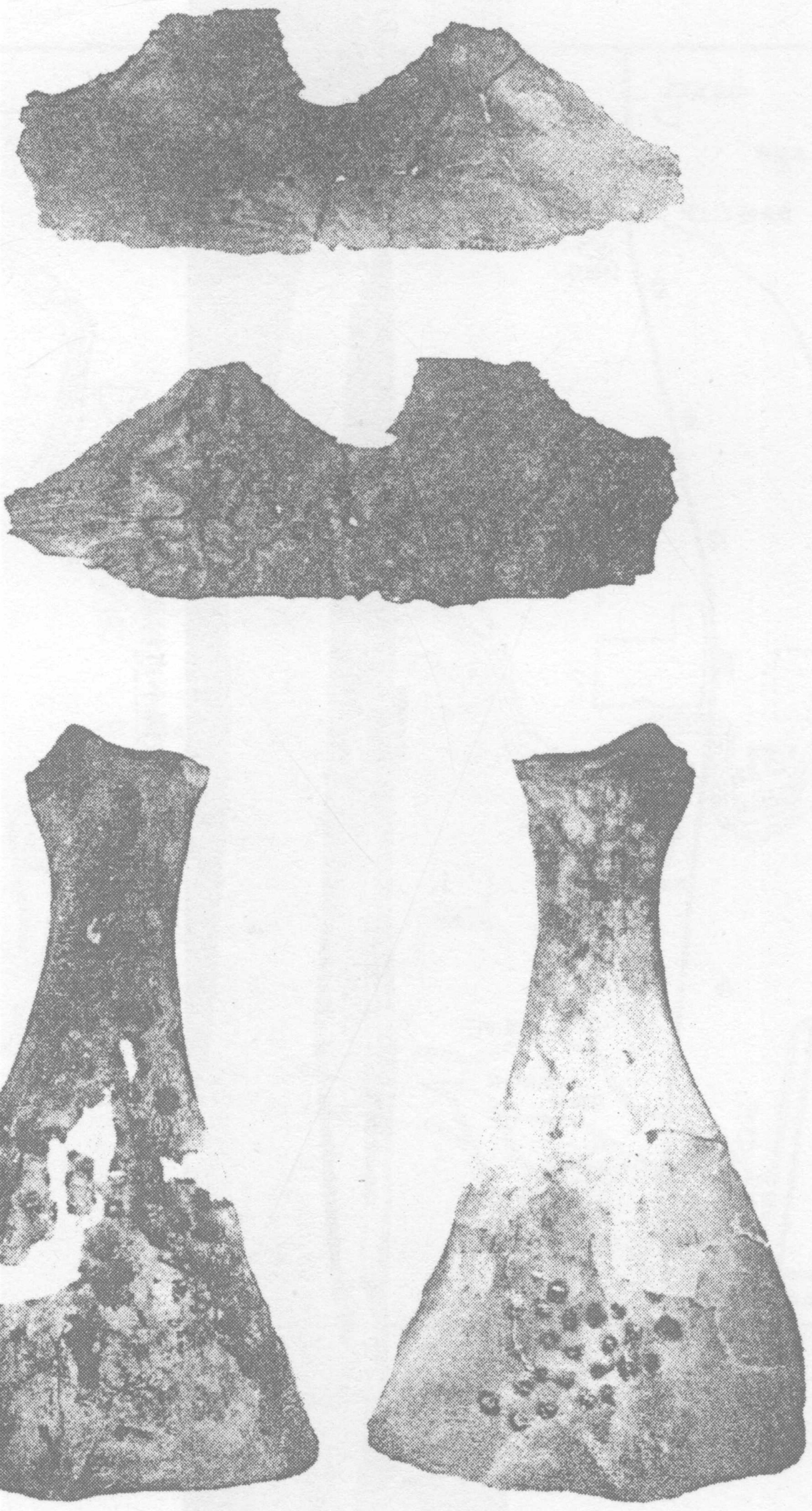
王國維

圖版叁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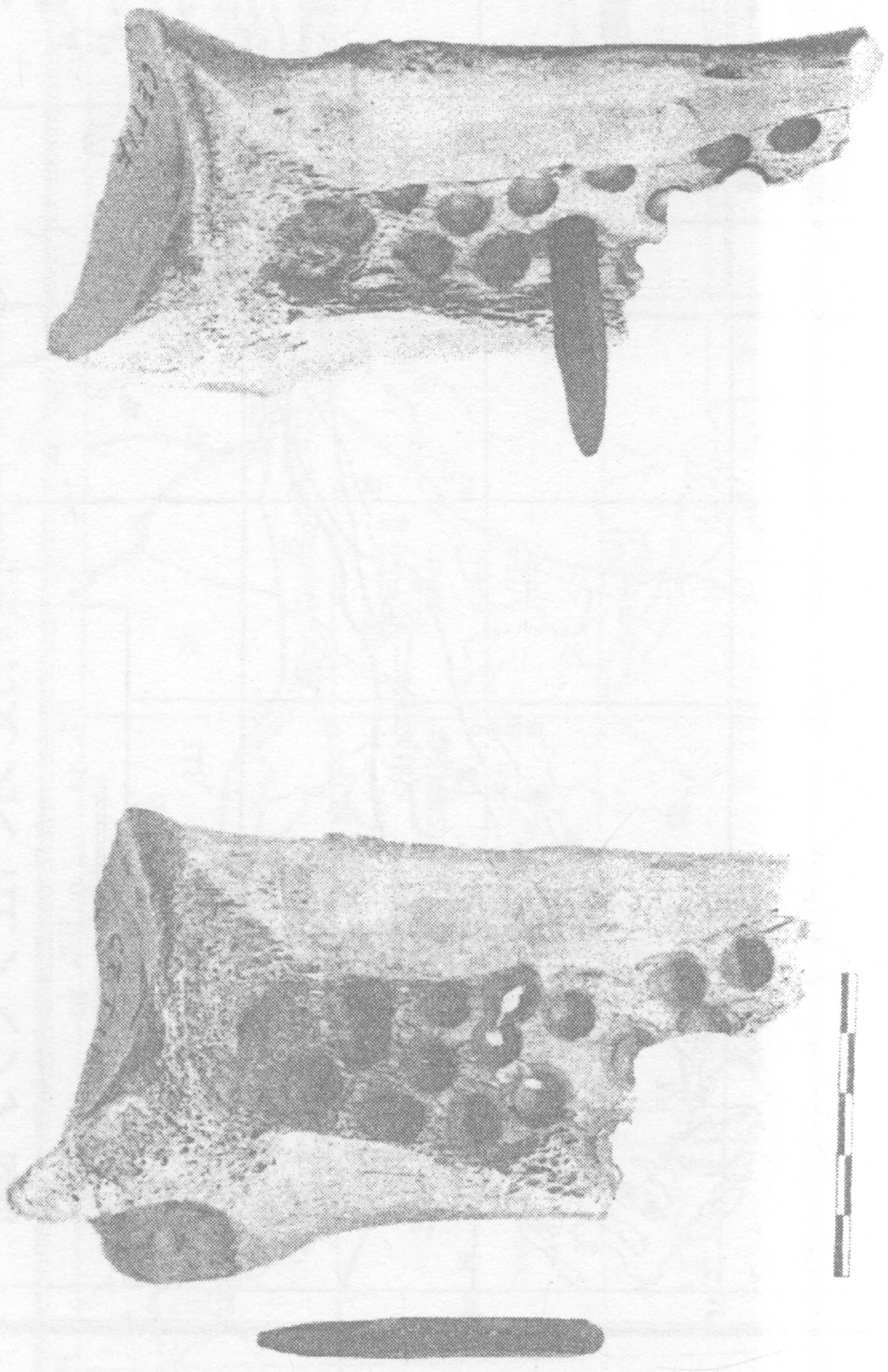
鄭州二里崗出土的羊骨（4, 5）鹿骨（9）豬骨（6—8, 10）
安陽小屯卜骨圓鑽中的長鑿（善 7471, 7451）(1, 2)
安陽小屯卜骨用鑽子作成的鑿（善 5499）(3)

圖版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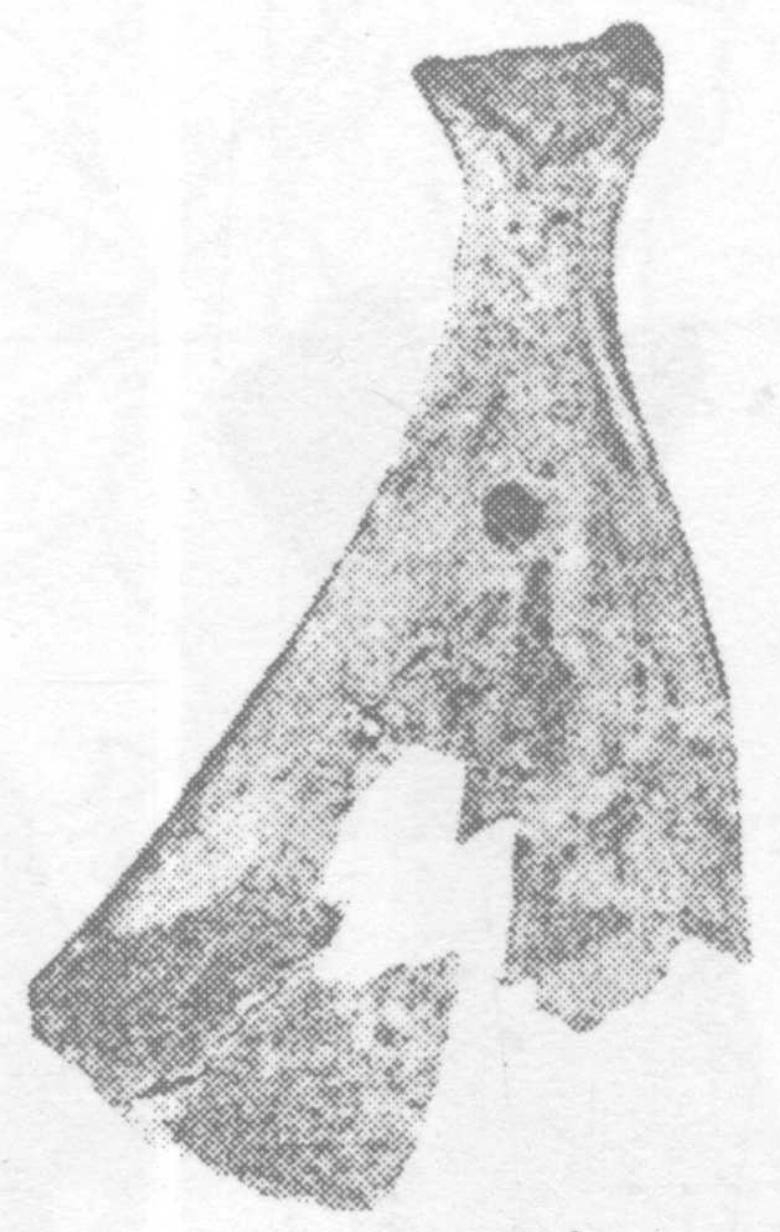
鄭州二里崗出土的牛頭骨(上)和牛胛骨(下)

圖版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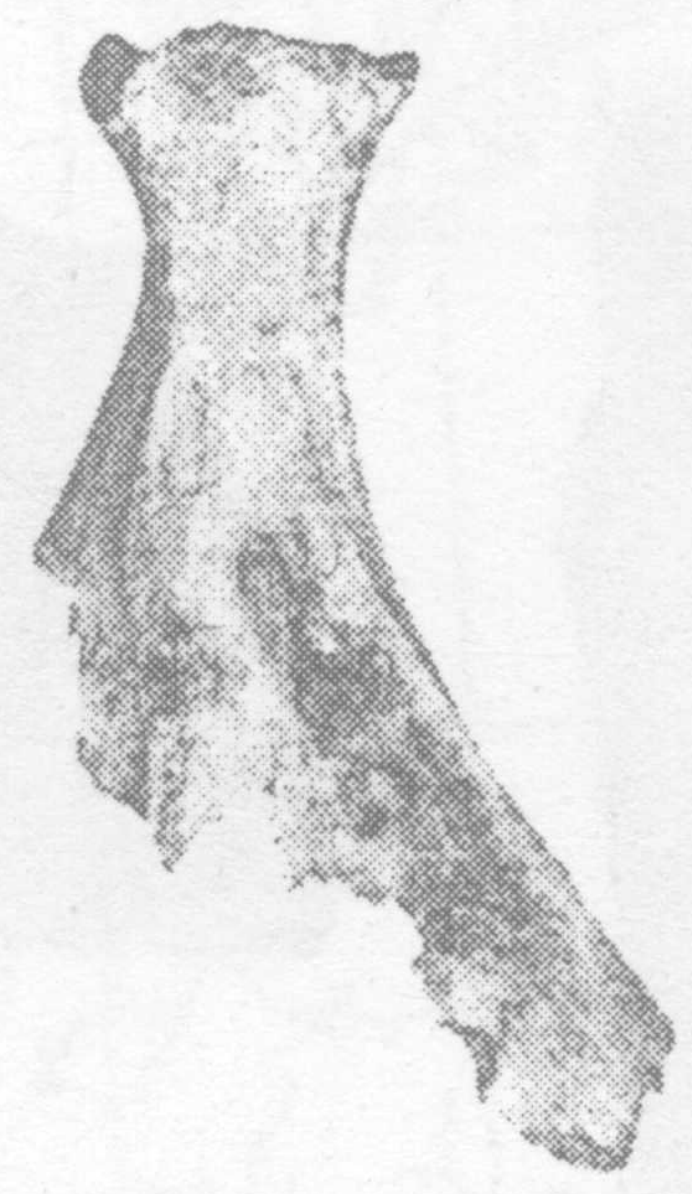


鄭州二里崗出土的卜骨及青銅鏃具

圖版陸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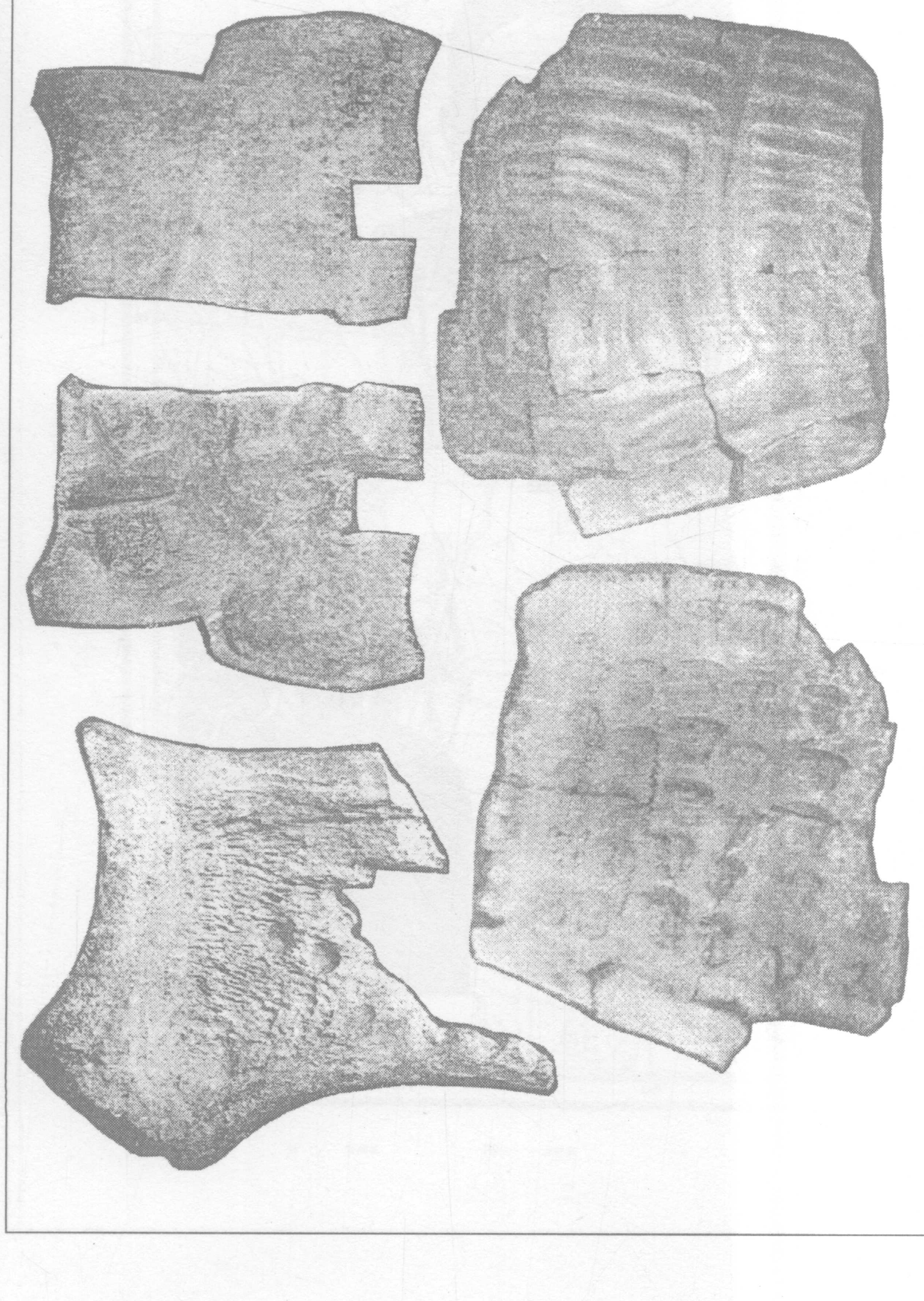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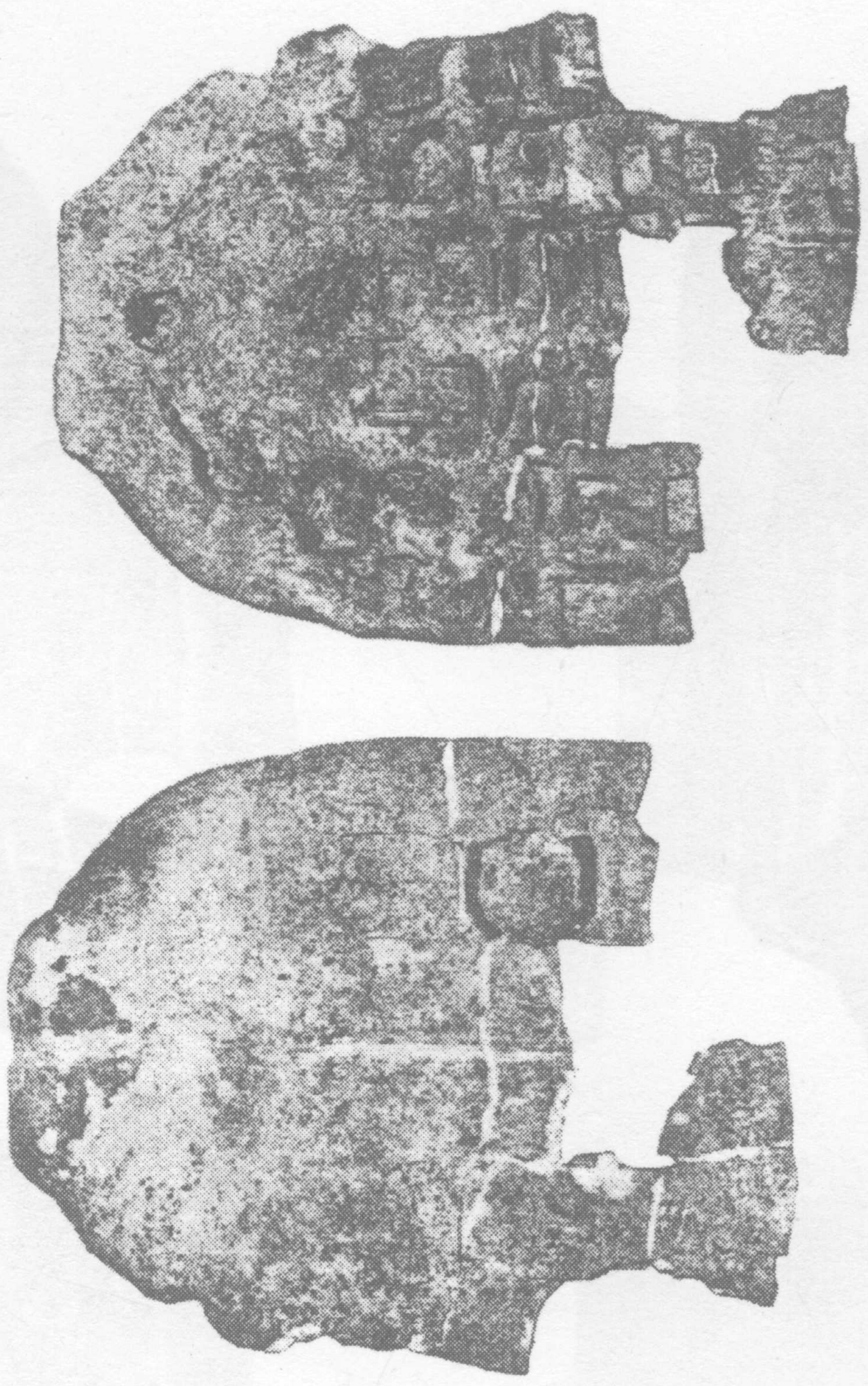
輝縣琉璃閣出土的牛骨(3,4)和豬骨(1,2,5)

圖版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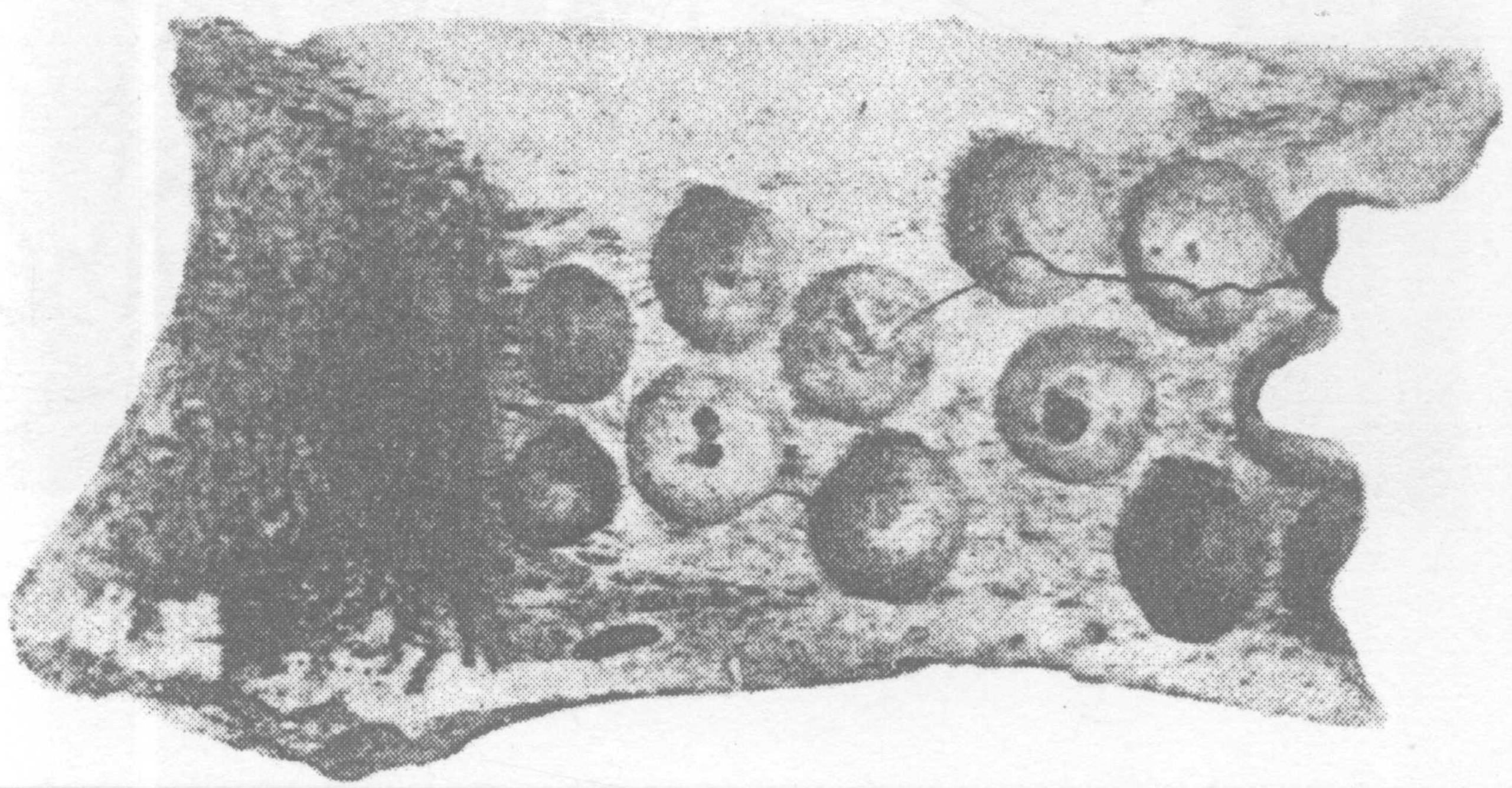


濟南大辛莊出土的牛胛骨(上左)、龜腹甲(上右)和龜背甲(下二)

圖版捌



1952年秋洛陽出土的龜腹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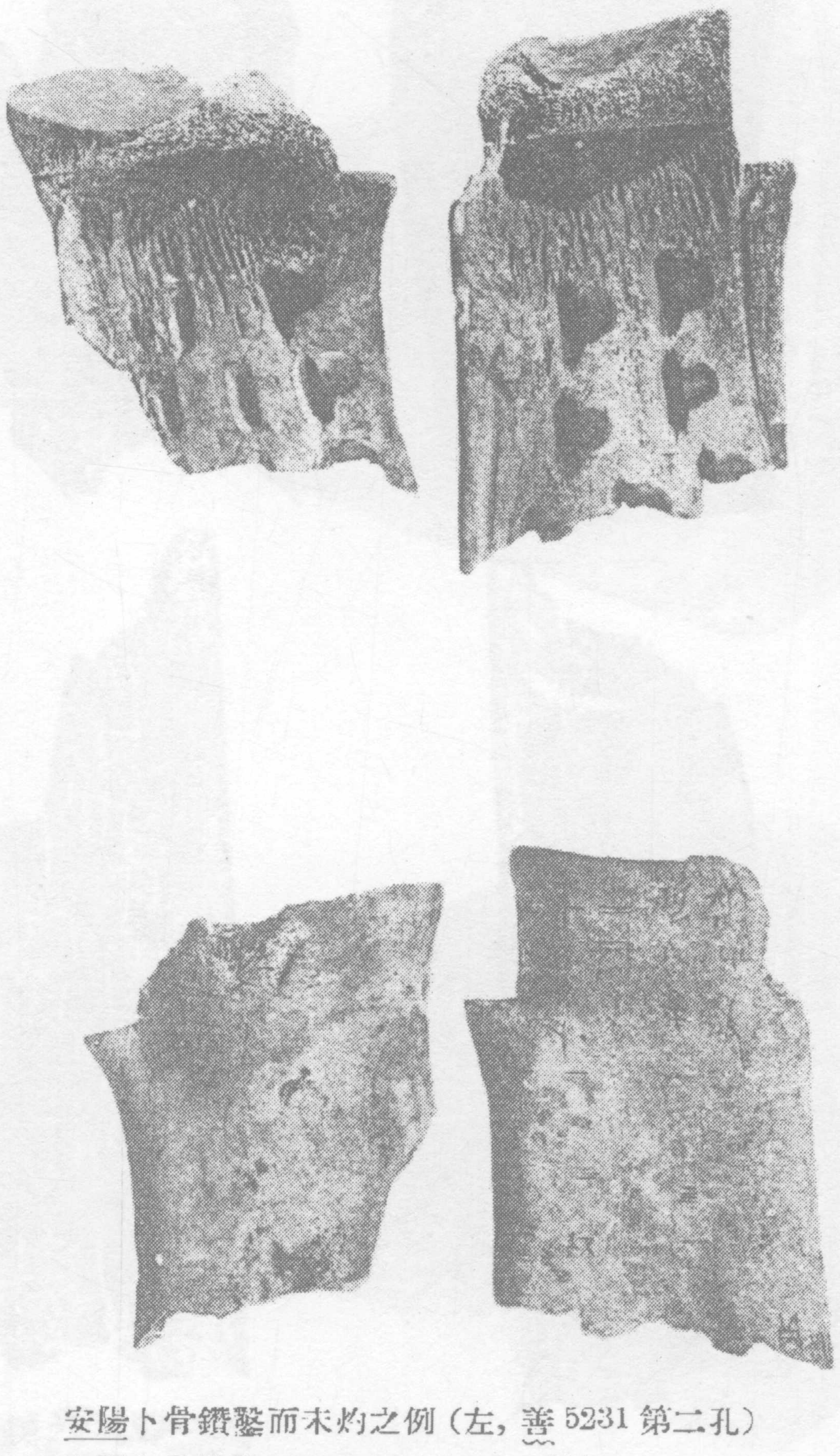


邢縣出土的牛胛骨

圖版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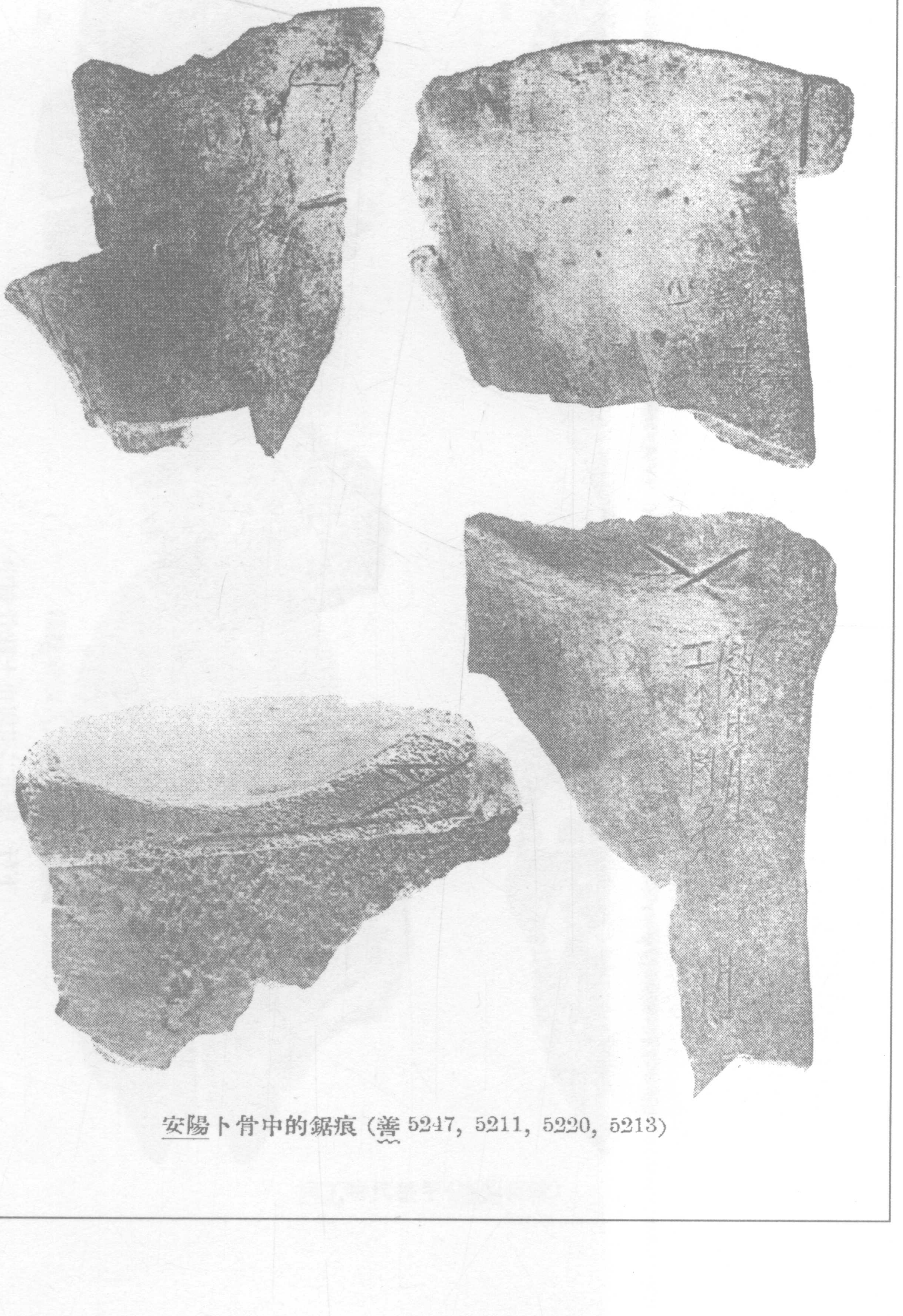
安陽卜骨留臼角未切去之例（善 5220, 5219）

圖版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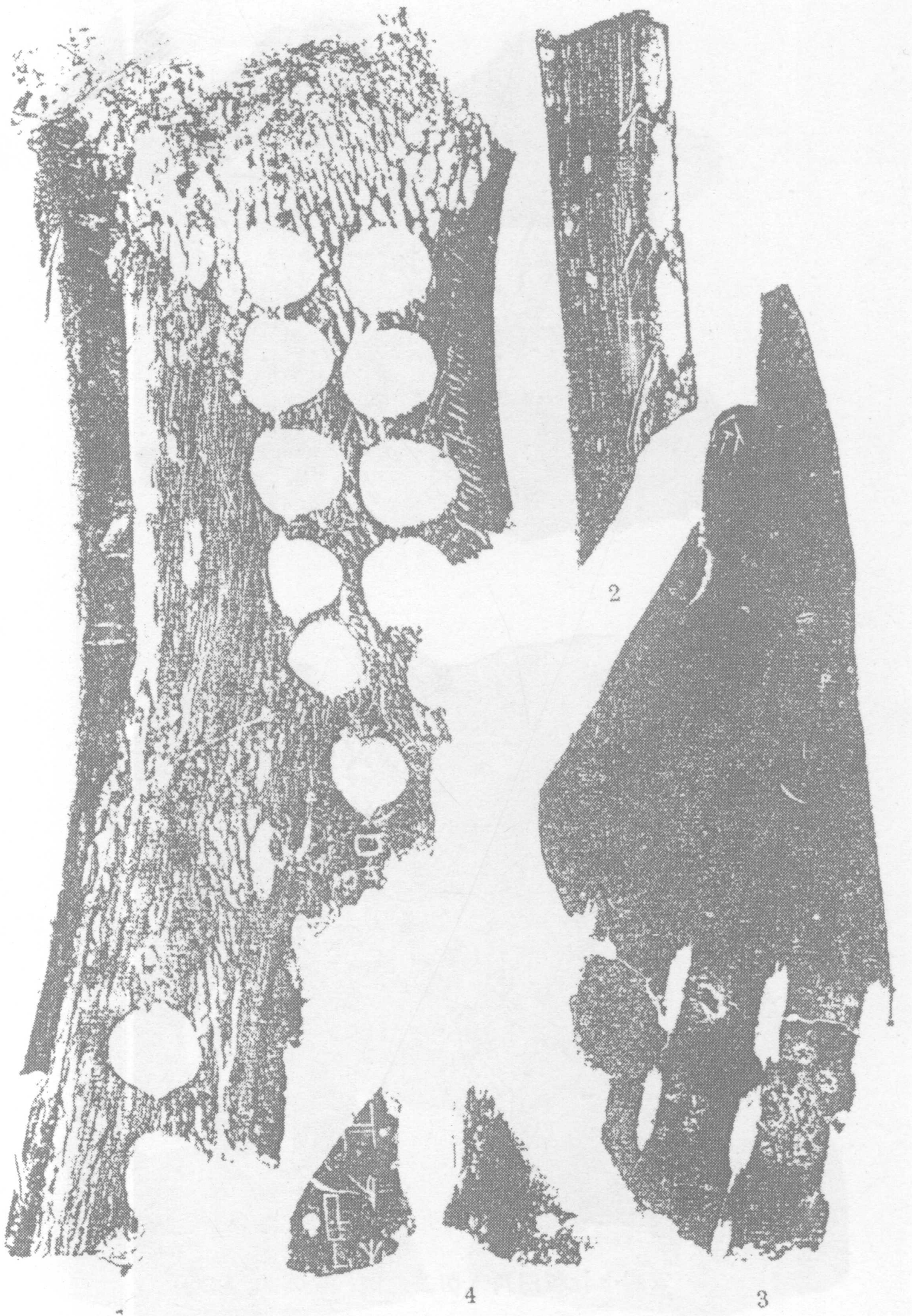
安陽卜骨鑽鑿而未灼之例（左，善 5231 第二孔）
安陽卜骨鑽鑿而灼之例（右，善 5228）

圖版拾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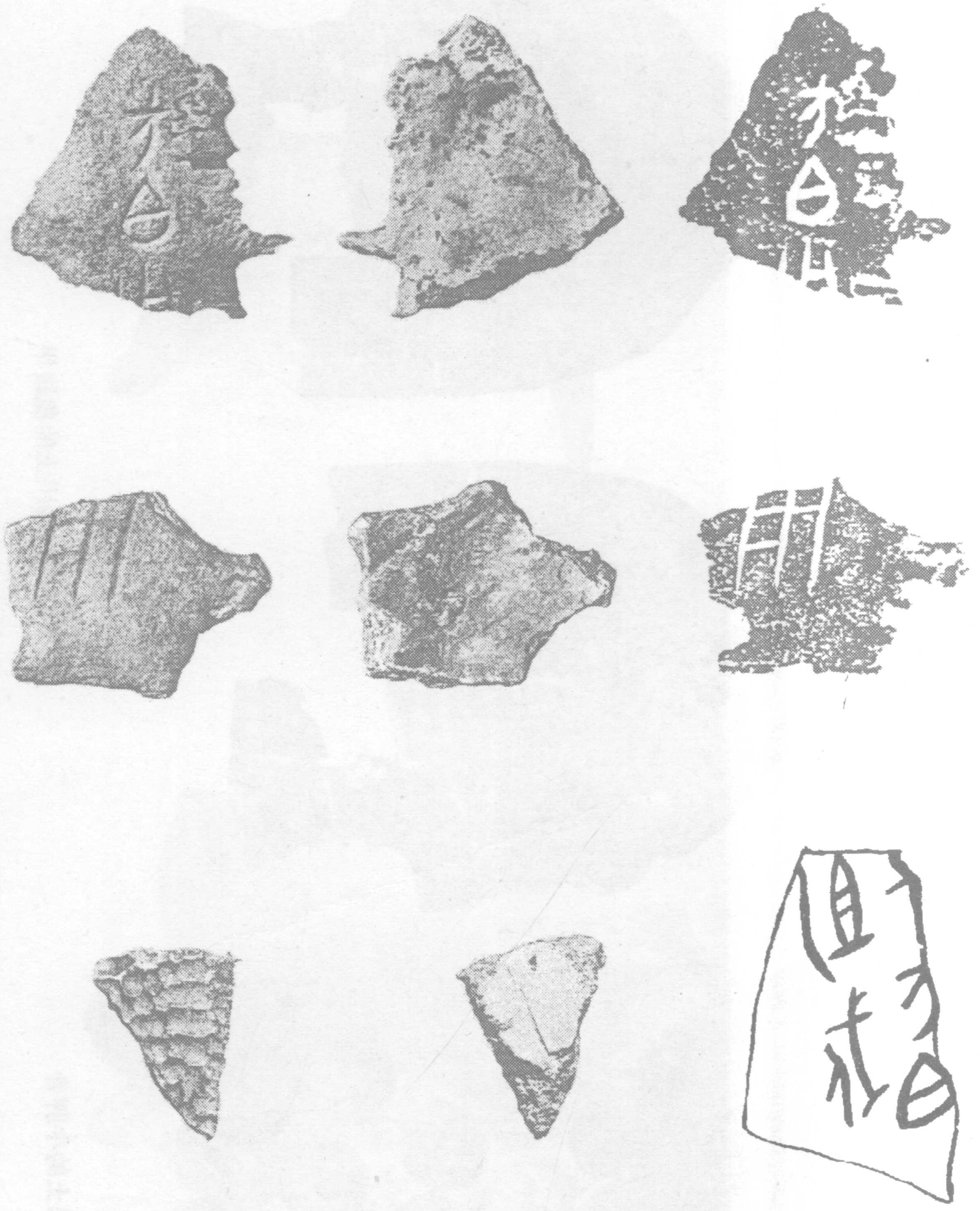
安陽卜骨中的鋸痕（善 5247, 5211, 5220, 5213）

圖版拾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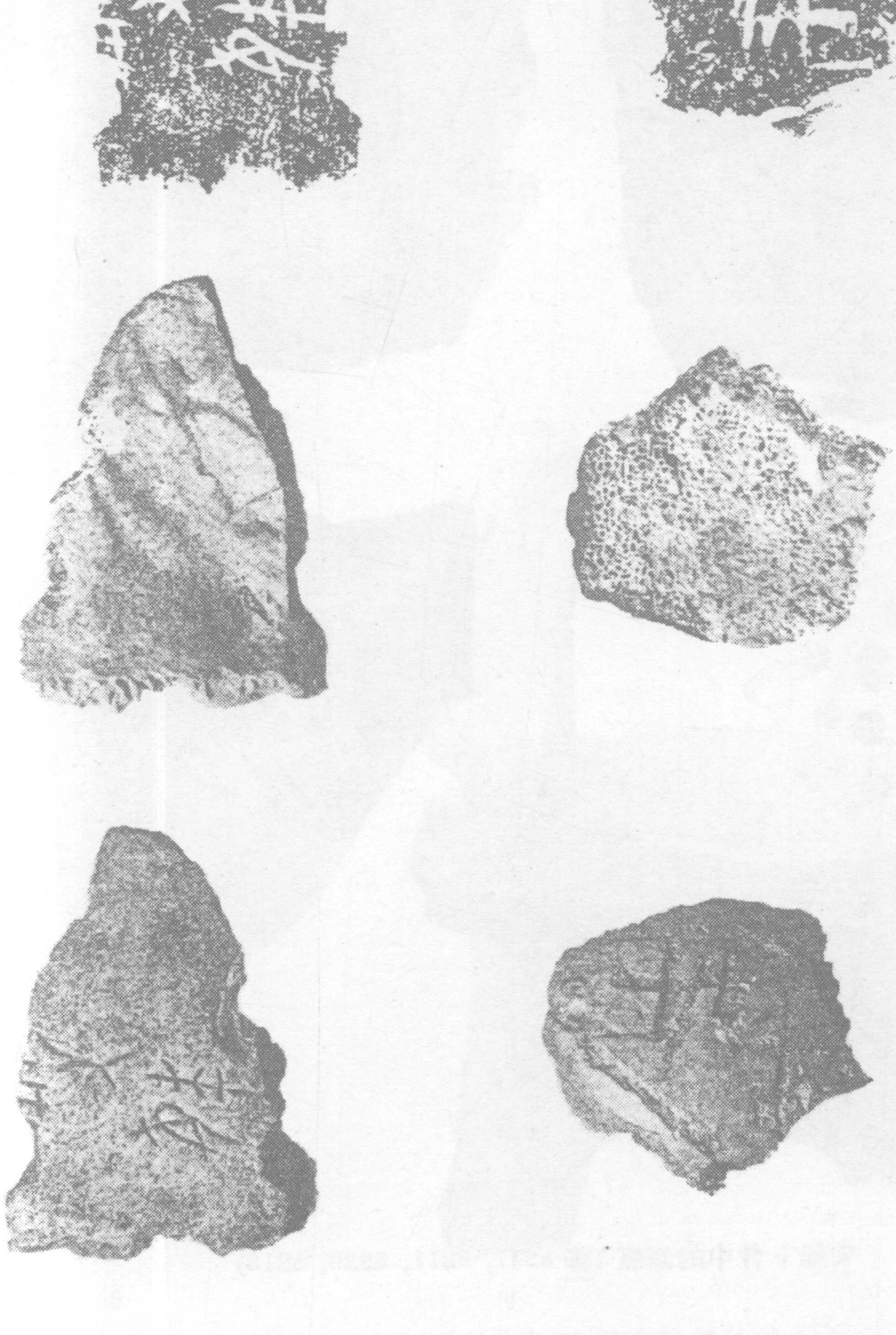
1. 作鑽以前先刻圓圈爲記（善 8889）
2. 作鑿以前先刻二斜道爲記（善 8907）
3. 有鑿無鑽（善 7447）
4. 穿孔（善）

圖版拾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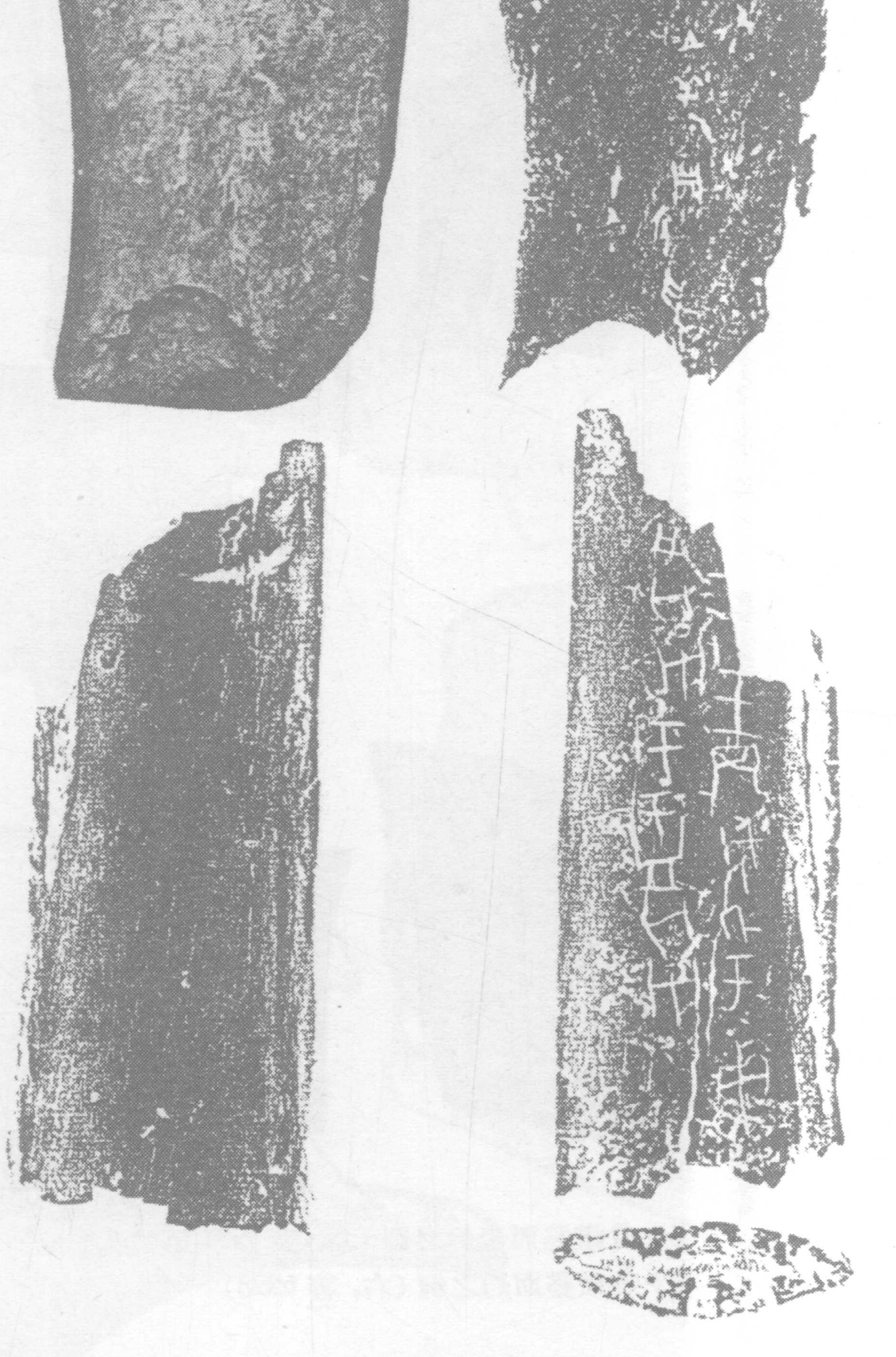
上、中、下右　人頭骨刻辭
下左　骶骨刻骨

圖版拾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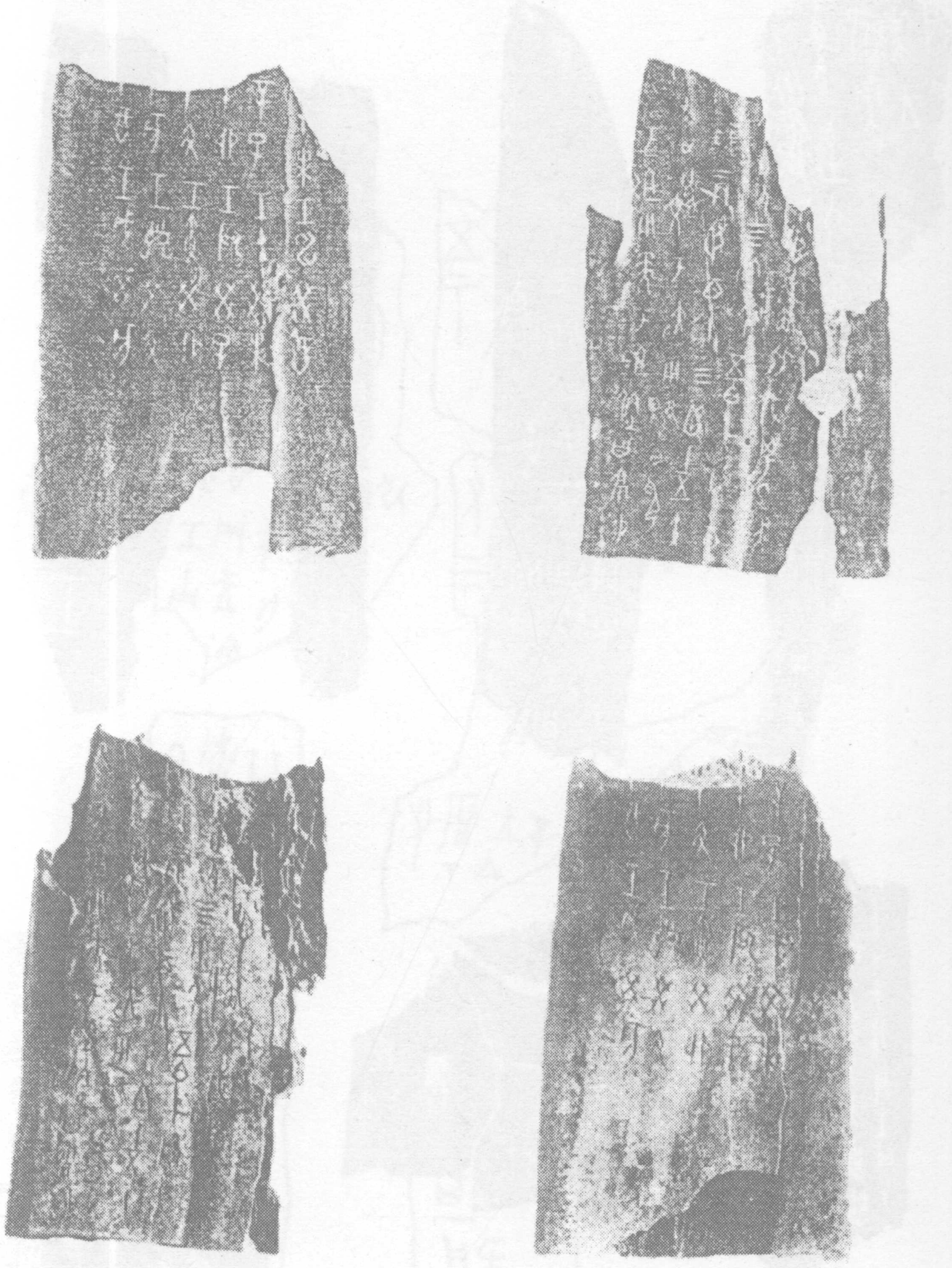
上行　善齋舊藏人頭骨刻辭
下行　鄭州二里岡出土肱骨刻字

圖版拾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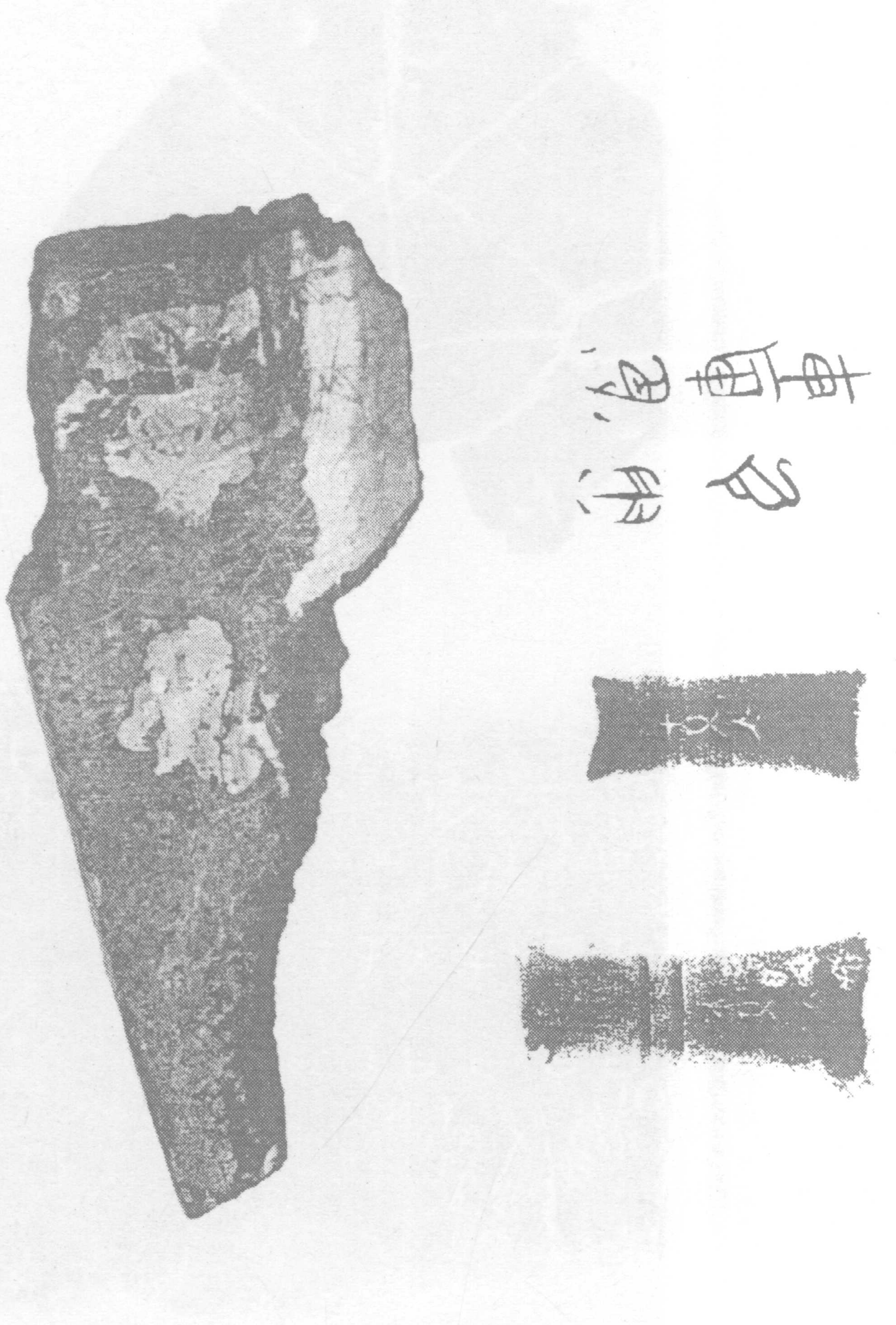
上　鄭州二里岡出土習契肋骨
下　善 4551 習契肋骨

圖版拾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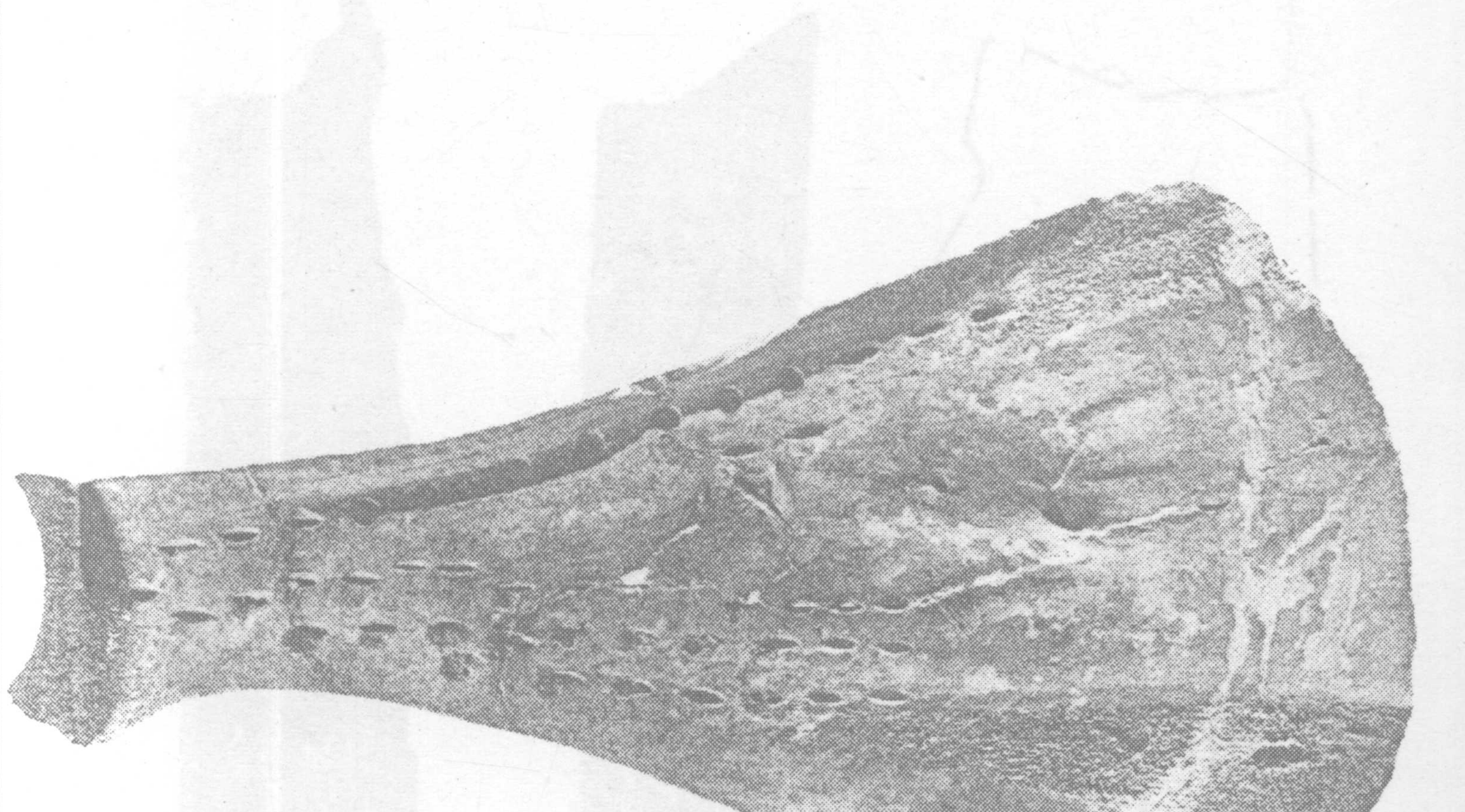
小臣牆牛骨刻辭

圖版拾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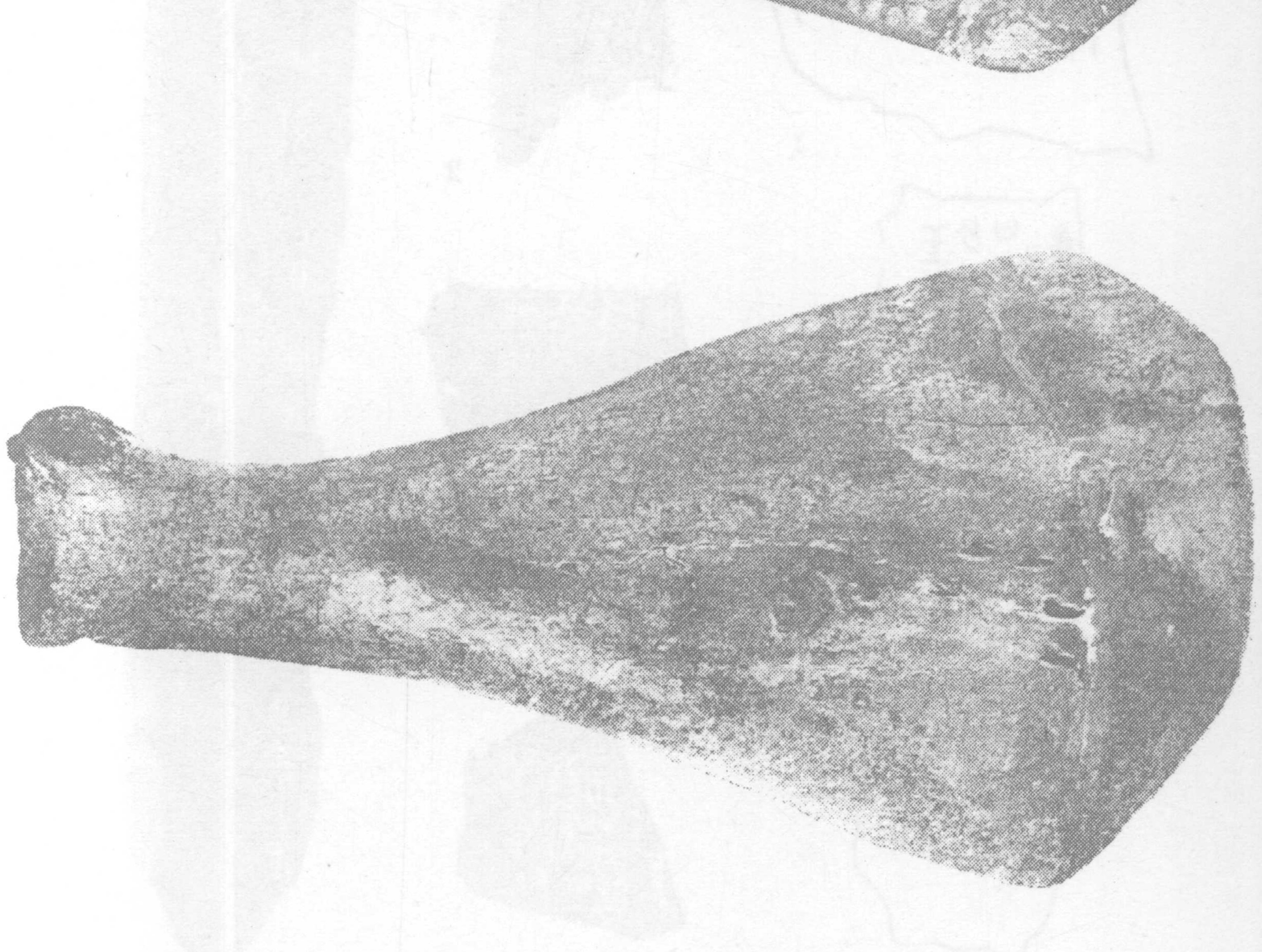


上，下右　石磬朱書
下左三　玉箸刻辭

圖版拾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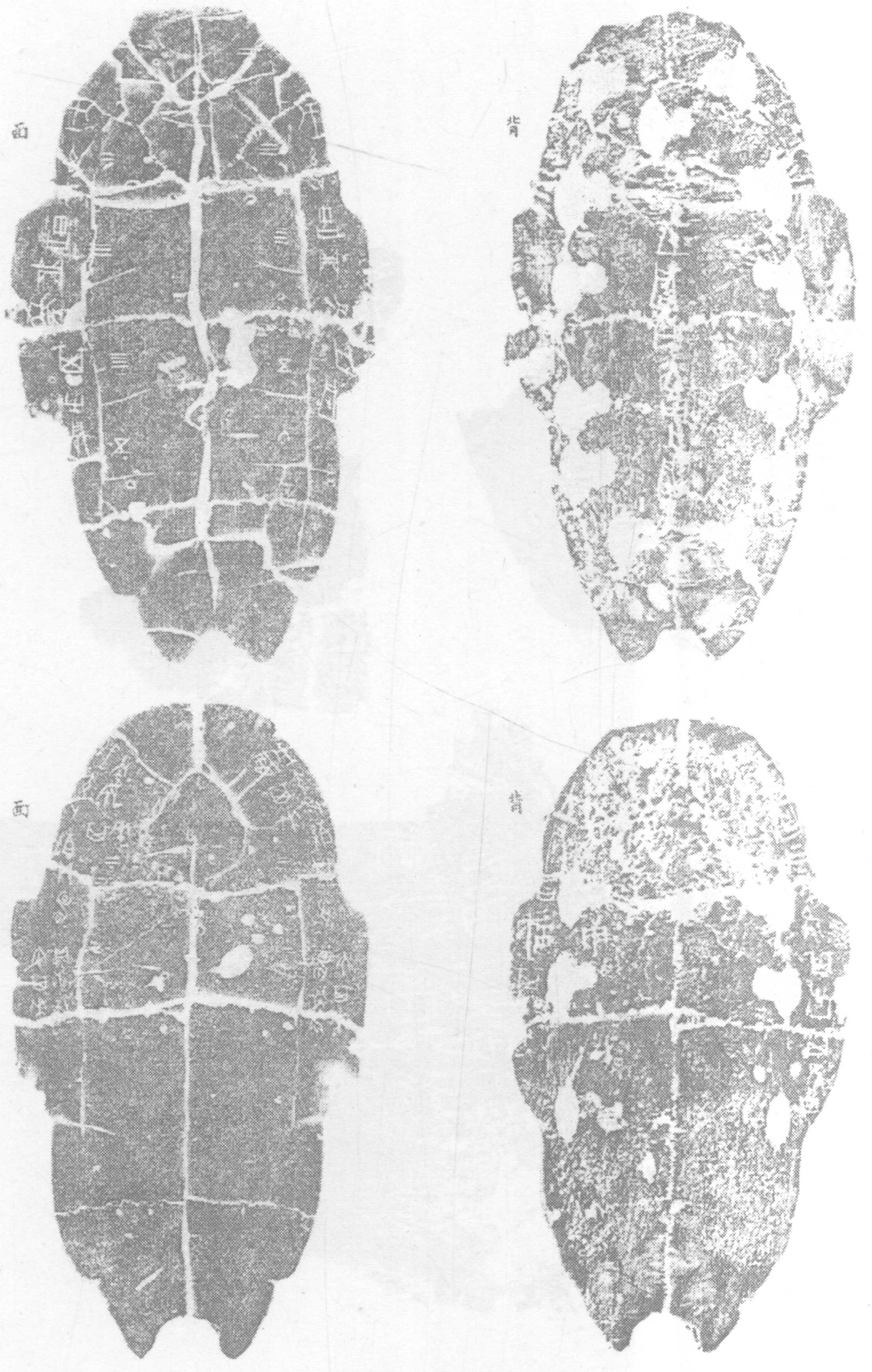


善齋大骨（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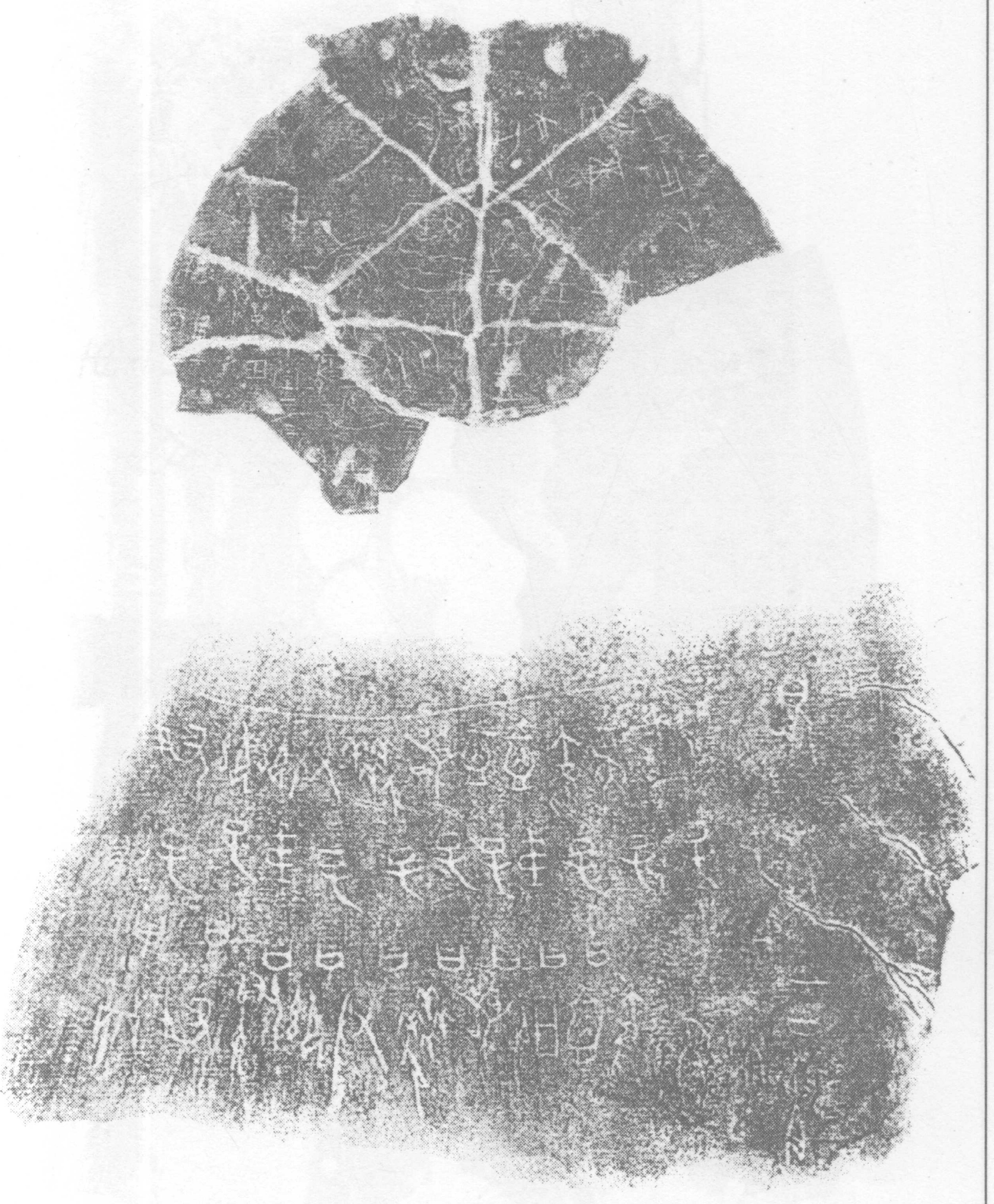
善齋大骨（正面）

圖版拾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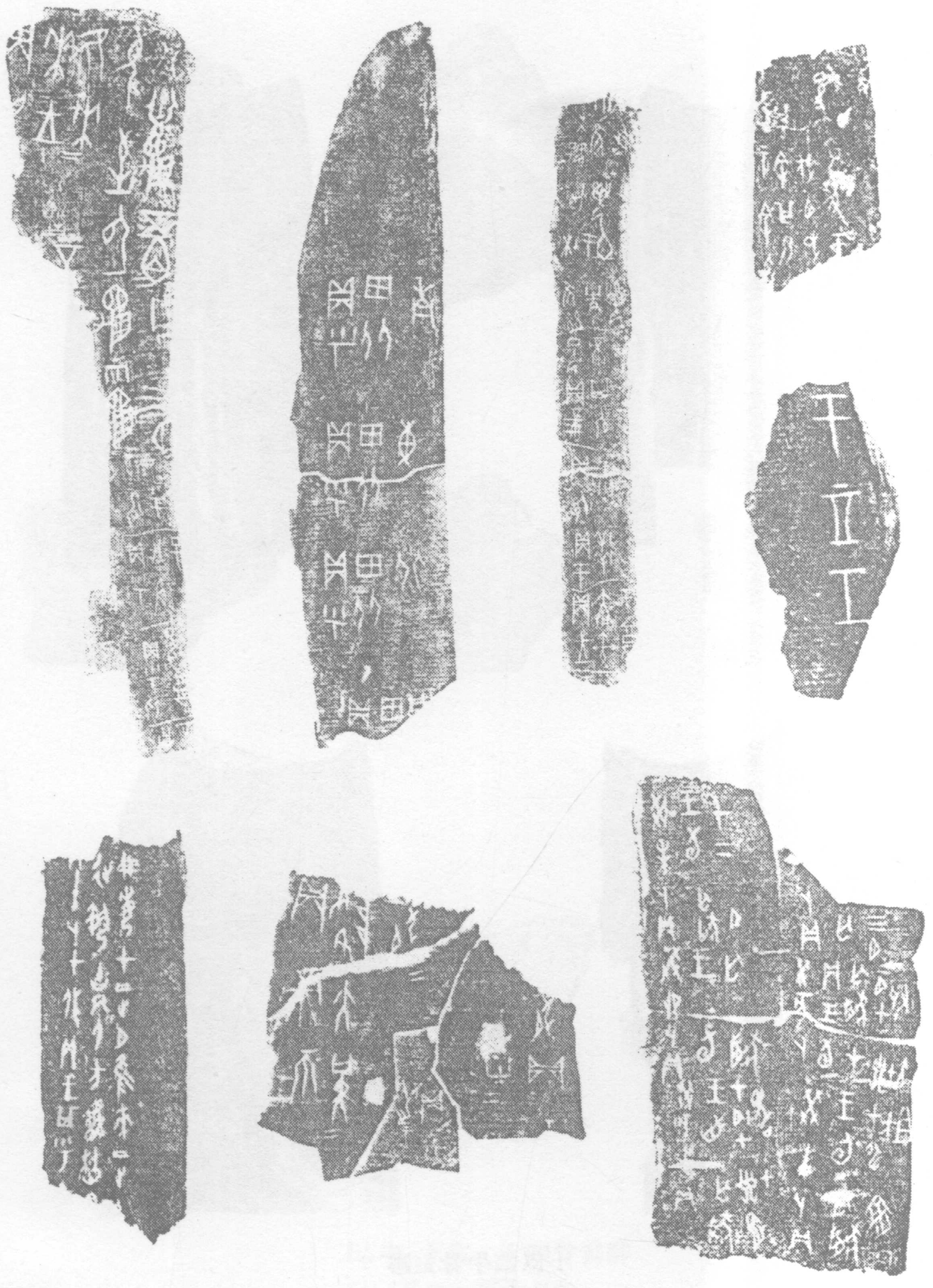
武丁時代整甲（唐蘭舊藏）

圖版貳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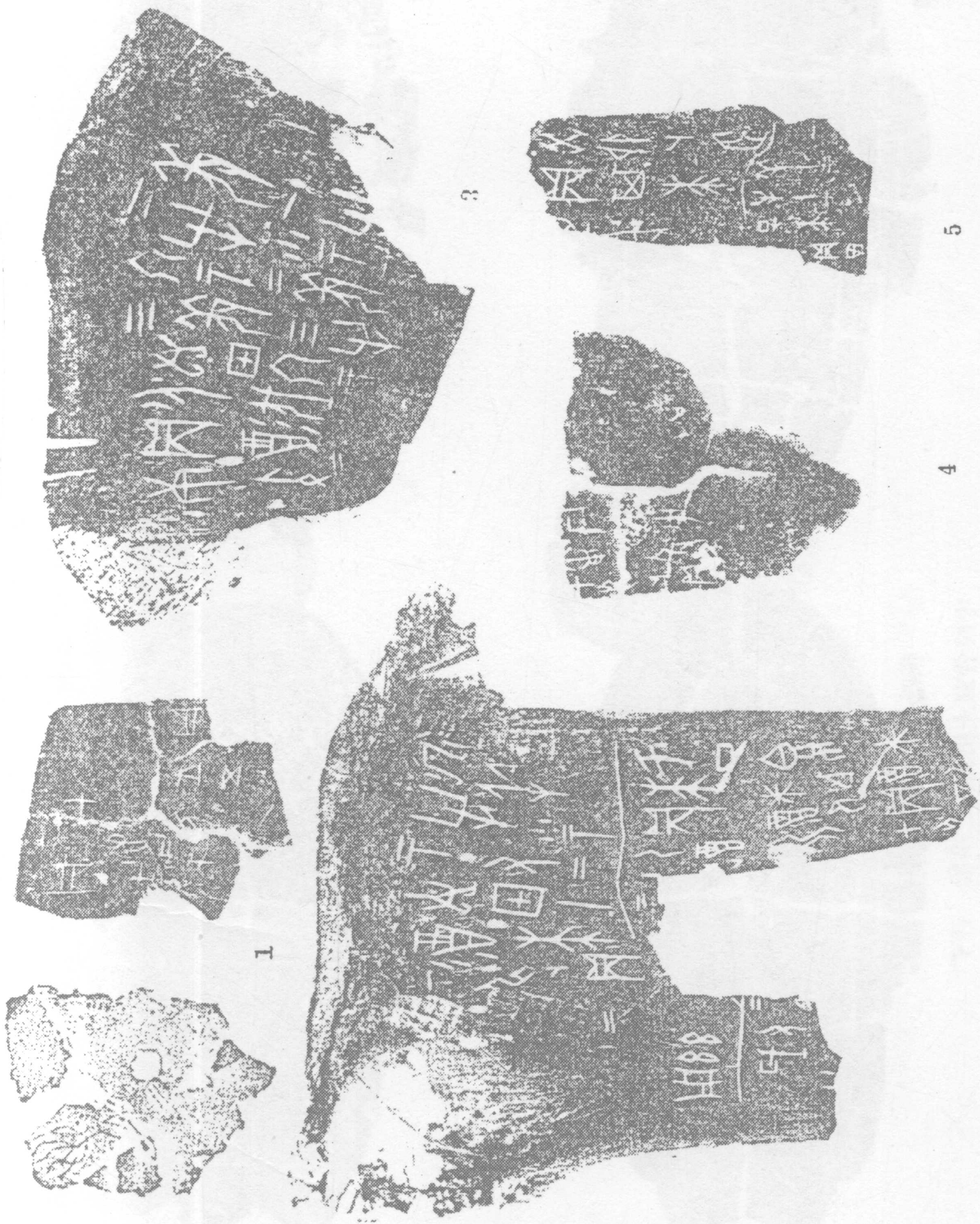
上　旅順博物館藏甲
下　庫 1506 拓本（考古研究所藏）

圖版貳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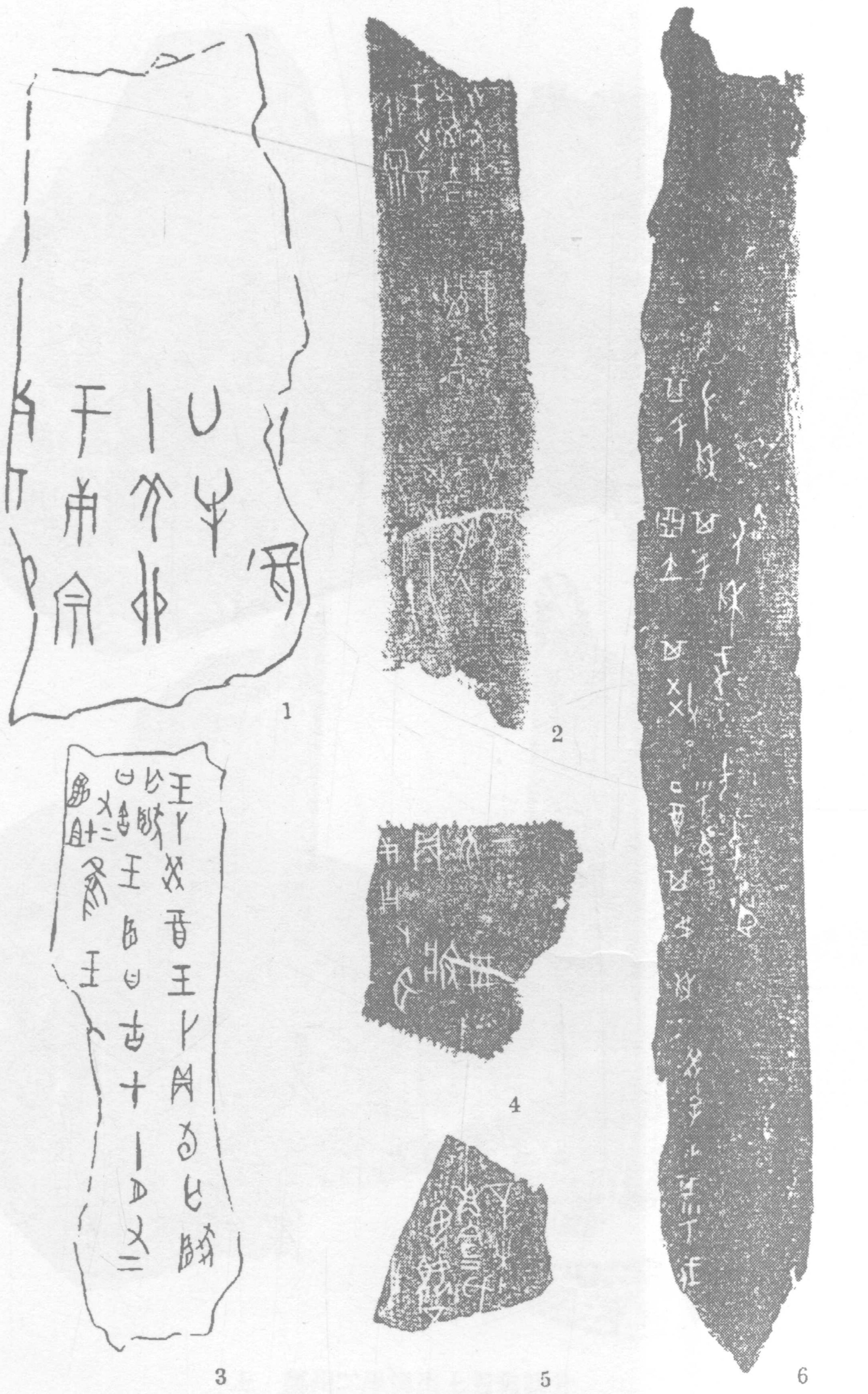
哲庵藏拓選錄

圖版貳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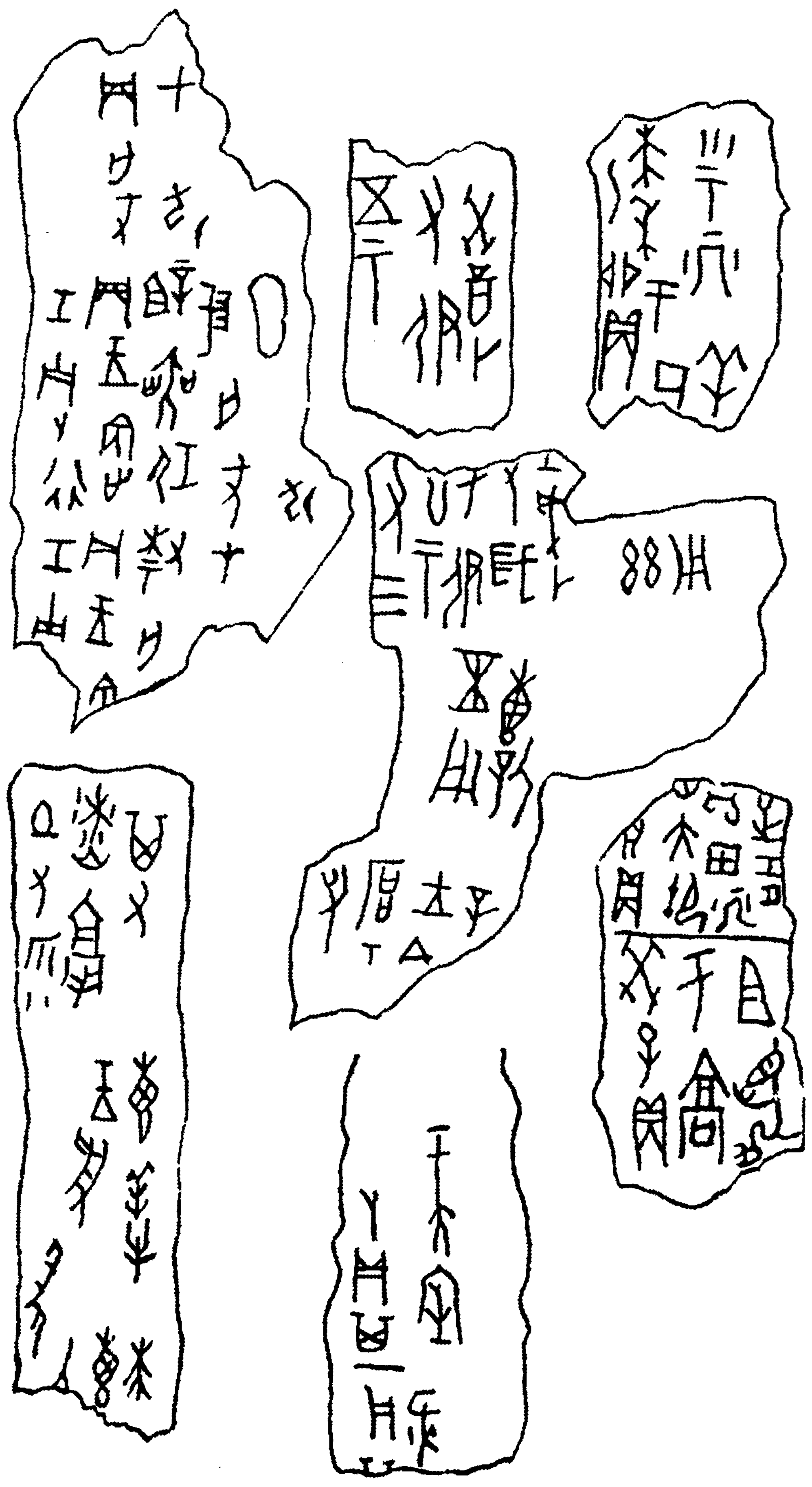
沐園藏骨拓本（2—4）　哲庵藏骨拓本（5）　卜甲背後泥上所印的文字（1）

圖版貳叁



陳邦福藏拓摹本（1,3）甲寄藏骨拓本（2,5）哲庵藏骨拓本（4）粹 1162 重拓（6）

圖版貳肆



商氏攈景本選錄

殷墟卜辭研究

島邦男著

據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七五年八月版影印

自序

殷墟出土の甲骨版上の所謂卜辭は單に占の言葉を書い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辭末には殷王が占を判斷した繇辭、及び占を行った年月日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が習見であるから、これは殷王室に於ける占卜の記録であって、これによって殷代の史實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本研究は卜辭により殷室の祭祀及び國家の狀態を考察し、以つて殷人の精神的、社會的環境を明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って、序論と本論より成ってゐる。序論は卜辭の時期を決定する基準である「貞人」と「父母兄子の稱謂」を研討し、前者に在っては董作賓氏・陳夢家氏の貞人説を檢討批判して五期貞人説を補正し、後者に在っては卜辭上の父母兄子の稱謂を、世代毎に識別してその統屬關係を明かにしてゐる。本論は第一篇「殷室の祭祀」・第二篇「殷代の社会」より成てゐて、前者は殷室の祭祀を內祭・外祭・祭儀の三方面より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り、後者は殷代の社会を地域・方國・封建・官僚・社會・產業・曆法の七方面より考究したものである。古代に於いては國の大事は祭祀と征伐であると謂はれてゐるやうに、卜辭に在ってもこの兩者が大半を占めてゐて、殷王室の宗廟の祭祀には五祀と祊祀とがあり、五祀は先王・先妣を五種の祀典によって整然と定例に祀るもの、祊祀は父王を尊祀して五世の先王に及ぶ祭祀であって、前者に於いてはこの祭祀の体系と先王先妣が祭られる祀序とを卜辭より歸納し、この歸結に本づいて、史記殷本紀の世系を修正し、又第二期・第五期の祀譜を復原し、これによって帝乙の在位は二十年、帝辛紂王の在位は三十一年であることを立証して居り、後者に於いてはこの祭祀の意義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漢儒以来聚訟の府とされてゐる禘禮説を解決してゐる。又宗廟外の祭祀は農事と戰勝を祈ることが主要目的であって、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が祭られて居り、これに於いては上帝の祭祀・諸神の神格・禘祀と郊祀・上帝と天などの問題を解明し、更に祭儀に就いては祭祀用語の意義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內外二祭祀の祭禮を考察してゐる。第二篇の「殷代の社会」に於いては、卜辭の地名五四二のうち、兩地間の行程日數を明かにし得る一〇五の地名によって、殷の地域を考定し、この四周には例へば武丁時には二十二の敵國があって、武丁は之を征伐して居り、就中、帝乙王十年の盂方征伐・帝辛王八年・三十年の夷方征伐、及び殷・周の關係については特に之を精密に論証し、又內外の諸侯、及び官僚の組織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氏族制が殘存してゐ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であることを証し、且つ奴隷制社会説の論據を逐一檢討して、この説の信ずるに足らざることを明かにし、更に農耕が全地域に行はれ、王が籍田の禮を以って天下の豐穰を祈ってゐて、農業が社会の基盤をなしてゐること、及び曆法は董説の如き四分術が行はれて居らず、帝乙以前はなは大陰曆であって、帝辛時に及んで太陰太陽曆が行はれ、曆年を三六〇日・太陽年を三六五日前後とするやうになったことを明かにして、周の曆法研究の基礎を確立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この研究は次の資料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て、これは我国に於いて見ることが出来る既刊拓本著録の全部であ

			（略称）
鐵雲藏龜	劉鶚	一九〇三年	鐵
殷虛書契前編	羅振玉	一九一二年	前
殷虛書契菁華	羅振玉	一九一四年	菁
鐵雲藏龜之餘	羅振玉	一九一五年	餘
殷虛書契後編	羅振玉	一九一六年	後
殷虛卜辭	明義士	一九一七年	明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姬佛陀	一九一七年	戩
龜甲獸骨文字	林泰輔	一九二一年	林
簠室殷契徵文	王襄	一九二五年	簠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	一九二五年	拾
新獲卜辭寫本	董作賓	一九二八年	寫
殷虛文字存眞	關百益	一九三一年	存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商承祚	一九三三年	福
殷契卜辭	容庚	一九三三年	卜
卜辭通纂	郭沫若	一九三三年	通
殷虛書契續編	羅振玉	一九三三年	續
殷契佚存	商承祚	一九三三年	佚
鄴中片羽初集	黃濬	一九三五年	鄴
庫方二氏藏甲卜辭	方法斂	一九三五年	庫
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	明義士	一九三五年	柏
甲骨文錄	孫海波	一九三七年	文
殷契粹編	郭沫若	一九三七年	粹
鄴中片羽二集	黃濬	一九三七年	鄴
甲骨卜辭七集	方法斂	一九三八年	七
天壤閣甲骨文存	唐蘭	一九三九年	天
鐵雲藏龜零拾	李旦丘	一九三九年	零
殷契遺珠	金祖同	一九三九年	遺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方法斂	一九三九年	金
鄴中片羽三集	黃濬	一九三九年	鄴
甲骨叕存	曾毅公	一九三九年	叕
誠齋殷虛文字	孫海波	一九四〇年	誠
殷虛文字甲編	董作賓	一九四〇年	甲
河南安陽遺寶	梅原末治	一九三〇年	安
殷契摭佚	李旦丘	一九四一年	摭
廈門大學甲骨文字	胡厚宣	一九四四年	廈
龜卜	金祖同	一九四八年	龜
殷虛文字乙編	董作賓	一九四九年	乙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四九年	寧

殷契摭佚續編	李亞農	一九五〇年	佚續
甲骨綴合編	曾毅公	一九五〇年	綴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五一年	南
殷契拾掇	郭若愚	一九五三年	掇
東方學報（京都二十三冊）		一九五三年	東方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五四年	京
書道全集（巻一）	平凡社	一九五四年	書道
殷虛文字綴合	郭若愚	一九五五年	綴合
甲骨續存	胡厚宣	一九五五年	續存
殷虛文字外編	董作賓	一九五五年	外
巴黎所見甲骨錄	饒宗頤	一九五六年	巴

胡厚宣の「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陳夢家の「殷虛卜辭綜述」によれば、右の外になほ若干の既刊拓本集があるが、主要なものは右に網羅されてゐる。

本研究は昭和廿五年・廿六年・廿九年度の文部省科学研究費の補助によるものである。

一九五八・二・二六

島　邦　男　識

殷墟卜辭研究

目　次

自　序

序　論

第一　貞人補正……一頁
第二　卜辭上の父母兄子の稱謂……三五

本　論

第一篇　殷室の祭祀

第一章　先王・先妣に対する五祀……五五
第一節　先王に対する五祀……五五
第一項　貞旬卜辭の祭祀と甲名先王の祀序……五六
一　第五期貞旬卜辭の五祀……五六
二　第二期貞旬卜辭の五祀……六一
第二項　第五期及び第二期の先王の祀序……六三
一　第五期卜辭による祀序……六三
二　第二期卜辭による祀序……六六
三　殷室先王の祀序……六八
第三項　先王の王名・世系・稱謂……七〇
一　卜辭の王名と殷本紀の王名……七〇
二　卜辭による先王の世系……七五

三　卜辭に於ける先王の稱謂……八〇
第二節　先妣に対する四祀……九二
第一項　先王の配妣……九三
第二項　先妣の祀序……九九
第三節　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の五祀と祀序……一〇四
第一項　五祀の有無……一〇四
第二項　祀序の存否……一〇六
第四節　祀譜……一一一
第一項　五祀の週期……一一一
一　第二期の五祀週期……一一一
二　第五期の五祀週期……一一二
第二項　殷曆譜・祀譜の批判……一一六
第三項　第二期の祀譜……一二〇
一　祖庚時の祀譜……一二三
二　祖甲時の祀譜……一二七
第四項　第五期の祀譜……一三〇
一　帝乙時の祀譜……一三一
二　帝辛時の祀譜……一四一
第五項　祀譜表の検討……一五二
第二章　禘祀……一七七
第一項　□神……一七七
第二項　□祭……一八三

第三章　外　祭……一八九
第一節　上　帝……一八九
第一項　上帝の神格……一八九
第二項　上帝の祭祀……一九八
第三項　帝説餘論……二一二
一　禘郊説について……二一二
二　帝と天について……二一六
第二節　自然神……二一九
第一項　[illegible]神……二一九
第二項　[illegible]神……二二三
第三項　[illegible]神……二二七
第四項　其他の自然神……二三一
第三節　高祖神……二三五
第一項　[illegible]……二三六
第二項　[illegible]……二三八
第三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四〇
第四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四三
第四節　先臣神……二四七
第一項　[illegible]・[illegible]……二四七
第二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五二
第五節　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の祭祀……二五三
第四章　祭　儀……二五八

第一節　五祀の祭儀……二五八
第一項　[illegible]の祭儀……二五八
第二項　[illegible]の祭儀……二八五
第三項　[illegible]の祭儀……二八八
第四項　彡の祭儀……二九六
第五項　[illegible]の祭儀……三〇七
第二節　王賓卜辞の祭儀……三一一
第三節　其他の祭儀……三一八
第一項　[illegible]祀……三三一
第二項　人牲説の検討……三三三
第三項　[illegible]……三四〇
第四節　外祭の祭儀……三四三

第二篇　殷代の社会

第一章　殷の地域……三四九
第一節　卜辞の地名……三四九
第二節　地名の位置……三六〇
第一項　東南地域の地名……三六〇
第二項　殷東地域の地名……三七四
第三項　河南の地名……三七七
第四項　殷西地域の地名……三七八
第二章　殷の方国……三八四

第三章　殷の封建……四二四
第一節　侯……四二六
第二節　伯……四三四
第三節　子……四四二
第四節　[illegible]……四五一
第四章　殷の官僚……四六一
第五章　殷の社会……四七五
第六章　殷の産業……四九三
第七章　殷の暦法……五〇四
索　引……五三〇
書　後
英文要旨

序　論

卜辭の時期を決定する重要な基準である「貞人」と、「父母兄子の稱謂」とは卜辭研究の基礎であり、從つて先づこれを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一　貞人補正

董作賓氏は一九三一年に「大龜四版考釋」（安陽報告第三冊四三八頁）に於いて、卜辭の「卜」と「貞」との間に在る一字を卜問命龜の人名として貞人となし、その翌年に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所載）に於いて貞人集團による時代區分を創唱し、同一甲骨版上の貞人を同時代として之を三個の集團に分け、貞人と先王及び父母兄子の稱謂との關係から、貞人集團の供職の時期を推定して、これを次の五期に分類してゐる。

第一期　武丁時　（貞人集團）　賓・古・𡧊・旁・品・亘・㱿・韋・永・箙

第二期　祖庚・祖甲時　（貞人集團）　大・旅・即・行・口・兄

第三期　廩辛・康丁時　（貞人集團）　口・狄・彭・宄・卯・𠂤・宁・逆・旅

第四期　武乙・文丁時　（不錄貞人的時期）

第五期　帝乙・帝辛時　（王親卜貞的時期）　黃・泳

右に於いては第四期を不錄貞人的時期としてゐるが、一九三九年の「殷墟文字乙編」の自序に於いてはこれを改め、第四期にも貞人集團があるとして、次の貞人を第四期文武丁時の貞人となし、

第四期文武丁時貞人　扶・𠂤・余・子・歸・史・幸・自・叶・勺・匧・我・彳・車・萬・征・取

次いで一九五二年の「大陸雜誌」（四卷）に於いては、右の斷代研究例の貞人に次の貞人を補足し、

第一期　𦎫・中・君・吏・𢀛・𠓛・先・𠯑・羅・𡴚・𡧊・內

第二期　喜・大・洋・𪚦・荷・𧰼・逐・涿・尹・出・陟・癸

第三期　顯・敉・旅・𠂤・𠭯

第四期　乙編序の貞人

第五期　泳・䜌・立

各期の貞人を第一期二十五人、第二期十八人、第三期十三人、第四期十七人、第五期四人となすことによつて一應の歸結に到達し、この貞人説は一九四五年の「殷曆譜」に於いては所謂舊派・新派の分派説（舊派—武丁・祖庚・文武丁　新派—祖甲・廩辛・康丁・帝乙・帝辛）に發展してゐる。この貞人説は劃期的な創見であつて根本的な反對説が提出されてゐないが、その分期と貞人については異説が提起されて居り、その「分期」については、胡厚宣は董氏の第三期・第四期を分け難しとして合併し、之を第三期として全期を四期に分け（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自序）、陳夢家は武丁と帝辛の間を七世九王として全期を九期とする説を提出してゐるが、「但在實際分辨時常有困難」として武丁・武丁晩期・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の九期に分けて居り（甲骨斷代學甲篇・殷虛卜辭綜述斷代一三八頁・二〇五頁）、又「貞人」については、董氏の文武丁時貞人を貝塚・伊藤氏（甲骨文斷代研究法の再檢討　東方學報京都第二三冊）・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及び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自序）・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斷代上下）は第一期貞人となし、就中陳氏は次の如く貞人の時期を定めてゐて董説と大きく對立してゐる。

武丁

賓組　賓・㱿・爭・亘・古・品・韋・永・內・𢀛・𠀠・充・𡆥・箙・𠂤・共

附屬　旬・𠇗・邑・𧰼・己・𡵂・㚘・亞・𢆶・中・征・𠂤・𦉢・𢦏・何・名・耳・御・𡕒・𠈌・卯・䵼

・𦏇・𡘍

武丁晩期

午組　午・𠘧

𠂤組　𠂤・勺・扶

附屬　𢓊・夅・丁・自・由・取・見・勿・𠮛

子組　子・余・我・𢓊・𢓴・史・歸

附屬　豖・車・衕

不附屬　吏・術・陟・定・𣥚・𡧊・𥥍・𡧊・𡴚

祖庚

出組兄羣　兄・出・逐

出組大羣　中・𠂤・𤰞

祖甲

出組大羣　喜・矢・大

出組尹羣　𠀠・尹・行・旅

附屬　即・洋・犬・涿

不屬組　先・𡔷・寅・𠂤・𠂤

廩辛

何組　何・宁・𡆥・𪚦・彭・壴・口・狄・𢓊・逆・卯・紋・𠂤

不屬組　敉・弔・䀠・大・暁

康丁卜辭　卜人不記名

武乙　壁

文丁卜辭　卜人不記名

帝乙帝辛　黃・泳・䜌・介・立・𠂤

斯くの如く分期・貞人については異説が提出されて居り、且又董氏が大陸雜誌に補足してゐる前記の貞人については、それぐの期に屬すべき理由を闕いてゐるから、先づ董氏の貞人を檢討し、次に陳氏の貞人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一、第一期　武丁時の貞人

史記の殷本紀に於いて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が武丁の諸父であつて、甲・庚・辛・乙の父名を稱し得るのは獨り武丁時だけであるから、卜辭に於いてこの四父名を稱してゐる貞人があれば、その貞人を武丁時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之を卜辭について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貞人㠯・𡧊・㱿は父甲・父乙・父庚・父辛を稱して居り、その他の父名を稱することがなく、武丁時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が最も明白であり、又余には父辛を稱する例は未見であるが甲・乙・庚の父名を稱し得るのは武丁時以外にはないから、余も亦この期の貞人であるが、その他の古・內・品は父名からはこの期の貞人と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

貞人	㠯	𡧊	㱿	余	古	內	品
父甲	鐵122.4 前1.24.2	前1.24.3	乙7438	甲3150	なし	なし	なし
父乙	鐵196.1 乙5222	續1.29.1 乙247	鐵85.3 乙6744	鐵254.2 乙1985	乙1714 4600	鐵153.3 乙3321	なし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前1.26.6	鐵153.1 乙7768	乙6438 6700 6701	乙6724	なし	なし	京1160
父辛	續1.34.2 南輔3	續1.34.2 乙7767	乙4516 6741 6744	なし	なし	乙918	なし
父壬							
父癸							

（備考）

㠯—父甲　前1.26.6　續1.29.9　南輔242　續存283　241

父乙　鐵143.3　粹1701　綜存下25

𡧊—父乙　遺971　乙1941　2036　3321　5408　5659　6939　拾掇2.110　南輔145　外35

父庚　戩8.1　續1.39.6　乙7925　8662

㱿—父乙　續1.28.6　2.31.5　佚524　鄴1.44.8　乙528　1914　1881　1983　2293　2494　2806　3383　3401　4516　4934　5317　6202　6408　6671　6932　7061　7183　8462　南輔213　京207

余—父乙　後上22.6　續1.29.4　1.39.3　1.39.5　1.35.7　乙3216　3394　6527　6927　7705　拾掇1.195　庫1020　續存289

右の㠯・𡧊・㱿・余と同版上にある貞人は同期と考へられるから同版關係に在る他の貞人を求む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亘・古・品・行・內・𠀠・弓・叀・奉・由・丙の十一貞人を得ることが出來る（字體は或は𡧊前4.13.1・弓前1.1.1・由菁地9・叀續2.13.9にも作られてゐる）。

同版關係	㠯	𡧊	㱿	余
亘	甲3339 京1264	鐵255.2	七T14	續5.9.1 乙5298
古	前7.38.2 乙2533	甲2429 乙4057	前4.9.1 乙1277	佚93 前7.38.2
品	鐵245.1 前5.1.9	前4.13.1 7.3.2	林1.16.4 2.30.8	佚932 前5.40.5
行	庫1511	乙3194 善4	後上30.4 金596	庫1511 金716
內		乙811 2065	鐵157.3 乙811	乙3321 金710
𠀠		遺大龜4		甲2122
弓		甲2122 遺大龜4		甲3150 粹1419
叀		前1.9.6 佚396		林2.11.7
奉			乙8172	
由	續1233		續1.23.3 5.25.1	
丙			乙8167	

（備考）上記以外の同版關係

㠯・㱿—前4.26.2　7.9.2　7.10.1　7.40.2

㠯・𡧊—鐵39.4　250.1　前4.12.1　7.43.1

㠯・余—鐵249.1　前6.2.1　7.38.2　庫1511

𡧊・㱿—續1.53.1　乙4057

𡧊・余—前4.44.4　7.2.3　7.28.3　7.34.2　續1.3.2

㱿・余—菁7　續1.33.1　5.11.1　天24

亘・古—鐵241.3　佚42

亘・叀—續5.16.7

古・品—甲2122　3919

古・內—乙6590

古・弓—甲2122

品・𠀠—前1.39.7　甲2122

品・行—前6.16.1　戩19.5　續3.11.3

品・由—續存153

叀・弓—續存751

以上の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から得た貞人十一人を、董氏が大陸雜誌に揭げてゐる二十五貞人と比較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董氏貞人—余・𡧊・㠯・行・㱿・亘・古・弓・𠀠・品・由・叀・內・奉・丙・介・吏・𢀛・𠓛・𡴚・𠂤・羅・𡧊・賓

檢出貞人—余　𡧊　㠯　行　㱿　亘　古　弓　𠀠　品　由　叀　內　奉　丙

右の丙以上の貞人については問題はないが、董氏の擧げてゐるその他の貞人については檢討を加へねばならない。

(1)
介（董氏引用卜辞）　丁酉卜㱿貞小臣先往丁古八月　龜一・二六・七

右の董氏が証挙してゐる卜辞と同例の辞があり（前5.19.3 口Ꭷ卜介貞小臣害冈口出 掇2.131 通）、この辞に於いては貞人が介に作られて居り、文辞中の小臣の文字が用ゐられてゐる卜辞の貞人を検するに貞人介となつてゐるものには右の外に前9.28.1・續2.18.1 董43があり、而して介に作る貞人は右の董氏の引例以外には存しないから、介に作るものは介の粗刻に外ならない。

貞人介は後述の如く第二期であるから之を「而」と釋して第一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ない。

(2)
中（董氏引用卜辞）　乙亥卜中貞曰其㞢于丁牢三军九月　續一・四五・五

中は後述の如く第二期貞人の介・而と同版關係に在るから、之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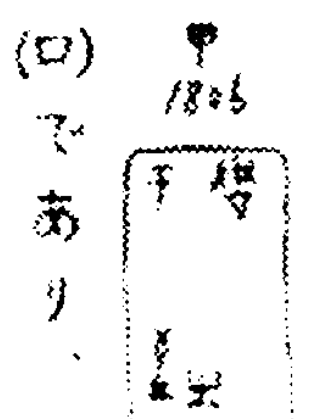
(3)
𡧊（董氏引用卜辞）　癸卯卜𡧊貞旬亡囚　續五・二一・八

𡧊字の用例は十八版にあり（林1.26.10 1.26.11 1.27.10 續5.16.1 5.31.8 粹1424 1425 遺196 簠貞31 佚511 七W5 甲1806 3177 京1810 1821 2105 續存912 957）、その用法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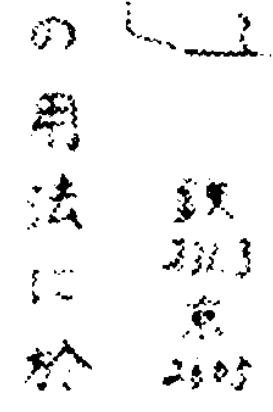
イ、癸卯卜𡧊貞旬亡囚　（同例）　粹1425 甲3177 佚511 續存957

ロ、癸未卜㞢𡧊貞旬亡囚　（同例）　粹1423 林1.26.10 1.26.11 1.27.10 續5.31.8 京1810 1821 簠貞31 遺196 七W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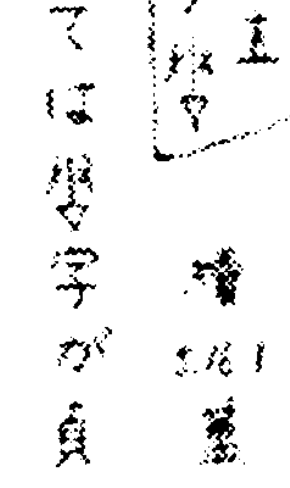
ハ、其他　甲1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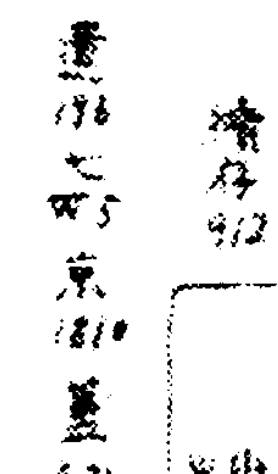
鐵3313 京2105



續5.16.1 簠貞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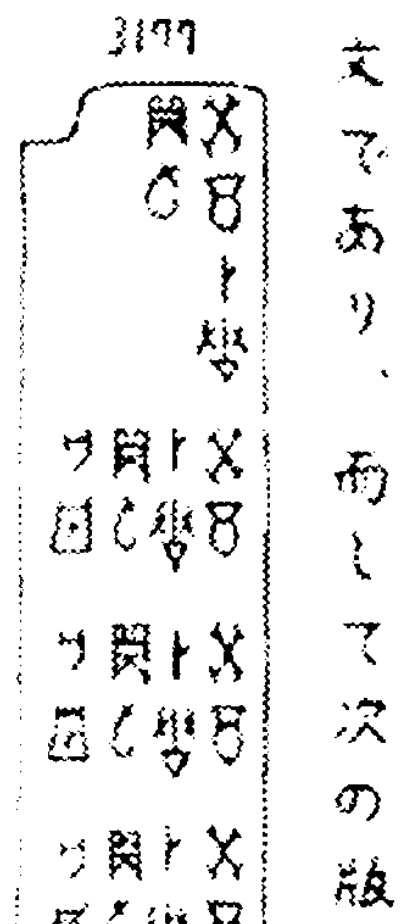


續存912



最も多いのは(ロ)であり、この用法に於いては𡧊字が貞人㞢（粹1424 林1.27.10 遺196 七W5 京1810 簠貞31）・㱿（續5.31.8 京1821）・冏（林1.26.11）・内（林1.27.10）の下に記されてゐる。若し𡧊が貞人名であつてこれらが郭沫若の謂ふが如く「此爭與𡧊二人共卜」（粹釋1424）であるならば、𡧊が㞢・冏などの上位に記されてゐる例があつて然るべきであるが、斯かる辞例の全くない事は𡧊が貞人名であることを疑はしめるものである。唐蘭は𡧊字に「𡧊冎」の用法があり（前1.32.5）、又両者の字形の相近いことから之を同字となして「冎」と釋し「𡧊冎者冎貞也」（天釋52）として貞人とは見做してゐない。例へば㓝林（後下13.8）は又㓝林（乙9112 續1.16.6 6.23.5）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㓝・林は同文であり、而して次の版に於いては癸酉の日に「旬亡囚」を五回重卜してゐて、この際に「𡧊冎」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𡧊は冎の義であり、従つて唐説が正確であつて𡧊は貞人名ではない。

甲3177



(4)
𠨧（董氏引用卜辞）　庚子卜逆貞翌辛丑雨　前五・二六・四

𠨧の用例は右の外に後下11.16・掇1.312・京3296版にあるが、貞字上の用例は右の一版だけである。この版の字体は第一期に類し、且又第一期の後下11.16版には「貞𠨧囚囚」と人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𠨧を第一期貞人となす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5)
𢍁（董氏引用卜辞）　壬寅卜𢍁貞子侯豸十一月　續五・五・二

𢍁を人名として用ゐてゐる例には尚ほ甲3113版があり、その版上の人名𡆥は第一期の版（甲3113 南2.221 掇2.220 佚）以外には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から𢍁も亦第一期であつて、𢍁を第一期貞人となす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6)
㣎（董氏引用卜辞）　庚午卜㣎貞雨　續四・七・四（粹七四二の誤）

貞人㣎の例は右の外に乙2492 6962版にあり、以上三版の字体は第一期であるから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7)
𢀛（董氏引用卜辞）　己亥卜先貞今日雨　前六・三一・一（續四・七・四の誤）

貞人𢀛の例は右の外に林1.22.17 文21 898・遺504版にあり、以上五版の字体は第二期に類して居り、例へば貞字は冎（續）・冎（文）、亡字は㔾（林1.22.17 文21 898 遺504）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𢀛は第二期とすべきである。

(8)
𠦬（董氏引用卜辞）　乙丑卜受貞翌丙雨　乙八三一九

右の外になほ一例（掇2.136）あり、この二版の字体は第一期であつて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9)
𣪊（董氏引用卜辞）　辛丑卜𣪊貞今月亡囚六月　前五・一二・四

右の外になほ八例（前5.12.2 續3.24.4 林1.28.3 1.28.9 明1592 遺1136 續存1687 3420）、以上の諸版の字体は皆第一期である。

(10)
𡧊（董氏引用卜辞）　丁巳卜𡧊貞今夕亡囚五月　前六・三一・一

貞人としての用例は右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この辞の字体は第一期である。地名に𡧊（前）あり、或は地名とも考へられるが姑く董氏に従ふ。

董氏が第一期貞人としてゐる右の介は第二期貞人の大、中及び𢀛は第二期貞人、𡧊は貞人名ではないが、その他の𠨧・𢍁・㣎・𣪊・𠦬・𡧊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ある。

以上の外にこの期に屬せしむべき貞人があり、次の如くである。

○ 畀　林2.22.1　己亥卜畀貞今夕……（同例 明1119 1968 南輔2 174 京415）

吳其昌は前4.28.7版に貞人㞢と畀とが同一版上にあるとして之を第一期貞人としてゐるが（書契解詁33 下續五三）、その辞は「乙未卜貞畀㞢」とあつて貞人名としては用ゐられてゐない。貞人名でない用法は後期卜辞にも習見であるから（佚383 乙4911 京4269）、之を以つて直に第一期貞人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るが、貞人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右五版の字体は第一期に類してゐるから畀を第一期貞人とする。

○ 𠦪　粹1184　丙𢆶卜𠦪貞……　續4.31.1　𠦪卜𠦪貞己亥𠦪

右二例の字体が第一期であるばかりではなく、辞中の「𠦪貞」は貞人内・㱿の前5.11 乙2108 6192版にもあり、従つて𠦪は第一期貞人である。

○ 㣤　乙3289　十𢆶卜㣤貞東……
○ 中　乙3925　十𢆶卜中貞……（遺931參照）
○ 𢍁　粹1581　……卜𢍁貞……囚
○ 𠂤　後下11.15　……卜𠂤貞今……（京3124 續存611參照）
○ 𠃋　乙949　……卜𠃋貞……
○ 𡴞　粹768　……卜𡴞貞……
○ 𠬝　甲3535　……卜𠬝貞……

○ 𠂤　後下11.16　……卜𠂤貞……囚
○ 冎　明664　……卜冎……囚
○ 𠂔　京176　……卜𠂔貞……
○ 日　鐵62.2　十𢆶卜日貞……
○ 𡆥　遺303　己亥卜𡆥貞……囚（遺101參照）
○ 𢆶　粹817　丙𢆶卜𢆶貞今……

右十三貞人の字体は第一期である。

以上に於いて第一期の貞人は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から認め得られる十五人、字体及び辞例から認め得られる二十一人（董氏の補足せる六人を含む）、計三十六人となる。董氏はこれらの第一期貞人中には盤庚・小辛・小乙時の貞人及び祖庚時まで存命した貞人が包括されてゐ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大系斷代四書九期）、右貞人の卜辞に父丁（祖丁）・兄甲（陽甲）・兄庚（盤庚）・兄辛（小辛）・兄己（祖己）などの稱謂を見え出すことが出来ないから、この説には遽かに従ふことが出来ない。

次に陳氏の第一期貞人を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陳説は甲骨斷代學丙篇・殷虚卜辞綜述第四章第五章斷代に詳述されてゐる）。陳氏は武丁時の貞人を賓組及び附屬、午組、𠂤組及び附屬、子組及び附屬、並びに不附屬貞人に分けてゐる。このうち午組・𠂤組・子組及びこれらの附屬貞人は董氏の所謂第四期文武丁時貞人であつて、之を第一期となすことには問題があるから姑く別として（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は第四期貞人の項に於いて詳論する）、賓組及び附屬貞人並に不附屬貞人を前述の第一期三十六貞人と對比せば、

陳氏貞人―賓㱿爭亘古品韋永内充出箙帚旬彷邑𡧊秦𠨧中𢍁鼓業偁卯離箒吏定爭𡧊𡧊登出共𢆶己亜𨛌𢍁何名耳御𡆥衛防𡧊正

三十六貞人―介㱿㞢冎𠂤冏内𣪊韋永内充出箙帚旬𢍁邑𡧊秦𠨧中𢍁𣪊𠦬㣎畀𠦪𡆥𢆶

冎𠂤畀𠨧

の如くであり、両者に共通な貞人は問題がないが、その他の貞人については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𢀛（𡧊）　卜辞綜述一七六頁參照

陳氏は「干支卜𢀛𡧊貞……」を𢀛・𡧊並卜としてゐるが、𡧊の貞人でない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

○ 出（𠙴）　卜辞綜述一七六頁參照

陳氏が証據としてゐる乙1448版には「出」に、續5.3.3版には「𠙴」に作られて居り、前者に於いては貞人で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この版の「𡆥」字は第三期・第四期特有の字体であるから証となすには足らない。又後者に於いてはこの版の上部が破碎してゐて𠙴字は破損せる某字の下半であり、之を審諦するに「𢍁」字の殘痕であつて、この辞は「癸卯卜𢍁貞旬亡囚」であり、従つて之は出字ではない。要するに二版共証となすことが出来ず出なる貞人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 共（𢆶）　卜辞綜述一七五頁參照

陳氏は續6.16.6版の「𢍁子卜……𢆶……」を証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辞の𢆶が貞人であるためには更に確証を必要とする。

○ 𢍁（𢍁）　卜辞綜述一七八頁・一八一頁參照

陳氏は証とする文82版の背面に「𢍁井丁」の三字があり、𢍁井の稱謂が第一期の甲骨版以外には存しないとの前提に立つて𢍁を第一期貞人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ながら𢍁井の稱謂は明かに後期の版である寧3.38版に「𢍁下乙𢍁井于𢍁」、京2004版に「卜冎……𢍁井……伐𢍁可」（伐可の稱謂は第四期以外の版には未見である）とあるから、之を以つて第一期の証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り、而してこの版の字体は「癸卯卜𢍁貞旬亡囚」に作られて居り、未字が𣎆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は第一期の版には存しない。従つて𢍁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己（巳）　卜辭綜述一八一頁參照

己に作る貞人は他に例がなく、陳氏の證としてゐる粹1219版の貞人己は巳に外ならない。

○亞（亞）　卜辭綜述一八三頁參照

陳氏は貞人亞の版として佚325・遺珠27・綴132・中大3を擧げてゐるが、この外に乙4677・七S27・鄴1.43.2・京1618 3042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これらの卜辭形式は干支卜・干支卜貞形式であり、その字體は孰れも第一期に類せず、例へば掇1.432版に於いては「甫丙卜亞貞」、佚325版には「丁卯卜亞貞」に作られて居り、第一期の𠂤（子午の）字が𠂤・卯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は第一期貞人㱿・爭等の辭には絶無であるから、この亞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ない。

○韋（韋）　卜辭綜述一八三頁參照

陳氏の證としてゐるものは後下40.4 乂丑卜韋、乙1121 己亥卜韋であるが、之が貞人であるためには他證を必要とする。

○逆（逆）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があげてゐる後上22.3 口巳卜逆貞視𡆥𡉈の𡆥𡉈は第一期には𡆥𡉈に作られ、𡆥を𡆥に作るのは第三期であるからこの貞人逆は第三期の何と同一人と考へられる。陳氏も一説として「可能與何爲一人」としてゐる。

○何（何）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は「此何字從戈、和廩辛卜人何的一般寫法略有不同」と、字體及び甲骨版の出土坑によつて、廩辛時の貞人何と區別して武丁時にも何名の貞人がある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説には遽かに信を措くことは出來ない。

○耳（耳）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は「衛兩見」としてゐるだけで版名を示してゐない、姑く疑問とする。

○御（御）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は燕631 口亥卜御貞于祖…十𡆥…をあげ「字形を根據として武丁時代に屬するものとする」となしてゐるが、辭中の𡆥字は第三期特有のものであり、之を第一期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豈（豈）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の證としてゐる版師友1.195は續存1.1673・外111と同版であつて、これらの版では「𢀛」に作られて居り、是は後述の如く第二期貞人である。

○衛（衛）　卜辭綜述一八三頁參照

後述（𢀛𢀛）の如く貞人衛は又衛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に從へば貞人衛と貞人衛とは同一人であり、貞人衛は陳氏の所謂𠂤組附屬貞人であつて、貞人衛署名の甲241版は陳氏によれば𠂤組卜辭を多く出した F36坑より出土したとされてゐるから衛・衛の同一人であることは愈々明かである。衛は董氏の文武丁時貞人である。

○陟（陟）　卜辭綜述一八五頁參照

陳氏は字形より判斷して武丁晚期乃至は祖庚時としてゐるが、後述の如く董氏は第二期となして居り、その字體がやや粗鋭である點からせば董説が妥當である。

○𠂤（𠂤）　卜辭綜述一八五頁參照

貞人𠂤の粹1301版に於いては六月が𠂤𠂤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の書風は第二期であり、貞人𠂤は第二期貞人である。

○疋（疋）　卜辭綜述一八五頁參照

陳氏の證とする前6.26.2版には「口卜卜」と「𠂤」字があり、この兩者の字形には大小があつて一辭とは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ない。又𠂤字が貞人とされてゐる例は他にはなく、この一版を以つて貞人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る。

○名（名）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陳氏は前記の如く貞人何を第一期となし、甲3391版に何と同版上にある貞人𠂤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である。

以上の陳氏が第一期貞人としてゐるものは盡く之を第一期と見做し得ないのである。次に陳氏は三十六貞人中の𠂤・卜卜・𠂤・界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ないが、𠂤・卜卜は見落により、𠂤・界は之を𠂤組附屬となすによるのである。

○𠂤 卜卜

○𠂤（𠂤）　卜辭綜述一四九頁參照

前記の如く𠂤は鉄622版に、卜卜は京176版にあり、共に字體上第一期に屬す。

陳氏は𠂤組貞人（陳氏は𠂤組と稱す）の證として次の乙124をあげてゐるが、之は董氏が文武丁時貞人の證としてあげてゐるものであり、董氏は乙124の𠂤字が貞人である證として更に次の後下1.1.6を引用してゐるが、その字體は第一期であるから之によつて第一期に貞人𠂤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が、前者に在つては𠂤は單に人名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貞人であるか否か疑問である。

乙124　甲戌卜𠂤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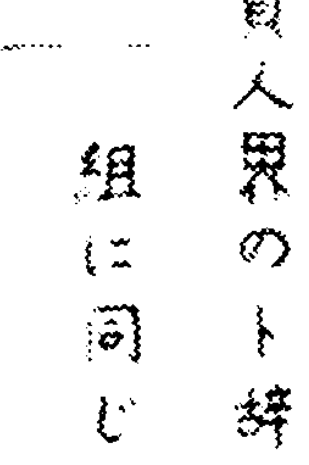
後下1.1.6　乂未卜𠂤貞今夕亡囚八月

この兩辭の字體は顯然と異つてゐて、前者は第一期の書風と遙かに異り、從つて後者を證として前者の𠂤を貞人と見做し、且つ第一期となすことは出來ない。要するに前者の𠂤が貞人であるか否か更に證明を要し、況んや𠂤組貞人、文武丁時貞人とする爲には確證が必要であり、後者の𠂤は第一期の貞人である。

○界（界）　卜辭綜述一八四頁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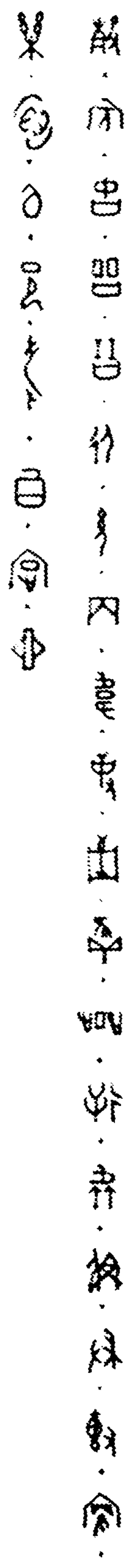
前述の如く貞人界の卜辭は五例あり、その字體は皆第一期である。然るに陳氏は次の版を證として「貞字の方耳は𠂤組に同じ、妣壬は𠂤組子組に見る、當に武丁晚期の𠂤組に附屬すべし」としてゐる。

前1.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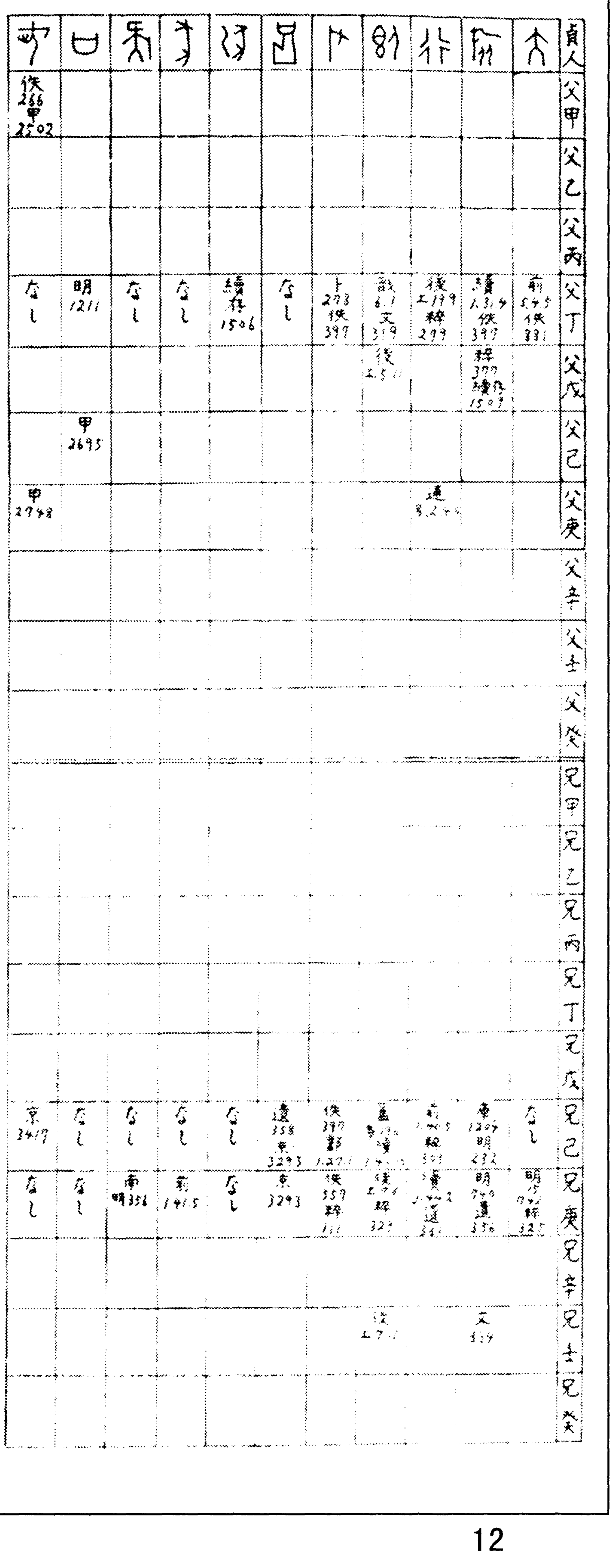
然し𠂤の稱謂は𠂤組・子組に限らず例へば第三期（外4.3）・第四期（粹434）にも存するものであり、又續存下320には「貞中母𠂤及び界𠂤母庚」と界𠂤の用例があり、貞人名でない界字の用法は習見であつて（前1.31.7 佚312 甲2342 乙1111 京1.4.3）、この版の界が貞人であるかは甚だ疑問である。從つてこの版を證として界を𠂤組貞人となすのは牽強である。

以上に於いて稱謂・同版關係から第一期貞人を求め、之を基礎として董作賓・陳夢家が第一期貞人とするものを檢討したのであるが、第一期武丁時の貞人は次の三十六人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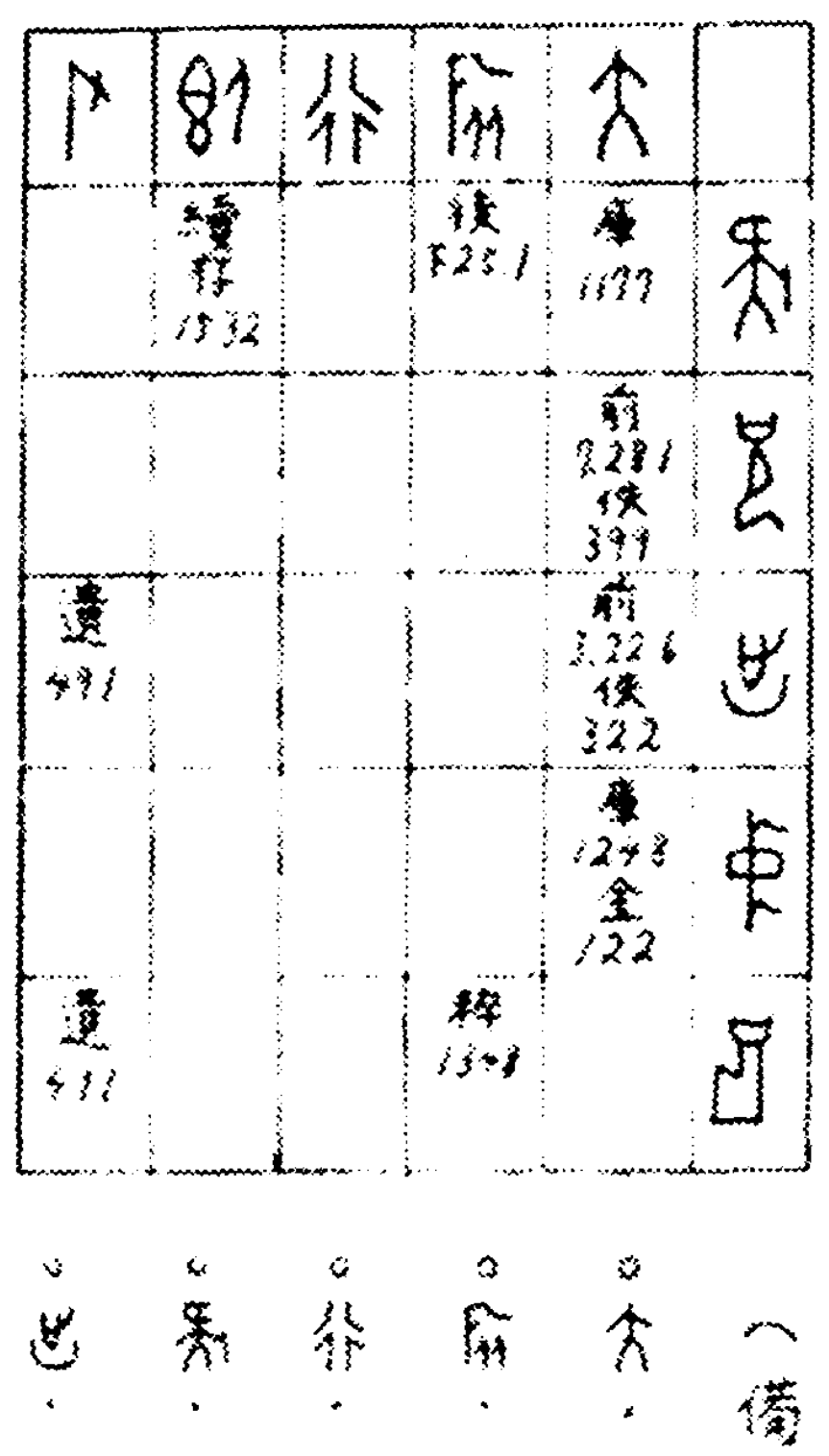
二、第二期　祖己・祖庚・祖甲時の貞人

祖庚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武丁、兄は祖己であり、祖甲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武丁、兄は祖己、祖庚であるから、父丁・兄己・兄庚を稱する貞人はこの期の貞人であると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これを卜辭について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貞人	大	㐭	𢓊	䀠	卜	吕	𠂤	𢀛	彘	凵	何
父甲											佚266 甲2502
父乙											
父丙											
父丁	前5.4.5 佚331	續1.31.4 佚397	後上.19.9 粹279	戩6.1 文319	卜273 佚397	なし	續存1506	なし	なし	明1211	なし
父戊		粹377 續存1507		後上.5.11							
父己										甲2695	
父庚			通[illegible]								甲2748
父辛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兄戊											
兄己	なし	庫1209 明432	前1.40.5 粹303	庫[illegible] 續[illegible]	佚397 戩1.27.1	遺358 京3293	なし	なし	なし	なし	京3417
兄庚	明[illegible] 粹327	明749 遺356	續1.40.2 遺[illegible]	後上.7.6 粹327	佚357 粹311	京3293	なし	前1.41.5	南明356	なし	なし
兄辛											
兄壬		文319		後上.7.7							
兄癸											

右の表に於いて大・㐭・𢓊・䀠・卜は父丁・兄己・兄庚を稱して居り、父丁・兄己・兄庚を稱し得るのは獨り祖庚及び祖甲時だけ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はこの期の貞人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又これらの貞人と同版關係に在る貞人を求むれば次の如く彘・亞・出・中・吕が得られる。



	大	㐭	𢓊	䀠	卜
彘	庫1177	後下25.1		續存1532	
亞	前2.28.1 佚399				
出	前3.22.6 佚322				遺491
中	庫1243 金122				
吕		粹1348			遺511

（備考）上揭以外の同版關係

○大・亞―鄴1273 龜35 遺392 續4.41.5 續存1673　大・出―佚331 921 卜27 鄴1233 遺315 393 粹1921 續1.44.5 3342 3345 3351 後下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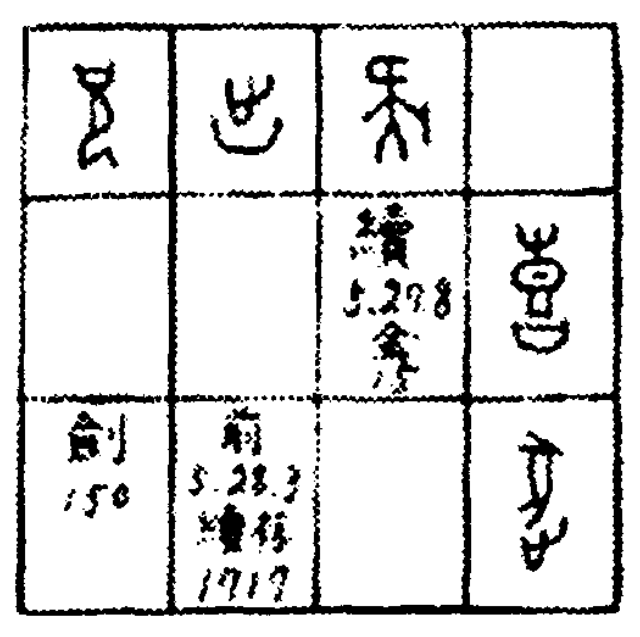
○㐭・卜―佚399 鄴1271 戩283 續4.43.7

○𢓊・卜―粹283

○彘・亞―庫1634　彘・出―庫1634　彘・中―庫1019 七P33

○出・亞―佚331 遺393 粹433 鄴1273 金337 後下[illegible] 龜[illegible] 續存1637　出・吕―遺491

更に同版關係を求むれば次の如く喜・逐が得られ、同版關係から以上の七貞人を得ることが出來る。


續 5.29.8 金 ?
前 5.28.3 續存 1717
劍 150

右の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から得られた十二貞人を、董氏のあげてゐる第二期十八貞人と對比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り、兩者に共通な貞人は問題がないが、その他の貞人は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董氏貞人―大・旅・彭・犾・逆・喜・矢・逐・卜・出・口・即・涿・旅・中・行・陟・癸

十二貞人―大・旅・彭・犾・逆・喜・矢・逐・卜・出……………………呂・史

(1) 呂

董氏は呂を第三期貞人としてゐるが第三期の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とは何等の關聯もなく、右の如く兄己・兄庚を稱し又卜・出・旅と同版上の貞人であるから、第二期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

(2) 史

董氏は第一期貞人としてゐるが第一期とは何等の關聯もなく、大・矢と同版上の貞人であるから第二期である。

(3) 口（董氏引用例）丙子卜口貞王其往于田亡災在十二月　錄七二六

貞人口は前記の如く稱謂に於いては父丁・父己を稱し、同版關係に於いては後述の如く第三期貞人の犾・彭・壴・中と同版上に在り、その字体は寧ろ第二期に近い。その父己（即祖己）を稱するのと第三期貞人と同版關係に在る點からせば第三期貞人であるが、父丁を稱するのと字体からせば第二期貞人であり、董氏が之を第二期・第三期の貞人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

(4) 即（董氏引用例）庚辰卜犬（貞）王賓囗亡尤　續一・三〇・一（續一・四一・五の誤）

貞人即は兄庚を稱し（前1513）、即署名の諸版（前1513 戩285 粹271 拾掇223 林2295 京3123 3229 3716 文725 摭續171）の字体はすべて第二期の特色をもつてゐるから、之を第二期とする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5) 涿（董氏引用例）丁亥卜洋貞王賓祖丁歲亡尤　續一・三〇・一（續一・二一・一の誤）

次の二例の用辭が殆ど同一であつて一は貞人涿、一は貞人旅であり、旅は右の如く第二期貞人であるから涿も亦同期と考へられる。安陽遺寶48版に涿に作る貞人があり第二期の字体である。之は涿の省文であらう。

文629　辛丑卜涿[illegible]

拾掇2437　辛丑卜旅[illegible]

(6) 旅（董氏引用例）丁卯卜旅貞王往于夕不遘雨　前四・五・一・二

(7) 中（董氏引用例）丁卯卜中貞王[illegible]遘雨　前四・五・一・一

右の二辭は一版上に併記されて居り、董氏が旅を第二期となすのは中を第二期となすに由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董氏は中を第三期貞人としながら又之を第二期ともしてゐるが、その理由は之を述べてゐない。案ずるに董氏は「大乙」を「唐」と稱したのは第一期及び第二期祖庚時であつて、第二期祖甲時以降は「大乙」と稱したとする立場（殷曆譜上三・二二 大陸雜誌四・八・二）から、中は「唐」を稱し（前1473 續195）又「大乙」を稱してゐるから（粹157 甲2692）、之を第二期ともなすのであらう。或は中が「兄己」を稱してゐる例があるから（京3417 己[illegible]卜中貞[illegible]兄己[illegible]）、第三期貞人であつて兄己（祖己を第三期祖甲時には兄己と稱す）を稱してゐるのは第二期貞人でもあるとなすのではあるまいか。然しながら「唐」の稱謂は第一期・第二期に限られ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後期卜辭にもあり（續126 甲2692）、又「兄己」の稱謂は第二期特有のものではなくして後述（文編說）の如く第三期にも存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之によつて中を第二期と考へるならば之は早計である。董氏が中を第二期とする理由はこの二者以外には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ず、而して旅が第二期に屬する證を求めることは更に困難である。

(8) 行（董氏引用例）丁卯卜涿貞王賓執亡尤　戩一九・二

行は父丁を稱して居り（續存1506）、又この貞人の諸版の字体は第二期の特色をもつてゐるから（戩172 224 續6167 後下113 下2716 下293 明135 粹1497 南明349 金119 京3312 3390）、これを第二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ある。

(9) 陟（董氏は「一時忘却見于何書」として擧例せず）

貞人陟は陟であつて、この貞人の諸版の字体は第一期の雄健謹整なるには似ず粗鋭であり（佚448 明34 426 396 庫1188 卜614 林2232 後下1113）、之を第二期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ある。

(10) 癸（董氏は「一時忘却見于何書」として擧例せず）

貞人癸は癸であつて、この貞人の諸版の字体は第二期であり董説は妥當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董氏は呂を第三期、史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らは第二期貞人であり、又旅・中を第二期としてゐるが、之は第三期貞人である。その他の董氏指摘の貞人は妥當である。

右の外になほこの期に屬する貞人として次のものを擧げることが出來る。

○ 壴

壴を董氏は第一期に擧げてゐるがこの期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

○ 旁　續存1673　[illegible]（南師113同版）

旁署名の版は右の外に金70版があり、右の六月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所にこの期の特色が示されてゐる。

○ 冎　粹1388　……卜冎……[illegible]……[illegible]

右の[illegible]の字体は第二期である。

○ 寅　林1513　[illegible]

寅署名の例はなほ卜445版にあり、これらの字体はこの期の特色を持つてゐる。

○ 囧　金125　[illegible]

右の外に明1258版にあり、これらの字体がこの期の特色を持つてゐるばかりではなく、右の版には第二期の特殊用語である「今日[illegible]」の辭がある。

○ 夼　庫1062　[illegible]

右の字体にこの期の特色がある。

以上第二期の貞人は稱謂・同版關係から認められる十二人、及び字体・辭例から認められる十二人、計二十四人となるが、之を陳氏の第二期貞人に對比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陳氏貞人―兄・出・逐・中・足・喜・矢・大・冎・尹・行・旅・即・洋・犬・涿・先・坙・寅・夼・白・冉

二十四貞人―逆・出・逐・史・旁・喜・矢・大・呂・卜・旅・彭・犾・涿・即・行・壴・癸・寅・夼・囧……口・陟・冎

右の兩者に共通な貞人は問題がないが、その他の貞人については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冉（亼）　卜辭綜述一八二頁・一八六頁參照

陳氏の證とする文519版には「[illegible]」とあり、陳氏はこの「卜亼」を卜人亼と解して亼を貞人と見做してゐるが、この卜亼の亼が貞人であるためには確證が必要である。又陳氏は貞人亼の卜辭が拾掇282版にもあり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版の亼字が貞人名であるか否か甚だ疑問である。

○ 口・陟・冎

陳氏は口を第三期、陟・冎を第一期の貞人としてゐるが、第二期貞人であ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る。

以上に於いて稱謂・同版關係から得た貞人を本として董氏及び陳氏の第二期貞人を檢討したが、第二期の貞人は次の二十四人である。

大・旅・彭・犾・卜・矢・逆・出・史・呂・喜・逐・口・即・涿・行・陟・癸・壴・旁・冎・寅・囧・夼

陳氏は第二期を祖庚時・祖甲時の二王朝として貞人をこの兩期に分けて居り（後述「先王の世系」に詳論せるが如く祖己を王世に列してゐるから第二期は三王朝である）、之が分類に當つては兄庚を稱し得るのは祖甲時であり、周祭は祖甲時に興り（この説は董説を襲ぐものである）、歲祭は周祭制度の成立以降に通行したとして、この三者の有無を基準としてゐるが、兄庚の稱謂は他日に發現する可能性が無しとはせず、周祭・歲祭は後述の本論に詳述するが如く第一期に已に成立通行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は基準となすには足らないものであり、陳氏のこの區分には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三、第三期　康丁時の貞人

この期に於いては父は祖己・祖庚・祖甲であり、兄は廩辛であるから、父甲・父庚・父己・兄辛を稱する貞人は第三期の貞人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之を卜辭について見るに次の如くである。

貞人	口	何
父甲		佚266 甲2502
父乙		
父丙		
父丁	明1211	
父戊		
父己	甲2615	
父庚		甲2748
父辛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兄戊		
兄己		京3417
兄庚	なし	なし
兄辛		
兄壬		
兄癸		

量	狄	彭
京4048	甲3916 京4055	甲2779
		甲2779
		甲2622
なし	なし	なし

右の貞人は父甲・父庚・父辛を稱してゐるが兄辛を稱して居らず、父甲・父庚・父辛の稱謂は第一期に於いても可能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稱謂からはこの期の貞人を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然し貞人凵は父丁・父己を稱して居り、その父己（第三期には祖己と稱せられる）を稱してゐる點よりせば第三期貞人と見做し得、而してその父丁を武丁とせば第二期、康丁とせば第四期に亘ることになるが、凵署名の卜辭は第二期の字体であるから貞人凵は第二期及び第三期の貞人である。

貞人凵と同版關係に在る貞人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凵は右の如く第二・三期の貞人であるから同版上の貞人も亦第二・三期とも考へられるが、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から見て第二期とすることは不可であり、又父甲・父庚・父辛を稱してゐても、その字体が第一期と顯然異つ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を第三期と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る。

凵	同版關係
甲2421 3917	狄
甲2621 2839 粹443	彭
甲2839	壴
甲3390	方
甲1271 佚267	徲

これらの貞人と同版關係に在る貞人を更に求む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備考）上揭以外の同版關係は次の如し

・彭・壴―甲2371 2378 2621 2690 2698 2784 2839　・彭・狄―甲2421 粹384

・方・壴―甲2659 2694 2990　・方・彭―甲2419 2779 2813 粹385 京4028

同版關係	狄	彭	壴	方	徲
中				甲2692 2780 佚266	
旅				前4.26.1 林1.30.14	
弜	甲1338				
⊠				佚496	

同版關係	弜
旅	前1.54
攴	甲1338

上揭の弜と同版關係に在る貞人には次の如く旅・攴がある。

同版關係より求められた以上の十二貞人は之を第三期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つて、之を董氏が擧げてゐる第三期貞人と對比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董氏貞人―弜・攴・彭・狄・凵・中・方・逢・量・斜・卯・吕・畋

十二貞人―弜・攴・彭・狄・凵・中・方・徲…………⊠凵・壴・旅・冘

右の兩者に共通の貞人は問題がないが、その他の貞人は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凵（⊠）

董氏はこの貞人をあげてゐないが、右の如く貞人方と同版上に在り、而して鄴1.43・南上.19版にもその辭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る。又「⊠」に作られてゐる一例があり（南坊3.57）、⊠凵・⊠は同一人であらう。

(2) 壴

董氏はこの貞人をあげてゐないが、或は彭と同一人とするためではあるまいか。右の備考の如く壴・彭は同一版上に區別されてゐるから二人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旅

董氏はこの貞人をあげてゐないのは前記の如く第二期貞人としてゐるからであるが、稱謂・同版關係に於いて第二期貞人と關聯がないから之は妥當ではなく、右の如く方と同版上に在るからこの期の貞人とすべきである。

(4) 冘

董氏はこの貞人をあげてゐないが之は見落しによるものであらう。

(5) 逢（徲・徲）（董氏は「失其例」とす）

董氏は「原釋逆」と註してゐるから徲・徲を同一貞人とするのであらう。徲の卜辭は佚267・292 甲1271 京3593に、徲の卜辭は甲2011にあり、その字体は徲は稍粗雜で徲は第二期に類して居り、同一人と見做すことが出來ない。徲は右の如く凵と同版上にあるから第三期貞人であるが、徲は第二期貞人と考へられる。姑く董氏に從つて同一人とする。

(6) 量（董氏引用例）　壬寅卜顯貞翌日癸卯王其𩜸　後下三三・一

量は父甲（京4048）・祖甲（粹331）を稱して居り、父甲を稱し得る貞人は第一期（陽甲）及び第三期（祖甲）以外にはなく、又祖甲の稱謂は第二期・第三期には陽甲を、第四期・第五期には祖甲を謂ふのであるから、父甲と祖甲とを併せ稱し得る貞人は第三期以外にはなく、從つて量は第三期貞人であつて董説は是である。

(7) 斜（董氏引用例）　癸亥卜敎貞旬亡囚　甲二六四九

この貞人の卜辭は佚274 粹1319 甲1231 1597 1702 2649 2651にあり、これらの字体は第三期である。

(8) 畋（董氏引用例）　癸未卜畋貞旬亡囚　甲二八〇〇

この貞人の卜辭は甲1032 1306 1311 1379 1384 1417 1818 2375 2510 2633 2652 2800 京4661 4662 4663 4316版にあり、その字体は第三期である。

(9) 吕（董氏引用例）　丙辰卜吕貞其祖丁妣辛　後上一九・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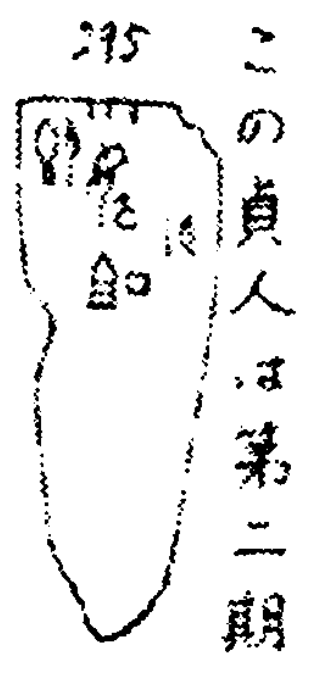
この貞人は前述の如く兄己・兄庚を稱して居り、又卩・凷と同版關係にあるから第二期の貞人であつて、第三期の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に於いては何等の關聯もなく董氏の誤である。

(10) 卯（董氏引用例）　戊戌卜㱿貞祖戊歲𠂤羊　前一・二二・二

董氏は卯を第二期にあげ、又この期にもあげてゐるのは武丁の兄に兄戊があり（大龜四版考釋七九・斷代研究例）、この兄戊は第三期には祖戊と稱される者であるから、祖戊を稱してゐる貞人卯は第三期に及ぶ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祖戊」の稱謂は第三期以外の各期に用ゐられて居り（第一期―鐵182 通8.247 續3489・第二期―續存1313・第四期―乙2463 4521 4985・第五期―後上2.2）、明かに第二期の版である續存1313版に稱されてゐるから第二期貞人卯が之を稱し得、而して第三期の版に稱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董説には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以上の外にこの期に屬する貞人があり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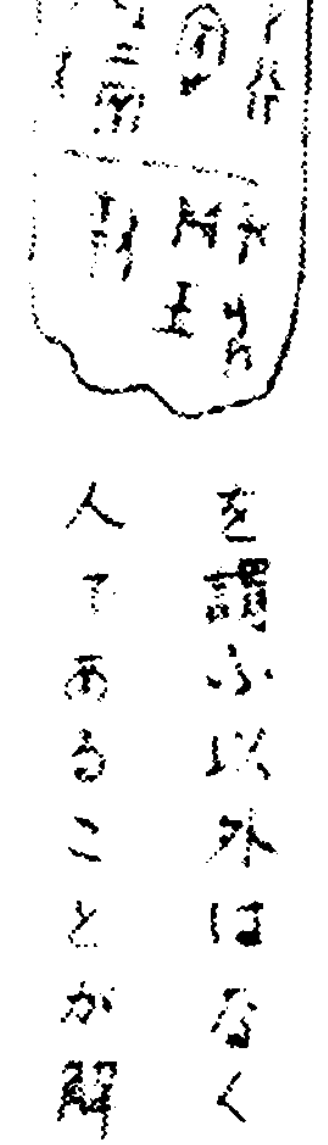
○ 𢦏



粹295

この貞人は第二期貞人であるが次の版に𡧊卸を稱してゐる。後述の「先王の稱謂」に見る如く𡧊卸は第三期及び第四期に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から、之を稱してゐる𢦏は第三期に及ぶ貞人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介



通別2.4.6

この貞人は第二期貞人であるが次の版に父庚を稱してゐる。父庚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一期に父盤庚を、第三期に父祖庚を謂ふ以外はなく、而して第二期貞人介が之を稱してゐるから介は第一期乃至は第三期に亘る貞人であることが解る。介は第一期とは他に關聯がないから、この父庚は第三期に祖庚を謂ふものとして姑く第三期に及ぶ貞人とする。

○ 昌　甲3339　壬午卜昌貞今夕亡𡆥

右の版には貞人方と考へられる貞人名がある。

○ 耒　甲3515　壬午卜耒貞王賓大丁亡尤

○ 𢀛　甲1576　□寅卜𢀛貞今夕亡𡆥（甲1590參照）

○ 𢆶　卜631　□丑卜𢆶貞翌丁卯……

○ 秦　後下22.3　□子卜秦貞翌乙酉……

右四辭の方・𢀛・𢆶・秦字は孰れも第三期の字体である。

以上第三期の貞人は同版關係から認められる十二人、及び稱謂・字体などから認められる十一人、計二十三人となり、之を陳氏の第三期貞人に對比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陳氏貞人―何・宁・𡧊・彘・彭・壴・口・狄・徲・逆・卬・叙・攴・敎・弔・畎・晛・大

二十三貞人―方・中・⊠凵・旅・彭・壴・凵・狄・徲・徲・弜・冘・攴・斜・量・畋・量……𢦏・介・昌・耒・𢆶・秦

この兩者に於いて齟齬してゐる貞人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 大（大）　卜辭綜述一九九頁參照

陳氏は第三期貞人の大と第二期貞人の大とは書法が異るとして之を區別してゐる。陳氏のあげてゐる諸版の字体は第三期の特色を持つてゐるから、この期に貞人大のあることは認め得るが、第二期の大と別人であるか否か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 𢦏・介・耒・昌・𢆶・秦

𢦏・介・耒の第三期貞人であ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り、昌・𢆶・秦を陳氏は第一期貞人にあげてゐるが第三期貞人とすべきである。

以上に於いて董氏・陳氏の第三期貞人を檢討したが、この期に屬する貞人は次の二十四人である。

凵・方・彭・壴・徲・狄・中・旅・弜・⊠凵（⊠）・冘・攴・徲・量・斜・畋・𢦏・介・大・昌・耒・𢀛・𢆶・秦

第三期の時期について董氏は廩辛・康丁時となし、陳氏は右の貞人は廩辛時の貞人であり康丁時には卜辭に貞人名を記さないとしてゐるが、後述の「先王の祀序」によれば廩辛が王位に即かないから、第三期は一王朝であつて右の貞人はす

べて康丁時の貞人である。

四、第四期　武乙・文武丁時の貞人

董氏は最に第四期を「不錄貞人的時期」としたが、後に文武丁時の貞人として十七人をあげ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武乙時の貞人としては一人も擧げず不錄貞人的時期となすとの如くである。特に文武丁時貞人については異說が提出されて紛糾して居り、貞人說中最も重要な問題點である。

(イ)　武乙時の貞人

武乙時に於いては父は嚳辛・康丁であり、父辛・父丁を稱し得るのは獨り武乙時だけであるから、斯かる稱謂を有する貞人はこの期の貞人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之を卜辭について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り、彭・犬・乂は父辛を稱してゐるが父丁を稱して居らず、父辛は第一期に父小辛を謂ふ場合もあるから、これだけの稱謂からはこの期の貞人を定めることは出來ない。然し他の條件を考慮して、次の如く武乙時の貞人を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る。

貞人	父甲	父乙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父辛	父壬	父癸
彭	甲2779						甲2779	甲2622		
犬		佚399 甲2907			甲2907 乙409			京2934 [illegible]7.1		
乂								甲418		

(1)　彭

彭は前記の如く第三期貞人であり、而も右の如く父辛を稱してゐる。この父辛は第一期に小辛を謂ふものとするよりは、第四期に父廩辛を指すものとする方がより自然であり、從つて彭は第三期より武乙時に及ぶ貞人である。

(2)　犬

犬は右の如く父乙・父戊・父辛を稱して居り、父乙・父辛を稱してゐる點よりせば第一期貞人の如く考へられる。然しながら父戊を稱してゐて、この父戊の稱謂は三十三版（父母兄子の稱謂を含む）に存するが第一期の版は一例も存せず、第四期のものが多數を占め居り（乙[illegible]）、從つて父戊の稱謂よりせば當然第四期貞人とすべきである。又後下14版に「[illegible]自凶」と、犬署名の卜辭に「党」字が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の字体は後期特に第四期習用のもの

であつて、第一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絶無であり、第一期には凷字を用ゐ凷→凷→岦→党と演變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凷字が習用されてゐる第一期に党字が用ゐられる道理がない。この父戊の稱謂と「党」字の使用は犬の後期貞人である確証であつて、その父乙を稱してゐる點からせば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稱するもの、或は帝辛時に父帝乙と稱するもの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その父辛を稱してゐる點からせば武乙時に父廩辛を稱するもの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而してその帝辛時でないことは犬の卜辭の文法・書体より見て明瞭であり、從つて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の貞人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ず、後述の如く文武丁時の貞人であるから武乙時に既に供職の貞人である。

(3)　乂

乂は犬と同版關係に在り（後下10 南[illegible]131）、又右の如く父辛を稱してゐるから武乙時供職の貞人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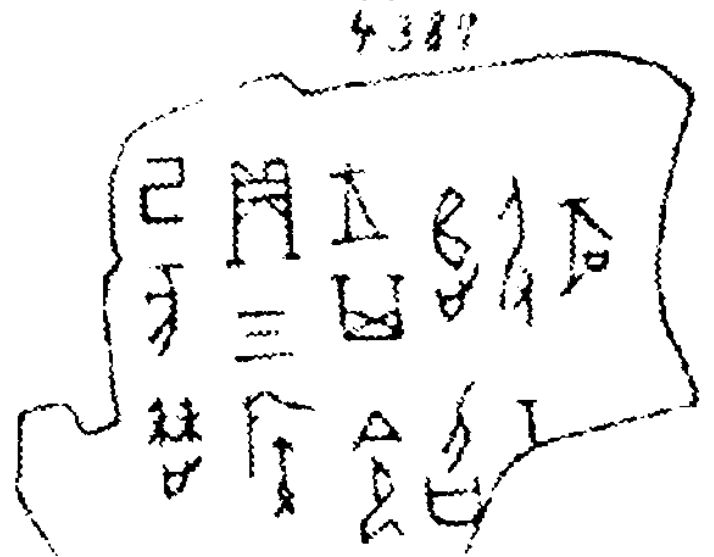
(4)　𠂎

𠂎は犬及び乂と同版關係に在り（佚9 586 甲3045）、又金415版に於いては兄甲を稱してゐるが、兄甲の稱謂は後述（父母兄子の稱謂）の如く第一期には存せず、武乙時には存するから、𠂎が武乙時の貞人である傍証とな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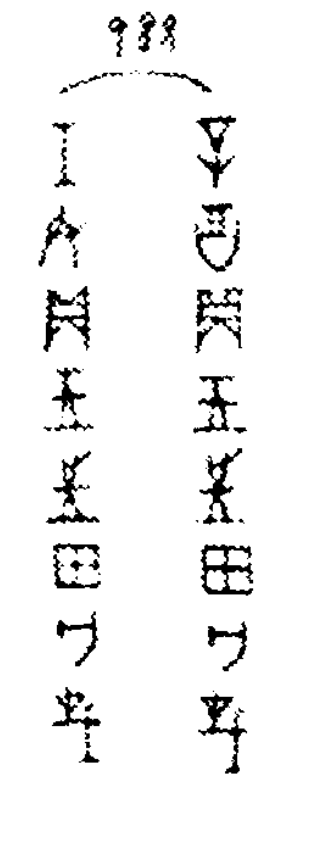
(5)　𢆶

𢆶の卜辭は後下11.5 下11.6 庫1678 寧1.446 甲544 金396 南[illegible]200 京4389 4710 續存2232 下832の諸版に在り、その辭はすべて卜字を省いた干支𢆶貞に作られて居り、董氏の所謂「干支貞形式」であつて、この卜辭形式は第四期卜辭の一特色であることは董氏の指摘してゐる所であり（斷代研究例）、從つて𢆶は第四期貞人と考へられる。更にその字体を見るに未字は米（後下11.5 寧1.446）、巳字は子（寧1.446）、酉字は酉（甲544）、日字は日・日（後下11.6 庫1678 寧1.446）に作られて居り、その孰れもが後期卜辭の特色を示してゐる。又貞字は次の版に見るが如く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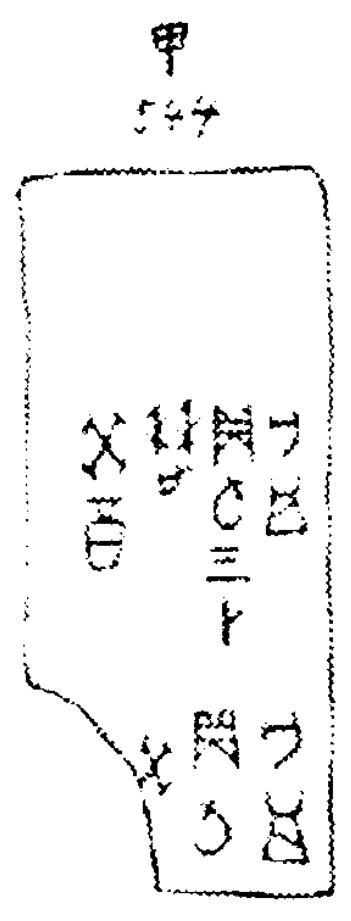
京4389



佚988



甲544



冂・冂に作られて居り、貝塚氏の說によれば冂字を用ゐてゐる貞人は「[illegible]」・冂字を用ゐてゐる貞人は「犬」であるとして居り、之によれば𢆶は犬と同期とせざるを得ない。然しながらその書体は犬・子の卜辭の纖細であるのに比して雄大であつて、文武丁時の書風とは顯然と異つてゐる。佚988版では冂字が丑字と一辭を成してゐて、丑字の字体は第二期

第三期に習用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冂字は第三期末乃至第四期早期に始ま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斯くの如く文法・字体・書風及び冂字の使用より見て、𢆶は第四期の早期武乙時の貞人と斷ずることが出來る。

第四期武乙時の貞人として右の五貞人があり、この期も亦不錄貞人的時期ではなく、陳夢家も亦武乙時を「卜人不記名」となしながら例外として𢆶を武乙時貞人としてゐる。武乙時の貞人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彭・犬・乂・𠂎・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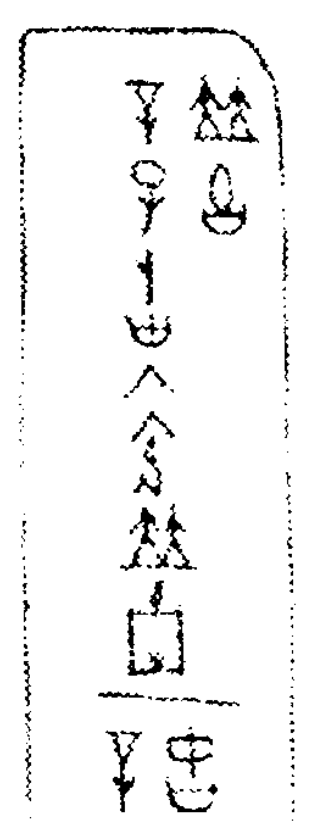
(ロ)　文武丁時の貞人

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武乙であり、而して父乙を稱することは他期にも存するから、稱謂上からはこの期の貞人を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董氏がこの期の貞人を定めた方法は、甲2907版に「子來丁酉父乙祝」、「求又大乙」の二辭があり、大乙の稱謂は第一期には存しないとしてこの版を第一期に非ずとし、從つてこの父乙は小乙を謂ふものではなく武乙を指すものであり、この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るから、同版上に記されてゐる貞人犬は文武丁時貞人であるとなし、而して更に同版關係から他の十六貞人を求めて文武丁時の貞人集團を成してゐるのである（殷虛文字乙編序[illegible]）。然し大乙の稱謂は第一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後[illegible]）、右の大乙・父乙が稱されてゐる版は他證のない限り第一期に非ずとすることが出來ず、從つてこの大乙の稱謂は貞人犬の時期を決定する鍵とは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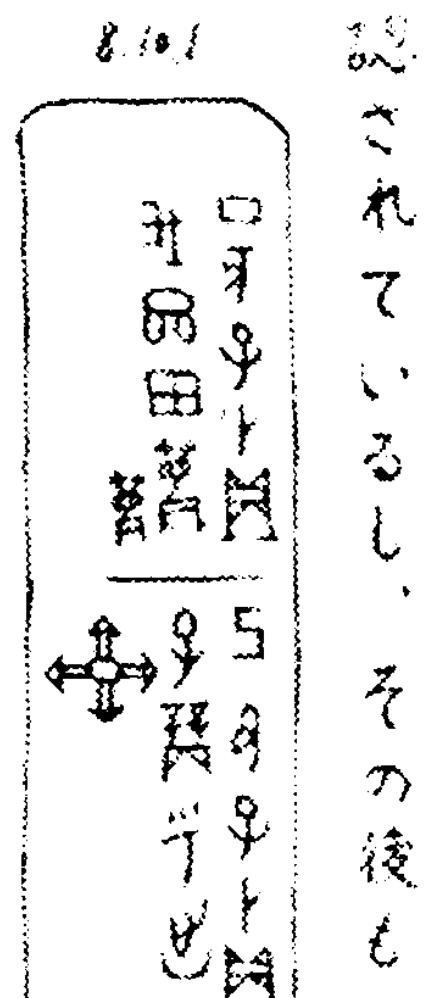
この董說に對して貝塚・伊藤氏は反對論を提出して、董氏の所謂十七貞人のうち貞人として認め得るものを二集團に分け、一を犬以下の王族貞人、一を子以下の多子族貞人となし、この兩者には同版並存の例はなく且つ前者は冂字後者は冂字を用ゐる異つた集團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兩集團は共に第一期の貞人集團であるとなすのである。貝塚氏が之を第一期貞人となす理由は犬以下の王族貞人に在つては、「父と稱せられるものは父甲・父辛・父乙である。そのうち父乙がもつとも頻繁に現れ、同じ樣に現れる母庚と並んで祭られる例があり、また時に母庚は兄丁とも同時に祭られている例がある。その他に兄戊兄丁らのどれも、第一期武丁時代卜辭に通有の稱謂と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が多いことは著しく人目をひいてゐる」（前揭）もしこれらの貞人の時代が董作賓氏の主張するように文武丁時代であるとすると、父乙は武乙を父として祭

つたと解しうるだけで、他の父辛・父甲・母庚などすべて殷代の世系に佚した祖妣があつたと假定せねばならない。父乙母庚の組合せの如きはあるいは世系に佚したとする蓋然性は多少は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が、母庚に加へて父辛父甲が組合せて在世したといふこと、そのような暗合が現れる蓋然性が非常に少い」（東方學報京都[illegible]）と論じ、且つ次の版に王族貞人の一人である「由」が武丁時の貞人「㞢」と同版上に並記されてゐるとして、「この由のぞくする王族貞人集團が第一期に在世し在職したことは確証されたといつてもよいのである」（同上[illegible]）となして居り、又多子族貞人については次の版を證據として、「子𦦙はすでに董作賓氏によつて武丁の王子の一人であると確認されているし、その後もこれにたいして何の反証も上げられていないから、このト辭が第一期にぞくすることを認めても、今のところ何の支障はない」（同上[illegible]）として、貞人子が武丁の王子とされてゐる子𦦙を稱してゐるから、之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ト141



前8.10.1



胡厚宣・陳夢家も亦董說に反對して居り、胡氏は之を第一期貞人となし（甲骨學商史論叢[illegible]）、又「疑皆當屬於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時之物」（甲骨續存自序）と、武丁時以前の貞人であらう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は犬を第三期、乂・𠂎を第一期となし（考古學報第八冊[illegible]）、後に之を改めて兩者を第一期武丁晚期となしてゐる（殷虛卜辭綜述[illegible]）。陳氏の論據は父母兄子の稱謂・甲骨版の出土坑位、及び辭例に亘つてゐて、稱謂については「試比較𠂤與賓組、則知兩者相同之多、兩組所同的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實即武丁所以稱其父輩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者、所以兩組都是武丁時代卜辭」（同上[illegible]）とし、坑位については「我們認爲子組𠂤組和賓組常常出於一坑、而同坑中很少武丁以後的卜辭、則子組𠂤組應該是武丁時代的」（同上[illegible]）とし、辭例については𠂎が稱してゐる「子伐」・「子族」・「子𦦙」は武丁時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として「子伐見於賓組字体的卜辭（[illegible]）、子族見於鐵142估所卜和甲2907 2904、凡此都是武丁字体、續1485子𦦙和母庚同版、母庚當是小乙的配偶」（同上[illegible]）と謂ひ、又貞人子が「子𦦙」を稱してゐることを擧げ（同上）、犬が「侯𠬝」を稱してゐて「侯𠬝」は武丁時の字体である續[illegible]版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として（同上）、𠂎・犬・子組貞人を武丁時となす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董氏の文武丁時貞人に對して反對說が述べられてゐるが、これらの反對說が妥當であるか否かを一討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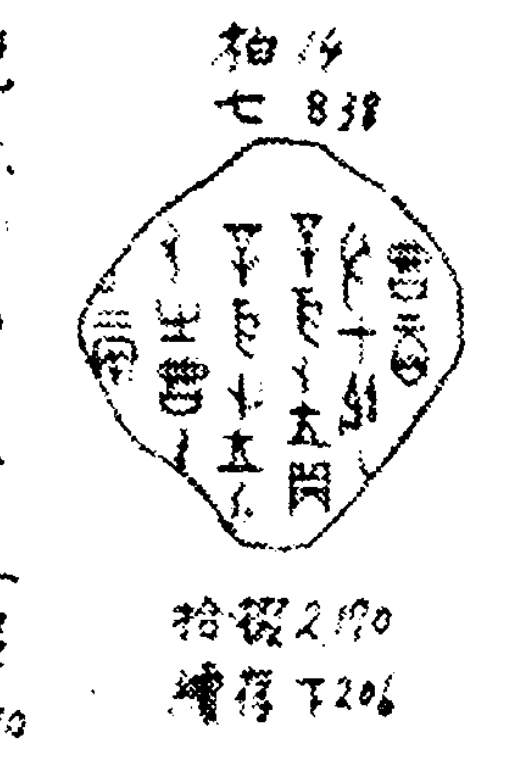
胡厚宣の之を武丁以前とする說については陳夢家が「都是沒有充分的証據的」（同上[illegible]）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つて、胡氏は

確証を提出してゐないから姑く論外とし貝塚說・陳夢家說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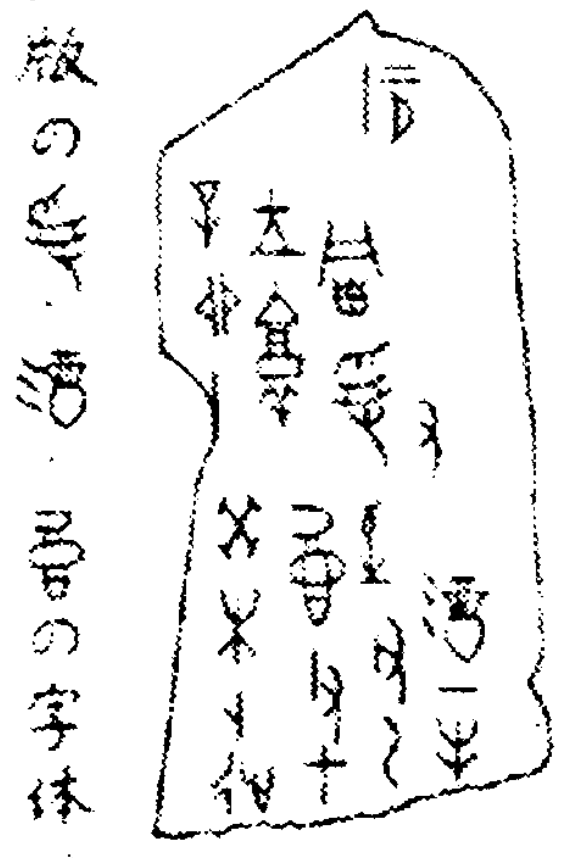
父母兄子の稱謂については、貝塚氏は武丁時と文武丁時の稱謂の暗合する蓋然性が非常に少いと謂ひ、陳氏は武丁時の稱謂と自組貞人の稱謂とに同じものが多いから兩者は同一時期であるとしてゐて、兩氏の立論は同軌であり、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武乙一人であつて、文武丁時の貞人とされてゐる扶・勺・子等は父甲父庚父辛等を稱する道理がなく、父名として甲・庚・辛・乙を稱してゐることは寧ろ第一期貞人である証である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ながら次の如くこれらの貞人が父乙（武乙）の外に父甲父庚父辛を稱し得、母名としては母丙母庚母壬、兄名としては兄丁兄戊を稱し得るのであつて・父乙・父甲・父庚・父辛・母庚・兄丁を稱するを以つて第一期貞人となし得ないのである。

（父甲）　父甲は第一期に陽甲を、第三期に祖甲を稱するのであるが、卜辭にはこの兩期の孰れにも屬せざる若干の父甲があり（前1.24.4 8.6.6 後上2.4 柏14 華715 文311 乙956 掇2170 京4056 4058 鄴1.3）、例へば上揭の如くであつて

柏14
柏七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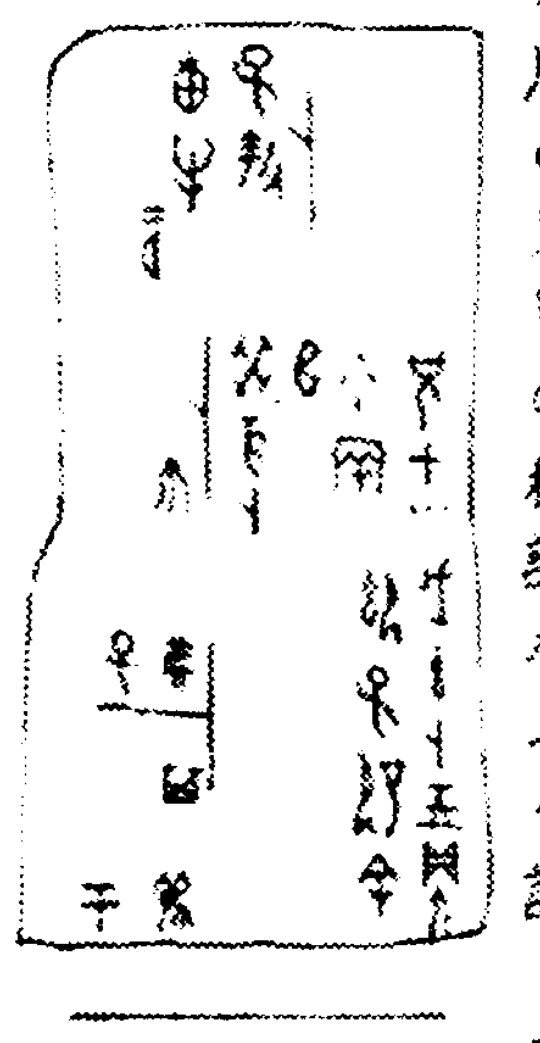


拾掇2170
續存下206



、柏14版の門字は前述の如く貞人𡧊によつて用ゐられ第三期末乃至第四期武乙時に始まる字體、㞢字は第一期には㞢に作られてゐて㞢に作る用例は絶無であり、又掇2170版の𢀛・酒・𠭯の字體は決して第一期ではなく、この版には父乙が稱されてゐるが父乙は第三期に稱されないから第三期でもなく、十二月を冂・冃に作るは第一・第二・第四期文武丁時以外にはない（殷曆譜）から第五期のものでもない。この版が第一期・第三期・第五期のものではないから、この父乙は武乙を謂ふ以外にはなく、從つてこの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その父甲は武乙の兄弟に甲名の者があつて之を謂ふのである。武乙に甲名の兄弟のあることは次の版の兄甲の稱謂が之を証して居り、この版に於いては貞人勺が兄甲を稱してゐるが、勺を假に董氏に從つて文武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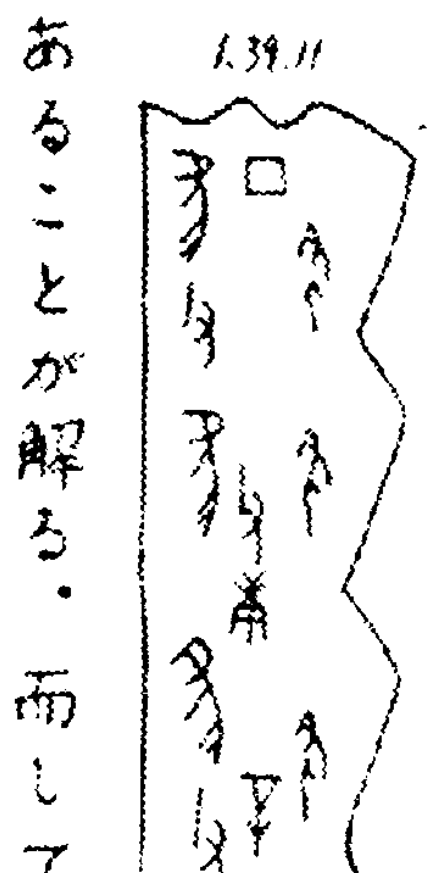
金415



とせば文武丁時には王字がこの版に見るが如く王字に作られることはなく、又この兄甲は次の第五期には父甲と稱される者であるが第五期には父甲の稱謂は絶無であり、勺を假に貝塚氏に從つて武丁時とせば第一期卜辭には他に兄甲の例がなく、又第二期卜辭に父甲の例も存しないのである。前述の如く勺は武乙時貞人であるからこの兄甲は武乙の兄弟であり、文武丁時には父甲と稱されるものである（武乙時に王字が作られてゐる例は殷曆譜參照）。斯くの如く武乙時の版に兄甲があり、文武丁時の版に父甲があるから、武乙に甲名の兄弟があるのであつて、父甲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一期・第三期のみではなく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も可能であり、右の第一期・第三期に屬せざる父甲の稱謂は之に屬するのである。

（父庚）　父庚は第一期に盤庚を、第三期に祖庚を稱するものであるが、卜辭にはこの兩期に屬せざる若干の父庚の稱謂があり（續1.33.5 鄴1.39.11 3.42.3 歷1.33 1.35 1.914 粹449 甲2207 遺530）、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鄴1.3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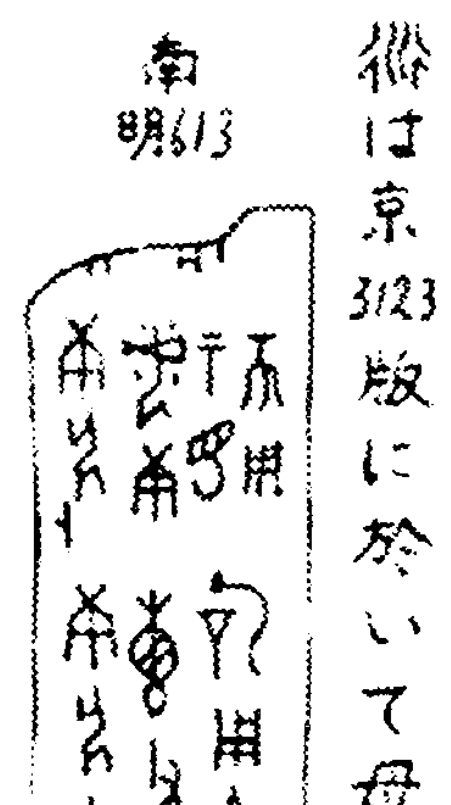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は父庚の外に父丁・父辛・父癸の稱謂があり、父丁（康丁）と父辛（廩辛）を稱し得るのは獨り武乙時だけであり、武乙に父癸のあることは後述（父母兄子の稱謂）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は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つて武乙に父庚のあることが解る。而して武乙時の父庚は康丁時に於いて兄庚と稱された筈であり、果して康丁時の版に兄庚の稱謂の存することは之を傍証してゐる（父母兄子の稱謂參照）。遺530版に「……勺卜勺……[illegible]」と貞人勺が父庚を稱してゐるが、勺は前記の如く武乙時貞人であるから右の父庚を稱し得るのは亦當然であり、父庚を稱してゐる勺は必ずしも第一期の貞人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父辛）　父辛は第一期に小辛を、第四期武乙時に廩辛を稱するものであり、武乙時の父辛は甲411 2622 乙8926 南誠8 京2934 粹277 續1.34.2 鄴1.39.11 東方1.1の諸版にあり、貞人犬は京2934版に、貞人叶は甲488版に於いて父辛を稱してゐるが、この二貞人は前記の如く武乙時であるから父辛を稱するのは當然である。

（母丙）　第一期貞人竹が母丙を稱して居り（乙7130）、又甲3047版に「[illegible]勺出[illegible]」と貞人勺が母丙を稱してゐるから、勺は第一期貞人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第一期以外に母丙の稱謂があり例へば前1.28.4京805版の母丙がそれであつて、その字体は文武丁時と考へられるから、母丙を稱してゐる勺は必ずしも第一期貞人ではない。

（母庚）　第一期に母庚の稱謂があり（鐵128.1 前1.28.3 林1.13.14 續1.31 遺371 續存1224 外2）、又貞人犬は續存1593 甲2356版に、叶は柏10版に、徘は京3123版に於いて母庚を稱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は第一期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

南明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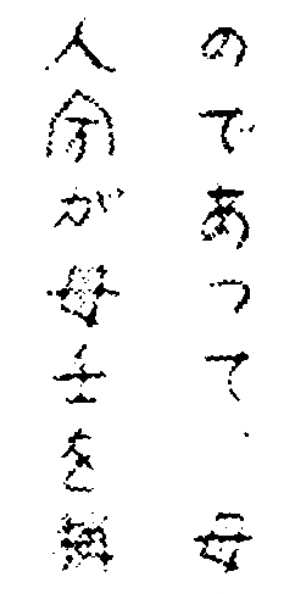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の第一期・第五期でないことは一見して明瞭であつて、この版に母庚と父乙が稱されてゐる。父乙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一期武丁時に父小乙を、第四期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第五期帝辛時に父帝乙を謂ふのであるが、この版は第一期・第五期でないから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謂ふものであり、從つてこの母庚は武乙の配であつて、文武丁時に母庚を稱し得るのであつて、母庚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一期貞人だけではない。

（母壬）　第一期貞人㱿が母壬を稱して居り（乙5287）、又貞人叶・勺は甲3045版に、徘は前8.4.3版に母壬を稱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は第一期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第一期以外には第二期（前1.30.8 後上7.2 上7.3 明123）・第四期（甲2902 乙1329 8661）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叶・勺・徘は必ずしも第一期ではない。

（兄丁）　第一期に兄丁の稱謂は習見であり（鐵145.3 252.2）、又貞人犬は甲2356版に、叶は鐵3.4.2版に、勺は後上7.6版に於いて兄丁を稱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は第一期と考へられるが、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も兄丁を稱し得ることは次の版に明瞭である。

粹373



この版の「干支貞」形式及び「冎」字は決して第一期及び第五期のものでないから、この版の父乙は文武丁が父武乙を謂ふものに外ならず、從つてこの兄丁は文武丁の兄に當り、文武丁時に兄丁を稱し得るのである。

（兄戊）　兄戊の稱謂は第一期に習見であり（鐵121.3 159.1 乙4626）、又貞人犬は乙409版に於いて兄戊を稱してゐるから第一期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例へば甲1802版の「己未卜[illegible]」、乙9071版の「口卯卜[illegible]」の兄戊は第一期のものではなく、里字は貞人犬に始めて見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は武乙時以降のも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父母兄の稱謂上からはこれらの貞人を第一期に屬するものと確証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る。

次に甲骨版出土の坑位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陳氏は子組・自組貞人の版が第一期の賓組貞人の版と同坑に出で、その坑より武丁以降の版の出土することの少いことを述べてゐるが、董作賓の甲編自序によれば、一區第九坑よりは一・二・五期の卜辭が出土、二區第二六坑よりは一・二・四期の卜辭が出土、三區第二四坑よりは三・四期の卜辭が出土したことを報じて居り、陳氏も之を認めて第九坑よりは一・二・五期と廩辛時の卜辭及び子組卜辭が出で、第二六坑よりは武丁時・祖庚時の卜辭と自組の卜辭が出でた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然らば右の陳氏の所說は大体の論であつて、固より之を以つて自組子組貞人が第一期に屬する根據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る。

次に辭例については貝塚氏が二証をあげ、陳氏が六証をあげてゐるから之を考察する。前記の如く貝塚氏は卜141版に王族貞人の一人である「㞢」が武丁時の貞人「𡧊」と同版上に併記されてゐるとして㞢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𡧊字は貞人名の外に例へば「[illegible]」（甲2??）・「[illegible]」（甲2??）・「[illegible]」（京2??）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卜141版の𡧊は必ずしも貞人名と見做すことが出來ず、從つて貞人㞢との同版關係が成立しないのである。又貝塚氏及び陳氏は前8.10.1版に貞人子が「子𡧊」を稱して居り、この子𡧊は武丁時の人名であるから貞人子が第一期で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子某」の稱謂は第五期以外の各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後述「殷の封建」第三節參照）、これを盡く武丁の王子と見做すことは不適當であり、又第一期習見の「子某」が後期卜辭にも稱されてゐて、例へば子漁（粹1313）・子渼（京2037）・子央（前1.18.5 京2049）・子畫（甲1499 誠350）・子雝（甲736）・子閔（京2014 3130）・子商（甲2??）の如きはそれであり、これらは第一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と共に右の版に於いては卜辭形式・字体上第四期に屬する版上に稱されてゐる（殷の封建第三節參照）。從つて子𡧊が後期に稱されることも可能であり、この稱謂によつて之を稱してゐる貞人を第一期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る。陳氏は貞人犬・勺が稱してゐる「子𡧊」（甲2??? 3047）、勺が稱してゐる「子𤔲」（甲3013）が母庚と同版上に在り、子𤔲は第一期の版乙2236に子𡧊は第一期の版鐵146.3 甲2385+2394に稱され、母丙・母庚は第一期の稱謂であるから、以上の四子は第一期であつて之を稱してゐる犬・勺は第一期で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子某が第一期の外に後期に稱され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り、母丙・母庚の稱謂が第一期特有のものではなく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も稱し得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証も亦証據となすには足らない。又陳氏は貞人犬の稱してゐる「𠬝[illegible]」が第一期の續5.5.2版に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を証としてゐるが、某𠬝・𠬝某が第一期と後期とに稱されてゐる例は枚擧に堪へないから（殷の封建第一節參照）、これも亦証據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貝塚・陳夢家二氏の第一期說を稱謂・坑位・辭例に亘つて檢討したが、兩氏があげて証としてゐるものは一として証據として成立するものはなく、この說に從へば却つて卜辭形式・字体の演變に混亂が生ずるのである。

前述の如く董氏の証としてゐる大乙の稱謂は第一期に既に存するから（佚??參照）、その論証は不完全であり、貝塚・陳氏の反對說は右の如く不確實であるから、董氏の所謂文武丁時十七貞人は之を何期とすべきであらうか。

これらの貞人が習用してゐる門・冎字は前述の如く武乙時貞人𡧊がこの兩者を用ゐて居り、又卜辭形式上第四期と考へられる佚??版に「[illegible]」（㞢字が武乙時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前記「父甲」の金415版參照）とあるから、冎字の使用は第三期以前に溯ることは出來ない。

この円字を用ゐてゐる貞人扶・𠂤・勺は前述の如く武乙時の貞人であり、而して扶は父乙母庚兄丁を、勺は母庚兄丁を、𠂤は父乙（甲3046）兄甲兄丁を稱してゐて、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武乙であつて庚名の母・丁名の兄のあ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り、又武乙時には甲名の兄のあることも右の如くであるから、扶・勺・𠂤は文武丁時に及ぶ貞人であつて、武乙・文武丁の二王朝に亘る貞人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貞人は父甲・父乙・父庚・父辛・母丙・母庚・母壬・兄甲・兄丁・兄戊を稱し得るのである（前述及び後述の父母兄子稱謂參照）。円字の使用及び稱謂上から、文武丁時に及ぶ貞人であることが解り、結論的には董説が是である。

扶・勺・𠂤は文武丁時に及ぶ貞人であるから、更に同版關係から貞人を求むれば次の如く余・子・我・術・林を得ることが出來る。

扶	同版關係
勺	後下24.10 甲136
𠂤	佚586
余	乙8686

余	同版關係
子	乙4758 4949
我	乙4949 4758
術	乙4758

術	同版關係
林	續存下585

（備考）
勺・𠂤－甲3045
術・我－乙4856 4758
子・術－乙4758 4856 後下42.5
子・我－乙4949 後下41.9 菁11.19

董氏の十七貞人は以上の八貞人の外に更に九人をあげてゐるが、その中で円・冎字を用ゐてゐるものは由・㠯であり、就中由は父乙（前1.27.5）を稱してゐて、この二貞人の字体・書風が右八貞人のそれと類似してゐるから文武丁時と見做し得るが、その他については檢討を加へねばならない。（術は乙5723術・乙3380術・乙4856術・粹1566術・前4.12術・京3123術に作る）

(1) 㞢（董氏引用例）　癸酉卜史貞東若　乙八三。

董氏は右の辭が貞人我と同版上に在るから㞢を我と同期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辭の貞字と釋されてゐるものは円に作られてゐて冎ではないから、この㞢が貞人であるか否か疑問であり、㞢字が貞人とされてゐる例は第一期以外には右の一例より無く恐らくは貞人名ではないであらう。

(2) 重（董氏引用例）　戊辰卜重允㞢貝今生☐　乙三二四

(3) 禾（董氏引用例）　丙午卜萬☐　乙三六七

(4) 𡉀（董氏引用例）　己酉卜幸今夕其雨　乙三八

(5) 㣎（董氏引用例）　庚子卜㐭土不至鬼　乙四四

右三貞人の辭はその引例以外にはなく果して貞人であるか疑問であり、禾を萬としてゐるのは理解に苦しむ。

董氏は佚910版に「十一月卜𠂤由扶余」とあるを以つて𠂤と同期とし、又扶の署名がある前861版に「癸未卜円遘出不至冎」とあるを証として扶と同期としてゐる。遘と遘とが同字であるか否かは姑く論外として、斯かる論法が許されるならば甲1635版に「十一月卜余円太遘三八月」とあるから第一期の余と同期ともなし得るのである。遘字はその下に円字を伴ふ用例が絶無であり、右の如く第一期にも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貞人名ではない。

(6) 𠀠（董氏引用例）　癸亥卜卣貞今夕亡囚八月　後下一六・一六

庚辰卜卣從系☐　乙一二四

右二例の書風・文法が異り前者は第一期、後者は後期であり、董氏が前者を引用してゐるのは𠀠が貞人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としてである。後期に𠀠が貞人名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ものは右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姑く疑問とする。

(7) 𢓊（董氏引用例）　庚寅卜衛王品司祭巳不二月　新三五一（甲二四一同版）

𢓊の卜辭はなほ京3051版にもあり、又𢓊に作られてゐる貞人の卜辭は鐵142 佚454 581 816 新331 338 甲241 250 3003 乙79 159 234 8505 京2520 3051 續存1785版にある。この両者は例へば貞人術（乙3380）・術（乙4856）が𢓊（粹1566）・𢓊（京3123）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れば同一人と考へられ、その文法、字体が第四期であるから姑く董氏に從つて文武丁時となす。

之を要するに董氏があげてゐる十七貞人のうち、文武丁時貞人として認め得るものは扶・勺・𠂤・余・子・我・術・林・由・㠯・𢓊の十一人であり、その他は疑問である。以上の他になほこの期に屬すと考へられる貞人があり、

○ 亞　拾掇1.22　…貞亞円☐（佚32 鄴1.43.2 乙4477 七S27 京1618 3042）

○ 曰　乙43　十夕卜曰円…𡉀…朱…（乙100 107）

○ 𠀠　拾掇1.284　～卜𠀠円

○ 口　乙443　牛允卜口円弗…

○ 𠂉　佚108　…卜𠂉円太曰…喪一

○ 冂　甲3014　…卜冂円☐

○ 舟　乙4860　…卜舟円…☐

○ 𤔲　文82　父某卜𤔲円…☐

これらの貞人は円或は冎を用ゐ、その字体はいづれも纖細であつて、この期の書風の特色をもつてゐる。

文武丁時の貞人は以上の十九人であつて、之を陳夢家が第一期としてゐる午組・𠂤組・子組、及びその附屬貞人と對比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陳氏貞人―午𠂤・勺・扶・術・彖・丁・卣由・取・界・勿・㞢子・余・我・術・術史・歸・豕・車・衛

十九貞人―……𠂤・勺・扶・𢓊……口……由・㠯……子・余・我・術……林……亞・曰・𠀠・𠂉・冂・舟・𤔲

この両者に共通な貞人は問題がないが、その他の貞人について次に檢討する。

○ 午（午）　卜辭綜述一六二頁參照

陳氏の証例は「父某卜午余千自中……」（乙4521）・「父子卜午入～…」（乙1552）であるが、その字体は到底第一期のものと認め得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乙4521版には父丁・祖庚の稱謂があつて明かに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示されて居り、又この版には子弟の稱謂があり、これも亦この版が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を証して居り（父母兄子の稱謂參照）、この午が貞人ならば武乙時の貞人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允（允）　卜辭綜述一六二頁參照

陳氏の証例は「十午卜允卜…」（乙5327）であり、この版の字体は決して第一期のものではなく、この辭中の父戊の稱謂は第一期には絶無であつて第四期に習見であるから（父母兄子の稱謂參照）、この版は後期のものであつて、允が貞人ならば武乙時の貞人と考へられる。

○ 𡉀（𡉀）・卣（𠂤）・史（㞢）・車（重）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參照

これらは董氏のあげてゐるものを踏襲してゐ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らが貞人であるか否かは前述の如く疑問である。

○ 界（界）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一八四頁參照

林2229 明1114 1948 南輔2.15 京415の諸版の貞人界は第一期貞人であるが、陳氏の証版としてゐる前1.39.1版の界は貞人名ではなく、これを以つて𠂤組貞人となし得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

○ 勿（勿）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參照

陳氏のあげてゐる諸版中には、「勿」名の貞人を發見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姑く疑問とする。

○ 㱿（㱿）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參照

陳氏の証版に「…卜㱿…☐」（前4.55）であるが、㱿字が用ゐられてゐる前6.65 董34 續4.25 卜229 甲141 摭1308 南明751 外457版に於いて

は㱿が貞上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く、例へば「品入」（續存6.2）・「…卜品…☐」（外457）の辭よりせば人名乃至地名であつて貞人名ではないと考へられる。

○ 術（術）・衛（𢓊）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參照

陳氏は術・術・𢓊を三貞人としてゐるが、同一人であ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

○ 豕（豕）　卜辭綜述一六六頁參照

陳氏の証例は「～子卜豕自…☐」（乙32）であるが、これが貞人であるためには他証を必要とする。

○ 亞・曰・𠀠・𠂉・冂・舟・𤔲

陳氏は亞・𤔲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その誤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陳氏は曰・𠀠・𠂉・冂・舟をあげてゐないがこの期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両者に共通な貞人以外に陳氏のあげてゐる貞人は、之をこの期の貞人と認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る。以上において貞人說中最も議論のある文武丁時貞人について諸説を檢討したが、この期の貞人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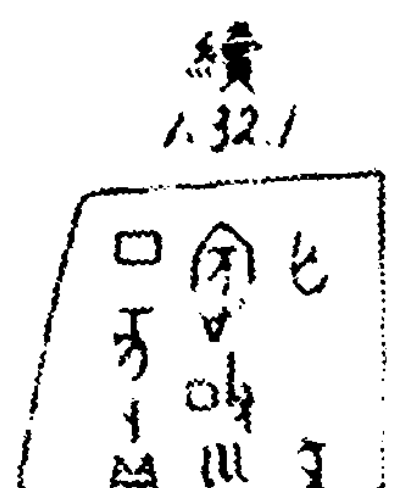
扶・勺・𠂤・余・子・我・術・林・由・㠯・𢓊・亞・曰・𠀠・口・𠂉・冂・舟・𤔲

五、第五期　帝乙・帝辛時の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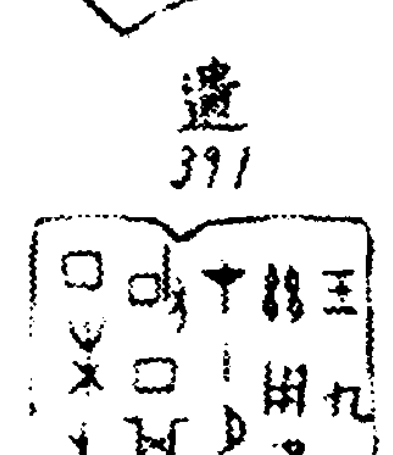
帝乙時に於いては父は文武丁、帝辛時に於いては帝乙であるが、父丁・父乙の稱謂からはこの期の貞人を檢出し得ないから、董氏は卜辭形式に着眼して「干支王卜貞」・「干支卜王貞」の形式を王親卜貞形式としてこの期の特色となし、この形式の卜辭の字体が他期とは顯然と異ることから之を第五期と定めてゐる。

董氏の第五期卜辭中に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父丁・父乙を稱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り、この父丁は帝乙時に父文武丁を、又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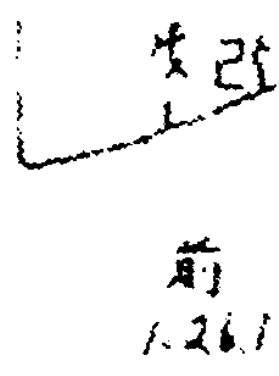
續1.32.1



遺391



前1.26.1



は帝辛時に父帝乙を謂ふ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から董説は妥當である。然し父乙の稱謂がこの一例以外に無いから、董説の第五期卜辭に帝辛時のものがあるか否かが問題とされて來たが、後述の

五期の祀譜」に明かなるが如く帝辛時卜辞が含まれてゐる。但だこの兩者は文法・字体から之を區別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董氏はこの期の貞人として次の四人をあげて居り、陳氏は更に二人を補足してゐる。

（董氏）黄（董氏引例）　癸亥卜黄貞王旬亡畎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彝　前二・六・六
泳（董氏引例）　癸酉卜在云奠河邑泳貞王旬亡畎惟王來征人方　金二七八
[illegible]（董氏引例）　癸丑卜[illegible]貞王旬亡畎在三月甲寅祭虎甲[illegible]羌甲　珠二四五
立（董氏引例）　乙酉卜在泼立貞王步于淮亡災　金五七四
（陳氏）[illegible]（陳氏引例）　癸未卜[illegible]貞王旬亡畎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　金七四三
[illegible]（陳氏引例）　己亥卜[illegible]貞王賓……歲亡尤　甲二七

右の貞人が帝乙・帝辛のいづれに屬するかについては董・陳二氏が之を謂つてゐないが、次の如く考へられる。

○黄　右の引用例に於いては九月癸亥に人方征伐のために雇地に在ることが記されて居り、後述の「夷方征代歴譜」によれば夷方征伐は帝辛王八祀・王十祀に行はれてゐて、この九月癸亥在雇は王八祀である（第二篇）。從つて貞人黄は帝辛時の貞人である。

○泳　右の引用例に人方征伐の記事があり、この征伐は帝辛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る。又前1195版に「癸未卜泳貞王旬亡畎在正月甲申祭祖甲𢦔陽甲」と正月甲申の祭祀が記されて居り、後述の「祀譜の檢討」によればこの祭祀は帝辛王廿祀の正月甲申の祭祀に符合してゐるから、泳は帝辛時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立　右の金574版は前243・前2164版と接合し、この接合版の干支及び記事は庫1672版と一致してゐて同時卜であり、而して庫1672版には王十祀十二月甲午彡祀の記事があつて、之は帝辛王十祀の祭祀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金574版も亦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り、立は帝辛時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illegible]　[illegible]の卜辞は前1421・後128・珠245・續存1966等にあり、「祀譜の檢討」によれば前1421版の祭祀は帝辛王廿祀に、後128・續存1966・遺245版の祭祀はそれぞれ帝乙王四祀・王八祀・王九祀の祭祀と考へられる。從つて[illegible]は帝乙・帝辛時の貞人である。

○[illegible]　右の金743版の祭祀は「祀譜の檢討」によれば、帝乙王八祀乃至九祀のものであるから、貞人[illegible]は帝乙時に屬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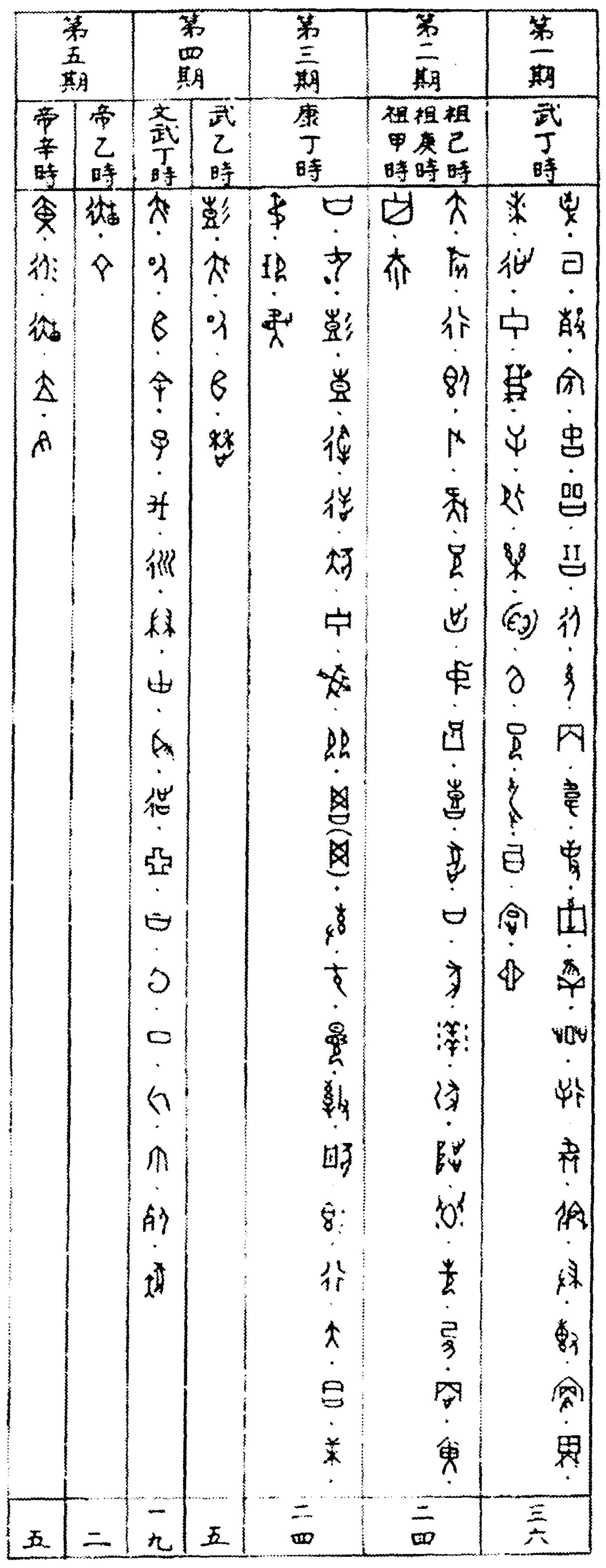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右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いづれとも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姑く帝辛時となす。

第五期の貞人は次の六人である。

黄・泳・[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

以上武丁より帝辛に至る九王朝を董氏に從つて五期とし、各期の貞人を父の稱謂及び同版關係から摘出し、之を基礎として董氏の貞人を檢討し、その結果を更に陳氏の貞人と對比して之を討究したのであつて、各期の貞人を表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貞人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武丁時	祖己時 祖庚時 祖甲時	康丁時	武乙時	文武丁時	帝乙時	帝辛時
三六	二四	二四	五	一九	二	五

第二　卜辞上の父母兄子の稱謂

各期卜辞の父母兄子の稱謂には同名が多く、之を識別することは必ずしも容易ではないが、この識別は卜辞を取扱ふ上に於いて基礎的な事項であるから之を明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問題について董作賓は斷代研究例・小屯乙編序・大陸雜誌に於いて、陳夢家は殷虛卜辞綜述に於いて述べてゐるが、そのいづれも之を解き盡してゐないから、次に父兄子の稱謂と母の稱謂に分けてこれらの稱謂の系列・歸屬の關係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一、父・兄・子の稱謂

前述に於いて貞人の屬する時期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貞人の用ゐてゐる父兄子の稱謂を檢討せば稱謂と時期との大体の關聯が解り、又父兄子の稱謂相互の關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つて、何如なる關係に於いてその稱謂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が解るから、次にこの二方法によつて考察する。

(1) 貞人と父兄子の稱謂

貞人と父兄子の稱謂との關係は次の如くである（數例は一版とする）。

時期	第一期						
貞人／稱謂	亘	爭	㱿	賓	古	内	品
父甲	鐵122.4	前1.24.3	乙7438	甲3150			
父乙	鐵145.3	續1.29.1	鐵85.3	乙1885	乙1714	鐵133.3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前1.26.6	鐵133.1	乙6408	乙6724			京1160
父辛	南誠8	乙7767	乙6744			乙918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鐵145.3	京777	卜288	鐵254.2			
兄戊			鐵121.3				
兄己							
兄庚							
兄辛							
兄壬							
兄癸							
子甲							
子乙							
子丙							
子丁							
子癸							

時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貞人／稱謂	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父甲											甲2562	甲3918	京4063	甲2779						
父乙															佚399		甲3046	前6.13.5		
父丙																				
父丁	前5.5	後上5.9		續存1506	戩6.1	卜278			戩6.2	明1211										
父戊		粹377			後上5.11										甲2707					
父己										甲2695										
父庚									通別2.4.6		甲2748			甲2779			遺530			
父辛														甲2622	京2934	甲438				
父壬																				
父癸																				
兄甲																	金415			
兄乙																				
兄丙																				
兄丁															甲2356	鐵54.2	後上7.6		乙1650	
兄戊															乙409					
兄己		明232			續1.43.[illegible]	佚397	遺358		前1.40.5		京3417									
兄庚	粹[illegible]	遺356	南明356		粹329	粹111	京3292	前1.41.5	粹310											
兄辛																				
兄壬		文334			後上7.11															
兄癸																				
子甲																				
子乙																				
子丙																				
子丁																				庫1933
子癸	明21																			

右は既刊資料に於ける貞人と稱謂との關係の全体であつて、之によつて卜辞のすべての父兄子稱謂を説明することは出

來ないが、その大体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第一期武丁時の貞人は父として父甲・父乙・父庚・父辛、兄として兄丁・兄戊を稱して居り、之を史記の殷本紀に參照せば父甲は陽甲、父乙は小乙、父庚は盤庚、父辛は小辛に當り、兄丁・兄戊は史記には記載されて居らず、卜辭によつて武丁に兄丁・兄戊のあることが解る。第二期の貞人は父として父丁・父戊・父己・父庚、兄として兄己・兄庚・兄壬、子として子癸を稱して居り、その父丁は武丁及び武丁の兄である兄丁、父戊は武丁の兄である兄戊を指し、父己・父庚は貞人口と旅が稱して居り、この二貞人は第三期に及ぶものであるから祖己・祖庚を謂ふものであり、その兄己・兄庚は祖甲の兄である祖己・祖庚を指し、兄壬は史記にない兄であり、その子癸を稱してゐることによつて第三期の康丁に癸名の兄弟のあることが解る。第三期康丁時の貞人は父として父甲・父丁・父己・父庚・父辛、兄として兄己を稱して居り、その父甲・父己・父庚は康丁の諸父の祖甲・祖己・祖庚を指し、父丁は第二期にも屬する貞人口が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り、父辛は第四期に及ぶ貞人彭が康丁の兄廩辛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その兄己は康丁に兄己があつて（後述）之を指すのである。第四期の貞人は父として父甲・父乙・父戊・父庚・父辛、兄として兄甲・兄丁・兄戊・子として子丁を稱して居り、その父甲・父庚は第三期にも屬する彭が祖甲・祖庚を謂ひ、父乙は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父辛は武乙時に廩辛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が、父戊・兄甲・兄丁・兄戊及び子丁は貞人の關係からは説明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ものであつて、次の稱謂相互の關係の考察に待たねばならない。

(2) 稱謂相互の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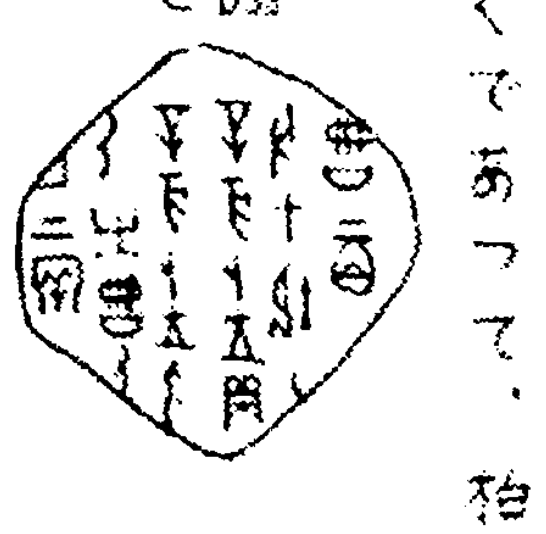
父・兄・子の稱謂の相互の關係を時期を媒介として考察せば、その間の關係を明瞭に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一) 父甲・兄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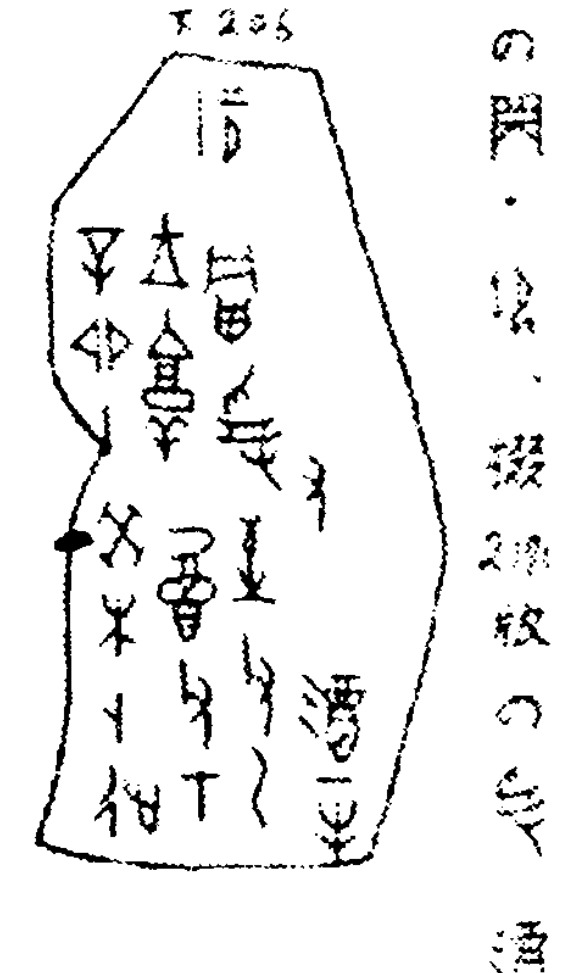
父甲は第一期に父陽甲、第三期に父祖甲を稱し、卜辭の父甲は殆どこの兩期のいづれかに屬してゐるが、この兩期のいづれにも屬せざる若干の父甲の稱謂があり、又兄甲の稱謂は鉄199.2（前1.38.7）金415掇1.60の三版にあるが、盤庚以降に於いて兄甲を稱し得るのは小乙時に兄陽甲を謂ふ以外にはなく、而して小乙時の甲骨版の存在は未だ證明されてゐないから、兄甲の稱謂については嘗つて解答が提出されてゐない。次に第一期・第三期に屬せざる父甲と兄甲の稱謂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父甲）第一期・第三期に屬せざる父甲の稱謂は前1.24.4 8.3.4後2.5.4柏14庫915文311乙456掇2.190京4056 4058東方1.3の諸版にあり、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柏14版の門・𢦏、掇2.190版の壬・酒・香の字体は第一期にはなく、前1.24.4版の[illegible]字は第一期・第三期には絶無であり、父甲の稱謂は第一期・第三期以外にも存す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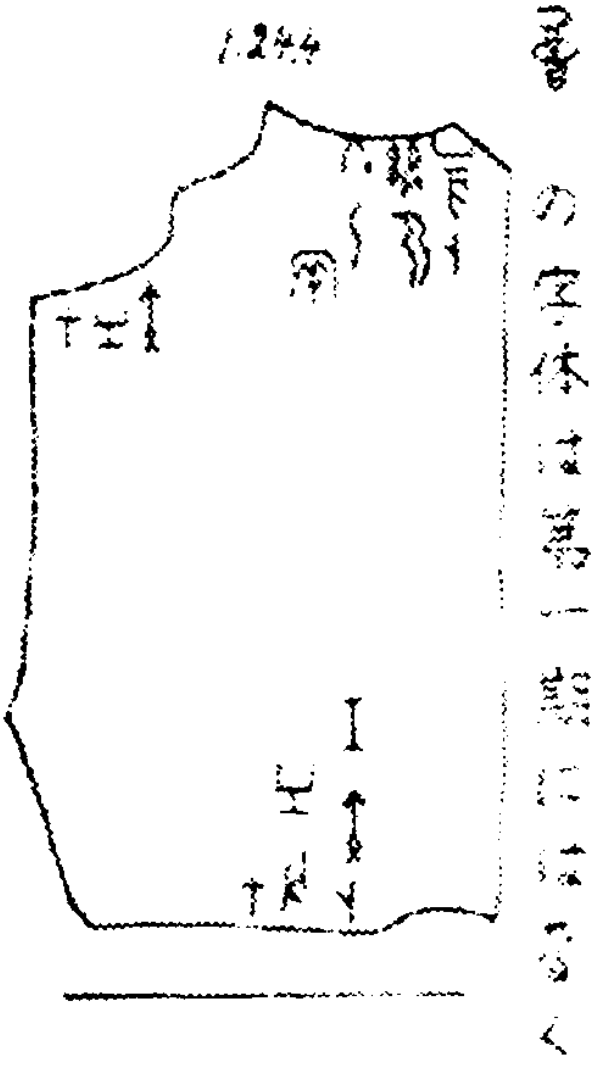
柏14
七B33



拾掇2.190
續存下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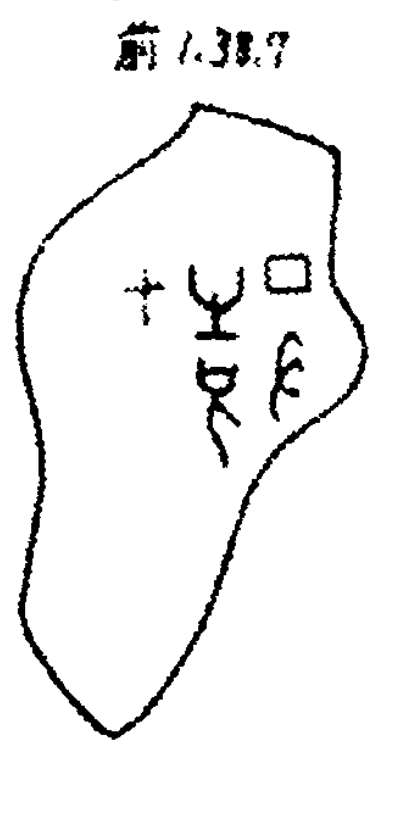
前1.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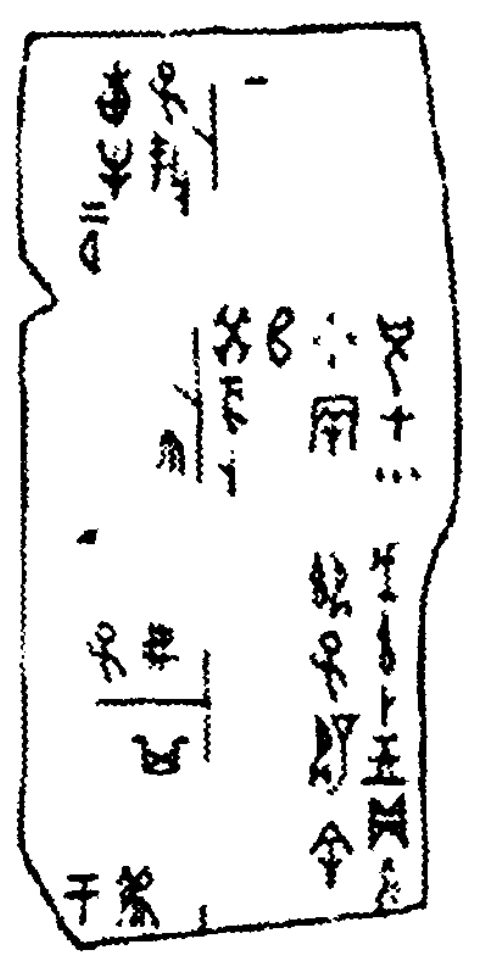
この掇2.190版は右の如く第一期ではなく・又父乙の稱謂があるから第三期でもなく、十二月が𠂤に作られるのは第一・二・四期以外にないから（[illegible]）第五期でもない。第一・三・五期以外に於いて父乙を稱し得るのは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謂ふ以外にはないから、この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つて、その父甲は武乙の兄弟に甲名の者があり之を謂ふものと考へられる。而して右の柏14版・前1.24.4版は之を傍証して居り、柏14版の門字は武乙時貞人[illegible]に始ま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も亦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前1.24.4版の「[illegible]」の用語は續1.8.7・林1.12.4版にもあるが、この版と同じく干支卜形式であつて第四期であるから前1.24.4版も亦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右三版は第四期であり、就中掇2.190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つて、之によれば武乙に甲名の兄弟があつて文武丁時には父甲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然し武乙に甲名の兄弟のあることは史記にはないから、更に兄甲の稱謂によつて之を証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兄甲）兄甲の稱謂は次の三版にあり、陳夢家は鉄199.2版を第一期（卜辭綜述四〇七頁）、金415版・掇1.60版を𠂤組貞人のものとしてゐる（同上四五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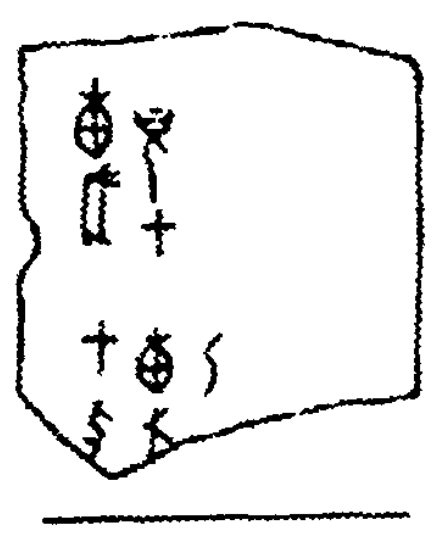
鉄199.2
前1.38.7



金
415



拾掇
1.60



この鉄199.2版の㞢字は第一期には㞢に作られ、㞢に作るものは第四期に習見であり、又この版の書風は第一期の雄健であるのとは異つて纖弱であるから後期のものであり、金415版には貞人𠂤の署名があり、掇1.60版の書風も纖弱であつて陳氏の謂ふが如く𠂤組貞人のものであるから、右三版はいづれも第四期のものである。金415版に於いては貞人𠂤が兄甲を稱して居り、𠂤は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の貞人であるからこの兄甲は武乙の兄或は文武丁の兄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が、第五期卜辭には父甲の稱謂がないから文武丁に兄甲があるとすることが出來ず、從つてこの兄甲は武乙の兄を謂ふもの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武乙の兄甲は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は父甲であつて、前記の文武丁時版の掇2.190の父甲と正に符合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武乙時版に兄甲、文武丁時版に父甲があるから武乙に甲名の兄の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り、史記は之を逸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從つて父甲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一期・第三期以外に文武丁時にも可能であつて、第一期・第三期に屬せざる父甲の稱謂は之に屬す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つたのである。陳夢家は第一期に父甲・兄甲ありとし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五二～三頁）、之は𠂤組貞人を第一期となし、又右の父甲・兄甲の諸版をすべて第一期となすがためである。然し第一期貞人㱿・爭等の卜辭に父甲・兄甲の稱謂が一例も存しないことは、この説の據るべからざ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第一期父甲―鉄1.4 37.4 122.4・前1.24.2 1.24.3 1.26.6・後上25.9・林1.2.8・簠帝196 197 198 199 180・續1.27.8 1.27.9 1.28.2 1.34.1・庫534 1816・粹1254・七T33・甲3150・乙2523 2680 2493 3739 3189 3496 7263 7418 8068・南無319 輔262・京773 1149・續存241 283 284 285 307 997 1000 1001 下182 下207

第三期父甲―後上25.3・戩6.13・通別2.4.6・續1.28.1 1.34.3・佚166 266 541 891・鄴3.38.6 3.49.1・庫975 1633・粹92 314 332 334 335 336 339 338 339 571・文312・遺625・誠169 264・金202・甲801 803 1292 1569 2376 2502 2692 2779 2799 3652 3918・摭續36 90・拾1.389・南明428 586 588 589 590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31・寧1.199 1.200 1.201・京4034 4048 4049 4050 4051 4052 4053 4054 4055・續存1814 下962 下963

文武丁時父甲―前1.24.4 8.3.4・後2.5.4・柏14・庫915・文311・乙456・掇2.190・京4056 4058・東方1.3

武乙時兄甲―鉄199・金415・掇1.60

(二) 父乙

父乙は第一期に父小乙を、第四期文武丁時に父武乙を、第五期帝辛時に父帝乙を謂ふものであり、卜辭上の父乙の稱謂はこの三期に屬して居り、他に兄乙・子乙の稱謂のないことも亦父乙は右以外に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第一期父乙―鉄25.1 37.2 85.3 124.2 143.3 153.3 159.2 171.3 191.1 239.2 256.2 262.2・前1.24.5 1.25.1 1.25.2 1.26.2 1.38.3 7.33.1・後上22.6 上23.9・戩5.14 23.8・明1566・林1.8.16 1.8.17・續1.28.3 1.28.4 1.28.6 1.28.7 1.28.9 1.29.1 1.29.2 1.29.3 1.29.4 1.29.5 1.29.9 1.30.4 1.35.7 2.21.5 5.34.6・簠帝182 183 184 185 186・卜402 573 614 645・佚524 844 866 887・鄴1.38.4 1.44.8 3.8.6・庫483 1020 1288 1616 1901・文313 314 315 316・七130・遺124 882 971・誠159・金371 625 637・乙528 554 646 949 869 956 1091 1264 1317 1589 1714 1859 1881 1885 1920 1941 1983 2003 2036 2040 2171 2181 2279 2280 2243 2494 2509 2525 2909 2932 2833 2846 2910 2997 3068 3200 3216 3321 3337 3344 3390 3381 3384 3401 3402 3455 3700 3933 3995 4059 4511 4516 4600 4626 4691 4821 4854 5010 5222 5243 5319 5408 5469 5493 5659 5889 6055 6202 6215 6235 6265 6344 6396 6448 6424 6589 6691 6732 6794 6794 6919 6927 7061 7089 7183 7231 7233 7262 7282 7349 7422 7431 7487 7496 7705 7706 7765 7807 7812 7862 7908 8008 8278 8298 8462・甲3111・掇1.64 1.189 1.190 1.191 2.110 2.474・南輔7 明615 輔43 2.53 坊5.82・京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6 769 768 769 770 807 1157 1156 1466 2088・續存39 43 49 287 288 289 286 995 1002 1003 下25 下187 下209 下210 下211 下212 下213 下214・外35 302・零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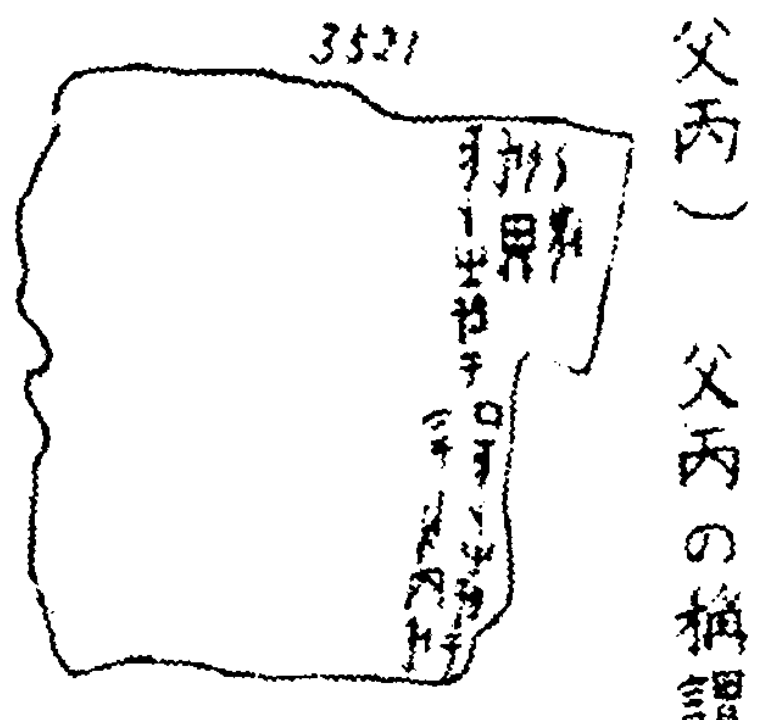
文武丁時父乙―前1.25.3 4.26.9 6.19.5・後上29.5 下11.10・續1.28.8 1.29.6・簠帝181・佚214 599・柏8・粹119 273 275 1039・七S29 X3・甲231 611 1013 2423 2889 2907 3946・乙405 7900 8516・摭續76・拾掇1.65 2.190・南明499 509 613 614・京965 2939 3072・東方1.2 1.6 2.3・書道8.4・續存262 下256 下742 下769・外425

帝辛時父乙―前1.26.1

(三) 父丙・兄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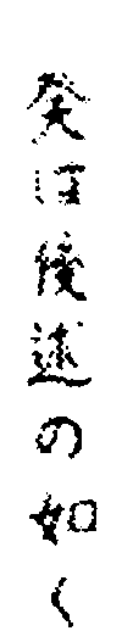
（父丙）父丙の稱謂は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の版は干支卜形式でありその字体は纖細であつて、殆ど貞人大等の辭に類してゐる。陳夢家はこれを「午組」のものとして第一期となし（卜辭綜述一六三頁）、第一期の父丙は第二期には祖丙と稱されるのであつて、第二期祖庚時の前1.22.3版に「祖丙」の稱謂のあるのは之が証據であるとしてゐる（同上一四五頁・四〇八頁）。然し陳氏の所謂午組は第一期ではなく第四期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この父丙は第四期の稱謂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第三期康丁時に「兄丙」があり、又第五期に「祖丙」があつて（續2.3.3）、この第四期の父丙の稱謂と相應じてゐる。從つてこの父丙は武乙時に父康丁の兄丙を謂ふ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乙
3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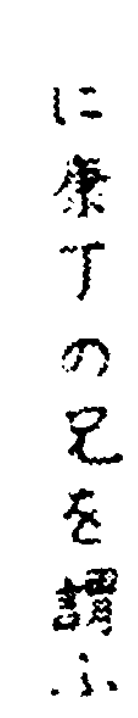


（兄丙）兄丙の稱謂は次の二版にあり、これらの字体は第三期である。甲680版には兄丙が子癸と共に祀られて居り、子癸は後述の如く第二期・第三期の稱謂であり、この版は第二期ではないから兄丙は第三期に康丁の兄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第四期武乙時に父丙と稱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甲680



粹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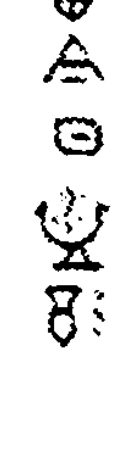
武乙時父丙―乙3521

第三期兄丙―甲680・粹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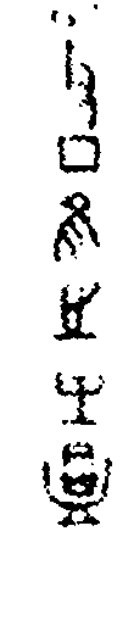
(四) 父丁・兄丁・子丁

（父丁）父丁は第二期に父武丁を、第四期に父康丁を、第五期に父文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り、卜辭の父丁はこのいづれかに屬してゐる。各期の例は上揭の如くであつて、佚881版には第二期貞人大の署名があり、乙5405版には「祖庚」（祖庚は第二期には兄庚、第三期には父庚、第四期に祖庚と稱さる）の稱謂がある外に、卜辭形式・㞢字使用から見て武乙時であり、通別2.4.9版には「王九祀」の第五期特有の用法があり、父丁の稱謂はこの三期以外にはない。然るに陳夢家は第一期に父丁の稱謂があるとしてが（卜辭綜述四六三頁）、陳氏の証版は所謂午組であつて午組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から斯かる結果になるの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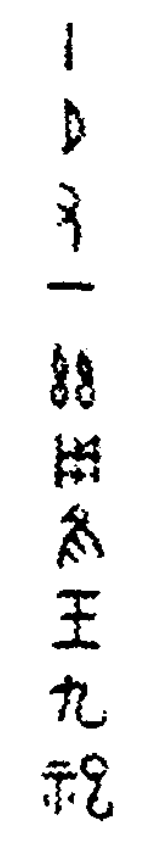
佚881



乙5405



通別2.4.9



あつて、第一期貞人[illegible]等の版に一例も父丁が稱されてゐないのはこの說の非を証してゐる。

（兄丁）　兄丁は第一期・第四期の貞人が稱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記「貞人と父兄子の稱謂」の如くであり、從つて第一期武丁に兄丁があり、又第四期貞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稱してゐるから、董作賓は文武丁に兄丁があるとしてゐる（小屯乙編序）。例へば次

後上7.5　[illegible]（粹373略同文）
甲2356　[illegible]

の後上7.5版の卜辭形式・字体は第一期・第五期ではないから、この版の父乙は武乙を謂ふのであつてこの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又甲2356版には貞人[illegible]の署名があり、この版には右の辭の外に母庚の稱謂があつて、後述の如く文武丁には母庚があるが武乙には母庚がないから、この版も亦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從つてこの二版の兄丁は文武丁時の稱謂であつて董說は妥當である。陳夢家は第三期に兄丁があるとして甲2092・2093・3154版を証とし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五六頁）、前の二版には兄丁の稱謂がなく後の一版は字体上第四期であつて証とするに足らない。

（子丁）　子丁の稱謂は左記の諸版にあり、その子字はすべて[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殆ど第四期の字体である。次の貞人

庫1988　[illegible] —

[illegible]署名の庫1988版に子丁が稱されて居り、貞人[illegible]は文武丁時であるからその子丁は帝乙の兄弟にして帝辛の諸父に當る譯であるが、帝乙時に兄丁帝辛時に父丁の稱謂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ない。前記の如く文武丁には兄丁があり、右の字体が第四期である子丁はこの文武丁の兄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武乙の子と考へられる。果して然らば子丁を稱してゐる貞人[illegible]は武乙時に既に供職してゐる貞人であらう。

第二期父丁—前 1.26.3 1.26.4 1.26.5 5.45・後 上5.6 5.7 5.8 9.8 9.9 19.14 25.14 下26.7・戩 3.8 6.1 6.2 6.3 6.4 6.5 6.6 6.7 19.10 18.14・明 32 92 240 293 449 698 740 836 877 954 1211 1556 1644 1933 2360・林 1.21.5・通別 2.4.8 2.9.6 2.8.9・卜 67 298・續 1.19.4 1.30.1 1.30.2 1.30.3 1.30.5 1.30.6 1.30.7 1.30.8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2.2 1.32.3 1.32.4 2.9.3・董 甲144 188・佚 192 395 399 569 881 893・鄴 1.27.1 1.30.4 1.42.13 1.44.12・庫 1059 1155 1180 1130 1178 1206 1223 1291 1316 1328 1344 1388 1694・粹 279 299 300 301 302 305 306 307 309 376 487 1212・文 295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9 378・七 W3 20 32 65・遺 38 360 380 725 843 889 890・金 76 414 540・誠 157 160 162・甲 317 2369・乙 7136 8939・南 明352 353 354 355 618 坊2.62 4.83・寧 3.192 3.193・京 3275 3278 3279 3280 3281 3282 3283 3284 3285 3286 3287 3288 4076・續存 1497 1504 1505 1506 下229

武乙時父丁—後 上4.17 5.5 5.9 21.13 25.7 29.10 29.6 下38.9・戩 5.15 6.8 23.7・續 1.31.1 1.31.5 1.31.6 1.35.5・佚 195 415 875・鄴 3.40.6 3.42.5 3.44.6 3.44.9 3.44.10 1.39.11・庫 1095 1644・粹 20 35 99 237 330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2 374 506 933・遺 634 637・金 330・甲 413 635 690 754 795 810 840 729 851・乙 766 4521 4603 4717 4925 5399 5405 8922 8188・摭續 2 64 84 91 111・拾掇 1.421 2.34・南 坊60 明497 499 481 515 528 531 556 616 619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55・寧 1.93 1.116 1.119 1.190 1.193 1.207 1.208 1.209 1.210 1.346 1.347・京 3803 3991 4065 4066 4067 4068 4069 4070 4071 4072 4073 4074 4075・書道 8.6・續存 1458 1804 1815 1816 下947

第五期父丁—續 1.32.1・董 泰187・通別 2.4.9・遺 391

第一期兄丁—鐵 101.3 145.3 176.2 257.2・前 1.38.1 1.39.1 1.39.2 1.39.3 1.39.4 1.39.6 1.40.7・後 上22.6・卜 283・續 1.13.1 1.45.9・董 甲135 195・佚 132・明 1132・鄴 1.39.5・庫 214 231 301 513・甲 3081・乙 1954 3251 3651 3662 4036 5338 5408 6761 7333 7391・拾掇 1.193 2.9 2.140・京 775 777 778・續存 291 下41 下209・外 183

文武丁時兄丁—鐵 54.2・前 1.39.5・後 上7.5 9.6・林 1.14.5・佚 449 850・鄴 3.46.1・粹 843・文 332・遺 843・甲 611 2292 2356 3576・乙 5797・寧 1.214・南 明126 坊234・京 776

武乙時子丁—庫 1988・佚 425・文 377・乙 3913 3826 3043

（五）　父戊・兄戊

（父戊）　父戊は第一期・第五期以外の各期にあつて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第一期　未見
第二期　文331　[illegible]
第三期　粹311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　乙5399　[illegible]（同版上に父丁あり）
第四期文武丁　甲2907　[illegible]（同版上に父乙あり）
第五期　未見

文331版には貞人[illegible]の署名があるから第二期・粹311版には父己（祖己）の稱謂があるから第三期・乙5399版は干支卜形式であつて父丁の稱謂があるから武乙時、甲2907版には貞人[illegible]の署名及び父乙の稱謂があるから文武丁時である。然るに陳夢家は第一期にも父戊の稱謂がありとして、陳氏が「賓組及其他」として第一期としてゐる諸版をあげ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五三頁）、これらはいづれも第一期ではなく、又陳氏が第一期とする[illegible]・子・午組貞人の諸版をあげてゐるが、これらの第一期で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つて、第一期には父戊の稱謂は存しない。

（兄戊）　兄戊は第一期及び第四期文武丁時にあり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第一期　鐵121.3　[illegible]
第四期文武丁　乙409　[illegible]

然るに陳氏は文武丁時の兄戊を認めてゐないが、これは貞人[illegible]を第一期となすからであつて、その非なることは再述を要しない。

第二期父戊—後 上5.11・粹 377・文 330 331・拾掇 1.25・南 上32・京 3291・續存 1509

第三期父戊—粹 311 378・寧 1.79・南 明627 628・京 4079・續存 下579 下580

第四武乙父戊—甲 2907 3123・庫 1038・京 774・乙 6690

第四文武父戊—後 上5.10・庫 189・乙 409 979 4521 4603 4925 5162 5321 5327 5328 5384 5394 5399

第一期兄戊—鐵 121.3 157.1・前 1.40.1 1.40.2 1.40.4・明 1028 2061 2168・續 1.43.7・佚 62 174・遺 844 993・乙 1899 4598 4626 5853・拾掇 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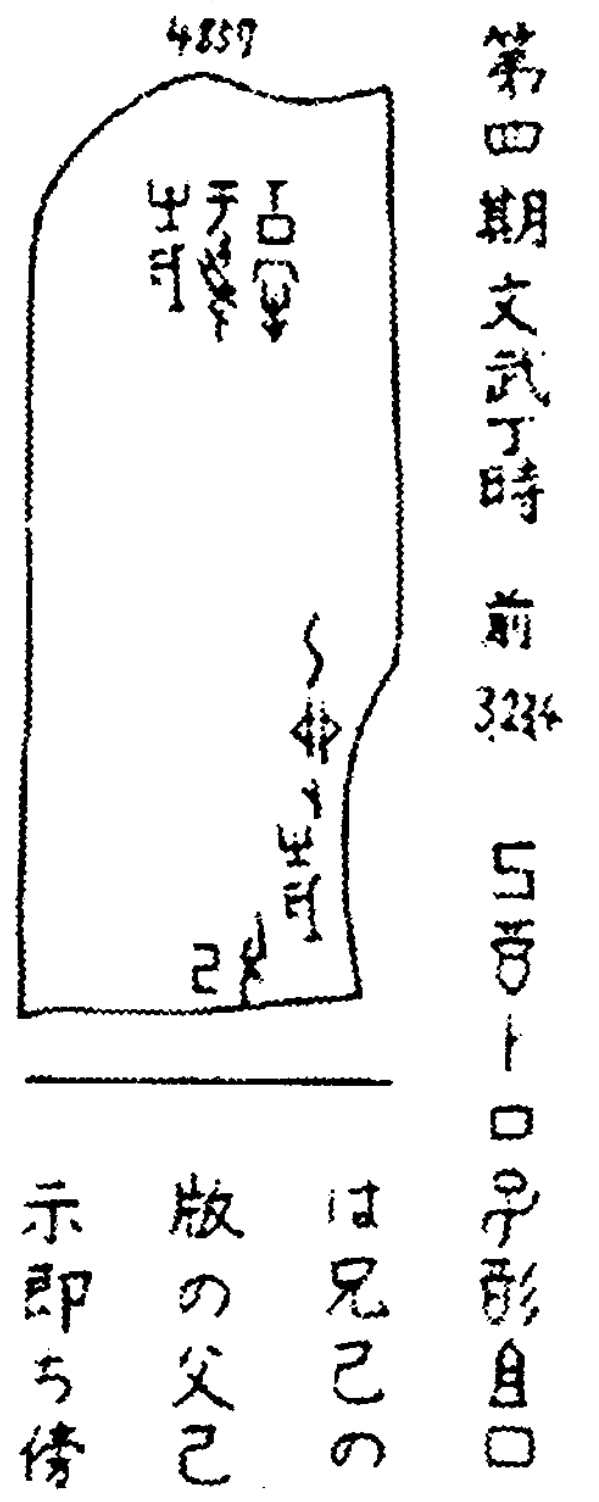
第四文武兄戊—前 1.44.3・庫 234・甲 182・乙 401 7071・京 799

（六）　父己・兄己

（父己）　父己は次の如く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に稱されてゐる。甲803版には父己の外に父甲の稱謂があり、父己・父甲を稱し得るのは第三期だけであるから、この父己は康丁の諸父に當る祖己を謂ふ。乙4857版は卜辭形式・字体上第四期であり、次述の如く第三期には兄己の稱謂があつて、之は第四期武乙時に於いては父己と稱し得るものであり、この版の父己はそれである。前3234版に於いては「小示祖辛二牛父己二牛」と祖辛と父己を小示即ち傍系の父祖としてゐるが、後述（世系の）に詳論するが如く、祖乙の子の祖辛は直系であつて傍系ではないからこの祖辛は祖乙の子を謂ふものではなく、而して康辛は文武丁時には祖に當るから祖辛と稱されて王位に即かない者であるから小示であつて、この祖辛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り、その父己は次述の如く武乙に兄己があつて、これは文武丁時には父に當るから之を謂ひ、この辭中の祖丁は文武丁時に祖に當る康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この辭は文武丁時に直系の祖丁（康丁）と傍系の祖辛（康辛）及び父己（武乙の兄己）を祀るも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に屬せしむべき版（陳氏の所謂午組版）を第一期となし、又右の前3234版の辭を解き得ざるに因るのである（卜辭綜述四五三頁・四五八頁を參照）。

第三期　甲803　[illegible]（同版上に父甲あり）
第四期武乙時　乙4857　[illegible]
第四期文武丁時　前323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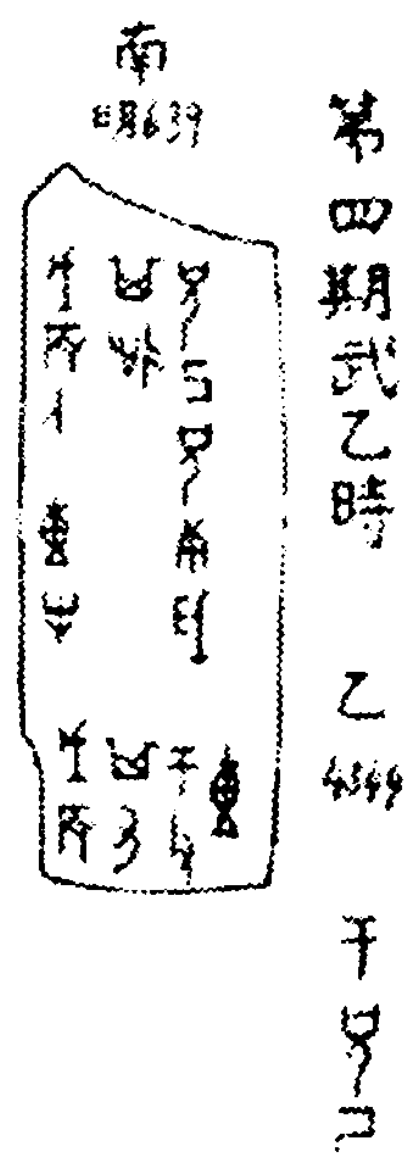
乙4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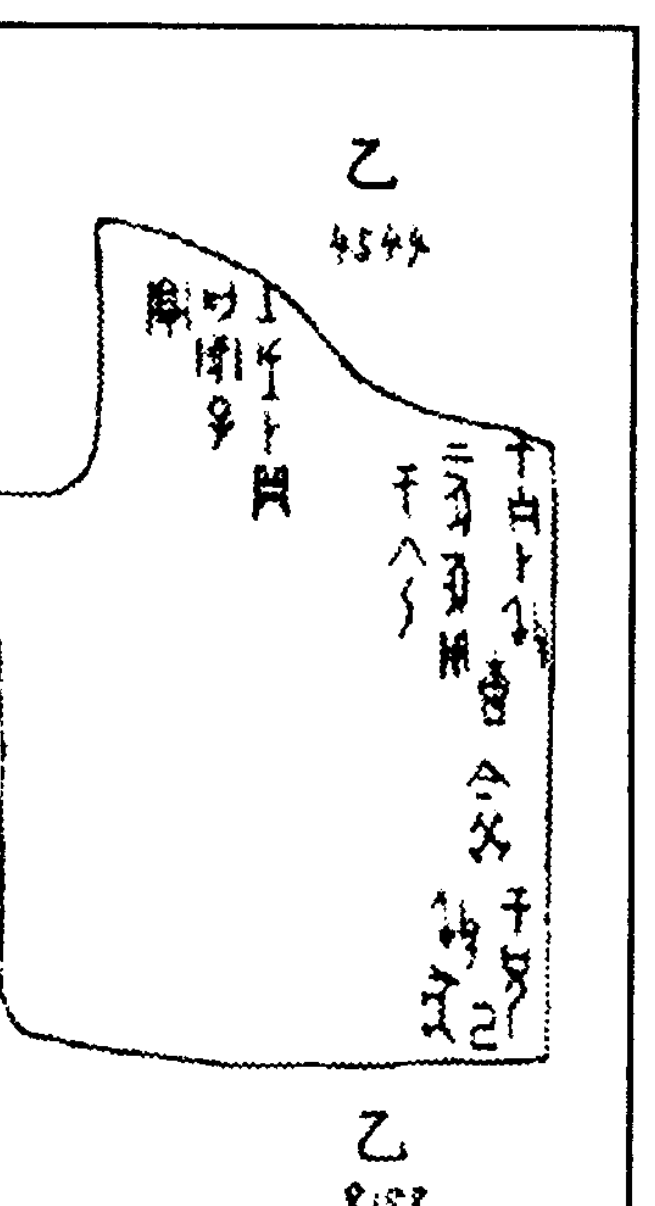
（兄己）　兄己は次の如く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に稱されてゐる。佚397版には貞人[illegible]の署名があるから第二期であり、これは祖庚・祖甲時に兄祖己を謂ふものである。南明631版は次の如くであり、この[illegible]・[illegible]字に第三期の特色が顯然として居り、陳氏も第三期に兄己のあることを認めてゐる（同上四五六頁）。第四期武乙時に兄己のあることは例へば次の二版の兄己がそれであつて、乙4544版の卜辭形式及び[illegible]・[illegible]字に第四期の特色があり、又乙8188版に

第二期　佚397　[illegible]
第三期　南明631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時　乙454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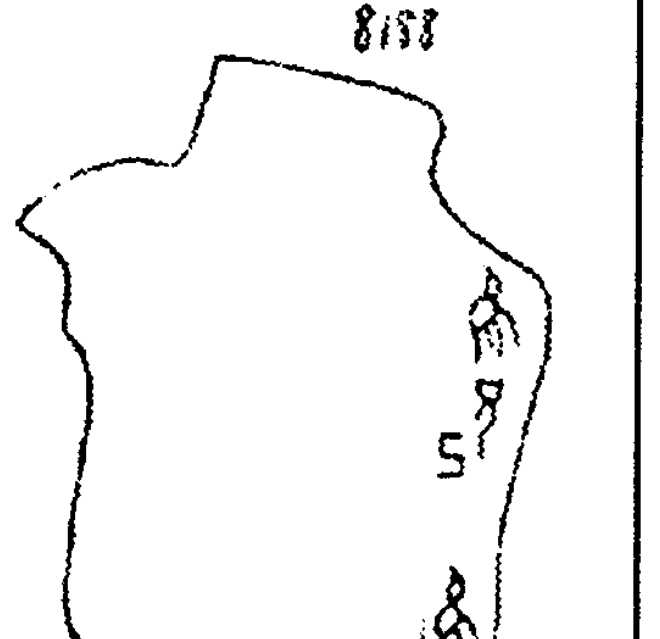
南明639



乙4544



乙8188



は父丁の稱謂があるから第二期の如くであるが、小屯乙編には第二期の貞人署名版は一例もなく、且つ第二期に[illegible]字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第二期ではなく、而して第二期以外に父丁を稱し得るのは武乙時或は帝乙時であるが、この版の帝乙時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るから武乙時のものに外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に兄己の稱謂があり、右の父己の稱謂と併せ考へれば、第二期の兄己は第三期に父己、第三期の兄己は武乙時に父己、武乙時の兄己は文武丁時に父己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陳氏は第一期に兄己が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五三頁）、これは陳氏が第一期とする[illegible]組・午組版にあるのであつて、未だ証となすに足ら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第一期貞人[illegible]等の版に一例も稱してゐるもののないことは、この說の據るべからざ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第三期　父己—後 上5.12 6.1・戩 6.9 6.10 6.11・續 1.32.6 1.32.7 1.33.1・鄴 1.40.9・粹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甲 400 803 1227 2695・南 明629 630 631 634・寧 1.203 1.204 1.206・京 4060 4061 4062 4063 4064・書道 8.5

第四期武乙時　父己—乙 4859 5455

第四期文武丁時父己—前 1.27.1 3.23.4・續存 下856

第二期　兄己—前 1.40.5 1.41.1 1.41.2・後 上7.7 19.16・明 232・續 1.43.9 1.43.10・董 甲196・佚 397・鄴 1.27.1・庫 1204・粹 309 310・遺 358・南 明358・京 3293 3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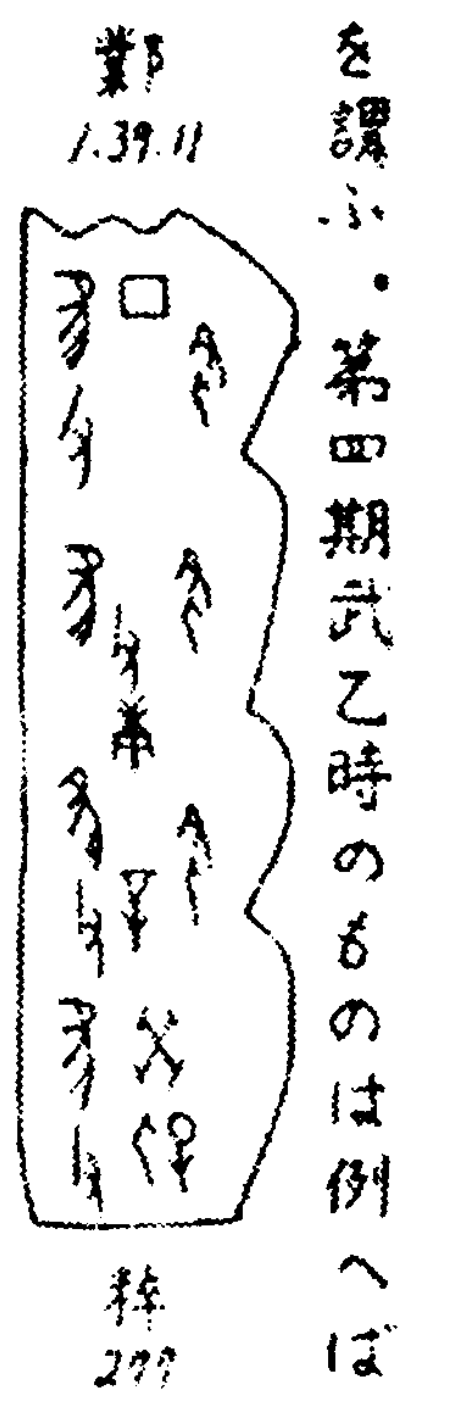
第三期　兄己—續 2.20.4・戩 23.4・粹 308・拾掇 1.422・寧 1.313・南 明637 638 639 640

第四期武乙時　兄己—續 1.44.1・乙 1006 4333 4544 8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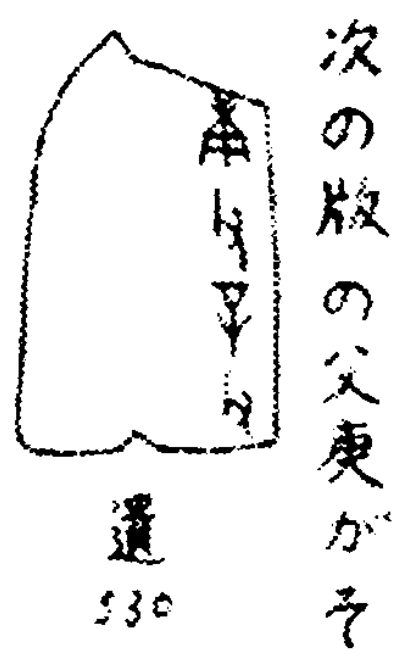
（七）　父庚・兄庚・子庚

（父庚）　父庚の稱謂は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第一期のものは例へば「己卯卜[illegible]」（乙8810）であつてこの父庚は祖庚を謂ひ、第三期のものは例へば「[illegible]」（甲2907）であつてこの父庚は盤庚を謂ふ・第四期武乙時のものは例へば次の版の父庚がそれであり、鄴1.39.11版には父庚の外に父丁・父辛・父癸の稱謂があるが、父癸は後述（父癸）の如く武乙時に稱し得、而して父丁と父辛を稱し得るのは獨り武乙時（[illegible]）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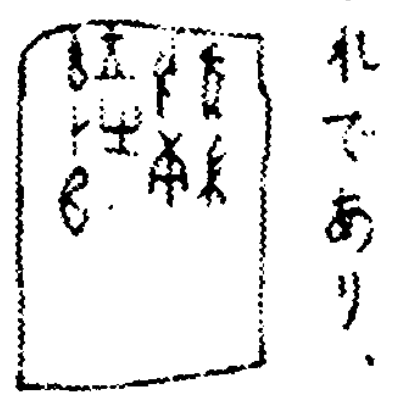
鄴1.39.11



粹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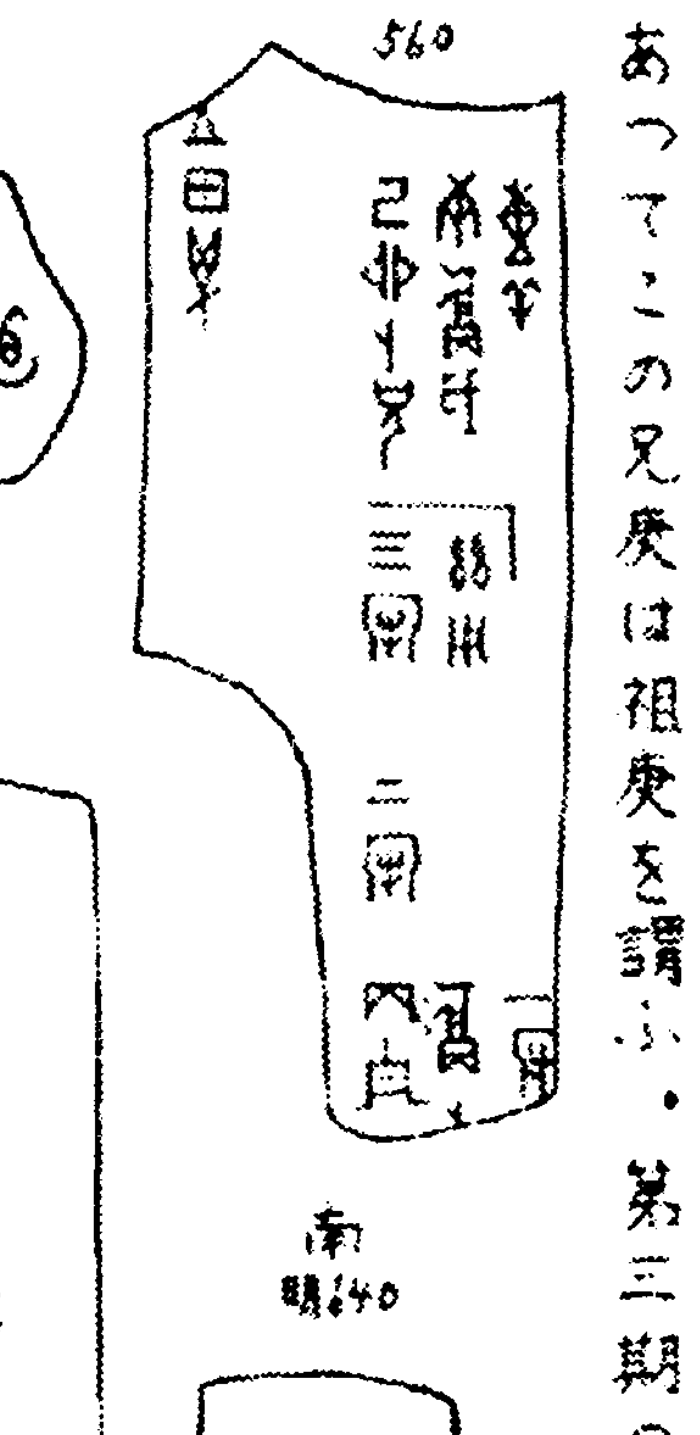
遺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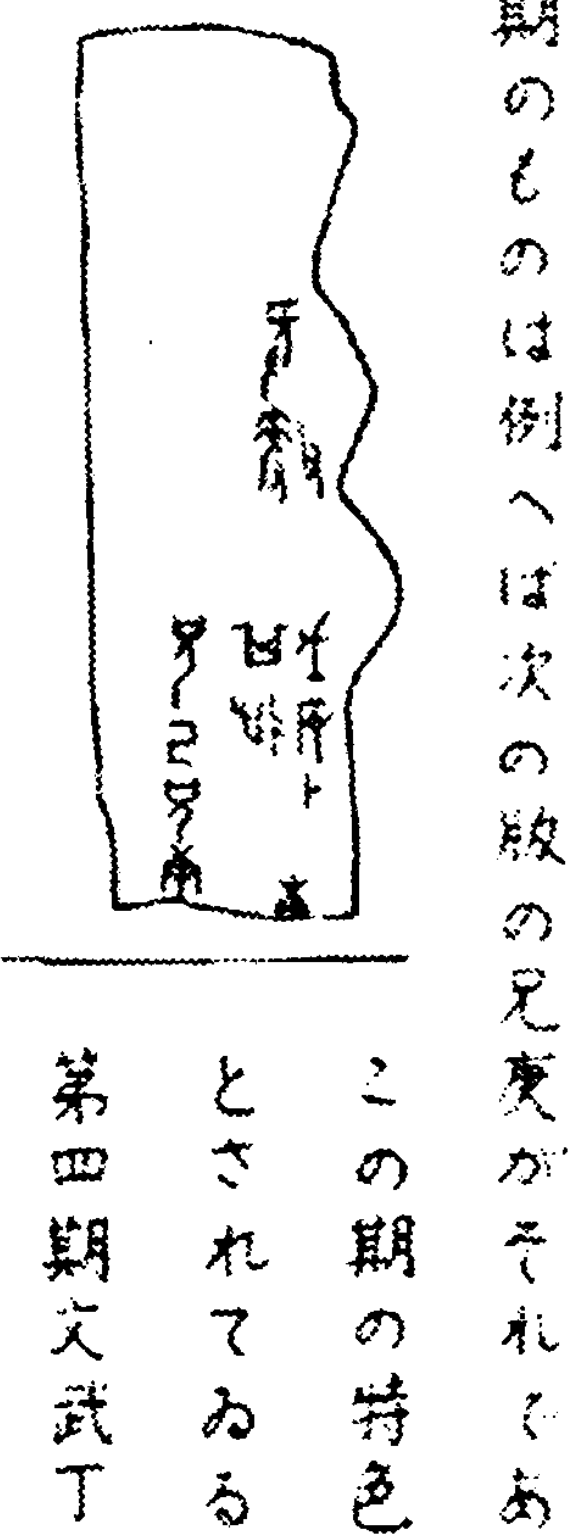
けであるから この版は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り、粹277版の庚字上には父字を缺きこの辞は「[illegible]」であつて、庚字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ることは第一期には絶無であるから後期のものであり、第一期以外に父辛を稱し得るのは武乙以外にないから この版も亦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り、遺530版には𠂤の署名があり、𠂤は武乙時・文武丁時の貞人であるが文武丁時には父庚を稱する一例もないから、この版も亦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つて この三版によつて武乙時に父庚の稱謂の存することが明かであり、而して武乙時の父庚は次の如く第三期に兄庚があるから之を謂ふのである（陳氏も武乙時に父庚があるとして鄴三・四三・三及び粹三二一版をあげてゐる（四五四頁）。然し前者は武乙時版であるが後者は第三期版である）。父庚は斯くの如く第一期に盤庚を、第三期に祖庚を、第四期武乙時に父康丁の兄庚を謂ふのである。

（兄庚）　兄庚の稱謂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文武丁時にあり、第二期のものは例へば「[illegible]」（明742）であつてこの兄庚は祖庚を謂ふ。第三期のものは例へば次の版の兄庚がそれであつて、佚560版の[illegible]・[illegible]、南明240版の[illegible]はこの期の特色を示して居り、この兄庚は武乙時に父庚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る（陳氏も亦この期に兄庚があるとしてゐる（四五五頁））。第四期文武丁時のものは次の版の兄庚がそれであり、次述の如く武乙に庚名の子があつてこれは當然文武丁の兄弟であるから文武丁時に兄庚の稱のあるのは之が爲である。陳夢家は第一期に兄庚があるとして鄴1384版をあげ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五四頁）、第一期の兄庚は第二期には父庚と稱されてゐる筈であるのに第二期には父庚の稱謂が絶無であり、陳氏のあげてゐる版の字体が第一期に似てゐるから第二期の兄庚を第一期と誤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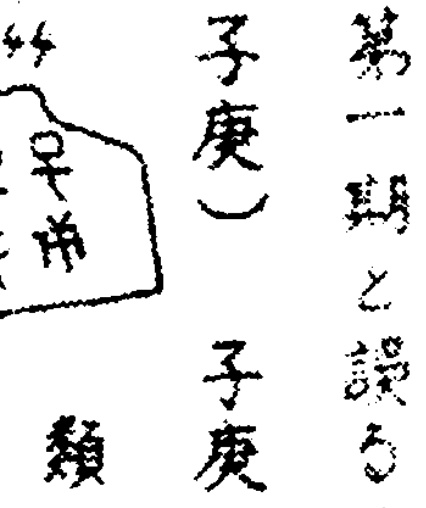
佚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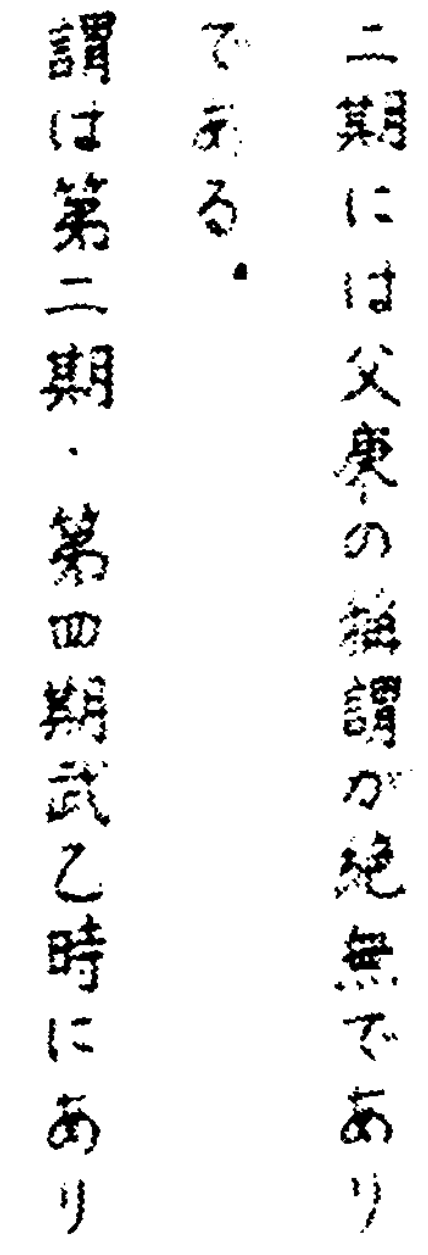
南明240



京3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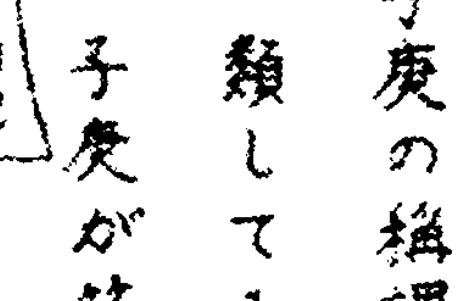


遺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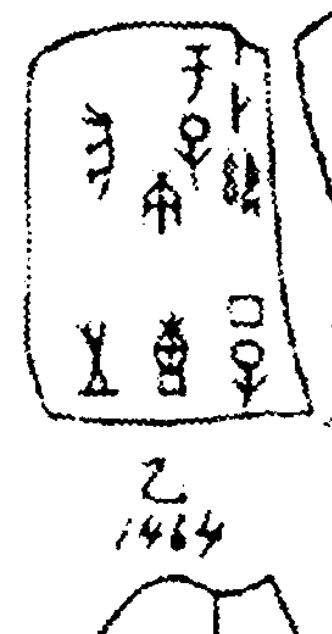


（子庚）　子庚の稱謂は第二期・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第二期のものは次の版の子庚がそれであつて、この版は第一期に類してゐるが武丁在世中に子祖庚が祀られることはあり得ないから、この版は第二期であり この第二期の子庚が第三期には右の如く兄庚、第四期には右の如く父庚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第四期武乙時のものは例へば上掲版の子庚がそれであり、又大龜版乙4521には子庚が父丁・祖庚の稱謂と共に記されてゐて、父丁と祖庚を稱し得るのは武乙時だけであるから、武乙時に子庚の稱謂のあることは最も明かであり、この子庚は文武丁時には右の如く兄庚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陳氏は第一期に子庚が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四五四頁）、之は例へば右の乙1464版を所謂午組とし午組を第一期となすに因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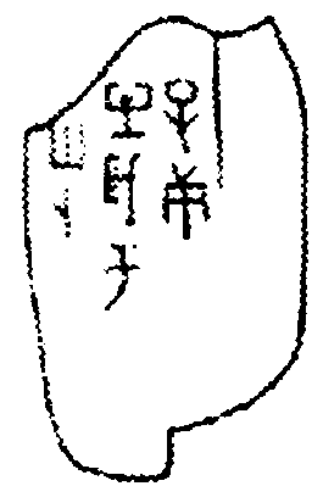
南1544



續存1456



乙1464



之を要するに父庚は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に、兄庚は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文武丁時に、子庚は第二期・第四期武乙時に徴されてゐて、第二期の兄庚は第三期に父庚、第二期の子庚は第三期に兄庚第四期に父庚、第四期武乙時の子庚は文武丁時に兄庚と稱されてゐる。

第一期　父庚－鉄103.1 133.1・前1.26.6 1.27.2 1.27.3・後上25.9・戩8.1・續1.33.2 1.33.7 1.39.6・簠帝189 190 191・庫229・遺304・乙721 1063 2030 2172 2523 2589 2676 3862 6408 6700 6701 6729 6744 6763 7412 7435 7574 7767 7985 7926 7980 8668・京783 1160・續存54 1005

第三期　父庚－戩6.12 6.13・通別2.46・續1.33.3 1.34.3 1.33.4・粹312 313 315 321 322 323 453・甲1641 2998 2779・南明634 636・寧1.265 1.266・京4043 4060 4044・簠帝192・續存上760 911

第四期武乙時父庚－續1.31.5・鄴1.39.11 3.42.3・庫1083 1131 1919・粹449・遺330・甲2207

第二期　兄庚－前1.41.3 1.41.4 1.41.5・後上3.5 7.7 7.8 7.9・戩8.5 8.8・明15 27 126 355 740 742 825・文333・通89 2.44・庫914 1021・續1.44.2・佚548 557 568・粹111 310 324 325 326 327 328 329・遺336 372 381・南明356 359・京3292 920・拾掇2.139・鄴1.38.4・燕314 1510 1511 1626 1627 1628 1629

第三期　兄庚－佚560・遺636・南明639 640・拾掇1.422・寧1.213・京4097

第四期文武丁時兄庚－遺90・京3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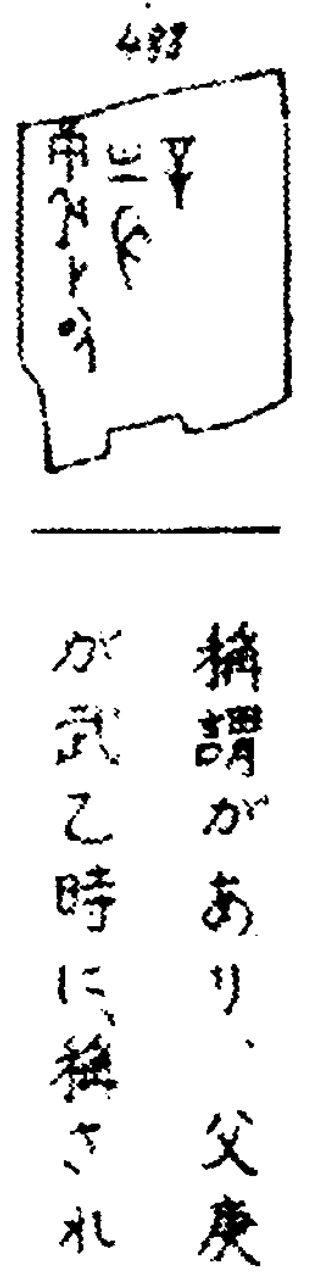
第二期　子庚－南1544

第四期武乙時子庚－乙1464 4064 4521 4549 4763 5156 5327 5399・京2942・續存1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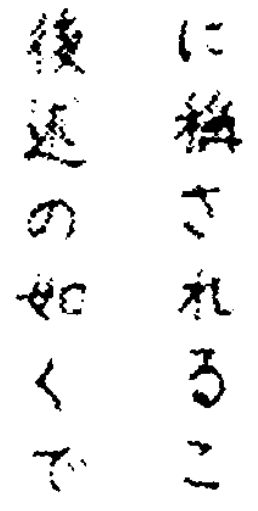
（八）　父辛・兄辛

（父辛）　父辛の稱謂は第一期・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第一期のものは例へば「[illegible]」（續1.38.2）であつてこれは父小辛を謂ひ、第四期武乙時のものは例へば次の版の父辛がそれであつて、鄴1.39.11版には父辛の外に父丁・父庚・父癸の稱謂があり、父庚が武乙時に稱され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又父癸が武乙時に稱されることは後述の如くであつて、父丁と父辛を稱し得るのは武乙時だけ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は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り、甲483版には貞人𠂤の署名があり、𠂤は武乙時・文武丁時の貞人であるが、文武丁時の他の版に父辛の例がないからこの版は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つて この二版の父辛は武乙の諸父廩辛を謂ふのである。卜辭上の父辛の稱謂はこの二期に屬し、その他の期には存しない。然るに陳夢家は第一期の父辛の中に所謂午組・𠂤組の諸版にある父辛を包含せしめて、武乙時には父辛の稱謂がない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陳氏の貞人説に於いては斯かる歸結となるのは當然であつて、武乙に辛名の父廩辛のあることを認めながら、その貞人説が斯かる結果となることについて疑問を起してゐないのは甚だ不可解である。又陳氏は第三期に父辛の稱謂があるとして甲2122版の「[illegible]」を証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貞人彭（第三期及び武乙時貞人）の辭を第三期とせばこの父辛は前後の時期と何等の關聯のない遊離の稱謂となり、第三期にこの版以外に父辛の稱謂がないから、この父辛は武乙時に廩辛を謂ふものと見做すべきであり、彭が第三期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を知つて武乙時の貞人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ざるに由る誤である。

鄴1.39.11



甲483



（兄辛）　兄辛は小乙時に兄小辛を謂ひ得るが、卜辭の兄辛の稱謂はすべて第三期であり、從つて小乙時の版は存せずと考へられ、而して第三期の兄辛は康丁時に兄廩辛を謂ふのである。

第一期　父辛－前1.27.4・後上25.9・續1.33.9 1.34.1 1.34.2・簠帝193・金335・乙918 2030 2040 2523 2589 2676 3189 4052 4516 6761 6944 7435 7767 7968・續存1004 1248

第四期武乙時父辛－續1.33.6・鄴1.39.11・粹297 298・甲183 483・乙2622 4918 5797 8936・南輔3・京954 955 2934 2935・東方1.1

第三期　兄辛－後上7.10・佚203・粹340 342・甲2489 2799・南明590 591 642 643・京4080 4082・續存1818

（九）　父壬・兄壬

（父壬）　父壬の稱謂は第一期に「[illegible]」（乙2033）の一版以外にはなく、この[illegible]は習見の[illegible]（[illegible]）と考へられるから父壬は[illegible]の父であつて、殷室のものではないであらう 姑く疑を存す。

（兄壬）　兄壬の稱謂は第二期にあり例へば「[illegible]」（後上7.11）の如くである。乙5327版には「祖壬」の稱謂があつて祖庚・子庚と共に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は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り、武乙時には第二期の兄壬は祖に當るから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らう。

第一期　父壬－乙2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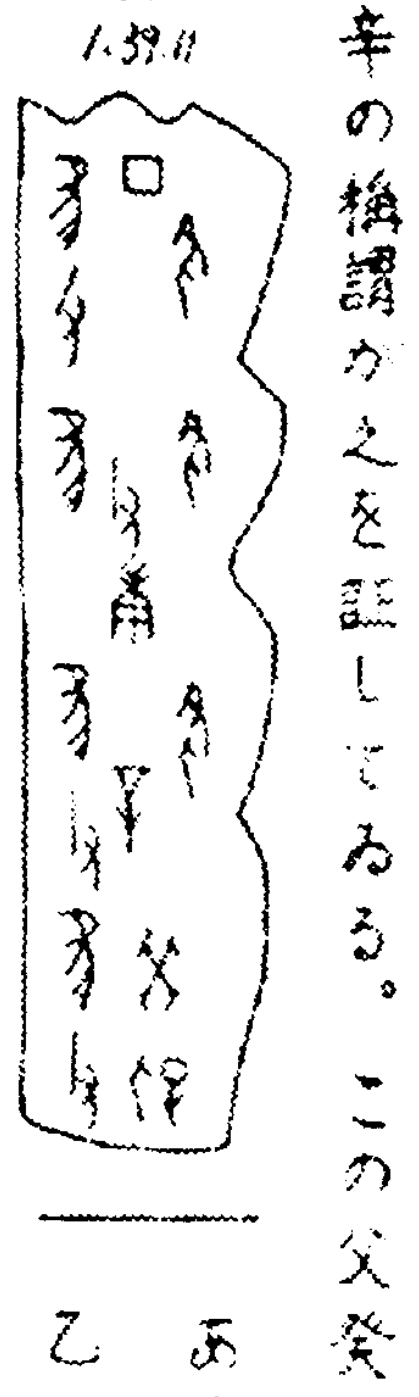
第二期　兄壬－後上7.11・文334・京3294・續存1914

（一〇）　父癸・兄癸・子癸

（父癸）　父癸の稱謂は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例へば次の版の父癸がそれであつて、この版が武乙時であることは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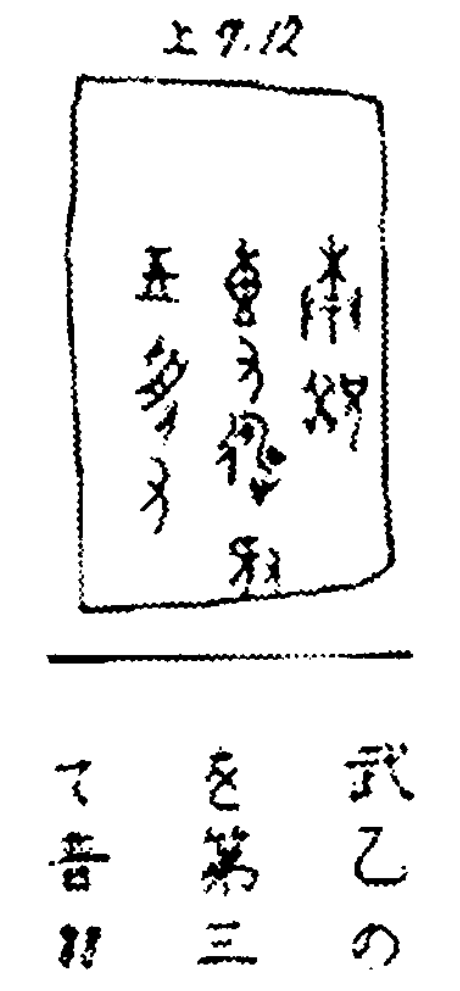
父辛の稱謂が之を証してゐる。この父癸は次述の第三期に兄癸の稱謂があつて、これは武乙の父に當るから之を謂ふのである。父癸の稱謂は左記の四版にあつていづれもこの期に屬してゐるが、陳夢家は乙108・𠂤119版を証として第一期にあり、甲2589版を証として第三期にありとなし、而して武乙時には無しとしてゐる（四五三頁）。陳氏が第一期に存する証版としてゐる乙108・𠂤119は所謂𠂤組版と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つて、𠂤組版を第一期であるとして第一期に父癸がある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所謂𠂤組の第一期で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らの版を武乙時のものとなす方が妥當である。又陳氏が第三期に存する証版としてゐる甲2589版に於いては父某の字は不明晰であつて、果して父癸であるか否か識別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ものであり、遽かに信を措き得ない。

鄴1.3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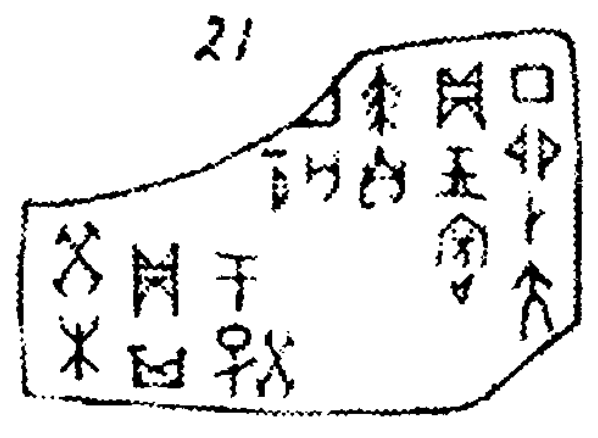
（兄癸）　兄癸の稱謂は第三期にあり、例へば次の版の兄癸がそれである。董作賓はこの版を武乙時のものとして兄癸を武乙の兄としてゐるが（乙編序二八頁）、五・叀・多及び[illegible]の字に第三期の特色があつて、陳氏もこの版を第三期として居り、この兄癸は康丁の兄とせざるを得ない。陳夢家は兄癸が第二期にもあるとして晉11版をあげてゐるが、自ら註して「兄字摹本不清或是子字」としてゐるから問題としない。

後上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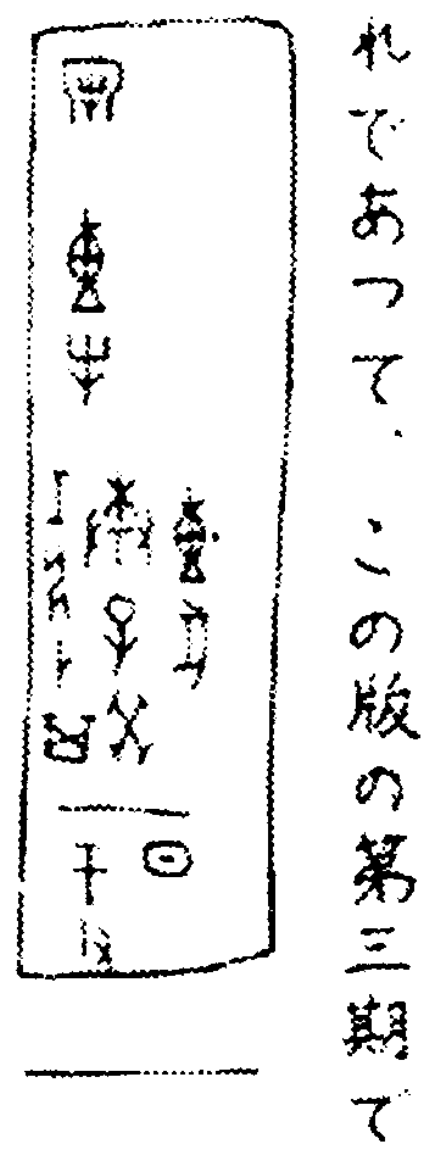


（子癸）　子癸の稱謂は第二期・第三期にあり、第二期のものは次の版の子癸がそれであつて（綜述）、この子癸は第三期の康丁の兄弟であるから、右の如く第三期には兄癸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第三期のものは次の版の子癸がそれであつて、この版の第三期であることは叀字によつて明かである。卜辭の子癸の稱謂はこの兩期のいづれかに屬してゐるが、陳夢家は第一期にもあるとして𠂤組とする一版（甲954）・賓組とする三版（乙2961・庫75・明319）を証としてゐるが（四五三頁）、甲954版の[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の二字が果して人名であるか否かこの版の下部が破損して不明であり、乙2961・庫75・明319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その字体は第一期に類してゐるが、第一期の稱謂の記し方は縱に並べ斯くの如く横に並べるのは第二期の記し方であるから、右三版は第一期ではなくこの子癸は第二期である。

明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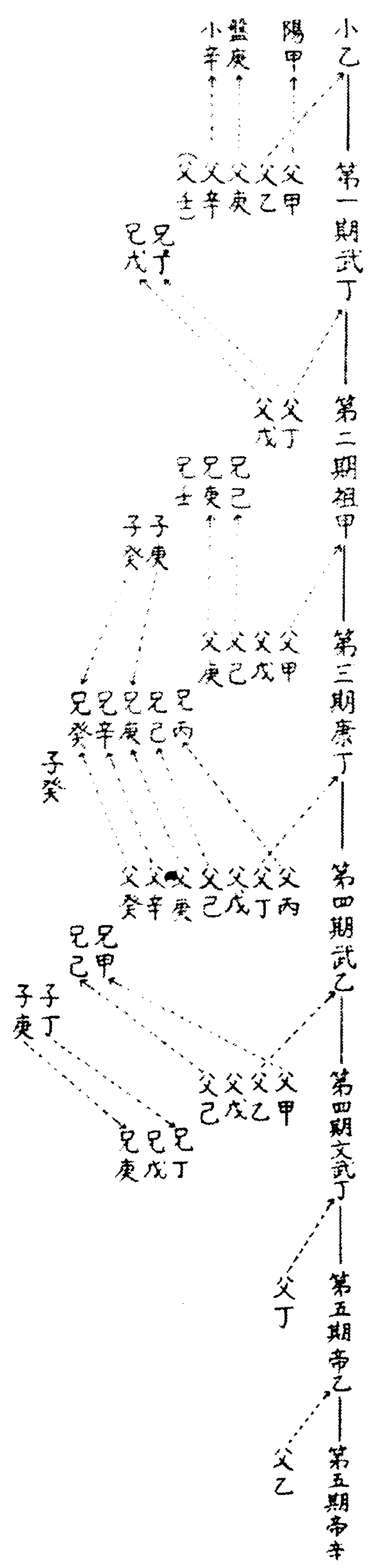
南明650



之を要するに第二期の子癸は第三期に兄癸、第四期武乙時に父癸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然し第三期の子癸が武乙時に兄癸、文武丁時に父癸と稱されてゐないのは、斯かる稱謂版の未發現に因るのであらう。

第四期武乙時父癸―鄴1.33.11・乙8658 9054・B119（殷曆譜下三所收）
第三期　兄癸―後上7.12・南明644 645 [illegible]
第二期　子癸―明21 319・庫73・乙2911
第三期　子癸―粹340 341・南明650・甲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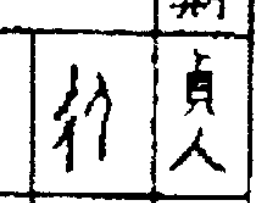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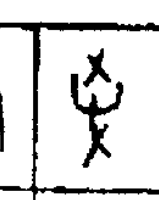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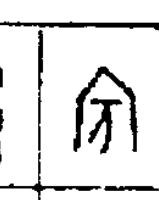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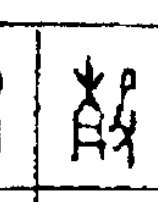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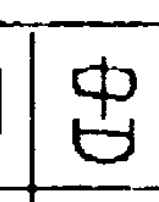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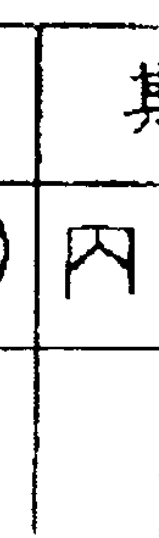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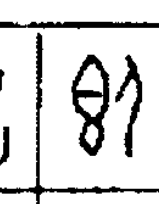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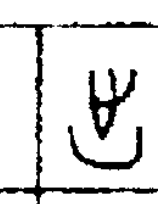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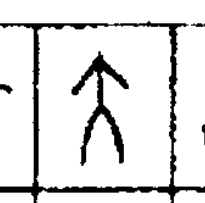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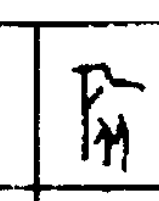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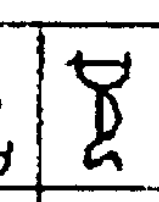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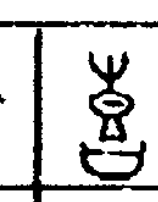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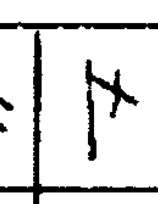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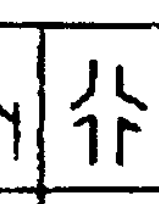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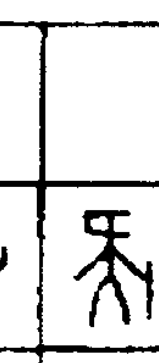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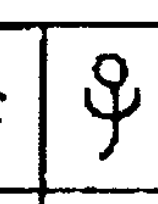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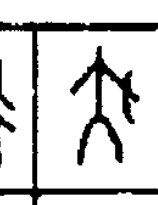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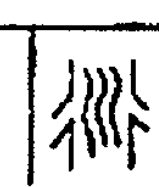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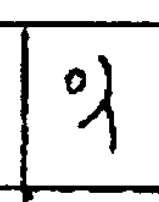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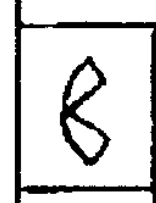
以上各期の父・兄・子の稱謂、及びその關係を表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二、諸母の稱謂

(1) 貞人と諸母の稱謂

各期貞人が稱してゐる母の稱謂は次表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によれば第一期には母丙・母己・母庚・母壬、第二期には母己・母辛・母壬・母癸、第四期には母丙・母己・母庚・母壬があるが、第三期貞人の母を稱してゐる例は絶無であるから之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この各期の諸母を小乙より武乙までの各王の配妣と對比せば（後述「先王の配妣」參照）、第一期の母己・母庚は小乙の配妣己・妣庚に當り、第二期の母辛・母癸は武丁の配妣辛・妣癸に當つてゐるが、その他の諸母が配妣であるか否かは速斷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貞人の母の稱謂からは各期の大体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に過ぎず、卜辭の母の稱謂が盡くされてゐないから、次に卜辭について之を考察して何期に屬するかを明かに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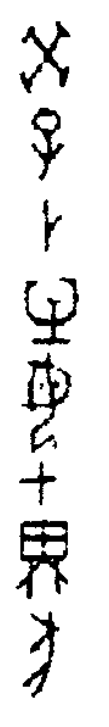
時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四期				
貞人																				
母甲																				
母乙																				
母丙	乙7130																			甲3047
母丁																				
母戊																				
母己		卜253	乙6269				前1.28.8	佚170						粹395		乙4507				
母庚		遺351	林1.13.14 明2008	鉄127.1 遺371	前1.29.3	乙3205											甲2356 續存下593	京3123	柏10	
母辛							前5.48.1 後上7.11	續1.43.2 粹384	前5.47.5 文343	通別2.8.4	續1.42.6 1.43.1	庫1189	庫1958							
母壬			乙5269 安陽4.1							明123								前8.14.3	甲3045	甲3045
母癸															京3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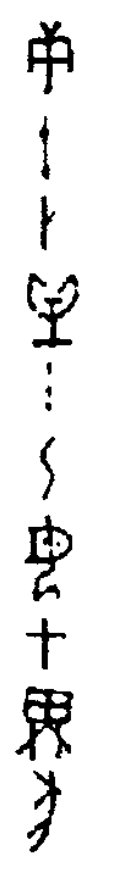
されてゐないから、次に卜辭について之を考察して何期に屬するかを明かに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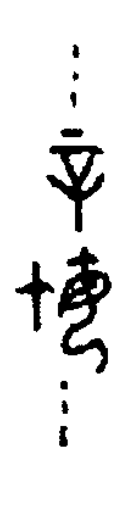
(2) 各期の母の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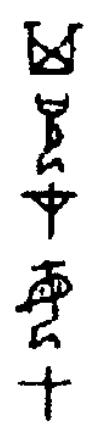
(一) 母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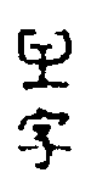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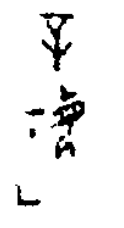
母甲の稱謂は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次の四辭の母甲がそれである。佚383 393・掇2.400三辭の書風が相等しく

佚383 

佚393 

拾掇2.400 （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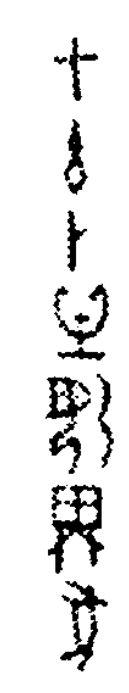
寧1.228 （寧一・二二八版では甲字を欠く、陳夢家氏は「殷虛卜辭綜述」（五〇四頁）として甲字を補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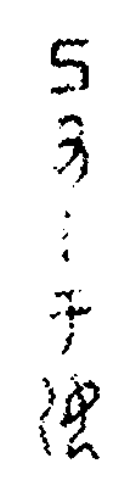
文武丁時の織細なると異つて粗大であり、干支卜形式・字の使用・母字に二點を加へる字体は武乙時の特色を示してゐて、陳氏も掇2.400・寧1.228を武乙時のもの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四五一頁）。然らばこの母甲は父康丁或は康辛の配と考へられ、而して後述の如く康丁には辛名の配妣以外にはないから康辛の配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果して掇2.400版には「」と母甲の上字が辛であつて、母甲は辛名の者の配とされてゐるのはこれが傍証をなして居り、康丁の兄康辛の配に外ならない。（陳氏は第一期に母甲ありとして善三六四四版をあげてゐるが、之は未刊行の版であるから姑く論外に措く。前三六二に壞字あり母甲なるか否か後考に俟つ。）

第四期武乙時　母甲―佚383 392・拾掇2.400・寧1.228

(二) 母乙

母乙の稱謂は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次の二辭の母乙がそれである。佚383の母乙は右の母甲と同版上に在つて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が、寧1.227の母乙はその字体が第三期に類してゐるが姑く武乙時となす。この母乙は第三期の何某の配か考ふべからず。陳氏は母乙の稱謂に言及せ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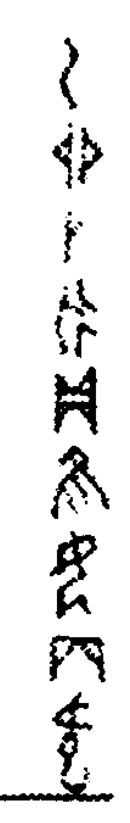
佚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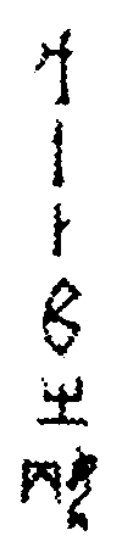
寧1.227 

第四期武乙時　母乙―佚383・寧1.227

(三) 母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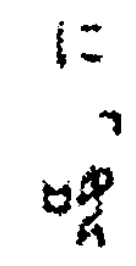
母丙の稱謂は第一期・第四期文武丁時にあり、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卜辭上の母丙はこの兩期のいづれかに屬してゐる。𠂤組貞人を第一期とする陳氏は甲3047版の母丙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その非な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これらの母丙が何某の配か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乙7130 

甲3047 

第一期　母丙―鉄99.2 251.3・前1.28.3・後上5.10 6.11 6.12・戩7.3・明1980 2061・續1.40.7 1.40.8 1.41.1・簠帝232・佚143・庫419 540 1629・乙1670 1926 2701 7130・南輔148・京806・續存320 下435
第四期文武丁時母丙―前1.28.4・甲3047・京845

(四) 母丁

乙1089版に「」に作るものがあり陳氏は母丁としてゐるが疑問であり、又陳氏は乙412 3408 5394版をあげてゐるがいづれも確証となすには足らない（卜辭綜述四八一頁）。卜辭には母丁の稱謂は未見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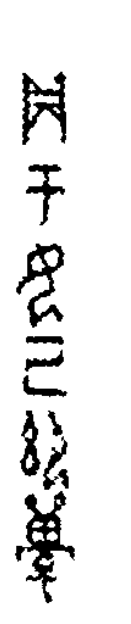
(五) 母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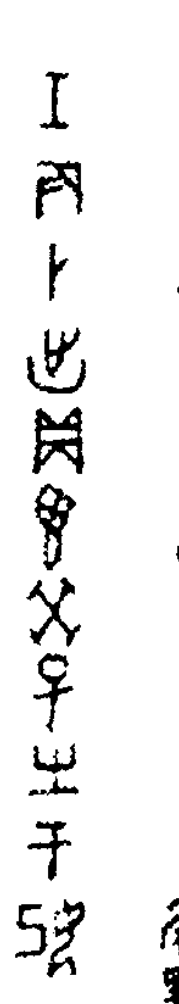
母戊の稱謂は第三期にあり、左記の十八版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これらの字体はすべて第三期であつて他期のものは一版もない。「先王の配妣」によれば祖甲の配に妣戊があり、第三期の母戊は之を謂ふのである。戊辰彝に「隹王廿祀𦎫日遘于妣戊武乙奭豕一」と武乙に配妣戊の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が、文武丁時の卜辭に母戊の稱謂は未だ發見されてゐない。陳氏は第一期に母戊があるとして乙2343 762 1479版をあげてゐるが（同上四八三頁）、いづれも確証とするには足らない（戊辰彝は帝辛廿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帝乙祀譜に明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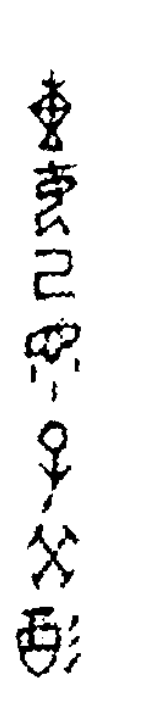
第三期　母戊―後上6.13・粹380 381 383・誠164 167・甲1945 2315・乙762 1479・南無133 明769・寧1.224 1.225 1.521・掇1.388・京4096 4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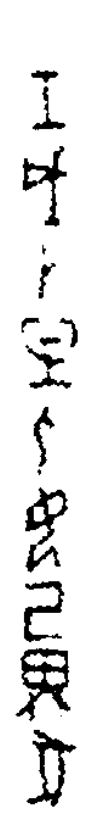
(六) 母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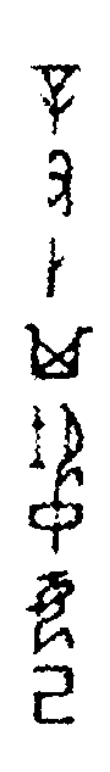
母己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にある。乙6269版には余の署名、佚170版には出の署名、粹340版には兄辛の稱謂があり、甲2426版の書体は前記の母甲の佚383版と同一であり、乙4507版には子の署名があるから、それぞれ上記の時期に屬することが明かである。然るに陳氏は右の甲2426・乙4507版を第一期となして武乙・文武丁時に母己を認めてゐないが（同上四四九頁）、これは陳氏の貞人説に本づく誤である。「先王の配妣」によれば小乙の配に妣己があるから第一期の母己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が、その他の母己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第一期　乙6269 （同版上に余署名）

第二期　佚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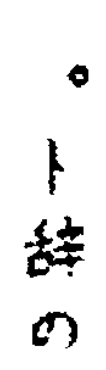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粹340 （同版上に兄辛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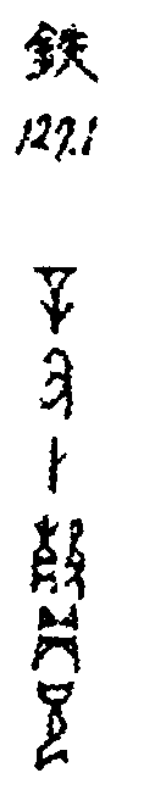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　甲2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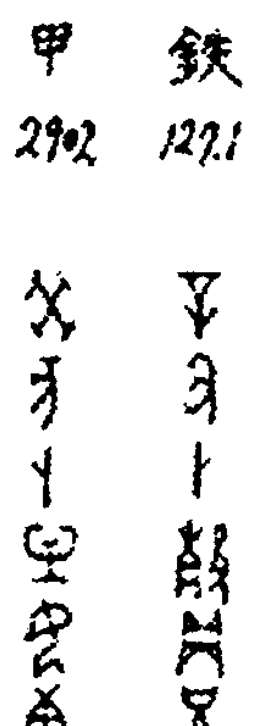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　乙4507 （同版上に子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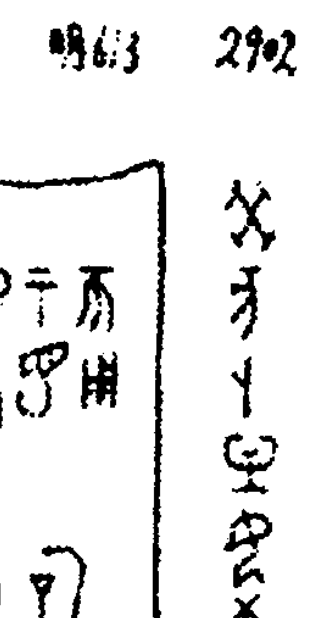
第一期　母己―鉄106.1・前1.28.6 1.28.7 1.39.1・後上6.15・林1.22.1・卜253・續1.41.3・乙4629 6219・南無134 135・庫640・續存下225
第二期　母己―前1.28.8・後上6.14・續1.41.2・佚170・粹395・南明263・京3307
第三期　母己―鄴3.38.6・甲636 3492・寧1.226・粹340・金191
第四期武乙時　母己―甲2421・庫986
第四期文武丁時　母己―乙4507・拾掇1.195・京3093

(七) 母庚

母庚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にある。鉄127.1版には㱿の署名があり、甲2902版の書体は前記の母甲の佚383版と同一であり、南明613版の干支卜形式・東字の使用・字体は第一期ではなく、父乙の稱謂があるから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る（陳氏はこの版を武丁時とす（四五四頁））。卜辭の母庚はこの三期のいづれかに屬してゐるが、陳氏は第二期にもありとして「」（京3304）をあげ、耒を貞人耒と見做してゐるが、第二期の版は他に例がないから從ふことは出來ない。又陳氏は武乙時の母庚が左記の如くあるにも拘らず之を認めてゐない。「先王の配妣」によれば小乙の配に妣庚があるから第一期の母庚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が、その他は後考に俟つ。

第一期　鉄127.1 

第四期武乙　甲2902 

第四期文武丁　南明613 

第一期　母庚―鉄80.3 84.2 127.1 210.1 261.1・前1.29.1 1.29.2 1.29.3 1.29.4 1.29.6 1.30.1 1.30.2 5.47.4・後上29.9・戩7.5 7.6 7.7・林1.13.4・明2008・通2.11・續1.31 1.40.3 1.41.4 1.41.6 1.41.7 1.41.8 1.42.1 1.42.2・七B34・遺343 351 371・簠帝234 236 237・佚143 153・鄴1.44.3・柏9・庫157 491 493 1580・粹339 390・甲3078・乙496 1378 1183 3205 3384 3338 3765 6219 6425 7436 7561 8394・南輔121・寧3.38・京809 810・安陽2.1・續存下224・外6
第四期武乙　母庚―鉄94.3・前1.29.5 1.29.9 1.30.3・續1.42.3・佚573・林1.13.9・卜279・鄴3.47.9・庫936・甲2902・乙8734 8808 8893・南明42 師49 坊9.2・京3076 3304・善道8.3・福23・數19・續存321

第四期文武丁　母庚—珀10・甲2311・乙8817 9029・續1465・金359・南明613・京808 3123・續存1983

(八)　母辛

母辛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二期・第四期武乙時にあり、後述の「先王の配妣」によれば、武丁に配妣辛があるから第二期の母辛は之を謂ひ、文康丁に配妣辛があるから武乙時の母辛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

第二期　前5.14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　乙5384 [illegible]

第二期　母辛—鉄2294・前1.30.4 1.30.5 1.30.6 1.30.7 5.47.5 5.48.1・後上7.11 7.11・戩2.8 2.9・續1.42.6 1.43.1 1.43.2 2.9.9 1.42.4・明13 185 503 1634・通別2.8.4・粹384・文343 344 345 347・庫1189 1233 1938・七P49 P80・金59 462 694・誠165・京813・續存1519

第四期武乙　母辛—乙5315 5574 8714・遺續77・甲387・寧221・通別1・京811

(九)　母壬

母壬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二期・第四期武乙時及び文武丁時にある。乙5269・明123・前8.14.3版にはそれぐの時期の貞人名があり、甲2902版の書風は前記の母甲の佚383版と同じであつて武乙時である。陳氏は武乙時・文武丁時の母壬を認めず之を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前述の如く妥當ではない。これらの母壬が何某の配であるかは後考に待たねばならない。

第一期　乙5269 [illegible]

第二期　明123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　甲2902 [illegible]

第四期文武丁　前8.14.3 [illegible]（同版上に伐あり）

第一期　母壬—乙5269・安4・南無241

第二期　母壬—前1.30.8・後上7.2 7.3 7.4・明123

第四期武乙　母壬—甲2902・乙8661

第四期文武丁　母壬—前8.14.3・乙1329 3445

(十)　母癸

母癸の稱謂は文武丁時以外の各期にあり、乙6404版の「[illegible]」、京3309版の貞人[illegible]、續1363版の父甲・父庚の稱謂はそれぐの期に屬することを示して居り、佚383版は母甲と同版であつて武乙時、前1312版の第五期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然るに陳氏は武乙時の母庚を第一期に包含せしめてゐるが之は非である。後述の「先王の配妣」によれば、武丁に配妣癸があるから第二期の母庚は之を謂ひ、文武丁の配は帝辛時に妣癸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寧2.125・林1.13.9・前4.45.5）、第五期の母癸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が、その他の母癸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第一期　乙6404 [illegible]

第二期　京3309 [illegible]

第三期　續1363 [illegible]（同版上に父甲・父庚あり）

第四期武乙　佚383 [illegible]

第五期　前1312 [illegible]

第一期　母癸—戩7.10・續1.43.3・乙2168 4834 6404 7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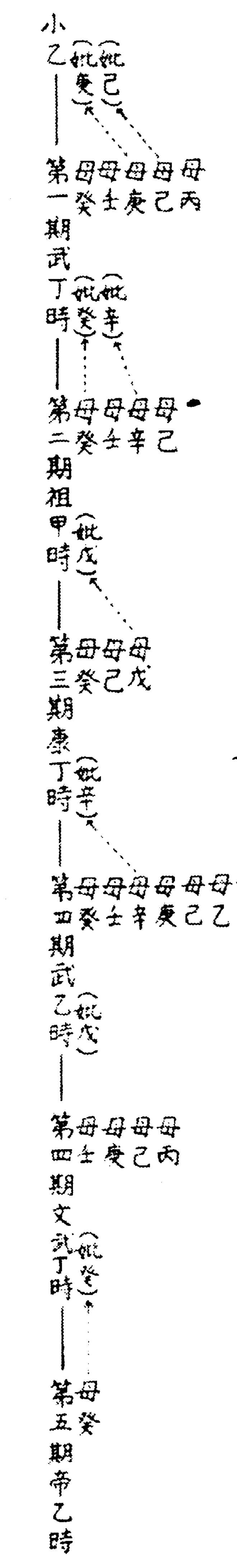
第二期　母癸—佚170・庫149・前1.31.4・遺885・京814 3309

第三期　母癸—戩6.13・續1.34.3

第四期武乙時　母癸—佚383・鄴1.26.4・甲2902・乙8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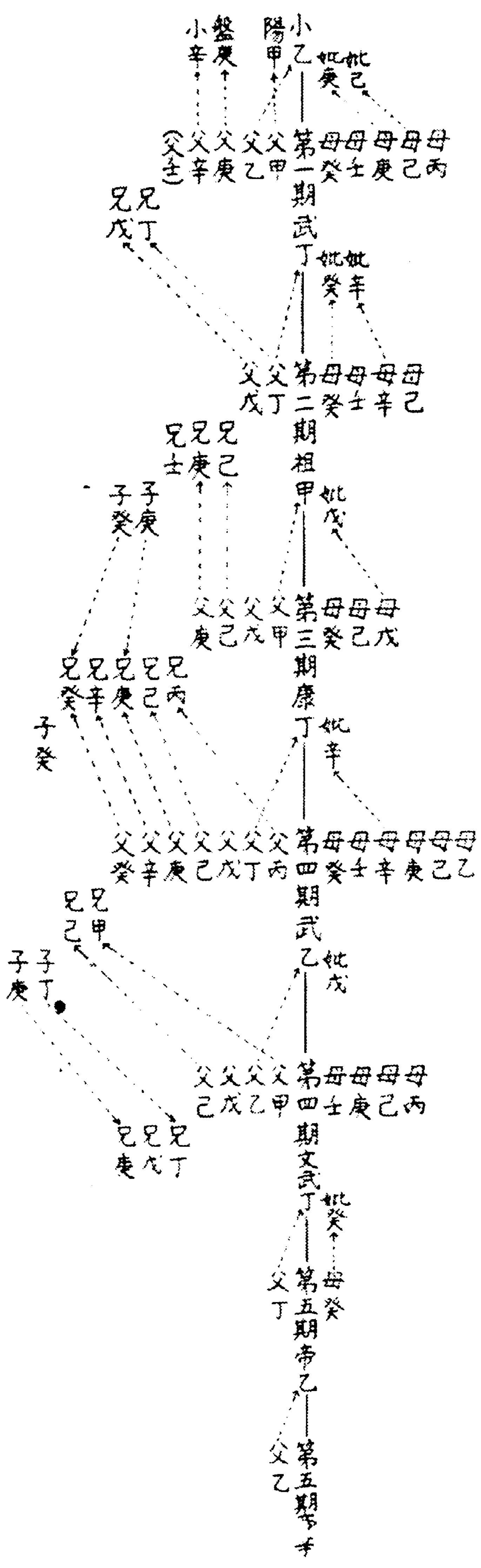
第五期帝乙時　母癸—前1.31.2 1.31.3 2.25.5・林1.31.5・明1784・卜280 281 282・續1.25.7 1.25.8 1.43.4 1.43.5 1.43.6・簠帝239 240 241 242 243・拾掇2236・京5087 5086・安陽3.6・摭續105

以上各期の母の稱謂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小乙
（妣己）
（妣庚）
母丙
母己
母庚
母壬
母癸
第一期武丁時
（妣辛）
（妣癸）
母己
母辛
母壬
母癸
第二期祖甲時
（妣戊）
母戊
母己
母癸
第三期康丁時
（妣辛）
（粵辛妣甲）
母甲
母乙
母己
母庚
母辛
母壬
母癸
第四期武乙時
（妣戊）
母丙
母己
母庚
母壬
第四期文武丁時
（妣癸）
母癸
第五期帝乙時

（父母兄子稱謂表）



小乙
妣己
妣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母丙
母己
母庚
母壬
母癸
父甲
父乙
父庚
父辛
（父壬）
兄丁
兄戊
第一期武丁
妣辛
妣癸
母己
母辛
母壬
母癸
父丁
父戊
兄己
兄庚
兄壬
子庚
子癸
第二期祖甲
妣戊
母戊
母己
母癸
父甲
父戊
父己
父庚
兄丙
兄己
兄庚
兄辛
兄癸
子癸
第三期康丁
妣辛
粵辛妣甲
母甲
母乙
母己
母庚
母辛
母壬
母癸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父辛
父癸
兄甲
兄己
子丁
子庚
第四期武乙
妣戊
母丙
母己
母庚
母壬
父甲
父乙
父戊
父己
兄丁
兄戊
兄庚
第四期文武丁
妣癸
母癸
父丁
第五期帝乙
父乙
第五期帝辛

本論

第一篇　殷室の祭祀

殷王室の祭祀を先王・先妣に對する内祭と自然神・高祖神・及び先臣神に對する外祭とに大別し、先づ内祭を敍し次に外祭に及び遂に祭儀について述べる。

第一章　先王・先妣に對する五祀

内祭には翌・祭・𧿹・彡・劦の五祀と□祀なる祭祀とがあつて、この兩者は殷室の内祭の中核を成してゐるから、五祀を述べ次章に於いて□祀を考察する。

第一節　先王に對する五祀

王國維は「殷周制度論」に於いて「殷人祭其先無定制」としてゐるが、貞旬卜辭・王賓卜辭を整理せば先王・先妣に對して整然とした體系の祭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貞旬卜辭とは王氏が「卜辭凡云貞旬亡囚者、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爲一旬、而於上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戩釋四九）と謂つてゐるやうに、癸日に次旬の吉凶を卜してゐる辭であるが、この卜辭には屢く田日に行はれる田名の先王の祭祀が記載されて居り、又王賓卜辭には先王・先妣の祭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つて先王・先妣の祭祀と祀られる順序が解り、この先王を祀る順序から王位の序列を決定することが出來、王位の序列から卜辭上の王名を容易に確定し得、又その祭祀の究明によつて祀譜の復原と曆法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貞旬卜辭に先王の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例は第二期・第五期には習見であるが、その他の期には稀であるから、先づこの兩期について先王の祭祀とその祀序を考察し、その他の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の五祀及び祀序は第三節に於いて考察する。

第一項　貞旬卜辭の祭祀と甲名先王の祀序

一、第五期貞旬卜辭の五祀

貞旬卜辭に記載されてゐる祭祀は「翌・祭・𧿹・彡・劦」の五祀と「工典」以外にはなく、このうち「翌・祭・𧿹」は一類をなし、「彡」・「劦」はそれぐ又一類をなしてゐて、五祀はこの三類より成る複合的祭祀であり、「工典」はこれら三類の祭祀の初頭に行はれる行事である。次にこの三類の祭祀のそれぐについて先王と祀序の關係を考察する。

(1)　翌・祭・𧿹

第五期貞旬卜辭上の翌・祭・𧿹の記載例は次の十二例以外にはなく、記載例がこの十二例に一定してゐることは斯かる記載がなされてゐる實際の祭祀が一定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1 翌田　後上20.13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甲申酋酒翌田

2 祭田　續1.5.1　□□王卜□亡𡆥□□曰吉□□月又二□□祭田

3 翌大十𧿹田　續1.9.9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九月甲午翌大十𧿹田

4 翌小十祭大十　庫1661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三月甲戌翌小十祭大十隹□□□

5 祭小十𧿹大十　遺249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四月甲辰祭小十𧿹大十

6 翌戔十𧿹小十　遺249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甲寅翌戔十𧿹小十

7 翌羌十祭戔十　續1.50.5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大吉在十月甲戌翌羌十祭戔十

8 翌象十祭羌十𧿹戔十　續1.50.5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十月甲申翌象十祭羌十𧿹戔十

9 祭象十𧿹羌十　前1.42.2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在正月王占曰大吉甲午祭象十𧿹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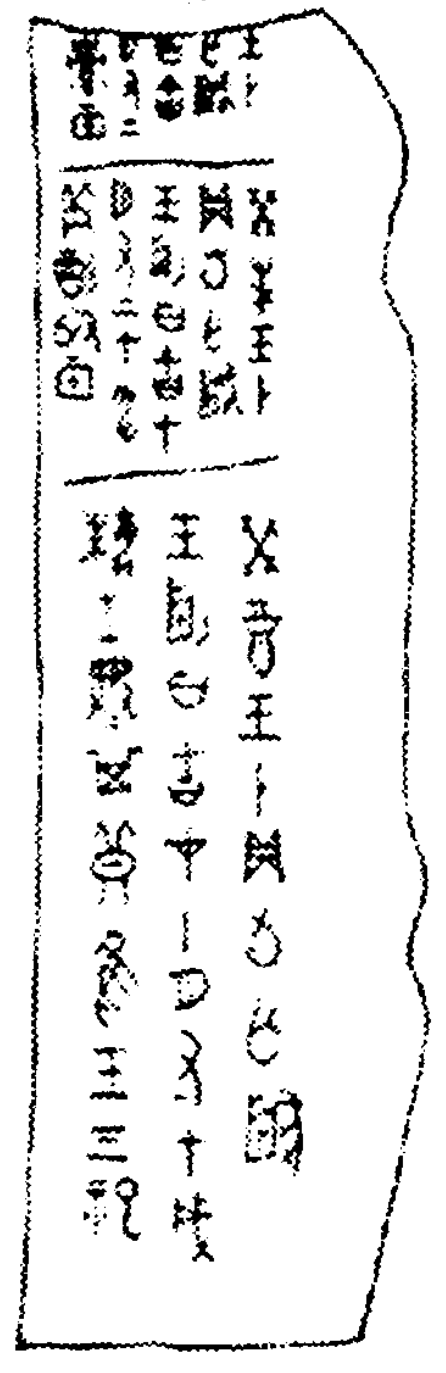
10 翌且十𧿹象十　前1.19.5　癸未卜徃貞王旬亡𡆥在正月甲申翌且十𧿹象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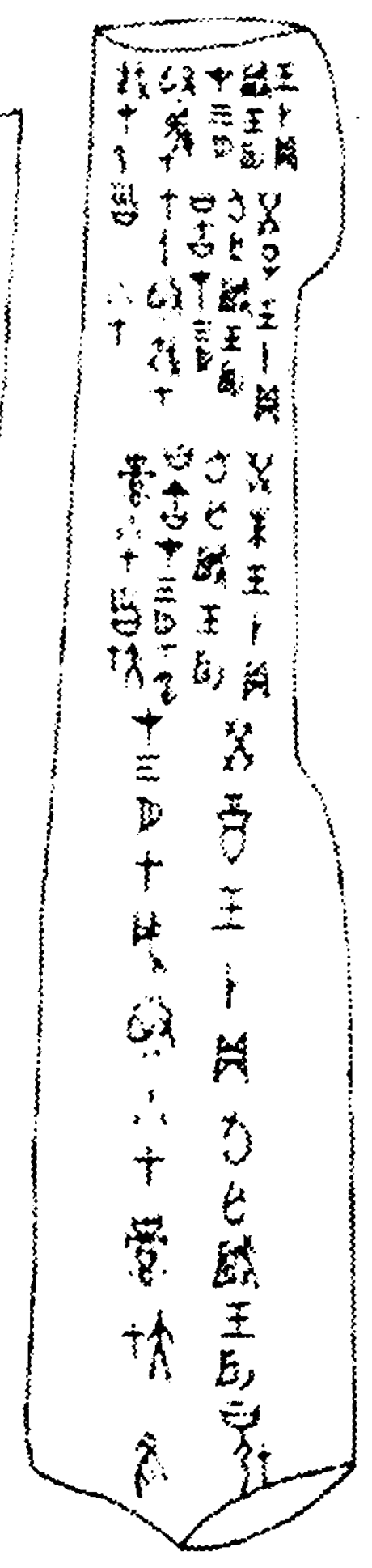
11 祭且十　佚545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五月祭且十隹王七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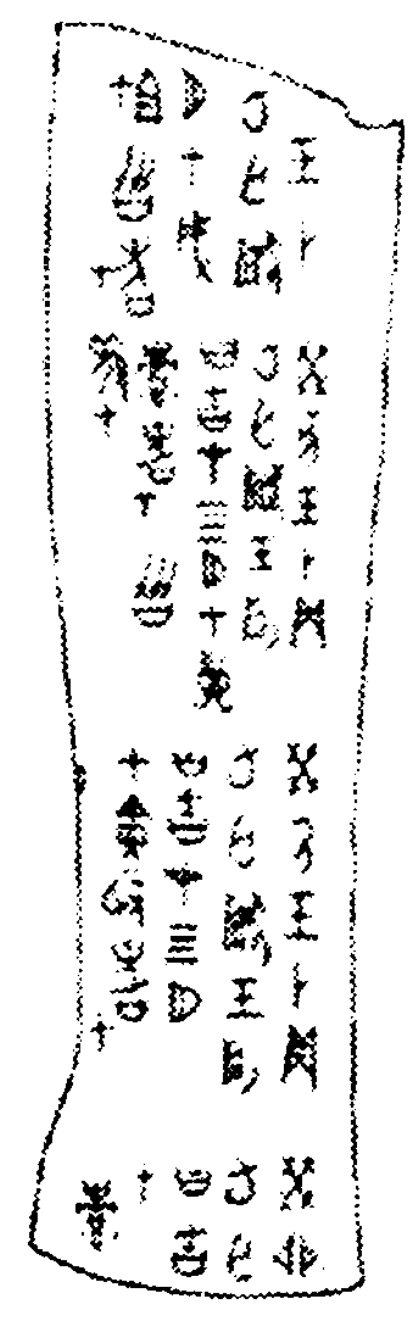
12 𧿹且十　佚545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五月甲午𧿹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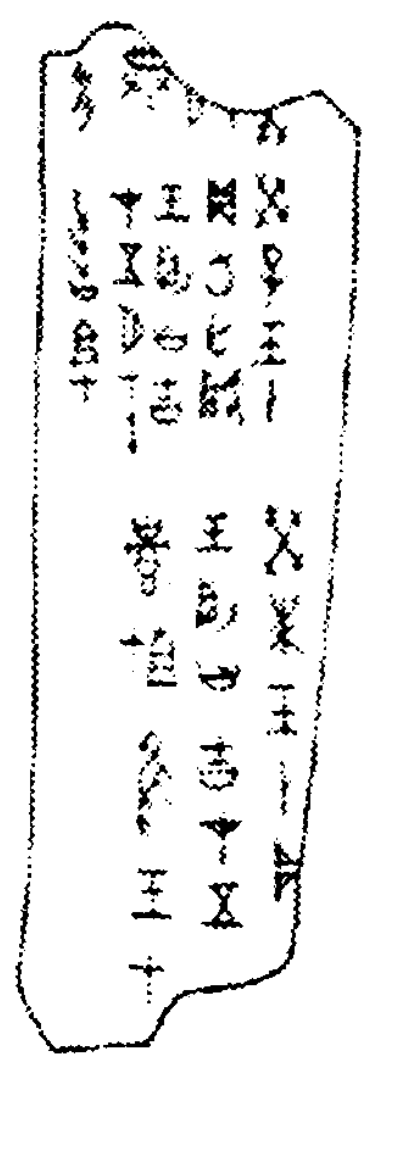
この記載例によれば甲日に祀られる先王は田・大十・小十・戔十・羌十・象十・且十の甲名の七王に限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の先王にはそれぐ翌・祭・𧿹が行はれてゐるが、この三祀中には彡・劦の混入する例がないから、この三祀は彡・劦の祭祀とは異る系統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の三祀が何如に行はれ、又その場合の先王を祀る順序が何如であつたかに就いては、一版上に二旬以上の祭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について、その關係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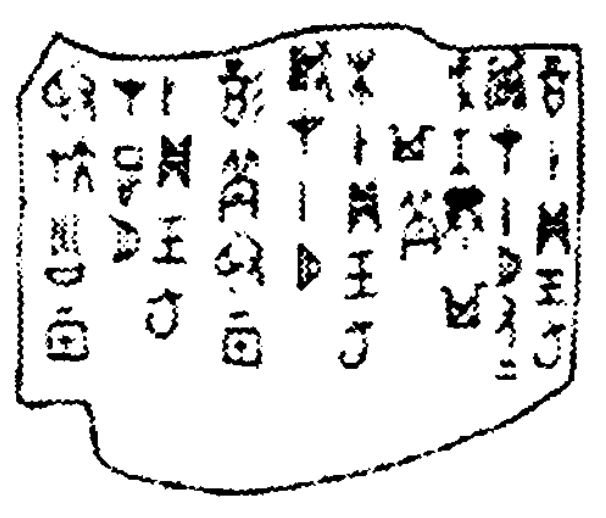
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つて之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來る。次に三祀の相互關係　及び三祀に於いて甲名の七王が祀られる順序を知り得る版を揭ぐれば左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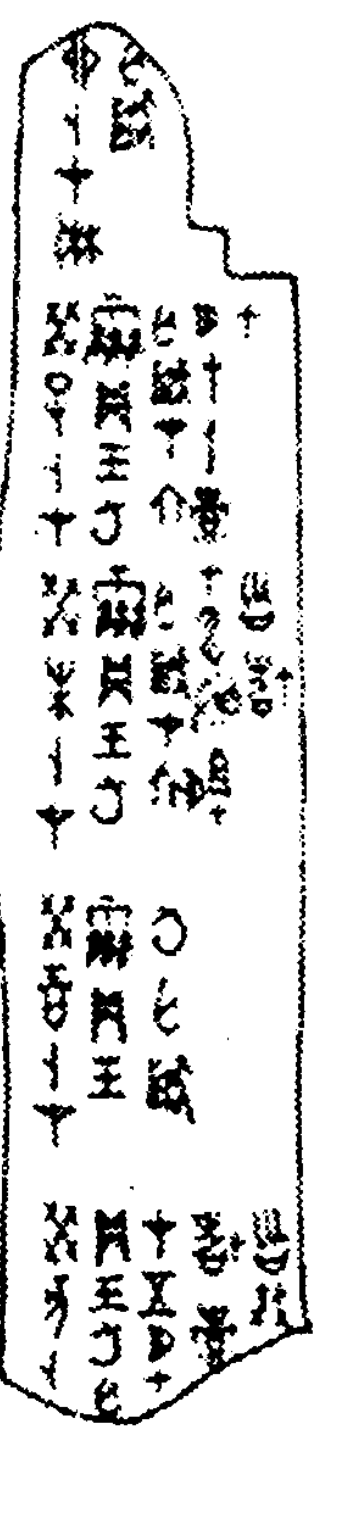

續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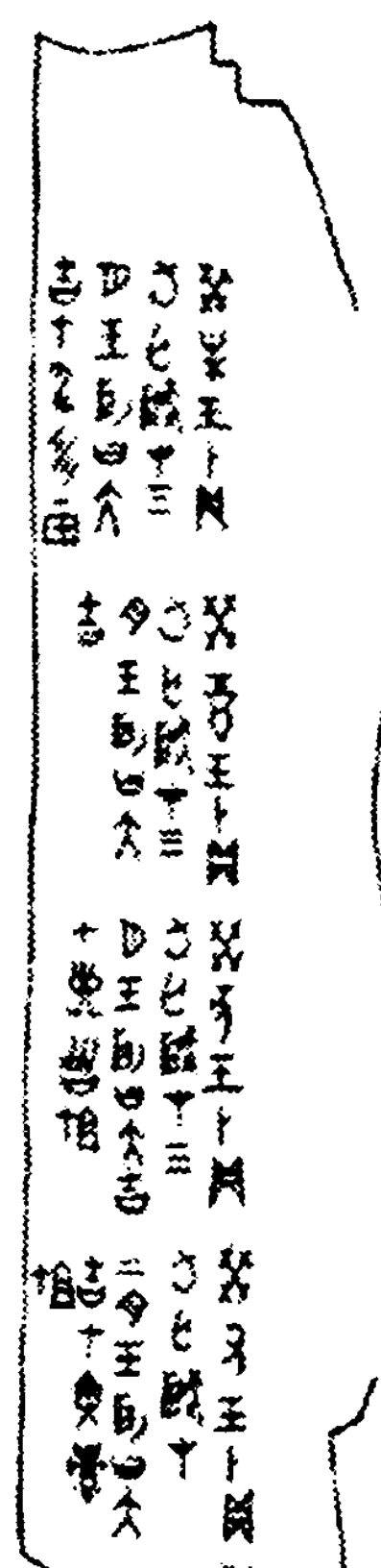

庫 1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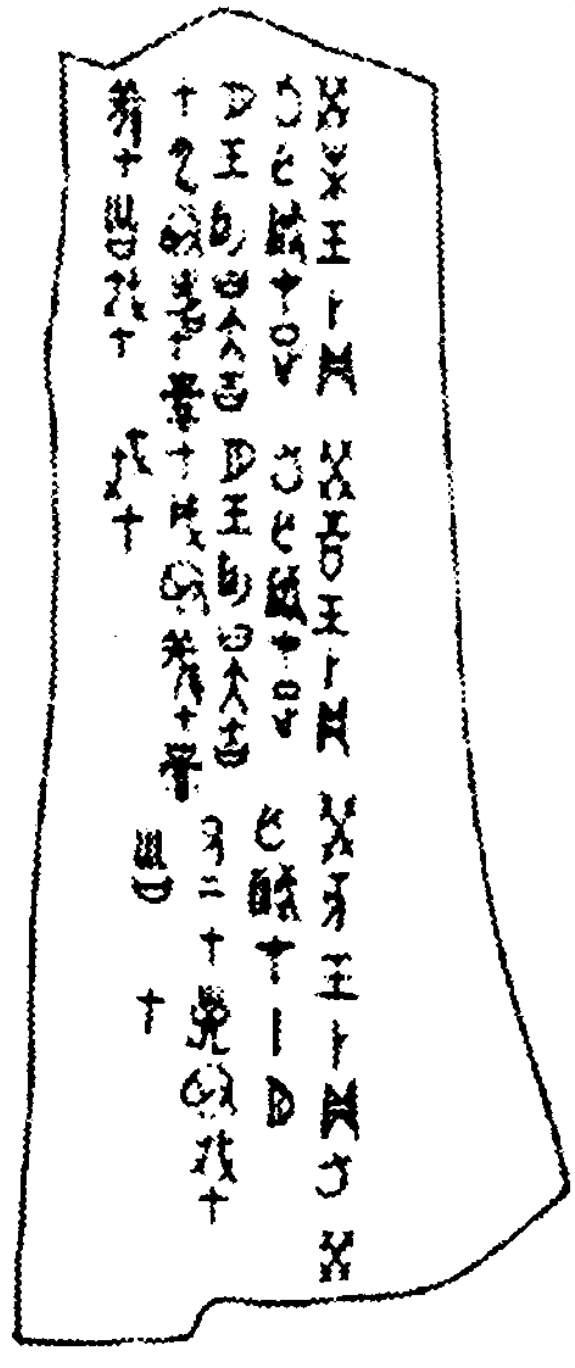

金 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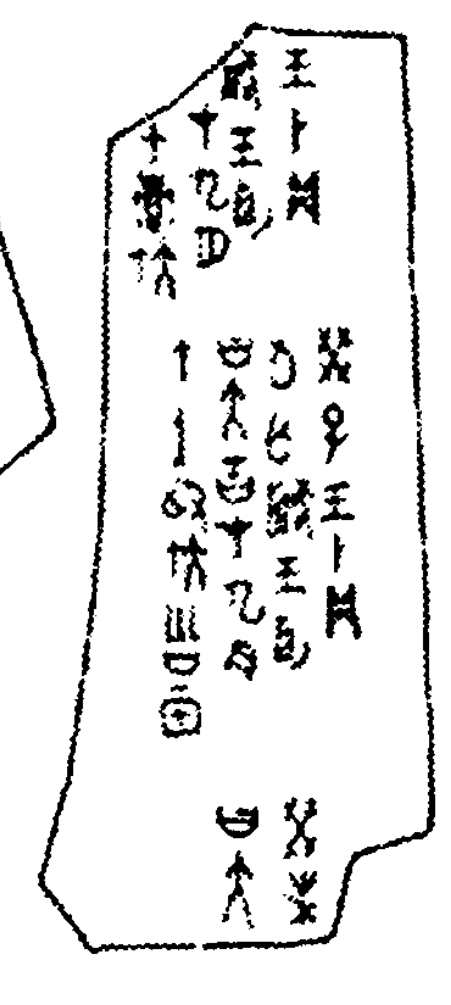

佚 545


後上 21.3


續 3.29.3


金 334


金 518


續 1.9.9

右九版に記載されてゐる祭祀相互の關係を表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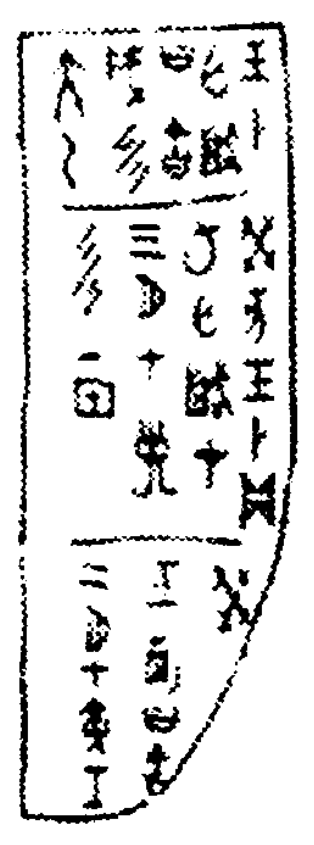
版名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六旬	七旬	八旬	九旬	十旬	十一旬	十二旬	十三旬	十四旬	十五旬
續一五一	工典	祭二⊞	壹二⊞												
後上二一三	工典	祭二⊞		祭大十劦⊞											
續一九九				祭大十劦二⊞	□□十壹大十										
庫一六六一					祭小十壹大十	壹小十劦大十	祭戔十劦小十	祭羌十□戔十							
金五一八							祭戔十劦小十	祭羌十壹戔十	祭象十壹羌十劦戔十						
金三八二								□□□壹□□	祭象十□□□□□	壹象十劦羌十	□且十劦象十				
續三二九三									□象十壹□□劦戔十		祭且十劦象十	壹□十			
佚五四五												壹且十	劦且十	彡工典	
金三三四												壹且十	劦且十		彡⊞
綜合	工典	祭二⊞	壹二⊞	祭大十劦二⊞	祭小十壹大十	壹小十劦大十	祭戔十劦小十	祭羌十壹戔十	祭象十壹羌十劦戔十	壹象十劦羌十	祭且十劦象十	壹且十	劦且十	彡工典	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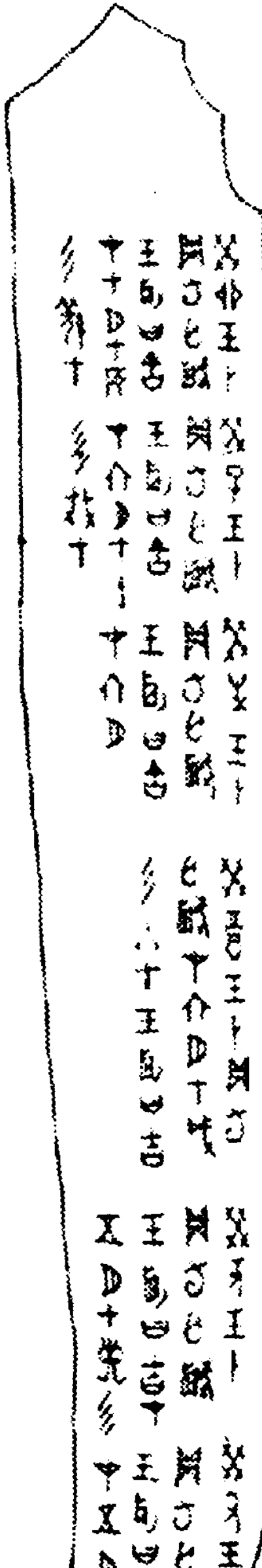
右の表は第五期に於いて⊞より且十に至る甲名の七王に對して、祭・壹・劦の三祀が何如に行はれたかを示してゐる。これによれば三祀は工典に始まり　各王に對してそれ〲三旬に亘つて祭祀が行はれ、第一旬には祭祀、第二旬には壹祀、第三旬には劦祀が行はれ、而して各王の祭祀は前王の劦祀が終つた後に始るのではなくして、前王の三祀が終了しないのに後王の祭祀が始まつて居り、従つて同日に前王と後王の祭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起つてゐて、斯かる場合の卜辭の記載法は先づ後王の祭祀を記し次に前王の祭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この三祀の記載例は右の十二例以外になく、その記載法は右の如く一定してゐるから、各王の祭祀の始り方は恣意によるのではなくして、或る一定の規律に據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この規律が何如なるものかは更に彡祀・翌祀及び王賓卜辭の先王の祀序を檢討した後に決定することにして、ここでは右表より各王の「祭」祀の位置を抽出して置くに止め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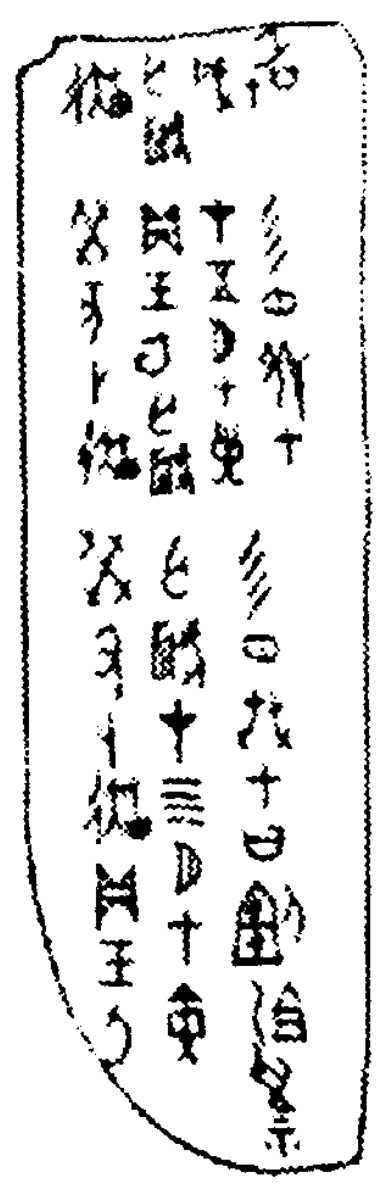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六旬	七旬	八旬	九旬	十旬	十一旬	十二旬	十三旬	十四旬	十五旬
工典	祭二⊞		祭大十	祭小十		祭戔十	祭羌十	祭象十		祭且十			彡工典	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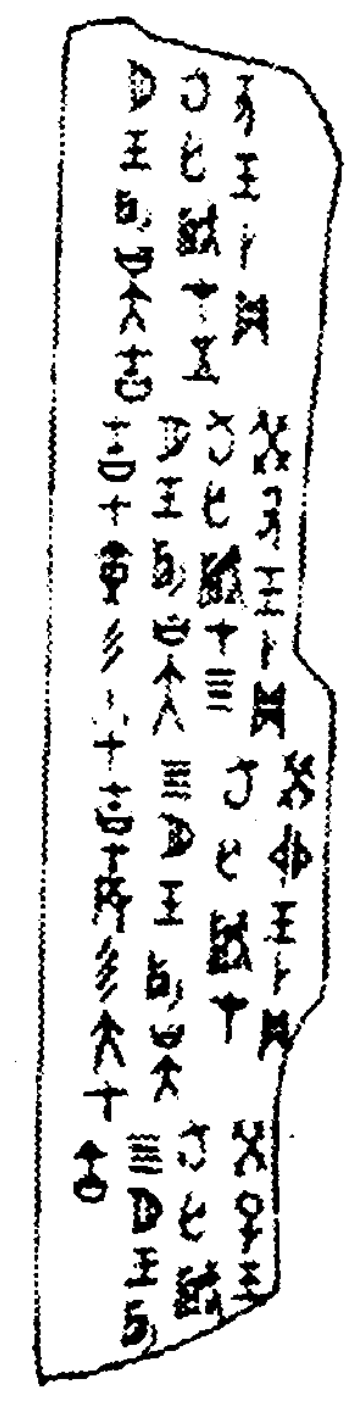
(2)　彡　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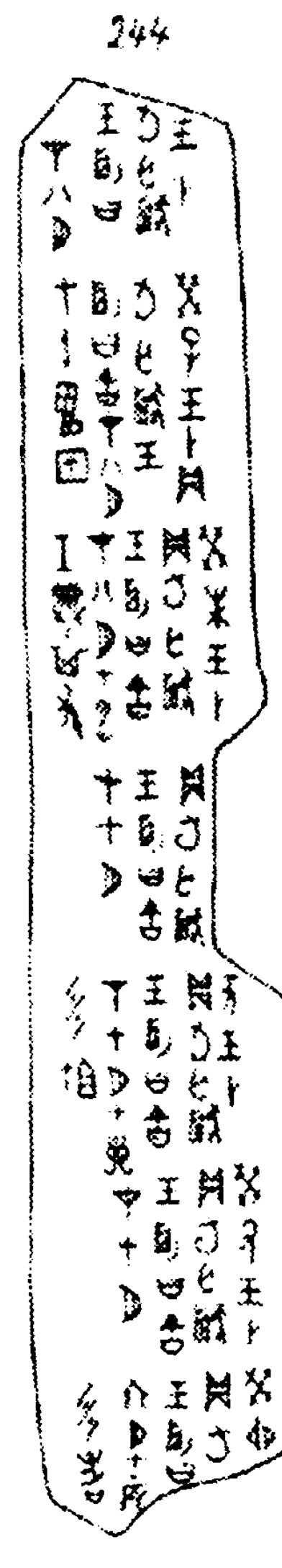
前表に明かなるが如く祭祀が劦且十を以つて終了せば、引き續き彡祀が工典を以つて始るのであつて、彡祀に於ける甲名の先王が祀られる状況を知り得る版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綴合 附69


遺 243


前 1.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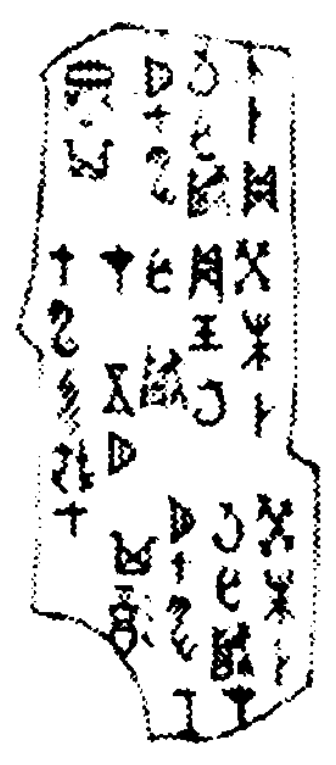

後 上19.4


遺 244

右五版の關係を表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版名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六旬	七旬	八旬	九旬	十旬	十一旬	十二旬	十三旬	十四旬	十五旬
綴合・附六九	工典	彡二⊞	彡(大乙)												
後上一九・四			彡祀記載なし	彡大十	彡小十	彡祀記載なし									
遺二四三			彡祀記載なし	彡□□	彡小十	彡祀記載なし	彡戔十	彡羌十							
前一・四二・一							彡戔十	彡□羌十	□象十						
遺二四四									彡象十	彡祀記載なし	彡且十	彡祀記載なし	工典	翌二⊞	翌祀記載なし
綜合	工典	彡二⊞		彡大十	彡小十		彡戔十	彡羌十	彡象十		彡且十		工典	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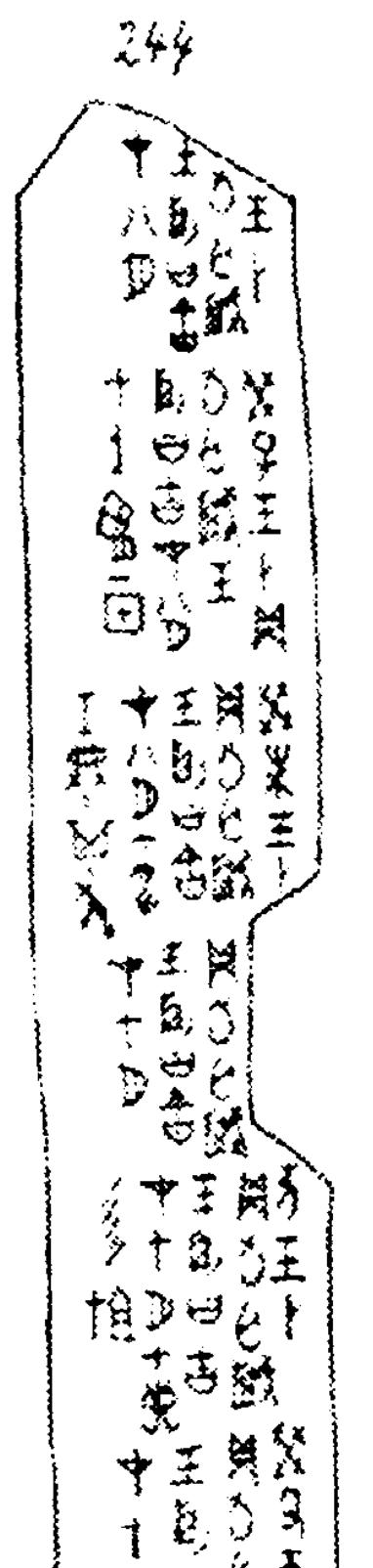
この表は⊞より且十に至る甲名の七王に對して甲日に彡祀が何如に行はれたかを示して居り、これによれば彡祀は工典に始まり彡且十に終り、彡祀が終了せば引き續き翌祀が工典を以つて始ることが解る。この彡祀に於ける甲名先王の祀序は祭祀の場合と全く符合してゐて、之によつて先王の祀序の固定してゐることが愈〻明かである。彡祀の期間は彡祀の工典より翌祀の工典までは十二旬を要して居り、之は次の一版に於いても同様で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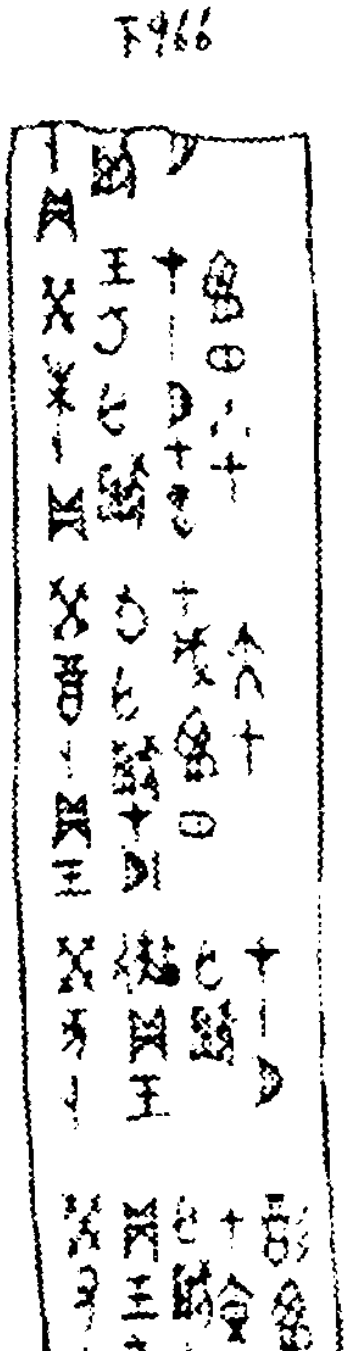

遺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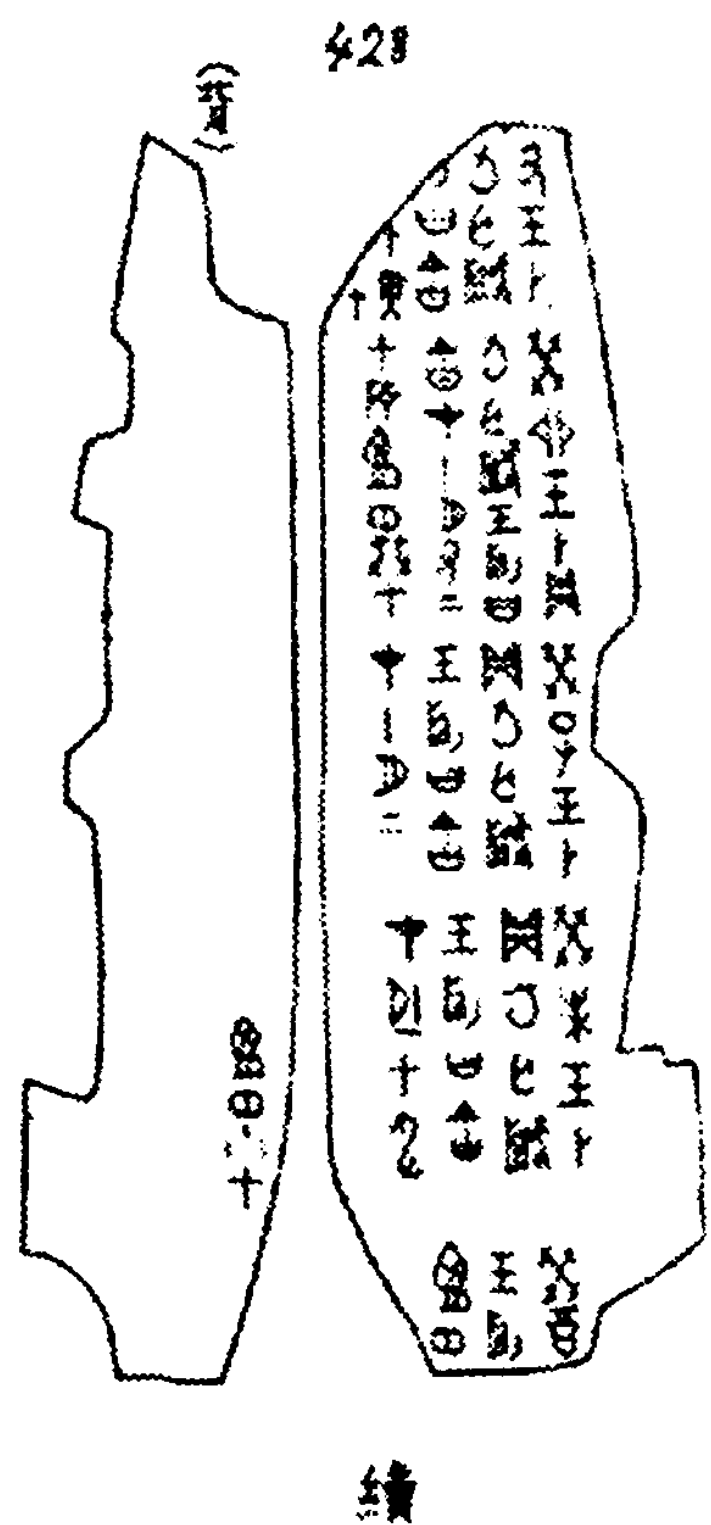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の下辭の「工…其彡」は工典の辭が多く「工典其彡」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工典であつて、従つてこの版の三辭は五月甲申の彡戔十を挾んで上辭も下辭も共に甲申に工典を行つたことを記してゐるのである。之を右の表に見れば彡戔十の六旬前には彡工典、六旬後には翌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彡工典・彡戔十・翌工典の三者は同一干支に行はれ、この版の三辭が共に甲申にそれ〲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従つて下辭の工典は彡祀のもの、上辭の工典は翌祀のものであつて、この間は十二旬を要してゐて前表と符合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なほ前揭綴合附69版の彡⊞の次旬には彡大乙が記されてゐるが、他版ではこの旬には彡祀の記載がないのが常であつて之は異例であるが、これによつて彡祀が甲名以外の先王にも行はれたことが解り、而してこの辭は「甲戌彡夕大乙」であることは後述に詳論するが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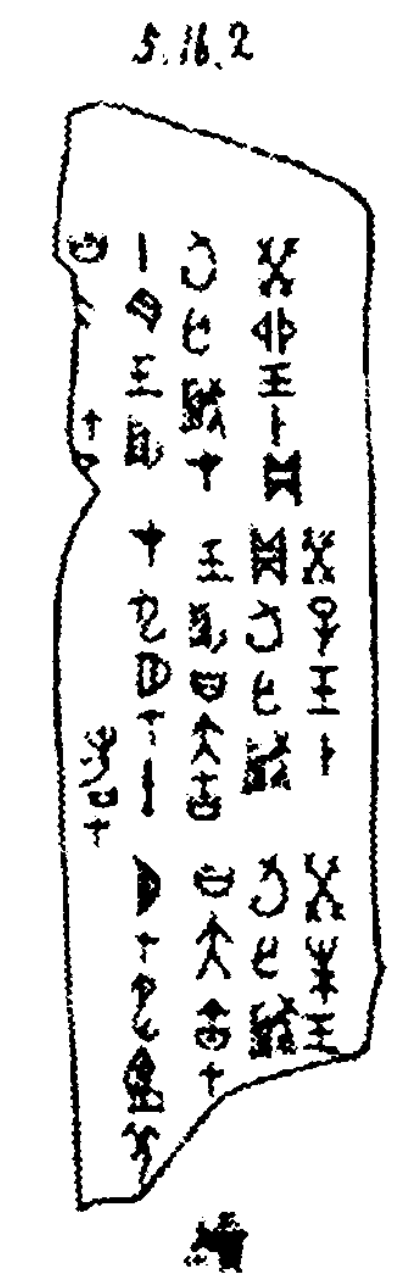
(3)　翌　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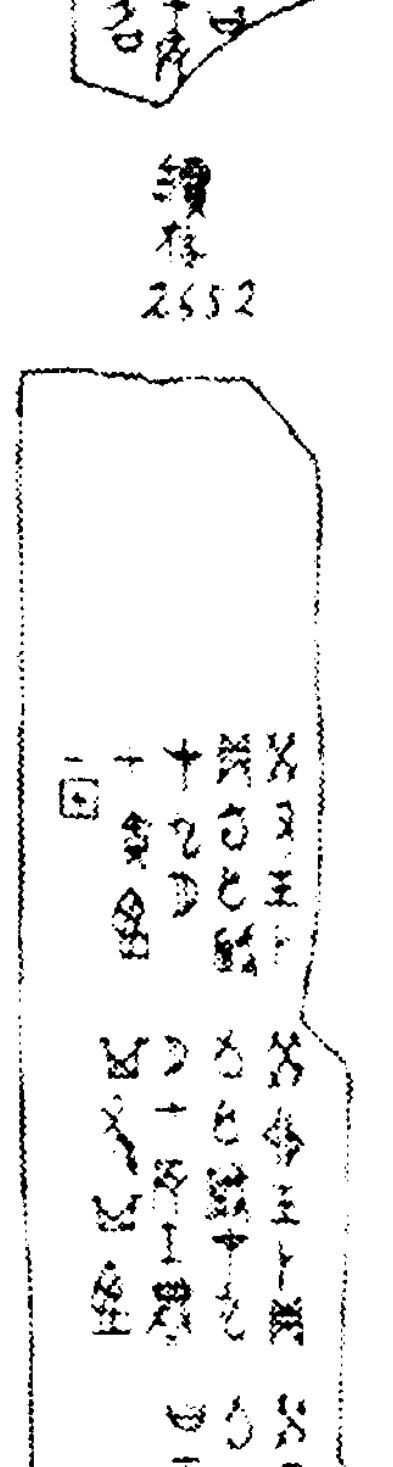
前表に見るが如くに彡祀が終了せば引き續き翌祀が工典を以つて始るのであつて　次に翌祀に於ける甲日に甲名先王が祀られる状况を知り得る版をあげ、且つ之を表示せば左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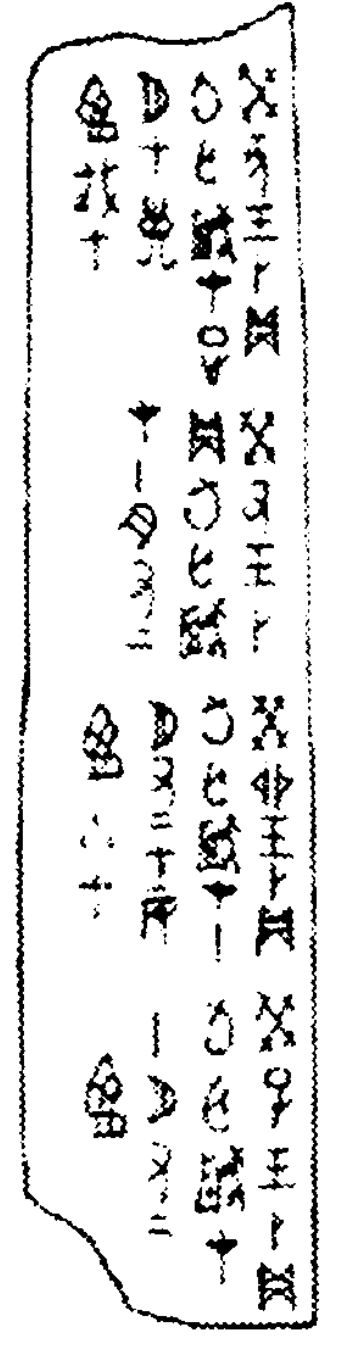

遺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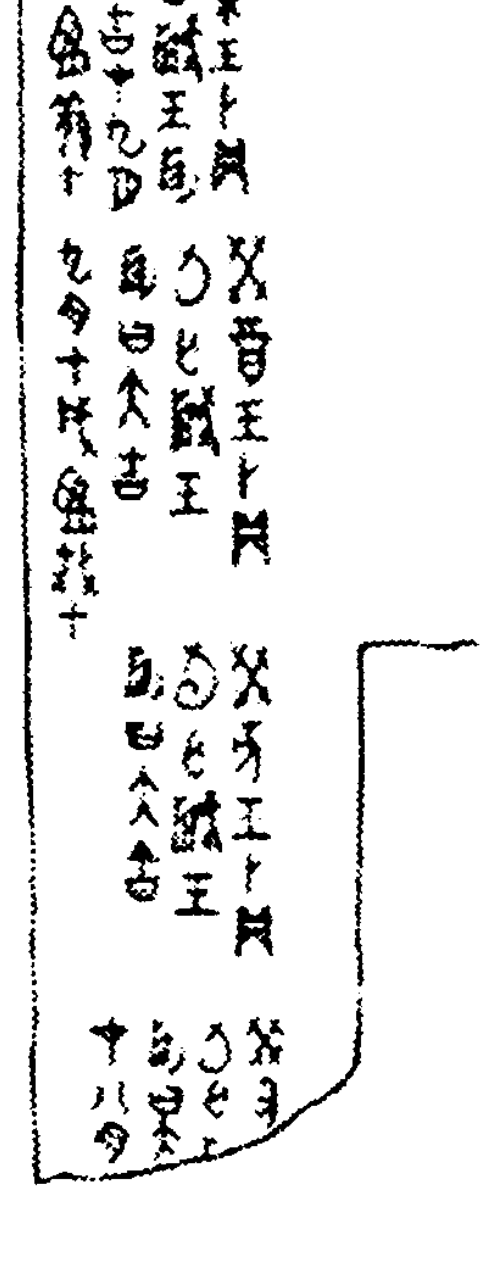

續存 下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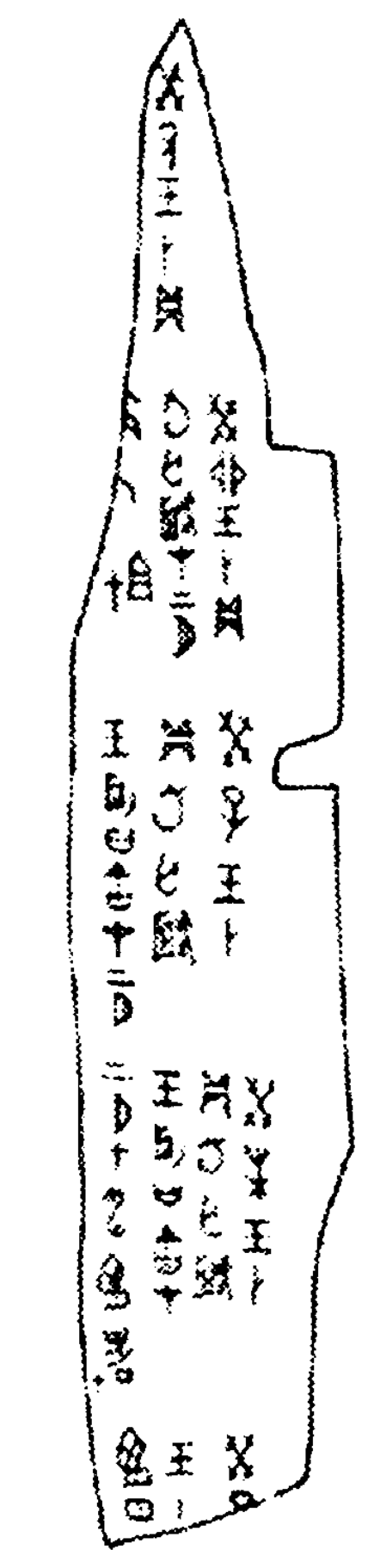

佚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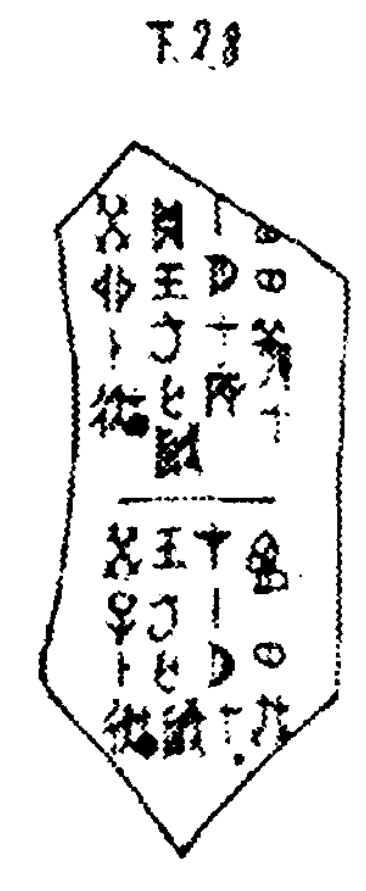

前 5.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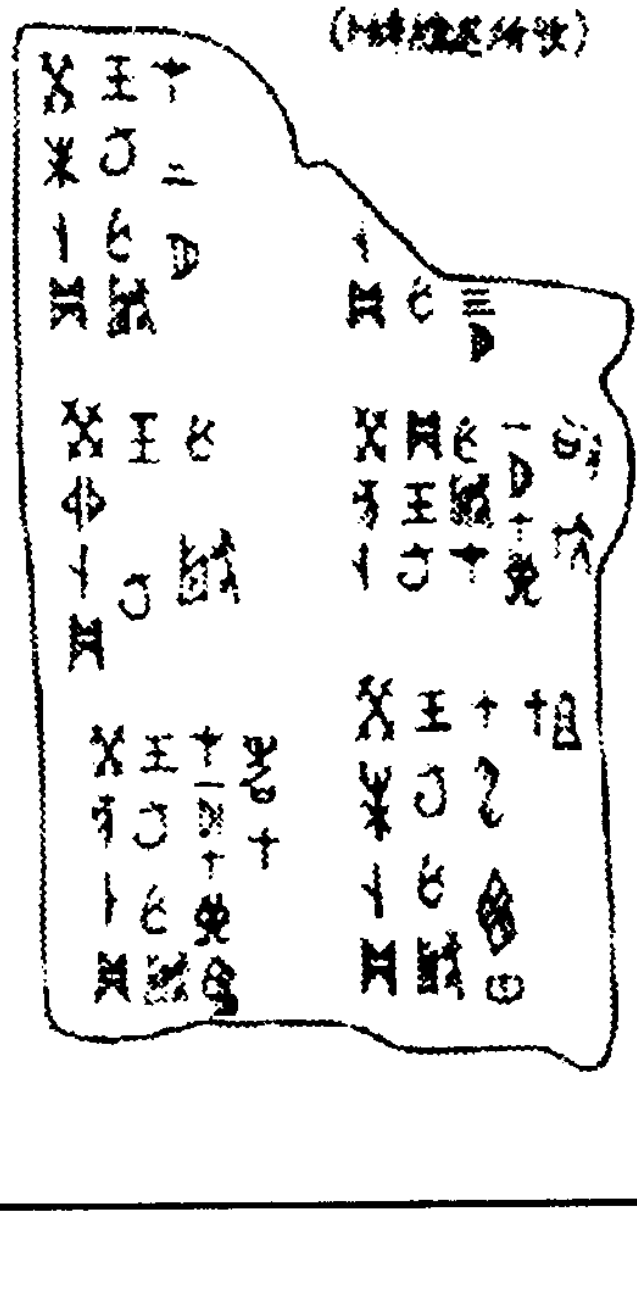

續存 2652


遺 217


續存 2689


續 1.506


後 下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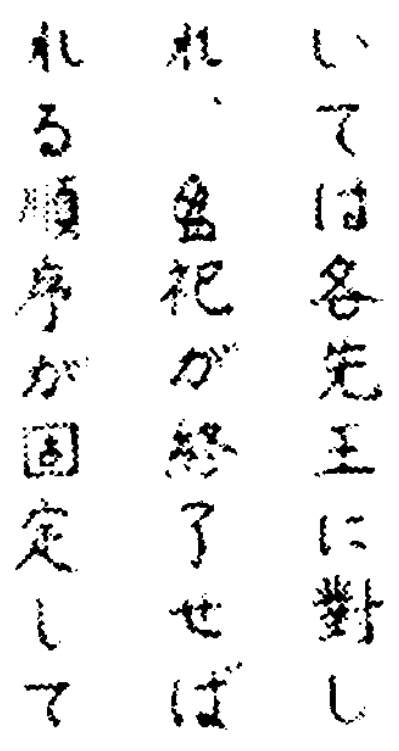

哲庵藏拓

版名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六旬	七旬	八旬	九旬	十旬	十一旬				
遺二四四	彡且十	彡祀記載なし	工典	翌二⊞	翌祀記載なし												
續存二六五二		彡祀記載なし	工典	翌二⊞													
續存下九六六				翌二⊞	翌祀記載なし	翌大十	翌小十										
遺二一七						翌□□	翌小十	翌祀記載なし	翌戔十								
佚四二八						翌□□	翌□小十	翌祀記載なし	翌戔十	□□十							
續存二六八九								翌祀記載なし	翌戔十	翌羌十							
後下二八									翌□戔十	翌羌十							
前五・一六・二										翌羌十	翌象十	翌祀記載なし					
續一・五〇・六										翌□□	翌象十	翌祀記載なし	翌且十				
哲庵藏拓											翌象十		翌且十				祭大十
綜合	彡且十		工典	翌二⊞		翌大十	翌小十		翌戔十	翌羌十	翌象十		翌且十				祭大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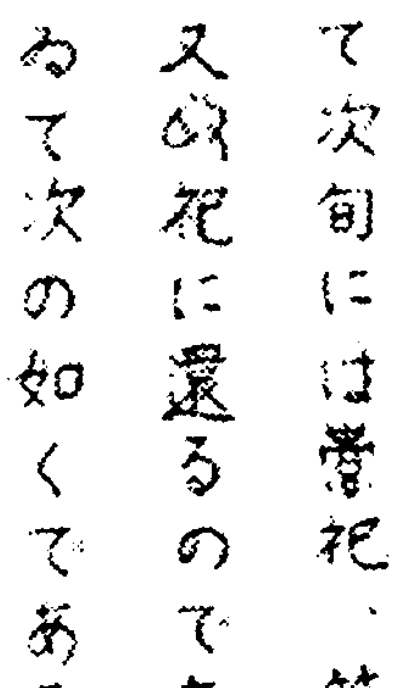
右の表によれば翌祀は彡祀に次いで工典に始まり翌且十に終り、この七先王を祀る順序は全く祭・彡二祀と一致して居

り、先王を祀る順序は客觀的に固定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𦐂祀が終了せば又𥙊祀の行はれることは右表の如くであるが　次の二版も之を証してゐる。この二版の上辭には「𢀛」字があり、この字は𥙊祀以外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がなく例へば「𢀛彡𥙊⊞」（續1.5.1）・「𢀛彡𥙊⊞」（後上20.13）・「酒𢀛𥙊⊞」（前6.59.3）・「𢀛𥙊⊞」（明789）「𢀛𥙊⊞」（前4.19.3）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續1.5.6版の⊞字の上の闕字は𥙊字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又前記(1)に揭げてゐる續1.5.1版とCTL版とを較ぶれば、CTL版の工典は𥙊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の二版の下辭は𦐂祀（𦐂は𦐂・𦐂・𦐂・𦐂の筆法の異。𦐂⊕は𦐂祀、彡⊕は彡祀である。）であるから、𦐂祀より𥙊祀に移行す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　CTL版によれば𦐂祖の次旬に𥙊工典が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CTL版は殷曆譜・帝辛祀譜四九葉所載による）

續 1.5.6



CTL60



之を要するに「𥙊・壹・劦」・「彡」・「𦐂」三祀は各々獨立の祭祀であり、三祀は各々工典を以つて始まり、𥙊祀に於いては各先王に對して次旬には壹祀、第三旬には劦祀を行ひ、𥙊祀が終了せば彡祀に移行し、彡祀が終了せば𦐂祀が行はれ、𦐂祀が終了せば又𥙊祀に還るのであつて、この五祀は複合的祭祀であり、而してこの五祀に於いて甲名の先王が祀られる順序が固定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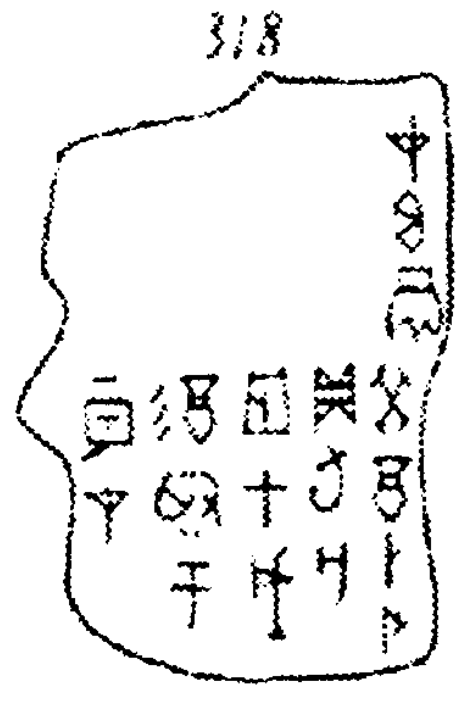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第四旬	第五旬	第六旬	第七旬	第八旬	第九旬	第十旬	第十一旬
工典	二⊞		大十	小十		其十	翁十	岩十		自十

二、第二期貞旬卜辭の五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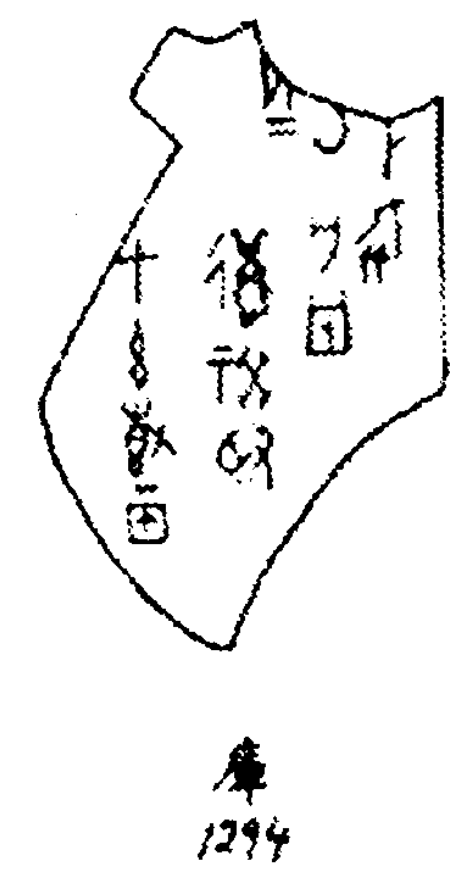
貞旬卜辭に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ものは第五期の外になほ第二期にもあり、この期に屬するものは次の九版であつて𥙊祀四版・彡祀四版・𦐂祀一版である。

○𥙊祀に關するも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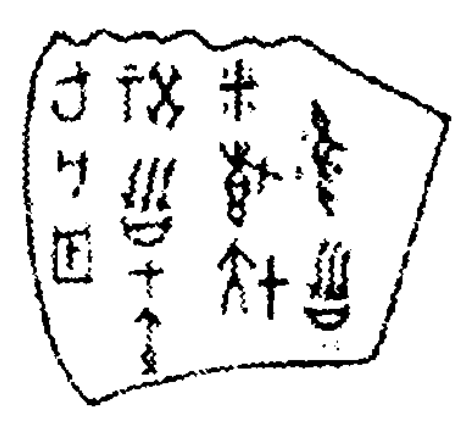
佚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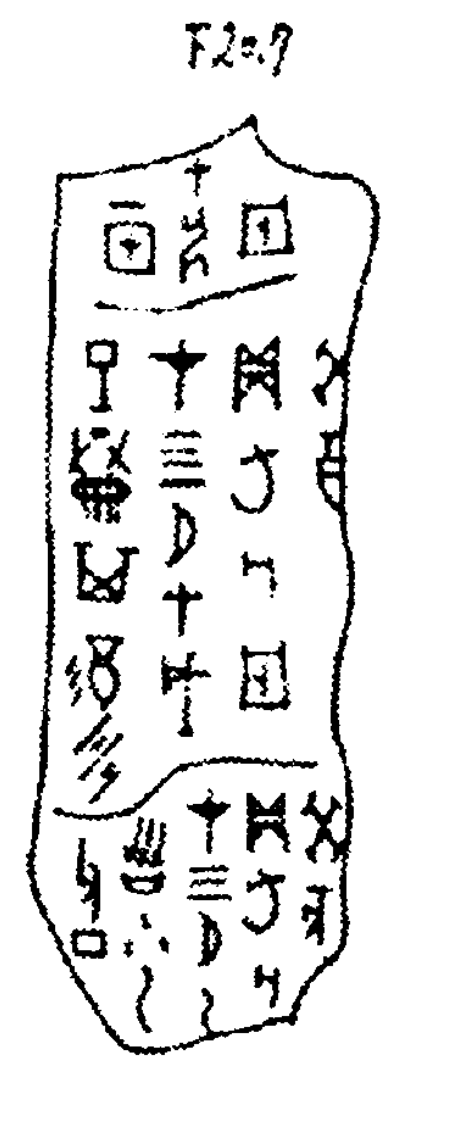
前 1.2.6



庫 1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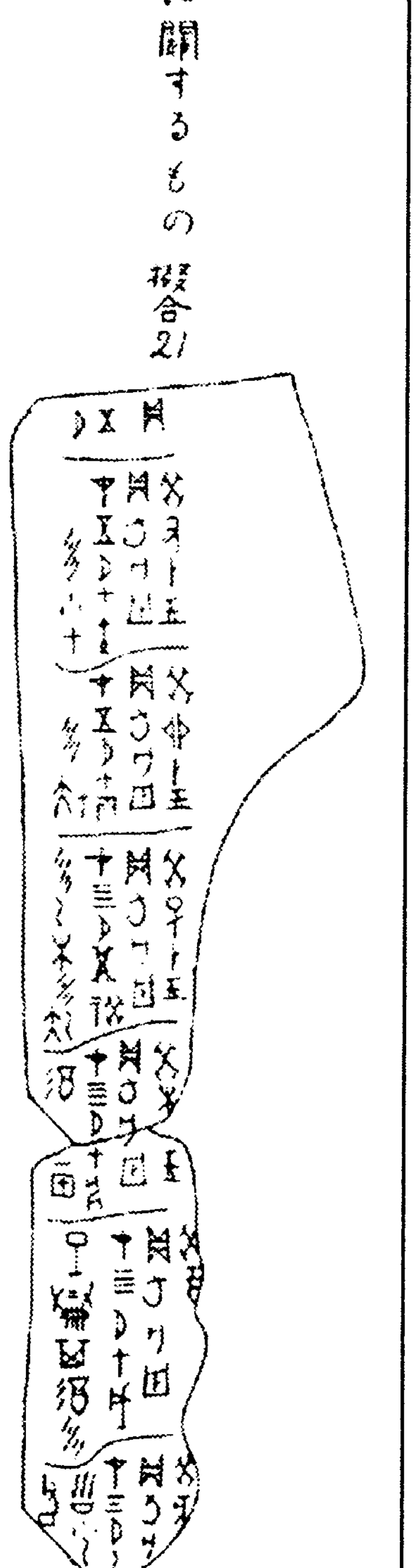


後 下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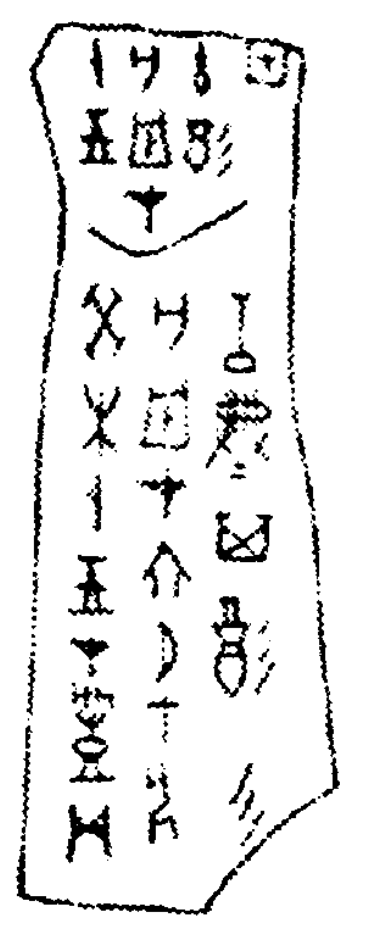


○彡祀に關するも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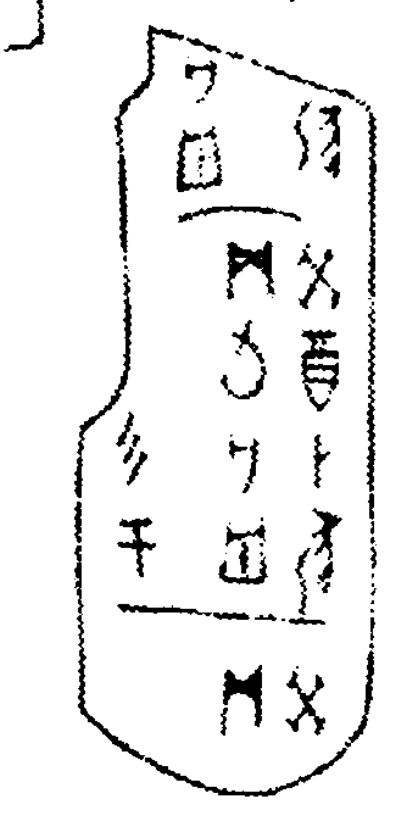
掇合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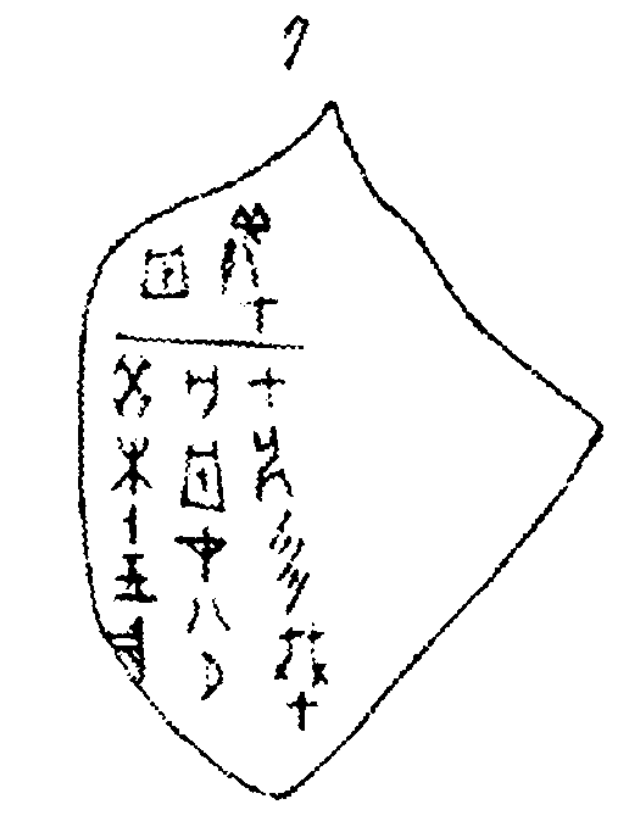
後 上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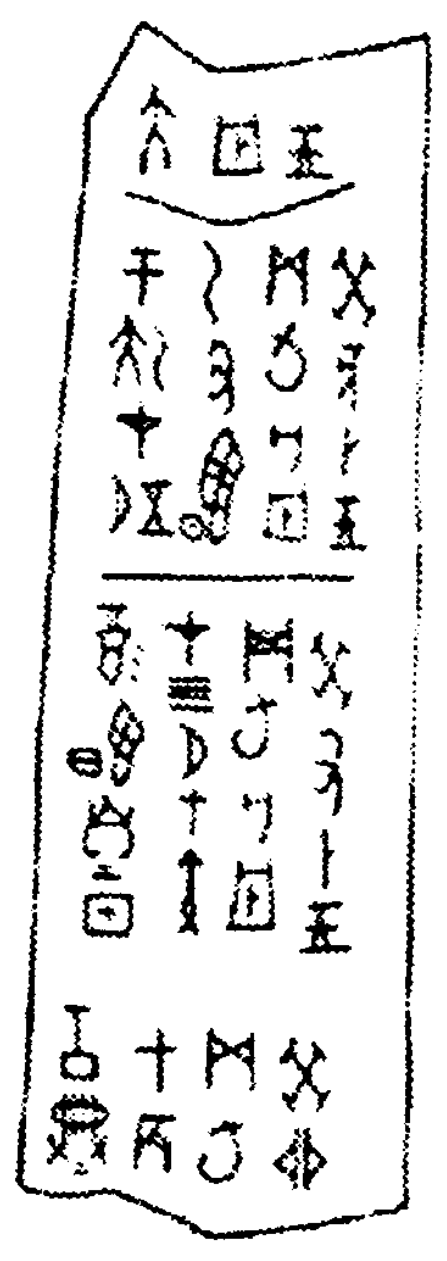
粹 1467



零 7



○壴祀に關するもの　佚906



第五期の貞旬卜辭に祭祀の記載されてゐるものは殆ど百版以上に及んでゐるが（前1.5.7 1.6.6 1.6.8 1.9.1 1.19.5 1.20.4 1.41.9 1.42.1 1.42.2 2.40.7 3.28.5 4.6.5 4.19.1 4.19.3 4.32.4 5.16.2 5.19.3 後上11.10 18.6 18.7 19.4 19.12 20.13 21.3 下2.8 續1.9.3 1.5.1 1.5.6 1.9.9 1.23.2 1.23.4 1.23.5 1.25.9 1.30.5 1.50.6 1.51.2 2.6.2 3.19.2 3.29.3 6.1.8 6.9.2 菁9.2 明789 遺217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376 495 庫1619 1661 通別2.9.3 林1.2.9 1.2.19 1.11.9 1.11.10 1.11.15 1.11.18 1.12.9 1.13.7 2.14.3 2.14.4 粹1463 1464 佚428 545 卜106 111 簠帝7 36 115 119 145 146 147 149 150 151 燕24 鄴1.43.1 3.41.11 南上113 133 明742 793 [illegible]2234 2235 2319 335.64 京1482 1487 1488 1489 1490 1491 1496 1497 1499 1500 1551 拾掇2.416 掇合63 15 附69 誠183 金334 382 454 455 518 579 691 743 龜27 [illegible]226 210 甲54 CTL 續存2682 2189 下966）、第二期に屬するものは右の九版に過ぎない。

・この九版について見るに𥙊祀の前旬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例は未見であるが、彡祀及び𦐂祀には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第五期と同樣に𥙊祀にも行はれ、偶〻その例が未發現であるに因るものと考へられ、又𦐂祀が彡祀に續いて行はれてゐる版はないが、彡祀が𥙊祀に次いで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之も亦第五期と同樣に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次に先王の祀序は工典の次旬に⊞、その次々旬に大十、その次旬に小十を祀り（掇21・佚906）、其十の次旬に翁十を祀つてゐて（零7）、これらの祀序は第五期のそれと符合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兩期の祭祀と祀序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五祀の祭祀と祀序は傳統的な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又この第二期版に於いては甲名以外の先王の祭祀が記載されて居り、例へば第五期版の彡祀𦐂祀の場合には⊞と大十の間の一旬には祭祀の記載がないのが通例であるが（掇附69は異例）、第二期に於いては掇21・佚906版に見るが如く甲名に非ざる先王の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これは五祀が獨り甲名の先王にのみ行はれるものではなくして、先王全体に行はれたことを示して居り、掇21版について考へれば「𢀛示彡〻米彡大乙」とは、この記載がなされてゐる癸巳の日は⊞を祀つた同旬の末日であつて　この日は示癸の彡祀の日に當り、その二日後の乙未の日には大乙の彡祀の日に當ることを記してゐるのであり、佚906版の⊞と大乙の關係も亦同樣であつて、この事から示癸は⊞と同旬の癸日、大乙は⊞の次旬の乙日がその祀日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同樣に前1.2.6版の「翁𥙊十𠂤𥙊⊞」は旬の吉凶を卜した日は翁の𥙊祀の日に當り、その明日の甲午は⊞の壹祀（第五期には𥙊に作る）の日に當ること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之は⊞の𥙊祀と壹祀との關係に符合してゐる。又前記の祀序によればこの翁の劦祀が行はれる明日の甲日には羌甲の壹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つて、果して庫1214版には「翁劦甲寅羌甲壹」と記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五祀は甲名以外の先王にも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全先王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次に全先王の祀序が如何なるものであつたかを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項　第五期及び第二期の先王の祀序

前述の如く甲日に祀られる先王の祀序が固定して居り、且つ全先王は一定の祀序によつて祀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豫想されるから、一版上に二先王以上の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ものについてその祀序を考察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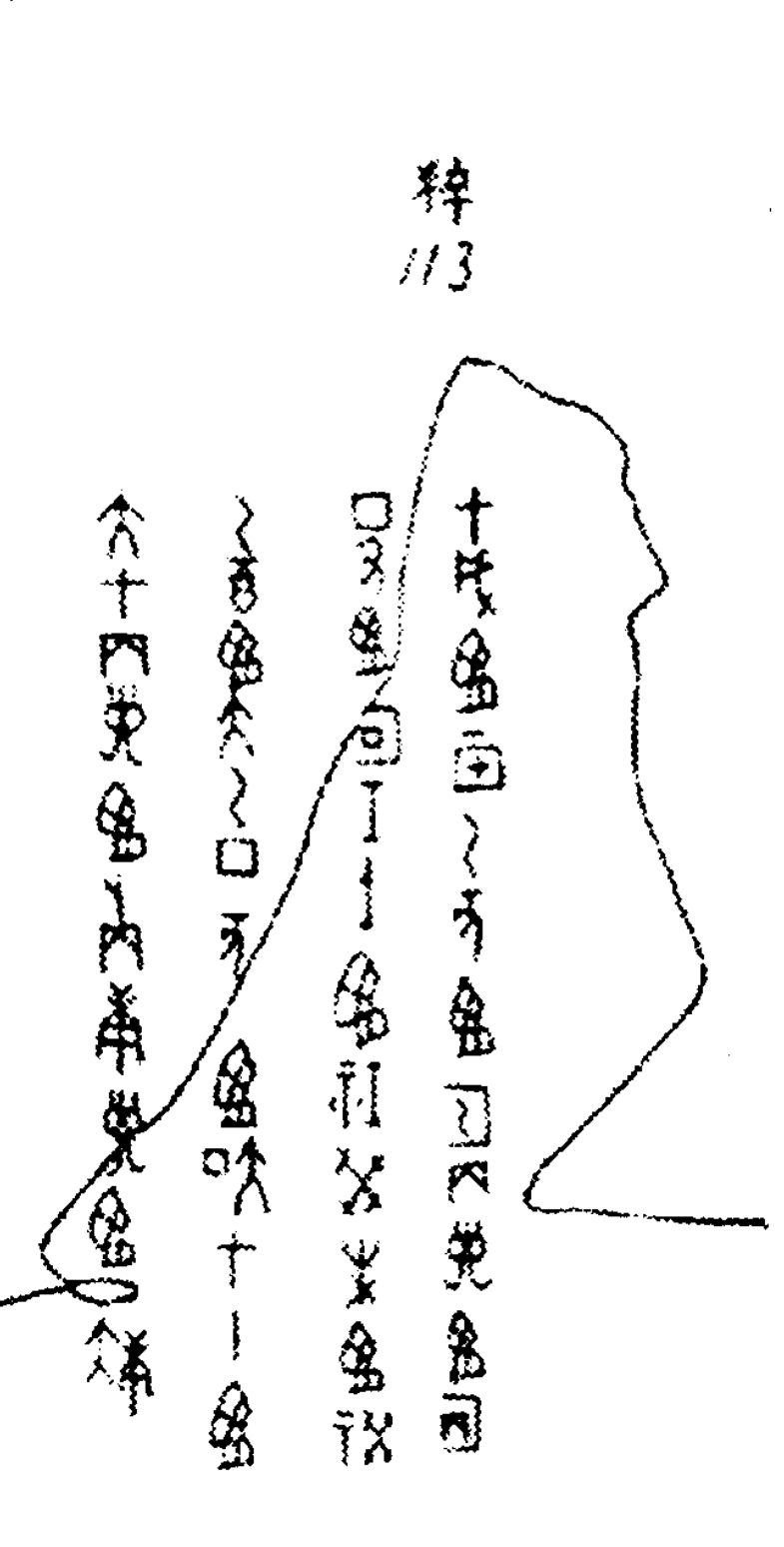
一、第五期卜辭による祀序

左記の甲骨版上の先王は第一表の如き關係に於いて祀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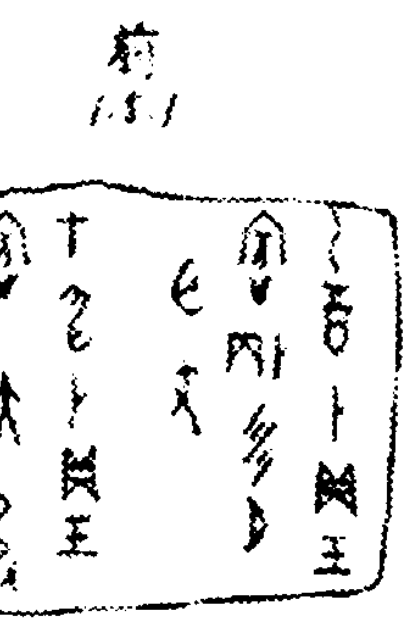
第一表

日＼旬	一旬	二旬	三旬
甲	上甲		大甲
乙	匚乙	大乙	
丙	匚丙		
丁	匚丁	大丁	
戊			
己			
庚			大庚
辛			
壬	示壬		
癸	示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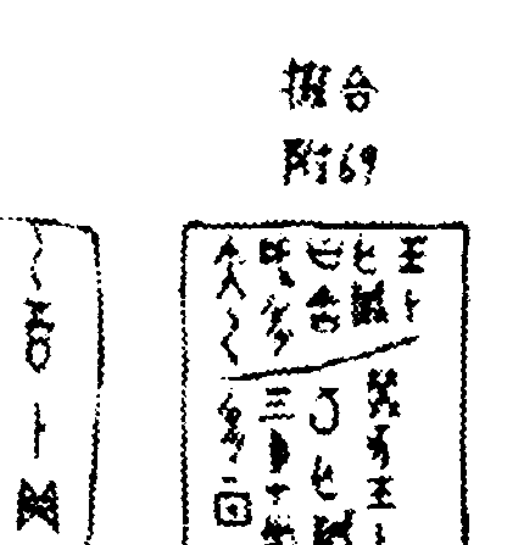
粹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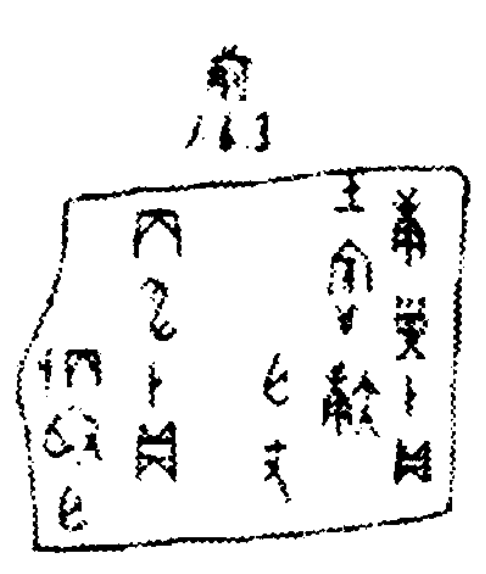
前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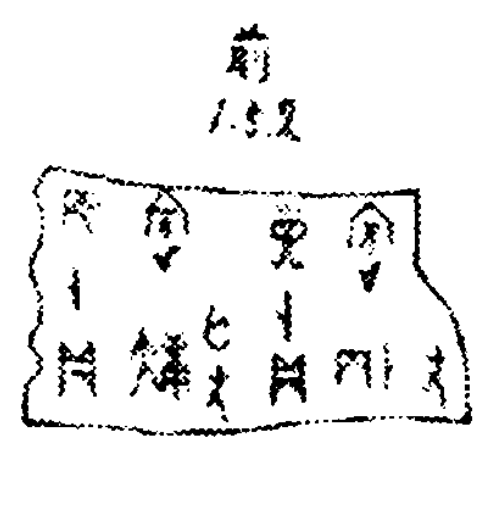
掇合 附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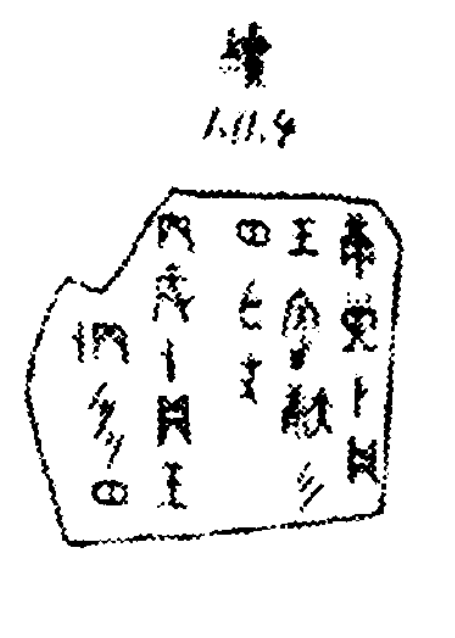
前 1.6.3



前 1.5.2



續 1.11.4



右の粹113版の闕文を補へば、第二行目は丙子と壬午の間の丁日と名字であることは一見明瞭であるから「口夕旦」で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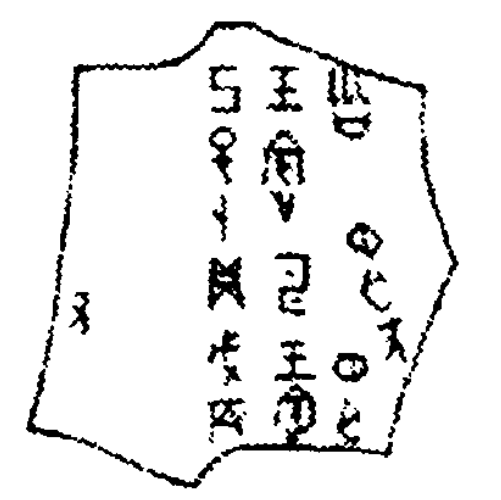
、第三行目の闕文は、𥘅と知の間の先王が次の辭によれば𢀛、その祀日は癸未と甲午の間の乙日即ち乙酉、而して知の祀日は癸未と甲午の間の丁日即ち丁亥であるから、この闕文は「〻酉𦐂𢀛口𠃍」であり、第四行目の闕文は、知の次に甲午に𦐂祀される甲名の王は右の粹112版によれば卄であり、粹112「〻米酒翁𠂤⊞一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〻一大口一大十一大甲十米三…」この卄と𦍌の間に郭沫若が「丁酉翌沃丁」の五字を補つて、その確證のないことに苦んでゐるが（粹考釋一三）、これは郭氏の誤謬であつて卄と𦍌の間の王の冈であることは前揭の前1.5.1・前1.6.3・續1.11.4・前1.5.2の諸版が之を証してゐる。即ち冈は前1.5.1版に於いては卄の二日後に祀られ（彡日祀の場合は卜日と王名と同日、彡夕祀の場合は卜日は王名の前日である。従つてこの版の冈のその日は大甲の甲申より二日後に當るのである。）、而して前1.6.3・續1.11.4・前1.5.2によれば冈は𦍌の四日前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冈は卄と𦍌との間に祀られて、その間の丙日がその祀日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従つて甲午に卄に𦐂祀し二日後の丙申に冈に𦐂祀し、𦍌の𦐂祀は四日後の庚子となるから、この闕文は「卄冈〻𦐂冈𦍌𥙊」となる。粹113版の闕文を補つて祀序を表示したものが右の第一表であるが、右の掇附69版の「…𢀛彡…大〻」の闕文を補へば「十𢀛彡𥙊大〻」であることは、彡𥙊祀が王名の前日祀であるから干支は十𢀛であつて祭祀は彡𥙊でなければならず、而して之は第一表と符合するものである。

次に揭げる甲骨版上の先王は第二表の關係に於いて祀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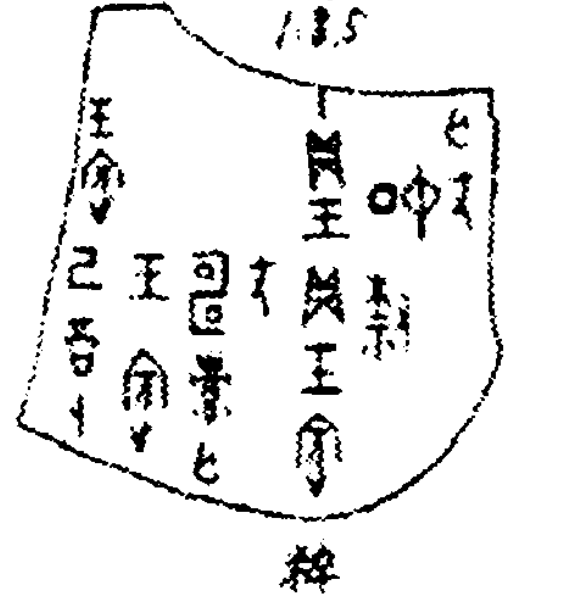
第二表

日＼旬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甲				羌甲	
乙					
丙					
丁		中丁		且丁	
戊	大戊				
己	己己				
庚				南庚	
辛			且辛		
壬					
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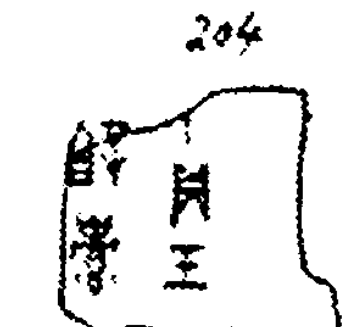
粹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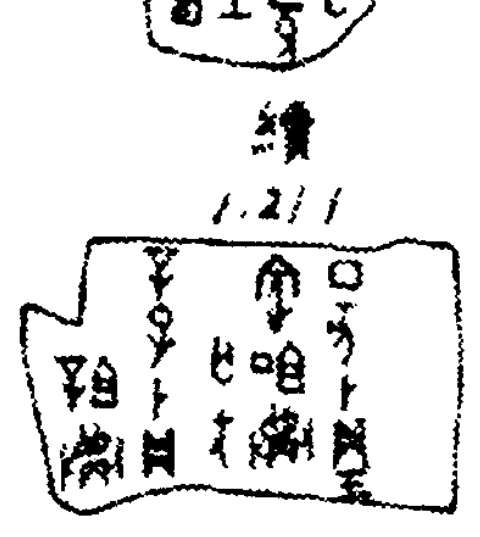
前 1.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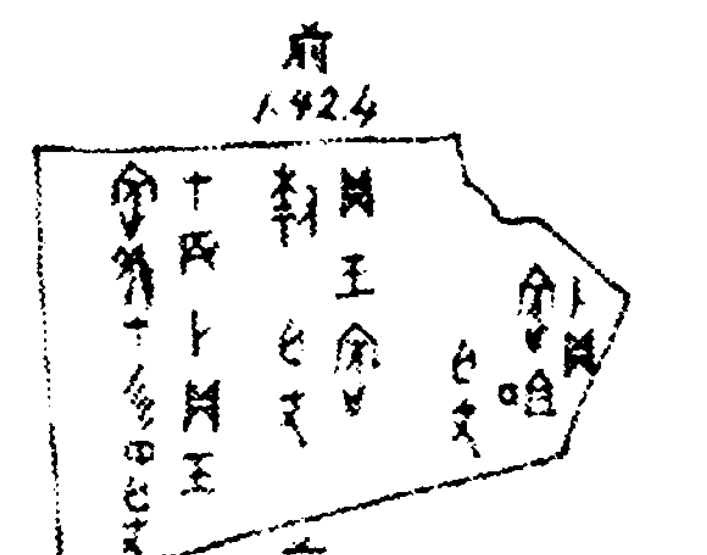
粹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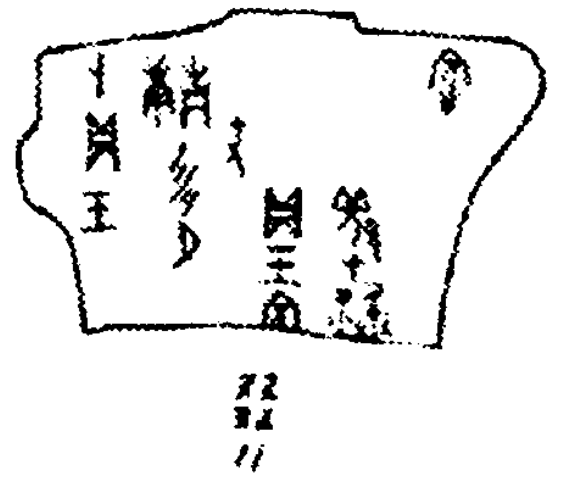
續 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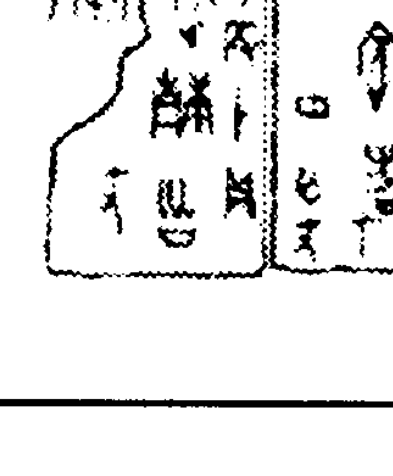
前 1.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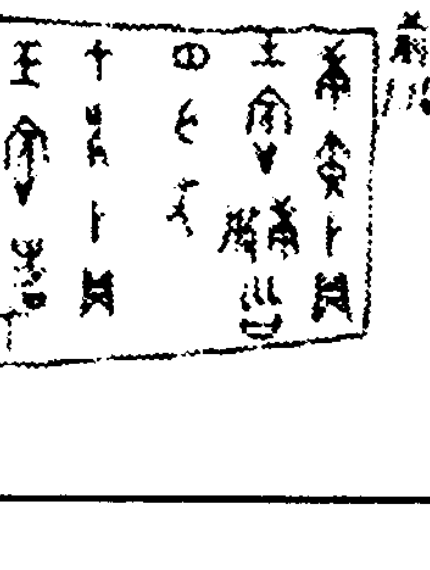
前 1.43.5



前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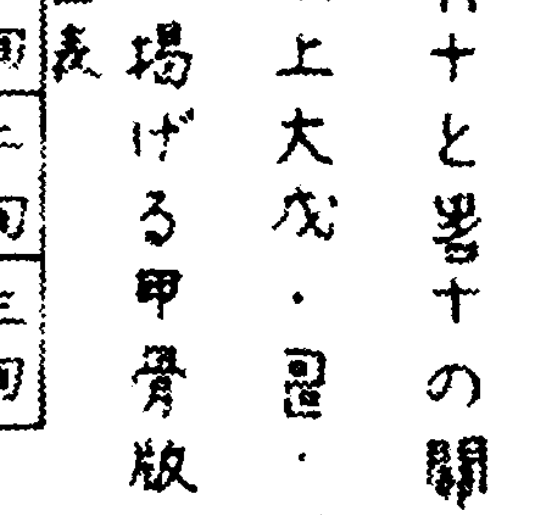
前 1.14.3



右の粹203・前1.13.5版の己・己の卜日が己日であつて、王賓卜辭の通例として卜日は王名の日と一致してゐるから己・己は己名の先王であり、粹203版に於いては己の𦐂祀の前日戊日に某王の祭祀が卜されてゐるが、戊日に卜される者は戊名の王であつて、戊名の王は先王中に於いて大戊以外にはないから之は大戊の𦐂祀を卜したものであり、この版によつて己と大戊

の關係が解る。前1.15版の畐と中との關係は、卜辭記載法の通例として上辭は下辭の後日であるから、畐を卜してゐる己酉の後の丁日即ち丁巳に中を卜してゐ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つてこの兩者の祀序の關係が解る。粹204版の畐と戔との關係は、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畐を卜してゐる己丑以後の辛日に戔を卜して居り、而して續1.21.1版に於いては戔を卜した次旬の丁日に卸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戔は畐と卸との間の辛日に祀られ、右第二表の第二旬乃至第三旬の辛日と考へられるが、次の第

粹176



二期版の粹176によれば戔は卸の次旬の辛日となつてゐるから第三旬がその位置であり、従つて次旬の丁日が卸の祀日である。前1.42.4版の咀と羌十の關係は、次の辭に羌十が阻と咀の間に列し

佚536　冈于五丁出口阻卸羌十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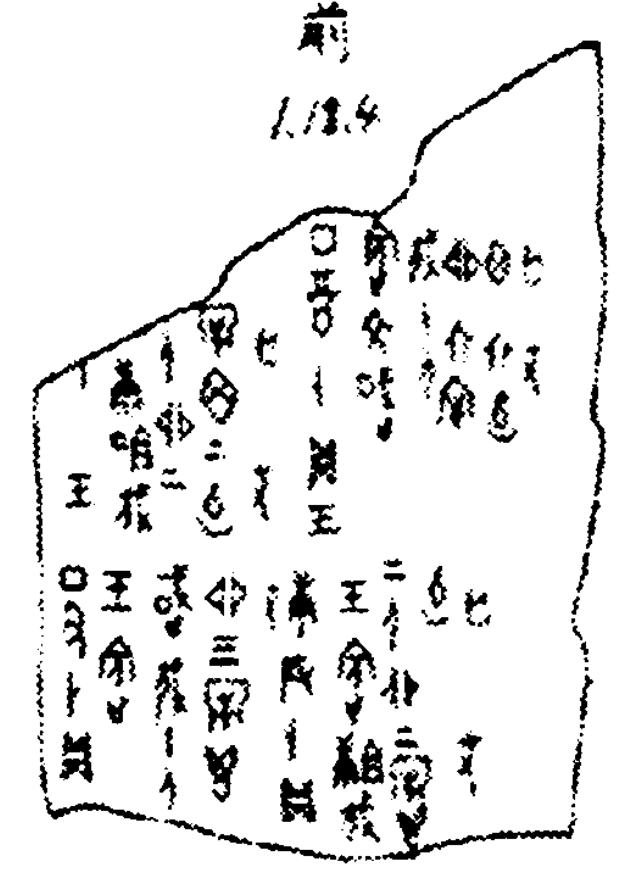
てゐるから、羌十の祀日は阻と咀の間の甲日即ち右表の第四旬の甲日である。前1.42.5版には搖と繇が同版上にあるが卜日を闕き、殺11版には繇・搖・繇の卜日が瞭然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三王の關係は明かであつて、羌十と呂十の關係は前述の貞旬卜辭上の甲名先王の祀序に於いて明かであるから、羌・搖・繇・繇の關係が明かとなる。以上大戊・畐・中・阻・羌・咀・繇・搖・繇の祀序の位置は第二表の如くである。

次に揭げる甲骨版上の先王は第三表の如き關係に於いて祀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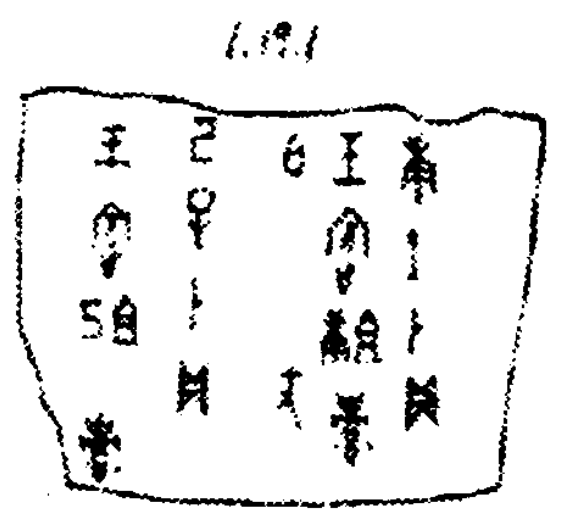
第三表

旬/日	一旬	二旬	三旬
甲		自十	
乙			
丙			
丁	毛口	般口	文武口
戊			
己	自己		
庚	自庚		
辛			
壬			
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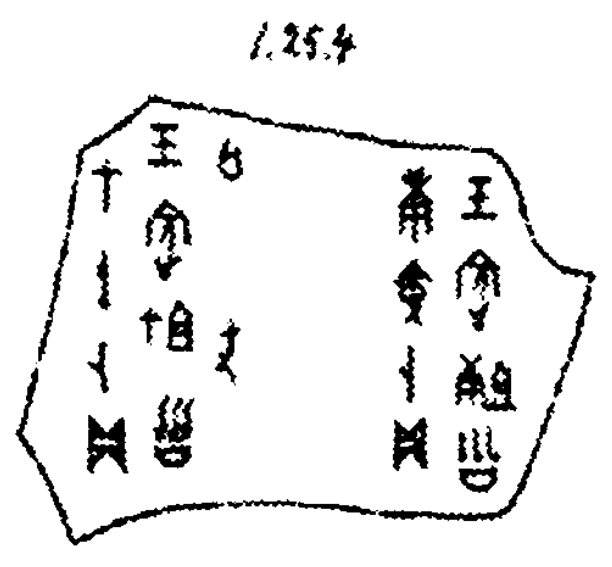
前1.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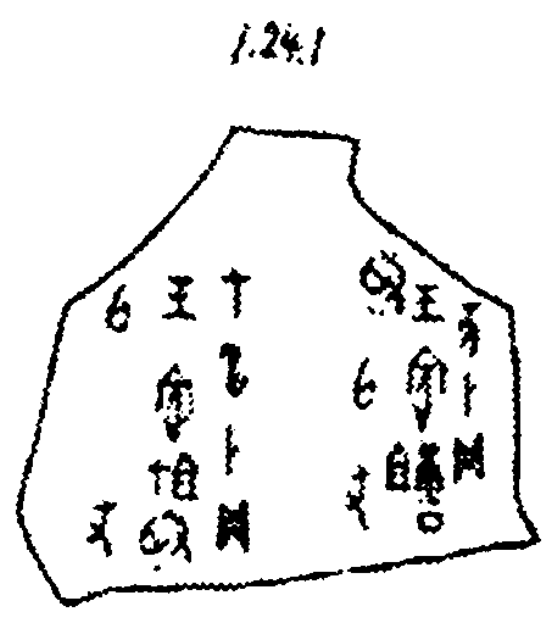
前1.19.1



續1.25.4



前1.24.1



右の前1.18.4版に於いては丁日に咳、三日後の庚日に般、次々旬の丁日に父咳の祀を卜して居り、前1.41.1版に於いては般の前日に𠀀、續1.25.4版に於いては般の次旬の甲日に担、前1.24.1版に於いては担の三日後に般口の祀が卜されてゐる。これらの關係は第三表の如くである。

第五期に於ける先王間の祀序を知り得る版は略、以上の如くであつて、右の三表は先王の總てを網羅してはゐないが、

試みにこの三表を接合して之を前述の甲名先王の祀序と對比せば、兩者に於ける甲名王の祀序が符合してゐるから三表は之をそのまま綴合することが出來る。之に甲名王の祀序によつて小十・戔十を補へば上揭表の如くな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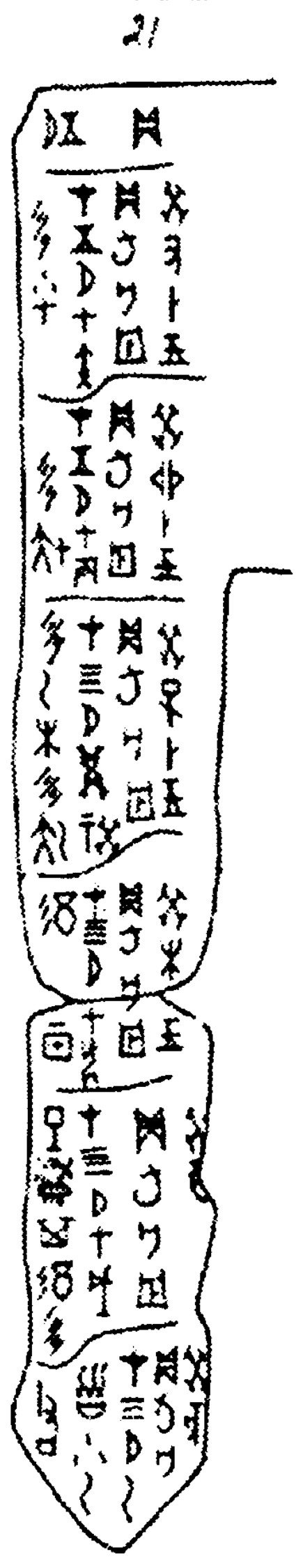
旬/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二⊞	匚乙	匚丙	匚口					示工	示X
第二旬		大く		大口						
第三旬	大十		卜内				大庚			
第四旬	(小十)				大戊	畐				
第五旬				中口						
第六旬	(戔十)							自辛		
第七旬	羌十			自口			南庚			
第八旬	呂十						般庚			
第九旬				毛口		自己	自庚			
第十旬	自十			康咀						
第十一旬				文武口						

この表によつて略、第五期に於ける先王の祀序を知り得るが、更に第二期卜辭によつて得られる祀序と參驗し、先王の遺漏を補足することによつて、始めて完璧を期し得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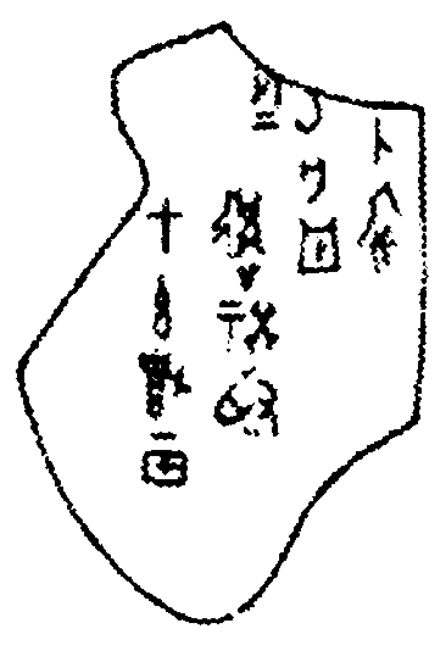
二、第二期卜辭による祀序

第二期に於ける先王の祀序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版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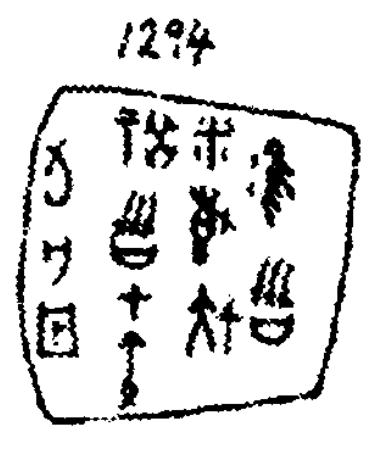
掇合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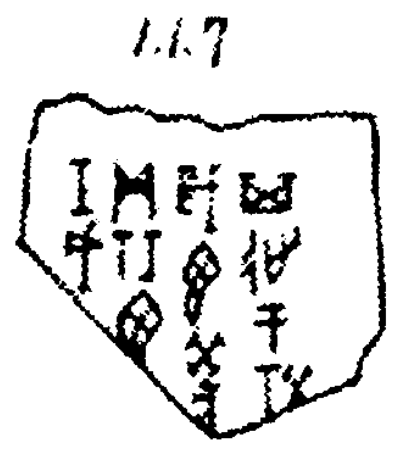
前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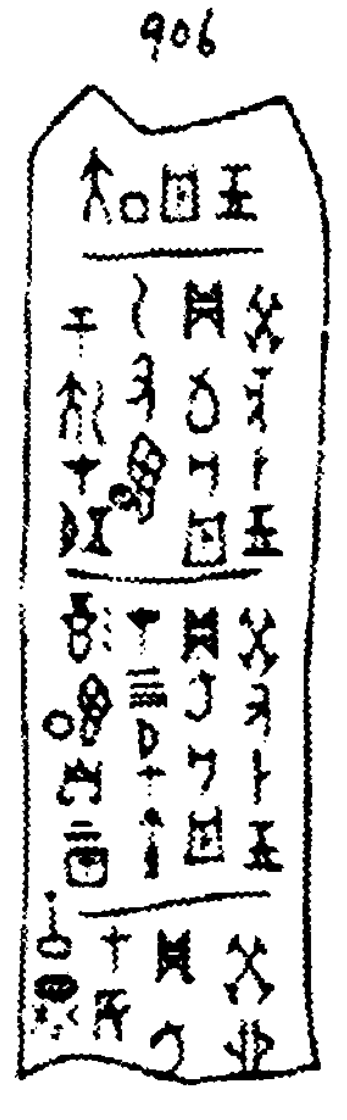
庫1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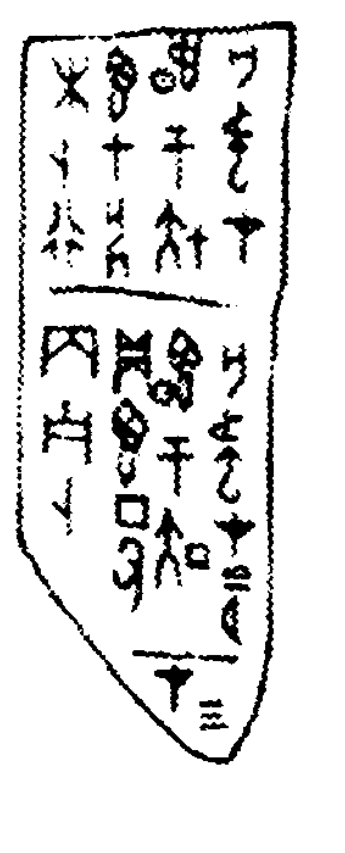
前1.1.7



佚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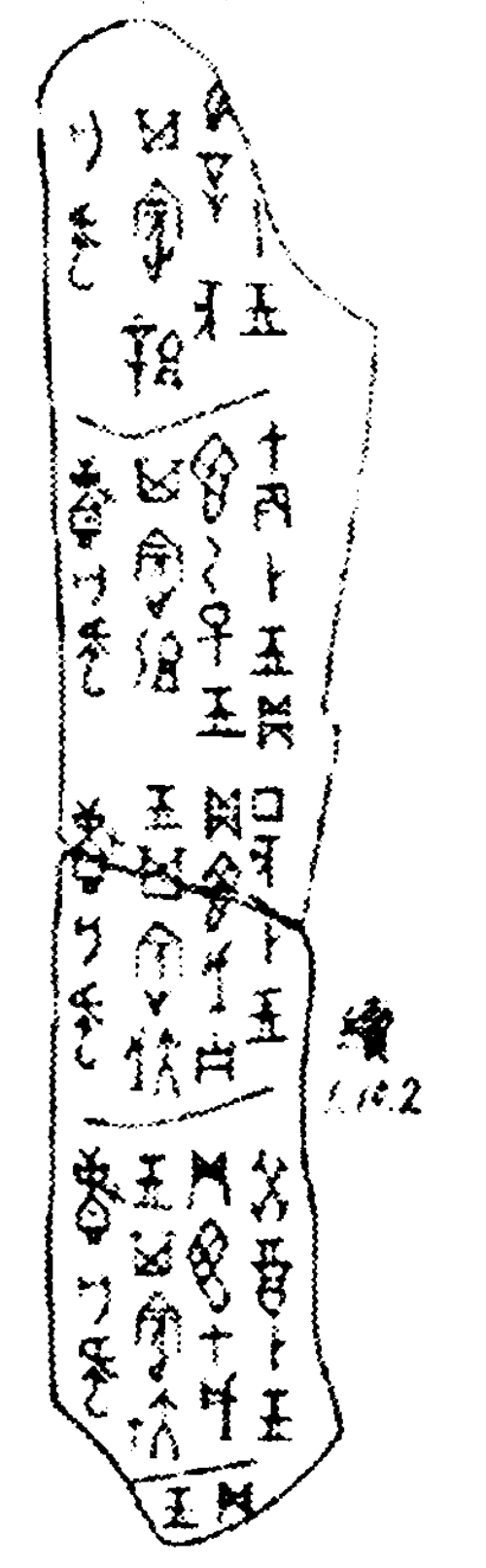
續存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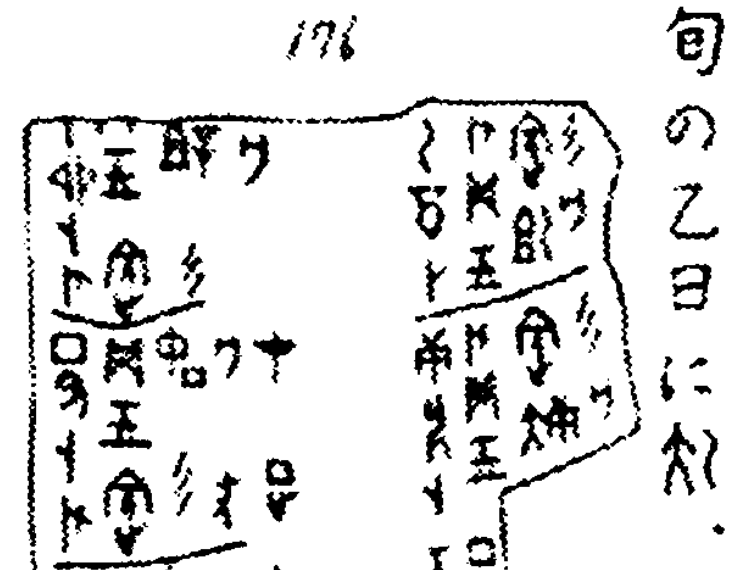
右の掇合21版に於いては甲申に田を、同旬の癸巳に示癸、次旬の乙未に大乙、第三旬の甲辰に大十、第四旬の甲寅に小十を祀つたことを記してゐる。前1.2.6版に於いては貞旬を卜した癸日に於ける示癸の劦祀と明日の田の壹祀を記して居り、田の劦祀の同旬の癸日に示癸の劦祀、その明日の甲日に田の第二旬の壹祀が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の祀序は掇21版の田・示癸の祀序と符合してゐる。庫1294版に於いては貞旬を卜した癸日は示癸の壹祀の日に當り、明日は大十の壹祀に當ることを記して居り、示癸に第三旬の壹祀が行はれる明日の甲日には大十に第二旬の壹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の祀序も掇21版と一致する。

右の前1.1.7版には示壬の明日に示癸、佚906版には田の次旬の乙日に大乙、續存607版には大乙の次旬の甲日に大十が祀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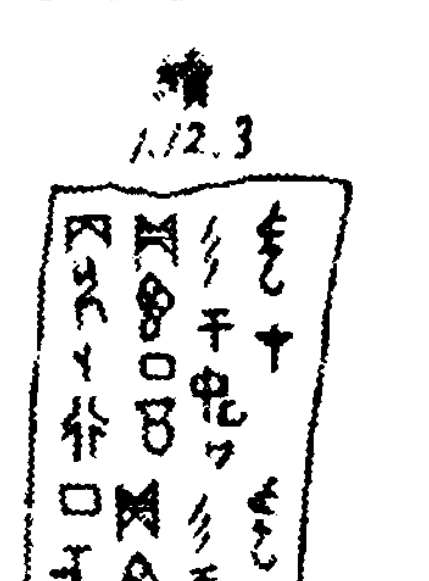
通別2.10.2　續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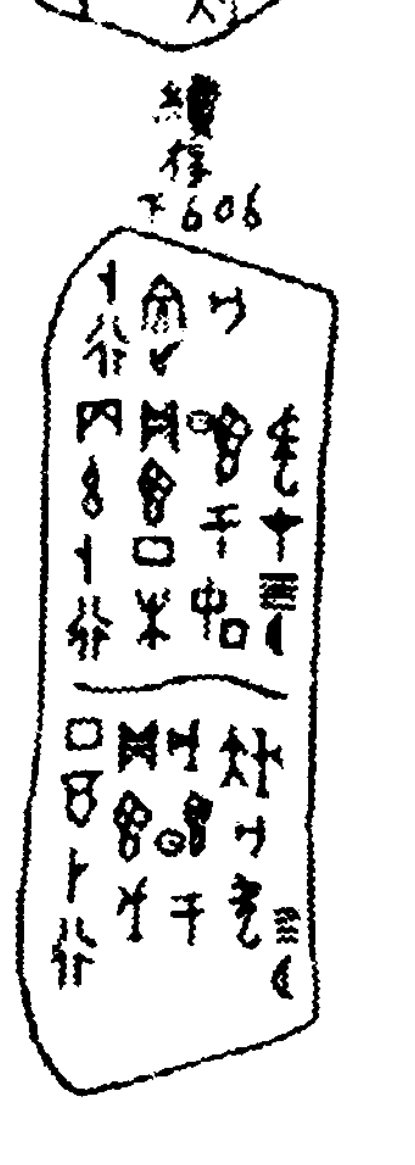
粹176



續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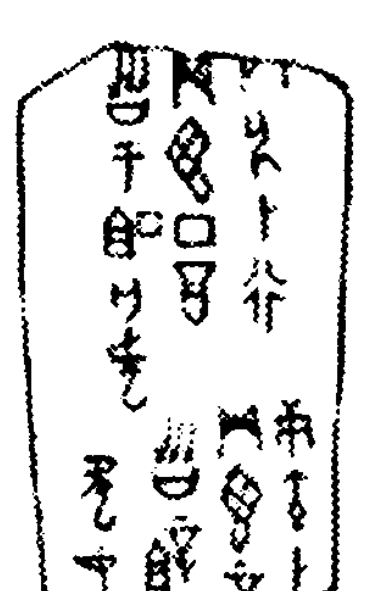


續存下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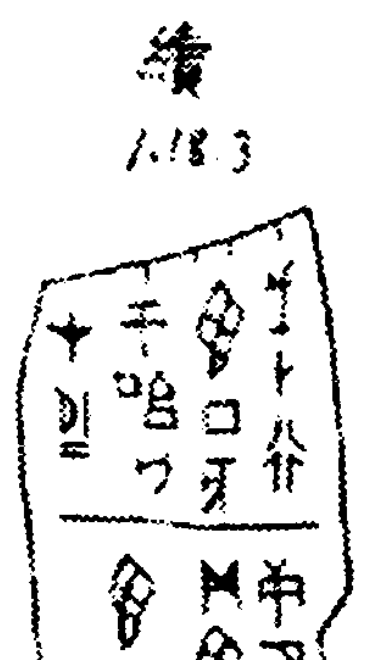


右の通別2.10.2と續1.10.2とは接合し大十・卜丙・戔の祀序が粹176版のそれと符合して居り、この接合版及び粹176版によれば大十を祀る前旬の丁日には大口、同旬の庚日には大庚、次々旬の丁日には中口(粹176)、大十を祀る次旬の戊日には大戊(續1.10.2)、大十より三旬後の乙日に自乙、辛日には戔(粹176 掇版)が祀られて居り、従つて大戊と中口との關係は大戊を祀る次旬の丁日に中口が祀られることになり、續1.12.3・續存下606版の大戊と中口との關係は正にそれ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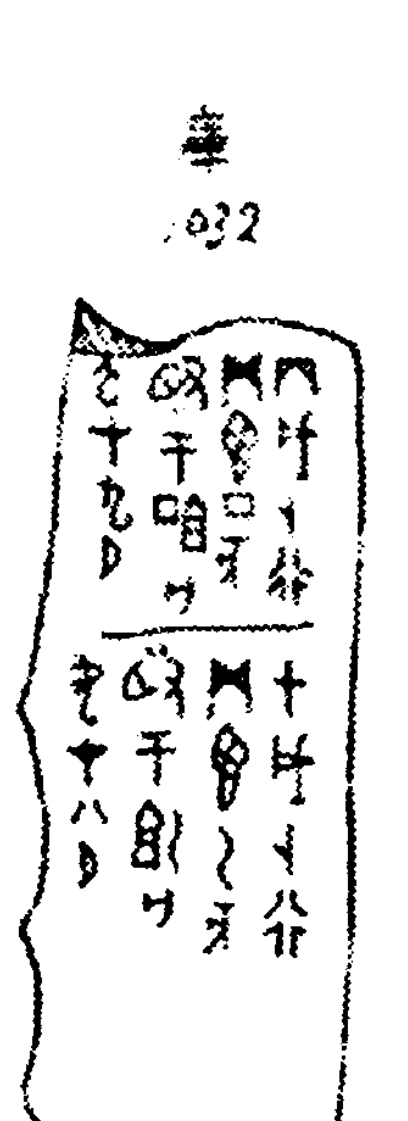
續1.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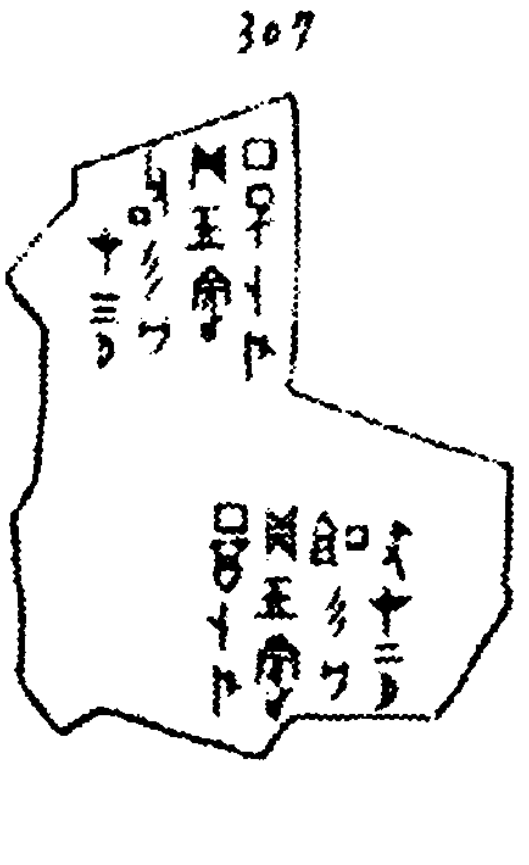
續1.18.3



庫1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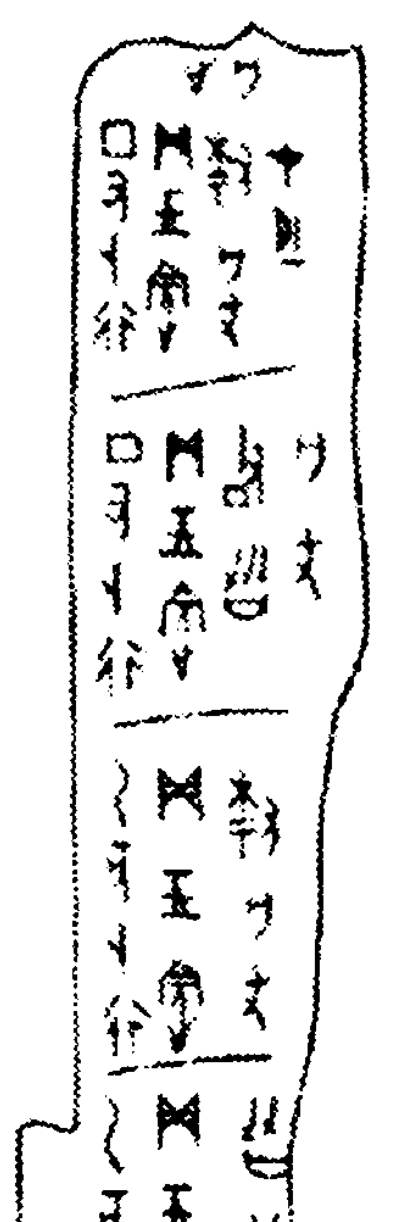


粹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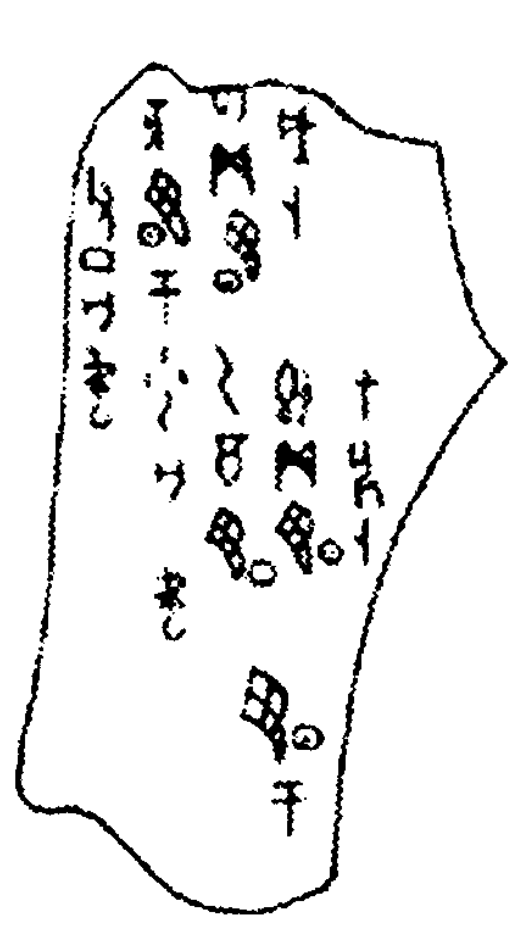


右の續1.18.5・1.18.3版に於いては戔の次旬の丁日には卸を、庫1032版に於いては卸の前旬の乙日に自乙を、粹307版に於いては卸の次々旬の丁日には咀を祀つ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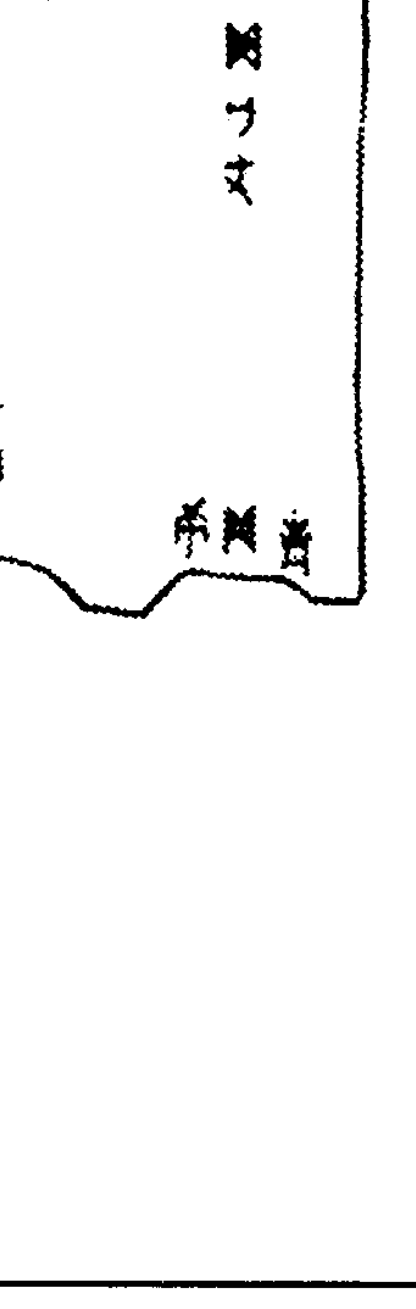
粹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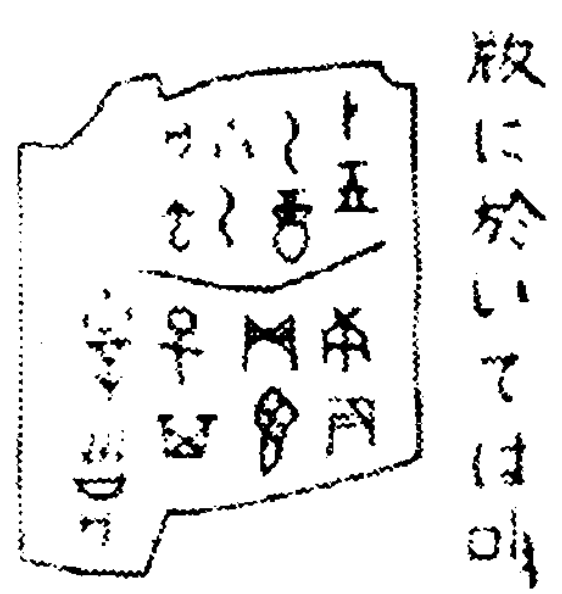
粹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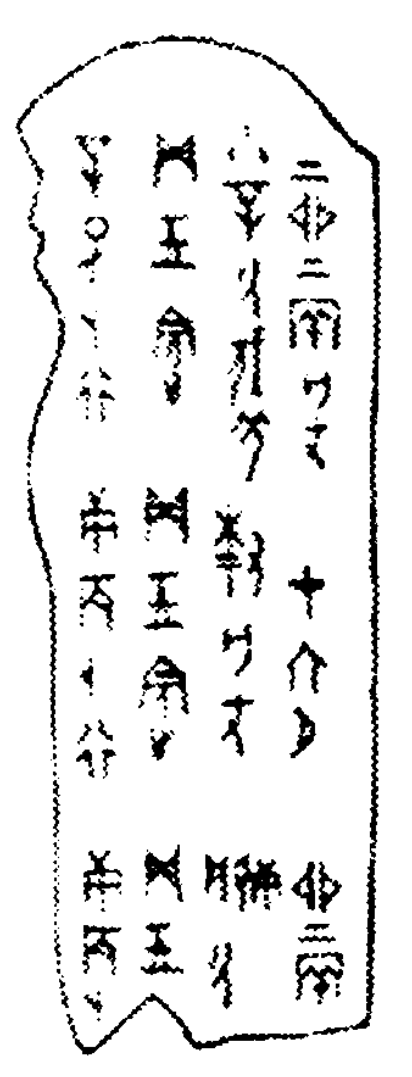
續1.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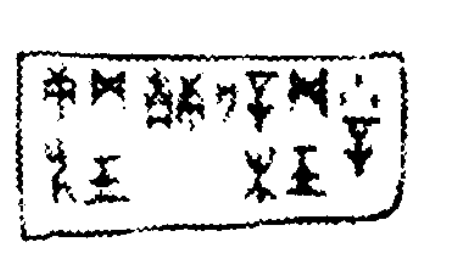
前1.16.6



粹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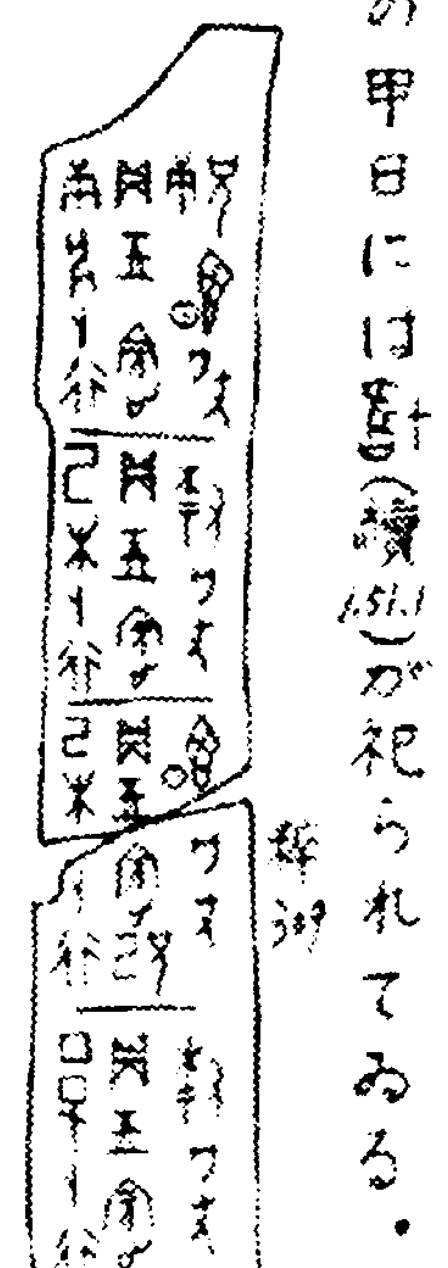
明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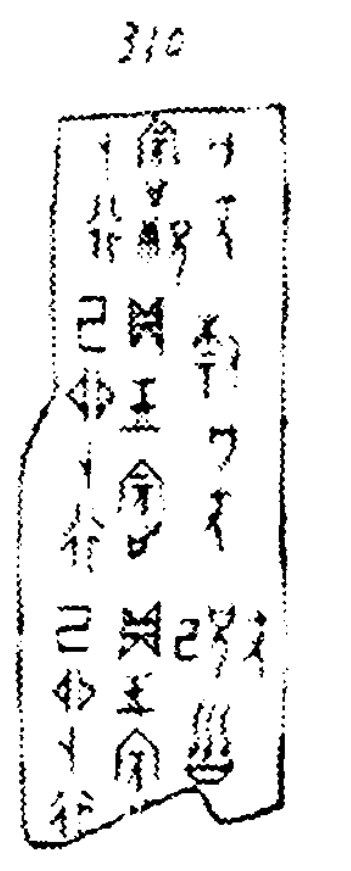
右二版に於いては咀を祀る同旬の乙日には小乙が祀られてゐる。

右の四版に於いては小乙を祀る前旬の辛日には小辛(前1.16.6)、小辛の前日には般庚(粹279)、小辛の前旬の庚日には南庚(明412)、南庚の次旬の甲日には呂十(續1.51.1)が祀られてゐる。

遺391　粹309



粹310



右の遺391版と粹309版の接合することは、粹310版の祀序に見て明かであり、これによれば咀を祀る旬の己日には兄己、庚日には兄庚が祀られてゐる。

以上の諸版の先王を祀る關係は次の表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の表は第二期に祀られる先王の總てを含んではゐないが、これによつて第二期の祀序の大略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

ここに第五期と第二期の祀序の大体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次にこの兩者を比較參驗して先王の祀序を確定する。

旬/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二⊞								示工	示X
第二旬		大く		大口						
第三旬	大十						大庚			
第四旬	小十				大戊					
第五旬				中口						
第六旬		自乙						自辛		
第七旬				自口			南庚			
第八旬	呂十						般庚	小辛		
第九旬		小く		父口		兄己	兄庚			

三　殷室先王の祀序

第五期の表と第二期の表とを比較せば第五期表には自乙・小辛・小乙を缺き、第二期表には匚乙・匚丙・匚口・卜丙・畐・戔十・羌十を缺いてゐるが、兩者に於ける先王相互の關係は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兩期に於いては同一祀序によつて先王を祀つたことが解り、而して表に缺けてゐる右の先王は次の如く兩期に於いてそれ〴〵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てゐるから、兩期の祀序に列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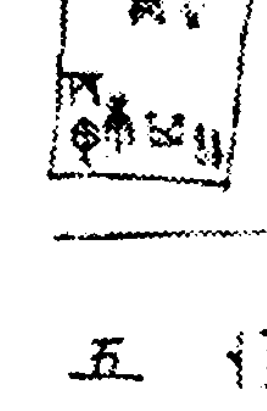
（第五期）
自乙　京3029　十月卜貞王賓自乙彡日亡尤
小辛　林1.13.3　……卜貞王……小辛彡……
小乙　前1.19.1　乙卯卜貞王賓小乙劦亡尤

（第二期）
匚乙　明145　乙卯卜旅貞王賓匚乙劦亡囚
匚丙　金34　丙午卜行貞王賓匚丙彡日亡尤在十月
匚口　金42　口亥……貞……匚口……（田畋入行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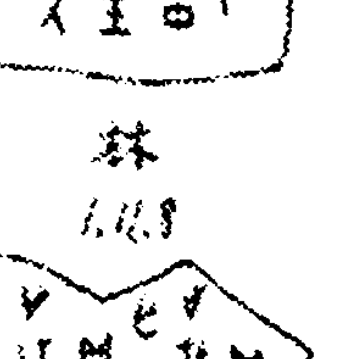
畐　續1.39　己丑卜貞王賓畐彡亡尤
戔十　續1.13.3　十月卜行貞王賓戔十彡日亡囚
羌十　後上5.13　乙丑……貞王……羌十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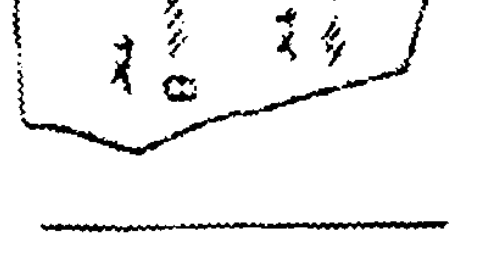
＝祝　粹130　乙巳卜貞王賓祝彡夕亡尤

斯くの如く祀られる先王及びその祀序が同一であるから、この兩表を綜合することが出來る。斯くして得られる表を見るに陽・祝の二王を缺いて居り、陽は第四期の王であるから當然第二期表には上り得ないが、第五期には「乙卯卜貞王賓陽日亡尤」（前1.22.4）の如く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又次の版には雍己の次旬の乙日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その祀序が明かである。


粹365

祝は第二期には「工典卜貞王賓祝亡尤」（金79）、第五期には「卜貞王賓祝魯日亡尤」（前1.3.3）と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て居り、卜辭の祝が史記に外丙と記されてゐる例によれば史記の外壬であつて河亶甲の先王であり、河亶甲は後述の如く芤十であるから、次の二版に於ける祝と芤十の祀序は祝が芤十の前に祀られ、


前1.9.3


林1.11.8

前1.9.3版では壬午に祝を卜してゐるから芤十は次旬の甲日即ち甲申に卜されてたことが解り、芤十と祝との關係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

卜辭に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てゐる先王は以上の外にはないから、右の陽・祝の祀序を補へば五祀の祭祀を享くる先王の祀序は次の如くなる。

（先王祀序表）

日／旬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第四旬	第五旬	第六旬	第七旬	第八旬	第九旬	第十旬	第十一旬	第十二旬
甲	工典	二⊞		大甲	小甲		芤十	芍十	揹		且十	
乙		匚乙	大乙				且乙			小乙		武乙
丙		匚丙		卜丙								
丁		匚丁	大丁			中丁		且丁		武丁	康且丁	文武丁
戊					大戊							
己					郘					且己		
庚				大庚				南庚	般庚	且庚		
辛							且辛		小辛			
壬		示壬				卜壬						
癸		示癸										

この表の甲日の祀序は前述の貞旬卜辭の甲名先王の祀序と一致して居り、從つて貞旬卜辭に於ける祭祀の記載はもとく斯かる祀序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この表によれば先王の祀序は次の二原則によつて成立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り、

一、先王はその名の日に祀られる。

二、先王は世系の序列に從つて祀られる。

春秋左氏傳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文公二年）と子（後王）は父（前王）に先んじて祀られないの原則が述べられてゐるが、これは實に殷代以來の原則であつてこの祀序は王位の序列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第三項　先王の王名・世系・稱謂

先王の祀序は王位の序列に從ふ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れを殷本紀と對比せば卜辭の王名が史記の何王に當るか、殷本紀の世系は卜辭によつて何如に修正されねばならないかは容易に之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來、又卜辭上の王名の各種の稱謂を識別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一、卜辭の王名と殷本紀の王名

祀序に於ける先王の序列と殷本紀の王位の序列とを並記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祀序）⊞・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郘・中丁・卜壬・芤十・且乙・且辛・芍十・且丁・南庚・揹・般庚・小辛・小乙・武丁・且己・且庚・且甲・康且丁・武乙・文武丁（文武丁まで三十三王）

（殷本紀）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

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太丁まで三十五王）

卜辭の王名が殷本紀の何王に當るかに就いての論考には、羅振玉の「殷虛書契考釋・帝王第二」、王國維の「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續考」（觀堂集林卷九）、「古史新証第三章」、吳其昌の「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董作賓の「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世系」、「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十個標準」（大陸雜誌四卷八期）、陳夢家の「商王名考」（燕京學報第二十七期）があり、卜辭の⊞が史記の微に當り、同樣に匚乙が報乙、匚丙が報丙、匚丁が報丁、示壬が主壬、示癸が主癸、大乙が天乙、大丁が太丁、大甲が太甲、卜丙が外丙、大庚が太庚、小甲が小甲、大戊が太戊、中丁が仲丁、卜壬が外壬、且乙が祖乙、且辛が祖辛、且丁が祖丁、南庚が南庚、般庚が盤庚、小辛が小辛、小乙が小乙、武丁が武丁、且庚が祖庚、且甲が祖甲、康且丁が康丁、武乙が武乙、文武丁が太丁であることは諸家の論が略〻一致してゐるが、卜辭の郘・芤十・芍十・揹・且己、殷本紀の中壬・沃丁・廩辛については衆說が紛然としてゐる。然るに右の祀序はこれに對して直截に解答を與へてゐる。

「郘」について

郘は第一期・第三期卜辭には未見、第二期には郘・邑・邑・邑に、第五期には郘・邑に作られて居り、王國維は「邑即司、从己與从司同」と司と同字となし（戩釋）、吳其昌は字釋上から「邑者雍己」と雍己となしてゐる（殷虛書契解詁二續六七五頁）。この殷本

紀の雍己に對しては王國維が卜辭の郘を當て（觀堂集林九）、董作賓が卜辭の中己を當てて居り（斷代研究例）、郭沫若は之に從つて郘（通纂釋二九）・中己（通纂釋三〇）を雍己としてゐるが粹248版の考釋に於いて吳說に從ひ、董氏も大陸雜誌に於いては郘を呂己と釋して雍己としてゐる（四・十二）。

卜辭に於ける郘の祀日は己日であるから己名の王であつて、その祀序は「小十・大戊・郘・中丁」であつて小甲と中丁の間に列して居り、而して殷本紀に於いて小甲と中丁の間の己名の王は雍己以外にないから、郘は雍己であり吳說は是である。

「芤十」について

第一期・第三期卜辭には未見、第二期には芤十・玨十、第四期には明十、第五期には芤十に作られて居り羅・王二氏は未釋、郭沫若は「芤亦二戈相向、亦戔字也、戔甲當河亶甲、河亶者戔之緩言也」とし、且つ卜辭の𩁹を本紀の陽甲、芤を汱甲に當てて芤十を河亶甲となし（通纂考釋）、董作賓は「陽甲卜辭作芍十、汱甲卜辭作老十、只有河亶甲不見、疑芤甲即河亶甲本名」としてゐて（斷代研究例）、郭・董二氏の立論は異るが芤十を河亶甲に當てる點は同一である。

芤十の祀序は「祝・芤十・且乙」であつて、殷本紀では外壬と祖乙の間の王が河亶甲であるから芤十は河亶甲である。

「芍十」について

第一期には芍十、第二期には芍十、第三期には芍十、第四期には芍十、第五期には芍に作られて居り、之を殷本紀の陽甲に當てる說と汱甲に當てる說とが對立してゐて、陽甲說は羅・王に始まり諸家多く之に從ひ、汱甲說は郭沫若之を唱へて李旦丘が從つてゐる。羅氏は芍十を羊甲と釋して「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羊陽古通」（殷釋上四）となし、王氏も羊甲と釋して「卜辭前1.43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羊甲在南庚之次、則其即陽甲審矣」（先公先王考）としてゐるが、この釋羊說は最に孫詒讓が芍を羌と釋して「羌字皆作芍、从丫从人、即从羊省也」（契文舉例上廿八丁）としてゐるものを羅・王に至つて之を改めたものであり、その後は葉玉森が從ふ外には支持者がなく（集釋）、却つて孫詒讓の釋羌說が董作賓・唐蘭・商承祚・孫海波・陳夢家によつて支持されて居り、董氏は釋羌說と羅・王の陽甲說を結合して「羌甲即陽甲」（斷代研究例三三五）とし、孫海波は釋羌說に立つて「羌甲於殷代先公先王世系中無考、不知誰屬」（文編三七）となし　商氏は釋毛說に從つて釋羊・釋芍說を排してゐる（佚釋二〇一）。この釋羌說・釋羊說に對して郭沫若は釋芍說を立て「此芍字乃芍字、非羊字也、芍乃狗之象文、芍甲乃汱甲」（通纂二四〇考釋・粹二五〇考釋）となし、又「

殷契餘論の申論芍甲」に於いて釋羌說・陽甲說を駁し自說の論証に努めて居り、而して李氏は之を支持してゐる（殷契餘論九丁）。ここに於いて吳其昌は釋羌陽甲說と釋芍汱甲說とを折衷して、王名としては陽甲說をとり、字釋としては釋芍說に從つてゐるのである（解詁三二一）。

斯くの如く芍十の王名は久しく諸家を苦しめて來たものであるが、卜辭の祀序は「且辛・芍十・且丁」であつて殷本紀に於いては祖辛と祖丁の間の先王は汱甲であるから、芍十の汱甲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從つて郭氏の汱甲說が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つて、最近に至り董氏は自說を改めて「羌甲方是汱甲」（大陸雜誌四八）とし、陳氏も汱甲としてゐる（綜述四二一）。

「揹」について

第一期虎十、第二期揹、第三期芧十、第四期揹、第五期揹に作り、羅・王は未釋、董作賓は汱甲說を立てて「卜辭中常見揹一名、疑虎汱音近相通、即是汱甲」（斷代研究例三三）となし、郭沫若は陽甲說を立てて「此乃象字、象甲若喙甲即陽甲矣、証以此片、喙甲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考之史記、南庚與小辛之間、爲陽甲盤庚、此喙甲正自陽甲」（通纂四八）としてゐる。

揹の祀序は「南庚・揹・般庚」であつて、殷本紀に於いては南庚と盤庚の間の王は陽甲であるから、揹の陽甲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り郭說が當つてゐる。董氏は後に說を改めて「虎甲乃陽甲」（大陸雜誌四八）と陽甲としてゐるが、字釋についてはなほ問題が殘つてゐる。

以上に於いて郘は雍己、芤十は河亶甲、芍十は汱甲、揹は陽甲であ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り、王國維が「先王考」に於いて有商一代三十帝、其未見於卜辭者、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陽甲・廩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辭出於殷虛、乃盤庚至帝乙時所刻辭、其先王中自無帝乙帝辛之名、則不見於卜辭者、二十八帝中僅六帝耳としてゐる六帝中に於いて、沃丁・廩辛及び王氏の見落しによる中壬を除く外は、悉く卜辭に存し祀序に列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次に殷本紀に於いては王位に在るが卜辭にその名のない中壬・沃丁・廩辛、及び卜辭の祀序に列してゐるが殷本紀は之を王位に列せしめてゐない知・且己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中壬」について

史記正義に「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と中壬の存在について疑念を挿んで居り、卜辭にも未だその名は發見されてゐない。然るに董作賓は前1.45.4版の「南壬」を之に當てて「南壬疑即中壬。卜辭中帝王名稱、日干上一字、多與後世所傳者異、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紀年「仲壬即位居亳」。亳在殷南、稱曰南壬、或即以此」（斷代研究例三二二）としてゐる。

中壬は史記に於いては大乙の子にして外丙の弟であつて外丙に次いで即位したことになつてゐるから、中壬の祀序は外丙の次に祀られ、その祀日は外丙と同旬の壬日の筈であつて、之を前述の祀序表に按ずれば第四旬の壬日に當る。然るに祀序表に於いてはその前々日に妣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中壬は大庚の子か弟と見做さねばならず、これは史記に大乙の子としてゐることと牴觸する。假に史記に謂ふが如く大乙の子とせば祀序表の大庚は第五旬の庚日に祀られねばならなくなり、これは卜辭による祀序の關係を破ることになつて、史記の記載のままではこの祀序表に列し得ないのである。又殷室の王名を見るに小甲の前王には大甲があり、中丁の前には大丁があり、從つて中壬に對しては大壬或は小壬が豫想されるが、大壬・小壬の王名がなく中壬の王名そのものにも疑問がある。斯くの如くその存在は甚だ疑はしく、董氏の一版の南壬を之に當てる說は信ずることは出來ず　董氏も最近自說を改めて「祀典中無中丁」（大陸雜誌四・八　丁字は壬の誤植）として居り、中壬は正義の所謂疑を傳へるものであらう。

「沃丁」について

沃丁は卜辭には未だ發見されてゐない。董作賓は「羗祖丁」なるものを沃丁としたが（斷代研究例三二四）、後に說を改めて、「虎祖丁不爲沃丁」（大陸雜誌四・八）となし、郭沫若は後上21.13版に沃丁があるとしたが（通三〇九片考釋）、後に之を修正して「通纂三〇九片余所釋爲羗丁者、乃父丁之誤」（殷契餘論　弔論羗甲）としてゐるが、吳其昌は「有大丁之後有沃丁、沃丁者二大丁之誤文也、今戩壽堂殷虛文字二葉十片有「二大丁」作「知」、其堅證也」（先公先王三續考）と、二大丁なるものを沃丁としてゐる。然しこの版以外には斯かる稱謂がなく、この知の數字は王名とは關係のないものであつて王國維も之を單に「大丁」と釋してゐる。

次項に述ぶるが如く卜辭に於いては祖丁が「四祖丁」とも稱されて居り、之を四祖丁と稱するのは回第一、知第二、卬第三、卬第四であつて祖丁が第四位の丁名の王に當るからである。假に沃丁が王位に在つたとせば祖丁は「五祖丁」と稱

されてゐ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沃丁の稱謂は卜辭にはなく、四祖丁の稱謂から見ても之を容れ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から、沃丁は史記の誤謬と考へられる。董氏も亦「祀典中無沃丁」（大陸雜誌四・八）としてゐる。

「廩辛」について

廩辛の名は卜辭にはなく但だ康丁時に「兄辛」の稱謂の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この兄辛を董作賓は「兄辛即廩辛」（斷代研究例三三五）となし、郭沫若も「康丁之祭其兄廩辛」（粹編二〇考釋）として廩辛となしてゐる。

史記は廩辛を父祖甲に繼いで王位に即いたとしてゐるが、之を祀序の上から考察するに、祖甲の子にして康丁の兄であるからその祀日は祖甲と同旬の辛日であり、而して弟康丁は兄に先んじて祀られない原則に從つて次旬の丁日に祀られる筈である。然るに前記の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康丁が父祖甲と同旬の丁日に祀られてゐて、祖甲と康丁の間に辛名の王が祀られる餘地がなく、從つて康丁の兄辛は祀序に列してゐないことが解る。序論の「父母兄子の稱謂」に見るが如く各期に兄の稱謂があるが、これらの兄が盡く王位に列してゐる譯ではなく　その王位に列したものは祀序に列してゐて例へば祖甲の兄己・兄庚は之であり、從つて祀序に列してゐない康丁の兄辛は王位に即かないもの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廩辛を即位したとしてゐるのは史記の誤謬であり　董作賓が「祖甲之子廩辛・康丁承繼王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三頁）とするものは非であるが「廩辛不見祀典、但在康丁時稱兄辛」（大陸雜誌四卷八期）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

「知・卲」について

史記は大丁については「未立而卒」とし、祖己については「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として王位に即いたことを謂はない。然るに卜辭に於いては、共に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祀序に列してゐて他の先王と異らず、廩辛の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ず又祀序にも列してゐないのとは類を異にしてゐるから、王位に即いた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王國維は武丁に「孝己」があり、今本竹書紀年に「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とあるに由つて史記を承認し（殷先王）、董作賓も「祖己早死、故承繼武丁王位的　只有祖庚祖甲兄弟」（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三頁）としてゐるが、戰國諸書の孝己傳說、及び今本竹書の記事が立証されない限りこの說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況や史記は祖己が父武丁のために廟を立てたとしてゐて武丁在世時に早死したとはしてゐない。陳夢家は「孝己於卜辭稱小王、他當是選中了爲王而未及王位、即已亡故」（卜辭綜述三七三頁）

としてゐるが、小王の呼稱は第五期以外の各期に存して居り之は臆說に過ぎない。

以上之を要するに吕は雍己、戔十は河亶甲、羌十は沃甲、象十は陽甲であつて、史記の中壬・沃丁・廩辛は王位より削り、大丁・祖己は王位に列すべき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二、卜辭による先王の世系

殷本紀の世系の修正を要することは前述の所論から明かであるから、次に卜辭によつて先王の世系を構成する。この爲には先づ卜辭の先王の直系か傍系かの別を明確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卜辭には先王名を列記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つて、その中には殷本紀の直系のみ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り、又配妣が祀典に列してゐる先王は卜內・羌十を除けばすべて殷本紀の直系に當る王であるから、この二者によつて直系・傍系の別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直系・傍系の別が明かとなれば祀序表に從つて世系を構成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ある。（先王の配妣は第二節參照）

(1) 上甲より示癸に至る先王

卜辭に例へば次の如く王亥を高祖亥と稱して先王の筆頭に記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り、史記によれば王亥は上甲微の父であ

南明477　十一月〜米酒高自十……大乙〜第五羊三自〜第……六〜第三羊二叩第五羊三

るから、この卜辭よりせば王亥を始祖とすべきが如く考へられるが、王亥は五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ず、五祀の祀典は上甲に始まり、且つ先王を列記してゐるものの多くは上甲を筆頭としてゐるから上甲を始祖となし、王亥はそれ以前の高祖とされてゐる者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史記は上甲に次いで報丁が王位に即いたとしてゐるが、祀序表は匚乙―匚丙―匚丁―示壬となつてゐるから之は史記の誤である。この上甲より示癸に至る先王について董作賓は「在武乙文武丁之世、以上甲大乙爲大宗、匚乙至示癸爲小宗」（大陸雜誌四・八）と、又「舊派以上甲一人爲大宗、匚乙至示癸爲小宗、新派則上甲以下六世均爲大宗」（同）と、舊派即ち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在つては上甲より示癸に至る六王中に於いて上甲のみを直系となし、新派即ち第二期・第五期に在つては六王を盡く直系としてゐるとなしてゐるが、例へば次の舊派の辭を見れば、

乙5303　米田廿𠂤大口大十二〜　（第一期）

鉄244　田𠂤大口大十　（第一期）

佚986　米卜米[illegible]田伐伐伐伐伐中伐伐伐十羊　（第四期）

粹112　〜米酒[illegible]田一匚三匚三匚三示三大三大一大一大一大十羊三……三𠂤一　（第四期）

續1.2.4　[illegible]卜門彡米〜[illegible]田ㄩ十一羊二十羊三十羊三十牢　（第四期）

粹221　[illegible]卜米[illegible]大五田ㄩ十一羊二十羊三十牢　（第四期）

乙5303・鉄244・佚986に於いては上甲に次いで大乙（唐―大乙の別名）が記されてゐるから、舊派は六王中上甲のみを大宗としたとする見方が成立するが、粹112に於いては祀序表によれば大甲と大庚との間には𠂤が祀られてゐるのにこの辭には記されてゐないから　この辭は直系のみ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中に三匚二示の五先王が列記されて居り、又續1.2.4・粹221には「自田ㄩ十」（自上甲廿示）とあつて、これは後述の如くこの二辭が記された文武丁時に於いては、直系先王は三匚二示を含むことによつて廿示となるから自上甲廿示の直系中に數へられてゐる。斯くの如く舊派と雖も必ずしも上甲のみを直系と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又董氏は新派に在つてはこの三匚二示を直系としたとしてゐるが、之は何如なる証據によるかを明かにしてゐない。匚乙以下の五先王は右の如く或は直系に入れられ、或は入れられてゐないが　その配妣が祀典に列してゐるか否かの觀點からせば上甲、匚乙・匚丙・匚丁には配妣の祀られる例がなく、示壬・示癸の配妣は祀典に列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點からせば上甲及び三匚は直系でなく、示壬・示癸を直系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次の辭に祖神を類別してゐて、

東方22　甫𠂤卜彡自田一羊匚示一羊大九十一牢十一羊

「上甲」・「匚乙より示癸」・「大乙より祖丁に至る直系九示」・「𢀛神」の四種となしてゐる。之によれば上甲より示癸までの祖神は大乙以下の直系九神（前掲佚986版參照）とは明かに同格ではなく　その供牲は上甲に一牛、匚乙以下示癸の五神に一括して一牛、大乙以下九神に一牢であつて六神中特に上甲を重んじてゐる。之は前掲の粹112版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つて、上甲には十、匚乙以下には各三、大乙以下の直系には各十であり、六神中上甲だけが直系と同格の供物が用ゐられてゐる。上甲は次の如く王亥のために河伯の軍を借りて有易を伐つた殷主とされて居り　五祀が上甲に始まる點からしても殷室に於いて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竹書紀年）

は特に專示して始祖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これに較べて三匚・二示はその王名が技巧的であり、供享が直系先王より少く、或は直系に入れられ或は除かれてゐて特殊な存在をなして居り、配妣の祀典が示壬の配妣に始るにしても直系傍系を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ない先王であり、從つて直系・傍系の論は大乙以下について考へるべきである。

(2)　大乙より祖丁に至る先王

東方2.2　甶夕卜彭內囚一牢王土〆一牢內叔九示一鬯枤于一匕

拾掇2.166　…內叔九示

粹149　…九示…內汰…

佚986　…卜…內囚汰吹…中…

上揭の卜辭を對比せば、「內叔九示」は「內叔…九示」であつて この九示は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であり、この中には史記に傍系とされてゐる先王が含まれてゐないから これらの先王は直系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大乙　卜辭に「自大乙……」の如く大乙を筆頭とする例は習見であつて、右の例に於いても大乙は直系九示の第一とされてゐるから、殷室に於いては第一王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大丁　史記に於いては「未立」とされてゐるが右の如く直系列記卜辭に列し、又後述の如く配妣が祀典に列してゐて他の直系先王と毫も異らないから、殷室に於いては直系王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卜丙　史記は外丙とし王位繼承については、大乙の後は大丁の弟外丙が之を繼ぐとしてゐる。然るに陳夢家は孟子・左傳・書序によつて「太甲必即位於外丙之前、故卜辭祭序先太甲而後外丙、下列二事、可以助証太甲放逐期間由外丙中壬攝政爲王」（卜辭綜述三七六頁）と結論し、王位繼承は大乙^{1}→大丁^{2}→外丙^{3}→仲壬^{4}→大甲^{5}の如く行はれたとしてゐるが、前述の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卜丙は大甲と大庚の間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大甲の子乃至は弟に當り、而して直系先王列記卜辭に列し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直系と見做し得ず、從つて卜丙は大甲の弟と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つて、王位は大乙^{1}↓大丁^{2}↓大甲^{3}（外丙^{4}）↓大庚^{5}と承繼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史記は外丙に次いで中壬、大甲に次いで沃丁が即位した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は之を承認してゐるが（四二〇頁）卜辭には中壬・沃丁の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卜辭は大甲の次に大庚を直系としてゐるから、王位の繼承は外丙より大甲の子の大庚に移つたのである。

小甲　史記は小甲を大庚の子にして大庚に次いで即位したとしてゐるが、三代世表に於いては「小甲太康弟也」としてゐる。陳夢家は「小甲爲大庚之子抑弟、在卜辭中無從決定」（燕京學報第四十期甲骨斷代學丙篇十四頁）として史記に從つてゐるが（三七九頁）、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大庚と大戊の間に祀られてゐて大庚の子乃至弟に當り、而して直系列記卜辭に列してゐる例はなく、又その配妣も祀典に列してゐない。從つて小甲は直系ではなくして大庚の弟とせざるを得ず世表の說の正しいことが解る。

雍己　史記は雍己を小甲の弟、大戊の兄にして小甲に次いで即位したとしてゐるが、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大戊と中丁の間に祀られてゐて大戊の子乃至弟に當り、而して直系列記卜辭に記されてゐる例はなく、又その配妣も祀典に列してゐないから直系ではないが、大戊は直系列記卜辭に記され配妣も祀典に列してゐるから直系であり、從つて大戊は大庚の子にして直系、雍己は傍系にして大戊の弟であつて、王位は大庚^{1}（小甲^{2}）↓大戊^{3}（雍己^{4}）の如く承繼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中丁　史記は中丁を大戊の子、外壬・河亶甲の兄にして大戊に次いで即位し、王位は外壬・河亶甲に移つて河亶甲の子祖乙が繼ぐとしてゐて、中丁が直系ではなくして河亶甲が直系とされてゐる。然るに直系列記卜辭に中丁が記されてゐるが河亶甲（戔甲）は記されず、中丁の配妣が祀典に列してゐるが河亶甲の配妣は列してゐない。從つて中丁が直系であつて河亶甲は傍系であり、王位は中丁より弟外壬・弟河亶甲に移り、中丁の子の祖乙に承繼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沃甲　史記は沃甲を祖乙の子、祖辛の弟にして祖辛に次いで即位し、次いで祖辛の子祖丁が王位に即いたとしてゐる。祀序表に於いては祖辛と祖丁の間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祖辛の子乃至弟に當り、右の直系列記の佚986版には記されてゐないから傍系であり從つて祖辛の弟と考へられる。然るに次の第二期版に「丁（中丁）・祖乙（小乙祖）・祖丁・沃甲・祖辛」と、祖辛

佚536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

——以降の直系中に列記されて居り、又佚878・粹255・京3239版にはその配妣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直系とも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或は右の佚986版は第四期であるから第二期までは直系とされ第四期に及んで傍系と見做されたものか疑問であり、姑く史記及び佚878版に從つて傍系として祖辛の弟となす。

(3)　南庚より文武丁に至る先王

佚536　己丑卜大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羌甲祖辛

後1205　十辰卜貞王賓…

右の佚536版は第二期であるから口は父武丁、𠂤は小祖乙即ち小乙であり、後1205版は第五期であるから𠂤は小乙、咀は武丁であつて祖甲・康祖丁・武乙と列記されてゐる。史記に於ける祖丁以降の直系と右二版の王名と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之によつて殷室に於いても祖丁以降の直系は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南庚　史記は南庚を沃甲の子にして、沃甲の兄祖辛の子祖丁に次いで即位したとしてゐる。南庚は祀序表に於いては祖丁と陽甲の間に祀られてゐて祖丁の子乃至弟に當り、直系列記卜辭に記れることもなく配妣も祀典に列してゐないから傍系であつて、從つて祖丁の弟とせざるを得ない。然るに史記は右の如の沃甲の子であつて弟の子にして王位を繼ぐものとしてゐる。史記に於いて小乙以前に在つて弟の子が王位を繼ぐものとしては太庚・大戊・河亶甲をあげることが出來るが、前記の如くこれらは盡く史記の誤謬であつて、斯かる例は次の如く武丁に始まる。從つて南庚を弟の子にして王位に即くものとする史記の記事は疑はしく 卜辭の示すが如く祖丁の弟とすべきである。

陽甲　史記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を祖丁の子にして南庚に次いで順次に即位したとしてゐる。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の順に祀られ、而して右の直系列記卜辭に於いては祖丁の次に小乙が直系とされてゐるから陽甲・盤庚・小辛は傍系であり、小乙以前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小乙の諸兄であつて、史記は卜辭と一致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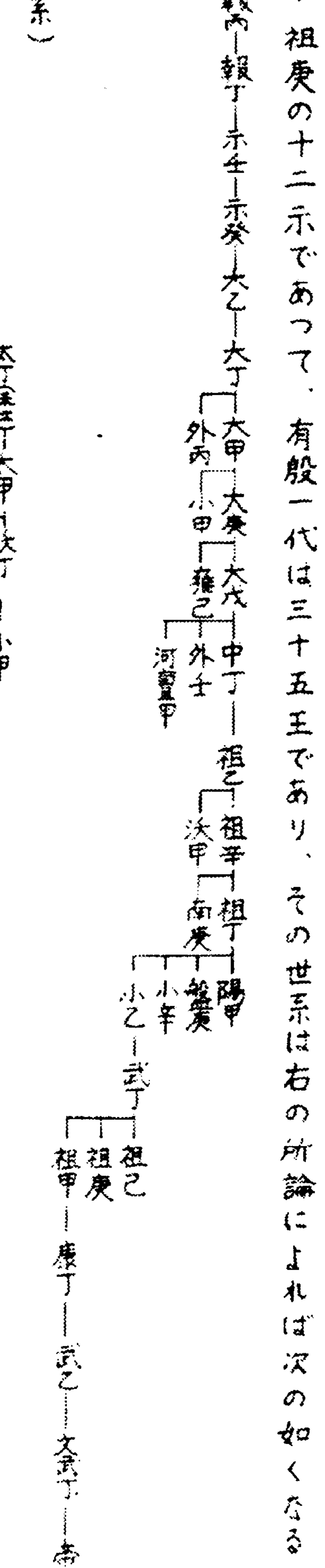
武丁　武丁は祀序表では小乙の次に祀られ、右の直系列記卜辭では小乙の次に直系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小乙の子であり、弟の子にして王位を承繼するの例は武丁に始まる。

祖己　史記は武丁に次いで祖庚が即位したとして祖己の即位を謂はないが、殷に於いては祖己を王と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祖己・祖庚は祀序表に於いては武丁と祖甲の間に祀られ、直系卜辭に記されてゐる例及び配妣が祀典に列する例がなく、右の直系列記卜辭は武丁に次いで祖甲を直系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二王は傍系にして祖甲の兄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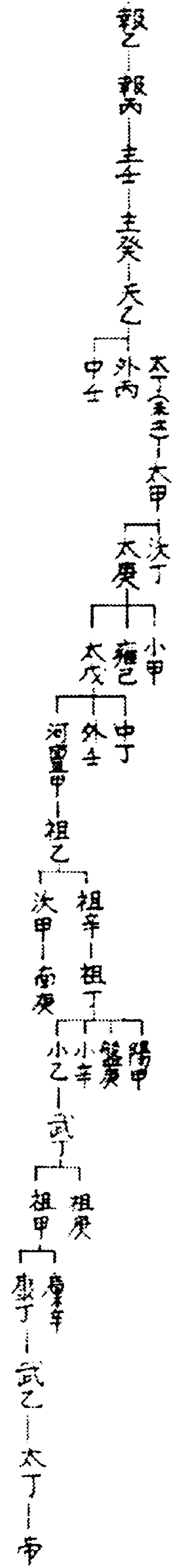
廩辛　史記は廩辛を祖甲の子、康丁の兄にして祖甲に次いで即位したとし、陳夢家は之を承認して「廩辛・康丁也是兄弟先後及位、康丁卜辭曰「兄且丁父甲・（父）甲以兄辛」（明續3130）、此父甲是廩辛、康丁之所以稱祖甲、此兄辛是康丁所以稱廩辛、由此可知廩辛是康丁之兄、先及王位」（卜辭綜述三六八頁、甲骨斷代學三七頁）としてゐる。然し康丁に兄辛のあることを以つて直に之が王位に即いたとすることは不可であり 前述の如く康丁の兄辛が王位に即かないことは祀序表の示してゐる所であつて、祖甲に次いで弟康丁が即位したのである。

文武丁　直系列記卜辭は康丁に次いで武乙を直系としてゐるが、文武丁が直系列記卜辭に記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く、從つて武乙の子か弟かは他辭に據らねばならない、第五期に於ては後述の如く武乙は文武祖乙（前1.10.3）と稱され、文武丁は文丁（續1.26遺391）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 文武丁は武乙の子にして帝乙の父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以上上甲より文武丁に至るまでの直系・傍系による王位の承繼を考察したが、之を要するに直系は上甲より示癸に至る六示、大乙より祖丁に至る九示、小乙より武乙に至る五示（帝辛時までは八示である）、從つて合計二十示（帝辛時までは二十三示）となり、これは文武丁時の「丁卯卜貞彭…自上甲一牢二示…」（續1.24）・「…自上甲廿示一牛二示…」（粹221）に「自上甲廿示」とあるものと符合してゐる。而して傍系は卜丙・小甲・雍己・卜壬・戔甲・沃甲・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祖己・祖庚の十二示であつて、有殷一代は三十五王であり、その世系は右の所論によれば次の如くなるのである。



（殷本紀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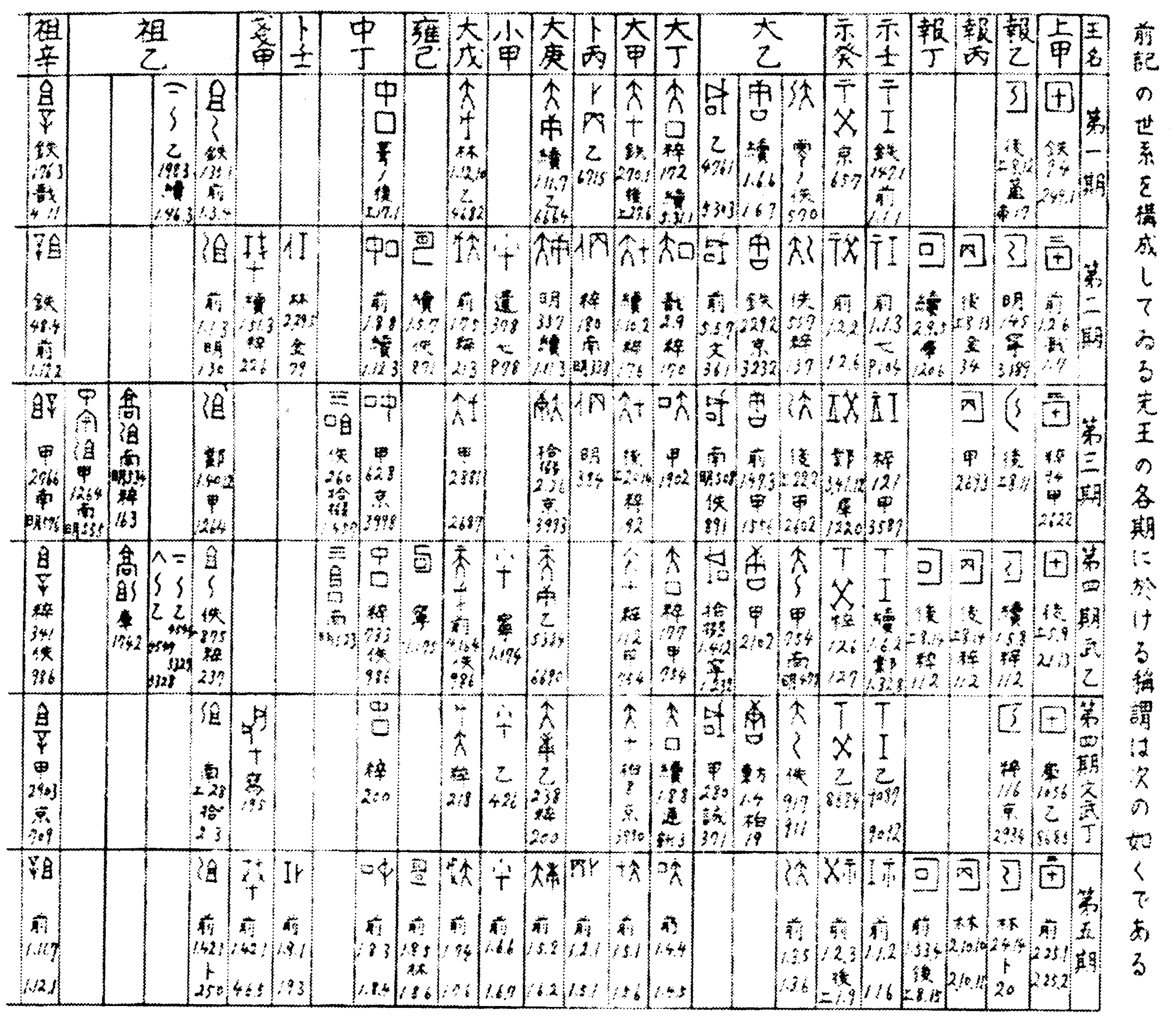


右の世系によれば王位の繼承は兄より弟に及び、小乙以前に在つては兄の子が之を承け小乙以後に在つては弟の子が之を承けて居り、王國維の「如商之繼統法、以弟及兄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其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爲弟之子」（殷周制度論）とする說は修正されねばならない。

三、卜辭に於ける先王の稱謂

卜辭の先王の稱謂は時期によつて異同があり、これは卜辭研究上の基礎的事項であるから詳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前記の世系を構成してゐる先王の各期に於ける稱謂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王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武乙
第四期文武丁
第五期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大乙
大丁
大甲
卜丙
大庚
小甲
大戊
雍己
中丁
卜壬
戔甲
祖乙
祖辛

○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

この六先王の稱謂は五期に亘つて異らないが、但だ両の二は第一期・第四期には省略、第三期には省と不省の二様があり、示壬・示癸の示は第三期には直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つて、之は聽て史記に主壬・主癸とされる因をなす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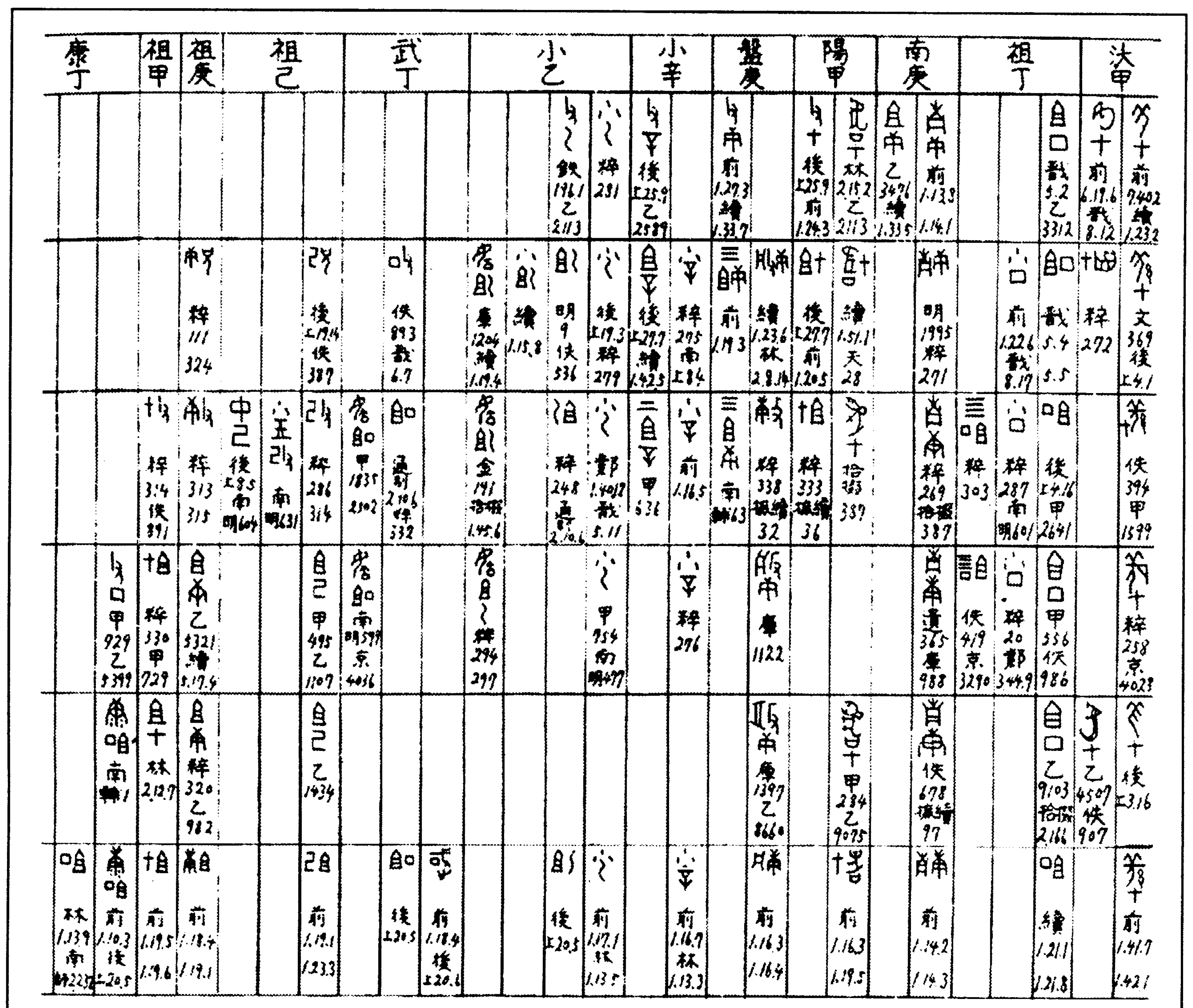
○大乙

史記には天乙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に天乙の例はなく、大乙・唐・咸の稱謂が用ゐられてゐる。唐を大乙の稱とする說は王國維に始まり、「卜辭又屢見唐字、如上末二條、唐與大丁大甲連文、而又居其首、知唐即湯之本字」（古史新證）としてゐる。例へば次の二例を較ぶれば唐の大乙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之は定說となつてゐる。

鉄2144 卜……囗唐大丁大十……

佚986 卜求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

唐の稱謂を董作賓は第一期・第二期祖庚時に用ゐられ第二期祖甲時以降には大乙が用ゐられたとし（陳氏之に從ひ「大乙從祖甲起」とし、且「但甲骨文的也有稱大乙的例子」として前一・四五・明續一五・七六・前一・四・一を證とす（下述四二頁））この例は時代を異にする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乙
祖庚
祖甲
康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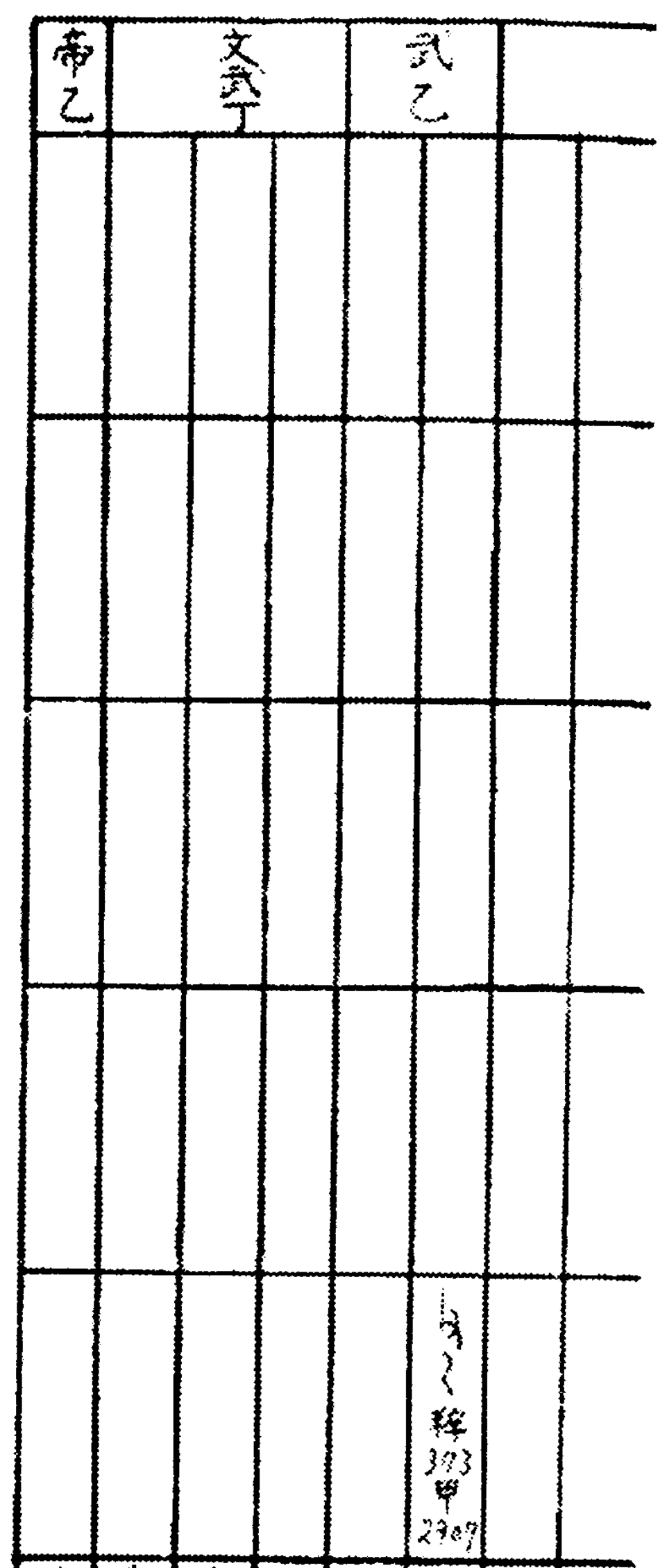
・之を所謂舊派・新派を分つ一基準としてゐるが（殷曆譜上三・二三、大陸雜誌四・八）、これは大体の論であつて唐は第一期習見、第二期二十數版（鉄229.2 後下39.4 餘10.2 戩14.3 續1.9.3 1.9.4 文264 265 遺656 841 庫1291 明84 273 鄴2281 甲932 京3232 續存240 1459 1490 下603）、第三期五版（前1.47.3 續1.9.5 1.9.6 甲1556 南明443）、第四期七版（甲2102 2926 乙118 粹19 東方1.4 1.5 1.7）の如く用ゐられ、而して大乙は上揭表の如く既に第一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稱謂は新派舊派を分つ基準とはなり得ない。

咸が大乙の稱であることは次の二辭を較ぶれば明かであるが、更に一證をあぐれば乙2319版には乙未に咸を丁酉に大丁を祀つて居り、之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大乙と大丁の關係であつて咸の大乙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乙5303 求囗咸大丁大甲十一〜

佚986 求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率牡

曩に王國維は「咸戊」とし（古史新證）、吳其昌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駢詁四・續二・七頁）、咸戊は先王名中に列記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く、咸には「彡翌于咸」（林1.1.9）と彡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が咸戊に先王を享する五祀が行はれる譯がなく又その例もないから咸は咸戊ではない。咸字は戌・口に从ひ、咸戊の咸字は戌・口に从つてゐて口（𠙵）と口（𠙴）とは異る。說文に「成就也从戊丁聲」とあつて史頌敦の「成」字は「咸・咸」に作られ、丁に从つてゐるから（駢詁）、咸は正に「成」字であつて大乙を「成湯」と稱するのは之が爲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大乙が唐（唐）・成（咸）と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前述の如く直系先王の筆頭に記されて第一王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からせば、大乙は殷王朝を成した大王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雍己

右の先王は大甲・大庚・大戊が稀に大十・大庚・大戊に作られ、雍己の字体に多少異同がある外には他の稱謂がない。

○中丁

中丁は第三期・第四期には稀に三祖丁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が、先王の丁名のものは囗第一、知第二、中第三、𠂤第四であつて中丁は第三位の祖丁であるが爲である。陳氏は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としてゐるが（卜辭綜述四二三頁）、沃丁は卜辭に存し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これは誤である。

○卜壬・戔甲

この二先王には他の稱謂はなく、但だ戔十は第四期に戔十に作られてゐるが、陳氏は之を祖甲としてゐる（綜述四三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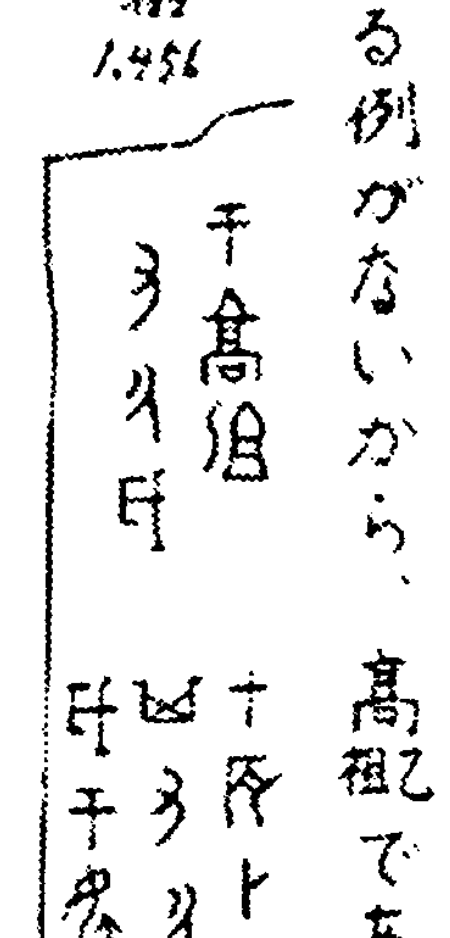
○祖乙

祖乙の稱謂は第二期以後には小乙をも稱してゐるから、中丁の子の祖乙と小乙である祖乙とがあるが、全般的には前者は祖乙・中宗祖乙・中宗・高祖乙・下乙、後者は小乙・小祖乙・𠂤祖乙と稱さ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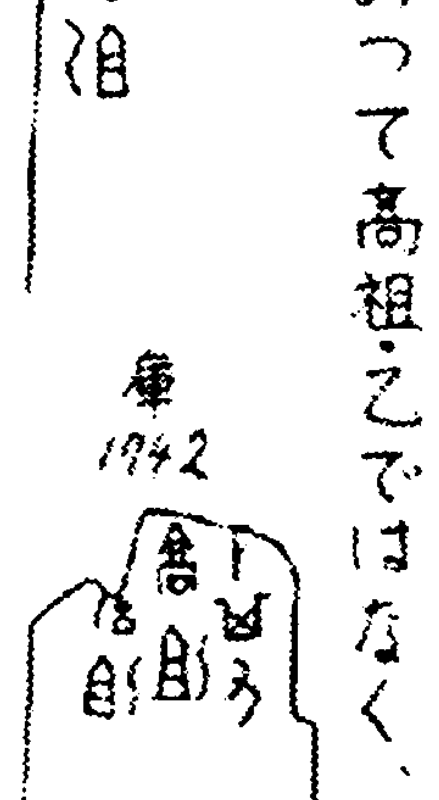
中宗祖乙或は中宗（金313 甲1283）の稱謂は第三期のみに行はれてゐるが、今本竹書紀年に「祖乙之世殷道復興、號爲中宗」と說明されてゐる。然し祖乙を殷道復興の故に中宗と稱するものならば第三期のみならず第四・五期にも用ゐられて然るべきであるが、第三期のみ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何故であらうか。蓋し武丁の父小乙は第一期には父乙と稱されたから祖乙との混淆が起らないが、第二期以降に於いては之を祖乙と稱したから兩者の間に混淆が起り、これを避けるために兩者に異稱が生じ、小乙である祖乙は𠂤祖乙・小祖乙・小乙と稱され、又中丁の子の祖乙は乙名の王としては大乙に次ぎ、小乙に先んずる中位の直系宗主であるから中宗祖乙と稱されたのであつて、小乙の稱謂が確定するに及んで祖乙を中宗として區別することが自ら廢れたのであり、之を中興の宗主となす紀年の說は中宗の稱に本づく假託に過ぎない。

高祖乙は王國維が之を大乙の稱としてより（觀堂集林九・一四）郭・董二氏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高祖乙は𠂤祖と記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高祖であつて高祖乙ではなく、次の二版に高祖が𠂤祖と對してゐるのはその明證であり、從つて之

拾掇1.456



庫1742



を高祖乙として大乙に比定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後述の如く𠂤祖は小乙であるから之と對してゐる高祖は大乙が

祖乙と稱されないから中丁の子の祖乙に外ならず、祖乙を高祖乙と稱してゐるのは小乙である祖乙と區別するためである。

下乙は胡厚宣が祖乙の稱としてより（燕京學報二十期商王名號考附記）、董・陳二氏は之を支持してゐるが（中國古代文化殷墟卜辭綜述）、于省吾は卜辭に「求𠂤二𠂤𠂤・𠂤二𠂤𠂤求」（雙劍附一）の辭、及び「二〜」（雙劍附二）の稱謂のあることを證とし、「二〜」を祖乙として「下乙即小乙斷可識矣」と小乙としてゐる（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續上乙下乙）。然しながら第一期の版（乙1933 6408 貞人𣪘署名）に「下乙」と「父乙」（小乙）が同版上に記されてゐるから、下乙の小乙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り、而して先王列記卜辭に於ける下乙の位置と祖乙の位置が

甲754 大乙大丁大甲下乙……（同例佚873 913 明2350 前3.23.3 後上4.19 27.6 28.3 續1.1.4 粹188 189 甲754 乙3153 7616）

乙5303 求自大乙大丁大甲十一〜

等しいから下乙は祖乙であつて胡說は至確である。下乙の稱謂は第一期・第四期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第四期には又「へ〜」の稱謂があつて、陳夢家は次の版に據つて「へ〜與下乙（祖乙）并卜、所以他不是祖乙」（四四二頁）として

乙4549 〜〜卜出于一〜〜卜出于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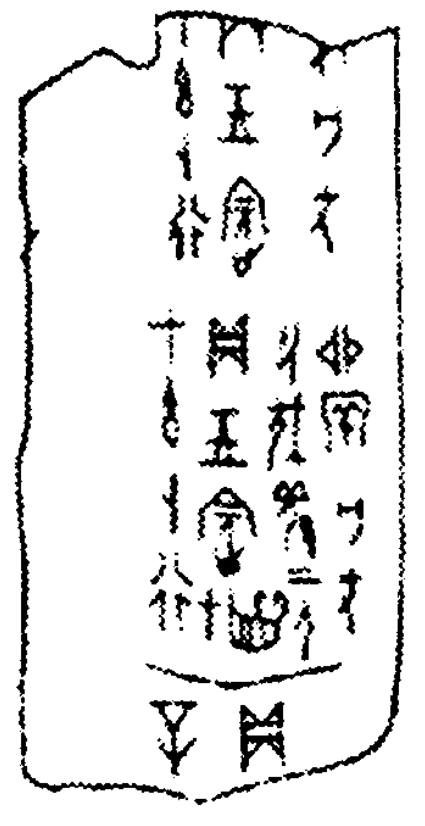
之を小乙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一〜とへ〜が同日にトされて居り（一〜は祖乙）と小乙が同日に祀られる場合のないことは祀序表に明かであるから小乙ではなく、へ〜はへ〜の略体で下乙に外ならない。又「二〜」に作るものがあり（雙劍附2・甲3543）、右の如く于省吾は祖乙とし陳夢家は大乙（卜辭綜述四二〇頁）としてゐるが、乙4549版には一〜が二〜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一〜の祖契に外ならない。

○祖辛

祖乙の子祖辛は五期を通じて且辛と稱されて他の稱謂がないが、第二期には小辛をも祖辛と稱し、又第四期文武丁時には康丁の兄辛（廩辛）をも祖辛（前3.23.4 父乙の稱謂の條參照）と稱してゐる。

○沃甲

沃甲の沃字は時期によって異同があり、又[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卜辭に[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甲がある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粹266）・[illegible]（董…）・[illegible]（粹483）・[illegible]（前5.31.3）・[illegible]（後下6.3）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陳氏も亦繁簡の異にして同字として居り（卜辭綜述）、從って[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甲は同一稱謂である。陳氏はこの[illegible]甲を巴甲と釋して小甲或は河亶甲としてゐるが（綜述）、次の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甲を卜してゐる前に辛日に辛名の王の祭祀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甲は辛名の王に次いで甲日に祀られるものであり、この關係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唯、祖辛と沃甲の場合のみであるから[illegible]甲は正に沃甲に外ならず、從って[illegible]甲・[illegible]甲は沃甲であって陳説は當ってゐない。この粹272版では[illegible]字と[illegible]字、又乙2.2.2版では[illegible]字と[illegible]字が區別され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沃甲を[illegible]甲・[illegible]甲・[illegible]甲と記するのは假借である（[illegible]は對字、[illegible]は羌字であることは祭祀卷參照）。

粹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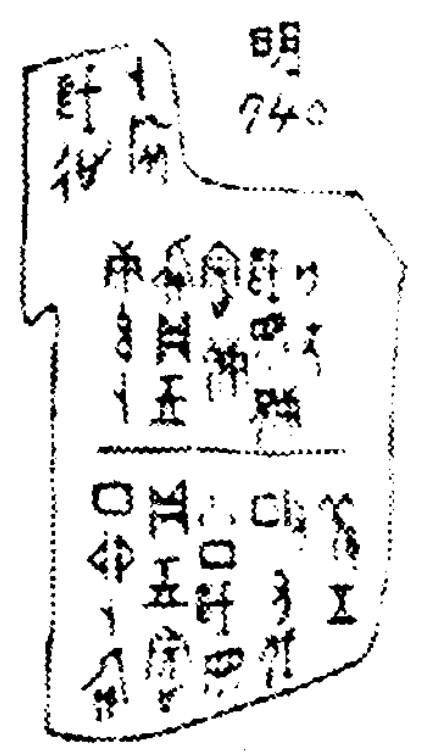
○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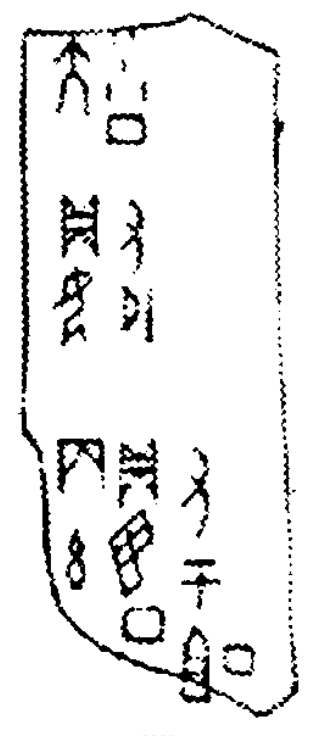
祖辛の子の祖丁は五期を通じて咍と稱されてゐるが、この稱謂は第三期には武丁を、第五期には康丁を稱する場合もあり、之を區別するために祖丁は又三祖丁・小丁と稱され、武丁は毓祖丁、康丁は康祖丁と稱さ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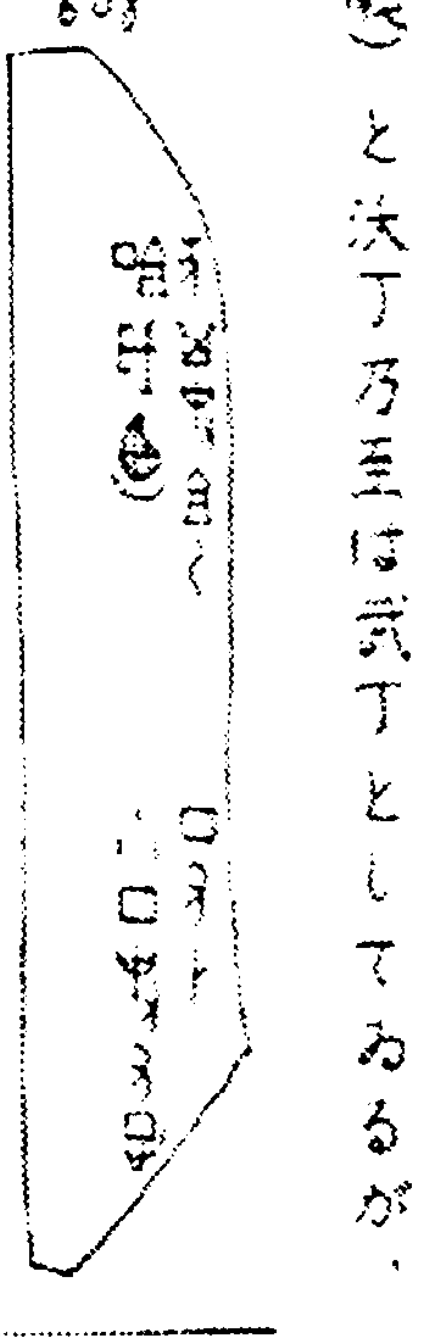
三咍を祖丁の稱としたのは王國維であって、「商諸帝以丁名者、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仲丁第三、祖丁第四、則四祖丁即史記之祖丁也」（觀堂集林）としてより、王襄（簠室徵文）・郭沫若（通纂）・陳夢家（卜辭綜述）は之に從ひ、吳其昌は之に反對して文武丁としてゐる（殷虛書契解詁）。次の版に於いては己丑に四祖丁の配妣己の彡祀、庚戌に小乙の配妣庚の彡祀を卜して居り、後述の配妣の祀序によれば斯かる關係に在るものは祖丁の妣であるから四祖丁は祖丁に外ならない。從って王説が當ってゐるが、祖丁が「四祖丁」と稱されるのは卜辭に沃丁がないから回第一　大丁第二　中丁第三　祖丁第四であるからである。

前1.17.2
・己丑卜貞王賓三咍奭妣己彡日亡尤
・貞王賓[illegible]亡尤
・庚戌卜貞王賓小乙奭妣庚彡日亡尤

「小□」を王國維は「小丁當謂沃丁武丁等」（戩考）と沃丁乃至は武丁としてゐるが、沃丁は卜辭に存せず、次の明740版には小丁と父丁が併記されてゐてこの版は第二期であるから父丁は武丁であり、從って小丁は武丁でもない。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小丁と父武丁とは同日に祀られて居り、祀序表に按ずるに武丁の翌祀の日には祖丁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って、第二期に於いて武丁と同日に祀られる丁名の王は祖丁以外には存しないから小丁は祖丁に外ならない。然るに右の摭續47版・甲603版には小丁と祖丁が同一版上に在るから小丁は祖丁でないか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前者に在っては小丁と祖丁が「貞亡尤」の卜辭を挾んで上下に在り、斯かる場合は上下二辭は同一人の祭祀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って例外はないから（續1.12.4 1.13.8 1.42.3 鄴1.29.3 2.38.1 佚401參照）、下辭の祖丁と上辭の小丁は同一人であり、又後者は第三期の版であって第三期には武丁が祖丁とも稱されるからこの祖丁は武丁と考へられ、小丁を祖丁とすることを害しないのである。

明740


摭續47


甲603


○南庚

南庚は五期を通じて南[illegible]と稱され、又第一期には武丁の祖に當るから祖庚とも稱され（前1.33.5 乙3.3.6）てゐる。

○陽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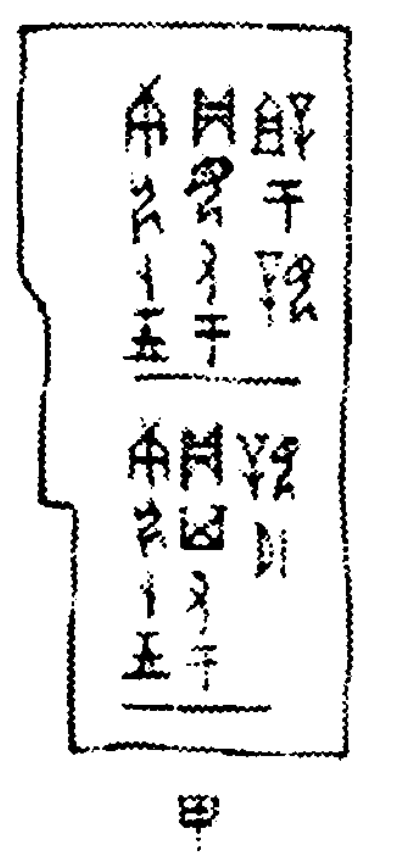
陽甲は五期を通じて[illegible]甲（續…）と稱され、又第一期には父甲、第二期・第三期には祖甲と稱されてゐるが、第四期以降には康丁の父が祖甲と稱されるやうになって、陽甲を祖甲と稱することが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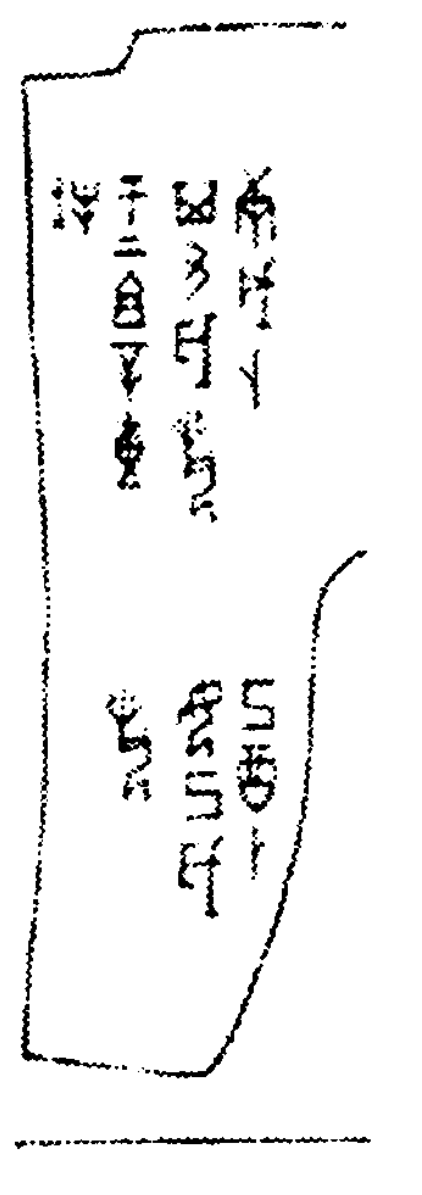
○盤庚

第一期には父庚と稱され、盤庚の稱は第二期に始まり、又三[illegible]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が庚名王としては大庚第一、南庚第二、盤庚第三であるからである。

○小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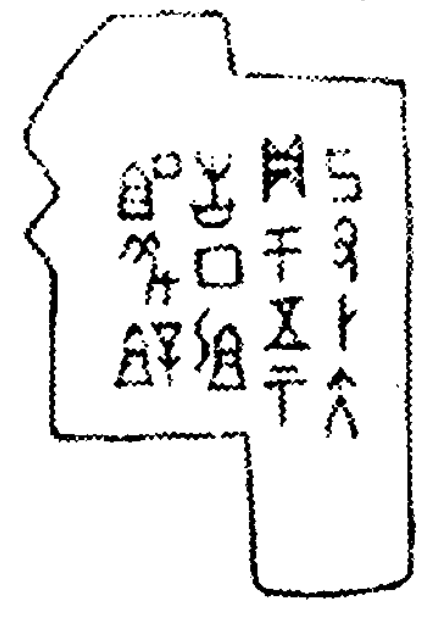
第一期には父辛と稱され、小辛の稱は第二期に始まり、又次の如く第二期には祖辛、第三期には二且辛とも稱されてゐる。續1.42.5版は第二期であるからこの母辛は武丁の配妣辛であり、後述の配妣の祀序によれば武丁の配妣辛を祀る日には小辛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が、武丁の配妣辛と祖辛とは同日に祀ら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この祖辛は小辛に外ならない。又甲636版は第三期であるからこの母己は祖甲の配妣己であり、配妣の祀序によれば祖甲の配妣己を祀る同旬の辛日には小辛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って、この二辭の祀日は正に斯かる關係にあるからこの二祖辛は小辛に外ならず、而して之を二祖辛と稱するのは辛名の王の第二に當るから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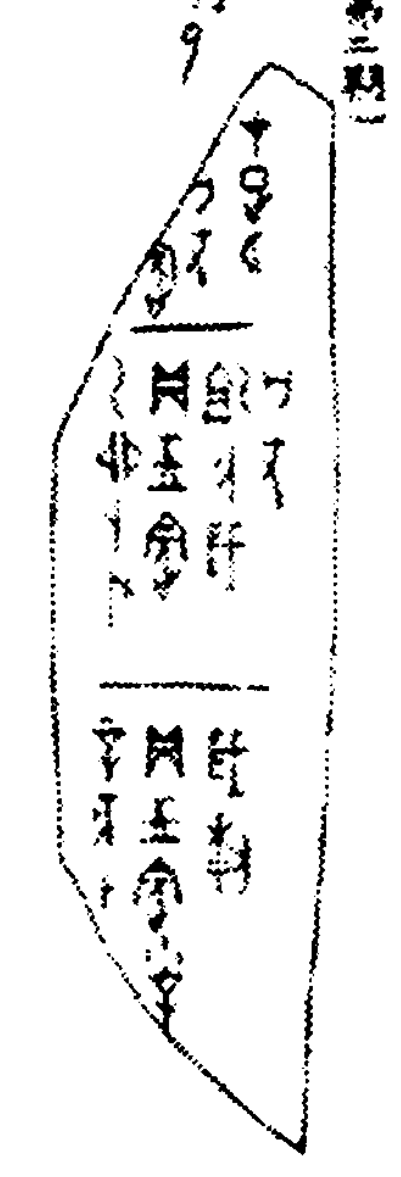
續1.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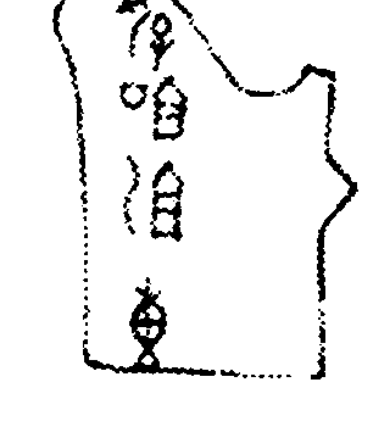
甲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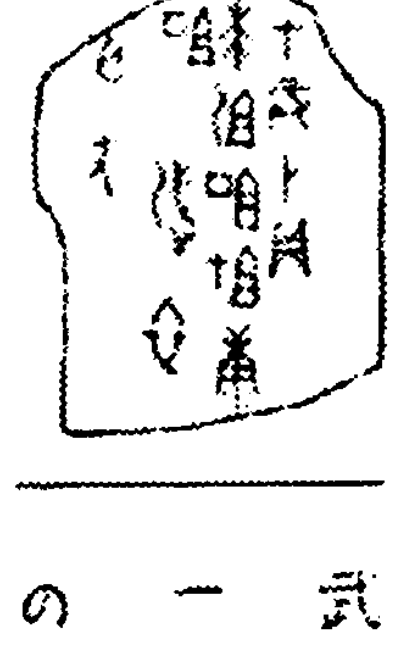
○小乙

第一期には父乙・小乙、第二期には祖乙・小祖乙・毓祖乙・小乙、第三期には祖乙・毓祖乙・小乙、第四期には毓祖乙・小乙、第五期には祖乙・小乙と稱されてゐる。その祖乙と稱されてゐるもの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って、佚536版の口は武丁、咍の小乙であることは一見して明瞭であり、明9版の[illegible]と小辛の祀序は小乙と小辛の關係に在るから[illegible]は小乙であり、粹248版の毓祖丁は後述の如く武丁であってこれは武丁と小乙を並記してゐるもの、後上20.5版の咍は小乙、咍は武丁であることは一見して明かである。小[illegible]の稱謂は續1.15.8版に「[illegible]」とあり、例へば康丁が康祖丁、武乙が武祖乙と稱されてゐる例に從へば小乙に外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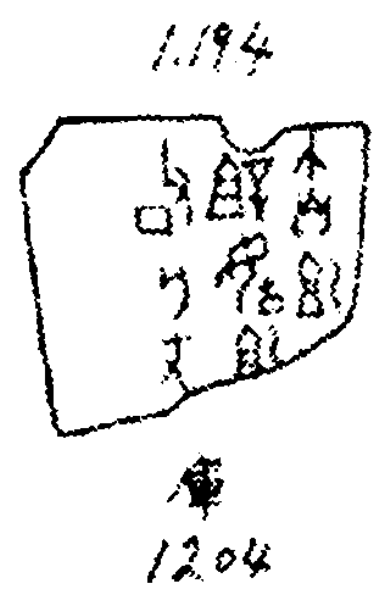
（第一期）
佚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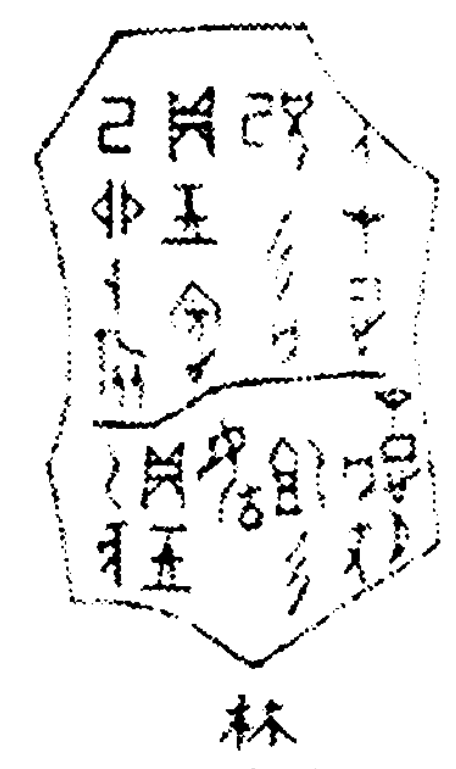
（第二期）
明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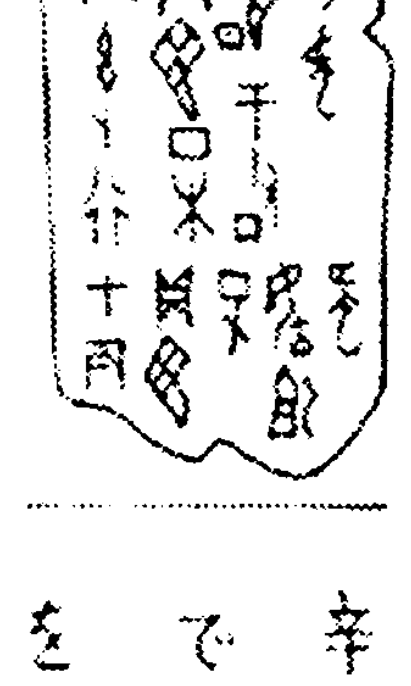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粹248


（第五期）
後上20.5


毓[illegible]が小乙の稱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版に明かであって、續1.19.4版に於いては毓[illegible]が祖辛と父丁（武丁）の間に記されて居り、祖辛と武丁の間の乙名の王は小乙以外にはないから毓[illegible]は小乙であり、又庫1204版の毓[illegible]と兄己、林1.21.5版の毓[illegible]と父丁の祀序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前者は小乙と兄己後者は小乙と武丁の關係に在るから毓[illegible]は小乙である。

續1.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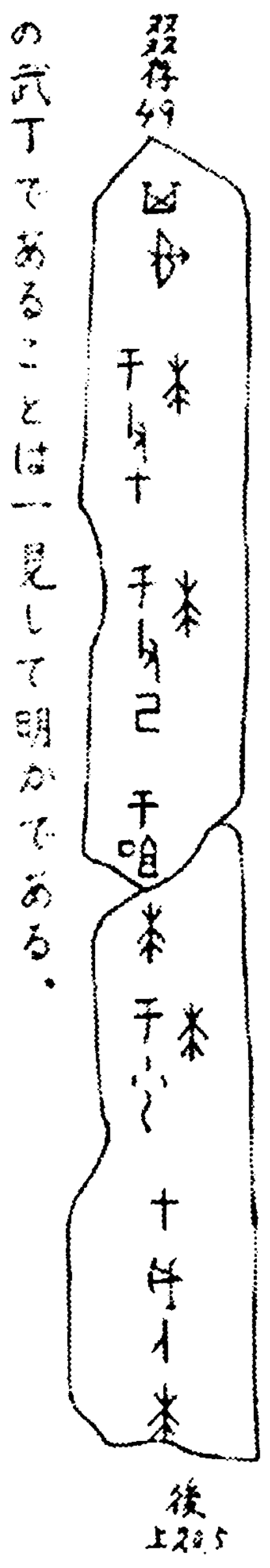
庫1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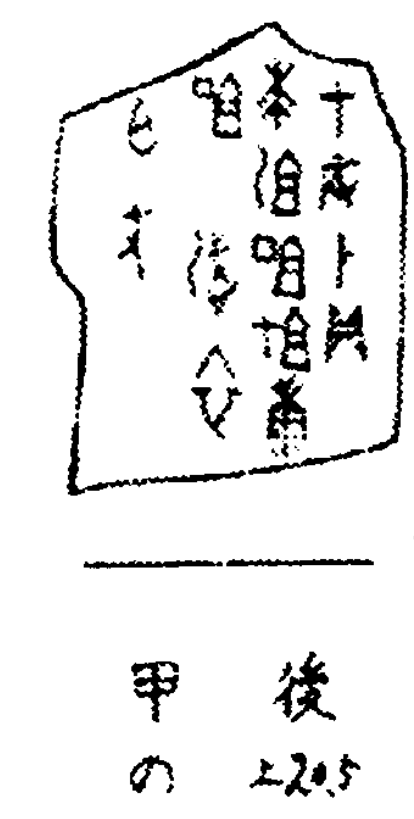
林1.21.5


小乙の稱謂として以上の外に、吳其昌は卜233版の「[illegible]卜[illegible]」（同版上に貞人史あり）の[illegible]を小乙として「乃史貞之卜辭、而所祭之先王爲[illegible]祖乙、[illegible]祖乙即小祖乙、亦即小乙也」（解詁）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が之に從って「就字体說、此辭不能晚於祖庚時代、[illegible]有次義、小乙[illegible]於祖乙、故曰[illegible]祖乙、但[illegible]祖乙也有可能是祖乙」（卜辭綜述）としてゐる。然し陳氏がこの版を祖庚以前としてゐるが、吳氏が指摘してゐるが如く同版上に貞人史の署名があるから第一期の版であって、第一期武丁時に「父乙」と稱されてゐる小乙が[illegible]祖乙と祖乙を以って稱されることは理に合はない。[illegible]字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前）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右の辭は「ここに[illegible]す祖乙上に告するか」と解讀し得るから之を小乙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る。

○武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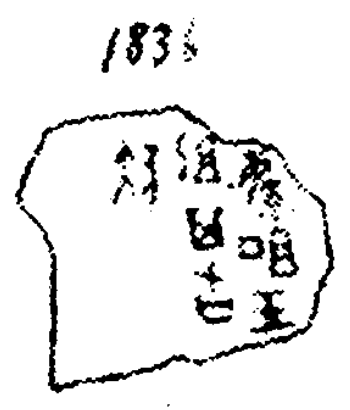
第二期には父丁、第三期には祖丁・毓祖丁、第四期には毓祖丁、第五期には祖丁・武丁と稱されて居り、武丁の稱は第五期に始まる。祖丁の稱は次の第三期・第五期の版に明かであって、戩49版に於いては祖丁は父己と小乙の間に記され、後上20.5版に於いては祖丁は祖乙（小乙）と祖甲の間に記されて居り、これらの祖丁の武丁であることは一見して明か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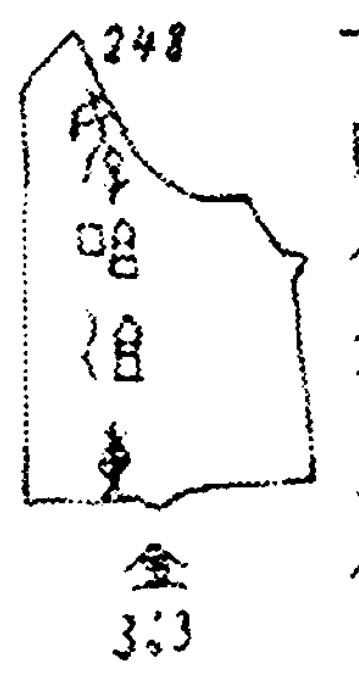
戩存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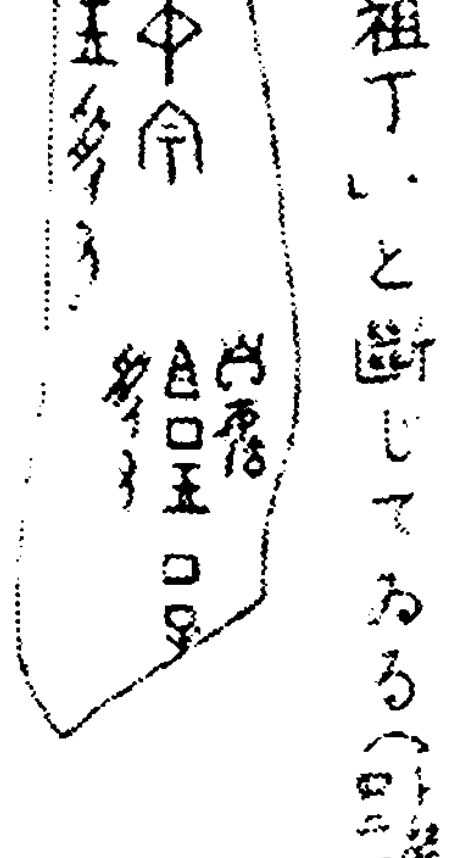
後上20.5


毓祖丁を武丁の稱とする説は董作賓に始まり（斷代研究例）、郭沫若が之に從ってゐるが（通纂）、郭氏は後に説を改めて「祖乙之父中丁也」（粹考）とし、陳夢家は「祖丁」（燕京學報）とする説を立て近來更に之を強調して、次の三版の王名を下記の如く排列し「若依此順序、則右且丁是小乙父祖丁」と斷じてゐる（卜辭綜述）。斯くの如く毓祖丁には武丁説・中丁説・祖丁説がある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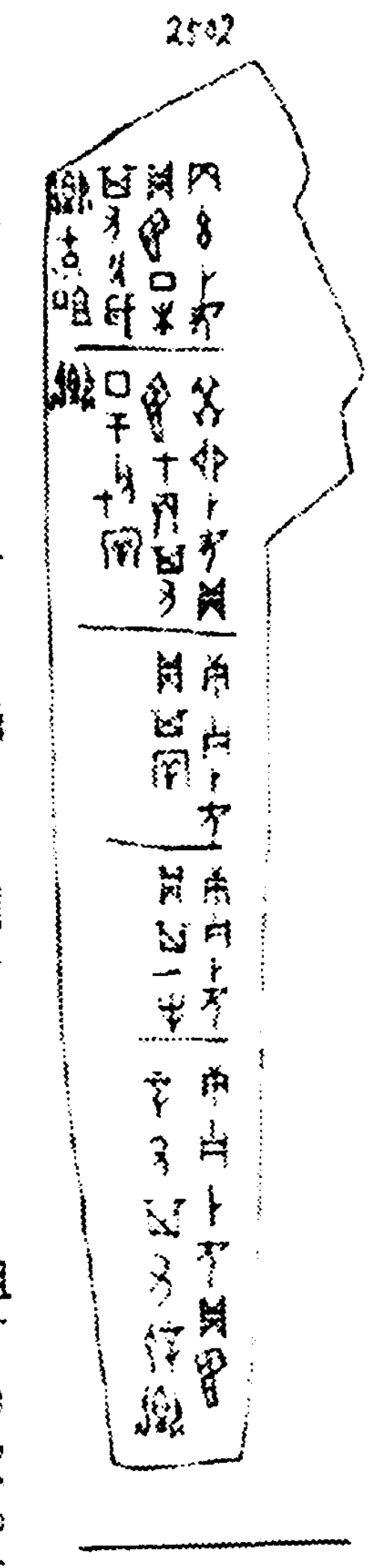
（祖乙）（祖丁）（小乙）（武丁）
甲1835　且乙――右且丁
粹248　右且丁――且乙
金363　中宗――右且丁

甲1836


粹248


金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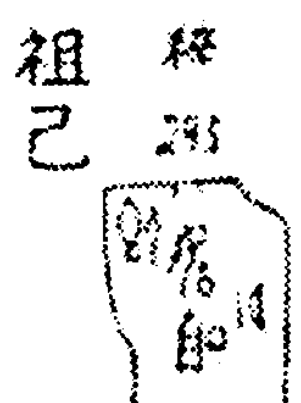
次の第三期版甲2502に妣辛・父甲・[illegible]祖丁（毓の省文）の祭祀が記されて居り、祖甲（父甲）と同旬の丁日に毓祖丁が祀られてゐる。

甲2502


・祀序表によれば祖甲の翌祀（或は[illegible]祀）の同旬の丁日には武丁の翌祀（或は[illegible]祀）が行はれるが、祖甲と祖丁とは斯かる關係になく、從ってこの祖甲と同旬の丁日に祀られてゐる毓祖丁は武丁に外ならない。小乙を毓祖乙と稱する例からしても祖丁の次の丁名王である武丁が毓祖丁と稱さるべきであって、右の証明と

相俟って毓祖丁の武丁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斯くの如く毓祖丁は第三期以降に武丁を稱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次の版

粹293



——は第三期であって、貞人彭は第三期まで職に在っ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祖己

第二期には兄己、第三期には父己、第四期以降には祖己と稱され、第三期には又「小王父己」・「中己」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その中己と稱されることに就いては先人の説がなく、董氏は中己を雍己に比定し（斷代研究）郭氏は之に從ひ（通纂三〇）而して陳氏は「中己不見于己（即ち祖己）」（[illegible]）としてゐて久しく疑問視されてゐる稱謂である。

中己は第三期以外の用例が多く（後上8.3 粹319 撫續93 甲3631 南明614 寧1.202 京3991 3996 皆第三期）、例へば「牛内卜凶ヌ叶于中己王受（南明614）」の如く王賓を以って祀られる先王の異稱であって、己名の王は雍己・祖己以外には存しないからこの二王のいづれかである。第三期には康丁に兄己があり（父母兄子の稱謂參照）從って己日に於ける祭祀は雍己第一、父己（祖己）第二、兄己第三であって、父己（祖己）は雍己と兄己の中間に祀られてゐる。從って父己を中己と稱したのであって、祖己が中位の己日に祀られるのは第三期以外にはないからこの稱謂が後期に用ゐられないのは當然であり、中己は第三期獨特の祖己の別稱である。

○祖庚

第二期兄庚、第三期父庚、第四期以降祖庚と稱されてゐる。但だ第一期には南庚も亦祖庚と稱されてゐる。

○祖甲

第三期父甲、第四期以降祖甲と稱されてゐる。但だ第二期・第三期には陽甲も亦祖甲と稱されてゐる。

○康丁

第四期父丁、文武丁時康祖丁、第五期祖丁・康丁・康祖丁・康と稱されてゐる。第五期に祖丁と稱してゐる例は口祀卜辭の林2.1.1・南明822版にあり、後述の如く口祀卜辭には祖丁がトされないものであって武丁は武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祖丁は康祖丁に外ならない。

○武乙

第四期文武丁時父乙、第五期武乙・武祖乙と稱されてゐる。

○文武丁

史記に太丁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にはこの稱謂がなく、第五期には父丁・文武・文武丁と稱されてゐる。近時陳夢家が卜辭の文武帝は文武丁ではなくして帝乙であるとする説を提出して居り、その説は次の如くである（卜辭綜述四二二頁）。

續2.7.1　（甲）子卜貞王其又屮于文武帝升其去夕又歲于來乙丑令酒王弗每
　　乙丑卜貞王其又屮于文武帝其以羌五人正王受又
前4.17.4　乙丑卜貞其又屮（于）文武帝□□三牢正（王受）又
前1.22.2　□□卜貞大乙日王其又屮（于）文武帝升正王受又
薑帝140　甲申卜貞…………文武（帝）升…

粹363　…又屮于文（武）帝升正…
存1.2295　…（文武）帝宗正王受又
林2.25.3　…㓝其（宗）文武帝乎禪㓝于癸宗若王弗每
明303　□□卜貞丁卯…文武帝…㓝…
前4.38.2　王其宜文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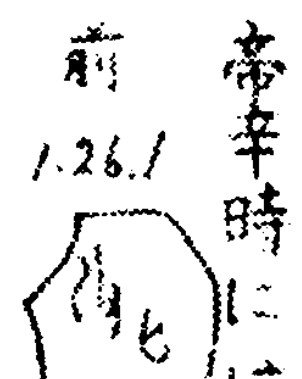
以上凡干支未殘者、皆於乙日祭文武帝、僅有一辭卜於甲日、則可能是守祭、如此文武帝應是帝乙、則舊說以文武帝為文武丁是不確的、帝乙的宗廟則稱「文武帝升」・「文武帝宗」、所以文武帝與帝甲之帝不同、帝甲之帝是「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猶徵之稱上甲、文武帝既非文武丁之省、和文武（即文丁）也非一、他知武王之王、實有帝王之義、他在帝辛金文中、則作「文武帝乙」、安陽近出邲其卣云「乙巳王曰隣文武帝乙宜、才召大廊、遘乙羽日（丙午）、才四月隹王四祀羽日」、此記帝辛四祀四月乙巳周祭帝乙、遘乙羽日、即逢帝乙受羽祭之日、文武帝與乙是一、故上稱文武帝乙、下稱乙、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此卣拓本殷曆譜後記曾摹錄、但因求合于殷曆譜、誤將帝字上一短畫摹作丁字、遂讀為文武丁帝乙、又誤讀乙為大乙、作者曾備觀原器於固始張氏、一九五二年並將器形銘文攝景、始知後記所摹大有錯誤、後讀丁山關于卣文的考釋、並其摹文、不但糾正了後記的誤摹、並正確的讀文武帝、為卜辭的文武帝、亦即帝乙、周祭文武帝的卜辭尚沒有出現、

陳氏の説は重大であるから敢て所論の全文を掲げたのであって、この中には多くの議すべきものが含まれて居り、この説の前半については後述の「口祀」に於いて、後半については「帝辛祀譜」に於いて詳論するが、陳氏が文武帝の祀日を乙日としてゐるのは誤であって丁日であり、從って文武帝は丁名の王であり、陳氏が銘文の遘乙羽日の乙を大乙とする説を非としてゐるが、帝辛四祀四月乙巳に大乙の㞢祀が行はれてゐて銘文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陳氏の銘文の解釋は妥當ではない。從って文武帝は帝乙ではなく文武丁であって陳説は成立し得ないものである。

○帝乙

帝辛時には父乙と稱された筈であるが、第五期の版には次の一版以外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ない。

前1.26.1



——（この版の第五期であることは「[illegible]」の書体がこれを示してゐる）

卜辭上の先王の稱謂は略〻以上の如くであるが、なほ次の如き稱謂があり備考として附記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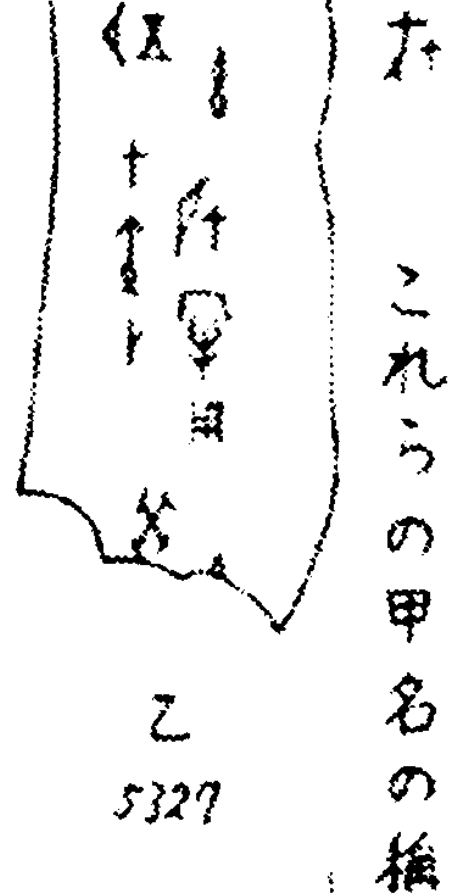
○𣎆十・𣎆口

𣎆十は後2.4.6・粹259・庫1702、𣎆口は粹376・南輔62にあり、前者は祖甲後者は武丁・康丁を謂ふ（後述「口祀」の項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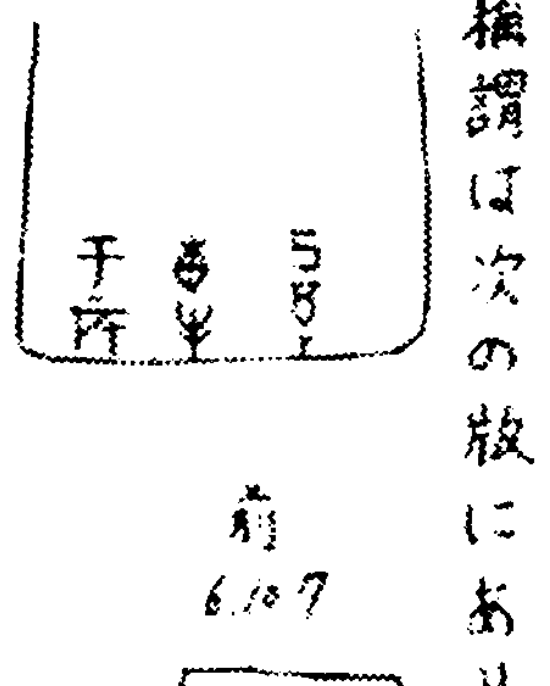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

これらの甲名の稱謂は次の版にあり、姑く疑問を存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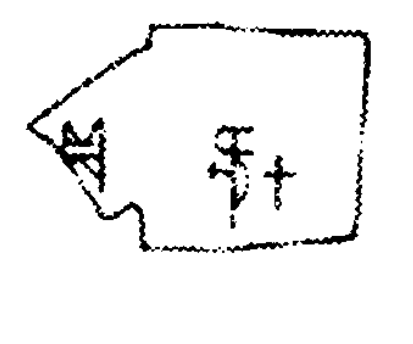
前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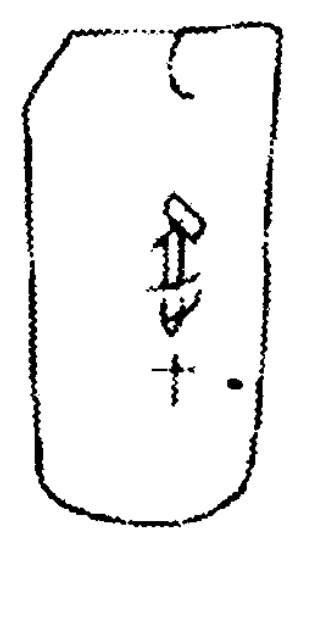
乙5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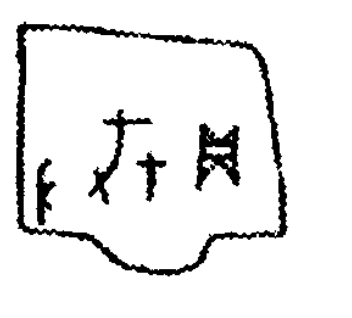
前6.10.7



前5.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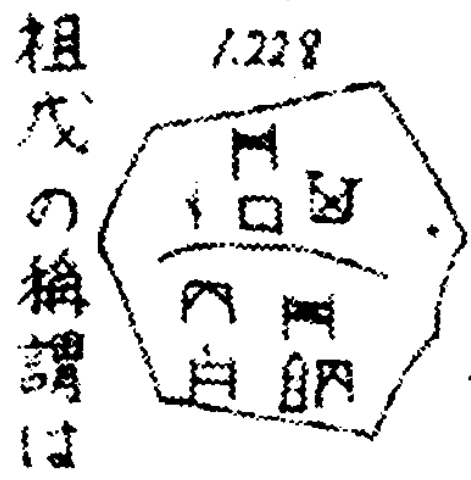
京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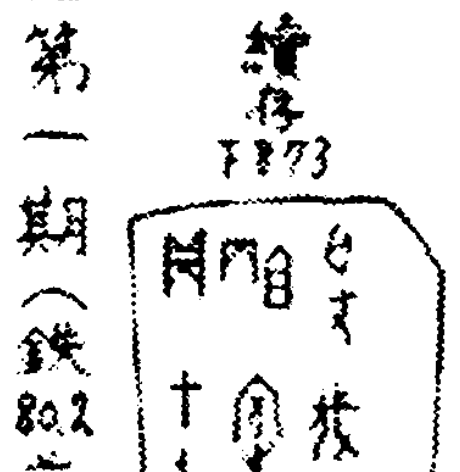
○祖丙

次の第二期の前1.22.8版、第五期の續存1873版にあり、

前1.22.8



續存1873



——のであり、第五期の祖丙は前述「父母兄子の稱謂」の如く、康丁に兄丙があって第四期には父丙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を謂ふのである。第二期の祖丙の稱謂は小乙に丙名の兄弟があって之を謂ふも

○祖戊

祖戊の稱謂は第一期（鐵80.2 前1.23.1 續3.49.7 通別2.4.9 乙1493）、第二期（前1.23.2 續存1813）、第四期（粹216 乙33 597 4521 2603 4745 5328 寧1.129 京2933 3119）、第五期（後上2.2）にあり、第一期の祖戊は南庚に戊名の兄弟があって之を謂ひ、第二期の祖戊は小乙に戊名の兄弟があって之を謂ふ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が第一期に「父戊」の稱謂が未だ發見されて居らず、第四期武乙時の祖戊は祖甲に戊名の兄弟があって第三期には「父戊」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り、第五期の祖戊は武乙に戊名の兄弟があって文武丁時には「父戊」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これらの祖戊は五祀の祭祀を以って祀られてゐないから王位に列しない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

○卜壬

第四期の乙5162版に「[illegible]」と「卜壬」の稱謂がある。

○[illegible]

甲2781版にあり、董氏は「虎祖丁」としたが（斷代研究）後に之を改めて「虎祖丁一辭、諦審之、亦覺不甚可靠、

形不類虎、三期于沃丁亦不應稱祖、是字當是祭名、而祖丁門爲一辭」（卜辭通纂後記所載）としてゐる。

○入己

第四期の乙1434版に「[illegible]」と祖己の次に記されてゐる。（入〈が〉へ〈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に從へば入己は下己であって、第三期には己日に祀られる者は前述の如く、雍己・祖己・兄己であり、祖己が中己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第四期に及んでこの兄己即ち父己を下己と稱し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illegible]

遺622版に「己卯卜凶[illegible]」とあり後考に俟つ。

○三祖辛

粹341版に「[illegible]于三祖辛」とあって郭沫若は「準四祖丁爲祖丁之例、此三祖辛當是廩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と釋して居り陳氏は之に從って「世本稱廩辛爲祖辛、實是正確的」（卜辭綜述四三三頁）と讀してゐる。

・廩辛が祖辛と稱されてゐる例には次の辭があり、この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ってこの祖丁は康丁、父己は武

前3.23.4　「[illegible]」（續存下956同版）——乙の兄己であるから祖辛は康丁の兄辛である（[illegible]）。

・廩辛は文武丁時には祖に當り祖辛と稱されてゐるが、右の粹341版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はなく、その字体は第三期乃至は武乙時であるから（陳氏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とす）、この期には祖辛と稱される筈がなく、姑く疑問とする。

○[illegible]

乙5327版に「十白卜[illegible]」とあって、この版には祖庚の稱謂があり又干支卜形式・字体上から見ても第四期武乙時のものである。前述の如く第二期の祖甲に兄壬があり、これが武乙時には祖に當るからそれを謂ふのである。

○[illegible]

前1.45.4版に「[illegible]」とあり後考に俟つ。

○[illegible]

甲2764版に「[illegible]」とあって、王賓の祭祀を享ける先王の稱謂である。先王の辛名の者は示壬・卜壬・祖辛・小辛であって、示壬が最も[illegible]の音に近いから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らう。

○[illegible]

粹537・538二版にあり後考に俟つ。

第二節　先妣に對する四祀

先王に對する祭祀が整然たる定制のもと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が、これは獨り先王に對して然るばかりではなく、直系の先王の配妣に對しても亦同樣であり、この兩者は個別に行はれたのではなくして同一祭祀の体系中に

行はれてゐる。次に先王の配妣、及びその祀序を考察し、更に先王の祀序との關係を明かにする。

第一項　先王の配妣

卜辭に例へば「[illegible]」の如く王名と妣名の間に奭字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は習見であり、この字は「[illegible]」（南明646）・「[illegible]」（南明647）の如く妣名を上に記する場合にも王名の下に置かれて居り、この字を羅振玉は「赫」と釋して妃の義ありとし、斯かる卜辭を祖妣合祀卜辭としてゐる（書契考釋中五十及五十六）。然るに王國維はこれを先妣專祭卜辭として「其云貞王賓某奭妣某云云者、皆某妣之專祭、殷人祭其先公先王、皆以其名之日祭、亦以其名之日卜、此卜辭之通例也、（中略）此數條中並見祖妣名者、皆以妣名之日卜、而不以祖名之日、其餘類此者、數十條無不然、知爲妣之專祭、而非祭祖以妣配矣」（戩釋六葉）と論じて居り、この王説は妥當であつて吳其昌（解詁一續四四六頁）・郭沫若（通釋六〇）・唐蘭（天釋三十）・董作賓（殷曆譜）・陳夢家（燕京學報四十期・甲骨斷代學丙篇）は之に從ひ、これは先妣專祭卜辭であることに論定つて異説がない。その「奭」の字義を配偶の意とすることには異論がないが、羅氏は赫（中五十）、葉玉森は夾（集釋二五）、郭沫若は奭（通釋六〇・金文叢考釋奭・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五葉）、唐蘭は奭（天釋三十）、于省吾は爽（駢枝初編）、張政烺は奭（集刊十三）、陳夢家は奭（燕京學報四十期二一頁）と釋し、吳其昌・王襄・商承祚・聞宥・瞿潤緍・孫海波は羅釋を採り、朱芳圃は葉釋に從つてゐる。就中郭氏の「就其字形而言、則分明於人形之胸次左右各垂一物、其所垂者、乃是乳房也、是則字之結構亦與母同意、此必母之古文」とする説に對しては、吳其昌が「郭說甚荒」（解詁三四七頁）、葉玉森が「郭氏之說亦新奇太過」（集釋三六）として却けてゐるが、獨り唐蘭は「郭氏立說雖誤、然卜辭王賓祖夾妣某之辭、或作祖某母某、自可注意」と郭氏の奭字と母字が通用する說に注意し、遂に母・每・奭通假說を立てて「余謂此三字中、母每屬於早期、而奭屬於後期、其變異必由於語音之轉移」（天釋三十）として居り、奭の字釋は今に至るまで定說を見ないが、母・每・奭通假說は近來陳夢家も之を認めてゐる（卜辭綜述三八一頁）。この說は郭氏に始まり「余案此字（奭）有與母字通用之例、如祖丁之配爲妣己、他辭均言奭妣己、而有一例言祖丁母妣己、又大乙之配爲妣丙、他辭均言奭妣丙、而有一例言大乙母妣丙」（通釋六〇）と謂ひ、郭氏の指摘する二例は次の二辭である。唐蘭は更に次の二例文271・餘10.1を附加してゐるが、斯かる例はなほ次の如く存し（甲460・續1.6.1・乙1916・拾1.8・粹182）、示壬の配妣甲・示癸の配妣庚・大甲の配妣辛は他辭に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第二期第五期）、母・每・敏は奭と同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て郭・唐二氏の說は妥當である。從つて次の用法の母・每・敏も亦同様であり、この用法は第一期には母（餘10.1鐵223.2鄴1.28.3）・每（續1.6.1）・敏（乙1916掇1.184）、第二期には母（文271）、第四期には母（後上22.6粹182甲460通新3）・每（拾1.8）が用ゐられて居り、第二期に奭字が用ゐられる以前に既に母・每・敏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奭は母・每・敏の假借に外ならな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後上26.11　[illegible]

通斷3　[illegible]

文271　[illegible]

餘10.1　[illegible]

甲460　[illegible]

續1.6.1　[illegible]

乙1916　[illegible]

拾1.8　[illegible]

粹182　[illegible]

鐵223.2　[illegible]

後上1.4　[illegible]

鄴1.28.3　[illegible]

掇1.184　[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母・每・敏が同字乃至は通假の字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之は「[illegible]某」の場合に於いても亦同様であつて例へば[illegible]（董8027）が[illegible]（乙3429）に、[illegible]（林1.20.17）が[illegible]（乙105）・[illegible]（菁6）に作られてゐる。從つて母・每・敏・[illegible]及び奭は同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奭は母の假借であつて母は母字であるから同音の「婦」の義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而してその字形は次の如く作られて居り、[illegible]（乙4334）・[illegible]（粹823）とも用ゐられ、これは又次の如く記されてゐる。

[illegible]（庫491 1533 乙5317）・[illegible]（前6.21.3續2.19.1乙4692）・[illegible]（後上22.4南993.22）・[illegible]（甲828）

從つて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などに作られることが解り、之を乳房に从ふ（郭說）とか或は火の變形に从ふ（葉說）とか見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く、その奭・奭・奭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は金文の奭字に近く、奭・奭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は金文の奭・奭の从ふものであり、郭沫若が奭を羼と釋し（粹三五）、奭を羼の假借としてゐる（通釋五九）のは妥當であつて、この字音が無（說文）・羼（說文）と考へられることも亦右の用法は「婦」の假借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第二期	第三期第四期	第五期
奭（前1.34.2佚878）・奭（通175）・奭（庫924）	奭（甲2799）・奭（南明659 666）・奭（南明660）	奭（前1.34.2）・奭（前1.33.5粹255）・奭（前1.32） 奭（前1.36.3）・奭（前1.19.2 1.39.4）・奭（前1.24） 奭（前1.15）・奭（前1.16.4乙463）・奭（前1.8.1） 奭（前1.3.9）・奭（前1.5.1）・奭（前1.37.3）

先王の配妣の卜辭に見ることの出來るものは殆ど直系の配妣であつて、示壬の配妣庚に始まり文武丁の配妣癸に終り、而して直系先王にして配妣が卜辭にないものは上甲・報乙・報丙・報丁であり、傍系先王にして配妣が卜辭に存するものは卜丙の配妣甲、沃甲の配妣庚である。次に配妣の一覽表を揭げ、羅振玉・郭沫若・董作賓・陳夢家の考定せる配妣を記して其の異同を考察する（羅氏は殷虛書契考釋上、郭氏は粹編附圖、董氏は殷曆譜上三・三五（四八大殷祀譜）、陳氏は殷虛卜辭綜述三八三頁による）。

王名	示壬	示癸	大乙	大丁	大甲	卜丙	大庚		大戊	中丁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小乙		武丁			祖甲	康丁	武乙	文武丁
妣名	妣庚	妣甲	妣丙	妣戊	妣辛	妣甲	妣壬	（妣庚）	妣壬	妣己	妣癸	妣己	（妣庚）	妣甲	妣庚	妣壬	妣庚	妣甲	妣己	妣庚	（妣辛）	（妣癸）	妣庚	妣己	妣辛	妣癸	妣戊	妣戊	妣辛	妣戊	妣癸
第一期	續1.6.1 乙1916																	續1.35.1													
第二期	庫1221	明293 續存5379		戩2.11 遺63	後上2.7	文271	後上2.7 明420 846 通別2.12.3		後上2.3 2.4 明1255 粹209		金6 遺39 續存1513 1514	後上2.4 京4033 續存1512	後上3.5 庫1131	後上4.1 佚566		[illegible]24	佚878 京3299		前1.34.3 續存1313				粹292 續存1513	後上3.4							
第三期	粹122		甲1609 1642									[illegible] 南明659 660 661	南明660 661	南明659 661			粹255						甲905 2799 南明612								
第四期武乙時																			後上26.6												
第四期文武丁時	甲460	拾1.8 庫2124	甲248		粹182																										
第五期	後上1.6 1.7 林1.13.11 前1.5.1 京5076	前1.2.4 1.31.9 1.31.8 1.32.1 後上1.8 1.10 遺83	後上1.12 1.13 41.8 明457 續1.9.2 前1.3.2 1.3.7 乙470	後上1.13 2.1 南明223 粹180 乙468 京5077	前1.5.8 1.37.2 後上2.4 2.5 林1.12.6 續1.9.7 乙468		前1.6.5 後上2.6 明424 南明 乙469 拾掇2.413	卜294	後上2.8 2.11 續1.11.11 1.12.2 拾掇2.414 2.415 京5078	續1.12.5（後178）	前1.8.1 1.8.2 後上2.11 2.12 2.13	前1.34.2 後上3.2 3.3 續1.13.2 1.19.3 遺721 京5080	後上2.17 3.1 續1.16.8 拾掇2.214 遺374 京5079	續1.17.7 遺62 佚353 京5086	後上3.8				前1.17.2 後上3.10 3.11 3.12	續1.19.9	卜204 京4023	後上3.13 3.14	前1.19.2 後上24.4 4.5 4.6 續1.17.7		前1.17.4 1.37.4 後上4.6 4.7	前1.17.4 後上4.9 4.10 續1.25.2 粹293 續存2294	後上4.9 拾掇2.215 京5077	前1.20.2 1.33.5 後上4.13 京5083	前1.37.1 後上3.9 4.14	戊辰彝	妣癸寧2.125 母癸前1.31.2 卜280 續1.25.7 1.26.8
羅氏考定	示壬之配妣庚	示癸之配妣甲	大乙之配妣丙	大丁之配妣戊	大甲之配妣辛		大庚之配妣壬		大戊之配妣壬		中丁之配妣癸	祖乙之配妣己	又曰妣庚		祖辛之配妣庚		羌甲之配妣甲		祖丁之配妣己			又曰妣癸	小乙之配妣庚		武丁之配妣辛	又曰妣癸	又曰妣戊	祖甲之配妣戊	康丁之配妣辛		
郭氏考定	妣庚	妣甲	妣丙	妣戊	妣辛		妣壬		妣壬	妣己	妣癸	妣己		妣甲	妣庚		妣庚	妣甲	妣己	妣庚		妣癸	妣庚		妣辛	妣癸	妣戊	妣戊	妣辛	妣戊	
董氏考定	妣庚	妣甲	妣丙	妣戊	妣辛		妣壬		妣壬	妣己	妣癸	妣己		妣甲	妣庚				妣己	妣庚	妣辛	妣癸	妣庚		妣辛	妣癸	妣戊	妣戊	妣辛	妣戊	妣癸
陳氏考定	妣庚	妣甲	妣丙	妣戊	妣辛		妣壬		妣壬	妣己	妣癸	妣己	妣庚	妣甲					妣己	妣庚			妣庚		妣辛	妣癸	妣戊	妣戊	妣辛	妣戊	妣癸
著者考定	妣庚	妣甲	妣丙	妣戊	妣辛	妣甲	妣壬		妣壬	妣己	妣癸	妣己		妣甲	妣庚	妣壬	妣庚	妣甲	妣己	妣庚			妣庚	妣己	妣辛	妣癸	妣戊	妣戊	妣辛	妣戊	妣癸

右の如く四氏の間に於いても多少の相違があり、次に異論のある配妣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卜丙配妣甲　四氏はこの配妣を認めてゐないが次の版にあり、この辭の「母」は前記の如く配

文271　[illegible]

妣甲の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然し傍系と考へられる卜丙の配妣の卜辭に存するのは、同じく傍系である羌甲の配妣庚と共に異例であつてここにはなほ問題が發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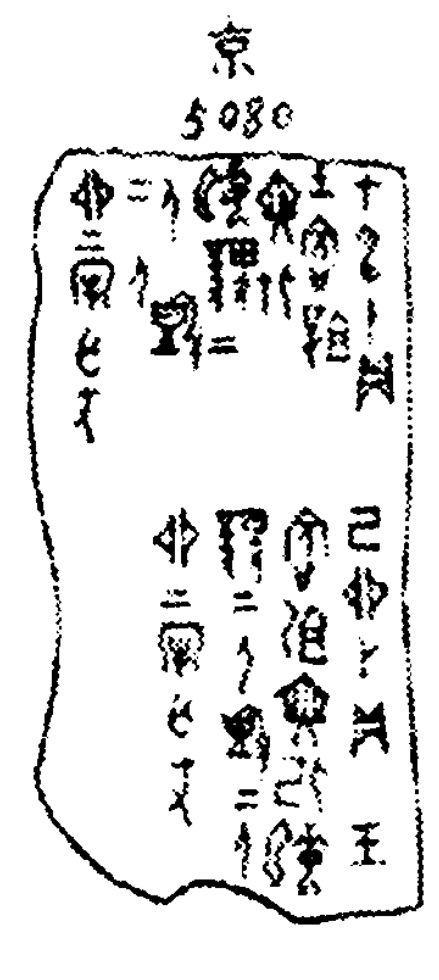
○大庚配妣庚　四氏はこの配妣を認めてゐないが次の版にあり、但だこの辭の卜日は妣名と相稱はず、卜日よりせば妣

卜294　壬寅卜貞王賓大庚奭妣庚彡日亡尤

壬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陳氏は「誤作妣庚」（綜述）となしてゐる。

○祖乙配妣己・妣庚　羅・陳二氏は妣己・妣庚を認め、郭・董二氏は妣己を認めるが妣庚を認めてゐない。羅・陳二氏が妣己妣庚を認めるのは「且乙奭妣己」・「且乙奭妣庚」の祖乙を直に中丁の子の祖乙となすによることは、その證據としてゐる版から明かであり、而して郭・董二氏が妣庚を認めないのは、小乙が第二期以降には祖乙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として「且乙奭妣庚」の祖乙を小乙となすによるのであり、又妣己を認めるのは小乙に配妣己がないとして「且乙奭妣己」の祖乙を小乙に非ずとするによるのである。然しながら後述の如く小乙に配妣己があるのであるから、祖乙に配妣己・妣庚があるか否かを決定することは必ずしも容易ではない。祖乙に配妣己があることは次の版が之を証してゐる。假に祖乙に配妣己があるとせば、後述の「配妣の祀序表」に於いては祖乙の配妣己が祖辛の配妣甲の前旬の己日に祀られる筈であり、小乙の配妣己と祖辛の配妣甲とは斯る關係にはない。上揭版に於いては祖乙の配妣己が祖辛の配妣甲の前旬の己日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祖乙は小乙ではなく祖乙に配妣己のあることが解る。次に祖乙

京5080



に配妣庚があるか否かを決することは更に困難であつて、前表所載の卜辭から之を証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例へば「于[illegible]祖乙奭」（[illegible]）と妣己・妣庚が祖乙の配とされてゐるが、この祖乙が小乙でないことを証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その他の版に於いても同様であり、姑く祖乙の配妣庚は疑問とする。

○祖辛配妣甲・妣庚・妣壬

祖辛の配に妣甲・妣庚・妣壬のあ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が、陳氏は妣庚を認めず四氏は妣壬を認めてゐない。陳氏が妣庚を謂はないのは後上3.8版は第五期であるからこの祖辛は廩辛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するによるのであらう。然し廩辛は直系でもなく王位にも即かぬ者であるから、その配妣が祀典に列することはなく、この祖辛は廩辛である可能性は全くない。四氏が妣壬を謂はないのはこの版が卜辭綜述の圖版として始めて公表されてゐるからである。祖辛の配として吳其昌は妣己をあげて「一曰妣己」、卜辭云戊辰其求于祖丁母妣己、準前辭例、知亦爲祖辛之奭」（解詁三續二五二頁）と論じてゐるが、これは王名と妣名との間の「[illegible]」字が配妣の義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ざるに因る誤である。

妣甲—南明659　[illegible]吉于祖辛奭[illegible]

妣庚—後上3.8　庚寅卜貞王賓祖辛奭妣庚彡日亡尤

妣壬—卜辭綜述圖版　壬申卜貞王賓祖辛奭妣壬[illegible]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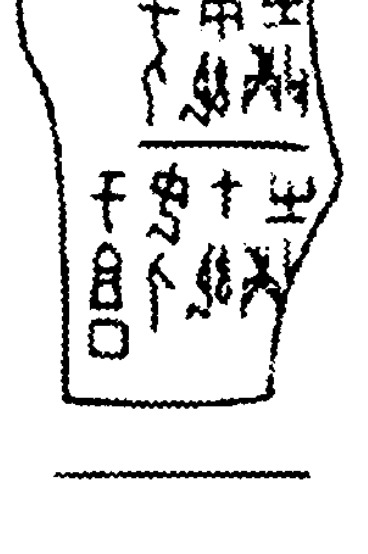
○沃甲配妣庚

羅氏は沃甲の配として妣甲をあげてゐるが他の三氏は之を謂はず、恐くは羅説は佚566版の誤讀に因るものであらう。妣庚のあることは郭氏のみ指摘してゐるが前記の如く三版に之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る。後述の「配妣の祀序」に論じてゐるやうにこの妣庚は祀典に列してゐるが、第五期の版には一例もないことは卜丙の配妣甲と同じであり、從つて「卜丙沃甲は第二・三期までは直系と見做されそれ以後は傍系とされた」といふ假説が考へられる。

○祖丁配妣

祖丁の配として妣甲・妣己・妣庚を認めることは出來るが妣辛・妣癸を認めることは出來ない。妣甲は郭氏のみあげてゐるがこれは次の版の「[illegible]」を配偶とする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り、この版は第一期であるからこの祖丁は武丁ではなく之は郭氏の卓見である。

續1.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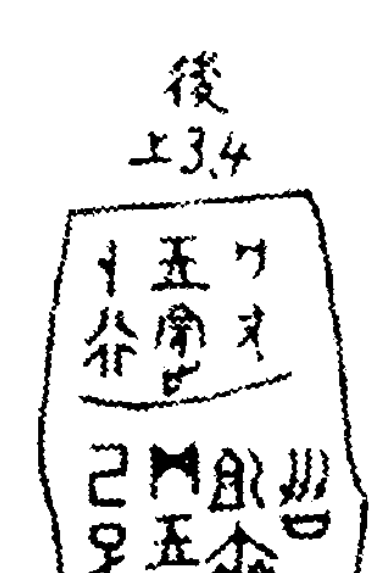
妣己・妣庚のあることは祖丁が第五期には四祖丁とも稱され、四祖丁の配として妣己（前1.12.2 後上3.10 3.11 3.12）・妣庚（續1.17.7）が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によつて明かである。妣辛のあることは董氏の外に吳其昌も亦之を謂ひ（解詁三續五二八頁）、妣癸のあることは羅・郭・董氏の外に唐蘭も亦之をあげてゐるが（清華學報十・三）、諸家の証としてゐるものは總て第五期の版であり、第五期には武丁も亦祖丁と稱さ

れてゐるから、それらの版の祖丁が武丁でないことが立証されない限り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第五期に祖丁の配妣己・妣庚を稱する場合には祖丁とせず四祖丁奭妣己としてゐるが、妣辛・妣癸の場合には四祖丁奭妣辛の例はなく單に祖丁とされてゐる。武丁は第五期に祖丁と稱され、而して武丁には配妣辛・妣癸があるから、これら第五期版の祖丁配妣辛・妣癸は武丁の配に外ならない。

○小乙配妣己

小乙に配妣庚のあることは問題がないが、妣己のあることは嘗て謂ふ者がない。次の版に於いては己巳に祖乙の配妣己の劦祀がトされ、その二旬前の甲辰に祖辛がトされてゐるが、王賓卜辭の通例として辛名の王は辛日にト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甲日にトされてゐるものは祖辛ではなくして祖辛の配妣甲に外ならない。

後上3.4



「配妣の祀序」によれば祖乙の配妣己は祖辛の配妣甲の前旬の己日がその祀日であるが、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祖辛の配妣甲の二旬後の己日となつてゐる。假に小乙に配妣己があるとしてその祀日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祖辛の配妣甲の二旬後の己日がその祀日であつて正にこの版と符合してゐる。從つてこの祖乙奭妣己は祖乙の配妣己ではなくして小乙の配妣己であり、この版によつて小乙に配妣己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第一期に「母己」の稱謂があつて父小乙に己名の配妣のあることが解つてゐたが、「小乙奭妣己」の辭のないことは異とされて來たものであり、この版によつて小乙は祖乙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從來祖乙の配妣己をトす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る前表所載の版中には小乙の配妣己のものの存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武乙配妣戊

郭沫若は戊辰彝の「在十月一隹王廿祀劦日遘于妣戊武乙奭歲一」によつて武乙に配妣戊があるとしてゐるが（通纂七續）、卜辭には徵すべきものがなく文武丁時に母戊第五期に妣戊の稱謂がない。ここに於いて吳其昌は「武乙之奭蓋不甚老壽矣」と帝辛時まで存命したとしてゐるが（解詁三續二三二ー二三四）、右の王廿祀の劦祀は後述「祀譜檢討」によれば帝乙廿祀であるからこの説は信ずることが出來ない。

○文武丁配妣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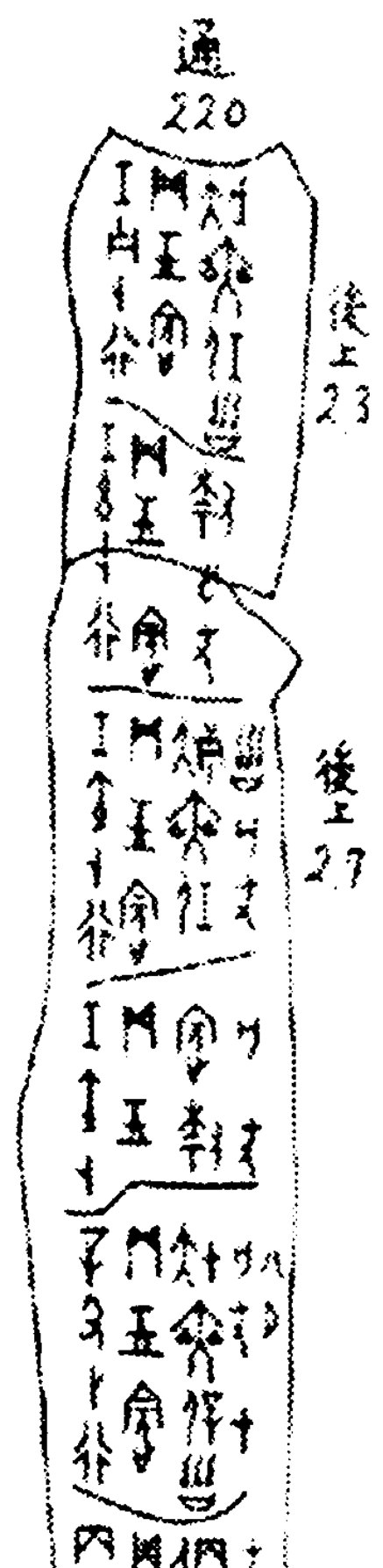
第五期に母癸・妣癸の稱謂があるから文武丁に配妣癸のあることが解る。但だ吳其昌は四祖丁を文武丁として、四祖丁の配妣己・妣庚を文武丁の配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説の誤である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解詁一三三張及び三〇張）。

第二項　先妣の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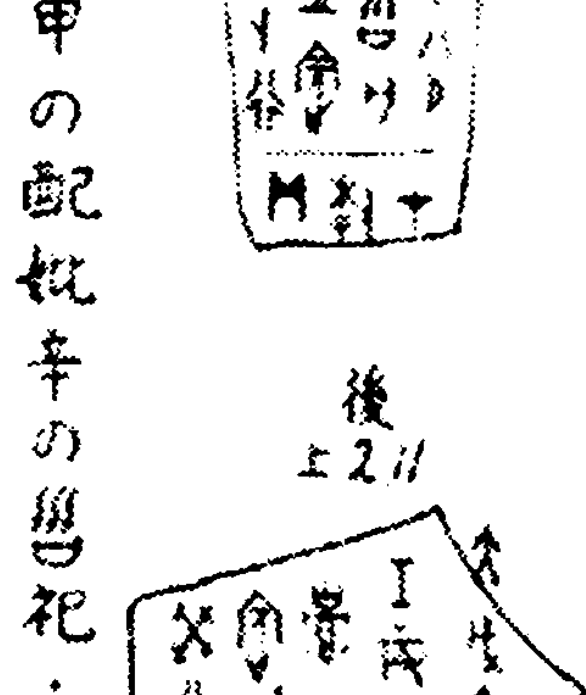
先王には翌・祭・劦・彡・壹の五祀が供されてゐるが、先妣には翌祀の例がなく祭・劦・彡・壹の四祀が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の翌祀を缺くことは陳夢家も之を指摘してゐるがその理由については言及してゐない（燕京學報四〇期二三五頁）。これは偶々その例が未發現であるためか、或は兩者の祭祀に輕重があるためか、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先妣の祀序を知り得る版が少いから時代を別けて考察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從つて第二期版・第五期版を分けずに祀序を考察す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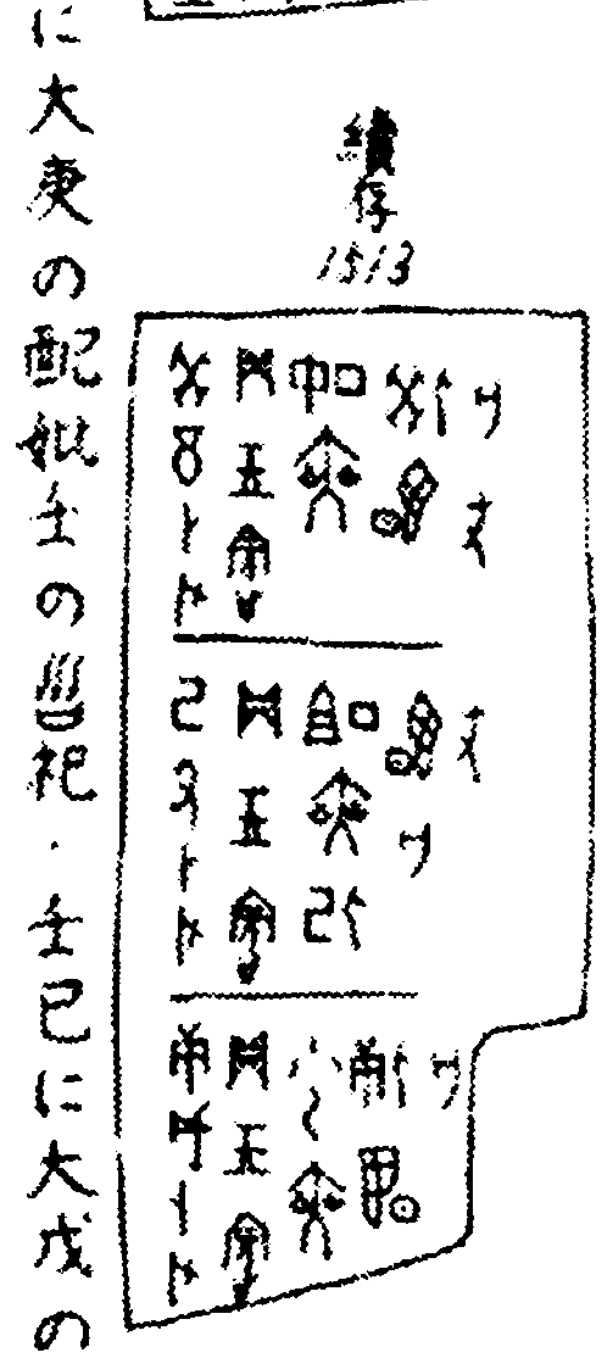
通220　後上2.3　後上2.7



後上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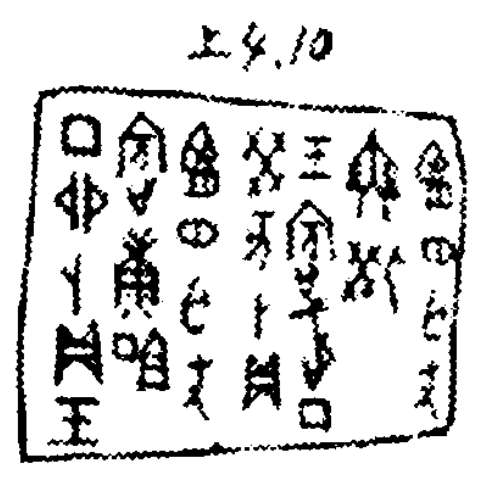
續存1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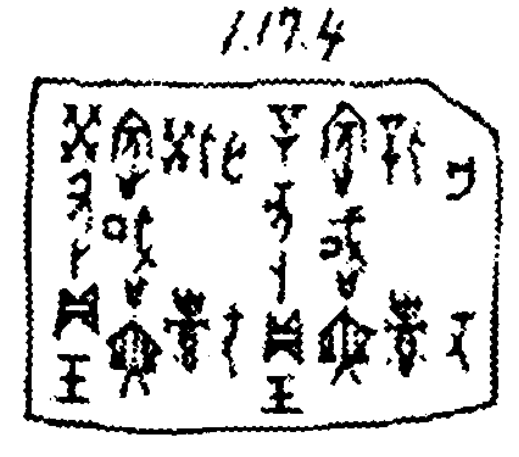
右の通220版に於いては、丙申に卜丙の劦祀・辛丑に大甲の配妣辛の劦祀・壬寅に大庚の配妣壬の劦祀がトされ、後上2.11版に於いては大戊の配妣壬の次旬の癸日に中丁の配妣癸が祀られ、續存1513版に於いては中丁の配妣癸の次々旬の己日に祖丁の配妣己、その次々旬の庚日には小乙の配妣庚の壹祀がトされてゐ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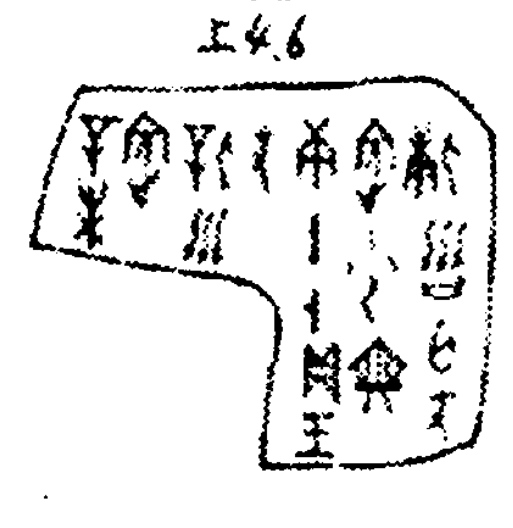
後上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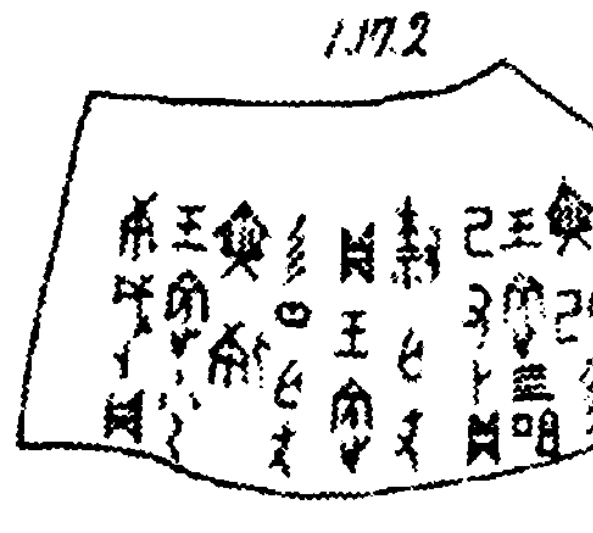
前1.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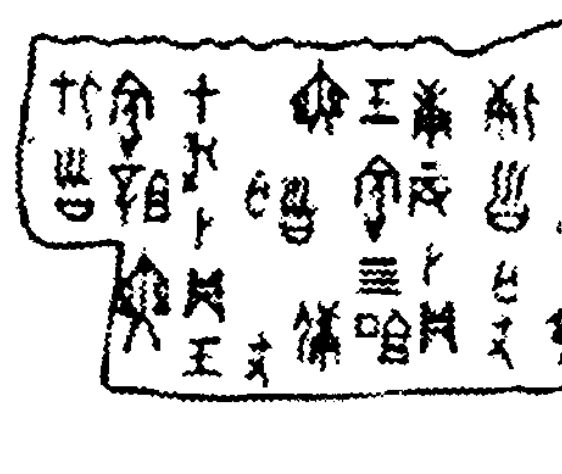
後上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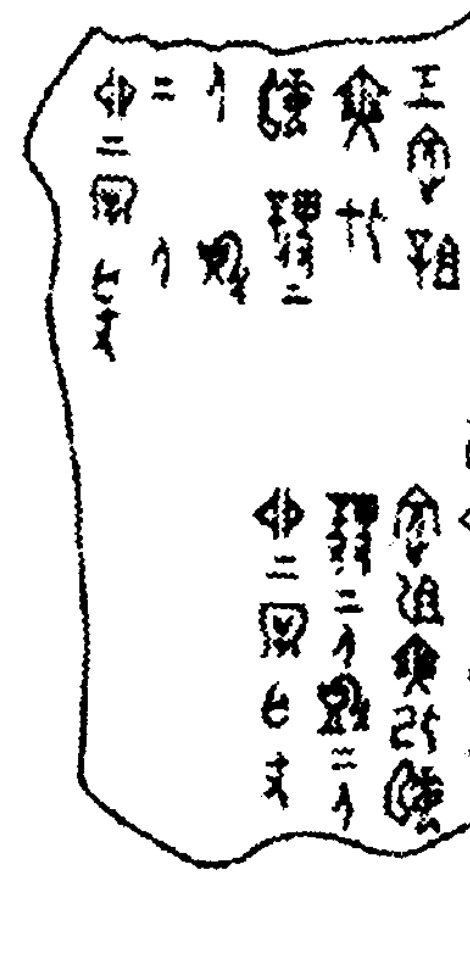
前1.17.2



續1.17.7



京5080



右の後上4.10版に於いては康祖丁の壹祀の前旬の癸日には武丁の配妣癸の壹祀、前1.17.4版に於いては武丁の配妣癸と同旬の辛日には武丁の配妣辛、後上4.6版に於いては武丁の配妣辛の前日には小乙の配妣庚、前1.17.2版に於いては小乙の配妣庚の前々旬の己日には祖丁の配妣己、續1.17.7版に於いては小乙の配妣庚の前々旬の庚日には祖丁の配妣庚、又甲日には祖辛の配妣甲、

京5080版に於いては祖辛の配妣甲の前旬の己日には祖乙の配妣己の祭祀がトされてゐる。

(一)の續存1513版は第二期、(二)の前1.17.2版は第五期であるが、この兩版に於ける祖丁の配妣己と小乙の配妣庚の祀序が同一であるから、兩期の配妣の祀序は同一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一)と(二)の配妣の關係を次の如く一表となすことが出來る。

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一旬			卜丙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二旬									大戊妣壬	
三旬										中丁妣癸
四旬						祖乙妣己				
五旬	祖辛妣甲					祖丁妣己	祖丁妣庚			
六旬										
七旬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八旬				康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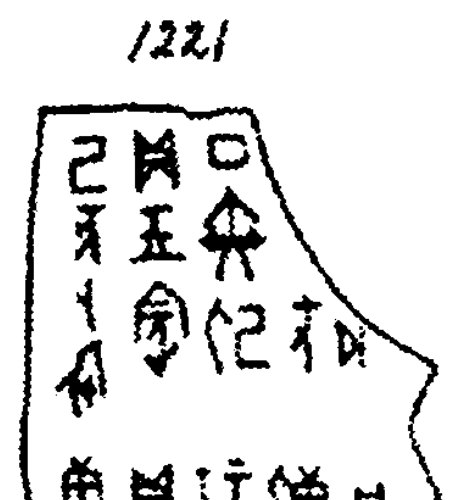
右の後上2.7版及び後上4.10版に於いては先王と先妣とが同一版上に記されてゐて、兩者の祭祀が同一であることは先王と先妣が同一祭祀の体系中に祀られる明証である。然るに董作賓は後上2.7版の卜丙について「此外丙之劦祭、殆亦誤入卜祀先妣之版」（殷曆譜上三・三）とこれを誤入とし、その結果先王と先妣の祭祀の關係の判斷を誤り、「知五種祀典、各有祖妣兩祀系、然在實際擧行時、又爲如何之關係、則未由知之」（殷曆譜上三・三）と實際に擧行される時には如何なる關係に在つたかは知るに由なしとし、又大陸雜誌に於いては先王と先妣の祭祀は別系統に行はれたとしてゐる（四期八號）。之は卜丙を誤入と獨斷せるに因る誤謬である。この表の卜丙と康祖丁との關係は「先王の祀序表」の卜丙と康祖丁との關係に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表を次の如く先王の祀序表中に合載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第二旬		大乙		大丁						
第三旬	大甲		卜丙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第四旬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第五旬				中丁					卜壬	中丁妣癸
第六旬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辛		
第七旬	羌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丁妣庚			
第八旬	陽甲						盤庚	小辛		
第九旬		小乙		武丁		祖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第十旬	祖甲			康祖丁						
第十一旬		武乙		文武丁						

この表によつて先妣の祀序の原則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即ち配妣はその配偶である王が祀られる日より以後の名の日に祀られるのであつて、周易小過の爻辭に「過其祖遇其妣」とは之を謂ふものである。

この原則から次の版を解讀することが出來、示壬の配妣庚の祀序を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る。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示壬の配妣庚の五旬後に某丁の配妣己がトさ

庫1221



れて居り、妣己を配とする丁名の王は中丁・祖丁以外には無く、假に之を中丁とせば、右の原則から中丁の配妣己は中丁と同旬の丁日に祀られ表の第五旬の己日である筈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妣己より五旬前に示壬の配妣庚が祀られるのであるから、妣庚は示壬よりも前に祀られることになつて右の原則を破る結果となる。假に之を祖丁とせば、祖丁の配妣己（表の第七旬己日）より五旬前の庚日が示壬の配妣庚の祀日であるから表の第二旬の庚日であり、之は示壬以後の最初の庚日であつて右の原則と一致してゐる。從つてこの版の丁名の王は祖丁であり、祖丁の配妣己より五旬前の庚日、即ち原則から推定される表の第二旬の庚日が示壬の配妣庚の祀日であることが解る。之によつて右の原則の正しいことが愈〻明かとなつたから、この原則に從つて直系先王の配妣を前表に補足せば、ここに先王先妣の祀序を復原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先王先妣祀序表）

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工典									
第二旬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第三旬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第四旬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第五旬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第六旬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第七旬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辛	祖辛妣壬	
第八旬	沃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辛妣庚 祖丁妣庚			
第九旬	陽甲 ・祖丁妣甲						盤庚	小辛		
第十旬		小乙		武丁		祖己 小乙妣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癸
第十一旬	祖甲			康丁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康丁妣辛		
第十二旬		武乙		文武丁	・武乙妣戊					・文武丁妣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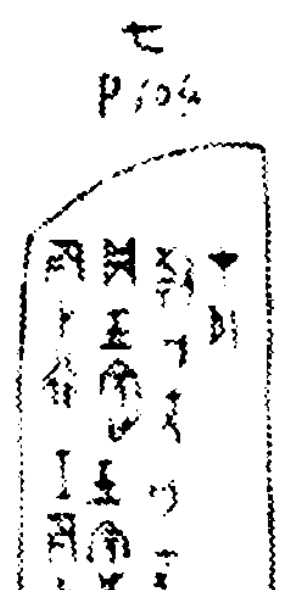
（備考）

一、・印のものは補足せる配妣。

二、第二期には沃甲の配妣庚が祀典に列し（京3349）その祀日は第八旬の庚日であり、同様に卜丙の配妣甲の祀日は第五旬の甲日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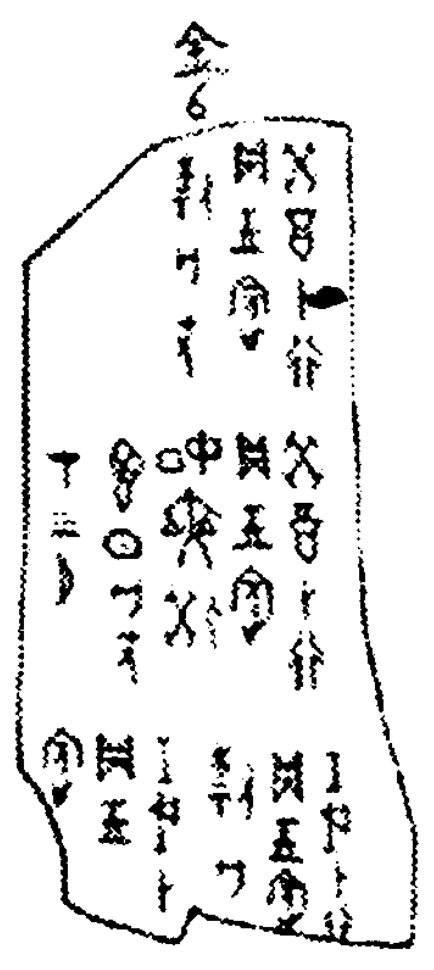
次に右の表によれば容易に解讀出來る數例を附記して、この表が卜辭と符合する傍證となす。

七P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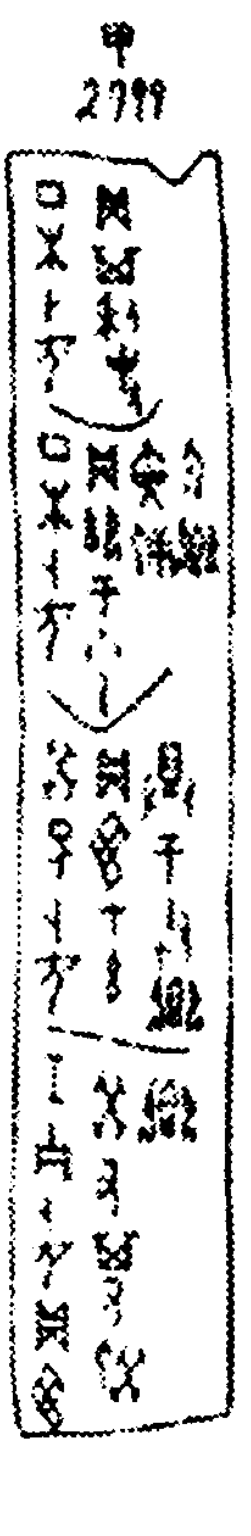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示壬の劦祀の前に辛日に某の祭祀が卜されてゐる。前表によれば示壬の劦祀（第三の祀）は第四旬の壬日であり、その前日には大甲の配妣辛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辛日の卜は大甲の配妣辛の祀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金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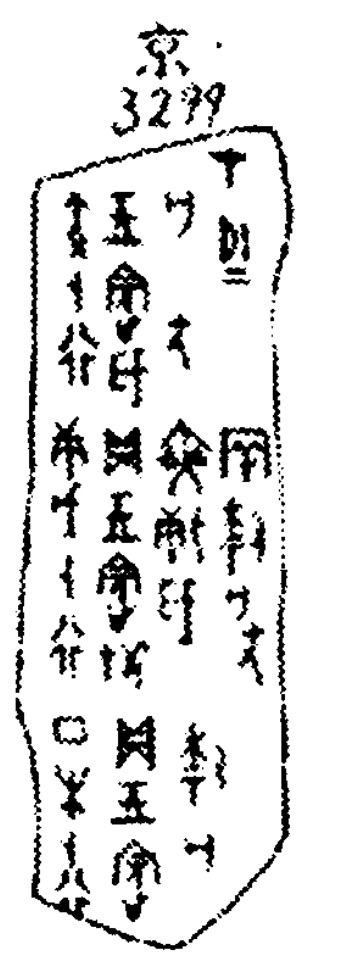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癸酉に中丁の配妣癸を卜し、前旬の壬戌に某の祭祀が卜されてゐる。前表によれば中丁の配妣癸の前旬の壬日には大戊の配妣壬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甲2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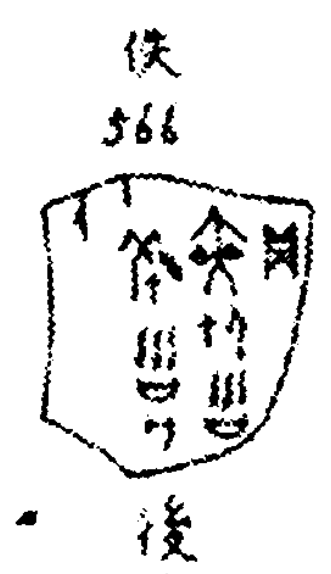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癸丑に妣癸、五旬後の甲午に父甲、更に次旬の丁未に小乙の配妣庚が卜されてゐる。この版は第三期であるから父甲は祖甲であり、而して前表によれば祖甲の五旬前の癸日には中丁の配妣癸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妣癸は中丁の配であり、又次旬の庚日には小乙の配妣庚の劦祀が行はれるから、丁未の卜は之を早期に卜するものであらう。

京3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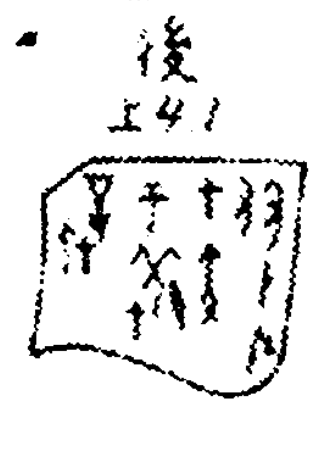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庚戌に甲名の王（明瞭を欠く）の配妣庚、その三日前の丁未及び四日後の甲寅にはそれぞれ某の祭祀が卜されてゐる。庚名の配妣を有する甲名の王は獨り沃甲のみであるからこの甲名王は沃甲であり、前表によれば沃甲の配妣庚が祀られる第八旬の庚日より三日前の丁日に祖丁が祀られ、四日後の甲日に陽甲及び祖丁の配妣甲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の上下の二辭は之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佚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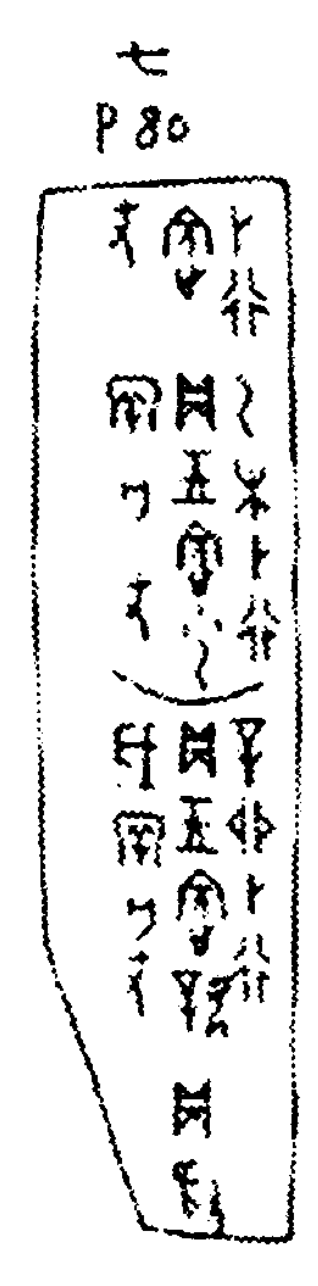


後上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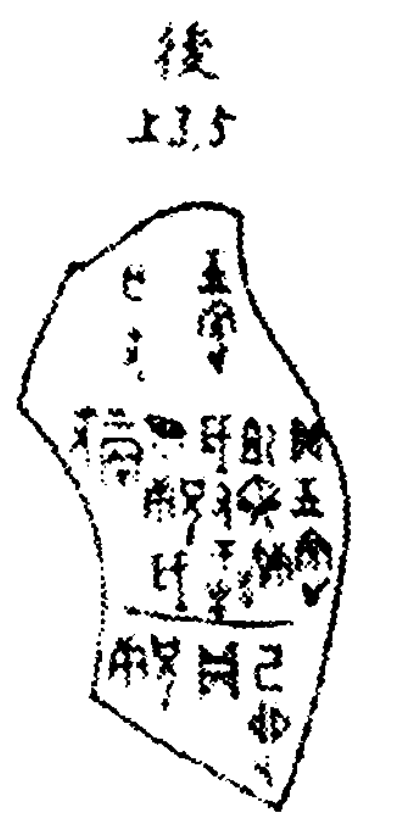
上揭の二版に於いては沃甲と妣甲が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前表によれば沃甲と祖辛の配妣甲とは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妣甲は祖辛の配であつて、後上4.1版の辛は且辛の殘字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七P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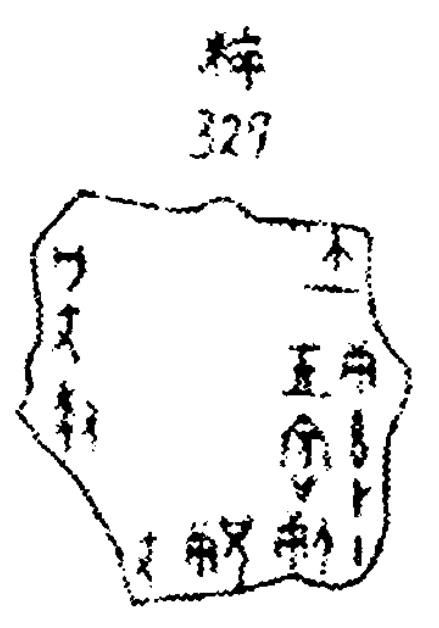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辛卯に母辛（武丁配妣辛）、次旬の乙未に小乙が祀られてゐる。前表によれば武丁の配妣辛と小乙とは同旬に祀られ、而して右の如く祀られるのは小乙の祀が祭祀の場合である。前述の如く配妣には翌祀を行はず祭祀に始まるから、この版は辛卯に武丁の配妣辛に祭祀し乙未に小乙に祭祀す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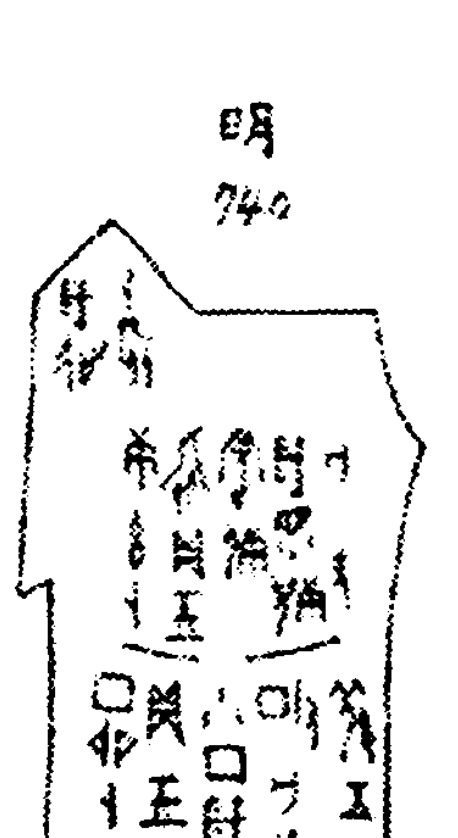
後上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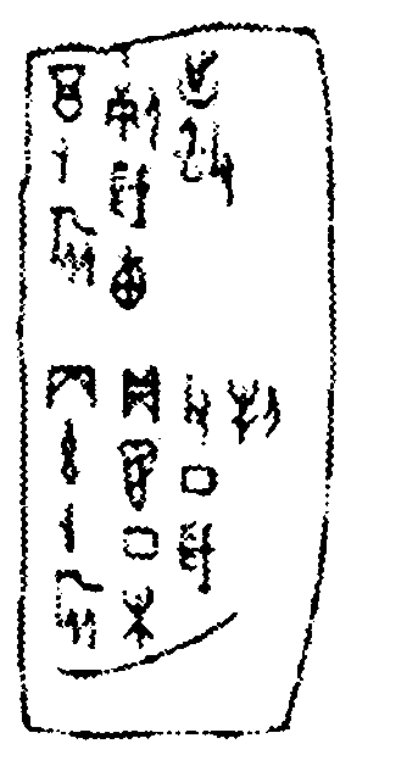
粹327



明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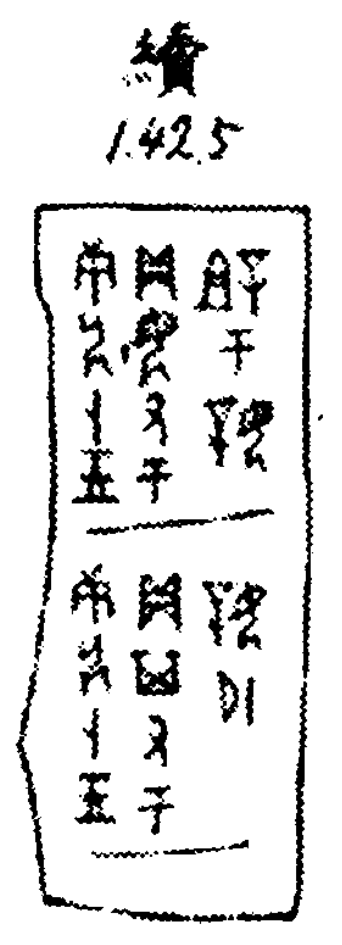


明2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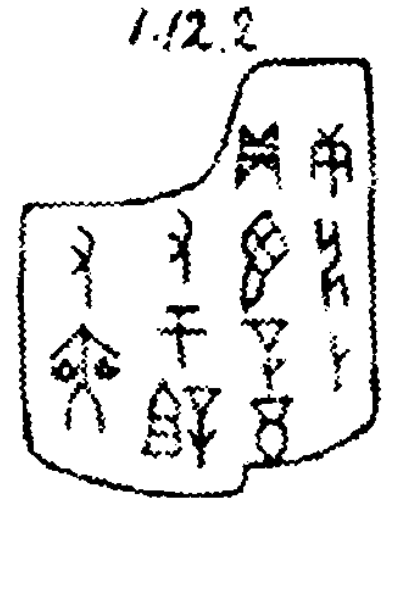


右の第二期の四版に於いて後上3.5粹327明740に在つては妣庚と兄庚が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第二期の兄庚は祖庚であり、前表によれば小乙の配妣庚と祖庚は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妣庚は小乙の配であることが解り、果して後上3.5版には祖乙奭妣庚と記されてゐて、この祖乙が小乙であることをも併せて知ることが出來る。明740明2360に在つては妣庚の三日前に父丁が卜されて居り、これは前表と符合してゐる。又明740版に於いては父丁と小丁が同日に祀られて居り、前表によれば武丁の翌祀の日には祖丁の劦祀が行はれるから小丁が祖丁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續1.42.5



前1.12.2



上揭の二版は共に第二期であつて續1.42.5版に於いては祖辛と母辛（武丁配妣辛）とが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前表によれば祖辛と母辛が同日に祀られることはなく、而して小辛の祭祀と母辛の祭祀とは同日に行はれるからこの祖辛は小辛を謂ふことが解る。然らば前1.12.2版に於いては祖辛と「奭」が同日に祀られてゐるが、これも亦小辛と母辛と解すべきであつて、この辭は「貞翌辛酉又于祖辛奭」であり、之によつて奭が母字の代り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が解る。羅振玉はこの奭を有祀として「卜辭又云有奭猶言有祀也。是奭有祀之誼」（殷釋中）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望文生義に過ぎない。

以上は祀序表によつて始めて解し得る數例に過ぎないが、卜辭と祀序表の一致してゐる一斑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なほこの祀序表が甲骨版の接合の是非を辨ずる規準となることは當然であつて、例へば曾毅公の甲骨掇合編に就いて見るに、二四の後上[illegible]と前[illegible]の接合、二九及三二の接合、七一・七二及び七三の接合は當然であるが、六八の丙と丁、戊と己の接合は是なるも、甲と乙、乙と丙、丁と戊の接合は非、七四の後上[illegible]と前[illegible]の接合は是であるが、この兩者の接合は非である（その理由は繁雜なので省略する）。

以上に於いて第二期及び第五期に於ける先王・先妣の祀序を明かにしたから、次に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ついて五祀及び祀序の有無を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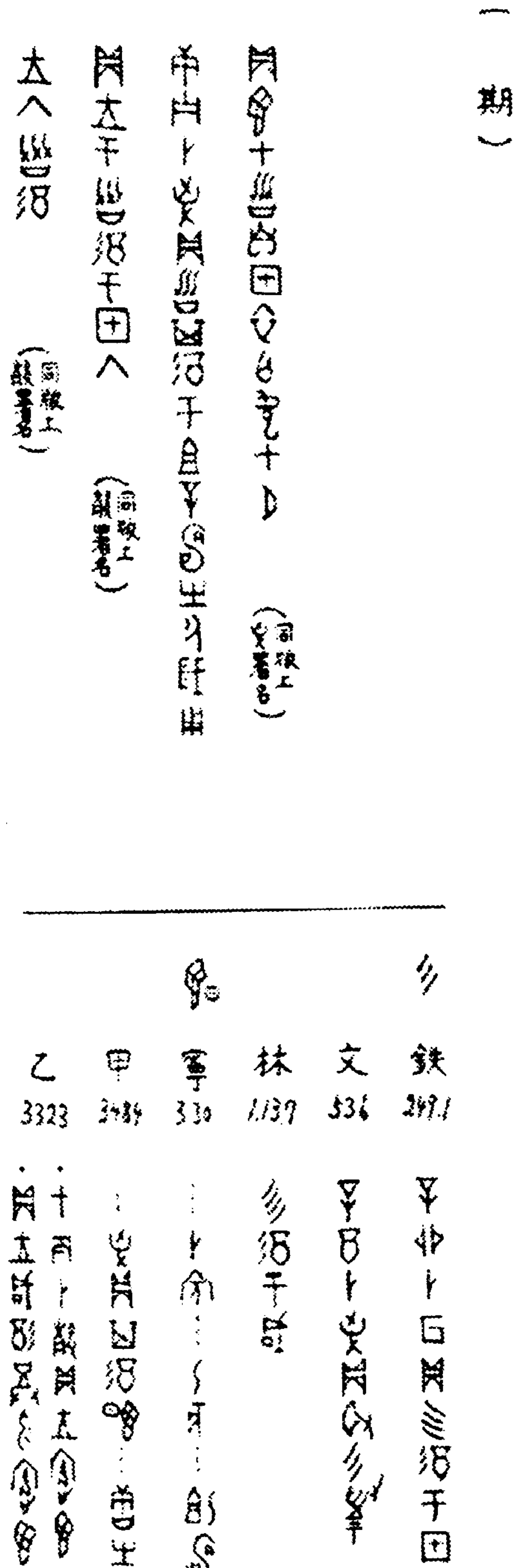
第三節　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の五祀と祀序

董作賓が「彡日翌日之祭、皆不常見於前四期」（殷曆譜）としてゐるやうに、五祀の卜辭は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は尠く、貞旬卜辭に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例は僅かに第一期に一例（[illegible]）、第四期に一例（[illegible]）に過ぎず、第二期・第五期とは甚しく趣を異にしてゐる。ここに於いて董氏はこの兩者の間に祀典上の變化があるものと考へて舊派（第一・三・四期）新派（第二・五期）の假說を立て、「新派乃翌祭壹劦彡五種祀典之嚴密組織、舊派中未嘗見之」（殷曆譜上三）「五種之祀典、創自祖甲」（上三）と、五祀は舊派には行はれず又祖甲時に創るとして祀典上に於ける兩派の相違を述べてゐる（上三・三）。陳夢家はこの董說に從つて「武丁時周祭（五祀）制度、還沒有成立」（綜述）としてゐるが、果して二氏の見解が妥當であらうか。次に右の三期について(一)五祀の有無、(二)祀序の存否を檢討する。

第一項　五祀の有無

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五祀を卜してゐる例は少いが、次の如く之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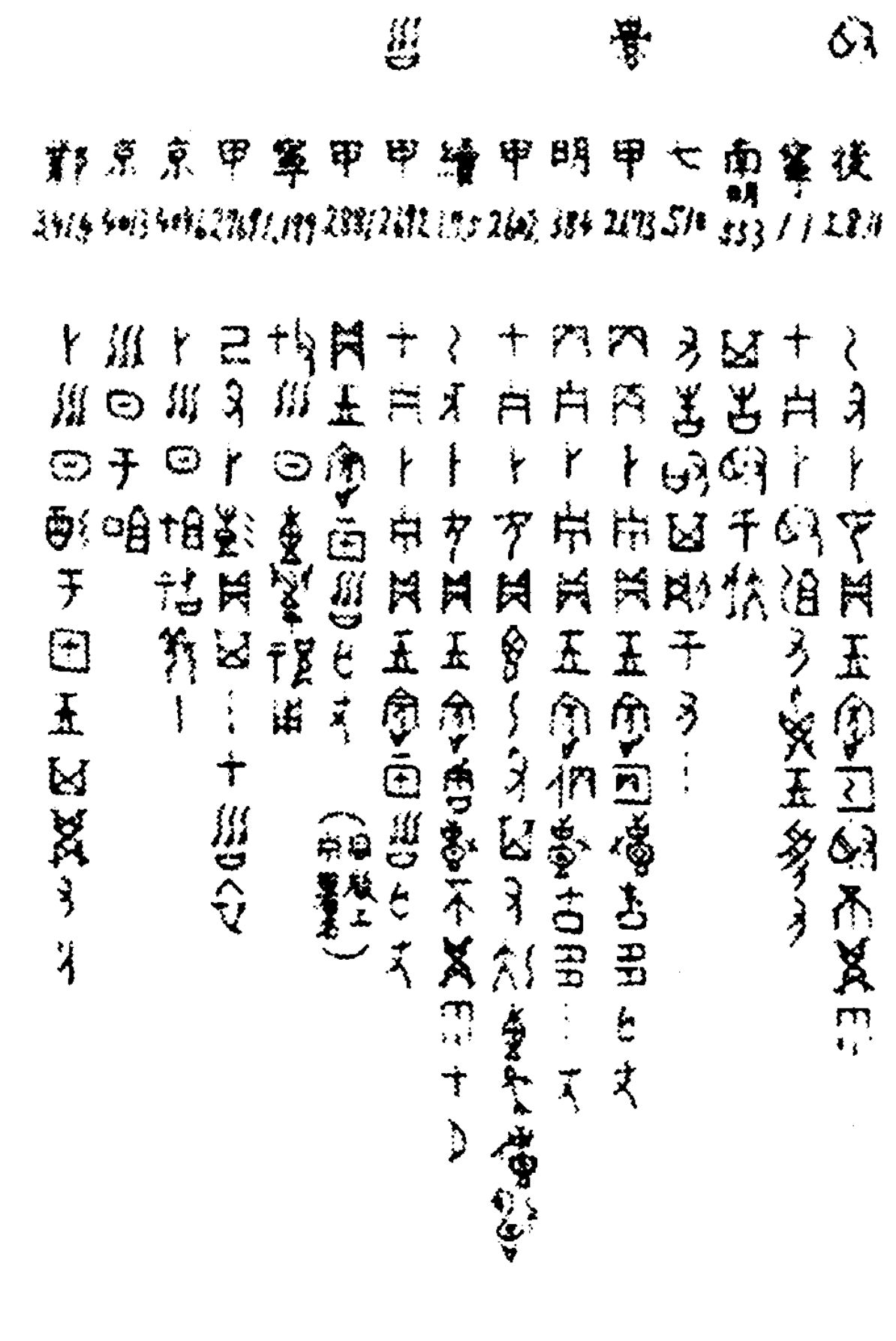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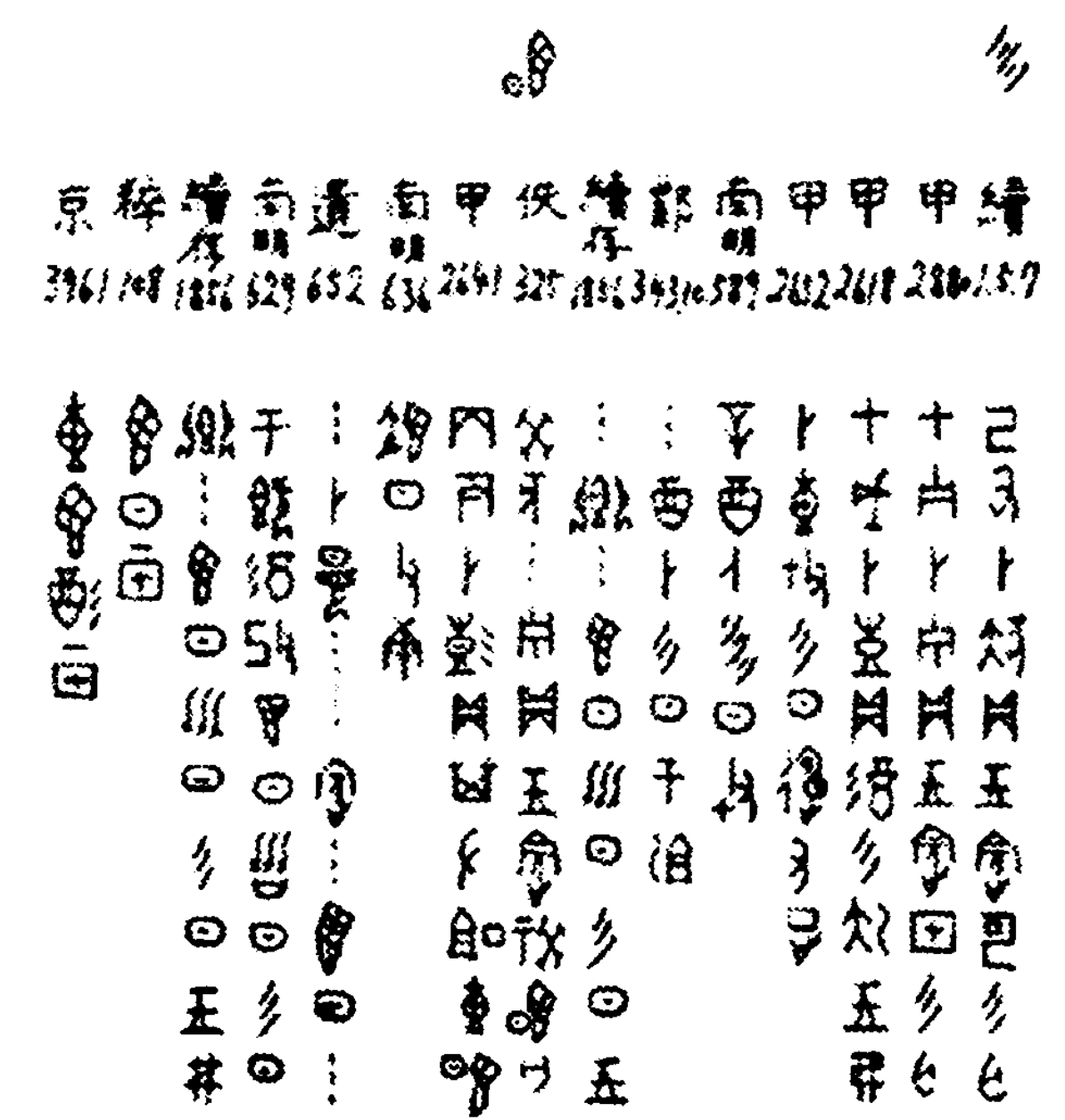

翌　未見
祭　未見
劦
後下39.1
（同版上史署名）
佚837
掇拾2.93
（同版上殸署名）
前4.24
（同版上殸署名）
彡
鐵247.1
（粹107異版同文）
文536
林1.13.9
𠭘
寧330
（通纂略同文）
甲3484
（前6.51.2）
乙3323

第一期には翌・祭の例はないが劦・彡・𠭘の三祀が行はれてゐる。翌字は「[illegible]」（乙5317）・「[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方國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一例も存しないことは祭祀と共に未だこの期に

行はれてゐないとせざるを得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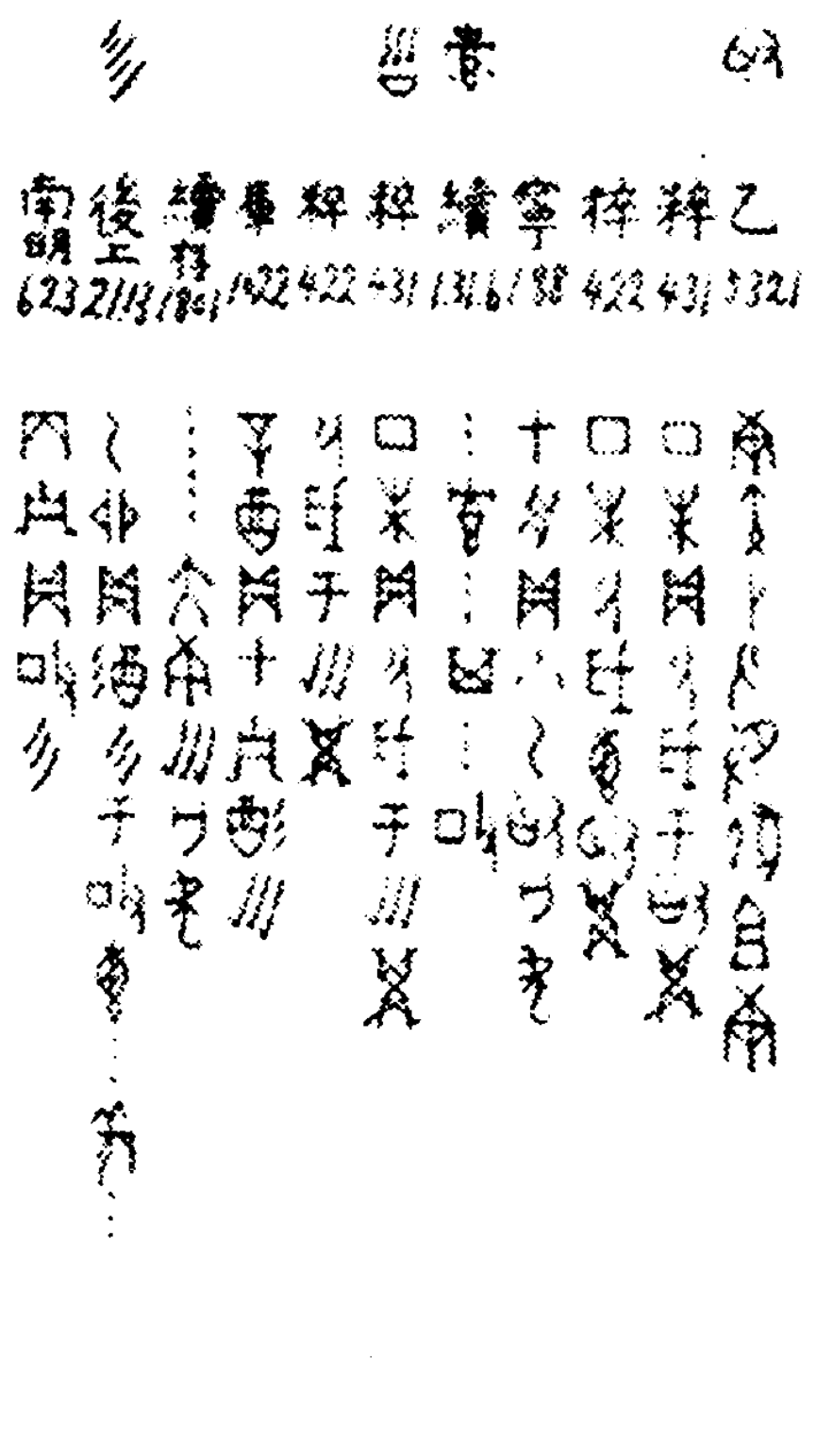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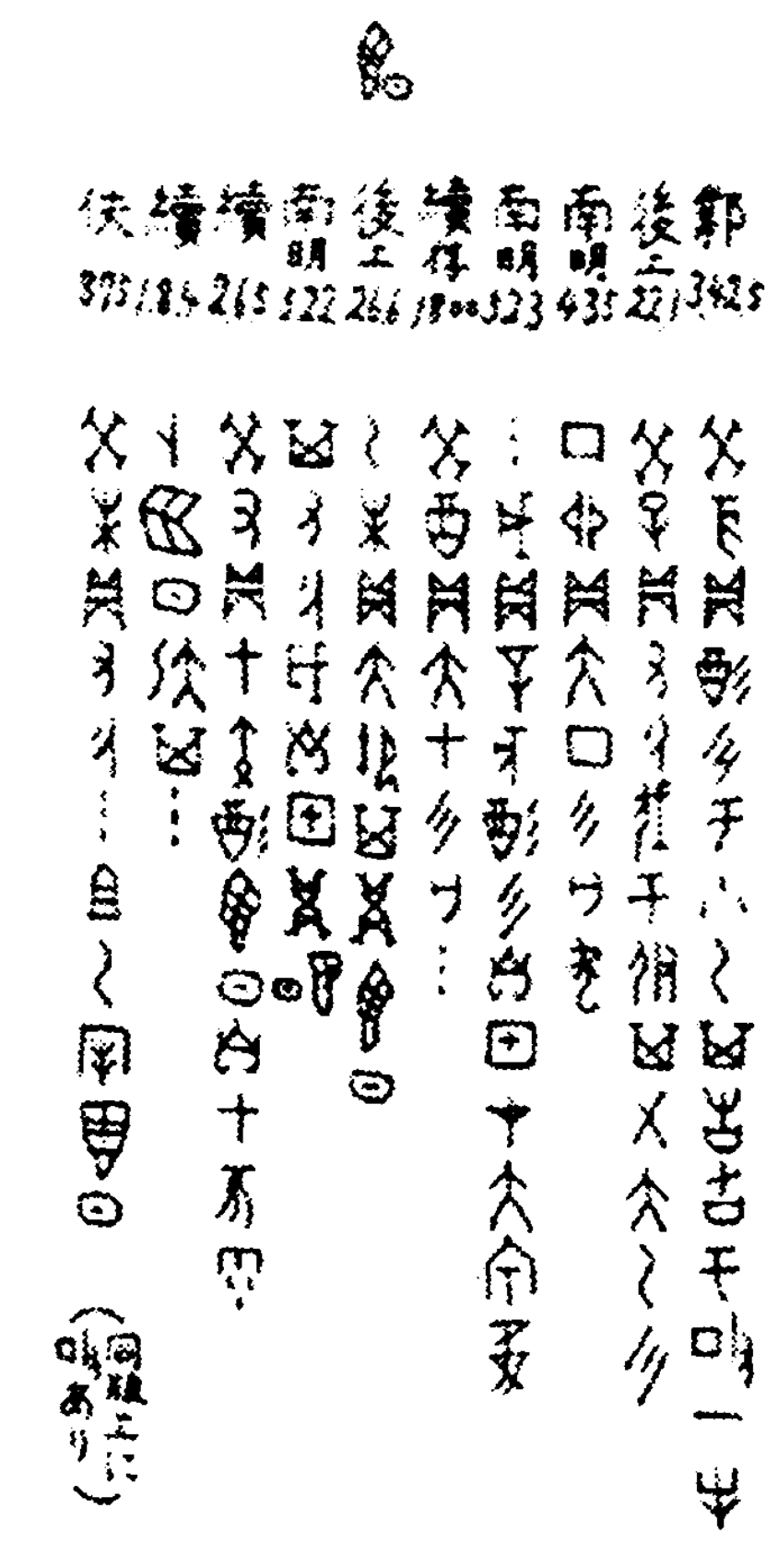




第三期には祭・壹（第二三期には[illegible]に作る）・劦・彡・翌の五祀が王賓を以つて行はれてゐて、第二期と異らない。

（第四期　武乙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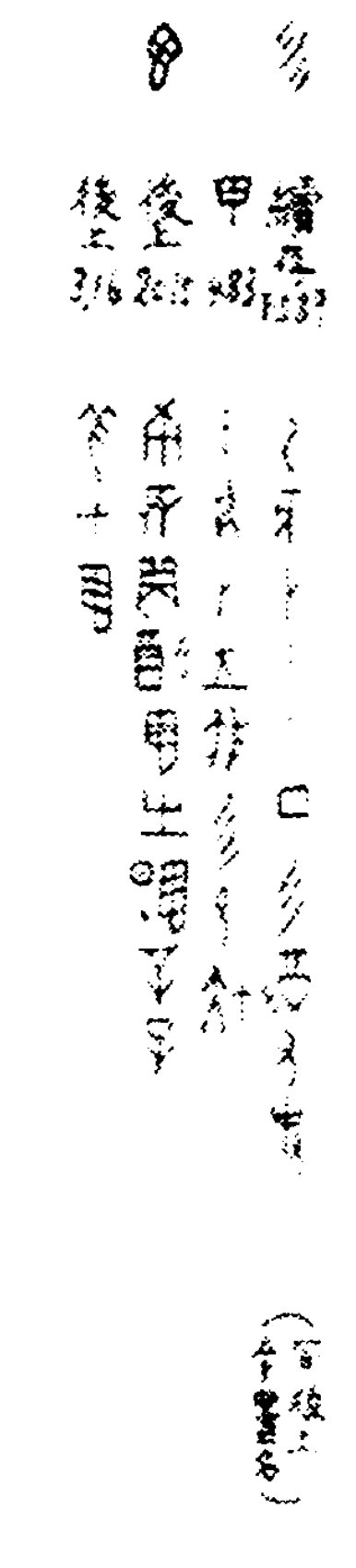
武乙時には第三期の劦・[illegible]が[illegible]に作らて居り、この期にも五祀が行はれてゐる、従つて陳夢家が「武乙的周祭卜辭很少、明續六二六父丁乃、是一例。」（卜辭綜述三八二頁）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第四期　文武丁時）

祭　未見

壹　未見

劦　未見



文武丁時には彡・翌の例を見るだけである。

要するに第一期には祭・壹の二祀の例がないが劦・彡・翌三祀が行はれ、第三期及び第四期武乙時には五祀の祭名が備つてゐて、第三期には王賓を以つて行はれ、文武丁時には僅かに彡・翌二祀の例を見るのみである。従つて第一期には劦・彡・翌の三祀が行はれ、第二期より殷末に至るまでは五祀が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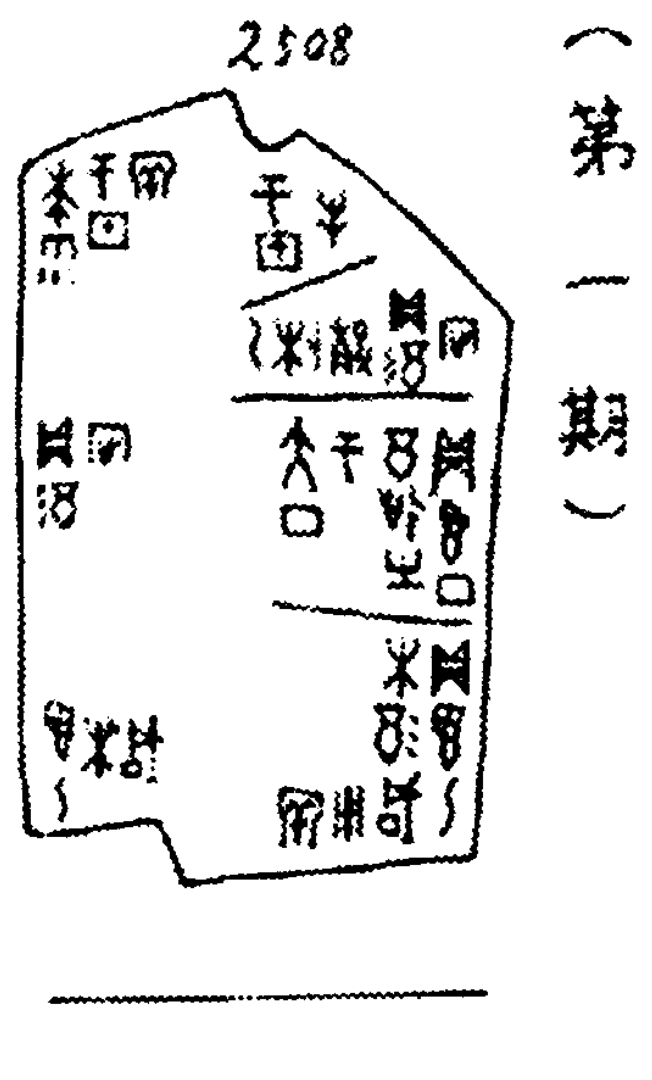
第二項　祀序の存否

この三期に祀序が存するか否かは二方面より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一は卜辭版に祀序を檢出し得るか否かであり、その二は祀序は先王を名の日に祀る原則と王位の序列に從つて祀るの原則より成立してゐるから、この三期に斯かる二原則が行はれてゐるか否かであつて、次にこの二方面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一、祀序の檢出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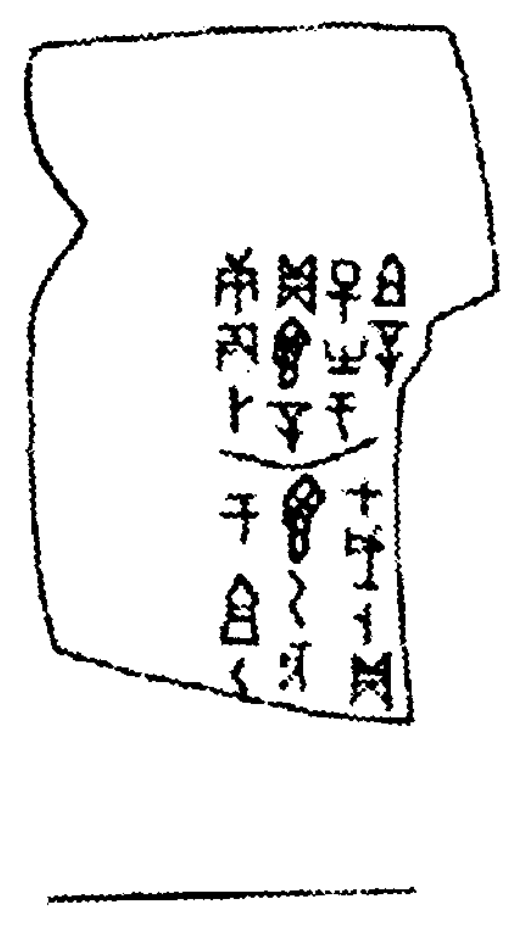
乙
2508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乙未に[illegible]を祀り、同旬の丁酉に大丁を祀つてゐる。[illegible]は大乙であつてこの祭祀の關係は祀序表の大乙と大丁の祀序に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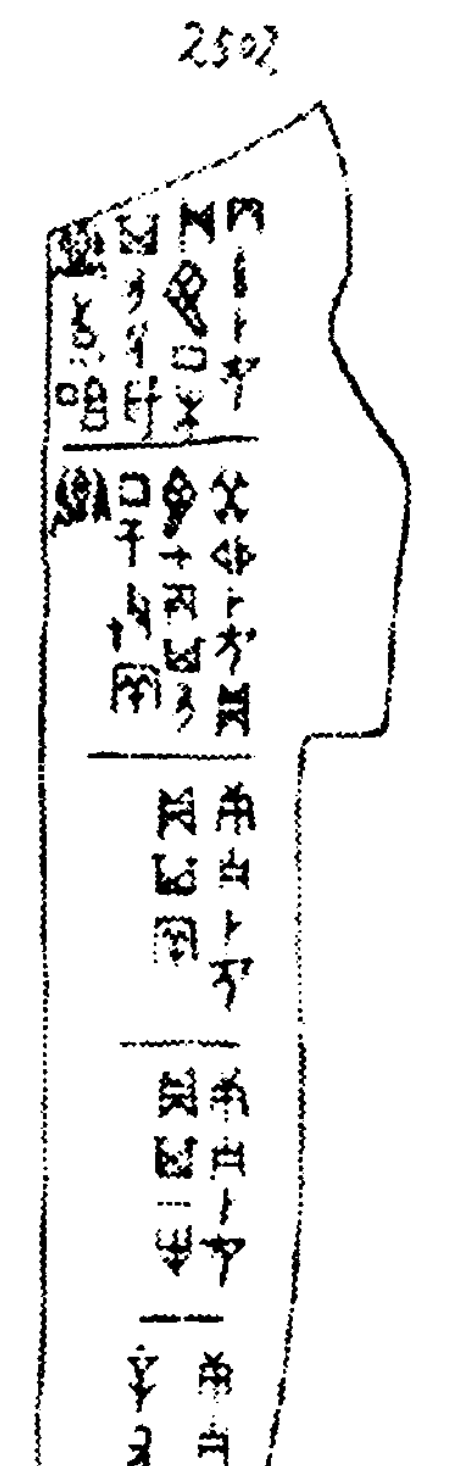
（第三期）

鄴2.36.11
京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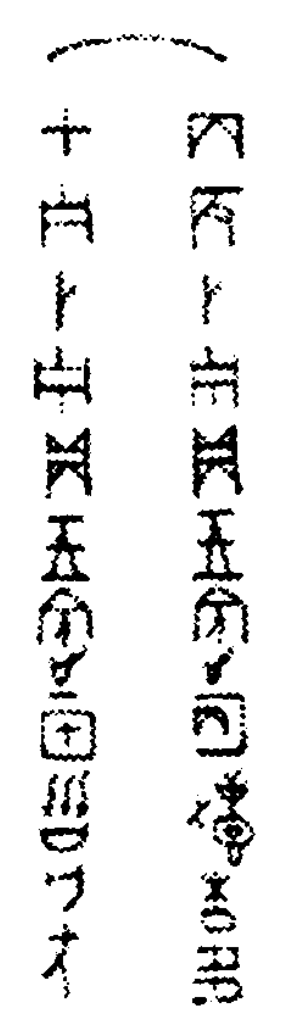
この版を胡厚宣は京津所見甲骨集に於いて第一期としてゐる。乙亥に祖乙を祀り同旬の辛巳に祖辛を祀つて居り、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祖乙と祖辛の祀序と符合してゐる。

甲
2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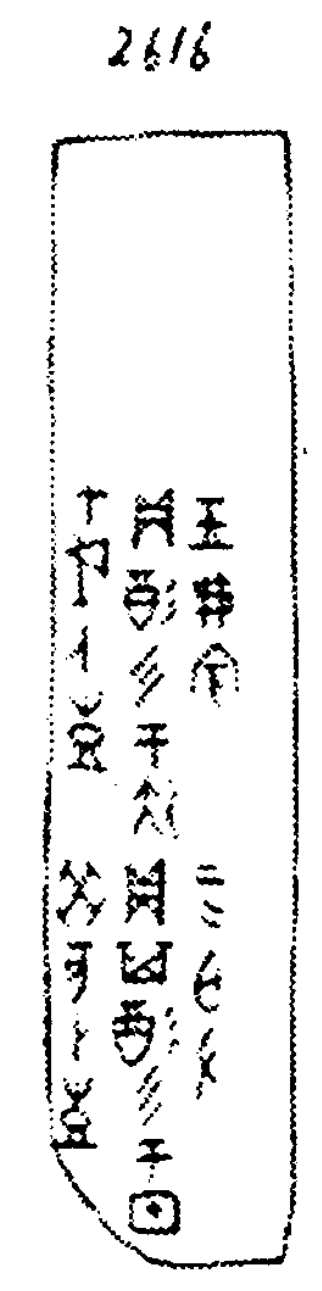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辛丑に妣辛を祀り、次旬の甲辰に父甲（祖甲）を祀つてゐる。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武丁の配妣辛と祖甲の祀序と符合してゐる。

甲
2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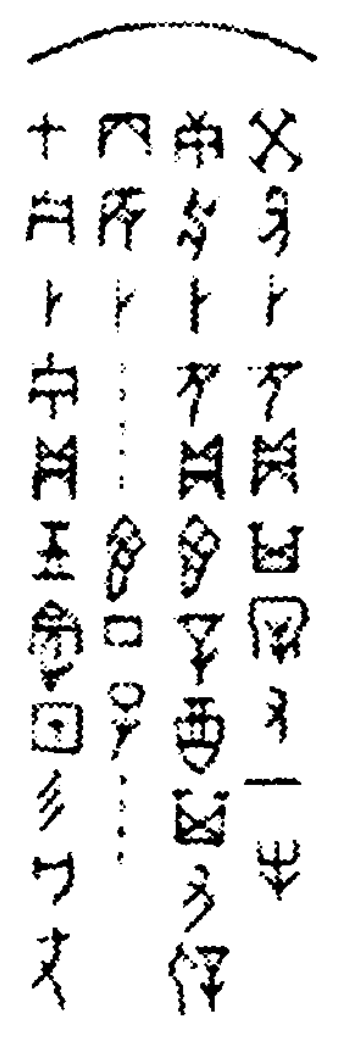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丙辰に報丙に壹祀し、次旬の甲子に上甲に劦祀を行つてゐる。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報丙と上甲の祀序に符合してゐる。

甲
2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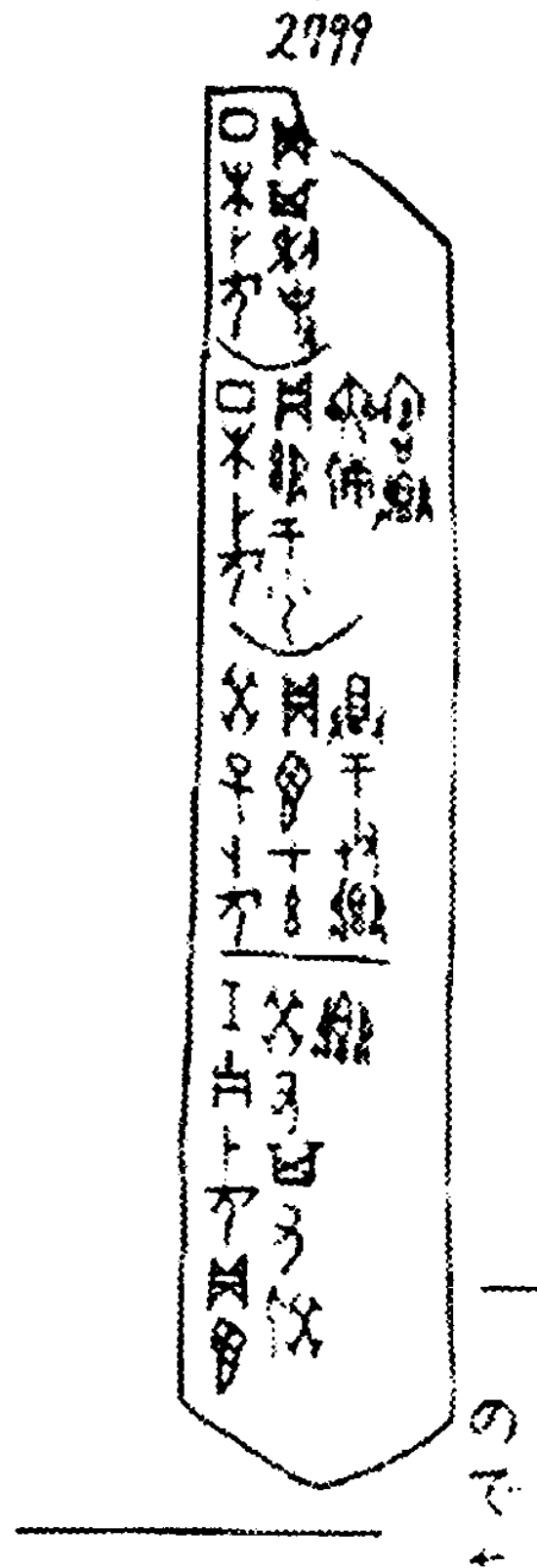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の辭は前日卜であるから上甲は甲子に、大乙は次旬の乙亥に彡祀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つて、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上甲と大乙の祀序に符合してゐる。

甲
2880



この版の四辭を甲子の上甲の彡祀を基として考察せば、癸丑の明日甲寅に祖甲の壹祀、丁巳に武丁の劦祀、辛酉に武丁の配妣辛の劦祀を行つたものと解されるのであつて、この關係は祀序に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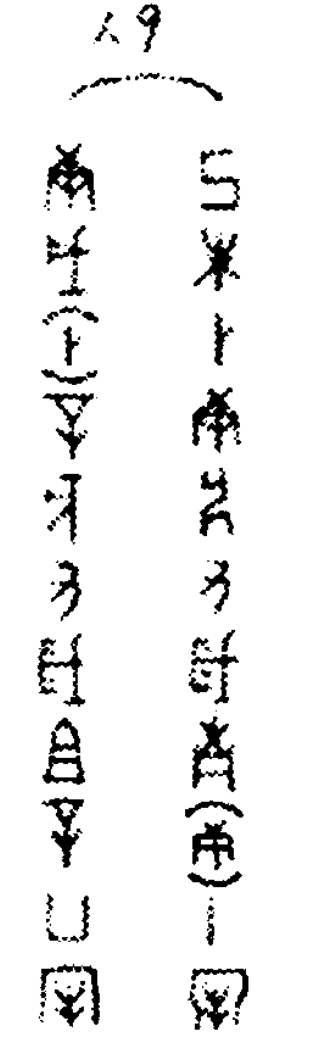
甲
2799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甲午に父甲、五旬前の癸丑に妣癸を祀つてゐるが、祀序表によればこの妣癸は中丁の配妣癸に當り、又父甲の次旬には小乙の配妣庚が祀られてゐて、祀序表によれば妣庚の祀は劦祀に當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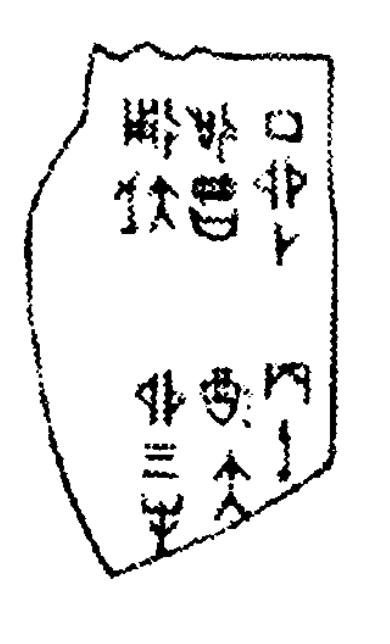
（第四期　武乙時）

寧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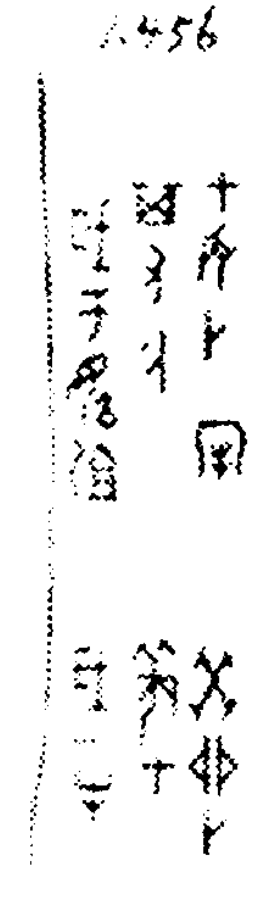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庚申に南庚、その前旬の辛亥に祖辛を祀ることを卜してゐるが、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南庚と祖辛の祀序と符合してゐる。

甲
3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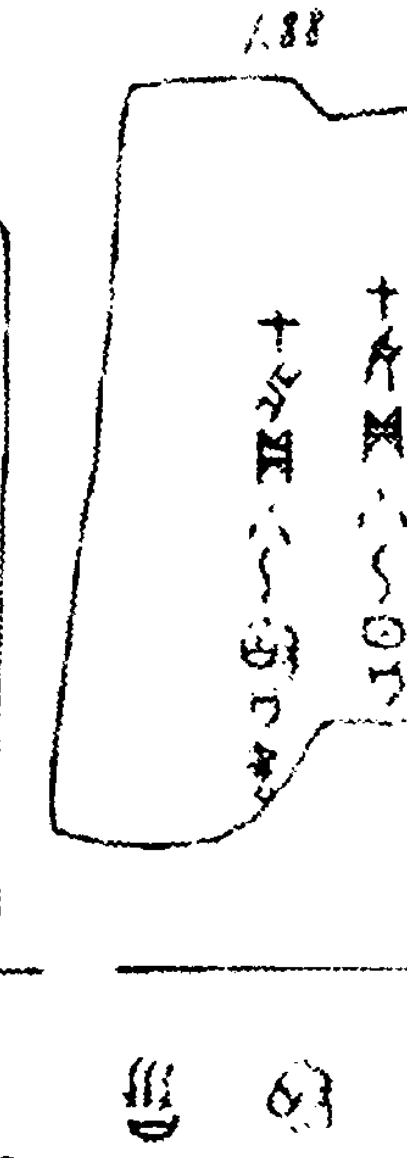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大戊が丁日に卜されて居り、この例に從へば丙午に卜されてゐる王は大丁であり、丙午の明日丁未に大丁を、丁卯の明日戊辰に大戊を祀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關係は祀序表の大丁と大戊の祀序に符合してゐる。

拾掇
1.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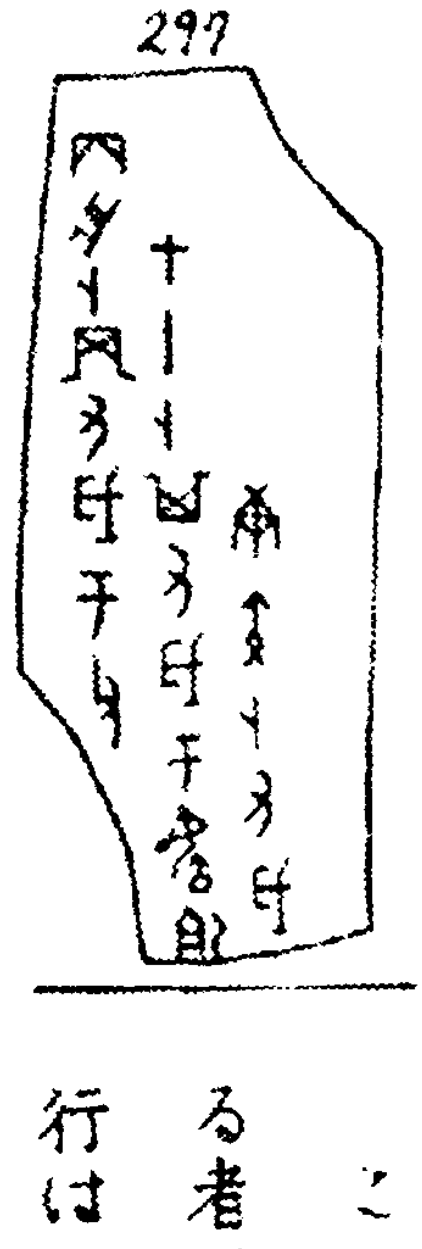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癸卯の明日甲辰に戔甲の劦祀、甲辰の明日乙巳に后祖乙の祭祀が卜されたものと解せば、この關係は祀序に合す。

寧
1.88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甲申に小乙の祭祀、次々旬の甲辰に小乙の日祀が卜されてゐる。この祭に對する日は劦日・彡日・翌日のいづれかであつて、祭祀の次々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劦日祀であり、甲申に祭祀、次々旬の甲辰に劦祀を行つた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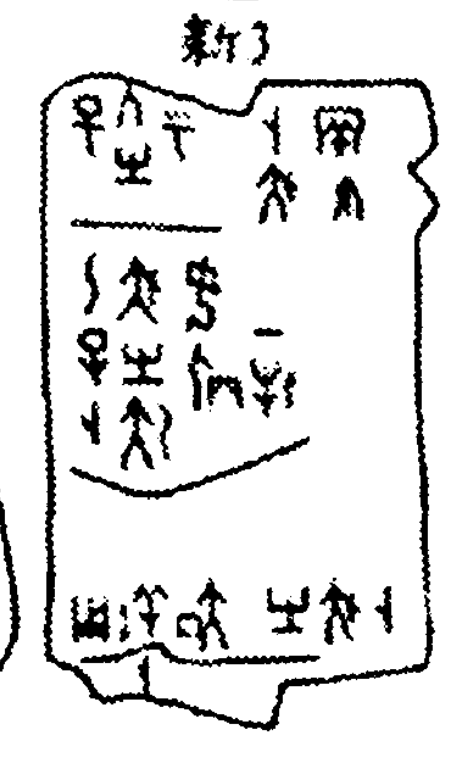
粹
297



この版は前日卜であるから丙申に卜されてゐる王は父丁（康丁）であり、庚寅に卜されてゐる者は辛名の王であつて、乙未に后祖乙の壹祀、丁酉に父丁の祭祀、辛卯に小辛の壹祀が行はれたものと解せば、この關係は祀序に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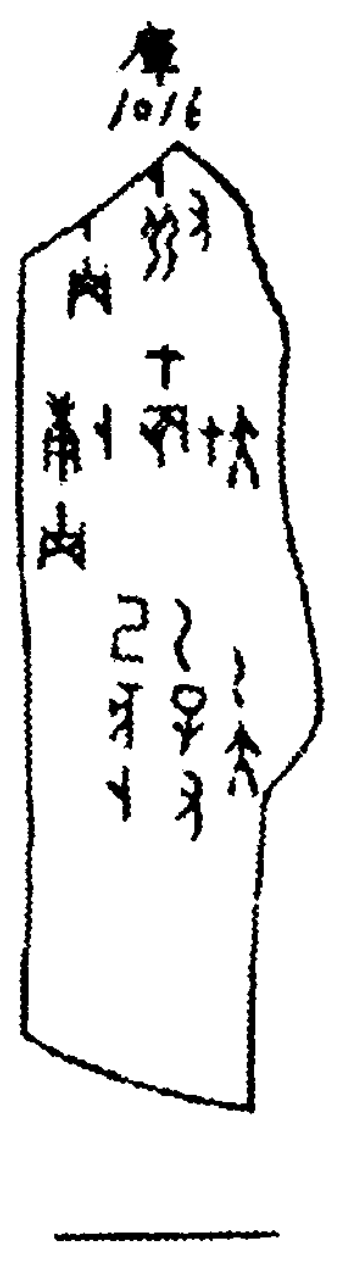
（第四期　文武丁時）

通
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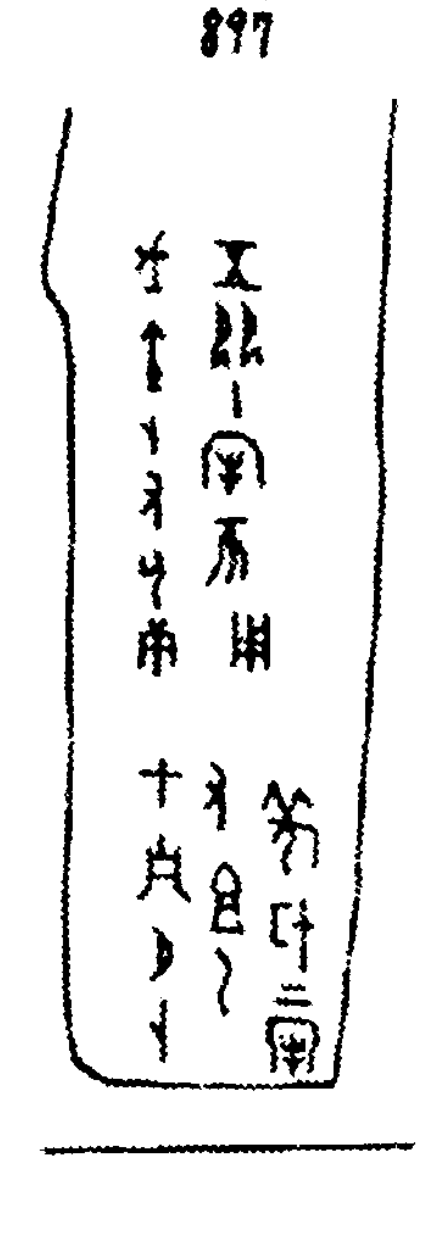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乙巳に大乙の配妣丙を、その前に大丁を卜してゐる。祀序表に於いては大丁の祀は大乙の配妣丙の前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は祀序表と一致してゐる。

庫
1016



この期には倒書の例が習見（粹218・193・199・908、佚38等）であつてこの「乙大」は大乙であり、乙巳に大乙の壹祀、甲辰に大甲の祭祀を行ふものと解せば、この關係は祀序に合してゐる。

佚
897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甲子に祖乙、次旬の戊寅に妣庚を卜してゐる。祀序表に於いては祖乙の次旬の庚日に祖辛の配妣庚と祖丁の配妣庚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の祖乙と妣庚は祀序表と符合してゐる。

右の十五版に於ける王妣間の祀序の關係は第二期・第五期の祀序と一致して居り、右の如く五祀祭名の存することと相俟つて、先王先妣の祀序の存すること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次に之を理論の方面から檢討する。

二、祀序の二原則の有無

祀序は前述の如く二原則によつて成立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三期に二原則が存在せば必然に祀序が存するもの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先王を名の日に祀る原則の有無

先王の祀日が明記されてゐる卜辭について、先王と祀日の關係を調査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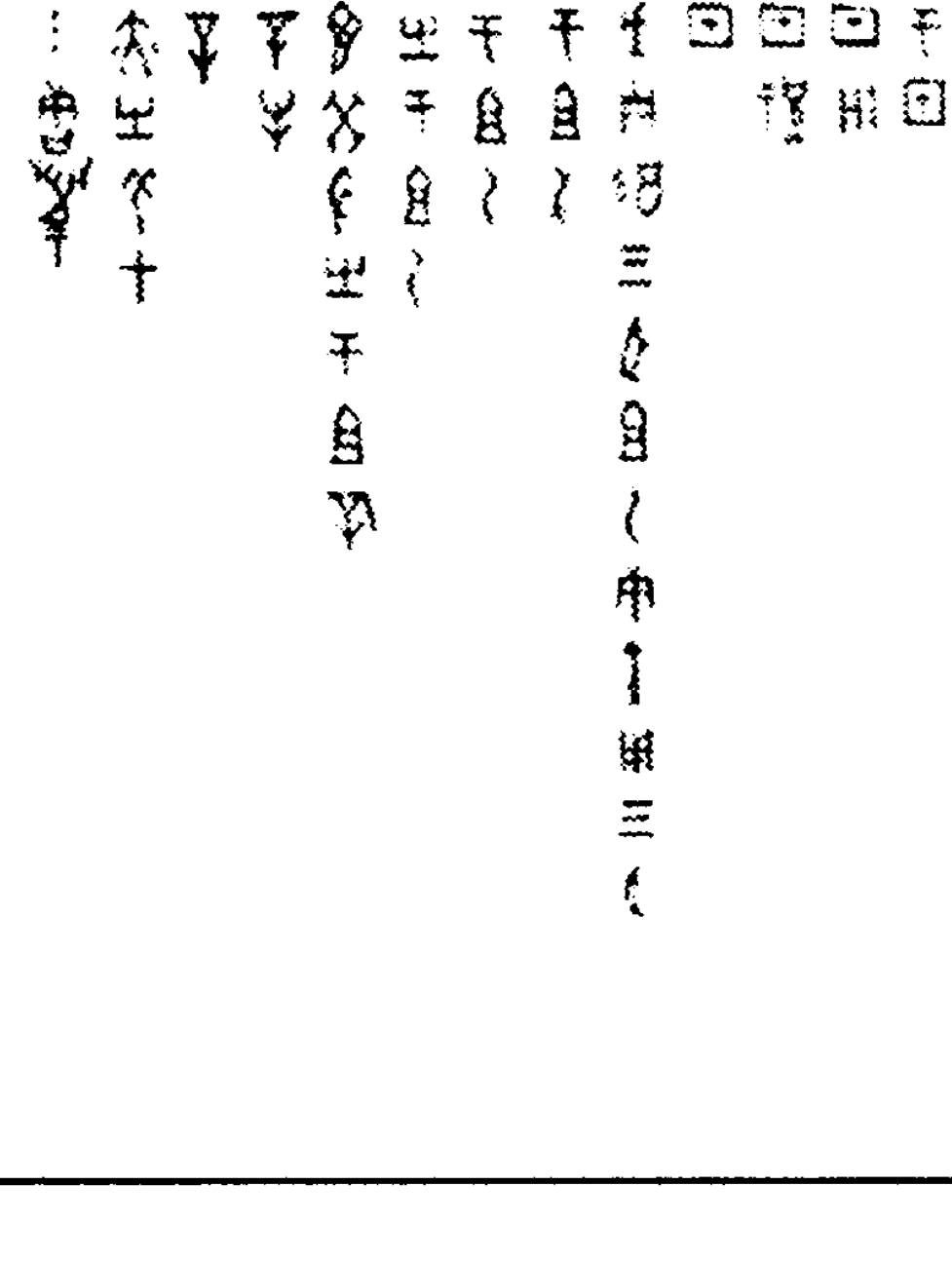
王名の日に祀られてゐる例

王名	第一期	第三期	第四期武乙時	第四期文武丁時
上甲	後下36.1 粹93 明121 卜235 拾1.2 甲1500 3651 乙3797 3618 4947 5292 5305 5983 8165	甲2692 2693 2990 2981	後上21.13 粹81 遺623 寧1.231 1.232 1.28 掇二1.14 甲191 2667 南明432 476 516 續存1789	
報乙		後上8.11		
報丙		甲2693		
報丁				
示壬				
示癸		佚325 前1.1.7		
大乙	前5.26.3 續1.38.3 6.23.3 遺475 寧1393 乙933 2508 3021	續1.75 掇續42 甲2607 前明539	續1.7.7 寧1.164 拾掇1.415 續存1797	寧1.016 粹150 金365 419 七W4
大丁	乙3694 4510		粹188 掇續109	續1.8.8
大甲	鐵115.1 209.1 前4.7.6 寧1645 乙3334 6664 6681 7258 續存247		寧1.645 甲387 寧1.191 南明432 粹193	寧1.016 粹186 京3990 續1.9.8
卜丙		明384		
大庚	乙6273 6661	京3991	後下4.10	乙238
小甲				
大戊	遺378	甲2881 遺387	粹219	
雍己		續1.5.9		
中丁	後上2.1 菁1 續存564		寧1.9	
卜壬				
戔甲				
祖乙	前1.10.2 4.51.4 9.34.3 續1.12.3 1.13.1 1.17.1 通拾掇·大龜3 文278 310 林2.11.1 鐵63.3 84.3 寧1799 寧2.35 3.29 3.34 後上19.2 明860 拾掇1.97 1.58 甲3 3510 乙910 813 乙2516 2537 2728 3317 3469 4057 4590 5356 5896 6664 6703 7774 南明81 寧1.3 京679 697 續存下176 下147	甲2407 鄴1.40.12	鄴3.45.12 遺639 續存254 甲903 677 佚883 寧1.9 1.185	拾掇1.318 甲899 京637
祖辛	前4.51.4 鄴2.91.4 乙776 2113 2516 2537 2728 5211 5312 5896 6659 6703 拾掇1.183		寧1.9	
沃甲	續1.23.2			
祖丁	鐵156.2 粹262 續1.31.7 南輔15 寧331 乙2113 2222 2973 3173 3452	甲2600		前2339
南庚	乙1900		寧1.8	

—○王名の日に祀られざる例

第一期

續存237　乙4998　乙4813　前9.31　粹91　續1.33　續1.35　鐵212.1　遺345　乙4498　乙3316　乙9092　乙3107　京6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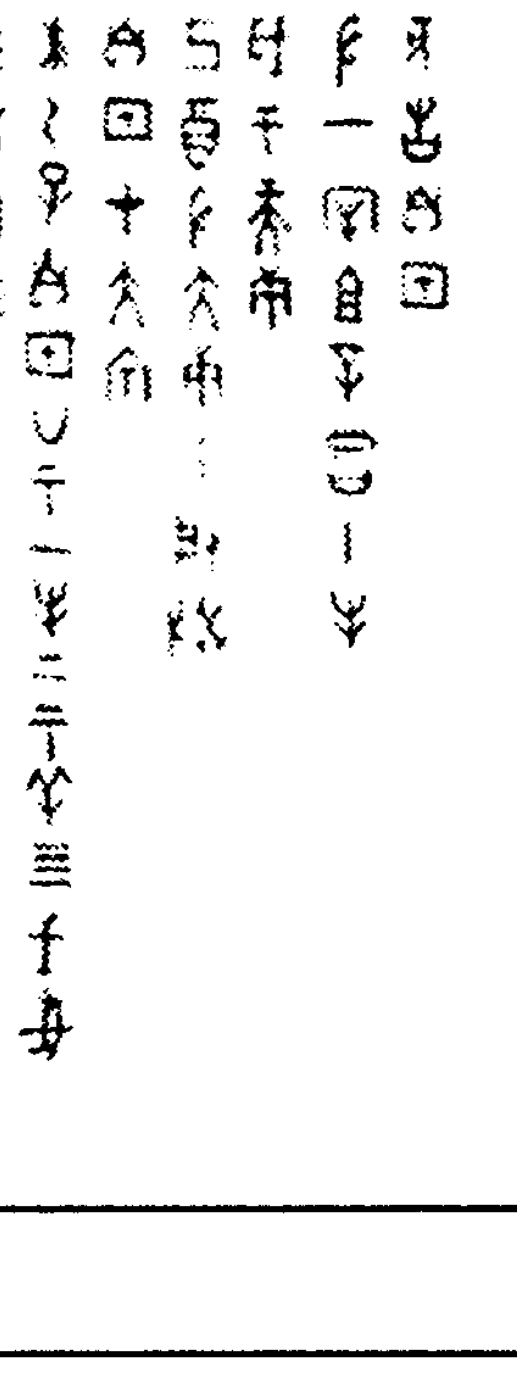


第三期

未見

第四期

後上29.5　京709　乙669　乙108　南明523　戩1.9　南明526



祀日が明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は少く略、以上の如くであつて、王名と祀日が一致してゐるものは二〇六例、一致してゐないものは廿一例であ

陽甲				拾掇1.59
盤庚				
小辛				
小乙	鐵196.1 京757 續1.28.9 1.29.1 1.30.4 1.8.17 鄴1.38.6 乙1985 2293 卜614	鄴1.40.12	粹290	
武丁		甲2502		續存下756
祖己		粹313		
祖庚		通別1.6		
祖甲		甲2502 2997 佚266		
康丁			甲795 635 後上22.4 戩6.4	

り、その比率は十對一であるから、王名の日に祀られないのが寧ろ異例であり、從つてこの三期に於いても先王が名の日に祀られる原則の存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2)　王位の序列に從つて祀る原則の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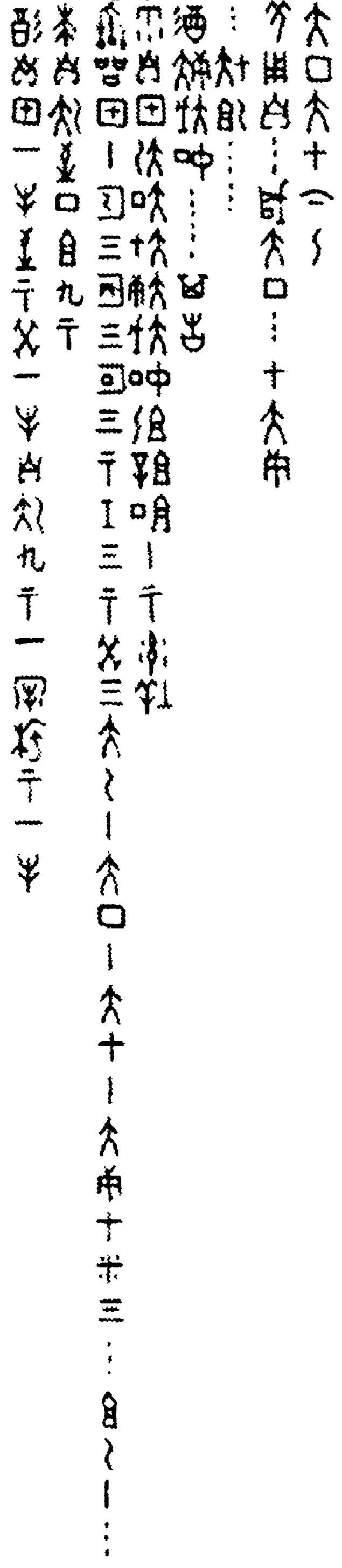
この三期に於ける先王の祭祀が無秩序に行はれたものでないことは、前記の「祀序の檢出」に見て明か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王位の序列が定まつてゐるから、右の祀序はこの序列に從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第一期　乙5303

第三期　粹173　續存下601

第四期(武)　甲138　佚986

第四期(文)　粹112　掇二166　東方222



右の如く名の日に祀るの原則、及び王位の序列に從つて祀るの原則があるから、この三期にも當然祀序が存してゐたとせざるを得ず、而して一版中にこの祀序を檢出し得る例を各期に見ることが出來、又五祀の祭祀が各期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から　五祀が祀序によつて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疑ふ餘地がないのである。

五祀のうち𡧊・彡・劦の三祀は「日」を以つて稱されるが、翌・祭の二祀が翌日・祭日と稱されることのないのは、元來この𡧊・彡・劦三祀が一連の祭祀であり、第一期に翌字があるが未だ祭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ことと相俟つて、翌・祭の二祀は第二期に附加さ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第一期には𡧊・彡・劦の三祀、第二期以降は翌・祭・𡧊・彡・劦の五

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董氏の新・舊兩派說は信を措くことが出來ない。（第三章第五節參照）

第四節　祀譜

五祀は先王の祀序に從つて翌祀（第三章參照）・彡祀・劦祀の順に行はれ、劦祀に次いで又翌祀に始ま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この五祀の一周に要する期間は祀るべき先王の數によつて異り、後期に及ぶに從つて祀るべき先王が增加するから多くの期間を要したのであつて、甲骨版によつて之を明かにし得るものは第二期と第五期であるから、先づこの兩期の五祀の週期を確定し、次に卜辭によつて五祀が實際に行はれた祀譜を復原する。この兩期の祀譜の研究には董作賓の殷曆譜があるが、本論考は全く之に據らざるものであり、董氏とは異つた結果に到達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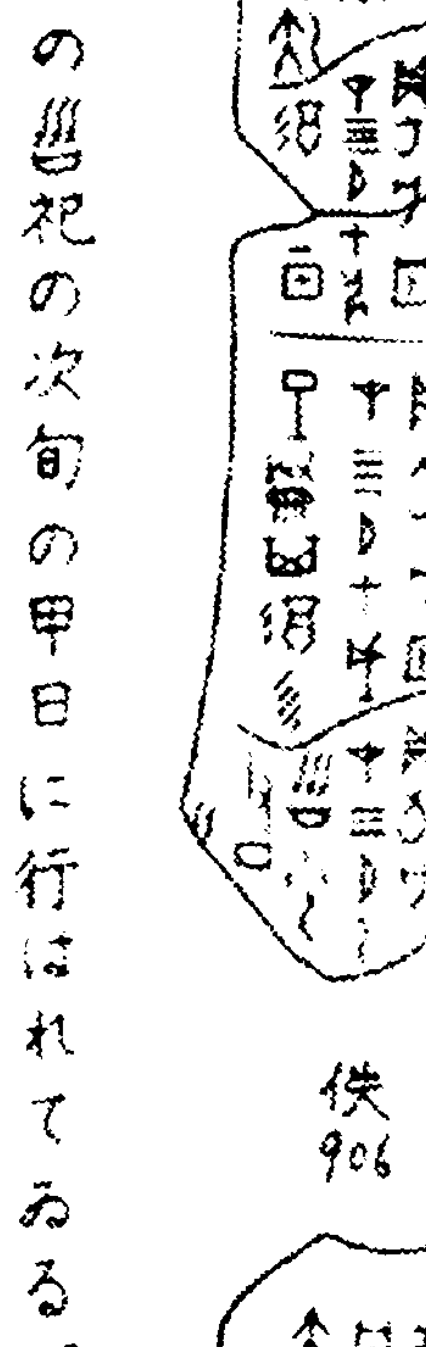
第一項　五祀の週期

五祀の期間を考察するに當つて最も重要なことは翌・彡・劦三祀の初旬に行はれる「工典」（第二期工典）の位置を確定することである。翌・彡・劦三祀のそれ〲の期間は前述の祀序表から容易に求めることが出來、例へば第二期に在つては翌祀には兄庚（祖庚）の𡧊祀を終るまでに十二旬、彡祀には十旬、劦祀には十旬を要したことは祀序表から明瞭であるが、この三祀の期間の合計が直に五祀の期間ではなくして、三祀の初旬の工典を前祀が終了した同旬に行ふか、或は次旬に行ふかによつて五祀の期間が三旬に亘つて動搖する。從つて工典の在り方を確定しない限り期間を決定し得ず祀譜を定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る。董氏の祀譜はこの工典の檢討に徹底を缺き甚だ曖昧であるから、遂に五祀の期間を適當に伸縮して祀譜を編成する結果となつ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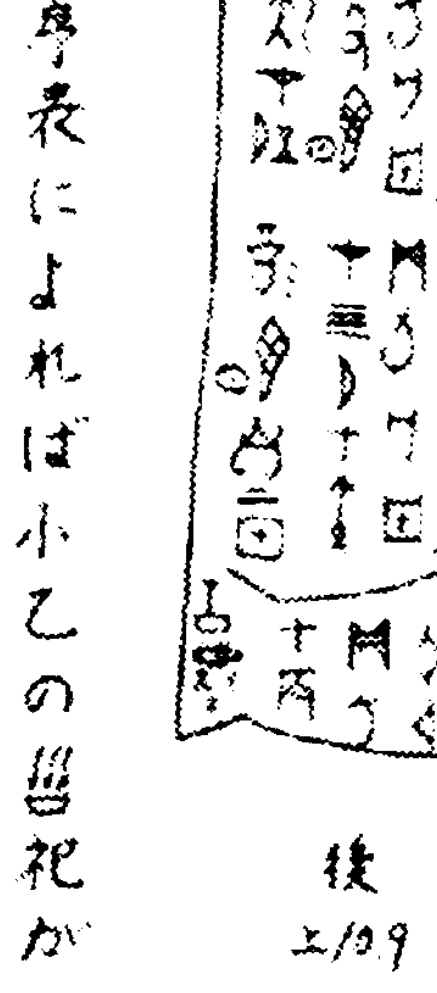
一、第二期の五祀週期

第二期に於いては左記の如く彡・劦二祀には工典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翌祀の工典を知り得る版は未だ發見されてゐない。然し第五期には翌祀にも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期に於いても翌祀に用ゐられ得、祭祀記載貞旬卜辭版の發現數が少いために（[illegible]）、その例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ものと考へる。この工典の在り方を考察するに、左記の綴合21版に於いて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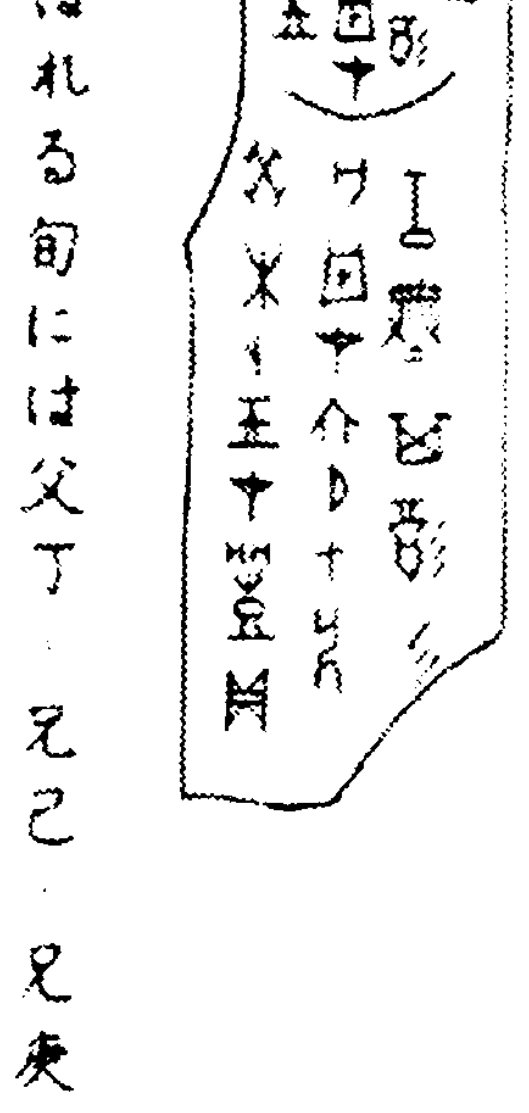
綴合21



佚906



後上10.9



彡祀の工典が小乙の𡧊祀の次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てゐる。祀序表によれば小乙の𡧊祀が行はれる旬には父丁・兄己・兄庚の𡧊祀が行はれて、第二期に於いてはこの旬を以つて翌祀を終了するのであるから、彡工典は翌祀を終了した次旬に行はれて居り、而してこの工典を行ふために特に一旬を設けて上甲の彡祀は工典の次旬に行はれてゐる。工典のために一旬を置くことは佚906版の劦祀の場合も同様であり、從つて翌祀の場合も同様と考へられる。斯くの如く第二期に於いては翌・劦の各祀が終了した次旬に次の祭祀の工典が行はれて、この工典のために一旬が置かれてゐるから、翌祀には十二旬、彡祀には十旬、劦祀には十旬を要し（祀序表）、五祀の一週には三十二旬を要したことが解る。從つて董氏が「祖甲時祭祀先祖妣一週、需時僅三十旬」（殷曆譜卷三）となしてゐるのは誤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この第二期の例に準じて他期の五祀週期を推測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祀序表）。

第一期には翌・祭二祀がないから𡧊祀に十旬、彡祀に十旬、劦祀に十旬、計三十旬。

第三期は祖甲の𡧊祀を終了するまでに十三旬、彡祀に十一旬、劦祀に十一旬、計三十五旬。

第四期武乙時は康丁の𡧊祀を終了するまでに十三旬、彡祀に十一旬、劦祀に十一旬、計三十五旬。

第四期文武丁時は武乙の𡧊祀を終了するまでに十四旬、彡祀に十二旬、劦祀に十二旬、計三十八旬。

第五期帝乙時は文武丁の𡧊祀を終了するまでに十四旬、彡祀に十二旬、劦祀に十二旬、計三十八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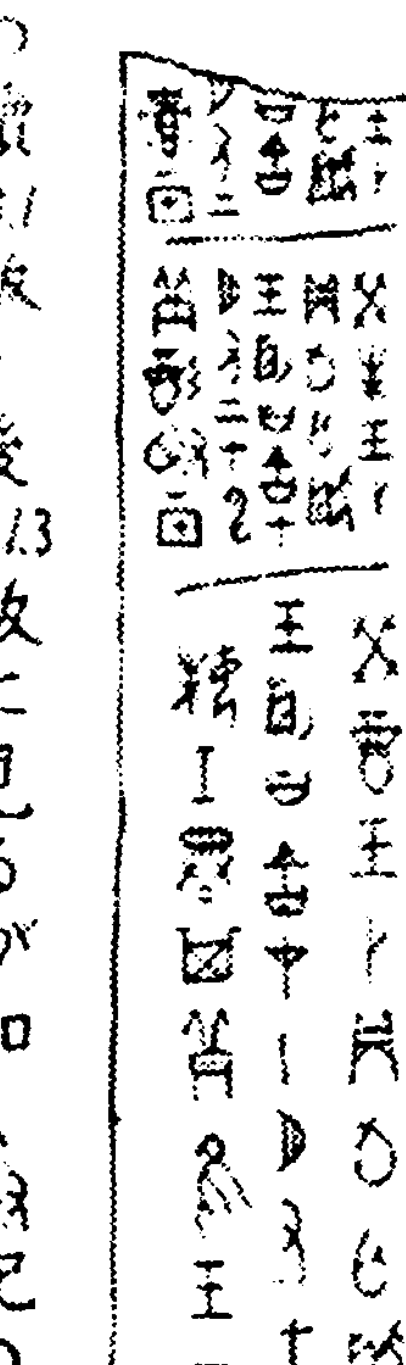
第五期帝辛時は帝乙の𡧊祀を終了するまでに十五旬、彡祀に十三旬、劦祀に十三旬、計四十一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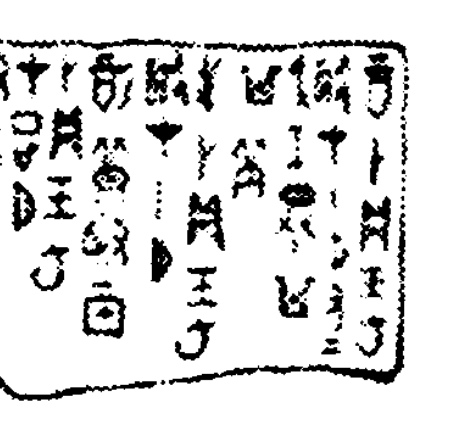
然しながら實際に果して右の如くであつたか否かは第五期以外には之を確定し得る甲骨版がなく、而して第五期の週期は次述の如くであつて、右の推測とは異り三十六旬乃至は三十七旬を要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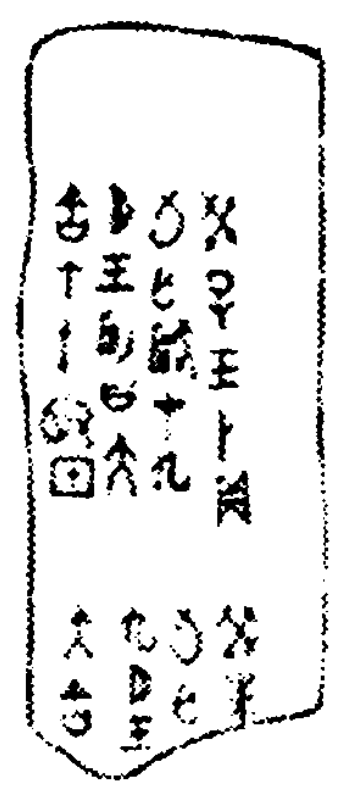
二、第五期の五祀週期

第五期に於いては翌・彡・劦三祀の工典はそれ〲三祀の初旬に行は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1) 𢦔祀の工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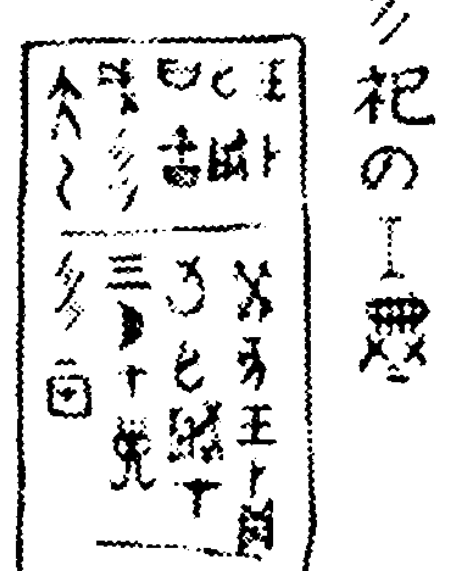

續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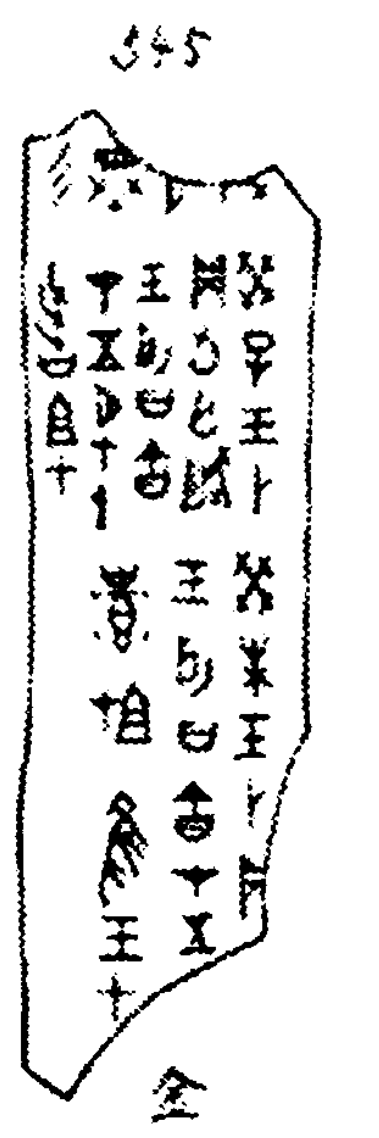

後上21.3


全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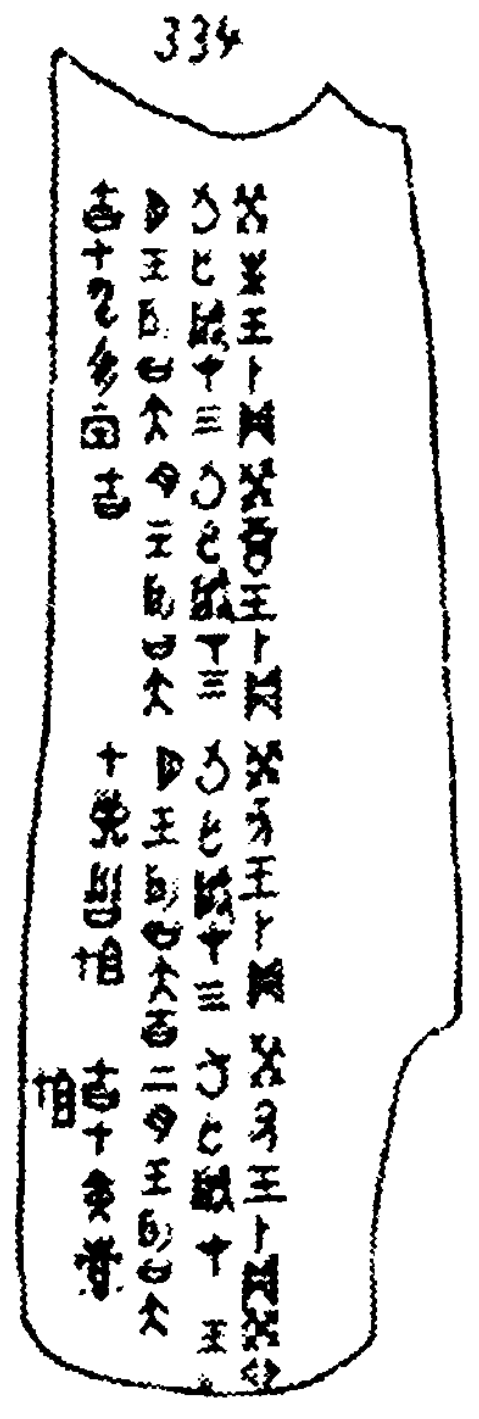
右の續1.5.1版、後上21.3版に見るが如く𢦔祀の工典は上甲に𢦔祀する前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てゐる。又全579版に於いては上甲の𢦔祀の前旬には祭祀の記載がないが、この旬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次の彡祀の全334版と同様である（全334版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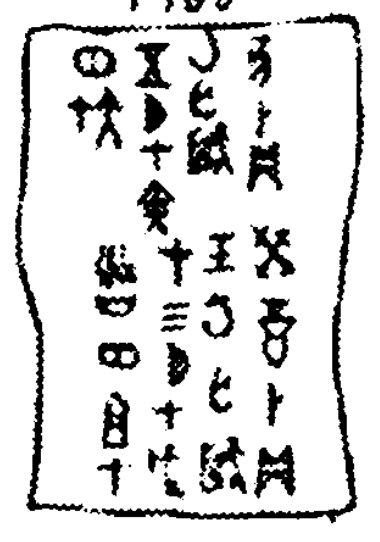
(2) 彡祀の工典


綴合附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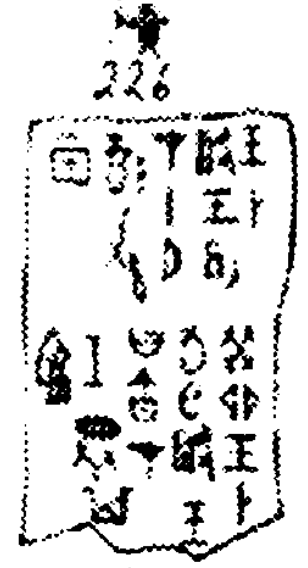

佚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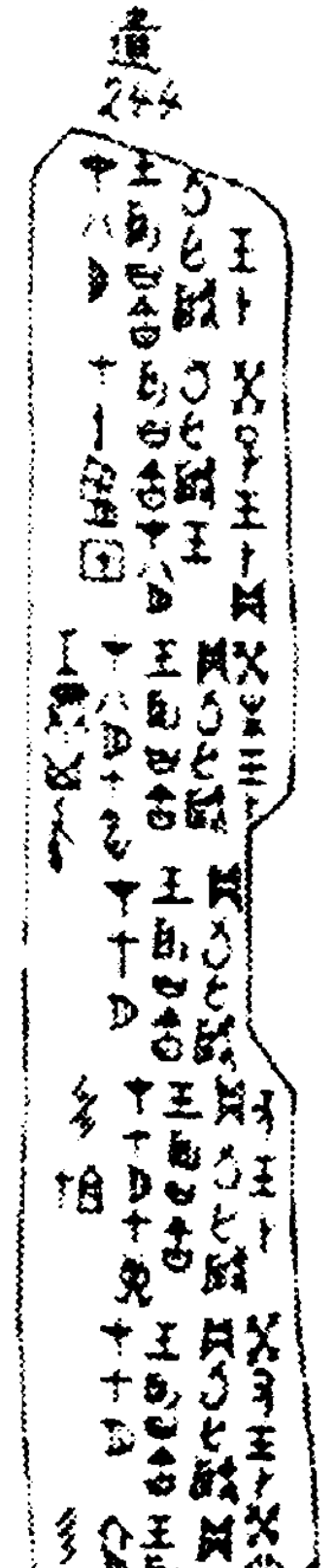
右の綴合附69版に於いては工典が上甲の彡祀の前旬に在り、佚545版に於いては祖甲の劦祀の次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の上甲の彡祀と祖甲の劦祀の關係は次の全334版の如き關係に在るから、彡祀の工典は彡龠と劦計の中間の旬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即ち第五期には祀序表によれば祖甲の次旬には武乙・文武丁の祀が行はれて居り、祖甲の劦祀の次旬には武乙・文武丁の劦祀が行はれるから、佚545版の劦計の次旬に行はれてゐる彡祀の工典は武乙・文武丁の劦祀と同旬に行はれるのであつて、彡祀の工典は𢦔祀の終了した次旬ではなく、𢦔祀の最終旬（武乙・文武丁の劦祀の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而してこのことは次の續存1968版に於いても同様であり、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三月甲戌に祖甲の劦祀、五月甲寅に大甲の彡祀（上甲に彡してから）を行つてゐるが、この間には「四月甲申彡工典（劦武乙の旬）」・「四月甲午彡上甲」・「四月甲辰（甲名王の祭祀なし）」の三旬があるのであつて、こ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彡祀の工典は祖甲の劦祀の次旬（劦武乙の旬）である。彡祀の工典が𢦔祀の最終旬（劦武乙の旬）に行はれる特殊性を理解してゐない陳夢家は、右の全334版をあげて「彡劦兩季之間不置工典」（卜辭綜述[illegible]）としてゐるのは大いに誤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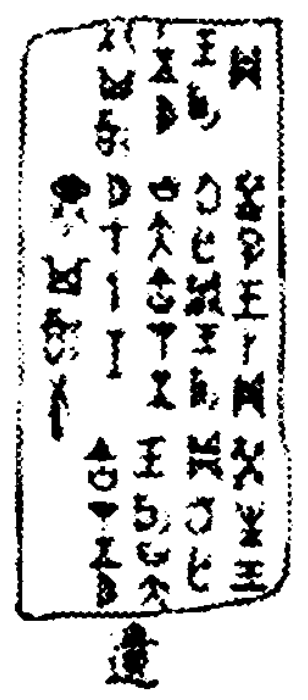

全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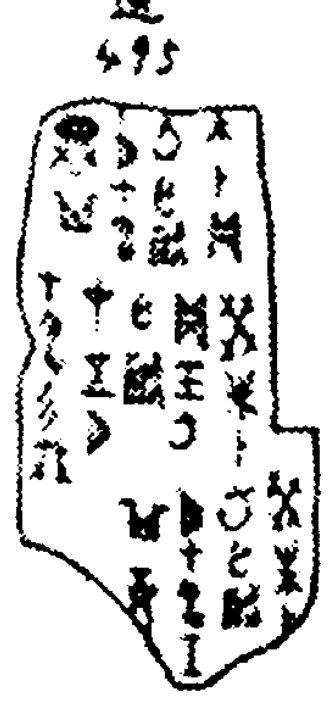

續存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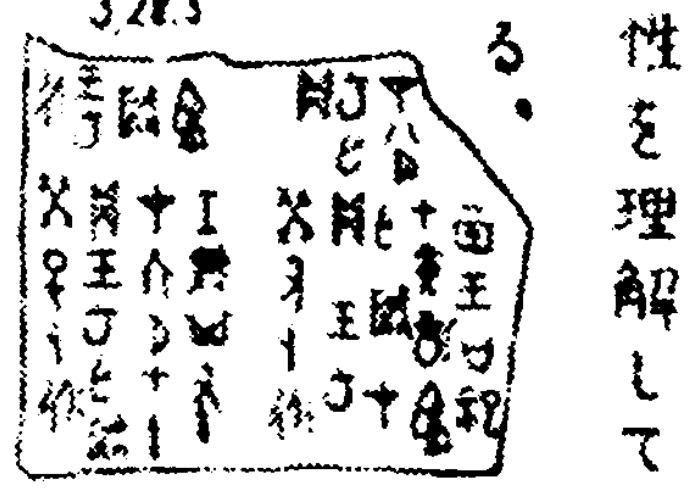
(3) 翌祀の工典


摭續226


遺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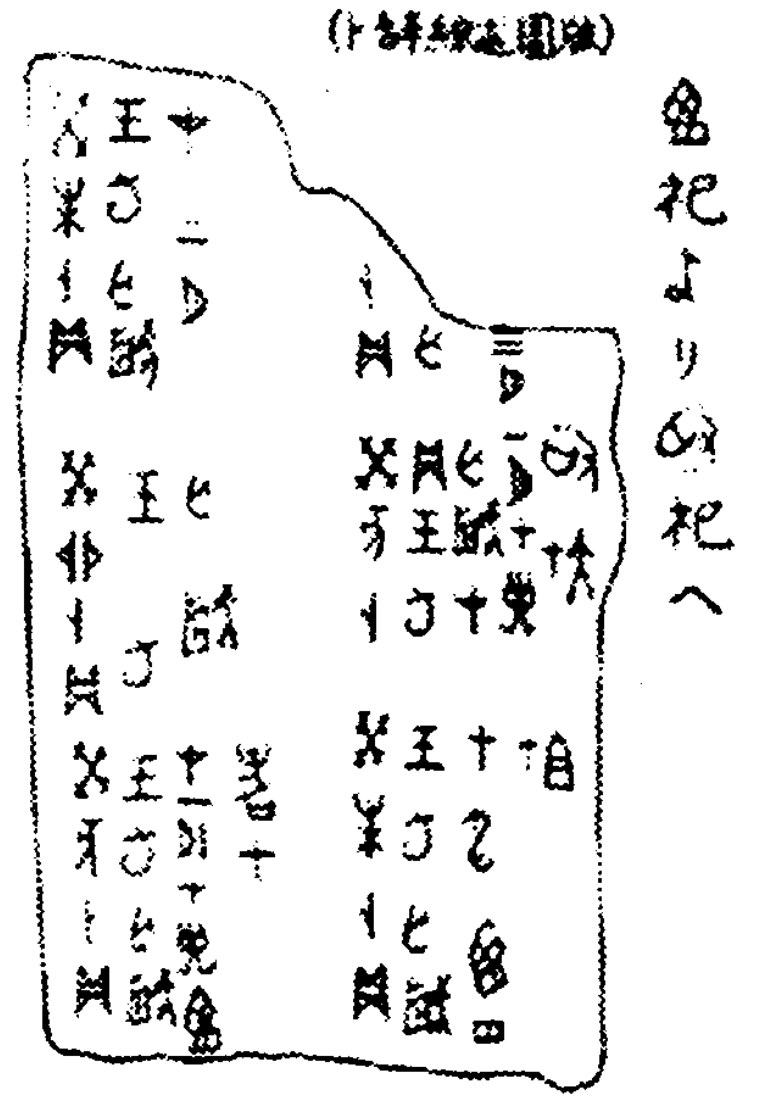

金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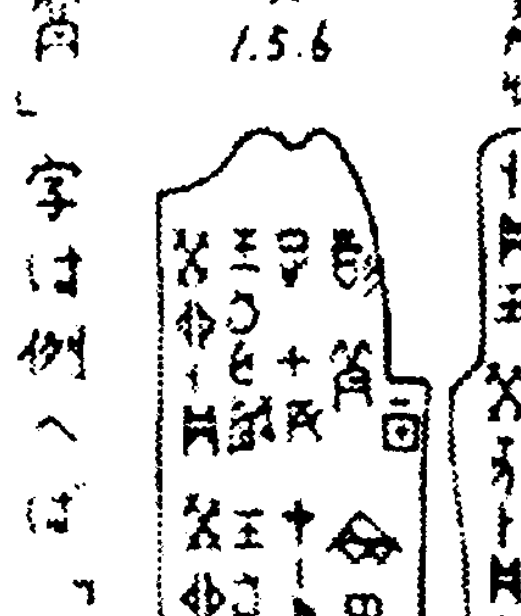

遺4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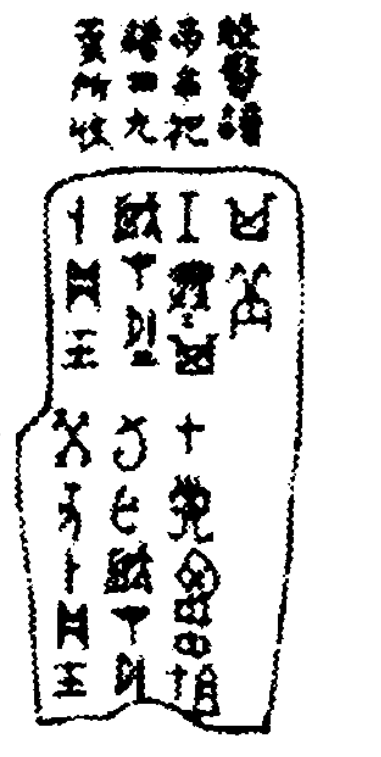

前3.28.5

右の摭續226版・遺244版に於いては翌祀の工典が上甲の翌祀の前旬に行はれてゐる。又遺244版・金455版に於いては工典の前旬に祭祀の記載のない一旬があるが、この旬は遺244版に於いては祖甲の彡祀の次旬であつて、この旬には祀序表によれば武乙・文武丁の彡祀が行はれ、而して彡祀はこの武乙・文武丁を以つて終了するから、翌祀の工典は彡祀が終了した次旬の甲日に行はれ、工典の次旬に上甲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る。これは遺493版に於いても同様であり、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彡戔十を挾んで上下の二辭に工典が記されてゐるが、その祀日は三辭共甲申であつて下辭の工典は彡戔十の六旬前、上辭の工典は彡戔十の六旬後であつて、之を祀序表に見れば下辭の工典は彡祀のもの、上辭の工典は翌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この版に於いても亦翌工典は彡祀終了の次旬に行はれてゐる。翌工典の次旬に上甲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るが、前3.28.5版に於いては翌工典の次々旬に上甲の翌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のは異例であつて、これについては後述帝辛祀譜王廿祀に詳述する。要するに翌工典は彡工典とは異つて前祀が終了した次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るのである。

(4) 翌祀より𢦔祀へ


哲庵藏拓（卜辭綜述圖版）


續1.5.6


CTL.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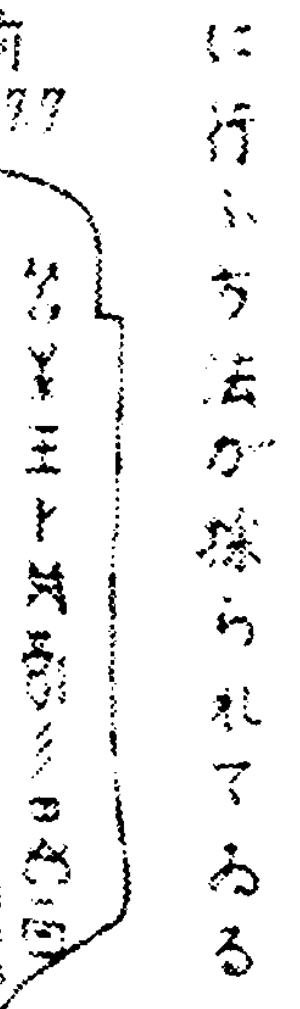
翌祀が終了せば𢦔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は上揚の三版に明かであつて、哲庵藏拓に於いては祖甲の翌祀の四旬後に大甲の𢦔祀が行はれ、CTL版に於いては祖甲の翌祀の次旬に𢦔祀の工典が行はれ、續1.5.6版に於いては某王の𢦔□祀（𢦔・翌）の六旬後に上甲の𢦔祀が行はれてゐる。CTL・續1.5.6版の「笛」字は例へば「彡笛𢦔日」（前6.31.3 續1.5.1 明789 前4.19.3 後上20.13）・「工典𠙵笛」（續1.5.1 後上21.3 これらは𢦔祀の工典）の如く用ゐられ、而して𢦔祀以外には用ゐられないからCTL版の工典は𢦔祀の工典であり、續1.5.6版の缺字は「𢦔」であつて、十一月癸卯（甲辰）翌戔甲、十一月癸丑（甲寅）翌沃甲、十一月癸亥（甲子）翌陽甲、十二月癸酉（甲戌）甲名王の祭祀なし、十二月癸未（甲申）翌祖甲、十二月癸巳（甲午）𢦔工典、正月癸卯（甲辰）𢦔上甲である。從つてこの三版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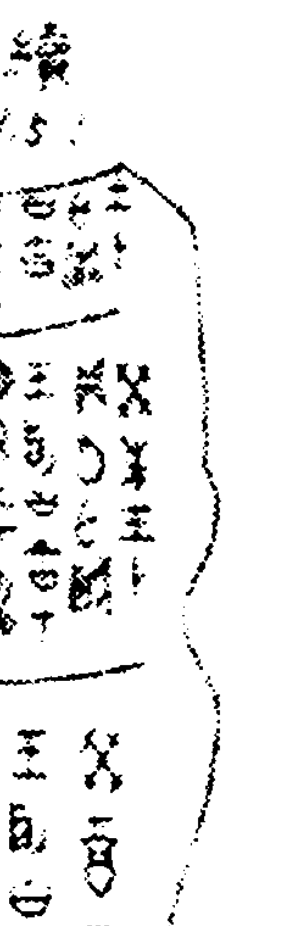
CTL　翌祖甲　𢦔工典
哲庵　翌祖甲（𢦔工典𢦔上甲）○）𢦔大甲
續1.5.6　（甲午）翌戔甲　翌沃甲（翌陽甲）○（翌祖甲）（𢦔工典）𢦔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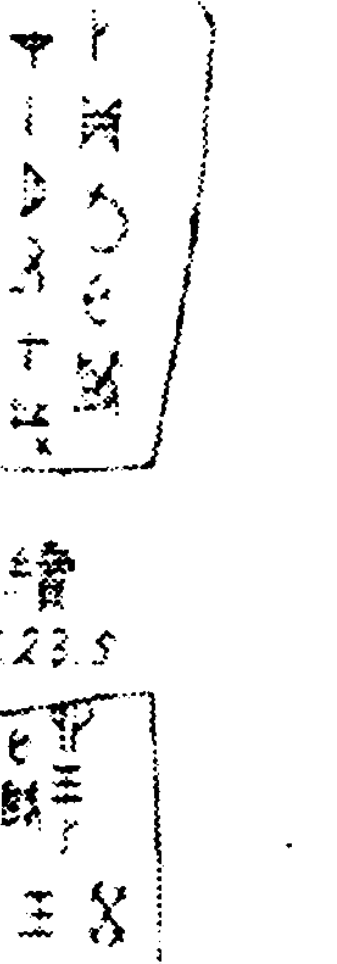
𢦔祀の工典は祖甲の翌祀の次旬に行はれ、祖甲の次旬には武乙・文武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から𢦔祀の工典は翌祀の最終旬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

右の如く前3.28.5版の異例を除く外は、工典は𢦔・彡・翌三祀に於いて上甲を祀る前旬に行はれて居り、而して𢦔工典は武乙・文武丁の翌祀と同旬の甲日、彡工典は武乙・文武丁の劦祀と同旬の甲日、翌工典は武乙・文武丁の彡祀の次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てゐる。從つて𢦔工典より彡工典までは十三旬（彡工典が劦武乙と同旬）、彡工典より翌工典までは十二旬（翌工典が彡終了の次旬）、翌工典より𢦔工典までは十一旬（𢦔工典が翌武乙と同旬）であつて、五祀の一週に三十六旬を要して居り、前記推測の帝乙時三十八旬よりは二旬短縮されてゐる。斯くの如く𢦔祀と彡祀との工典を前祀の最終旬（武乙文武丁の旬）に行ふことによつて短縮を計つてゐるから、翌祀の工典を彡祀の最終旬に行へば更に一旬を短縮し得て三十五旬ともなし得る譯であり、又この方法によつて短縮することも行はれてゐるが（帝辛祀譜王廿祀参照）、三十五旬を以つて五祀を終了してゐる例はなく、更にこれ以上に短縮しようとせば前祀と後祀とを重疊せざるを得ず、斯かる例も亦絶無であるから三十六旬以下に短縮しなかつたのである。然し三十六旬週期のみ行はれたのではなくして、次の如く三十七旬週期も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の場合には𢦔工典を翌祀の終了した次旬に行ひ、彡工典のみを𢦔祀の最終旬に行ふ方法が採られてゐる。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二祀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𢦔工典	𢦔上甲 ○ 𢦔大甲
	𢦔小甲 ○ 𢦔戔甲	𢦔沃甲 𢦔陽甲 ○	𢦔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𢦔工典 𢦔上甲 ○


前3.27.7


續1.5.1


續1.23.5

右の前3.27.7版には王二祀四月甲申に上甲の彡祀、續1.5.1版には王三祀十二月初旬甲申に上甲の𢦔祀、續1.23.5版には王三祀六月甲午に沃甲の彡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關係は上揚表の如くなる。これによれば王二祀の四月甲申に上甲の彡祀が行はれ、而して王三祀の上甲の彡祀は四月甲午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は三十七旬を要してゐて右の三十六旬より一旬多くなつてゐる。これは右の如く三十六旬の場合は𢦔工典が翌祀の最終旬即ち翌祖甲の次旬に行はれるのであるが、この表に於いては翌祖甲の次々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多一旬はこれによ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三十七旬週期の際は𢦔工典を翌祀終了後即ち武乙・文武丁の翌祀を終了した次旬に行ひ、その他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と同様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第五期には三十六旬週期・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三十六旬週期は𢦔工典を翌祀の最終旬、彡工典を𢦔祀の最終旬、翌工典を彡祀終了の次旬に行ふ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り、三十七旬週期は𢦔工典を翌祀終了の次旬、彡工典・翌工典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と同じく行ふこ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外に三十五旬・三十八旬・四十一旬などの週期は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これは獨り帝乙時に於いて然るばかりではなくして帝辛時に於いても同様であり、帝辛時に於いては第二期法式に從へば父帝乙のために一旬を要するから四十一旬であつて、三祀の工典を前祀の最終旬に行ふことによつて三旬の短縮を計つても三十八旬以下には短縮し得ない筈であるが、實際には父帝乙の祭祀のために特に一旬を設けず、且つ短縮を計つて三十六旬・三十七旬の週期を用ゐてゐる。斯くの如く三十六旬・三十七旬週期に限られてゐるのは、五祀週期を一太陽年内に終了せしめようとする意圖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第二項　殷曆譜・祀譜の批判

董作賓の殷曆譜は自ら謂ふやうに「帝乙帝辛兩譜、爲最先研究之成果、亦爲編著殷曆譜全書之總動機」（上三）と、帝乙・帝辛祀譜の成果がその動機をなしてゐる。この殷曆譜に於ける殷代の曆法には幾多の問題があり、これについては後述（[illegible]）に詳論するが、次に帝乙・帝辛祀譜が構成されてゐる基礎について批判する。

一、彡祀を五祀の首とする說について

董氏は次の如く五祀の首を彡祀、尾を劦祀となし、五祀は彡祀・翌祀・𢦔祀の順に行はれたとして祀譜を構してゐる。

今以彡爲五種祀典之首、而以劦爲之尾、亦自有說、第一、五種祀典創自祖甲、其時無一祀系、需時九旬、五九四十五旬爲一歲所不能容、故複疊其祭壹劦之三種之祀典、使三十旬而一週、此彡翌所以單獨舉行、祭壹劦所以聯合舉行也、先疏後密、爲其原理、否則以祭爲首、而彡翌又何不聯合複重之、第二、以祀事言、彡爲鼓祭、翌爲翌舞、樂舞所以娛祖妣者也、祭者用酒肉、壹用黍稷、酒食所以享祖妣者也、終之以劦、更合他種祀典、總其大成而祀事畢矣、此亦事理之至順者也、（殷曆譜下三一九）

五祀は𢦔・彡・翌・𢦔と循環してゐてこのどれが首であるかを決定することは必ずしも容易ではなく、且つ之が決定を誤ればこれに基づく祀譜は空文となるのである。董氏は五祀の首を彡祀とする二理由をあげて居り、その一は祖甲の祀典改制時に在つては五祀の期間が四十五旬（董氏は第二期祖甲時には一祀に九旬を要したとす）であつて一歲以上を要してゐたから、之を一歲内に行ふために

祭・𡧊・劦三祀を複合擧行、彡祀・翌祀をそれぞれ單獨擧行し、この際に「先疏後密」の原理によつて彡祀・翌祀を先にし祭・𡧊・劦三祀を後にしたとするのであり、その二は彡祀は鼓祭、翌祀は舞祭、祭・𡧊二祀は酒肉・黍稷祭、劦祀は劦祭即ち「合他種祀典」祭とし、祭祀は鼓・舞によつて娯ましめて酒肉黍稷を享し、劦祀によつて他種祀典を合せ行ひ、之を尾として祀事を畢つたとするのである。

前述の如く第一期に於いては祭字が方國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祭名としての用例がなく、𡧊・壴字も亦用ゐられて居らず、劦・彡・翌の三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の三祀は日を以つて稱され劦日・彡日・翌日と謂はれてゐるが祭・𡧊は日を以つて稱されることはなく、例へば「[illegible]劦日彡日五[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翌日劦日彡日五井[illegible]」（續存[illegible]）の如く劦日を以つて祭・𡧊・劦三祀（祭は第一旬祀、𡧊は第二旬祀、劦は第三旬祀）の總稱としてゐるから、元來この三祀が一類の祭祀を成してゐて第一期にはこの三祀以外にはなかつたのであり、從つて第一期には三祀の週期が三十旬であつてこれは一自然年との差が餘りに多いから之を自然年の期間に近づけるために延長が計られ、第二期に至つて劦祀の前祀として祭・𡧊を附加することによつて五祀として二旬を延長したものと考へる。而してこの劦・彡・翌の首として董氏は「疏を先にして密を後にする」の原理から彡祀を第一としてゐるが、彡祀は後述（五祀の祭儀）の如く前夕祀・當日祀・明日祀（彡夕・彡日・彡龠）の三祀より成り三日間に亘つて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つて、斯かる例は他の四祀にはないから疏に屬する祭祀ではなくして寧ろ五祀中最重の祭祀であり、董氏の密を後にするの原理によれば後に行は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從つて之を疏として首となす説は妥當でない。彡祀の工典は三十六旬・三十七旬の兩週期に於いて祭祀の最終旬に行はれてゐて、祭祀と截然と分離することはないから彡祀は直に祭祀に引き續くものであつて五祀の首ではなく、祭祀の工典（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翌祀の工典（三十六旬・三十七旬兩週期の場合）は前祀の終了した次旬に行はれてゐて前祀と截然と分離されてゐるから、祭・翌のいづれかが五祀の首である。而して五祀の週期は祭祀の工典を前祀の最終旬に行ふか（三十六旬の場合）前祀終了の次旬に行ふか（三十七旬の場合）によつて決定されてゐるから（彡・翌の工典は兩週期同じ）、祭祀が五祀の首であり、翌祀の祭名が又祭・翼祭であつて祭祀の祭（祭）が祭祀の總名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も亦之を傍証してゐる。後述の如く祭・彡・翌の順に祭祀を首となすことによつて整然と緊密な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が、彡祀を首とするがために董氏の祀譜は次述の如く支離に陥つてゐる。陳夢家氏は、「周祭的三種主要祭法是依彡—羽—劦—彡的次序，周而復始的輪番擧行的」（卜辭綜述三九二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董氏の説を襲ぐものである。要するに五祀は最重の彡祀を中心として、前祀に祭（𡧊・劦）祀、後祀に翌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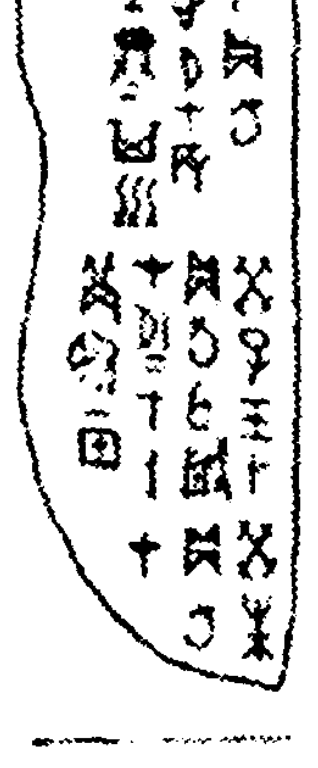
二、𡧊祀・劦祀の工典について

董氏は工典が五祀の各祀に行はれるものとして次の如く論じ陳氏はこれに從つ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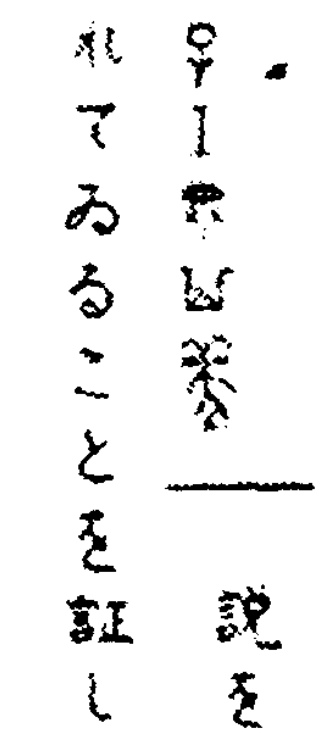
「五種祭祀中獨不見𡧊祭之工典、彡與翌各單獨擧行、祭𡧊劦聯合擧行、而祭爲之首、若祭之工典可以貫之、宜劦與𡧊皆無工典之禮、今劦祭既有之、知𡧊祭亦必有工典、不見者有缺遺也」（殷曆譜上三・二）

右に於いて董氏が劦祭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となしてゐるのは次の例を証とし（陳氏もこの例を証とす三九四頁）、上辞に劦字があつてこれは劦の省文であるから「工典劦劦」を以つて劦祀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とするのである。然し劦を劦に作るは前記の如く第三期には習見であるが第五期にはこの例以外にはなく、而して上甲の祭祀の次旬は上甲の𡧊祀であるべきに、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劦祀とされ居り、又工典には王名を記する例が絶無であるがこの版には田の名が記されてゐて、他版と著しく異つてゐる。從つてこの版は多分に疑はしく、假令疑作でないにしても劦劦を劦祀と見做すことは出來ず、この例以外には劦祀に工典の行は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この一版によつて劦祀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と断定するのは甚だ早計である。董氏は右の如く劦祀に工典がある以上𡧊祀にも行はれてゐる筈であつて、これが卜辞に無いのは缺遺によるとしてゐるが、之は右の版に因つて判断を誤つた説に過ぎない。然るに陳氏は𡧊祀の工典の例であらうとして次の辞をあげて「𡧊在翌之前只是一種推定」（卜辞綜述三九四頁）と謂つてゐるが、これは固より臆説を出でないものである。

明739



前4.43.5



要するに𡧊・劦二祀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を証し得る例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三、五祀の週期について

董氏は第二期及び第五期に於ける五祀の週期を次の如き考定方法によつて定めて居り、五祀の首を彡祀として彡祀の工典を特に重視し、これには必ず一旬を設けてゐるが、祭・翌の工典には一旬を設けず、第二期の彡・翌を各九旬、祭を十一旬、計三十旬とし、第五期の彡・翌を各十一旬、祭を十三旬、計三十六旬としてゐる。

第二期

彡工典	一旬
彡祀	九旬（彡上甲より彡小乙まで）
翌祀	九旬（翌上甲より翌小乙まで）
祭・𡧊・劦祀	十一旬（祭上甲より劦小乙まで）

凡三十旬而祭祀一週

第五期

彡工典	一旬
彡系	十一旬（彡上甲より彡武乙の旬まで）
翌系	十一旬（翌上甲より翌武乙の旬まで）
祭・𡧊・劦系	十三旬（祭上甲より劦武乙の旬まで）

毎祀統總計三十六旬

前述の如く工典は祭・彡・翌三祀の初頭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が、彡工典のみに一旬を設けて、他の二祀の工典に一旬を設けてゐないのは卜辞を精査せざる獨断によるものである。第二期に在つては工典が三祀の初頭に各一旬を占めてゐて三十二旬週期であるが、董氏は祭・翌二祀の工典を削つて三十旬とし、又第五期に在つて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は、祭・彡二祀の工典を前祀の最終旬に行つて為に一旬を設けず、翌祀の工典を彡祀の終了後に行つて為に一旬を設けて居り、又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祭・翌二祀の工典を前祀終了後に行つて為に各一旬を設け、彡祀の工典を祭祀の最終旬に行つて一旬を設けてゐないにも拘らず、董氏は第二期と同様に彡工典には一旬を設け、祭・翌二祀の工典を無視して週期を三十六旬に一定してゐる。これは結果的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となつてゐるが、立論の過程には誤謬があり、從つて董氏は三十七旬週期の存することを知らない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董氏は工典の在り方を誤つてゐるから、五祀の週期をも誤る結果とな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四、祀譜の構成について

董氏は右の如く祭・彡・翌三祀の順位、工典の在り方、及び週期を誤つてゐるから、その祀譜は當然卜辞と符合しない筈であるが、董氏はこれを無理に一致せしめようとして、次の如く伸縮自在な祀譜を構成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即ち帝乙三十五祀譜・帝辛五十二祀譜に於いて、彡工典には例外なく一旬を設けてゐるが、祭・翌二祀の工典には一旬を或は設け或は設けず、帝辛時には翌工典に全く一旬を設けてゐない。又週期には三十五旬より三十九旬までが用ゐられてゐて、董氏が考定してゐる三十六旬に一定して居らず、從つて董氏の祀譜には祭祀の行はれてゐない日が存する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恣意による支離な祀譜に、

・帝乙三十五祀

彡工典	廿五回
祭工典	十六回
翌工典	四回
三十五旬週期	九回
三十六旬週期	十二回
三十七旬週期	十一回
三十八旬週期	一回
三十九旬週期	二回

・帝辛五十二祀

彡工典	五二回
祭工典	七回
翌工典	零回
三十五旬週期	十五回
三十六旬週期	廿四回
三十七旬週期	十二回
三十八旬週期	一回

若干の卜辞の祭祀記事が偶合するとしても、ここには何等の科學性をも認めることが出來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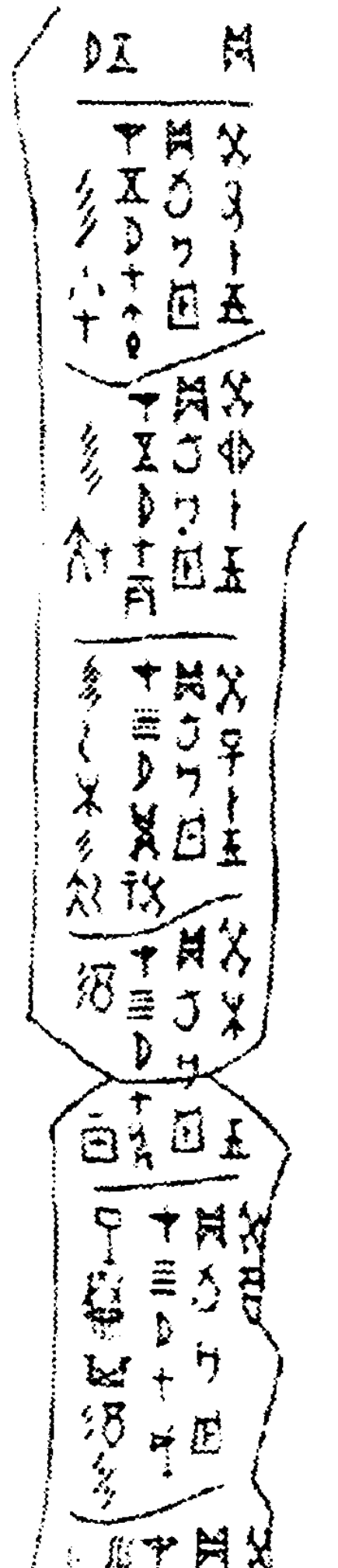
第三項　第二期の祀譜

工典の在り方及び五祀の週期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卜辞の祭祀記事によつて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但だ曆法が明かでない限り曆日が確かではなく、從つて祭祀の日譜を成す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が、後述（第二篇第七章殷代の曆法参照）の如く殷代に於いては太陰曆を用ひてゐて月に大小があり、置閏法としては年末に十三月を置く十三月法、年間に一月を閏とする閏月法、及び月末に一旬を置く閏旬法が行はれ、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は主として十三月法、第五期には十三月法を廢して閏旬法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工典・週期・置閏の三者を勘考して祭神・祭祀・祀日・祀月の明白な祭祀卜辞を整理せば祀譜を構成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り、特に第五期には「王幾祀」の紀年があるから絶對祀譜を復原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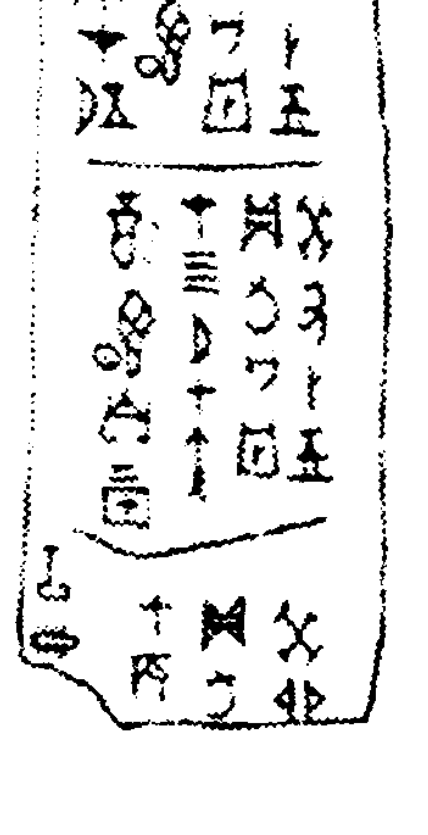
第二期には紀年がないから相對祀譜であることを免れないが、この期には工典が祭・彡・翌三祀の初旬に一旬が設けられて居り、五祀の週期が三十二旬、置閏は十三月法であるから祀譜を推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はない。

次のA・B二版に於いて、Aの祀序は三月乙丑（甲子の旬）に劦小乙、次旬の甲戌に彡工典、次旬の甲申に彡上甲、次旬の乙未（甲午の旬）に彡大乙、次旬の甲辰に彡大甲、次旬の甲寅に彡小甲が行はれて居り、又Bの祀序は四月中旬の甲辰に翌工典、次旬の甲寅に翌上甲、次旬の乙丑（甲子の旬）に翌大乙、次旬の甲戌に翌大甲が行はれてゐて、之を表示せば次の如くなる。

(A)
摭續21



(B)
佚906



A

三月	四月			五月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劦小乙	彡工典	彡上甲	彡大乙	彡大甲	彡小甲

B

	四月		五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翌工典	翌上甲	翌大乙	翌大甲

前記の如く第二期に於ける祀序・工典の位置・及び五祀週期が明かであるから、A・B二表の祭祀の前後に行はれる祭祀を補足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る（A表の祭祀は次表の三月甲子劦小乙より五月甲寅彡小甲までに當り、B表の祭祀は次表の四月甲辰翌工典より五月甲戌翌大甲までに當る。）。

この補足せる(A)・(B)二表の祭祀の系統の異同を論ずる為に、祭祀の工典が行はれ

（A'）

月	干支	祭祀
12	甲戌	祭工典
	甲申	祭上甲
	甲午	○
1	甲辰	祭大甲
	甲寅	祭小甲
	甲子	○
2	甲戌	祭戔甲
	甲申	祭沃甲
	甲午	祭陽甲
3	甲辰	祭小乙
	甲寅	叀小乙
	甲子	劦小乙
4	甲戌	彡工典
	甲申	彡上甲
	甲午	○
5	甲辰	彡大甲
	甲寅	彡小甲
	甲子	○
6	甲戌	彡戔甲
	甲申	彡沃甲
	甲午	彡陽甲
7	甲辰	○
	甲寅	翌工典
	甲子	翌上甲
8	甲戌	○
	甲申	翌大甲
	甲午	翌小甲
9	甲辰	○
	甲寅	翌戔甲
	甲子	翌沃甲
10	甲戌	翌陽甲
	甲申	○
	甲午	祭工典
11	甲辰	祭上甲
	甲寅	○
	甲子	祭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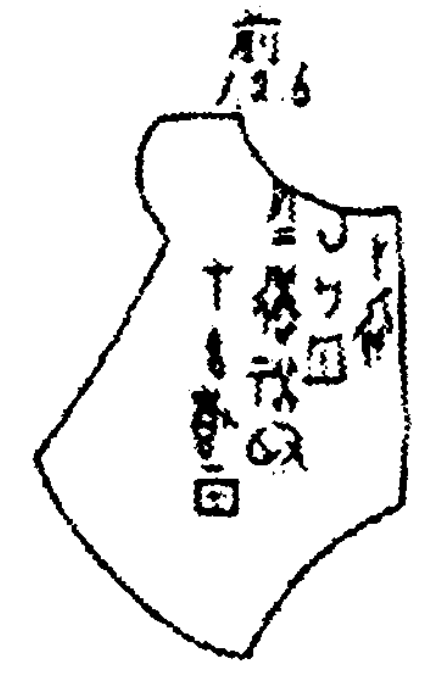
（B'）

月	干支	祭祀
9	甲子	祭工典
	甲戌	祭上甲
	甲申	○
10	甲午	祭大甲
	甲辰	祭小甲
	甲寅	○
11	甲子	祭戔甲
	甲戌	祭沃甲
	甲申	祭陽甲
12	甲午	○
	甲辰	○
	甲寅	○
1	甲子	彡工典
	甲戌	彡上甲
	甲申	○
2	甲午	彡大甲
	甲辰	彡小甲
	甲寅	○
3	甲子	彡戔甲
	甲戌	彡沃甲
	甲申	彡陽甲
4	甲午	○
	甲辰	翌工典
	甲寅	翌上甲
5	甲子	翌六乙
	甲戌	翌大甲
	甲申	翌小甲
6	甲午	○
	甲辰	翌戔甲
	甲寅	翌沃甲
7	甲子	翌陽甲
	甲戌	○
	甲申	祭工典
8	甲午	祭上甲
	甲辰	○
	甲寅	祭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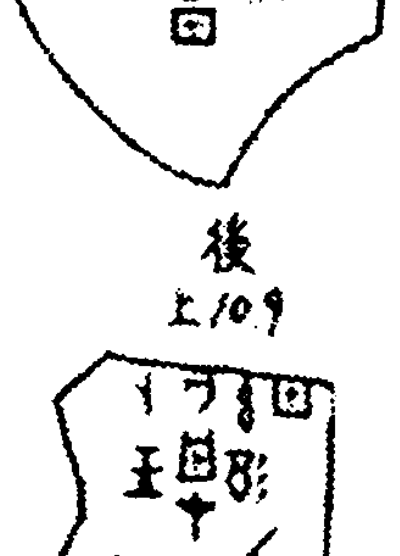
る干支を考察するに、週期が三十二旬であるから十二ヶ月三十六旬に於いては一祀毎に四旬を餘し、從って（A'）表の十二月甲戌の祭工典は次祀には十月甲午に行はれ、次には九月甲寅、八月甲戌、六月甲午の順に行はれて、甲午・甲寅・甲戌以外の干支に行はれることはなく、又（B'）表の九月甲子の祭工典は次祀には七月甲申に行はれ、次には六月甲辰、五月甲子、三月甲申の順に行はれて、甲子・甲申・甲辰以外の干支に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い。斯くの如く祭工典が行はれる干支が齟齬してゐるから、この二表の祭祀は互に異る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次の佚318版・前1.26版の祭祀は（A'）表に、後上10.9・零7版の祭祀は（B'）表に合するが、その反對には合致しないから、二系統の祭祀の存することは愈明かであり、これらが祖己時・祖庚時・祖甲時のいづれに屬するものかを次に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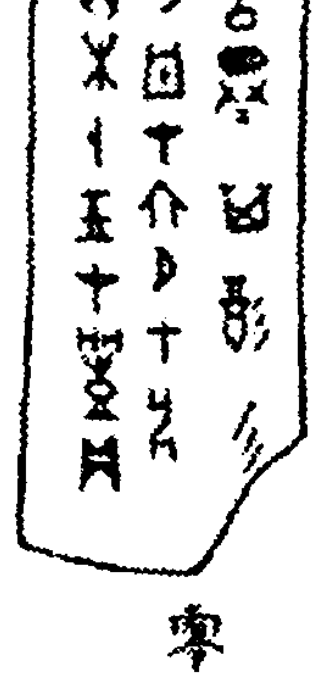
佚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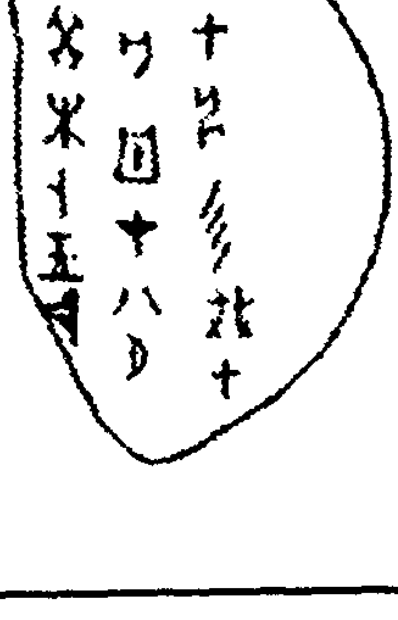
前1.26



後上10.9



零7



祖甲時に於いては兄己・兄庚を稱してゐるから、兄己兄庚の祀日・祭名の明かな次の辭が二表のいづれに合するかを考察するに（全辭である）、

佚397　戊戌卜卜貞王賓兄己彡夕亡囚
庫1204　己卯卜旅貞王賓兄己彡亡尤在正月
粹310　己卯卜行貞王賓兄己叀亡尤
續存1510　庚辰卜旅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遺372　……辰……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遺381　庚申卜行貞王賓兄庚叀……

兄己が戊戌（この辭は彡夕であるから彡日祀は己亥（甲午の旬））・己卯（甲戌の旬）に彡祀、己卯（甲戌の旬）に叀祀され、又兄庚が庚辰（甲戌の旬）に彡祀、庚申（甲寅の旬）に叀祀されて居り、これを（A'）表に就いて見るに陽甲の次旬に祀られる兄己兄庚の彡祀は七月甲辰の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系統に於いては兄己兄庚の彡祀は甲辰・甲子・甲申の旬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り、又兄己の劦祀は三月甲子の旬、兄庚の翌祀は十月甲申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兄己の劦祀・兄庚の翌祀も亦甲辰・甲子・甲申の旬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右の諸例の兄己・兄庚の彡・劦・翌祀は甲午・甲戌・甲寅の旬に行はれてゐて、（A'）表のそれと一致しないから右の諸例の祭祀が（A'）表系統に屬さぬものである。之を（B'）表に就いて見るに、兄己兄庚の彡祀は四月甲午の旬、劦祀は十二月甲寅の旬、翌祀は七月甲戌の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系統に於いては甲午・甲戌・甲寅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右の諸例と合致してゐるから、（B'）表は祖甲時の祭祀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って（A'）表は祖庚時の祭祀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第二期の祭祀はこの二系統以外には存しないから（兄己・兄庚の祭祀は甲午・甲戌・甲寅でなければ甲辰・甲子・甲申であり、これ以外の旬は存しない）、祖己時の祭祀はこの二者のいづれかであるが、祖己時の甲骨版が証明されてゐないから之を決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ここに祖庚時祖甲時の祭祀系統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次に兩時期の祀譜を構成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一、祖庚時の祀譜

董氏は五祀の祀典が祖甲時に創るとして祖甲時の祀譜を成してゐるが祖庚時の祀譜を成してゐない。その祖甲時の祀譜の構成に當っては先づ第二期の年曆を定め、これに五祀週期を三十旬（前述の如く第二期は三十二旬）として卜辭の祭祀の干支と年譜の干支とが偶合してゐるものを配列してゐるに過ぎず、斯かる方法ではその祀譜に祖庚時の祭祀の混入を免れ得ず、又祖庚時の祀譜を成し得ないのも亦當然である。

右の（A'）表は祖庚時の或る時期の祀譜であるから、この表に本づいて卜辭の祭祀記事を整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然しこの期には王幾祀の紀年の辭がないから絶對祀譜を成し得ず、殷曆の明白にされる他日を俟たねばならない。（A'）表に合致する卜辭によって祀譜を成すためには之を次の如く整理する。例へば次の卜辭の祀月は十月、祀日は

七 P104　壬辰卜行貞王賓示壬劦……
　　　　……辰卜行貞王賓叙亡尤十月

壬辰（甲申の旬）、祭祀は劦祀、祭神は示壬であり、（A'）表に於いて示壬の劦祀が行はれる場合は一月甲辰の旬であるから次祀には十一月甲子の旬、次には十月甲申の旬に行はれて、右の劦示壬の壬辰（甲申の旬）は（A'）表に屬す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A'）表は祭祀体系の中間の祀譜であるから、之を基準とする場合は右の劦示壬が表の以前の祭祀である場合と、表の以後の祭祀である場合とを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ず、之を表前・表後とし、表後の場合は表の干支を四旬づつ溯り、表前の場合は反對に四旬づつ降るのであって（表の十二ヶ月は三十六旬、五祀週期は三十二旬、一祀毎に四旬を餘すからである）、右の劦示壬は表後に於いては二祀、五祀、八祀（これを+2・+5・+8を以って表はす）などに行はれ（一月甲辰の旬の劦示壬を本として、四旬溯ったところに甲申がなく八旬溯ったところに甲申があるから、表後に於いては劦示壬が二祀に行はれる）、表前に於いては一祀、四祀、七祀（これを-1・-4・-7を以って表はす）などに行はれる（一月甲辰の旬を本として、次に劦示壬が甲申に行はれる旬を求めて四旬づつ表を降って行けば四旬目（一祀）、十六旬目（四祀）、二十八旬目（七祀）に得ることが出來る）。更に劦示壬の甲申が卜辭の如く十月である可能性を考察するに、表後の二祀に於いてはこの間に置閏がないか或は一旬の置閏、五祀に於いては二十三旬の置閏、八祀に於いては十一旬の置閏が行はれることの必要であることは（A'）表より容易に推測し得（表後の置閏は干支を降って考へる、これを$\frac{0\sim1}{2}$・$\frac{23}{5}$・$\frac{11}{8}$を以って表はす）、表前の一祀に於いては二十三旬の置閏、四祀に於いては十一旬の置閏、七祀に於いては置閏がないか或は一旬の置閏の行はれ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表前の置閏は干支を溯って考へる、これを$\frac{23}{-1}$・$\frac{11}{-4}$・$\frac{0\sim1}{-7}$を以って表はす）、而してこのうち最も可能性のあるものは表後に於いては二祀の場合（$\frac{0\sim1}{2}$）、表前に於いては七祀の場合（$\frac{0\sim1}{-7}$）であるが、二者のうち前者はより可能性が高いから、右の劦示壬は（A'）表後二祀の甲申であって、この間に置閏がないか或は一旬の閏のある場合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第二期卜辭の祀月・祀日・祭神・祭祀が明かであって（A'）表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ものを、右の方法を以って整理せば

			（表以前）				（表以後）			
1	前1.26	……卜旅……旬亡囚……十二月遘示癸祭甲午翌上甲……	$\frac{0}{0}$	$\frac{23}{-3}$	$\frac{11}{-5}$	$\frac{0\sim1}{-8}$	$\frac{0}{0}$	$\frac{23}{3}$	$\frac{11}{5}$	$\frac{0\sim1}{8}$
2	七P104	壬辰卜行貞王賓示壬劦（亡尤）十月	$\frac{23}{-1}$	$\frac{11}{-4}$	$\frac{0\sim1}{-7}$		$\frac{0\sim1}{2}$	$\frac{23}{5}$	$\frac{11}{8}$	
3	粹85	癸亥……甲子三酒翌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囚三月	$\frac{10}{-3}$	$\frac{0}{-6}$	$\frac{21}{-9}$		$\frac{0\sim2}{3}$	$\frac{22}{6}$	$\frac{12}{9}$	
4	金7	丙子卜行貞翌丁丑翌于大丁不遘雨在三月	$\frac{9}{-3}$	$\frac{33}{-6}$	$\frac{21}{-9}$	$\frac{9}{-12}$	$\frac{2\sim3}{3}$	$\frac{25}{6}$	$\frac{13}{9}$	
5	續存1617	丙子卜行貞翌丁丑翌于大丁亡尤在三月	$\frac{21}{0}$	$\frac{9}{-3}$	$\frac{33}{-6}$	$\frac{21}{-9}$	$\frac{13}{0}$	$\frac{2\sim3}{3}$	$\frac{25}{6}$	$\frac{13}{9}$
6	續存1606	丁酉卜行貞翌戊戌翌于大戊亡尤在四月 丙午卜行貞翌丁未翌于中丁亡尤在四月	$\frac{21}{0}$	$\frac{16}{-3}$	$\frac{34}{-6}$		$\frac{12}{0}$	$\frac{1\sim2}{3}$	$\frac{24}{6}$	$\frac{12}{9}$
7	粹288	甲申卜即貞翌乙酉翌于小乙亡尤五月	$\frac{8}{-3}$	$\frac{32}{-6}$	$\frac{20}{-9}$	$\frac{8}{-12}$	$\frac{2\sim4}{3}$	$\frac{24}{6}$	$\frac{14}{9}$	
8	金34	丙戌卜行貞王賓報丙彡亡尤在十一月	$\frac{8}{-3}$	$\frac{32}{-6}$	$\frac{20}{-9}$	$\frac{8}{-12}$	$\frac{2\sim4}{3}$	$\frac{24}{6}$	$\frac{14}{9}$	
9	京3261	……旅貞翌辛酉翌于祖辛亡尤在四月	$\frac{8}{-3}$	$\frac{32}{-6}$	$\frac{20}{-9}$	$\frac{8}{-12}$	$\frac{2\sim4}{3}$	$\frac{24}{6}$	$\frac{14}{9}$	
10	金6	癸酉卜行貞王賓中丁奭妣癸翌亡尤在三月	$\frac{10}{-2}$	$\frac{0}{-5}$	$\frac{22}{-8}$		$\frac{12}{1}$	$\frac{0\sim2}{4}$	$\frac{24}{7}$	
11	粹180	乙酉卜尹貞王賓卜丙彡夕……囚十二月	$\frac{17}{-1}$	$\frac{5\sim7}{-4}$	$\frac{17}{-10}$	$\frac{5\sim7}{-13}$	$\frac{5\sim7}{2}$	$\frac{29}{5}$	$\frac{17}{8}$	$\frac{5\sim7}{11}$
12	明158	丙午卜……貞王賓報丙彡亡……在正月	$\frac{18}{-2}$	$\frac{6\sim8}{-5}$	$\frac{30}{-8}$	$\frac{6\sim8}{-14}$	$\frac{4\sim6}{1}$	$\frac{27}{4}$	$\frac{15}{7}$	$\frac{4\sim6}{10}$
13	戩5.5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翌于祖丁亡……在十二月	$\frac{0\sim1}{-2}$	$\frac{23}{-5}$	$\frac{11}{-8}$		$\frac{23}{1}$	$\frac{11}{4}$	$\frac{0\sim1}{7}$	
14	前1.22	癸酉卜尹貞王賓示癸彡亡尤在十月	$\frac{13}{-1}$	$\frac{1\sim3}{-4}$	$\frac{25}{-7}$	$\frac{13}{-10}$	$\frac{9}{2}$	$\frac{33}{4}$	$\frac{20}{8}$	$\frac{9}{11}$
15	粹139	甲戌卜尹貞王賓夕福亡囚在六月 乙亥卜尹貞王賓大乙祭亡囚	$\frac{12}{-1}$	$\frac{0\sim2}{-4}$	$\frac{24}{-7}$		$\frac{10}{2}$	$\frac{0}{5}$	$\frac{22}{8}$	$\frac{10}{11}$
16	南明339	甲戌卜尹貞王賓大乙彡夕亡囚 甲戌卜尹貞王賓大乙叀亡囚在十月	$\frac{12}{-1}$	$\frac{0\sim2}{-4}$	$\frac{24}{-7}$		$\frac{10}{2}$	$\frac{0}{5}$	$\frac{22}{8}$	$\frac{10}{11}$
17	庫1041	乙亥卜……貞王賓祖乙翌亡尤在四月	$\frac{0\sim2}{-5}$	$\frac{25}{-8}$	$\frac{12}{-11}$	$\frac{0\sim2}{-14}$	$\frac{10}{1}$	$\frac{0}{4}$	$\frac{22}{7}$	$\frac{10}{10}$
18	通別2.14	庚子……貞翌辛（丑）劦于祖辛亡尤在九月	$\frac{7\sim9}{-3}$	$\frac{31}{-6}$	$\frac{19}{-9}$	$\frac{7\sim9}{-12}$	$\frac{3\sim5}{3}$	$\frac{29}{6}$	$\frac{15}{9}$	$\frac{3\sim5}{12}$
19	粹280	……貞翌乙巳祭于小乙亡尤在九月	$\frac{6\sim8}{-3}$	$\frac{30}{-6}$	$\frac{16}{-9}$	$\frac{6\sim8}{-12}$	$\frac{4\sim6}{3}$	$\frac{26}{6}$	$\frac{16}{9}$	$\frac{4\sim6}{12}$
20	庫1032	甲戌卜行貞翌乙亥祭于祖乙亡尤在八月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祭于祖丁亡尤在九月	$\frac{8}{-3}$	$\frac{33}{-6}$	$\frac{2}{-9}$	$\frac{8}{-12}$	$\frac{4}{3}$	$\frac{28}{6}$	$\frac{16}{9}$	$\frac{4}{12}$
21	金26	乙酉卜行貞王賓報乙彡亡尤在十月	$\frac{5\sim7}{-3}$	$\frac{29}{-6}$	$\frac{17}{-9}$	$\frac{5\sim7}{-12}$	$\frac{5\sim7}{3}$	$\frac{29}{6}$	$\frac{17}{9}$	$\frac{5\sim7}{12}$

の如くであり、その最も可能性のある場合を表前・表後より採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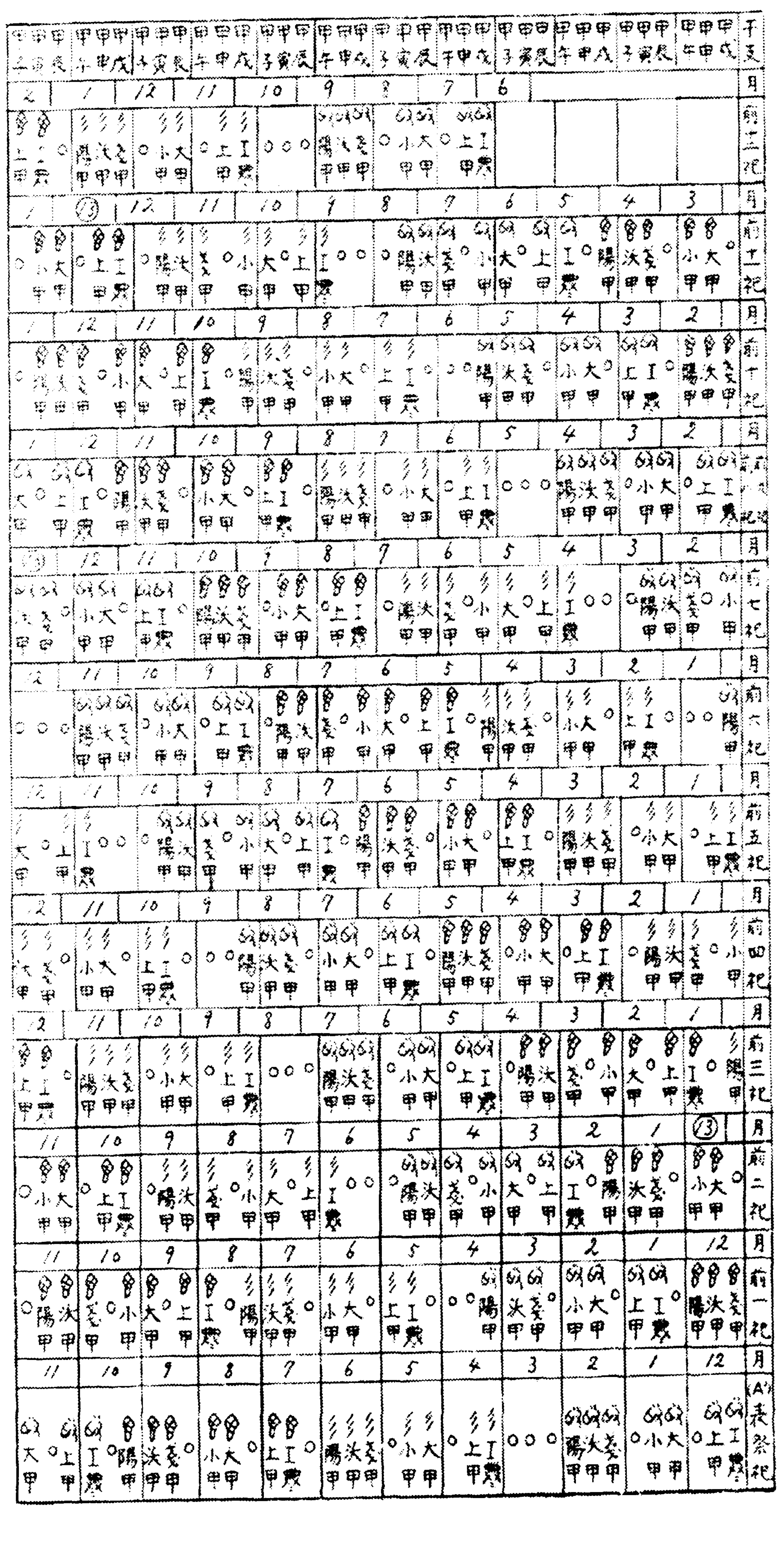
	版名	卜辭內容	表前	表後	祀譜上の位置
1	前一・二六	十二月甲申祭示癸	$\frac{0}{0}$	$\frac{0}{0}$	（A'）の十二月中旬
2	七P一〇四	十月壬辰劦示壬	$\frac{0\sim1}{-7}$	$\frac{0\sim1}{2}$	後二祀十月中旬
3	粹八五	三月甲子翌上甲	$\frac{0}{-6}$	$\frac{0\sim2}{3}$	後三祀三月上旬
4	金七	三月丁丑翌大丁	$\frac{9}{-12}$	$\frac{1\sim2}{3}$	後三祀三月中旬
5	續存一六一七	三月丁丑翌大丁	$\frac{9}{-12}$	$\frac{2\sim3}{3}$	後三祀三月中旬
6	續存一六〇六	四月戊戌翌大戊	$\frac{10}{-3}$	$\frac{1\sim2}{3}$	後三祀四月上旬
7	粹二八八	五月乙酉翌小乙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五月下旬
8	金三四	十一月丙戌彡報丙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十一月下旬
9	京三二六一	四月辛酉翌祖辛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四月下旬
10	金六	三月癸酉翌中丁奭妣癸	$\frac{0}{-5}$	$\frac{0\sim2}{4}$	後四祀三月上旬
11	明一五八	正月丙午彡報丙	$\frac{6\sim8}{-14}$	$\frac{4\sim6}{10}$	後十祀正月中旬
12	粹一八〇	十二月丙戌彡卜丙	$\frac{5\sim7}{-13}$	$\frac{5\sim7}{11}$	後十一祀十二月下旬
13	戩五・五	十二月丁亥翌祖丁	$\frac{0\sim1}{-2}$	$\frac{0\sim1}{7}$	前二祀十二月中旬
14	前一・二二	十月癸酉彡示癸	$\frac{1\sim3}{-4}$	$\frac{9}{11}$	前四祀十月中旬
15	粹一三九	六月乙亥祭大乙	$\frac{0\sim2}{-4}$	$\frac{0}{5}$	前四祀六月下旬
16	南明三三九	十月乙亥彡大乙	$\frac{0\sim2}{-4}$	$\frac{0}{5}$	前四祀十月下旬
17	庫一〇四一	四月乙亥翌祖乙	$\frac{0\sim2}{-5}$	$\frac{10}{10}$	前五祀四月下旬
18	通別二・一四	九月辛丑劦祖辛	$\frac{7\sim9}{-12}$	$\frac{3\sim5}{12}$	前十二祀九月中旬
19	粹二八〇	九月乙巳祭小乙	$\frac{6\sim8}{-12}$	$\frac{4\sim6}{12}$	前十二祀九月下旬
20	庫一〇三二	八月乙亥祭祖乙 九月丁亥祭祖丁	$\frac{8}{-12}$	$\frac{4}{12}$	前十二祀八月下旬

この兩者を比較して更に可能性の高いものに○印を施せば上記の如くなるが、最後の四例は粹180版によれば表後に於いては十一祀までに五旬の閏が必要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庫1032版の十二祀までに四旬の置閏は成立し得ずこの版からは表前の場合を採らねばならない。從って金26版の表前は成立し得ずこの版からは表後の場合を採り、通別2.14・粹280版はいづれを採っても適合するから假に表前を採る。ここに於いて表前・表後の祭祀回數が各、十二祀となり、祖庚時は略、二十五祀であっ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次に置閏を考察するに表前に於いては四祀までに一旬乃至二旬（前1.22・粹139）の閏、而して二旬の場合は二祀以後に置かれて居り（戩5.5）、五祀までは二旬以上であってはならず（庫1032）、十二祀までに八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又表後に於いては三祀までに二旬の閏があり、四祀までは二旬以上であってはならず、十一祀までは五旬乃至七旬の閏が置か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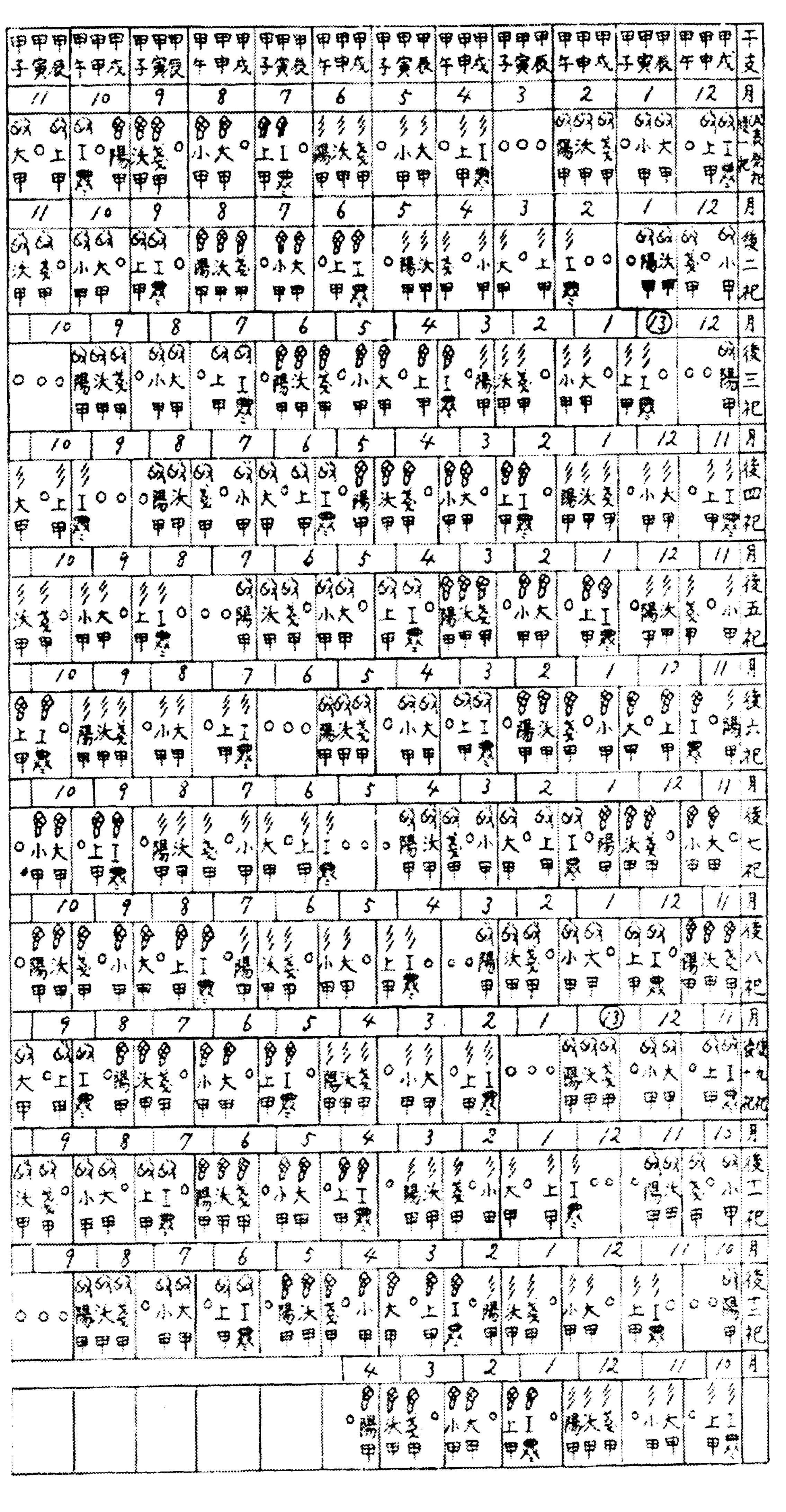
21 金三六 十月乙酉彡報乙 5~9/12 1~7/12 後十二祀十月下旬 である。これらを満足させる閏の在り方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第二期には12祀・11祀・10祀・9祀・8祀・7祀・6祀・5祀・4祀・3祀・2祀・1祀・(A'表)・1祀・2祀・3祀・4祀・5祀・6祀・7祀・8祀・9祀・10祀・11祀・12祀 十三月置閏法であるから之を十三月の閏月に改むれば、表前に於いては三祀に二旬の閏旬、七祀・十一祀にそれぞれ閏月、表後に於いては二祀に二旬の閏旬、九祀に閏月があ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置閏の位置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A')表の祀譜を基にして祖庚時二十五祀の祀譜を次の如く構成することが出来る（右の二十一版の祭祀の祀譜中に在る位置は、前表下欄「祀譜表上の位置」の如くである）。

祖庚時祀譜一　((A')表前十二祀)

（この表は甲日の祀譜であり、乙日以下の祀譜は祀序表を用ゐて容易に補出することが出来る。）



祖庚時祀譜二　((A')表後十二祀)



例へば次の卜辭が右表のどこに位置するかを檢するには、汏甲と同旬に祀られる祖丁（祀序表參照）の祭祀が丁亥（甲申の旬）に行はれるのは(A')表・(B')表のいづれであるかを調べ、この(A')表に屬するならば、次に祖丁の祭祀が十二月甲申の旬の丁亥に行はれる場合を右表中に求むれば、表前の二祀の十二月甲申に汏甲の祭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祖丁の祭祀はこの旬に行はれたことを容易に知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

戩5.5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祭于祖丁亡尤在十二月——

二、祖甲時の祀譜

前述の如く(B')表は祖甲時の或る時期の祀譜であるから、(B')表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ものを祖庚時の場合と同様な方法によつて整理せば、祖甲時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来る。

			(B')表前				(B')表後			
1	庫 1183	丁巳卜……貞王……祖丁……亡……在正月 ……卜旅貞……賓……彡……亡……月	25/-1	13/-4	1~3/-7		33/2	21/5	9/8	9/17
2	通別 2.2	……尹……乙酉劦于大乙亡尤在八月 ……亥……于祖辛亡尤在正月	25/-1	13/-4	1~3/-7		33/2	21/5	9/8	9/17
3	遺 372	……辰……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26/-1	14/-4	2~4/-7		32/2	30/5	8/8	8/17
4	粹 196	甲寅卜尹貞王賓大甲彡亡尤在正月 辛酉卜尹貞王賓祖辛彡亡尤…… 丁丑卜尹貞王賓中丁彡亡尤在正月	25/-2	13/-5	1/-8		33/1	21/4	9/7	9/16
5	金 124	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三酒劦自上甲至后余一人亡囚茲 一品祀在九月遘示癸𧯛彘	26/-2	14/-5	2~4/-8		32/1	20/4	8~10/7	8~10/16
6	粹 307	丁酉卜尹貞王賓祖丁彡亡尤在二月 丁巳卜尹貞王賓父丁彡亡尤在二月	24/-2	12/-5	0~2/-8		0/1	22/4	10/7	
7	七 W35	……甲午彡上甲……在十二月……	24/-2	12/-5	0~2/-8		0/1	22/4	10/7	
8	金 123	乙酉卜旅貞王其囗于……往來亡災在一月遘乙酉彡于祖乙……	0/-8	22/-11	10/-14		0~2/1	24/4	12/7	
9	粹 279	乙亥卜行貞王賓小乙劦亡尤在十一月……	23/-2	11/-5	0~1/-8		0~1/1	23/4	11/7	
10	南 上84	辛未卜即貞王賓小辛彡亡尤在正月……	24/-1	12/-4	0~2/-7		0/2	22/5	10/8	
11	後 上27	丙申卜行貞王賓卜丙劦亡尤在八月……	24/-1	12/-4	0~2/-7		0/2	22/5	10/8	
12	粹 201	己亥卜旅貞翌庚子劦于大庚亡尤八月……	24/-1	12/-4	0~2/-7		0/2	22/5	10/8	
13	戩 29	戊辰卜旅貞王賓大丁彡龠亡尤在十一月……	24/-1	12/-4	0~2/-7		0/2	22/5	10/8	
14	文 305	甲戌卜王貞翌乙亥彡于小乙亡囚在正月……	23/-1	-11/-4	0~1/-7		0~1/2	23/5	11/8	
15	庫 1204	己卯卜旅貞王賓兄己彡亡尤在正月……	23/-1	-11/-4	0~1/-7		0~1/2	23/5	11/8	
16	京 3280	丙子……王曰貞翌丁丑彡于父丁亡囚在正月……	23/-1	-11/-4	0~1/-7		0~1/2	23/5	11/8	
17	後 上19.3	甲戌卜即貞翌乙亥彡于小乙亡尤在一月……	23/-1	11/-4	0~1/-7		0~1/2	23/5	11/8	
18	粹 224	丙辰卜旅貞翌丁巳劦于中丁衣亡尤在八月……	23/-1	-11/-4	0~1/-7		0~1/2	23/5	11/8	
19	零 7	癸未卜王貞……亡囚在八月甲申彡戔甲……	7/-2	31/-5	19/-8	7/-11	15/1	3~5/4	22/7	
20	後 上10.9	癸未卜王在𠷎貞……亡囚在六月甲申工典其酒彡……	7/-2	31/-5	19/-8	7/-11	15/1	3~5/4	27/7	
21	前 1.22.6	丁卯卜旅貞其𧯛于小丁四月……	9/-10	33/-13	12/-15	9/-18	13/2	1~3/5	25/8	
22	南 明343	癸卯卜王貞乙巳其酒祖乙彡亡尤在七月……	8/-1	32/-4	19/-9	8/-10	14/2	2~4/5	26/8	
23	粹 171	丙辰……貞翌丁未劦于大丁亡尤在八月……	5~7/-6	29/-9	17/-12	5~7/-15	29/3	17/6	5~7/9	
24	戩 5.4	庚寅卜行貞翌辛卯劦于祖辛亡尤在九月……	16/-3	4~6/-6	28/-9		30/3	18/6	6~8/9	
25	粹 220	戊戌卜口貞王賓中丁彡龠亡囚十月……	6~8/-4	30/-7	18/-10	6~9/-13	4~6/2	28/5	16/8	4~6/11
26	續 1.2.3	丙申卜行貞翌丁酉彡于中丁亡尤在十月……	18/-1	6~8/-4	30/-7	6~8/-13	4~6/2	28/5	16/8	4~6/11
27	遺 370	丙子卜尹貞翌丁丑劦于祖丁亡尤在七月……	5~7/-4	29/-7	17/-10	5~7/-13	5~7/2	29/5	17/8	5~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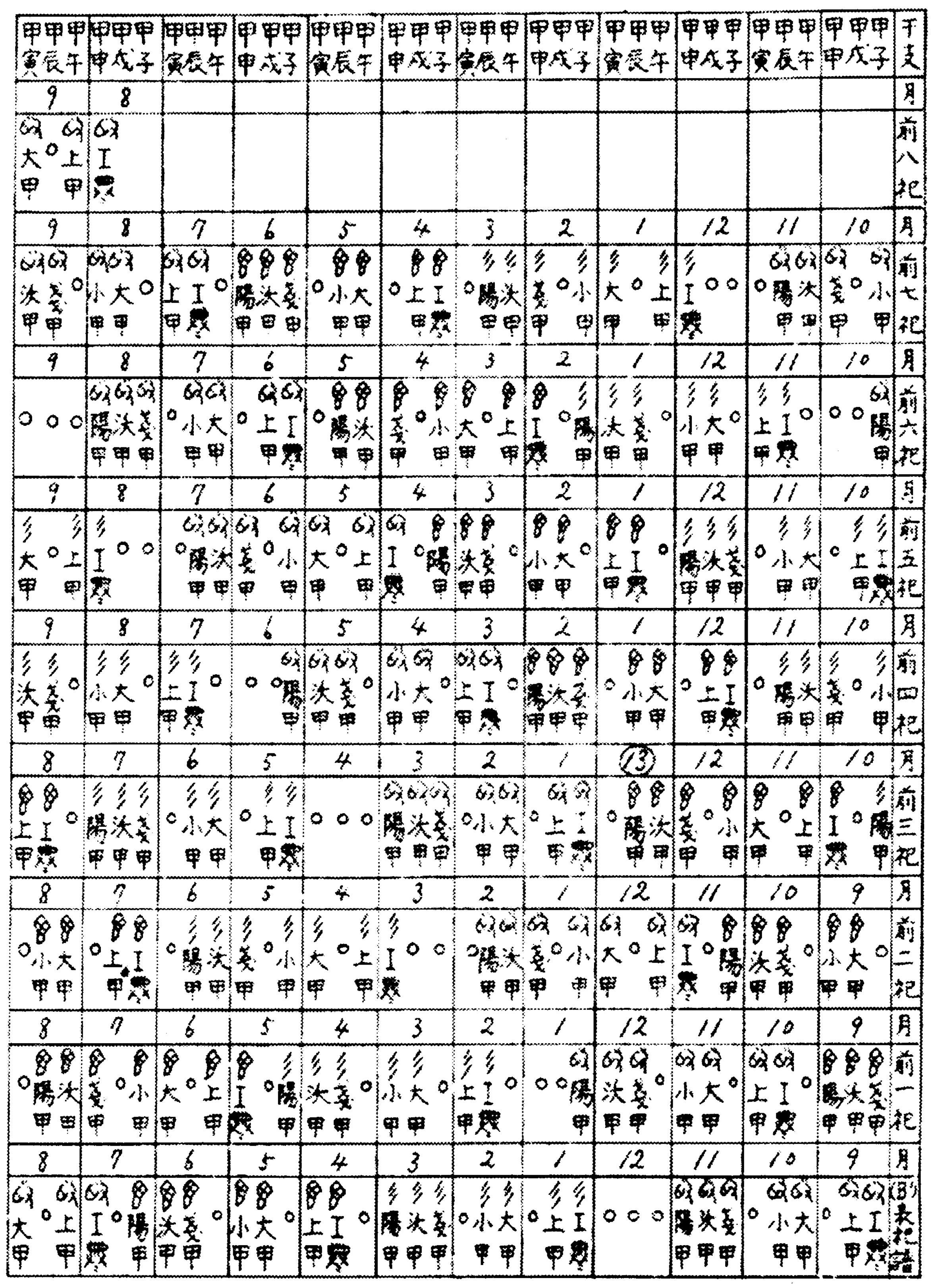
	版名	卜辭内容	表前	表後	祀譜上の位置
1	庫一一八三	正月丁巳彡祖丁	1~3/-7	9/17	前七祀正月下旬
2	通別二·二	八月乙酉劦大乙	1~3/-7	9/17	前七祀八月下旬
3	遺三七二	二月庚辰彡兄庚	2~4/-7	8/17	前七祀二月中旬
4	粹一九六	正月甲寅彡大甲	1/-8	9/16	後六祀正月上旬
5	金一二四	九月癸丑𧯛示癸	2~4/-8	8~10/16	前八祀九月中旬
6	粹三〇七	二月丁酉彡祖丁	2/-8	0/1	後一祀二月上旬
7	七W三五	十二月甲午彡上甲	0~2/-8	0/1	後一祀十二月上旬
8	金一二三	一月乙酉彡祖乙	10/-14	0~2/1	後一祀一月下旬
9	粹二七九	十一月乙亥劦小乙	0~1/-8	0~1/1	後一祀十一月中旬
10	南上八四	正月辛未彡小辛	0~2/-7	0/2	後二祀正月上旬
11	後上二七	八月丙申劦卜丙	0~2/-7	0/2	後二祀八月上旬
12	粹二〇一	八月庚子劦大庚	0~2/-7	0/2	後二祀八月上旬
13	戩二九	十一月丁卯彡大丁	0~2/-7	0/2	後二祀十一月上旬
14	文三〇五	正月乙亥彡小乙	0~1/-7	0~1/2	後二祀正月中旬
15	庫一二〇四	正月己卯彡兄己	0~1/-7	0~1/2	後二祀正月中旬
16	京三二八〇	正月丁丑彡父丁	0~1/-7	0~1/2	後二祀正月中旬
17	後上一九·三	一月乙亥彡小乙	0~1/-7	0~1/2	後二祀一月中旬
18	粹二二四	八月丁巳劦中丁	0/-7	0~2/2	後二祀八月下旬
19	零七	八月甲申彡戔甲	7/-11	3~5/4	後四祀八月下旬
20	後上一〇·九	六月甲申彡工典	7/-11	3~5/4	後四祀六月下旬
21	前一·二二·六	四月丁卯𧯛小丁	9/-18	1~3/5	後五祀四月上旬
22	南明三四三	七月乙巳彡祖乙	8/-10	2~4/5	後五祀七月中旬

右の表前・表後から最も可能性のあるものを採り、兩者を比較して更に可能性の高いものに○印を施せば上揭表の如くである。但だ粹一七六版の1/-8は表前の他の場合と兩立し得ないから、この版からは表後の場合を採らねばならない。この表によれば表前は八祀以上はなく、表後は十六祀以上はないから、祖甲時は略〻二十五祀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次に上揭表によつて置閏を考察するに、表前に於いては七祀までに二旬乃至三旬、八祀までも亦二旬乃至三旬であるから、七祀までの間に十三月の閏月を置けばいづれをも満足せしめ得、又表後に於いては二祀までには置閏がなく、四祀までに三旬、九祀までに六旬、十一祀までにも六旬、十六祀までに九旬の閏があるから、三祀・八祀・十三祀に十三月の閏月を置けばすべての場合を満足せしめ得ることが解る。

閏月の位置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B')表を基として祖甲時の祀譜を次の如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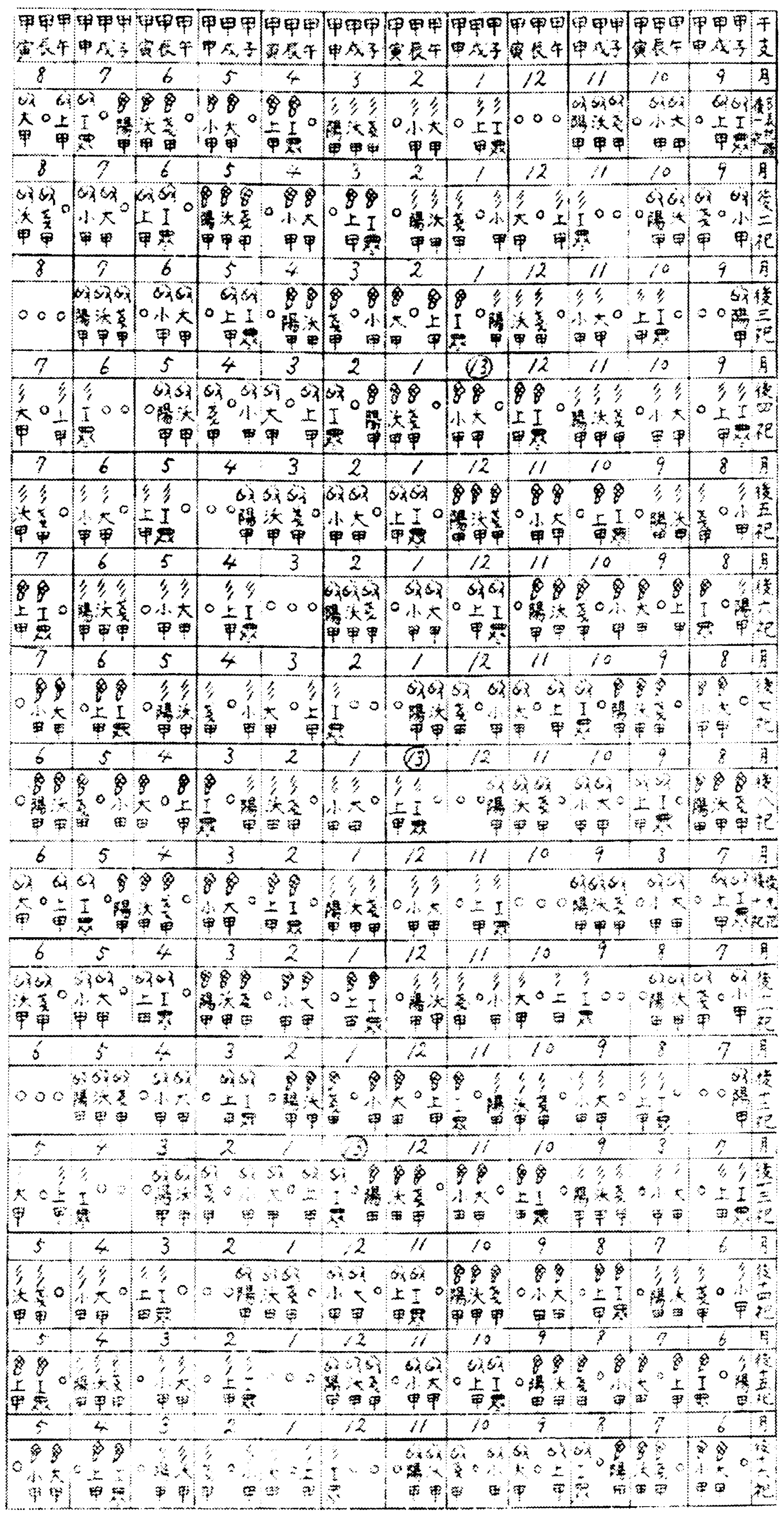
祖甲時祀譜一（(B)表前八祀）



23	24	25	26	27
粹一七二	戩五四	粹三〇	續一二三	遺三七〇
八月丁未𢀛大丁	九月辛卯𢀛祖辛	十月丁酉彡中丁	十月丁酉彡中丁	七月丁丑𢀛祖丁
5~9 -15	4~5 -15	6~8 -13	6~8 -13	5~9 -13
5~9 9	4~8 9	4~8 11	4~5 11	5~9 11
後九祀八月中旬	後九祀九月下旬	後十祀十月上旬	後十祀十月上旬	後十祀七月中旬

構成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これは甲日の祀譜であつて乙日以下の祀譜は祀序表と對照することによつて之を容易に知ることが出來る。又前記廿七版の祭祀の祀譜上の位置は上揭表の下欄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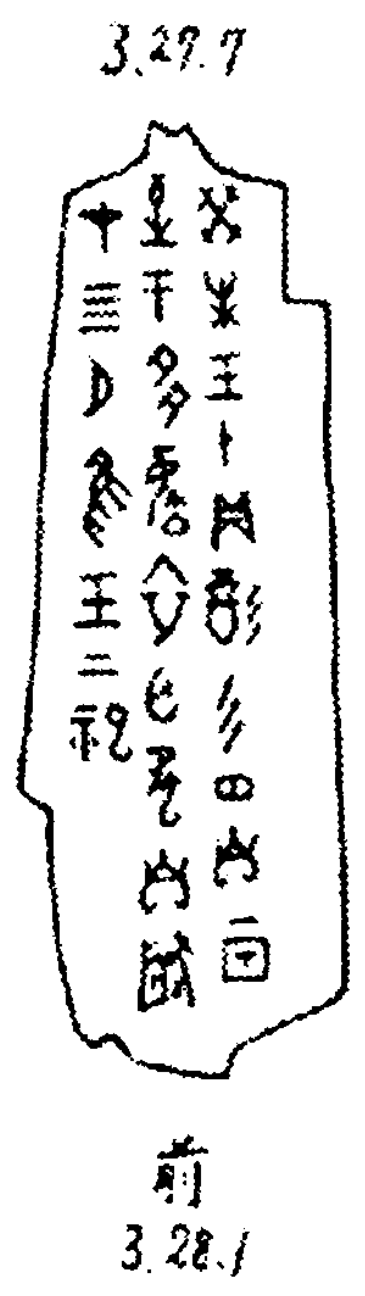
祖甲時祀譜二（(B)表後十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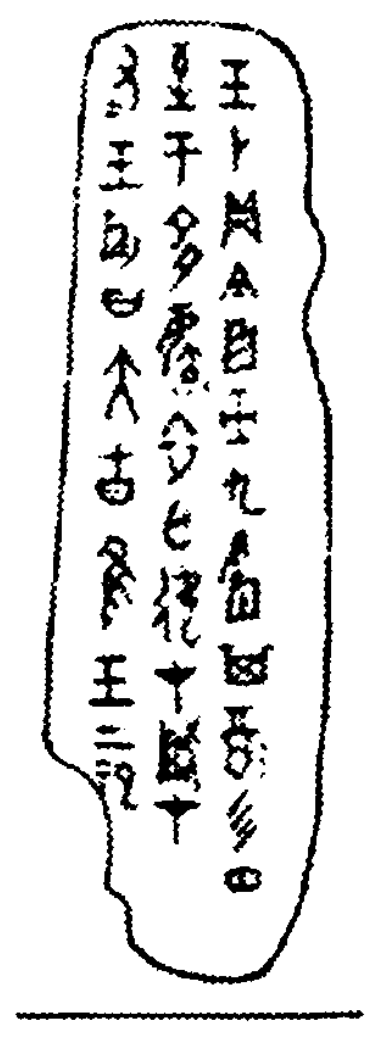
第四項　第五期の祀譜

第五期には「王幾祀」の辞があつて時王の祭祀の回数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から、第二期よりは更に確實な祀譜を復原することが出來る。次の二版には共に「王二祀」の上甲の彡祀が記されてゐて、前3.27.7版に於いては四月、前3.28.1版に於いては十二月とされてゐるが、王二祀に上甲の彡祀が四月と十二月とに行はれることはあり得ない。從てこの二版は同一王のものではなく、これによつて第五期の甲骨版には二王（帝乙帝辛）のものが含ま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前3.27.7



前3.28.1



一、帝乙時の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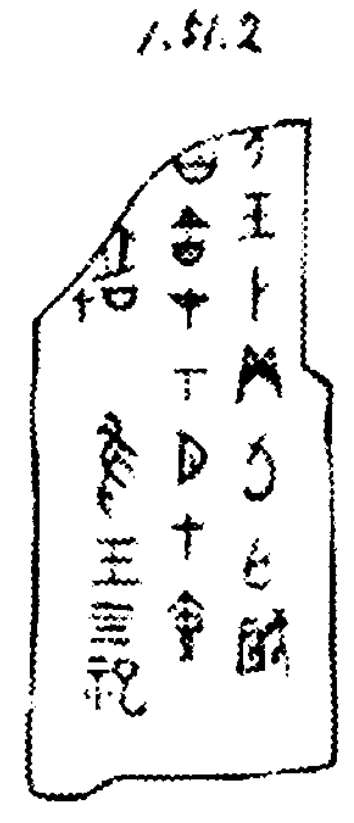
（帝乙時は平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 ゐることは「殷の曆法」參照）

第五期に於ける工典は、彡祀の場合は翌祀の最終旬（翌祖甲の三旬後）、劦祀の場合は彡祀終了の次旬（彡祖甲の次々旬）、翌祀の場合は三十六旬週期の際は劦祀の最終旬（劦祖甲の次旬）、三十七旬週期の際は劦祀終了の次旬（劦祖甲の次々旬）に行はれ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又置閏は閏旬法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第二篇「殷代の曆法」參照）、次の「王二祀三祀四祀五祀」、「王七祀八祀」、「王九祀十祀」の祭祀の關係を明かにして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可能であり、而してこの祀譜が帝乙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帝辛時の祀譜と顯然と異つてゐて、明かに帝乙時の版である遺391版の月份・干支・王九祀が之と符合してゐることが之を證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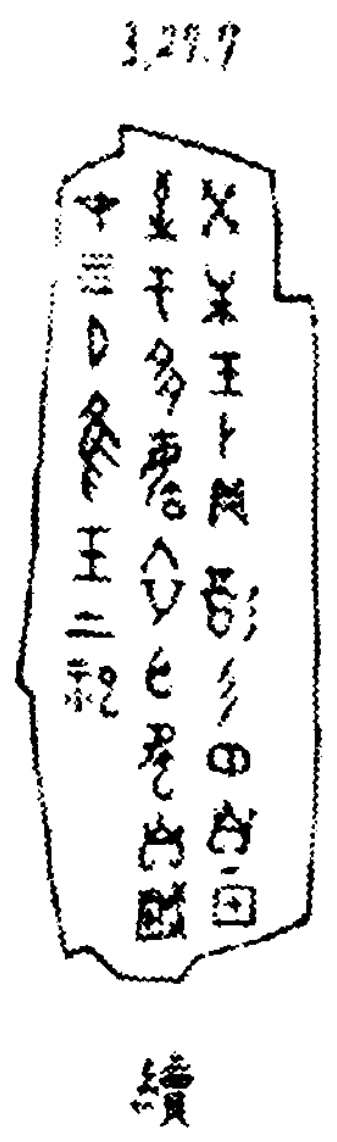
(イ)　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王五祀

次の王二祀（前3.27.7）・王三祀（續1.51・1.23.5）・王四祀（續1.51.2）・王五祀（前3.28.2・後上20.7）の五版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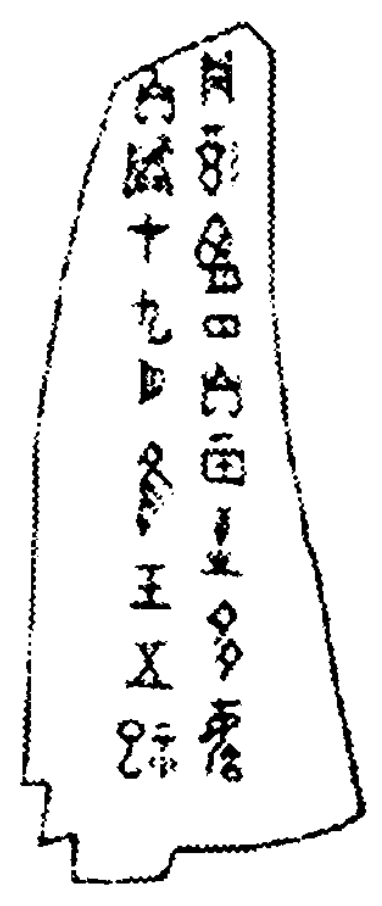
續1.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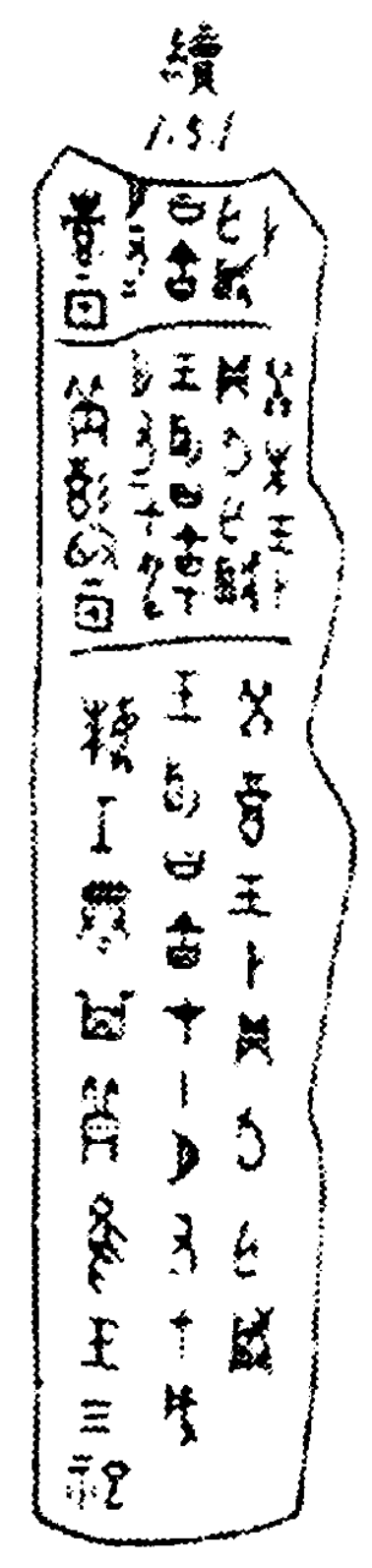
前3.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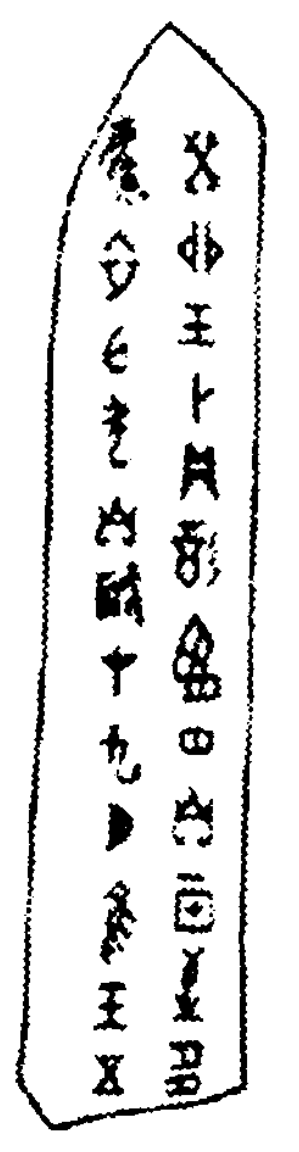
前3.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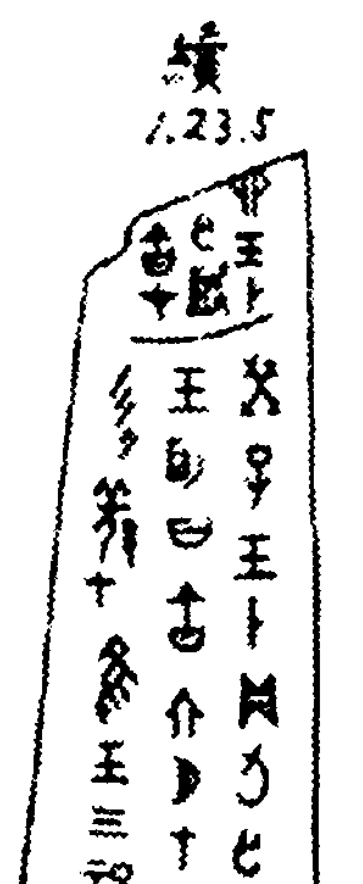
續1.51



後上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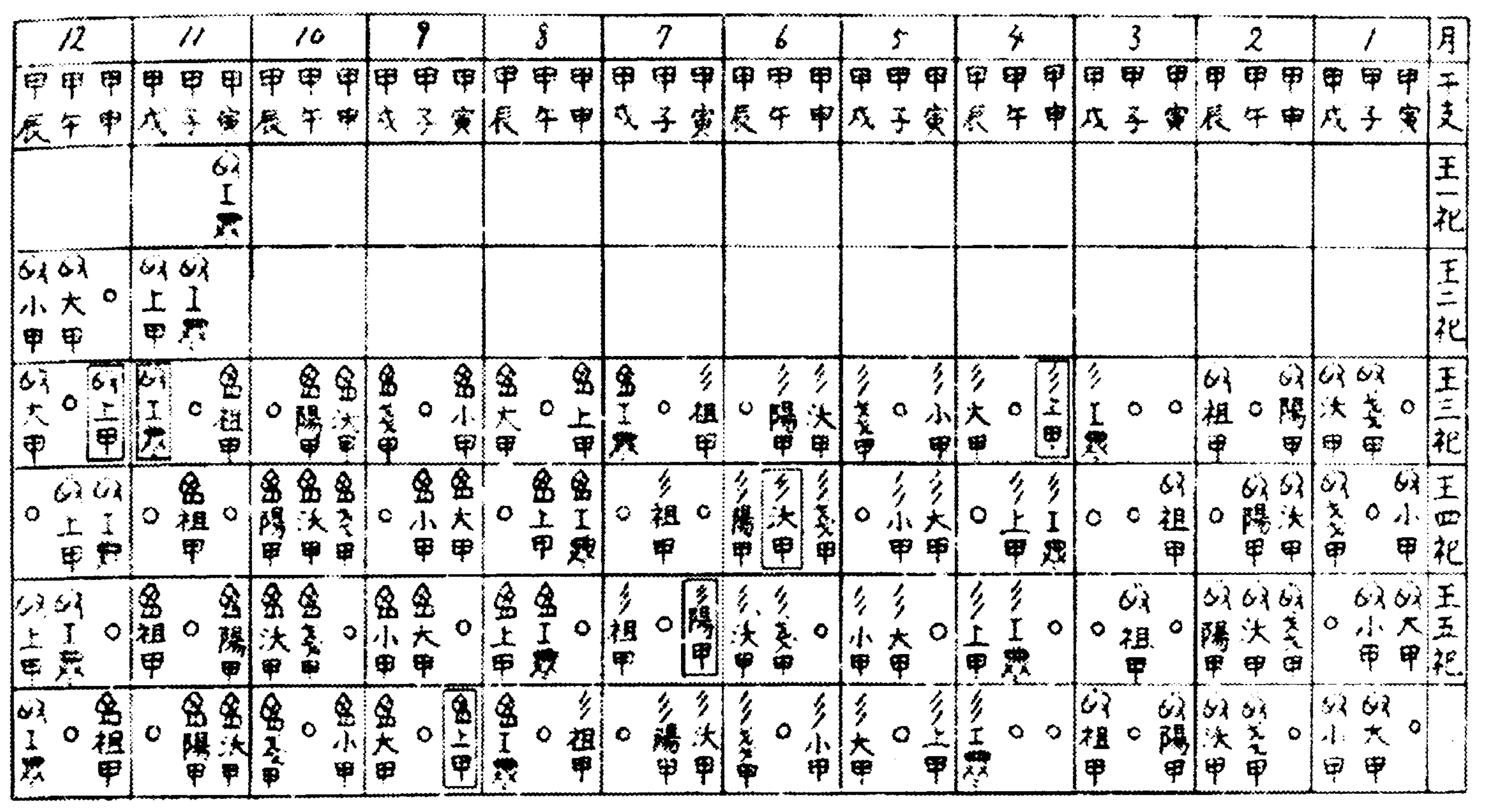


續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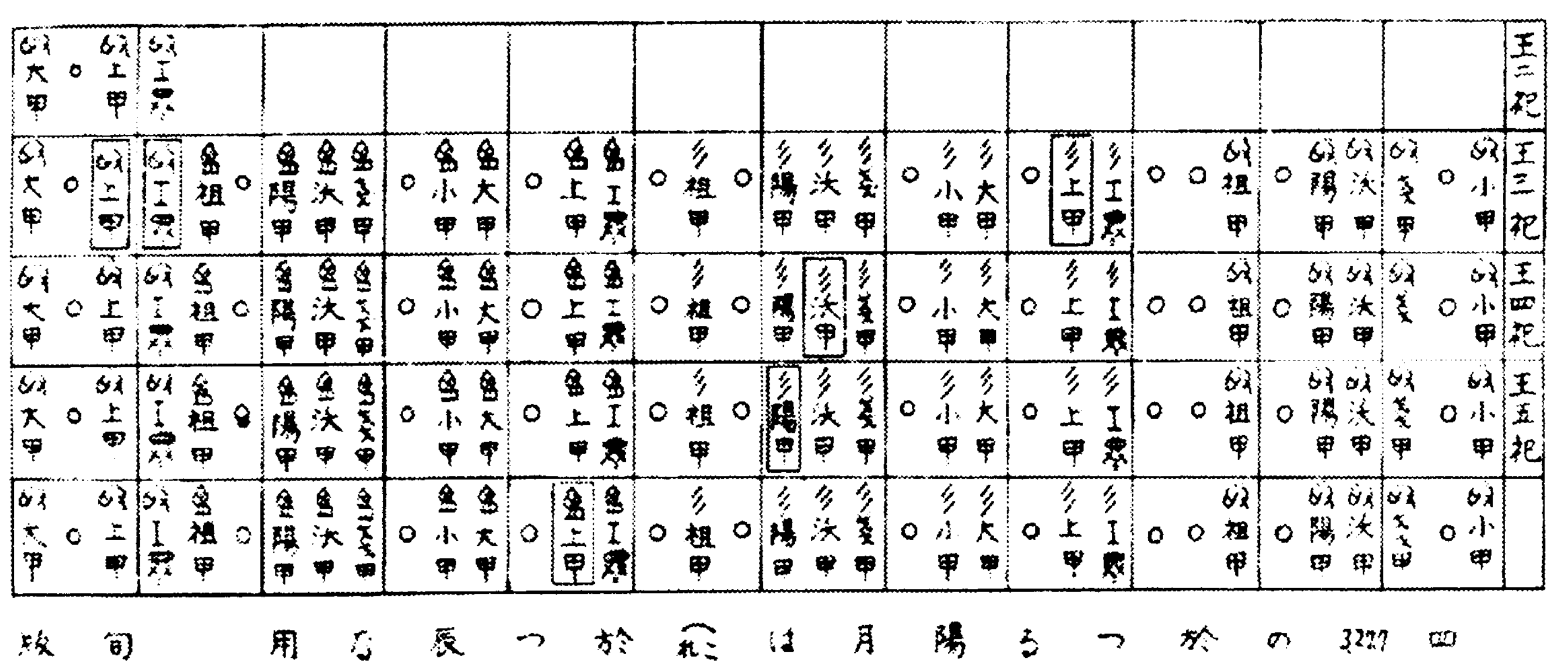


右の王三祀（續1.51）の版に於いては十一月甲戌に翌祀の工典、次旬の十二月甲申に上甲の翌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を基準として王三祀（續1.23.5）の沃甲の彡祀、王二祀（前3.27.7）の上甲の彡祀、王四祀（續1.51.2）の陽甲の彡祀、及び王五祀（後上20.7）の上甲の劦祀の位置を表上に求む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次の(一)は續1.23.5版の王三祀十一月甲戌の翌工典・十二月甲申の翌上甲を基準とした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であり、(二)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である。

(一)　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



(二)　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



これによれば王二祀の彡上甲が(一)に於いては四月甲午であつて、前3.27.7版の王二祀の彡上甲は四月甲申であるから(一)の場合に符合して居り、王三祀の彡沃甲は(一)に於いては六月甲午、(二)に於いても六月甲午であつて、續1.23.5版の王三祀の彡沃甲は六月甲午であるから(一)(二)の場合に符合して居り、王四祀の彡陽甲が(一)に於いては七月甲寅、(二)に於いては六月甲辰であつて、續1.51.2版の王四祀の沃甲の祭祀は七月甲寅であるから(一)の場合に符合して居り（この版は祭名を缺いてゐるが、これによつて彡祀であることが解る。）、王五祀の劦上甲が(一)に於いては九月甲寅、(二)に於いては八月甲午であつて、後上20.7・前3.28.2版の王五祀の劦上甲は九月甲申であるから、(一)・(二)のいづれにも合致してゐないが、(一)に於いて王五祀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この兩者は符合する。

斯くの如く續1.51版の祭祀を基準とした三十七旬週期の(一)表上に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の諸版が排列し、又この表に於いて王五祀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王五祀の二版も亦表上に排列する。從つて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までは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王五祀の二版も亦表上に排列する。從つて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までは三十七旬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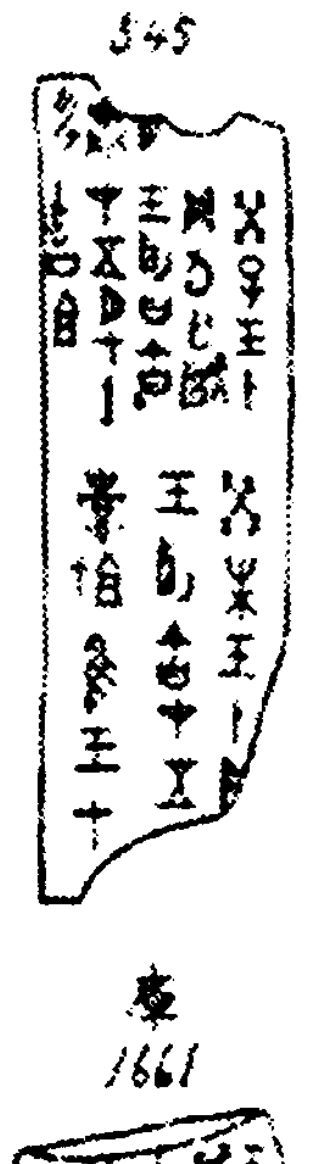
期であり、王五祀は三十六旬週期であることが解る。次に月份を見るに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までの月份・干支は卜辞と㈠表と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は置閏がなく一年を三十六旬としてゐるが、王四祀と王五祀の間に於いては、王四祀の祭上甲は八月甲辰であるが王五祀の祭上甲は九月甲辰（後上20.7）であるから、この間の三十六旬には三旬の一ヶ月が十二回（表の如く）あるのではなくして十三回あることになり、これによつて月に大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表㈠の王五祀の翌工典を一旬繰り上げ月份を修正せば完全な祀譜表となる）。

(三)(ロ) 王七祀・王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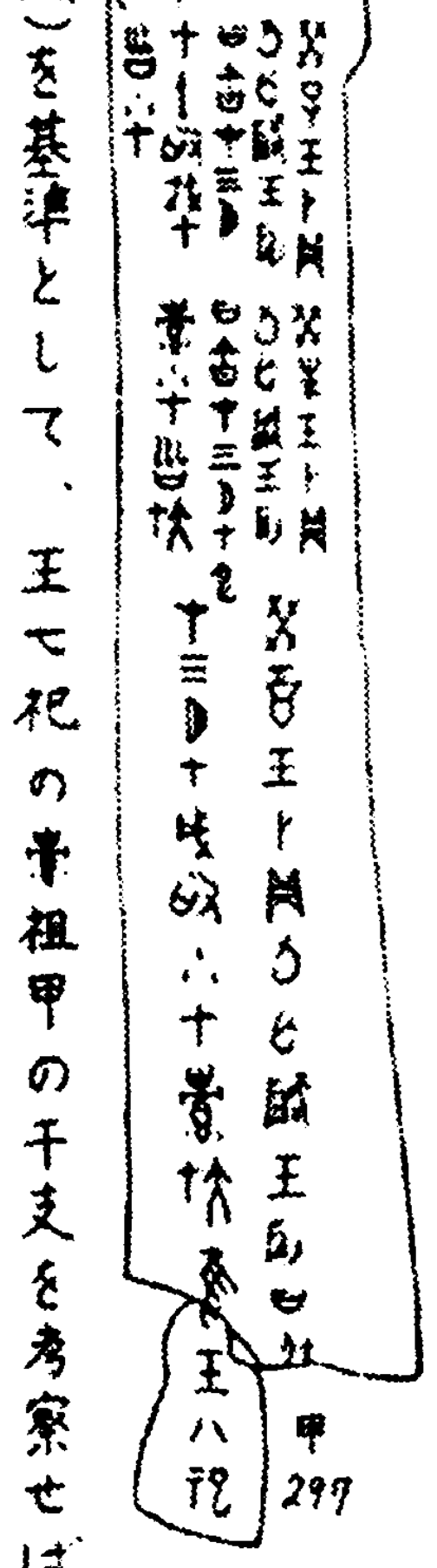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六祀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
王七祀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王八祀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壴祖甲 劦祖甲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大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次の佚545版の王七祀には五月甲申に祖甲の壴祀が行はれ、庫1661版の王八祀には三月甲戌に小甲の翌祀が行はれてゐる。

佚545



庫1661



甲297

前記の王五祀九月甲辰の祭上甲（後上20.7）を基準として、王七祀の壴祖甲の干支を考察せば、假に王六祀・王七祀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七祀の壴祖甲は甲午に行はれ、王六祀・王七祀のいづれかが三十六旬週期であれば甲申に行はれ、右の佚545版に於いては甲申であるから後者の場合であることが解る（上揭表は假に王六祀を三十六旬、王七祀を三十七旬週期とす）。この王七祀の壴祖甲を基準として王八祀の翌小甲の干支を考察するに、王八祀が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甲申、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は甲戌であり、右の庫1661版に於いては甲戌であるから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次に月份を見るに、王五祀九月上旬甲辰の祭上甲より王七祀五月甲申の壴祖甲までの五十九旬間に於いて、三旬の一ヶ月が二十回置かれてゐるならば王七祀の壴祖甲は上揭表の如く四月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卜辞は之を五月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は二十一ヶ月とされてゐて月份が二旬前移してゐる。又王七祀五月甲申の壴祖甲より王八祀三月上旬甲戌の翌小甲までの三十旬間に於いて、三旬の一ヶ月が十回置かれてゐるならば王七祀の壴祖甲が五月上旬であるから王八祀の翌小甲は二月下旬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卜辞は之を三月上旬としてゐるから十一ヶ月が置かれてゐて月份が一旬前移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右の如く王二祀の彡上甲より王四祀の彡陽甲までの八十一旬間に於いては、三旬を一ヶ月としてゐる表の月份と卜辞の月とは合致してゐるが、王四祀の彡陽甲より王五祀の祭上甲までの四十二旬間に於いては、表は十四ヶ月であるが卜辞は十四ヶ月と1/3月、王五祀の祭上甲より王七祀の壴祖甲までの五十九旬の間に於いては、表は十九ヶ月であるが卜辞は二十ヶ月1/3月、王七祀の壴祖甲より王八祀の翌小甲までの三十旬間に於いては、表は十ヶ月であるが卜辞は十ヶ月と1/3月を置いてゐて、表の月份よりも卜辞の月が前移してゐる。斯く三旬を一ヶ月としてゐる表よりも月が早く進むのは殷の暦法が一年十二ヶ月を三六〇日以下と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居り、而して王四祀と王五祀間の四十二旬、王七祀と王八祀間の三十旬に於いてはそれぞれ卜辞の月が一旬早くなつて居り、又王五祀と王七祀間の五十九旬に於いては二旬早くなつてゐて、これらの平均値の三十四旬毎に月が一旬づつ早くなつてゐるのは、この暦法が太陰暦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三十四旬乃至三十六旬毎に卜辞の月が一旬早くなつてゐるから、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に至る八十一旬間に於いては二旬早くなつてゐ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筈であるが、右の如く卜辞と表と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二旬の置閏が行はれてゐると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る。然らばこの置閏は閏月として置かれたか、閏旬として置かれたかを考察するに、右表の如く王二祀の彡上甲と王三祀の翌上甲の間は九ヶ月、王三祀の翌上甲と王三祀の彡沃甲の間は六ヶ月半、王三祀の彡沃甲と王四祀の彡陽甲の間は十二ヶ月であつて、この間のどこに三旬一ヶ月の閏月を假定しても、この四者のいづれかが表の如き關係を失ふから、閏月がありとすることが出來ず、又王二祀の彡上甲・王三祀の翌上甲・王三祀の彡沃甲・王四祀の彡陽甲が、右の如き間隔に於いて卜辞と表と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於いて適宜に一旬づつの閏が二回置かれた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而して斯かる閏旬は右の王八祀の庫1661版上にも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は王五祀の祭上甲より王八祀の翌小甲までの略三年半には前述の如く置閏がないから、當然太陽年とは略三旬の齟齬を生じてゐる譯であつて、この置閏は之を補塡する意圖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之を要するに此の時期には太陰暦が用ゐられてゐて、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までの二年餘に於いては閏旬が二回置かれたから卜辞と表とが符合し、王五祀より王八祀までの略三年半には置閏が行はれなかつたから、卜辞の月份が表の月份よりも略三旬前移してゐて、王八祀三月に於ける閏旬は之を救ふ意圖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董作賓は次の如く

帝乙初年、二祀之三月當閏、四祀之十二月當閏、七祀之十月當閏、十祀之六月當閏、此四閏者、皆依祖甲改定閏制、置於無節之月、由帝辛十祀之閏九月、逆推而得之者也、今帝乙二祀四月至八祀四月無閏、是四祀與七祀再失閏也（殷曆譜上二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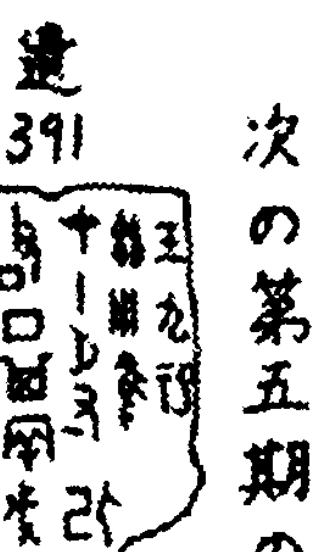
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第五期の置閏を閏月とし、帝辛王十祀の閏（董氏は閏月としてゐるが、この閏は閏旬である。後述参照）より逆算して帝乙初年の閏を推定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つて、右の如く王二祀より王四祀の間に二回の閏旬、王八祀の三月に一回の閏旬のあることを全く理解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

(四)(ハ) 王九祀・王十祀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八祀												翌工典 翌上甲
王九祀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	…	…	…	…	…	…	… 丁未		

次の第五期の遺391版には父丁の稱謂があつて、これは父文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は帝乙時のものであり、これによれば王九祀の十一月に丁未の日がある。

遺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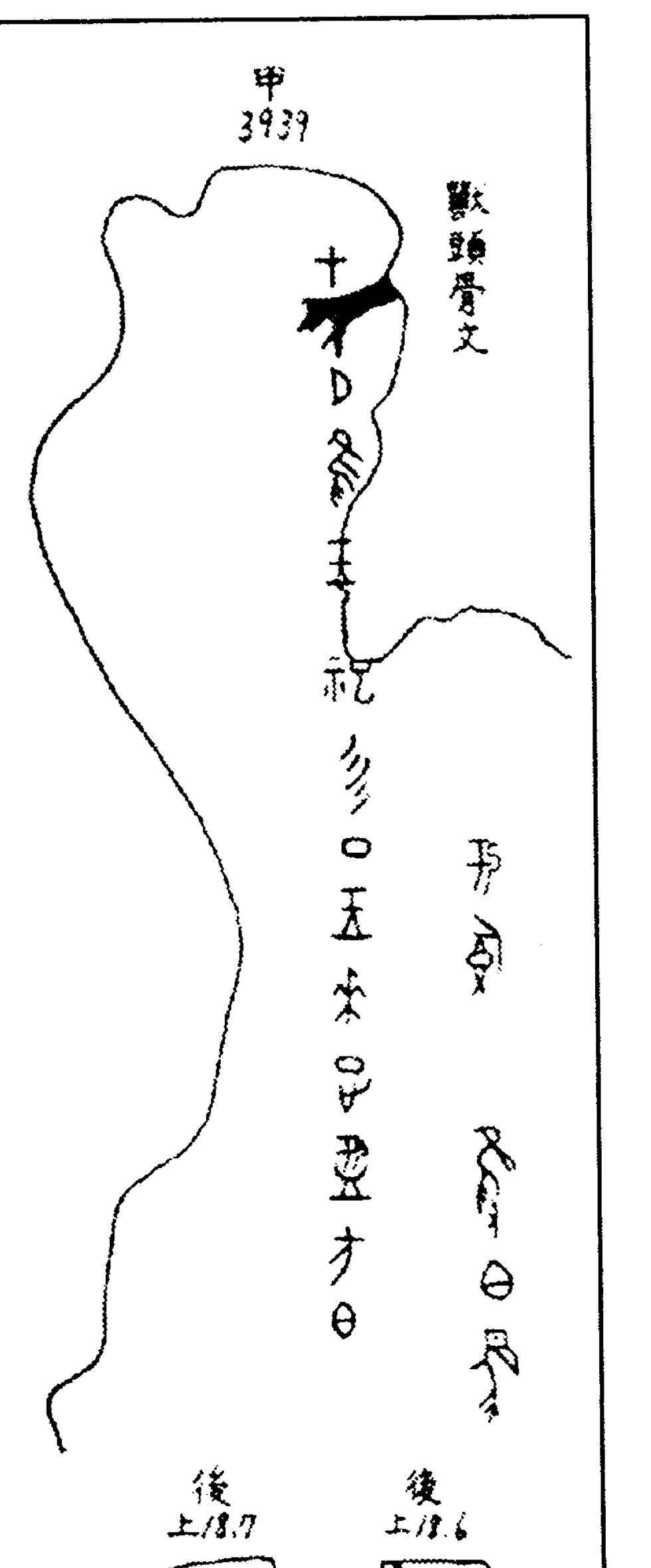


前記の王八祀三月の翌小甲を基準として（卜辞版は甲戌を上旬として四旬に亘る）王九祀の十一月に丁未の日があるか否かを檢するに、上揭表の如く十一月の下旬に甲辰の旬があるから丁未の日があつて卜辞と表とは符合して居り、從つてこの表の祀譜が帝乙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次にこの間の置閏を考察するに、王八祀三月甲辰より王九祀十一月甲辰までの六十旬間に於いては、前記の王五祀と王七祀間五十九旬に卜辞の月が表よりも二旬前移してゐる例に從へば、一乃至二旬卜辞の月が早くなつてゐなければならぬ筈であるが、右の如く兩者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は一旬乃至二旬の置閏があるとせざるを得ない。而してこの置閏を假に閏月とせば十一丁の丁未は十二月上旬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これを閏月として置いたのではないことが解る。要するにこの版は上揭表の祀譜が帝乙時のものである明証であり、又王八祀三月より王九祀十一月までの間に一旬乃至二旬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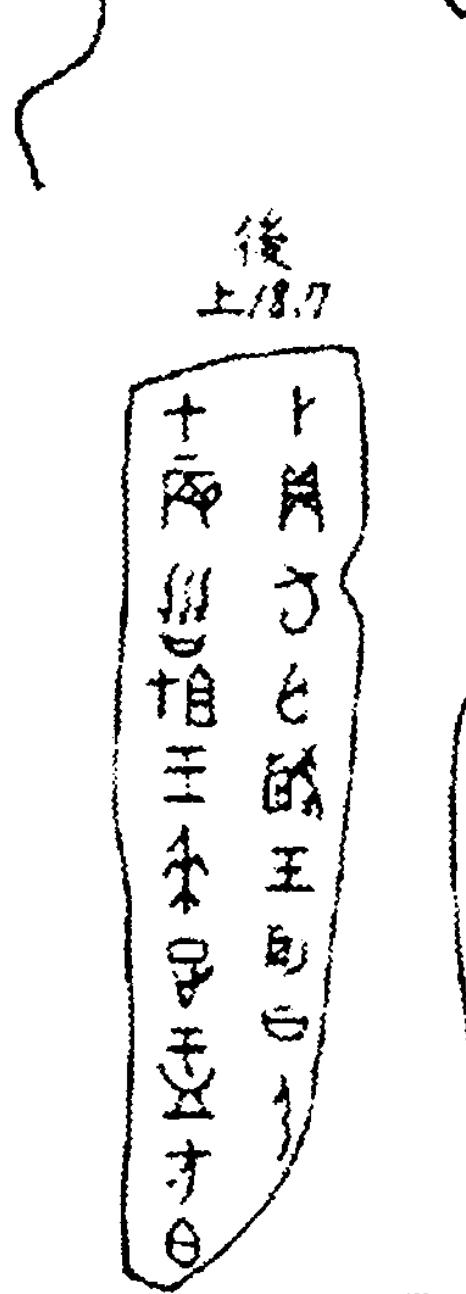
次の四版には「盂方征伐」の記事と共に祭祀の記事があり、之が王何祀のものであるかは明瞭を缺いてゐる。その甲3939版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は「在二月隹王十祀彡日」となし（通纂五七七）、董作賓も王十祀（殷曆譜祀譜）としてゐるが、陳夢家は「在九月隹王六祀彡日」としてゐる（卜辞綜述三三四頁）。又その月名については郭氏は右の如く「二月」としてゐるが陳氏は「九月」として居り、董氏は嚢に九月としたが（殷曆譜）、後に二月と改説して「余舊釋在九月、商錫永氏以爲二月、以適合殘痕跡、今從商說」（殷曆譜）と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王何祀については十祀と六祀、祀月については二月と九月とする説があるが、王祀の殘痕を見るにこれを「五介祀」とするのは不適當であり、且つ「五」祀以外はすべて適合しないから郭・董二氏の見解が至確であり、ここに於いて王八祀を基準として王十祀に彡日祀が行はれる月を檢すれば、上揭表の如く六月上旬より九月下旬までであつて、彡祀は九月には行はれるが二月には行はれない（この表は王九祀王十祀を三十六旬週期とす）。從つて之を二月とする説は誤であつて、董氏が嚢に九月とした見解の正しいことが解る。この刻辞は「在九月隹王十祀彡日王來征盂方白…子貞獲白兕」である。

甲3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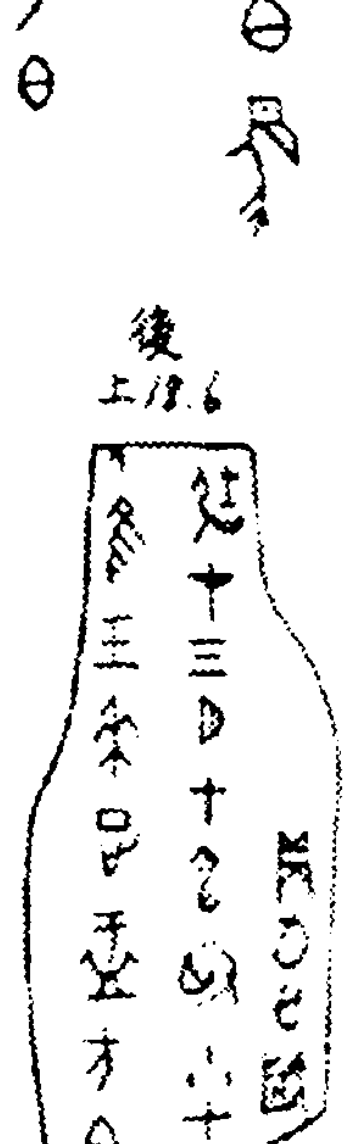
獸頭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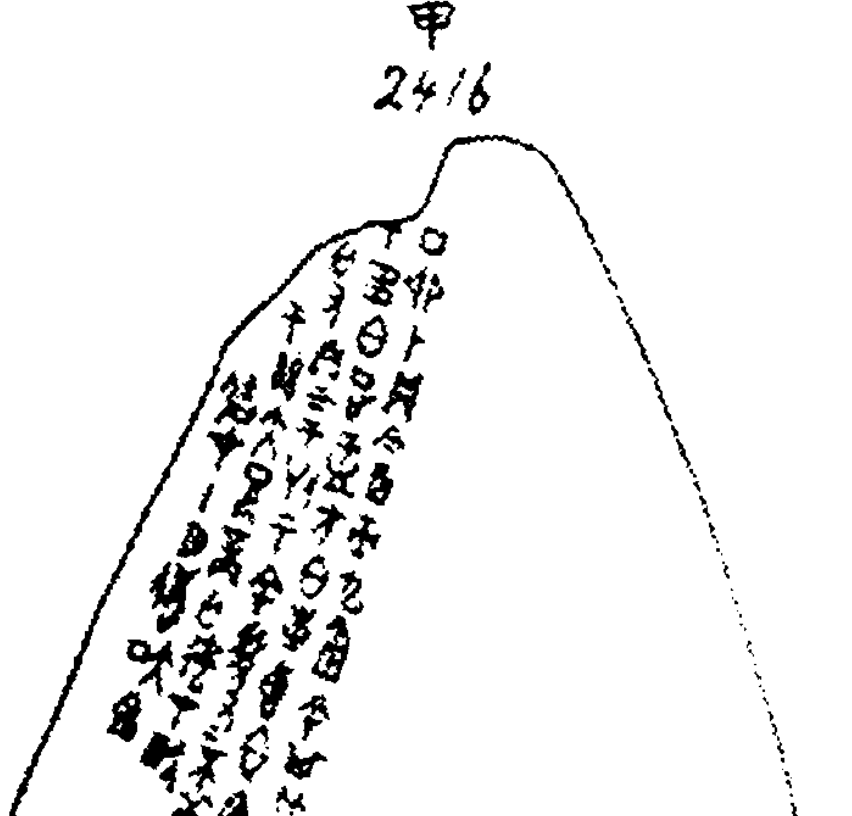
後上18.7



後上18.6



甲2416



(五)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王八祀												翌工典 翌上甲
王九祀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王十祀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祭大丁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劦祖甲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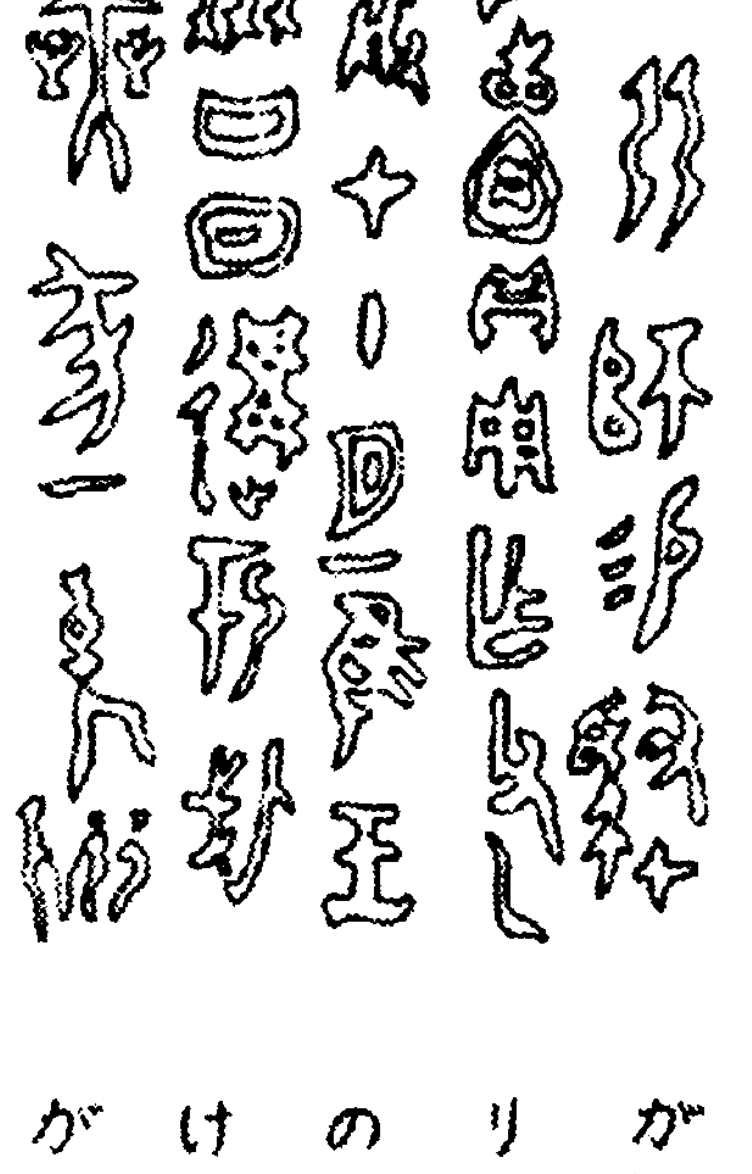
盂方征伐は王十祀の事件であるから右の三版も亦王十祀のものと考へられ、次にこれらの版の祭祀が上揭表の祀譜系統上に在るか否かを考察する。後上18.6版に於いては三月甲申に翌小甲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王八祀三月甲戌の翌小甲（前記庫1661版）を基準として考察するに、王九祀或は王十祀のいづれか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十祀の三月甲申に翌小甲が行はれ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この版の祭祀は王八祀の祀譜に屬してゐ

る（但し表は王九祀を三十六旬、王十祀を三十七旬としてゐる。之を王九祀が三十七旬、王十祀が三十六旬とせば翌小甲は王九祀・王十祀の両者に於いて三月甲申であり、又王九祀・王十祀を共に三十七旬とせば翌小甲は王九祀に於いてのみ三月甲申であつて王十祀は然らず）。斯くの如く王十祀（或は九祀）三月甲申に翌小甲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劦祖甲は五月甲辰に行はれ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は右の後上187版の「甲辰劦祖甲」と符合して居り、又大丁の祭祀は王九祀十月甲子の旬の丁卯に行はれ、これは右の甲2416版の「十月丁卯遘大丁祭」と符合してゐる。而してこれは王九祀が三十六旬、王十祀が三十七旬の場合であるが、之を王九祀が三十七旬、王十祀が三十六旬とせば、翌小甲・劦祖甲は王九祀（或は王十祀）の事となるが、祭大丁は王九祀・王十祀に於いて十月甲戌の旬の丁丑に行はれることになつて卜辞と符合せず、従つてこの三版の祭祀が卜辞の月份・干支に行はれるのは前者の場合以外にはなく（王九祀・王十祀の両者を三十六旬、或は三十七旬週期とせば倶に符合せず）、これによつて王九祀が三十六旬、王十祀が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右四版の祭祀は帝乙祀譜である王八祀の祭祀系統上に於いて、王九祀十月甲子の旬丁卯に大丁に祭祀し（甲2416）、王十祀三月甲申に小甲に翌祀し（後上186）、王十祀五月甲辰に祖甲に劦祀し（後上187）、王十祀九月に彡祀する（甲3939）ものであるから、孟方征伐は帝乙王九祀より王十祀に亘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董氏はこの四版の祭祀を殷暦譜に於いて帝辛祀譜に排列し、帝辛時に在つては王十祀の彡祀が一月より三月に亘るとして、甲3939版の「在九月隹王十祀彡日」の九月を二月と改釋して二月に排列し、又帝辛王四十祀以降に三月甲申の翌小甲が行はれるとして、後上186・後上187・甲2416三版を四十祀・四十一祀に排列してゐるが、これは全く偶合によるものに過ぎない。従つてこの排列を陳夢家が疑つて「它是否應排在帝辛四十祀也有問題」（卜辞綜述三一〇頁）として居り、董氏はこれによつて孟方征伐を帝辛時の事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明かに誤である（第二篇第三章参照）。

(二) 王廿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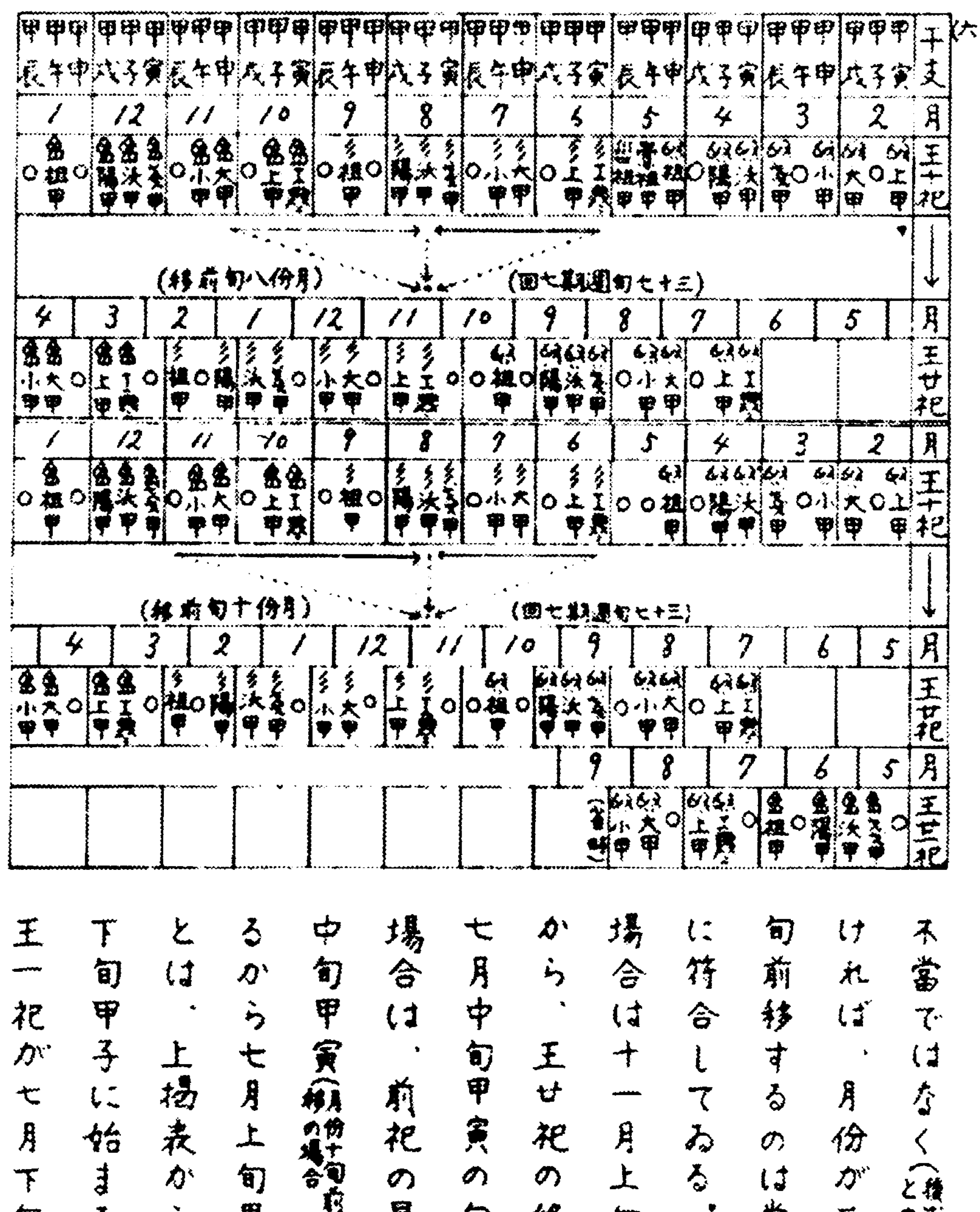
戊辰彝（殷文存上一九・二）



上掲の戊辰彝には王廿祀十一月戊辰に武乙の配妣戊の劦日祀が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る。祀序表によれば武乙の配妣戊の祀日は祖甲の次旬の戊日であり、右の祭祀は後述の帝辛祀譜王廿祀には符合しないから、これは帝乙時のものである。然らばこれが帝乙祀譜に符合するか否かを検討するに、王十祀に於ける武乙の配妣戊の劦祀は六月甲寅の旬（祀譜表に於いては妣戊の劦祀は劦工典と同旬の戊日に行はれる）であるから、これが銘文の如く王廿祀に於いて戊辰（甲子の旬）に行はれるためには、三十七旬週期が七

回用ゐられ、又この戊辰が十一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假に之を十一月上旬とせば王十祀と王廿祀の間に月份が八旬前移し、十一月下旬とせば十旬前移してゐることにな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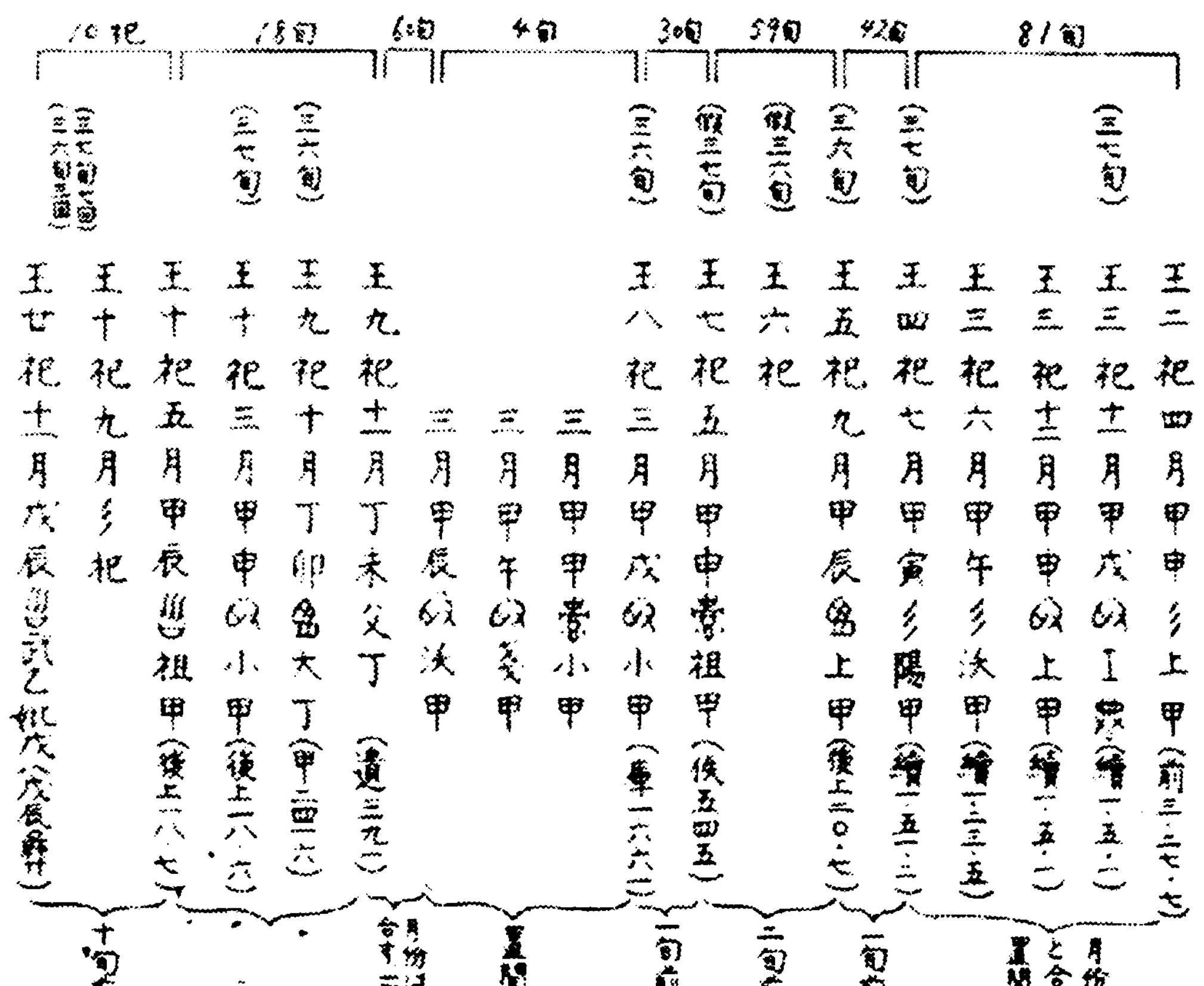
（六）



十祀間に三十七旬週期が七回用ゐられることは不當ではなく（後述の帝辛時には王十祀と王廿祀との間には九回用ゐられてゐる）、又太陰暦を用ゐて置閏を行はなければ、月份が三十六旬を一年としてゐる表の月份よりも八旬乃至十旬前移するのは當然であるから、この銘文の祭祀は帝乙王十祀の祀譜に符合してゐる。王廿祀の武乙の配妣戊の劦祀が、月份が八旬前移の場合は十一月上旬に行はれ、十旬前移の場合は十一月下旬に行はれるから、王廿祀の終了は前者の場合は六月下旬甲寅の旬、後者の場合は七月中旬甲寅の旬であり、而して王廿一祀の始まり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は、前祀の最終旬に行はれるから六月下旬甲寅（月份八旬前移の場合）或は七月中旬甲寅（月份十旬前移の場合）、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前祀終了の次旬に行はれるから七月上旬甲子（月份八旬前移の場合）或は七月下旬甲子（月份十旬前移の場合）に行はれることは、上掲表から容易に推測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この王廿一祀が七月下旬甲子に始まることは（王十祀と王廿祀間に月份が十旬前移し、王廿一祀が前祀終了の次旬に始まる場合）、後述の如く帝辛王一祀が七月下旬甲子に始まつてゐることと正に符合して居り（帝辛祀譜参照）、而して帝乙祀譜に於いてこれ以後に、七月下旬甲子に祭祀が始まる場合を上掲表によつて推測するに、毎祀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し、又毎祀に月份が一旬前移したとせば、十八祀後即ち王廿九祀に行はれるが、後述の祀譜表の検討に見るが如く、帝乙王廿祀以降に屬する辞例が一版も存しないからこれは妥當ではない。従つて帝乙時と帝辛時の交替はこの七月下旬甲子に行はれたのであつて、帝乙時は王廿祀を以つて七月中旬甲寅の旬に終り、帝辛王一祀が帝乙王廿祀終了の次旬から始まる（帝辛王一祀は三十七旬週期となる）ことが解る。以上のことから王十祀と王廿祀との間には三十七旬週期が七回用ゐられ、月份が十旬前移してゐて、これは三六〇日を一年としてゐる表よりも一祀毎に一旬前移してゐ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この間に於

ける暦は三五〇日を一年として置閏を行はなかつ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後述の如く帝辛王廿祀に於ける武乙の配妣戊の劦祀は二月下旬甲寅の旬戊午であるから、この銘文の十一月戊辰と符合せず、従つてこの器を帝辛廿年としてゐる郭沫若説（通纂考釋七五葉）は誤謬であり、又右の如く帝乙時は王廿祀を以つて終つてゐるから、帝乙在位三十七年としてゐる帝王世紀説（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及び三十五祀としてゐる董作賓説（殷暦譜祀譜）は妥當でない。

以上に於いて王二祀より王十祀までの祀譜と、王廿祀の祀譜とを明かにし得たのであつて、この間に於ける五祀週期・月份の前移及び置閏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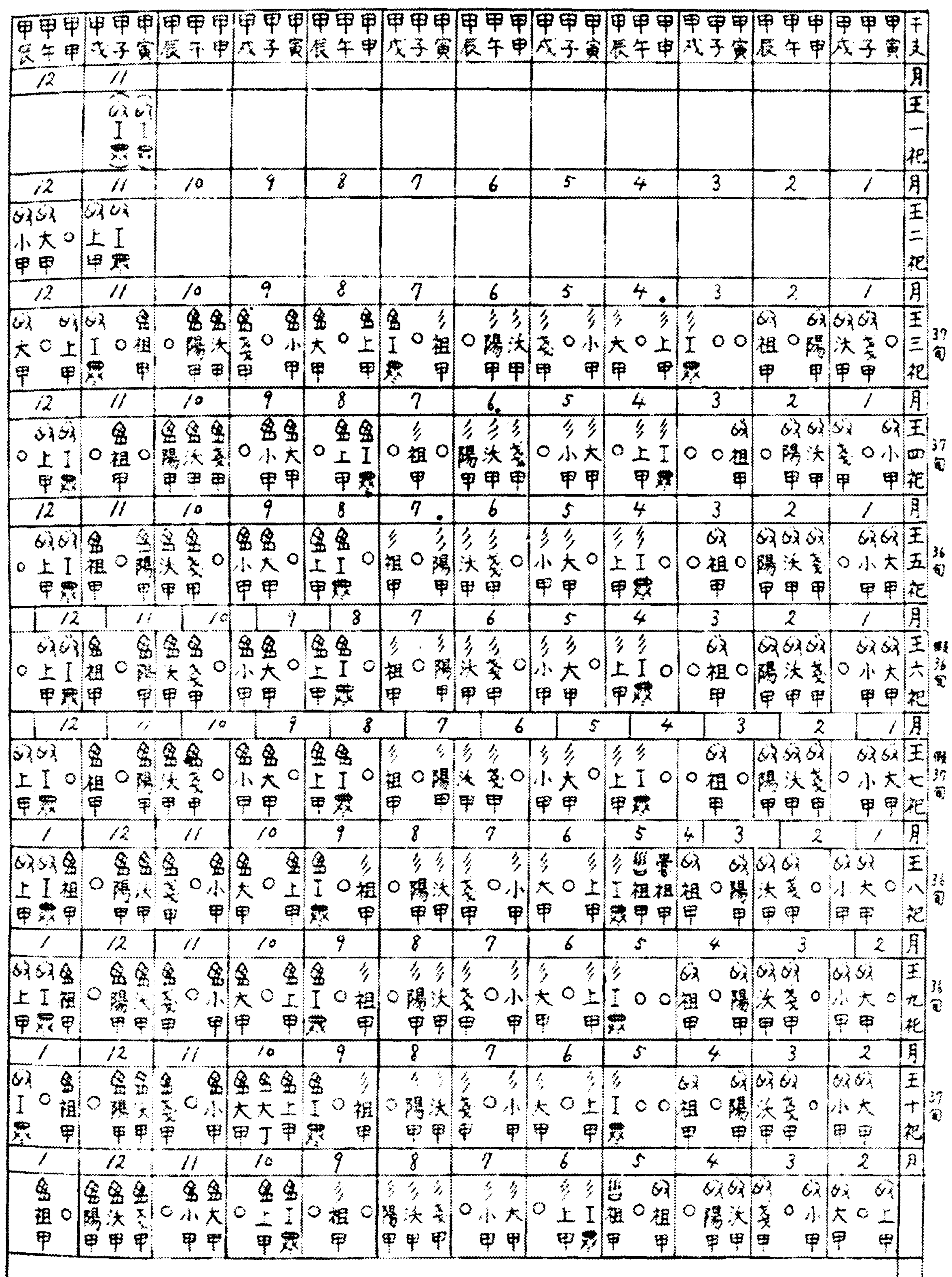


81旬
426
59旬
30旬
4旬
6旬
18旬
10祀
（週期）
（卜辞記事）
（版名）
（月份）
（三七旬）
（三六旬）
（假三六旬）
（假三七旬）
（三七旬三旬）
王二祀四月甲申彡上甲（前三・二七・七）
王三祀十二月甲戌翌工典（續一・五・一）
王三祀十二月甲申翌上甲（續一・五・一）
王三祀六月甲午彡沃甲（續一・二三・五）
王四祀七月甲寅彡陽甲（續一・五・二）
王五祀九月甲辰祭上甲（後上二〇・七）
王六祀
王七祀五月甲申壹祖甲（佚五四五）
王八祀三月甲戌翌小甲
三月甲申壹小甲
三月甲午翌戔甲
三月甲辰翌沃甲
王九祀十二月丁未父丁（遺三九一）
王九祀十月丁卯祭大丁（甲二四一六）
王十祀三月甲申翌小甲（後上一八・六）
王十祀五月甲辰劦祖甲（後上一八・七）
王十祀九月彡祀
王廿祀十一月戊辰劦武乙妣戊（戊辰彝）
月份は表と合致し置閏二旬
一旬前移
二旬前移
一旬前移
置閏一旬
月份は表と合す一旬の閏
十旬前移

三十六旬週期は五祀・六祀・八祀・九祀に（王六祀は假定）、三十七旬週期は三祀・四祀・七祀・十祀に用ゐられて居り（七祀は假定）、又卜辞は太陰月であるが右の諸表は三旬を一月としてゐるから、卜辞の月份が表の月份と一致してゐる場合と、表よりは前移してゐる場合とがあり、前者の場合は殷暦に置閏があるのであつて、王二祀彡上甲と王四祀彡陽甲の間に二旬、王八祀三月に一旬　王八祀翌沃甲と王九祀十月甲戌の間に一旬であり、後者の場合は失閏であつて、王四祀と王五祀、王五祀と王七祀、王七祀と王八祀の間に於いて月份が一旬乃至二旬前移して居り、王十祀と王廿祀の十祀間に於いては十旬前移してゐる。従つて帝乙時は太陰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これを基盤として置閏を行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王二祀の彡上甲が四月甲申であるから、王二祀が三十六旬週期の際は王一祀の翌工典が十一月甲子、三十七旬週期の際は十一月甲寅であることは容易に推測することが出来、帝辛時の王一祀が甲子に始まつてゐるから帝乙時の王一祀も亦甲子に始まり、王二祀が三十六旬週期と考へられる。右に考定した祀譜表(一)・(三)・(四)・(五)・(六)を綜合して、

月份の前移に應じて表の月份を訂正せば（王五祀祭上甲、王七祀壹祖甲、王八祀翌小甲、王廿祀に於いて）、王二祀より王十祀までと王廿祀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来る。

帝乙時祀譜



二　帝辛時の祀譜（帝辛時は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ることは「殷の曆法」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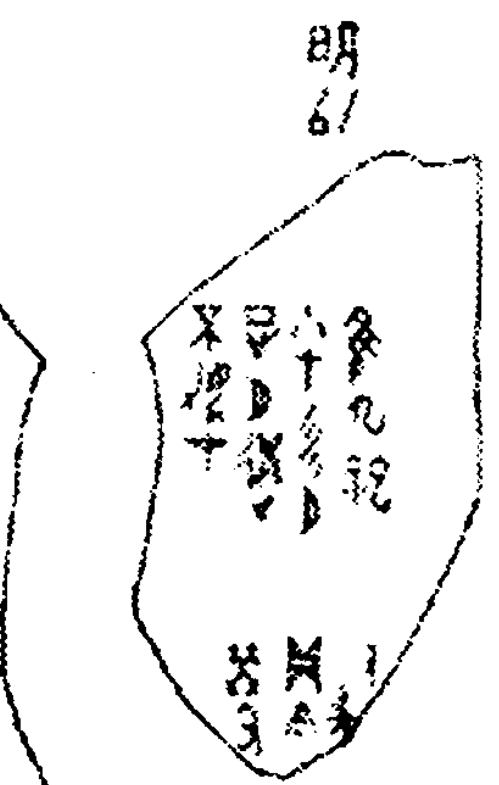
(イ)　王九祀・王十祀

次の王九祀（明61）・王十祀（前3.27.6 4.18.1綴合・續3.29.6・庫1672）の四版は右の帝乙祀譜には符合せず、次の如き祀譜を成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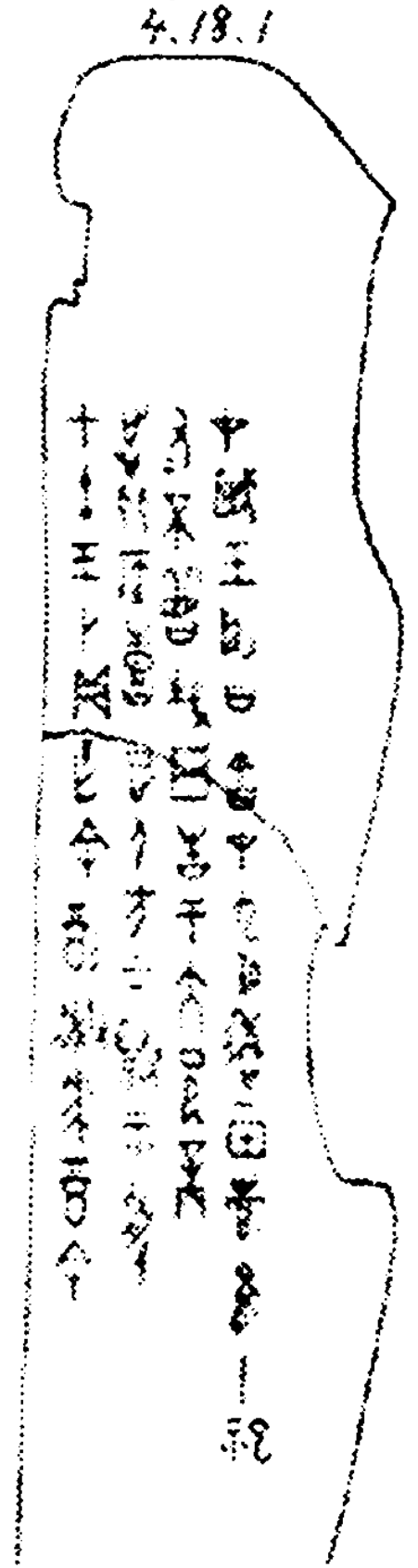
(一)

干支	月	王九祀	王十祀	
甲寅			○	翌祖甲
甲子	12		○	○
甲戌			彡工典	○
甲申			彡上甲	彡工典
甲午			○	彡上甲
甲辰	1		彡大甲	○
甲寅			彡小甲	彡大甲
甲子			○	彡小甲
甲戌	2		彡戔甲	○
甲申			彡沃甲	彡戔甲
甲午			彡陽甲	彡沃甲
甲辰	3		○	彡陽甲
甲寅			彡祖甲	○
甲子			○	彡祖甲
甲戌	4		祭工典	○
甲申			祭上甲	祭工典
甲午			○	祭上甲
甲辰	5		祭大甲	○
甲寅			祭小甲	祭大甲
甲子			○	祭小甲
甲戌	6		祭戔甲	○
甲申			祭沃甲	祭戔甲
甲午			祭陽甲	祭沃甲
甲辰	7		○	祭陽甲
甲寅			祭祖甲	○
甲子		翌工典	○	祭祖甲
甲戌	8	翌上甲	翌工典	
甲申		○	翌上甲	
甲午		翌大甲	翊上甲	
甲辰	9	翌小甲	翌大甲	
甲寅		○	翌小甲	
甲子		翌戔甲	○	
甲戌	10	翌沃甲	翌戔甲	
甲申		翌陽甲	翌沃甲	
甲午		○	翌陽甲	
甲辰	11	翌祖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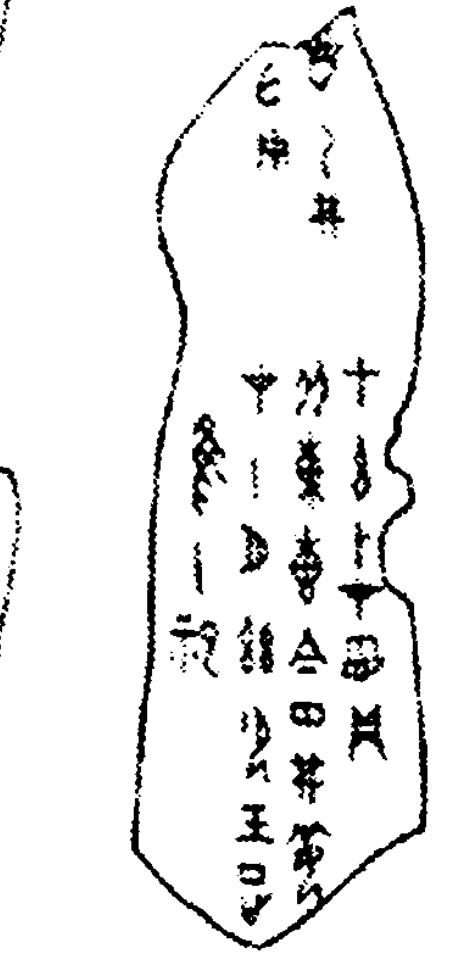
明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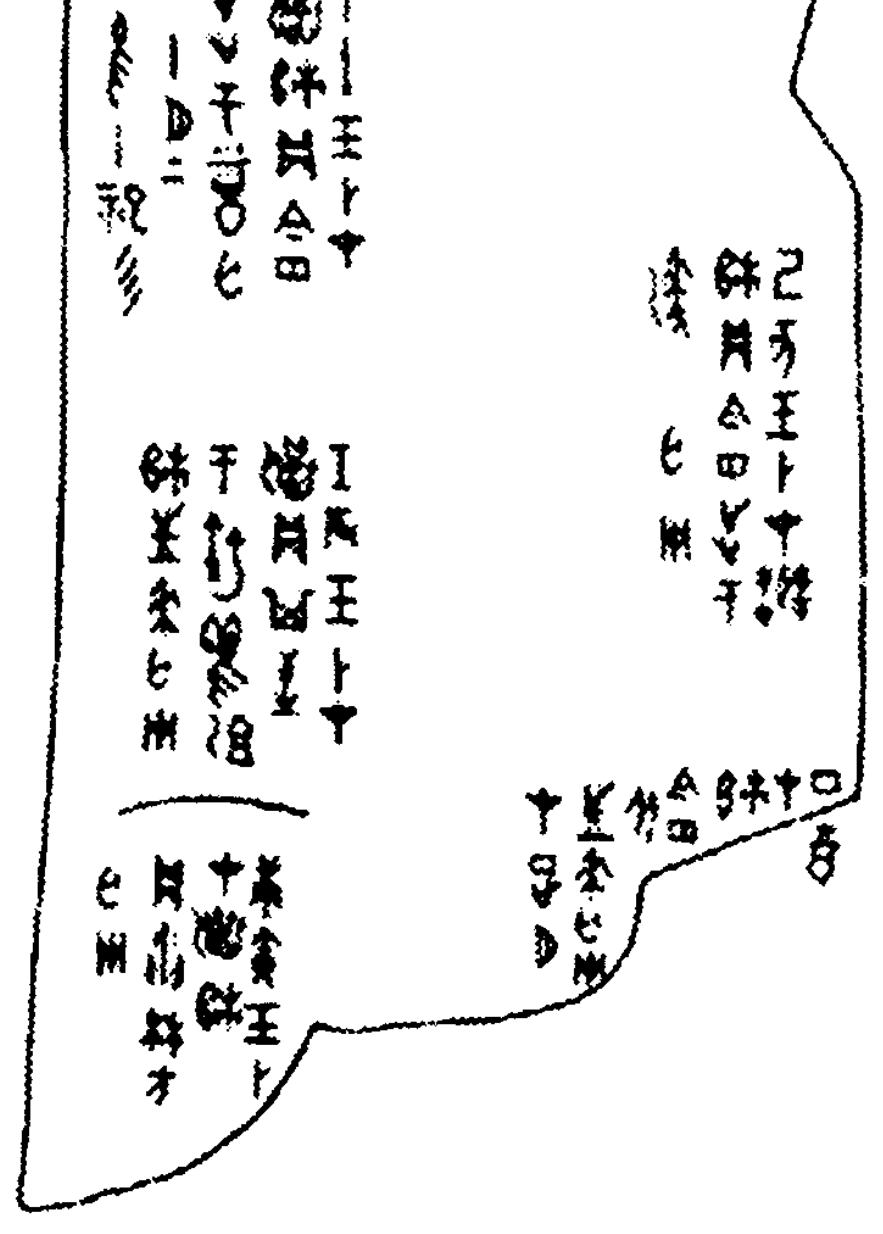
前3.27.6 4.18.1



續3.29.6



庫1672



卜辭に於いて「叀…不遘」の語法は慣用句であるから、明61版の下辭と上辭とは一連の辭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れば癸丑に小甲の彡夕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王九祀の小甲の彡祀は正月甲寅であり、又前3276 4181版には王十祀九月甲午に上甲の翊祀の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上揭表の如く王九祀の祭祀の終了した次旬に王十祀の翌工典が行はれるやうにし（[illegible]）、月份は王九祀の彡小甲が正月下旬、王十祀の翊上甲が九月上旬とする以外にはない。次に庫1672版には王十祀の彡祀が十二月甲午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を上揭表に檢するに、右の如く王十祀の翊上甲が九月上旬甲午であつて、この翌祀が武乙・文武丁の翌祀を以つて終了するのは十二月下旬の甲申の旬であり、彡祀の工典は同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て次旬に彡上甲が行はれるから一月甲午に行はれることになるが、庫1672版には王十祀の彡祀を十二月下旬甲午（[illegible]酉を正月とす）としてゐるから、干支は一致するが月份は合致せず、從つてこの間に閏があるとせざるを得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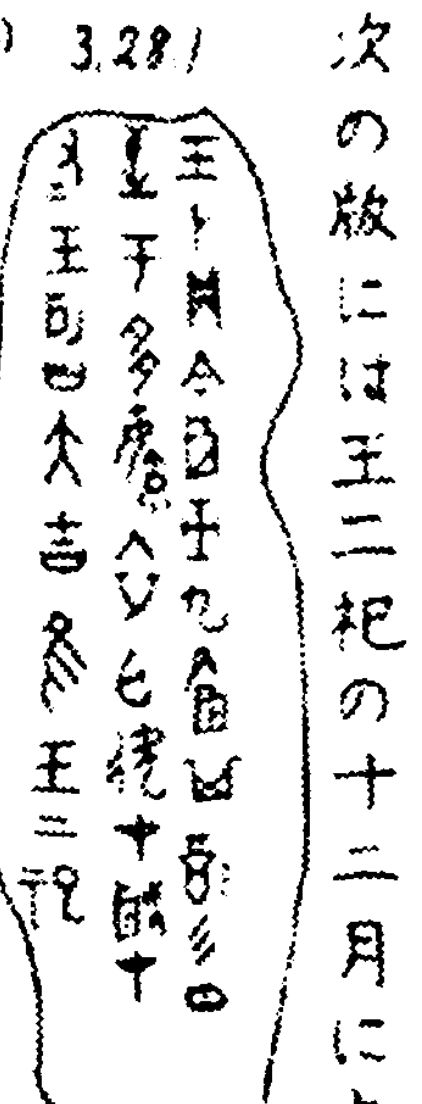
これは右の續3296版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つて、この版には王十祀の十月に甲午があるが、前3296版の如く王九祀の翊上甲は九月上旬の甲午であるから王十祀の十月には甲午のないことが明かであり、この十月に甲午があるためにはこの間に閏がある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こに閏のあることは董作賓も之を指摘してゐて（殷曆譜卷九帝辛日譜）「此閏九月爲無節置閏法之重要基點、可參看日譜、本譜自祖甲祀譜、下迄帝辛五十二祀、皆據之推求閏月」（帝辛祀譜王十祀九月）と、董氏の殷曆に於ける閏月の起點とし、而して之を閏月と見做して前表の九月甲辰・甲寅・十月甲子に當る三旬としてゐる。董氏に從つてこの三旬を閏九月とせば、前表の王十祀一月甲午の彡上甲は十二月甲午となつて庫1672版と合致し、又王十祀十月に甲午があることになつて續3296版と合致するが、王九祀の彡小甲は二月中旬の甲寅に行はれることになつて明61版（正月甲寅）とは符合しない。これは表の九月甲辰を閏九月の初旬とするがために、正九月は表の八月甲戌に始つて一月甲寅は二月中旬となり、五祀週期を無視して彡小甲を二旬前に移さぬ限り一月には行はれず、又之を二旬前に移せば干支が卜辭と齟齬することになり、從つて明61版の王九祀の彡小甲と、前3276版の王十祀の翊上甲との關係を破る結果となるこの閏月は許容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董氏はこの彡小甲を正月甲辰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誤である）。然らばこの王九祀の彡小甲に影響を及ぼさぬ閏月の在り方としては、表の九月以降に假定しなければならず、而して續3296版によれば十月の間に閏があるから、表の十月を閏九月とするか或は十一月を閏十月とするか、この二者以外にはなく、この二者のいづれとしても、庫1672版に於いては十二月甲午の三日後の丁酉を正月としてゐるから、表の十月と一月との間に閏月を假定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斯くの如く閏月を九月に假定せば明61版と、又十月以降に假定せば庫1672版と抵觸するのであつて、王九祀正月と王十祀正月との間に一旬の一ヶ月を假定するか、或は二旬の一ヶ月が二回あるとしない限り、この間に閏月を挿入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從つてこの閏は九月或は十月に一旬の閏旬が置かれたものと見做さざるを得ず、ここに閏旬がある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のみ、前揭の四版が緊密に一連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理解されるのである。董氏は之を閏月となすがために、明61版の彡小甲を正月甲辰と附會し、又庫1672版の「隹十祀彡」を十一祀と曲解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る。董氏が無節置閏法の起點としてゐるこの閏月の真相は斯く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その置閏法は根本から修正されねばならず、而してこの間は帝辛時に閏旬法が行はれてゐる明証である。

要するに右の四版は緊密な一祀譜を成してゐて、王十祀は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り、王十祀の九月或は十月に一旬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この祀譜を帝乙王十祀の祀譜と對比せば明瞭に異る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なほ庫1672版に於いては十二月甲午の三日後の丁酉を正月としてゐるから、月の交替は乙未・丙申・丁酉のいづれかであつて、月は必ずしも甲日に始ら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ロ)　王一祀・王二祀

次の版には王二祀の十二月に上甲の彡祀が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居り（干支不明、上甲名を缺いてゐるが「彡[illegible]」であることは他の同文例より知る）、帝乙祀譜の王二祀の彡上甲は四月であるからこの版の帝乙時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る。然らば之は右の王九祀の祀譜（表（一））と符合するか否かを次に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前3.281



(二)

月	干支	王二祀		王九祀	王十祀
3	甲午				彡陽甲
	甲辰				○
	甲寅				彡祖甲
4	甲子				○
	甲戌				祭工典
	甲申				祭上甲
5	甲午				○
	甲辰				祭大甲
	甲寅				祭小甲
6	甲子				○
	甲戌				祭戔甲
	甲申				祭沃甲
7	甲午				祭陽甲
	甲辰				○
	甲寅				祭祖甲
8	甲子			翌工典	○
	甲戌			翌上甲	翌工典
	甲申			○	翌上甲
9	甲午			翌大甲	○
	甲辰			翌小甲	
	甲寅			○	
10	甲子			翌戔甲	
	甲戌			翌沃甲	
	甲申	↗		翌陽甲	
11	甲午	(彡上甲)		○	
12月	甲辰			翌祖甲	
	甲寅	彡大乙奭丙		○	
12	甲子			○	
1月	甲戌			彡工典	
	甲申	↑		彡上甲	
1	甲午			○	
	甲辰	↑		彡大甲	
	甲寅			彡小甲	
2	甲子			○	
	甲戌			彡戔甲	
	甲申			彡沃甲	

王二祀と王九祀の間七祀に於いて假に各祀に三十七旬週期のみが行はれたとせば、王九祀の彡上甲が十二月下旬の甲申であるから王二祀の彡上甲が十月甲戌であり、三十六旬週期のみが行はれたとせば十二月甲申に行はれ、兩週期が混用されたとせばこれらの中間であることは上揭表より容易に推測し得る。次に王二祀に於ける月份を推測せば、殷代は太陰曆であるから季節との調節を計るために閏が置かれてゐて、この七祀間の置閏は七乃至八旬必要であり（太陰年三五四日、太陽年三六五日）、假に斯くの如く置閏があつたとせば王二祀の十二月は表の十月甲申より十一月甲辰までに當る（表は一年を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て太陰年と太陽年の中間にあり、從つて八旬の置閏は表に於いては之を四旬と見做さねばならない）。ここに於いて前3281版の王二祀十二月の彡上甲が王九祀の祀譜に屬するか否かは、この祭祀が三十七旬週期のみの場合の十月甲戌と三十六旬週期のみの場合の十二月甲申の間に在るか否かを檢すればよいのであつて、王二祀の十二月は置閏のある場合には表の十月甲申・十一月甲午・甲辰であるから正にこの間に在り、從つてこの祭祀は王九祀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但だ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干支が破碎してゐて右三旬のいづれの旬に行はれたかが明かでないが、次の「𠃬其卣一」（殷曆譜後記所載 集刊十三本所收）によつてこれが表の十一月甲午に行はれた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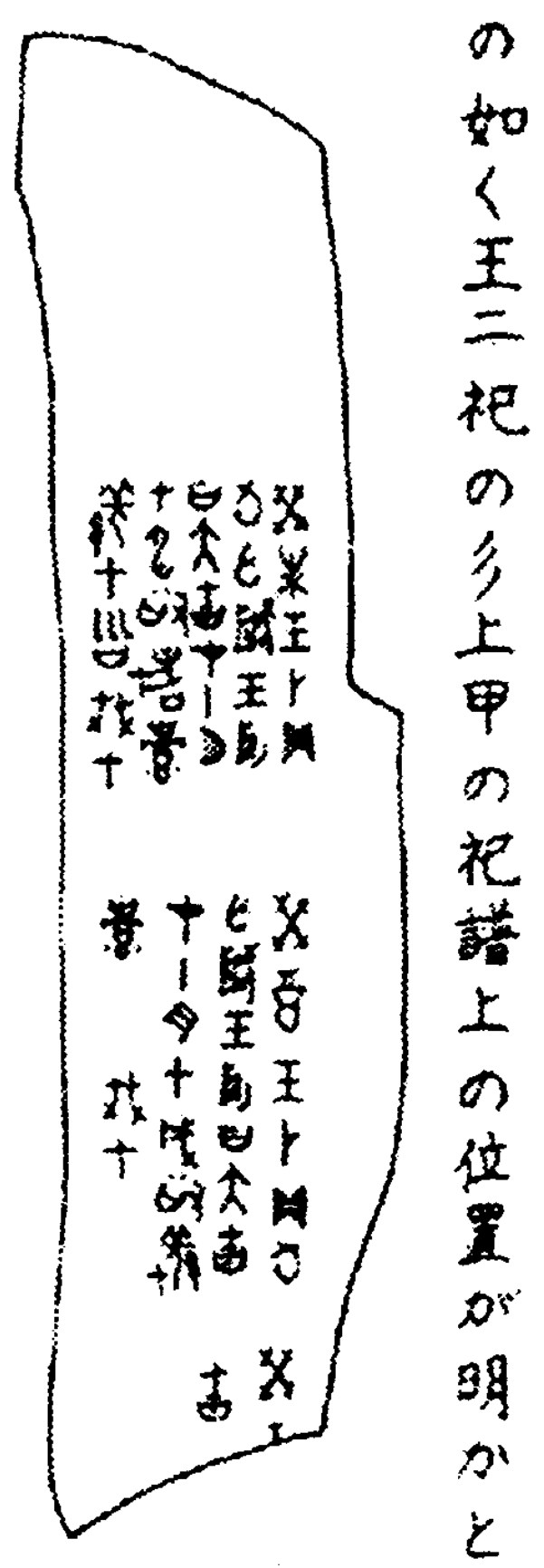
丙辰王令𠃬其[illegible]彡日[illegible]王二祀[illegible]（[illegible]所收）

この銘文の𠃬其の名は次の王四祀に引用してゐる「𠃬其卣二」の𠃬其と同一人であり、𠃬其卣二は次述の如く帝辛時器であるからこの器も亦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の銘文には王二祀の正月丙辰に大乙の配妣丙の彡祀が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居り、祀序表によれば大乙の配妣丙は大甲と同旬の丙日に祀られるから、王九祀に於ける彡祀は右表に於いては一月甲辰の旬である。之に基づいて王二祀の彡祀を推測するに、こ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のみ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二祀に於いては表の一月甲辰、三十七旬週期のみ用ゐられたとせば十一月甲午、兩者が混用されたとせばその中間である。銘文はその日を正月丙辰（甲寅の旬）としてゐるから右の十一月甲午と一月甲辰の間の丙辰の日を求むれば表の十一月甲寅の旬に在り、而してこの日は王二祀に於いては正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表上に於いて四旬（實際には八旬である）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によつて前記の前3281版の解說に於いて推測した王九祀・王二祀間の置閏の誤らないことが解る。上甲は大乙の配妣丙の二旬前に祀られるから、王二祀に於ける上甲の彡祀は右の十一月甲寅の二旬前の甲午に行はれ、妣丙の彡祀の甲寅の旬は表上に於いて四旬の置閏によつて正月であるから、上甲の彡祀は四旬の置閏によつて十二月であり、これは前3281版の彡上甲が十二月であ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の彡上甲の甲午が十二月中旬であることは表を見れば自ら明かである。ここに於いて王二祀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王二祀に於ける大乙の配妣丙の彡祀は正月甲寅の旬（表の十一月甲寅）・彡上甲は十二月中旬の甲午（表の十一月甲午）であり、而して王九祀の彡妣丙は一月甲辰の旬・彡上甲は十二月甲申であるから、この七祀の間に於いては三十七旬週期が五回、三十六旬週期が二回であることは表によつて容易に知ることが出來、而してこの間の置閏は表上に於いて四旬である。

右の如く王二祀の彡上甲の祀譜上の位置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次の版によつて王一祀の祀譜を決定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續1.50.5



この版の十月甲戌の翌沃甲・十月甲申の翌陽甲は帝乙祀譜には符合しないものである。右の如く王二祀の彡上甲が十二月中旬の甲午であるから（表の十一月甲午）、王二祀の翌沃甲は十月上旬の甲申（表の八月甲申）であり、これに基づいて王一祀の翌沃甲の月份・干支を推測する。こ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れば王一祀の翌沃甲は甲申、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れば甲戌であり、而してこの間に置閏が無ければこの甲申が十月上旬（表は八月）、甲戌は九月下旬（表は八月）であるが、置閏があれば甲申は十月中旬、甲戌は十月上旬であることは次表の如くである。從つて三十七旬週期にして一

（三）

干支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閏				7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一祀				翌工典		翌沃甲						
閏				7	8	9	10	11	12	1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二祀			○ 祭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閏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三祀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旬の置閏のある場合は、王一祀の翌沃甲が十月上旬の甲戌に行はれ、これは右の版の十月甲戌翌沃甲と符合してゐる。ここに於いてこの版は王一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と共に、王二祀の週期が三十七旬、王一祀と王二祀の間に閏のあること、及び翌沃甲が十月甲戌であるから翌工典が七月甲子（後旬）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帝辛王一祀が七月下旬の甲子に始まることは偶然としても興味があり、帝乙王一祀が甲子に始まると考へられることと相俟つて、時王の王一祀は甲子に始まるものであらう（帝乙王一祀の甲子に始まることは後述「祀譜表の檢討」參照）。

（ハ）　王三祀・王四祀

次の版に王三祀の十月辛酉に劦祀を行つたことが記されて居り、この祭祀は帝乙祀譜に符合せず、從つて右の王二祀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と考へられる。

骨之文化圖一　辛酉王田……才十月隹王三祀劦日　（卜辭通纂三四頁所載）

上揭表の如く王二祀の翌祀は七月下旬より十二月上旬まで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王三祀に於いては王三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行はれれば翌祀は王二祀と同一月份・干支に行はれ、三十七旬週期が行はれれば八月上旬より十二月中旬まで行はれ、而してこの間に閏がなければ月份に移動がないが、閏があればそれに從つて月份が繰り下がるのである。ここに於いて右の如く王三祀の十月甲寅の旬の辛酉に劦祀が行はれる場合を考察するに、王二祀に於いては甲寅の旬は十一月上旬であるが、王三祀に於いては之を十月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り、祀序表を按ずるに翌祖甲の旬の辛日には小辛の劦祀が行はれるが、翌祖甲の前旬の辛日には劦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く、王三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れば翌祖甲が甲寅に行はれて辛酉には小辛の劦祀が行はれるが、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れば翌祖甲は甲子に行はれて辛酉には劦祀が行はれない。從つて右辭により王二祀と王三祀の間に閏があり、王三祀が三十六旬週期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つて、王三祀の祀譜は上揭の如くである。

董作賓は殷曆譜後記に次の王四祀の金文を載せてゐる。この辭中には文武・帝乙の稱謂があるから明かに帝辛時器であり、而して辭中に王四祀・四月・乙巳に乙名王の祭祀を行つ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る。

乙巳王曰隣文武帝乙宜才召大庭遘乙翌日丙午𩰤丁未煮己酉王才梌邲其易貝才四月隹王四祀祭日　（邲其卣二）（商周金文錄遺二七五所收）

この乙名王を董氏が大乙となしてゐるが陳夢家はこれに反對して帝乙となし、文武丁が文武帝乙と稱されたとする說を提出し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說のいづれが妥當であるか、又右の祭祀が帝辛時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か否かを考察する。陳氏は

此記帝辛四祀四月乙巳周祭帝乙、遘乙翌日即逢帝乙之翌祭之日、文武帝乙是一、故上稱文武帝乙、下稱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此卣拓本、殷曆譜後記曾摹錄、但因求合于殷曆譜、誤將帝字上一短畫摹作丁字、遂讀爲文武丁帝乙、又誤讀乙爲大乙、作者曾借觀原器於固始張、一九五二年並將器形銘文攝景、始知後記所摹大有錯誤、後讀丁山關于卣文的攷釋並其摹文、不但糾正了後記的誤摹、並正確的讀文武帝乙爲卜辭的文武帝、亦即帝乙。（卜辭綜述四二二頁 帝王與祀譜考二節）

と、「文武帝乙」を文武丁帝乙と讀むのは誤であつて、原器には帝上に一短畫がないから「文武帝乙」であり、「文武帝」が王名、「乙」が廟名であつて下文の「乙」はこれであり、文武帝乙は卜辭の文武帝であり亦即ち帝乙であるとしてゐる。然しながら卜辭に於ける文武丁の稱謂は文武丁・文武・父丁であり、又「文武帝」とも稱されてゐて（後述「王祀の稱謂」參照）、その祀日は丁日に一定してゐるから文武帝は乙名の王ではなく、又帝乙は父乙と稱され通例によれば祀日が乙日であるから文武帝と帝乙とは二王であつて、之を同一王とすることは出來ない。陳氏は帝字上の一短畫の有無に拘泥してゐるが文武丁は單に文武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文武帝乙」を文武丁・帝乙と解することは不當ではなく、寧ろ文武帝を王名、乙を廟名なりとすることこそ附會である。この辭の前半は乙巳の日に文武丁・帝乙に召地の大庭に於いて俎を供したが、この日は乙王の祭祀の日に當つて居り、時は王四祀四月祭日祀の行はれる候であるの意であるから、祭祀される乙名王が帝乙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る。更にこれを祀譜上から考察せば、前述の如く帝辛時に於いては帝乙のために一旬が設けられてゐないから、帝乙の祭祀は最終旬に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假に銘文の「遘乙翌日」の乙名王を帝乙とせば王四祀四月乙巳に祭帝乙が行はれたことになるが、前記の如く王三祀の十月は甲寅の旬（表四の九）までであるから王三祀の祭祀の最終旬は七月に當り、これに基づいて王四祀の祭祀の最終旬の月份を推測するに、この間に閏の有無に拘らず四月であり得ないこと

は次の表（四）を見れば明瞭であり、從つて帝辛祀譜に於いては王四祀四月に帝乙の祭祀が行はれず、この乙名王の帝乙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る。斯くの如く乙名王を帝乙とする陳說は稱謂上からばかりでなく祀譜上からも容認し得ないものであり、而して右の如く董氏は之を大乙としてゐるから次にこの說の當否を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四）

干支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閏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三祀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閏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四祀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祭工典
閏	4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祭上甲 （祭大乙）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九祀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乙名の王は報乙・大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であり、祀序表によれば報乙は上甲と同旬の乙日に、大乙は上甲の次旬の乙日に祀られてゐる。右の銘文に於いては王四祀四月乙巳に乙名王の祭祀が行はれ、帝辛祀譜の王四祀四月乙巳（甲辰の旬）に祭祀される王を考察するに、上揭表の王三祀の祭上甲を基準として、王四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場合は王四祀に於いては三月甲辰の旬の乙巳に大乙の祭祀が行はれ、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三月甲辰の旬の乙巳に報乙の祭祀が行はれ、而してその月份は王三祀の九月甲寅が十月であるから、右の三月甲辰は閏の無い場合は四月である。從つて王四祀四月乙巳に祭祀される王は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は大乙、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報乙であるが、その他の乙名王でない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斯くの如く乙名王を大乙或は報乙とせばこの銘文の祭祀が王三祀の祭祀系統に屬し、而して銘文の祭祀は明かに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るから、王三祀の祭祀系統が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る一證を爲して居り、董氏が之を大乙となす證據は明かでないが、兩者のいづれであるかを決定し得る資料の無いのは遺憾である。王四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四祀の祀譜は上揭の如くである。

右の表の如く王三祀と王九祀の翌工典の位置が明確であるから、この間の週期回數は三十六旬が一回、三十七旬が五回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又王三祀の九月甲寅が實際には十月下旬であるから、王九祀までの間に表上三旬（[illegible]）の閏が置か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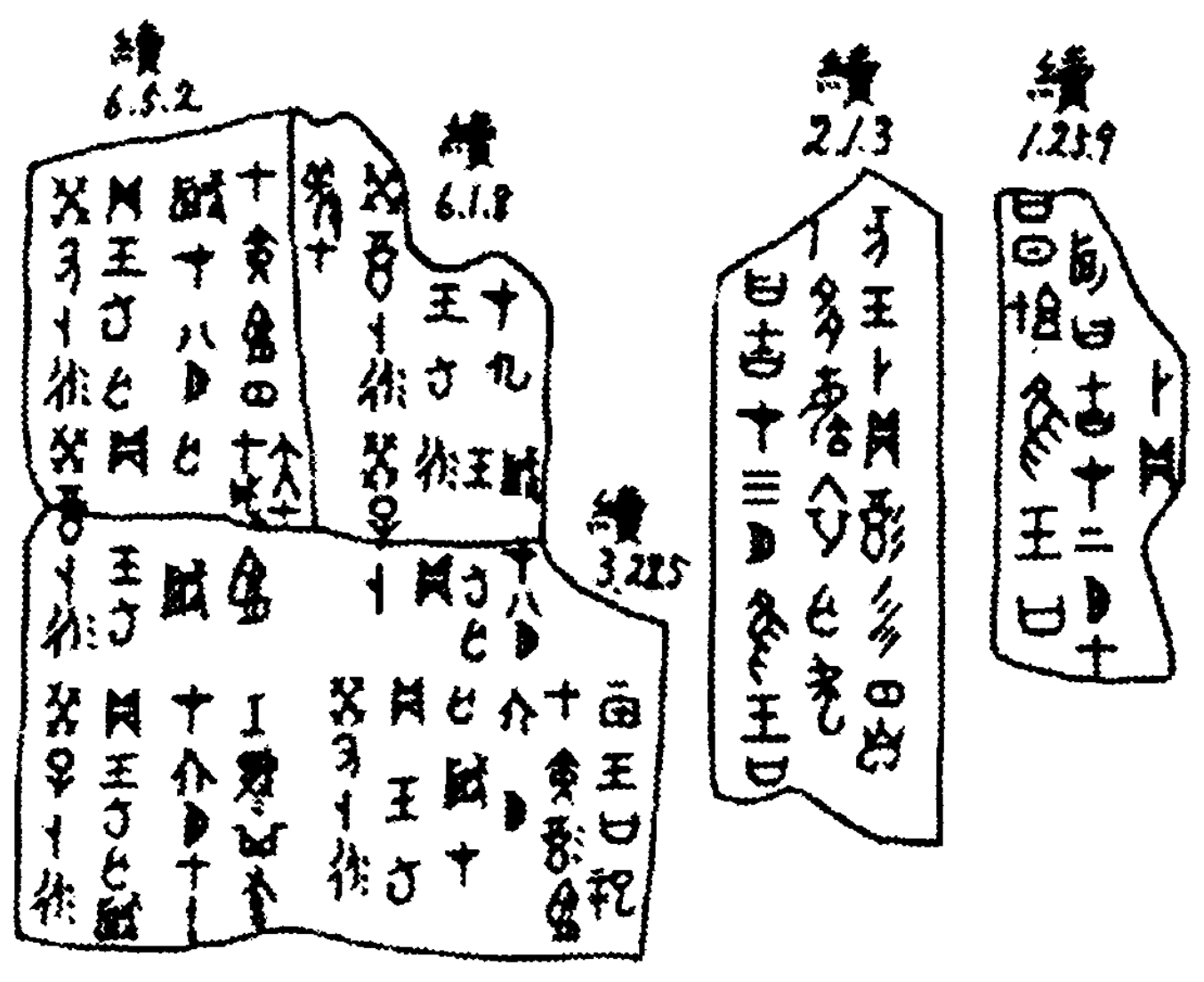
てゐることは容易に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る。而して王四祀四月乙巳の乙名王の祭祀が大乙に行はれたとせば、右の如く王四祀は三十六旬であり、從つて王五祀より王九祀までの各祀には三十七旬週期が行はれたことになり、前記の王二祀の三十七旬、王三祀の三十六旬、及び王十祀の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ることと相俟つて王十祀までの週期が明かとなるのである。又置閏は前記の如く王一祀と王二祀の間、王二祀と王三祀の間、王十祀に各、表上一旬の閏があり、而して右の如く王三祀より王九祀までの間には表上三旬の置閏があるから、王十祀までの置閏は王一祀・王三祀・王五祀・王七祀・王九祀・王十祀にあ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斯くの如く王一祀より王十祀までの週期及び置閏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表（一）を基準として帝辛王十祀まで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別表參照）（[illegible]）。

（ニ）　王廿祀

次の三版は王廿祀のものであり、續1.23.9版には二月甲申に翌祖甲、續2.13版には三月甲子に彡上甲、續3.28.5版には六月甲午に祭工典・甲寅に祭上甲・七月甲戌に祭大甲・八月甲寅に祭沃甲の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は次表の如く整然と連續してゐる。但し祭工典が上甲の祭祀の前旬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が、續3.28.5版に於いては祭上甲の二旬前即ち彡祖甲の次旬の日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は異例であるが、こ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彡祖甲の次旬には武乙・文武丁の彡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彡祀が之を以て終了し、その次旬に祭上甲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彡祀と祭祀の混淆が避けられて居り、而して之によつて王廿祀の週期が一旬短縮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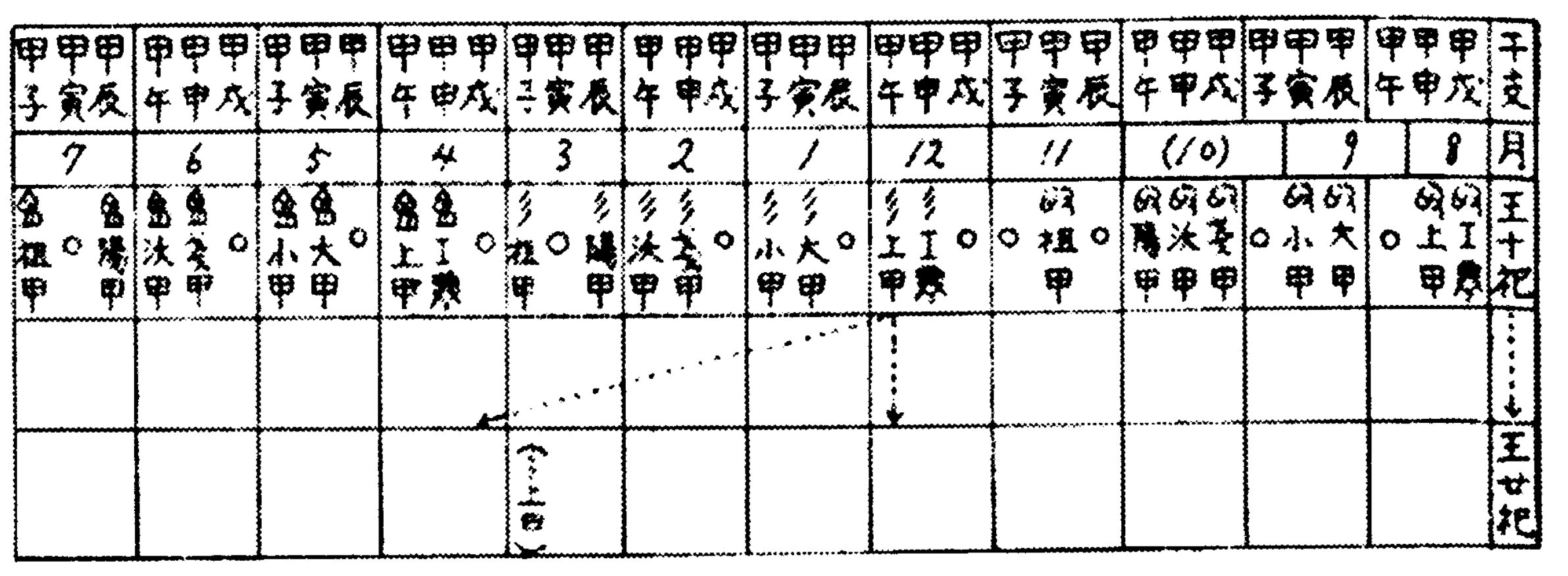
（五）

月	2	3	4	5	6	7	8
干支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董氏はこの三版を帝乙祀譜に列してゐるが、前記の帝乙王廿祀に於いては彡上甲が十月に行はれてゐるがこれに於いては三月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帝乙祀譜に屬せず、次の如く帝辛祀譜に合致してゐる。

次の帝辛王十祀の表に於いては彡上甲が十二月甲午に行はれて居るから、これが王廿祀に行はれる場合を考察するに、こ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廿祀に於ける彡上甲は十二月甲午に行はれ、三十七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四月甲戌に行は



れ、両者が混用されたならばこの中間に行はれることは上揭の如くである。而して右の續213版に於いては王廿祀の彡上甲が三月甲子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十二月甲午と四月甲戌の間に於ける甲子を求むれば一月甲子と三月甲子であつて、一月甲子が王廿祀に於いて三月であるためにはこの間に三十一旬の閏が必要であり、十祀間に三十一旬の置閏はあり得ないからこの場合は成立せず、三月甲子が王廿祀に於いて三月であるためにはこの間に置閏が無いか表上二旬までの閏がある場合であり、この置閏は不當でないからこれは成立する。從つて王十祀十二月甲午の彡上甲が王十祀と王廿祀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が一回、三十七旬週期が九回用ゐられ、この間に二旬まで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は王廿祀に於いて三月甲子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り、この週期と置閏は不當でないから、右の王廿祀の祀譜（表㈤）は帝辛王十祀の祭祀系統に屬す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王十祀と王廿祀の間は三十六旬が一回、三十七旬が九回、置閏が表上二旬であるが、この一回の三十六旬週期が王何祀に行はれてゐるか、又二旬の置閏がどこにあるかを明かにし得る版がない。從つて一回の三十六旬週期を王十一祀と假定し、而して後述の「祀譜の檢討」によれば王十四祀九月までは置閏があつてはならず（王十四祀參照）、王十六祀十一月までには一旬の閏（王十六祀參照）、王十八祀一月までには二旬の閏（王十八祀參照）が必要であるから、表上二旬の置閏を王十四祀十月、王十七祀十月に假定せば別表の如き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王廿祀は魯工典を一旬早く行つてゐるから途中に於いて短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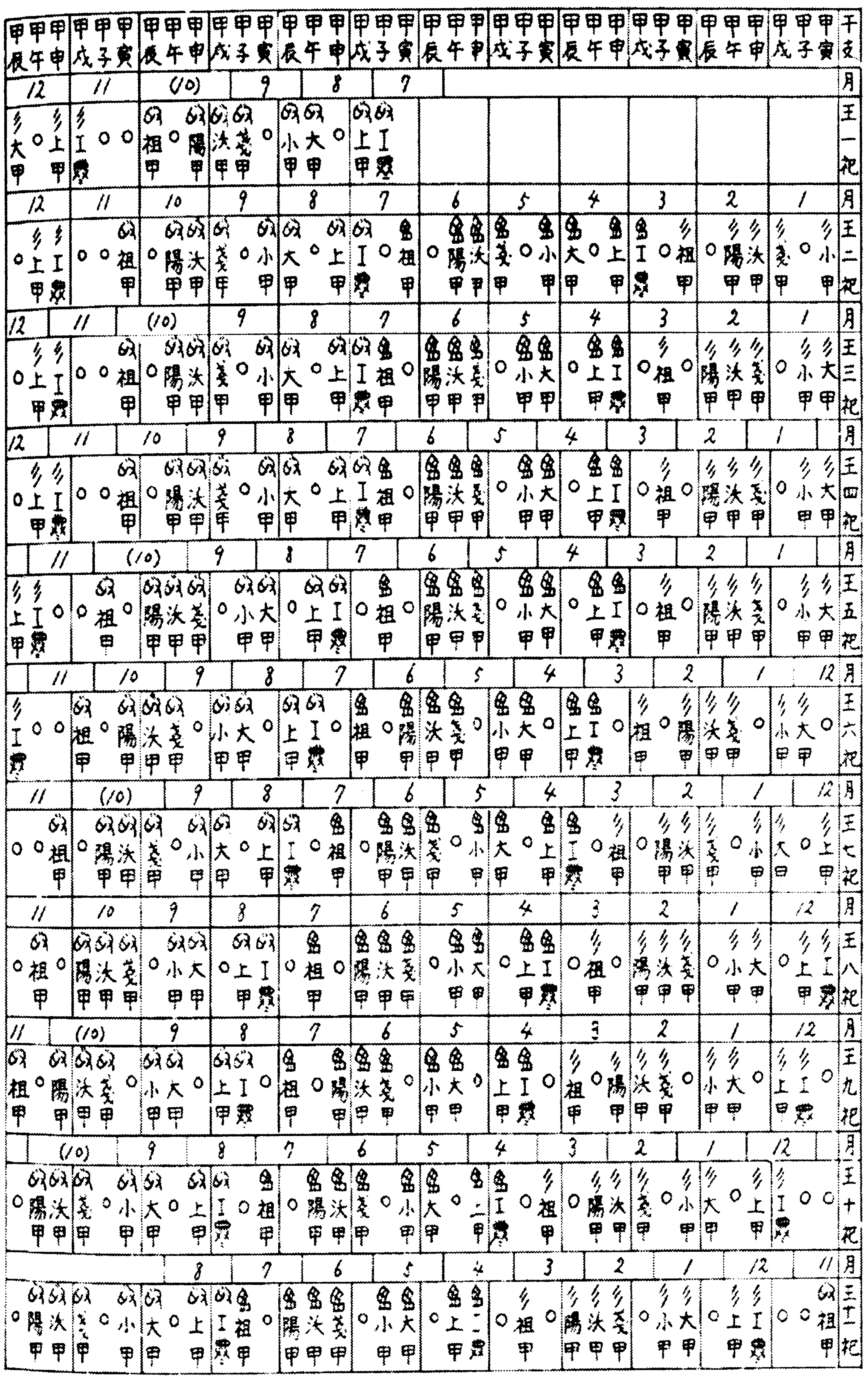
以上の推論によつて王一祀より王廿祀までの週期と置閏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ことが明確となつたから、王十祀の祀譜を基準として二十祀の祀譜を成す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王一祀—二祀—三祀—四祀—五祀—六祀—七祀—八祀—九祀—十祀—十一祀—十二祀—十三祀—十四祀—十五祀—十六祀—十七祀—十八祀—十九祀—廿祀

（週期）37旬 36旬（假36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假36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36旬に短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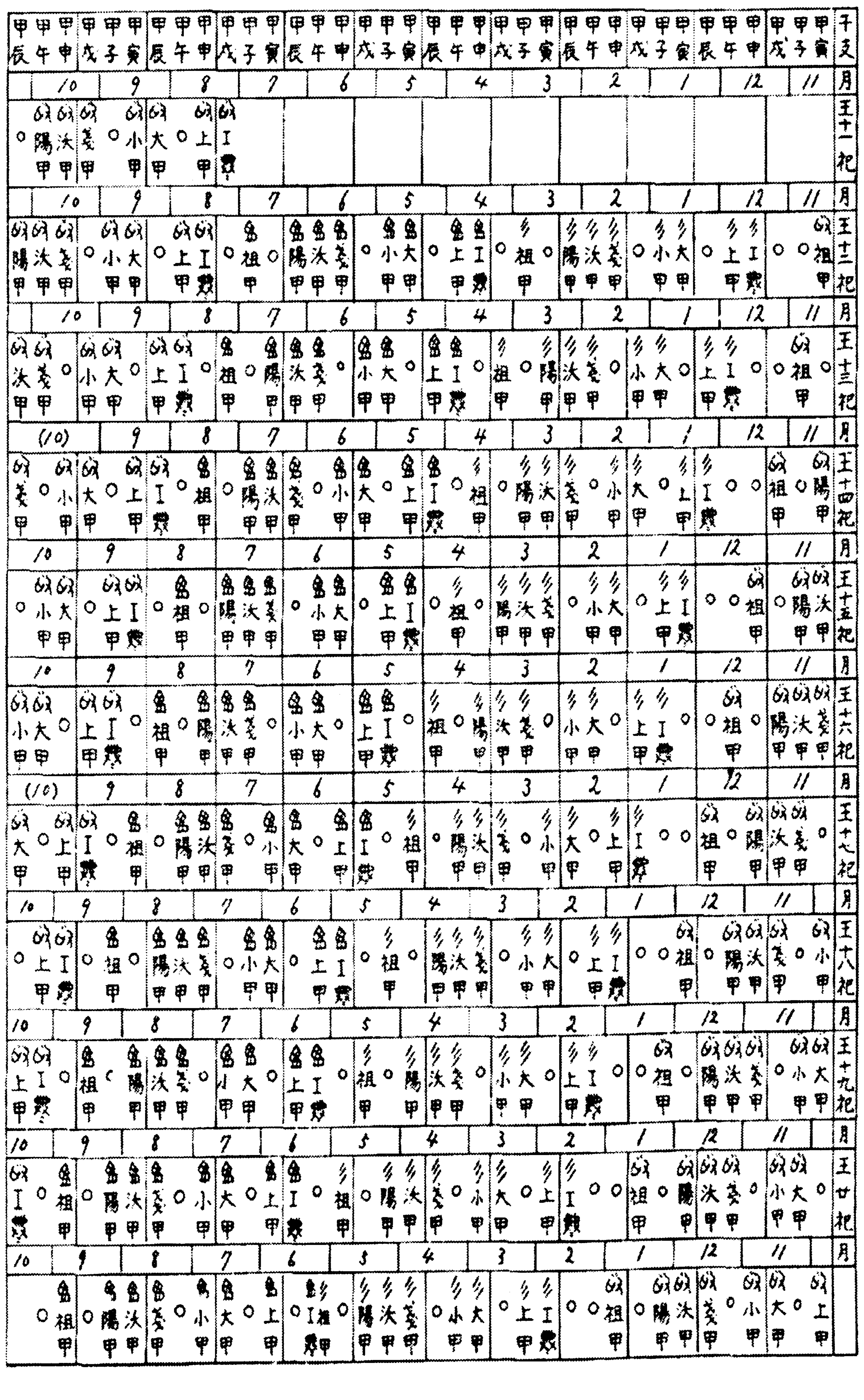
（置閏）（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帝辛祀譜一（王一祀—王十祀）



王一祀（置閏）
王二祀 三十七旬
王三祀 三十六旬（置閏）
王四祀 假三十六旬
王五祀 三十七旬（置閏）
王六祀 三十七旬
王七祀 三十七旬（置閏）
王八祀 三十七旬
王九祀 三十七旬（置閏）
王十祀 三十七旬 置閏
王十一祀 假三十六旬

帝辛祀譜二（王十一祀—王廿祀）



王十一祀（假三十六旬）
王十二祀 三十七旬
王十三祀 三十七旬
王十四祀 三十七旬（置閏）
王十五祀 三十七旬
王十六祀 三十七旬
王十七祀 三十七旬（置閏）
王十八祀 三十七旬
王十九祀 三十七旬
王廿祀 三十七旬（36旬に短縮）

第五項　祀譜表の檢討

第五期甲骨版四千七百のうち月名が記されてゐる次の三二六版中　祭祀が記載されてゐるもの一四〇版（○印のもの）、及び骨刻辭・銅器銘文十二例、合計一五二例によつて祀譜表の正否を檢討する。

前　○1.3.8　○1.5.7　○1.7.1　○1.19.5　○1.20.4　○1.42.1　○1.42.2　2.2.4　2.3.5　2.4.1　2.4.4　2.4.5　2.5.1　2.6.6　2.8.5　2.11.3
2.12.6　2.13.2　2.14.1　2.14.2　2.14.4　2.15.3　2.17.3　2.17.5　2.18.1　2.19.3　2.20.4　2.22.1　2.22.7　2.23.2　○2.25.1　2.27.5
2.27.1　2.33.4　2.35.1　2.35.2　2.36.7　2.40.2　2.40.3　○2.40.7　○3.27.6　○3.27.7　○3.28.1　○3.28.2　○3.28.4　○4.4.5　4.5.6　○4.6.5
4.7.1　4.15.2　○4.19.1　○4.19.3　○4.43.4　5.15.5　○5.16.2　5.22.3　○6.57.3　6.66.9

後　上　10.10　10.16　11.11　13.13　○18.2　○18.6　○18.7　○19.12　○20.7　○20.13　○21.3　下　○2.8　○19.4　21.9

續　○1.4.3　○1.5.1　○1.5.6　○1.8.6　○1.9.9　1.12.6　○1.23.2　○1.23.4　○1.23.5　○1.25.9　○1.50.5　○1.50.6　○1.51.2　○2.1.3　3.16.1　3.16.10
3.18.4　○3.19.2　3.19.7　3.24.2　3.27.3　3.29.2　○3.29.3　○3.29.6　3.30.7　3.30.11　○3.31.1　3.39.12　5.13.2　5.25.4　5.31.4　6.1.2
6.1.3　6.1.4　○6.1.8　6.1.9　○6.1.10　6.4.4　6.4.6　○6.5.2　6.5.4

明　60　○61　66　449　622　○789　○864　1729

林　1.9.12　○1.11.9　○1.11.16　○1.13.7　2.3.6　○2.14.3　○2.14.4　2.16.11　2.19.11　○2.20.1　2.22.2

簠　帝12　○100　○116　○164　地10　游95　○典24　雜17　19　21　22　23　（[illegible]）

卜　48　51　102　○106　110　○111　119　121　424　462

遺　212　○217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376　○391　490　○495　746　748
749　1122　○1255　1267　○1300

金　○334　○382　433　○454　○455　470　492　493　○518　543　○550　○579　584　608　643　742　○943

摭續　153　221　○226　239　259　○260　262　263　266

南　上152　154　155　○明783（供545）　○734　736　834　○師2234　○2235　○2236　2237　○坊5.64（[illegible]2491）

京　○4994（續存2270）　○5482　○5487（摭續264）　○5488（續存2262）　○5489　○5491（[illegible]）　5493　○5499　○5005　○5510　5552　○5554
5615　5633　○4995

續存　○2276　○2347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63　2534　2535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7　○2602　○2603　2617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83　2685　2686　○2687　○2689　下　946　○964　○965　○966　○967　○968　○970　971　○973　977
978　979　980　981

通　○2.4.2（遺391）　○2.7.3

佚　○428　○545　971

鄴　1.43.1　2.39.5　○2.39.11　○3.49.18

庫　1569　○1619　○1661　1664　○1672　1799

粹　896　1296　1460　○1463　○1464

天　○31（掇213）

菁　○9.2

誠　27　○183

甲　12　○54　○109　302　○337　○2416　3941

安陽　12.1　○12.6　12.10

龜卜　57　○58

寧　2.161　3.278　3.279

拾掇　2.237　2.238　2.239　○2.491　2.490

綴合（附圖）　66　○69

書道　11.4

[illegible]（附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T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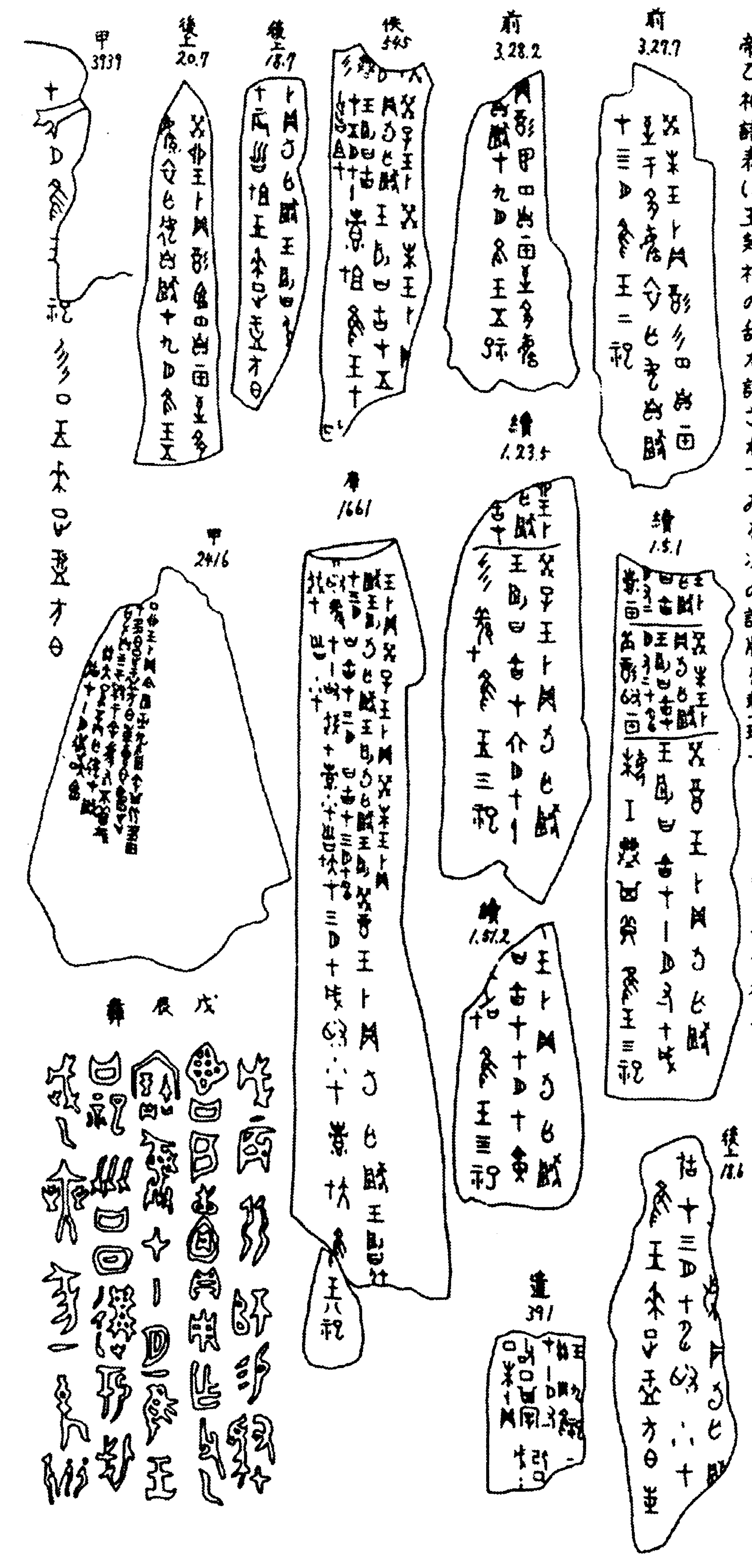
彫骨刻辭　佚　○518　甲　○3939　○3940

銅器銘文　小臣邑斝・豊彝・𠨘其卣一・𠨘其卣二・𠨘其卣三・[illegible]卣・方彝・戊辰彝・宰椃角

卜辞の祀月・祀日・祭祀・祭神が祀譜表と符合するのは、祀譜表の週期・月份・置閏の推定が正しい場合にのみ可能であつて、これは決して偶合ではなく、その符合率の高いほど精確である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又符合しない場合はその原因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つて、祀譜表を更に補正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

一、帝乙祀譜表の検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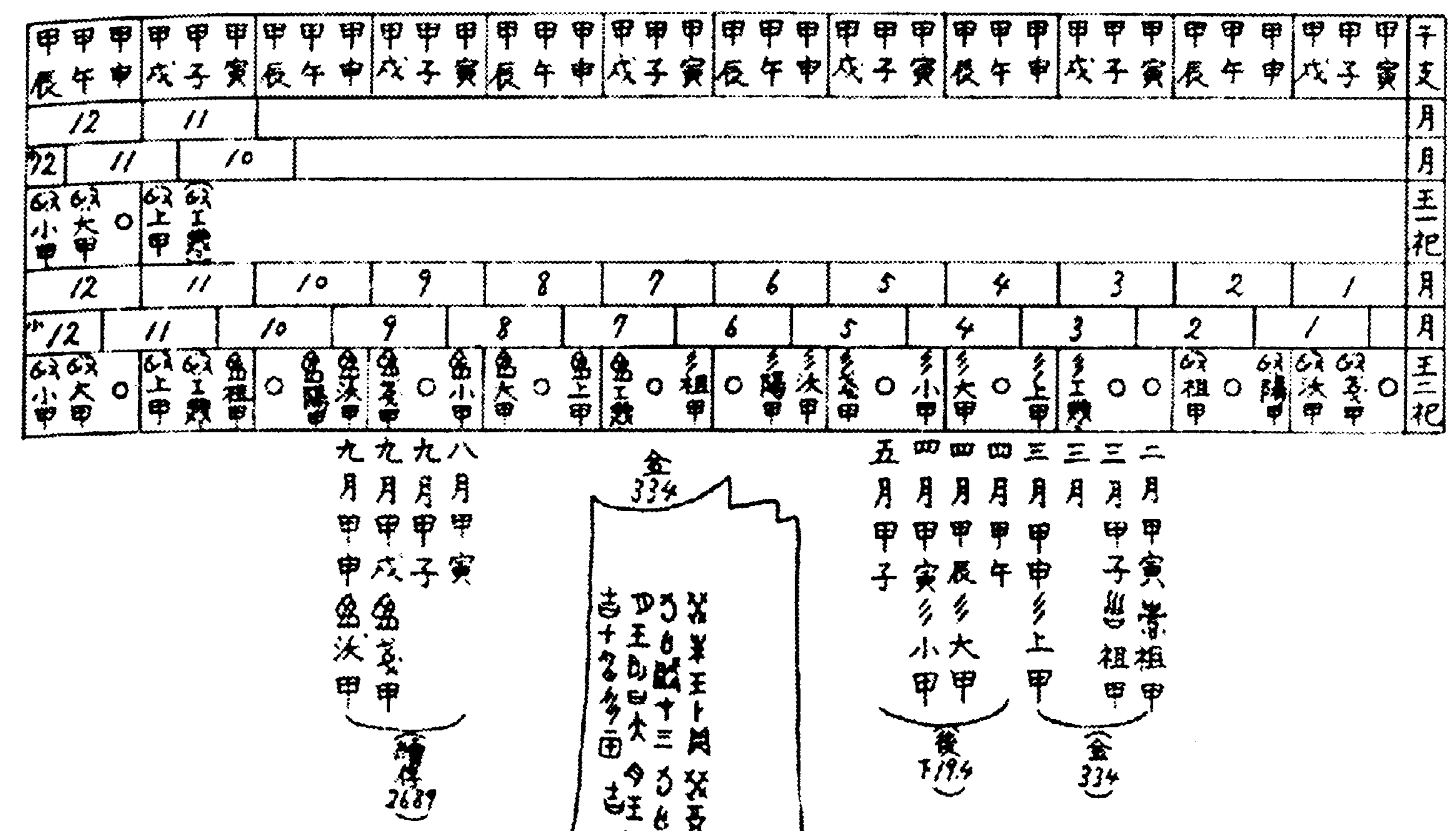
帝乙祀譜表は王幾祀の辞が記されてゐる次の諸版を整理することによつて構成さ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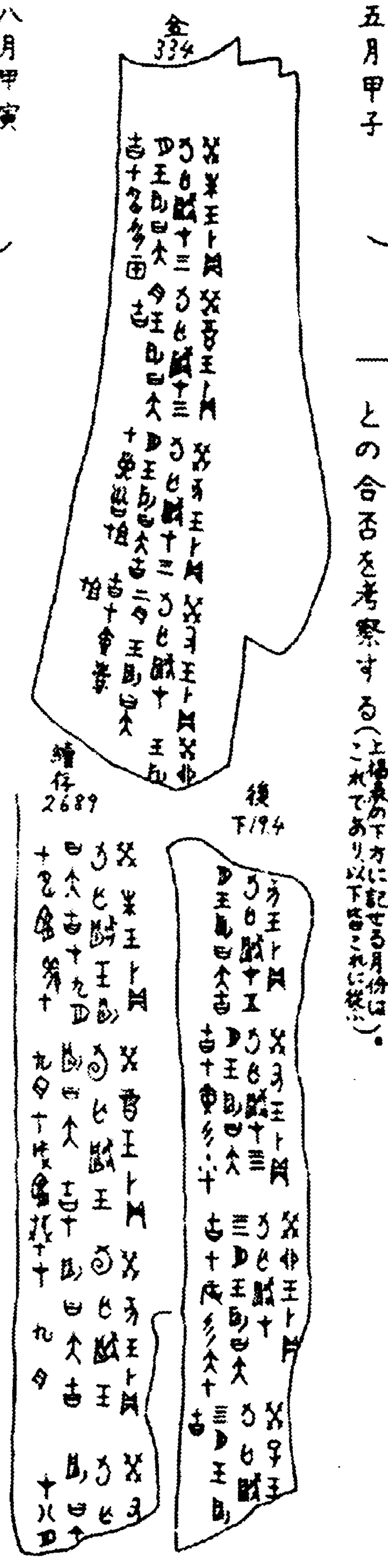
前3.27.7
前3.28.2
佚545
後上18.7
後上20.7
甲3939
續1.5.1
續1.23.5
甲2416
庫1661
續1.51.2
後上18.6
遺391
戊辰彝

次に帝辛祀譜表には符合せざる辞例が、この帝乙祀譜表に符合するか否かを検討する。

○王一祀



干支
月
王一祀
王二祀
二月甲寅嘗祖甲
三月甲子𢦔祖甲
三月
三月甲申彡上甲
四月甲午
四月甲辰彡大甲
四月甲寅彡小甲
五月甲子
（金334）
（後下19.4）
八月甲寅
九月甲子
九月甲戌𢦔羌甲
九月甲申𢦔汰甲
（續存2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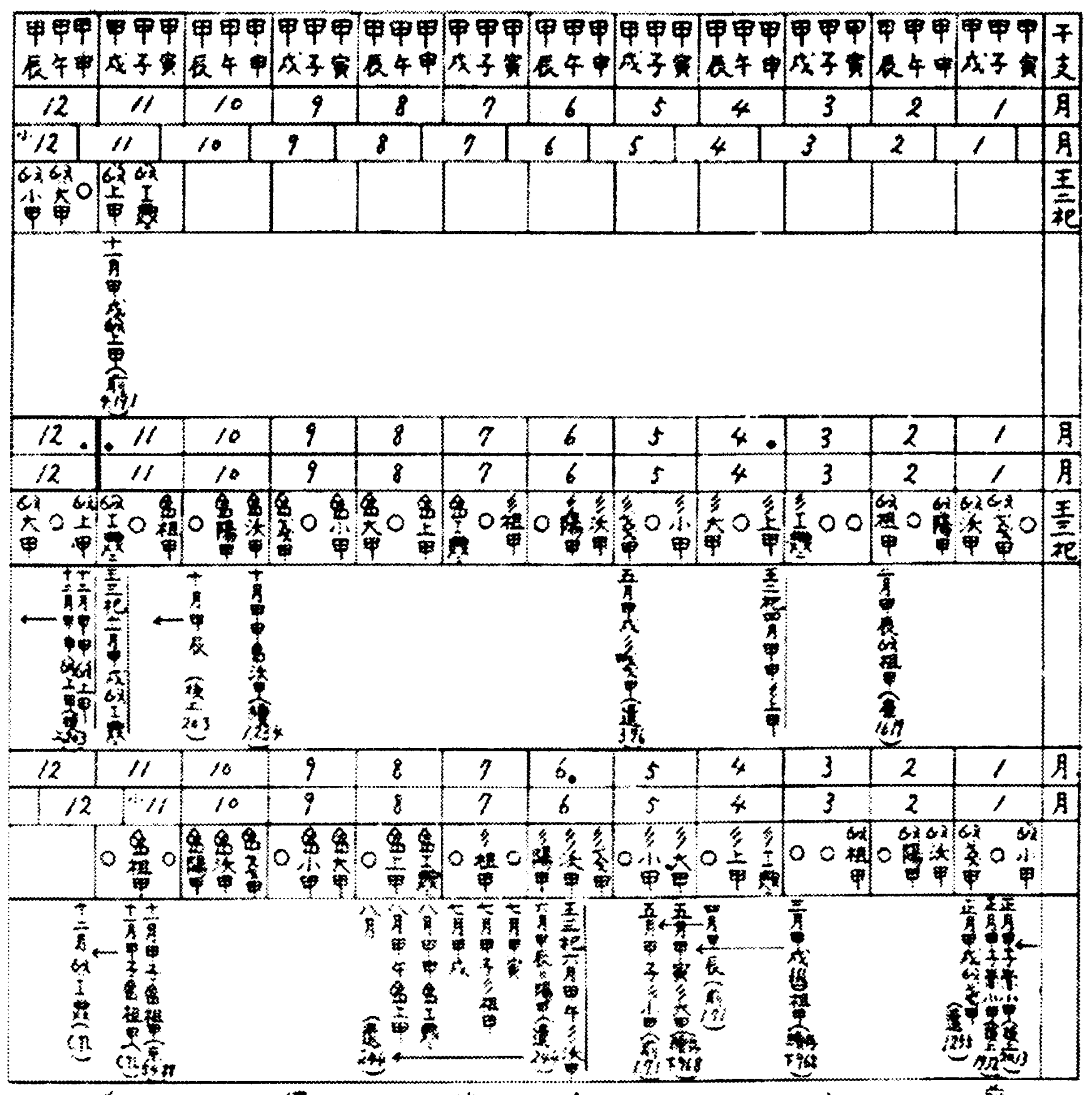


金334
續存2689
後下19.4

前述の帝乙祀譜表の月份は三六〇日を一年とする月份を基盤として、卜辞の月份の前移に應じて表の月份を修正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上[illegible]記せる月份はそれである）、帝乙時は前述の如く太陰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ゐて王二祀と王四祀の間に二旬、王八祀三月に一旬、王八祀と王九祀の間に一旬の置閏があるから、この検討に於いては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假に三旬の一ヶ月十一回二旬の一ヶ月を一回とす）を基盤とし、而してこの月份の基點を王三祀十一月下旬甲戌𢦔工典と十二月上旬甲申𢦔上甲（續1.51）との間に置き、右の置閏を考慮して、辞例と祀譜表との合否を考察する（上掲表の下方に記せる月份はこれであり以下皆これに從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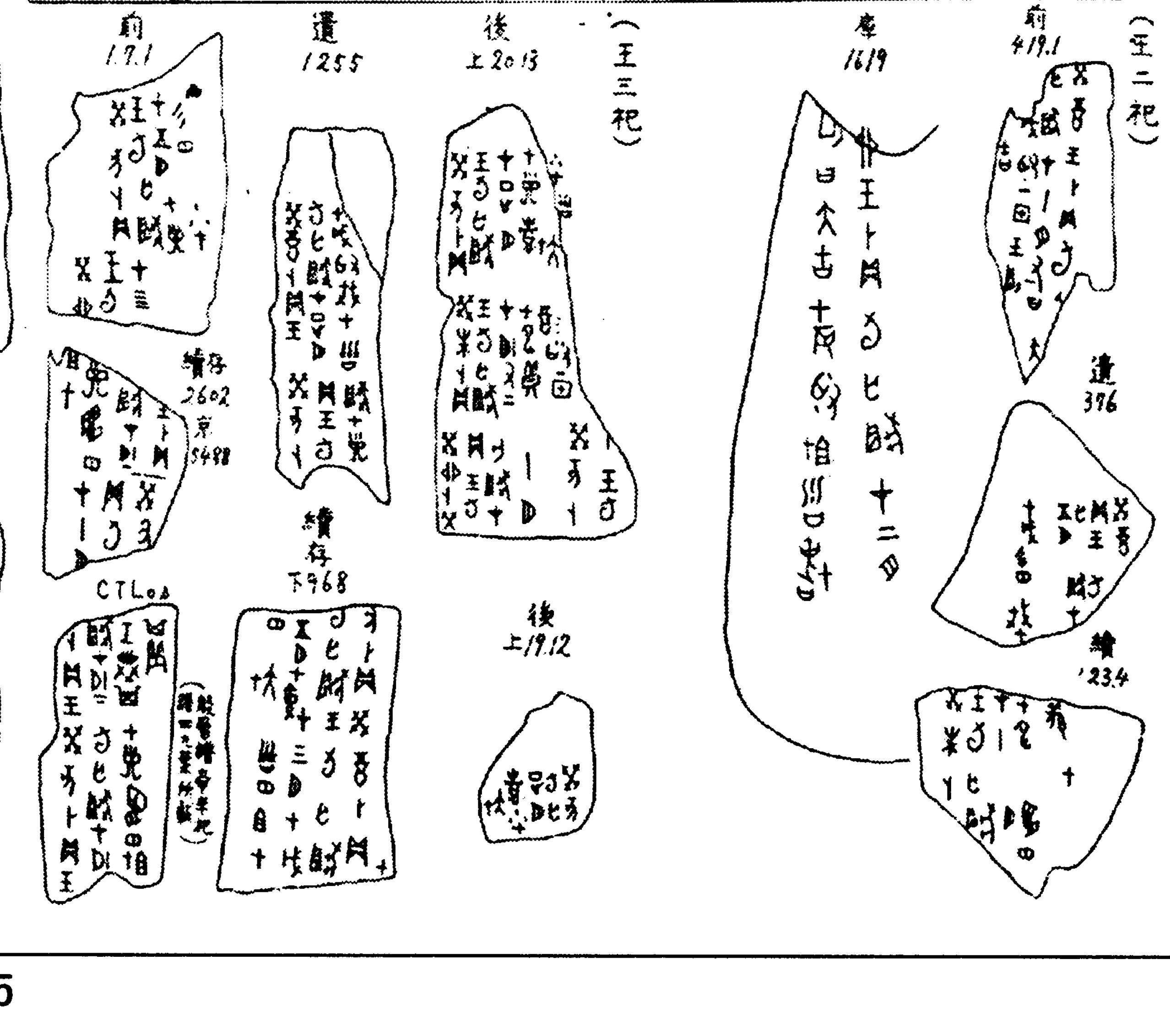
上掲表の兩月份は共に王三祀（續1.51）を基點として居り、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の場合は三旬一ヶ月を十二回（上方の月份）、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の場合は三旬一ヶ月を十一回と二旬一ヶ月を一回（基點より十二回目に當る月を二旬とす）として居り（下方の月份）、又祀序は王二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してゐる（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は祭祀の干支が一旬前の干支となる）・右の三版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が、三五〇日の月份とは一致して居り、これによつて王一祀より三五〇日の太陰年が用ゐられて、王一祀は十月下旬の甲子に始まり（帝辛王一祀も甲子に始ま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し）、又王二祀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ことが解る。

○王二祀・王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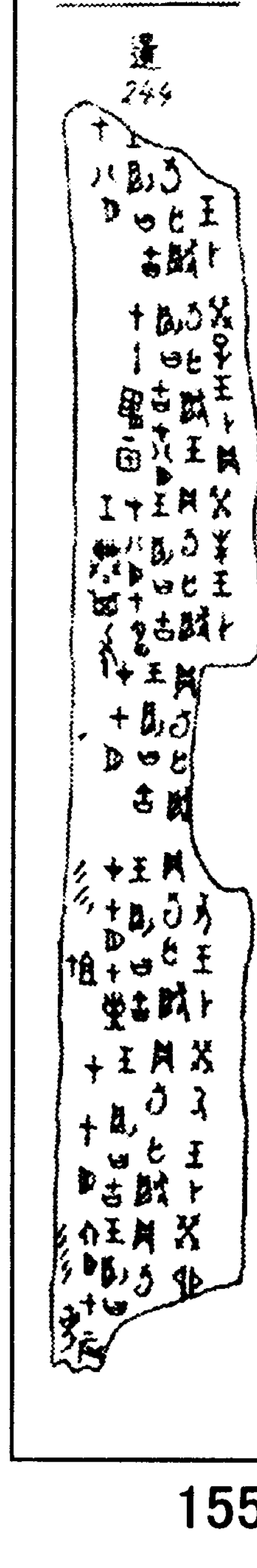
（王二祀）

（王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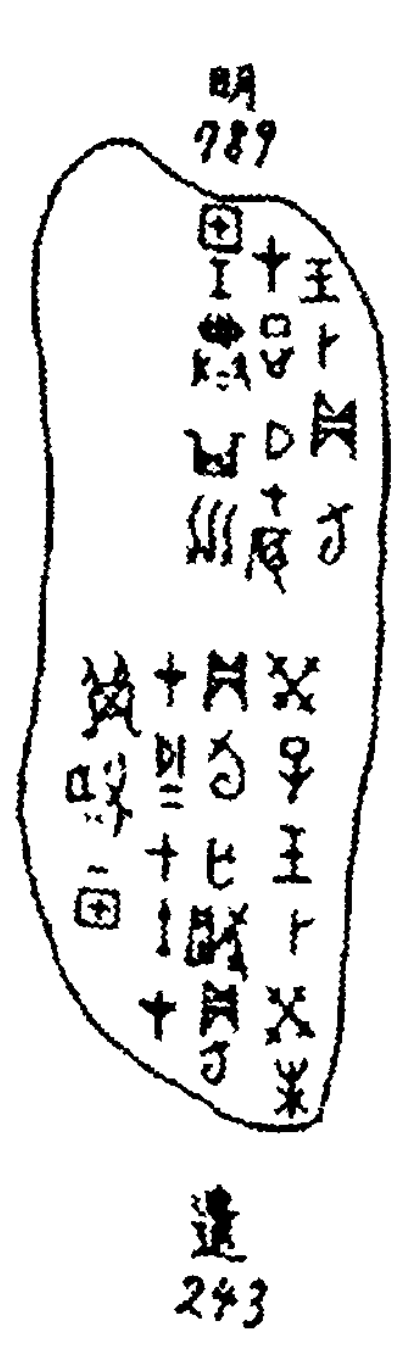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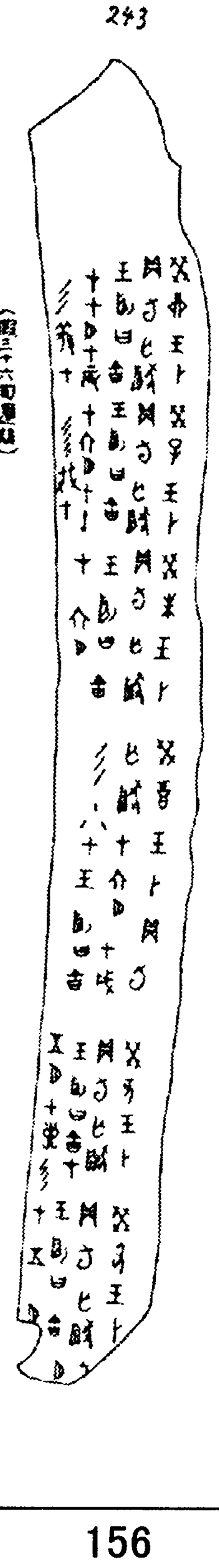
前4.19.1
庫1619
後上20.13
遺1255
前1.17.1
遺396
續1.23.4
續存下968
後上19.12
續存2602
CT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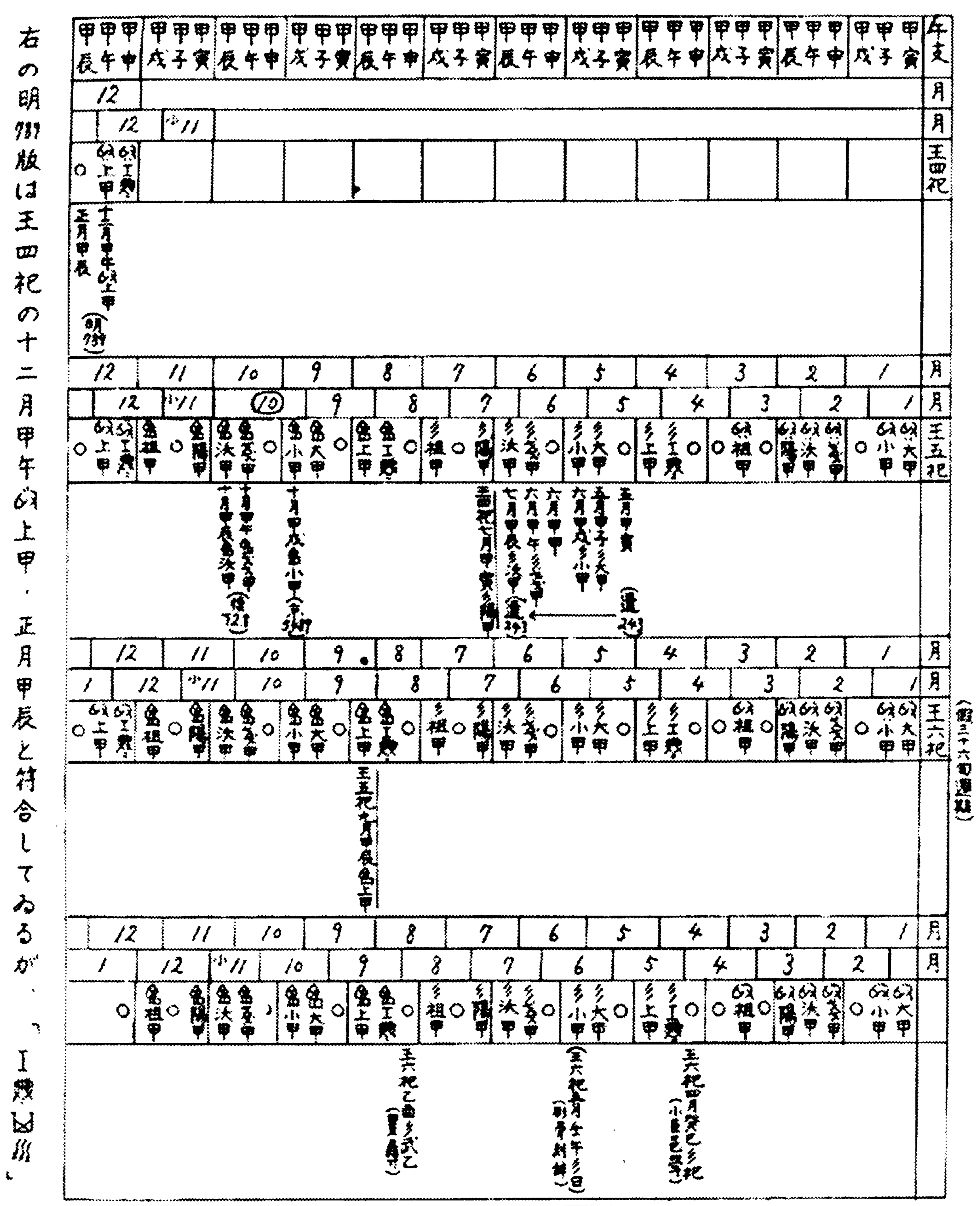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王二祀に屬する四版、王三祀に屬する八版の祭祀は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に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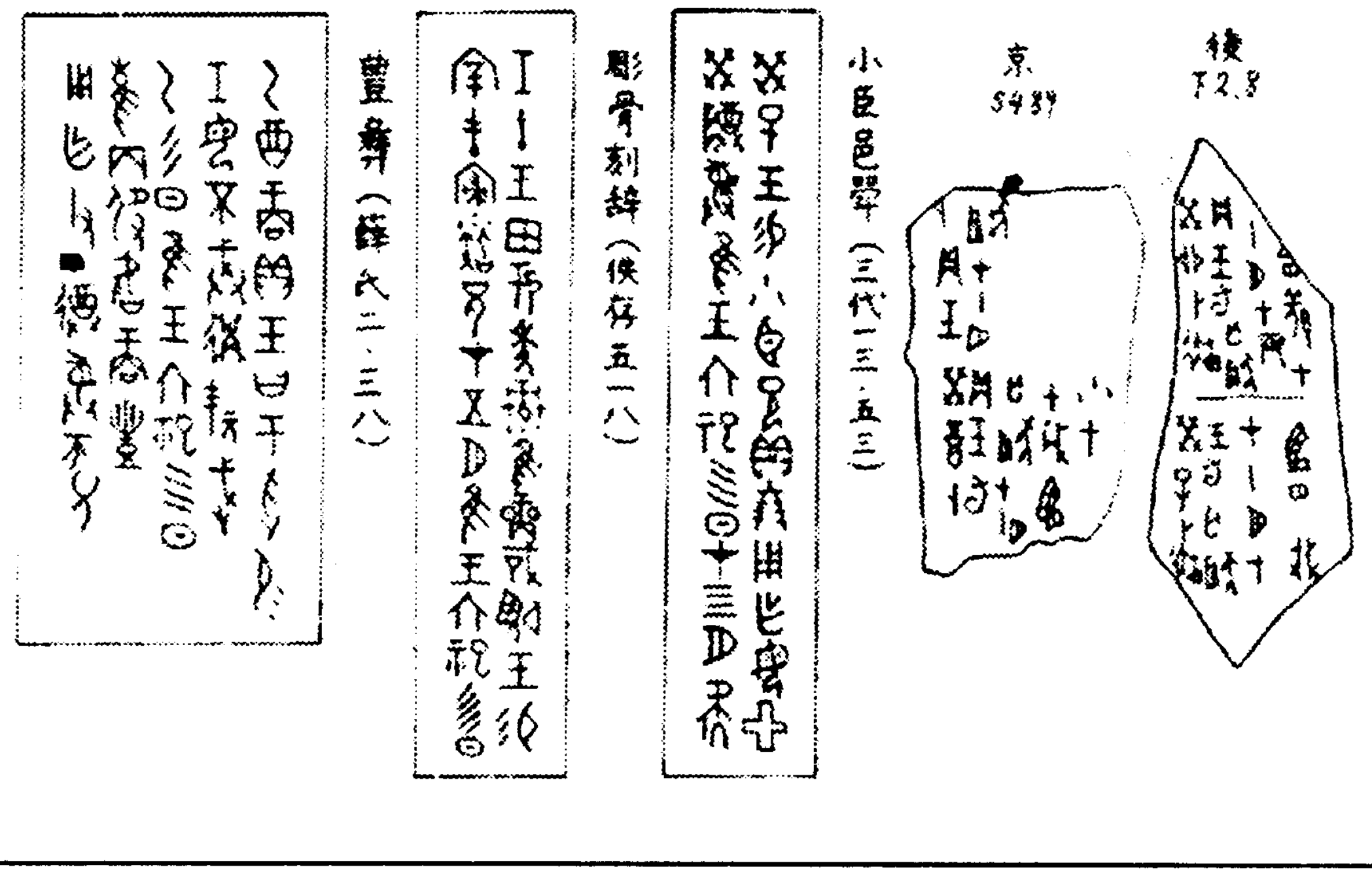
○王四祀・王五祀・王六祀







干支
月
王四祀
王五祀
王六祀
十二月甲午𢦔上甲
正月甲辰
（明789）
（王六祀四月癸巳彡祀）（小臣邑斝）
（王六祀五月壬午彡日）（彫骨刻辞）
王六祀乙酉彡武乙（豊彝）


小臣邑斝（三代一三・五三）

彫骨刻辞（佚存五一八）

豊彝（録遺三・三八）

右の明789版は王四祀の十二月甲午𢦔上甲・正月甲辰と符合してゐるが、「工[illegible]」の辞は前述の如く偽作であ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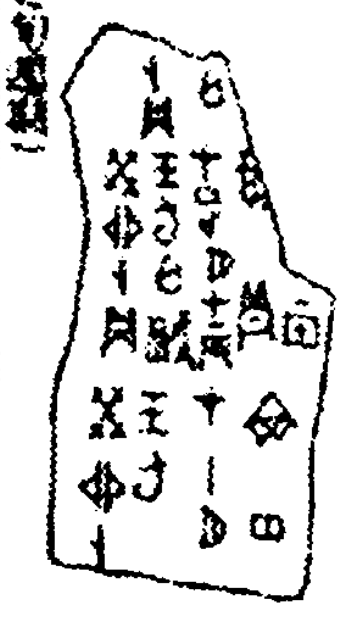
243版の五月甲寅から七月甲辰までの月份が、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と一致してゐて、この月份では王四祀の十月は甲戌・甲申・甲午であつて、次旬の甲辰は十一月であるが、後128版に於いては「甲午盈戔甲」を十月とし、又「甲辰盈汱甲」を十月としてゐるから、兩者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て、十月が甲辰まで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七月と十月との間に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この置閏を假に二旬乃至三旬とせば、後2207・前3282兩版の「王五祀九月甲辰盈上甲」が八月のこととなつて九月とならないことは、右の表に見て明かであるから、この置閏は一旬以上ではない。前述の祀譜表の構成に當つて、王二祀と王四祀との間には二旬の置閏のあることを推定してゐるが、右の置閏はこの置閏二旬のうちの一旬に當つて居り、更に他の一旬の置閏の有無を考察するに、表の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は王三祀の十一月と十二月との間を基點とし、月份の第十二回目を二旬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三五〇日としてゐるから、基點の前後は三旬一ヶ月の月份が二十二回排列されることになり、從つてこの間の一年は三六〇日の月份であつて、結果的には既に一旬の閏があることに異ならない。即ち王一祀の十二月が二旬の小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王三祀の十二月が二旬の小月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筈であるが、表は王三祀の十二月を三旬とし、この王三祀はこれより十二ヶ月後の十一月に於いて短縮を計つて居り、從つて十二月には一旬の閏を置いてゐる結果となつてゐる。それにも拘らず、前記の如く王三祀の月份に八版の辭例が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こに一旬の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然らばこれはどこに置かれてゐるであらうか。前述の如く王三祀十一月甲戌劦工典と王二祀四月甲申彡上甲は前者は十一月下旬、後者は四月上旬であり、而してこの王二祀四月上旬甲申と王一祀との間に二旬一ヶ月の小月を置くことによつて、前記の如く三版の辭例が王一祀に符合してゐるから、王一祀と王二祀の間には置閏を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ず、從つて王二祀四月甲申と王三祀十二月甲辰の間に二旬の小月があつて、一旬の閏があ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斯くの如く王二祀と王四祀の間には二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のである。次に小臣邑斝の王六祀四月癸巳（前3.27.7）彡日祀は彡工典の前日に當つてゐて、彡祀は前夕祀に始まるから（殷曆譜祀譜問題）これは符合してゐるが、彫骨刻辭の王六祀五月壬午彡日祀は符合しない。帝辛王六祀の彡祀は五月に行はれないから、帝辛時のものでもなく、而してこの刻辭は小臣邑斝の四月癸巳より四十九日後の壬午を五月としてゐて、之はこの間に二旬の閏を假定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こに置閏を假定せば、王七祀五月甲申祭祖甲・五月甲午𢼄祖甲（佚383）が四月となつて、之と牴觸するから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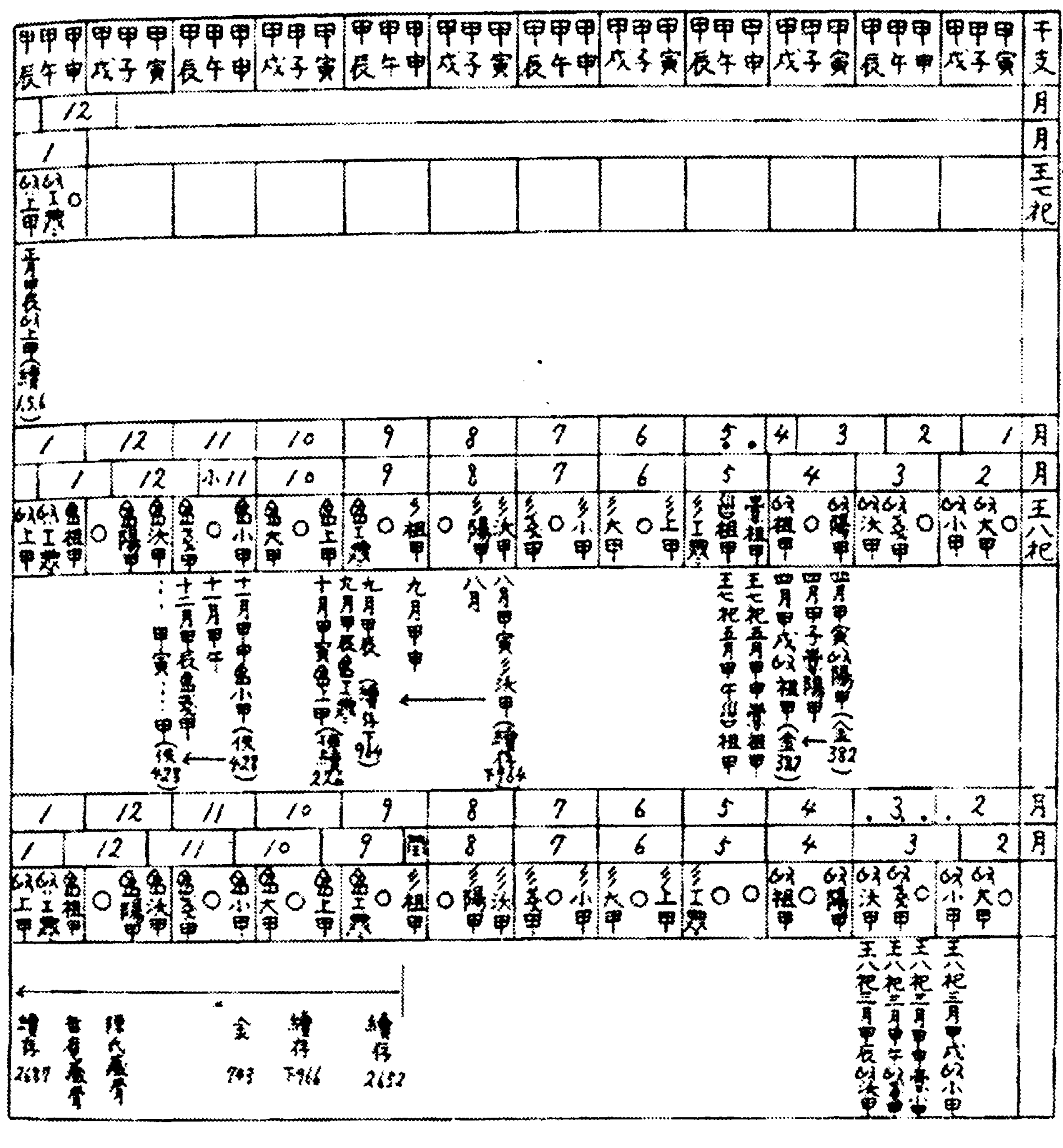
ではなく、從つてこの刻辭の祭祀は帝乙、帝辛兩祀譜に符合せず、僞作であるまいかの如く疑問とする。なほ京都版の十月甲戌盈小甲は右の如く王四祀に符合してゐるが、又王五祀、王六祀の場合にも符合する。

○王七祀・王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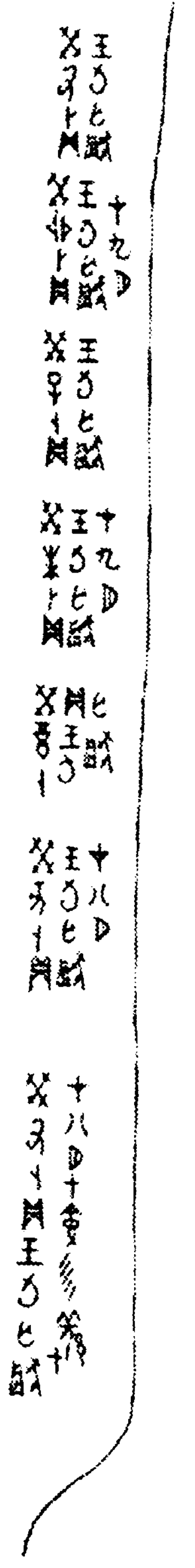
（王七祀）

續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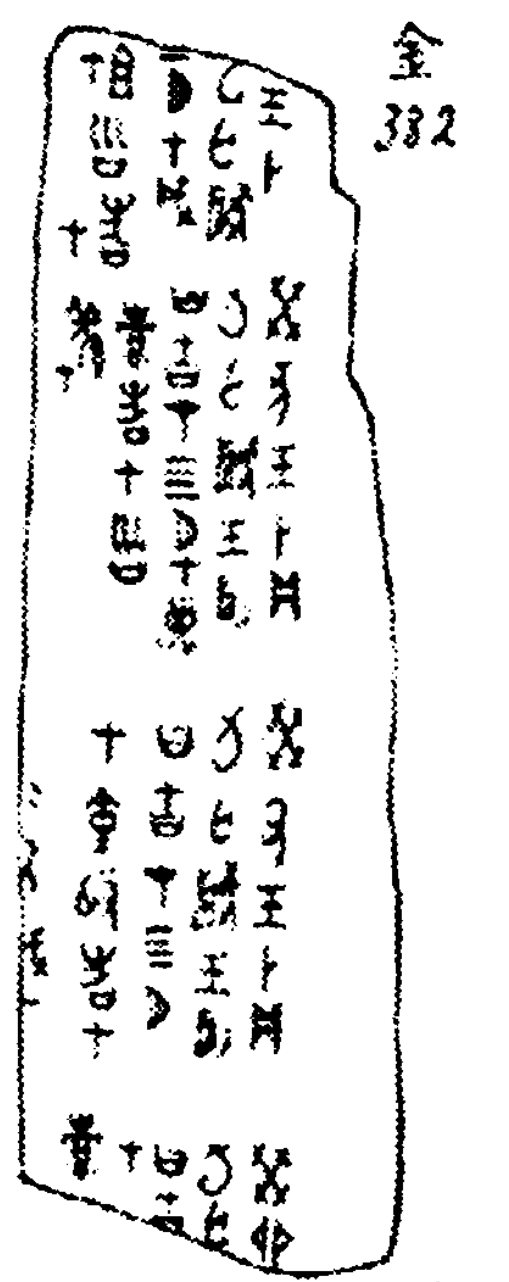



干支
月
王七祀
王八祀
（假三旬週期）
續存2687
哲庵藏骨
陳氏藏骨
金743
續存下966
續存2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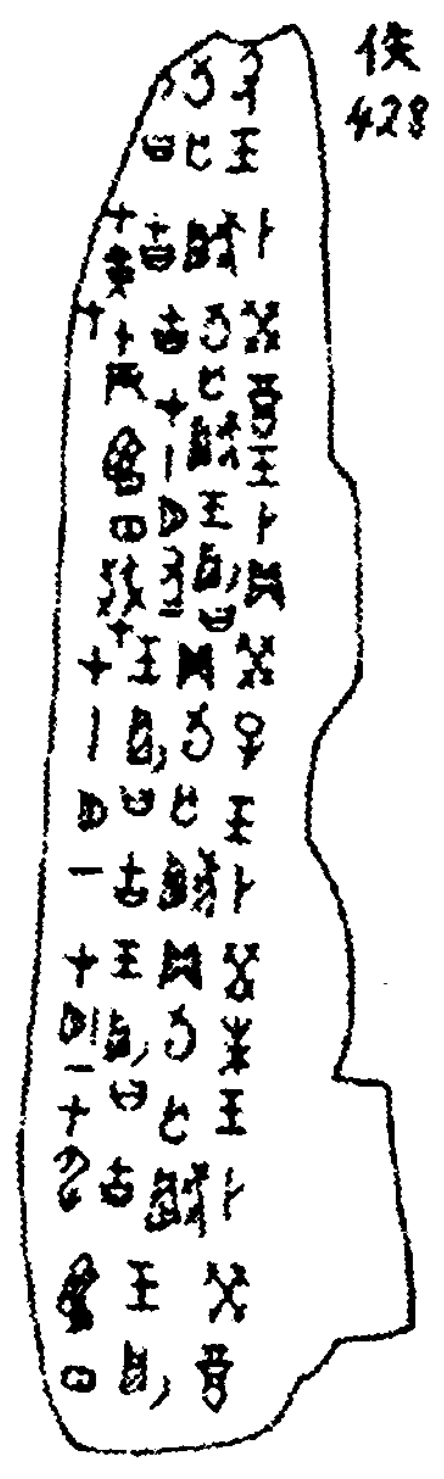
續存下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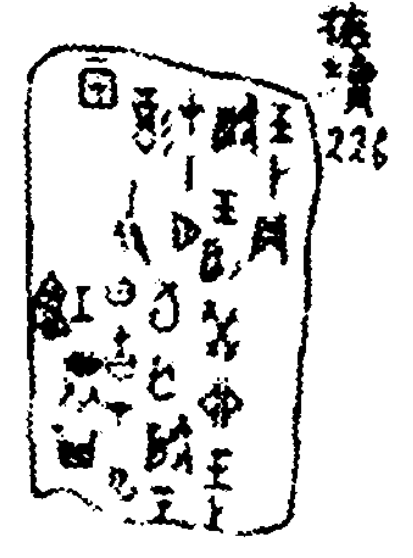
金382



佚428



摭續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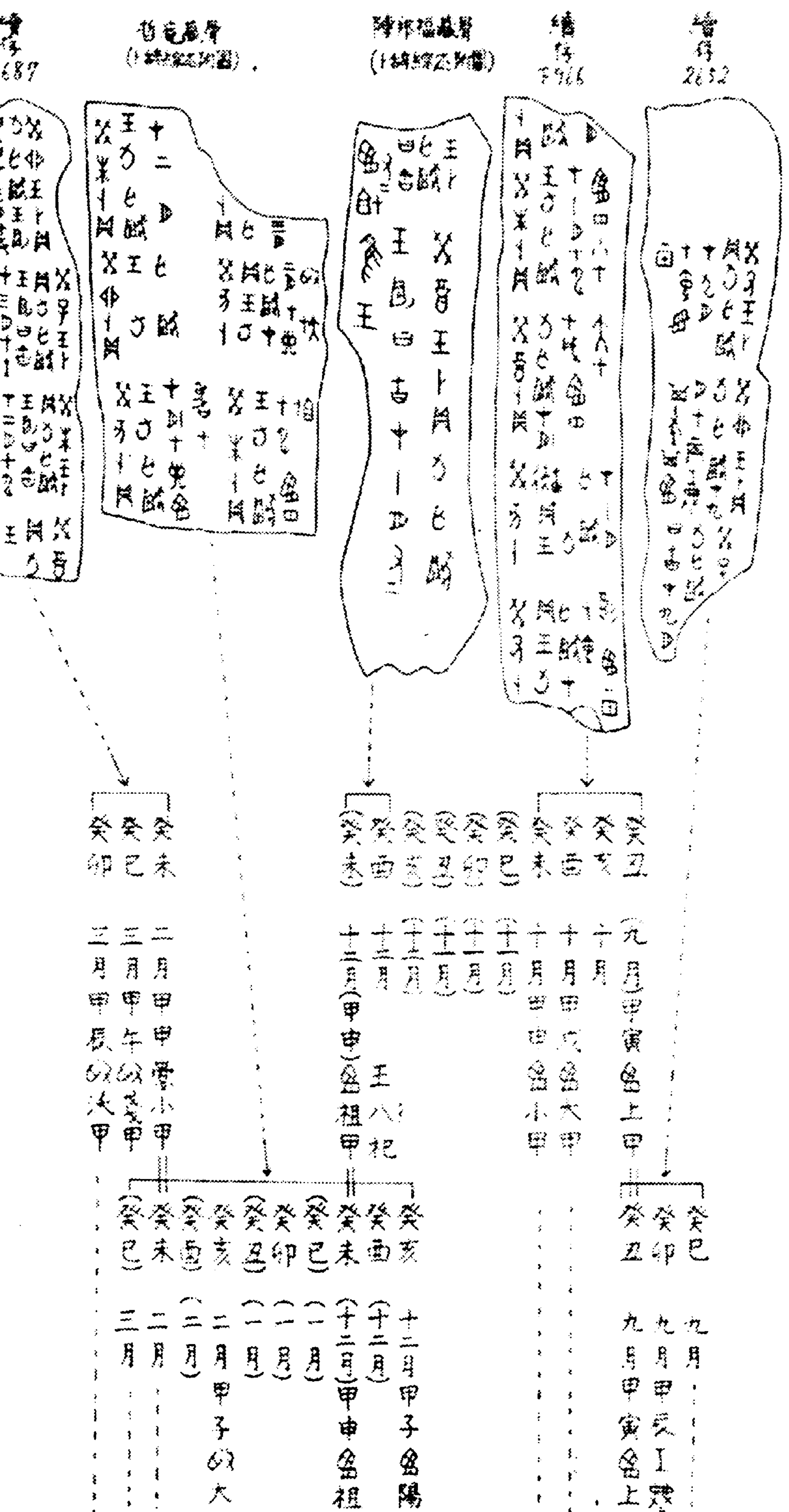


右の五版の祭祀は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の王七祀に符合してゐる。祀譜表の構成に當つては王六祀と王七祀のいづれかが三十六旬週期であるから、假に王六祀を三十六旬としたのであるが、右の如く王六祀には小臣邑斝・豐彝の祭祀が符合し、王七祀には右の五版が符合して居り、假にこの週期を逆にせばこれらは符合しなくなるから、この假定の正し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王八祀三月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では甲申に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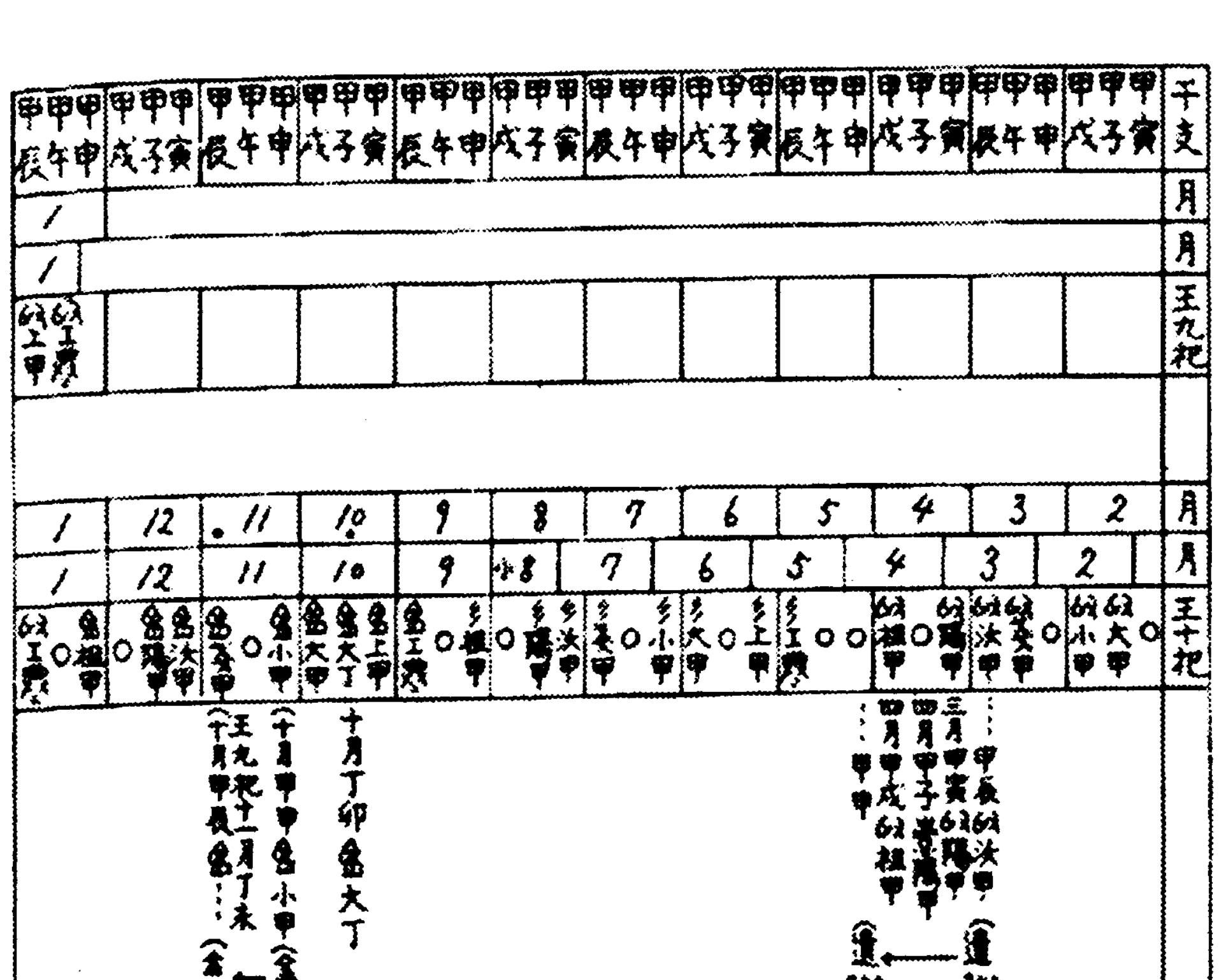
まるか、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では甲戌に始まり、これは庫166版の王八祀三月が甲戌に始まつ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庫166版はこの三月を四旬としてゐるから、表の月份も之に從つて一旬の閏を置くことにする。

次の五版は下記の如く、一連の緊密な祀譜を成して居り、これは次述の如く王八祀のものである。



右に於いては盈工典が九月甲辰に行はれてゐるが、帝辛祀譜表に於いては王廿祀までに盈工典は九月に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く、帝乙祀譜に於いては右の如く王七祀に九月甲辰に行はれて居り、又前述の祀譜表に於いては王八祀・王九祀にも九月甲辰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祀譜は帝乙時の王七祀・王八祀・王九祀のいづれかである。假に九月甲辰盈工典を王七祀とせば、この祀譜の一月甲午の劦工典は王八祀であつて、王八祀の三月は甲午に始まることになるが、右の如く王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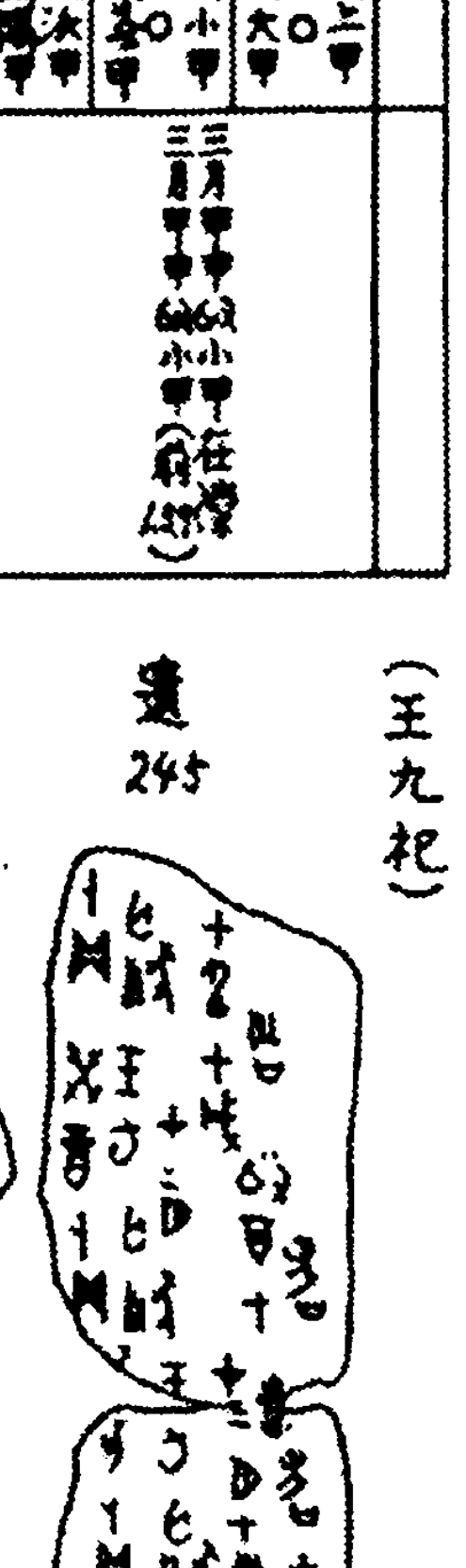
の三月は甲戌に始まつてゐてこれと一致せず、從つて王七祀ではなく、又王九祀と假定せば一月甲午の劦工典が王十祀となり、この祀譜では王十祀が三十六旬週期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になるが、前述の祀譜表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が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り、從つて王九祀でもない。斯くの如く王七祀・王九祀と倣し得ないから王八祀に外ならず、果して右の陳邦福藏骨の「隹王囗祀」の王字下の殘字は七字或は九字の殘痕ではなくして、「八」字以外には符合しないことが之を傍証してゐる。この九月甲辰盈工典を王八祀として、この祀譜を右の王八祀の表と接合するに、盈工典の甲辰はこれに於いては九月中旬、右の表の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に於いては九月下旬であつて、兩者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が、この祀譜によつて王八祀の三月と九月の間に一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ここに閏があるから、王九祀の二旬の小月を八月とする。又王十祀の小月を八月とせば王廿祀十二月までには小月が十一回あることになるから王十祀に於いては十二月と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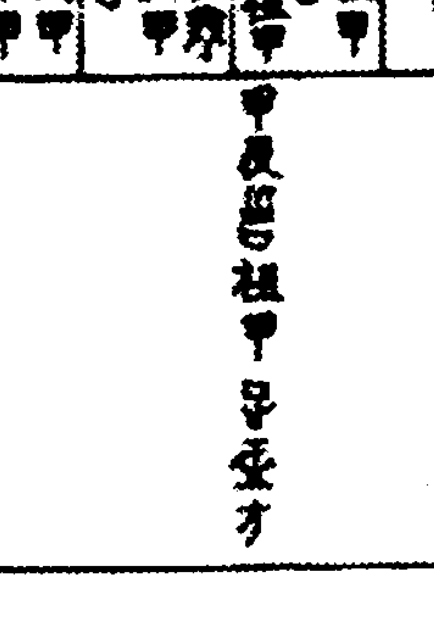
○王九祀・王十祀

（王九祀）

遺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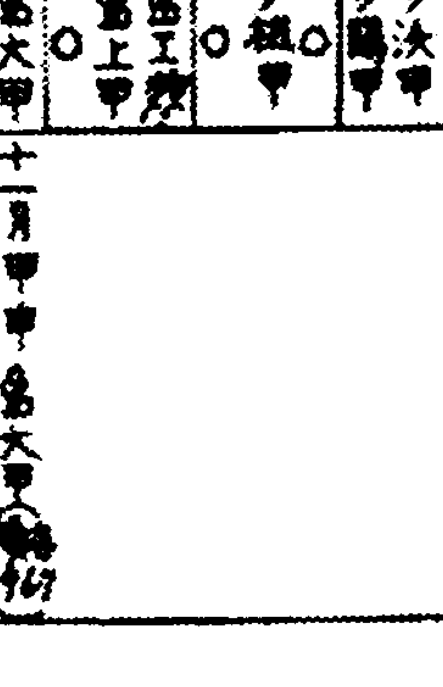


金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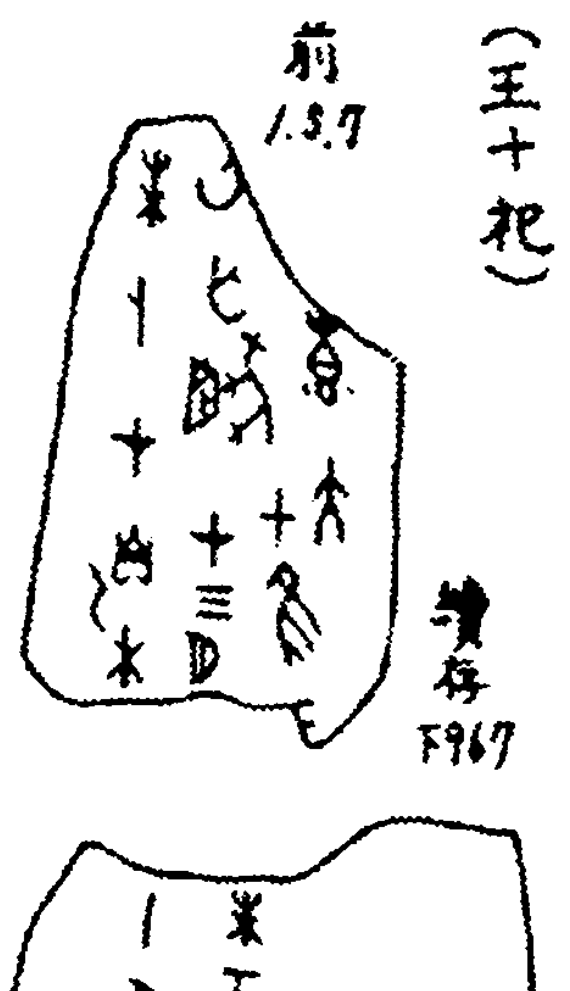


（王十祀）

前1.5.7



續存下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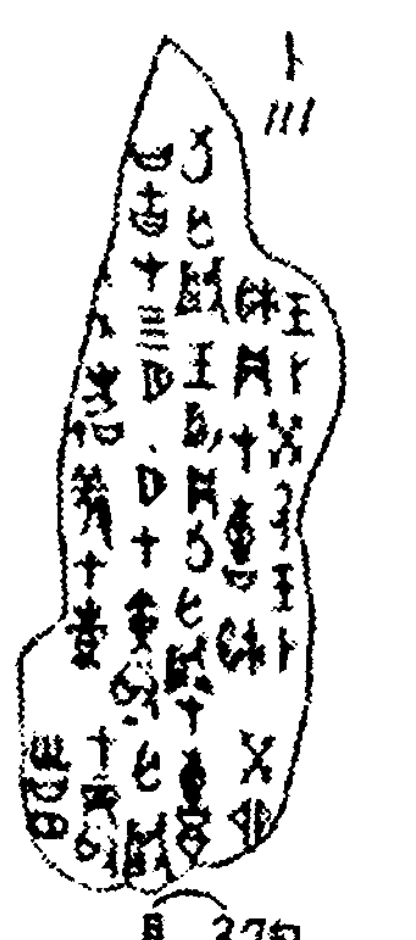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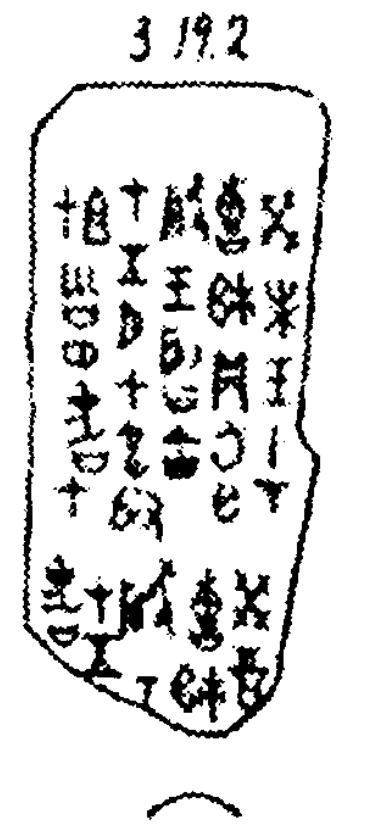
右の遺245版は王九祀、前1.5.7・續存下967版は王十祀の三五〇日一年の月份に符合す。但だ金743版は王八祀に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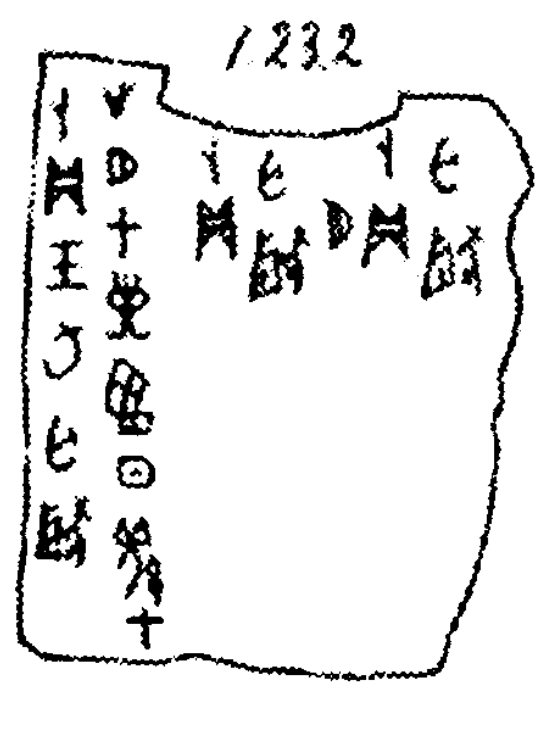
合し、又王九祀の小二旬月を十一月以降とせば王九祀にも合するが、王九祀の十一月に甲辰の旬があるから（祀譜横欄の三九一旬參照）、この「十月甲辰劦」は「十一月甲辰劦」でなければならず、模寫の際に「一」字を脱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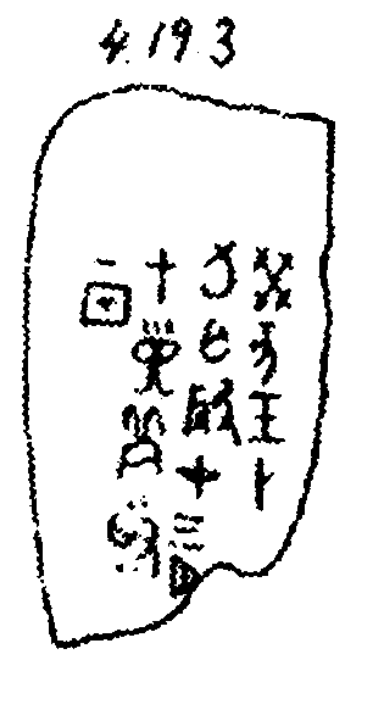
〇王十祀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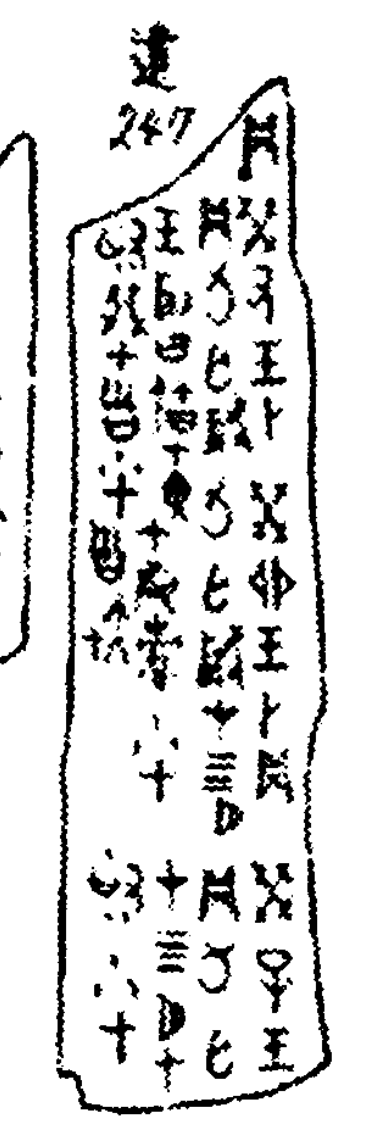
次の十三版は王十祀以降に屬して居り、前述の如く王十祀と王廿祀十一月との間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が三回、三十七旬週期が七回用ゐられ、又月份は十旬前移してゐるから、王十祀の祀譜に基づいてこれらが王何祀に屬するかを推定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あり、例へば遺217版に於いては劦小甲が十二月中旬甲辰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之を王十祀の十一月の劦小甲を基準として考察するに、王十祀の劦小甲が甲辰に行はれるためには、三十七旬週期が一回必要であり、又これが十二月に行はれるためには月份が二旬前移しなければならず、即ち王十祀以降に於いて三十七旬週期が一回、月份が二旬前移する場合は、王十祀の劦小甲が十二月中旬甲辰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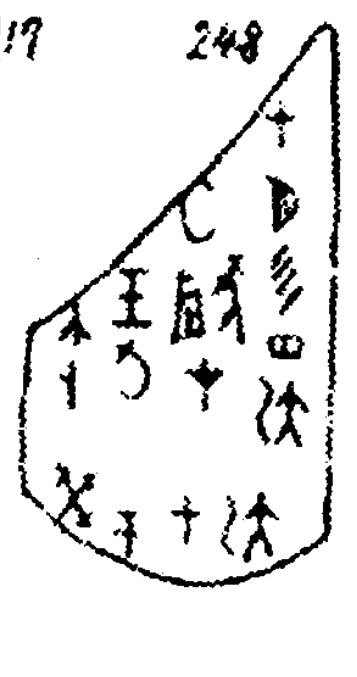

卜 111
（37旬週期なし 月份一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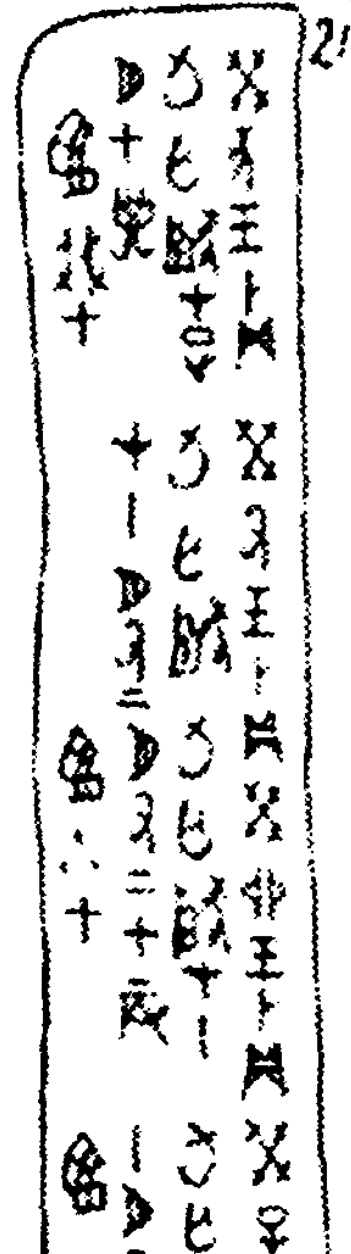

續 3.19.2
（37旬週期なし 月份一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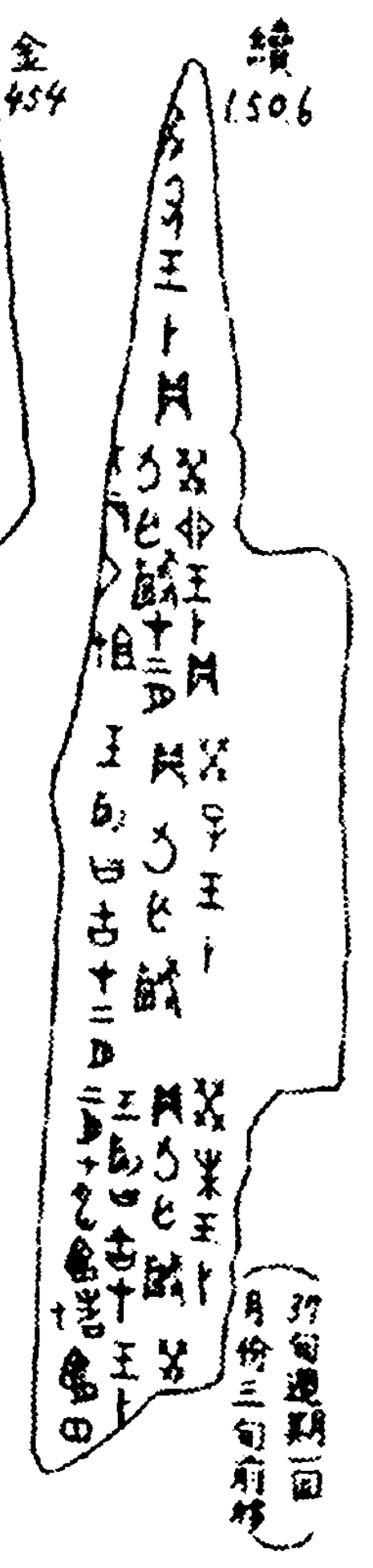

續 1.23.2
（37旬週期なし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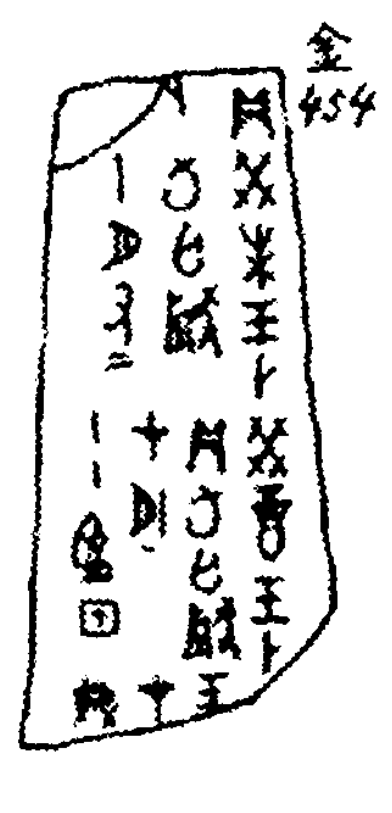

前 4.19.3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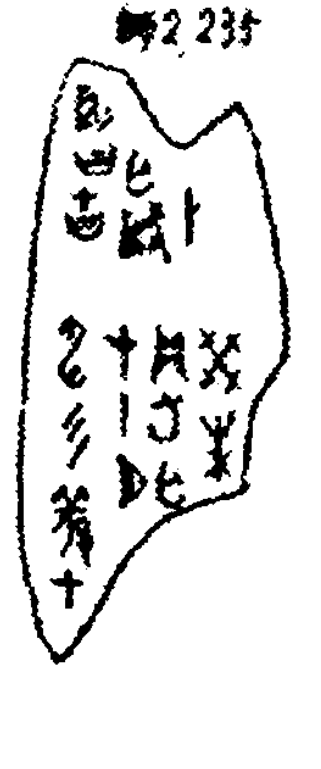

遺 247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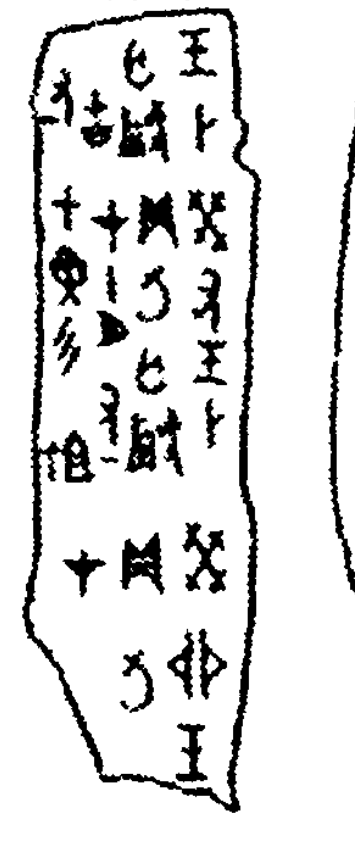

遺 248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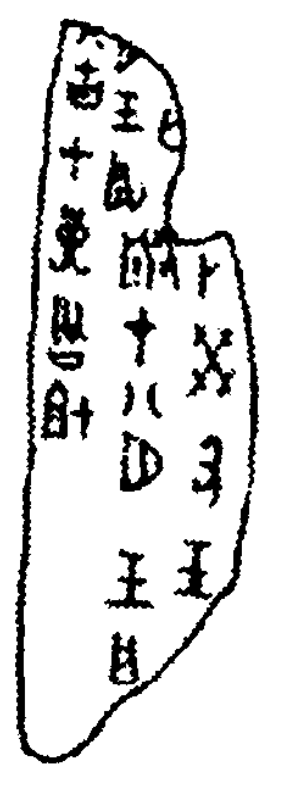

遺 217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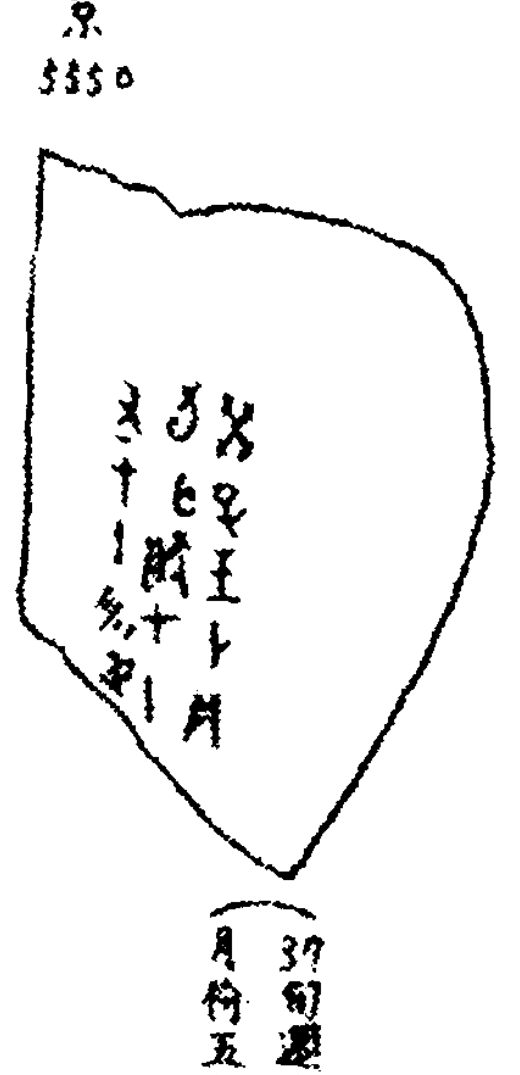

續 1.50.6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三旬前移）


金 454
（37旬週期一回 月份二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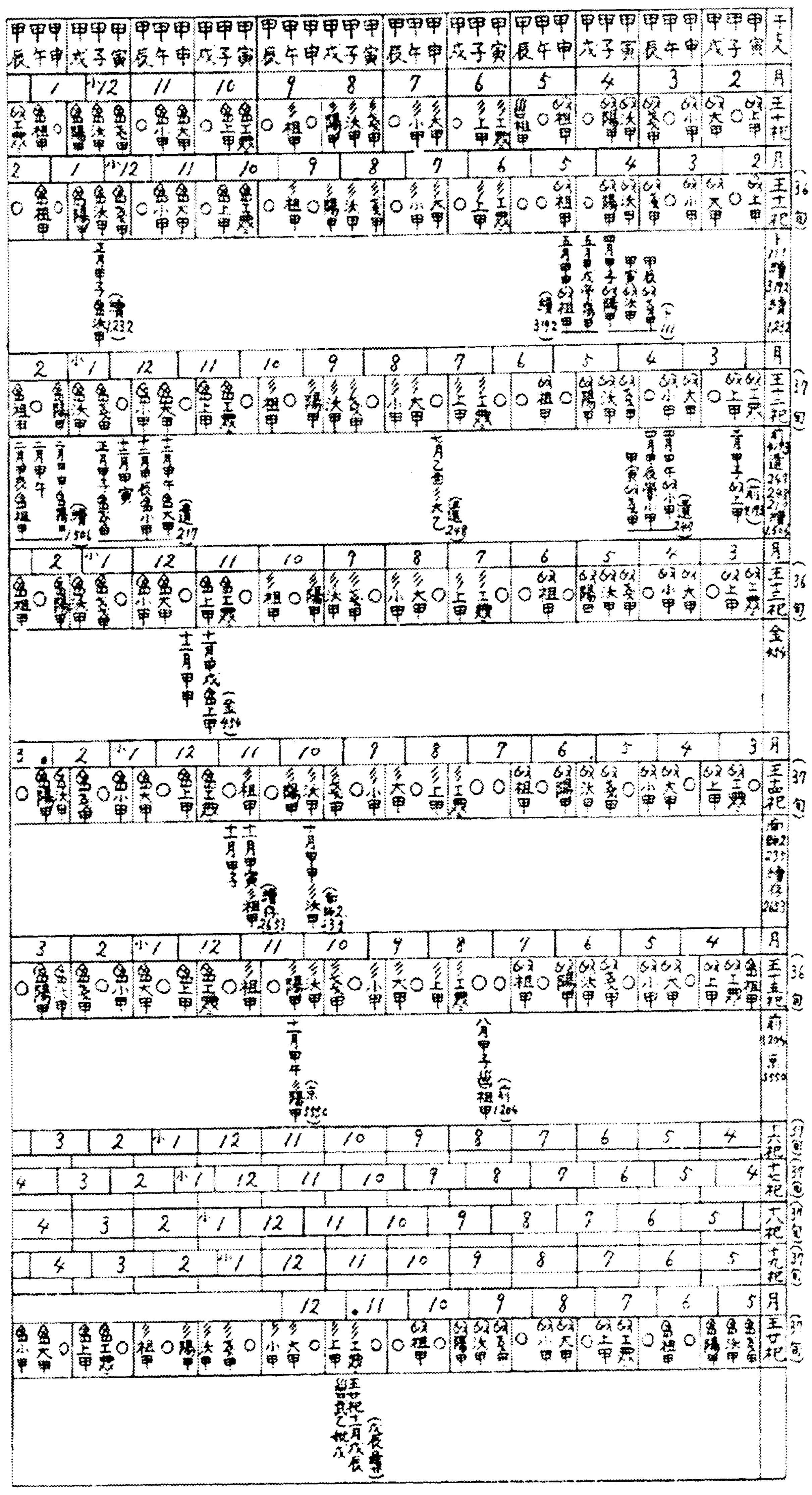

南明 2.235
（37旬週期二回 月份三旬乃至五旬前移）


續存 2653
（37旬週期二回 月份四旬前移）


前 1.20.4
（37旬週期二回 月份五旬前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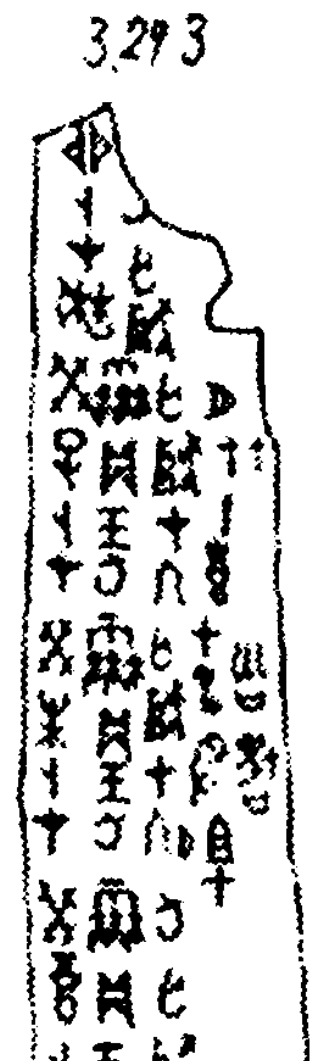

京 3550
（37旬週期二回 月份五旬前移）

右十三版の週期・月份の前移を勘案せば、これらは次の如く排列し、これが王何祀に屬するかは明瞭である。



王十二祀に屬する遺217版に於いては十二月が甲午・甲辰・甲寅、又續1506版に於いては二月が甲申・甲午・甲辰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一月は甲子・甲戌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り二旬の小月は十二月ではなく正月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小月の位置を修正することが出來る。斯くの如く十三版は王十祀以降の祀譜に整然と排列し、これによつて王十祀以降の三十六旬週期は王十一祀・王十三祀・王十五祀であつて、その他は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又王廿祀に於いて十一月戊辰（の甲旬）に

武乙の配妣戊の㞢祀（㞢祖甲の次旬即ち彡工典と同旬）が行はれることも明瞭である。次の版は王十祀以降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が、右の祀譜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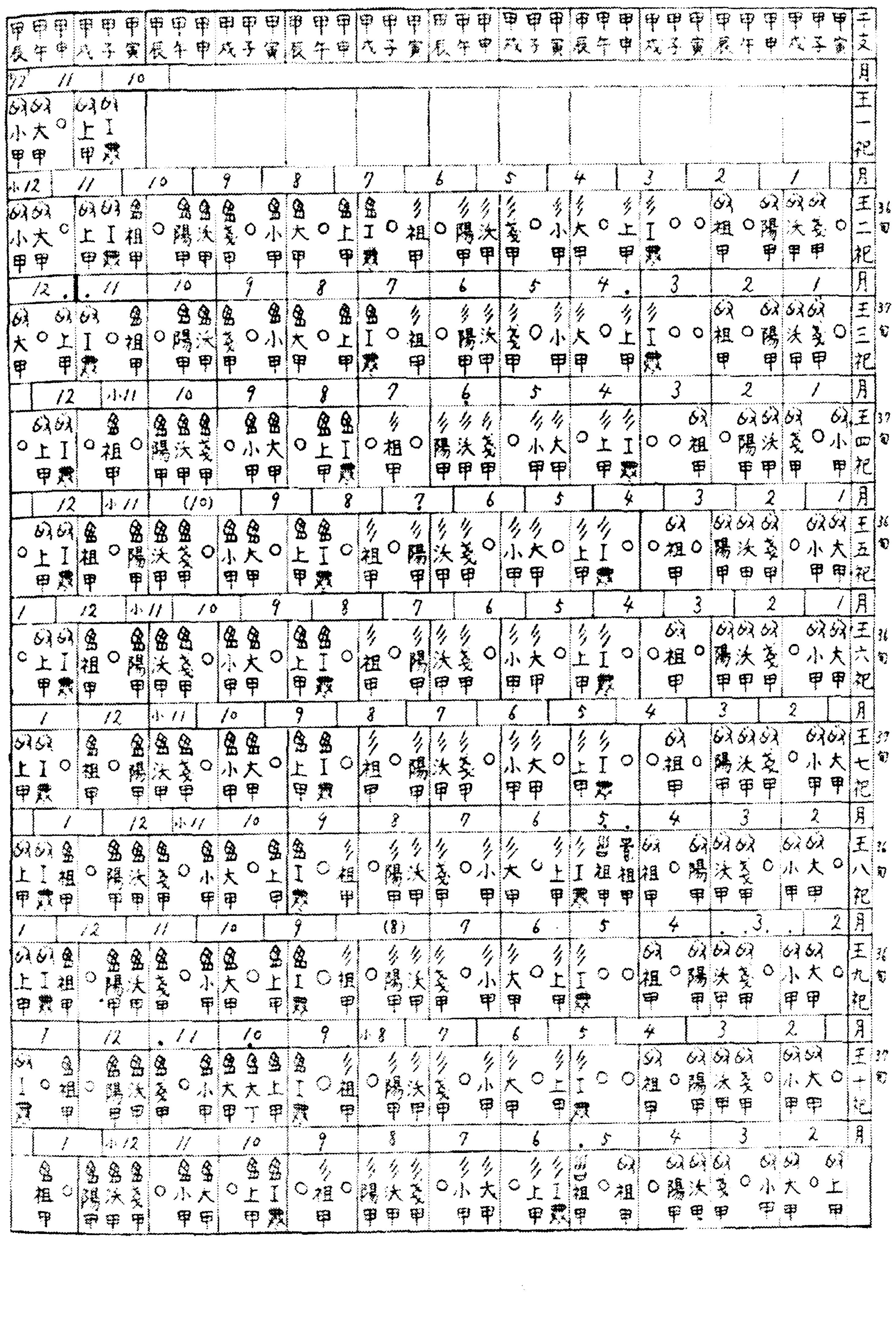

續 3.29.3

——符合せぬ唯一の例である。これに於いては翌陽甲が五月甲子（は中旬或は下旬）に行はれて居り、帝辛時には翌陽甲が十月甲申より十二月甲辰までの間に行はれて、五月に行はれることはなく、王廿祀以降に於いては四十祀以後であるが、帝乙時には王十祀に四月甲子に、王十五祀に六月甲申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五月甲子の翌陽甲はこの間に行はれる可能性があり、從つてこれは帝乙祀譜に屬す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帝乙王十祀の翌陽甲に基づいて、これが五月中旬乃至下旬に行はれる場合を考察せば、王十祀以後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ずして、月份が三旬乃至四旬前移する場合であり、これは右の前4.19.3・遺247 248 217・續1506版の三十七旬週期一回・月份二旬前移の場合と相容れず、この祭祀は王十二祀乃至は十三祀と考へられるが、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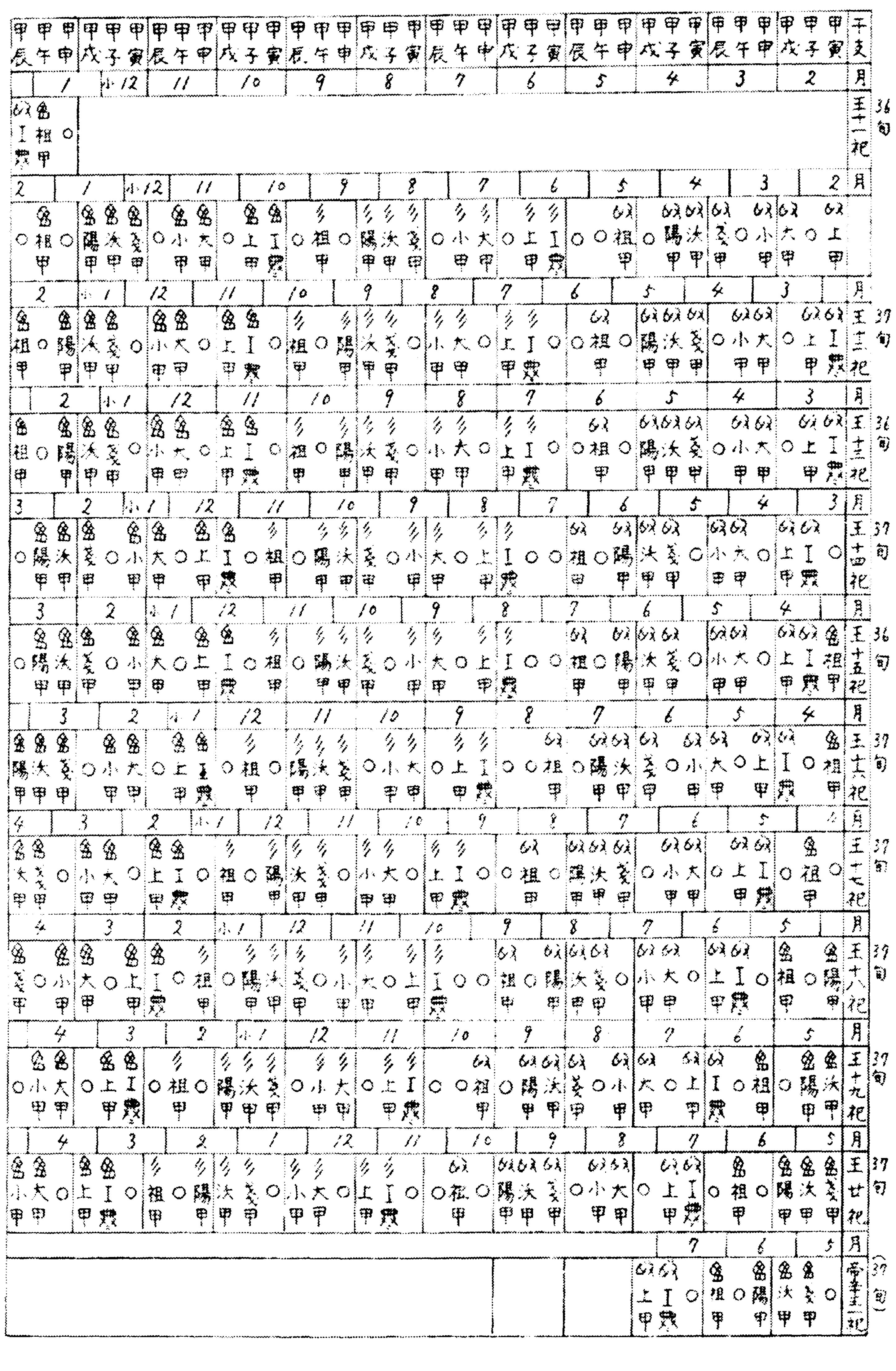
以上帝辛祀譜に符合せざる六四例によつて、帝乙祀譜を檢討したが、祀譜表は十四例（王十祀まで十二器、王廿祀は二器）を以つて成り、王十祀までに符合するもの三五例、王十祀以降に合するもの十三例であつて、以上の六二例は祀譜表に符合して居り、王六祀の彫骨刻辭（佚518）・王十三祀の一版（續3.29.2）は符合せず 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これによつて祀譜表の正確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又戊辰彝により帝乙時は王一祀十月下旬甲子に始まつて、王廿祀七月中旬甲寅に終り、帝乙の在位は廿祀であつて、帝辛王一祀が七月下旬甲子に始ま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り、而してこの廿祀間の五祀週期は王二祀・王五祀・王六祀・王八祀・王九祀・王十一祀・王十三祀・王十五祀には三十六旬が用ゐられ、その他は三十七旬週期であり（但し王一祀不明）、月份は三五〇日を一年とする月份を用ゐてゐて、王二祀四月と十一月の間に一旬・王四祀七月と十月の間に一旬・王八祀三月に一旬・王八祀四月と九月の間に一旬の閏を置いてゐるが、王十一祀と王廿祀の間には置閏してゐない。從つてこの前半の十年間に四旬の置閏は太陰月を太陽年に合するための閏としては餘りに少く、寧ろ三五〇日一年を三五四日一年の太陰年に合するための置閏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右の檢討によつて、前記の祀譜表の月份を修正し、且つ王廿祀までの祀譜表を揭ぐ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二旬一ヶ月の小月は王十一祀以前に於いては王三祀の十二月と十三月の間を基点として居り、王十一祀以降は王廿祀の十二月を起点と假定してゐる。）

（修正）帝乙祀譜表（一）（王一祀より王十祀ま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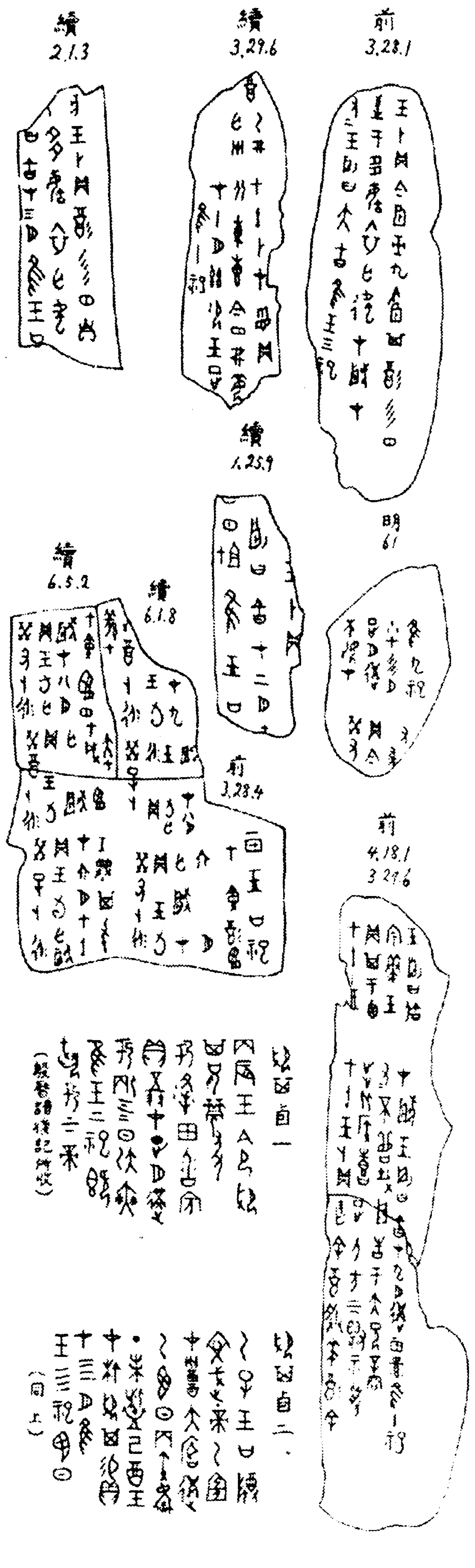


帝乙祀譜表（二）（王十一祀より王廿祀まで）



二、帝辛祀譜表の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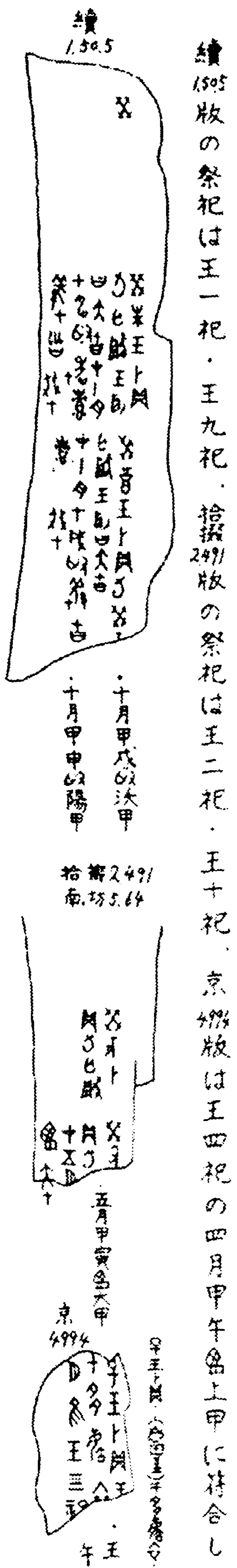
帝辛祀譜は王幾祀が記されてゐる次の諸版を整理することによつて構成されてゐる、



次に帝乙祀譜には適合しない祭祀卜辭がこの帝辛祀譜表に符合するか否かを檢討する。

○王一祀・王二祀・王四祀

續1.50.5版の祭祀は王一祀・王九祀、拾掇2491版の祭祀は王二祀・王十祀、京4994版は王四祀の四月甲午劦上甲に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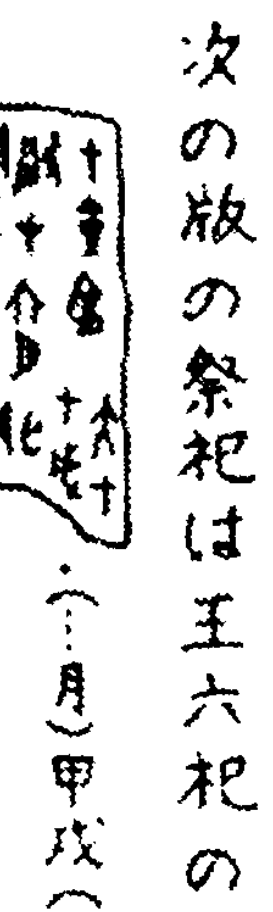
・十月甲戌翌沃甲
・十月甲申翌陽甲

・五月甲寅劦大甲

・王四祀…月甲午…上甲

○王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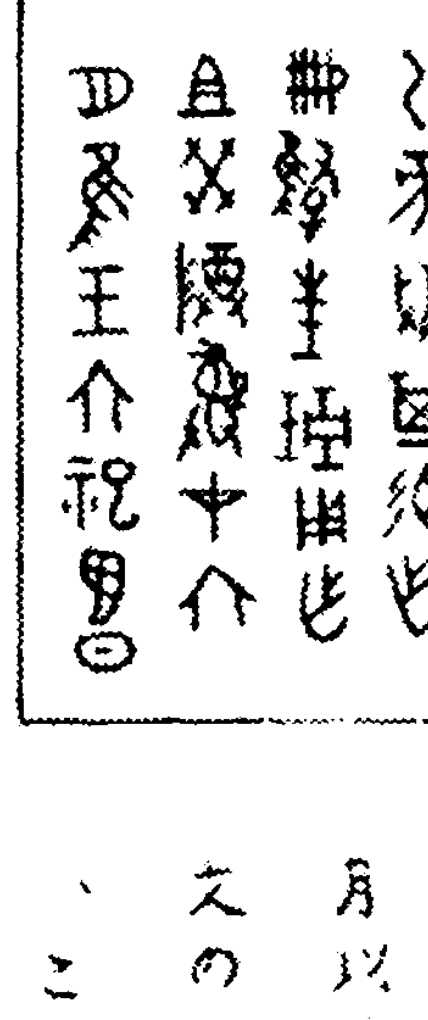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の祭祀は王六祀の六月甲寅劦沃甲と符合してゐる。次の𢀛𢆶卣三の人名は前記の𢀛𢆶卣の人名と同一人であるから、明かに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り、これには王六祀六月乙亥（甲戌の旬）に劦祀の行はれ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る。表の王六祀六月は甲子の旬を以て終り、乙亥は七月であるから



・（六月）甲戌（劦）大甲
・六月甲寅劦（沃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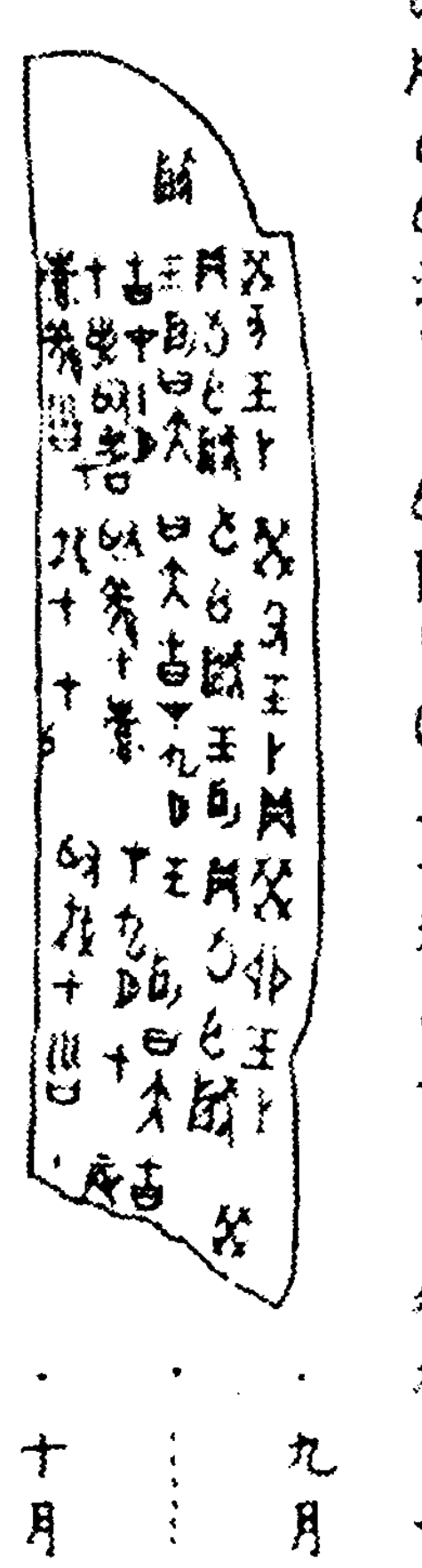
銘文と祀譜表との月份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これは次の王七祀の遺246版の場合も亦同樣であつて、遺246版と祀譜表と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之は王七祀の置閏を十月に假定してゐることに起因す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を五月以前に假定せば王六祀の六月は甲戌（乙亥の旬）までとなり、銘文の如く六月乙亥に劦祀が行はれて銘文の祭祀は祀譜表と一致し（小乙に劦祀は行はる）、この修正は次の如く遺246版の場合をも滿足せしめるから、この銘文によつて王七祀の閏は王六祀の五月以前に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𢀛𢆶卣三（三代吉金文存十三・三八）



○王七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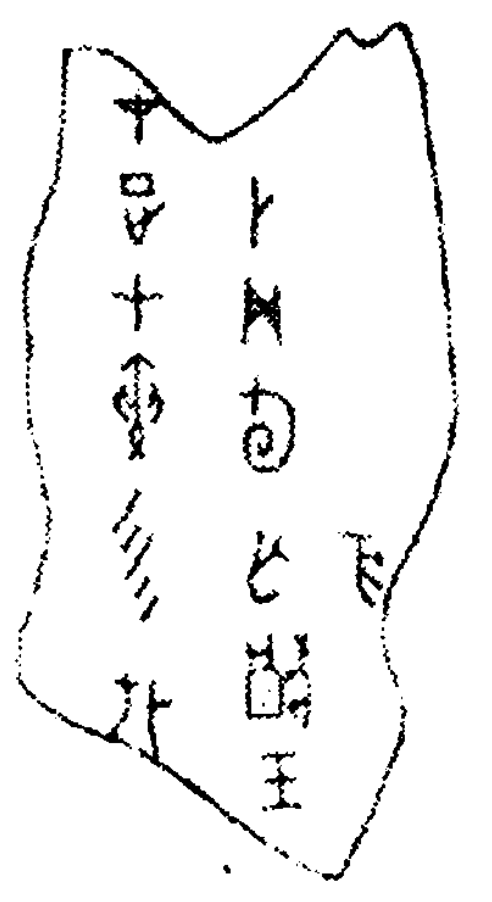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の翌沃甲・翌陽甲は王七祀の十月の祭祀と一致してゐるが、翌戔甲を卜辭は九月とし祀譜表は十月としてゐるから一旬齟齬してゐる。これは王七祀の置閏を十月に假定してゐることによるのであつて、之を右の如く五月以前とせばこの三辭は表と符合する。



・九月甲辰翌戔甲
・……（甲寅）翌沃甲
・十月甲子翌陽甲

（待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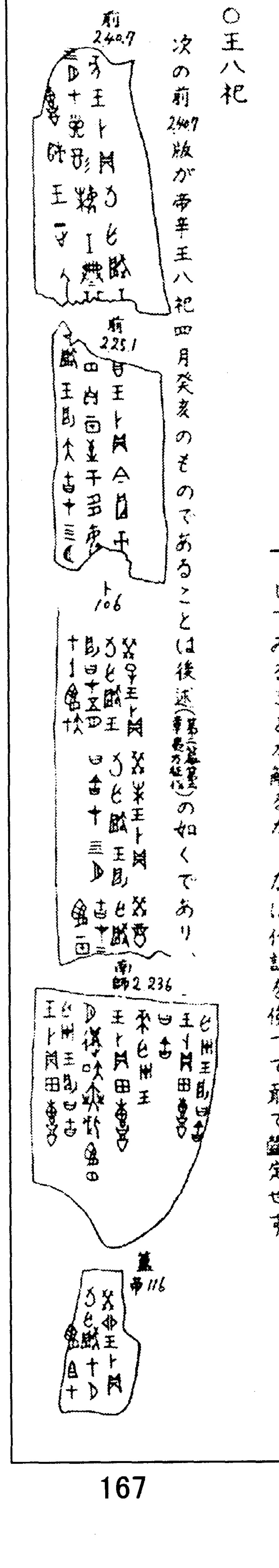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に正月甲寅彡戔甲とあり、この祭祀は帝辛王七祀以外に適合しない。然るに祀譜表は之を二月上旬甲寅彡戔甲としてゐるから、兩者の月份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表は月の交替を甲日と假定してゐるが、實際の月には大月・小月があつて必ずしも甲日に始らず、この版によつて表の二月は甲寅に始まるのではなく甲寅は一月に屬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が、なほ他証を俟つて敢て斷定せず。



・正月甲寅彡戔甲

○王八祀

次の前2.40.7版が帝辛王八祀四月癸亥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後述（第三篇第二章方征伐）の如くで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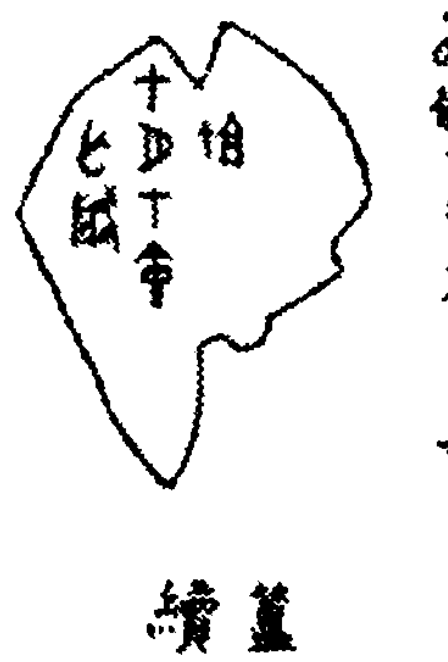
右の五版は次の如き祀譜を成してゐて、これらは王八祀の祀譜と符合してゐる。但だ四月甲戌劦上甲は卜106版は之を四月中旬、祀譜表は四月下旬としてゐるから兩者は一旬齟齬してゐる。之は王九祀十月に假定してゐる置閏に因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を五月以前とせば兩者は符合する。後述（帝辛八祀夷方征伐）によれば、王八祀四月上旬に丁卯（甲子の旬）、五月上旬に癸卯があり、從つて四月甲戌は中旬であつて卜106版と符合して居り、又歷程によれば閏は三月以前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四）月甲子（劦）工典
・四月（甲戌）（劦）上甲
・四月甲戌劦上甲
・四月
・五月甲午劦大甲
・（五）月（戊戌）劦大丁 配妣戊
・七月甲辰劦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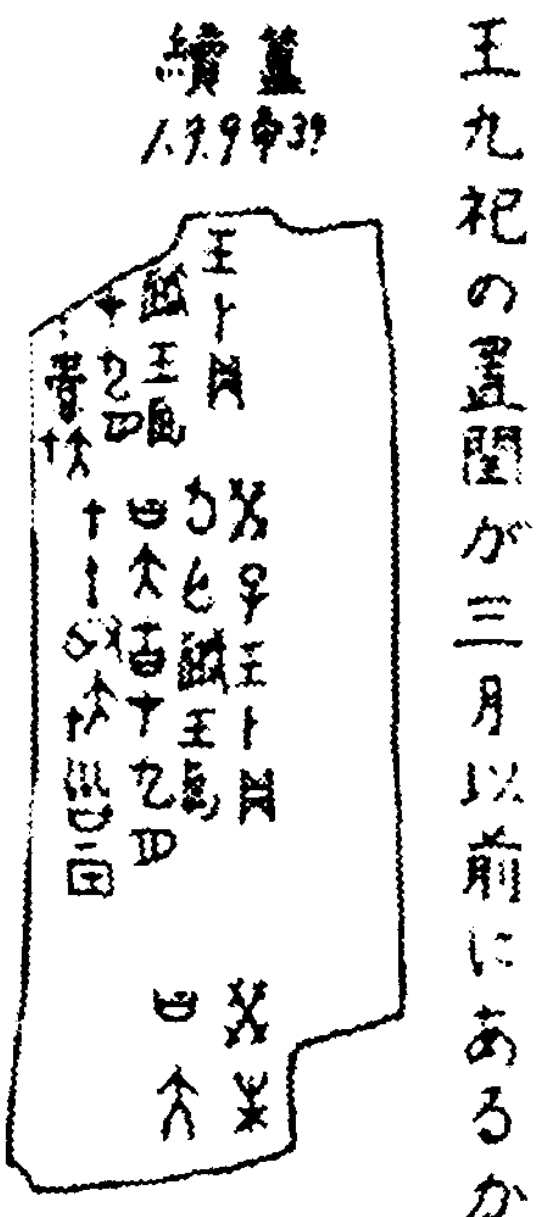
（前2.40.7）（前2.25.1）（卜106）（南師2.236）（董帝116）

○王九祀

次の林1.13.7版は王九祀の七月甲寅劦祖甲、續1.9.9版は九月甲午翌大甲・九月甲辰翌小甲・祟大甲に符合し、董卣の王九祀九月丁巳（甲寅の旬）は右の如く王九祀の置閏が三月以前にあるから、九月には丁巳があつて祀譜表と符合する。但だ銘文の九月丁巳は表に於いては翌小甲の次旬に當り、祀序表によれば翌小甲の次旬の丁日は中丁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が𠦪日祀が行はれないから、銘文の𠦪日とは一致しない。これは次の王十祀の方彝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つて、銘末の祭名はその日の祭祀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の外に、その旬の甲日の祭名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つて、この銘文及び方彝はそれであり、これに於いては丁巳の旬の甲日の祭祀を𠦪日祀とするのであるから、之を祀序表に見れば丁巳の旬の甲寅には大甲の𠦪祀が行はれてゐて、この𠦪日は之を記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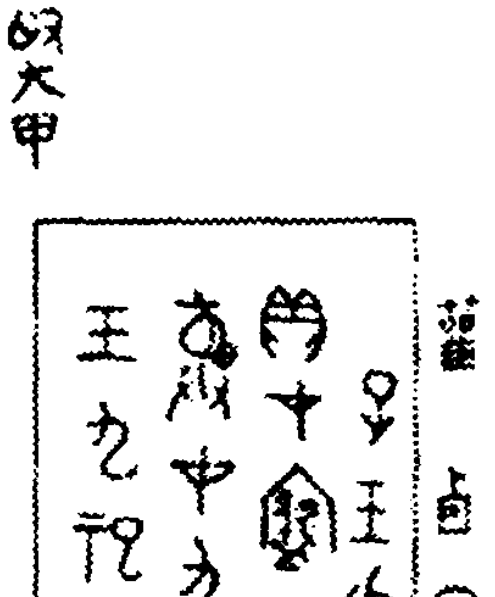


・七月甲寅（劦）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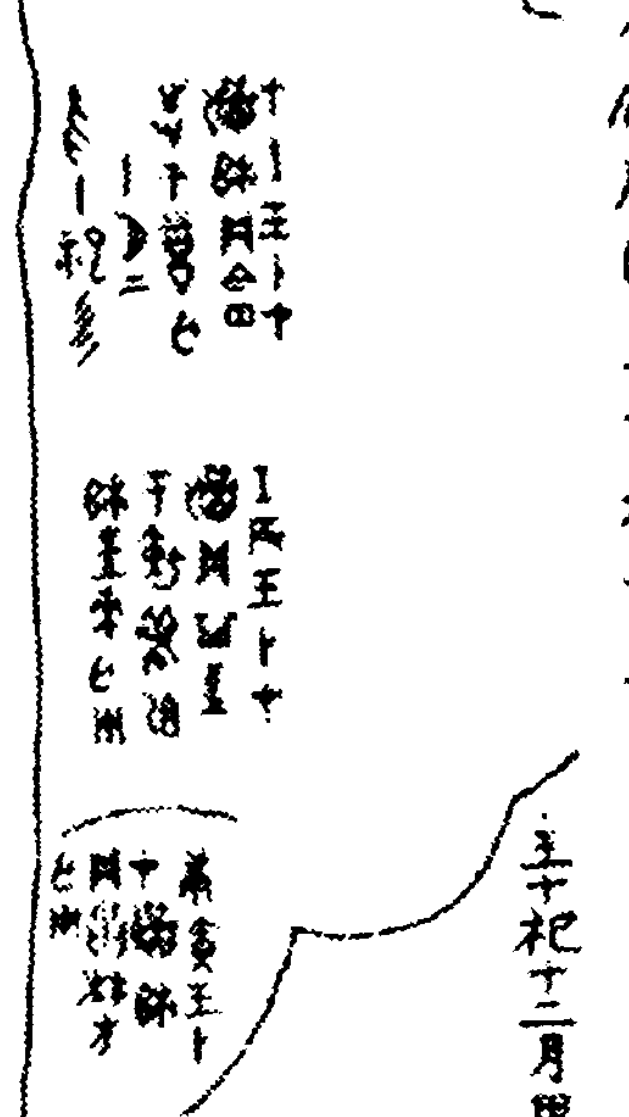
・九月（甲辰）（翌小甲）祟大甲
・九月甲午翌大甲

董卣（薛氏三・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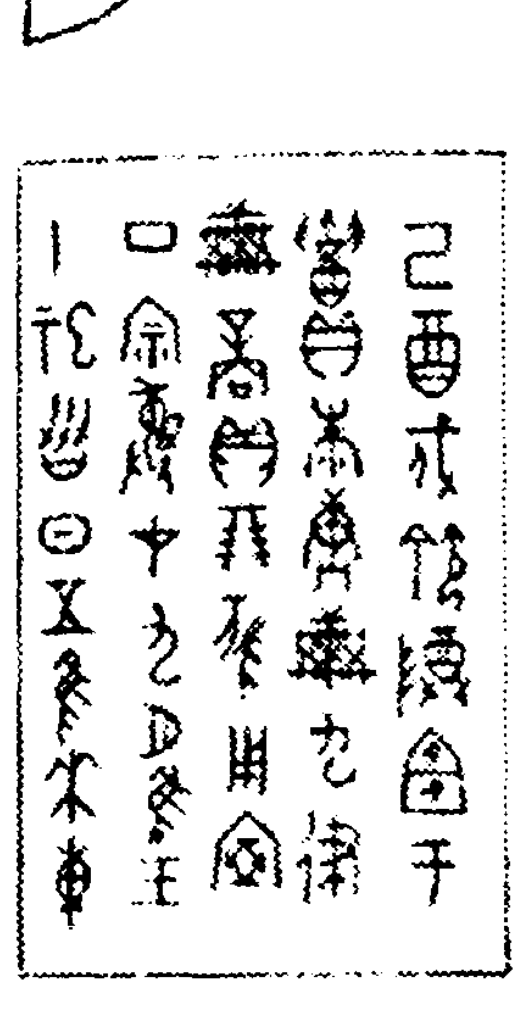
○王十祀

次の庫1672版は王十祀十二月甲午彡上甲に、方彝の王十祀九月己酉（甲辰の旬）は祀譜表の王十祀九月と符合してゐる。但だこの九月己酉には祀序表によれば祭祀が行はれないから、銘末の𠦪日は己酉の祭祀を記し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𠦪日五」としてゐるのはこの旬の甲日の𠦪祀より五日後の意であつて、己酉はこの旬の甲日に行



・王十祀十二月甲午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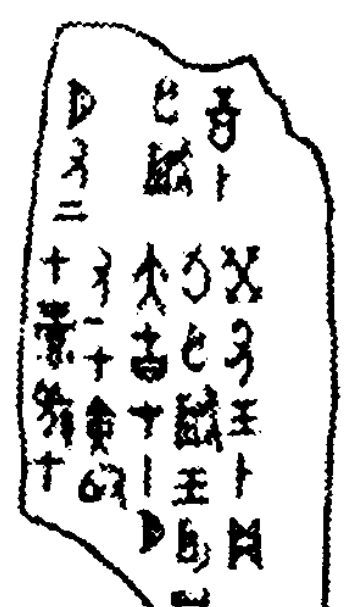
方彝（薛氏二・三八）



はれる翌上甲の日より五日後に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る。なほこの銘文の月日は王十祀の夷方征伐歴程に符合してゐて、銘末の「來東」は東夷征伐のために王が東方に來るの義である。

○王十三祀

粹1464



・癸丑　十一月甲寅祭陽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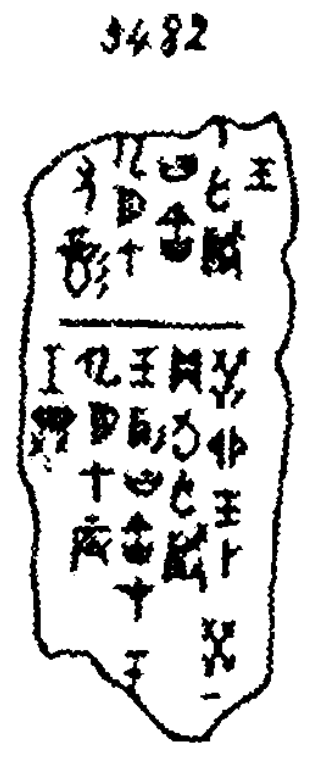
・（癸亥）

・癸酉　十二月（甲戌）（祭祖甲）

上揭版の祭祀は王十三祀の十一月甲寅祭陽甲・十二月甲戌祭祖甲と符合してゐる。

○王十四祀

京34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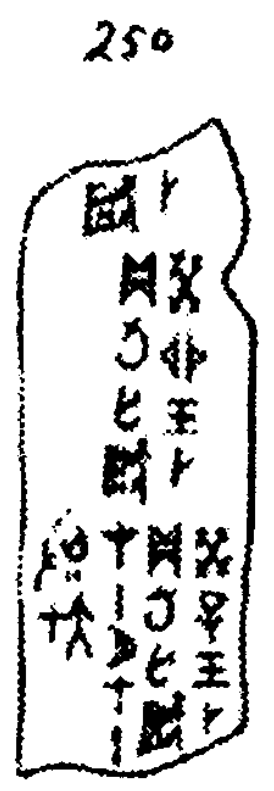
・九月甲辰工典

・九月甲（寅）祭（上甲）

上揭版の祭祀は王十四祀の九月甲辰祭工典・九月甲寅祭上甲と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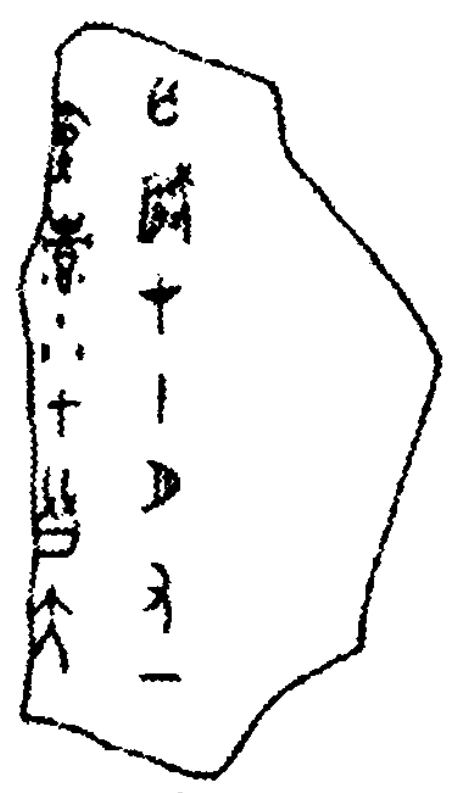
○王十六祀

遺250



・十月甲午祭大甲

通別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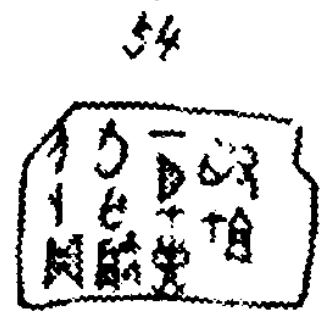
・十一月甲寅壹小甲

上揭の遺250版は王十六祀の十月甲午祭大甲、通別2.8.3版は十一月甲寅壹小甲に符合してゐる。

○王十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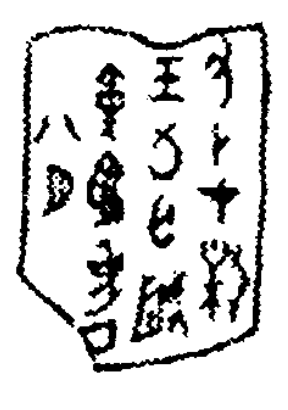
次の三版は王十八祀の一月甲子祭祖甲（甲54）、八月甲寅翌陽甲（菁9.2）、十二月甲午祭沃甲（續存2597）と符合してゐる。

甲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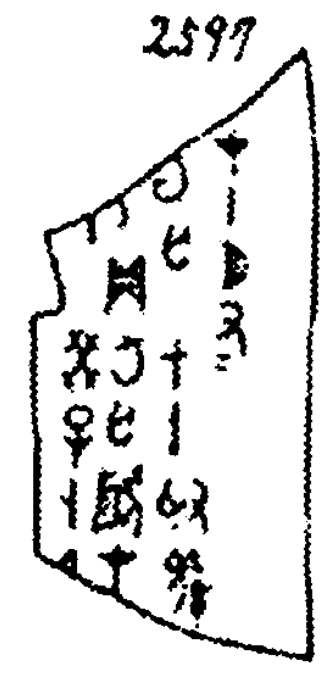
・一月甲子祭祖甲

菁9.2



・八月甲寅翌陽甲

續存2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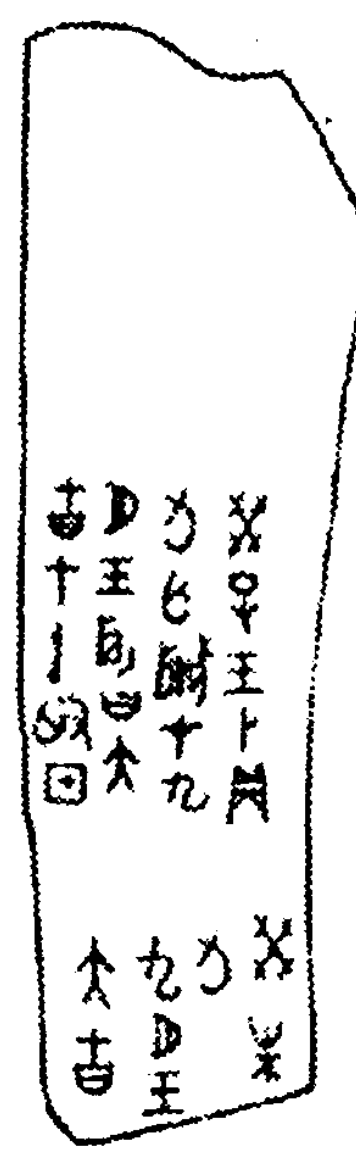
・（十二月）甲午祭沃甲

・十二月

（待問）

次の二版の祭祀は王十八祀以外には適合しないが、王十八祀とは月份が一旬齟齬してゐる。記して後考に俟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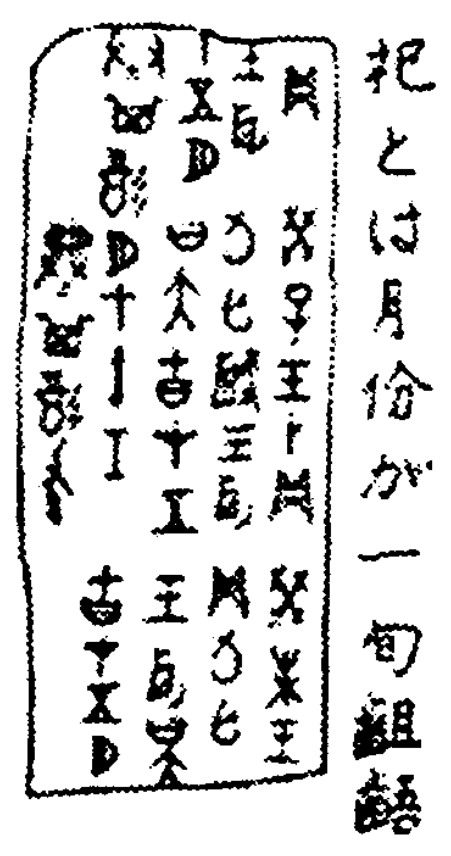
金579



・九月（甲申）

・九月甲午祭上甲

金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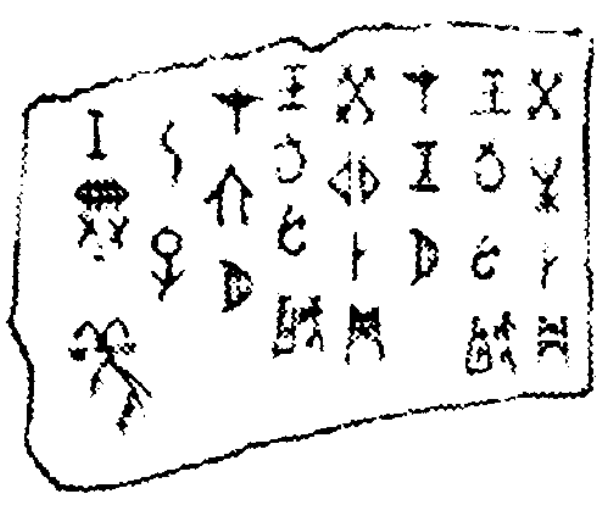
・五月（甲申）

・五月甲午工典其酒翌（其翌）

○王十九祀

次の版の祭祀は王十九祀の五月下旬甲申彡祖甲・六月中旬甲辰翌工典と符合してゐる。但だこの版に於いては工典が乙日に行はれて居り、これは王廿祀の翌工典が翌上甲の前々旬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と共に異例であつて、甲日に行ふためには何かの事故があつて明日に行つたのであらう。

前4.43.4



・癸未　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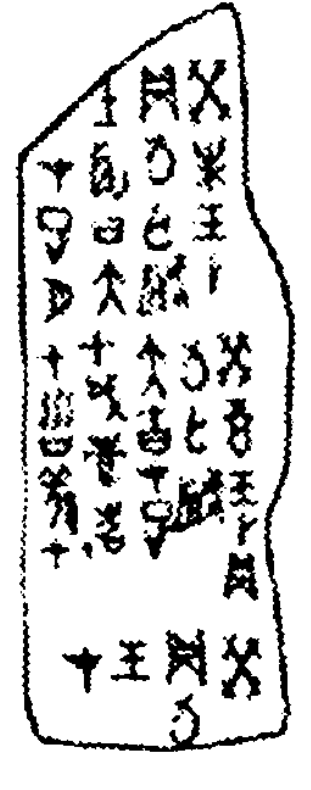
・（癸巳）

・癸卯　六月乙巳（甲辰）工典

○王廿祀

次の八版の祭祀は王二十祀の祭祀と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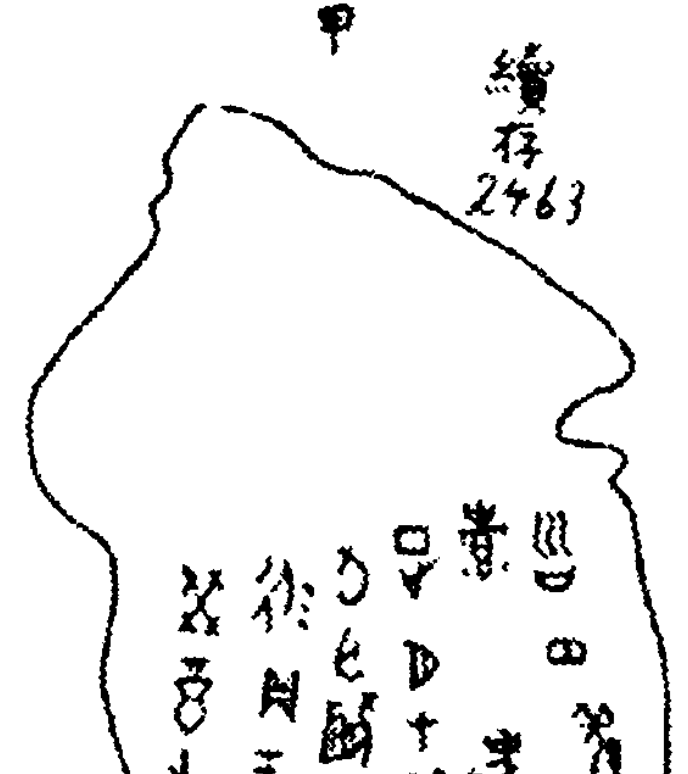
林2.14.4



・正月甲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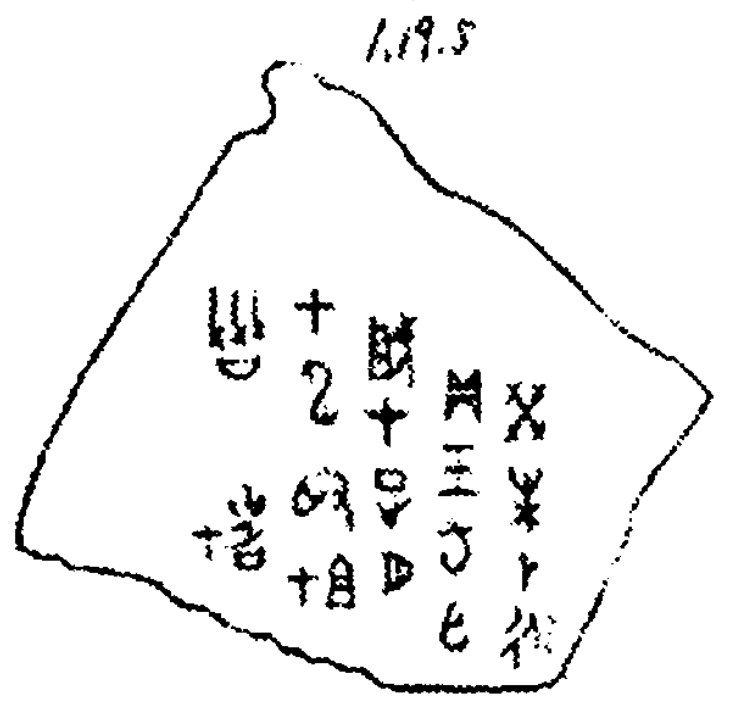
・正月甲戌壹陽甲劦沃甲

續存2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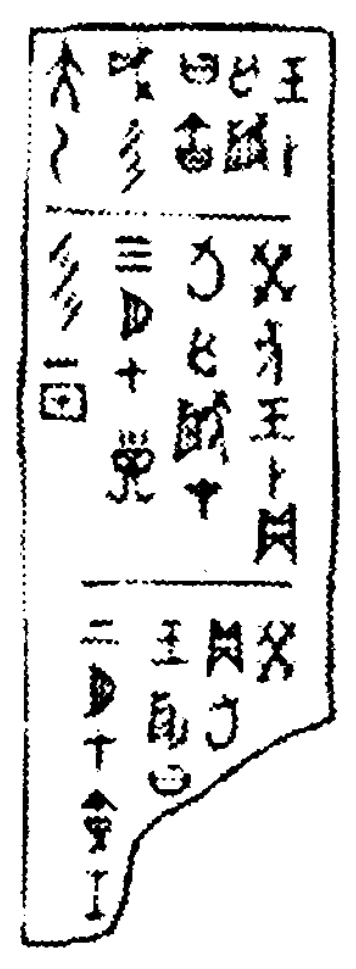
・正月甲戌壹陽甲劦沃甲

前1.19.5



正月甲申祭祖甲劦陽甲

綜合編附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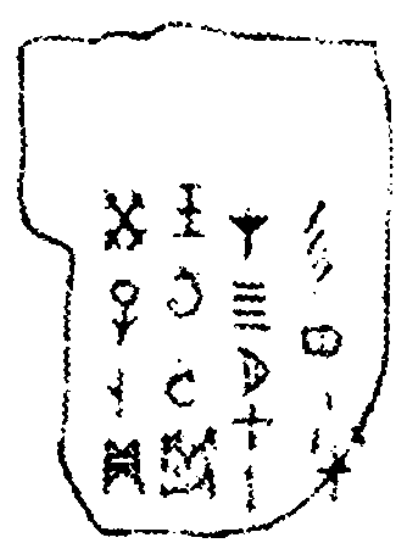


・二月甲寅工典

・三月甲子彡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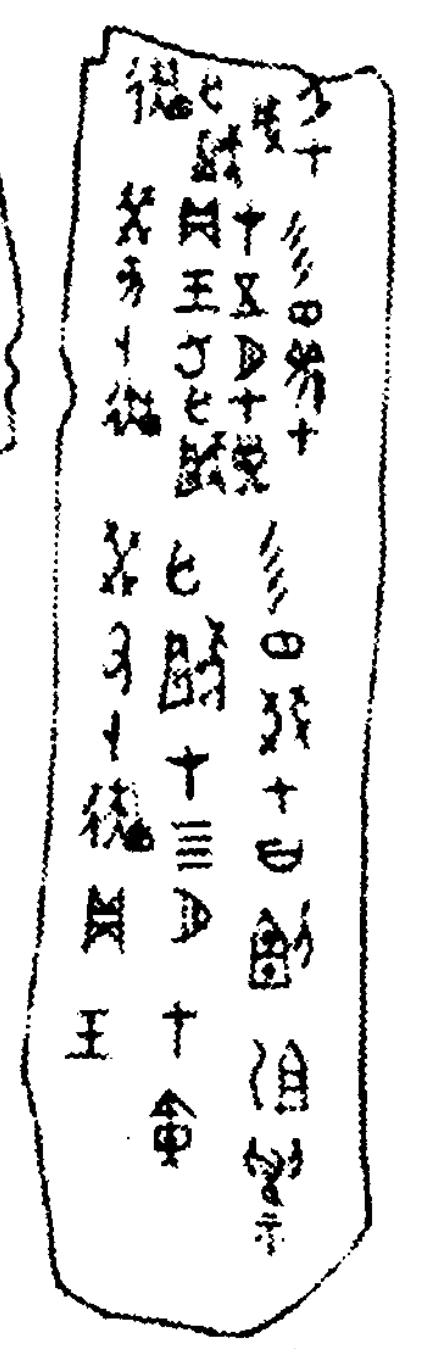
・（三）月甲戌彡（夕）大乙

簠典24



・四月甲午彡小甲

前1.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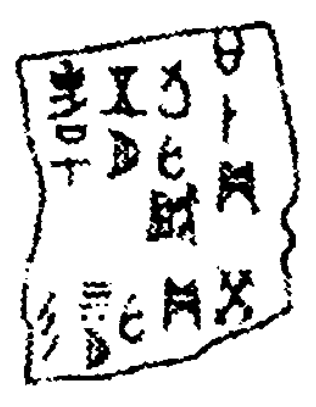


・四月甲寅彡羌甲

・五月甲子彡沃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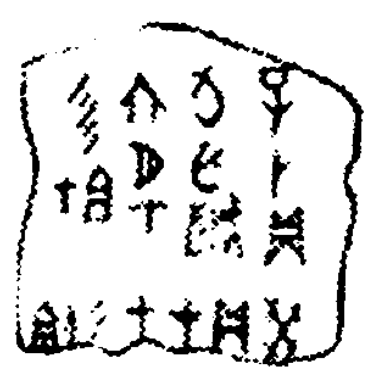
・（五月）甲戌彡陽甲

鄴3.49.18　京5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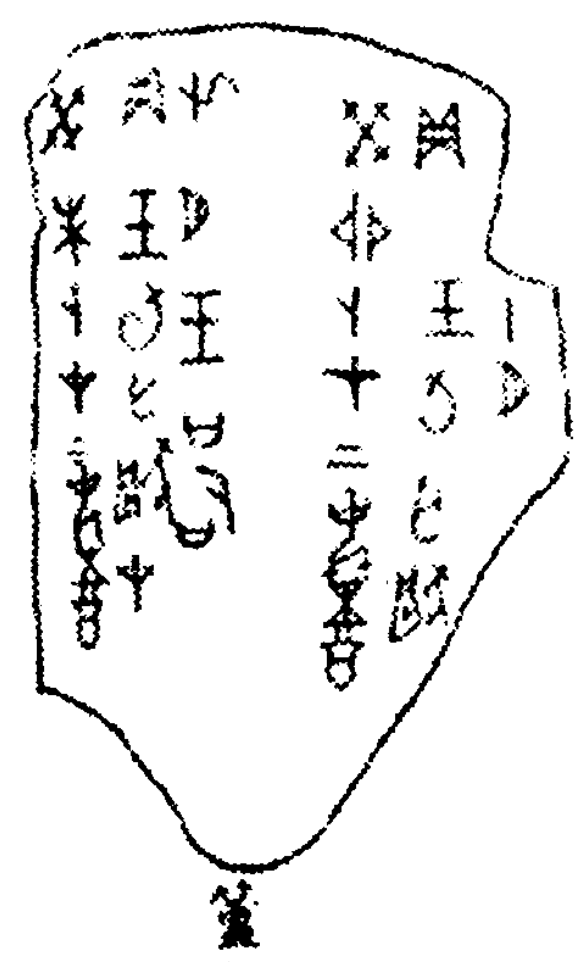
・五月甲戌彡陽甲

掇續260　京5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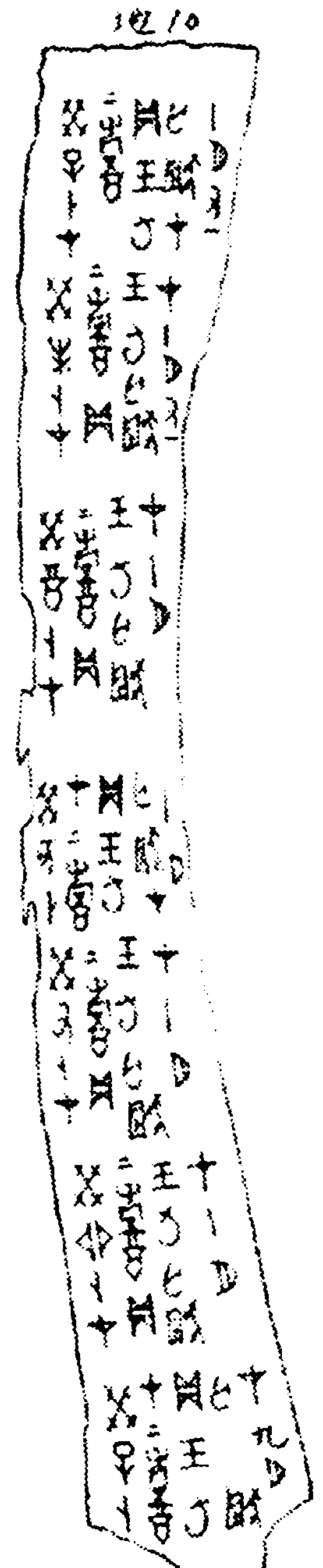


・六月甲午彡祖甲

前2.14.4



簠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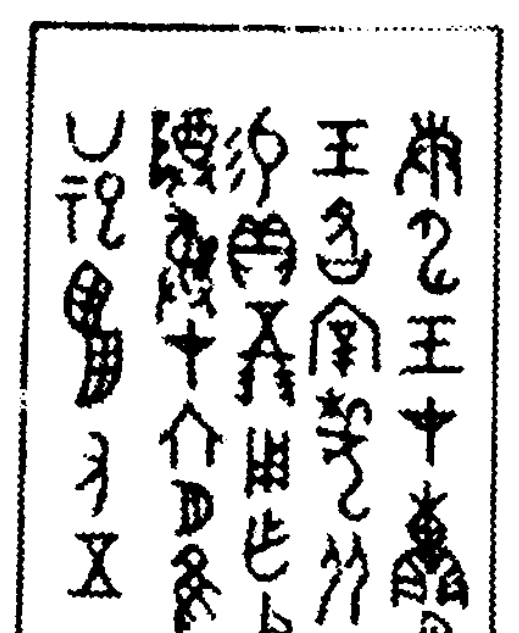
次の二版の地名が相等しく、共に癸卯が十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同時卜であつて、前2.14.4版には王廿司（祀の假借　前三・二七・二及び前四・一六・二にも同例がある）

簠地10版には癸卯が十月の上旬とされてゐるから、王廿祀の十月上旬に癸卯があることが解る。前述の如く王廿祀の劦祖甲が二月中旬甲辰・彡上甲が三月上旬甲子・翌上甲が六月下旬甲寅であり、從つて王廿祀は十月中旬甲辰祭工典に始まり、十月上旬甲午の旬に終つて居り、この王廿祀に甲午－癸卯の旬が上旬であることと、右の版に王廿司十月上旬を癸卯としてゐることとは正に符合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王廿祀の最後の月份に於いて卜辭と祀譜表とが一致してゐるから、祀譜表の月份・置閏が總体的に正確であることが

（彡るが、翌上甲に本づいて推測せば八回となる。これは王廿祀の（国）表の如く、翌工典を彡祖甲の日に行つてゐて、祭祀が中途から三十六旬週期とされてゐるに因るのである。）

（待問）

宰椃角（三代一六・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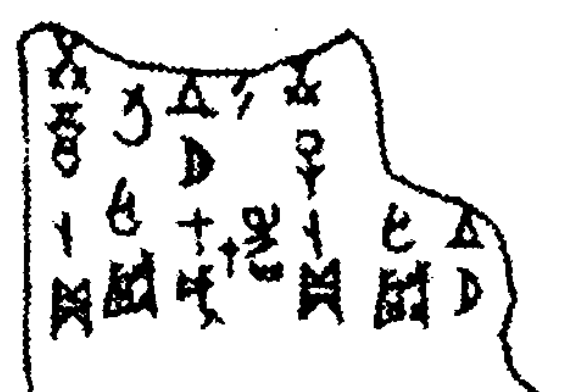


この器には王廿祀の六月に翌祀が行はれてゐて、これは祀譜表の王廿祀六月甲寅（庚申）に翌上甲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が、前記の方彝の場合に從へば銘末の翌祀は庚申の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る上甲の翌祀であり、而して「ヨ五」はそれより五日後の意である。然るに庚申は甲寅の六日後であるから「ヨ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姑く記して後考に俟つ。

○王廿祀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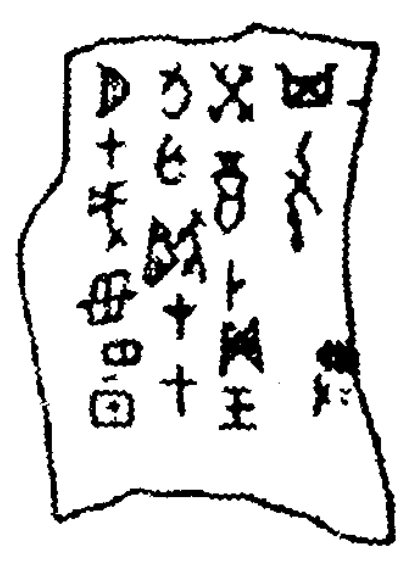
帝辛時は二十祀間に表上一旬の閏が九回、即ち略〻二祀に一旬の割合を以つて閏が置かれ、月份が之に從つて後移してゐるから、王廿祀以降に屬するものは容易に之を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林1.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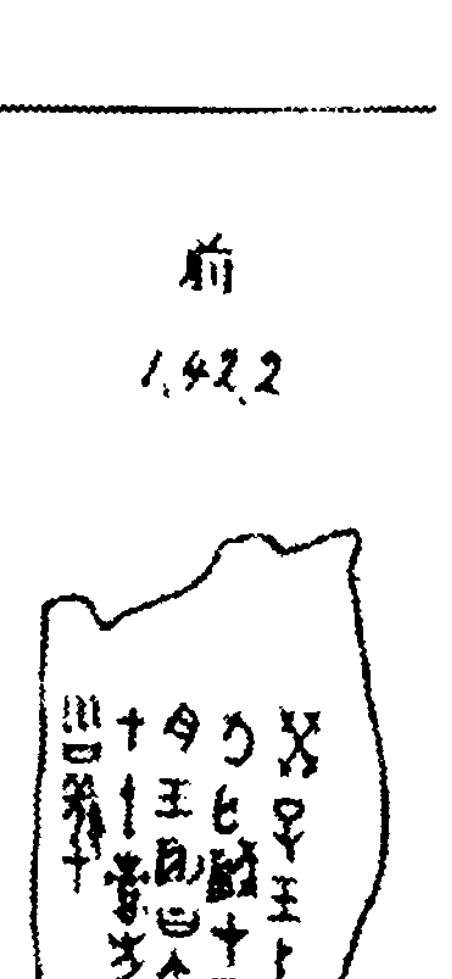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なし　置閏一旬）

續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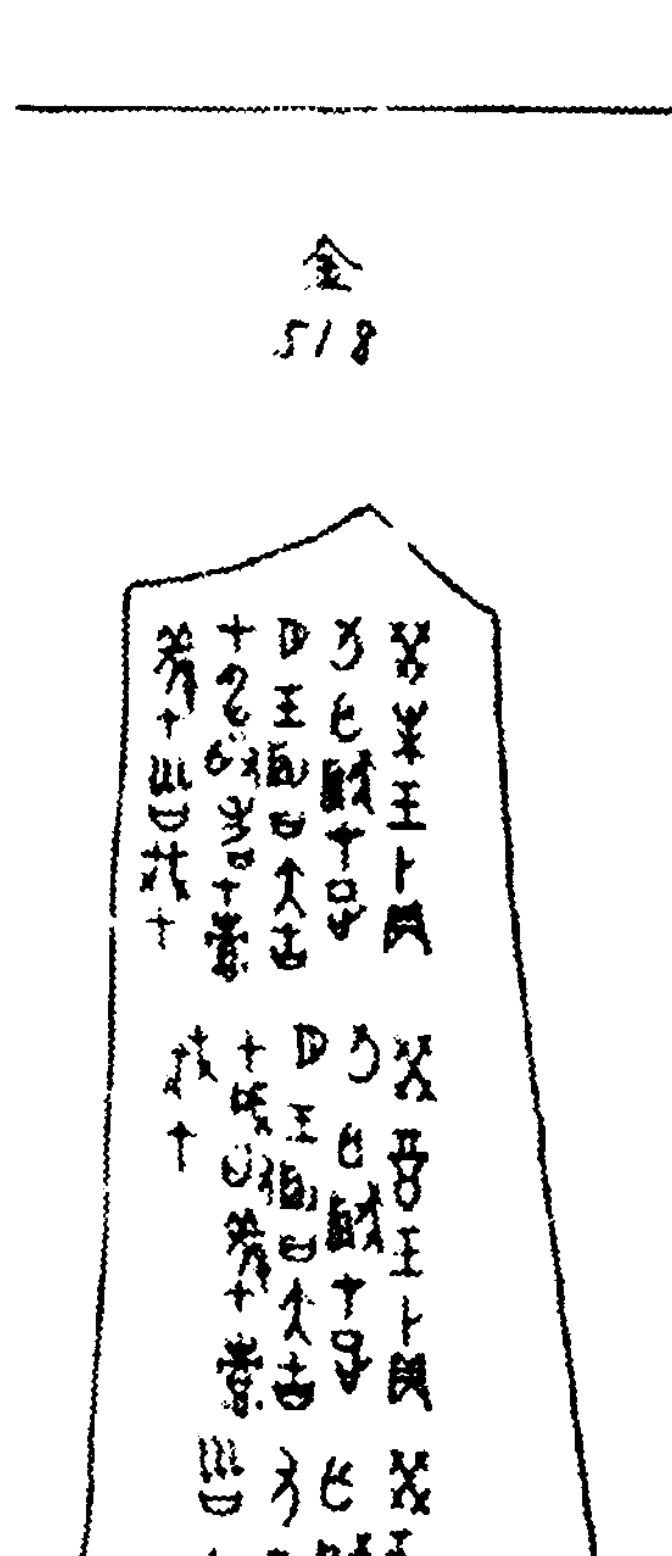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二回　置閏一旬）

前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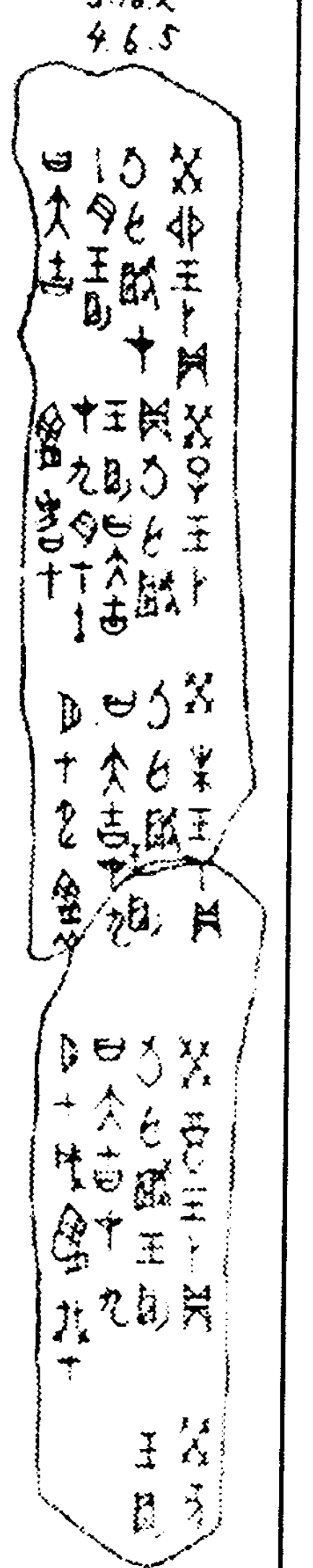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二回　置閏一旬）

金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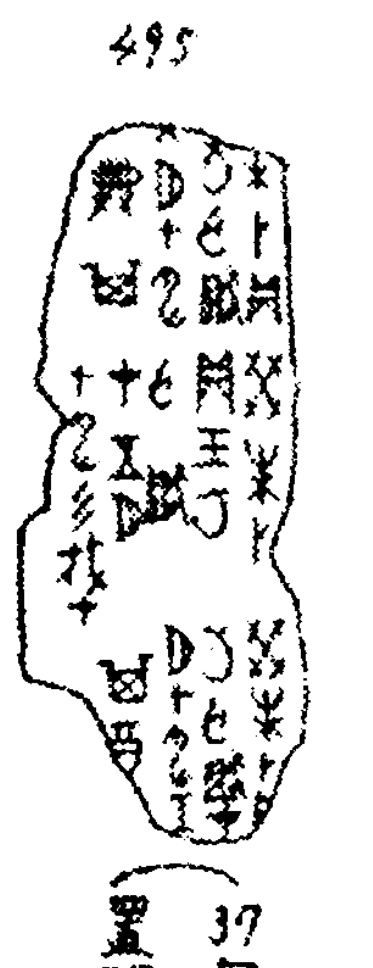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二回　置閏一旬）

前5.16.2　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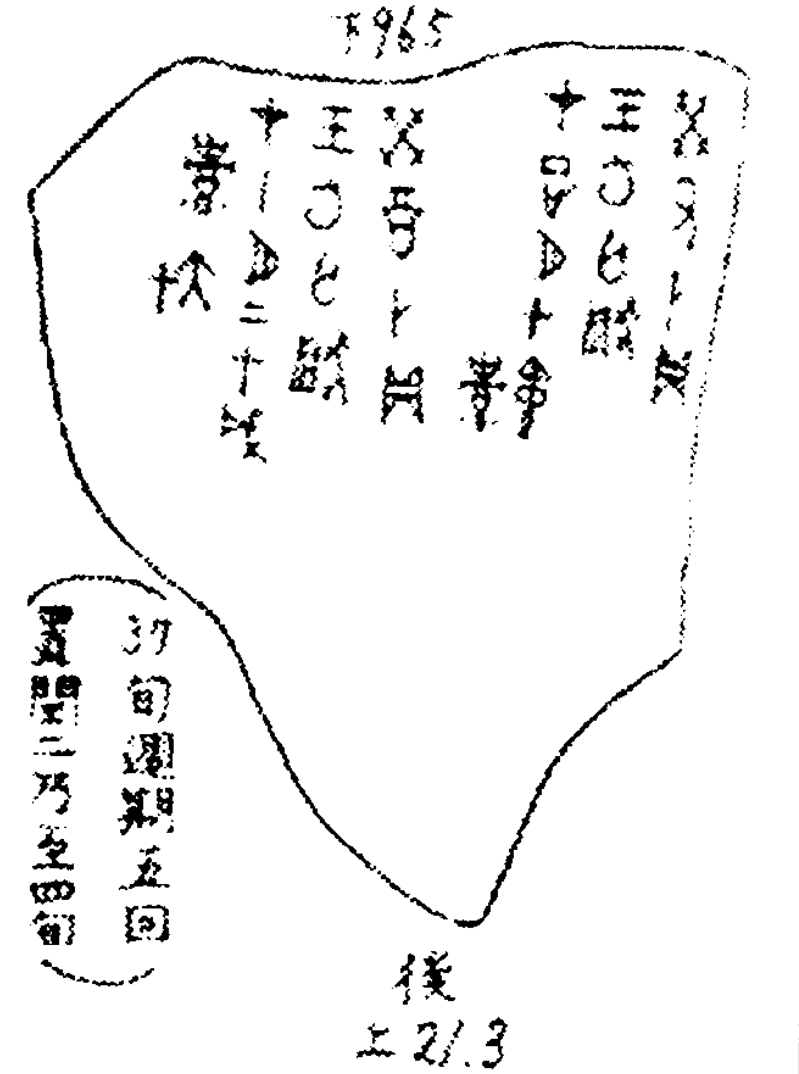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三回　置閏一旬）

遺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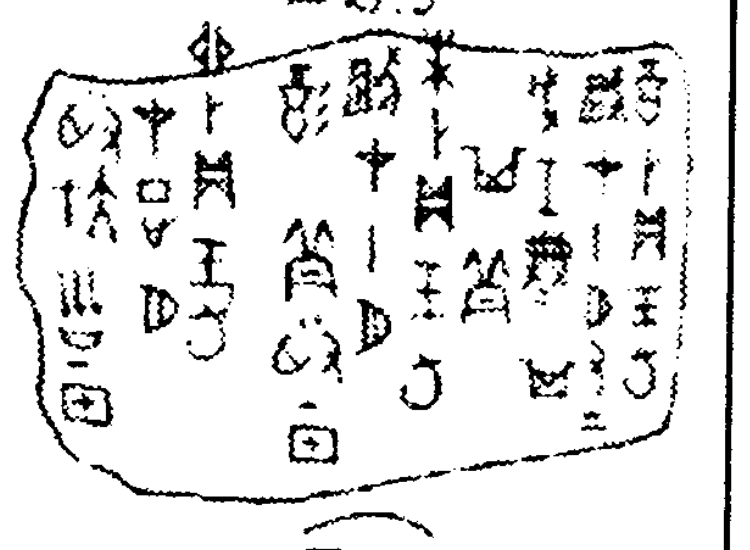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三回　置閏二旬）

續存下965



（37旬週期五回　置閏三乃至四旬）

後上21.3



（37旬週期九回　置閏三乃至四旬）

右の九版について、王廿祀を基準として帝辛祀譜に符合する場合の三十七旬週期の回數と、その間の置閏の旬數を調べれば下記の如くであつて、例へば林1.11.16版に於いては五月上旬甲戌に羌甲の彡祀が行はれて居り、これは王廿祀の羌甲の彡祀が五月中旬甲戌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と、月份・干支が符合してゐるが、王廿祀に於いては甲戌を五月中旬とし、林1.11.16版に於いては五月上旬としてゐるから、月份が一旬齟齬して居り、從つてこの版の辭は王廿祀以降に於いて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て、王廿祀と王廿一祀彡羌甲との間に一旬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に符合することが解る。又後上21.3版に於いては十二月甲戌祭工典・正月甲辰祭大甲であるから、正月甲辰は正月の上旬或は中旬であり、假に上旬とせば王廿祀祭大甲より三十七旬週期が九回用ゐられて、この間に置閏が四旬ある場合に符合し、又中旬とせば置閏が三旬ある場合に符合す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勘考せば、右の諸版は次の如き關係に在つて、王卅一祀までの間に整然と排列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王祀	週期	置閏	版名
廿一祀	36旬	一旬	林1.11.16
廿二祀	37旬		金518　前1.42.2　續1.4.3
廿三祀	37旬		
廿四祀	37旬		前5.16.2　4.6.5
廿五祀	36旬		遺495
廿六祀	37旬	一旬	
廿七祀	37旬		續存下965
廿八祀	37旬		
廿九祀	37旬		
卅祀	37旬	一旬	
卅一祀	37旬		後上21.3

この表に於いては後上21.3版に在つては置閏三旬の場合を採つたが、これは次の理由によるのである。

第五期卜辭を檢するに帝辛王卅一祀以降に屬するものがなく、帝辛時はこの王卅一祀を以つて終つ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帝辛の滅亡は漢書律曆志所引の眞古文の周書武成には、次の如く記されてゐて、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粵若來三（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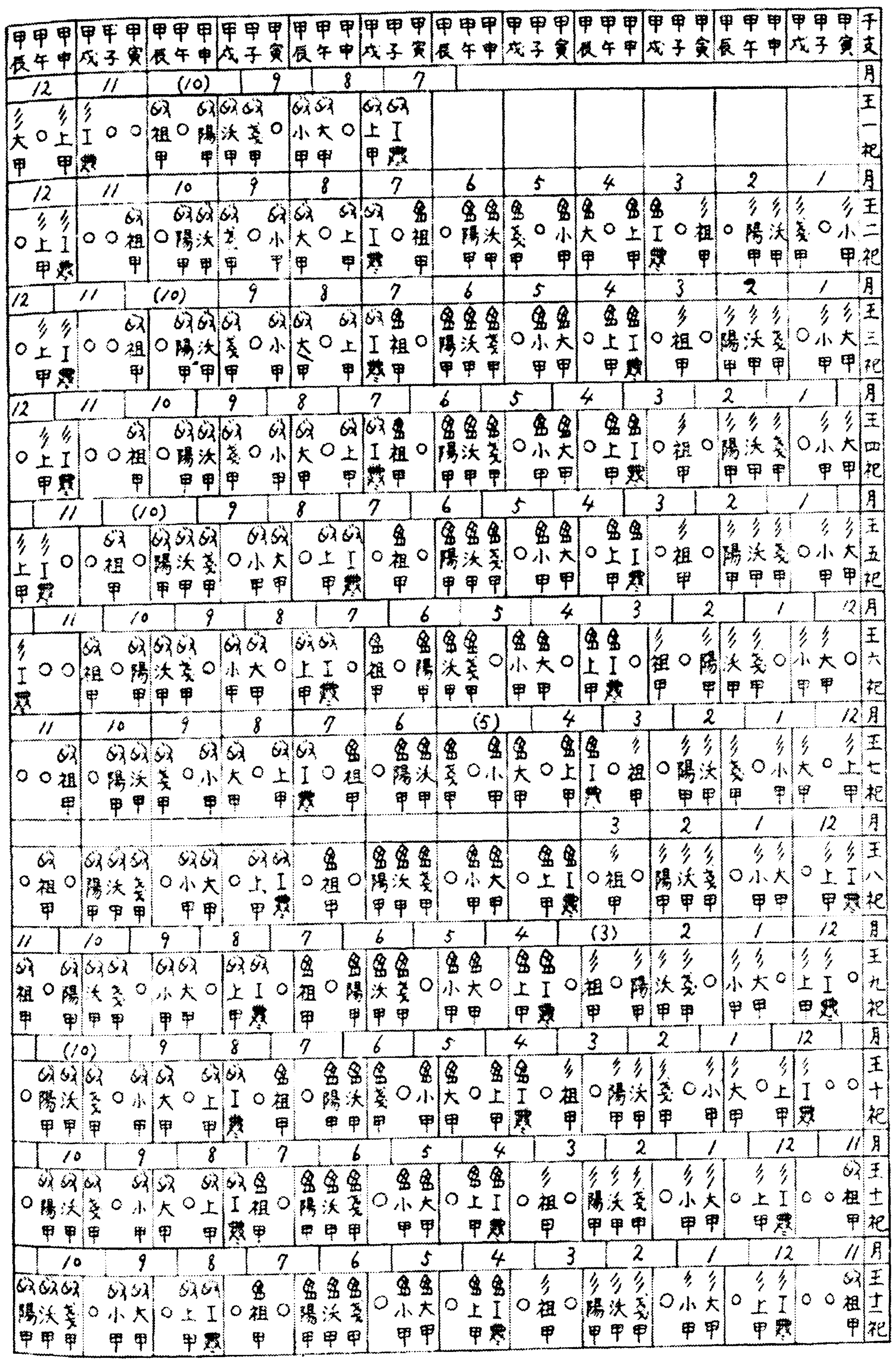
これによれば殷は一月壬辰より二月甲子の間に亡んだことが解る。この曆日は周朝のものではなく、なほ殷室のものであるとして、帝辛王卅一祀に斯

かる月份・干支があるか否かを檢するに、右の如く王廿一祀の大甲の𠭊祀が行はれる正月甲辰は、王廿祀と王廿一祀の間に置閏が三旬ある場合は正月中旬であって、正月は甲午・甲辰・甲辰の旬、二月は甲子・甲戌・甲申の旬となり、又四旬の置閏の場合は正月上旬であって、正月は甲辰・甲寅・甲子の旬となる。從って武成篇の一月壬辰（の甲午）には兩者は共に符合せず、二月甲子には三旬置閏の場合は符合するが、四旬置閏の場合は符合しない。然し祀譜表は三旬を一ヶ月とし、假に甲日を朔日と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り、實際には後述の「殷の暦法」に詳述するが如く、必ずしも甲日に朔が始らないから、祀譜表の朔日は之を前後五日移動して考察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るのであって、三旬置閏の場合の正月朔を甲午より三日溯って考へれば、一月に壬辰があることになり、從って三旬置閏の場合の王廿一祀には、一月に壬辰・二月に甲子があることになって武成篇の記事と符合し、一月壬辰は一月上旬、二月甲子は二月上旬となる。武成篇には一月壬辰を旁死霸、二月甲子を既死霸後の五日としてゐて、これについては飯島忠夫博士（殷周曆法起原・[illegible]）と新城新藏博士（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六〇頁）との間に意見の相違があるが、右の歸結は飯島博士が武成の一月は朔辛卯既死霸・二日壬辰旁死霸、二月は朔庚申既死霸・五日甲子としてゐる說と一致してゐる。王廿一祀以降に於いて一月に壬辰、二月に甲子があるのは、更に六旬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であって、王十祀より王廿一祀までの置閏が五旬であることからせば、六旬の置閏のためには更に廿祀が必要であって略ゞ王五十祀以降であり、卜辭には王廿一祀以後の例が存しないから、この場合は適合せず、從って帝辛時は王廿一祀を以って終り、王廿祀との間には三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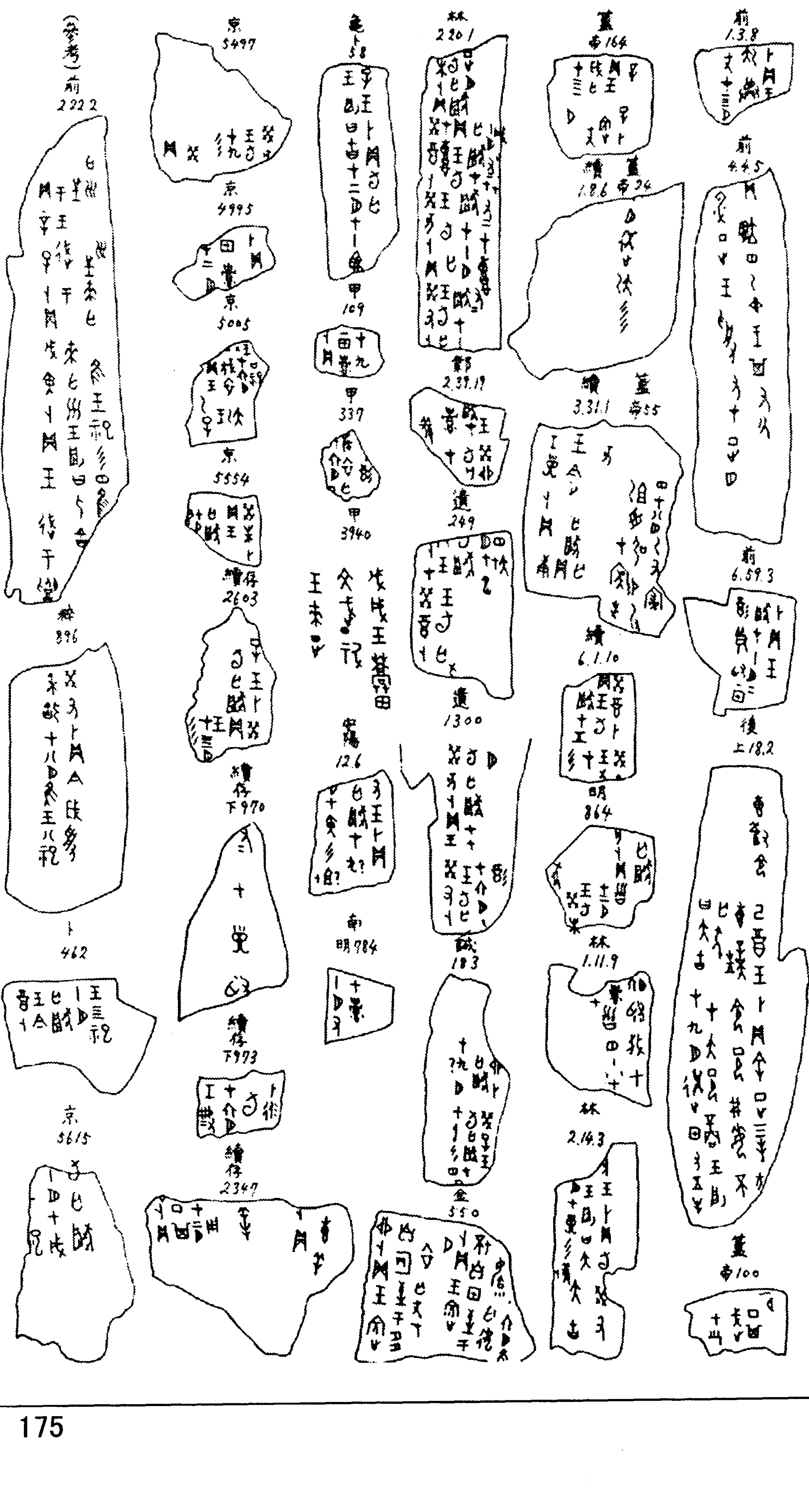
之を要するに帝辛祀譜に屬する五十六例を檢するに、その三十三例の祭祀が王廿祀までの祀譜に屬し、待閒の三版が祀譜表と一旬齟齬してゐる外は盡く符合して居り、而して王七祀・王九祀の十月に假定してゐる置閏は、それぞれ五月以前・三月以前に置かれて居り、又王廿祀と王廿一祀の間には三旬の置閏があって、九版が王廿一祀までの祀譜に符合し、帝辛時は王廿一を以って終っ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董氏には王廿一祀と次に置閏が行はるべき王祀との間においてゐる）。

以上に於ける帝乙・帝辛時の祀月・祀日・祭祀・祭神の明かな一二〇例のうち、祀譜表が構成されてゐる廿五例以外の九五例を檢するに、帝乙廿祀間に於いては一版・一器、帝辛廿祀間に於いては三版の祭祀が祀譜表と一旬の齟齬をなしてゐる外は、盡く兩祀譜に符合して居り、兩祀譜表の精確にして信憑するに足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修正）帝辛祀譜表（王十二祀以降は前表の如し）



第五期の月名・祭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もの一五二例中、以上の一二〇例についてはその所屬を明かにし得たが、次の三二例は祀月・祀日・祭祀・祭神の四者が完備してゐないから、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ず、姑く記して考に備へる。



月名・祭祀記載の一五二例中、帝乙時のもの六四例、帝辛時のもの五六例、後考に屬するもの三二例であって、各例の

所屬は次の如くである。（●印は帝乙祀譜表構成例、○印は帝辛王廿祀譜表構成例、乙二〇は帝乙王二十祀、辛二〇は帝辛王廿祀、後考は後考に俟つべきものの意である。）

前	後	續	簠	遺	金	京	續存
1.3.8(後考)	上	1.4.3(辛20以降)	帝100(後考)	217(乙12)	334(乙1)	4994(續存2296)	2296(辛4)
1.5.7(乙10)	18.2(後考)	●1.5.1(乙3)	116(辛8)	243(乙4)	382(乙7)	4995(後考)	2347(後考)
1.7.1(乙3)	●18.6(乙10)	1.5.6(乙7)	164(後考)	244(乙3)	454(乙13)	5482(辛14)	2463(辛20)
1.19.5(辛20)	●18.7(乙10)	1.8.6(後考)	●帝24(辛20)	245(乙9)	455(辛18時閒)	5487(續存下260)	2597(辛18)
1.20.4(乙15)	19.12(乙3)	1.9.9(辛9)		246(辛7)	518(辛20以降)	5488(續存2602)	2602(乙3)
1.42.1(辛20)	●20.7(乙5)	1.23.2(乙11)		247(乙12)	550(後考)	5489(乙5)	2603(後考)
1.42.2(辛20以降)	20.13(乙3)	1.23.4(乙2)		248(乙12)	579(辛18時閒)	5491(鄴3.49.18)	2652(乙8)
2.25.1(辛8)	21.3(辛20以降)	●1.23.5(乙3)		249(後考)	743(乙8乙9)	5491(後考)	2653(乙14)
2.40.7(辛8)	下	○1.25.9(辛20)		250(辛16)		5005(後考)	2687(乙9)
○3.27.6(辛10)	2.8(乙4)	1.50.5(辛1辛9)		396(乙2)		5550(乙15)	2689(乙1)
●3.27.7(乙2)	19.4(乙1)	1.50.6(乙12)		●391(乙9)		5554(後考)	續存下
○3.28.1(辛3)		●1.51.2(乙4)		495(辛20以降)			
●3.28.2(乙5)		○2.1.3(辛20)		1255(乙3)			964(乙7)
○3.28.4(辛20)		3.19.2(乙11)		1300(後考)			965(辛20以降)
4.4.5(後考)		3.29.3(乙10以降後考)					966(乙8)
4.6.5(辛20以降)		○3.29.6(辛10)					967(乙10)
4.19.1(乙2)		3.31.1(後考)					968(乙3)
4.19.3(乙12)		○6.1.8(辛20)					970(後考)
4.43.4(辛19)		6.1.10(後考)					973(後考)
5.16.2(辛20以降)		○6.5.2(辛20)					
6.59.3(後考)							

林	甲	南	明	ト	通	佚	鄴
1.11.9(後考)	54(辛18)	明783(佚545)	○61(辛9)	106(辛8)	242(遺391)	428(乙7)	3.39.19(後考)
1.11.16(辛20以降)	109(後考)	984(後考)	789(乙4)	111(乙11)	2.7.3(辛16)	●545(乙7)	3.49.18(辛20)
1.13.9(辛9)	337(後考)	師2234(辛6)	864(後考)				
2.14.3(後考)	2416(乙9)	2235(乙14)					
2.14.4(辛20)		2236(辛8)					
2.20.1(後考)		坊5.64(續存2491)					

庫	粹	天	菁	誠	安陽	龜卜	摭續
1619(乙2)	1463(辛9時閒)	31(續2.1.3)	9.2(辛18)	183(後考)	126(後考)	58(後考)	226(乙7)
●1661(乙8)	1464(辛13)						260(辛20)
1692(辛10)							

拾掇	掇合	殷契卜辭	謙殷	彫骨刻辭	銅器銘文
2491(辛2辛10)	69(辛20)	甘霖藏骨(乙8)	CTL(乙3)	佚518(乙4後考)	小臣邑斝(乙6)
		陳氏藏骨(乙8)		●甲3939(乙10)	豐尊(乙6)
				甲3940(後考)	○卯其卣一(辛2)
					○卯其卣二(辛4)
					卯其卣三(辛6)
					蓳卣(辛9)
					方彝(辛10)
					●戊辰彝(乙20)
					宰椃角(辛祀20)

○帝乙時六四例
・祀譜表構成　一四例
・王十祀までに符合　三五例
・王十祀以降　一三例
・待閒　二例

○帝辛時五六例
・祀譜表構成　一一例
・王廿祀までに符合　三三例
・王廿祀以降　九例
・待閒　三例

之を要するに帝乙時は王一祀が十一月上旬甲子に始まり、王廿祀七月中旬甲寅を以って終り、引き續き帝辛時に移って帝辛時は王一祀が七月下旬甲子に始まり王廿一祀を以って終る。以上により祀譜表の正確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

第二章　祊祀

卜辭に「出于□」と「[illegible]」の辭が習見であつて、□字は前者に於いては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が、後者に於いては祭名とされて居り、前者は多く第一期に、後者は殆ど第五期に見られるものである。次に之を祭祀の對象である「□神」と祭名である「□祭」に分けて考察する。

第一節　□神

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字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1)
吉于□　續1.3.2　[illegible]
侑于□　前6.39.8　[illegible]
侑于□　續2.31.5　[illegible]
燎于□　前1.46.5　[illegible]
報于□　甲2127　[illegible]
析于□　遺1092　[illegible]
用于□　續2.16.3　[illegible]

戠于□　林1.20.3　[illegible]
禦于□　續1.44.6　[illegible]
告于□　卜13　[illegible]
[illegible]于□　後上28.4　[illegible]
[illegible]于□　前1.53.3　[illegible]
[illegible]于□　佚912　[illegible]
[illegible]于□　甲2402　[illegible]

[illegible]于□　佚413　[illegible]
[illegible]于□　粹1291　[illegible]
[illegible]于□　甲1311　[illegible]
陟于□　金462　[illegible]
□戠　續2.1.7　[illegible]

(2)
[illegible]□　乙971　[illegible]
[illegible]□　前1.36.3　[illegible]
冊□　甲3318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598　[illegible]
[illegible]□　乙8816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497　[illegible]

(3)
□于[illegible]　粹1265　[illegible]
□[illegible]　乙4684　[illegible]
□[illegible]　文650　[illegible]
□[illegible]　董雜139　[illegible]
□俞　前5.8.5　[illegible]
□俞　甲2397　[illegible]
□俞　後下34.3　[illegible]
□門　林2.21.5　[illegible]
□[illegible]　鄴1.39.4　[illegible]

右の若干例を時代別に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れば「□」は五期に亘つて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この□字

用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武乙時	文武丁時	第五期
出于□	前6.39.8 後上25.6 續1.45.2	續1.45.5 文519 遺349	續2.31.5 甲2914	佚175		
[illegible]于□	續1.3.2 佚945 粹249	續1.45.6		粹529 南明632		
[illegible]于□	前1.46.5 2.21.4	庫96	續2.5.2	南明613		
[illegible]于□	林2.11.1 甲2127	前1.44.5 4.34.1 佚413 庫476				
[illegible]于□	前7.34.2 續1.44.4 1.45.4					
□[illegible]	前5.4.7 6.33.6 7.28.2 林1.20.3 後上27.4	前1.40.5 文338 佚924	全87 遺850			前5.38.3 續2.1.7
□[illegible]	粹1265 卜721 京1155			粹530 甲2078 3343 乙8728	乙197 8861	
□俞	續4.34.5 5.8.5 6.53.3			粹527	粹532	

を諸家は齊しく「丁」と釋してゐるが、何を祀るかについては説を闕き、但だ金祖同及び楊樹達は「祊」と釋して宗廟の祭祀の義とし、又陳夢家は「丁」と釋して「帝丁」を祀るとして居り、その説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が之については後述に改めて批判する。

金祖同説—□舊釋丁非、吳其昌釋祊、即郊宗石室、說文祏受主之器、□其側視也、上甲則正視矣、□則代表一切普祭、與宗同意、（殷契遺珠考釋一九）

楊樹達説—佚存126片云「甲子卜[illegible]貞[illegible]年于□[illegible]十勿牛冊百勿牛」、□者祊也、商承祚釋□爲丁、非也、□爲四方、又爲宗祊、既如上述、然義猶不止此也、古人名動二義往往相因、宗廟謂之□、因而祭於宗廟亦謂之□、（積微居甲文說二七頁）

陳夢家説—卜辭丁和祊字都作□形、因此此致祭的丁、也有釋作祊的、我們今仍決定他爲先公之主名、其理由是、(1)根據了粹249 250 乙3797 鄴1.38.4等片、則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與兄丁帝丁爲一人、(2)武丁和祖庚卜辭常於丁日祭丁、如珠19 20 京721 738 續1.44.5 庫476 甲3083 3510 3523 3600等、可以證丁之爲人名、(3)武乙卜辭中「宗」「祊」相對、而上述武乙卜辭除第一例外、皆作扁形的丁字、與同時的父丁大丁小丁的丁字同形、與同時的祊之作正方形者有別、（卜辭綜述四三七頁　帝王廟號考四四〇頁）

抑〻卜辭に於いて□に作るものには干支の□字と上甲の□字があり、干支の□字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の魚睛説、葉玉森の顚頂説、吳其昌の釘頂説、楊樹達の城郭説があり、

郭沫若説—爾雅釋魚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余案「枕」或係字之訛、而丁則當係睛之古字、……丁之古文既象目瞳子、丁睛古音同在耕部、（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八葉）

葉玉森説—古鉥文叠丁之丁作个有尾象錯、今言釘也、先哲造丁字果取象于錯、似當作[illegible]形、方顯不惑、僅象鋪首、予疑實象人顚頂也、故[illegible]等字如是作、丁顚頂並一聲之轉、（前編集釋一、一〇）

吳其昌説—丁之本義「釘」也、……第一類字（金文の丁字の[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をいふ）象釘之側視之形、……第二第三類字（金文の丁字の□●○に作るものをいふ）則象自顚下視、但見鋪首之形、……又金文凡人形皆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至其元首之形之作●或○狀者、與丁字之作●或○狀者、正無二致、此蓋即原始之「顚」字也、……其象「頭」之義、亦至顯不可掩也、（金文名象疏證「釋丁」文哲季刊六・二所收）

楊樹達説—丁字作□、作四方蔽障之形、殆城之初字也、城與丁同音、故得相通假矣、（耐林廎甲文說五六葉）

又上甲（田）の□字については王襄の標識説、陳邦福・陳直の象天説、王國維の匰祏説があり、諸家王説に從つてゐる。

王　襄説—□字を釋して□加コ爲標識、與上甲之十加□意同、（簠釋帝一六）

陳　直説—卜辭於上甲加□、……魯語稱殷人報上甲微、甲稱上猶乙稱天、微故名甲、著上者報以祭天之禮而名之也、祭天於圜丘、故加甲以□識矣、（□コ古方字）（殷契賸義二葉）

陳邦福説—□乃天象、殷人以上甲師契、配如天者也、（殷契辨疑一葉）

王國維説—至□□□□四名所以从□或从コ者、或取匰主及郊宗石室之義、然不可得考矣、（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一、二〇）

葉玉森説—王國維氏匰主之説似較精塙、特爲詳言之、說文匰宗廟盛主器也、从匚單聲、周禮曰祭祀共匰主、杜子春云匰器名主木主也、□象盛主之匰、故作□作凵並可象匰、說文匚受物之器也、段注器蓋正方、如此作者、横視之耳、直者其底、横者其四圍、右其□也、是則匚亦不失爲匰、象□則正視之耳、或□象倚匰表示最敬、置甲乙丙丁于□コ中作□□□□、猶之置示于コ中作□、□所加之コ亦匰象也、（集釋一、二七）

傅斯年説—上甲之从□者必設位于中、報乙報丙報丁之从コ匚者必設位于旁、□與コ當即祏一類者、（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曹　觀説—觀謂王説報乙報丙報丁即取報上甲微之意是也、報即祭祊二字之雙聲、報祭即祊祭、……蓋殷人祊祭上甲于門内、故田字从□、而乙丙丁三人配兩旁、故从コ或匚以象之也、□匚皆象方形、（殷契卜辭考釋四一葉）

吳其昌説—□或コ乃郊宗壇墠石室之形、居中南向者爲□形、居兩旁左右向者爲コ及匚也、□即方亦即祊閉繫報也、（解詁二六六頁）田即祊甲是也、或作匚作コ、□□□即祊乙祊丙祊丁是也、溯其最初之義、蓋謂祭時納主于方形石室之中、故□コ匚意同方也、（解詁一續四三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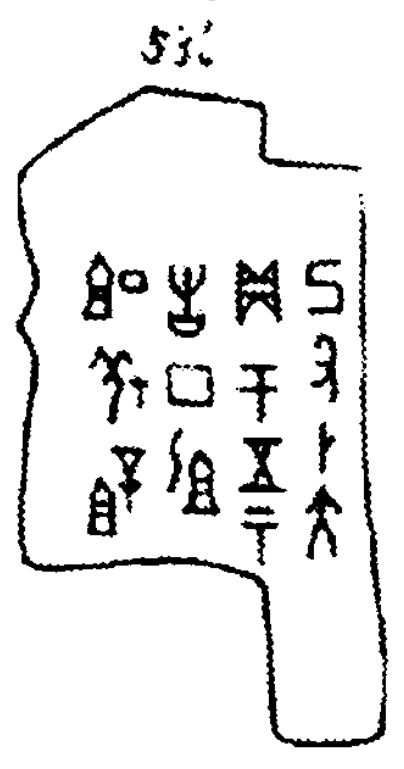
楊樹達説—余於一九四〇年九月撰釋□篇、以甲文假□爲丁、及說文云□象國邑、合勘求之、釋□爲城、然施之此文（[illegible]）、

義殊不合、甲文多同形異字、故當別釋、余疑□字象東南西北四方之形、今作方者、方爲併船、乃同音借字、非本字也、□或作コ、則四方省爲三方之省形字也、國字从□、……从コ、……知□匚本不異也、……吾人已知□爲古方字、然則甲文田字所从之□爲何字乎、曰、此即經傳之祊字也、國語周語云、「今將大泯其宗祊」、韋注云、「廟門謂之祊、宗祊猶宗廟也」、……余謂韋注「宗祊猶宗廟」之説最爲得之、蓋祊即是廟、其訓廟門、又或訓廟門内、或訓廟門外、皆廟義之引申也、國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殷人報焉」、……行此報祭、必有其所、於是特立廟焉、故田从□从十者、謂特起一廟施行報祭上甲也、□□□从乙丙丁在匚中者、亦謂特起一廟見祭之乙丙丁也、……上甲與報乙報丙報丁皆爲特廟、□與匚乃特廟之標符、蓋無疑義矣、（積微居甲文說二七頁）

斯くの如く干支の□と田の□とは異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て、前者は「丁」後者は「祊」と釋されて居り、ここに於いて「出于□」の□を干支の□字と見做し、「丁」として神名と解する前記の陳夢家説と、これを田の□字と見做し、「祊」として宗廟と解する前記の金・楊二氏の説が生じてゐるのである。

卜辭に於ける□字の用例を檢するに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には次の如く「祖神」を謂ふ場合と、「上帝」を謂ふ場合とが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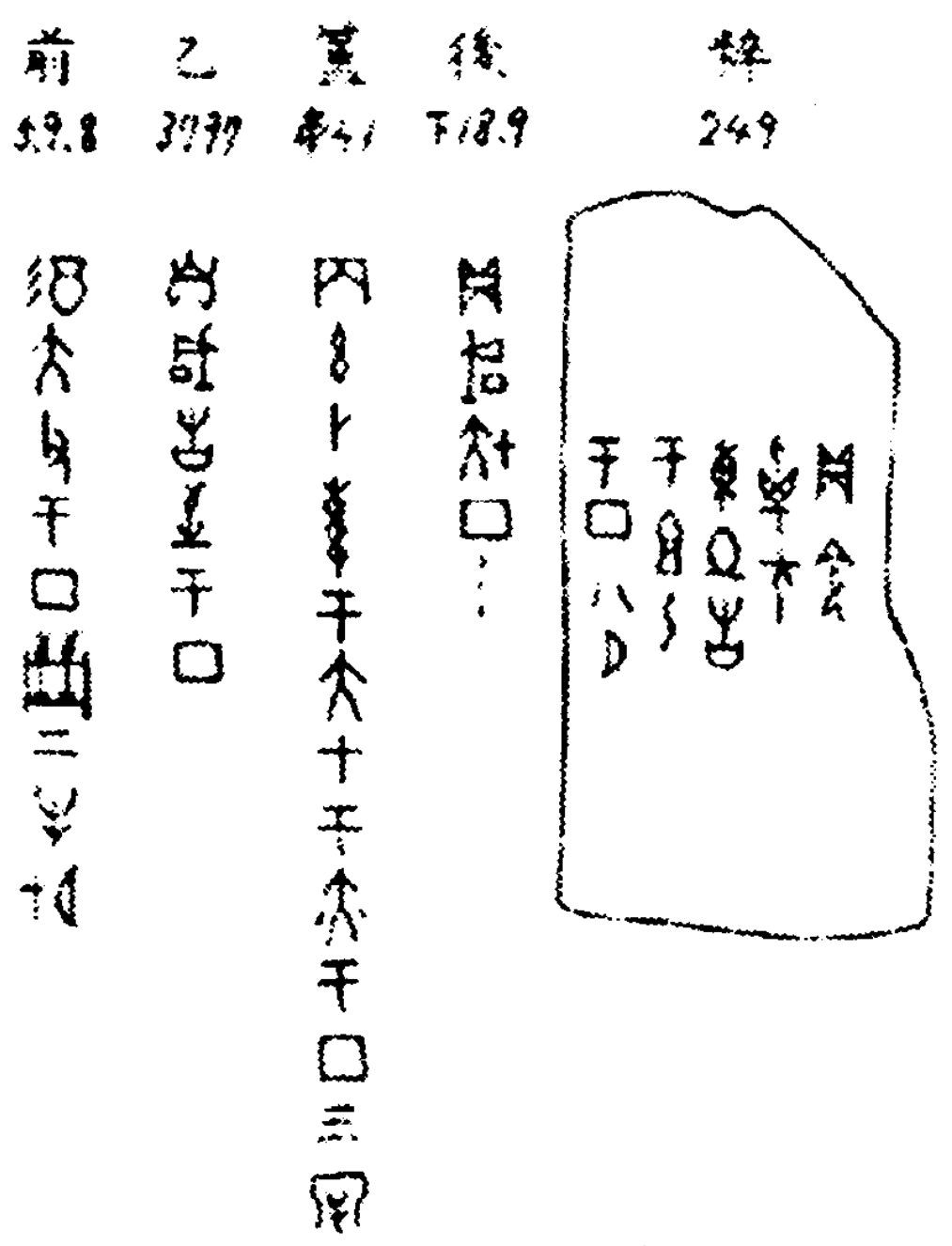
(1)　祖神の場合

佚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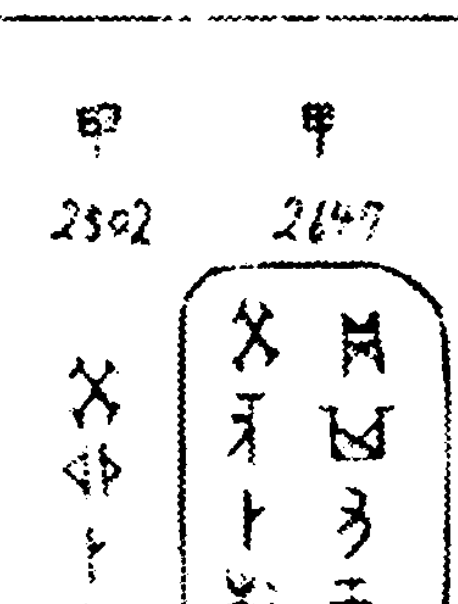
鄴1.38.4　[illegible]
遺656　[illegible]
庫44　[illegible]
七T41　[illegible]

上揭の佚536版に於いては「□」が祖乙・祖丁と列記されて居り、祀序より之を見ればこの序列は武丁・小乙・祖丁・沃甲・祖辛であつて「□」は武丁に外ならない。これによつて第二期には父武丁が單に「□」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上揭の第二期卜辭に兄庚・唐・上甲と共に記されてゐる「□」も亦父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る。

斯かる例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三期にも存するのであつて、第一期に於いては例へば次の粹249版の「□」は祖乙の次に記されてゐて、第一期に在つては祖乙以後の先王は祖丁以外にはないから、この般將[illegible]の東土征伐（この版の[illegible]字は[illegible]（伐）の省文であり、斯かる例は乙1986 2000 8810にも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が報告されてゐる「□」は祖丁に外ならず、從つて第一期の卜辭に於いて大甲の次に記され、或


粹249　後下18.9　寧1.41　乙3797　前5.9.8

は大父(第一期の大父は小乙)と並稱されてゐる「口」は祖丁であり、又第三期に於いては例へば次の甲2649版の「口」は妣己の前に記されて居り、前述の如く第一期の武丁には配妣己があつて第二期には「母己」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其侑于口妣己」の口は武丁を謂ふものに外ならず、從つて第三期の卜辭に於いて父甲の上に記されてゐる「口」は武丁である。


甲2649　甲2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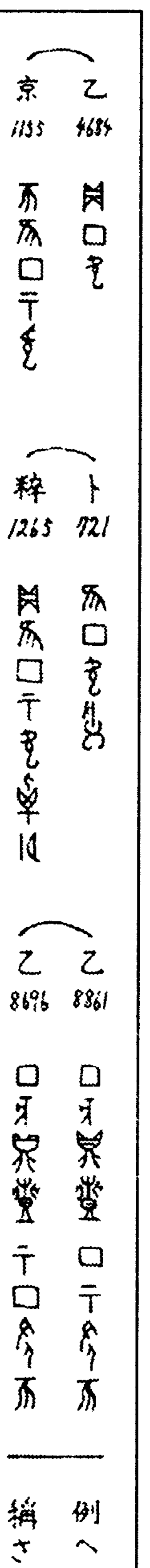
斯くの如く「口」は第一期には祖に當る祖丁、第二期には父に當る武丁、第三期には祖に當る武丁を謂ふものである。然るに陳夢家が「口」の先王と併記されてゐるこれらの例に注目して、前記の如く人名と見做してゐる點は舊來の宗枋と爲す見解を一步進め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これを武丁の兄の「兄丁」とし、又「帝丁」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即ち陳氏は「根據了粹249 250 乙3797 鄴1314等片、則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與兄丁帝丁爲一人」と、右の粹249、乙3797版は第一期、佚536(粹250)、鄴1314版は第二期であることを無視してこれらの「口」を同一人と見做し、而して右の佚536(粹250)版は第二期であるに拘らずこの版の兄庚を武丁の兄として、兄庚の上に記されてゐる「口」を兄丁と獨斷して居り、武丁に兄庚のないことは序論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の「口」が兄丁である何の根據もない。又右の粹249・乙3797版の「口」を兄丁となすのは全く臆測に過ぎず、而して兄丁が帝丁と稱されたとしてゐるが(卜辭綜述[illegible]三五頁)、これも亦附會に過ぎないことは後述(口祭の項)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れらの「口」は兄丁、帝丁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2) 上帝の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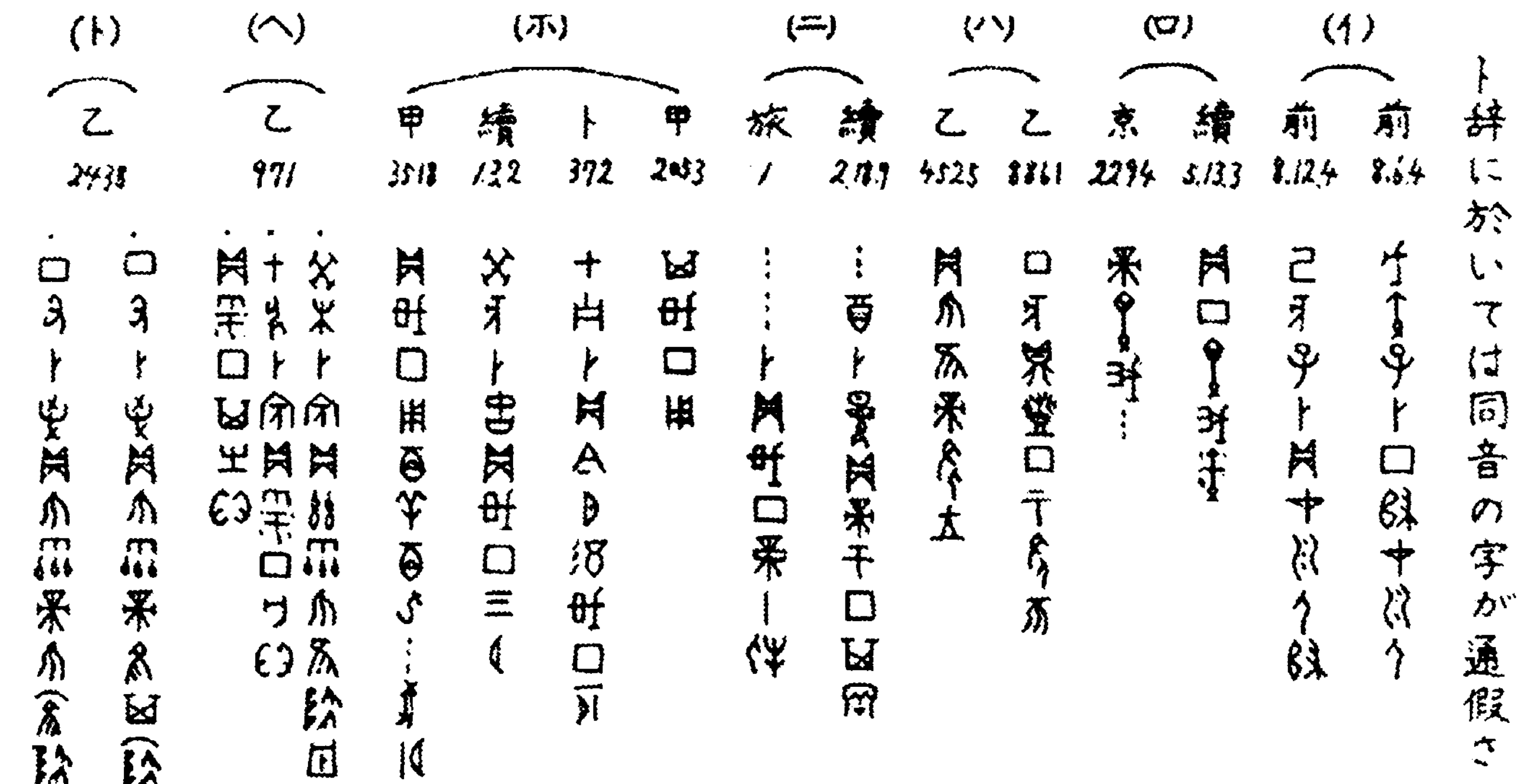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口」を丁名の父祖の略稱であるから、前記用例中の[illegible]・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の如き祖神に對してのみ用ゐられる祭儀の「口」に行はれてゐる所以が解るが、この用例中の「帝于口」・「册口」・「雩口」の「口」は祖神名を以ては解すことが出來ないから、丁名の父祖の略稱以外に「口」は某神の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次の如く「口」は又「口于」とも稱されて居り、「口于」は又「于口」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口」は口于・于口の略稱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例5は[illegible]示)。而して特定の先王が「于」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例は于工・于父以外にはな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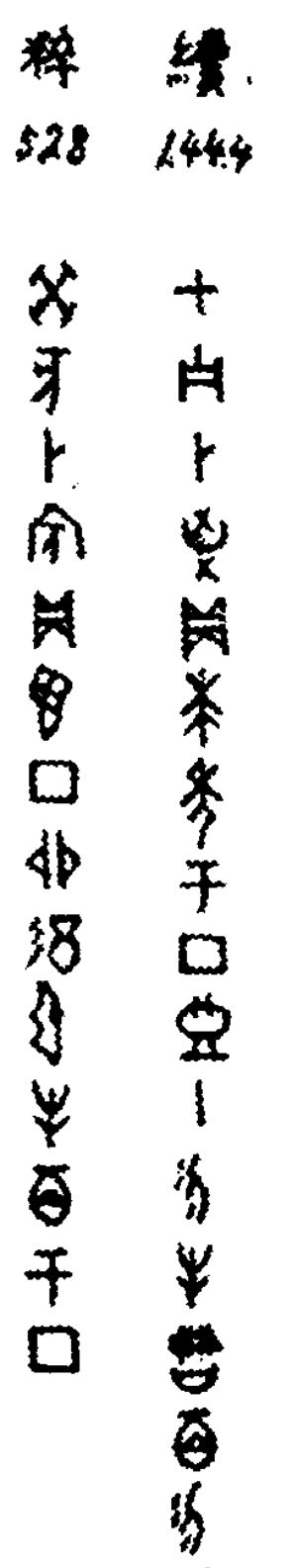
例へば甲名の王が甲示・示甲と稱されることは絶無であるから、この口于・于口を前述の祖丁武丁の別稱と見做す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つて、これは次の如く上帝を謂ふものである。


乙4684　京1135　卜921　粹1265　乙8861　乙8696

卜辭に於いては同音の字が通假される例が多く、次の(イ)の如く口(丁)と貞(貞)とが通假されてゐるから、口(丁)と同音の帝(帝)とが通假されることはあり得るばかりではなく、(ロ)の如く口と帝とは通假されて居り、又(ハ)の如く口于は帝の別稱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口・口于は帝に外ならない。更に傍証を擧ぐれば(ニ)の如く「口」に帝祀が行はれ、又(ヘ)の如く「口」に雩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である。即ち後述の如く帝・帝は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第三章の帝祀參照)、續2.18.9版の帝字は帝の假借であつて祭名であり、これは口に帝祀するものである。又旅1版(この拓本は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にあり)の「册口」は他版には(ホ)の如く記されてゐて、これによれば册口は口に對して供牲して祀るものであつて、旅1版はこれを帝祀として居り、これらの册口は口に帝祀するものであり、後述の如く帝祀は上帝に對する祭祀であるから、この「口」は帝に外ならない。更に(ヘ)と(ト)とは略〻同文であつて、(ト)に於いては降[illegible]([illegible])の主格が「帝」であるから(ヘ)の降[illegible]の主格も亦帝であり、而してこの「茲に雨降らしめむを降さざるか」をトする明日の甲申に「雩口」をトして居り、雩字は羅振玉が「从雨从于、與古金文同」(考釋中[illegible])としてゐるやうに雩であつて、この二辭は旱暵のために帝に對して降雨の有無をトし又祈雨の雩祀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雩祀は帝を對象とするものであつて、「雩口」は月令の「雩帝」と同一語法であり、この「口」も亦帝に外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口」は「帝」と通假され、又「口于」が「帝」の別稱とされてゐる外に、「口」に帝祀・雩祀が行はれてゐて「帝」と同格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口・口于・于口は帝を謂ふものであり、


(イ) 前8.6.4　前8.12.4
(ロ) 續5.13.3　京2294
(ハ) 乙8861　乙4525
(ニ) 續2.18.9　旅1
(ホ) 甲2083　卜372　續1.22　甲3518
(ヘ) 乙971
(ト) 乙2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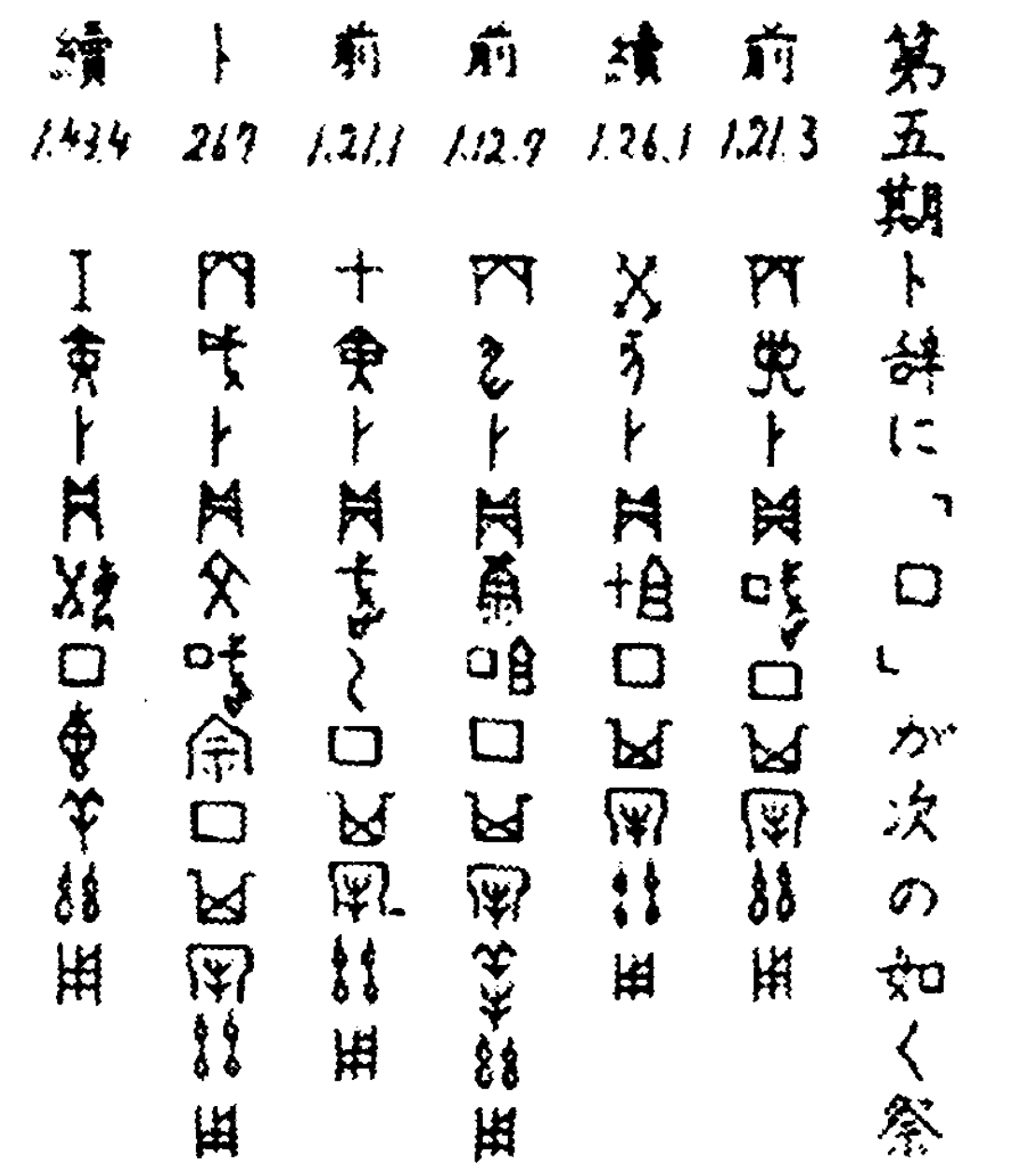
從つて次の如く「口」に對して百牛・三百[illegible]が供されてゐるのも之が上帝であるが爲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其帝于口于大室」(前一・三六・三)・「王其帝于口」(續二九・八)の如く、口に帝祀即ち禋祀が行はれて居り、これは詩經生民に「克禋克祀、上帝居歆」と上帝に禋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て、口が上帝である一証をなしてゐる)。


續1.44.4　粹528　佚570　續2.16.3

要するに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口」は祖丁、武丁の如き丁名の父祖を稱する場合と、上帝を謂ふ場合とがあり、從つて之を武丁の兄の兄丁・帝丁とする說、之を「枋」と釋して宗廟とする說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が解り、祭祀卜辭に於ける一難問である祀られてゐる「口」を明かにすることが出來たのである。

第二節　口祭

第五期卜辭に「口」が次の如く祭祀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百數十版に及んで居り、而してその祭神は武丁・祖甲・康祖丁・武乙・文武丁の直系五先王、及び母癸・妣己・妣癸に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口祭はこれらの祖妣に對する特殊な祭祀である。


前1.21.3　續1.26.1　前1.12.9　前1.21.1　卜267　續1.43.4　遺391　南明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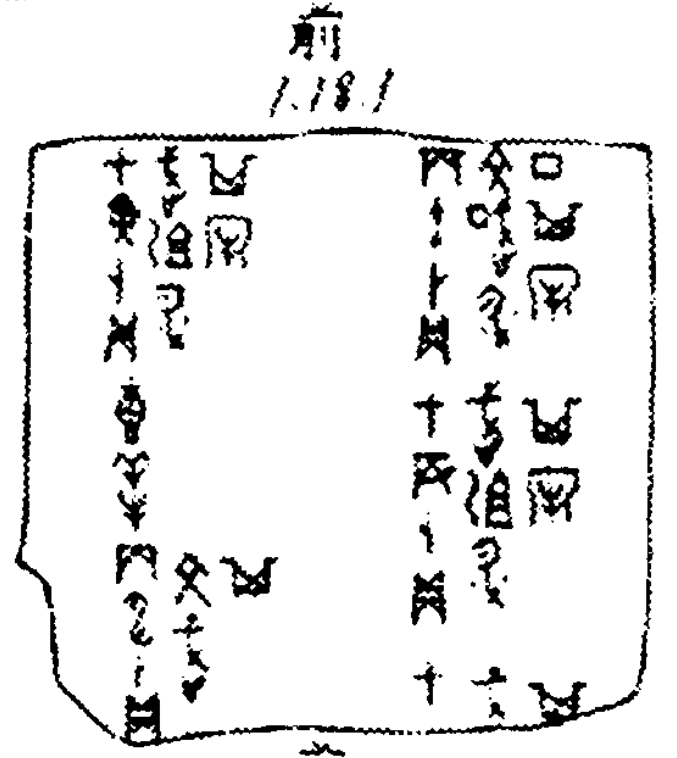
一般的には口祭は王名の前日に卜されてゐて、上揭の如く甲日には武乙、丙日には武丁・康祖丁・文武丁、壬日には母癸、癸日には祖甲がトされてゐるが、又王名の日にトされてゐる例(粹352 前1.31.3 續1.25.8 卜277 遺391)があり、上揭例南明785に於いては妣癸の[illegible]口祭が癸日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口祭は王名の日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の口祭卜辭が一版上に數例あるものについて見れば次の表の如くトされてゐて、毎旬之が繰返され前1.12.7版に於いては康祖丁の口祭が六旬に亘つて王名の前日に卜されて居り、從つて口祭は或る期間に亘つて右の直系五先王及び母妣に對して名の日に行はれる祭祀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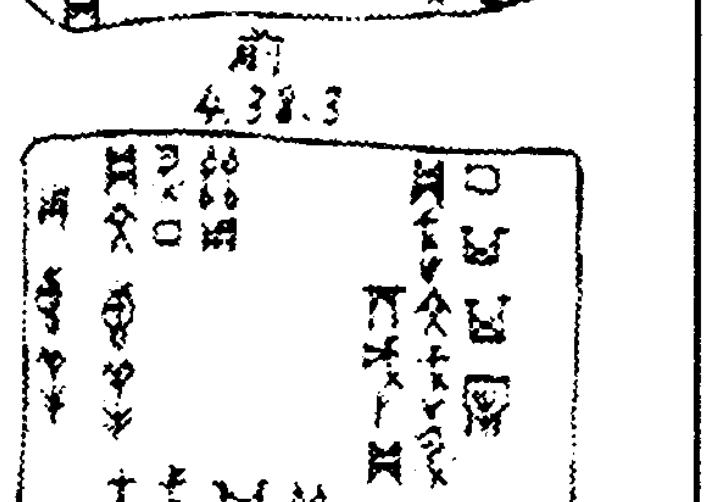
この祭名の「口」は或は「[illegible]口」・「宗口」とも記されて居り、又單に「[illegible]」・「宗」とも記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がいづれも口祭に屬することは次の版に見て明かであり、而して口祭に斯かる種別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は武乙・文武丁に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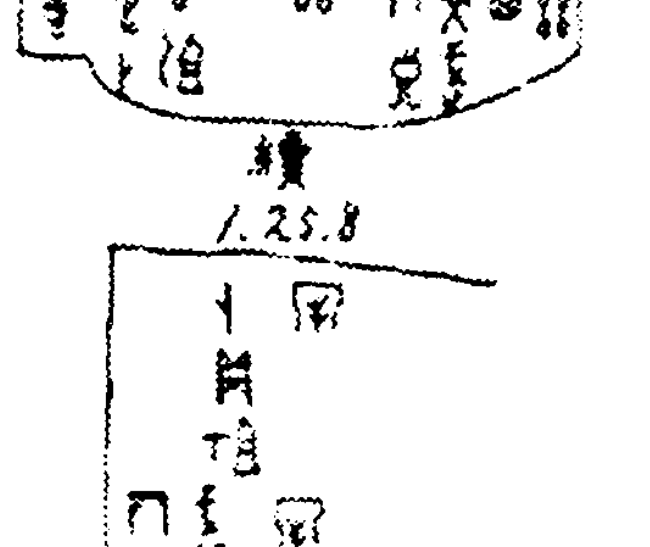
られ、武丁・祖甲・康[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illegible])。この「宗口」は宗即ち宗廟に口祭すること、「[illegible]口」は[illegible]によつて口祭することと考へられ、斯かる口祭が獨り武乙・文武丁のみ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からせば、口祭の重點がここに置かれてゐ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つて、換言すれば口祭は父文武丁・祖武乙に重點を置いて五世の祖武丁までの直系先王、及び母妣を數旬に亘つてその名の日に祀る祭祀と謂ふ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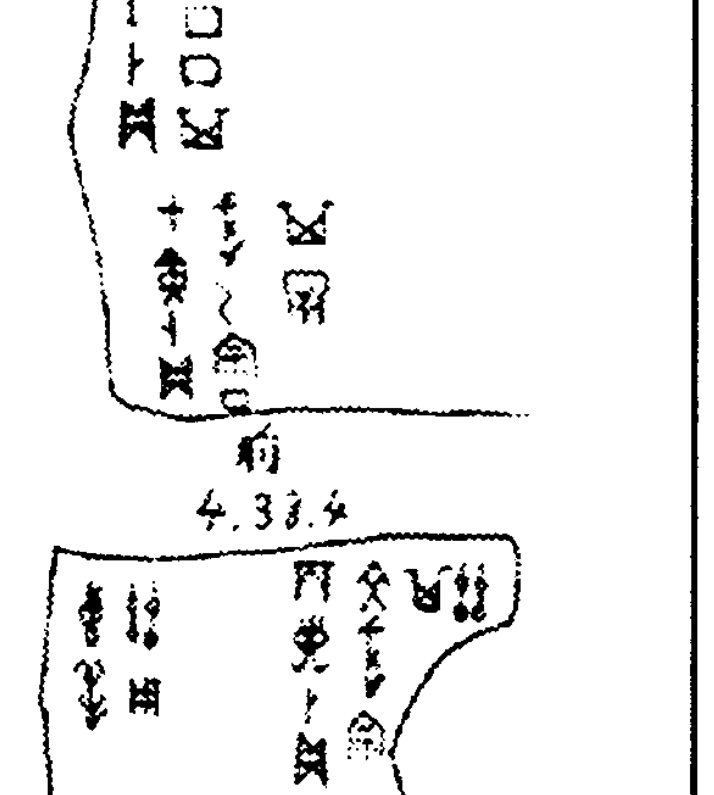
旬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卜日	甲	丙	壬	癸	甲	丙	壬	癸	甲	丙	壬	癸	甲
續1.24.10		文武丁		祖甲		武丁							
卜264					武乙	武丁		祖甲	武乙				
續1.25.8						武丁			武乙			祖甲 母癸	
前1.21.1	武乙	康祖丁			武乙	康祖丁			武乙				
前1.18.1	武祖乙	文武丁			武祖乙	文武丁			武祖乙				
前2.25.5	武乙		母癸		武乙								
前1.31.3		康祖丁	母癸		祖甲								
前1.12.7		康祖丁				康祖丁				康祖丁			

口祭	口	宗口	[illegible]口	[illegible]	宗
武丁	前1.17.3				
祖甲	前1.19.6				
康祖丁	前1.10.3				
武乙	前1.21.1	續1.24.9	續1.26.7	前1.18.1	
文武丁	遺391	南上119	前1.18.1	前4.38.3	前4.38.4
母癸	續1.25.8				
妣己	遺391				
妣癸				林1.13.18	

前1.18.1


前4.38.3


續1.25.8


前4.38.4


この「口」字に對して王國維・葉玉森・王襄は「丁」、吳其昌・陳夢家・楊樹達は「枋」、董作賓は「日」と解して居り、

王國維ー丁疑亦祭名(戩釋一四頁)

王　襄ー考卜辭凡下文云其牢茲用・或叀羊叀牛茲用者、上文每有丁字、丁即丁日當即卜牲與日之禮、周時猶用其禮、以郊祀也、見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左氏傳、(簠釋帝五三)

葉玉森ー卜辭均就甲丙癸三日卜、或先丁一日或先丁三日四日、則丁必爲用牢之日、非祭名、(集釋一・一六〇)

と、王國維は祭名としてゐるがその意義には言及せず、王襄は「卜牲與日之禮」、葉玉森は「丁必爲用牢之日」として之を祭名とは見做して居らず、

吳其昌ー「武祖乙宗口(枋)」者、「宗枋」爲卜辭之成語、…「宗枋」者謂于宗廟之內、擧行枋祭也、(解詁三續二三五・二三六頁)

楊樹達—「口爲四方、又爲宗祊、既如上述矣、古人名動二義往往相因、宗廟謂之口、因而祭於宗廟、亦謂之口、卜辭云
　癸巳卜貞祖甲口其牢茲用、是其例也、前人釋爲丁非也、（積微居甲文說卷上二七頁）

陳夢家—武乙卜辭中「宗」・「祊」相對（商王廟號考四〇頁）又曰、由此可見升・宗是相對、升是禰廟、宗是宗廟、（卜辭綜述四二一頁）

と、吳・楊・陳三氏は「祊」と釋して「祊祭」・「祭於宗廟」と解して居り、

董作賓—帝乙帝辛時對于近祖五世擧行日祭（這種日祭的「日」字、舊解爲「丁」、故不得其解）（大陸雜誌十四卷九期四頁）

と、「口」字を「日」字と見做してゐる。

斯くの如く口字を丁・祊・日と解してゐるが口祭の意義については說を闕いてゐる。前記の如く口祭は武乙・文武丁の場合には「宗口」・「升口」と宗廟に口祭し、鬯酒を升して口祭してゐるが、更に文武丁に限って「文武帝宗」・「文武帝升」とも記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この「文武帝祊」は次の版に於いては「武乙」の祭祀の次にトされて居り（前1.22.2）

又二旬に亘ってトされてゐて（簠帝143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一は乙丑、一は丙子であり、この欠字を王襄は「甲子」となし、陳夢家は之に從ってゐるが、卜辭綜述乙丑の後に在るから甲子ではなくして、乙丑の次の「丙」の日である丙子である）斯かるト法は前記の如く口祭卜辭の特色であるから口祭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

前1.22.2 ……卜貞[illegible]日……王賓亡尤……文武帝祊……[illegible]

前4.17.4 乙[illegible]卜貞賓亡尤……[illegible]帝……三[illegible]……[illegible]

前4.27.4 ……[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

後下32.13 ……卜貞……王賓……帝祊[illegible]王……

簠帝143 ……[illegible]卜貞王賓亡尤于文武帝祊賓[illegible]亡[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

（同右） 乙[illegible]卜貞王賓亡尤于文武帝祊賓乙[illegible]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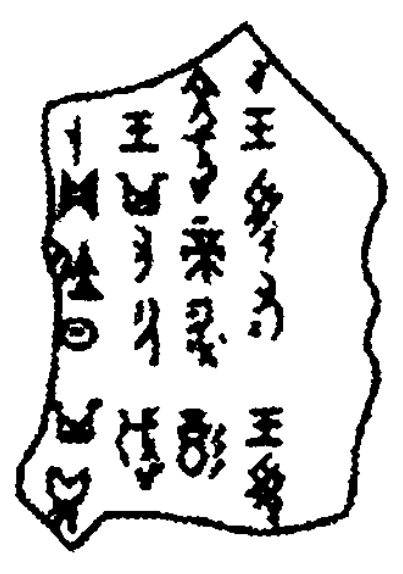
簠帝140 十乙卜貞……文武……祊……

粹362 ……亡尤于文……帝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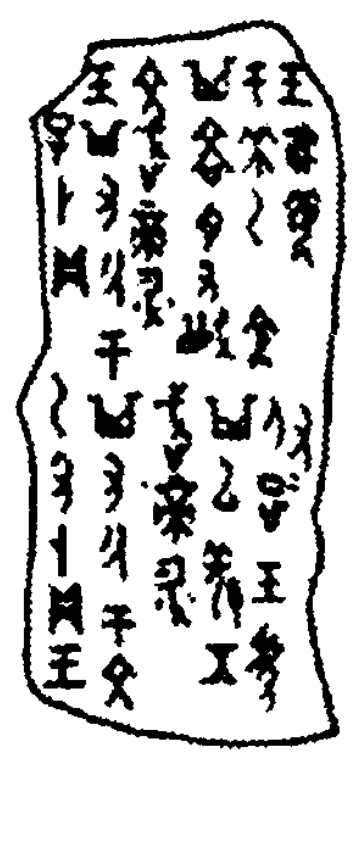
元245 ……帝[illegible]王[illegible]　（續存2295同版）

續存2354 ……[illegible]……亡尤……帝[illegible]……[illegible]

前1.22.2



簠帝143



然らば「文武帝祊」の「帝」字は何如なる意義に於い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らうか。右の前1.22.2の帝字について郭沫若は「帝讀爲禘」（通纂[illegible]）と解し、葉玉森も「卜辭之帝亦多假作禘禮、大傳不王不禘、惟王者宜禘」（集釋一・八二）と「禘」と解してゐるが、口祭卜辭の記載例を武乙・文武丁について檢するに次の如くであって、「王名」と「祊」（或は「宗」）との間に祭名が記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く、從っ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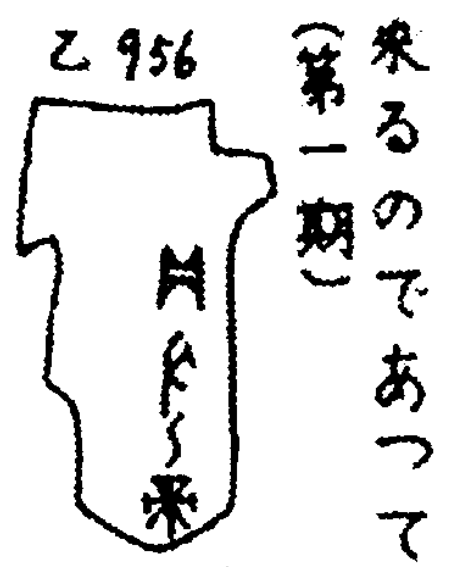
武乙	武乙口（前1.21.1）	武乙祊（前1.20.7）	武乙祊口（前1.22.3）	武乙宗口（粹358）	
文武		文武祊（前4.38.3）	文武祊口（前4.38.3）	文武宗（前4.38.4）	
丁	父丁口（遺391）	文武丁祊（遺379）	文武丁祊口（前1.18.1）	文武丁宗（林2.25.4）	文武丁宗口（帝上119）

林2.25.3 ……文武帝[illegible]……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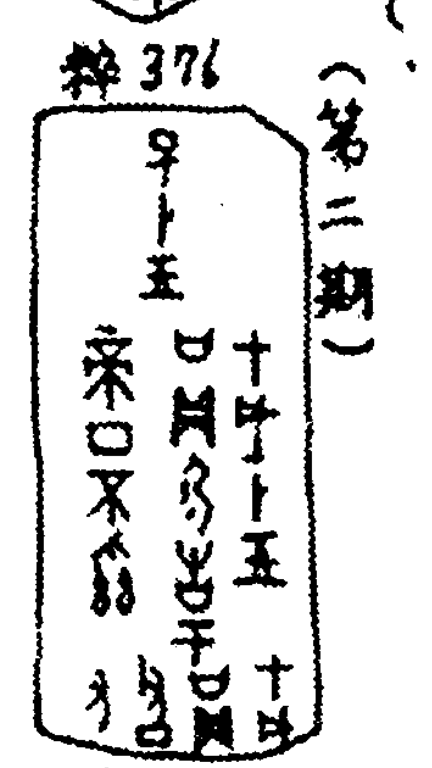
明308 ……卜貞口祊……文武帝……[illegible]……

「武乙口祊」或は「文武丁口祊」の如き例は絶無であるから、「文武帝祊」の帝字が口祭の口字と通假の字でもなければ又祭名として「禘」でもなく、寧ろ上揭表の第三段の「文武丁祊」の丁を帝と記したもの乃至は第二段の「文武祊」の文武に尊稱として帝號を用ゐたものとする以外にはなく、而して次の如く他辭に「文武帝」の稱謂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明證である（陳夢家は この文武帝を帝乙として「如此文武帝應是帝乙、則董說以文武帝爲文武丁是不確的、帝乙的宗廟則稱文武帝升・文武帝宗、所以文武帝與帝甲之帝不同」（卜辭綜述四二三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說の非なることは前述の帝辛祀譜の項と右の所論を併せ考へれば自ら明かである）。父に帝號を附して稱することは此の帝乙時のみ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はなく、帝辛時に於ても父乙を「帝乙」と稱して居り（帝辛祀譜の[illegible]參照）、又次の如く各期にその例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っ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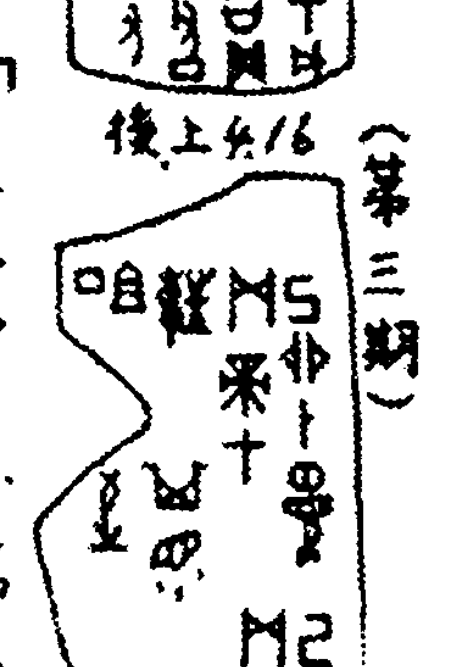
乙956（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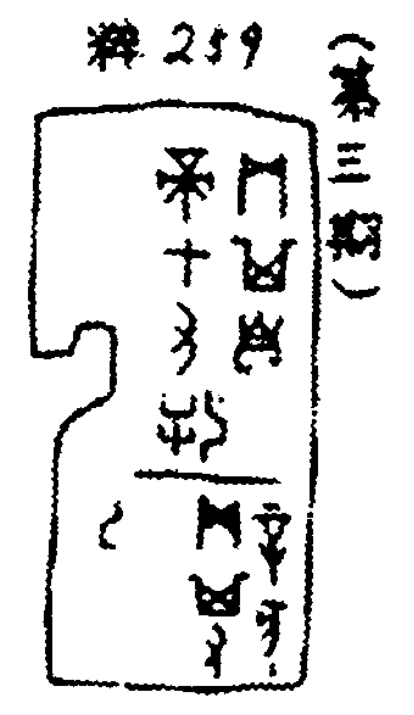
粹376（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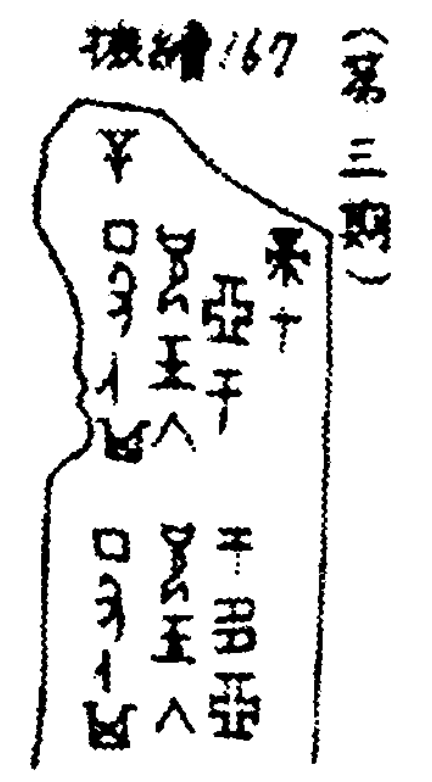
後上4.16（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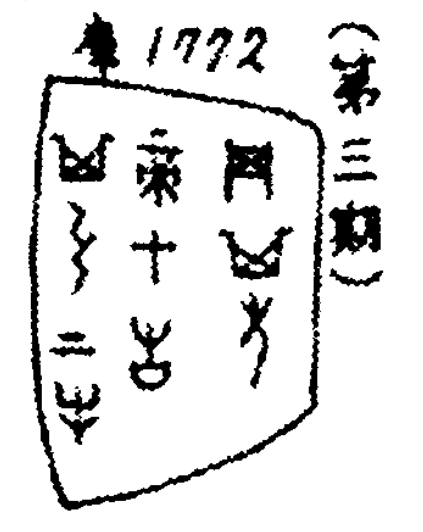
粹259（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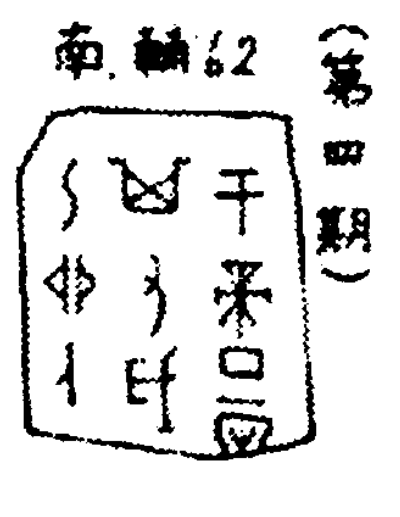
摭續167（第三期）



庫1772（第三期）



南輔62（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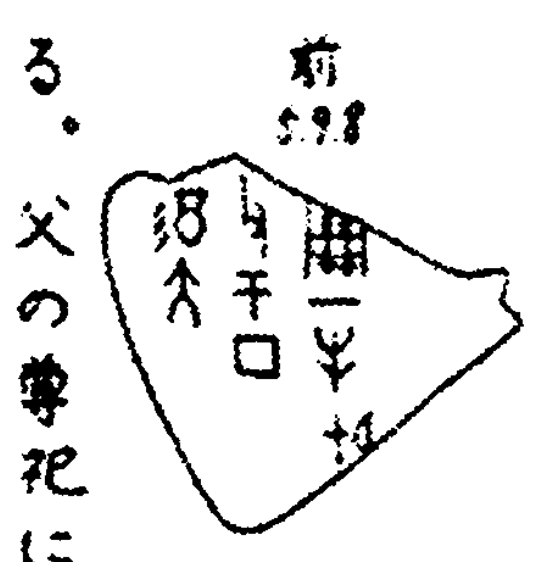


右の第一期の乙956版では父小乙が「父乙帝」、第二期の粹376版では父武丁が「帝丁」（この帝丁を陳夢家は武丁の兄丁としてゐるが武丁の兄丁に帝號が用ゐられる根據を提示してゐない（卜辭綜述四二三頁））、第三期の後上4.16・粹259・摭續167・庫1772版には「帝甲」の稱謂があって、王國維は「帝甲爲祖甲」（觀[illegible]）、「帝甲即沃甲」（觀堂集林九）とし、陳夢家は王氏の前說に從って「帝甲可能仍是武丁子祖甲載」（卜辭綜述四二一頁）となして居り、右の後上4.16版には「貞帝甲祊其眔祖丁」と記されてゐて、第三期には武丁が祖丁と稱されるから祖丁と併記されてゐる帝甲は、武丁以後の甲名の王即ち祖甲と考へられ、第四期の南輔62版の「帝丁」は右の例に從へば武乙時に父康丁を稱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各期に於いて帝號を用ゐて父を稱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れは獨り卜辭ばかりではなく金文にも見られ、前記の「帝乙」の外に例へば次の「帝考」がそれであって、この帝考を劉心源は「帝考猶皇考」と釋して居り、尸子廣澤篇に「帝皇皆大也」（爾雅釋詁邢疏所引）とあって皇考・帝考は大考即ち大父の義であり、これらの帝號は父の尊稱に外ならない。

仲師父鼎　用亯用孝于皇祖帝考
贏王鼎　用亯于厥帝考
買敦　用追孝于朕皇祖啻考

卜辭にも次の如く父の尊稱として「大父」の用例があり（大父は小乙を稱し口は祖丁を謂ふ。口神の項參照）、從って卜辭の帝號も亦金文の場合と同義に解し得るのであって、右の文武帝の帝號は尊稱であって、断じて「禘」の義となし得ないのである。

前5.9.8



前述の如く口祭は父祖に重點が置かれてゐる祭祀であり、而して口祭に於いて帝號を以って尊稱されてゐる者は獨り父文武丁だけであるから、口祭の中心的な意義が父を尊祀する所に在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父の尊祀に祭祀の重點が置かれ、口（丁）と同聲の後世の祭祀は「禘」以外にはなく、從って口祭は「禘」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って、卜辭の口祭と後世の禘とは次の如く符合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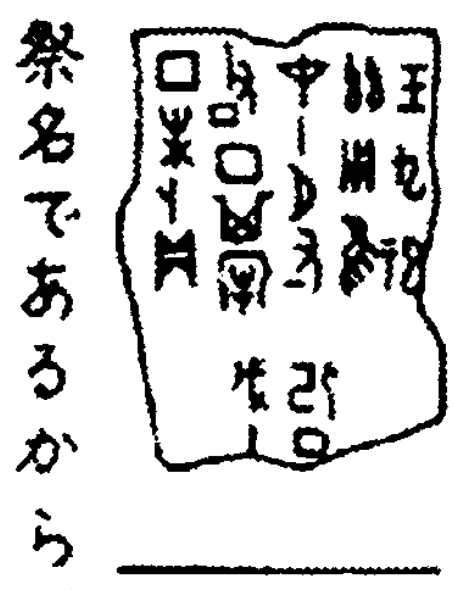
「禘」は金文には「啻」に作られ次の如く周初の康王時器である小盂鼎に用ゐられて居り、矢段には「啻于乃考」と啻祭は父を祀る祭名とされてゐる。又武王時器である大豐段には父文王を衣祀した記事があって、乙亥に大室に祀り、翌丙子に文王と共に上帝を祀り、翌丁丑に大祖の饗禮を行って居り、辭中に文王を讚美して「丕顯考文王」・「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德」・「丕緝王作唐」と稱してゐる。これは武王或は周公が「考文王」を祀ったものであって、銘文の内容は孝經の「孝莫大於嚴父……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治）と正に符合して居り、而して銘文は之を「啻祀」とはせず「衣祀」としてゐるが、王國維は「古殷衣同音」（觀[illegible]）、「大豐敦之衣殆皆借爲殷字」（殷禮徵文大豐敦）と「殷祀」となして居り、毛奇齡の「禘名殷祭、殷者大也」（郊社禘祫問）、鄭玄の「周以禘爲殷祭」（禮記王制注）によればこの「衣祀」即ち「殷祀」は「禘祀」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によって衣祀即ち禘祀は父を祀る祭祀であって、孝經の所謂「父を嚴にする」祭祀であ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卜辭の口祭の意義が父を尊祀する所に在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次にこの銘文及び孝經に於いては文王が上帝に配祀されて居り、禘祀には上帝が祀られ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口祭卜辭には直接的に上帝に配祀してゐる例はないが、第五期の卜辭に次の一例があり、これは口祭卜辭の版中に記されてゐて、この乙巳の一旬前には「甲午卜貞武乙宗口其牢」・「癸巳卜貞祖甲口其牢」と武乙・祖甲の口祭がトされて居り、而して口祭卜辭の版中には他辭が記されないのが一般であるから、この卜辭は口祭と關係のあることが解る。郭沫若はこの辭の

小盂鼎　用牲啻周王□王成王
刺鼎　用牲于大室啻邵王
矢段　用啻于乃考
大豐段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大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德、丕緝王作唐、丕克三衣王祀、丁丑王饗大祖、

通纂　乙巳卜貞王賓帝史亡尤

「帝史」を「帝使」即ち帝の使者と解してゐるが、王賓卜辭に於いては王賓の次には神名、神名の次には祭名が記されるのが原則であるから、この帝は神名であって史は祭名である。史は例へば「貞[illegible]史亡尤」（粹[illegible]）・「乙巳史王賓」（後上6.1）・「[illegible]史[illegible]」（南明）・「卜[illegible]史」（後下42.7）の如く祭祀用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又右の大豐段には「事喜上帝」と上帝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後世の「有事武宮」（春秋昭十五年）・「有事于大廟」（禮器）・「有事於上帝」（禮記禮器）の「事」に當り（右の後下四二・七に「史」即ち「有事」の用法あり）、易震卦の「有事」の虞注には「事謂祭祀之事」と、又尚書大傳の「天子有事」の鄭注には「事謂祭祀」とあり、從って右の「帝史」は「有事於上帝」の義に外ならない。又「王賓」は後述の如く王が祭場に出御する意であって（祭儀の王賓參照）、卜辭に於いては多く宗廟の祭祀の場合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尚書洛誥に於いても亦「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と宗廟の祭祀に用ゐられてゐる。從って「王賓帝史亡尤」は王が宗廟に於ける帝の祭祀に出御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って、この卜辭が右の如く口祭卜辭版中に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上帝の祭祀は宗廟に於ける口祭の際に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周初の禘祀に於いて太室に文王が上帝に配祀さ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に、殷末に於いても父を尊祀して上帝に配祀したものと考へるのである。次に鄭玄は禮記王制の注に於いて禘禮を說明して「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として居り、「祫於大祖廟」は卜辭の「文武帝宗」・「文武丁宗口」に當り、「禘於群廟」は口祭に於いて五世までの直系の先王及び母癸・妣癸に口祭することに當り、而して「五年而再殷祭」の殷祭は父王歿後九年の禘祀であって、これは次の帝乙時の版に王九祀に父文武丁の口祭を行ってゐるものと符合してゐて、鄭玄の禘說と卜辭とは一致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遺391



斯くの如く口祭と禘祀とはその祭祀の意義及び儀禮に於いて一致して居り、又口祭と禘祀とは同聲の祭名であるから、卜辭の口祭は周代の禘祀に外ならず、卜辭の「口」が周初には「啻」に作られ後世に至って「禘」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って、この父を尊嚴にする祭祀を「口」と稱するのは、父を口即ち帝に配祀する所に起因するものと考へられ（口を以って帝を謂ふことは口神參照）、而して之を「口」と記するのは外祭に於ける上帝の祭祀である「帝」と區別するためと考へられる。

千古の聚訟と稱されてゐる禘禮は殷代の祭禮であって、その淵義は實に「父を尊嚴にする」に在り、そのために上帝に配祀し、又五世の親廟に禘祀し、父王歿後九年にして再び殷祭するのである。或る人の禘說についての質疑に對して孔子

は、「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と、その掌を指したのは孝經の所謂「孝莫大於嚴父」がためであり、又孔子は「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としてゐるのは、大豐毀の如く饗禮を以つて畢るからであらう。

第三章　外祭

卜辭に於いて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ゐるものは、自然現象を支配するもの乃至は自然物を神格化した自然神、殷室の遠祖と見做されてゐる高祖神、殷室の先王・先妣及び父母兄子、先臣を神格とする先臣神の四者である。前章に於いては先王・先妣及び父考の祭祀を明かにしたから、本章に於いてはその他の三者の祭祀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第一節　上帝

卜辭に帝・禘の辭例は四百版を超え、この兩者は通用されて例へば「方帝」（佚236 乙1962 粹431）が「方禘」（前7.1.1 佚40 乙683）に、「王禘」（粹1036 甲216）が「王帝」（粹1311 拾1.1）に、又「禘其令雹」（乙3282）が「帝其令雹」（南輔15）に作られてゐるが、一般的には帝は主語、禘は述語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前者は神名後者は祭名である。次に帝即ち帝の神格・帝の祭祀、及び後世の禘郊說・敬天思想の起因について論述する。

第一項　上帝の神格

孫詒讓が「帝字皆作帝」（契文舉例上八）と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はないが、帝字の溯義については定說がなく、吳大澂・王國維・郭沫若の「花蒂說」、葉玉森・明義士の「束薪說」、內野台嶺・出石誠彥の「祭器說」、森安太郎の「標識說」が提出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花蒂說）

吳大澂說―嘗見潘伯寅師所藏拓本有一卣、蓋文曰▽己𠂤□ㄣ父、又甘泉毛子靜所藏鼎文曰▼己𠂤■ㄣ父、古器多稱且某父某、未見祖父之上更有尊于祖父之稱、推其祖之所自出、其爲帝字無疑、許書帝古文作帝、與鄂不之不同意、

象華蒂之形、周愙鼎作帝、聃敦作帝、猷狄鐘作帝、皆▽之繁文、惟▽▼二字最古最簡、蒂落而成果、即艸木之所由生、枝葉之所由發、生物之始、與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嚳、禘其祖之所從出故禘字从帝也、（字說）

王國維說―帝者蒂也、不者柎也、古文作帝、但象花萼全形、未爲審諦、故多于首加一、作帝諸形以別、（觀堂集林六釋天）

郭沫若說―王謂象花萼全形者是也、分析而言之、其▽若▽象子房、一象萼、小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爲柎說、始於鄭玄、小雅棠棣、棠棣之花、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音不柎同、王謂不直是柎、較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帝同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蕊、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伸爲丕、其用爲丕、是字者乃假借也、知帝爲蒂之初字、則帝之用爲天帝義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古人固不知有所謂雄雌蕊、然觀花落蒂存、蒂熟而爲果、果多碩大無朋、人畜多賴之以爲生、果復含子、子之一粒、復可化而爲億萬無窮之子孫、所謂韡韡鄂不、所謂綿綿瓜瓞、天下之神奇、更無有過於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眞宰即以帝爲尊號也、（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一章）

右の如く吳氏は帝（帝）の▽を華蒂の象形、木を果實より生ずる枝根としてゐるが、王氏はこれを修正して帝を花萼の全形の象形となし、而して郭氏は王說を敷衍して▽を子房、一を花萼、木を花蕊とし、更に帝を以つて眞宰者を現はし得る所以は果實に頼り人畜が生を爲し、果實の種子は無窮の子孫の源泉であるによると說明してゐる。然るに次の如く葉玉森は吳說を駁して、卜辭に帝字を▽・▼に作つ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これは帝字ではなくして「丁」即ち示字の肥筆であるとして居り、又郭沫若は自說を批判して花蒂を借りて帝を象徵することの適切でないことを指摘してゐる。

葉玉森―▼乃肥筆丁（示）字、即▼卣之▼、卜辭于父之上稱祖或稱示、如示丁示壬示癸、是示神也、稱示某猶後世稱神農神堯神禹也、容庚氏以鼎卣二文之▼▼、不列入金文編帝字下、而存于附錄、洵爲卓識、殆因卜辭中帝字恆見、無一作此形者、鼎卣並爲殷器、自不能獨異也、（前編集釋一下六二）

郭沫若―但蒂有成果實的、有不成果實的、與其拿蒂來象徵神、何不就假借果實或根元一類文字、這兒的確是一個問題（同前一五頁）

吳氏のあげてゐる「▼己」・「▽己」の▼▽字は、吳其昌が金文名象疏證說丁（武大文哲季刊六ノ一）に揭げてゐる丁字の異文であつて▼己▽己は口己即ち丁己に外ならない。前述の如く（第二篇第二章）口と帝とは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この「口己」は「帝己」の

假借であり、而して帝號は前記の如く禘祀を享ける父に對する尊稱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口己即ち帝己は禘祀される己名の父の尊稱である（矢殷に「用啻于乃考」、盂鼎に「啻于賦命」とあるによれば禘祀は必ずしも王者のみの祭に非ず）。從つて▼・▽を帝字とするのは固より誤であるが、之を示字の肥筆となす葉說も亦非であり、畢竟右の花蒂說は字形に因る臆說に過ぎないものである（馬叙倫の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は花蒂說を批判してゐる）。

（束薪說）

葉玉森說―卜辭帝作帝帝帝帝等形、从木、木與木省同、即卜辭燎字之字亦从此、一象架形、⋈□象束薪形、……禘必用燎、故帝从燎、帝爲王者宜燎祭天、故帝从一象天、从二爲譌變、非古文上、卜辭帝字亦有倒書者、如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之帝、下从一或象地、米仍象積薪置架形、聃敦帝作帝、从二从米、象誼彌顯、（集釋一ノ八二）

明義士說―按吳說未確、帝从一米从一、米爲木省、一象束形、一即古文上、燎柴於上者帝也、故帝引伸爲禘、（柏釋四四頁）

束薪說は帝・禘の米を木（燎）の省、一を架、□を束、一を天或は上となし、上帝を祀る燎祀よりこの字体が成るとしてゐる。後述の如く（上帝の祭祀參照）上帝は燎（燎、說文解字燎、交木然也、玉篇、天木然之以燎祭天也）を以つて祀られて居り、燎祀は交木を燃して上帝を祀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と、右の字形の說明とは表裏してゐる。

（祭器說）

內野台嶺說―東京文理大學文科紀要第九卷論禘祭考二十一頁參照―出石誠彥說―支那上代思想史研究一二七頁參照

（標識說）

森安太郎說―支那學第十卷殷商祖神考三十九頁參照

帝・禘の字說は右の如くであつて、帝の字形の帝（乙1962）・帝（粹1036）・帝（粹12）に作るものは花蒂說に有利であるが、帝（庫720）・帝（甲1148 柏29 明2312）に作るものは束薪說に有利であり、而して又帝（明2137）・帝（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帝（粹1311）に作るもの、及び帝（京2566）・帝（京4363）に作るものがあつて、字形上から帝の溯義を決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帝が何如なる神格であるかは卜辭より歸納せざるを得ない。

帝の神格について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陳夢家は次の如く述べて居り、

郭沫若說―由卜辭看來、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種人格神、上帝能夠命令、上帝有好惡、一切天時上的風雨晦冥、

人事上的吉凶禍福、如年歲的豐嗇、戰爭的勝敗、城邑的建築、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先秦天道觀之進展）

董作賓說―帝也稱上帝、他的權能有五種、第一是命令下雨、第二是降以饑饉、第三是授以福祐、第四是降以吉祥、第五是降以災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

胡厚宣說―一令雨、二授年、三降嘆、四保王、五授祐、六降諾、七降禍、八降黠、（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殷代之天神崇拜）

陳夢家說―上帝所管到的事項是(1)年成(2)戰爭(3)作邑(4)王之行動、他的權威或命令所及的對象是(1)天時(2)王(3)我(4)邑（卜辭綜述五六二頁）

右の說には多少の差違はあるが、帝に(一)自然を支配する力、(二)人事に禍福を降す力のあることを述べてゐる點は同一であり、次にこの二項について卜辭を檢討する。

一、自然を支配する例

(1) 令雨（鉄1231 前1.50.1 3.18.5 6.20.2 明1382 庫352 607 文113 遺791 乙835 851 1070 1159 1164 1312 1579 1874 2940 2693 3090 3182 3919 4628 4626 5329 5378 6416 6666 6951 7266 佚229 2.1 2.443 南3883 63 12 續存103）

前3.18.5 ……貞今三月帝令多雨

乙4828 貞帝不令雨

帝令雨・帝不令雨をトするものは右の如く甚だ多い。

---

(2) 令雷（乙2452 3094）

乙2452 ……卯帝其令雷

乙3094 貞……帝弗其令雷

雷字は第三期に靁に作られ「邁大靁」の卜辭が習見であつて、王國維は之を「靁」と釋してゐる（戩釋六ノ葉、及簠契考釋中三三）。

---

(3) 令雹（乙3282 6809 530 南輔15）

乙3282 貞帝其……令雹

南輔15 帝其令雹

雹字を羅振玉は電（考釋中五）、葉玉森は雹（集釋三三四）、郭沫若は虹（通釋四三六）、于省吾は雷（駢枝三）、陳夢家は雹（卜辭綜述五六五頁）とす。例へば「……」（後下1.2）・「……」（前3.19.3）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雨と關係がある自然現象であり、電（雨）と雨滴に從つてゐるから電と釋する羅說が尤も妥當である。

---

(4) 降嘆（鉄159.3 前3.24.4 林1.25.13 庫1811 卜785 乙953 7124 7793 甲766 南師1.31 摭續197 續存168 480 下156）

前3.24.4 ……帝降嘆

乙953 帝不降嘆

嘆字の字釋には次の如く四說があつて董・艱・饉・嘆と釋されて居り

孫詒讓・王襄・陳夢家の釋董說（契文舉例上二九、簠室殷契類纂、卜辭綜述五六四頁）

羅振玉・葉玉森・孫海波の釋艱說（殷契考釋中・七四、前編集釋三・三九、卜辭文字小記（考古五期））

郭沫若・董作賓の釋饉說（卜辭通纂考釋三七一、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七頁）

唐蘭・胡厚宣の釋暵說（殷虛文字記、殷代天神崇拜四葉（文獻學報一））

例へば「卜貞不雨帝隹[illegible]我」（林1.25.13）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雨降らざるによつて謂はれて居り、又第二期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癸卯卜吕貞今日來[illegible] 癸卯卜吕貞今日來雨」（河911）の如く「來[illegible]」が「來雨」と對貞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を旱暵の暵とする唐・胡說が妥當である。

(5) 帝[illegible]（續4.21.7 鉄35.3 庫134 粹811 前5.38.7）

續4.21.7 [illegible]

鉄35.3 [illegible]

庫134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羅振玉は「異」と釋し（考釋中六二）、余永梁・葉玉森は之に從つてゐる（集釋五・四二）。庫134版に於いては帝[illegible]が降禍とされて居り、公羊傳には「異大乎災」（定公元年）・「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文公二年）と長期の旱暵を「異」としてゐる。右例の[illegible]は雨と共に謂はれ、就中續4.21.7版に於いては雨降らざるによつて「帝異するか」とトしてゐるのは公羊傳と符合してゐる。

(6) [illegible]年（天24 摭1.464 南明1.16 前1.50.1）

天24 [illegible]

前1.50.1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孫詒讓は「年」と釋してより（舉例上二）諸家之に從ふ。「年」は說文に於いては从禾千聲と「[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鐵212 佚928 甲1203 1516）と禾・人に从ひ、人が禾を荷ふの象意字であつて「穀熟也」の義である。右の例に見るが如く稔穀は帝の授け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る。

(7) 它年（乙9456）

乙9456 [illegible]

[illegible]

它を羅振玉は「它」として災害の義とす（考釋中十二）。例へば「貞翌丁未彡于父丁它[illegible]」（續1.31）と「貞王賓兄己彡亡囚」（佚399）、或は「貞不祖辛它囚」（乙4693）・「[illegible]于祖丁亡它囚」（文399）によれば它は囚と同義語であり、囚は尤（[illegible]）と同聲同義であるから（[illegible]）、「它年」は稔穀に禍するの意である。

以上の如く帝は雨・風・雹を命令し、旱暵・災異を降し、年穀の豊凶を支配するものであつて、斯かる自然現象を主宰する權能は「[illegible]神」に一例（乙3121 貞翌甲戌河不令雨）を見る以外には他神に認めてゐないものであり、陳夢家も亦「卜辭中帝是惟一降暵降雨的主宰、…而先祖與河嶽之神、也絕無降禍降雨的權能、這是上帝與先祖間、最緊要的分野」（燕京學報二〇・五二六）と、自然現象を支配する權能を以つて帝と他神との最も緊要な分野であるとしてゐる。

二、人事に祐禍を降す例

(1) 受又（前6.58.4 林1.11.3 續3.3.1 粹1073 1128 摭續145 續3.12.4 5.14.4 佚935 乙3262 3322 3787 5408 7826 續存497 627）

乙3787 [illegible]

乙5408 [illegible]

受又即ち授祐が征伐（[illegible]）と出御（續5.14.4 粹1128）の場合にトされてゐるから、授祐の內容は戰勝である。

(2) [illegible]太（後下24.12 南明186 庫561）

後下24.12 [illegible]

南明186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郭沫若は「[illegible]」の異文とし（通釋三七）、「[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を孫詒讓は「[illegible]」（舉例上二）、郭沫若は「[illegible]」（粹釋五一）、商承祚は「召」（佚考六四）、王襄は「尊」（簠雜九）と釋して居り、又地名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續3.22.1・「[illegible]」（續3.22.5）・「[illegible]」（前2.22.4）を羅振玉は「召」と釋してゐる（考釋三六）。[illegible]と[illegible]（[illegible]）とは共に酒尊を提持するの象意字であつて一字と考へられるから、商承祚は[illegible]を「召」、郭沫若は[illegible]を「[illegible]」と釋するのである。右例の如く「帝[illegible]王」は「[illegible]方」について謂はれて居り、これを「[illegible]太[illegible]方受又」（粹1123）と較ぶれば「[illegible]太」は「受又」に相當してゐるから授祐と同義語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字は右の如く「召」と釋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祥」の假借と考へられ、「出[illegible]年」（文9）は「有祥年」であつて「帝[illegible]王」は「帝祥王」であらう。

(3) [illegible]太（鉄191.4）

鉄191.4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葉玉森は「吉」としてゐるが（集釋五・一五）、郭沫若・唐蘭は「[illegible]」と釋してゐる（[illegible]）。胡厚宣は後者に從つて「[illegible]讀爲寶、…寶者古通保、…猶言帝保王」（殷代之天神崇拜四葉）とし、陳夢家も「[illegible]即保、韓非子難勢篇『而勢位足以[illegible]賢者也』、多士『惟時上帝不保』」と「保」と解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五六七頁）。

(4) 降囚・乍囚（庫134 金496 佚36 乙3119 4861 5433 京1125）

佚36 [illegible]

乙4861 [illegible]

降は降、乍は作、囚を王國維は「咎」（[illegible]）の義とし、陳夢家は「禍」と釋してゐるが（[illegible]）、後述祭儀の[illegible]の項に詳論せるが如く「尤」の假借である。この降尤・作尤の內容を知り得る辭としては「[illegible]」（庫134）、「[illegible]」（金496）があり、「帝[illegible]」と「[illegible]」について謂はれてゐる。[illegible]は前記の如く旱暵の災異であり、[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つて說文に「[illegible]傷」とあるから[illegible]は方國の來寇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から、降尤・作尤は帝が旱暵を降し、方國の擾亂を引き起すことを謂ふのである（方國の擾亂を「帝尤」となしてゐることについてはなほ第三章祭儀・[illegible]の項を參照）。

(5) [illegible]（乙5342）

乙5342 [illegible]

乙1710 [illegible]

（同右）[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南明2148 [illegible]

前4.34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illegible]字は例へば「[illegible]」（後下11.17 鉄220.3）が「[illegible]」（乙6730 7307）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と通用の字である。[illegible]字は孫詒讓が「[illegible]」と一字として「辪」と釋してゐるが（舉例上二）、次の用例によれば又「[illegible]」に作られ「竹」と通假の字であり、竹は从であるからこの字音は「從」であつて、[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戈に从ふ字である。從つてこの字は「戕」と釋すべきであり、右は「帝其作我戕」である。

(6) [illegible]（續存485）

續存485・[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字は𢦏であつてこの辭に於いては災の意である。

(7) 降[illegible]（續5.2.1 庫521 甲1431 乙575 續存下68）

續5.2.1・[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胡厚宣は「鼓字見廣韻、曰士戚切、饒鳥鼓物也、當爲一災害之字也」（殷代之天神崇拜五葉）とし、陳夢家は「鼓字不識、或是鷄字假作潦、說文潦雨水大貌、卜辭[illegible]鼓或即止潦」（卜辭綜述五六六頁）とし、孫詒讓は「[illegible]」の省文（舉例下十五）、商承祚は「與廣韻同、李鼓敦作[illegible]與此同」（佚考三九）、楊樹達は「疑當讀爲罹」（卜辭求義二四）としてゐる。卜辭に「貞太作[illegible]」（乙7150）と「王疾不隹[illegible]」の如く王の疾病について[illegible]であ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疾病は帝の降す[illegible]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8) [illegible]（前7.15.2 後下30.2 續6.7.2 卜732 七B32 乙700 3170）

乙3170 [illegible]

乙700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明義士は「疑有災害意、猶帝災害此邑與否也」（柏根釋二八）とし、羅振玉は「[illegible]」字を疾、引伸して患苦の義としてゐる（考釋中七四）。[illegible]即ち唐は大の義であつて[illegible]は大邑であり、この[illegible]は次の「[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らう。

(9) [illegible]（乙4534 7171）

乙4534・[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羅振玉は「自」（考釋中四四）、葉玉森は「冬」（集釋四・四四）、林泰輔は「終」（龜甲獸骨文字抄釋）と釋し、胡光煒は「古冬終多互段」（說文古文考）としてゐる。この「帝弗[illegible]茲邑」は井侯毀の「帝無[illegible]命于右周」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illegible]は動詞であるから「終」の義であり、帝が殷邑を終らしめ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茲邑は或は唐邑とも記されてゐて殷の主都であり、茲邑を終るとは殷室の滅亡であるから、殷命を帝意に歸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10) [illegible]太（乙4325）

乙4325 [illegible]

[illegible]字を陳氏は「冬是動詞、或即說文咎災也之咎」（卜辭綜述五六七頁）としてゐる。記して後考に備ふ。

(11) [illegible]太（乙7304 7913）・[illegible]（乙4832）・[illegible]（京2294 2566）・[illegible]（乙5323）・[illegible]（鉄87.4）・[illegible]（前5.25.1）・[illegible]（乙5241）・[illegible]（乙8207）

乙7304 [illegible]

乙4832・[illegible]

京2294 [illegible]

乙5323 [illegible]

前5.25.1 [illegible]

乙8207 [illegible]

乙7913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566 [illegible]

鉄87.4 [illegible]

乙5241 [illegible]

右諸辭の意義について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以上の如く帝は祐禍を作すものとされてゐて、帝祐としては「授祐」・「祥王」・「保王」、帝禍としては「作尤」・「作戕」・「[illegible]」・「降鼓」・「疾邑」・「終邑」が謂はれて居り、その「授祐」・「祥王」の具体的內容は戰勝であり、「作尤」の內容は方國の侵寇であつて「作戕」・「[illegible]」も亦干戈による災禍であり、「降鼓」は王の疾病、「疾邑」・「終邑」は殷命の喪失である。要するに帝祐は戰勝興國、帝禍は喪亂・戰敗・疾病・喪命である。

三、帝の許諾をトする例

帝は自然を支配し王に祐禍を降す神格であるから、卜辭に帝の許諾をトするものの多いのは當然であり、例へば次の辭

鉄61.4 [illegible]

乙5736 [illegible]

乙5851 [illegible]

の[illegible]字を孫詒讓・羅振玉は「若」と釋し（舉例上二〇 考釋中五六）、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がなく、爾雅釋言に「若順也」、詩經烝民・閟宮の毛傳、大田の鄭箋に「若順也」とあり、而して楚辭天問の「后帝不若」は「帝弗若」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これらは帝の許諾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王𠧩曰吉帝若」は卜吉を得て帝の許諾を得たものと判斷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帝の許諾は次の如く雩舞・爯冊・作邑・配祀についてト

されてゐる。

(1) 雩舞（乙1937）

乙1939・貞我舞㞢雨
・采[illegible]若

――二辭は對貞されてゐて、前者は雩舞せば降雨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後者は之に對する帝の許諾の有無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

(2) 爯冊（乙1710 1399）

乙1710・貞王比沚戓采若
・貞沚戓爯冊王比采若

――沚戓は殷に屬する西方の諸伯の一人であり、爯冊は書冊によつて王に進言することであつて（後述「殷の社會」第二章參照）、之は王が沚戓の進言に從へば帝の許諾が得られ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沚戓は作冊の職であつた）。

(3) 作邑（鐵220.3 後下16.17 續6.13.12 庫146 186 乙570 7307 京1603 綴204）

乙6750・貞王乍邑采若
・貞王乍邑采若八月

――この辭は作邑について帝の許諾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

(4) 配祀（前7.38.1 粹1113）

粹1113・貞我勿巳賓乍采降若
・貞我其巳賓乍采降不若

――巳賓について陳夢家は「義不甚明」（卜辭綜述五六七頁）としてゐるが、葉玉森は「我其祀賓、作帝則降若、我勿祀賓、作帝則降不若」（集釋七・三）と解し、郭沫若は通纂に於いては「我如儐祀鬼神、則帝降若、我如勿儐祀鬼神、則帝降不若」とし、粹編に於いては「方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方、巳方者、蓋謂罷免其官職」（余囊解爲儐祀之事、不確、今正）と改めてゐる。後述の「帝の祭祀」に詳述するやうに「巳賓」は帝に配祀することであるから、郭氏の「儐祀」の説が妥當であり、この辭は帝に配祀するについて許諾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

右の如く帝の許諾は雩舞の乞雨・爯冊に從ふこと・作邑・帝に配祀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トされてゐる。

四、上帝の稱謂

帝は次の如く「上帝」と稱されてゐて、この稱謂は第一期・第三期・第三期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卜辭に「二」即ち

南 無131 …卜爭…上采…降莫（續存？）

後 上28.14 …上…上采…王…

甲 1164 …貞亡戠上采[illegible]王[illegible]

「下上」の用語は習見であつて、郭沫若は「謂上天下民」（粹釋一〇八四）、胡厚宣は「下上之上以爲上帝、而下者或指地祇百神而言」（殷代之天神 崇拜八頁）、陳夢家は「上指上帝神明先祖、下或指地祇」（卜辭綜述五六八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を次の用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イ)・(ロ)の

(イ) 續3.32 貞多[illegible]土[illegible]于下上[illegible]若
前6.58.4 貞[illegible]若

(ロ) 乙8069 [illegible]下上[illegible]
乙7313 [illegible]

(ハ) 前5.22.1 貞多[illegible]沚戓下上[illegible]若
乙2924 貞沚戓[illegible]
庫1059 貞沚戓爯冊[illegible]下上[illegible]若

それぞれの二辭は同一内容であつて、一は「下上」一は「帝」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下上」の上は上帝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ハ)の三辭は共に「沚戓に從ふべき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て、前5.22.1版は「二」、乙2924版は采、庫1059版は「二」に對して援祐を負ふてゐるから、「下上」の上は上帝、下は下乙（祖乙）などの祖神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つて、從つて右の三説中胡厚宣説が略〻妥當である（なほ後述「祭祀の項」參照）。帝は斯くの如く第一期に於いて「上帝」と稱されてゐて下神即ち祖神の上に在る神と考へられて居り、而して自然を支配し王に禍福を降し、王はその許諾を求めねばならない至上の主宰神である。果して然らば帝辛時器の[illegible]（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三）に「[illegible]上帝」とあるから、第五期にも上帝が祀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第二項　上帝の祭祀

帝を祭祀の對象としてゐる卜辭例は甚だ少く、從つて帝に祭祀が行はれないとするのが通説であつて、例へば董作賓は「卜辭中全不見祭祀上帝的記錄」（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〇頁）、胡厚宣は「其祭帝者、則絶未之有、蓋以帝之至上獨尊、不受人間之享祭」（殷代之天神崇拜六頁）、陳夢家は「絶無上帝享祭的卜辭」（燕京學報二〇期五三五頁）、「上帝…不享受生物或奴隸的犠牲、不是求雨祈年的對象」（卜辭綜述五八〇頁）としてゐるが、次の如く上帝に祭祀が行はれてゐる。

(一) 通別二河大　[illegible]卜貞王賓采中[illegible]

右の「采中」は他辭に「于采中[illegible]二犬」（遺935）とあるによつて郭沫若が之を「帝使」と解してより（通纂考釋三九八河大龜・粹釋一二八）、諸家之に從ひ陳夢家は「帝史者謂上帝之史」（燕京學報一九期一三二頁・卜辭綜述五七二頁）、董作賓は「風是上帝的使者」（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胡厚宣は「帝史鳳、史讀爲使」（殷代天神崇拜二二頁）としてゐるが、王賓卜辭は例へば「貞王賓[illegible]亡尤」（續[illegible]）の如く王賓の次には神名、神名の次には祭名が記されるのが原則であるから、右の「采」は神名にして「中」は祭名であり、之を「帝使」となすのは王賓卜辭の記載法を無視した訓法である。而して「中」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祭祀用語として王賓卜辭（後上6.1）・内祭（粹91・後下42.7）・外祭（南明44 庫56）に用ゐられ

粹91 貞[illegible]中[illegible] ―― 南明44 [illegible]中[illegible] ―― 後下42.7 卜[illegible]又中

後上6.1 [illegible]中王[illegible] ―― 庫56 卜[illegible]中王[illegible] ―― 粹544 [illegible]又中王[illegible]

、又「又中」（後下42.7 粹544）とも記されて居り、羅振玉・陳夢家は「事」・「史」と釋して卜辭に於い

ては「事」「史」が一字であるとしてゐる（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第二期・殷代卜辭史字新釋）。從つて「又中」は「有事」であつて、「有事于武宮」（春秋昭十五年）、「有事于祖」（禮記 雜記）の「有事」に當り、易震卦の「有事」の虞注には「事謂祭祀之事」と、又尚書大傳の「天子有事」の鄭注には「事謂祭祀」とあり、大豐毀には「事喜上帝」と上帝の場合にも用ゐられゐるから、右の「采中」は「有事於上帝」（禮記 禮器）の意に外ならない。而してこの「王賓帝事」は禘祭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記（卜辭）の如くであつて、一般に於いても上帝が宗廟に祀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二) 遺935 于采中[illegible]二犬

右の「采中[illegible]」を郭沫若は「帝使風」、董作賓は「風是上帝的使者」、陳夢家は「鳳鳥相當於卜辭的帝史鳳」（卜辭綜述五七二頁）としてゐる。采と[illegible]とが一辭を成してゐる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1) 乙2452 [illegible]采[illegible]
乙3094 貞[illegible]采[illegible]

(2) 乙4948 貞采于[illegible]
(3) 前4.17.5 貞采[illegible]三羊三犬三豕
[illegible] [illegible]
(4) 佚227 [illegible]卜采[illegible]

(1)は帝が風を吹かしむ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2)は風名乃至は鳳名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は姑く論外に措き(3)・(4)について考察する。(3)には牲數が記されてゐる點に於いて(4)とは異つてゐるが、(3)の采[illegible]と采[illegible]、(4)の采[illegible]と采[illegible]の辭をそれぞれ比較せ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り、而して(3)には采（禘）が正用であつて[illegible]は假借であり、(4)に於いても采が用ゐられてゐて、これら四辭の三辭が采であるから佚227の[illegible]は采の假借であることが解る。然らばこの采[illegible]・采[illegible]は何如なる意義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らうか。采祀は後述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災禍の停止を祈る祭祀であつて、その[illegible]禍の停止を祈るもの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り、

前3.21.3 采[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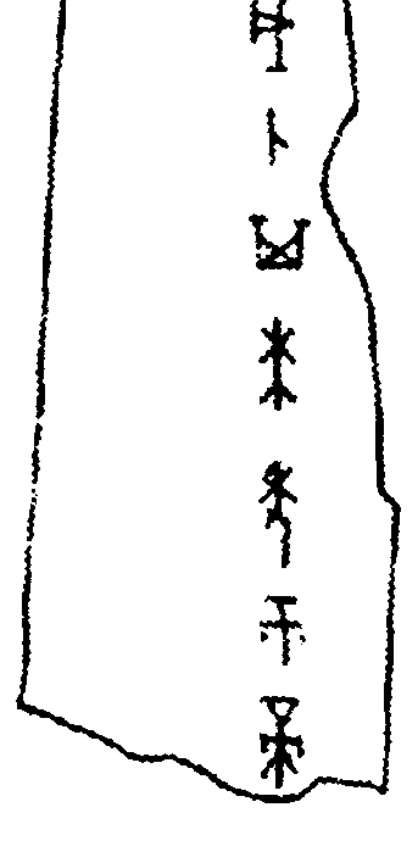
續2.18.3 [illegible]貞[illegible]寧[illegible]三羊三犬三豕 ―― 粹1545 貞[illegible]寧[illegible]于[illegible] ―― 南明427 [illegible]卜寧于三[illegible]

庫992 [illegible]卜寧[illegible]九犬 ―― 甲1141 貞于采寧[illegible]

この「寧[illegible]」（寧風）は「…卜[illegible]寧[illegible]于[illegible]」（粹1182）の如く「方」に行はれて居り、一般的に「寧祀」は次の如く「方」・「四方」・「方采」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寧[illegible]」も亦「方采」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右の「采[illegible]」は「貞于采寧[illegible]」の辭例によれば「于采寧[illegible]」の省略であつて、(3)の二辭は「貞于采寧[illegible]三羊三犬三豕」、「于采寧[illegible]」の省文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の辭の牲數が右の「寧[illegible]」（續2.18.3 庫992）の場合の牲數と符合してゐるのはこれが傍証である。斯くの如く「采[illegible]・采[illegible]」

は采祀に於いて風禍の停止を祈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貞采[illegible]三羊三犬三豕」と「于采中[illegible]二犬」とを比較せば、中は前記の如く「祭事」であるから「采中」は「帝」に當り、「于采中[illegible]」は「帝の祭祀に於いて止風を祈る」ものであり、之を帝使風・帝史鳳と釋し、或は「殷人者又以鳳神亦屬帝故以帝禮祭之也」（胡厚宣の殷代之天神崇拜二一頁）と解するのは臆説に過ぎない。この辭に於いては「采」とせず「于采中」として居り、從つて采祀は帝の祭祀であつて上帝は采祀に於いて「方」に祀られ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三) 庫1938 [illegible]卜[illegible]于采



卜辭に「[illegible]于神名」の例は習見であり、この辭は祈年を上帝に致す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然るに陳夢家は「上帝…不是求雨祈年的對象」（卜辭綜述五八〇頁）とする立場から「于字摹寫不清、而帝下當泐處、似乎是帝甲的殘文、所以我們不得據此説有祈年于帝的卜辭」（綜述五七九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恣意による曲解に過ぎない。

(四) 庫985 [illegible]卜[illegible]丁采

この版の背面に「[illegible]卜[illegible]干」とあり、從つて「[illegible]丁采」は「[illegible]干采」であつて、[illegible]干はこの辭に於いては動詞であるから「其祀」の假借と考へられ、この辭は「其祀帝」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らう。

(五) 續2.18.9 …酉卜[illegible]貞采于口[illegible]

この辭の采字は動詞であるから采字の假借であり、口字は前述の如く「帝」字の假借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祖神の卜辭）、前記の如く采祀は帝の祭祀であるから、この采祀を享けてゐる口は帝に外ならない。

右の如く「帝」は祀られてゐて、或は禘祀に於いて宗廟に、或は采祀に於いて四方の郊に祀られて居り、而して周の武王時器である大豐毀に「事喜上帝」と上帝が祀られてゐることも亦これが傍証である。次に上帝の祭祀である采祀について「祭神」・「場所」・「目的」・「祭儀」の四項を考察する。

一、采祀の祭神

采字が「采[illegible]」（南輔15）の如く主格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こ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而して「采[illegible]」（乙3212）によればこ

の帝は帝の假借であり、これとは逆に帝字を以つて帝の假借としてゐるものには、帝羌が帝羌（佚227）・帝羌が帝羌（南明44）・王帝が王帝（甲216 粹1498）・方帝が方帝（粹810 庫1030 乙2639）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り、斯くの如く帝・帝は通假されてゐるが、一般的には帝字は主格として帝字は動詞として（粹895 文343 甲1398 2126 粹1216 2340 京330等）用ゐられて居り、又「貞帝𣶒」（乙2282）・「貞由𡆥帝」（天47）の如く牲が記されてゐて祭名とされてゐる。

この帝祀は前記の如く次の辭によつて上帝を祀る祭祀であ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つたが、卜辭に於いては次の如く岳・河・

遺935　于帝羌三犬
續2.18.9　酉卜貞帝于口𥁕

遺846　貞帝于岳
乙5707　帝于河

乙2844　燎于土方帝
乙5272　貞方帝燎于土河岳卯囗

南明520　帝于西南囗
續1.21　貞帝于太下（後上19.1）

乙4599　父燎卜帝
前1.21.5　帝王亥三𡆥

土・夒・太下・囗・河・王亥・𡆥𡆥に對しても行はれてゐる。この岳以下の諸神に帝祀が行はれるのは何故であらうか。

卜辭に次の如く(イ)咸・大甲・下乙を帝に賓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ロ)大甲・下乙・父乙・伊尹を大乙・祖乙・上甲に賓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があり、而して「賓」は例へば「貞𡆥賓」（乙1892 林2.9.8）・「𡆥𡆥賓」（粹62）・「貞于𡆥賓」・「𡆥于𡆥賓」（乙2036）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の賓字を孫詒讓（舉例上九）・羅振王（考釋中二）は「賓」となし、王國維も「爲、从貝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觀堂集林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と、賓字の貝に从ふは後起の字として賓を賓の本字としてゐる。賓字は上揭の南明513版では賓に作られ、又「王賓歲𡆥」（粹383）と「王賓歲…𡆥」（寧1.234）、「貞王賓歲」（京561）と「貞王賓歲」（京561）、「卜王賓𡆥・𡆥賓」（佚392）の如く賓・賓が通用されて居り、後述（祭儀）の如く「王賓」は王が祭場に出御することであつて、賓には往く・入る・格るの義があるから、右の「貞勿作賓」は咸神を或る祭祀に於ける客神として配祀する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貞勿于父乙賓」は父乙の祭祀に客神を配祀する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從つて(イ)・(ロ)の辭も同樣であつて例へば「下乙不賓于咸」は祖乙を大乙に配祀するか否か、「下乙賓于帝」は祖乙を帝の祭祀に配祀す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下乙賓于帝」は楚辭天問の「商賓帝」と同一語法であり、陳夢家が「所謂賓帝發展爲周人的配天」（卜辭綜述五七三頁）としてゐるのは略ゝ妥當である。斯く

(イ)
南明508　咸不賓于帝
乙7197　・貞咸不賓于帝　・十月卜殼貞下乙賓于帝
乙5549　貞大甲賓于帝
乙2293　・貞…賓于帝　・貞大甲不賓于帝

(ロ)
乙7434　貞下乙賓于咸
乙2455　・貞下乙賓于咸　・貞大甲不賓于咸（京676略同）
乙819　𡆥乙賓于𡆥（乙2977 7309略同）
南明513　父乙卜𡆥賓

の如く「賓于帝」は帝に配祀する意であつて、大乙・大甲・祖乙についてこれがトされて居り、從つて次の辭の「𢀛賓」（祀賓）はこの配祀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粹1113版の場合は配祀の許諾を帝に貞ふものであり、郭沫若はこの辭を「已方者蓋謂殺免其官職」と解してゐるのは非であるが「我如賓祀鬼神則帝降若」（通纂考釋）としてゐる說は妥當である。右の「下乙賓于帝」・「下乙不賓于帝」は祖乙を帝に配祀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帝下乙」は祖乙に帝祀するものとするよりは祖乙を上帝の帝祀に配祀するものと解するのが妥當であり、同樣に「帝于岳」・「帝于河」・「帝于太下」・「帝于王亥」・「帝伊尹」は岳・河・王亥・上甲・伊尹（後述、伊尹の別稱である）を帝祀に配祀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但だ「土」の場合は之と少く異る。土には「帝于土」の用例が絕無であつて、右諸神の場合と異つた記載法が用ゐ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佚40版に於いては方帝の供牲と「土」に對する供牲とが區別されてゐて、この二祀によつて𠦪雨（祈雨）が行はれて居り、乙2844版に於いては「燎土」の次に「方帝」が記されて居り、拾11版に於いては「燎土」の次に「王帝」が記されこの間に「征（徂）」字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れらの記載法から「燎于土」と「方帝」とは二祭祀であつて、これが同一祭事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り、土は帝祀に配祀されるのではなくして、方帝に際して特に燎祀を以つて祀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詩經の甫田に「以社以方」と、社（土の祭祀）と方（方帝）とを併稱して居り、又中庸に「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と、郊（後述參照 方帝をいふ）と社（土の祭祀）とを併稱して之を上帝を祀る方法であるとし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證である。從つて右の佚40版の二辭を併せて考察せば、祈雨のために上帝に方帝し、又土神を祀つて岳神を方帝に配祀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乙5272版の辭は上帝に方帝し土に燎祀し河・囗を配祀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容易に理解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ここに於いて帝祀は主神として上帝を祀り、土神に燎祀して、岳・河・夒・王亥・上甲・祖乙等を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つたのである。而して斯かる配祀が行はれるのは後述（祭祀の目的）の如く、これらの諸神に對して降雨と稔穀の災害の宥恕を祈るためであつて、胡厚宣の謂ふが如く「以其在帝左右、德可以配天」（殷代之天神崇拜八頁）ではなく、又帝祀されるの

佚119　𢀛卯卜殼貞𢀛𡆥𡆥𡆥（續4.38.5 6.26.12 簠帝35 粹1114 1115）
粹1113　…殼貞𢀛𡆥𡆥𡆥𡆥帝降𡆥（前2.38.1）
佚40　・(甲)申卜方帝三犬𡆥𡆥卯于土𡆥燎𠦪雨　・帝卜燎𠦪于岳
乙5272　𡆥卜殼貞方帝燎于土河岳卯囗
乙2844　燎于土方帝
拾11　𡆥卜燎土征王帝
小592　貞帝𡆥于𡆥于土
乙1942　(甲)貞燎于土　(乙)方帝

はこれらの諸神が陳夢家の謂ふやうに「天神」（燕京學報一九期二四頁）であるため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二、帝祀の場所

「貞帝」（林1.11.8 鐵257.3）・「貞方帝」（粹893 甲2126）は又「貞方帝」（前4.17.2 乙5576）・「貞方帝」（甲1157 文383）とも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次例の如く

乙2639　貞方帝一羊二犬卯一牛
明718　十月卜𡆥帝方一羊一豕九犬

「方帝」が「帝方」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方は帝の對象）、「方帝」は「方に帝祀する」ことであつて、他辭の「貞帝于東方」（乙4548）・「貞帝于南方」（乙4548）の意であり、從つて陳夢家の「由於「方帝」與「勿方帝」的對貞、知方是動詞、即「方告于東西」（前1.48.5）之方、它和後世的「方祀」・「望祀」相當、即各以其方向祭祀四方之帝、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卜辭綜述五七八頁）とする說は非である。帝祀が「方」即ち地方に行はれることは帝祀の特色であり、その地方の卜辭に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東・西・南・北に行はれてゐる外に、

東	續2.18.8	貞帝于東（遺612 摭213 乙4548 7193）	𡆥	乙4158	帝于𡆥（乙4159）	𡆥	卜592	貞帝𡆥于𡆥于土
西	前5.13.3	帝于西（金312 乙2282 2399 4548 5329）	𡆥	庫469	帝𡆥𡆥	𡆥	乙8876	帝𡆥𡆥
南	乙4548	貞帝于南方（摭26）	食	前3.24.6	貞帝于食	𡆥	京2286	帝𡆥
北	乙4548	貞帝于北方（摭26）	四	乙4915	𡆥帝于出四	𡆥田	京969	帝于𡆥田
西南	乙5386	𡆥于西南帝𡆥	四	乙7537	于四帝	𡆥	明2365	貞于𡆥帝
𡆥	遺647	𡆥帝于𡆥	𡆥	乙400	𡆥帝𡆥𡆥（乙45）	𡆥	續存下463	𡆥𡆥𡆥帝

𡆥地（前7.24 貞令𡆥令𡆥田从對至于𡆥𡆥）・食地（林1.30.1 𡆥方于食・佚379 貞食𡆥方）・四地（卜130 𡆥年于四）・𡆥地（後下10.8 貞王步于𡆥亡災）・𡆥地（佚337 燎于𡆥）・𡆥地（後下1.1 從于𡆥往來亡災）・𡆥𡆥地（甲1626 王𡆥田𡆥亡災）・方地（方は𡆥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殺猟に關係する地は𡆥地）・𡆥田（𡆥田）・𡆥地（乙6377 貞步𡆥𡆥）・𡆥地・𡆥地（𡆥）及び𡆥地（簠地1 貞中𡆥𡆥）に行はれてゐる。斯くの如く帝祀は四方及び地方に行はれるから「方帝」と稱され、後世は之を「郊祀」と稱するのである（帝祀の祭儀）。

三、帝祀の目的

上帝は降雨・令風・授年・降旤を主宰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帝祀は(1)𠦪雨・寧雨、(2)𠦪年、(3)寧𡆥、(4)寧風、(5)寧旤のために行は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1) 𠦪雨・寧雨

𠦪字を孫詒讓が「求」と釋してより（舉例下七）、羅振王（考釋中四三）・葉玉森（集釋二〇七）・吳其昌（解詁一七九）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王國維（戩釋二十二）・王襄（類纂七）は之を疑ひ、而して郭沫若は之に據らずに「𠦪」と釋して「匄」と解し（通纂一二四・五七・二三八）、又「𠦪年猶祈年」（粹釋五）としてより、商承祚（佚釋四三）・唐蘭（天釋三〇）・孫海波（文編四一）・陳夢家（卜辭綜述五七九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寧字は說文の「寍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であつて、羅振王が「寧」と釋してより（考釋中七三）諸家之に從ひ、瀏鍔は「寧風寧雨者、風定息雨定息也」（卜釋五五八）、陳夢家は「寧風即止風、寧雨即止雨」（卜辭綜述五七六頁）としてゐる。雨については𠦪雨と寧雨とが謂はれてゐるが、年穀の場合には𠦪年があるが寧年の用語のないのは、寧が定息の意であつて願詞で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帝祀に𠦪雨・寧雨がトされてゐる辭は次の如くであり、粹1545は例へば「𡆥𠦪雨于東方」（鄴3.39.1）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この

佚40　(甲)申卜方帝三犬𡆥𡆥卯于土𡆥燎𠦪雨（乙5329參照）
粹1545　口𡆥貞𡆥寧雨于方（明166參照）

𠦪雨が東方に於ける帝祀に行はれることは「貞帝于東方」（乙4548）の辭が習見であることから容易に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從つて「寧雨于方」は方帝に寧雨を祈るも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祈雨・寧雨が「方帝」に於いて上帝に行はれてゐるが、又次の如く諸神についてもトされて居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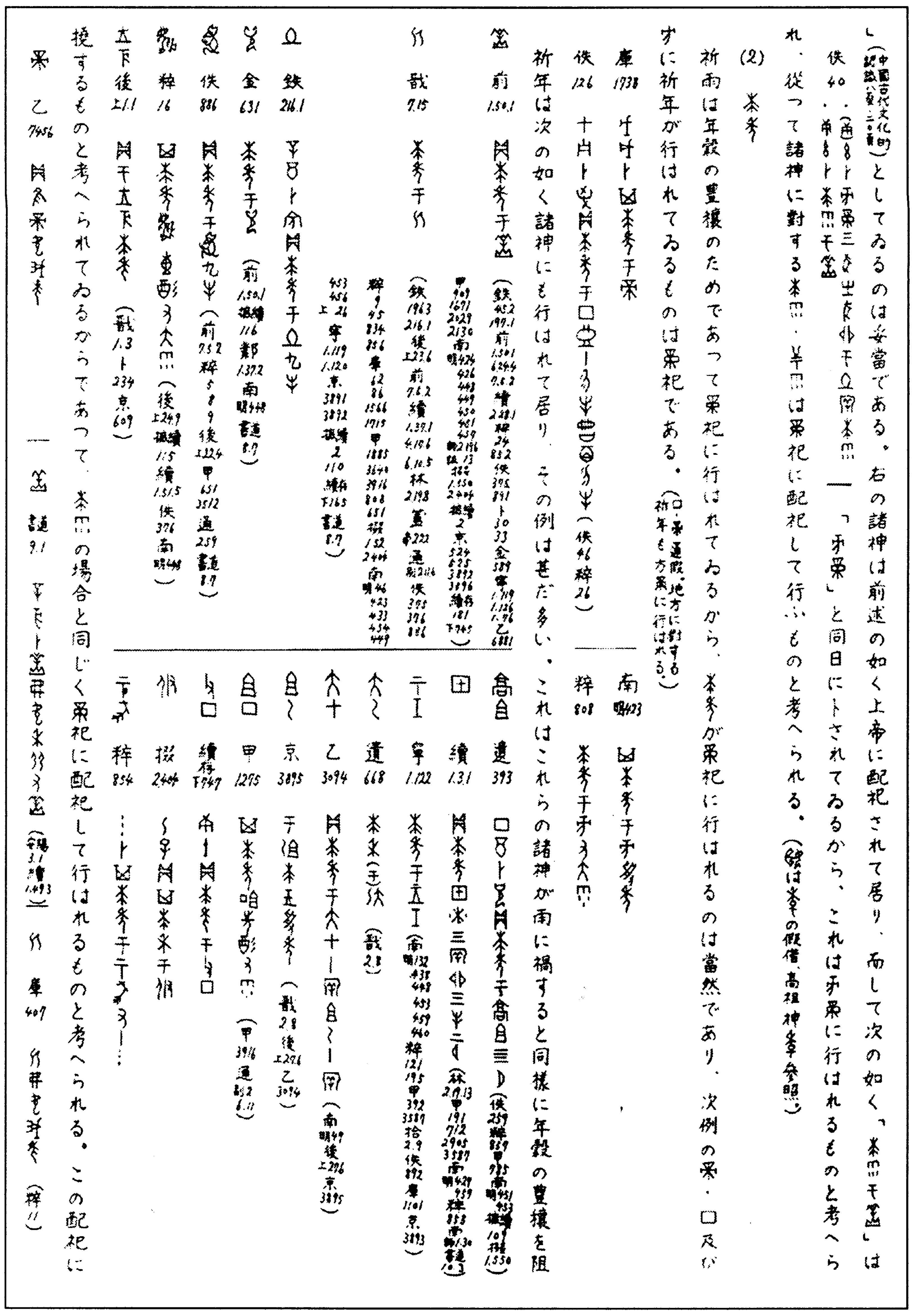
(𠦪雨)
岳　佚40　申卜𠦪雨于岳（京434 435）
河　乙8689　𡆥𡆥卜于河𠦪雨燎
夒　南明420　…燎卜𡆥𠦪雨于夒（寧1.141）
𡆥　粹15　𡆥𠦪雨于𡆥𡆥九𡆥
𡆥　佚519　貞𡆥𡆥卯𡆥𠦪雨𡆥𡆥
囗　乙2508　𠦪雨于囗（遺923 庫1059 甲715 鄴1.32.8 寧1.34）
示壬　鄴1.32.8　𡆥卯卜𠦪雨于示壬（南明422）
大乙　金523　𡆥𡆥卜于大乙𠦪雨
𡆥　南明422　𠦪雨于𡆥
九示　甲267　…卯卜𠦪雨…九示
十示　甲2282　…燎卜𠦪雨𡆥囗𡆥𡆥𡆥十示

（右の外に「𠦪雨于夒」（甲891）・「𠦪雨于𡆥十𡆥…」（甲253）・「𠦪于𡆥雨」（文117）あり。）

(寧雨)
岳　前5.18.4　𡆥𡆥卜貞寧雨于岳𡆥
土　後上19.7　己燎卜寧雨于土

これは次の如くこれらの諸神が雨に禍す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てゐるからであり、「𡆥雨」を董作賓は「𡆥雨意思是阻撓下雨」

岳　金201　𡆥卜𡆥岳𡆥雨（粹972）
𡆥　金201　𡆥𡆥𡆥雨
太下　粹75　𡆥太下𡆥雨
河　乙920　𡆥𡆥卜貞河𡆥雨
𡆥　鄴3.39.1　𡆥𡆥卜𡆥𡆥𡆥雨
囗　乙6299　𡆥囗𡆥雨
𡆥　後下38.6　口燎卜𡆥𡆥𡆥雨



」（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八頁二行前）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右の諸神は前述の如く上帝に配祀されて居り、而して次の如く「」は

佚40 ―「」と同日にト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は方帝に行はれるものと考へられ、從つて諸神に對する・は帝祀に配祀して行ふ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は の假借、高祖神參照）

(2)

祈雨は年穀の豐穰のためであつて帝祀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が帝祀に行はれるのは當然であり、次例の・口及びすに祈年が行はれてゐるものは帝祀である。（口・通假、地方に對する祈年も方帝に行は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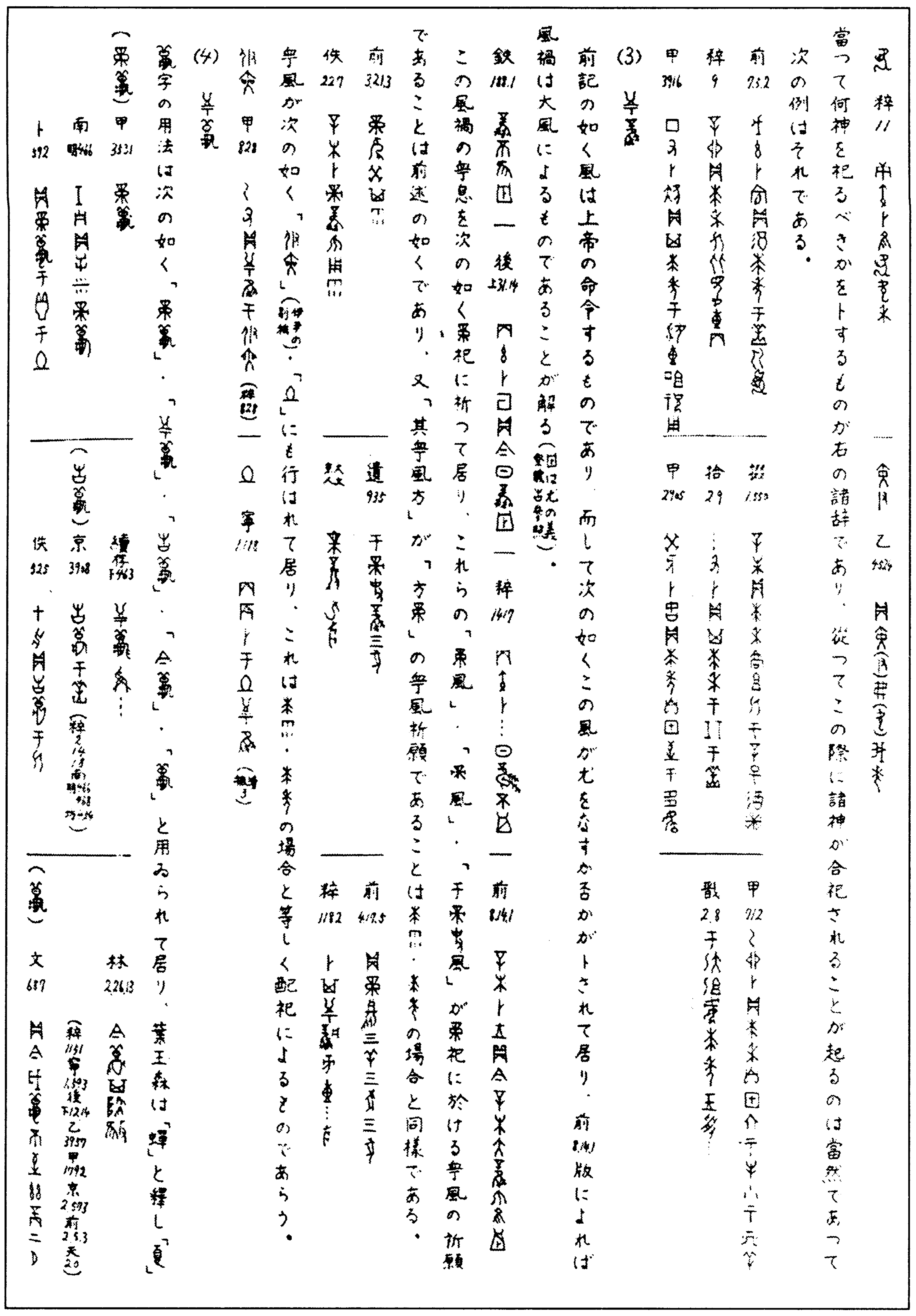
厙1938 ― 南明403

佚126 （佚46 粹26） ― 粹808

祈年は次の如く諸神にも行はれて居り、その例は甚だ多い。これはこれらの諸神が雨に禍すると同樣に年穀の豐穰を阻撓す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てゐるからであつて、の場合と同じく帝祀に配祀して行はれ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この配祀に

前1.50.1 ― 遺393
戩7.15 ― 續1.31
鉄216.1 ― 寧1.122
金631 （前1.50.1 摭續116 鄴1.37.2 南明448 書道8.7） ― 遺668
佚886 （前7.5.2 粹5 8 9 後上22.4 甲651 3512 通259 書道8.7） ― 乙3094
粹16 （後上24.9 摭續1.5 續1.51.5 佚376 南明448） ― 京3895
後上1.1 （戩1.3 卜234 京609） ― 甲1275
乙7456 ― 書道9.1 （續3.1 續1.49.3） ― 續存下947
厙407 （粹11） ― 摭2464 ― 粹854

205



粹11 ― 乙4524

當つて何神を祀るべきかをトするものが右の諸辞であり、從つてこの際に諸神が合祀されることが起るのは當然であつて次の例はそれである。

前2.5.2 ― 摭1.550 ― 甲712
粹9 ― 拾2.9 ― 戩2.8
甲3916 ― 甲2905

(3) 寧風

前記の如く風は上帝の命令す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この風が尤をなすか否かがトされて居り、前8.14.1版によれば風禍は大風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は尤の義、參照）。

鉄188.1 ― 後上31.14 ― 粹1417 ― 前8.14.1

この風禍の寧息を次の如く帝祀に祈つて居り、これらの「帝風」・「帝風」・「于帝寧風」が帝祀に於ける寧風の祈願であることは・の場合と同樣である。

前3213 ― 遺935 ― 前4.17.5
佚227 ― 粹1182

寧風が次の如く「」（伊尹の別稱）・「」にも行はれて居り、これは・の場合と等しく配祀によるものであら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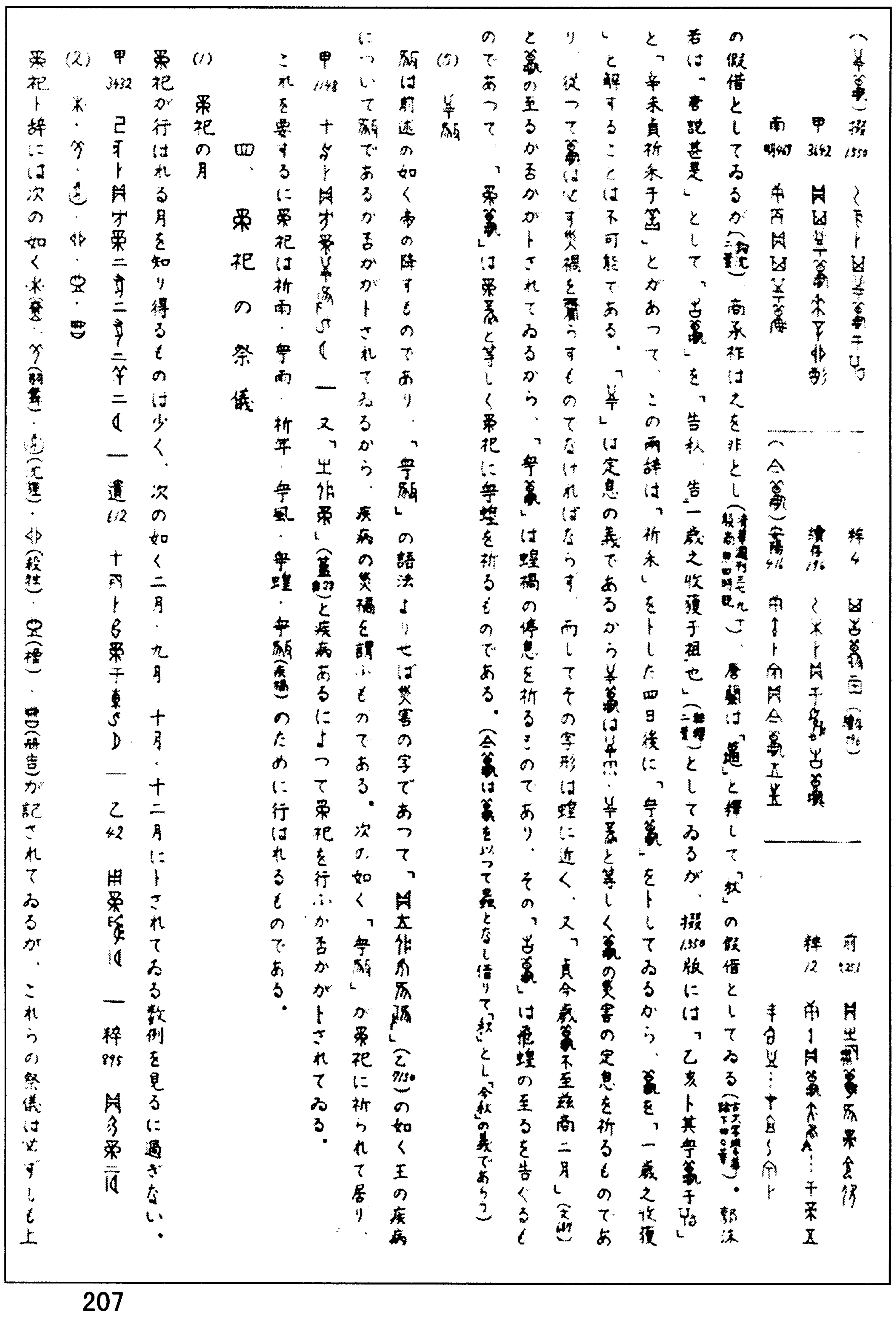
甲828 （粹828） ― 寧1118 （摭續3）

(4) 寧

字の用法は次の如く「帝」・「寧」・「告」・「今」・「」と用ゐられて居り、葉玉森は「蝗」と釋し「夏」

（帝）甲3131 ― 續存下963 ― 林2.26.13
南明466 ― （告）京3908 （粹2.14.13 南明466 468） ― （粹1151 寧1.393 後下12.14 乙3957 甲1792 京2.593 前2.5.3 天20）
卜392 ― 佚525 ― （）文687

206



（寧）摭1550 ― 粹4 （摭續）
甲3642 ― 續存196 ― 粹12
南明467 ― （今）寧滬916 ― 前1.2.1

の假借としてゐるが（鈎沈二頁）、商承祚は之を非とし（金陵大學季刊三卷九頁、殷墟四時辨）、唐蘭は「龜」と釋して「秋」の假借としてゐる（古文字學導論下四頁）。郭沫若は「書說甚是」として、「告」を「告秋、告一歲之收獲于祖也」（粹釋二頁）としてゐるが、摭1550版には「乙亥卜其寧于帝」と「辛未貞祈禾于高」とがあつて、この兩辞は「祈禾」をトした四日後に「寧」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を「一歲之收獲」と解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寧」は定息の義であるから寧は寧雨・寧風と等しくの災害の定息を祈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は必ず災禍を齎らす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ず、而してその字形は蝗に近く、又「貞今歲不至茲商二月」（文687）との至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寧」は蝗禍の停息を祈るものであり、その「告」は飛蝗の至るを告ぐるものであつて、「帝」は帝祀に寧蝗を祈るものである。（今は を以つて春となし借りて「秋」とし「今秋」の義であらう）

(5) 寧

は前述の如く帝の降すものであり、「寧」の語法よりせば災害の字であつて「」（乙7130）の如く王の疾病についてであ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疾病の災禍を謂ふものである。次の如く「寧」が帝祀に祈られて居り、

甲1148 ― 又「」（叢27）と疾病あるによつて帝祀を行ふ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

これを要するに帝祀は祈雨・寧雨・祈年・寧風・寧蝗・寧（疾禍）のため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

四、帝祀の祭儀

(1) 帝祀の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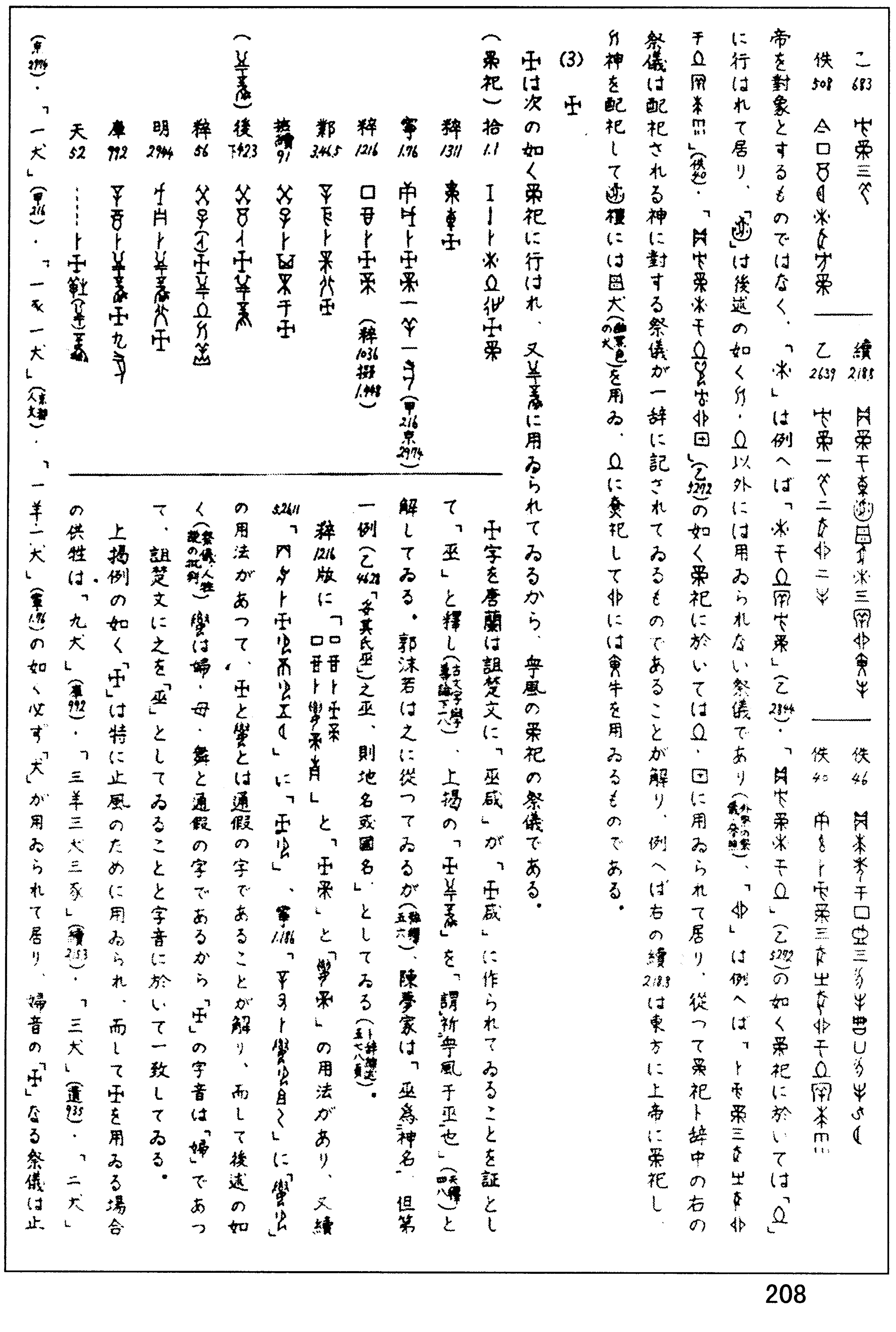
帝祀が行はれる月を知り得るものは少く、次の如く二月・九月・十月・十二月にトされてゐる數例を見るに過ぎない。

甲3432 ― 遺612 ― 乙42 ― 粹895

(2)

帝祀卜辞には次の如く・・（沈埋）・（殺牲）・（禋）・（册告）が記されてゐるが、これらの祭儀は必ずしも上

207



こ683 ― 續2.18.3 ― 佚46
佚508 ― 乙2639 ― 佚40

帝を對象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は例へば「」（乙2844）・「」（乙5272）の如く帝祀に於いては「」に行はれて居り、「」は後述の如く・以外には用ゐられない祭儀であり（外祭の祭儀參照）、「」は例へば「」（佚40）・「」（乙5272）の如く帝祀に於いては・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從つて帝祀卜辞中の右の祭儀は配祀される神に對する祭儀が一辞に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例へば右の續2.18.3は東方に上帝に帝祀し神を配祀して禮には犬（幽色の犬）を用ゐ、に祀してには牛を用ゐるものである。

(3)

は次の如く帝祀に行はれ、又寧風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寧風の帝祀の祭儀である。

（帝祀）拾1.1
粹1311
寧1.76 （甲216 京2974）
粹1216 （粹1036 摭1.448）
鄴3.46.5
摭續91
（寧風）後下42.3
粹56
明2944
厙992
天52

字を唐蘭は詛楚文に「巫咸」が「咸」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を證として「巫」と釋し（古文字學導論下二八）、上揭の「寧風」を「謂祈寧風于巫也」（天釋四八）と解してゐる。郭沫若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粹釋五六）、陳夢家は「巫爲神名、但第一例（乙4628「多其氏巫」）之巫、則地名或國名」としてゐる（卜辞綜述五七八頁）。粹1216版に「」と「帝」と「帝」の用法があり、又續5.26.11「」に「」、寧1.186「」に「」の用法があつて、とは通假の字であ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後述の如く（祭儀・人牲祭の批判）は婦・母・舞と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の字音は「婦」であつて、詛楚文に之を「巫」としてゐることと字音に於いて一致してゐる。

上揭例の如く「」は特に止風のために用ゐられ、而してを用ゐる場合の供牲は「九犬」（厙992）・「三羊三犬三豕」（續2.13）・「三犬」（遺935）・「二犬」（京2974）・「一犬」（甲216）・「一豕一犬」（京都人文）・「一羊一犬」（寧1.76）の如く必ず「犬」が用ゐられて居り、婦音の「」なる祭儀は止

208

風のために犬を牲とすることが解る。爾雅釋天に「祭風曰磔」とあつて郭璞注に「今俗當大道中磔犬以止風」と謂ひ、又周禮春官宗伯に「以疈辜祭四方百物」とあつて鄭司農は「披磔狗祭以止風」、鄭玄は「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として居り、犬を疈磔して止風を祈ることを爾雅は「祭風」、周禮は「祭四方」となしてゐて、斯かる風習が晉代まで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卜辭の寧風の祭祀には犬が用ゐられる婦音の巫が行はれて居り、止風のための祭風には狗を披いて磔する疈が行はれてゐて、巫と疈とは祭儀に於いても字音に於いても符合して居り、巫は即ち疈に外ならず、卜辭に「帝東巫」・「寧風北巫」・「（于）帝南」の如く東・北・南に巫が用ゐられ、又「庚戌卜寧于四方其五犬」（前4.17）の如く五犬を用ゐて四方に寧風を行つてゐて、周禮の「以疈辜祭四方」と一致してゐる。從つて巫の溯義は疈であつて詛楚文の巫の用法は假借であり、而してその字形は四方に磔狗を用ゐてゐる象意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4)　𢦏

𢦏は次の如く東・西・南・北、及び地名の凶𠥓・𢀛（前5.24.8 鐵262.2 佚613 粹1318）・𠙵（粹984 乙1980 5321 佚734）・𢦏（庫383 乙2431 5798 7475 8144）に於いて行はれ、又𡆥・土下・土大・大十・卑門・卑舞に對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

（地方）
乙4933 （𢦏于東／勿𢦏于東）
（貞𢦏于南／勿𢦏于南）
（貞𢦏于西北）（南坊4.160）
乙5386 𢦏于西南帝介卯
乙4518 （𢦏于凶𠥓／勿𢦏于凶𠥓）
佚613 卜𢦏于𢀛
掇1.67 𢦏（于）𠙵一羊
掇1.68 貞𢦏于𢦏…

（神名）
續存1508 （貞）𢦏（于）𡆥
乙7161 貞𢦏土下一羊
前1.45.3 貞𢦏于土大
粹158 勿𢦏于大十
乙2172 多𢦏于卑門
乙9248 𢦏于卑舞（乙4534 5317 7171）
乙3037 𢦏于卑舞

これは尞・𡆥が地方に行はれ又諸神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と同様であつて、尞・𡆥が方帝に於いて地方に行はれ諸神を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𢦏」も亦方帝の祭儀と考へられ、上揭の乙5386版「𢦏于西南帝介卯」に「帝」字（或は禘の假借）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

𢦏字を羅振玉は人名とし（考釋上十二）、商承祚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佚考釋）、郭沫若は「𢦏字不識、當是動詞、且與𢀛貞諸字爲近」（通纂三一三）としてゐる。𢦏の字形は說文の「戟、有枝兵也」と殆ど一字であるから「戟」の初文であり、而して乙4534・7171二版に於いては「𢦏于卑舞」が「貞舞雨」と對貞されてゐるから、舞（舞）と同類の祭儀であつて、周禮地官の「舞師掌敎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の兵舞と

考へられ、而して次の如く舞は方帝に於いて行・烄に供されるに對して𢦏は行烄以外の右の諸神に供されるものである。

(5)　舞

舞は乙1937版に於いては「貞舞㞢雨」と「帝于岳」とが對貞されて居り、又續2.15.3版に於いては「…方…𡆥…方…舞雨」と「方」に行はれ、又次の如く𡆥地（遺1202在𡆥）・𢆶地（佚920在𢆶）・𢆶地（乙3214在𢆶）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方帝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

乙8081。（…舞于𡆥／舞于𢆶）
乙5278 貞乎舞于𢆶

舞を葉玉森が舞と釋して「舞象人執牛尾以舞、爲舞之初字」（鐵雲藏龜拾遺考釋）と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がなく、而して金638版には「乎舞㞢雨」と「乎舞亡雨」とが對貞され、又乙8518版には「丙午卜𢆶舞日不雨」と、舞によつて雨が降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舞は祈雨の祭儀であつて第三期には「𩂣」に作られてゐる（粹846 847 848 甲1179 1460 1893 寧1.115）。卜辭に於いては次の如く行・烄に用ゐること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祭祀に於いては行烄に供され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舞には𢆶舞（乙8518）・𠭯舞（前6.26.2）・𠭯舞（前3.20.4）がある。

乙3879 勿乎卜舞貞舞𢆶（乙1859 7173）
乙3449 舞烄（甲2334 佚83 乙5351 5644）
粹51 卜今日舞𢆶卯烄

(6)　烄

烄が祈雨の祭儀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貞烄㞢雨」（乙5644）・「烄𢀛羽雨」（拾8.2）と、「勿烄亡𠙵雨」（乙5351）・「勿烄烄亡𠙵雨」（乙5836）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つて、郭沫若は「在卜辭乃是求雨之祭」としてゐる（粹釋六五八）。烄が祭祀に行はれてゐる例は未見であるが、次の如く東方・高地（前2.12.3在高）・𢀛地（前2.35.1田𢀛）・𢀛地（前6.1.8征于𢀛）・𡆥地（粹960在𡆥）・𡆥地（掇2.130往𡆥）・囲地（乙2170用方）・𡆥地（薑地20在𡆥）・𡆥地（後上15.9田𡆥）・𡆥地（南明2.189在𡆥）・𡆥地（柏13在𡆥）・𡆥・𡆥・𡆥（未詳）に行はれて居り、從つて地方に行はれる祈雨の祭儀と謂ふことが出來る。

甲410 …羽…烄…東
粹637 凶烄高羽雨
粹653 卜凶烄𢀛
佚936 貞烄𢀛（鄴3.45.10略同）

鄴3.48.3 羽烄𠂤
寧1.116 烄𠂤于𢀛雨
粹10 勿𢀛卜于𢀛烄川雨
庫1547 于𢀛烄

後上15.2 凶烄于田
甲799 𢀛烄烄
甲637 于𢀛烄雨
甲799 𢀛烄烄

甲637 于𢀛烄雨
佚932 于𢀛烄
後上15.8 于𢀛烄

烄字を羅振玉は「烄」として「說文解字、烄交木然也、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此字从交下火、當即說文之烄

字」（考釋中十七）と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ひ（商承祚類纂・王襄簠室殷契類纂天四・葉玉森說契・孫海波文編十六）、郭沫若は「余意以爲當即郊祀之郊之本字」と郊祀の郊の本字としてゐる。而して王襄は「後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烄廢」となし、郭沫若は「今案卜辭之烄、專以求雨、字从交在火上、交者人也、蓋焚人以祭也」（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農業二三）とし、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說文烄交木然也、與此是否一字尚不可必……是以人立於火上以求雨、與文獻所記「暴巫」・「焚巫」之事相同」（卜辭綜述六〇二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說は墨子以下の諸書に散見する湯王が身を犧牲として旱を救はんとした傳說と、春秋左氏傳・禮記檀弓にある焚巫・暴巫の記事に依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字體は烄・烄・烄・烄・烄に作られてゐて、交・交・交は人の立つ貌である太とは遙かに異つて居り、交と火に从ふ說文の烄となす羅釋は至確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烄は地方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つて、交木を燃やして降雨を祈る祭儀であり、その交木を燃やす點は米と同一であるが、米は帝祀の際には𡆥に專用されて上帝には行はれず、又烄が行・烄・祖神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絕無である。之を前述の如く祈雨は地方に於ける帝祀に於いて上帝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と併せ考へれば、烄は方帝に於ける上帝に對する燎柴に外ならない。この烄祀が地方即ち郊に行はれるによつて、上帝を祀るを後世郊祀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つて、郊は烄の音と地方に祀るの義を兼ねてゐるものである。烄祀にはなほ次の用例があり

續5.14.2 （貞烄𢀛㞢从雨／勿烄烄𢀛㞢）
前5.33.2 （貞烄𢀛凶雨／貞烄𢀛㞢从雨）
掇續3 （丙午卜烄𢀛／丙午卜烄𢀛）
續存下744 𢀛𢀛卜凶烄三𢀛
乙3449 貞今丙午烄𢀛㞢从雨（乙6319 薑雜17）
薑雜67 貞𢀛烄
佚1000 （貞烄𢀛㞢雨／勿烄𢀛㞢雨）
乙1228 𢀛𢀛烄㞢雨（乙4450 前5.33.3）

胡厚宣は右の𡆥・𡆥を女巫、𡆥を男巫として巫を焚いて烄祀するものとなし（論叢二集）、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卜辭烄以求雨之奴隷等、係女字乃是女巫」（卜辭綜述六〇二頁）としてゐる。右の例に於いて「烄𡆥」は「烄𡆥」・「烄三𡆥」とも記されて居り、𡆥・𡆥・𡆥は後述（祭儀人牲の項）の如く「巫」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𡆥・𡆥・𡆥・𡆥は巫名であるが、焚巫・暴巫であるか否か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之を要するに上帝は雨風電暵稔穀の自然を支配し、戰勝・戰敗・變亂・疾病を主宰してゐて王は帝意の許諾をトして政治を行はねばならない至上神であつて、□祀（禘祀）に於いては宗廟に祀られて「父」が配祀され、帝祀（郊祀）に於いては地方に祀られて𡆥に米祀し行烄・高祖神・祖神が配祀されて居り、前者は父を尊嚴にするためであるが、後者は祈雨・祈年

寧雨・寧風・寧蝗・寧疾がその目的であり、而して特殊な祭儀としては巫（疈犬）・𢦏（兵舞）・舞（雩舞）・烄（烄）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第三項　帝說餘論

（一）　禘郊說について

上帝は宗廟と地方とに祀られて居り、宗廟に之を祀るのは父を尊嚴にする□祀の場合であつて、□祀は五世の祖に及ぶものであり、これは金文の啻祀・後世の禘祀である。又地方に之を祀る帝祀は𡆥に燎祀して行烄・祖神を配祀し、祈雨祈年を行ふものであり、これは後世の郊祀である。この兩者は共に上帝を祀り祖を配祀してゐて、同音の□祀・帝祀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後世に及んで兩者の解釋に混亂を生じ、遂に「禘禮之說、千古聚訟」（論語正義）とされるに至つてゐる。

(1)　禘說

禘祀が何如なる祭祀であるかについては次の諸說があり、

(1)　大祭說　爾雅釋天―禘大祭也、　鄭玄―禘大祭也（喪服小記注・學記注・明堂位注・周頌雝注）
(2)　殷祭說　鄭玄―以禘爲殷祭（周禮大宗伯注・王制注・祭義注）
(3)　時祭說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4)　諦祭說　說文―禘諦祭也、　賈逵―禘者遞也、審諦昭穆、（禮記疏引）

又禘祀が何を祀るかについては、天・祖・帝を祀ると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1)　祭天說　鄭玄―大禘郊祭天也（商頌長發注）、　禘謂祭天（喪服小記注）、　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法注）
金榜―天地之祭名禘、（漢學師承記引）
左氏會箋―禘本天子祭天之大祭、（閔公二年）
(2)　祭祖說　鄭玄―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王制・大宗伯注）
金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漢學師承記引）
爾雅正義―爾雅所記禘大祭、則專主宗廟之祭、

(3) 祭帝説　赫京山―祭帝曰禘、禮曰不王不禘、三王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
左氏會箋―禘之為字　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

右の如く禮記大傳及び喪服小記に「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とある其祖所自出を、鄭玄は「天」と解して禘祀は天を祀るものとなし、金榜は之を「大祖」と解して禘祀は大祖を祀るもの、赫京山は之を「古帝」と解して禘祀は古帝を祀るもの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鄭説に於いては禘祀は天を祀るものであるが又祖を祀るものともされて居り、この両者は天を祀り祖を配祀するものとすることによつて統一され、而して其祖之所自出を天となす根據は次の諸注の如く、王者の祖先は天の神靈に感じて生れたものであるから祖の出づる所は天であつて、この感生帝を祀るのが禘祀であるとしてゐる。

大傳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黄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黒則汁光紀、皆用正歳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喪服小記注―禘大祭也　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而立四廟、
祭法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
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儀禮喪服注―始祖者感神靈而生　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

従つて鄭説に於いては上帝を郊祀することも宗祀することも共に禘祭であり、禘・郊は本質的には區別が立たなくなるのであつて、ここに於いて郊祀と宗祀とを帝の數によつて區別し、郊祀には一帝宗祀には五帝を祀るとなし、又禘祀は圜丘に祀り郊祀は南郊に祭るとして居り、而して禘祀に祖を配祀する所以については「自外至者無主不止」と、公羊傳の「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宣公三年）の説を以つて説明してゐるに過ぎず、禘祀に祖が配祀される本質的な意義を理解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に對して金榜は喪服小記の「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を、周の廟制上から解釋して其祖を文武、其祖所自出を后稷となし、次の如く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為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曾子問七廟無虚主、虚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

と、周の七廟は后稷・文王・武王の三廟と四親廟とであつて、祭時には七尸を立てて旅酬は六尸に行はれ、后稷の尸は始祖であるから發爵不受旅であり、従つて經文の「以其祖配之」の其祖を文王武王、「其祖所自出」を后稷となし、后稷の廟に禘祀が行はれて文王武王が配祀され、四親廟に禘祀が行はれるものと解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鄭玄の「祭天説」は上帝を祀ることを説く所に重點が置かれてゐて、祖を配祀する意義を理解せず、この説は遂に禘・郊の本質的な區別を失ふに至つて居り、金榜の「祭祖説」は祖を配祀することを説く所に重點が置かれてゐて上帝を祀ることを否定してゐる。禘祀が宗廟の祭祀であることは春秋に「禘于太廟」（僖八年）、禮記に「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明堂位）・「宗廟之祭、…夏曰禘」（王制）・「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祭統）・「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仲尼燕居）とあり、而して卜辭に於いては前述の如く上帝を宗廟に祀り、父を配祀して五世の親廟に口祀が行はれてゐる。従つて禘祀を上帝を圜丘に祀るものとする鄭説は固より非であるが、始封の祖を祀るものとして上帝を祀るものとしない金説も亦非であり、又上帝を宗祀するとしてゐる點に於いては鄭説は是であり、四廟（[illegible]）の親廟に禘祀が行はれるとしてゐる點に於いては金説は是であつて、禘祀はこの両者を兼ねて父を尊嚴にするために配祀する祭祀であることは、卜辭によつて始めて明か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2) 郊説

郊祀は上帝を祀りΩに賓祀して𠂤・岳及び祖神を配祀し、祈雨・祈年・寧雨・寧風・寧蟲・寧疾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が、後世に於いては郊祀は上帝を郊に祀つて后稷を配祀し、祈穀・風雨節・寒暑時・祈福、事上帝・事天、定天位・制上下・升中于天・報天・明天道がその目的と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1) 祀帝於郊（明堂位・禮器・禮運）、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郊之祭、大報天（祭法・郊特牲）、

(2) 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明堂位・公羊傳宣三年・左傳襄七年・祭法・魯語）、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生民）

(3) イ、祈穀于上帝（月令・周頌噫嘻序）
ロ、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禮器）
ハ、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以為民祈福（月令）
ニ、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天地者生之本也　故上事天（荀子禮論）
ホ、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運）・天地之祭…君臣之義（禮器）、郊之祭…以制上下（祭法）
ヘ、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禮器）
ト、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義）

右の祈穀・風雨節・祈福は卜辭と略一致してゐて殷代の信仰を傳へてゐるが、定天位・升中于天・制上下・事上帝は受命思想により、報天・明天道は天道思想による解釋であつて、前者は周代、後者は戰國時のものであり、郊祀の意義の時代的變遷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

郊祀に於いてはΩに賓祀され、𠂤・岳（河・岳）及び𡴄・夒・太丁（契・重・王亥）等の高祖神、上甲・大乙・大甲・祖乙等の祖神が配祀されてゐるが、郊祀に於いては周は后稷を、有虞氏は堯（魯語）・嚳（祭法）を、夏は鯀（祭法・魯語・左傳昭七・晉語）を、殷は冥（祭法・魯語）を、杞國は禹（禮運）を、宋國は契（禮運）を配祀するものとして居り、而して祖を配祀する説明として次の如く「人本乎祖」或は「自外至者無主不止」の理由が擧げられてゐるが、后稷については「祈農事」るためとされてゐて、后稷が「貽我來牟」とか「周棄亦為稷」の理由がのべられてゐる。この「祈農事」としてゐる理由は殷代の信仰を傳へてゐるが、「人本乎祖」・

魯語―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
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
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イ、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特牲）
ロ、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傳宣三年）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左傳襄七年）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周頌思文・魯頌閟宮）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左傳昭二九年・祭法・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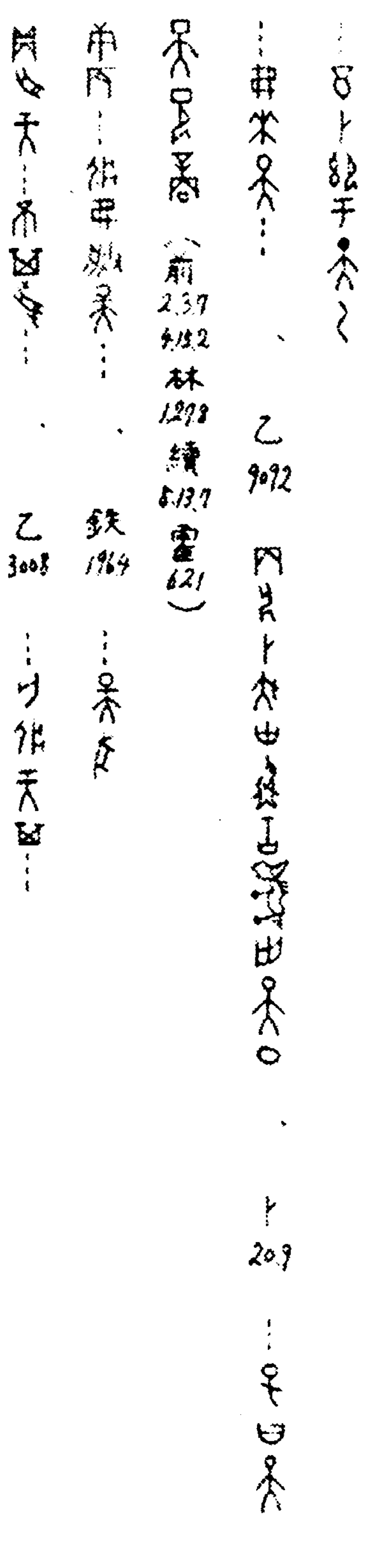
「無主不止」とするものは後世の附會であり、而して周棄が郊祀に配祀されて祈年が行はれることを合理的に説明するために后稷説話が生じてゐるのである。之によつて祖神の神威（[illegible]）に對する信仰が薄くなり、配祀される意義が不明確になつて、合理的に之を説明しよう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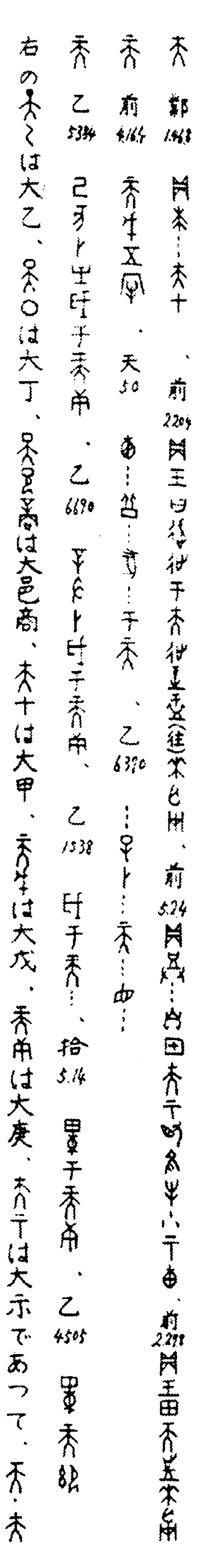
これを要するに殷のΩ祀・郊祀は周以降に継承されてゐるが、その本質的意義は次第に不明となり、上帝が天と理解されて上帝を祀ることが天を祀ることとなる戰國末には、郊祀の祈穀の意義が更に「升中于天」と變じ、遂に秦始皇の封禪となるのである。

(二) 帝と天について

郭沫若は「帝」が「天」と稱されたのは殷周の際であるとして「起初稱為[redacted]來稱為上帝、大約在殷周之際的時候又稱為天、因為天的稱謂在周初的周書中已經屢見、在周初彝銘如大豐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屢見、那是因襲了殷末人無疑」（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九頁）と、周書・大豐殷・大盂鼎の「天」は殷人の呼稱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ると[redacted]るが、卜辭には次の如く「天」字が上天乃至は天神の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なく、従つてこの説には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説文に「天」は「天」（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に作られ、金文の「天子」の天字は「天」（[illegible]）・「天」（[illegible]）・「天」（[illegible]）・「天」（[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字体を基準として卜辭に之を求む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り、




鄴 1.46.8
前 4.16.5
乙 5384
前 2204
天 50
乙 6690
乙 6370
乙 1538
前 5.24
拾 5.14
乙 4505
前 2278

右の天くは大乙、天丁は大丁、天邑商は大邑商、天甲は大甲、天戊は大戊、天庚は大庚、天示は大示であつて、天・天には又地名の用例（前2204、2278）があり、天・天の用法は未詳である（殷本紀の「天乙」、多士の「天邑商」はこの天くを天乙、天邑商を天邑商となす）。斯くの如く金文の天字は卜辭に於いては「大」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て、一例も上天・天神の用例がなく、胡厚宣は「卜辭雖亦有天字、但天邑商天戊之天、皆用爲大、與天帝之天無關」と、又陳夢家は「卜辭的天沒有作上天之義的」と謂つてゐる（胡説は殷代之天神崇拜三冊集、陳説は卜辭綜述五八一頁に見る）。然らば天字が至上神の稱號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最初の用例は何に見得るであらうか。これ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は「在周初彝銘如大豐簋和大盂鼎上」、胡厚宣は「稱帝爲天、蓋自周武王時之大豐𣪘言天亡尤王始」（同上）として居り、これは大豐𣪘に「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衣祀……」とある天を天神と解するに據るのであるが、天は金文に於いても「大」の意に用ゐられて例が多く、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り、

天室　大豐𣪘の「天室」、天廟彝の「天廟」は他器習見の「大室」、「大廟」である。

天君　克尊の「對揚天君王伯休」、天君鼎の「天君鄉𩛥酎」、父丁𣪘の「我天君鄉（饗）酎」の天君は他器の「大君」である。

天命　班𣪘の「昧天命故亡父考顯」、師訇𣪘の「嗣受天命」、彔伯𣪘の「弘天命」の天命は他器習見の「大命」である。

皇天　作冊大鼎の「大揚皇天尹大保休」の皇天は皇大の義であり、毛公鼎の「皇天亡斁」の皇天とは異る。

天　曾伯簠の「用考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錫之福」の天は曾伯壺には「用受大福無疆」と大に作られてゐる。

從つて大豐𣪘の「天亡尤」の天が「大」の義であるか「天神」の意であるかは遽かに決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然し天神としての用例も亦習見であつて、確實に至上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最古のものは康王時器大盂鼎の「天」がそれであり（陳夢家による）（この説については卜辭綜述五八一頁）銘文の「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故天翼臨子……畏天畏」の「天」は明かに天神である。この「天」が「帝」と同一神格であることは、毛公鼎に「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とある皇天が、師訇𣪘には「肆皇帝亡斁、臨保我有周」と皇帝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れば明瞭であり、「天」は「帝」の別稱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殷代には未た天字を以つて上帝を表現することは行はれてゐないが、周初康王時には「天」を上帝の別稱として居り、周初の同時史料とされてゐる書經の五誥には「天」の稱號が習用されてゐるから、天の稱號は周初に既に行はれてゐ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然らば斯かる稱號が何如にして生じたのであらうか。前記の如く卜辭の「天」字は「大」の義であるから「大」字の異体に外ならず、又金文の「大」字的用法の天字も亦「大」字の異体であつて、「大」義に非ざる「天」の用例は金文に於いては康王時の大盂鼎の上帝の別稱としての「天」、及び康王時器の羌伯𣪘・麥尊・獻彝に初めて用ゐられてゐる王の別稱としての「天子」の天字である。天子の稱は康王以降の金文には習見であつて、周初には「王」或は「元子」と稱され、その「元子」の例は五誥中の召誥に「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と用ゐられて居り、天子の稱はこの元子に本づくものであつて、天子の原義は元子であり、從つてこの「天」の義は元首の意であることが解り、説文に「天、顚也」とし、又郭沫若が「大盂鼎都是畫一個人形、特別顯示著有巨大的頭腦（天・天・天）、那頭腦便是顚、便是天」（同上五頁）として「天」の原義を顚元とし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り、「天」字が最初に「帝」・「元」の義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は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卜辭に於いては前述の如く上帝の別稱として「口」・「口示」が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口」の原義については呉其昌・葉玉森は次の如く「顚頂」の象形としてゐる。

呉其昌：金文凡人形皆作天或天、至其元首之形之作●或○狀者、與丁字之作●或○狀者、正無二致、此（丁）蓋即原始之「頂」字也。（文哲季刊六ノ一所収金文名象疏証説丁）

葉玉森：古鉩文𣪘丁之丁作个有尾象鐙、今言釘、先哲造丁字果取象于鐙、似當作♀♀个形、方顯不悤、僅象鐙首、予疑實象人顚頂也、故天天等字如是作、丁顚頂並一聲之轉。（前編集釋一ノ十四）

卜辭の「口」が顚頂の義であつて上帝の別稱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と、金文の「天」が元首と上帝の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とは符合して居り、而して「口」の字音は爾雅釋魚に「魚枕謂之丁」とあつて「枕」・「𩠐」と假借されてゐるから天の音に近く、從つて周初に上帝を「天」と稱するのは殷代に上帝を「口」と稱する慣習の傳承に外ならない。而して周初に「口」を「天」と記したのは干支の「口」字と區別し、且つ元顚の意を明かにするために「天」に作つたのであつて、ここに於いて康王時以降には大字の異体である天字と、上帝の意である天字とが併用される結果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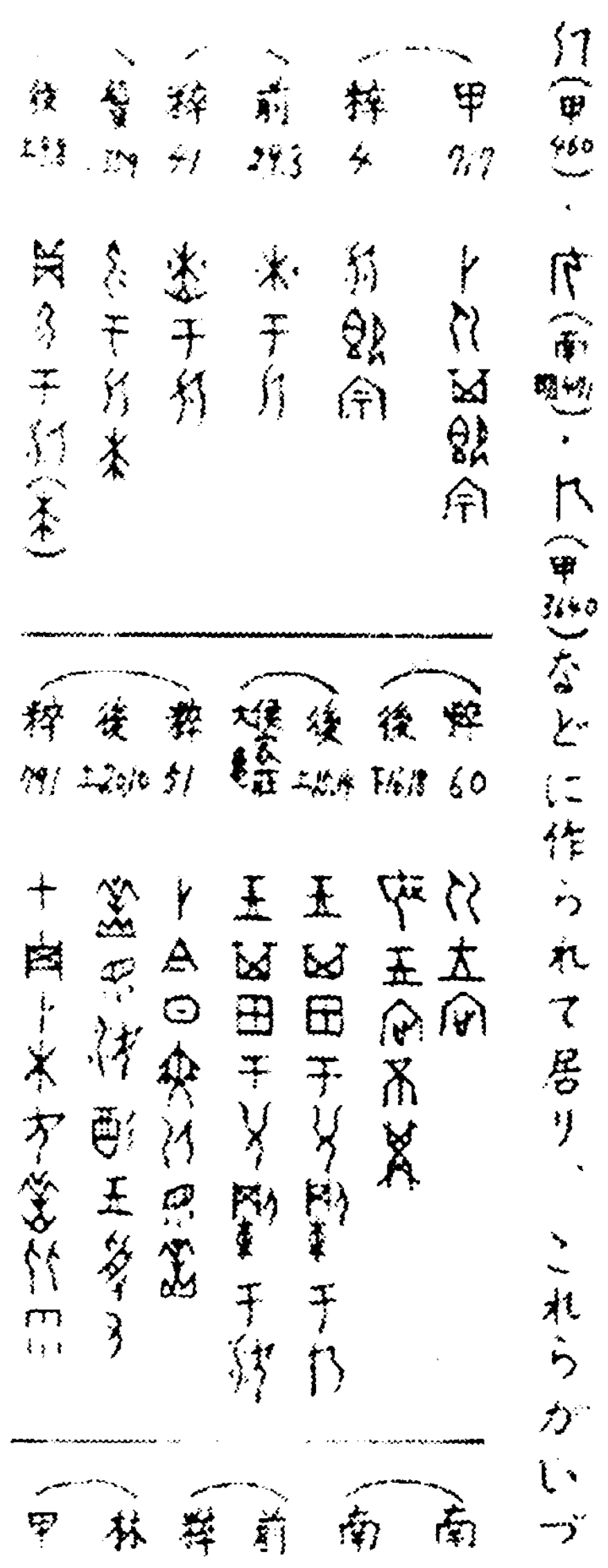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周初の上帝の意の「天」字は卜辭の「口」字の異体として發達したものであつて、元來「上天」を表はす字ではなく、之が上天の義に用ゐられるのは郭沫若が「因爲頭腦在人體的最高處、故高處都稱之爲顚、樹頂稱顚、山頂稱顚、日月星辰所運行着的最高的地方稱天」（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五頁）としてゐるやうに、字義の引伸によるものであり、斯かる用法の「天」は詩經に例へば「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巷伯）・「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黃鳥）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それである（易經の「自天祐之」（大有）の天は上帝、「飛龍在天」（乾）の天は上天であつて、之によれば易辞の成立は西周末以前に溯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ここに於いて上帝は上天と考へられるやうになり、殷以來の上帝信仰は西周末に及んで「敬天」の信仰に轉化したのであつて、詩經に至上神が「帝」とされ又「天」とされてゐるのはこれが爲であり、又「敬天」思想の發展の背後に在つて「上帝」信仰が之を支えてゐるのはこれが爲である。從つて敬天思想は蒼天の神格化乃至は自然の威力を天に象徴せしめることによつて興つたものでない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

第二節　自然神

上帝は自然を支配する意味に於いて自然神であるが、卜辭には自然物を神格化してゐる自然神があり、次の川・岳・口はそれである。

第一項　川神

この字体は川（粹51）・川（粹63）・川（前2262）・川（後上9.5）・川（林2202）、又は川（粹791）・川（續4105）・川（甲243）・川（南明456）・川（甲2585）、或は川（粹45）・川（甲460）・川（南明）・川（甲3640）など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がいづれも川の異文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甲 217
粹 4
前 2.9.3
粹 51
菁 10.9
後 上9.5
粹 60
後 下6.18
後 上20.6
續 5.33
粹 51
後 上20.10
粹 791
南 明457
南 明27
前 2.9.3
粹 45
林 2.23
甲 3640

川の字説は多岐であつて、次の如く人乙・妣乙・沘・汏・沔・亇・沒・沈・河と釋されてゐて、先公・人名・水名・水神・川神と解されてゐる。

孫詒讓	舉例下五	川	人乙	
羅振玉	考釋下三	川	妣乙	
王國維	戩釋七二	川	妣乙	
	戩釋百四	川	汏	
王襄	類纂十一	川	亇	
	類纂存疑五	川	汏	
	同右	川	沔	
商承祚	佚釋六	川	沔	水名
	佚釋九	川		人名
葉玉森	前釋一ノ二	川	妣乙	
	同右	川	沘	水名
	同右	川	沘	沘水
容庚	卜辭七	川		人名
郭沫若	通纂三五九	川	河	河伯・先公
	同右四二六	川	河	水名
	同右七七	川	沈	高辛氏實沈
	粹釋七二	川	河	
陳夢家	燕京學報十九期	川	河	水神
唐蘭	天壤三二	川	河	
吳其昌	殷虛書契解詁	川		先公
	解詁	川		地名
董作賓	中國文字	川	河	地名
		川	沈	
于省吾	駢枝三編	川	汅	曹圃
李旦丘	零拾二九	川	沒	水名
孫海波	文編三二	川	卜辭文字小記	
胡厚宣	自序	川	河	高祖

（字釋）川は前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示・丁に从ふ字であつて、郭沫若は丁を説文の「丂」とし、説文に「丂反丂也讀若呵」と巧・可の旁として字音を呵としてゐるから、川は水に从ひ呵聲の「河」であると論じてゐる。甲2585に「父乙卜何貞于川……」とある川は水・何に从ひ、何はこの辞の貞人名の何と同字であり、貞人名何は又何（粹223）に作られてゐて、郭沫若は之を「乃何（荷）之古文、象人荷戈形」（粹釋三一）と荷の古文として居り、之に從へば川は水に从つて荷聲であつて、この兩者は川の異文であるから川を水に从つて可聲とする郭釋は至確であり、右の如く陳夢家・唐蘭・于省吾・董作賓・胡厚宣、及び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四〇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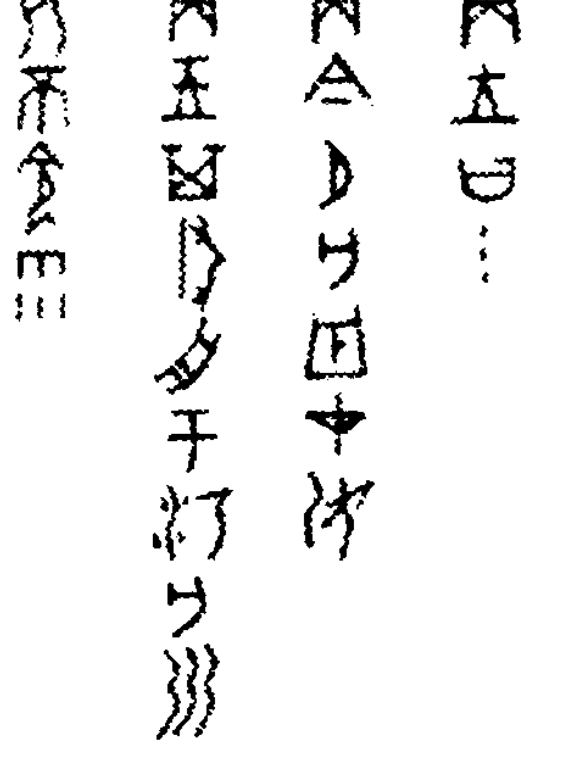
（用法）川・川の用法は次の如く貞人名・地名・水名、及び神名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貞人名・地名としての用例はこれ以外にはな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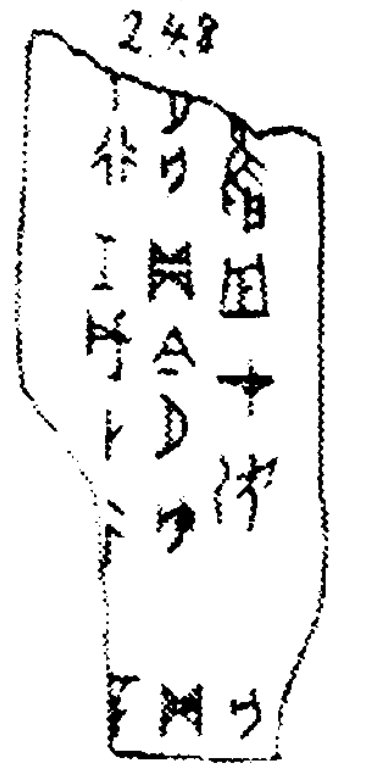
貞人名　佚108

地名　前2.4.3

水名　前2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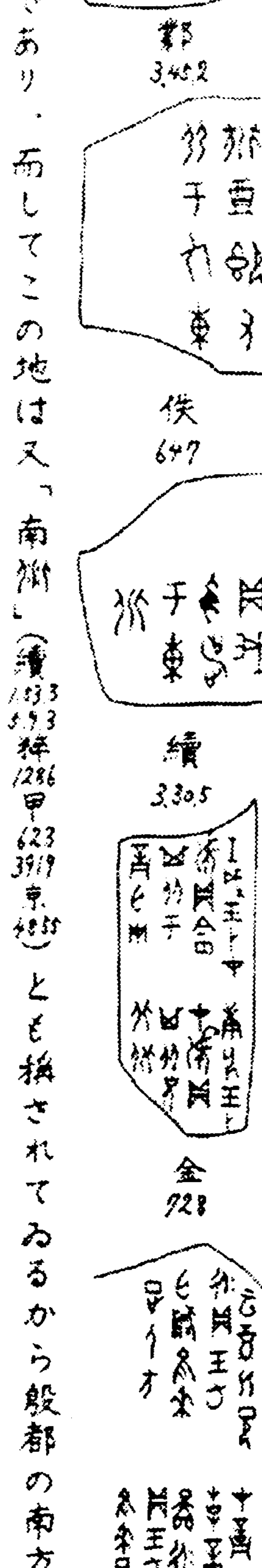
神名　乙3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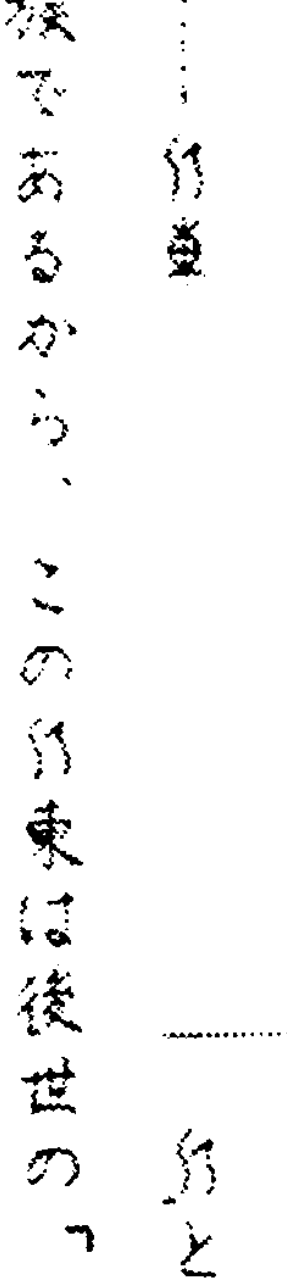




而して地名としての「川」は次の如く「𣎆」地と相去ること一日行程（今夕卜辞は當日卜であつて右辭は…に在り）に在り、𣎆地は淮地（淮）を去る七日行程の北方に在るから（殷虛卜辭の地名）、川地は淮北八日行程に在ることになるが後世の何地に當るか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水名としての「川」の右の辞は他辞の「王𣎆𣎆夕于𣎆」（後上15.8）と同一語法であるから川は𣎆と等しく水名であり、又「𣎆川」（鐵）・「川」（佚）・「川」（佚）と用ゐられてゐて、𣎆字は例へば「𣎆川」（董）・「𣎆川」（董）・「𣎆川」（林2）の如く水を渉る意であるから「川」の水名であること

は愈〻明かである。その位置を考察するに左記の「其涉汅東洮」、「于汅東洮」の例によれば、洮地は汅東に在つて汅を涉つて行く地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地は又「南洮」（續1.53.3 粹1286 甲623 3919 京4835）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殷都の南方に當る地であり、右の續3.30.5版に於いては洮地と𦎫地とは一日乃至二日の行程に在り、𦎫地は金728版に於いては𦎫の鄙郊とされてゐるから洮地も亦𦎫の附近に在り、從つてこの地は殷都の南に在つて𦎫（商邑）とは一日乃至二日行程の地に當ることが解る。更に洮の字体は水・北に从つてゐて「水北の地」の意より起る地名であり、從つてこの地の南に水があつてこの水が洮地を貫流し、洮地は之によつて二分されてゐて、この水を涉つて東に東洮（佚647）の地があり、この水が右の辭に於いて「汅」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以上のことからこの地は「邶」に當り、而して「汅」は黄河に當るのであつて、當時黄河は邶地を二分して東北に流れてゐ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卜辭には又「汅西」（綴合448 粹1170）・「汅東」（前4.44.1 卜673）の用例があり、例へば次の如く





であつて、〓は般將として𢀛方を征伐し（後述「殷代の社會」參照）「乎〓〓于汅」（董473）には往于汅とあるから𢀛方征伐のために汅東に赴いて居り、𢀛方は殷西に在つて西邊に侵寇した部族であるから、この汅東は後世の「河東」に當つてゐて、この「汅」も亦黄河に當るのである。

（神名）神名としての「汅」については右の如く人格神とする說と自然神とする說とがあり、人格神說は之を殷室の先公となすもの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郭沫若—㚇既爲帝嚳、則〓與汅亦必爲殷之先人無疑、（通纂）（通纂七七に汅を「實沈」となすも綴釋八三四においては之を訂正す）

吳其昌—綜上諸辭以觀、可以知〓汅二名汅之先公之前後左右者、乃爲㚇・土・若・羔・兕・王亥・囚・伊尹諸人、由是可見與汅並祭同貞者、類多爲成湯以前之君臣、而尤以汅・羔同見爲最多數、則汅之世代雖未可稿考、而大畧可知其在上甲之先、羔・兕之次矣、（三五）

于省吾—綜上所述、〓汅二字之形体、徵於卜辭之世次、驗於聲韻之通借、汅之當爲根國、〓之當爲冥、昭然可覩矣、……汅當爲曹圉、（駢枝三編 釋汅〓）

胡厚宣—由一卷一一九片言「高且河」、知河爲祖先之名、（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自序）

楊樹達—甲文往往以河與殷先人之羔㚇土連貞、有高祖汅之稱、其爲殷之先公無疑、然其人爲誰、治契諸家無質言之者、余按郭璞注山海經大荒東經引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殺其君緜臣也、余疑汅爲殷之先人、而實爲河伯之始祖、上甲與河伯族屬雖或疏遠、要有同族之誼故上甲從之乞師、……姑設一說于此、俟他日確証焉、（甲文說 四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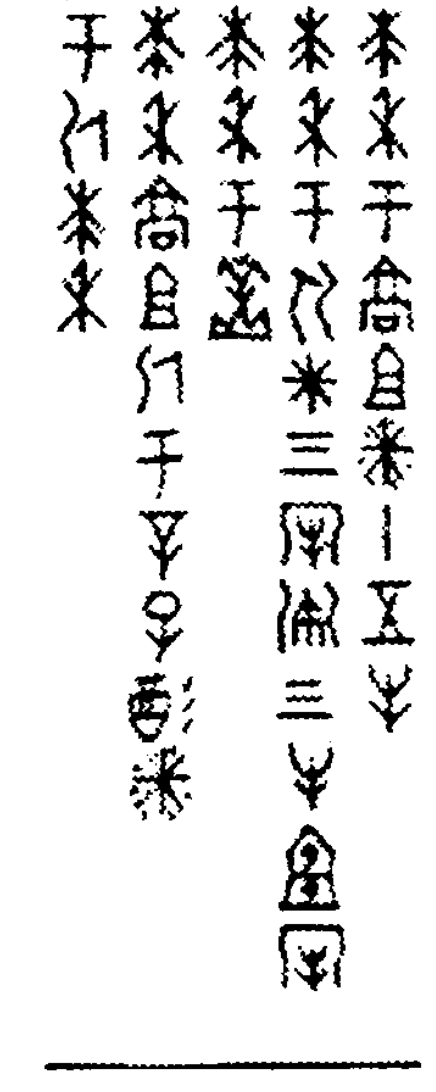
郭・吳二氏は「先公」、于氏は「先公の曹圉」、胡氏は「高祖河」、楊氏は「河伯」としてゐる。然るに次の如く反對

孫海波—其字則不可識、其人亦非殷之先祖、（文釋 三六三）

陳夢家—郭沫若始識爲從水丂聲、疑爲河之初文、然語焉未詳、且誤以河爲之先世、（燕京學報 十九期）

董作賓—或以爲岳河皆是殷王的先祖、……我覺得岳河仍以解作山川爲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一八頁）

の說が述べられて居り、郭・吳・于三氏の說は推測に成るものであつて固より証據の見るべきものはなく、胡・楊二氏が「高祖」となす根據は次の掇1550版（甲1119 續又同版）に「〓〓〓高且汅于〓彡〓」とあるによるのであるが、この「祈禾高祖汅」は例へば「〓禾于〓汅〓」（前7.5.2）に〓・汅が高祖神〓と並記さ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に、「高祖」と「汅」とが並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上揭版に見るが如く、一辭には高祖に祈年をトし他辭には汅にトしてゐるのは傍証であつて、この一例によつて汅神を高祖とするのは早計であり、汅神を人格神とする說には証據の認むべきものは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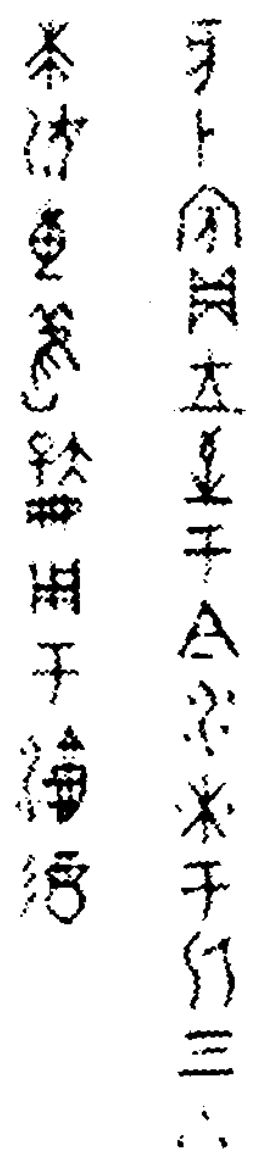


次に自然神說は次の如く陳・董二氏によつて提出されて居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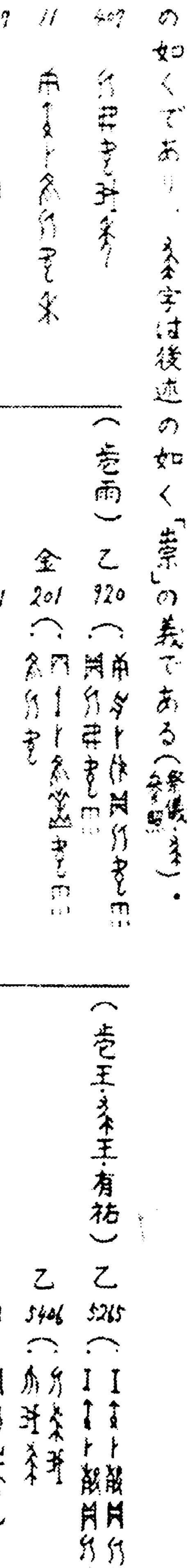
陳夢家—蓋認大河爲水源之主宰、以年豐雨足爲河神所賜、而災咎由河神爲祟、卜辭有云「壬申卜方貞河𢀛」（戰26.4）、又云「河弗𢀛我年」（庫409）、左哀六傳「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故祭河之文屢見左傳、卜辭祭河多以燎、河爲水神、而農事收穫首賴雨水與土地、故河又爲求雨求年之對象、卜辭祭河有三特色、一曰用沈、一曰用埋、一曰用主與奴、一、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川林澤」、爾雅釋天「祭川曰浮沈」、覲禮「祭川沈」、皆以沈爲祭川之法、左傳祭川皆以沈、……卜辭沈法幾全部用于祭河、（燕京學報 一九期）

董作賓—但卜辭又有「于岳求雨」或「于岳右有從雨」或「取岳雨」或「賁河岳有從雨」、我覺得岳河仍以解作山川爲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一八頁）

と、陳氏は卜辭の語法と後世の語法の一致、及び祭川の祭儀と祭汅の祭儀の一致から水神と斷じてゐる。この說は妥當であり「汅」は水名としては黄河であつて、次の如く「汅神」が「〓〓」・「淪水」に於いて祀られてゐるから水神であり、その神名よりせば黄河が神格化された自然神である。



（神威）汅神の神威としては崇年・崇雨・崇王・崇王・有祐が謂は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字は後述の如く「祟」の義である（祭儀・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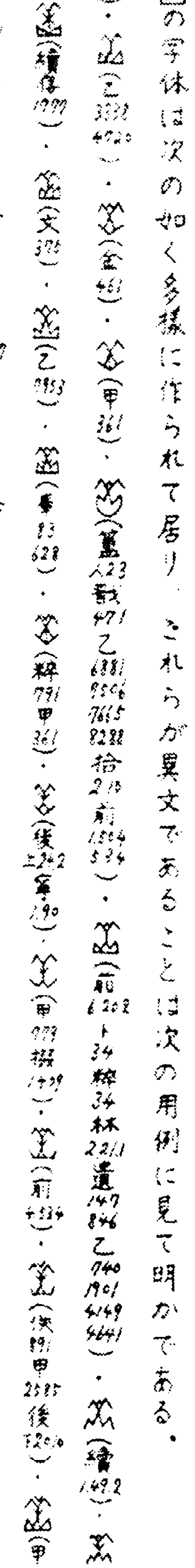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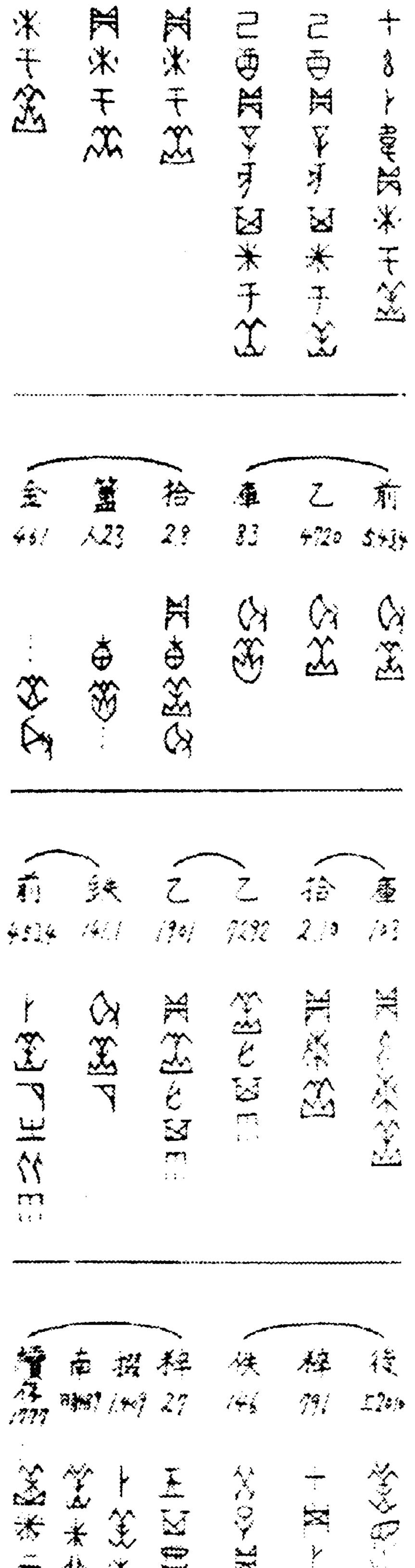
斯くの如く年穀・降雨、及び王に害〓をなすものであるから、汅神に對しても祈年・祈雨が行はれ、又上帝に配祀されるのであるが、その神格は上帝に比すれば言ふに足るものをもつてゐない。

汅神の祭祀は第五期以外の各期に存し、第一期習見、第二期—文362 後上25.4 卜7、第三期—習見 甲2491 2494 2585 2622 2880 3916、第四期武乙時—後上22.9 23.4 23.6 續4.7.6 佚146 376 888 粹55 131 791、文武丁時—佚9 甲808 續1.36.3 勤31 南明477 であるが、第五期の用例は「癸酉卜在云奠汅邑〓貞王旬亡畎往來亡〓」（金728）の一例だけである。

第二項　〓神

（字体）〓の字体は次の如く多樣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が異文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從つて陳夢家が〓と〓とを異字として「〓與〓應有所區分、前者從〓、後者從羊、甲七八八・掇二一五九〓羊並祭、甲三六一〇〓〓並祭、可知其分別」（卜辭綜述三三八頁）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右の如く最簡の字形は〓・〓・〓・〓・〓に作られてゐて、上部が〓・〓・〓・〓・〓・〓・〓・〓・〓・〓・〓・〓・〓、下部が〓・〓・〓・〓・〓・〓・〓・〓・〓・〓・〓に作られてゐる。

（字釋）〓の字釋としては次の如く釋岳說・釋羔說・釋華說・釋芙說（釋𦬓說）がある。

○釋岳說		
孫詒讓（名原 釋例 契文舉例）	岳	嵩山
葉玉森（說契 研契枝譚）	岳	
陳夢家（燕京學報 十九期）	岳	山名
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岳	山
李旦丘（零拾 考釋）	岳	
○釋羔說		
羅振玉（考釋 中六八）	羔	
王國維（戩壽 考釋 二一）	羔	人名
商承祚（類編 四・八）	羔	
容庚（燕京學報 七期）	羔	
王襄（簠室類纂 正一八）	羔	
吳其昌（燕京學報 一四期）	羔	先公
胡光煒（文字說）	羔	昌若
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 五四）	羔	昌若
孫海波（文編 三六）	羔	
張秉權（集刊 二十八本）	羔	
丁山（集刊 四本 三分）	羔	帝嚳
楊樹達（卜辭求義 一九）	羔	帝嚳
聞一多（全集二 古典新義）		
唐蘭（天壤 考釋 三二）	羔	（岳）
○釋華說		
郭沫若（通纂 四一）	華	人名
（粹編 考釋）	〓	（岳）
○釋芙・𦬓說		
于省吾（駢枝 釋𦬓）	芙	冥
陳夢家（卜辭綜述 三四三）	〓	冥

（釋岳說）

孫詒讓—〓を〓と山に从ふものとして〓については「〓〓〓即象其高形……則象其高峻纖削與丘形相通、」

葉玉森—〓〓〓〓〓等形、亦無認爲从羊之理

陳夢家—卜辭羊及從羊之字無作〓〓者、故釋羔非是、（卜辭綜述三四三頁）

と、孫氏は〓〓〓を高峻の貌となし、葉・陳二氏は〓・〓が羊字に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ことを指摘して居り、その〓については

孫詒讓―从山即形山字、…下即从古文山、（舉例上廿）

葉玉森―岳之从山無疑義、卜辭中此字凡數十見、無一飾火燄形之小點者、（集釋一・二四）

陳夢家―下部是山、…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焰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爲火字、（卜辭綜述三四一頁）

と、孫氏は古文の山字となし、葉氏は火字の特徴である火燄を表はしてゐる小點のないことを指摘して孫說を証し、陳氏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從つて孫氏は岳を說文の「嶽古文作𡴳象高形」の岳となし、葉陳董李氏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孫詒讓―葢于山上更爲𡴳、再成重累之形、正以形容其高、許書古文亦即此字、而變丷爲∿、

（釋羔說）

岳を𦍌と山に从ふものとして𦍌を羊字となし、而してその𦍌に作るものをも羅・唐・吳・胡・張の諸家は直ちに羊字としてゐるが　商氏は𦍌の∧を羊の露頂とし、朱氏は鈇鈇の象形として羊を挾み火に炮くの意となしてゐる・

商承祚―∧象露頂

朱芳圃―𦍌上∧當爲鈇之初文、說文鈇鈇鉗也、用鈇挾羊以炮於火之意也、

然るに聞一多は𦍌を二分して丷と十とし、丷を火燄刻上の形、十を草となして岳を「𤇾」字となし、譌して「羔」となるとし、

聞一多―或問羔從羊、何所取義、曰字本不從羊、𦍌當分爲二、上丷與火同意、象火燄刻上之形、下十即草、全字隸定之可作「𤇾」、燒草之光不能大、故昭之爲明、亦訓小明、…𦍌之結體既易誤認爲𦍌、昭之音讀復與羔同、故字遂譌爲羔、而義則訓爲小羊也、

而してその山については齊しく「火」となしてゐて、山字に非ざる証を提示してゐる說はなく、羊と火に从ふ字として羔となして居り、この說に於いては岳を王國維は「人名」、吳其昌は「先公」、胡光煒・朱方圃は「昌若」、丁山・楊樹達は「帝嚳」、聞一多は「昭明」に比定してゐる。

（釋華說）

郭沫若は前4534版に「岳丅」が又「𦍌丅」と記されてゐるによつて「岳…从山𦍌省聲之字矣、以聲求之當即華字異文」とし、又「从山𦍌聲、或𦍌省聲、釋爲岳亦可通、蓋以雙聲爲聲也」となして、華・羔と釋し「人名」・「岳」と解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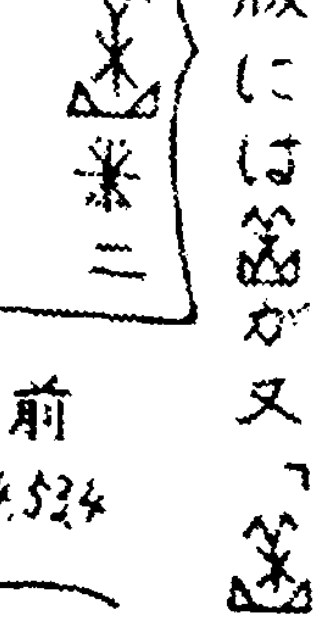
（釋𦍌說・釋𡴎說）

于省吾は董作賓の「戊辰卜又𠦪𦍌」の𦍌を「羊」と釋する說（殷曆譜下卜辭三八）に從つて、岳を𦍌と火に从ふ「𦍌」字となし、又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𦍌と山に从ふ「𡴎」字として居り、而して于氏は說文に「𦍌羊鳴也」とあるによつて岳を「鳴」の字音とし、殷の先公の「冥」に比定し、陳氏は「岳應讀若𦍌、即楚姓之𦍌、廣韻紙部作綿婢切、…但是認岳爲冥、是很可能的」と于說を支持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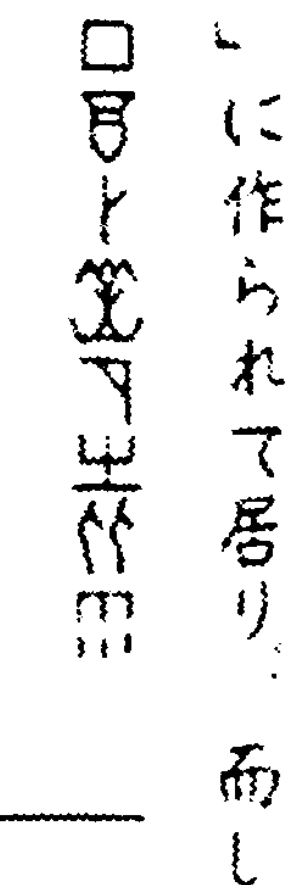
以上の外に唐蘭は釋岳・釋羔の二說を折衷して「羔字本作岳、象炮羊火上、變成岳形、就誤爲岳字了、卜辭裏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としてゐて、岳の字釋は歸する所を知らないのである。

次の續存1777版には岳が又「岳」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郭沫若の指摘してゐるが如く、前4534版には岳丅が「𦍌丅」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岳は𦍌を聲とし山を形とする字であつて、岳（粹791）・岳（南明492）・岳（鐵177）・岳（粹24）・岳（甲361）・岳（摭續19）などに之を看取することが出來る。從つて岳は𦍌と山に從ふ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り、而して岳・岳・岳に作るものは省文、岳・岳・岳に作るものは繁文に外ならない。𦍌は例へば「𥝌」が「𥝌」に作られる例に從へば禾字であり（前1.29.2・3.30.2・6.30.3・6.30.4・7.30.1、續1.16.3・2.29.1・4.26.4、林1.24.6）、（2333 簠天74 典16 粹870 佚1019 遺113 935 乙1731 6519 6381）禾字と岳字とは雙聲であるから岳字の本字であつて、岳（𡴳）は岳の省文である岳・岳・岳に本づいて隸定さ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續存1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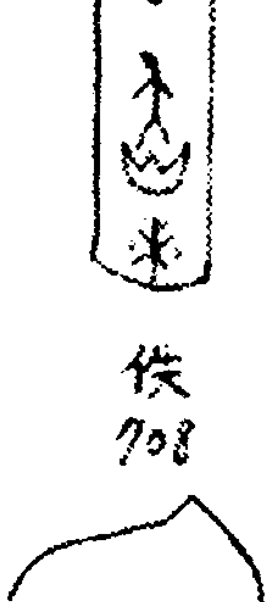


前4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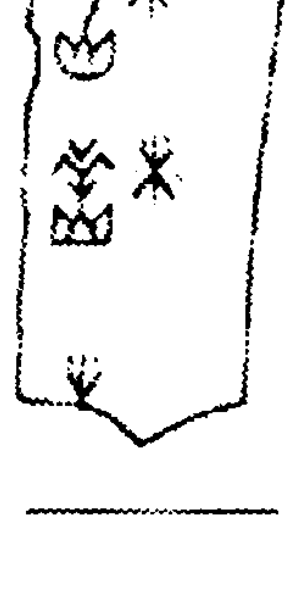


（神名）神名としては嵩山・華山・山名・人名・羔・昌若・冥・昭明・帝嚳・岳神とされてゐるが、次の版に於いては岳を岳山・岳山に燎祀することをトして居り、これは河神が水邊に祀ら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つて、岳は山神に外ならず董作賓の「岳神」となす說が最も妥當である。その神威は次の如く𠦪年・𠦪雨・𠦪王・王亥について讀はれてゐて略ゞ河神と異る所がない。

續1.49.4



佚708



（𠦪年）安陽31

續1493

書道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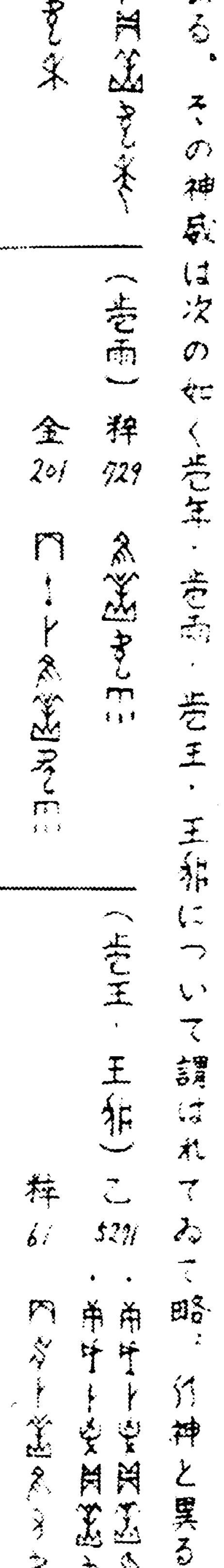
（𠦪雨）粹929

金201

（𠦪王・王亥）乙5271

粹61

鐵1482



岳神のト辭は第一期習見、第三期（甲2011 後2210 242 粹27 寫134）、第四期（續19 後5303 前4534 甲3315 粹791）に存するが、第二期・第五期には未見である。

第三項　Ω神

Ωは次の如く第一期にはΩ（乙4733）・Ω（乙5282）・Ω（乙9069）・Ω（後5303）、第二期にはΩ（京530）、第三期にはΩ（佚928）・Ω（甲527）、第四期にはΩ（[illegible]）・△（甲249）、第五期には⊥（前2125）・⊥（粹907）作られてゐる。

（第一期）乙9005

後5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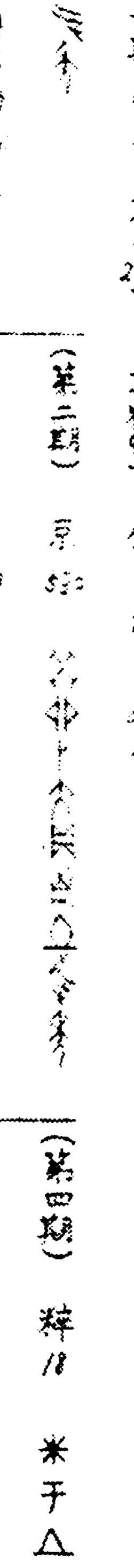
（第二期）京530

（第三期）甲527

（第四期）粹18

甲248

（第五期）粹907



（字釋）Ωを羅振玉は「古金文土作●」（殷釋中八）と「土」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がないが、何を象るものか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の土壤說と郭沫若の牡器說がある。

王國維說―土字作Ω者、下一象地上、○象土壤也、（戩釋）

郭沫若說―牡（𤘘、𠂤、⊥）・祖（且・𠀃）、余所見二且士實同爲牡器之象形、土字古金文作●、卜辭作Ω、與且字形近、由音而言、土且復同在魚部、而土爲古社字、祀於內者爲祖、祀於外者爲社、祖與社二而一者也、（甲骨文字研究 釋祖妣十一葉）

右の如く王國維は一を地上、○を土壤を象るとしてゐるが、後期ト辭のΔ・⊥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は土壤の形に類しない。又郭沫若が指摘してゐる牡（𤘘）の⊥を吳其昌も亦「凡陽性之生物、則旁增⊥爲符徵、陰性之生物、則旁增𠤎爲符徵」（解詁七三）として郭說を支持してゐるが、Ωを⊥に作るのは右の如く第五期に及んでΔより⊥に作られたのであつてΩを⊥に作ることは第五期以前には行はれて居らず、然るに牡字は第一期（續2233）より各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Ωの⊥と牡の⊥とは同形であるが異文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而してこれは牡が一例も牡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く、牡・牡（甲骨續存1388）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が傍証をなして居り（⊥・丄は士であり、牡は牛に从ひ士聲）、從つてΩを牡器を象るとなす說は妥當ではなく、案ずるにΩはΩ・Ω・△・Δに作られてゐて、Ω・△は封土の象形、小點は雨水であり、封土を以つて大地を象るものであらう。

（用法）Ωのト辭上の用法としては五種あり、次にこれらの用法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1) Ω方 簠1236

(2) [illegible]Ω 佚21

[illegible]Ω 京4351

(3) 東Ω 乙3287

西Ω 乙3409

南Ω 京530

北Ω 乙3925

三Ω 摭2445

宮Ω 金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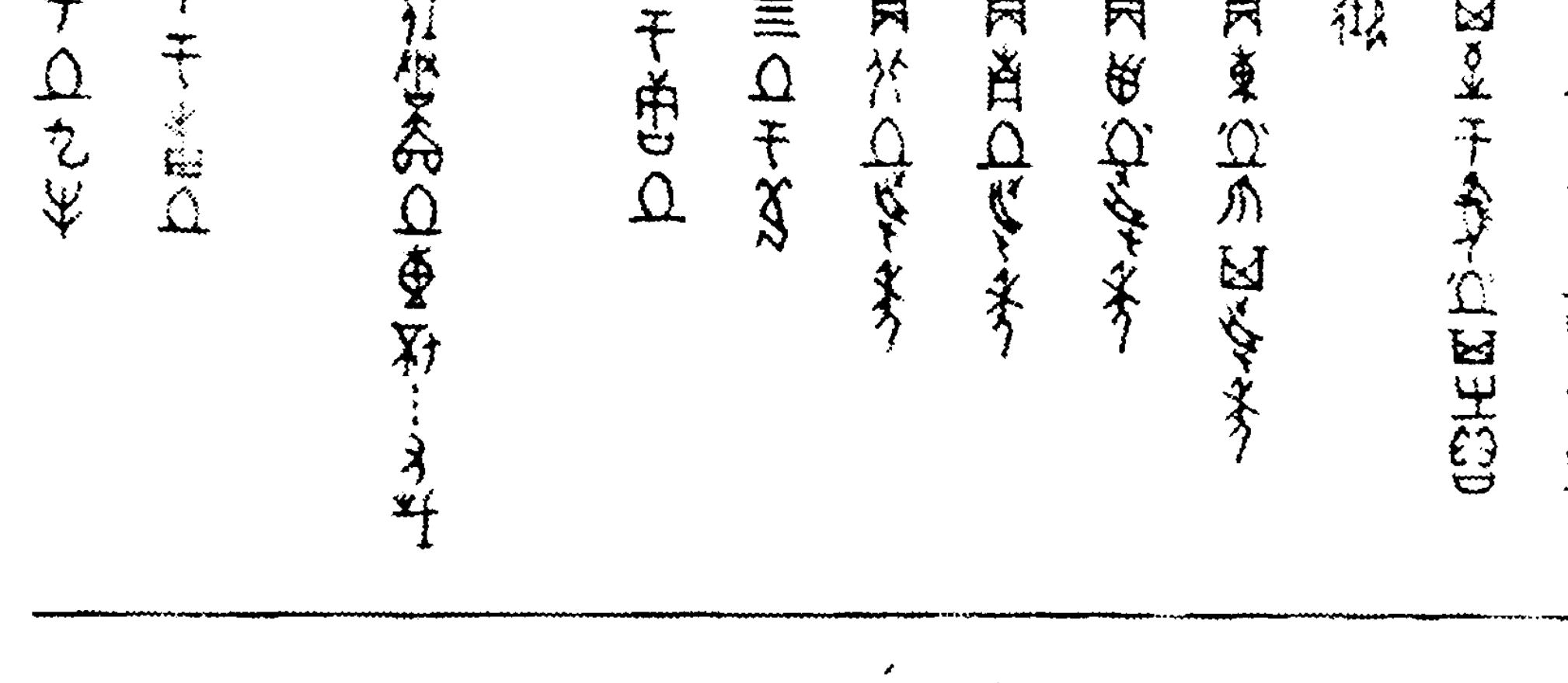
中Ω 簠269

鄙Ω 鄴3436

(4) 亳Ω 粹20

[illegible]Ω 前4173

(5) Ω 鐵2161



(1) Ω方は殷の北方に在る方國である（[illegible]）。

(2) [illegible]Ωは「其至于[illegible]Ω」とあり、又他辭に「貞乎王族征从[illegible]」（乙5311）とあるから[illegible]地の意、又[illegible]Ωは他辭にも「在[illegible]」（京1516）とあるから[illegible]地の意であつて、このΩは土地の義である。

(3) 東Ω・西Ω・南Ω・北Ωの受年は他辭に「東受禾」（粹903）・「西受禾」（粹903）と東・西方の受年がト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東Ω[illegible]」（粹249）と「東土を伐つ」とあるから、このΩも土地の意である。然るに郭沫若は「東Ω受年」のΩを「社」、「西方受禾」の方を「祊」と解して「其曰東土南土之土、蓋假爲社、其曰西方北方之方、蓋假爲祊、均是動詞、詩甫田所謂「以社以方」也」（粹釋九〇七）としてゐるが、楊樹達は之を駁して「按東土南土義與通言東方南方等同、書大誥云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知東土西土等詞爲殷周間恒語」と謂ふ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次の「三Ω」は他辭の「亭于四方」（南明）・「其又于四方」（南明）とある四方と同義であり、「宮Ω」の宮は「宮[illegible]」（乙2?）とも用ゐられ、宮[illegible]は他辭の「大[illegible]」と考へられるから（嗜大）、宮Ωは大土の意であり、「中Ω」は中土、「鄙Ω」は鄙土の意であら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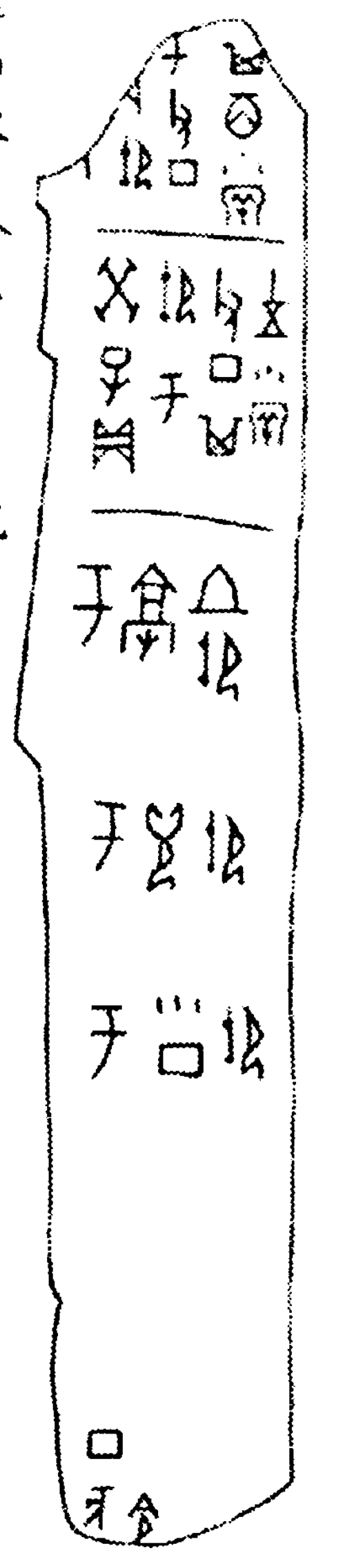
(4) 亳Ωの亳を羅振玉は「說文解字亳从高省乇聲、乙亳鼎作亳、父乙方鼎作亳」（考釋中一〇）と「亳」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ゐる。この亳Ωは右の[illegible]Ω・[illegible]Ωの例に從へば亳地とも解されるが、商承祚は「其又𤉲亳土有雨」（佚928）に釋して「亳Ω自爲亳社」（類編一・二〇）として土讀社とし、陳夢家も右の亳土を亳社と解し（燕京學報）、又郭沫若は「于亳土𡆥」に釋して「亳Ω」としてゐる。之は春秋に「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來獻于亳社」（哀七）・「盟國人于亳社」（定六）・「亳社者殷之社也」（穀梁哀四）と亳社とあり、又亳社は殷の社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に據るのである。卜辭に於ける亳Ω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亳Ωの用例には地

粹21　亳Ω叀小宰　　甲1640　☐又卜其又亳Ω叀☐

粹20　于亳Ω卯　　佚928　其又燎亳Ω又☐

粹22　其又亳Ω　　京3950　☐内☐其又☐于亳Ω三小宰

粹20



名の用例がなくすべて祭祀の對象とされて居り、就中右の粹20版に於いては卯祀を小丁・父丁・☐と共に亳Ωに行つてゐるから、亳Ωは亳のΩ神の意であり、之を亳社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ある。

甾Ω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は「邦社」、陳夢家は「亳社」、郭沫若・吳其昌は「相土」と解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王國維說―甾Ω即邦社、說文解字邦古文作甾、其字从㞢、不合六書之指、乃爲甾之譌、甾从田丰聲、與邦之从邑丰聲、籀文社之从丰聲同、邦社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爲國社、古當稱邦社也、（殷禮徵文）

陳夢家說―甾亳諸形相同、邦亳同聲、疑是一地、（燕京學報十九期二九）

郭沫若說―王（國維）初既此（甾Ω）爲邦社、遂於它辭土字、均說爲社、後於它辭之土、改說爲相土、而於此例、仍存其邦社之釋、余案釋甾爲邦甚是、然「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雖在東部、然每與陽部爲韵、則邦相音相近、古人之爲邦土者、後人音變而爲相土也、（通纂三五九）

吳其昌說―按卜辭相作㞢、甾土㞢土、乃形近而誤也（燕京學報十四期）

卜辭には甾字の用例が次の四辭以外にはなく、その三例までが祈年の辭であつて甾Ωは又單に甾とも記されてゐる

前4.17.3　貞☐求年于甾Ω　　簠歲18　貞☐求年于甾

簠歲17　☐☐卜☐貞求年于甾　　簠歲24　貞☐☐不于☐☐八☐甾☐☐

この祈年の辭は「求年于☐」（庫133）・「求年于☐」（粹850）・「求年于☐」（粹851）と同例であり、甾・甾Ωに祭祀が行は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地名と見做さざるを得ない。而して卜辭の地名として甾が習見であつて、これは又甾（乙5317）・甾（前4.25.7）・甾（乙6622）とも記され、「口☐卜甾☐求」（拾32）・「貞甾☐求年」（乙4638 5599 6513 6517）の如く祈年・受年がトされてゐて、その字形が相近く共に祈年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甾は甾（河東の蒲坂）であつて甾Ωは甾地と考へられる。從つてこれを邦社・亳社・相土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はなく、このΩも亦土地の義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神名）右の(5)の神名としてのΩについては相土說と社說があり、初め王國維は之を「社」と解したが後に「相土」と說を

改めて居り、相土說に從ふ者は郭・王・于・董、社說に從ふ者は商・葉・陳・胡であつて、その說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相土說）

王國維―土疑即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卜辭之土當即相土、（戩壽堂考釋九・二）

―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於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則此土當相土、而非社矣、（古史新證、說釋一葉）

郭沫若―王氏の右二說について「案無可易」として之に從つてゐる（通纂三三四）

王襄―近人多以土爲相土之略稱從之、（簠釋帝四）

于省吾―粹二三己亥卜田☐燎土大☐大☐大☐大、土即相土、……土與☐☐同列於一段之中、則土之爲相土、較然明矣（駢枝三編）

董作賓―可信的是要爲帝嚳、土爲相土、（大陸雜誌四期八卷）

傅斯年―王君認相土之土、爲最勝之義、（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この說は卜辭の季・太丁が殷本紀の季・王亥に當つてゐるから、Ωを殷本紀の相土に比定するに過ぎないものであり、陳夢家は「然既名相土、何以不稱相而稱土」（燕京學報十九期一二七）と疑つて居り、又郭沫若は後に說を改めて「凡卜辭所祀之土、王國維均說爲相土、以此（Ω當）例之、殊未見其然」（粹釋二〇）と之を否定してゐる。「相土」は詩經に「相土烈烈」（商頌長發）とあるものが最も古く、これは「殷土芒芒」（商頌玄鳥）と語法が同一であつて相土は殷土に當り、相土は括地志の「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安陽城即相州外城也」（殷本紀正義引）の「相州」を謂ふものであり、而して殷本紀に昭明（日月）に次いで相土（地）を列してゐるのは甚だ技巧的であつて、殷本紀の相土は商頌に發する相土傳說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從つて卜辭のΩを相土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社說）

王國維―按Ω即●、今隸土字、卜辭假爲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商頌宅殷土芒芒、史記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芒芒、公羊傳二十一年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古固以土爲社矣、（殷禮徵文）

傅斯年―王君認相土之土爲最勝之義、惟謂爲非社則誤、土即社、社即土、於經典中甚明、（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商承祚―「卯于Ω宰」（佚40）を「祭于社」と釋す。（佚釋）

葉玉森―土或仍釋社也（集釋一・七）　―陳夢家―以土爲社（燕京學報十九期二八）・　―胡厚宣―Ω即社（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經傳に於いては「社」は土を祀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て例へば、「社祭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郊特牲）・「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禮運）、「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祭法）、「土發而社」（語）とあり、春秋に「秋大水鼓用牲于社」（莊公）と大水の禁禦を社に祈つてゐるのは、卜辭に「辛酉貞乎水于Ω宰」（鐵144）と水害の禁禦をΩに祈つ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ゐて、「社」は卜辭の「Ω」である明證であり、又前述の如く上帝の祭祀（後世の郊祀）には必ずΩに對して燎祀が行はれ、これを中書は「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と記してゐる。これによつて「社」はΩを祀るものであつて、卜辭のΩは後世の「社」の主神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これは前記の亳Ωが亳社であることと歸結を一にして居り、Ωは元來土地を神格化したものであつて殷室の故都亳には古來からΩ神の祏室があり、ここがΩ神の本據とされてゐ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神格）Ω神には上帝の如き「令雨」・「令風」、河岳神の如き「壱年」・「壱雨」をトする例が絶無であつて、上帝河岳に比して穩和な神と考へられてゐる。然し上帝の祭祀に當ては必ずΩ神に燎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その尊崇は上帝に次ぐものと見做すことが出來る。

Ω神の卜辭は第一期―鐵216.1 前1.24.3 續1.1.5 甲3422 乙4733 7779・第三期―佚928 粹21・第四期―粹20 摭續3 南明423 に存するが、第二・第五期には未見。

第四項　其他の自然神

陳夢家は彙に日・月・風・旬・東母・西母が神格とされてゐるとして居り（燕京學報十九期）、胡厚宣はこれに從つて日・月・星・雲・風・四方の神のあることを謂ひ（殷代之天神崇拜）、陳氏は近時又前說を少しく修正して日・云・風・雨・雪・東母・西母神の存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五七三頁）。次にこれらの諸神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日神）卜辭に日神の存する證として陳・胡二氏は次の辭をあげて（陳氏は卜辭綜述、胡氏は殷代之天神崇拜）、陳氏は之を次の如く說明してゐる。

陳・胡擧例（○は陳氏、●は胡氏のみあげ、その他は兩氏共にあげてゐる。）

(一)佚872　・乙巳卜王賓日

明續338　丙子卜即貞王賓日叙亡尤

「所祭者是日・出日・入日・各日・出入日・各日即落日・祭之法曰賓・御・又・叙・歲等、也都是祭先祖的祭法、說文暨日頗見也、於日暨叙日、即日出以後祭日、（胡氏の說は[illegible]これと同じであり、陳氏は既を暨と解してゐる。）

(二)○乙2363　戊戌卜内乎省戠于出日于入日宰

粹597　辛未卜又于出日

粹598　辛未又于出日兹不用

○明續124　（今）日出日尋

佚407　・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

粹17　出入日歲三牛

○續存1829　癸酉又出（日）

(三)粹1278　御各日王受又

(四)菁10.10　貞今日既叔日王其蒐☐雨

●粹485　于既日

(五)●龜1.10.5　貞日㞢食

●佚374　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

二氏は(一)の「王賓日」、「王賓日叙亡尤」の賓を祭名とし日を祀るものとなし、胡氏は「賓讀爲儐、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蓋有禮敬之意、祭名也」としてゐる。然し「王賓」とは後述（殷代王室祭祀）の如く王が祭場に臨御することであり、而して「賓日」は例へば次の如く「賓」と「日」との間に祭神名が記されてゐる

乙4151　貞太☐ク十日

のが一般であつて、「貞太☐☐日」（☐）

粹125　父丁卜☐貞王賓☐日ク☐

・「貞王賓☐日ク☐」（☐）はこの祭神名を

鄴1.40.11　其☐☐三匚日其☐ク（☐）

省いてゐる辭に外ならない。この祭神名の次の日は例へば次の京4450版に於いては「☐日」の意であり、

京4450　・十丙貞☐☐日と☐　・十ク貞☐☐☐と☐

於いては「☐日」の意であつて、（☐）によれ

粹285　☐☐☐日☐王☐

ば「彡日」の意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從つて「王賓日」は王が某神の日祀（☐日・彡日・☐日祀）に出御する意であつて、之を日神を祀るものとなすのは附會に過ぎない。次に(二)の「又于出日」・「出入日歲三牛」の「又」、「歲」は祭名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を出日・入日を祀るものとする說は郭沫若に始まるのであつて、郭氏は粹17版に釋して「殷契佚存四〇七有辭云「丁巳卜又（侑）出日」、「丁巳卜又入日」、此之「出入日歲三牛」、爲事正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書堯典「寅賓出日」、又「寅餞入日」」してゐて、陳・胡二氏は之に從ふのである。然し佚407版には「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の同日に「丁巳貞☐歲伊」と「伊尹」の祭祀がトされてゐて、「卜又出日　卜又入日」はこの祭祀を行ふべき時刻をトするものと解する方が妥當であつて、遽かにこの說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三)の「御各日王受又」を日を祀るとする說も郭沫若の「各日殆猶出日」「知各日猶『賓出日』也」に從ふものであるが、「各日」は例へば「☐兄辛歲于各日☐」（甲2439）は「兄辛歲☐☐各于日☐」（甲2519）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郭氏の如く出日、陳氏の如く落日と解するのは誤であつて、「各于日」であり、而して之は兄辛の祭祀について謂はれてゐるから、日を祀る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る。(四)の「日既」・「既日」は他辭に「貞于既日二月」（明☐）・「于日既」（京☐）とあ

り、之を「于既酒」（南明）の用例からせば日を日神とするのは早計である。(五)の「日出食」、「日夕又食」は日中に贓牛を薦めて祀る義であつて（祭儀の[illegible]）、日を祀るものではない。斯くの如く陳、胡二氏の擧証は何れも日神の存在を証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雲神）　卜辞に雲神の存する証として陳、胡二氏のあげてゐる辞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を胡、陳二氏は次の如く

陳、胡擧例

乙3294　貞丝云其出降其雨
鉄1723　東云自南雨
前6434　貞今丝云雨
簠1331　貞丝云其雨
卜553　丝云雨、不其雨
續2411　尞于帝云
珠951　尞于云

乙5317　ㄓ雀尞于云犬
林1.14.18　尞于二云
簠992　尞豕四云
後上22.3 22.4　又尞于六云五豕卯五羊
續4.1.18　…云豕ㄓ豚
燕2　庚子酒三嗇云

胡氏ー云作云、同於説文古文、其為云字至明顯、…因殷人常求年祈雨、故亦祭云、…殷人心目中之云者、乃屬之上帝、故言帝云、且以帝禮祭之也、（同前十八頁）

陳氏ー郭沫若説卜辞之云是説文雲之古文（通纂）、祀雲則常用尞祭、于省吾讀嗇為嗇為色、因謂二云三云等乃指二色雲三色雲等（駢枝三編）、我們則讀嗇為𤎼、假為祥、即祥雲、卜辞的帝云即帝雲、（同前五五頁）

と説明してゐる。然し他辞に例へば「[illegible]云」（乙108）が「[illegible]」（甲256）に、「大云」（京2920）が「大[illegible]」（續存1915）に作られてゐて、右の云が雲である確証がない限り従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風神）　風神の存する証として二氏のあげてゐる卜辞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二氏は次の如く説明してゐる。

陳、胡擧例

通398　于帝史風二犬
燕558　甹于風
後下6.24　甹巫風
明續45　甹風北巫犬
簠992　甹風巫九犬
續2.15.3　其甹風三羊三犬三豕

粹828　其甹風伊㚔一小宰
粹56　…巫甹土河𦎧
粹827　其甹大風
輔仁　勿于兕甹
粹456　弜甹風
佚227　𤎼風不用雨

粹1182　其甹風方𤔲…
掇續3　…土甹風
明續4?　甹于四方其五犬
佚186　从甹風
佚227　辛未卜帝風不用雨

胡氏ー「从甹風」此寧風之祭也、「巫寧風」此令巫行寧風之祭也、「…于帝史鳳二犬」史讀為使、又言帝風、「帝鳳不用雨」、是殷人者又以風神亦屬於帝、故以帝禮祭之也、（同前二頁）

陳氏ー除「𤎼風」一見外、其它祀風之法為甹、即後世的寧字（同前五五頁）

右の如く二氏は「甹」を風を祀る法としてゐるが、前述（日神の祭祀の）の如く甹風は風の停息を祈るものであつて風を祭るものではなく、又「帝史風」が胡氏の謂ふが如く風神を以つて帝に屬せしめてゐるものでないことは前述（上帝の祭祀）の如くであり、陳氏が「𤎼風」（佚227）としてゐるものは、胡氏が之を「帝鳳」としてゐるのは是當であるが、「帝鳳」は胡氏の謂ふが如く帝禮を以つて風を祭るものでないこと前述（上帝の祭祀）の如くである。従つて右の擧例には一例として風を祀るものがなく、風は神格とされてゐないのである。

（雨神）　雨神を祀るものとする陳氏の擧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れを陳氏は次の如く説明してゐる。

寧滬1.14　甹雨
珠1161　勿甹雨
粹1545　其甹雨于方
前5.18.5　甹雨于𦎧

後上19.7　甹雨于土
粹814　叀茭叙雨
乙2001 2002 2019　…于祭雨
　…勿祭不其雨

陳氏ー甹雨即止雨、「甹雨于𦎧、土、方」和「甹雨于方、土、四方」是相同的、祭雨以叙、同於祭日、（同前五六頁）

陳氏は「甹風」の甹を「祀風之法」としてゐるが、「甹雨」については「止雨」として、「祭雨以叙、同於祭日」と「叙」・「祭」を祀雨の法としてゐる。この「同於祭日」とは前記の「今日既叙日」（萼10）をいふのであつて、これと「叀茭叙雨」の語法が等しいことによるのであるが、前者は日神を祀るものではなく、後者は「…于祭雨」・「勿祭不其雨」の例に見るが如く「祭雨」が「勿祭不其雨」と對貞されてゐるから祭雨の雨を祀る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従つて「叙雨」を雨を祀るとなすのは早計である。胡氏は「其寧雨于方」については雨を祀るとせず（同前三頁）、又雨を祀る卜辞を謂はず、雨神を認めてゐない。

（雪神）　陳氏は雪神を祀るものとして「其𤎼于雪又大雨」（金181）をあげ、「此祭於雪神以求雨」（同前五六頁）と説明してゐるが、他辞に「[illegible]于雪の[illegible]」（簠1533）とあつて、これ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この辞は雪地に𤎼祀を行つて伊尹を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り、従つて雪は地名であつて地名の「羽」（[illegible]）と同一地であらう。

（東母・西母）　陳氏は次の卜辞をあげて「東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而天帝的配偶」（同前五七四頁）としてゐる。

燕12　𤎼于東母三犬（上23.9 續1.53.2）
鉄142.2　尞于東母豕三犬三

前9.1.1　出于東母
後上28.5　出于東母西母若

林1.22.2　于東母出匚
粹195　又歲于伊西母

西母は粹195版に於いては西母（[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

この辞に於いては「伊」（伊尹）が祀られて居り、陳氏に従へば伊尹と西母を祀ることになる。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の音は婦であつて、これは[illegible]（[illegible]）と同聲であり、而して右の後上28.5版に於いては「出于東母西母若」と「若」を用ゐて、東母西母に祀る許諾を上帝にトしてゐるから、東母西母に於ける祭神は上帝であり、従つて右の伊尹は配祀されるものである。又右の諸辞の供牲は三犬（燕12）・三豕三犬（鉄1422）・三牛（上23.9）・九牛（續1532）であつて前述の上帝に[illegible]祀する場合と似て居り、東母、西母は東方、西方に於ける[illegible]祀の義であつて、之を日月之神とするのは附會に過ぎない。胡氏も亦この説には従つてゐない。

以上の外に胡氏は月神・星神・虹神・四方神をあげてゐるが、陳氏が之を採らないのは根據の見るべきものがないとするからであらう。胡氏のあげてゐる例とその説を抄記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天神崇拜）。

（月神）簠1595　癸丑卜貞旬亡囚七日己未𡆥庚申月出食　（説）既以月食為災禍、則其必以月為天空之神、能與人間以禍福可知

（星神）後下9.1　七日己巳夕𡆥□出新大星竝大　（説）星即星字、…出新竝者皆為祭名、

（虹神）前7.21　庚吉其□出[illegible]于西　（説）[illegible]者虹之象形、…殷人以虹出為有禍則必以為神異可知也、

（四方神）院藏　𤎼于東・貞𤎼于南・貞𤎼于西北　（説）此祭東南西北四方者也、（[illegible]の補證殷墟下五三頁に「四方神」の説あり、これは上帝を四方に[illegible]祀して年祭を祈るものを誤解するも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胡厚宣・陳夢家が指摘してゐる自然神は卜辞に存在せず、従つて殷代に於ける自然神は上帝・土神・河神・岳神以外にはないのである。但だ次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神名であるか否か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乙2284　[illegible]（後下5.5 林2.25.19）
後上28.6　…[illegible]…（南明418）

明518　[illegible]（後上28.6 續1.4.1 粹854）
南明495　[illegible]（南明468 496 497）

鄴340.11　門于[illegible]
前7.32.4　[illegible]

第三節　高祖神

卜辞には次の如く、「高祖」を祀るものがあつて、これは單に高祖と記されてゐる外に「高且」・「高且王亥」・「高且[illegible]」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の「高且」は「高且乙」と記されてゐる例は絶無であつて「高乙」・「高且」とされてゐるから「高祖なる乙」ではなくして「高なる祖乙」であり、「十𠂤卜[illegible]高乙」の如く祖神以外には用ゐられない[illegible]が供されて

ゐるから祖神であつて、前述の如く祖乙に比定されるものであり、従つて高祖と稱されてゐる者は王亥と祖乙だけである。然るに胡厚宣・楊樹達が「[illegible]」（寧1119）に據つて、「高祖夒」のあ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ゐるが、この説の非な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この「高祖」と「祖」との關係は例へば次の卜辞に於いて、高祖王亥が大乙の前に記されてゐるから上甲以下の祖より以前の祖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り、而して上甲以下の祖には定例の五祀が行はれるが、高祖はこの祭祀に與らず、𠦪祀を以つて祈雨・祈年が行はれてゐる點に於いては自然神と異る所がない。

遺393　[illegible]
粹162　[illegible]
寧1119　[illegible]
粹166　十𠂤卜[illegible]高乙
寧1141　[illegible]
粹1　[illegible]

南明477　[illegible]

殷本紀に於いては上甲以前の祖として「契ー昭明ー相土ー昌若ー曹圉ー冥ー振（王亥）」（上甲微）をあげてゐるが、卜辞に於いては王亥、[illegible]以外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あり、次にこれらの諸神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第一項　[illegible]

[illegible]の異文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あり、これらが[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粹54　[illegible]（甲3610 …[illegible]）
福18　[illegible]（前1.50.3 [illegible]）
粹69　[illegible]（前1.50.3 [illegible]）
拾2.12　[illegible]（金631 [illegible]）

[illegible]を羅振王は「兕」と釋し、葉玉森（集釋一之三）・董作賓・李旦丘は之に従つてゐるが、容庚は「若」、郭沫若は「兒」、吳其昌は「兕」、唐蘭は「頁」、陳夢家は「光」と釋してゐて、次の如く契・昌若・叔豹・王倪・重に比定してゐる。

羅振王ー説文解字兕如野牛而青、古文作[illegible]从儿、此殆即許書之兕字、（考釋中三〇）

董作賓ー卜辞祭兕用𤎼、同於𤎼土王亥諸先祖、疑即是契、漢書古今人表契作卨、説文解字卨蟲也、段氏注云殷玉王以為名、按卨上所从之ⅹ與兕首之[illegible]、形近易訛、又或因契兕卨音同相假、（斷代研究例）

李旦丘ー按契兕音同自可通、假兕實當為契、（[illegible]）

容　庚－夒即嚳若、若作夋與夒形近而誤、（殷契卜辭）

郭沫若－余意當是兒之古文、象小兒有總角之形、兒聲與夒聲相近、或即高辛氏之才子叔豹矣、（通纂二五九）

吳其昌－王說實是確論、（燕京學報十四期）

唐　蘭－卜辭夒爲頁字、夒亦爲頭字、（天壤六六）

陳夢家－此人名朔兒決不是兒、我們今暫定爲兒字、亦即夋字、古音與重从相同、說文㚇種也、兒可以是少皞氏四叔之重、（卜辭綜述三四四頁）

右の如く諸家は類似の字を以つて之に當ててゐるが、容氏の嚳、郭氏の兒、吳氏の夋、唐氏の頁、陳氏の兒は必ずしも夒に近いと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又郭沫若は羅說を駁して「卜辭自有嚳字見三片、與此不相涉、許書二文當以嚳爲正、雖有誤變、尚未甚夫、夒形當有譌誤、未可據」（通纂二九五）と、卜辭の嚳（通三）・嚳（通八）を嚳として夒を嚳と釋することを非となし、嚳の字体よりして說文に於いては嚳が正体であつて夒が譌誤であるとしてゐるが、嚳が嚳である確証を提示してゐないから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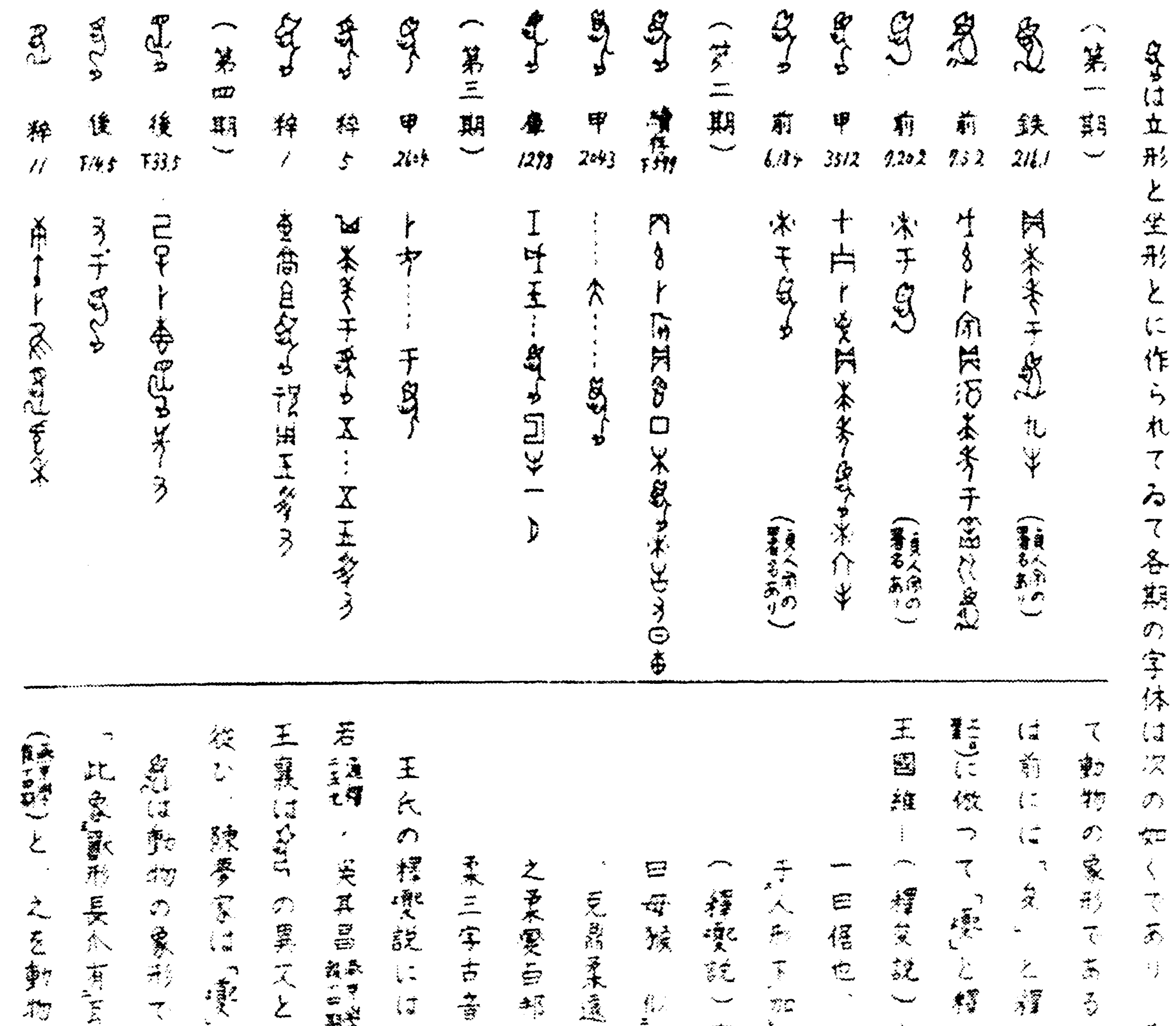
卜辭に於いては□は□に、□は□に、□は□に、□方は□方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夒・夒（乙3376 3399 拾2.2）は一字であり、夒は說文の古文夒と同字であるから、夒の兒字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兒（夒）の原義が野牛である嚳でないことはこの字が□に從つ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り、その字形は□と□より成り、□は又□（福18 南明448）・□（粹69）・□（拾2.12）・□（粹69 續4.21.10 續存1999）に作られてゐて契開の狀を成して居り、□・□は人の象形であつて、夒は契刻する人が原義であり□即ち卪（子結切）を音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の兒字が嚳に假借されるに及んで原義が失はれ、兒の从ふ「人」が改められて嚳字となり、別に契契字が作られたものと考へ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夒は兒字であつてその字音は子結切であり、これは殷室の始祖契と同音である。從つて神名としては始祖契であつて、董作賓・李旦丘が字音より契に比定してゐるのは當つてゐる。

夒に對しては祈年（前4.51.1 鄴1372 南明448 金431）・祈雨（庫1141 南明424）・寧疾（粹607 拾2.13）が行はれて求祀が用ゐられて居り、又𣎆祀に配祀され（乙5272）、或は自然神と合祀され（乙5272 甲3610 粹2359）てゐて、祭祀上に於いては自然神の場合と異る所がなく、この高祖神が𣎆祀に配祀されることが後世の「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禮記）の原形である。

第二項　夒

夒は立形と坐形とに作られてゐて各期の字体は次の如くであり、その字形は頭・手・足より成り、明瞭に尾を有してゐて動物の象形である。之を羅振玉は「夒」と釋してゐるが（考釋中三三）、王國維は前には「夋」と釋し、後に之を改め孫詒讓の□・□を「夒」とする說（名原上二六）に倣つて「夒」と釋して、「帝嚳」に比定してゐる。


（第一期）
鉄216.1　（貞人名の署名あり）
前7.5.2
前7.20.2　（貞人名の署名あり）
甲3512
前6.18.4　（貞人名の署名あり）
（第二期）
續存1599
甲2043
庫1298
（第三期）
甲2614
粹5
粹1
（第四期）
後下33.5
後下14.5
粹11

王國維－（釋夋說）案夋人首手足形、疑即夋、說文解字夊部夋行夋夋也、一曰倨也、从夊允聲、考古文允字作□或作□、本象人形、夋字復于人形下加夊、蓋即夋字、（先公先王考）

（釋夒說）案夒字象夒二形、人首手足之形、說文夊部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以頁、巳止夊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夒、克鼎柔遠能邇之柔作夒、番生敦作夒、而博古圖薛氏款識盄和鐘之柔燮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遠廷、柔並作夒、皆是字也、夒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假、（古史新証）

王氏の釋夒說には諸家多く之に從ひ殆と定說の觀を呈してゐるが（郭沫若通釋二五七、吳其昌燕京學報十四期、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商承祚類編五二、唐蘭天釋一四五、孫海波文釋二四四）、王襄は夒の異文として「酋」と釋し（類纂）、徐仲舒・容庚・楊樹達が之に從ひ、陳夢家は「夒」（燕京學報十九期）・「頁」（卜辭綜述）と釋してゐる。

夒は動物の象形であり、羅振玉は「長首而尻象形」（考釋中三三）、商承祚は「此象獸形長尾有喙、疑亦許書之狡」（類編五二）、吳其昌は「鳥首銳喙之形」（殷虛書契解詁）と、之を動物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が、之を兕形・狡・鳥首銳喙

□　後上22.5　□□□□□
□　續1.11　十白卜由□□□

—となすことの非であることは上揭の諸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これに反して

—孫海波は「猴」（文錄三三）、葉玉森は「爲猿猴形」（拾釋六九）としてゐるが、之に對して唐蘭は「孫海波釋爲猴說」（天釋三三）と評してゐる。然しながら拾遺69版に「其獲□」、乙2934版に「網□」、甲2336版に「□」とあり、正に母猴であつて孫・葉二氏の見は妥當であり、而して說文夊部に「夒貪獸也」、夂部に「夒一曰母猴」とあるから、之を「夒」と釋する王說は至確である。卜辭に□（鉄…）・□（佚…）・□（乙…）の如く頭上に角形を有するものがあり、これは孫詒讓の所謂「夒」であるから夒を夒とする說は誤である。

夒字の用法としては右の「其獲□」・「網□」は原義的用法であるが、「□□□□□□」（前6.18.1）の用法について、郭沫若は毛公鼎の「我弗作先王夒」と同一語法として、毛公鼎の夒は舊釋「羞」とされて居り、詩小雅角弓に「猱」、樂記に「獶」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夒似假爲憂」と假借的用法としてゐる（通釋）。神名の用法も亦假借であつて、王國維が夒と嚳とは疊韻であり、禮記祭法には「殷人禘嚳」とあることを証として之を帝嚳に比定してより（古史新証）、諸家多く之に從つて居り、郭沫若は「王國維釋爲帝嚳、近人亦有疑之者、本書第三片有「夒眔上甲」之文、表明夒確是殷之始祖、王說無可易」（粹釋一葉）と王說を支持してゐる。然るに次の如く孫海波、唐蘭はこの說を疑ひ、陳夢家は之に從はず「四方神中の析」としてゐる。

孫海波－王氏釋夒之說信矣、而獨謂夒即帝嚳、即未搞說、（文釋三六四）

唐　蘭－余按殷世之稱高宗、後於大宗與中宗、然則稱始祖、當爲大祖而高祖非始稱、夒之非嚳明矣、劉氏藏骨又云、夒眔上甲其即、則夒又必在上甲之前、而世次相近、豈夒即王亥、猶上甲之名微、大乙之名唐歟、（古史新証唐序）

陳夢家－夒亥亦不必實有其人、蓋視夒亥爲天神也、（燕京學報十九期）

同　－以上就形義上說明了頁、夒、頡、諧、稽之同一的關係、就此諸字的對音、它雖可能相當於少皞摯、但卜辭中的夒應該是四方神中的析、（卜辭綜述三三八頁）

夒が「高祖夒」（粹1 佚…）と高祖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と、祭法の「王者禘其祖所自出」・「殷人禘嚳」とを結合してゐる王說、及び「夒眔□□」（粹3）によつて始祖としてゐる郭說には飛躍があつて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ず、又夒が高祖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を無視して天神としてゐる陳說は附會に過ぎない。

前記の如く高祖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者は夒と王亥以外にはなく、而して王亥は上甲の父とされて居り（殷本紀・山海經大荒東經）、卜辭に於いても「□□□□□□□□□□」（南明…）の如く直系祖神の筆頭に記されてゐて、その世次が上甲に近い高祖であり、從つて高祖夒も亦唐蘭のいふやうにその世次が上甲に近いと考へられる。然らば上甲に近い世次の高祖にして夒・柔・羞の字音を有する先公は何人に比定し得るであらうか。左傳昭公廿九年に「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とあつて、この「該」は王亥であつて、之に在ては蓐收の神とされて居り、而してその兄の「重」は句芒の神とされてゐる。王亥が高祖とされるならば「重」も亦高祖とされて然るべき者であつて、その字音は柔・羞と同聲であり、而して「重」は楚語下に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呂刑には「乃命重黎絕地天通」とあつて、重黎は左傳に於いては顓頊氏の子であり（昭廿九）、大戴禮の帝繫篇には顓頊の子に老童があるから重黎は老童であつて、童の音は童に近く「夒」と同聲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夒はこの「重」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然らば殷本紀は之を世系に列してゐないのは何故であらうか。重黎は楚世家に「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と祝融とされてゐて、その神德は「能光融天下」とされてゐる者であり、司馬遷は「重黎」を神德の上から「昭明」として之を殷本紀に列してゐるのであつて、殷本紀の「昭明」は夒を謂ふのである。

要するに夒は「夒」であつて、左傳に王亥の兄とされてゐる「重」であり、呂刑は之を「重黎」としてゐて、楚世家は「能光融天下」とし、而して殷本紀は之を「昭明」として殷の先公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夒の卜辭に於ける神祇は次の如く雨・禾に禍す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に過ぎず、求祀を以つて祈雨（佚519）・祈年（佚886 粹…南明455 甲651 3512 後上22.4）が行はれてゐる點は自然神と異る所がない。

全201　□□□□□□
—　粹11　□□□□□□

第三項　□・□・□・□

□は□（粹1551）・□（粹11）・□（續1513）・□（甲562）・□（南明423）に作られ、□は□（續1516）・□（佚327）・□（續2245）に作られてゐるが、こ

の兩者はその文字の構造及び用法から考察せば次の如く同字である。

〓と〓とは一は干に从ひ一は弓に从つてゐるから、葉玉森は「疑非一字」（集釋一・二三）としてゐるが、次の用例によれば弓と〓とは同義であるから弓・〓は同義であり、干は〓の省文であるから弓・干、同義であつて〓・〓は一字である。〓が〓・干（〓）に从つてゐるのと、〓が〓・〓に从つてゐるのとは文字の構成を一にして居り、且つ次の如く兩者の用法が同一であるから〓・〓は一字である。

篁新56 ・于〓卜〓〓太乙〓〓 —— 前7.11.4 ……〓〓太〓

・于〓卜〓〓太〓〓〓 —— 庫1637 〓〓〓〓〓太〓

前6.7.7 〓〓〓〓〓 —— 佚777 〓…〓〓〓

前6.18.3 〓〓〓 —— 前6.18.5 〓〓〓〓〓

〓字は金文に於いては「蔑曆」と用ゐられて習見であり、羅振王（考釋下二〇）・商承祚（類編四六）・葉玉森（集釋一・二三）・王襄（簠釋人二七）・郭沫若（通釋）・董作賓（己釋）は「蔑」と釋してゐるが、〓字については羅振王は「伐」、葉玉森は「俎」、郭沫若は「魃」、于省吾は「戛」、唐蘭は「顑」と釋して居り、而して容庚は「非伐」とし、胡厚宣は「〓亦作〓」とし、陳夢家は郭氏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王說—象人側持戈、知人持戈亦為伐者、其文曰手伐〓、曰貞手伐昌方、以是知之矣、（考釋中六六）

葉玉森說—手擴之〓牛並下著于地、或象置器之俎、疑即古之俎字、…如他辭又云貞于〓苦方、即命誅俎苦方也、（集釋六・一七）

郭沫若說—〓字像一人側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粹釋一一）

于省吾說—卜辭〓字習見、…唐蘭釋〓、…唐所釋已較羅葉為進一步之追索、其謂夏即頁是也、〓當即戛字、（駢枝三六）

唐蘭說—此字像人曳戊之狀、戊亦戈戊屬之兵器也、由其字形、當有戰勝者耀其威武之意、古文之倒書者、或改為正書、如〓或作〓、則〓可變為〓、古文之從口者、象有器盛之、如〓為從口〓聲、則咸為口中盛戊、當是從口戊聲、然則〓即顑字、夏即頁、戊即咸也、此云〓〓方當讀如「咸劉厥敵」之咸、「克咸侯宣多」之咸、蓋顑之本義、說文以顑為「飲不飽面黃起行也」、則後起之義矣、（天釋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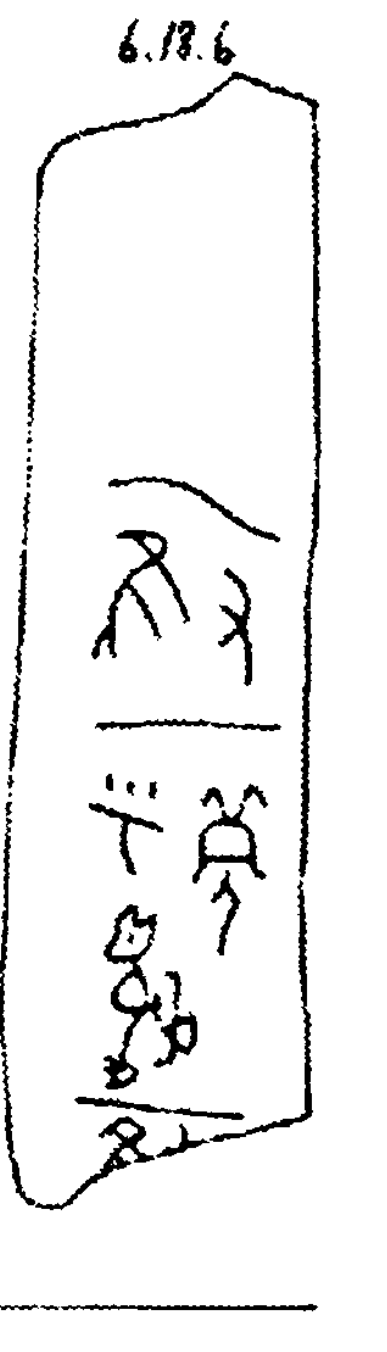
容庚說—意者〓為戰勝之術、為人持戈以攘之歟、疑與伐非一字、（卜釋五一）

胡厚宣說—〓亦作〓、（殷代之農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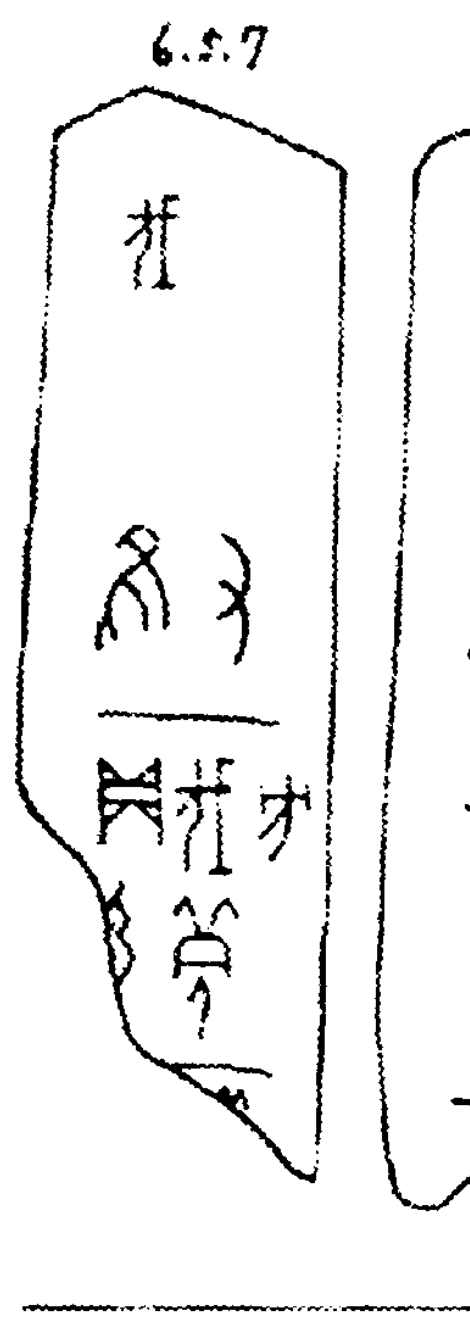
陳夢家說—郭沫若改釋為〓云……糾正羅說之誤、並以為是先公、都是正確的、（卜辭綜述三四五頁）

右の如く〓の字釋は歸する所がないが、次の二版を比較せば〓は〓と同義であつて羅釋が最も妥當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前6.18.6



前6.5.7



・前記の如く〓と〓とは一字であつて、〓は「蔑」であり、而して蔑字は例へば易剝初六「剝牀以足蔑」の象傳に「剝牀以足以滅下也」と「滅」と解され、又周語「蔑棄五則」の韋注に「蔑滅也」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于〓〓」、「〓于〓〓〓」（前6.15.3 續存559.570）の〓は「滅」の義に外ならず、〓も亦「蔑」と釋すべき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蔑は詩經板「喪亂蔑資」の毛傳に「蔑無也」と、又書經君奭「文王蔑德」の鄭注に「蔑少也」とあつて、卜辭の「貞〓雨」、「貞〓雨隹有〓」、「貞雨其〓」（後上32.7）、「戊午雨〓」（後32.7）の用法はこ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神名としては郭沫若は〓を「女〓」として「〓名屢見、或作〓、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女〓恐即此人」（通釋三六）と謂ひ、〓を「先公」として「〓…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粹釋一一）となし、于省吾は〓を「契」として「按戛劃契古韻並隸脂部、音近字通、例證至顯、戛之讀劃讀契、一字兩用、音義咸符、益可知戛之當為契矣」（駢枝續編）とし、胡厚宣は〓を「契」（殷代之農業三）として居り、董作賓は于說に從つて「可備一說的、是戛為契」（大陸雜誌四期八頁）とし、陳夢家は郭說に從つて「都是正確的」（卜辭綜述三四五頁）としてゐる。前記の如く〓・〓は一字であつて「蔑」字であり、左傳の「盟於蔑」（隱公元年）・「先蔑」（文公七年）の蔑は公羊・穀梁傳には「眛」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眛」が「冥」と通用することは說文段注に「眛與𥈤古多通用」（說文「𥈤尚冥也」）とされてゐて、莫計切の蔑と莫經切の冥とは同聲であるから、神名としては殷本紀の「冥」とすべき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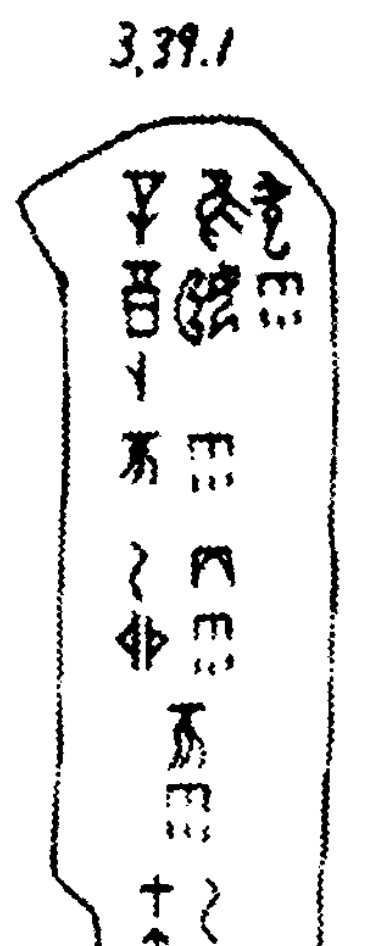
卜辭に「〓」の稱謂があり、「季」と釋されてゐる。王國維は殷本紀に於いては「冥」が王亥の父とされて居り、楚辭天問に於いては「季」が王亥の父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冥」と「季」とを同一人となし、而して卜辭の「〓」は天問の「季」、殷本紀の「冥」であるとしてゐる。

王國維—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其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則該與恒、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見于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是王亥之父冥矣、（先公先王考 古史新證）

この說に葉玉森（集釋一・二〇）・郭沫若（粹釋一一）・董作賓（斷代例）・楊樹達（卜辭求義）が從つてゐるが、陳夢家は之に反對して、「楚辭天問に「昏微遵迹」とある昏は冥、微は上甲であり、天問の季は該・恒・昏・微の前に在つて冥ではない」（卜辭綜述三四一頁）としてゐる。これは殷本紀に「冥—振（該）—微」とされてゐるに拘らず、天問に「昏微」とあるによつて昏（冥）を微（上甲）の父とすることに固執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つて妥當ではなく、王說は至確と謂はねばならない。

卜辭に「〓」の稱謂があり、次の一版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鄴3.39.1



この辭は例へば「〓〓〓〓」・「〓〓〓〓」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は明かに神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字は金文に習見の〓・〓、卜辭の〓・〓と同字であつて「姬」であり（[illegible]）、神名の用例はこの版以外にはないから同聲の神名の假借であつて、聲を以つて之を求むれば「季」に外ならない。

之を要するに〓・〓は「蔑」であつて殷本紀の「冥」であり、楚辭天問は「冥」を「昏」と稱し又「季」と別稱してゐて、卜辭の〓・〓が之である。〓は第一期—後下15.9 金445 甲2491 誠3.5・第三期—粹16 甲779 1251 南明629・第四期—後上24.8 佚376 甲362 南明448、〓は第一期—前1.52.3 1.44.7 6.7.7 後下37.7 續1.51.4 2.24.5・第三期—甲883、〓は第一期—前5.40.5 卜609 粹74 京120 乙2596 2893 3684・第二期—前5.40.4 7.41.2 明246 京3218 3219 續存下600、〓は第四期—鄴3.39.1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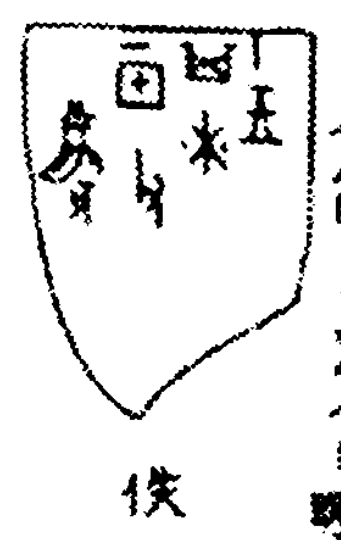
〓の神威としては「〓雨」・「〓王」・「祟王」の辭があり、米祀を以つて祈雨（粹15 文117）・祈雨（續1.51.3 佚376 粹16）・孚蟲（粹15）が行はれてゐる。

乙2893 〓〓〓太一 —— 前5.40.5 〓〓〓〓〓太一 —— 鄴3.3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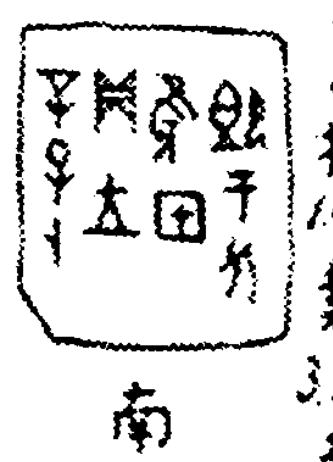
第四項 太〓・〓・太〓・太〓・〓・〓

（太〓）太〓（續1.2.1 林1.9.3）・太〓（後上12.10 23.16）・太〓（前4.8.3 遺340）・太〓（後上22.5）・太〓（戩1.3 鉄265.1）・太〓（佚888）・〓〓（掇1.455）・（太）〓〓（明738）に作られ、又高祖〓（南明472 476 477 478 掇1.407 鄴3.37.2 續1.2.3）・高祖太〓（後上21.13 掇1.455）と稱されてゐる。次の版の「〓〓〓」は「上甲父〓」と解され、これは殷本紀の「振」（王亥）が上甲の父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又佚888・南明477二版によれば之を高祖と稱するのは上甲以前の祖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によ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陳夢家は「王亥為殷之三妻的始祖即契」（卜辭綜述三三九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最も誤るものである。王亥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の論考（觀堂集林九 古史新證）以來前人の說が多い（卜辭綜述三三八頁參照）。但だ右の太〓・王〓・（王）〓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によつて、山海經の「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の傳說が殷代以來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王亥は卜辭に於いては又「〓」と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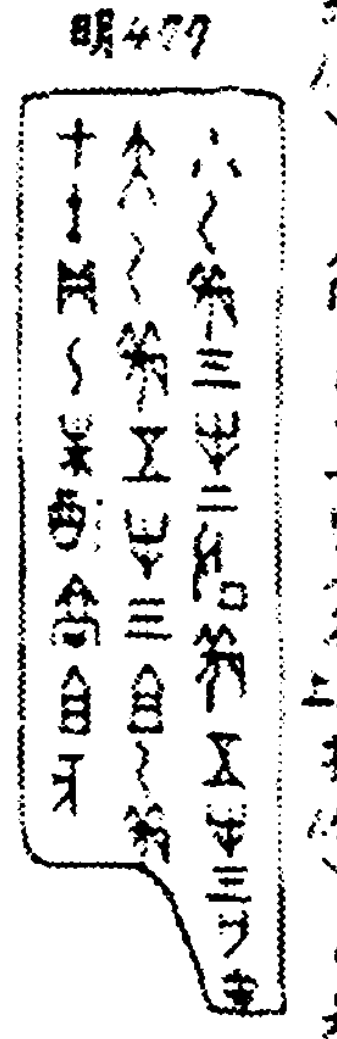
明738



佚888



南明477



（〓）〓は〓（鉄98.4 通纂乙1379）・〓（外312）・〓（京311）・〓（鉄272.2）に作られて居り、孫詒讓は「女戊」（舉例下五〇）、羅振王は「娥」（考釋中三三）と釋し、王國維（戩釋二）・王襄（類纂五五）・商承祚（類編三五）・葉玉森（集釋四・六）・郭沫若（通釋三六〇）は羅釋に從ひ、王國維・葉玉森は人名となし、郭沫若は次の如く「娥皇」に比定してゐる。

郭沫若—許書云、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字于人名之外、古無他誼、則此娥名之娥、非娥皇莫屬矣、（甲骨文字研究 釋祖妣六葉）

郭氏は右の如く人名の外には他誼なしとして、次の如き用法の〓をも娥皇と解し、林1.12.14版の辭を「吉于〓之宮求年于〓」（通釋三三九）と、娥皇に年穀を求む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と解してゐるが、葉玉森はこの解釋を駁して「年娥二字似連文、郭氏謂求年娥、即求年于娥于〓、之于則訓與、徵之辭例亦未能信」（集釋一・六）と「〓〓」を連文としてゐる。然しこの葉說は非であつて〓〓の連文でないことは上揭の他例に見れば明か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郭說も亦誤である。

林1.12.14 …〓卜〓〓〓〓〓于〓

佚387 十〓卜〓〓〓〓〓于〓

續存下132 十〓卜〓〓于〓〓〓

上揭の佚387版の辭を次の文367・甲2949版と比較せば〓は〓・〓に作られて居り、〓字は金文に習見であつて例へば「用〓眉壽無疆」（〓）と用ゐられてゐて、羅振王は「匃」（考釋中三三）と釋してゐる。而して叔家父𣪘には「用〓眉壽黃考」、詩七月には「以介眉壽」と害・〓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その字音は〓・〓と相近く、從つて上揭の〓は〓の假借であつて、人名ではなくして「匃る」の義である。〓字は〓字とは明瞭に異つてゐて「求」、「祈」の義ではなく、說文の〓字であつて右の辭に於いては祟・〓の假借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辭は「年に祟あり〓神に匃る」、「雨に〓あり〓神に匃る」の意に外ならない。

佚387 〓〓〓〓〓于〓

文367 〓〓〓〓于〓

甲2949 〓〓〓〓于〓

斯くの如く「〓」は「匃」の假借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從つてその神名としての用法も亦匃、害、〓の字音に近い神名の假借であり、高祖王亥は又「高祖亥」（續1.2.3 鄴3.37.2 掇1.407 南明472 476 477 478）と稱されてゐて、匃・亥は同聲であるから〓は王亥を謂ふもの

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つて、之を娥皇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王亥の稱謂は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用ゐられて居り、之を「𩱏」と記する用法は第一期に限られてゐる。王亥の神威としては次の如く、「壱雨」・「壱王」・「祟王」・「壱𡆥某」が謂はれて居り、米祀を以つて祈年（後上1.1 戩1.3 京609）・匂𢀛方（前2263）が行はれ、又祟祀に配祀（續1.2.1 後上19.1）されてゐる。

粹75　多大丁王田
乙3429　・貞𩱏壱大（乙1183 5313）・𩱏米壱大（續存下934）
外312　不𡆥𩱏壱王（同）
乙5403　貞大下米年（乙7602 7889 京1144）
鐵66.1　貞𩱏壱王
鄴3.35.16　貞（王）非𩱏不𡆥

（大乙）大乙（鐵171.3 後上29.10）・大𠁁（前7.11.2 粹77 金499）に作られて居り、王國維は「王恒」と釋してより商承祚（類編三・五）・郭沫若（通釋三三）・董作賓（斷代研）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王國維—亙本當作亙、智鼎有𢀛字、从心从亙、與篆文之恒从亙者同、即恒之初字、可知亙亙一字、卜辭亙字从二从月、其爲亙字或恒字之省無疑、其作𦝨者詩小雅如月之恒、毛傳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亙𦝨確爲恒字（先公先王考 古史新證）

王氏は楚辭天問に「恒秉季德」とあるによつて王亥と共に季即ち「冥」の子とし、而して「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當有王恒一世」としてゐる（同）。然るに陳夢家は「詛楚文「丕顯大神巫咸」、當是巫咸、所以周禮司巫、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之巫恒、可能即是王恒」（卜辭綜述三四一頁）と巫恒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論証には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大戊）大戊（前4.38.4 甲253 乙1307）・大吳（前1.45.3 續1.22.5 後下14.4）・大吳（前1.45.3）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は「矢」と釋して「說文解字矢傾頭也此象傾頭形」（考釋中三）となし、商承祚（類編十・一）・王襄（類纂十・四）・陳夢家（卜辭綜述三四五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柳詒徵・郭沫若は次の如く「吳」

柳詒徵—殷契有吳字、一作吳、又有吳吳二字即吳字、蓋吳之初文本作吳、即大字象人形、次演而爲吳、次二演而爲吳吳諸吳（集釋三四）

郭沫若—此片（前1.45.3）上段之王吳字正作吳、左端口字稍晦、羅忽畧之而釋爲矢字、今知此今明吳字、則作吳若吳者、亦必吳字無疑矣、（通釋三三三）

と釋し、葉玉森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吳字は金文に於いては吳（大設）・吳（諫段）に作られ、卜辭の吳字（丙吳）は之に从ふものであり、前揭に吳・吳に作られてゐて郭說は妥當である。この大吳を郭氏は次の如く、「曹圉」に比定して居り、

郭沫若—王吳者當即糧圉、史記殷本紀云、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曰、系本作糧圉也、糧王圉吳各爲疊韻字、曹字古作𣍘、與糧形近、故譌也、（同前）

史記正義に「圉音語」とあつて、聲韻上からせば郭說は妥當である。聲韻上からせば前記の「王恒」も亦「曹圉」と疊韻をなして居り、王恒王吳は同一人であつて殷本紀の「曹圉」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大乙の卜辭は第一期以外にはなく（鐵171.3 前7.11.2 後上29.10 下7.8 明2369 福27 粹77 金499 乙1876）、大吳の卜辭は第一期（前1.45.3 乙537 後下14.4 前4.33.4）・第三期（甲253）・第四期（續1.22.5）にあり、「貞出于大乙」（後上29.10）・「出于大吳二牛」（後下14.4）の辭が多く、祈雨・祈年の辭がなく、僅かに一版の「

・貞多𡕥大吳三𡆥
・貞𡕥于大吳𡆥」（前1.45.3）

によつて、𡕥即ち祟祀の軟舞が供され祟祀に配祀される者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に過ぎない。

（𡆥）𡆥を孫詒讓は「袁」（擧例）、王國維は「昌」（戩釋九・十）と釋して居り、郭沫若（通釋七）・陳夢家（燕京學報第十九期）は王氏に從つてゐる。王氏は之を「人名」とし、陳氏は次の如く「相土」に比定してゐる。

陳夢家—昌疑是相、相土本名相、詳下節、卜辭通例人名地名增口、以爲字性區別之用、見諸論注八、故昌實即人名、目之博字、昌之誤作相、猶王亥之誤作核垓核振、又卜辭省或作由、省相本相通、而由與𡆥極近、故爾相混、（燕京學報第十九期）

𡆥の卜辭上の用法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米・米・米・汻・沼が行はれてゐるが、斯かる祭祀が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は必ずしも神名でない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り、𡆥は「王于𡆥」（前2.24）、

乙4915　多米于𡆥
前6.36　多汻𡆥
鐵491　沼米于𡆥
南誠17　貞㞢沼𡆥日米二
簠647　多米于𡆥
簠人26　米于𡆥
粹831　𡆥米米于𡆥
續1.30.4　米米于𡆥
乙6919　貞于𡆥𡆥不𡆥
乙400　多米（于）𡆥
京4152　𡆥米于𡆥
庫133　米米于𡆥

は「田𡆥」（甲1.21）、𡆥は「在𡆥」（天80）、𡆥は「在𡆥」（前2.41.5）、𡆥は「田𡆥」（林2.12.7）、𡆥は「田涉𡆥」（甲44.9）の如く地名であり、從つて𡆥が地名である可能性がある。𡆥に第一期以外の用例がなく、又主格の用法はない。而して「于𡆥」（乙2614 3499 1939 庫1535）が「于𡆥」（乙2421 3369 7743 7949 京2153）に、「米于𡆥」（乙4915）が「于𡆥米」（乙5311）に作られてゐて𡆥は「貞𡆥𡆥𡆥」（乙5311）、「王𡆥田𡆥于𡆥𡆥」（鄴1.33.9）の如く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𡆥は地名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從つて𡆥に主格の用例もなく他神と合祀の例もないのは當然であつて、之を人名となし相土となすのは誤であり、𡆥は神名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蚰）蚰を羅振玉は「蚰」と釋して居り（考釋中三三）、葉玉森（集釋十二・六）・郭沫若（粹釋七七）・陳邦福（殷契辨疑十二）は之に從ひ、而して陳氏は

陳邦福—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段注爾雅釋魚云、蝮虫今本虫作虺、……福因審卜辭之蚰與虫、相觀正湯左相仲虺也、（殷契辨疑三葉）

と、これを「仲虺」に比定してゐる。卜辭の用例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地名（乙3214）・人名乃至部族名（前4.53.4）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金文にも「蚰人」の用法があるから（金文餘釋之餘三十六葉參照）、その「貞蚰壱我」は蚰人が我に仇す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米于蚰」・「𡆥于蚰」は蚰地に𡆥祀し或は雩祀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神名ではない。

乙3214　□未卜大𡆥貞十蚰來𡆥于𡆥十一月
前4.53.4　……卜𡆥𡆥貞蚰(亡)𡆥
乙1781　……蚰出于𡆥
乙4683　・𡆥貞卜𡆥貞蚰壱王　・𡆥貞卜𡆥貞蚰亦壱
前4.32.4　王𡆥卜貞十𡆥米于蚰于出𡆥
乙3278　貞于𡆥于蚰

之を要するに卜辭上の高祖神としては以上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を殷本紀の先公と對比せば、兕は兕にして「契」、𡆥は𡆥にして「昭明」、𡆥・𡆥は夔にして「冥」、季・𡆥は季にして「冥」の別稱、太子・𡆥は王亥にして「振（該）」、大乙は王恒、大戊は王吳にして「曹圉」であり、𡆥・蚰は地名にして神名ではなく、而して殷本紀の「相土」・「昌若」は卜辭には存しない。

（殷本紀）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
（卜　辭）兕——𡆥——————————大乙・大戊——𡆥・𡆥・季・𡆥——太子・𡆥——田

第四節　先臣神

卜辭に「貞我家舊𡆥臣亡壱我」（前4.15.4）と、我家の舊臣が我に壱することなきかをトするものがあり、而して先臣を神格となすものには黃尹・黃奭・黃于・黃𡆥・黃𡆥・伊尹・伊奭・伊于・𡆥𡆥・𡆥𡆥・𡆥𡆥がある。

第一項　黃尹・伊尹（黃・黃于・黃奭・𡆥・黃𡆥・伊・伊于・伊奭）

（黃尹）黃尹（鐵242.4 前1.31.5）・黃尹（前1.52.2 掇2.185）・黃尹（乙2341）・黃尹（卜377 乙6263）に作られて居り、「黃」は「寅」・「黃」と釋されてゐて、釋寅說をとる者は孫詒讓（擧例上二）・羅振玉（考釋上二）・王國維（古史新證）・葉玉森（集釋一・三九）・吳其昌（解詁三三）・郭沫若（甲骨字研究釋支干）・董作賓（殷代東方外編四二）、釋黃說をとる者は王襄（類纂八六）・郭沫若（粹釋一九八）・唐蘭（天壤文釋三九）・陳夢家（卜辭綜述三六四）・董作賓（斷代研究）であり、王國維は戩釋（九·九）に於いては「非寅」として古史新証では「寅」とし、郭沫若は文字研究に於いては「寅」として粹釋では「黃」とし、董作賓は集刊外編に於いては「寅」として乙編序では「黃」としてゐる。

釋寅說

孫詒讓說—黃字似寅之省文、攷金文今田盤寅作𡆥、此疑即𡆥之省、（擧例上三）

郭沫若說—于骨文作𡆥若黃、均象矢若弓矢形、有作𡆥者象二手奉矢、當即古之引字、寅引聲近、漢書律曆志謂引達于寅、字與引之同意、（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

葉玉森說—黃・黃象一人束帶形、初誼爲敬、束帶於廟堂之上、持身以示敬也、書堯典寅賓出日、錞典夙夜惟寅、史記五帝紀寅並作敬、知寅敬古通假、卜辭省作黃黃、束帶形並顯、再變作𡆥从兩手、仍象約臏、至變作𡆥𡆥𡆥、再省作𡆥𡆥𡆥、金文復由𡆥之一体變作𡆥（𡆥叔𡆥）𡆥（師𡆥𡆥）𡆥（𡆥𡆥𡆥）、與許書寅下所出古文𡆥近、古意全失矣、（集釋一・一九）—森按卷三第六葉第三版之戊寅亦作戊黃、似黃黃乃可讀寅、卜辭未見黃字、从黃之字如潢作𡆥𡆥𡆥、其偏旁與金文同、無作黃者、則黃非黃、（集釋一・三九）

釋黃說

王國維說—卜辭寅字皆从矢、而人名之黃尹皆从大、疑非寅也、（戩釋九・九）

郭沫若說—黃亦確非寅字、金文黃字有作𡆥（頌鼎）若𡆥（趩尊）者、乃古佩玉之象形（金文叢攷 釋黃）、此黃字亦即黃字、（通釋二三六 粹釋一九八）

商承祚說—黃尹又作黃尹乃人名、非十二支之寅、（類編）

黃・黃・黃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黃牛（粹546 乙5225）が黃牛（續1.53.1 2.18.1）、丙黃（續4.3.2）が丙黃（前3.6.1）、黃𡆥（前6.21.3）が黃𡆥（庫1533）に作られ、又「黃尹𡆥𡆥」（續1.49.2）が「黃尹𡆥大」（乙6263）、「出于黃尹」（卜20）が「出于黃尹」（卜377）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り、從つて商承祚が黃尹と黃尹とを二人としてゐる（類編十三・六）のは誤であり、聞宥が「此黃字乃黃之久劃」（卜辭三・十）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つて、黃尹・黃尹・黃尹は同一人の異文である。金文に於いては「黃」は黃・黃・黃・黃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黃（前2.25.7）・潢（前2.6.1）は之に從つて居り、又「寅」は黃・黃・黃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黃（前3.6.1）・黃（燕京學報二八二）は之と同字であり、而して卜辭

の干支の「寅」字は例へば丙寅（續933 粹1490 甲2794）・丙寅（簠干10）・丙寅（粹1493 前361）・甲寅（粹1463）・戊寅（林1463）に作られてゐて、寅尹の寅・寅と一字であるから寅尹は「寅尹」と釋すべきである。

この寅尹を王國維・董作賓は「伊尹」、郭沫若・陳夢家・唐蘭は「阿衡」・「保衡」と解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王國維説―卜辭人名中屢見寅尹、古讀寅亦如伊、故陸法言切韻寅兼脂眞二韻、而唐韻以降仍□□（宋遺）亦謂伊尹也、（古史新證）

董作賓説―王靜安先生謂古讀寅爲伊、其説甚是、今以時期證之、作寅尹多在武丁之世、至武乙則書伊尹、（斷代例外編四三頁）

郭沫若説―此寅字即黄字、字乃假爲衡、黄尹即阿衡伊尹也、此與大甲同卜、亦爲伊尹之証、（通纂三三六）

陳夢家説―金文之赤市幽黄、禮玉藻作赤韍幽衡、黄衡同音相假、故阿衡、保衡即黄尹、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保衡、一在成湯、一在太甲、明伊黄爲二人、（考古五期卜辭綜述三六三頁）

唐　蘭説―然則黄奭必是黄尹、亦即保衡或阿衡、與伊尹爲二人、昔人混而爲一、非也、（天釋三九）

前記の如く寅尹は「寅尹」であつて「黄尹」ではないから、寅字を「黄」として「衡」の假借となし阿衡・保衡とする説は非であり、而して次述の如く寅尹は伊尹と同一人であるから、右の王・董二氏の説は是である。

寅尹は寅・寅示・寅奭・寅身・寅爵とも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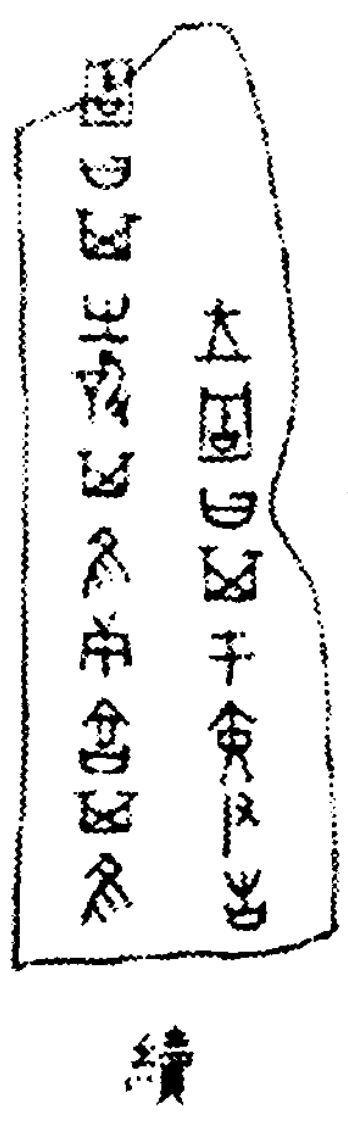
（寅）寅尹が單に「寅」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を比較せば明瞭である。

前1.52.1　貞寅尹壱王　　前1.51.5　貞㞢于寅尹　　卜27　㞢于寅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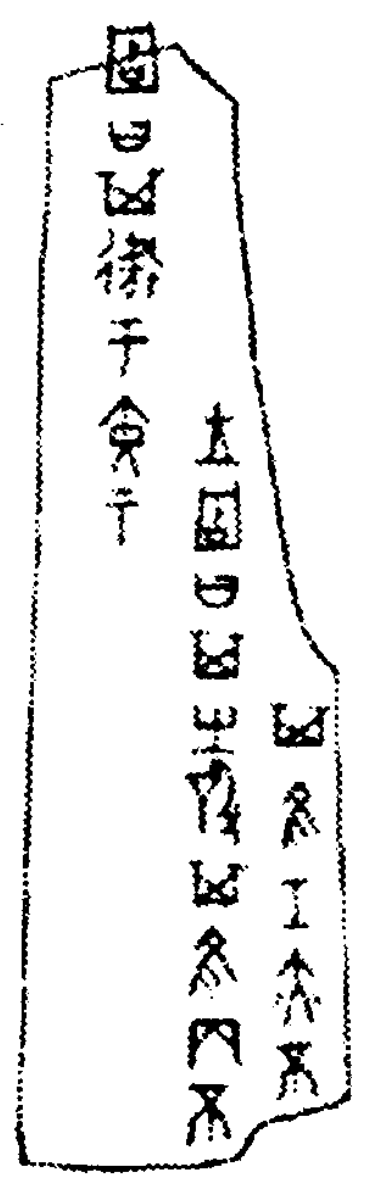
續存下391　己亥卜殻貞寅壱王乍　　明698　弗其卜殻貞㞢于寅　　乙2492　貞于寅㞢

（寅示）次の前2323・續592二版の記載形式・記載内容が略同一であり、前者の寅尹は後者に於いては「寅示」と記されて居り、又この續592版の「衛于寅示」は乙1394版に於いては「于寅尹衛」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寅示は寅尹に外ならない。

前2323



續5.9.2



乙6394　・貞于寅尹衛　・貞勿于寅尹衛

（寅奭）・寅奭（續）・寅奭（□□）・寅奭（□□）・寅奭（□□）・寅奭（粹）に例がない。この奭・奭に例へば、「貞王賓祖乙奭妣己ヒ亡尤」（前）・「貞王賓中丁奭妣癸ヒ亡尤」（前1.18.2）と用ゐられて居り、前述の如く（第四篇第二章）奭は宮と通

假の字であつて、その字音は「文甫切」乃至は「房六切」である。この寅奭・伊奭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は「伊尹の配」、唐蘭は「黄尹・伊尹」として居り、而して陳夢家は或は「黄尹・伊尹」或は「黄・伊の配偶」と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郭沫若―「爭勲伊奭」、以上第二五五片、「于妣庚艿甲奭」及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奭」例之、足証殷人以配（奭）爲伊尹之配、它辭言「刚于伊奭」、同是祭鳳之辭、鳳又稱帝史、曰、「帝史鳳二犬」、又「王賓帝史」、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而爲風師也、（粹釋八三六）

唐　蘭―至卜辭之伊奭黄奭、皆在早期、與晩期之殷奭爲妻者、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伊尹及黄尹之妻也、余意此奭字當讀爲防、君奭擧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經有年所、舊訓陟爲升未是、陟即上述諸臣、其本字當作奭、蓋奭象積累之形、引申之自有奭輔之義也、卜辭伊奭與夒岳同祭、必伊尹無疑、然則黄奭必是黄尹、（天釋三六）

陳夢家―伊奭・黄奭很可能是伊尹・黄尹、但也可能是伊・黄之配偶、（卜辭綜述三六四頁）

寅奭・伊奭の卜辭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寅奭には㞢・米・燎・栄・以、伊奭には爭勲・栄田・以が用ゐられて居り、

續2.19.1　貞㞢于寅奭二牛
金639　米于寅奭三羊三犬（乙4642）
乙7248　燎于寅奭（乙3039 4534 5319 7171）
前6.21.3　栄寅奭二羊（林1.11.6）
庫1533　貞从米于㠯以寅奭
粹828　爭勲伊奭一小牢（甲823）
南明422　囚栄田于伊奭
後上22.4　以于伊奭

前述の如く栄・爭勲・栄田は上帝を對象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寅奭・伊奭は配祀される神格であるか栄祀の行はれる地名であるか、この兩者の孰れかである。上掲の庫1533版の「貞从黄于㠯以寅奭」に於いて、この「黄于㠯」は他辭にも「囚黄于㠯ろ大中」（金139）とあつて、㠯は前述の如く地名であり（第三篇第二章）、而して「以」は孫詒讓が「以」と釋し「用」と解して居り（舉例下三三）、之を卜辭に見るに「□以□□」（粹81）・「以羌」（前5.20.2）が「以羌」（粹1133）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以・以は一字乃至は通假の字であり、「以」は「㠯」字であるから孫釋は至確であり、卜辭に於いては例へば「貞多以羌□」（撮21）・「貞以芻」（乙6839）・「貞多以羌～」（乙2338）・「囚以小口」（乙337）・「囚古于以囚」（續存1500）・「囚示以小于」（粹227）・「貞五示于以以」（粹227）の如く「祀る」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以寅奭」は「寅奭を祀る」であり、右の辭は「㠯地に黄祀して寅奭を祀る」の義であつて、「栄寅奭」と併せ考へれば㠯地に栄祀を行ひ寅奭を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寅奭は神名に外ならない。然らば之は何如なる神格であらう

か。例へば金文の令彝に「明保」が又「明公尹」と稱されて居り、作冊大鼎に「大保」が又「皇天尹大保」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保」が「尹」・「尹」が「保」と稱され得るのであつて、第二期卜辭の寅（文303）・寅（後上26.2）はこの期に於いては神名を並記するのが例であるからこれは「寅保」であり、之を陳夢家が「寅父可能是寅尹、父即傅保之傅」（卜辭綜述三六四頁）と「寅尹」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前記の如く奭は宮と通假の字であつてその字音は保と同音であるから、寅奭は「寅保」の假借であり、從つて寅尹の別稱に外ならず、而して次述の如く寅奭は伊奭であり、寅尹は伊尹であるから「伊尹」の別稱であつて、之は尚書君奭に伊尹が保衡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ゐる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寅奭は伊尹の別稱であるから、之を伊尹の配としてゐる郭説は附會に過ぎず、又之を黄尹としてゐる唐説は當つてゐるがその立論は妥當ではない。

（寅身）寅（文373 續存1481）・寅（後上26.2 佚）と記されてゐて第二期にのみ用ゐられて居り、右の如く「寅保」の假借であつて、他期の「寅奭」である。

（寅爵）この稱謂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爵」は孫詒讓が「辥」と釋してより（舉例上二）、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説がない。

乙1881　・貞寅爵□㞢乇　・貞寅爵□□㞢乇　―　史記正義に「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爲湯相」と、伊尹の名は摯であるとして居り、辥と摯とは同聲であつてこの爵は伊尹の名である。この寅爵の稱謂は寅尹が伊尹である一鐵証を成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以上の如く寅尹は「寅」（寅）・「寅示」（寅示）・「寅奭」（寅保）・「寅身」（寅父）・「寅爵」（寅辥）とも稱されて居り、之は次の伊尹と併せ考へれば伊尹を謂ふ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伊尹）伊尹（後上22.3 粹535）は又伊尹（簠1.18 前8.12）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は「伊尹」と釋してより（考釋上三三）、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説がない。（王國維 戩釋十三・葉玉森 集釋一・王襄 簠釋一・商承祚 佚釋三三・郭沫若 通釋三三六・孫海波 文編三五七・陳夢家 卜辭綜述三六三頁）

伊尹は「伊」・「伊示」・「伊奭」と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伊）伊尹が「伊」と記されてゐ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を比較せば明瞭である。

寧1.114　勿米于伊尹　　遺638　十月卜乙于伊尹　　後上22.3　□卜乙于伊尹二牢　　南明417　十□卜乙伊尹五示
京3892　米又于伊　　南明423　□酉貞乙于伊　　後上22.1　癸巳貞乙又于伊囚又大乙～　　南明507　癸酉卜乙伊五示

（伊示）伊示は續存1966版に「辛巳貞以伊示・以伊示」とあり、寅示が寅尹であるから伊示は伊尹である。

（伊奭）前記の如く寅奭が寅保であつて寅尹の別稱であるから、伊奭は伊保であつて伊尹の別稱である。從つて前記の如く郭沫若が「爭勲伊奭一小牢」の辭を解して「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而爲風師也」としてゐるのは誤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伊尹は「伊」・「伊示」・「伊奭」と稱されて居り、これは寅尹が「寅」・「寅示」・「寅奭」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り、而して寅爵の爵即ち辥が伊尹の名であるから寅尹と伊尹とは同一人であつて、前者は第一期・第二期に用ゐられ（但し續存上1966版は第四期）、後者は第三期・第四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用字の時代的相違に過ぎない。從つて寅・伊の古韻を同聲として寅尹・伊尹を同一人としてゐる王國維説は至確である。

伊尹の神威としては「壱田」・「壱王」・「壱大」・「壱太」・「作」が謂はれて居り、

後下28.6　口米卜又伊壱田
乙4524　貞寅尹帚（壱）王乍
乙2941　貞寅尹壱大（前1.52.1 乙5311 6392）
南明17　貞口弗下以又寅尹壱王
乙6263　貞寅尹帚壱太（續1.46.1 1.47.2 1.49.6 遺4 南明26）
續存下391　己亥卜殻貞寅壱王乍

祈雨・祈禾・寧風が行はれ、栄祀に配祀されてゐて、自然神・高祖神と異らない。

南明422　囚栄田于伊奭　―　撮2404　乙亥貞囚栄又于伊　―　粹828　爭勲伊奭一小牢（甲823）　―　前6.21.3　栄寅奭二羊（林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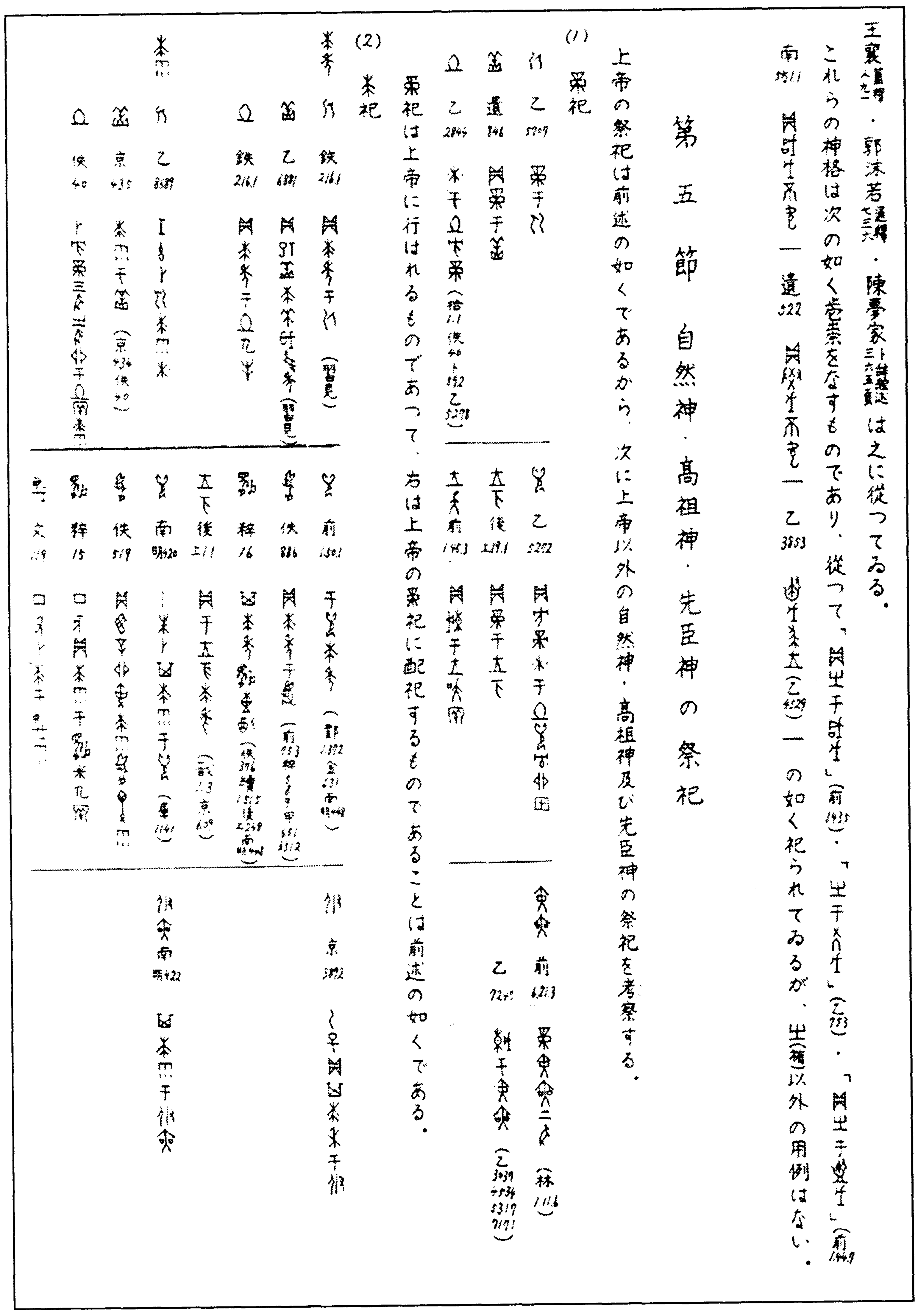
第二項　咸戊・學戊・盡戊

（咸戊）咸戊を羅振玉（考釋上三三）・王國維（古史新證）は「咸戊」と釋してより、葉玉森（集釋一四五）・郭沫若（通釋三三九）・陳夢家（卜辭綜述三六五頁）之に從ふ。

王國維―周書君奭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白虎通姓名篇、殷家以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氏引之據此謂今文尚書巫咸當作巫戊、今卜辭無巫咸有咸戊、疑今文當作咸戊、書序作咸乂四篇、亦或當作咸戊四篇、猶序書作臣扈作伊陟也、（古史新證）

（學戊）學戊（鐵159.4 前1.44.4）・學戊（京4836）・學戊（遺522）・學戊（後上3.4 乙753 2114 2507）・學戊（後下11 龜3.3）・學戊（前1.44.5 粹425）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は「學戊」と釋してより（考釋中六）、葉玉森（集釋一四五）・郭沫若（通釋四五）・陳直（殷契賸義）・陳邦懷（小箋三）・陳夢家（卜辭綜述三六五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盡戊）盡戊（前1.44.6 1.44.7）・盡戊（前1.43.1）・盡戊（前1.43.2 乙3353 4529）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は「盡戊」と釋してより（考釋中六）、葉玉森（集釋一四六）・


王襄（簠釋八九二）・郭沫若（通釋七三六）・陳夢家（卜辭綜述三六五）は之に従つてゐる。

これらの神格は次の如く祟をなすものであり、従つて「[illegible]」（前1935）・「[illegible]」（乙233）・「[illegible]」（前1449）南3511 [illegible] 一 遺522 [illegible] 一 乙3853 [illegible]（乙4529）一 の如く祀られてゐるが、[illegible]（禱）以外の用例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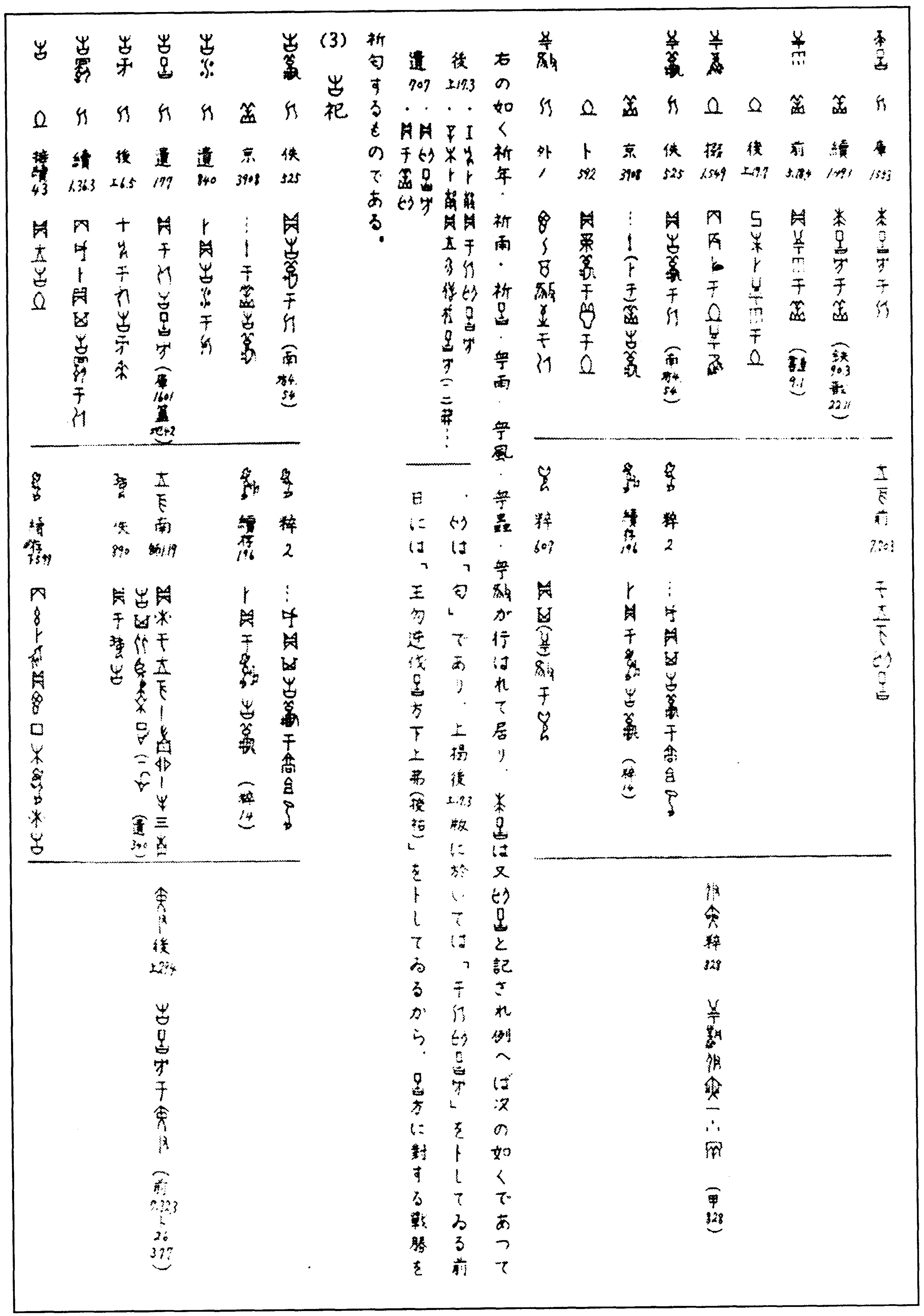
第五節　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の祭祀

上帝の祭祀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次に上帝以外の自然神・高祖神及び先臣神の祭祀を考察する。

(1) [illegible]祀

[illegible]祀は上帝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つて、右は上帝の[illegible]祀に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

(2) [illegible]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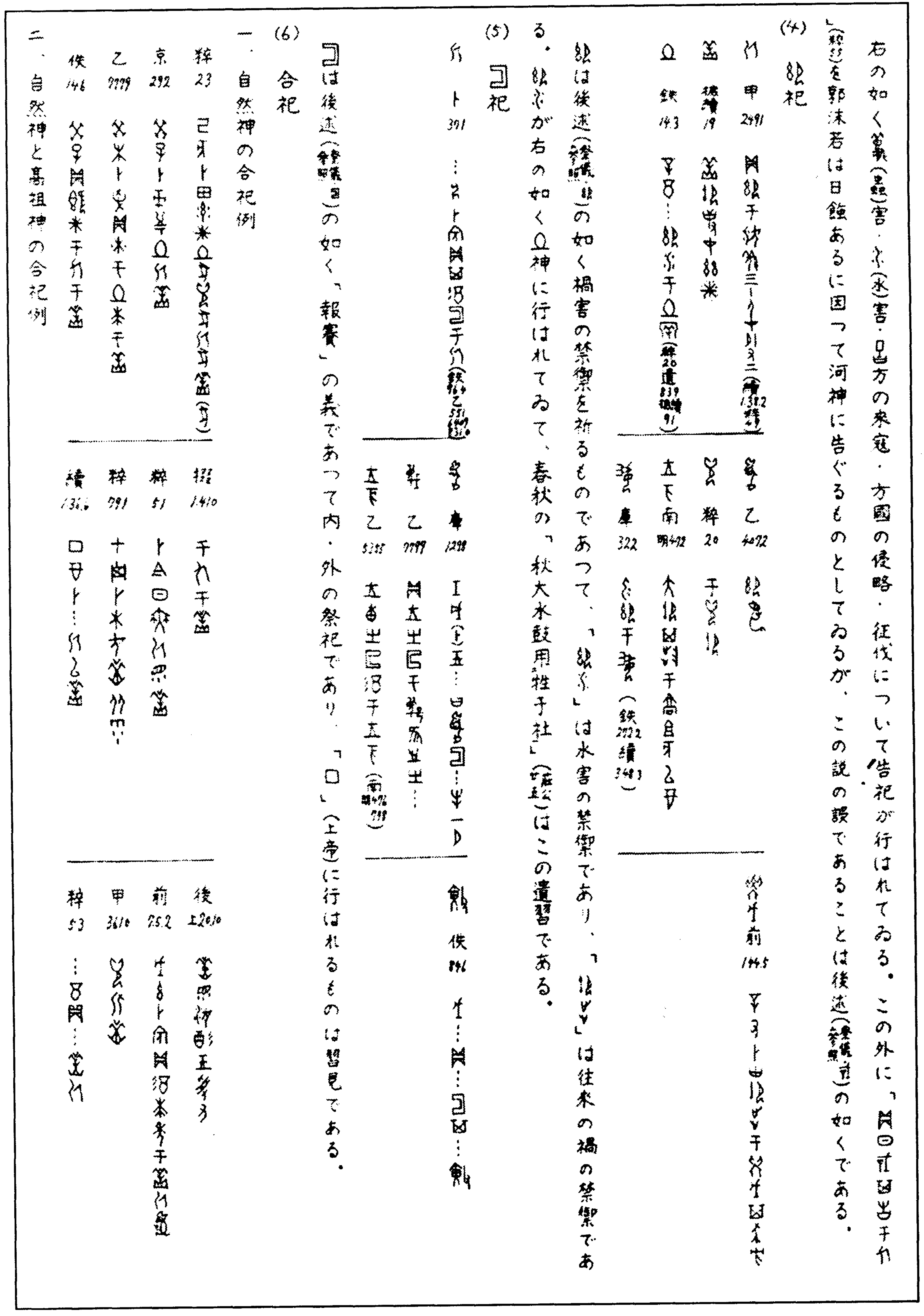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祈年・祈雨・祈[illegible]・寧雨・寧風・寧[illegible]・寧[illegible]が行はれて居り、[illegible]は又[illegible]と記され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後上19.3 [illegible]

遺707 [illegible]

・[illegible]は「匃」であり、上揭後上19.3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を卜してゐる前日には「王勿逆伐[illegible]方下上弗（若）」を卜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方に對する戰勝を祈匃するものである。

(3) [illegible]祀


右の如く[illegible]（蟲）害・[illegible]（水）害・[illegible]方の來寇・方國の侵略・征伐について告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の外に「[illegible]」（粹55）を郭沫若は日蝕あるに因つて河神に告ぐるもの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説の誤であることは後述（禁忌）の如くである。

(4) [illegible]祀

[illegible]は後述（禁忌）の如く禍害の禁禦を祈るも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は水害の禁禦であり、「[illegible]」は往來の禍の禁禦である。[illegible]が右の如く[illegible]神に行はれてゐて、春秋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莊公）はこの遺習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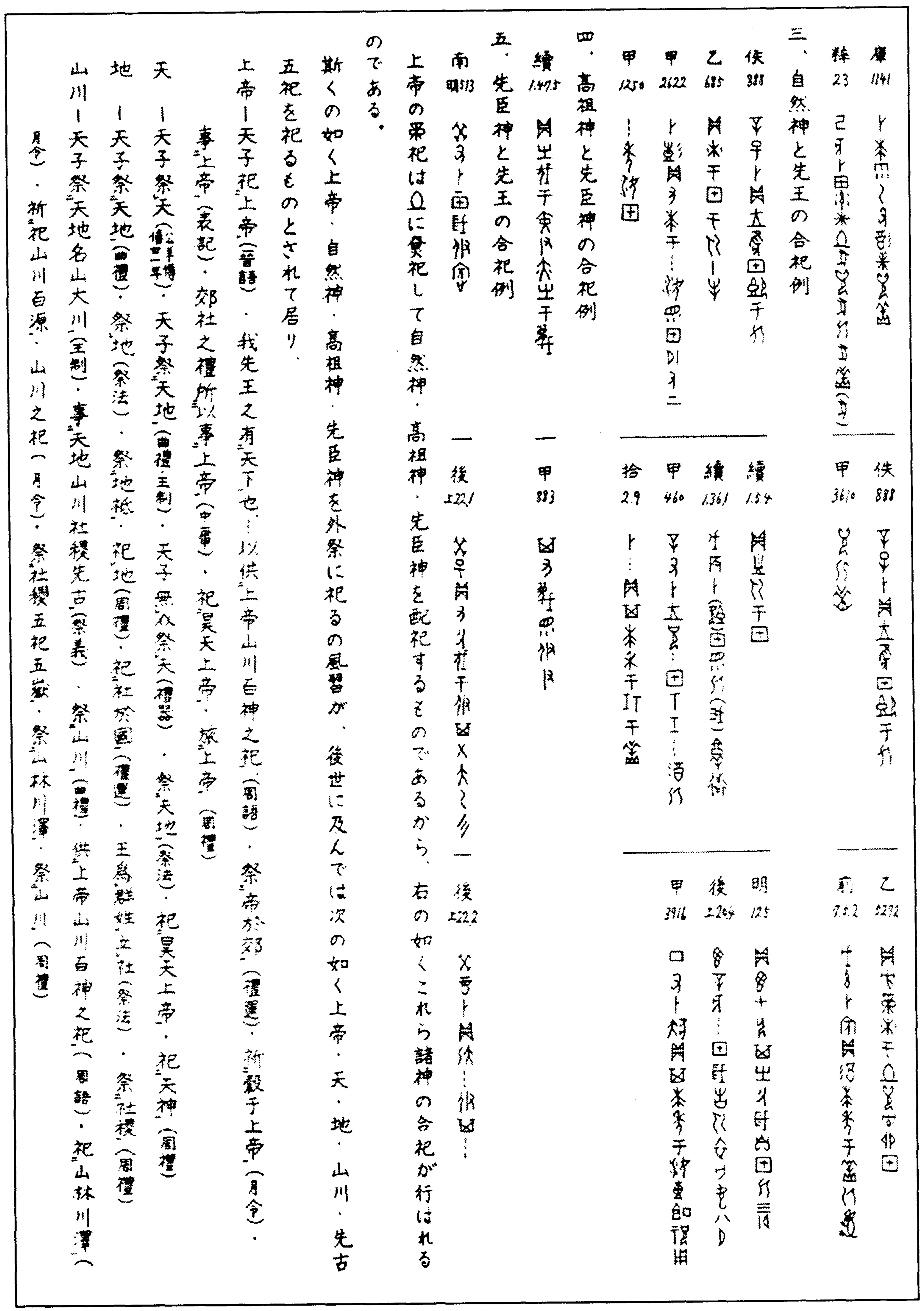
(5) [illegible]祀

[illegible]は後述（禁忌）の如く「報賽」の義であつて内・外の祭祀であり、「[illegible]」（上帝）に行はれるものは習見である。

(6) 合祀

一、自然神の合祀例

二、自然神と高祖神の合祀例


三、自然神と先王の合祀例

四、高祖神と先臣神の合祀例

五、先臣神と先王の合祀例

上帝の[illegible]祀は[illegible]に[illegible]祀して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を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右の如くこれら諸神の合祀が行はれ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を外祭に祀るの風習が、後世に及んでは次の如く上帝・天・地・山川・先古五祀を祀るものとされて居り、

上帝―天子祀上帝（晉語）・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周語）・祭帝於郊（禮運）・祈穀于上帝（月令）・事上帝（表記）・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中庸）・祀昊天上帝・旅上帝（周禮）

天―天子祭天（公羊傳僖三一年）・天子祭天地（曲禮・王制）・天子無不祭天（禮器）・祭天地（祭法）・祀昊天上帝・祀天神（周禮）

地―天子祭天地（曲禮）・祭地（祭法）・祭地祇・祀地（周禮）・祀社於國（禮運）・王爲群姓立社（祭法）・祭社稷（周禮）

山川―天子祭天地名山大川（王制）・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祭山川（曲禮）・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周語）・祀山林川澤（月令）・祈祀山川百源・山川之祀（月令）・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林川澤・祭山川（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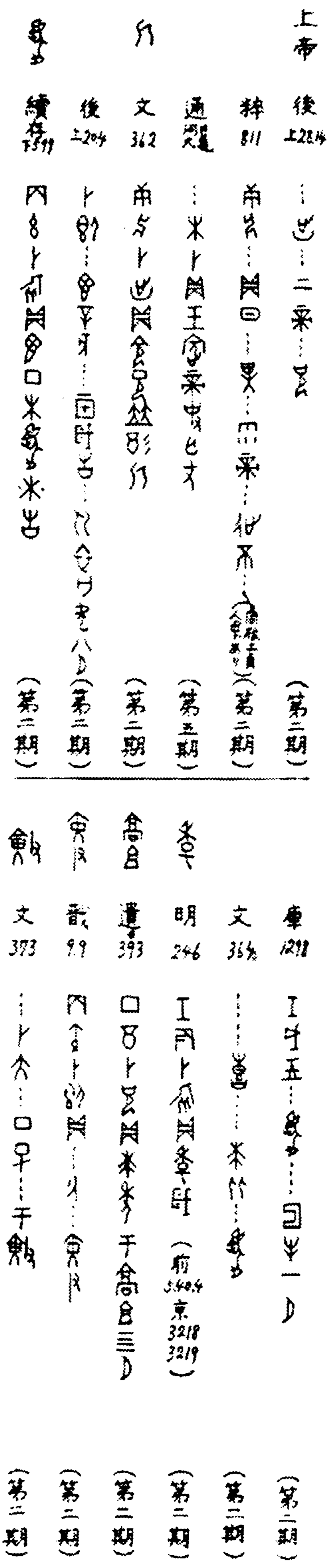
先古—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饗先祖五祀（月令）

五祀—祭社稷五祀五嶽（周禮）・臘先祖五祀（月令）・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昭公廿九年）

右の天は上帝、地は土、山川は岳・河であり、先古は祭義では「社稷先古」、周禮では「社稷五祀」、而して月令では「先祖五祀」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先祖である五祀を謂ふのであつて、左傳の五祀中には「重」（句芒）、「該」（玄冥）が含まれてゐるから、本來高祖神を謂ふのである。而して帝・天を祀ることが更に發展して「日月星辰を祀る」（祭法・國語・楚語・周禮）「五帝を祀る」（周禮）となり、これら諸神を祀ることが遂に「百物百神を祀る」（祭法・祭義・郊特牲・周禮）と發展してゐる。これによつて後世の外祭は殷の外祭の基盤に立つ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と共に、その變化の大概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董作賓の分派說に於いては新派（第二期・第五期）は上甲以前の遠祖を祀らないとして、之を重要な根據の一として居り、

新派不祀上甲以前之遠祖、舊派則並祀高祖夔・季・王亥・王恆也、（中略）祖妣之外、如河岳土等舊派有隆重之祭祀者、新派不及之、諸功臣如黃尹咸戊等、亦復如是、（殷曆譜卷三・一四葉）

と謂つてゐる。然るに次の如く所謂新派に於いてもこれらの諸神を祀つて居り、この說の成立し得ないことは前述（第一章第二節）と相俟つて愈々明かである。



上帝　後上28.14　（第二期）
粹811　（第二期）
通別二　（第五期）
文362　（第二期）
後上20.4　（第二期）
續存1.1911　（第二期）
庫1218　（第二期）
文364　（第二期）
明246　（前5.40.4 京3218 3219）　（第二期）
遺393　（第二期）
戩9.9　（第二期）
文373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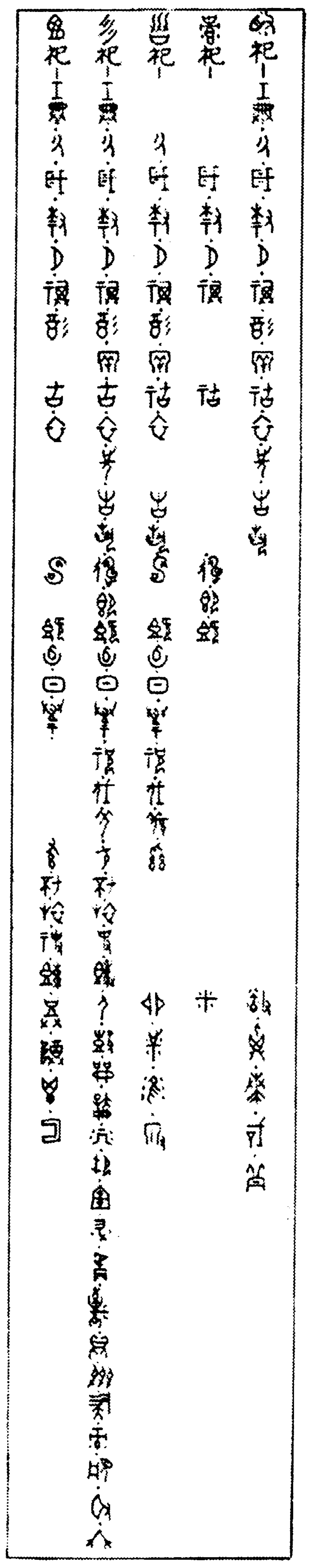
禮記表記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と殷人の特色を尊神事鬼に在るとして居り、外祭に於ける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に對する崇拜、及び內祭に於ける先王に對する五祀の祀典を見れば思半ばに過ぐるものがある。

第四章　祭儀

禮は祭儀より重きは莫しとされて居り（左傳定・禮記祭統）、次に內外二祭の祭儀を考察する。

第一節　五祀の祭儀

先王・先妣に對する五祀の卜辭を檢するに、その祭儀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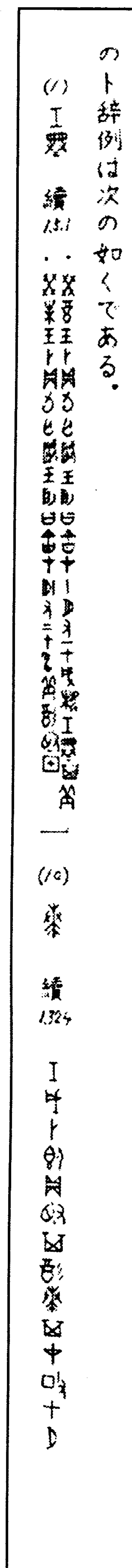


祭祀—
𧻚祀—
翌祀—
彡祀—
劦祀—

第一項　祭祀の祭儀

祭字は第一期祭（南誠30）・祭（乙5317）、第二期祭（粹137）・祭（林2.25.2）、第三期祭（寧1.?）・祭（林1.20.7）、第四期祭（摭續1463）・祭（乙5321）・祭（寧1.?）、第五期祭（前1.5.5）・祭（前1.5.5）に作られて居り、第一期には祭名としての用法がなく「祭方」、「在祭」の如く方國名（南誠30）・地名（寧1.346）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羅振玉は「祭」と釋して「象持酒肉於示前之形、曰象肉、又持之、點形不一皆象酒也」（考釋中五）と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がなく、右の地名としての用法は「蔡」の假借であら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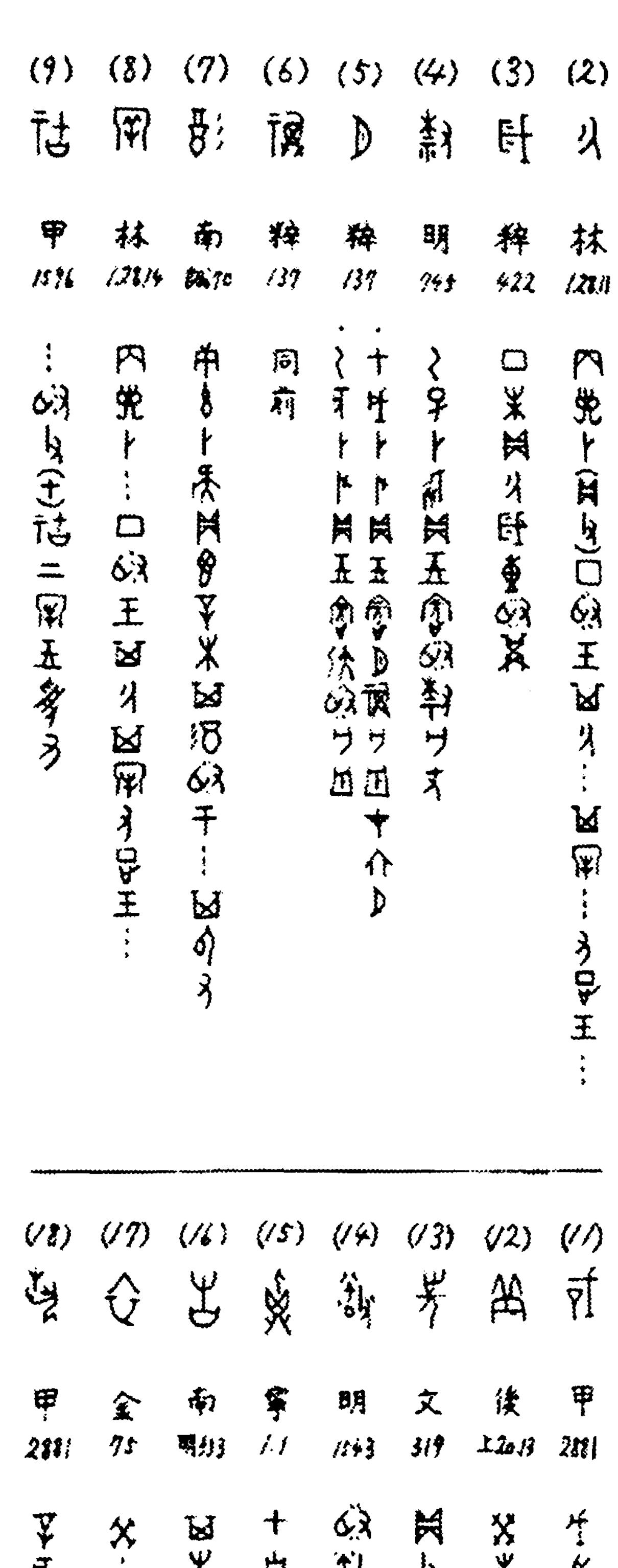
祭祀の祭儀としては工典・[illegible]が用ゐられてゐて、そのト辭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1) 工典　續1.5.1
(10)　續1.32.4

(1) 工典　工典は祭・彡・劦三祀に於ける前旬の甲日に行はれる行事であつて、𧻚・翌二祀には行はれ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工は第二期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後上21.9・20.7・佚906・明989）、第五期には工に作られて居り（前3.28.5・4.43.4・續1.43.1・1.5.1）、工典には郭沫若（通纂六三）・葉玉森（集釋二六九）の工冊說、于省吾の貢冊說（駢枝續編）、李旦丘の示冊說（殷契摭佚一葉）、戴蕃豫の諸侯助祭說（考古五期）があつて、陳夢家（燕京學報二十期）・唐蘭（天壤五四）は郭說を是とし、董作賓（殷曆譜上三・九）は于說を採つてゐる。

郭氏は矢令彝の「百工」の工字が「工」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を證として工・[illegible]を「工」とし、葉氏は魯公伐鄀鐘の攻字が「[illegible]」に、[illegible]鼎の攻字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を證と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つて「工」であるとしてゐる。攻字は金文では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illegible]」（粹49）は之と一字であるから（唐蘭は天壤五四に於いて攻と釋す）、工・[illegible]を「工」とする葉・郭說は至確であり、于省吾は「葉・郭二氏釋[illegible]爲工是也」、唐蘭は「郭以[illegible]爲工、至精至確」となしてゐる。然るに李旦丘は「三コ二[illegible]」（遺628）が「[illegible]二工」（[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工を一字とし、而して三コは[illegible]、二工は于工であるから工・[illegible]を「示」として[illegible]典を「示典」とし、「示」と「冥」とが通用されるとして「冥典」は納冊・藏冊の意であるとして居り、戴蕃豫はト辭に「[illegible]侯」（前[illegible]）の辭があるから[illegible]は侯名であつて、[illegible]典は[illegible]侯が助祭することであ



(2)　林1.28.11
(3)　粹422
(4)　明245
(5)　粹137
(6)　粹137　同前
(7)　南誠70
(8)　林1.28.14
(9)　甲1596
(11)　甲2881
(12)　後上20.13
(13)　文319
(14)　明1143
(15)　寧1.1
(16)　南明313
(17)　金75
(18)　甲2881

以下右の祭儀の各々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るとなしてゐる。然し李氏の指摘してゐる「二[illegible]」は又「三[illegible]」（乙8670・8671）に作られ、而して工典の工[illegible]が斯かる字形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この說は非であり、又「[illegible]侯」の一例を以つて之を侯名として助祭の說を成すのは望文生義に外ならない。典は工典以外には用例がないが、又[illegible]（前7.6.1・京1380）・[illegible]（鄴3.39）に作るものがあり、典を羅振玉は「象奉冊形」（考釋中四一）とし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に从つてゐる[illegible]は[illegible]（示・神）前に冊を擱くの意であり、同樣に[illegible]・こに从つてゐる[illegible]は二（即ち上）に冊を奉ずるの意である。

工典の意義については郭氏は詩經楚茨の「工祝致告」の義としてゐるが（通纂三〇三）、于氏は祝告の辭を典冊に書して神前に献ずる義の貢典と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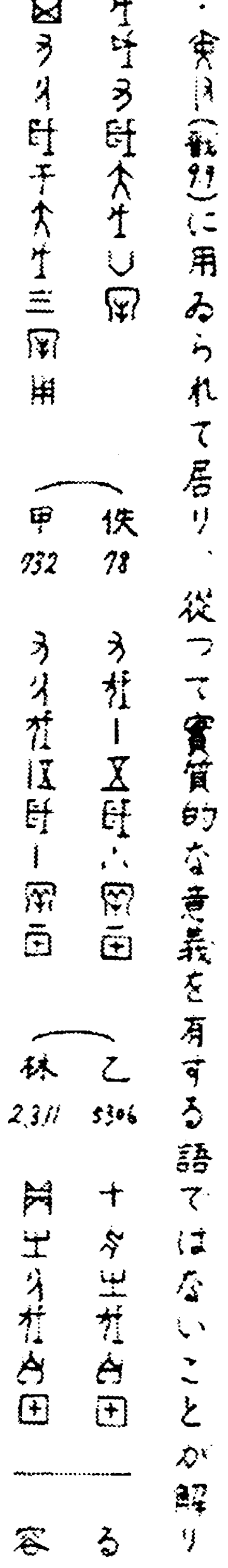
郭沫若引詩工祝致告爲說、不知工官也係名詞、典亦名詞、於文理實不可解、工典讀作貢、猶古文㠭之作貢、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是其證、廣雅釋言、貢獻也、獻與告義相因、契文言貢典、典即今典字、典猶冊也、貢典猶言獻冊告冊也、…書祝告之辭於典冊、祭而獻於神、故云貢典也（駢枝續編二一二）

董作賓は于說を是とし、且つこれを修正して典冊の內容を先王の名號・五祀の祭祀祭日の祀典として居り、

祭時貢獻典冊於神（駢枝）、其說是也、惟所獻者、非如于氏所謂書祝告之辭于典冊、乃爲殷人先祖先妣之名號、五種祭祀及祭日之祀典也、（殷曆譜下三・三）

工典が祭・彡・劦の三祀の前に行はれる行事であることからせば、董氏の修正は妥當であり姑く之に從ふ。之を要するに工典には祭・彡・劦三祀の祀典を作成して、これをそれぞれの祭祀が行はれる前旬の甲日に神前に奉獻する儀式である。

(2) 又　又は祭祀の外には𧻚（粹1161）・彡（粹84）・劦（南明322）、及び[illegible]祀（續2.2.1）・[illegible]祀（甲2502）・[illegible]祀（續1.6.2）に用ゐられ、祖神の外には河（粹1361）・土（續4.27.2）・[illegible]（戩9.9）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從つて實質的な意義を有する語ではないことが解り、次の用例が之を證してゐ



粹217
甲903
佚78
甲932
乙5306
林2.3.11

る。上揭三例の兩辭は同一內容であるが、一方には又を用ゐ、他方には之を用ゐず、又の有無は卜辭の內容に對して實質的な影響を持つてゐないから、又は特定の祭儀名ではなく

して祭祀上の一般用語である。𠬝を陳邦福・柯昌濟は次の如く「升」と釋して居り、

陳邦福說―案𠬝當釋升、蓋古之升祭也、儀禮覲禮云、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証之、（中略）小篆作𠬝、漢谷口銅甬作𠬝、

柯昌濟說―𠬝𠬝爲一字、疑即古升字、（補釋）

好畤鼎作𠬝、形誼畢肖、無間有剩爾、（殷契卜辭綜述五葉）

陳氏は山川丘陵を祭る升祭としてゐるが、𠬝は山川のみに用ゐられる祭儀ではないからこの說は非であり、又柯氏は𠬝・𠬝を一字としてゐるが、𠬝と𠬝が一辭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あるから（續2.7.1 前1.22.2）、この說も亦誤であるが、但だ之を「升」となしてゐる點は次の如く是である。

𠬝は𠬝（佚945 卜255 乙8892）・𠬝（鐵227.1 乙1691）・𠬝（鄴3.41.4）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金文の升字は𠬝・𠬝・𠬝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の字形が相近く、又兩者の意義を考察するに、金文の升字は晉敦には「𠬝于厥文祖考」と用ゐられて居り、爾雅釋詁に「登陞也」とあるからこの辭は「文祖考に登亯する」の義であり、而して卜辭に於いては例へば「貞㞢𠬝戉于𠂤」（前1.49.3）と「貞𠬝戉于𠂤」（粹167）とを比較せば「㞢𠬝」は「𨸏」（陟字）に當つてゐるから登亯の意であり、而して詩經卷耳の毛傳に「陟升也」、釋詁に「陟陞也」とあるのは傍証であつて、𠬝は「升」に外ならず、之を升字としてゐる二氏の見は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る。要するに「𠬝」は「升」字であつて登亯の義であり、祭祀上の用語であつて特定の祭名・祭儀名ではない。

(3) 戉・ 戉は第一期戉（前7.28.2）・戉（前5.4.7）・戉（前2.26.2）・戉（前5.4.9）・戉（林1.28.3）、第二期戉（菁1）、戉（粹431）、第三期戉（續4.12.4）・戉（甲1571）、戉（粹311）・第四期戉（粹217）・戉（粹75）・戉（戩23.7）、第五期戉（續1.26.11）・戉（續1.8.3）・戉（續2.3.1）・戉（林2.29.1）・戉（明1917）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の字釋としては王襄の「戉亦殷帝祖先之名」（簠釋帝系17）とする說は論外として、孫詒讓（擧例）・吳其昌（解詁三續）・唐蘭（天釋二七）は「戉」とし、容庚（國學季刊一の四）・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歲）・于省吾（駢枝續編）・商承祚（佚釋一三）・明義士（柏釋三〇）・王襄（類纂）・孫海波（考古五期文字小記）は「歲」とし、羅振玉・王國維は未釋、葉玉森は「戚」・「歲」の字釋を疑つてゐる（集釋一四）。

說文に「歲」の古文は「戉」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陳猷釜の「戉」と一字であり、この陳猷釜の「立事戉」は子禾子釜では「立事戉」に作られ、又毛公鼎の「用戉用政」は虢季白盤では「用戉用政」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の戉・戉は卜辭に戉を戉（明續1.20.3）・戉（甲續前1.20.7）・戉（佚續菁1）に作るものと同一であるから戉は「歲」であつて、第一期の戉（續2.1）は說文・金文の戉である。

「戉」の用法として孫海波は「年歲」の用法があるとして卜辭習見の「今戉」の戉を年歲の義として居り、

卜辭紀年之法用祀、與爾雅之說同、然亦有稱歲者、劉氏所藏甲一版云、「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在八月隹王八祀」、則此歲字确爲年歲之歲無疑、（考古五期甲骨文字小記）

これより陳夢家は「歲或者指太陽年」（燕京學報第四十期四〇頁）、董作賓は「以一年爲一歲」（殷曆譜上三・二）としてゐる。然し後述の如く卜辭の「今戉受年」・「來戉受年」は「今の祭祀期間」・「來るべき祭祀期間」に受年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第三篇第七章第一節の曆法）、今戉・來戉の戉は年歲の意ではなく、戉には年歲の用法がない。祭祀用語としての戉の意義については、次の如く羅振玉は「誼不可知」、唐・吳二氏は「牲を劌割する義」、郭沫若は「一歲一次の祭名」とし、楊氏は郭說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玉―戉亦祭名、誼不可知矣、（考釋下二）

唐蘭―戉當讀爲劌割也、謂割牲以祭也、（天釋二八）

吳其昌―戉者乃斧鉞之象形也、斧鉞可以刑牲、故戉字引申之義爲刑牲、此徵之以卜辭群詞、而可以確知無疑者、卜辭曰戉牛、曰戉一牛、曰戉二牛、凡此皆戉義爲刑牲之碻証也、尤明顯者、曰戉苟卅卯三宰（林2.3.11）、戉羊卅卯十牛（前6.16.1）、「戉狗」、「卯宰」對擧、卯義爲殺、則戉義之亦爲殺不容疑矣、蓋刀刑爲卯、戉刑爲戉也、（解詁二四三）

郭沫若―祭名曰歲者、殆因一歲擧行一次而然、（甲骨文字研究釋歲）

楊樹達―郭沫若云、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殆所謂歲祭也、洛誥有一事、與此等文例全同、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與卜辭可爲互証、（卜辭求義一七葉に郭の釋を引き賛意を表す）

右の吳氏が擧げてゐる「戉苟」・「戉羊」の苟・羊字は「𡿪」に作られて居り𡿪は後述（略參）の如く舞踊の類であるから刑割すべきものではなく、又戉は𠬝祀の外に𦎫・𠁁・彡・𠂤祀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一歲一次の祭名ではない。

戉は𠬝・𦎫（續存1.81）・𠁁（粹438）・彡（前1.30.7）・𠂤（前1.1.7）に用ゐられ、又祖神の外には𠬝（明125）・𠦪（明265）・𠂤（京3961）・𠂤（後上22.1）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祭祀一般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而してその用法は例へば「𠬝𠁁戉」（乙2211）の如く動詞の用法があり、又「𠂤」・「𡿪」は例へば「口来𠂤𠂤于𠂤口𦎫山卯三」（甲795）・「貞𠂤𠂤于𠂤九𦎫卯𡿪」（續上20.3）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次の辭に於いて、(一)の戉と𠂤・𡿪の關係は(二)の戉と𠂤・𡿪の關係の略述であつて、「貞㞢口戉𠂤𠂤」は「貞𠂤于𠂤口戉𠂤𠂤」・「貞㞢乙戉𠂤𡿪」は「貞𠂤于乙𠂤戉𡿪」の省文であり、戉は「戉𠂤牛」、「戉𠂤牛」と記されるのが正しい記載法であることが解る。斯くの如く戉は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又牲についての用語であつて、爾雅釋天に「載歲也」とあるから戉は「載」の義であり、牲を供載することに外ならない。次の二辭に於いて歲が載牲の義であることがなも明瞭であり、又墨子明鬼の「歲祖若考、以延年壽」、儀禮少牢饋食禮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の歲も亦載の義である。要するに戉は歲であつて載牲の義である祭祀用語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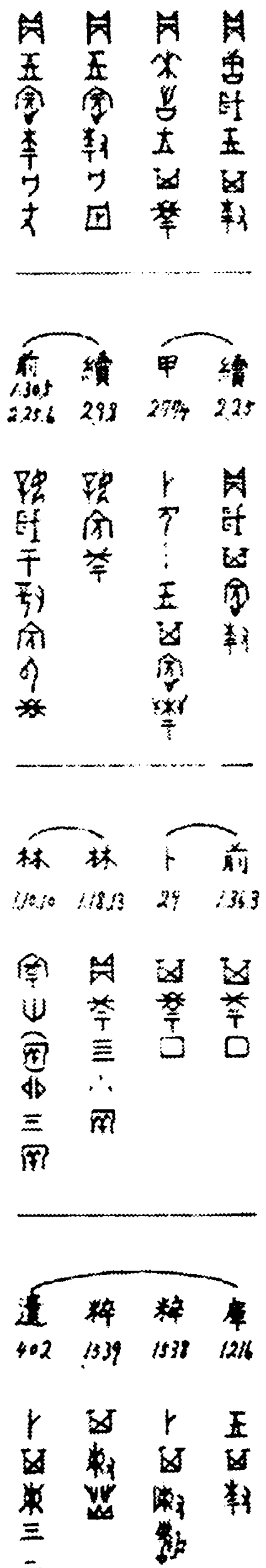
(一)
庫1035　貞㞢口戉𠂤𠂤
明130　貞乙戉𠂤𡿪

(二)
甲732　𠂤𠂤𠂤𠂤一𠂤𠂤
甲635　貞口𠂤𠂤㞢口𠂤山𦎫戉三𠂤　𠂤口戉𠂤𠂤𠂤𡿪𠂤人
于乙戉𠂤𠂤𠂤𡿪𠂤人

遺365　𠂤𠂤戉于𠂤𠂤𠂤𠂤一𠂤

洛誥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4) 𦎫・ 第二期には𦎫、第五期には𦎫に作られ、その異体には𦎫（前8.6.3 甲2994）・𦎫（南明150）・𦎫（後上7.11）・𦎫（文472）・𦎫（林1.18.13 庫1199 前1.36.3）・𦎫（續2.9.8 卜29）・𦎫（前2.22.6）・𦎫（佚879 粹1538）・𦎫（續1.21.2）・𦎫（粹1539）・𦎫（乙5327 甲430）・𦎫（林1.10.10）があり、これらが𦎫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つて、羅振玉は𦎫・𦎫を（考釋中八）、于省吾は𦎫・𦎫を（駢枝續編）、陳夢家は𦎫・𦎫・𦎫・𦎫を一字としてゐる（燕京學報十九期一五頁）。


續1366
卜29
鐵474
文472
續235
甲2794
續298
前1.30.5 2.25.6
前1363
卜29
林1.18.13
林1.10.10
庫1216
粹1538
粹1339
遺402

これらの字形を見るに𠂤・𦎫・𦎫を基本とし、𠂤・𠂤・干を加へてゐて、明義士が「象手持束柴於示前而祭」（柏釋五五）とし てゐるものは最も字形に當つてゐる。羅振玉・王國維が次の如く「𦎫」と釋してより吳（解詁三續六五葉）・明（柏釋五五）・于（駢枝釋𦎫）・郭（通纂一四一）の諸氏が之に從つて居り、而してその字義としては羅振玉は「卜祭」、陳夢家は「禱祀」、于省吾は「報賽」としてゐる。

羅振玉―𦎫即許書之𦎫、許書有𦎫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𦎫、然此字卜辭中皆祭名、豈卜祭謂之𦎫與、（考釋中八）

王國維―古從𠂤之字亦或從𠂤、如隸字篆文作隸、古文作隸、𦎫或作𦎫或作𦎫、知𦎫𦎫亦一字也、殷虛卜辭有𦎫字、𦎫𠂤古音同部、故以爲𠂤字、（觀堂集林三四葉）

陳夢家―𦎫𠂤同音相段、而𠂤于詩經通𠂤、……卜辭𦎫𠂤皆祭名、即禱祀之類、（燕京學報十九期一五五）

于省吾―說文𦎫塞也、……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索隱賽謂報神福也、（駢枝釋𦎫）

𦎫は𠬝祀の外に𦎫（庫1.31）・𠁁（粹2.1）・彡（續1.5.2）・𠂤祀（明2.2）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名詞として「𠂤𦎫」（柏51）と用ゐられてゐる外に「𠂤𦎫」（文2.81）と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て、「王其𦎫」（卜29 庫1216 七W63 甲2794）と王が行ふものとされてゐる。この字形は右の如く手に束柴を持して神前に供する祭儀であり、而して說文に「𦎫祀也」とあつて、𦎫を段注は「人部係下云、𦎫束也、是知𦎫爲束也」と束の義として居り、禋祀は詩生民には「克禋克祀、……取蕭祭脂、……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禮記郊特牲には「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後焫」とあつて、蕭に黍稷を合せて之を束ね祭脂を染ませて祭壇に供奠し、之を焫いて馨香を牆屋に達せしむる祭儀であり、𦎫の字形は禋祀と同一である。又王國維は魏石經の春秋に「𦎫」の𦎫字が𦎫に作られてゐるに據つて𦎫の字音を𠂤と推定して居り、𠂤と𦎫とは同聲であるから𦎫は𦎫祀であり、而して𦎫の𠂤に作るものと禋の籀文の𠂤とは結構が相似てゐて、共に馨香の牆屋に達するを象るものと考へられ、卜辭の「其𦎫口於大室」（前1.36.3）・「貞𠂤𠂤𠂤𠂤𦎫口」（續2.9.8）の如く宗廟の大室に口（𠂤の𠂤𠂤）に𦎫祀するものは、詩生民の「克禋克祀……上帝居歆」と符合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𦎫と𦎫祀とは字義・字音に於いて一致してゐるから、𦎫は𦎫祀の本字であつて禋祀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5) ☽・ 卜辭に於いては月と夕の字は混淆して居り、月を某月、夕を今夕・夕𠂤の用例によつて檢す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月	☽ 前1.53.5 3.18.5 5.13.1 乙4623	☽ 續2.22.5 粹1436 1439 誠227	☽ 前1.47.3 粹1449 1443 甲2491 2622	☽ 粹1172 1177 1193	☽ 粹1460 庫1672 1979 續1.5.1 1.9.9 3.29.3 佚545
夕	☽ 粹1334 1335 1336 1338 1339	☽ 粹1375 天11 12 13 攈49	☽ 粹1378 1356 1383 1384 1385 1391 ☽ 甲1111 1158 2692 前4.23.6	☽ 粹1393 ☽ 甲835	☽ 粹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祭祀用語としての「夕」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𠁁・彡・𠂤祀、及び方𠂤・𠂤・𠂤の祭祀に用ゐられて居り、

南明14　𠁁𠂤𠂤𠂤☽𠂤王𠂤𠂤一　南明339　十𠂤卜𠂤貞王𠂤𠂤彡☽𠂤𠂤一　誠246　于𠂤☽𠂤

佚501 [illegible] 一 後上20.1 [illegible] 一 庫714 [illegible]

又「彡夕」（乙3335）・「彡夕[illegible]」（乙6211）・「彡夕[illegible]」（佚869）の如く夕[illegible]・夕祀とも稱されてゐて、内祭・外祭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卜辭に於いては「彡夕」の用例が習見であつて、郭沫若は「肜夕蓋肜日之異稱」（通纂七三）としてゐるが、吳其昌が次の如く彡祀の前夕祭とな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殷墟書契解詁二五三及二續六四四）。

彡夕之祭皆于所祭先祖生日之上一日擧行、在卜辭中絕無例外、蓋前夕祭也、而彡與彡日則于所祭先祖生日之本日擧行、

吳氏の謂ふが如く「王賓彡夕」の卜辭は盡く王名の前日に卜されてゐて例外はなく（前1.5.1 1.6.2 1.19.4 4.21.3 1.16.4 1.42.5 續1.19.1 1.25.5 1.32.3 林1.2.1 佚397 891 天26）、而してこれは王賓卜辭のみならず「貞夕于某王」の卜辭に於いても亦同樣であり、例へば次の佚404版では某乙名王に對して

佚40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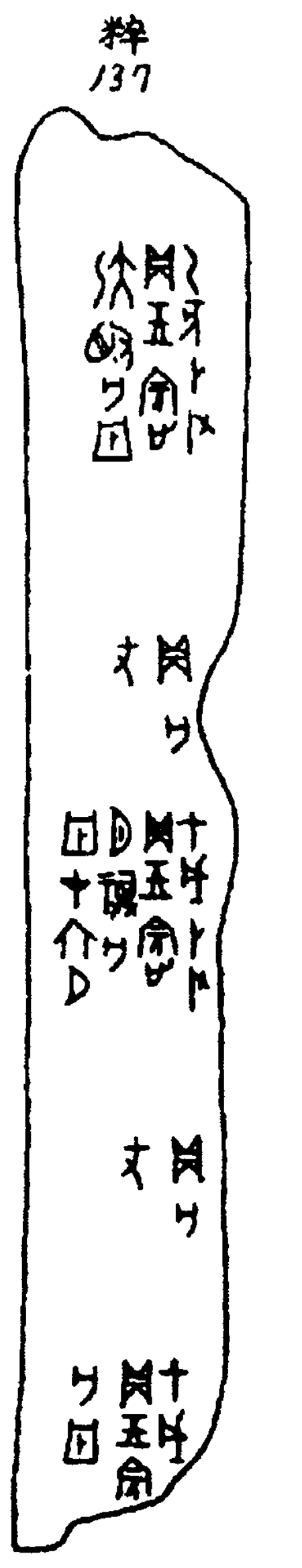
庫714 [illegible]

粋393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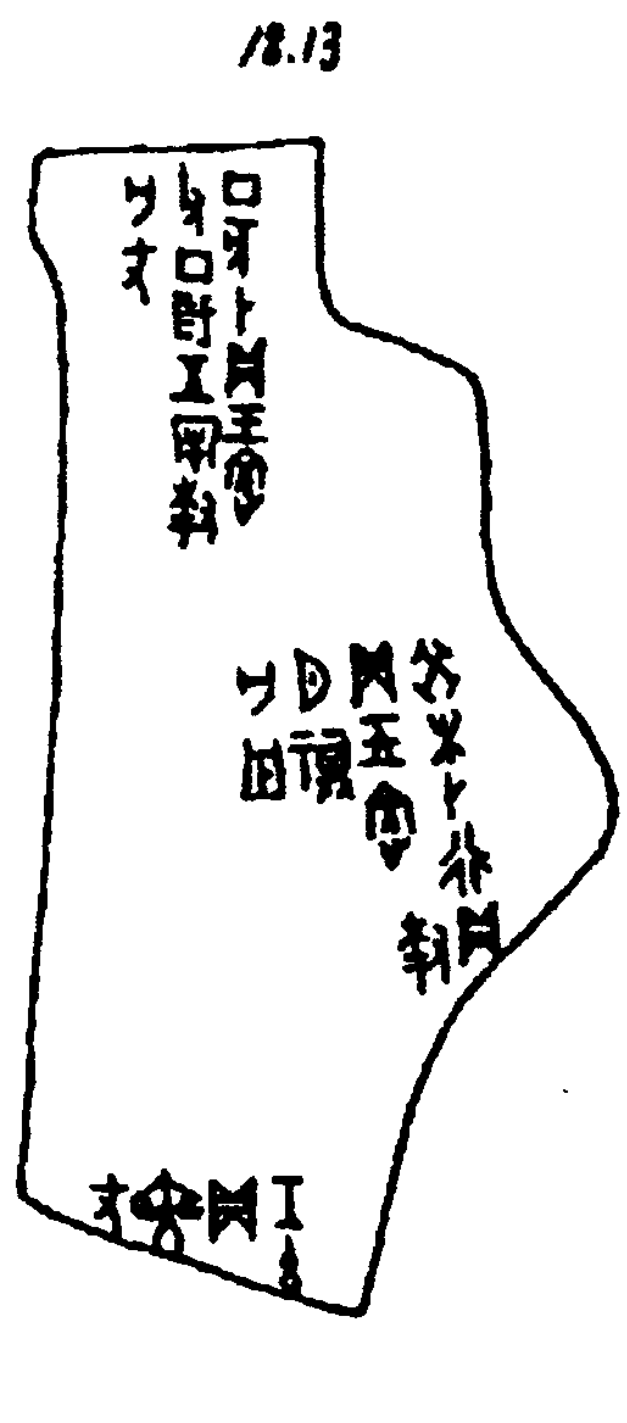
前日の夕には十羊翌乙亥には十牛を用ゐ、庫714版では[illegible]を祀るに夕祀には羊翌辛亥には牢を用ゐ、粋393版では「其れ妣庚に又するに叀に入り己の夕より[illegible]酒す」と、庚日の妣庚の祀が前日の己日の夕から行はれてゐて、これらの「夕」はすべて前夕祭であり、從つ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の「夕」は「前夕祭」の意である。

「夕」は右の如く[illegible]・彡・[illegible]祀に行はれる外に、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祀にも行はれて居り、五祀全部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

粋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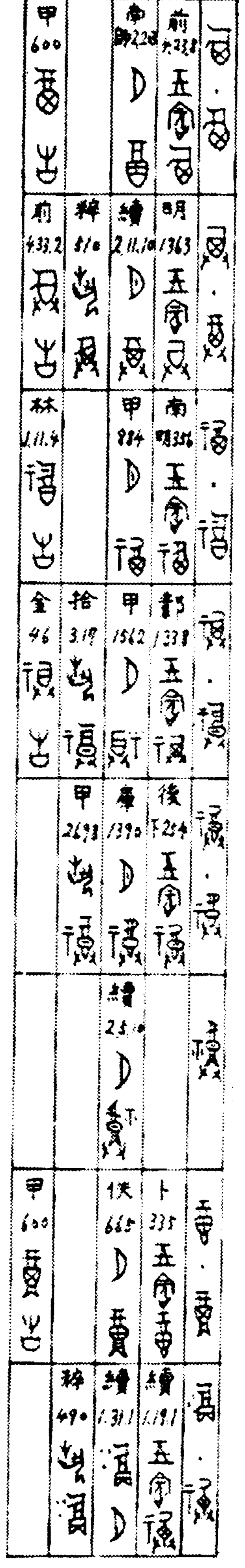
戩1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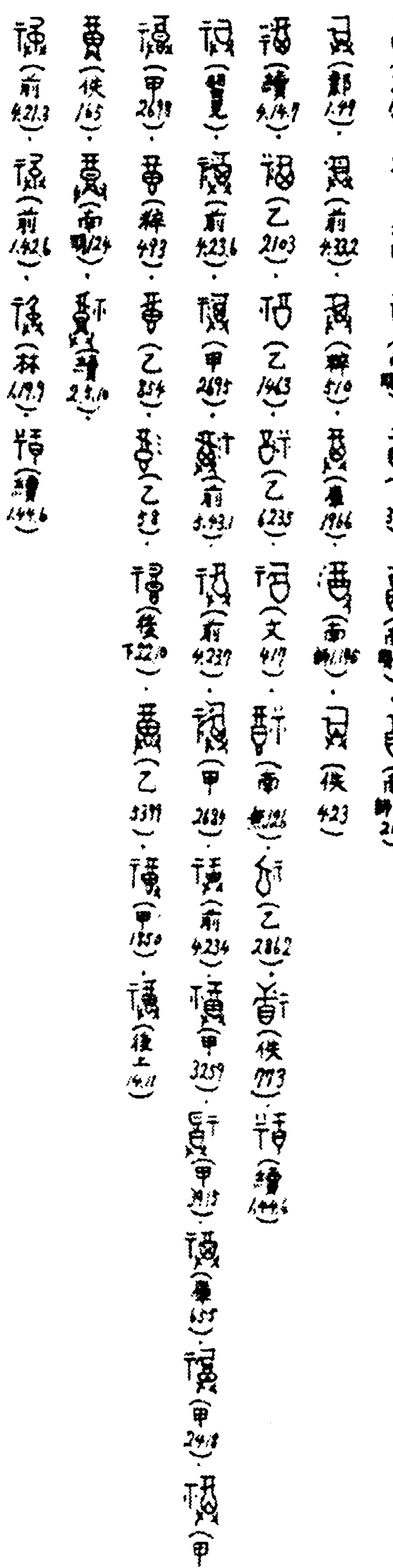
右の粋137版に於いては乙亥に大乙の[illegible]祀、前日の甲戌に夕祼が卜されて居り、先王先妣祀序表によれば大乙の[illegible]祀の前日には[illegible]上甲が行はれてゐるが、夕祼は前夕祭の祭儀であるからこの上甲の[illegible]祀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はなく、從つて大乙の[illegible]祀の前夕の祭儀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ず、之によつて[illegible]祀に前夕祭のあることが解る。戩18.13版に於いては丁亥に父丁（武丁）の祭祀、前旬の癸未には夕祼を卜して居り、癸未の夕祼は明日甲申に祀られる甲名王の前夕祭であつて、甲申に甲名王、丁亥に武丁を祀る關係は、祀序表によれば陽甲の[illegible]祀と武丁の[illegible]祀以外にないから、癸未の夕祼は陽甲の[illegible]祀の前夕祭であり、又甲2812版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の二辭があり、この夕祼は示壬の[illegible]祀の前夕祭であることは祀序表を按ずれば明瞭であつて、之によつて[illegible]祀に前夕祭の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之を要するに祭祀用語の「夕」は前夕祭の意であつて、内祭五祀及び外祭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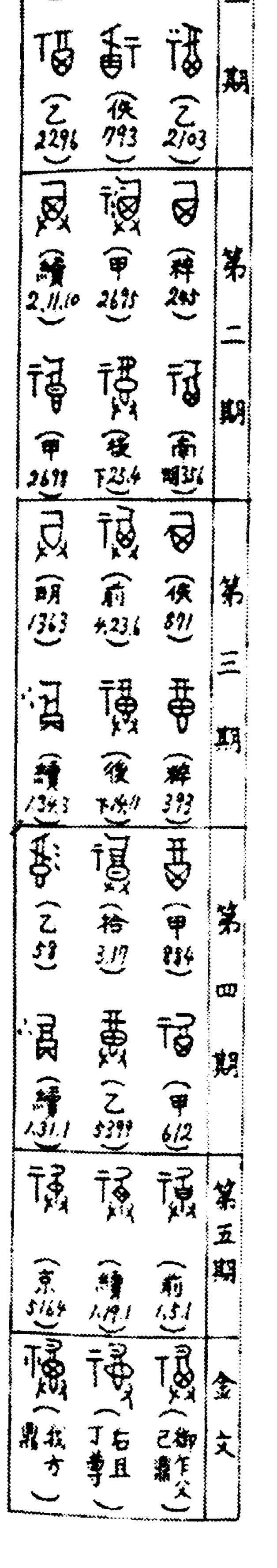
(6) 祼・

祼の異体は甚だ多く[illegible]祼・夕祼・[illegible]祼・祼[illegible]の用例によつて異体を檢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り、



更に右の字体の類字は左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を斷代別に見れば次表の如くである。





右の諸体を通覽するに吳其昌が「[illegible]者古禮器中有流之尊壺之形也」（解詁三二一）、葉玉森が「此字象酒器上有流形」（集釋一・四〇）と指摘してゐるが如く、この字の特色は流口のある尊壺の形に作られてゐるに在り、酒字が从つてゐる[illegible]・[illegible]・酉とは顯然と異つてゐる。然るに羅振玉・葉玉森は之を[illegible]・酉と同字と見做して、次の如く羅氏は「福」葉氏は「禪」として居り、王國維（戩考釋二五）・郭沫若（通纂六三）・王襄（簠考釋天八一）・商承祚（佚考釋三九七）・孫海波（文編三八）は羅釋に從ひ、郭沫若（粋考釋三三七）は又葉釋にも從つてゐる。

羅振玉―从兩手奉尊於示前、後世之福字、（考釋中一七）

葉玉森―禪之異体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說文穗積火燎也古文作[illegible]、（集釋四・三）

右の二釋はこの字の特色に留意せざるに因る誤釋であり、而してその「[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については羅振玉は「誼不可知」（考釋下八）、葉玉森は「礿」（集釋一・四〇）、于省吾は「祼」（駢枝三續釋祼）としてゐるが、吳其昌は「至于[illegible]字之本義、蓋亦狀雙手奉有流之禮器」（解詁三一）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り、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については獨り郭沫若は「祼」（粋考釋一九九・四七三）としてゐるがその理由を闕いてゐる。諸家の字說は右の如くであつて羅氏の釋福說が最も信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祼字の金文は右の如く[illegible]であるから、兩者の異字であることは判然としてゐて、福字は金文に[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楊樹達も[illegible]字については「字不識」としてゐるが「福」とはしてゐない（積微居金文說求作父乙殷跋）。從つて之を福と釋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祼は次の理由から之を「祼」と釋すべきであつて、右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祼」としてゐる郭釋は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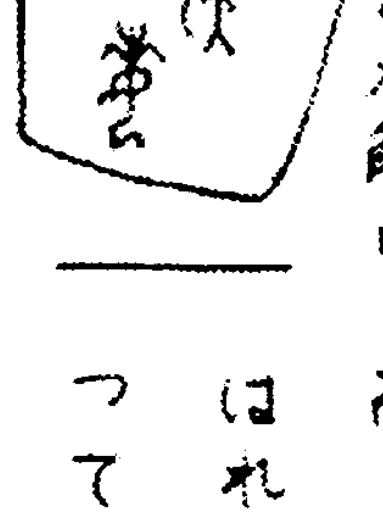
(1) 祼は流口ある尊壺を基本として居り、その流口より水滴を灌注する狀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が多く、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によつて

[illegible]（前1.35.4）・[illegible]（後下17.2）・[illegible]（續4.14.7）・[illegible]（前4.23.6）・[illegible]（前5.43.1）・[illegible]（甲2695）・[illegible]（遺150）・[illegible]（乙2103）・[illegible]（乙6235）・[illegible]（續1.44.6）

[illegible]（甲2634）・[illegible]（前4.23.4）・[illegible]（甲1562）・[illegible]（乙58）・[illegible]（南無126）・[illegible]（粋520）・[illegible]（遺853）・[illegible]（乙7422）・[illegible]（佚622）・[illegible]（下23.3）

この字義には灌注の義の存す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次の版には「[illegible]大乙酒[illegible]王[illegible]」（大乙に[illegible]し酒灌す王臨あるか）とあつて、[illegible]（祼の異文）に酒灌が行はれて居り、これは右の字体が「示」に灌注してゐる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正に符合してゐる。從つて祼は酒灌の祭儀であつて、祼の祭儀と一致してゐる。

甲1850



(2) 祼には[illegible]（鬯）が用ゐられ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り、之は詩大雅文王の毛傳に「祼灌鬯」とあるものと符合してゐる。

庫1253 [illegible] 甲657 [illegible] 續1.44.6 [illegible] 寧1.190 [illegible] 續6.12.5 [illegible]

(3) 祼は次の如く「祼告」（明1391 遺150 庫1172 甲600 乙3178 3468 7978 前4.33.2 5.3.2 續1.23.6 1.44.6 鐵244 後下16.10 佚524 林1.11.4 南明[illegible]）・「祼[illegible]」（遺366 前4.2.8 續1.38.5 乙2216 2535）と用ゐられてゐて

乙3178 [illegible] 一 遺366 [illegible] 一

佚524 [illegible] 一 乙2296 [illegible] 一

告神の祭儀であり、これは尚書洛誥の傳に「祼鬯告神」とあるものと一致してゐる。

(4) 祼は「勿祼」（佚432 續存1531）・「不祼」（乙3468）の如く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王祼」（後下27.6 下73.0 南明369）・「王其祼」（甲612）・「王祼于妣庚」（前4.2.8）の如く王自ら行ふものであり、又祼の異文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下23.5 續6.12.5 佚622 乙9422）、或は「祼于宗」（粋322）・「[illegible]告[illegible]室其步」（前4.33.2）・「其祼告于大室」（金46）とあつて、之は宗廟・[illegible]室・大室に行はれてゐる。從つて祼は王が宗廟の大室に於いて行ふものであつて、次の如き「王入りて自ら祼す」・「ここに入りて自ら祼す」の辭は之を証するものであり、これは尚書洛誥に「王入太室祼」とあるものと正に符合してゐる。

鄴1426 [illegible] 一 粋393 [illegible] 一 文438 [illegible] 一

文678 [illegible] 一 庫1172 [illegible]

右の四證の如く「祼」は正に「祼」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つて、祼字は第五期の「[illegible]」、金文の「[illegible]」の譌變である。

祼の祭儀の[illegible]・[illegible]祀に行はれることは前記「夕」の擧例粋137・戩18.13・甲2812に明かであり、又[illegible]（甲2880）・彡（佚871）・[illegible]（南明613）に行はれ、或は[illegible]祀（金46）・[illegible]祀（粋418）・[illegible]祀（乙8685）に行はれてゐるが、外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絕無である。

(7) 酒・

酒は酒字であつて「[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未見である外は内祭・外祭に用ゐ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は「[illegible]」の祭儀としてゐるが、單に酒を供する義である。

(8) 牢・

牢を孫詒讓は次の如く「牢」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ゐる。

說文牛部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金文貉子卣作[illegible]、此省作[illegible]與彼同、（擧例上四二 名原二三）

牢に作るものを楊樹達は「卜辭牢字从牛者謂大牢、从羊者爲少牢」（卜辭求義二六）と牢を大牢、𡧱を小牢としてゐるが、「小𡧱」（後續73）、𡧱は又「大𡧱」（金466 鐵176.3 佚339 粋2125）と用ゐられて居り、金466版には[illegible]と𡧱・牢を一字

としてゐる。從つ[illegible]を「文之變也」としてゐる孫說、「[illegible]即宇」としてゐる王國維說（戩釋二一）は妥當である。牲として「百[illegible]」（續1.10.7）・「百小[illegible]」（粹20）・「[illegible]三百」（前4.8.4）・「五百[illegible]」（庫181）・「千[illegible]」（乙5392）が用ゐられてゐる（史記秦本紀「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畤」）。

(9) 祐・

祐は又古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の兩者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つて、第一期古（鉄137.1）、第二期古（粹171）・第三期古（佚541 戩6.12）・祐（甲1596 寧1.195）、第四期祐（粹331 甲829 1640 南明105）・第五期[illegible]（文660 林1.19.2 寧2.138）に作られてゐる。

粹233 貞古日〜五[illegible]
同版 貞祐日〜
粹234 [illegible]祐[illegible]
粹146 [illegible]古五[illegible]
京4089 古[illegible]
粹331 [illegible]祐[illegible]
續1.43.10・祐（甲1596）

祐の字釋としては吳其昌が[illegible]の省文としてゐる外には說がなく（解詁六）、祐が「…[illegible]十祐二[illegible]王受又」（甲1596）と[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が[illegible]祀に行はれる祭儀ではないから、祐と[illegible]とは一字ではなく吳說は非である。祐は說文の「祐」と一字であつて、說文は「上諱」として解字を闕いてゐるが、爾雅釋詁に「祜福也」としてゐる。祐は[illegible]祀の外には[illegible]（明384 960 甲2693）・[illegible]（京4096）・[illegible]（鄴3425 京3287）・[illegible]（戩14.2 南明582）・及び[illegible]（甲1640）・[illegible]（南明500）の如く內祭・外祭に用ゐられてゐて特定の祭儀ではなく、從つて福を求むる意の祭祀用語である。

(10) 桒・

桒を羅振玉は「象兩手[illegible]木形、當是許書之[illegible]字」（考釋中六三）と釋し、王襄（簠釋典三）・葉玉森（集釋三・三）・孫海波（文錄七七）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郭沫若は桒を「[illegible]」（粹釋二二）、桒を「奏」（粹釋二〇三）と釋してゐる。然し桒と[illegible]とは次の如く通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二者を區別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京974 [illegible]桒
鄴1.44.12 桒[illegible]口[illegible]（牛）
簠人22 卜桒[illegible]
乙6708 [illegible]桒
七W20 桒[illegible]口[illegible]
庫1805 貞[illegible]桒[illegible]

說文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があつて、「[illegible]、兩手共同械也从手共聲」・「[illegible]、[illegible]或从木」とあり、羅釋は之に據り、又「[illegible]、疾也从夲[illegible]聲」・「[illegible]、奏進也从夲从[illegible]从屮、屮上進之義」とあり郭釋は之に據る。字形よりせば說文の[illegible]が最も近く、從つて[illegible]・桒は共に「奏」と釋すべきである。卜辭に[illegible]の用法が習見であつて（前3.20.4 簠典31 拾7.15 粹744 1314 摭續219 七T4 金502 甲3069 京443 447 448 449 450）、說文に「登謌曰奏」とあるからこれは登歌舞雩の義であり、祭儀としての桒は登歌である。從つて桒の字形は兩手にて管樂器を持する貌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11)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例の如くであり、

甲829 [illegible]
林239 [illegible]
粹55 [illegible]
後上29.6 [illegible]
遺397 [illegible]（寧1.24 南明2.213 2.205 京1331）
佚253 [illegible]（京4301 寧1.331）

又[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と通假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は「食」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食と同聲である。

甲829 [illegible]（甲1916）
文131 [illegible]（庫511）
前8.5.7 [illegible]
鉄231.1 [illegible]
粹55 [illegible]
佚37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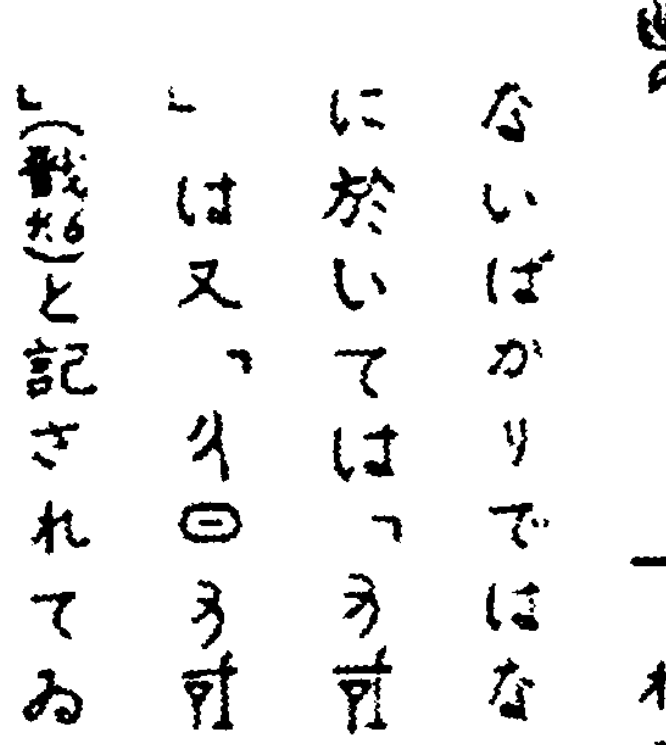
郭沫若は上揭粹55版の「[illegible]」を「日蝕」と解して居り（粹釋五五）、又—「日[illegible]若日又[illegible]、當是日之變、因有此變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illegible]、以稽其禎祥、[illegible]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耶」

董作賓は右佚374版の「[illegible]」を「日蝕」と解してゐて（殷曆譜交食譜日食一）、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が通假されてゐることからせば郭說が妥當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次の如くこの說は非である。粹55版には次の三辭があり、

粹55 [illegible]

この「[illegible]」・「[illegible]」は次の甲755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と記されて居り、

甲755



[illegible]

而してこの甲755版の「[illegible]」が「[illegible]」と同時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illegible]」には「干支貞」が記されてゐ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例へば「[illegible]」（佚253）・「[illegible]」（南明630）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が「[illegible]」と一辭を成し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南明2.206）とも記され、而して「[illegible]」は又「[illegible]」（遺19）・「[illegible]」（戩36）と記されてゐて、次述の如く「[illegible]」は「侑職」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升日侑職」であり、日中に職を侑する義に外ならず、「[illegible]」（甲829 1916）・「[illegible]」（林239）・「[illegible]」（佚384）と記さ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從つて右の「[illegible]」は「日中に職を侑して河神に告ぐる」の意、「[illegible]」は「日中に職を侑め夕に上甲に告ぐる」の義に外ならない。假に「[illegible]」を日蝕とせば、例へば「[illegible]」（佚384）の卜辭は甲子の日に五旬後の甲寅に日蝕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ず、これは甚だ無稽なことであり、又次の二辭は共に武乙時に父康丁に告祀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その卜日は連續して居り、[illegible]を日蝕とせば日蝕が庚辰と辛巳にあることになり、日蝕が庚辰と辛巳に行はれる組み合はせが武乙一代に果して有り得るであらう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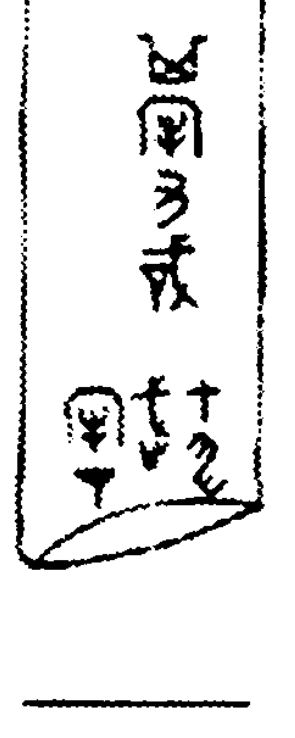
後上29.6 [illegible]
粹55 [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を日蝕と解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從つて粹55版の「[illegible]」（佚374）も日蝕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り、この後者を日蝕としてゐる董作賓の日食說、及び之に從つてゐる嚴一萍（續殷曆譜訂）・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三九—二四〇）の說は再檢討を要するものである。

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は通用、「[illegible]」・「[illegible]」は通假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金文に於いては「[illegible]衣」（豐敦）・「[illegible]衣」（免簠）、石鼓文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織」・「[illegible]」と釋さて居り、羅振玉は[illegible]を「截」と釋してゐる（考釋中五九）。卜辭に例へば「[illegible]」（後上22.2 殷の方國、立方參照）の如く[illegible]を奉じて王に告ぐるの意であり、この「[illegible]」の代りに「[illegible]」が用ゐられて「[illegible]」（續3.12.2）と記されて居り、こ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の意であるからこの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即ち「織」の義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る。又卜辭に「[illegible]」の用法が習見であつて（明1388 1427 1551 1663 1687 龜50 摭續150 簠雜52）、羅振玉は「[illegible]、當牛色」（考釋中二七）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illegible]」（文307）・「[illegible]」（粹232）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に白牛・牝牛が用ゐられてゐてこの兩說は妥當でない。この[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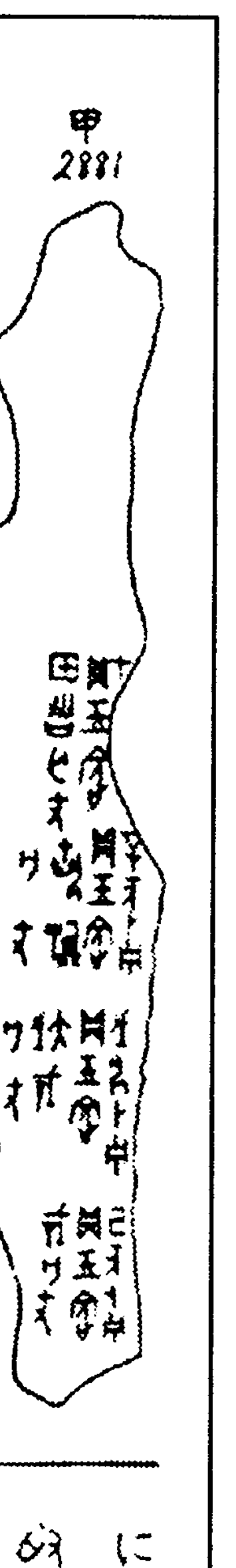
乙6915 [illegible]
林239 [illegible]（明1639 南明493）

遺397



「[illegible]」は「[illegible]」（南明181）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の省文であり、上揭版には「[illegible]」が[illegible]と並記されてゐて、牢と等しい供物とされてゐるのは之が証である。[illegible]は內祭に於いては肉を以つて祀る字義の[illegible]祀にのみ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この字は「[illegible]」であつてその字音は「食」であるから「職」の意である。職は儀禮鄉射禮の「祭半職」の鄭注に「古文職為[illegible]」と大[illegible]とされて居り、「[illegible]一牛」（南明202）は[illegible]に一牛を用ゐ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は全牛の職であり、「[illegible]」（寧1.56）は半職を用ゐることである。從つて[illegible]は職牛であつて、[illegible]は侑職（牛）、五[illegible]の[illegible]は職牛を以つて祀るの意である。「[illegible]」は王賓卜辭に於いては王名の日にトされてゐて例外はないから（佚173 564 庫1201 1860 甲2881）、王名の日に用ゐられるものであり、之が[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は次の版に明かである。この版の四辭の關係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甲午に上甲の[illegible]祀、戊申に大戊の[illegible]祀、辛亥に大戊の配妣壬の前夕祭、己亥に祖己の[illegible]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に相當して居り、これらの「[illegible]」はいづれも[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である。[illegible]は內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祀以外の用例は絶無であり、外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續6.21.2）・[illegible]（乙5304）・[illegible]（粹85 南明233）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甲2881



(12) [illegible]・

この字体は[illegible]（後上21.3）・[illegible]（續1.45.1）・[illegible]（前6.19.3）・[illegible]（續1.5.6）・[illegible]（後上29.13）・[illegible]（前6.19.3）に作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illegible]工典及び[illegible]日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續1.5.1 [illegible]王卜貞[illegible]
[illegible]王卜貞[illegible]王三祀

この字形は方國名の[illegible]方（佚276 甲2217）・[illegible]方（前1.46.7 甲3115 續存634）・[illegible]方（前6.6.1 6.6.3 6.6.7 6.18.6）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り、葉玉森は[illegible]字の[illegible]を冒字とし、于省吾は之に從つて

葉玉森—「[illegible]為[illegible]形、即帽之初文、冒為[illegible]初文、其上之[illegible]為帽飾、[illegible]即篆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从[illegible]所由孳……曰覆人首曰冡、易明夷以蒙大難、釋文蒙冒也」（集釋四・六〇）

于省吾—卜辭[illegible]象以羊角為飾之帽形、[illegible]字之音必亦讀如冒矛之[illegible]、[illegible]均應讀為詩閟宮毛炰胾羹之毛、傳毛炰豚也（駢枝續編釋[illegible]）

毛（炰豚）の假借としてゐる。祭祀用語としては[illegible]祀のみに用ゐ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は肉を以つて祀る字義を持つてゐるから姑く于說に從ふ。

(13)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にも作られて居り、この兩者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前4.34.1 [illegible]（戩45.4 林2.63 甲3589）
乙1904 [illegible]（撥1462 甲914 乙2494）
乙1928 貞[illegible]
乙6906 貞[illegible]
粹127 [illegible]
甲658 [illegible]
寧1.363 [illegible]
寧1.367 [illegible]
前5.12.3 [illegible]（鄴2.36.10）
粹1229 [illegible]（金709）
明78 [illegible]
文447 [illegible]

從つてこれは[illegible]或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に從ふものであり、次の如く[illegible]（往）と同義の用法があるから「往」の義のあることが解る。又これは金文の「[illegible]」（[illegible]鼎）・「[illegible]」（毛公鼎）と同字であり、孫詒讓（名原上七）・羅振玉（考釋中六四）は「先」と釋して居り、說文に「先進也」とある。祭祀用語として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の語法が最も習見であつて、「[illegible]」は又「[illegible]」（甲514）と記されて

ゐるから酒を進める義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及び「[illegible]」と記されて居り、後者の「[illegible]」は又「卜今日[illegible]五多ろ」（南明177）とあるから「日中に進むる」の意であり、又「[illegible]」（佚878）とあるから酒を日中に進むる意であつて、[illegible]の[illegible]は酒を進むる義に外ならない。從つ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は「往」の義の外は薦酒の義であつて、内祭の外に上揭の如く外祭にも用ゐられる一般用語である。

乙1906 [illegible]（後上5.1 林2.6.1 金694 摭1462 甲1215 3587 514 乙1906 2994 7267 南明427 471 京1369 986 989）
粹299 [illegible]（續1.30.2 1.44.2 明91 鄴3.50.1 佚878 粹127 299 甲514 658 後上5.1）
甲514 [illegible]　續1.44.2 [illegible]
後上5.1 [illegible]　佚878 [illegible]
南明471 [illegible]　南明427 [illegible]
摭1462 [illegible]　金533 [illegible]

(14) [illegible] 第一期[illegible]（鐵176.1 續2.29.3）・第二期[illegible]（文551 遺2）・第三期[illegible]（甲803 2587）・第四期[illegible]（粹520）・第五期[illegible]（林2.11.6）に作られ、外951版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羅振玉は「改」（考釋中六三）、李旦丘は「[illegible]」（摭佚一五）と釋し、葉玉森は「象持物擊水中蛇、不可辨認」（集釋六・二）、吳其昌は「今日不能晚」（解詁二〇九）、柯昌濟は「家古流字、象蟲流于水中形」（補釋）としてゐる。この字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に從つ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であり、「[illegible]」は說文に「大剛卯以逐鬼魅也　从支巳聲」と呪術によつて鬼魅を攘ふ義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の用法は多岐であつて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15) [illegible]・[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前1.22.1）・[illegible]（摭1.433）・[illegible]（前5.3.6）・[illegible]（甲2102）・[illegible]（菁9.6）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が同字であることは孫・羅二氏が次の如く述べてゐる。

孫詒讓―說文牆醢也、从肉酉、酉以酒牆也、爿聲、古文作[illegible]、金文亦未見、而有[illegible]字甚多、說文未見、史頌鼎作[illegible]、婦姑鼎作[illegible]、則从[illegible]右似从刀、日辛角又省作[illegible]、則省爿从口、師湯父鼎作[illegible]、又省夕从爿、皆一字也、从諸字偏旁推之、古文牆字、疑當从肉从刀、蓋以刀判肉作醢、牆故以刀、（名原）

羅振玉―古金文有之、有[illegible]（史頌敦）[illegible]（王作[illegible]彝）[illegible]（日辛角）諸形、从匕肉於鼎、爿殆所以薦肉也、此或加[illegible]、象有潘汁、或省匕、或省爿與肉、或省肉與匕、然爲一字也、（考釋中三八）

[illegible]は内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祀のみ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寧1.1 京4243）、[illegible]・[illegible]の夕・[illegible]は[illegible]字の偏旁と等しく肉の象形、[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は刀（說文）、[illegible]は匕即ち匙（說文）であつて、字形よりせば肉を煮て俎むることである。

(16) [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は「古」（舉例下四八）としてゐるが羅振玉は「告」（考釋中五七）と釋して居り、[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告日」（林2.25）の如く[illegible]（日）の上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羅釋が是である。[illegible]は内祭・外祭に行はれて居り、而して神に告ぐる内容は略々方國の來寇征伐・田遊・出步・蟲禍・水害・疾病・王[illegible]・秋穫がその主要なるもの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一) 告方　方は[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などの方であつて方國の意であり、例へば「十[illegible]告方[illegible]」（後上6.5）・「[illegible]于大十告方[illegible]」（後上29.4）は方國の來寇を神に告ぐ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告方」は次の如く祖神・自然神・先臣神に行はれてゐる。

續1.4.6 [illegible]（前1.49.5 1.50.6 寧2.3）
卜68 [illegible]（粹1107）
後上8.12 [illegible]
金507 [illegible]（續1.6.3）
戩2.12 [illegible]（續1.17.2 後上29.3 卜76 鐵?.21）
甲810 [illegible]（粹366 甲851）
戩2.12 [illegible]（後上29.3）
後上29.4 [illegible]（續1.20.4）
後上27.2 [illegible]（福7 南明119）
後上27.2 [illegible]（前1.3.4 ...）
後上6.5 [illegible]
遺177 [illegible]
後上29.4 [illegible]
鄴1.30.1 [illegible]（佚412 鄴3.40.8）
前1.48.4 [illegible]（前1.48.5）

・(二) 告[illegible]・告[illegible]　次の辭は王が方國を征伐し、或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遣はして征伐せしむることを告ぐるものである。

南明79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1.19 [illegible]
遺340 [illegible]
粹249 [illegible]
粹533 [illegible]
金651 [illegible]
南明477 [illegible]
佚945 [illegible]

(三) 告田・告[illegible]　次の辭は田遊・出步を告ぐるものである。

續存下769 [illegible]
粹933 [illegible]
寧1.344 [illegible]
佚558 [illegible]
後上7.14 摭1.413 寧1.349 [illegible]

・(四) 告[illegible]・告[illegible]　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は蟲禍の停止を祈るも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は蟲禍を告ぐるものであり、之を郭沫若が「告一歲之收穫于祖也」（粹釋）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又[illegible]は大水を神に告ぐるものである。

南明466 [illegible]
佚525 [illegible]
京3908 [illegible]
粹14 [illegible]
粹2 [illegible]
南明468 [illegible]（粹1.2 甲[illegible] 明[illegible] 續存1.96）
粹148 [illegible]
遺840 [illegible]

(五) 告[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は「[illegible]」（舉例上十六）と釋し、王襄は之に從ひ（類纂）、胡光煒は「[illegible]」（甲骨文例）、葉玉森は「[illegible]」（集釋一・二）、郭沫若は「[illegible]」（通釋一〇）、吳其昌は「[illegible]」（解詁八七）、丁山は「疾」（集刊一本二分）と釋し、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第一集殷人疾病考）・楊樹達（甲文說五〇）は丁山說に從つてゐる。

丁山說―「[illegible]」猶言疾病、[illegible]即周常見之疾字也、許君言[illegible]從[illegible]矢聲、而秦兩詔權量刻辭「丞相斯去疾」、疾則從人作[illegible]、與[illegible]所從之人同也、又按[illegible]所從之[illegible]、皆象血液、則[illegible]外之[illegible]、亦可讀象血液形、[illegible]本象大[illegible]、亦象[illegible]依[illegible]人體流血、倚[illegible]寢息、此[illegible]之全形、亦疾之初義矣、

楊樹達說―余去秋以來、三治甲文、釋此字爲[illegible]、所以然者、說文七篇下[illegible]部云、「[illegible]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甲文从人倚[illegible]、與說文解義相同、此一證也、篆文[illegible]字右方橫畫乃人字之省變、說文載疾字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亦人字之譌、…玉篇疾或作[illegible]、亦从人作、今甲文从人、與古文疾字及玉篇偏旁相合、此二證也、…[illegible]既象有疾病倚著之形、自含疾義、[illegible]疾文雖小異、義實無殊、

右の丁・楊二氏の立論は異るが歸を一にして居り、[illegible]は疾字、告[illegible]は告疾であつてその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鐵186.1 [illegible]
佚373 [illegible]（續存下383）
京1650 [illegible]（南明252）
續存300 [illegible]
南明142 [illegible]（外）
前1.12.5 [illegible]
乙5839 [illegible]
續1.28.9 [illegible]
南明252 [illegible]
庫1959 [illegible]
續存821 [illegible]
續1.45.6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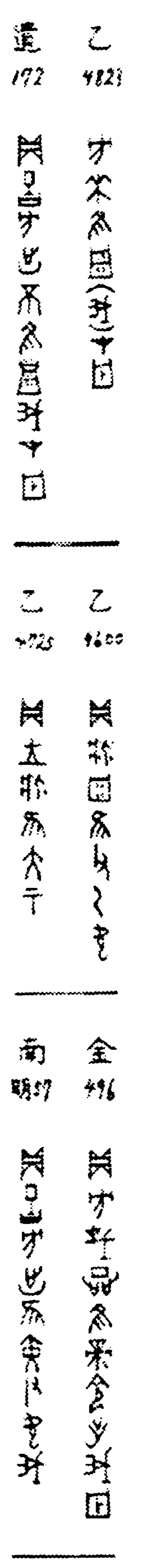
・(六) 告[illegible]・告[illegible]　告[illegible]・告[illegible]の辭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又「告王[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る。

續存306 [illegible]
乙7975 [illegible]
乙1293 [illegible]
乙3198 [illegible]
乙3468 [illegible]
乙4615 [illegible]
庫1939 [illegible]

[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り、孫詒讓は「形義未詳」（舉例下四〇）、郭沫若は「[illegible]字不識」（通纂別一）としてゐて、諸家は字釋を闕いてゐる。但だ郭沫若は「有作[illegible]者　即牛胛骨之象形、[illegible]象骨[illegible]、上有[illegible]點者示[illegible]上有刻辭也」（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四）と[illegible]を牛胛骨の象形とし、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燕京學報第五期釋丙）、唐蘭は郭說を反駁し且つ「按[illegible]或[illegible]仍是[illegible]字、卜辭[illegible]作[illegible]、其[illegible]作[illegible]可證、[illegible]以盛[illegible]、其爲[illegible]則以盛米穀、故於[illegible]或[illegible]形中實以點、象[illegible]或米穀形也、」（天釋一二）と、[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の象形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に[illegible]或は米穀を盛れる貌としてゐる。卜辭に「[illegible]」（乙342 1244 7021）が又「[illegible]」（京3030）と、[illegible]が[illegible]に記さ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り、[illegible]は[illegible]字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聲の字であつて、[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は同聲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を唐說の如く[illegible]聲と做し得、又「[illegible]」が「[illegible]」（乙3468）と記されて居り、[illegible]字は[illegible]字を[illegible]・[illegible]と記してゐるものと一字であり、次の例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が[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乃至は通假の字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字は例へば「王[illegible]日」「王[illegible]日」の[illegible]（第一期）・[illegible]（第五期）が之に從つてゐて、[illegible]・[illegible]字は王の卜兆の占辭を記する場合の用語で後世の「繇」字に當り（左傳閔二年注、繇、卦兆之占辭）、その字音は「繇由也」（易繫辭下注又辭之辭　釋文引董昭曰繇由也）、墨子耕柱には「兆之由之」とあつて「由」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の聲は由であることが解り（陳夢家が[illegible]を禍と釋してゐるのは、それが之に從つてゐるが、この字釋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は由聲であつて右の[illegible]を[illegible]聲とするものと一致して居り、唐蘭が「[illegible]即象[illegible]形無疑、…[illegible]（[illegible]）字象卜在[illegible]中、當讀[illegible]聲、…[illegible]或[illegible]仍是[illegible]字」（天釋一二）とする說は是である。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が通用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尤）と通用されてゐることは習見であり、[illegible]の聲と[illegible]の聲が同聲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尤の假借であつて第五期の[illegible]字は[illegible]の繁文にして尤の義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は「王尤」の義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その繁辭が句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證である。この[illegible]は次の例の如く祖妣の致すものと考へられて居り、又[illegible]は次の如く上帝の致すものとされてゐて、尤（[illegible]）は鬼神の致すもの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illegible]）に於い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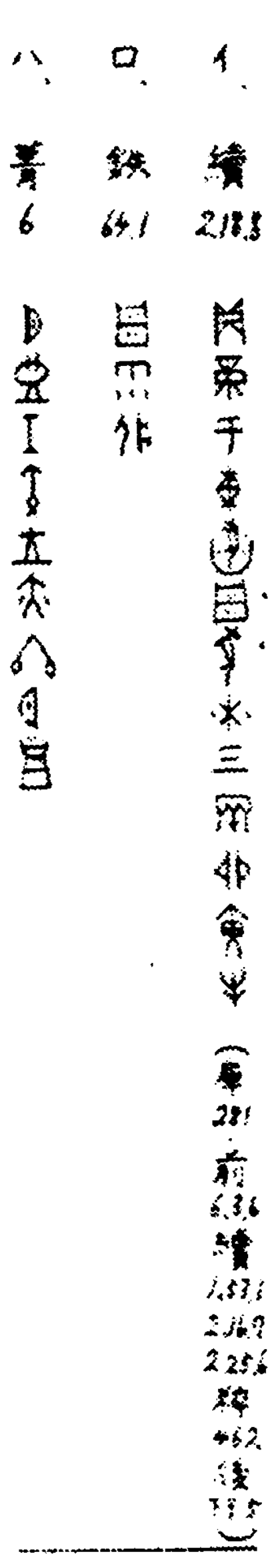
乙3933 [illegible]　後下9.5 [illegible]　乙690 [illegible]
乙1954 [illegible]　續2.25.6 [illegible]　後上23.9 [illegible]
乙4823 [illegible]　遺172 [illegible]
乙8072 [illegible]　續3.10.2 [illegible]
粹211 [illegible]
粹214 [illegible]
乙1244 [illegible]　乙3933 [illegible]　乙4861 [illegible]（[illegible]）
乙690 [illegible]　乙4593 [illegible]　金496 [illegible]
後上23.7 [illegible]　庫431 [illegible]　京1125 [illegible]（佚36）

は疾病を国として居り、又次の乙4823・遺172版に於いては方國の來寇を国としてゐる。從つて疾病・方國の侵寇は神の致せ



乙4823
遺172
乙4600
乙4725
全496
南明517

る神祟であつて、これらの神祟がある際には上揭例の如く之を致せる鬼・神を卜してゐるのである。特に後者の方國の侵寇を上帝の祟とする信仰は、後世に於いて方國の敍亂を「天畏」（大盂鼎）・「敃天疾畏」（毛公鼎）・「天疾畏降喪」（師訇殷）・「天降畏于上國」（叔夷鐘）・「天降威」（大誥）・「天降戾」（大誥）とする思想の源泉である。以上に於いて五国の意義が明かとなつたが、国の用法には尚ほ次の用例があり、(イ)の「国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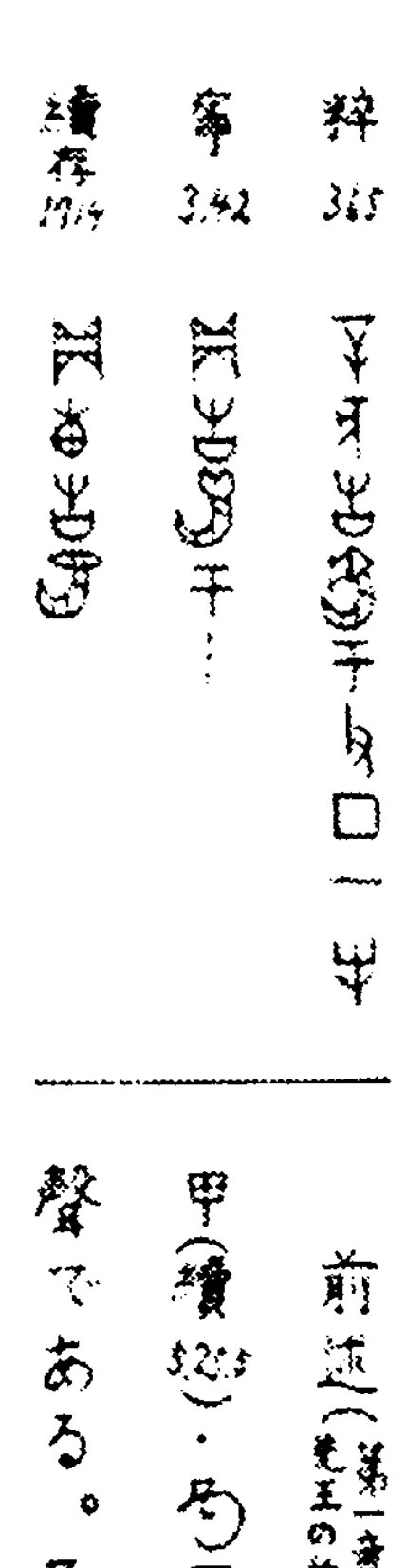


イ、續2183（庫281・前6.36・續1.537・2.16.7・2.25.6・粹462・後上33.3）
ロ、鉄641
ハ、菁6

については唐蘭が天釋の本文に於いては国を牲色に非ずとし、欄外に於いては「按国日犬之日、釋為牲色爲是」（天釋）として、之を牲色として黒字としてゐる郭沫若說（通纂）に從つてゐるが、庫1987版に「[illegible]」とあつて、この辭に於いては国が米・卯と相對する祭儀とされて居り、而して右の續2183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と国が[illegible]について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国は[illegible]に於ける祭儀である。[illegible]は後述の如く[illegible]と同字であつて「瘞」であり（粹釋）、說文に「瘞幽薶也」、爾雅釋言に「瘞幽也」とあつて、[illegible]聲である国と幽字とは同聲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瘞）の祭儀である国犬は幽犬に外ならず、この国は幽の假借である。(ロ)の「国[illegible]」については唐蘭は卜辭習見の「[illegible]」（天釋林1.8）・「[illegible]」（戩49.8 大12）として「[illegible]即直字、[illegible]而疑與国同、国當釋[illegible]、[illegible]直並假為脩、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綿長者」（天釋二四）と解して居り、[illegible]・[illegible]は直字であつて直・[illegible]は同聲であるからこの說は妥當である。(ハ)の「王亦[illegible]夕国」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は「国字不識、在此當是惡意之動詞」（通纂九一）と動詞として居り、国は「太[illegible]…」と王について謂はれてゐるから他辭の「太国」（乙1914）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唐蘭が[illegible]を字形上から[illegible]の象形と見做してゐるのは卓見であつて、之が国と通假されて「祟」の義に用ゐられ、又「幽」の假借、「[illegible]・直」と通用されて居り、「[illegible]五国」は「告王祟」であつて、王に對する神祟である疾病或は方國來寇を神に告ぐることである。（陸国が又陸国（乙5303）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は国が[illegible]聲である明證である。）

(七)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粹322）・[illegible]（甲）・[illegible]（後下）・[illegible]（續存）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の辭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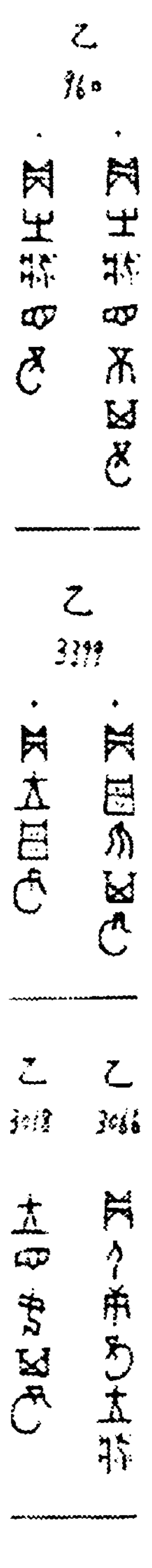


粹315
寧3.42
續存1914

前述（第一章第三節第三項 先王の稱謂參甲條）の如く[illegible]甲（乙）・[illegible]甲（佚）・[illegible]甲（粹）・[illegible]甲（乙）・[illegible]甲（鄴）・[illegible]甲（續）・[illegible]甲（前）は「羌甲」であり、羌甲は殷本紀の沃甲であ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の字音は沃聲である。[illegible]を羅振玉は「龍」と釋し（考釋）、王襄・葉玉森・孫海波が之に從つてゐるが唐蘭は次の如く「蟠」として龍に非ずとなしてゐる。

唐蘭一[illegible]卜辭習見、或作[illegible]等作、自羅氏誤為龍、學者咸承之、不知龍自作[illegible]等形、蚪曲而尾向外、此蟠結而尾向内、其形迥異、……實象蟠形也。（天釋四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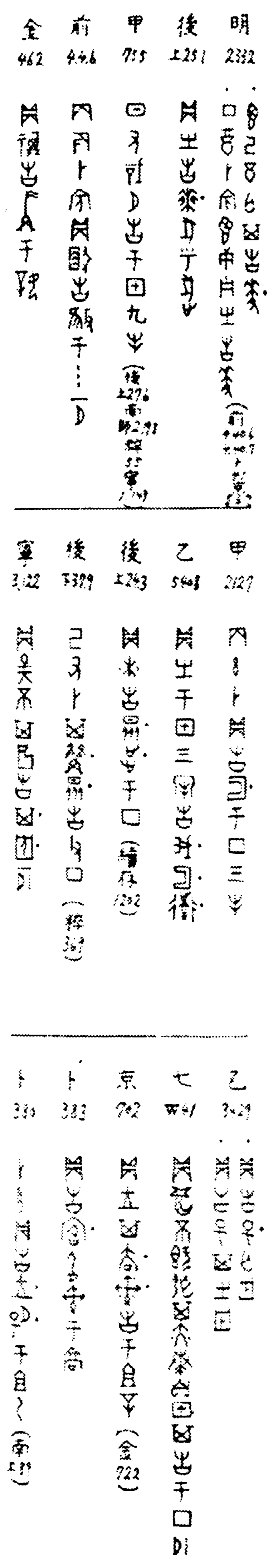
唐氏の指摘してゐるが如く龍字（[illegible]）はその尾が外向してゐるが、[illegible]字はその尾が内向して居り、又龍には角冠があつて[illegible]（前2.28.7）・[illegible]（續5.14.5）・[illegible]（前4.53.4）・[illegible]（前2.13.6）・[illegible]（前2.28.7）・[illegible]（佚993）・[illegible]（明）・[illegible]（乙）の如くであるが、[illegible]には斯かる角冠がなく、從つて之を龍字に非ずとする唐說は妥當である。然しながら[illegible]字が[illegible]（乙）に作られてゐる一例があ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の類であ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說文に虫に从つて[illegible]聲の「蚪」は「[illegible]、龍無角者、从虫丩聲」と角無き龍とされてゐて、その[illegible]は卜辭の[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蚪の本字である。從つて沃甲（羌甲）を[illegible]甲・[illegible]甲と記するのは蚪（渠幽切）を假りて沃となす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illegible]字は次の如く疾病・王祟について「其[illegible]」・「不其[illegible]」とトされて居り、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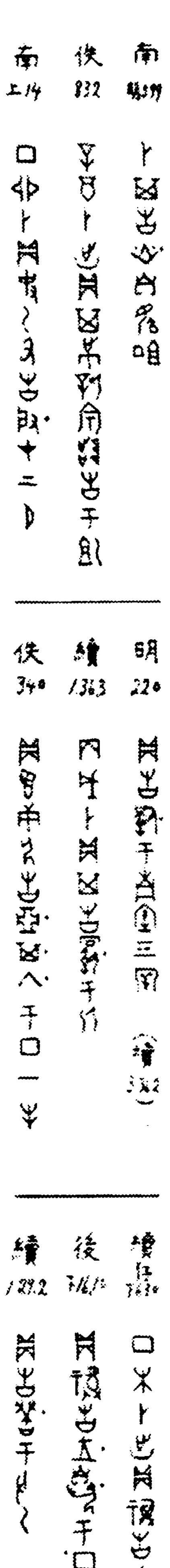
乙960
乙3399
乙3066
乙3018

如慶[illegible]王疾」・「王[illegible]目毋其[illegible]」と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の字音よりせば「祆」の假借であり、從つて「告[illegible]」は神祟・神祆とされてゐる疾病を告げて加護を匃るものである。

(八) 其他 右の外になほ次の辭例があり、その内容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明2332（前4.4.6・4.4.7・卜333）
後上25.1
甲755（後上27.6・南明2.91・粹35・寧1.49）
前4.4.6
全462
甲2127
乙5408
後上24.3
後下37.9（續存232）
寧3.122（粹315）
乙3429
七W41
京762（金722）
卜333
卜33（南上14）



南明517
佚832
南上14
明220（續3.82）
續1363
佚340
續存
後下
續1232

右の「[illegible]」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が「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此云告麥、蓋謂此」（通纂）と「告麥」と釋し、葉玉森が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集釋）、この「[illegible]」が鬼神に對して行はれてゐる例は絶無であるから、これは神に告ぐるものではなく、後上25.1版に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は「[illegible]」に作られ、而して次に「家[illegible]逐」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辭は「來豕を告ぐるありここに逐ふか」と訓み得る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は田獵用語であらう。又右の「[illegible]」の日[illegible]で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神に告ぐる主要な内容は「方國の侵寇」・「征伐」・「田遊・出步」・「蟲禍・水害」・「疾病」、及び「王祟（方國の來寇と疾病を示す）」・「祆（疾病を示す）」である。

(17) [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舉例下）・羅振玉（考釋中四三）は「衣」と釋して居り、祭祀用語としての[illegible]を王國維が「合祭之名」としてより、王襄（類纂釋）・葉玉森（集釋）・陳直（殷契賸義二）・郭沫若（通纂）・吳其昌（殷虛書契解詁四八五）・陳夢家（卜辭綜述）が之に從つてゐて異說がない。

王國維一卜辭屢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或云自武丁至于武乙衣、則衣者合祭之名、古殷衣同音、則疑謂殷祭矣。（戩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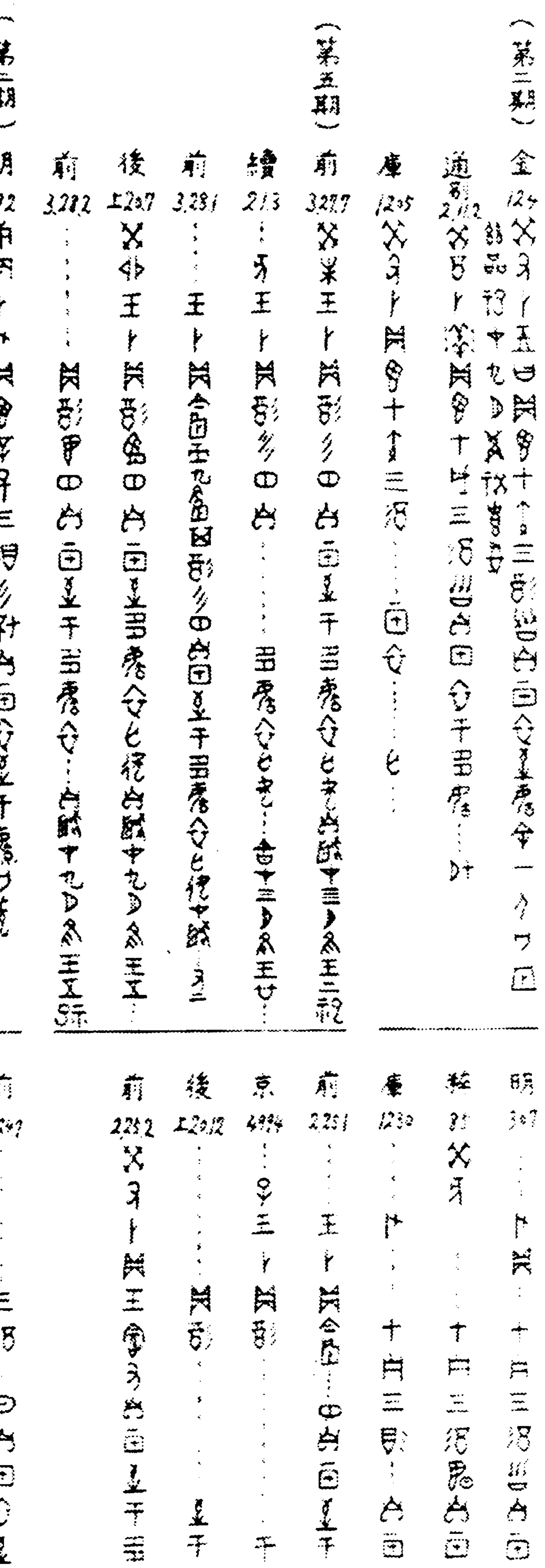
一衣為祭名、未見古書、惟濰縣陳氏所藏大豐敦云、王衣祀于丕顯考文王、宋衣祀疑即殷祀、殷本月聲讀與衣同、故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郼如夏、高注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然則卜辭與大豐敦之衣殆皆借為殷字、惟卜辭為合祭之名、大豐敦則為專祭之名此其異也。（殷禮徵文七）

右の如く王氏は「[illegible]」が「自上甲至多后衣」（前）・「自武丁至武乙衣」（後上20.6）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之を「合祭の名」とし、又衣と殷とは同聲であるから衣祭は殷祭であつて、殷祭を「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公羊注）と一祫一禘の合祀であるとして、卜辭の[illegible]を殷祭・合祀之名と解するのであるが、大豐敦の「衣祀」を專祭之名としてゐるのは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祭祀卜辭の「[illegible]」の用法はその使用形式から次の四類に分けることが出來る。

(1) [illegible]亡[illegible] と [illegible]亡[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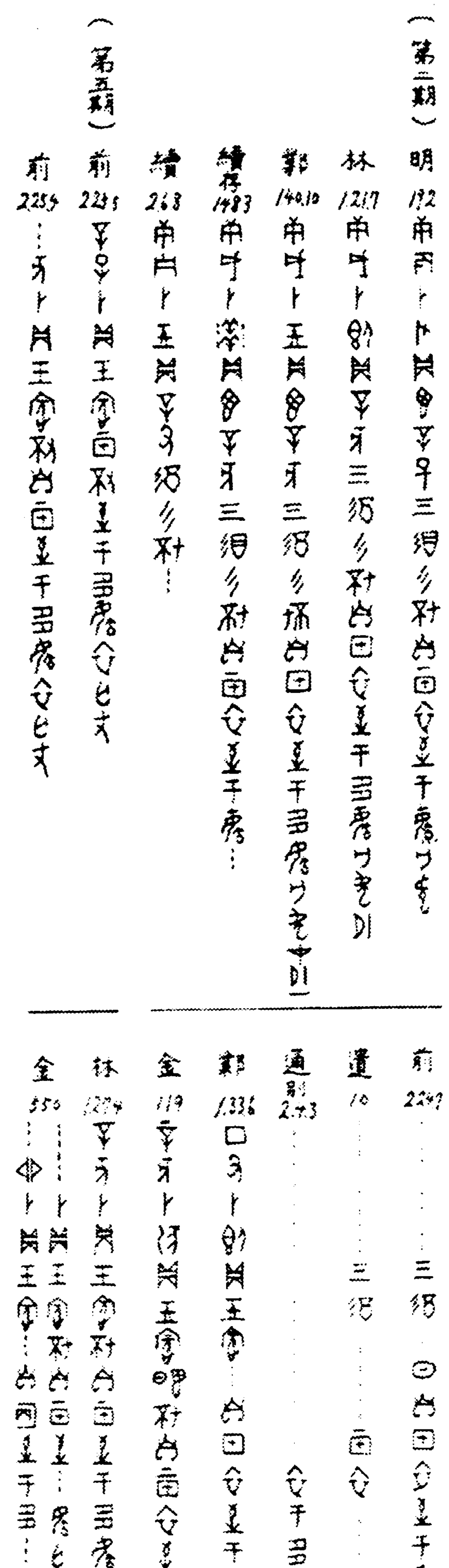
(イ)（第二期）



金124
通別2.11.2
庫1205
明307
粹35
庫1230

（第五期）
前3.27.7
續2.13
前3.28.1
後上20.7
前3.28.2
前2.25.1
京4994
後上20.12
前2.25.2

(ロ)（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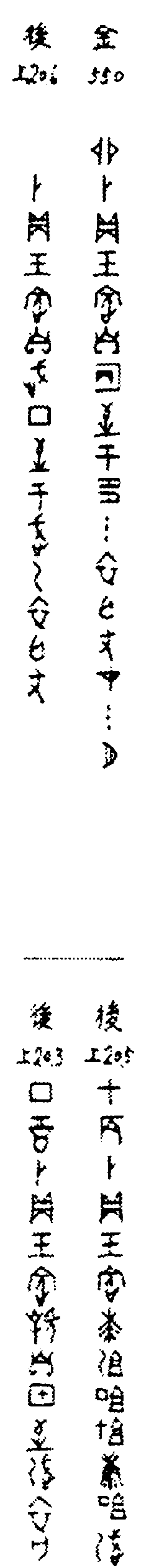


明192
林1217
鄴1.40.10
續存1483
續268
前2.24
遺10
通別2.4.3
鄴1.33.6
金119

（第五期）
前2.25.5
前2.25.4
林1.27.4
金550

(2) [illegible]某王亡某王[illegible]

（第五期）



金550
後上20.6
後上20.5
後上20.3

(3) 某王[illegible]

後下34.1 貞翌甲…劦工典衣亡尤十月

明845 …劦工典衣

後下39.4 [illegible]卜大貞[illegible]工于[illegible]衣亡尤

戩2.11 [illegible]…貞翌[illegible]…于[illegible]衣亡…

粹224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翌口于劦于中口衣亡尤在八月

金74 ……六十[illegible]…衣[illegible]…

續1.19.2 ……[illegible]衣亡…

甲2929 己丑卜[illegible]貞[illegible]…[illegible]劦衣…

續存7.618 ……[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衣亡尤十三月

明1299 ……三[illegible]彡……[illegible]衣…

金740 [illegible]卜貞[illegible]三[illegible]衣[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

前1.30.4 …[illegible]卜貞[illegible]三[illegible]衣

(ﾆ) 其他の用例

後上22.8 …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衣亡尤八月

前6.27.8 …于卜[illegible]貞…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6.32.4 …卜[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衣

後上20.1 甲[illegible]卜貞[illegible]王[illegible]于[illegible]衣不[illegible]

菁9.1 癸[illegible]卜王[illegible]…[illegible]衣[illegible]（明376・金621・粹1273・續5.3.7）

金75 癸……貞翌……[illegible]于…衣亡…[illegible]

後上20.2 貞[illegible]彡衣

佚607 …[illegible]…彡衣…[illegible]

續3.28.1 [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彡衣…十二月

南[illegible]359 于彡衣[illegible]

卜47 [illegible]衣亡…

乙7716 [illegible]大衣[illegible]

續2.1.1 辛[illegible]卜貞[illegible]衣[illegible]

乙7119 [illegible]衣[illegible]

續3.12.6 卜[illegible]貞[illegible]衣于…[illegible]大[illegible]

乙3387 貞[illegible]衣[illegible]十

乙4185 貞大[illegible]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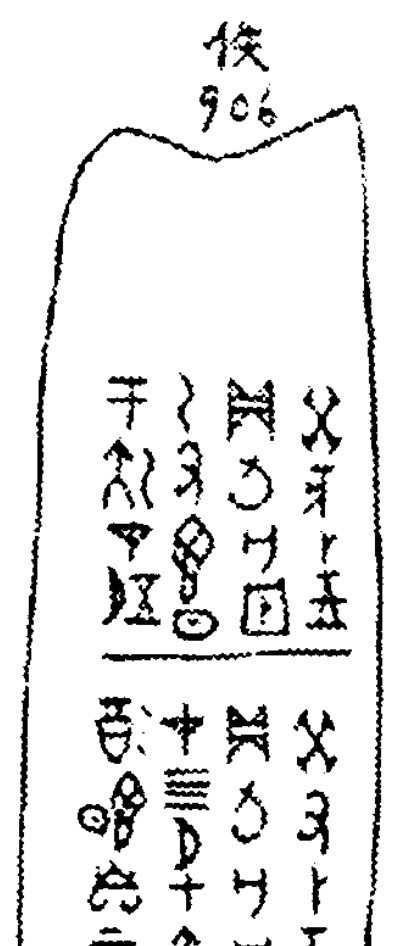
鄴3.50.13 貞王…[illegible]衣…[illegible]…王曰祝

祭祀用語としての「衣」の用法は略〻以上の如くであつて、右の(1)類の用例を通覽するに「[illegible]工典衣」と「[illegible]工典衣于多后」の用法があり前者は第二期、後者は第五期である。又(イ)の卜日は癸日に一定してゐるが、(ロ)の卜日は庚日・辛日（庚日の場合は祀日の辛日）及び丁日であつて、「[illegible]」字が用ゐられて居り、從つて(イ)と(ロ)とは異類の卜辭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イ)の卜日が癸日のもの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癸丑卜王曰貞翌甲寅三[illegible]工典衣一[illegible]十九[illegible]」（金24）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工典衣」が行はれる甲寅の日は示癸の[illegible]祀の明日とされてゐて、この關係は上甲の[illegible]祀と示癸の[illegible]祀との祀序に一致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工典衣」は上甲の[illegible]祀の日に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り、又右の前3.27.7版の「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後上20.9版の「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は帝乙祀譜に於いて上甲の彡祀及び[illegible]祀の日に行はれ、前3.28.1版の「彡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續2.1.3の「彡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は帝辛祀譜に於いて上甲の彡祀の日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斯くの如く「工典衣于多后」は上甲の祀日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が、然らば「于多后」とあるから上甲の祀日に多后に合祀が行はれたものであらうか。第二期の辭は「[illegible]工典衣」と「于多后」とより成つてゐて、この「[illegible]工典衣」がこれだけで完辭であ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後下34.1 貞翌甲…[illegible]工典衣亡尤

佚906



前3.27.7 [illegible]于多后衣[illegible]（前3.28.2・後上20.7・續1463）

前3.28.1 [illegible]于多后衣[illegible]（前3.27.6）

明347 貞翌甲[illegible]三彡[illegible]工典衣于多后

續存1435 貞翌甲[illegible]三彡[illegible]于[illegible]

後下34.1 貞翌甲…[illegible]工典衣亡尤

粹224 貞翌口于[illegible]于中衣亡尤

後下34.1版の辭は例へば「翌口于[illegible]于中口衣亡尤」（粹224）と同形式であり、又佚906版の辭は「[illegible]工典衣于多后」の省略でないことは、斯かる辭例が貞旬卜辭には絶無であることによつて明かであり、或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は「中」（在）の假借として用ゐられ、更に「[illegible]」の代りに「于[illegible]」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後下34.1・佚906の辭は「上甲より衣す」ではなくして「上甲に在りて衣す」・「上甲に衣す」であつて完辭である。「衣」字は前記(3)類に於いて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これらの衣字を先人の說を離れて合祭の名と解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り、これらの衣は大豐敦の「衣祀」が專祭であると同樣に專祭であつて、卜辭に於いても衣が專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斯くの如く「[illegible]工典衣」が完辭であつて「上甲に在りて衣す」であり（他辭に「貞[illegible]十月」（續1.32.4）の「在[illegible]」と同じ）、而して「衣」が專祭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後記の如く「殷盛」の義であるから、「[illegible]工典衣于多后」は「上甲に在り多后に至るまで衣す」であり、而して之は上甲の祀日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貞翌甲[illegible]三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の[illegible]・彡祀を上甲に祀り、引き續いてこの祭祀が多后に及ぶの義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つて、衣は多后を合祀する意ではない。

後下39.4 貞[illegible]工于[illegible]衣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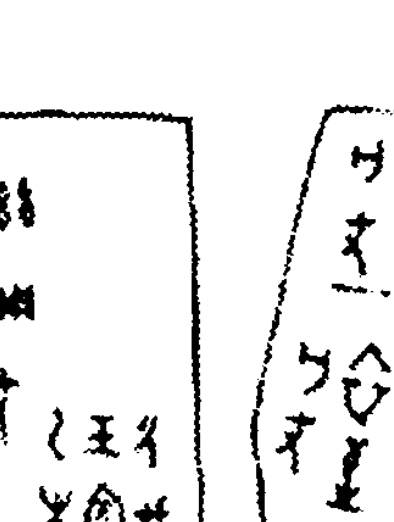
戩2.11 貞翌口[illegible]…于[illegible]衣亡尤（尤）

粹224 貞翌口于[illegible]于中衣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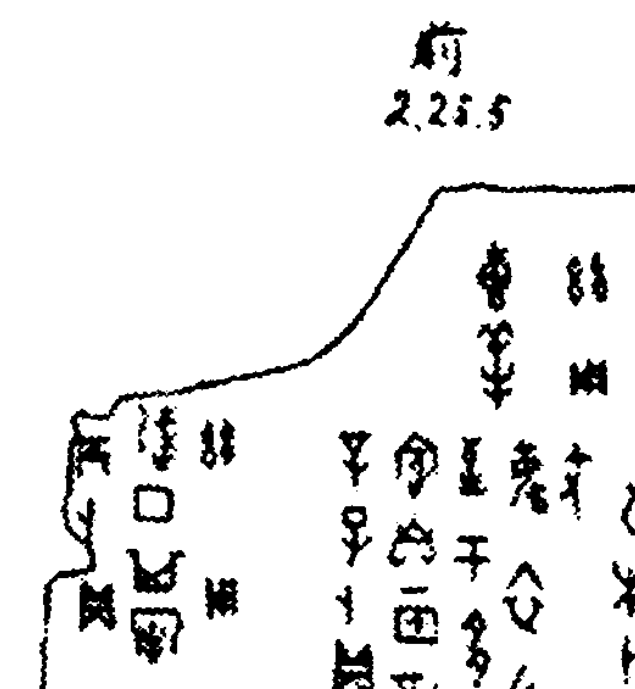
前1.30.4 貞[illegible]三[illegible]衣

次に(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字が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字が用ゐられてゐる辭の祀日は「辛日」に一定してゐて例外がなく、辛日には上甲に五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貞[illegible]三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亡尤」樣式の辭は(イ)と類を異にするものである。「[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卜[illegible]彡[illegible]」（文321）と用ゐられて居り、[illegible]には彡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これは某王の彡祀に伊尹を[illegible]祀するも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には「祔祀」の義がある（後述[illegible]）。次の版を見るに祖辛の祀日は辛日であるから、上辭は「辛亥卜[illegible]貞王賓祖[illegible]亡尤」であつて、下辭の「辛亥卜[illegible]貞王賓[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亡尤」は祖辛の[illegible]祀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この「王賓[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は上甲に對する[illegible]祀ではなくして、「王賓[illegible]」は祖辛の[illegible]祀を謂ひ、「[illegible]工典于多后」は偶〻祖辛の[illegible]祀の日に附祀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又この「[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は第五期に於いては「口祀卜辭」版中に記載されてゐて例外がないから、これは口祀（禘祀）と關係があ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春秋左氏傳に「魯禘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哀公十三年）と、魯禮に於いては上帝先王に禘祀する日が辛日とされてゐて、これは「[illegible]工典于多后」が辛日に一定し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從つて之は口祀の祭祀である。鄭注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王制注）と、禘禮は喪畢りて後に大祖廟に祫祀し次いで五世の親廟に禘祀するものとされて居り、之によれば右の金119版の辭は口祀即ち「[illegible]工典于多后」の祀が行はれる辛日が偶〻祖辛の[illegible]祀の辛日に當り、祖辛の[illegible]祀に引き續いて「工典于多后」（在上甲衣至于后）と上甲廟に衣祀し次いで多后に及ぶことを謂ふのであつて、この辭に於いても「衣」は合祭の名ではない。鄭注は右の如くこれを殷祭とし、卜辭は「衣」として居り、而して「衣」は「貞大[illegible]」（乙7766）が又「貞大[illegible]」（乙3274）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衣の有無が祭祀の實質に關係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又次の二辭に於いては「衣[illegible]」が又「大[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て「衣」には「盛大」の意の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殷祭」は合祀の義ではなくして「大祭」の意であり、「衣祀」も亦殷盛に祀るの意に外ならず、爾雅に「禘大祭也」（釋天）、鄭注に「禘大祭也」（喪服小記注）・「大祭曰禘」（[illegible]）とあるのは之が傍證である。

金119



前2.25.5



前2.12.3 貞王田[illegible]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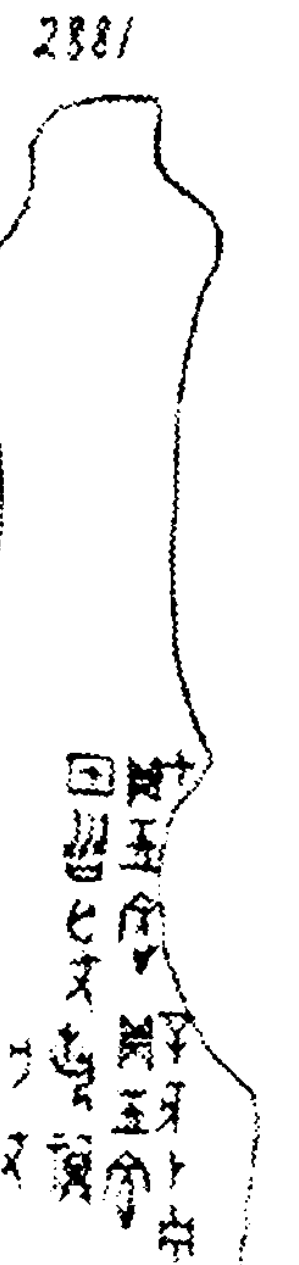
粹93 [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衣」は「殷盛」の義であつて、(イ)の「[illegible]于中衣」の衣もこの義であり、又(2)類の「貞王賓[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は「武丁廟に在りて祀り、次いで武乙に至る先王に殷祀する」の義、「貞王賓[illegible]衣亡尤」はこれらの先王に祈祀し之を殷盛に祀るの義に外ならない。王國維は「衣」の用法に專祭の場合があることを無視し、「[illegible]工典于多后衣」の「[illegible]」を、「より至るまで」と解して、鄭注の殷祭を合祀と誤解して之に結合し、遂に「衣者合祭之名」としてゐるのは誤である。

(18) [illegible]

[illegible]が[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は次の版に明かであつて、この版の四辭の關係を祀序表に按ずれば甲午に上甲の[illegible]祀、戊申に大戊の[illegible]祀、辛亥に大戊の配妣壬の[illegible]祀の前夕祭、己亥に祖己の[illegible]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に相當してゐて、[illegible]は大戊の配妣壬の[illegible]祀の前夕祭に行はれてゐる。[illegible]は又[illegible]祀・彡祀にも行は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甲2880版の[illegible]は武丁の配妣辛であつて、この祭祀は[illegible]祀であることは前述（第三章第二節）の如くであり、南明339版には[illegible]彡と明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これらの例に於いても[illegible]は妣辛の[illegible]祀の前日、大乙の彡日の前日に行はれ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る。この南明339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と「彡夕」が同日に對貞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と「[illegible]」が同日に對貞されてゐる例は習見であるから（明669・690、後下23.7、[illegible]）、[illegible]は夕と同類語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甲2881



甲2880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王賓[illegible]亡尤

南明339 [illegible]卜貞王賓[illegible]亡尤

書道10.6 …[illegible]貞王賓[illegible]亡尤在十月

[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ら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り、羅振玉は[illegible]・[illegible]（後下37.5）を一字として說文の「苣」とし、「[illegible]」と同義となし（考釋中五〇）、商承祚は[illegible]・[illegible]を「炬」、[illegible]を「[illegible]」とし（類編[illegible]）、後に之を改めて「[illegible]」と釋し（[illegible]）、王襄は[illegible]・[illegible]を「熱」、[illegible]・[illegible]を「[illegible]」とし（[illegible]）、葉玉森は[illegible]を「熱」、[illegible]を「風」となして居り（集釋六五）、郭沫若は商氏の炬釋を是とし（通[illegible]）、唐蘭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一字となし、炬苣說・風說・[illegible]說を非として「[illegible]」說を是とし（天釋四五）、孫海波は唐氏に從つてゐる（[illegible]）。

前4.23.5	粹697	京4310	京4545
[illegible]	[illegible]	田[illegible]	田[illegible]

佚369	粹1001	前2294	京4571
[illegible]	[illegible]	田[illegible]	田[illegible]

この字形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つて居り、この[illegible]・[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字について見れば[illegible]（林2.2.3）・[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粹465）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草を束ねて燒き火燄の上騰するものを坐して持する貌であり、而してその用法は次の如く

(イ)

書道10.6 ・[illegible]……貞王賓[illegible]亡尤在十九[illegible]・[illegible]卜[illegible]貞王賓[illegible]亡尤在十九[illegible]

佚247 ・[illegible]王[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田[illegible]

(ロ)

寧1.370 ・[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

佚901 ・[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

後上19.6 ・王[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

(ハ)

佚603 ・[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

粹697 ・[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

「☽」・「回」（夕）、「萛」（日）、「昔」（八）と對貞されてゐる。この☽は夕、回は日中の意であり、而して萛は例へば「𠂤萛于丑㞢不萛雨」（それ萛に㞢にゆく雨に遇はざるか）（續4.21.2）と、「王☽入于丑不雨」（粹697）に於いては☽（夕）字と相對してゐて、說文の「萛、日且冥也」の「莫」字であり、又昔は昔（後上3.12 續6.21.9 佚79）・昔（鄴三人26 甲2594）に作られて居り、後上23.12版には「昔彡」と「☽彡」、寧1689版には「昔叶」と「☽叶」が對貞されてゐて、說文の「杳冥也、從日在木下」の「杳」字である。斯くの如く𡵓字は夕・日・莫・杳と對用されてゐるから時刻を表はす用語であつて、唐蘭が之を「上燈時候」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

唐蘭—或以紀時、如云「𡵓入不雨、夕入不雨」、讀為熱入、殆如上燈時候矣。（天壤文釋四五）

從つて「𡵓禳」は上燈時に禳するの義であり、「𡵓禳」と「☽禳」が對貞されてゐるのは禳（禳）の時刻を𡵓にすべきか☽にすべきかをト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但だ唐氏は之を「熱」字と釋して「卜王𡵓田𡵓」（前2.27.4）の𡵓を「當解為爇」とし、而してこの辭を「燒田」と解してゐるが、「𡵓王𡵓田」（寧1.377）の用法よりせばこれは非である。𡵓・𡵓に從ふ字は說文になく、後世の何字に當るか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祭祀卜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用語は以上の如くである。

第二項　𩛥祀の祭儀

𩛥は第一期未見、第二期𩛥（金124）・𩛥（前1.26）・𩛥（續存1537）・𩛥（續1102）・𩛥（京4037）・𩛥（續存2243）、第三期𩛥（甲2693）、第四期𩛥（續1.31.6）、第五期𩛥（下1.11）・𩛥（前1.53.7）・𩛥（林1.27.6）に作られてゐる。羅振玉は未釋、華學涑は「裸」（華夏釋二三）、商承祚は「裸」（類編附錄二一）、葉玉森は「索」（集釋一三）、吳其昌は「餾」（解詁六三五）、于省吾は「𩰫」（駢枝續編）と釋して居り、陳邦福は葉釋を是とし（殷契說存）、董作賓は于釋に從つてゐる（集刊十三本殷曆譜後記）。金文に𩛥・𩰫に作るものがあり、「作𩛥毁」（伯𩛥毁）が「作𩰫毁」（𩰫毁）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一字であつて、𩛥は豈と對は豆と同字である。而して說文に「𩰫、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とある𩰫は丮・食・才より成り、金文の𩰫は中・食・丮に從つてゐて、卜辭の中・金文の𩰫は才・在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一字であり、從つて𩛥を說文の𩰫と釋してゐる于釋は是である。

𩛥は說文に「𩰫、設飪也」とあり、飪即ち大熟を設けて祀るに因る祭名であることは𩛥が豆に从つてゐるによつて明瞭

である。この𩛥祀の卜辭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用語は𣏾・☽・𣌾・禳・𦱤・𩚩・𧻚・𩚩・米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1) 𣏾　寧1139　十月卜𠂤貞王賓𩛥𣏾亡尤
(2) ☽　甲2692　・丫日卜中貞王賓☽禳亡尤・十月卜中貞王賓𩛥日…亡尤
(3) 禳　甲2692　同前
(4) 𣌾　續存1591　貞𫹃𩛥…日𣌾
(5) 古　甲2693　丙𠆢卜中貞王賓𩛥古㞢…

(6) 𩚩　數33.16　…𩚩…𩛥
(7) 𧻚　甲2602　十月卜𠂤貞𩛥…
(8) 米　寧1294　…
(9) 𩚩　續存1399　貞𫹃𩚩…𩛥

右の☽・禳が𩛥祀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つて、(5)までの用語は前項に述べたから(6)以下を次に考察する。

(6) 𩚩　𩚩（鐵161.1 前5.23.1 卜933）・𩚩（前7.18.1 鐵178.4 續3.5.1）・𩚩（續4.37.12 6.29.3）・𩚩（前8.10.3 掇2.280）・𩚩（乙6664 續4.29.1）に作られて居り、孫詒讓・羅振玉は「既」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異說がない。

孫詒讓—說文既字从皀旡聲、金文郘鐘作𩚩、師田父尊作𩚩、石鼓文作𩚩、可證。（舉例下七）

羅振玉—即象人就食、既象人食既、許君訓既為小食、誼與形為不協矣。（考釋中五五）

祭祀用語としては郭沫若が次の如く、「𩚩」の省文として「餼」とする以外には說がなく、「餼」は段注に「聘禮、餼曰饔、生曰餼、餼有牛羊豕黍稷米薪芻等」（注）と、生の牛羊黍稷の類を供する義とされてゐる。

郭沫若—既殆槩省、說文以槩為餼之異、禮中庸「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為餼」、餼者以生物為獻也。（粹釋三三）

𩚩は祭祀以外の内祭、及び外祭（粹33 鐵178.4 續1.15 1.36.1 甲174 南明470）に用ゐられて居り、そ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寧1237　貞𩚩須𢆶𠬝二…一☽　甲2608　王𢆶日𣌾𩚩𣎳　續存1504　貞于𩚩叩𠂇𣌾𣥒　甲174　𩚩㞢大𠂇㞢
京4020　𩚩乘𠀡來一𡆥　甲1230　貞于𩚩𣌾昔　佚146　貞𩚩米于祈于𡆥　南明491　口𠂇貞𩚩㞢大𠂇

(7) 𧻚　𧻚は「彡日𧻚」（粹243 甲3652）が又「彡𧻚」（文515 前4.21）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𧻚と通假の字であり、羅振玉は「𩰫」（考釋中八八）と釋し、祭祀用語としては葉玉森（集釋七二八二）・吳其昌（解詁三續二五〇）・郭沫若（粹釋二四三）が「禱」と解してゐる。

吳其昌—𧻚疑為禱之本字、亦省作𧻚、蓋即𢦏之本字、亦即禱之本字。（解詁三續二五〇）

郭沫若—𧻚殆𧻚之古文、此讀為禱。（粹釋二四三）

說文に禱字の古文は「𧻚」に作られてゐて、右の𧻚に從つてゐるからこの說は是である。

(8) 米　米は又𠦪に作られてゐて、孫詒讓・羅振玉は「米」と釋して居り（名原上五 考釋中三五）、祭儀としては次の如く郭沫若は「類」、于省吾は「敉」の假借としてゐる。

郭沫若—米蓋假為類、周禮大祝、一曰類、注云類祭名也。（粹釋三七）

于省吾—當為祭名、與彌弭敉字通……契文之米祭、即男巫招弭之弭、弭為安凶禍之祭。（駢枝三續釋米）

例へば「…𩛥…」と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他辭に「…」（粹909 佚663）とあるから、𠦪は𠦪（登）升すべき供物であつて祭名ではなく、從つて之を祭名としてゐる二氏の說は非である。この「𠦪」は又「𠦪」（粹1534 鄴3.42.7 京4025）に作られてゐて、𠦪は禾（禾）に𠃌（說文「𠃌、草木實垂𠃌𠃌然、象形」とある𠃌字である穗の象形）の垂れてゐる狀であり、これは說文に「𥻆、粟實也、象禾黍之形」と一致して居り、𠦪は禾粟を登升する意である。𠦪は五祀に於いては飪を以つて祀る𩛥祀にのみ用ゐられてゐる。

(9) 𩚩　說文に「𩚩、即食也」とあり、羅振玉は「即象人就食」（考釋中五五）とし、祭儀としては郭沫若が「其即殆猶言其至其格、謂饗及上甲其來就𩛥祀也」（粹釋三）と「來りて𩛥祀に就く」の義と解し、商承祚は「饗」（佚釋八八）と釋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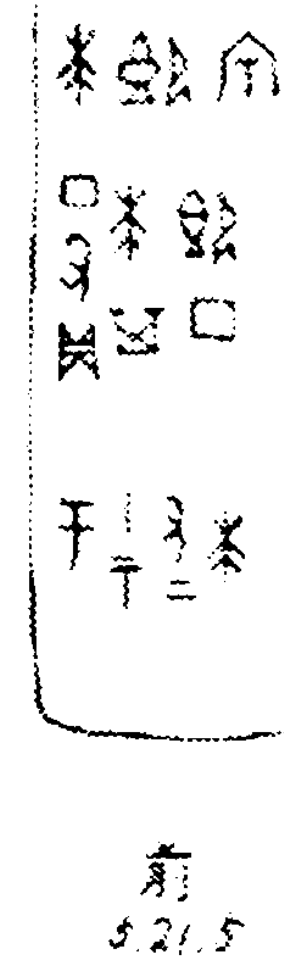
𩚩と𩚩・𩚩が通用されてゐる例があり、例へば「貞…𩚩」（南明551.37 七741）が「貞…𩚩」（金729 730 大629 783 2.489 京3221）に、「𩚩𩚩」（京4399）が「𩚩𩚩」（鐵161.1 後695）に作られ、又「多子𩚩」（粹486）が「多子𡆥𩚩」（甲2734）に、「…」（金673）が「…」（續存549）に作られてゐるが、全般的にはこの三者は區別されてゐる。

𩚩には「𩚩宗」の用法が習見であつて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り（前5.21.5 續1.21.2 粹4 16 440 683 724 鄴3.40.2 甲917 1318 鐵附1 南明434 493 676 724 725 京2978 續存1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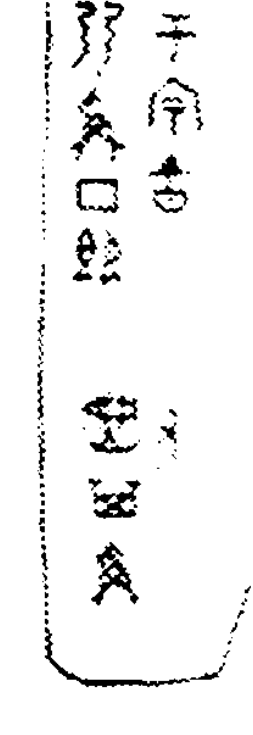
鐵附1　來𡆥𩚩宗于…　南明576　𩚩宗于…　續存1959　𩚩于宗…
粹4　…𩚩宗　甲917　卜…𡆥𩚩宗…　粹724　…𩚩宗

右の如く外祭神𠀤・𡵓・𡵓に對して「𩚩宗」が用ゐられて居り、𩚩宗は即宗であつてこれは宗廟に招致して𩛥祀することであるから、郭氏が𩚩を「其來就𩛥祀也」と解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り、鐵99.4版に「…𩚩宗」と、宗即ち賓（外より至る）に𩚩すとあるのはこの傍証であり、從つて上揭版の「𩚩口」・「…口𩚩于宗」は口即ち上帝を宗廟に招祀することに外ならない。之を要するに𩚩（即）は宗廟に招き祀るの義である。

鄴3.40.2



前5.21.5



𩛥祀卜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用語は以上の如くである。

第三項　𦔻祀の祭儀

𦔻は第一期𦔻（佚887）・𦔻（續2.28.5）、第二期𦔻（前1.35）、第三期𦔻（甲2682）・𦔻（南明469）・𦔻（粹150）、第四期𦔻（粹422）、第五期𦔻（前1.1.1）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𦔻・劦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東方曰析風曰𦔻」（掇2.158）が「…」（乙4548）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之を徐仲舒（田獵）・柯昌濟（補釋）・葉玉森（集釋一·八）・陳夢家（燕京學報）・郭沫若（粹釋）は「劦」と釋して居り、胡厚宣は右の掇2.158・乙4548版の辭が山海經の「東方曰析、來風曰俊」と語法が等しいことに着眼して、「𦔻風」を周語の「協風」とし

胡厚宣—夏小正曰、正月時有俊風、周語耕籍「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亦與甲骨文東方風曰劦、大荒東經東方來風曰俊之說合、而俊風之必為劦風、由此亦可以證明、黃模夏小正分箋言「俊風即協風」、其說是也。（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四葉）

楊樹達はこれについて「其說至確」として居り（甲文說卷下五六）、之によつて𦔻・劦は𦔻・劦・協字であることが立証されたのである。祭名としての𦔻は周語韋昭注に「協和也」とあり、祖神の宥和を求むるの義に本づくものであらう。

𦔻祀の祭儀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1) 𠂇　後上19.6　于劦日…𠂇王賓𠂤
(2) 𣌾　粹438　𦔻于回𡆥𢆶𠂇𣌾二𡆥
(3) 𣏾　粹279　・…卜𠂤貞王賓𦔻𣏾亡尤・…卜𠂤貞王賓八𦔻…亡尤
(4) ☽　南明691　劦日…十☽𣌾王賓
(5) 禳　甲2980　・…卜…貞王賓𦔻禳亡尤・…卜…貞…禳亡尤
(6) 𡵓　甲2880　同右
(7) 彡　佚887　𦔻…于…𡆥…亡尤
(8) 𡆥　粹438　𦔻于回𡆥𢆶𠂇𣌾二𡆥

(9) 祜　京646　卜翌日祐祜羌

(10) 古　續存1482　……爾……牛三彡翌古日……古外

(11) 令　後下34.1　貞令十…翌古日令夕叀十又

(12) 饎　南明629　于饎召又己叀日翌日彡日王賓

(13) 𢦏　佚339　貞翌酒召于上甲𢦏出又卜用

(14) 日　粹1160　叀彡翌日祭又王受又

(15) 卣　後上19.6　于翌日來卣又王受又

(16) 奏　寧1.199　翌日叀奏祝用

(17) 祝　寧1.199　翌日叀奏祝用

(18) 濩　庫1294　…夕日…于父翌十牛叀…濩翌

(19) 𢦔　粹239　翌于彡𢦔夕𢦔羊一卯五牢

(20) 羌　粹239　同右

(21) 卯　粹239　同右

(22) 米　後上19.6　于翌日米卣又王受又

(23) 𠂤　續存1475　十卜又貞夕日中八月𠂤翌・十卜王貞𠂤夕日𠂤十八月

(24) 冊　續存1485　父己卜貞十牢三羌翌于二𠂤又冊牛

右の祜・古が翌祀に行はれ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つて、(13)までの用語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14)以下を次に考察する。

(14) 日・　五祀中翌・彡・劦の三祀は翌日・彡日・劦日と日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日を以つて稱されない祭・壹が翌祀の前祭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日の意義は例へば次の例に於いては、日字が夕字と相對してゐるから「日中」の意であることは最も明瞭であり、翌日は前夕祭に對する當日祭である。

續4.14.7　丙子卜貞王賓翌日亡尤・丁丑卜貞王賓夕亡尤

佚864　中日卜貞王賓歲日亡尤

日には次の如き用例があり、又「日中」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南明338　丙午卜貞王賓日……

南明650　日于祖乙王受又

戩8.16　貞日出于……

遺150　祝日于……

甲1790　貞于日……王受又

佚888　貞……日……

(15) 卣・　卣は卣・卣・卣・卣・卣・卣・卣・卣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甲1626　王卣田　　甲1235　卣　　京4038　卣　　文132　卣　　寧3.232　鬯一卣

甲1437　王卣田　　鐵1.2　卣　　文529　卣　　續4.23.1　卣　　後下7.5　鬯一卣

甲532　王卣田　　粹1036　卣于卣　　粹493　卣　　天19　卣　　戩25.7　鬯五卣

孫詒讓は卣を卣、卣を㮰(舉例下三)、羅振王は卣・卣を卣、卣を「象皿水益出之狀」(考釋中三八)、王國維は卣

を卣(戩釋)、王襄は卣を卣(類纂)、葉玉森は卣を䍃(集釋一六三)、余永梁は卣を卣、卣を䍃(國學論叢一卷一號)、商承祚は卣・卣・卣・卣・卣・卣を一字として卣(文字類編五七)と釋してゐる。

卜辭習見の「鬯一卣」・「鬯一卣」は毛公鼎・吳彝には「秬鬯一卣」に作られ、書洛誥・詩江漢には「秬鬯一卣」とあるから、卣・卣を卣とする羅・王說は是である。卣は爾雅釋器に「卣器也」とあり、李巡は「卣者鬯之罇也」(爾雅注疏)としてゐて、黑黍の鬯酒(江漢毛傳秬黑黍也)を盛る器であり、而して卣・卣は卣と凵或は凵に從ひ又水滴が加へられてゐて、その卣は例へば𣏟(粹1594)𣏟(前2.19.3)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說文の「卣」であつて「卣草木實垂卣卣然、象形」とされてゐるが如く草木の實であり、𣏟(粹1594)は𣏟(京4023 3910 3983 1938 戩3.365)・𣏟(甲3039 京3909)に作られて木(木)の實とされてゐるから秬實であつて、その凵或は凵は之を盛る器にして、その水滴は酒であるからこの卣・卣は黑黍酒を盛るに象るものである。從つ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は秬酒を供する義に外ならない。卜辭に例へば「王卣田亡𢦏」(甲1626 532 鄴1.39)・「于工卣田亡𢦏」(戩43.8 佚931 文132)・「今夕卣卣」(天17 然)の用法があり、毛伯彝に「無卣違」、石鼓文に「君子卣樂」の用法がある。この「卣田」は「王于工卣田亡哉不雨」(佚922)と「工王卣田亡𢦏」(前2.27.4)を比較せば卣は𠧪(循)・𡳾(往)の義であつて、これは段注に「卣攸通假」(注疏)とあるから「攸」の假借であり、從つて卣田・卣田は「攸雨」即ち「脩雨」、無卣違は「無攸違」、君子卣樂は「君子攸樂」である。卣は翌祀の外には彡・劦にも用ゐられ、又𢦔(鐵246.3)・𢦔(南明1113)・𢦔(遺3)の外祭にも用ゐられてゐる。

(16) 奏・　奏(林1.18.9)・奏(前3.13)・奏(京4030)・奏(後上19.13)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集亦祭名、以字形觀之、乃薦雞之祭矣」(考釋下八)となし、吳其昌(解詁三續二七)・郭沫若(粹釋一三五)・葉玉森(集釋一五七)は之に從つてゐる。禮記雜記に「門夾室皆用雞」、周禮大司馬に「獻禽以享礿」と用雞、獻禽の禮があり、その字形よりせば獻禽である。之は翌祀の外には彡祀(續1.43 前1.42)・𢦔祀(京4038)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17) 祝・　祝(前4.18.7 南誠72)・祝(明48)・祝(摭23 佚257)・祝(甲3045)・祝(遺625)・祝(後上37)に作られてゐて、神を禮拜する貌であり、羅振王が「祝」(考釋中五)と釋してより諸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卜辭には「祝酉卜王祝于且己」「祝酉卜王祝于且己」(甲3045)の如く「王祝」の用法が習見であつて、王の行ふものとされて居り(前4.18.7 續6.11.6 摭23 鄴1.46 寧1.149 南誠22 甲460 3045)、祀神の外には𢦔・劦の外祭神にも用ゐられてゐる(粹1.54 籀1.45)。

濩・　濩(京5176)・濩(佚912)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說文、濩雨流霤下貌、从水蒦聲、卜辭中爲樂名、即大濩也」(考釋中六八)と大濩の樂と解し、葉王森(集釋一六二)・商承祚(佚釋九二)・吳其昌(解詁三)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大濩の樂は湯王の樂と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この用例は僅か九版に見るだけである(前1.35 5.34.2 5.36.3 佚912 918 庫1294 林2.16.21 續1.8.3 京5176)。

𢦔・　𢦔は說文に「伐擊也」とあつて卜辭の「𢦔羌」(習見)の用法は攻擊の意であり、而して祭祀用語の「𢦔」について羅振王の「武舞」と解する說と、吳其昌の「伐人以祭」と解する說があつて、前者には葉王森(集釋一七四)・郭沫若(通纂九)・陳直・董作賓が從ひ、後者には唐蘭・陳夢家が之に從つて居り、その說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羅振王－伐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爲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伐當是武舞、卜辭言伐三十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考釋下三)

陳　直－詩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方言云「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周禮樂師有舞干、是伐即干、干即盾、中干爲九盾之一、蓋爲殷人舞干之祭無疑。(殷契賸義五葉)

董作賓－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代」、代爲舞名可知。(獲白麟解下篇釋兕)

右の如く武舞說は樂記の「駟伐」・小戎の「蒙伐」・山海經の「九代」の伐が舞名であることを以つて證として居り、

吳其昌－「伐三十人」・「卯六牢」對擧、則此「人」與「牢」之地位必相等、……「伐廿」之文與「𢦔廿」「牢廿」對擧、皆謂殺二十人與三十𢦔三十牢同祭也。(燕京學報第三十卷大觀卜辭合參殷代人祭考及び解詁三二一)

唐　蘭－伐者、伐人以祭也、(天釋三九)

陳夢家－卜辭「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是「又」祭於上甲、伐九羌卯一牛、卯、伐同爲用牲之法、義同爲殺、卯是劉之初文、爾雅釋詁「劉、殺也」、廣雅釋詁「伐、殺也」、知「伐」「卯」俱爲用牲、則乙辛卜辭云「王賓武丁伐十人卯三牢」、其「伐十人」「卯三牢」相當於「伐羌十」「卯五牢」、所伐之人即所殺之人牲、……羅振王以卜辭的「伐若干人」之伐爲武舞、至吳其昌作殷代人祭考始駁正其說、(卜辭綜述二八一頁)

右の如く伐人說は「𢦔三十人」と「卯六牢」・「𢦔廿𢦔」とが對擧されて居り、𢦔は殺、卯は劉であるから伐羌人は卯牢と共に供物であつて、これは人を殺伐して牲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としてゐる。吳其昌が𢦔と卯・𢦔が對擧されてゐるとしてゐる辭は次の如きものであつて、

前1.18.4　・口酉卜貞王賓父丁𢦔一人卯六牢𢦔六卣亡尤

　　　　・口丑卜貞王賓𢦔一人卯三牢𢦔……尤

　　　　・癸卯卜貞王賓祖甲𢦔二人卯二牢𢦔…卣亡尤

連記されてゐるによつてこの說を爲すのであるが、「𢦔」は「𢦔一人」と「卯六牢」・「𢦔六卣」が居り、而してこの「𢦔一人」の外に「𢦔羌五」(明240)・「𢦔羌二人」(粹272)と記されて

京3417　貞𢦔𠂤伐𢦔于祀

甲795　貞口米于𢦔于口𢦔羌山卯三

京4069　𢦔羌𢦔于口𢦔一羌

「伐于父丁其十羌」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𢦔羌二人」は羌二人を殺伐するの意ではなくして、「𢦔」の祭儀を行ふに羌二人の義であり、「𢦔幾人」と「𢦔羌幾人」の兩者が一辭に併記されてゐる例が絶無であるから、「𢦔幾人」は「𢦔羌幾人」の省文に外ならない。羌は次述の如く「踊」の本字であつて舞者の義であるから、「𢦔羌二人」は𢦔の祭儀を行ふ舞二人の意、「𢦔十人」は𢦔を行ふ舞者十人の義であり、從つて「𢦔」を「以樂舞祭者也」としてゐる羅說は至確である。

羌・　羌の字体を「羌甲」について見るに、羌(鐵63)・羌(後上3.18)・羌(甲1599)・羌(文370)・羌(粹235)・羌(甲533)・羌(乙7163)に作られて居り、その異体は次の如く羌・羌・羌・羌・羌・羌・羌・羌・羌に作られてゐる。

乙3107　𢦔羌　　鐵103.3　𢦔羌　　甲2709　羌羌　　前6.60.6　羌羌　　前2.44.5　田羌

佚673　𢦔羌　　卜646　𢦔羌　　前8.8.2　羌羌　　京2991　羌羌　　前2.35.1　田羌

粹1167　𢦔羌　　甲574　𢦔羌　　乙3381　羌羌　　甲507　羌羌　　佚927　田羌

羌を孫詒讓は「羌」と釋し、王國維(觀堂集林九九)・唐蘭(天釋三六)・孫海波(文編三六九)・吳其昌(解詁七〇)・董作賓(斷代)・于省吾(駢枝二四)・陳夢家(綜述三七一)は之に從ひ、羅振王は「羊」と釋し、葉玉森(集釋一七五)・王襄(簠釋帝八五)は之に從ひ、郭沫若は「芍」と釋し、李旦丘(零釋一二)・樹達(卜辭求義二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孫詒讓－羌字皆作羌、說文羊部云、羌西戎羊種也、从羊人羊亦聲、此从羊从人即从羊省也、(舉例上三八)

羅振王－羊字變体最多、然皆爲象形、…作羌者亦象帶索從、則視之狀也、(考釋中二八)

郭沫若―𢎘字乃丐字、非羊字也、丐乃狗之象形文、亦即小篆𢎘字。（通釋一四○及び殷契餘論・論𢎘甲）

右の如く𢎘は羌・羊・狗と釋されてゐて、祭儀用語としては羌釋に從つてゐる董作賓は俘獲の羌人をして樂舞せしめることと解し、陳夢家は俘獲の羌人を殺して祭ることとなし、羊釋に從つてゐる葉玉森は牲名とし、丐釋をとる郭沫若は祭牲となし、又用牲の法として磔狗と解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董作賓―伐爲舞名可知、商人使俘獲之羌人樂舞以享祭祀、并卜其所用人數。（殷曆譜）

陳夢家―卜辭記用來羌、則來羌應是俘獲的活羌、―由於用羌之爲殺羌以祭、則卜辭中其它之辭亦當解釋爲殺生羌以祭者、―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岡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卜辭綜述二八○―二八二）

葉玉森―「小乙𢎘三牛一、父丁𢎘五牛二七壱」、「貞𢎘三羊三豕三犬」、羊與牛或牛犬並舉、則亦當爲牲名。（集釋一・七五）

郭沫若―𢎘字或作𢎘若𢎘、多用爲祭牲。（通纂）

―「丐百丐」與「卯十牢」對文、則上丐字當用牲之法、以聲求之、殆即疈辜之辜、周禮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二鄭均訓辜爲磔、說文則磔爲辜、是則丐、丐即磔狗矣。（粹釋一九〇）

𢎘の字形は右の如くその𢎘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は又𢎘(下13)・𢎘(續5211)・𢎘(甲525)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の兩者を通覽するに丫・亽・𠂤に從つてゐて、亽(人)の頭上に丫を𠂤(系)を以つて結ぶ貌であり、而してこの丫を地名の𢎘字に見れば、𢎘(前2135)・𢎘(前2152)・𢎘(前2354)・𢎘(前2331)の如く丫・屮・𣎴・𠂇に作られて居り、又𢎘が𢎘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𢎘𢎘」(前4321)の𢎘も亦𢎘字と考へられ、これに於いては𢎘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れらの丫・𣎴・𠂇・𢎘は𢎘・𢎘の∨、𢎘が女(女)の頭上に在ると等しく首上の飾物と考へられ、葉玉森(集釋)・明義士(柳釋一四七)も亦飾物として居り、從つて𢎘は飾冠を頭上に結んでゐる人の象形である。從つて「𢎘𢎘二人」(粹232)の𢎘二人は「飾冠を戴いてゐる者二人」の意であり、而して禮記樂記に「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と、先王を祭るに干戚旄狄の樂舞を用ゐて居り、この干戚旄狄は又「干戚羽旄」とも記されて「動以干戚、飾以羽旄」（鄭注 干盾也 戚斧也 旄牛尾也 狄羽也―禮記注疏三八・樂記）と、干戚を執り羽旄を飾つて舞ふものとされてゐる。この「干戚羽旄」は大禹謨には「舞干羽于兩階」

と「干羽」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秦風小戎の「蒙伐有苑」の蒙伐（毛傳 蒙討羽也 伐中干也、鄭箋 蒙尨也 討雜也）であり、干は伐、羽は蒙である。卜辭の「𢎘𢎘二人」(粹232)・「ㄋ𢎘于且口𢎘―𢎘」(京4061)の「𢎘」は蒙伐の「伐」、即ち「干戚」に當り、「𢎘」は「蒙」即ち「羽旄」・「旄狄」に當つて居り、而して𢎘の字形はこの羽旄を以つて飾る象形であるから、「𢎘𢎘二人」は「伐舞を供するに羽舞者二人」、「ㄋ𢎘于且口𢎘―𢎘」は「父丁に伐舞を供するに十人の羽舞者を以てする」の意に外ならず、王名の沃甲が𢎘甲・𢎘甲と記されてゐて、𢎘字は「斗」であるから𢎘字の聲は沃・斗であつて、右の字形と勘考せば「踊」の本字である。

方國名に「𢎘方」(前6615)・「𢎘方」(鄴34410)があり、これは又「𢎘」・「𢎘」とも記されてゐてその地望は西方に在り（殷代の社會生活）、右の如く𢎘・𢎘・𢎘は飾冠を首上に結ぶ貌であるから、この字は羊・儿に從ふものではないが、𢎘は𠆢・𢎘に從つてゐて、之は羊の省と見に從ひ、說文の「羌、西戎羊種、从羊儿、羊亦聲」の羌は羊と見の省に從つてゐて、この兩者は共に西戎であつて字の結構が同一であるから𢎘は羌であり、而して金文の鄭伯𢎘に羌が「𢎘」(𢎘は𢎘の省文)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證である。この𢎘と𢎘とは形・聲共に相近く、從つて方國名の𢎘・𢎘・𢎘は𢎘の假借であつて羌の意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祭祀用語の𢎘・𢎘は踊者、方國名の𢎘・𢎘は羌であるから、𢎘を孫釋に從つて直に羌として「𢎘𢎘二人」を「羌人に樂舞せしむ」、「羌人を戮伐して祭る」となすのは共に妥當ではない。

𢎘は内祭以外に外祭にも用ゐられ、𢎘(明718 乙683 2633)・𢎘(甲2491 乙4937 5327)・𢎘(鐵1223)・𢎘(續1212)・太𢎘(後上215 林191 京609)・𢎘(寬41)に行はれて居り、五十𢎘(乙633)・百𢎘(後413)・三百𢎘(後570)・四百𢎘(南明540)が用ゐられてゐる。

(21) 卯·

卯には干支用語と祭祀用語以外の用法はなく、祭祀用語としては「叀十𠂤酒卯于[illegible]」(南明[illegible])・「[illegible]」(甲3587)・「卯𢎘牛」(粹[illegible])・「卯𢎘[illegible]」(粹[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居り、王國維は「劉」の假字として「殺」の義となし、葉玉森(集釋一・七七)・吳其昌(殷代人祭考及金文名象疏証)・陳夢家(卜辭綜述二八二)は之に從ひ、吳其昌は「雙刀」、郭沫若は「對剖」、陳邦懷は「窌」としてゐる。

王國維―卯義未詳、與寮𢎘沈等同爲用牲之名、以音言之、古音卯劉同部、柳留等字、篆文从丣者、古文皆从卯、疑卯即劉之假字、釋詁劉殺也。（戩釋）

吳其昌―原始之形本作𠨍、象雙刀對立之形、其後逐漸由𠨍𠨍變成小篆之丣字也。（殷代人祭考）

郭沫若―卯如爲劉、則僅是殺意、卜辭自有殺字、何必專用此卯字耶、余疑因卯之字形取義、蓋言對剖也。（通釋一六）

陳邦懷―說文窌窖也、卜辭之卯𢎘牛與他辭窌𢎘牛沈𢎘牢、誼正相若。（殷契拾遺一七）

(22) 系·

系は系(續133)・系(拾214)・系(鄴3434)・系(粹112)に作られ、又系・系・系・系・系と一字であり（彡祀參照）、孫詒讓・羅振玉は次の如く「系」と釋し、祭祀用語としては于省吾が「品物を繫屬する義」となしてゐる。

孫詒讓―說文系部、系籀文作䌷从爪、此即絲之省。（舉例下三）

羅振玉―說文解字、系繫也、从糸丿聲、籀文作𦃃、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考釋中六二）

于省吾―契文言系、言酒系、言酒系品、言系米、系之意義、舊所不解、系經傳通作繫、（中略）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契文祀典曰系、謂以品物繫屬以交接於神明也。（駢枝三編釋系）

系は「系[illegible]」(鉄223)・「[illegible]系」(前741 後上814 粹391)・「[illegible]系品」(粹112 甲3588)と用ゐられて居り、次の用例に於いては

粹112 乙未酒系品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三且乙……

前2262 癸亥卜貞王賓系品亡尤

後者の「系」は前者の「系品」に當つて居り、「系品」とは上甲・大乙・大丁・大甲には各〻十、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には各〻三、大庚には七及び米三を用ゐるが如きを謂ふのであつて、于氏の「以品物繫屬」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ある。系が彡祀に用ゐられることは「[illegible]」(續存1475)に明かであり、而して他辭に「[illegible]系出[illegible]」(文22)・「[illegible]系出[illegible]」(續5266)とあるから「[illegible]系」は「[illegible]系出[illegible]」の省略であつて、「系品」すべきか否か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23) 米·

米の用例は次の八辭以外にはなく、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後上196 于[illegible]米[illegible]五[illegible] ―京4329 米[illegible] ―遺679 辛[illegible]米十五[illegible] ―後上225 米[illegible]

甲1243 [illegible] ―寧1117 [illegible] ―遺620 [illegible] ―續存2220 [illegible]

(24) [illegible]·

この用例は次の二例以外にはなく、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續存1485 [illegible] ―粹863 [illegible]

第四項 彡祀の祭儀

第一期彡(文336 前5381)、第二期彡(前122)・彡(續1133)・彡(續3211)、第三期彡(續137)・彡(甲2880)・彡(文381)・彡(南明537)、第四期彡(後上2113)・彡(林2610)・彡(文387)、第五期彡(前1164)・彡(前131)・彡(前113)に作られてゐる。之を羅振玉は「肜」の本字として「肜肜不絕」を象るとなし、商承祚(類編)・葉玉森(集釋)は之に從ひ、吳其昌は「伐鼓之記數」を象るとなし、董作賓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玉―卜辭有彡日、或作彡彡諸形、正象相續不絕、殆爲肜日之本字。（考釋中一六）

吳其昌―按羅氏以彡爲肜日之本字是也、而據春秋宣公八年何休公羊解詁、以肜爲肜肜不絕之義則非也、彡之最初之義、殆爲伐鼓之記數也、所以知者、卜辭中「彡鼓」・「鼓彡」常得連文、（中略）是故「彭」字作彭、从壴从彡、壴爲鼓形、彡即「肜」字、亦即記鼓聲之「彭」「彭」「彭」也、故「彡」之初義、爲祭時伐鼓之記數、或彡或ミ者其數或五或三也、由是而其義引伸焉、則爲伐鼓而祭之祭名。（解詁二五二）

董作賓―…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彡之次日有彡龠、奏管龠而祭、與鼓相和、亦其旁証也。（殷曆譜二三・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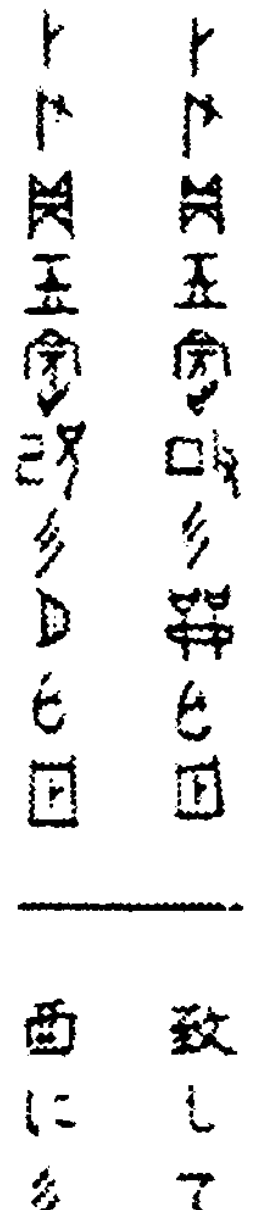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吳氏は彡祀に鼓の用ゐられること、及び鼓聲である「彭」字が彡に從つてゐることに着眼して、彡は鼓聲の彭彭たるを象るとし、董氏は之に從つて更に「彡龠」(彡翌)が彡祀の明日に行はれることを以つて旁証としてゐる。鼓(鼓)は彡祀にのみ用ゐられる祭儀であつて、鼓を用ゐることは彡祀の特色をなしてゐるから、彡を鼓聲の彭彭たるを象るものとしてゐる吳説は至確であり、而して彡祀は前夕祭の彡夕に始まり、「肜」字は之を表はすものであるから、彡を「肜」の本字としてゐる羅釋は妥當である。

肜祭についての後世の解釋としては、爾雅釋天に「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

公羊傳に「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宣[illegible]）とあるから、尚書高宗肜日の僞孔傳には「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とされて居り、これによれば彤祀は周に於いては「繹」と稱され、この祭祀は祭の明日又祭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る。次述の如く「彡祀」は前夕祭・彤日祭・明日祭の三祀の總名であり、而して「繹」はこの中の「明日祭」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は「籥」（龠）の假借であり、從つて右の爾雅の說は略〻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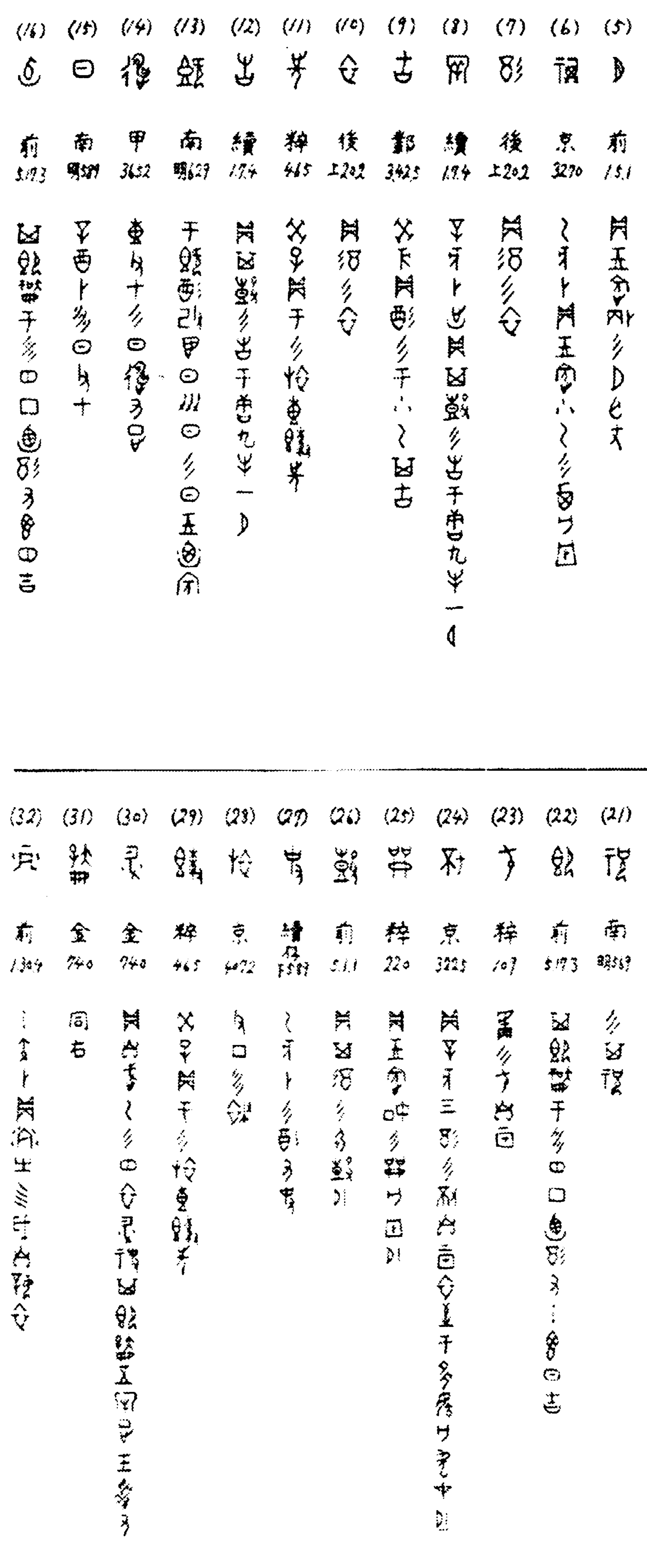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に於いては戊戌の日に父丁の彡龠と、兄己の彡夕がトされて居り、王賓卜辭の通例としてはト日が王名の日と一致してゐて、先王は名の日に祀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父丁は戊戌の前日丁酉に彡祀され、兄己は戊戌の明日己亥に彡祀され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この戊戌の父丁の彡龠は丁酉の彡祀の明日の祭事であり、又戊戌の兄己の彡夕は己亥の彡祀の前夕祭である。「彡龠」のト日は王名の明日に一定して例外はなく（續1.12 粹220 221 254 京3253 3211 續存下611）、又「彡夕」は前夕祭であるから、之によつて彡祀は彡夕祭・彡日祭・彡龠祭の三祀より成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この「彡龠」の龠は「籥」であつて（後述）、彡日祭の明日には籥を用ゐる彡龠が行はれることは、春秋宣公八年の「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杜注籥管也）と一致してゐる。即ち穀梁傳に「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とあつて、繹祭には籥を用ゐるのが常禮であるが、仲遂の急死によつて常禮を變じたことを譏るものとし、「繹」については「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illegible]）として居り、公羊傳も「繹者何、祭之明日也」となし、而して爾雅には「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籥が用ゐられる繹祭は「彡龠」であつて、右經文に於いては壬午に行はれ、その前日の辛巳の「有事于大廟」は繹祭の前日の「彡日」祀に外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彡龠」は即ち「繹」であるから、「繹」の祭名は「籥」を用ゐる所に興る名であつて籥の假借であり、この呼稱は周に始まるから爾雅に「周曰繹、商曰肜」と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り、又「繹」は彡日祀の明日の祭であるから、「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祭之明日也」・「又祭也」と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が、吳其昌は「彡與彡日、其初絕無祭之明日又祭之義、惟更後與彡夕相牽而不別、始有祭之明日又祭之傳述」（解詁[illegible]）と、彡夕が行はれるから彡祀は祭の明日又祭るものと見做されるやうになつたとし、楊樹達は之に從つて「前人所謂祭之明日又祭者、第一祭字蓋指彤夕言之、明日又祭則彤日言之也」（積微居甲文說[illegible]）と述べてゐるのは、前夕祀が彡祀以外の祭祀にも行はれること、及び彡龠祀が彡日祀の明日の祭であつて周は之を「繹」と稱したことを知らざるに因る誤謬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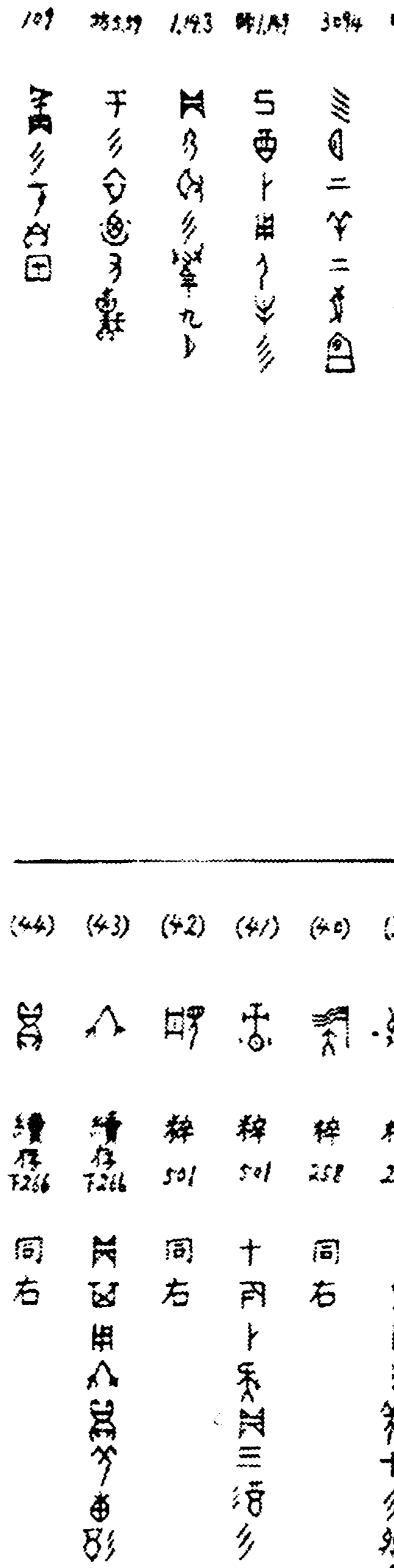
佚399



要するに彡字は鼓聲の彭彭たるを象るものであつて「彤」であり、この祭名は伐鼓して祀るに因るものであつて、彡夕・彡日・彡龠の三祀より成り、彤字は彡祀に彡夕祀が行はれるによる字であつて、その月に從ふは夕の譌變であり、彡龠祀を周は「繹」と稱してゐるが、之は龠（籥）の假借である。

彡祀の祭祀用語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1) 後 下20.7
(2) 戩 1.8
(3) 戩 1.9 同右
(4) 戩 2.9
(5) 前 1.5.1
(6) 京 3270
(7) 後 上20.2
(8) 續 1.9.4
(9) 鄴 3.42.5
(10) 後 上20.2
(11) 粹 465
(12) 續 1.7.4
(13) 南 明629
(14) 甲 3652
(15) 南 明589
(16) 前 5.17.3
(17) 南 明339
(18) 續 1.4.3
(19) 南
(20) 續存 下266
(21) 南 坊3.59
(22) 前 5.17.3
(23) 粹 107
(24) 京 3225
(25) 粹 220
(26) 前 5.1.1
(27) 續存 下587
(28) 京 4472
(29) 粹 465
(30) 金 740
(31) 金 740 同右
(32) 前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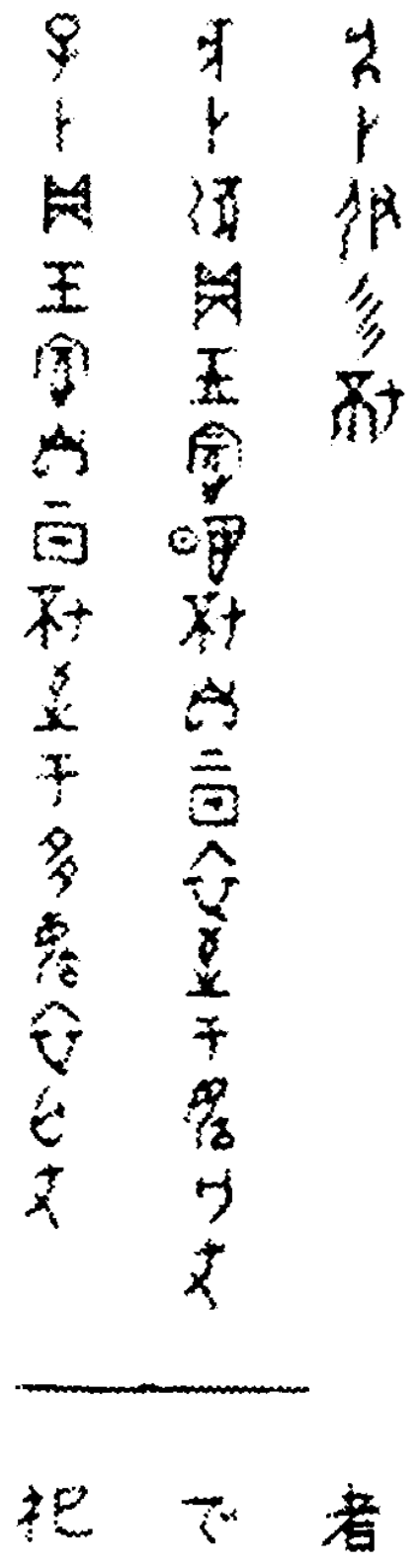

(33) 南
(34) 乙 3094
(35) 南
(36) 續 1.4.3
(37) 南 坊3.59
(38) 粹 107
(39) 粹 258
(40) 粹 258 同右
(41) 粹 501
(42) 粹 501 同右
(43) 續存 下266
(44) 續存 下266 同右

右の(22)までの用語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23)以下について次に考察する。

(23) す・　すは貞人名（甲1938）の外には「[illegible]」（乙9023）・「[illegible]」（乙6986）・「[illegible]」（甲3588）・「[illegible]」（粹315）・「[illegible]」（粹107）と用ゐられてゐる。[illegible]は[illegible]（下13）・[illegible]（粹1167）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すは[illegible]に從ふも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が「[illegible]」（續4.45）に作られて居り、[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つて「[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又「[illegible]」（文[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從つて「[illegible]品す」は他辭に「[illegible]品」（粹112）に作られてゐてすは「系」字であり、祭儀としては前記の如く品物を繫屬する義である。

(24) [illegible]　この字体は[illegible]（前2.25 林1.29.4 鄴1.46.10）・[illegible]（明192 前2.23.4 5.37.6）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つて居り、陳邦福が「當釋祔」（[illegible]）としてゐる以外は諸家はこの字釋を闕いてゐる。[illegible]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文359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即ち伊尹が彡祀を享ける者ではないから、この彡祀は伊尹に對して行ふ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り、而して伊尹は他辭に「[illegible]」（南明513）の如く上甲の祭祀に賓祀され、又「[illegible]」（後上22.1）の如く大乙の彡祀に[illegible]祀（[illegible]）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illegible]彡[illegible]」は伊尹を某王の彡祀に配祀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illegible]の義は右の[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り、[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つて「[illegible]」字であるから「祔」の本字である。これは更に上揭の二辭について見ても同様であつて、前述（[illegible]）の如く金119の辭は祖辛の[illegible]祀に祔祀して上甲を祀り多后に及ぶものであり、前2.25の辭は上甲に祔祀し多后に及ぶものであつて、この兩者は共に口祀（祫祀）の「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の祫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

文 359
金 119
前 2.25



(25) [illegible]・　[illegible]（林2.[illegible]）・[illegible]（前5.19.2）・[illegible]（前5.19.4）に作られて居り、郭沫若は次の如く「龠」と釋して禴祭となして居り、商承祚（佚釋三九）・陳邦福（辨疑）・葉玉森（集釋五、三）・陳夢家（燕京學報一九期一三）・李旦丘（零釋二〇）・楊樹達（卜辭求義三二）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郭沫若―由上數項之推證可知龠當爲編管之樂器、其形轉與漢人所稱之簫相類、……字在卜辭乃祭名、當卽禴祭之禴、（[illegible]）

龠には彡龠・龠[illegible]以外に他の祭祀祭儀と連文を成してゐる例はなく、彡祀にのみ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る。前記の如く「彡龠」は彡日祀の明日の祭事であり、而して彡日祀の明日の祭である「繹」祭には「籥」が用ゐられるのが常禮であるから、龠は正に籥であつて郭說は是當である。但だ郭氏は「禴祭之禴」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禴祭を禮記王制の「春曰禴」の禴とするならば、これは非である。

(26) [illegible]・　[illegible]は壴と通用されてゐて、例へば「[illegible]」（續1.24）は又「[illegible]」（佚233）に作られてゐる。孫詒讓は壴を壴、[illegible]を鼓（舉例下廿）と釋し、羅振玉は壴を樹、[illegible]を鼓（[illegible]）と釋してゐるが、郭沫若は次の如くこの兩字を同して鼓となして居り、葉玉森（集釋五、五）・楊樹達（卜辭求義二）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郭沫若―泉屋清賞有古銅鼓一具、上有飾而下有腳、與此字酷肖、壴乃鼓之初文也、象形、又此片（後下37.4）與上片（餘10.2）之內容文例均相同、而一作鼓、一作壴、尤鼓壴爲一之明証、（通釋[illegible]）

[illegible]には彡祀以外の用例がなく彡祀獨特の祭儀であつて、彡祀の祭名の生ずる所以のものである。

(27) [illegible]・　卜辭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り、この三者の通用されることは例へば「[illegible]」（後[illegible] 甲1636）が「[illegible]」（前2.31.3 續5.15.6）に、「[illegible]」（粹161）が「[illegible]」（粹91）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第五期には「[illegible]」・「[illegible]」（前1.21 金740）に作られてゐる。羅振玉は[illegible]を「事」・「史」として「卜辭事字與史同字同意」（[illegible]）となし、陳夢家も「卜辭史事相通、金文亦然」（[illegible]）

としてゐるが、郭沫若は[illegible]を「史・事」（通釋四三三 粹釋四二）、[illegible]を「史・吏」（通釋七八 粹釋三六）、[illegible]を「吏」（粹釋九二）と釋してゐる。

祭祀用語としては例へば次の如く內祭・外祭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續2.6.3）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下文の其酒告南室を指してゐるから特定の祭儀ではなく、又上揭の「[illegible]」の「[illegible]」（講座下六九 版にあり）は經傳習見の「有事」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易震卦の「无喪有事」の虞注には「事謂祭祀之事」と、又尚書大傳の「天子有事」の鄭注には「事謂祭祀」とあり、春秋宣公八年の「辛巳有事于大廟」は前記の如く彡日祀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祭事あり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南明444 [illegible] ―― 後下43.7 [illegible]

庫36 [illegible] ―― 前6.52.4 [illegible]

従つて右の「[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も亦同義に外ならず、「[illegible]」（通別2.2）は上帝に事有りの義である。

卜辭に次の用法があり、郭沫若は「當是以人為牲」（粹釋三一）と解してゐるが、これは「[illegible]」（佚41）・「[illegible]」（乙7795）と同一語法であつて、[illegible]は地名であるから（殷代の社會 地名參照）、[illegible]は使人であり、[illegible]・[illegible]を祀るために人を派遣するの義に外ならず、郭說は非である。

粹36 [illegible]（林2.26.7 粹釋46）―― （乙7750）

粹31 [illegible]（鐵23.1 前1.50.6 4.33.1）

要する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通用されてゐて「事」・「使」の義に用ゐられて居り、「有事」は殷以來の語法である。

(28)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諸家はこの字釋を闕いてゐる。次に全辭例を記して後考に俟つ。

南輔141 [illegible]（外64）―― 粹318 [illegible] ―― 南明617 [illegible] ―― 粹285 [illegible]

粹465 [illegible] ―― 甲1303 [illegible] ―― 摭1022 [illegible] ―― 金381 [illegible]

京4092 [illegible] ―― 粹140 [illegible] ―― 金392 [illegible] ―― 京4360 [illegible]

京3942 [illegible] ―― 佚880 [illegible] ―― 後下39.5 [illegible] ―― 甲2118 [illegible]

(29) [illegible]

「[illegible]」（鄴1.32.7）は又「[illegible]」（京4221）・「[illegible]」（前4.1.3 遺632 甲188 795）・「[illegible]」（鐵…）に作られてゐて、その異体は[illegible]（庫1769）・[illegible]（粹468）・[illegible]（粹465）・[illegible]（粹138 鐵182.3）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又「[illegible]」（林2.11 前6.32.2）に、「[illegible]五」は又「[illegible]五」（後下22.13）に作られ

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も亦異文である。[illegible]を孫詒讓は「[illegible]」、王國維は「[illegible]」、商承祚は「[illegible]」（佚釋三三）と釋し、孫海波は王釋に從ひ（誠釋三八）、葉玉森は孫釋・王釋を共に非として居り（集釋五一〇）、而して[illegible]を王國維は「茜」と釋し郭沫若は之を是としてゐる（青銅器研究 文研究二五）。

孫詒讓―[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此省从又、篆意略同、唯金文變[illegible]為[illegible]、而此變為[illegible]、則古文之異也（舉例下七）

王國維―王徵君釋[illegible]、說文解字[illegible]、从[illegible]速聲、或作[illegible]、與此同、許書之[illegible]、疑後起字（類纂三八）

王國維―此字从酉从廾束、殆即無以茜酒之茜、文曰「[illegible]」（後編下八）、說文解字茜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茜、像神飲之也、从酉艸、此象手奉束于酉（即酒）旁、殆茜之初文也（甲骨文字編文四）

卜辭の用法は次の如く祖神に用ゐられてゐる外に、王に對しても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が一字であつて、[illegible]或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に從つて居り、[illegible]は或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るから、火[illegible]の上騰する束薫を捧ずる貌で

前4.1.3 [illegible] ―― 甲2905 [illegible]

粹138 [illegible] ―― 粹629 …卜…[illegible]五

林2.11.1 [illegible] ―― 後下22.13 [illegible]五

あり、従つてこの字義は上燈時候に酒食を供する意であつて、「[illegible]」（前6.1.2）・「[illegible]」（鄴…）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之が王に用ゐられる場合は例へば「[illegible]」（佚…）と、祭祀に於い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祖神を祀つて王に食酒を供する祭儀である。

(30)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後下7.1）・[illegible]（前…）・[illegible]（粹337）・[illegible]（明1406）・[illegible]（粹13）・[illegible]（寧2.107）・[illegible]（摭14）・[illegible]（甲2082）・[illegible]（甲2391）に作られて居り、王國維は「勺・杓」と釋し、郭沫若（通釋五七九）・吳其昌（解詁三續三七）は之に從ひ、于省吾は「必・柲」、葉玉森は「升」と釋し、楊樹達は葉釋を是とし（甲文說上四）、陳夢家は于・葉二說を折衷して「升は祭祀が行はれる建築物」と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王國維―疑古勺字、[illegible]象勺形、一其實也、習敦云、[illegible]首[illegible]于厥文祖考、彼[illegible]字與此[illegible]字、正同、彼為[illegible]祭、當假借為礿祭之礿、此云[illegible]二[illegible]一卣二、則當[illegible]之勺、卣所以盛[illegible]、勺所以挹之、故二者相將、（戩釋五二）

葉玉森―友敦升作[illegible]、漢臨菑鼎作[illegible]、前編卷四第二十葉之[illegible]、與[illegible]文同、（鉤沈六）

于省吾―[illegible]即必、當為柲之初文、金文必字休盤作[illegible]、寰盤作[illegible]、其遞衍之迹、為由[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云々）爰雜釋器

、柲柄也（云々）[illegible]卣「用[illegible]于乃姑[illegible]」、言用將享于汝之姑之神室也、子卣、子作婦姑彝「女子母庚[illegible]祀[illegible]彝」、[illegible]祀謂於[illegible]室祭祀也、[illegible]从宀、其為宮室之義尤顯、（云々）粹三三〇「祝才父丁必」、通別二・八・六「其祝于祖丁父甲才必」、輔大藏契有辭云「才必用王[illegible]又」、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其名于祖丁必、其至于妣[illegible]必」、必言才言于、尤可為神宮之證、（駢枝三續釋必）

陳夢家―升、于省吾釋必、疑當為禰、即親廟、說文禰或作祢、從示、禰和省是相通的、禮記玉藻注「省當為獮、獮秋田也」、明堂位注「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省・升古音同、乙辛卜辭日祭康丁至帝乙諸王、某某宗與某某升互見、則宗與升當屬於同類的、皆是祭祀所在的建築物、（卜辭綜述四七〇頁）

王國維は習敦の[illegible]字を「勺」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については郭沫若が「王國維疑勺、實當是升」（金文叢考 金文餘釋之餘六三）、于省吾が「習敦[illegible]形乃升字」（駢枝三續）、葉玉森が「友敦升作[illegible]」と「升」として王說に反對してゐる。勺字は篆文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禦作父己鼎には「征[illegible]」と「[illegible]」（杓）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を勺とする王說は非であり、又「升」字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を升とする葉釋も非であり、又[illegible]字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illegible]を必とする于說も非である。その字形は[illegible]（明1406）・[illegible]（明337）・[illegible]（粹337）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を基本とし散落する水點を伴ふ字であつて、これは金文の斗字の[illegible]（土匀錍 漢[illegible]量）を基とし、斗柄を斜にして鬯酒の散落する貌を象るものであり、于省吾も「从[illegible]象某種量器、米點散落」としてゐて、[illegible]は鬯を盛る斗の象形であり、従つて上揭例は新鬯二斗一卣を[illegible]（登の義）する義である。この用法は名詞であるが「[illegible]」（南明…）の如く動詞の用法があり、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く[illegible]・干に從つ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寧2.107）・「[illegible]」（甲2391）の「暮[illegible]」・「夕[illegible]」の用法は「登」の假借と考へられ、「[illegible]」（續存1520）の「[illegible]一斗」は「登一斗」である。[illegible]の用法には次の如く「于某[illegible]」・「中[illegible]」の用法があつて、于省吾は「用[illegible]于乃姑[illegible]」（[illegible]卣）・「母庚[illegible]祀[illegible]彝」（子卣）の[illegible]の用法より之を「[illegible]室」・「神宮」の義として居り、而して陳夢家

戩25.10 [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五……

粹525 [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五多ヲ

續存1772 [illegible] ―― 粹337 [illegible] ―― 前1.20.7 [illegible]

粹330 [illegible] ―― 通別2.8.6 [illegible] ―― 南輔71 [illegible] ―― 續存151 [illegible] ―― 甲515 [illegible]

は習見の「[illegible]」（前1.18）と、「[illegible]」（卜207）、「[illegible]」（前1.18）と、「[illegible]」（續1.28）に於い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に當つ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宗廟と同類の「祭祀所在的建築物」としてゐる。これらの說は妥當であつて、これらの[illegible]は「斗」聲の祠室の假借であらう。

要するに[illegible]は鬯酒を盛る斗の象形であつて、祭儀としては斗鬯を獻ずる義であり、動詞として「登升」の義に用ゐられ、又「斗」聲の祠室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31)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も記されてゐて、例へば「[illegible]」（後下34.1 南明433 京3909）は「[illegible]」（南明434）・「[illegible]」（南明…）に、「[illegible]」（金740）は「[illegible]」（前5.12.3）に、「[illegible]」（後下34.3）は「[illegible]」（粹1029）・「[illegible]」（粹…）・「[illegible]」（南明…）に作られてゐる。[illegible]は又「[illegible]」（文539 粹517 庫1770 甲336 南明615 623 寧1.314）に、[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後下24.2）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乃至は通假の字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は又「十[illegible]」（京4832）・「[illegible]」（遺655）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冊を神前に捧じて冊告する義である。

(32) [illegible]

この字は[illegible]（甲924）・[illegible]（甲…）・[illegible]（南明525）・[illegible]（前7.32.4）・[illegible]（前6.67.3）・[illegible]（遺655）に居られて居り、商承祚は「祭字之省」（類編一四）とし、葉玉森は「似非祭字」（集釋六三）とし、吳其昌は「[illegible]之與用義殆不異」（解詁七續四五）と「用」と同義としてゐるが、「[illegible]用」（甲59 前6.67.3 7.32.4 南明525）の用例が習見であるから之は非であつて、次の如く于省吾は「[illegible]」、楊樹達は「責」と釋してゐる。

于省吾―[illegible]字从數點、象血滴形、从几乃几字、象俎案形、當即說文[illegible]之初文、[illegible]古今字、（云々）說文[illegible]血有所[illegible]涂祭也、（云々）[illegible]字象薦血於几上、从六从几、几亦聲、从六象血形、猶[illegible]之从血也、从几聲、猶[illegible]之从[illegible]聲也、[illegible]為[illegible]牲或人[illegible]血之祭、周代經傳作[illegible]、[illegible]祈者借字也（駢枝續編）

楊樹達―甲文有[illegible]字、或作[illegible]、治甲文者無說、余按說文十二篇下女部妻字重文作[illegible]、許君云、古文妻从[illegible]女、[illegible]、古文貴字、甲文之[illegible]與古文之妻所从之[illegible]形同、然則是貴字也、殷契[illegible]六版、甲編七一二、[illegible]二辭同記大示用[illegible]中小示用羊之事、一作[illegible]羊、一作[illegible]羊、（云々）故甲文之[illegible]羊可作責羊也、（甲文說上四）

楊氏は「[illegible]羊」が「[illegible]羊」である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illegible]」（南明…）・「[illegible]」（遺655）の如く、一

辭中に𠕁・𠂤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之は妥當ではないが、𠕁を說文𡨄の古文𡨄の𠕁と一字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即ち卜辭の地名に「中𡨄卜」（後1.7）と𡨄に作るものがあり、これは說文の𡨄と同字であって、𠕁は𠕁の𠕁（書契）・𠕁（前7.24）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と一字である。𠕁は說文に古文貴字としてゐるから𠕁は貴聲であり、これは于氏が𠕁を、「从宀从几、几亦聲」とする說の妥當であることを証するものであって、「𠕁字象薦血於几上」とする字說は是であり、「𠂤丹𡈼𠕁」（乙1509）の用法によれば、「癸子卜𠫑𠕁于𠂤」（前5.24）・「于大示𠕁于𠂤」（續存1.524）の𠕁は動詞であって、「𠂤𡨄𠕁于…」（京4764）・「𠕁𠕁𠕁（王）𠕁」（京132）の如く𣏟（析）・𠕁（𣏟祭）と共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祈匂の義があり、之を說文の𢇛の初文とする于說は是である。

(33) 𢆉　𢆉字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り、諸家この字釋を闕いてゐる。記して後考に俟つ。

粹315　[illegible]　——　甲2769　𢆉彡　——　南明631　于中卜𢆉彡酌𠀠于三⺌

甲2119　[illegible]　——　寧1.93　[illegible]　——　粹845　[illegible]

(34) 𠀤　この字は金文にも習見であって舊來「宜」と釋されて居り、郭沫若は之に從って「宜」（甲釋一八）とし、又「房俎之房本字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となしてゐるが、孫詒讓が始めて「俎」と釋してより羅振玉（考釋四三八）・王國維（戩釋一二）・商承祚（佚釋四六）・王襄（簠釋一一）・葉玉森（集釋一九三）・吳其昌（解詁三六六）・楊樹達（卜辭求義）は之に從ってゐる。

孫詒讓—疑即俎字、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此似即以半肉著橫閒。（舉例下一名原下三）

羅振玉—卜辭作𠀤、則正象置肉於且上之形。（考釋中三八）

王國維—此象二半肉在俎中、殆周語所謂房烝、詩閟宮傳所謂大房半體之俎也。（戩釋一一）

(35) 𠂆　卜辭に於いては人・妣・尸の三字が一字であり、唐蘭は習見の「𠂆𣅀」の𠂆を「妣」と釋し、郭沫若は「𠂤𢆉𠂆𠕁冊𢆉」（粹9）の𠂆を「此似可為殷人用尸之証」としてゐる。この𠂆が彡祀に用ゐられて「丂酉卜𠕁𠂆𢆉彡」（南明149）と記されてゐるが、この𠂆を匕・尸のいづれに解すべきかは必ずしも容易ではない。

唐蘭は「癸子卜大貞王賓𠂆𣅀亡尤」（天23）に釋して「𠂆戓當釋匕、則癸巳所祭當為妣癸與」と、「𠂆𣅀」を「妣祭」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版にはこの辭の外に、甲午に書甲の祭祀をトしてゐる辭があって右の「𠂆𣅀」はその前日にトされてゐる。之を祀序表に檢するに書甲の前日には妣の祭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𠂆𣅀」は妣を祀るものではなく、從ってこの𠂆を妣と解するのは非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尸」が殷代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𠂆𣅀」は「尸𣅀」とすべきである。𠂆の用法を見るに次の如く「三𠂆」・「二𠂆」、「三𠂆」、「又三𠂆」……[illegible]……と供されてゐて、𠂆𣅀・𠂆司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𠂆は當に尸であって、𠂆𣅀・𠂆司は尸を立てて祀ることに外ならない。

用𠂆　寧1.212　由𠂆　——　文217　酉卜貞…酒𠂆由　——　南明1.149　・丂酉卜由𠂆屮彡

南明613　[illegible]　——　後下43.4　[illegible]　——　甲2695　[illegible]　——　南明433　[illegible]

（立𠂆）乙1696　[illegible]　——　京2396　[illegible]　——　天95　[illegible]

（𠂤）庫1172　[illegible]

（冊）林519　[illegible]　——　後下43.4　[illegible]

（𢆉）粹519　[illegible]　——　甲846　[illegible]　——　甲2615　[illegible]　——　文257　[illegible]

（𠂤）南明379　[illegible]　——　乙8859　[illegible]　——　庫1172　[illegible]　——　戩2.15　[illegible]

（酒）粹519　[illegible]　——　文257　[illegible]　——　粹462　[illegible]

（𠂆𣅀）前5.496　[illegible]　——　明73　[illegible]　——　卜241　[illegible]　——　續存下609　[illegible]

（𠂆司）乙4507　[illegible]

金文の尸字は𠂆（𢆉）・𠂆（𢆉）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𠂆と一字であり、「丂酉卜由𠂆屮彡」の𠂆は彡祀の尸である。

(36) 𡆥　𡆥を孫詒讓は「氏」（舉例下七）、商承祚は「取」（殷虛文字考）、葉玉森は「攻」（集釋一二）と釋し、而し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は葉玉森は「攻祭」、郭沫若は「𢦏」（粹釋）、楊樹達は「取蓋假為祭」（卜辭求義）と解して居り、陳夢家は郭說に從ってゐる（卜辭綜述）。𡆥の卜辭上の用法は多岐に亘ってゐて、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37) 𡆥　この字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り、諸家未釋、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南明511　[illegible]　——　佚625　[illegible]（外464）　——　甲2031　[illegible]　——　粹342　[illegible]

・後下3.37　[illegible]　——　京4115　[illegible]　——　甲1569　[illegible]　——　掇1.430　[illegible]

(38) 𠕁　𠕁（甲2196）・𠕁（粹144）・𠕁（鄴3.41.9）・𠕁（甲886）などに作られて居り、郭沫若は「𠕁」（粹釋一〇九）と釋し、于省吾は之に從って「旅祭」と解してゐる（駢枝續編釋𠕁）。なほ後考に俟つ。

(39) 𠕁　(40) 𠕁　粹258　……卜𠕁十彡𠕁　と用ゐられてゐる外には用例なく後考に俟つ。

(41) 𠕁　(42) 𠕁　粹591　十丙卜𠕁三𠕁彡…𠕁　後考に俟つ。

(43) 𠕁　(44) 𠕁　續存1.266　[illegible]　・外20　[illegible]（南誠2156）　後考に俟つ。

彡祀卜辭の祭祀用語は以上の如くである。

第五項　𦔮祀の祭儀

第一期𦔮（前1.33）・𦔮（前5.47）、第二期𦔮（續1.13.4）、第三期𦔮（甲1268）・𦔮（甲2648）、第四期𦔮（佚175）・𦔮（續1.54）、第五期𦔮（前1.33）・𦔮（續1.51）に作られて居り、孫詒讓は「𦔮」（舉例上三）、王國維は「𦔮」の初文にして「昱（翌）」の假借とし（戩釋二七）、葉玉森（說契）・唐蘭（殷虛文字記釋羽）は羽翼の象形として「翼」の本字となし、于省吾は刀形の象形にして假借して「昱」とされてゐる（駢枝二〇）としてゐる。

祭名としては王襄は「𦔮祭」（簠釋典三）、羅振玉は「翌日者卜之明日祭也」（考釋中二）、王國維は「蓋翌日既訓明日、殆與肜月同、為又祭之名矣」（戩釋七）、吳其昌は「翌之義又為祭之明日又祭、在經典則謂之繹、繹蓋即翌之同聲假字矣」（解詁三三九）、唐蘭は「翌繹皆喻母字」（古文字學導論）とし、「卜の明日の祭」・「又の祭」・「肜と同じ」・「繹祭」とされてゐる。然し繹祭は彡祀に於ける明日の叢祭であり、𦔮祀は五祀に於ける𢦏・彡二祀に次ぐ第三の祭祀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の說は皆妥當ではない。

𦔮は之を羽翼の象形とする說が最も字形に當って居り、而して之を借りて翌日の義に用ゐる例は習見であって、例へば「𠕁𦔮……」（鄴1.45.10）の𦔮はこれであり、又書經にも「翼日癸巳」（武成）と翼を以って翌の假借としてゐる。祭名としては𦔮日・𦔮日・𦔮日と記されてゐるが、これは必ずしも翌日の義ではなく、この日は𢦏日・彡日の日と同じく𦔮祀の當日祀の意であり、而してこの祭名は𦔮祀が彡祀終了に次いで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彡祀に次ぐ意味に於いて翼を借りて翌祀となすものか、或は祖神の翼輔を匂る意味に於いて翼祀となすものであるか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ず、前者ならば假借であり、後者ならば轉注である。

𦔮祀の祭儀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1) 工典　遺244　[illegible]

(2) 𠂤　南明522　[illegible]

(3) 𣅀　南明522　同右

(4) 𠕁　明273　[illegible]

(5) 𠕁　誠246　[illegible]

(6) 𠕁　南明563　[illegible]

(7) 𠕁　卜45　[illegible]

(8) 𠕁　南明532　[illegible]

(9) 𠕁　卜45　[illegible]

(10) 𠕁　南明627　[illegible]

(11) 𠕁　寧3.29　[illegible]

(12) 日　京3238　[illegible]

(13) 𠕁　南明629　[illegible]

(14) 𠕁　京4308　[illegible]

(15) 𠕁　金119　[illegible]

(16) 𠕁　甲1393　[illegible]

(17) 𠕁　前6.32.4　[illegible]

(18) 𠕁　續存1600　[illegible]

(19) 𠕁　後下19.11　[illegible]

(20) 𠕁　京2323　[illegible]

(21) 𠕁　乙3323　[illegible]

(22) 𠕁　續2.1.1　[illegible]

(23) 𠕁　南明596　[illegible]

右の(13)までの用語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14)以下について次に考察する。

(19) [illegible] [illegible]（後下）・[illegible]（後上）・[illegible]（續4415）・[illegible]（京4415）に作られて居り、諸家はこの字釋を闕き、但だ董作賓は「祭之義意不可知」（殷曆譜上三九）、陳夢家は試釋して「幼」（卜辭綜述三九四頁）としてゐるに過ぎない。次の辭を比較せば[illegible]の[illegible]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り、[illegible]は前記の如く「系」字であって、「以品物繫屬」の義である。ここに於いて卜辭に於ける「系」字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續4415 [illegible]

文77 [illegible]

(20) 匚 匚の字釋は次の如くであって、祭名としては唐蘭・吳其昌は「祊」としてゐる。

孫詒讓―說文匚部、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籀文作[illegible]、金文女姬鼎作[illegible]、此與彼同。匚方字通、或作[illegible]者方之異文、此蓋讀就方神而卜之也。（舉例上一九）

王國維―匚者或取匰主及郊宗石室之誼、然不可得考矣、（戩釋五）

葉玉森―口象盛主之匰、故作口作匚、並可象匰、說文匚受物之器也、段注器蓋正方、如此作者橫視之耳、直者其底、橫者其四圍、右其口也、是則匚亦不失為匰象、（集釋一二九）

唐蘭―宗[illegible]為祭名、即祊祭也、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illegible]籀文亦象形、[illegible]即匚字、又說文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从示彭聲、祊或从方聲、匚即祊亦即鬃矣、（四一釋）

吳其昌―口或匚乃郊宗壇墠石室之形、居中南向者為口形、居兩旁左右向者為匚及コ也、口即方亦即祊、（解詁一一四）

「祊」は說文に、「門內祭先祖」とあり、然るに[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室・[illegible]室・[illegible]室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之を「祊祭」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illegible]は例へば「三[illegible]」（粹20）が「三匚」（京3971）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匚と一字であって、三匚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謂ふのであり、これは史記の報乙・報丙・報丁であるから匚は報聲であって、說文に匚を「讀若方」としてゐるのと符合してゐる。次の例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神祐に對して行はれてゐて、「示祐すれば王[illegible]するか」と「示祐せざるも王[illegible]するか」、「王示祐に[illegible]祼せざるか」と「示祐せざれば王祼せざるか」とが對貞されて居り、字音が報・方であって神祐に對して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報賽」の報であり、魯語の「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の報祀に外ならない。[illegible]祀は內祭以外に外祭にも行はれ、最も多く口（上帝）に行はれてゐる（外 鐵964 乙551 5409 8310、後下一 乙5355 南明493、口 前4341 531 林211 董甲241 佚50 413 甲2127 鄴三下）。

鐵501 [illegible]

文399 [illegible]

佚413 [illegible]

乙4983 [illegible]

乙3668 [illegible]

(21)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例へば「[illegible]」（甲2407）が「[illegible]」（京4230）、「[illegible]」（粹1459）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の字釋は

孫詒讓―[illegible]即登之省、說文癶部登从癶豆、象登車形、籀文作[illegible]从廾、此即[illegible]字之省、又豆部[illegible]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下半从豆从廾、此[illegible]即豆、說文豆古文作[illegible]、此其省變也、[illegible]亦[illegible]之變体、[illegible]即[illegible]形小異、（舉例下廿一）

羅振玉―此但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卜辭以兩手奉豆形、不从肉、由其文觀之、乃用為祭祀字、（考釋中三九）

王國維―此[illegible]字即[illegible]字、說文[illegible]禮器也、（戩釋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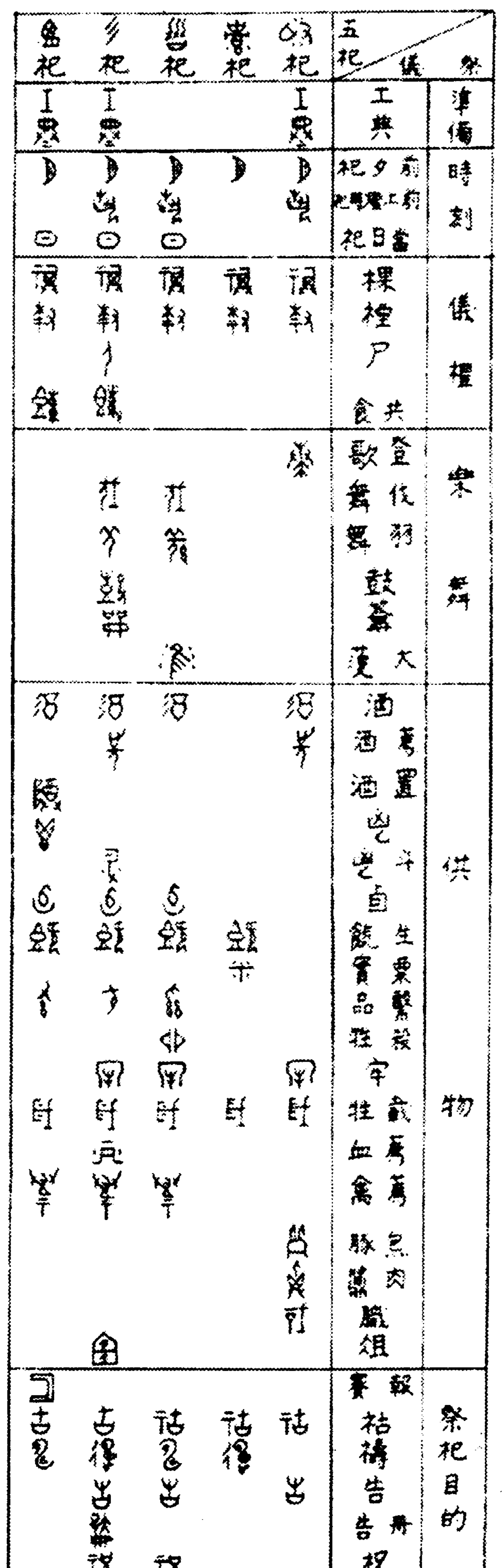
と、孫・羅二氏は「登」、王氏は「[illegible]」としてゐる。第一期に[illegible]（前…）に作るものがあり、[illegible]は籀文の登、[illegible]は篆文の登と一字であって、[illegible]を[illegible]の省体とする孫說は妥當であり、楊樹達も「[illegible]、省[illegible]形則作[illegible]、舊釋分[illegible]・[illegible]為二文、別釋[illegible]作[illegible]非也」（甲文說上二二）としてゐる。[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乙8159）・「[illegible]」（甲2409）の如く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く[illegible]・米を[illegible]すと用ゐられてゐて、「[illegible]」（庫1021）の如く牲を供獻する意の[illegible]と對用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米を捧登するの義であり、從って之を「[illegible]祀」としてゐる羅說は非である。

(22) [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前…）・[illegible]（後…）、及び[illegible]（前…）・[illegible]（前…）・[illegible]（後…）に行られて居り、金文習見の「[illegible]」が又「[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一字であり、說文に「[illegible]、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とあって、羅振王が「尊」と釋して（考釋中三九）諸家之に從ってゐる。動詞として「[illegible]」（續2.3.10 …）と用ゐられて居り、段注に「鄭注禮曰、置酒曰尊」としてゐる。

(23) [illegible] [illegible]（續…）・[illegible]（前…）・[illegible]（京…）に作られて居り、[illegible]（…）は全文の「[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って、羅振王は「[illegible]」（考釋中…）と釋してゐる。

[illegible]祀卜辭の用語は以上の如くである。

以上五祀の祭祀用語五十八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意義について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その他は次の如く要約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祭儀
五祀
[illegible]祀
[illegible]祀
[illegible]祀
彡祀
[illegible]祀
準備
工典
時刻
儀禮
樂
舞
供物
祭祀目的
祭祀用語

祭儀より見ても五祀中「[illegible]」を以って構されてゐる[illegible]・彡・[illegible]の三祀が重く、就中彡祀が最重の祭祀であって五祀の中核であることが解り、五祀は[illegible]（翌）祀・彡祀・[illegible]祀の順に行はれたことが愈〻明かである。

今後發表される甲骨版によって右の祭儀は更に補足されねばならないが、現在までの資料による祭儀は右の如くであり五祀祭儀の大略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

第二節　王賓卜辭の祭儀

王[illegible]卜辭は第四期未見の外は各期に存し、第二期・第五期に最も習見であり、この卜辭中に記されてゐる祭祀用語は後記の如く五十字あり、その中には前述以外の用語があるからこれについて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先づ「王[illegible]」とは何か、この卜辭は何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に、羅振王は「[illegible]」を「賓」、「[illegible]」を「[illegible]」と釋して居り（考釋中二）、而して「賓」字の貝に從ってゐること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が「[illegible]从貝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觀堂集林…）としてより、諸家羅・王說に從って賓となして居り、洛誥に「王賓殺禋」とあるから王[illegible]を王賓に當てるのは妥當である。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らが通用され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前7274 [illegible]
前7274 [illegible]
鐵2611 [illegible]
前7202 [illegible]
京3315 [illegible]

金535 [illegible]
林2.20.15 [illegible]
乙4151 [illegible]
乙3297 [illegible]
乙3231 [illegible]

乙7766 [illegible]
乙7766 [illegible]
乙3274 [illegible]
乙3274 [illegible]
乙7572 [illegible]
乙7572 [illegible]

寧1229 [illegible]
粹383 [illegible]
京5160 [illegible]
京5161 [illegible]
佚872 [illegible]

第一期には「[illegible]」が習用されて[illegible]以外の各字体が用ゐられ（[illegible]は貞人名として用ゐらる）、第二期以降は[illegible]・[illegible]に一定して居り、從って「[illegible]・[illegible]」が原始形であって、[illegible]を省いて[illegible]に、[illegible]を省いて[illegible]・[illegible]に、[illegible]を省いて[illegible]に作られ、[illegible]は[illegible]の繁文であることが解る。[illegible]は又[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例へば貞人名の[illegible]は「[illegible]」（文395重…）に、又「[illegible]」（鐵2524）は「[illegible]」（前…）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ふものであり、從って之は「[illegible]」の[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ふのと同義と考へられ、[illegible]が家室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も亦同類のものを謂ひ、而して「[illegible]」（文…）が「[illegible]」（後…）と、又「[illegible]」（後…）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には家室乃至は祠廟の義のあることが解る。[illegible]の[illegible]に從ふことについては羅振王は「[illegible]之从[illegible]、亦象人自外至」（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と、葉玉森は「[illegible]、象足跡在室外、主人跽而迎之」（集釋…）と、外より至るを象るものとして居り、從って[illegible]の原義は「外より家室或は祠室に至る」の意であり、而して之は[illegible]が次の如く[illegible]（往）・[illegible]（入）・[illegible]（步）・[illegible]（格）・[illegible]（延）と同義に用ゐら

前4451 [illegible]
粹728 [illegible]
續4416 [illegible]
戩195 [illegible]

粹677 [illegible]
戩291 [illegible]
文427 [illegible]
文339 [illegible]

甲663 [illegible]
後上 [illegible]
南明 [illegible]

後 [illegible]
續3291 [illegible]
文678 [illegible]
文400 [illegible]

れ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ゐる。右の用例を見れば説明を用ゐずして𡧊に至・へ・各・㞢の義の存することが明かであるが、最下段の「貞王𡧊谷眡ㄓ又」の谷は地名であつて（前2.34.1 2.41）、之は谷地に於ける眡祀に「王𡧊」するものであり、「𠀠田七㞢于谷」の辞及び𡧊に往・征の意のあることからせば、これは王が谷地の眡祀に往くの義であり、又「貞王卒𡧊祼」の中は内と通用の例があつて（㞢鼓（前2.31）が內鼓（前2.21）に作る）「貞于入自祼」の辞よりせば、これは「貞王自𡧊祼」であつて𡧊は入に當つてゐる。斯くの如く𡧊は字義に於いても又用例に於いても、「外よりそこに至る」の義であるから「王𡧊」は「王が祭場に至る」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然るに「王賓」の意義については次の如く解釋されて居り、羅・王・郭三氏の説は歸を一にしてゐて郭説が最も明瞭であり、呉其昌は「郭説是也」（解詁二三〇）、孫海波は「郭説甚塙」（文釋一二）とし、揚樹達も之に從つてゐる（卜辭求義五二）。

羅振玉―凡卜辭稱所祭之祖曰王賓、（考釋下五九）祭者是王、則所祭者乃賓矣。（増釋三四）

王國維―王賓謂文王武王、死而賓之、因謂之賓、（觀堂集林殷禮徵文）

郭沫若―𡧊从止方聲若方聲、从止當為儐導之儐、説文、儐導也、从人賓聲、或从手作擯、止乃趾之初文、从止、示前導也、故定當為儐若擯之古字、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即卜辭所用定字之義。（通纂五三 粹釋四四）

右の説に從へば次の如き王賓卜辭は、王が大甲を儐して𠭯祀を行ふ可否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つて、卜が吉を得れば行ひ、

續1.1.7 乙酉卜貞王𡧊大甲𠭯亡尤 ―― 卜が吉を得なければ之を行はないものと解さざるを得ない。然し先王の祭祀は客觀的に固定してゐる祀序と五祀の順序に從つて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この辭を儐祀すべき先王を卜し、或は祀るべき祭名を卜するものと解することは無意味であり、從つてこの辭は「王𡧊」そのものを卜す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ない。而してこの解釋の正しいことは次の諸例が之を証してゐる。即ち(1)・(2)に於いては「王𡧊𠦪己示」が又「𠦪示于𠦪己王𡧊」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に從へば右の「王𡧊大甲𠭯亡尤」は「𠭯于大甲王𡧊亡尤」とも記し得、又(3)・(4)の記載法に從へば「大甲𠭯王𡧊亡尤」、「ㄓ于大甲王𡧊𠭯亡尤」とも記し得るのであつて、「王𡧊」の目的語が大甲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り、從つて之を大

(1) 南 明666 ・王𡧊𠦪己示 ・[illegible]卜貞𠦪示于𠦪己

(2) 寧1.218 ・[illegible]卜貞𠦪示于𠦪己王𡧊 ・甲申卜貞鬯于祖辛王𡧊

(3) 明69 ・大甲𡧊

(4) 南 明556 貞㞢十白𠭯大甲𡧊王𡧊𠭯ㄓ又

(5) 寧1.213 貯于祖乙王𡧊[illegible] 甲を儐するものとなすのは誤であり、而して(3)に於いては「貞𠦪貯王𠭯𡧊」と記され、

(6) 乙3297 貞𡧊十人大𡧊日大甲日吉𡧊𡧊 ――」と、「勿𡧊」とが對貞されて居り、(5)に於いては「王𡧊[illegible]」と記され、(6)に於いては「大𡧊日」の卜辭に對して王の繇辭は「曰吉𡧊」とあり、更に「允𡧊」と𡧊を行つたことを記してゐるから、「王𡧊」そのもの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王賓の卜辭は「王其賓」自体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右の如く𡧊の字義・用法が「外よりそこに至る」の義であるから、王賓は王が祀室に入つて祭祀に與ることに外ならず、例へば右の(4)は「兄庚を祀るに王が祀室に入つて祼すべきか否か」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然らば祭祀毎に王賓を卜するのは何故であらうか。次の卜辭は「王が賓せざれば祐なきか」・「王が前夕祀に賓するなければ祐せざるか」と

林2.1.12 貞大甲𡧊ㄓ又 ―― 卜して居り、之によれば王賓は神の喜ぶ所であつて授祐と關係があることが解る。然し王

前2.30.2 貞大乙𡧊𠦪ㄓ又 ―― 一人の身を以て頻繁な定例の祭祀及び臨時の祭祀毎に祭祀に與ることは、到底その煩に堪へざる所であるから、祭祀毎に王賓の必要を祖神に問ひ、その必要がある場合にのみ王が祭祀に與つたのであつて、王賓卜辭はその祭祀についての王賓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王賓卜辭上の祭祀用語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1 [illegible] 南 明623 乙卯卜貞王𡧊歲亡尤
2 [illegible] 續2.4.3 十一月卜貞王𡧊眡亡尤
3 [illegible] 粹509 十一月卜貞王𡧊𢍰亡尤
4 [illegible] 後上20.6 口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5 [illegible] 前1.15.4 貞王𡧊父丁[illegible]亡尤
6 [illegible] 佚557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7 [illegible] 甲2693 貞王𡧊[illegible]……
8 [illegible] 前1.3.5 乙未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9 [illegible] 南 明303 丙午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10 [illegible] 明1413 丙午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11 [illegible] 佚48 貞王𡧊[illegible]
12 [illegible] 文421 口卜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囚
13 [illegible] 前5.19.2 ……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囚
14 [illegible] 遺388 ……夫……王𡧊[illegible]亡囚
15 [illegible] 前1.20.1 癸酉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16 [illegible] 前1.22.1 貞王（𡧊）……[illegible]
17 [illegible] 前2.25.4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18 [illegible] 前4.3.6 口卯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19 [illegible] 明940 貞王𡧊……[illegible]
20 [illegible] 前1.18.4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21 [illegible] 前1.18.4 同右
22 [illegible] 戩21.2 口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囚
23 [illegible] 後上6.1 [illegible]王𡧊
24 [illegible] 寧1.113 王𡧊[illegible]
25 [illegible] 庫1021 王𡧊[illegible]亡尤
26 [illegible] 鄴1.46.11 （王𡧊）[illegible]
27 [illegible] 後下9.14 貞𡧊十[illegible]王𡧊[illegible]
28 [illegible] 前1.18.4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29 [illegible] 續1.30.3 口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0 [illegible] 文428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
31 [illegible] 京3284 口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2 [illegible] 前1.4.6 口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3 [illegible] 卜295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4 [illegible] 前6.42.3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5 [illegible] 粹381 [illegible]王𡧊[illegible]

右の(29)までの用語は前節に詳述したから、(30)以下について次に考察する。

36 [illegible] 後上20.3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7 [illegible] 續1.25.2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8 [illegible] 續1.25.2 同右
39 [illegible] 續1.25.2 同右
40 [illegible] 卜317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1 [illegible] 戩21.5 十一月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囚
42 [illegible] 前5.35.4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3 [illegible] 前6.61.1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4 [illegible] 後上29.4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5 [illegible] 前6.33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6 [illegible] 前6.12.3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47 [illegible] 甲2764 [illegible]卜[illegible]王𡧊[illegible]
48 [illegible] 後下6.5 乙丑卜……𡧊[illegible]……
49 [illegible] 南 師2.230 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50 [illegible] 文432 [illegible]卜貞王𡧊[illegible]亡尤

(30) 𠦪 𠦪（明547）・𠦪（林2.13）・𠦪（前）・𠦪（續）に作られて居り、孫詒讓は「求」と釋し、羅振玉（考釋中四三）・葉玉森（集釋一・一〇七）・呉其昌（解詁一七九）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王國維・王襄は之を疑ひ、而して郭沫若は孫釋に從はずに「𠦪」と釋し、商承祚（佚釋一一三）・唐蘭（天釋三〇）・孫海波（文釋一一二）・揚樹達（卜辭求義四五）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孫詒讓―説文𠦪部𠦪古文𠦪、石鼓作𠦪、此與彼略同、（擧例下一九）

王國維―𠦪字未詳、余曩釋為求字、然於此可求年、於他處不可通、……𠦪象立木形、殆所謂升或㕣縣者與、（戩釋一三）

王襄―𠦪字釋求于文誼亦安、然于他卜辭有不盡可通者、存之以備一説、（簠釋一七）

郭沫若―𠦪年羅振王釋為求年、案此年上一字作𠦪分明𠦪字也、杜伯盨用𠦪壽句永命、𠦪亦猶句也、（通釋一四）𠦪年猶祈年（五粹釋）

𠦪に祈求の義のあることは次の如く𠦪年・𠦪禾・𠦪田が、それぞれ受年・受禾・有大田のために行はれてゐるに見て明

南 明435 貞𠦪年于[illegible] ―― 續5.17.6 己丑貞𠦪禾于[illegible] ―― 粹716 𠦪田[illegible]

かであり、杜伯盨の「用𠦪壽」は師旦鼎に「用𠦪眉壽」、邾公鉦鐘に「祈年眉壽」、鄀公諴鼎に「用气眉壽」に作られ、而して師𨛫父鼎には「用句眉壽」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𠦪（説文「𠦪疾也从本卉聲」）は卉聲にして句の意を有してゐて後世の「祈」の義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𠦪を𠦪として「祈」としてゐる郭説は妥當である。

𠦪は𠦪年・𠦪禾・𠦪田・𠦪[illegible]・𠦪土・𠦪田・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一) 𠦪年・𠦪禾　年を孫詒讓が「年」と釋してより（擧例上四）諸家之に從つて居り、「年」は説文に「𥝠」に作られて「穀熟也从禾千聲」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の年は千に從はずに「年」（鐵262 佚928 甲1275 1516）の如く人に從つてゐる。卜辭に受年の語は習見であり、これは又「受㞢年」とも記されて居り（前4.24 4.53 4.5.4 3.30.3 粹882 乙3212 3290 7750 7760 摭續114）、この「㞢年」（有年）は春秋の「有年」（桓公三年）・「大有年」（宣公十六年）と同文例であつて、穀梁傳には「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とあり、而して説文は「年穀熟也」としてゐて、これらは年字が「人が禾を荷つて收穫する」の意を示してゐるのと符合してゐる。𠦪年は後期の卜辭には𠦪禾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とも、𠦪年は稼穡の豐穰を祈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然るに郭沫若は「古之祈年不限於稼穡矣」（通釋）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理解に苦しむ。𠦪年は次の如く自然神・高祖神・祖神に對して行はれて居り、特に口（上帝）・[illegible]・[illegible]に行はれてゐる例が多い。

口 佚126 貞𠦪年于口[illegible] ―― 太[illegible] 後上1.1 貞于[illegible]𠦪年 ―― 自[illegible] 京3895 于[illegible]𠦪年

[illegible] 續1.39.1 𠦪年于[illegible]三[illegible] ―― [illegible] 掇2.404 乙[illegible]貞𠦪禾于[illegible] ―― 自口 甲1275 [illegible]𠦪年[illegible]

[illegible] 甲 2021 [illegible]
[illegible] 鄴 1.37.2 [illegible]
[illegible] 粹 16 [illegible]
[illegible] 鐵 216.1 [illegible]
[illegible] 佚 886 [illegible]

[illegible] 遺 393 [illegible]
[illegible] 續 1.31 [illegible]
[illegible] 寧 1.122 [illegible]
[illegible] 遺 668 [illegible]
[illegible] 後 上29.6 [illegible]

[illegible] 通四 [illegible]
[illegible] 續存 1947 [illegible]
[illegible] 甲 2903 [illegible]
[illegible] 甲 712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の卜辭は數百版に及び、稔穀の豐凶に對する關心の大な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ゐる。

(二) [illegible] 例へば「[illegible]」（前6.7.4）に於いては、雨の降らざるによつて受年の有無を卜してゐるから、祈雨は稔穀の豐穰のためであつて、次の如く自然神・高祖神及び祖神に行はれてゐる。

[illegible] 佚 40 [illegible]
[illegible] 乙 8689 [illegible]
[illegible] 佚 40 [illegible]
[illegible] 佚 40 [illegible]

[illegible] 南 明420 [illegible]
[illegible] 粹 15 [illegible]
[illegible] 佚 519 [illegible]
[illegible] 遺 923 [illegible]

[illegible] 京 3959 [illegible]
[illegible] 金 323 [illegible]
[illegible] 佚 986 [illegible]
[illegible]

詩經の雲漢に祈雨が「自郊徂宮、上下奠瘞」と郊祀及び廟祀に行はれてゐて、この「郊」は卜辭の[illegible]に自然神を配祀することに當り、「宮」は卜辭の上甲以下の祖神を廟祀することに當つて居り、從つて「上下」の上は上帝、下は祖神を謂ひ、卜辭習見の「[illegible]」はこの「上下」に外ならない。

(三) [illegible] 卜辭に「[illegible]」（前6.23.6）・「[illegible]」（後上16.9）の辭は習見であつて、掇1.425版には「[illegible]」とあるから、「[illegible]」は方國の來寇に當つて安泰を祈るものであり、之は又「[illegible]」（旬方）とも用ゐられて「[illegible]」（南坊2.97）・「[illegible]」（遺707）とも記されて居り、この[illegible]・[illegible]は次の如く上帝・自然神・先臣神・祖神に行はれてゐる。

[illegible] 鐵 51.4 [illegible]
[illegible] 寧 1.553 [illegible]
[illegible] 後 上19.3 [illegible]

[illegible] 戩 22.11 [illegible]
[illegible] 前 7.26.3 [illegible]
[illegible] 前 1.3.1 [illegible]

[illegible] 南 明77 [illegible]
[illegible] 甲 3152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を羅振王は「之」と釋してより、王國維（戩釋四一）・葉玉森（集釋一二六）・吳其昌（解詁三四）・唐蘭（天釋五五）は之に從つて居り、而して葉氏は「[illegible]」を「貞其求、句當讀斷」として、それ求むる高妣庚に之くを貞ふと訓み、又唐氏は「後編下一辭云、癸未卜貞兹夕又大雨兹知夕雨、同片云、于[illegible]夕又大雨、是[illegible]兹通用之証」と、「兹・[illegible]通用」としてゐる。然し葉氏の訓法によれば「[illegible]」は「それ求む[illegible]に[illegible]す」と訓まねばならず、その妥なることは言を要せず、又例へば「兹夕至[illegible]夕又大雨」（粹699）には兹と[illegible]とが區別されてゐるから唐説も亦非である。之に反して郭沫若は「[illegible]亦確是生字、作冊大鼎旣生霸字作[illegible]、其証、[illegible]生猶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也」（通釋三四）、又「[illegible]生者當是求生育之事」（粹釋三六）と、[illegible]を「生」として「產生」・「生育」の事と解し、胡厚宣は之に從つてゐる（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考一七）。全文の旣生霸の生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之を「生」と釋するのは妥當であるが、例へば「[illegible]」（遺30）の如く「王[illegible]」とあるから、[illegible]は王の長生を祈ることであつて生育の事ではない。然るに胡厚宣はこの辭を「求王生、當爲王求生之例語」と解してゐるが、「[illegible]」の用例が絕無であるから臆説に過ぎず、而して胡氏が斯くの如く解するのは次の如き用例があつて、この辭の[illegible]を童作賓の武丁の婦となす説に從つて婦となし、[illegible]を婦の事となすによるので

南 續1.80 [illegible]
南 續1.81 [illegible]

あるが、後述（殷代の社會組織）の如く[illegible]は武丁の婦ではなくして職名であり、この辭は[illegible]職に在る者が[illegible]を受けるか否か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つて、却つて[illegible]の長生である傍証をな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は王の長生を祈るものであつて、次の如く先妣に對してのみ行はれてゐる。

遺 30 [illegible]
拾 1.10 [illegible]

前 1.33.3 [illegible]
南 續1.172 [illegible]

後 上21.6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田は「[illegible]」（遺121）に於いては田獵の義であり、「[illegible]」（甲2603）の[illegible]地は田獵地であるから、これは田獵に於ける王の無恙乃至は收獲の多きを祈るものであり、「[illegible]」（粹851）・「[illegible]」（南輔130）は耕田の受年を祈るものである。

父甲 南 明646 [illegible]
南 明631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乙3325）の如く、「神祐」であつて、自然神・祖神に行はれてゐる。

[illegible] 佚 891 [illegible]
[illegible] 粹 1490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は「啓」と釋して居り（舉例上四五）、例へば「[illegible]」（早大會津會館所藏）と、「[illegible]」即ち盛[illegible]が祈られてゐて、之が[illegible]と對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天の啓開晴明を祈るものである。

甲 268 [illegible]
[illegible] 甲 2278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illegible]は牛であつて[illegible]は牛の繁殖を祈るものであらう。

祖庚 乙 8406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秋」の假借であるから（絡想）、[illegible]は秋のないことを祈るものであらう。

粹 933 [illegible] 甲 954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南明162）・「[illegible]」（寧3.31）と用ゐられてゐて、後述の如く殷の諸侯の一人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前5.1）の如く[illegible]方が[illegible]を戕傷するか否かを卜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の安泰を祈るものである。

祖乙 金 651 [illegible]

以上の如く[illegible]祀は祈年・祈雨・祈方・祈生・祈田・祈祐・祈晴・祈牛・祈秋・祈[illegible]について行はれて居り、就中「祈年」は全[illegible]祀卜辭の殆ど九割を占めてゐて、稔穀の豐凶に對する關心の大な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31) [illegible] [illegible]が王賓卜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前揭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祭儀名としての用例も次の如きに過ぎず、從つてこれらの用法は假借と考へられる。

福 26 [illegible] ―― 掇 1.391 ……[illegible]―― 粹 1072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 南 無24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の字釋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の「釋袞說」と孫詒讓の「釋希說」があり、羅振王（考釋中四三）・商承祚（佚釋一四三）・王襄（簠釋帝八）・葉玉森（集釋三一二）・吳其昌（解詁三一四）・孫海波（文編三六七）は前者に從ひ、郭沫若（通釋四一六）・唐蘭（天釋八四）・楊樹達（卜辭求義一七）は後者に從つてゐる。

釋袞說 王國維―說文袞古文省衣作[illegible]、卜辭中又有作[illegible]者、王君國維謂[illegible]亦袞字、其說甚確。（考釋中四三）

葉玉森―似[illegible]爲一字、應並釋求。（集釋三一二）

商承祚―[illegible]爲求、[illegible]爲[illegible]、此（佚8[illegible]）作求、于文義當讀[illegible]、乃筆誤。（佚釋一四三）

吳其昌―此以同一粤詞比較推之、而知[illegible]之決然無別。（解詁三一四）

右の如くこれらの諸家は[illegible]・[illegible]を一字となして居り、商氏は佚[illegible]版の[illegible]を[illegible]の筆誤としてゐる。

釋希說 孫詒讓―[illegible]爲古文[illegible]字、說文希部[illegible]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illegible]、此文略簡耳。（舉例上四六）

郭沫若―案此即說文[illegible]古文殺之殺字也、說文希下又云[illegible]古文希、其字一字、魏石經春秋蔡人之蔡、古文作[illegible]、左傳昭元年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illegible]、蓋以蔡若[illegible]爲[illegible]、而尚書[illegible]三苗、孟子引作殺三苗、說文[illegible]字下又引作[illegible]三苗、卜辭多見[illegible]字、或作[illegible]即爲祟、孫詒讓釋希、識其字而未明其通假之義、余曩已証知[illegible]等實爲一字、以脩豪獸希爲其本義、象形、用爲祟、[illegible]蔡殺者均其引伸若段借之義也。（金文餘釋之餘六一及通釋四一六）

郭沫若―當讀爲祟、卜辭云[illegible]者、與言不[illegible]同例、即莊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祟者是已、[illegible]祟同在脂部、又爾雅作[illegible]、釋文作肆、肆祟均齒頭音、許讀若弟者、蓋音之變、[illegible]之爲祟、猶蛇之爲它、有害於田圃、準古人艸居問蛇之例、此則問[illegible]之有亡、化而爲有祟不祟。（甲骨文字研究釋[illegible]）

楊樹達―按[illegible]爲殺之古文、與歲字音同、此假爲歲、此知祭名亦用假字也。（卜辭求義一七）

右の如く孫氏は[illegible]を說文の「希」となし、郭氏は希が殺・蔡・祟に假借されるとして「祟」とし、楊氏は祭名の用法を「歲」の假字となしてゐる。

[illegible]の用法には次の用例が習見であつて、(1)の用法は例へば「[illegible]」（乙4516）或は「[illegible]」（[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るから、之を祟と[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之を祟と釋する郭說は是であるが、(2)の用法は習見の「[illegible]」と類似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を[illegible]と一字乃至は筆誤としてゐる王・商說が是なるが如く考へられ、郭沫若はこの[illegible]について「年上一字確是求字、與他辭言[illegible]年者、字異而義同」（通釋三五九）として「求」となす說を承認して居り、而して右の[illegible]の林1.21.4の辭を「[illegible]」と、[illegible]宮に於いて年を[illegible]神に求むるものと解してゐる。然しながら次の例によれば

(1)
掇 1.109 [illegible]
林 2.3.5 [illegible]
乙 2589 [illegible]
甲 1222 [illegible]

(2)
寧 1.121 [illegible]
林 1.21.4 [illegible]
佚 389 [illegible]
續存 下132 [illegible]

佚387	[illegible]于𠂤
文367	[illegible]于[illegible]
甲2419	[illegible]于𠂤

[illegible]は神名ではなくして、[illegible]・[illegible]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匂」の假借であり、[illegible]于𠂤・[illegible]于[illegible]は𠂤・[illegible]に祈匄する意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を假に「求」とせば「雨(年)を求む 𠂤に祈匄す」となつて、文意に於いては通ずるけれども、この字釋は(1)の場合には通用しないから妥當ではなく、假に「祟」とせば「雨(年)に祟あり 𠂤に祈匄す」となつて、文意に於いて通ずるばかりではなく、この字釋は(1)の場合と一致し、而して「[illegible]」(鐵101)は又「[illegible]」(遺419)とも記されてゐて、[illegible]は[illegible](雨不足)を謂ひ、雨に祟ありて雨降らざるの意である。從つて、「[illegible]」は「雨に祟ありて雨降らず、𠂤神に祈匄する」の意であり、「[illegible]」は「祟禾于[illegible]」([illegible]は地名)である。

[illegible]は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と同義語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有[illegible]」は不吉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を「祟」の假借としてゐる

通別2.3	[illegible]
簠1609	[illegible]

郭說は妥當であつて、[illegible]は殺の古文[illegible]、𣏟の古文[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𣏟は脩豪獸の象形であつて、淮南子本經訓に「封豨脩蛇皆爲民害」とある豨であり、その民害を爲すことから引申して災害の義に用ゐられ、更に假借されて殺と用ゐられて說文は之を殺の古文とも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卜辭の用法は祟・災の義であり、祭儀名としては楊樹達が「[illegible]」の假字としてゐるが「[illegible]」(南[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は非であつて、祭に假借されてゐるから「祭」の假字であらう。

(32) [illegible] 第三期[illegible](佚125)・第五期[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牲首を薦むる祭儀としてより葉玉森(集釋一・五六)・吳其昌(解詁三續)・于省吾(騈枝三續)は之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王—象兩手薦牲首於且上、案周禮夏官小子職、掌珥于社稷、鄭司農曰、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又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觀此字知升首之祭殷已然矣、(考釋六八)

(33)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米(粹366)・[illegible](佚341)・[illegible](誠341)・[illegible](甲2262)に作られて居り、孫詒讓は「甲文木字又多作[illegible]」(名原上一五)と「木」と釋してゐるが、羅振王は「此字實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𦦨上騰之狀」(考釋中一六)と、「𡙇」としてより諸家は羅釋に從つてゐる。

𡙇は說文に「燒柴𡙇祭天也」とあり、又爾雅釋天・儀禮覲禮・禮記祭法に燔柴を祭天の祭儀として居り、而して卜辭に於いても[illegible]は外祭の祭儀とされてゐる。然るに祖神を祀るに[illegible]を用ゐてゐる例が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り、

[illegible](甲2915 續1.31 南明420 寧1.92 簠帝12 柏30 粹93.105 拾1.3 甲10 乙685 2113 甲387 南明612 外37)・[illegible](南明上275)・[illegible]十(甲921)・[illegible]己(續存1451)・[illegible](寧1.29 南明617 續存1433)・于Ⅰ(前1.11 戩2.2 續存下127)・大乙(戩2.2 遺668 甲10 [illegible] 南明533 續存1123 下933 外37)・大口(後上21.3 續存下753 外37)・大甲十(寧1 後上23.8 [illegible])

これは元來自然神に對して行はれる祈雨・祈年が、前述の如く祖神に對しても行は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つて、これらの[illegible]祀は外祭に於いて自然神に配祀して祖神を祀る場合のものであり、次の例に於いて自然神に配祀する場合、或は祈年の場合に、祖神に[illegible]を用ゐてゐるのはその明證である。從つて王賓卜辭の[illegible]祀(卜275 前1.21 南上125 [illegible])は宗廟に用ゐてゐるのではなく、外祭の[illegible]祀に王の臨御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

乙685	[illegible]
甲2915	[illegible]

(34)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前6.42.5)・[illegible](前[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illegible]」、余永梁は「[illegible]」と釋し、葉玉森は羅釋を非としてゐる。

羅振王—此从匕从肉、有諸汁在皿中、當即[illegible]字、从皿與从鬲同、(考釋中十六)

余永梁—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同誼、从皿與鼎同義、其與[illegible]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殷虚文字考)

葉玉森—羅釋[illegible]似于字形不合、(集釋六・三九)

之を[illegible]・[illegible]と釋するのは字形に合はず、[illegible]は[illegible](肉)・[illegible](匕)・[illegible](皿)に從ひ說文の[illegible]「[illegible]、小盂也、从皿宛聲」と一字であるから、これは「[illegible]」字であつて、祭儀としては小盂に肉汁を盛つて供する儀であらう。

(35) [illegible] 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王國維は「权」(戩釋三五)、商承祚は「示」(佚釋一四)、王襄は「祐」(簠釋帝三)、郭沫若は「祭」(粹釋三六一)と釋してゐる。この字は干・ヨ・水滴に從ひ、「勿[illegible]」(佚666)・「勿[illegible]」(乙2001)と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祖神の外に、「[illegible]」(續1.45 佚140 粹239 南明[illegible])と[illegible]にも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特定の祭儀ではなく、その字体からせば、「禰」字であつて「侑」の義であらう。

南明37 [illegible]	金28 [illegible]	續1.45 [illegible]	寧1.179 [illegible]
寧1.9 [illegible]	乙9960 [illegible]	粹237 [illegible]	南明134 [illegible]

(36) [illegible] この字は「[illegible]」(續1.27.3)・「[illegible]」(後上20.3)の例以外にはなく、王襄が「駾」と釋してゐる外には諸家字釋を闕いてゐる(簠釋帝三五)。記して後考に俟つ。

(37) [illegible] [illegible](粹386)・[illegible](前1.31.2)・[illegible](前1.35.6)に作られて居り、吳其昌は「[illegible]」、孫海波は「姬」と釋してゐる。

吳其昌—[illegible]爲殷代之祭名、但其制未聞、(解詁二四一)

孫海波—[illegible]字从臣从每即姬字、說文姬黃帝居、从女𦣞聲、此从每者、卜辭母每女三字無別、知姬字亦可以每作矣、(誠釋一六一)

鄴3.39.9版に「[illegible]」と[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があり、これは金文の姬字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と一字であつて、于省吾は之を姬としその从ふ所の[illegible]を櫛の象形となしてゐる(騈枝三續)。𦣞・每が通用されること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が「[illegible]」(林1.24.6 甲1333)に作られ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つて右の孫釋は妥當である。この「[illegible]」は、「[illegible]」(乙1279)・「[illegible]」(乙920)・「[illegible]」(粹792)と同文例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神名であり、神名としての用例はこれ以外にはないから、同聲の神名の假字であつて聲を以つて之を求むれば、「李」の假借である。

祭儀としての用例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先妣に對してのみ用ゐられて居り、[illegible]・[illegible]は後述の如く樂舞と考へられるから、[illegible]は女樂であらう。なほ後考に俟つ。

粹386	[illegible]	續1.25.2	[illegible]
前1.31.2	[illegible]	京5080	[illegible]

(38) [illegible] こ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illegible]二[illegible]」と「[illegible]二[illegible]」が並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は次の如く舞樂と考へられるから、「[illegible]二人」も亦同類であつて、後述(第三編)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は巫の假字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巫舞の義であらう。

續1.25.2	[illegible]	京5080	[illegible]	寧1.231	[illegible]

(39) [illegible] この字は又[illegible](甲549)・[illegible](寧1.231)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敲」、吳其昌は「毀」と釋してゐる。

羅振王—古金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者、與此畧同、从又持丨、殆象勺形、所以出納於敲中者、非从支也、(考釋中二八)

吳其昌—「毀二人」・「卯二宰」・「毀一人」・「卯一宰」對擧、則「毀」亦刑人以祭、(解詁二四一)

[illegible]は「[illegible]」(續1.25.2)・「[illegible]」(京5080)・「[illegible]」(前1.33.6)の如く、「人」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甲549)・「[illegible]」(寧1.231)の如く、羽舞の[illegible]と併稱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と等しく樂舞の類であり、「刑人以祭」としてゐる吳說は妥當ではない。

(40) [illegible] 第三期には[illegible](甲1790 遺646)・[illegible](甲2799)、第五期には[illegible](前4.20.6)・[illegible](卜712)・[illegible](前1.15.8)・[illegible](前4.20.2)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王は「烝」と釋してより陳邦懷(小箋一〇)・吳其昌(解詁四續七〇二)・葉玉森(集釋四・二六)が之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王—說文解字、烝火氣上行也、段先生曰、此烝之本誼、今卜辭从木从米在豆中、廾以進之、盂鼎與此同而省木、春秋繁露四祭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與卜辭从禾之旨正符、此爲烝之初誼、引申之而爲進、許書訓火氣上行亦引伸之誼、段君以爲本誼殆失之矣、(考釋中一五)

大盂鼎の「有柴[illegible]祀」の[illegible]は右の[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り、大師虘豆の「[illegible]」はこの省文であつて、金文家は之を「烝」としてゐるが、烝字は說文に「[illegible]」、石鼓文に「[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とは字形を異にして居り、且つ烝祭は爾雅釋天・禮記祭統には冬祭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一月(甲3069)・四月(庫1280)・五月(明825)・十月(後[illegible])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必ずしも冬祭ではなく、從つて[illegible]を烝と釋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右の字体を見る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從つてゐて、上掲例を比較せば[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が固定化して一字と成つたことが解り、從つて[illegible]字は「豆米を登薦する」の義であつて前述の「[illegible]」の繁文である。

遺646	[illegible]	甲899	[illegible]	甲2799	[illegible]
粹909	[illegible]	甲3069	[illegible]	鄴3.42.7	[illegible]
甲903	[illegible]	佚877	[illegible]	粹269	[illegible]

(41) [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は「[illegible]」(擧例上[illegible])・「它」(名原上一三)、羅振王は「勺」(考釋中六)、王國維は「旬」(戩釋四九)と釋して居り、諸家は王說に

從つてゐる。その祭儀として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が、その意義について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戩215 [illegible]　乙5783 [illegible]　林1.14.5 [illegible]　甲3442 [illegible]
前1.33.5 [illegible]　鉄151.2 [illegible]　文114 [illegible]　庫172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又品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振玉が「品」と釋してより（考釋中五八）諸家之に從ひ、祭儀としては陳直（殷契賸義二）・于省吾（駢枝三續釋品）が「籩豆之祭」としてゐる。

陳直ー卜辭有品祭、於古無徵、案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褻用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云々）、卜辭品祭疑爲籩豆之祭、

卜辭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又「品司」（殷曆譜祀譜二）・「品[illegible]」・「品[illegible]」・「[illegible]品」と用ゐる。

前5.31.4 [illegible]　全124 [illegible]
前1.23.3 [illegible]　甲3588 [illegible]
後下11.3 [illegible]　粹112 [illegible]

(43) [illegible]　これは「[illegible]」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illegible]祀の祭儀の「[illegible]」の異文であらう。

(44) [illegible]　これは「[illegible]」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く、羅振玉は「熊」（考釋中三〇）と釋してゐる。何の假字か後考に俟つ。

(45) [illegible]　次の用例によれば[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り、孫詒讓は「陵」（舉例下四六）、葉玉森は「陵」（集釋五・二〇）と釋してゐるが、金文には陵字が「[illegible]」（陵敦）に、夷字が「[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葉釋が妥當である。祭儀名としては葉氏は次の如く

乙3419 [illegible]　鉄249.1 [illegible]　乙7490 [illegible]
乙3469 [illegible]　鉄199.3 [illegible]　後下26.4 [illegible]

葉玉森ー陵二人猶言羊十人・羊五人、羊即羊方、殆並用以代牲者、（集釋五・二〇）

と、人牲として居り、これは葉氏の所謂「羊十人」が「[illegible]十人」であつて之を「[illegible]方の俘十人」と解して人牲とし、而して「陵二人」は之と同文例であるから「陵方の俘二人」として人牲となすのであるが、「[illegible]十人」の人牲で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の說は非である。次の辭を比較せば「[illegible]二ク」が「[illegible]二ク」に當つて居り、[illegible]は前記の如く巫舞と考へられるから、この[illegible]も亦樂舞の名であらう。

前1.35.6 [illegible]（前6.33）
京5080 [illegible]

(46) [illegible]　次の如く「[illegible]」と記されて居り、これは「[illegible]」（前2.23.3）と同例であ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り、[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前6.22.2）と用ゐられてゐて、之は第三期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る。然し[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前6.23 [illegible]
續2.1.7 [illegible]
林2.19.9 [illegible]

(47) [illegible]　[illegible]の異体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これら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この字を商承祚が「[illegible]」と同字として「燕」と釋してより（類編四・十二）、王襄（類纂正編四・十七）・郭沫若（粹編考釋五三）・孫海波（文編三・三九）・楊樹達（卜辭求義一頁）は之に從つてゐる。然るに葉玉森は前6.43.6版に「[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が連文をなしてゐるとして之を異字となして居り（集釋）、葉氏の指摘してゐる版には「[illegible]」とあり、[illegible]・[illegible]が一辭中に記されてゐる例にはなほ次のものがあつて、之を連文となすのは誤であるがこの二字を異字となすのは是である。

京4810 [illegible]　林1.20.16 [illegible]　粹212 [illegible]
京4811 [illegible]　林2.19.12 [illegible]　京4816 [illegible]
續4.28.3 [illegible]　南輔2.96 [illegible]　甲2436 [illegible]
南輔2.96 [illegible]　續文考古 [illegible]　明1931 [illegible]　となすのは是である。

[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祝・[illegible]祀に於いて「[illegible]」とトされて居り、之は又「[illegible]」（甲2764）とあ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の義であつて、「[illegible]」については、吉不吉を貞ふものであり、

前4.51.1 [illegible]　續4.44.7 [illegible]
佚384 [illegible]　佚43 [illegible]

而して「王[illegible]」の用例が習見であるから王の行ふ祭儀であつて、その字形の[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は臺上に舞する貌であるから、王自ら舞する祭儀であり、[illegible]は祭祀に於いて王が舞することの吉否を貞ふものである。[illegible]にはなほ次の用例がある。

續3.26.7 [illegible]（前2.22.3 金630 福7 庫1630 簠典108 南明79）　粹537 [illegible]（粹537）

(48) [illegible]　[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が通用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孫詒讓は[illegible]を「雚」、羅振玉は[illegible]を[illegible]の省文として「雚」と釋し、商承祚（佚釋三七）・郭沫若（粹釋一四七）・胡光煒（文例）・葉玉森（集釋一・七）・楊樹達（卜辭求義二七）は「雚」とす。

後上66 [illegible]　粹432 [illegible]　佚680 [illegible]　後下6.1 [illegible]　南明593 [illegible]
後下12.16 [illegible]　續1.33.4 [illegible]　甲3520 [illegible]　甲2316 [illegible]　南輔72 [illegible]

孫詒讓ー說文萑部雚[illegible]、从隹从[illegible]、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是也、（舉例下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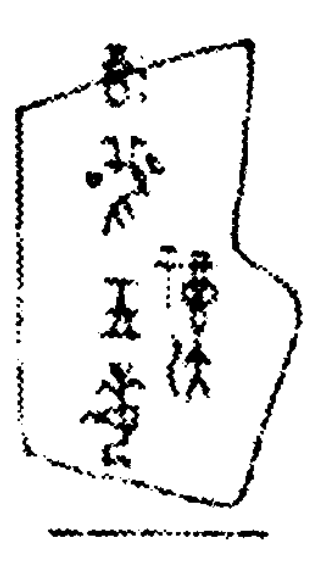
羅振玉ー說文解字雚小爵也、从萑吅聲、卜辭或省吅、借爲觀字、此字之形與許書訓[illegible]屬之萑字似、然由其文辭觀之則否矣（考釋）

卜辭上の意義としては羅氏は右の如く「借爲觀」とし、胡光煒は次の如く「觀」となし楊樹達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葉玉森は之を非として「釋風仍未安耳」（集釋一・七）としてゐる。

胡光煒ー周禮大宗師風師作飌師、飌本止作雚、傳者恐人不識、故于其旁注風、後寫者誤將注文與本字合書、遂成飌字、今以卜辭証之、古本有以雚爲風之例也、

[illegible]字の「[illegible]」（甲1850）・「[illegible]」（庫1770）の用法は「觀」を以つては解し得ず、又「王[illegible]」（後下6.6）・「[illegible]」（佚680）の用法は「觀」を以つては解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い。[illegible]・[illegible]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の用法が習見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粹537）は次の版には「[illegible]」と記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祼」字であるから、この[illegible]は當に「灌」と解して「大乙に祼す酒灌す王悔あるか」と訓むべきであり、從つて祭儀の[illegible]・[illegible]は「灌」である。なほ「[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も灌の意であるが、これは次節（[illegible]）に詳述する。

甲1850



(49) [illegible]　[illegible]を羅振玉は「血」と釋し「說文解字、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此从○者血在皿中、側視之則爲一、俯視之則成○矣」（考釋中三）としてゐる。卜辭に於いては多く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て（前2.6.3 4.33.3 明1330 續6.16 甲26 京3274）、祭祀卜辭には

「[illegible]」の一例以外にはない。この「[illegible]」は「血[illegible]」とも考へられるが、例へば「[illegible]」（後）の[illegible]が地名（前2.45.1 佚113）であるのと同例であるから、この[illegible]も亦地名であらう。

(50) [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は「征」、羅振玉は「延」、王襄は「延延古通」として居り、諸家之に從つて征・延と釋してゐる。

孫詒讓ー說文辵部延行也、从辵正聲、或作征、从彳、此與說文或体同、但以𠂤爲正、字畫微省耳（舉例下二〇）

羅振玉ー延說文解字延步延延也、从廴从止、師遽敦及孟鼎作[illegible]、與卜辭同、（考釋中六七）

王襄ー古延字、孫仲容先生云、延延相通、說文古籀補收下收入延字、（類纂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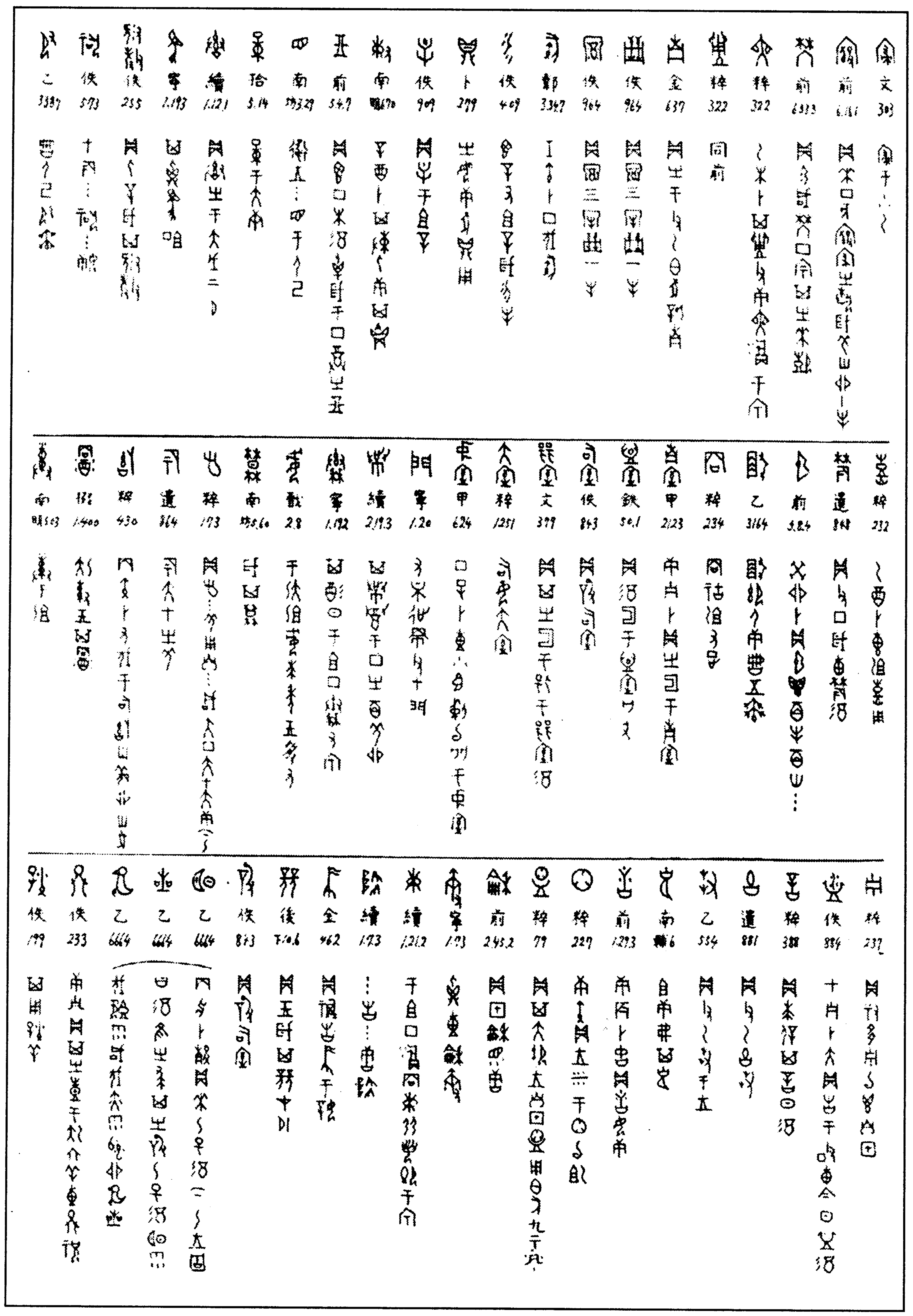
卜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佚390）は「[illegible]」（前3.26.4）、又「[illegible]」（通別2.22）は「[illegible]」（續2）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往）と同義であり、而して之が祭祀用語として用ゐられる場合は「往きて祀る」の義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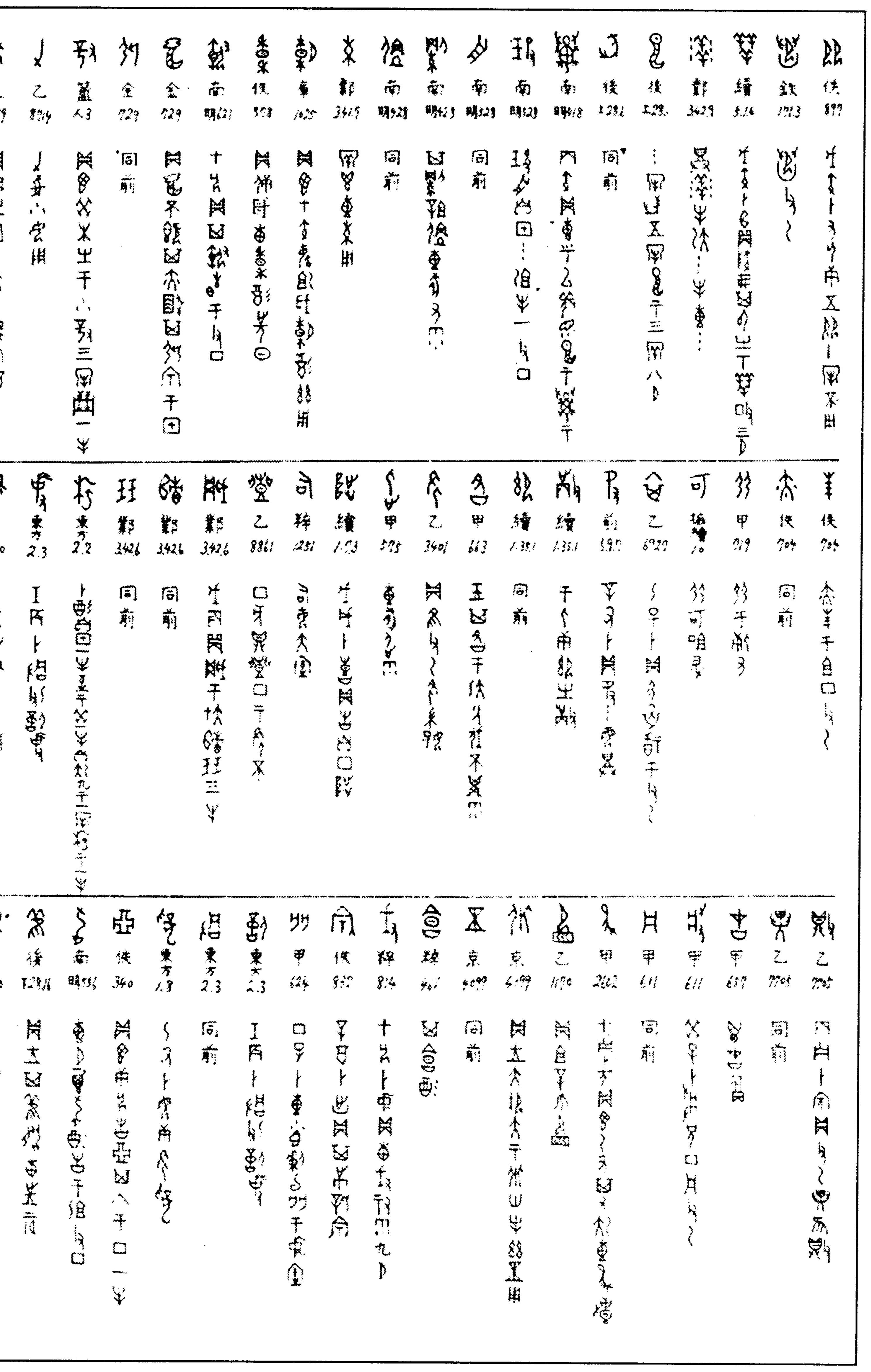
乙44 [illegible]　前1.11.7 [illegible]　前6.23 [illegible]
續2.28.3 [illegible]　庫1220 [illegible]　文432 [illegible]

第三節　其他の祭儀

五祀卜辭・王賓卜辭上の祭祀用語によつて内祭の祭儀の大略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が、これ以外の祭祀卜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用語にはなほ次の如きものがある。

[illegible] 後下8.2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113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上25.5 [illegible]
[illegible] 文447 [illegible]
[illegible] 粹161 [illegible]
[illegible] 粹541 [illegible]
[illegible] 甲641 [illegible]
[illegible] 粹282 [illegible]
[illegible] 遺637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上31.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387 [illegible]
[illegible] 佚126 [illegible]
[illegible] 前3.23 [illegible]
[illegible] 甲3374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468 [illegible]
[illegible] 粹374 [illegible]
[illegible] 卜235 [illegible]
[illegible] 粹239 [illegible]





右の字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ことは稍々煩瑣に失するから、二・三の重要なものについて次に詳述する。

第一項　卸祀

卸・卸字は最も習見であってその用例は五百版を超えて居り、之を孫詒讓は「紹」、羅振玉は「御」と釋し、王國維（釋𢦏）・葉玉森（集釋一・八）・王襄（類纂正編二・五）・明義士（柏釋二・七）・郭沫若（通釋一二一）・吳其昌（解詁續二三）・聞宥（殷虛文字孳乳研究）・楊樹達（甲文說一八）は羅釋に從ってゐる。

孫詒讓－以字形攷之、當爲从卩从糸、疑紹之省。（舉例二・一五）

羅振玉－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古文作馭、从又从馬、此从彳从卸、卸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考釋中七〇）

「御」字は[illegible]には「[illegible]」、頌敦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卜辭の「[illegible]」（續5.25.9）・「[illegible]」（京4317）・「[illegible]」（後下12.9）の繁文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續5.25.9）は「卸」（前5.11.7 後下9.16 後下29.9 甲3539）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卸を御と釋する羅說は妥當であるが、但だその溯義については聞宥が羅說を修正して「8實不象馬策、8與卩體析離、亦無特意、此午實爲聲、卩象人跪而迎迓形、彳示道也、迎迓于道是爲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殷虛文字孳乳研究）としてゐる。

祭祀用語としての意義については王國維が說文の「禦祀也」とし、葉玉森・王襄・明義士・郭沫若・吳其昌・胡厚宣はこれに從ってゐるが、吳其昌は「進食享養」の義とし、聞宥・董作賓は「迎尸」となし、楊樹達は「攘除の祀」してゐる。

王國維－假爲禦字、說文禦祀也、（戩釋一二）

吳其昌－「御亦養也」（左昭廿九御龍氏服虔注）「御享也」（孟子梁王御于家邦趙注）「御進食也」（左襄廿八御者知之杜預注）而祭祀之誼、亦本不過進食以享養先人、（解詁續一二）

聞宥－卜辭所出御字多言迎尸之事、積久則爲祭之專名、（同）

董作賓－御必有爲尸之意、（斷代研究例三八二）

楊樹達－佚存一八一甲片、「丁丑卜方貞子雝其卸王于丁妻二妣己[illegible]羊三犬十」、戩壽堂七・一六「卸婦鼠子于妣己」、此蓋王與婦鼠子有疾或他不幸之事、祀于丁與妣己以攘除之也、（甲文說上一八）

禦字は禦乍父己鼎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illegible]」（文312 鄴3378）はこれと一字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鐵244.2）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卸を「禦」としてゐる王說は至確である。卸祀は自然神（續1.39.9 摭續19 粹20）・高祖神（粹20 乙4472 摭續7）・先

臣神（林1.3.6）・祖神（林1.21.9 佚873 續1.38.2）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一般的な祭祀であって、その目的は略々次の三類に要約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一、王・王[illegible]・王[illegible]のための卸祀……（例）前3.22.4 [illegible]・乙842 [illegible]・乙4492 [illegible]

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のための卸祀……（例）林1.22.11 [illegible]・鐵242 [illegible]・甲3078 [illegible]

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のための卸祀……（例）乙6344 [illegible]・[illegible]1634 [illegible]・鐵14.3 [illegible]

これらの目的を明かにせば卸祀の意義が自ら明瞭となるから、次にこれ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一) 卸太　「卸太」（前3.22.4 續1.5.3 佚181 甲901 3201 乙1098 摭續64 京3081）は又「卸太[illegible]」、「卸太[illegible]」、「卸太[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

粹100 [illegible]　乙4492 [illegible]

乙842 [illegible]　乙4720 [illegible]

京3052 [illegible]

卸太は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王[illegible]について卸祀することであって、王[illegible]は王[illegible]であり、王[illegible]は王[illegible]でその實質は方國の來寇と疾病であり（[illegible]）[illegible]の假字であり、[illegible]字でその字音は[illegible]と等しい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の假字であり、王[illegible]は「[illegible]」（乙3018）が「[illegible]」（乙960）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太[illegible]の省略であって王の眼疾であり、卸太は王[illegible]・王疾のために卸祀するものである。

(二) 卸[illegible]　「卸[illegible]」・「卸[illegible]」・「卸某」の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って、「卸[illegible]」は又「卸[illegible]」、

(1) [illegible]　林1.22.11 [illegible]・乙6425 [illegible]・乙3661 [illegible]・乙6426 [illegible]・[illegible]柏9 [illegible]・[illegible]簠帝239 [illegible]・[illegible]前1.33.9 [illegible]

(2) [illegible]　鐵124.2 [illegible]・前1.19.6 [illegible]・後上22.6 [illegible]・後下11.10 [illegible]・乙3401 [illegible]・卜288 [illegible]・前6.19.5 [illegible]

(3) [illegible]　鐵145.3 [illegible]・甲3078 [illegible]・京712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續1.46.6 [illegible]・前1.24.2 [illegible]・林1.12.4 [illegible]

「卸[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あ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卸祀するものであり、[illegible]辭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後下5.24）と、[illegible]に[illegible]・[illegible]のあることが記

されてゐるから、子獲の𡆥・疒について寧祀するものであり、「寧某」は地誌に、「貞寧日月出疒」（前2.22）、「貞〓日月出疒」（林2.24）、「貞〓告吳疒于口〓」（續1.49.6）とあるから、〓・〓・吳の疒について寧祀するものである。從ってこ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寧祀は𡆥・疒・〓のために行はれてゐて（一）の場合と同樣である。

（三）寧𡆥　この類に屬するものには次の如き例があり、𡆥・〓・且は「尤」の假字、疒は「疾」であって疒〓は疾齒、疒〓は疾腹、疒止は疾足、〓字は身字であり、〓・〓は「秋」の假字、水は「大水」、〓は「穀熟」であって〓・〓・〓・〓・〓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こ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寧祀は𡆥・疒・〓も及び大水・穀熟のために行はれてゐる。

寧𡆥	乙690	貞寧𡆥于自〓
	後2.23.9	貞寧〓于〓
	鐵36.1	癸〓卜五寧〓〓
寧疒	前1.25.1	貞疒〓寧于〓
	乙4560	貞寧疒〓于〓〓
	庫92	貞疒止寧于〓己
寧〓	乙6344	貞寧〓于〓
	乙6733	貞寧〓（于）〓〓
	續6.16.5	貞〓于寧〓于〓…
	京937	…寧〓
寧水	鐵14.3	寧水于〓〓
	鐵99.4	〓〓卜寧水于…
寧〓	庫1634	貞寧〓于〓〓
	續2.98	寧〓
寧〓	鐵25.2	貞〓寧〓于〓〓
寧〓	乙4603	寧〓于〓〓
寧〓	乙6289	貞寧〓于〓〓
寧〓	前3.49.4	貞寧〓于〓〓
寧〓	前1.39.2	貞寧〓于〓口

以上の三類の用例に見るが如く寧祀は𡆥・疒・〓のために行はれるものであって、王・〓・子・諸臣のそれについて寧祀が行はれて居り、又大水・穀熟についても行はれてゐる。爾雅に「〓禦也」とあり、從って寧祀はこれらの害悪の禁禦を祈る祭祀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第二項　人牲說の檢討

殷に「人牲」が用ゐられたとする說があり、これは卜辭の〓・〓・𠬝・〓・〓・俘・〓・〓・〓・〓を人牲と解するに據るものであって、その說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吳其昌―殷代人祭之確證、則在甲骨、前編卷一頁十八片四、其文如下、「丁酉卜貞王賓武丁伐三十人卯六宰鬯六卣亡尤」、以伐三十人、卯六宰對舉、則此人與宰之地位必相等、而伐與卯之意思必相同、卯之意義爲殺、已經羅

王諸先生所考定、而爲古史學者所公認、卯宰與伐人並舉以祭先公先王、則伐人之爲殺人、意義了然矣（清華週刊殷代人祭考）

（〓）董作賓―卜辭有〓字、近時董作賓復改從孫釋、用牲之例解爲人牲、（郭沫若著古代銘刻彙考續編）

陳夢家―羌應是俘獲的活羌、……「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可見羌與宰牛同屬於犧牲、……常以羌族之人爲人牲（卜辭綜述二八〇〜二八二）

（𠬝）葉玉森―𠬝即艮乃服之古文、當與〓、〓爲同字、从〓與从〓同、前編七卷二葉、廿二葉並言俘𠬝某國（前7.2 貞〓〓〓〓 前7.22 貞〓〓〓〓）則此言用𠬝用二𠬝（拾4.13「用二𠬝」をいふ）、或即俘𠬝之人、僇以代牲耶、（前釋一三）

郭沫若―「戊辰卜又𠬝妣己一女妣庚一女」（粹720）に釋して「又𠬝者以俘爲牲、而言「一女」、明所用乃是女奴」とし、又「癸未卜〓妣庚伐廿鬯廿宰𠬝三〓」（通別2）に釋して「𠬝服也義同俘、與宰鬯並舉、乃用人爲牲」とし、或は「貞〓來〓」（粹2〓）に釋して「知〓𠬝者言禦婦以俘也」としてゐる。

（〓）郭沫若―「乙巳自祖乙〓〓〓〓大」（粹318）に釋して「妾乃女奴、蓋謂以女奴爲牲」とし、又「王其〓母戊一〓〓〓」（粹380）に釋して「郭舊釋〓、殆係人牲」としてゐる。

（〓）明義士―「乙丑卜王出三〓于父乙三月」（柏2）に釋して「按从〓象繩索、从〓象人跽、背其二臂、爲繩索所繫之形、卜辭中人頭上著索形者爲奚奴字、以示其爲俘虜也、如奚之作〓是也、前編一・一六・五「酒萑三口御小宰三宰又〓二」二〓與三宰用於小宰、則〓如非俘虜、最低限度亦當爲待刑戮之罪人、方可與牲同爲祭品也、前編六・一九・二「壬子口貞餓我〓不足」、則爲感覺〓不足、而卜之刻辭、則〓於祭祀上既不足、其爲俘虜來可知矣、予意〓・〓・〓乃一字、爲俘虜品之用作犧牲者、故本片用三〓祭於父乙也、」としてゐる。

（〓）于省吾―「貞小母〓〓」（前1.33）に釋して「釋詁矢陳也、矢奚謂陳列奚奴以祭、以人爲牲」（駢枝三續釋〓）

（〓）葉玉森―「小辛三宰又〓二」（前1.43）に釋して「象索繫子或女之首、反繫其手、臨以斧鉞之形、疑即古文繫字、本辭云三宰又繫二者、疑三宰而外又繫二牲備用、或二繫即所俘之寇與宰並用、戮人以祭也、（前釋一・二）」としてゐる。

（子）葉玉森―俘〓並俘省、其所从之子〓爲孚省、卜辭有若干子字、或作〓〓〓決其非巳者、〓並讀爲俘、乃俘之又省也、曰子某或某子、某字即被俘者之地名、或國名、「貞〓子〓之于祖乙」、即命以〓之俘虜獻祖乙廟、（前釋一・九〇）

（俘）葉玉森―「俘于母辛〓酒」（前1.30）に釋して「疑卜辭之俘與俘爲一字、本辭俘于母辛上有闕文、殆爲之俘猶云獻俘」（前釋一・二三）

（〓）葉玉森―「〓〓〓于妣乙」（前1.38）に釋して「卜辭中之〓字、諸家釋好、當無異言、惟以讀各辭、每感窒礙、謂〓爲俘之變體、猶〓之作〓、从人者或純爲男性、或不分男女性、从女者則純爲女性、歸好即歸俘、猶經言齊人來歸衛俘也、（左傳莊六年）本辭御爲祭名、蓋以來歸之女俘獻于妣己廟也、殷代用來歸之俘獻于祖廟、僇以祭祖也」とす。（前釋一・二四）

（〓）郭沫若―「〓〓于〓」（粹31）に釋して「當是以人爲牲」としてゐる（粹釋三一）。

（〓）吳其昌―「辰卜貞…宜妣庚…二…〓一人…一宰」（前1.35.4）に釋して「〓二人・卯二宰、〓一人・卯一宰對舉、則〓亦刑人以祭、刑人而謂之〓者、殆即金文中之〓、經典中之數、宗周鐘〓伐其至、不〓〓女及戎大〓數、詩閟宮數商之旅、常武鋪敦淮濆、諸〓數字、蓋皆從此〓字衍出者、又〓伐同義、故疑此即伐二人・伐一人之異撰矣（解詁二一二）

（〓）葉玉森―「貞王〓…〓二人…」（前4.33）に釋して「陵二人猶言羊十人・羊五人、羊即羊方、殆並用以代牲者」とす（集釋五三〇）

斯くの如く用語の解釋から人牲の存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居り、これは例へば左傳に「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昭公十年）の如く、春秋時に人牲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古代の殷代にも行はれたとの推測に本づくものであらうが、果してこれらの說は妥當であらうか。次にこれを檢討する。

（〓・〓について）

〓は干舞、〓は羽舞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例へば「今夕用三百〓于口」（下24.5）・「三百〓于口」（佚590）の如く口（〓〓）に三百〓を用ゐて居り、これが人牲ならば信に殘酷野蠻と謂はねばならない。商承祚も亦吳說に反對してゐる。

宗統觀卜辭之伐人、或省稱曰伐、若謂用人而祭、由二人至三十人、無乃殘酷太甚、商世行政百官俱備、不能仍謂爲野蠻時期、邾之用鄫子、楚之用隱太子、乃對待敵人之殘暴行爲、不能視爲習尚也。（佚釋二〇）

（𠬝について）

𠬝を羅振玉は「艮」、王襄は「抑」（簠釋帝一九七）と釋して居り、葉玉森（集釋）・商承祚（類編二九）・吳其昌（解詁三三四）・郭沫若（粹釋七二〇）・唐蘭（天釋四八）・孫海波（文釋五一〇）・楊樹達（卜辭求義三八）は羅釋に從ってゐる。

羅振玉―說文解字艮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節也、此象以又按跽人、與印从爪从卩同意、孟鼎服字作〓、𣪘尊作〓、並从〓與此同、（考釋中五九）

服字は周公𣪘に「〓」に作られてゐて卜辭の「〓」（林1.29.5）は之と一字であり、𠬝を「艮」と釋する羅說は至確である。葉玉森は前記の如く𠬝・〓を一字としてゐるが、「不〓𠬝」（林1.26.5）の如くこの兩者が異字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は非である。𠬝字の意義については前記の如く葉・郭二氏が「俘」として人牲となす外には、吳其昌が「牲を代刑する」義とし、楊樹達は「副」と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吳其昌―蓋艮雖本爲刑人之義、其後亦得引申通假以稱刑牲也、（解詁三三四）

楊樹達―按艮字當讀爲副、艮聲畐聲音同字通、副或作〓服、是其證也、（卜辭求義三八）

例へば「〓〓」（摭2.??）が「〓〓」（甲1）に、「〓〓」（前5.11）が「〓〓」（習）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は〓と一字であって、「〓𠬝」（庫1??）が「冊𠬝」（京2941）と、「冊〓己𠬝」（乙3387）が「〓〓〓〓」（粹??）と記されてゐる。〓は〓・〓と通用されてゐて、例へば「〓〓」（菁6）が「〓〓」（乙183）に、「出于〓〓」（乙1916）が「出于〓〓」（甲46）・「貞王〓〓〓」（後2.19）に作られて居り、この妣名の上の〓・〓は「婦」の假字であるから（第一章第二節）〓即ち𠬝の字音は「婦」であり、而して之は𠬝即ち艮が房六切であ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次に𠬝の用法を見るに數詞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て、三𠬝・十𠬝・𠬝二人・𠬝〓二・𠬝一〓と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こ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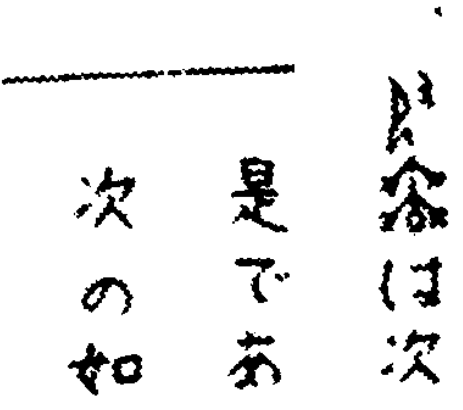
庫1851	寧于〓〓三𠬝	前5.29.5	寧〓于口𠬝〓二	粹720	〓丙〓𠬝〓己一〓〓〓一〓
明1925	冊一𠬝（乙2423）	佚218	冊𠬝二〓	乙1670	貞…〓〓〓出〓〓一于〓〓

の如くであって、「𠬝〓」（前1.34.9、乙3387・5265、摭2.303、天68、遺1、文540、續補7269）の用語は習見であり、「出𠬝于〓〓」が「出于〓十〓〓〓〓」と

前1.34.9	寧于〓〓己〓二牡冊𠬝〓	乙2491	貞〓冊〓〓𠬝一〓〓〓	乙5386	出𠬝于〓〓
遺1	〓于〓〓己出〓冊三〓〓〓〓	乙6732	貞〓〓〓〓出〓于〓〓〓冊𠬝三〓〓	乙7750	貞出于〓十〓〓〓〓

も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右の「冊一𠬝」・「冊𠬝二〓」は「冊三〓〓」・「冊𠬝三〓」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𠬝幾人は〓を行ふことが解り、𠬝〓は次の版に「〓〓」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は〓であって、柯昌濟が〓を「舞」と釋してゐるのは

乙2181



是であり（補釋）、從って𠬝は冊（冊告）に當って𠬝幾人をして舞せしむることである。〓は〓作父己鼎には次の如く「二〓歲と遣とをして裸してここに〓せしむ」とあり、右の如く𠬝は〓と通用の字である

〓作父己鼎―〓作〓〓祖乙妣乙祖己妣癸〓〓禮二〓〓與遣裸于〓 ― からこの二〓は卜辭の𠬝二

人に當り、而して銘文は二巫の名を記して咸・蟲として居り、咸は巫名として習見のものであるから二巫は二巫であり、従つて[illegible]二人は巫二人に外ならず、[illegible]は巫の假字である。[illegible]が「俘」の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卜辭には絶無であり、之を俘虜を人牲となすものとしてゐる葉・郭二氏の説は固より臆説に過ぎず、又これを牲を伐刑する義としてゐる吳説、及び副と讀んでゐる楊説も亦非である。

（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

妻を孫詒讓は「妾」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従つて異説がなく、郭沫若は「妾乃女奴、蓋謂以女奴爲牲」（通釋三八）としてゐる。

孫詒讓―説文䇂部妾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䇂女、此从䇂省字例同、（舉例下廿九）

然るに次の用例によれば「于I妻」が「于I㞢」、「五下妻」が「五下㞢」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于I妻」は又「于I[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妻は㞢・[illegible]と通用の字であり、「[illegible]妻」（乙5399）が又「[illegible]妻」（乙5399）に作られてゐて、妻は㞢（婦）・[illegible]と同聲通假の字である。而して(1)の用法は㞢・[illegible]即ち婦の義であつてこれより引申して後世之を「妾」とするものであり、(2)の用法の「于五下妻」、「于[illegible]妻」は「王亥の妻」、「[illegible]の妻」ではなくして、「五下に妻す」、「[illegible]に妻す」であることは「[illegible]米于五下[illegible]」、「[illegible]」（粹[illegible]）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り、妻・㞢は[illegible]と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に於いては[illegible]舞を用ゐることに外ならない。

(1) 續1.61 㞢于I妻
甲460 㞢I[illegible]
乙1116 㞢于I[illegible]

(2) 鐵246.2 于五下妻
乙6404 [illegible]米于五下[illegible]
後上6.3 [illegible]于[illegible]妻
南明443 [illegible]

右の「卜于[illegible]妻」は又「[illegible]米于[illegible]」（後上23.4）と記されてゐて妻は[illegible]に當り、而して[illegible]は例へば「三[illegible]」（掇2.400）・「[illegible]」（粹387）・「[illegible]」（續存5745）と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れは[illegible]が「三[illegible]」（乙2375）・「[illegible]」（乙8585）・「[illegible]」（後5.72）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と同例であつて[illegible]も亦[illegible]の義である。又「三[illegible]」・「[illegible]」は「五[illegible]」（佚877）・「[illegible]」（乙2210）と記されてゐて[illegible]も亦[illegible]の義であり、「[illegible]王[illegible]」（京5080）の[illegible]も「三[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妻は㞢・[illegible]と通假の字であつて、卜辭に於いては妣名上に用ゐられて「婦」、祭儀として巫舞の義に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の繁文・異体とし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これらの用例に於いて女奴として人牲とされてゐると解し得るものが絶無であるから、郭沫若の妻・[illegible]を「人牲」とする説は妥當ではない。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

これらを明義士・于省吾・葉玉森が人牲と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らの字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明義士は「人頭上着索形者、爲奚奴字」（柏釋八）と「奚」と釋す。

王襄は「奚」と註す（簠釋帝三）。

羅振王は「説文解字奚大腹也、予意罪隸爲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从女也」（考釋中三）と奚と釋し、葉玉森（集釋一三五）・于省吾（雙劍誃殷栔駢枝三編）は之に從ひ、吳其昌は「象以手爪捕一女子之狀、當亦爲俘虜之屬」（解詁二六）とす。

羅振王は「奚」（同前）、商承祚は「奚之異体」（類編）、明義士は「如非俘虜、最低限度亦當爲待戮之罪人」（柏釋八）、王襄は「奚戊」（簠釋人名）、郭沫若は「[illegible]」（粹釋三八）・「以罪隸爲本義」（通釋四五）、葉玉森は「繫」（集釋一七）としてゐる。

右の如くこれらを罪隸或は俘虜を拘繫する象形とし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は罪人・俘虜・奚奴を人牲とするものと解するのである。然し卜辭上の用法には原義に於いて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く、例へば次の二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又「[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人名の[illegible]と對擧されてゐるから人名であり、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京4355・前2.33・甲2.03版に於いては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従つて祭祀用語としての用法も必ずしも原義に於い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ではなく、その用例が次の如く僅かに數例に過ぎないことも亦假借的用法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乙9741 [illegible]
乙6733 [illegible]

右の如く[illegible]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の異文であ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も亦異文に外ならず、而して[illegible]が又[illegible]（甲[illegible]）に、[illegible]が又[illegible]（前6.19.2）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に從へば[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り、從つて次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も亦異文である。

柏8 [illegible]
甲2393 [illegible]
續2.13 [illegible]
佚133 [illegible]
後1.33 [illegible]
粹396 [illegible]
南明623 [illegible]
寧1.186 [illegible]
寧1.179 [illegible]
粹1208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寧1.79）と用ゐられてゐて、同版上に「[illegible]」と又「[illegible]」と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續存1744版には

「[illegible]」と「[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て、「[illegible]」（林1.26.1、甲1333）が「[illegible]」（京4493、甲1265）と記されてゐる例によれば「[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は同字であり、従つて[illegible]の字音は「[illegible]」である。又[illegible]は同版上に「[illegible]」と又「[illegible]」と記されてゐ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るから（綜類[illegible]）[illegible]の字音は「[illegible]」であり、[illegible]・[illegible]は同聲であ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聲である。次の用例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が[illegible]の假字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聲の[illegible]・[illegible]及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即ち巫の假字に外ならない。従つてこれらの字音は母・[illegible]・巫であつて、その字形と相待つてこれらの字は「[illegible]」の象形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續存1787 [illegible]
後下7.12 [illegible]
甲2278 [illegible]
粹720 [illegible]
柏8 [illegible]
文303 [illegible]
庫1841 [illegible]

之を要する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つて「[illegible]」の象形であり、人名・地名に用ゐられて居り、祭祀用語としては巫の假字であつて、俘虜を人牲と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

葉玉森は前記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人牲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illegible]」（後下7.10）・「[illegible]」（前1.38.3）の[illegible]は禍の禁禦を父乙に祈るものであつて之を人牲となすものではない。又[illegible]は大盂鼎・宗周鐘の「保」と一字であつて「保」字であり、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れらの辭はいづれも「保」を以て解し得るのであつて、「[illegible]に保あるか」、「[illegible]に保あるか」、「大甲は[illegible]を保するか」、「伊尹は我が使を保するか」、「[illegible]は王を保するか」であり、加護保護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林1.35 [illegible]
庫1593 [illegible]
文272 [illegible]
卜744 [illegible]
乙1189 [illegible]
京1199 [illegible]

（[illegible]について）

[illegible]を郭沫若は人牲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用法は「[illegible]」（粹36）・「[illegible]」（前1.50.6）の外に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居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地名であるから（殷代の社會地名參照）、これらの[illegible]は使者或は軍隊を派遣するの意であり、従つて右は[illegible]の祭祀に人を遣はす義に外ならない。陳夢家が「或以爲使人乃殺人以祭、是不確的」（卜辭綜述三五九）と人牲説

乙4550 [illegible]
乙7575 [illegible]
佚41 [illegible]
天42 [illegible]
續6.6.4 [illegible]
戩25.10 [illegible]

を、「不確的」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

（[illegible]・[illegible]につい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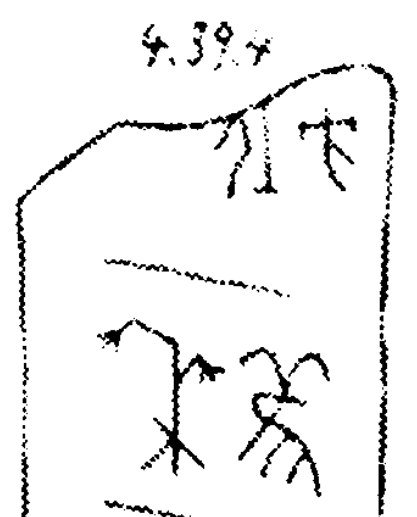
吳氏は「[illegible]二人」を、葉氏は「[illegible]二人」を人牲としてゐるが、前述（王亥の祭儀）の如く巫名であつてこの説は妥當ではない。

以上之を要するに諸家が人牲としてゐるものは、字釋上からの臆説に過ぎず、卜辭の用法から確証を求めて之を證明し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又陳夢家の「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岡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卜辭綜述三五三）と、較近發掘された小墓内の人骨を人牲を埋置したもの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も亦推測の域を出づ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つて、殷に人牲が用ゐられた證明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第三項 [illegible]

卜辭に「[illegible]」の辭が習見であつて、「[illegible]觀」・「[illegible]禘」・「[illegible]茂盛」と解されてゐるが、いづれも正解を得てゐるものではなく、これは殷に於ける耤田の禮を卜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前4.39.4



[illegible]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續2.28）が「[illegible]」（前4.40.2）に、又「[illegible]」（續4.25.3）が「[illegible]」（金[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両者は一字であり、羅氏が黍と釋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つて居り、

羅振王―説文解字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仲𣪘父盤亦作[illegible]、此或省水、黍爲散穗與稻不同、故作[illegible]之狀以象之（考釋中三四）

仲𣪘父盤に、「黍粱來麥」の黍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卜辭の[illegible]が「[illegible]」（乙[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ものと一字であるから羅釋は至確である。この[illegible]は次の如く「黍觀」・「黍禘」・「黍茂盛」と解釋されてゐるが、

羅振王―[illegible]、借爲觀字（考釋中三三）。[illegible]「觀黍歸井」（考釋下五三）

郭沫若―萑説文云鴟屬从隹从丫、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讀若和、在此疑即爲禍、它辭有單言黍萑者（前四三五、八九四）與征伐之事同辭、於一片者、亦有單言萑萑者（前一二一五）似均不吉之意、羅振王以萑爲雚字、更讀爲觀、讀爲井黍萑爲觀黍歸井大謬（通釋五一）

胡厚宣―説文萑艸多皃、指顯萑一名萑説文鬱也、故萑有茂盛之義、此貞所種之黍茂盛不茂盛也（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農業八三葉）

[illegible]は前述（[illegible]）の如く[illegible]と通用の字であつて「灌」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王に「黍灌」と釋すべきものである。

[illegible]は次の如く「田[illegible]」とも記さ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は同文例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と田とは同義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動詞として「[illegible]」（前4.30.4）、「[illegible]」（續1.53.3）と用ゐられ、又「[illegible]」（續2.36.3）、「[illegible]」（前3.29.7）の如く[illegible]について受年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は豐穰を求むる行爲であつて、胡厚宣が[illegible]を「種黍」（殷代之農業三頁）と解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り、右の如く[illegible]は田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種黍稻田の義である。この[illegible]は次の如く未暇が行ふ外に王が行つて居り（前4.30.2、「[illegible]」）と小臣に行はしめてゐる一例もあり、これらの辭例によれば[illegible]は

前4.30.4 [illegible]

殷23.1 [illegible]

後下40.15 [illegible]

乙4.931 田[illegible]

甲3.20 [illegible]

書道3.2 [illegible]

（未暇）

續4.29.4 [illegible]

後下40.15 [illegible]

續4.26.1 [illegible]

京563 [illegible]

南坊3.17 [illegible]

續4.29.6 [illegible]

ト492 [illegible]

乙5335 [illegible]

乙5336 [illegible]

（王）

續1.53.3 [illegible]

七T16 [illegible]

乙6964 [illegible]

ト492 [illegible]

後下18.11 [illegible]

前5.20.2 [illegible]

次の如く之を要約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1) [illegible]は王自ら主宰するか或は未暇又は小臣に行はしめる。

(2) 「[illegible]」（續2.36.3）、「[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は地名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は地方に行はれ、「[illegible]」（乙4055）の例では王が侯領に於いて行つてゐる。

(3) [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く衆を率ゐて行ふものである。

(4) 次の三辭の闕文を相補へば「[illegible]」となり之を「[illegible]」と比較せば、後者は「[illegible]」の省略であり、[illegible]には[illegible]即ち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が解る。

要するに[illegible]は王（或は王臣）が衆を率ゐ、地方に於いて祭祀を行つて種黍耕田することである。

次に「[illegible]」は「[illegible]」（後下28.16、文366、京1557、南師1.162）、「[illegible]」（庫1685）、「[illegible]」（續5.19.7、林2.16.20、甲3420、乙1719）の如く王の行ふものとされて居り、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つて灌酒迎神の祭儀であり、而して右の如く[illegible]・田に行はれてゐる外に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行はれてゐる。之が[illegible]・[illegible]祀に用ゐ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例へば「[illegible]」（南師1.62）は[illegible]方の來寇によつて王が灌酒迎神して之を祈匃するの意であり、同樣に

南明4.56 [illegible]

南明4.54 [illegible]

前4.54.3 [illegible]

南明4.81 [illegible]

後上28.16 [illegible]

甲1369 [illegible]

「[illegible]」、「田[illegible]」は種黍耕田に當つて灌酒迎神してその豐穰を祈る意に外ならず、これは「[illegible]」の祝（祀）に當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は種黍灌酒、田[illegible]は耕田灌酒の義であり、而して次の版には[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と並記されて居り、之は次の如く王が[illegible]と共に行ふものとされてゐて、その目的は受年にあ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に於いて王の行ふものである。羅振玉は[illegible]を「埽」（考釋中四八）、陳邦懷は「耒」（殷契拾遺四葉）としてゐるが、郭沫若が「象人持耒耜操作之形」（甲骨文字研究釋耤）、余永梁（殷虛文字考）、徐中舒（耒耜考）とし、耤器の[illegible]と一字としてより[illegible]

甲1369 [illegible]

後上28.16 [illegible]

甲3420 [illegible]

前7.15.3 [illegible]

乙4057 [illegible]

故宮博物館藏 [illegible]

葉玉森（說契）、胡厚宣（殷代之農業三頁）は之に從つて「耤」と釋し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田[illegible]は後世の耤田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耤田は周語に「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耤、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と說明されて居り、この「百吏庶民」は呂氏春秋には「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孟春）と記されて居り、又「后稷監之」は詩經噫嘻の毛傳には「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とされ、或は「王耕一墢」は呂覽には「躬耕帝籍田」、禮記には「躬秉耒」（月令）されてゐて多少異るが、耤田は「率衆」、「王祼」、「王耕」の三事がその中核を成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この「百吏庶民畢從」は「[illegible]」（王往以衆[illegible]）に、「王祼鬯」は「[illegible]」（王往灌耤）に、「王耕」は「[illegible]」（王往灌耤）に當つてゐて、耤田の內容とト辭とは正に符合してゐる。更に周語には王耕の禮が終つた後に「庶人終于千畝」とあつて、衆庶をして千畝を耕耨せしめて居り、之はト辭に「[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續2.28.5）と、「衆をして[illegible]せしむ」、「衆人をして田に協せしむ」とあるものと一致してゐて、[illegible]・田の耤田であることが愈々明かであり、而してこの[illegible]は周語の「百吏庶民」、呂覽の「三公九卿諸侯大夫」であるが、郭沫若は「所謂『衆』、所謂『衆人』、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奴隸制時代一九頁、「公人」）、「小臣即是奴隸、此爲小臣所命令之衆亦爲奴隸無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となしてゐるのは大いに謬るも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illegible]・田[illegible]は種黍灌酒・耕田灌酒の義であつて王が衆を率ゐ地方に於いて神を祀り耤禮を行ふものであり、後世の耤田に外ならない。之は祈年ト辭と共に農耕が社會基盤をな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第四節　外祭の祭儀

外祭の祭祀用語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略〻內祭と異らないが、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などの若干の用語は之を內祭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ない。

自然神

[illegible]

前1485 [illegible]

前1563 [illegible]

[illegible]

粹40 [illegible]

南明459 [illegible]

ト232 [illegible]

[illegible]

乙5393 [illegible]

甲909 [illegible]

佚40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433 [illegible]

前6293 [illegible]

粹17 [illegible]

高祖神

乙5318 [illegible]

後下14.5 [illegible]

前1493 [illegible]

京611 [illegible]

續5267 [illegible]

南明448 [illegible]

甲3412 [illegible]

粹15 [illegible]

遺340 [illegible]

寧1.138 [illegible]

書道2.7 [illegible]

乙5317 [illegible]

前432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535 [illegible]

先臣神

前2313 [illegible]

粹197 [illegible]

撥1.241 [illegible]

後下4.11 [illegible]

前1451 [illegible]

乙6411 [illegible]

乙611 [illegible]

粹196 [illegible]

粹196 [illegible]

乙8424 [illegible]

佚210 [illegible]

[illegible]

甲2417 [illegible]

殷1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13 [illegible]

前4213 [illegible]

寫219 [illegible]

[illegible]

粹36 [illegible]

粹27 [illegible]

南明615 [illegible]

佚888 [illegible]

粹24 [illegible]

續1.391 [illegible]

甲2629 [illegible]

鐵2161 [illegible]

[illegible]

後2.93 [illegible]

遺269 [illegible]

甲3916 [illegible]

粹26 [illegible]

鐵324 [illegible]

續6.312 [illegible]

續1.313 [illegible]

林1.41 [illegible]

通219 [illegible]

南明481 [illegible]

粹15 [illegible]

粹76 [illegible]

福18 [illegible]

續2.245 [illegible]

鐵2141 [illegible]

粹4 [illegible]

鐵95 [illegible]

鄴1.392 [illegible]

佚886 [illegible]

粹16 [illegible]

後2.11 [illegible]

前7.203 [illegible]

粹1 [illegible]

[illegible]619 [illegible]

粹15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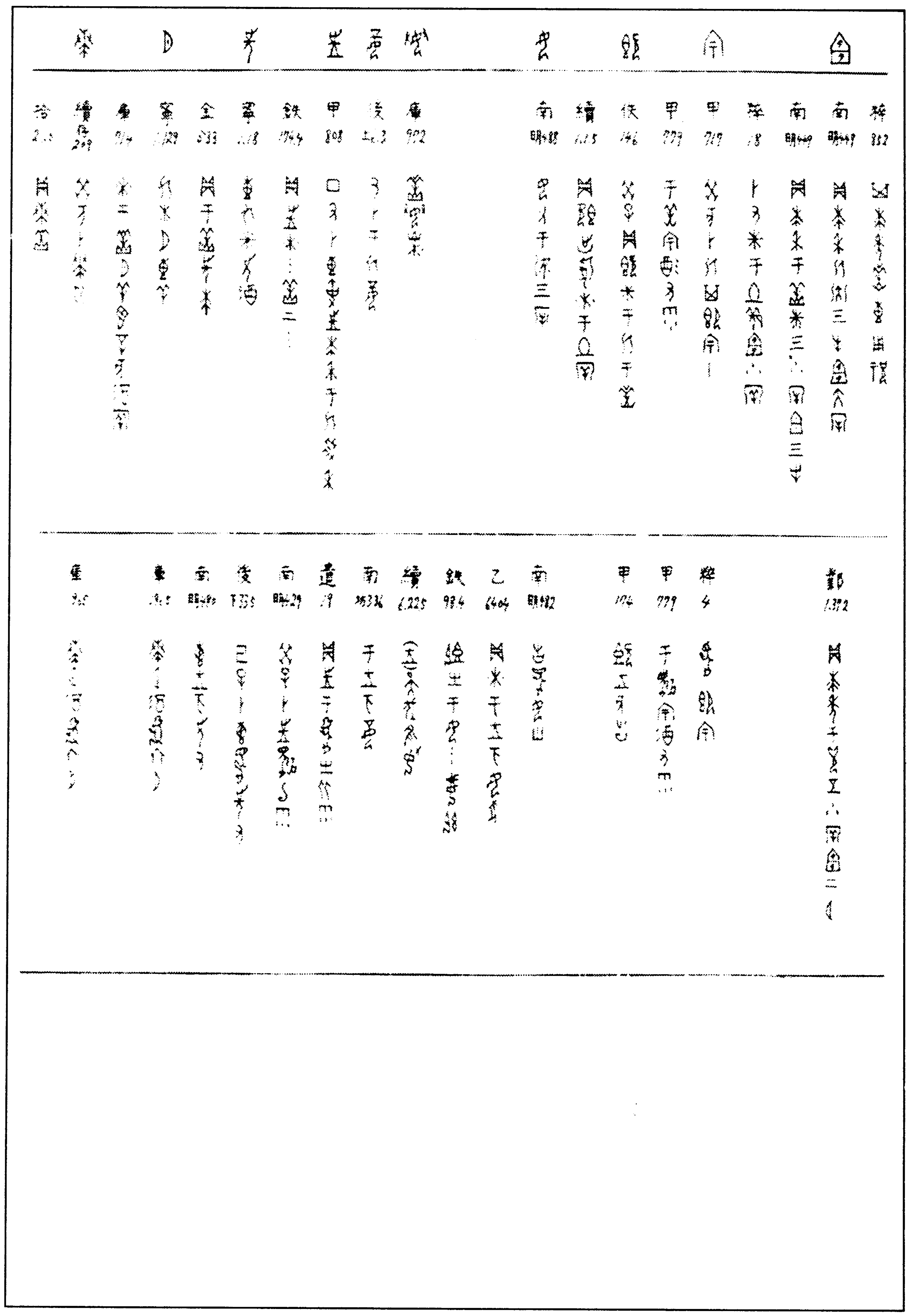
鐵2014 [illegible]

佚407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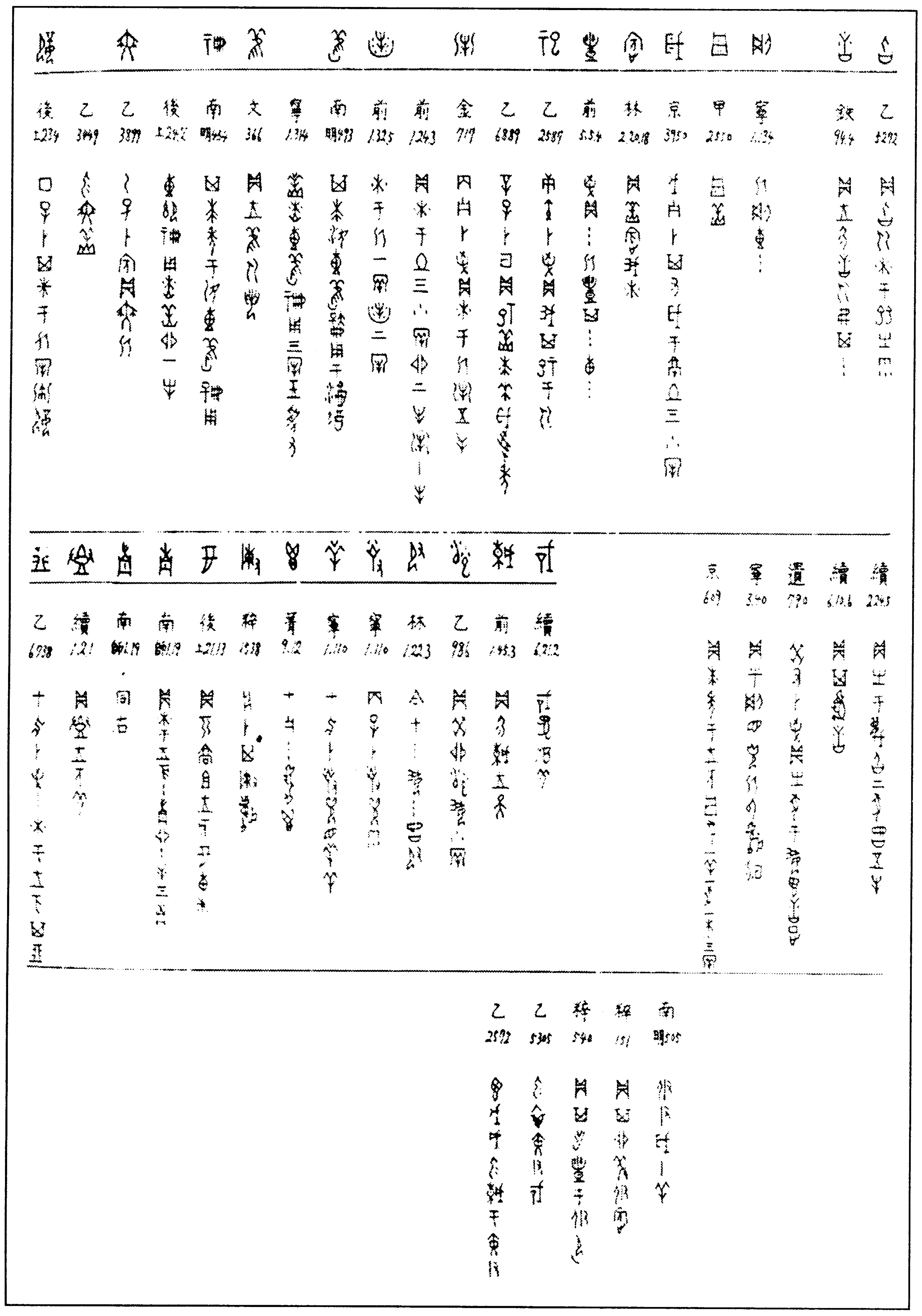
乙6411 [illegible]

佚210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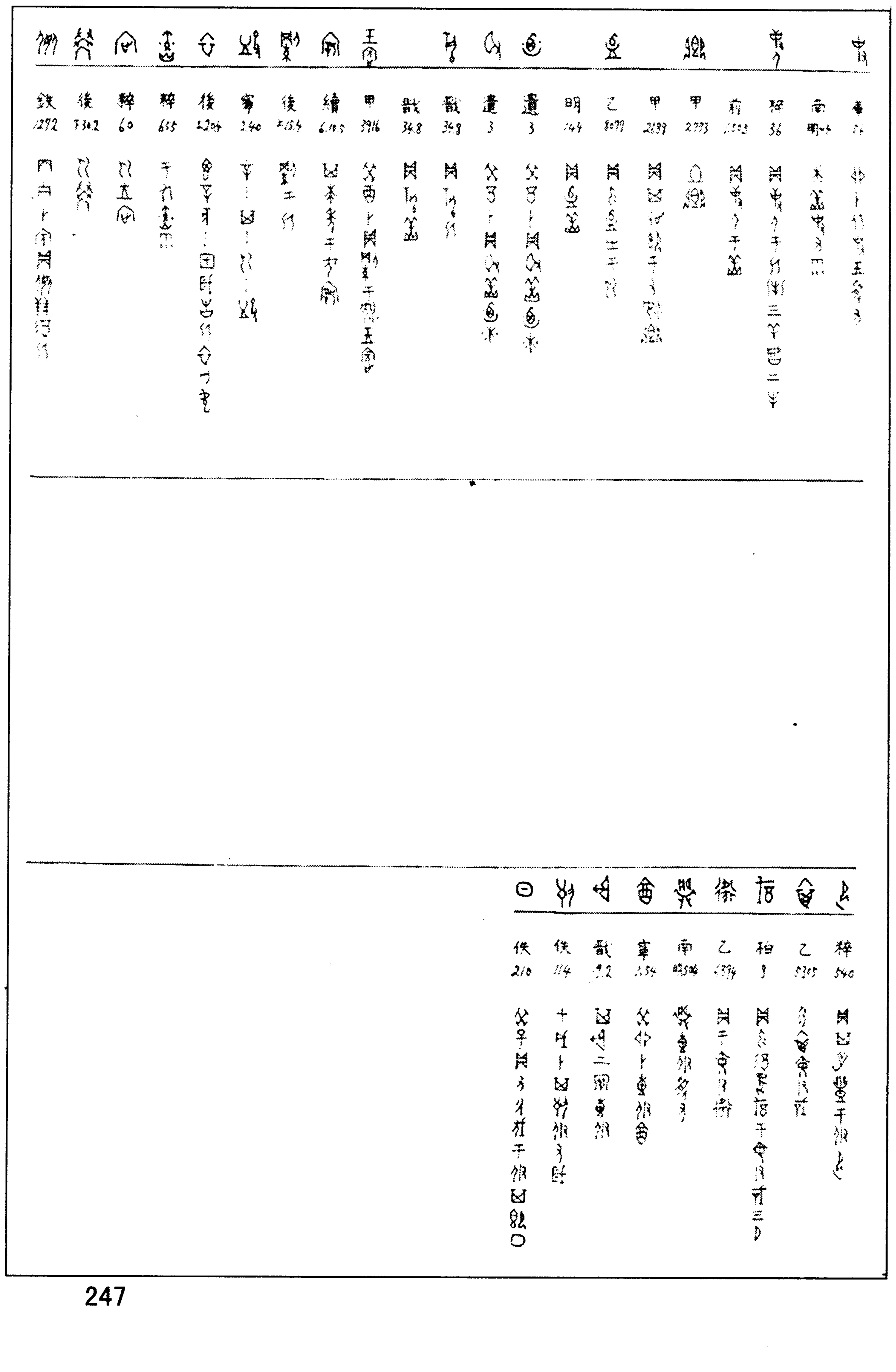
撥2.466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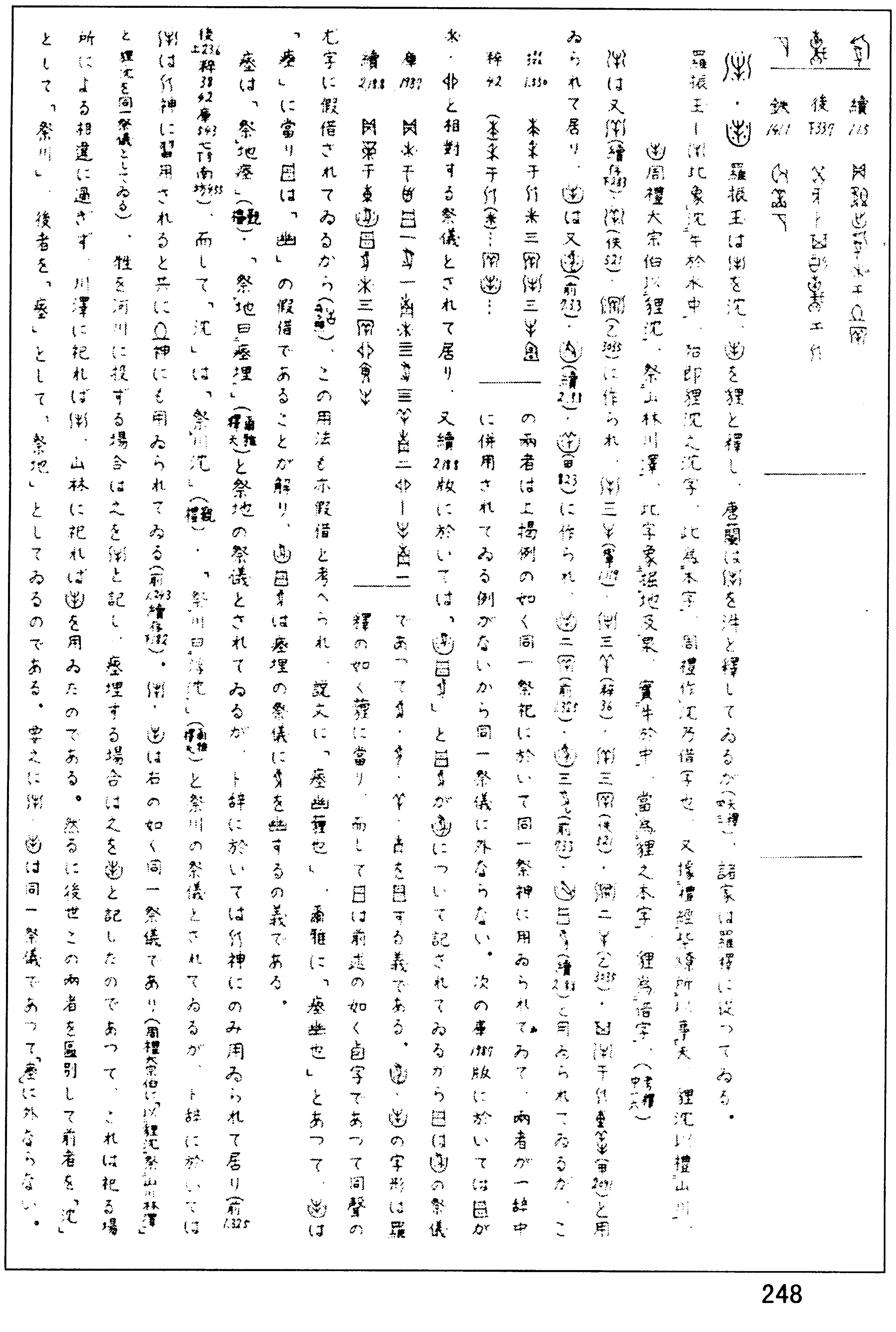
245



246



247



[illegible]・[illegible] 羅振玉は[illegible]を沈、[illegible]を貍と釋し、唐蘭は[illegible]を沖と釋してゐるが（天壤文釋）、諸家は羅釋に從つてゐる。

羅振玉「[illegible]此象沈牛於水中、殆即貍沈之沈字、此爲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也、又據禮經燎瘞所以事天、貍沈以禮山川、[illegible]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當爲貍之本字、貍爲借字」（殷虛書契考釋中六）

[illegible]は又[illegible]（續存上233）・[illegible]（佚521）・[illegible]（乙3035）に作られ、[illegible]三[illegible]（寧1.19）・[illegible]三[illegible]（粹36）・[illegible]三[illegible]（佚52）・[illegible]二[illegible]（乙3035）・[illegible]于[illegible]（甲2491）と用ゐられて居り、[illegible]は又[illegible]（前2.33）・[illegible]（續2.31）・[illegible]（甲823）に作られ、[illegible]二[illegible]（前1.32.5）・[illegible]三[illegible]（前2.33）・[illegible]（續存上...）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が、この兩者は上揭例の如く同一祭祀に於いて同一祭神に用ゐられてゐて、兩者が一辭中に併用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同一祭儀に外ならない。次の寧1987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氷・[illegible]と相對する祭儀とされて居り、又續2.18.8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が[illegible]について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の祭儀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illegible]する義である。[illegible]・[illegible]の字形は羅釋の如く薶に當り、而して[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字であつて同聲の[illegible]字に假借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この用法も亦假借と考へられ、說文に「瘞幽薶也」、爾雅に「瘞幽也」とあつて、[illegible]は「瘞」に當り[illegible]は「幽」の假借であることが解り、[illegible]は瘞埋の祭儀に[illegible]を幽するの義である。

摭1.330 [illegible]

粹42 [illegible]

寧1987 [illegible]

續2.188 [illegible]

瘞は「祭地瘞」（禮記祭法）、「祭地曰瘞埋」（爾雅釋天）と祭地の祭儀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神にのみ用ゐられて居り（前1.32.5・後上23.6・粹38・42・寧593・南坊3.55）、而して「沈」は「祭川沈」（禮記祭法）、「祭川曰浮沈」（爾雅釋天）と祭川の祭儀とされ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は[illegible]神に習用されると共に[illegible]神にも用ゐられてゐる（前1.24.3・續存上1.82）。[illegible]・[illegible]は右の如く同一祭儀であり（周禮大宗伯に「以貍沈祭山林川澤」と貍沈を同一祭儀としてゐる）、牲を河川に投ずる場合は之を[illegible]と記し、瘞埋する場合は之を[illegible]と記したのであつて、これは祀る場所による相違に過ぎず、川澤に祀れば[illegible]、山林に祀れば[illegible]を用ゐたのである。然るに後世この兩者を區別して前者を「沈」として「祭川」、後者を「瘞」として「祭地」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要之に[illegible]・[illegible]は同一祭儀であつて「瘞」に外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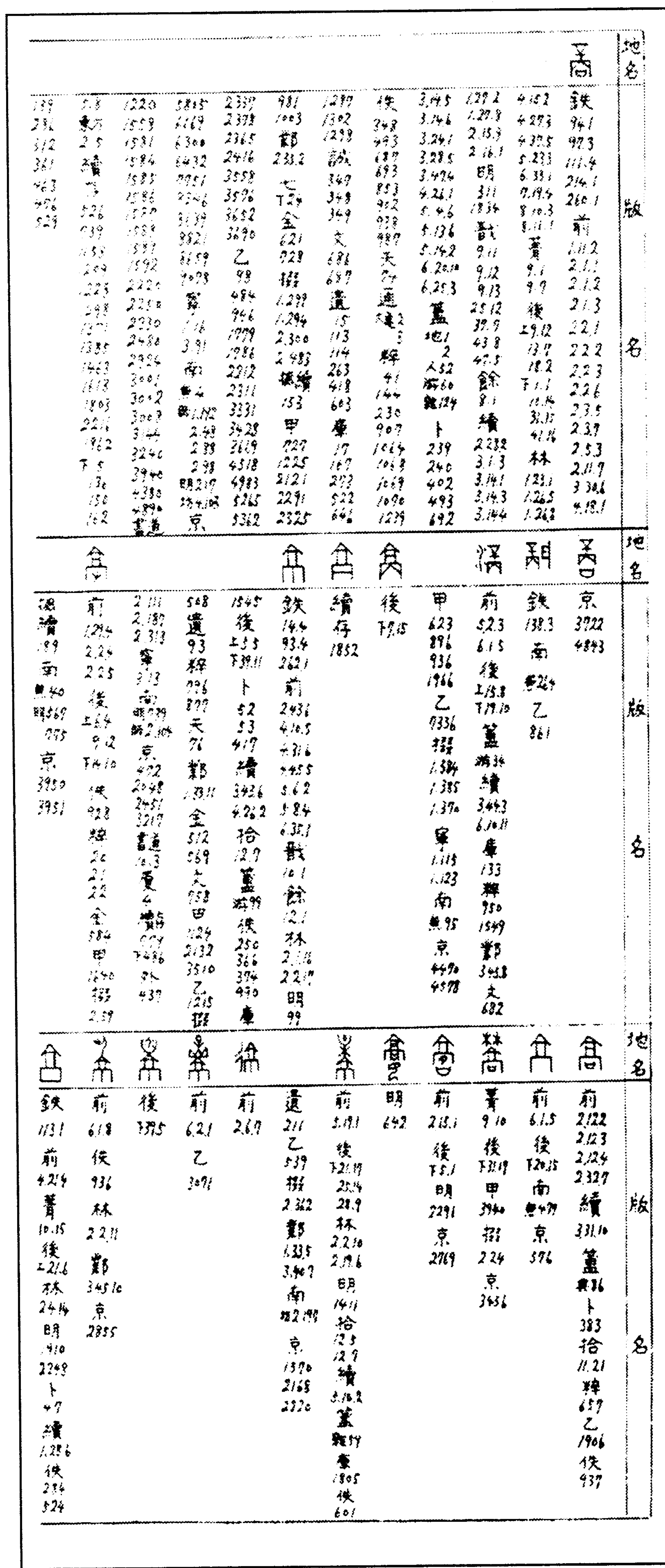
248

第二篇　殷代の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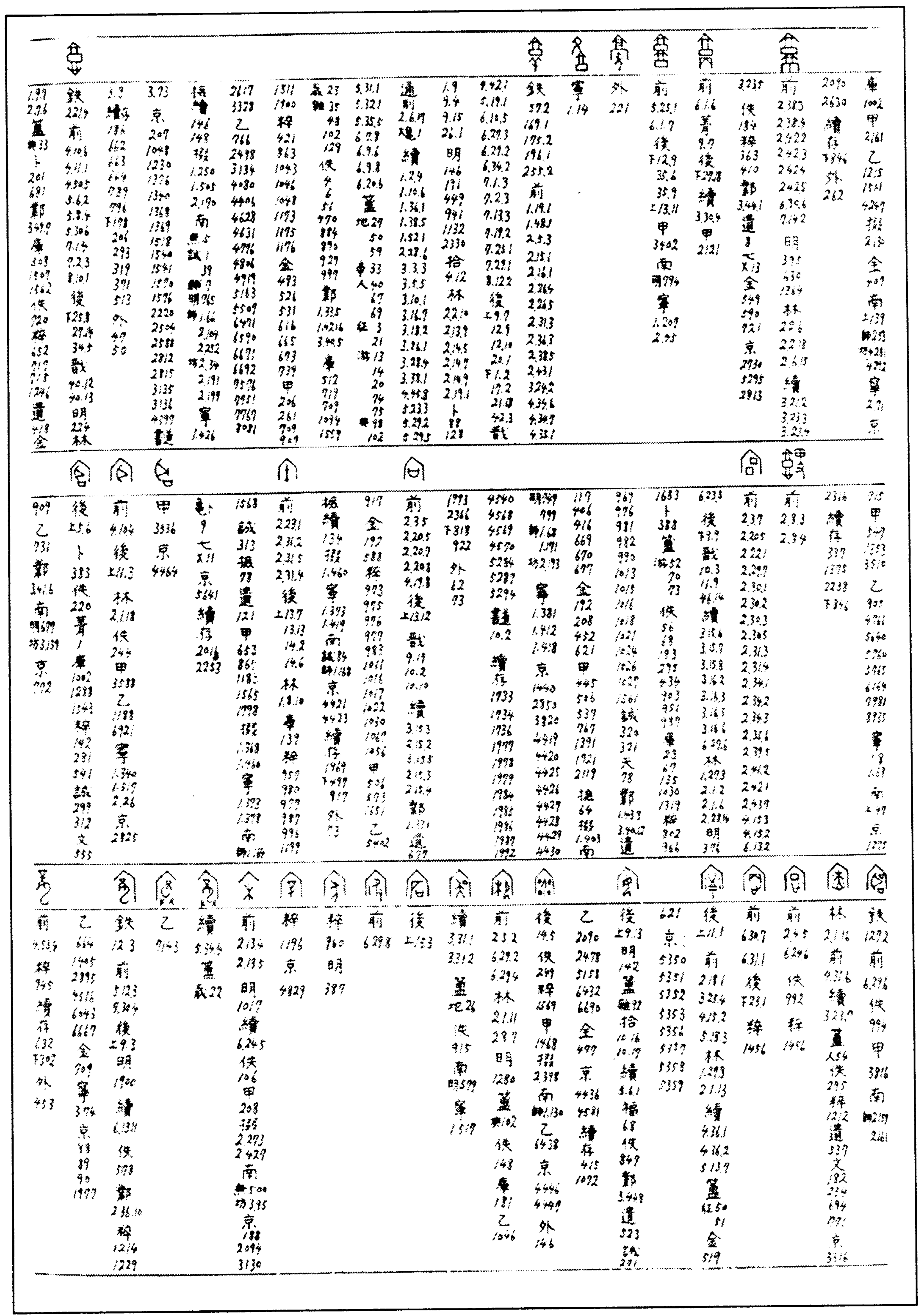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殷の地域

第一節　卜辭の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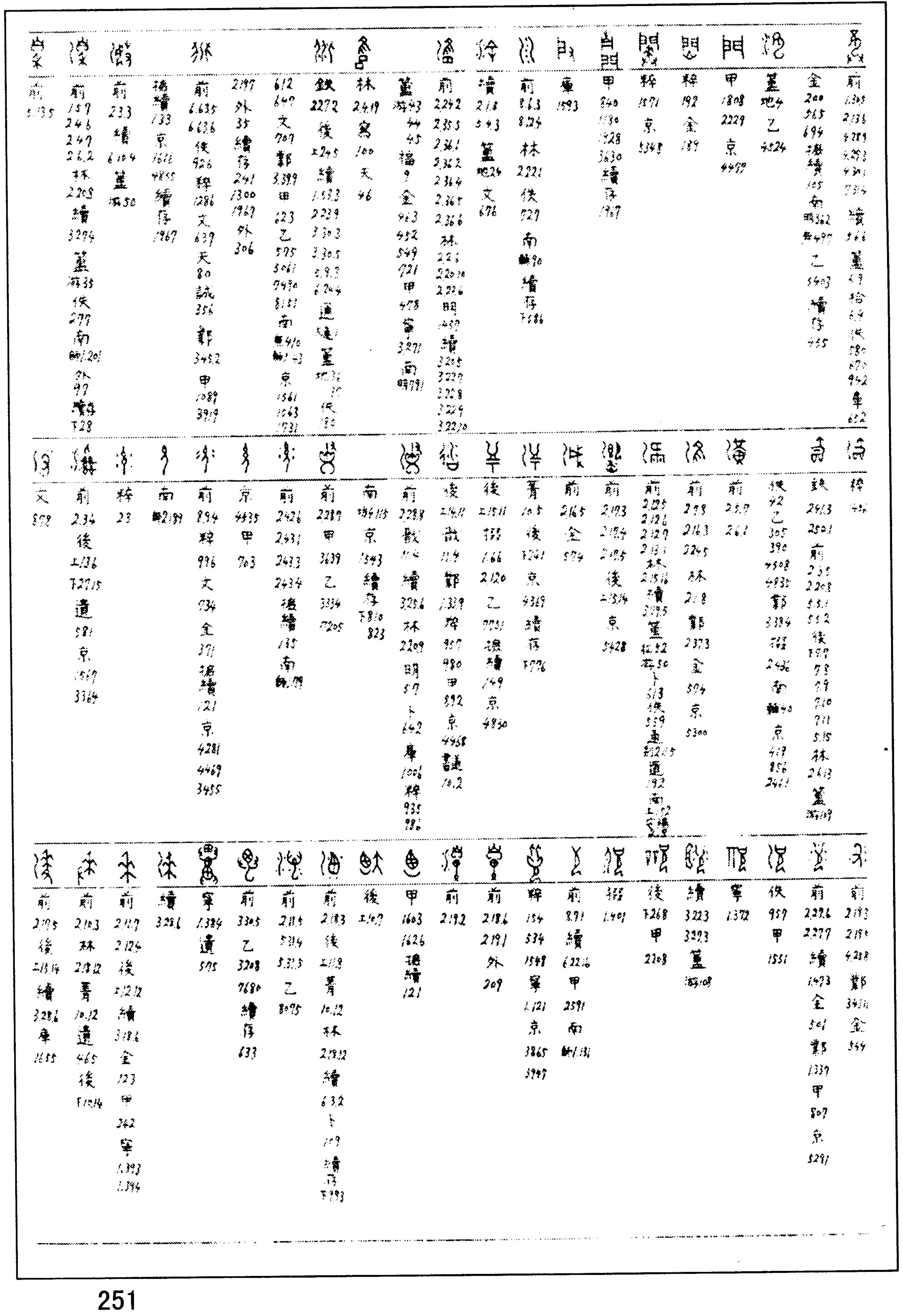
卜辭の地名を「在▨」「田于▨」「▨受年」の用法を基準として集收せば五四二を數へることが出來る。之は陳氏が「卜辭記載的地名約在五百名以上」（卜辭綜述二四九頁）としてゐるものと略ゝ等しく、所在の版名と共に列記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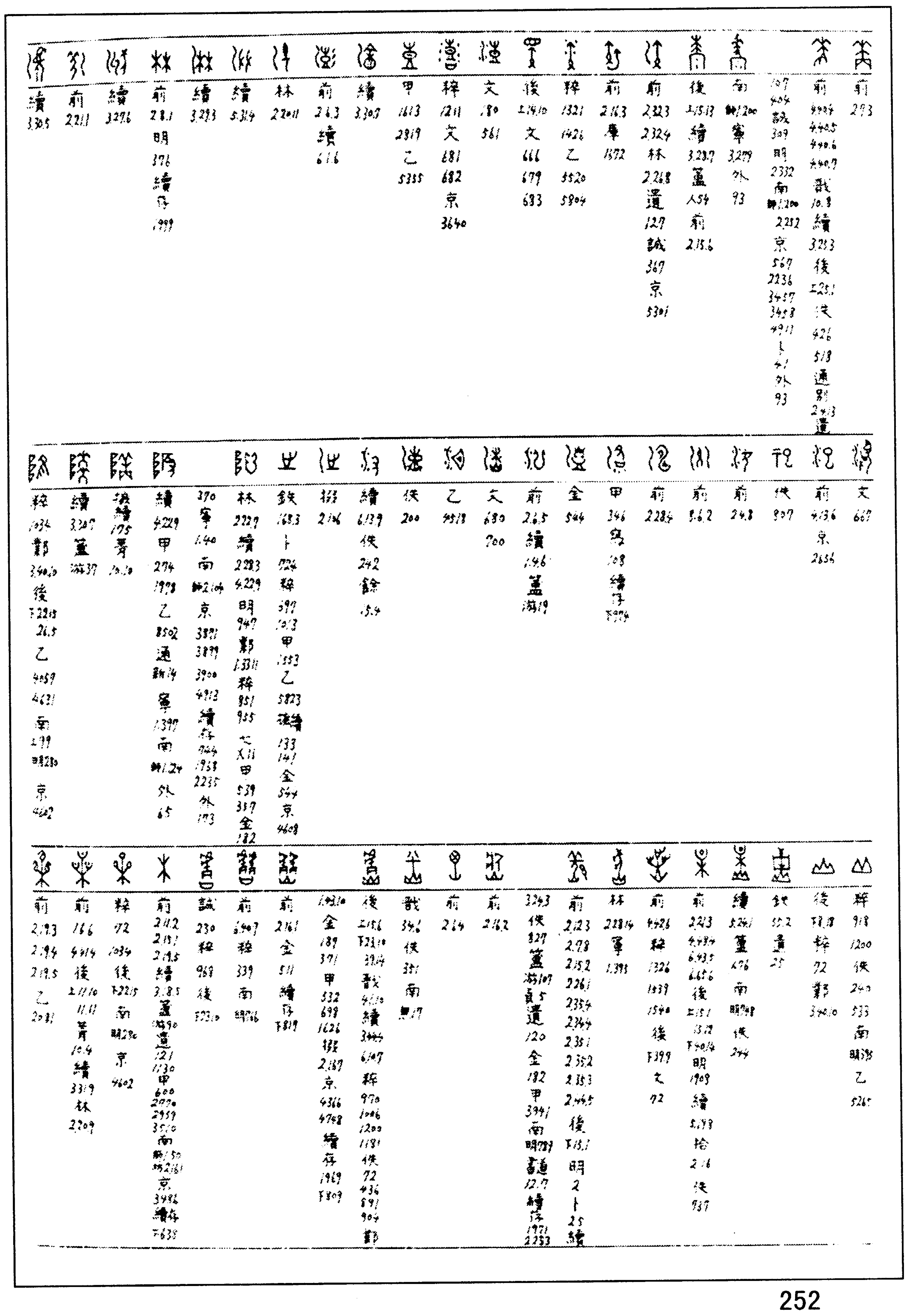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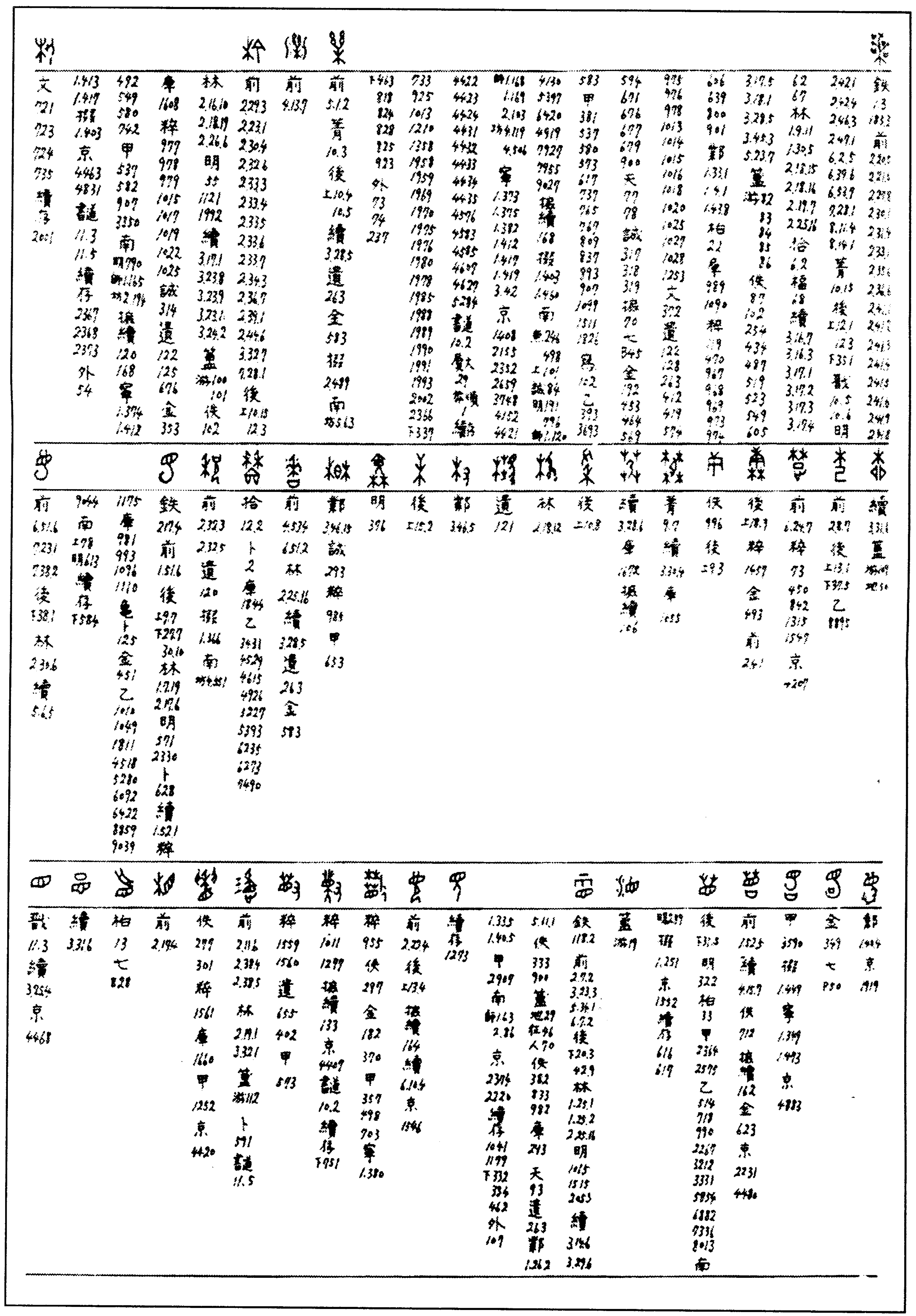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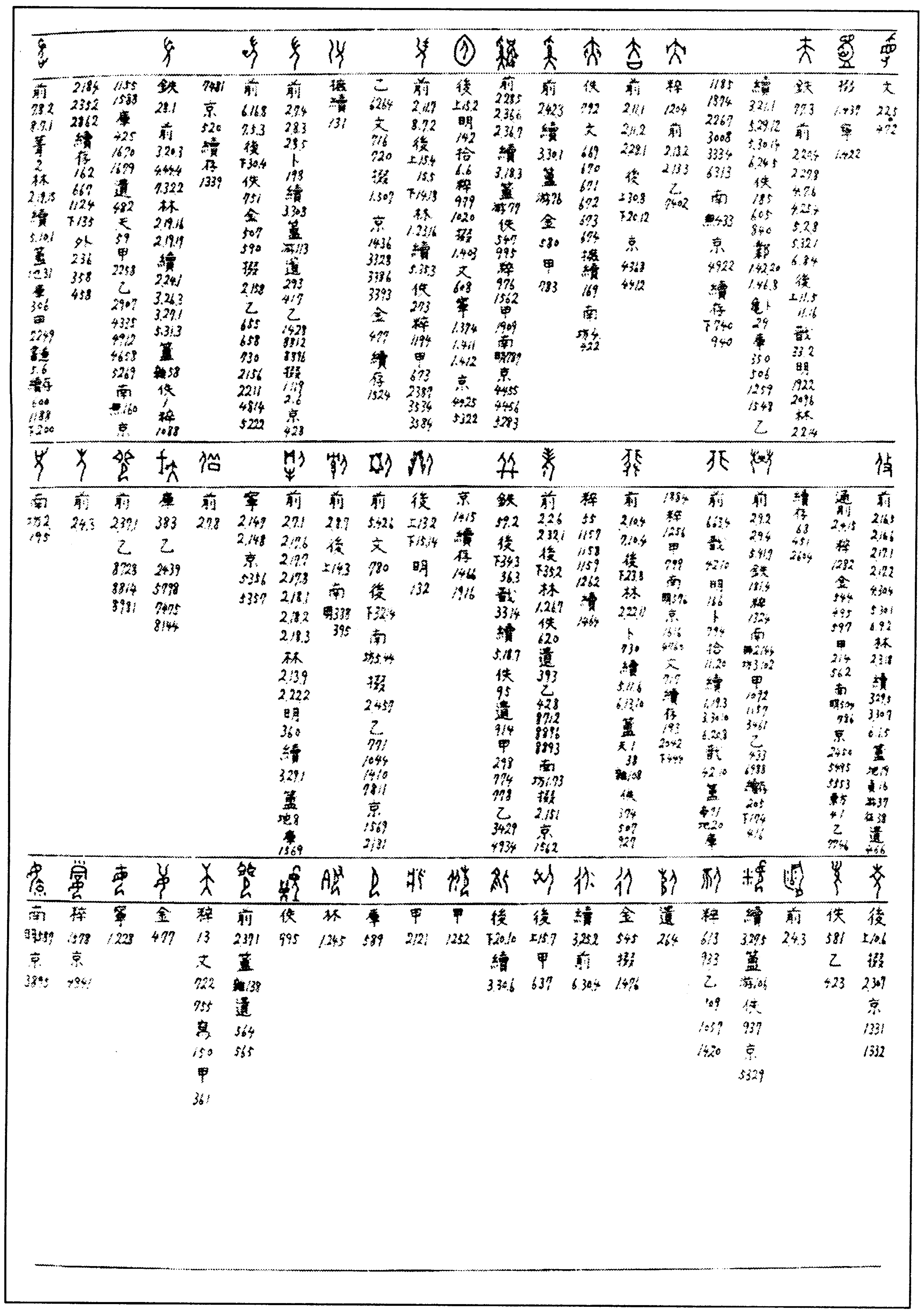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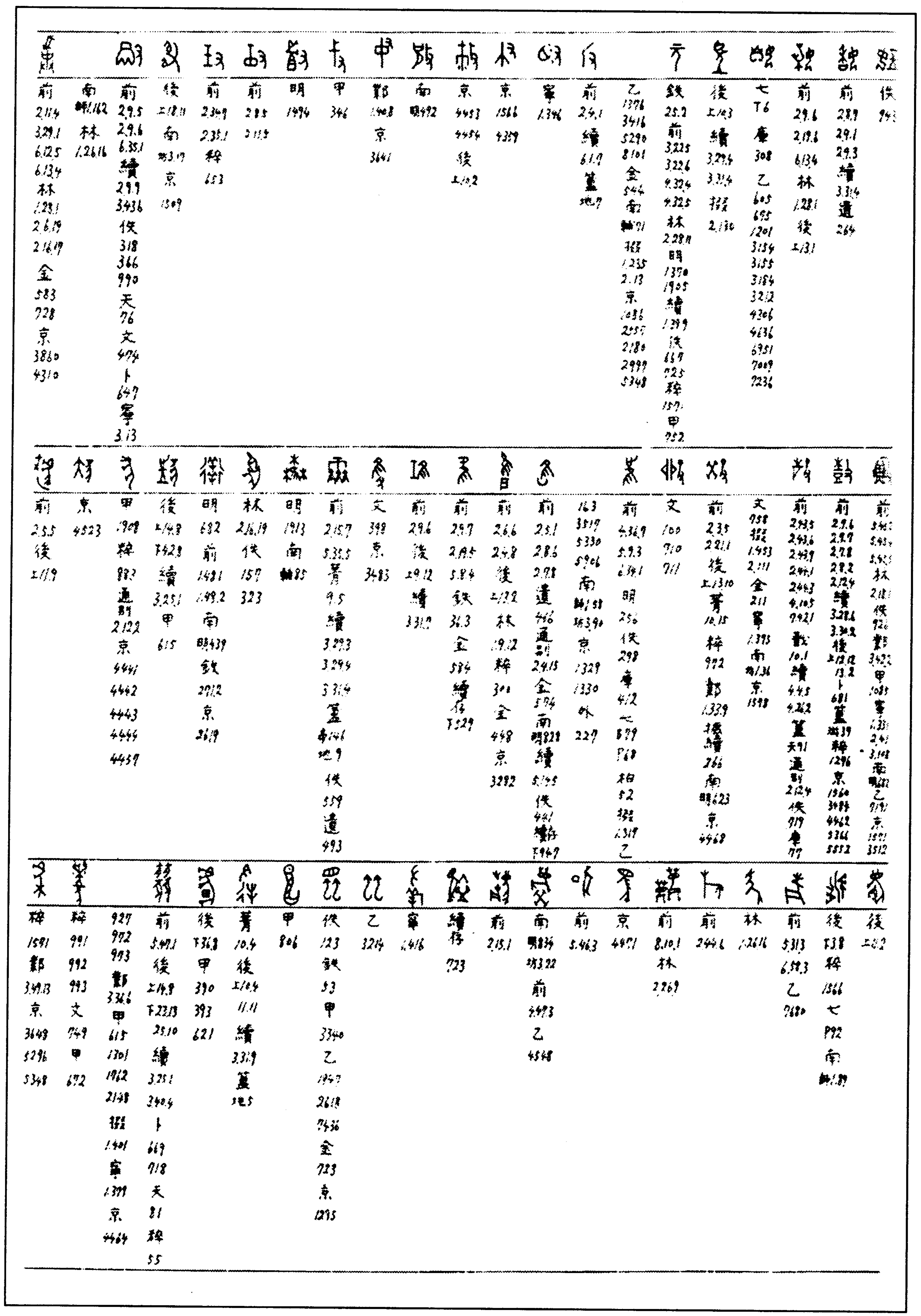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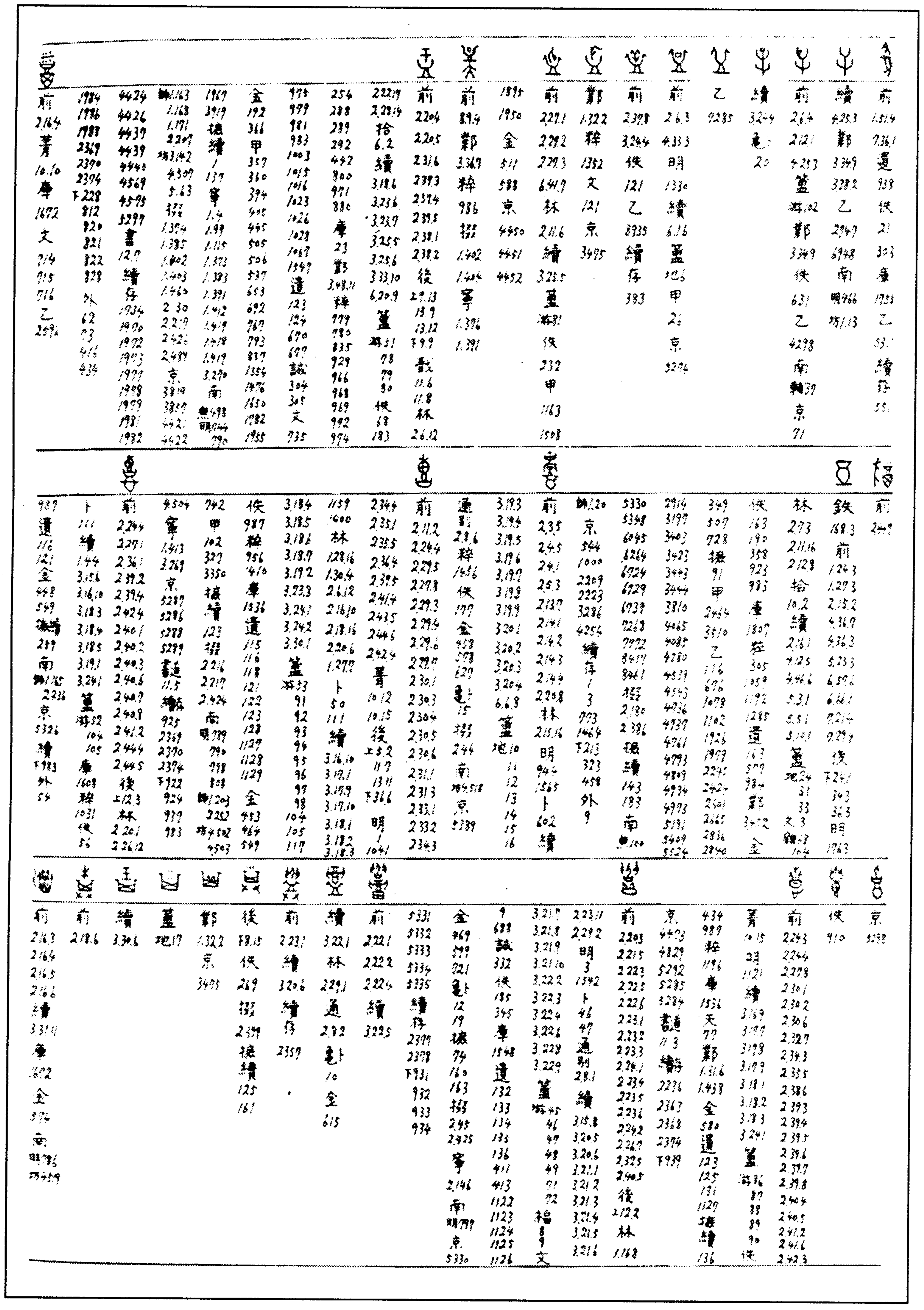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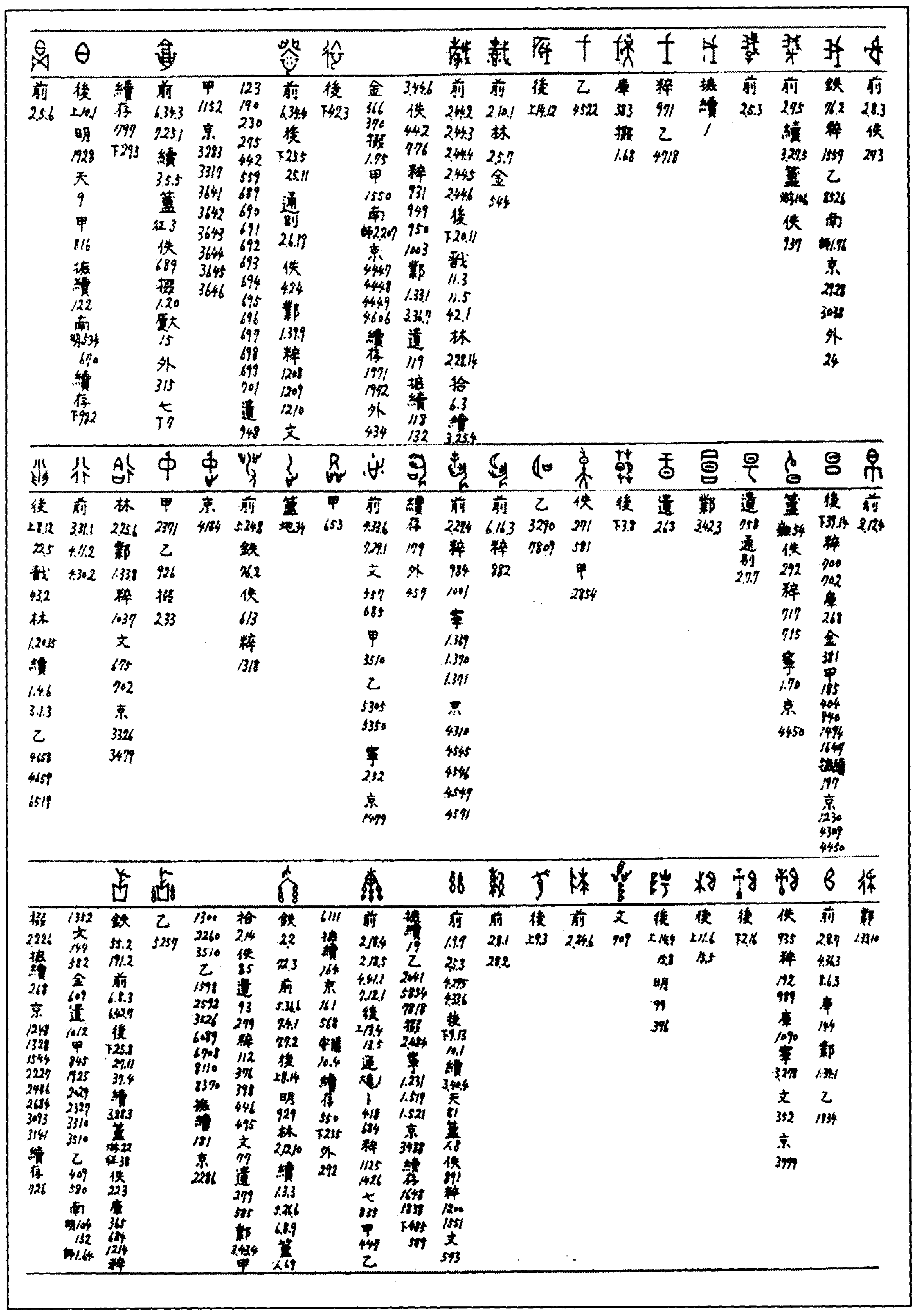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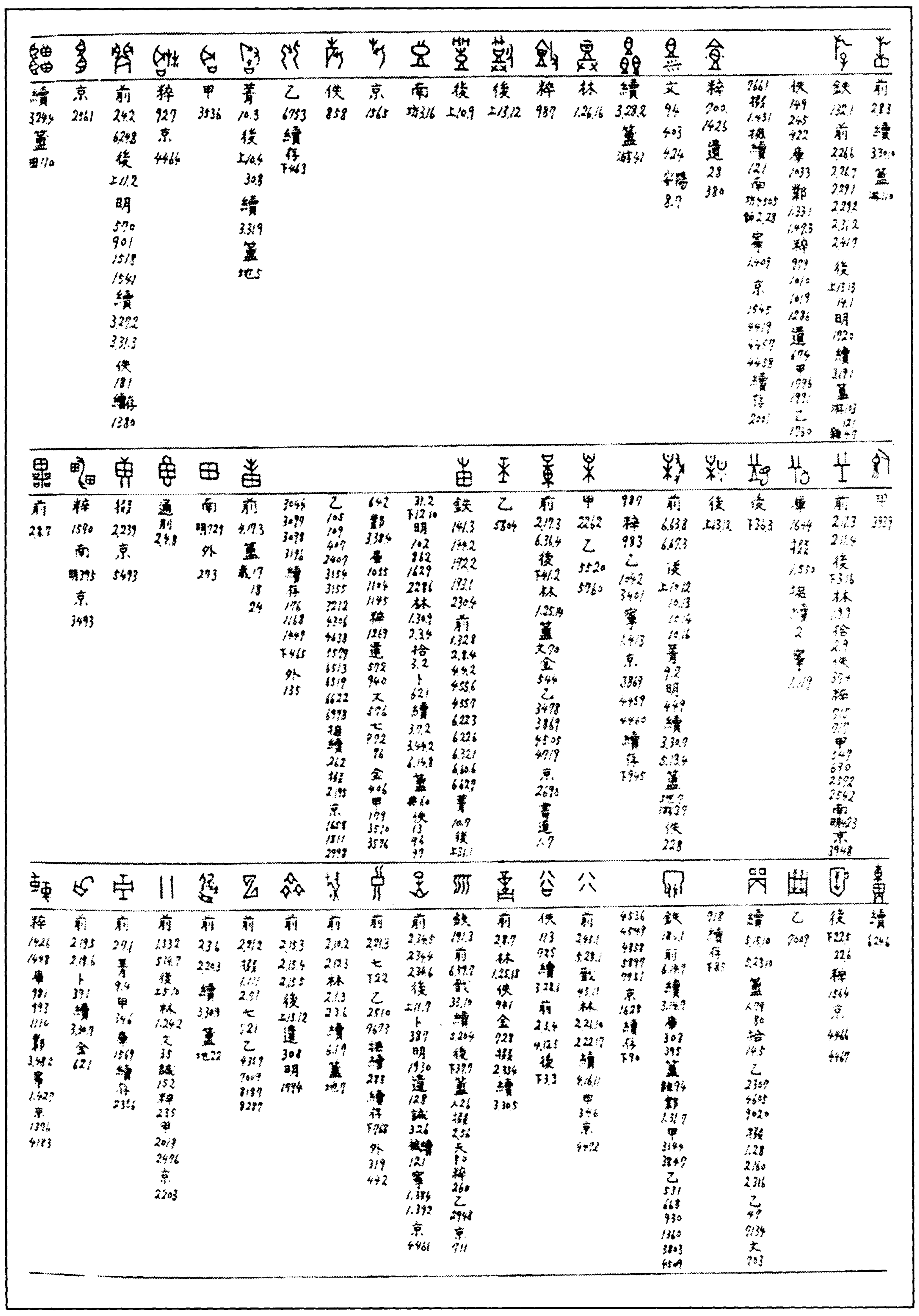
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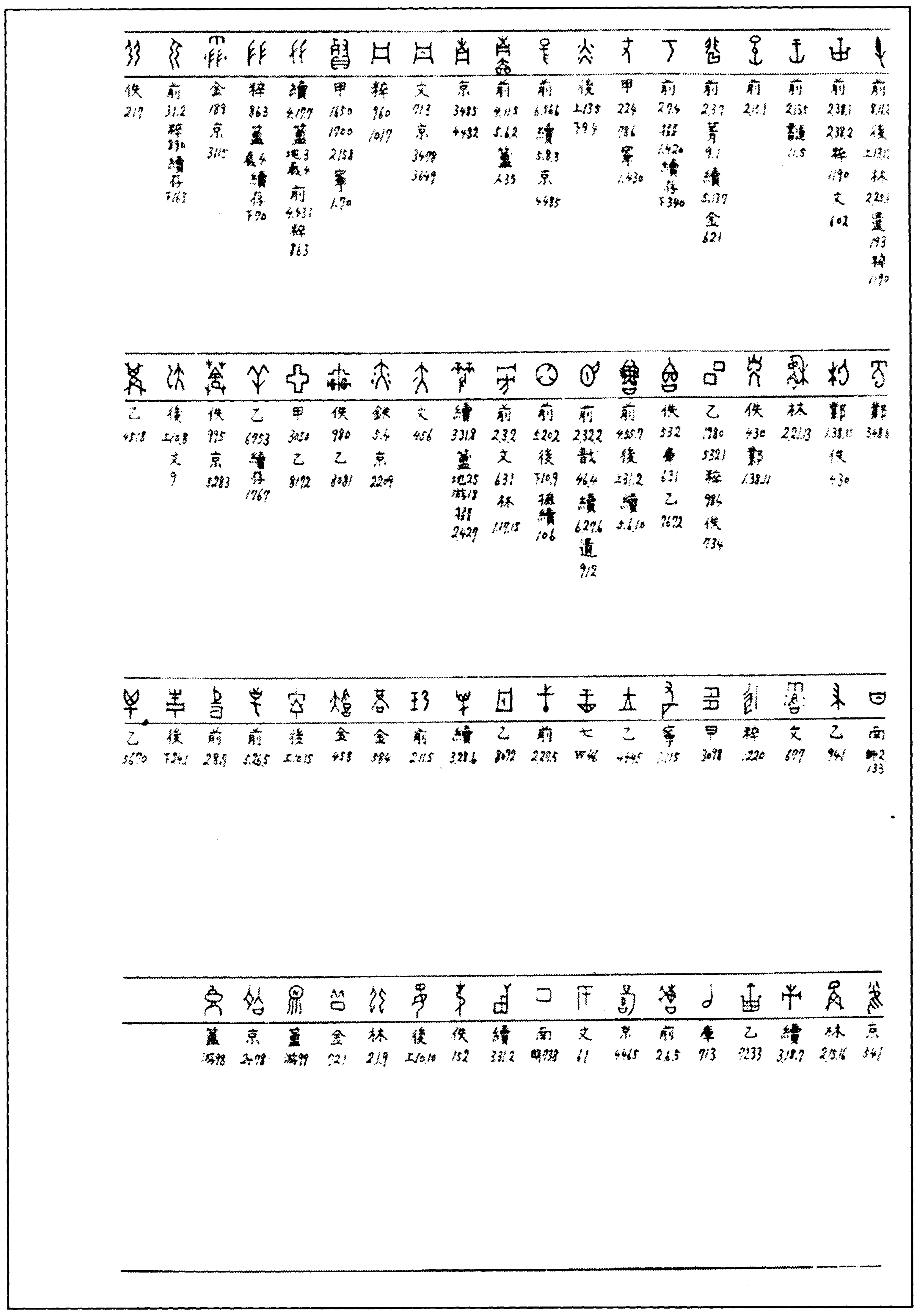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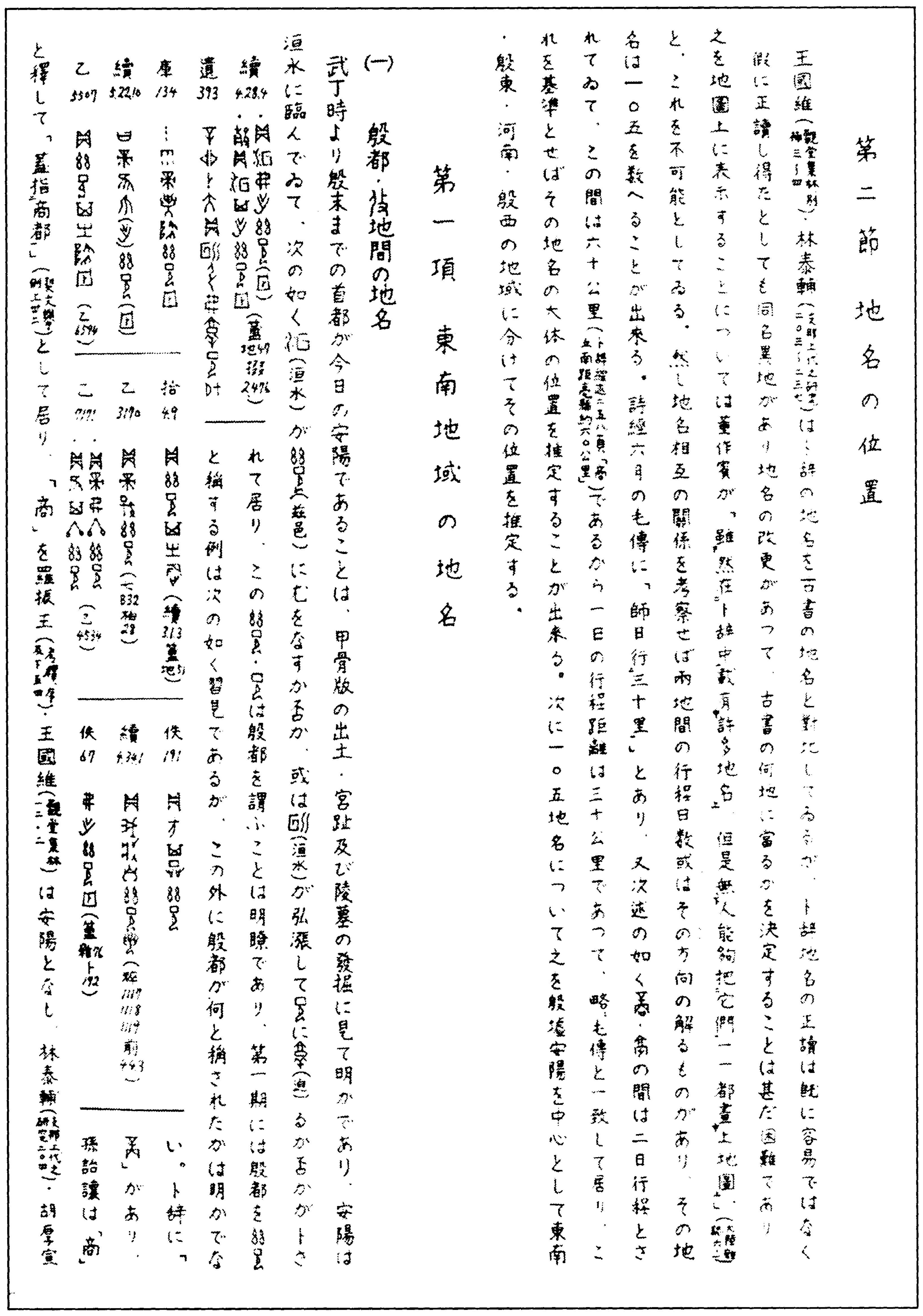
357



358



359



第二節　地名の位置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補三ー四）・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三ー二三七）は、辭の地名を古書の地名と對比してゐるが、卜辭地名の正讀は既に容易ではなく假に正讀し得たとしても同名異地があり地名の改更があつて、古書の何地に當るかを決定することは甚だ困難であり之を地圖上に表示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は董作賓が「雖然在卜辭中載有許多地名、但是無人能夠把它們一一都畫上地圖」（大陸雜誌六ー一）と、これを不可能としてゐる。然し地名相互の關係を考察せば兩地間の行程日數或はその方向の解るものがあり、その地名は一〇五を數へることが出來る。詩經六月の毛傳に「師日行三十里」とあり、又次述の如く亳・商の間は二日行程とされてゐて、この間は六十公里（卜辭綜述二五八頁「亳」至商距離約六〇公里）であるから一日の行程距離は三十公里であつて、略ゝ毛傳と一致して居り、これを基準とせばその地名の大体の位置を推定することが出來る。次に一〇五地名について之を殷墟安陽を中心として東南・殷東・河南・殷西の地域に分けてその位置を推定する。

第一項　東南地域の地名

（一）殷都・亳地間の地名

武丁時より殷末までの首都が今日の安陽であることは、甲骨版の出土・宮趾及び陵墓の發掘に見て明かであり、安陽は洹水に臨んでゐて、次の如く[illegible]（洹水）が[illegible]（茲邑）に[illegible]をなすか否か、或は[illegible]（洹水）が弘漲して[illegible]に[illegible]（災）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居り、この[illegible]・[illegible]は殷都を謂ふことは明瞭であり、第一期には殷都を[illegible]と稱する例は次の如く習見であるが、この外に殷都が何と稱されたかは明かでない。卜辭に「[illegible]」があり、孫詒讓は「商」と釋して「蓋指商都」（契文舉例上三三）として居り、「商」を羅振王（考釋序五下五四）・王國維（觀堂集林一二・二）は安陽となし、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四）・胡厚宣

續4.28.4　・[illegible]（簠地49　2476）

遺393　[illegible]

庫134　[illegible]

續5.22.10　[illegible]

乙5507　[illegible]（乙6594）

拾49　[illegible]（續313 簠地51）

乙3190　[illegible]（京832 粹28）

乙9171　・[illegible]（乙4534）

佚191　[illegible]

續4.34.1　[illegible]（粹1117 1118 1119 前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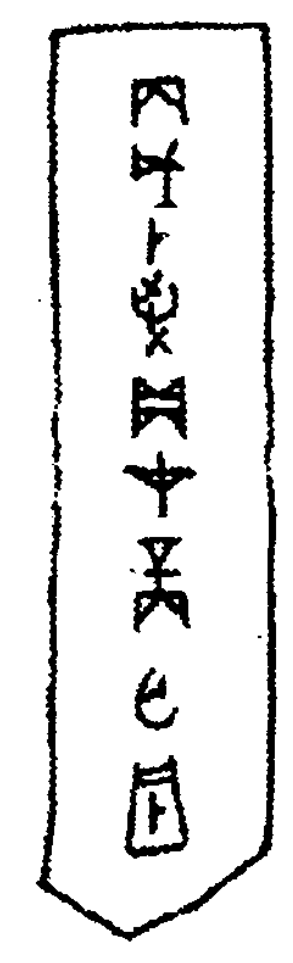
佚67　[illegible]（簠雜76 下192）

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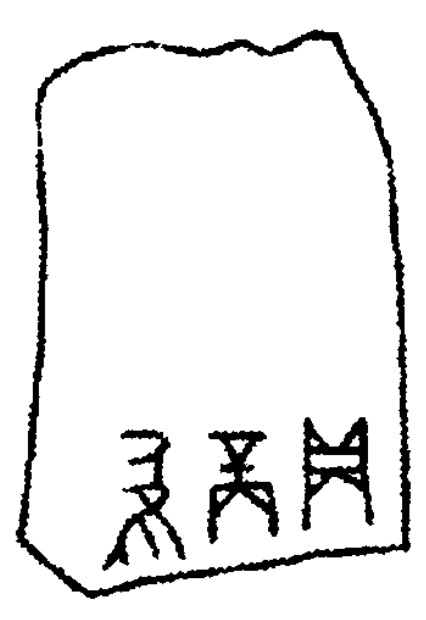
（殷代之魏）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董作賓は「今河南商邱縣」（殷曆譜日譜五 大龜四版之一）とし、又陳夢家は「商—今商丘附近、大邑商—今沁陽附近、天邑商—朝歌之商邑、中商—可能在今安陽」（卜辭綜述二五八頁）となしてゐる。

兲は第一期・第二期に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鉄111.4版の〓は次述の如く兲附近の地名であつて、これは兲より〓に行く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前2.11.9版は〓地に在つて兲より東南の〓地に至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後上13.7版は「貞（王〓）〓（〓）〓（王〓）兲（〓）巛」であつて、兲附近の〓地（次述）より兲に至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從て兲は地名であつて國名ではなく、「十〓卜〓貞今〓人于兲」（前2.1.1）は王が兲地に入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方國から殷の地域に入るものではない。兲の位置としては陳夢家の兲を商丘、大邑商を沁陽、天邑商を朝歌、中兲を安陽とする說は問題外として、羅・王二氏の安陽とする説と董作賓の商邱とする説とがある。第五期の〓方征伐卜辭に用ゐられてゐる地名には兲（前3.27.6 甲3652 續3.28.5 摭續153）・商（金584）・攸（前2.16.1 遺466 南明466 786 續存2604）・〓（前2.15.1 遺946）・〓（京3852）・〓（前2.15.3）等があり、後述の如く〓は三日行程にて淮に至る地（金584）、〓は一日行程にて淮に至る地（前2.7.8）であるから、〓方は兲・商・攸・淮・〓に圍まれてゐる地域であつて、淮は「淮」、〓は「齊」、攸は「攸」であるから、〓方は「淮」を中心として北は齊、南は長江に及ぶ東南夷であり、之を征伐するために王が兲・商に出御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から、兲の安陽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り、從つて第一期の兲は〓邑（安陽）を謂ふもので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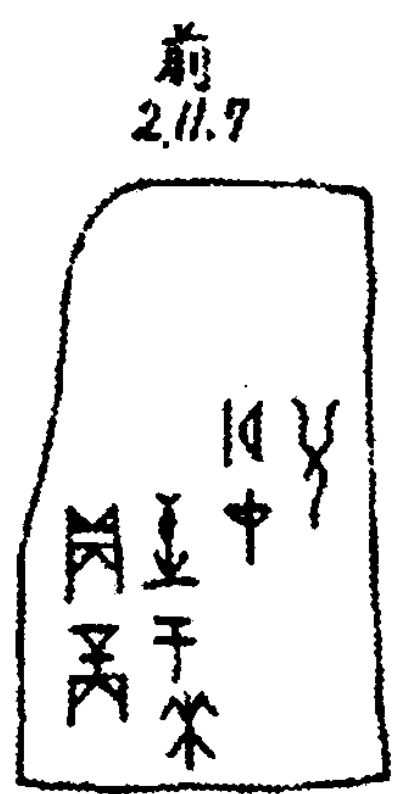
篁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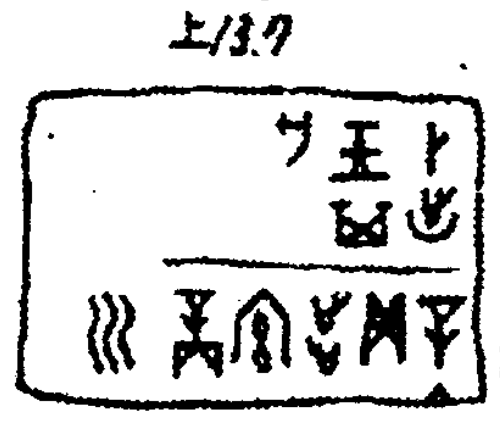
鉄111.4



前2.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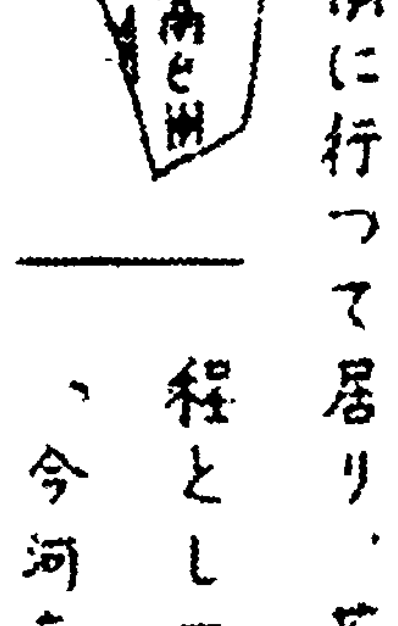


後上13.7



商を羅振玉は「亳」とし、王國維は之を北亳（左傳莊公十一年杜注云、宋國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となし（觀堂集林說亳）、林泰輔は南亳（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西亳（括地志云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也）に當て（支那上代之研究）、董作賓は南亳としてゐて（殷曆譜日譜五）、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卜辭綜述二五七頁）。次の版に於いては兲より商に行つて居り、董作賓はこの闕けてゐる干支を「壬寅王卜在兲」（殷曆譜日譜五）とし、又商・亳の間を二日行程としてゐる（殷曆譜日譜五）。殷の東南に在つて二日行程の間隔に在る兲と商とを董氏が謂ふやうに「今河南商丘縣」と「今安徽亳縣」とするのが最も妥當であり、陳夢家も「商為商丘的近是正確的」（卜辭綜述二五五頁）としてゐる。

後上9.12



第一期に次の如く「〓兲」（乙4518 5265 京1220）の地名があつて上帝を祀る祭儀の〓（〓〓）が行はれて

乙5265

・己丑卜〓貞〓于〓兲三〓

・貞〓〓于〓兲

・壬寅卜〓貞帝〓〓〓〓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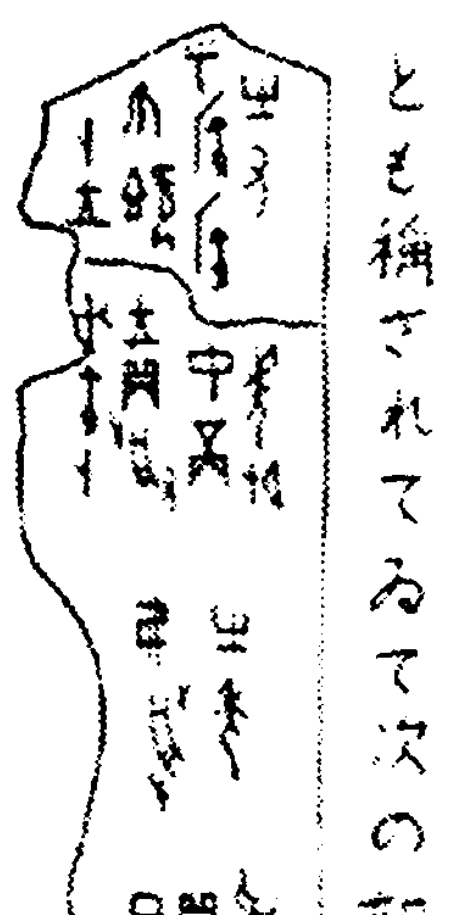
・貞帝不〓〓兲生〓〓

居り、同版上に又、「雨降らずここにこの兲に尤を作すことあるか」とトしてゐて、雨の降らないことが記されて居り、この〓祀は之によつて上帝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祀が行はれる〓兲は尤の有無がトされてゐる兲と同一地であり、陳夢家も「丘商應是商丘」（同上三二七）としてゐて、兲が又「〓兲」（丘商）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は兲が商邱である明証である。兲は第四期には又「大兲」、「中兲」、第五期には「天邑商」（前2.18.1 後2.18.2 佚987 甲2416 3152）、「大邑商」（前2.3.7 4.15.2 菁9.1 林1.27.8 續3.13.6 粹1102 金621 甲3690）とも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前8.10.3版に於いては「兲〓」が又「〓中兲」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中兲は兲に外ならず、甲2416・甲3690兩版の同文例に於いて一は大邑商、一は天邑商に作られてゐて、天が大の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他にもあるから（前編下論証參照）、この兩者は同一地であり、第四期の「大兲」は第五期に「大邑商」と稱されたことが解る。これらはいづれも商邱の異稱であるが、陳夢家が之を區別して兲を商邱、大邑商を沁陽、天邑商を朝歌、中兲を安陽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粹1297　于…大兲

乙9078　〓〓十〓中兲（前8.10.3 佚348 京1558）

前8.10.3



甲2416　今〓〓不〓〓……于〓大邑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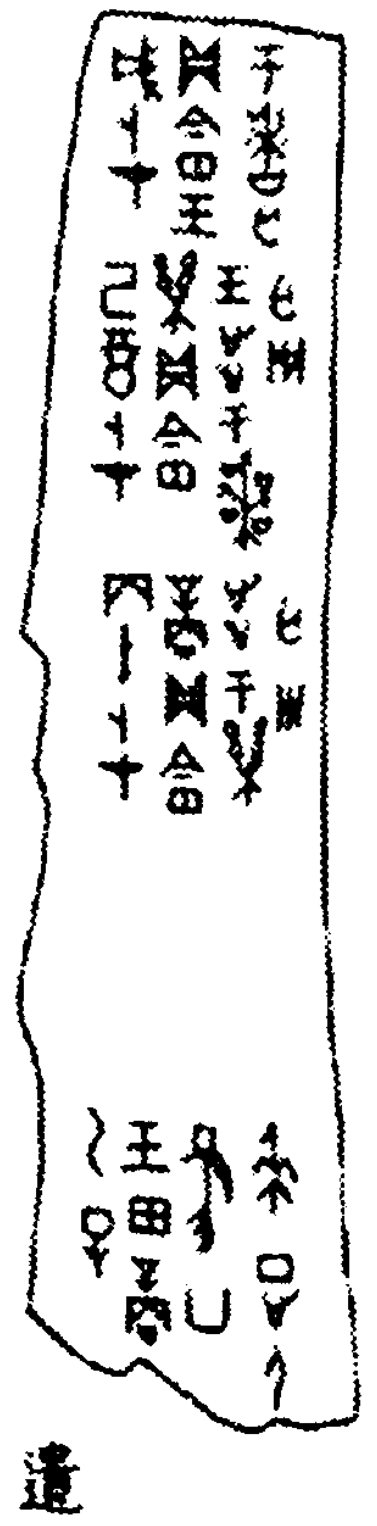
甲3690　（癸〓）今〓〓不〓〓……天邑商〓……

斯くの如く安陽は〓邑、商邱は兲・〓兲・大兲・中兲・大邑商、南亳は商と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つたから、次に兲と安陽間の地名を考察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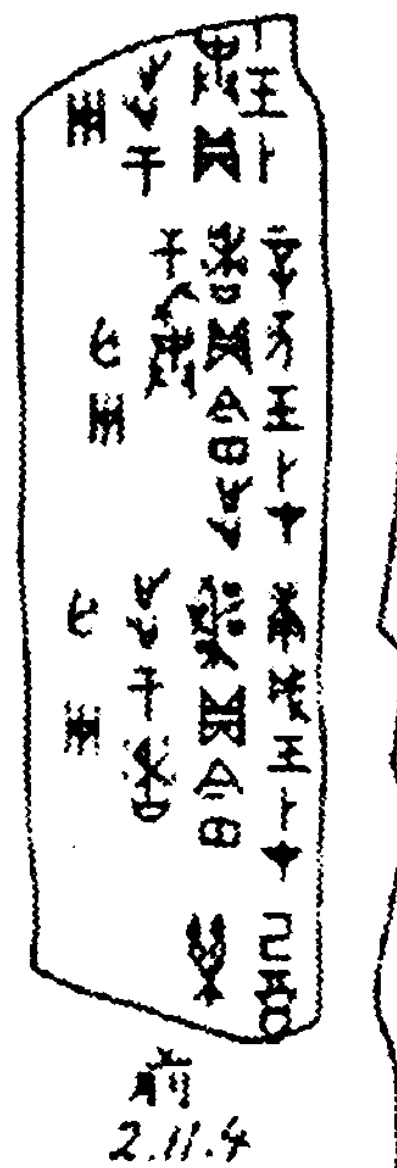
○〓・〓・〓・〓・〓・〓・〓・〓・〓

次の七版上の右の地名は殷都安陽と商邑間の往還途上に在つて、次の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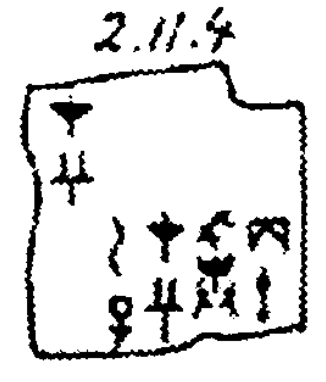
續3.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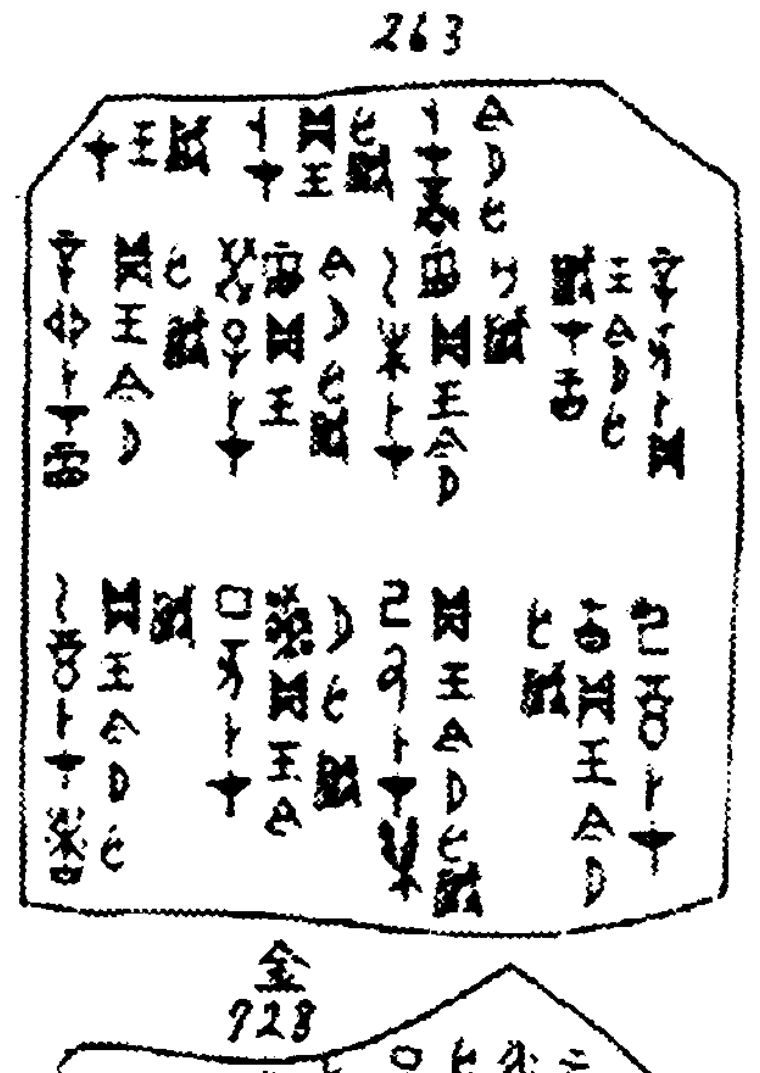
金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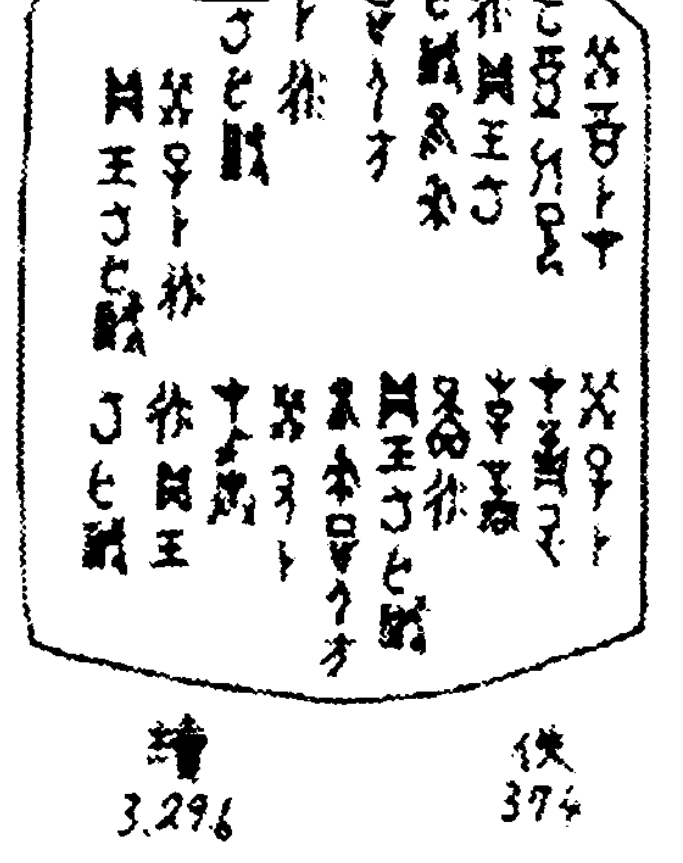
前2.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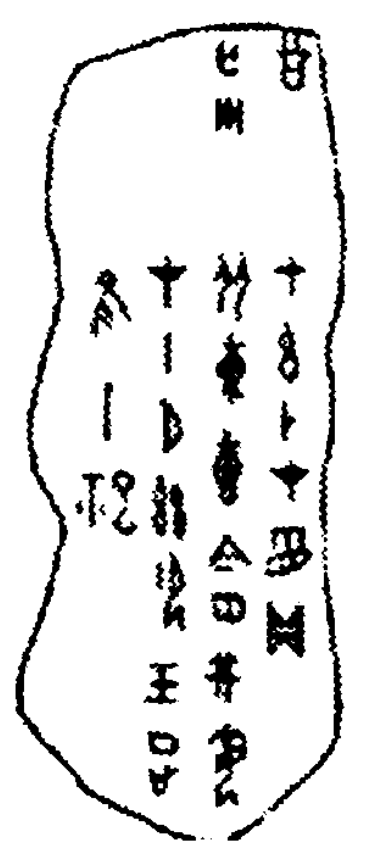
遺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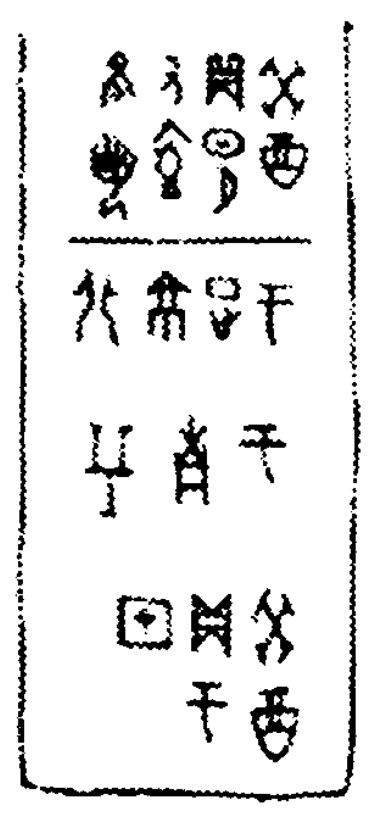
金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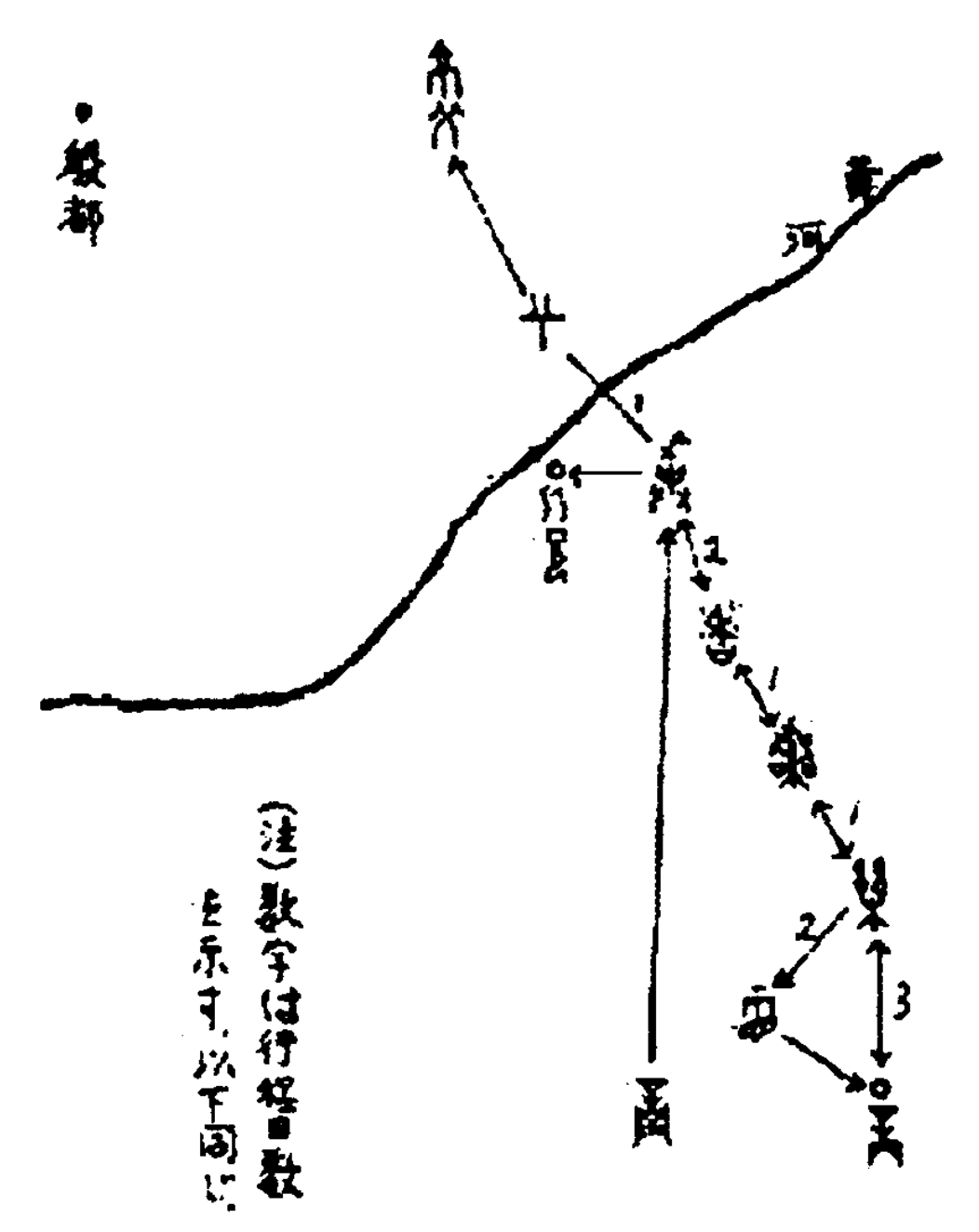
續3.29.6



佚374



右の版によれば兲より三日行程を以つて〓（續3.28.5）、〓より一日行程を以つて〓（續3.28.5 金583）、〓より一日行程を以つて〓（續3.28.5 金583）、〓より二日行程を以つて〓（金583）に至つて居り、この經路が略固定してゐることとは續3.28.5・金583・遺263版が之を示してゐて、遺263版に於いては右とは逆に〓より二日を以つて〓に、〓より二日を以つて〓に、〓より二日を以つて〓に、〓より兲に入つてゐる。從つて〓よりは直接に兲に入る道と（續3.28.5）、〓を經て至る道とがあることになり（遺263）、而して續3.29.6版に於いては〓に在つて「从東夷今日弗悔」と東方に行くことをトしてゐて、これは後述（夷方征伐參照）の如く兲に行き更に夷方征伐のために東方に行く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は兲の西方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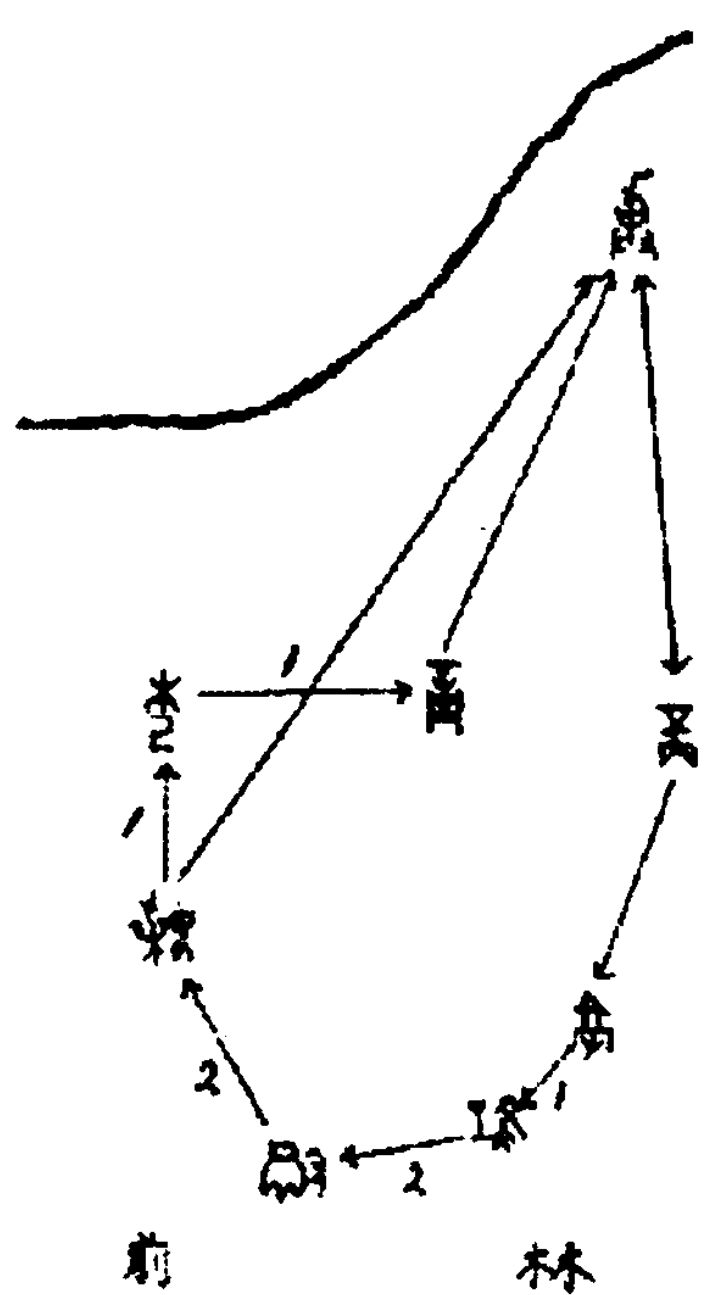


（注）數字は行程日數を示す。以下同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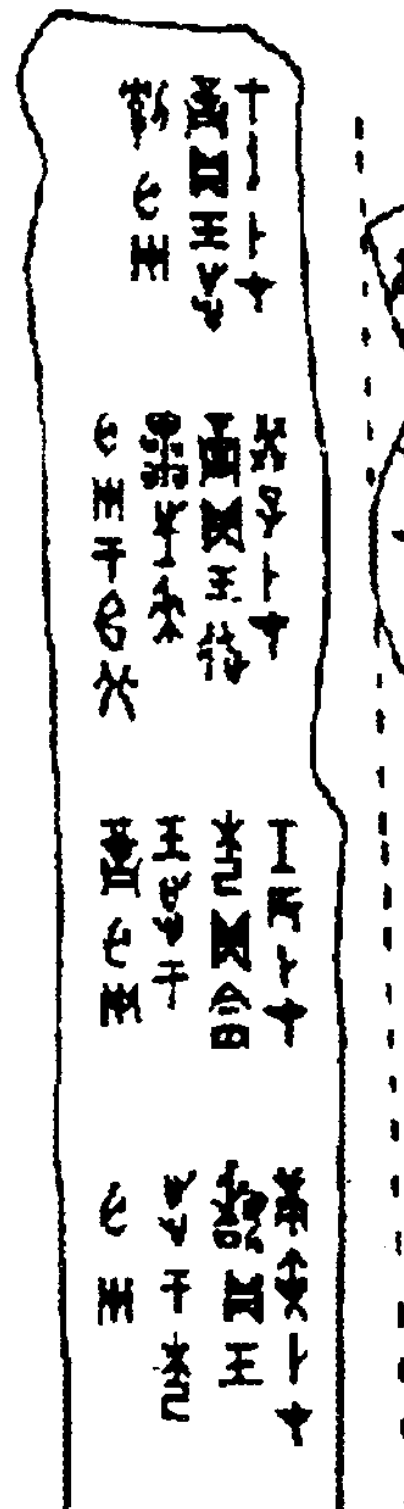
この兲より〓に行く方向が北行して黄河沿岸に向ふものであることは金728版に明かであつて、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癸巳に〓〓（〓の都邑）に在る〓に、癸丑に〓に、癸酉に亡〓〓（亡〓河邑）に行つて居り、この行程は商邑の郊に在る〓より〓を經て〓〓に至るものであり、〓〓の〓は自然神の〓と同字であつて、水名としては黄河を謂ふ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は黄河沿岸の都邑の意であり、從つて〓より〓に、〓より〓〓に行く方向は北行して黄河に向ふことが解る。前2.11.4版、佚374版によれば〓・〓の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つて、〓は〓〓と遠くないものと考へられ、又この〓↓〓間の地名が殷都より商邑に至る間に在ることとは後述の帝辛王十祀の夷方征伐日譜歴譜に詳述するが如くである（第二章夷方征伐參照）。次に〓・商附近の地名を考察す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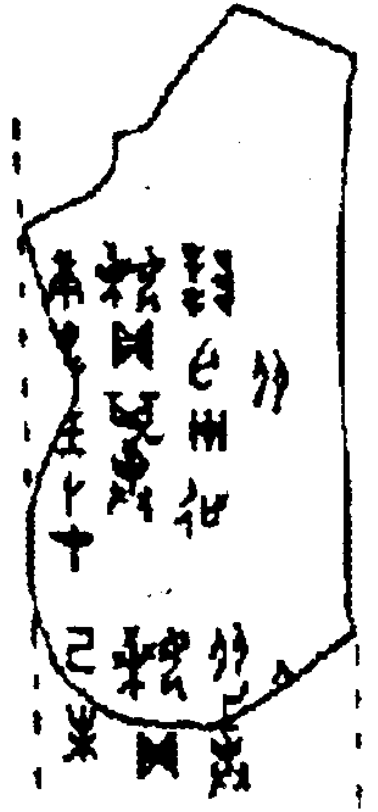
次の三版（林一・二八・一、前二・九・六、後上九・一二は一骨の折である）の地名〓・〓・〓（〓・〓）・〓は上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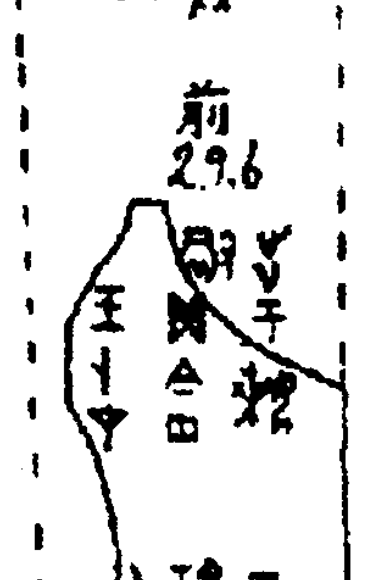
前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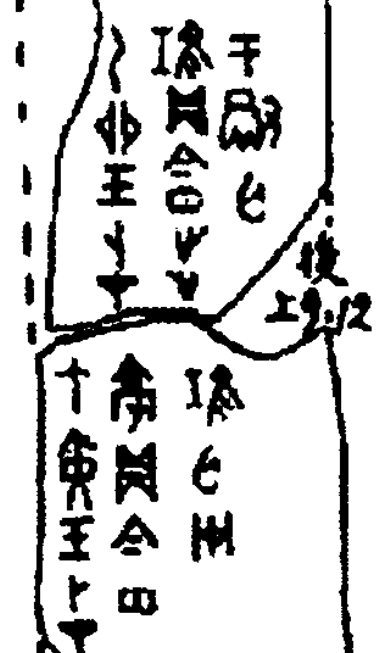
林1.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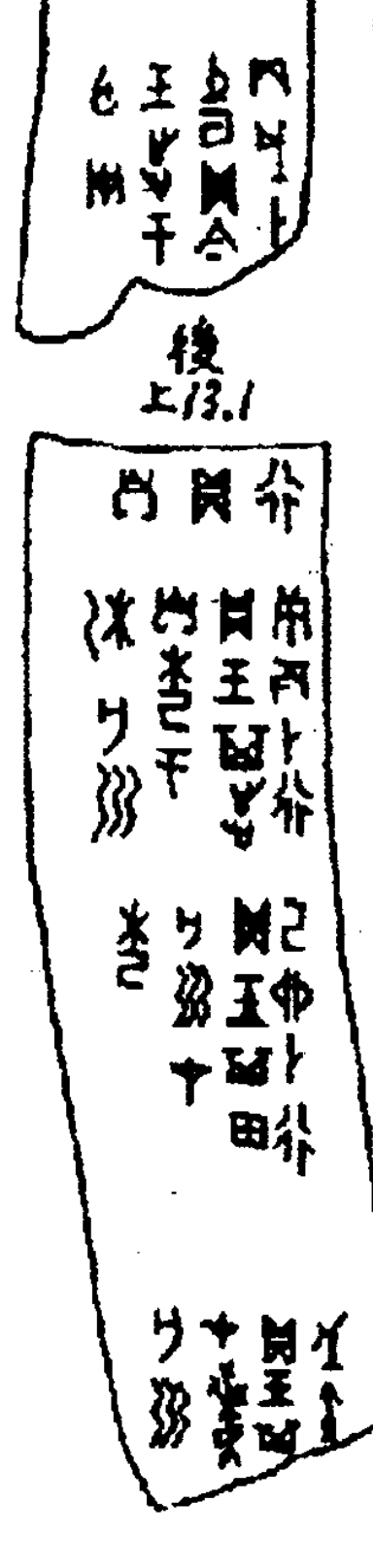
前2.9.6



後上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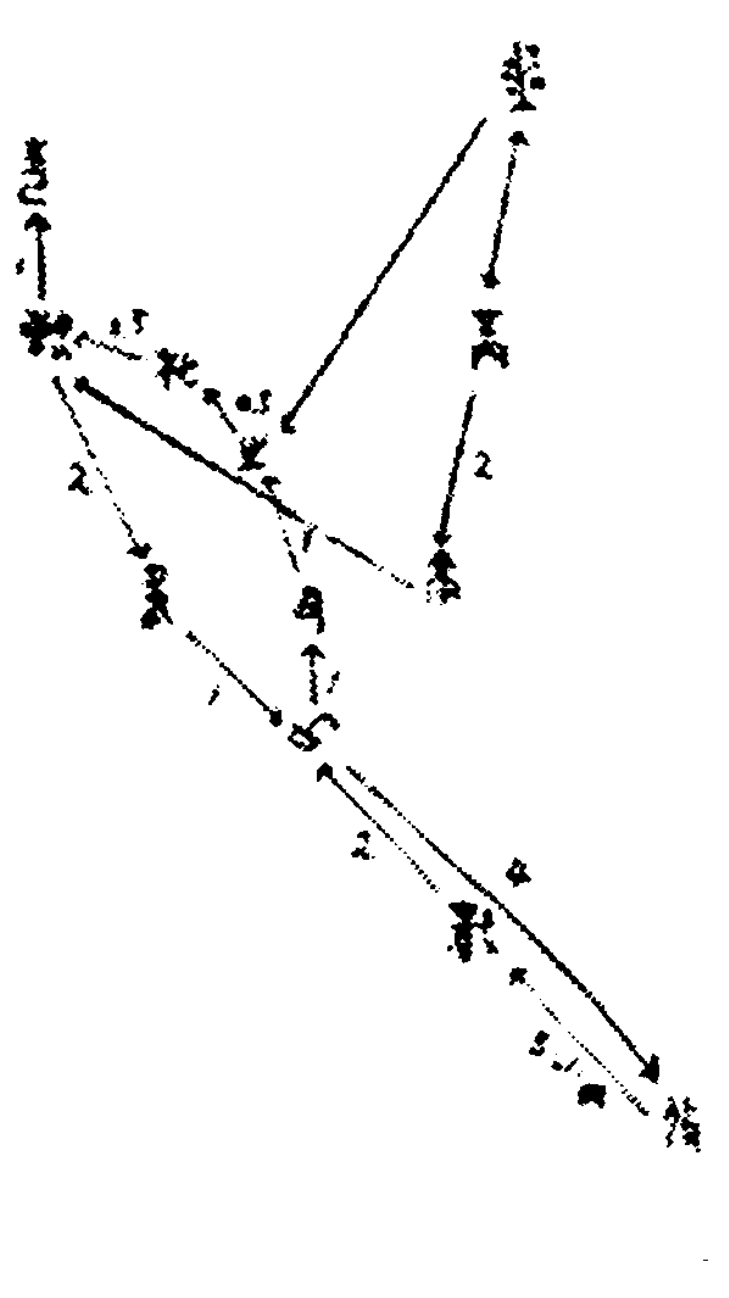
後上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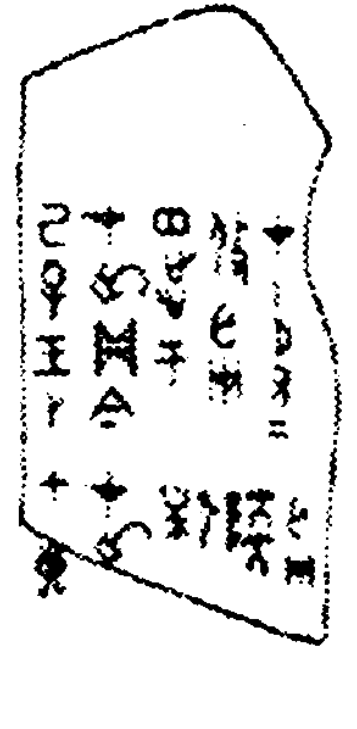
右の接合版に於いては〓より商に行き、商より一日行程にて〓に至り（後上9.12）、〓より〓に行き、〓より〓に至り（前2.9.6）、〓よりは前記の〓に向つて居り（林1.28.1）、この間の日數は甲寅に在商、己未に在〓であるから、商・〓間は五日行程であつて、商・〓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るから〓・〓間及び〓・〓間は各二日行程である。次の前2.8.7版に於いては〓（〓の〓）より二日行程にて〓に行つてゐるが、第二期の後上13.1版に於いては〓（〓の〓）より一日行程にて〓に至つてゐるから〓・〓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り、〓よりは一日行程にて前記の商邑の鄙郊に在る〓に行き、〓よりは〓及び〓に行つてゐる。前記の如く〓よりは〓に行つて居り、又右の如く〓よりも〓に向つてゐるから、この〓↓商↓〓↓〓↓〓↓〓↓〓の經路は迂回するものであり、この迂回は〓の位置により、〓・商を軸として東西の兩様に考へられる。〓を王國維・林泰輔は「杞」として、「杞、續漢志陳留郡雍丘本杞國（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觀堂別集補遺 殷卜辭中所見地名考）となして居り、董作賓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陳夢家は之を疑つてゐる（卜辭綜述二八八頁）。然し〓・杞は一字であつて、〓の位置が略、杞縣の附近に想定されるから、之を同一地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あり、之に從へば右の經路は西方に迂回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らの地名は略、右の圖の如き位置に在ることが解る。次に商より東南に在る攸に至る地名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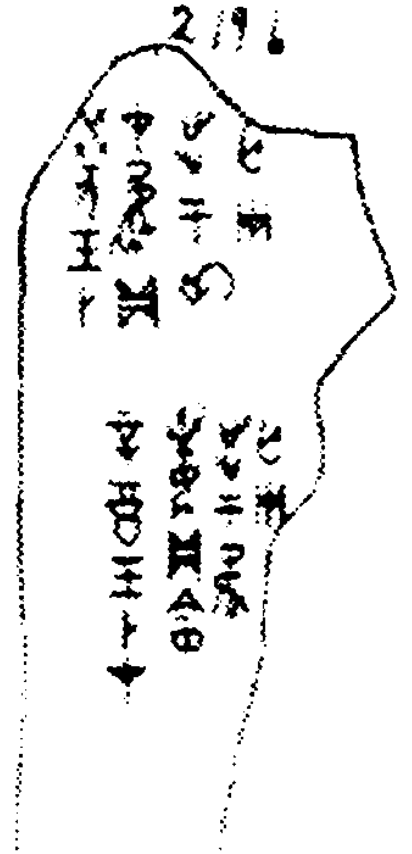
次の四版の地名〓・〓・攸・〓・〓・〓は上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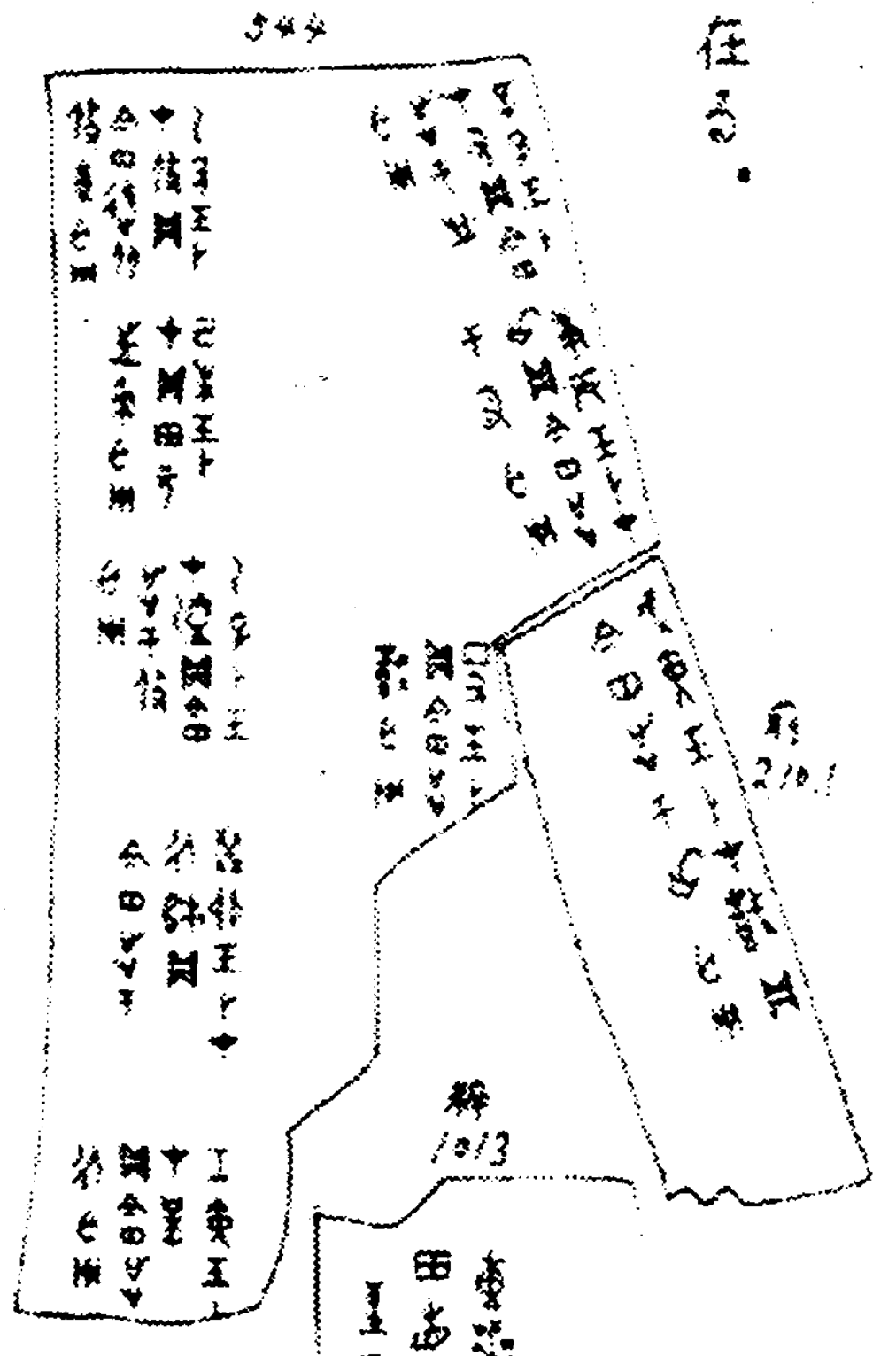
續3.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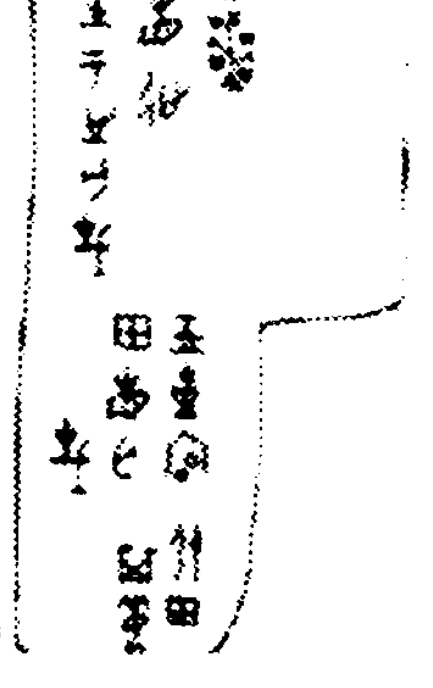
前2.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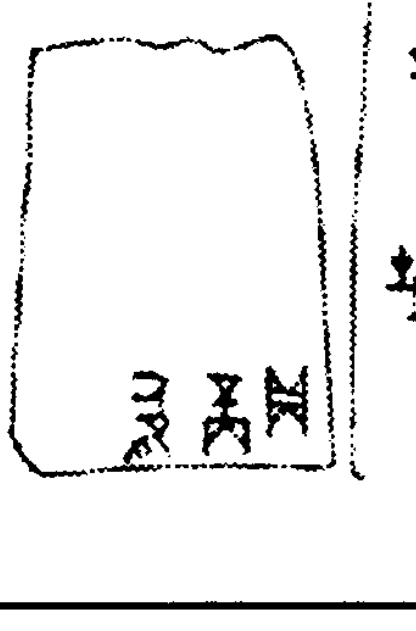
金544　前2.10.1



粹1013



鉄111.4



右の前2.19.6版と續3.30.7版とは接合するものであり、之によれば前記の〓より二日行程にて〓に行つて居り、〓が兲と遠くないことは第一期の鉄111.4版に「貞（王〓）兲（王〓）〓」とあることが之を証してゐて、〓よりは癸亥に〓に出發し（前2.19.6）翌甲子に〓に在るから（續3.30.7）、この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り、〓よりは攸に出發してゐる（續3.30.7）。この〓↓〓↓〓↓攸とは逆に金544版に於

いては乙丑に攸に在り、十三日後の戊寅に殸に在り、同日㠯に出發して二日後の庚辰に㠯に在り、㠯よりは一日行程にて𡧊に、𡧊よりは㠯に出發して居り、而して後述（第二章・ㄅ方夷方征伐日譜參照）の如く㠯よりは更に杞を經て前記の㯃に至つてゐて、この攸↓殸↓㠯↓𡧊↓㠯↓杞↓㯃の行程は右の行程とは逆行である。右の如く攸・殸間は十三日、殸・㠯間は二日であるから、攸・㠯間は十五日を要してゐるが、後述に証明してゐるやうに攸↓殸の行程は五日以內、㠯↓攸の行程は四日であり（夷方征伐日譜參照）、而して右の如く殸・㠯間は二日行程であるから、攸↓殸間は二日行程であつて殸は㠯・攸間の途上に在ることが解る。從つて黃河沿岸の㠯より攸に至る日數は、㠯・㯃間一日、㯃・𡧊間二日、𡧊・㠯間一日、㠯・攸間四日であつて、八日を以つて杞縣より攸に到り得るのである。㠯の位置は粹1013版に於いては㠯に田することを卜し、次いで𡧊北に在る前記の㯃に田して更に㠯に往くことを卜してゐて、㠯は後述の如く㯃北に在つてこの行程は南行であるから㠯は㯃南に在り、而して後述の如く㠯・㯃の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るから（ㄅ方征伐日譜參照）、その位置は略、𡧊・㯃間に在ることが解り、又㠯・攸間の往還の經路は後述の如くㄅ方（淮夷）征伐のために淮に至る途上に在り、攸・淮間は七日乃至十二日行程であるから、攸は𡧊・亳と淮陰（淮）間の宿縣・蒙城間に想定されるのであつて、董作賓が「攸之地今已無可考、觀于由㠯至攸、所經之地凡八、所需之時、在二旬以上、除去沿途勾留之日、亦須十餘日」とし、又「攸、殷之侯國、在江淮之間」（殷曆譜日譜三）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行程日數の算定に於いて誤つて居り、從つて攸を江淮の間に在りとする說も亦妥當ではない。

攸を商承祚、王襄が「攸」と釋し、王襄は之を「條」の省文としてより郭・董・胡・陳の諸家が之に從つて居り、

商承祚—說文解字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嶧山石刻作𢼸、毛公鼎作攸、頌敦作𢼸、此省…疑亦攸字。（類編三・一七）

王　襄—攸古攸字　許說从攴从人水省、此不从水省、亦即條之省文、漢畫何簽題字、篠作𥱼、攸即條之省、从竹从匚誼同、說文解字其或从竹或从匚可証、攸或即鳴條歟。（簠釋地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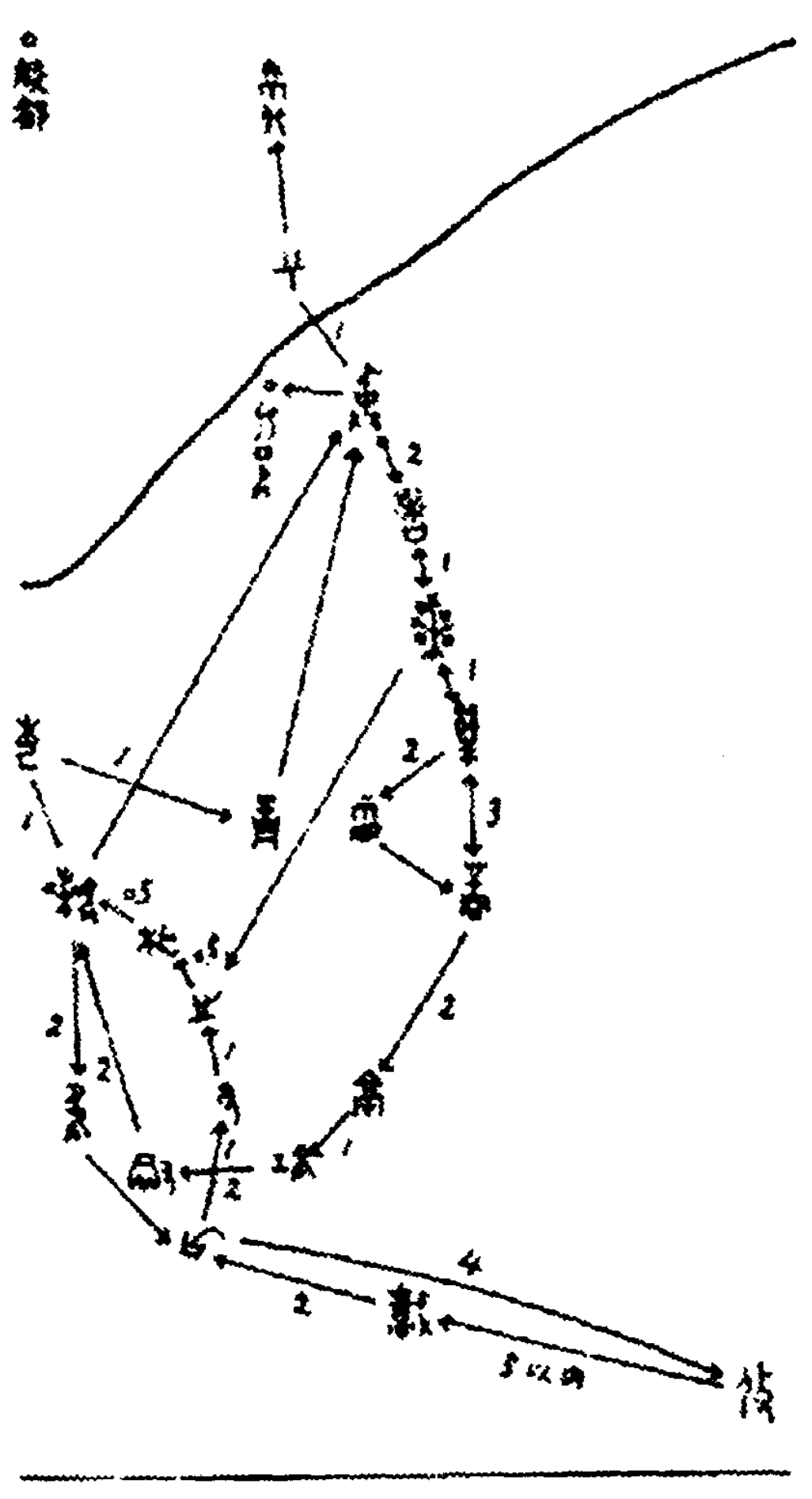
郭沫若—攸字王襄謂條省、疑即鳴條、案其說近是、天問「何條放致罰」、鳴條正省稱爲條、夏本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二說不同、攷書語言「桀奔南巢」、南巢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南六十五里、與鳴條、縱非一地、亦必相近、則鄭說是也（通纂王七四）

董作賓—攸殷之侯國、在江淮之間、余舊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從王襄氏說以爲即鳴條、…攸國在殷代爲其東南重鎭、可能即古之所謂鳴條與條也。（殷曆譜日譜三）

胡厚宣—攸者王襄謂條省、疑即鳴條、其說甚是、天問何條放致罰、鳴條正省稱爲條、孟子離婁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以鳴條爲東夷之地、與卜辭征伐夷方而次于攸者合。（殷代封建制度考二〇葉）

陳夢家—攸是攸侯之地、左傳定四「分魯公以殷民七族、其中條、徐、蕭、索之徐、蕭、索當在今徐州・蕭縣・宿縣一帶、條亦應近此三處、…孟子滕文公下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孟子之有攸、卜辭之攸、左傳殷民七族之條、當是一族、…正文方歸途中、二月癸酉在攸侯鄙永、四日後戊寅已在宿縣東北六十里之甾缶、則攸當在今永城之南部、宿縣之西北、攸之永、即今永城。（卜辭綜述三〇六頁）

右の如く地名として王襄が鳴條としてより郭・董・胡氏が之に從ひ、而してその位置を郭氏は桐城附近とし、董氏は江淮の間としてゐる。然し攸は㠯より淮（淮陰）に行く途上に當つてゐるから、桐城附近或は江淮の間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く、これに反して陳氏は魯公に分與された殷民中の條氏の邑地として宿縣の西北に想定してゐるが、漢書周勃傳に「周勃封條侯」とあつて顏師古注に「縣在勃海」とあり、又陳氏は前2.16.6版の「癸酉卜在攸永貞」の攸永を「攸永」として永を永城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癸亥卜永貞、癸酉卜在攸永貞」（續6.15）の永と同樣に貞人名であるから、永を地名として永城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右の如く杞縣より攸に至るには八日、攸より淮陰（淮）に至るに七日乃至十二日を要してゐるから、攸は杞縣と淮陰の中間に在り、その位置はなほ考究を要するが略、宿縣・蒙城間に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以上分說せる地名の相互關係を綜合せば上圖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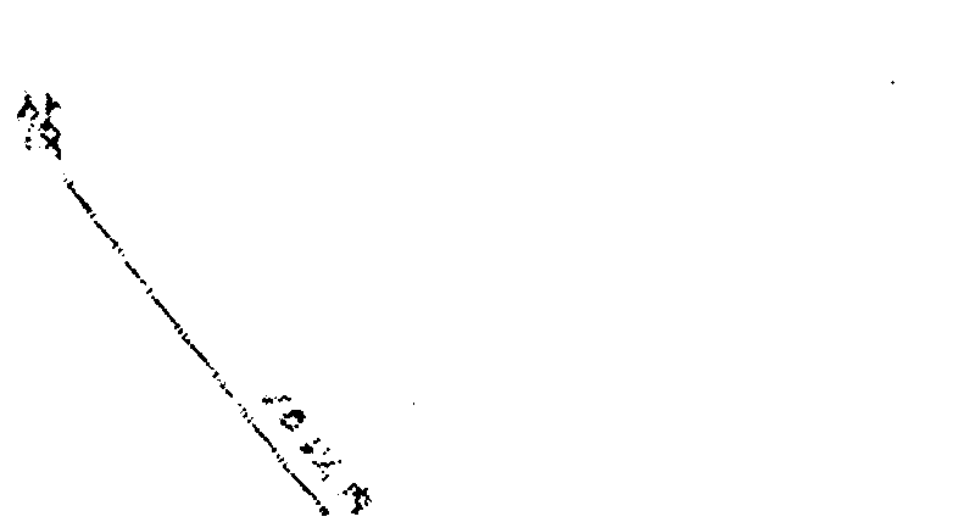
（二）攸・淮間の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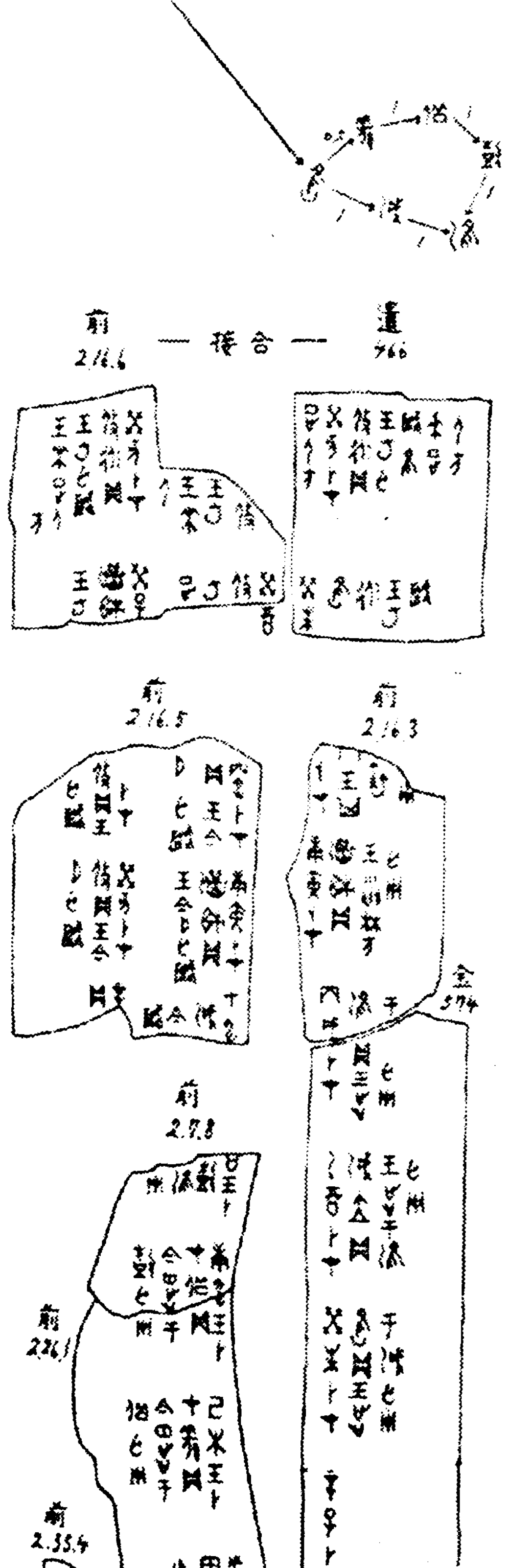
淮は「淮」であつて董作賓は「即今之淮河、在淮心爲淮水附近之地」（日譜三）と淮水附近の地名とし、陳夢家は「淮爲古四

瀆之一、金代黃河奪淮入海、其後河復更道、洪澤湖以東淮水遂至於塞、湖以西的淮水、可能與古代的沒有很大的差別」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三〇七頁）。卜辭に於いては淮夷（ㄅ方）征伐のために、攸を經て淮に往來してゐるから淮は攸東に在り、而して次述の如く攸・淮の間は七日乃至十二日以內の行程であるから、その位置は略、淮陰或は淮安の地に當り陳說は妥當である。次に攸・淮間の地名及び淮附近の地名を考察する。

○攸↓𠂤↓汝↓淮の地名　𠂤・汝・雟・佁・鼓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攸↓𠂤↓汝↓淮の行程は十二日以內であつて、右の地名は上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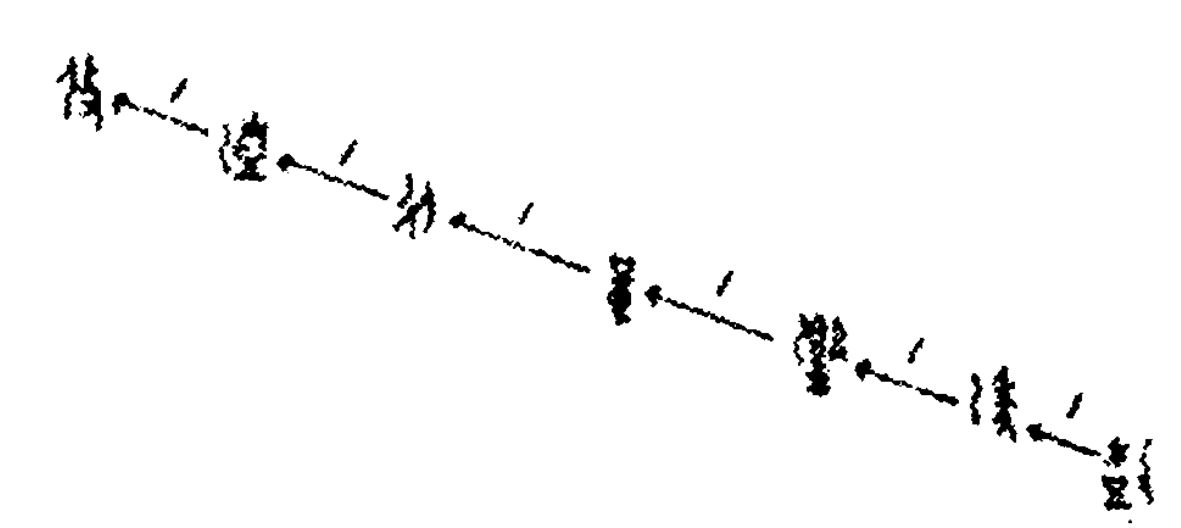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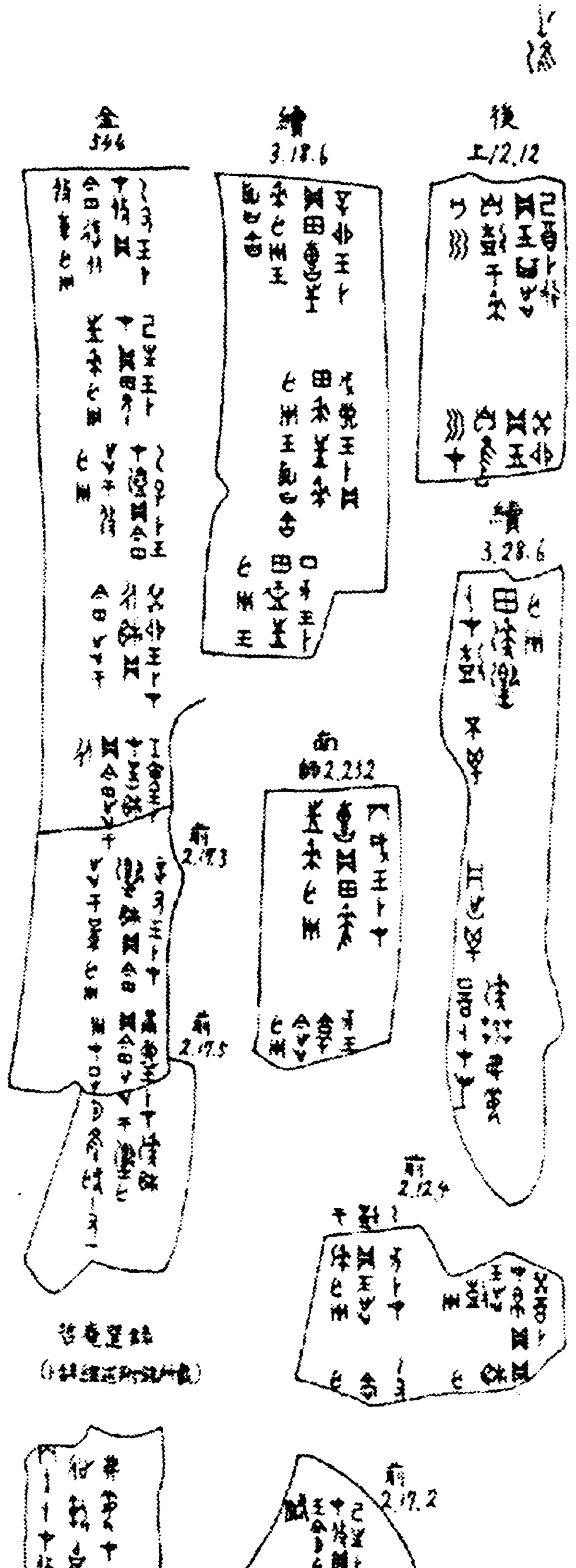
右の遺466版と前2.16.6版とを董作賓が接合して居り、これによれば癸酉に攸に在り癸未に𠂤に在るから、この間は十日以內の行程であり、次に前2.16.3、金574接合版によれば𠂤より汝を經て淮に到つてゐて、𠂤・汝間は二日、汝・淮間は一日を要して居り、從つて攸・淮間に十三日以內を要してゐるが、この接合版の在𠂤の干支が前2.16.5版の在𠂤の干支と一致し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時卜であり、前者に於いては癸未に「在𠂤」であつて二日後の乙酉には「在汝」であるが、後者に於いては甲申に「在汝」であるから、癸未に𠂤を發して翌甲申に汝に在ることになつてこの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り、從つて攸—十日以內↓𠂤—一日↓汝—一日↓淮の行程は十二日以內である。次の前2.7.8・2.26.1・2.35.4接合版に於いては、雟より𠂤に一日を以つて往復して居り、雟よりは一日にて佁に、佁よりは一日にて鼓に、鼓よりは淮に至つてゐるから、𠂤は淮より三日半の行程の位置に在り。而して𠂤は右の如く淮より二日行程の位置にあるから𠂤・𠂤は同一地であり、從つて𠂤（𠂤）より淮に至る經路は𠂤—

一日↓汝—一日↓淮の外に𠂤—半日↓雟—一日↓佁—一日↓鼓—一日↓淮の道があり、前者は二日行程後者は三日半行程であるから後者は迂回の經路である。この迂回經路中の雟が後述の如く鼓より北方の𠂤・㠯に行く經路に當つてゐるから、この迂回は𠂤↓汝↓淮の北側を通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らの雟・佁・鼓は淮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淮↓鼓↓攸の地名　淩・㙯・𦭘・𢓸・澧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淮↓攸間には淩・㙯・𦭘・𢓸・澧の地があつて、略、七日を要して攸に至つ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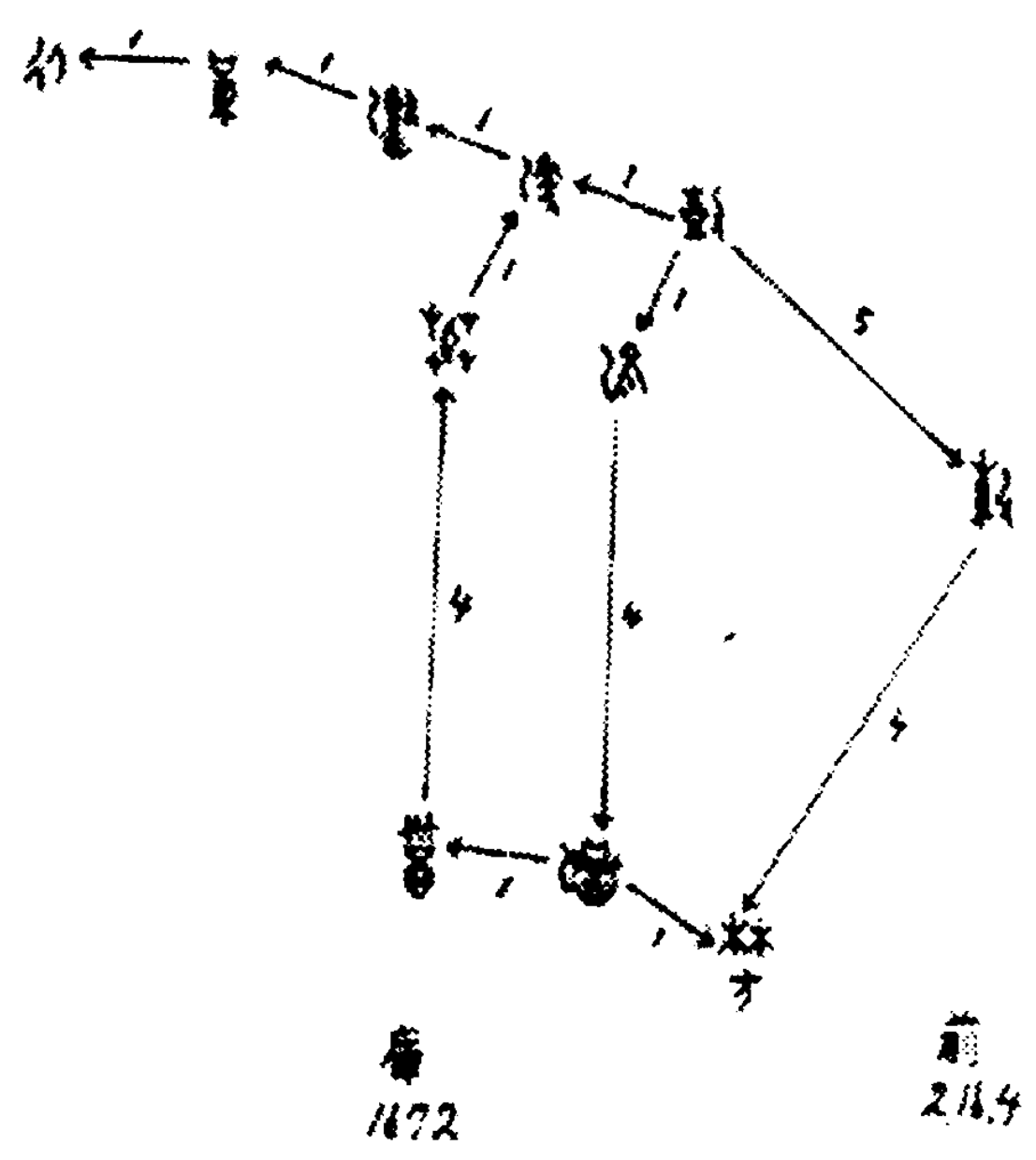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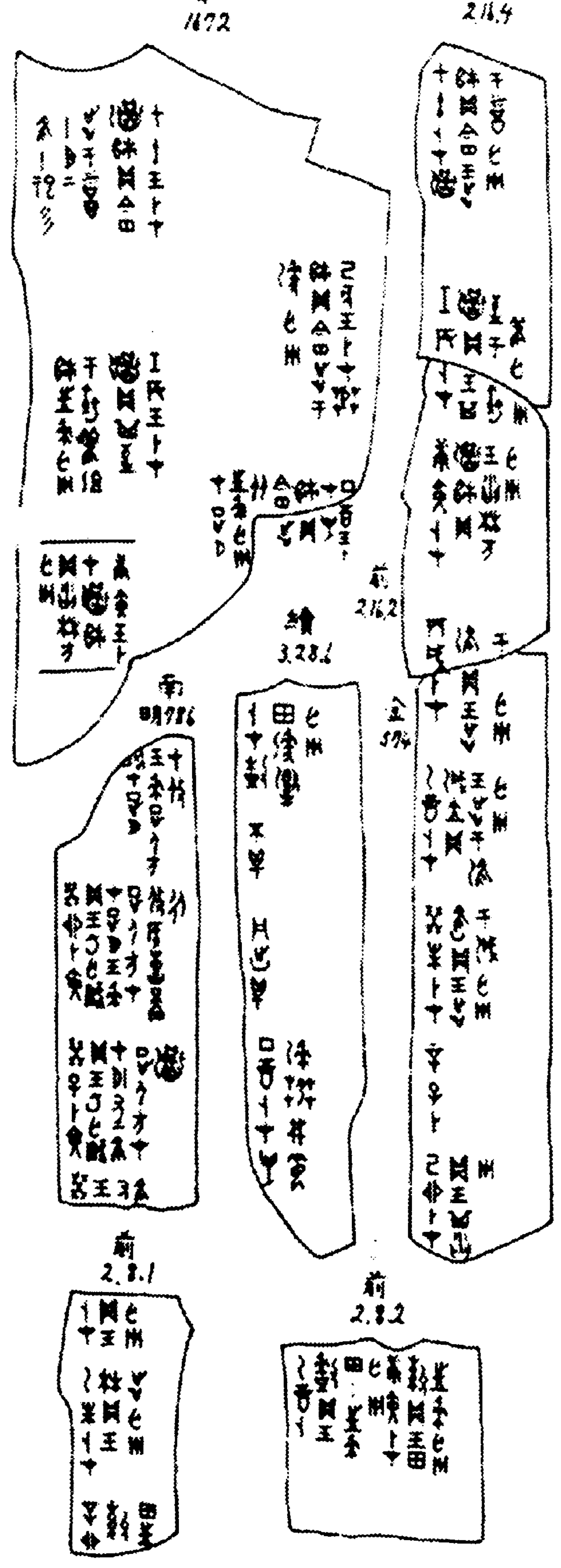
哲庵望錄（卜辭通纂所錄所載）

前記の如く鼓より淮に入つてゐて鼓は淮北一日行程に在り、この鼓よりは𣎆（後上12.12）・𣲷（前2.12.4）・淩（續3.28.6）に行つて居り、而して續3.18.6版に於いては戊子に田𣎆、辛卯に田𡋯、又前2.23.2に於いては𡋯に在つて田𣎆を卜してゐるから、𣎆・𣲷・𣎆・淩は同一地であつて、鼓より一日行程に在り、𣎆・𣎆には𡋯（續3.18.6）・𡋯（前2.23.2）より往來してゐて、𡋯・𡋯は後述の如く殷東の田獵地域に屬する地であるから、𣎆は鼓の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る。金544・前2.19.3・2.19.5接合版に於いては淩より一日にて㙯、㙯より一日にて𦭘、𦭘より一日にて𢓸に行つてゐて、癸卯には𢓸より澧に行き乙巳に澧に在り、然るに前2.6.2・2.19.1・2.19.2接合版（この版は金544版と同時である（夷方征伐令辭參照））に於いては癸卯には澧に在るから𢓸・澧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つて、乙巳まで澧に滯在したことになり、而して龜版に於いては正月丙午に攸に在るから、正月乙巳に澧を發し翌丙午には攸に在るのであつてこの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り、從つて淮より鼓を經て攸に至る日數は七日であつて、淮より北行七日にして攸に至ることが解る。

○〓↓〓↓〓の地名〓・〓・〓・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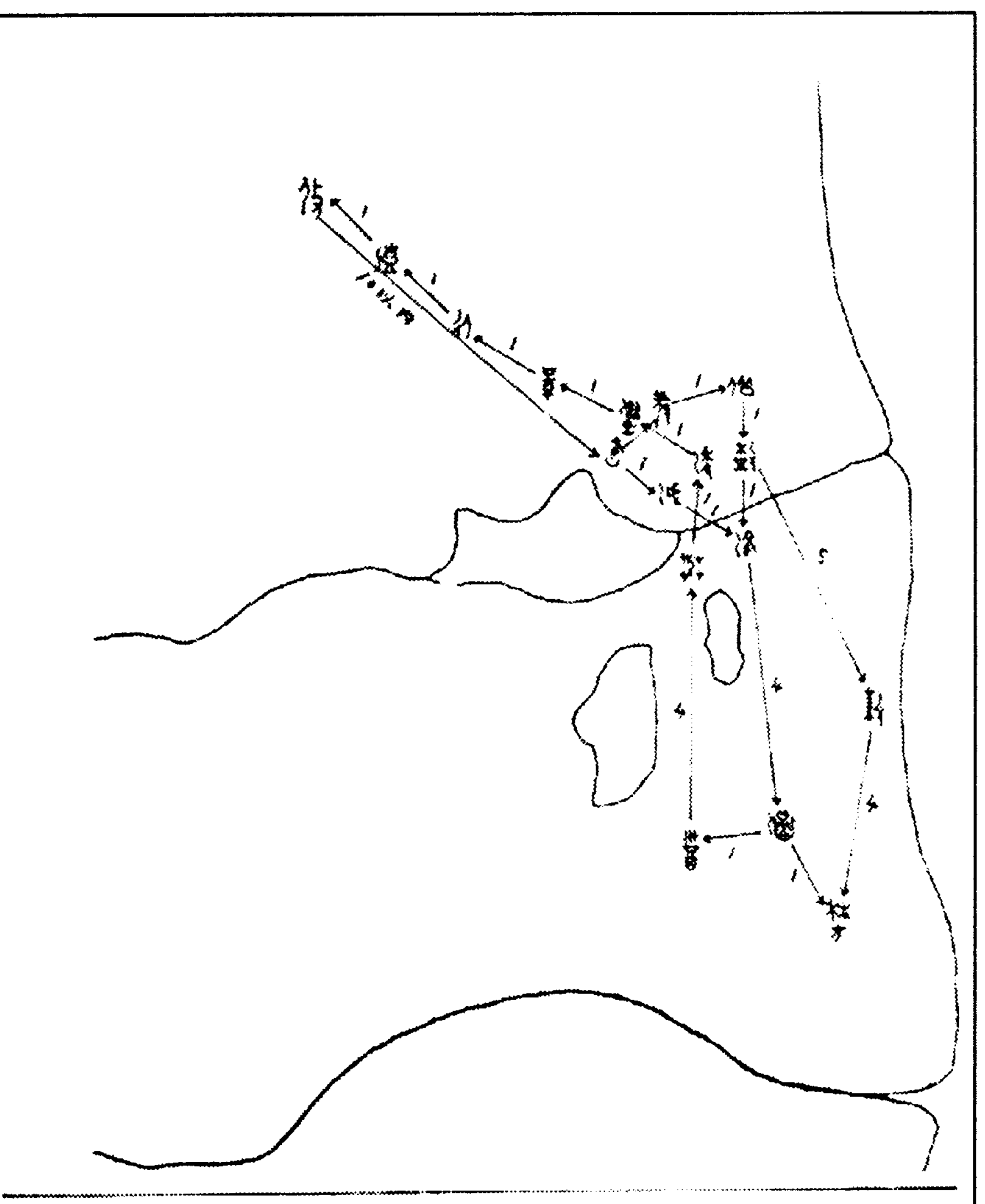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以南の地名と行程日數は上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庫1672
前2.11.4
前2.16.2
續3.28.6
金594
南明786
前2.8.1
前2.8.2

右の前2.11.4 2.16.2 金594持合版と庫1672版の干支が一致して居り、又庫1672版の甲午在〓以下の干支・月份が南明786版の癸巳在〓と癸卯在〓の間の干支・月份に當つて居り、又續3.28.6版の干支・旅程もこれら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は同時卜である。前2.11.4持合版に於いては〓より四日行程にて〓に至り、〓に在つて林方・〓に往來し、又〓より〓に行つて居り、庫1672版に於いては〓に行くの後五日にして〓に在り、〓よりは前記の〓↓〓↓〓路上の〓に行つて居り、これより〓（續3.28.6）・〓（南明786）に行き〓（南明786）に至つてゐる。この間の行程日數を考察するに右の如く〓・〓間は四日行程であり、甲午に在〓（前2.11.4 庫1672）、癸卯に在〓（南明786）であるからこの間は九日行程であつて、〓↓〓↓〓間に十三日を要してゐる。〓・〓間は九日行程であつて〓・〓間は前記の如く三日行程であるから、〓・〓間は六日行程であり而して右の如く〓・〓間が五日行程であるから（庫1672）、〓・〓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る。又庫1672版に於いて〓より〓を經て三日後には〓に在るから、〓・〓間は一日乃至二日行程であり、從つて〓・〓間は四日乃至三日行程である。〓よりは一日行程にて林方に行き（前2.11.4 2.16.2）、而して前記の〓より五日行程にて〓に至り（前2.8.2）、〓よりは四日行程にて林に至つてゐるから（前2.8.1）、林方は〓よりは一日行程、〓よりは九日行程に在ることが解る。斯くの如く〓より〓・〓・〓・〓を經て〓に至るには十三日を要して居り、而して前記の如く〓より〓・〓を經て〓に至るには五日を要してゐるから、前者は大迂回の行程である。この迂回が〓・〓の線のいづれの方向かを考察するに、既に〓が〓北に在るとせば〓よりの行程日數よりして當然に〓より北に在る筈であつて、淮北殷東の田獵地との關係が見られる卜辭が存する筈であり、然るに斯かる一例も存しないことは〓が〓南の僻遠に在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郭沫若は之を「安徽靈山縣東北三十里の靈城」としてゐるが（通纂五七四）、靈山には淮陰より四日を以つて至り得ず、陳夢家もこれを非として「此說恐不可靠、……淮水以南的川流」（卜辭綜述三〇七頁）としてゐる。

以上分說せる〓・〓間の地名、及び〓南の地名の關係は略、上揭圖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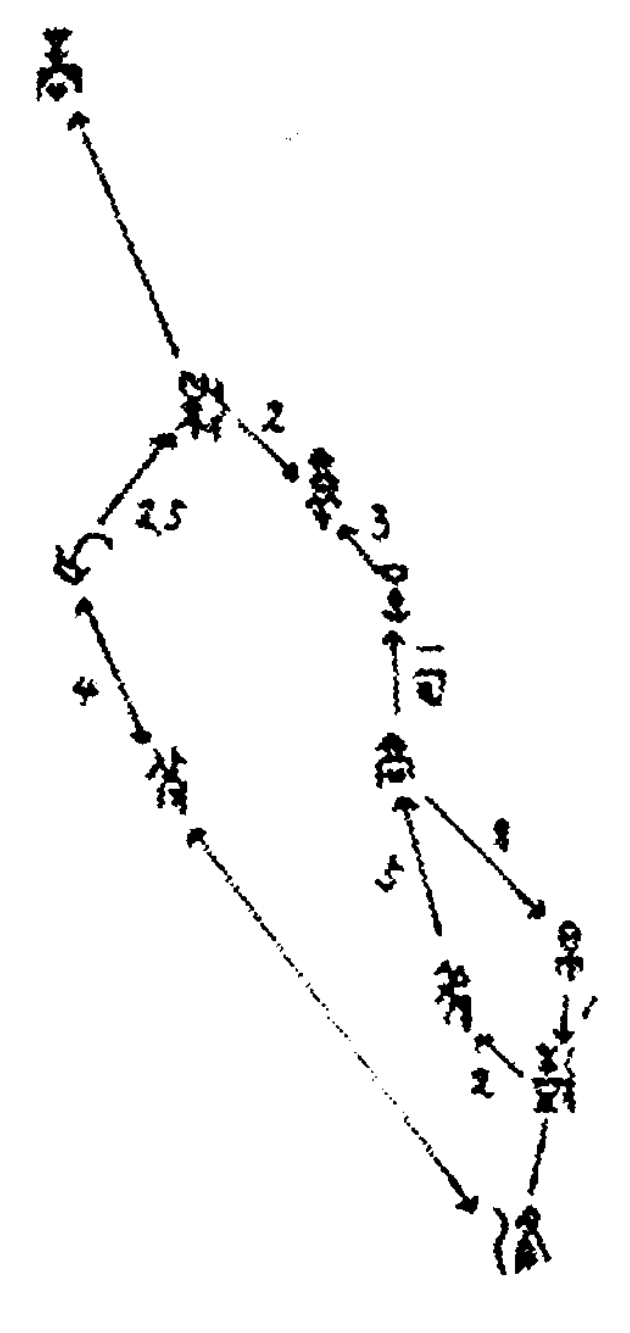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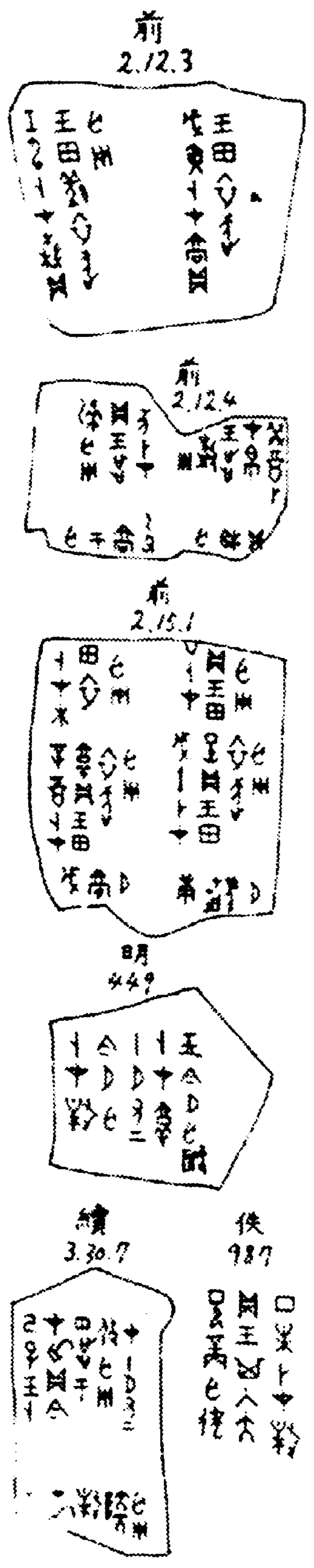
(三) 〓・〓間の地名

前記の(一)の〓・〓の線と(二)の〓・〓の線の間にある地名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より〓と〓の中間に行く經路があつて、上圖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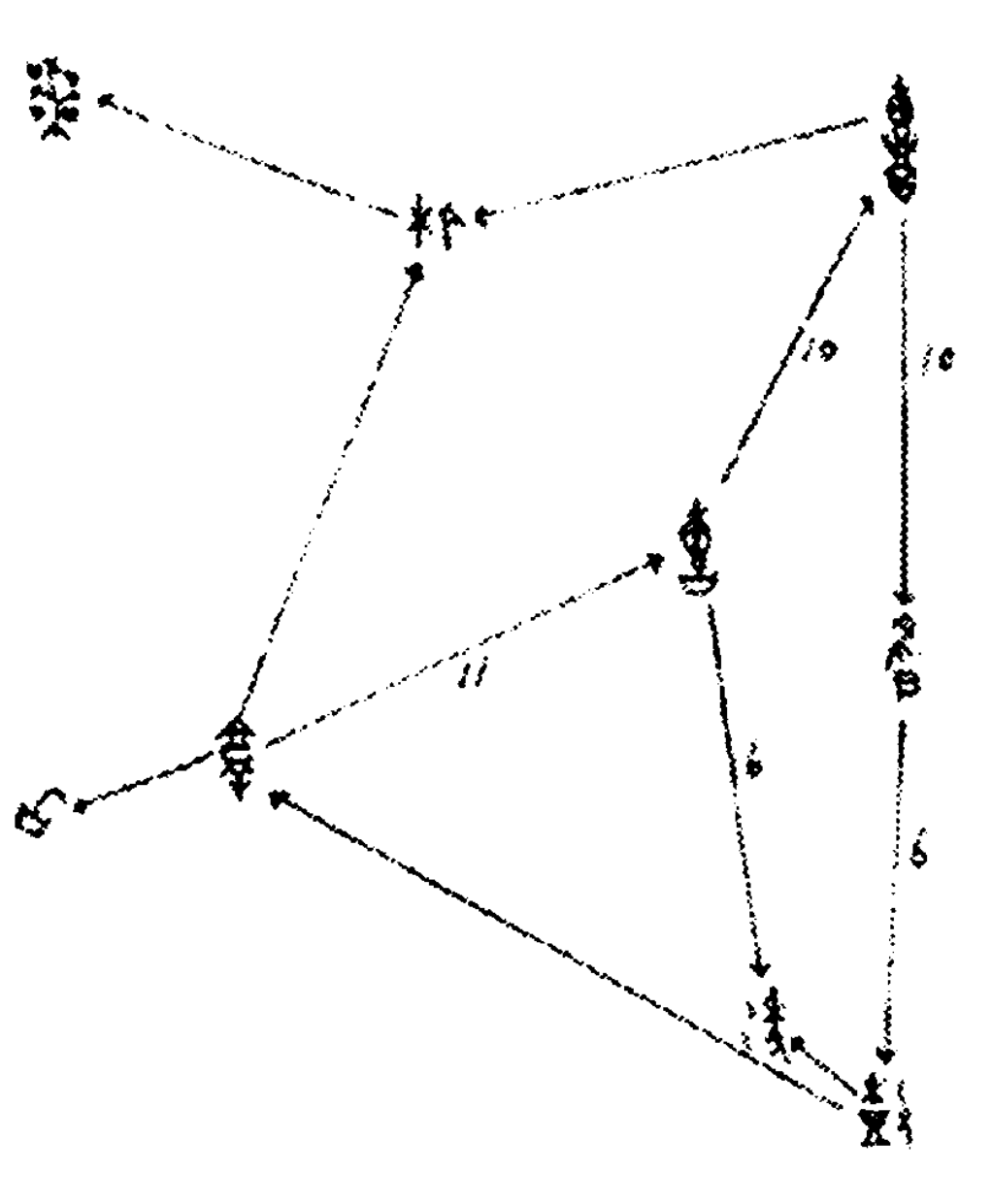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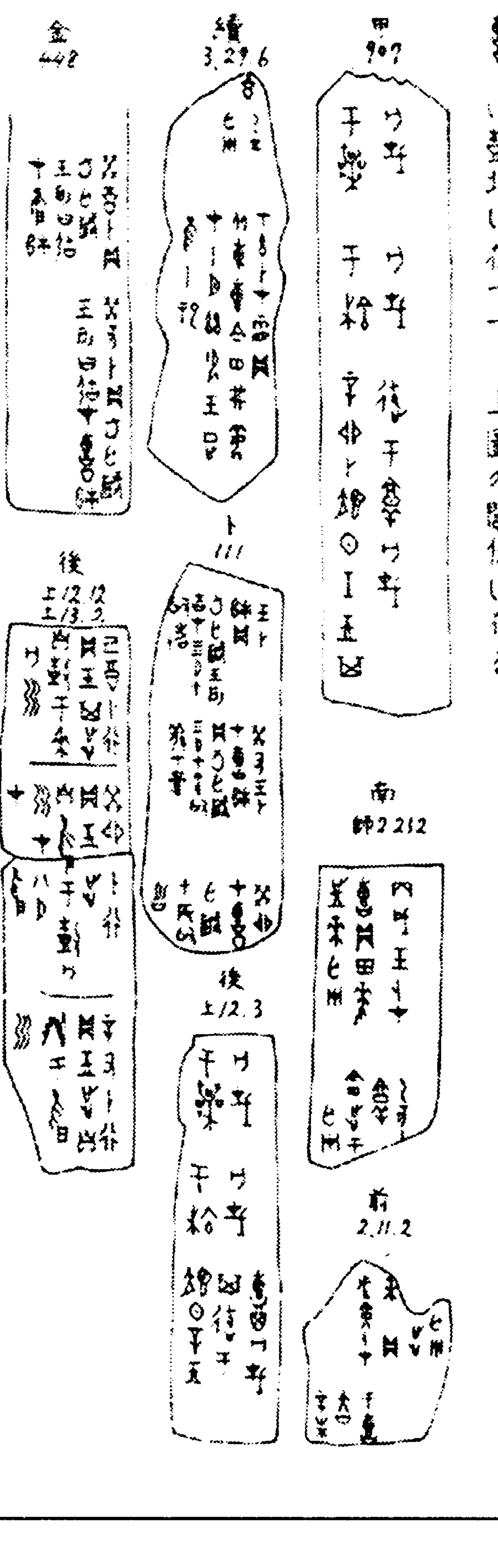

前2.12.3
前2.12.4
前2.15.1
明449
續3.30.7
佚987

前記の如く〓の西北二日行程に〓（〓（前二・一三・三）〓（前二・三五・四）に作る）があり、右の前2.12.3版によれば〓より略、五日行程に〓があり、前2.12.4版に於いては〓↓〓↓〓↓〓↓〓の行程は七日を要してゐるから、〓は〓よりは七日乃至九日、〓よりは五日、〓よりは八日行程の西北に至ることになる。〓よりは十日行程に〓、〓より三日行程に〓があり（前2.15.1）、而して明449版の〓・〓の關係は、卜夕甲骨版の通例として右側の辭は左側の辭の二日後がその卜日であるから（文字が左行の場合はこれと逆であり、右の前二・一五・一版の〓と〓とはこれである）、〓・〓の間は二日行程である。〓よりは大邑〓に入つて居り（佚987）、又〓より五日を以つて〓に往復してゐるから、〓は〓と〓との東方に在り、從つて〓は〓の東方に在るのであつて、胡厚宣が〓を「在殷之東或東南」（殷代之農業四一葉）としてゐるのは當つてゐる。以上の地名は右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つて、殷の田獵地域の南限をなしてゐる。

○〓〓〓↓〓↓〓↓〓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は〓北に在つて、上圖の關係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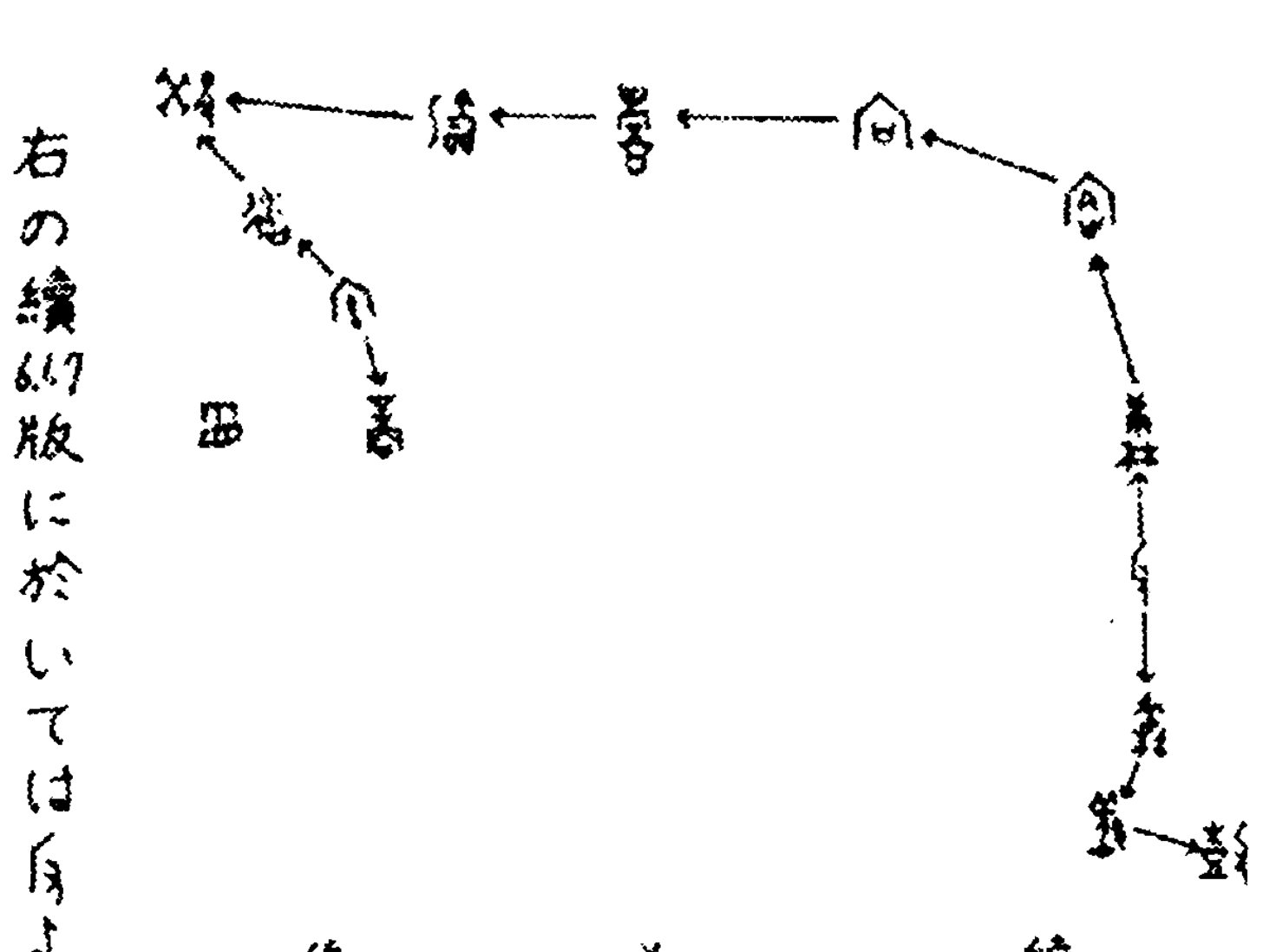

甲907
續3.29.6
金442
卜111
後1.12.12 1.12.13
南輔2.212
後1.12.3
前2.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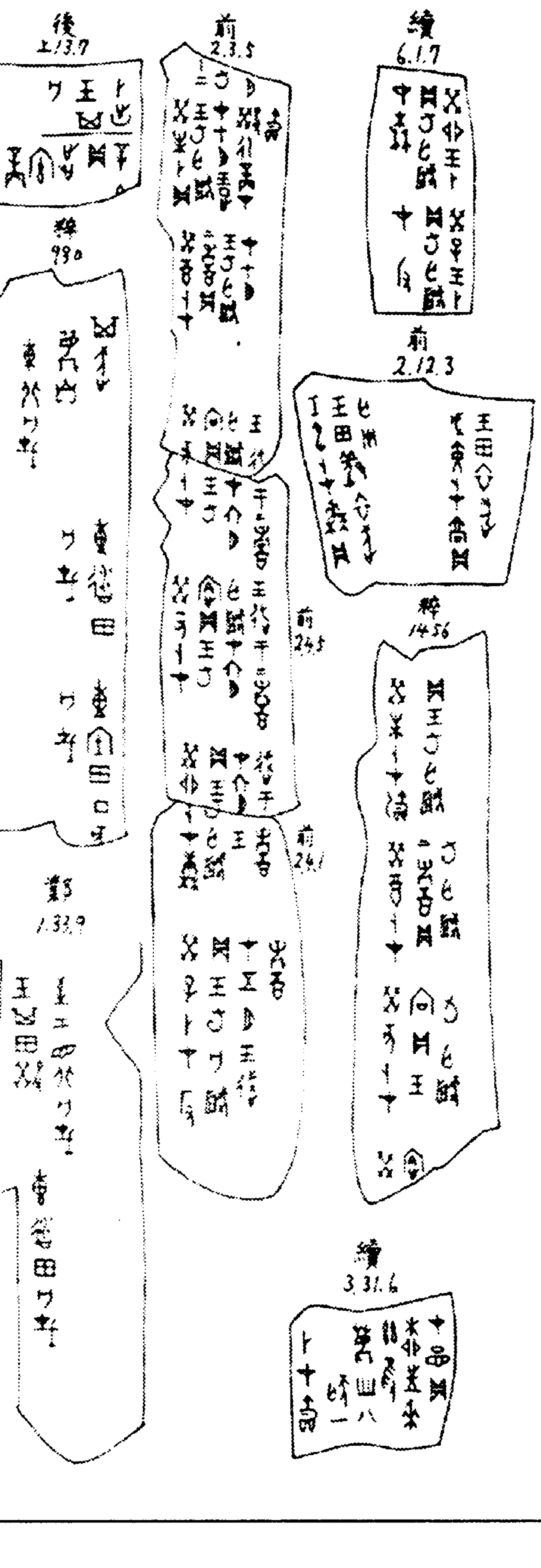
前記の如く〓は〓・〓線上に在り、右の甲907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を經て前記の〓に行つて居り、〓は〓北の地であるからこの經路は〓より北行するものである。又南輔2.212版に於いては〓より十一日後には〓に在り、〓よりは〓に行つてゐて、〓・〓の行程日數は、前2.11.2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き七日後には〓（即〓）に至つてゐるから略、六、七日行程であり、從つて〓の位置は〓よりは十一日、〓よりは六・七日行程に在つて、この行程日數よりせば〓・〓の北方に在つて稍、東に偏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卜111版に於いては〓に在るの前旬には〓に在り、而して後1.12.3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は〓・〓に

行つてゐる〓は〓の東方に在り、又〓に在るの次旬には〓に在り（金497）、〓は〓より六日行程に在るから（後1.12.0）、〓は〓より〓を經て十數日行程の北方に在り、從つて〓は〓の東方、〓の北方一旬以内、〓の北方十數日行程に在ることが解る。以上の地名は右圖の如き關係に在る。

○〓↑〓↑〓↓〓↓〓↓〓↓〓↓〓↓〓↓〓↓〓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より田獵地域を通過して〓に至る經路があり、上圖の如く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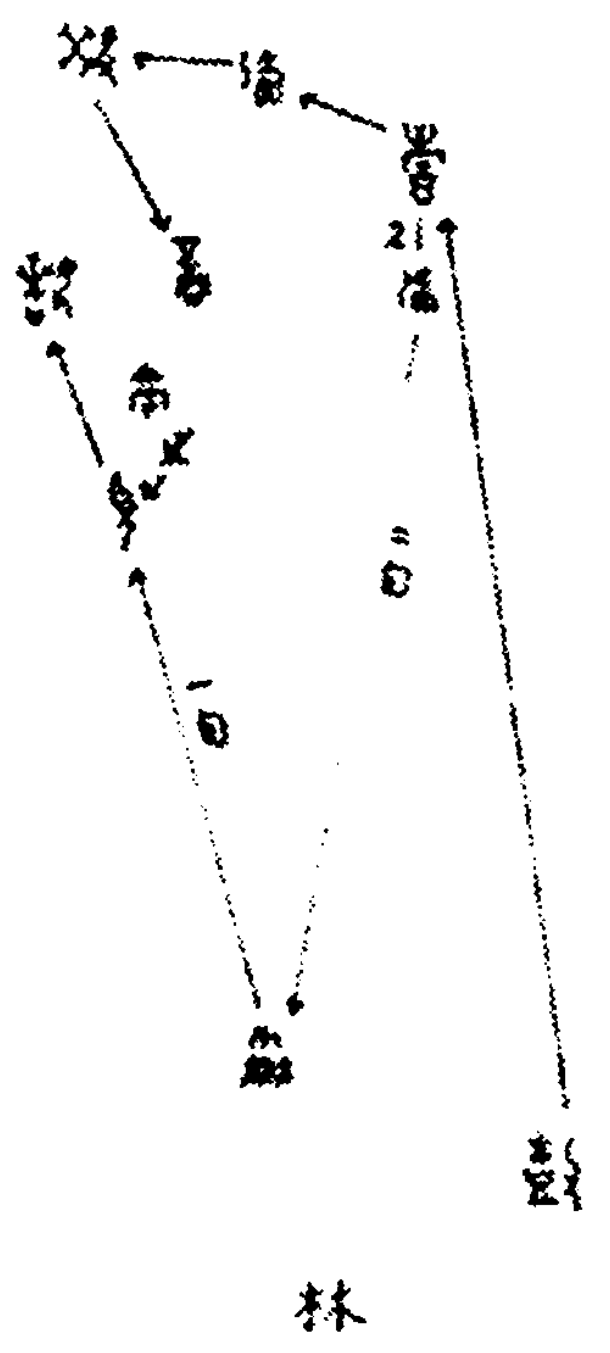

續6.1.7
前2.3.5
前2.12.3
後1.13.7
粹990
前2.4.5
粹1456
前2.4.1
鄴1.33.9
續3.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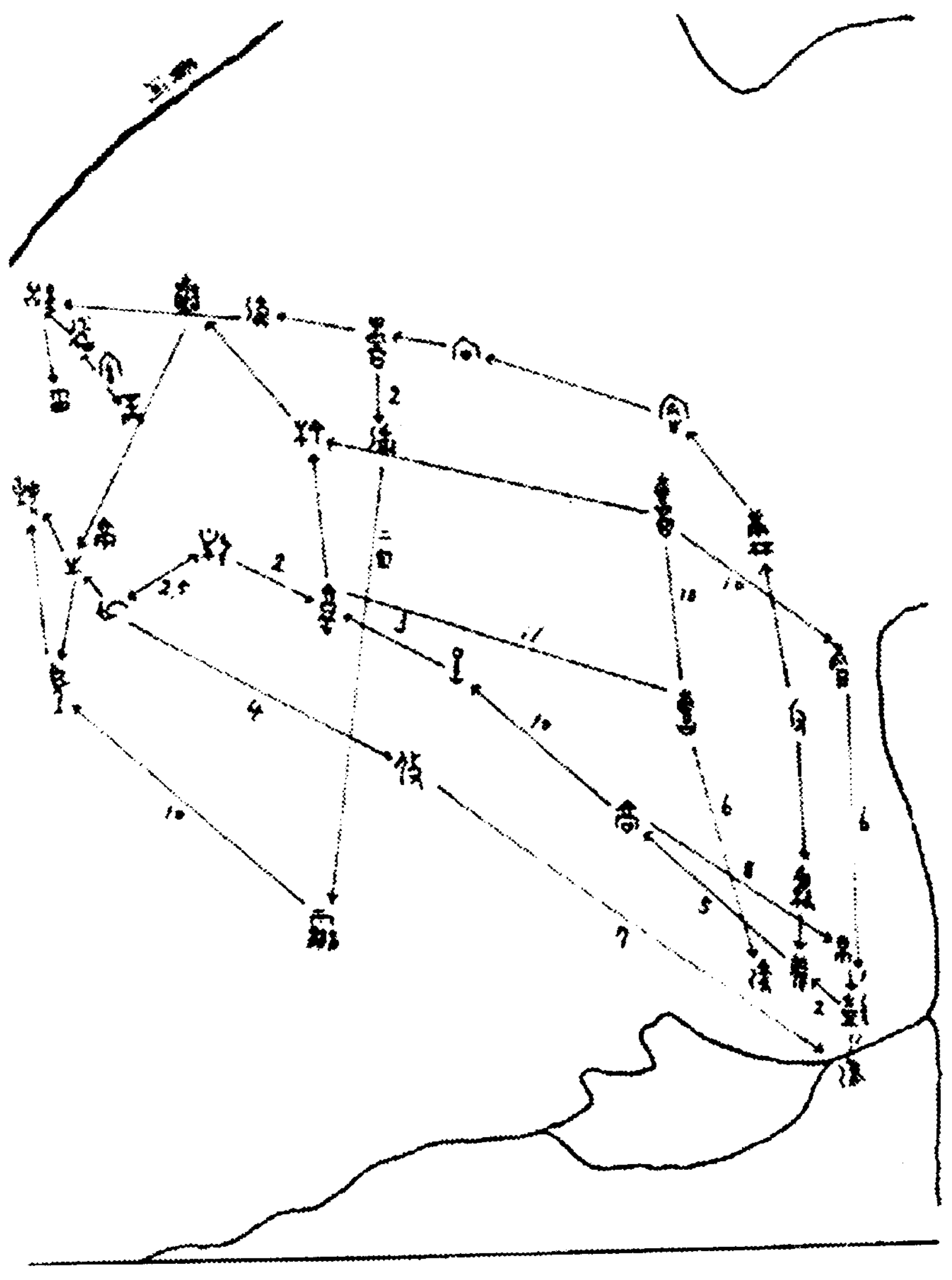
右の續6.1.7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前2.13.3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き、前2.3.5 2.4.5 2.4.1持合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より〓に、〓より〓・〓に行つてゐて、この間は略、二ヶ月を要してゐる。而して〓・〓間にはなほ〓・〓があり、後1.13.7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き、粹990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き、鄴1.33.9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つてゐるから、〓・〓は〓・〓附近の地である。〓を陳夢家は「近於沁陽」（卜辭綜述二六〇頁）としてゐるが、春秋の「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僖九）の葵丘は歸德府考城縣附近であるから商邑に近く、〓は商邑附近に在つて葵丘に當つてゐる。之は鄴1.33.9版では〓より〓を經て〓に行つてゐて、〓・〓は右の如く〓附近の地であるから〓・〓も亦〓附近に〓があつて、〓附近の〓・〓・〓は同一地と考へられ、〓より〓北に至る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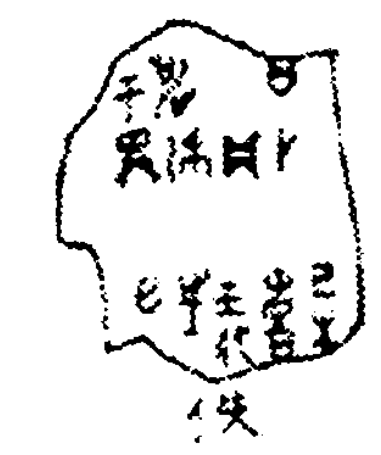
とを卜してゐて㸚は田北即ち商北に在ることが之を傍證してゐる。又向を郭沫若は「在今河南濟源縣南」（通纂六四〇）と孟津の對岸附近としてゐるが、右の如く龏↓向↓㸚↓商の經路は淮陰附近より殷東の田獵地域を經て商邑に入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向は商東に在つて之を商西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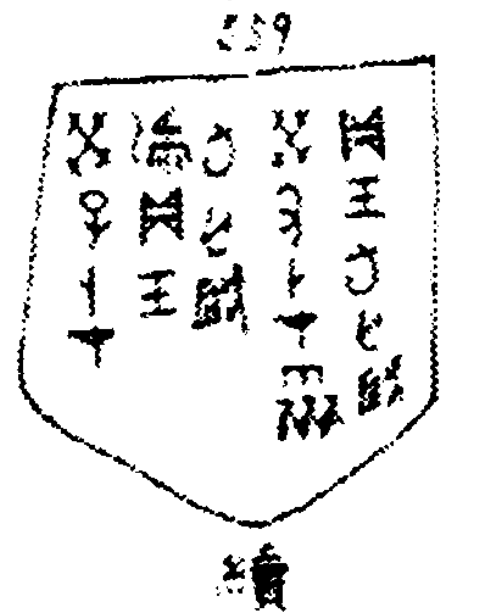
○嘗↓滳↓霝↓旱↓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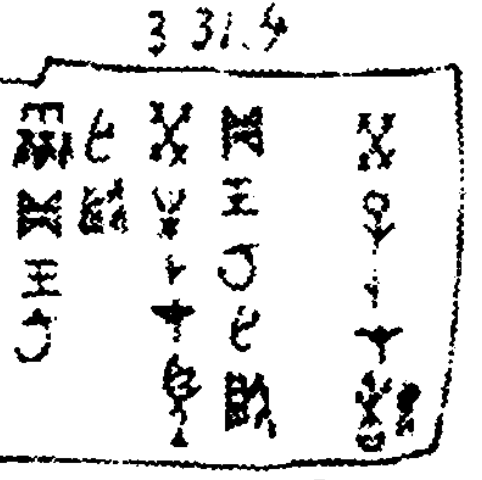
前記の嘗より滳・霝・旱を經て前述の商附近の嵩に到る經路が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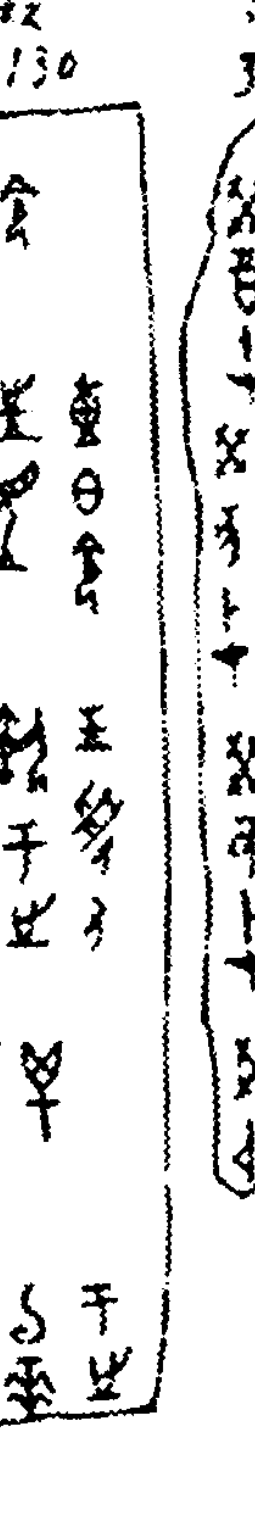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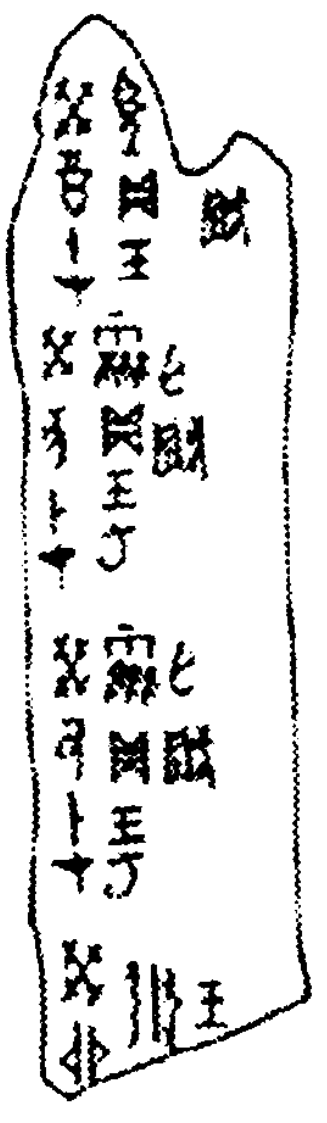


林2.15.16


佚559


續3.31.4


掇2.130


續3.29.4


右の諸版によれば嘗より二日行程を以つて滳を渉り（林2.15.16）、滳より二旬後には霝に在り（佚559）、霝より一旬後には旱に在り、又一旬後には嵩に至つてゐる（續3.31.4）。前述の如く嵩の東方には㞢があり、掇2.130版に於いては㞢より旱（續3.29.4）に行つてゐるから、旱は㞢の附近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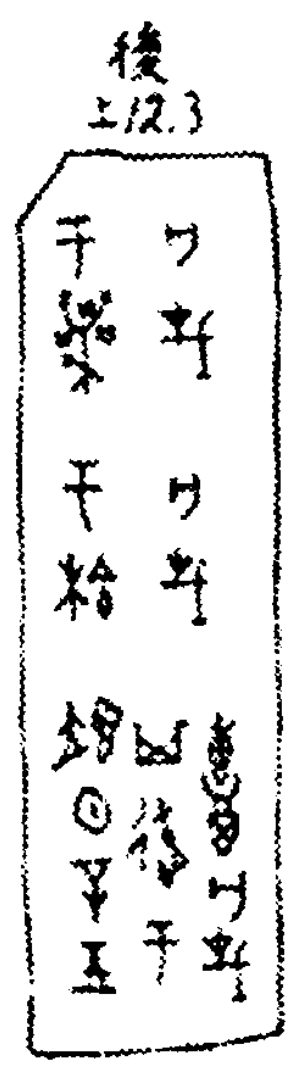
以上の如く淮陰より商邑附近に至る經路としては、鼓より北行して桑に至り或は喜・喜に行き又喜より南下して喬を經て鼓に至るもの、鼓より龏・𠂤・森・向・嘗・滳・桑・㸚・徭・宮の田獵地域を通つて商に入るもの、この途中の嘗より滳・霝・旱を經て商西の嵩に至るものがあり、これらの地名の位置は更に研討を要するが、略〻上揭圖の如き關聯に在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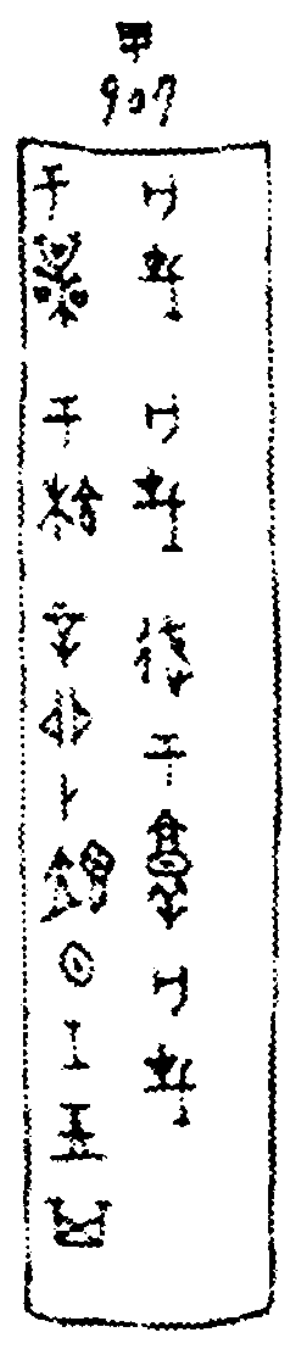
第二項　殷東地域の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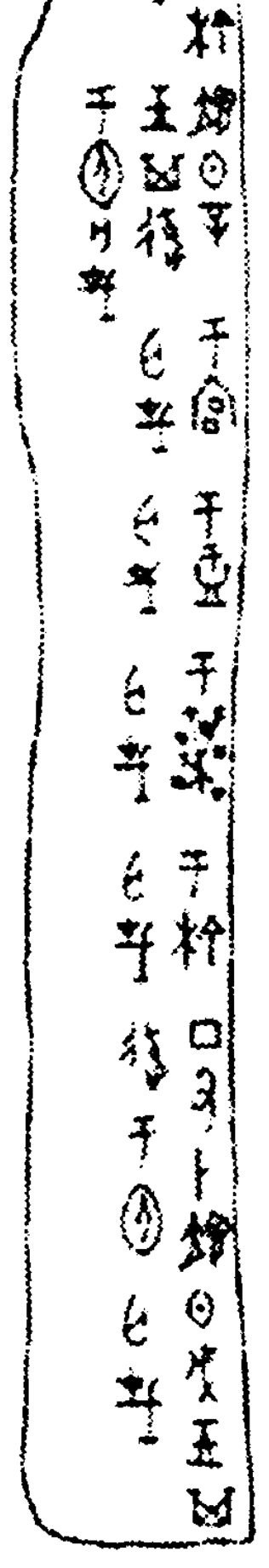
殷東の地は田獵地域であつて前記の杵・龏・㸚の線はその南限であり、その中心は桑・杵・向であつて次述の宮・盂は北限である。次にこの殷東の地名を考察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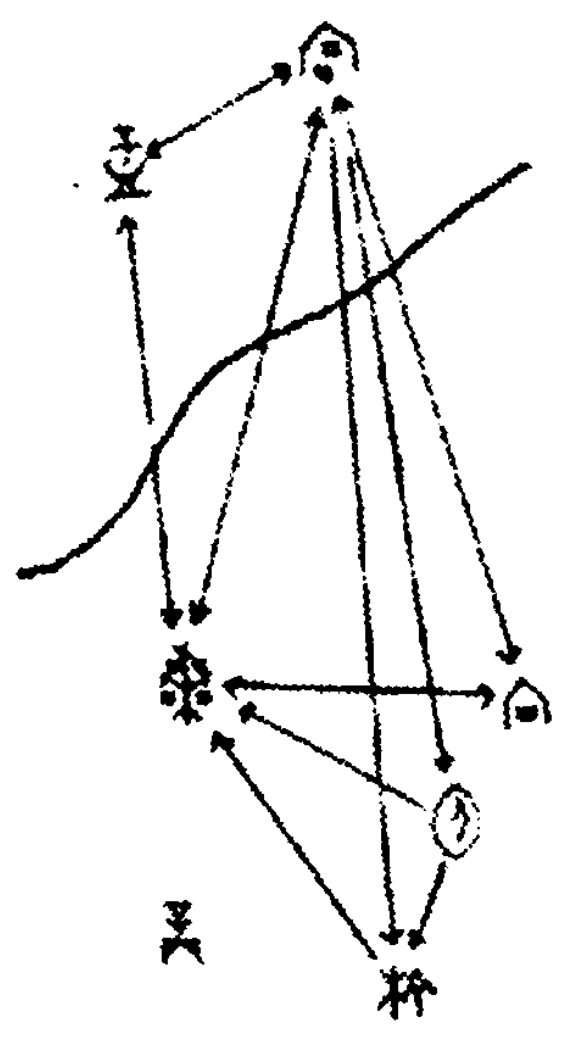
○杵・桑・盂・宮・勹・向

田獵卜辭に於いては杵より桑に行き（後上12.3 甲907 掇1.403）、桑より盂に行き（掇1.403 拾6.2 甲837）、盂より宮に行く（掇1.403 甲995 539 767）の例が多くこの杵・桑・盂・宮は田獵地域の據點である。右とは逆に宮↓盂（甲506）・盂↓桑（佚810 甲505）・桑↓向（南明1.138）、或は桑↓宮（粹1018）・宮↓桑（粹1013 1027）・桑↓向（南明1.138）・向↓桑（金192）・向↓宮（甲506 南明1.138）の行き方があり、又桑より盂を經ずに宮に往復し（粹1018 1015）、桑より向を經て宮に行き（南明1.61 粹996）、向より直ちに宮に行き（南明1.138 甲506）、盂より宮を經て杵に行き更に桑に行く（甲537）などの例があり、これらの行程からこれらの地は一線上に在るのではなくして四方に散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後上12.3


甲907


掇1.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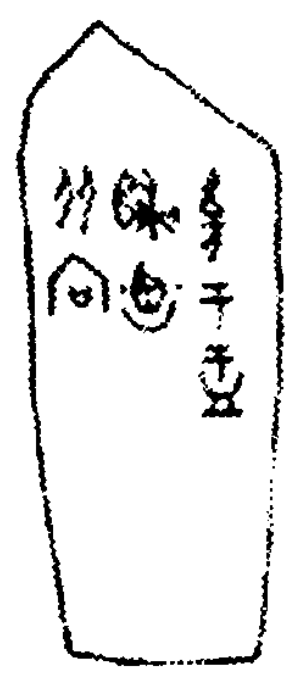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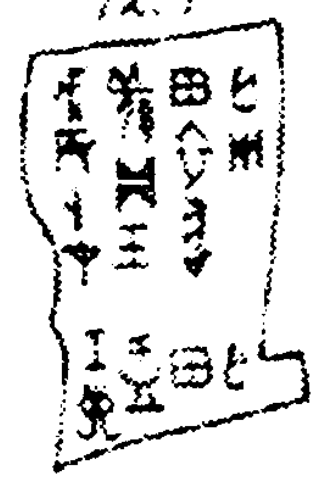
杵—前記の如く喬及び喜より桑に至る經路上に在るから（後上13.3 甲907）、その位置は桑の東南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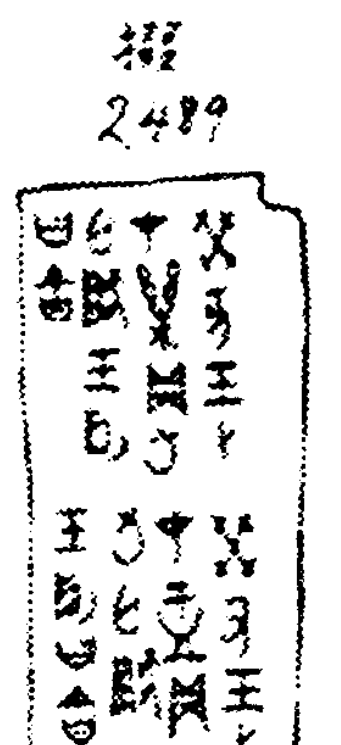
宮—桑は前述の如く商北四日行程に在り、杵は右の如く桑の東南に在るから、杵より桑に行く方向は北行であり、從つて右の掇1.403版の如く杵より桑を經て盂に行き宮に至る方向は北行である。他地との關聯は桑・盂の場合は甚だ多いが、宮は之に比して少く、從つて桑・盂は田獵地域の中心に在るが宮はその北限と考へられる。桑の北方に當る宮名の地としては冀州西南に南宮縣があつて、この西北に南宮舊城があり、宮は略〻この邊の地と考へられる。

盂—次の粹1067版には「从向歸先于盂」（向に從ひ行き歸りて盂に進む）とあるから、盂は向とは異る方向に在り、而して前記の如く商北の桑より宮に至るには盂を經て行く例からせば略〻殷都の東北に在り、次の書道12.7版に於いては盂と淮陰附近の㸚との間には十六日を要して居り、又掇2489版に於いては商北三日行程に在る㸚と盂との行程に一旬以內を要して

ゐるから、略〻宮と桑の中間の殷東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

粹1067


書道12.7


掇2.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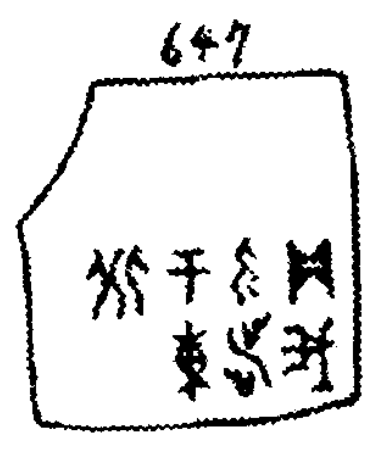
向—向は前記の如く鼓より商に至る經路上に在つて殷東に在り、而して向と他地との關聯は向より桑に行く例が最も多く（前2.20.5 遺677 金192 粹1016 寧1.419 南明434 京4423）、宮に行く例が之に次ぎ（粹996 南明1.138 甲506）、盂に行く例が一版も存しないから、桑とは最も近く盂とは最も遠いと考へられ、略〻泰山の西南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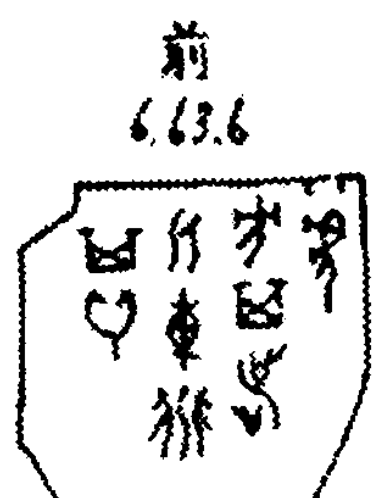
勹—勹↓桑（粹1020）・勹↓杵（掇1.403 寧1.412）・宮↓勹（京4423）の如く桑・杵・宮との間を往來してゐるが、盂と往來してゐる例のないことは向と同樣であつて、略〻向・杵間に在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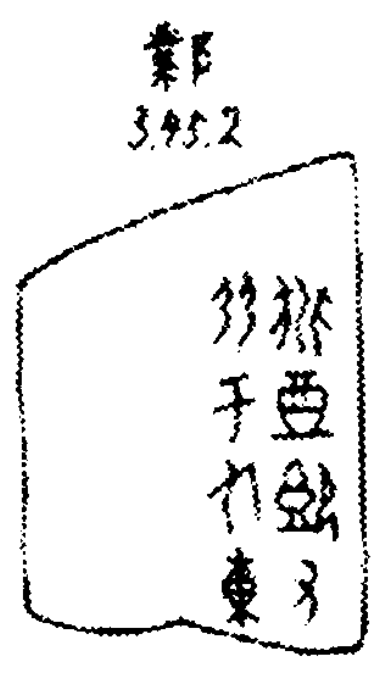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杵桑と杵・宮・盂・向・勹との關聯は前揭圖の如くである。

○㳄・𩵋・𡀚・濮・𤔲・𣪘・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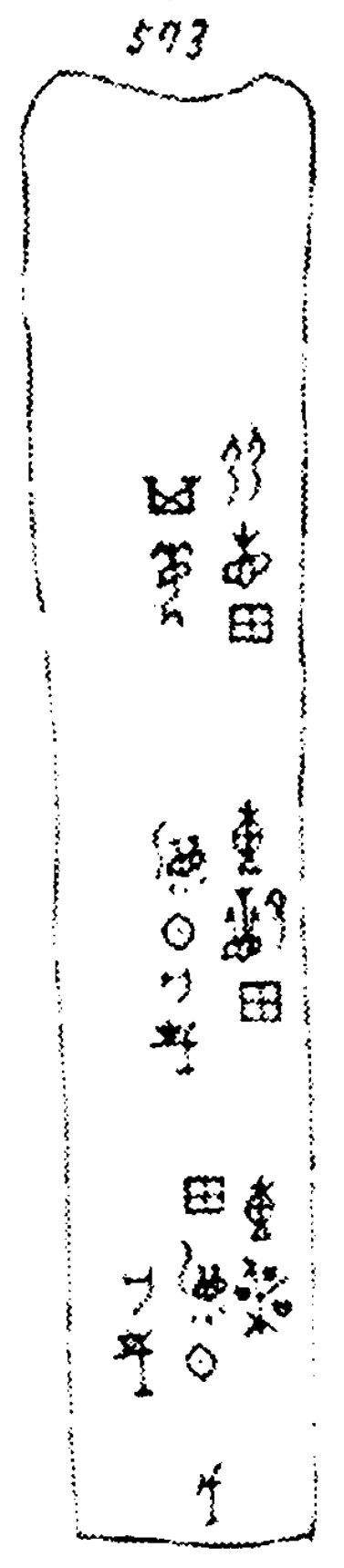
㳄—㳄は又東㳄（前6.63.6 後上26.5 佚647）・南㳄（續1.53.3 5.1.3 粹1286 甲623 3919 京4835）と稱されて居り、東㳄の用例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我勿涉于東㳄」・「乎方其涉㳄東㳄其𢀛」・「从于㳄東㳄惠卽又」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東㳄は㳄即ち黃河を涉つて行く地であるから黃河の東に在り、又南㳄は東㳄と區別する稱であつて、これを「南」と稱するのは殷都の南に在るからであり、而して㳄の地名は水と北とに從つてゐて水北の地の意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從つてこの南㳄は東は黃河を距てて東㳄に接し、北に殷都があつて南は黃河に臨む地であつて後世の「邶」の地に當つてゐる。これによつて殷代の黃河は衛輝府汲縣の南を通つてゐて、邶の地は二分されて東㳄と南㳄に分れてゐ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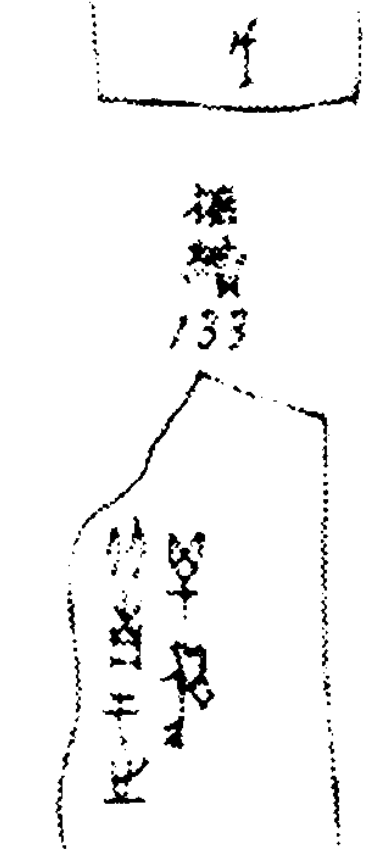
佚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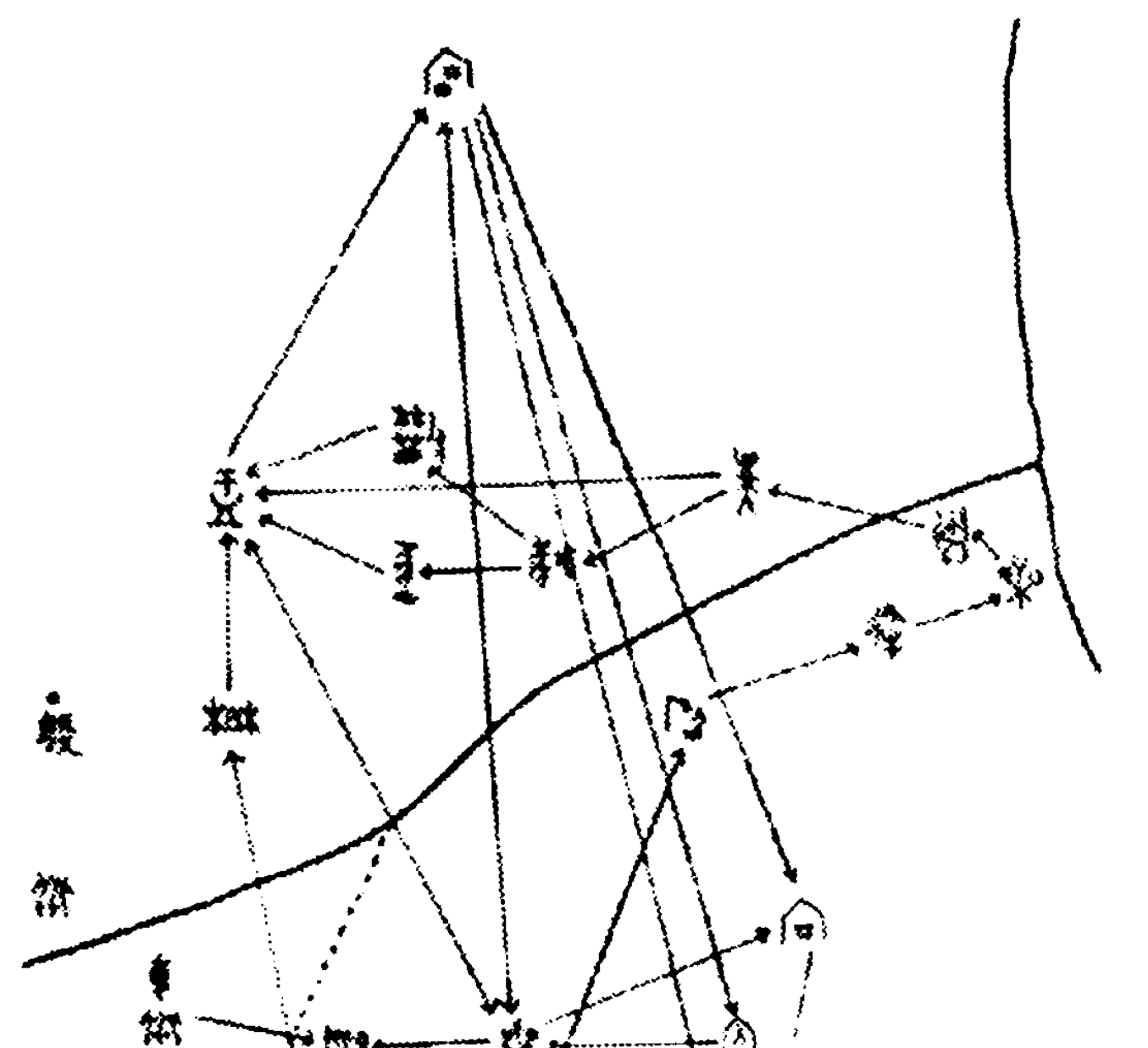
前6.63.6


鄴3.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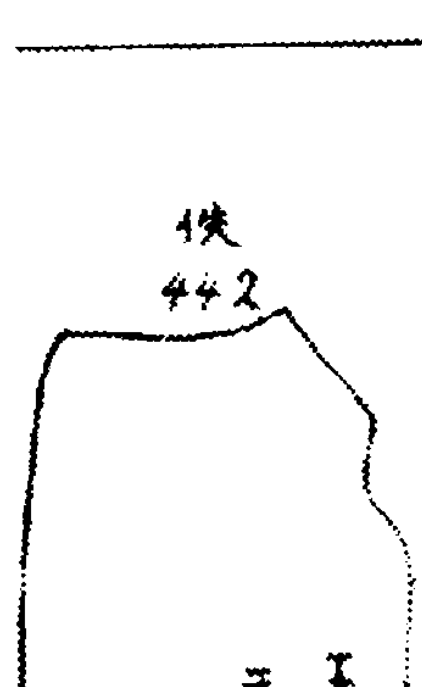
𩵋—次の甲573版に於いては桑より𩵋に行き、掇續133版に於いては𩵋より㳄に行つてゐるから、𩵋（𩵋）は桑・㳄間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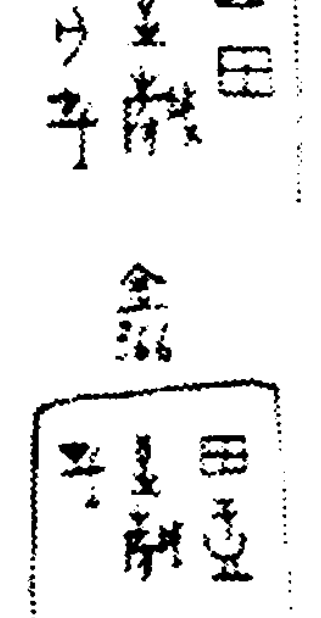
甲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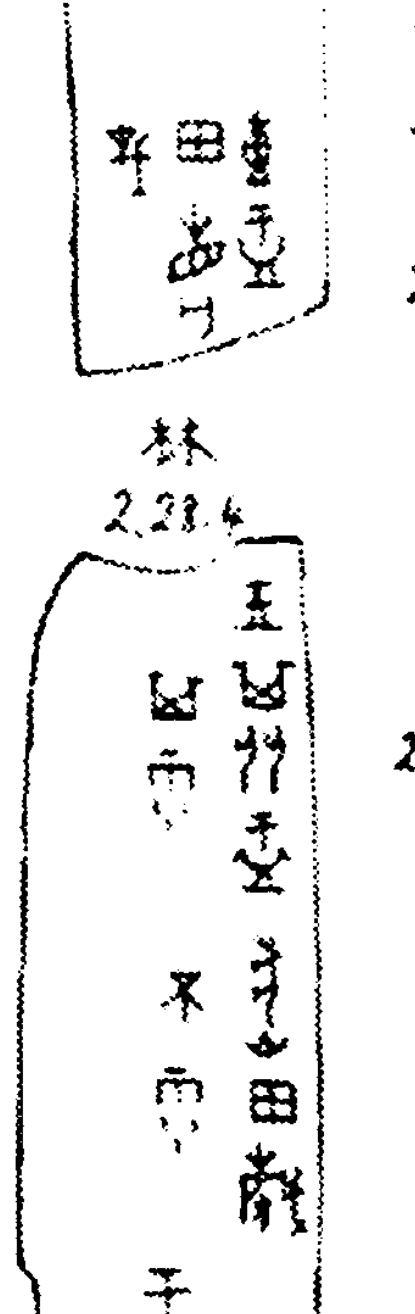
掇續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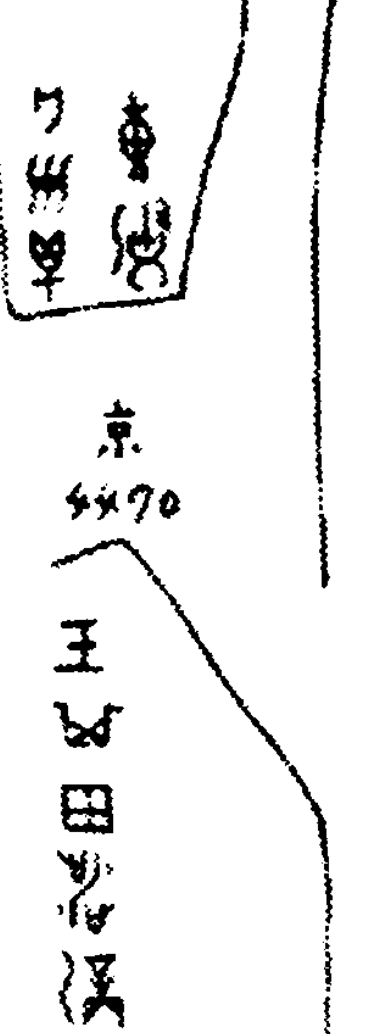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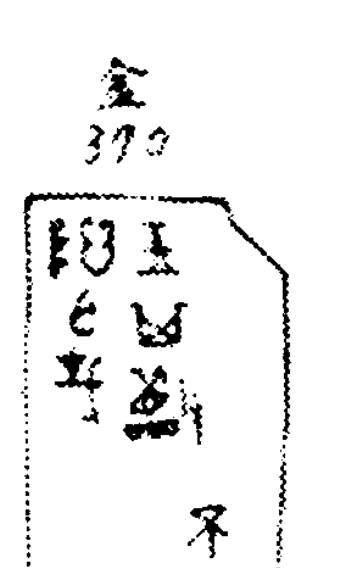
叡—次の版に於いては叡には盂（佚442 金366）・宮（林2.28.4）・𡆥（田 截11.3）・𡗕（鄴3.36.7）より行つて居り、このうち𡗕は粹986版に於いては次述の如く臨淄附近の淄より至つてゐるから東邊の地であつて、叡は盂の東方に在つてこれら宮・𡆥・𡗕・盂の中央に在ることが解る。叡附近に㳄があり（京津4530）、叡より盂に至る經路には叡より𨑒𣪘に行き（金370）、𨑒𣪘より盂に至る道と（甲357）、叡より𡧊を經て盂に至る道とがある（林2.2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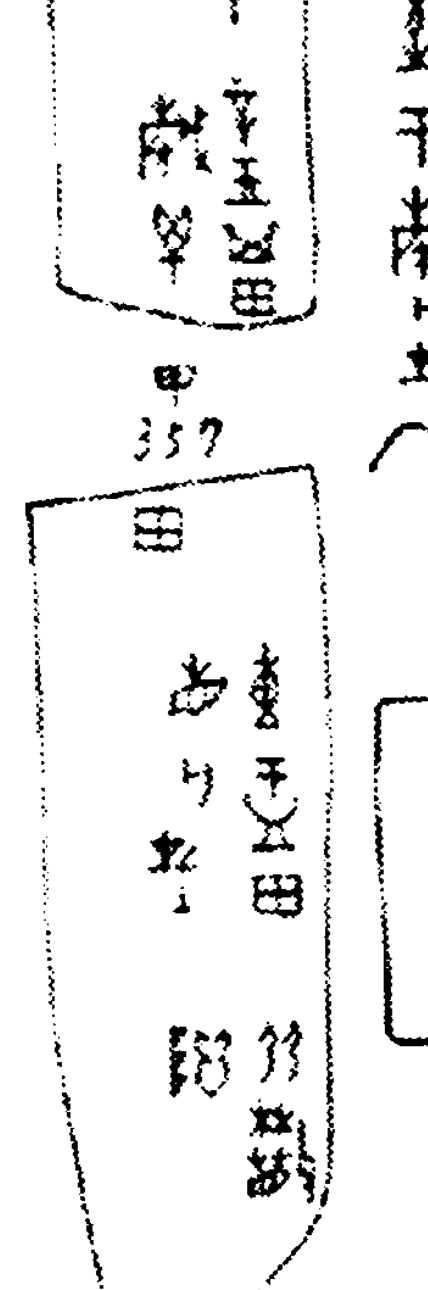
佚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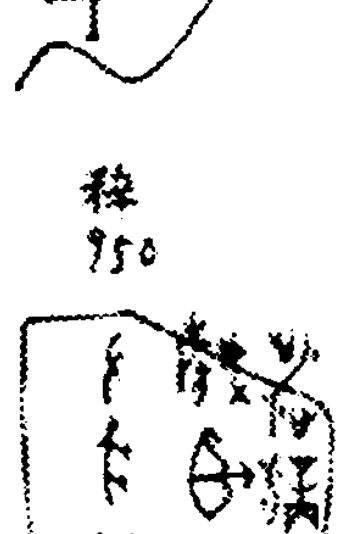
金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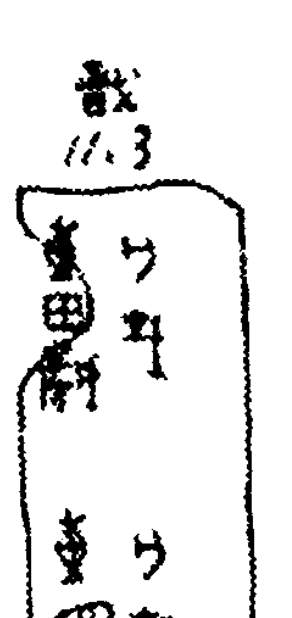
林2.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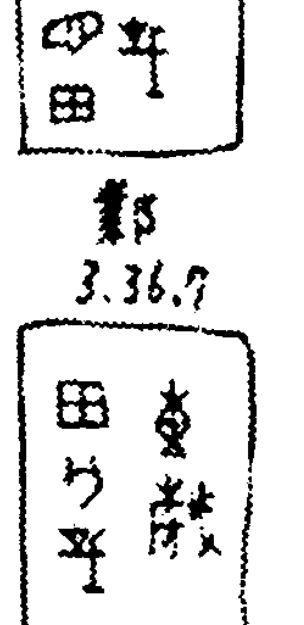
京4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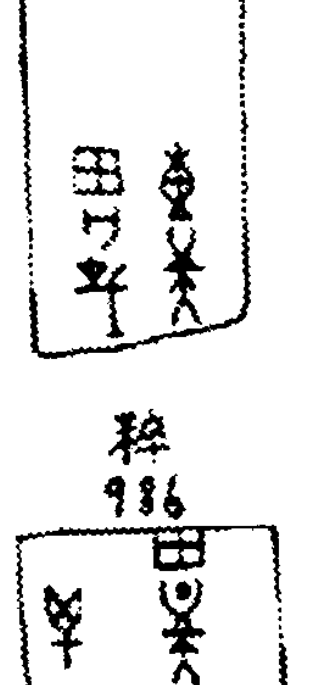
金370


甲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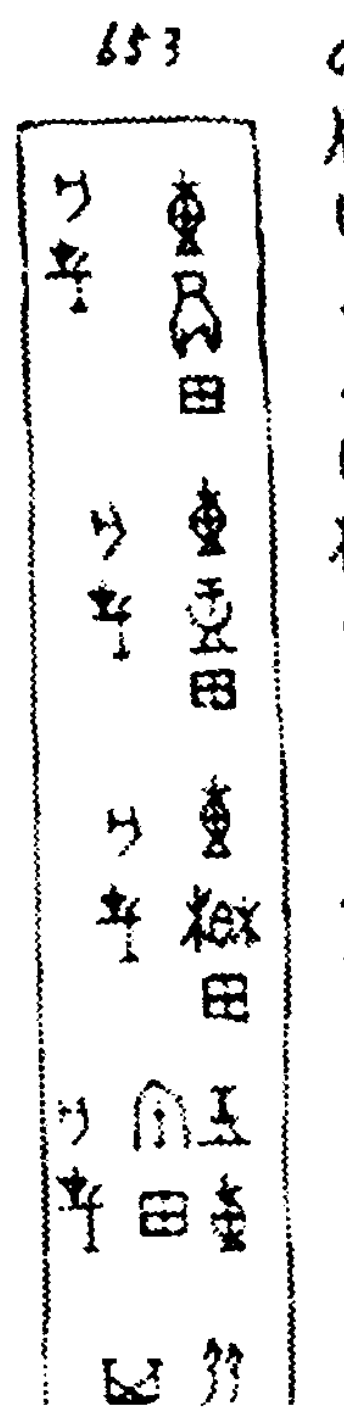
粹950


截11.3


鄴3.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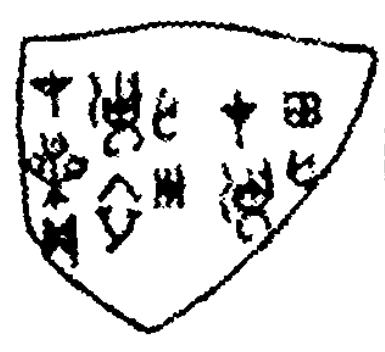
粹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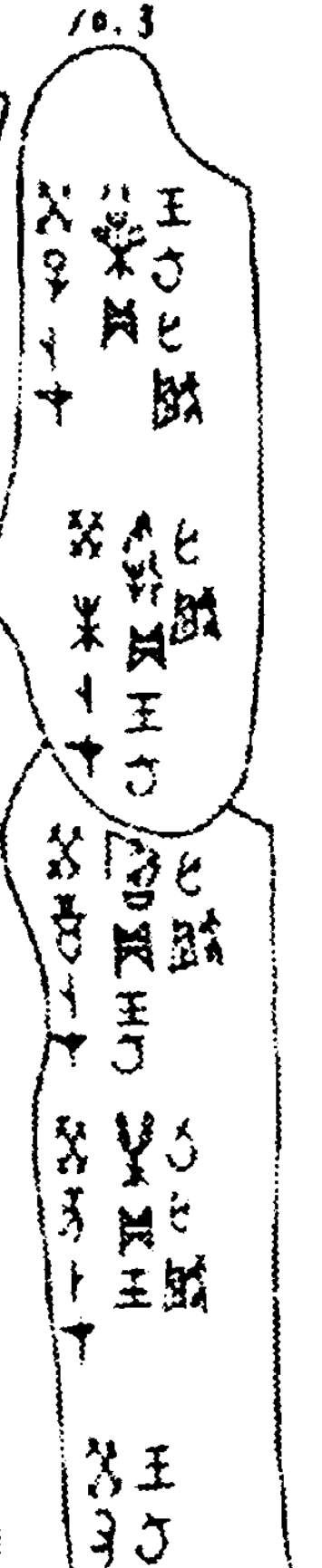
糊—次の版によれば糊は商附近の向と盂との間に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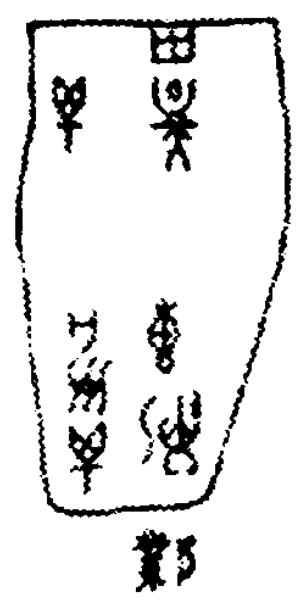
甲6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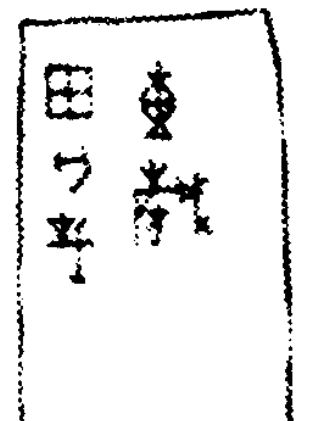
○𡆥・徭・𡗕・淄・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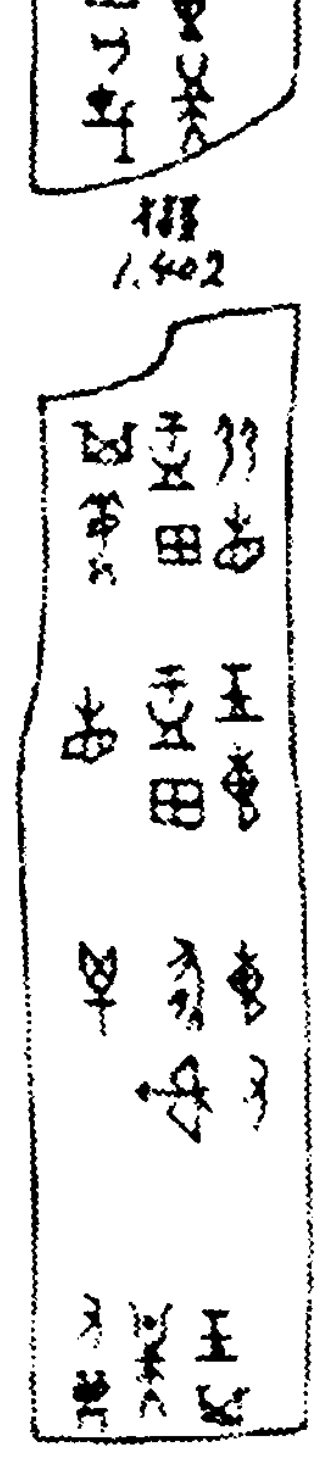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右の地名は臨淄附近の地名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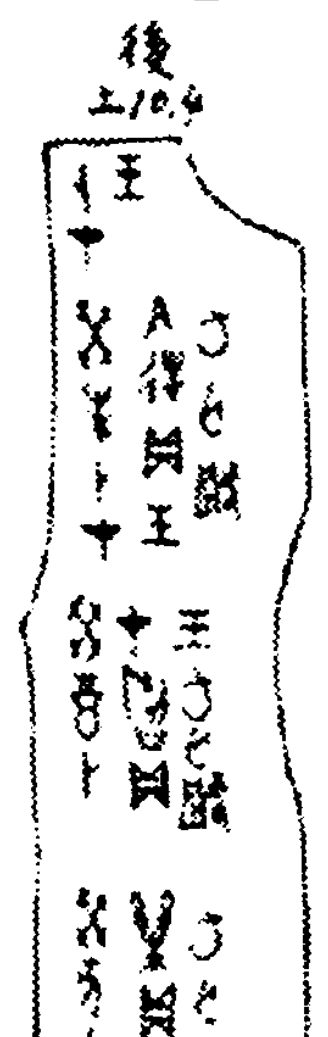
林2.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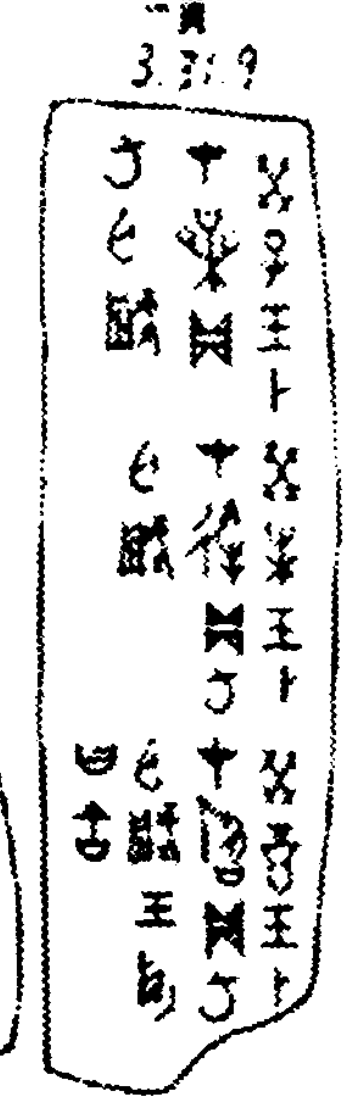
菁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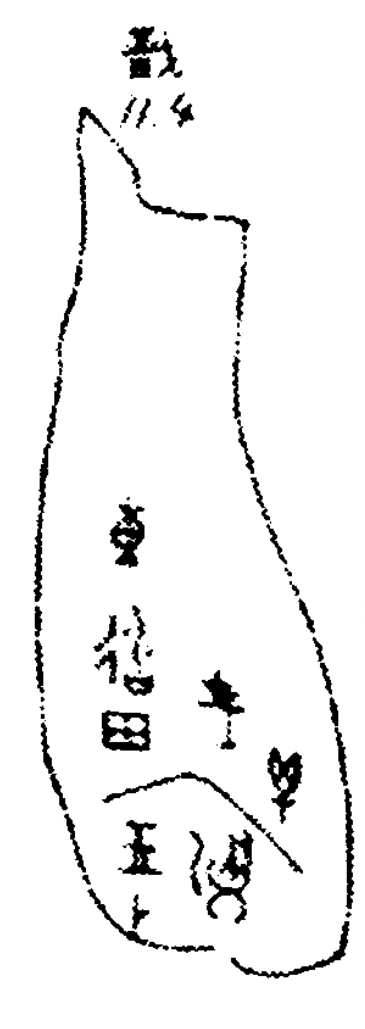
粹986


鄴3.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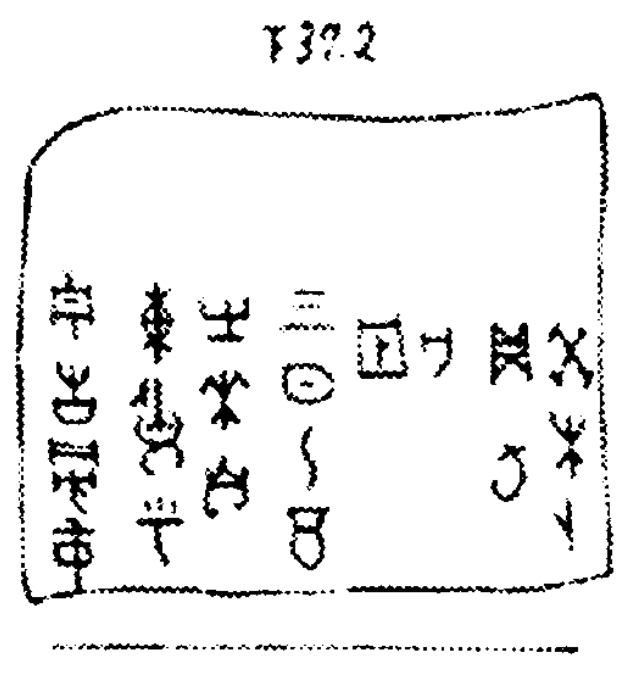
掇1.402


後上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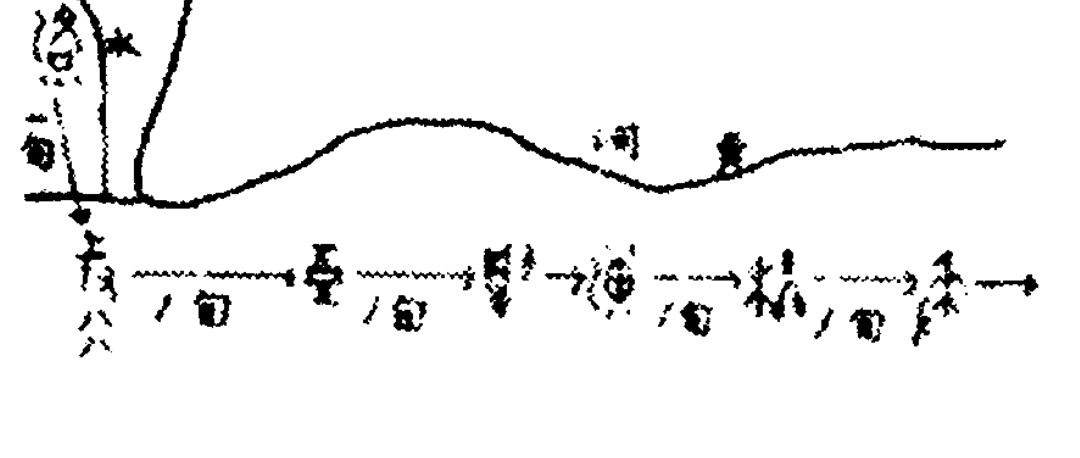
續3.31.9


截11.4


右の菁10.3接合版・後上10.4版・續3.30.3版によれば、前記の〓北三日行程に在る〓を發して一旬後には〓に、〓より一旬後には〓に在り、而して〓よりは〓に行き（林2.20.9）、〓よりは〓（粹986）及び〓（戩45）に行つてゐる。〓よりは前記の〓（鄴3.36.7）及び〓（掇1.402）に行つてゐるから、〓は〓と〓及び〓との間に在る。次の版の「三日乙酉有來自東〓乎〓告曰〓」は例へば「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告曰」（菁2）と同文例であつて、之によれば〓〓の封地の西にあると同様に（後下37.2）〓〓の封地の東に在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が東方に在る明証である。この〓より〓・〓を經て殷北の〓に至る經路は從つて東から西に向ふものであり、而して〓より〓、〓・〓を經て〓に至る經路は西より東に向ふものである。〓を王國維は「遣」（觀堂林集）と釋し、董作賓は「遣水在齊臨淄附近」（禹貢半月刊六三東畫與遣）として居り、而して〓を林泰輔は「逢」と釋して、左傳の晏子が齊侯に對へた語「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逢伯陵因之（杜注逢伯陵殷諸侯）、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昭公二〇）を証とし、臨淄は殷代に於いては逢伯陵の封地であるから〓は臨淄であるとしてゐる（支那上代研究）。右の如く〓附近の〓より〓に至るに略〻二旬を要してゐて、〓の東方二旬行程に在る〓は臨淄附近に當るから、〓を臨淄とし〓を臨淄附近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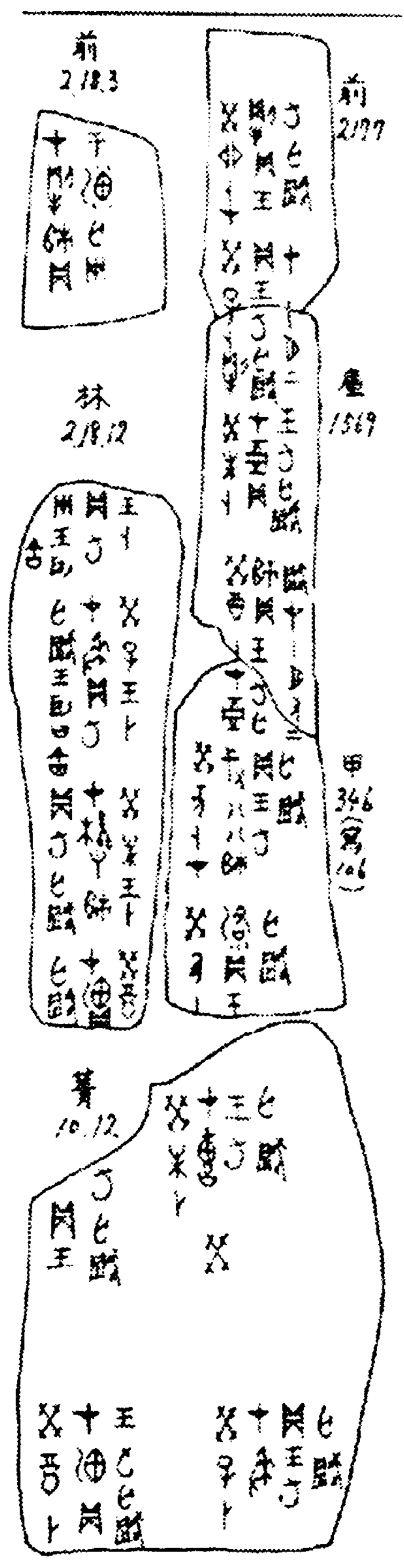

後下37.2

以上の殷東の地名の相互關係を圖示せば前揭の如くである。



第三項　河南の地名

次の諸版の〓・〓・〓・〓・〓・〓は黃河の南岸に連なる地である。これによれば〓より一旬後には〓に、その次旬には〓に（甲346續存下994）、〓より一旬後には〓に（庫1569）、〓よりは〓に行き（前2.18.3）、〓より一旬後には〓に、その次旬には〓に（林2.18.12）、〓よりは五旬後に前記の〓に行つてゐる（菁10.12）。〓は僅かに二版以外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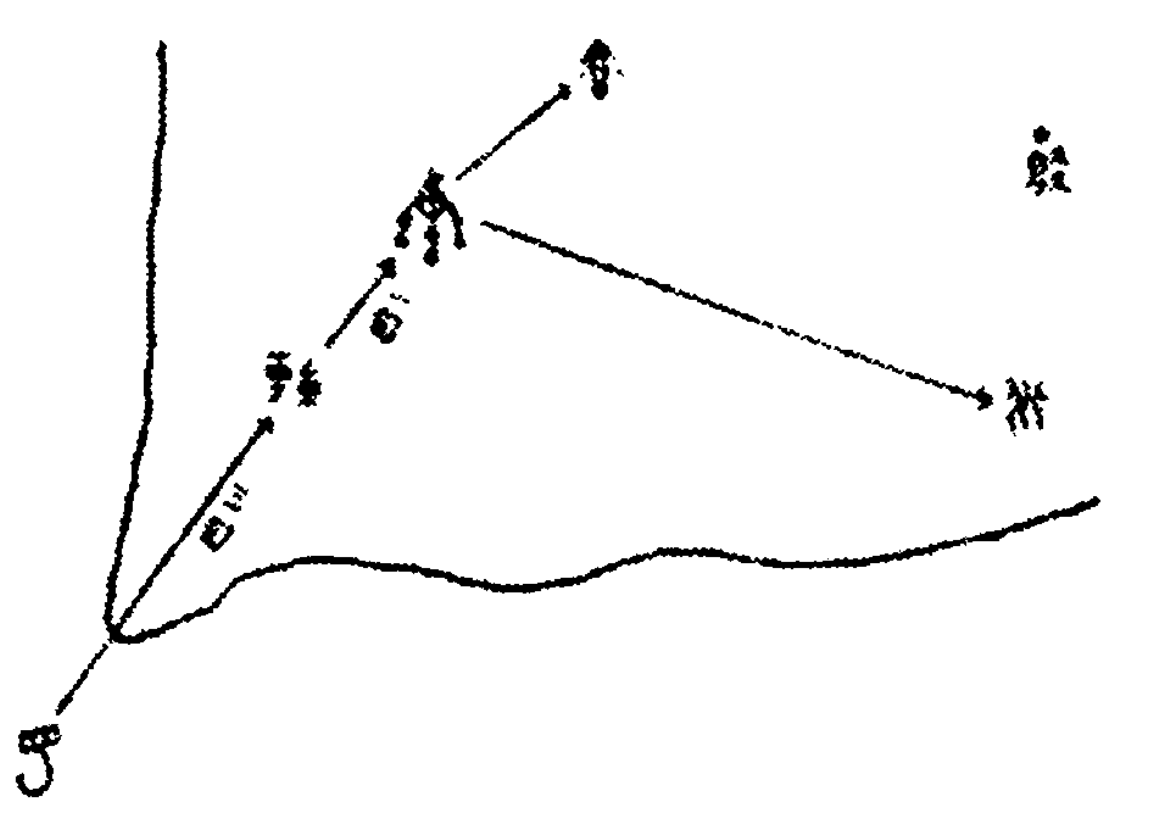
は存しないから他地との關聯を詳かにし得ないが、この字体は說文の洛と一字であり、說文に「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とある。又〓よりは五旬後に東南地域の〓に至つてゐるから、この經路は渭水の北西の洛水附近から黃河に沿ふて東行し、東南の〓に至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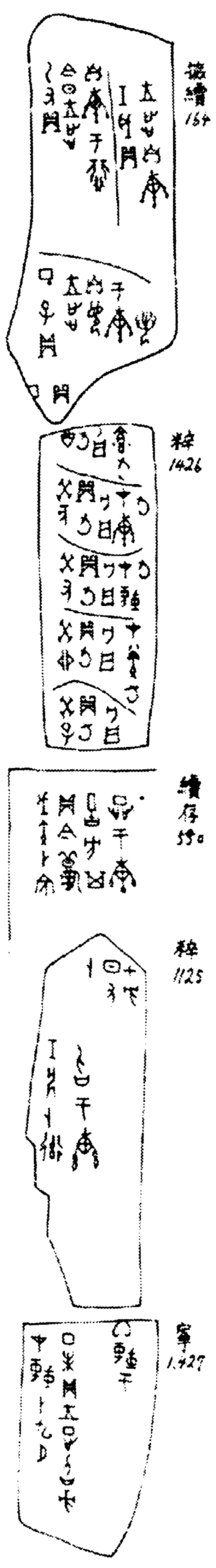
第四項　殷西地域の地名

○〓・〓・〓・〓・〓・〓・〓

地名に〓・〓（續3.30.10前2.29.4）があり、その用例は例へば「〓〓〓」（下29）と「〓〓〓」（後下5.?）、「〓〓」（拾?）と、「〓〓」（粹1256）と「〓〓」（粹1257）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一字乃至は通假の字であり、前記の〓は〓（前4.33.1）・〓（後下）に作られてゐて、〓と〓とは水に从ふと否とであり且つ〓の附近に〓（續3.30.5）、〓の附近に〓（續3.30.10）があつて、この兩者は一字であるから〓・〓は同一地であつて邶であり、〓を王襄が「〓古北字即邶之繁」（簠釋地理五）と邶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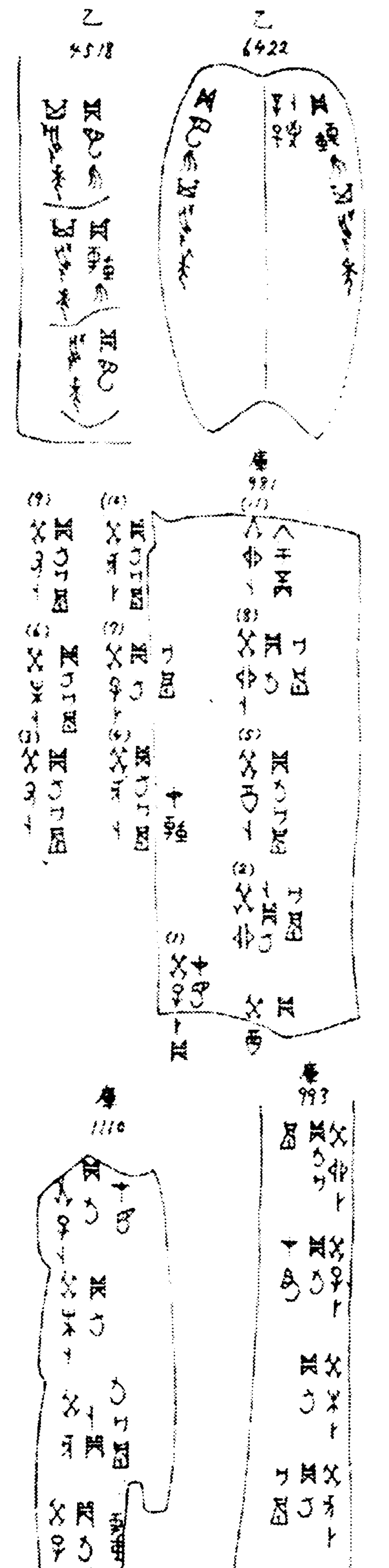
次の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行き（掇續165）、又〓↓一旬↓〓↓一旬↓〓↓一旬↓〓と進んでゐるから（粹1426）、〓よりは殷都の南の〓に行く經路と殷北の〓に行く經路のあることが解る。後述の如く〓方は西北乃至西方より殷の邊境を侵してゐる方國であつて、次の續存550版によれば〓は〓方の侵略を受ける懸念のある地であるから殷西に在り、而して次の粹1125・寧1.427版によれば〓・〓は〓方に行く經路に當つて居り、〓方（召方）は周の召公奭の采地の召城（陝西の雍城の東）附近の地方と考へられるから、〓・〓は殷西の河曲邊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





次の諸版によれば〓と〓とは相近くして、乙4518 6422版には兩者が對貞されて居り、又次の庫981版によれば〓・〓間は三旬

行程、庫993・庫1110版によれば六旬行程である。即ち庫993・1110兩版に於いては〓より〓に至るに六旬を要してゐるが、庫981版の闕文を補足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によれば癸巳に〓に在り癸亥に〓に在るからこの間に三旬を要して居り、更に七旬後の癸卯に〓に入つてゐて〓より〓に至る間は十旬を要してゐる。



〓を孫詒讓は「說文虫部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省虫、于字例得通」と說文の蜀となして居り（舉例下41）、葉玉森（集釋二四〇）・商承祚（類編三・五）・郭沫若（粹釋二五一）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陳夢家は說文の「旬」として後世の荀國とし山西省の新絳縣の附近として居り（卜辭綜述二九五頁）、又胡厚宣は「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殷代之農業四二葉）と殷東の地としてゐる。右の如く〓・〓の間は三旬以內の行程であるから〓の位置は巴蜀の蜀ではなく、又〓・〓が對稱されてゐて〓の殷東の地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る。次の如く殷は〓を〓に敦伐して居り、而して〓は〓方（郭沫若は基方と釋す粹二五六）に屬してゐて〓方は〓に郭を作つてゐる。〓を陳夢家は禹貢の冀州として山西省河津縣とし、〓を陶と釋して永濟縣（蒲州府城）となし、〓を右の如く新絳縣としてゐるが、〓は河曲に在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この附近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

後上9.7　ロ卯卜〓〓〓〓〓〓〓二月（明2330粹1175續1.52.1 5.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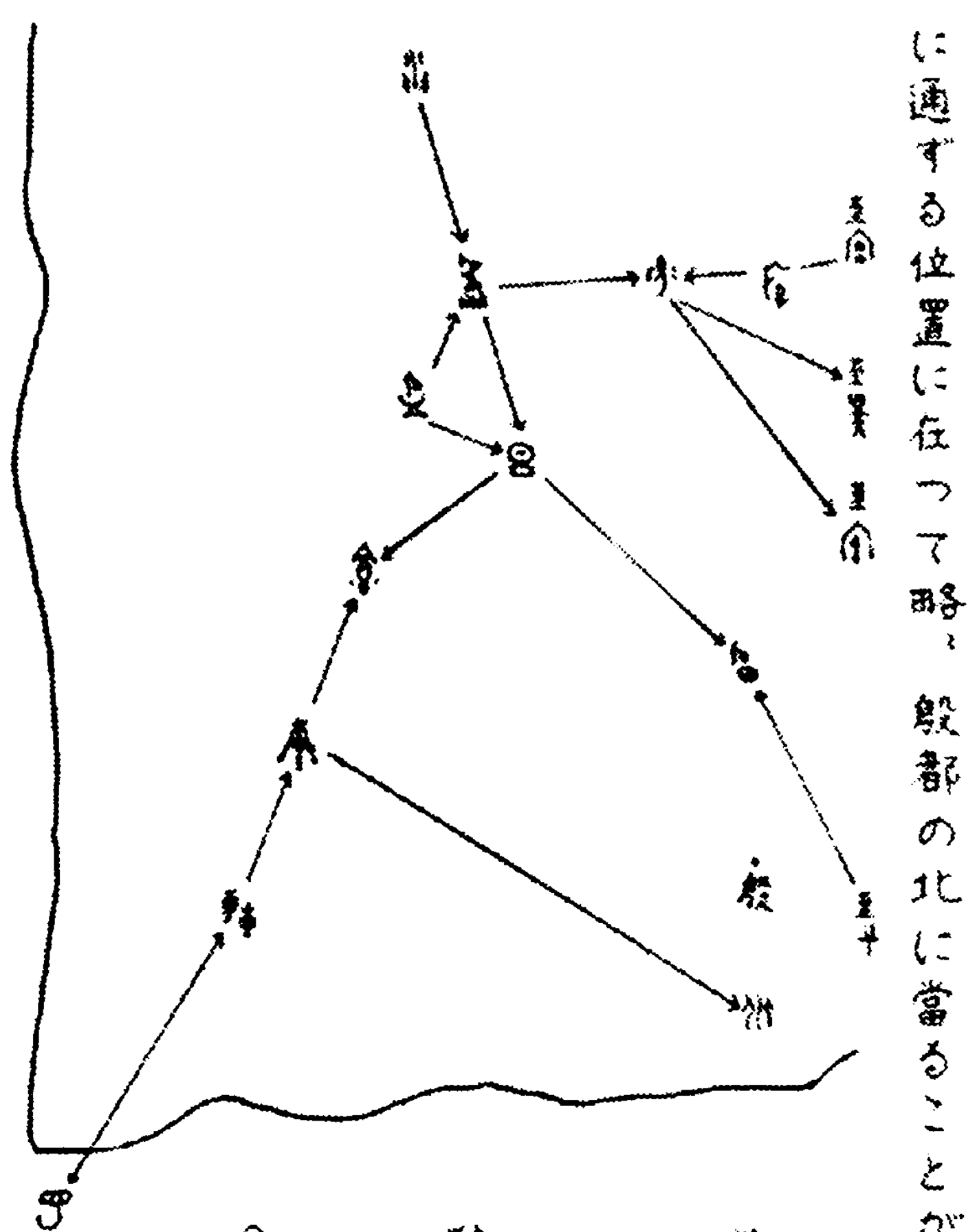
乙2108　〓〓卜〓〓〓〓〓〓（乙6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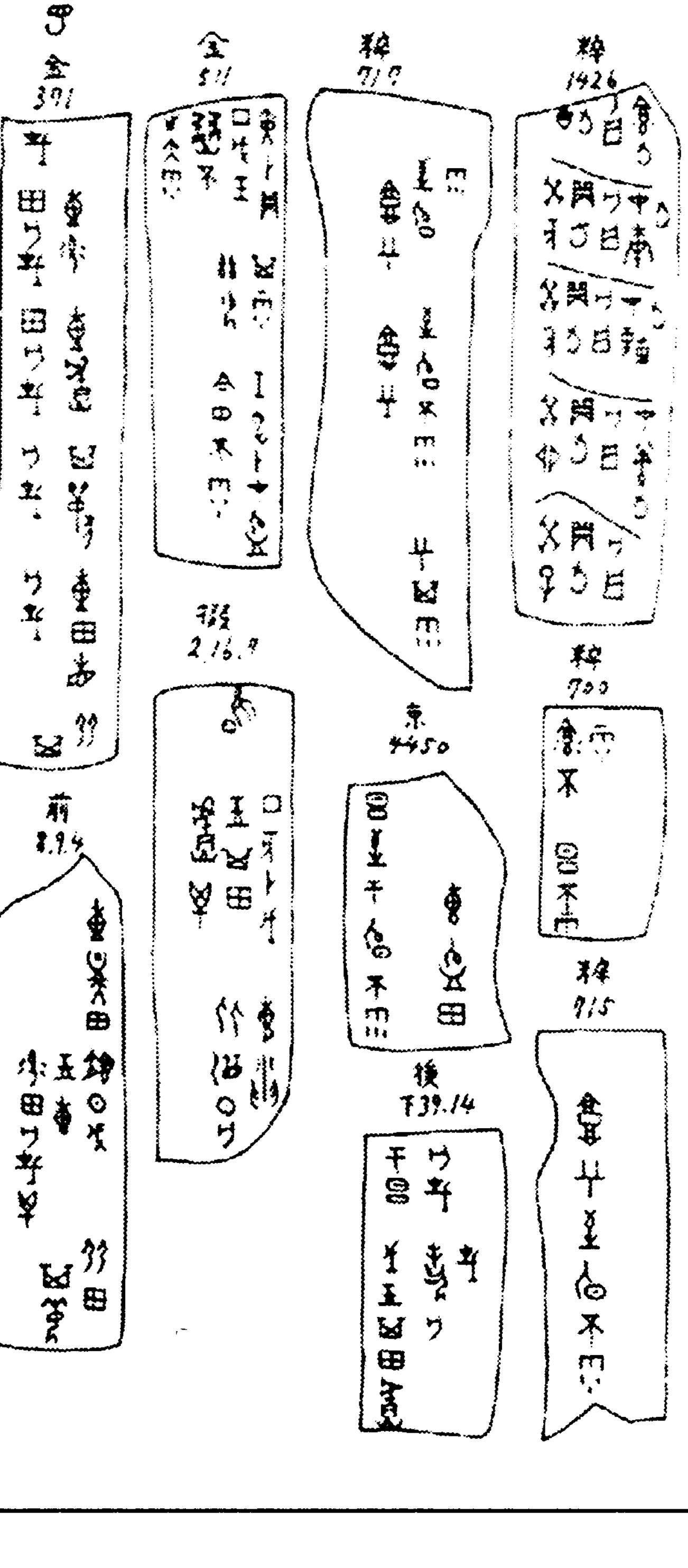
乙5765　〓〓卜〓〓〓〓〓〓〓〓（乙905 5761 5790 7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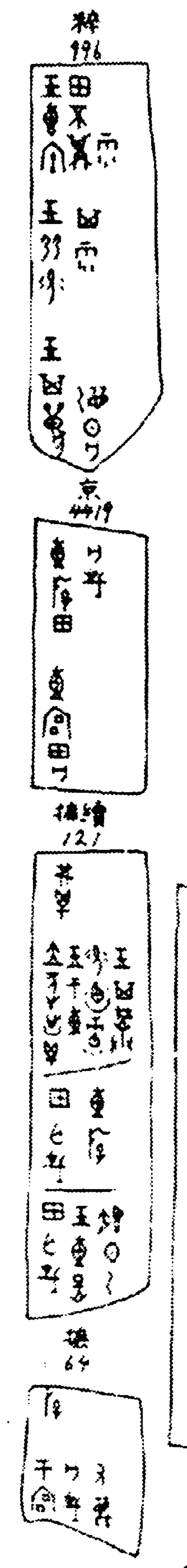
○〓・〓・〓・〓・〓・〓・〓・〓

前記の如く〓は西方に在り、又〓は東方に在る。〓より一旬後には〓に在り（粹1426）、而して〓には〓よりも至つてゐる（粹700）。一方〓よりは〓に至り（粹715 717）、而して〓には〓よりも至つて居り（京4450）、從つて〓は〓よりは〓を經て、〓よりは〓を經て至る位置に在る。この〓には〓（京4450）、及び〓（後下39.14）より至り、而して〓よりは〓にも行つてゐるから（金511）、〓・〓・〓

は三方に在ることが解る。〓には〓より至り（掇2.16.9）、而して〓は例へば「〓〓〓〓〓〓〓」（續）の如く〓方の侵略する懸念のある地であり、又「〓〓〓〓〓〓〓（〓）」（前5.17.7）の如く〓方の動靜が解る地であるから〓方に近く、從つて略〻西北の邊境に在るから、〓も西北に在り、〓・〓も亦西方に在ることが明瞭である。〓よりは〓に行つて居り（金391）、この〓よりは殷東の〓・〓に行き（粹996）、又〓には〓よりも至り（掇續121）、〓には〓より至つてゐるから（京4419摭64）、〓は〓を經て殷北の〓に通ずる位置に在つて略〻殷都の北に當ることが解る。以上の諸地の關聯は左の如くである。







○〓・〓・〓・〓・〓・〓・〓・〓

前記の如く〓は西方、〓は西北に在り、而して次の如く〓・〓の受年を卜する版に〓の受年が卜されて居り（乙4519）、又〓が〓方の侵略に遭ふか否か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續3.32）、〓が西方に在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は圃・甫と釋されて居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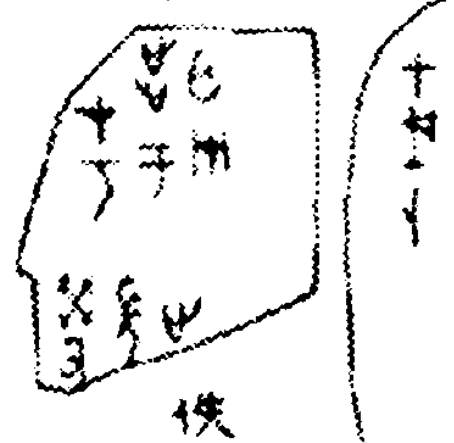
羅振玉－御覽薑有圃字、吳中丞釋圃、此作〓象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字、後又加口形已複矣、（考釋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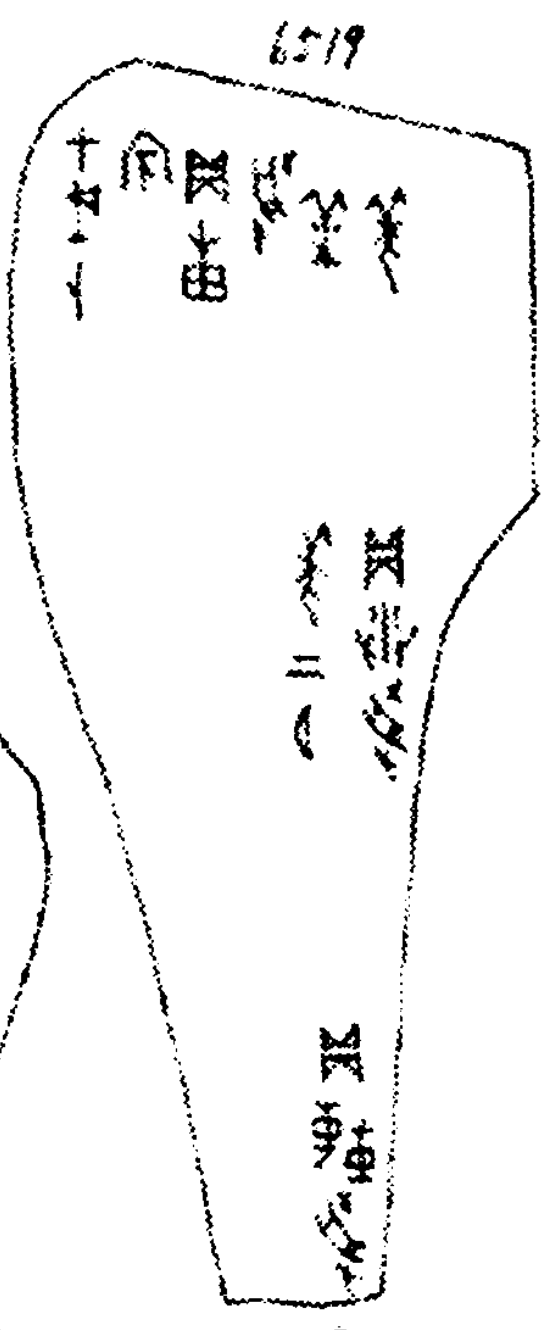
胡厚宣－甫、說文男子之美稱、从用父、父亦聲。林義光曰、用父非義、古作〓、从田父聲、即圃之本字、說文云、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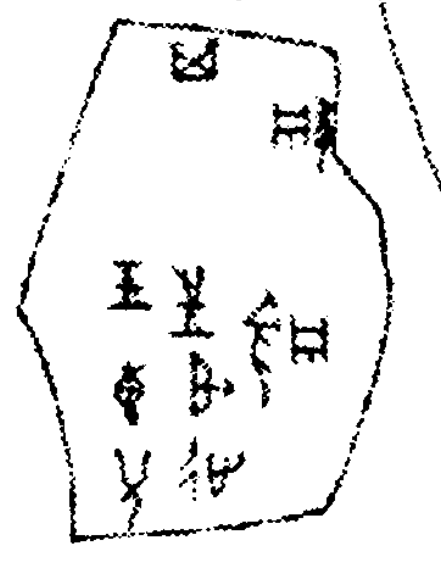
種菜曰圃、从囗甫聲、今案林說甚是、惟卜辭之甫、乃象種木于田之形、非从父聲、（殷代之農業二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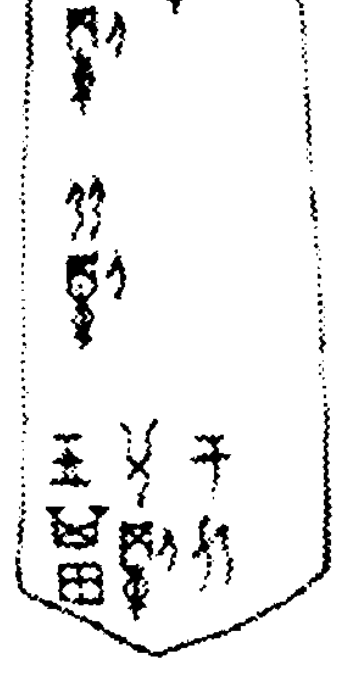
西方に在つて𢀛方の侵略を受ける懸念のある甫聲の地であり、前記の[illegible]も斯かる懸念のある地であるから相近いと考へられ、略、蒲河沿岸の蒲縣がこれに當るのである（陳夢家は之を[illegible]と釋して濟源縣の附近としてゐるが是に非ず（綜述二九〇））。次の諸版によれば[illegible]より河を溯る經路があり、[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前2.8.4）、[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行き（前2.8.3）、庚辰[illegible]を發して辛巳に[illegible]に行つてゐるから（前2.8.4 2.8.3）[illegible]・[illegible]間は一日行程であつて[illegible]より十二日後には[illegible]に在り、[illegible]よりは[illegible]に行つてゐる（前2.8.3）。この[illegible]の受年か[illegible]の受年と對貞されて居り（乙4658）、又例へば「[illegible]」（續之）、「[illegible]」（[illegible]26）の如く[illegible]が𢀛方の侵略を告げ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共に𢀛方の壓迫を受ける地であつて西北に在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經路は蒲縣より北行するものである（胡厚宣は[illegible]を「長卽長、疑卽後來之張」として河東の地とす（封建制度））。[illegible]には[illegible]より行く外に[illegible]よりも行き（佚273）、[illegible]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神が祀られてゐるから（後上15.4）この地は黃河沿岸と考へられ、[illegible]（又作[illegible]）よりは[illegible]に行つてゐる（金477）。[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乙[illegible]）が[illegible]（乙1192）・[illegible]（乙2090）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地名の[illegible]と同地であつて[illegible]侯（乙[illegible]）の邑地であり、[illegible]よりは某地を經て殷北の[illegible]に行つて居り（後上[illegible]）、以上の行程は蒲縣より黃河沿岸を溯り[illegible]より東行して[illegible]を經て[illegible]に至るも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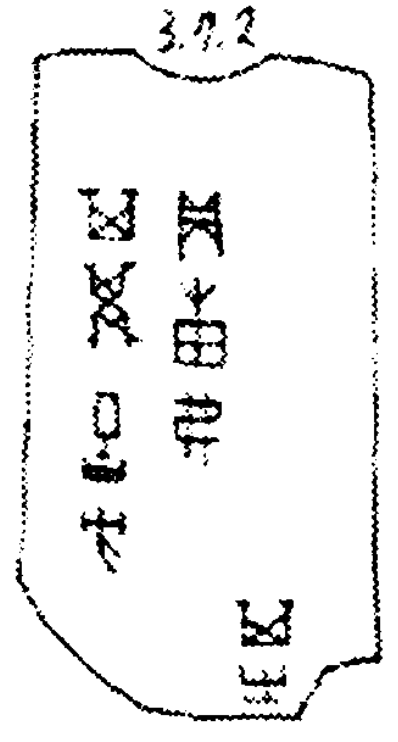
以上に於いて考察した一〇五地名の綜合的略圖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によつて地名の位置の大概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と共に、殷王の馳驅し得た地域の全貌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陳夢家は殷の地域を、「北約在緯度40°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圍平原、南約在緯度33°以北淮水流域與淮陽山脈、西不過經度112°、在太行山脈與伏牛山脈之東、東至於黃海渤海」（卜辭綜述三一一頁）としてゐるが、東は臨淄、西は河東、南は淮水、北は常山（史記孫子呉起列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の範圍が殷室の威令の及ぶ所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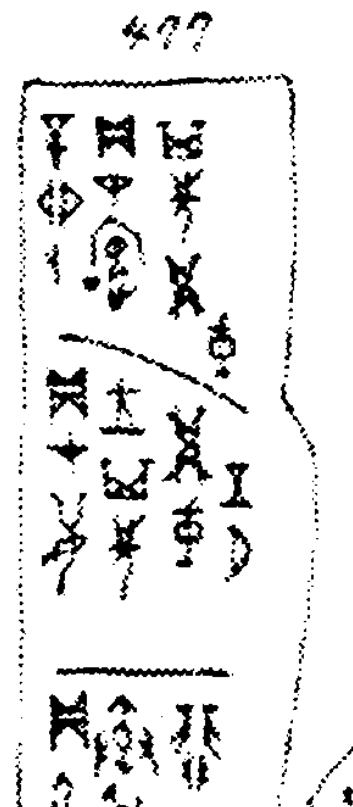
前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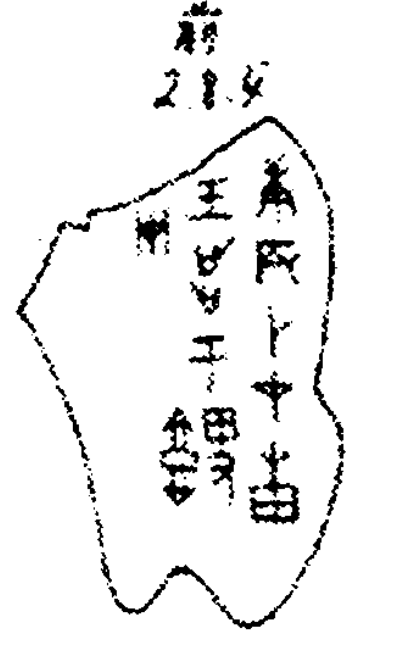
乙
6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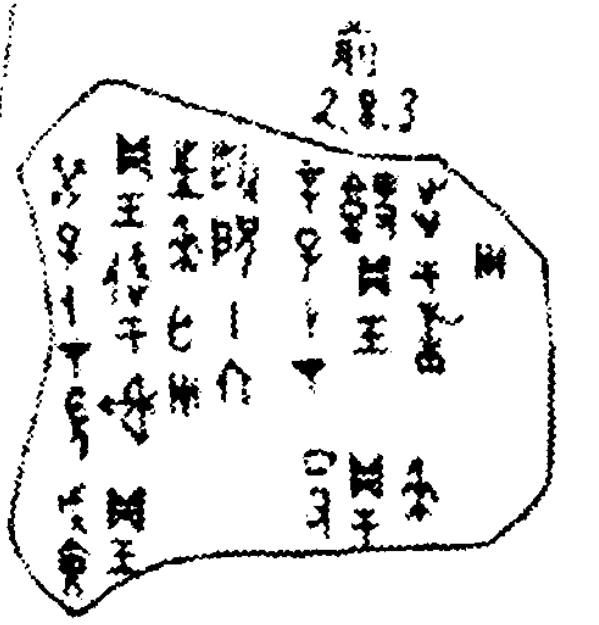
佚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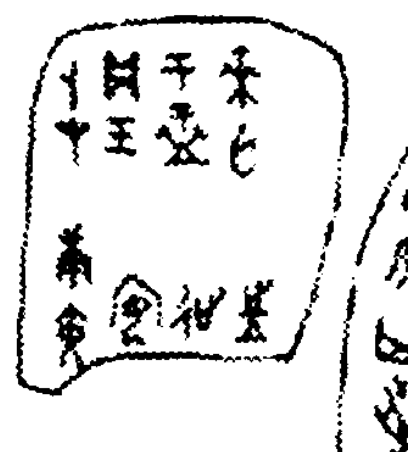
後
上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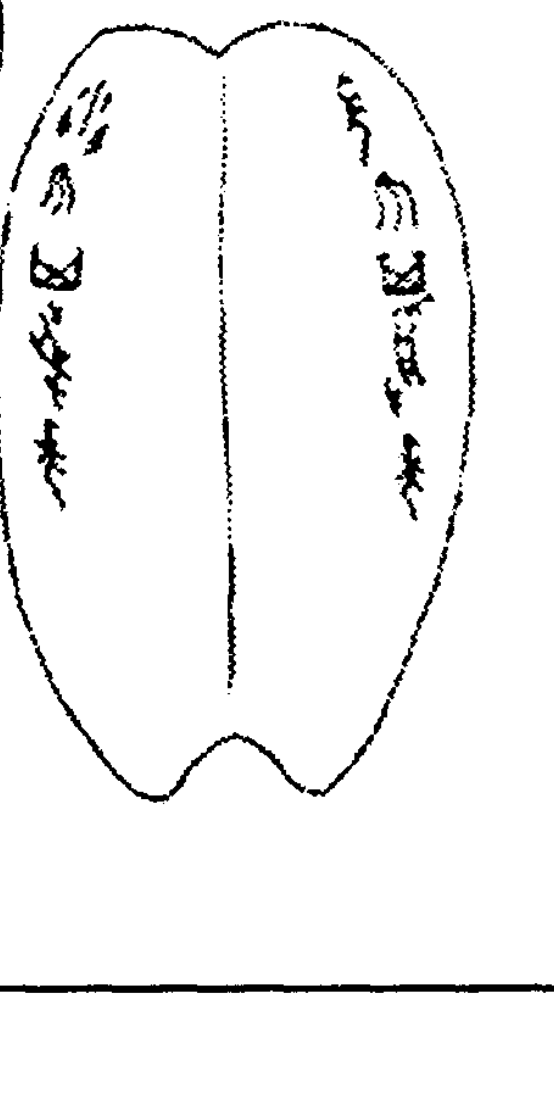
續
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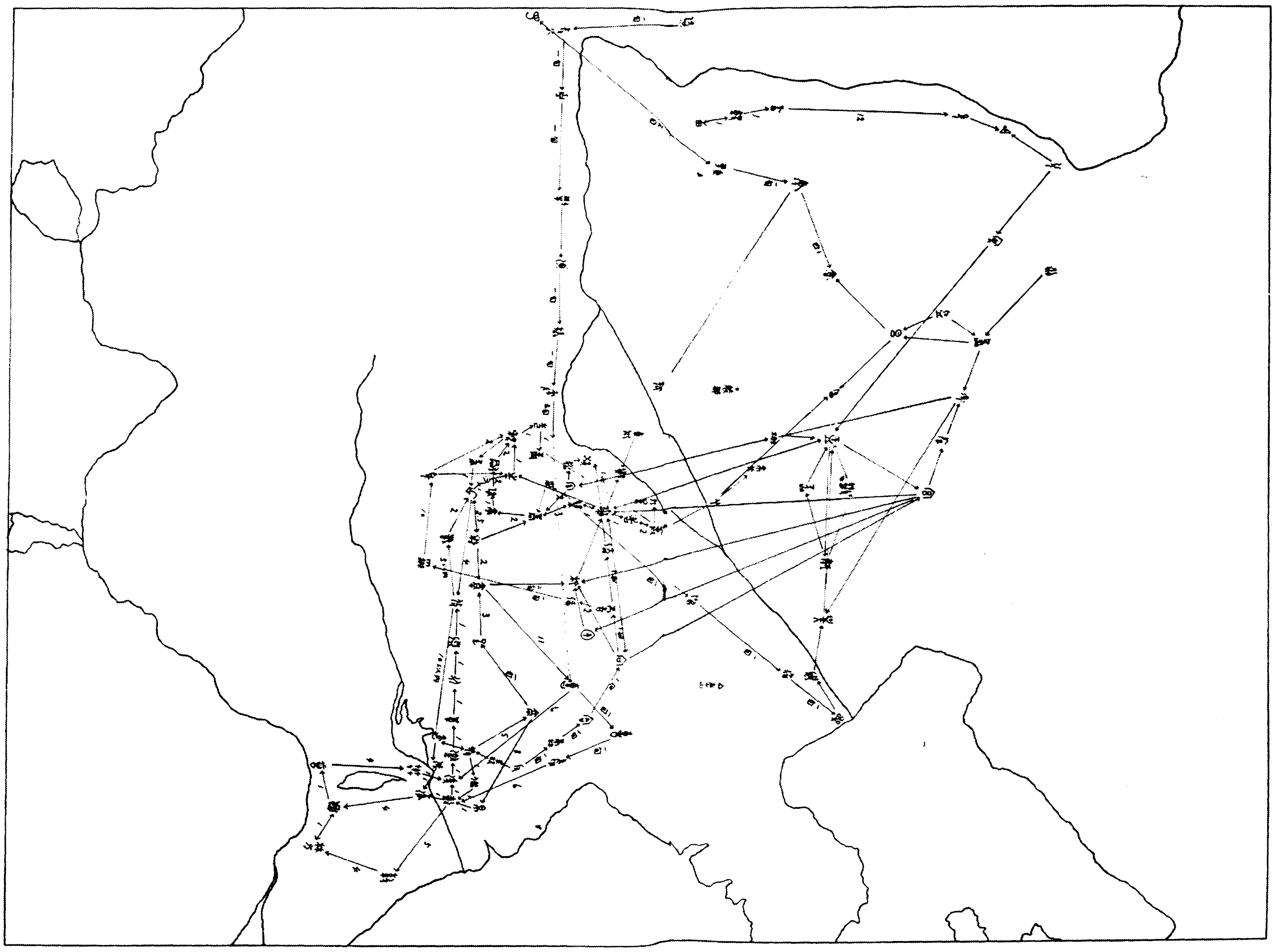
金
477


前
2.1.4


前
2.8.3


後
下9.13


乙
4658




卜辭地名關聯略圖

第二章　殷の方國

方字は[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粹[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方向・方地・地方の義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又[illegible]（粹1162 乙[illegible] 金[illegible]）及び[illegible]（粹1316 甲1978 寧[illegible]）と用ゐられ、[illegible]は周書の「告商四國多方」、[illegible]は禮記の「千里之外設方伯」（王制）と同語である。

(1) 粹1252・[illegible]（于西方東嚮）・[illegible]（于東方西嚮）

(2) 續2.27.9・[illegible]（乙4423 北土受年）・[illegible]（乙3409 西土受年）

(3) 鄴3.43.7 [illegible]（粹1421 在[illegible]）・粹144 [illegible]（續3.28.5 在[illegible]）

殷の方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或は殷室に屬し或は敵國であり、次に方國の地望及び殷との關係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𢀛方（四六版）	𢀛方（一版）	𢀛（一版）	𢀛（一版）	
田方（二版）	田（二版）		田（七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六版）	
人方（一〇版）		人（一版）	人方（一二版）	人方（二八版）
[illegible]方（五版）		[illegible]方（五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六版）			[illegible]（一版）	
[illegible]方（一二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三版）	
井方（三版）			井方（三版）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八版）
土方（九二版）				
（一[illegible]（七一版）				
[illegible]方（三七版）				
[illegible]方（一版）				
中方（一〇版）				
[illegible]方（八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二〇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計	
	子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　司方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一版）
三三	
二	
一三	
二三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四版）　[illegible]方（三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五版）　[illegible]方（一版）　[illegible]方（一版）
八	[illegible]方（二版）　[illegible]方（一版）

(一) 𢀛方

𢀛は又𢀛に作られて居り（鐵1214 前5.23.4 7.4.2 佚17 粹1081 1088 1089 乙113 1419）、孫詒讓は「昌」（舉例三二）、王國維は「吉」（戩釋二二）、葉玉森は「苦」（鉤沈二）、郭沫若は「呂」（古代社會研究二冊三葉）、林義光（國學叢編一期二冊一葉）・于省吾（駢枝三續五）・傅東華（卜辭說四）は「𢀛」、陳夢家（燕京學報二〇期九八）・唐蘭（天釋五八）・董作賓（殷曆譜武丁日譜）・胡厚宣（殷代舌方考）は「舌」と釋し、而して孫氏は「徐方」、郭氏は「玁狁之部族」（通釋二二）、林・于・傅氏は「鬼方」、陳・唐氏は「邛地」、董氏は「鬼方」としてゐる。唐・陳・董・胡氏が𢀛を舌字となすのは𢀛の口を「舌𢦏」（後上10.9）の舌と同字とし、舌が工字であるから（殷虛書契考釋）从口工聲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𢀛が舌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の絶無であることはこの説の難點であり、大盂鼎に古字は「𢀛・𢀛」に作られて居り、之は𢀛と一字であるから𢀛は古字の初文であって、古方は即ち胡方である。

𢀛方の地望を王國維が次の卜辭に據って「殷西」に在りとしてより諸家之に從ひ、郭沫若は「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と河套（通纂考釋）に在りとし、陳夢家は「其地望亦正在殷虛之西」（燕京學報）、「邛在中條山、東界沚而西隔唐、邛與沚界於安邑與濟源西之間」（卜辭綜述二七四頁）と河內に在りとし、唐蘭は「其地略當四川之邛縣」と四川に在りとし、董作賓は郭說に從ってゐる。然るに胡厚宣は郭氏の河套說については「辭多臆測亦難信也」とし、陳氏の河內說については「夫河內之去殷、不過三百餘里、在三百餘里之內、安能容如此許多之國家」、陳氏之說似難信也」とし、唐氏の四川說については「則又未免太遠、倘舌即邛笮之邛、則以邛殷三千里之遙、重以劍門潼關山川之險、時々內侵、爲絶不可能之事」としてこれらを却け、「舌者必在今山西省以西陝西省之地可知也」と陝西の地に在りと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𢀛方の殷西に在ることは諸家の一致してゐる所であるが、河套・河內・四川・陝西のいづれに在るかは𢀛方が侵略してゐる地名より歸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𢀛方の侵略を受け、或はその懸念のある地は次の如く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である。

菁2　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𢦔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沚　佚51　貞𢀛[illegible]
金531　貞𢀛方[illegible]
菁2　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𢦔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illegible]　續1.9.6　貞𢀛[illegible]
續3.1.3　貞𢀛[illegible]
[illegible]　京1230　丙[illegible]卜殻貞曰𢀛方[illegible]
[illegible]　菁2　[illegible]沚戛告曰𢀛方出侵我示[illegible]田七十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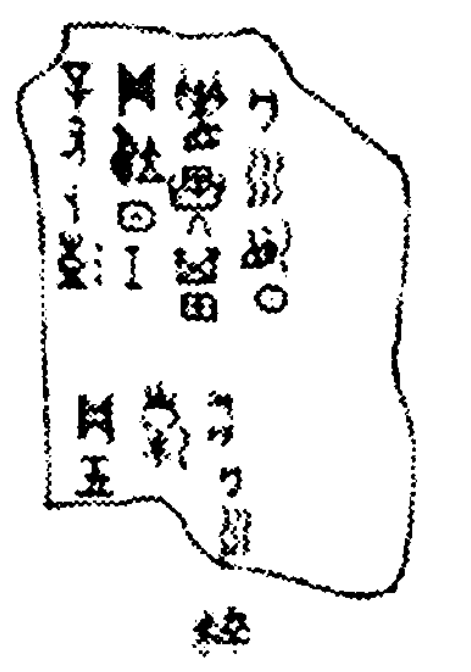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林2.26　[illegible]
[illegible]　續存550　[illegible]
[illegible]　前2.36.1　[illegible]
[illegible]　續3.9.2　貞[illegible]
[illegible]　佚21　[illegible]（鐵53.2 續存551）
[illegible]　前2.8.1　[illegible]（粹1071）
[illegible]　前5.13.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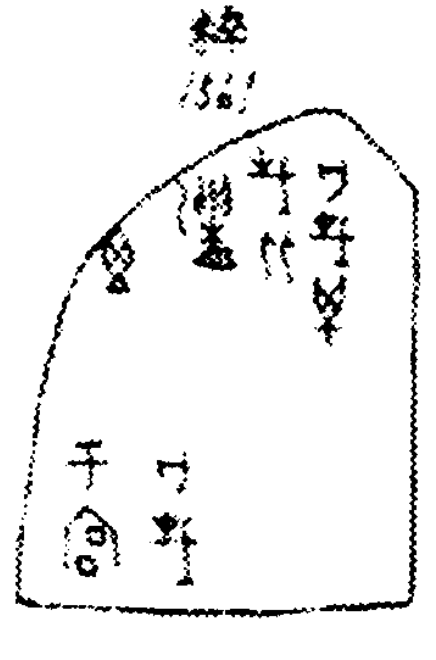
右の沚は地名として「[illegible]」（文683）、「[illegible]」（戩48.3）、「[illegible]」（京1497）と用ゐられてゐて、習見の沚戛の邑地であり、辭中の[illegible]字は之を王國維が「辜戟皆迫也伐也」（觀堂古金文考釋）、郭沫若が「辜者撻伐也」（粹釋二七六）と釋して居り、例へば「[illegible]」（續4.29.4）と「[illegible]」（遺393）によれば、[illegible]は[illegible]（作む）を致すものであって（楊樹達は此を[illegible]と釋し[illegible]となしてゐる（卜辭求義[illegible]））、[illegible]は迫り侵すの義であるから右の辭は𢀛方が沚戛の邑地に迫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沚戛の邑地の西方に在ることは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って、乙7826版の二辭は同時トで一は某方の來寇に關する沚戛の報告に從ふべきか否かをトし、一はこの報告に基づいて西に行くことの可否をトしてゐるから、

乙7826　[illegible]
菁2　[illegible]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𢦔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沚戛の邑地は西方に在り、又菁2版に於いては西方に來艱があって沚戛が之を「土方が我が東鄙に𢦔し、𢀛方が我が西鄙を侵す」と報告してゐるから、沚地は東に土方、西に𢀛方を控えて居り、土方は後述の如く殷の北方にあるから沚地は西北の邊境に在ることが解る。[illegible]地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の北方に在って殷の西北に當り、[illegible]地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の南方に在るが殷の西北に在り、[illegible]は[illegible]地と同一地であって（地名の[illegible]地（粹一三三八）が又[illegible]（粹一〇三三）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同様）、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より十三日行程の北方に在り、[illegible]は[illegible]北・[illegible]は[illegible]地と同一地であって[illegible]北二日行程に在り、[illegible]は河東の[illegible]縣であって、[illegible]・[illegible]の位置は未詳であるが、これらの地名によれば𢀛方は西北より西方に亘って侵略す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前5.13.5）に於いては殷は之を[illegible]地より攻擊す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て、[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附近に在り、[illegible]は[illegible]附近の地であるから、この攻擊は北方より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って𢀛方は殷の西北に當る地に在り、略〻陝西の北部乃至は河套の地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佚277　[illegible]





續3.10.1　貞[illegible]
菁2　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𢦔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京1230　丙[illegible]卜殻貞曰𢀛方[illegible]
續存351　[illegible]卜[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第一期武丁時に於いては𢀛方は土方と共に二大外患であって、上掲例の如く土方と提携して共に殷に迫り、或は[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を率ゐて侵略して居り、殷は之を自然神・先臣神・祖神に報告祈願し、王自ら親征する外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臣・多尹・多[illegible]を遣はして之を伐たしめて居り、而して𢀛方征伐のための登人をトする例は甚だ多く、登は例へば「[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續[illegible]）・「[illegible]」（乙6723）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illegible]（登）と一字であり、董作賓は登人の登を「治即徵兵之義」（殷曆譜下九・三九）と解し、楊樹達は之に從って「登蓋當讀爲徵」（甲文說三・三一）としてゐるが、登人は[illegible]・[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るから人を登

（告）遺177　貞于[illegible]𢀛方
前1.47.5　貞[illegible]𢀛方于[illegible]
（祀）後上29.4　[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後上29.4　貞于[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祀）後上12.3　貞于[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續1.49.1　[illegible]𢀛方于[illegible]
前2.20.3　于[illegible]𢀛
庫1649　貞[illegible]𢀛方于[illegible]

王　柏28　己卯卜殻貞𢀛方[illegible]（二）[illegible]（同辭例三七版）
[illegible]　後上16.10　貞[illegible]𢀛方（同辭例九版）
[illegible]　金522　[illegible]卜貞[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182　貞[illegible]𢀛方
多臣　前4.31.3　[illegible]𢀛方（同辭例三版）
多尹　林2.27.7　貞[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多[illegible]　續3.2.3　[illegible]卜殻貞[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同辭例六版）
登人　前2.2.3　[illegible]卜[illegible]登人[illegible]𢀛方[illegible]

す即ち兵を登せしむる義であり、而してこの登途の兵力は次の如く一千乃至六千がトされてゐる。

登人一千—卜135 佚324
登人三千—鐵258.1 前6.38.4 續1.10.3 5.13.7 5.11.1 粹1078 1299 遺797 1186 庫310 1649 掇2.152 林1.25.1 乙6581 金498 524 南明163 京1361 續存564 下292
登人五千—前7.15.4 林2.28.13 續6.13.5 龜1.2 後上31.6 31.1 下1.3
登人六千—佚438

第二期に於いても次の如く[illegible]が𢀛方を攻略してゐるが、第三期・第四期には各〻一版、第五期には未見であって、武丁の討伐が成功して殷末に至るまで再び侵略することがない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第二期　文637　[illegible]貞[illegible]𢀛方
第三期　續5.31.6　𢀛
第四期　乙113　[illegible]𢀛
第五期　未見

(二) 土方

土方の土は神名の土と一字であって「土」であり、次の菁6版に於いては「有來艱自北」と土方の場合には「自北」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土方は北方に在り、又菁2版に於いては沚戛が土方は沚地の東鄙に、𢀛方は沚地の西鄙に侵入して來たことを告げてゐるから、土方は𢀛方の東に在り、從って土方は殷の北邊、𢀛方の東部に在ることが解り、陳夢家が土方を杜國としてその地望を沁陽の西北に在り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卜辭綜述二七二頁）。

菁6　王固曰有祟其有來艱迄至[illegible]允有來艱自北[illegible]告曰土方[illegible]田十人
菁2　[illegible]卜殻貞[illegible]王固曰有祟其有來艱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𢦔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沚戛の邑地は右の如く𢀛方及び土方の侵略の衝に當ってゐるから、來寇があれば之を王に報告し、王はこの報告によって之を征伐すべき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辭が習見であって、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る。董作賓はこの「[illegible]」を沚戛を封冊するものとして、「上冊字名詞、乃簡冊、所以冊封之文書、爯冊猶言奉冊、蓋奉冊以往也、下冊字動詞、冊命冊封之義、…迨武丁二十九年、土方屈服、仍命沚戛奉冊以封土方、爲方之君」（殷曆譜武丁日譜二八）と解してゐるが、「[illegible]」は說文に「[illegible]、並舉也」、「[illegible]、揚也」とあって原義は「あぐる」意、「冊」は簡冊であるから[illegible]冊は簡冊をあぐる義であり、又「[illegible]」は說文に「[illegible]告也」とあるから「[illegible]土方」は土方を告ぐる意である。從

續3.10.2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沚戛[illegible]冊[illegible]土方[illegible]
續存1.293　沚戛[illegible]冊[illegible]
遺1133　沚戛[illegible]冊[illegible]土方[illegible]
(イ)　卜85　貞沚戛[illegible]冊[illegible]
(ロ)　乙7826　貞沚戛[illegible]
(ハ)　續5.12.2　己卯卜[illegible]貞[illegible]沚戛[illegible]

つて、「沚戛爯冊𢀛方」は沚戛が簡冊を奉呈して土方を告ぐる義であり、「土方征」はこの報告に從つて王が之を伐つの意である。この解釋の正しいことは(ロ)・(ハ)の用例が之を證してゐて、(イ)・(ロ)を比較せば爯冊は啓に當り、啓は啓字であるから（乙三五〇二 貞沚戛啓王从伐巴……）爯冊は冊による啓告であり、又(ハ)には「沚戛爯」とあり爯は羅振玉が爯と釋し（考釋）ここに於いては識字で「爯」の義であつて、沚戛が簡冊に記して報告するの義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爯冊が啓・爯と記されてゐるから簡冊による報告であつて、董作賓の所謂「奉冊以往（征）」ではなく、前記の菁２、佚60版の「沚戛告曰土方」の辭はこの爯冊の内容に外ならない。これらの辭はこの爯冊に王が從ふべき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土方」はこの報告に從ふの意であることは(イ)(ロ)(ハ)の例に明かであり、從つて次の場合も「沚戛に從つて」であつて「沚戛を從へて」でないことは留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續 3.9.4　貞王从沚戛伐𢀛方

後 上17.5　王从沚戛伐𢀛方受㞢又

甲 948　令三族从沚戛伐𢀛方

乙 2948　王比望乘伐下危

鉄 249.2　貞令望乘从多子族伐危受㞢又

乙 7741　貞王比望乘伐下危

𢀛方の侵略に對して殷は(1)之を祖神に告げ、(2)王自ら親征し或は三族・犬猶・子を遣はし、(3)兵三千乃至五千を以つて之を討伐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𢀛方は後期には一版もなく、再び殷を侵すことのないのは武丁の力によるのである。

(1)
天 60　貞告𢀛方于上甲
天 61　貞告𢀛方于丁

(2)
王伐　林 2.7.9　王伐𢀛方受㞢又
三族　甲 948　令三族从沚戛伐𢀛方
犬猶　庫 237　王……犬猶伐𢀛方
子　續 3.9.5　貞子伐𢀛方

(3)
前 6.34.2　登人三千伐……𢀛方
後 上31.6　貞令登人五千伐𢀛方受㞢又

(三)　下危・危方

續 3.9.1
・貞令望乘伐下危受㞢又（庫1551）
・貞令望乘先伐下危受㞢又

續 3.8.9
・辛巳卜爭貞令望乘暨伐下危受㞢又
・辛巳卜爭貞令望乘伐𢀛方

第一期に下危征伐が𢀛方征伐と同時にト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危を孫詒讓は「台」（契例 上四四）、郭沫若は「勹」（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六五）、林義光は「旨」（國學叢編 一期二冊）、葉玉森は「椒」（集釋 一・二）、于省吾は「危」（駢枝 二・二）と釋してゐるが、その地望については見るべき説がない。下危は第一期に習見であるが他期にはなく、而して危方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甲1269 乙6382）・第三期（南明613）・第四期（佚387 913 粹196 鄴3.46.6 南明499 京4381）にあり、又地名の危は第二期・第五期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危方は例へば羌・𢀛方（粹）・𢀛方（鄴3.43.?）と稱されてゐる例に從へば危地の方を稱するものであり、危地は前章にその位置を推測してゐるが如く亳南・淮陰間に在つて、右の如く第二期より既に田獵地とされてゐる地であり、又危方が敵國とされてゐる一例もなく（陳夢家が綜述三〇二頁にあげてゐる例三版は危方に作らず、且つこの辭は征伐をトするものとは限らない）、却つて第一期の「貞危方其㞢囚」の如きは「貞𢀛其㞢囚」（鄴3.43.?）と同例であつて、危方に𡆥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第一期より殷に屬してゐる地方であり、從つて第一期に征伐が行はれてゐる下危とは同一地ではない。然し下危・危方は共に危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同一地方に在り、而して下（二）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下危は危方よりは更に遠方に在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この推測の誤らないことは例へば「貞令望乘从多子族伐下危受㞢又」（鉄249.2）の辭が之を證してゐる。即ちこの辭は「貞王从沚戛伐𢀛方受㞢又」（後上17.5）と同文例であつて、沚戛の場合は前記の如く王が𢀛方についての沚戛の報告に從つて𢀛方を伐つの意であるから、右は下危についての望乘の報告に從つて之を伐つ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望乘の望は又望（拾3.4 鄴3.38.1 金586 乙6733 寧2.37 南明499）に作られてゐて、地名の望（續3.27.4 3.31.4）と同字であり、望地は前述の如く亳南の地であつて危地と同一地望に在り、而して望乘のみが下危の報告を行つてゐるから下危は望乘の邑地に近く、從つて下危は亳南の危方と同一地方に在ることが解る。要するに危地・危方・下危は同一地望に在り、危地・危方は第一期より既に殷に屬して居り、武丁はこの危方にある下危の鎮定を、西北の𢀛方・北方の土方征伐と同時に行ひ、次の如く(1)帝に祈り、(2)王亥に告げ、(3)多臣を遣はしてゐる。下危征伐は第一期以降にはなく、この期を以つて終焉を告げてゐる。

危方　第一期　乙 1382　己卯卜殻貞危方其㞢囚
　　　第三期　南明 613　貞危方其……王
　　　第四期　南明 499　癸亥貞危方以牛其登于來甲申

地名危　第二期　卜 391　囚田于危
　　　　第五期　金 544　……王卜貞……田……于危
　　　　　　　　前 2.10.1　……王卜……田……危

(1) 京 2294　□子……帝……下危
(2) 南 輔17　□子卜貞王令……下危……
(3) 後 上31.9　辛巳卜爭貞今者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四)　夷方・人方

夷方征伐と下危征伐が次の京1266版に於いては同版上に在り、乙7741版に於いては同日トとなつ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時に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この夷方が人方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夷（後2.37）が夷（佚166 518）・夷（乙8897）に、夷（乙3338）が夷（乙2371 2678）に作られてゐて夷・人は一字であり、又沚戛は前記の如く西北の諸侯であるから、上揭版の「从沚戛伐夷方」は「从沚戛伐人」に外ならず、夷方が又人と記され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京 1266
・辛巳卜爭貞王从望乘伐下危
・貞王从沚戛伐夷方

乙 2948
・辛未卜爭貞王比望乘伐下危
・貞王从沚戛伐夷方

乙 7741
・癸丑卜貞王比望乘伐下危
・癸丑卜貞王从沚戛伐夷方

人方の人が又夷に作ら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人・夷が金文の夷字であつて、例へば小臣謎簋の東夷の夷は夷に、仲偁父鼎の淮夷の夷は夷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夷方・人方は夷方に外ならない。從つて王襄が夷を「夷古乳字」（簠釋 征四）とし、陳夢家が人方を人方、夷方を尸方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二九二頁）のは妥當でなく、郭沫若が夷方を「儿」として「儿方當即夷方」（粹釋）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即ち乙7741版の「王从沚戛伐夷」は人方は後記の如く殷東にあるが、夷方の殷東に在ることは次の二辭が之を示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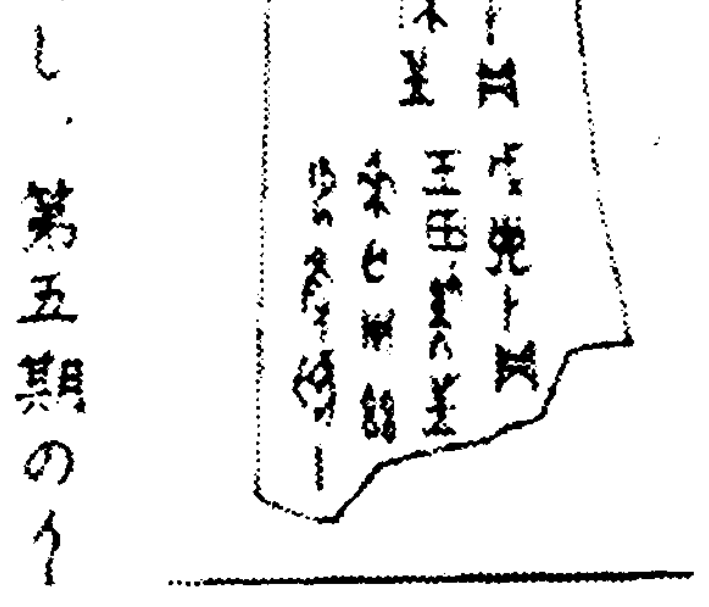
乙 2818
・甲申卜貞令望乘伐人
・甲申卜貞令望乘伐人

乙 2948　𢀛告伐人
粹 1187　𢀛告伐人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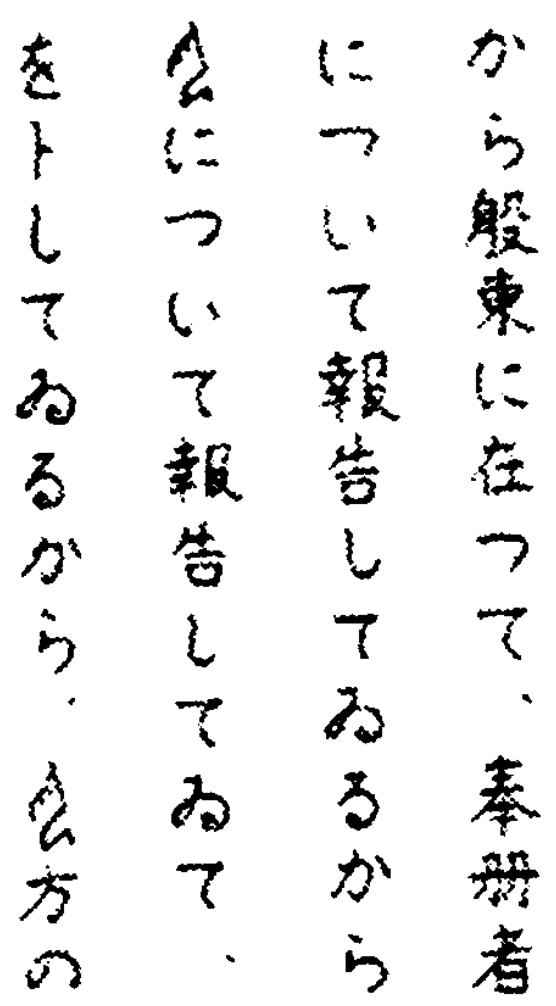
乙 7741　癸丑卜貞王从沚戛伐夷
乙 7312　丙申貞沚戛爯冊夷方

「王从沚戛伐夷」（乙3322）と同文例であつて、この「王从沚戛」は上揭例の「沚戛爯冊夷」に對して王が從ふことであるから、「𩰫」の𩰫は沚戛と同じく奉冊者であり、而して𩰫は又𩰫（乙1215）に作られてゐて地名の𩰫と一字であり、𩰫地は次の如く殷東の𩰫・杵と同版上に記されてゐるから殷東に在つて、奉冊者の𩰫はこの地の太守と考へられ、この𩰫が夷方について報告してゐるから夷方は殷東に在り、又乙7818版に於いては沚戛が夷について報告してゐて、王が之によつて𩰫より二日行程の𩰫に行く可否をトしてゐるから、夷方の東方に在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從つて陳夢家が武丁時の人方を西方に在りとし、第五期の人方を東方に在りとして之を區別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卜辭綜述二七二）。

續 3.30.1



金 580



夷方征伐は次の如く第二期に未見の外は第一期より第五期に亘つて行はれて居り、就中殷末には「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左傳昭十一年）、「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呂氏春秋古樂篇）とされてゐて、紂王は次述の如く王八祀・王十祀・（王十五祀）に之を攻略してゐる。

第一期　續存 625　貞𢀛伐人于丁
　　　　乙 2948　貞王从望乘伐人
第三期　後 下22.5　𢀛伐人方
第四期　南明 617　癸卯卜人方亡𡆥（粹1183 1187）
　　　　佚 187　丙午卜貞王令……人方（粹1184 1185 1186 1187 續存下804）
第五期　前 2.6.6　癸亥卜黄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征人方

次に第五期の夷方征伐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第五期卜辭に於いて王が夷方征伐のために駐在してゐる地名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一)
𩰫　金 584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𩰫（遺 續3.28.6）
商　金 584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商
亳　金 728　癸巳卜在商貞王步于亳亡災
鴻　金 728　癸亥卜在亳貞王步于鴻亡災
雷　續 3.29.6　十月卜在雷貞王旬亡𡆥在正月王來征人方在雷一祀
𠂤　續 3.18.4　癸酉卜在𠂤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𩰫（遺466）

(二)
齊　前 2.15.3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惟征人方在齊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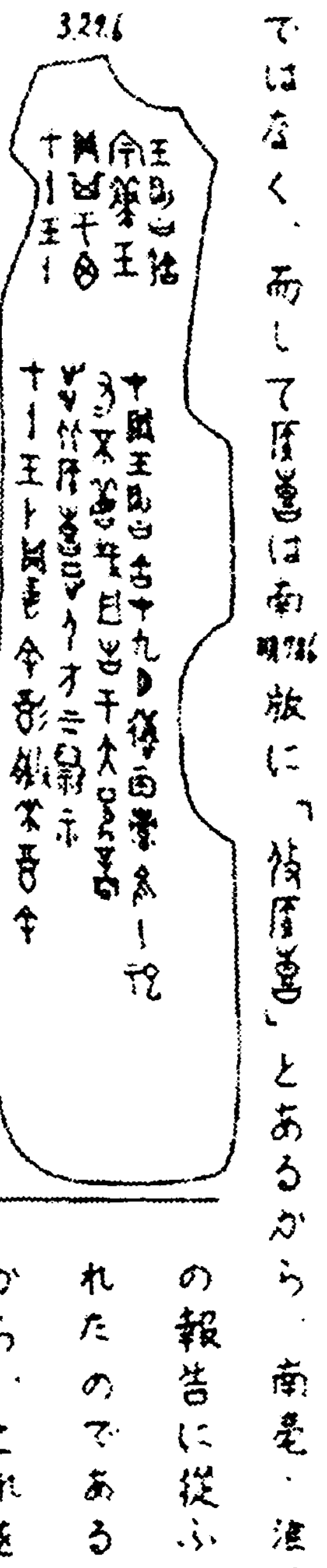
(三)
𩰫　前 2.5.1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在𩰫（遺466）
𩰫　前 2.6.3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王征人方在𩰫（林1.9.12）
𩰫　京 5312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在一月王征人方在𩰫
𩰫　南 明786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在二月王征人方在𩰫

(四)
攸　前 2.16.6　癸亥卜在攸貞王旬亡𡆥王來征人方（遺466）
攸　南 明786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正月王來征人方在攸侯喜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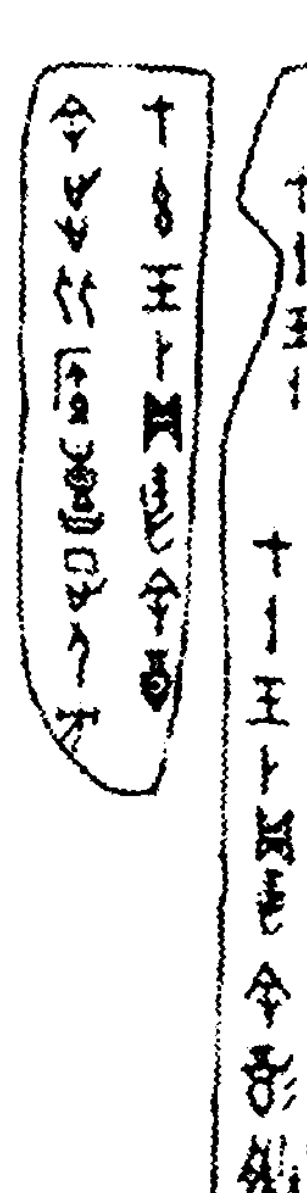
右の地名は前述の如く(一)は殷都・南亳間の地名、(二)は山東の地名、(三)は淮陰附近の地名、(四)は南亳・淮陰間の地名であり、之によれば夷方は齊・𩰫・𩰫・攸・𩰫を結ぶ線より以東の地域であつて、山東半島の基部より長江に及ぶことが解る。紂王はこの夷方を攻略するために王八祀に十ヶ月、王十祀に八ヶ月を費してゐて、その跡をト辭に留めてゐる。

一、帝辛王十祀夷方征伐日譜歷程

前 4.18.1 3.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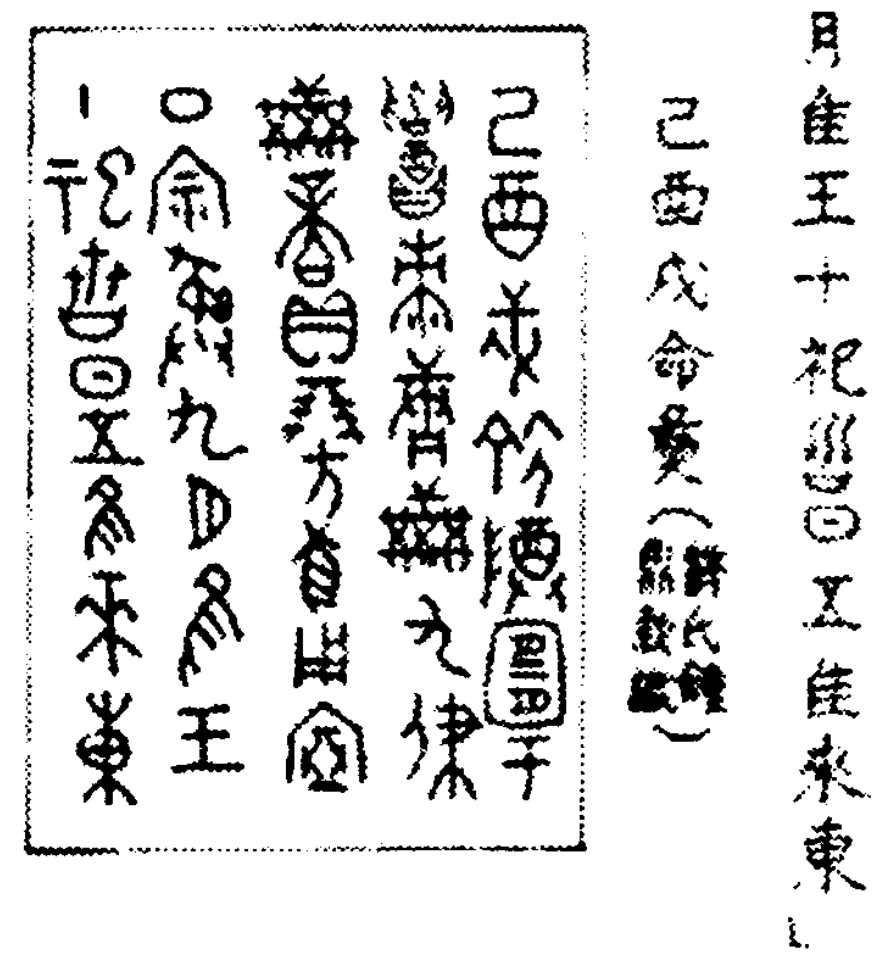
明 154



次の接合版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の九月甲午に、「侯喜」の報告に從つて夷方を親征すること、及び同日に又西宗に對して王について奏す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この「令从侯喜伐人方」は例へば「从沚戛伐𢀛方」（後上17.5）と同文例であり、後者は沚戛の爯冊に從つて𢀛方を伐つの意であるから、前者は侯喜の爯冊によつて人方を征する義であつて、侯喜を從へて征するの意ではなく、而して侯喜は南明786版に「攸侯喜」とあるから、南亳・淮陰間の攸を邑地としてゐる諸侯であり、この攸侯の報告に從ふ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夷方征伐は淮夷に對して行はれたのである。而してこのト日は上甲の㞢祀の日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れを祀譜表に檢すれば帝辛王十祀九月上旬甲午であり、從つてこの版及び下記の月份・干支が接續する夷方征伐ト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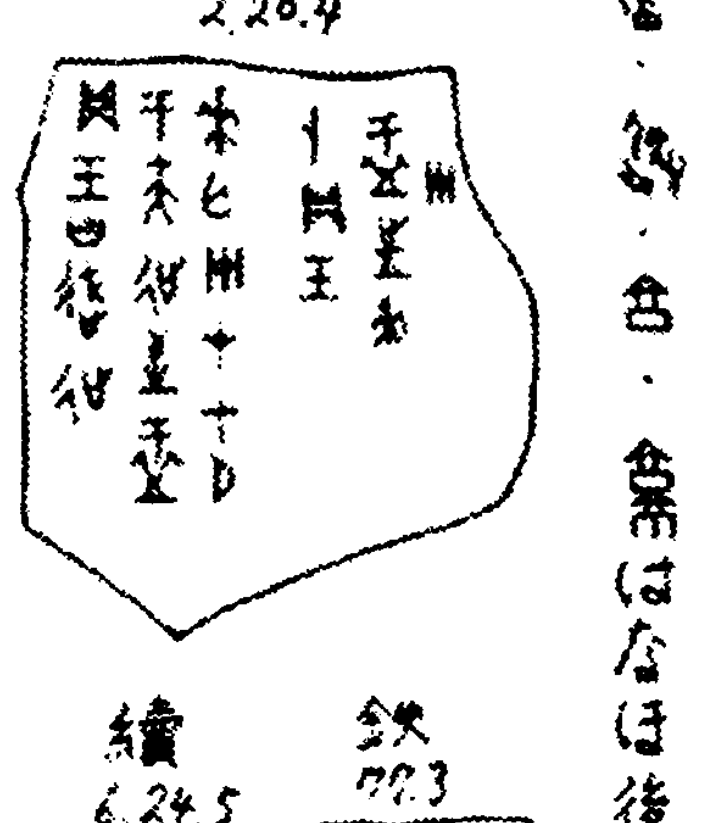
は帝辛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又この甲午に西宗に王事を奏告す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は殷都に在つてトして居り、而して「米吾令ヨ」とト後三日の丁酉に出發が豫定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次の金文には「在九月隹王十祀劦日五隹來東」とあつて、この月份・干支・祭祀は帝辛王十祀の祀譜に符合して居り（祀譜の論試參照）之によれば進發

己酉戍命彝（許氏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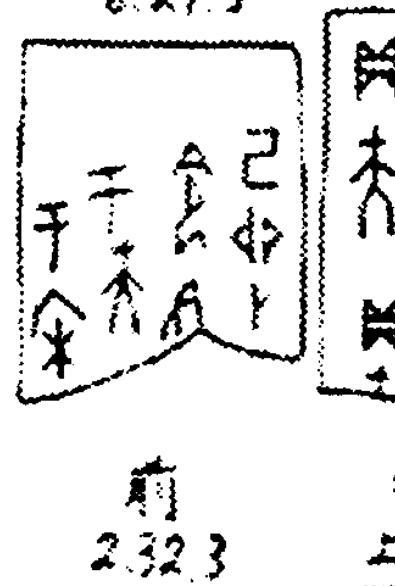


豫定日の九月中旬丁酉（下記の庫一六七二版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の十二月と正月の交替が乙未或は丙申に行はれて居り之を基準とす。以下同じ）より十二日後の九月下旬己酉には「隹來東」とあるが如く殷東の地に在り、この地は下記によれば「舌」であつて、その位置は未詳であるが辞中に「障俎于召」とあるから、この行程は「召」の方向に在ることが解る。召は「〈丁卜貞王後于召[illegible]亡巛」（前2.22.1）の如く第五期習見の「王後」の地であり（田の用例なし）、同版關係にある地名としては雇（前2.21.5）・宮（前2.22.1 續3.15.8）・淳（前2.26.7）・朿（佚185 庫1548）・糉（前2.32.5）・汰（文9）、及び逸（前2.24.2 續3.20.5 3.22.8 福9）・鷀（前2.20.3）・雇（金599 721）・缶（卜47 續3.15.8）があつて、これらの地名よりせば略、丕・宮間に在ることが解る。即ち逸・鷀・缶・雇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雇・宮・淳は前章の如くであり、朿・糉・汰が近隣してゐて丕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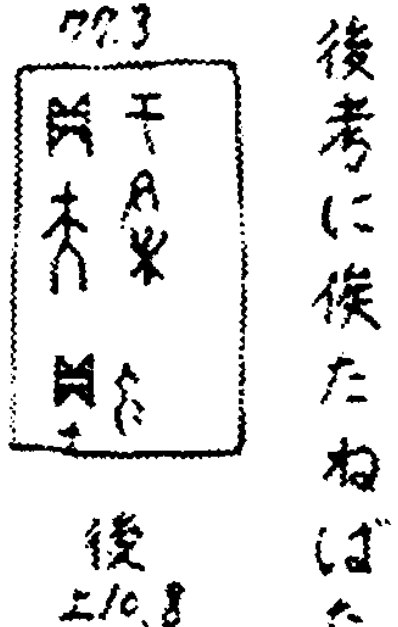
前 2.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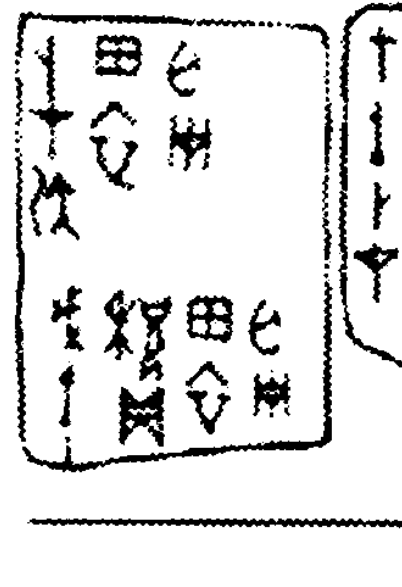
續 6.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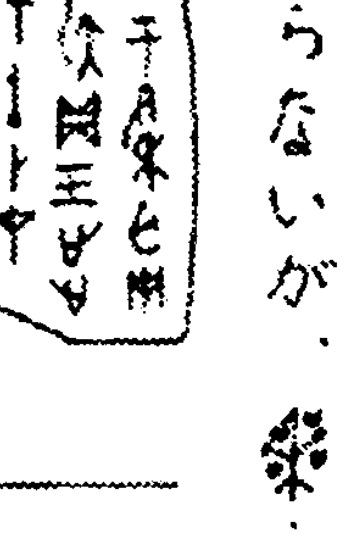
鉄 77.3



前 2.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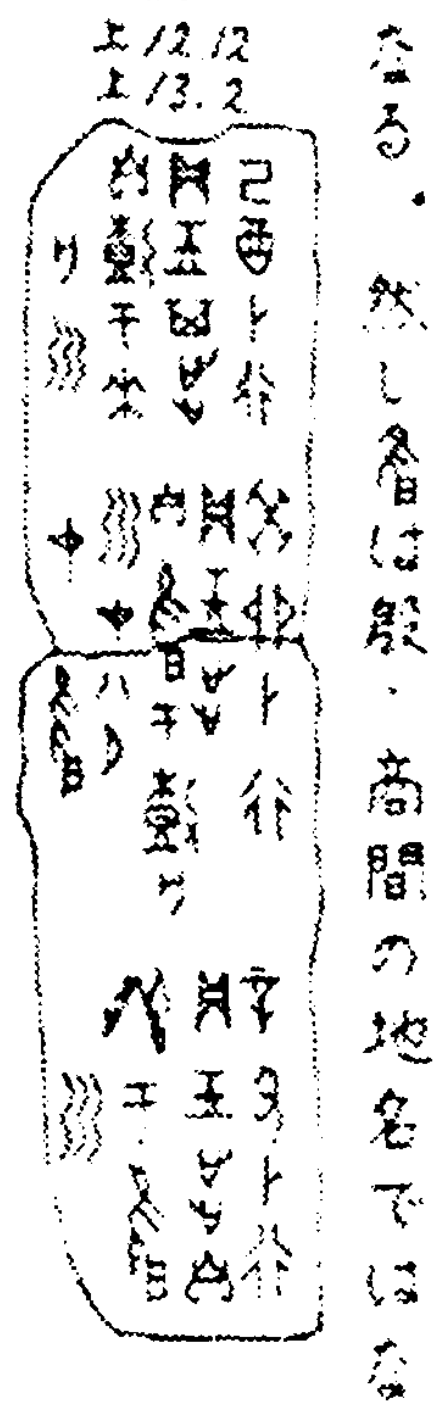
後 上10.8



に在ることは上揭版の如くである。前2.20.4版に於いては朿に行き東に丕に行つて居り、朿の附近には雇があり（鉄77.3）、後上10.8版では汰より雇に行き、前2.32.3版では糉より汰に行つ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の地は丕附近の地である。斯くの如く同版上の地名の半数が丕・宮附近の地名であるから召も亦この間に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殷都を出發した紂王は直ちに東南の淮夷の地に向つたのではなく、反對に東北に進んでゐるのである。次の版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の十月甲午には商邑附近の亳に在り、この版が帝辛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つて、右の九月下旬己酉よりこの十月甲午（帝辛王十祀の十月には一旬の閏があり、この十月は閏十月である。後述の殷の曆法參照）までの四十五日間の動靜を明かにし得る資料は未だ發見されてゐないが、右の行程の方向が東北に向つてゐるから、後述の王八祀の夷方征伐の場合と同樣に先づ齊に行つて東夷を討ち、更に軍を返して商邑の西の亳に至り、このために四十餘日を費したものと考へるのである。董作賓（殷曆譜日譜三）は前2.16.6版に、「癸亥卜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征人方在雇」（林1.12.8同例）とあつて、この九月癸亥を夷方征伐をトしてゐる右の九月甲午

に接續するものとし、殷都より雇に行き、雇より右の亳に至つたものとして居り、而して雇の位置を殷・商間の黃河の附近に定めてゐる（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綜述三〇二））。之によれば殷都より東南に向ひ雇を經て亳に至るまでに五十七日（自九月丁酉發殷至十月甲午在亳）を費したことになる。然し雇は殷・商間の地名ではなく、次の如く淮北一日行程に在る[illegible]より六日行程に在る淮陰附近の地であるか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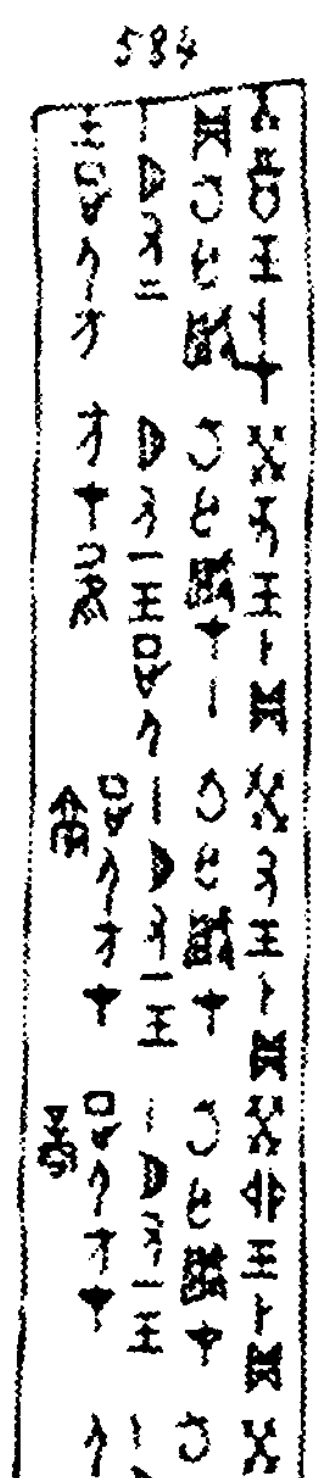
後 上12.2 上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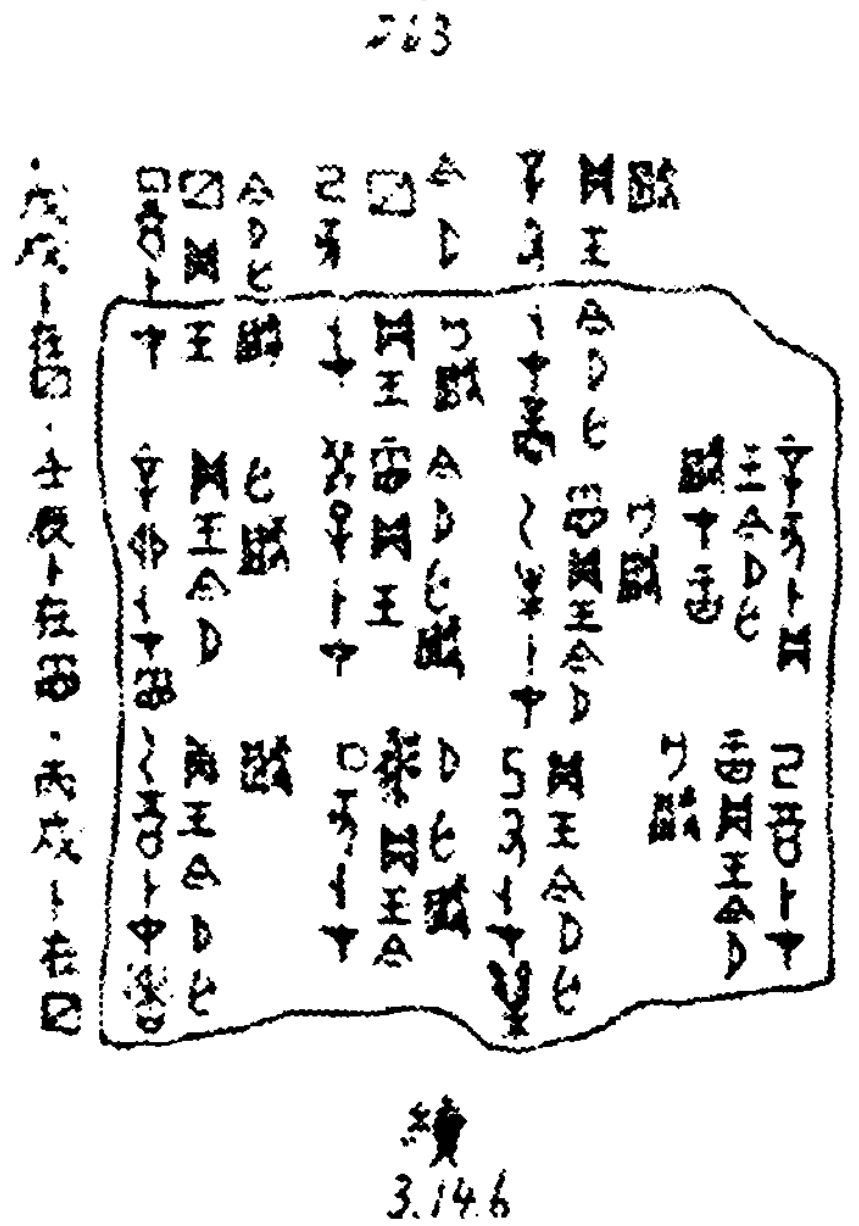
、この說に從へば九月丁酉殷都を發して、二十七日を要して九月癸亥に淮陰近くの雇に到り、三十一日後の十月甲午には商邑附近の亳に在り、而して次述の如く又引き續いて淮陰に向つたことになる。これは理に合は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右の己酉戍命彝の記事（殷都より東北行し、十二日後に丕附近の召に在ること。）と相違して居り、從つてこの九月癸亥在雇を王十祀のものとして在亳前にあげ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く、この版は後述の如く王八祀の夷方征伐に屬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右の續3.27.6版の在亳は閏十月甲午であつて、甲午の前日は十月癸巳であるから、これは次の金584版の在商の前旬の十月癸巳と符合して居り、從つて金584版の夷方征伐の日程は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之によれば十月癸巳・甲午には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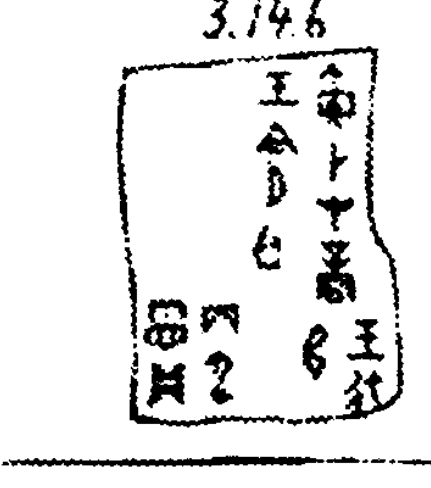
金 584



遺 263



續 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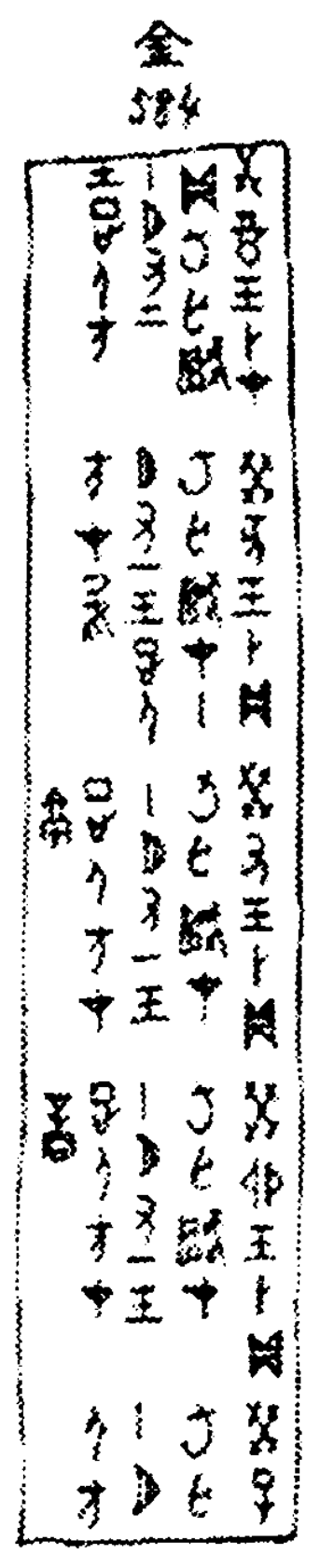
に在り、而して次の遺263版に於いては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に亳に在りとしてゐて之と符合してゐる。又次の續3.14.6版に於いては丙申に亳に在るから右の乙未の明日丙申にはなほ亳に在り、而して遺263版では五日後の辛丑には商に在り、引きつづき壬寅（續3.14.6）・癸卯（金584）には商に駐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この遺263版には在亳以前の地名が記されてゐて、辛卯在亳の二日前には己丑在[illegible]、この二日前には丁亥在[illegible]、その二日前には乙酉在[illegible]、これより三十六日前の己酉には舌に在つたことが解り、この在舌の己酉は在亳の閏十月甲午よりせば九月下旬に當り、前記の己酉戍命彝の己酉が九月下旬であることと符合してゐて、銘文はこの在舌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從つて董作賓がこの己酉在舌を次述の雇・[illegible]間の歷程のこととし（殷曆譜日譜三）、陳夢家が之に從つてゐるが（卜辭綜述三〇二頁）、これは妥當では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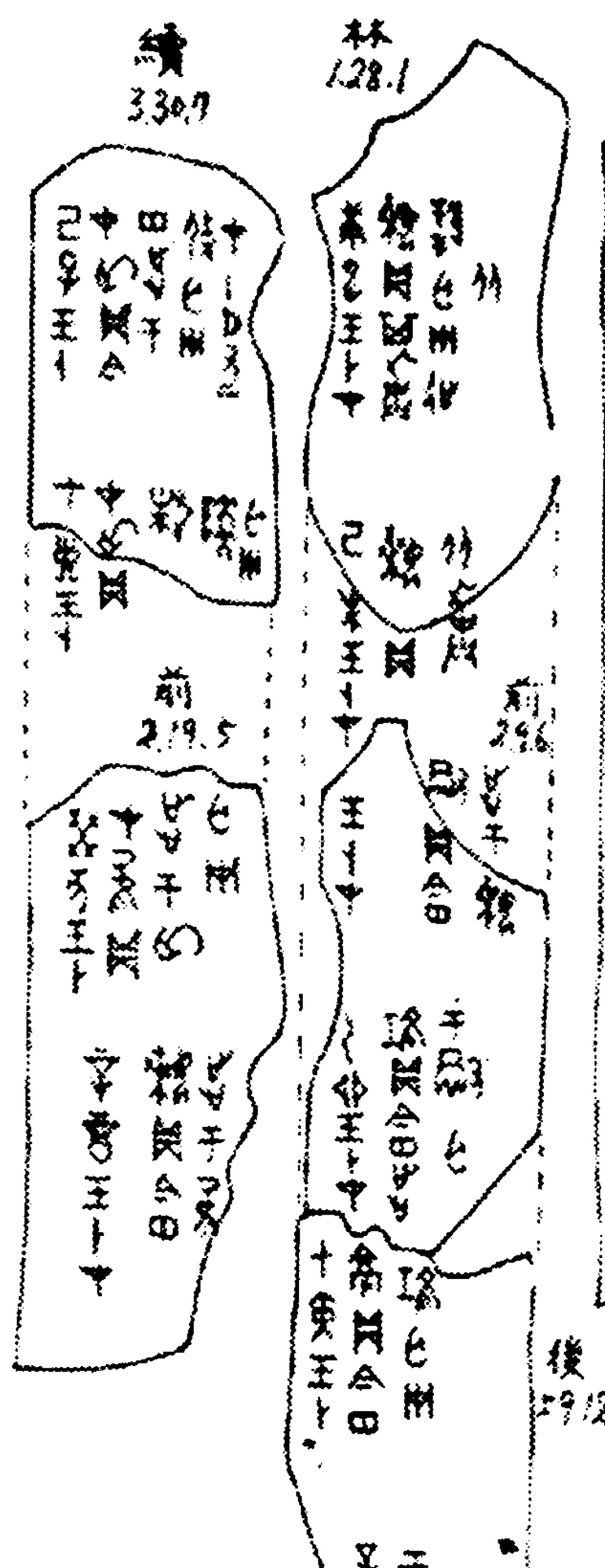
之を要するに九月上旬甲午に夷方征伐をトしてより、三日後の丁酉に殷都を進發して東北に向ひ、十二日後の九月下旬己酉には舌に在つて辛亥まで（遺263）止まり、これより三十四日後の十月下旬乙酉には商邑北方の[illegible]に至り、丁亥には[illegible]、己丑には[illegible]、辛卯には亳に至り丙申までここに止まつて、十一月上旬辛丑には商邑に入り癸卯にはなほここに在るのであつて、この間在舌と在[illegible]の三十四日間の歷程が明かでないが、進發の方向より推測せば齊に行つて東夷を攻略し、三十數日を費して軍を商邑に返したものと考へるのである。

商邑に駐在せる日數は明かでないが次の諸版によれば、商よりは[illegible]に行き（金584 後上29.12）、十一月中旬癸丑には[illegible]に在り（金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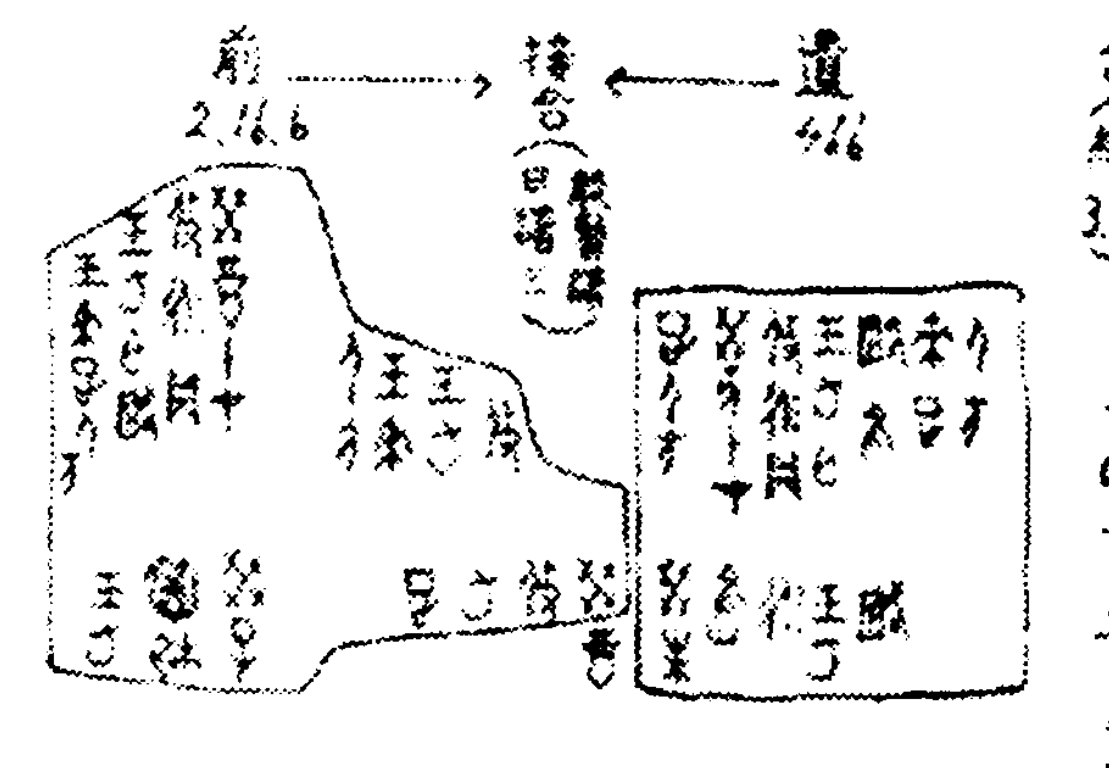
金 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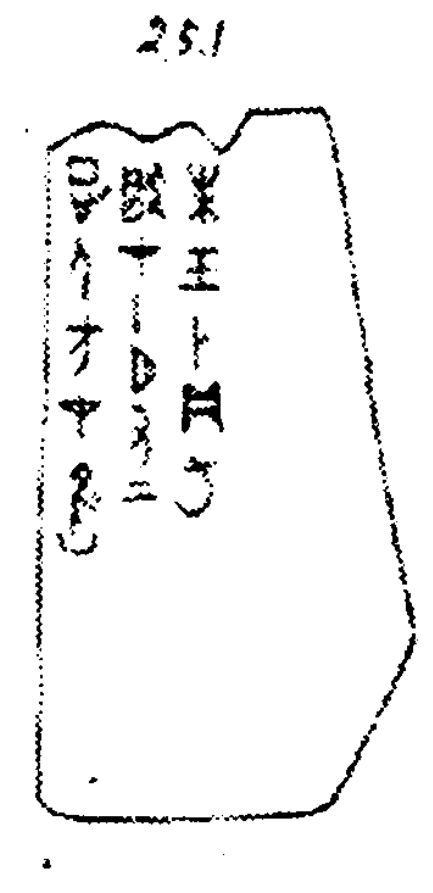
林 1.28.1　續 3.30.7　前 2.19.5　後 上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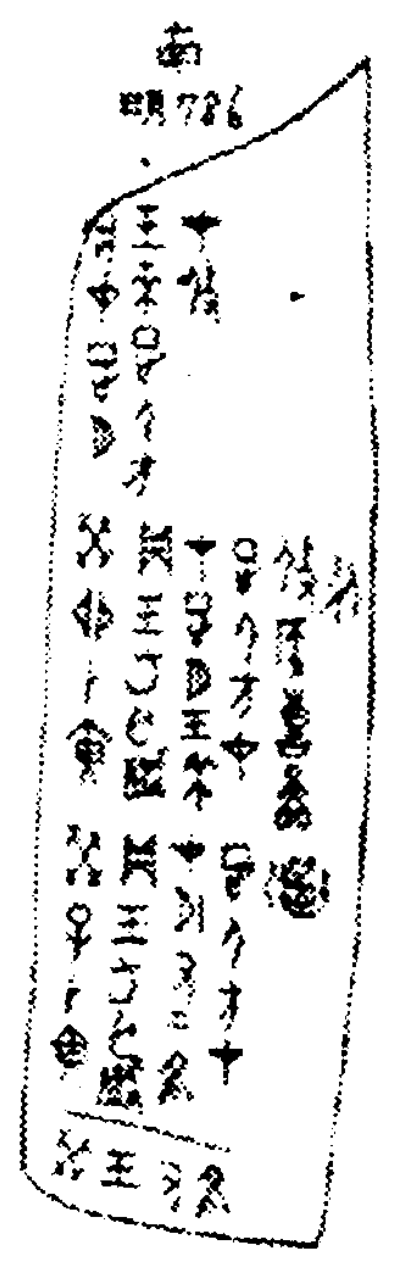
遺 466　接合（殷曆譜日譜三）　前 2.16.6



前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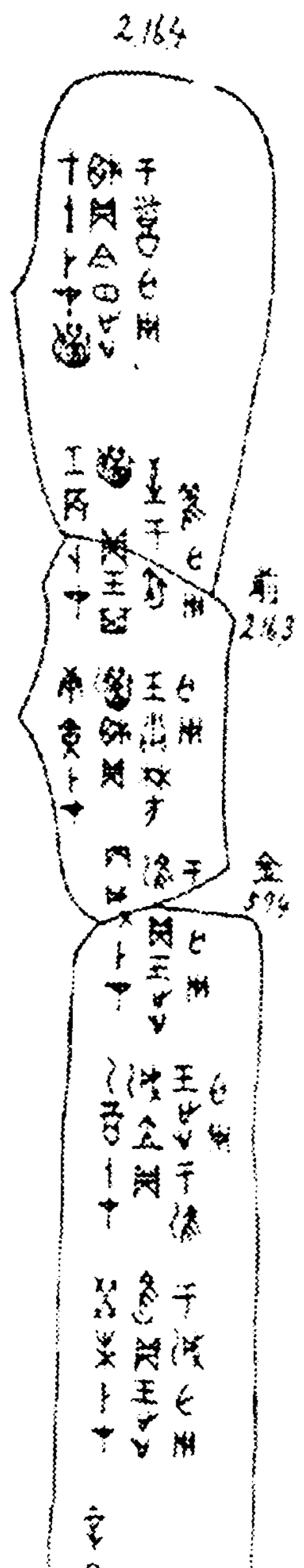
南 明7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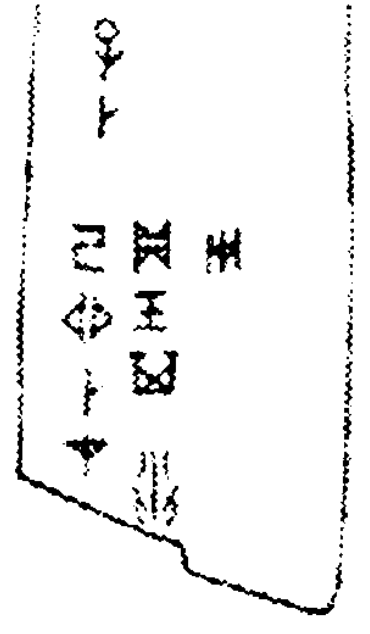
明日甲寅には[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後上29.12）、翌乙卯には[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前2.19.6）、[illegible]よりは糉に（前2.19.6）行き、己未に糉に在るから（林1.28.1）この間は四日であつて、辛酉まで糉に止まり（前2.19.5）、辛酉に糉より[illegible]に行き、癸亥には[illegible]に在り（前2.19.5 金584）、この癸亥は十一月下旬であつて（金584）、癸亥に[illegible]を發して翌甲子には[illegible]に在り（前2.19.5 續3.30.7）十二月己巳まで五日間[illegible]に在つて、この間に[illegible]・隊に往來し、己巳に[illegible]を發して攸に向つてゐる（續3.30.7）。この十二月己巳は金584版の十一月癸亥在[illegible]と十二月癸酉在[illegible]の間に當つて居り、この缺けてゐる地名は次の如く攸であるから、己巳に[illegible]を發して癸酉には攸に在り、從つてこの間は四日行程である。上揭の董作賓が接合してゐる版に於いては、「癸[illegible]：攸（[illegible]）」の干支が癸酉であつて癸酉には攸に在り、而してこれらが次旬の癸未には[illegible]、次旬の癸巳には[illegible]に在り、而してこれらが十二月であることは前2.5.1版の十二月癸未在[illegible]、南明786版の十二月癸巳在[illegible]がこれを証して居り、從つて十二月癸酉に攸に在ることが明かであり、十二月己巳發[illegible]・十二月癸酉在攸である。

右の如く十二月上旬癸酉には攸に、次旬の癸未には[illegible]に在り、この癸未在[illegible]は次の金574版の癸未在[illegible]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は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り、而して南明786版に於いては癸未の前日壬午に在[illegible]とされてゐる。金574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に入る前の己卯に、攸・[illegible]間の某地に在つて「王[illegible][illegible]」をトして居り、この[illegible]は右の前2.16.3版に於いては「王[illegible]林方」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林義光は「叀」（叡）、王襄は「关」（[illegible]）としてゐるが、郭沫若は「春」として「春亦可省作[illegible]、如毛公鼎二春字、字均作[illegible]、則[illegible]因春之初字、[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別在[illegible]捉持末作勢前進之意、疑即撞之初字、从[illegible]八作者當是一字、八亦分破之意」（甲骨文字研究釋[illegible]）と撞の初字としてゐる。この郭釋に從へば、「王[illegible]林方」は林方を攻擊するの意であつて、「王其[illegible]」が[illegible]地に入る三日前にト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邊から淮夷攻擊が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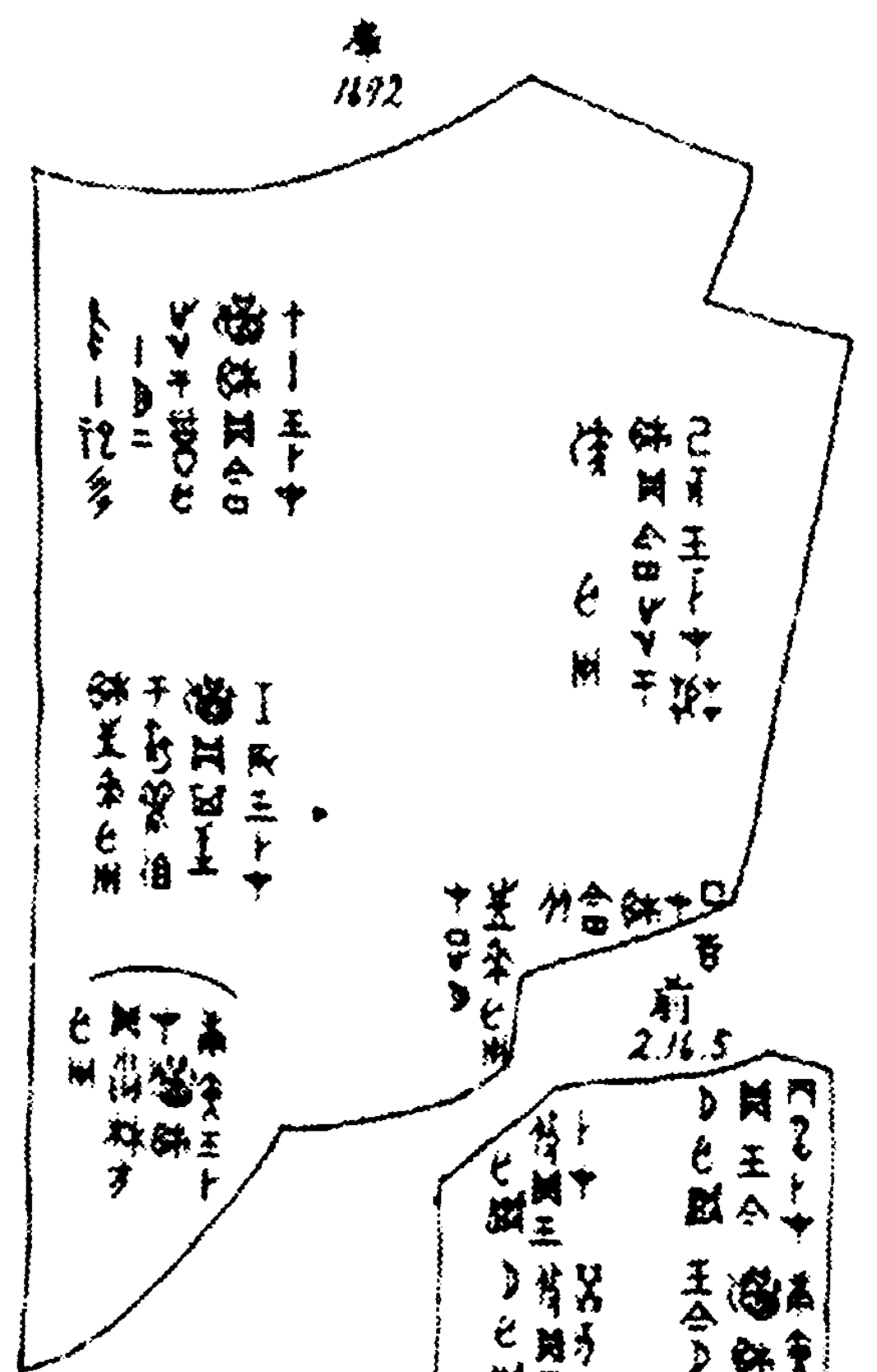
前 2.16.4　前 2.16.3　金 574



南 明328



庫 1672　前 2.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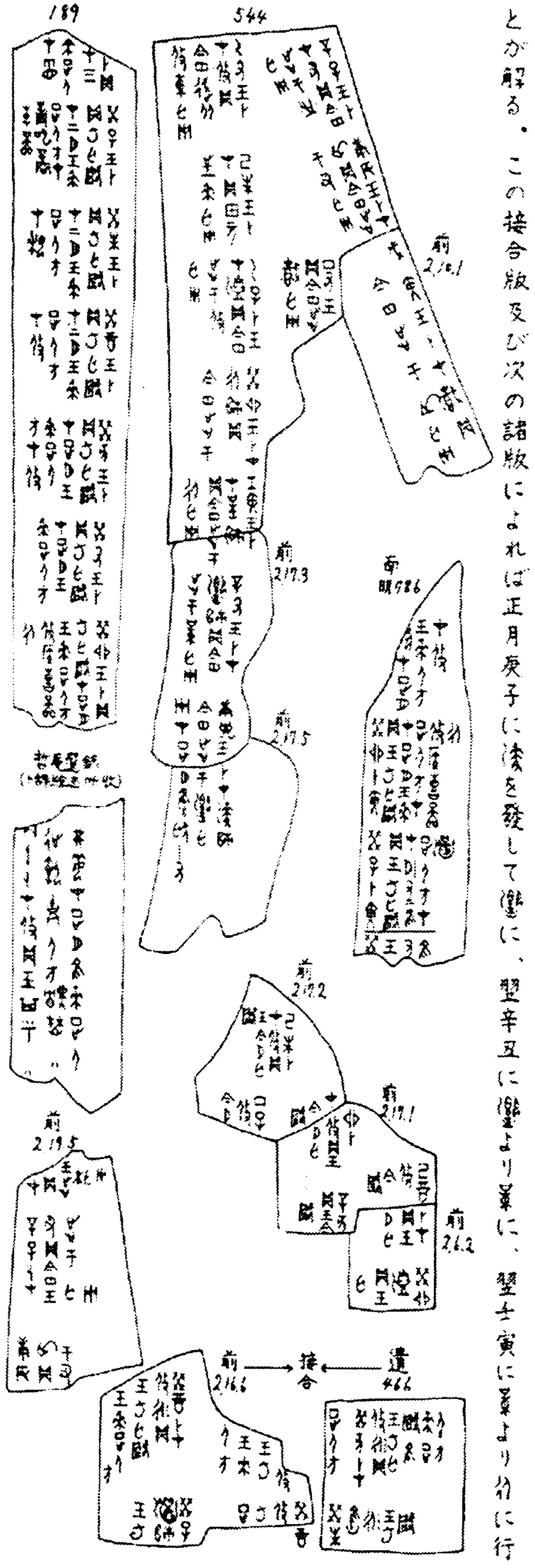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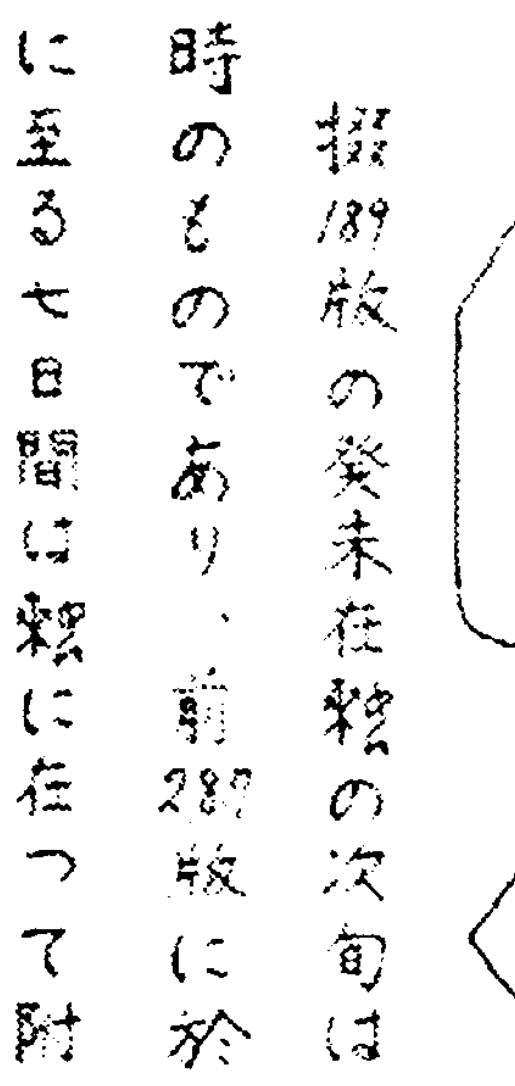
[illegible]よりは攸に行き、乙酉に攸より[illegible]に行き（金574）、明日丙戌に[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向ひ、四日後の庚寅に[illegible]に至り（前2.16.3 2.16.5 庫1672）、ここに於いて王は林方を攻擊して居り（前2.16.3 庫1672）、十二月下旬の甲午まで四日[illegible]に在り、この間に壬辰には[illegible]に往來してゐる（前2.16.4 庫1672）。この淮を越えて[illegible]に行き林方の淮夷を討伐するのがこの王十祀の征夷方の目的であつて、これよりは歸途に就いてゐるのである。

庫1672・前2.16.4兩版に於いては甲午に[illegible]を發して[illegible]に向つて居り、この日は王十祀十二月彡祀の甲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之を祀譜表に檢すれば帝辛王十祀十二月下旬上甲彡祀の甲午であり、これによつて右の諸版が帝辛王十祀のものであつて、以上の接續の正しいことが解る。十二月下旬甲午に[illegible]より[illegible]に向つて三日後の丁酉に某地（殷曆譜日譜三）に至つて居り、この丁酉は正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十二月と正月の交替がこの甲午と丁酉の間に行はれて居り、更に二日後の己亥には[illegible]に在つて[illegible]に向つてゐる。而して次の金544・前2.17.3・2.19.5・2.14.1接合版に於いては己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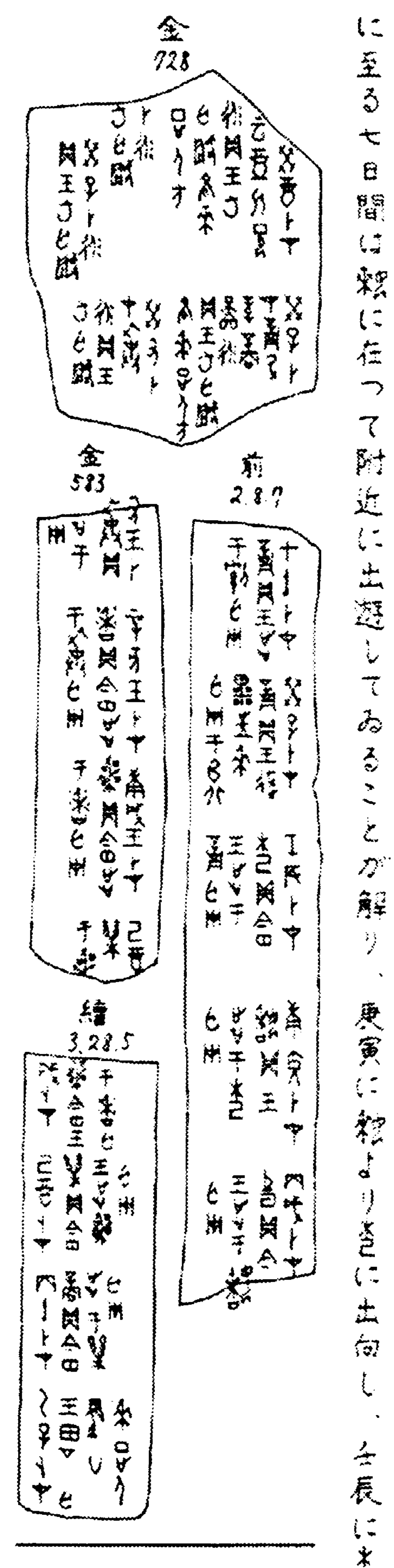
の明日庚子に淒に在るから、淒は一日行程であり、更に又庚子は正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の歷程は右に接續することが解る。この接合版及び次の諸版によれば正月庚子に淒を發して㴻に、翌辛丑に㴻より𢀛に、翌壬寅に𢀛より𠂤に行つて、翌癸卯には𠂤に在り（金544南明786掇189）、この日に㴻に出向して（金544）、この日は㴻に泊し（前2.6.2）、㴻に二日駐在して乙巳に攸に出向し（金544）、翌丙午（正月）に攸に在り（哲庵）、これより二月上旬癸酉まで二十七日間この攸に駐在してゐて（正月中旬己酉在攸（前2.19.1）・癸丑在攸（掇189）・乙卯在攸（前2.18.1）・正月下旬丁巳在攸（前2.17.2）・己未在攸（前2.17.2金544）・癸亥在攸（掇189南明786遺466）・乙丑在攸（金544）・二月上旬癸酉在攸（掇189前2.16.6））、この間に於いて正月己未には攸に田獵し、乙丑には攸東に出遊してゐる（金544）。

攸を出發した干支を示してゐるものはないが、二月癸酉には攸に在つて、これより四日後の丁丑には某地（缺名）より㱿に行き、翌戊寅には㱿より𢀛に、二日後の庚辰には𢀛より𠬝に行つてゐるから（金544前2.16.1）、假に癸酉に攸を出發したとせば𢀛に至るまでに七日を要したことになるが（攸↓㱿五日、㱿↓𢀛二日）、この攸・𢀛間は前記の如く往路には四日行程であり、之を基準とせば二月丙子に攸を發したことになる。これより右の如く某地・㱿・𢀛を經て庚辰に𠬝に出向し、翌辛巳には𠬝より㞢に向つてゐる（金544前2.15.5）。然るに次の前2.19.3版には二月某日に𠬝より樂に行つて居り、而して前2.19.4版は樂に行つた日を庚辰としてゐるから、二月庚辰に𠬝より樂に行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り、この二月庚辰は右の如く𢀛より𠬝に出向してゐる日で





あるから、この日に𠬝に到り𠬝より樂に往復して翌辛巳に𠬝より㞢に出向したことが解る。而して翌壬午には㞢より杞に行き（前2.19.5）、翌二月中旬癸未には𪊨に到達してゐて（掇189）・この𢀛・𪊨間の行程日數三日は往路の場合と一致してゐる。



掇189版の癸未在𪊨の次旬は癸巳在𠭰であつて、これは次の金728版及び前2.8.7版の癸巳在𠭰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れらは同時のものであり、前2.8.7版に於いては癸未在𪊨の三日後の丙戌には𠀠より𪊨に行つて庚寅には𪊨に在るから、癸未より庚寅に至る七日間は𪊨に在つて附近に出遊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り、庚寅に𪊨より𠀠に出向し、壬辰に𠀠より𠭰に出向し、翌癸巳に𠭰より𣎵に出游し、翌甲午に𠭰より𤰈に出向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の甲午は二月下旬に當つてゐて、右の掇189版に於いては在𠭰の次旬の三月上旬癸卯には在𡆥としてゐるから、甲午に𠭰を發し𤰈を經て𡆥に至つたことが解る。癸卯在𡆥の次旬の癸丑には金728版は在𠕋としてゐて、これは金583版の癸丑在𠕋と符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版は同時のものであり、從つてこの版と干支、在地名を等しくしてゐる續3.28.5版も亦同時の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れば癸卯在𡆥以後は乙巳に田獵を行つて丙午には𦎫に在り（續3.28.5）、同日樂に出向して三日後の己酉には樂に在り（續3.28.5金583）、同日𠭥に出向して庚戌には𠭥に在り（續3.28.5金583）・同日𢀛に出向して辛亥には𢀛に在り（金583）・同日𠕋に出向して二日後の癸丑には𠕋に在り（金583 728）、これより二旬後の癸酉には𢓊𩁹に在り（金728）、更に次旬の癸未及び二旬後の癸巳には習見の「王來征夷方」の辭が記されて居らず（金728）、征伐中の貞旬卜辭には例外なく之を記してゐるが、ここに至つて之を記してゐないから癸未以前に殷都に歸還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從つて董作賓が右の𦉼より更に𠓛に進攻し更に𨛭に進攻した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王八祀參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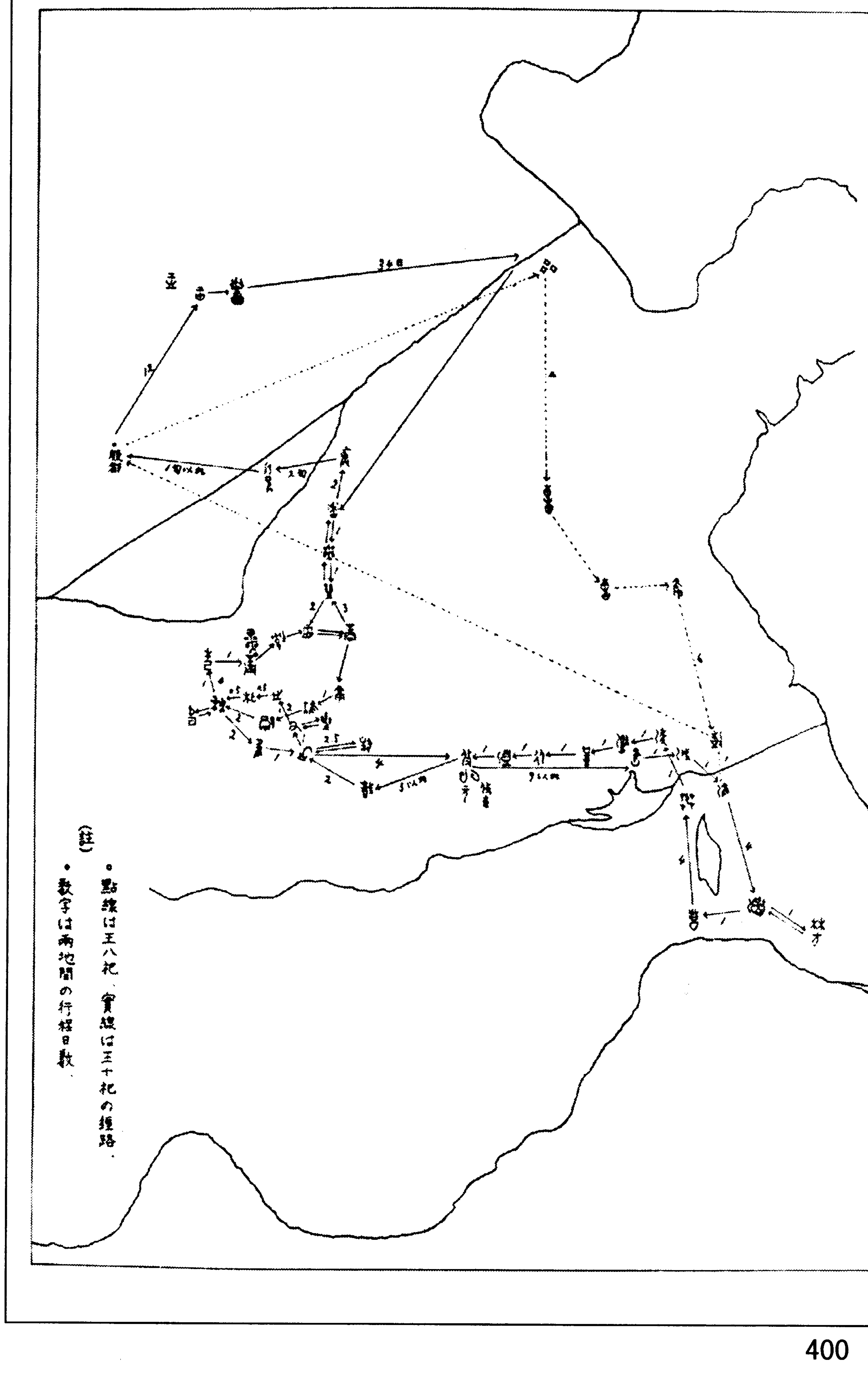
帝辛王十祀の夷方攻略の歷程は略、以上の如くであつて、九月上旬甲午に之を卜し三日後の丁酉に出發してより、明年四月中旬殷都に還るまで八ヶ月を費して居り、この日程及び經路を要約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帝辛王十祀征夷方日譜

王十祀	九月上旬	甲午	在殷	卜夷方	前4.18.3 3.27.6 ・明154
	（九月中旬）	丁酉	在殷	王步	同右
王十祀	九月下旬	己亥	在舌		遺213 ・己酉戍命彝
	（九月下旬）	辛亥	在舌		同右
	（十月下旬）	乙酉	在𡆥		同右
	（閏十月）	丁亥	在𤰈		同右
	（閏十月）	己丑	在𢀛		同右
	（閏十月）	辛卯	在雷		同右
	（閏十月）	壬辰	在雷		同右
	（閏十月）	癸巳	在雷		同右
王十祀	閏十月	甲午	在雷		同右 ・續3.29.6
	（閏十月）	乙未	在雷		同右
	（閏十月）	丙申	在雷		同右 ・續3.14.1
	（十一月上旬）	辛丑	在亳		同右
	（十一月上旬）	壬寅	在亳		續3.14.6
	十一月上旬	癸卯	在亳		金585
	十一月中旬	癸丑	在商		同右
	（十一月中旬）	甲寅	在商	步琮	後上9.12
	（十一月中旬）	乙卯	在琮	步閑	前2.9.6
	（十一月中旬）		在閑	步𪊨	同右
	（十一月下旬）	己未	在𪊨		林1.28.1
	（十一月下旬）	庚申	在𪊨		同右
	（十一月下旬）	辛酉	在𪊨	步豕	前2.15.5
	十一月下旬	癸亥	在豕	步𢀛	同右 ・金584
	（十一月下旬）	甲子	在𢀛	从𠭰	續3.30.7
	十二月上旬	己巳	在𢀛	步攸	同右
	十二月上旬	癸酉	在攸		金584 ・前2.16.6
	（十二月中旬）	己卯	在田	王其𡿧	金576
	（十二月中旬）	壬午	在𠀠	王其不𧗅	南明821
	十二月中旬	癸未	在𠀠	步淮	金576 ・遺466 ・前2.5.1
	（十二月中旬）	甲申	在淮		前2.16.5
	（十二月中旬）	乙酉	在淮	步淮	金576
	（十二月中旬）	丙戌	在淮	步𡩜	前2.16.3
	（十二月下旬）	庚寅	在𡩜	王𡿧林方	前2.16.3
	（十二月下旬）	壬辰	在𡩜	至𨖰	庫1672
	十二月下旬	癸巳	在𡩜		南明786
王十祀	十二月下旬	甲午	在𡩜	步喜	庫1672
	正月上旬	丁酉	在田	从田	同右
	（正月上旬）	己亥	在淒	步淒	同右

正月上旬	庚子	在淒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上旬）	辛丑	在㴻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上旬）	壬寅	在𢀛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上旬	癸卯	在𠂤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上旬）	乙巳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上旬）	丙午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中旬	己酉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中旬）	癸丑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中旬）	乙卯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下旬	丁巳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下旬）	己未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下旬）	癸亥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月下旬）	乙丑	在攸	攸東	[illegible]
二月上旬	癸酉	在攸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丙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丁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戊寅	在㱿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庚辰	在𢀛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辛巳	在𠬝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壬午	在㞢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中旬	癸未	在𪊨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下旬）	丙戌	在𠀠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下旬）	庚寅	在𪊨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下旬）	壬辰	在𠀠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下旬	癸巳	在𠭰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上旬	甲午	在𠭰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上旬）	癸卯	在𡆥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上旬）	乙巳	在𡆥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中旬）	丙午	在𦎫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中旬）	己酉	在樂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中旬）	庚戌	在𠭥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中旬）	辛亥	在𢀛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下旬	癸丑	在𠕋	[illegible]	金583
（四月上旬）	癸酉	在𢓊𩁹	[illegible]	同右
（四月中旬）	癸未	在殷	[illegible]	金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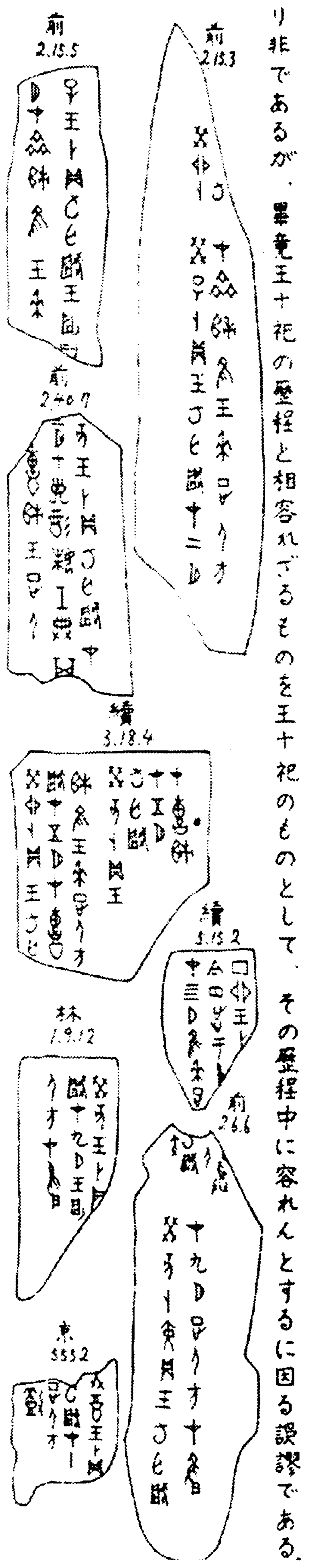
帝辛王八祀・王十祀征夷方歷程



（註）
- 點線は王八祀、實線は王十祀の經路。
- 數字は兩地間の行程日數。

二、帝辛王八祀夷方征伐歴程

董作賓は次の前2.15.3 2.15.5 2.6.6 林1.9.12版を王十祀のものとし、夷方征伐が九月甲午にトされてゐるから、前2.6.6 林1.9.12版の「九月癸亥在𠂤」を歴程の初期に屬せしめて居り（殷曆譜日譜三）、陳夢家は之に從ひ、且つ京5552版（續存とも同辭）の「十月癸酉在𢿢」を王十祀のものとしてこれによつて董説を補足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三〇一頁）。この説によれば九月上旬甲午に征夷方をトしてより、九月下旬癸亥には淮北七日行程に在る𠂤に、次旬の十月癸酉には淮北一日行程に在る𢿢に至り、而して前記の如く「十月乙酉在蒿」であるから、在𢿢の十二日後には商北に在る蒿に在つて、これより又淮に向つて攻進したことになる。之は殷都より淮附近に直行した後に商北に還り、再び淮に向つて進んだことになり、この不整合を救ふために両氏は𠂤の位置を黄河沿岸とし、陳氏は𢿢を「地當在大河之南、鄭州附近」（綜述三〇二頁）としてゐる。然しこれは妥當でないから（前述地名の位置參照）、右の説は非であつて、「九月癸亥在𠂤」・「十月癸酉在𢿢」は王十祀の歴程とは相容れないものである。又王十祀の歴程に於いては「二月癸巳在商」であるが、董氏は之を四月に配して次の前2.15.3版の「二月癸巳在𠓛」を以つて之に代へて、𢀛より杞・𠂤を經て𠓛に行き更に南下して𢿢・淮に至り　四月四旬に𢿢に在つて四月下旬癸巳に「在商𢓊鼎」として居り、從つてこの間に次の前2.40.7 續3.18.4版を容れ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からこの二版を無視してゐる。「二月癸巳」に在商𢓊鼎と在𠓛とは両立しないから、董氏は前者を四月癸巳と曲解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が、陳氏はこの撞著を救ふために𠓛（齊）を臨淄とする董説を非として商附近に在りとし、而して董氏が無視してゐる續3.18.4版の「五月癸卯在𦎫」・「五月癸亥在亳」を𢀛より殷都に至る間のこととし𦎫・亳を同地として沁陽に當ててゐる（綜述）。董説は日譜に於いて、陳説は地名の位置に於いて誤り、これらの説は固より非であるが、畢竟王十祀の歴程と相容れざるものを王十祀のものとして、その歴程中に容れんとするに因る誤謬である。



（帝辛王八祀歴程）

二月下旬　癸巳　在𠓛（前2.15.3 2.15.5）
(四)月上旬　甲子　在𦎫（前2.40.7）
四月上旬　丁卯　在[illegible]（續3.15.2）
・五月上旬　癸卯　在𦎫（續3.18.4）
五月下旬　癸亥　在亳（同右）
九月下旬　癸亥　在𠂤（前2.6.6 林1.9.12）
十月上旬　癸酉　在𢿢（京5552）

右の諸版は次の如き歴程を成して居り、續3.18.4版に於いては癸卯が五月上旬であるから、之を基準とせば續3.15.2版の四月丁卯は上旬、前2.40.7版の甲子は四月であつて上旬、前2.15.3版の二月癸巳は下旬、前2.6.6版の九月癸亥は下旬、京5552版の十月癸酉は上旬に當り、これらの月份・干支は整然と一歴譜を成してゐる。これによれば前2.40.7版の甲子は四月上旬であるから、この闕字を補足せば「(癸)亥王卜貞旬亡𡆥在(四)月甲子酒妹工典其(　)(在)𦎫師王征夷(方)」となり四月甲子に工典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祀譜について之を檢すれば、帝辛王八祀の[illegible]工典以外にはなく（帝辛王七祀・廿一祀にも適合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が週期・置閏を假定することによるからこれは不確實）、而して祀譜表はこの四月甲子を四月中旬としてゐるが、「祀譜表の檢討」に於いてはこの四月甲子を上旬と修正してゐるから右の歴程と符合して居り、從つてこの歴程は王八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これによれば二月下旬癸巳に𠓛に在り、𠓛を郭沫若は「齊」として「殷代之齊當指齊國首都營丘附近、今山東臨淄縣也」（通纂五三三）と臨淄として居り、これより南下して四月上旬甲子には𦎫に在つて、五月上旬癸卯までここに駐在し、五月下旬癸亥には更に南下して亳に在り（淮より北行八日行程に在り）、三ヶ月後の九月下旬癸亥には亳附近の𠂤に移つてゐるから（𠂤は淮より北行七日行程）、この間の四ヶ月は亳・𠂤の間に在ることになり、從つてこの征夷方の目的はこの邊の攻略に在つたことが解る。次旬の十月上旬癸酉には𠂤より六日行程の南の𢿢に移つてゐて、これよりは王十祀の場合の經路によつて歸還したものと考へる。この在𠓛より在𢿢までの間は七ヶ月に餘り、殷都より𠓛に至り、𢿢より殷都に歸る日數（王十祀の例によれば略ぼ三ヶ月を要す）を加算せば殆ど十ヶ月を要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夷方征伐の歴程を徴し得るト辭は以上の外にはないが、金文にはなほ次の辭があり、

擴二・三・四六　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艅夔貝隹王來正夷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擴二・二・八六　王圍夷方無敄咸王商作册般貝
三代八・三三・二　令伐夷方𡨦…在十月彡日
三代三・四二・五　…在十月月隹子曰令望夷方𡨦

擴二・三・四六には王十五祀に夷方征伐を行つ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ゐる。陳夢家は「卜辭與金文年與祀季都不相合」（同前三〇五頁）と獨斷して、これらをすべて帝辛王十祀のものとしてゐるが、この王十五祀夷方征伐の辭中の丁巳彡日祀は帝乙・帝辛の両者に行はれ得るから、これはいづれとも定め得ないが、次の十月彡日祀は帝乙祀譜に於いては王十二祀以降に行はれ、又帝辛祀譜に於いては王五十祀以降であるから、これは帝乙時のものと考へられる。然しこれは更に新資料によつて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る。

夷方征伐は第一期武丁時より累世之を行つて居り、就中紂王は王八祀に略ぼ十ヶ月を要して𦎫・亳附近を攻略し、王十祀に八ヶ月を要して淮南の林方の攻略を行ひ、之に克つことが出來たが「隕其身」と稱されてゐるが如く、為に國力を傾け遂に西方の周の乘ずる隙を生じて、國を亡ふに至つてゐるのである。

(五)　旨方・召方

ト辭に旨方と召方があり、羅振玉はこの両者を一字として「旨」（考釋中三六）としてより、葉玉森（集釋一・二）・郭沫若（粹釋一一二七）・孫海波（甲骨文編四・二二）・于省吾（駢枝二二）・胡厚宣（論叢初集八）・楊樹達（甲文說下四六）・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九六頁）・李旦丘（殷契摭佚續一四四）はこれに從つてゐるが、両者は次の如く異字である。旨方は第一期に一例（續三九六）、旨字は「…[illegible]…旨…」（文錄）の用例以外にないが、第一期の人名に「旨」は習見であつて、殳季良壺の「旨」が齊侯甗に「旨」に作られてゐるに從へばこの両者は一字である。旨は𠆢・曰に從つてゐて𠆢は猶ほ匕のゝであるから匕であり、從つて說文の「旨美也、从甘匕聲」の旨字であつて、旨方は人名旨の封地と考へられる。然るに召方は第四期以外の用例がなく（後320 粹1124 1126 1129 1186 1950 後下2.41.3 甲810 寧1.423 1.425 1.426 1.427 1.429 南明616 摭續144 京4387 書道10.5 續存1914）、召（粹1127）・召（粹1126）・召（粹1125）に作られてゐて刀・口に從ひ、𠂤生毁の「召」、召父鼎の「召」はこれと一字であつて、刀は刀であるから召字である。斯くの如くこの両者は字形を異にし、用例の時期が異り、更に次の如く前者は與國であるが後者は敵國であるから異る方國である。

第一期の「旨」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

乙4536　[illegible]
續3291　[illegible]

その「[illegible]」・「[illegible]」は旨の亡禍の有無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又「[illegible]」は殷に隷する者についてのみ用ゐられるものであるから、旨は殷に隷事するものであり、陳夢家は之を「耆」の假借とし「旨當是耆國」として、殷西に在りとしてゐる（綜述）。

第四期の「召方」は例へば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

甲810　己酉卜召方來告于父丁
寧1435　[illegible]
南明611　[illegible]
摭續144　[illegible]

召方の侵略を父庚丁に告げ、王族又は𠂤に命じて追はしめ或は伐たしめてゐる敵國である。その地望は次の粹辭によつて殷の西南に在ることが解り、

粹1125　[illegible]
寧1427　[illegible]

粹1125版に於いては旨及び[illegible]に衛（衛の省文にして衛字）することをトし、寧1427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に在つて召方を征伐す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召方は[illegible]・[illegible]の方面に在り、而して[illegible]・[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殷の西南に在るから召方も亦西南に在つて、殷の西南に當る召名の地としては周の召公奭の采地（陝西の雍城の東にある召城）の召城がこれに當るから、殷の召方はこの邊を謂ふものと考へられる。要するに旨方（旨方）は殷の與國であつて旨の封地であり、その地望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召方（召方）は敵國であつて、その地望は西南の召城附近である。

(六)　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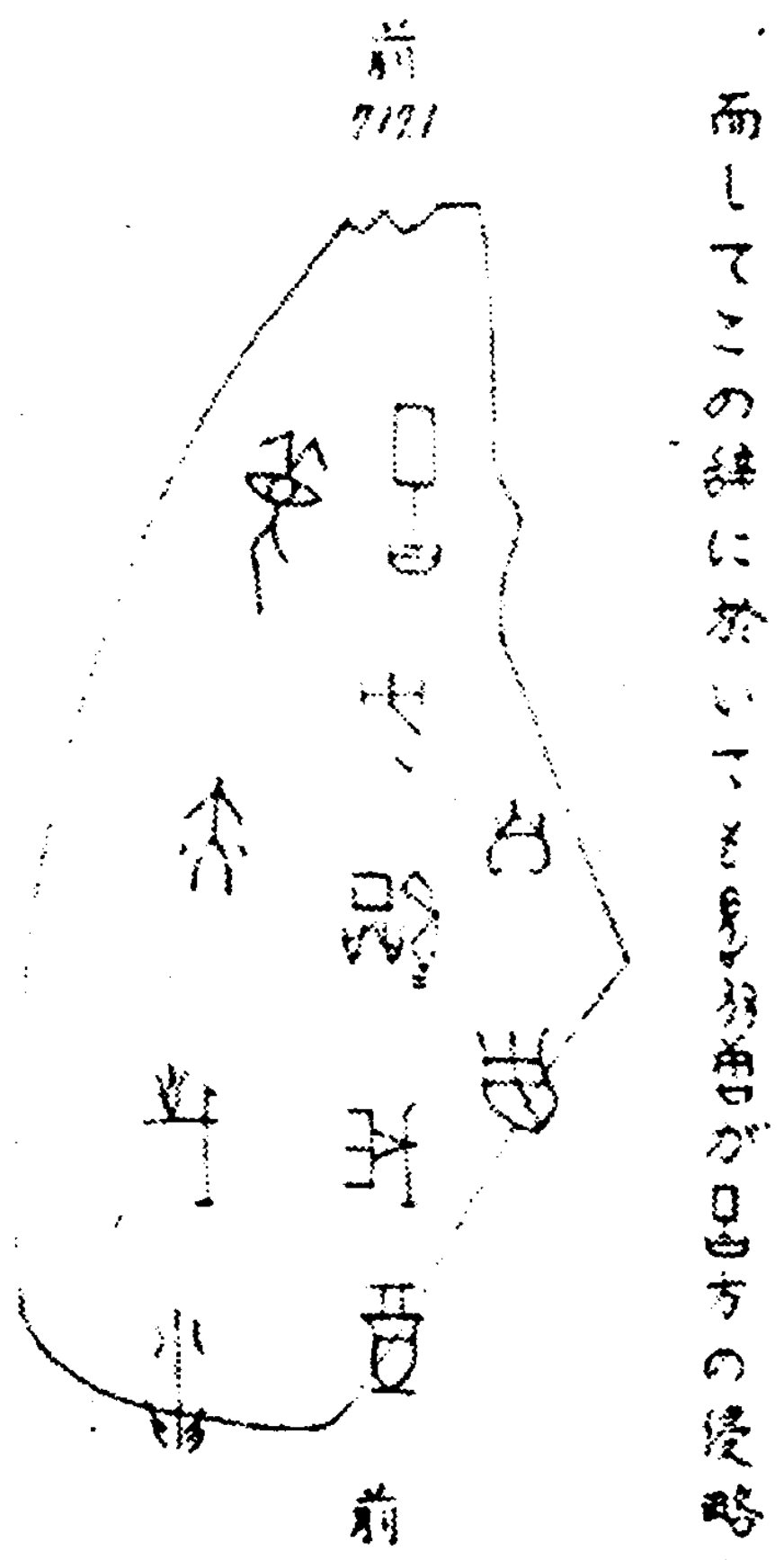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同字の異文であるから（綜類）、[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は同一地方であり、次の如く第一期（前6.60.6 續存596 597 598 599）・第三期（續3.41.7 3.44.10 粹144 甲507 574）・第四期（後下13.5 京2991）・第五期（續3.13.1 甲1949）の各期に之を伐つてゐる。

（第一期）前6.60.6　[illegible]
乙5598　[illegible]
（第三期）鄴3.44.10　[illegible]
後下42.6　[illegible]
（第四期）京2991　[illegible]
粹1167　[illegible]
（第五期）甲194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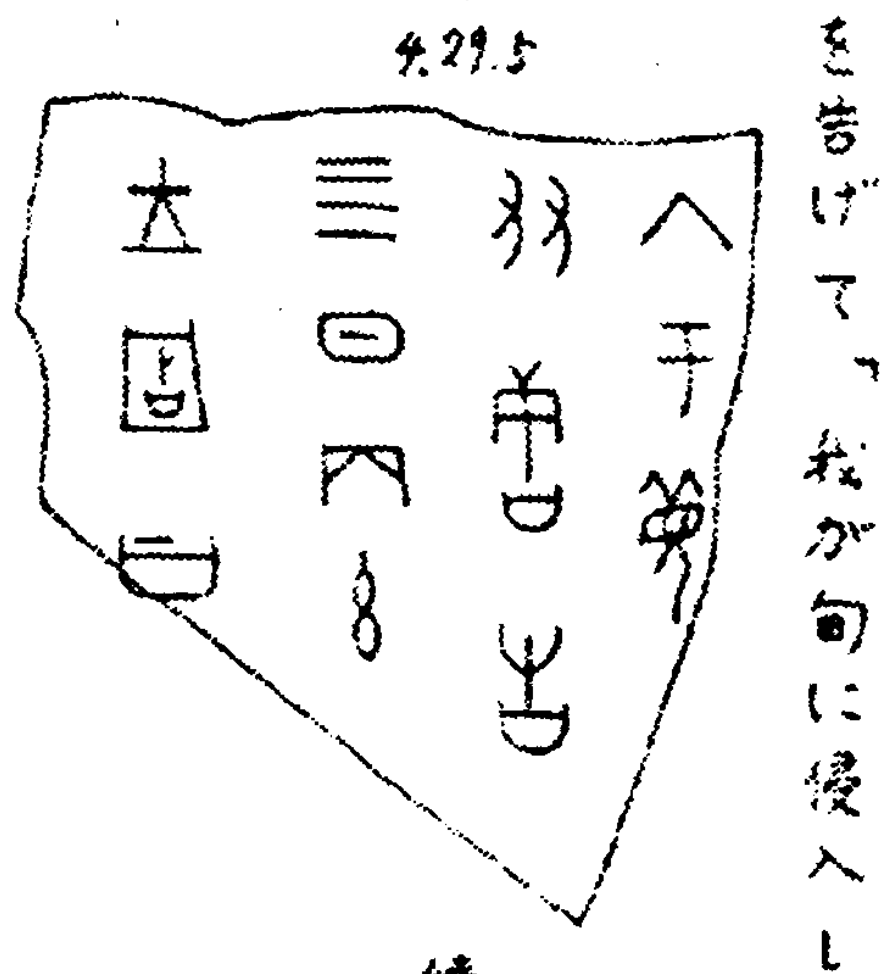
諸家は𢀛方を孫詒讓の釋羌說に從つて「西戎」としてゐるが、羅振玉の釋羊說、郭沫若の釋芍說があるから、字釋上から西戎と定めるのは必ずしも妥當な方法ではない。地名に𢀛があるから𢀛方はこの地方を謂ふものとも考へられるが、假に之を謂ふものとせば𢀛地は前述の如く淮北三日行程に在るから東南に在ることになり、而して「[illegible]」（前6.60.6）・「[illegible]」（書道32）の如く[illegible]に命じて之を攻伐せしめてゐて（[illegible]）、西北の諸侯である[illegible]に正反對の東南の地の攻伐を命ずることは理に合はず（用例によれば[illegible]に伐の義があり郭沫若は攻と釋してゐる（文字研究釋[illegible]））、且つ粹1170版に「[illegible]」と[illegible]が[illegible]地を侵す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方は[illegible]地に近く西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𢀛地の附近を謂ふものではない。この粹1170版の辭によつて[illegible]方が西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るが、次の三版に「[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があり、この三版は同時トであつて次の如くこれらの辭を綜合せば「王繇曰…四日丙午…友唐告曰𢀛方征我甸入于[illegible]亦𢦏[illegible]」となり、この「[illegible]」は他辭の「[illegible]」（前7.38.2）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と共に[illegible]侯の一族であり、次の菁2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

が、又蓋地31版に於いては沚[illegible]が𢀛方の侵略を告げ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地は西北の𢀛方が侵寇する路に當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この辭に於いても[illegible]羽[illegible]が𢀛方の侵略を告げて「我が旬に侵入し[illegible]に入つて[illegible]を傷らんとす」と謂つてゐるか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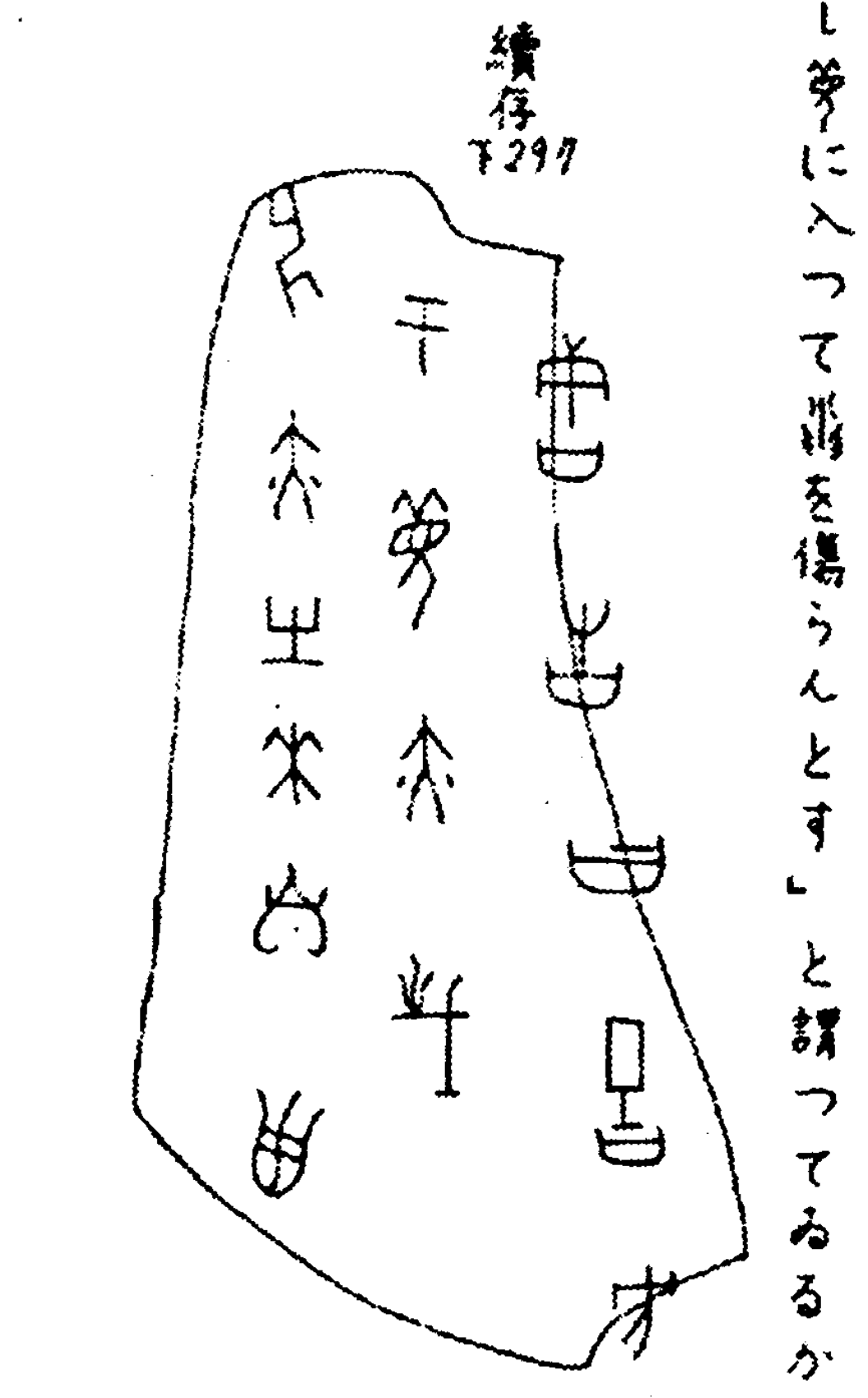
前7.12.1



前4.29.5



續存下297



前7.12.1 ……………𢀛[illegible]……[illegible]

前4.29.5 大甲日…三日丙子……羽[illegible]……入于[illegible]……

續存下297 ……………[illegible]……于[illegible]……

（綜合）大甲日 三日丙子 羽[illegible]…入于[illegible]…

菁2 [illegible]

蓋地31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近隣してゐて[illegible]は𢀛方と[illegible]との間に在り、從つて西北に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があつ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に近く[illegible]は[illegible]に近いことが解る。[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は近隣の地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は近いことになり、而して兩者の字形の相近いことからせば同一地であらう。果して然らば[illegible]方は[illegible]・[illegible]と相近く、而して𢀛と[illegible]との間に在るから𢀛方の南に在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つて、陳夢家が之を「或在晉南、或在河内附近太行山的西城」（綜述二八一頁）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この西戎である[illegible]・[illegible]と、鄭伯高の羌字の[illegible]、及び說文に「羌西戎羊種、从羊人羊亦聲」とされてゐる羌とは字形が相近く、從つて[illegible]が羌字の本字であり、[illegible]は省文であつて、說文は之を羌に作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字形相近きによる假字、乃至は[illegible]の羌と[illegible]の沃・𢀛聲とが相近きによる假借であつて、[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は西戎の羌である。

（七）[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龍方）には第一期（戩49.5 續4.26.2 文628 乙3797 5340 續存下312）・第四期（庫1001）に於いて之を征伐してゐる龍方と、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に殷に屬してゐる龍方とが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405

（第一期）乙5340 [illegible]

續4.26.2 [illegible]

卜390 [illegible]

鉄105.3 [illegible]

（第四期）庫1001 [illegible]

（第一期）文628 口未卜…[illegible]…[illegible]

遺163 [illegible]

京1839 [illegible]

乙5409 [illegible]

（第三期）遺407 …[illegible]田于[illegible]

佚219 …[illegible]田[illegible]…

粹945 [illegible]

（第四期）前4.53.4 [illegible]

上掲例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伐つことをトして居り、又降暵・受年・田獵、有[illegible]をトしてゐて、前者は敵國後者は與國である。前者に在つては「[illegible]往きて[illegible]を追ふ」、「[illegible]をして衆を率ゐて[illegible]を伐たしむ」とあるから、その地望は西北の[illegible]地に近く、又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が併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方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乙4093 [illegible]（乙2992 3017）

鉄105.3 [illegible]（下19.6 掇1.526 拾5.5）

乙7816 [illegible]（文636）

京1292 [illegible]

後者に於いては「…[illegible]田于[illegible]」とあるから、東北に在る[illegible]に近いことが解り、從つてこの兩者は異る方向に在るのであつて同一地方ではない。要するに[illegible]方には西北に在つて[illegible]方と近隣してゐて殷が之を征伐してゐる龍方と、東北に在つて降暵・受年・有[illegible]をトし、又田獵してゐる龍方があり、この兩者は同名異地である。

（八）中方

中方は第一期にのみ稱されてゐて（前2.8.4 後上12.4 下13.4 34.9 續3.12.4 誠355 掇2.461 蓋游68 庫1519 遺296 續存627）、武丁は兵五千を遣はして之を伐つてゐる。

前2.18.4 [illegible]

續存627 [illegible]

蓋游68 [illegible]

（鉄二四五・二を「王从望乘伐中方」としてゐるが（綜述）、これは「王从[illegible]」を誤讀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その地望は上掲の蓋游68版によれば王が[illegible]地（甲2930 中[illegible]）を經て中に行つ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前1.39.1）の如く[illegible]地と併稱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の近くに在り、從つて中方は西北に在つて、[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と遠くないことが解る。（陳夢家が

（九）[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前4.44.6 6.6.1 6.6.3 6.6.7 6.18.6 林2.14.13 續3.12.4 3.12.5 乙1986 3214 續存626 627）、[illegible]方は第四期（佚276 甲2277）・[illegible]方も第四期（前1.38.7 甲3115 續存634）にあり、各期に於

406

いて之を征伐してゐる。次の前4.44.6版の辭は「貞[illegible]」（鉄122.2）と同文例であつて、前記の如く斯かる辭は[illegible]侯[illegible]の

[illegible]方 續存627 卜殻貞[illegible]

前4.44.6 [illegible]

[illegible]方 佚276 …[illegible]…[illegible]

甲2277 [illegible]

[illegible]方 續存634 [illegible]

拾4.15 [illegible]

報告に從つて[illegible]方を伐つことの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illegible]方は[illegible]侯の封地に近いことが解る。[illegible]侯は「[illegible]」（前2.31.5）、「[illegible]」（下64.1）の如く「[illegible]田」を進言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封地は[illegible]（[illegible]）に近く、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續3.28.3）と[illegible]地に往くことを命ぜられ、或は「[illegible]」（乙7312）と[illegible]を率ゐることの可否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に近いことが解り、[illegible]地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と同一地であつて[illegible]（蒲縣）の北方二日行程に在り、又[illegible]は[illegible]字であつて秦地と考へられるから[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の間に在り、從つて[illegible]侯の封地は略、河曲附近に在りと考へられ、[illegible]方は西南方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illegible]を王襄は「羌」（徵三編）、丁山は「曹之鄒邑」（[illegible]）としてゐるが、羌は前記の如く[illegible]方であつて、鄒邑は殷東の地であるから西南の[illegible]方ではない。葉玉森は次の如く「蒙」と釋して居り、于省吾は葉氏に從ひ、[illegible]を冒字として矛聲とし、尚書牧誓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とある「髳國」としてゐる。髳國は巴蜀に在つて姚府以南は古の髳であり、[illegible]方の西南に在る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から姑く于說に從つて髳國とする。

葉玉森―「[illegible]、[illegible]象[illegible]形、即帽之初文、冒爲[illegible]初文、其上之[illegible]爲帽飾、[illegible]即篆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从[illegible]所由孳、篆文蒙下从豕、卜辭[illegible]下則从人、疑即蒙字、猶卜辭[illegible]（[illegible]）从大象人形、而篆文則譌變从犬、（三）覆人首曰蒙、易明夷以蒙大難、釋文蒙冒也」（集釋一・六〇）

于省吾―「卜辭[illegible]象以羊角爲飾之帽形、[illegible]字之音必亦讀如冒矛毛、…其稱[illegible]方或[illegible]、[illegible]後世譌爲矛、矛當即髳、字亦通髳、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絜文稱[illegible]或[illegible]方、即書牧誓之髳、从彡者爲繁文、經傳亦作髳者借字」（駢枝續編）

右の擧例の甲2277版及び拾4.15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を伐つ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一地方であり、而して右の葉・于說に從へば第一期の[illegible]方に外ならない。

（十）[illegible]方

407

[illegible]を羅振玉は「洗」と釋し（考釋中七頁）、楊樹達は之に從つて說文の「㳄、殷諸侯爲亂」の㳄としてゐるが（卜辭求義）、郭沫若は「湔」と釋し（通纂五二頁）、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湔方」としてゐる（綜述二七六頁）。[illegible]方は第一期（鉄182.4 193.3 前7.42.1 續4.28.1 5.27 粹1123 掇1.332 續存611）以外にはなく、次の如く殷は之を伐つてゐる。

鉄193.3 貞…[illegible]

續4.28.1 [illegible]

掇1.332 [illegible]（鉄182.4 前7.42.1 粹1123 續存611）

[illegible]征伐には[illegible]が從事して居り、續4.28.1版の[illegible]は我[illegible]方（綜述二七六）であり、又掇1.332版の辭は「[illegible]」（林2.29.7）と同文例であつて、[illegible]が[illegible]方征伐に當つて神祐を受け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の封地が[illegible]方に近いことが解る。次の諸辭によれば[illegible]の封地（戩23.12版に[illegible]方の稱あり）は西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り、甲2239版

甲2239 …[illegible]…

前7.8.1 [illegible]

文563 [illegible]

戩12.14 [illegible]

續1.17.1 [illegible]

續5.3.2 [illegible]

の辭は「[illegible]」（菁2）・「[illegible]」（後下37.2）と同文例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れば[illegible]の封地が西に在り、或は𢀛方が[illegible]を侵し（前7.8.1）、[illegible]が𢀛方を伐ち（文563）、又[illegible]が[illegible]方を征伐する（戩12.14）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封地は𢀛・[illegible]に近く、更に[illegible]に命じて[illegible]地に[illegible]（林二・二九・七「[illegible]」、前四・三・一「[illegible]」）せしめ（續1.17.1）、[illegible]に命じて[illegible]地に[illegible]はしめてゐる（續5.3.2）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に近く、從つて[illegible]の封地は西北に在つて𢀛・[illegible]及び[illegible]・[illegible]の間に在り、この[illegible]のみが[illegible]方を伐つてゐるから、[illegible]方は西北に在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十一）[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二辭以外にはなく、京1230版に「𢀛方は[illegible]方を以ゐて[illegible]に迫るか」とあるから、[illegible]方は𢀛方の盟國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地は前述の如く殷北の地であるから、その地望は略、𢀛方と[illegible]地の間に在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京1230 [illegible]

佚186 [illegible]（文624同版）

（十二）[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馬方）は第一期（前4.46.4 乙5408 京1681）・第四期（前4.46.1 4.46.3 掇續152）にあり、兩期に於いて之を伐つて居り、次の前4.46.1版の辭は前記の如く[illegible]方征伐に當つて神祐を受け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の地望は例へば林2.15.18版の「[illegible]」が前記の

（第一期）乙5408 [illegible]

（第二期）前4.46.1 [illegible]

408

「[illegible]」と同文例であつて、王が[illegible]方と[illegible]方を伐つ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illegible]方は[illegible]方に近く、又次の版

前4.46.4

には[illegible]方が河東に侵入して来たことを告げてゐる辞があり、[illegible]方が[illegible]方に近いことからせばこの河東は後世の魏の安邑附近を謂ふ河東であり、従つて[illegible]方は[illegible]方の南に在つて河西の地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十三）凶方

凶方は第一期（前5.12.5 5.13.1 粹1194 庫604 佚125 334 乙905 2065 2108 5582 5591 5761 5965 5994 6192 7981 續628 629 630 631）以外にはなく、次の如く殷は[illegible]・[illegible]を遣はして凶方の古地

乙5582 [illegible]
乙6192 [illegible]
乙2108 [illegible]
（第一期）後5.9.7 [illegible]（明2334 粹1195 續1321 5.35.5）
（第四期）粹1196 [illegible]（甲261）

を攻撃してゐる。古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に之を[illegible]（繳）して居り、而して例へば「己[illegible]卜令古[illegible]」（乙373）、「古[illegible]」（粹1274）の如く、「古に往く」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地名であつて、凶方の古地である。上掲の如くこの古地を[illegible]に敦伐す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古は[illegible]に在り、[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河曲附近乃至は巴蜀の地と考へられるから古はこの間に在り、従つて凶方の地望は河曲、巴蜀間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凶を羅振玉は「[illegible]」（考釋中四十）として居るが、郭沫若は「基」と釋して、「當是基之異、从土其聲、[illegible]方疑即箕子所封之箕」（通纂釋）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はこの字釋に從ひ且つ「基方或是箕方」（卜辭綜述二八八頁）としてゐるが、箕方と凶方の地望は異るから妥當ではなく、又郭氏が凶を从土其聲としてゐるが、第一期に土字が丄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が絶無であるから（第一期の[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丄と演變して第五期に丄に作る）、この字釋に遽かに從ふことは出來ない。

（十四）田方・田

田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二版（乙2170 3536）にあり、田方は單に田とも稱されてゐて、田が田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乙3536 田方[illegible]
乙2170 田方[illegible]
乙3081 [illegible]
乙3142 [illegible]
京1269 [illegible]
鐵36.1 [illegible]

田は第一期（鐵26.1 36.1 128.2 前4.32.1 5.36.4 5.36.5 6.63.1 6.63.2 6.31.6 7.31.4 後下11.2 下39.4 林1.26.18 續5.2.2 5.16.6 5.22.3 5.28.3 5.31.9 簠文34 35 游22 卜541 明886 984 1929 佚63 129 660 文635 636 通別2.8.5 遺602 甲3536 乙4063 5329 5452 5882 6015 6349 7163 7312 7461 7801 鄴1.46.15 摭2.70 2.219 京1267 1268 1269 1290 1291 1292 1293 1294 續存607 1327）・第二期（通別2.8.3 遺90）・第四期（拾4.12 摭2.82 2.164 南明437 甲436 乙8810 8894）に稱されてゐる。

田を孫詒讓は「周」、王襄は「[illegible]」（類纂三十二）、葉玉森は「金」（集釋四二）と釋してゐるが、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寇）・商承祚（佚釋六三）・孫海波（

文編六五）・董作賓（斷代研究例）・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五四）・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九一頁）は孫釋に從つて居り、金文の周字は[illegible]（盂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右の田・田は周であつて田方は周方である。

孫詒讓―田即周之省文、金文冗敦周作[illegible]、周文考尊省作田、周公作文王鼎周公字作田、公中鼎宗周作田（契文舉例上三十三）、此省口與彼同、周即周國。

陳夢家は周の地望について、「周人蓋起於冀州、在大河之東」（卜辭綜述二九二頁）としてゐるが、第一期のものに、「[illegible]周[illegible]」（續3.28.1）、「口[illegible]卜[illegible]周[illegible]」（乙7312）の辞があり、前者は田に命じて古地に往かしむ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後者は田に[illegible]を率ゐしむることの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周は古・[illegible]と相近いことが解り、而して古地は第五期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illegible]）の北方二日行程に在り、又[illegible]は[illegible]字であつて秦地と考へられるから、周は略々[illegible]縣と秦州を結ぶ中間邊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これは詩大雅公劉に「篤公劉、于[illegible]斯館」、魯頌閟宮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と、公劉時には岐山の北の[illegible]に居り、十世後の大王時には岐山の南に從つたとされてゐて、岐山附近を周の故地としてゐることと略一致して居り、従つて田方は岐山を中心とする地方に外ならない。

胡厚宣は殷と周との關係について次の[illegible]周・[illegible]周・[illegible]周・周[illegible]の辞例を證據として、「本為殷之勁敵、武丁之世終曾被殷征服、而成為殷之所屬」（封建制度考五四）と、周は元來殷の勁敵であつたが、武丁に征服されてより殷に歸したとしてゐるが、この

前2.32.4 [illegible]
前4.32.1 [illegible]
續3.22 [illegible]
明784 [illegible]
後下38.4 [illegible]
鐵26.1 [illegible]
拾4.12 [illegible]
乙7461 [illegible]

説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は次の如くである。「[illegible]田」の[illegible]を郭沫若は「寇」（甲骨文字研究釋寇）、葉玉森は「[illegible]」（集釋四三）、林義光は「璞」（[illegible]）、唐蘭は「戭」（殷虚文字記）と釋して居り、胡氏は唐說に從ひ「伐」と解して周を伐つ意としてゐるが（陳夢家はこれに從ふ）、郭沫若は十批判書に於いて「我從前釋為寇、那是不正確的、按照字的構成、應該是從[illegible]王由（臣也蓋王之臣）[illegible]（古兵字）聲、說為[illegible]字、較為合理」（[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なして居り、之を「伐」と解するためには更に確證が必要である。「[illegible]田」の[illegible]は說文に「[illegible]傷也」とあつて攻伐する義であるが、この辞に於いて周を攻伐してゐるものは殷ではなくして[illegible]であり、[illegible]は他辞に、「[illegible]」（[illegible]）とあつて、この

辞は「[illegible]」（林2.3）と同例であり、殷將[illegible]が[illegible]征伐に當つて神祐を受け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は殷の敵國であり、従つて[illegible]田は敵國[illegible]が周を侵す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illegible]田」の[illegible]は敦伐の義であり、而して周を敦伐するものは[illegible]（この字は明かでない）であつて、之が殷の侯將であるか否かは證明を必要とし、且つこの辞は第四期であつて武丁時のものではない。「田[illegible]」の[illegible]は田獵卜辞に習用されてゐて「網擒」の義であるが、胡氏は之を「讀為擒、此貞伐周之是否有所擒獲」と、周を伐つて擒獲する所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と解してゐる。然し他辞に、「卜[illegible]田…己未…[illegible]」（乙5329）、「[illegible]田[illegible]」（乙7461）とあつて周に田獵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胡氏の說は曲解に過ぎない。斯の如く胡氏の證據としてゐるこれらの辞は一例として武丁が周を伐つた證とするに足るものはなく、又以上の外に武丁時に周を伐つてゐる辞が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却つて次の辞は周が殷に屬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から、第一期に殷が周を征伐した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ない。この胡說とは反對に次の諸辞は第一期に於いて周が殷に屬してゐることを證してゐる。「出田・[illegible]田」は有尤・

乙3536 田[illegible]（乙2170）
鐵36.1 [illegible]（京1269 續存609）
乙3142 [illegible]（乙3081）
續3.28.3 [illegible]
林1.26.18 [illegible]
鐵128.3 [illegible]
佚129 [illegible]
後下15.2 [illegible]
乙746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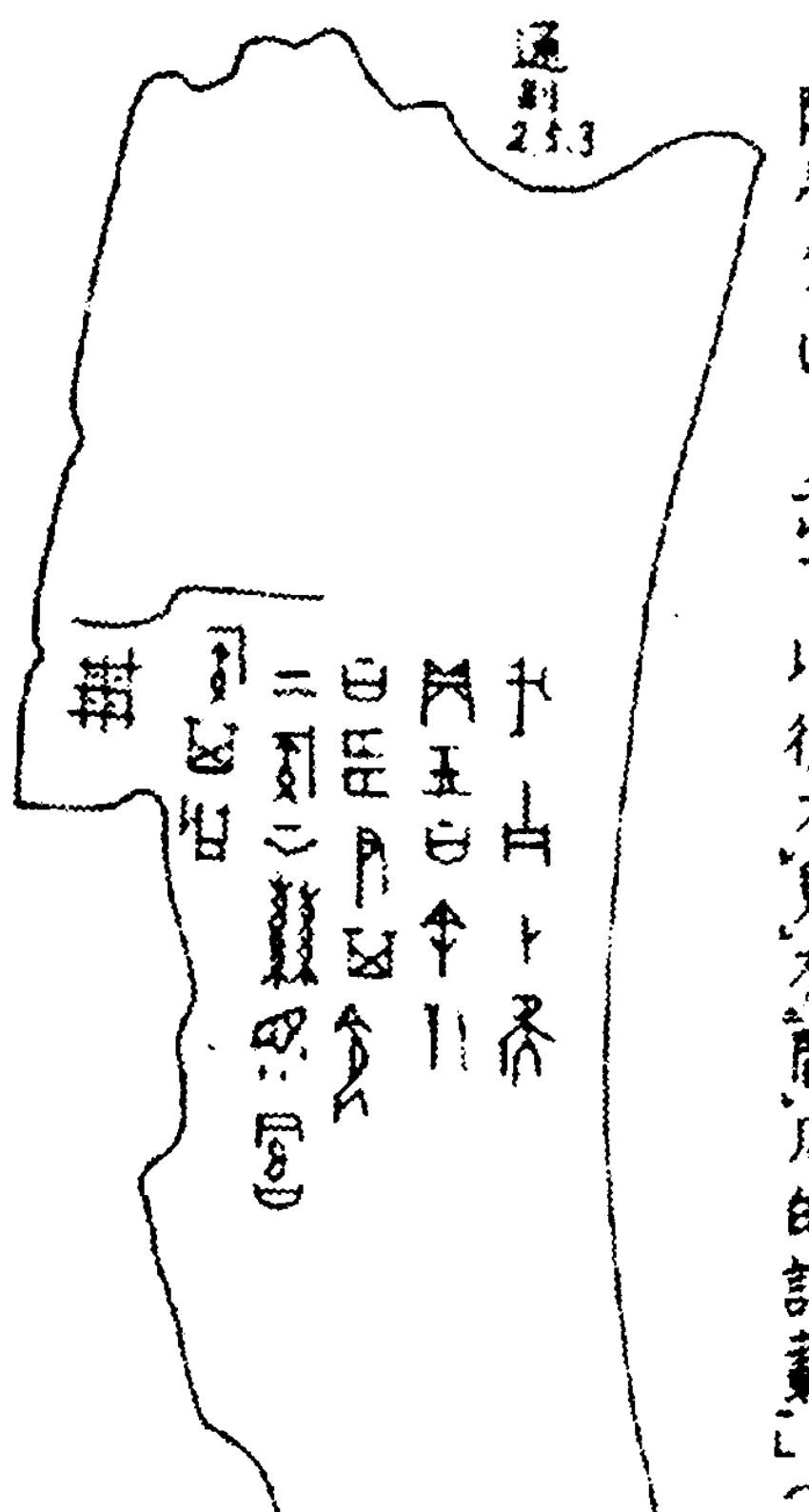
無尤であつて、これは殷に屬してゐるものについてのみトしてゐて例外はないから、[illegible]の有無がトされてゐる周方・周の殷に從ふことは明かである。「[illegible]田」は周が殷の命令を受ける者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illegible]月出作」は例へば次の如く殷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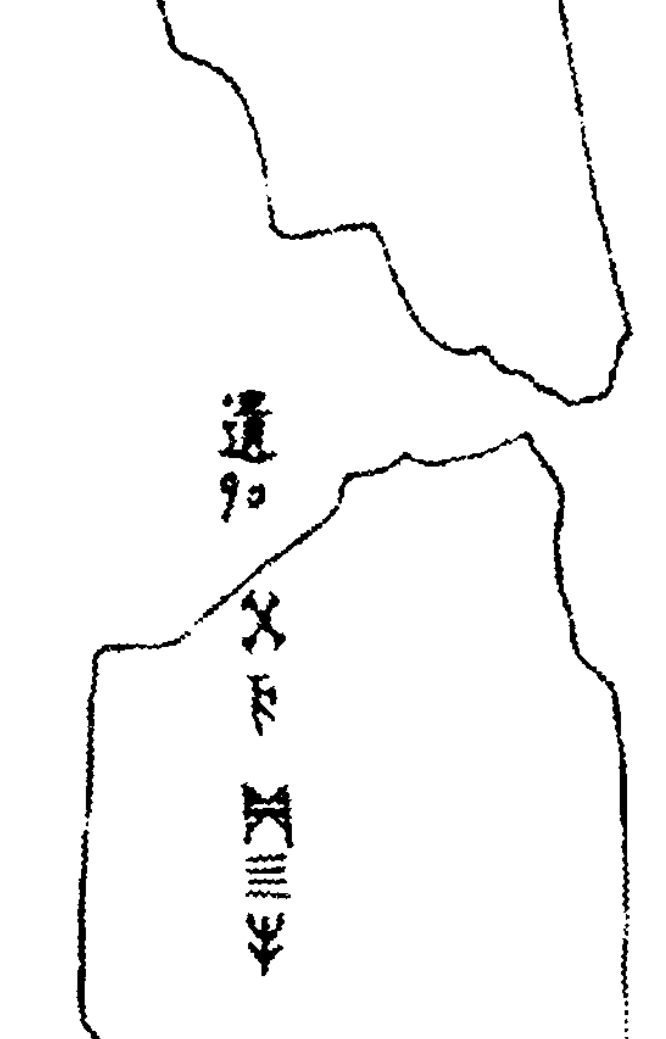
前7.2.2 [illegible]
文853 [illegible]
乙7163 [illegible]
林2.2.4 [illegible]
續存下392 [illegible]
後下38.5 [illegible]

諸侯諸將についてのみ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之がトされてゐる周は殷の侯將である。「[illegible]田」は周に於いて祈雨、祈年のために上帝に郊祀するものであり（上帝の祭祀參照）、「田[illegible]」は周に田獵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は周地が殷に屬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斯の如くこれらの辞は第一期に於いて既に周が殷に隸屬し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れは武丁の征服による結果であるとも見做し得るが、卜辞には右の如く武丁が周を征伐してゐる證據はなく、又詩經に於いても「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維翦商」（魯頌閟宮、翦商は勢力を伸ばし始めた意）と、古公亶父時（殷の第三期康丁時、第四期武乙時に當る）に殷と交を斷つ以前に殷・周間に抗爭のあることを謂はず、従つて武丁による征服の結果であるとはなし得ず、次の第四期の「周侯」の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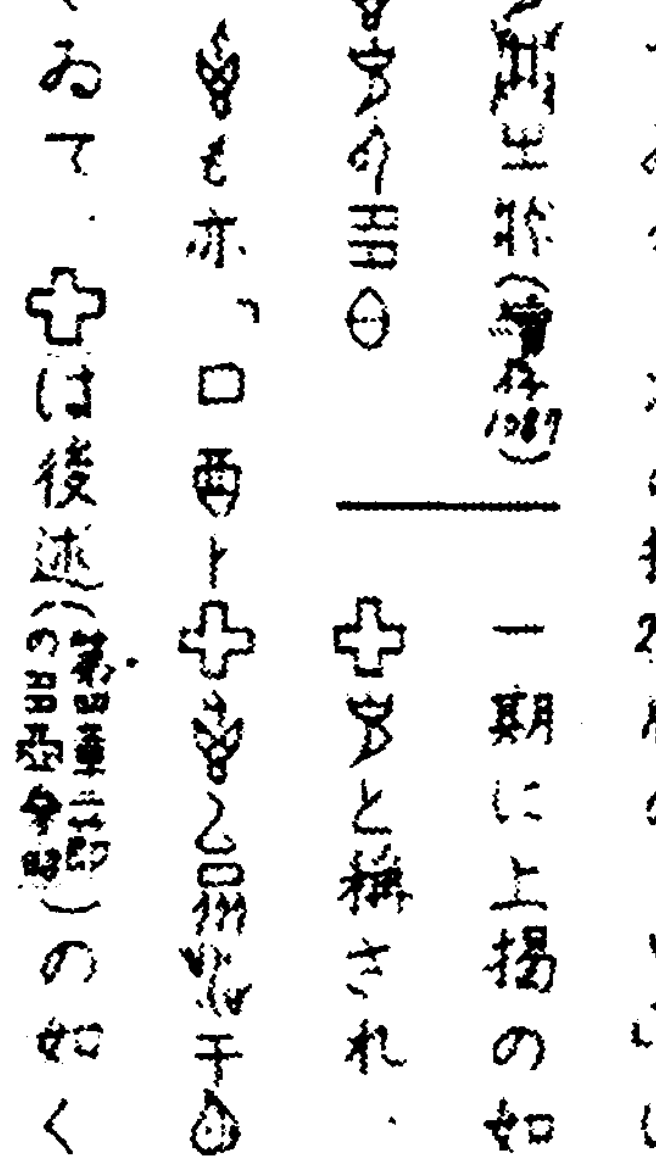
と相俟つて武丁時に於いては殷の諸侯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陳夢家は「武丁以後不見有關周的記載」（卜辭綜述二九二頁）としてゐるが、第三期・第五期に未見の外は次の如く第二期に二版（通別2.8.3 遺90）、第四期に七版あり、陳氏はこれらを総て武丁時のものとするのであるが、これには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通別2.5.3


遺90

（第四期）
甲436 [illegible]
拾4.12 [illegible]
掇2.64 [illegible]（續存1317）
乙8810 [illegible]
摭2.82 [illegible]（掇續184）
乙8894 [illegible]（鄴1.46.1）
南明437 田（[illegible]）


甲436

（古本竹書紀年）
武乙 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文丁 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文丁殺季歷、
帝乙 二年周人伐商、
帝辛 六年周文王初禴于畢、
周武王十一年周始伐商、王率西夷諸侯伐殷

（殷世系）―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周世系）―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武王

第四期は武乙・文武丁時であつて、この時期は周に於いては古公・王季の時代に當つてゐる。上掲の甲436版を董作賓の、「命周侯今月亡[illegible]」（新獲卜辭寫本考釋）と讀むに從へば、第四期武乙時に於いては周が周侯と稱されて居り、これは竹書紀年の「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太平御覽八三）、及び詩經大明の「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と共に、武乙時には周が殷の諸侯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次の摭2.164版の「[illegible]」は第

南明2.121 [illegible]（續存1987）
庫1602 [illegible]

一期に上掲の如く「[illegible]」と稱され、又[illegible]と併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も亦「口[illegible]卜[illegible]」（粹1178）と[illegible]と稱されてゐて、[illegible]は後述（第四章二節の[illegible]の[illegible]）の如く世襲される將率の官名であり、第四期文武丁時に「[illegible]」（摭2.468）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辞の[illegible]は殷將の名

であり、「[illegible]」は「[illegible]」（庫1950）が「[illegible]」（庫1019）に、又「[illegible]」（乙8812）が「[illegible]」（南輔166）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り、從つてこの辭は殷將[illegible]が周を傷ること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次の乙8810版の「[illegible]」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の闕筆であつて 次の例も亦同類であり、從つてこの辭は殷が周を伐つこと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こ

乙200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1986 ・[illegible]
・[illegible]

粹249 [illegible]

の二辭は明かに殷が周を伐つことを卜す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前者は「[illegible]」と對貞されてゐて、[illegible]字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又後者は同版上に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三周」とあつて、この版の字体は文武丁時のものであり、從つて文武丁時には殷・周間に隙を生じてゐ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竹書紀年の「文丁殺季歷」（晉書束晳傳引）と一致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の甲骨版には周に關する卜辭は一例もないが、竹書紀年には「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覽八三）とあつてこれは父季歷が殺されたことによる文王の反撃であり、これより文王は「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以伐崇墉」（詩經皇矣）、或は「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尹聞之、懼以告帝紂、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史記周本紀）とあるが如く、西方諸國を伐つて強大を計り、遂に「我西土惟時怙冒」（書經康誥）の如く西方諸侯の盟主として重きをなしたのである。この間殷に於いては帝乙時には後記の如く王九祀に東方の盂侯の叛亂があり、帝辛時には前記の如く王八祀・王十祀（王十五祀）に東方征伐を行つてゐて、殷の關心は專ら東方に向けられて居り、第五期に周についての卜辭が一例もないのは周に關心を持たなかつたことを示して居り、武王は殷の疲弊に乘じ遂にこの大國殷の命を革めたのである。之を要するに周は武丁より武乙時までは殷の諸侯であるが、これより殷・周間に隙を生じて文武丁は周を伐ち王季を殺してより、文王は鋭意強大を計り、武王は殷の東方攻略の疲弊に乘じて之を殪したのであつて、武王の帝辛の屍に對する處置は王者に對するものではなくして、私讐を晴す趣があるのは之がためである。

（十五）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文631）以外にはなく、その辭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この「[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鉄81.3）と用ゐられて居り

文631 [illegible]

、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鉄87.2）、「[illegible]」（遺481）の如く殷の敵國であるから、

敵國が患を作すの意であつて、葉玉森は「[illegible]」と釋し、「說文訓殘也、即殘之古文、與[illegible]訓傷正同」（前釋四・三）とし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を作してゐる[illegible]方は殷の敵國である。次の二辭は同文例であつて、前者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つて後

後下37.2 [illegible]（庫1596略同）

菁2（省略）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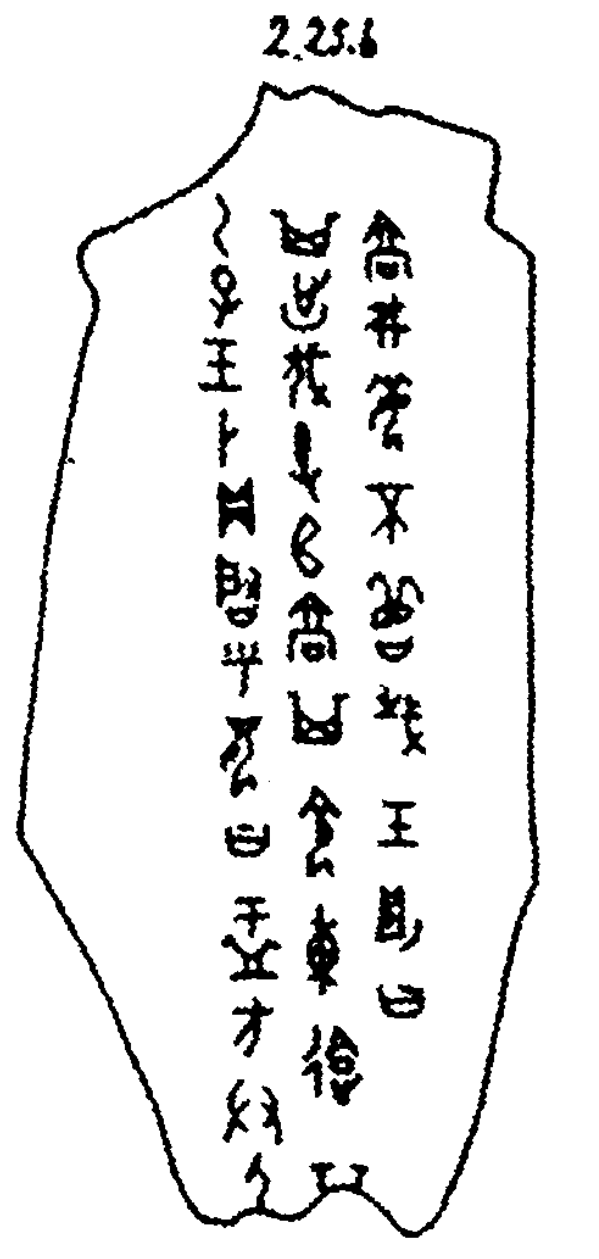
者の「[illegible]」と對し、「[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對し、「[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つて「[illegible]」と對してゐて、これに於いては[illegible]方の場合は「[illegible]」とされてゐるから殷東に在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之を告げてゐる[illegible]中の[illegible]地は前述の如く臨淄附近に在るから、[illegible]方は殷東の邊僻に在つて渤海に臨む地と考へられる。第五期には「[illegible]」（前2.32）の如く王が[illegible]地に駐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於いて[illegible]方は殷に歸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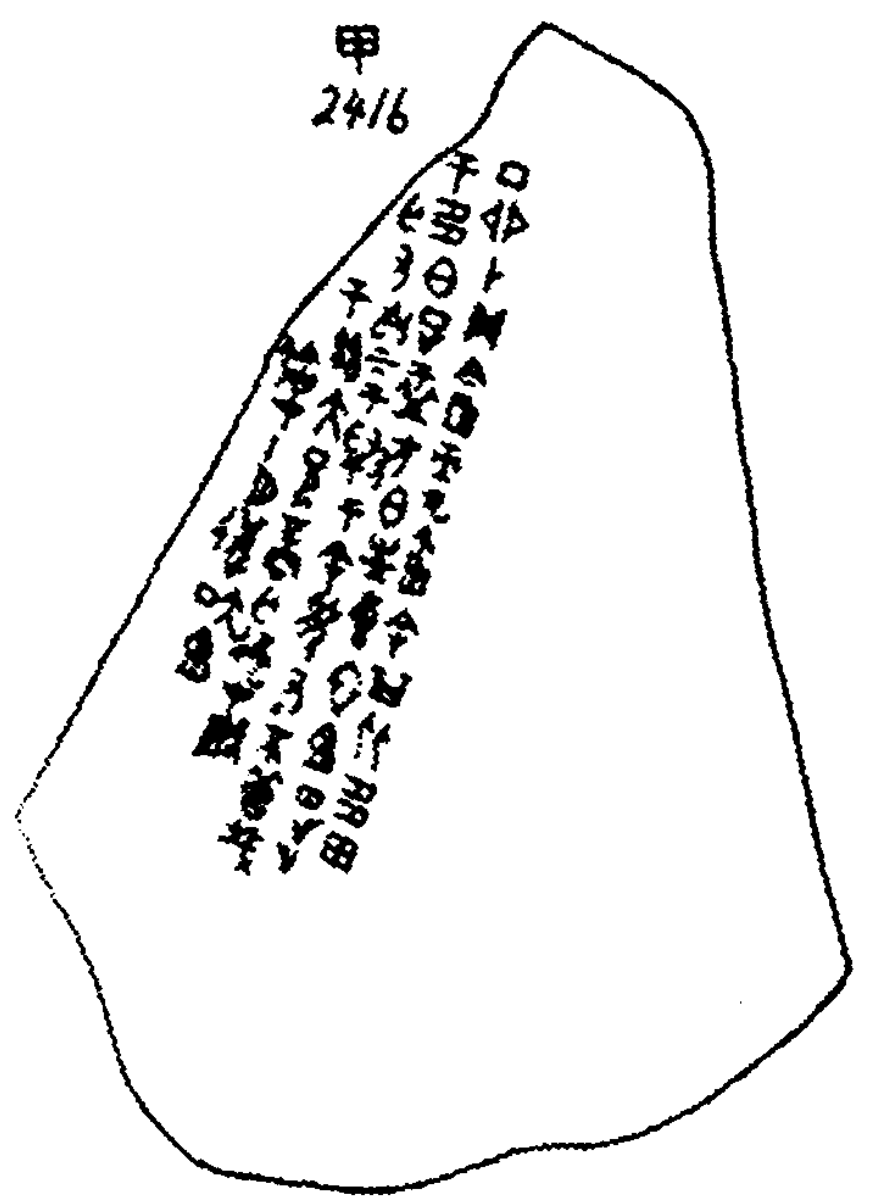
（十六） 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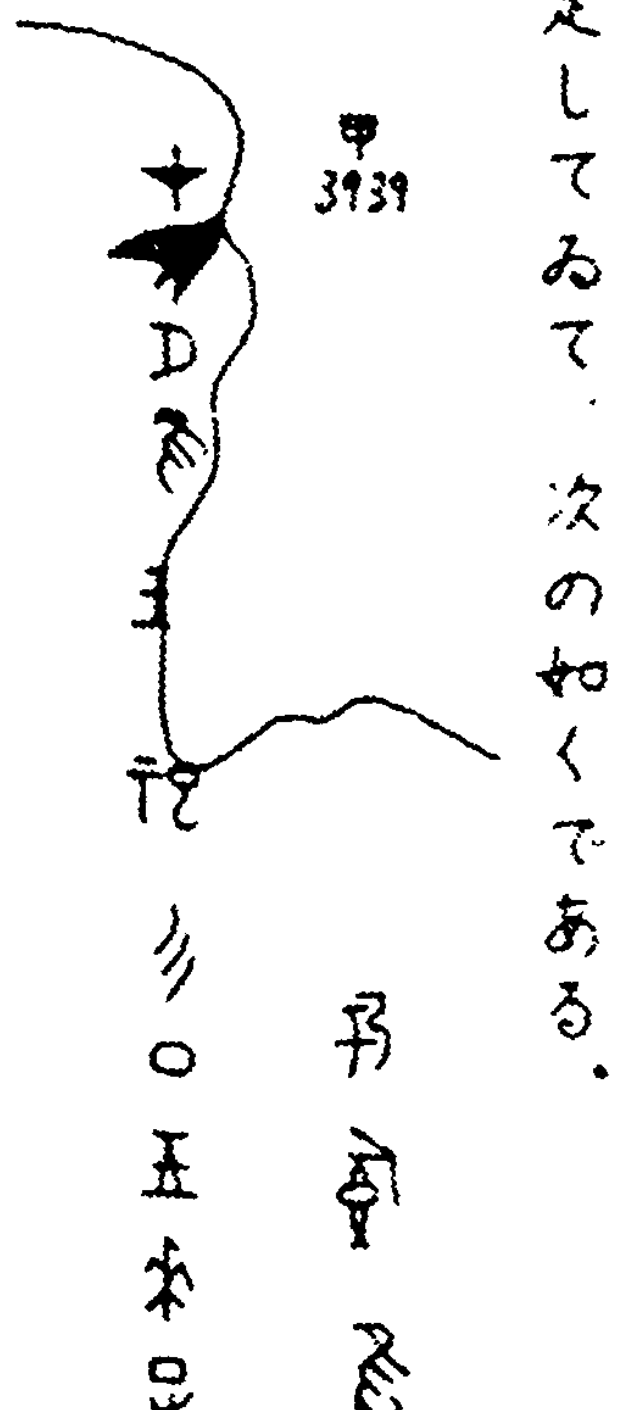
盂方は第一期（甲3404）・第五期（前1.41.9 8.5.6 後上18.6 18.7 粹1189 1190 遺193 甲2416）に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盂地は第二期（文735）・第三期（[illegible]）・第四期（[illegible]）・第五期（[illegible]）に田獵地とされてゐて、その地望は前述の如く殷都の東北に在り、次述の如く盂方は盂地を中心とする地方である。盂方は第一期には次の如く殷に屬して居り、この辭は例へば「[illegible]」（鄴1.29.4）と同文例であるから、盂方は[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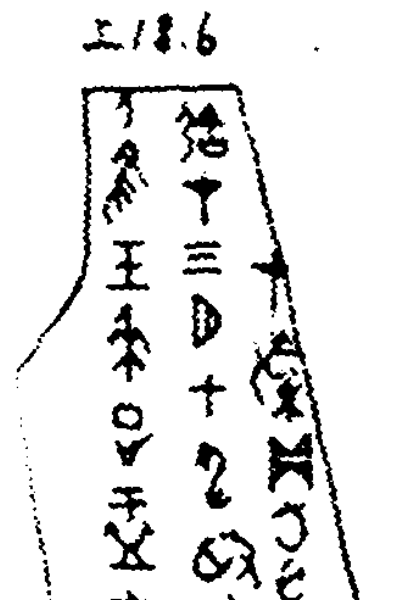
甲340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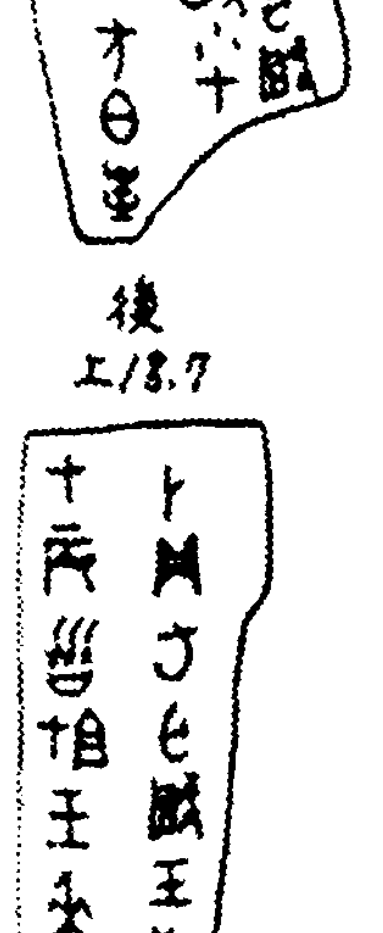
侯と同じく盂方の侯伯の義であつて、「盂方をして歸らしむ」とあるから殷命を奉ずる者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第一期より殷に屬し各期に於いて田獵地とされてゐるが、第五期帝乙時に叛亂を起して居り、帝乙は王九祀十月より王十祀九月に至る滿一ヶ年の日數を費して之を鎭定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林2.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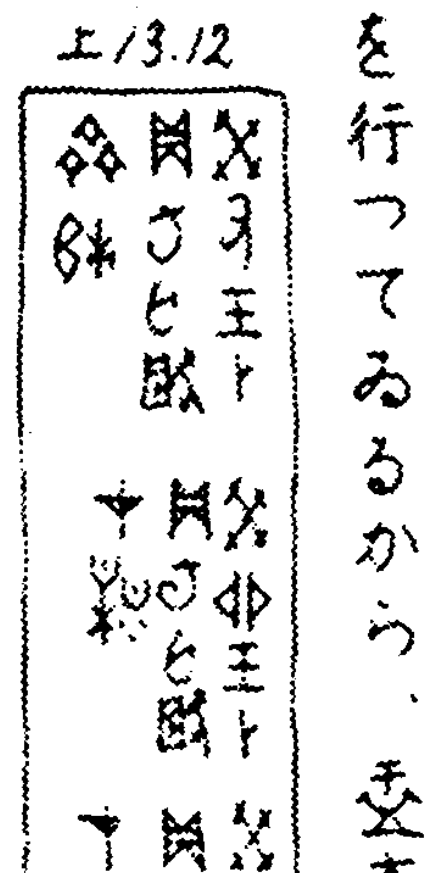

甲2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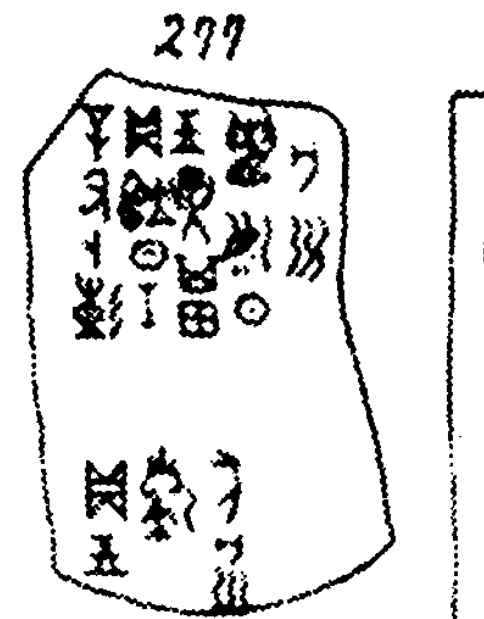

甲3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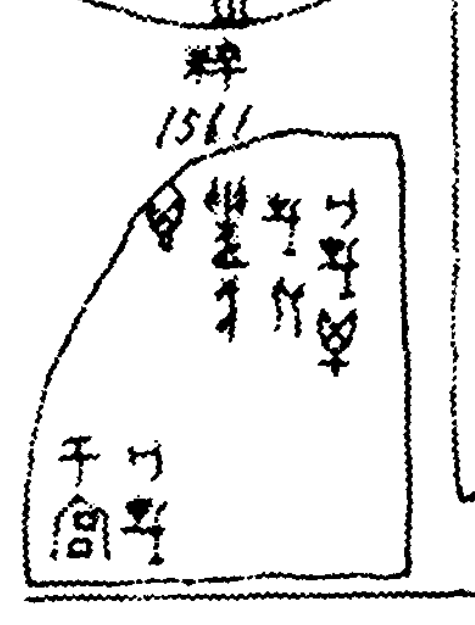

後上18.6


後上18.7

右の林2.25.6版に於いては盂方が叛亂して殷の[illegible]地を伐つて居り、この版の干支は乙巳であつて、これより二十二日後の丁卯には、甲2416版によれば多田・多伯を率ゐて盂方を征伐することを卜してゐる。この丁卯の日は十月であつて大丁の[illegible]祀の日とされて居り、この祭祀が帝乙王九祀十月中旬であること、及び次の後上18.6 上18.7 甲3939三版の祭祀がそれぞれ王十祀三月甲申・五月甲辰、九月であることは帝乙祀譜の如くであつて、之によれば盂方の叛亂は九月下旬であり、十月中旬に帝乙は多田・多伯を率ゐて之を征伐し、翌年の三月には盂方征伐のために[illegible]に在り（後上18.6）、五月になほ之に從ひ（後上18.7）、九月には田獵を行つてゐるから、盂方が略々鎭定したことが解り、この間一ヶ年を費してゐるのである。右の地名[illegible]は次の版によれば[illegible]に行く途中に在り、又[illegible]地は次の佚277版によれば[illegible]地に近く、[illegible]地は[illegible]の附近に在るから、[illegible]地は殷都の北に在り、從つて盂方の叛亂は殷都の東北地域に起つてゐ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田獵地盂の位置と一致してゐるから、盂方は盂地を中心とする地方であつて、殷都に至近の地である。


後上13.12


佚277


粹1511

前記の諸版は帝乙祀譜に整然と系聯するものであるが、董作賓はこの盂方征伐を帝辛王十祀二月（甲3939）、王四十祀十月（甲2416）、王四十一祀三月（後上18.6）六月（後上18.7）の事件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殷曆譜帝辛日譜）。

（十七） 井方

井方は第一期（後上18.5 卜624 甲308）・第四期（粹1163 後下39.6）に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兩期に於いて之を征伐してゐる。その地望を胡厚宣は「井方當在散關之東岐山之南」（封建制考證）とし、又陳夢家は「今山西河津縣」（卜辭綜述二八八）としてゐるが、上揭例の如く[illegible]（子[illegible]の）が之を報告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地に近く西北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三代四・一〇・二 才[illegible]師…唯王正井方の辭あり記して考に備ふ）。

（第一期） 甲308 ……[illegible]井方
卜624 [illegible]井方
後上18.5 [illegible]

（第四期） 粹1163 [illegible]井方
後下39.6 [illegible]…井…[illegible]

（十八）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以外にはなく、その辭は次の如くである。例へば乙3412版に「[illegible]」と[illegible]が爯册報告を行つて居り、これは次の例の「[illegible]」が「[illegible]」と同文例であつて、[illegible]の爯册報告と同樣に[illegible]方が爯册報告して

乙5159 [illegible]
乙5095 [illegible]
乙1462 [illegible]

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方は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の地望は[illegible]について報告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に近く、[illegible]は前記の如く亳南の[illegible]の南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から、[illegible]方も亦亳南の地方である。

（十九）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以外にはなく、次の如く殷將[illegible]が之を征伐してゐる。[illegible]は後述（第四章第二節諸侯の項參照）の如く將師の名であつて、次の如く[illegible]に田獵し、[illegible]に至り、或は[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鉄36.1）によつて[illegible]は蜀に近いことが解る）を征伐して居り、これらの地名はすべて殷西に在るから、[illegible]の封地は殷西に在り、從つて[illegible]が征伐してゐる[illegible]方も亦西方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胡厚宣は[illegible]方を鄭の管城となして居り（殷代農業三六）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綜述二八八））。第四期の辭に「[illegible]」（寧1.346）と「在[illegible]」とあるから、この期には殷に歸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南誠30 [illegible]
乙5317 [illegible]
掇1.316 [illegible]
續存1372 [illegible]

鉄191.2 [illegible]
前7.12.1 [illegible]

粹1167 [illegible]
乙5582 [illegible]
庫546 [illegible]

（廿）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甲3510 續存351）・第三期（鄴3.43.7）・第五期（續3.13.1）に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る。第一期には殷は[illegible]方に衆人を入れて[illegible]田即ち開墾（第五章參照）せしめ、又「[illegible]」（後下22.12 13.9）と[illegible]伯を置いてゐるが、[illegible]方は[illegible]方を率ゐて殷に侵略して居り、第四期には「…[illegible]…[illegible]」（鄴1.40.2）の如く之を征伐してゐる。從つて[illegible]方は殷と[illegible]方との間に介在する地方であつて、殷と西戎との係爭の地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第一期） 甲3510 [illegible]
續存351 [illegible]
（第三期） 鄴3.43.7 [illegible]
（第五期） 續3.13.1 [illegible]

（廿一） 男方・[illegible]方

男方は第一期（乙3343 6683 國5.2）に[illegible]方は第四期（殷曆譜旬譜六）に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り、男・[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一字であるから同字であり、又葉玉森は男・[illegible]を同字として「男字作[illegible]形、[illegible]則作王立形、…」（集釋）として

居り、男・𢀛・𢀛は一字であつて諸家は「鬼」と釋して異說がない（王襄簠釋、郭沫若通纂四三〇、葉玉森前釋、董作賓殷曆譜武丁日譜、胡厚宣封建制度考三、陳夢家卜辭綜述二七四）。𢀛・𢀛方が殷に侵略してゐる例はなく、又殷も亦之を征伐してゐる例は絕無である。

乙6684 [illegible]
乙3343 [illegible]……男才……[illegible]
殷曆譜 [illegible]……男才[illegible]
國學季刊五ノ二 [illegible]

林義光が𢀛方を「鬼方」と釋してより于省吾・傅東華・董作賓は之に從つて居り（殷曆譜）、就中、董作賓は「論𢀛方即鬼方」（殷曆譜武丁日譜）に於いて𢀛・男を同音假借、先後異文とし、且つ武丁時には𢀛方征伐に三年を要したと計算して、易經の「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に當るとなし、而して王國維の推定してゐる鬼方の地望が𢀛方の地望と一致することを傍證として、𢀛方を鬼方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ゐる。然し右の例の「㞢囚」は敵國についてト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く、殷及び殷に屬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のみト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の𢀛は次の如く地名であつて、殷はここに𢀛伯𦣞を封じてゐるから、男方𢀛は殷に屬する地であり、從つて男方が殷を侵し又殷が男方を伐つの辭例の無いことと相俟つて、男方と𢀛方とは異ることが解る。その地望を考察するに、「貞中𢀛[illegible]」の[illegible]は「貞[illegible]……五……」（下311）と用ゐられて居り、これは「貞[illegible]」と同文例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と同じく殷の侯將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は例へば「貞[illegible]」（乙7795）に於いては殷將[illegible]が山方の[illegible]地を獲得す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辭は男方の𢀛地に在る[illegible]が[illegible]方を獲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次の例と相俟つて男方𢀛が[illegible]方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遺958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貞中𢀛[illegible]
乙2871 [illegible]（前4.34 遺571）
南師2.148 [illegible]（前4.16.2 5.11.6 明2329 簠1637 京1335）
乙365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男[illegible]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男[illegible]

鬼國は山海經には「鬼國在貳負之尸北」「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海内北經）と太行の東北に在りとされて居り、左傳には「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僖公二三年）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とあつて、太原附近にゐた廧咎如は隗姓であり、又小盂鼎には盂が𢀛方（鬼方）を伐つた戰果を記して居り、從つて鬼方は盂方の西に在つて太行・太原より陝西に及ぶ地方であつて、これは右の男方𢀛が西北の[illegible]方（羌）に近いことと一致してゐる。之を要するに男方𢀛は武丁時に既に隸屬してゐる地であつて、殷は𢀛伯𦣞を封じて居り、その地望は羌方に近く太行・太原より陝西に及ぶ地域が鬼方と考へられる。この方面には前述の𢀛・[illegible]・[illegible]があり、而して卜辭には鬼方征伐の辭がないから、易既濟の「高宗伐鬼方」（禮記の表服四制には高宗者武丁也とあり）の鬼方は男方を謂ふのではなくして𢀛・[illegible]を指すものであらう。

（廿二）[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以外にはなく、商承祚は「虎方」（佚釋）とし、陳夢家は「[illegible]方」（卜辭綜述二八〇）としてゐる。この辭は[illegible]及び[illegible]に命じて[illegible]方に赴かしめ、之を祖神に告げてゐるものであつて、前記の𢀛方・[illegible]方征伐を祖神に告げてゐる例に從へば、これは[illegible]方征伐を告げてゐ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の封地は皂南に在るから、[illegible]方も亦淮水附近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

佚945 ……[illegible]于大丁
……貞[illegible]于[illegible]

（廿三）[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林2.28.4 前6.38.1 續存下300）以外にはなく、次の如く三千の兵を以つて之を征伐してゐる。他辭に「貞[illegible]」（京1162 拾11.12）とあるから[illegible]方は[illegible]子の封地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は上揭例の「[illegible]」と同義であつて、殷に𢦏する義であるから殷に叛いたものである。その地望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續存下300 [illegible]……貞[illegible]

（廿四）川方

川方は第一期に次の一例があり、又第一期に「㞢于川」（前1.33.2）、第二期に「[illegible]川卜」（鐵132）、第五期に、「王卜[illegible]川[illegible]貞」（後上13.10）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地方である。

前5.44.7 ……[illegible]貞……川才……[illegible]

（廿五）[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例にあり、他辭に「……[illegible]卜貞[illegible]」（鐵264.2）と「侯[illegible]」の稱があるから[illegible]侯の封地であり、從つて上揭の[illegible]は他國がこの地を侵すものであらう。

前1.32.3 ……[illegible]才

（廿六）十方

十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十は地名として「[illegible]」（粹971）、子族名として「[illegible]貞子十[illegible]」（京1257）と用ゐられて居り、上揭例の辭意よりしても殷命を奉ずる地方である。

續存333 貞[illegible]十方二月

（廿七）[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illegible]は例へば乙4518版に「貞[illegible]」が、「貞[illegible]」・「貞[illegible]」と併記さ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と共に殷西に在つて殷命を奉ずる地である。

續存下305 [illegible]

（廿八）[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二版にあり、その地望は河東の[illegible]の附近にあると考へられる。

前6.63.6 貞[illegible]東[illegible]
甲1379 [illegible]才

（廿九）[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の地に行く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地方である。

續5.9.3 [illegible]（同版上に貞人[illegible]署名）

（卅）井方

井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不隹我尤」と殷に尤す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敵國である。

（卅一）[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一期の次の三版にあり、又、「[illegible]」とも稱されて居り、殷が[illegible]方を𢦏し、方[illegible]が殷を侵してゐるから敵國であり、[illegible]が之を征伐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地望は西北の[illegible]地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乙2503 卜[illegible]貞[illegible]……[illegible]
乙4019 [illegible]
乙4701 [illegible]
金496 貞[illegible]
鐵262.3 [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
乙768 貞[illegible]

以上は第一期に現はれてゐる方國である。

（卅二）[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三期に、[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は第四期に、[illegible]方・[illegible]方は第五期にあつ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第三期）鄴3.43.7 [illegible]
京4385 貞王[illegible]……[illegible]才……[illegible]
（第四期）鄴3.43.4 [illegible]才
甲807 [illegible]才[illegible]
（第五期）續3.13.1 [illegible]王卜貞[illegible]
後上18.9 ……[illegible]貞……[illegible]才[illegible]……王[illegible]

鄴3.43.7版と續3.13.1版に列記されてゐる方國名は略同じであつて前者には[illegible]方後者には[illegible]方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一地方であり、又鄴3.43.4版の[illegible]方の辭と甲807版の[illegible]方の辭、及び後上18.9版の[illegible]方の辭と金493版の[illegible]方の辭がそれぞれ略同じであるから一字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の異文であつて同一地方である。殷との關係は第四期及び第五期に之を征伐してゐる

金493 [illegible]王卜貞[illegible]……[illegible]十八[illegible]

から殷の敵國であり（甲807 金493）、而して金493版に於いては東南地域に在る[illegible]地に於いて[illegible]方敦伐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地望は[illegible]地に近くして東夷の地であり、金文の小臣𧽊毁に「[illegible]東夷大反」とあるのは之が明證である。然るに楊樹達は之を「詩大雅皇矣篇之徂也」（甲文說下四六）と、「徂」としてゐるが、徂は周附近の西邊の地であるからこの說は妥當でない。

（卅三）[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三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る。[illegible]は第一期に例へば「[illegible]」（甲2239）・「貞[illegible]」（南明162）・「貞[illegible]」（戩12.14）の如く𢀛・[illegible]を伐つてゐる侯將である。然るに第一期・第五期に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を伐つてゐる辭があり、「[illegible]」の[illegible]には地名の用法があるから列記されてゐる[illegible]も亦地名であつて、この[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は殷將[illegible]ではなく、「[illegible]」の[illegible]（西[illegible]）と考へられる。從つて西北の[illegible]方には殷將[illegible]の封地と殷に服せざる西[illegible]のあることが解る。

戩23.12 ……[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
（第一期）續存609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粹1382）
（第五期）哲庵316 [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卜辭通纂附圖釋）

（卅四）[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三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の辭は[illegible]方をして[illegible]方を傷らしめ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は商邑附近の兵を[illegible]方（羌）に派遣するものであり、その「[illegible]于大乙」はその爲に大乙を祀つて、その祭祀に參列せしむるの意であらう。

粹144 [illegible]于大乙[illegible]才

（卅五）[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次の如く第三期・第五期にあり、[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殷西に在つて、第一期には「[illegible]」（七.S33）・「[illegible]于[illegible]」（前2.2.1）、第四期には「中[illegible]」（後上13.5）・「[illegible]于[illegible]」（擴續164）の如く殷に屬する地であるが、上揭例に於いては並記されてゐる他の方國は敵國であり、又續3.13.1版に於いては之を伐つことをトしてゐる。從つて[illegible]方も亦敵國であつて、これは[illegible]以西を謂ふのであらう。

鄴3.43.7 [illegible]才
續3.13.1 [illegible]王卜貞[illegible]

（卅六）[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三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戩49.1）・「[illegible]卜于[illegible]」（甲2491）の如く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上揭例の如く[illegible]方に於いて[illegible]祀を行つ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してゐる。

後上24.9 [illegible]方[illegible]

（卅七）[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は第三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前述の如く地名に[illegible]があつて、「王田[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く殷北の田獵地であり、この[illegible]方はこの地方を謂ふものであらう。

續存1947 [illegible]

(卅八) [illegible]方　第三期に「[illegible]」(佚221)の一版あり。

(卅九) [illegible]方　第三期に「[illegible]」(續存1955)の一版あり。

(卌) 己方　第四期の次の二版にあり、この「[illegible]及亘方」は例へば「[illegible]出及」(乙5311)によれば「[illegible]亘方出及」であ

粹193　……D……己[illegible]

文錄評註　甲申卜貞[illegible]及亘方

つて、殷の侯將[illegible]が亘方を追つてゐるから亘方は敵國である。己は例へば「[illegible]」(後上31.1)によれば西方の[illegible]地([illegible])に近く、西方の邊鄙に在り、又「[illegible]」(乙6691)・「[illegible]」(乙2443)の如く有え・亡え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然るに次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に於いて殷將[illegible]が己を伐ち、己も亦殷を侵して居り、これは右の[illegible]が己方を追ふてゐること

(第一期) 乙1310 [illegible]　京1324 [illegible]

乙5303 [illegible]　乙5234 [illegible]

(第四期) 庫1151 卜[illegible](庫1118略同)　續存638 [illegible]

と一致してゐる。從つて己には殷を侵してゐる己方と、殷に屬してゐる己とがあることが解る。

(卌一)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illegible]及び[illegible]([illegible]は同版上に「[illegible]」とあるから殷に屬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之を征伐してゐるから敵國であつて、[illegible]

粹1535 [illegible] (寧1431)——

が伐つてゐるから西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る。

(卌二) 大方　第四期の次の五版にあり、殷の敵國である。

南明361 [illegible]、粹801 [illegible]、文196 [illegible]、乙121 229 [illegible]、粹1152 [illegible]

(卌三)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の次の二版にあり、[illegible]は前述の如く西北に在り、[illegible]方はこの地方を謂ひ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

續5.28.8 [illegible]　庫501 [illegible]

(卌四)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の次の四版にあり、殷將[illegible]をして之を率ゐしめ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

後下34.9 [illegible](後下31.3・續存1916同例)　京3089 [illegible]

(卌五) 木方　第四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木方は殷命を受ける地方であるから、伯木(佚193)即ち伯木の封地であつて、前述

甲600 [illegible]——

の如く木地は東南にあるからこの地方であらう。

(卌六)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illegible]は地名として「……卜中[illegible]……往于[illegible]七月」(掇續181)・「[illegible]」(續133)・「

鄴3394 [illegible]——

[illegible]」(京2286)と用ゐられてゐる殷の地であつて、[illegible]方は殷に屬する地方であらう。

(卌七)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に「[illegible]」(粹1445)の一版あり。

(卌八) [illegible]方　第四期に「[illegible]」(乙3502)の一版あり。

(卌九) 汩方　第四期に「其伐汩方」(卜辭通纂[illegible])の一版あり。

(五〇) 林方　第五期の次の二版にあり、林方は前述の如く[illegible]南に在り夷方に屬する地方である。

前2.16.3 [illegible](庫1672略同)

(五一) [illegible]方　第五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illegible]に在つて[illegible]方征伐を卜してゐるから、殷西の邊鄙に在る敵地である。

前2.8.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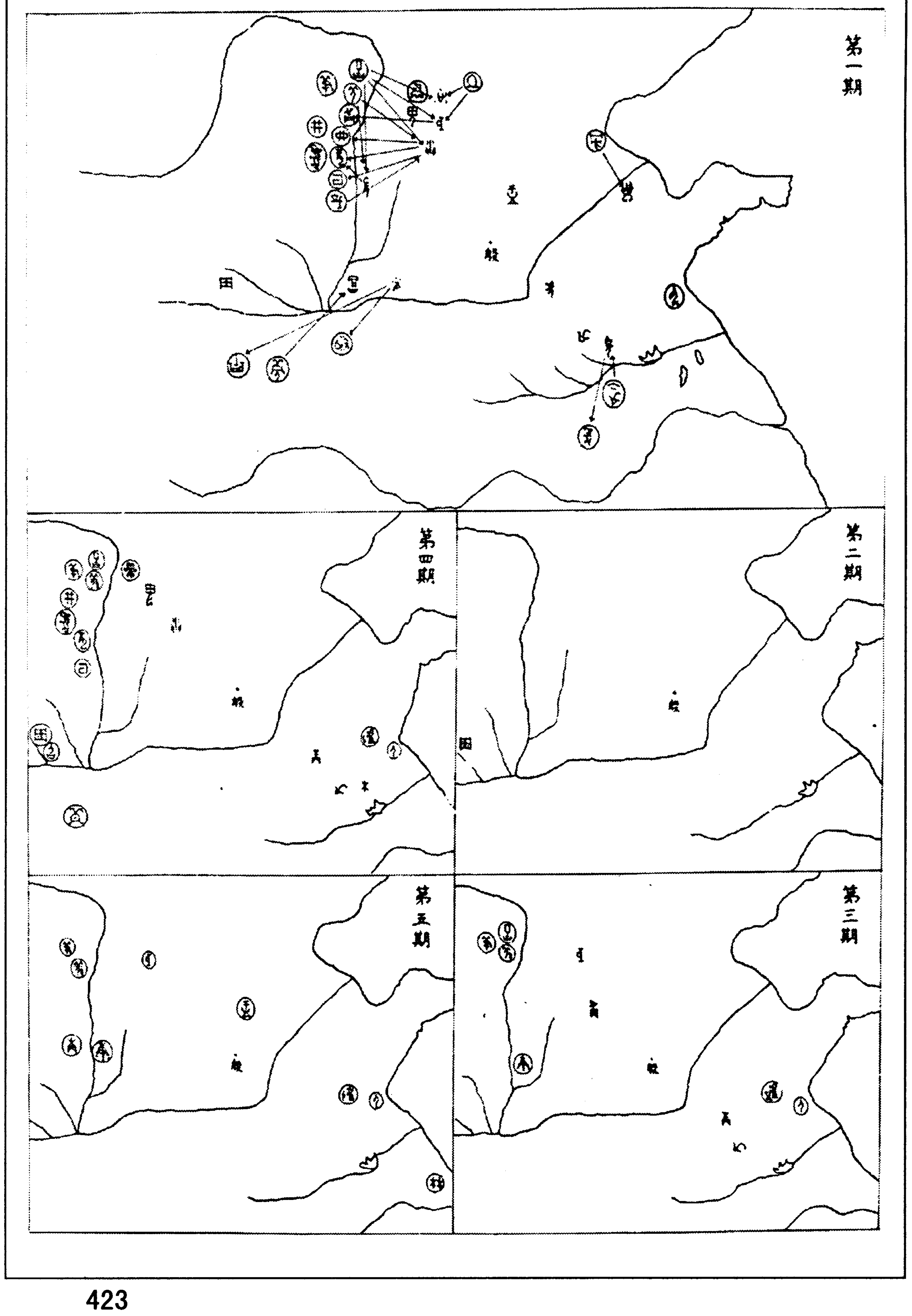
以上の方國と殷との關係、及び推定位置は次の如くである。

般に隷屬する方國

		(未詳)
第一期	[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壴・[illegible]・川・[illegible]・[illegible]・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期	田	
第三期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期	[illegible]・田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木	[illegible]・[illegible]
第五期		

般に敵對する方國

第一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期	[illegible]
第三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第四期	[illegible]　田　[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己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汩
第五期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林・[illegible]



第一期武丁時に於いては西方の[illegible]、北方の[illegible]、東方の[illegible]、南方の[illegible]の征伐を同時に行つて居り、禮記に「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喪服四制)と復興の賢王としてゐるのは、克くこの四國の侵略を制し、その他の十八國を伐つて殷室を興し、その諡號に負かぬ英主であつたが爲であらう。[illegible]方は武丁征伐後には第二期に殷將[illegible]が之を伐つてゐるが、これより後は再び侵略することがなく、第三・第四期には殘字を見るに過ぎず、又[illegible]方・[illegible]は殷末に至るまで再び殷を侵すことはないが[illegible]方は第二期以外の各期に征伐してゐる。この四方國以外の[illegible]・[illegible]方征伐は第五期までつづき、又[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己方征伐は第四期に、[illegible]征伐は第五期にも行はれてゐる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征伐はこの期以外には行はれてゐない。第二期には田以外の方國の卜辭はなく、第三期には第一期以來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征伐を行つてゐる外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の侵略を防ぎ、この[illegible]・[illegible]方征伐は第五期にも行はれて居り、第四期には前期以來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己方征伐の外に、田・[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汩方征伐を行つてゐて、同一地方の田・[illegible]・己征伐は周の離叛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第五期には前期以來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征伐の外に、[illegible]・[illegible]方を伐ち、又帝乙時には王九祀に[illegible]方の叛亂を親征し、帝辛時には王八祀・王十祀に[illegible]方を親征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第三章　殷の封建

禮記の王制には、「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には「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萬章)と、五等爵を王者の制爵としてゐるが、書經の召誥には「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酒誥には殷制として「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と、侯甸男邦伯衛をあげてゐるが公・子のあることを謂はず、之を卜辭に見るに侯伯子田衛はあるが公・男はなく、この三者は互に齟齬してゐる。次に卜辭の公男衛田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公) 公字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そ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が、封爵名としての用法は無く、董作賓は「卜辭中所有之公字、尚無作五等爵中公侯之公解者」(集刊六本三分 五等爵在殷商)として居り、又胡厚宣も「知殷代之公字絶無用爲封爵之稱者」(殷代封建制度考)としてゐて、殷には公爵がないとしてゐる。

全621 [illegible]

粹538 [illegible]

京4234 [illegible]

粹405 [illegible]

鄴3494 …[illegible]…

粹404 [illegible]

粹406 [illegible]

京4111 …[illegible]…

後下28.11 [illegible]

甲628 [illegible]

甲2496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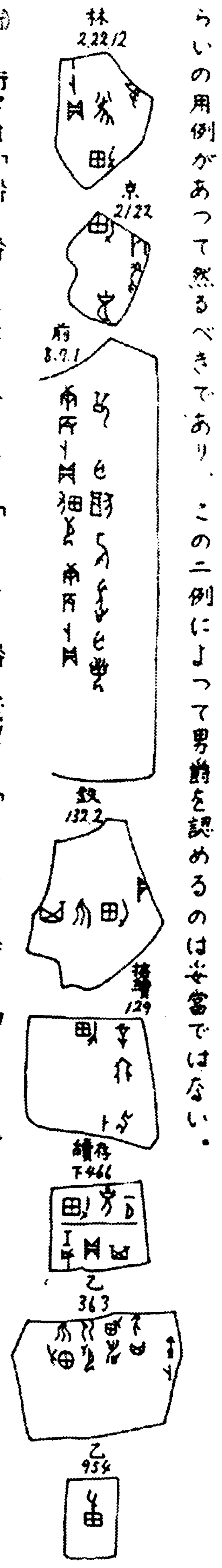
寧1.140 [illegible]

甲1978 [illegible]…

明1343 [illegible]…

(男) 男字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その用例は次の八版以外にはなく、董作賓は「[illegible]」(林2.22.12)・「[illegible]」(前8.2.1)の用例を封爵名となし(斷代)、胡厚宣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同前五等爵在殷商)、この[illegible]・[illegible]は例へば「卜[illegible]」(京2351)・「[illegible]」(甲2351)によれば人名乃至地名であるから、右を封爵名となすのは必ずしも不當ではないが、「男」が封爵名とされてゐるならば後述の侯・伯ぐらいの用例があつて然るべきであり、この二例によつて男爵を認め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衛) 衛字は「衛・衛」に作られてゐて「[illegible]」(戩40.1)・「[illegible]」(京4739)によれば二者は一字であり、衛父卣には「衛」に作られてゐる。衛は例へば「[illegible]」(乙745)・「[illegible]」(續5.23.10)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官名の如く考へられ、而して侯伯の如く人名と共に稱さ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侯・伯と等しく爵名と見做すことは出來ない。



(田) 次の例に於いては、「多田」が「多[illegible]」(多伯)と並稱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田は伯と同類であるが、「田」には「[illegible]」の如く人名を冠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がないから爵名ではなく、而してこの「伯」と並稱されることは「侯甸男邦伯」・「侯甸男衛邦伯」の侯甸が邦伯と並稱さ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つて、侯甸が大盂鼎には上揭の如く侯田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多田は多侯甸即ち多侯(鄴1383)に外ならず、陳夢家が「多田實即多侯」(卜辭綜述三二八頁)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る。斯くの如く殷に於いては公・男・衛・田(甸)が爵名ではなく、而して「邦伯」は禮記の「千里之外設方伯」(王制)の方伯であるから、五等爵に於いては、「侯・伯・子」のみが爵名であり、侯甸男邦伯・侯甸男衛邦伯に於いては「侯・伯」のみが爵名であつて、後者は侯伯を引伸した稱謂に外ならないことが解る。「侯」を「侯甸男」と稱することは二語に於いて一致してゐるが、「伯」は「邦伯」・「衛邦伯」(周書諸に於いては邦采衛と稱さる)と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侯甸男」の甸には「治」(毛詩信南山 甸治也)の義があつて、男は「言男子力于田也」(說文)の義であるから、甸男には「治田」の意があり、又、「衛邦伯」の衛は例へば「[illegible]令多射衛」(甲1167)・「令郭以多射衛」(後下25.8)と用ゐられてゐて防衛の義があるから、衛邦には「邦を防衛する」の意があり、從つて「侯」は方國の治田を主とし、「伯」は方國の防衛を主とするものであつて、右の稱謂は侯伯の職責上よりの引伸に外ならない。要するに周初の召誥・酒誥に於いて殷の封爵としてゐるものは「侯・伯」に過ぎず、五等爵中の「公・男」は卜辭に於いては未だ爵名とされてゐない。卜辭にはなほ人名を冠して稱してゐる爵稱には「子・[illegible]」があり、侯・伯・子・[illegible]が殷の封爵である。

甲2395 [illegible]多田于多[illegible]……

甲2416 [illegible]多田于多[illegible]

大盂鼎 殷邊侯田(甸)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

第一節　侯

卜辭中の侯名を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陳夢家(卜辭綜述三二八頁)の摘出してゐるものと對記し、又これを時期別に整理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この侯名を陳夢家は私名と見做して「其理由是我們還未曾發現不同朝代的卜辭有同名"侯某"者的例子」としてゐるが、同一侯名が時期を異に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私名ではなくして氏族名である。

董作賓	蒙侯虎	敀侯喜	杞侯[illegible]	覺侯彈	勹侯[illegible]	周侯	丁侯	犬侯	朱侯	耆侯	先侯	㠱侯	中侯
胡厚宣	侯虎	攸侯喜	壴侯	[illegible]侯	侯晳	周侯	丁侯	犬侯	朱侯		先侯	㠱侯	靳侯
陳夢家	[illegible]侯虎	攸侯喜	杞侯[illegible]		侯晳			犬侯	朱侯	耆侯	先侯	㠱侯	
著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二期								[illegible]					
第三期													
第四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侯([illegible])

[illegible]を孫詒讓(舉例上二六)・王國維(戩釋廿七)は「[illegible]」、郭沫若(通纂別二)は「匡」、丁山(氏族考)は「蒙」、唐蘭(天釋)は「[illegible]」と釋してゐる。[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及び第四期に稱されて居り、第一期の[illegible]侯の名は[illegible]であるから單に「侯[illegible]」(菁[illegible])とも稱されてゐる。[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illegible]方征伐及び[illegible]周を進言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封地が周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第一期 續存993 [illegible]

第四期 金363 [illegible]

前6.49.6 [illegible](戩13.5)

前2.31.4 [illegible](卜691 通別2.8.5)

(二)、[illegible]侯(通別2.3.3)

[illegible]侯は第二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れによれば周に伐してゐるからその封地は周に近いと考へられ、郭沫若が「[illegible]侯當即它辭所習見之[illegible]侯」としてゐるのは、兩者の字形及び封地よりして妥當である。

通別2.3.3 [illegible]……[illegible]

(三)、𢀛侯(前3.29.6 明154 南明786)

𢀛侯は第五期にあつて名は[illegible]であるから、單に「侯[illegible]」(前4.18.1 明154)とも稱されてゐる。帝辛三十祀に𢀛侯[illegible]の進言に從つて東夷及び南夷を征伐して居り、その日譜・歷程及び𢀛侯の封地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

南明786 [illegible]

二四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侯光	侯専	侯告	侯叙	侯綌	侯㳄	侯南														
二九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敉侯	[illegible]侯	示侯	邇侯	伊侯	侯光	侯専	侯告	侯叙	侯綌	侯㳄	侯南	侯雀	侯[illegible]	侯昌								
二五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敉侯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侯光	侯専	侯告	侯叙	侯[illegible]	侯申	侯[illegible]	侯[illegible]	侯[illegible]	侯咊	上絲									
三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一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四)、[illegible]侯(林2.3.18 金597 摭2.132)

[illegible]侯は第一期及び第四期にあり、第四期の[illegible]侯の名は由である。次の如く地名に「[illegible]」があり、[illegible]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るが、その地望は未詳である。

(第一期) 金597 [illegible]

(第四期) 摭2.132 [illegible]

乙7746 [illegible](第一期)

前5.30.1 [illegible](第五期)

(五)、𢀛侯(後下37.5)

𢀛侯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れによればその名は[illegible]であつて、𢀛侯の[illegible](疾)の有無がトされて居り、𢀛地は商郊の[illegible]より一日行程に在る春秋時の杞國である。

後下37.5 [illegible]

(六)、[illegible]侯(前4.5.1 後下9.3 粹367 1273 七P119 甲344 南輔26 續存下963)

[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後下9.3 續存下963)及び第四期(粹367 甲344)にあり、これによれば殷將[illegible]が[illegible]侯に使を立てて居り、又王が[illegible]侯に從ふことを神に告げ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第四期には又[illegible]侯・[illegible]侯に作られてゐて(粹1273 七P119 鄴3439)、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前4.5.1)が「[illegible]」(鄴3439)に作られてゐる。第五期の地名に[illegible](前2.21 菁9.4 甲346)・[illegible](庫1369)があつて、この地は前記の如く河南に在り、この地名の字体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は相近く、この兩者は同一地であつて[illegible]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らう。

(第一期) 後下9.3 [illegible]

(第四期) 粹367 [illegible]

(七)、[illegible]侯(前6.51.6 續5.2.2)

[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にあつて[illegible]周を進言して居り、從つてその封地は同じく[illegible]周を進言してゐる前記の[illegible]侯と共に周に近く、胡厚宣が周の大郊へ(長安・咸陽の間に在り)をその故地としてゐるのは概ね妥當である。[illegible]侯は上揭例の如く又單に[illegible]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次例の第二期・第四期の[illegible]も亦[illegible]侯に外ならない。

(第一期) 續5.2.2 [illegible]

前6.51.6 [illegible]

文15.2 …[illegible]…(第二期)

粹934 [illegible](第四期)

林2.26.6 …[illegible]…(第二期)

通別2.12.2 [illegible](第四期)

(八)、[illegible]侯(鐵251.1 前5.39.5 佚465 乙4711 5394 8406 京2114 續存66)

[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二期・第四期に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を孫詒讓は「共」(舉例上四六)、柯昌濟は「舞」(補釋)、葉玉森は「垂」(集釋五・二)と釋してゐるが、乙5394版に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illegible]を[illegible](鄴1403)に作るものと一字であるから柯釋の舞が是である。上揭の續存66版に於いては多馬に命じて[illegible]侯の地に至り更に[illegible]川に從び[illegible]侯の地に行かしめてゐるから、[illegible]侯の封地は[illegible]侯の地と相近いことが解る。

(第一期) 續存66 [illegible]

(第二期) 前5.39.5 [illegible]

(第四期) 乙8406 [illegible]

(九)、[illegible]侯(前2.28.2 明620 掇續325 乙2000)

[illegible]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に稱されてゐて、[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るから(鐵雲)又[illegible]侯に作られて居り、乙2000版によれば[illegible]侯の名は[illegible]であるから、次の如く「侯[illegible]」とも稱されてゐる。これらの例に於いては、[illegible]侯の

（第一期）前2.28.2　王叶卜…貞三人伐田于孝侯…
乙2000　貞…于方孝侯…
京1667　貞…令孝侯…
前5.9.2　…卜…貞令…孝侯…
粹1314　…孝侯…
鉄133.4　…卜…孝…

地に田せしめ（前2.28.2）、孝侯をして敵を伐たしめ（同版上に「貞令孝侯…」とあり、孝は敵の假借にして伐の意）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り（乙2000）、而して乙2000版に於いては「方孝侯」と方字を孝侯の上に冠してゐて、方は方と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綜類）、これは「方の孝侯」の意であり、從って孝侯の封地は方方に近く、地名の孝（前2.4.3）はその采邑であらう。

(十)、朿侯（後下8.6）　朿侯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れを「貞王曰令…白𠂤…」（通別2.3.3）と較ぶれば、朿侯の封地は𠂤侯と共に周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第一期）後下8.6　…貞…令…二𢆶朿侯…

(十一)、中侯（戩46.11）　中侯は次の一版にあり、地名の中は第一期に「…于中…」（乙8165）、「…于中…」（前1.49.6）、第四期に「…中…」（粹135）とあつて、中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らう。

（第一期）戩46.11　中侯一　于中」（續1.52.3）

(十二)、𠧧侯（南明104、甲845）　𠧧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に稱されて居り、𠧧は地名として「中𠧧」（粹1352）、「田于𠧧」（文144）・「…田𠧧」（鉄191.2）・「…𠧧」（京1544）と第一期より殷に屬し、その地望は、「…」（鉄55.2）によれば𢀛方の侵略を蒙る懸念のある地であり、又「…于𠧧」（續3.28.3）に於いては周に命じて𠧧に往かしめてゐるから周と近く、而して第五期の地名に𦍌（前2.8.3）があつて、𠧧・𦍌の字形が相近く、又𦍌は前述の如く西邊の蒲縣より二日行程の北に在る地であるから、この兩地は同一地であつて、𠧧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る。

（第一期）南明104　…𠧧侯
（第四期）甲845　…貞…𠧧侯

(十三)、𠬝侯（乙2641、7496）　𠬝侯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次の如く第一期に稱されて居り、𠬝は例へば「…」（乙1192、南輔2.26、京2083）が「…」（誠291、乙2090）・「…」（乙1732）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𠬝・𠬝と通用の字であり、從って𠬝侯とも記されてゐる。地名に𠬝（金479）・𠬝（後上19.3、明142、福68）があつて前述の如く殷の西北に在り、𠬝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る。

（第一期）乙7496　貞…乎𠬝侯
乙2641　…卜…貞乎𠬝侯

(十四)、𢀛侯（乙4645）　𢀛侯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次の如く第一期に稱されて居り、例へば「…」（乙2974、6736）・「…」（京2177）の如く單に「𢀛」とも謂はれてゐる。𢀛字

（第一期）乙4645　貞乎…𢀛侯

は又「…」（林2.5.14）・「…」（前4.31.4）の如く𢀛字の代りに用ゐられて居り、說文「𢀛賊也从二戈」の𢀛である。

(十五)　侯𢦏（後下5.10）　侯𢦏は第一期の次の一例に稱されて居り、𢦏字の用例もこの一例のみである。この辭に於いては侯𢦏を…𢦏に從ふことを卜してゐるから、殷に隸屬してゐる者である。

（第一期）後下5.10　…田…侯𢦏

(十六)　侯𡧊（鉄264.2）　侯𡧊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この辭に於いては侯𡧊を率ゐることを卜してゐる。方國に「𡧊方」があり、これは侯𡧊の封地である。

（第一期）鉄264.2　…卜…貞令…侯𡧊

(十七)　侯𧯠（林2.7.3）　侯𧯠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次の第一期の版に稱されてゐる。𧯠は地名として「…𧯠」（前2.15.2）・「…𧯠」（後上24.1）・「…𧯠」（遺579）・「…𧯠」（林2.11.8）と用ゐられてゐて、孫詒讓は「卤」（擧例上十二）、羅振玉は「奠」（考釋中三）と釋してゐるが、金文の鄭義父簋の鄭字が「𧯠」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鄭」に假借されるものである。

（第一期）林2.7.3　貞…侯𧯠

(十八)　二𢆶（後下8.6、8.7、通別2.3.1）　二𢆶は第一期・第二期に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通別2.3.1版に於いては二侯として𠂤侯と並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侯名であつて、その封地は周に近いことが解る。

（第一期）後下8.6　…貞…令…二𢆶朿侯
（第二期）通別2.3.3　…卜…貞王曰令…白𠂤…令二𢆶…

(十九)　𢀛侯（前5.9.3、七P68、南坊3.90）　𢀛侯は次の如く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て、𢀛は地名として例へば「中𢀛」（南輔61.58）・「…」（乙5330）・「…」（乙5906）と用ゐられて居り、𢀛侯は𢀛の封侯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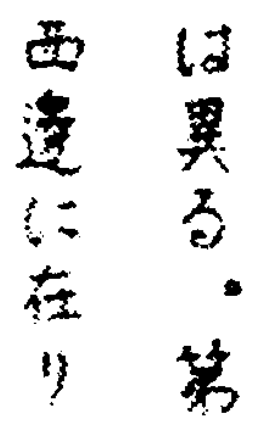
（第四期）前5.9.3　王…卜𢀛侯…

(廿)　𢦏侯（佚604、甲183）　𢦏侯は第四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𢀛に命じて𢦏侯を伐たしむるか」と、殷將𢀛をして伐たしむる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𢦏は𢦏即𢦏字にして伐と同義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し）、𢦏侯は殷に叛いた侯である。𢀛の采地よりせば西方の諸侯と考へられる。

（第四期）甲183　王…卜令𢀛伐𢦏侯
佚604　十…𢀛伐𢦏侯

(廿一)　丁侯（甲57）　丁侯は第四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董・陳二氏は之をあげず、胡氏は「示侯」としてゐるが、丁は示の丁・丁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は異る。第五期の地名の丁（前2.7.4）と同字であつて、地名丁は前述の如く𢀛より行く地であるから西邊に在り、丁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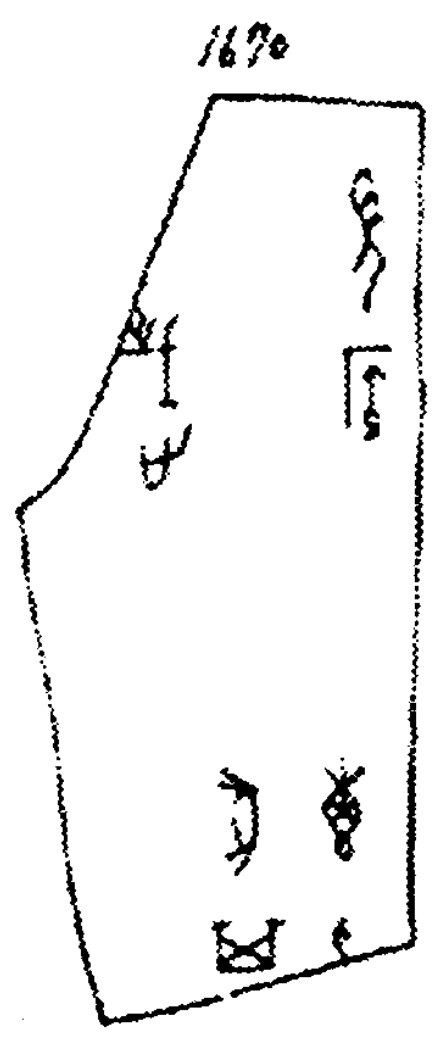
（第四期）甲57



(廿二)　𢀛侯（庫1670）　𢀛侯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次の如く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前述の如く地名に𢀛があつて、河東の蒲縣（𠂤）より北行十三日行程に在り、𢀛侯はこの地の封侯である。第一期に𢀛方が𢀛を侵略し、𢀛𢀛

が之を告げて居り（菁2）、𢀛が𢀛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地名の𢀛（鄴1.33.8）が𢀛（粹1039）に、𢀛（乙7795）が𢀛（金479）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り、後述の如く第一期に𢀛伯があつて𢀛𢀛はこの𢀛伯の名であり、第四期には𢀛侯とされたのである。

（第四期）庫1670



(廿三)　𢀛侯（南明233）　𢀛侯は董・胡・陳三氏が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四期の次の版にあり、後述の如く「𢀛白」（𢀛伯）の例によればこの𢀛侯は侯名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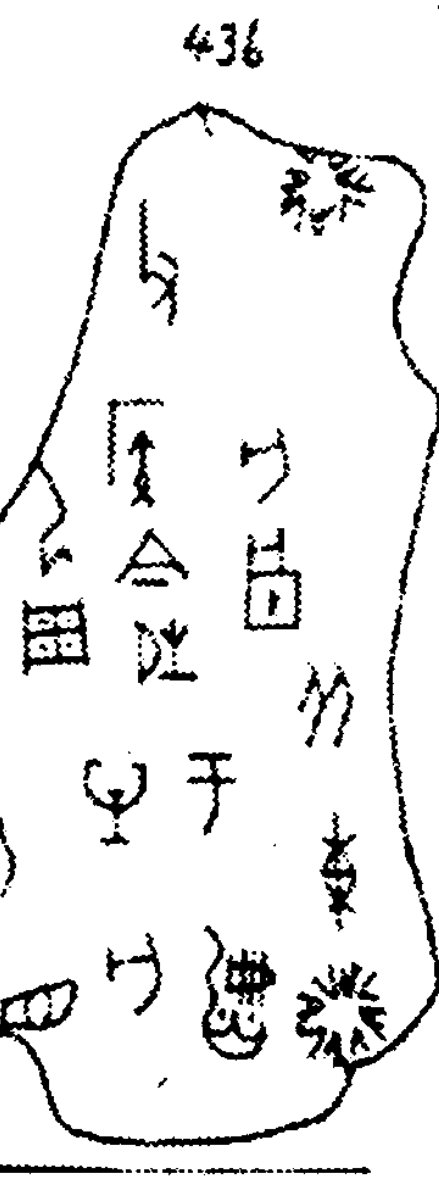
（第四期）南明233　…𢀛侯…日中…

(廿四)　田侯（甲436）　田侯は第四期の次の一版にあり、董作賓はこの版を次の如く讀んでゐる。

此版應分四段讀之、一爲上缺父缺衛、二即本条（命周侯今月亡𡆥）、三爲𢀛之于𢀛从東衛、四爲上缺目缺亡下缺、蓋錯綜書之、皆右行、（斷代研究例卜辭考釋二〇三頁）

周侯の地望及び殷・周の關係は前述周方の項の如くである。

（第四期）甲436



(廿五)　侯𢀛（前6.11.1、簠人72、甲3482）　侯𢀛は次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から、𢀛は人名ではなくして侯名であつて董作賓が「方侯𢀛」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甲3483版の方字は前記の「…方…」の方と等しく、「方方の侯𢀛」の義であるか、或は「侯𢀛に方（𢀛の假借）あるか」の意であるか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第一期）簠人72　王…卜…貞乎…侯𢀛一
前6.11.1　…卜……乎侯𢀛田
（第四期）甲3483　…卜方侯𢀛

(廿六)　侯𢀛（鉄218.4、粹149）　侯𢀛は次の如く第四期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れは第一期の「𢀛侯𢀛」が𢀛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は異る。從って「侯𢀛」と「侯𢀛」は同一人ではない。

（第四期）粹149　…九…侯𢀛…

(廿七)　侯𢀛（林2.31.6、庫1103）　侯𢀛は次の如く第四期に稱されて居り、又「侯𢀛」に作られてゐて、「…內卜…」（庫1103）の如く王が侯𢀛の進言に從ふべき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

（第四期）林2.31.6　…侯𢀛…

(廿八)　侯𢀛（甲3322）　侯𢀛は次の第四期の辭に於いては𢀛を率ゐるか否かがトされて居り、𢀛は𢀛方（𢀛方）であるから、侯𢀛は殷に叛いて𢀛方と提携せる者である。

（第四期）甲3322　…卜侯𢀛…

(廿九)　侯𢀛（前4.41.6、卜597）　侯𢀛は第四期の「內卜…」（前4.41.6）に稱されてゐる。

(卅)　侯𢀛（續5.5.6）　侯𢀛は第四期の「…侯𢀛…」（續5.5.6）に稱されてゐる。

(卅一)　侯𢀛（庫1009、1053、1128、1132、1781、卜37）　侯𢀛は第四期に「…卜…侯𢀛…」（庫1009）、「王…卜…侯𢀛…」（庫1132）と稱されてゐる。

(卅二)　𢀛侯（前2.2.6）　𢀛侯は第五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董作賓は「彝器中有亞父乙𣪘、亞形中有𢀛侯二字作𢀛（…）、又父乙𣪘亞形中有𢀛（…）即此國、聲但作己者、如傳世之己侯鐘（…）、己侯貉子𣪘（…）等器是、亦即春秋之紀侯」（五等爵在殷商）と春秋時の紀侯としてゐる。從へば紀侯は「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桓公六年）とあつて齊・魯間の諸侯であるから、殷の𢀛侯の封地も亦殷東と考へられる。

（第五期）前2.2.6　…𢀛侯…王…

(卅三)　𢀛侯（前4.37.5）　𢀛侯は第五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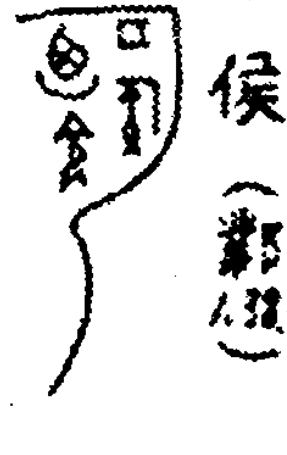
（第五期）前4.37.5　…王卜貞…𢀛侯…

(卅四)　𢀛侯（外93）　𢀛侯は第五期に「…卜…𢀛侯…」（外93）と稱されてゐる。

(卅五)　侯𢀛（前5.36.7）　侯𢀛は第五期に「…卜貞…王…侯𢀛…」（前5.36.7）と稱されてゐる。

○　丁侯（鄴1.38.3）　董・胡二氏が丁侯としてゐるものは次の如くであり、この「口」は「𢀛」の殘字とも考へられ、果して侯名であるか疑問があり、陳氏は之をあげてゐない。

鄴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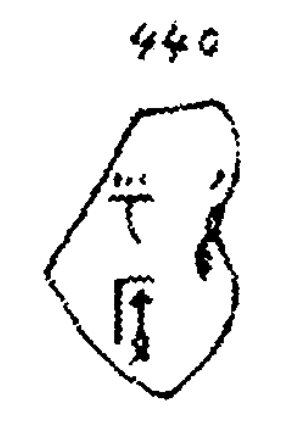
○　侯告　董・胡・陳三氏が「侯告」をあげてゐて、董氏は「…」（續5.31.5）、胡氏は「卜殻…」（遺632）、陳氏は右の續5.31.5・庫1637版の𢀛を侯名としてゐるが、「侯告」の例は習見であつて例へば上掲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は「侯告ぐ」の意であつて侯名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ない。

粹1187　…侯告…
乙5612　…侯告…
乙2871　貞…侯告…
乙7246　貞…侯告…
粹1325　貞…侯告…
庫1637　貞…侯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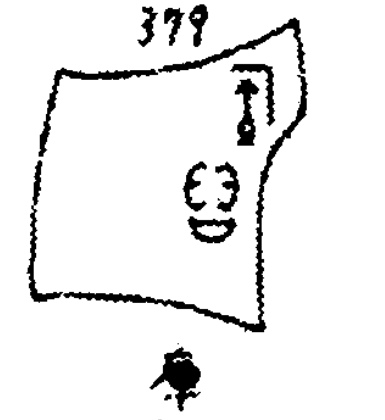
（續5.31.5、粹1187、1325、庫1637、遺632、甲186、乙972、1039、2871、2948、3860、5612、5802、6417…）

○　侯雀・侯𠂤・侯唐・侯𢀛・侯𢀛・古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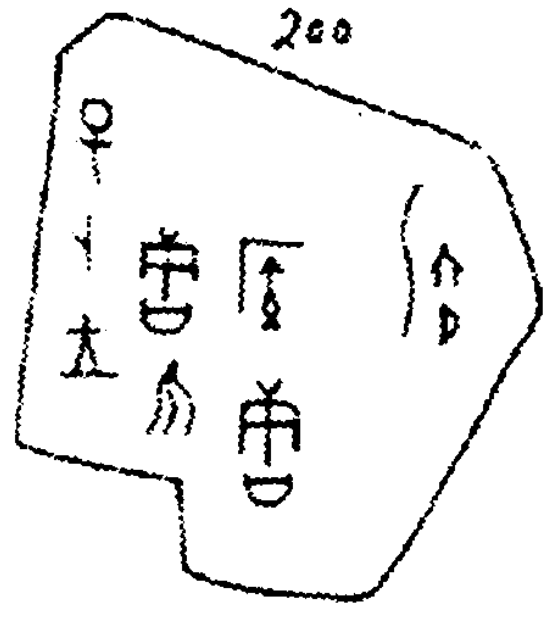
甲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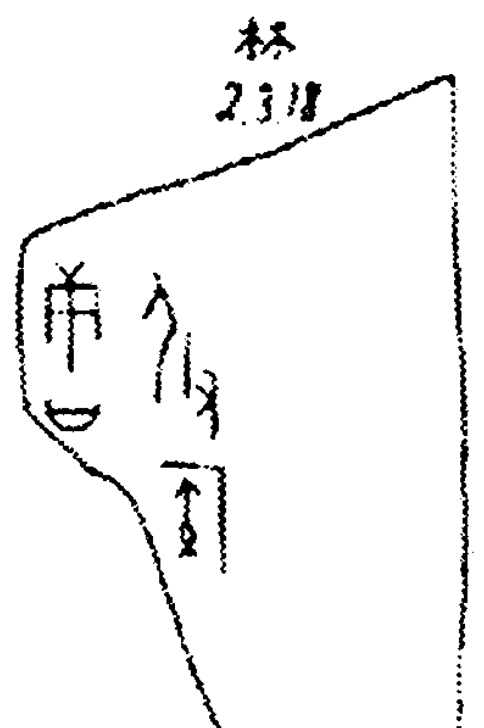
庫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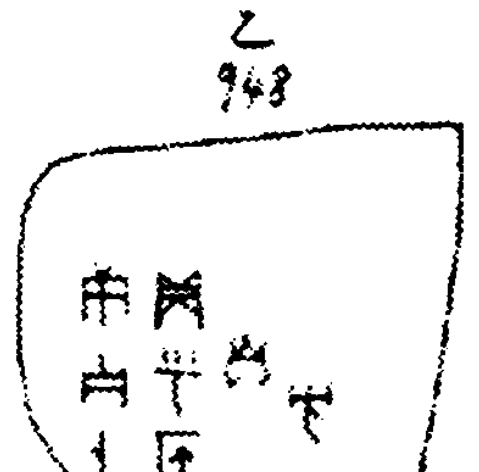
庫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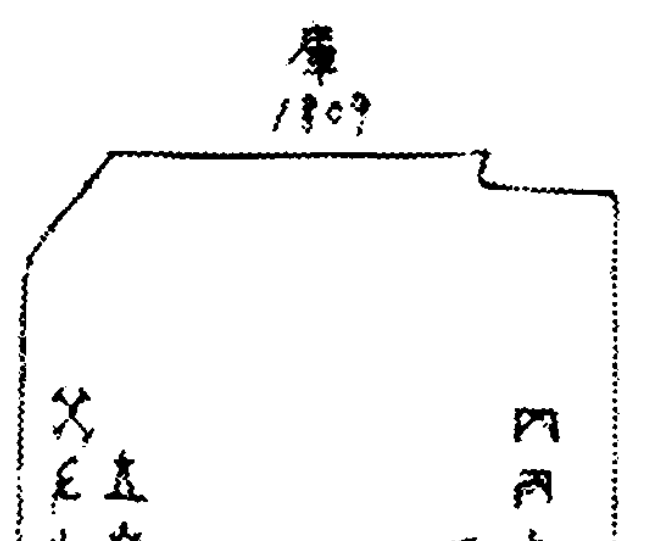
林2.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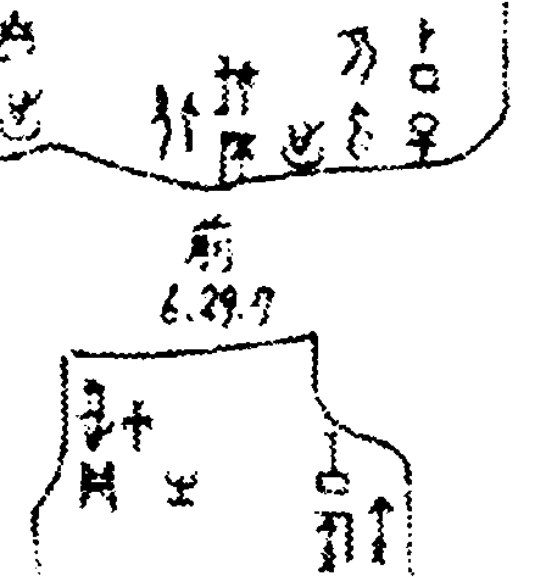
乙948



庫18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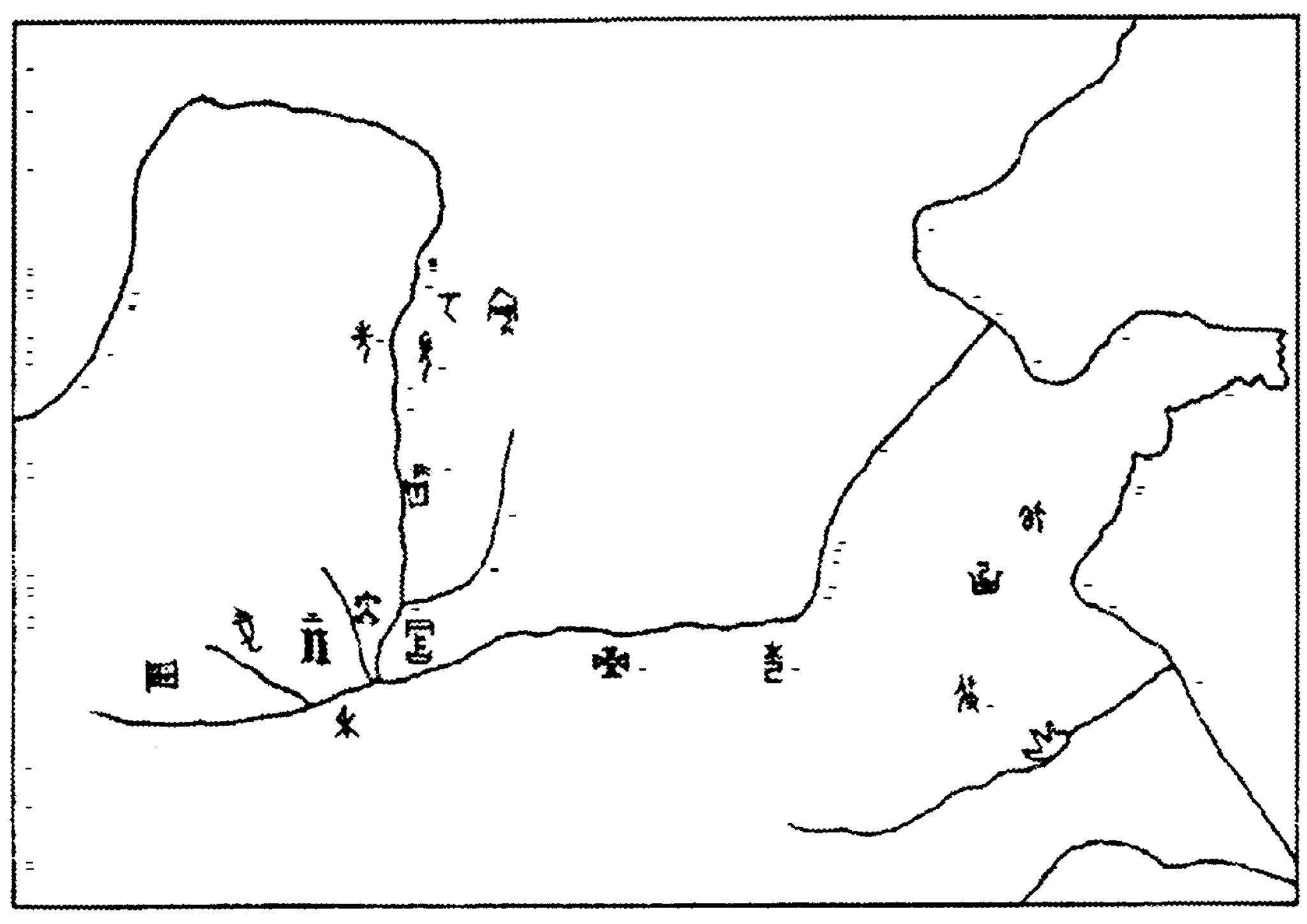


前6.29.7



[illegible]」庫31版によって「[illegible]」、庫20版によって「侯唐」を、陳氏は庫200版によって「侯唐」、乙948版によって「侯涉」、庫1809版によって「侯炎」を指摘して居り、又前6.29.7版には「古侯」があるが、これらが侯名であるか否か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之を要するに卜辭所見の侯名は三十五、之を時期別に見れば第一期十七（[illegible]）、第二期四、第三期一、第四期十八、第五期五である。このう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は二期乃至三期に亘つて稱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諸侯は地名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から、諸侯の封地は定置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illegible]侯・囲侯その位置を推定し得るものは略〻次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らの諸侯の大部分は殷命を奉じてゐるが、第四期に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が殷に叛いてゐるのである。



諸侯が一定の土地を管理してゐることは、次の如く或は王が藉田を[illegible]つて侯が

乙4055 [illegible]　前3.12 [illegible]　拾10.2 [illegible]

乙4658 [illegible]　粹883 [illegible]　續221.5 [illegible]

黍年を受くるか否かをトして居り（乙4055）或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の地の受年をトしてゐるに見て明がであり、又武力を有することは、次の如く攻伐する辭があり、例へば前4.45.1版に「[illegible]」と[illegible]侯[illegible]が[illegible]に事があることを報告してゐるのに對して、次の甲3510版には[illegible]侯に命じて[illegible]を征せしめてゐるのは最も明かである。諸侯の任務は征伐に從事する外に次の如く方國の動靜を殷に報告して居り、例へば卜辭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の語が習見であつて

甲3510 [illegible]　前5.9.3 [illegible]　京1339 [illegible]

掇2463 [illegible]　寧3.93 [illegible]　乙2600 [illegible]

乙5612 [illegible]（[illegible]に續3.31.5 遺632 庫1139 粹1187 1325 甲186 乙892 1039 2948 3860 5612 5802 6419 6966 7246 續存694 1462）

前4.46.6 [illegible]（[illegible]前7.31.4 續3.32 庫1109 遺592 前5.9.2 續5.31.5 遺632 粹149 362 通511 2.5.1 乙2871 2948 3860 5612 5802 6419 7246 [illegible]）

「[illegible]」は「[illegible]」（庫1639）・「[illegible]」（粹1310）・「[illegible]」（京1330）・「[illegible]」（前[illegible]）とも記されて居り、これは前述の「[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るから諸侯が簡冊によつて報告するものであり、又「[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るから諸侯の報告に從ふの義であつて（第二章[illegible]）、この兩者が次の如く一辭を成して居り、乙2871版は王が諸侯の報告に從つて[illegible]方を征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乙2948版は王が[illegible]に命じて諸侯の報告に從つて[illegible]方を伐たしめ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illegible]は諸侯の報告、[illegible]は諸侯の報告に從ふことである。諸侯の報告は次の如く殆ど方國の征伐に關することであるから、諸侯は方國の動靜を監視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同文例であつて、後者は[illegible]方の侵略について神祐の有無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前者は方國の侵略に當つてその方面の諸侯に神祐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これによつて諸侯は邊境に配置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續存694 [illegible]　乙2891 [illegible]

乙7246 [illegible]　乙2948 [illegible]

粹1187 [illegible]　前4.46.6 [illegible]

乙2871 [illegible]　庫1109 [illegible]

乙2948 [illegible]　通592 [illegible]

乙3860 [illegible]　前7.31.4 [illegible]

乙5112 [illegible]　前4.48.1 [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諸侯は封地・武力を所有し、征伐に從つてゐる外に方國を監視して殷に報告して居り、殷は之を邊境に配置して國家の藩屏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第二節　伯

[illegible]字は次の如く(1)邑名、(2)地名、(3)爵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

(1) [illegible]（續1.10.1）[illegible]（後上3.7）[illegible]（續2.20.9）[illegible]（續1.15.1）[illegible]（前2.29.2）[illegible]（前4.52.4）[illegible]（鐵263）[illegible]（林2.15.14）[illegible]（粹933）[illegible]（乙1654）[illegible]（佚427）[illegible]（粹956）[illegible]（下36.5）

(2) [illegible]（後上10.1）　[illegible]（南明535）　[illegible]（摭續122）

(3) [illegible]（寧1.491）　[illegible]（庫1.92）　[illegible]（甲2416）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未定
董作賓	易伯[illegible] 兒伯 羊伯	㱿伯	[illegible]方伯	宋伯歪 伯[illegible] 伯[illegible] 伯[illegible]	盂方伯 [illegible]伯 人方伯	
胡厚宣	易白 兒白 井白 歸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杏白 白[illegible]	㱿白 叶白		宋白 白[illegible] 白[illegible] 白[illegible] [illegible]白 白[illegible]	盂方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方白	
陳夢家	易白[illegible] 兒白 [illegible]絆白 井白 歸白 [illegible]白 白[illegible] 長白 而白[illegible]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㱿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方白[illegible] 可白 [illegible]白	宋白歪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盂方白[illegible] [illegible]白 人方白	羌方白
著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爵名としての[illegible]は「方[illegible]」（粹1316 甲1978 寧1.441 1.442 京4439 5281）、「多[illegible]」（粹1187 庫1662 甲2395 2416）、「[illegible]方[illegible]」（後上18.6 18.9 20.9 甲2416 3939）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方[illegible]」は禮記王制の「千里之外設方伯」の方伯であり、「多[illegible]」は右に於いては殷將[illegible]・[illegible]が之を率ゐ、又「多田」（多侯）と並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方[illegible]」は[illegible]方・[illegible]地が前述の如く殷に屬する地であつてこの地方の君長である。

董作賓・胡厚宣・陳夢家及び著者の檢出せる伯名を對記し、且つ之を時期別に配列せば上揭の如くであつて、第一期十七、第二期三、第三期五、第四期十一、第五期三、未定一、計四〇であり、次にこれらの諸伯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一)　[illegible]伯[illegible]（前4.34 4.10.2 5.11.6 明2327 庫1637 遺571 南明2.48 乙2871 7246）

[illegible]伯は次の如く第一期に稱されてゐてその名は[illegible]であり、これらの語法は下記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の場合と同文例であつて、この[illegible]は[illegible]伯の報告に從ふの意であり、又[illegible]・[illegible]は[illegible]の假借である。

南明2.48 [illegible]　乙1710 [illegible]　乙892 [illegible]

前4.34.1 [illegible]（遺571 乙2871）　乙1933 [illegible]　續5.31.5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前4.10.2 4.11.6 明2327）　乙1710 [illegible]　庫1639 [illegible]

[illegible]は次の如く地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又[illegible]方[illegible]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鬼方に在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つて、[illegible]伯はこの地の封伯であり、右の如く西邊の情勢を殷に報告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遺759 [illegible]　乙6184 [illegible]

佚509 [illegible]　甲3343 [illegible]

(二)　[illegible]伯（後下5.11 前7.40.2）

[illegible]伯は第一期の次の二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れらの辭の[illegible]は第一期の他辭に「[illegible]」（後下33.2）と[illegible]方の患を報告してゐる[illegible]の地は前述の如く臨淄附近に在つて、この辭は[illegible]が[illegible]伯について報告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から[illegible]伯の地も亦東方に在り、而して「[illegible]」は「有[illegible]…來[illegible]」の義であり、敵國の侵略について謂ふものであつて、この辭の[illegible]は[illegible]伯について謂つてゐるから[illegible]伯は殷に叛いた伯である。第一期に「[illegible]…」（前7.16.2）とある「[illegible]」は「[illegible]」或は「[illegible]人」であり、この地は第四期には「[illegible]」（摭續182）・「[illegible]」（京1341）と殷命を奉じ、「[illegible]」の采地となつてゐる。

後下5.11 [illegible]

前7.40.2 [illegible]

(三)　[illegible]伯[illegible]（後下33.9 22.12）

[illegible]伯は第一期の次の二版にありその名は[illegible]である。[illegible]方は前記の如く第一期に殷は衆人をこの地に入れて[illegible]田せしめて居り、又[illegible]方が[illegible]方を率ゐて侵寇する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から、殷・[illegible]間の係爭の地であり、殷はこの地に[illegible]伯[illegible]を置いてゐるのである。

後下33.9 [illegible]

後下22.12 [illegible]

(四)　[illegible]伯（乙3387）

[illegible]伯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稱されてゐて、この辭は[illegible]伯に從ふべき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第二期の地名に[illegible]（文713 京3469）、第三期の地名に[illegible]（粹960 1017）があり、この兩者は同一地と考へられ、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地と[illegible]地との間に在るから殷東の地であつて王も滯在して居り（粹1017）、[illegible]伯はこの地の封伯と考へられる。胡・陳二氏は[illegible]を「井」としてゐるが、「井方」は前述の如く殷西の敵國であり、[illegible]伯を井方の伯としてゐる陳說（下編二八八頁）は妥當でない。

乙3387 [illegible]

(五)　[illegible]伯（粹1180）

[illegible]伯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の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伯を伐つ可否をトしてゐるから殷に叛いた伯である。その地望について郭沫若は「歸當即後之夔國、其故地在今湖北秭歸縣境。水經江水注、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即夔鄉矣、金文有歸[illegible]伯[illegible]、銘稱其先王輔翼文武、有勞于大命、足証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矣」と、歸國を湖北の秭歸縣境に在りとしてゐる。

粹1180 [illegible]

(六)　[illegible]伯（南師1.80）

[illegible]伯は第一期の次の一版に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は[illegible]（外141）・[illegible]（佚226）・[illegible]（前2.4.3）に作られてゐて、第二期

南明180 「貞乎內眔日」（外141同版）――には、「丙午卜行貞王賓…十三月在中雇」（京3282）の如くこの地に在つて父武丁の祭祀を行つて居り、又この地は前述の如く淮北の數より六日行程に在る殷東の地であり、眔伯はこの地の封伯である。

(七) 𦫊伯（乙3328）　𦫊伯は次の第一期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𢦏𦫊日の𢦏は例へば𢦏人・𢦏史が又𢦏人・𢦏史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𢦏と同義であつて派遣するの義であり、この辭は𦫊伯を派遣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

乙3328 ……𠂤卜殻貞五百乎𢦏𦫊日出史…𢦏
・貞乎𢦏𦫊日出史𢦏

(八) 𠭯伯（乙4536）　𠭯伯は次の第一期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の辭の𠥓は地名として「中𠥓」（甲3549）・「貞𠥓」（庫308）と用ゐられてゐて、乙7009版に於いては「貞𠥓」が「貞𠥓」・「𠥓」と同版上にあるから𠥓・𠭯は西土に在り、而して乙930版には「貞𠥓と來艱」と方國の來襲の有無がトされてゐるから邊境に在ることが解る。𠭯伯はこの𠥓地の封伯か或はその附近の伯であらう。

乙4536 貞乎𠭯日于𠥓――と用ゐられてゐて、

(九) 伯𠭥（天90）　伯𠭥は第一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第一期に習見の𢀛𠭥は𢀛は地名、𠭥は名であつて、單に「𠭥」と稱されてゐる例は習見であり、伯𠭥はこの𢀛𠭥に外ならず、胡厚宣が「知𢀛𠭥者且封爲白𠭥」（四封）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る。𢀛𠭥は例へば「…𢀛出𢦏…」（乙696）・「…𢀛𠭥」（前6.36.1）の如く「臣」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その封地は西北に在つて𢀛・𠭥の侵略を蒙り、之を殷に冊告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第四期に「𢀛可」の人名があつて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居り、或は王は𢀛可の報告に從つて𢀛方を伐つことをトし（寧1929）、或は𢀛可を率ゐて𢀛を伐つことをトしてゐる（粹1164）。𢀛方は前述の如く西方に在り、𢀛は右の誠320版によれば𢀛地の方面に在るから北方に在り、從つて𢀛可の采地は西北に在ることが解り、𢀛𠭥の地と同一地望である。又𢀛可は𢀛𠭥と同樣に方國の情勢を報告してゐるから兩者の任務も同一と考へられ、而してその名は共に𠭥に从ふ字を名としてゐるから同一氏族であつて、この伯𠭥の封地は世襲さ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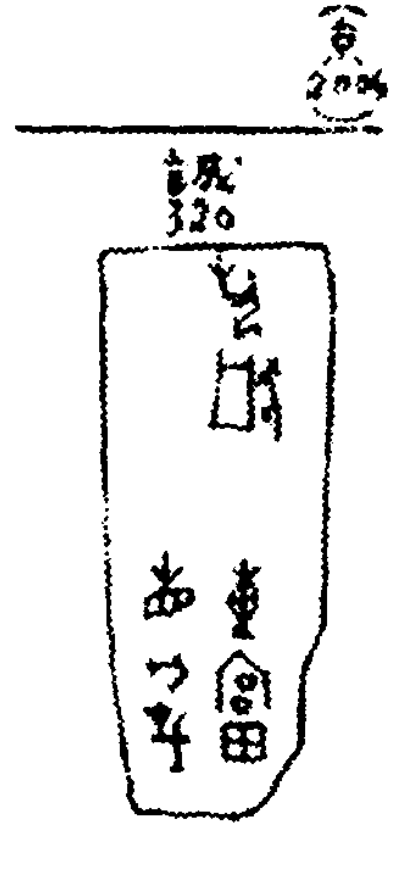
天90 貞日𠭥𢦏三月――𠭥

甲695 父子卜大𢀛可（戩33.13 45.12）――粹1164 己未卜貞𢀛可𢀛多子――後下38.6 貞…井…𢀛可（京2096）

鄴3399 重𢀛可𢀛出――寧1929 貞太…可𢀛𢀛多方――南2112 貞𢀛井𢀛可

掇1452 己未貞𢀛可十𢀛不――京4395 父𢀛貞太𢀛可𢀛…――後下38.1 𢀛𢀛𢀛𢀛可

誠320



(十) 𢀛伯（乙2151）　𢀛伯は第一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次の二辭に見るが如く𢀛は𢀛と一字であり、𢀛地は前述の如く雍縣北方十三日行程に在つて、𢀛伯はこの地の封伯である。前記の如く第一期にはこの地に「𢀛羽𢀛」・「𢀛羽𢀛」・「𢀛十𢀛」（錢黙）がゐるから、𢀛伯はこの𢀛氏を謂ふものであり、第四期には「𢀛侯」と稱されてゐる。

乙2151 卜𢀛貞乎𢀛𢀛日
掇2.138 ……（癸丑）𢀛𢀛日𢀛𢀛日𢀛
掇26 乙9568 𢀛下卜內貞乘于𢀛𢀛日𢀛

(十一) 𢀛伯𢀛（乙2948）　𢀛伯は第一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上下の辭が「伐𢀛方」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缺字も亦「𢀛」であり、王が𢀛伯の報告に從つて𢀛方征伐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𢀛伯は殷東の封伯である。𢀛は地名として「十𢀛」（天80）・「𢀛于𢀛」（董4.26）と用ゐられて居り、唐蘭は「西」と釋してゐる（天釋）。

乙2948 ・貞太𢀛𢀛日𢀛𢀛…𢀛
・貞太𢀛𢀛𢀛日𢀛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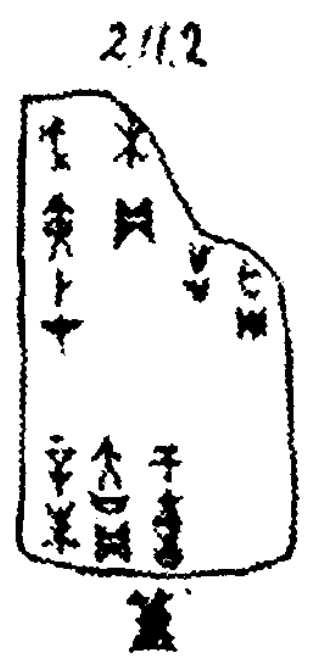
(十二) 𢀛伯（乙5253）　𢀛伯は第一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の辭に於いては殷に屬する𢀛（錢黙）が之を伐つ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𢀛伯は殷に致いた伯であり、前記の如く𢀛の地が西方に在るから𢀛伯の地も亦西方に在ると考へられる。𢀛字は前述（釋伯）の如く「竹」と通假の字であるから、その字音は「從」である。

乙5253 貞𢀛𢀛𢀛𢀛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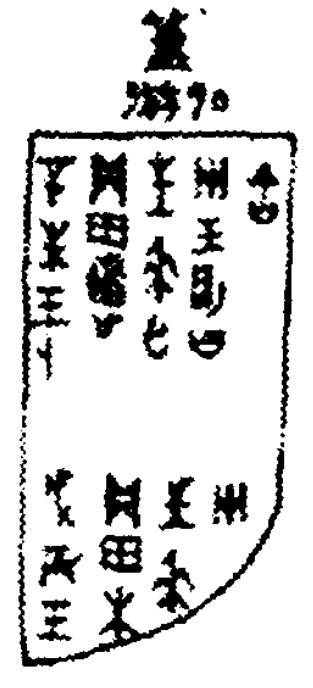
(十三) 伯𢀛（佚195）　董・胡・陳三氏は伯𢀛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一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𢀛は地名として第一期に「𢀛于𢀛三𢀛三𢀛」（南明150）、第二期に「中𢀛𢀛卜」（南明2161）、第五期に「𢀛王卜貞田𢀛」（董3890）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次の版に於いては𢀛より𢀛に行き（前2.11.2）、又𢀛より𢀛に行つてゐるから（董3890）、𢀛地は東南田獵地域の𢀛・𢀛間に在り、而してこの地方は第四期卜辭には「𢀛方」（甲600）と稱されてゐる。又右の「𢀛」は田獵用語として次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孫詒讓は「適」（下舉例）、羅振玉は「䢿」（考釋中八四）、葉玉森は「納」（集釋四二〇）と釋して居り、乙4858版に於いては「獲」字と對用されてゐる。從つて右の辭は𢀛伯の地に於ける田獵の收獲の有無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𢀛伯は殷に屬し東南田獵地の封伯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佚195 𢀛…貞𢀛𢀛十日𢀛𢀛――

前2.11.2



董3890



鐵132.3 貞𢀛井𢀛𢀛𢀛――

卜234 貞𢀛𢀛𢀛――

乙4858 井𢀛𢀛𢀛𢀛二――

(十四) 伯𢀛（前1.46.2 卜135）　董・胡・陳三氏は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一期の次の二版に稱されてゐる。前1.46.2版の他辭に「貞𢀛𢀛井𢀛𢀛𢀛」とあつて、𢀛は例へば「貞𢀛𢀛𢀛于𢀛」（乙1946）・「𢀛井…𢀛𢀛𢀛𢀛」（乙3428）

前1.46.2 貞𢀛𢀛𢀛日𢀛三𢀛――

卜683 貞𢀛𢀛𢀛日𢀛――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殷に屬する者であるから、𢀛が率ゐてゐる𢀛伯も亦殷命を奉ずるものであり、第一期に「…𢀛貞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前5.266 7.28.4 天62）の如く「𢀛𢀛」とあるものは伯𢀛の封地であらう。

(十五) 𢀛伯（第一期）後下24.9 𢀛𢀛卜𢀛貞𢀛日…
(十六) 𢀛伯（第一期）乙970 𢀛日
(十七) 𢀛伯（第一期）乙4299 𢀛日
(十八) 𢀛伯（第二期）前1.26.5 𢀛𢀛卜貞𢀛日…于𢀛𢀛
(十九) 𢀛伯（第二期）庫1551 貞𢀛𢀛日于𢀛（同版𢀛貞）
(廿) 𢀛伯（第二期）金413 𢀛𢀛卜𢀛𢀛𢀛日
(廿一) 𢀛伯（第三期）甲1998 貞王𢀛𢀛𢀛𢀛日𢀛于𢀛
(廿二) 𢀛伯（第三期）鄴3437 重𢀛日

(廿三) 𢀛伯（鄴3369）　𢀛伯は第三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前述の如く地名に𢀛があつて殷の西北に在り、又方國名に𢀛方があり、𢀛伯𢀛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る。

鄴3369 𢀛日𢀛𢀛𢀛𢀛𢀛――

(廿四) 𢀛伯（寧1380）　董・胡・陳三氏は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三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ゐる。この辭は𢀛伯𢀛を從ひて狩獵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つて、𢀛地は前述の如く殷東の𢀛・𢀛間に在る田獵地であり、𢀛伯𢀛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る。

寧1380 𢀛𢀛日𢀛𢀛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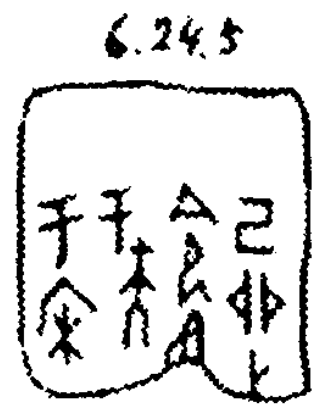
(廿五) 林伯（鄴3418）　董・胡・陳三氏は之をあげてゐないが、第三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ゐる。第五期に林方があり、林伯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らうか、姑く疑問を存す。

鄴3418 五𢀛𢀛𢀛于林日𢀛𢀛𢀛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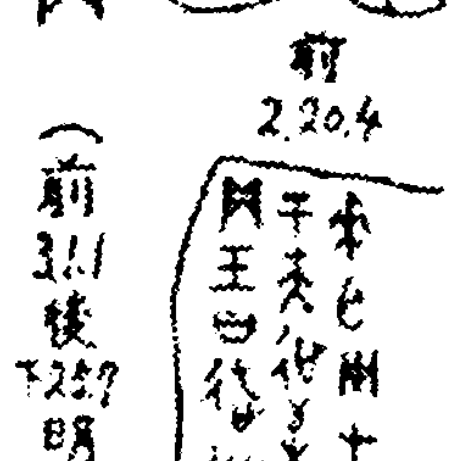
(廿六) 宋伯（佚106 粹1193）　宋伯は第四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宋は宋公鐘の宋、宋牛鼎の宋であつて宋字である。胡厚宣は宋の地望について「宋之地域蓋與今河南商邱縣微子所封之宋地合」（封建制度）と商邱縣としてゐるが、次の續1.24.5版に於いては𢀛地に行き更に宋地に行く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𢀛地と宋地とは相近く、而して前2.20.4版に於いては𢀛地に行き更に𢀛地に行く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𢀛・宋は𢀛の附近にあることが解り、宋伯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る。

佚106 己卯卜太貞𢀛𢀛宋日𢀛𢀛𢀛𢀛宋日𢀛𢀛𢀛三𢀛――

續6.24.5



前2.20.4



(廿七) 伯𢀛（前3.1.1 後下25.7 明1591 佚91 續3341 京2123 2124 外350）　伯𢀛は次の如く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第一期に𢀛の稱謂があり（續1.29.1 庫504 乙3522）、例へば「𢀛𢀛卜貞𢀛𢀛𢀛」（庫504）・「貞𢀛𢀛𢀛𢀛出𢀛」（乙3522）・「十𢀛卜𢀛貞𢀛𢀛𢀛𢀛」（續1.29.1）の如くであつて、或はその來朝をトし、その亡の有無をトしてゐるから殷に屬する

佚91 中𢀛卜太貞日𢀛𢀛𢀛𢀛𢀛

外350 𢀛𢀛卜𢀛𢀛𢀛𢀛

者であるが、第四期の伯𢀛・𢀛は次の如く、「𢀛𢀛」（作患）・「𢀛𢀛」（敦伐）と殷を攻擊し來るか否かがトされ、殷も亦之を伐つことの可否をトしてゐるから、この期には殷に叛いてゐることが解る。而して𢀛の攻擊する懸念のある地は右の如く𢀛地と𢀛地（前2.32.7 粹）であつて、𢀛は前記の𢀛侯の封地であるから伯𢀛の地は𢀛よりも更に西邊に在ることが解る。斯くの如く伯𢀛は第四期に殷に叛いてゐる西邊の伯である。

續3341 日𢀛𢀛𢀛――前6292 𢀛𢀛𢀛𢀛――南無178 𢀛日卜𢀛𢀛𢀛𢀛𢀛𢀛
後下38.4 𢀛𢀛卜𢀛𢀛𢀛…𢀛𢀛――董無102 口𢀛卜𢀛𢀛𢀛𢀛𢀛𢀛――京1325 工𢀛卜𢀛𢀛𢀛𢀛𢀛

(廿八) 伯𢀛（佚966）　伯𢀛は第四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この辭は伯𢀛の地に於ける𢀛（稻田𢀛𢀛𢀛）に往く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伯𢀛は殷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𢀛字は殷東の「𢀛方」の𢀛と相近く、伯𢀛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らう。

佚966 𢀛卜太日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

(廿九) 𢀛伯（庫1108 佚627 京3078）　𢀛伯は第四期の次の三版に稱されてゐる。前記の如くこの期には「𢀛侯」の稱謂があり、この兩者の關係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庫1108 工𢀛卜𢀛𢀛𢀛𢀛日――佚627 …太…𢀛𢀛日――京3078 𢀛𢀛𢀛𢀛日――

(卅) 𢀛伯（乙409）　𢀛伯は第四期の次の版に稱されて居り、𢀛は地名として「貞𢀛于𢀛」（董901）・「貞于𢀛𢀛」（乙3935）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𢀛伯はこの地の伯である。

乙409 𢀛日――

(卅一) 伯𢀛（後下20.17 乙9085）　伯𢀛は第四期の次の二版に稱されて居り、乙9085版には「𢀛日𢀛」とあるから日𢀛は次述の「𢀛日𢀛」の名である。

乙9085 己…卜𢀛𢀛𢀛日𢀛――後下20.17 太𢀛𢀛日𢀛𢀛――

(卅二) 伯𢀛（第四期）前6.17.6 日𢀛　乙8307 𢀛下卜𢀛𢀛日𢀛（乙8307）
(卅三) 𢀛伯（第四期）粹1579 口𢀛貞乎𢀛日
(卅四) 伯𢀛（第四期）南明447 重日𢀛（全205同例）
(卅五) 𢀛伯（第四期）續1.33 𢀛卜太貞𢀛口𢀛…𢀛日于𢀛口（明461）
(卅六) 𢀛伯（第四期）南明492 𢀛西貞太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
(卅七) 𢀛方伯（第五期）殷虚書契後編上 𢀛才日…𢀛𢀛…

(卅八) 𢀛伯（前2.1.5）　𢀛伯は第五期の次の版にあり、この辭は𢀛地に在つて𢀛伯の報告に從つて𢀛方を伐つ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𢀛伯は殷に屬する西邊の伯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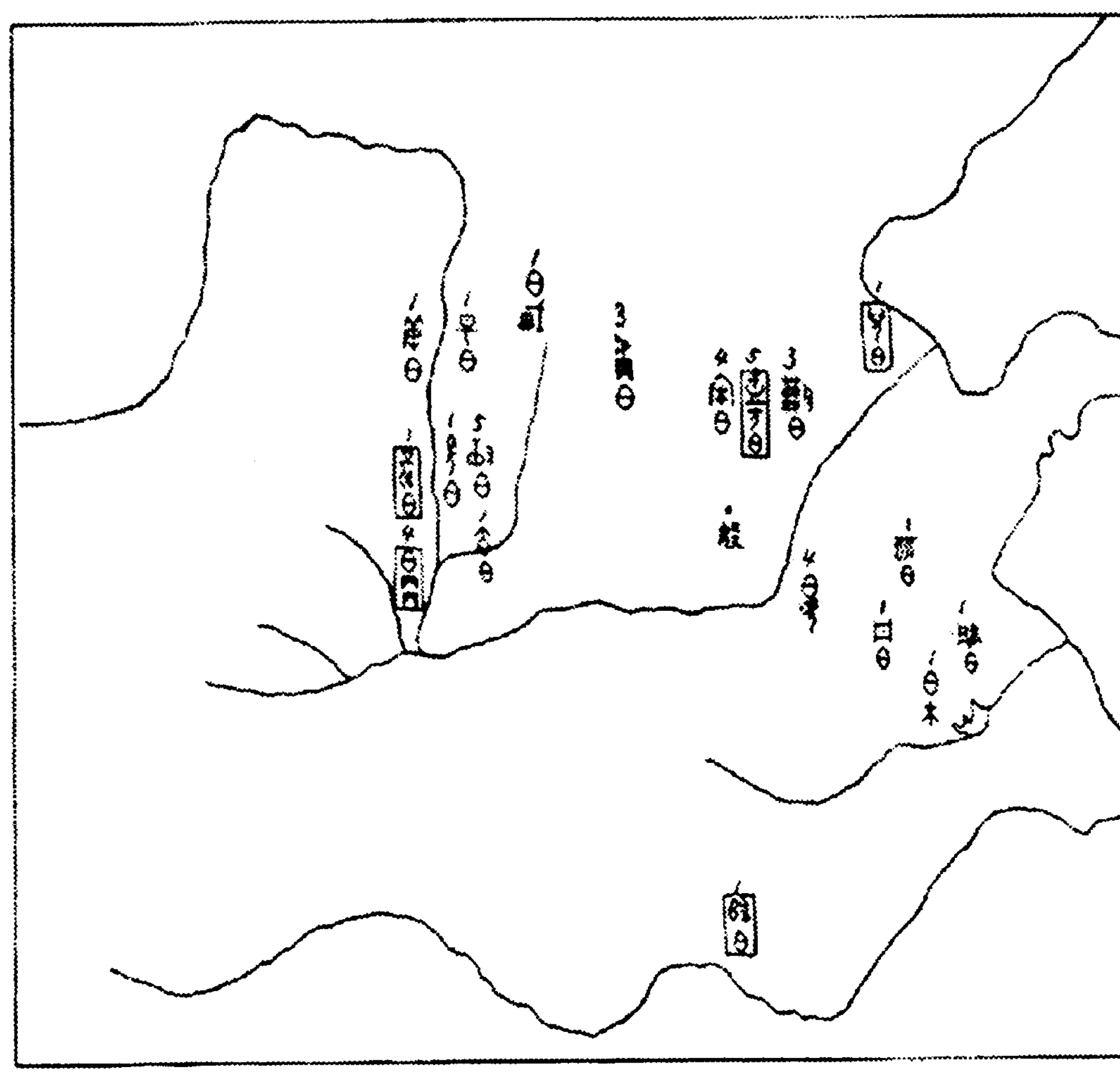
前2.1.5 己𢀛卜中𢀛貞王…𢀛𢀛𢀛𢀛日𢀛𢀛𢀛不𢀛𢀛十一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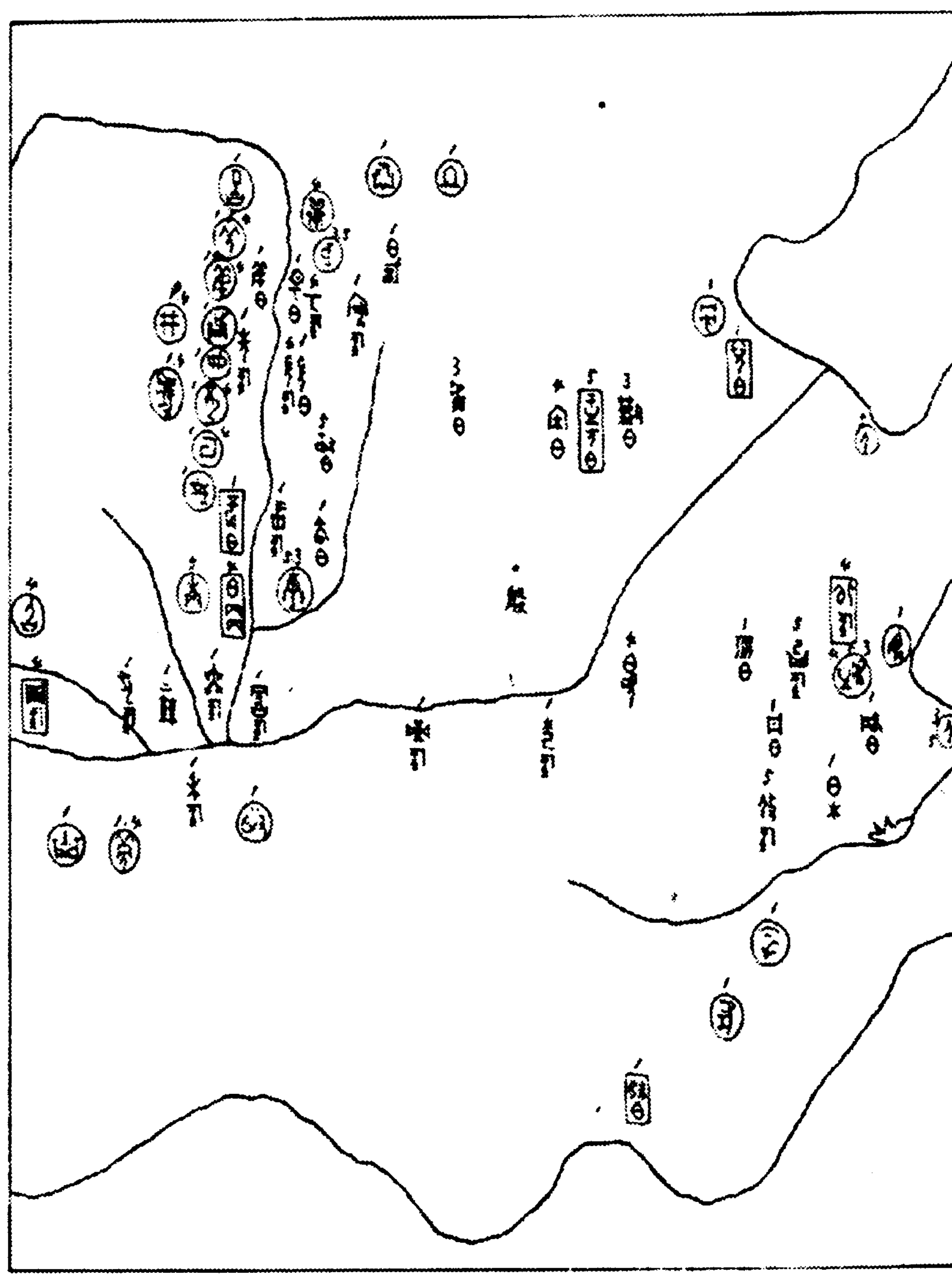
(卅九) 𢀛方伯（後上18.6 18.7 20.9 甲2416 3939）　𢀛方伯は第五期に殷に致いた𢀛方の伯であることは前述𢀛方の如くである。

○ 羌方伯　陳夢家は「…𢀛卜…羌二才日𢀛𢀛于…𢀛𢀛」（京4034）を「羌方伯」となし、又「𢀛才日𢀛𢀛于」（粹1316）を羌方伯

の殘字としてゐるが（卜辭通纂）、いづれも確證となすことは出來ない。

之を要するに卜辭所見の伯名は卅九、第一期十七、第二期三、第三期五、第四期十一、第五期三であつて、諸侯の總數卅五と略〻相近く、その地望を推測し得る十九伯の位置は左圖(一)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に更に前記の諸侯及び侵寇せる方國を合載せば(二)の如くなり、これによつて方國と侯伯との關係を想見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諸伯が土地を領有してゐることは例へば早・[illegible]・目・沓・[illegible]・[illegible]・木・[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諸伯が地名を以

つて稱されてゐて、「[illegible]」（乙[illegible]）・「[illegible]」（佚[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の如く[illegible]伯・早伯・伯[illegible]の地の受年がトされて居り、或は「[illegible]」（佚966）の如く伯[illegible]の地に於ける藉田に往く可否をトし、「[illegible]」（前[illegible]）の如く伯木の地に於ける狩獵の收獲の有無をトしてゐることに見て明かであり、又諸伯が兵力を有することは例へば「[illegible]」（書道3.2）・「[illegible]」（前[illegible]）の如く伯[illegible]が[illegible]方を攻撃し、「[illegible]」（續3351）・「[illegible]」（董[illegible]）の如く伯[illegible]が攻撃し來るか否かをトし、「[illegible]」（[illegible]1602）の如く殷將[illegible]及び[illegible]が多伯を率ゐる可否をトしてゐることが最も明かであり、更に諸伯が方國の情勢を報告してゐること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續3102）・「[illegible]」（乙2948）の如くであつて、殷は諸伯を邊境に配して國家の藩屏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然るに第一期には東邊の[illegible]伯、南邊の[illegible]伯、西邊の[illegible]伯、第四期には西邊の伯[illegible]、第五期には殷北の[illegible]方伯が叙いてゐる。

斯くの如く諸伯は諸侯と等しく戎狄に對する藩屏であり、從つて董作賓が「伯與侯均爲殷代封建之制、似已毫無疑義」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あつて、殷は次述の如く更に同姓を四方に配置して居り、周の封建は殷に倣ふ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第三節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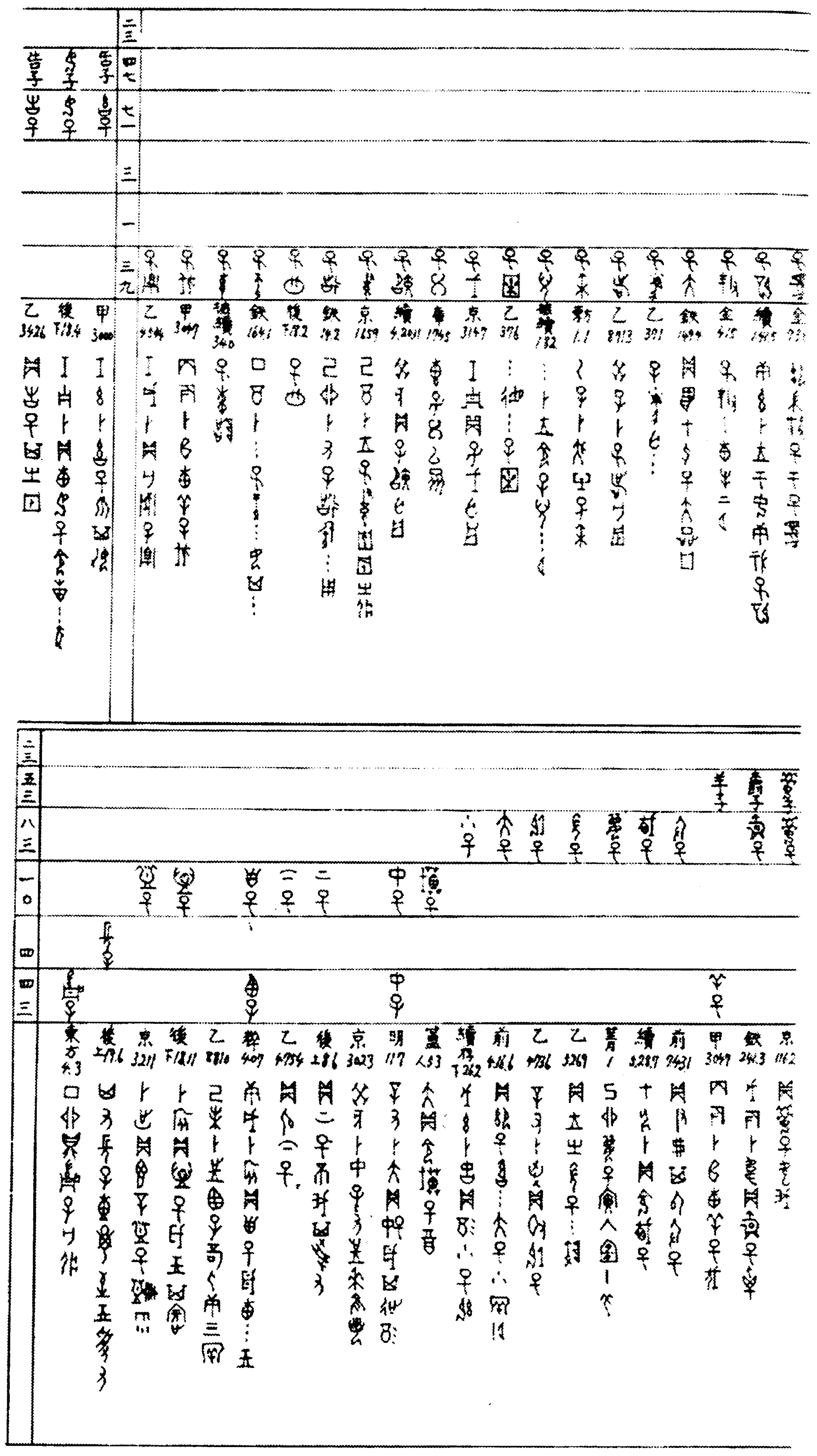
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子字であつて兒子の義であり、董作賓は卜辭の「早」の用法を「地名・婦子・王子・封爵」とし、而して封爵の子については「在卜辭中、子上有國名、下有人名、或省人名、但稱國名者、疑皆子爵表號、此與諸伯之稱謂畧同」として、[illegible]子實・畢子[illegible]・金子[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子・盟子・[illegible]子・告子・羊子・爵子の「子」を爵名としてゐる（五等爵在殷商）。然しこれらの「子」上の字が國名である證明を行つてゐないから、この說には遽か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つて、胡厚宣は之に從はずに子畫・子宋・子奠の畫・宋・鄭が地名であり、又子[illegible]・子漁にも封地が考へられるとして、この五子を武丁の王子にして封爵されたものとなしてゐる（殷代封建制度考）。

胡厚宣がこの五子を武丁の王子となすのは董作賓の王子說に本づくのであつて、董氏は曩に「斷代研究例」に於いてこの說を提唱し、次いで「五等爵在殷商」に於いて武丁の王子を二十人として居り、胡氏は之に從つて次の如く五十三人となしてゐる（殷代封建制度考）。然し第一期の「子某」は二氏が指摘してゐる外になほ次の如く存し、又胡氏があげてゐる五十三人中には第一期以外の者も含まれてゐて、その盡くは武丁の王子でないばかりではなく、同一子某の稱謂が兩期に亘つ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から、これらを盡く武丁の子と見做すのは妥當でなく、この子某は次述の如く四方に封ぜられてゐる殷の同族であつて、後世の子爵の淵源をな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次にこの「子某」・「某子」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董作賓・胡厚宣及び著者の檢出せる子某・某子を對記し、且つその卜辭例を揭ぐ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董	胡	著者				卜辭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子弓	子弓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下30.4 [illegible] 遺393 [illegible]
子漁	子漁	[illegible]			[illegible]	佚524 [illegible] 粹1263 [illegible]
子央	子央	[illegible]			[illegible]	鐵196.1 [illegible] 京397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續1.28.9 [illegible] 前8.10.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汏	[illegible]			[illegible]	乙4951 [illegible] 前6.19.5 [illegible]
子畫	子畫	[illegible]			[illegible]	卜16 [illegible] 寧1.497 [illegible]
子效	子效	[illegible]			[illegible]	鐵231 [illegible] 甲78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7.14.2 [illegible] 粹410 [illegible]
	子宋	[illegible]			[illegible]	明1019 [illegible] 京2096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4107 [illegible]
						續5.12.5 [illegible]
子戈	子汏	[illegible]				鐵254.2 [illegible]
子衛	子衛	[illegible]				後下11.1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續1.30.4 [illegible]
子美	子美	[illegible]				前1.29.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菁5 [illegible]
子妦	子妦	[illegible]				鐵3.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續3.26.1 [illegible]
子吉	子[illegible]	[illegible]				菁4 [illegible]
子雝	子雝	[illegible]				前4.29.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下8.1 [illegible]
子效	子效	[illegible]				菁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鐵73.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掇2.155 [illegible]
	子不	[illegible]				前5.32.2 [illegible]
	子商	[illegible]				粹123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前1.26.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190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續3.12.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1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884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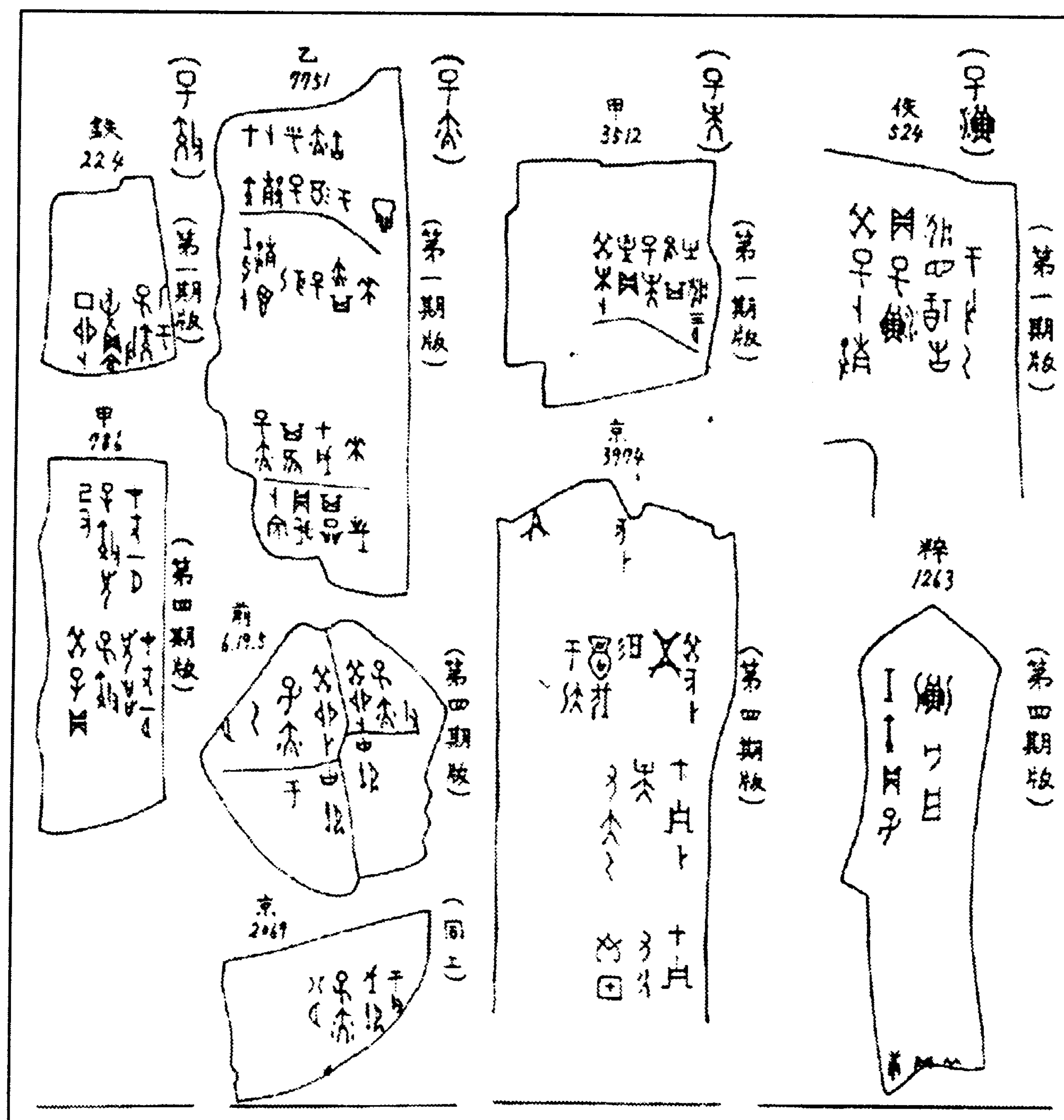
	子安	[illegible]				乙447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693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340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25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菁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佚12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25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金61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49 [illegible]
		[illegible]				卜288 [illegible]
		[illegible]				乙1920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083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下39.5 [illegible]
		[illegible]				寧2.43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090 [illegible]
		[illegible]				乙2494 [illegible]
		[illegible]				乙495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094 [illegible]
		[illegible]				乙1056 [illegible]
		[illegible]				乙543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2904 [illegible]
		[illegible]				鐵314 [illegible]
		[illegible]				庫151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8035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95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111 [illegible]
		[illegible]				南上66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033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086 [illegible]
		[illegible]				鐵242.3 [illegible]
		[illegible]				甲3510 [illegible]
		[illegible]				續存111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423 [illegible]
		[illegible]				林2.15 [illegible]
		[illegible]				明247 [illegible]
		[illegible]				乙6273 [illegible]
		[illegible]				卜628 [illegible]
		[illegible]				董969 [illegible]
		[illegible]				京2081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748 [illegible]
		[illegible]				續存133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庫328 [illegible]
			[illegible]			佚921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坊5.61 [illegible]
子僅	子僅				[illegible]	前6.4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拾9.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甲280 [illegible]
	子及				[illegible]	甲278 [illegible]
	子御				[illegible]	甲200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872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乙869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續5.29.9 [illegible]
	子取				[illegible]	前6.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胡氏の據れる版は不明、卜辭に子[illegible]なし）
					[illegible]	後下18.2 [illegible]
					[illegible]	乙9091 [illegible]



董氏はその二十三子某を「稱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爲王子」となし、このうち子儠・子䵼・子畫については第一期である確證がないとして「尚未能定是否武丁子」とし、その他の二十人を武丁の王子と定めてゐるが、胡厚宣は子某を更に檢出して右の如く五十三人となし、これを盡く武丁の王子となしてゐる。然し胡氏の揭げてゐる五十三人中には右の如く第二期・第四期の子某、及び董氏が子爵の稱號としてゐる某子を含んでゐるから、これを直に武丁の王子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ない。この五十三子某中より後期のもの、及び某子を除き、これに更に搜收せる第一期の子某を加へれば、第一期の子某は右の如く七十一とな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が武丁の王子であるか否かは更に考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子某は次の如き特色を持つてゐる。

(1) 子某の稱謂の或るものは兩期に亘つて稱されてゐる。子畫・子漁・子米・子異・子亦・子𢦏・子效・子宋・子韋・子䵼の稱謂は次の如く兩期に稱されて居り、



(子漁)（第一期版）佚524　（第四期版）粹1263

(子米)（第一期版）甲3512　（第四期版）京3974

(子亦)（第一期版）乙7731　（第四期版）前6.19.5　（同上）京2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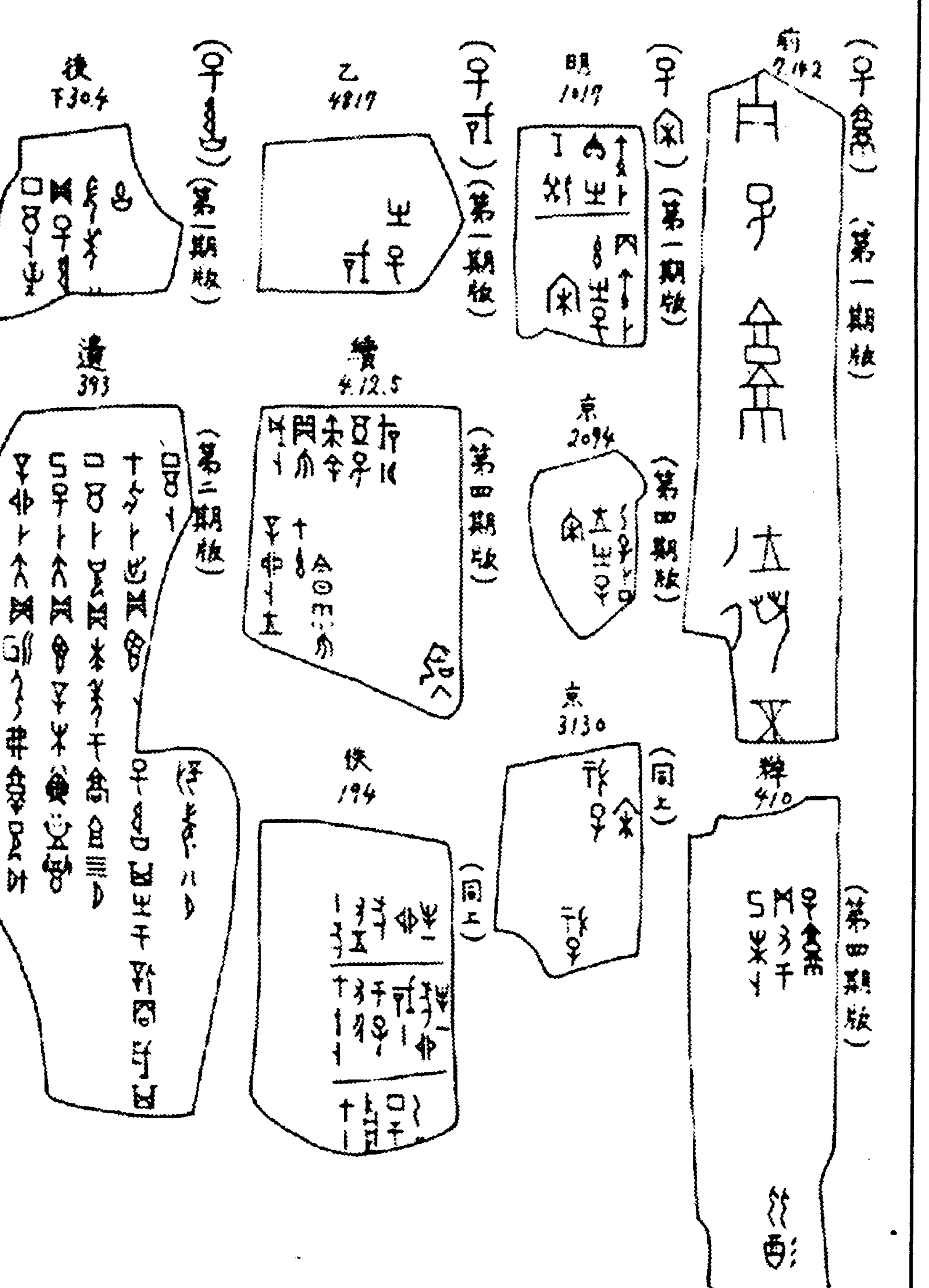
(子𢦏)（第一期版）鐵224　（第四期版）甲786

佚524版には貞人㱿の署名があつて第一期であるが、粹1263版の卜貞形式・字体は第四期である。この版には漁に作られてゐるが、例へば「漁」が「漁」（續1.39.2）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同例であつて漁・漁は一字である。

甲3512版には貞人爭の署名があつて第一期であるが、京3974版の卜貞形式・字体は第四期に屬す。米字には子米以外の用法がないから固有名詞であつて、京3974版の米は子米に外ならない。

乙7731版は貞人名よりして第一期であるが、前6.19.5版の貞人由は第四期文武丁時に屬し、京2069版の父戊の稱謂が第一期に存しないことは序論の如くであり、子亦は兩期に稱されてゐる。

鐵224版には貞人爭の署名があるから第一期であるが、甲786版の卜辭形式は第四期に屬し、子𢦏はこの兩期に稱さ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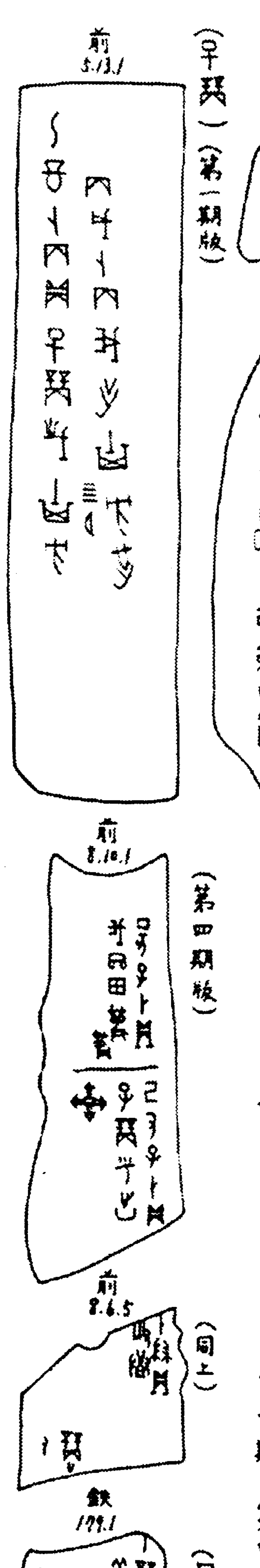


(子䵼)（第一期版）前7.14.2　（第四期版）粹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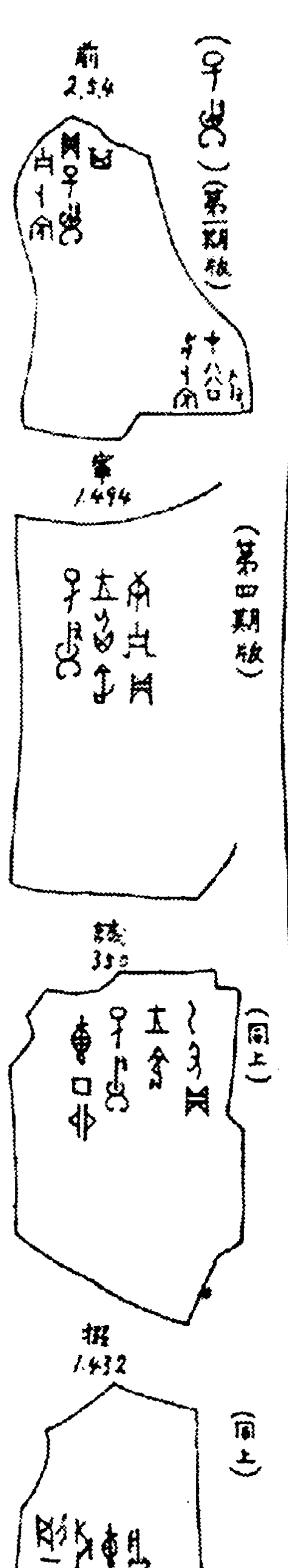
(子宋)（第一期版）明1017　（第四期版）京2094　（同上）京3130

(子效)（第一期版）乙4817　（第四期版）續4.12.5　（同上）佚194

(子韋)（第一期版）後下30.4　（第二期版）遺393



(子異)（第一期版）前5.13.1　（第四期版）前8.10.1　（同上）前8.6.5　（同上）鉄179.1



(子畫)（第一期版）前2.3.4　（第四期版）寧1.494　（同上）𢑚330　（同上）掇1.432

前7.14.2版の雄偉な書風は第一期、粹410版は卜貞形式・字体上第四期である。

明1017版は字体上第一期、京2094版は貞の代りに口字を用ゐてゐて、これは第四期文武丁時のみに見られるものである。

乙4817版は字体上第一期、續4.12.5・佚194兩版は卜貞形式・字体上第四期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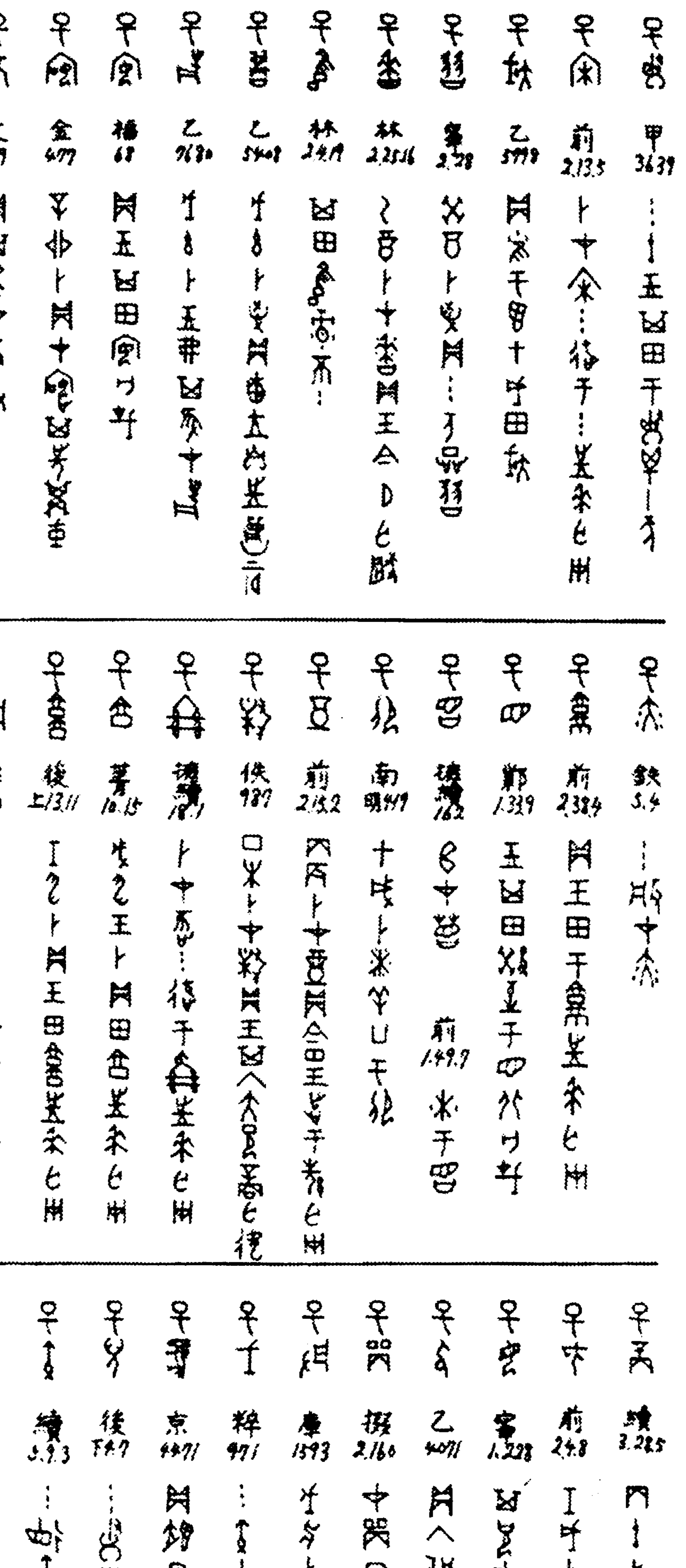
後下30.4版には貞人爭、遺393版には貞人出があつて、それぞれ第一期・第二期である。

前5.13.1版には貞人内、前8.10.1版には貞人子があつて、それぞれ第一期・第四期である。

前2.3.4版には貞人賓の署名があり、他の三版は卜貞形式・字体上第四期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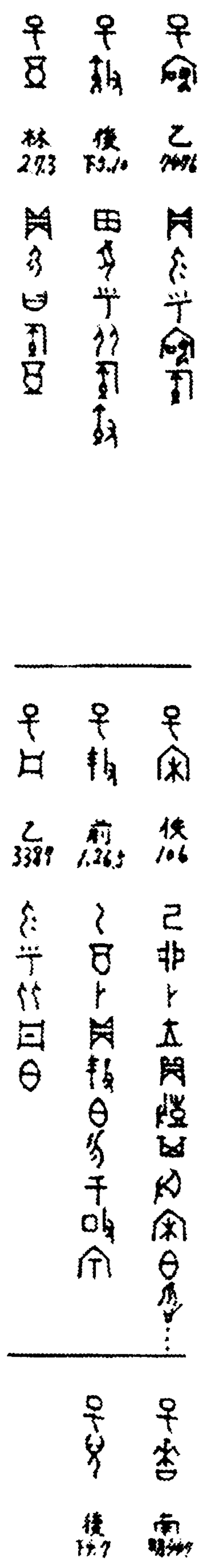
斯くの如く第一期に稱されてゐる子某が後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て、これは子某の稱謂の或るものは世襲され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居り、從つて第一期の子某中には前代以來のものが含まれてゐ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あつて、之を盡く武丁の王子と見做すのは獨斷に過ぎない。

(2) 子某の名に地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この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全子某の略1/3に及んでゐる（引用例は地名例である）。



右の子某は地名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の子某はそれぞれの土地と關係があ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3) 子某の或るものには侯伯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の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り



第一期に子宀・子豆・子𢦏・子冃・子宋・子杏があつて、第一期に宀侯・侯豆・侯𢦏・冃伯、第四期に宋伯・伯杏がある

か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が第一期に侯伯、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が第四期に伯を以つて遇され、又第一期に[illegible]伯、第二期に[illegible]伯があつて第四期に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があるか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第四期に伯を以つて稱さ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4) 子某が征伐に從事してゐる。この例は多くないが、子[illegible]が[illegible]方を攻撃することをトする例は次の外に粹1194 佚786 乙2108 5349 5582 7981版にあり、子某の或るものは征伐に從事してゐる。

子[illegible]　前5.13.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2.1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2.1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5323　[illegible]

(5) 子某の疾病をトしてゐる。この例は次の如く多く、これは子某が殷室の眷顧を受ける者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

子[illegible]　前5.44.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493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甲351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庫6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3.34.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74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4.32.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3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52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709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庫154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鐵31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6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872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27.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京165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407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6293　[illegible]

(6) 子某が祭祀に與つてゐる。この例は次の如く多く存し、祭祀の與り方を例へば子[illegible]について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り

子[illegible]　佚52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1.28.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6.19.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無13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1.30.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拾3.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卜28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12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1.23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5.9.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鐵256.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1.29.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280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11.1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340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京31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明19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1.41.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19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61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13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illegible]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41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文50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明　[illegible]

一　子[illegible]　拾9.6　[illegible]

或は子[illegible]の目疾を父小乙に裸告し、或は子[illegible]の患の禁禦を父小乙に匂り、或は子[illegible]を呼んで父小乙に祐祭し、或は子[illegible]

一　子[illegible]　外262　[illegible]

佚524　[illegible]（庫1680）

鐵124.2　[illegible]（前7.33　續2.29　佚970　鄴1.44.8　寧2.48　京2011）

拾2.5　[illegible]（續1.39.1　前1.25.2　5.44.4　鐵134.1）

鐵264.1　[illegible]（鐵231.1　續3.49.3）

續3.48.2　[illegible]

鐵167.3　[illegible]

が[illegible]（王亥）に磬告し、兄某・祖丁に祐祭してゐる。子某が祭祀に與つてゐる場合を見るにこの子[illegible]に於いてもその他の子某に於いても、その患害・疾病の禁禦を匂る[illegible]祀が最も多く、又例へば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の全卜辭數とその中の祭祀卜辭數の比率は略、二對一であつて（子[illegible]—全二四 祭一三、子[illegible]—全一五 祭一三、子[illegible]—全一二 祭七、子[illegible]—全一六 祭六）、これを侯伯將臣の場合に見れば祭祀卜辭數は諸侯には二（前4.7.6 5.39.5 全卜辭數二三）・諸伯には一（後下37.9 全卜辭數一六八）・[illegible]には十五（全卜辭數二五）・[illegible]には八（全卜辭數二三）・[illegible]には一（全卜辭數二六）・多[illegible]には三（全卜辭數一六三）・[illegible]には零（全卜辭數三〇九）であり、これによつて子某と侯伯將臣との間には殷室の祭祀に與る比重の異ることが解る。斯くの如く子某の場合は侯伯將臣に比して祭祀卜辭が多く、その中に於いて患害・疾病の禁禦を匂る[illegible]祀の多いことは、子某が殷室と特に親近の關係に在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右の如く子某の稱謂が兩期に亘つてゐることは、第一期の子某が盡く武丁の王子とは限らず前代以來のものが含まれてゐること、その稱謂に地名或は侯伯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は、その地に封ぜられ或は侯伯を以つて遇されてゐること、その征伐に從事してゐることは防衞の任に當つてゐる者のあること、その疾病の有無がトされ、その患害・疾病の禁禦が匂られてゐることは、殷室と親近の關係に在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就中、殷室の祭祀に與かつてゐる例の多いことは殷室の一族であることを思はせるものであり、次の例證と相俟つて子某は殷室と同氏姓の同族に外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る。

乙5322　[illegible]

佚122　[illegible]

乙5322版には、王自ら西に行くか、と「子[illegible]をして西に往かしむるか」・「子[illegible]をして往かしむるか」が對貞されてゐるから、子某は王の代理をなし得る者であり、佚122版には「子[illegible]其れ王を口に[illegible]す」と子[illegible]が王の患害の禁禦を口（舌）に匂つてゐるから、子某は王の近親者であり、而して

左傳の殷民六族中の蕭氏を（定公）殷本紀の索隱は系本を引用して殷と同姓となしてゐて、卜辭の子[illegible]を董釋に從つて子蕭とせば蕭氏はこの子[illegible]に當り、論語に「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八佾）中庸に「吾學殷禮有宋存焉」とあつて、殷の後とされてゐる宋は卜辭の子[illegible]に當り、又史記殷本紀には殷を「姓子氏」としてゐて、これは「子某」が子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と一致して居り、子某は殷と同氏姓の一族に外ならない。この子某が藩屛として封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は、例へば次の

卜16　[illegible]

寧1.496　[illegible]

後下37.2　[illegible]（庫1596）

菁5　[illegible]

菁6　[illegible]

卜16・寧1.496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illegible]を子[illegible]の地に途かしめてゐるから子[illegible]は殷都に在る者ではなく、而して後下37.2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が[illegible]方の來寇を告げてゐるから、第一期の子[illegible]はこの[illegible]であつて殷東に封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又菁5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地の[illegible]は[illegible]方が郊を侵して十人を俘としたことを告げて居り、而して菁6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地を侵して十五人を俘としたことを告げて居り、子[illegible]は北方の[illegible]地附近に封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更に粹1162版には「[illegible]」と「多方の子・[illegible]を率ゐるか」とあつて、子は[illegible]と併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乙7196 前1.36.1）「[illegible]」（掇1.343）の如く將帥[illegible]が之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から伯將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ここに「多方の子」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子が多方に封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要するに「子」は武丁の王子乃至は爵名ではなくして、殷と同氏姓の一族の稱であり、多方に封ぜられてゐる者であつて、後世の子爵の爵名の淵源をなすものである（「某子」を董氏は子爵、胡氏は武丁の王子としてゐるが、前揭表の如く諸種の用例があ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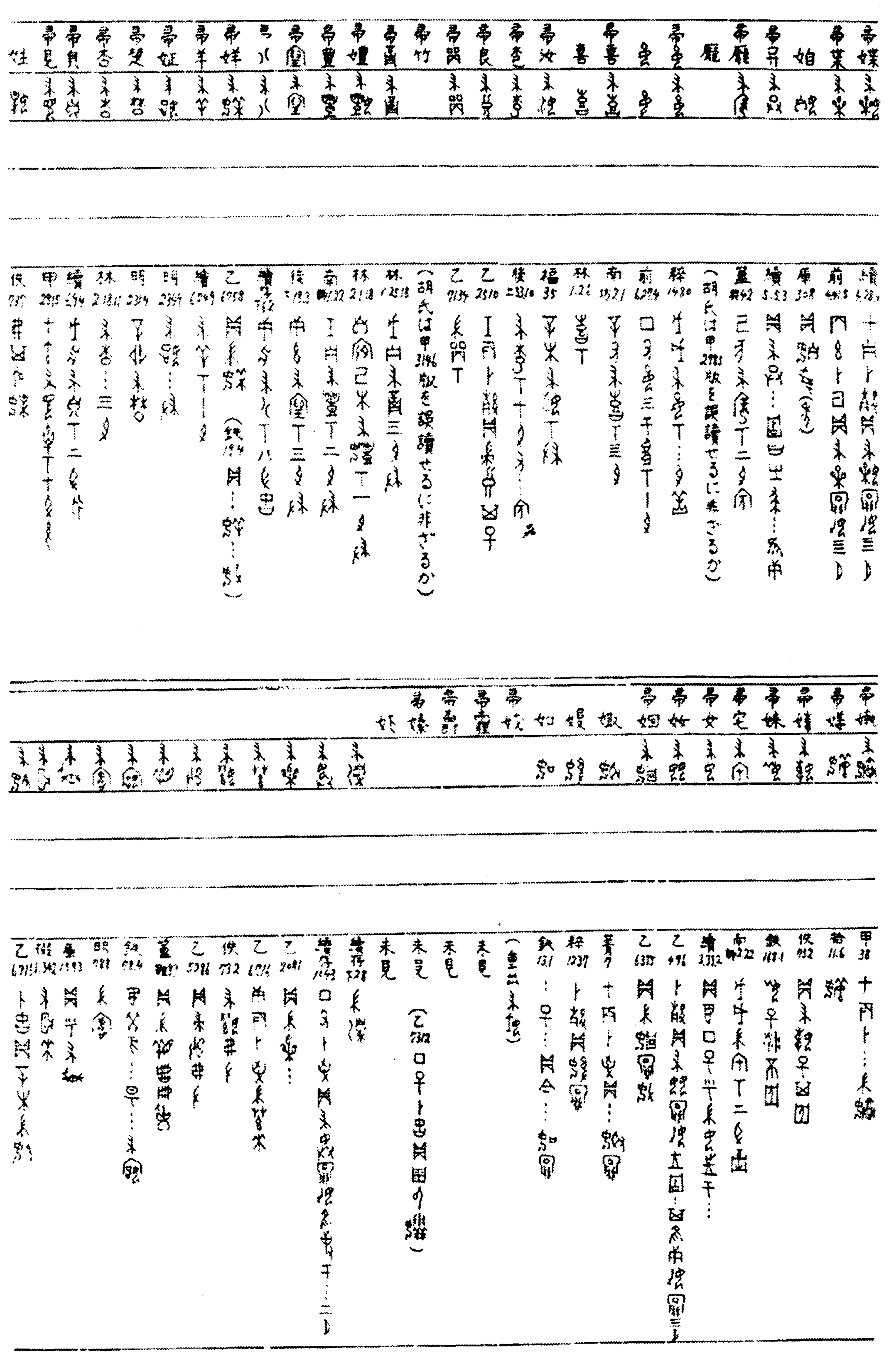
第四節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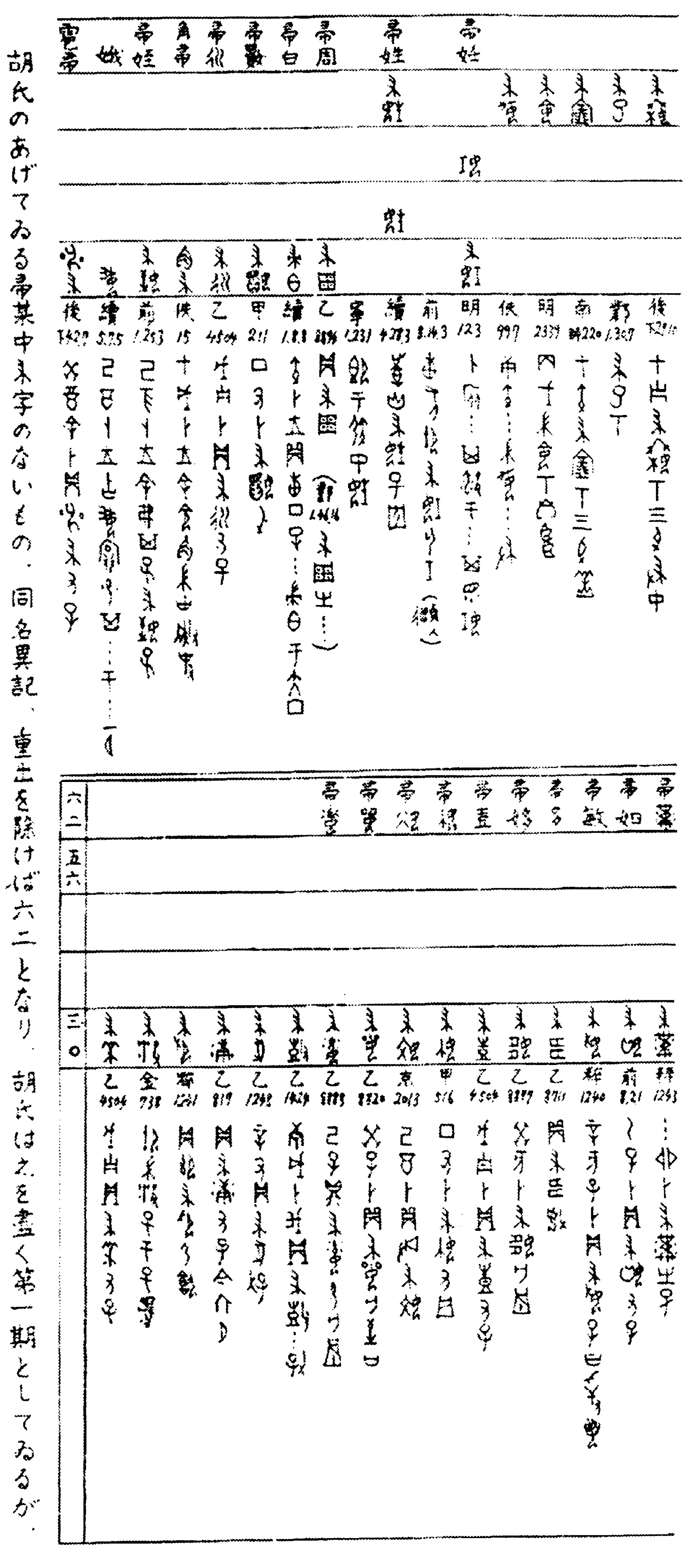
卜辭に[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き[illegible]某の稱謂は次述の如く八十あり、この[illegible]を羅振玉は「歸」、郭沫若は「婦」と解してゐる。羅振玉は[illegible]を「帚」として、「卜辭中帚字皆假爲歸」（考釋中四七）と歸字の假借としてより、余永梁は之に從つて右を「歸妹」と解し（[illegible]）、温丹銘は「歸嫁」と解して殷代の婚制を論述してゐる（中大文史月刊一之五 殷卜辭婚嫁考）。温氏は「[illegible]」（明294）の[illegible]字を聞宥の

「[illegible]」釋（殷虛文字孳乳研究）に從つて迎逆と解し、「言御歸好（[illegible]）、就易歸妹解、當爲嫁女、然若云嫁女、上下不應、云御于某、蓋嫁女於人、固曰婦、來歸於我、亦可言歸、此歸好當釋來歸女、好字從女子、故借爲女字」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說に從へば「[illegible]十」（戩8.12）・「貞[illegible]十」（林1.22.11）の如きは沃甲・妣甲に迎嫁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ことになり、この說は立說の根柢に於いて誤つてゐるから兩餘の選右迎右の說はすべて鑿空に過ぎないものである。これに對して郭沫若は[illegible]を「婦」と解して「案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當讀爲婦、婦某乃人名」（通釋三〇七）とし、又「故妣」と解して「御妣己帚鼠一牛一羊、一牛御帚鼠妣己（前1.25.7）帚乃婦省、婦與妣同祀、蓋殷王稱其故妃曰婦也」（通釋四五）となし、遂に[illegible]を武丁の婦として「帚好乃武丁之婦、每有從事征戰之事、此足徵殷代之女權」（通釋三二六）・「帚若帚妌亦武丁之婦、此與帚好二人最習見、亦每參預內治外攻、死則列在祭典」（通釋三二四）として居り、胡厚宣はこの說に從つて「蓋武丁之妃、以寵與不寵、或不全在宮中、其不獲寵者、則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征伐、往來出入於朝野之間、以供王之驅使、無異親信之使臣也」（殷代封建制度考四）とし、陳夢家もこの說を是として「以帚爲婦、以帚某爲生稱、都是十分正確的」（卜辭綜述四九二）となしてゐる。然しこの說も次の如く妥當ではなく、而して次述の如く[illegible]は「服」の假借であつて、四方に配置されてゐる王の親任の大官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胡厚宣（婚姻家族制度考）及び著者の檢出せる[illegible]某を對記し、且つその卜辭例を揭ぐ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胡氏	著者 第一期	著者 第二期	著者 第三期	著者 第四期	卜辭例
帚妌	[illegible]				後上31.10　[illegible]
妌帚	[illegible]				林1.34　[illegible]
帚井	[illegible]			[illegible]	鐵210.1　[illegible]
帚好	[illegible]			[illegible]	寧3.238　[illegible]
好	[illegible]				佚527　[illegible]
帚鼠	[illegible]			[illegible]	寧1.491　[illegible]
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寧1.517　[illegible]
					庫467　[illegible]
					前8.12.3　[illegible]
					林1.20.7　[illegible]
帚妹	[illegible]			[illegible]	乙105　[illegible]
帚[illegible]	[illegible]				鐵249.1　[illegible]
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3177　[illegible]
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743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3325　[illegible]
					續4.29.3　[illegible]
					書道8.3　[illegible]
					前4.16　[illegible]
					後下34.4　[illegible]
					粹1238　[illegible]
					乙4536　[illegible]





胡氏のあげてゐる帚某中未字のないもの、同名異記、重出を除けば六二となり、胡氏は之を盡く第一期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を時期別に分け更に遺漏を補足せば第一期五六、第四期三〇となり、兩期に重出するものを除いて通算せば八〇未某となるのである。第一期の五七未某が果して郭・陳・胡氏の謂ふが如く王婦であるか次に之を考察する（[illegible]）。郭氏の説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この説は次の卜辭を傍証としてゐて、郭氏は(1)を「帚好有子、卜生育也」、(2)を「此言帚好有子、將分娩、卜其凶吉也」、(3)の「㝠」を「冥」として「娩」の假借となし「此亦卜其分娩事」と解してゐる。然しこれらの解釋が果して妥當であるか、先づ之を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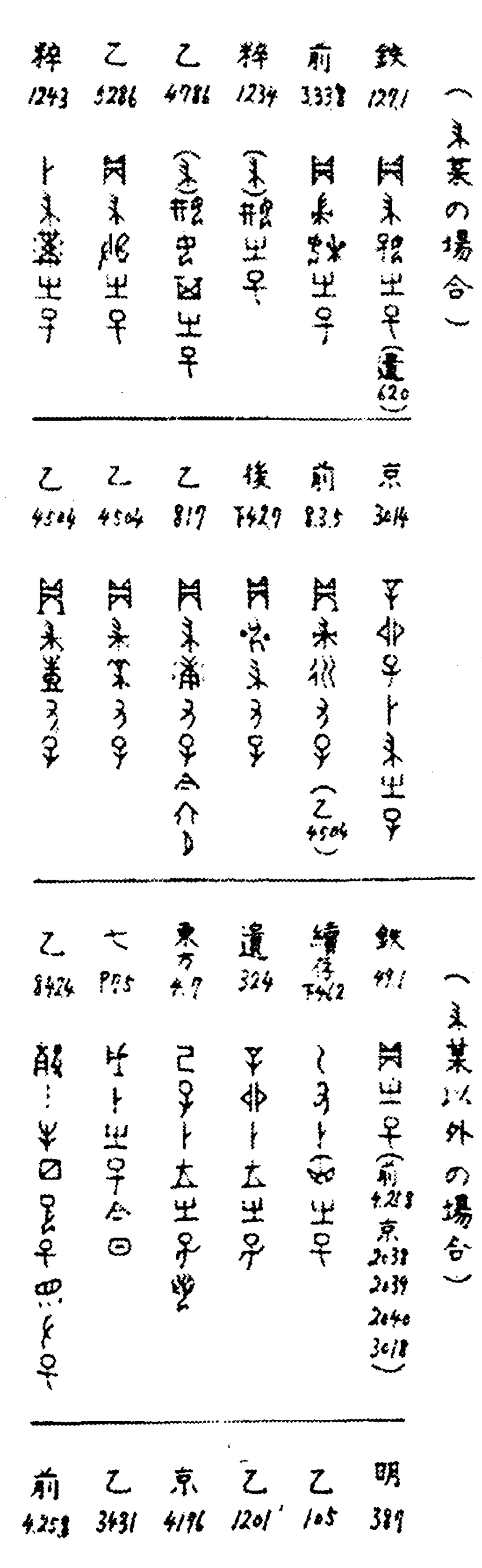
(1) 遺別2.3　辛丑卜㱿貞未𡚸出子、二月

(2) 粹1233　貞今五月…𡚸𡚸凶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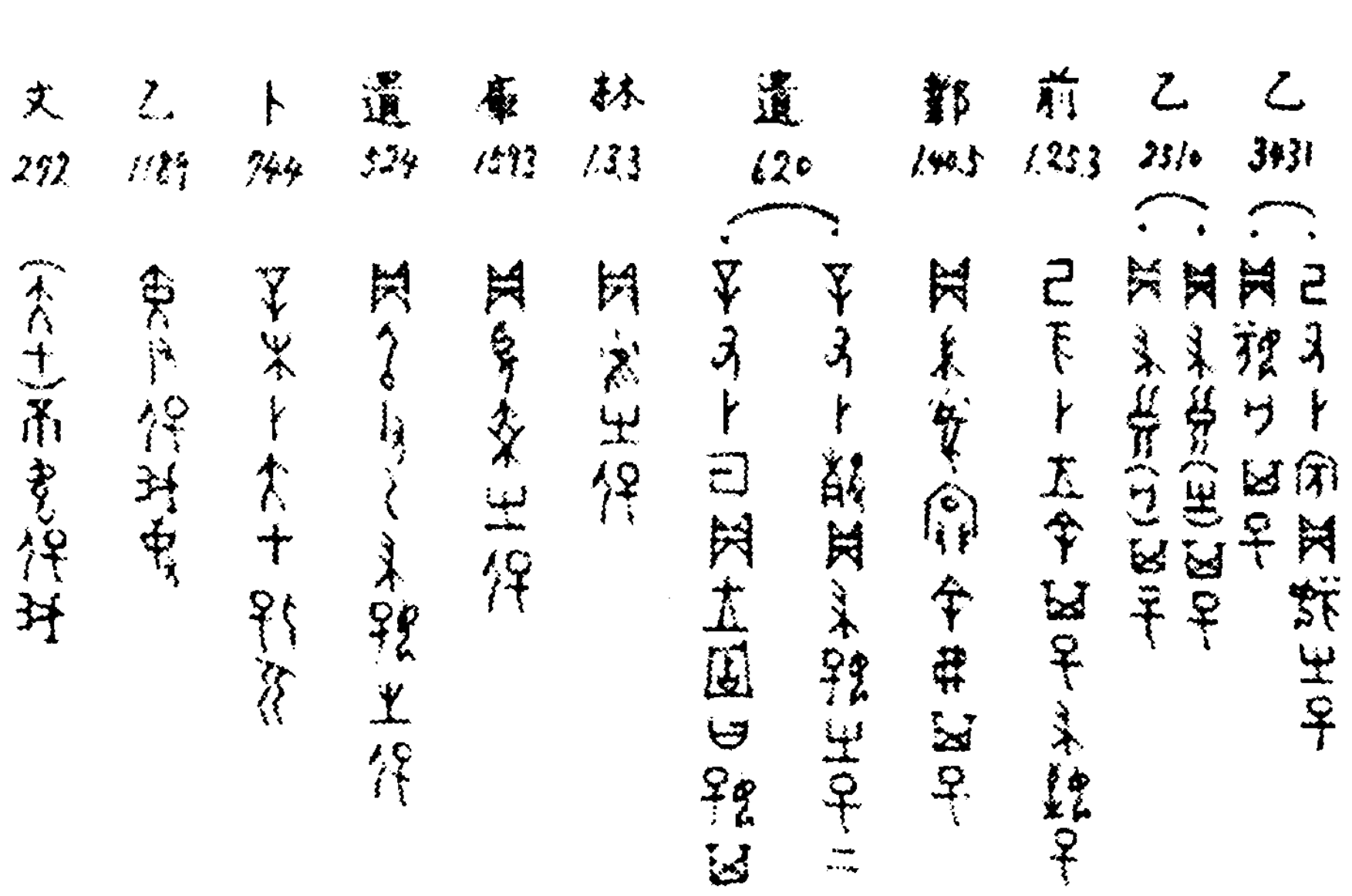
(3) 粹1235　未𡚸㝠

(1)の「貞未𡚸出子」の「出子」を「有子」と解してゐるが、「出子」・「𡚸子」の卜辭上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未某の場合）



未某の場合は之を女性と假定することによつて出子を有子と解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が、未某以外の場合は例へば「貞未𡚸出子」の𡚸が地名であるから有子とは解し得ず（[illegible]）。而して次の乙3431に於いては「出子」が「𡚸凶子」と對貞されてゐるから出子は「出凶子」であつて、乙2510版に「未𡚸（出）凶子」とあるのは之が証であり、從つて出子は有子の意ではない。この「凶子」は上揭の如く「令凶子」・「今冊凶子」と用ゐられてゐて或る字の假借乃至は省文であり、果して上揭の遺620版には「出子」が「出𡚸」と記されてゐて、子は實に𡚸の省文に外ならないことが解る。卜辭に於いては𡚸と𡚸とは通用の字であつて、例へば𡚸（粹[illegible]）が𡚸（鉄[illegible]）に、𡚸（前[illegible]）が𡚸（鉄[illegible]）、𡚸（粹1292）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𡚸は𡚸と一字であつて「出𡚸」は上揭例の「出保」に外ならず、而して保は大盂鼎・宗周鐘の保と一字であつて「保」である。保は出保の外には「弗保」（甲1621　乙1192　金611）と用ゐられて居り、又上揭の如く「大甲は𡚸（[illegible]）を保するか」・「伊尹は我が使を保するか」、「大甲は宅せずに我を保するか」と加護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右の「王固曰𡚸出𡚸」は王が未𡚸に加護がありと繇言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未𡚸出子」の方は未𡚸の加護の有無をト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ず、之を「有子」と解するのは



妥當ではないのである。

(2)の「𡚸㝠凶㞢」の𡚸は「𡚸𡚸」（乙2004）・「未井𡚸」（佚967）に於いては𡚸・𡚸に作られてゐて、王國維は「毓𡚸」の毓に釋して「毓字从女从𠫓（倒子形即說文育字）、或从每从𠫓、象產子之形、其从川者、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或从人者、與从母从女同意、故从字形言、此字即說文育字之或體毓字」（觀釋）として居り、郭氏は「王釋毓字至精確」（通釋二七）として之に本づいて右の辭を「有孕將分娩」となすのである。然し𡚸が右の辭に於いては王釋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ことは次の辭を見れば明かであつて、毓は𡚸の省文に外ならず、胡厚宣が𡚸を「象女人產子、接生者持襁褓以待之」（論叢）と解してゐるが固より望文生義に過ぎない。毓は未某に用ゐられる外には次の如く「子毓」・「子𡚸」に用ゐられて居り、又「貞井凶毓（㞢𡚸）」（乙4815）・「[illegible]」（簠雜[illegible]）の如く「毓せざれば祐を受くるか」・「繇して曰く吉なり毓せ」と用ゐられてゐて、これらを「分娩」を以つて解し得ない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斯くの如く「𡚸毓」の毓は「毓」の省文であり、毓の義は未詳であるが毓が分娩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る例は卜辭に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前2.11.3　……王卜中井（貞）[illegible]（王）占曰吉

乙7895　貞子毓[illegible]（乙7909）

簠雜69　貞子毓凶[illegible]

(3)の「未井㝠」の㝠を郭氏は「冥」と釋して「娩」の假借とし、胡厚宣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illegible]）、㝠は上揭の如く子㝠・子毓・子・[illegible]についてもト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の語法は「貞帚未㝠[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るから、これらをも分娩と解さねばならず、就中、乙6405版には「子㝠」をトして王の繇辭に「ここに丁の日に㝠せよ」とあるものを分娩と解することは最も困難であり、㝠を分娩と解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乙1909　卜㱿貞子㝠[illegible]

乙3069　貞子㝠[illegible]

摭續249　貞[illegible]㝠[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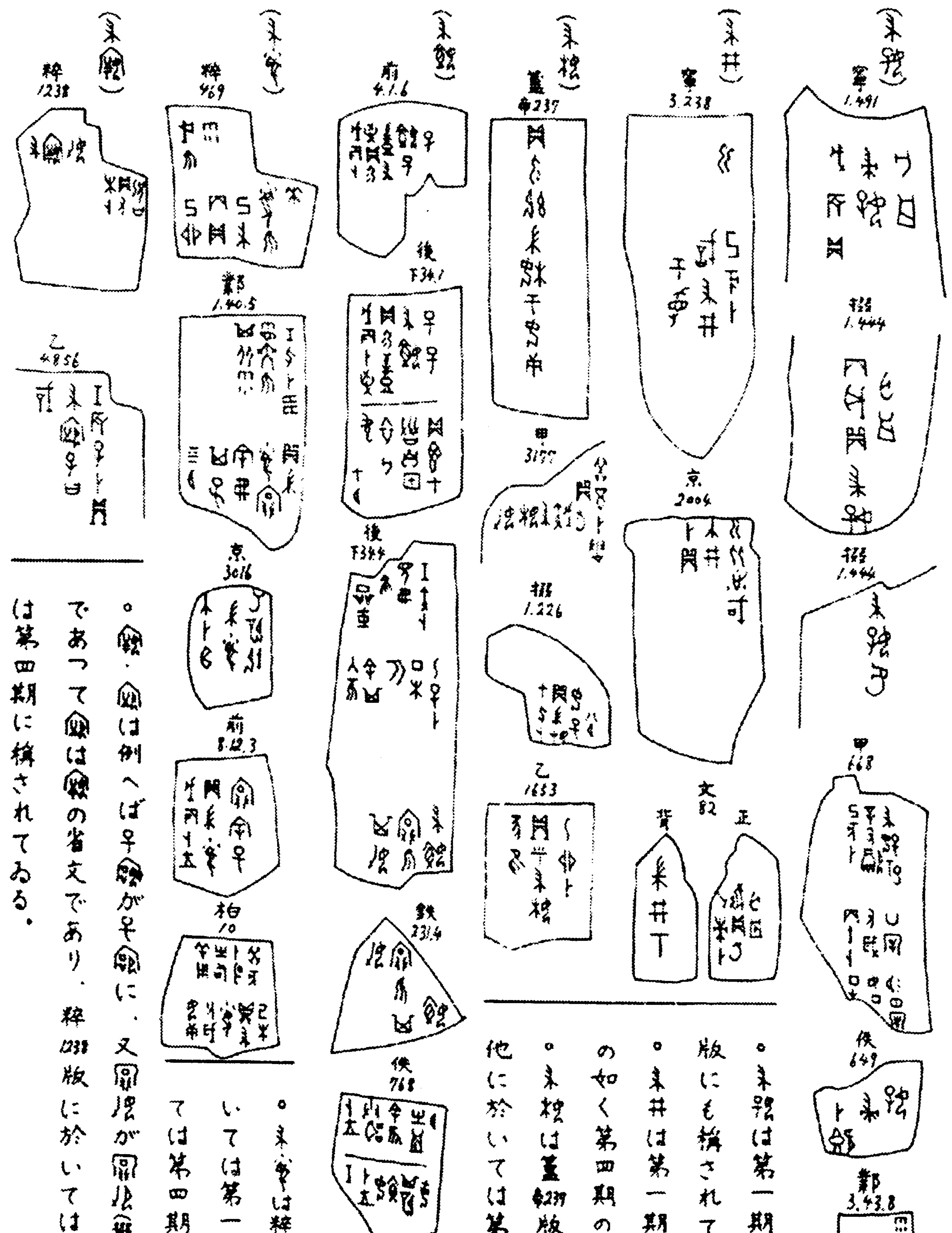
乙6803　貞子㝠[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郭氏の解釋は「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當讀爲婦」と、未下の字を女名とする前提に立脚するものに過ぎず、而して郭氏は未下の字は大抵女に從ふとしてゐるが、前表に見るが如く女に從ふものは略1/3、女に從はないものが略2/3であるから、之を女名と見做すのも亦獨斷に外ならず、從つて右の三例は未を婦と解する傍証とは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ここに於いて更めて未について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未某は次の如き特色を有してゐる。

(1) 子某の稱謂の或るものは兩期に亘つて稱されてゐる。子[illegible]・子井・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第一期及び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又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第一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と共に、その名は第四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表の如くである。



○子[illegible]は第一期習見、右の如く第四期の諸版にも稱されてゐる。

○子井は第一期習見（寧515 甲2911 金630 福7 鐵210.1）、上揭の如く第四期の版にも稱されてゐる。

○子[illegible]は簠帝239版に於いては第一期に、その他に於いては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

○子[illegible]は前4.1.6・後下39.1版では第一期に、その他では第四期に稱さる。

○子[illegible]は粹469版の貞人[illegible]署名の辭に於いては第一期に、その他の諸版に於いては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

○[illegible]は例へば子[illegible]が子[illegible]に、又[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同字であつ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の省文であり、粹1238版に於いては第一期に、乙4856版に於いては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

457

斯くの如く子某の或るものは兩期に亘つて稱されてゐて、侯・子の場合と同樣であり、從つてこれらの稱謂は個人の名ではなくして世襲される稱謂とせざるを得ない。

(2) 子某の名に地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この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全子某の1/4に當つてゐる。

子[illegible] 掇216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72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21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19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甲281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甲65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7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甲349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333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49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12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6.10.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寧3.74 [illegible]
子井 後上1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4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675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12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40.1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4.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上1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上10.1 [illegible]

斯くの如く子某の名が地名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の子はそれ〲の土地と關係があ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3) 子某は征伐に從事してゐる。この例は多くないが次の如く之を見ることが出來る。

子[illegible] 乙2948 [illegible]（續4.30.1 前4.38.1 庫237 310 簠征30 乙961 粹1230）
子[illegible] 續4.26.3 [illegible]

(4) 子某の疾病について之が神[illegible]によるか否かをトし、又疾病の有無をトしてゐる。

子[illegible] 乙4098 [illegible]（鐵22.1 前6.8.5 後下11.8 甲3596 乙2299 3164 3596 4703 5456 5192 7163）
子井 遺51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881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8893 [illegible]

(5) 子某が祭祀に與つてゐる。

子[illegible] 庫1701 [illegible]（習見）
子[illegible] 遺371 [illegible]（續4.29.1 鐵210.1 柏9 南師1.21 庫647）
子[illegible] 前7.12.1 [illegible]（後下27.1 乙3359）
子[illegible] 前1.33.9 [illegible]（戩2.16 庫1606 柏10 金337 京919 2005 拾9.6）
子[illegible] 前8.14.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簠帝237 [illegible]

458

以上の外に子某について「[illegible]」・「[illegible]」をトしてゐる辭が習見であるが、この兩者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から姑く擧例を闕く。右の如く子某の或る者は兩期に稱され、その名に地名が用ゐられ、征伐に從事し、疾病についてトされ祭祀に與つてゐて、これらは子某の場合と類似して居り、而して子は次の如く王の親任の「服」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子は[illegible]（乙4098）・[illegible]（乙9085）に作られてゐて、前記の如く羅氏は「歸」郭氏は「婦」としてゐるが、次の例に於いては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が[illegible]・[illegible]の如く、子某が[illegible]某・[illegible]某・[illegible]と作られて居り、前述（[illegible]）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は通假の字であり、又舞・巫とも通用されてゐるから、(1)(2)の子は例へば「出于[illegible]」（續1.46.6）・「[illegible]」（甲3077）の如き[illegible]の假借であり、(3)の十子(4)の[illegible]と併記されてゐる子は巫・舞の假借であり、從つて子の字音は母・巫・舞である。この字音は郭氏の婦釋に有利であるが、子某の稱謂が兩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個人名ではなく、從つて之を王婦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子の名に地名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ものはそれ〲の地と關係があるものと考へられ、而して例へば「[illegible]于子田」（京[illegible]）の如く「子田」に[illegible]祀することをトして居り、又次の菁6版に於いては[illegible]（子[illegible]）が「我田」と言つてゐるから子は土地を領有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り、簠雜89版に於いては子[illegible]が[illegible]地の情勢を報告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トされてゐるから子[illegible]が殷東に居ることが解る。從つて例へば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西鄙附近の[illegible]・[illegible]に、子[illegible]は殷北の[illegible]に、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殷東の田獵地[illegible]・[illegible]に、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は西邊の[illegible]・[illegible]に領地を有する子と考へられる。子の任務は征伐・藉田に在り、子[illegible]・子[illegible]の征伐に從つてゐる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つて「[illegible]」（庫310）の如く子[illegible]の兵力三千と旅（[illegible]）一萬を派遣して伐つことをトしてゐるから兵力を有することが解り、又次の如く子[illegible]は藉田（[illegible]）に當つてゐ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地に行つて居り（子[illegible]について三十數例あり）、この子[illegible]の征伐に當ると子[illegible]の藉田に當るとは子の二大任務の觀を呈してゐる。

子[illegible]（乙4098）・[illegible]（乙9085）
子[illegible]（簠帝237 甲3177 乙1653）—[illegible]（乙3429）
子[illegible]（續4.29.3）—[illegible]（乙3345 書道8.3）
子[illegible]（林1.20.17）—[illegible]（乙105）
子[illegible]（前1.25.3 續4.28.2）—[illegible]（粹1275）

(1) 鄴1.37.4 [illegible]（下6.10 京2032 2024）
(2) 續1.46.6 [illegible]
(3) 乙8890 [illegible]
(4) 遺530 [illegible]

菁6 [illegible]
簠雜89 [illegible]
甲3001 [illegible] — 續4.26.4 [illegible] — 金645 [illegible] —

459

續4.26.1 [illegible] — 前2.45.1 [illegible] — 南坊3.17 [illegible] —
子[illegible]（前8.2.1）—[illegible]（乙2451）
子[illegible]（前1.20.3）—[illegible]（粹1295）
拾9.6 [illegible]

子の地位は王がその疾病をトし或は患害の禁禦を匄つてゐるから王の親任を得てゐる者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如く子[illegible]の名は小臣を以つて稱され、子[illegible]（[illegible]）は小臣[illegible]と稱されて居り、又拾9.6版に於いては子[illegible]が子[illegible]と共に患害の禁禦を匄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辭の「[illegible]」は「[illegible]」（[illegible]）・「惟殷邊侯田[illegible]」（[illegible]）の「[illegible]」と同例であつて「與」の義であり、子[illegible]は子[illegible]が子[illegible]（乙四六八六）・子[illegible]が子[illegible]（乙六六六三）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と同例であり、この辭は子[illegible]を子[illegible]の母に[illegible]祀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子は小臣[illegible]の如き將帥、殷と同族の子と並ぶ者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斯くの如く子は土地を領有し、征伐・藉田を行つてゐて、その地位が將帥・同族に比肩する者であるが、更に子の用法を檢すれば次の如く「王勿子」・「令[illegible]子」と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illegible]」（[illegible]）は同期の他辭には「[illegible]」（[illegible]）とあつて、[illegible]字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と「[illegible]」（卜16）とを較ぶれば[illegible]字であつて「途」字であり、從つてこの辭は[illegible]をして[illegible]方に途かしめることであるから、「[illegible]子」は[illegible]に[illegible]方に往つて之を治めしめる意であり、而して子の字音が母・巫であるから、この子は爾雅の「服整也」（釋詁）・「服事也」（釋詁）の「服」に相當してゐて、子某はこの子即ち服治を任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り、これは酒誥に殷制を述べて「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と、亞（將帥を謂ふ）と併稱されてゐる「服」に當つて居り、而して第四期には「子[illegible]」（乙[illegible]）と周が子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て、これは古本竹書紀年の文武丁四年に「周王季命爲殷牧師」と、周が牧師に任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と符合して居り、子（服）はこの「牧師」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ある。

京2030 [illegible]
粹506 [illegible]
乙6691 [illegible]

之を要するに子の字音は母・巫であつて、酒誥の所謂「服」、竹書紀年の「牧師」であり、その地位は將帥及び殷の同族の子と比肩する者であつて、殷はこれを四方に配置して治安と營田に當らしめて居り、王がその患害の禁禦を祈るほど王の親任を得てゐる直屬の臣である。

以上の如く殷は「侯伯」を邊境に配して外寇に當らしめ、「同姓」を各地に封じて藩屏となし、「服」を四方に置いて治安と營田に任じて居り、從つて諸侯を封じ藩衛を建つる意味に於いて封建國家である。然るに東世澂は次の如く

460

殷王的王妃（諸婦）和王子（諸子）們是有土地的，那只能看做賞賜或贈予的采地，也不是分封，采邑制和分封是有距離的．甲骨文上的伯，也稱方伯，就是書經上的邦伯，邦伯是國王派出去管治畿内的地方長官．甲骨文里也有侯，基本上是邦畿外隸屬殷王而叛服不定的一些氏族、部落的酋長，也不是封建，眞正的分封諸侯，确實可以証明，是从西周开始（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其分期（八頁））としてゐるが、この說は卜辭の精密な研討に本づく說ではなく、後述の如く殷代の侯伯を殖民部落の建置とする郭沫若說の布衍に過ぎないものである．

第四章　殷の官僚

尚書酒誥に殷の官僚として「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と、外服には侯・伯・内服には百僚・庶尹・亞・服・宗工・百姓・里居をあげて居り、このうち侯、伯・服については前章に詳述したから、次に内服の官僚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殷の官僚を檢討する手懸りとして卜辭の「多[illegible]」の用例を檢す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多侯・多田・多伯・多[illegible]・多子・多[illegible]・多亞・多尹・多[illegible]・多工・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卜・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

（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

右の多侯・多田は諸侯甸、多伯は諸伯、多[illegible]は諸侯伯、多子は諸子、多[illegible]は諸服を謂ふ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多亞・多尹・多工は酒誥の惟亞・庶尹・宗工に當ると考へられるから、次に多亞以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1)　多亞

亞は次の如く後世の文獻に於いては侯伯或は司馬司空の次に列し、大亞・亞旅・亞卿（左傳文公六年・昭公五年）・亞大夫（左傳昭公七年）と用ゐられて居り、爾雅には「亞次也」、說文には「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とされてゐる．

酒誥－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載芟）

毖殷－諸侯大亞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

左傳－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成公二年）

左傳－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文公十五年）

卜辭の亞の用法は次の如く貞人名・地名・祀室名・祭儀名・侯名、及び官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居り、侯名の亞は「[illegible]」を「[illegible]」（前[illegible]）と較ぶれば亞の異文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官名の亞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稱されてゐる．

（貞人名）
佚825　[illegible]
誠1.22　[illegible]

（地名）
甲3050　[illegible]
乙8172　[illegible]

（祀室名）
後下29.1　[illegible]
文312　[illegible]
掇續91　[illegible]

（祭儀名）
乙2348　[illegible]
京1615　[illegible]
掇續167　[illegible]
乙8812　[illegible]
乙8877　[illegible]
南明448　[illegible]
卜253　[illegible]

（侯名）
鄴3439　[illegible]

（官名）
前8.13.2　[illegible]
前8.9.3　[illegible]
粹1178　[illegible]
鄴3441　[illegible]
南輔2.121　[illegible]
甲2464　[illegible]

官名の亞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亞は(1)多亞と稱され、(2)[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と併稱されてゐて、(3)[illegible]・[illegible]を率ゐて、(4)征伐に從事して居り、而して王は(5)亞の往來の災害の有無、(6)尤禍の有無、(7)疾病の有無、(8)帝諾の有無、及び(9)王を保翼することに成功するか否かを卜し、又(10)その無事を祈り、これを口（[illegible]）に告祭してゐる．從つて亞は多馬・多田と共に王事に從ふ者であつて、近衛軍である[illegible]（後記(5)）及び衆人を率ゐて王を保翼するに任じてゐる者であるから將帥に外ならず、右の如く後世「亞旅」（旅は爾雅に「旅衆也」とあり衆旅也）と稱されてゐるのはこれが傍証であり、これは亞の職に在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檢討せば更に明白である．

(1) 多亞
鐵31.3　[illegible]
乙1998　[illegible]
寧2.16　[illegible]

(2) [illegible]田
後下3.16　[illegible]
甲2695　[illegible]
甲3913　[illegible]
前5.4.5　[illegible]（粹1290　京1619）
續存66　[illegible]
粹1545　[illegible]

(3) [illegible]・[illegible]
誠356　[illegible]
續存下399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4) 征伐
粹1178　[illegible]
南無506　[illegible]
前2.8.5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後上30.5　[illegible]
甲3913　[illegible]

(5) 往來
前8.19.2　[illegible]
續6.27.6　[illegible]
遺440　[illegible]
續6.15.5　[illegible]
遺376　[illegible]

(6) [illegible]
前5.6.5　[illegible]

(7) [illegible]
前4.18.3　[illegible]
南輔2.121　[illegible]

(8) [illegible]
鐵371　[illegible]

(9) 保王
粹1172　[illegible]
鐵31.3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庫1128　[illegible]

(10) [illegible]
鄴3441　[illegible]
佚340　[illegible]
遺31　[illegible]
前8.13.2　[illegible]

(11) 其他
南輔　[illegible]
前6.8.6　[illegible]
後下25.9　[illegible]
林2.17.4　[illegible]

（[illegible]）
前八・三三　[illegible]
前八・九・三　[illegible]

右の如く[illegible]は第四期に[illegible]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illegible]が[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illegible]」「[illegible]」（乙6702）の如く[illegible]が[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第四期に[illegible]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侯を征伐して居り、就中、[illegible]侯を伐つことを命ぜられてゐることは[illegible]が王に直屬してゐる將軍であることを思はせるものである．

續存633　[illegible]
後下11.3　[illegible]
粹1553　[illegible]
續存638　[illegible]
粹1167　[illegible]
續19.7　[illegible]
佚604　[illegible]
甲183　[illegible]

[illegible]は第一期にも習見であつて、次の如く出でては[illegible]方・[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を伐ち、入りては王に代つて祭祀に當つて居り、王は[illegible]の安泰を父乙・母庚・兄丁に[illegible]祀し、又その尤・疾の有無を卜してゐる．

（征伐）
乙5582　[illegible]（乙6512）
南誠30　[illegible]（乙5317）
林2.15.11　[illegible]
佚961　[illegible]
乙4386　[illegible]
乙1310　[illegible]（京1324　續存633）
外279　[illegible]（甲206）
乙4869　[illegible]
天98　[illegible]
明1.252　[illegible]（南誠32）
庫546　[illegible]
乙5311　[illegible]

（祭祀）
鐵176.2　[illegible]
乙3333　[illegible]（乙3271）
乙3230　[illegible]
乙840　[illegible]
乙2463　[illegible]

（[illegible]祀）
京762　[illegible]（文314）
甲3078　[illegible]
鐵145.3　[illegible]

（囚）
前5.41.8　[illegible]（乙2343　南明392　京1443）
南無218　[illegible]

（疾）
京1618　[illegible]

右の征伐卜辭中の「[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乙6415）が「[illegible]」（乙4502）に、「[illegible]」（佚605）が「[illegible]」（甲183）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伐」の義であつて、說文には「戕傷也」とされてゐるものであり、[illegible]については征伐を卜するものが最も多く、右の第四期の場合と相俟つて[illegible]の任務はここに在りと斷ず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その[illegible]方征伐に當つては[illegible]を率ゐてゐるから、その地位は殷の同族の「子」の上に在り、又「[illegible]」（乙5311）の如く[illegible]を呼び來るか否か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近衛軍の[illegible]を指揮し得る者であつて、これは前記の如く亞が[illegible]を率ゐてゐることと相俟つて、亞[illegible]が近衛の將軍である証である．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は王の親任を得てゐる者であるから、王に代つて[illegible]神・兄丁を祀り得（先臣伊尹は殷室の祀典に列してゐる）、又王が[illegible]の尤禍疾病の禁禦を祈り、その有無を卜してゐて、これは次の亞[illegible]の場合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illegible]の稱謂は第一期・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から氏族名であり、[illegible]氏は殷の近衛の將帥であつてその職を世襲して居り、而して次の如く[illegible]の受年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領地を有し、殷西の地である[illegible]に至り、[illegible]に田してゐるから、その所領は西方に在ると考へられる．

京541　[illegible]（京542）
前2.21　[illegible]
甲497　[illegible]
鐵191.2　[illegible]
乙5781　[illegible]

（[illegible]）
粹二七八　[illegible]
鄴三・四四・二　[illegible]

[illegible]は右の如く[illegible]と共に第四期に[illegible]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と一字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用例に見て明かであ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が第一期・第四期にそれ〲通用されてゐるが、第一期は[illegible]、第四期は[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例が多い．

卜32 [illegible]（第一期）
佚250 …[illegible]（第四期）
粹1224 [illegible]（第四期）

乙5782 [illegible]（第一期）
南明624 [illegible]（第四期）
鄴3402 [illegible]（第四期）

後下9.4 [illegible]（第一期）
甲896 [illegible]（第四期）

第四期の[illegible]に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を率ゐて征伐に從つてゐる辭が多く、[illegible]方を征伐して居り、又[illegible]が[illegible]を率ゐて歸り來れば王は之を迎へてゐる。之を第一期の[illegible]に見るに、[illegible]は[illegible]を率ゐて[illegible]方・東土を伐ち、[illegible]を驅逐して居り、[illegible]を率ゐて歸り來れば王は之を門に迎へてゐて、[illegible]と[illegible]の任務は同一であり、但だ征伐の對象を異にしてゐるだけである（[illegible]には伐[illegible]はなく、[illegible]には伐[illegible]はない）。

（第四期）南明931 [illegible]
南明531 [illegible]
寧1.348 [illegible]
後下29.4 [illegible]
。粹1124 [illegible]

粹1127 [illegible]
書道16.5 [illegible]
摭續144 [illegible]
粹1178 [illegible]
南明493 [illegible]…

。甲896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一期）。摭續140 [illegible]
後上16.10 [illegible]
粹1082 [illegible]
續存580 [illegible]…[illegible]

林2.24.5 [illegible]…
佚17 [illegible]
佚962 [illegible]
粹1072 [illegible]

。粹249 [illegible]
。南明293 [illegible]
前3.27.1 [illegible]
。後下9.4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が右の如く征伐に當つて「[illegible]」を率ゐるの辭があり、「[illegible]」は諸伯、「[illegible]」は[illegible]伯[illegible]、「[illegible]」は他辭の「多射」であつて「[illegible]」は戰車一輛の射士を單位とする編軍の單位である（戰車は[illegible]の發掘によつて、既に殷代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が明となつた）。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は征伐に當つては[illegible]、諸伯、三百射を指揮する者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前6.52.1）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の上位に記されて居り、又右の如くその歸還に當つては王が之を迎へてゐる者であるから正に三軍の將帥に外ならず、殷には三軍がを[illegible]ゐる外に、第一期に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三百[illegible]」

庫1602 [illegible]…
後下19.5 [illegible]
乙7661 [illegible]
乙4299 [illegible]（乙2803 2900）

あつて例へば「[illegible]」（粹597）・「[illegible]」（前3.31.2）の如く左・右・中の三軍があり、而して「[illegible]」（粹87・摭續2.189・京4391）と、[illegible]を[illegible]たらしむかの辭があ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

[illegible]は三軍の將帥であるから次の如くその出征に當つては、(1)[illegible]の受令（任命を受けること）を[illegible]神に告げ、(2)[illegible]酒して[illegible]の成功を[illegible]神に祈り、(3)[illegible]の患害の禁禦を[illegible]神に祈り、(4)[illegible]（上帝）が[illegible]に[illegible]を致すか否か、又[illegible]に[illegible]・[illegible]・及び疾病の有無を卜して居り、斯くの如く親任を受けてゐる者であるから前記の[illegible]と同樣に王に代つて、(5)[illegible]神・[illegible]・王亥・上甲・上示・宗に祭祀を致してゐる。

(1) 粹533 [illegible]
遺1451 …[illegible]…[illegible]
(2) 續存下216 [illegible]
前5.4.7 [illegible]
(3) 續1.38.2 [illegible]
甲3338 [illegible]
甲2121 [illegible]

(4) 粹1215 [illegible]
續存1114 [illegible]
前6.45.3 [illegible]
前4.14.2 [illegible]（續存下391）
林2.2.4 [illegible]
(5) 文341 [illegible]（續1.45.1 南上34）
續存56 [illegible]

續4.15.1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甲1147 [illegible]
遺338 [illegible]
南明71 [illegible]
前7.32.4 [illegible]
林2.31.1 [illegible]

[illegible]の稱謂は右の如く第一期・第四期に稱されてゐる外には、次の如く第二・第三・第五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個人名ではなくして氏族名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鉄24.3）に於いては「[illegible]」族の如く考へられるが、他辭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4.32）とあり、又「[illegible]」の稱謂は他に存しないから[illegible]族と見做すことは出來ず、例へば「[illegible]」（京263 2157）・「[illegible]」（摭1.393）と小臣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て、[illegible]族は臣を以つて稱されることがないから[illegible]は王族ではない。次の辭に「[illegible]」と、「[illegible]」の地の方面より外敵の來襲があるか否かを卜してゐるから、[illegible]に領地のあることが解る。以上の如く[illegible]氏は殷室の將師であつて、この職は世襲されてゐることは[illegible]の場合と同樣であり、第四期には[illegible]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第二期）文637 [illegible]
（第三期）續存2206 [illegible]
（第五期）簠征38 [illegible]…

甲2123 ・[illegible]
・[illegible]
續4.32.1 …[illegible]…[illegible]…（餘2.1）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は第一期には「[illegible]」（庫1602）と[illegible]と共に多伯を帥ゐて居り、又第四期には「[illegible]」（續存下319）など（南師2.23 甲2416 [illegible]）周を伐つてゐる。[illegible]の用例には[illegible]（前2.32）・[illegible]（文631）・[illegible]（庫1596 後下37.2）・[illegible]（林1.19.15）・[illegible]（拾5.10）以外にはなく後考に俟つ。

斯くの如く[illegible]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illegible]・[illegible]は共に殷の將師であつて、この職は世襲されて居り、從つて[illegible]官は將師の職であり、前記の如く[illegible]は、「旅」と共に、「[illegible]旅」、「侯[illegible]侯旅」と稱されてゐて旅は軍旅であり、又「多馬」と併稱されてゐて鄭子產が「[illegible]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左傳昭公七年）とし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

(2) [illegible]

多臣は次の如く[illegible]方及び[illegible]の征伐に從つて居り、[illegible]は「[illegible]」（乙2108 5965 5770 6692 7981）の如く[illegible]方に屬する地であり、[illegible]方征伐には[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金525 南明162）・[illegible]（金522）・[illegible]（前7.21）・[illegible]（續3.23 3.41）・[illegible]（林2.29.7）・[illegible]（金522）・[illegible]（粹1082）が當つて居り、又[illegible]方征伐には[illegible]（乙5582）・[illegible]（前5.13.1 乙2108）・[illegible]（續存下301）が當つてゐるから、多臣はこれらの總稱である。

簠征5 [illegible]（前4.31.3 林2.29.7 庫1596）
乙2000 [illegible]

「臣」の種別としては次の如く王臣・小王臣・小臣・[illegible]臣・耤臣・[illegible]臣があり、

（王臣）鉄1.1 [illegible]
寧3.71 [illegible]
乙6386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小王臣）京2099 [illegible]
（小臣）摭1.343 [illegible]
前4.30.2 [illegible]

（[illegible]臣）前4.13.4 [illegible]
庫1516 …[illegible]
（耤臣）前6.17.6 [illegible]

前6.17.5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臣）乙2373 [illegible]
乙3108 [illegible]

右の如く「[illegible]」は王と共に卜の繇辭をなしてゐるから、王の側近に在つて樞機に參與してゐる重臣であり、「[illegible]」は「[illegible]」であつて前記の[illegible]が之を以つて稱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前6.36.1）・「[illegible]…」（乙696）と[illegible]が臣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將師・諸伯を謂ふものであり、王臣と小王臣（小臣）との別は王の側近に在ると地方に在るとによるものであらう。「[illegible]」は[illegible]即ち耤を司る臣、「[illegible]」は祭祀を司る臣、「[illegible]」は諸代の臣の義であらう。而し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の如く樞機に參與する王臣を指揮し、「[illegible]」の如く耕耤を司る臣を左右してゐるから、内政の長官即ち冢宰の位置に在る者と考へられる。

（[illegible]）

次の辭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に命ずるか[illegible]に命ずるかを卜してゐるから（續存251）、[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共に重臣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も亦[illegible]を率ゐ（南明493）、[illegible]・[illegible]の征伐に從つてゐる（鉄105.3）。然し前記の如く[illegible]の辭例に於いては征伐に關するものがその大半を占めてゐるのに比して、[illegible]の辭例に於いては征伐に關するものはこの外になく、寧ろ次の如く(1)王臣を率ゐ、(2)耤臣を指揮し、(3)[illegible]を[illegible]し、(4)牛・羊を供給し、(5)地方を巡察するなど、その任務は内政に在るのが特色である。

續存下251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明493 [illegible]（林2.31.0 京1524）
鉄105.3 [illegible]（卜646 摭1.520 續存45）

(1) 鉄1.1 [illegible]
(2) 前6.17.6 [illegible]
前6.17.5 [illegible]…[illegible]
(3) 續存下496 [illegible]
南明90 [illegible]
金49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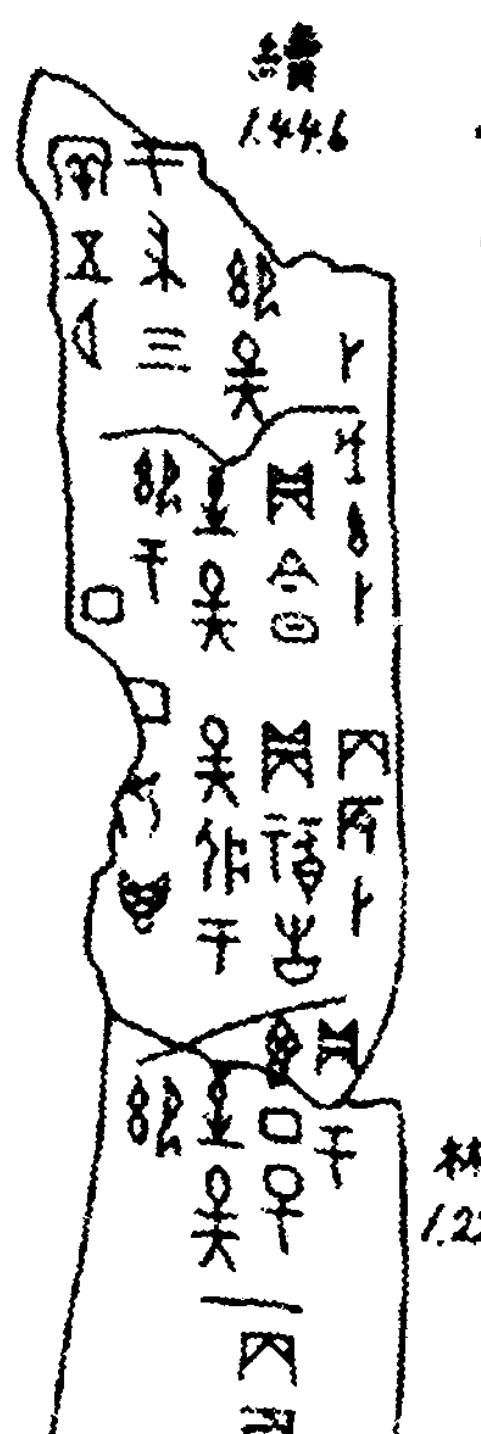
(4) 鉄26.2 [illegible]（後上29 續存365）
鉄3.3 [illegible]
南明316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續存下332 [illegible]
(5) 摭1.297 [illegible]
乙8033 [illegible]

前5.6.2 [illegible]（京2148）
甲3422 [illegible]（寧3.16）
遺16 [illegible]
林2.7.6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後下36.3 [illegible]（後下36.3 續存1916）
摭續143 [illegible]

王は次の如く[illegible]の[illegible]禍・疾病の有無を卜して居り、又[illegible]の疾病に當つては之を[illegible]神に告げ、王親ら[illegible]の所に行つて[illegible]神及び[illegible]神に[illegible]祀してゐる（「[illegible]」は「[illegible]」（甲二二二と同文例）であり、こ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の假借であることは[illegible]の如し）。斯くの如く王の親任を得てゐる者であり、「[illegible]」（南明597 これは第四期であるが、[illegible]の地位を知るに足る）の如く王室の祭祀を營み、又右の如く王臣・耤臣を支配してゐる者であるから、その地位は後世の冢宰に在る者と斷ずることが出來る。

南師2.150 [illegible]
續存下392 [illegible]
續存821 [illegible]

續1.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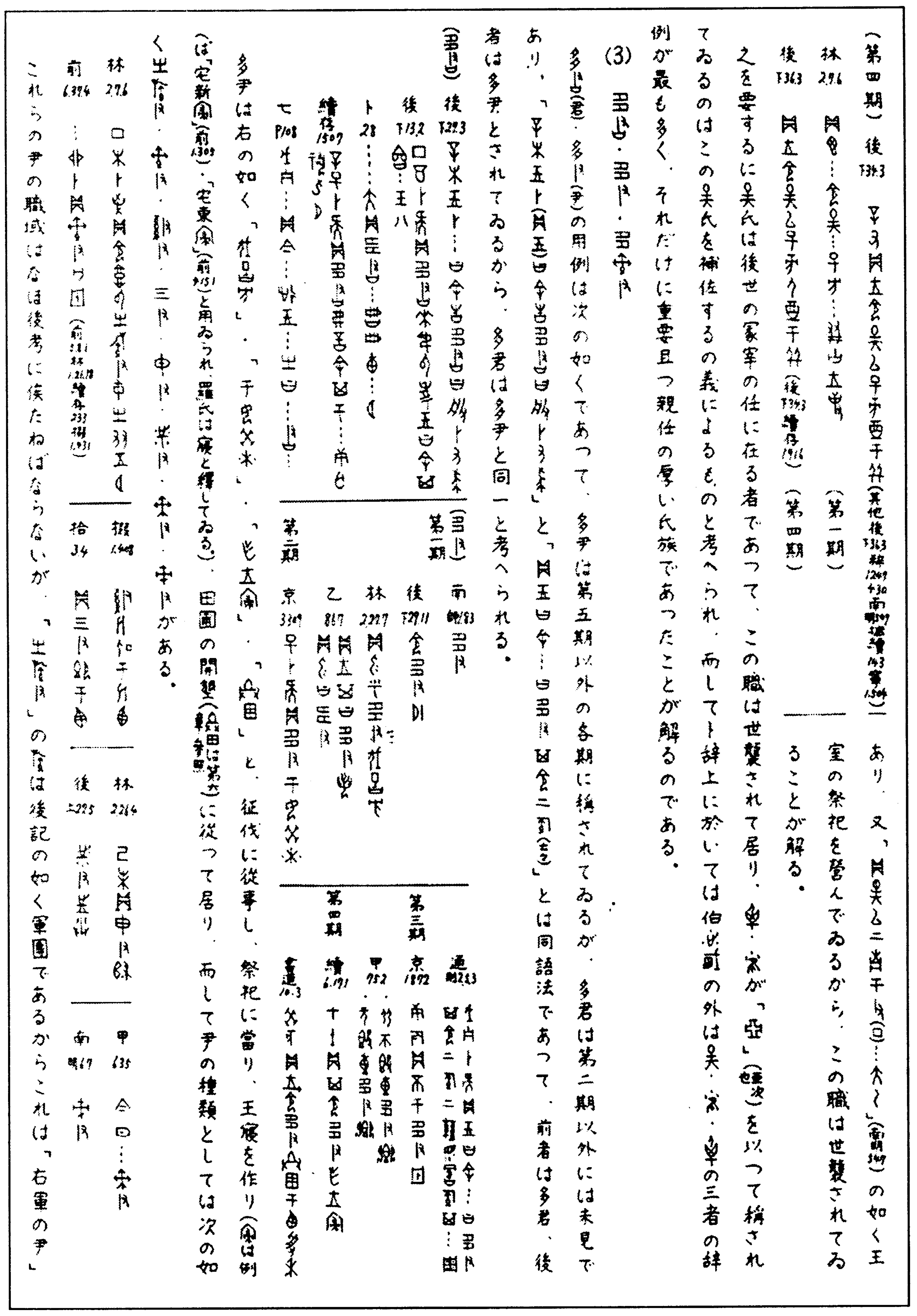


林1.22.20

[illegible]に所領のあることは「[illegible]」（天62）・「[illegible]」（續存下332）・「[illegible]」（林1.22.20）に見て明か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の稱謂は次の如く第二期・第四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氏族名であつて、第一期と略同一辭例が

（第二期）文622 [illegible]

——四期の[illegible]の辭例には次の如く第一期と略同一辭例が



（第四期）後下34.3 [illegible]（其他後下36.3 粹1249 430 南明509 續143 寧1.504）——あり、又、「[illegible]」（南明509）の如く王室の祭祀を營んでゐるから、この職は世襲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之を要するに吳氏は後世の冢宰の任に在る者であつて、この職は世襲されて居り、[illegible]・[illegible]が「亞」（亞次）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のはこの吳氏を補佐するの義によるものと考へられ、而して卜辭上に於いては伯[illegible]の外は吳・[illegible]・[illegible]の三者の辭例が最も多く、それだけに重要且つ親任の厚い氏族であつ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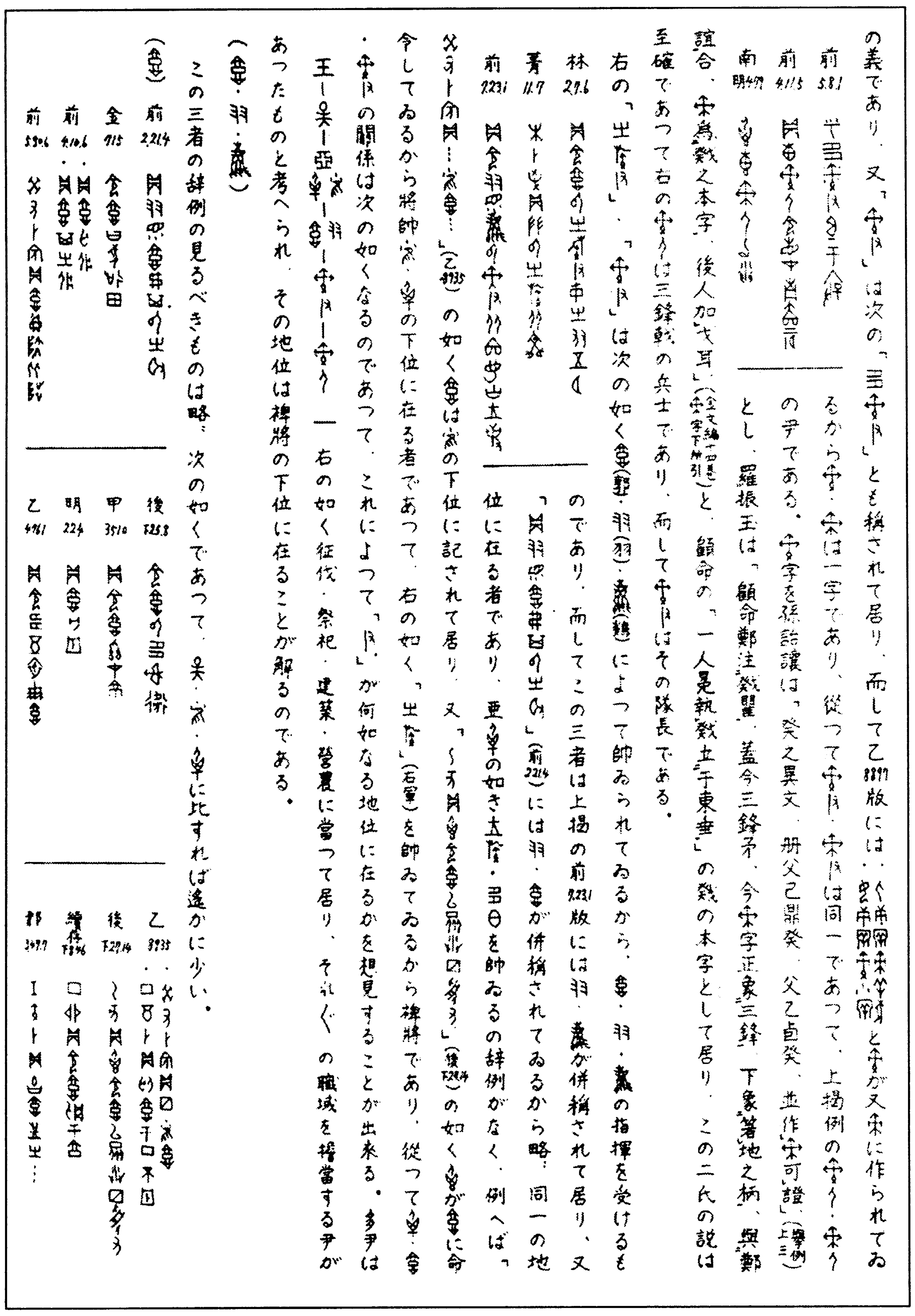
(3)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多[illegible]（君）・多[illegible]（尹）の用例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多尹は第五期以外の各期に稱されてゐるが、多君は第二期以外には未見であり、「[illegible]」と「[illegible]」とは同語法であつて、前者は多君、後者は多尹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多君は多尹と同一と考へられる。

多尹は右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と、征伐に從事し、祭祀に當り、王寢を作り（[illegible]は例へば「宅新[illegible]」（前1.30.5）・「宅東[illegible]」（前4.15.1）と用ゐられ、羅氏は寢と釋してゐる）、田圃の開墾（[illegible]は墾地）に從つて居り、而して尹の種類として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ある。

これらの尹の職域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illegible]」の[illegible]は後記の如く軍團であるからこれは「右軍の尹」

469



の義であり、又「[illegible]」は次の「[illegible]」とも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乙8817版には[illegible]と[illegible]が又[illegible]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illegible]は一字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は同一であつて、上揭例の[illegible]・[illegible]の尹である。[illegible]字を孫詒讓は「癸之異文、册父乙鼎癸、父乙卣癸、並作[illegible]可證」（舉例上三）とし、羅振王は「顧命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今[illegible]字正象三鋒、下象著地之柄、與鄭誼合、[illegible]爲戣之本字、後人加戈耳」（金文編十四卷[illegible]字下所引）と、顧命の「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の戣の本字として居り、この二氏の說は至確であつて右の[illegible]は三鋒戟の兵士であり、而して[illegible]はその隊長である。

右の「[illegible]」・「[illegible]」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羽（羽）・[illegible]（[illegible]）によつて帥ゐ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羽・[illegible]の指揮を受けるものであり、而してこの三者は上揭の前2.23.1版には羽・[illegible]が併稱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前2.21.4）には羽・[illegible]が併稱されてゐるから略ぼ同一の地位に在る者であり、亞[illegible]の如き[illegible]・[illegible]を帥ゐるの辭例がなく、例へば「[illegible]」（乙8935）の如く[illegible]は[illegible]の下位に記されて居り、又「[illegible]」（後下29.14）の如く[illegible]が[illegible]に命令してゐるから將帥[illegible]・[illegible]の下位に在る者であつて、右の如く「出[illegible]」（右軍）を帥ゐてゐるから裨將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關係は次の如くな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つて「[illegible]」が何如なる地位に在るかを想見することが出來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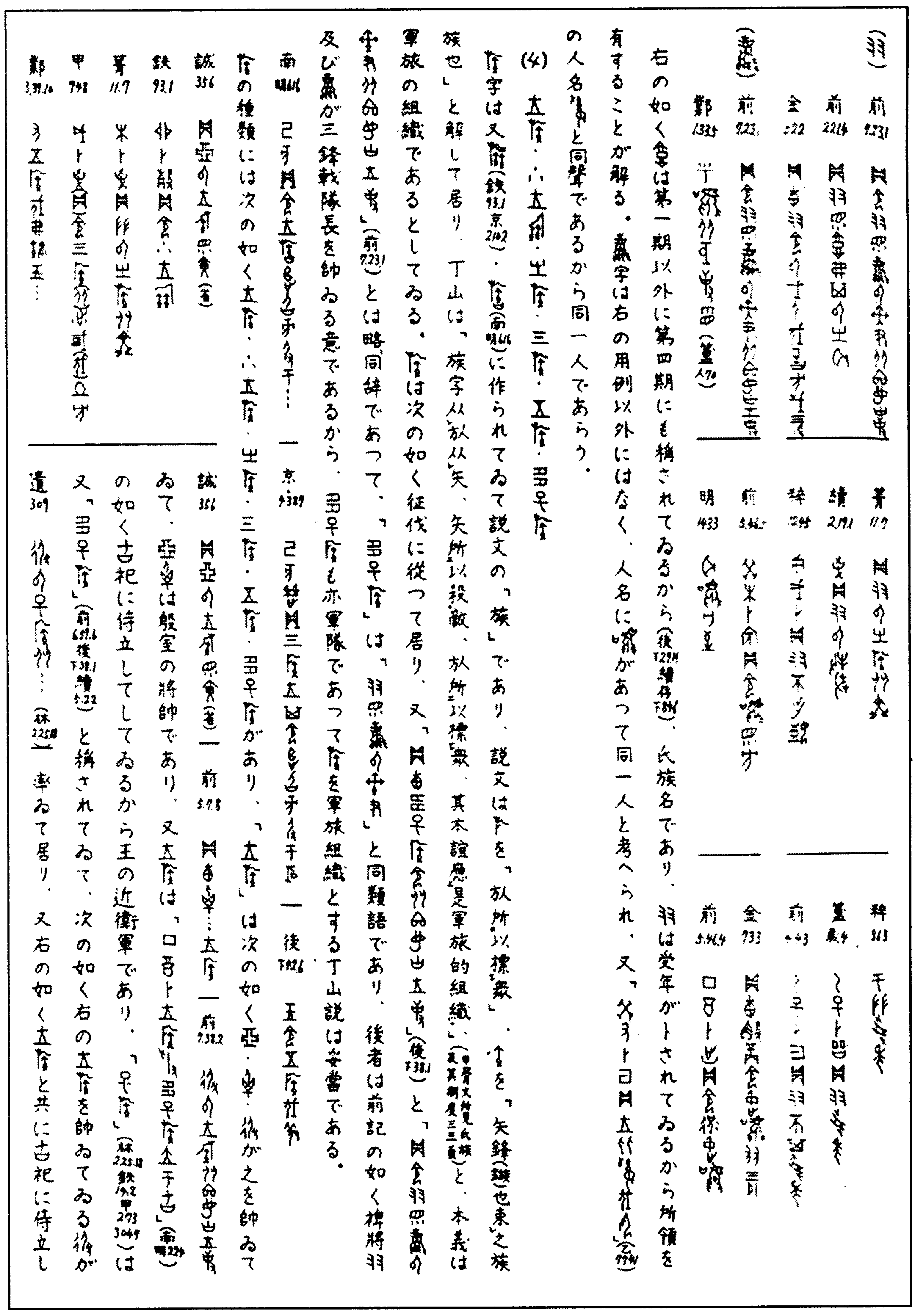
王—吳—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多尹は右の如く征伐・祭祀・建築・墾田に當つて居り、それぞれの職域を擔當する尹があつ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その地位は裨將の下位に在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illegible]・羽・[illegible]）

この三者の辭例の見るべきものは略ぼ次の如くであつて、吳・[illegible]・[illegible]に比すれば遙かに少い。

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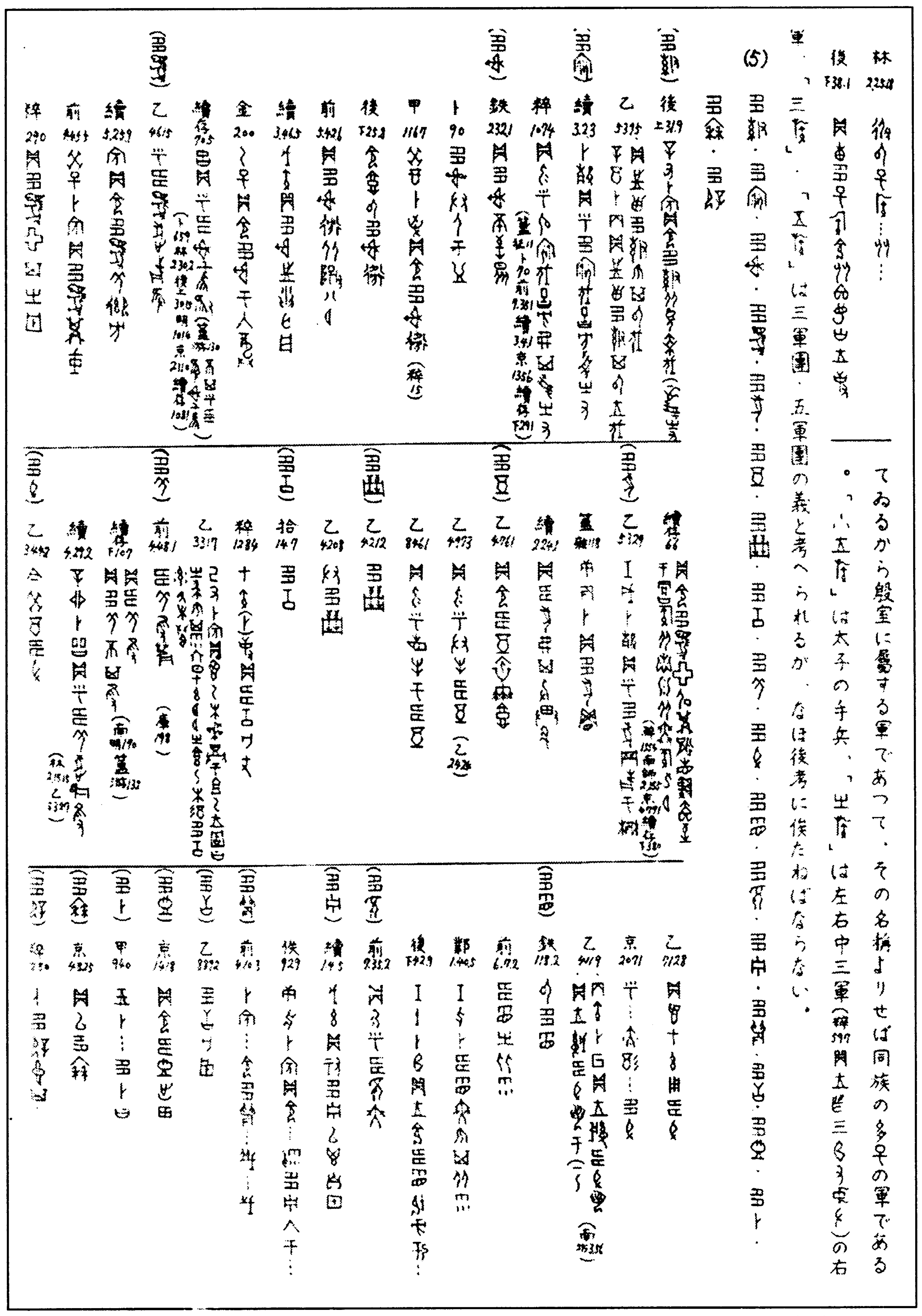
右の如く[illegible]は第一期以外に第四期にも稱されてゐるから（後下29.14 續存下896）、氏族名であり、羽は受年が卜されてゐるから所領を有することが解る。[illegible]字は右の用例以外にはなく、人名に[illegible]があつて同一人と考へられ、又「[illegible]」（乙7794）の人名[illegible]と同聲であるから同一人であらう。

(4)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字は又[illegible]（鐵93.1 京2102）・[illegible]（南明616）に作られてゐて說文の「旗」であり、說文は[illegible]を「旗所以標衆」、[illegible]を「矢鋒（鏃）也束之旗也」と解して居り、丁山は「族字从㫃从矢、矢所以殺敵、㫃所以標衆、其本誼應是軍旅的組織」（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三頁）と、本義は軍旅の組織であるとしてゐる。[illegible]は次の如く征伐に從つて居り、又「[illegible]」（後下38.1）と「[illegible]」（前2.23.1）とは略ぼ同辭であつて、「[illegible]」は「[illegible]」と同類語であり、後者は前記の如く裨將羽及び[illegible]が三鋒戟隊長を帥ゐる意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も亦軍隊であつて[illegible]を軍旅組織とする丁山說は妥當である。

[illegible]の種類には次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あり、「[illegible]」は次の如く亞・[illegible]・[illegible]が之を帥ゐてゐて、亞[illegible]は殷室の將帥であり、又[illegible]は「[illegible]」（南明224）の如く古祀に侍立してしてゐるから王の近衞軍であり、「[illegible]」（林2.25.18 鐵19.2 甲273 3049）は又「[illegible]」（前6.51.6 後下38.1 續5.22）と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右の[illegible]を帥ゐてゐる[illegible]が率ゐて居り、又右の如く[illegible]と共に古祀に侍立し

471



てゐるから殷室に屬する軍であつて、その名稱よりせば同族の多[illegible]の軍である。「[illegible]」は太子の手兵、「[illegible]」は左右中三軍（粹597 [illegible]）の右軍、「三[illegible]」・「[illegible]」は三軍團・五軍團の義と考へられるが、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5) [illegible]

472

右の「多[illegible]」は又、「[illegible]」（京1255・前2.12）の如く五百[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て右の如く征伐に從つて居り、又、「[illegible]」（續存1804）の如く[illegible]方を攻伐してゐる[illegible]が、「[illegible]」（前6.66）の如く之を率ゐてゐるから軍隊であり、而して「卜[illegible]衞の[illegible]田」（乙749 5288）の如く、「衞」が之を率ゐて居り、衞は次の如く「[illegible]衞」即ち[illegible]であるから多[illegible]に隷屬する者である。

「多[illegible]」は又、「[illegible]三百[illegible]」（乙2900 2803 4299 4475 4615）の如く三百[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て、例へば「[illegible]」（前5.42.6）の如く「[illegible]衞」とも稱され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續3.46.5）の如く攻伐に從つてゐるから軍隊であつて、「[illegible]」は戰車一輛の射士を單位とする編軍の單位と考へられる。[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林2.3.10）・「[illegible]の二百[illegible]」（乙7661）・「[illegible]の多[illegible]衞」（後下25.1）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が之を率ゐてゐる。

「多[illegible]」・「多[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乙4615）と「[illegible]」（續4.29.2）とが同文例であ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類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續5.25.9）の多[illegible]は多[illegible]と多[illegible]とを併稱するものである。[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佚373）の如く、「馬を遣はしてここに滅す」（[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軍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が、多[illegible]・多[illegible]の如き攻伐するの辭例がなく、而して「[illegible]」（後下5.16）・「[illegible]亞」（前5.6.5）或は「[illegible]」（粹1291）の如く、亞・[illegible]と併記されてゐるから將官の類であり、從つて之と併稱されてゐる多[illegible]も亦同樣であつて、例へば「[illegible]」（後下13.4）・「[illegible]」（甲896）・「[illegible]」（乙3793）の[illegible]はこの多[illegible]を謂ふものに外ならず、之を羌俘とするのは非である。

「多[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京1620）・「[illegible]」（寧2.16）・「[illegible]田」（金715）の如く、亞・[illegible]が率ゐて居り、而して「[illegible]田」に從つてゐるから營田に當るものであらう。

「多[illegible]」は例へば「[illegible]」（粹26）と「[illegible]田」（菁2）とを比較せば、[illegible]は田の假借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多[illegible]は「多田」の假借であつて諸侯の義である。

「多[illegible]」即ち多箙の箙は多[illegible]の[illegible]と雙聲であるから、多[illegible]は多[illegible]の假借であら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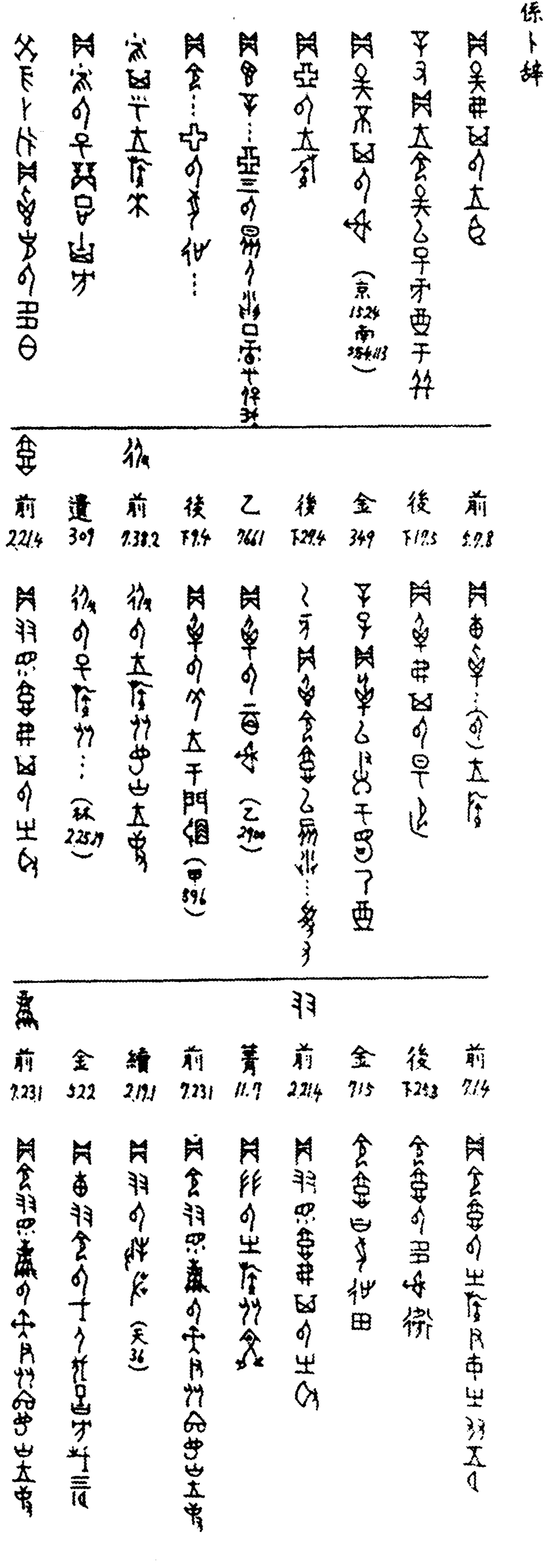
「多[illegible]」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の[illegible]であつて、「工」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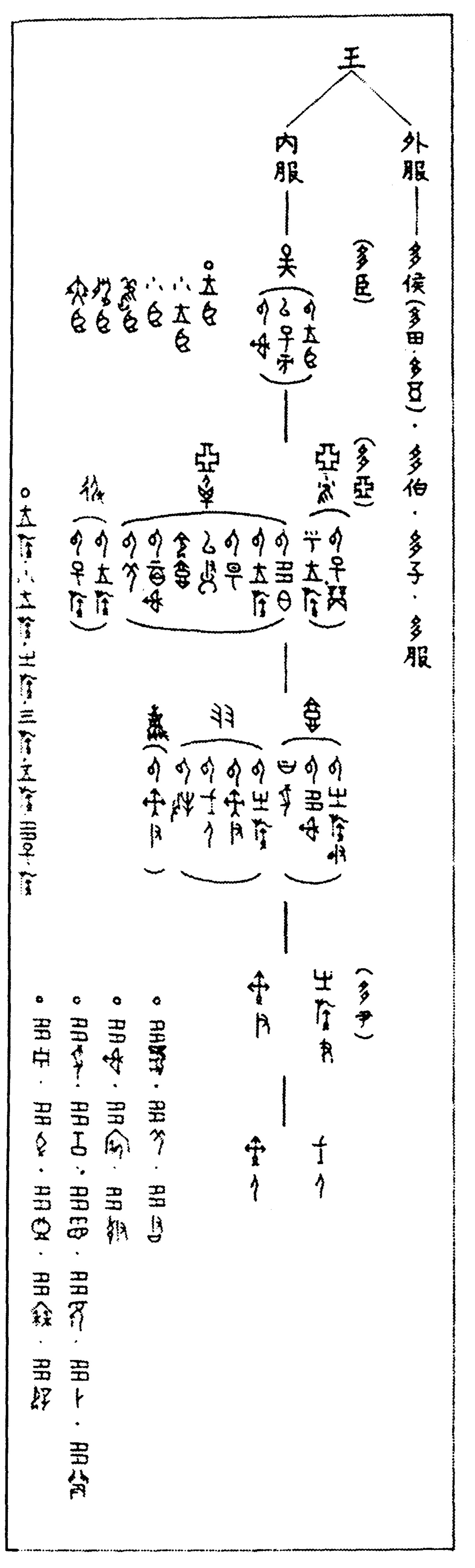
「多[illegible]」・「多[illegible]」には右の如く「[illegible]」（舞）が讀は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祭祀の職に當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以上の外の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卜・多[illegible]・多[illegible]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之を要するに外服には侯・伯・子・服、内服には[illegible]（家宰）・多亞・多馬・多尹・多工があり、酒誥に「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とある殷制は略〻史實を傳へてゐて、之を圖示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統屬關係卜辭


鉄1.1
後下34.3
林2.3.10
（京1524 南坊4.113）
誠356
前7.3.1
京1620
乙5311
乙5582
庫1602
前5.9.8
後下17.5
金349
後下29.4
乙7661
後下9.4
前7.38.2
遺309
（林2.25.19）
前2.21.4
（乙2900）
（甲896）
前7.1.4
後下24.3
金715
前2.21.4
菁11.7
前7.23.1
續2.19.1
（天36）
金522
前7.23.1



右の侯伯子服及び[illegible]の氏姓官職は世襲されて居り、殷代は氏族社會であつて封建國家である。

第五章　殷の社會

殷代が何如なる社會かの問題は、郭沫若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二九年）に於いて殷代を金石並用的時期、牧畜主要的生產、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會（自八頁至一〇頁）と說くことによつて提起され、爾後郭氏は「沫若近著」（一九三七年）に於いては殷代爲氏族社會的末期、十批判書（一九四五年）に於いては前說を改めて農業主要的生產、奴隸使用社會（一六頁）、奴隸制時代（一九五二年）に於いては青銅器時代、奴隸社會（八五頁）としてゐる。斯くの如く郭說は氏族社會說より奴隸社會說に變じて居り、而してこの間に於いて殷代を氏族社會となすものには程憬の部落的氏族社會說（中山大學週刊四・四二殷民族的社會八六頁）、姜蘊剛の氏族聯盟時代說（中國古代社會史二〇頁）、胡秋原（中國社會史論戰）、陶希聖（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新估定）の氏族社會說があり、奴隸社會となすものには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吳澤（古代史）・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束世澂（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其分期）の說があり、封建社會となすものには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束世澂（殷商制度考中山大學月刊二・四）・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の說があり、亞細亞的生產社會となすものには李季（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王漁邨（中國社會經濟史）の說がある。これら諸說を比較檢討することは煩雜であるから、奴隸社會說が他說を何如に批判してゐるかを觀察し、次に奴隸社會說の論據を檢討する。

郭沫若は曩に原始公社的氏族社會說を提出したが、自ら之を次の如く批判して居り、

○從社會發展方面來看、我認爲殷代是原始公社的末期、周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這見解到現在都還在相持、但其實都是由於演繹的錯誤、（十批判書六頁）

○殷代確已使用大規模的奴隸、是毫無問題的、因此我在十幾年前認爲殷代是原始公產社會的那種看法、當然要修正才行（同右九頁）

○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時候、那時我很魯莽地下出了殷代是金石併用時代的一個錯誤的判斷、……由這一錯誤又引出了別的錯誤、便是把殷墟文化看得很原始、說殷代是原始共產社會的末期、這些錯誤、我自己早就糾正了、……已有充分高度的文化、也其生產狀況、決不是所謂原始共產社會所能含孕的了、（奴隸制時代八〇頁）

右の批判の基礎については問題があるが、殷代が殷王室による統一國家であつて、原始共產的氏族社會・部落的氏族社會・氏族聯盟社會でないことは略〻明かである。

郭沫若は封建社會說を批判して、殷代の侯伯を殖民部落の建置であり、今日の所謂封建社會ではないとしてゐる。

○卜辭裏面已經有所謂「諸侯」的痕跡、例如屢見「多田與多伯」、又有周侯噩侯兒伯盂伯等稱謂、周初的大盂鼎也稱「維殷邊侯田」、故如孟子王制周官等所說的五等諸侯、爲貢職方等所說的五服九服等所用的一些字面、至少有一部分在殷代是已經出現了、……古時所謂「國」、本是等於部落的意思、所謂「封建藩衞」也不過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種殖民部落而已、異姓之國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國則多係從新建設的、（十批判書十三頁）

○舊時的所謂「封建制」是封諸侯、建同姓的意思、那在實際上只是建立一些比較原始的殖民部落、有的是同姓的分支、有的是異姓的聯盟、但在社會經濟的本質上、和我們現今所用的封建制、這個術語是完全不同的、（奴隸制時代三頁）

然し殷代に於ける侯伯は單なる殖民部落の建置ではなくして、外寇を防衞する意圖に本づくものであり、侯伯の外には同族の「子」及び「服」を四方に配置して防衞治安に當らせて居り、これらの侯伯子服が國家の藩屛として封建さ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から郭說は妥當ではない。郭氏が殷代の侯伯を殖民部落の建置と見做すのは、殷代が馬克思主義の所謂封建制社會ではないから封建社會ではないとして（十批判書十五頁參照 奴隸制時代五頁參照）殷の封建を否定し、之を殖民部落と說明してゐるに過ぎないのであつて、事實に立脚する說ではない。

郭沫若の亞細亞的生產社會說に對する批判は未見であるが、同じく奴隸社會說を持してゐる李亞農はこの說を批判して

○殷代是高級階段的奴隸制社會、那麼、請問反對論者、倆們到底根據什麼資料、說殷代的奴隸數量比較地不大、社會的主要的勞動者是公社成員而不是奴隸呢、……殷代的社會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成爲高級階段的奴隸制、總之在我們看來、把所謂「古代東方奴隸制」的一般特點、搬到中國歷史上來硬套、實未見其可、（殷代社會生活一三六頁）

○殷墟出土的甲骨、迄今達數萬片之多、而竟沒有一片談到水利、不但沒有談水利、連水災也沒有貞問過一次、當然這不是說殷代沒有發生過水災、凡是有河川的地方、都有發生水災的可能、而甲骨文災字作[illegible]、象洪水橫流氾濫之形、又或作[illegible]、象水壅河川之形、其意蓋謂川壅則爲災也、旣有這樣的字、則必有這樣的事、但這一定是小事、所以絲毫未引起殷代統治者關心、自盤庚以後的二百七十年間、大量卜辭中竟沒有貞問水災的記錄、（同前一三三頁）

と、殷代を高級階段的奴隸社會とする說を立て、而して亞細亞的生產方式の一般的特點とされてゐる水利治水の問題につ

いては、甲骨版に水利水災を貞問してゐる一例もなく、これは統治者がこれに絲毫も關心を持たなかつた証であるとして殷代を亜細亜的生産社會ではないとしてゐる。然し後述の如く卜辞には水災をトし（前4.13.3 後下35.4 遺393 金377）、水害の禁禦を祈つてゐる辞例があり（鐵99.4 遺835 粹148）、更に亜細亜的生産社會の有する特質を卜辞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から、右の李説には信を措くことは出來ない。

斯くの如く奴隸制社會説をとる郭・李氏の他説に對する批判は卜辞の事實に立脚するものではなく、公式論の域を出でないものであり、而して郭沫若の「殷代確已使用大規模的奴隸、是毫無問題的」とする説は前記の如く追從されてゐるから、次にこの奴隸社會説の根據について檢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郭氏が「卜辞の研究は新興の學問であつて常に變遷して居り、前に認識されなかつた事が後に認識されたり、前の誤謬が後に訂正されたりしてゐる。これを社會史料の根據となすためには當然眞正面から立ち向ふ方法をとり、最も進歩してゐる線を基點として再出發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今日多くの新史學者は好んで卜辞を引用してゐるが、卜辞の全研究過程を經てゐないから、畢、依然として誤謬を沿用したり、甚しい者は錯誤の舊説を引用して改正の新説を攻撃したりしてゐる。これでは絶對に正確な結論に到達することは望まれない」（十批判書六頁）と謂つてゐるのは時弊の箴言である。郭沫若が卜辞によつて殷代に奴隸の存する説を提唱してより、近時多くの學者は卜辞の全研究過程を經ずに之に盲從し、甚しきは卜辞を恣意に解釋して論據として居り、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はこれであり、吳澤の「古代史」・李亜農の「殷代社會生活」はその甚しいものである。右の諸家が奴隸としてゐるものは次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は郭説に盲從するものに過ぎない。

呂振羽—甲骨文字所載、其奴隸中有𡚬奴・鄙人・羌人・人方牧・土方牧・臣呂方・𨙶奴…等、均冠以族名、然亦有不冠以族名之普通稱謂者、如耤臣・小臣・僮・漁有衆、以卦爻辞中之小人等、因爲在殷人的國境周圍的異族甚多、由戰爭手段去獲得奴隸的來源甚廣、他們把那由戰爭得來的俘虜、便編製爲奴隸勞動的隊伍、但是戰爭是由貴族所領率的、所以奴隸的獲得、便無異成了貴族的特權、例如前揭甲骨文字中之所謂「帚姘㚔奴」・「帚嫼㚔奴」的記事、便是這種內容。（殷周時代中國社會九七頁）

翦伯贊—殷代的奴隸、有各種的名稱、甲骨文中所謂小臣・奚・奴・童・僕・妾・役・牧・御等皆屬之、這些奴隸、完全

失掉了身体的自由、成爲奴隸所有者搾取的對象、而構成一個龐大的被統治者集團」（中國史綱二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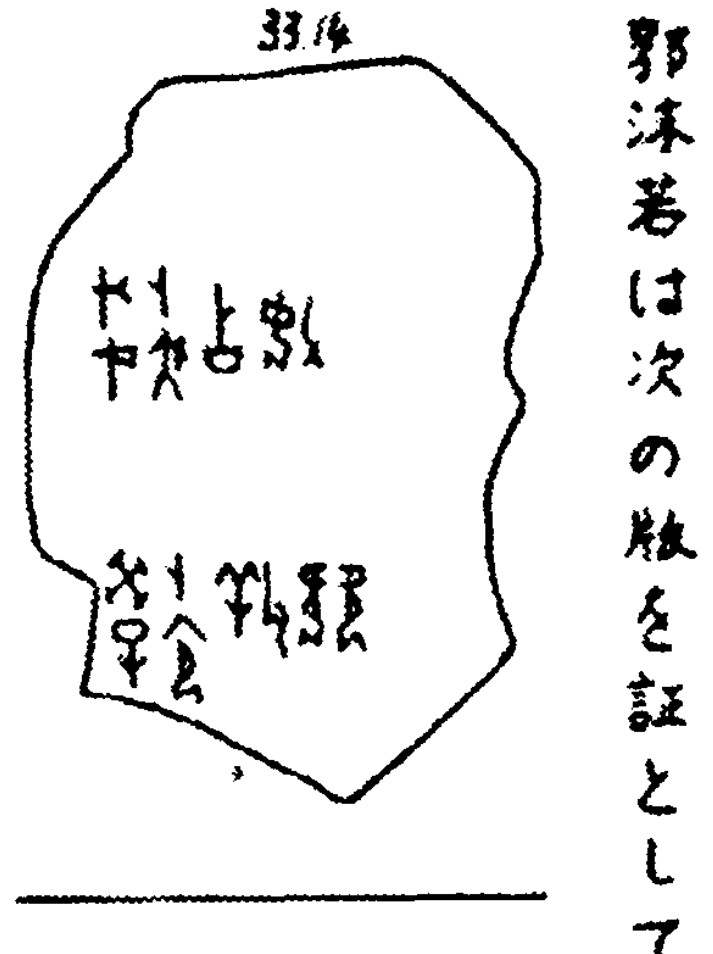
范文瀾—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耤臣・小耤臣・宰・臧・僕・奴・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隸的名稱、這些人如耤臣、是管農業奴隸頭領、牧臣是管畜牧奴隸的頭領、宰是手工業和廚下奴隸、臧是執武器護衛王和貴族的親信奴隸、其餘大都是一般的家内奴隸、數量最大的奴隸是萬民、主要用途是從事農業與畜牧業生産、沒有萬民、其他種類的奴隸、也就不能生存」（中國通史簡編三九頁）

右の甲骨文字が果して奴隸の存在を立証するものであるか否かを次に檢討する。

(1)　奴（侵）

郭沫若は次の版を証として殷代の牧畜が奴隸を用ゐて擔任せしめた痕跡があるとし、この辞を「戊戌卜大占奴・癸巳卜令牧𡉚」と釋して

戰
33.14



「二事相隔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條言牧、一條言奴、二者應係同樣的性質、牧在春秋、成爲最下等的奴隸、在殷代雖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牧畜用奴隸經營、」

と、兩辞を關係あるものとして一辞には「奴」、他辞には「牧」の字があるから、奴民を用ゐて牧畜を經營せしめたと断じてゐ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〇頁）。

この「侵」字を郭氏が奴隸と解釋してより程憬・呂振羽はこれを例へば「[illegible]侵」の如き辞の侵に適用して

程憬—拾12「貞汝[illegible]不其侵」、奴字卜辞作侵、從又從女、疑爲女奴、但從卜辞文看出、實爲奴隸的總稱（殷民族的社會八七頁）

呂振羽—戰爭是由貴族所領率的、所以奴隸的獲得、無異成了貴族的特權、例如前揭甲骨文字中之所謂「帚姘㚔奴」、「帚嫼㚔奴」的記事、便是這種內容（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九七頁）

と、程氏は「侵」を奴隸の總稱、呂氏は「姘㚔奴を領賜す」と解して居り、而して呂氏は、「𨙶奴」（同前九七頁）なるものをあげてゐる。吳澤は呂氏の「𨙶奴」を襲いて「甲骨文中有「𨙶奴」的記載、𨙶是方國的名稱、「𨙶奴」、當即由𨙶方俘虜來的奴隸」（古代史五五頁）と説明してゐるが、甲骨文には「𨙶奴」の辞は存在せず、呂氏の指摘してゐる𨙶奴は「[illegible]侵」と考へられる。

斯くの如く郭沫若が侵を奴隸としてより、卜辞の侵の用例を奴隸と解する風を馴致してゐるが、「侵」を「奴」と釋するのは孫詒讓・羅振玉が「侵」を女・又に從ふ字と見做すことに始まつてゐる。

孫詒讓—此疑即奴字、説文奴婢皆古辠人、从女又聲、古文作㚢、此从丿即从又也、（契文舉例下十七）

羅振玉—説文解字奴古文作㚢、从又、與許書篆文合、（考釋中二三）

郭氏の字釋はこれらの説に從ふものあり、而して孫・羅二氏が丿を「又」としてゐるが、丿は例へば田丿・[illegible]の丿であつて葉玉森の「侵所从之丿・丿・丿竝爲耒形」（集釋一・六）とする説が是當であり、從つて「侵」は女・力に從ふものであつて、之を女・又に從ふとして奴と釋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のである。侵は例へば「[illegible]侵」の如き用法が習見であつて、この[illegible]侵は又「[illegible]」（掇2478）に作られて居り、又單に「[illegible]」（甲211）・「[illegible]」（乙8712 8898 乙八八九六には[illegible]とあり）・「[illegible]」（乙5405）の如く「丿」とも記されてゐるから丿に音義の存することが解り、而して「[illegible]侵」（乙1810 林136 遺1324）・「[illegible]侵」（乙4250 4959 6318）の如く動詞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郭氏も粹編考釋に於いては前説を改めて「㚢」と釋し「㚢乃𡥈省、讀爲嘉」と解して居り、爾後郭氏は「侵」を以つて奴隸存在の證據とは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然るに奴隸社會説をとる諸家が依然として之を以つて證據としてゐるのは、郭氏の所謂「錯誤を沿用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2)　牧（𢽳・𤘲）

郭沫若は前記の侵と一版上に在る𢽳を「牧」として次の如く奴隸として居り、

牧在春秋成爲最下等的奴隸、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昭公七年）」、在殷代雖不必加此過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同前三三頁）、

これより前記の如く翦伯贊・范文瀾は甲骨文に「牧」・「牧臣」があつて奴隸があると做し、范氏は更に「牧臣是管畜牧奴隸的頭領」と説明してゐる。郭氏の字釋は次の羅振玉の説に從ふものであるが、

羅振玉—𢽳・𤘲、説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从羊、牧人以養牲爲職、不限以牛羊也、（考釋中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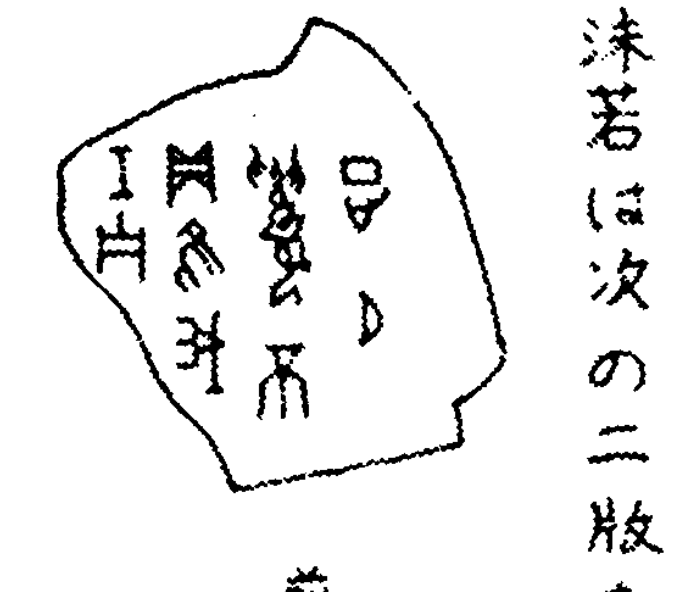
卜辞に於ける𢽳は「𢽳[illegible]」（乙419）と伯名、「[illegible]于[illegible]𢽳」（乙3935）と地名、「[illegible]二𢽳…出[illegible]…于[illegible]…」（甲1131）・「𢽳…[illegible]」（乙8693）と用ゐられて居り、又𤘲は「[illegible]𤘲[illegible]…」（下5.9）・「[illegible]中[illegible]𤘲[illegible]」（通462）・「[illegible]羽[illegible]」（續2.19.1）・「[illegible]𤘲[illegible]千口」（後下12.13）と人名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て、禕將羽に率ゐられ、又「𤘲[illegible]」は他辞の「[illegible]」（後下13.4）と等しく[illegible]（[illegible]の類）を率ゐる義であり、「[illegible]千口」は他辞の「[illegible]千口[illegible]」（前5.8.5）であるから、多[illegible]を率ゐて口宗に往つて居り、或は般に㽙告し、𢀛方の𢀛

地に在つて𢀛方征伐に從つてゐるから奴隸でもなく牧人でも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る。斯くの如く𢽳・𤘲には牧人の意の用法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つて、郭氏の論文中初期に屬する右の一例以外には𢽳を牧として奴隸存在の証としてゐる説はなく、從つて翦・范二氏は錯誤を沿用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ず、范氏の指摘してゐる「牧臣」なる辞例は卜辞には存しな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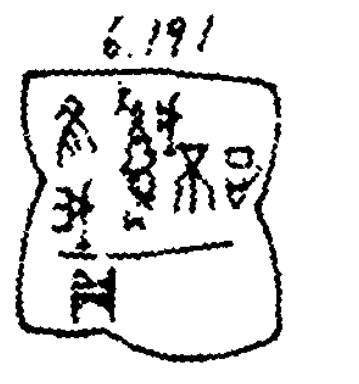
(3)　奚（[illegible]）

郭沫若は次の二版を「壬子卜貞隹我奚不足」・「隹我奚不足」として[illegible]を字形上から俘虜の奴隸と見做して居り、

前
6.19.2



前
6.19.1



○奚奴之從俘虜而來、於字形已顯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九七頁）

○二奚字均呈縲紲之象、羅振玉云「罪隸爲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从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從女矣」、案以字形而言、乃所拘者跪地反剪二手之形、實非从女、然謂當以罪隸爲本義、則固明白如畫也、此字足徵奴隸之來源（通纂考釋一〇五頁）

これより程憬はこの説を襲ぎ（殷民族的社會八七頁）、前記の如く翦伯贊・范文瀾は「奚」字のあることを以つて奴隸存在の證とす。

この字は字形よりせば俘虜の象形と考へられるが、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は同字であつて、その卜辞上の用法は祭祀用語としては「[illegible]」と同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て「[illegible]」であり（祭儀人牲説批判參照）、又次の辞は「[illegible]」（乙2248）と同文例であつ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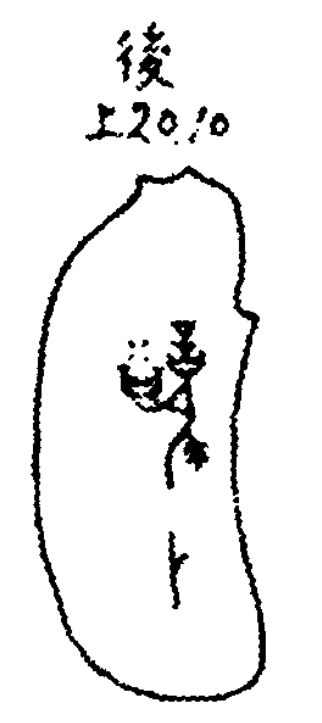
乙7741　[illegible]——

「[illegible]」は王が[illegible]の報告に從ふ義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この辞は王が[illegible]の報告に從ふ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り、從つて[illegible]は[illegible]（伯[illegible]）と同類の身分に在る人名であつて罪隸若くは俘虜ではない。斯く卜辞の用法は本義を離れて假借されてゐるから、右の「奚」を俘虜の奴隸と解する爲には更に確証を必要とする。

(4)　僕（[illegible]）

郭沫若は次の一版の[illegible]を「僕」と釋して施黥して箕帚の賤役に從事せしめる奴隸として居り、

後
上20.10



骨文僕字、作[illegible]象人形、頭上有辛、辛者天也黥也、黥形不能表示、故以施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剞劂、人形頭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爲糞除之物（箕中盛塵垢之形）、可知僕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賤役、（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七頁 卜辞通纂一七一頁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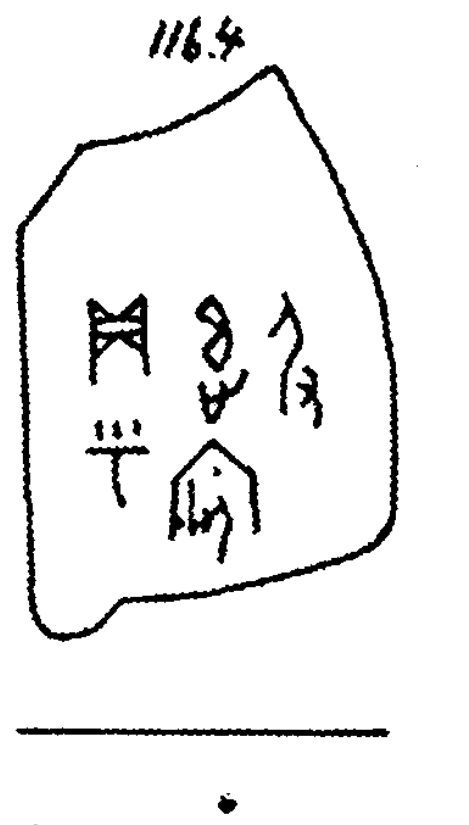
これより呂振羽は右の施黥を更に敷衍して「意在黥額以爲記號、示奴隸與自由之區別、蓋防其逃去」（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九八頁）と説明し、

又前記の如く翦伯贊・范文瀾はこの僕字を以つ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してゐる。然るに郭氏は之を人名として「金文父辛盤有此字作𡨦、亦繫尾員辛、特手中所奉之器稍泐耳、父辛盤乃人名、卜辭此字亦當是人名、恐與父辛盤之作者為一人也」（通纂）として居り、既に本義を離れて人名であるならば、これを以つて直に斯かる奴隷の存する証とはなし得ないのである。

(5) 宰（𡧍）

郭沫若は次の𡧍を、「宰」として奴隷となし、范文瀾は宰字をあげ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してゐる。

鉄116.4



此例與「貞其射鹿獲」、又「逐鹿獲」等同例、用知為𡧍者有逃亡之事、貞呼追捕之而及也、𠂤上二片（貞乎𡧍伐𢀛、貞乎多臣伐𢀛）知𡧍之用與臣同、則此亦分明為奴隷之類、余釋為宰之初文、說文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此正象有人在屋下執事、其必為罪人、則由辭意可以知之、（通纂）

然るに葉玉森は郭釋を非として、「寇」の初文となして居り（三釋）、又卜辭に、「宰」字があつて（後下12.13）商承祚は「宰」と釋してゐる（佚釋五八）。既に宀・辛に從ふ宰字があるから𡧍を宰と釋することには疑問があり、又𡧍は次の如く𢀛方征伐に從つて居り、或は𡨦（[illegible]）が之を率ゐてゐるから、右の辭は𡧍が敵を追捕すること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從つて之を以つ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續323 貞乎𡧍伐𢀛方出

乙749 貞𡨦𡧍

(6) 僕（𡨦）

郭沫若は習見の「来𡨦自西」の𡨦を、「僕」と釋して戍卒と解し、「僕即堅字、由後義以推之、則殷人已用奴隷為戍卒」（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と、奴隷を用ゐて戍卒となすとしてより、前記の如く呂振羽は「僕」をあげ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してゐる。

然るに郭氏は後に說を改めて「𡨦字必與希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通釋八七頁）として居り、「来𡨦」は又「来𡨦」に作られ外敵の来襲についてのみ用ゐられる用語であるから、𡨦（僕）は襲の意であり、呂氏は錯誤を沿用するものである。

(7) 妾（𡚴）

郭沫若は「乙巳自祖乙又𡚴」（粹218）の𡚴を、「妾乃女奴、自祖乙又妾、蓋謂以女奴為牲」と女奴を牲とするものと解して居り、これより程憬は次の二辭の𡚴を、「女奴を妻とするもの」と解し、李亞農は之を敷衍して、「女奴の忠誠と勞績によつて後代これを尊崇して祀るもの」として居り、翦伯贊・范文瀾は「妾」をあげ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してゐる。

續1.6.1 貞来出于王亥𡚴

鉄246.2 于太丁𡚴

○程憬ー女奴曰妾、案左傳十七年「女為人妾」、又案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又云「竊馬牛、誘臣妾」、將臣妾與馬牛對擧、足見臣妾的身分與地位之低賤、說文妾條云、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卜辭有「王亥妾」、「示壬妾」、大概古代人以女俘為妻、稱為妾、（商民族的氏族社會再續三頁）

李亞農ー我們從這兩條卜辭中、可以看出示壬固然有妾、而上甲微的父親王亥已有了女奴隷、奴隷制最初一個時期的特點、就是此時奴隷主不但把奴隷當作牲畜殺、反而把奴隷當作寶貝：奴隷的這種忠誠和勞績、不但取得了當時主人的寵愛和信任、並且取得了奴隷主的後代兒孫的尊崇、王亥、示壬的妾之所以見於祀典、其理由在此、（殷代社會生活一六頁）

然しながら「于太丁𡚴」が王亥の妾ならば、同文例の「𡨦于丁𡚴」（後上6.3）は何神の妾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れは甚だ無稽と謂はねばならない。この𡚴は前述の如く𡚴と同義であつて「巫」であり（殷代人牲・殷代奴隷制度研究之批判）、之を「妾」と釋して奴隷となすのは一片の臆說に過ぎない。

(8) 臣（臣）

郭沫若は金文の「臣」を奴隷と解して「金文には"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の如き用例が多く、弓矢田貝等と等しく賜與されてゐる臣は奴隷の明證（釋臣宰）であつて、奴隷でないとせば何であらうか（沫若近著）、左傳には「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僖公十七年）、微子篇には「今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詩小雅正月には「民之無辜、并其臣僕」とあるのがその証據である（古代社會研究・卜辭通纂）。又臣字は說文に「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とあり、而して金文の臣字は一竪目の形に作られて居り、人が首を俯して屈服すれば目が竪になり、說文に屈服の形に象るとするのは之を謂ふのであり、屈服した敵囚の柔順な者は之を懷柔して服御の用に供して臣としたのであつて、「臣」は俘虜の奴隷である（釋臣宰）」と說明して居り（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卜辭通纂一〇四・沫若近著・奴隷制時代・青銅時代・代九九頁・三頁）、この見地から次の如く卜辭の「臣」を奴隷としてゐる。

前6.30.1 貞叀小臣令衆黍一月 （郭釋）小臣即是奴隷、（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

前6.31.3 乎多臣伐𢀛方 （郭釋）此以多臣從事戰爭、亦用奴隷為軍警之一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九頁・釋臣宰・通釋一〇四）

これより程憬は、「乎多臣伐𢀛方」（前6.31.3）の多臣を、「臣奴是在戰爭時、所得來的俘虜」（商民族的社會八頁）、「貞叀小臣令」（前4.27.6）の小臣

を「臣是一種男奴」（續前五頁）、「貞令吳小耤臣」（前6.17.6）の耤臣を「耤臣即是耕奴」（同上）と解して居り、呂振羽は郭氏の多臣の解釋を敷衍して次の如く說明し、又小臣・耤臣をあげて奴隷となして居り、翦伯贊は「小臣」を、范文瀾は「多臣・小耤臣・牧臣」をあげて奴隷存在の証とな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

呂振羽ー奴隷之參加戰爭、甲骨文字中關於這種記載、尤不勝列擧、例如（乎多臣伐𢀛方の類例）、人口的減少、纔漸次用奴隷去參加軍事、在殷代原先似亦不讓奴隷參加戰爭、至多亦只讓其參加軍事上之防衛方面的事情、（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一〇〇頁）

右の臣、耤臣を奴隷と見做す說について董作賓・胡厚宣が反論を提出して居り、これに對して郭沫若・李亞農は次の如く應答してゐる。董氏は殷代の文字の使用法には假借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字形の解釋に根據を置いて社會の背景を推測することは危險であるとして次の如く論じて居り、

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就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景、譬如在遠古造字的時代、如字是男的俘虜、兩手是背綁着的、女字是女俘虜、兩手綁在前面、殷代男女囚犯的形具、還保存着這種古風（見陶俑）、可是殷代用如字與若字同義、已沒有俘虜之意、……同樣的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隷、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隷、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隷社會、這是很有問題的、臣、民兩字、創造時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經過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稱人、也稱衆、衆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嘗又有奴隷的痕跡呢、（小屯甲編自序十一頁）

と、假借的用法についての郭氏の見解を求めてゐる。これに對して郭氏は次の如く應酬して居り、

殷代誠然不是開始創造文字的時代、而文字本身卻在不斷創造之中、就在今天也還在創造、何能一口說盡「不能根據文字來研究社會背境」？據我所知道、甲骨文中就還沒有發見民字或從民之字、我說民字是盲的初文、象目中着刺、是據周代的金文來說的、其用為人民之民、可能就是古時候的生產奴隷曾經被盲其一目、盲目為奴的殘忍行為、一直到今天都還有、請聯想一下廣東所有的盲妹吧、我說殷代是奴隷社會、而周代也是、並不是單拿臣民兩個字來判斷的、我說臣民是奴隷也並不是單根據臣民的字形、我的頭腦幸好還沒有那麼簡單、我所列擧的証據、其他還很多、董先生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隷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隷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就是這種非學者的態度、逼得董先生在今天跑到台灣去準備殉葬、這一層、我倒是能够充分諒解的（奴隷制時代七〇―七一頁）

この論爭について李亞農が「郭先生對董說的反駁、我們認為完全正確」（殷代社會生活六八頁）と評してゐるが、郭氏の應答は董氏の提出してゐる問題點を「盲妹」の說教を以つて躱し、遂に個人攻擊を以つて終つてゐて、この重要問題について學究的な見解が示されなかつたことは遺憾と謂はねばならない。次に胡厚宣は「耤臣」が奴隷でないことを次の如く論じて居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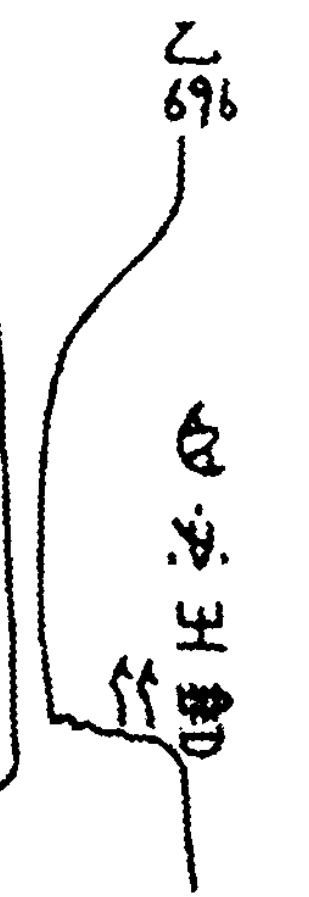
卜辭有「吳小耤臣」、……論者謂即殷代之農奴、然由卜辭觀之、吳在武丁時、或採集卜龜、或主事祭祀、或出師征討、或省察邊防、是其內掌國典、外討叛逆、……卜辭又每貞「呼吳來」、「呼見吳」、吳或有疾、武丁即令大臣禱告於先祖、則其在王室、所居之地位、及為武丁所親信之程度可知、且小臣之官者、在卜辭及殷金石文字中、或覲謁殷王、或從王田獵、或禱告王疾、殷王或傳小臣、或令小臣、或呼小臣、或令小臣祭祀、或令小臣田獵、……知其職位甚高、必為居王左右之近臣、今吳者實為小耤臣、耤之義實為耕、則其必為殷王左右一重要之農官、又可見也、卜辭或言「吳氏射」、或言「吳氏王臣」、氏之義為挈、為致、射與王臣、皆為殷之官、今言吳氏射與王臣、是小耤臣之官、必尚較射與王臣為大、然則謂吳小耤臣、為殷代農奴一說之無稽、更不待煩言而解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殷非奴隷社會論）

この說は略〻妥當であつて、李亞農は次の如くこれに服し、耤臣・小臣は奴隷ではないと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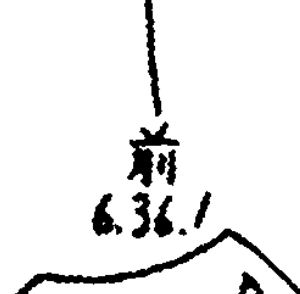
胡先生又指出小耤臣必為殷王左右一重要之農官、而卜辭中習見之小臣、職位皆甚高、決非農奴、當然更非奴隷、胡先生說得對、這些人的確不是奴隷、（殷代社會生活六八頁）

卜辭の臣・小臣・王臣の奴隷でないことは次の諸版に明瞭で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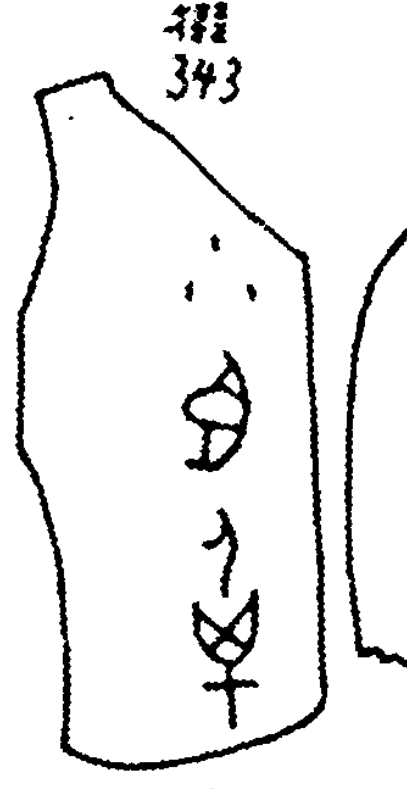
乙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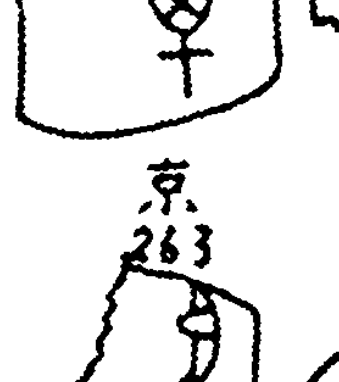
前6.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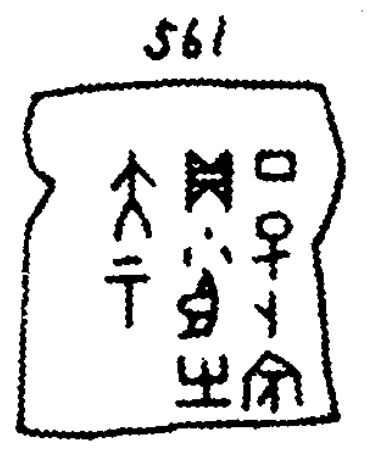
拾掇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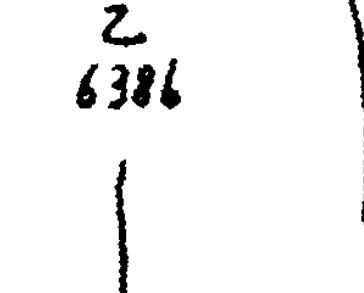
京263



佚561



乙6386



𠂤は單に𠂤（前7.28.3, 7.29.1）或は𠂤（前6.21.7, 7.7.4）と稱されてゐるから、「臣𠂤」・「日𠂤」（天90）は𠂤であり、伯である臣𠂤の奴隷でないことは明かである。

𡆥は「貞𡆥以多伯」（庫1602）・「貞叀𡆥（小臣）太甲」（前5.7.8）の如く多伯・王族を率ゐてゐる小臣であり、小臣の奴隷でないことは言を俟たない。

大示は殷室の直系先王を謂ひ、之を祀つてゐる小臣は奴隷であらうか。卜に於ける繇占の重大性は言を俟たない。この繇辭をなしてゐる王臣は樞機に參與してゐる者であつて奴隷と見做すことは困難である。

然らば郭氏が引用してゐる「貞叀小臣令衆黍一月」・「乎多臣伐𢀛」の小臣・多臣は獨り「奴隸」であらうか。前者については郭氏は、「古代社會研究」に於いては「即奴隸」としてゐるが、「青銅時代」に於いては「這小臣就等於周代的田官」とし、王家の官吏にして農夫を管率する者となして（九八九九頁）、廿年來の說を一擲して居り、之を田官となす根據を示してゐないが、下文に、「令衆黍」とあるから自明のこととなすが爲であらう。ここに於いて吳澤は、「卜辭云貞叀小臣令衆黍、這裏的小臣、是受殷王的叀（即傳）、去命令奴隸（衆）耕作（黍當作動詞解）的」と敷衍し、小臣を「貴族の奴才にして奴隸を管理する小牙爪」（古代史）としてゐる。然し、「令衆黍」は衆人即ち奴隸をして耕作せしむる意ではなくして、前述の如く衆即ち百吏庶民をして耤田に協力せしむる意であり（[illegible]）、この辭は小臣をして王に代つて耤田を行はしむることの可否をト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ら、この小臣は田官でもなければ又奴隸を管理する小牙爪でもなく、王の側近の大官である。次に「多臣」を郭氏は奴隸としてゐるが、卜辭通纂以降の著書には再びこの說を揭げてゐないのはこの說の非を自認し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

斯くの如く卜辭の「臣」には奴隸の用法が一例もなく、却つて王の側近の大官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て、郭氏も遂にその說を改めるに至つて居り、從つて之を以つて奴隸存在の證となすのは錯誤を沿用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ない。

(9) 射（[illegible]）

郭沫若は次の如く、「射」を奴隸として居り、呂振羽は前記の如く之に從つてゐる。

林2302 癸亥卜貞乎多射衛　（郭釋）以多臣多射、從事征伐、用知商人以奴隸服兵役矣。

多射は二百射・三百射とも稱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王は三百射に命じて祖先十示に王亡の止まざるを告げしめて居り、

乙9615 [illegible]
乙749 [illegible]

又多射は「多射衛」（甲1167 粹15 後下23.1 前5.42.6）とも稱されてゐて多馬を率ゐてゐるから、これを奴隸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はない。

(10) 衆（[illegible]）

郭沫若は次の諸辭の「衆」を奴隸となして居り、この說は前記の「臣」と共に郭氏の奴隸社會說の二大支柱である。

前4302 [illegible]　○小臣即是奴隸、此爲小臣所命令之衆、亦爲奴隸無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

前5.20.2 [illegible]　○衆者衆庶之意…大抵殷人產業以農藝牧畜爲主、且已驅使奴隸以從事於此等生產事項、（通纂一〇三）

通474 [illegible]　○所謂「衆」、所謂「衆人」、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奴隸制時代八一頁）

前7.30.2 [illegible]　○在周初庶人都還是最下等的人、可見殷代的衆也必然是最下等了、（奴隸制時代一二頁）

續2.28.5 [illegible]　○主要的生產是農業、而從事農耕的衆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故殷代是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同右）

粹866 [illegible]　○「衆人」、呢不用說也就是農夫了、（青銅時代九九頁）

右の如く「衆」を農夫とし、又その身分を奴隸とするのは、次の如く(1)農具の原始的であることは必然的に大規模な奴隸生產を必要としたこと、(2)「衆」の字形が太陽の光底に勞作してゐる人の象形であること、(3)金文の𦉜鼎・毛詩臣工・及び尚書盤庚の「衆」が奴隸であることを以つて根據と做してゐる。

(1)要說用這樣原始的耕具爲什麼發展出相當高度的農業、我看這也不難於說明、因爲用多量的奴隸作過分的搾取、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無寧是工具的原始性發揮着奴隸制的制約性、或保障作用、不然便會用不着大規模的奴隸生產了、（十批判書十七頁）

(2)卜辭衆字作日下三人形、如𥄎或𥄎、象多數的人在太陽底下從事工作、再從發音上來說、童・種・衆・農・奴・僕等字是聲相轉而義相襲的、又因爲用來耕田的這樣的人很多、故衆字被引伸、爲多數的意思、而原義便完全佚掉了、（奴隸制時代一〇頁）

(3)周初的詩裏面耕種者依然叫着衆人、如周頌臣工、「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便是明証、又有名的「𦉜鼎」、是穆王以後的器皿、銘文的第三段載有名叫匡季的、在一次饑荒年辰、搶劫了𦉜的禾稻十秭、𦉜控訴匡季於東宮、匡季自願以田五田、衆一夫、臣三人、來賠償、可見衆與臣是同性質的東西、而是可以任意轉移物主的物件、衆或衆人就在周穆王以後、都還是奴隸、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由這兒逆推了、（十批判書十六八頁 奴隸制時代八頁八一頁）

(4)了解了「衆」或「衆人」的本義、讀商書盤庚中篇、便可以增加領會、那是盤庚將要遷於殷的時候向民衆的告誡、裏面說着「奉畜汝衆」、「汝共作我畜民」、可見這些人的身分是和牲畜一樣的、這些人假使不聽話、那就要「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這就是所謂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了、（奴隸制時代一〇頁）

右の(1)は馬克思理論の適用による推測に外ならず、實証的論証に當つては斯かる觀念論は姑く問題外に措き、(2)の𥄎字については董作賓の「殷代的人民也稱「人」、也稱「衆」、衆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嘗又有奴隸的痕跡呢」（[illegible]）とす

る反對說があり、郭氏は之に酬へて、「正像農民在日下苦役之形、誰能說沒有奴隸的痕跡」（奴隸制時代七頁）としてゐるが、畢竟𥄎の形が奴隸であるか否かは字形上からは決定し得ない。(3)は詩臣工の衆人、𦉜鼎の衆を奴隸となし、これより類推して前揭卜辭に「令衆黍」・「令衆人曰𦔮田」とある衆・衆人を農耕奴隸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𢀛方征伐に從事してゐる者は次の如く、衆・多臣・多尹・多馬・二百射・十人・人三千と記されて居り、ここに矢士三千の場合は、「人三千」と稱され

後上16.10 [illegible]　乙7161 [illegible]
簠征5 [illegible]　金222 [illegible]
林2277 [illegible]　續1.1.3 [illegible]
續323 [illegible]　南明162 [illegible]

てゐるから、この衆（衆人）は軍衆の意ではなくして右の總稱に外ならず、而して斯かる衆字の用法は「令衆黍」・「令衆人曰𦔮田」の衆・衆人の用法と同一であつて、後者は前述（[illegible]）の如く周語の「百吏庶民」、呂氏春秋の「三公九卿諸侯大夫」を謂ふものであり、多臣・多尹を含めての衆庶の義であつてこの兩者は一致してゐる。卜辭の「衆」は斯くの如く百官・庶尹を含めての衆庶の義であるから、次の辭に於いては𢦏即ち災の有無をトして

前5455 [illegible]

ゐて、郭氏の所謂「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り、從つて卜辭の「衆」・「衆人」は奴隸ではない。(4)の書經盤庚の「衆」については、范文瀾が郭氏の奴隸說を敷衍して、「數量最大的奴隸是萬民」としてゐるが、萬民が奴隸ならば奴隸は存在しない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郭說に對して胡厚宣は「此其義皆爲民衆或衆庶之稱、乃國家之主要分子、其身分極高、故殷王命其衆至於庭、而相與討論遷都之事」（殷非奴隸社會論四頁）と反對して居り、右の卜辭の衆の概念からせばこの胡說は妥當であり、李亞農は次の如く胡說を承認して、遂に殷代に自由農民の存在を認め、又呂振羽・吳澤も次の如く之を自由民として郭說に從つてはゐない。

李氏—盤庚篇中的衆、的確不是奴隸、但要殷王親自下命令來進行的大規模的集體農耕必然是奴隸勞動、而參加這種集體勞動的衆或衆人則必然是奴隸、因爲自由農民是不會去參加集體勞動的、而參加集體勞動的也就不成其爲自由農民、（殷代社會生活六九頁）

呂氏—盤庚篇中卻有「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的記載、這顯示一方面反映自由民之怠於參加農業勞動、一方面卻又正在說明在農業生產勞動的領域中、還有自由農民的存在與參加、（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五三頁）

吳氏—如盤庚篇中所說畜民、是受政府供養的自由民、盤庚搬家時、自由民反對搬家、盤庚勸說自由民、（古代史三六頁）

斯くの如く郭氏が「衆即奴隸」・「農耕に從事する衆人は畜民中の最下等であつて、殷代が奴隸社會であることは問題とならない」としてゐるが、卜辭の戰爭・耕作に從つてゐる衆・衆人の奴隸でないことは右の如くであり、丁山も亦衆人在日下、應作受日神保護的民衆解釋、其地位與羅馬帝國時代的公民相等、至少也該是自由民、可能是公卿大夫的子弟（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八頁）となして居り、この「衆即奴隸」說は郭氏の獨斷に過ぎないものである。

(11) 人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郭沫若は次の辭の「[illegible]」を奴隸を人牲となすものと解し、李亞農は更に「[illegible]」・「[illegible]」を俘虜の奴隸を人牲となすものと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前1.26 [illegible]…于[illegible]
前4.8.2 [illegible]

郭沫若—俘虜於殺戮之外、卜辭中多有用爲犧牲之記錄、此所謂「[illegible]二」「[illegible]三」之艮字與古孚字同意、服字從此、此與牢宰之數同列、自爲人牲無疑、（郭氏[illegible]）殷契粹編七二〇片「戊辰卜有艮妣己一女妣庚一女」、足證艮乃女俘、所謂奚也、「伐廿」云々、所伐當是男俘、此二例所記者爲妣庚亦是女性、故於男牲之外、復以女奚爲牲、（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七頁）

李亞農—「卜貞[illegible]羌廿卯三牢箙一牛于宗用」・「乙丑卜王侑三奚于父乙」、這些跟牲畜一般被屠殺來祭祖先神祇的羌人和奚、毫無問題、都是俘虜或奴隸、（殷代社會生活六五頁）

然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の俘虜の奴隸でないことは前述（[illegible]）の如くである。

(12) 殉人

殷代に大量の殉人のあることは革命後に郭寶鈞の郭沫若に與へるの書（十批判書改版書後 奴隸制時代六九頁）及び「記殷周殉人之史實」（光明日報學術副刊）によつて明かにされ、次いで董作賓は「殷代的宮室及陵墓」（大陸雜誌一卷九期）に於いて、石璋如は「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に於いて稍詳細に發表し、胡厚宣の「殷墟發掘」はこれらの報告を手際よく纏めてゐる。郭沫若は次の如くこの事實を以つて殷代は奴隸制社會である鐵証となして居り、

○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跡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前史所未有的、…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跡、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證、（十批判書改版書後）

○大規模的殷王陵墓之外、有一些小型簡陋的墓葬、也有殉人的遺跡、有的墓葬竟有以小兒爲殉者、可見殷代確已有私人奴隷存在了、（奴隷制時代一〇頁）

○或者是得全首領的生殉、或者是身首異地的殺殉、每一大墓的人殉有的多至三四百人、殉者每每還隨身帶有武器、這些驚人事跡的發現、足以證明殷代是有大量的奴隷存在的、更把甲骨文字和其他資料的研究參合起來、我們可以斷言殷代確實是奴隷制社會了、（奴隷制時代五頁）

と、殉人を大量の奴隷存在の証據とし、甲骨文字其他の資料と相俟つて殷代は確實に奴隷制社會であるとしてゐる。

然しこの殉人が奴隷であるか否かについては問題があり、曩に郭寶鈞の書信には「推想奴隷居多、近身者或親信」と奴隷多しとしてゐるが、「殷周殉人之史實」に於いては「此一段史實對於古代史研究、究能説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隷、是否皆從事生產之奴隷、作者未敢一歩推斷」と、奴隷と斷定することを保留してゐる（奴隷制時代所收「申述一下關於殷代殉人的問題」參照）。ここに於いて郭沫若は次の如く少数の親近者の外は首を保全する自由もなき奴隷であるとし、又奴隷社會に於いては工農兵の分化が十分ではなく武器を執る者も奴隷であり、假にこれらが生產より脱離してゐるとしても生產に從事してゐる者に養はれてゐる譯であるから毫も自由のない奴隷であり、殷代の奴隷社會であることは疑ふべきものがないと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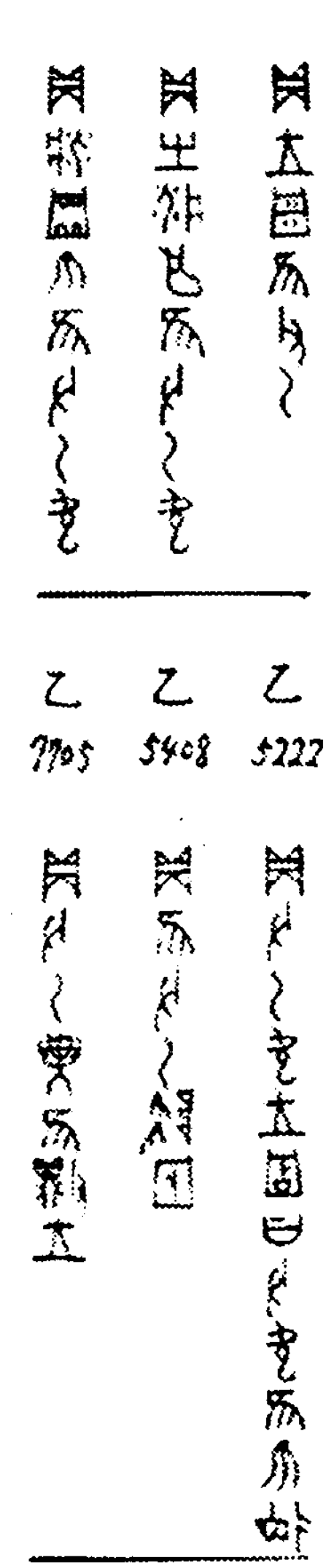
這些毫無人身自由、甚至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親近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羣奴隷、有何可疑呢、奴隷社會裏面、工農兵是沒有十分分工的、耕田時是農、服役時是工、有事時被堅執鋭便是兵、所以這些帶武器的殉葬者、也可能都是生產奴隷、即使是已經脱離了生產的、有如此多的脱離生產者拱衛死的國王、必然還有更多的脱離生產者拱衛活的國王、靠誰的力量來養活這些脱離生產者呢、當然要靠從事生產的人、脱離生產者都還是這樣毫無自由的奴隷、・從事生產者應該更賤、難道還不會是奴隷嗎、因此這一段史實、正説明殷代是奴隷社會、又有何可疑呢、（奴隷制時代一四頁）

その後楊紹萱が「關於殷周殉人的問題」を學術副刊に載せて、殉人を奴隷社會の証となし得ないことを主張したのに對して郭沫若は次の如く「殉人の盡くが奴隷でないとせば殉人の説明の仕様がない。氏族社會の成員とせんか斯く多数の成員を犠牲とする道理がなく、他民族の俘虜とせんか臨時に斯くも多量に獲られる筈がない。從つて平時養つてゐる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ず、然らば彼等を何處に、又誰人が生產して養つてゐるか、奴隷以外にはないではないか」と反駁してゐる。

殷墟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親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羣奴隷」、我始終認爲是正確的斷案、但我須得聲明、我並不曾如楊先生所指責的、把「殷墟殉人遺骨全部引爲殷代奴隷社會之証據」、「不全是奴隷」、早就不成爲問題的、「全不是奴隷」那才成爲了新的問題、要説殷墟的殉人「全不是奴隷」、實在是沒有辦法來説明、是氏族社會的成員嗎？當然不會拿這麼多的成員來犠牲、是別民族的俘虜嗎？這俘虜是臨時去拉來的呢？還是平時養畜在那兒的？臨時去拉那麼多俘虜來殉葬、道理説不通、平時養畜在那兒的、誰生產來養畜他們？（同前）

これらの應答によつて殉人を奴隷とする説の大略を知り得るのであつて、郭氏は殉人によつて奴隷制社會であることを立証してゐるのではなくして、奴隷制社會説に合するやうに殉人の身分を判断してゐるに過ぎないのである。この後陳夢家はこの遺骨を羌族の俘虜を人牲として祭祀終了後に埋置したものとしてゐるが（綜述二七六頁）、これは單に卜辭の「[illegible]羌人」を羌人を人牲と解する説とこの殉人とを結合したまでであつて、固より論ずるに足るものではない。

奴隷制社會に於いては奴隷の多寡が生產を決定する譯であるから、果して斯かる大量の殉殺が行はれるかは疑問であり却つて王權の強大な封建社會に於いては大量の殉葬が行はれて居り、例へば史記秦本紀に武公の從死者は六十六人、繆公の從死者は百七十七人としてゐるのは之である。又殉葬が行はれる所以を考察するに、殷人は死後の神靈が常に現世と交渉を持つものとして、例へば王亡、王疾、王壱がどの祖先の致せるものかを卜してゐる例が習見であり、人は死によつて靈界に生きるものとしてゐるから、靈界に於ける王の使令に供する侍衛として三四百人を殉死せしめることは慘酷ではないのであつて、從つて殉人は俘虜や奴隷ではなくして王の側近及び侍衛に外ならず、秦の繆公には子輿氏の三良が從死し、武官村大墓内の西側廿四体の殉人が女性であることは之を物語つてゐる。假に俘虜或は奴隷を殉死せしめたものとせば、そこに何如なる意義が存するのであらうか。又供牲は神靈に饗する所以であるが、俘虜或は奴隷を殺して供する人牲は神靈の喜び享くるものであらうか。斯くの如く殉人を奴隷とするのは、殷代を奴隷制社會とする前提に立つものであるから、殉人は奴隷制社會である鉄証ではなく、却つて王權の強大な封建國家である証を提供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乙3933
乙2910
乙4511
乙5222
乙5408
乙7705

以上十二の証據は郭氏の殷代奴隷社會説を構成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が、一として確証となすに足るものがないのである。

○郭氏は自ら「草鞋不合適、別外換一雙、有一雙合脚的新草鞋、便是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殷代是奴隷社會」（奴隷制時代八五頁）と謂ふてゐるが如くに、奴隷社會なる新草鞋に合するが如く史料を解釋する演繹法に據つて居り、殷代の奴隷社會であることは馬克思史觀からここには問題がなく、史料を何如に説明するかに郭説が成立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然り而して殷代に奴隷の存在することは、卜辭に「𠬝」・「[illegible]」の字があることから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る。「𠬝」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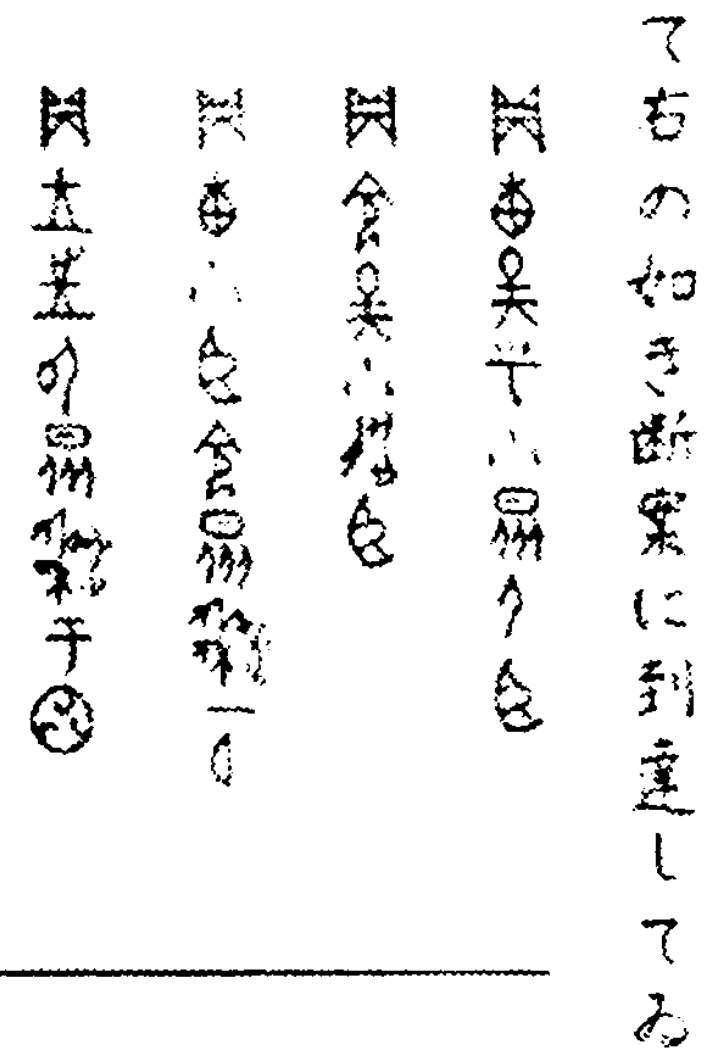
菁5　[illegible]

と用ゐられてゐて、仲偁父鼎の「𠬝金用作寶鼎」の𠬝は俘獲の義であり、又「俘」は説文に「軍所獲也从人孚聲」とあるから、𠬝は俘の初文であつて「[illegible]」は[illegible]地に侵入せる𢀛方（菁6「[illegible]」と𢀛方が[illegible]を侵してゐる）が十五人を俘獲したの意であり、𢀛方が殷の俘虜を獲てゐるから殷も亦外敵の俘虜を獲得したことは容易に考へられ、而して俘虜を奴隷とすることは古代の通習であるから、斯かる奴隷の存在したことは當然であり、又[illegible]は既に本義を離れて假借使用されてゐるが、その字形は羅振玉の所謂「罪隷」であつて、古代に在つては罪囚を沒して奴婢としたから、斯かる奴隷の存在も亦可能である。然し斯かる俘虜・罪隷が殷代の農業牧畜生產の主体を成してゐるとは到底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から、奴隷社會と見做し得ないことは言を俟たない。然るに曩に「殷非奴隷社會説」を主張した胡厚宣は「甲骨續存」の自序に於いて、次の如くその説を棄てて、「衆人」を奴隷として「奚」を奴隷を管理する小臣とし・農業生產に多くの奴隷が從事したとしてゐる。

甲骨文稱小臣和衆人者常見、本書下編四七六説「貞叀奚乎小衆人臣」、合小臣衆人而稱小衆人臣、這樣的例子、在過去少見、「叀奚乎小衆人臣」即「呼奚小衆人臣」、擬前六・一七・五和前六・一七・六、「己亥卜貞令奚小耤臣」的「令奚小耤臣」、奚爲人名、小耤臣和小衆人臣是他的職位、小耤臣是耤小臣、是管農業生產的官、小衆人臣就是衆人小臣、是管理衆人也就是管理奴隷的官、合此兩辭看來、奚在殷代是管理着大批奴隷以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一個小臣之官、就很明白了、（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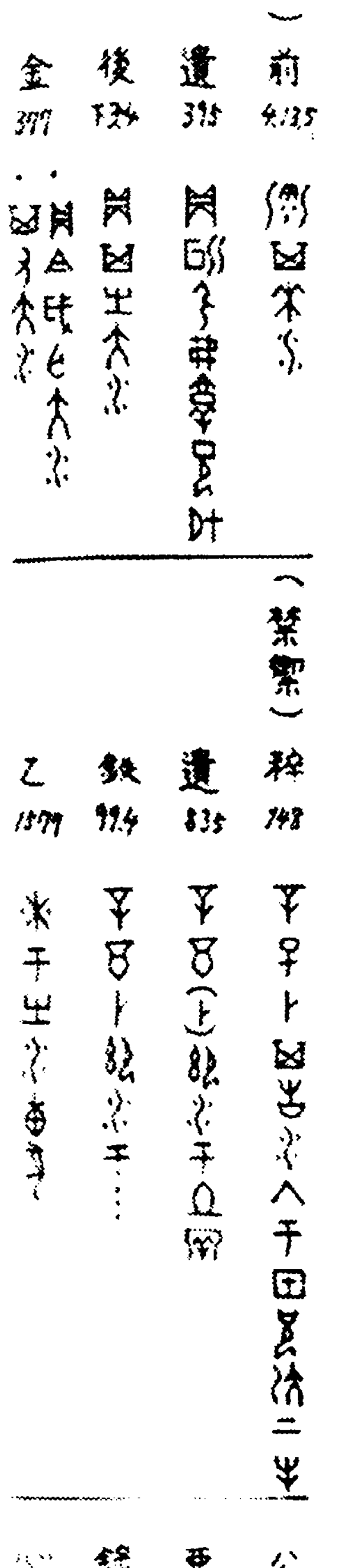
胡氏の斯かる錯誤は郭氏の「衆即奴隷」説の非を説破し得ないことと、「貞令奚小耤臣」の小耤臣を官名と誤解せるに因るものである。「衆人」の奴隷でない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胡氏は「貞令奚小耤臣」の「小耤臣」を官名と

して、これに從つて「貞叀奚乎小衆人臣」（續存四七六）の「乎」・「小」の位置を改めて「貞叀乎奚衆人小臣」と理解し、これに本づいて右の如き斷案に到達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が、この解釋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は次の用例を比較せば明瞭である。即ち(イ)の衆人は(ハ)(ニ)(ホ)の衆・衆人であり、又(イ)の臣は(ロ)の耤臣であつて、(イ)の小は(ロ)の小と等しくこれらの辭に於いては動詞であるから、(イ)は「奚をして耤田に參與する衆人（周語の百吏庶民、呂覽の三公九卿諸侯大夫を謂ふ）及び耤臣の數を減少せしむる」の意であり、前記の如く冢宰の職に在る奚が斯かる王命を受くることは容易に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る。從つて小耤臣・小衆人臣を奴隷を管理する官と解するのは曲解に過ぎないことは很だ明白である。


(イ)續存476
(ロ)前6176
(ハ)前[illegible]
(ニ)前5202
(ホ)續2285

斯くの如く殷代を奴隷制社會と証し得る甲骨文乃至は卜辭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つて、之を奴隷社會と見做すのは先入觀念による臆測に過ぎない。然らば殷代は何如なる社會と規定し得るであらうか。

前述の如く侯・伯・子・服・冢宰・將帥は土地を領有し、その稱謂・職位を世襲してゐるから、氏族社會の跟跡を存してゐるが、既にこれらは王によつて統制されてゐる封建國家である。氏族社會の解体以後、資本主義社會に入る前の亜細亜の封建社會は亜細亜的生產社會とされ、この社會は(1)土地が國有であり、(2)全國は多数の共同社會より成り、(3)灌漑治水の如き公共事業の承擔者は國家であり、(4)共同社會の統治は中央集權的專制の支配形態をとる、ものとされてゐる。この立場から殷を考察せば、(1)王は四方の豐凶・諸侯の領地をも含めて各地の受年を卜して居り（第六章參照）、又地方に於いて上帝を祀つて祈穀を行ひ、耤田の禮を行つてゐるから、土地は全体として國有であり、(2)邊甸に侯・伯を置き、四方に同姓の子を建置してゐて、多数の共同社會より成り、(3)灌漑治水が行はれたか否かは明かでないが、「不水」・「其水」の卜辭は習見であつて、例へば次の如く大水の有無を卜し、又大水を祖神に告げ、或は土神に禜祭を祈つてゐて、これは王が公共のために行ふものである。然るに李亞農は「大量卜辭中竟沒有貞問水災的記錄」として殷の統治者が水災に絲毫も關心を有しなかつたとしてゐる（殷代社會）が、


（大水）前4135
遺395
後下34
金377
（禜祭）粹148
遺835
鐵99.4
乙1577

これは問題にならない曲說であり、(4)侯伯子服が王命を奉じ、冢宰・將帥が王家に勤勞してゐて、中央集權的專制の支配の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右の特質と符合してゐる。從つて殷は封建國家であつて、亞細亞的生產社會であると規定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第六章 殷の產業

一、農業

吳其昌は「田」字を野獸の棲息する方區の象形と解して、「商代的田不是種稻用的、而是打獵用的、田形是表示這一方區的地面有野獸、可以供給佃獵、不是劃方來種五穀的。」（甲骨金文中所見之殷代農稼情況）となし、而して「〓〓于田〓〓〓〓三」（林2.22.10）の如く田には「獲豕三」と獲物が記されてゐる例が習見であるから、殷代を田獵游牧時代としてゐるが、例へば「〓」（前4.53.4・7.20.1・5.18.6）・「〓」（明2236）・「〓」（前4.40.3・後下7.2・續5.35.1）は田圃に禾の有る象形であつて、耕田の存する証であり、郭沫若は「殷代的牧畜生產還相當旺盛、但農業的生產却已經確實地成為主流了」（奴隸制時代六頁）、陳夢家は「殷代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卜辭綜述五三三頁）と農業時代としてゐる。

(1) 耕田

卜辭の「田」には次の如く耕田・藉田・圣田・田祀・田獵・省田・郊田の用法があり、

(一) 耕田　次の用例の田が耕田の意であることは、辭末に受年・受禾の語があることによつて明かである。

乙5584 〓
續存下166 〓
乙1555 〓（乙2065同例）
書道10.3 〓

(二) 藉田　次の用例の田が藉田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參攷(2)(2)は「〓」と同文例であり、(3)は「〓」と同文例である）。

(1) 乙6031 〓
甲3001 〓
書道7.2 〓
林2.22.17 〓
乙7721 〓
庫1038 〓
(2) 後下40.14 〓
京374 〓
粹353 〓
(3) 續2.28.5 〓
(4) 續3.34.6 〓
菁9.7 〓

(三) 圣田　次の如く(1)〓田・(2)〓田・(3)〓田・(4)〓田の用例があり、(1)〓田は又〓田・〓田・〓田に作られてゐて、佚323版

(1) 粹1221 〓
粹1222 〓
粹1223 〓
粹1544 〓
書道10.3 〓
(2) 前2.37.6 〓
前4.10.3 〓
卜417 〓
南明210 〓
甲377 〓
寧1.364 〓
(3) 前7.3.2 〓
前2.28.2 〓
明620 〓
甲3510 〓
誠372 〓
(4) 掇1.446 〓

には「〓田」が又「〓田」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郭沫若が「由字形而言、蓋田園之象」（粹釋一二二一）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つて、田・〓・〓は田と一字であり、又〓田は「〓田」・「〓田」とも記されてゐて、〓を郭沫若は「圣」、〓を余永梁は「圣」とし、〓を丁山・陳夢家は「叁」として居り、

郭沫若—从〓从土、當即圣、說文云、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又土、讀若兔鹿窟、从又與从〓同意。（粹釋一二二一）

余永梁—說文圣汝潁之間云々、此與篆文略同、从兩手致力于地會意、篆文省、又从〓與从〓同。（殷墟文字考）

丁山—〓、篆作〓、〓、篆作〓、當是說文土部所謂「〓、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叁字初文、淮南本經「糞田而種穀」、孟子滕文公上「凶年糞其田而不足」、糞田者、除田之穢也。（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八頁）

陳夢家—〓象〓土之形、疑即糞字、周禮草人「凡糞種」、徑文作叁、說文「叁掃除也、…讀若糞」、叁是叁的誤形即糞字、月令季夏「可以糞田疇」、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从〓即共、音與壅同。（卜辭綜述五三八頁）

〓・〓は又〓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れは「圣」字であり、董作賓の「確是致力於地之義、蓋包括耕種墾殖之事」（殷曆譜卷四日至譜）とするのは最も妥當である。(3)〓田・〓田について董作賓は「疑是〓之繁文、从田當為農具、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為用字、此字从〓从土、與〓同、田增農具、亦非耕殖之事莫屬」（同前）と耕殖に關する用語として居り、例へば「〓〓〓〓〓」（後下15.5・粹1223）と〓について「受年」をトしてゐるから董說は妥當であり、而して〓の〓・用・〓に從ふは墉の〓・用・土に從ふのと相等しく、說文に「墉、城垣也、从土庸聲」とあつて墉・埔・塲は同聲にしていづれも築

地を原義として居り、從つて〓は地を築くを原義とし(4)の〓田の〓と同義と考へられ、〓は土を積みて境界を作る象形であるから、〓田は田間に境界の築地を作る殖拓の意である。然るに陳夢家は次の二辭を証として「〓則為田獵」（卜辭綜述五三八頁）としてゐるが、

前2.37.9 〓
前2.11.1 〓

この二卜辭に於いては王の為すものとされてゐて、この兩辭は第五期に屬して居り、他辭に「省〓〓〓〓」（後下22.16）と〓に作るものがあり、右の二辭の用法は假借であらう。なほ前揭例の前2.37.6版・甲3510版には五月・六月の月名があり、これに因つて董作賓は「殷六月、夏五月也、時當『參秋』之後、其所『致力』者當即種麥之田」（同前）としてゐるが、右の例には十二月に〓田が行はれ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から、この說は妥當でない。

(四) 田獵　次の「田」には〓（獲）・〓（狩）・〓（逐）及び牧獲が記されてゐるから田獵の意で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

甲2715 〓
南明732 〓
甲1656 〓
書道12.7 〓
佚990 〓
董〓 〓

(五) 省田　次の「〓田」の用例は習見であつて、〓は例へば「〓〓〓〓〓」（續3.32.3）・「〓〓〓〓〓」（佚〓）・「〓〓〓〓」（下〓）・「〓〓〓〓」（前3.23.3）の如く用ゐられてゐて、王が出御して〓することであり、〓を孫詒讓は「當是省字」（擧例下八）、羅振玉は「說文解字相省視也从目从木」（考釋五六）と、省・相と釋して居り、

前5.26.1 〓
鐵114.4 〓
後上30.6 〓
誠310 〓
庫1090 〓
寧1.382 〓
續3.23.6 〓
佚800 〓

金文の庚午父乙鼎の「王令寢農省北田」の省字は〓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孫釋が妥當であつて、〓田は省田であり、王が地方に出御してその狀況を視察する意であつて、後世の巡狩に當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なほ〓字を用ゐる場合には語序を倒置するのが通例であるから、〓田〓は〓田、〓〓田〓は〓〓田に外ならない。

(六) 田祀　次の如く田に於いて〓・〓・〓・〓の祭祀が行はれてゐる。

京919 〓
續3.16.4 〓
七B35 〓
乙4471 〓
粹23 〓
甲2608 〓
掇1.385 〓
鄴3.40.12 〓

(七) 郊田　次の「〓田」・「〓田」の田は甸の意、又「〓田」は諸邊侯であつてこの田も甸であり、而して粹968版に於いては〓地に〓祀して雨を祈れば二田〓・〓に大雨がある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て、〓・〓兩地が二田と稱されて居り、この田も亦甸の意である。これによれば右の〓田・〓〓田の田も甸の義に外ならない。

菁2 〓
菁6 〓
甲2416 〓
粹968 〓

之を要するに、「田」の用法は、名詞としては「耕田」・「圣田」の用例に在つては耕地の義、「省田」・「田祀」・「郊田」の用例に在つては郊甸の義であり、動詞としては藉田・田獵の意に用ゐられてゐる外に、「〓〓田〓〓」（下〓）によれば「圣田」の義に、又「〓〓〓〓田〓〓」（前2.28.2）と「〓〓〓田〓〓」（前7.3.2）によれば「墉田」の義に用ゐられてゐて、この二者は畢竟「拓田」であり、從つて名詞としては耕地・郊甸、動詞としては藉田・田獵・拓田の意であつて、吳說の「商代的田不是種稻用的、而是打獵用的」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が解る。

(2) 作物

卜辭に〓・〓をトする例は數百版に及び、これは又「受〓年」・「受〓年」・「受〓年」・「受〓年」・「受〓年」とも記され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る。

(一) 受〓年・受〓年　〓年・〓年は有年であつて、穀梁傳に「五穀皆熟為有年」（桓公三年）とある有年である。

續存下166 〓
甲1319 〓

(二) 受〓年・受〓年　受〓年の〓は又〓（甲〓）・〓（甲〓）・〓（鐵〓）・〓（乙〓）・〓（乙〓）・〓（乙〓）・〓（續〓）・〓（乙〓）に作られて居り、受〓年の〓は〓（下〓）に作ら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の一字であることは例へば「〓」（續〓）が「〓」（金〓）に、「〓」（續〓）が「〓」（南〓）に、「〓」（續〓）が「〓」に作られてゐるに見て明白であり、從つて陳夢家が〓を〓と區別して之を「粱」としてゐるのは妥當でない（卜辭綜述五二六頁）。

鐵〓 〓
續〓 〓

〓を孫詒讓が「來」の象形としてゐるが（擧例上〓）、羅振玉は次の如く「黍」と釋してゐる（考釋中〓）。

羅振玉—說文解字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仲叡父盤亦作〓、此或省水、黍為散穗、與稻不同、故作〓之狀以象之

仲叡父盤の「黍粱來麥」の黍が𥝌に作られてゐるのと、乙4699版の「受𥝌年」の𥝌とは同文であつて𥝌は黍字であり、従つて受𥝌年・受黍年は黍の稔熟を受ける意であり、而して受黍年の辭が最も多いから黍は代表的穀物である。

(三) 受𩠑年

續存180・貞弗其受𩠑年 ― 受𩠑年（後上31.11）の𩠑は又𩠑（佚400）・𩠑（續2.29.3）・𩠑（粹896）・𩠑（卜491）に作られて居り、羅氏は「酋」と釋し（考釋中三三）、葉玉森は之に從つて「年豐則醞酒多、歉則否、故卜辭云不受酋年也」（殷契鉤沈）と、酋は酒熟の意であるから、醞酒を多量に作り得る豐稔を受ける意に解してゐるが、受𩠑年が受黍年と對貞されてゐて穀名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後上31.11佚400林2.11.2續2.29.3天36卜491）、唐蘭は次の如く穀名として「𦼮」と釋し、「稻」と解してゐる。

唐蘭―𩠑自羅振玉釋酋、後人咸襲其誤、不知其與酋形迥異也、余釋𦼮、詳殷虚文字記、𦼮當是穀名、（天釋四八）

𦼮字象米在𠬞中之意、或从米从𠬞、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讀𠬞聲、從米𠬞聲、當即說文之䆃字、…當讀如𥞥、說文「𥞥禾也」…朱駿聲疑「𥞥實與稻同字」、特有見地、…卜辭之受𦼮年當受稻年、故與受黍年並重也（殷虚文字記六葉）

然るに陳夢家は「說文𥞥禾也、從禾道聲、司馬相如曰𥞥一莖六穗、這種穀物、在河北省中部稱爲𥞥禾穀、福建莆田凡多穗的小米叫做tai即𥞥、由此知𥞥是禾(小黍)的一種不是稻」として之に反對し、次の如く「秬」と暫定してゐる。

陳夢家―這個字的下半是𠬞字所從、我們今暫時定爲秬字、其理由如下、一、𠬞與巨古音相近、二、秬和黍並卜於一辭、兩者當屬相近的穀物、三、卜辭祭祀用鬯、而秬是製鬯時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當時一定已經種秬了（卜辭綜述五二七頁）

𩠑の字釋は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𩠑は地名としても用ゐられてゐて（前2.44.6文714庫1172）、前述の如く淮陰の南方四日行程に在り、この地名は𩠑を多く產するによるも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四) 受来年

粹887 …卜受来年

甲651 十月…来于…受来 ―

来は黍を「來」に作るものとは異つてゐて水點がないから、「來」であり、「來」は說文に「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とあり、又廣雅釋草に「大麥麰也、小麥來也」とあるから小麥である。来は「…来于…受来年」（甲3587）の如くその豊稔が祈られてゐるから、小麥が既に生產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地名に來・麥・𥝌があり淮陰の西北に在り、この地名は來麥を產するによるも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五) 受畗年

畗を陳夢家は「畬」と釋し「稷」と解してゐるがなほ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

乙771 ― 字從田從夂、疑是說文「𥝢稻也」、或體作𥠖、爾雅釋草「𥠖稷」注「今江東呼粟爲𥠖」、左傳桓二正義引舍人曰「𥠖一名稷、稷粟也」

乙1209

(六) 受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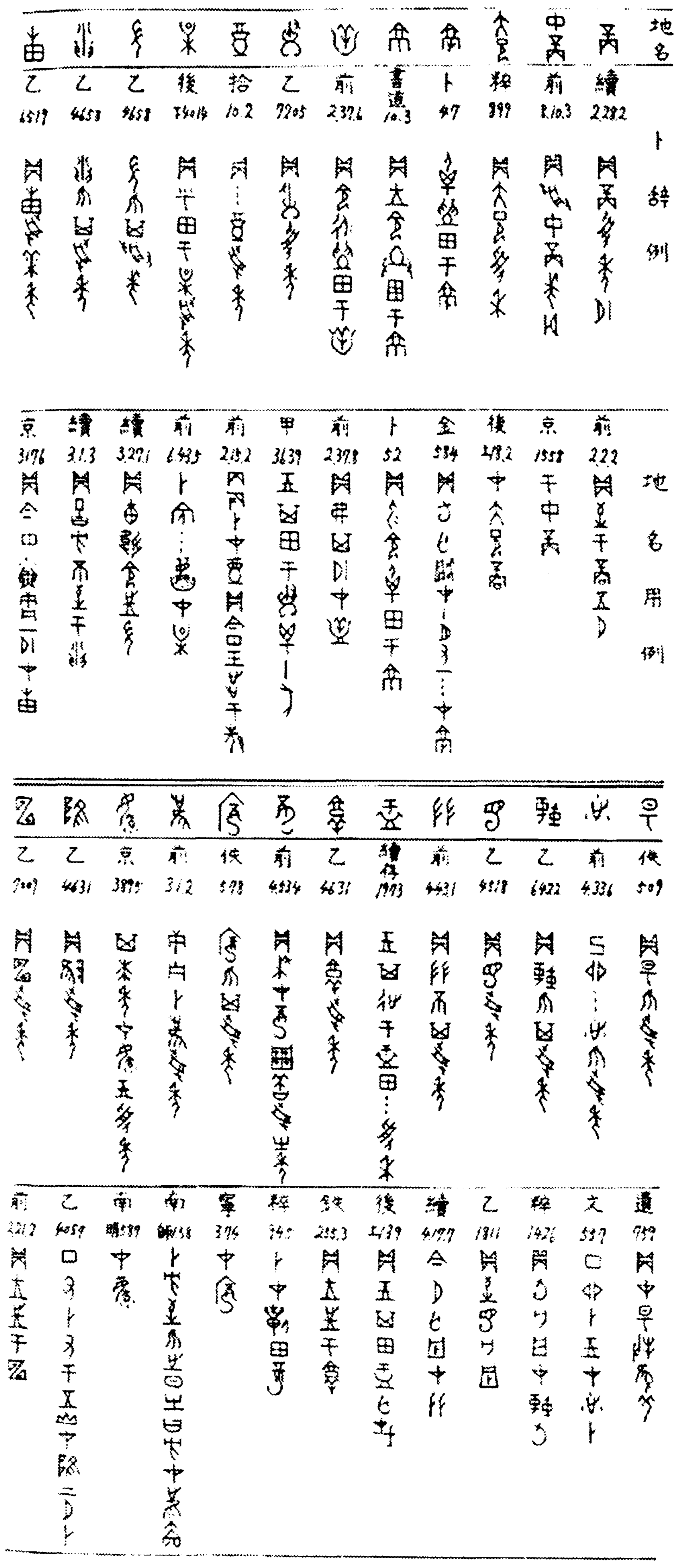
前6.14.1 ― 金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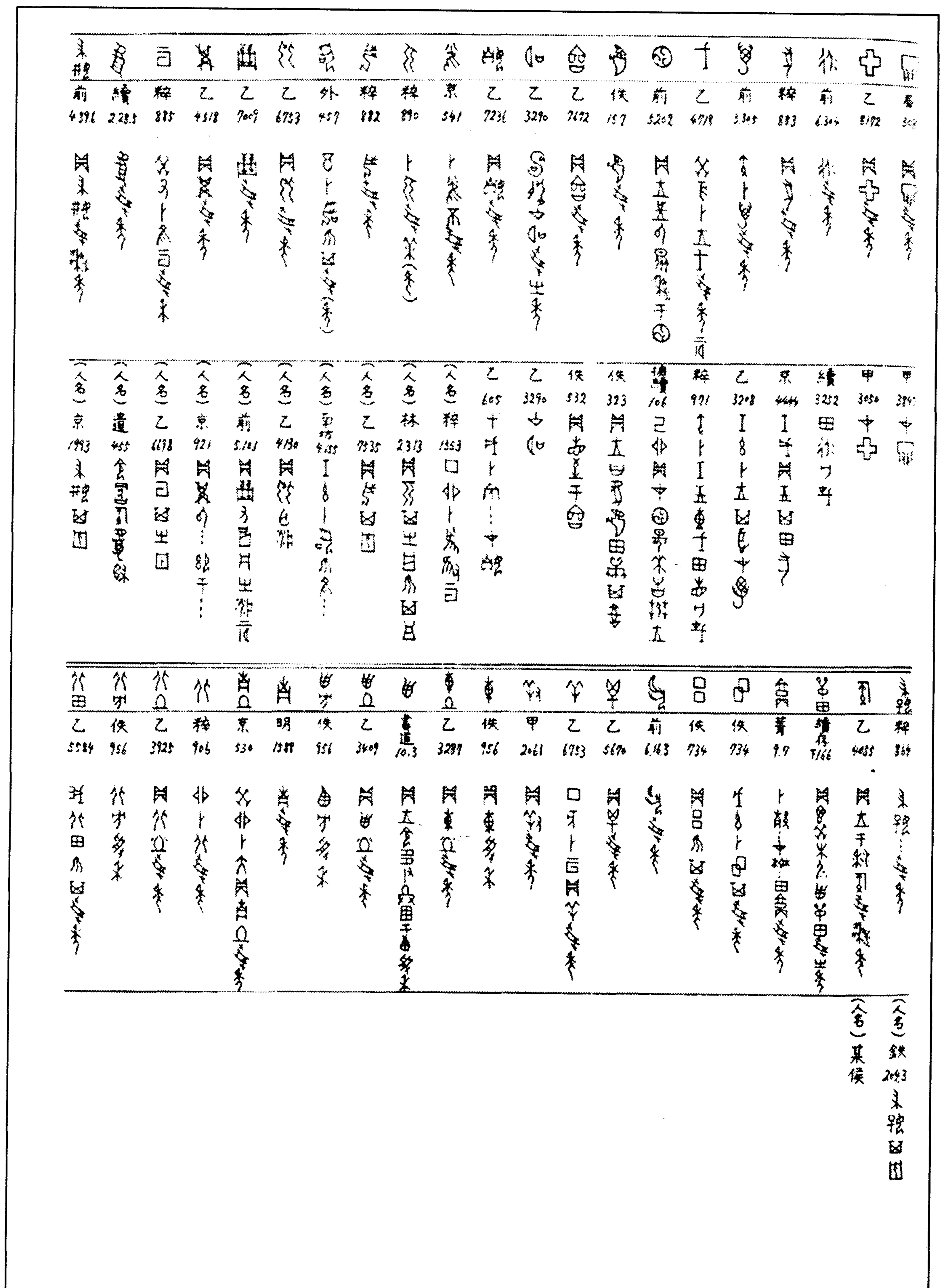
受𥣈が受麥の合文か、或は受麥の繁文かなほ後考に俟つ。

要するに受年は黍・𩠑・來・畗について卜されてゐて、これらは殷代の主要農作物と考へられ、黍は黍、來は小麥であるが、𩠑・畗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ず、受黍年を卜する例が最も多いから、黍が主食であつ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3) 地 域

受年及び𡉚田を卜してゐる地名は次の如くであり、これによつて農業地域の大体を知ることが出來る。





（一）王 南師2.44

（二）王 續1331

右の諸例中「…」、「…」の例が最も多く殆ど百版を超えて居り、而してこの「王」は「…」（乙…）の例からせば殷室を謂ふものであつて、次の如く「王は稔を受くるか」・「王は有年を受くるか」・「稔を王に授くるか」とあ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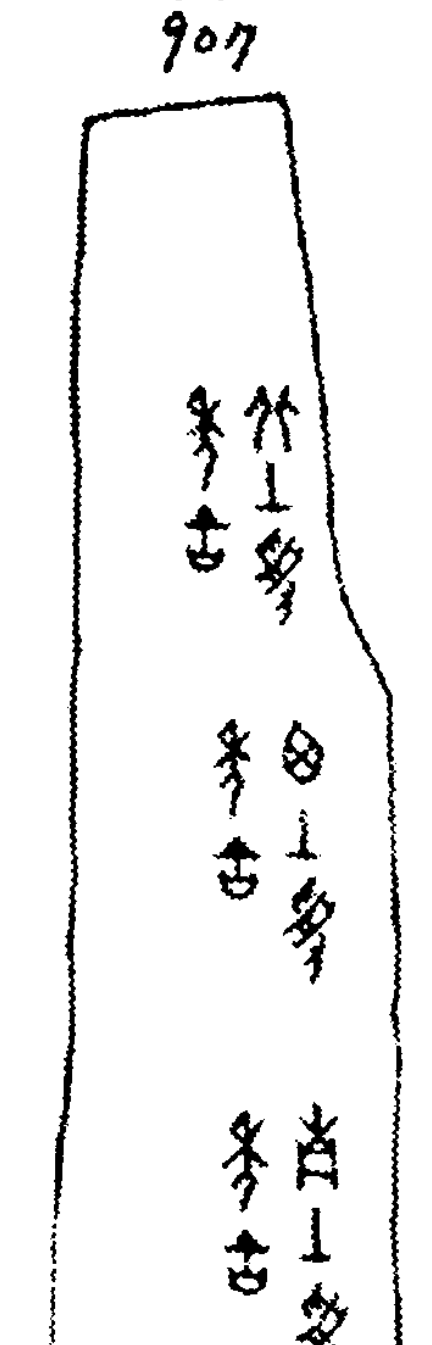
佚123

摭續114

南師2.49

前表を通覽するに商は商邑、亳は亳邑、…は殷東の臨淄附近、…は臨淄の北に在り、…は淮陰の北、…は淮水流域に在り、…・…は西北の邊境、…・…は西方の邊境、…は蒲縣、…は西南の邊境に在つて、これらの地に圍まれてゐる地域が殷室の勢力範圍と略一致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述の地圖に照して明かであり、從つて王は全地域の豐歉に關心を抱いてゐることが解り、次版に商邑及び四方の受年を卜してゐるのは端的に之を示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

粹907



要するに王畿のみならず諸侯の地を含めて全地域の受年を卜してゐるから、農耕が全地域に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

(4) 農 法

農耕が殷の全域に行はれてゐて既に農耕時代に入つてゐるが、その農法が何如なる狀態であるかはなほ明かではない。

（耤・𠃌） 卜辭に耤・𠃌の字があつて前者は耤、後者は㠯であり、徐仲舒は耒耜考（集刊二ノ一）に於いて耒を耒、𠃌を耜として居り、耤は耒を執つて耤す貌であるから耒が用ゐられたことは明瞭であるが、𠃌は卜辭に於いては原義を離れて假借使用されてゐるから、耜が用ゐられたか否かは明かではない。

（犂） 卜辭に地名として犂（前…）・犂（卜…）・犂（粹…）があり、胡厚宣は之によつて犬耕が行はれたとしてゐるが（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この說は大猶に似ず、まして地名であるからこの說は疑問である。

（勿） 卜辭に勿字が習見であり、郭沫若は「犂」の初文として「殷人已經發明了牛耕、卜辭中有很多犂字、作勿或犂、勿即象犂頭、一些小點象犂頭啓土、書在牛上、自然就是後來的犂字」（奴隸制時代八頁・釋耤四葉）とし、犂を犂字とし、之

によつて牛耕が行はれたとしてゐるが、[illegible]は「[illegible]」（乙2303）・「[illegible]」（京3032）・「[illegible]」（乙3303）・「[illegible]」・「[illegible]」（佚203）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の説には遽に從ふことが出來ない。

（[illegible]・[illegible]）卜辭に[illegible]字があつて「焚」と釋されてゐる（鐵871佚983前6331乙2507 4995 5500京1437）。李劍農はこれを以つて燒田火耕が行はれたとして、「甲骨卜詞有貞焚卜焚數條、焚何須用貞卜、必以耕作爲目的、毎當耕稼之時、預先選定草木繁殖之地、縱火焚之、然後以次起土播種、由此可推想殷人之農作方法、尙爲火耕」（中國經濟史稿稿五頁）となしてゐるが、例へば「[illegible]」（乙2507）の如く、[illegible]は田獵の方法とし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火耕を証し得る辭例は未だ發掘されてゐない。又唐蘭は「王其田宇[illegible]（殷契佚存）」の[illegible]について「卜辭用於田某地之下者、當解爲燒、火烈俱擧也」（天釋）として燒田が行はれたと見做してゐるが、この説の妥當でないことは前述（[illegible]）の如くである。

（[illegible]）卜辭に[illegible]字があり（前4.28.7 5.29.6 5.30.13 5.42.6 後下12.7 35.7 遺405 卜634 佚745 京2528 續存177下166）、胡厚宣はこれを「尿」と釋し、次の辭を証として施肥農法が行はれたことを主張してゐるが、なほ後考に俟つ。

續存下166　[illegible]

(5) 儀禮

殷代の農耕は未だ幼稚の域を脱せず自然に依存してゐたから、年穀の豐歉は鬼神の致すものとして、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について年穀に禍する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て次の如くであり、又前述の如くこれらの諸神に對して祈年し、高祖神・祖神に對して患害の禁禦を匄つて居り、王が天下の爲に降雨・寧風・寧蟲を上帝に祈り、[illegible]・[illegible]の祭祀を以つて上帝を祀ることは王の重大な任務とされてゐる（上帝・自然神・[illegible]）。更に受年のために耤田の禮を行つてゐて、次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はいづれもこれであり（[illegible]）、而して耤田は次の如く地方に於いて行はれて居り、之は成王時器の令鼎に、「王大耤農于諆田」と王が諆田に耤農してゐるのと同樣であつて、周の耤田

上帝　乙9456　[illegible]

自然神　庫407　[illegible]

宗騰3.1　[illegible]

高祖神　粹11　[illegible]

先臣神　乙4524　[illegible]

前7.15.3　[illegible]

乙8151　[illegible]

乙3290　[illegible]

乙4057　[illegible]

乙3212　[illegible]

鐵2621　[illegible]

明682　[illegible]

續5.34.4　[illegible]

續2.30.3　[illegible]

前5.24.2　[illegible]

續2.28.1　[illegible]

菁9.7　[illegible]（續3.30.4）

（殷殷「官司耤田」）は殷に倣ふものであり、又「[illegible]」（乙[illegible]）と王の耤田によつて侯が黍年を受くるか否かをトしてゐるから、王の地方に於ける耤田は天下の爲に豐穰を[illegible]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解る。呂覽には孟春の月に耤田を行ふものとしてゐるが、卜辭に於いては次の如く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一月・二月・三月に之をトして居り、月名が一定してゐないが略ゞ春の候に行ふものの如くである。

續2.28.5　[illegible]

後下28.16　[illegible]

乙4055　[illegible]

前4.30.2　[illegible]

乙7750　[illegible]

後下40.14　[illegible]

前4.53.4　[illegible]

續5.17.7　[illegible]

京1559　[illegible]

之を要するに殷代には耤田があつて黍・麥・[illegible]・[illegible]が生產されて居り、全地域に亘つて受年をトし、王が天下の爲に上帝に祈年し、又耤田の禮を行つて豐穰を祈つてゐるから、農耕が殷代社會の基盤をなしてゐ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

二、牧畜

殷代に牧畜の旺んであつたことは祭牲に[illegible]が用ゐられて居り、一祭祀に十牛・十宰を用ゐることは習見であつて、次の如く百牛・百羊・百豕・百犬・百宰・三百牛・三百宰・五百牛・千牛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によつて窺ふことが出來る。之を秦の德公の「以犧三百宰祠鄜畤」に比すれば思半に過ぎるものがある。

牛　庫1051　[illegible]

金670　[illegible]

外446　[illegible]

續1.44.6　[illegible]

續1.16.7　[illegible]（前[illegible]）

庫181　[illegible]

乙5392　[illegible]

羊　甲3518　[illegible]

京4066　[illegible]

豕　京4065　[illegible]

金170　[illegible]

犬　京4016　[illegible]

宰　乙6060　[illegible]

誠298　[illegible]

續1.16.9　[illegible]

粹20　[illegible]

柏14　[illegible]

後上28.3　[illegible]

三　田獵

前述の如く田獵の辭に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び收獲が記されてゐて、各期に習見であり、例へば第一期に於いては次の如き收獲が記されて居り、而して最高の記録は第四期の「[illegible]」（後下41.12）の三百四十八である。

乙2908　[illegible]

前4.4.2　[illegible]

後下1.4　[illegible]

天79　[illegible]

乙764　[illegible]

乙2529　[illegible]

前4.8.1　[illegible]

林2.22.10　[illegible]

佚990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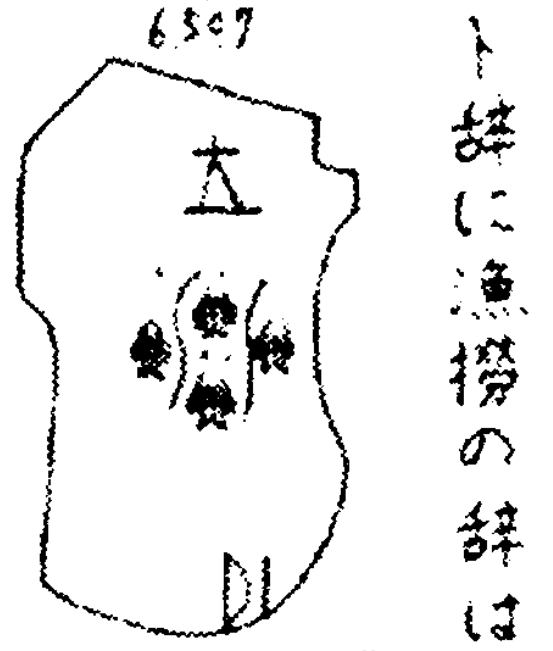
卜410　[illegible]

然し一祭祀に牲三百・五百、乃至は一千を供してゐることに比すれば、田獵による收獲の如きは問題ではなく、而して前述の帝辛王十祀征夷方歷程に見るが如く、夷方征代の歸途に[illegible]及び[illegible]に於いて田獵を行つてゐるから、田獵は兵を訓練する手段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陳夢家の「卜辭中所有關於田獵的記載、都是時王爲逸樂而行的遊田」（卜辭綜述五五二頁）とする説及び郭其昌の「田獵游牧時代」とする説は妥當ではない。

四、漁撈

卜辭に漁撈の辭は甚だ少く次の数例に過ぎない。次の「[illegible]」は[illegible]が[illegible]（粹1263）に作られてゐるから[illegible]字であつて、「漁」であり、又「[illegible]」は郭沫若が字形上から「象兩手張網以捕魚、之當即漁之異」（粹考）としてゐるのは是であつて、上掲例の如く[illegible]は洹水に行はれ「[illegible]」（[illegible]）と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魚網をかける意であり、而して斯かる漁撈が田獵途上に行はれたことは、前1294・佚656兩版に[illegible]（狩）と一辭をなしてゐるに見て明かである。魚に從ふ字に[illegible]があり魚を釣る貌であるが地名であり、この外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に作るものがある。

前6.50.7



掇2.54　[illegible]

前4.22.2　[illegible]

遺760　[illegible]

前1294　[illegible]

佚656　[illegible]

後下35.1　[illegible]

續6.10.11　[illegible]

粹1319　[illegible]

粹1315　[illegible]

第七章　殷の曆法

一、紀年

殷代の紀年用語として「祀」・「年」・「歲」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を董作賓が述べてゐるが（殷曆譜上三・一）、次の如く「年」・「歲」は未だ用ゐられて居らず、「祀」が第五期に及んで始めて用ゐられてゐる。

(1) 年（[illegible]）

卜辭に次の用例があり、これらの用法を董作賓が紀年とし（同前）、胡厚宣は之に從つてゐるが（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殷代之農業二六葉）、陳夢家はこれに反對して「此年字意義甚不明、至少它們與西周金文中的「惟王幾年幾月」不同」（燕京學報四〇期殷代學三九頁）としてゐる。「年」の用法には祭儀乃至は祭品として「小宰卯十牛[illegible]用十二月」（前4.7.8）・「[illegible]三十牛」（誠262）・「[illegible]卯三宰」（林2.13.3）・「南[illegible]」（京528）の用例があり、これらは後考に俟たねばならないが「穀熟」の義の年ではなく、假借的用法と考へられる。從つて右の四辭の用法も亦假借の可能性があり、數詞を以つて稱されてゐることによつて紀年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い。

續1.44.5　[illegible]

粹1279　[illegible]

遺465　[illegible]

侯19　[illegible]

(2) 歲（[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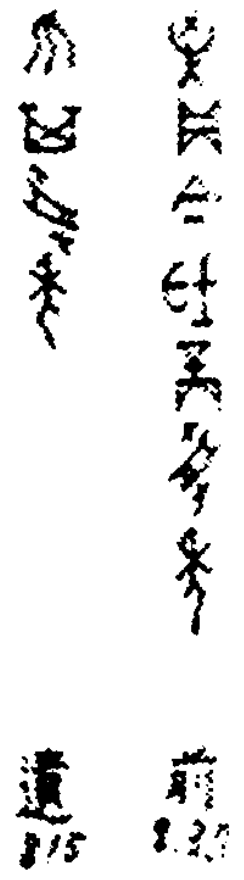
卜辭に次の用例があり、董作賓はこの「一[illegible]」を「稱十年爲十歲」とし、「今[illegible]」を「是又以一年爲一歲」として居り、陳夢家は「歲或者指太陽年」（燕京學報四〇期四〇頁）としてゐるが、後に之を改めて上掲例の一[illegible]・二[illegible]・三[illegible]については「在卜辭中、歲既不作紀時的年歲解」となし、今[illegible]については殷は一年を禾季（四・五・六月）と麥季（九・十・十一月）の兩歲としてゐるとする假説を立て、「今歲」は「今的半季」・「來歲」は「來るべき半季」・「今來歲」は「當指最近的下季」（卜辭綜述二二九頁）としてゐる（同上二三四頁參照）。卜辭に「今[illegible]」・「來[illegible]」・「今來[illegible]」の辭は次の如くであつて、この[illegible]は又[illegible]（乙4229 文547 京530 4823）・[illegible]（粹896 907）・[illegible]（佚309）・[illegible]（甲1493）に作られて居り、祭祀卜辭の[illegible]・[illegible]と同字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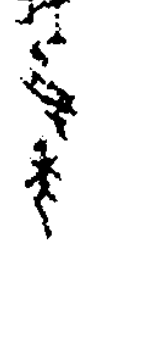
金57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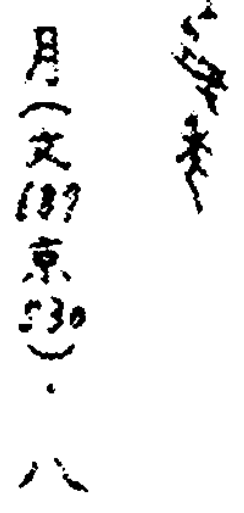
卜493　[illegible]

甲291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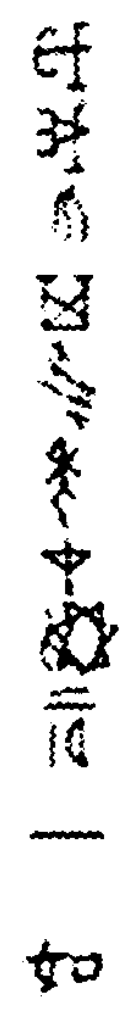
乙8658　[illegible]

今歲　卜493

前1.23 鉄268.2 誠499 佚369 金377 甲3298 乙6228 7811 粹896 907 文549 687 卜121 493 誠103 京530 546 547 548 551 4821

來歲　乙5881

遺315 簠歲9 鄴3.39.5 甲1493 乙1394 2219 5898 6881 安陽4.16

今來歲　乙979

續683 乙979 1932 京545

この今歲の辭のト月は二月（文187京530）・八月（粹896）・十二月（乙784）、來歲の辭のト月は六月（鄴3.39.5）・八月（簠歲9）であつて、例へば次の

乙7811

一

如く十二月に今歲の受年をト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り、歲を年と同義とせば收穫を畢へた十二月に今年の受年をトしてゐることになつてこれは甚だ理に合はず、ここに於いて陳說の如き假說が生ずるのである。ト辭の「受年」をトしてゐる月名を檢するに、次の如く殆ど各月に於いて之をトして居り、之を第一期に就いて見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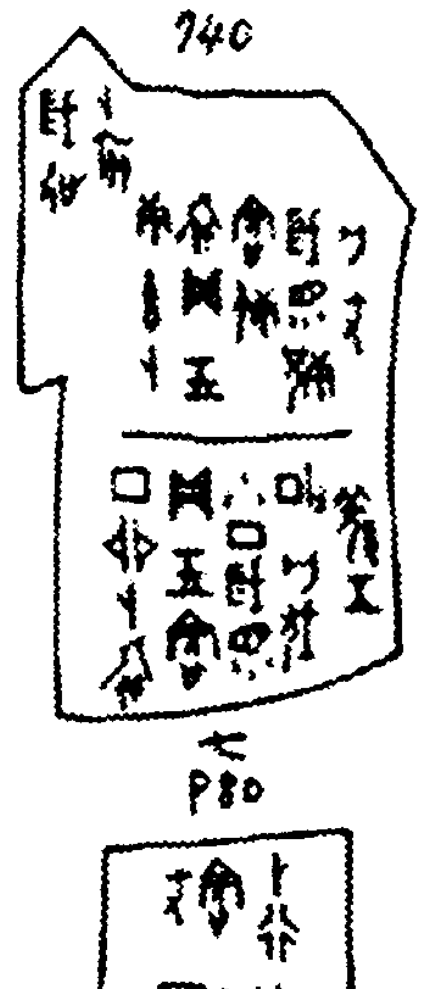
一月 佚550 金663 擷1496 1499 續2291 京571 後下4014 乙7950 續存188
二月 後上31.11 31.12 續1391 乙4319 4997 6519 粹890 天24 京530 遺936 寧3.25
三月 前3303 粹894 庫1629 遺456 乙3154 7009 後下23.3
四月 遺167 乙6725
五月 未見
六月 未見
七月 戩26.5 京577
八月 粹896 遺1177
九月 前411 粹885 乙6275
十月 前3.11.3 續2282 粹883
十一月 續2285 遺779
十二月 甲2999 乙4718 7811 8349
十三月 卜91 乙4055 續存下166

董作賓の「以建丑之月爲歲首、亦當始於商初」（殷曆譜）、及び胡厚宣の「殷之八月相當於今所行夏曆之七月、陽曆之八九月」（殷代之農業）の說に從つて觀れば、禾黍の收穫を畢へた以後になほ之をトしてゐて右と同樣であり、而してこの表の「受黍年」の段を見れば、陳氏の所謂禾季・麥季の說にも遽かに信を措くことが出來ない。然らば十二月に今歲の受年をトし、或は各月に受年がトされてゐるのは、何如なる譯であらう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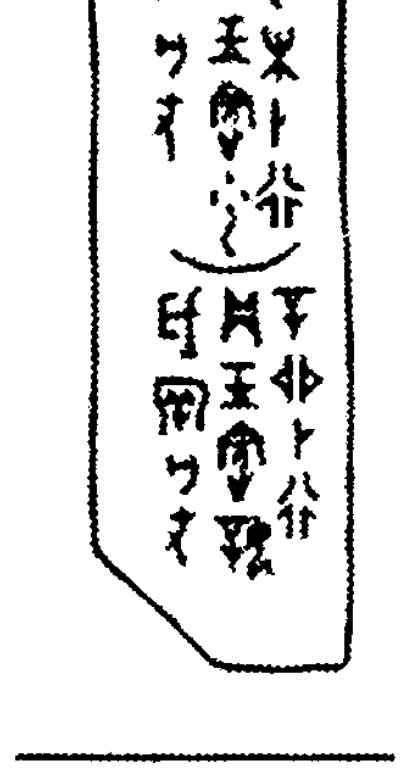
卜辭の內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某受年	佚550	乙6519	乙7009	遺167					乙6275	續2282	遺779	乙4718	卜91
某受黍年	乙7950	遺936	前3.30.3	乙6725				遺1177				甲2999	乙4055

前述の如く[illegible]は祭祀用語として「載」即ち犧牲を供載するの義であり、載牲は「祀る」ことであるから「[illegible]」を以つて祭祀の意を表はし得るのであつて、例へば明740版の[illegible]は小丁の[illegible]祀、[illegible]は妣庚の[illegible]祀、七P80版の[illegible]は母辛の[illegible]祀で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る。從つて、「今[illegible]」・「[illegible]」は「今の載祀」・「來るべき載祀」の意にして、「今[illegible]」は「今の載祀期

明740



七P80



間に年穀の幸を受くるか」、「[illegible]」は「來るべき載祀期間に年穀の幸を受くるか」の意に外ならない。前述の如く五祀週期は例へば第一期に於いては三十旬であるから、一祭祀期間と一自然年との間には六旬の差があり、且又時王の第一祀は必ずしも一月に始るとは限らないから、五祀の始終と自然年の交替とは一致せず、從つて一祭祀（五祀の一週）が一自然年內に終る場合と二自然年に亘る場合とが生ずるのであつて、例へば第何祀かが二月に始るとせば、この祭祀は三十旬であるから十一月を以つて終り、一自然年內に畢るが、次回は十二月に始まつて翌年の九月を以つて終り、二自然年に亘るのである。ここに於いて一載祀期間中にその年の稔熟期が存する場合と、稔熟期が存しない場合とが起り、又稔熟期が二載祀に亘る場合が生ずるのであつて、「今歲受年」・「來歲受年」・「今來歲受年」のトが行はれる所以はここに存するのである。今假に、「受年のト」を祭祀期間の初頭に行ふものとし、稔熟期を十月と假定し、時王の第何祀かが二月半に始るとせば、この祭祀は十二月半を以つて終り、十月の稔熟期がこの間に存するから、この場合には二月に「今歲受年」をトすることになり、次回は十二月半に始つて十月半に終り、この間に十月の稔熟期が存するから、十二月に「今歲受年」をトすることになり、前記の「十二月に今歲受年をトしてゐるもの」は斯かる場合であり、又次回は十月半に始つて八月半を以つて終り、この場合には稔熟期が存せず、十月の稔熟期は來るべき載祀期間にあるから、十月に「來歲受年」をトすることになり、十月の稔熟期が今歲と來歲の間に存する場合は「今來歲受年」をトすることになり、斯くして殆ど各月に受年のトが行はれ、又十二月に今歲の受年がトされる結果となるのである。

斯くの如く「今歲」は「今の載祀期間」の義であつて、「歲」を「年」と同義とする說・「今歲」を「今の半季」とする說は妥當ではなく、又「歲」が數詞を以つ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紀年であることを証し得る用例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3) 祀（[illegible]）

[illegible]は動詞として「祀る」の義に用ゐられ、例へば「其祀于[illegible]」（乙2319）・「貞祀[illegible]祈來歲受年」（乙6881）・「王[illegible]曰大吉其酒[illegible]日隹王祀[illegible]」（續263）の如くであるが、第五期習用の「隹王三祀」（續151）の用法は紀年であり、第三期の「[illegible]祀用五[illegible]」（續2317）、第四期の「[illegible]」（甲260）は紀年ではなく、紀年の用法は第五期に始る。これは前述の如く第五期の五祀週期を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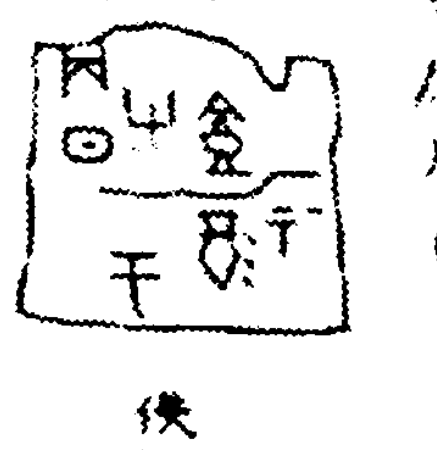
旬乃至三十七旬として太陽年と略〻等しくしたから、五祀の回數を以つて年數を表はし得るやうになつたからである。然し「王何祀」は時王によつて行はれた五祀の回數を謂ふのであつて、これは直に後世の「王何年」ではなく、從つて陳夢家が「祀是一年」（卜辭綜述二三五頁）としてゐるのは誤謬であり、又、「祀は巳の月の祭りを目印にして歲を數ふる」（新城新藏著曆と天文三九）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い。王廿祀は又「王廿司」（續2165）とも記されてゐて、この「司」は祀の假借である。

二、日食・月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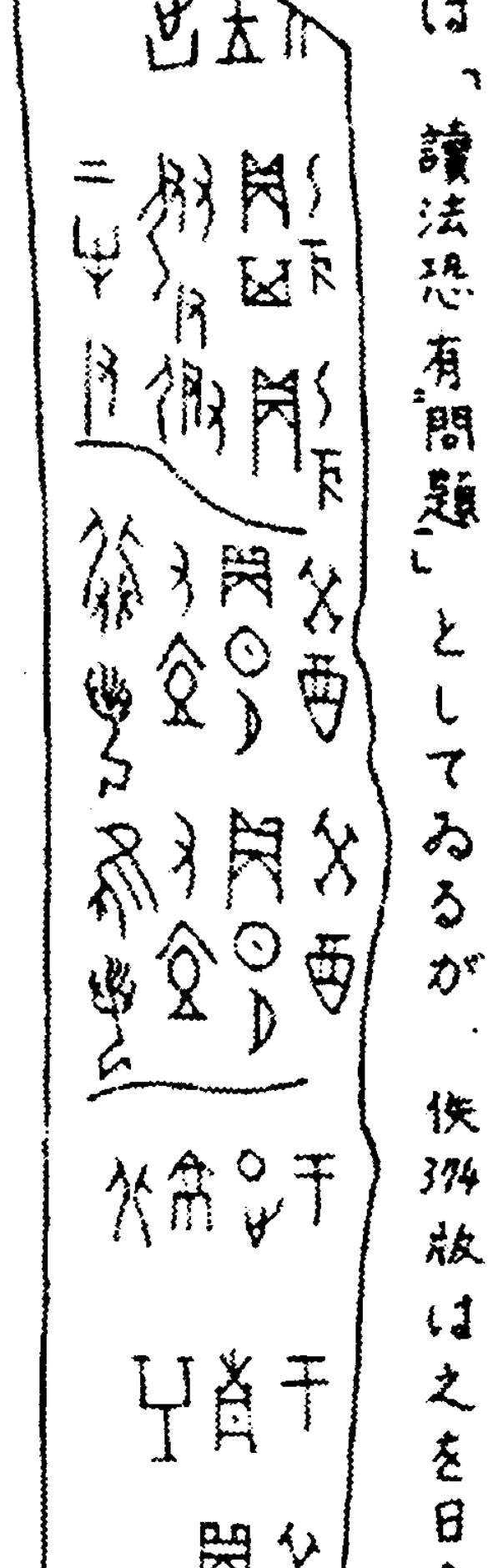
(1) 日食

王襄は佚374の「[illegible]」を「此記日食之貞」（簠釋天一）とし、董作賓は林1.10.5・佚374を日蝕とし（殷曆譜交食譜）、陳夢家は林1.10.5版については、「讀法恐有問題」としてゐるが、佚374版は之を日食と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二四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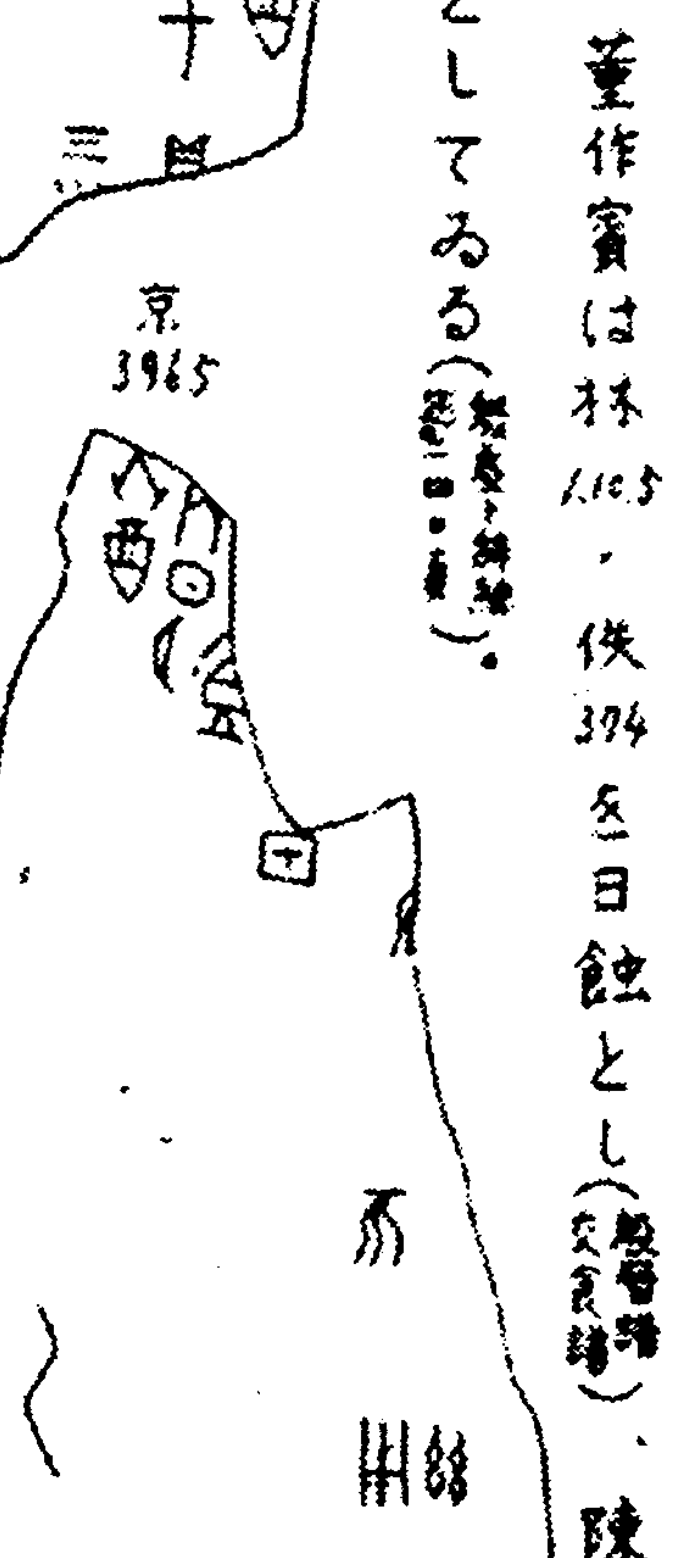
林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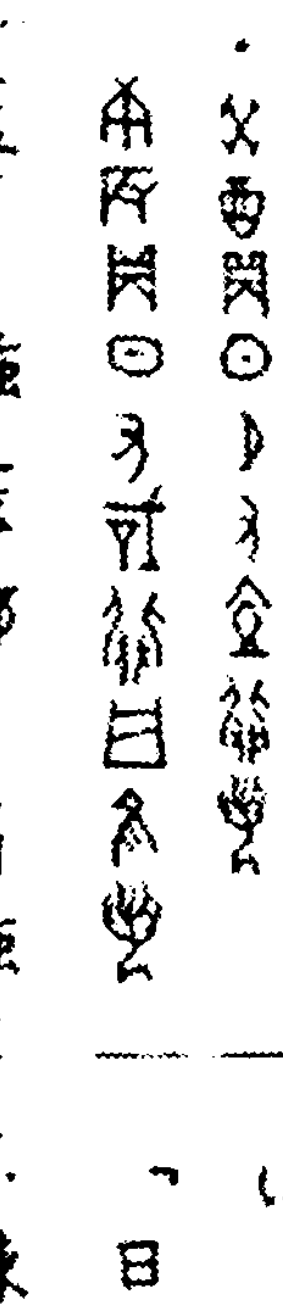
佚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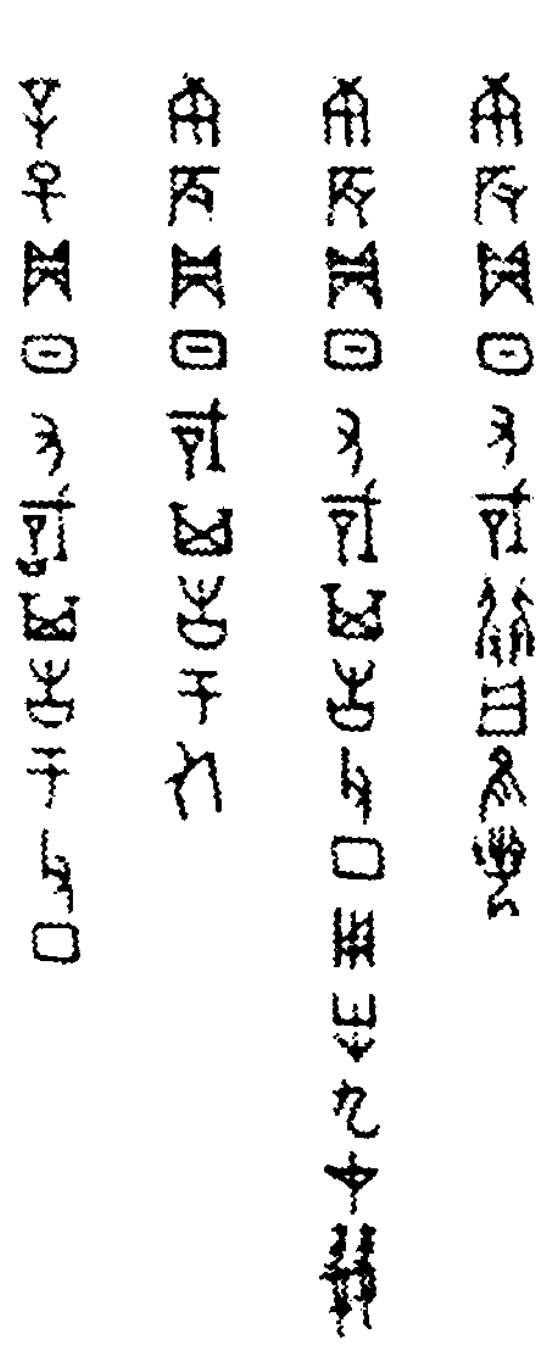
京3965



卜辭に於いて「[illegible]」・「[illegible]」が通假されることは前述（祭儀）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右の佚374版の辭を粹55版の辭と對比せば、

佚374

粹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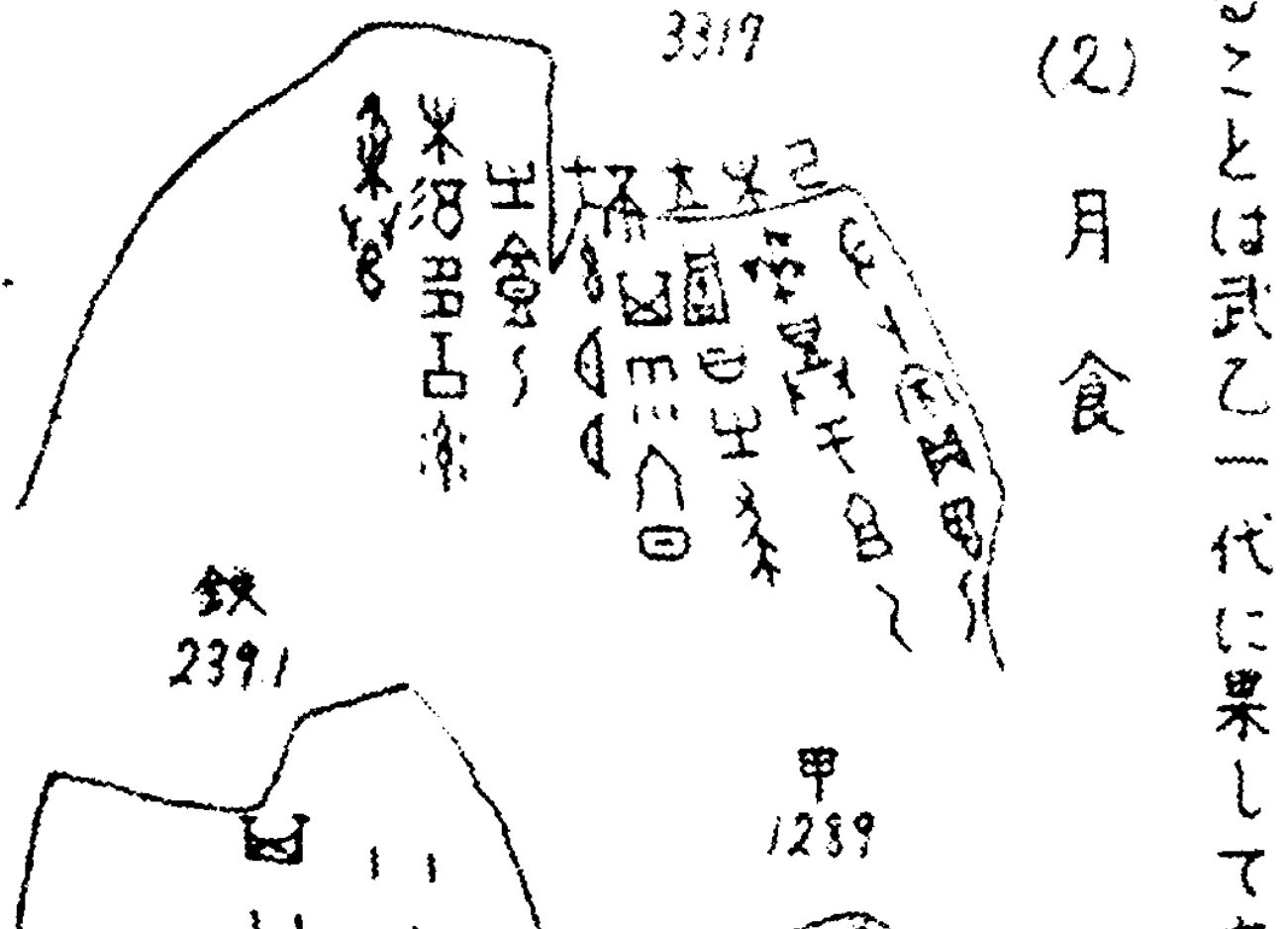
兩者の用字が相等しいから同一內容であることが解り、後者について郭沫若は「日戠若日又戠、當是日之變、因有此變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以禱其禎祥。戠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耶」と日蝕とし、陳夢家は「日又戠、讀若識誌或痣、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卜辭綜述二四〇頁）と日斑としてゐる。粹55版には次の三辭があり、これを甲755版の「[illegible]」に比すれば、右の佚374版の「[illegible]」は「日・夕[illegible]」か「[illegible]」のいづれかであつて日蝕のことではなく（祭儀[illegible]）、例へば「十[illegible]」（佚384）を甲子に五旬後の甲寅に日蝕の有無をトすることは無稽であり、又次の後上29.6と粹55とは共に武乙時に父康丁に告祀するものであつて、この兩者のト日は連續して居り、この[illegible]を日蝕とせば日蝕が庚辰と辛巳の日にあることになり、日蝕が斯かる組み合はせに生ず

粹55

後上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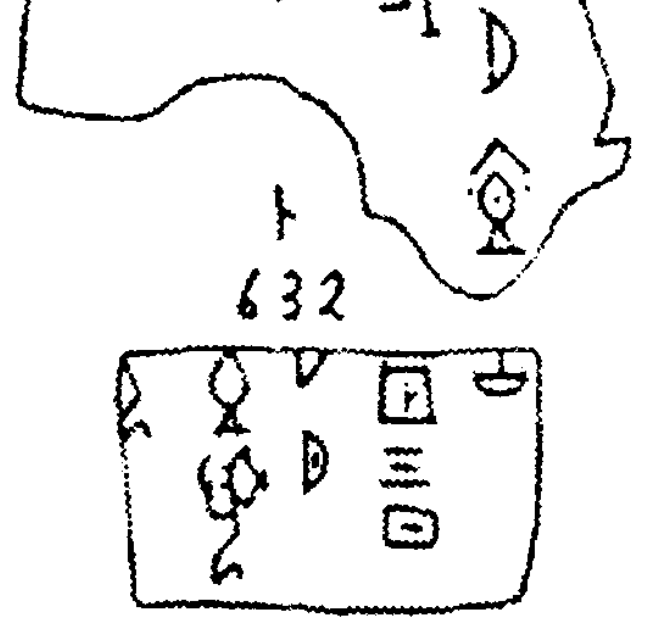
ることは武乙一代に果して有り得るだらうか。斯くの如く「[illegible]」・「[illegible]」を日蝕と解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ある。

(2) 月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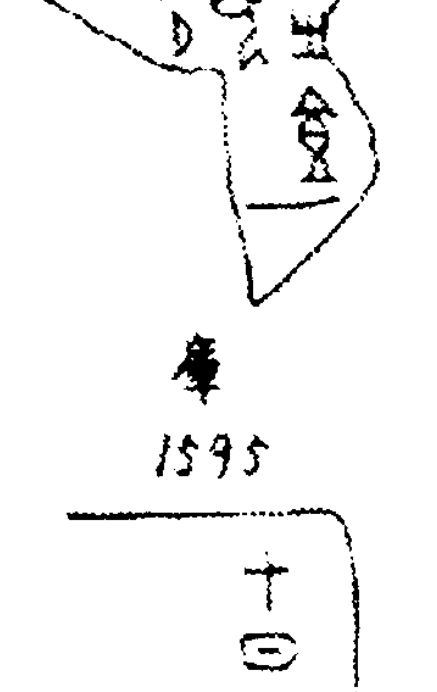
乙3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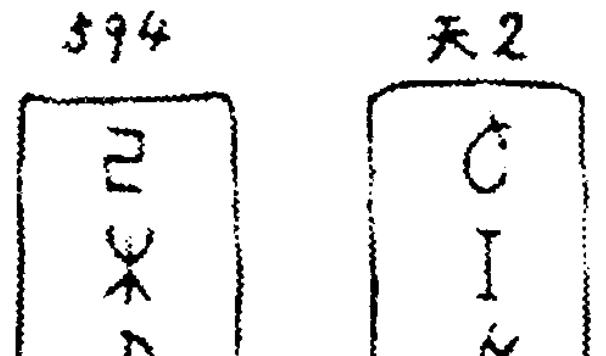
鉄2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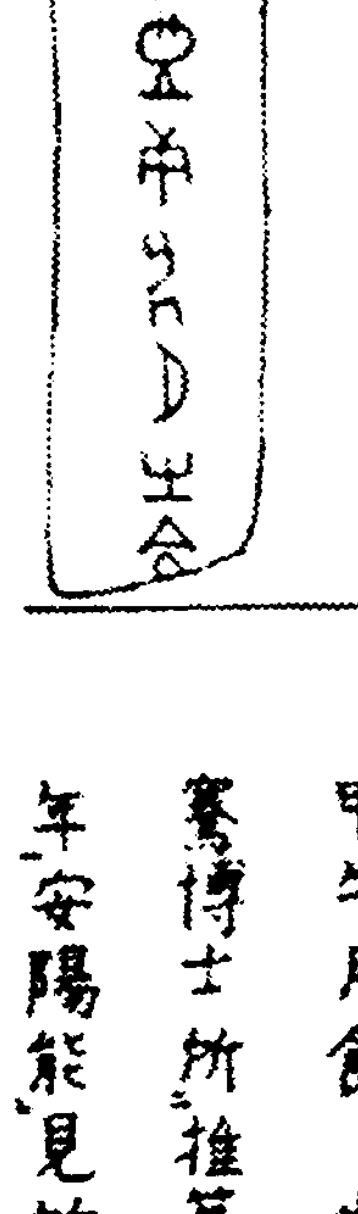
甲1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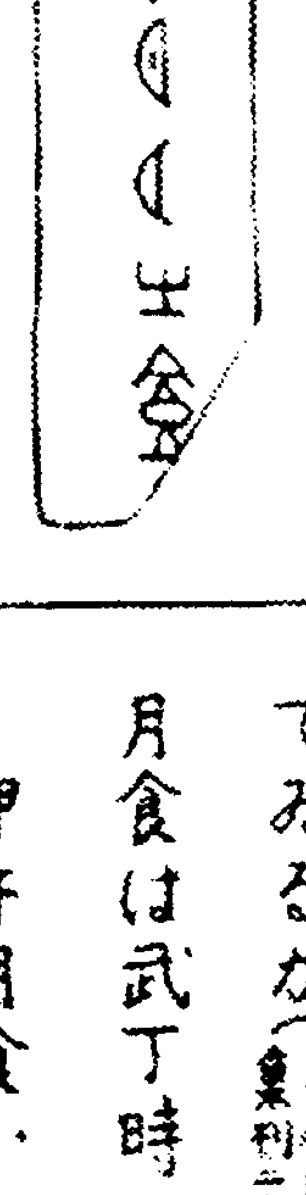
卜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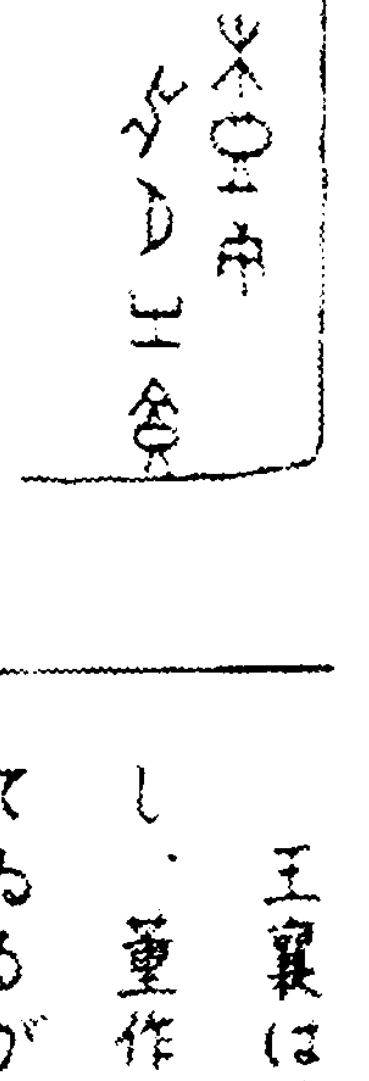
金594



簠天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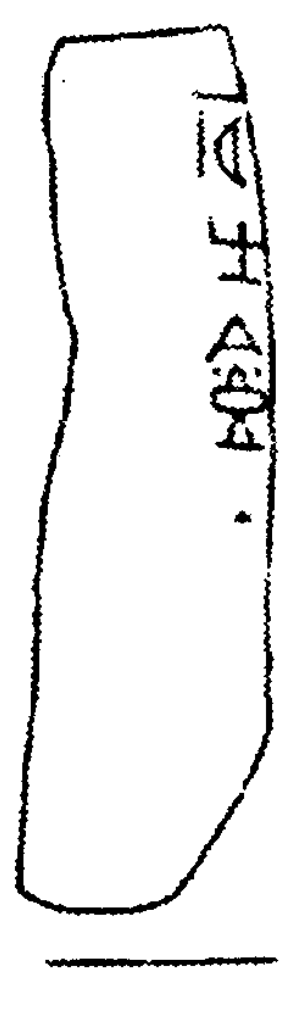


庫1595



王襄は簠天2の「[illegible]」を「月食」とし、董作賓は上揭の七版のそれを月食としてゐるが（殷曆譜交食譜及び集刊二三殷代月食考）、平廬氏は乙3317版の月食は武丁時に存しないとして、「甲午月食、也是一個難題、…據美國德效騫博士所推算的西元前一千年至一千四百年安陽能見的月食表、在甲午之夜的、只有西元前一三七三年和一二二九年、前者當般庚二十六年、後者當康丁六年」（大陸雜誌二一〇）と、董說を疑つて居り、陳夢家は之に從つて董說を反駁してゐる（卜辭綜述二四〇）。前記の如く[illegible]は[illegible]と通假の字であつて、「[illegible]」は日食ではなく、又上揭版には「[illegible]」と

續存下149



あつて、これに於いては「[illegible]」の[illegible]が月名となつてゐるから、右七版の「[illegible]」は某月の意であつて、これを月食とすることには疑問があり、又乙3317版には「[illegible]」を豫言してゐるが、次述の如く當時の曆法が甚だ幼稚であつて、日蝕・月蝕を豫定し得る筈がないのである。

三、置閏

董作賓は殷曆譜に於いて殷代は一年を三六六日とし、冬至を知つてゐて建寅の月を正月となし、完備の古四分術が行はれてゐて、無節置閏による十九年七閏法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と做してゐる。この說は十九年七閏法が春秋中期に土圭法により、冬至が知られるに及んで完成されたとする說（新城新藏博士說）、或は春秋時代には置閏の規則が未だ全く定められてゐないとす

る說（新城博士說）及び節氣を禮記月令に於いてすら　なほ發展途上にありとしてゐる說（飯島忠夫博士說）と著しく異つてゐる。董說の如き進步した曆法が殷代に既に存したことは甚だ疑問であつて、之を置閏の面から考察せば、第五期の帝乙時には太陰曆を用ゐてゐて、平年を三五〇日とし、初期には曆年を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置閏を行つてゐるが、王十一祀以後は曆年を三五〇日に一定して置閏せず、帝辛時には太陰太陽曆を用ゐてゐて、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曆年を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置閏を行つてゐて、王十七祀までは兩者を略〻合致せしめてゐるが、それ以降の置閏は當を失つてゐて未だ正確な閏法が成立して居らず、從つて帝乙時以前は太陰曆時代に屬し、帝辛時に至つて漸く太陰太陽曆時代に入つて居り、未だ董說の如き曆法は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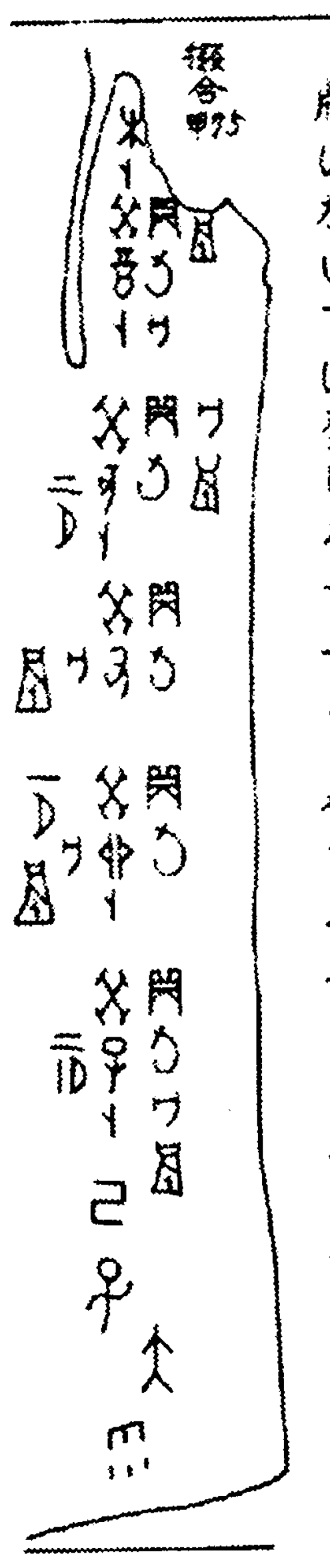
（一）、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の置閏

殷代の月份に大小のあることは、董作賓が甲2122版に次の如く九個の干支・月名があつて（括弧のものは順序を按じて加へたもの）、十二月の第三旬は癸酉、二月の第一旬は癸酉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十三月と一月とが占める日數は五九日であつて、この二ヶ月は三十日と二十九日であるとし（安陽發掘報告三卜辭中所見之殷曆）、又更に三例を擧げて之を證してゐる（殷曆譜二九朔譜・月譜）。次の版に於いては癸巳が十二月、癸亥が二月であるから、この間の一月は甲午より壬戌までの二十九日であつて小月であり、甲2122版は第一期（貞人賓の署名あり）、掇975版は第四期であつて、後述の如く第五期帝辛時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るから、第一期より殷末に至るまで月份に大・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斯くの如く月份に大小があり、而して曆日は祀譜表に見るが如く連續干支を用ゐてゐるから、月の交替が一定の日干（例へば甲日或は癸日）に行はれないのは當然であつて、次の續4.40.11版（第三期）では甲申が三月、明乙酉が四月、文55版（第三期）では庚午が十一月、明辛未が十二月、佚949版（第四期）では壬辰が四月、明癸巳が五月とされて居り、又庫1672版に於いては甲午が十二月・三日後の丁酉が正月とされてゐて（第五期）、乙未・丙申・丁酉のいづれかが正月の朔日であり（按說によれば丁酉が朔である）、乙日・辛日・癸日・丁日が朔日とされてゐて、朔日は一定の日干に固定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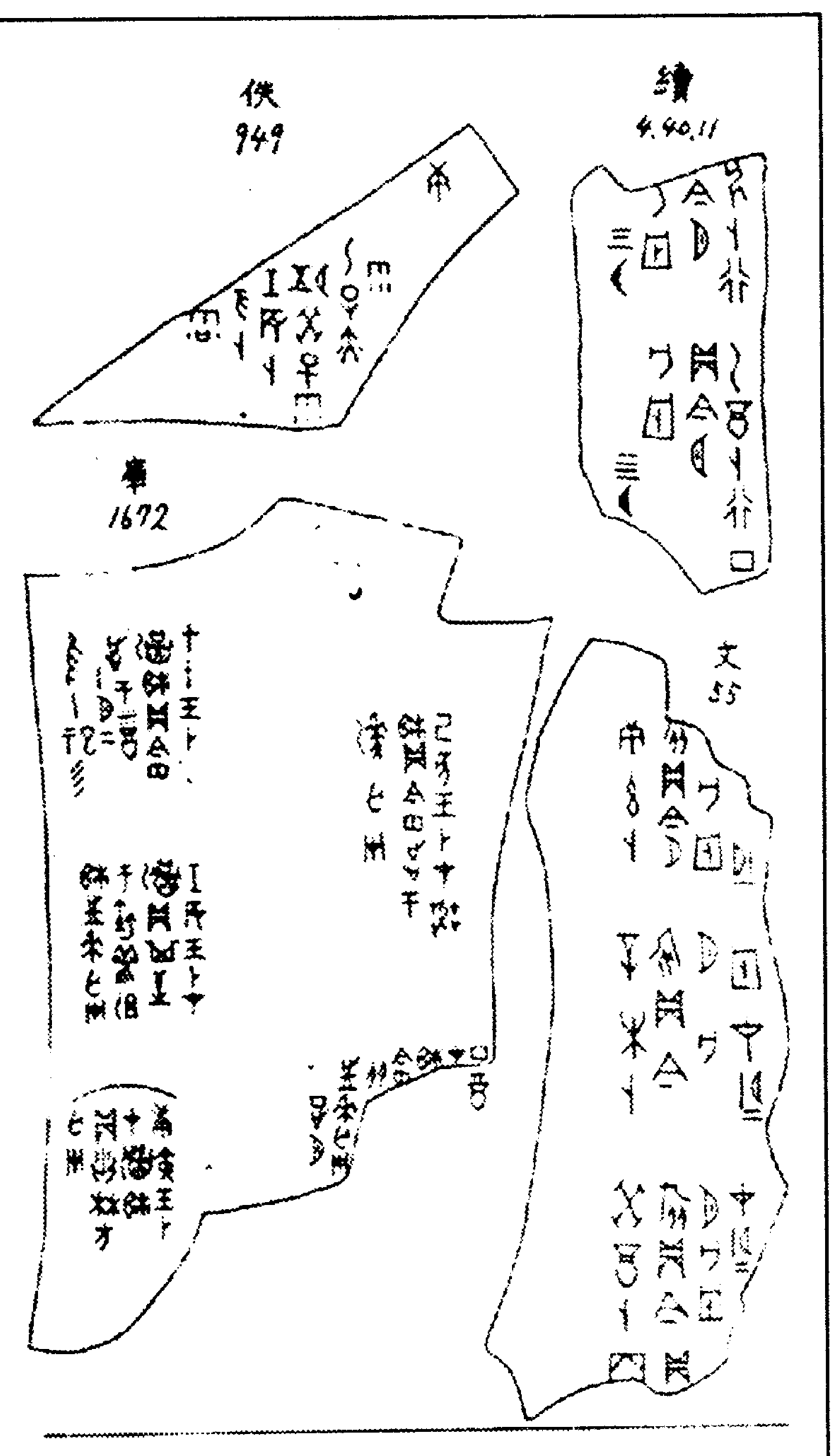
甲2122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癸未）・癸巳・癸卯
十二月	癸丑・（癸亥）・癸酉
十三月	（癸未）・癸巳・癸卯
（一月）	癸卯・（癸丑）・（癸亥）
二月	癸酉・癸未・（癸巳）
三月	（癸卯）・（癸丑）・（癸亥）
四月	癸酉・（癸未）・癸巳

掇975



續4.40.11　佚949　庫1672　文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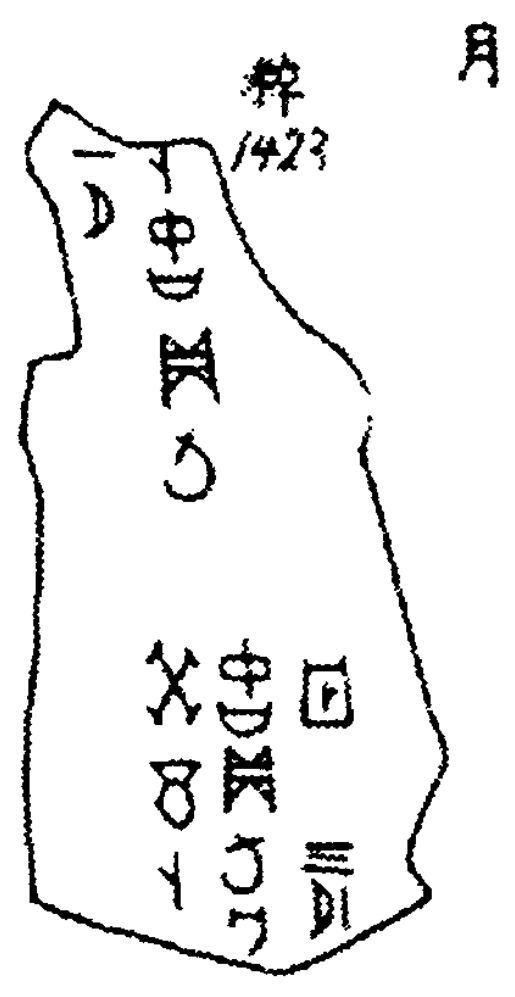


置閏法には年末に十三月を置く十三月法、年間に一ヶ月を置く閏月法、月末に一旬を置く閏旬法が行はれてゐて、各期の置閏法は次の如くであるが、董作賓は閏月法・閏旬法の存することを認めず、陳夢家は武丁時には十三月法、祖甲より帝辛時までは年間閏月法が用ゐられたとしてゐて（卜辭綜述二二八）、閏旬法の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を知らないが、これらの置閏法は次の諸版に見ることが出來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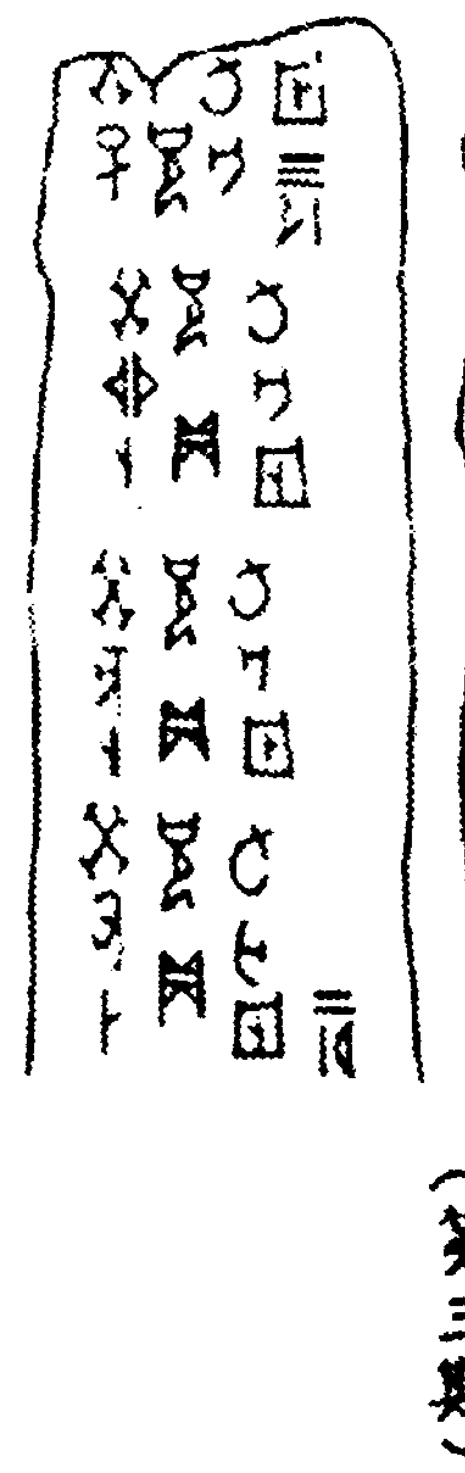
第一期	十三月	閏月	
第二期	十三月	閏月	閏旬
第三期	十三月		
第四期武乙	十三月		
第四期文武丁			
第五期帝乙			閏旬
第五期帝辛			閏旬

○年末十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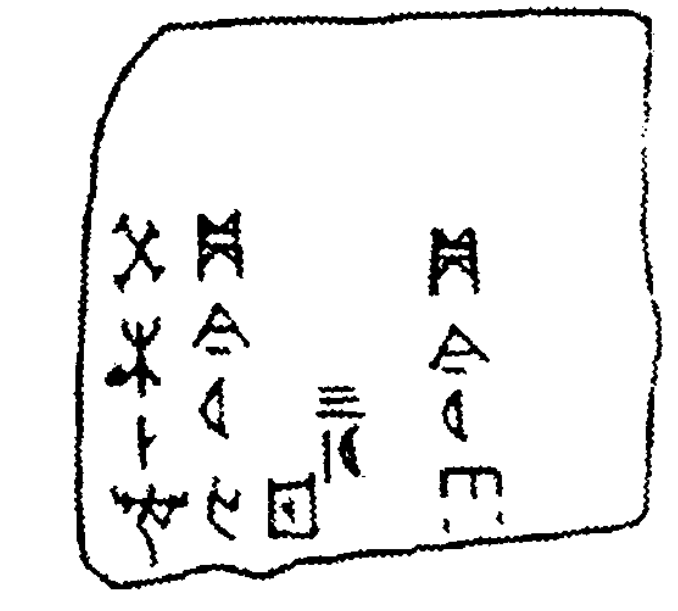
（第一期）　粹1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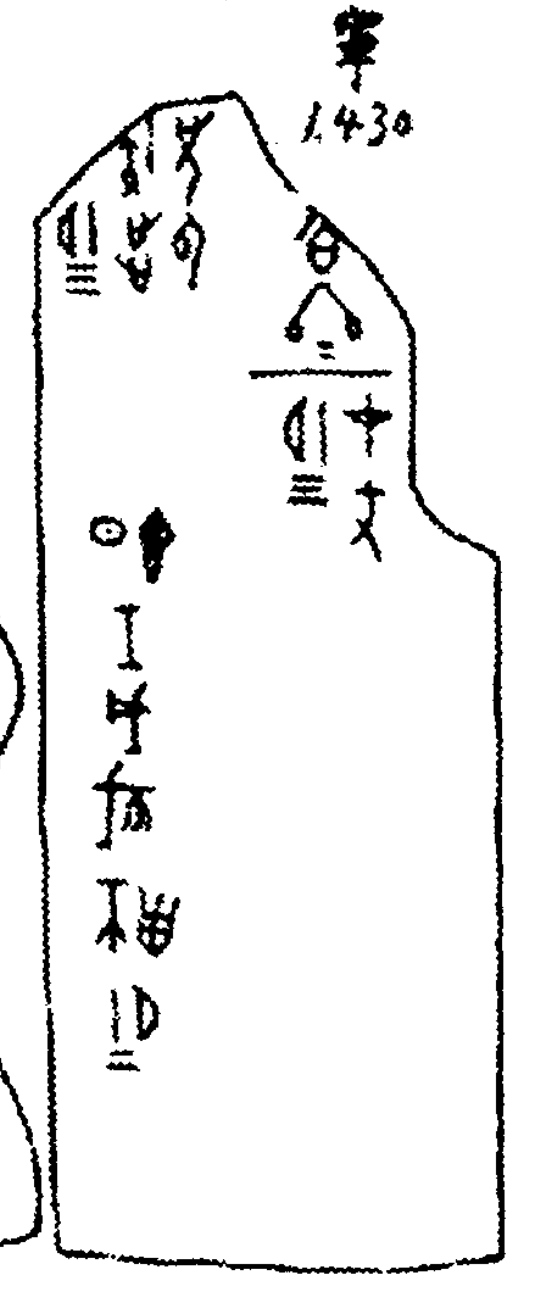
（第二期）　佚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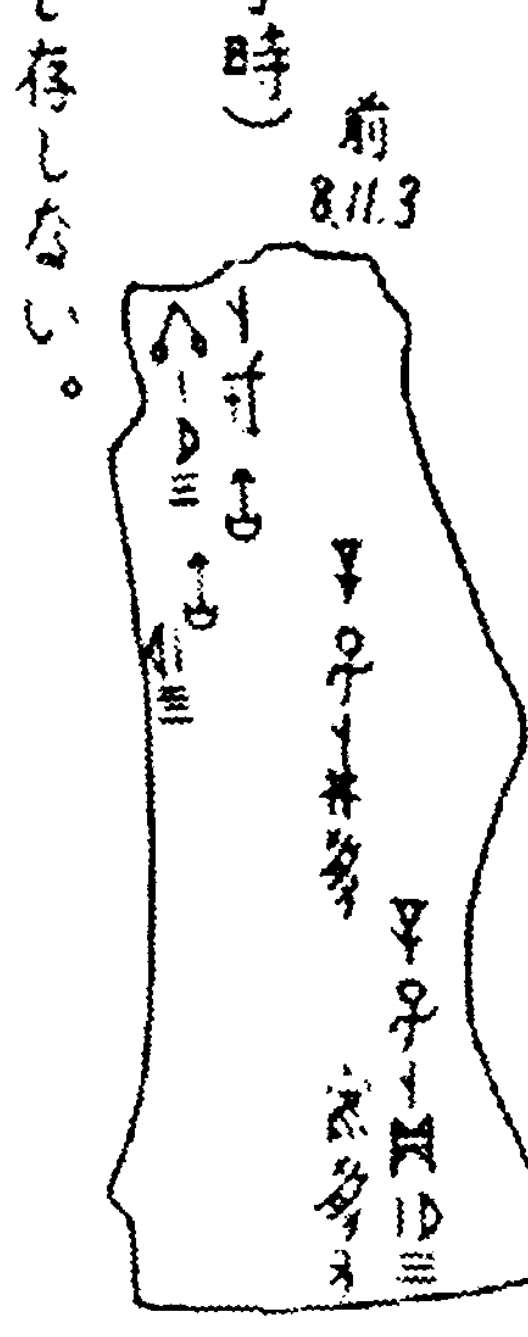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續存1754



（第四期武乙時）　寧1.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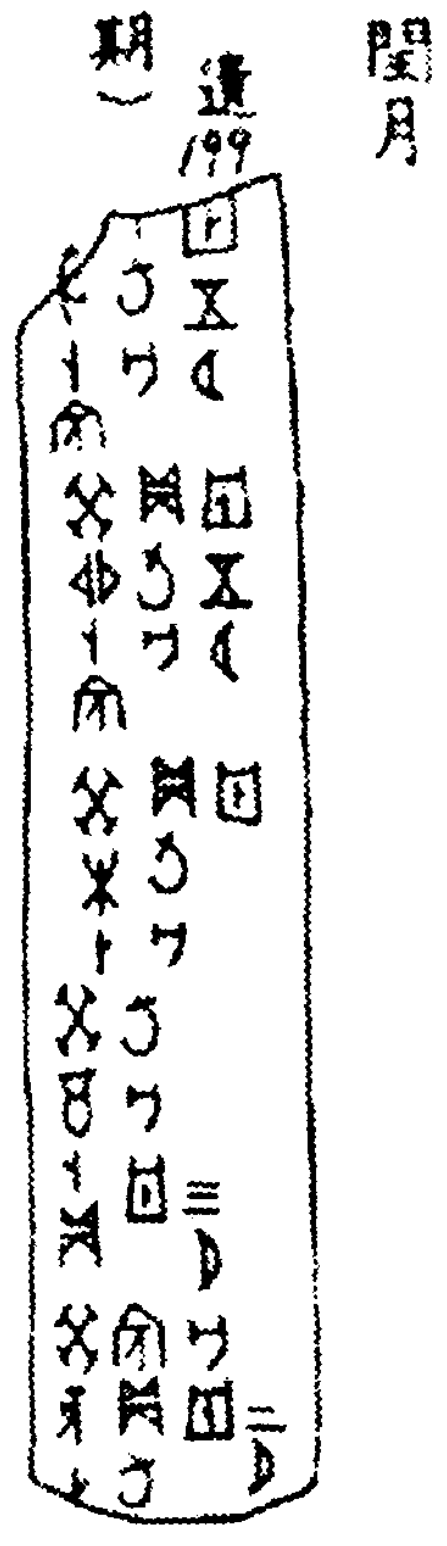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時）　前8.11.3



右の如く十三月は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に亙つて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第五期には一例も存しない。

○年間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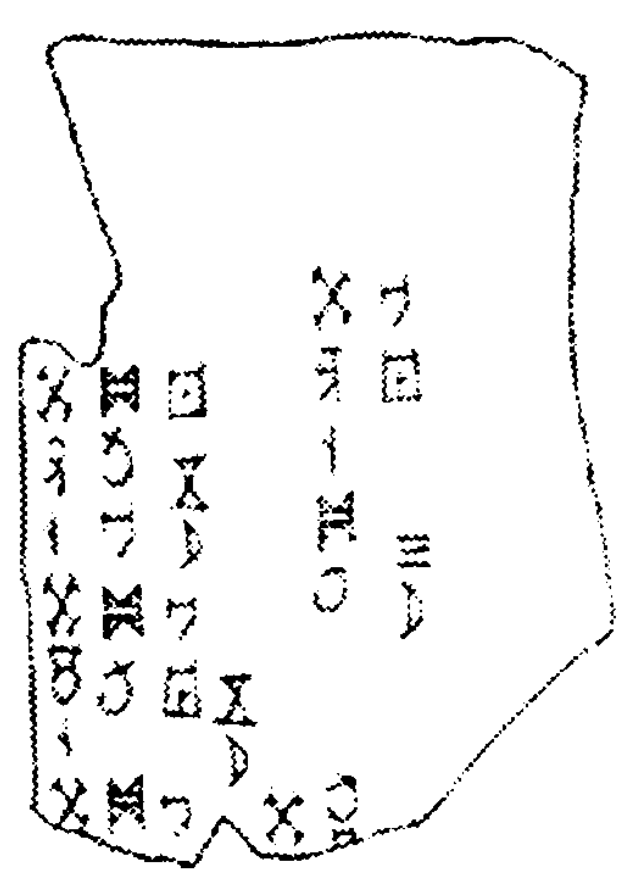
（第一期）　遺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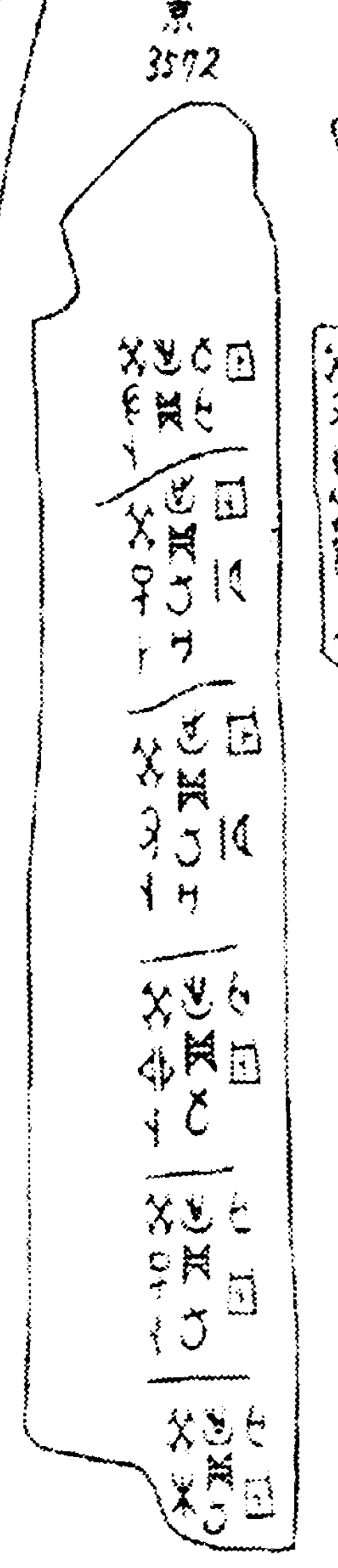
・癸丑五月
・癸卯五月　閏月
（癸巳五月）
（癸未五月）
（癸酉五月）
（癸亥四月）
（癸丑四月）
（癸卯四月）
（癸巳三月）
・癸未（三月）
・癸酉三月
・癸亥二月

三月初旬の癸酉より推算せば五月癸卯・癸丑は閏月に當る。董氏が三月と五月とは年を異にすとしてゐる（閏譜二）のは是に非ず。

（第二期）　甲2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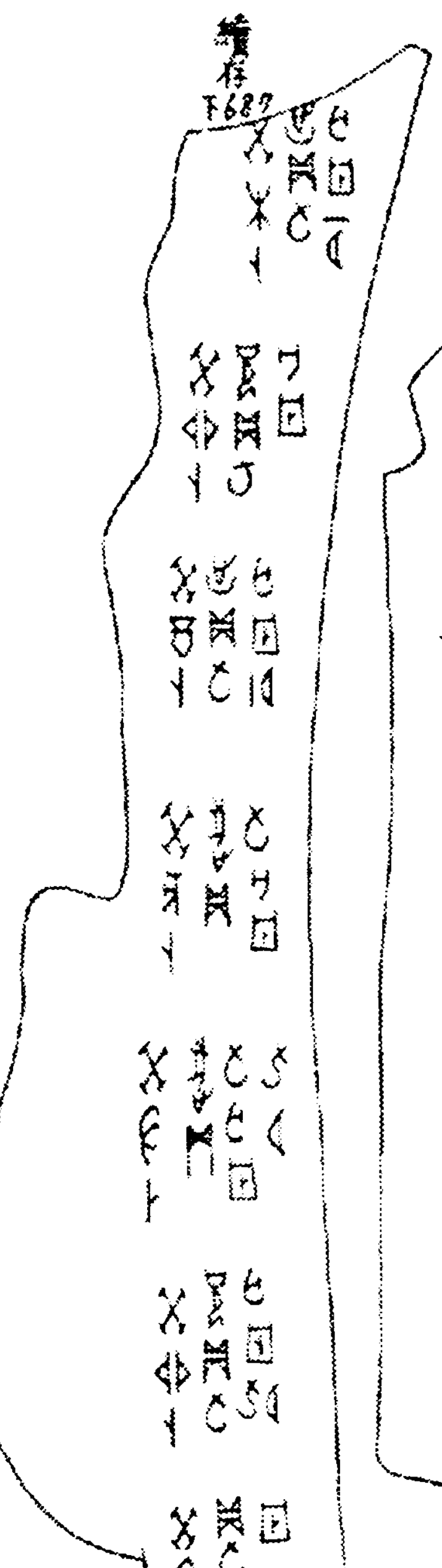
京3572



・癸丑五月
（癸卯五月）　閏月
（癸巳五月）
（癸未五月）
・癸酉五月
（癸亥五月）
（癸丑四月）
（癸卯四月）
（癸巳四月）
（癸未三月）
（癸酉三月）
・癸亥三月

この版に於いては癸酉・癸丑が五月であつて兩者の間は四旬であり、而して癸亥が三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以上の三辭は上揭の如き關係に在つて五月癸丑は閏月の下旬に當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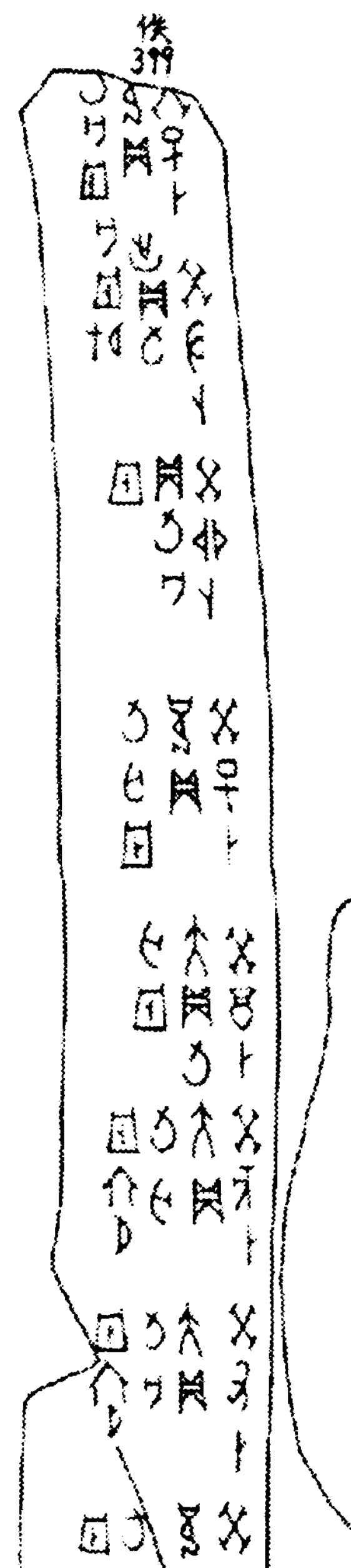
續存下687



（癸卯十月）
・癸巳十月　閏月
（癸未十月）
（癸酉十月）
（癸亥十月）
・癸丑十月

この版の癸丑・癸巳が十月であつて兩者の間は四旬であり、從つて十月癸巳は閏月の中旬に當る。

佚399



・癸未一月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十月
・癸亥
・癸丑九月
・癸卯九月
……
癸丑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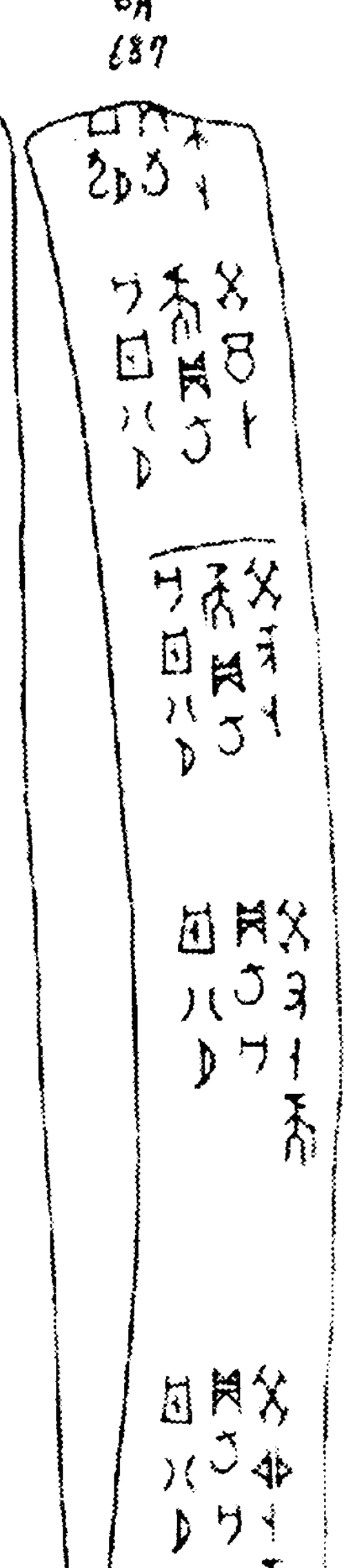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の癸卯が九月、癸未が一月であるから、この間のいづれの月かに閏月がある。

この版の癸丑・癸亥が六月であるから六月癸未は閏六月の初旬に當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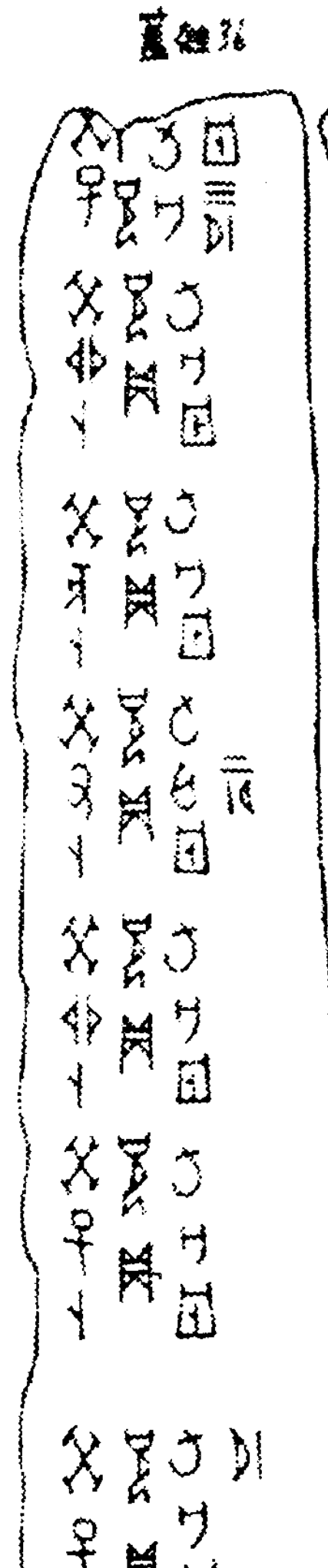
・癸丑七月
・癸卯（六月）　閏月
・癸巳（六月）
（癸未）
・癸酉（六月）
・癸亥六月
・癸丑六月
（癸卯）
（癸巳）
・癸未六月

○月末閏旬

（第二期）　明637



佚47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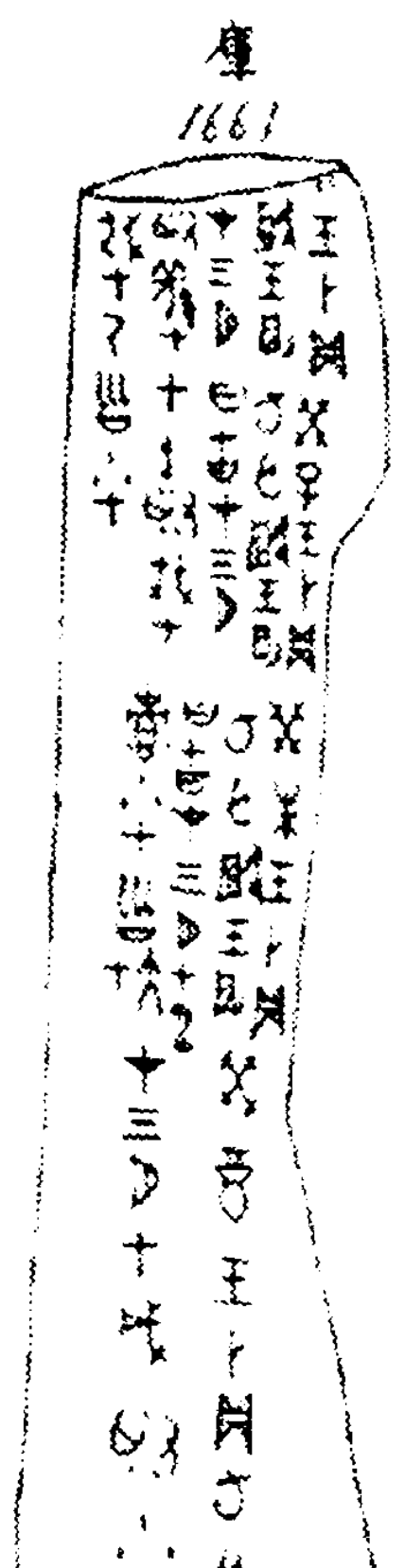


・癸巳十三月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十二月
・癸卯十二月
・癸巳十二月
（癸未十一月）
（癸酉十一月）
（癸亥十一月）
（癸丑十月）
（癸卯十月）
・癸巳十月

この版の八月は四旬に亙つてゐて、八月に一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

右の版の癸巳が十月、癸丑が十二月であるから、この關係は癸巳が十月初旬、癸丑が十二月下旬以外にはなく、癸丑が十二月下旬に當るから十三月癸巳との間は四旬であつて、十三月の外に更に一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になる。

（第五期）　庫1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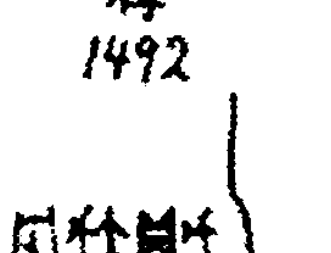
この版は前述の如く第五期帝乙王八祀のものであつて、方法斂氏の摹寫に誤がなければ、三月が四旬に亙り一旬の閏がある。

この外帝乙及び帝辛時に閏旬法の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は、前記の祀譜の如くであり、又後記に再述す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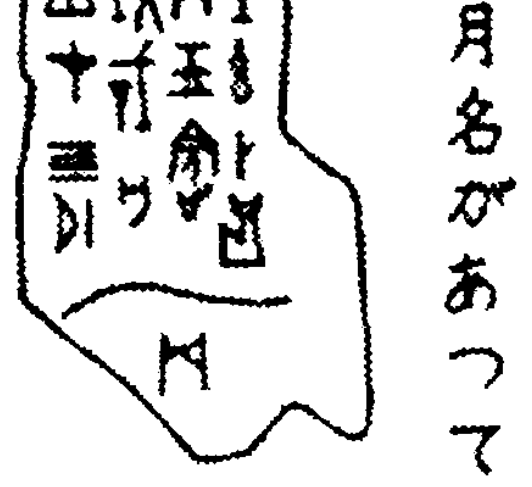
斯くの如く殷代の置閏法には十三月・閏月・閏旬が用ゐられてゐて、十三月は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に行はれてゐるが、第五期には行はれず、閏月は第一期・第二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が、第三期・第四期には之を知り得る版がなく、而して第五期には用ゐられず、閏旬は第二期・第五期に行はれて居り、就中、第五期にはこの置閏法のみが行はれてゐる。

なほ次の版には「十四月」の月名があつて、これは周金文の䍙公緘鼎に「隹十又四月旣生霸壬午」とある十又四月と同樣であり、第二期・第四期に用ゐられ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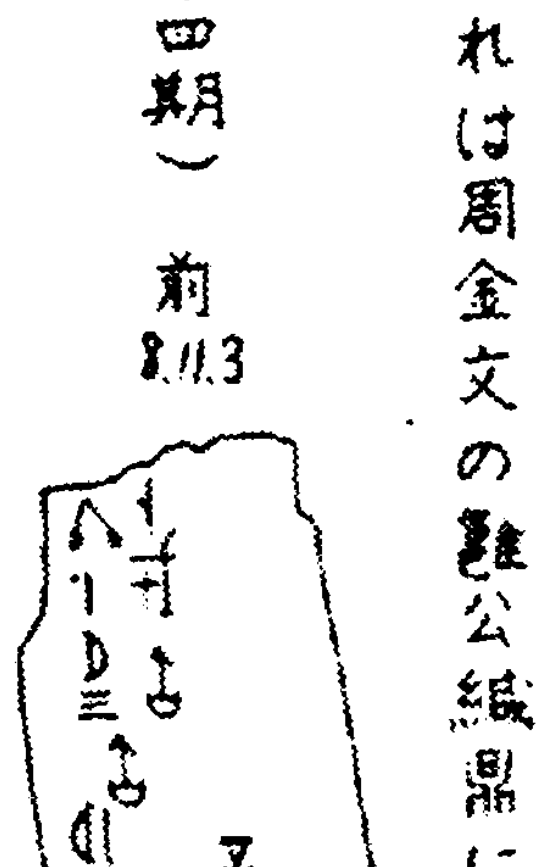
（第二期）　明1568



續存1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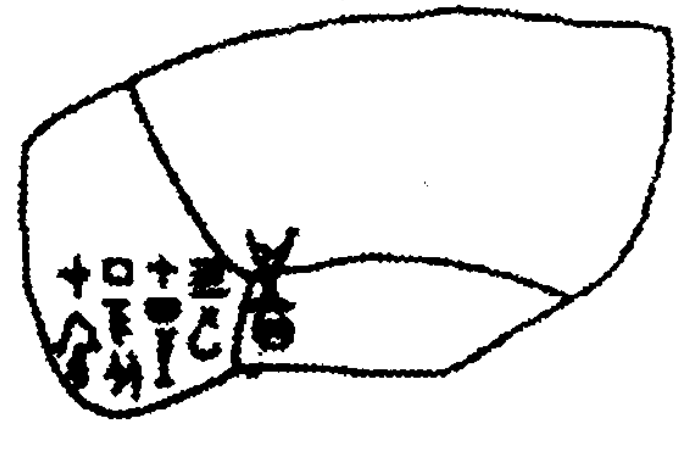
（第四期）　前8.11.3



右の如き置閏法が行はれて居り、而して第五期には十三月の閏月が用ゐられてゐないにも拘はらず、董氏は殷代の置閏法は第一期より第五期に至るまで、十三月法のみが行はれたと做し、且つ次の版を證として殷人は冬至を知つてゐて、太陽年を三六五・二五日としてゐるとし、遂に殷代の置閏法は四分曆による十九年七閏法であると斷じてゐるのである。

この文武丁時の版の「㞢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八月…」を、董氏は次の如く解し、

乙15



文武丁時計算日數、不及開始之一日、例見前章、正計始日五百四十八日也、適合於古四分術之歲實一年、即一年三六五・二五日、半年一八二・六二五日、一年半合計五四七・八七五日、則此五百四十八日者、實當起算於文武丁十二年一月庚辰之冬至、下至十三年六月之夏至日、乃有五四八之積日、此殷人知一歲之長爲三六五・二五日之確證也、（殷曆譜上一〇）

と五百四十七日として一年半の日數となし、「日至」を「夏至日」、「[illegible]」を「六月」と解して、文武丁の十二年一月の冬至より十三年六月の夏至に至る一年半の續日としてゐる。然し「日至」の用例は他になく、これは「七日至(于)丁亥从…」とも考へられ、又「六月」とされてゐるものは「[illegible]」であつて六月ではなく、この不明確な一版上の數字が適〻一年と半年の合計日數に合するを以つて、殷人は冬至・夏至を知つてゐて、太陽年を三六五・二五日としてゐるとなすのは武斷であり、後述の如く帝乙時に於いてすら、太陰年及び太陽年の日數がなほ不明であるから、文武丁時に既に之を知つてゐるとなすのは妥當でない。

董氏の謂ふが如く殷代には冬至・夏至・太陽年を知つて居り、月份に大小があつて十三月の置閏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とせば、この暦法は四分暦であつて十九年七閏法が用ゐられたと推測するのは尤であり、假に斯かる閏法が行はれてゐるならば、卜辭の月が季節と略〻一致してゐる筈であるから次に之を檢討する。卜辭に降雨をトするものが甚だ多く、孟子に「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と、黄河沿岸の雨季を七八月として居り、卜辭の降雨をトする月を檢すれば次の如くであつて

	第一期	第二期	第四期
一月	續三・二七・九 [illegible] 佚七九六 [illegible]		
二月	前七・二六・四 [illegible] 天二三 [illegible]	前三・二二・三 [illegible] 前三・二九・二 [illegible]	續存二三四 [illegible]
三月	京三九三 [illegible] 前三・一八・五 [illegible]	續四・二〇・一〇 [illegible] 京三四二 [illegible]	外二一 [illegible]
四月	佚四〇二 [illegible] 乙三〇九〇 [illegible]	文一〇〇 [illegible] 誠一三三 [illegible]	外二二四 [illegible]
五月	掇一・二四〇 [illegible] 前三・一六・三 [illegible]	續四・九・九 [illegible] 續存四六九 [illegible]	續四・一四・一 [illegible]
六月	續四・二〇・五 [illegible]	續存三二七 [illegible]	
七月	前三・一八・四 [illegible] 京三四一 [illegible]	文九九 [illegible] 鉄一二・二 [illegible]	
八月	誠二一九 [illegible] 粹七三二 [illegible]	粹七六八 [illegible]	
九月	鉄六六・三 [illegible] 前三・二一・六 [illegible]	京三三五 [illegible]	
十月	續五・六・七 [illegible]	續存四七四 [illegible]	續四・九・三 [illegible]
十一月	乙四八三六 [illegible] 續四・二九・二 [illegible]		續存一〇八 [illegible]
十二月	誠三一四 [illegible] 續六・九・二 [illegible]	京三一七九 [illegible]	京四一四 [illegible]
十三月	前一・四五・六 [illegible] 續一・四四・二 [illegible]		

右の如く降雨が各月にトされて居り、假に月が季節と略〻相即してゐるとせば、降雨の可能性の少い乾燥期に於いてなほ之をトしてゐるのは甚だ奇異である。降雨が各月にトされてゐるのは各月に降雨の可能性があるからであつて、これは月份が季節と遊離し、各月が雨季に當る暦法が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を示して居り、又旱暵（𦰩・𦰩凶）について見ても同樣であつて、例へば次の如く十二月・二月・三月に之をトしてゐる。雨季が各月に際會することは太陰暦に於いては起り得るが、

佚764 [illegible]

續存下155 [illegible]

續存下156 [illegible]

太陰太陽暦（董説に從へば殷代は太陰太陽暦である）を用ゐながら、なほ之を見れ得ないとせば、その暦法は甚だ幼稚であつて、四分暦は用ゐられて居らず、置閏法も試行の域を出でないものとせざるを得ず、董説の如き暦法の存することは認め得ないのである。

更に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の暦法が幼稚であつて、未だ規則的に置閏する暦法が成立してゐないことは、次の例から之を窺ふことが出來る。卜辭に「某月某日」の例が甚だ少く、例へば「[illegible]」(續5.151)、「[illegible]…」(外224)の如きはこれであるが、一般に將來の某日を謂ふ場合には某月某日と謂はずに、その日を起點として幾日後の某日といふ表現を用ゐて居り、これは甚だ習見であつて例へば次の如くである。

遺620 [illegible]

乙1981 [illegible]

乙7731 [illegible]

乙5399 [illegible]

佚28 [illegible]

佚801 [illegible]

上掲例の如き三旬・五旬・九旬・十旬後には月が替つてゐる筈であるから、斯かる表現の代りに某月と稱する方がより簡明であるが、某月と稱し得ないのは將來の月名を適確に謂ふことが困難であるからに外ならず、而してこれは置閏が規則的に挿入されないが爲である。斯くの如くこの期の暦法は未だ幼稚であつて規則的な置閏が行はれて居らず、置閏を行つてゐるに拘らず各月が雨季に際會する暦であるから、これは太陰暦を出づるものではなく、從つてこの置閏は次述の帝乙時の場合と同樣に、暦年を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ものではなくして、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ものと見做さねばならず、帝乙時に於いては暦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二年に一旬の閏を置くことによつて、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んとしてゐるが、この期には閏月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暦年は更に三五〇日以下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は、月份に大小があり、十三月・十四月・閏月・閏旬の置閏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ことが明かであるが、暦年・太陰年・太陽年が幾日とされてゐたかはなほ明かではなく、董説の如き暦法は未だ成立して居らず、閏月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がその暦は太陰暦を出づるものではなく、暦年は三五〇日以下と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二)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の置閏

第五期の帝乙時に於いては、第四期に於ける五祀週期と、太陽年の回歸との關係から、遂に太陽年が卅六旬乃至卅七旬であることを知つてゐることは、次の表によつて明瞭である。

時期	置閏法	理論上の五祀週期	實施上の五祀週期
第一期	十三月・閏月	三十旬	未詳
第二期	十三月・閏月・閏旬	三十二旬	卅二旬
第三期	十三月	三十五旬	未詳
第四期武乙時	十三月	三十五旬	未詳
第四期文武丁時	十三月	三十八旬	未詳
第五期帝乙時	閏旬	三十八旬	卅六旬・卅七旬
第五期帝辛時	閏旬	四十一旬	卅六旬・卅七旬

第二期の理論上の五祀週期が三十二旬であり、實際に於いても卅二旬の週期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武乙時・文武丁時にはそれぞれ卅五旬・卅八旬の週期が實施されたとするのは不當ではなく、果して然らば武乙時には五祀の週期が太陽年の週期よりも進み、文武丁時には五祀週期が太陽年の週期よりも遅くれた筈である。帝乙時・帝辛時には理論上の五祀週期がそれぞれ卅八旬・四十一旬であるが、實際にはこれを卅六旬乃至卅七旬として實施して居り、これは前期の武乙・文武丁時の經驗によつて、太陽年が五祀週期の卅五旬と卅八旬の間にあることを知つて、一應これを卅六旬乃至卅七旬とし、一祭祀期間をこれに合致せしめんとする意圖によるものに外ならず、これによつて帝乙・帝辛時には太陽年を卅六旬乃至卅七旬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次に帝乙時の暦年を考察するに、次の諸辭は帝乙祀譜に詳述せるが如く、王二祀より王廿祀までの祀譜を構成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前述の如くこれら諸辭間の月份の推移を、三旬を一ヶ月とし、三六〇日を一年とする基準を以つて計れば下記の如くであつて、

前3.27.7 癸未王卜貞酒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自畎在四月隹王二祀

續1.5.1 癸酉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典其𦎫隹王三祀

續1.23.5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六月甲午彡汱甲隹王三祀

續1.51.2 癸丑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七月甲寅(彡)陽甲隹王四祀

後上20.7 癸卯王卜貞酒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衣亡尤自畎在九月隹王五(祀)

佚545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五(月甲申)𠭯祖甲隹王七(祀)

庫1661 癸酉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三月甲戌祭小甲𠭯大甲隹王八祀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三月甲申𠭯小甲𠂤大甲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三月甲午祭戔甲𠂤小甲

(癸卯)王卜貞旬亡畎王𠧞曰吉在三月(甲辰)祭汱甲(𠭯)戔甲

遺391 丁未卜貞父丁丁其牢在十月又一𢆶用隹王九祀

戊辰彝 王廿祀十一月戊辰𠂤武乙配妣戊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合致してゐる（置閏二旬）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一旬前移してゐる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二旬前移してゐる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一旬前移し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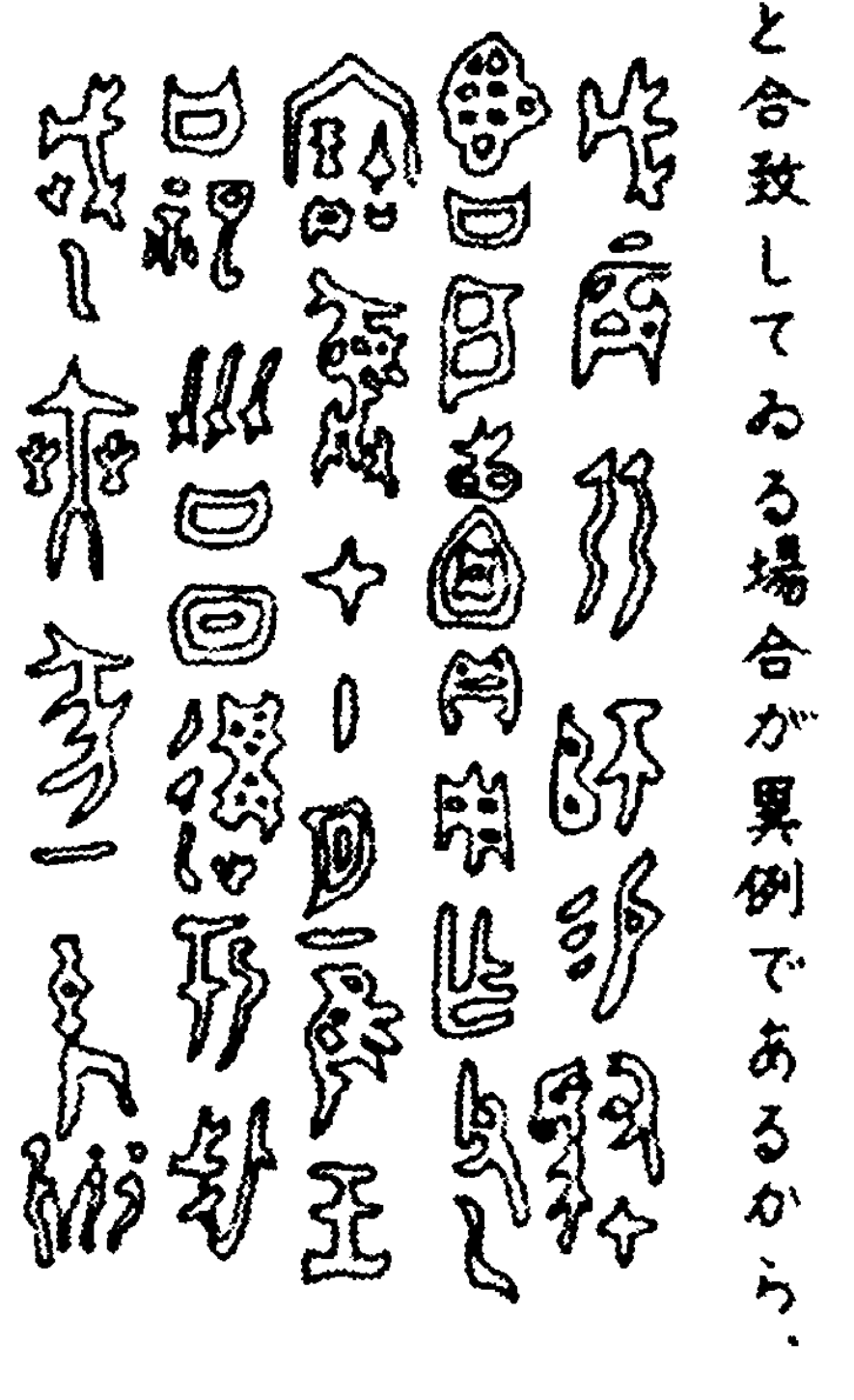
この間は三月が四旬に亘つてゐる（置閏一旬）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合致してゐる（置閏一旬）

この間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十一旬前移してゐる

卜辭の月份が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一致してゐる場合と、卜辭の月份が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も早く進んで前移してゐる場合とがあり、王二祀四月より王四祀七月までの間、及び王八祀三月より王九祀十一月までの間の月份の推移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の推移と一致して居り、王四祀七月より王八祀三月までの間、及び王九祀十一月より王廿祀十一月までの間の月份の推移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の推移よりも前移してゐる。月份が前移するのは一年間の日數が三六〇日より少いからであり、而してこの二十祀間に於いては前移する場合が一般であつて、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合致してゐる場合が異例であるから、帝乙時の平年の暦年が三六〇日以下であつて、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合致してゐる場合は置閏さ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前述の如く王十祀と戊辰彝の王廿祀との十祀間に於いては、月份が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も十旬前移し、この間の一年は三五〇日とされて居り、從つて之を基準として右の場合を計れば（祀譜の項參照）、月份が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と合致してゐる王二祀と王四祀間には置閏二旬、王八祀と王九祀間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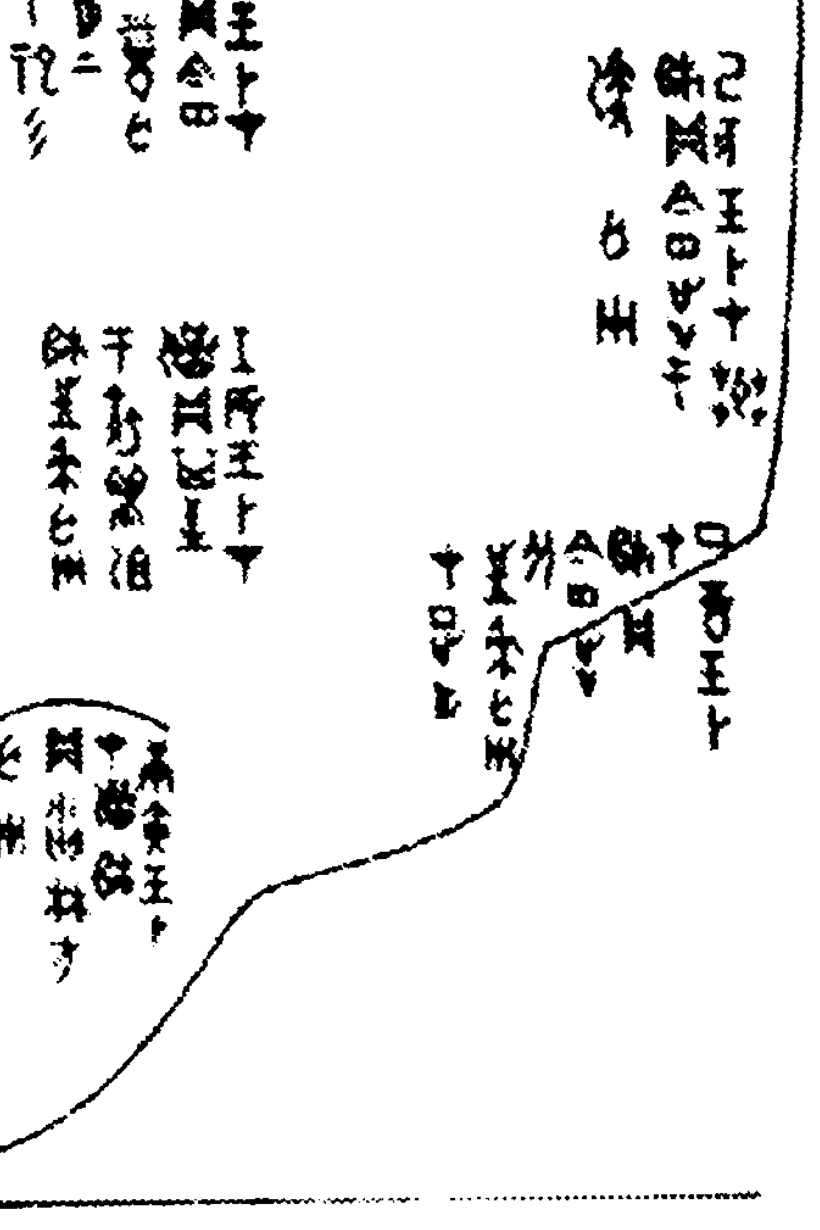
戊辰彝（殷文存上九十一）

は置閏二旬であり、又月份が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前移する右の諸辞はこの月份に合し、更に帝乙時に屬する祭祀卜辞は、一例外の外はすべてこの月份に符合してゐるから、帝乙時には平年の暦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而して右の置閏は王二祀四月と十月の間に一旬、王四祀七月と十月の間に一旬、王八祀三月に一旬、王八祀四月と九月ノ間に一旬であつて、王八祀の暦年が三七〇日となつてゐる外は、王二祀・王四祀の暦年が三六〇日を超えてゐないから、この置閏は帝乙時に廿六旬乃至廿七旬としてゐる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爲のものでないことは明瞭であり、この王二祀より王九祀までの八祀間に四旬の置閏は、畢竟二祀に一旬の閏であつて、三五〇日の暦年を三五五日とするものに外ならず、この置閏の結果は暦年を太陰年に合せ得てゐるに過ぎないのであつて　斯かる目的のために行はれたものと考へる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帝乙時は暦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居り、この期には漸く太陽年の日数が廿六旬と廿七旬の間に在ることが明かとなつたが、未だ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爲の置閏が行はれて居らず、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に八祀間に四旬の置閏を行つてゐるに過ぎず、而して王十一祀以降王廿祀に至る間は、この置閏すらも之を行はずに三五〇日の暦年に一定してゐるのである。斯くの如く帝乙時に於いてすら、なほ太陰暦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これ以前に既に太陰太陽暦が行はれて、董説の如き暦法の存することは到底考へることが出來ない。然るに次の帝辛時に至つて、暦年を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置閏が行はれるやうになり、ここに初めて太陰太陽暦が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次の帝辛王十祀の版に於いては、甲午が十二月、三日後の丁酉が正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正月の朔日は乙未・丙申・丁酉のいづれかであり、假に丁酉を正月朔日として次に王十祀・王九祀・王八祀の暦を考察する（後述によれば丁酉が正月朔日である）。

庫1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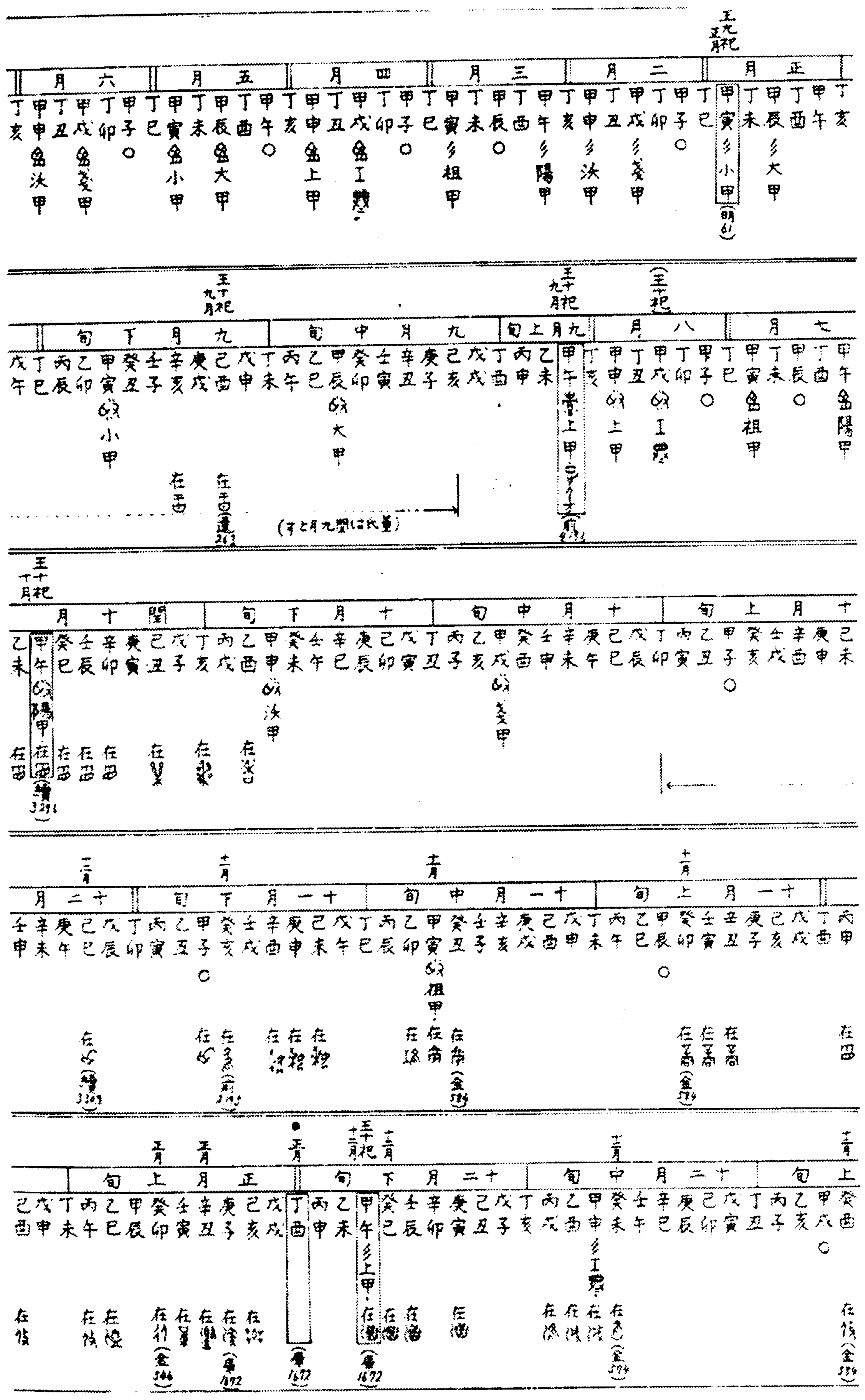


次の三辞が緊密に連續してゐて、王九祀・王十祀の祀譜を構成してゐ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り、次に王十祀の祀譜と王十祀の征夷方歴程とを併記し、これによつて王十祀の置閏を考察する。

明61　[illegible]

前3.27.6 4.18.1　[illegible]

續3.29.6　[illegible]



王九祀正月
- 正月：丁亥　甲午　丁酉　甲辰 彡大甲　丁未　甲寅 彡小甲（明61）
- 二月：丁巳　甲子 ○　丁卯　甲戌 彡戔甲　丁丑　甲申 彡羌甲　丁亥
- 三月：甲午 彡陽甲　丁酉　甲辰 ○　丁未　甲寅 彡祖甲　丁巳
- 四月：甲子 ○　丁卯　甲戌 翌工典　丁丑　甲申 翌上甲　丁亥
- 五月：甲午 ○　丁酉　甲辰 翌大甲　丁未　甲寅 翌小甲　丁巳
- 六月：甲子 ○　丁卯　甲戌 翌戔甲　丁丑　甲申 翌羌甲　丁亥

- 七月：甲午 翌陽甲　丁酉　甲辰 ○　丁未　甲寅 翌祖甲　丁巳
- 八月（王十祀）：甲子 ○　丁卯　甲戌 祭工典　丁丑　甲申 祭上甲　丁亥
- 九月上旬（王十祀九月）：甲午 壹上甲（前3.27.6 4.18.1）　乙未
- 九月中旬：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祭大甲　乙巳
- 九月下旬（王十祀九月）：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在[illegible]（遺213）　庚戌　辛亥 在[illegible]　壬子　癸丑　甲寅 祭小甲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董氏は閏九月と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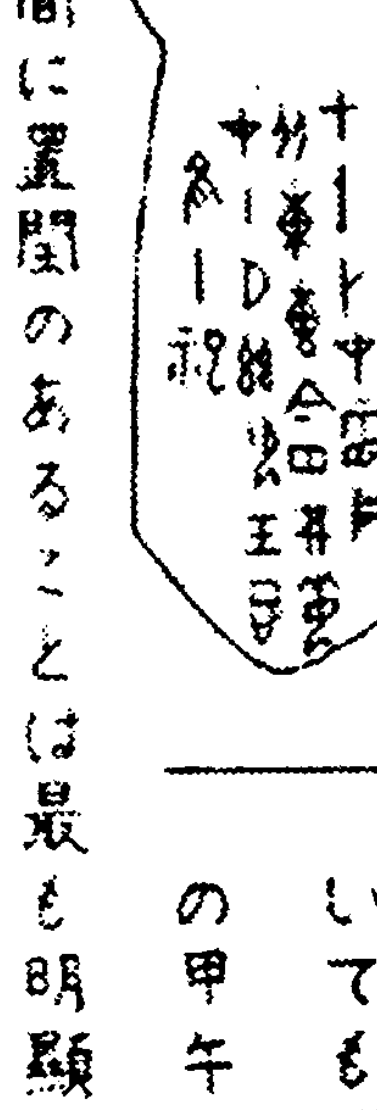
- 十月上旬：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　乙丑　丙寅　丁卯
- 十月中旬：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祭戔甲　乙亥　丙子　丁丑
- 十月下旬：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祭羌甲　乙酉　丙戌　丁亥
- 閏十月（王十祀十月）：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祭陽甲・在[illegible]（續3.29.6）　乙未

- 十一月上旬：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　乙巳
- 十一月中旬：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祭祖甲・在[illegible]（金584）　乙卯
- 十一月下旬：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　乙丑
- 十二月：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續3.30.5）

- 十二月上旬：癸酉　甲戌 ○　（金584）
- 十二月中旬：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彡工典（金584）
- 十二月下旬（王十祀十二月）：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彡上甲・在[illegible]（庫1672）　乙未　丙申
- 正月上旬：丁酉（庫1672）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金544）（庫1672）

右の表は庫1672版によつて王十祀正月丁酉を朔日と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り、明61版に於いては王九祀の彡小甲が正月甲寅に行はれ（癸丑は小甲の彡夕祀の日であり、彡祀は甲寅に行はる）、前3.27.6 4.18.1版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の壹上甲が九月甲午に行は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の關係は前者が正月下旬、後者は九月上旬以外にないことは前述（祀譜）の如くであり、從つて王十祀の彡祀が甲午に行はれるのは正月上旬である筈であるが、庫1672版は之を十二月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れは前3.27.6 4.18.1版と次の續3.29.6版の關係に於いても同樣であつて、前3.27.6 4.18.1版に於いては甲午が王十祀九月であるから、六十日後の次の甲午は十一月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筈であるが、續3.29.6版はこれを王十祀十月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閏のあることは最も明顯である。

續3.29.6



ここに閏のあることは董作賓が既に之を指摘してゐて、董氏はこの閏を右の表の九月己亥より十月丁卯に至る間を閏九月とし、「此閏九月爲無節置閏法之重要基點」と董氏の置閏説の重要基點をなしてゐるものである（殷暦譜・帝辛日譜・帝辛祀譜・參照）。假に董氏の謂ふが如く閏が九月にあるとせば、前3.27.6 4.18.1版の九月甲午壹上甲は九月下旬のこととなり、從つて明61版の王九祀正月甲寅彡小甲は二月中旬でなければならず、この間に小月のあることを考慮しても明61版に謂ふが如く正月とはならないから、ここに閏九月を假定するのは卜辞の事實と合致しない（董氏は明61版の彡小甲を王九祀正月甲寅としてゐるがこれは全く不可解である。）。然らばこの王九祀正月甲寅彡小甲に影響を與へない閏月の在り方として之を十月に假定せば、庫1672版の王十祀十二月甲午が十二月上旬のこととなることは表を一見せば明かであり、これは庫1672版に於いてはこの三日後の丁酉が正月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と抵觸する。斯くの如く王十祀の九月・十月の間に置閏のあることは明瞭であるが、閏月を九月に假定しても十月に假定しても、卜辞の事實と合致せず、從つてこの閏を董氏の如く閏月とするのは妥當でなく、閏旬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之を一旬の置閏とせば九月・十月のいづれにあつたとしても　卜辞の事實と一致することは言を要せず、而して王九祀正月甲寅は彡小甲、王十祀十二月甲午の三日後の丁酉は正月であるから、この閏旬が一旬以上であつてはならず、この間に一旬の小月を假定するか、二旬の小月が二回あるものとしない限り、一ヶ月の閏を置く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ここに一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は、帝辛時の置閏法が閏旬である明證である。右の閏旬が九月・十月のいづれであるかを決定し得る資料がないのは遺憾であるが姑く之を十月とし、而して庫1672版によつて丁酉を正月朔日と假定して、月の大小を考慮せずに王十祀の月份を考察せば右表の如くなり、王九祀の彡小甲は正月下旬の甲寅となるのである。

右の如く王十祀の壹上甲は九月上旬甲午、王九祀の彡小甲は正月下旬甲寅であるから、王九祀の月份の推定は容易であり、而して次の夷方征伐卜辞は緊密に祀譜を成してゐて、これは帝辛王八祀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前述（第二章夷方）の如くであるから、次に王九祀、王八祀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前2.15.3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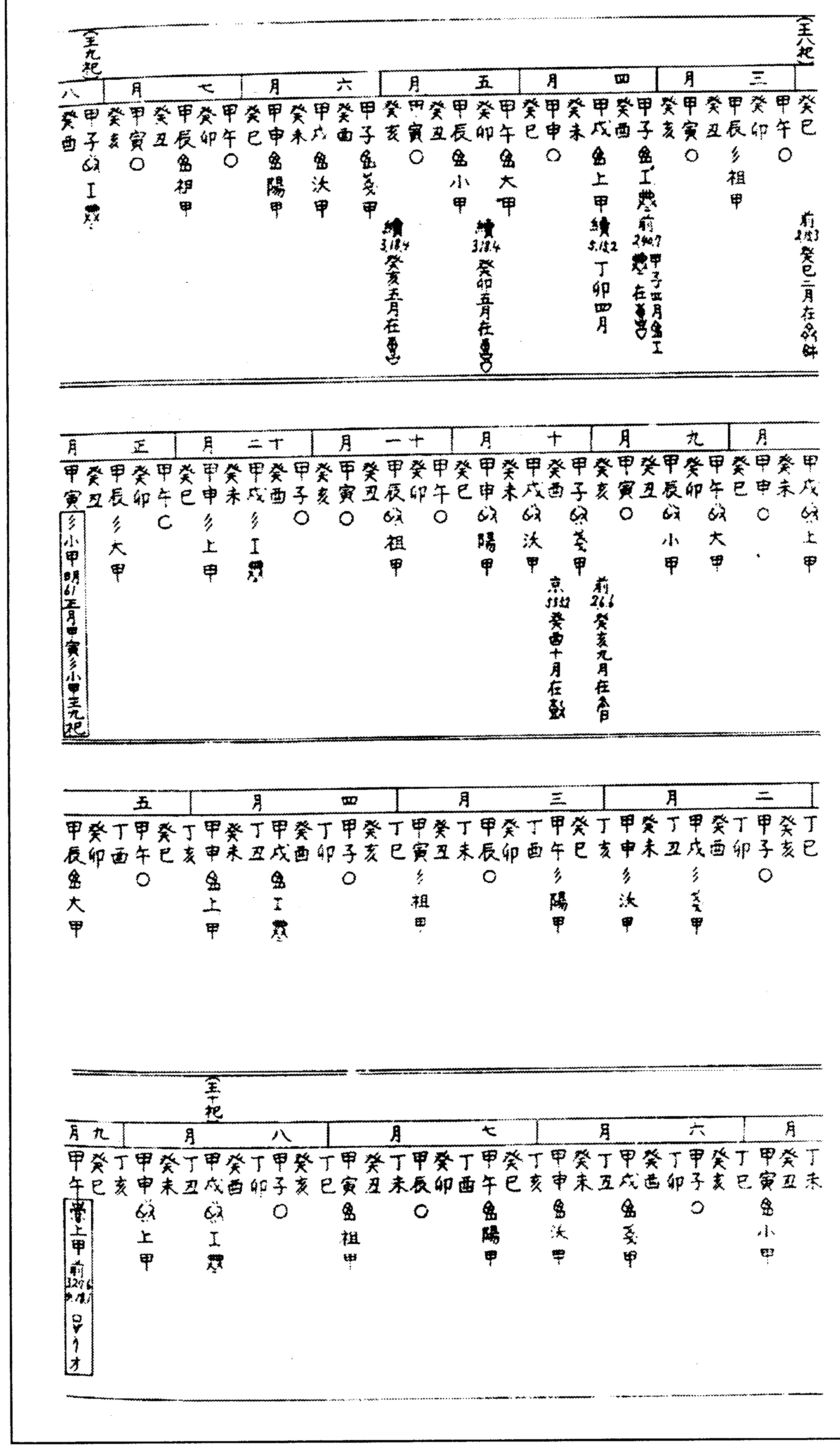
前2.40.7　[illegible]

續5.15.2　[illegible]

續3.18.4　[illegible]

前2.6.6　[illegible]

京3352　[illegible]



王八祀
- 三月：癸巳（前2.15.3 癸巳二月在[illegible]）　甲午 ○　癸卯　甲辰 彡祖甲　癸丑　甲寅 ○　癸亥
- 四月：甲子 翌工典（前2.40.7 甲子四月翌工典在[illegible]）　癸酉　甲戌 翌上甲（續5.15.2 丁卯四月）　癸未　甲申 ○　癸巳
- 五月：甲午 翌大甲（續3.18.4 癸卯五月在[illegible]）　癸卯　甲辰 翌小甲　癸丑　甲寅 ○（續3.18.4 癸亥五月在[illegible]）　癸亥
- 六月：甲子 翌戔甲　癸酉　甲戌 翌羌甲　癸未　甲申 翌陽甲　癸巳
- 七月：甲午 ○　癸卯　甲辰 翌祖甲　癸丑　甲寅 ○　癸亥
- 八月：甲子 祭工典　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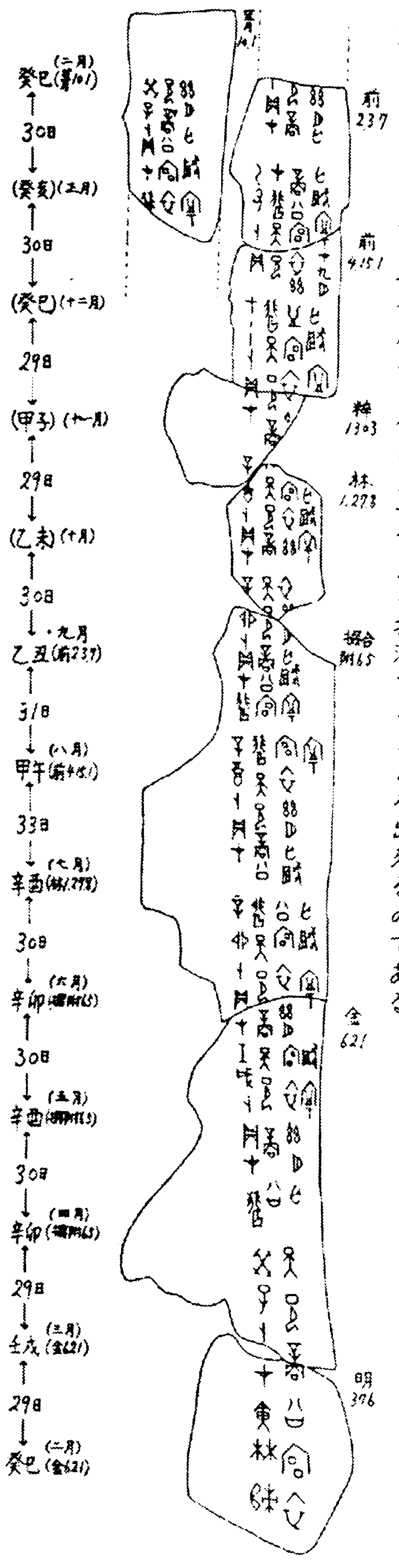
王九祀
- 八月：甲戌 祭上甲　癸未　甲申 ○　癸巳
- 九月：甲午 祭大甲　癸卯　甲辰 祭小甲　癸丑　甲寅 ○　癸亥（前2.6.6 癸亥九月在[illegible]）
- 十月：甲子 祭戔甲　癸酉（京3352 癸酉十月在[illegible]）　甲戌 祭羌甲　癸未　甲申 祭陽甲　癸巳
- 十一月：甲午 ○　癸卯　甲辰 祭祖甲　癸丑　甲寅 ○　癸亥
- 十二月：甲子 ○　癸酉　甲戌 彡工典　癸未　甲申 彡上甲　癸巳
- 正月：甲午 ○　癸卯　甲辰 彡大甲　癸丑　甲寅 彡小甲（明61 正月甲寅彡小甲王九祀）

- 二月：丁巳　癸亥　甲子 ○　丁卯　癸酉　甲戌 彡戔甲　丁丑　癸未　甲申 彡羌甲　丁亥
- 三月：癸巳　甲午 彡陽甲　丁酉　癸卯　甲辰 ○　丁未　癸丑　甲寅 彡祖甲　丁巳
- 四月：癸亥　甲子 ○　丁卯　癸酉　甲戌 翌工典　丁丑　癸未　甲申 翌上甲　丁亥
- 五月：癸巳　甲午 ○　丁酉　癸卯　甲辰 翌大甲

王十祀
- 六月：丁未　癸丑　甲寅 翌小甲　丁巳　癸亥　甲子 ○　丁卯　癸酉　甲戌 翌戔甲　丁丑　癸未　甲申 翌羌甲　丁亥
- 七月：癸巳　甲午 翌陽甲　丁酉　癸卯　甲辰 ○　丁未　癸丑　甲寅 翌祖甲　丁巳
- 八月：癸亥　甲子 ○　丁卯　癸酉　甲戌 祭工典　丁丑　癸未　甲申 祭上甲　丁亥
- 九月：癸巳　甲午 壹上甲（前3.27.6 4.18.1）

右の表は三旬を一ヶ月として、王十祀九月上旬甲午と王九祀正月下旬甲寅彡小甲との間は、前表に從つて丁日を朔日とし・又王九祀彡小甲より以前は帝辛祀譜表に從つて甲日を朔日と假定し、これに王八祀の夷方征伐歷譜を配したものである。・夷方征伐の續3185版に於いては五月癸卯在商は上旬、癸亥在商は下旬であり、而して前2407版に於いては五月癸卯より四十日前の甲子在商は四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兩者は五月癸卯が五月上旬末日、四月甲子は四月上旬初日であり、從つて王八祀の月の交替は甲日に行はれて表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前266版に於いては癸亥が九月、京5352版に於いては癸酉が十月であつて、癸亥は九月下旬であり、この間に小月があれば癸亥は十月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四月甲子より九月癸亥までの間には小月の存しないことが解る。然るに前記の如く王十祀の十二月と正月の交替が乙未・丙申・丁酉のいづれかに於いて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王九祀十月より王十祀十二月末までの十五ヶ月間には小月の存す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つて、王十祀正月が丁酉に始るとせばこの間に廿九日の小月が七回、乙未に始るとせば九回あることになる。斯くの如く小月が或る期間には置かれ、又或る期間には置かれてゐないのは奇異であるが、これによつて帝辛時の月份は必ずしも月面の虚盈に從つてゐな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更にこの表を帝辛祀譜表王八祀と比較せば、この表に於いては四月甲子魯工典が上旬であるが、祀譜表に於いては四月甲子魯工典が中旬とされてゐて、この兩者の間には一旬の齟齬がある。然し前述の如く帝辛祀譜に於いては、王八祀・王九祀間に在りと考へられる一旬の置閏は王九祀十月に假定されてゐるが、この表によればここに置閏を假定することが出來ず　而して「祀譜表檢討」に於いてはこの置閏が王八祀五月以前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て居り、この表に於いては前2183版によれば癸巳が二月であるから、この置閏は三月以前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之を三月以前とせば祀譜表の四月中旬の魯工典が四月上旬となつてこの表と符合し、この表によつてこの置閏が王八祀三月以前であることが解る。

斯くの如く王八祀の四月より九月までの間には小月がなく、月份は甲日を以つて始まつて居り、而して右の如く王八祀の置閏が三月以前であつて二月に癸巳があるから、一ヶ月を三十日とする月份は三月にも行はれ、これより九月まで行は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然るにこれより王十祀十二月までの十五ヶ月間に於いては、王十祀の十二月と正月の交替が乙未・丙申・丁酉のいづれかであつて甲日ではないから、小月が置かれてゐて、その回數は七回乃至九回である。王九祀の九月以降もそれ以前と同じく、三旬を一ヶ月とする月份が用ゐられたか、或は廿九日の小月が行はれたかを確定する資料の無いのは遺憾であるが、次の接合版の月份によつて之を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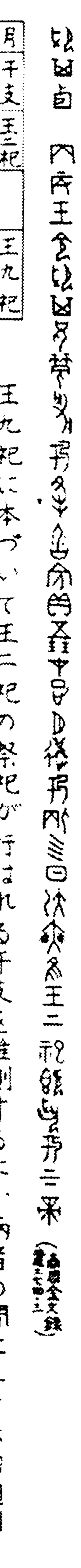


右の前237版と箐10.1版との間に入るべき版は未だ發見されてゐないが、この接合版に於いては「茲月亡尤」（茲月亡尤）をトしてゐる卜日と卜日との間隔は、廿九日或は卅日が一般であり、從つて前237版の乙丑卜と箐10.1版の癸巳卜との間は廿九日が二回、卅日が三回であつて、その卜日は略、右の如く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れによれば明376版の癸巳より箐10.1版の癸巳までの間は三六〇日であつて、前4151版に於いては卜日乙丑を九月としてゐるから、之を基準とせば右の如き月份となつて「茲月亡尤」は毎月の初頭にト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り、この間には廿九日の月が四回・卅日の月が六回・卅一日の月が一回・卅三日の月が一回置かれてゐる。前述の如く帝乙時の平年は三五〇日であるが、右は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るから（箐十一版は卜日を癸巳としてゐるから、三五〇日の曆年と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である）、これは帝辛時の某年の月份であり、帝辛時は平年の一年を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て、廿九日の月を四回、卅日の月を八回置き、更に端數の四日を三日と一日として、之を二つの卅日の月に加へ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つて、東世澂が殷の曆法は一ヶ月を三十日に一定して、三六六日を一年としてゐると做してゐ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殷商制度考）のは臆說に過ぎず、又董作賓が殷曆は一年を三六六日としてゐるとしてゐるのは誤である。

右の月份の日數によつて王八祀より王十祀までの月份を解釋せば、王八祀三月より九月までの七ヶ月の各月が卅日であるのは、偶々この間に八回あるべき卅日の月が集まつたのであつて、なほ一回の卅日の月と四回の廿九日の月　及び端數の四日はこの前後の月に在るものと考へられる。又王九祀の正月甲午より王十祀の十二月甲午までの十二ヶ月間は三六〇日を超え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置閏の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而して王十祀の十二月甲午の三日後の丁酉が正月とされてゐて、王九祀の十月よりここに至るまでの十五ヶ月間に小月が七回乃至九回あることは前記の如くである。右の如く一年に小月を四回置くのが帝辛時の曆法であるから、この四回の小月は王九祀正月より王十祀十二月までの一年間に在り、更に右の如く前年の末即ち王九祀の十月・十一月・十二月が小月と考へられるから、この十五ヶ月間には小月が七回あることになつて、右の推測と符合し、而してこの間には七回以上の小月はあり得ないから、七回乃至九回の小月（王十祀の正月が丁酉に始まる場合は七回丙申の場合は八回乙未の場合は九回である）の七回の場合が妥當であつて、王十祀の正月は丁酉に始まることが解り、從つて王九祀の正月は甲午の三日前の辛卯に始まり、十二月は王十祀の十二月丙申を以つて終り、この一年は閏年であつて三六六日であり、六日の閏が置かれ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以上によつて帝辛時は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ることが、明白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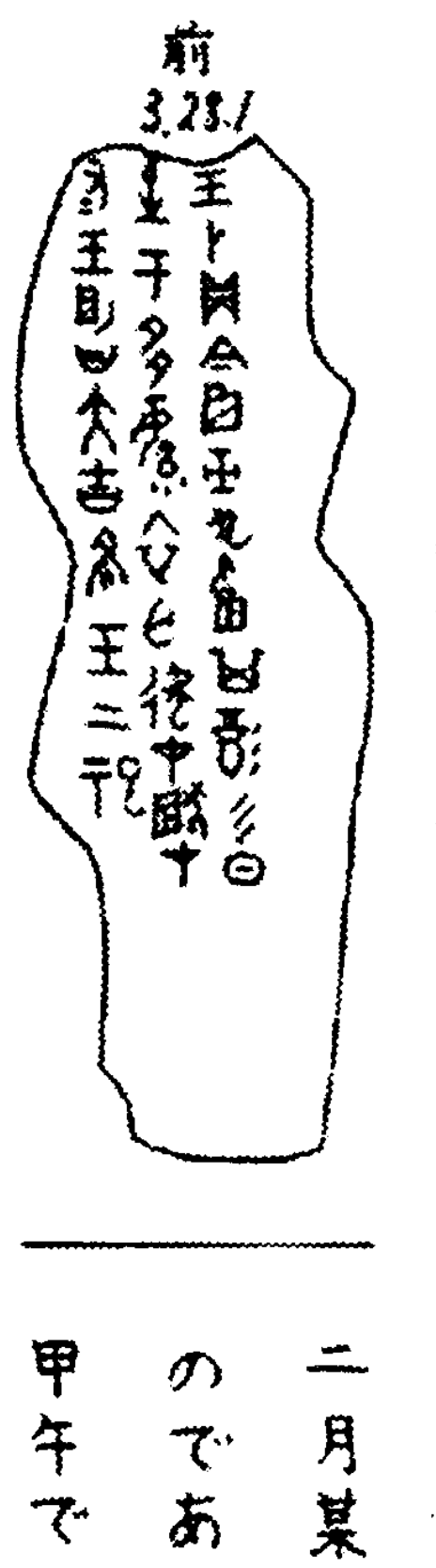
第五期の祀譜の考察に當つては、三六〇日を一年・三旬を一ヶ月と假定し、斯かる場合の月份の推移を基準として、帝乙・帝辛兩期の月份の推移及びその間の置閏を考察した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れば帝乙時の月份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も前移し勝であり、帝辛時の月份は三六〇日一年の月份よりも後移し勝であるから、帝乙時は曆年を三六〇日、或はそれ以下とし、帝辛時は曆年を三六〇日、或はそれ以上と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これは前記の如く帝乙時には平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ゐて、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に置閏してゐるが、未だ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置閏が行はれてゐないからであり、又帝辛時には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てゐて、更に置閏を行つてゐるからであつて、この置閏は帝辛時に假定してゐる太陽年との差を補正するための閏であり、卜辭の月份の推移からこの置閏を考察せば、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閏が解り、又帝辛時に考へられてゐる太陽年の日數を明かにし得るのであつて、次に之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前記の如く王九祀に於ける小甲の彡祀が正月下旬の甲寅であるから、この前旬に行はれる大甲の彡祀は正月中旬の甲辰であり、又この旬の丙午には大乙の配妣丙の彡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は祀序表に見て明かである。斯くの如く王九祀の大乙配妣丙の彡祀の月日が明かであつて、次の金文には王二祀の大乙配妣丙の彡祀を正月丙辰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金文が帝辛時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祀譜參照）、王九祀と王二祀の間に於ける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置閏を推測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ある。



（兩周金文辭大系[illegible]）

月	10			11			12			正		
干支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王二祀												
王九祀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前3.28.1

王九祀に本づいて王二祀の祭祀が行はれる干支を推測するに、兩者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二祀の彡大甲は甲辰に行はれ、又三十七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甲午に行はれたことは上掲表から容易に推測することが出來る（[illegible]祀譜參照）。大乙妣丙は大甲と同旬の丙日に祀られるものであつて、金文は王二祀に於ける祀日を丙辰（甲寅の旬）としてゐるから、右の甲辰と甲午の間の丙辰を求むれば十一月甲寅の旬にある。この表の十一月は王九祀の月份であつて、王二祀に於いては之を正月としてゐるから、この間には四旬乃至六旬の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この間はこの表が三六〇日を一年としてゐるから三六〇日一年と太陽年との差を補正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り以下同樣）。更に次の版には王二祀の彡上甲が十二月某日に行はれて居り、祀序表によれば上甲は大甲の二旬前の甲日に祀られるものであつて、右の如く王二祀の彡大乙妣丙（大甲と同旬）が丙辰（甲寅の旬）であるから、彡上甲は甲午であり、上揭版はこの甲午を十二月としてゐる。右の如く王九祀と王二祀との間に四旬の置閏があれば、王二祀の彡大乙妣丙が正月上旬甲寅の旬であるから彡上甲は十二月中旬甲午であつて、又五旬の置閏があれば、彡大乙妣丙は正月中旬であるから彡上甲は十二月下旬甲午であつて、この兩者の場合はいづれも可能であるが、六旬の置閏があれば彡大乙妣丙は正月下旬であるから彡上甲は正月上旬となり、從つて六旬以上の置閏の場合は妥當しないことが解る。次に四旬・五旬のいづれの置閏が正しいかを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右の如く王二祀に於ける大乙妣丙の彡祀は正月甲寅の旬の丙辰であり、而してこの正月甲寅が王二祀と王九祀の間に四旬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は正月上旬、五旬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は正月中旬であるから、祀序表によつて大乙妣丙の彡祀以前に行はれる祭祀を補足して之を一表とせば次の如くである。次の如く王三祀に於いては十月辛酉（甲寅の旬）に劦祀を行つてゐるから（骨之文化圖一）辛酉王田……在十月隹王三祀劦日（卜辭通纂三頁）——、これによつて右の四旬の置閏と五旬の置閏のいづれが妥當であるかを判斷することが出來る。祭祀週期には三十六旬と三十七旬の場合があり、次の表によつて王三祀の十月甲寅の旬辛酉に、劦祀の第三祀である劦祀が行はれる場合を推測するに、表に於いては十月に甲寅がないから、十月に最も近い甲寅

を求むれば劦祖甲の日が得られ、この祖甲の劦祀が行はれる甲寅の旬の辛酉には小辛の翌祀が行はれることは祀序表に明かであるから、この劦祖甲の甲寅が王三祀に十月であれば、右の辞と一致することになる。王三祀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二祀の劦祖甲が王三祀に於いては甲子に行はれ、従つて十月甲寅の旬辛酉に翌祀が行はれないから、この週期の場合は適合しないが、王三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とせば王二祀の劦祖甲が王三祀に甲寅に行はれ、この旬の辛酉には小辛の翌祀が行はれる。而して王二祀と王九祀の間の置閏が四旬の際の月份は、右の如く彡大乙妣丙が正月上旬であるから、劦祖甲は王二祀に於いては十一月上旬であり、王三祀に於いては王二祀と王三祀の間に一旬の置閏を假定せば十月となる。又王二祀と王九祀の間の置閏が五旬の際は、王二祀の劦祖甲は十一月中旬であつて、王二祀と王三祀の間に二旬の置閏を假定しなければ、王三祀に於いて劦祖甲が十月に行はれない。三十六旬を一年としてゐる表上に於いて一祀中に二旬の置閏を假定することは妥當でないから、一旬置閏の場合を採らねばならない。斯くの如く王三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王二祀と王九祀の間に四旬の置閏があつて、王二祀と王三祀の間には一旬の置閏がある場合には王三祀に於いて十月辛酉に翌祀が行はれるが、これ以外の場合は成立しな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つて、これにより王二祀と王九祀間の置閏は四旬（三六〇日一年と太陽年との差を補正）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置閏五旬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置閏四旬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王二祀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劦小甲	○	劦戔甲	劦沃甲	劦陽甲	○	劦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乙妣丙	彡小甲
王三祀							劦祖甲（三十六旬週期）	劦祖甲（三十七旬週期）						

右によつて王九祀と王二祀の間の置閏を明かにしたから、次に王二祀と王一祀間の置閏の有無を考察する。王二祀の大乙妣丙の彡祀は正月上旬甲寅の旬であるから、同じく王二祀の沃甲の劦祀が十月上旬甲申であることは右の表の如くであり、この劦沃甲に本づいて王一祀に劦沃甲が行はれる月份・干支を推測するに、王二祀に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た場合は王一祀の劦沃甲は甲申、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は甲戌であつて、この間に置閏がなければ甲申は十月甲戌は九月であることは上掲表に見で明かであり、而して次の版（帝辛王一祀祀譜）には劦沃甲が十月甲戌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王二祀に三十七旬週期が用ゐられてこの間に一旬の置閏のあ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月	九月			十月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一祀						
王二祀				劦沃甲		

續1.50.5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十月甲戌劦沃甲𢀛戔甲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十月甲申[illegible]甲𢀛沃甲翌戔甲

以上によつて王一祀より王十祀十二月までの間に置かれた、三六〇日暦年と太陽年との差を補正するための閏が解るのであつて、この閏旬は次の如く置かれて居り、王一祀・王二祀の間、王二祀・王三祀の間に各〻一旬、王三祀・王九祀の

王一祀―（置閏）―王二祀―（置閏）―王三祀―（置閏）・（置閏）・（置閏）―王九祀―王十祀―（置閏）―王十一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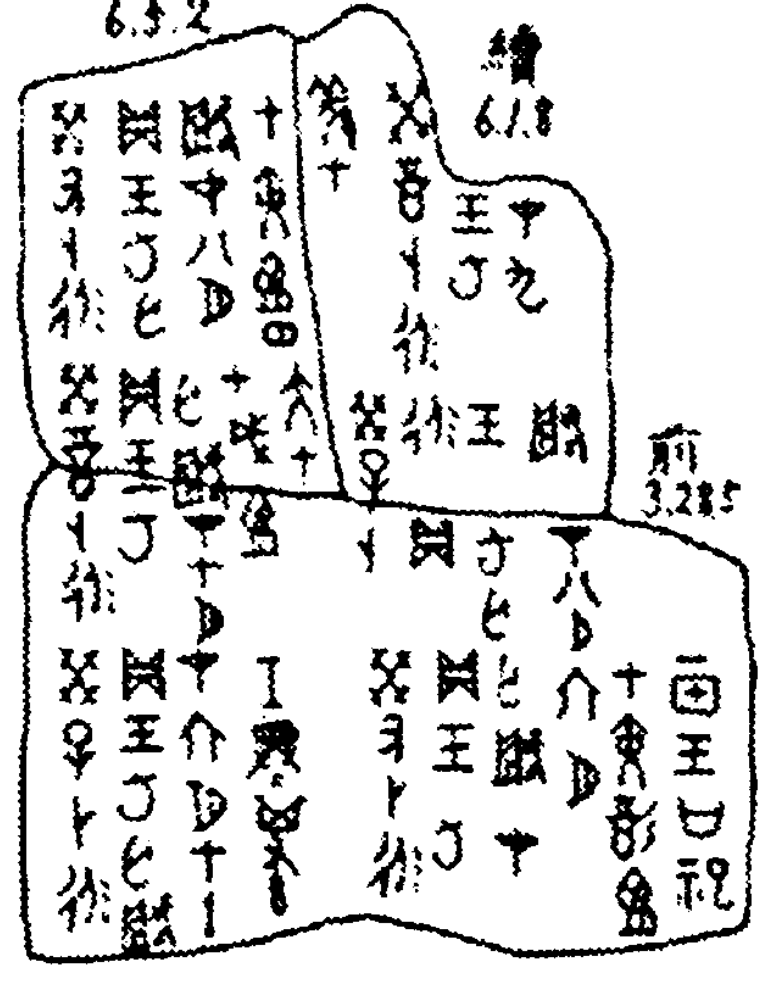
間には三旬、王十祀・王十一祀の間に一旬であり、而して祀譜によれば王六祀・王七祀間の閏旬は王六祀五月以前にあり、王八祀・王九祀間の閏旬は前記の如く王八祀三月以前にあり、王十祀、王十一祀間の閏旬は王十祀九月乃至十月にある。従つて王六祀と王八祀の兩閏の間は略〻二十一ヶ月、王八祀と王十祀の兩閏の間は略〻二十ヶ月であつて、略〻二十ヶ月に一旬の割合となつてゐるから、これに準ずれば右の六回の閏旬は次の如く置かれたものと考へられる。斯くの如く十祀間に六旬の

（王祀）王一祀↓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王五祀↓王六祀↓王七祀↓王八祀↓王九祀↓王十祀

（置閏）（五月）↑―二十ヶ月―↓（一月）↑―二十ヶ月―↓（九月）↑二十ヶ月↓（五月）↑―二十ヶ月―↓（二月）↑―二十ヶ月―↓（十月）

閏が置かれてゐるから、この十祀間の日数は（$360^{日}\times10^{年}+60^{日}=3660^{日}$）三六六〇日であり、而してこの間の太陽年の日数は三六五二・五日であるから、この兩者の差は七日半であつて、この置閏によつて殷暦が僅かに進んでゐるが、略〻自然年に合せ得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次に王十一祀より王廿祀末までの置閏を考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次の版は帝辛王廿祀のものであつて（祀譜參照）、下記の如き祀譜を成してゐる。前記の如く王十祀の十二月下旬甲午に上甲の彡祀が行はれてゐるから、上甲の𢀛祀が四月下旬の甲午に行はれ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り、これに本づいて王廿祀に上甲の𢀛祀が行はれる月份・干支を推測するに、王十祀と王廿祀の間に三十六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た場合は、王廿祀に於いては𢀛上甲が甲午に行はれ、三十七旬週期のみが用ゐられた場合は𢀛上甲が甲戌に行はれることは次の表に見て明か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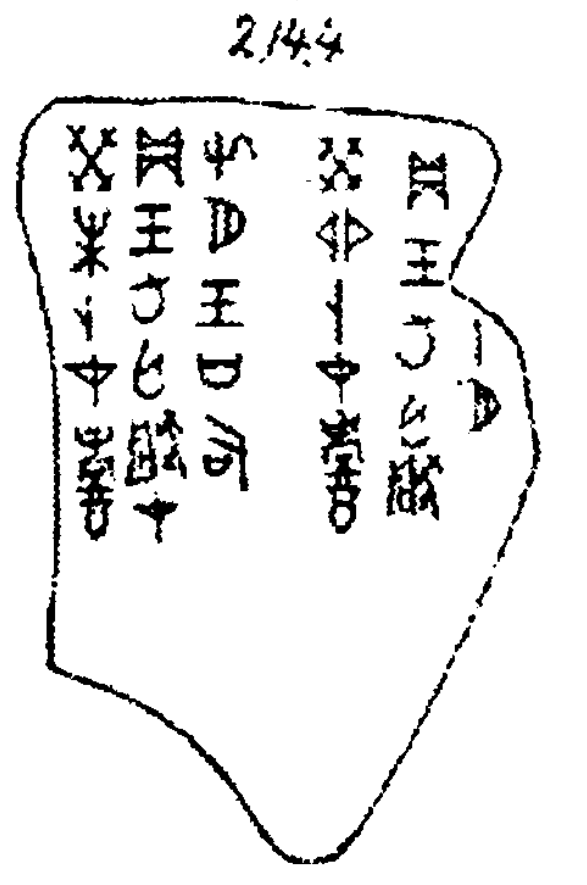

續6.5.2　續6.1.8　前3.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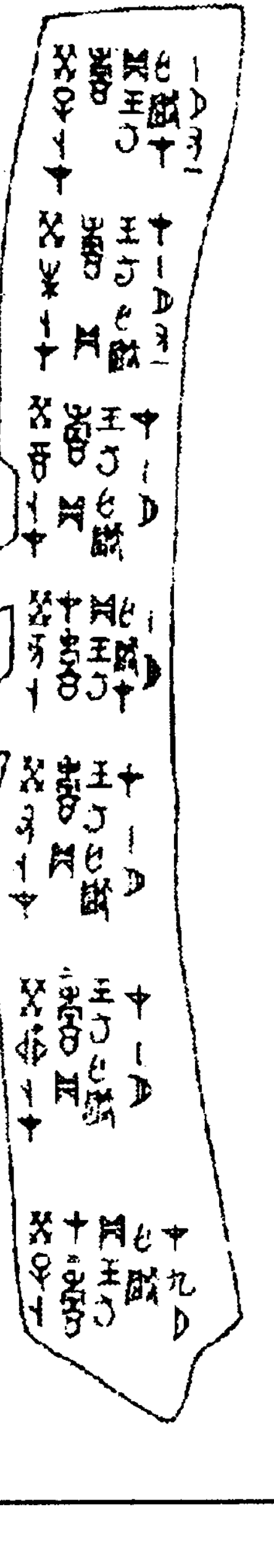
六月			七月			八月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𢀛工典	○	𢀛上甲	○	𢀛大甲	𢀛小甲	○	𢀛戔甲	𢀛沃甲

然るに右の版に於いては王廿祀の𢀛上甲が甲寅に行はれてゐるから、右の三十六旬週期の場合の甲午と、三十七旬週期の場合の甲戌との間の甲寅を表上に求むれば、五月甲寅と七月甲寅とが得られ、このいづれかに行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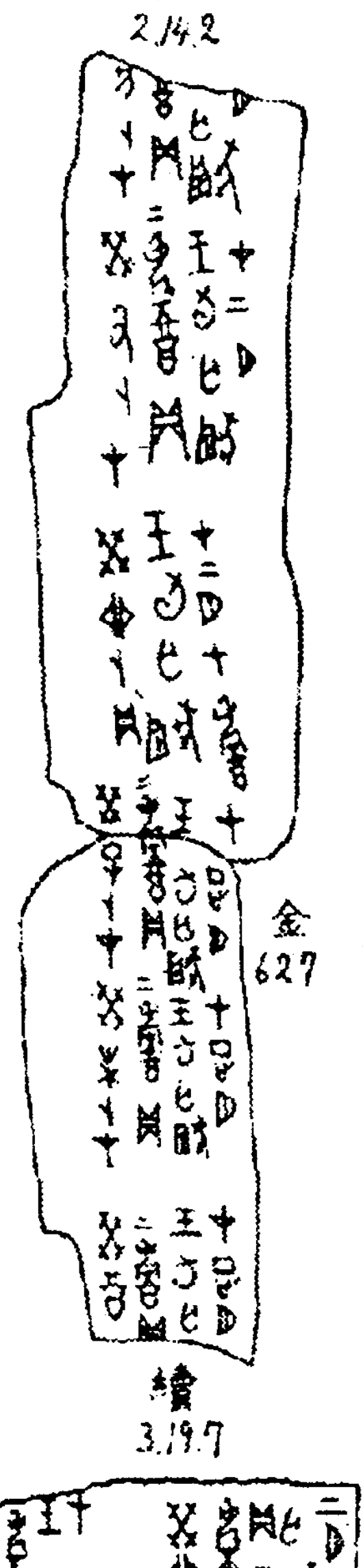
王十祀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𢀛工典	𢀛上甲	○	𢀛大甲	𢀛小甲																		
王廿祀									𢀛工典	○	𢀛上甲	○	𢀛大甲	𢀛小甲	○	𢀛戔甲	𢀛沃甲	𢀛陽甲	○	𢀛祖甲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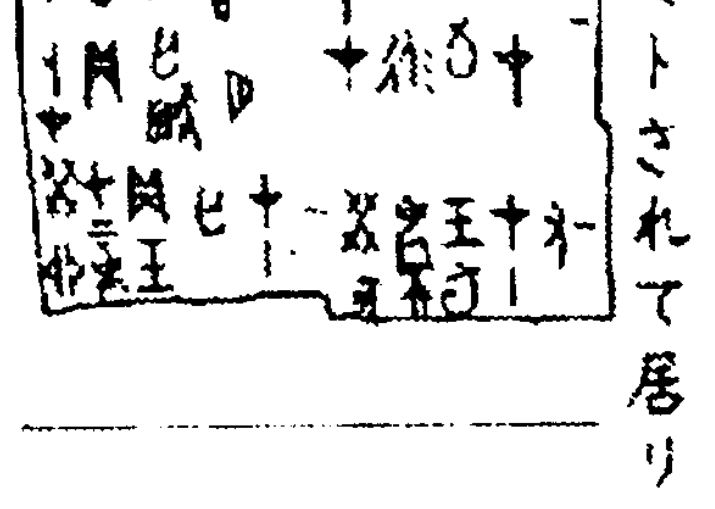
王廿祀に於いてはこの甲寅を六月下旬として居り、右の五月甲寅が王廿祀に於いて六月下旬であるためには王十祀と王廿祀との間に三十一旬の置閏が必要であり、又七月甲寅の場合は二旬の置閏が必要である。王十祀と王廿祀との間に三十一旬の置閏が有り得ないから五月甲寅の場合は成立せず、従つて七月甲寅の場合を採らねばならず、十祀間に二旬の置閏は必ずしも不當ではないからこれは成立し、これによつて王十祀四月下旬と王廿祀六月との間には二旬の置閏があつて、王十祀の七月甲寅は王廿祀に於いては六月下旬であることが解る。この推測の正確であることは次の版が之を證して居り、この二版はトを行つてゐる地名が相等しく、共に癸卯が十月とされてゐるから同時トであり、而して前2.14.4版には王廿司（司は祀の假借）、薑地10版に於いては癸卯（甲午の旬）が十月上旬とされてゐるから、王廿祀の十月上旬は甲午―癸卯の旬であり、これは右の表に見るが如く王廿祀に於いて甲午―癸卯が十月上旬であることと正に符合して居り、従つて王廿祀の𢀛上甲が六月下旬甲寅であつて、右の推定の正しい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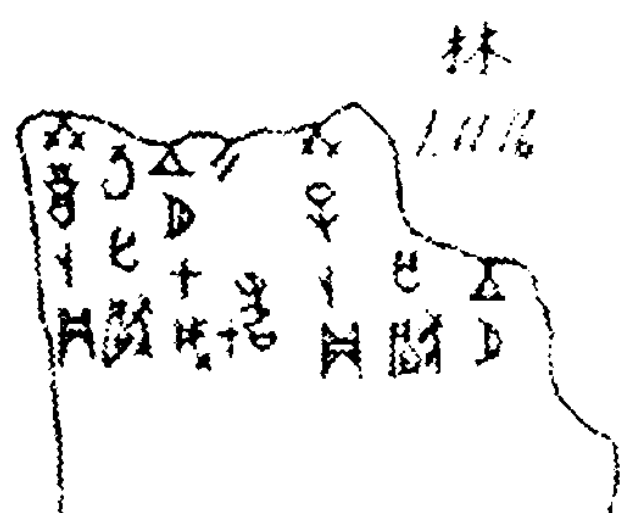

前2.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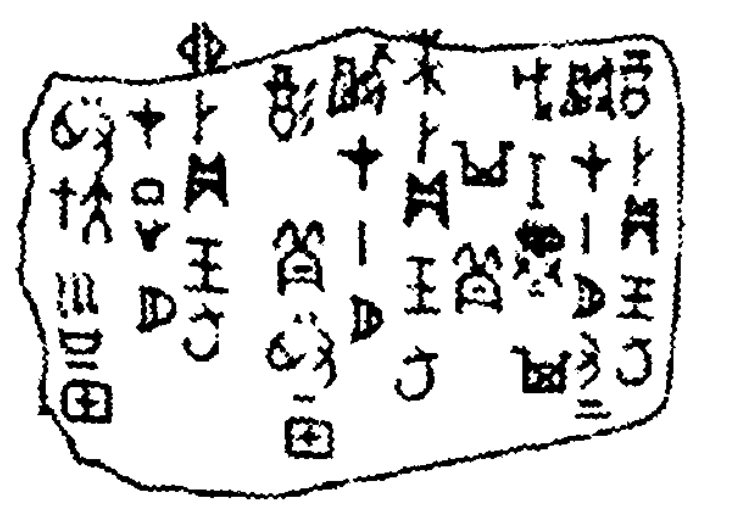

薑地10

この薑地10版に於いては十月が四旬に亘つてゐるから、王廿祀末の十月には閏があつて、癸卯・癸丑・癸亥・癸酉が十月である。然しながら次の二版は右の薑地10版と同一地の二書に於いてトされて居り、假に薑地10版の癸酉を十一月とせば、十一月は癸酉・癸未・癸巳、正月は癸酉・癸未・癸巳となり、金627版の正月の癸酉・癸未・癸巳と一致するから、この兩者は同時トと考へられ、薑地10版の癸酉は十月ではなくして十一月であり、この版の癸酉卜の辞は「在十月又一」の「又一」を缺損し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


前2.14.2　金627


續3.19.7


林1.11.16


後上27.3

次の版は王廿一祀のものであり（帝辛祀譜檢討參照）、この版に於いては五月上旬の甲戌に陽甲の彡祀が行はれてゐて、之を王廿祀の祀譜に基づいて考察せば、王廿一祀には三十六旬週期が用ゐられ、王廿一祀の劦工典と彡陽甲との間には一旬の置閏のあることは、前述の如くであり、従つて王十祀末より王廿一祀末までの置閏は、前記の二旬とこの一旬の三旬に過ぎないのである。これより王卅祀末までの置閏は、次の如く二旬であつて、王十祀末より王卅祀末までは五旬の置閏である。

次の版は王卅一祀のものであつて、これを王卅祀の祀譜に基づいて考察せば、王卅祀と王卅一祀の間には三旬の置閏があり、而してこの三旬のうちの一旬は右の如く王卅一祀に在るから、王卅祀末までは二旬の置閏であることは帝辛祀譜の檢討の如くである。第五期卜辭には王卅一祀以降に屬する祭祀記事がなく、而してこの版の月份は次の漢書律曆志所引の周書武成の伐殷の月と符合してゐて、王卅一祀以降に於いて、一月に壬辰、二月に甲子のあるのは王五十祀以降であるから、帝辛時は王卅一祀以後数年ならずして滅亡したことが解るのである（帝辛祀譜）。

>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斯くの如く置閏が王十祀末より王廿一祀末までは三旬、更に王卅祀末までは二旬であるから、これは王十祀までの六旬に比して、その頻度が半分となつて居り、而して王廿一祀末に於いては九旬であるから、暦年は太陽年よりは二十日遅れ（365.25X21−(360X21+90)=20.25）、王卅祀末に於いては十一旬であるから太陽年よりは四十七日半遅れ（365.25X30−(360X30+110)=47.5）てゐるのである。

之を要するに帝辛時は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閏年には一旬の閏を置き、王十祀までは略〻二十ヶ月毎に置閏してゐて六旬を置き、王十祀末には暦年が太陽年よりも七日半進んでゐるが、王十祀以降はその頻度を半分としてゐて、王廿一祀までは九旬であつて太陽年より二十日遅くれ、王卅祀までは十一旬であつて太陽年よりは四十七日半遅くれてゐる。従つて王十七祀までは八旬の置閏であつて、暦年と太陽年が略〻一致して居り、而してこの二祀に一旬の間によつて、三六〇日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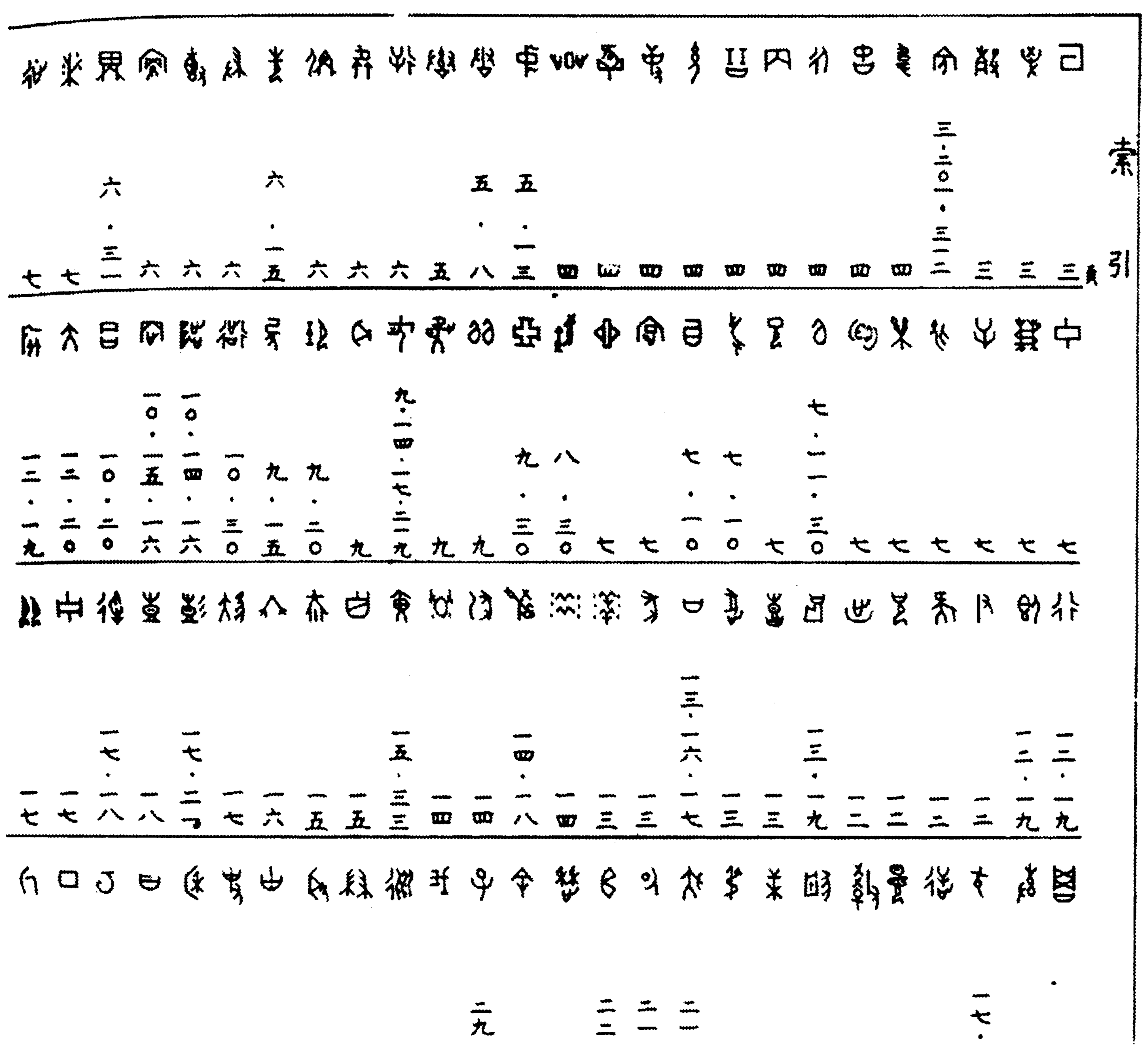
曆年と太陽年との差を補正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から、太陽年を略ゝ三六五日前後と考へてゐることが解る。然し王十七祀以降は置閏を半分に減じてゐて、王廿祀末には四十七日半の齟齬を生じてゐるから、未だ正しい曆法が存しないの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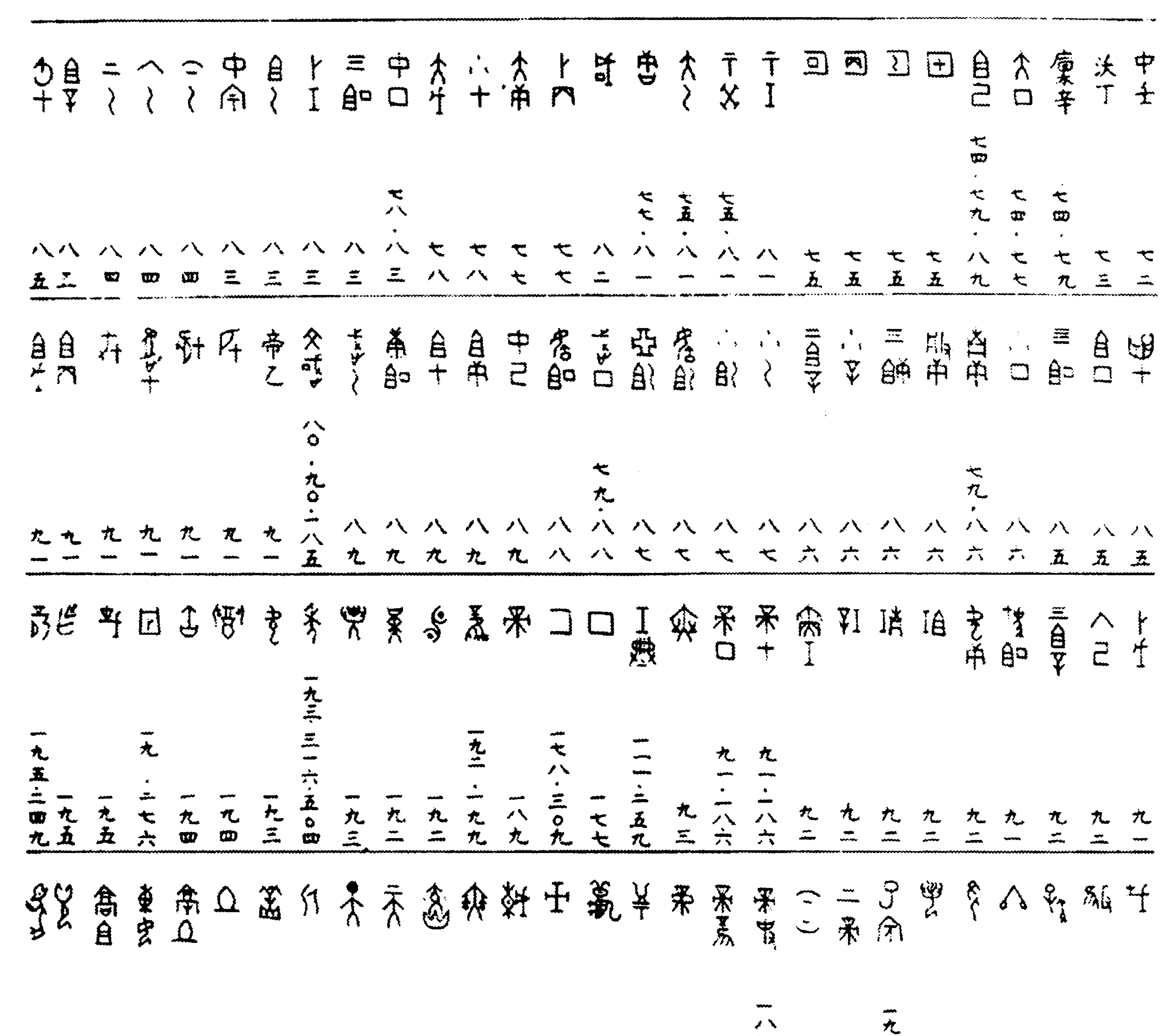
以上これを要約するに、殷代には月份に大小があり、その置閏は十三月と閏旬とに大別することが出來て、前者は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行はれ、後者は第五期に行はれてゐる。前者は曆年を太陰年と太陽年とのいづれ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ものかは明確を缺くが、帝乙時すら太陰曆を用ゐてゐて、未だ太陰太陽曆を用ゐてゐないから、第一期より第四期まではなほ太陰曆が用ゐられてゐて、十三月は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のものと考へられ、この期の月份は自然年の季節と遊離してゐて、雨季が各月に當る曆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のは之が傍証であり、又將來の月名を適確に推定し得てゐないのは曆法の幼稚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ゐる。第五期には十三月法を一擲して閏旬法を用ゐて居り、帝乙時には前代に於ける五祀の週期と太陽年の回歸との經驗から、太陽年は略ゝ卅六旬と卅七旬の間にあることが漸く明かとなつたが（これ以前には太陽年を明かにする史料が存しない）、未だ曆年を太陽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ことは行はれず、その初期には平年を三五〇日として、太陰年に合致せしめるために置閏してゐるが、王十一祀以降はこの置閏すらも行はず、曆年を三五〇日に一定して王廿祀に至つてゐる。然るに帝辛時に及んでは置閏が太陽年との合致のために行はれて居り、この期には平年を三六〇日とし、王十七祀までは略ゝ二祀に一旬の閏を置いてゐて、太陽年と略ゝ合致せしめ得て居り、之により太陽年が三六五日前後とされてゐることが解るが、これより王廿祀末に至る間には失閏があつて、太陽年との間に四十七日半の差を生じてゐ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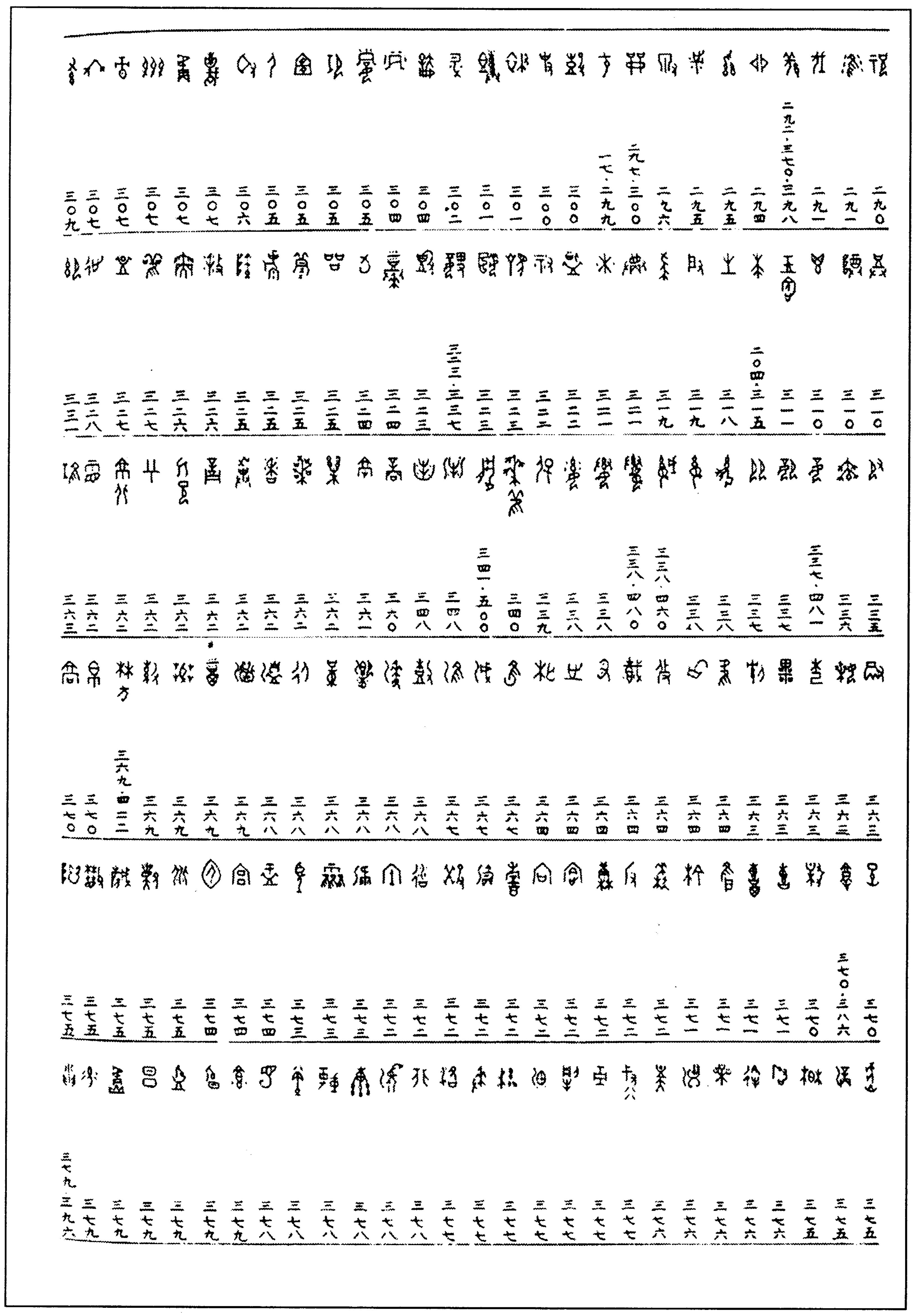
斯くの如く殷曆は帝辛時に及んで漸く太陰太陽曆期に入り、纔かに太陽年と合致せしめ得てゐるが、王廿祀末には四十七日半の差を生じて居り、又大小月の配置にも一定の規則がなく、更に卅一日・卅三日の月份すら用ゐられてゐるから、未だ曆法が成立してゐないと見做さねばならず、董作賓氏が殷曆譜に述べてゐるが如き曆法は存してゐない。從つて堯典の「咨汝羲曁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と、太陽年を三六六日とし閏月によつて四時を定める曆法が殷代以降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が、春秋中期の土圭法以前に太陽年が三六五日前後と考へられてゐることは留意すべきであり、周代には十三月が用ゐられてゐるが（中義鐘（嘯堂二・二〇）・趙曹鼎（三代二・二四・三）・小臣[illegible]（攈古三・三・五九））、既に太陰太陽曆期に入つてゐる以後の十三月は、殷代の十三月でないことは言を要しない所である。

一九五八・二・廿六　風雪の日　擱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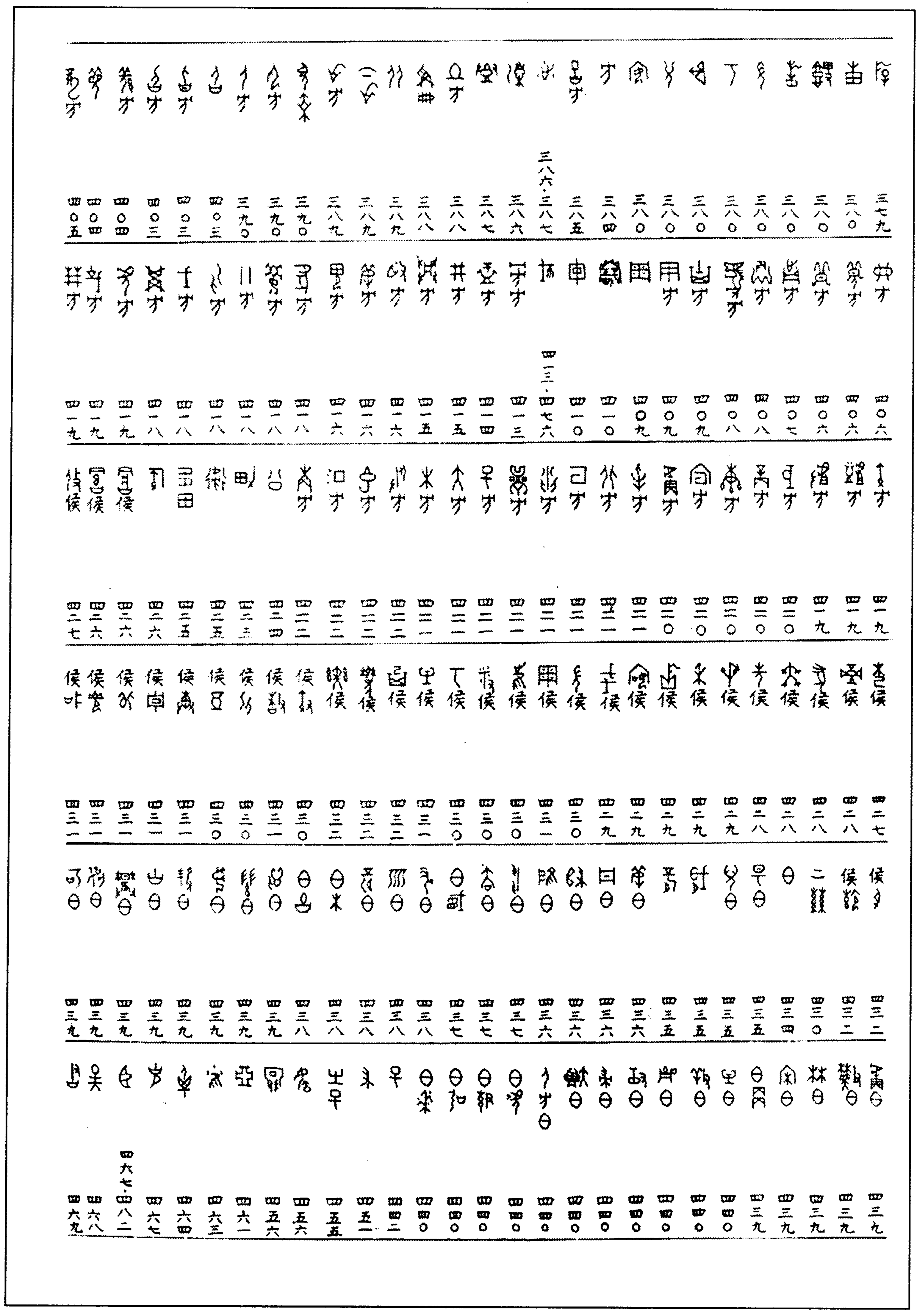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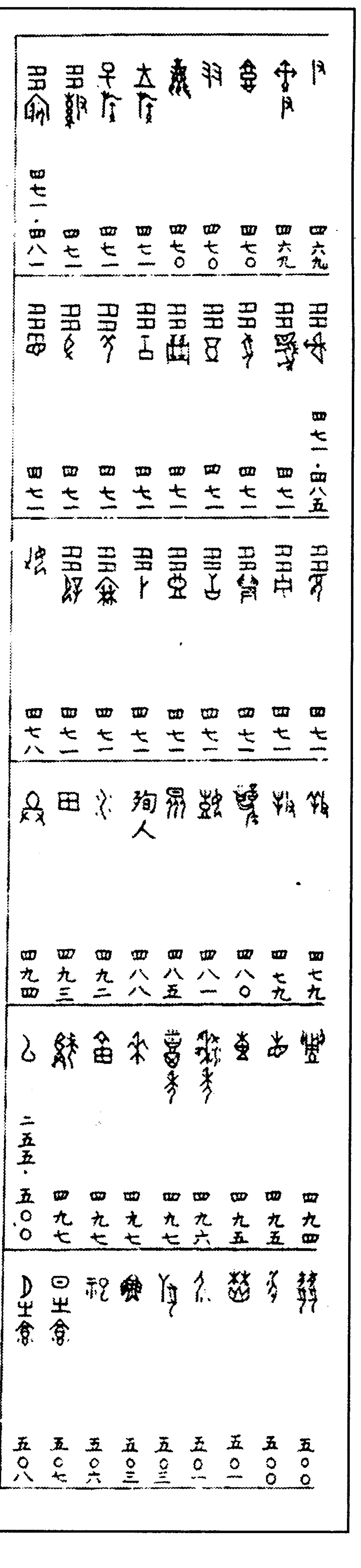




532



533



第二期·第五期先王先妣祀序表

祀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工典									
第二旬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第三旬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第四旬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第五旬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第六旬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第七旬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辛	祖辛妣壬	
第八旬	沃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辛妣庚 祖丁妣庚			
第九旬	陽甲 且丁妣甲						盤庚	小辛		
第十旬		小乙		武丁		祖己 小乙妣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庚
第十一旬	祖甲			康丁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康丁妣辛		
第十二旬		武乙		文武丁	武乙妣戊					文武丁妣癸

534

書　後

曩に一九五三年七月に「祭祀卜辞の研究」を油印刊行した当時には、董作賓氏の「殷曆譜」が我國に将来されて居らず、この年の九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に於いて始めて之を見る機會を得た。これによって既に董氏が五祀を研究して祀譜を成してゐることを知り、その五祀の祀序が拙著の結論と略々一致してゐることに少からず驚いた。其後董氏も亦拙著を見て、期せずして同一結果に到達してゐることに、驚き且つ喜んで次の如く述べてゐる。

○「祭祀卜辞之研究」著者是島邦男氏、島邦男氏是未見過殷曆譜的、但是他用了断代法、分為五期之後、所得結果、関于五種祀典部分、幾乎和我的祀譜相同、這種深入鑽研的精神、令人驚佩、（大陸雜誌九卷四期）

○前年接到一厚冊島邦男所著的「祭祀卜辞之研究」、我披覽之下、非常驚喜、覺得我的断代研究法、在東瀛已被普遍採用了、驚的是島邦男氏搜輯材料的豊富、研究工夫的精勤、喜的是他於第二期和第五期卜辞中的祀典、理出的「祭壹劦彡翌」五種祀典、竟和我的祀譜、不謀而合、他幾乎把全部卜祀之辞、分為五期、都整理過、其間很多是我打算做而没有做的工作、対於我将来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中日文化集、甲骨学在日本）

○関于祀典、根拠分期研究而全部整理卜辞者、僅有日本島邦男氏一人而已、他曾下過很大的工夫、尽力于分類分期工作、成「祭祀卜辞之研究」一書、成績是斐然可観、（大陸雜誌十四卷九期）

○去歲日本島邦男氏発表其專著祭祀卜辞之研究、材料豊富、功力勤謹、鑽研精密、乃利用分期研究法之結果、其成績卓越、至堪驚佩、其中五祀之祭儀、真与余殷曆譜祀譜之研究結果、暗相契合、所異者但未能进以譜列殷代曆法耳（金匱論古綜合刊・今日之甲骨学）

爾来潛心研鑽を重ねて前著の所論を改訂し、更に貞人・祀譜・社會・曆法などの研究を、ここに脱稿することを得たのは誠に喜びに堪へない。

著者識す

A Study of Oracle Letter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Kunio Shima

1958

Chiugokugaku Kenkiukai

A Study of Oracle Letter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Preface

As the oracle letters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the ancient capital city of Yin contain dat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oracles, constituting some whole records of oraculations in the age of Yin, it may be possible to clarify by those letters som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that age.

The present treatis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Main Discourse, of which the former is an attempt to confirm the names of oraculists and to identify the king, as well as his parents, brothers, and children, of each era; for those people will supply clues to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oraculations performed at various times.

The Main Discourse is agai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ituals of Yin: i.e., with (1)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side ancestral mausoleums, (2) those taking place outside them, and (3) the ceremonials of worship. Of the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there were two kinds: one consisting of five ceremonials regularly devoted to all the royal predecessors,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and the other regularly performed to honour the last five. The former was to invoke the whole ancestral line to grant their help to their offspring, while the latter was held, in honour particularly of the late king, by his son, who thus manifested his filial piety to his own father. The rituals performed outside mausoleums were the worship of Ti (帝), the Supreme Being of the universe, and of such nature deities as Gods of Earth, Mountains, and Rivers, or of remoter ancestral divinities and loyal subjects of the past, praying for a plentiful crop or a victory in war. Ceremonials to be observed in either kind of the rituals wer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but each one of them had resulted in a function magnificently well-ordered.

The Second Part treats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Yin Dynasty, with respect to (1) its territory, (2) its surrounding enemies, (3) its warlords, (4) its government officials, (5)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6) its industry, and (7) its calendar. (1) The range of Yin's territory may be decided by numbers of days required in travelling from one known place to another. (2) The hostile countries are located beyond the border,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Yin studied. (3) Mention is made of the warlords, who were stationed near the b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surrounding enemies. (4) The government system centering around the king is explained. (5) The theory that Yin's society was founded upon

avery. is closely examined. and proved to be ungronnded. while it's society is shown to ave been an industrial one of the Asiatic type. (6)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basic idustry of Yin was agriculture, which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7) It is vealed that the lunar calendar had been in use till the time of King Ti-I (帝乙), but iat in the era of his successor, King Ti-Sin (帝辛), the luni-solar calendar was adopted.

Introduction

(1) Five Periods and their Oraculists Adjusted

After the theories of Mr. Tung Tsuo Pin and Mr. Chen Meng Chia have been riticised. the rule of the Yin Dynasty is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o each of which is ssigned an adjusted number of oraculists; the First Period claiming 36. the Second 24. he Third 24.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h Period 5.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ame 19. the irst half of the Fifth 2. 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ame 6.

(2) Five Periods and their Royal Families

Besides the oraculists, the names of the kings' parents, brothers, and children are nother essenti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times of the oracle letters. Those names elonging to each period are clarified here.

Main Discourse

Part I Rituals of Yin

Chapter I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The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comprising five orders of ceremonials, were dedicated o all the successive kings,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and their spouses. Those rituals vere observed in honour of every king and queen on the day of the king's namesake. There were, however, more than one king who adopted particular one of the twelve names, nd they were honoured one by one in order of the lineage on their related day coming ound in every twelve days. So it took as many as 300 days in the First Period, and 360 −370 days in the Second, for the entire schedule to be gone through. This Chapter will hrow light on the actual procedure of the ceremonials; on the successive kings and queens f the Yin Dynasty; on their enthronement; and o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deceased ings and queens were worshipped. A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fth Periods, the actual 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ituals took place are restored, and, according to them. the eign of King Ti-I is decided to have been 20 years and that of King Ti-Sin 31 years.

Chapter II Ti (禘), Ritual for the Late King

In the age of Yin, there was, as already said, a ritual devoted to the last five successive king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late king as the foremost among them. It was significant of filial piety on the part of the present king. A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morality, there is a sentiment which holds the paternal will to be almighty. Upon this sentiment, too, was founded the ritual in question. That is why it is of interest to us.

Chapter III Rituals Outside Mausoleums

The oracle letters enable us to find as objects of worship Ti (帝), the Supreme Being; such nature deities as Gods of Earth,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remoter royal ancestors and eminent loyal subjects. But it was not until later ages that the sun, moon, and stars and even the gate or furnace of a house were deified. It has been disputed for many years by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whether the worship of Ti existed under the Yin Dynasty. In this Chaper are given four points of evidence which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Here will also be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 worship and the ceremonials observed in it, both induced from the oracle letter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 represent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and T'ien (天) of later ages, and the ritual of Ti worship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ien worship.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deities and the ancestral and the loyalist ones are here largely corrected, and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y, as objects of worship, are appendant to Ti.

Chapter IV Ceremonials of Worship

This Chapter treats of the ceremonials observed in worship. with emphasis on the falsity of the theory that the humnan sacrifice was employed under the Yin Dynasty, and on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by a king of a rice field, invoking bountiful crops all over the land.

Part II Social Organization of Yin

Chapter I Territory of Yin

543 place-names as well as the oracle bones bearing those names are enumerated. As 105 out of those oracle bones indicate days required in travelling from one known place to another and the bearings of the places to one another, it is possible to reproduce Yin's territory and locate each place in it, upon a map.

Chapter II Enemies of Yin

Of the enemies surrounding Yin. 33 are nam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of the First Period, n those of the Second, 13 of the Third, 23 of the Fourth, and 8 of the Fifth. Yin's ationships with them, especially its conquests of U (盂) and I (夷) and its hostilities h Chou (周), are verified here.

Chapter III Warlords of Yin

There were four orders of warlords under the king of Yin, comprising Hou (侯), Pê 伯), Tzu (子), and Fu (婦). The Hou numbered 35, the Pê 40, the Tzu 71 (in the First riod), and the Fu 57 (also in the First Period).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the localities Hou and the Pê were stationed in, show that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a bulwark ainst surrounding enemies. The Tzu and the Fu reveal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 with the yal family. The former, related to the royal blood, were invested with local fiefs, and latter. being high officials under direct control of the king, were stationed in various stricts.

Chapter IV Officialdom of Yin

The officialdom set up around the king, and also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presented it, are revealed here.

Chapter V Social Organization of Yin

So far. there have been produced by scholars 12 data, upon which it is generally lieved that Yin's society was built upon slavery. Those data are here examined one by e, and proved to be unworthy of evid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vidence collected the writer from the oracle bones shows that Yin's was an industrial society of the iatic type.

Chapter VI Industry of Yin

Agriculture, stock-farming, hunting, and fishery in the age of Yin are traced in the acle letters. The Chinese people had already outlived the hunting life then, and the ase of wild animals was merely practised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soldiers. Fishery is no more than a recreation incidental to hunting. Agriculture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untry, even in the First Period, constituting Yin's leading industry, with kaoliang and wheat as its principal crops. There existed in this age a ritual of the king's praying for a heavy crop by personally handling a plough in the field. Stock-farming is also known to have been a prosperous industry.

Chapter VII Yin's Calendar

There is a theory that Yin used the luni-solar calendar, in which the solar year had 365.25 days and an intercalated month at its end. But this is proved to be false, since, even in the reign of King Ti-I of the Fifth Period, the lunar calendar was still in use. It is known that the solar year has something between 360 and 370 days, but Yin's calendar year had 350 days with an intercalation adjusting it to the lunar and not to the solar year. In the reign of King Ti-Sin Yin's calender was reformed so as to have 360 days with an intercalation adjusting it to the solar year, which was counted to be 365 days. It was, therefore, in the reign of King Ti-Sin that the luni-solar calendar came into use in China.

Conclusion

The excavation of Yin's royal tombs and palace at the place where the oracle bones had previously been relieved, has furnished material evidence that those bones belong to the age of Yin. It follows that the Yin Dynasty should no longer be looked upon as a prehistoric one but as the beginning, at least,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t is sincerely hoped that the present research will throw some light upon the Chinese history at its dawn.

Kunio Shima

殷墟卜辭研究

〔日本〕島邦男撰　〔民國〕溫天河　李壽林譯

據鼎文書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影印

殷墟卜辭研究　目次

自序
中譯本序
屈先生序
楊先生序
金先生序
序論
第一　貞人補正……一
第二　卜辭上父母兄子的稱謂……三三
本論
第一篇　殷室的祭祀
第一章　對先王先妣的五祀……五二
第一節　對先王的五祀……五二
第一項　貞旬卜辭的祭祀與甲名先王的祀序……五二
一　第五期貞旬卜辭的五祀……五二
二　第二期貞旬卜辭的五祀……五八
第二項　第五期及第二期先王的祀序……六〇
一　依第五期卜辭擬得的祀序……六〇
二　依第二期卜辭擬得的祀序……六三
三　殷室先王的祀序……六五
第三項　先王的王名、世系、稱謂……六七

一　卜辭的王名與殷本紀的王名……六七
二　依據卜辭所得先王的祀序……七一
三　卜辭中先王的稱謂……七六
第二節　對先妣的四祀……八九
第一項　先王的配妣……九十
第二項　先妣的祀序……九六
第三節　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的五祀與祀序……一〇〇
第一項　五祀之有無……一〇一
第二項　祀序之存否……一〇三
第四節　祀譜……一〇七
第一項　五祀的週期……一〇七
一　第二期的五祀週期……一〇八
二　第五期的五祀週期……一〇九
第二項　殷曆譜祀譜的批判……一一二
第三項　第二期的祀譜……一一六
一　祖庚時的祀譜……一一八
二　祖甲時的祀譜……一二三
第四項　第五期的祀譜……一二六
一　帝乙時的祀譜……一二七
二　帝辛時的祀譜……一三七
第五項　祀譜表的檢討……一四八
第二章　禘祀……一七三
第一項　口神……一七三

第二項　口祭　一七九
第三章　外祭　一八五
第一節　上帝　一八五
第一項　上帝的神格　一八五
第二項　上帝的祭祀　一九四
第三項　帝說餘論　二〇七
一　關於禘郊說　二〇七
二　關於帝與天　二一二
第二節　自然神　二一五
第一項　河神　二一五
第二項　岳神　二一九
第三項　土神　二二三
第四項　其他的自然神　二二七
第三節　高祖神　二三二
第一項　[illegible]　二三三
第二項　[illegible]　二三四
第三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二三七
第四項　太下、[illegible]、太丁、太大、[illegible]、[illegible]　二四〇
第四節　先臣神　二四四
第一項　[illegible]、[illegible]　二四四
第二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二四九
第五節　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的祭祀　二五〇
第四章　祭儀　二五五

第一節　五祀的祭儀　二五五
第一項　翌祀的祭儀　二五五
第二項　祭祀的祭儀　二八三
第三項　壹祀的祭儀　二八六
第四項　彡祀的祭儀　二九四
第五項　劦祀的祭儀　三〇五
第二節　王賓卜辭的祭儀　三〇九
第三節　其他的祭儀　三二六
第一項　𢆶祀　三二八
第二項　人牲說的檢討　三三一
第三項　[illegible]　三三八
第四節　外祭的祭儀　三四一

第二篇　殷代的社會

第一章　殷的地域
第一節　卜辭的地名　三四七
第二節　地名的位置　三五七
第一項　東南地域的地名　三五七
第二項　殷東地域的地名　三七〇
第三項　河南的地名　三七三
第四項　殷西地域的地名　三七三
第二章　殷的方國　三八〇
第三章　殷的封建　四一九

第一節　侯　四二一
第二節　伯　四二九
第三節　子　四三七
第四節　[illegible]　四四六
第四章　殷的官僚　四五四
第五章　殷的社會　四六九
第六章　殷的產業　四八八
第七章　殷的曆法　四九八
跋　五二四
附錄：殷墟卜辭綜類之"本書緣起"　五二五
索引
英文要旨

自序

殷墟出土甲骨片上的卜辭並不全是寫的占問之辭，因在卜辭之末經常可以見到殷王判斷兆象的繇辭、以及舉行占卜年月日的記載，可見這是殷王室占卜的記錄，據此可以了解殷代的史實。本研究是從卜辭來考察殷室的祭祀及國家的狀態，藉以明瞭殷人精神的和社會的環境，由序論和本論構成。序論研討決定卜辭時期基準的「貞人」與「父母兄子的稱謂」兩問題，前者檢討批判董作賓氏、陳夢家氏的五期貞人說，且加以補正。後者則識別各個世代父母兄子的稱謂，以明瞭其統屬關係。本論由第一篇「殷室的祭祀」、第二篇「殷代的社會」構成，前者從內祭、外祭、祭儀三方面考察殷室的祭祀而成篇；後者從地域、方國、封建、官僚、社會、產業、曆法等七方面考察殷代的社會而成篇。在古代誠是所謂「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在卜辭中這兩項就佔了一大半。殷王室的宗廟祭祀裏，有五祀與禘祀，五祀是按照五種祀典依序依例地祭祀先王和先妣的祭祀；禘祀是尊祀父王而及於五世先王的祭祀。於前者，可將祭祀的體系和先王先妣受祀的祀序從卜辭中歸納出來，本此結論來修正史記殷本紀的世系；同時把第二期和第五期的祀譜復原，根據這結果，証明帝乙在位二十年，帝辛紂王在位三十一年。於後者，則先明白確定這祭祀的意義，據此來解決漢儒以來被認為是聚訟之藪的禘禮說。此外宗廟外的祭祀，則是以祈求農事與戰勝為主要目的，而來祭祀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在這裡把上帝的祭祀、諸神的神格、禘祀與郊祀、上帝和天等等問題都加以解釋明白。更且關於祭儀問題，先講明祭祀用語的意義，據此來考察內外兩種祭祀的祭禮。在第二篇「殷代的社會」裏，卜辭的五百四十二個地名中，根據可以得知兩地間之行程日數的一〇五個地名，來考定殷的地域；在此地域的四周，例如武丁時有二十二個敵國、武丁曾予以討伐；尤其是帝乙十年的征伐盂方，帝辛八年、十年的征伐夷方，以及殷、周間的關係，都加以特別精密的論証。此外又考察內外的諸侯及官僚的組織，據此証明殷代是殘存著氏族制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且逐一檢討奴隸制社會說的論據，以証明這說法的不值得採信。更且証明農耕行於全地域，王以藉田之禮祈求天下之豐穰、農業為社會的基礎、以及曆法並不行

董氏所說的四分術，帝乙以前還是行太陰曆、至帝辛時始行太陰太陽曆，定曆年為三六〇日、太陽年為三六五日左右，而確定了周代之曆法研究的基礎。

本研究係根據下列資料完成，這些資料是在日本所能見到已經刊印出來拓本著錄的全部。

			(略稱)
鐵雲藏龜	劉鶚	一九〇三年	鐵
殷虛書契前編	羅振玉	一九一二年	前
殷虛書契菁華	羅振玉	一九一四年	菁
鐵雲藏龜之餘	羅振玉	一九一五年	餘
殷虛書契後編	羅振玉	一九一六年	後
殷虛卜辭	明義士	一九一七年	明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	姬佛陀	一九一七年	戩
龜甲獸骨文字	林泰輔	一九二一年	林
簠室殷契徵文	王襄	一九二五年	簠
鐵雲藏龜拾遺	葉玉森	一九二五年	拾
新獲卜辭寫本	董作賓	一九二八年	寫
殷虛文字存真	關百益	一九三一年	存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商承祚	一九三三年	福
殷契卜辭	容庚	一九三三年	卜
卜辭通纂	郭某	一九三三年	通
殷虛書契續編	羅振玉	一九三三年	續
殷契佚存	商承祚	一九三三年	佚
鄴中片羽初集	黃濬	一九三五年	鄴
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方法斂	一九三五年	庫
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	明義士	一九三五年	柏
甲骨文錄	孫海波	一九三七年	文
殷契粹編	郭某	一九三七年	粹
鄴中片羽二集	黃濬	一九三七年	鄴
甲骨卜辭七集	方法斂	一九三八年	七
天壤閣甲骨文存	唐蘭	一九三九年	天
鐵雲藏龜零拾	李旦丘	一九三九年	零
殷契遺珠	金祖同	一九三九年	遺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	方法斂	一九三九年	金
鄴中片羽三集	黃濬	一九三九年	鄴
甲骨叕存	曾毅公	一九三九年	叕
誠齋殷虛文字	孫海波	一九四〇年	誠
殷虛文字甲編	董作賓	一九四〇年	甲
河南安陽遺寶	梅原末治	一九四〇年	安
殷契摭佚	李旦丘	一九四一年	摭
廈門大學所藏甲骨文字	胡厚宣	一九四四年	廈
龜卜	金祖同	一九四八年	龜
殷虛文字乙編	董作賓	一九四九年	乙
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四九年	寧
殷契摭佚續編	李亞農	一九五〇年	摭續
甲骨綴合編	曾毅公	一九五〇年	綴
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五一年	南
殷契拾掇	郭若愚	一九五三年	掇
東方學報（京都二十三冊）		一九五三年	東方
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	胡厚宣	一九五四年	京
書道全集	平凡社	一九五四年	書道
殷虛文字綴合	郭若愚	一九五五年	綴合
甲骨續存	胡厚宣	一九五五年	續存
殷虛文字外編	董作賓	一九五五年	外
巴黎所見甲骨錄	饒宗頤	一九五六年	巴

如依據胡厚宣的「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與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則除右列書目外，還有若干已經刊印出來的拓本集，不過主要的著錄已網羅於右。

本研究得昭和廿五年、廿六年、廿九年度文部省科學研究會之補助而成書。

一九五八、二、二六　　島邦男　識

序

余が祭祀卜辞研究を油印頒布したのは一九五三年であるが、その當時、我國には董作賓先生の殷歷譜は未だ將來されてゐなかった。その翌年に貝塚茂樹教授によつて殷歷譜の寫眞による複寫が齎らされて、これが教示に與つたのが殷歷譜を見た最初である。これによつて、董作賓先生は既に祭祀卜辞を研究されてゐて、先王先妣の祀序は余が發見した祀序と帰を一にしてゐることを知り、その暗合の奇なるに非常に驚いた。董先生も亦拙著を見て驚かれたことは後跋に記するが如くである。殷墟卜辞研究はこの祭祀卜辞研究を土台とし、これに增補を施こして成るものであつて、星霜を經た今日より見れば改訂すべきところも無しとしないが、當時のひたむきな研究を記

念して敢えて改めずに今日に至った。

近日、金祥恆先生の玉翰によれば李壽林先生等が本書の翻譯を竣り、近く上梓の豫定である由、その卜辞研究の熱意に感動すると共に、翻譯の苦心が偲ばれて、たゞ驚歎するばかりである。ここに請はれるままに懷舊の一端を敍して序文となし、以つて遥かにこの壯擧を祝するものである。

一九七五・一〇・二〇

島　邦男

中譯本序

我油印發布「祭祀卜辭研究」的時間是一九五三年，那時候、董作賓先生的殷曆譜還沒有引進我國。翌年、由貝塚茂樹教授帶來了用照像複寫的殷曆譜，這是我首次見到殷曆譜而蒙受啟示的經過。從這本書、知道董作賓先生已經研究了祭祀卜辭，其先王先妣的祀序和我所發現的結果一致，對這不謀而合的奇事感到非常驚異。董先生見了拙著也表驚奇，其事已見後跋。殷墟卜辭研究就是以這個祭祀卜辭研究為基礎、再加以增補而成書的。物換星移、從今天來看，應當改訂的地方並不是沒有，可是為了紀念當時的專心研究，所以敢不予改訂而保持原樣到今天。

近日，接金祥恆先生的來翰，得知溫天河及李壽林完成了本書的翻譯，預定於最近出版，感動於他們研究卜辭的熱忱，同時也想及他們翻譯的苦心，不覺十分驚歎。茲因其請，更以敍其懷舊之一端，為此序文，以遙祝此壯舉。

一九七五、一〇、二〇　島　邦男

譯本殷墟卜辭研究序

甲骨文之發現，已七十有六年。出土有文字之甲骨，約十二萬片，傳布者約當全數之半。不同之字，達四千六百餘。著錄及研究甲骨刻辭之專書，約二百部內外；論文殆逾千篇。其足以正舊史記載之誤，補典籍資料之闕者，蓋難僂指數。鈎沉索隱，殷禮可徵。斯誠古史之淵藪，學林之瓌寶矣。

顧古文字之學乃專門之業。治古史者，往往無暇從事於此；而甲骨刻辭資料，則不能不多所取資。則就歷年治殷契者所積研之成果，作系統之概述，俾不識古文之人，亦得利用此貴重之原始資料，實為當務之急矣。

民国四十五年，陳夢家有殷虛卜辭綜述之作。越二載，日本島邦男氏，亦撰成殷墟卜辭研究一書。二氏之書，雖內容相似，而互不相謀。大抵以涉及之範圍言，則陳書為廣博；以祭祀及輿地言，則島氏之書為詳贍。合二書而併觀之，則民国丙申年以前甲骨刻辭研究之成果（島氏書所收資料止於一九五六年），大要具是矣。

李君壽林、温君天河，以国人治殷虛卜辭之學者，未必盡通日文，乃發憤迻譯島氏此書。長夏多暇，揮汗操觚，凡四閱月而卒業。殺青既竟，問世有期。其裨益於士林者，必甚巨也。

惟陳島二氏之書之著成，迄今近二十年。在此期間，新傳布之甲骨刻辭，與夫賡續研究之業績，其足以正舊說之失、補前修所未逮者，又不知凡幾。是二書有待於續補，亦勢所必然。李、温兩君，英年篤學，其有志於斯業乎？則企予望之矣。

中華民国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屈萬里序

殷墟卜辭研究中譯本序

民國六十三年夏，魯實先教授介李生壽林來從余治「史記殷本紀疏證」，並聽余講授「史部目錄學」及「中國史學史」二課程。余之講授二課程也，諄以余之歷史理論（時、空、類、名論）與治學方法（集、納、衡、證法）對諸史籍條理其流別，剖判其得失。民國六十四年夏，李生與温君天河，竭四閱月之力，取日本島邦男博士「殷墟卜辭研究」譯為中文本五十餘萬言，並舉全稿相眎，顧余以平日所持理論與方法相印證，而序其耑。

自殷墟卜辭發見後，學者先辨識其文字。而辨識文字之目的，則在重現殷代之史實。夫史實存在之第一條件，必有其起止傳承之時間。故殷墟卜辭之研究，首在明其先公先王之傳承，逮貞人斷代之說立，而其分期尤可互相佐證。更從五祀之週期、月日之記載，雖曆譜之製，不必即成定論，要之作為歷史骨幹之殷代年曆學，得以漸見端倪，自亦有其啟蒙之效。

至史實存在之第二條件，必有其居止關聯之空間。曩讀陳夢家「卜辭綜述」，謂卜辭所涉之地，約在五百名以上。今據島氏所考，確記卜辭地名者，可得五百四十二，並以其推考行程方式，大體能認定其位置者，竟達一百五地，且試繪之以為地圖。雖文獻不足，未能詳知其時地理之情形，然他日甲骨續有出土，或有若干區域，可更明也。

以區分類別，從事一代文化之研究，每受所存史料之限制，其從所存史料而無由推知者，自不得而詳。本書序論之外，本論僅分「殷室祭祀」與「殷代社會」二篇，屈翼鵬教授序舉此本與陳夢家書相較，謂「以涉及之範圍言，陳書為廣博；以祭祀及輿地言，則島氏之書為詳贍」，誠為知言。然本書就祭祀、社會二端，因而泛考制度、經濟等狀況，遂得確證殷代為殘存氏族制之中央集權封建國家，農耕已普行於各地，且力攻郭沫若奴隸社會之謬說，使共黨「社會發展史」分期之公式，為之粉碎，則其貢獻於史學者，實至鉅也。

甲骨文現知不同之字達四千六百餘，雖尚多不可識者，然從上下文每可漸推其意義。島氏於著「殷墟卜辭研究」前，先從各字所涉卜辭之文，編之以為「殷墟卜辭綜類」，即余所謂以「名」

治也。其書搜集各卜辭十數萬條，歸納於數千字下，再定為一百六十四部首，以便於檢索。就方法言，「綜類」為「集」、「納」之工作，「研究」一書，則為其「衡」、「證」之結果。余既佩島氏編撰之精博，亦嘉譯者傳譯之勤慎，妄書所見，聊以塞李生責序之望，竊慮所言，未必有當於本書也。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楊家駱謹識

譯本殷墟卜辭研究序

治學能發凡起例，導人先河，非有超人才識不能也。甲骨文字之發現，已有七十六年，能以出土之瓌寶，考文、證史、明曆稱最者，有王國維先生與董師彥堂：王國維先生撰殷先公先王考，董師著殷曆譜皆不刊之作。既而紹其志，繼其業，發揚光大之者，不知凡幾！日人島邦男先生之殷墟卜辭研究是其一也。

島邦男先生網羅已出土之甲骨，閱歷十餘載，輯成卜辭綜類，工力甚深，卜辭文例具在，而殷墟卜辭研究成績斐然，亦理所當然也。其論貞人，依董師斷代十大標準—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評貝塚茂樹之王族卜辭，議胡厚宣之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卜辭，論陳夢家之斷代分組卜人，最董師五期之貞人並補正之，頗為嚴密翔實。然五期卜辭中學者聚訟最多者，以第四期卜辭為甚，若「子卜貞」之卜辭，胡氏疑為武丁前盤庚、小辛、小乙之卜辭，貝塚氏、陳氏以為武丁卜辭，而島氏則以為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辭，與董師同。許君進雄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大略奧博物館整理明義士所藏甲骨，研究鑽鑿型態之結論，第四期卜辭之鑽鑿型態與第一期截然不同，第四期卜辭之鑽鑿型態與董師及島氏相同，亦可證陳氏、胡氏及貝塚氏之說可疑。適來安陽小屯兩次出土甲骨，第一次二十一塊，刻辭屬第四期，以放射性碳十四測定為殷晚期之物；第二次出土甲骨七千餘片，有字者不及五千，文例、字體多屬第四期卜辭，資料愈多，對於第四期卜辭之真象愈能有明確之認識，亦可預卜也。至於殷五種祭祀、曆法、方國、地名等，亦多詳述，可資研究殷史者參證焉。

李君壽林、溫君天河，篤學好古，讀其書而喜之，遂譯為中文，以供同好，嘉其勤，爰為之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金祥恆序於臺北

序論

用以決定卜辭時期重要基準的「貞人」和「父母兄子的稱謂」兩問題，是研究卜辭的基礎，從而首先必須將這兩問題加以講明確定。

第一　貞人補正

董作賓氏於一九三一年在「大龜四版考釋」（安陽報告第三冊四二八頁）一文裏，認為卜辭中「卜」與「貞」間一字就是卜問命龜之人，而稱之為貞人。翌年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一文中，又首創以貞人集團來區分時代之法，認為在同一甲骨片上的貞人即屬同一時代，而分成三個集團。從貞人與先王及父母兄子的稱謂之關係，推定貞人集團供職的時期，做成如下五期的分類：

第一期　武丁時　（貞人集團）　賓、𡆥、㱿、旁、㽙、𠮷、亘、㱿、韋、永、箙

第二期　祖庚、祖甲時　（貞人集團）　大、旅、即、行、口、兄

第三期　廩辛、康丁時　（貞人集團）　口、犾、彭、宄、卬、𢦏、宁、逆、旅

第四期　武乙、文丁時　（不錄貞人的時期）

第五期　帝乙、帝辛時　（王親卜貞的時期）　黃、泳

右邊第四期視作不錄貞人的時期，可是在一九三九年「殷墟文字乙編」的自序裏，則改正此說，認為此期也有貞人集團，而將下列的貞人歸為第四期文武丁時的貞人：

第四期文武丁時貞人　扶、𠂤、余、子、𦎫、史、幸、㠯、叶、勹、匿、我、𢓊、車、萬、㞢、取

其後在一九五二年的「大陸雜誌」（四卷九期）中，又舉出下列貞人將右說斷代研究例的貞人加以補足：

第一期　而、中、言、吏、𡧊、𦣞、先、𡆥、羅、𩂣、宴、內

第二期　喜、大、洋、𧴪、荷、𡙁、逐、涿、尹、出、陟、𡉚

第三期　顯、教、旅、𠂤、𣅀

第四期　乙編序之貞人

第五期　泳、㳄、立

各期的貞人分別是第一期二十五人、第二期十八人、第三期十三人、第四期十七人、第五期四人，據此而獲得大致的結果。此貞人說到了一九四五年的「殷曆譜」裏，發展為所謂舊派、新派的分派說（舊派—武丁、祖庚、文武丁　新派—祖甲、廩辛、康丁、帝乙、帝辛）。這貞人說是劃時代的創見，沒有人提出根本反對的說法。可是有關「分期」問題，則胡厚宣認為董氏的第三、第四期難以劃分，將之併為第三期，把全期分做四期（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集自序、甲骨續存自序）。陳夢家以武丁至帝辛間為七世九王，而提出全期為九期之說，然謂「但在實際分辨時常有困難」的分作武丁、武丁晚期、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九期（甲骨斷代學九頁、綜述斷代一三八、二〇五頁）。至於「貞人」方面，董氏的文武丁時貞人，貝塚、伊藤氏（甲骨斷代研究法之再檢討　東方學報京都第二三冊）、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序、京津、甲骨續存自序）、陳夢家（綜述斷代上下）都認為是第一期時貞人。其中尤以陳氏定出了如下所列貞人的時期，實與董說大相反對。

武丁

賓組　賓、㱿、爭、亘、古、品、韋、永、內、𡧊、山、充、𠮷、箙、掃、共、
　附屬　㫃、𢓊、邑、𡚨、己、𦣞、桼、亞、𠂤、中、征、𣪊、𩠐、𢦏、何、名、
　　耳、御、𩰫、㑹、卯、𩀧、𦥑、𢀛

午組　午、𠙵

武丁晚期

𠂤組　𠂤、勹、扶
　附屬　𠍧、𠂹、丁、卣、由、取、𢌳、勿、㕯

子組　子、余、我、𣏟、𠓗、史、𦎫
　附屬　𡿺、車、𢓊
　不附屬　吏、𢔶、陟、定、𢦏、𡩜、𠀀、𡰥、𦣻

祖庚

出組兄群　兄、出、逐
出組大群　中、𢀛、𡉚

祖甲　出組大韋　喜、矢、大
　　　出組尹韋　冎、尹、行、旅
　　　　附屬　即、洋、犬、涿
　　　　不附屬　先、㞢、寅、夼、白
廩辛　何組　何、宁、㽙、彘、彭、壴、口、狄、徫、逆、卬、紁、ㄜ
　　　不附屬　敎、弔、𡿧、大、暊
康丁　卜人不記名
武乙　歷
文丁　卜人不記名
帝乙帝辛　黃、泳、㣎、仌、立、夂

如此，對分期及貞人問題，提出了異說。又因董氏在大陸雜誌所補足前記的貞人，對何以屬於各期的理由未予說明，所以在此先來檢討董氏的貞人，再來對陳氏的貞人加以考察。

一、第一期　武丁時的貞人

史記殷本紀裏，陽甲、盤庚、小辛、小乙都是武丁的諸父，而得稱甲、庚、辛、乙父名的，只有武丁時如此，所以卜辭中如有稱此四父之名的貞人的話，便可將之視為武丁時貞人。依卜辭看來，貞人中的亘、爭、㱿三人稱及父甲、父乙、父庚、父辛，不稱其他父名，所以他們是武丁時貞人的事實，最清楚不過了。又賓雖未見有稱父辛的例子，可是因能稱甲、乙、庚等父名的，除武丁時外，別無他人，所以賓也是此期貞人。至於其他古、內、品三貞人，從他們對父名的稱謂，尚無法確定就是此期的貞人。

貞人	亘	爭	㱿
父甲	鐵122.4 前1.26.2	前1.24.3	乙7438
父乙	鐵196.1 乙5222	續1.29.1 乙747	鐵35.3 乙6744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前1.26.6	鐵122.1 乙7748	乙6408 6700 6201
父辛	續1.36.2 南師1.18	續1.36.4 乙7767	乙4516 6701 6744
父壬			
父癸			

（備考）
亘—父甲　前1.26.6　續1.27.9　南師242　續存283　241
　　父乙　鐵145.3　庫1701　續存下25
爭—父乙　遺971　乙1941　2036　3321　5408　5057　6739　拾掇2.110　南師145　外35

　　父庚　戩8.1　續1.39.6　乙7925　8668
㱿—父乙　續1.28.6　2.21.5　佚524　鄴1.44.8　乙528　1714　1881　1983　2393　2499　2805　3383　3401　4516　4954　5317　6202　6425　6491　6732　7061　7183　8452　南師253　京507
賓—父乙　後上22.6　續1.28.4　1.29.3　1.29.5　1.35.7　乙3216　3394　6587　6927　7705　拾掇1.190　庫1020　續存289

與右擧的亘、爭、㱿、賓在同一片上的貞人可想而知當然是同期貞人，因此以同片關係去尋求其他貞人，還可得到亯、古、永、內、吕、韋、南、㞢、品、酉、𡧊十一名。（古字體或作㞢簠地4、㞢續2.27.1、前[illegible]）

賓	古	內	品
甲3150	無	無	無
鐵28.2 乙1805	乙1719 4600	鐵153.3 乙3321	無
乙6724	無	無	京1160
無	無	乙918	無

關同片係	亘	爭	㱿	賓
亯	甲3339 京1164	鐵255.2	七T14	續5.1.1 乙5298
古	前7.38.2 乙253	甲2029 乙4057	前4.48.1 乙1277	佚98 前7.38.2
品	鐵242.1 前5.1.7	前4.12.2 7.5.2	林1.16.6 2.20.8	佚782 前5.40.5
永	庫1511	乙3174 菁4	拾掇2.4 金596	庫511 金716
內		乙811 2065	鐵153.3 乙811	乙3321 金710
吕		遺 大龜4		甲2122
韋		甲2122 遺 大龜4		甲3150 粹1491
南		前6.7.6 佚376		林2.16.7
酉			乙8172	
㞢	續1.23.3		續5.23.3	
𡧊			乙8167	

（備考）上記以外的同片關係
亘、㱿—前4.26.2　7.29.2　7.10.1　7.40.2　　㱿、賓—菁7　續1.53.1　5.11.1　天24　　古、韋—甲2122
亘、爭—鐵57.4　257.1　前6.21.1　7.38.2　7.43.1　　亯、古—鐵241.3　佚42　　品、吕—前6.39.7　甲2122
亘、賓—鐵249.1　前6.21.1　7.38.2　庫1511　　亯、南—續5.16.7　　品、㞢—續存下53
爭、㱿—續1.53.1　乙4057　　古、品—甲2122　3404　　品、永—前6.16.1　戩14.5　續5.11.3
爭、賓—前4.44.4　7.23　7.28.3　7.34.2　續1.53.2　　古、內—乙4540　　南、韋—續存下53

將以上從稱謂及同片關係而得到的十一貞人，以與董氏在大陸雜誌所擧二十五貞人加以比較的話，其情形如下：

董氏貞人—賓、爭、亘、永、㱿、亯、古、韋、吕、品、㞢、南、內、酉、𡧊
檢出貞人—賓、爭、亘、永、㱿、亯、古、韋、吕、品、㞢、南、內、酉、𡧊

右邊𡧊以上的貞人不會有問題，可是董氏所擧其他的貞人，則必須加以檢討。

(1)个（董氏引用卜辭）丁酉卜而貞小辟先隹丁古八月（龜1.26.7）

與右邊董氏所擧同例的卜辭有南坊3.73　口𢆶卜大冎，𡿨文王口山（拾掇2.451同片）一辭，此辭貞人作个。又檢視凡使用𡿨文字的卜辭，其貞人為个的，除右引南坊3.73一片外，還有前7.28.1、續2.18.1、簠人3三片，而因作个的貞人除董氏所引的例子外，便再沒有了，所以个一定是大的粗刻之誤。貞人大如後所述被列於第二期，所以釋之作「而」而列於第一期是不妥當的。

(2)史（董氏引用卜辭）乙亥卜中貞曰其㞢于丁東三牢九月（續1.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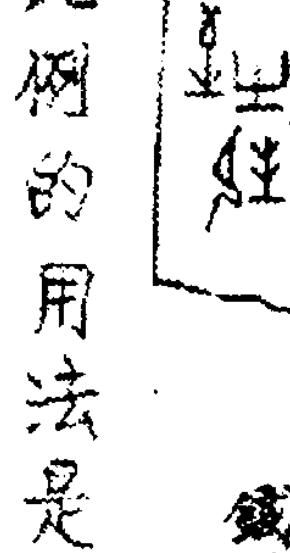
史與第二期貞人大、矢同在一片，將他歸入第一期是不妥當的。

(3)㚔（董氏原引卜辭）癸卯卜君貞旬亡𡆥（續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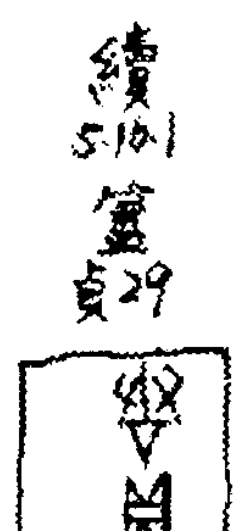
㚔字的用例，出現在十八片甲骨中（林1.26.10　1.26.11　1.27.10　續5.16.1　5.31.8　粹1424　1425　遺196　簠貞31　佚511　七W5　甲1806　3177　京1810　1821　2605　續存912　957），其用法如下：

甲、㚔𢀛卜㚔冎𢀛亡𡆥（同例粹1425　甲3177　佚511　續存957）
乙、㚔木卜㞢㚔冎𢀛亡𡆥（同例粹1425　林1.20.10　1.26.11　1.27.10　續5.31.8　京1810　1821　簠貞31　遺196　七W5）
丙、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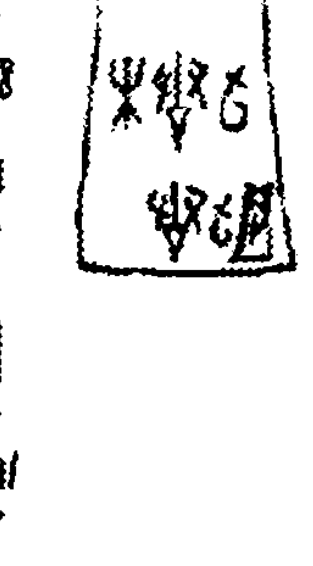
甲1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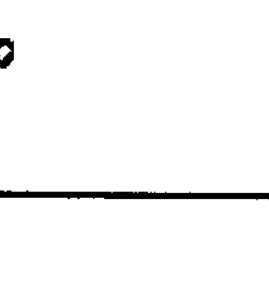
鐵2313　京2605



續5101　簠貞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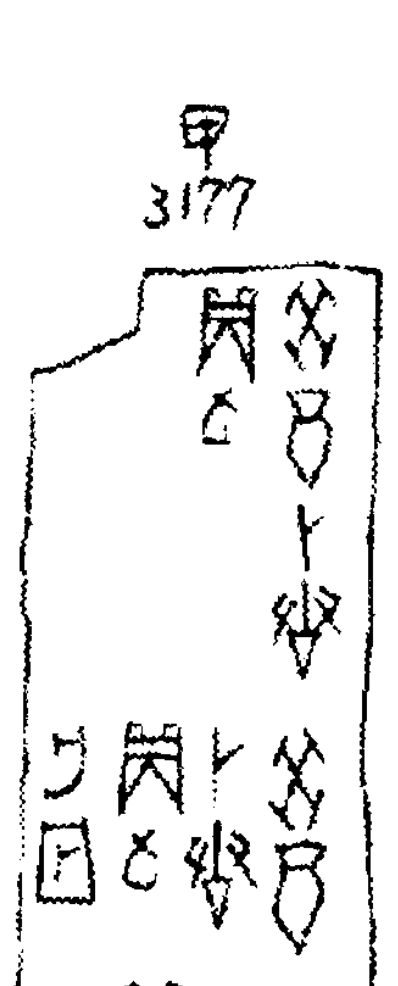


續存



例子最多的是乙。此例的用法是㚔字被記載在貞人㞢（粹1424　林1.27.10　遺196　七W5　京1810　簠貞31）、㱿（續5.31.8　京1821）、賓（林1.26.11）、內（林1.27.10）之下。倘若㚔是貞人之名，就如郭某所說的「此爭與㚔二人共卜」（粹編考釋）的話，那麼照理也應有把㚔記於㞢、賓等人之上的例子。可是如此的辭例卻完全無有。因此㚔為貞人名的說法也就令人懷疑了。唐蘭因㚔字有「㚔冎」的用法（前6.33.4），又因㚔㚔二者字形相近，將之視為一字，釋作「再」，謂：「㚔貞者再貞也」（天釋73），而不認為是貞人。例如𢀛（林1.27.10）又作𢀛（乙7312　續1.15.6　6.33.5），所以𢀛實同字。又下面所擧的甲骨片中，在癸酉日五次重卜「旬亡𡆥」，可知㚔有再義。因此，唐說極確，㚔非貞人名。

甲3177



(4)𠧟（董氏原引卜辭）庚子卜逆貞翌辛丑雨（前5.26.4）

𠧟的用例除右引之外，後下11.6　拾掇1.22　京3295等片也有之。可是在貞字之上的用例，則只見右邊一片。此片的字體與第一期相近，又屬第一期物之後下11.16云「冎𠧟亡𡆥」，𠧟被用作人名，所以𠧟為第一期貞人，董說是妥當的。

(5)𡘤（董氏原引卜辭）壬寅卜𡘤貞乎侯𢀛𦟀十一月（續5.5.2）

以𡘤為人名的例子尚有甲3113片，因該片上的人名𡘤只被使用於第一期（甲3188　南坊3.81　拾掇2.20　佚947），所以定𡘤為

第一期貞人，董說是妥當的。

(6)𠈇（董氏原引卜辭）庚午卜𠈇貞雨（續4.7.4　粹742之誤）

貞人𠈇除右例之外，還見於乙2062　6962等片，以上三片字體都屬第一期，董說是妥當的。

(7)𡿧（董氏原引卜辭）己亥卜先貞今日雨（前6.32.2　續4.7.4之誤）

貞人𡿧除右例之外，尚見於林1.22.17　文21.898　遺504等片，以上五片的字體類第二期。例如貞字作冎（續4.7.4）、冎（文898），亡字作𠃊（林1.22.17　文21.898　遺504），所以𡿧當屬第二期。

(8)𢀛（董氏原引卜辭）乙丑卜受貞翌丙午（乙8319）

除右例之外，尚有拾掇2.134一例。此二片字體屬第一期，董說妥當。

(9)𢼄（董氏原引卜辭）辛丑卜𢼄貞今月亡𡆥六月（前5.21.4）

右邊所引外，尚有前5.12.2　續5.4.9　林1.28.8　1.28.9　明1592　遺1156　續存1687　下40八片，以上諸片字體皆屬第一期。

(10)𡧊（董氏原引卜辭）丁巳卜𡧊貞今夕亡𡆥五月（前6.32.1）

以之為貞人除右邊一例之外，再沒有了。此辭字體屬第一期。有地名𡧊（前6.30.7），此字或許是地名，今姑從董說以為貞人名。

董氏以為是第一期貞人的个，其實是第二期的貞人大，大、史及𡿧是第二期貞人。㚔並非貞人之名，除此之外，𠧟、𡘤、𠈇、𢼄、𢀛、𡧊皆第一期貞人，這是很妥當的。

以上所擧之外，應屬本期的貞人，尚有下列諸人：

○畀　燕249　己丑卜畀冎今𡆥……（同例明1114　1948　南師2.174　京415）

吳其昌以燕407片貞人㞢與畀同在一片，而歸之為第一期貞人（書契解詁七續五三頁）。可是此片作「乙未卜𡿧畀」，於此畀並非貞人之名。不書貞人名的用法在後期卜辭中是習見的（佚383　乙4911　京4769），所以在此他把畀遽歸為第一期貞人，不免失之輕率。然第一期自有貞人畀，上擧五片甲骨，畀均被用作貞人名，且其字體與第一期相類，可知畀為第一期貞人。

○𣎼　粹1174　一內𢆶卜𣎼冎𢀛口木乎𠀠㞢𡆥　續4.51　一干內卜𣎼𢀛己丑𠂤𠂤

右二例不只字體屬第一期，且辭中的「乎𠀠㞢𡆥」，在貞人是內、㱿的前5.13.1　乙2108　5692片也見得到

，因此米是第一期貞人。

○[illegible] 乙3287 甲午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中 乙3925 甲午卜中貞[illegible]（參遺931）
○[illegible] 粹1581 ……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下11.15 壬午卜[illegible]貞今……[illegible]……（參京3524續存下081）
○[illegible] 乙749 ……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illegible] 粹748 癸未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illegible] 甲3585 丙[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右十三位貞人，其字體屬第一期。

○[illegible] 後下16.15 癸[illegible]卜[illegible]貞今夕亡𡆥八月
○[illegible] 明604 ……卜[illegible]……亡𡆥
○[illegible] 京176 丙[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白 鐵62.2 甲[illegible]卜白貞[illegible]
○[illegible] 遺503 己未卜[illegible]貞今夕亡𡆥（參遺50）
○[illegible] 粹817 丙[illegible]卜[illegible]貞今[illegible]

以上第一期貞人，因稱謂及同片關係而得認定的有十五人，因字體及辭例而得認定的有二十一人（含董氏所補之六人），合計三十六人。董氏認為這些第一期貞人中，當可能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時及祖庚時還在世的貞人（大陸雜誌四十卷九期），可是在右邊這些貞人的卜辭中，無從發現父丁、祖丁、兄甲（陽甲）、兄庚（盤庚）、兄辛（小辛）、兄己、祖己等人的稱謂，所以此說不可遽從。

其次必須考察陳氏的第一期貞人說了。（陳說在甲骨斷代學丙篇及卜辭綜述第四、五章「斷代」中被詳加叙述）

陳氏分武丁時的貞人為賓組及其附屬、午組、𠂤組及其附屬、子組及其附屬，以及不附屬的貞人五類。其中午組、𠂤組、子組及這些組的附屬貞人，就是董氏所說第四期文武丁時的貞人。因為將他們歸入第一期大有問題，所以在此暫不討論。（有關此問題於第四期貞人項下詳論）只先將賓組及其附屬貞人，以及不附屬貞人、金祥恆和第一期三十六貞人做一對比：

陳氏貞人—賓、殼、爭、亘、古、品、韋、永、內、充、[illegible]、箙、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冉、卯、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己、亞、[illegible]、何、名
耳、御、臺、街、陟、空、疋

三十六貞人—[illegible]
白、[illegible]、畀、[illegible]

情形如上，兩者共通的固無問題，而其他的貞人則必須加以檢討：

○[illegible]（[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七六頁

陳氏據「干支卜[illegible][illegible]貞」的例子以為[illegible]、[illegible]二人並卜，可是[illegible]不是貞人，已如前述。

○出（[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七六頁

陳氏以為證據的出字在乙1494作「[illegible]」，在續5.30作「[illegible]」。它在前者非只不是貞人，且此片中的「[illegible]」字乃第三、第四期特有的字體，因此此片不足為證。至於後者則原片上半部已破損，[illegible]是破損某字的下半，細審之實乃「[illegible]」字的殘痕，該辭為「癸[illegible]卜[illegible]貞旬亡𡆥」，因此它不是出字。總之，以此兩片為出證是不能成立的。名出的貞人是不存在的。

○共（[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七五頁

陳氏舉續6.11.6「[illegible]卜……[illegible]……」為證，可是該辭之[illegible]所以做為貞人的理由，必有更進一步的證據才行。

○[illegible]（[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七八、一八一頁

陳氏以為證的文82片背面有「[illegible]井丁」三字，基於[illegible]井這稱謂只見於第一期之甲骨片中這一前提，因此將[illegible]歸作第一期貞人。可是[illegible]井的稱謂明明在屬於後期的寧3.238「[illegible]」、京2004「卜[illegible]……[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的稱謂第四期以外未見）片中亦有記載，所以以它來作為第一期貞人的證據未免失之輕率。而且此片字體作「[illegible]」，未字作[illegible]的例子亦為第一期所無，因此將之歸入第一期，實不妥當。

○己（巳） 參卜辭綜述一八一頁

貞人作己別無他例，陳氏引證之粹1279片的貞人己，除了巳之外不會是別人。

○亞（[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三頁

陳氏舉佚825、滬東27、掇1.22、中大3等片以為貞人亞之證，除此之外，乙4077、七S27、鄴1.40.2、京1613、3140亦可見到。這些甲骨片的形式屬干支卜、干支卜貞形式，其字體任何一片都不類第一期，例如掇1.22片作「[illegible]卜亞[illegible]」、佚825片作「[illegible]卜亞[illegible]」，第一期的[illegible]（干支的子字）字被作成[illegible]、[illegible]等形，此例子在第一期貞人[illegible]、[illegible]等人之卜辭中是絕對見不到的，所以把亞歸入第一期是不妥當的。

○[illegible]（[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三頁

陳氏以為證的是後下17.16「[illegible]卜[illegible]」，及乙1121「己[illegible]卜[illegible]」。但是[illegible]所以為貞人的理由，仍必需其他證據才行。

○戓（[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所舉後下22.3「□[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的[illegible]二字在第一期作[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是第三期的現象，所以這個貞人[illegible]與第三期的[illegible]當是同一人。陳氏另有一說，認為「可能與[illegible]為一人」。

○何（[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謂「此何字從戈，和廩辛卜人何的一般寫法略有不同」，依據字體及甲骨片之出土坑位，認為與廩辛時的貞人[illegible]有別，另外在武丁時也有名[illegible]的貞人。然此說未可遽信。

○耳（[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只說「偉兩見」，而未舉示甲骨片名。姑且存疑。

○御（[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舉燕651片「□[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甲[illegible]」為例，謂「若根據字形當屬武丁時代的人物」，可是辭中的[illegible]字是第三期所特有的字體，將此人歸入第一期是不妥當的。

○臺（[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引證的師友1.75與續存1673、外111屬同一片，均作「[illegible]」形，[illegible]一如後述屬於第二期。

○街（[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三頁

據後述（參第四期貞人）貞人[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的例子看來，則貞人[illegible]與貞人[illegible]當是同一人。而貞人[illegible]是陳氏所謂的𠂤組附屬貞人。貞人[illegible]所署名的甲244片，據陳氏言是接近出現大量𠂤組卜辭的下36坑出土的，於是[illegible]、[illegible]為同一人的事實便越發明顯了。[illegible]，董氏歸入文武丁時貞人。

○陟（[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五頁

陳氏從字形判斷，認為是武丁晚期乃至祖庚時的貞人。可是如後所述董氏則將之歸入第二期。倘若從其字體稍顯粗鈍這點看來，董說是妥當的。

○空（[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五頁

有貞人[illegible]的粹1388片中六月作[illegible]，此類書風屬第二期，貞人[illegible]當為第二期貞人。

○疋（[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五頁

陳氏所引證的前6.34.2片中有「□下卜」及「[illegible]」字。兩者的字形有大小之別，不可認為屬同一辭句。而且把[illegible]字作為貞人的例子他所未見，以這一片甲骨就認為[illegible]是貞人，未免太輕率。

○名（[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陳氏一如前述以為貞人[illegible]有可以歸入第一期的，因此甲3377片中與[illegible]同在一片上的貞人[illegible]亦將之歸入第一期。此說自不可從。

以上陳氏認為是第一期的貞人，其實皆不能是此期的貞人。其次陳氏未將三十六貞人中的白、[illegible]、畀、[illegible]歸入第一期，白、[illegible]是因為被他遺漏了，[illegible]、畀則因已被他歸入𠂤組附屬貞人。

○[illegible]（[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四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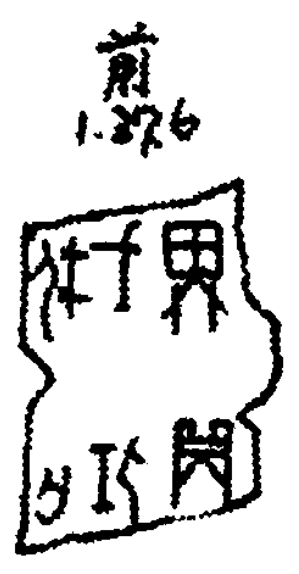
陳氏舉乙124片以為𠂤組貞人（陳氏歸入第一期）之證，可是董氏卻舉用此片做[illegible]是文武丁時貞人之證，又引用後下16.6片以證明乙124片的[illegible]是貞人。雖然其字體是屬第一期，因而據此可知第一期有貞人[illegible]，可是前者之[illegible]只單純地被當作人名使用，是否為貞人，尚屬疑問。此兩辭之字體顯然不同

乙124 [illegible]卜[illegible]
後下16.6 癸未卜[illegible]貞旬亡𡆥八月

，前者與第一期之書體風格大異其趣，因此以後者為證認為前者的[illegible]是貞人，且將之歸入第一期，是不可以的。總之，前者的[illegible]是否為貞人，尚需更進一步的證明。後者的[illegible]則是第一期貞人。

○畀（[illegible]） 參卜辭綜述一八四頁

前1.27.6



前曾述及貞人畀的卜辭有五例，字體皆屬第一期。然而陳氏引下列的甲骨片為證，認為「貞[illegible]字的方耳之形與𠂤組相同，而且妣壬見於𠂤組、子組，當附屬於武丁晚期的𠂤組」，可是事實上[illegible]的稱謂並不限在𠂤組及子組，例如在第三期（外429）、第四期（粹545）也出現。又續存下320內「[illegible]中[illegible]畀[illegible]」亦有畀[illegible]的用例，畀字之不為貞人名，其例多見。（前4.18.7、佚382、甲2902、乙8661、京4769）此片之畀是否為貞人，就非常令人懷疑。因此引此片為證，而

歸界於𠂤組貞人，誠屬牽強。

以上從稱謂及同片關係求證第一期貞人，以此為基礎，檢討了董作賓氏及陳夢家所定的第一期貞人，而得此第一期武丁時貞人為如下所列的三十六人：

㱿、曰、㱿、永、古、品、吾、彶、𢆶、內、亘、宁、由、爭、𡧊、扶、衛、韋、賓、果、冉、𠭰、中、耤、屰、卜、𡆥、彘、𠂤、𠁁、𢀛、自、宁、甾

二、第二期　祖己、祖庚、祖甲時之貞人

祖庚之時，名父者為武丁，兄為祖己。祖甲之時，父為武丁，兄為祖己、祖庚。因此凡稱父丁、兄己、兄庚之貞人，皆可定為此期之貞人。合此情形見於卜辭者如下所列：

貞人	父甲	父乙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父辛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兄戊	兄己	兄庚	兄辛	兄壬	兄癸
大				前5.45 佚881												無	明13 742 粹325			
旅				續1.31.4 佚397	粹377 續存1509											庫1204 明232	明740 遺356		文334	
行				後上19.9 粹279			通別2.4.6									前1.40.5 粹324	續1.44.2 遺381			
即				戩6.1 文319	後上5.1											簠帝176 續1.43.10	後上7.8 粹329		後上7.11	
卜				卜278 佚397												佚397 鄴1.27.1	佚557 粹171			
冎				無												遺358 京3293	京3293			
涿				續存1506												無	無			
矢				無												無	南明356			
尹				無												無	前1.41.5			
口				明1211		甲2695										無	無			
屰	佚266 甲2502			無			甲2748									京3417	無			

右表的大、旅、行、即、卜等皆稱父丁、兄己、兄庚。而得稱父丁、兄己、兄庚者，只在祖庚及祖甲時如此。所以可以認定他們是第二期貞人。再尋求與這些貞人同在一片者，可得矢、兄、出、中、冎五人。

	大	旅	行	即	卜
矢	庫1177	後下25.1		續存1532	
兄	前7.28.1 佚399				
出	前3.22.6 佚322				遺491
中	庫1248 金122				
冎		粹1348			遺491

（備考）除上表外，具同片關係者：

○大、兄—鄴1.27.3 龜75 遺393 續4.49.5 續存1603　大、出—佚399 921 卜29 126 鄴1.27.3 遺315 393 粹1431 續1.44.5 3.34.2 3.34.5 3.35.1 後下7.12

○旅、卜—佚373 鄴1.27.1 戩28.8 續4.43.7

○行、卜—粹509

○矢、兄—庫1634　矢、出—庫1634　矢、中—庫1759 七P.89

○出、兄—佚399 遺393 粹1435 鄴1.27.3 金337 後下9.13 10.1 庫1115 續存下687　出、冎—遺491

再以同片關係而求其他貞人，又可得喜、𡆥二人。於是以同片關係可得以上七位貞人。

	矢	出	兄
喜	續5.27.8 金15		
𡆥		前5.23.3 續1.19.13	劍150

右邊以稱謂及同片關係而証得十二位貞人，將之與董氏所舉之第二期十八位貞人對比，情形如下。兩者共通之貞人固無問題，而其他貞人則必須加以檢討：

董氏貞人—大、旅、即、行、兄、喜、矢、𡆥、卜、出、口、尹、洋、彘、屰、涿、𠂤

十二貞人—大、旅、即、行、兄、喜、矢、𡆥、卜、出……………冎　中

(1) 冎

董氏雖將冎歸入第三期，可是他與第三期之稱謂及同片關係並無任何關聯。從前表他稱兄己、兄庚，以及和卜、出、旅在同一片看來，很顯然他是第二期的貞人。

(2) 中

董氏認為他是第一期貞人，可是他與第一期並無任何關聯。從其與大、矢同在一片的情形看來，應屬第二期。

(3) 口

（董氏引用例）丙子卜口貞王其往于田亡災在十二月　錄七三六

如前記貞人口在稱謂上稱父丁、父己，而就同片關係看，如後所述卻與第三期貞人何、彭、壴、屰、彘同在一片，至其字體，則無寧謂其近於第二期。從他稱父己（即祖己）及與第三期貞人同片兩點看來，誠為第三期貞人。不過，從他稱父丁及從字體看來，則又為第二期貞人。董氏將之作為第二、第三期的貞人，是妥當的。

(4) 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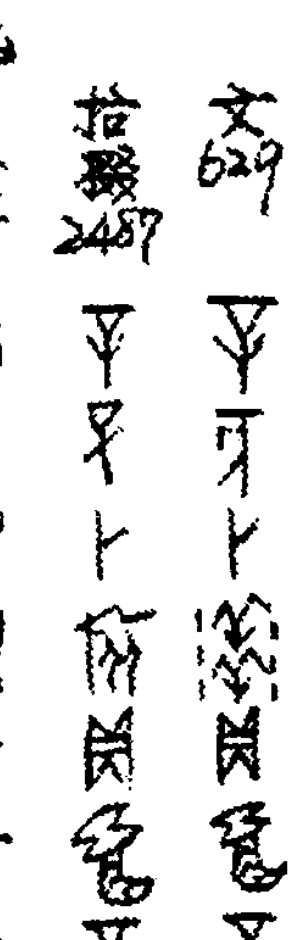
（董氏引用例）庚辰卜大（貞）王賓囚亡尤　續一・三〇・二（續一・四一・五之誤）

貞人尹稱兄庚（前1.41.5），尹署名的諸甲骨片（前1.41.5 戩28.5 粹271 拾掇2.23 林2.4.5 京3523 3527 3716 文725 摭續171）的字體，全帶有第二期的特色。所以將之歸入第二期，董說是妥當的。

(5) 洋

（董氏引用例）丁亥卜洋貞王賓祖丁歲亡尤　續一・三〇・二（續一・二一・一之誤）

下面所列二例的用辭幾乎相同，而一個是貞人洋，一個是貞人旅。旅如前所說是第二期貞人，因此洋亦當與之同期。安陽遺寶48片中有作洋之貞人，其字體屬於第二期，洋或許是洋的省文吧！



(6) 彘

（董氏引用例）丁卯卜彘貞王往于夕不遘雨　前四・五二・二

(7) 屰

（董氏引用例）丁卯卜荷貞王內告遘雨　前四・五二・一

右二辭並記於同一片，董氏據荷為第二期貞人，而推定彘亦屬第二期。又董氏將屰歸入第三期，同時亦將之歸入第二期，卻未說明其理由。案此或是董氏認為稱「大乙」為「唐」是第一期及第二期祖庚時才有的情形，祖甲以下則稱「大乙」（殷曆譜上三・二，大陸雜誌四・八），本此立場，而屰稱「唐」（前1.53 續1.75），又稱「大乙」（粹157 2602），因而將之歸入第二期的吧！或是屰有稱「兄己」之例（京3417 己巳卜屰貞其…），第三期貞人而稱兄己（祖己在第三期祖甲時稱兄己），不也就是第二期的貞人嗎？然而「唐」的稱謂並不限在第一、第二期，在後期卜辭也有之（續1.7.6 甲2102）。且「兄己」的稱謂也非第二期所特有，如後所述第三期也出現。因此認為屰屬第二期未免輕率。董氏將屰歸入第二期的理由，除此二者之外，再也找不到了，而因此進一步要求証彘亦屬第二期，就更加困難了。

(8) 涿

（董氏引用例）丁卯卜涿貞王賓𤰈亡尤　戩一九・二

涿稱父丁（續存1506）。又此貞人所在諸片字體帶有第二期特色（戩19.2 28.4 續6.17.7 後下14.9 下27.6 下29.5 明135 粹1447 南明347 金119 京3312 3590），所以將之歸入第二期是妥當的。

(9) 陟

（董氏因「一時忘卻見于何書」未予舉例）

貞人陟就是𨸏，這個貞人所在諸片（佚648 明514 420 770 庫1188 卜694 林2.33.2 後下9.13）的字體，不似第一期的雄健謹整，而嫌粗銳，將之歸入第二期是妥當的。

(10) 坙

（董氏以「一時忘卻見于何書」未予舉例）

貞人坙就是坙，此貞人所在諸片的字體屬第二期，董說妥當。

要而言之，董氏歸冎於第三期，歸中於第一期，其實此兩人皆第二期貞人。又歸彘、屰於第二期，而其實應是第三期貞人。其餘董氏所提出的貞人皆稱妥當。

右列之外，尚有屬於此期的貞人，列舉如下：

○吉

董氏舉吉於第一期，而如前所說其實應是此期貞人。

○㞢

續存1013 癸酉卜㞢貞旬亡囚 八月（南師1.75）

㞢所署名的甲骨片除右舉之外，還有金70片，而右片之六月作八月，正顯示著此期的特色。

○冎

粹1388 ……卜冎……六七……八月

右片八月之字體屬第二期。

○東

林1.5.13 癸巳卜東貞旬亡囚

東署名的例子尚有卜445片，這些甲骨片的字體皆具有本期的特色。

○㞢

金125 癸巳卜㞢貞今夕亡囚

右例之外，亦見於明1258片，它們字體不僅具有本期特色，且右片續有第二期特殊用語之「今夕亡囚」之辭。

○𣎆

庫1062 己酉卜𣎆貞今夕亡囚

右片字體具本期特色。

以上第二期貞人，從稱謂及同片之關係而認得的有十二人，從字體、辭例認得的有十二人，合計二十四人。以與陳氏之第二期貞人對比，情形如下：

陳氏貞人—兄、出、逐、中、[illegible]、喜、矢、大、冎、尹、行、旅、即、洋、犬、涿、先、坚、寅、[illegible]、[illegible]、井

二十四貞人—吕、出、[illegible]、中、[illegible]、喜、[illegible]、大、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口、彀、冎

右列兩者共通者固無問題，而其他的貞人則必須加以檢討：

○井（亣）參卜辭綜述一八二、一八六頁

陳氏引文「[illegible]」片為証，將辭中的「卜亣」解作卜人亣，而視亣為貞人。可是這個卜亣的亣所以作為貞人，還必須有更切確的証據，又陳氏雖然以為貞人亣的卜辭亦見於掇拾282片，可是此片的亣是否為貞人，非常可疑。

○口、彀、冎

陳氏歸口於第三期，彀、冎於第一期，而一如前述三者其實皆屬第二期貞人。

以上本著從稱謂及同片之關係而求得的貞人　以之檢討了董氏及陳氏的第二期貞人，得到此期貞人、為如次之二十四人、。

亣、[illegible]、卜、旅、吕、喜、口、尹、[illegible]、彀、[illegible]、貴、[illegible]、冎、史、[illegible]、亣

陳氏分別第二期為祖庚、祖甲兩王朝，因而將貞人分作兩期（參照彼述「先王之世系」所評論，祖己也列於王位，故第二期是三個王朝）。對這分類，在他認為是，得稱兄庚的屬祖甲時，又周祭是祖甲創行的（此說董說），而歲祭則在周祭制度成立後才通行，以此三者之有無作為他分類的基準。可是兄庚的稱謂是有在其他時期發現的可能，而周祭與歲祭如依後面本篇的詳述，則在第一期已成立通行。所以此三者不足以為基準，陳氏這種區分方法實不可遵從。

三、第三期　康丁時的貞人

此期名父的是祖己、祖庚、祖甲，兄是康辛。所以凡是稱及父甲、父庚、父己、兄辛的貞人，皆可以認定是第三期貞人。這情形見於卜辭者如下所列：

貞人	口	叱	彭	何	旲
父甲		佚266 甲2502	甲2779	甲3916 京4055	京4048
父乙					
父丙					
父丁	明1211				
父戊					
父己	甲2615				
父庚		甲2748	甲2779		
父辛			甲2622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兄戊					
兄己		京3417			
兄庚					
兄辛	無	無	無	無	無
兄壬					
兄癸					

右表的貞人稱父甲、父庚、父辛，而不稱兄辛。父甲、父庚、父辛的稱謂在第一期也可能出現，所以根據這些稱謂還不能確定此期的貞人。然而貞人口稱及父丁、父己，根據其稱父己（祖己第三期稱父己），這點來說，可以認定他為第三期貞人。而所稱的父丁，如指的是武丁的話，則他應為第二期貞人，如指的是康丁，便應畫入第四期了。可是口所署名的卜辭，字體皆屬第二期，所以口應是第二期及第三期的貞人。

與口同在一片的貞人如下所列：

同片關係	口
何	甲2439 3917
彭	甲2621 2839 誠443
壴	甲2839
叱	甲3390
㣎	甲1271 佚267

因為如前所述口是第二、三期的貞人，所以同片上的貞人也可以歸入第二、三期。然而如從稱謂及同片關係來看，則不可認為他就是第二期貞人。而且雖然稱及父甲、父庚、父辛，也必須其字體與第一期有明顯的差異，始可將之認定為第三期貞人。

再進一步尋求與此等貞人屬同一片上者，情形如下：

同片關係	何	彭	壴	叱	㣎
中				甲2692 2880 佚266	
𢦏				前4.51.1 林1.30.14	
㚇	甲1998				
图				佚406	

（備考）上表以外之同片關係如次：

○彭、何—甲2883 掇336

○壴、彭—甲2371 2578 2621 2640 2698 2784 2839

○叱、彭—甲2027 2774 2813 掇385 京4828

○叱、壴—甲2657 2694 2770

上舉之㚇，與之同在一片的貞人有𢆶、弔兩人。

同片關係	㚇
𢆶	前6.5.4
弔	甲1338

依據同片關係求得以上十二位貞人，可以將之歸入第三期。以之與董氏第三期貞人對比如下：

董氏貞人—㚇、弔、彭、何、口、中、叱、逆、旲、敦、旅、吕、𣅉

十二貞人—㚇、弔、彭、何、口、中、叱、㣎……图、壴、𢦏、𢆶

右列兩者共通者固無問題，而其他貞人則必須加以檢討。

(1)图（図）

董氏未舉此一貞人，可是如前表他與貞人叱同在一片，且在鄴1391南上105片中也可以見到他。又有一例作「図」形，图、図大概是同一人吧！

(2)壴

董氏未舉此一貞人，或許是因為認為他與彭是同一人吧？從前面的備考中，壴、彭同在一片之上而被區別看來，一定是兩個人。

(3)𢦏

董氏未舉此一貞人，是因如前所說已將之歸入了第二期，可是從稱謂及同片關係看，實與第二期貞人無任何關聯。所以其說不當。從他與叱同在一片的關係看來，當為此期貞人。

(4)𢆶

董氏未舉此一貞人，大概是因為遺漏了罷！

(5)逆（㣎 㣎）（董氏謂「失其例」）

從董氏所註「原釋逆」看來，可知董氏大概把他與㣎、㣎視作是同一個貞人吧！作㣎的卜辭有佚267、272、甲1271、京3593，作㣎的卜辭有甲2311，其字體作㣎者稍顯粗雜，作㣎者則類於第二期，不可看作是同一人。如右㣎與口同在一片看來，當為第三期貞人，而㣎則被認為是第二期貞人。今姑從董說當作是同一人。

(6)旲（董氏引用例）壬寅卜旲貞翌日癸卯王其踐　後下三三.二

旲稱及父甲（京4048）、祖甲（粹333）。得稱父甲的，只有第一期（稱陽甲）及第三期（稱祖甲）之貞人如此。又「祖甲」的稱謂在第二期和第三期裏指的是陽甲，在第四、第五期則是指祖甲。因此能夠併稱父甲、祖甲的貞人，只能是在第三期。所以旲是第三期貞人，董說是正確的。

(7)敦（董氏引用例）癸亥卜敦貞旬亡𡆥　甲二六四九

此貞人之卜辭有佚274、粹1319、甲1251 1597 1722 2649 2651，它們的字體屬第三期。

(8)𣅉（董氏引用例）癸未卜𣅉貞旬亡𡆥　甲二八〇〇

此貞人之卜辭有甲1033 1306 1311 1377 1384 1419 1818 2388 2510 2633 2652 2800等片，其字體屬第三期。

(9)吕（董氏引用例）丙辰卜吕貞其祖于妣辛　後上一九.一五

如前所述此貞人稱兄己、兄庚，又與𠂆、出同在一片，實為第二期貞人。又其於第三期之稱謂及同片關係初無任何關聯，故董說不確。

(10)旅（董氏引用例）戊戌卜旅貞祖戊歲叀羊　前一.二二.二

董氏舉旅於第二期，又此期董氏亦謂武丁諸兄中有兄戊（大陸雜誌四.九及斷代研究例）。此兄戊於第三期稱祖戊。因此認為稱及祖戊的貞人旅必及於第三期。可是「祖戊」的稱謂除第三期外，各期都被使用著（第一期—鐵802、通別2.4.7、續3477；第二期—續存1813；第四期—乙2008 4521 4745；第五期—後上5.2），如屬第二期的續存1813片明顯地就稱呼著，當然第二期貞人旅亦得稱之。倒是第三期片中被稱「祖戊」的例子並未發現，因此董說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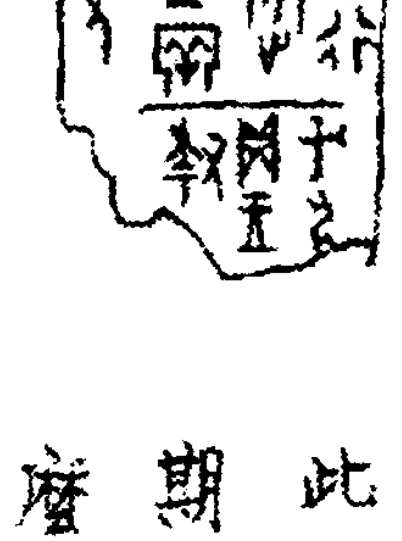
上舉之外，屬本期的貞人，列舉如下：

○[illegible]

此貞人是第二期貞人，可是他在粹295片中稱[illegible]，依後述「先王的稱謂」所見，[illegible]是第三期

○卝

第四期對武丁的稱謂。因此稱[illegible]的卝其時間必及於第三期。


通別246

此貞人是第二期貞人，可是他在通別246中稱父庚，得稱父庚的，除了指第一期的盤庚及第三期的父祖庚外便沒有了。而今第二期貞人卝既稱父庚，那麼就可知卝是第一期乃至第三期之間的貞人了。而卝屬第一期的說法並無其他關聯可資証明，所以此片之父庚姑且當作是第三期的稱父祖庚，而謂卝為及於第三期的貞人。

○曰　甲3399　十牛卜曰貞令[illegible]

○[illegible]　甲3515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貞[illegible]　　○[illegible]　卜631　[illegible]……十[illegible]……

於右片之他辭中有貞人𠂤之名，所以曰與之同期。

○弔　甲1576　[illegible]（參中1670）　　○[illegible]　後下22.3　[illegible]

右四辭中卝、[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全是第三期的字體。

以上第三期貞人，以同片之關係而認得的有十二人，以稱謂、字體等認得的有十一人，合計二十三人。將之與陳氏貞人對比，情形如下：

陳氏貞人——何、宁、口、彘、彭、壴、[illegible]、狄、徲、逆、[illegible]、叙、[illegible]、教、弔、[illegible]、[illegible]、大

二十三貞人——宁、中、[illegible]、[illegible]、彭、壴、口、[illegible]、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量……𠂤、卝、曰、[illegible]、[illegible]

於兩者中有不一致的，加以考察如下：

○大（夶）　參卜辭綜述一九九頁

陳氏認為第三期的貞人大與第二期的貞人大書法不同，而將之區分開來。因陳氏所舉諸片的字體都具有第三期特色，所以可以認定本期有夶這貞人。至其是否與第二期的夶為不同的一人，還須等待以後的考察。

○𠂤、卝、弔、曰、[illegible]、[illegible]

𠂤、卝、弔為第三期貞人的理由已如上述。曰、[illegible]、[illegible]三者陳氏將之列於第一期，其實應是第三期貞人。

以上檢討了董氏及陳氏的第三期貞人，而知屬本期的貞人為如下所列的二十四人：

口、宁、彭、壴、徲、[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量、[illegible]、[illegible]、𠂤、卝、夶、曰、[illegible]、弔、[illegible]、[illegible]

第三期董氏指的是廩辛、康丁之時，而陳氏則以上列的貞人皆廩辛時之貞人，認為康丁卜辭不錄貞人之名。可是據後述「先王的祀序」的考証，廩辛並未即王位，所以第三期只有一個王朝，上列的貞人皆康丁時的貞人。

四　第四期　武乙、文武丁時的貞人

董氏從前認為第四期是「不錄貞人的時期」，可是如前所述他後來又舉出十七人，認為是文武丁時的貞人。而武乙時的貞人則一個也沒有舉出，仍然認為是不錄貞人的時期。於此特別是有關文武丁時的貞人，眾說紛紜，這是貞人說中最重要的問題。

甲　武乙時的貞人

武乙時之父是廩辛、康丁。因為只有武乙時能稱父辛、父丁，所以凡是作如此稱謂的貞人，便可認定是此期的貞人。現在將這些貞人所可以在卜辭中見到的，列表如上。彭、夶、ㄐ三者稱父辛，卻沒有稱父丁。父辛這稱謂在第一期也有用來稱父小辛的情形，所以單從稱謂去認定本期的貞人是不可以的。然而再從其他條件去考慮，便可以定出武乙時的貞人如下：

貞人	父甲	父乙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父辛	父壬	父癸
彭	甲2779						甲2779	甲2622		
夶		佚599 甲2907			甲2907 乙409			京2934 東方1.1		
ㄐ								甲488		

(1)彭

彭如前記是第三期貞人，而如右表卻稱及父辛。此父辛是第一期指的小辛呢？還是指第四期之稱父廩辛呢？兩者比較之下，自然以後者為合理。所以彭是第三期而及於武乙時的貞人。

(2)夶

夶如右表稱及父乙、父戊、父辛。如從稱父乙、父辛這點看來，似乎是第一期貞人，可是他又稱父戊，此父戊的稱謂見於三十三片甲骨上（參「父母兄子的稱謂」），屬第一期的卻一例也沒有。而以第四期的居多數（乙979 4521 4603 4925 5321 5327 5328 5384 5394 5399 5162 8690 庫1897 1038 後上5.10 京3174），因此從父戊的稱謂看來，應是第四期貞人。又後下5.14「十冎卜夶[illegible]且[illegible]」中，夶署名的卜辭有用「冎」字的情形，此字體為後期特別是第五期所習用，第一期絕無被使用的例子。第一期作[illegible]，其後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演變。所以在習用[illegible]字的第一期沒有使用冎字的道理。這個父戊的稱謂及冎字的使用，便是夶為後期貞人的確証。於是從他稱父乙這點來推想，如果不是文武丁時稱的父武乙，就一定是帝辛時稱的父帝乙了。從他稱父辛這點看來，那就必然是稱武乙時的父廩辛了。且夶之卜辭其文法和書體均為帝辛時所無，由此看來，便可明白他必是武乙時及文武丁時的貞人了。如後所述，他正是武乙時已開始供職，而為文武丁時的貞人。

(3)ㄐ

ㄐ與夶具同片關係（後下24.10 南無156），且他稱及父辛，所以他是供職於武乙時的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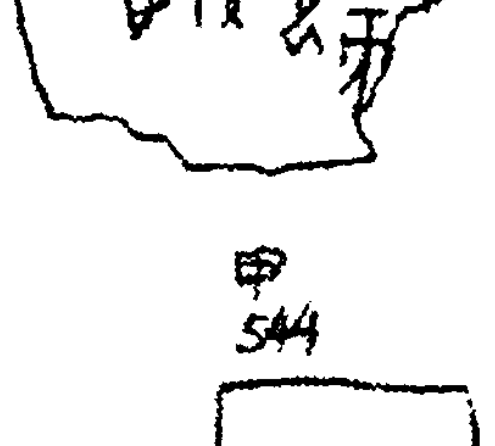
(4)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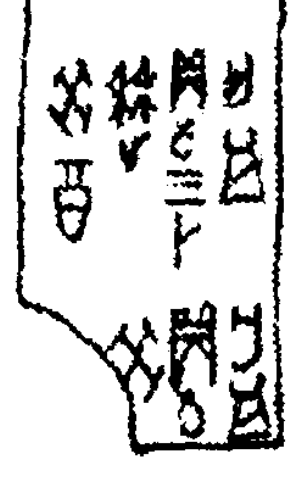
ㄅ與夶、ㄐ具同片關係（佚586 甲3045），又在金415片稱兄甲。而兄甲的稱謂並不存在於第一期（參後述「父母兄子的稱謂」），而是存在於武乙時。此正是ㄅ為武乙時貞人的旁証。

(5)楚

楚之卜辭見於後下11.5 下11.6 庫1578 寧1.446 甲544 金396 南坊2.200 京4387 4710 續存2202 下832諸片，其辭全省去卜字，作干支楚貞，即董先生所說的「干支貞形式」。董氏指出，這種卜辭形式是第四期卜辭的特色之一（斷代研究例），因此楚被認為是第四期貞人。更且觀其字體，未字作[illegible]（後下11.5 寧1.446），巳字作[illegible]（寧1.446），酉字作[illegible]（甲544），[illegible]字作[illegible]（後下11.6 庫1078 寧1.446），完全表現著後期卜辭的特色。又貞字於下列甲骨片中被寫成[illegible]、[illegible]形，依貝塚氏說：凡用[illegible]字的，貞人為「ㄅ」，用[illegible]字的，貞人為「夶」。據此說則楚與夶必同期了。然而其書體與夶、ㄅ卜辭的纖細比較起來，顯得雄大些，與文武丁時的書體風格顯然是不同的。佚988片[illegible]字與王字連成一辭，因為王字的字體被習用於第二、第三期，所以[illegible]字之使用當始自第三期之末乃至第四期早期。於是從文法、字體、書風以及[illegible]字的使用看來，可以斷定楚是第四期早期武乙時的貞人了。

佚988
（辛酉[illegible]王[illegible]田[illegible]）
工[illegible]王[illegible]田[illegible]


京4387


甲544

第四期武乙時的貞人有前舉之五人，此期並非不錄貞人的時期。陳夢家認為武乙時「卜人不記名」，仍把楚做為是武乙時貞人，而認為是一種例外。　武乙時之貞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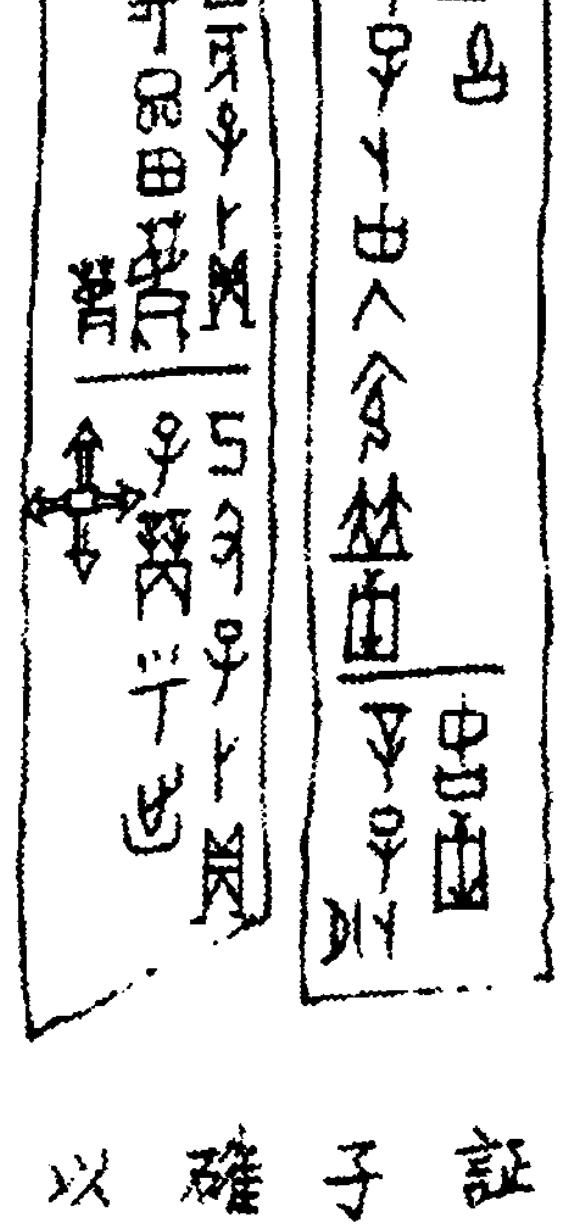
彭、夶、ㄐ、ㄅ、楚

乙　文武丁時之貞人

文武丁時父是武乙，然而因在他期也有稱父乙的情形，所以單從稱謂無法確定此期的貞人。董氏推定此期貞人的方法是：甲2907片有「丁來丁酉父乙祝」、「求又大乙」二辭，他認為大乙的稱謂為第一期所無，因謂此片非屬第一期，所以此父乙非指小乙，而是指武乙。此片既為文武丁時之物，於是認定同片之上所記之貞人夶亦為文武丁時貞人，且更以同片關係求出其他十六位貞人，而組成文武丁時的貞人集團（殷曆譜文武丁譜十二、十三頁）。可是大乙的稱謂第一期也被使用著（佚570零1），因此除非稱大乙、父乙的甲骨片還有其他證據，否則還是可以認為他屬於第一期。因此這大乙的稱謂不能做為決定貞人夶的時期的關鍵。

貝塚、伊藤氏對董說提出了反對的論証：就董氏所說的十七個貞人中，能夠認得的，加以分成兩個集團。其一是夶以下的王族貞人，其一是子以下的多子族貞人。二者沒有同在一片的例子，且前者用[illegible]字，後者用[illegible]字，為不同的集團，而將之都作為是第一期的貞人集團。貝塚氏將他們作為第一期貞人的理由是，在夶以下的王族貞人中，「被稱父名的有父甲、父辛、父乙，其中以父乙出現得最頻繁。而有與同樣出現的母庚一併受祀的例子，可是偶而也有母庚與兄丁同時受祀的例子。其他的兄戊、兄丁，都可以看出是第一期武丁時卜辭中共有的稱謂，為數之多，引人

注曰・（中略）假定這些貞人依董作賓氏的主張認為屬文武丁時代的話，那麼父乙的稱謂便只能解作是以父名祭祖乙了。如此，勢必假定其他的父辛、父甲、母庚等皆是已在殷世系中亡佚了的祖妣。像父乙母庚的組合，或可認為已在世系中亡佚，此可能性究有多少，雖不可知；可是母庚加上父辛父甲使其組合而在世的情形，像那樣巧合，其出現的可能性就非常少了。」（東方學報京都二十三冊四九頁）且因下列之卜141片中，王族貞人之一的「出」與武丁時的貞人「𠂤」並記於同一片，因謂「這也可說確切地證明了出所屬的王族貞人集團，在第一期已存世在職。」（同上五五頁）至於多子族貞人問題，貝塚氏以前8.10.1片作為證據，謂「子𠬝業已由董作賓氏確認是武丁時的王子之一，其後對此一問題無任何反証被舉出，所以就是將此卜辭認作屬第一期，至今仍不會有任何疑點。」（同上六一頁）因為貞人𠬝稱及武丁王子之𠬝，所以將之歸入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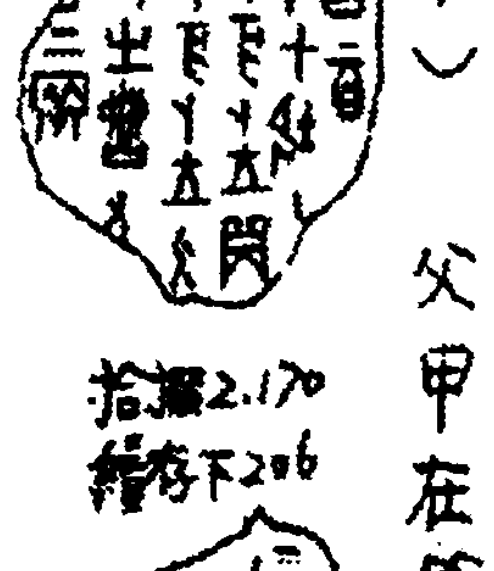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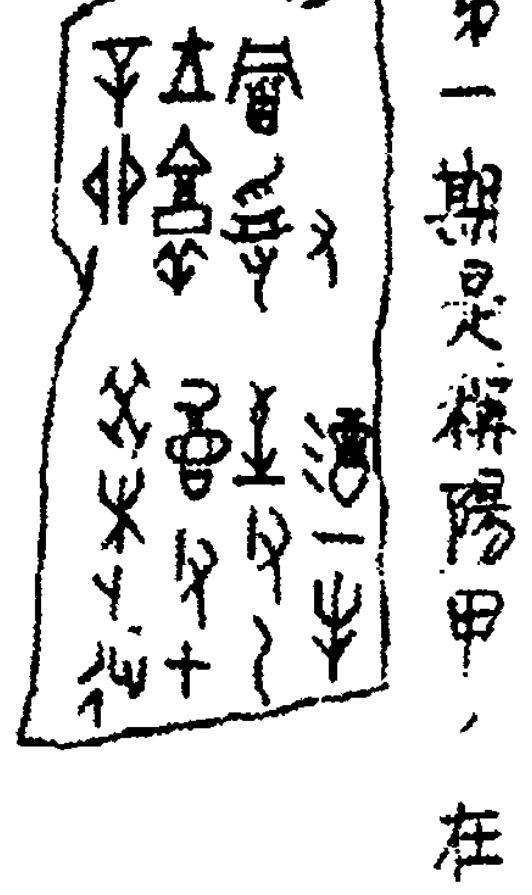
胡厚宣、陳夢家也反對董說。胡氏將他們歸入第一期（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二冊，寧滬、京津、甲骨續存自序皆可參考），且謂「疑皆當屬於武丁以前，即盤庚小辛小乙時之物」（甲骨續存自序），而認為大概是武丁以前的貞人。陳夢家則將亦歸入第三期，將𠬝、𠂤歸入第一期（考古學報第八冊商王廟號考七頁、十三頁），後來又加改定，將二者歸入第一期中的武丁晚期（卜辭綜述斷代上下），陳氏的論據包括父母兄子的稱謂、甲骨片的出土坑位，以及辭例等問題。就有關稱謂來說「試比較𠂤與賓組，則知兩者相同之多。兩組所同的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實即武丁所以稱其父輩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者，所以兩組都是武丁時代卜辭」（同上一四一頁）。就坑位來說，「我們認為子組𠂤組和賓組常常出於一坑，而同坑中很少武丁以後的卜辭，則子組𠂤組應該是武丁時代的」（同上一五八頁）。就辭例來說，則𠂤所稱的「子伐」、「子族」、「子屖」在武丁時也如此稱謂，因謂「子伐見於賓組字體的卜辭（乙2236）、子族見於鐵142皆所卜和甲2315+2374，凡此都是武丁字體，續1415子屖和母庚同版，母庚當是小乙的配偶」（同上一七七頁），又舉出貞人𠬝有稱「子𠬝」的事例（同上一六一頁），又亦稱「侯杏」，而「侯杏」在屬武丁字體的續552片中也被如此稱呼（同上一六〇頁），因此認為𠂤、亦是武丁時的子組貞人。

對董氏的文武丁貞人所持反對的說法已如上述，現在就這些反對說法之是否妥當作一檢討，胡厚宣將這些貞人歸入武丁以前的說法，陳夢家認為「都是沒有充分的証據的」（同上一三一頁），這看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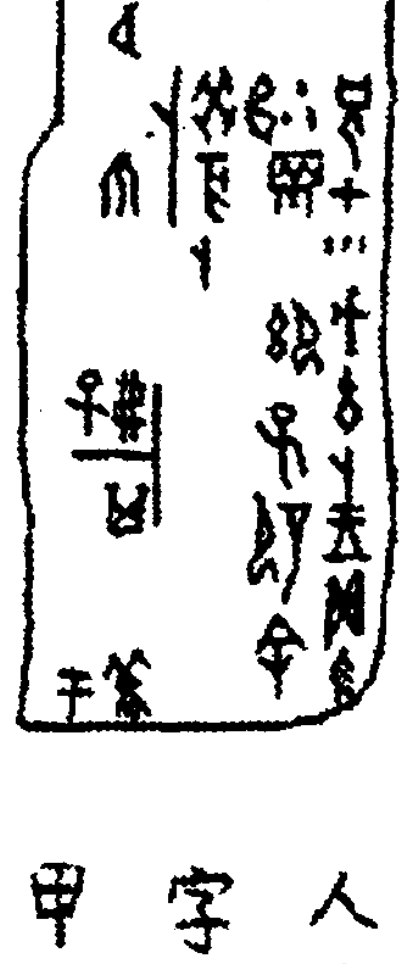
妥當的。胡氏因為沒有提出確實的証據，所以暫不置論。茲就貝塚說及陳夢家說加以考察。

就有關父母兄子的稱謂說，貝塚氏認為武丁時與文武丁時其稱謂上巧合的可能性非常小，而陳氏則認為文武丁時的稱謂與𠂤組貞人的稱謂相同的情形很多，所以兩者應屬同一時期。兩氏之立論同出一軌，文武丁之父只武乙一人，被當成是文武丁時貞人的亦、𠂤、𠬝等絕無稱父甲父庚父辛的道理，凡以父名而稱甲、庚、辛、乙的，實可做為第一期貞人的証明。可是，下述的那些貞人卻在父乙（武乙）之外，得稱父甲、父庚、父辛，而以母名得稱母丙、母庚、母壬，以兄名得稱兄丁、兄戊。以稱父乙、父甲、父庚、父辛、母庚、兄丁的情形來說，便不得作為是第一期內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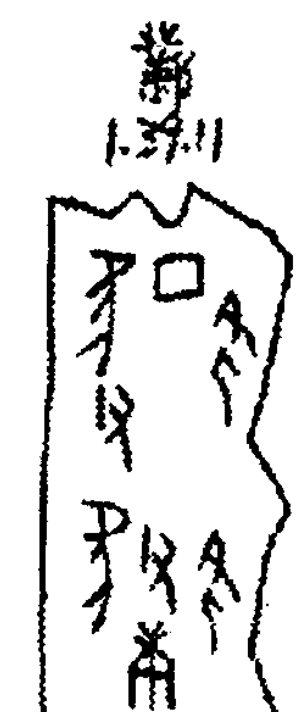


（父甲） 父甲在第一期是稱陽甲，在第三期則是指祖甲。可是在卜辭中卻有不屬於兩期中任何一期的若干個父甲（前1.24.4、8.5.4、後上5.4、柏14、庫715、文311、乙456、掇2170、京4056、4058、勳方13），例如上舉的柏14片中的𠑹字，有如前述以貞人𡉚的情形被使用，為第三期末乃至第四期武乙時才有的字體，㣇字在第一期作狄，而絕無作㣇的用例。而且據2170片中的𡆥、濤、𠂤等字體決非第一期所有，此片稱父乙，而父乙的稱謂為第三期所無，所以也不是屬第三期。十二月作𠂤，只見於第一、第二及第四期文武丁時代（綜述），因此也不是第五期之物。此片既非第一期、第三期、第五期之物，那麼這個父乙，除了是稱武乙外，便不再有別人了。所以此片是文武丁時之物。片中的父甲則是稱武乙的兄弟中以甲為名的人，武乙有甲名的兄弟這個事實，可以從下舉金45片中有兄甲的稱謂得到証明。此片貞人𠂤稱及兄甲，假如依董氏將𠂤歸入文武丁時的話，那麼文武丁時的王字卻並沒有如片中所見作王的，而且照說這個兄甲在第五期就該被稱父甲，可是第五期卻絕無父甲的稱謂。假使依貝塚氏把𠂤歸到武丁時的話，那麼第一期卜辭中卻並無其他兄甲的例子，又第二期卜辭中也沒有父甲的例子。因為已如前述𠂤是武乙時貞人，所以這個兄甲就是武乙的兄弟，到了文武丁時被稱父甲（武乙時有王字的例子可參考佚550），像這樣，武乙時的甲骨片中有兄甲，文武丁時有父甲，由於武乙有甲名的兄弟，所以得稱父甲的不止第一



、第三期有之，文武丁時也有可能。上面不屬第一、第三期的父甲的稱謂，便是屬於文武丁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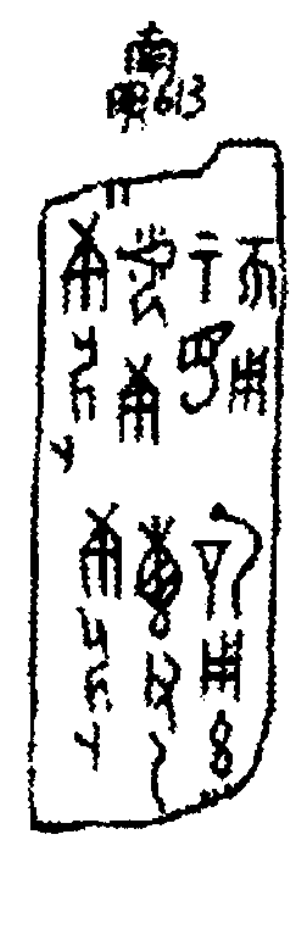
（父庚） 父庚在第一期是稱盤庚，在第三期則是指祖庚。可是在卜辭中，卻有不屬於這兩期的若干父庚的稱謂（續1335、鄴1.39.11、3.44.3、庫1083、1135、1714、粹409、甲2207、遺530），例如上舉鄴1.39.11片中，除父庚外，尚有父丁、父辛、父癸的稱謂。而得稱父丁（康丁）及父辛（廩辛）的，僅僅武乙時可如此。且因武乙還有父癸這一事實（的父母兄子的稱謂），所以此片是武乙之時物。由此更知武乙另有父庚。而武乙時有父庚，依理在康丁時應有兄庚，果然康丁時的甲骨片中便有兄庚的稱謂，成為此項事實的旁証（參父母兄子的稱謂）。於遺53片「……𠂤卜𠂤……大出……」中，貞人𠂤稱父庚，因為𠂤如前述是武乙時貞人，所以他當然也可以稱父庚，稱父庚的𠂤未必就是第一期的貞人



（父辛） 父辛在第一期是稱小辛，第四期武乙時則是稱廩辛。武乙時的父辛見於甲488、2622、乙8936、南誠8、京2931、粹277、續1.34.2、鄴1.39.11、勳方11諸片。貞人亦在京2934片、貞人入在甲488片中皆稱父辛。如前述此兩人皆武乙時貞人，當然可以稱父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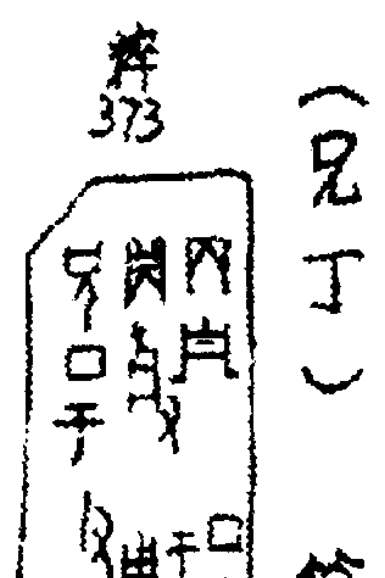
（母丙） 第一期貞人衍有稱母丙的（乙750），又因甲3047片「……卜𠂤出……」中，貞人𠂤稱母丙，所以𠂤似乎是第一期貞人。可是第一期之外也有母丙的稱謂，例如前1.78.4、京805片中便稱母丙，其字體被認為屬文武丁時，所以稱母丙的𠂤未必就是第一期貞人。

（母庚） 第一期有母庚的稱謂（鐵127.1、前1.29.3、林1.13.14、續1.3.1、遺371、續存下224、外6），又因貞人亦在續存下98、甲2356片、入在柏10片、衍在京3123片中都稱母庚，所以這些貞人似乎都屬第一期。可是下舉的南明613片一看就知道不屬於第一期和第五期，此片稱母庚和父乙，得稱父乙的是第一期武丁時的稱父小乙，第四期文武丁之稱父武乙，及第五期帝辛之稱父帝乙。可是此片既非第一期也非第五期物，所以必是文武丁時對父武乙的稱謂。因此這個母庚便是武乙的配偶。文武丁既得稱母庚，則稱母庚的自不只是第一期貞人如此。



（母壬） 第一期貞人入稱母壬（乙5376），又貞人入、𠂤在甲3045、衍在前8.14.3片中稱母壬，所以這些貞人似乎屬第一期。可是母壬在第一期外，於第二期（前1.30.8、後上7.2、上7.3、明123）、第四期（甲2902、乙1329、8661）也被稱及，所以入、𠂤、衍未必就屬第一期。

（兄丁） 第一期兄丁的稱謂極其習見（鐵145.3、234.2），又因為貞人亦在甲2356、入在鐵94.2、𠂤在後上7.6片中都稱兄丁，所以這些貞人被認為屬第一期。可是文武丁時也得稱兄丁的事實在上舉粹373片中記載得很清楚，此片的「干支貞」形式及「𠂤」字絕不是第一期與第五期所有，因此此片的父乙非文武丁稱父武乙莫屬了。所以此兄丁是文武丁之兄，文武丁時得稱兄丁。



（兄戊） 兄戊的稱謂為第一期所習見（鐵124.3、157.1、乙4626），又因為貞人亦在乙461片稱兄戊，所以他似乎屬第一期。其實不然，例如甲182片「己未卜亦貞兄十牛用」、乙461片「□兆卜亦貞兄戊⋯」中，此兄戊不是第一期的人。因字直到貞人亦始開始被使用，所以這些甲骨片是武乙以後之物。

像這樣，光從父母兄的稱謂是無法確証這些貞人是屬於第一期的。

其次就甲骨片出土的坑位來加以考察，陳氏謂子組、𠂤組貞人的甲骨片與第一期賓組貞人的甲骨片同坑出現，此坑位武丁以後的甲骨片則出土的不多。可是，如依董作賓氏甲編自序的報告，則說從一區第九坑出土一、二、五期卜辭，二區二六坑出土一、二、四期卜辭，從三區第二四坑出土三、四期卜辭。陳氏也這樣認為，謂自第九坑出土的是一、二、五期與廩辛時的卜辭及子組卜辭，自第二六坑出土的是武丁時、祖庚時的卜辭及𠂤組卜辭。（卜辭綜述斷代）如果真如所說，那麼前面陳氏所說只是大體的說法。無疑的以這個說法就做為𠂤組子組貞人屬第一期的根據是不可以的。

其次就辭例來說，貝塚氏舉出兩証，陳氏舉出六証，現在將之加以考察。如前所說，貝塚氏因卜141片中王族貞人之一的「出」與武丁時的貞人「𠂤」併記於同一片上，而把出歸入了第一期。而卜辭中出有不作為貞人名的，如甲2128「丁丙卜貞多出一人」、甲2121「貞⋯太出」、京2097「父辛卜貞⋯出子」，此字以如此情形被使用，所以卜141片的出未必可以認做是貞人之名，因此與貞人出的同片關係不能成立。又貝塚氏及陳氏都認為在前8.10.1片中貞人𠬝稱及「子𠬝」，而這𠬝是武丁時人名，所以貞人𠬝屬第一期。可是「子某」的稱謂除第五期外，其餘各期都被使用（參殷的封建第三節），所以將之完全認做是武丁之王子並不適當。又第一期習見的「子某」在後期卜辭也被如此稱謂，例如：子漁（粹1263）、子采（京3174）、子𠬝（前6.19.5、京2069）、子𡆥（寧滬1.350、摭續1452）、子𢀛（甲786）、子㞢（京2074、3130）、子𣈤（粹410）等等就是。這些人既在第一期被稱謂，又在右列卜辭形式及字體屬第四期的甲骨片被稱謂（參殷之封建第三節），因此子𠬝在後期被稱謂的情形也

是有可能的・所以依據這個稱謂　把凡是稱「子丙」的貞人認做屬第一期，未免失之輕率・陳氏因貞人大・白所稱的「子商」（甲280 3047）、白所稱的「子弓」（甲3047）、「子漁」（甲3047）・與母丙同在一片上被記載，而貞人白所稱的「子䊷」（甲3013）則與母庚同在一片，子弓在第一期的乙2236、子漁在第一期的鐵1415 甲2315 2374中被稱，而母丙・母庚是第一期的稱謂，所以認為以上的四子屬第一期，而稱此稱謂的大和白也都是第一期貞人・可是子某在第一期之外的後期被稱的事實已如前述，而母丙和母庚的稱謂也不是第一期所特有，在文武丁時也得如此稱謂，其事實已如前記，所以這些引証並不足以為証據・陳氏又以貞人大所稱的「羽㱿」在屬第一期的續552片中被稱的事實做証明・不過某羽、羽某在第一期及後期被稱的例子不勝枚舉（參「殷的封建」（第一節徵）），所以此點不足以為証・

如此這般地，就有關的稱謂、坑位、辭例等方面檢討了貝塚及陳夢家二氏的第一期說，結果只是兩氏所舉的証據一個也不能成立。如果信從其說，徒使卜辭形式及字體演變造成混亂而已。

如前文所述董氏所引証的大乙，其稱謂其實在第一期已經存在（佚570零１），所以他的論証不完全・貝塚、陳氏的反對說一如前述亦不確實。那麼董氏所說的文武丁時十七貞人究屬何期呢？

這些貞人所習用的問、貞字，如前述武乙時的貞人皆都加使用・又卜辭形式上被認為屬第四期的佚988片作「乎西問王生田卜斗」（𠂤字在武乙時被使用的例子，可參考貝塚記有「父甲」的金48片），所以問字的使用無法追溯到第三期以前・使用這問字的貞人大、白、彡如前述都是武乙時貞人　而且大稱父乙母庚兄丁，彡稱母庚兄丁，白稱父乙（甲3044）兄甲兄丁，在文武丁時，父是武乙，而有庚名之母、丁名之兄　其事實已如前述・又武乙有甲名之兄的事實也已如前文所証，所以大、彡、白是及於文武丁而先後存在於武乙和文武丁兩個王朝的貞人・所以這些貞人得稱父甲、父乙、父庚、父辛、母丙、母庚、母壬、兄甲、兄丁、兄戊（參「前述及後文兄戊等稱謂」）。從問字的使用及稱謂上，可知其為及於文武丁時的貞人，結論以董說為是。

大、彡、白既是及於文武丁時貞人，更以同片關係可求得下表所列令、子、廾、微、𢆶等貞人：

同片關係	大
彡	後下24.10 南156
白	佚9 586
令	乙8686

同片關係	令
子	乙4758 4949
廾	乙4949 4758
微	乙4758

同片關係	微
𢆶	續存下585

（備考）

彡、白—甲3045　微、廾—乙4814 4758

子、微—乙4758 4856 後下42.5　子、廾—乙4947 後下41.9 菁11.19

董氏的十七貞人是在上面八位貞人之外，又舉出九人・可是其中使用問、貞字的只有由　㲋兩人，其中由且稱及父乙（前6185），此二貞人之字體、書體風格與前面八位貞人相類似，所以可以認做是文武丁時的貞人。而其餘的七位則必須加以檢討。（微於乙5303作𢆶，於乙5305作𢆶，於乙4856作微，於粹1546作𢆶，於前4.28作微，京3123作微）

(1). 㞢（董氏引用例）癸酉卜史貞東若　乙八三〇

董氏以右辭㞢與廾同在一片，所以視㞢與廾同期。可是此辭被釋作貞的字是作冃而不是作問，所以這個㞢是否為貞人，還有可疑・㞢被作為貞人的例子於第一期之外，除右舉一例便再沒有了，所以恐怕不是貞人之名吧！

(2). 重（董氏引用例）戊辰卜車允攺貝令生口　乙三三四

(3). 朿（董氏引用例）丙午卜萬囚　乙三六七

(4). 𦯶（董氏引用例）乙酉卜辛今夕其雨　乙三八

右三位貞人，除右舉外不再有其他例子，其果否為貞人，還是疑問・朿釋萬尤令人費解。

(5). 逐（董氏引用例）庚子卜臣出不丕𡆥　乙四四

因佚502片作「十个卜白𢦏逐金」，董氏據以認為逐與白同期・又以大署名的前8.61「父米卜問逐出北凶日」為証，認為與大同期・逐與逐是否一字，姑且不論，不過這樣的論法如被容許的話，則甲1659片「十个卜問問立逐弓八）」的記載，也可以認做是與第一期的問同期了。因逐字之下根本沒有接著問字的用例，且它在第一期也被使用，逐不會是貞人之名的。

(6). 𠣜（董氏引用例）癸亥卜卣貞今夕亡囚八月　後下一六・一六

庚辰卜卣從宗囚　乙一二四

右二例之書風和文法不同，前者屬第一期，後者屬後期・董氏引用前者的目的是要証明𠣜有以貞人之名被使用的例子。而後期之中，𠣜被用作貞人名者僅此一例，其是否貞人姑且存疑。

(7). 𢓊（董氏引用例）庚寅卜𢓊王品司祭巳不二月　新三五一（甲二四一同片）

𢓊的卜辭還見於京3051片。另外作𢓊的貞人的卜辭亦見於鐵142 佚454 581 816 新351 338 甲241 250 3003 乙79 159 234 8505 京2920 3051 續存1285諸片，此二者如果援貞人微（乙330）微（乙4856）亦作𢓊（粹1566）𢓊（京3123）的例子看來，應是同一人・其文法、字體皆屬第二期　所以姑從董氏說歸入文武丁時・

總之，董氏所舉十七貞人中，得以認定為文武丁時的貞人有大、彡、白、令、子、廾、微、𢆶、由、㲋、𢓊等十一人，其餘的尚屬疑問・除上述十一人外，還有應屬此期的貞人・

○亞　掇2.22　弗冉卜亞問囚　（佚625 鄴1.46.2 乙4677 七S27 京1518 3042）

○曰　乙43　十月卜曰問：…朿：…　（乙100 107）

○𠣜　拾掇1.284　く千卜𠣜問

○口　乙443　什兇卜口內弗米

○巛　佚128　平下卜巛問五曰…喪一ㄐ

○𠕁　甲3014　內卜一𠕁問囚

○𠬝　乙4860　卞卜一𠬝問不囚

○𤕒　文22　父米卜𤕒問𠣜乜曰

這些貞人都用問或貞，字體皆顯得纖細，具本期書體風格之特色・

文武丁時貞人即上十九人，將之與陳夢家以為第一期的午組、𠂤組、子組及其附屬貞人兩相對比，情形如下：

陳氏貞人｜午、𠂤、𠂤、勺、扶、徃、夆、丁、亘、由、取、界、勿、咒、子、余、我、𢓊、𢓊、史、𢀛、豕、車、衛

十九貞人｜……白、彡、大、𢓊……口……由、㲋…………子、令、廾、𢓊…………𢆶…………亞、曰、𠣜、巛、𠕁、𠬝、𤕒

此兩者共通的貞人固無問題，而其餘貞人則加以檢討如下：

○午（𠂤）參卜辭綜述一六二頁

陳氏的証例是乙4521「父米卜𠂤令千自弗父𢆶」乙7512「父子卜𠂤入〈回」，但是不僅其字體不得認為屬第一期，而且乙4521片中有父丁、祖庚的稱謂，明白的表示其為武乙時之物・又此片中有子弗的稱謂，這也証明了此片為武乙時之物（參「父母兄子的稱謂」）如果此𠂤是貞人，一定是武乙時貞人・

○𠙵（凡）參卜辭綜述一六二頁

陳氏的証例是乙5348「十𠂤卜凡化乇入〈壬以竹屮」，此片之字體決非第一期所有，且辭中父戊的稱謂絕不見於第一期而實為第四期所習見（參「父母兄子的稱謂」），所以此片是後期之物，如果這個凡是貞人的話，當是武乙時的貞人・

○夆（𡕒）、卣（𠂤）、史（㞢）、車（重）、參卜辭綜述一六六頁

這些都蹈襲董氏所舉，其是否為貞人，已如前述當屬疑問・

○界（界）參卜辭綜述一六六・一八四頁

林2.22.5 甲1114 1948 南輔2174 京415諸片的貞人界是第一期貞人，可是陳氏做為証據的前1370片中的界卻不是貞人名，據此不得認為界屬𠂤組貞人，其理由已如前述。

○勿（彡）參卜辭綜述一六六頁

陳氏所舉諸片中，無法發現以「彡」為名的貞人，姑且存疑。

○咒（𠮷）參卜辭綜述一六六頁

陳氏引証的是南坊4.155「工𠂤卜咒𠂤𠂤口」，可是在用咒字的前6.18.5 簠地4 續4.12.5 卜229 甲141 掇1.328 南坊4.155 外457諸片中，都沒有貞字之上用咒字的例子，如，以「咒入」（續4.12.5 掇1.328）、「〈子卜咒𠂤囚牵囚」（外457）來說，當是人名乃至地名，而非貞人之名。

○𢓊（𢓊）、𢓊（𢓊）參卜辭綜述一六六頁

陳氏分別𢓊、𢓊、𢓊為三個貞人，其實如前所述當是一人・

○豕（亍）參卜辭綜述一六六頁

陳氏的例証是乙33「〈子卜𠂤自竹𠂤囚」，可是其為貞人的理由必需要有其他的証據・

○亞・曰・𠣜・巛・𠕁・𠬝・𤕒

陳氏歸亞・𤕒入第一期，其錯誤已如前述・至於曰、巛、𠣜、𠕁、𠬝等人陳氏未予舉出，而其實皆此期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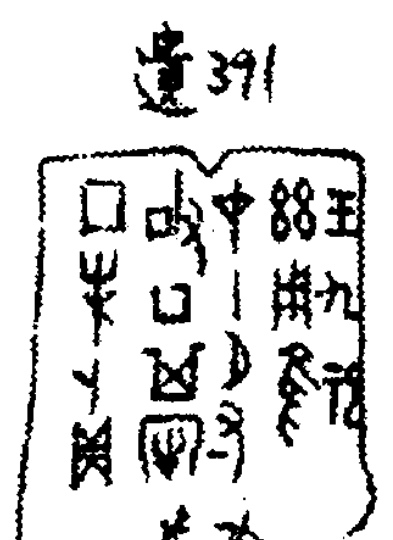
總之，兩者所共通的貞人以外，陳氏所舉的貞人，皆不得認做是此期的貞人・以上將貞人中最惹議論的文武丁時貞人諸家有關說法加以檢討，而得本期之貞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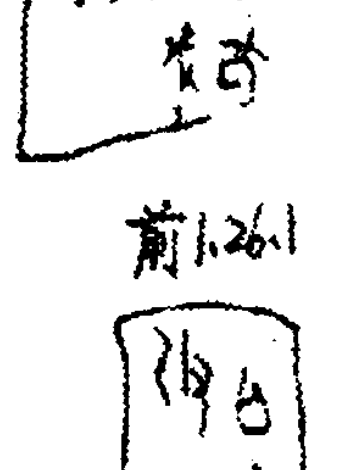
大、彡、白、令、子、廾、微、𢆶、由、㲋、𢓊、亞、曰、𠣜、口、巛、𠕁、𠬝、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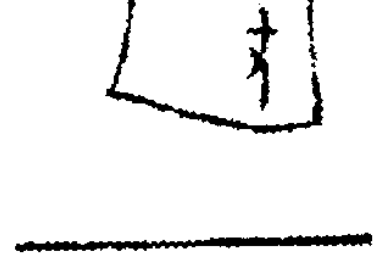
五、第五期　帝乙、帝辛時的貞人

帝乙之時，父為文武丁・帝辛之時，父為帝乙・可是光從父丁、父乙的稱謂，並無法檢出此期的貞人・所以董氏從卜辭形式上著眼，認為「干支王卜貞」、「干支卜王貞」的形式是王親卜

貞形式，以之為本期的特色。因這種形式的卜辭，其字體與他期有明顯的差異，因而定之為第五期卜辭。


續1.32.1


遺391


前1.26.1

董氏以為是第五期卜辭的下舉三例中，有稱父丁、父乙的。這個父丁當是帝乙之稱父文武丁，而父乙當是帝辛之稱父帝乙，所以董說是妥當的。可是父乙的稱謂除此一例之外便沒有了，因此董說的第五期卜辭中，有無帝辛時、物，便發生了問題。可是，後述「第五期的祀譜」則明白的涵括了帝辛時卜辭。然而，若僅從文法及字體去區別二者，還是極困難的。董氏舉出四人以為此期貞人，陳氏再補上二人。

（董氏）黃（董氏引例）癸亥卜黃貞王旬亡畎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彝（前二六六）

泳（同　右）癸酉卜在云奠河邑泳貞王旬亡畎惟王來征人方（金二七八）

猶（同　右）癸丑卜猶貞王旬亡畎在三月甲寅祭虎甲嘗戔甲𠦪羌甲（林二四五）

立（同　右）乙酉卜在淺立貞王步于淮亡災（金五七四）

（陳氏）个（陳氏引例）癸未卜个貞王旬亡畎在十月甲申翌日小甲（金七四三）

𠂤（同　右）乙亥卜𠂤貞王賓……歲亡尤（甲二七）

右列貞人究屬帝乙還是帝辛，董、陳二氏都沒說明。今討論如下：

○黃　右面引例裏記著九月癸亥因征人方而到了雇地。如依後述的「夷方征伐曆譜」，則征伐夷方是在帝辛八祀和十祀發動的，這個九月癸亥在雇的事情是在八祀裏（曆譜），因此知道黃是帝辛時貞人。

○泳　右邊引例裏，有征伐人方的記事。這次是帝辛十祀的事情。又前1.19.5片「癸未卜泳貞王旬亡畎在正月甲申祭祖甲𦎫陽甲」，記著正月甲申的祭祀。若依後述「祀譜的檢討」的說法，這個祭祀與帝辛二十祀正月甲申的祭祀符合，所以知道泳是帝辛時貞人。

○立　將右舉金574與前2.16.3 2.16.4接合，則接合片之干支與庫1672一致，當為同時的占卜，且庫1672有十祀十二月甲午彡祀的記事，與帝辛十祀之祭祀符合。知金574亦帝辛時物，立是帝辛時貞人。

○猶　猶的卜辭見於前1.41.1 後下2.8 遺245 續存下766等片，依「祀譜的檢討」，前1.41片的祭祀在帝辛廿祀，而後下2.8 續存下766 遺245片的祭祀則各當為帝乙四祀、八祀及九祀的祭祀，因此猶是帝乙、帝辛時的貞人。

○个　右舉的金743片的祭祀，如依「祀譜的檢討」則為帝乙八祀乃至九祀事，知貞人个屬帝乙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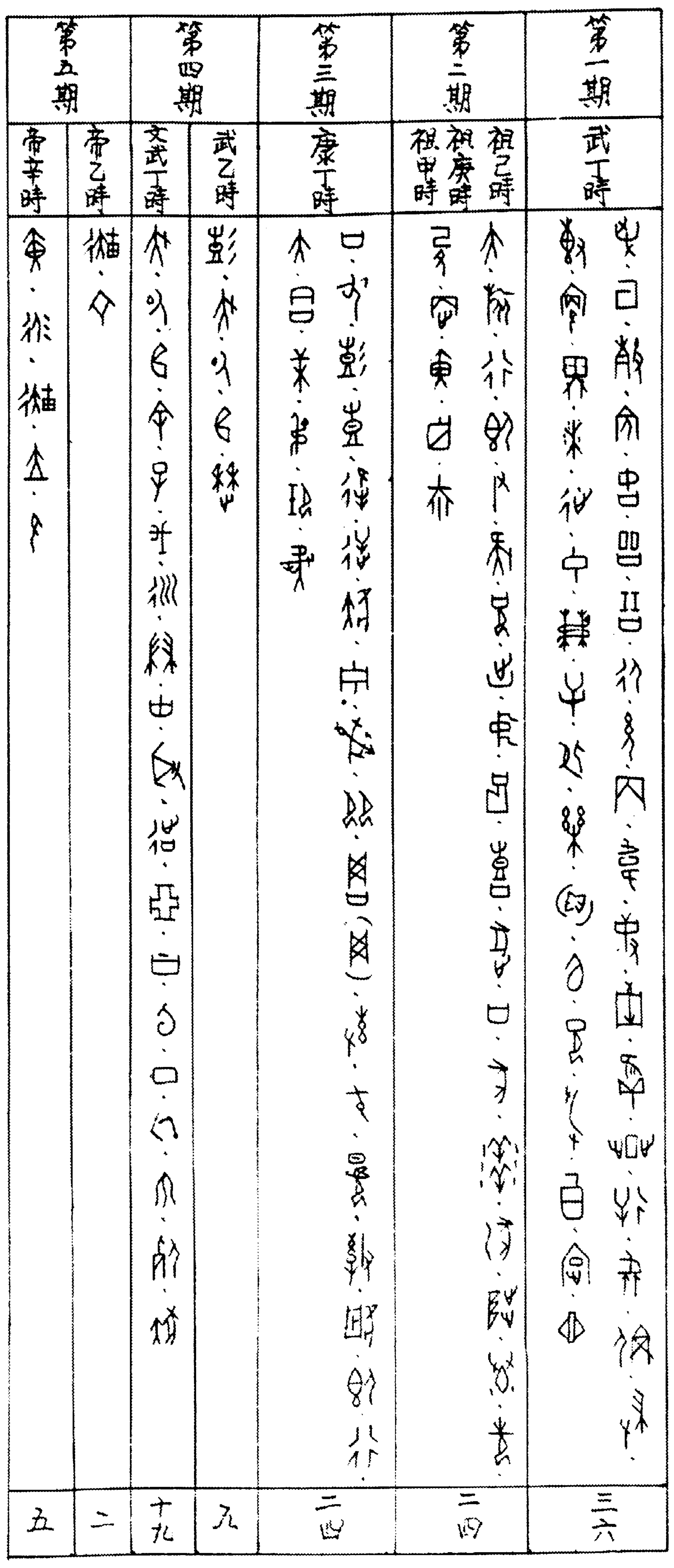
○𠂤　只見右舉之一例，無法確定他究屬何時，姑且認為屬帝辛時。

第五期貞人是下列六人：

黃、泳、猶、立、个、𠂤

以上依董氏說將武丁至帝辛九個王朝分為五期。從父的稱謂及同片關係檢出各期的貞人，並以此為基礎檢討董氏的貞人，將其結果再與陳氏的貞人對比，加以探究，所得各期貞人表列如下：

（貞人表）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武丁時	祖己時 祖庚時 祖甲時	康丁時	武乙時	文武丁時	帝乙時	帝辛時
爭、亘、㱿、賓、古、品、[illegible]	[illegible]	口、[illegible]、彭、[illegible]	彭、[illegible]	[illegible]	猶、个	黃、泳、猶、立、𠂤
三六	二四	二四	九	十九	二	五

第二　卜辭上父母兄子的稱謂

各期卜辭父母兄子的稱謂中，同名的很多，欲加識別相當困難。可是這種識別卻是整理運用卜辭的基礎，所以必須加以講明。關於這方面的問題，董作賓氏在斷代研究例、小屯乙編序、大陸雜誌，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裏，都有敘述。可是都沒有將這問題完全解決。所以，此下將父兄子的稱謂與母的稱謂分開，再就他們稱謂的系列與歸屬的關係來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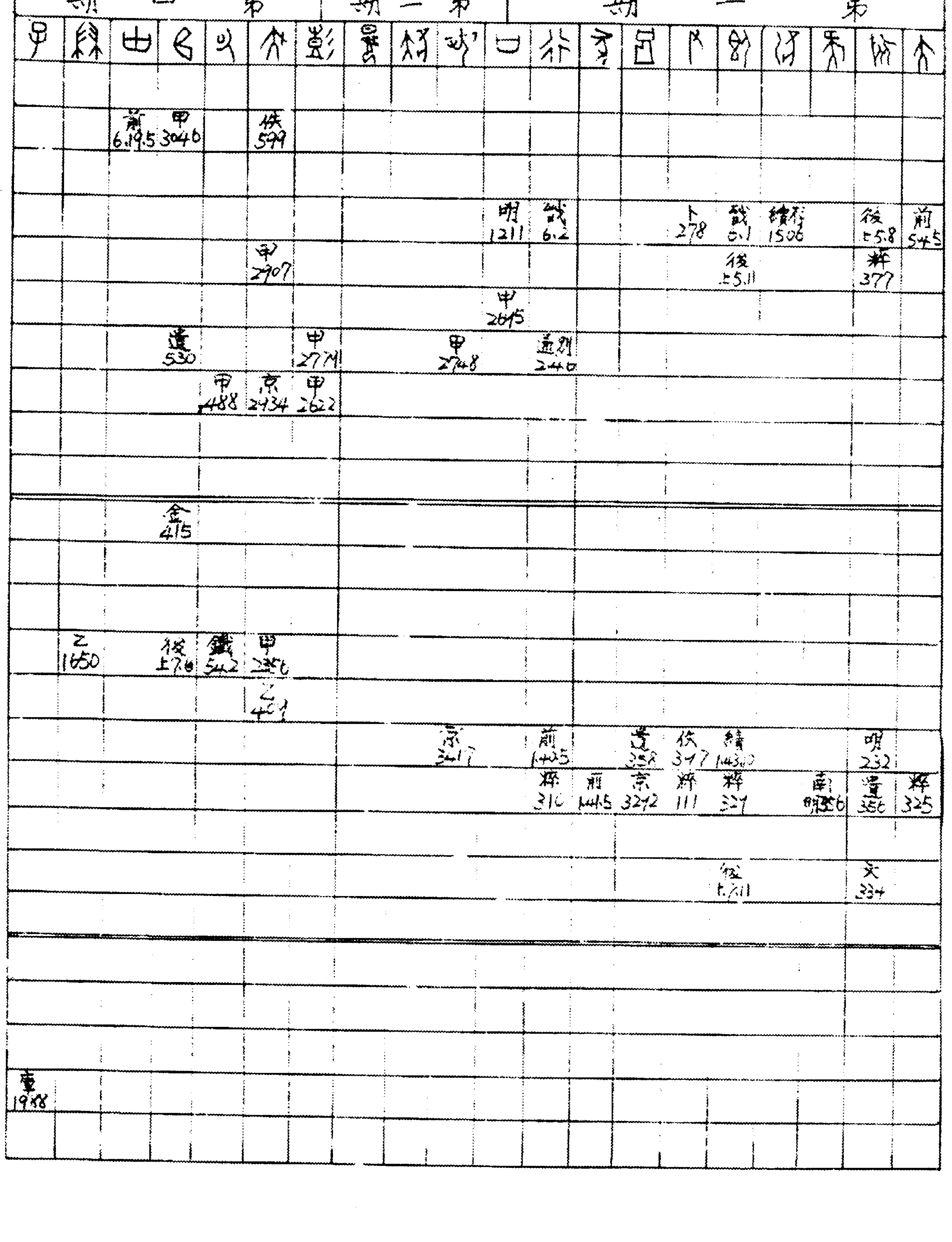
一、父兄子的稱謂

前面已將貞人所屬的時期研討清楚了，因此，如就貞人所用的父兄子的稱謂加以檢討的話，便可明瞭稱謂與時期大致的關係。又把父兄子稱謂相互的關係加以考察，據此便可瞭解在何種關係下便用何種稱謂。下面就依照這兩個方法來考察。

(1) 貞人與父兄子的稱謂

貞人與父兄子的稱謂，其關係如下：（以一片為例）

時期	第一期						
貞人／稱謂	亘	爭	㱿	賓	古	內	品
父甲	鐵122.4	前1.24.3	乙7438	甲3150			
父乙	鐵145.3	續1.29.1	鐵85.3	乙1885	乙1714	鐵153.3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前1.26.6	鐵133.1	乙6408	乙6724			京1160
父辛	南誠8	乙7767	乙6744			乙918	
父壬							
父癸							
兄甲							
兄乙							
兄丙							
兄丁	鐵145.3	京777	卜288	鐵254.2			
兄戊			鐵121.3				
兄己							
兄庚							
兄辛							
兄壬							
兄癸							
子甲							
子乙							
子丙							
子丁							
子癸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佚599		甲3040	前6.19.5		
前5.4.5	後上5.8		續存1506	戩0.1	卜278			戩6.2	明1211										
	粹377			後上5.11										甲2907					
									甲2615										
								遺別240		甲2748			甲2771			遺530			
													甲2622	京2434	甲488				
																金415			
														甲2356	鐵54.2	後上7.10		乙1650	
														乙451					
	明232			續1.43.10	佚347	遺358		前1.43.5		京3417									
粹325	遺356	南明356		粹327	粹111	京3242	前1.41.5	粹310											
	文334			後上7.11															
																			童1988

右邊刊出的資料包括了全部貞人與稱謂的關係。據此雖還不足以說明卜辭中全部父兄子的稱謂，可是其大體已略可窺見。第一期武丁時的貞人稱及的父名有父甲、父乙、父庚、父辛。兄名

有兄丁、兄戊。將之與史記殷本紀相互參照，則父甲即陽甲、父乙即小乙、父庚即盤庚，父辛即小辛。兄丁、兄戊，史記未載，而據卜辭知武丁是有兄丁兄戊。第二期貞人稱及的父名有父丁、父戊、父己、父庚。兄名有兄己、兄庚、兄壬。子名有子癸。其中父丁即指武丁及武丁兄之兄丁。父戊即指武丁兄之兄戊。父己、父庚為貞人凵及行所稱，因為此二貞人及於第三期，所以其實是指的祖己和祖庚。其兄己、兄庚即指祖甲兄之祖己、祖庚，而兄壬則是史記所無之兄。又從子癸的稱謂看來，可知第三期的康丁有癸名的兄弟。第三期康丁時的貞人稱及的父名有父甲、父丁、父己、父庚、父辛。兄名有兄己。其中的父甲、父己、父庚，即指康丁的諸父祖甲、祖己、祖庚。父丁即亦屬第二期的貞人口對武丁的稱謂。父辛則為及於第四期的貞人彭所稱的康丁之兄廩辛。其兄己，因康丁有兄己(述參24條)，即指此人。第四期的貞人稱及的父名有父甲、父乙、父戊、父庚、父辛。兄名有兄甲、兄丁、兄戊。子名有子丁。其中的父甲、父庚，即亦屬第三期的貞人彭對祖甲、祖庚的稱謂。父乙即文武丁時對父武乙的稱謂。父辛即武乙對廩辛的稱謂。可是父戊、兄甲、兄丁、兄戊及子丁，從貞人的關係上無法加以說明，必須等下面稱謂相互的關係來考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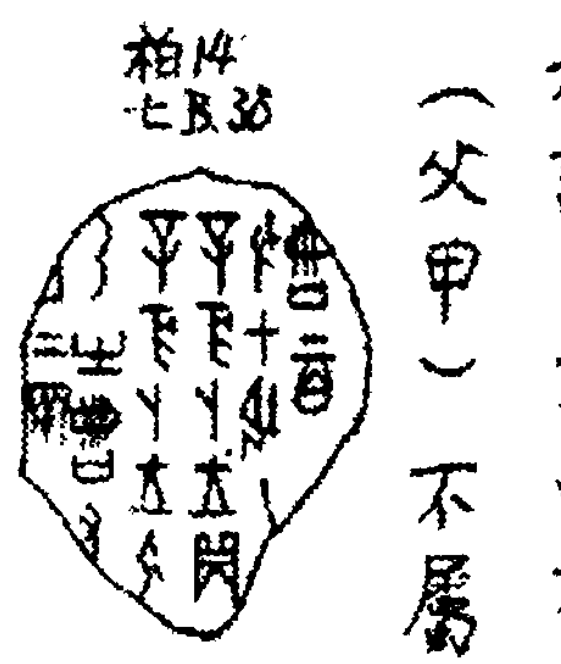
(2) 稱謂相互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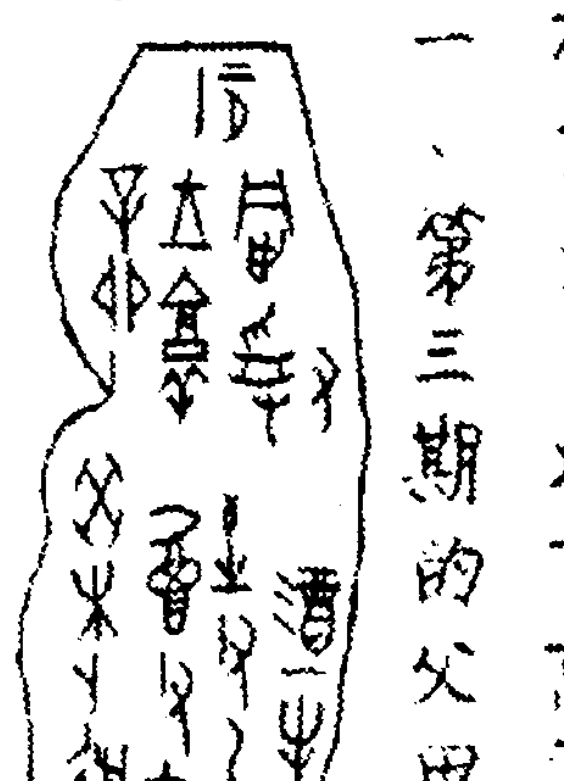
以父、兄、子稱謂相互的關係做為考察時期的媒介，可以明瞭其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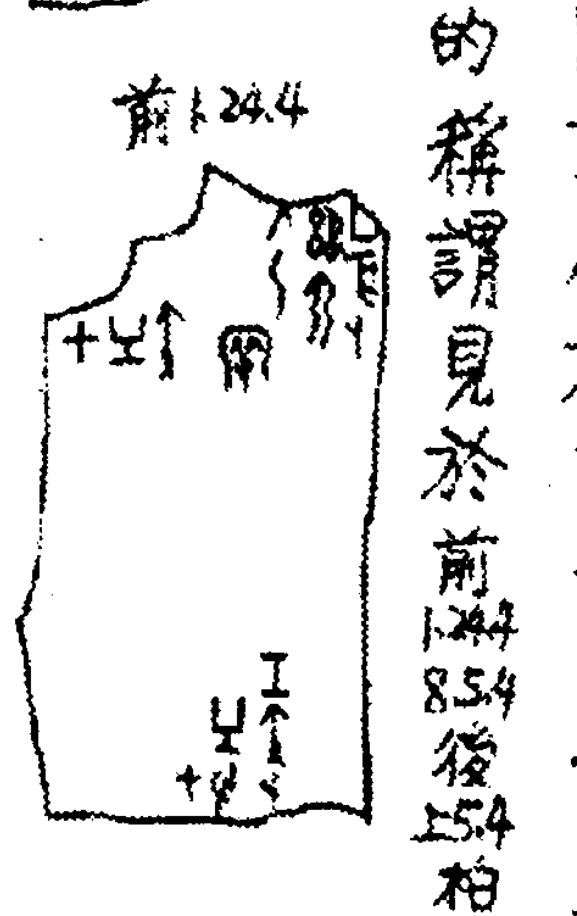
(一) 父甲、兄甲

父甲這稱謂在第一期是指父陽甲，在第三期是指父祖甲。卜辭中的父甲，幾乎都是屬於這兩期中的任何一期的稱謂，可是，亦有不然的。又兄甲的稱謂雖見於鐵179.2(前1.38.7)金415攟1.60三片，可是盤庚以後得稱兄甲的，只有小乙時的稱兄陽甲。而小乙時甲骨片的存在尚未被証明，所以有關兄甲的稱謂，不曾有解答被提出。以下就有關不屬於第一、第三期父甲和兄甲的稱謂加以考察。

(父甲)不屬於第一、第三期的父甲的稱謂見於前1.24.4 8.5.4 後上5.4 柏14 庫715 文311 乙456 攟2.170 京4056 4058 勲1.3諸片。例如下列的柏14的冎、𠬝，攟2.170的𢆶、酒、𦉢等字體皆不屬第一期，前1.24.4的𠬝字更絕不見於第一期、第三期。所以父甲的稱謂在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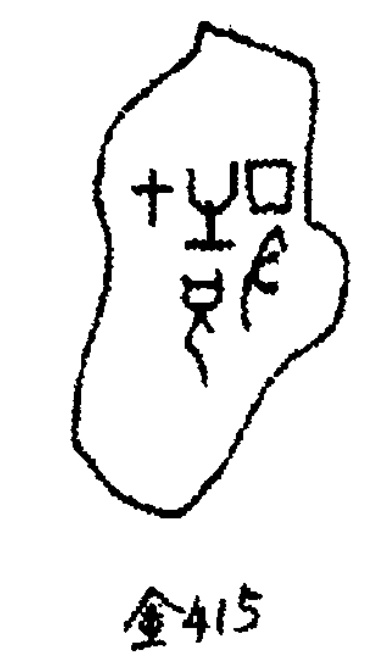
柏14
七B.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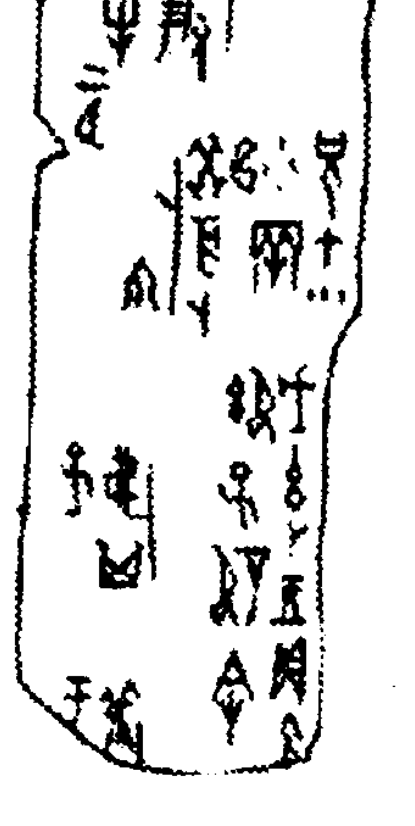
拾掇2.170
續存下.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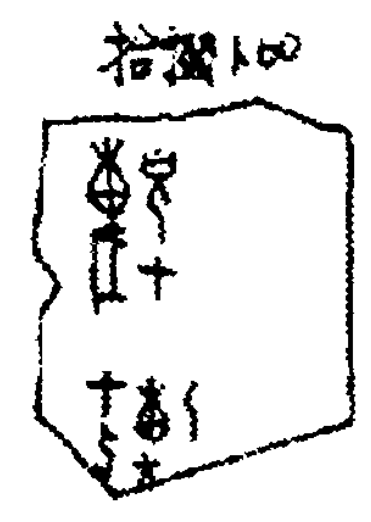
前1.24.4


一、第三期之外也有存在。其攟2.170片即不屬於第一期，又因有父乙的稱謂，所以也不屬第三期。而十二月作𠂤的情形，只在第一、二、四期才如此(參殷曆譜)，所以也不屬第五期。第一、三、五期以外，得稱父乙的，只有是文武丁時的稱父武乙。所以此片是文武丁時之物，其中的父甲是武乙的兄弟中以甲為名者對他的稱謂。而且右舉的柏14前1.24.4片可為其旁證。柏14的冎字因在武乙時之貞人𠬝才開始使用，前1.24.4片中的「𢆶𠬝」用語在續1.26.7林1.12.4片中也有之，而與此片同為干支卜形式，屬第四期。所以前1.24.4也是文武丁時之物。照此說來，右舉五片都屬第四期。就中攟2.170片尤知為文武丁時之物。據此可知武乙時有甲名之兄弟，而文武丁時被稱為父甲。然而武乙有甲名兄弟的事實，史記中卻無記載，所以必須進一步以兄甲的稱謂來加以証明。

(兄甲)兄甲的稱謂見於下列三片。陳夢家以為鐵179.2片屬第一期(卜辭綜述四七頁)，將金415攟1.60作為𠂤組貞人之物(同上頁)。這個鐵179.2的㞢字在第一期作出，而作㞢形的習見於第四期，且因此片的書體風格也顯得纖弱而異於第一期的雄健，所以當是後期之物。金415片中有貞人𠂤的署名，攟1.60片的書體風格也顯得纖弱，如陳氏所說的是𠂤組貞人之物，所以右三片全是第四期物。金415的貞人𠂤稱兄甲，而𠂤為武乙及文武丁時之貞人，所以這個兄甲是對武乙之兄或文武丁之兄的稱謂。而第五期卜辭並無父甲的稱謂，所以不可以認做是文武丁時的兄甲，因此此兄甲必是對武乙之兄的稱謂。武乙的兄甲即文武丁的父甲，與前記文武丁時之攟2.170的父甲正好符合。

鐵179.2
前1.38.7


金415


拾掇1.60


第一期父甲—鐵1.4 37.4 122.4 前1.24.2 1.24.3 1.26.6 後上25.9 林1.2.8 簠帝176 177 178 197 180 續1.27.8 1.27.9 1.28.2 1.34.1 庫584 1816 粹123 七P33 甲3150 乙2523 2530 2693 2739 3184 3416 7203 7438 8068 南無37 師2.42 京773 1147 續存241 253 264 280 307 997 1000 1001 下180 下207

第三期父甲—後上5.3 戩6.13 通別2.6.6 續1.28.1 1.34.3 佚106 200 541 891 鄴3386 3471 庫975 1633 粹92 314 332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571 文312 遺645 誠164 264 金202 甲801 803 1272 1509 2376 2002 2092 2779 2744 3032 3918 摭續30 70 拾1.389 南明448 586 588 589 590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31 寧1.199 1.200 1.201 京4034 4048 4049 4050 4051 4052 4053 4054 4055 續存1814 下762 下763

文武丁時父甲—前1.24.4 8.5.4 後上5.4 柏14 庫715 文311 乙456 攟2.170 京4056 4058 東方1.3

武乙時父甲—鐵179 金415 攟1.60

(二) 父乙

父乙這稱謂在第一期是指小乙，在第四期文武丁時是指武乙，在第五期帝辛時是指父帝乙。卜辭上父乙的稱謂屬於此三期。此外不見有兄乙、子乙的稱謂，也正表示除了前三人外再無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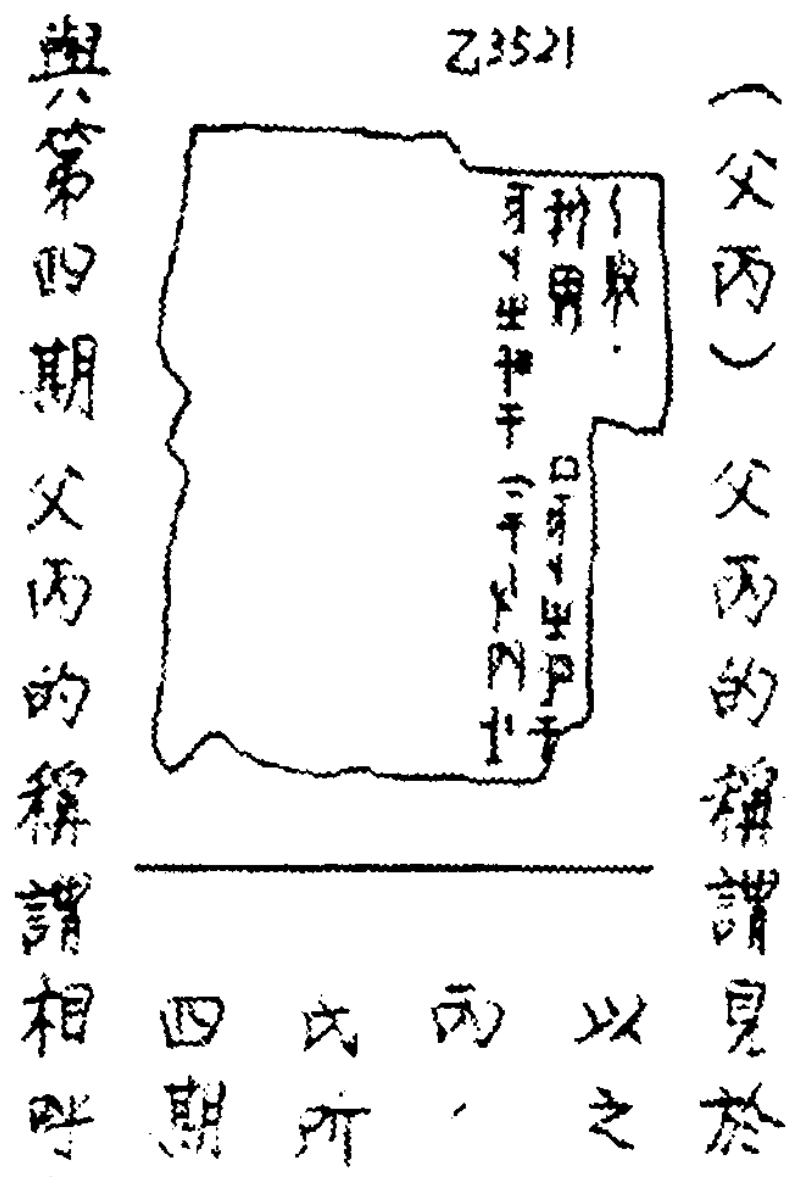
第一期父乙—鐵25.1 37.2 85.3 124.2 145.3 153.3 157.2 171.3 196.1 239.2 254.2 262.2 前1.24.5 1.25.1 1.26.2 1.38.3 7.33.1 後上22.6 上23.7 戩5.14 23.8 明1566 林1.8.16 1.8.17 續1.28.3 1.28.4 1.28.6 1.28.7 1.28.9 1.29.1 1.29.3 1.29.4 1.29.5 1.29.7 1.30.4 1.35.7 2.21.5 5.18.6 簠帝182 183 184 185 186 卜402 573 614 645 佚524 800 806 889 鄴1.35.8 1.40.8 3.35.6 董483 1020 1288 1616 1701 文313 314 315 316 七130 遺524 882 971 誠159 金391 625 637 乙528 554 646 747 869 956 1091 1264 1369 1588 1714 1857 1881 1885 1920 1941 1983 2003 2036 2040 2171 2181 2277 2280 2293 2494 2509 2525 2709 2732 2833 2806 2910 2977 3068 3200 3216 3321 3337 3344 3375 3381 3383 3394 3401 3422 3655 3700 3933 3993 4054 4511 4516 4500 4626 4671 4821 4954 5010 5322 5243 5317 5405 5469 5933 5857 5839 6055 6202 6215 6235 6265 6344 6396 6408 6474 6587 6691 6722 6704 6774 6739 6927 7001 7087 7183 7231 7233 7262 7282 7309 7422 7431 7487 7594 7705 7706 7745 7809 7815 7862 7906 8008 8278 8298 8462 甲3511 攟1.64 1.189 1.190 1.191 2.110 2.474 南輔7 明615 師1.43 2.53 坊5.42 京79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6 767 768 769 770 807 1157 1156 1466 2088 續存39 48 119 281 288 289 286 495 1002 1008 下25 下189 下209 下210 下211 下212 下213 下214 外35 302 零32

文武丁時父乙—前1.25.3 4.26.7 6.19.5 後上7.5 上21.10 續1.28.8 1.29.6 簠帝181 佚214 599 柏8 粹119 373 375 1039 七B29 X3 甲231 611 1013 2623 2889 2907 3046 乙405 7900 8500 摭續76 拾掇1.05 2.170 南明499 507 613 614 京705 2939 3072 東方1.2 1.6 2.3 書道8.4 續存262 下206 下702 下704 外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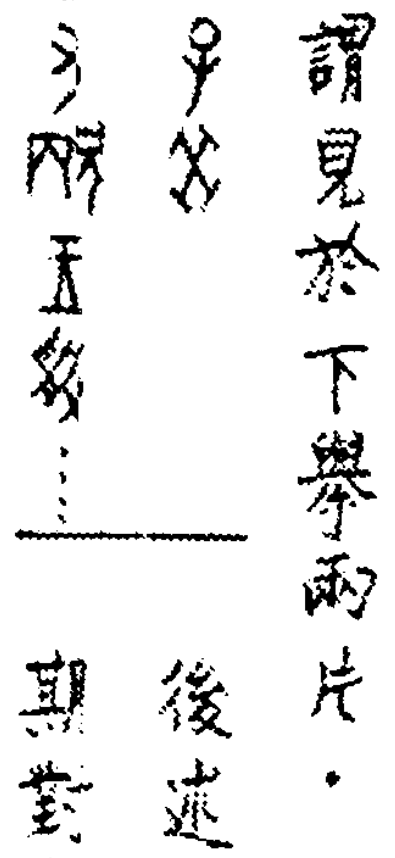
帝辛時父乙—前1.26.1

(三) 父丙、兄丙

(父丙)父丙的稱謂見於乙3521，此片為干支卜形式，字體纖細，大抵與貞人𠂤等之辭相類。陳夢家以之為「午組」之物而歸入了第一期(卜辭綜述一六三、四三三頁)，因第一期之父丙在第二期則稱祖丙，而第二期祖庚時的[illegible]片正有「祖丙」的稱謂，以為此即証據(同上四三三頁)。然而陳氏所謂的午組實非屬第一期而是第四期，其詳已見前述，所以這個父丙是第四期的稱謂。且如下所述第三期康丁時有「兄丙」，又第五期有「祖丙」，此正與第四期父丙的稱謂相呼應，因此這父丙除了是稱武乙時父康丁之兄丙外，不會是別人。

乙3521


(兄丙)兄丙的稱謂見於下舉兩片。其字體皆屬第三期。甲680片中兄丙與子癸一同受祀，子癸如後述為第二、第三期的稱謂。此片既不屬第二期，則兄丙是第三期對康丁之兄的稱謂，而第四期武乙時被稱為父丙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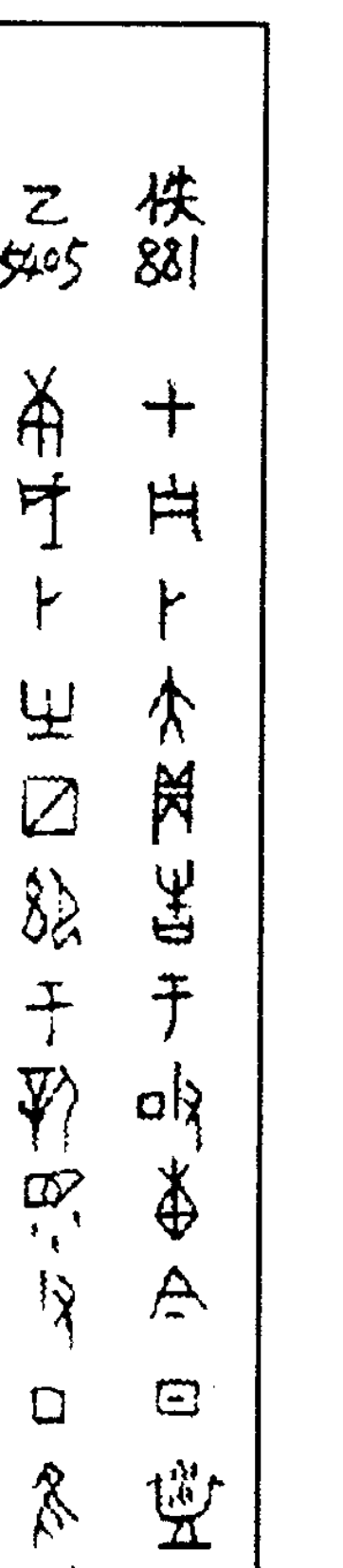
甲680
粹379


武乙時父丙—乙3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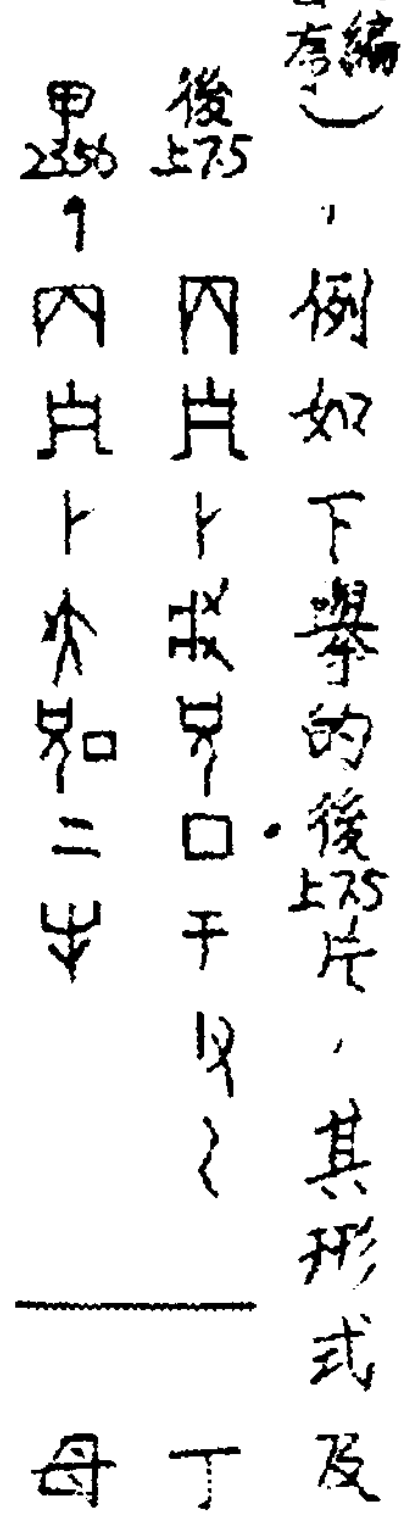
第三期兄丙—甲680、粹379

(四) 父丁、兄丁、子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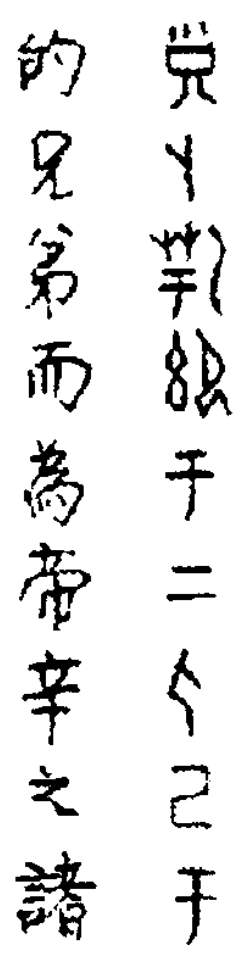
(父丁)父丁這稱謂在第二期是指父武丁，在第四期是指父康丁，第五期是指父文武丁。卜辭中的父丁皆屬此三者之一。各期的例証列舉如右。佚881片有第二期貞人大的署名，乙5405片中除了有「祖庚」(祖庚在第二期被稱作兄庚，第四期被稱作祖庚)的稱謂外，且從卜辭形式及㞢字的使用看來，當屬武乙之時。通別2.4.9有「王九祀」這第五期特有的用法。父丁的稱謂除了以上三期之外便沒有了。然而陳夢家卻認為第一期有父丁的稱謂(卜辭綜述四五○頁)，陳氏引証的是午組甲骨片，而他把午組歸入了第一期，宜乎有此結果。第一期貞人𡧊等稱父丁的一例也不見，這証明了此說的不正確。

佚881
乙5405
通別2.4.9


(兄丁)兄丁為第一期及第四期的貞人所稱及，其事已如前記「貞人與父兄子的稱謂」所說。因此第一期武丁時有兄丁。又第四期貞人𠂤、𠬝、叶等稱兄丁，所以董作賓氏認為文武丁有兄丁(乙編自序)，例如下舉的後上7.5片，其形式及字體不屬第一及第五期，所以此片的父乙即指武乙，而為文武丁時之物。又甲2356有貞人𠂤的署名，此片除上舉的卜辭外，尚有毋庚的稱謂，如後所述，文武丁有毋庚而武乙無之，所以此片也是文武丁時之物。因此此二片的兄丁是文武丁時的稱謂，董說是妥當的。陳夢家認為第三期有兄丁，並引甲2092 2043 3154三片為証(卜辭綜述四五六頁)，可是前二片並無兄丁稱謂，後片字體屬第四期，是此不足為証。

後上7.5
甲2356


(子丁)子丁的稱謂見於左記諸片，其子字全作𢀈、𢀉形，大抵屬第四期之字體。下舉貞人𢀈署名的庫1988稱及子丁，而貞人𢀈屬文武丁時，所以此子丁是帝乙的兄弟而為帝辛之諸父。可是帝乙時的兄丁、帝辛時的父丁，其稱謂並未能被發現，而如前所述，文武丁時有兄丁，右片的字體正屬第四期，則子丁當是對文武丁之兄弟的稱謂，而為武乙之子。果如此說，則稱及子丁之貞人𢀈想是武乙時已開始供職的貞人吧！

庫1988


第二期父丁—前1.26.3 1.26.4 1.26.5 5.4.5 後上5.6 5.7 5.8 19.8 19.9 19.14 25.14 下20.7 戩3.8 6.1 6.2 6.3 6.4 6.5 6.6 6.7 18.10 18.14 明32 92 240 293 447 698 740 836 877 954 1211 1556 1604 1733 2360 林1.1.5 通別2.4.8 2.7.6 2.8.7 卜67 278 續1.19.4 1.30.1 1.30.2 1.30.3 1.30.5 1.30.6 1.30.7 1.30.8 1.31.2 1.31.3 1.31.4 1.31.5 1.34.6 1.32.2 1.32.3 1.32.4 2.9.3 簠帝144 188 佚172 395 397 567 881 893 鄴1.32.1 1.30.4 1.42.3 1.42.12 庫1054 1175 1180 1190 1178 1206 1223 1291 1316 1328 1344 1388 1694 粹279 299 300 301 302 305 306 307 309 376 384 1212 文275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9 378 七W3 20 33 53 遺38 300 380 725 848 889 890 金76 414 540 誠157 160 162 甲317 2869 乙7136 8939 南明352 353 354 355 518 坊2.62 4.363 寧3.192 3.193 京3245 3248 3273 3280 3281 3282 3283 3284 3285 3286 3287 3288 4076 續存1497 1504 1505 1506 下624

武乙時父丁—後上4.17 5.5 5.9 24.13 25.7 27.10 27.6 下38.9 戩5.15 6.8 23.7 續1.31.1 1.31.5 1.33.6 1.32.5 佚175 445 875 鄴3.40.6 3.42.5 3.44.6 3.44.9 3.44.10 3.41.1 庫1795 1644 粹335 99 237 330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2 374 506 733 遺634 637 金530 甲413 635 640 754 795 810 860 729 851 乙760 4521 4603 4719 4925 5349 5405 8422 8188 摭續2.64 84 91 111 拾掇1.421 2.34 南輔60 明417 477 481 515 528 531 536 616 617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55 寧1.193 1.116 1.119 1.170 1.193 1.207 1.208 1.209 1.210 1.346 1.347 京3823 3991 4065 4066 4067 4068 4069 4070 4071 4072 4073 4074 4075 書道8.6 續存1458 1804 1815 1810 下747

第五期父丁—續1.32.1 簠帝187 通別249 遺391

第一期兄丁—鐵10.13 14.53 17.62 25.62 前1.38.1 1.39.1 1.39.2 1.39.4 1.39.6 6.64.7 後1.22.6 卜288 續1.13.1 1.43.7 簠帝194 195 佚132 明1082 鄴1.39.5 庫214 231 301 513 甲3083 乙1754 3251 3651 3662 4684 5383 6408 6701 7353 7371 拾掇1.178 2.160 京775 777 778 續存291 下41 下209 外183

文武丁時兄丁—鐵54.2 前1.31.5 後2.7.5 7.6 林1.14.5 佚449 850 鄴3.40.1 粹843 文332 遺843 甲611 2292 2350 3570 乙5797 寧1.214 南師1.26 師2.54 京776

武乙時子丁—庫1786 佚425 文377 乙8713 8826 7043

(五)父戊、兄戊

（父戊）父戊這稱謂，除第一、第五期外，各期都有之，舉例如下：

第二期 文331 [illegible]

第三期 粹311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 乙5394 [illegible]（同片上有父丁）

第四期文武丁 甲2907 [illegible]（同片上有父及父乙）

第一期、第五期 未見

文331有貞人犾的署名，所以屬第二期。粹311片有父己（祖己）的稱謂，且有父丁的稱謂，所以屬第三期。乙5394片屬干支卜形式，所以屬武乙時。甲2907片有貞人犾的署名及父乙的稱謂，所以屬文武丁時。然而陳夢家認為第一期也有父戊的稱謂，陳氏並舉其歸入第一期的「賓組及其他」諸甲骨片為証（卜辭綜述）。可是這些其實都不屬第一期。又陳氏雖也將歸入第一期的𠂤、子、午組貞人的諸甲骨片舉出，可是這些其實也都不屬第一期，其詳已如前述，第一期並無父戊的稱謂存在。

（兄戊）兄戊這稱謂，見於第一期及第四期文武丁時。舉例如下：

第一期 鐵121.3 [illegible]

第四期文武丁 乙409 [illegible]

然而陳氏否認文武丁時有兄戊，那是因為他已把貞人犾歸入了第一期，他的錯誤無須再多說了。

第二期父戊—後上5.11 粹377 文330 331 拾掇1.25 南上32 京3241 續存1509

第三期父戊—粹311 378 寧1.79 南明627 628 京4077 續存下579 下580

第四期武乙父戊—甲2907 3123 庫1038 京774 乙0070

第四期文武丁父戊—後上5.10 庫189 乙409 979 4521 4603 4925 5162 5321 5327 5328 5384 5394 5399

第一期兄戊—鐵121.3 157.1 前1.40.1 1.40.2 1.40.4 明1728 2007 2168 續1.43.8 佚62 174 遺844 973 乙1898 4578 4626 5853 拾掇1.191

第四期文武丁兄戊—前1.40.3 庫234 甲182 乙4014 7171 京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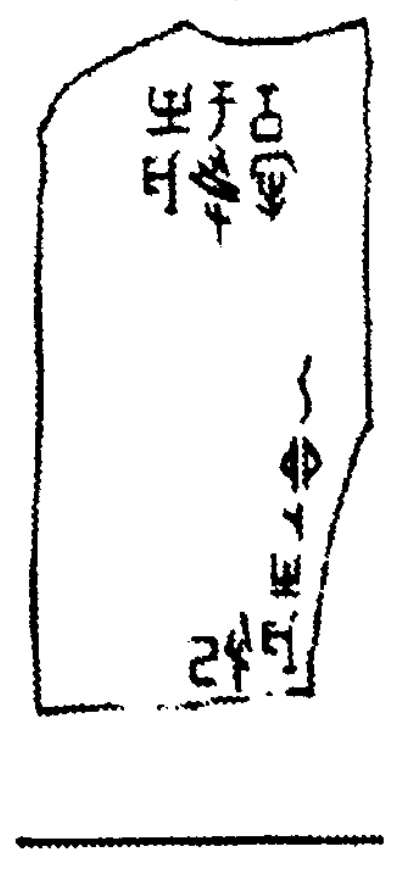
(六)父乙、兄乙

（父乙）父乙如下所舉見稱於第三期、第四期武乙及文武丁時。

第三期 甲803 [illegible]（同片上有父甲）

第四期武乙時 乙4857 [illegible]

第四期文武丁時 前3.23.4 [illegible]

乙48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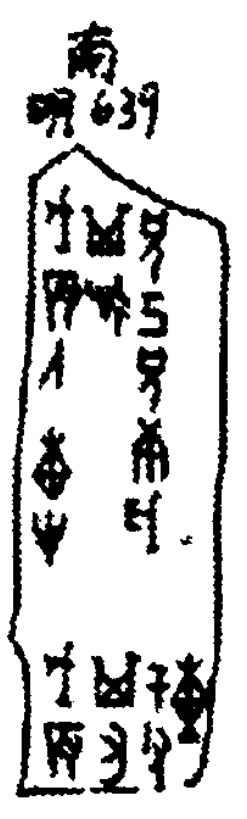
甲803片除父己之外亦有父甲的稱謂，而得稱父己、父甲的只有在第三期如此，所以此父己是對康丁諸父祖己的稱謂。乙4857片其形式及字體屬第四期。下述「兄己」條下其第三期有兄己的稱謂，而這兄己即第四期武乙時之父己，此片的父己便是此人。前3.23.4片作「小示祖辛二牛父己二牛」，以祖辛和父己為小示，即是把他們做為旁系的父祖，可見如後所詳論（世系綜述），祖乙子祖辛為直系而非旁系，所以這祖辛非對祖乙子之稱謂。而康辛在文武丁時居祖的地位，所以被稱祖辛，而其未即王位，故為小示。這小示祖辛就是對康辛的稱謂。至於辭中的父己，如下所述武乙時有兄己，此人在文武丁時居父的地位，所以稱父己。此辭中的祖丁則是文武丁時對祖輩康丁的稱謂。所以此辭記的是文武丁時祭祀直系的祖丁（康丁）與旁系的祖辛（康辛）及父己（武乙之兄）之事。如上所說，可知第三期、第四期武乙及文武丁時，都有父己。可是陳夢家卻認為文武丁時沒有父己，而第一期才有之。這是因為他把屬文武丁時的甲骨片（陳氏所謂的午組卜辭）歸入了第一期，而且又不能解釋右舉的前3.23.4片的緣故所致。（參卜辭綜述四三、四五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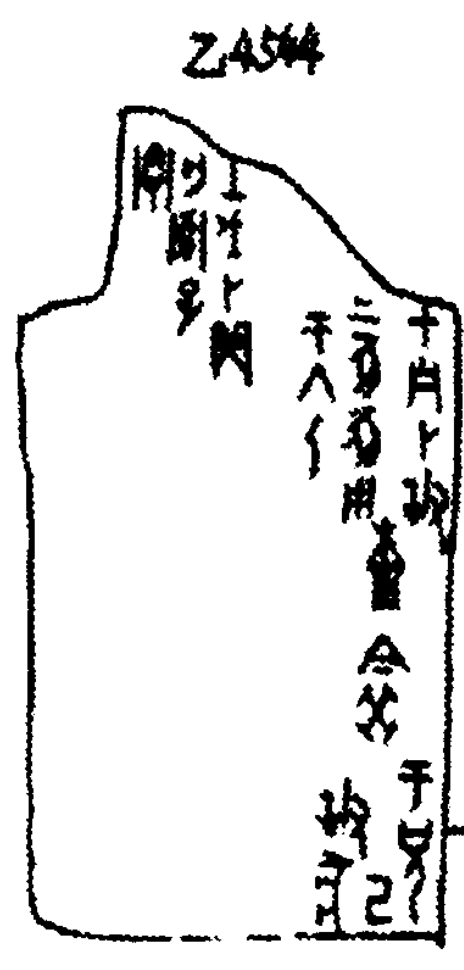
（兄己）兄己如下所舉見稱於第二、第三及第四期武乙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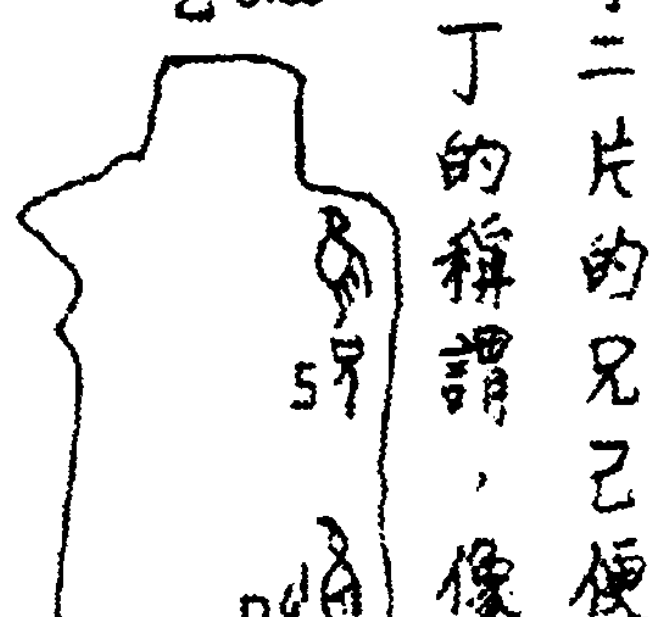
第二期 佚397 [illegible]

第三期 南明639 [illegible]

第四期武乙 乙4544 [illegible]

南明639


乙4544


乙8188


佚397片有貞人[illegible]的署名，所以屬第二期，這是祖庚祖甲時對兄祖己的稱謂。如下所舉南明639片中的[illegible]、[illegible]二字，顯然為第三期的特色。陳氏也承認第三期有兄己這個人（同上四五七頁）。第四期武乙時有兄己，如下舉二片的兄己便是。乙4544的卜辭形式及[illegible]字有第四期的特色。又乙8188片因有父丁的稱謂，像是屬第二期，可是小屯乙編中第二期貞人署名的甲骨片一例也見不到，且第二期隹字並不作「[illegible]」，所以不屬第二期。而第二期之外，得稱父丁的，則為武乙時或帝乙時。然此片顯然不屬帝乙時，所以只能是屬武乙時之物了。

如上所述，可知第二、第三和第四期武乙時都有兄己的稱謂，將之與前面父己的稱謂一併來看的話，可知第二期的兄己在第三期被稱作父己。第三期的兄己在武乙時被稱作父己。武乙時的兄己在文武丁時被稱作父己。然而陳氏認為第一期有兄己（卜辭綜述五三頁），這是因為陳氏所歸入第一期的午組片有此稱謂。然陳說不僅証據猶嫌不足，而且第一期貞人㱿等的甲骨片中稱兄己的例子也不見，此正表示了此說之不足為據。

第三期 父己—後上5.12 6.1 戩6.9 6.10 6.11 續1.32.6 1.32.7 1.33.1 鄴1.40.9 粹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甲400 803 1227 2695 南明629 630 631 632 寧1.203 1.204 1.206 京4060 4061 4062 4063 4064 書道85

第四期武乙時父己—乙4857 5455

第四期文武丁時父己—前1.27.1 3.23.4 續存下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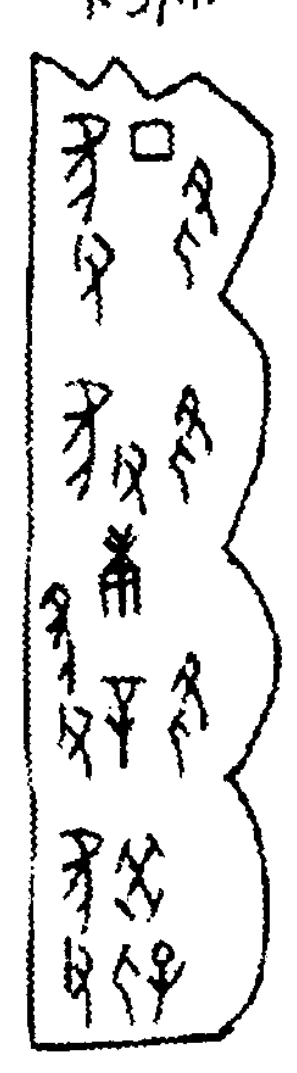
第二期 兄己—前1.40.5 1.41.1 1.41.2 後上7.7 19.14 明232 續1.43.4 1.43.10 簠帝196 佚397 鄴1.27.1 庫1204 粹309 310 遺358 南明358 京3293 3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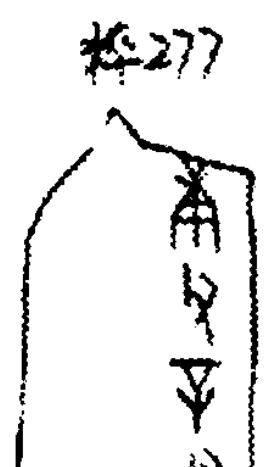
第三期 兄己—續2.20.4 戩23.4 粹308 拾掇1.422 寧1.213 南明637 638 639 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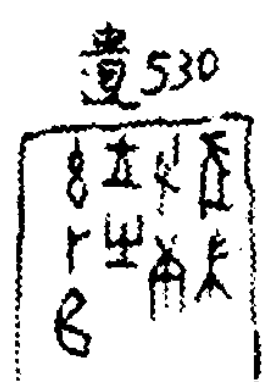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時兄己—續1.44.1 乙1006 4333 4544 8188

(七)父庚、兄庚、子庚

（父庚）父庚的稱謂，見於第一、第三及第四期武乙時。屬第一期的例子如乙8888「己卯卜㱿貞[illegible]出父庚」，此中的父庚即是稱盤庚。屬第三期的例子如甲2779「……卜彭貞[illegible]……[illegible]父庚十[illegible]」，此中的父庚即是指祖庚。屬第四期武乙時的父庚如下所舉的便是。鄴1.39.11片中，父庚之外，還有父丁、父辛、父癸的稱謂。而父癸如後所述（父癸子癸條）得於武乙時稱之，且得稱父丁與父辛的，也只有在武乙時如此（父康丁），所以此片為武乙時之物。粹277片的庚字上缺了父字，此辭是「父辛父囗」。庚字作[illegible]的情形在第一期絕對沒有，所以當為後期之物。而第一期之外，也只有武乙時得稱父辛，所以此片也是武乙時之物。遺530片有貞人𠂤的署名，𠂤是武乙及文武丁時的貞人，可是文武丁時稱父庚的一例也不見，所以此片也是武乙時之物。依此三片，則武乙時有父庚的稱謂這事實也就很明顯了。而武乙時的父庚，因為如下所述在第三期有兄庚這稱謂，所以正是指的他（陳氏也認為武乙時有父庚，並舉出鄴三．四三及粹三三一片為証（四五七頁），然前者屬武乙時片，後者則為第三期片）。如此說來，父庚這稱謂在第一期是指盤庚，第三期是指祖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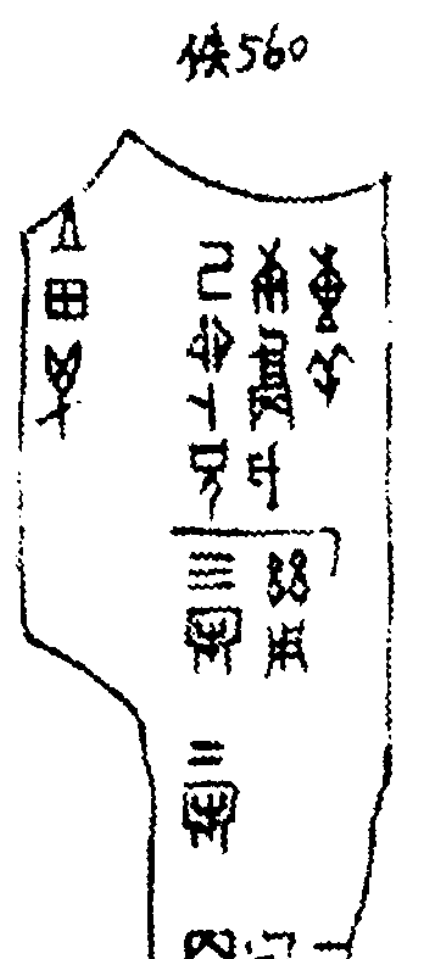
鄴1.3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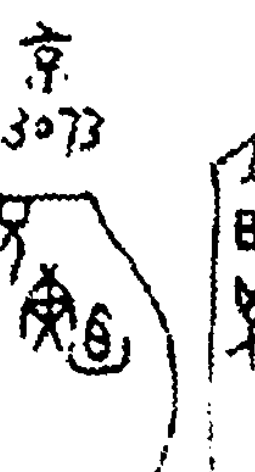
粹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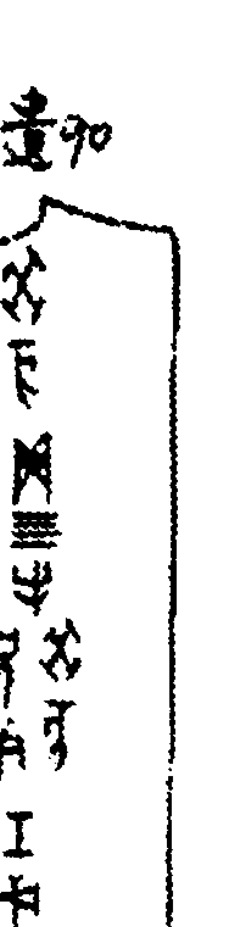
遺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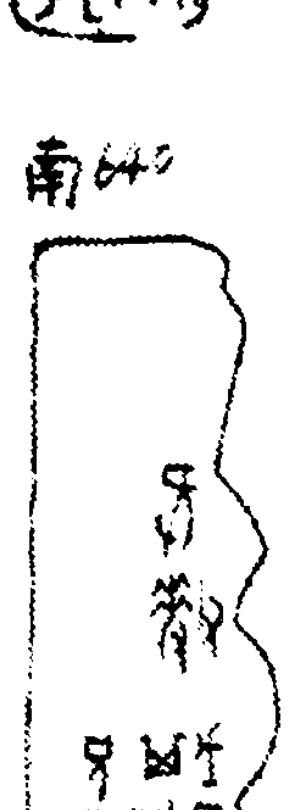
，在第四期武乙時是指父康丁的兄弟。

（兄庚）兄庚的稱謂見於第二、第三及第四期文武丁時。屬第二期的例子如明742「[illegible]卜大貞[illegible]」，此中的兄庚即是稱祖庚。屬第三期的例子如下面所舉四片中的兄庚便是。佚560片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等字表現著此期的特色。這個兄庚即武乙時之父庚的事實已見前述（陳氏也認為此期有兄庚四五七頁）。屬第四期文武丁時的兄庚如上舉京3073、遺90片所見的便是。又如下所述，武乙有庚名之子，此人當然是文武丁的兄弟，所以文武丁時有兄庚，原因即在此。陳夢家認為第一期有兄庚，並舉鄴1.38.4片為証（卜辭綜述四五四頁），可是第一期的兄庚在第二期理應被稱作父庚，而第二期卻絕無父庚的稱謂。陳氏所舉甲骨片字體近似第一期，所以將第二期的兄庚誤入第一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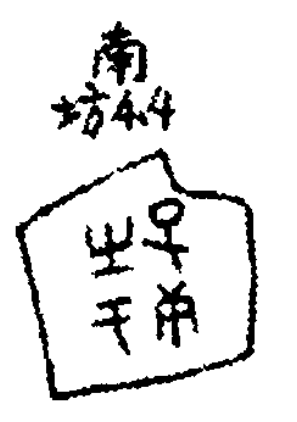
佚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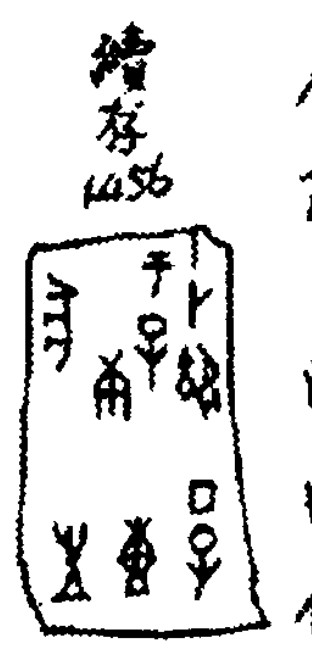
京3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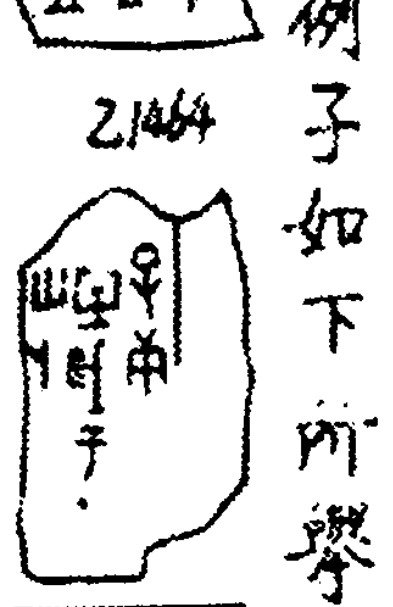
遺90


南640


（子庚）子庚的稱謂見於第二期、第四期武乙時，屬第二期的如下舉的南坊44片中的子庚便是。雖類似第一期，可是武丁在世時不可能有祀其子祖庚的事，所以此片屬第二期。第二期的子庚，在第三期如前所述被稱做兄庚，在第四期也如前所述被稱做父庚。屬武乙時的例子如下所舉的便是。又乙4521大龜版裏一起記著有子庚和父丁、祖庚的稱謂，而得稱父丁與祖庚的，只有在武乙時如此，所以武乙時有子庚的稱謂這事極其明白了。而這子庚在文武丁時如前所述被稱作兄庚。陳氏認為第一期有子庚（同上四五四頁），這錯誤是因為例如他把前舉的乙4544片歸入其所謂的午組，又以為午組屬第一期之故。

南坊44


續存1056


乙1464


總之，父庚見稱於第一、第三及第四期武乙時。兄庚則見稱於第二、第三及第四期文武丁時。子庚則見稱於第一、第三及第四期武乙時。再第二期的兄庚在第三期被稱作父庚，第二期的子庚在第三期被稱作兄庚，在第四期被稱作父庚。第四期武乙時的子庚在文武丁時被稱作兄庚。

第一期 父庚—鐵103.1 133.1 前1.26.6 1.27.2 1.27.3 後上25.9 戩8.1 續1.33.2 1.33.7 1.33.6 簠帝189 190 191 庫229 遺274 乙721 1003 2030 2172 2323 2589 2070 3802 6408 6700 6701 6724 6764 6768 7412 7435 7594 7767 7425 7420 7382 8006 京783 1100 續存54 1005

第三期　父庚—戩6.12 6.13 通別2.4.6 續1.33.3 1.33.4 1.34.3 粹312 313 315 321 322 323 453 甲1641 2748 2779 南明634 636 寧1.205 1.206 京4043 4060 4069 簠帝192 續存下760 761

第四期武乙時父庚—續1.35 鄴1.39.11 3.42.3 庫1083 1135 1714 粹449 遺530 甲2207

第二期兄庚　—前1.41.3 1.41.4 1.41.5 後上3.5 7.7 7.8 7.9 戩8.5 8.8 明15 27 126 355 740 742 825 文333 通別2.4.4 庫984 1021 續1.44.2 佚548 537 568 粹111 310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遺356 372 381 南明356 357 京3292 3720 拾掇2.137 鄴1.38.4 續存314 1510 1511 下627 下628 下629

第三期　兄庚—佚560 遺636 南明639 640 拾掇1.422 寧1.213 京4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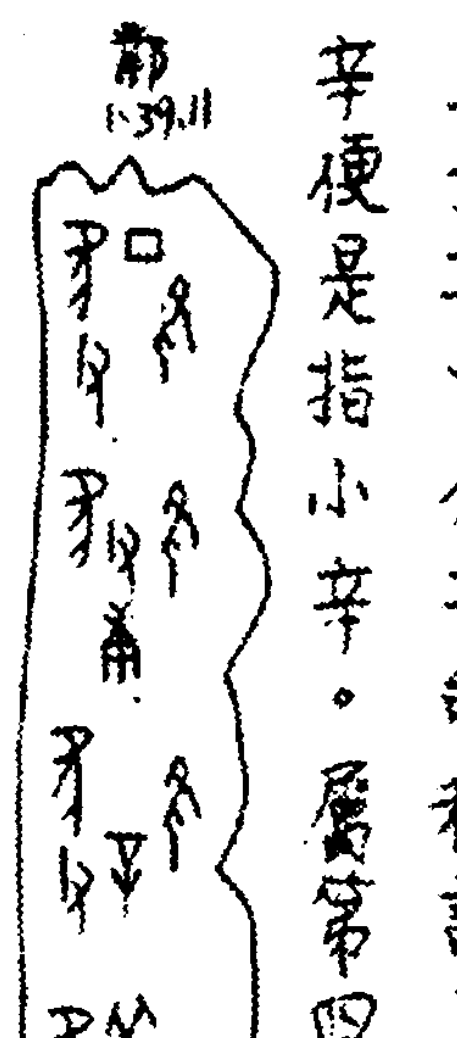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時兄庚—遺90 京1073

第二期　子庚—南坊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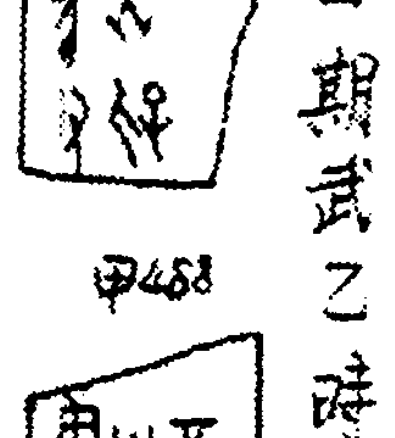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時子庚—乙1404 4064 4521 4549 4763 5156 5327 5399 京2942 續存1456

八、父辛、兄辛

鄴1.39.11



甲488



（父辛）父辛的稱謂見於第一及第四期武乙時。屬第一期的例如續1.34.2「[illegible]」之父辛便是指小辛。屬第四期武乙時的，例如下舉甲骨片的父辛便是，此鄴1.39.11片中除父辛外，還有父丁、父庚、父癸的稱謂。父庚見稱於武乙時的事實已如前述，又父癸見稱於武乙時的事實則如後述。得稱父丁及父辛的只在武乙時如此，所以此片為武乙時物。甲488片有貞人[illegible]的署名，[illegible]是武乙及文武丁時的貞人，而文武丁時其他甲骨片中並無父辛的例子，所以此片為武乙時物。此二片的父辛就是指武乙諸父的廩辛。卜辭上父辛的稱謂屬這兩期而不在他期。然而陳夢家在第一期的父辛中，將所有午組、𠂤組的貞人包含進去，而認為武乙時沒有父辛的稱謂（卜辭綜述一四六、二三、四五七頁）。以陳氏的貞人說，得到這樣的結果，那是當然的。他一方面既承認武乙有辛名的父廩辛，而一方面對他的貞人說所造成如此的結果又不起懷疑，這就很令人費解了。此外陳氏又謂第三期有父辛的稱謂，引甲2121片「……[illegible]卜彭貞[illegible]于父辛」為證。其實如果把這個貞人彭（第三期及武乙卜貞人）認作屬第三期的話，那麼這個父辛便成了與前後期毫無關聯的遊離稱謂了。第三期除此片外，不見有父辛的稱謂，所以這個父辛可以認定是武乙時對廩辛的稱謂。陳氏由於只知彭為第三期貞人，而不知其亦為武乙時貞人，以致有此錯誤。

（兄辛）兄辛在小乙時得稱兄小辛，可是卜辭中兄辛的稱謂全屬第三期，此因小乙時之甲骨片不存在的緣故。而第三期的兄辛在康丁時是指兄廩辛。

第一期　父辛—前1.27.4 後上25.9 續1.33.7 1.34.1 1.34.2 簠帝113 金335 乙918 2030 2040 2523 2589 2676 3187 4252 4510 6701 6735 6744 7435 7767 7958 續存1004 下228

第四期武乙時父辛—續1.33.6 鄴1.39.11 粹277 278 甲185 481 乙2622 4718 5797 8936 南誠8 京754 155 2934 2935 東方1

第三期　兄辛—後上7.10 佚203 粹340 342 甲2489 2589 南明590 641 642 643 京4080 4082 續存1818

九、父壬　兄壬

（父壬）父壬的稱謂除屬第一期的乙2033「[illegible]」一片外便沒有了。此中的[illegible]想就是習見的[illegible]（伯㐭），所以父壬是伯㐭之父，大概不是殷室之人吧？姑且存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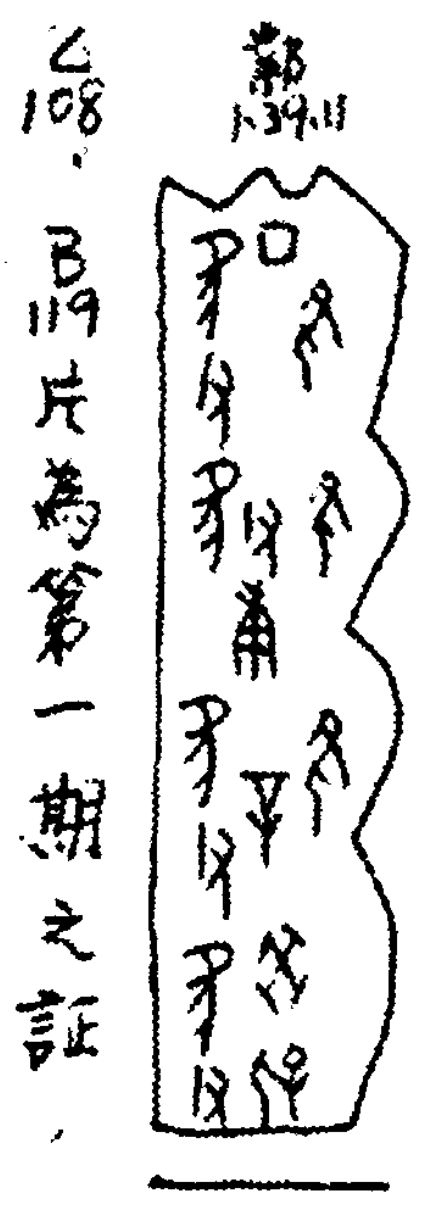
（兄壬）兄壬的稱謂見於第二期，如後上7.11「[illegible]」之兄壬是。乙5327有「祖壬」的祖稱，且與祖庚、子庚同被記在一起，所以此片為武乙時物。第二期的兄壬在武乙時正是居於祖的地位，所以片中的祖壬就是對此人的稱謂吧！

第一期　父壬—乙2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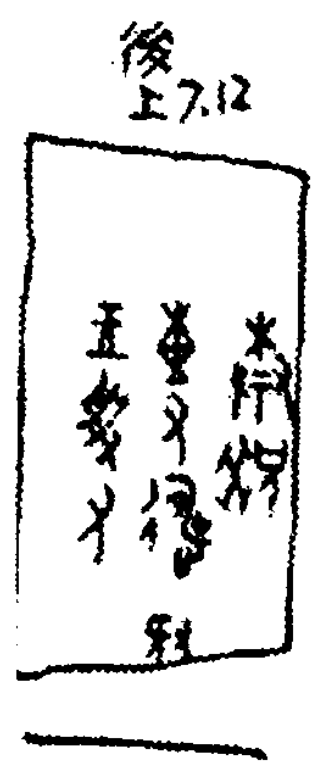
第二期　兄壬—後上7.11 文311 京3294 續存1914

十、父癸、兄癸、子癸

鄴1.3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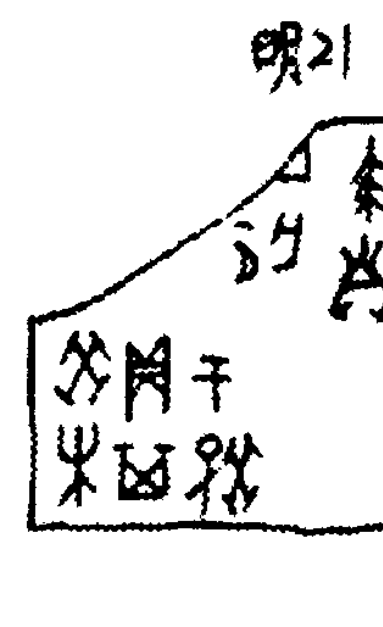
後上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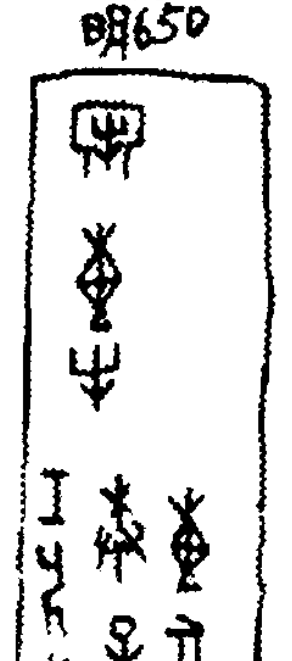
（父癸）父癸的稱謂見於第四期武乙時。如下舉甲骨片的父癸便是。從父丁、父辛的稱謂證明了此片屬武乙時。這個父癸就是下文所述第三期的兄癸，因他是武乙諸父，所以稱他父癸。左記四片父癸的稱謂全屬此期。可是陳夢家卻引乙108、B119片為第一期之証，引甲2589片為第三期之証，而認為沒有屬武乙時的（四五三頁）。此因陳氏將他認為屬第一期的乙108、B119歸入𠂤組，既然他已將𠂤組歸入了第一期，當然認為第一期有父癸。可是他所謂的𠂤組並不屬第一期的事實已如前述，所以定這些甲骨片為武乙時物，才是妥當的。又陳氏所認為屬第三期的甲2589片中父某的字不清晰，究竟是否為父癸，無從識別，所以不可遽信。

（兄癸）兄癸的稱謂見於第三期　例如下舉的兄癸便是。董作賓氏認為此片為武乙時物，而兄癸為武乙之兄（乙編序〔十二頁〕），可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等字具是第三期的特徵，陳氏也將之歸入第三期，所以此兄癸必是康丁之兄。陳夢家認為第二期也有兄癸，並舉出甲88片為証，可是卻自註「兄字摹本不清，或是子字」，因此這問題不能成立。

明21



南明650



（子癸）子癸的稱謂見於第二、第三期。屬第二期的如下舉的明21片中的子癸便是（[illegible]）。這個子癸是第三期康丁的兄弟，所以如前述在第三期被稱作兄癸。至於屬第三期的，下舉的南明650片的子癸便是。此片從其所作[illegible]字來看，很明白的是屬第三期。卜辭中子癸的稱謂全屬於這兩期。可是陳夢家卻認為第一期也有之，並引他歸入𠂤組的甲454片及歸入賓組的乙2961、庫75、明339三片為証（四五二頁）。其實甲454的[illegible]與[illegible]究竟是人名與否，因此片下半部破損，無法明究。乙2961、庫75、明339片中作[illegible]，其字體雖然類似第一期，可是第一期稱謂的記法是縱列，像這般橫列的情形是屬第二期的記法，所以右說三片不屬第一期　這個子癸是屬第二期的。

總之，第二期的子癸在第三期被稱作兄癸，在第四期武乙時被稱作父癸。可是第三期的子癸，未見在武乙時被稱作兄癸，在文武丁時被稱作父癸，大概是有此等稱謂之甲骨片尚未發現之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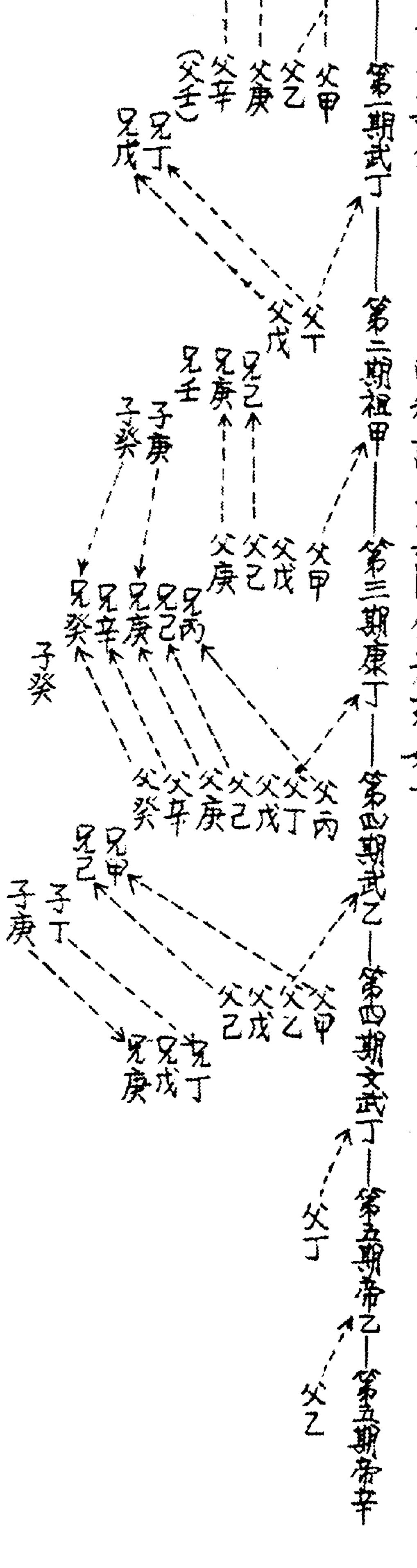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時父癸—鄴1.39.11 乙108 9054 B119（殷曆譜下三[illegible]）

第三期　兄癸—後上7.12 南明644 645 坊5.61

第二期　子癸—明21 339 庫75 乙2961

第三期　子癸—粹340 381 南明650 甲680

茲將以上各期父、兄、子的稱謂及其關係表列如下：



二　諸母的稱謂

（1）貞人與諸母的稱謂

各期貞人所稱之母的稱謂，其情形如次表所列。據此表知第一期有母丙、母己、母庚、母壬。第二期有母己、母辛、母壬、母癸。第四期有母丙、母己、母庚、母壬。而第三期貞人稱母的例子則絕無所見，因此其詳不得而知。在此如將各期的諸母與小乙至武乙間各王的配妣對比的話（綜述的配妣表），則知第一期的母己、母庚，即是小乙的配妣妣己、妣庚，第二期的母辛、母癸，即是武丁的配妣妣辛、妣癸。可是其他的諸母是否為配妣，則無法馬上加以判斷。從貞人對母的稱謂，不過可以知道各期的大概。因卜辭中母的稱謂記載並不完全，所以下面只能就有關的卜辭對他們屬於何期作一明白的考察。

時期	第一期						第二期								
貞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母甲															
母乙															
母丙	乙7130														
母丁															
母戊															
母己		卜253	乙6269				前1.28.8	佚170						粹395	
母庚		遺351	林1.13.14 明2008	鐵127.1 遺371	前1.29.3	乙3205									
母辛							前5.48.1 後上7.11	續1.43.2 粹384	前5.47.5 文343	通別2.8.4	續1.42.6 1.43.1	庫1189	庫1958		
母壬			乙5269 [illegible]4							明123					
母癸															京3309

（2）各期中母的稱謂

（一）母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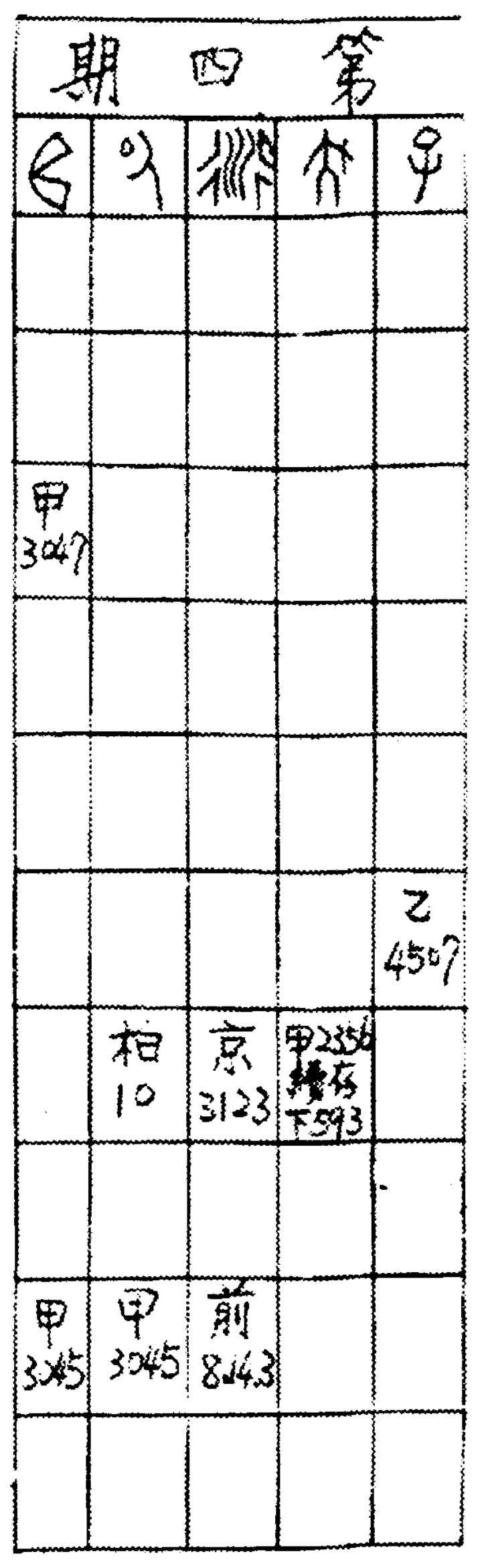
母甲的稱謂見於第四期武乙時。下列四辭的母甲便是：

佚383　[illegible]

佚393　[illegible]

拾掇2.400　……[illegible]……（董書）

寧1.228　[illegible]（寧1.228缺甲，陳夢家以「[illegible]甲字」據清華藏骨（下綜四五一頁）加以補足）



第四期				
				甲3047
乙4507				
	甲2356 續存下593	京3123	柏10	
		前8.4.3	甲3045	甲3045

其中佚383 393 掇2400三辭的書體風格都相同，表現粗大，與文武丁時的纖細不同。而干支卜之形式，㞢字的使用，母字之中加上兩點的字體等情形，則表現著武乙時的特色。陳氏也將掇2400及寧1.228片認作是武乙時之物（卜辭綜述四五一頁）。誠是如此，則這個母甲當為康丁或廩辛的配妣。然而如後所述，康丁唯一只有辛名的配妣，因此此母甲必定是廩辛的配妣了。果然掇2400片作「…辛母…」，母甲之上正是辛字。於是母甲配於辛名的王的事實，此片成了旁証，而成了除非是廩辛之配妣外，不會是他人。（陳氏認為第一期有母甲，並舉善三六四四片為証，可是此片尚未刊行，所以姑不置論。前一・二八・一有埃字，是否就是母甲，有待後考。）

第四期武乙時 母甲—佚383 392 掇2400 寧1.228

（二）母乙

母乙的稱謂見於第四期武乙時。下列二辭的母乙便是。佚383片的母乙與前述的母甲同在一片，顯然是武乙時物。可是寧1.227片之母乙其字體類似第三期，今姑且認做屬武乙時。此母乙是第三期何王之配，無從推知。陳氏未言及母乙稱謂。

佚383 十ㄋ卜㞢歲界于

寧1.227 ㄎㄋ：：于㳄

第四期武乙時 母乙—佚383 寧1.227

（三）母丙

母丙的稱謂見於第一期及第四期文武丁時。例如下列卜辭上的母丙便屬於此兩期中的一期。將巳組貞人歸入第一期的陳氏以甲3047片的母丙屬第一期。他的錯誤已如前述。此兩個母丙為何者之配，須待後考。

乙7130 ㄑ卯卜仆冎夕母丙

甲3047 ㄐㄐ卜巳㞢㱿

第一期 母丙—鐵97.2 251.3 前1.28.3 後上6.10 6.11 6.12 戩7.3 明1980 2041 續1.40.7 1.40.8 1.41.1 簠帝232 佚143 庫419 540 1629 乙1670 1926 2701 7130 南師1.48 京806 續存320 下485

第四期文武丁時 母丙—前1.28.4 甲3047 京805

（四）母丁

乙1839片有「唒」作的這個字，陳氏認作是母丁，實有可疑。又陳氏舉出乙412 3478 5394片，可是沒有一片足以作為確証（卜辭綜述四八〇頁）。卜辭中未見有母丁的稱謂。

（五）母戊

第三期有母戊的稱謂，左記的十八片都可以見到。這些片字體全屬第三期，無有一片屬他期的。依「先王的配妣」知祖甲之配有妣戊，即第三期所稱的母戊。戊辰彝「隹王廿祀𠂤日遘于妣戊武乙爽」表示了武乙有配妣戊的事實。可是文武丁時的卜辭中有母戊稱謂之事則尚未被發現。陳氏認為第一期有母戊，並舉乙2343 762 1479片為証（同上四四一頁），可是都不足以為確証（戊辰彝廿祀是帝乙廿祀之物，此事於帝乙祀譜中可遂見。）

第三期 母戊—後上6.13 粹380 381 383 誠164 167 甲1945 2215 乙762 1479 南無133 明764 寧1.224 1.225 1.521 掇1.388 京4064 4097

（六）母己

母己的稱謂如下所列見於第一、第二、第三與第四期武乙及文武丁時。乙6269片有𠂤的署名，佚170片有出的署名，粹340片有兄辛的稱謂，甲2426片的書體與前記母甲的佚383片相同，乙4507片有子的署名，所以各很清楚的分屬於上記的時期。可是陳氏卻把前舉的甲2426與乙4507片歸入第一期，而不承認武乙及文武丁時有母己（同上四四一頁）。此由於陳氏貞人說之錯誤所致。如依「先王的配妣」，則小乙之配有妣己，所以第一期的母己，便是對他的稱謂。至於其他期的妣己，則須待以後的考証。

第一期 乙6269 冎于母己𢆶𢍰（同片上有𠂤署名）

第二期 佚170 工冈卜出冎𠬝𢆶子出于𢦏

第三期 粹340 𠂤母己𡆥子兄酌（同片上有兄辛）

第四期武乙 甲2426 工卜卜㞢𠂤母己界于

第四期文武丁 乙4507 子ㄋ卜㞢𢀛中母己（同片上有子署名）

第一期 母己—鐵106.1 前1.28.6 1.28.7 1.38.1 後上6.15 林1.22.1 卜253 續1.41.3 乙4627 6269 南無134 135 庫640 續存下225

第二期 母己—前1.28.8 後上6.14 續1.41.2 佚170 粹395 南坊2.63 京3307

第三期 母己—鄴3.38.5 甲636 3592 寧1.226 粹340 金191

第四期武乙時 母己—甲2426 庫986

第四期文武丁時 母己—乙4507 拾掇1.195 京3043

（七）母庚

母庚的稱謂如下所列見於第一期、第四期武乙及文武丁時。鐵127.1片有敝的署名，甲2902片的書體與前記母甲的佚383相同。南明613片由於其干支卜形式，㞢字的使用、字體的不屬於第一期，以及文乙的稱謂，因知為文武丁時物（陳氏未將此片歸入文武丁時，四四二頁）。卜辭的母庚分屬這三期中的一期。可是陳氏卻認為第二期也有之，並舉京3304「…卜…」為証，把㐭認做是貞人名，可是第二期的甲骨片並無其他相同的例子，所以此說不可從。再者陳氏儘管武乙時的母庚見於左列那些甲骨片中，但是他仍然不予承認。如依「先王的配妣」的說法，小乙之配有妣庚，所以第一期的母庚即是指的此人。至於其餘的則有待後考。

第一期 鐵127.1 ㄗㄋ卜敝冎㞢于母庚

第四期武乙 甲2902 𢆶子卜㞢母庚界于

第四期文武丁 南明613

第一期 母庚—鐵80.3 84.2 123.1 210.1 261.1 前1.29.1 1.29.2 1.29.3 1.29.4 1.29.6 1.30.1 1.30.2 5.47.4 後上27.9 戩7.5 7.6 7.7 林1.13.14 明2008 通211.1 續1.31 1.40.8 1.40.4 1.41.0 1.41.7 1.41.8 1.42.1 1.42.2 七B34 遺343 351 371 簠帝234 236 237 佚143 153 鄴1.44.8 柏9 庫157 481 493 1580 粹389 390 甲3078 乙440 1378 1783 3205 3384 3388 3705 6209 6225 7436 7001 8344 南師1.21 京807 809 810 安陽2.1 續存下224 外。

第四期武乙時 母庚—鐵94.3 前1.29.5 1.29.7 1.30.3 續1.42.3 佚513 林1.13.14 卜279 鄴3.34.7 庫486 甲2902 乙8714 8816 8941 南明102 師1.49 坊4.203 京3070 3304 書道8.3 福28 東方1.8 續存321

第四期文武丁時 母庚—柏10 甲2356 乙8897 9029 續1.41.5 金357 南明613 京808 3123 續存下593

（八）母辛

母辛的稱謂如下所列見於第二期及第四期武乙時。如依後述「先王的配妣」的說法，武丁有配妣辛，所以第二期的母辛便是指此人。又康丁有配妣辛，所以武乙時的母辛也便是稱的此人。

第二期 前5.48.1 己日卜兄貞昔于母辛

第四期武乙時 乙5384 甬卜冎母辛㠯

第二期 母辛—鐵247.4 前1.36.4 1.30.5 1.30.6 1.30.7 5.47.5 5.48.1 後上7.11 戩7.8 7.9 續1.42.6 1.43.1 1.43.2 2.9.9 1.44.4 明13 185 503 1634 通別2.8.4 粹384 文343 344 345 347 庫1189 1233 1958 七P49 P80 金59 462 674 誠165 京813 續存1519

第四期武乙時 母辛—乙5384 5574 8714 掇續77 甲397 寧221 通新1 京811

（九）母壬

母壬的稱謂如下所列見於第一、第二、第四期武乙及文武丁時。乙5269、明123及前8.14.3三片各別載有他們時期的貞人名。甲2902片的書體風格與前記母甲的佚383片相同，屬武乙時。陳氏否認武乙及文武丁時的母壬，而將之歸入第一期，此說之不妥已如前述。至於這些母壬為何人的配妣，則有待後考。

第一期 乙5269 ㄎㄋ卜冎冎母壬

第二期 明123 ：：卜旅：：母壬：：

第四期武乙 甲2902 工十卜㞢母壬界于

第四期文武丁 前8.14.3 𡆥子𢆶母壬（同片上有𢦏署名）

第一期 母壬—乙5269 合41 南無201

第二期 母壬—前1.30.8 後上7.2 7.3 7.4 明123

第四期武乙 母壬—甲2902 乙8661

第四期文武丁 母壬—前8.14.3 乙1329 3045

（十）母癸

母癸的稱謂見於文武丁以外的各期。乙6404片的「𠂤大」，京3309片的貞人㐭、續1.34.4片的父甲及父庚的稱謂等，表示了它們分屬於各期的事實。佚383片與母甲同片，屬武乙時。前1.31.2片則屬第五期。這些都很明顯。然而陳氏卻把武乙時的母庚包含在第一期裏，這是不對的。如依後述「先王的配妣」的說法，武丁有配妣癸，所以第二期的母癸即指此人。又文武丁之配妣在帝辛時也稱妣癸（寧2.125 林1.13.18 前4.4.5），所以第五期的母癸即指此人。其餘的則有待後考。

第一期 乙6404 𠂤母𢀛𠂤大

第二期 京3309 ：：卜㐭冎：：母于母癸

第三期 續1.34.3 ㄗㄋ卜母癸父日（同片上有父甲父庚）

第四期武乙 佚383 工冈卜㞢歲界于

第五期 前1.31.2 癸酉卜貞王賓𢦏𣪘亡尤

第一期 母癸—戩7.10 續1.43.3 乙2168 4834 6404 7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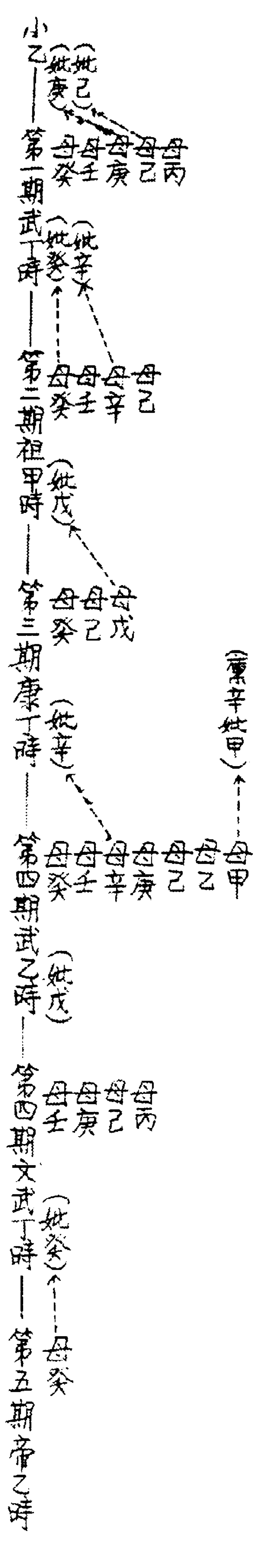
第二期 母癸—佚170 庫109 前1.3.4 遺885 京814 3309

第三期 母癸—戩6.13 續1.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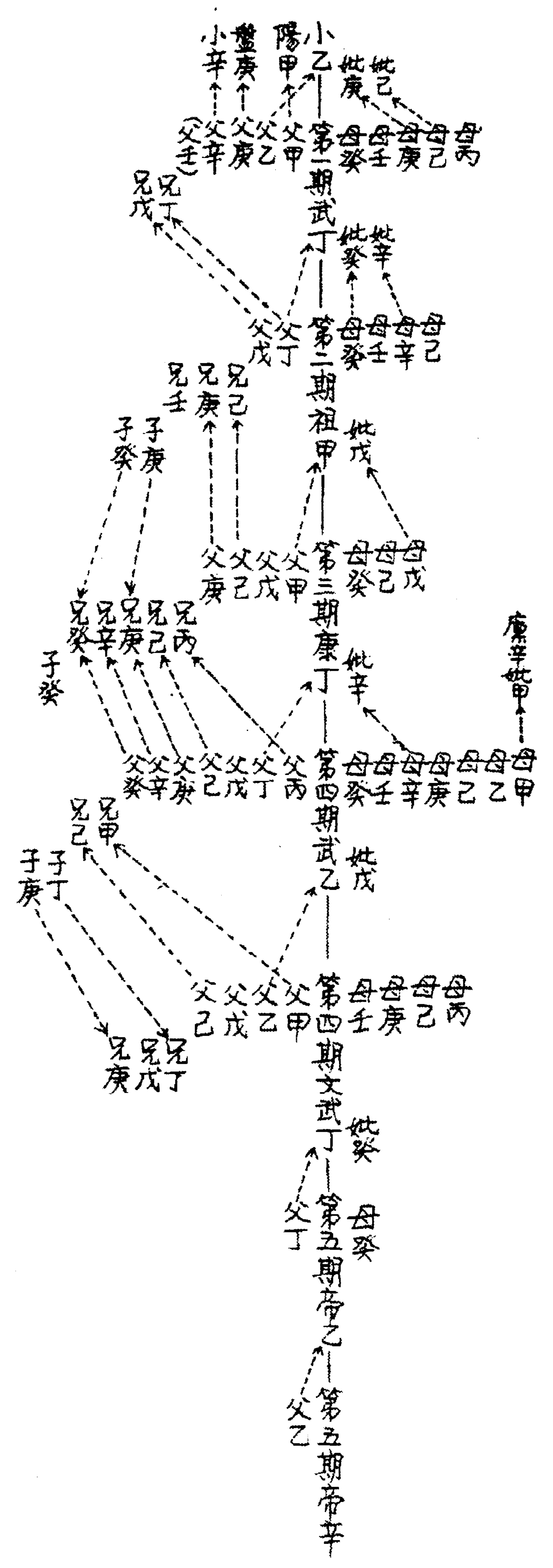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時 母癸—佚383 鄴1.26.4 甲2902 乙8661

第五期帝乙時 母癸—前1.31.2 1.31.3 1.35.5 林1.13.15 明1884 卜280 281 282 續1.25.7 1.25.8 1.43.4 1.43.5 1.43.6 簠帝239 240 241 242 243 拾掇2236 京5086 5087 安陽3.6 掇續105

茲將以上各期母的稱謂表列如下：



（父母兄子稱謂表）


第一期武丁
小乙
陽甲
盤庚
小辛
妣庚
妣己
父甲
父乙
父庚
父辛
（父壬）
母癸
母壬
母庚
母己
母丙
兄丁
兄戊
第二期祖甲
父丁
父戊
妣癸
妣辛
母癸
母壬
母辛
母己
兄己
兄庚
兄壬
子庚
子癸
第三期康丁
妣戊
父甲
父戊
父己
父庚
母癸
母己
母戊
第四期武乙
兄丙
兄己
兄庚
兄辛
兄癸
子癸
妣辛
康辛妣甲
父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庚
父辛
父癸
母癸
母壬
母辛
母庚
母己
母乙
母甲
第四期文武丁
兄甲
兄己
子丁
子庚
妣戊
父甲
父乙
父戊
父己
母壬
母庚
母己
母丙
兄丁
兄戊
兄庚
第五期帝乙
妣癸
父丁
母癸
第五期帝辛
父乙

本論

第一篇　殷室的祭祀

殷王室的祭祀，大致可區分為對先王、先妣的內祭，和對自然神、高祖神及先臣神的外祭。於此先敍述內祭，其次再談外祭，最後敍述有關祭儀的問題。

第一章　對先王先妣的五祀

內祭之中有翌、祭、𡧊、彡、劦五祀與口祀這些祭祀，此二者構成了殷室內祭的中心。所以敍述了五祀之後，下一章接著考察口祀。

第一節　對先王的五祀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認為「殷人祭其先無定制」。可是如果把貞旬卜辭和王賓卜辭加以整理的話，就可以看出他們對先王、先妣是進行著體系的祭祀的。所謂貞旬卜辭，王氏以為「卜辭凡云貞旬亡𡆥者，皆以癸日卜，殷人蓋以自甲至癸為一旬，而於上旬之末，卜下旬之吉凶」（戩釋四九）此意即貞旬卜辭就是在癸日卜次旬吉凶之辭。可是這類卜辭卻往往多記載著在甲日舉行甲名先王的祭祀，又王賓卜辭則記載著先王、先妣的祭祀，所以，將此二者加以考察，據此便可知道先王、先妣的祭祀與受祀的順序。從這順序，可以決定王位的序列；從王位的序列，又可以很容易的確定卜辭上的王名。並且根據此祭祀之明究，於是祀譜的復原和曆法的考明，也都可以進行。貞旬卜辭記載著先王祭祀的例子為第二期及第五期所習見，而他期則很少，所以在此先將這兩期先王的祭祀及其祀序加以考察，其他第一、第三及第四期的五祀及祀序在第三節再來研究。

第一項　貞旬卜辭的祭祀與甲名先王的祀序

一、第五期貞旬卜辭的五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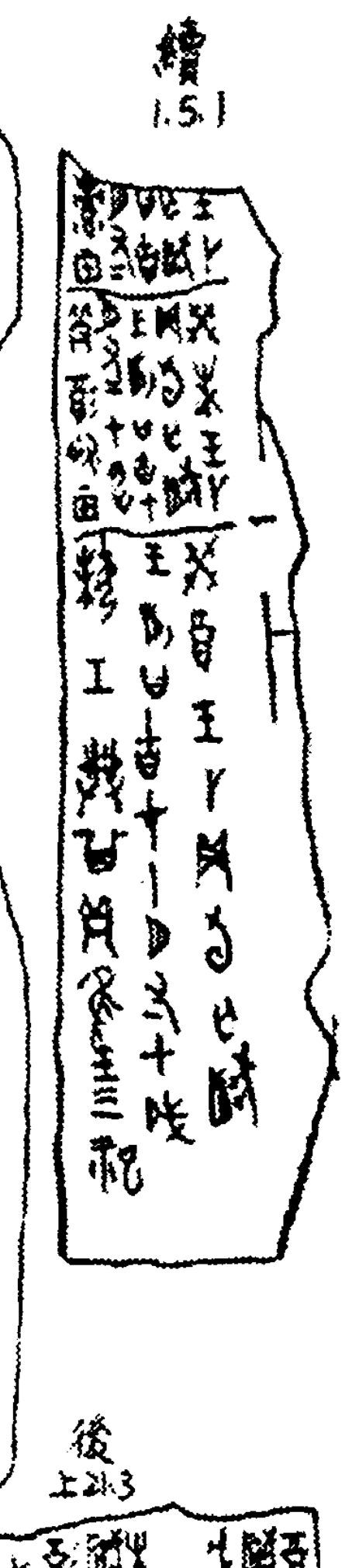
貞旬卜辭記載的祭祀是「翌、祭、𡧊、彡、劦」五祀與「工典」，此外便沒有了。這當中「翌、祭、𡧊」是一類，而「彡」與「劦」又各自成一類。五祀便是由這三類組成的複合祭祀。而「工典」則在這三類祭祀開始時舉行。下面各就此三類祭祀來考察先王與祀序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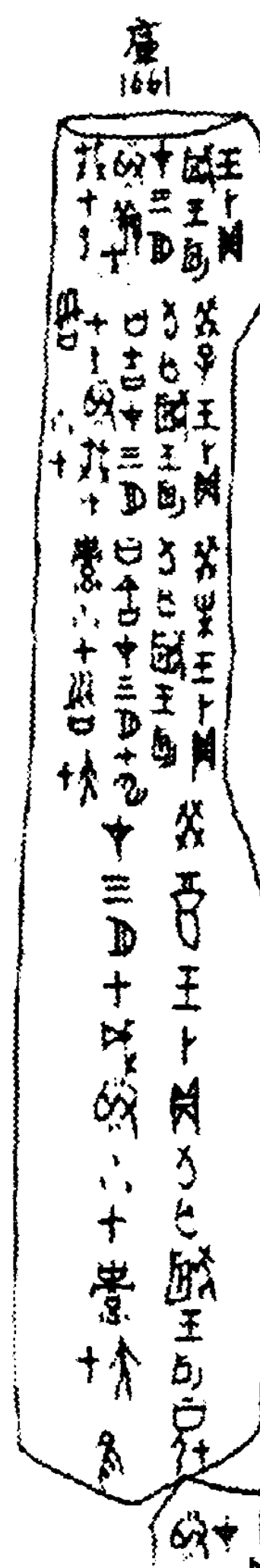
（1）翌、祭、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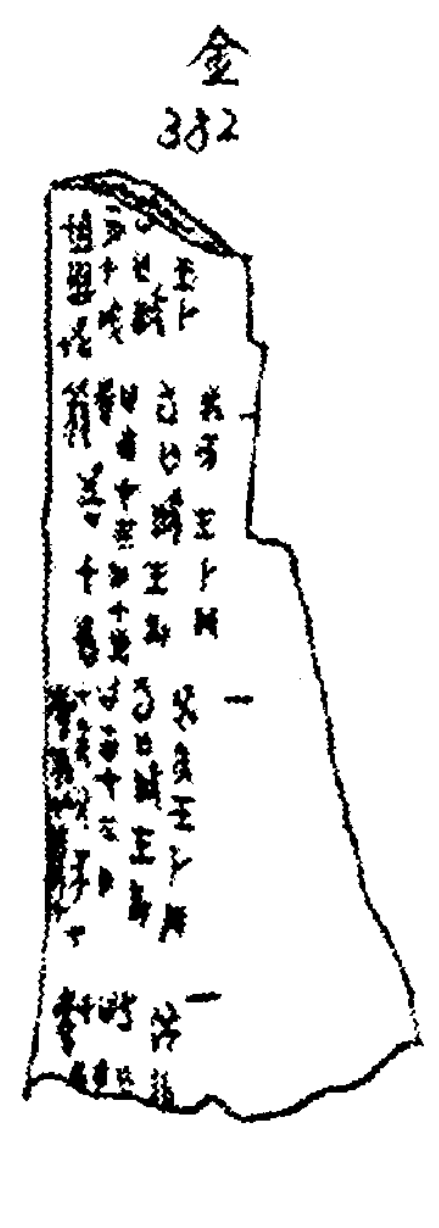
第五期貞旬卜辭中，記載有翌、祭、𡧊的例子，除下舉十二例以外便沒有了。由所記載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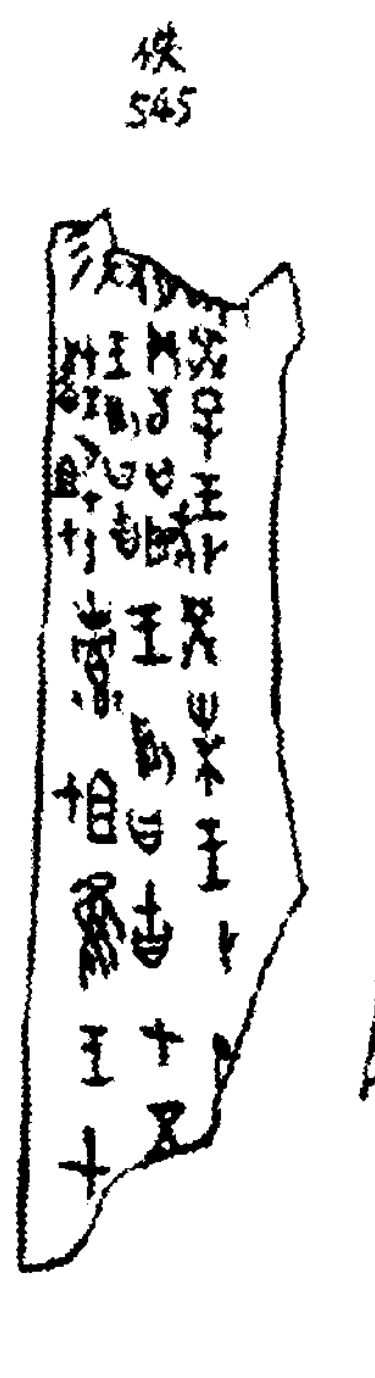
1. 翌田　後上20.13　癸未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二甲申酌酒翌田
2. 祭田　續1.5.1　口口王卜口口亡𡆥口口占吉口口月又二口口祭田
3. 翌大十𡧊田　續1.9.9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九月甲午翌大十𡧊田
4. 翌小十祭大十　庫1661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弘在三月甲戌翌小十祭大十隹口口口
5. 祭小十𡧊大十　遺247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四月甲辰祭小十𡧊大十
6. 翌戋十𡧊小十　遺247　癸丑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弘甲寅翌戋十𡧊小十
7. 翌羌十祭戋十　續1.50.5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大吉在十月甲戌翌羌十祭戋十
8. 翌告十祭羌十𡧊戋十　續1.50.5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在十月甲申翌告十祭羌十𡧊戋十
9. 祭告十𡧊羌十　前1.42.2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大吉甲午祭告十𡧊羌十
10. 翌且十𡧊告十　前1.19.5　癸未卜𢓊貞王旬亡𡆥在正月甲申翌且十𡧊告十
11. 祭且十　佚545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五月祭且十隹王七祀
12. 𡧊且十　佚545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在五月甲午𡧊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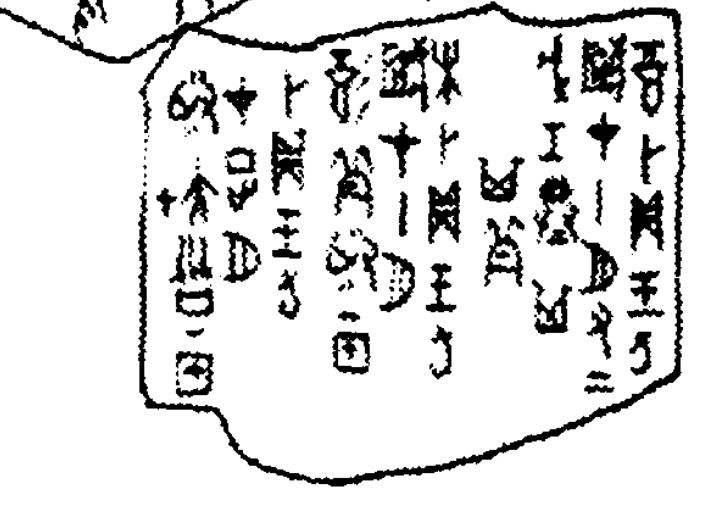
由這十二個例子所記載下來的實際祭祀是一定按照固定的形式進行的。由此記載例知在甲日受祀的先王限於田、大十、小十、戋十、羌十、告十、且十等七位以甲為名的先王。這些先王各被舉行翌、祭、𡧊祀，而這三祀中，沒有彡、劦祀混入的例子，所以可以知道這三祀與彡、劦兩祀是不同系統的事。那這三祀是如何舉行的呢？又祭祀先王的順序復如何呢？有關這些問題，可以就一片之上記有二旬以上祭祀的甲骨片來考察其關係，據以明瞭其原委。下面將可以得知三祀相互的關係及三祀中以甲為名的七個先王受祀的順序的甲骨片列舉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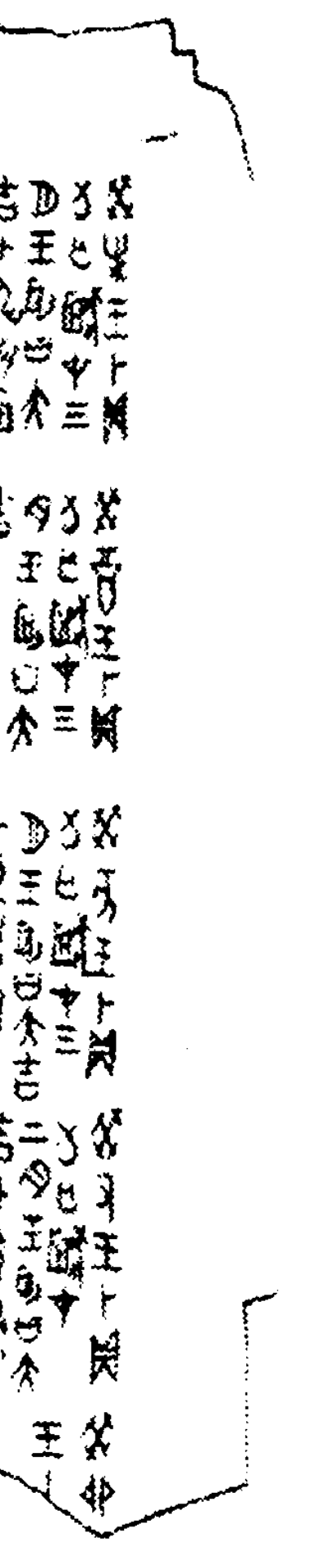

續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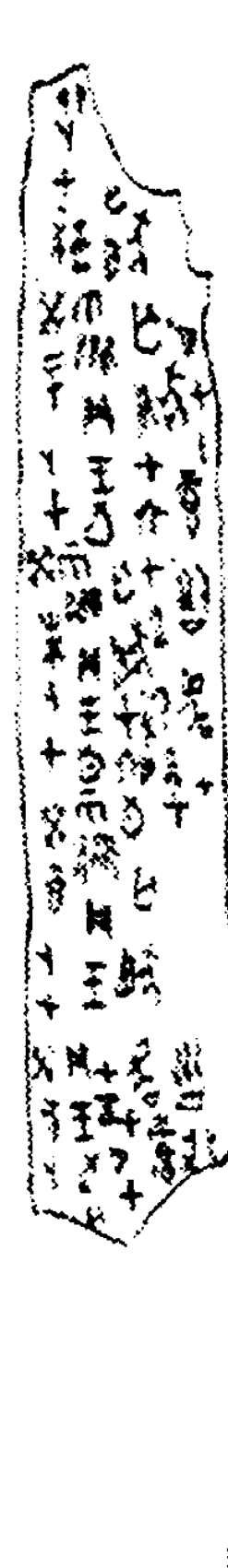

庫1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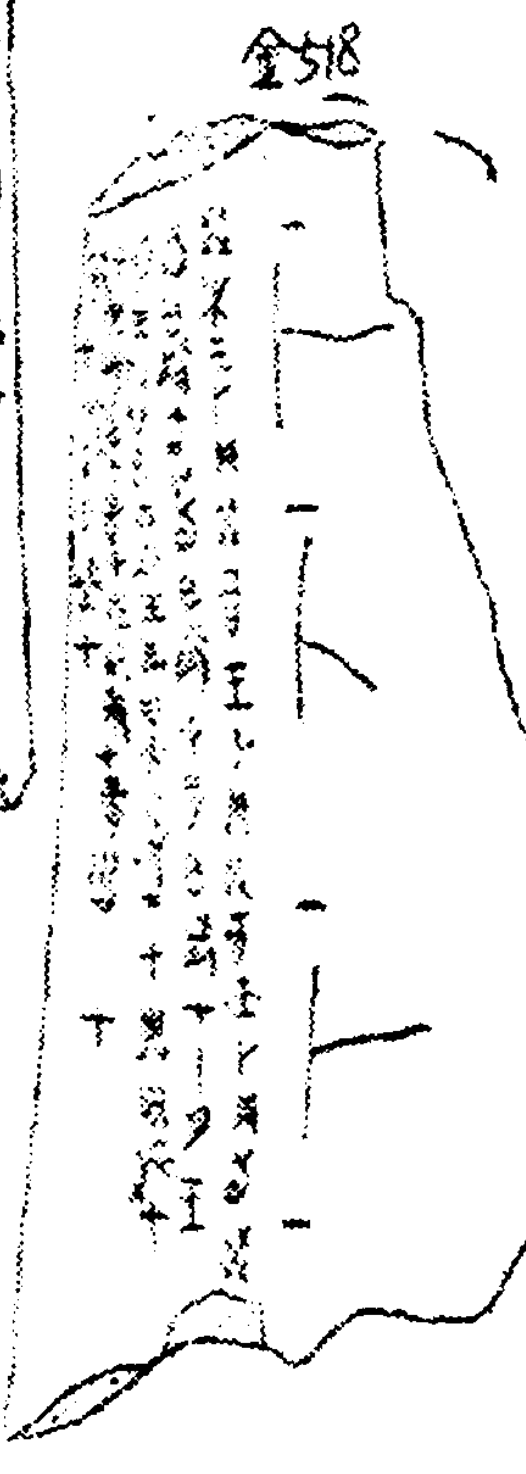

金3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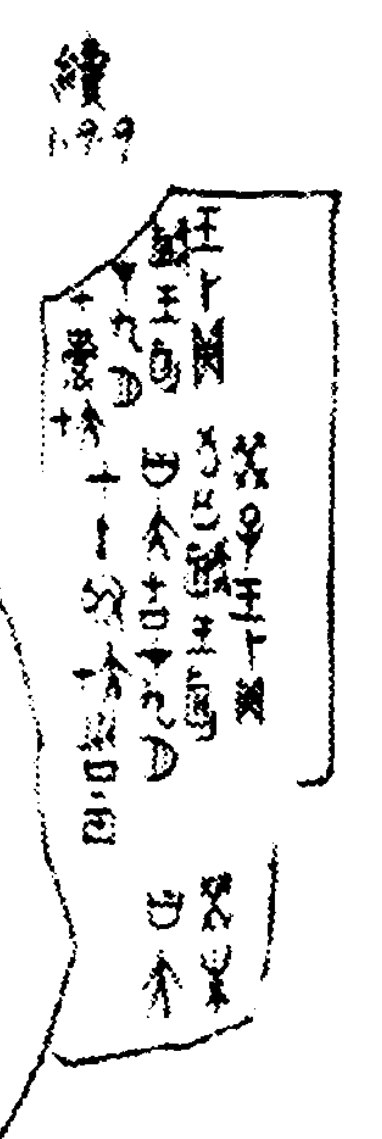

佚545


後上21.3


金334


續3.29.3


金518


續1.49

茲將右列九片所記載祭祀相互的關係表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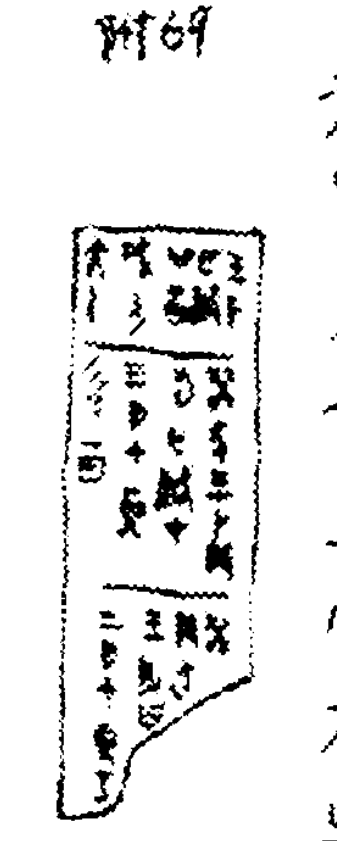
片名	續1.5.1	後上21.3	續1.49	庫1661	金518	金382	續3.29.3	佚545	金334	綜合
一旬	工典	工典								工典
二旬	祭上甲	祭上甲								祭上甲
三旬	壹上甲									壹上甲
四旬		祭大甲 劦上甲	祭大甲 劦上甲							祭大甲 劦上甲
五旬				祭小甲 壹大甲						祭小甲 壹大甲
六旬				壹小甲 劦大甲						壹小甲 劦大甲
七旬				祭戔甲 劦小甲	祭戔甲 劦小甲					祭戔甲 劦小甲
八旬				祭羌甲 □戔甲	祭羌甲 壹戔甲	□□□壹 □□				祭羌甲 壹戔甲
九旬					祭象甲 壹羌甲 劦戔甲	祭象甲 □□□□□	□象甲壹 □□劦戔甲			祭象甲 壹羌甲 劦戔甲
十旬						壹象甲 劦羌甲				壹象甲 劦羌甲
十一旬						□祖甲 劦象甲	祭祖甲 劦象甲			祭祖甲 劦象甲
十二旬							壹□甲	壹祖甲	壹祖甲	壹祖甲
十三旬								劦祖甲	劦祖甲	劦祖甲
十四旬								彡工典		彡工典
十五旬									彡上甲	彡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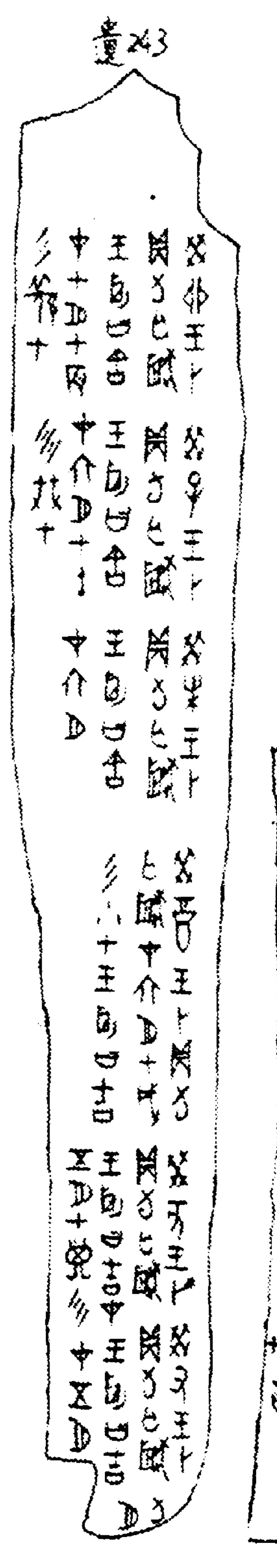
右表顯示出第五期對從上甲至祖甲的甲名七王，祭、壹、劦三祀是如何舉行的情形。根據此表，知三祀是從工典開始，然後分別對各王舉行為期三旬的祭祀：第一旬行祭祀，第二旬行壹祀，第三旬行劦祀。而各王的祭祀並不是在前王的劦祀終了之後才開始，而是前王的三祀尚未終了時，便開始後王的祭祀，因而發生了同在一日舉行前王與後王的祭祀的情形。這時候卜辭的記載法是先記後王的祭祀，再記前王的祭祀。此三祀的記載例只有右舉的十二個，因為其記載法如右所列是有一定規矩的，所以各王的祭祀，其開始的方式是不得任意而為的。當然，這也許是不按一定規律祭祀的甲骨片沒有被發現。然則這個規律是如何的呢？這就要進一步將彡祀、翌祀及王賓卜辭中先王的祀序加以檢討之後，才能予以論定。在此從右表將各王「祭」祀抽出，安置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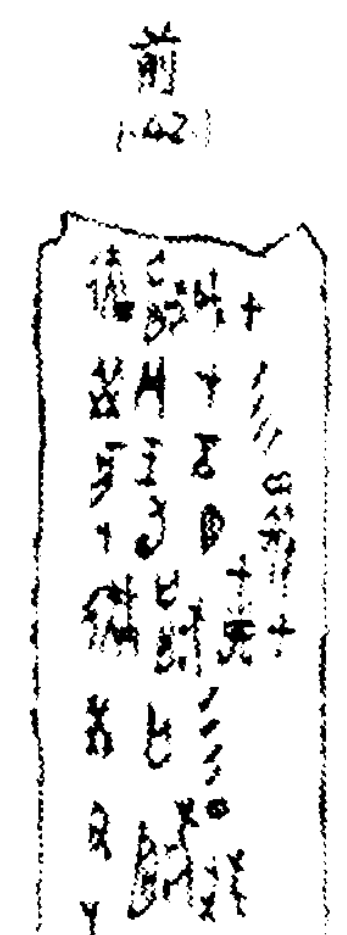
一旬	工典
二旬	祭上甲
三旬	
四旬	祭大甲
五旬	祭小甲
六旬	
七旬	祭戔甲
八旬	祭羌甲
九旬	祭象甲
十旬	
十一旬	祭祖甲
十二旬	
十三旬	
十四旬	彡工典
十五旬	彡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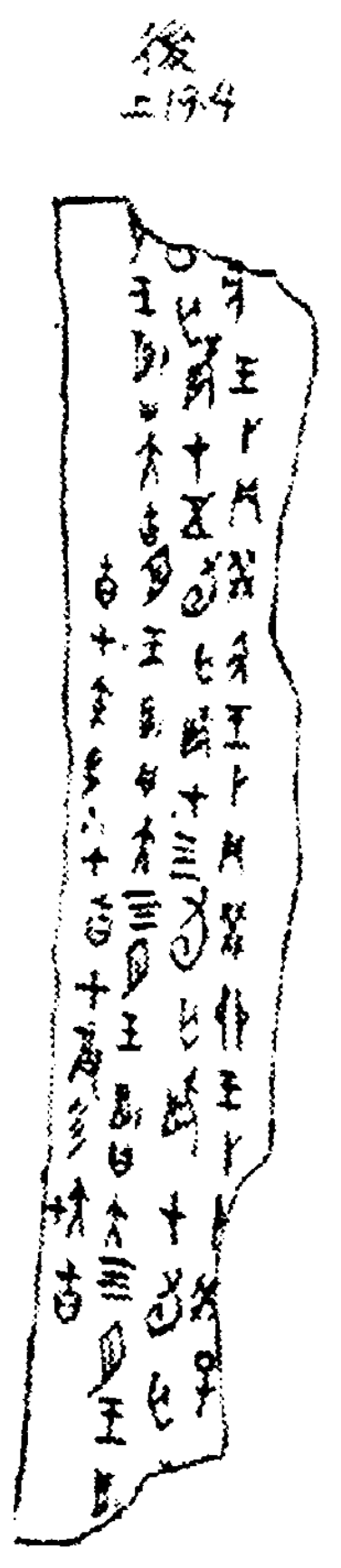
(2) 彡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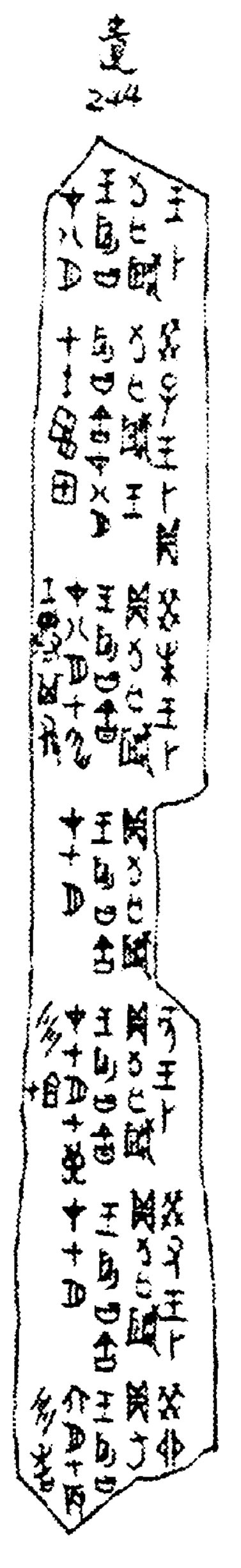
如前表所明示，祭祀在劦祖甲終了後，隨即接著行彡祀，而以工典為始。茲將在彡祀裏能夠得知甲名先王受祀狀況的甲骨片列舉如下：


擬合附69


遺243


前1.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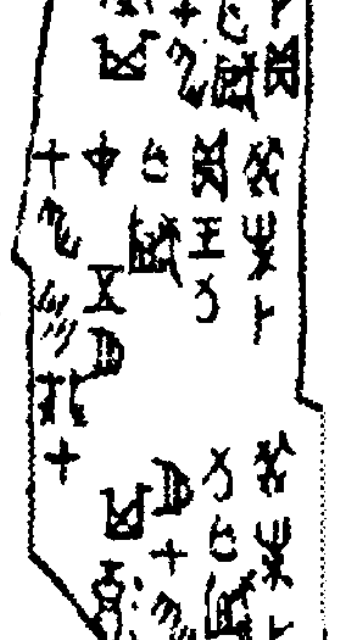

後上19.4


遺244

茲將右舉五片之關係表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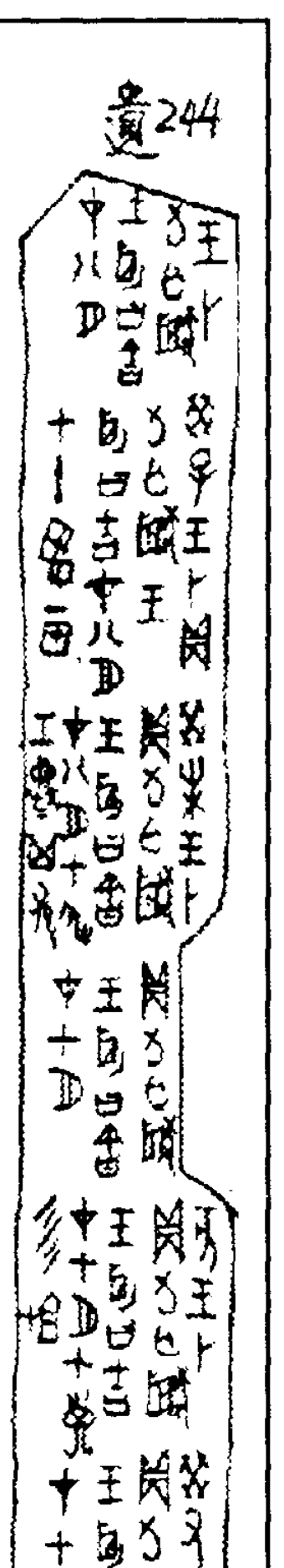
片名	擬合附69	後上19.4	遺243	前1.42.1	遺244	綜合
一旬	工典					工典
二旬	彡上甲					彡上甲
三旬	(彡大乙)	無彡祀記載	無彡祀記載			
四旬		彡大甲	彡□□			彡大甲
五旬		彡小甲	彡小甲			彡小甲
六旬		無彡祀記載	無彡祀記載			
七旬			彡戔甲	彡戔甲		彡戔甲
八旬			彡羌甲	彡羌甲		彡羌甲
九旬				□象甲	彡象甲	彡象甲
十旬					無彡祀記載	
十一旬					彡祖甲	彡祖甲
十二旬					無彡祀記載	
十三旬					工典	工典
十四旬					翌上甲	翌上甲
十五旬					無彡祀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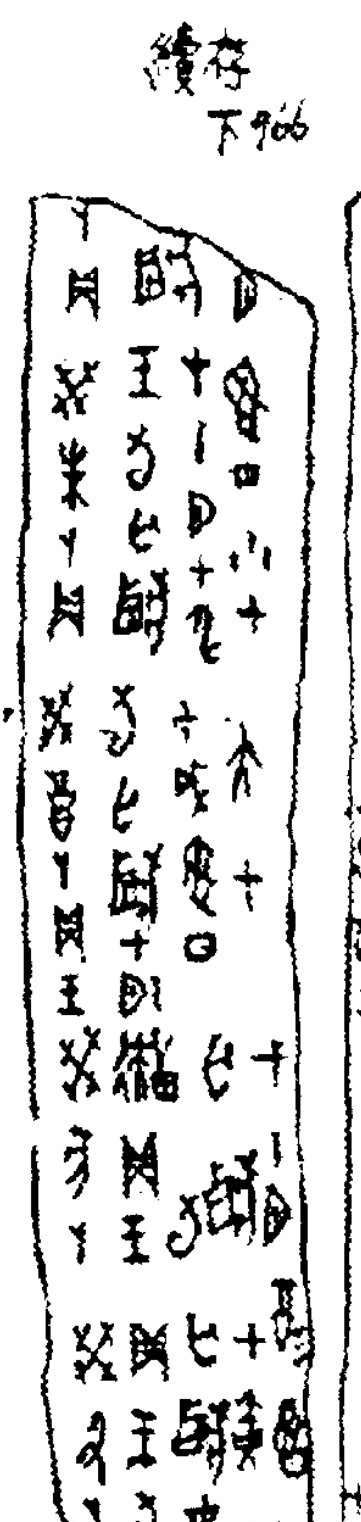
此表表示了對從上甲至祖甲的甲名七王，在甲日是如何舉行彡祀的情形。依據此表可知彡祀始於工典而終於彡祖甲。彡祀一終了，隨即接著是翌祀，而以工典開始進行。在此彡祀中，甲名先王的祀序與祭祀的情形完全符合，據此則先王的祀序是固定不變的事實，便越發明顯了。彡祀所需的時間，從彡祀的工典開始至翌祀的工典為止，須時十二旬。這情形以下舉的遺495片來說，也是一樣的。此片下辭作「工…亡咎」，因工典之辭多被記作「工典亡咎」，所以下辭就是記的工典。因此此片的三辭是，中間記的是五月甲申的彡戔甲，而上辭與下辭均以甲申日舉行工典。將之與右表參照，則從右表知在彡戔甲的六旬前行彡工典，在彡戔甲的六旬後行翌工典，所以彡工典、彡戔甲、翌工典三者可在同一干支舉行，這和此片的三辭均於甲申日舉行的情形一致，所以知下辭的工典是彡祀的工典，而上辭是翌祀的工典，這中間須時十二旬，與前表完全符合。還有前舉的擬合附69片記載著彡上甲的次旬彡大乙，然而在其他甲骨片從沒有在此旬有彡祀的記載，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過從這裡可以知道彡祀對甲名以外的先王也是可以舉行的。而此辭應作「甲戌彡夕大乙」，這在後面有詳細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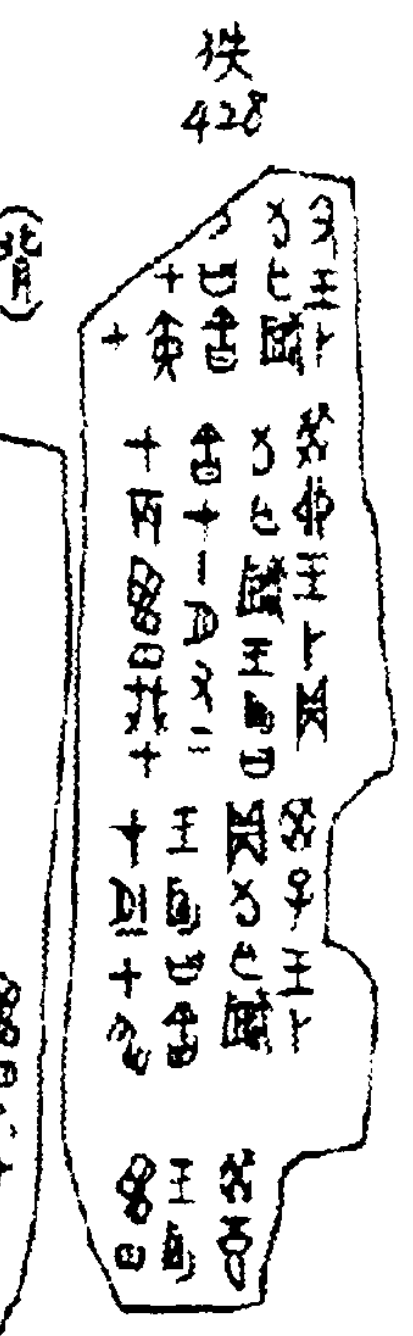

遺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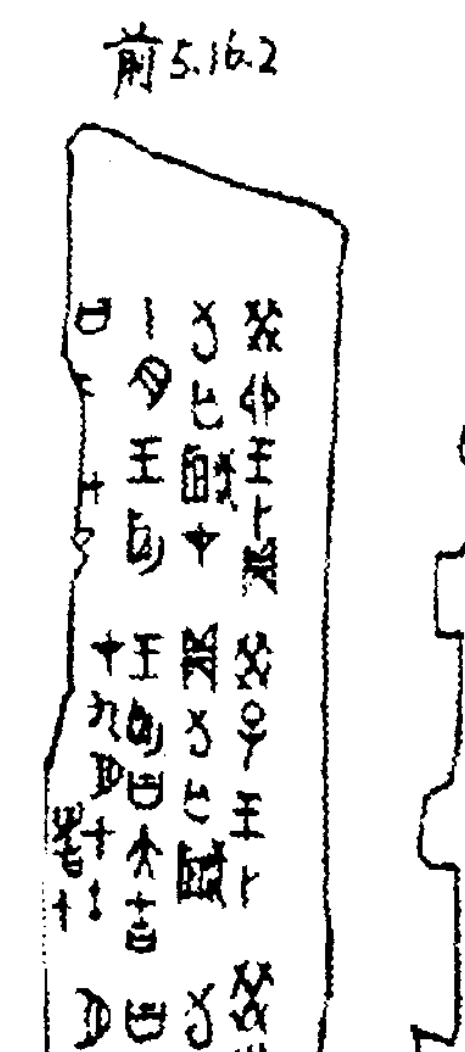
(3) 翌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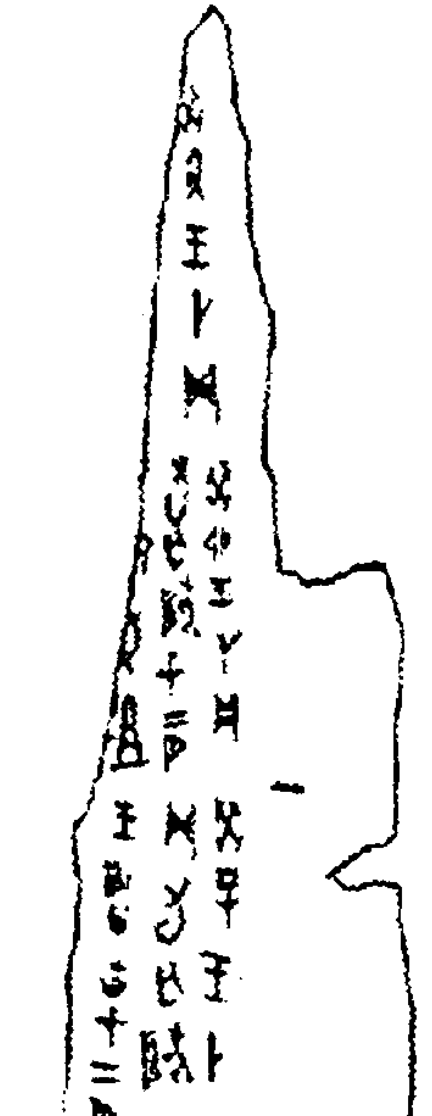
如前表所見，彡祀一終了，隨即接著是翌祀以工典開始進行。下面就將所能得知在甲日中甲名先王受祀狀況的甲骨片舉出，並且表列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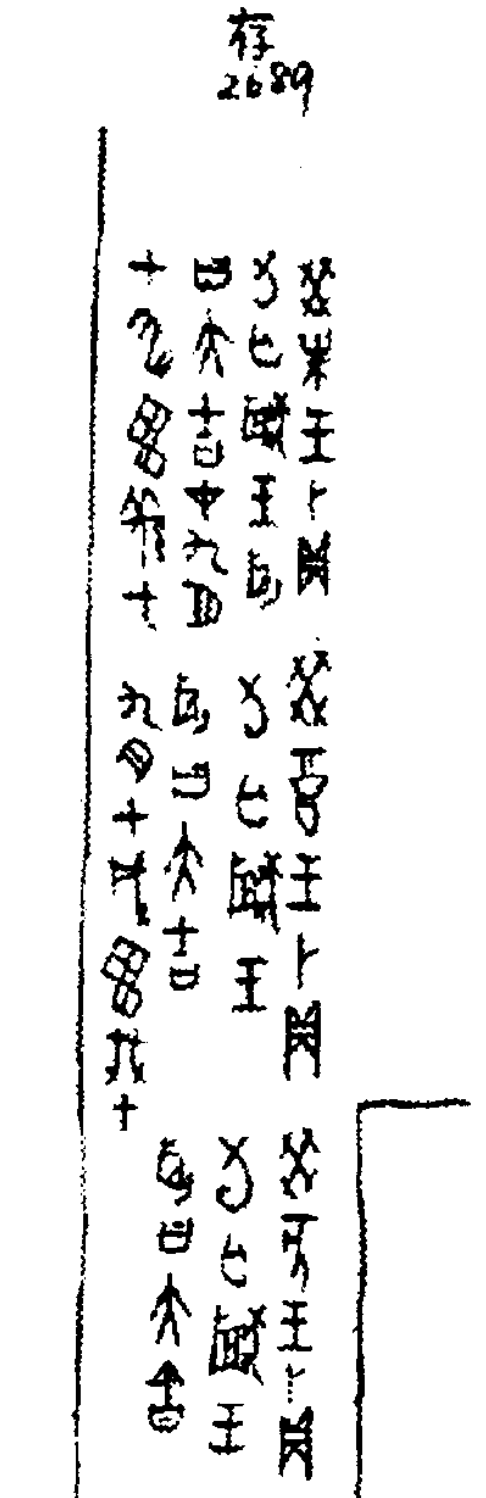

遺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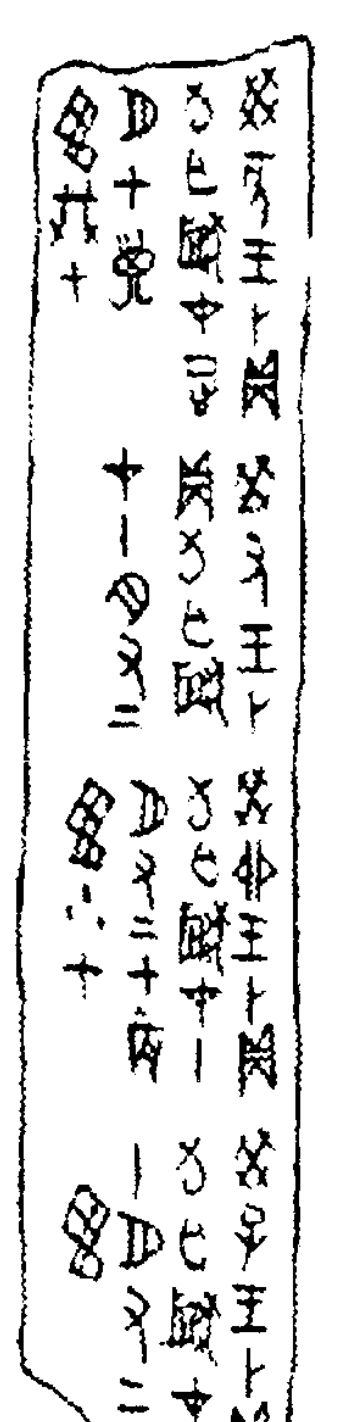

續存下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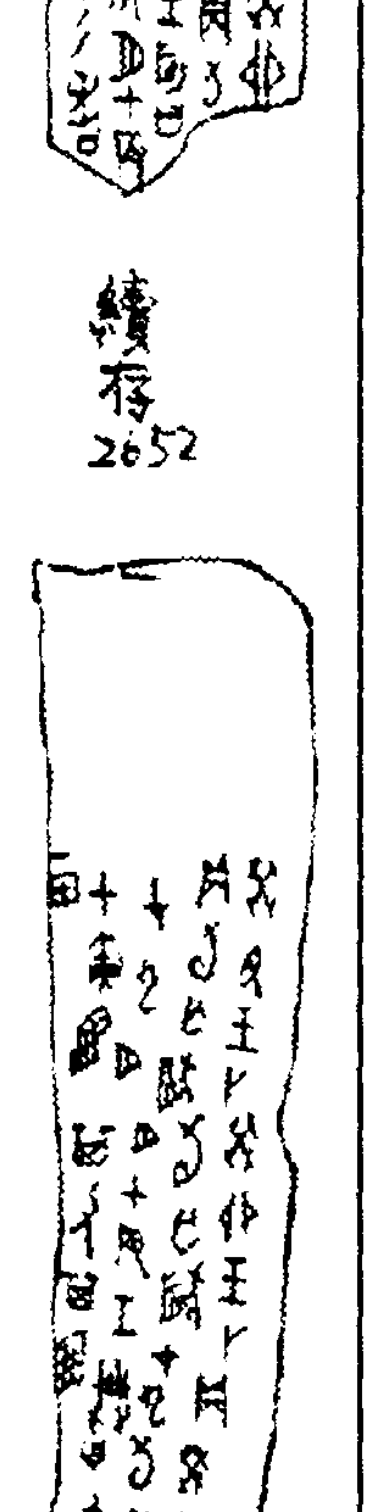

佚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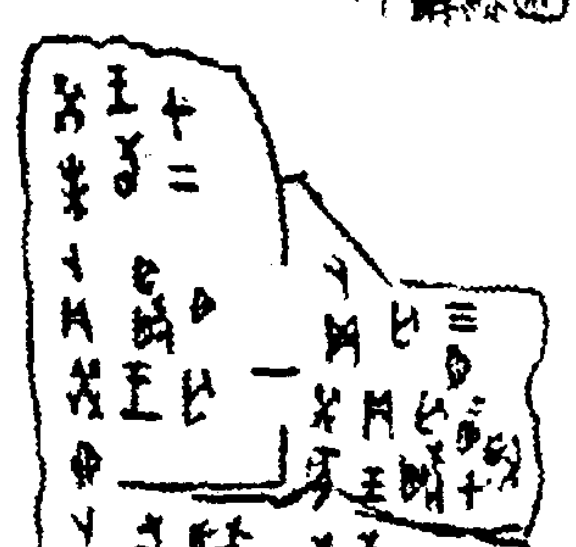

前5.16.2


續1.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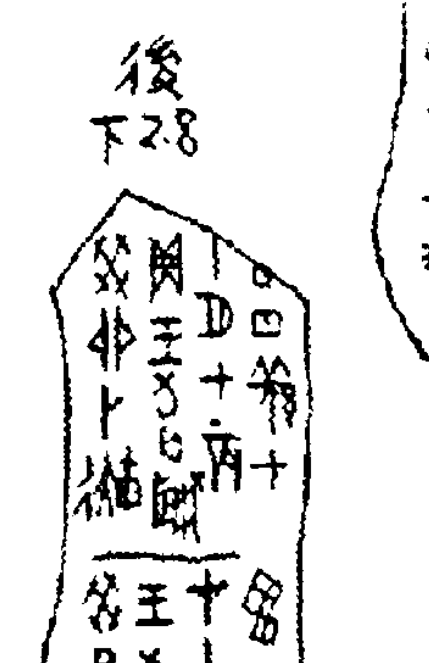

續存2689


遺217


續存2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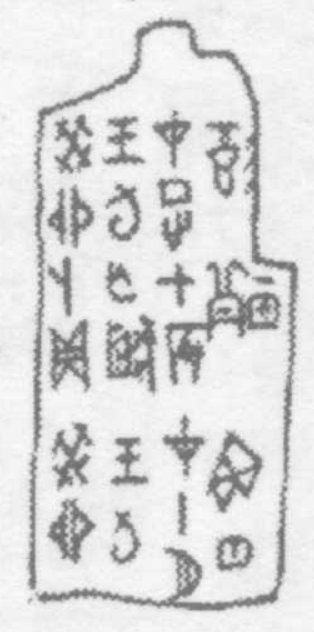

哲庵藏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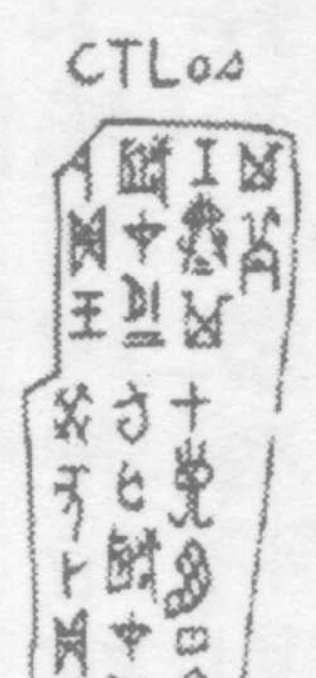
(卜辭綜述所收)


後下2.8

片名	遺244	續存2652	續存下966	遺217	佚428	續存2689	後下2.8	前5.16.2	續1.50.6	哲庵藏拓	綜合
	彡祖甲										彡祖甲
	無彡祀記載	無彡祀記載									
一旬	工典	工典									工典
二旬	翌上甲	翌上甲	翌上甲								翌上甲
三旬	無翌祀記載		無翌祀記載								
四旬			翌大甲	翌□□	翌□□						翌大甲
五旬			翌小甲	翌小甲	翌小甲						翌小甲
六旬				無翌祀記載	無翌祀記載	無翌祀記載					
七旬				翌戔甲	翌戔甲	翌戔甲	翌戔甲				翌戔甲
八旬						□□甲	翌羌甲	翌羌甲	翌□□		翌羌甲
九旬								翌象甲	翌象甲	翌象甲	翌象甲
十旬								無翌祀記載	無翌祀記載		
十一旬									翌祖甲	翌祖甲	翌祖甲
										祭大甲	祭大甲

依據右表，則知翌祀是繼彡祀之後，始以工典而終於翌自十，其祭祀此甲名七王的順序與祭、彡二祀完全一致。可知先王受祀的順序，是客觀而有固定規律的。當翌祀一終了，於是又舉行祭祀，此情形一如右表。下列兩片也可証明此事。此兩片之上辭有「肖」字，這個字在祭祀以外是不被使用的。例如「肖彡祭田」(續5.1)、「肖彡祭二田」(後上20.8)、「肖祭田」(前5.59.3)、「肖祭田」(明789)、「肖祭二田」(前4.43)，它以此等情形被使用。所以續1.5.6片田上的闕字便可以知道是祭字。又前記(1)所舉的續1.5.1片與此CTL片比較的話，可以知道CTL的工典是祭祀之工典，此二片的下辭是翌祀(𦐂是𦐂、甲、𦉫、翌之異寫。翌日即翌祀，彡日即彡祀)，所以由翌祀轉移到祭祀的事實便很清楚了。依據CTL片也知道了翌旬的次旬舉行祭工典的事實(CTL片引自殷曆譜帝辛祀譜)。


續1.5.6


CTL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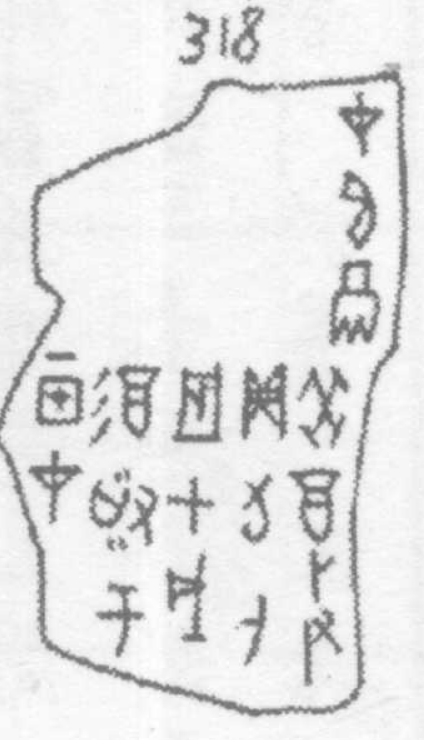
總之，「祭、𡧊、劦」、「彡」、「翌」三祀是各自獨立的祭祀，三祀各以工典開始，在祭祀方面是對各先王祭祀後，於次旬行𡧊祀，於第三旬行劦祀。祭祀一終了，便改行彡祀，彡祀一終了，便舉行翌祀，翌祀一終了，又回復到祭祀。此五祀是複合的祭祀，而五祀中甲名先王受祀的順序是固定的。其順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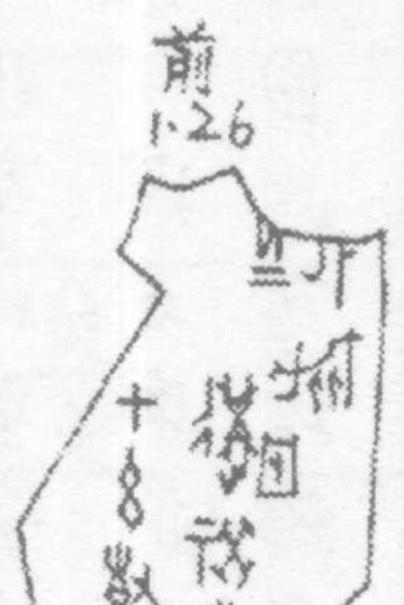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第四旬	第五旬	第六旬	第七旬	第八旬	第九旬	第十旬	第十一旬
工典	二田		大十	小十		戔十	羌十	象十		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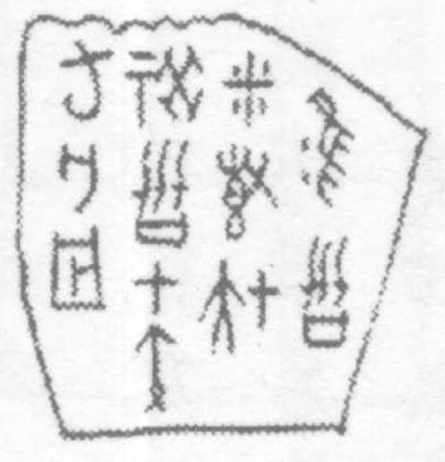
二、第二期貞旬卜辭的五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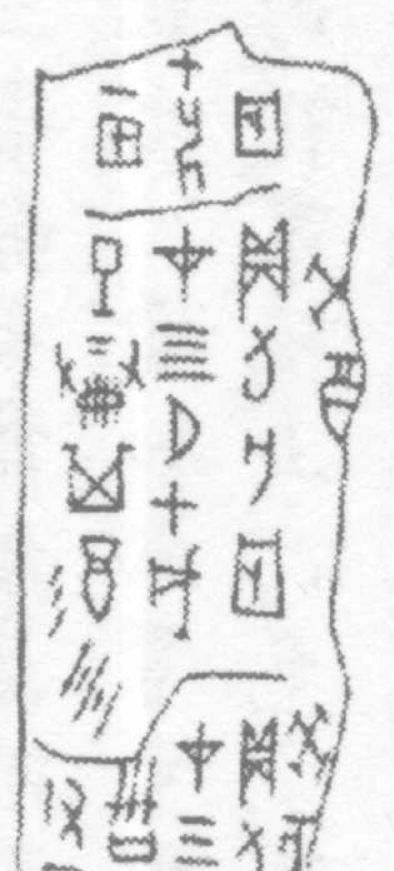
貞旬卜辭中記載祭祀的甲骨片，除第五期外，還見於第二期。屬於此期的甲骨片有下列的九片，其中祭祀四片、彡祀四片、翌祀一片。

。有關祭祀的甲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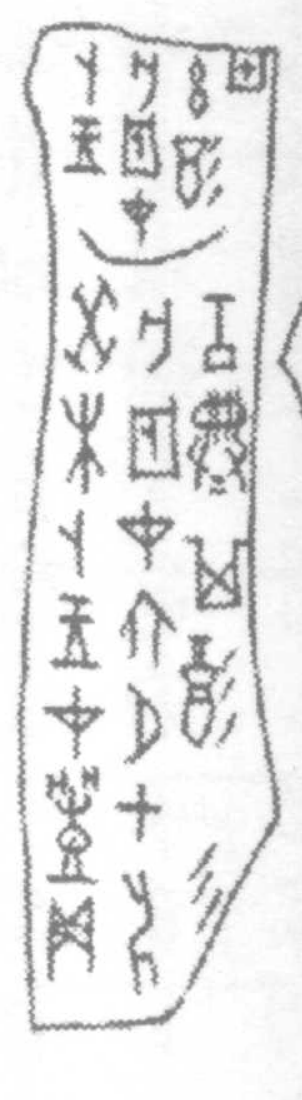

佚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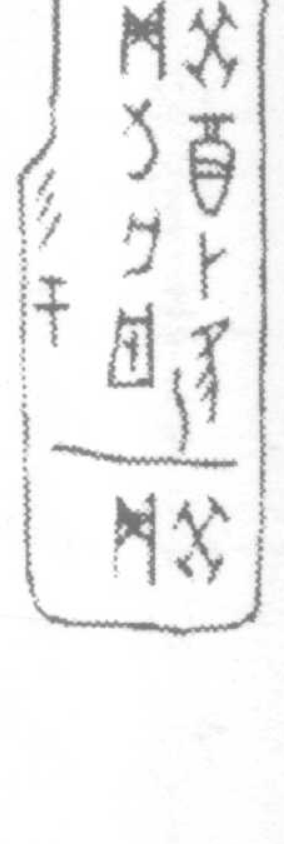

前1.2.6


庫1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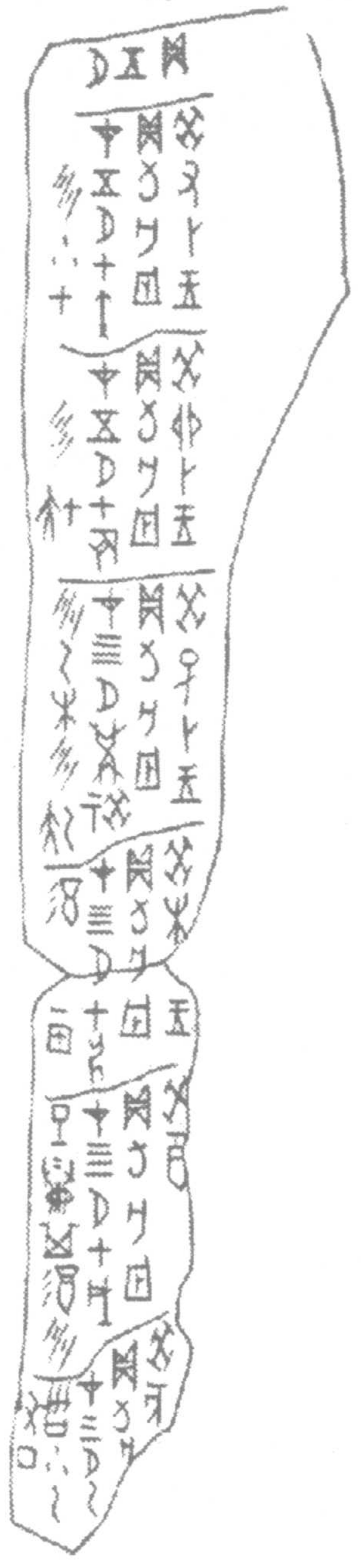

後下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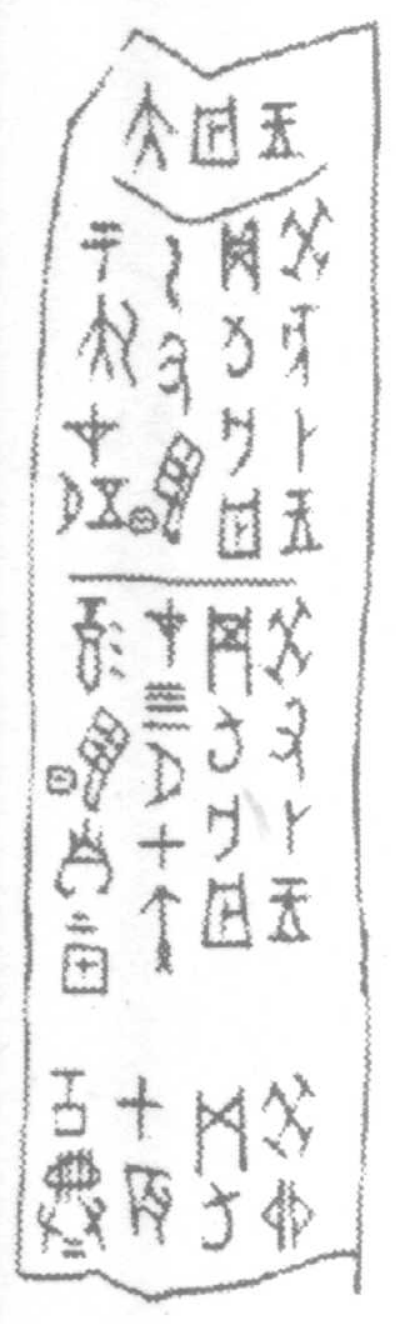
。有關彡祀的甲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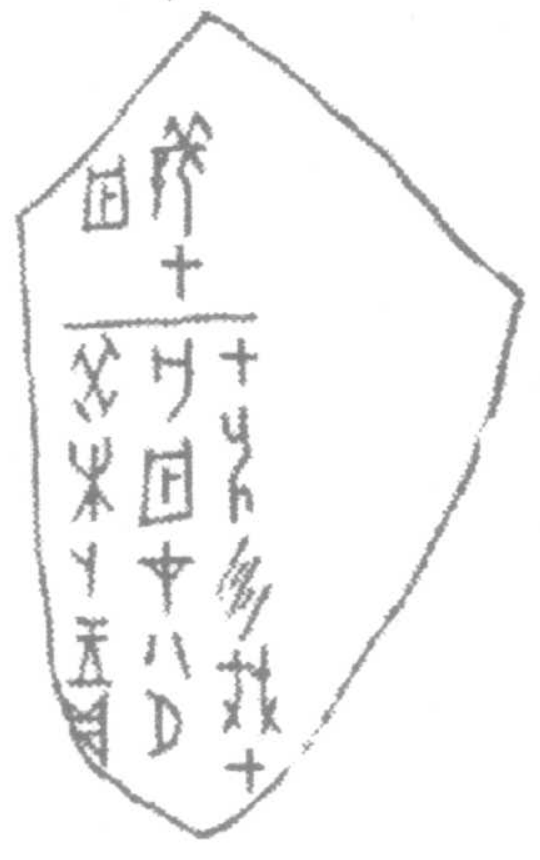

後上10.9


粹1447

。有關翌祀的甲骨片


摭合21


佚906


零7

第五期的貞旬卜辭中，記載祭祀的甲骨片多至百片以上（前1.5.7、1.6.6、1.6.8、1.7.1、1.19.5、1.20.4、1.41.7、1.42.1、1.42.2、2.40.7、3.28.5、4.6.5、4.19.1、4.19.3、4.43.4、5.16.2、5.59.3，後上11.10、18.6、18.7、19.4、19.12、20.13、21.3、下28，續1.4.3、1.5.1、1.5.6、1.9.9、1.23.2、1.23.4、1.23.5、1.25.9、1.50.5、1.50.6、1.51.2、2.6.2、3.19.2、3.29.3、6.1.8、6.5.2，菁9.2，明789，遺217、243、244、245、246、247、248、249、250、376、495，庫1619、1661，通別2.8.3，林1.2.9、1.21.7、1.11.9、1.11.10、1.11.15、1.11.16、1.12.9、1.13.7、2.14.3、2.14.4，粹1463、1464，佚428、545，卜106、111，簠帝7、36、115、117、145、146、147、149、150、151，典24，鄴1.43.1、3.49.8，南上113、153，明782、783，鄴2.234、2.235、2.237，燕5.04，京5482、5487、5488、5489、5490、5491、5496、5497、5499、5500、5551，拾掇2.491，摭合63、65、附69，誠183，金334、382、454、455、518、579、691、743，龜27，摭續226、260，甲54，CTL，續存2652、2689、下900），可是屬第二期的只有右列的九片。從這九片看來，雖未發現在祭祀之前旬有舉行工典的例子，可是在彡祀及翌祀之後舉行祭祀的記載卻仍然和第五期一樣，只是不巧祭祀之前旬舉行工典的例子還未被發現罷了。又繼彡祀之後舉行翌祀的甲骨片雖未發現，可是從祭祀之後接著舉行彡祀的情形看來，想必也和第五期相同。更且先王的祀序是工典的次旬祀田，祀田的次兩旬祀大十，祀大十的次旬祀小十(摭21、佚906)，祀戔十的次旬祀羌十(零7)，此祀序和第五期的祀序也相符。像這樣，兩期的祭祀和祀序便一致了。也因此曉得五祀的祭祀和祀序是傳統的規矩。此外，第二期的甲骨片中，也記載有甲名以外先王的祭祀，舉例來說：第五期甲骨片中有關彡祀及翌祀的場合，按通例祭田和大十間的一旬是沒有其他祭祀的記載的(摭附69是異例)，可是就第二期摭21、佚906所見，卻記載著非甲名先王的祭祀。由此可見五祀並不只是單獨對甲名先王來舉行，而是對先王全體來舉行的。以摭21片「…𢦏祊彡乙未彡朼」來推測，片上記載的癸巳日便是祀畢田同旬的最後一日，而這天正是彡祀祊的日子，兩日後的乙未日則為彡祀朼之日。佚906片中田和朼的關係也與此相同。由此可知祀祊的時間是在祀田同旬的癸日，而祀朼則在祀上甲次旬的乙日。同樣的，前1.20片「旅祊祭十8𣪠田」，所記卜旬之吉凶的日子，正好是祭祀祊之日，而次日甲午則是𡧊祀上甲之日(據第三期)，於是田的祭祀和𡧊祀的關

係便符合了。又如果按前記的祀序，則舉行劦祀祊的次日之甲日，便要舉行朼的𡧊祀，果然，庫1294片記載著「祊劦甲寅米𡧊朼」，從五祀對甲名以外的先王也舉行祭祀的事實，可知它祭祀的對象是先王全體的。那麼下面便非得研究全體先王的祀序究竟如何不可了。

第二項　第五期及第二期先王的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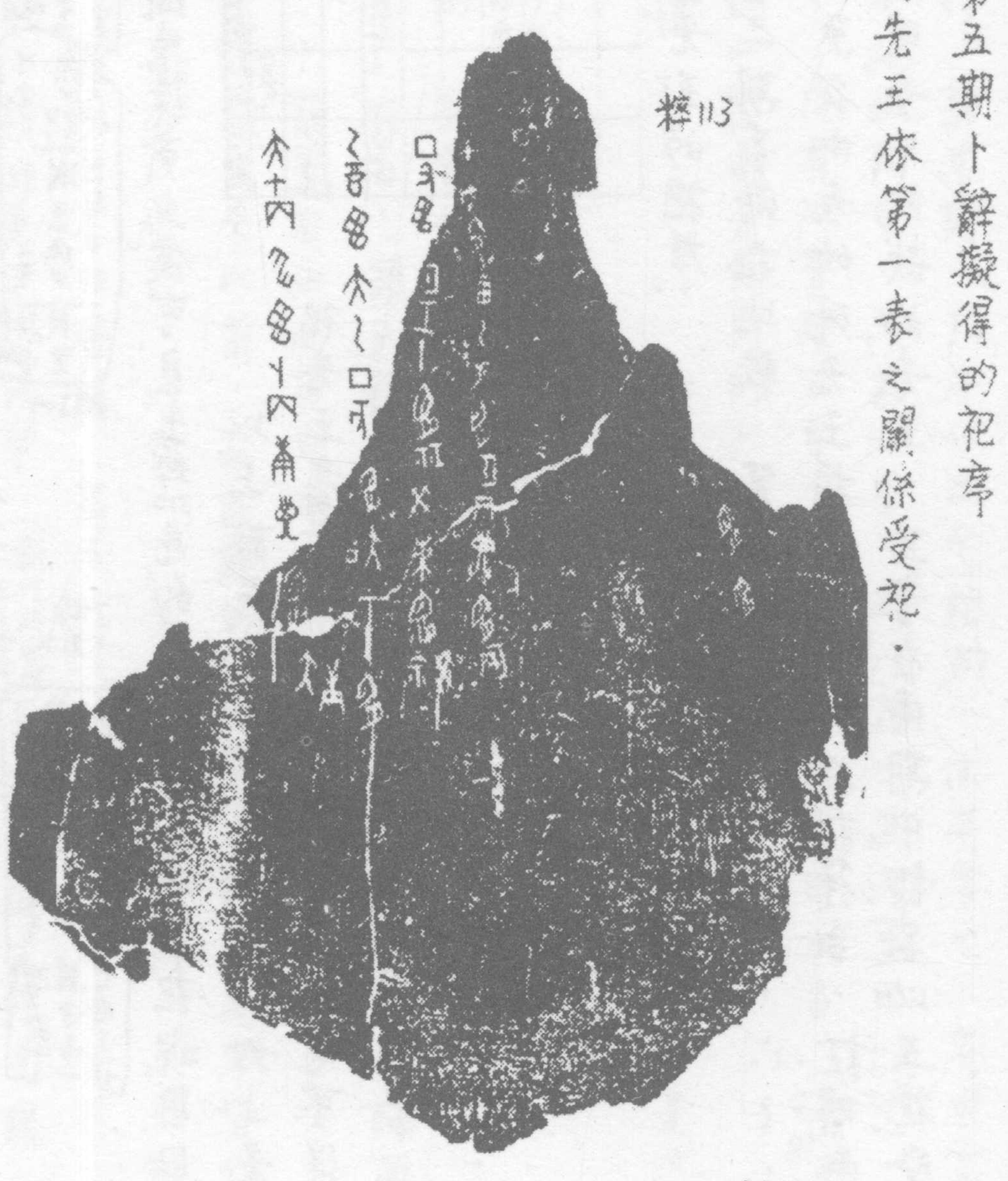
如前文所述，甲日受祀先王的祀序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推想全體先王也必是按一定的祀序受祀的，因此可以將一片之上記載有祭祀兩位以上先王的甲骨片拿來考察他們的祀序。

一、依第五期卜辭擬得的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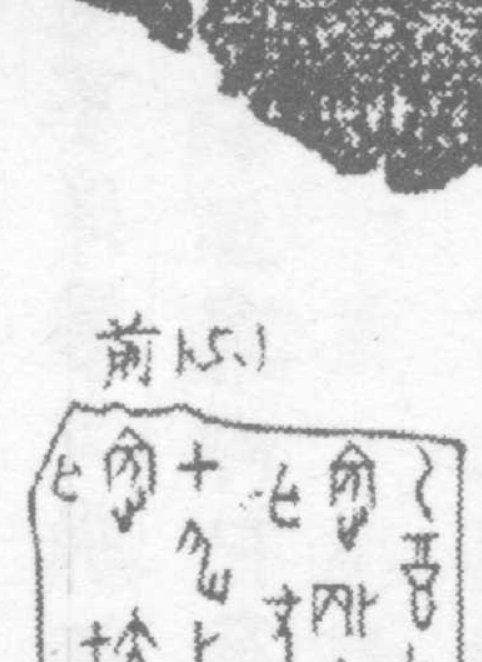
左列甲骨片上的先王依第一表之關係受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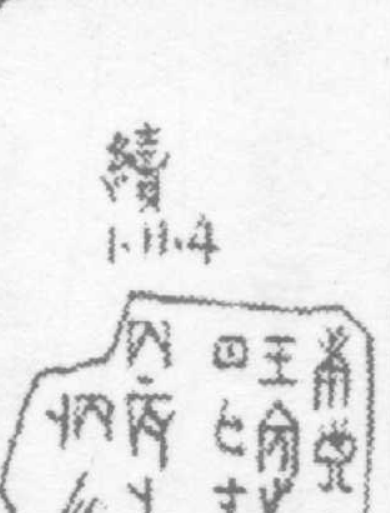
(第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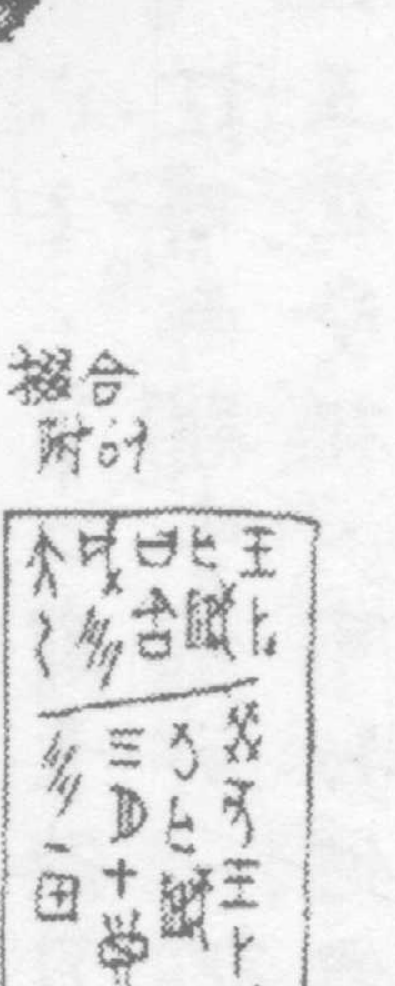
日╲旬	一旬	二旬	三旬
甲	二田		大十
乙	匚乙	大乙	
丙	匚丙		卜丙
丁	匚丁	大丁	
戊			
己			
庚			大庚
辛			
壬	示壬		
癸	示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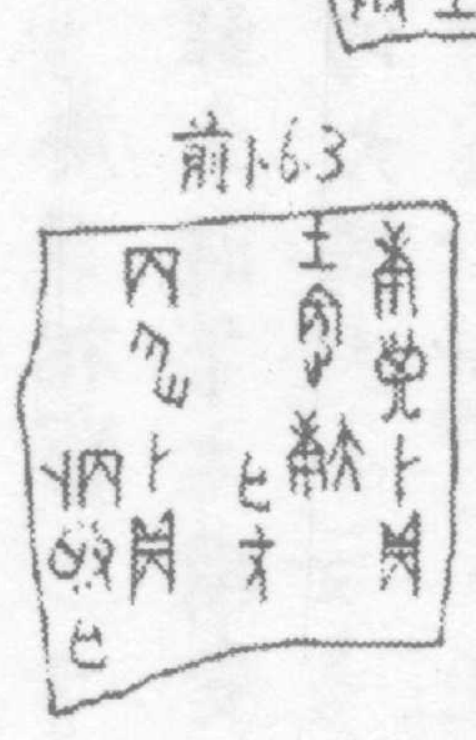

粹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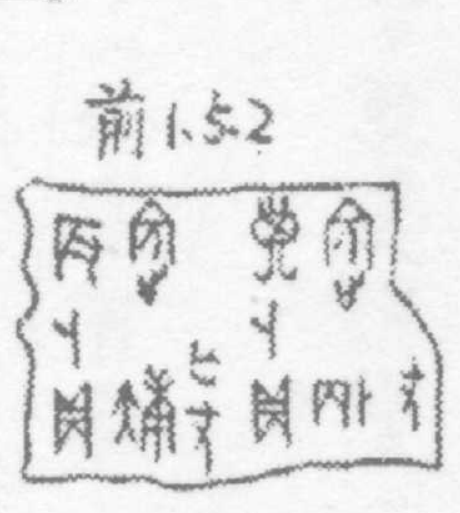
右粹113片，如欲補其闕文，第二行一看便知闕的是丙子和壬午間的丁日和翌字，因此當作「□丁翌」。第三行的闕文，從下辭來判斷，祊和和之間的先王當是朼，他的祀日是癸未和甲午間的乙日，即乙酉；而和的祀日是癸未和甲午間的丁日，即丁亥，因此闕文是「乙酉翌朼口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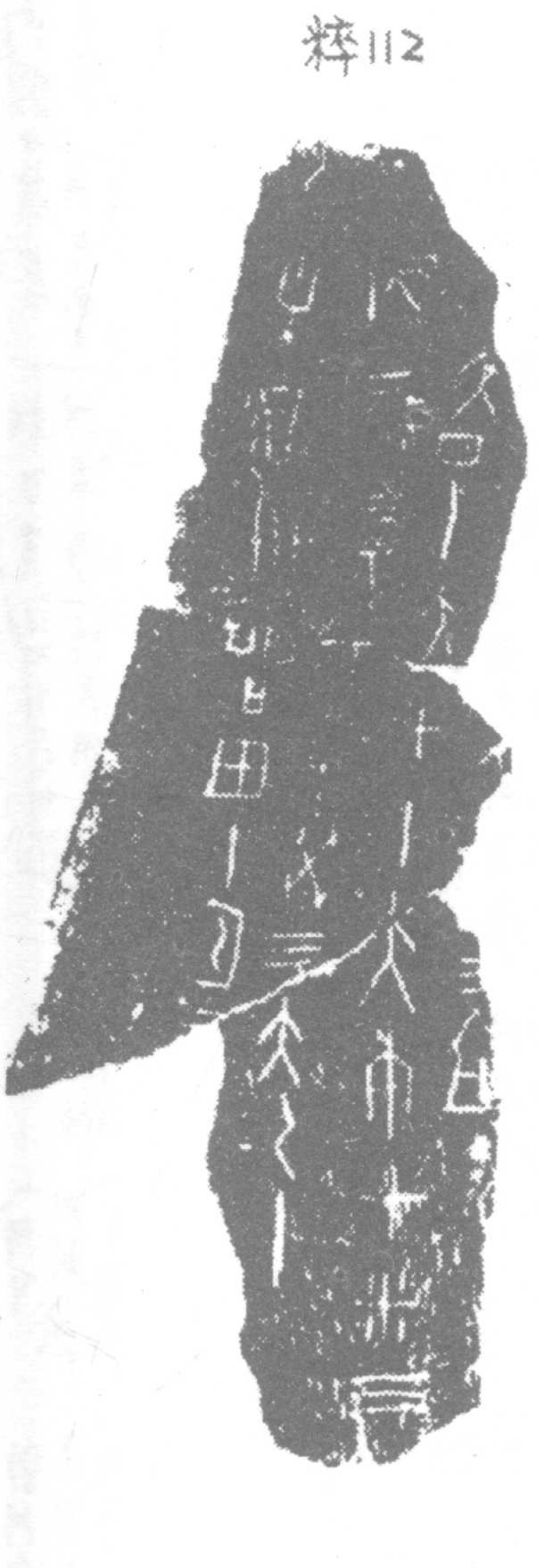

前1.5.1


續1.11.4


掇合附01


前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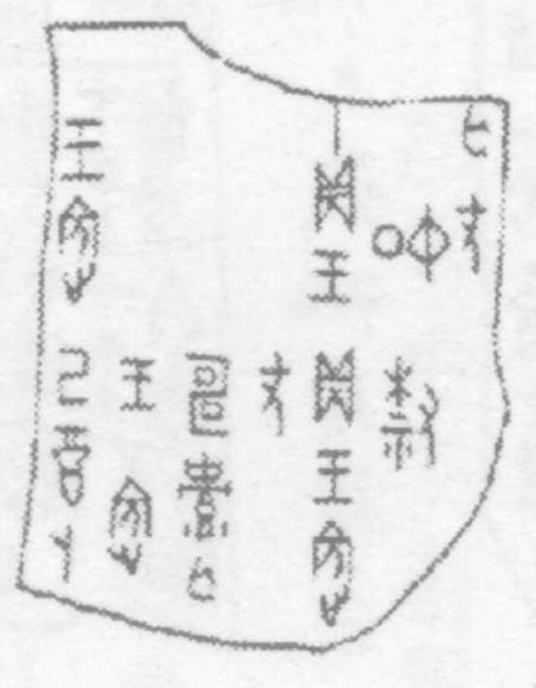

前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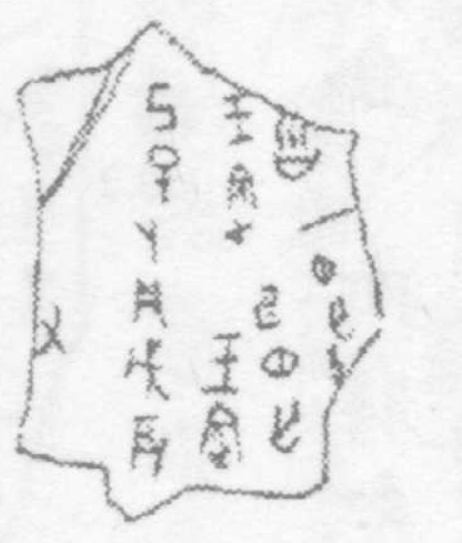

粹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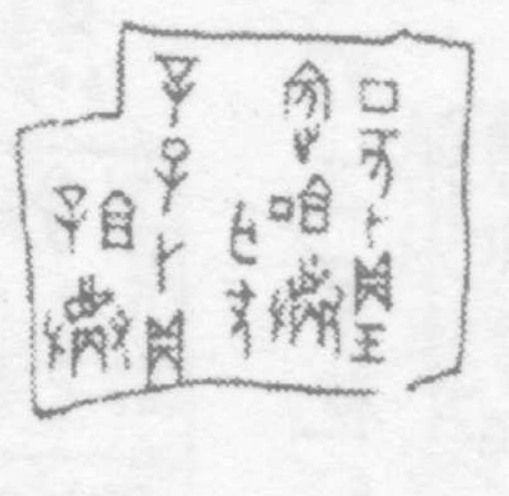
第四行的闕文，依據上列粹112片的次序可知在和之後於甲午日受翌祀的甲名先王是朼。此片朼與𡧊之間，郭某補上「丁酉翌沃丁」五字，而苦無確證(粹釋三)，其實這是郭某之謬，因朼與𡧊之間的先王是丙的事實可由前面舉出的前1.5.1、前1.6.3、續1.11.4及前1.5.2諸片得到証明：此丙於前1.5.1片是在朼的後二日受祀(彡日祀卜日和王名同日，彡夕祀則卜日在王名的前一日，因此本片卜丙的彡日祀是在乙酉的明日丙戌舉行，而這天正好是祀大甲之甲申日的兩日以後。)，且按前1.6.3、續1.11.4及前1.5.2之辭，丙在𡧊的前四日受祀，可知丙是在朼與𡧊之間受祀，其間的丙日便是他的祀日。因此知道甲午翌朼兩日後的丙申日翌祀丙，四日後的庚子日翌祀𡧊，這一行的闕文便應補成「大十丙乞翌丙𡧊」。粹113片的闕文既經補足，則其祀序便如右第一表所列。另外摭附的片作「…戌彡…大乙」，此闕文補上後當作「十戌彡夕大乙」，因彡夕祀是在王名的前一日舉行　所以此處干支是十戌，而祭祀必為彡夕。此與第一表亦相脗合。以下所舉的甲骨片依第二表之關係受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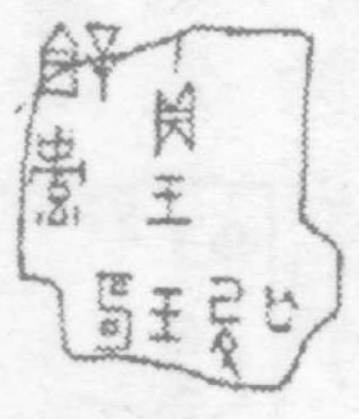
(第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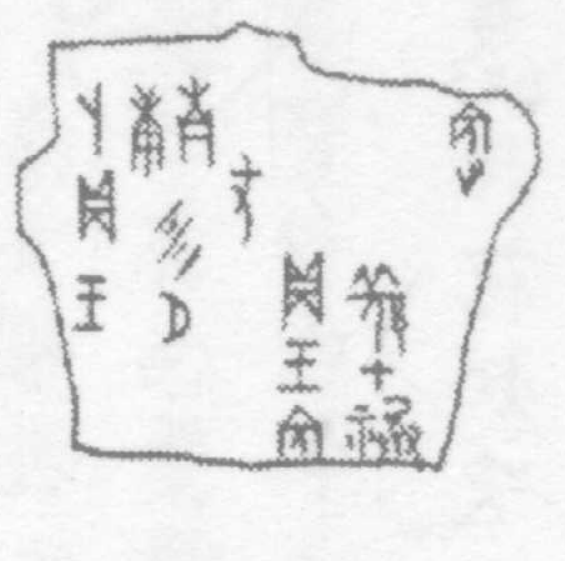
日╲旬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甲				羌十	象十
乙					
丙					
丁		中丁		且丁	
戊	大戊				
己	雍己				
庚				南庚	般庚
辛			且辛		
壬					
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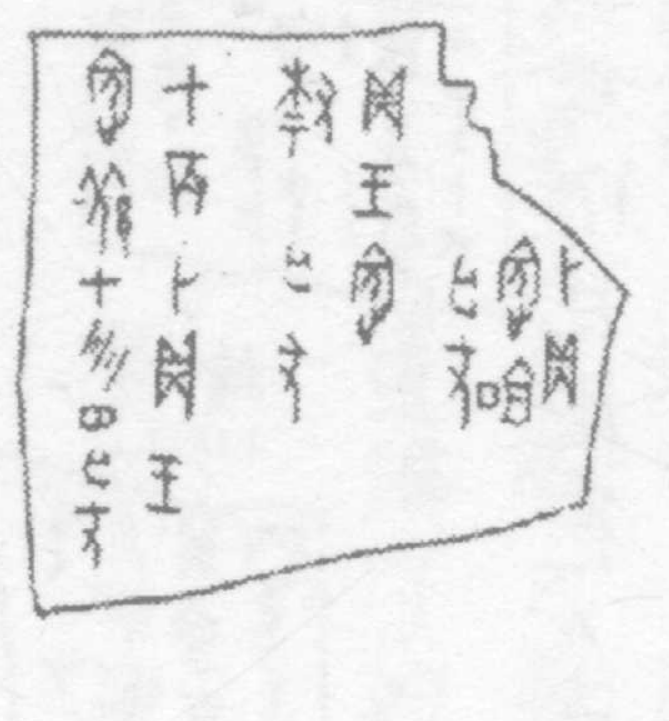

前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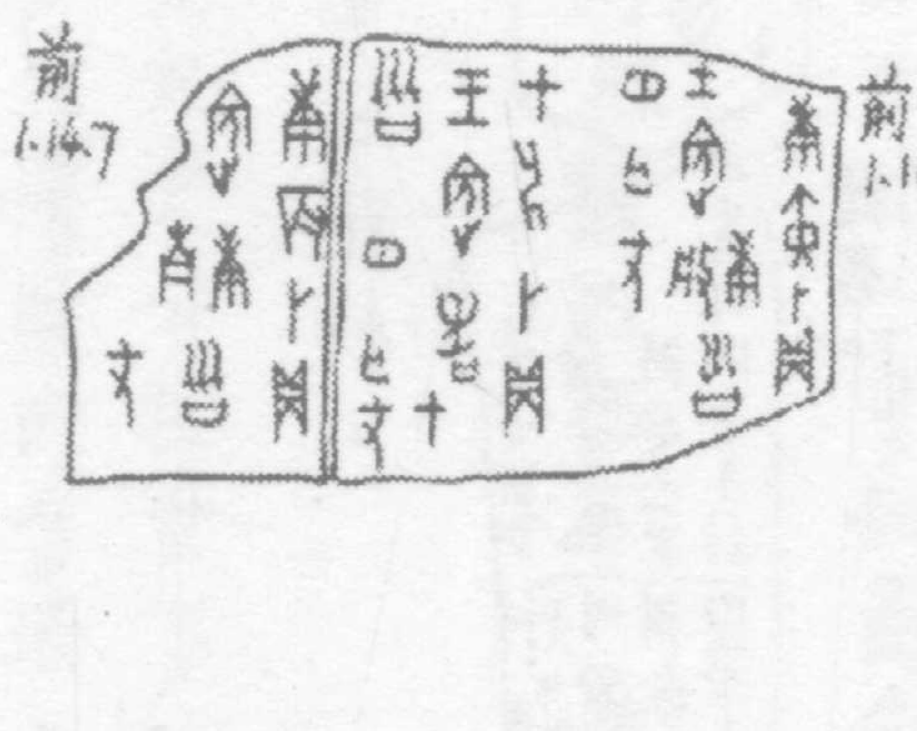

粹203


續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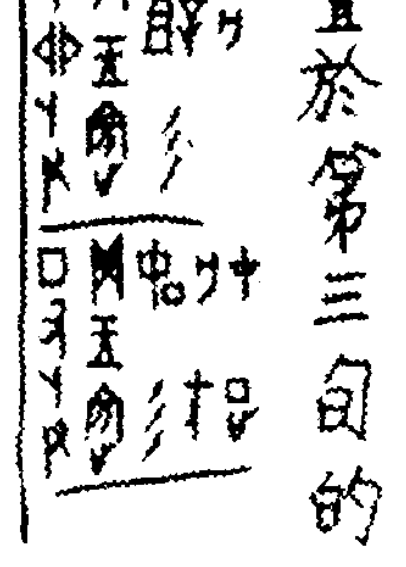

粹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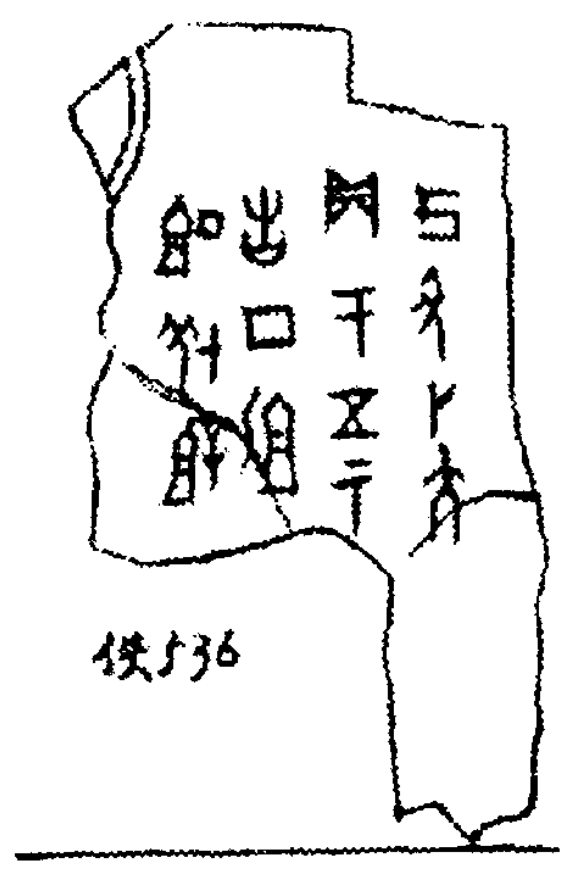

前1.42.5


前1.42.4


前1.14.7
前1.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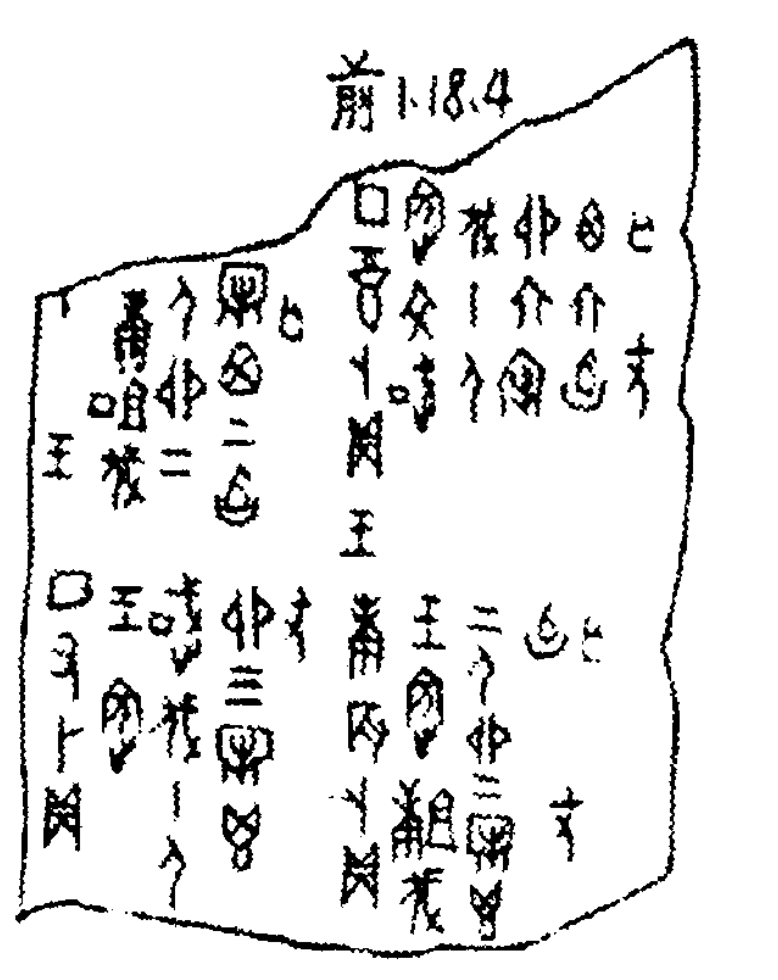
右粹203、前1.85兩片中邕，邕的卜日是己日，按王賓卜辭的通例來說，卜日和王名之日是一致的，所以邕、邕是一位以己為名的先王。在粹203片中，𢀛祀邕的前一日之戊日是卜其王的祭祀，在戊日受卜的當然是以戊為名的先王，而以戊為名的先王除大戊之外別無他人，因此這裡當是卜大戊的𢀛祀，依據此片可知邕和大戊的關係了。前1.85片邕和中的關係，依卜辭通例說，上辭的時間是在下辭之後，由此看來，當在卜邕的己酉日之後的丁日即丁巳日卜中，由此，兩者祀序的關係便可以知道了。粹204片邕和卲的記載，從本片中卜邕的己丑日之後的辛日卜卲，以及續1.51片卜卲後次旬的丁日卜𠂤口的記載，可知卲是在邕與𠂤口間的辛日受祀。那麼卲的祀日在第二表中應是第二旬的辛日還是第三旬的辛日呢？依下舉屬第二期的粹176片，卲在𠂤口次旬的辛日受祀的情形看來，應置於第三旬的辛日，而其次旬的丁日為𠂤口的祀日。前1.44片中咀和羌十的關係，據下列的佚536將羌十列於卲與咀之間，可知羌十的祀日是在卲和咀間的甲日，即右表第四旬的甲日。前1.42.5片羌十與𦎫同在一片，可是卜日付闕，而𠱠11片𦎫、𢆉，𦎫的卜日則一目瞭然，由此這三王間的關係也就很明白了。羌十與𢆉的關係，在前述甲名先王之祀序裏已加說明，而𢆉、𦎫、𦎫之關係，因之確定。以上大戊、邕、中、卲、羌十、咀、𢆉、𦎫、𦎫諸先王的祀序位置如第三表。以下所舉的甲骨片之先王依第三表之關係受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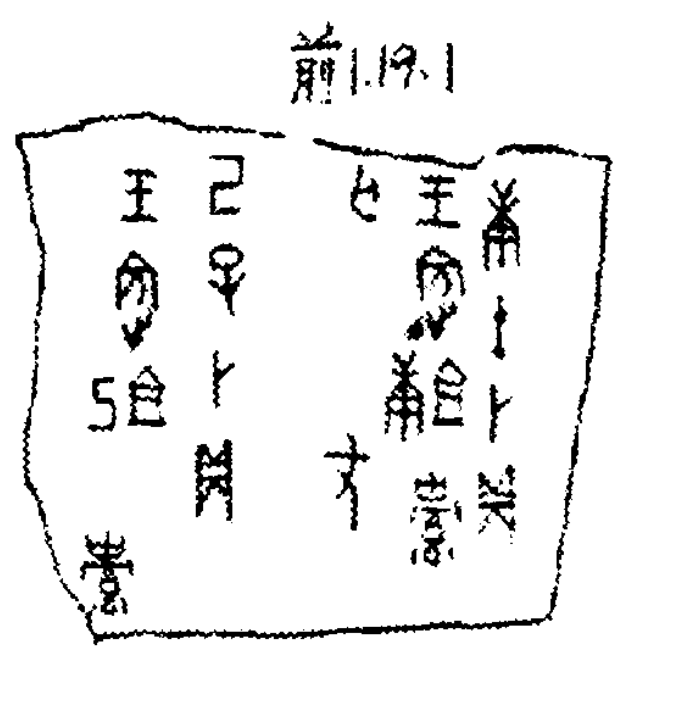

粹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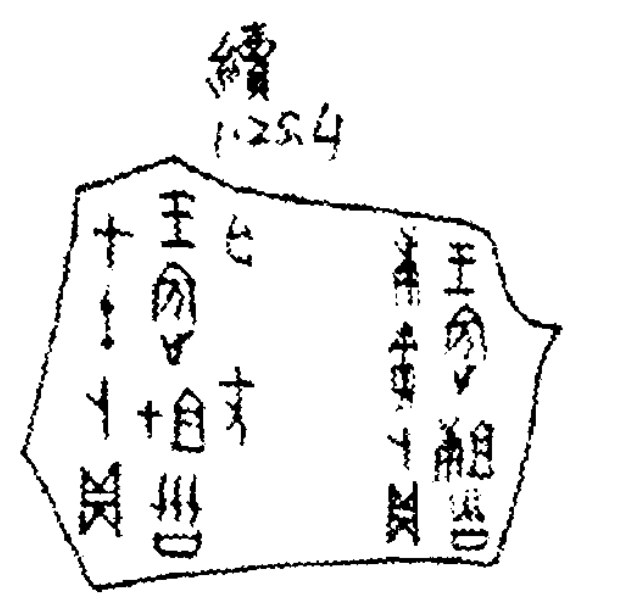

佚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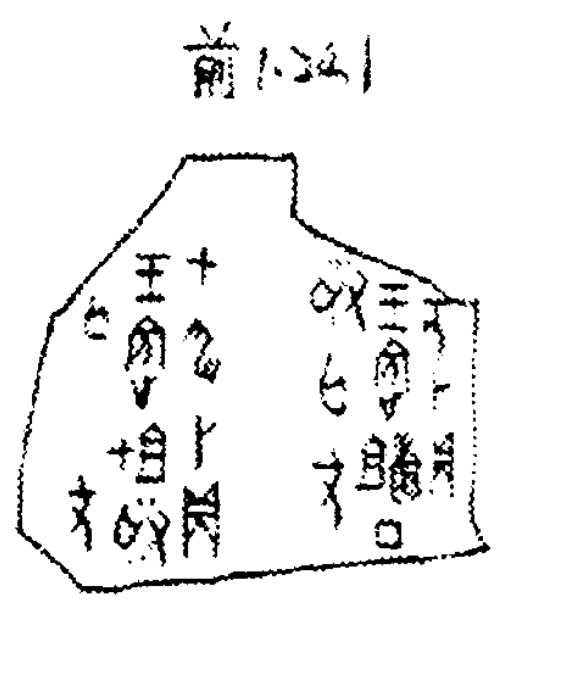
（第三表）

日/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一旬				武口		且己	且庚			
二旬	且十			康且口						
三旬				文武口						


前1.18.4


前1.19.1


續1.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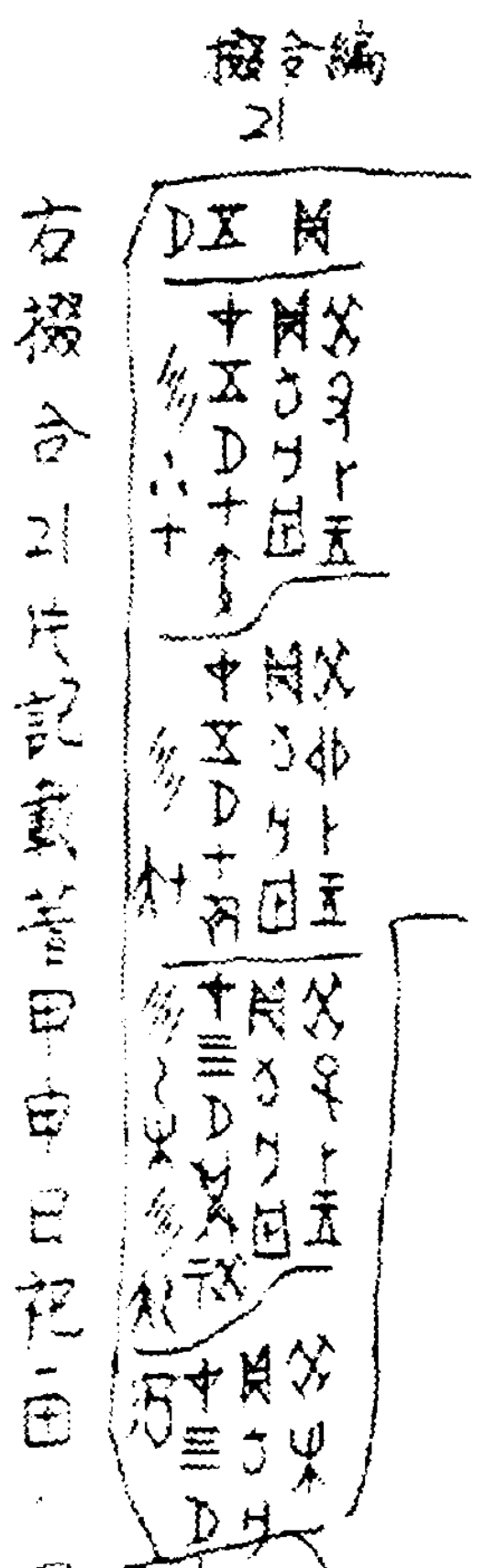

前1.24.1

右列之前1.18.4片以丁日祀武口、三日後的庚日祀𢀛、次二旬的丁日卜祀文武口。前日卜祀咀。續1.25.4片以𢀛次旬的甲日卜祀咀。前1.24.1片以咀三日後卜祀𢀛。諸先王之能夠得知第五期先王間之祀序的甲骨片，大致如以上所列。右三表雖未能網羅所有的先王，可是如試著把這三表接合起來，將之與前述的甲名先王的祀序作一對比，便知兩者的祀序都能符合，於是，三表也因此可以綴合起來。於此依甲名先王的祀序補上小十、羌十，結果便如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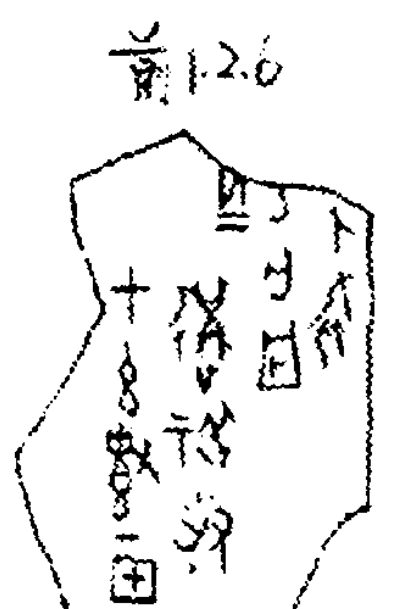
日/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田	匚乙	匚丙	匚丁					示壬	示癸
第二旬		大乙		大口						
第三旬	大十		卜丙				大庚			
第四旬	(小十)				大戊	邕				
第五旬				中口						
第六旬	(戔十)							且辛		
第七旬	羌十			且口			南庚			
第八旬	象十						般庚			
第九旬				武口		且己	且庚			
第十旬	且十			康且口						
第十一旬				文武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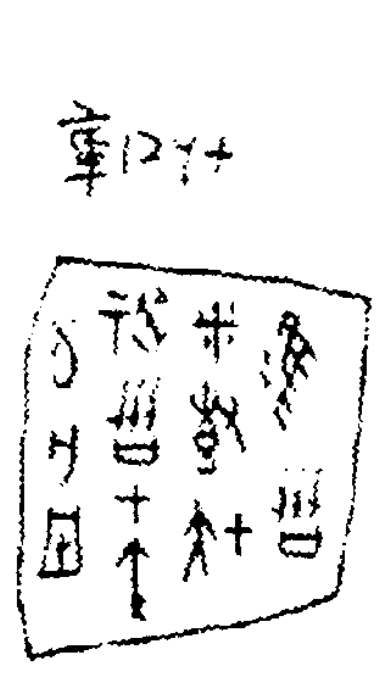
依據本表大致便可以知道第五期先王的祀序。更進一步將它與依據第二期卜辭考得的祀序相參驗，並補足遺漏的先王，則完璧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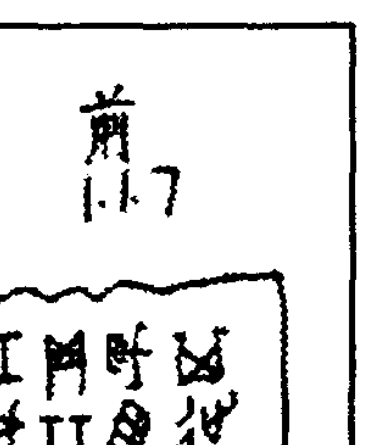
二、依第二期卜辭擬得的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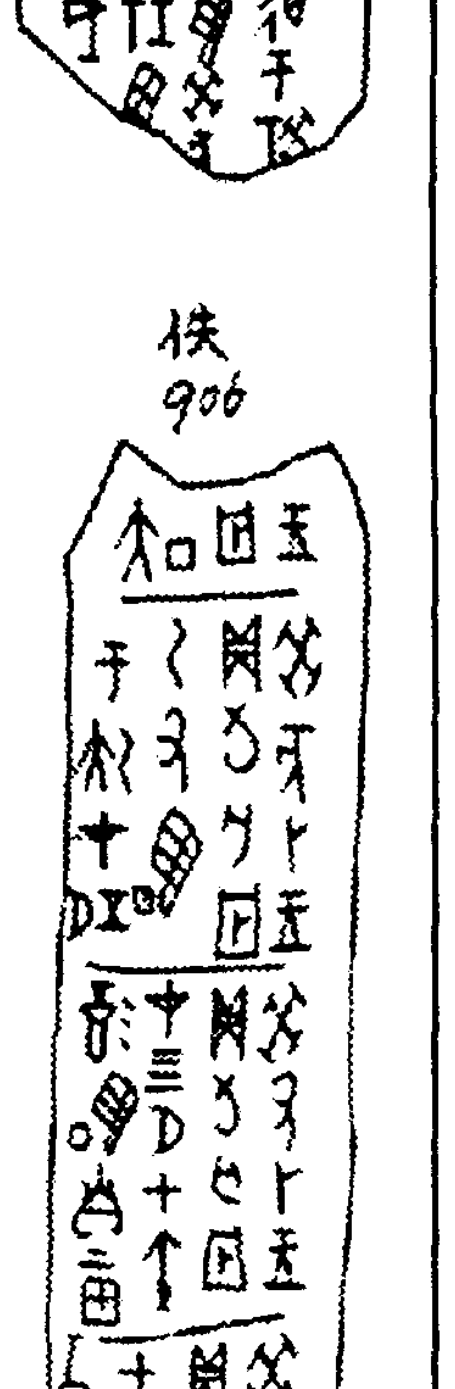

綴合編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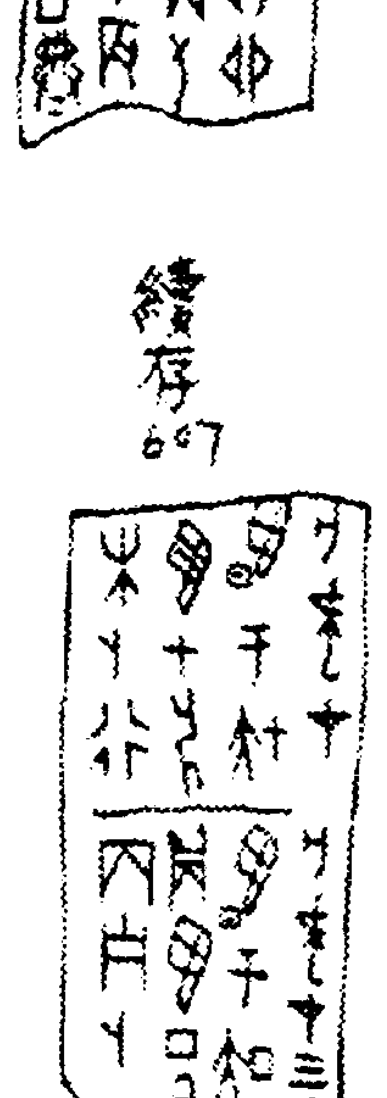
右綴合21片記載著甲申日祀田，同旬癸巳日祀𢀛，次旬乙未日祀杙，第三旬甲辰祀杙，第四旬甲寅祀小十。前1.26片記載著占卜貞旬之後的癸日對𢀛的彡祀以及次日對田的𦎫祀。因為對𢀛的彡祀是在𢀛同旬的癸日，則其次日的甲日正是田第二旬的𦎫祀之日，所以此片的祀序與綴21片的祀序相符。庫1214片貞旬之後的癸日正是𢀛的𦎫祀之日，次日即為杙的𦎫祀之日，由於𢀛第三旬𦎫祀之日明日的甲日也正是杙第二旬的𦎫祀之日，此片的祀序也與綴21一致。


前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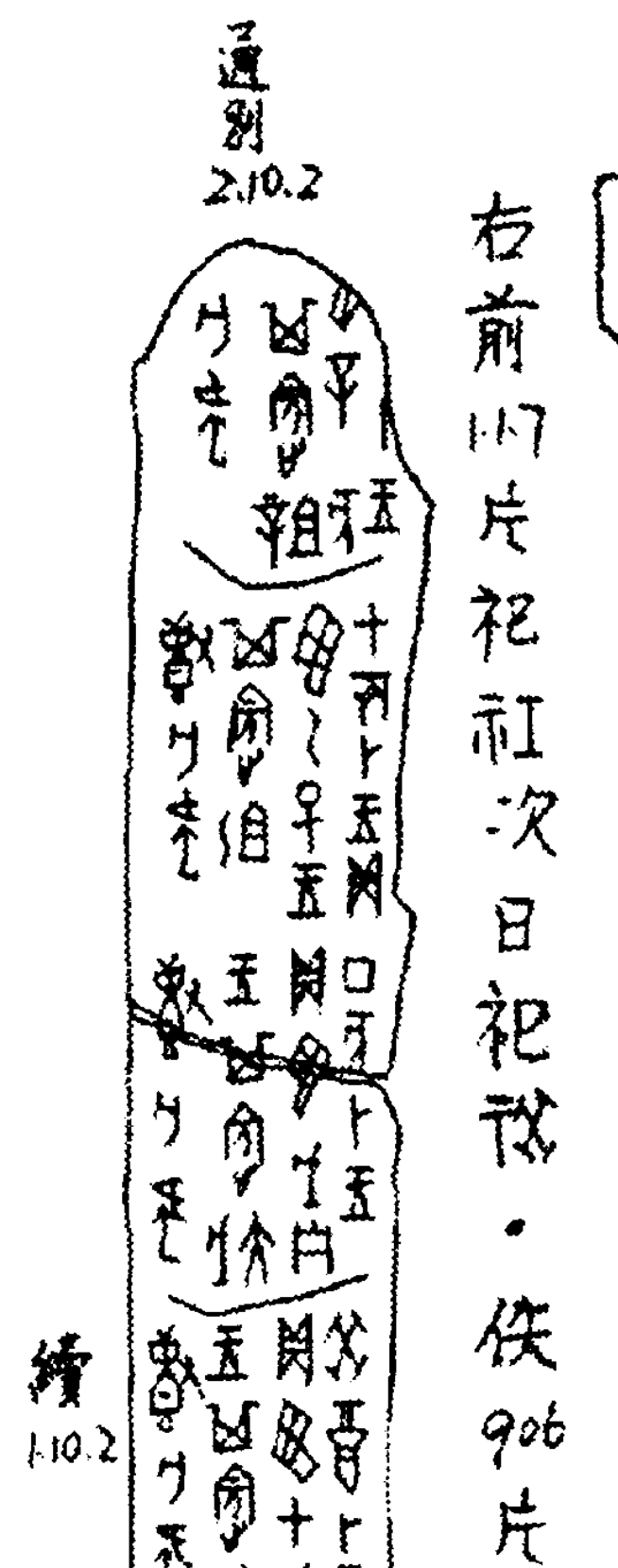

庫1214


前1.1.7


佚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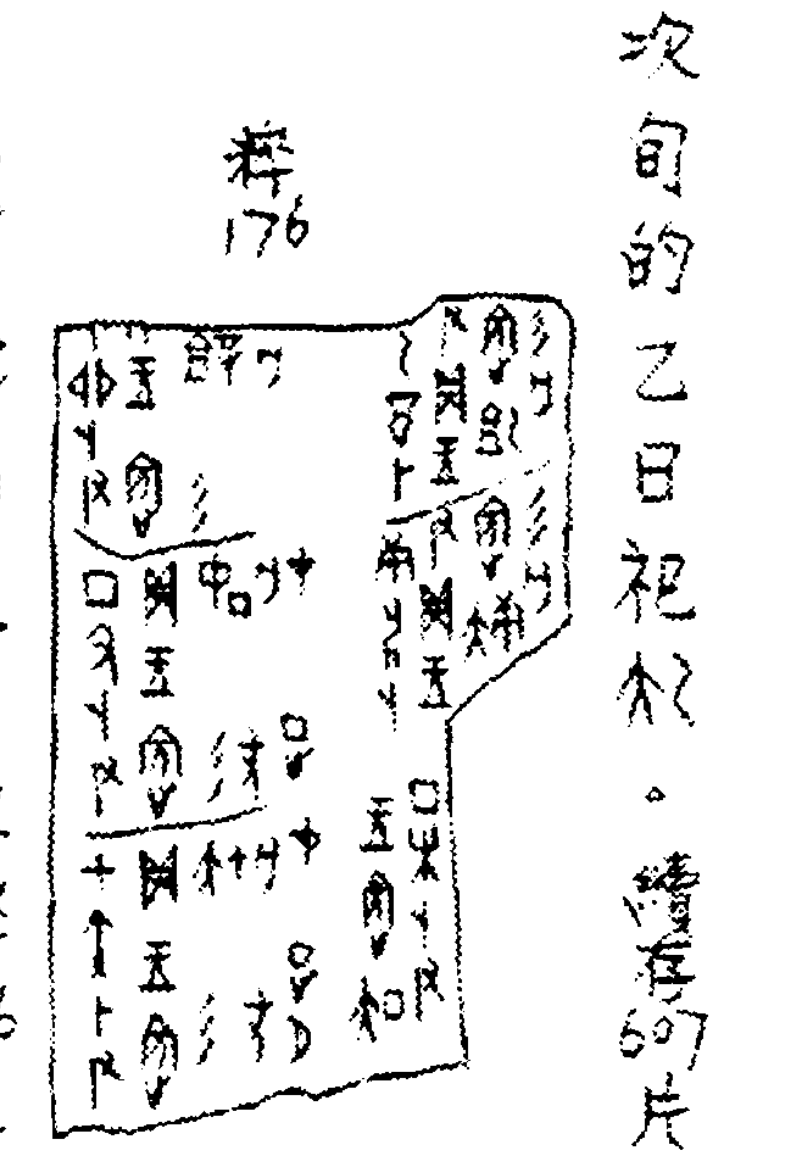

續存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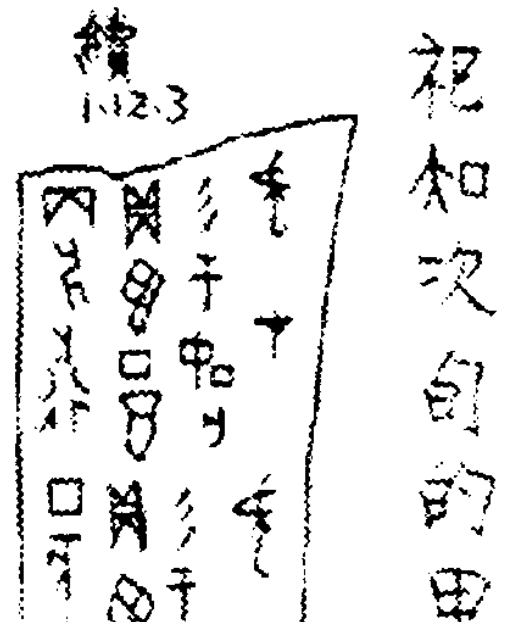
右前1.1.7片祀社次日祀𢀛。佚906片祀田次旬的乙日祀杙。續存607片祀知次旬的甲日祀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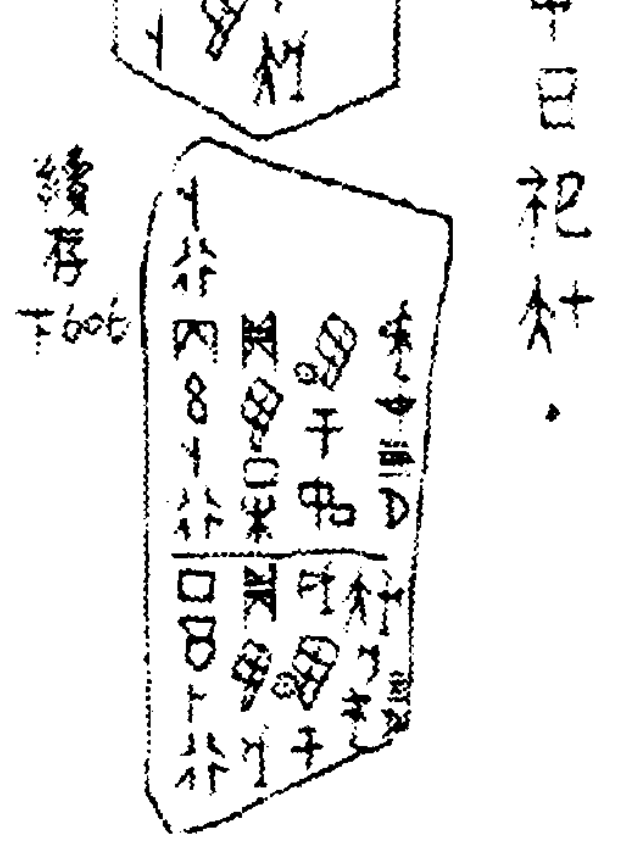

通別2.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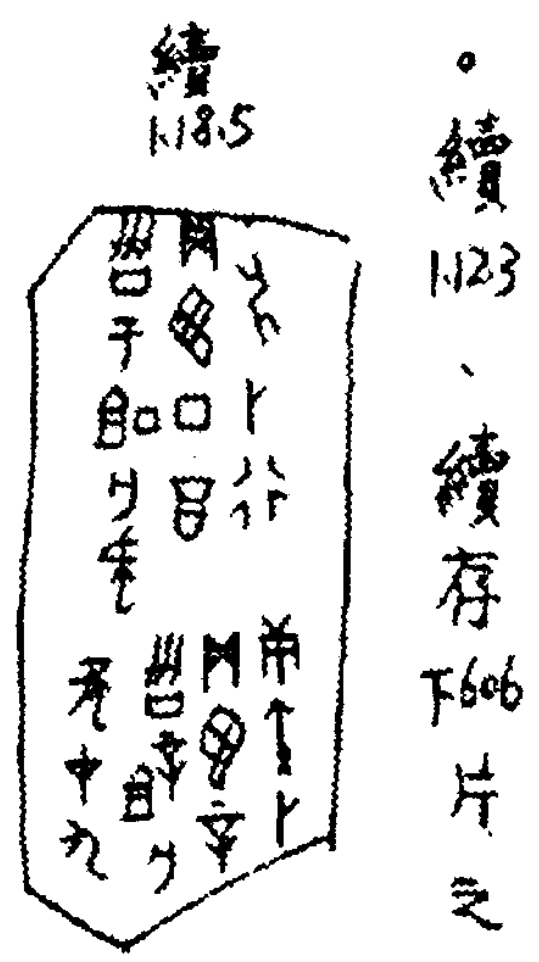
續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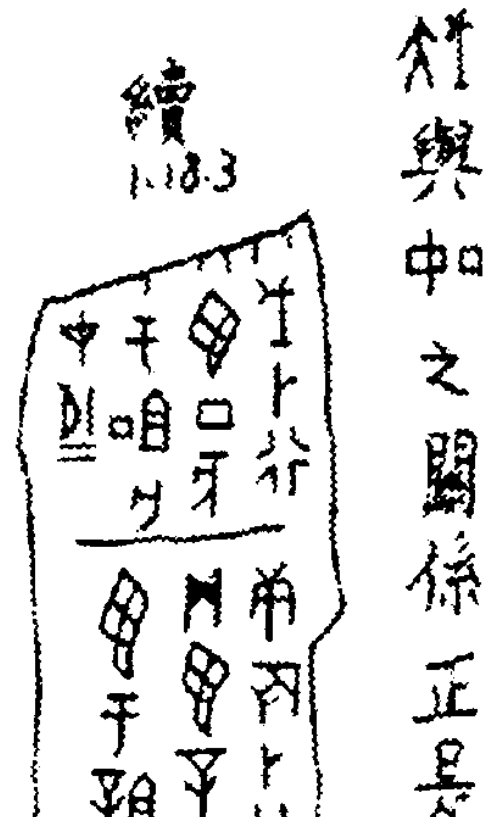
右邊將通別2.10.2與續1.10.2片接合，所得杙、𡧊、卲的祀序與粹176片相符。依此接合之甲骨片與粹176片得知祀杙前旬的丁日祀知，同旬的庚日祀𦎫，次二旬的丁日祀中（粹176），祀杙次旬的戊日祀杙（續1.10.2），祀杙三旬後的乙日祀𡧊、辛日祀卲（粹176、接合片）。因而杙與中的關係是以祀杙次旬的丁日祀中。續1.12.3、續存下606片之杙與中之關係正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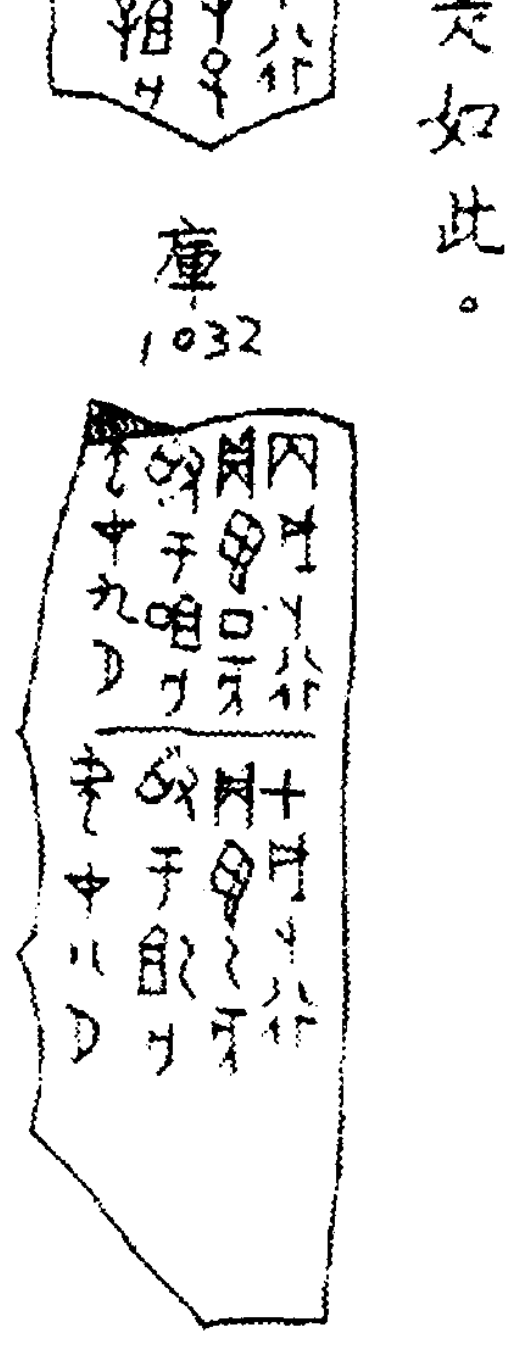

粹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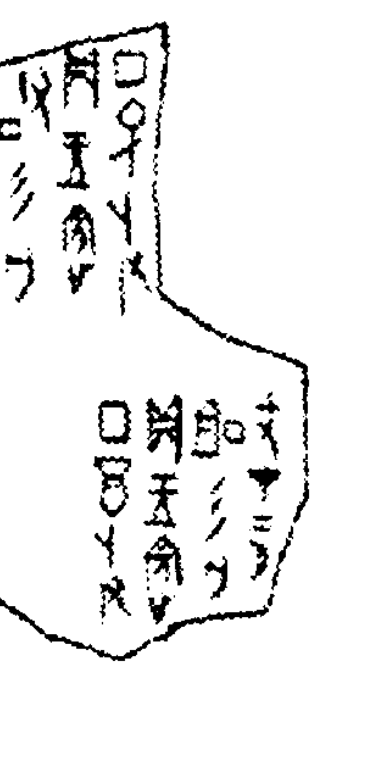

續1.12.3


續存下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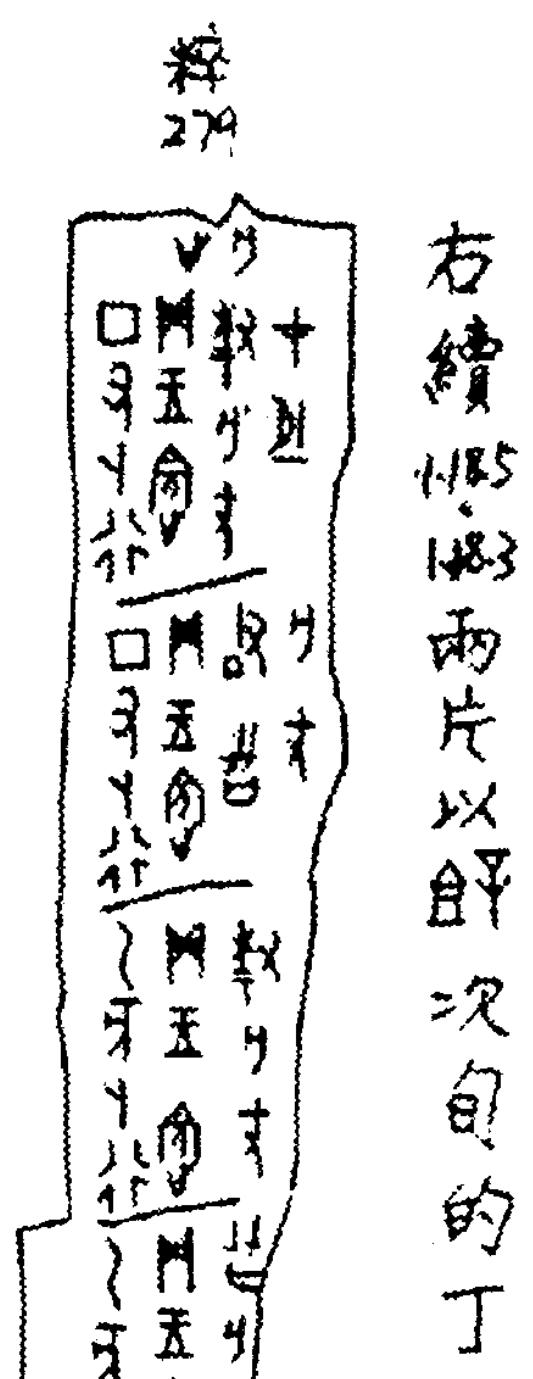

續1.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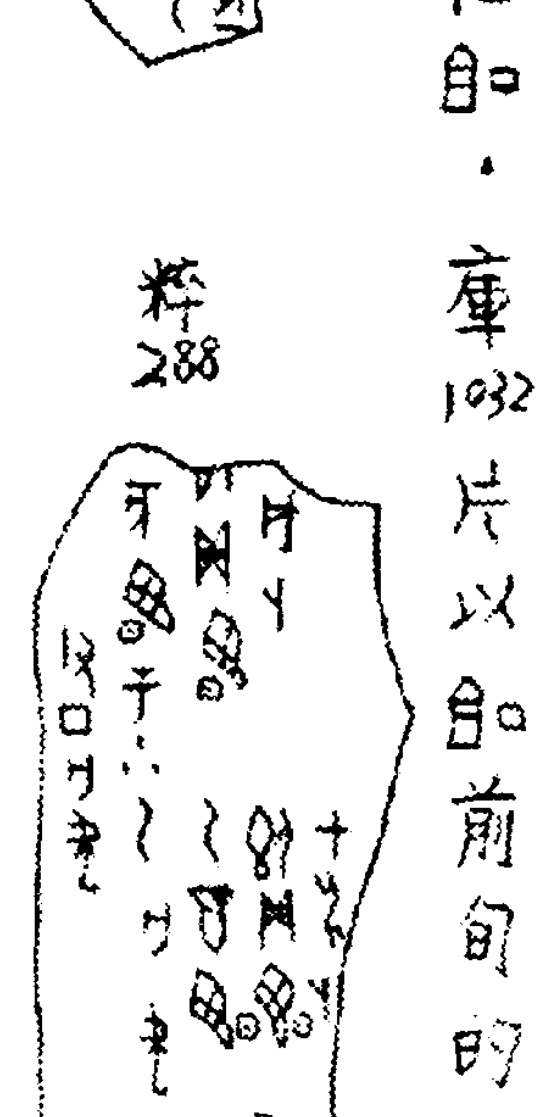

續1.18.3


庫1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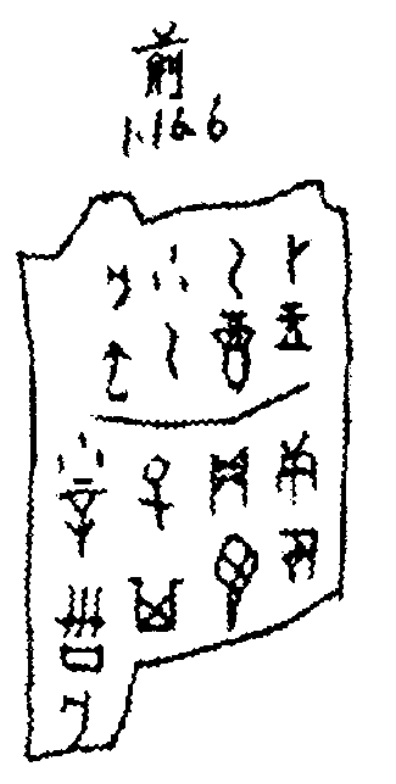

粹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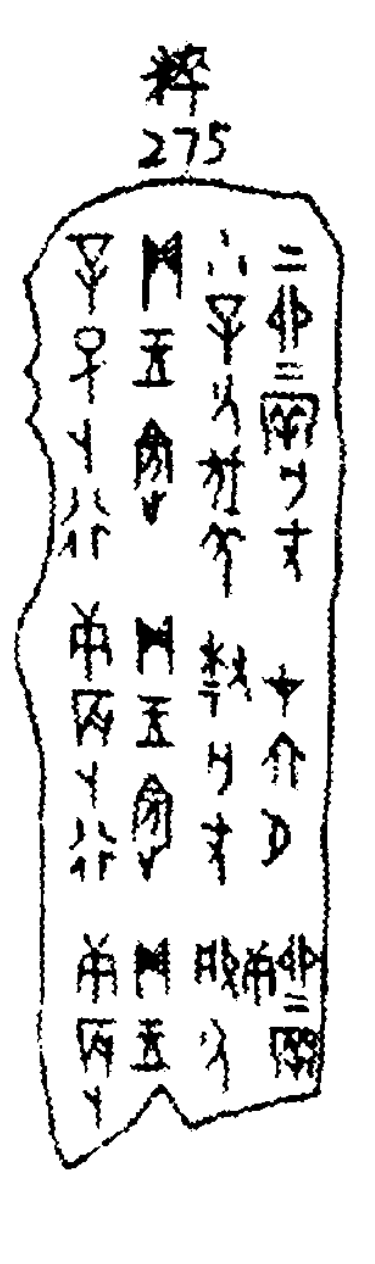
右續1.18.5、1.18.3兩片以卲次旬的丁日祀𠂤口。庫1032片以𠂤口前旬的乙日祀𡧊。粹307片以𠂤口次二旬的丁日祀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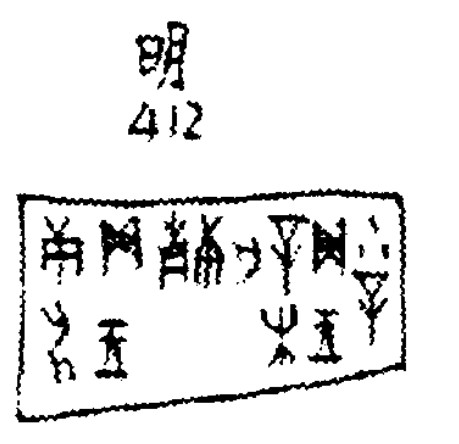

粹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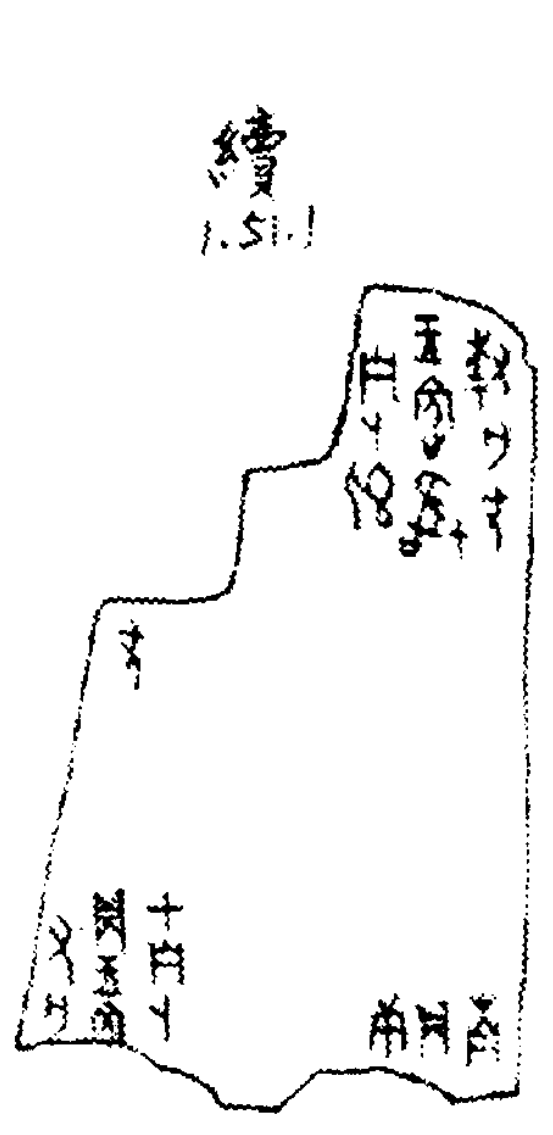

粹288

右二片以祀𢀛同旬的乙日祀小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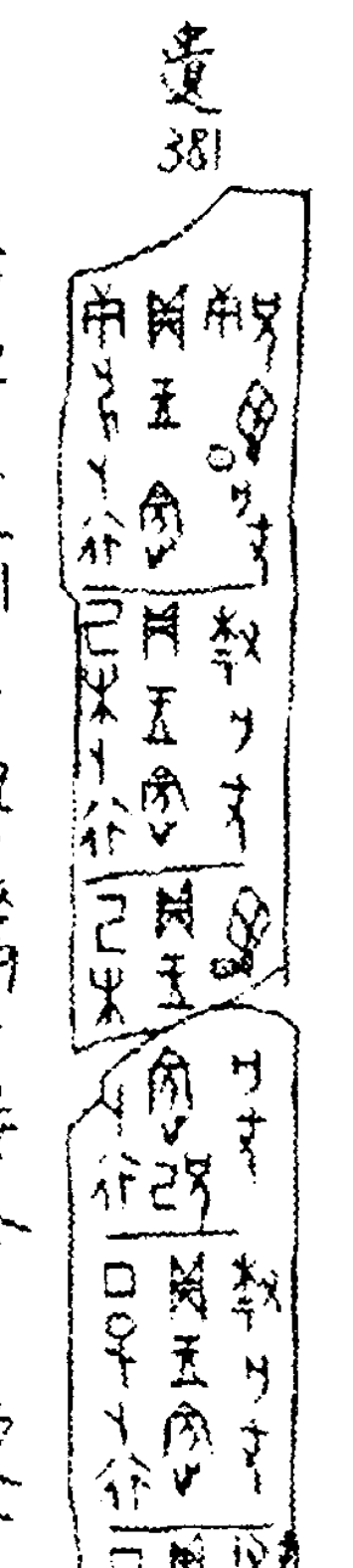

前1.16.6


粹275


明412


續1.51.1

右四片以祀小乙前旬之辛日祀小辛（前1.16.6），祀小辛之前一日祀般庚（粹275），祀小辛前旬的庚日祀𦎫（明412），祀𦎫次旬的甲日祀𦎫十（續1.51）。


遺381

粹309

右將遺381片與粹309片接合，便可見出粹310片的祀序。據此知祀𢀛同旬的己日祀𢀛、庚日祀𦎫。

粹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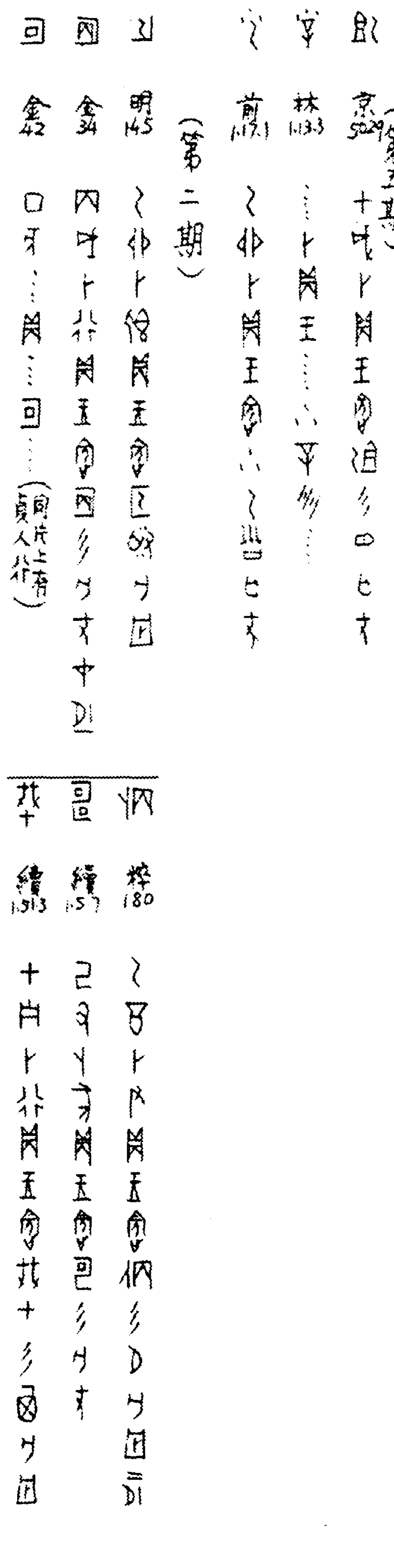
以上諸片先王祭祀的關係如上表所列。此表雖未將第二期祀先王盡數舉出，但是依此還是可得第二期祀序的大概。

到此已大致弄清了第二期及第五期的祀序。以下將兩者加以比較參驗，以因此確定先王的祀序。

日/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一旬	田								示壬	示癸
二旬		大乙		大口						
三旬	大十						大庚			
四旬	小十				大戊					
五旬				中口						
六旬		且乙						且辛		
七旬				且口			南庚			
八旬	象十						般庚	小辛		
九旬		小乙		父口		兄己	兄庚			

三、殷室先王的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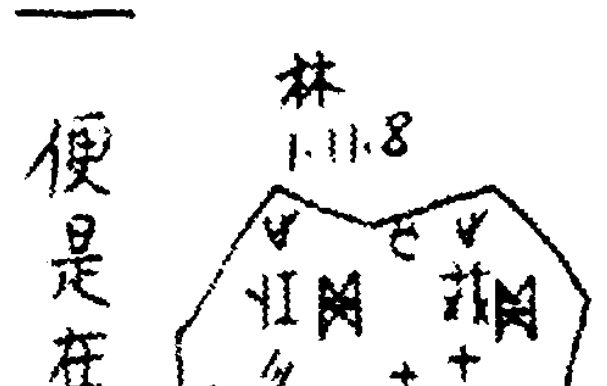
將第五期表與第二期表兩相比較，第五期表缺𡧊、小辛、小乙，第二期表缺匚乙、匚丙、匚丁、𢀛、邕、杙十、羌十。然從兩表所列先王相互之關係均相符合，證明兩期皆依同一祀序祭祀先王。而且從左列的資料証明表中所缺的先王，其實在兩期中都各以五祀受祀，可知他們都列於兩期的祀序中。


京5029
（第五期）
林1.13.3
前1.21
（第二期）
明145
金34
金42
（同片上有貞人行）
粹180
續1.57
續1.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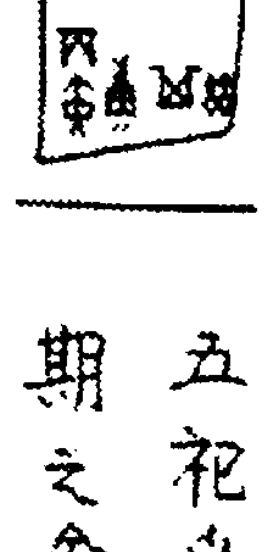
[illegible]乙丑…貞王…[illegible]…

如此，因兩表受祀先王及其祀序都相同，便可將兩表綴合起來。本此綴成之表猶缺戔、壬二王，戔為第四期先王，當然不見於第二期表，而在第五期之前1.24「乙卯卜貞王賓戔[illegible]亡尤」，他以五祀受祀。又粹365片中他在祀翌次旬的乙日受祀，因此可知其祀序。壬在第二期之前1.1「壬[illegible]卜貞王賓[illegible]亡尤」及第五期之前1.3「壬[illegible]卜貞王賓壬[illegible]亡尤」中，是以五祀受祀。卜辭中的[illegible]，史記作外丙，準此，則壬正是史記之外壬，亦即河亶甲之先王。而河亶甲便是後述的戔十了。所以上舉兩片壬與戔十的祀序是壬在戔十之前受祀。前1.3壬午日卜壬，那麼戔十便是在次旬的甲日即甲申日受卜了。此為戔十與壬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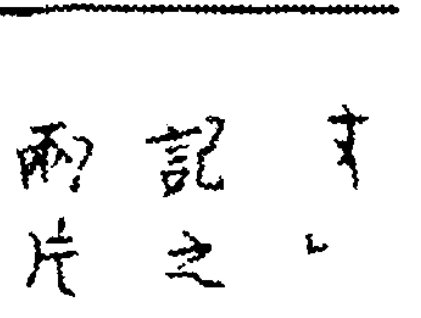
前1.43



粹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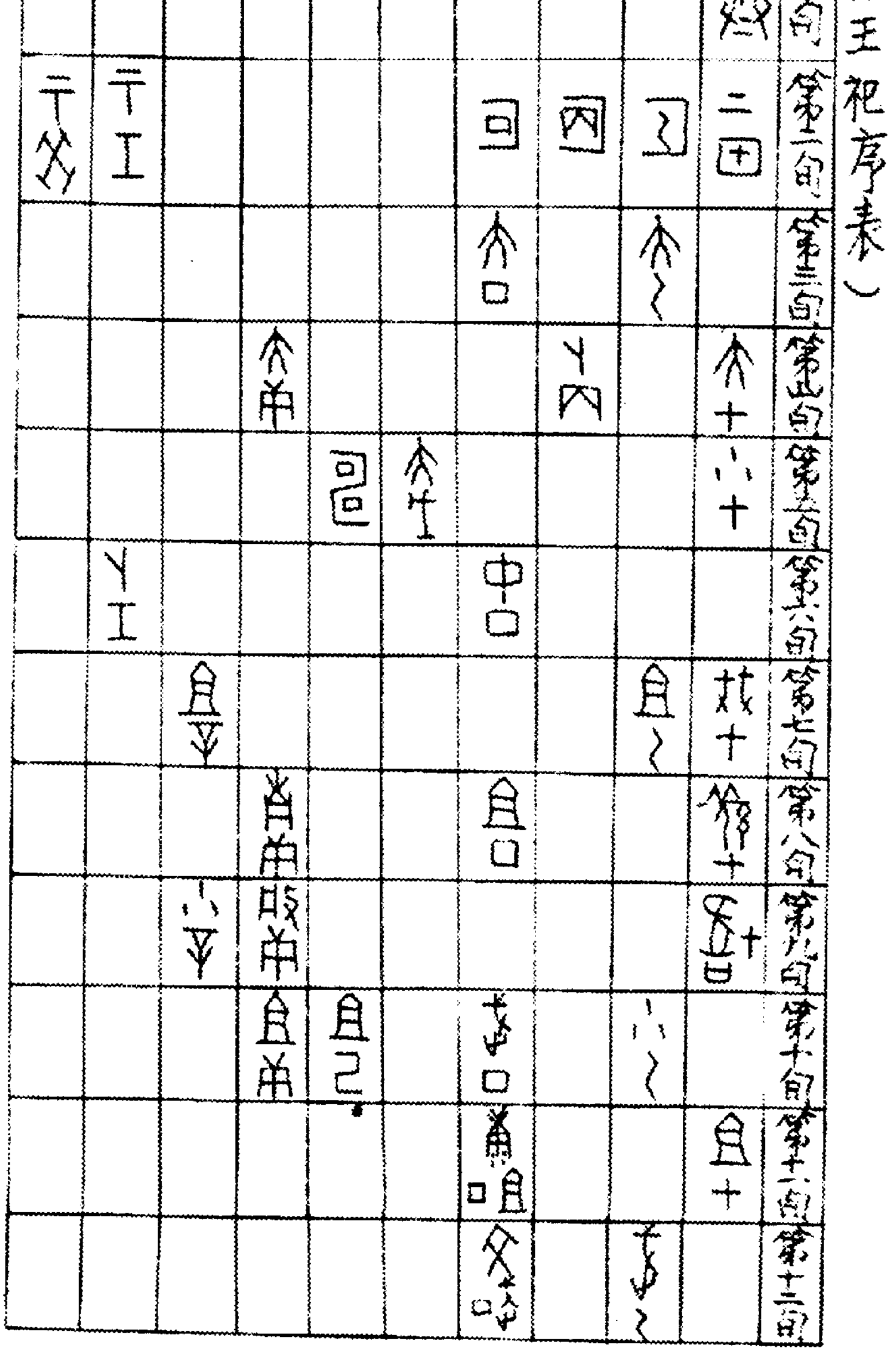


林1.11.8



卜辭中以五祀受祀之先王除上述者外便沒有了。所以將前述戔、壬的祀序補入，則享受五祀之祭的先王祀序便可表列如次。

（先王祀序表）



日/旬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illegible]									
第二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三旬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六旬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七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九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一旬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十二旬		[illegible]		[illegible]						

此表甲日的祀序和前述貞旬卜辭中甲名先王的祀序一致，因此貞旬卜辭中有關祭祀的記載，乃根據本表之祀序來，便可得而知了。

據此表可知先王的祀序是遵照下面兩原則成立的：

一、先王以其名之日受祀。

二、先王依其世系之次序受祀。

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敘述了子（後王）不先於父（前王）受祀的原則。此其實即殷代以來的原則，而這個祀序也必就是王位的次序了。

第三項　先王的王名・世系・稱謂

先王的祀序是依照王位的次序而來的，所以如果將之與殷本紀對比的話，那麼卜辭的王名即史記的那一王，以及殷本紀的世系依照卜辭須作如何的修正等問題，便可很容易弄清楚了。同時卜辭王名的各種稱謂也可以加以識別了。

一、卜辭的王名與殷本紀的王名

茲將祀序裏先王的次序與殷本紀王名的次序並記如下：

（祀序）[illegible]（至文武丁共三十三王）

（殷本紀）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至太丁計三十五王）

卜辭的王名相當於殷本紀的那一王，有關這問題的論考，有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帝王第二」，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續考」（觀堂集林卷九）、「古史新証第三章」，吳其昌的「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世系」、「甲骨文斷代研究的十個標準」（大陸雜誌四卷八期）、陳夢家的「商王名號考」（燕京學報第二十七期）等等。卜辭的「[illegible]」就是史紀的「微」，同樣的：[illegible]即報乙、[illegible]即報丙、[illegible]即報丁、[illegible]即主壬、[illegible]即主癸、[illegible]即天乙、[illegible]即太丁、[illegible]即太甲、[illegible]即外丙、[illegible]即太庚、[illegible]即小甲、[illegible]即太戊、[illegible]即仲丁、[illegible]即外壬、[illegible]即祖乙、[illegible]即祖辛、[illegible]即祖丁、[illegible]即南庚、[illegible]即盤庚、[illegible]即小辛、[illegible]即小乙、[illegible]即武丁、[illegible]即祖庚、[illegible]即祖甲、[illegible]即康丁、[illegible]即武乙、[illegible]即太丁等，諸家所論大致相同。至於卜辭中的[illegible]、戔十、[illegible]十、[illegible]十、[illegible]，殷本紀的中壬、沃丁、廩辛等，則眾說紛紜。然而如將右列的祀序與此對比，便能直截地給與答案。

有關「[illegible]」說——

[illegible]為第一期、第三期所未見。於第二期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五期作[illegible]、[illegible]形。王國維說「[illegible]即[illegible]，从己與从口同」，認為與[illegible]同字（戩釋五葉），吳其昌從字釋上說「[illegible]者雍己」，認為是雍己（殷虛書契解詁二續六七五頁）

・於殷本紀的雍己，王國維以卜辭之[illegible]當之（觀堂集林九），而董作賓氏則以中己當之（斷代研究例），郭某從之，將[illegible]（通釋二〇九）、中己（通釋二〇）都認做是雍己。可是在粹247片的考釋裏卻又從吳其昌為說。董氏以後也在大陸雜誌裏將[illegible]釋作呂己，認為就是雍己（四卷八期）。

在卜辭中，因[illegible]的祀日都在己日，所以自是己名先王。其祀序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列於小甲與中丁間。而殷本紀小甲與中丁間的己名之王只有雍己，所以[illegible]就是雍己，吳說良是。

有關「戔十」說——

卜辭第一期、第三期未見之，第二期作戔十、[illegible]十，第四期作[illegible]十，第五期作戔十。羅、王二氏於此字未有考釋，郭某謂「戔亦从二戈相向，亦戔字也，戔甲當河亶甲，河亶音戔之緩言也」，且以卜辭的[illegible]為本紀的陽甲，[illegible]為沃甲，而以戔十為河亶甲（通釋一七）。董作賓氏謂「陽甲卜辭作[illegible]十，沃甲卜辭作[illegible]十，只有河亶甲不見，疑戔十即河亶甲本名」（斷代研究例）。郭、董二氏立論不同，而把戔十當成是河亶甲這一點卻是相同的。

戔十的祀序為「[illegible]、戔十、[illegible]」，而殷本紀外壬與祖乙間之王正是河亶甲，所以戔十就是河亶甲。

有關「[illegible]十」說——

第一期作[illegible]十，第二期作[illegible]十，第三期作[illegible]十，第四期作[illegible]十，第五期作[illegible]。此字有將之當成是殷本紀之陽甲的，有當作是沃甲的，兩說對立。陽甲說始於羅、王，而諸家多從之。沃甲說為郭某所倡，而李旦丘從之。羅氏釋[illegible]十作羊甲，謂「羊甲即史記之陽甲，羊陽古通」（殷釋上），王氏也釋作羊甲，謂「卜辭[illegible]有曰南庚曰羊甲六字，羊甲在南庚之次，則其為陽甲審矣」（先公先王考）。可是這釋作羊的字，在這說法出來以前，孫詒讓卻釋作羌，謂「羌字皆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人，即从羊省也」（契文舉例上卅一）。其說至羅、王而加以修改。以後，只葉玉森是信從羅、王之說的（集釋），其他一無支持之者，倒是孫詒讓之說，被董作賓、唐蘭、商承祚、孫海波、陳夢家等人所支持。董氏將釋羌說與羅王的陽甲說結合起來，謂「羌甲即陽甲」（斷代研究例三三五頁）。孫海波主釋羌說，謂「羌甲於殷代先公先王中無考，不知誰屬」（文錄三九）。商氏從釋羌說而非釋羊、釋芍說（殷釋）。對此釋羌與釋羊說，郭某提出另一釋芍說，謂「此[illegible]字乃芍字，非羊字也。芍乃狗之象文，芍甲乃沃甲」（通四〇考釋、粹二五〇考釋），他又在「殷契餘論」

的「申論芍甲」中駁斥釋羌說與陽甲說，而極力為己說辯護。李旦丘支持他的說法（零釋十三丁、摭佚七九丁），於是吳其昌將釋羌陽甲說與釋芍沃甲說加以折衷，王名則取陽甲說，字釋則從釋芍說（解詁二二一）。

如此這般[illegible]十這王名長久以來成為諸家所感困惱的問題。其實卜辭的祀序為「[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而殷本紀祖辛與祖丁間的先王則為沃甲，所以[illegible]十就是沃甲，事實極明顯。所以郭某的沃甲說極當。至最近董氏始修改己說，謂「羌甲是沃甲」（大陸雜誌四八），陳氏也認為是沃甲（卜辭綜述三七九頁）。

有關「[illegible]十」說——

第一期作[illegible]十，第二期作[illegible]十，第三期作[illegible]十，第四期作[illegible]，第五期作[illegible]十。羅、王未加考釋，董作賓氏主沃甲說，謂「卜辭中常見[illegible]一名，疑虎沃音近相通，即是沃甲」（斷代研究例三三）。郭某則標榜陽甲說，謂「[illegible]乃象字，象甲若喙甲即陽甲矣，証以此片，喙甲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考之史記，南庚與小辛之間，為陽甲盤庚，此喙甲正自陽甲」（通釋二一）。[illegible]的祀序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殷本紀南庚與盤庚間的先王則為陽甲，所以[illegible]即陽甲，事實顯明，郭說的當。董氏後來改正其說，謂「虎甲乃陽甲」（大陸雜誌四八）。可是字釋方面仍然存疑。

以上已講明[illegible]即雍己，戔十即河亶甲，[illegible]十即沃甲，[illegible]即陽甲這些事實。則王國維在「先王考」謂「有商一代三十帝，其未見於卜辭者，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陽甲、廩辛、帝乙、帝辛八帝也。而卜辭出於殷虛，乃盤庚至帝乙時所刻辭，其先王中自無帝乙帝辛之名，則不見於卜辭者，二十八帝中僅六帝耳」，於此六帝中，除沃丁、廩辛以及王氏遺漏了的中壬之外，可知商先王全數存於卜辭而列於祀序。

下面就殷本紀裏居於王位而卜辭中不見其名的中壬、沃丁、廩辛，以及列於卜辭的祀序，而殷本紀未將之列入王位的[illegible]、[illegible]等兩方面問題，加以考察。

有關「中壬」說——

史記正義謂「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對中壬是否存在的問題，屢入懷疑的看法。卜辭中亦發現其名，然而董作賓氏以前1.45.4片的「南壬」當之，謂「南壬疑即中壬……卜辭中帝王名稱，

日干上一字多與後世所傳者異，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紀年仲壬即位居亳，亳在殷南，稱曰南壬或即以此。」（斷代研究例三三二）

中壬在史記中為大乙之子，外丙之弟，繼外丙而即位，所以中壬的祀序應是在外丙之後受祀。其祀日於理當為外丙同旬之壬日。而按之前述的祀序表，則當在第四旬的壬日。然而祀序表裏在他前二日已祀有祔，則中壬如此必是大庚之子或弟才行，此與史記所載大乙之子的說法牴觸。假定如史記之說認作是大乙之子的話，那麼祀序上的大庚勢必要移至第五旬的庚日受祀，這麼一來，又破壞了依據卜辭得來的祀序關係。依照史記的記載，便不得列入祀序表。又查看殷室的王名，小甲之前有大甲，中丁之前有大丁，因此對中壬，也可以聯想到有大壬或小壬，而大壬或小壬的王名事實上並不存在。因而中壬這王名也就有了疑問。如此，中壬的存在與否就很值得懷疑了。董氏把一片甲骨上的南壬當作是他的說法，是不能令人相信的。董氏最近已更改己說，謂「祀典中無中丁。」（大陸雜誌四八丁為壬之誤植）中壬大概就是正義所謂的傳疑之屬吧！

有關「沃丁」說—

沃丁在卜辭裏尚未被發現。董作賓氏認為作「虎祖丁」的便是沃丁（斷代研究例三三四），可是後來又更改其說，謂「虎祖丁不為沃丁」（大陸雜誌四八），郭某認為後上21.13片上有沃丁（通纂三〇九考釋），後來修正其說，謂「通纂三〇九片余所釋為芍丁者乃父丁之誤」（殷契餘論中論芍甲），可是吳其昌卻謂「大丁之後有沃丁，沃丁者二大丁之誤文也，今戩壽堂殷虛文字二葉十片有「二大丁」作「泇」，其堅証也」（先公先王三續考），把二大丁認作是沃丁。然而此片之外未見有再作如此稱謂的，此泇的數字實與王名無關，王國維一概釋作「大丁」。

其次談到卜辭中祖丁也被稱作「四祖丁」，他之所以稱作四祖丁，是因為有亘第一、加第二、泇第三、𠀉為第四，祖丁居第四位丁名之王而來的。假如沃丁即過王位的話，那麼祖丁勢必被稱作「五祖丁」了。如此說來，沃丁的稱謂在卜辭中是沒有的。從四祖丁的稱謂看來，實不能容許他的存在。所以有沃丁當是史記之誤。董氏亦謂「祀典中無沃丁」（大陸雜誌四八）

有關「康辛」說—

卜辭無康辛名。只是康丁時有「兄辛」的稱謂，其詳已如前述。對於此兄辛，董氏認為「兄辛

即康辛」（斷代研究例三五）郭某亦謂「康丁之祭其兄康辛」（粹編考釋），認為就是康辛。

史記載康辛繼父祖甲即王位，可是從祀序考察之，以其為祖甲之子而康丁之兄，所以他的祀日應是與祖甲同旬的辛日。而居康丁如依不於兄之先受祀的原則，便應在次旬的丁日受祀，然而在前記的祀表裏，康丁卻與父祖甲在同旬的丁日受祀，所以祖甲與康丁間已沒有辛名之王受祀的餘地。因此可知康丁的兄辛不列於祀序。像在序論的「父母兄子的稱謂」中所見到的，各期都有兄的稱謂，可是這些稱兄的並不盡列於王位，其列於王位者，即列入祀序，例如祖甲之兄己、兄庚就是如此。所以不列於祀序的康丁之兄辛一定沒有即王位。謂康辛曾即王位的說法是史記的錯誤。董作賓氏謂「祖甲之子康辛，康丁承繼王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二三頁），這說法是不對的。可是「康辛不見祀典，但在康丁時稱兄辛」（大陸雜誌四卷八期）的說法則極妥當。

有關「加、皀」說—

史記述及大丁，說他「未立而卒」。說到祖己，則謂「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沒有說他即過王位。然而在卜辭中，二人俱以五祀受祀，列於祀序，與其他先王無異，而與康辛之不以五祀受祀又不列於祀序的情形不同，所以勢非承認他們即過王位不可。王國維認為武丁有「孝己」，由於今本竹書紀年有「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的記載，而承認了史記的說法。（觀堂）董作賓氏亦謂「祖己早死，故承繼武丁王位的只有祖庚祖甲兄弟」（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二三頁）可是除非戰國諸書的孝己傳說，以及今本紀年的記事得到証實，否則此說不可信從。何況史記謂祖己為父武丁立了廟，可見祖己並不是在武丁在世時便已早死。陳夢家謂「孝己於卜辭稱小王，他當是選中了為王而未及王位，即已亡故」（卜辭綜述三七三頁）可是小王的稱謂其實除第五期外各期都有之，所以這也不過是個臆說。

總結以上的考察，可知昌是雍己、戔十是河亶甲、笰十是沃甲、+吉是陽甲。史記的中壬、沃丁、康辛當自王位中刪去，而大丁、祖己則當列於王位。

二、依據卜辭所得先王的祀序

從前論看來，殷本紀的世系需要加以修正，已是很明顯的了，所以下面就依據卜辭來組列先

王的世系。為此首先必需明確地辨別卜辭中的先王何者為直系，何者為旁系。而卜辭中有列記先王之名的甲骨片，其中有殷本紀中為直系身分的先王。且有配妣列於祀典的先王除㓞與+外，俱為殷本紀中的直系之王。所以根據這兩者便可以知道如何辨別直系與旁系了。假使明辨了直系與旁系之別，便很容易依照祀序表而組列出世系了。（參照第二節先王的配妣）

(1) 自上甲至示癸的先王

卜辭中有如下的例子：

南明477 十一月〜米酒高自𢀛……大乙𦮙五牛三自乙𦮙……六乙𦮙三牛二吹𦮙五牛三

此例王亥被稱為高祖亥，而列其名於先王之首。依史記的記載，王亥是上甲微之父，所以從這卜辭看來，當以王亥為始祖。可是，王亥並不以五祀受祀，五祀的祀典始於上甲，而且列記先王名的卜辭多將上甲排名於首，所以可見是以上甲為始祖，而王亥則被視作上甲以前的高祖。

史記載報丁繼上甲之後即王位，可是祀序表卻作田—㔶—㔷—匚丁的次序，所以這是史記之誤。有關上甲至示癸的先王，董作賓氏謂「在武乙文武丁之世，以上甲大乙為大宗，㔶至示癸為小宗」（大陸雜誌四八），又謂「舊派以上甲一人為大宗，㔶至示癸為小宗；新派則上甲以下六世均為大宗。」（同上）舊派即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中，對上甲至示癸六王，獨以上甲為直系。而新派第二期、第五期中，則將六王都認作是直系。例如觀察如下的舊派之辭：

乙5303 米田叀大口大十一〜（第一期）

鐵2144 田𠂤大口大十（第一期）

佚986 米卜米𢀛田㳄吠……中……一于……（第四期）

粹112 乙米酒……田一㔶三㔷三匚丁三……三……一……一……一……十……三……三……（第四期）

續1.24 ……卜……彡米乙……田𠃊于一牛二于……三十……（第四期）

粹221 工……卜米……用𠃊于一牛二于……三十……（第四期）

在乙5303、鐵2144及佚986三片中，上甲之後便祀大乙（叀、唐為大乙之別名），因此舊派在六王中獨以上甲為大宗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可是粹112片之上，如依祀序表看，大甲與大庚間應有㓞受祀，而此辭卻無此記載，

所以此辭只記直系之王。此中列記著三匚二示五先王。又續1.24、粹221片中有「𢀛田𠃊于」（自上甲廿示）的記載，這是如後所述在記載這兩辭的文武丁時，將直系先王包括三匚二示在內而共成廿示，所以在此三匚二示也是被列在直系內。如此說來，即便是舊派，也不一定只以上甲為直系。又董氏認為新派是把三匚二示做為直系，可是這根據的是怎麼樣的證據呢？卻未加說明。㔶以下的五先王，如前所述有時被列入直系，有時則否，可是如果從其配妣是否列於祀典的觀點來看的話，則上甲、㔶、㔷、匚丁等無配妣受祀之例，而示壬、示癸的配妣則列於祀典，所以由這點看來，上甲及三匚都不是直系，而勢必認示壬、示癸做直系。下面就所引卜辭將祖神加以區別。

東方2.2 ……卜彡𢀛田一牛……于……一牛𢀛……九于一……于一牛

此辭可分成「上甲」、「㔶至示癸」、「大乙至祖丁的直系九示」、「𠃊神」四種。據此則從上甲到示癸的祖神與大乙以下的直系九神（參前舉之佚986片）顯然不同格，其供牲上甲為一牛，㔶以下至示癸等五神總共為一牛，大乙以下九神為一牢，六神之中對上甲特別隆重。這種情形在前舉的粹112片中也一樣：上甲為十，㔶以下各為三，大乙以下的直系各為十，六神之中只上甲與直系先王享用同格的供物。上甲如下所示被認為是因王亥之故而借河伯的軍隊去征伐有易的殷主，從五祀始於上甲這點看來

>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山海經大荒東經郭璞注所引竹書紀年）

，也可以知道殷室對他特別的尊崇，而奉以為始祖。與此比較起來，三匚、二示其王名次序是有技巧的，他們的供享少於直系先王，有時列入直系，有時則否，而被視為特殊的存在。配妣的祀典雖然始於示壬之配妣，可是也不足以推斷其是直系或是旁系的先王。因此直系旁系之論，當就大乙以下去考慮。

2) 自大乙至祖丁的先王

東方2.2 ……卜彡𢀛田一牛……于……一牛𢀛大乙九于一……于一牛

拾掇2.116 米𢀛……口自九于

粹附 ……九于……𢀛……口自凶……

佚986　[illegible]

將上舉的卜辭加以對比的話：「[illegible]」就是「[illegible]」，這九示即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等，因這中間不包含史記所認為的旁系先王，所以可知這些先王全屬直系。

大乙　卜辭中像「自大乙……」那樣將大乙排名於開頭的例子是很常見的。在右邊的例子中也是以大乙為直系九示之首，所以其在殷室為第一王。

大丁　史記中說他「未立」，可是如右例卻列於直系卜辭中。又如後述其配妣亦列於祀典，與其他直系先王毫無差異，因此可知在殷室為直系先王。

卜丙　史記作外丙，而有關王位之繼承，則謂大乙以後以大丁之弟外丙繼之。然而陳夢家據孟子、左傳、書序下結論說「太甲必即位於外丙之前，故卜辭祭序先太甲而後外丙。下列二事，可以助証太甲放逐期間，由外丙、中壬相繼為王。」（綜述三七六頁）認為王位的繼承是照大^{1}乙↓大^{2}丁↘外丙^{3}↓中壬^{4}↓太甲^{5}的次序進行的。可是在前述的祀序表中，卜丙於大甲與大庚間受祀，因此當是大甲之子或大甲之弟了。而王位是以大乙↓大^{2}丁 卜丙 外丙 大^{3}甲↓大^{5}庚的方式繼承的。史記載中壬繼外丙之後、沃丁繼大甲之後即位，陳夢家接受了這個說法（綜述）。可是卜辭之中並無中壬與沃丁，其事已見前述。卜辭大甲後以大庚為直系，所以王位之繼承應是自外丙傳給大甲之子大庚。

小甲　史記以小甲為大庚之子，繼大庚而即位。可是在三代世表裏卻說「小甲大庚弟也」。陳夢家謂「小甲為大庚之子抑弟，在卜辭中無從決定」（燕京學報四〇期；甲骨斷代學十四頁）而從史記為說（綜述三七九頁）。其實在祀序表上，小甲是在大庚與大戊之間受祀，當是大庚之子或大庚之弟，而其沒有列入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中的例子，並且其配妣也不列於祀典，因此小甲不是直系，而一定是大庚之弟。可知世表之說正確。

雍己　史記以雍己為小甲之弟，太戊之兄，繼小甲而即位，可是在祀序表上卻是在太戊與中丁間受祀，當為太戊之子或太戊之弟。而其沒有列於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中的例子，並且其配妣也

不列於祀典，所以不是直系。而大戊則被載於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中，配妣亦列於祀典，故為直系。因此大戊是大庚之子，為直系。而雍己為大戊之弟，屬旁系。可知王位是照┌小甲 大庚┌大^{3}戊 雍己的次序繼承。

中丁　史記以中丁為大戊之子，外壬、河亶甲之兄，繼大戊而即位，而後王位傳予外壬、河亶甲，再由河亶甲之子祖乙繼之。不以中丁為直系，而以河亶甲為直系。然而在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中，卻記中丁而不記河亶甲（戔甲），又中丁之配妣列於祀典而河亶甲之配妣則不列於祀典。因此中丁為直系而河亶甲為旁系，可知王位是自中丁傳予弟外壬，再傳予弟河亶甲，而後由中丁之子祖乙繼承其位。

沃甲　史記以沃甲為祖乙之子、祖辛之弟，繼祖辛而即位，而後由祖辛之子祖丁即王位。在祀序表上沃甲是在祖辛與祖丁間受祀，故當為祖辛之子或祖辛之弟。因他在前面列記直系先王的佚986片中沒有被記入，屬於旁系，因此當為祖辛之弟。然而下舉的第二期之佚536片載「丁（即武丁）、祖乙

佚536　[illegible] ——（即小祖乙）：祖丁、沃甲、祖辛」，沃甲被列記於祖辛以降的直系之中，又因為在佚878、粹255及京3298片中有他的配妣受祀的記載，所以也可以被認做是直系。或許因佚986片屬第四期，所以令人懷疑是不是在第二期以前他被當作直系，而到了第四期才被認做是旁系的呢？今姑且從史記及佚986為說，將之歸入旁系而視為祖辛之弟。

(3)　自南庚至文武丁的先王

佚536　[illegible]

後上20.5　[illegible]

右舉的佚536片屬第二期，所以口就是父武丁，𠂤就是小祖乙即小乙。後上20.5片屬第五期，所以𠂤就是武丁，而與祖甲、康祖丁、武乙一併列記。史記中祖丁以降的直系王名與右舉二片一致，所以據此可知在殷室祖丁以降的直系也是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

南庚　史記以南庚為沃甲之子，繼沃甲之兄祖辛之子祖丁而即位。南庚在祀序表上是在祖丁與陽甲間受祀，當為祖丁之子或為祖丁之弟。因為他既沒有被記在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裏，而配妣

也不列於祀典，所以是旁系，於是一定是祖丁之弟了。然而史記說他是沃甲之子，認為是以弟之子繼承王位。在史記裏小乙以前載作以弟之子身分繼承王位的人，可以舉出太庚、太戊與河亶甲三人。可是如前所說，這些全是史記之誤，其實這樣的例子從下述的武丁時才開始。因此說南庚以弟之子即王位的史記，其記事是令人懷疑的。照卜辭所顯示，南庚當為祖丁之弟。

陽甲　史記以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為祖丁之子，繼南庚而依次即位。祀序表上是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依次受祀，且在前舉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裏，祖丁之後即以小乙為直系，所以陽甲、盤庚、小辛等皆為旁系。而因為都在小乙之前受祀，所以是小乙的諸兄。史記所載與卜辭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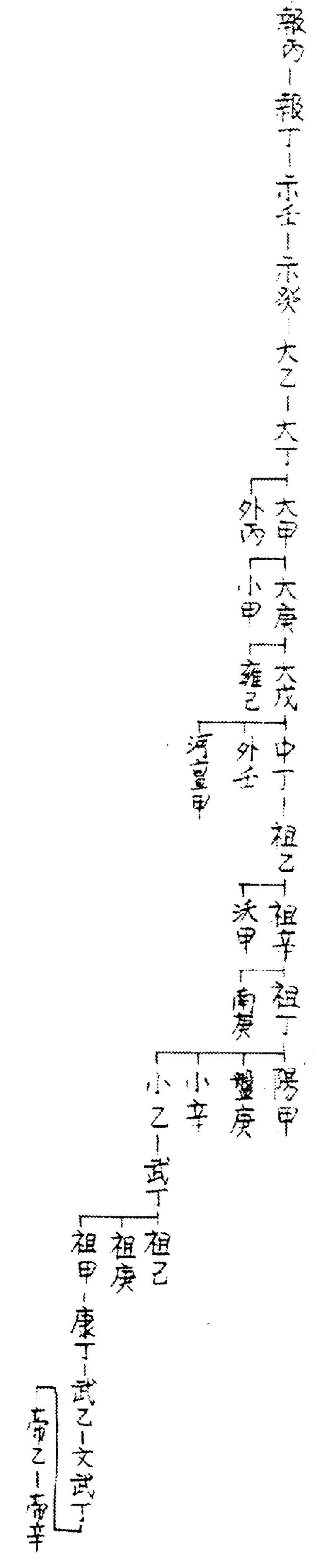
武丁　武丁在祀序表上是繼小乙而受祀，在前舉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上為繼小乙之後的直系，所以為小乙之子。以弟之子的身分繼承王位的例子，從武丁開始。

祖己　史記載祖庚繼武丁之後即位，而不言及祖己。可是殷代以祖己為王的事實已如前記。祖己、祖庚在祀序表上位於武丁與祖甲間受祀，從他們既不被載於直系卜辭，配妣又不列於祀典，且前舉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繼武丁後即以祖甲為直系這三點看來，此二王當屬旁系，而為祖甲之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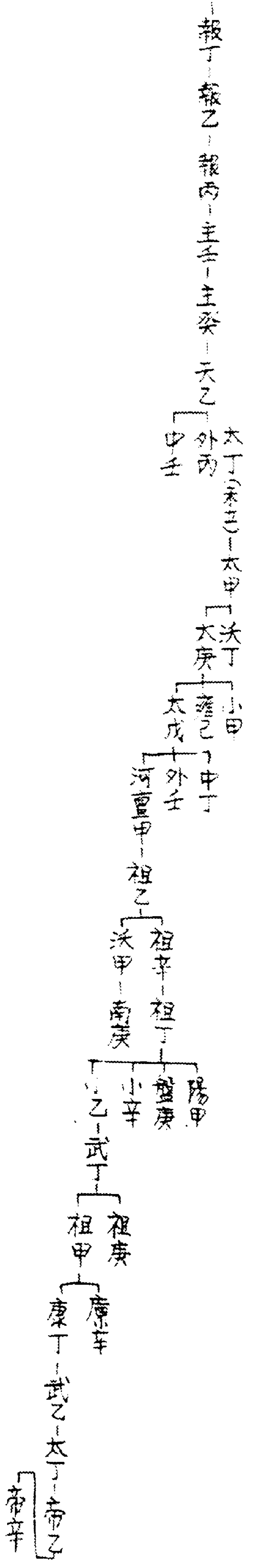
廩辛　史記以廩辛為祖甲之子，康丁之兄，繼祖甲而即位。陳夢家承認此說，謂「廩辛、康丁也是兄弟先後即位，康丁卜辭曰「𠂤且丁父甲、𠂤甲以兄辛」（明續596）此父甲是廩辛、康丁之所以稱祖甲，此兄辛是康丁所以稱廩辛，由此可知廩辛是康丁之兄，先及王位。」（卜辭綜述三七八頁；甲骨斷代學一二二頁）。但是只以康丁有兄辛這個事實，就認為兄辛即了王位，這說法是不可以的。如前所述，祀序表上所顯示的是康丁之兄辛並沒有即王位，而是由弟康丁繼祖甲而即位的。

文武丁　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是康丁之後繼以武乙為直系，而文武丁則沒有被載於列記直系先王的卜辭中的例子。所以文武丁究為武乙之子還是武乙之弟，必須依據其他卜辭為証。第五期卜辭中如後所述武乙又被稱作武祖乙（前1.16.3 4.38.3），而文武丁被稱作父丁（續1.26.1 遺349），因此可知文武丁是武乙之子而帝乙之父。

以上已將從上甲至文武丁的先王，按照直系、旁系的王位繼承次序加以考察一遍。總之，直系從上甲至示癸為六示，大乙至祖丁為九示，小乙至武乙為五示（綜述詳），因此合計為二十示（綜述詳）。這個數字與文武丁時的續1.2.4「[illegible]」及粹221「[illegible]」的「自上甲廿示」之辭符合。而旁系則為卜丙、小甲、雍己、卜壬、戔甲、沃甲、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祖己、祖庚等十二示。是有殷一代計有三十五王，其世系依右所論列表如次：



（殷本紀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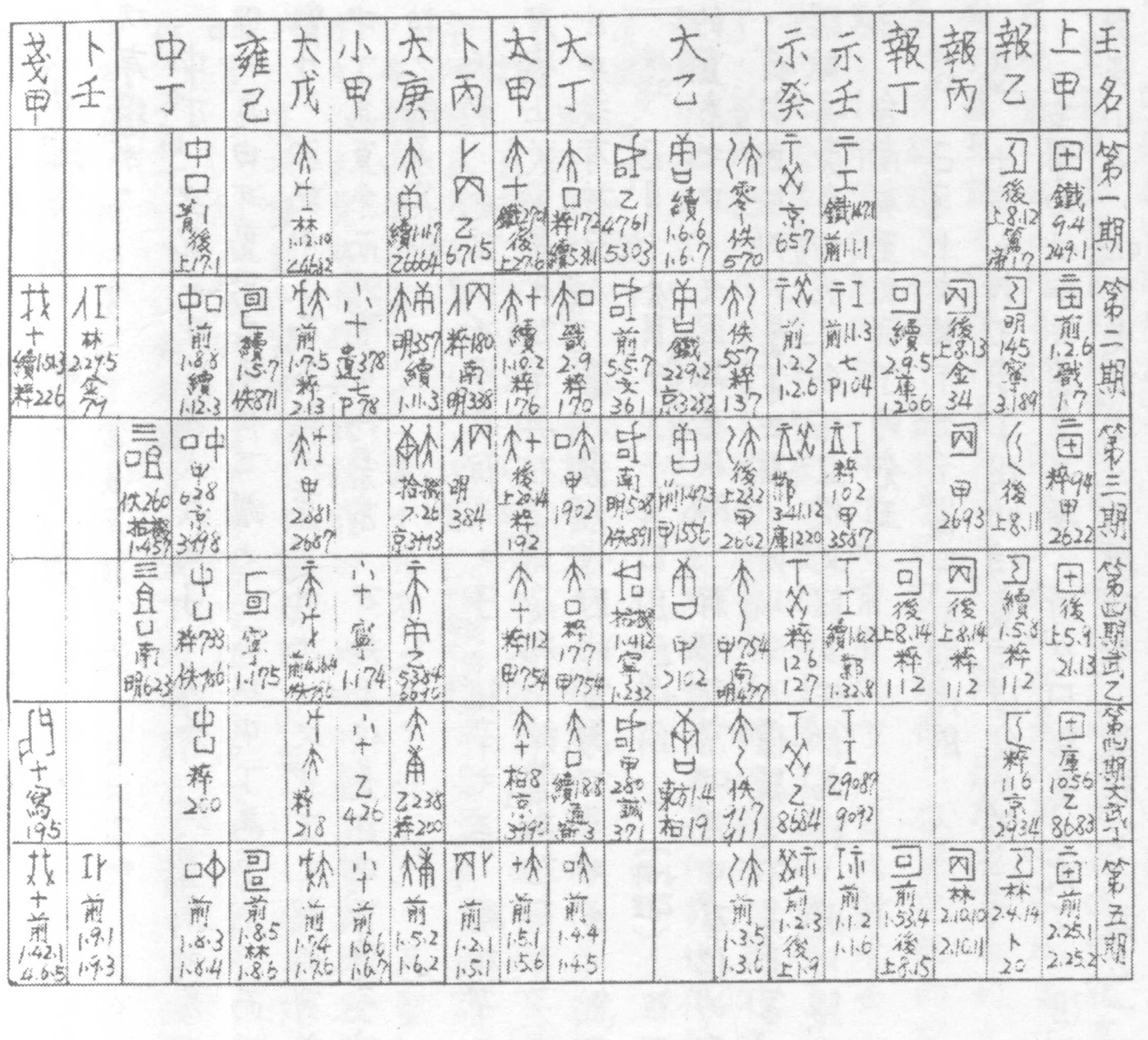


依據右列的世系表，則知王位的繼承是由兄及弟。而小乙以前是由兄之子繼承，小乙以後則由弟之子繼承。王國維「如商之繼統法，以弟及兄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其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殷周制度論）

三　卜辭中先王的稱謂

卜辭中先王的稱謂依時期的先後而有不同，因為這是研究卜辭的基礎事項，所以必需加以考察清楚。

前記中組列世系的先王於各期中的稱謂如下、


王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武乙
第四期文丁
第五期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大乙
大丁
太甲
卜丙
大庚
小甲
大戊
雍己
中丁
卜壬
戔甲

〇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

這六個先王的稱謂在五期中沒有不同。只是「田」的「口」，在第一期及第四期被省略，而第三期有時省有時不省。示壬、示癸的示在第三期有作[illegible]的情形。這可能也就是史記所以作成主壬、主癸的原因了。

〇大乙

史記作天乙，可是卜辭沒有作天乙的例子，而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稱謂。

以[illegible]為大乙之稱的說法始於王國維，謂「卜辭又屢見唐字，如上去二條，唐與大丁大甲連文，而又居其首，知唐即湯之本字。」（古史新證）例如將下舉二例加以比較，很明顯的[illegible]即大乙，所以此說已成定論。

鐵214.4 卜……田[illegible]大口大十……

佚986 卜[illegible]田[illegible]……上于[illegible]

[illegible]的稱謂，董作賓氏認為在第一期及第二期祖庚時被使用，而第二期祖甲以後則用大乙（陳氏從此說，謂「大乙從祖甲起」，且謂「但早於此的也有稱大乙的例子」，並引前一四三三、明續七五七五、前一四一三為證（卜辭綜述四一三頁），此例宜加斟酌）。以這一點為區分所謂舊派、新派的一個基準（殷曆譜上三、大陸雜誌四、八三）。其實這只是就大體立論。[illegible]在第一期最習見，第二期也有二十片（鐵229.2、後下3.4、餘10.2、戩14.3、續1.73 1.74、文260 265、遺656 841、庫1271、明84 273、鄴2.28.1、甲932、京3232、續存240 1489 1490 下665），第三期有五片（前1.47.3、續1.7.5 1.7.6、甲1556、南明433），第四期有七片（甲2102 2924、乙118、掇19、東方[illegible]），都用[illegible]的稱謂，而大乙的稱謂，就上表所見，在第一期已被使用，所以這些稱謂並不得作為區分新舊派的基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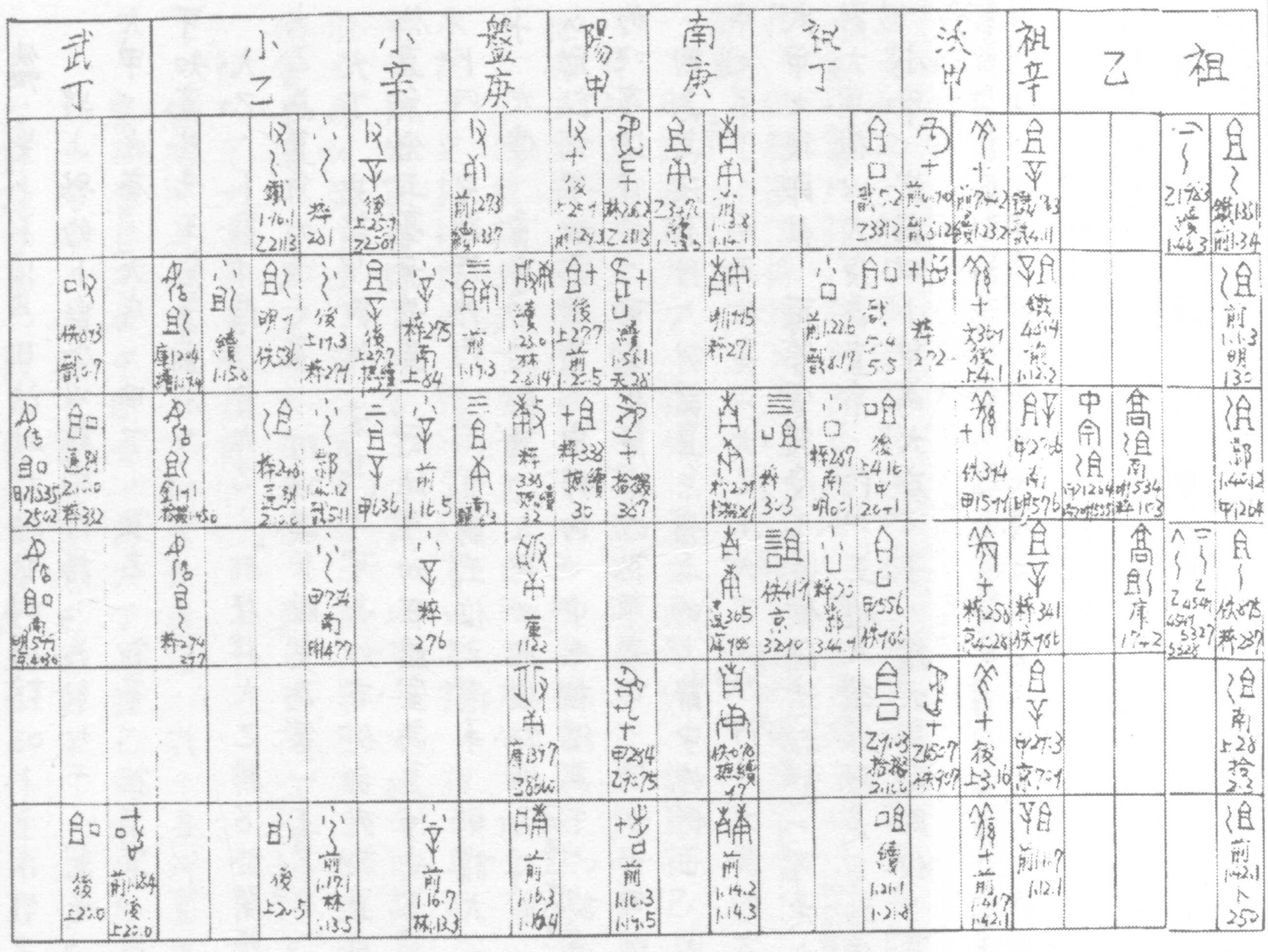
[illegible]為大乙的稱謂，其事實將下列二辭加以比較便可明白。

乙5303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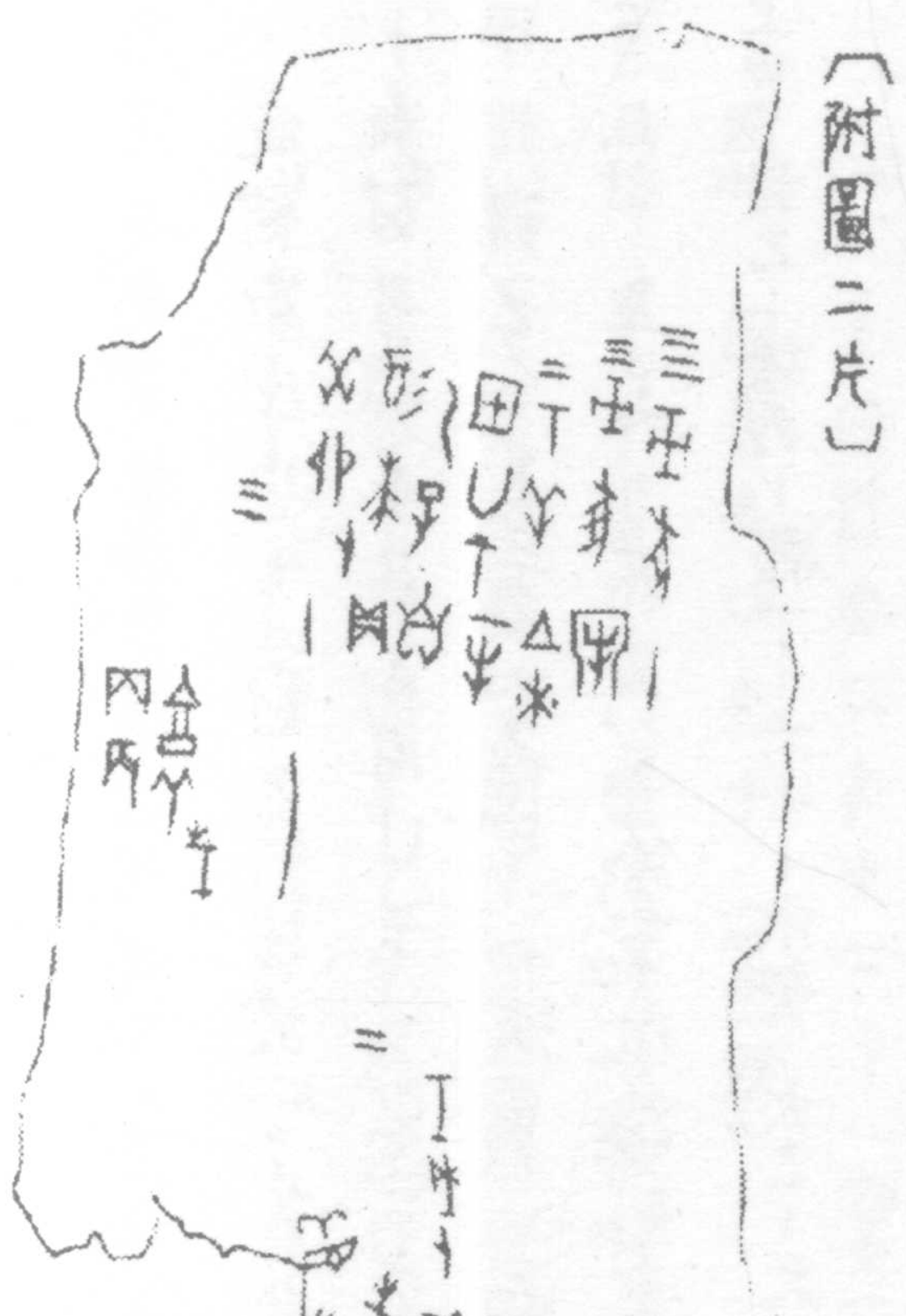
佚986 [illegible]

更舉一証，乙2508在乙未日祀[illegible]，丁酉日祀大丁，試查祀序表，這正是大乙與大丁的關係，可知[illegible]就是大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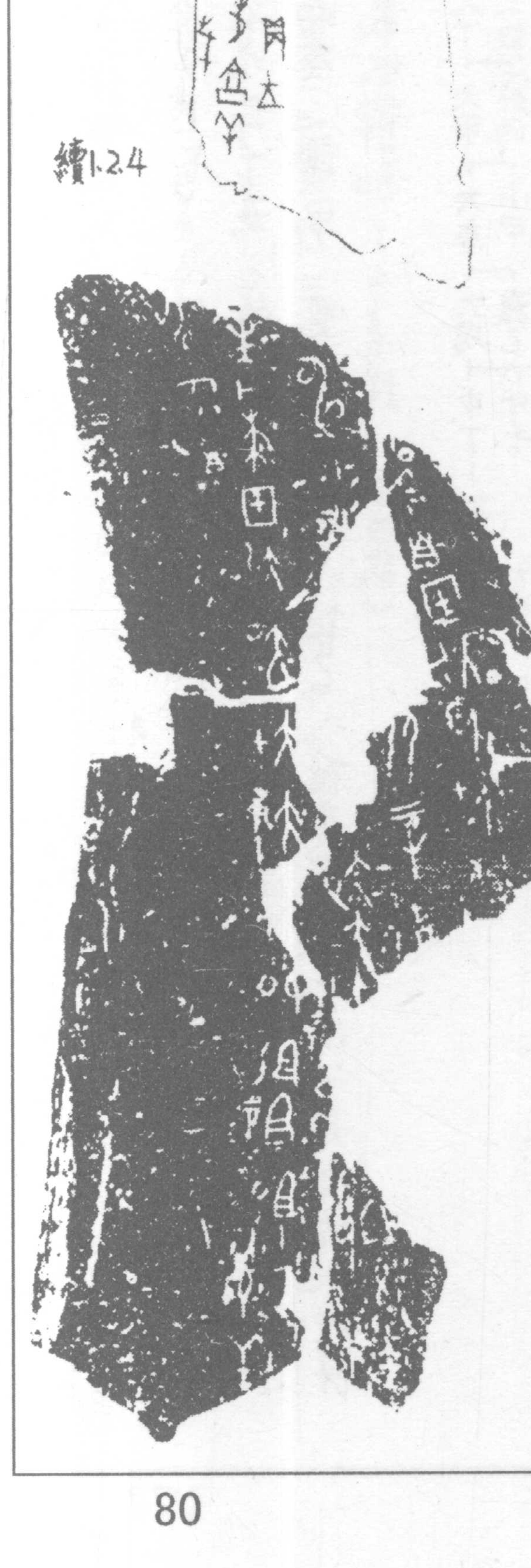
從前王國維把[illegible]釋作「咸戊」（古史新證），吳其昌從其說（解詁三續四四九頁）。可是咸戊並沒有被列祀於先王名中的例子。林1.13.7「彡[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於此被舉行彡祀，可是對咸戊並沒有舉行先王般五祀的情形的例子可尋，所以[illegible]並不是咸戊。[illegible]字从[illegible]、口，而咸戊的[illegible]字是从[illegible]、口，口(丁)與口(口)異。說文「成，就也，从戊丁聲」，又史頌毀的「成」字作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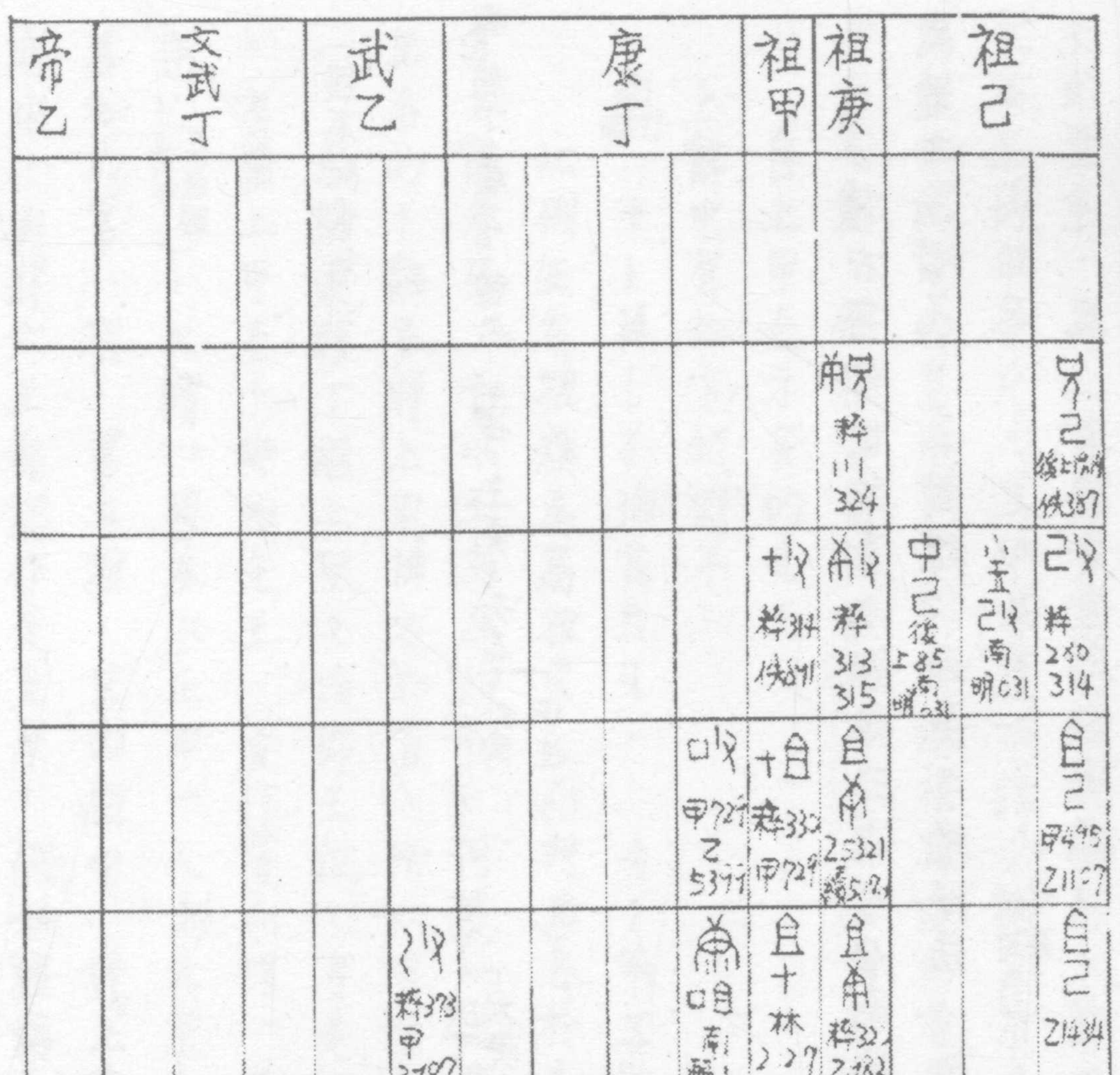
（附圖二片）



續1.24



佚986


祖己
祖庚
祖甲
康丁
武乙
文武丁
帝乙

「[illegible]、[illegible]」，从[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確是「成」。也因此又稱大乙為「成湯」（酒誥，多士）。且如前述被排名於直系先王之首，被認做是第一王的事實看來，可知大乙是建立殷王朝的大王。

如此這般，大乙被稱作唐（[illegible]、太）、成（[illegible]）。

〇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雍己

右列的先王除大甲、大庚、大戊有小數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及雍己的字體稍有差異之外，並無其他的稱謂。

〇中丁

中丁在第三、第四期偶而也被稱作三祖丁，這是因為先王之中以丁為名的有[illegible]第一、[illegible]第二、[illegible]第三、[illegible]第四，而中丁是第三位的祖丁的緣故。陳氏則認為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中丁第三（卜辭綜述四二三頁），可是沃丁不見於卜辭，其事已如前述，所以陳氏之說錯了。

〇卜壬、戔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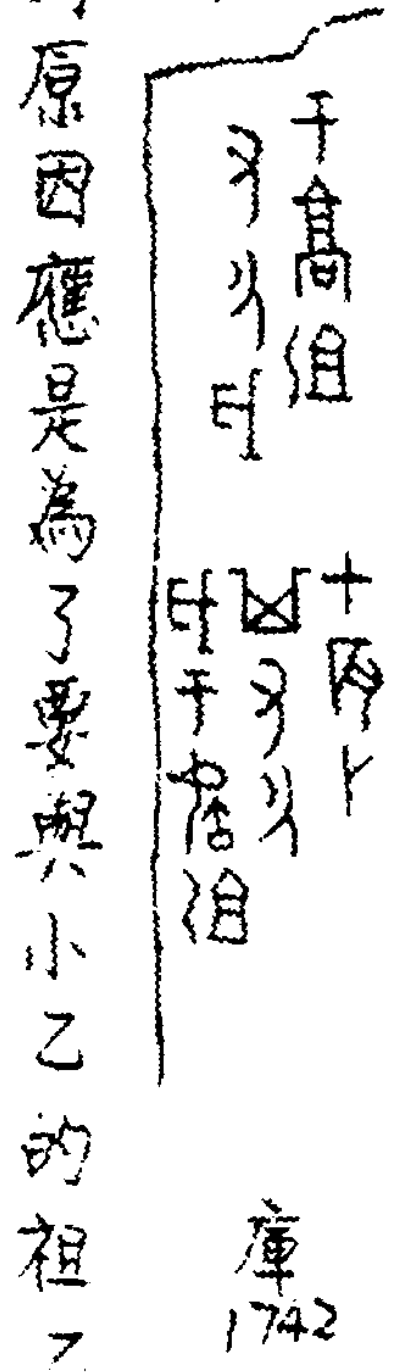
這兩個先王沒有其他稱謂，只是戔十在第四期被作戌[illegible]十，而陳氏以之為祖甲（商王廟號考三七頁）。

〇祖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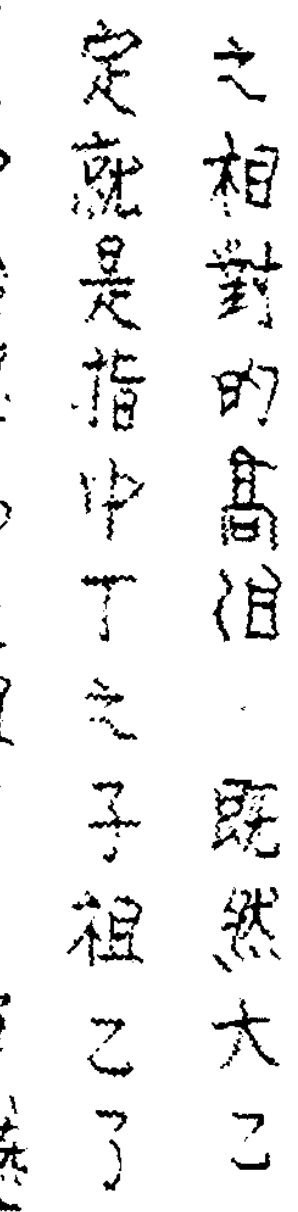
祖乙的稱謂第二期以後小乙也如是稱，所以有中丁之子的祖乙以及小乙的祖乙兩祖乙，可是前者被稱作祖乙、中宗祖乙、中宗、高祖乙、下乙。而後者被稱作小乙、小祖乙、[illegible]祖乙。中宗祖乙或中宗（金383甲[illegible]）的稱謂只行於第三期，可是今本竹書紀年卻加說明，謂「祖乙之世，殷道復興，號為中宗」。但是假使祖乙是因為使殷道復興，所以被稱作中宗的話，那麼這個稱謂當然不只在第三期，而是第四、五期也應被使用。可是卻只第三期如此，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大概因為武丁的父小乙在第一期被稱作父乙，所以不致與祖乙發生混淆，可是從第二期以後，小乙被稱作祖乙，所以兩者間的混淆便發生了。為了避免這情形，所以對兩者造出不同的稱謂（諡法參考屈翼鵬先生書傭論學集諡法濫觴於殷代論），小乙這祖乙被稱作[illegible]祖乙、小祖乙、小乙，而中丁之子的祖乙因是位於乙名之王的大乙之次，小乙之前的直系宗主，所以被稱作中宗祖乙。等到小乙的稱謂確定以後，稱祖乙為中宗以資區別的需要自然就沒有了。而紀年稱他是中興之宗主的說法，不過是由於中宗

這稱呼而傳會出來的。高祖乙自王國維將它認作是大乙之稱後（觀堂集林九·四），董、郭二氏從之，而高祖乙例皆作高且，而不是作高且乙，所以應讀作高祖乙，而不是作高祖·乙。下列兩片甲骨中，高且與高且相對便是証明。所以將他認做是高祖乙而比定為大乙是不妥當的。如後所述高且就是小乙，所以與之相對的高且，既然大乙不被稱作祖乙，那麼一定就是指中丁之子祖乙了。稱祖乙為高祖乙的原因應是為了要與小乙的祖乙有所區別。

拾掇1.456



庫1742



下乙自胡厚宣始認為是祖乙之稱（燕京學報二十期商王名號考附記），而董、陳二氏支持此說（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殷虛卜辭綜述四一三頁）。可是于省吾對此持反對的看法，並引雙劍附1「。未凶二凶卽·凶（一凶八）《未」及雙劍附2「二〈」二辭之稱謂為証，把二〈認做是祖乙，而謂「下乙即小乙，斷可識矣」，將下乙認作是小乙（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續上三乙）。然而在第一期的甲骨片（乙1408貞人殼署名）中，「下乙」與「父乙」（即小乙）被記在同一片上，所以下乙不是小乙的事實是很明白的。且在列記先王名的卜辭中，下乙的位置與祖乙的位置同等，所以下乙即祖乙，胡說至確。下乙的稱謂被用於第一期及第四期。而在第四期又有「入〈」的稱謂，陳夢家依據下舉的乙4549片而謂「入〈與下乙（祖乙）並卜，所以他不是祖乙」，而把它認作是小乙。

甲754　大〈大口大十自〈二〈（同例者有佚873 913 明2350 前3.23.3 後上17 27.0 28.3 續1.1.24 粹188 187 甲754 乙3153 7010）

乙5303　未田⺊大口大十二〈

乙4549　〈8卜出卜于二〈〈

〈8卜出卜于入〈〈

可是此片之上二〈與入〈同日受卜，而二〈（祖乙）與小乙並無同日受祀的情形，其事實於祀序表中甚為明顯，所以入〈不是小乙，入〈實為△〈的省體，而除了是下乙外不會是他人。又有作「二〈」的甲骨片（雙劍附2 甲3598），如右所述于省吾認作是祖乙，而陳夢家認作是大乙（卜辭綜述四一四頁）。可是乙4549片中的二〈被刻成二〈，這只是二〈的粗刻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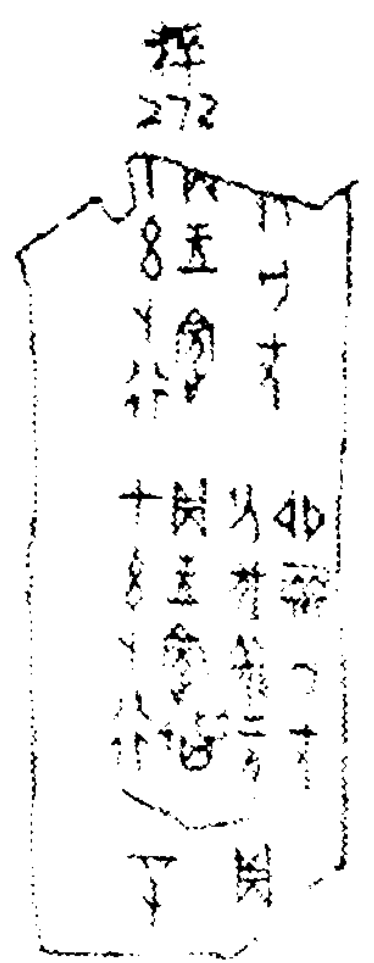
○祖辛

祖乙之子祖辛在五期中均被稱作自辛，無其他稱謂。可是在第二期小辛也被稱作祖辛。又第四期文武丁時康丁的兄辛（廩辛）也被稱作祖辛（前3.28.4 參父己的稱謂一節）。

○沃甲

羌甲的羌字依時期的先後而有不同，又有作芍甲、𦍌甲、𦍋的。卜辭中雖然有芍甲、𦍋甲、芍甲、𦍌甲、𦍋甲等形體，可是芍、芍、芍、芍（粹…）、𦍌（粹483）、𦍌（甲5303）、𦍌（後上…）等其實是同一個字。陳氏也認為只是字體的不同。而董氏…一字（甲骨年表…頁），因此芍甲、𦍌甲、𦍋甲是同一個稱謂。陳氏將這些芍稱作芍甲，而以為是小甲或河亶甲（殷王廟號考）。可是在下舉的甲骨片中，卻載著卜芍甲之前的辛日卜辛名之王的祭祀，所以芍甲一定是祖辛名之王以後受祀的甲日之王，此種關係依祀序表來查看的話，只適合於祖辛與沃甲中的沃甲，所以芍甲確是羌甲，則不會是他人，因此芍甲、𦍌甲就是沃甲。陳說不當。此粹272片上芍字與羊字，以及乙2…片上芍字與羌字被互相地使用，所以羌甲作芍甲、𦍌甲、芍甲只是假借的關係（芍卽羊字，然亦是羌字，此可爭等等）。

粹272



○祖丁

祖辛之子祖丁在五期中均被稱作咱，可是這個稱謂在第三期也用以稱武丁，在第五期也用以稱康丁，為了區別起見，祖丁被稱作咱祖丁，康丁被稱作康祖丁。祖丁又被稱作亖祖丁及小丁，武丁則被稱作咱祖丁。以亖咱為祖丁之稱的是王國維，他認為「商諸帝以丁名者，大丁第一、沃丁第二、仲丁第三、祖丁第四，則四祖丁即史記之祖丁也」（觀堂集林九·五），其後王襄（簠室殷契類纂）、郭某（通纂九五）、陳夢家（卜辭綜述四二二頁）等皆從其說。吳其昌則反對此說，以為是文武丁（解詁一三）。下舉的甲骨片載著己丑日卜四祖丁的配妣己的彡祀，及庚戌日卜小乙之配妣庚的彡祀，如果依照後述配妣的祀序表來查看，這種關係下的人物，就當為祖丁之妣，所以四祖丁除了是祖丁之外，別不是他人。所以王說極當。可是祖丁所以被稱作四祖丁，此因卜辭中沒有沃丁，所以是因有大丁第一、大丁第二、中丁第三、祖丁第四的緣故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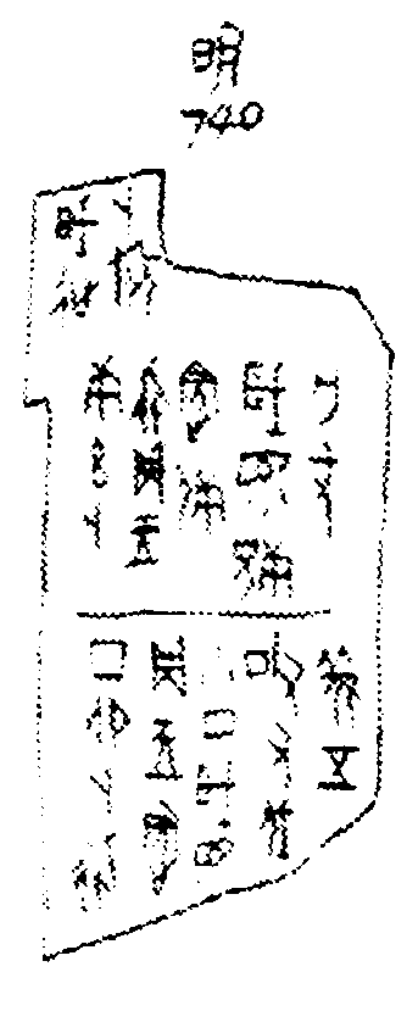
前1.17.2

·己丑卜貞王賓亖咱奭妣己彡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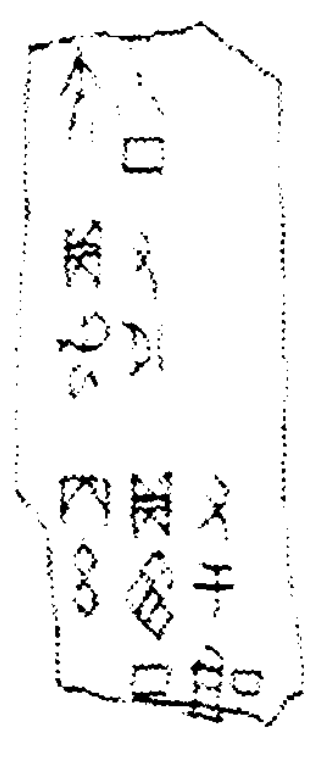
·庚戌卜貞王賓小乙奭妣庚彡亡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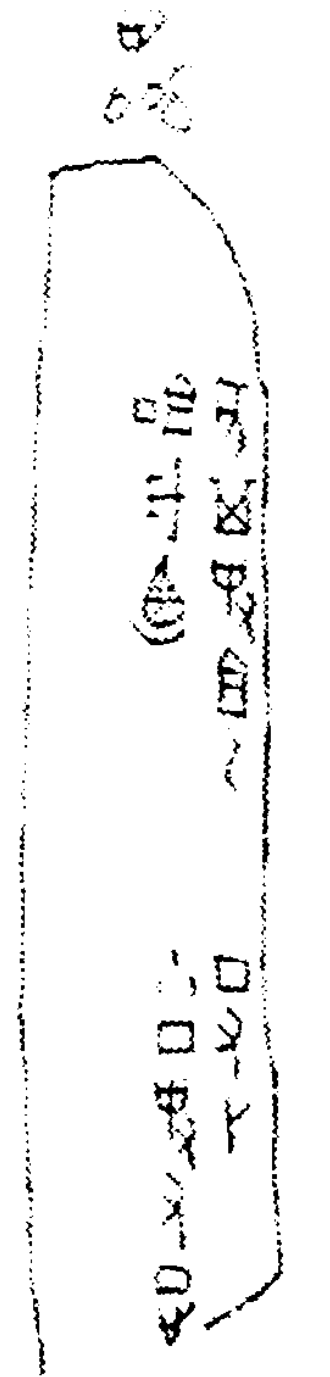
小丁這稱謂，王國維說「小丁當讀沃丁武丁等」（戩釋…），將它認作是沃丁或是武丁。然而沃丁不見於卜辭。下舉的明740片上小丁與武丁併記一起，而此片屬第二期，則武丁為父丁，就是武丁，因此小丁便不能是武丁，此片記載小丁與父武丁同日受祀，按之祀序表，則武丁彡祀之日，正是祖丁彡祀之日。由於在第二期裏與武丁同日受祀的丁名之王除祖丁之外別無他人，所以小丁就是祖丁。然而右列的掇續47及甲636片，小丁與祖丁同在一片之上，因此小丁似乎不當是祖丁。其實前者小丁與祖丁的位置因有「貞王賓」的卜辭夾在中間，而一在上方，一在下方，這種上下二辭都是卜同一人之祭祀的情形並不奇怪（參續1.12.4 1.31.8 1.42.5 鄴1.27.5 2.38.1 佚411），所以下辭的祖丁與上辭的小丁是同一人。至於後者是屬第三期的甲骨片，而第三期裏武丁也被稱作祖丁，所以這個祖丁當是指武丁，這並無害於祖丁之稱作小丁。

明740



掇續47





○南庚

南庚在全五期通稱作南庚，又因第一期時為武丁之祖，所以也被稱作祖庚。

○陽甲

陽甲在全五期裏均被稱作𢀛甲（異體多）。又在第一期被稱作父甲，第二、第三期被稱作祖甲，可是第四期以降康丁之父也被稱作祖甲，所以陽甲便不稱作祖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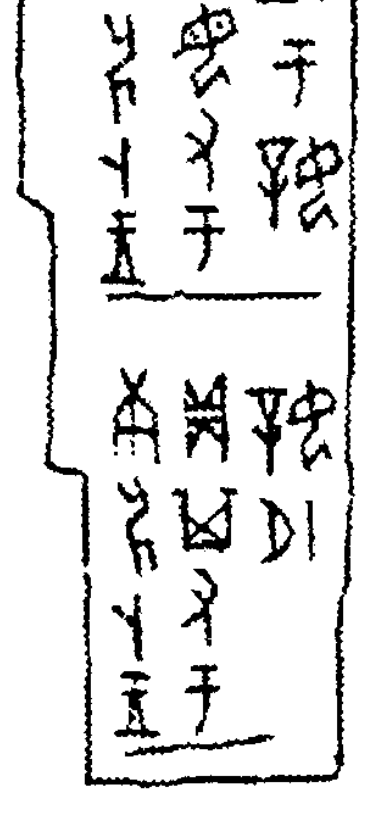
○盤庚

第一期被稱作父庚，盤庚的稱謂是第二期才開始的。又因先王中以庚為名的是大庚第一、南庚第二、盤庚第三，所以他也被稱作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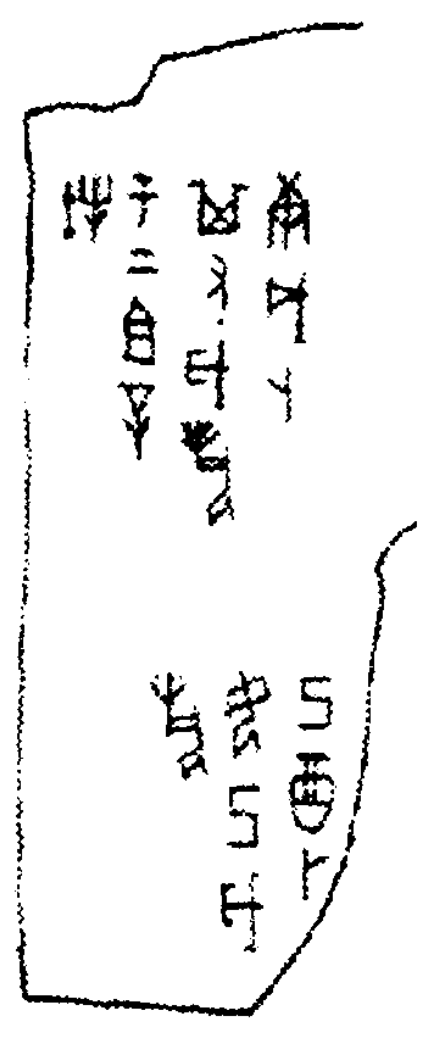
○小辛

第一期被稱作父辛，小辛的稱謂是第二期才開始的。又如下所舉在第二期也被稱作祖辛，第三期也被稱作二祖辛。續1.42.5屬第二期，所以上面的母辛便是武丁的配妣辛，如依後述配妣的祀序表，則祀武丁的配妣辛之日正是舉行小辛的㞢祀之日，而武丁之配妣與祖辛則無同日受祀的情形，所以這個祖辛就是小辛，以外不會是別人。又甲636片屬第三期，所以片上的母己就是祖甲的配妣，如依配妣的祀序表來看，則祀祖甲之配妣己同旬的辛日正是舉行小辛的㞢祀之日，而此二辭的祀日正有此種關係，所以片上的二祖辛就是小辛。而他之所以被稱作二祖辛，是因他是居第二位辛名之王的地位之故。

續1.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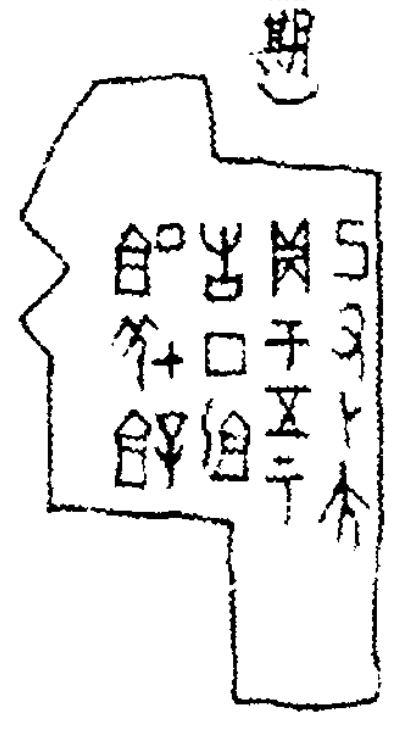
甲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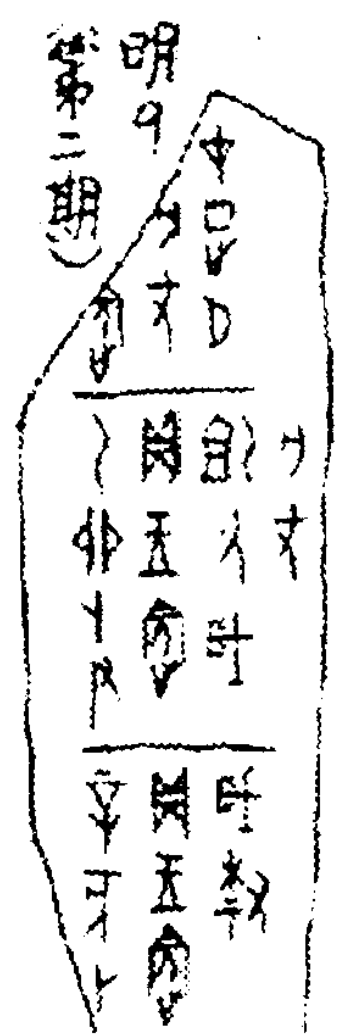
○小乙

第一期裏被稱作父乙、小乙，第二期裏被稱作祖乙、小祖乙、咱祖乙、小乙，第三期裏被稱作祖乙、咱祖乙、小乙，第四期被稱作咱祖乙、小乙，第五期被稱作祖乙、小乙。他被稱作祖乙的例子如下所舉就是。佚536片上的口就是武丁，而且就是小乙，一目瞭然。明9片裡的卽與小辛的祀序正是居於小乙與小辛的關係，所以卽就是小乙。粹248片裏的咱祖丁如後所述就是指武丁，這是並記武丁與小乙的卜辭。至於後上205片裏的且就是小乙，咱就是小丁，事實亦一目瞭然。小卽的稱謂，在續1.15.8片中載著「…」，若依其例，則小卽實非小乙莫屬。咱祖乙為小乙之稱，此就如康丁之稱康祖丁，武乙之稱武祖乙，其事於下舉的甲骨片中也可得証明。續1.19.4片裏咱卽被記於祖辛與父丁（武丁）之間，而祖辛與武丁間的乙名之王除小乙之外別無他人，所以咱卽就是小乙。又庫1204片上的咱卽與兄己，林1.21.5片上咱卽與父丁的祀序，如按之祀序表，則因前者有居於小乙與兄辛間，後者有居於小乙與武丁間的關係，所以咱卽就是小乙。小乙的稱謂除上述者之外，吳其昌認為卜253片「…卜…亞祖乙…」（同片有…）上面的亞卽就是卜乙，謂「乃…貞之卜辭，而所祭之先王為亞祖乙，亞祖乙即小祖乙，亦即小乙也」（解詁九），陳夢家從此說，謂「就字體說，此辭不能晚於祖庚時代，亞有次義，小乙亞於祖乙，故曰亞祖乙。但亞祖乙也有可能是祖乙。」（卜辭綜述四一八頁，商王廟號考一九頁），如此陳氏將此片定在祖庚以前。而如吳氏所指出的，同片之上因有貞人…的署名，所以實為第一期的甲骨片，第一期武丁時被稱作「父乙」的小乙，而今竟以亞祖乙及祖乙之名稱之，實不合理。其實亞字在此是條京4183「亞…」、南明445「…」、前5.25「…」的情形被使用，所以前引吳其昌所引之辭可以解作「於此行亞祭，祖乙會常三福」，所以將亞祖乙認做是小乙，不免輕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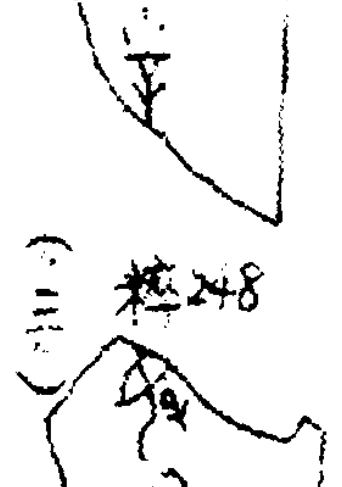
佚536（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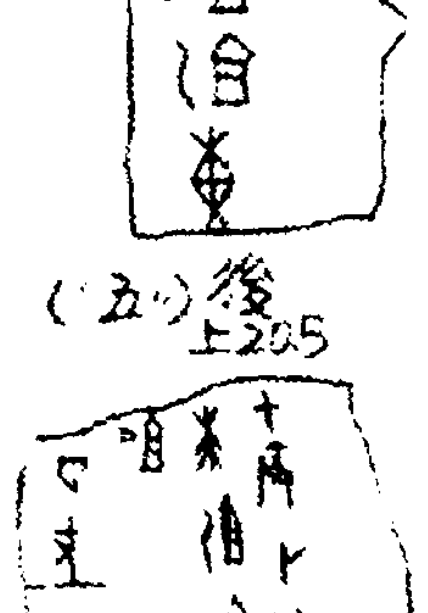
明9（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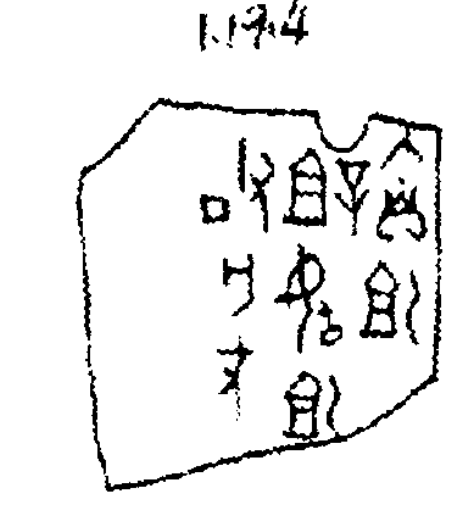
（三）粹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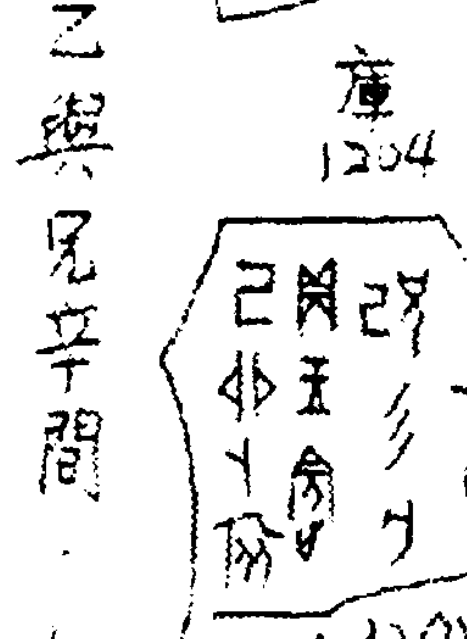
（五）後上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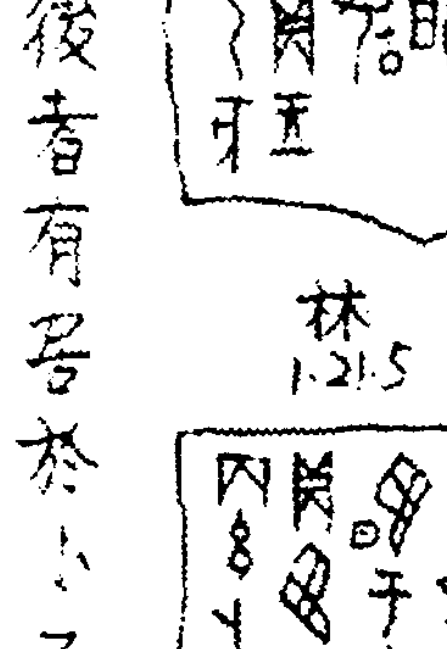
續1.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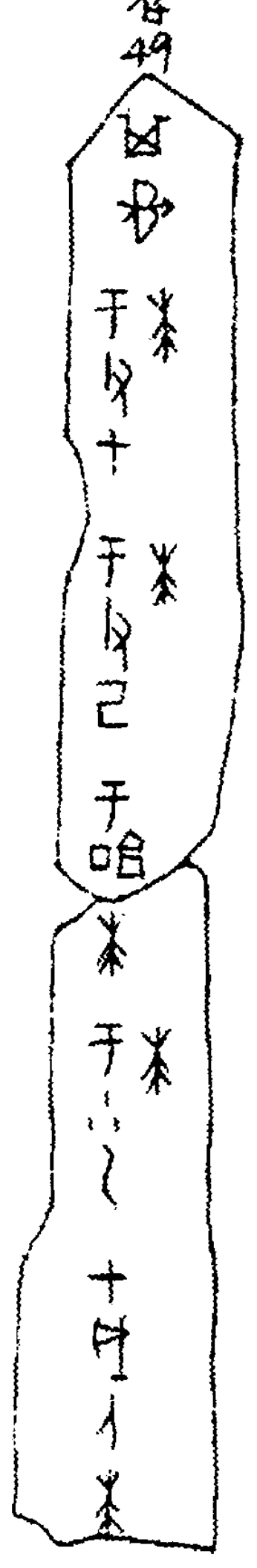
庫1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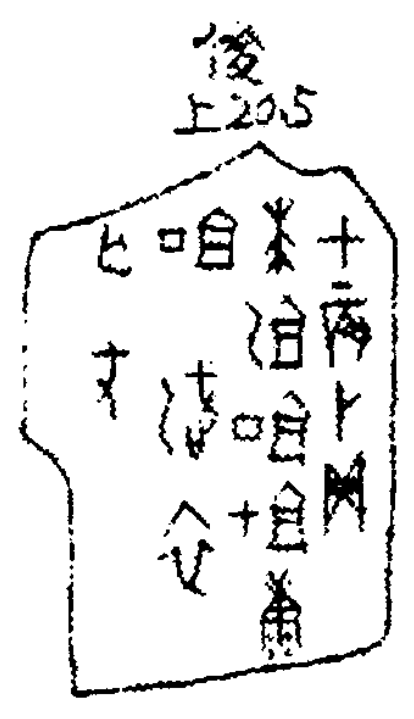


林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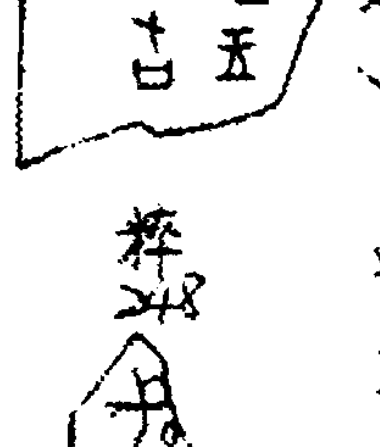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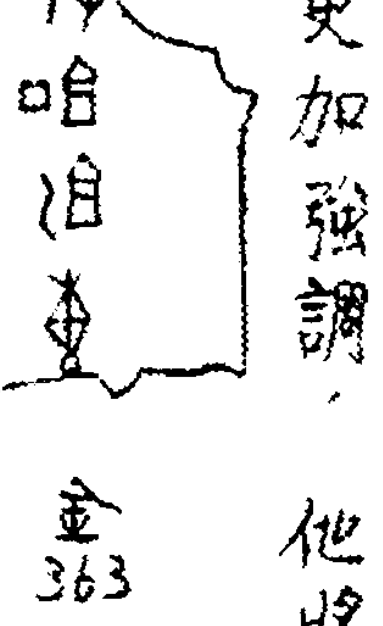
第二期被稱作父丁，第三期被稱作祖丁、毓祖丁，第四期裏被稱作毓祖丁，第五期裏被稱作祖丁・武丁・武丁之稱始於第五期。祖丁的稱謂在下舉第三及第五期的甲骨片上記載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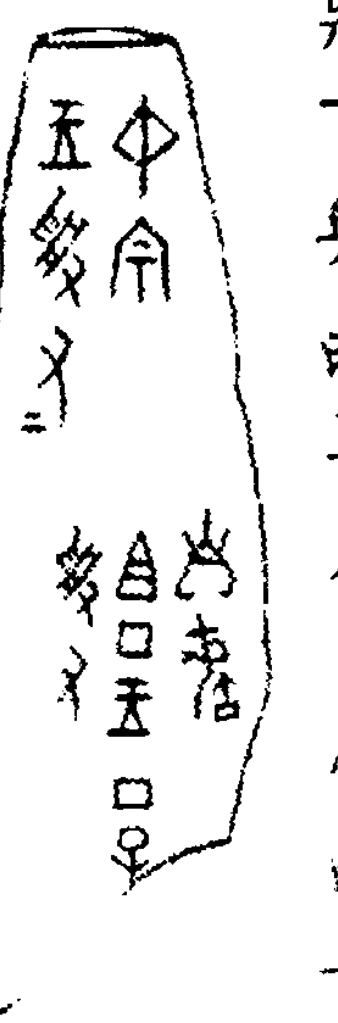
殷存49


後上20.5


殷49片上祖丁被記在父己與小乙之間，而後上20.5片上則祖丁被記在祖乙(小乙)與祖甲間，這兩片上的祖丁均為武丁，事實一見瞭然。將毓祖丁認做是武丁之稱的說法始於董作賓氏(斷代研究例三七頁)，郭某從之(通釋別二八)，可是郭某後來更改其說，謂「祖乙之父中丁也」(粹釋三四八)。陳夢家則主是「祖丁」的說法(燕京學報三七期二三二頁)，近來更加強調，他將下舉的三片甲骨內先王照下記的方式排列，而斷言「若依此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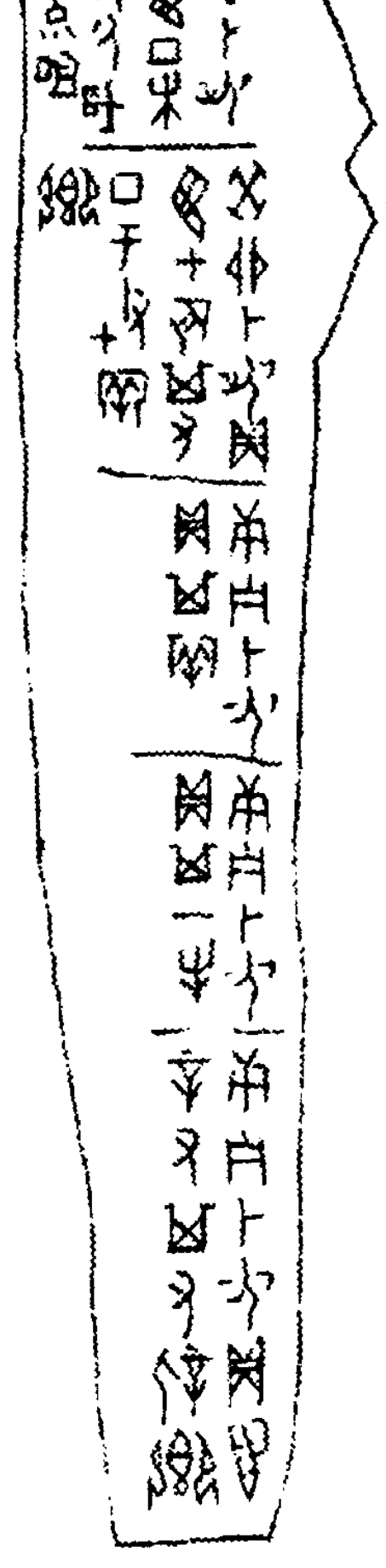
甲1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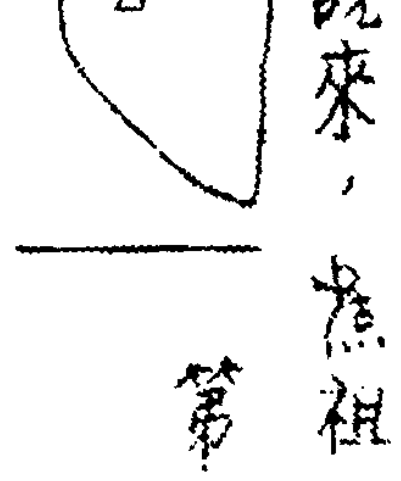
粹248


金363


(祖乙)　(祖丁)　(小乙)　(武丁)
甲1835……且乙——后且丁
粹248……后且丁——且乙
金363……中宗——后且丁

則后且丁是小乙父祖丁」(卜辭綜述四三四頁)，於是毓祖丁有武丁說、中丁說及祖丁說三種說法。可是下舉的第三期的甲2502片上記載著妣辛，父甲與毓祖丁(毓的古文)的祭祀，而與祖甲(父甲)同旬的丁日祀毓祖丁。依祀序表，則彡祀(或壹祀)祖甲同旬的丁日正是舉行武丁的壹祀(或昔祀)之日，可是祖甲與祖丁則無如此的關係。因此與這祖甲同旬的丁日受祀的毓祖丁除了是武丁外，不會是他人。因為小乙亦被稱作毓祖乙的例子，所以次於祖丁的丁名之王的武丁，亦可稱作毓祖丁。將前面的証明相互印証，則毓祖丁即武丁的事實便很明顯了。如此說來，毓祖丁是第三期以後對武丁的稱謂，所以下舉的甲骨片屬第三期，且可知貞人旅至第三期時仍然在職。

甲2502


粹295


○祖乙

在第二期裏被稱作兄己，第三期被稱作父己，第四期以降則被稱作祖己。第三期裏又被稱作「小王父己」、「中己」。有關他被稱作中己的問題，前人沒有加以解說。董氏將中己比定為雍己(斷代研究例)，郭氏從之(通釋二〇)，而陳氏則謂「中己不是孝己(兩祖)」(卜辭綜述三八頁)，是個久被視為疑問的稱謂。中己這稱謂沒有在第三期(後上8.5 粹319 京續73 甲3691 南輔4 寧1.222 京3346)以後被使用的例子，如南輔4「十月卜[illegible]于中己宗」中的中己便是以王賓之儀受祀的先王的專稱，而己名之王只有雍己與祖己，所以當是此兩王中的一個。第三期裏康丁有兄己(殷綴釋拾弌三)，因此在己日的祭祀是雍己第一、父己(祖己)第二、兄己第三，父己(祖己)在雍己與兄己間受祀，所以就稱父己為中己了。且祖己於中位的己日受祀的情形只存在於第三期，所以這個稱謂到了後期當然便不被使用了。中己是第三期對祖己獨特的別稱。

○祖庚

在第二期被稱作兄庚，第三期被稱作父庚，第四期以降被稱作祖庚。惟第一期裏南庚也被稱作祖庚。

○祖甲

在第三期被稱作父甲，第四期以降被稱作祖甲。只是第二、三期裏陽甲也被稱作祖甲。

○康丁

在第四期被稱作父丁，文武丁時稱作康祖丁，第五期被稱作祖丁、康丁、康祖丁及康。在第五期稱祖丁的例子見於口祀卜辭的林1.13.9及南輔61片。如後所述口祀卜辭中祖丁是不受卜的，而武丁則被記作[illegible]，所以這個祖丁非康祖丁莫屬了。

○武乙

在第四期文武丁時被稱作父乙，第五期裏被稱作武乙及武祖乙。

○文武丁

史記稱作太丁，可是卜辭中沒有這個稱謂。在第五期裏被稱作父丁、文武、文武丁。近來陳夢家提出「卜辭中的文武帝不是文武丁，而是帝乙」的說法，其說如下(卜辭綜述四二二頁，考古學報八冊二三頁)

續2.7.1　(甲)子卜貞王其又𢦔于文武帝升其去夕又歲于來乙丑令酒王弗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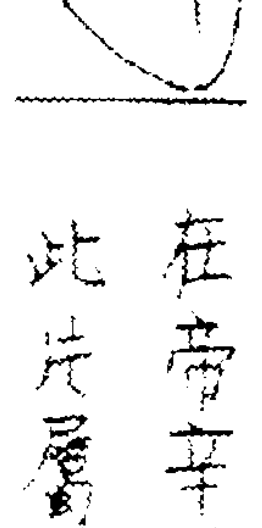
前4.17.4　前1.22.2　簠帝140　粹363　存1.1295　林2.25.3　明308　前4.38.2

乙丑卜貞王其又𢦔于文武帝其以羌五人正王受又
乙丑卜貞其又𢦔(于)文武帝□□三牢正(王受)又
□□卜貞大乙日王其又𢦔(于)文武帝升正王受又
甲申卜貞……………文武(帝)升
……又𢦔于文(武)帝升正……
……(文武)帝宗正王受又
……𡚱其(酉)文武帝乎禧𡚱于癸宗若王弗每
□□卜貞丁卯……文武帝……𡚱……
于其宜文武(帝)

以上凡干支未殘者，皆於乙日祭文武帝，僅有一辭卜於甲日，則可能是宰祭。如此文武帝應是帝乙，則舊說以文武帝為文武丁是不確的。帝乙的宗廟則稱「文武帝升」、「文武帝宗」，所以文武帝與帝甲之帝不同，帝甲之帝是「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猶徵之稱上甲，文武帝號非文武丁之省，和文武(即文丁)也非一，他和武王之王，實有帝王之義。他在帝辛金文中，則作「文武帝乙」。安陽近出邲其卣云「乙巳王曰障文武帝乙宜，才召大廊，遘乙翌日(中略)，十四月隹王四祀翌日」，此記帝辛四祀四月乙巳周祭帝乙，遘乙翌日，即逢帝乙受翌祭之日，文武帝與乙是一，故上稱文武帝乙，下稱乙，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此卣拓本殷曆譜後記曾摹錄，但因未合於殷曆譜，誤將帝字上一短畫摹作丁字，遂讀為文武丁帝乙，又誤讀乙為大乙。作者曾借觀原器於固始張氏，一九五二年並將器形銘文攝景，始知後記所摹大有錯誤。後讀丁山關于卣文的考釋，並其摹文，不但糾正了後記的誤摹，並正確的讀文武帝，為卜辭的文武帝，亦即帝乙。周祭文武帝的卜辭尚沒有出現。」

陳氏之說關係重大，所以敢將其所論的全文錄出，此中實多可議之處。有關此說的前半部在後述的「口祀」一節，後半部於「帝辛時的祀譜」中，將分別加以詳論。其實陳氏把文武帝的祀日認作是乙日，這是錯誤的，應是丁日才對。所以文武帝是丁名之王。陳氏於銘文「遘乙翌日」的「乙」釋作大乙之說，認為是不對的，可是帝辛四祀四月舉行大乙的翌祀，與銘文正相符合。所以陳氏對銘文的解釋並不妥當。因此文武帝不是帝乙，而是文武丁。陳氏之說不能成立。

○帝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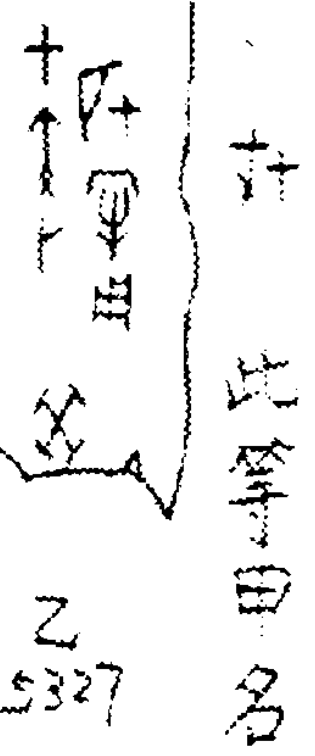
前1.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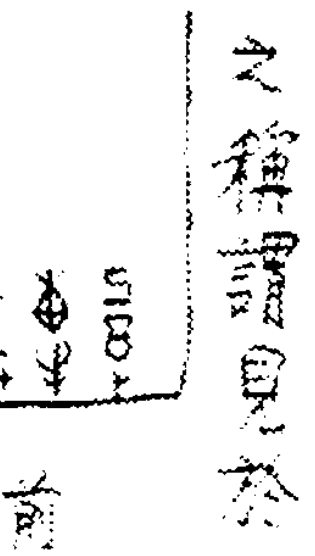
在帝辛時理應被稱作父乙，可是第五期甲骨片中除上舉的一片外，再也看不到了。此片屬第五期，是從「匕才」的書體看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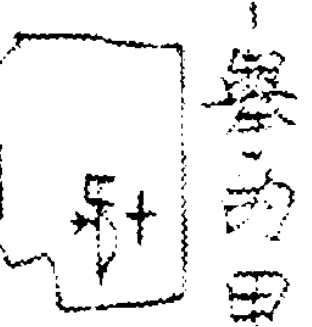
卜辭上先王的稱謂，大致如上所述。可是還有下舉的稱謂，可作為備考。茲附記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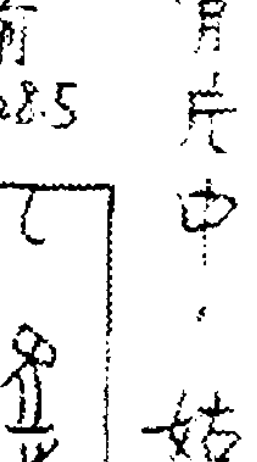
○米十、米口　米十見於後上4.16 粹259 庫1772。米口見於粹376 南輔62。前者是指祖甲，後者是指武丁、康丁(參後述口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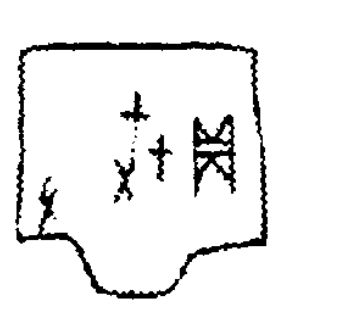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此等甲名之稱謂見於下舉的甲骨片中，姑且存疑。

前8.8.4


乙5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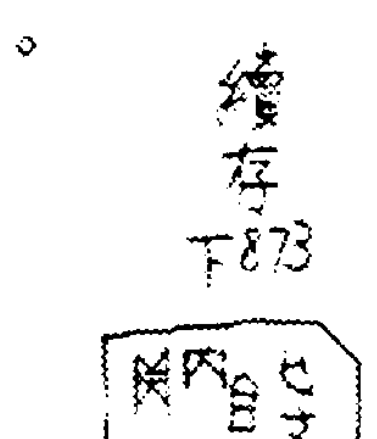
前6.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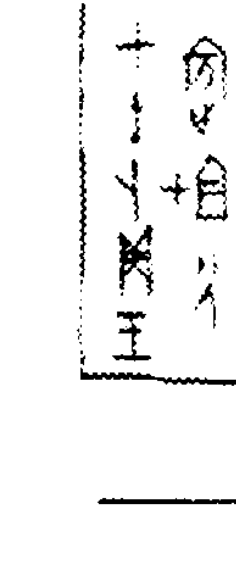
前5.28.5


京4000


○自丙

見於下舉屬第二期的前1.22.8及屬第五期的續存下873片。小乙有丙名的兄弟，第二期片的祖丙正是指此人。至於第五期的祖丙，照前面「父母兄子的稱謂」所述，康丁有兄丙，第四期被稱作父丙，所以正是指的此人。

前1.22.8


續存下873


○自戊

祖戊的稱謂見於第一期(鐵80.2 前1.13.1 續3.42.7 遺月24.7 乙2.08)、第二期(前1.23.2 續存1.813)、第四期(粹216 乙3.337 4521 2093 4745 5328 寧1.189 京2933 3119)、第五期(後上5.2)。第一期的祖戊，因南庚有戊名的兄弟，當指此人。第二期的祖戊，因小乙的時候有戊名的兄弟，所謂祖戊當指此人。可是第一期裏尚未發現有「父戊」的稱謂，第四期武乙時的「祖戊」，因祖甲有戊名的兄弟，在第三期被稱作「父戊」，所以就是指此人。第五期的祖戊，因武乙有戊名的兄弟，在文武丁時被稱作「父戊」，所以即是指此人。這些稱祖戊的都不以五祀受祀，所以不用說都是不列於王位的了。

○卜牛

第四期的乙5162片上有「[illegible]」之「卜牛」的稱謂。

○[illegible]卸

見於甲2769片，董氏以為是「虎祖丁」(斷代研究例)，可是後來更改其說，謂「虎祖丁一辭，諦審

之，亦覺不甚可靠。[illegible]形不類虎，第三期于沃丁亦不應稱祖，[illegible]當是祭名，而祖丁門為一辭」（卜辭通纂後記所載）。

○∧己　第四期的乙1434作「[illegible]卜于[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它被記在祖己之後。如[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的例子看來，則∧[illegible]便是下己，第三期中於己日受祀者已如前述為雍己，祖己與兄己，其中祖己被稱作中己，所以到了第四期這個兄己即為父己而被稱作下己了。

○[illegible]　見於遺622片，作「己卯卜[illegible]于[illegible]」，有待後考。

○三自[illegible]　粹341片中作「[illegible]卜[illegible]于三自[illegible]」，郭某釋作「準四祖丁為祖丁之例，此三祖辛當是廩辛，其前有祖辛小辛，此居第三位也」，陳氏從之，並稱讚說「世本稱廩辛為祖辛，實是正確的」（卜辭綜述四三三頁）。廩辛被稱作祖辛的例子，可於下舉之辭見之。此片為文武丁

前5.33.4　[illegible]卜[illegible]自[illegible]下自[illegible]二[illegible]己二[illegible]（續存下750重片）

時之物，片上的祖丁便是康丁，父己便是武乙之兄己，所以祖辛便是康丁的兄辛了（此片祖辛作小辛）。廩辛固然於文武丁時居於祖輩而被稱作祖辛，可是前舉的粹341片並非文武丁時物，其字體乃屬第三期武乙時（陳氏誤認作是文武丁時物），所以在此期不當被稱作祖辛，姑且存疑。

○[illegible]　見於乙5327片，作「十[illegible]卜[illegible]」，同片有祖庚的稱謂　再加上從干支卜形式及字體上看來　皆可証明是第四期武乙時之物。如前述第二期的祖甲有兄壬，此人至武乙時居於祖輩，所以即是指的此人。

○[illegible]　見於前1.45.4片，作「[illegible]……」　有待後考。

○[illegible]　見於甲2764片，作「[illegible]」，是一位受享王賓之祀的先王的稱謂。先王以辛、壬為名的有示壬、卜壬與祖辛、小辛，其中的示壬與[illegible]的音最接近，所以大概就是指的他吧！

○[illegible]工　見於粹537、538二片，有待後考。

第二節　對先妣的四祀

對先王的祭祀是在井然的定制下進行的，其事已如前述。而此不祇對先王是如此，就是對直即系先王的配妣也是如此。且此兩者並非個別的在進行，而是在同一祭祀的體系中進行的。下面就先王的配妣及其祀序加以考察，更進而究明其與先王祀序的關係。

第一項　先王的配妣

在卜辭中，例如「[illegible]」，王名與妣名間使用奭字的情形是很常見的。這個字儘管像在「[illegible]」（前1.36.6）、「[illegible]」（前1.36.7）等辭中，妣名有被記在上方的情形，它仍然被置於王名之下。此字羅振玉釋作「赫」，而認為有妃義，並將如此的卜辭當作是祖妣合祀卜辭（增訂書契考釋中五一上）。然而王國維卻把它視作是先妣專祭卜辭，其論曰「其云貞王賓某奭妣某云云者，皆某妣之專祭。殷人祭其先公先王，皆以其名之日祭，亦以其名之日卜，此卜辭之通例也（中略）。此數條中並見祖妣名者，皆以妣名之日卜，而不以祖名之日。其餘類此者，數十條無不然。知為妣之專祭，而非祭祖以妣配食」（戩釋六葉）。王氏這說法極是，吳其昌（解詁續一頁）、郭某（通釋六〇）、唐蘭（天釋二十七）、董作賓（殷曆譜祀譜大陸雜誌）、陳夢家（燕京學報四〇期甲骨斷代學三頁）等皆從其說。此為先妣專祭卜辭之事實既經論定，已是了無異說。

至於將其中的「奭」字解作配偶的意思，也已無異論。才是此字的字釋則羅氏釋作「赫」（考釋中五一）、葉玉森釋作「夾」（集釋一二五）、郭某釋作「奭」（通纂考釋六〇・金文叢考釋[illegible]・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五一葉）、唐蘭釋作「奭」（天釋三十七）、于省吾釋作「夾」（雙劍誃四四）、張政烺釋作「[illegible]」（集刊十三）、陳夢家釋「[illegible]」（燕京學報四期三頁），又吳其昌、王襄、高承祚、瞿潤緡、孫海波採羅釋，朱芳圃則從葉釋。其中對郭某「就其字形而言，則分明於人形之胸次左右各垂一物，其所垂者，乃是乳房也。是則字之結構亦與母同意，此必母之古文」這說法，吳其昌以「郭說甚荒」（解詁三七頁）、葉玉森以「郭氏之說亦新奇太過」之故而加以擯棄，倒是唐蘭以「郭氏立說雖誤，然卜辭王賓祖奭妣某之辭，或作祖某母某，自可注意」而注意到郭某的奭字與母字通用說，結果遂提出母、妾、奭通假說，以為「余謂此三字中，母妾屬於早期，而奭屬於後期，其變異必由於語音之轉移」（天釋三十七）。奭字的字釋固尚無定說，而母、妾、奭通假說，近來陳夢家也予承認了（卜辭綜述三八二頁）。此說始自郭某，謂「余案此字有與母字通用之例，如祖丁之配為妣己　他辭均言奭妣己　而有一例言祖丁母妣己。又大乙之配為妣丙，他辭均言奭妣丙，而有一例言大乙母妣丙」（通釋六〇），郭某所指出的二例，便是下舉的

後上26.6　……丙[illegible]卜[illegible]自口[illegible]

通別3　[illegible]卜[illegible]一[illegible]

文271　[illegible]卜[illegible]十[illegible]

餘10.1　于自口[illegible]

甲460　[illegible]

續1.6.1　[illegible]

乙1916　[illegible]工[illegible]

拾1.8　[illegible]卜[illegible]

粹182　……[illegible]卜[illegible]

二辭。唐蘭又將下舉的文271、餘10.1二例附加上去。其實這類例子尚見於下列卜辭（甲460 續1.6.1 乙1916 拾1.8 粹182）。其中示壬的配妣甲，示癸的配妣庚，大甲的配妣辛，在其他卜辭裏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二期作奭，第五期作奭）。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與奭同義，郭、唐二氏之說極是。因此下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用法也都相

鐵228.2　于自口[illegible]

後上11.4　卜[illegible]丁工[illegible]

鄴1.28.3　[illegible]自口[illegible]

掇1.184　自[illegible]

同。此用法是第一期用[illegible]（餘10.1 鐵228.2 鄴1.28.3）、[illegible]（續1.6.1）、第二期作[illegible]（文271）、[illegible]（乙1916 掇1.184）、第四期作[illegible]（後上26.6 粹182 甲460 通別3）、[illegible]（拾1.8）。因為第二期奭字被使用以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已經被使用，因此可知奭一定是諸字的假借。

如此說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當是以同字或者通假的關係被使用，而且它們在「[illegible]某」的情形下也是一樣的。例如：[illegible]（簠帝237）又作[illegible]（乙3409）、[illegible]又作[illegible]（乙105）、[illegible]（菁6）。因此可以知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與奭字被用作相同的意思。奭是[illegible]的假借，而[illegible]就是母字，所以奭想是被用如同音的「婦」字的意思。而此字的字形有下表的幾種作法，也有用如[illegible]（乙5534）、[illegible]（粹828）的。這些又見於下舉各片，可知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奭等。此字有如許作法

第二期	第三四期	第五期
奭（前1.34.2 佚878） 奭（通175） 奭（庫984）	奭（甲2791） 奭（南明659 660） 奭（南明660）	奭（前1.34.2） 奭（前1.32.5 拾掇2.15） 奭（前1.32） 奭（前1.31.8） 奭（前1.17.2 1.17.4） 奭（前1.24） 奭（前1.15） 奭（前1.44.0 乙408） 奭（前1.8.1） 奭（前1.37） 奭（前1.58） 奭（前1.37.3）

奭—奭—奭奭（庫471 1533 乙5317）奭奭（前6.44.3 續2.19.1 乙4442）

奭—奭—奭（後上22.4 南明422）奭（甲828）

。將這個字看作是从乳房（郭說）呢？或是从火的變形（葉說）呢？其實都不妥當。其中作奭、奭、奭等形與金文的奭字相近，作奭、奭等形的則與金文的奭所从屬相同。郭某釋奭作舞（粹釋三三），而認為奭乃舞的假借（通釋二五九），其說甚是，此字的字音當作無（文甫）、舞（文叢功），這也表示了右列的用法都是「婦」字的假借。

從先王的配妣之卜辭中所能見到的，幾乎全是直系先王的配妣。始自示壬的配妣庚，終於文武丁的配妣癸。而直系先王中，其配妣不見於卜辭的有上甲、報乙、報丙、報丁。旁系先王中，

其配妣見於卜辭的有卜丙的配妣甲，與沃甲的配妣庚。下面就舉出配妣的一覽表，並記羅振玉、郭某、董作賓、陳夢家諸家所考定的配妣，而定其異同。（羅說出自殷虛書契考釋上，郭說出自粹編附圖，董氏之說出自殷曆譜上三・五（大陸雜誌四・八同），陳說出自殷虛卜辭綜述三八三頁）

王名	妣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四期武乙	四期文武丁	第五期	羅氏考定	郭某考定	董氏考定	陳氏考定	著者考定
示壬	妣庚	續1.6.1 乙1916	庫1221	粹122		甲460	後上1.6 1.7 林1.13.11 前1.5.1 京5076	示壬之配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庚
示癸	妣甲		明283 續存下879			拾1.8 寧2.124	前1.2.4 1.3.7 1.3.8 1.32.1 後上1.8 1.10 遺83	示癸之配妣甲	妣甲	妣甲	妣甲	妣甲
大乙	妣丙			甲1604 1642		甲248	後上1.12 1.13 下4.18 明259 續1.8.2 前1.3.2 1.3.7 乙470	大乙之配妣丙	妣丙	妣丙	妣丙	妣丙
大丁	妣戊		戩2.11 遺63				後上1.13 2.1 南明236 坊1.62 乙408 京5077	大丁之配妣戊	妣戊	妣戊	妣戊	妣戊
大甲	妣辛		後上2.7			粹182	前1.5.8 1.37.2 後上2.4 2.5 林1.12.6 續1.9.7 乙468	大甲之配妣辛	妣辛	妣辛	妣辛	妣辛
卜丙	妣甲		文271									妣甲
大庚	妣壬		後上2.7 明420 846 通別2.12.3				前1.6.5 後上2.6 明424 南明193 乙469 拾掇2.415	大庚之配妣壬	妣壬	妣壬	妣壬	妣壬
	（妣庚）						卜294					
大戊	妣壬		後上2.3 2.9 明1255 粹209				後上2.8 2.11 續1.11.11 1.12.2 拾掇2.414 2.415 京5078	大戊之配妣壬	妣壬	妣壬	妣壬	妣壬
中丁	妣己						續1.12.5（佚178）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癸		金6 遺39 續存1513 1514				前1.8.1 1.8.2 後上2.11 2.12 2.13	中丁之配妣癸	妣癸	妣癸	妣癸	妣癸
祖乙	妣己		後上3.4 京4083 續存1512	[illegible]8 南明659 660 661			前1.14.2 後上3.2 3.3 續1.15.2 1.17.3 遺72 京5080	祖乙之配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庚）		後上3.5 庫1131	南明660 661			後上2.7 3.1 續1.16.8 拾掇2.214 遺374 京5079	又曰妣庚			妣庚	
祖辛	妣甲		後上4.1 佚566	南明659 661			續1.17.7 遺62 佚353 京5080		妣甲	妣甲	妣甲	妣甲
	妣庚						後上3.8	祖辛之配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壬		卜辭綜述圖版24									妣壬
沃甲	妣庚		佚878 京3299	粹255				羌甲之配妣甲	妣庚			妣庚
祖丁	妣甲	續1.35.1							妣甲			妣甲
	妣己		前1.34.3 續存1513		後上26.6		前1.17.2 後上3.10 3.11 3.12	祖丁之配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己
	妣庚						續1.17.7		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庚
	（妣辛）						卜274 京4023			妣辛		
	（妣癸）						後上3.13 3.14	又曰妣癸	妣癸	妣癸		

小乙	[illegible]		粹292 續存1513	甲905 2744 南明662			前1.17.2 後上4.4 4.5 2.10 續1.17.1	小乙之配妣庚	妣庚	妣庚	妣庚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上3.4									[illegible]
武丁	[illegible]						前1.17.4 1.37.4 後上4.5 4.7	武丁之配妣辛	妣辛	妣辛	妣辛	[illegible]
	[illegible]						前1.17.4 後上4.9 4.12 續1.25.2 粹298 續存2234	又曰妣癸	妣癸	妣癸	妣癸	[illegible]
	[illegible]						後上4.8 拾遺2.215 京5077	又曰妣戊	妣戊	妣戊	妣戊	[illegible]
祖甲	[illegible]						前1.20.2 1.33.5 後上4.13 京5083	祖甲之配妣戊	妣戊	妣戊	妣戊	[illegible]
康丁	[illegible]						前1.37.1 後上3.9 4.14	康丁之配妣辛	妣辛	妣辛	妣辛	[illegible]
武乙	妣戊						戊辰彝		妣戊	妣戊	妣戊	[illegible]
文武丁	[illegible]						（妣癸）寧2.125（母癸）前1.31.2 2.10 續1.25.7 1.25.8			妣癸	妣癸	[illegible]

右表中四氏之間多少有些出入，下面即就有不同說法的配妣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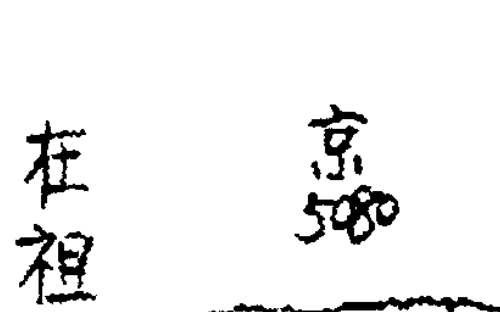
○卜丙配妣甲　四氏俱不認為有此配妣，然而下舉的甲骨片則有之。此辭上之「奭」字已如前述為配妣之義　[illegible]　所以顯然卜丙有配妣甲。然而當屬旁系的卜丙，其配妣卻見於卜辭，這與同為旁系的戔甲有配妣庚一樣是屬特殊例子　而這裡還存有問題。

○大庚配妣庚　四氏俱不認為有此配妣。然而下舉的甲骨片上卻有之。只是此辭的卜日與妣名不　[illegible]　相稱，據卜日來看，必是妣壬無疑。陳氏謂「誤作妣庚」（綜述三八三頁）

○祖乙配妣己、妣庚　羅、陳二氏承認有妣己、妣庚，而郭、董二氏則只承認妣己而不承認有妣庚。羅、陳二氏所以承認有妣己、妣庚，是因為他們把「[illegible]」、「[illegible]」中的祖乙逕視為中丁子的祖乙。從他們以為証據的甲骨片看來是很顯然的。郭、董二氏所以不認為有妣庚，是因為小乙有配妣庚，認為小乙自第二期以後被稱作祖乙，於是將「[illegible]」的祖乙全認做是小乙的緣故所致。至於他們所以承認了妣己，是因為小乙沒有配妣己，因而認為「[illegible]」的祖乙不是小乙。可是如後所述小乙實有配妣己，因此要決定祖乙有配妣己

、妣庚與否的問題，實在是不容易。祖乙有配妣己的事實，可以下舉的甲骨片為証。

京5080



假定祖乙有配妣己來說，那麼在後述的「配妣的祀序表」上，祖乙的配妣己應在祖辛的配妣甲前旬的己日受祀，而小乙的配妣己與祖辛的配妣甲便沒有這樣的關係。上舉的甲骨片中祖乙的配妣己正在祖辛的配妣甲之前旬的己日受祀，可知這個祖乙不是小乙，而祖乙有配妣己也就可知了。其次要決定祖乙有否配妣庚的問題　就更加困難了。從前表所載的卜辭，無法証明此事。例如「[illegible]」（南明）片中，固可將妣己、妣庚做為祖乙之配，可是卻很難証明這祖乙就不是小乙。其他片的情形也一樣，所以祖乙的配妣庚這問題，姑且存疑。

○祖辛配妣甲、妣庚、妣壬　祖辛之配有妣甲、妣庚與妣壬，其証如下所舉。然而陳氏不認為有妣庚，四氏且不認為有妣壬。陳氏所以不言妣庚，大概是因為後上3.8片屬第五期，認為片上的祖辛有可能是廩辛的緣故吧！但是廩辛不屬直系，且不即王位，所以其配妣不列於祀典，此片上的祖辛絕無可能是廩辛。四氏所以不言妣壬　是由於有妣壬這稱謂的甲骨片刊於卜辭綜述的圖版以後，才算報公布。又吳其昌認為祖辛有配妣己，論曰「一曰妣己　卜辭云戊辰其求生于祖丁母妣己　準前辭例，知亦為祖辛之奭」（解詁三續二五三頁），這是因為他不知王名與妣名間的「奭」字有配妣義，而誤有此說。

妣甲—南明65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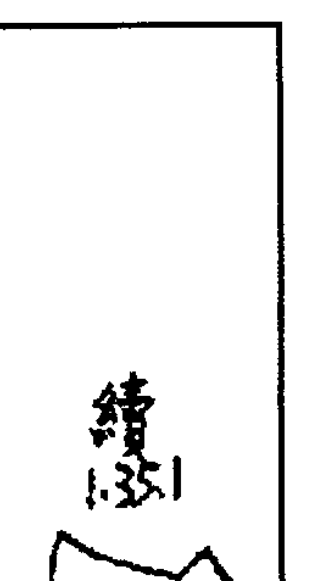
妣庚—後上3.8　[illegible]

妣壬—綜述圖版　[illegible]

○沃甲配妣庚　羅氏舉出妣甲以為沃甲之配。而其他三氏則言不及此。羅氏之說恐怕是由於誤讀佚566片所致吧！沃甲之有妣庚，唯獨郭某如此指出，其實這在前表的三片中都可以見到。照後述「配妣的祀序」中所論，這個妣庚是列於祀典的，可是他完全不見於第五期的甲骨片中，情形與卜丙的配妣甲相同，因此可以假定為「卜丙、沃甲在第二三期以前被視作直系，以後始歸入旁系」。

○祖丁配妣　祖丁之配可以認出的有妣甲、妣己與妣庚，至於妣辛、妣癸，則無法認出。此中妣甲唯獨被郭某舉出，這是因他把下舉甲骨片上的「奭」視作配偶之義而得到的結果，因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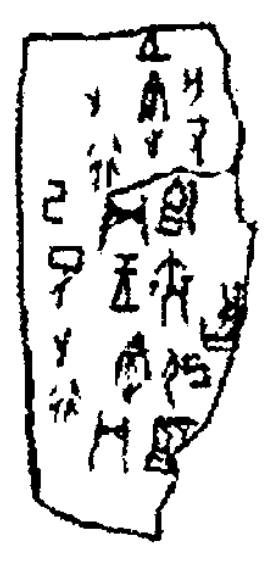
續1.35.1



片屬第一期，所以片上的祖丁不是武丁，此為郭某之卓見。祖丁有妣己、妣庚的事實，是因為其在第五期裏也被稱作四祖丁，而由於四祖丁之配被稱作妣己（前1.17.2 後上3.10 3.11 3.12）、妣庚（續1.17.7），於是由此得到証明。祖丁之有妣辛，董氏之外，吳其昌也持此說（解詁七續五二八頁）；祖丁之有妣癸，羅、郭、董氏之外，唐蘭亦揭此說（清華學報十一之三）。可是諸家所引証的甲骨片全屬第五期，而在第五期武丁亦被稱作祖丁，所以這些甲骨片上的祖丁，除非被証實不是武丁，否則便不能採信。在第五期稱祖丁之配妣己、妣庚的時候，不作祖丁，而作四祖丁奭妣己；可是稱妣辛、妣癸的時候，卻沒有作四祖丁奭妣辛的例子，祇是作祖丁。因武丁在第五期被稱作祖丁，且因武丁有配妣辛、妣癸，所以這些第五期片上的祖丁配妣辛、妣癸，除了是武丁之配外，別不是他人。

○小乙配妣己　小乙有配妣庚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有配妣己這回事倒不曾有人說過。下舉的甲

後上3.4



骨片載著己巳日卜祖乙的配妣己的劦祀，而在其兩旬前的甲辰日卜祖辛，可是如以王賓卜辭的通例來說，辛名之王則於辛日受卜，所以這個於甲日受卜的人不是祖辛，乃是祖辛之配妣甲。準「配妣的祀序」，則祖乙之配妣己的祀日在祖辛之配妣甲前旬的己日，而此片的祀日卻是在祖辛之配妣甲二旬後的己日。今假定小乙有配妣己　而將其祀日按之祀序表的話，則祖辛之配妣甲二旬後的乙日正是其祀日，與此片所載正好符合。因此這[illegible]並非祖乙之配妣己　而是小乙的配妣己。依據此片可知小乙有配妣己的事實。第一期有「母己」這稱謂，已可看出父小乙有己名之配妣可是卻不見有「小乙奭妣己」之辭，實在奇怪。依據此片亦可知小乙被稱作祖乙，因此可知前表所載一直被認為是卜祖乙之配妣己的甲骨片中，其實有的是屬小乙的配妣己的卜辭。

○武乙配妣戊　郭某根據戊辰彝「在十月一隹王廿祀劦日遘于妣戊武乙奭彘一」之辭而認為武乙有配妣戊（通釋七五），可是卜辭卻無可徵驗。文武丁時既無母戊的稱謂，第五期裏也沒有妣戊的稱謂，於是吳其昌謂「武乙之奭益亦甚老壽矣」，認為他至帝辛時仍然在世（解詁三續二三三～二三四）。可是右王廿祀之劦祀，依後述「祀譜的檢討」看來，應是帝乙廿祀之事，故吳說不可信。

○文武丁配妣癸　第五期有母癸、妣癸的稱謂，可知文武丁有配妣癸的事實。只是吳其昌將四祖丁視作文武丁，而將四祖丁的配妣己、妣庚皆認作是文武丁之配，其說之誤，實不待贅言。（解詁一三三及二三～二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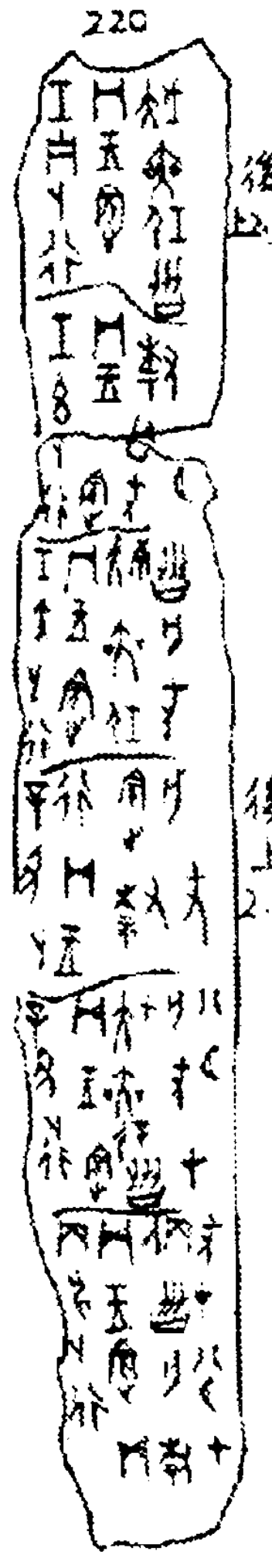
第二項　先妣的祀序

先王受肜、壴、劦、羽、祭五祀之祭，而先妣則無肜祀之例，僅用壴、劦、羽、祭四祀。此種缺肜祀的現象，陳夢家也予以指出，可是並未言及此中的理由（燕京學報四〇　三五頁）。這是因為碰巧此例尚未被發現呢？還是兩者的祭祀有輕重的分別呢？尚須等待以後的考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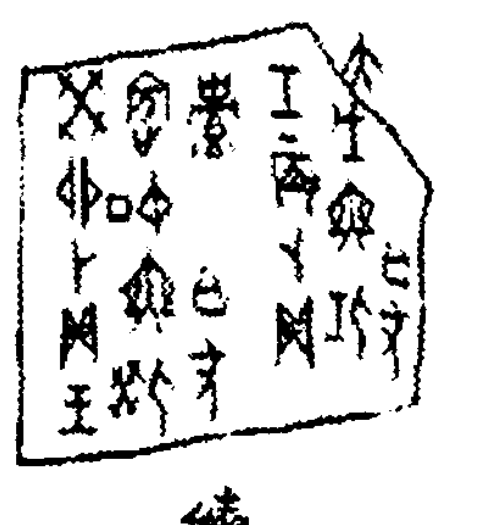
由於可以考知先妣祀序的甲骨片很少，所以要劃分時代加以考察相當困難。因此第二、第五期的甲骨片在此都不予區分，就來考察其祀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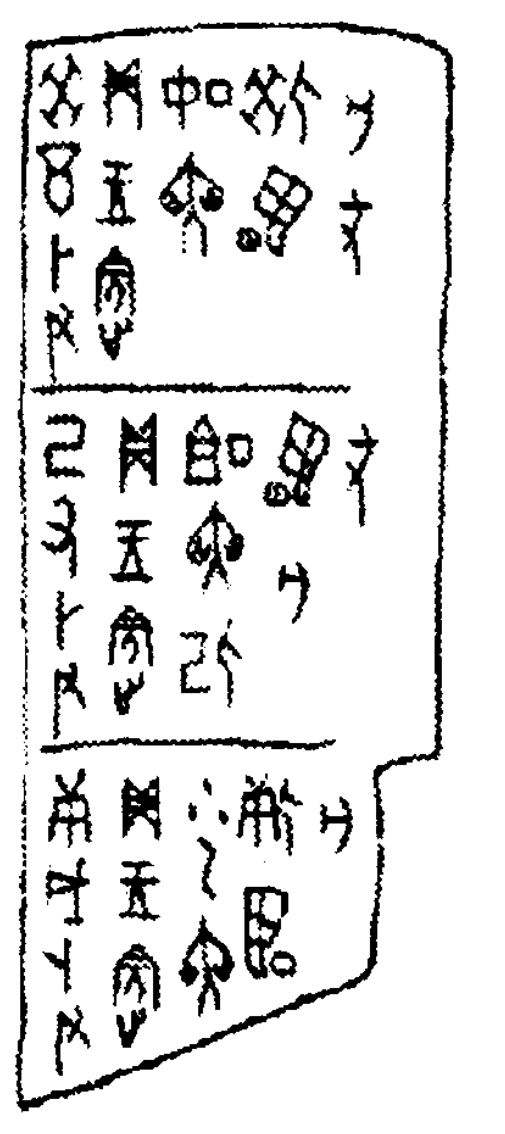
通220　後上2.3　後上2.7



後上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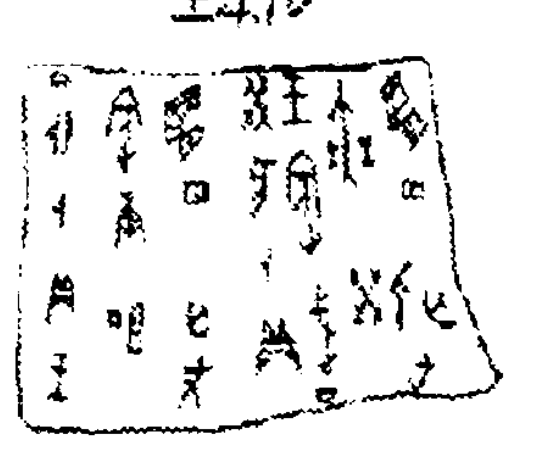
續存1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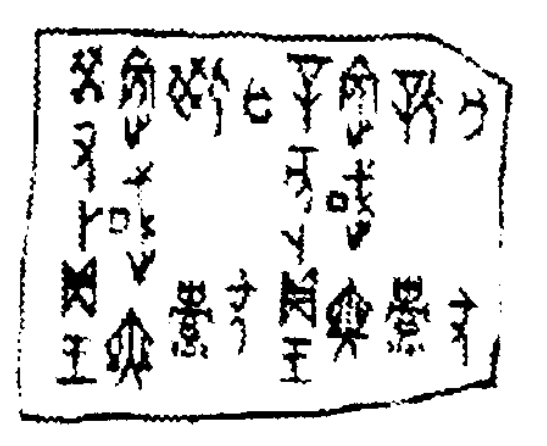
右舉的通220片記的是丙申日卜卜丙的劦祀、辛丑日卜大甲的配妣辛的劦祀，壬寅日卜大庚之配妣壬的劦祀，壬子日卜大戊之配妣壬的劦祀。後上2.11片則於大戊之配妣壬次旬的癸日祀中丁的配妣癸。續存1513片記的是於中丁之配妣癸次兩旬的己日卜祖丁之配妣己的祭祀，又次兩旬的庚日卜小乙的配妣庚的祭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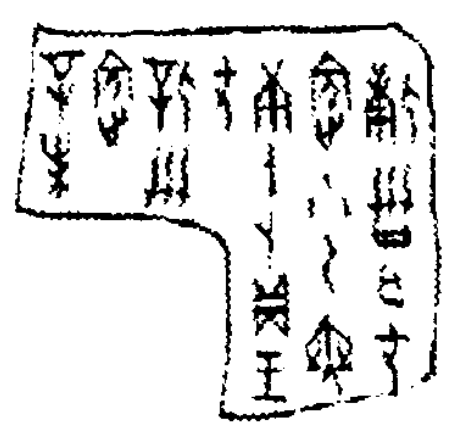
後上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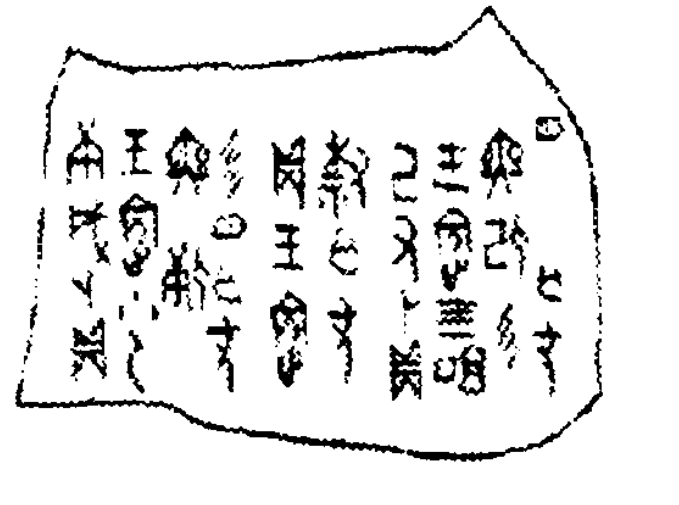
前1.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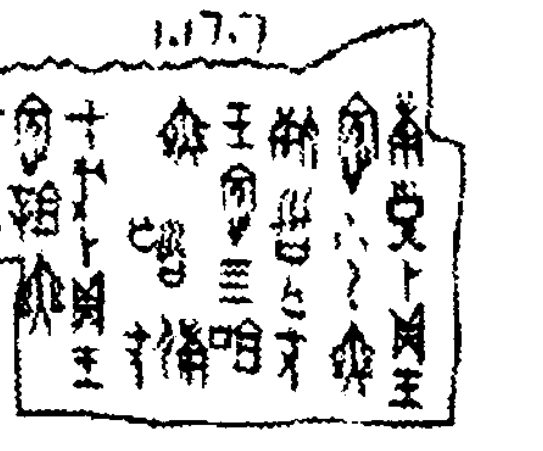
後上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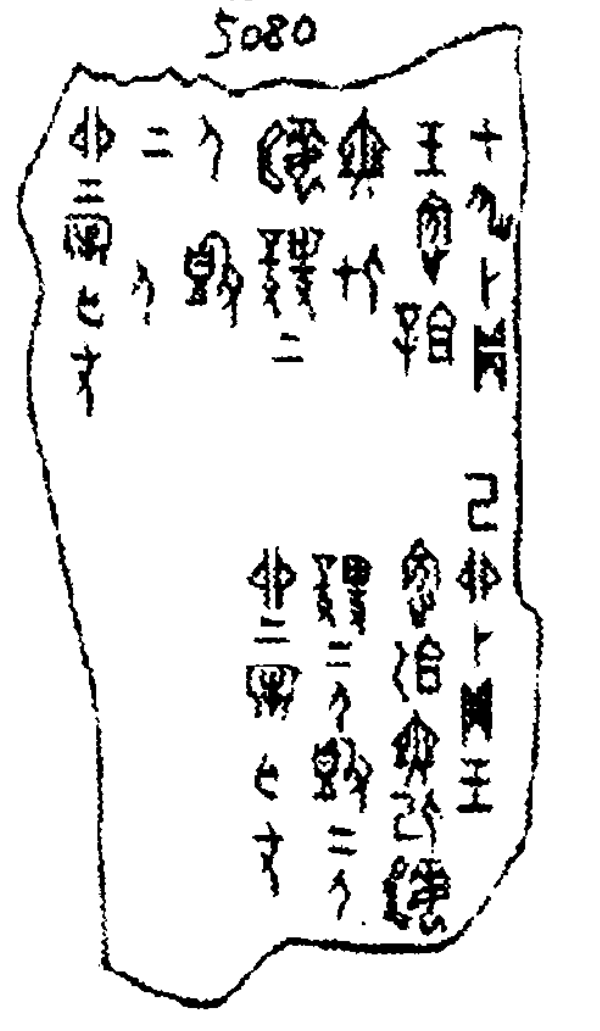
前1.17.2



續1.17.7



京5080



右舉的後上4.10片記的是祭祀康祖丁前旬的癸日行武丁之配妣癸的祭祀。前1.17.4片記的是於武丁之配妣癸同旬的辛日卜武丁之配妣辛的祭祀。後上4.6記的是於武丁之配妣辛的前一日卜小乙之配妣庚

的祭祀．前1122片記小乙之配妣庚上兩旬的己日卜祖丁之配妣己的祭祀，續1197片記著於小乙之配妣庚的上兩旬的庚日卜祖丁之配妣庚的祭祀，又甲日卜祖辛之配妣甲的祭祀．京3??片記的於祖辛之配妣甲的前旬之己日卜祖乙之配妣己的祭祀．

(一)下的續存1513片屬第二期 (二)下的前1122片屬第五期，可是此兩片上祖丁的配妣己與小乙的配妣庚的祀序卻相同．由此可知兩期中配妣的祀序是一致的．於是可以合(一)(二)之配妣關係成下一表：

日	一旬	二旬	三旬	四旬	五旬	六旬	七旬	八旬
甲					祖辛妣甲			
乙								
丙	卜丙。							
丁								康祖丁。
戊								
己				祖乙妣己	祖丁妣己			
庚					祖丁妣庚		小乙妣庚	
辛	大甲妣辛						武丁妣辛	
壬	大庚妣壬	大戊妣壬						
癸			中丁妣癸				武丁妣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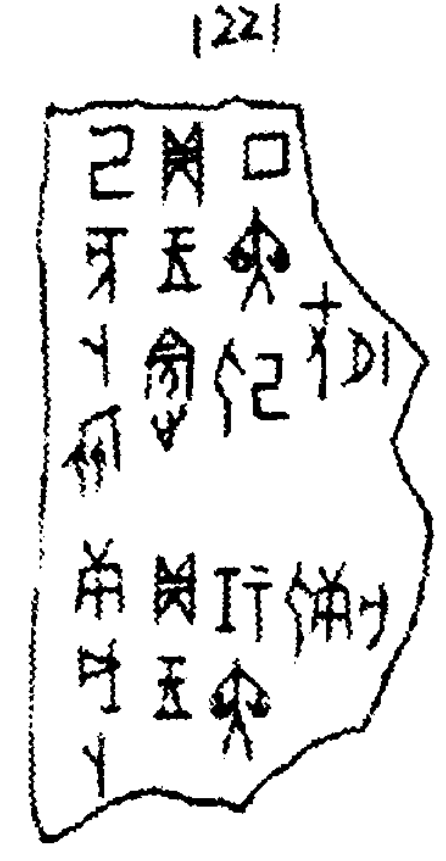
右舉的後上27片及後上4?片先王與先妣被記在同一片上，兩者祭祀的同一實為先王與先妣是在同一祭祀體系下受祀的證明．然而董作賓氏對後上4?片上有關卜丙的記載，卻謂「此外丙之𦎫祭，殆亦誤入卜祀先妣之版」（殷曆譜上三?）認為這是誤入，其結果是對先王與先妣祭祀的關係作了錯誤的判斷，謂「知五種祀典，各有祖妣兩祀譜，然在實際舉行時，又為如何之關係，則未由知之」（殷曆譜上三?）認為在實際舉行時，兩者是處在如何的關係，是無法知道的．又似在大陸雜誌裏認為先王與先妣的祭祀是在不同的系統中進行的（四譯）這都是由於他斷言卜丙為誤入而造成的錯誤．因為此表卜丙與康祖丁的關係和「先王的祀序表」中的卜丙與康祖丁的關係一致，所以可將此表合載於下面的先王祀序表中．（表刊下99頁）

依據此表可以知曉先妣祀序的原則．此即：

配妣於其配偶之王受祀以後的同名之日受祀．

周易小過爻辭云「過其祖遇其妣」，正是指的這個說的．本著這個原則，便可以解讀下舉的甲骨片，並可以斷定示壬的配妣庚的祀序．

虛221



此片上記著於示壬之配妣庚的五旬之後卜某丁的配妣己，以妣己之名為配的丁名之王只有中丁與祖丁，別無他人，今假定為中丁，那麼根據前面所說的原則，中丁的配妣己於理應在與中丁同日—即表上第五旬的己日受祀．而在這個妣己的五旬之前，便是示壬的配妣庚的祀日，如此變成妣庚也在示壬前受祀，結果破壞了前面所說的原則．假定是祖丁的話，那麼在祖丁的配妣己（表上第七旬之己日）之五旬前的庚日，便為示壬的配妣庚的祀日，即表上第二旬的庚日 這天是示壬之後第一個庚日，與前面說的原則一致 因此可知這個甲骨片上的丁名之王就是祖丁．在祖丁之配妣己前五旬的庚日，即依據原則而推定的表上第二旬的庚日，是示壬的配妣庚的祀日．據此則前述的原則為正確的 這事實便愈發明顯了．所以準此原則將直系先王的配妣在右表中加以補足，便可使先王先妣的祀序復原．

日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第四旬	第五旬	第六旬	第七旬	第八旬	第九旬	第十旬	第十一旬
甲	上甲		大甲	小甲		羌甲	沃甲 祖辛妣甲	陽甲		祖甲	
乙	報乙	大乙				祖乙			小乙		武乙
丙			卜丙								
丁	報丁	大丁			中丁		祖丁		武丁	康祖丁	文武丁
戊				大戊							
己				雍己		祖乙妣己	祖丁妣己		祖己		
庚			大庚				南庚 祖丁妣庚	盤庚	祖庚 小乙妣庚		
辛			大甲妣辛			祖辛		小辛	武丁妣辛		
壬	示壬		大庚妣壬	大戊妣壬	卜壬						
癸	示癸				中丁妣癸				武丁妣癸		

（先王先妣祀序表）

日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第四旬	第五旬	第六旬	第七旬	第八旬	第九旬	第十旬	第十一旬	第十二旬
甲	工典	上甲		大甲 •示癸妣甲	小甲		羌甲	沃甲 祖辛妣甲	陽甲 •祖丁妣甲		祖甲	
乙		報乙	大乙				祖乙			小乙		武乙
丙		報丙		卜丙 •大乙妣丙								
丁		報丁	大丁			中丁		祖丁		武丁	康丁	文武丁
戊				大丁妣戊	大戊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武乙妣戊
己					雍己	•中丁妣己	祖乙妣己	祖丁妣己		祖己 小乙妣己		
庚			示壬妣庚	大庚				南庚 祖辛妣庚 祖丁妣庚	盤庚	祖庚 小乙妣庚		
辛				大甲妣辛			祖辛		小辛	武丁妣辛	康丁妣辛	
壬		示壬		大庚妣壬	大戊妣壬	卜壬	祖辛妣壬					
癸		示癸				中丁妣癸				武丁妣癸		•文武丁妣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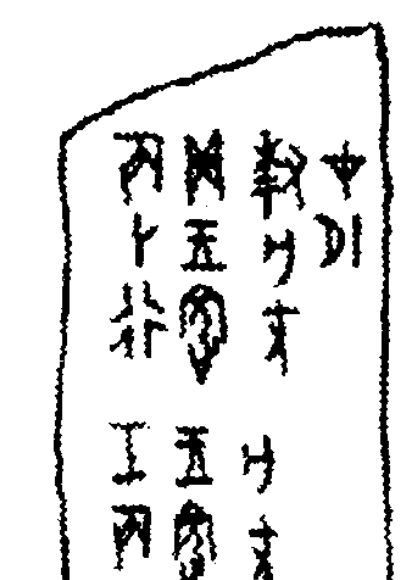
（備考）

一、打上「•」號的是補足的配妣

二、第二期裏沃甲的配妣庚列於祀典（京3??），其祀日為第八旬的庚日．同樣的，卜丙的配妣甲其祀日為第五旬的甲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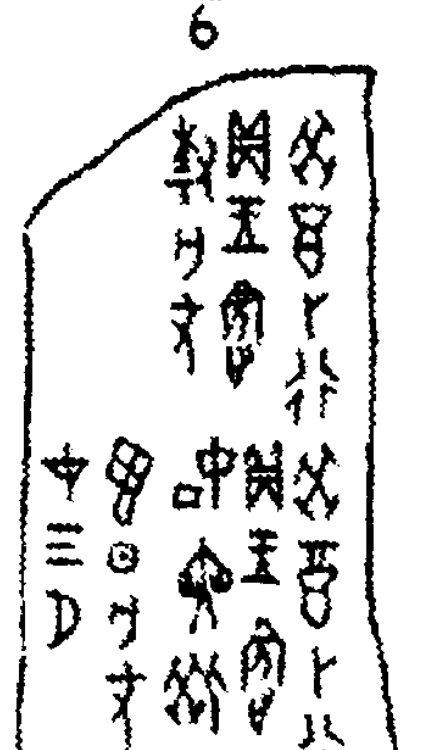
依據右祀序表可以很容易地解讀出來的數個例子，附記如下，以為此表與卜辭符合的旁證．

七P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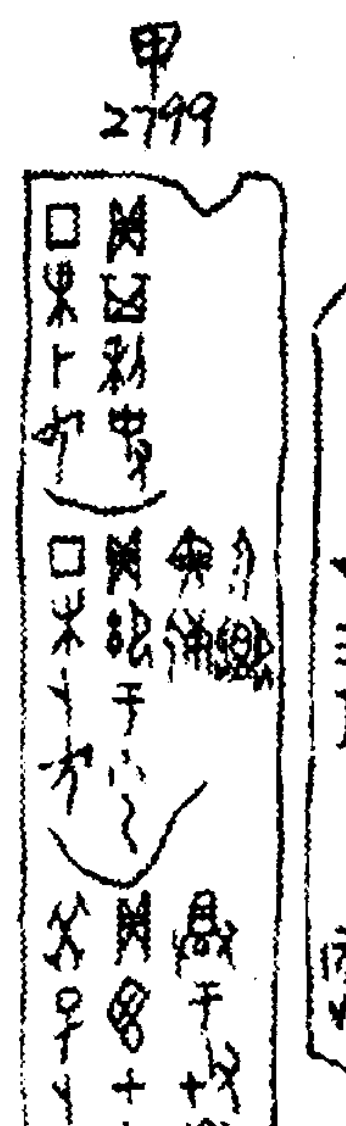
此片載著於示壬的壹祀之前的辛日卜某人的祭祀．依據前表，示壬的壹祀（以壹祀為第一旬起）應在第四旬的壬日．其前一日正是大甲的配妣辛受祀之日，所以這個辛日之卜是卜大甲的配妣辛的祭祀．

金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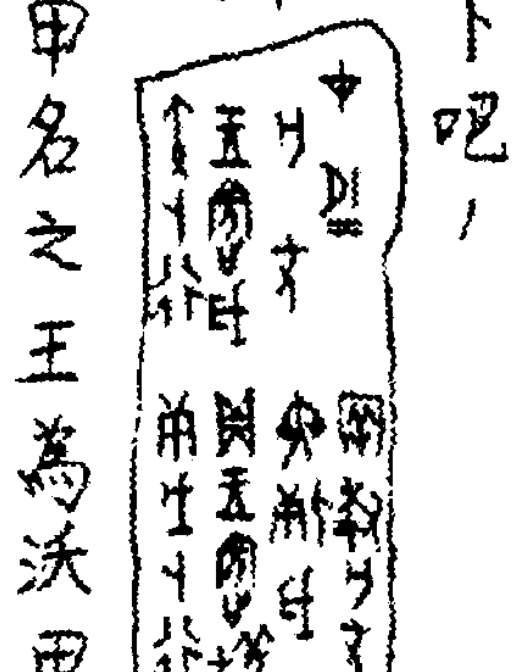
此片載著於癸酉日卜中丁之配妣癸，而於前旬的壬戌日卜某人的祭祀．依前表中丁之配妣癸前旬的壬日為大戊的配妣壬受祀之日，所以於此即是卜這配妣壬的祭祀．

甲2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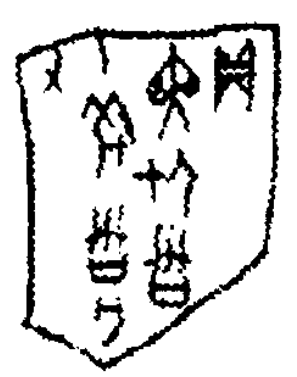
此片記的於癸丑日卜妣癸，五旬後的甲午日卜父甲，其次旬的丁未日卜小乙之配妣庚．此片屬第三期，所以父甲就是祖甲．而依據前表則祖甲之五旬前的癸日為中丁之配妣癸的受祀日，所以此片的妣癸為中丁之配．又次旬的庚日因為是舉行小乙的配妣庚的壹祀之日，所以片上的丁未之卜大概是此事的預卜吧！

京3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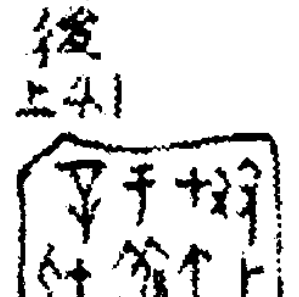


此片載庚戌日卜甲名之王（原片有之明瞭）的配妣庚，於其三日前的丁未及四日後的甲寅分別卜某人的祭祀．有庚名配妣的甲名之王唯獨沃甲一人，故此甲名之王為沃甲．依前表，在沃甲的配妣庚受祀之日即第八旬的庚日三日前的丁日，為祖丁之受祀日，四日後的甲日則為陽甲及祖丁的配妣甲的受祀日．所以此片上下二辭是分別卜此二事．

佚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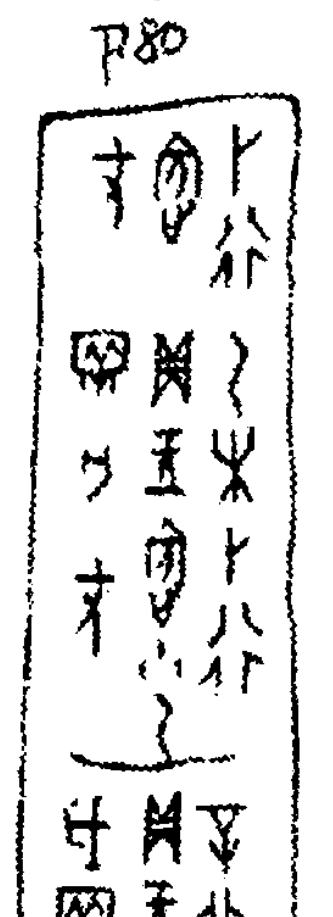


後上41



上舉兩片均載著沃甲與妣甲同日受祀．依前表 則沃甲與祖辛的配妣甲同日受祀，所以片上的妣甲乃祖辛之配．後上41片的辛字可知為且辛之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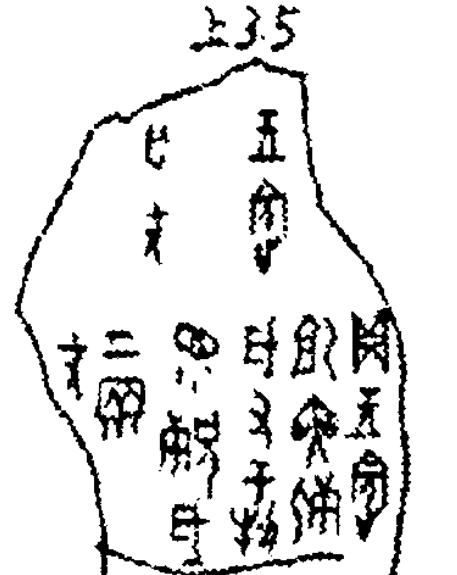
七P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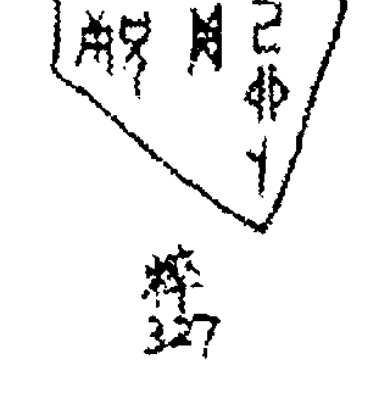
此片載著辛卯日母辛（武丁之配妣辛）及次日乙未小乙的受祀事．依前表，則武丁的配妣辛與小乙同日受祀．而此片的受祀時間實為值小乙的壹祀場合 如前所述，配妣不行彡祀而從壹祀開始 所以此片記的是於辛卯日壹祀武丁的配妣辛，而於乙未日壹祀小乙．

左邊所列屬第二期的四片甲骨，其中後上35、粹327及明740片上俱記著妣庚與兄庚於同日受祀．第二期的兄庚就是祖庚，依前表則小乙的配妣庚與祖庚同日受祀，可知此片上的妣庚乃小乙之配．果然在後上35片裏記著祖乙奭妣庚，則片上的祖乙就是小乙也一併可以知道了．明740及明2360片是記載妣庚之三日前卜武丁，這正好與前表符合．又明740片上父丁與小丁同日受祀，依前表則以祀武丁之日正是舉行祖丁的壹祀之日，因知小丁即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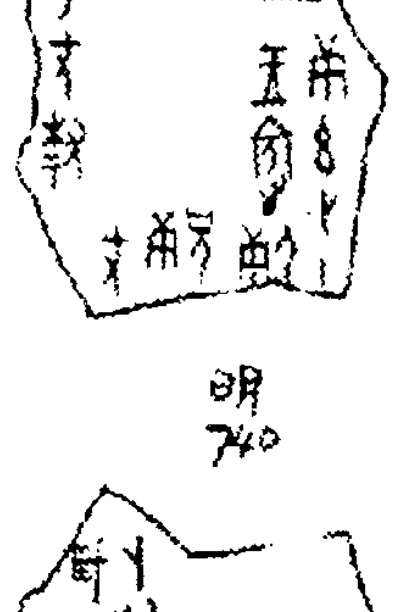
後上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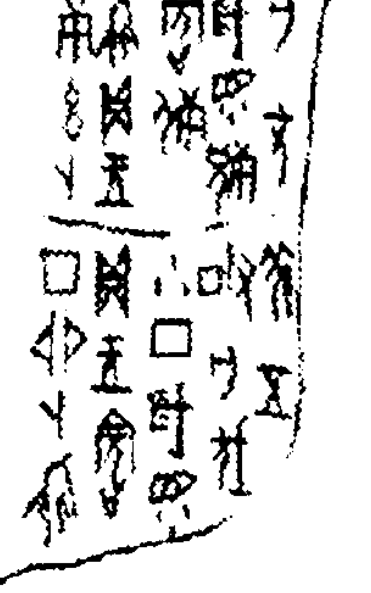
粹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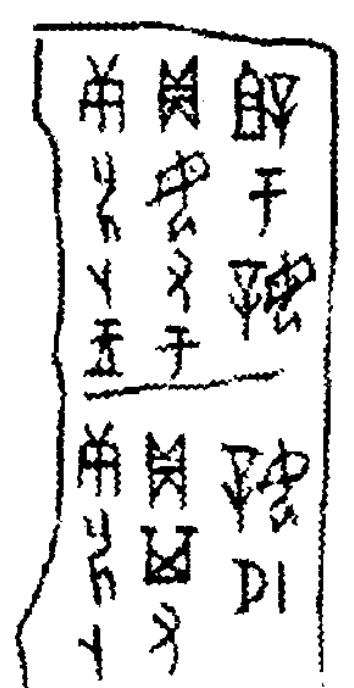
明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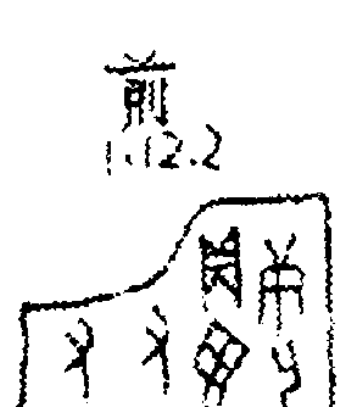
明2360



續1425



前1122



上舉兩片同屬第二期，而續1425片上祖辛與母辛同日受祀．依前表，祖辛與母辛（武丁配妣辛）並不在同日受祀，而小辛之壹祀則與母辛之祭祀同日舉行．由此可知此片上的祖辛實指小辛．像這樣，則前1122片上所載祖辛與「奭」同日受祀，也可解作小辛與母辛．而此辭為「貞𢀛辛酉又于祖辛又奭」，則據此可知奭是代替史字被使用．羅振玉將此片上的又奭認作是有妃，而謂「卜辭又云有奭猶言有妃也，是奭有妃之誼」（殷考中五一）．此說不過是望文生義而已．

以上所舉不過是依據祀序表始能解讀的幾個例子，但卜辭與祀序表一致的事實，由此已可窺見一斑．此外這祀序表當然可以做為辨別甲骨片接合的對與錯的標準．例如就以曾毅公的甲骨掇合編來看，二四之後上34片的接合、二九及三二的接合、七一、七二及七三的接合，就都錯了．六八的丙與丁、戊與己的接合則沒錯；而甲與乙、乙與丙、丁與戊的接合則不對．七四之後上47.4+49的接合及前1335.1371的接合固然沒錯，可是兩組的再接合則錯了（其理由為免煩贅茲從略）．

以上已將第二期第五期先王先妣的祀序考察清楚，則下面須將第一期、第三期及第四期五祀及祀序有無的問題加以檢討．

第三節 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的五祀與祀序

誠如董作賓氏所說「彤日翌日之祭，皆不常見於前四期」（斷代研究例），五祀之卜辭於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皆極少見．貞旬卜辭中，記載祭祀的例子僅第一期一例（菁1）、第四期一例（粹93）、

而已．與第二期、第五期可說大異其趣．於是董氏認為此二者之間有祀典上的變化，而提出舊派（第一、三、四期）及新派（第二、五期）的假設之說，謂「新派中∕翌祭宣合五種祀典之嚴密組織，舊派中未嘗見之」（殷曆譜上三．二）、「五種祀典，創自祖甲」（同上上三．三）．認為五祀不行於舊派而創於祖甲之時，並敘述祀典上兩派的不同（同上上三．四）．陳夢家贊成董氏此說，謂「武丁時周祭（五種祀典）制度還沒有成立」（綜述三八三頁）．然而二氏的見解果真妥當嗎？以下即就右說的三期∕五祀之有無∕祀序之存否這兩問題逐一加以檢討．

第一項　五祀之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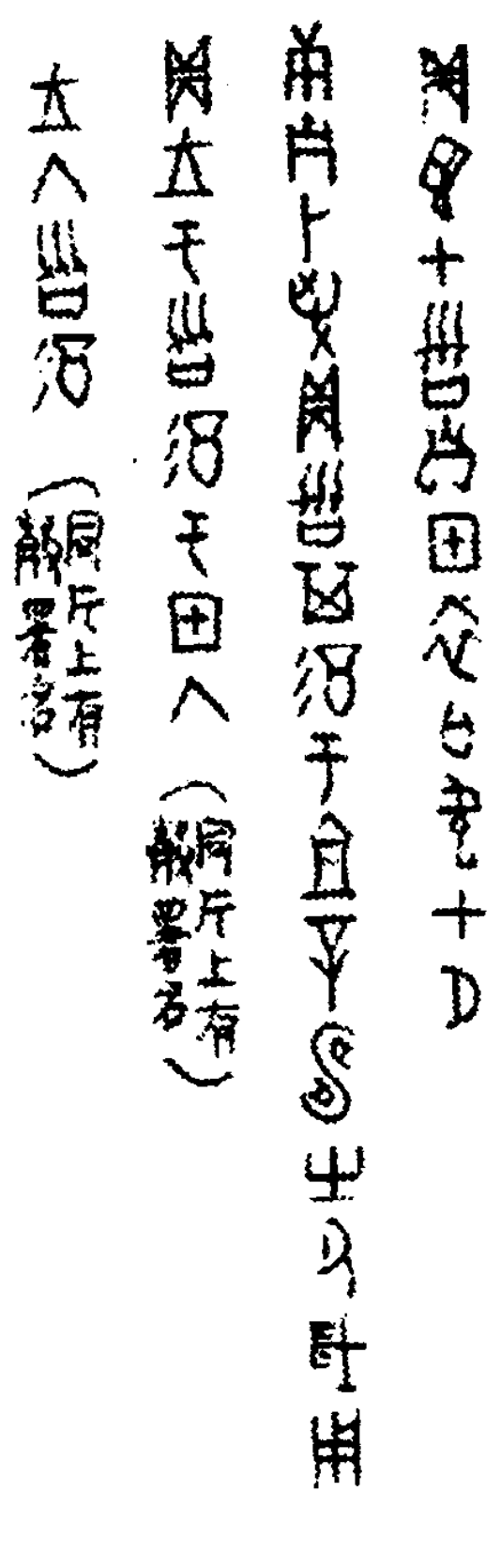
第一期、第三期及第四期中，卜五祀的例子極少，茲將可以看到的列舉如下：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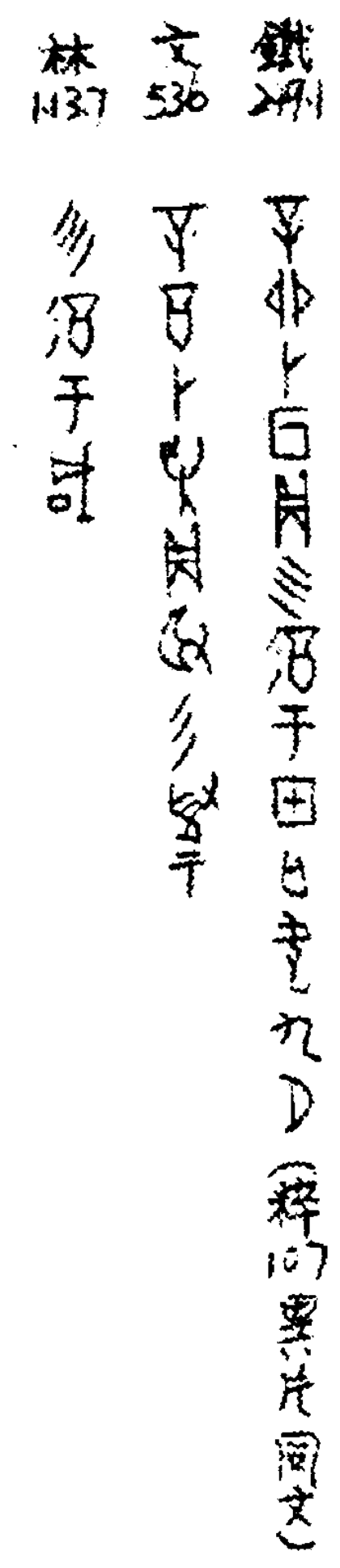
翌　未見

𡧊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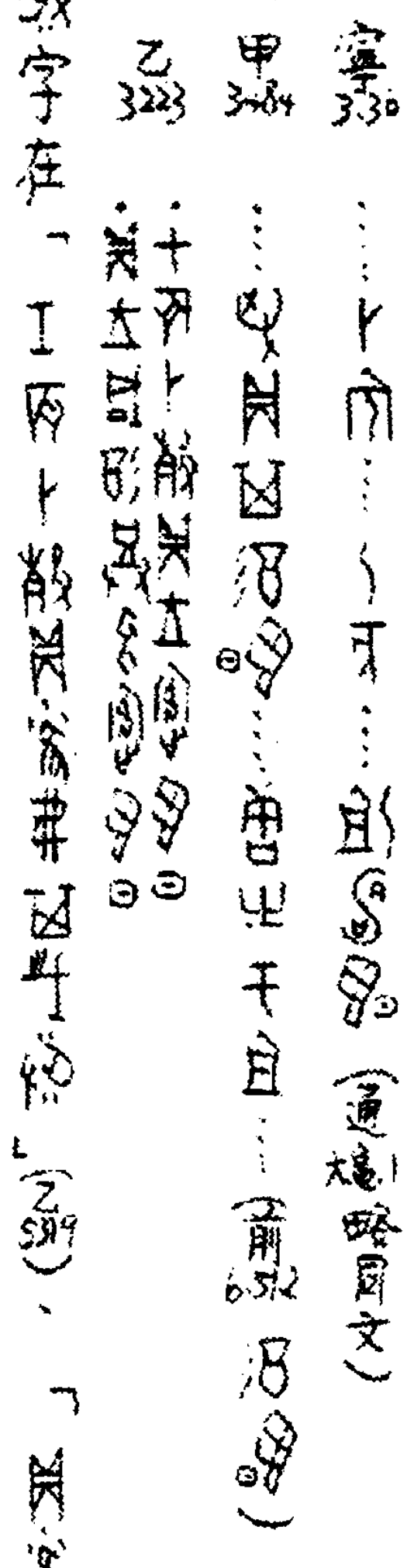
劦


後下34.1
佚887
摭續298
前4.24

彡


鐵249.1
文536
林1.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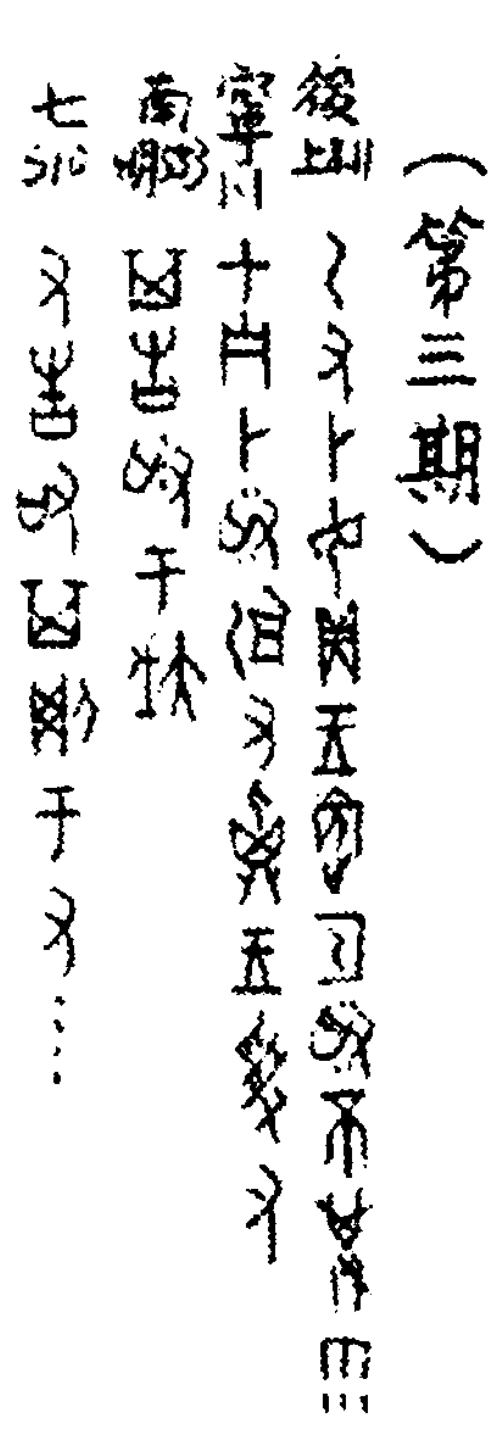
祭


寧3.30
甲3484
乙3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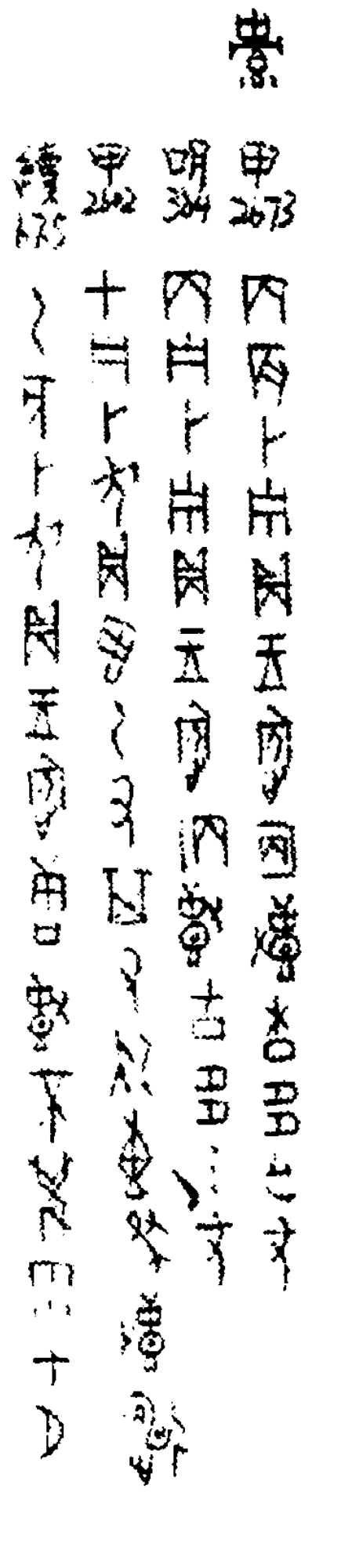
第一期沒有翌、𡧊之例而行劦、彡、祭三祀．翌字在「[illegible]」（乙5359）、「[illegible]」（前6.30）、「[illegible]」（摭續151.6）中均被用作方國名，所以不得不認為翌祀一例亦不存在，而與𡧊祀均未行於此期．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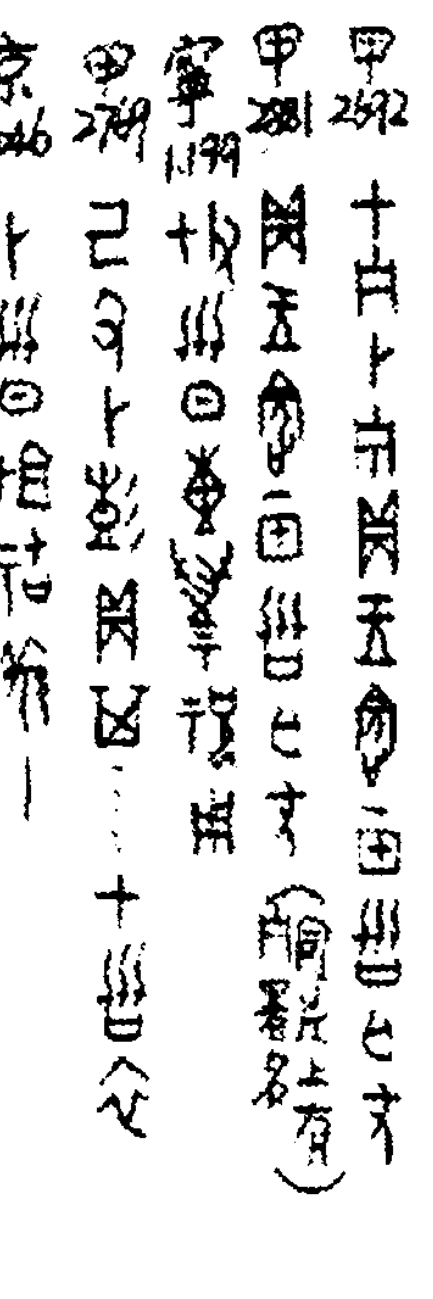
翌


後上11.1
寧1.113
南明533
七S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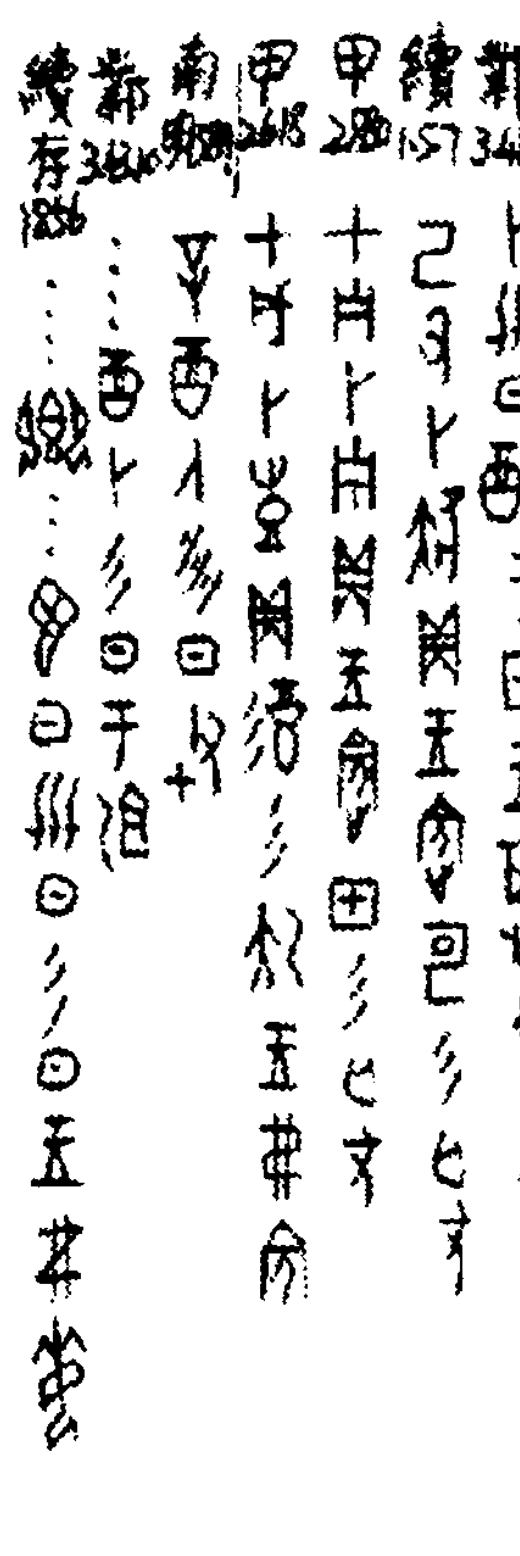
𡧊


甲2673
明364
甲2612
續1.25

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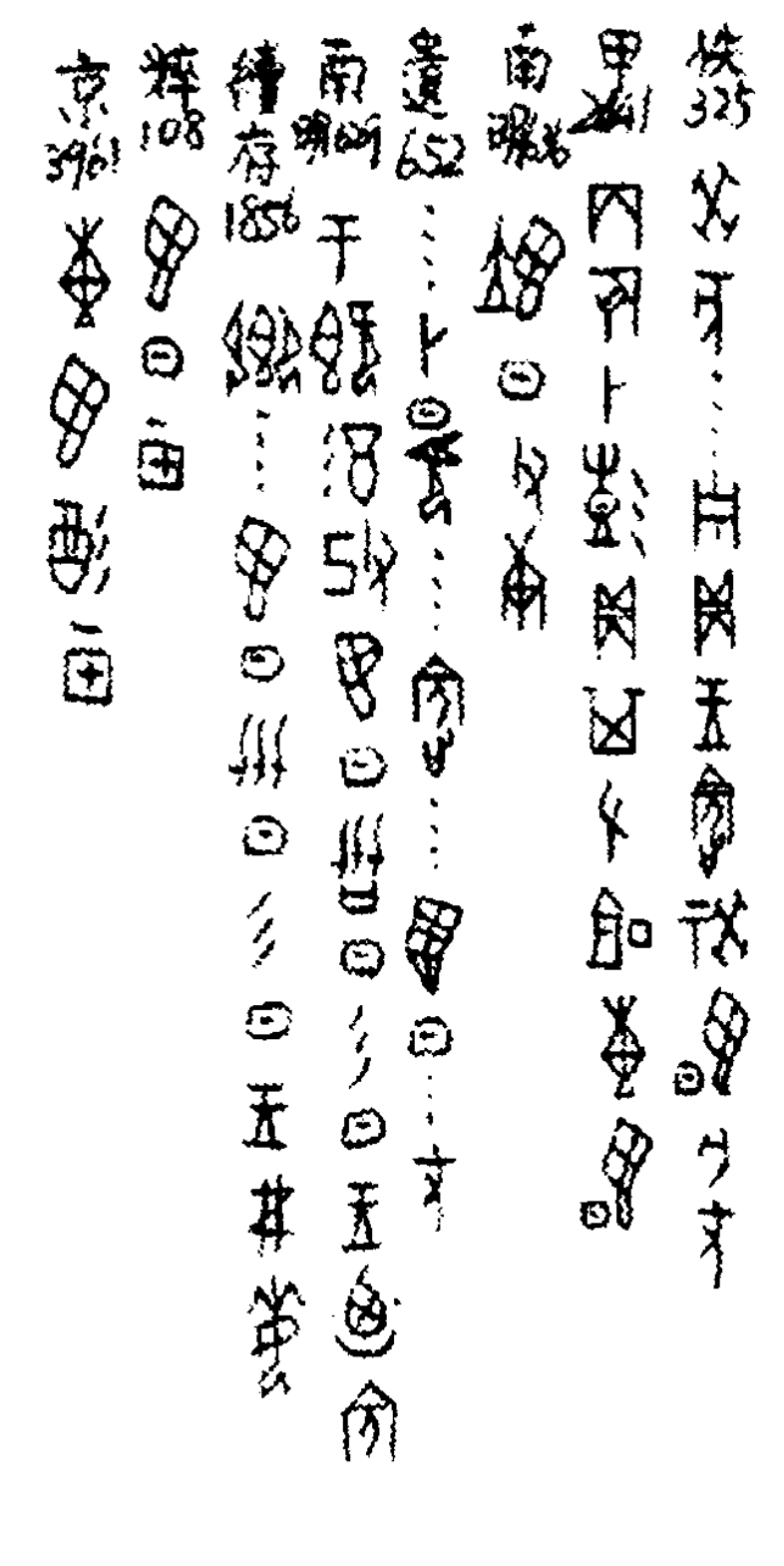

甲2692
寧1.199
甲2881
甲2769

彡


京4046
京4013
鄴3.41.4
續1.57
甲2801
甲2618
南明
鄴3.38.10
續存18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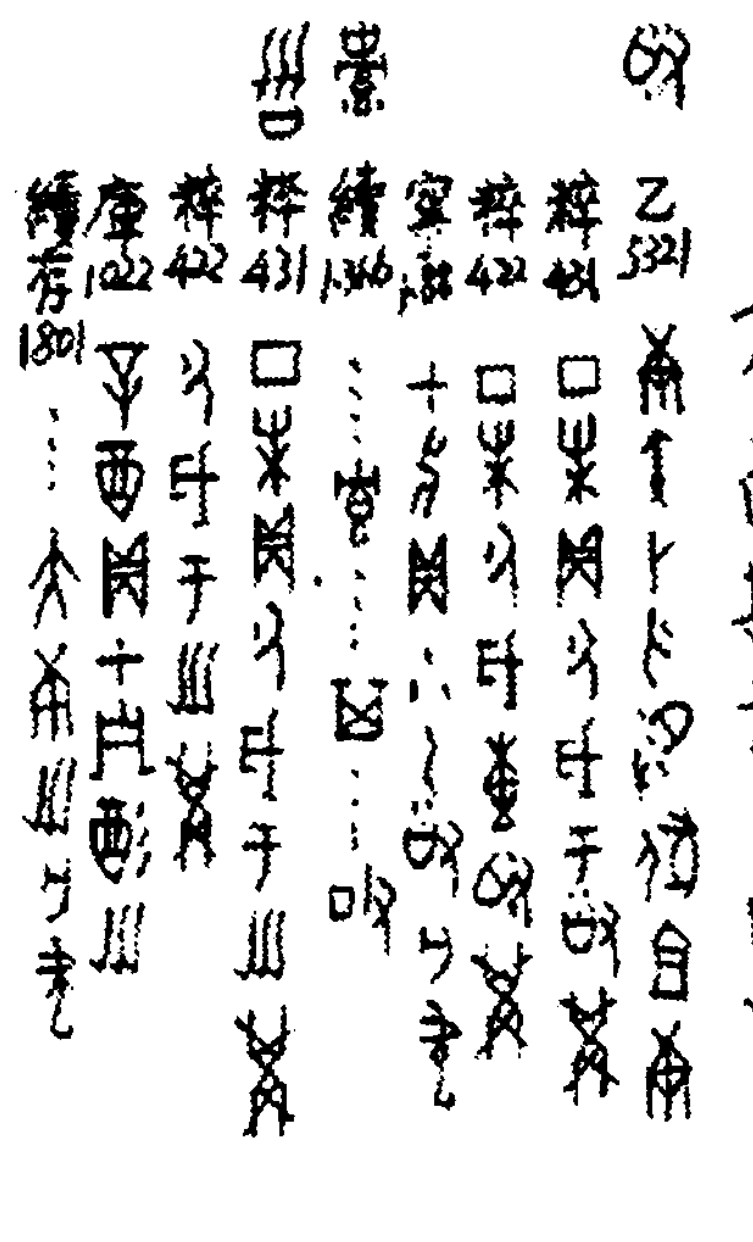
第三期是以王賓方式行翌、𡧊（第二三期作[illegible]）劦、彡、祭五祀，與第二期無異．

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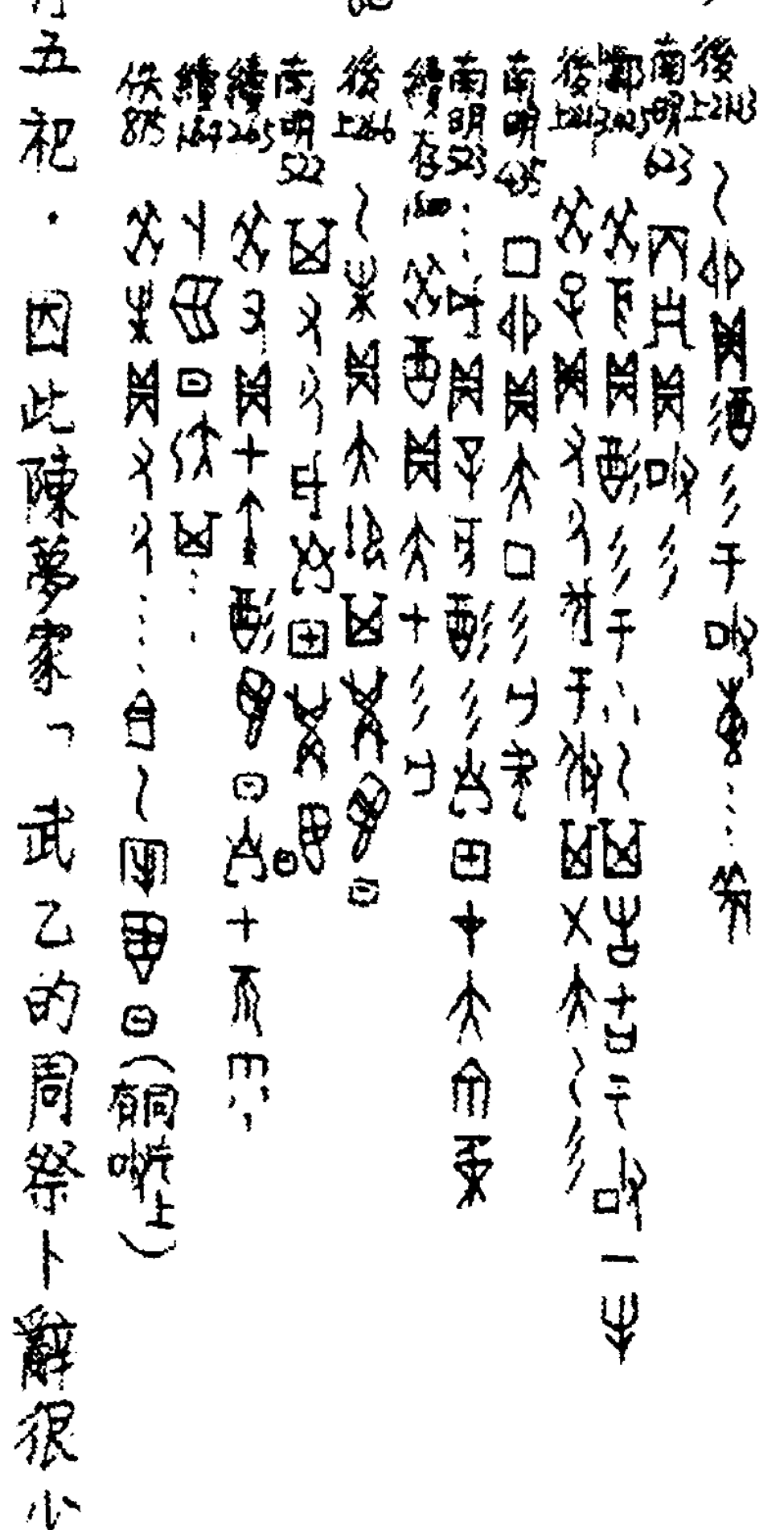

佚325
甲2641
南明616
遺652
南明
續存1856
粹108
京3961

（第四期武乙時）

翌　𡧊　劦


乙5321
粹431
粹422
寧1.360
續1.366
粹431
粹422
庫1022
續存1801

彡　祭


後上21.3
南明623
鄴3.40.3
後上24.3
南明435
南明
續存1.500
後上26.6
南明522
續1.26.5
續1.24.4
佚895

武乙時第三期的劦、[illegible]被作成[illegible]，此期亦行五祀．因此陳夢家「武乙的周祭卜辭很少，明續六二六父丁劦、是一例」（卜辭綜述三八二頁）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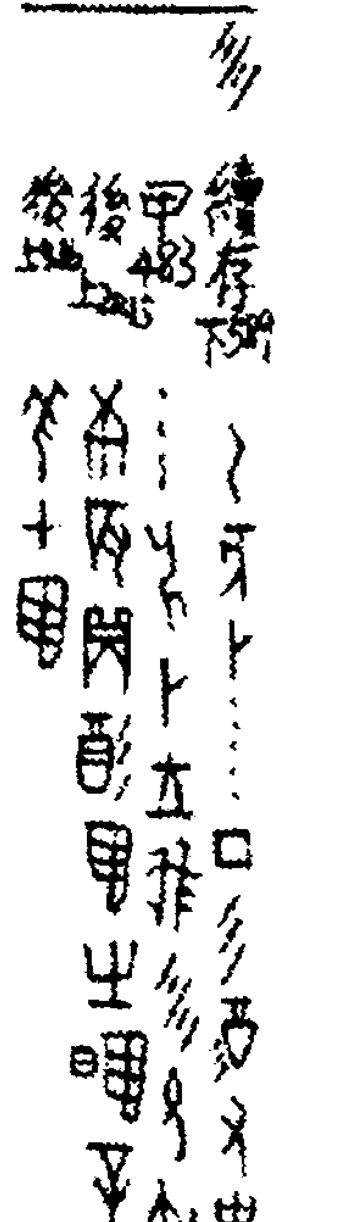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時）

翌　未見

𡧊　未見

劦　未見

彡


續存下599
甲483
後上21.5

文武丁時僅見彡、祭之例．

總之第一期無翌、𡧊二祀之例而行劦、彡、祭三祀．第三期及第四期武乙時則五祀之祭名齊備

．而第三期以王賓方式行之．文武丁時則僅見彡、祭二祀之例．因此可認為第一期行劦、彡、祭三祀，從第二期起至殷末則行五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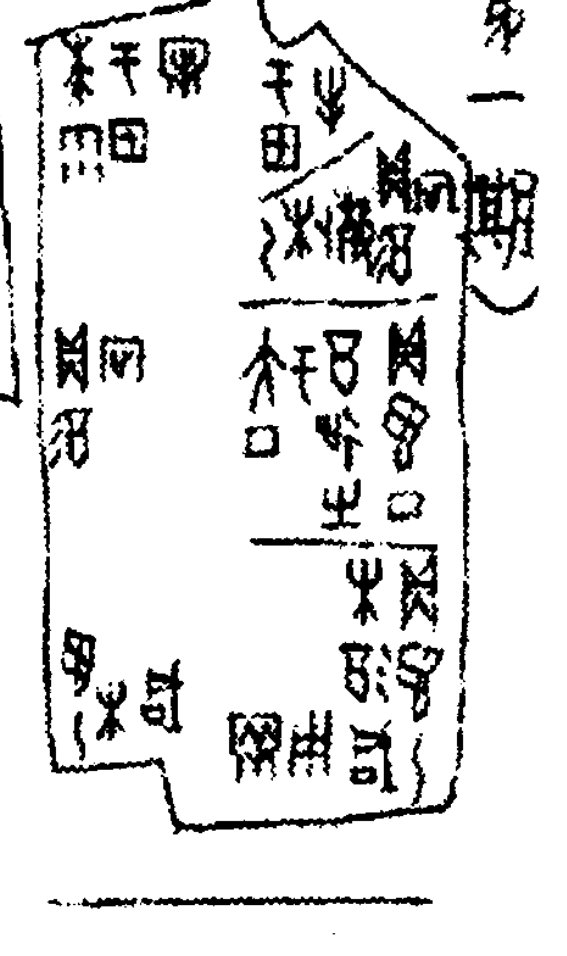
第二項　祀序之存否

此三期中祀序存在與否的問題，必須從兩方面去考察．其一是從卜辭中能否查出祀序．其二、祀序乃依據對先王按其名之日及按其王位之序列來祭祀的原則而成立．因此，這三期是否依如此兩原則進行，以下即就這兩方面來加以考察．

一　祀序的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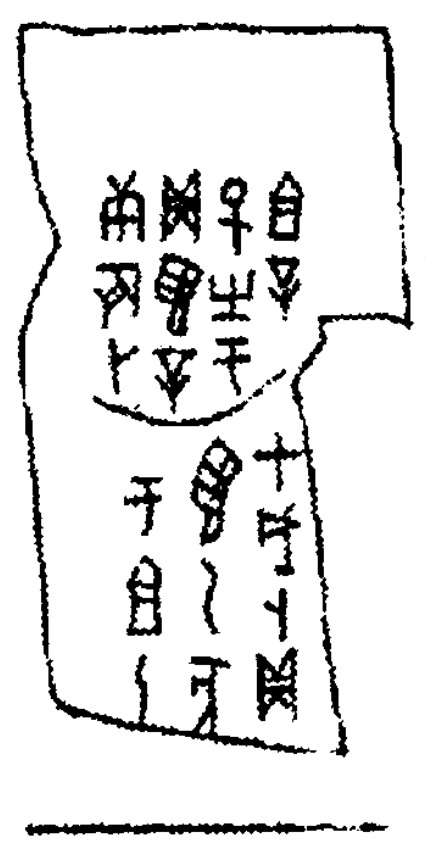
（第一期）

乙2508



此片載於乙未日祀司，同旬的丁酉日祀大丁．司就是大乙．此片所載祭祀的關係與祀序表上大乙和大丁的祀序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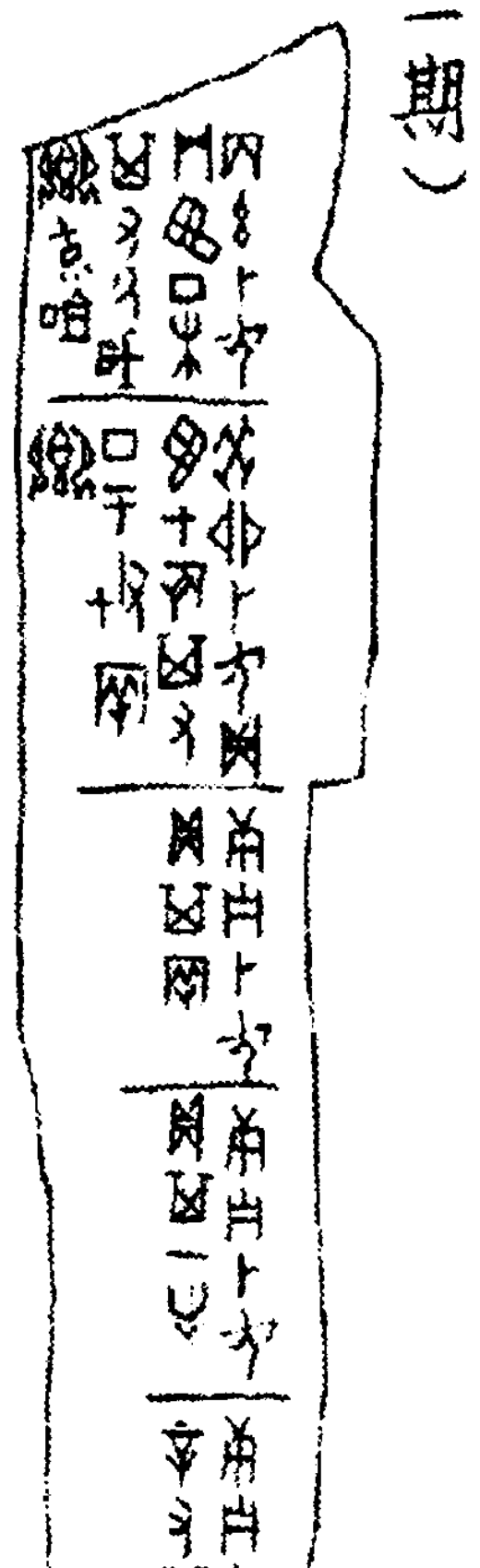
鄴2.36.11　京7.4



此片胡厚宣於京津所見甲骨集中將之歸入第一期．記的是乙亥日祀祖乙而同旬的辛巳日祀祖辛．此關係與祀序表上的祖乙和祖辛的祀序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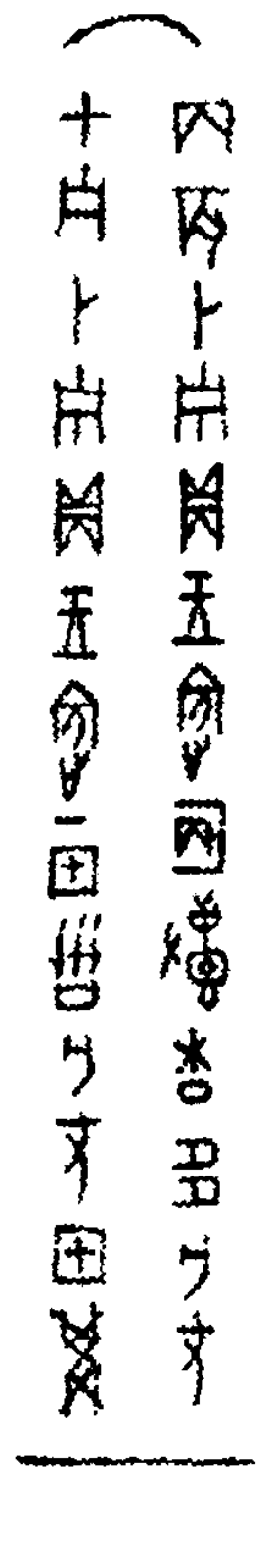
（第三期）

甲2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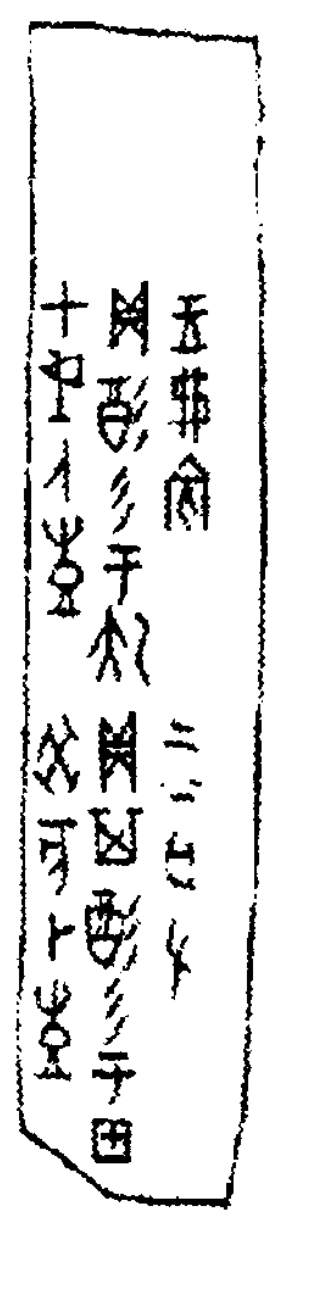
此片載於辛丑日祀妣辛，次旬的甲辰祀父甲（祖甲）．此關係與祀序表上武丁之配妣辛和祖甲的祀序脗合．

甲2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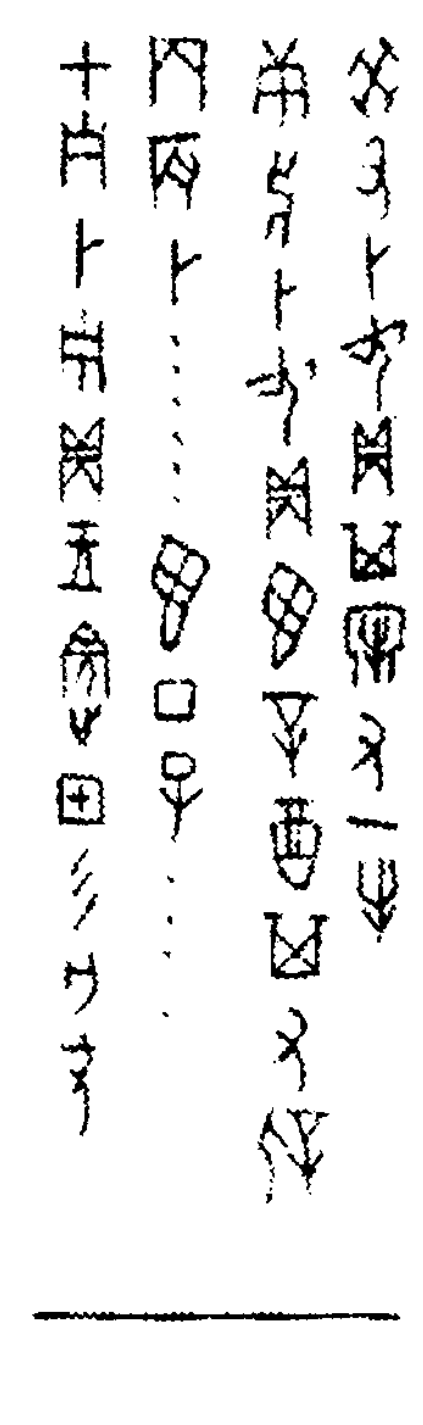
此片載於丙辰日𡧊祀報丙　次旬的甲子日行上甲的劦祀．此關係與祀序表上報丙和上甲的祀序脗合．

甲2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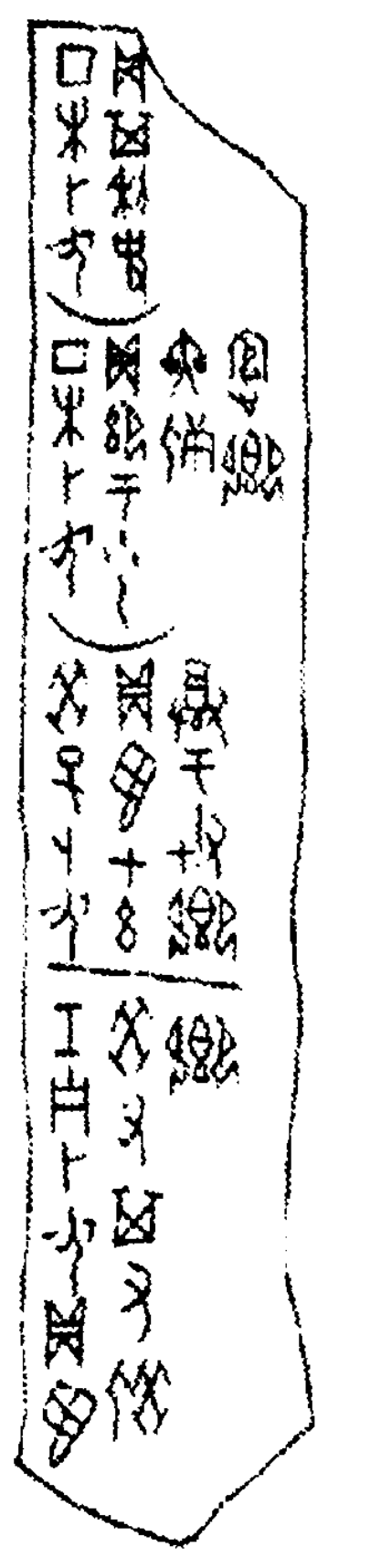
此片之辭屬前日卜，故上甲是在甲子日，大乙是在次旬乙亥日行彡祀．此關係與祀序表上上甲和大乙的祀序脗合．

甲2880



將此片四辭以甲子日上甲之彡祀作為基礎來考察的話，則可知癸丑明日甲寅行祖甲之𡧊祀，丁巳日行武丁之劦祀，辛酉日行武丁配妣辛之劦祀．此關係與祀序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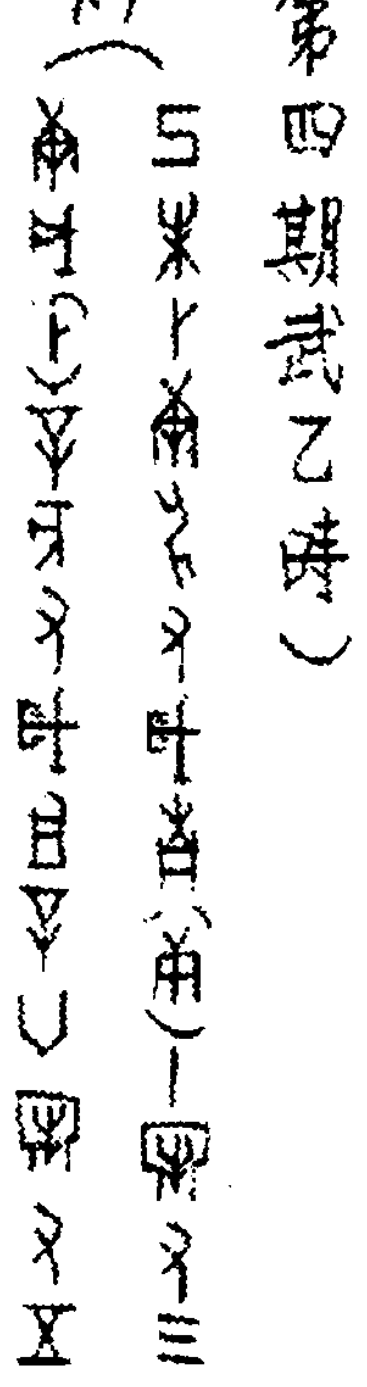
甲2799



此片載甲午日祀父甲，五旬前的癸丑日祀妣癸．依祀序表則此妣癸即中丁配妣癸．又父甲次旬小乙配妣庚受祀，依祀序表則妣庚之祀乃是劦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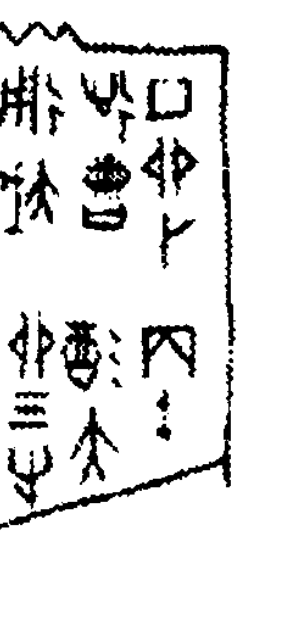
（第四期武乙時）

寧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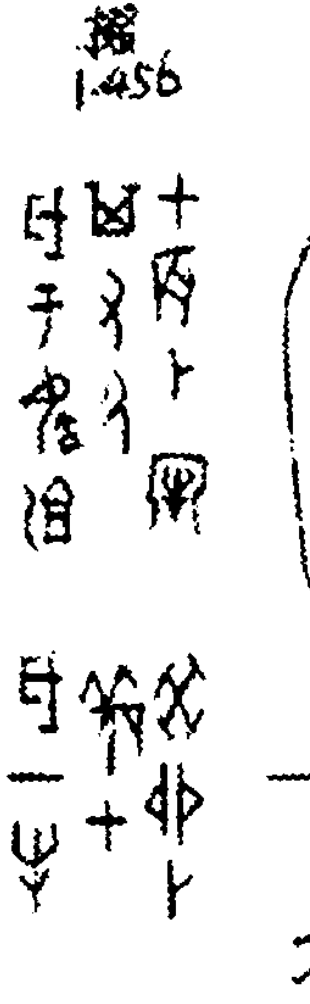
此片於庚申日卜南庚，其前旬的辛亥日卜祖辛之祀．此關係與祀序表上南庚和祖辛的祀序脗合．

甲3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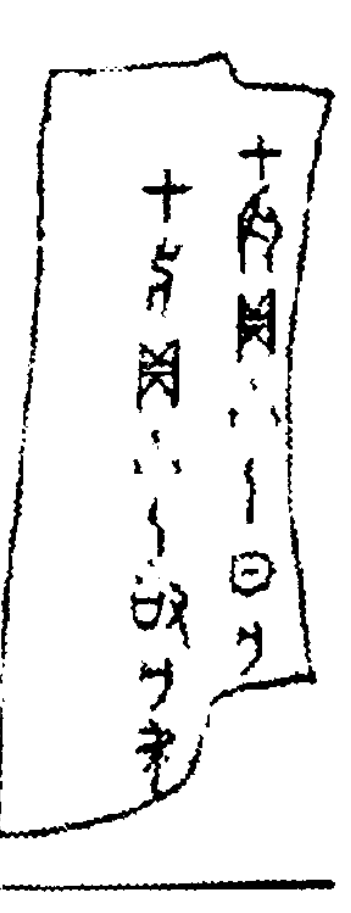
此片載大戊於丁日受卜，如準此例，則在丙午日受卜的先王當是大丁．而於丙午明日丁未日祀大丁　於丁卯明日戊辰日祀大戊．此關係與祀序表大丁與大戊的祀序脗合．

拾掇1.4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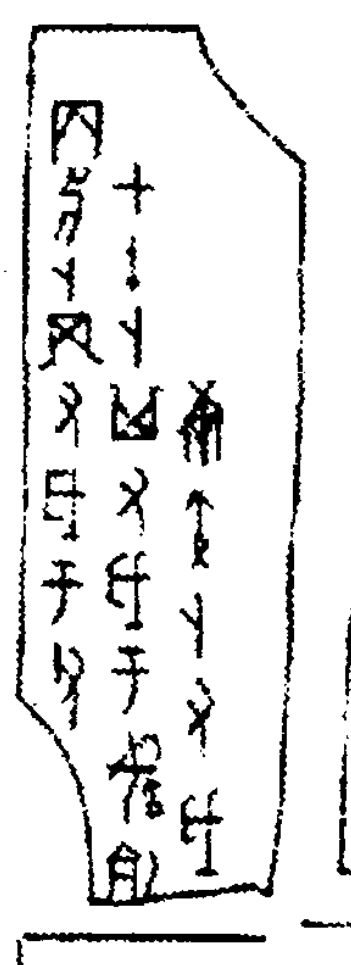
此片如從癸卯之明日甲辰卜沃甲的劦祀、甲辰之明日乙巳日卜后祖乙的翌祀來解讀的話，則此等關係與祀序合．

寧1.88



此片載甲申日卜小乙的翌祀，下兩旬的甲辰日卜小乙的⊙祀．與翌祀相對的⊙必是劦⊙、彡⊙、祭⊙三者之一，因為是在翌祀的下兩旬舉行，所以應是劦⊙祀，即甲申日行翌祀，下兩旬的甲辰日行劦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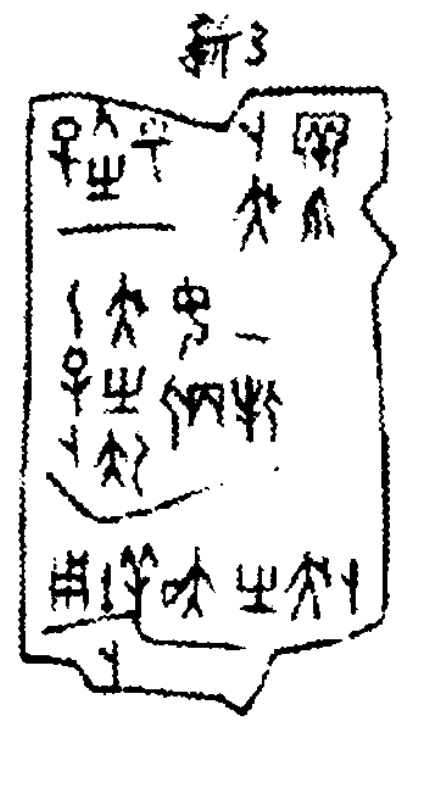
粹297



此片屬前日卜，所以在丙申日受卜之王必是父丁（康丁）．而在庚寅日受祀者為辛名之王．若以乙未日行后祖乙的𡧊祀、丁酉日行父丁的翌祀、辛卯日行小辛之𡧊祀來解讀的話，則此等關係與祀序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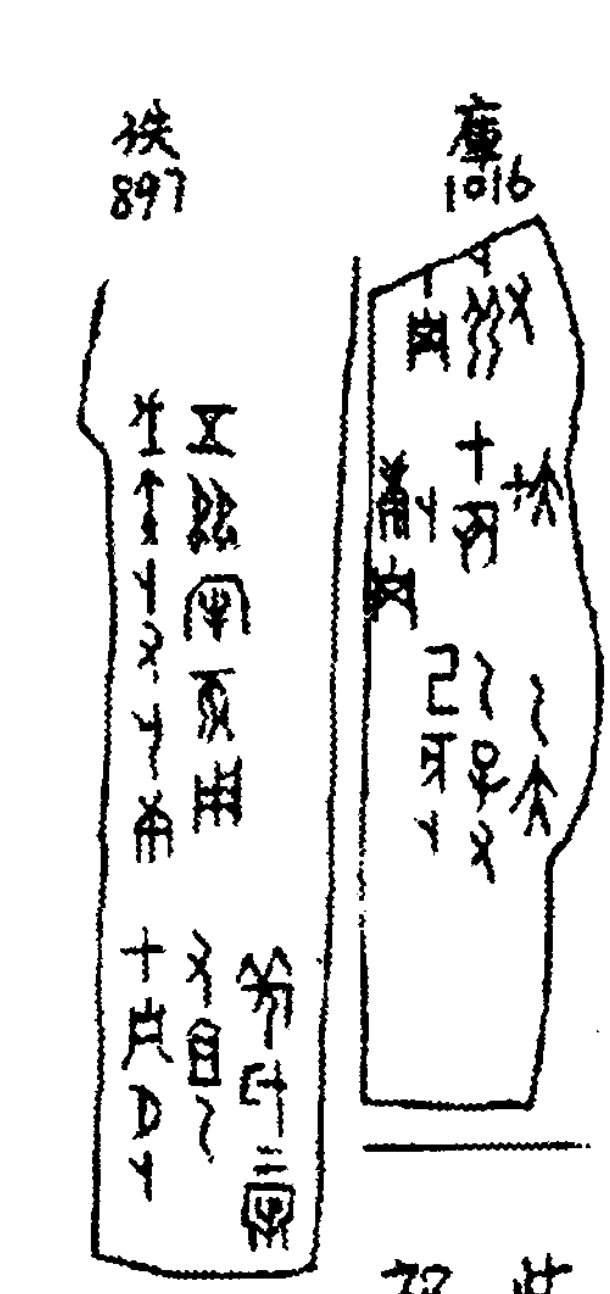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時）

通新3



此片載於乙巳日卜大乙的配妣丙，其前卜大丁．祀序表上大丁之祀是在大乙配妣丙之前舉行，所以此片與祀序表一致．

此類倒書的例子是常見的（粹218 193 1498 908 佚38 六六），此片上的「乙大」實即大乙。若作乙巳日行大乙的壹祀甲辰日行大甲的祭祀來解讀的話，則此片所載的關係合於祀序。



此片載甲子日卜祖乙、次旬戊寅日卜妣庚。由於祀序表上祖乙次旬的庚日是祀祖辛配妣庚與祖丁配妣庚之日，所以此片的祖乙和妣庚的關係與祀序表符合。

右舉的十五片中，王妣間的祀序關係與第二期、第五期的祀序一致。與如前所述五祀祭名存在的事實相結合，便可窺知先王先妣祀序存在的事實。下面將此事實就理論方面來檢討。

二、祀序二原則之有無

祀序如前所述是基於兩個原則成立的。因此，必須這麼認定：此三期兩原則存在的話，則祀序亦必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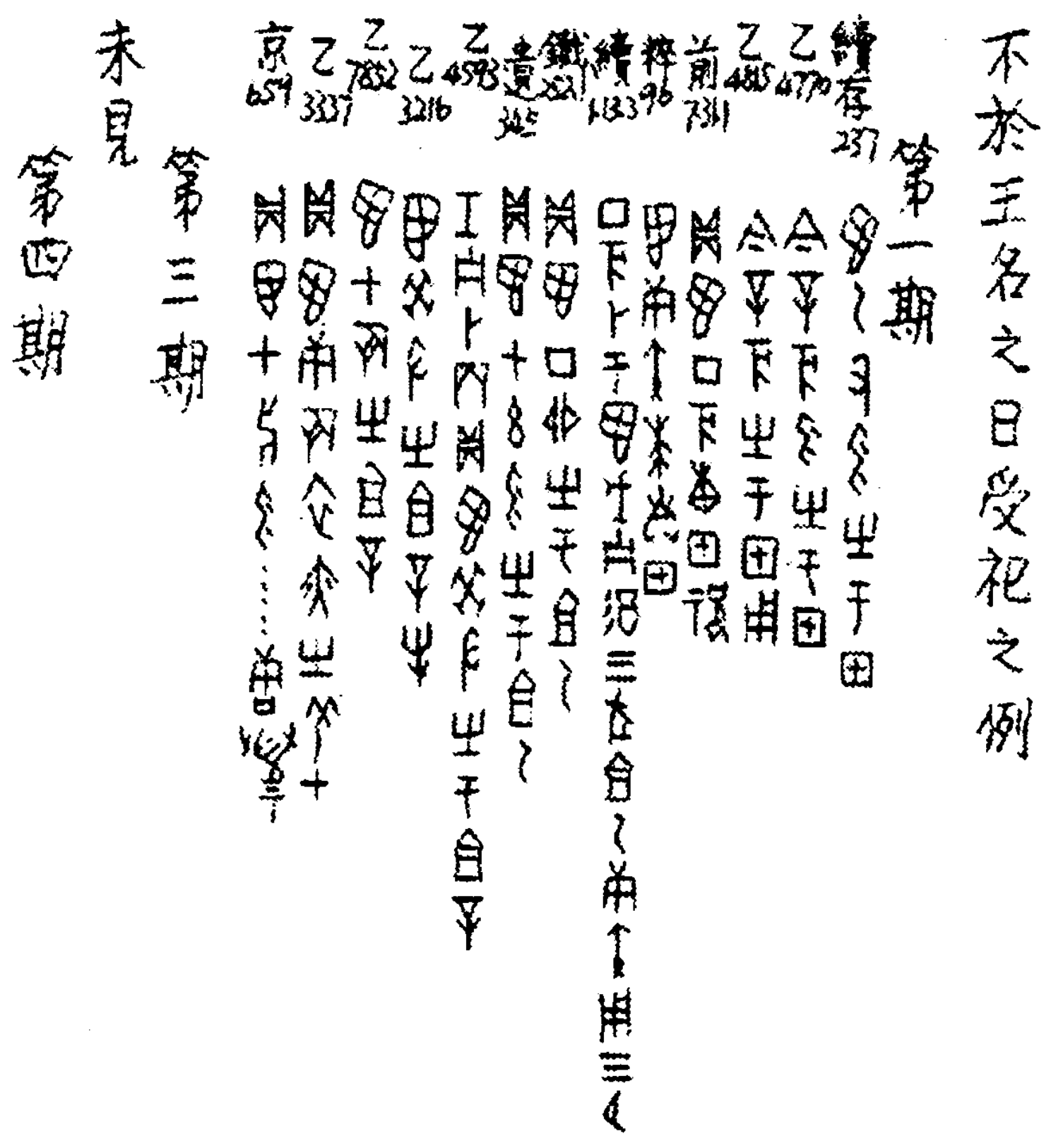
(1) 先王按其名之日受祀的原則之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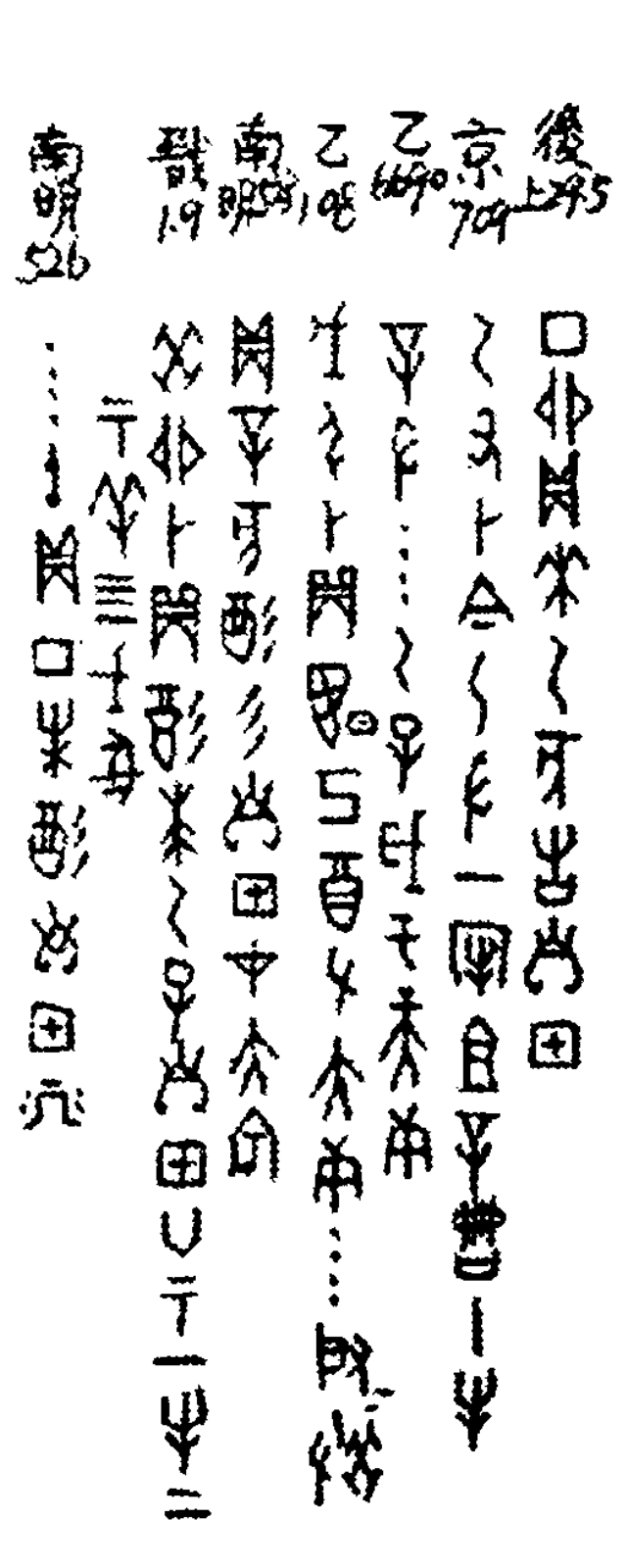
就先王之祀日被明載於卜辭的例子，可調查出先王與祀日的關係如下：

○在王名之日受祀之例

王名	第一期	第三期	第四期武乙	第四期文武丁
上甲	後下39.1 粹98 明125 卜235 拾1.2 甲1501 3651 乙3397 3488 4747 5272 5305 5983 8165	甲2692 2693 2880 2881	後上1.8 粹81 遺623 庫1051 佚78 拾掇1.444 甲1911 2667 南1022 南明493 478 510 續存1787	
報乙		後上8.11		
報丙		甲2613		
報丁				
示壬				
示癸		佚325 前1.1.7		
大乙	前5.26.3 續1.48.3 6.23.6 遺45 庫1398 乙753 2508 3021	粹175 鐵42 甲2602 南明531	續1.3.7 寧1.64 掇1.449 續存1787	庫1018 粹150 金695 七W4
大丁	乙3094 4510		粹188 燕109	續1.8.8
大甲	鐵115.1 270.1 前4.76 庫1645 乙3334 6664 6681 7258 續存247		庫1645 甲387 寧1.171 南明632 粹193	庫1016 粹186 京3990 續1.8.8
卜丙		明384		
大庚	乙6273 6661	京3993	後下40.11	乙238
小甲				
大戊	遺378	甲2881 遺387	粹217	
雍己		續1.5.7		
中丁	後上7.1 菁1 續存554		寧1.9	
卜壬				
戔甲				
祖乙	前1.10.2 4.51.4 7.30.2 續1.12.8 1.13.1 1.17.1 遺3 文278 310 林2.1.11 鐵63.3 84.3 庫1749 寧2.35 3.29 3.34 後上14.2 明860 掇1.57 1.58 甲3510 乙710 813 2556 2557 2728 3317 3469 4857 4590 5386 5896 6664 6703 7774 南明81 南誠13 續存1197	甲2467 鄴1.40.12	甲903 697 佚883 寧1.9 1.185 鄴3.46 遺639 續存254	拾掇1.358 甲899 京687
祖辛	前4.51.4 鄴2.36.11 乙710 2113 2556 2557 2728 5265 5313 5896 6664 6703 拾掇1.185		寧1.9	
沃甲	續1.23.2			
祖丁	鐵156.2 粹262 續1.21.7 南輔15 寧3.31 乙2113 2212 2973 3173 3433	甲2600		南3234
南庚	乙1500		寧1.9	
陽甲				拾掇1.59
盤庚				
小辛				
小乙	鐵196.1 京757 續1.28.9 1.29.1 1.30.4 1.31.7 鄴1.38.6 乙1885 2293 卜614	鄴1.40.12	粹290	
武丁		甲2502		續存下756
祖己		粹313		
祖庚		通別1.6		
祖甲		甲2500 2797 佚266		
康丁			甲795 635 後上27.10 戩6.4	

○不於王名之日受祀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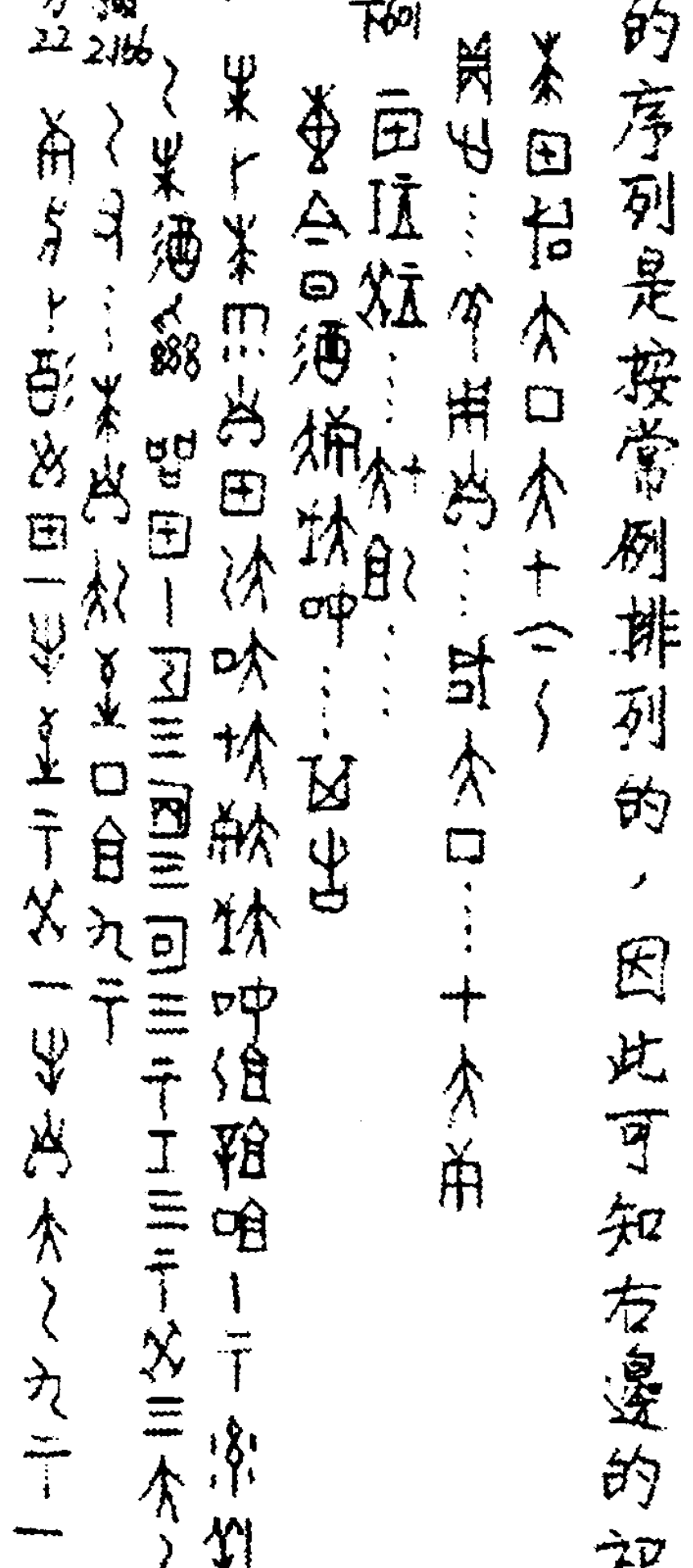

第一期
續存237
乙4770
乙4851
前7.31
粹96
續1.33
鐵2.2.1
遺345
乙4593
乙3216
乙7852
乙3337
京659
第三期
未見
第四期


後上29.5
京709
乙6690
乙108
南明85
戩1.9
南明526

明記祀日的卜辭並不多，大致如上所列。王名與祀日一致的卜辭有二〇六例，不一致的有二十一例，其比率為十對一。所以不於王名之日受祀的卜辭，寧可以為是特殊的例子。因此可知這三期也存著先王於其名之日受祀的原則。

(2) 依照王位的序列而祭祀的原則之有無

此三期先王的祭祀並不是無秩序地舉行，此事實於前記「祀序的檢出」一看就可明白。且於下面所舉王位的序列是按當例排列的，因此可知右邊的祀序也是依此序列的事實。


第一期
乙5393
粹173
第三期
續存下601
甲1581
第四期(武)
佚986
粹112
第四期(文)
拾掇2.166
東方22

既然具備了如右所述在同名之日舉行祭祀及依王位的序列而祭祀的兩原則，所以這三期當然也存在著祀序。而且各期都可以看到在一片中可以查出祀序的例子，又五祀之祭祀行於各期，因此五祀依祀序而進行的事實已無可疑的餘地。

五祀之中劦、彡、翌三祀以「日」稱之，而祭、壹二例則沒有被稱作祭日、壹日的。原來此劦、彡、翌三祀是一系列的祭祀，此與第一期雖有祭字卻未被用作祭名的現象相印証，則知祭、壹二祀是從第二期始被附加上去的祭祀。由於第一期行劦、彡、翌三祀，第二期以降行祭、壹、劦、彡、翌五祀，所以董氏新舊兩派之說不可相信（參第三章第五節）。

第四節 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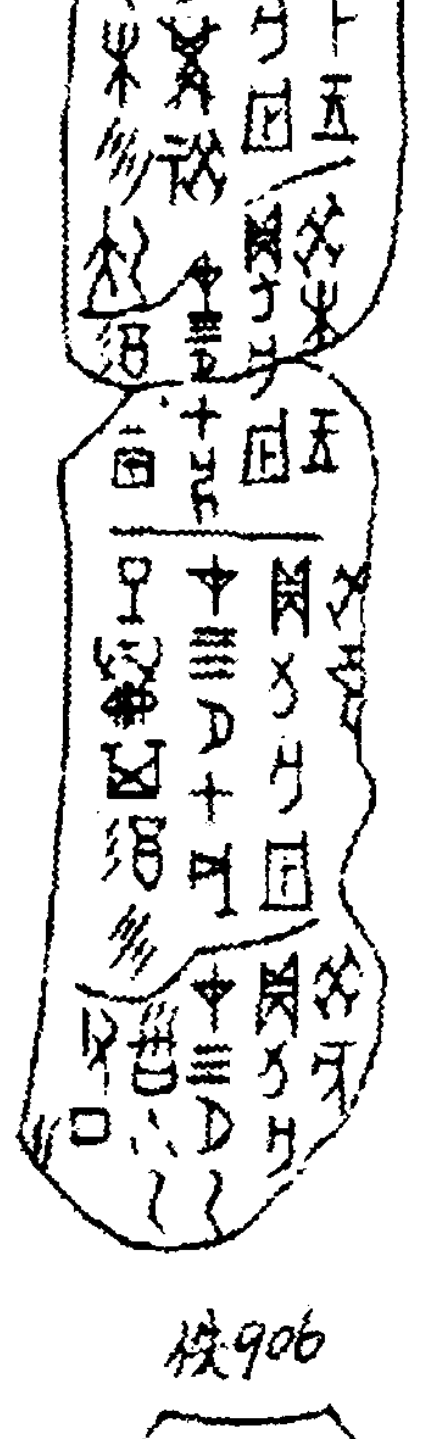
五祀是遵照先王的祀序以祭祀（第二旬壹祀 第三旬劦祀）、彡祀、翌祀的順序舉行的。而翌祀之後接著又以祭祀開始，其事已如前述。此五祀輪上一周所須的時間依必須祭祀之先王的數目而異，到了後期，由於必須祭祀的先王增加，所以需要較長的時間。依據第二期及第五期的甲骨卜辭可以明白此等問題，所以首先將此兩期五祀的週期加以確定，其次再依據卜辭將五祀所實際舉行的祀譜加以復原。對這兩期祀譜的研究，則有董作賓氏的殷曆譜在，可是本論考完全不依據其說，也獲致了與董氏不同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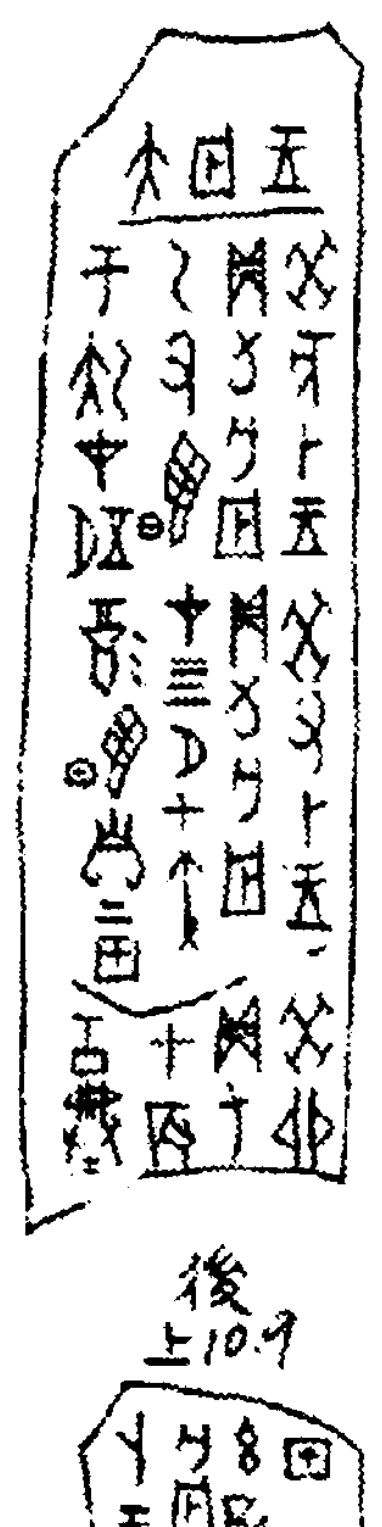
第一項 五祀的週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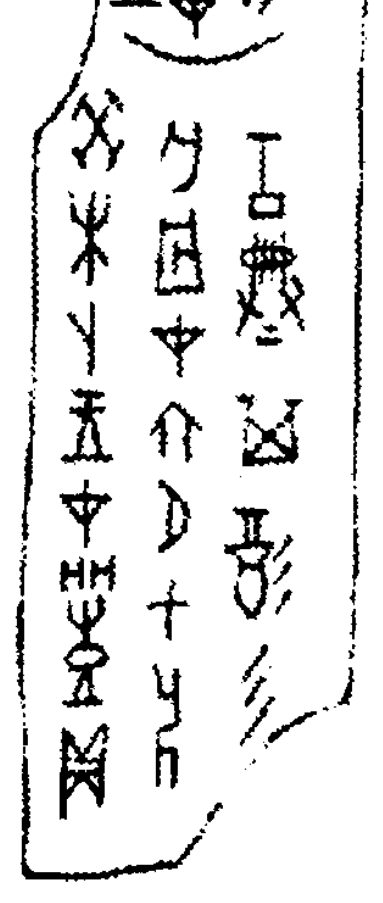
考察五祀所需時間最重要的就是確定在祭、彡、翌三祀之初旬所舉行的「工典」（第二期作工典）的位置。祭、彡、翌三祀各別所需的時間可以從前述的祀序表上很容易地求得。例如第二期的祭祀到兄庚（祖庚）的劦祀為止需時十二旬，彡祀需時十旬，翌祀需時十旬。這些從祀序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這三祀時間的合計並不就等於是五祀的時間，由於三祀之初旬的工典在前祀終了的同旬或次旬舉行，所以五祀所需時間不一定就多了三旬。因此除非將安置工典的規則加以確定，否則便無從決定時間而定出祀譜了。董氏的祀譜對此工典的檢討有欠徹底，遂將五祀的時間適當的伸縮安排，而構成了他的祀譜。

一、第二期的五祀週期

第二期如前所述彡、翌二祀使用工典，而能得知祭祀之工典的甲骨片則尚未被發現。可是在第五期裏祭祀也是行工典的，所以可以認定此期中祭祀也是用工典的，只是不巧因為祭祀記載貞旬卜辭的甲骨片發現的數量太少（註十），以致其例無從見到。現在就來考察此期安置工典的方式。左列的綴合21片記載彡祀之工典行於劦祀小乙次旬的甲日，依據祀序表，則舉行小乙之劦祀的那一旬也舉行父丁、兄己、兄庚的劦祀，由於第二期以此旬為祭祀之終了，所以彡工典在祭祀終了後的次旬舉行，且特別安排一旬來舉行此工典，而上甲的彡祀則於工典的次旬舉行。特置一旬以行工典的事實在佚906片所載翌祀的場合也是同樣的，因此可以認為在祭祀的場合裏也是一樣的。如此說來，第二期的祭、彡、翌各祀終了之後的次旬，便舉行下一種祭祀的工典，為了這個工典還要排出一旬。因此可知祭祀需時十二旬、彡祀需時十旬、翌祀需時十旬（參祀序表）。五祀輪完一週需時三十二旬。所以董氏「祖甲時祭祀先祖妣一週，需時僅三十旬」（殷曆譜上三.三）的說法一定不對。







準此第二期的例子，將他期的五祀週期加以推測，可得如下的結果（參照祀序表）：

第一期因沒有祭、壹二祀，所以劦祀十旬、彡祀十旬、翌祀十旬，計三十旬。

第三期至祖甲的劦祀終了止為十三旬、彡祀十一旬、翌祀十一旬，計三十五旬。

第四期武乙時至康丁的劦祀終了止為十三旬、彡祀十一旬、翌祀十一旬，計三十五旬。

第四期文武丁時至武乙的劦祀終了止為十四旬，彡祀十二旬，翌祀十二旬，計三十八旬。

第五期帝乙時至文武丁的劦祀終了止為十四旬，彡祀十二旬，翌祀十二旬，計三十八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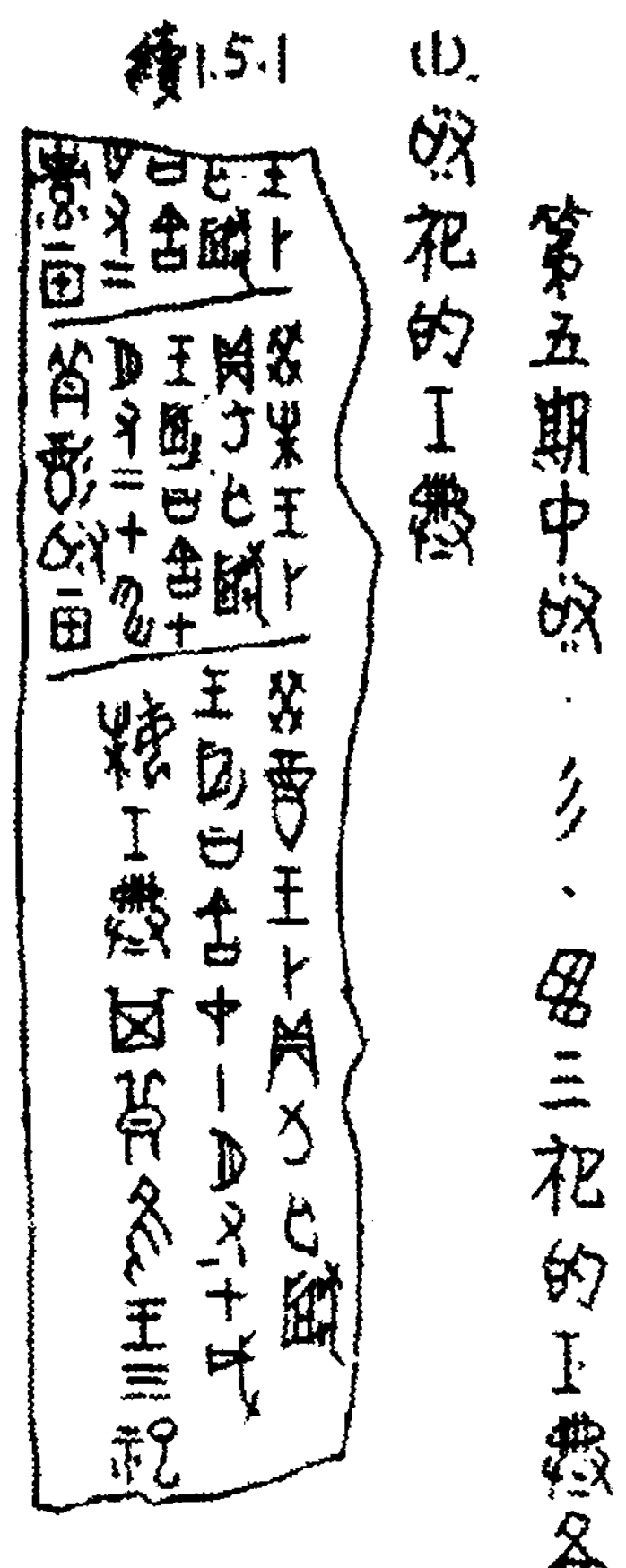
第五期帝辛時至帝乙的劦祀終了止為十五旬，彡祀十三旬，翌祀十三旬，計四十一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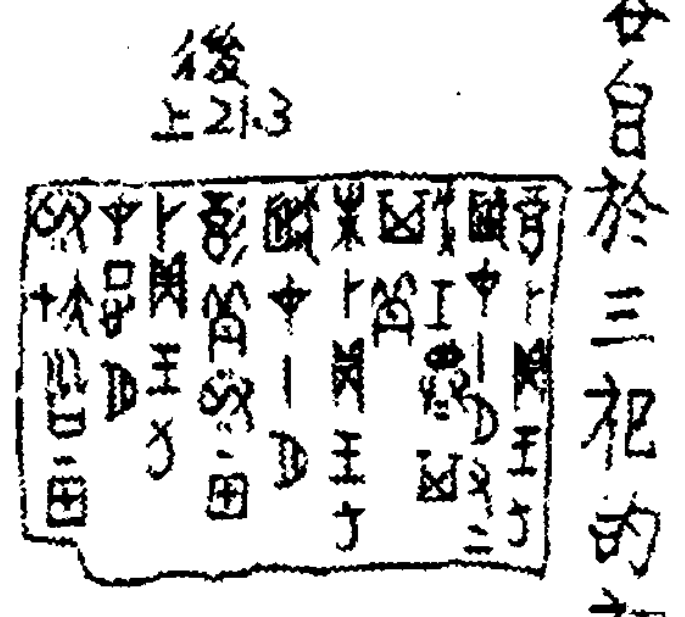
可是實際的情形果真如右邊所列的嗎？這問題除第五期的甲骨片以外沒法加以確定，且第五期的週期如下所述也與右邊的推測不同，它需時是三十六旬乃至三十七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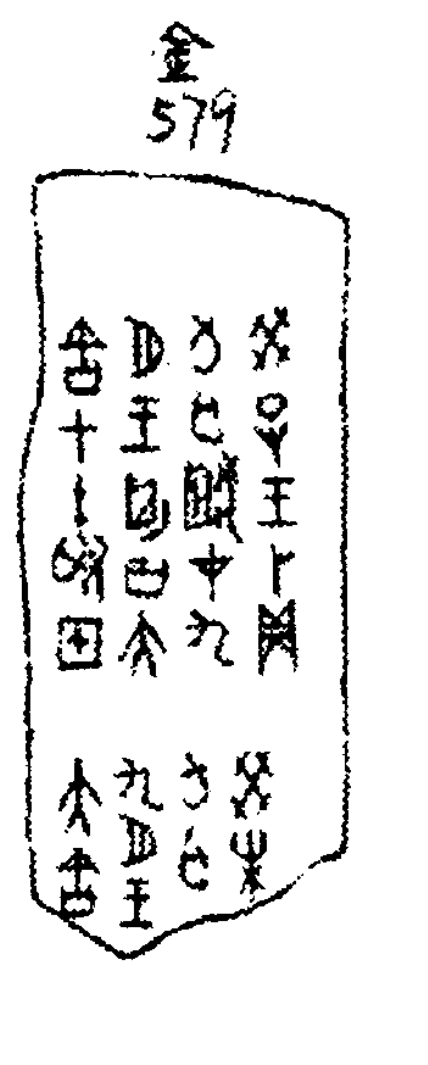
二　第五期的五祀週期

第五期中祭、彡、翌三祀的工典各自於三祀的初旬舉行，情形如下、

(1). 祭祀的工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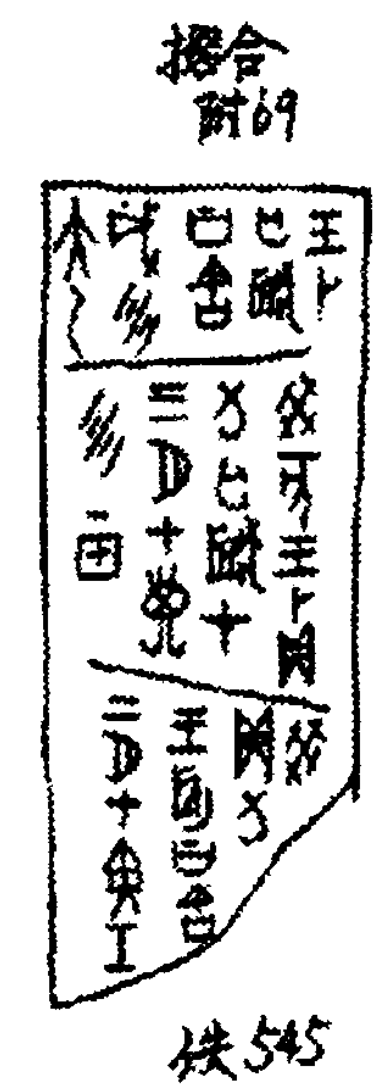

續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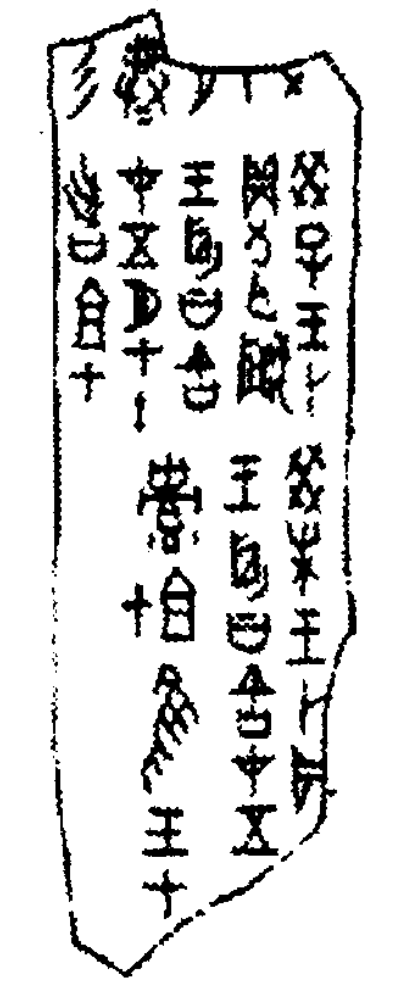

後上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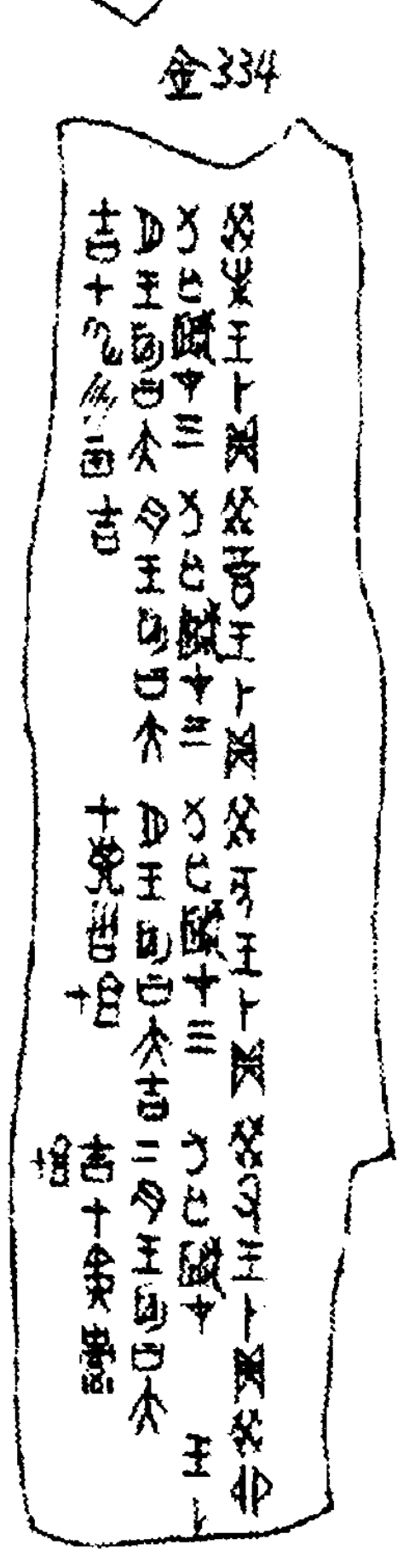

金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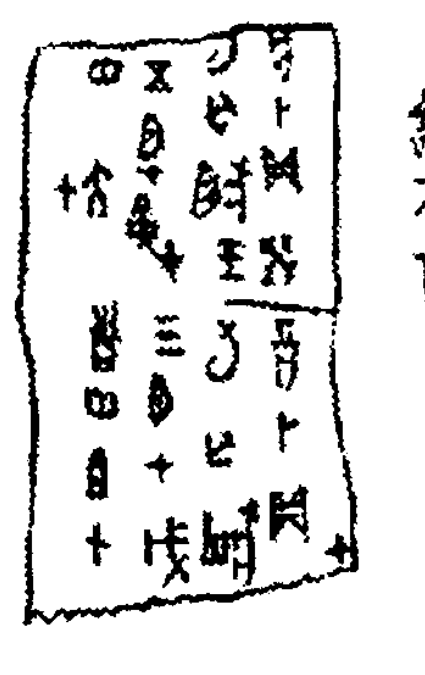
右續151及後上213片所見，祭祀的工典於祭祀上甲前旬的甲日舉行。又金571片於祭祀上甲的前旬並沒有祭祀的記載。可是此旬舉行工典的事實與下面記載彡祀的金334片是同樣的(參金334片)。

(2) 彡祀的工典


掇合附69


佚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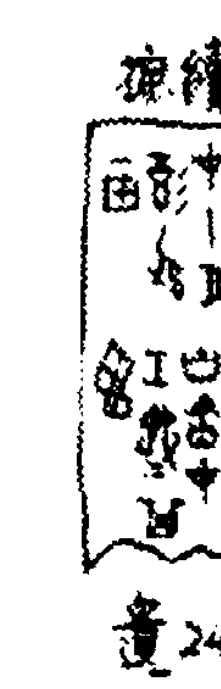

金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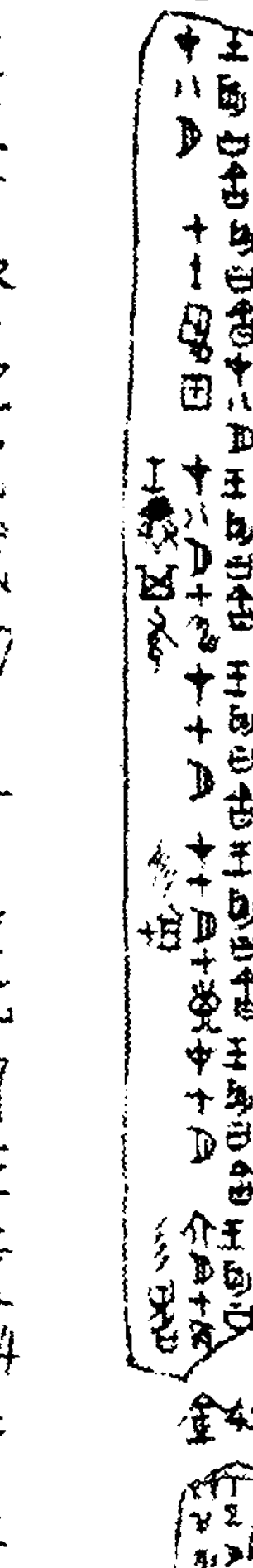

續存下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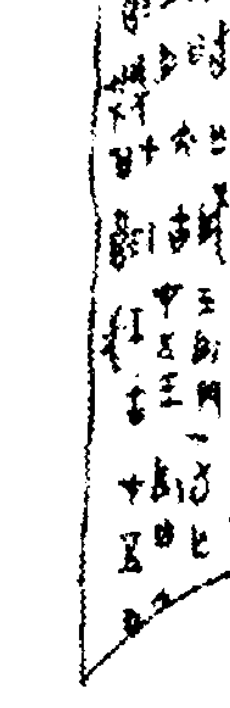
右掇合附69片載工典的時間在彡祀上甲的前旬，佚545片則在劦祀祖甲的次旬舉行。由於此二片表示了上甲的彡祀與祖甲的劦祀關係亦如金334片所載，可知彡工典是在彡日與劦日間的那一旬舉行，也就是說第五期依據祀序表祖甲的次旬行武乙、文武丁的祭祀，則祖甲的劦祀的次旬便是武乙、文武丁的劦祀，所以佚545片上劦日的次旬所行彡工典並不是行於祭祀終了後的次旬，而是在祭祀的最終旬(即劦祀武乙、文武丁之旬)的甲日舉行。而且這情形在下面的續存下748片上也是一樣的。此片載三月甲戌行祖甲的劦祀，五月甲寅行大甲的彡祀(四字上註)，在這中間有「四月甲申彡工典(劦武乙之旬)」、「四月甲午彡上甲」、「四月甲辰(無甲名王祭祀之旬)」三旬，這情形也一樣是彡工典行於劦祀祖甲的次旬(即劦武乙之旬)。對彡工典行於祭祀之最終旬(即劦武乙之旬)的特殊性並不了解的陳夢家，舉出右邊的金334片，而謂「彡劦兩季之間不置工典」(卜辭綜述三九四頁)的說法是大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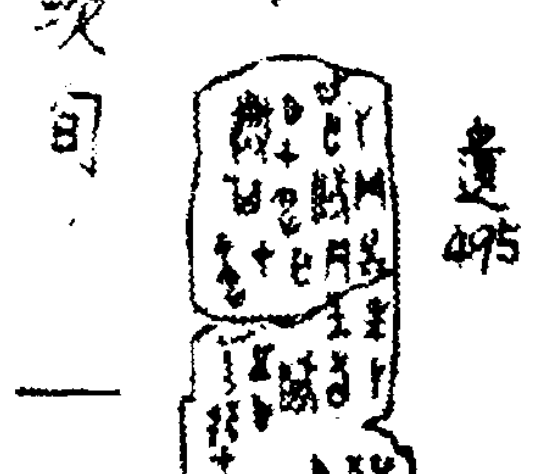
(3). 翌祀的工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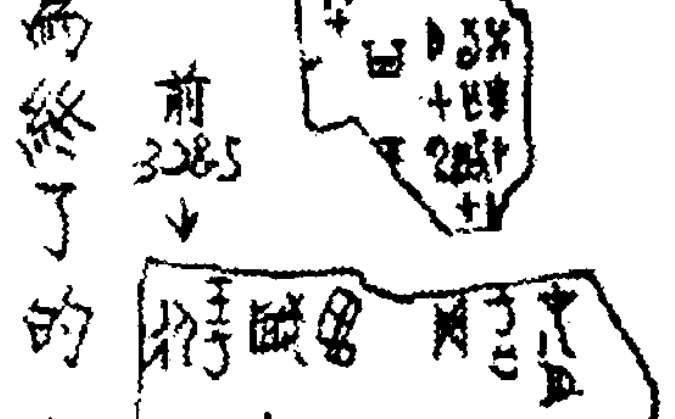
左據續226片、遺224片上所載翌祀工典均在翌祀上甲的前旬舉行。又遺244片及金455片之上工典


續226


遺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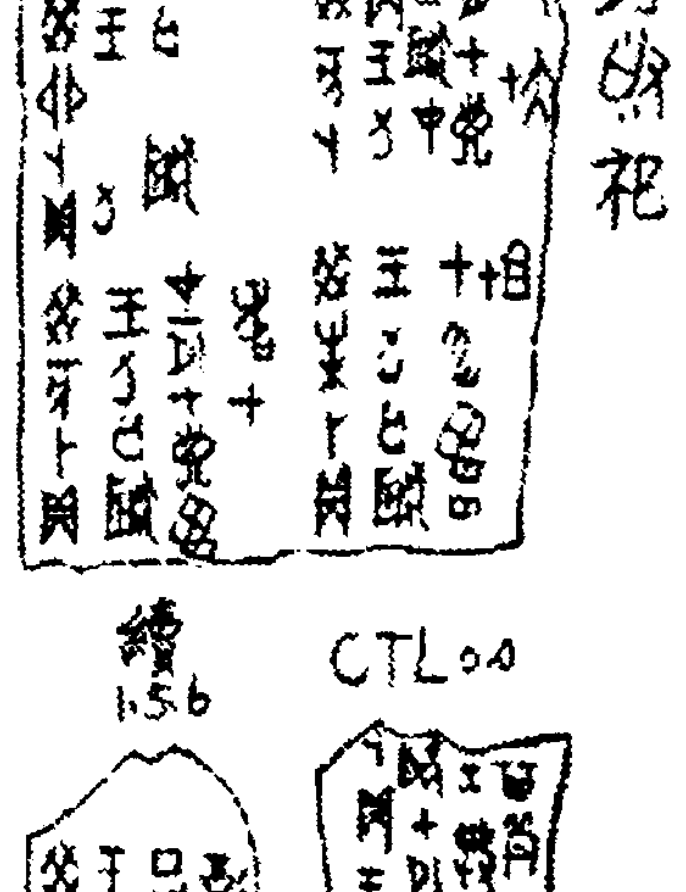

金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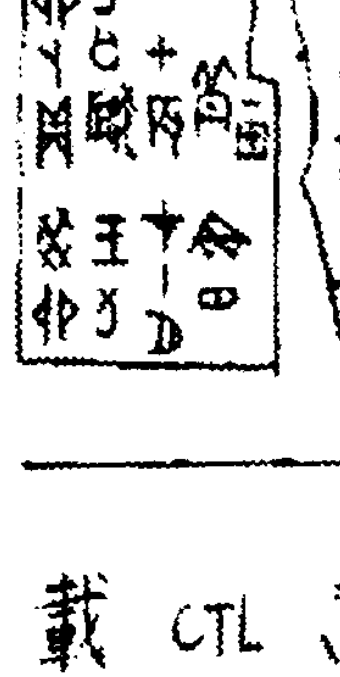

遺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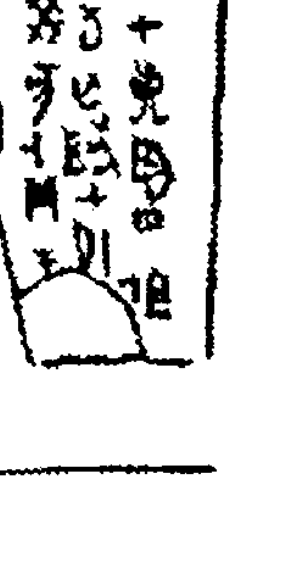

前3285

的前旬有一旬是沒有祭祀記載的，可是此旬在遺244片上為彡祀祖甲的次旬，此旬按之祀序表為舉行武乙、文武丁的彡祀之旬，而彡祀是以彡武乙、文武丁為終了的，所以翌工典是行於彡祀終了後次旬的甲日。而工典的次旬便舉行上甲的翌祀的。這情形在遺475片也是一樣的。此片是將彡𢦏十之辭夾置在中間，而於上下二辭記載工典，其祀日三辭均為甲申，下辭的工典是在彡𢦏十的六旬前，上辭的工典是在彡𢦏十的六旬後，將此關係按之祀序表，可知下辭的工典屬彡祀，而上辭的工典屬翌祀，因此此片所載也同樣是行翌工典於彡祀終了的次旬。翌工典次旬舉行翌上甲的事實已如上述，而前3285片載上甲的翌祀行於翌工典的下兩旬的情形實為特例。有關這問題將在後面帝辛祀譜王廿祀中詳述的。總之，翌工典與彡工典不同，它是行於前祀終了之後次旬的甲日的。

(4). 從翌祀到祭祀


哲庵藏拓(卜辭綜述圖版)


續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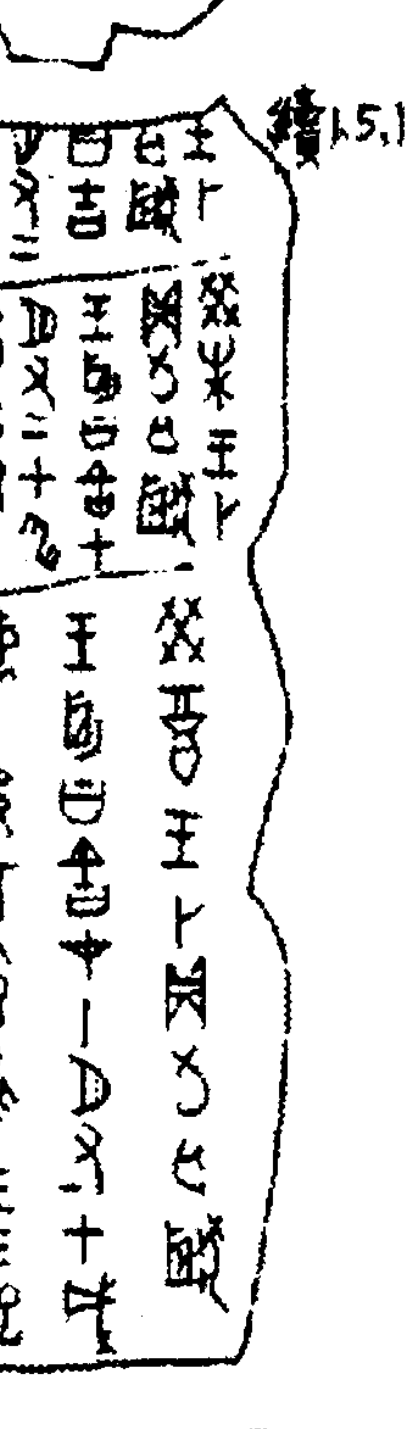

CTL00

翌祀終了即行祭祀的事實在上舉的三片甲骨上極為清楚。哲庵藏拓上載翌祀祖甲的四旬後行大甲的祭祀。CTL片上載翌祀祖甲的次旬行祭祀的工典。而續15.6片則載某王的翌日祀(翌、翌、翌)的六旬後行上甲的祭祀。一以CTL及續15.6片上的「祭」字都在像「彡翌祭日」(前6.59.3、續1.5.1、明789、前4.19.3、後上21.3)、「工典祭」(續1.5.1、後上21.3，此為祭祀之工典)的情形下被使用，且祭祀之外並不被使用，所以CTL片上的工典實為祭祀之工典。而續15.6片上的缺字當為「祭」字，作十一月癸卯(甲辰)翌戔甲、十一月癸亥(甲子)翌陽甲、十二月癸酉(甲戌)(無甲名王的祭祀)十二月癸未(甲申)翌祖甲、十二月癸巳(甲午)祭工典、正月癸卯(甲辰)祭上甲。於是此三片得到如上的結果。祭祀的工典行於翌祀祖甲的次旬，而祖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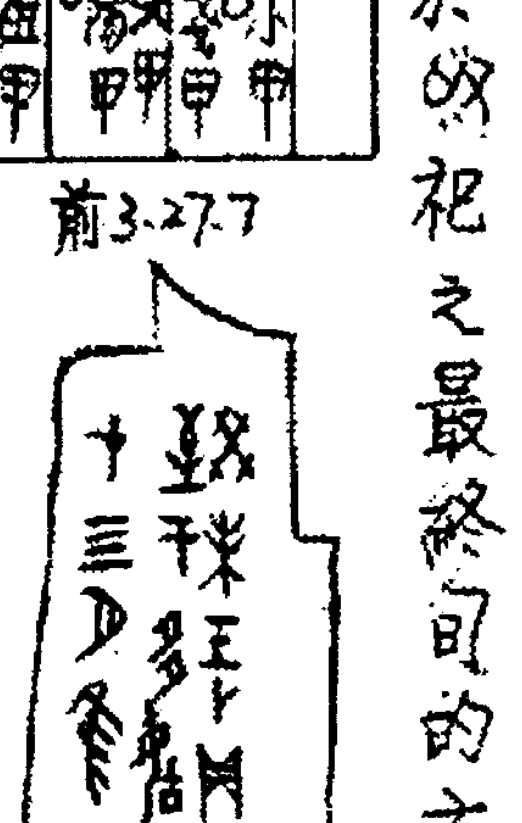
CTL				翌祖甲	祭工典			
哲庵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續1.5.6	(翌戔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次旬行武乙、文武丁的翌祀，由此可知祭祀之工典行於翌祀的最終旬。

除去右舉前3.85片的特殊例子外，工典在祭、彡、翌三祀中都是在祭祀上甲的前旬舉行。而祭工典行於翌祀武乙、文武丁同旬的甲日、彡工典行於劦祀武乙、文武丁同旬的甲日、翌工典行於彡祀武乙、文武丁次旬的甲日。因此從祭工典到彡工典是十三旬(彡工典與劦武乙同旬)、彡工典到翌工典是十二旬(翌工典在彡祀終了之次旬)、翌工典到祭工典是十一旬(祭工典與翌武乙同旬)，五祀輪一週需時三十六旬。較之前記推測的帝乙時三十八旬縮短了兩旬。像這樣，照祭祀與彡祀之工典行於前祀的最終旬(武乙、文武丁之旬)的事實而縮短日期來計算，那麼如果翌祀的工典也在彡祀的最終旬舉行的話，便得再縮短一旬，而也可以得到三十五旬的結果。這縮短時間的方法的情形是有被採行的(參帝辛祀譜王廿祀)，可是以三十五旬使五祀終了的例子卻見不到，更且將這個時間再作如此縮短的話，則前祀與後祀勢必重疊舉行，如此的例子也是絕對沒有的，所以不會有縮短於三十六旬以下的事實。可是這也不是說只採行三十六旬週期的方法，如下所述三十七旬週期也被採用，這情形乃是由採用將祭工典行於翌祀終了後的次旬，而獨將彡工典行於祭祀之最終旬的方法而來。


續1.5.1　續1.35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三祀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羌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羌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羌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羌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羌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前3.27.7

右前3277片記載王二祀四月甲申彡祀上甲，續151片載王三祀十二月初旬的甲申祭祀上甲，續1.35片載王三祀六月甲午彡祀沃甲。此等關係便如上舉之表。據此則於王二祀之四月甲申行上甲的彡祀，而王三祀上甲的彡祀則行於四月甲午，所以這中間需時三十七旬，比前述的三十六旬多出一旬。這是因為前述三十六旬的情形是將祭工典置於翌祀之最終旬，而此表則是行於翌祖甲的次兩旬，因而多出了一旬。由此可知當三十七旬週期的時候是將工典排在翌祀終了後的次旬舉行，其他則與三十六旬週期的情形相同。

總之，第五期採用三十六旬週期及三十七旬週期兩方式，三十六旬週期是由行祭工典於翌祀的最終旬，行彡工典於祭祀的最終旬，而行翌工典於彡祀終了的次旬而得來的。三十七旬週期則是行祭工典於翌祀終了的次旬，而彡工典、翌工典則與三十六旬週期的方式一樣所得來的結果。此外三十五旬、三十八旬及四十一旬等週期均沒有被採用。這不獨帝乙時如此，就是帝辛時也是一樣的。帝辛時如果遵照第二期方式，則為了父帝乙還要加一旬而成為四十一旬，而按照將三祀之工典行於前祀之最終旬的方法而縮短三旬來計算，於理也無法縮到三十八旬以下，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為父帝乙的祭祀而另置一旬的，且反而加以縮短而採用三十六旬、三十七旬的週期。像這樣被限於三十六旬、三十七旬週期的原因，可能是基於想使五祀週期在一個太陽年之內終了的意圖而來。

第三項　殷曆譜 祀譜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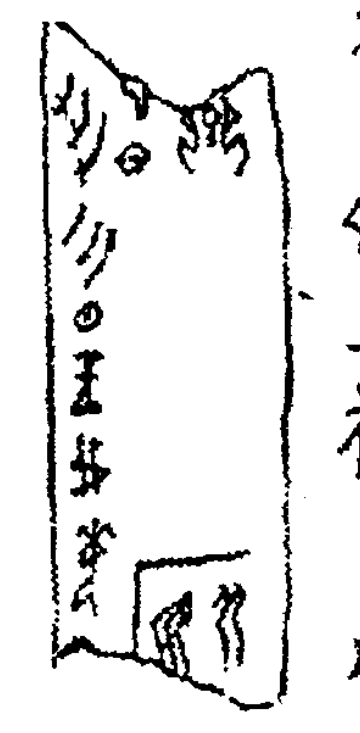
董作賓氏的殷曆譜，他自己說「帝乙帝辛兩譜，為最先研究之成果，亦為編著殷曆譜全書之總動機」(注1)，把帝乙帝辛祀譜的成果做為他完成此書的動機。這本殷曆譜於殷代曆法方面存有許多的問題，這在後文(第三篇)再加以詳細討論。而下面僅就構成帝乙、帝辛祀譜的基礎問題加以檢討。

一　以彡祀為五祀之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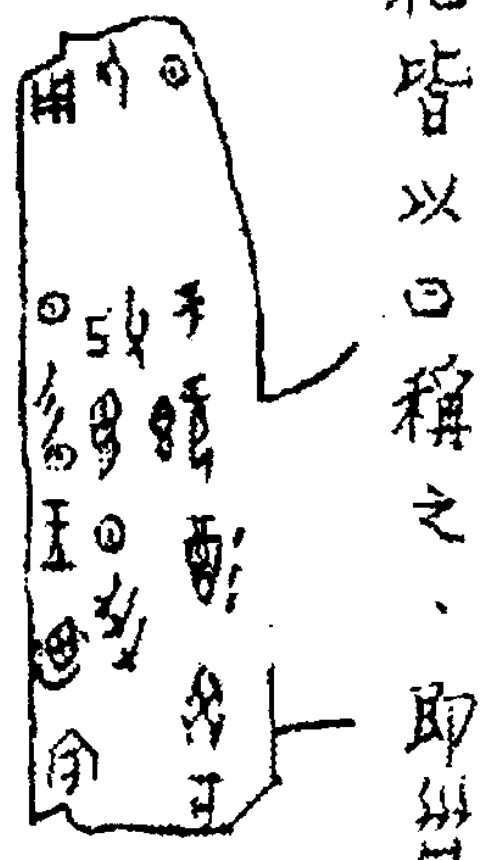
董氏以彡祀為五祀之首，而以祭祀為末，認為五祀是按彡祀、翌祀、祭祀的順序進行而構成的，曰「今以彡為五種祀典之首，而以劦為之尾，亦自有說。第一、五種祀典創自祖甲，其時每一祀系，需時九旬，五九四十五旬，為一歲所不能容。故複疊其祭壹為三種祀典，使三十旬而一週，此彡翌所以單獨舉行，祭壹劦所以聯合舉行也。先疏後密，為其原理。否則以祭為首，而彡翌又何不聯合複重之？第二，以祀事言，彡為鼓祭，翌為翌舞，樂舞所以娛祖妣者也。祭者有酒肉，壹用黍稷，酒食所以享祖妣者也。終之以劦，更合他種祀典，總其大成而祀事畢矣，此亦事理之至順者也。」(殷曆譜卷二頁十六)

五祀是作「祭・彡・翌・祭」的方式循環的，這究竟是以何者為首，實在不容易決定。而且如果決定錯誤的話，則基於這個錯誤所決定而作成的祀譜，便將徒成空文。董氏舉出認為彡祀是五祀之首的兩個理由：其一、祖甲改制祀典時五祀的期間是四十五旬（董氏認為第二期祖庚時一祀需時九旬），因而需要一歲以上的時間，所以為了使其行於一歲之內，將祭、𢦔、劦三祀複疊舉行，而彡祀與翌祀則各自單獨舉行。這中間基於「先疏後密」的原理，而認定彡祀、翌祀行於先，祭、𢦔、劦三祀行於後。其二、他認為彡祀為鼓祭，翌祀為舞祭，而祭、𢦔二祀為酒肉、黍稷祭，劦祀為劦祭，亦即「合他種祀典」之祭，祭祀是以鼓、舞娛之，以酒肉黍稷享之，而後以劦祀合他種祭祀行之，以此作為五祀之末，於是祀事便完成了。

續存1856



南明629



如前所述第一期祭字是用作方國之名，而無作為祭名之用例。𢦔、[illegible]字也不被使用。只行劦、彡、翌三祀，此三祀皆以日稱之，即劦日、彡日、翌日。而祭、𢦔則不以日被稱。例如南明629「于[illegible]甲日劦日彡日王[illegible]」、續存1856「[illegible]：劦日彡日王[illegible]」，以劦日作為祭、𢦔、劦三祀的總稱（祭為第一旬祀、𢦔為第二旬祀、劦為第三旬祀），所以這三祀原是自成一類的祭祀。

而第一期裏此三祀以外便沒有了，因此第一期三祀的週期為三十旬，這時間與一個自然年的時間相差太多，所以為了使之接近自然年，時間必需加以延長。到了第二期，由於祭、𢦔附加上來做為劦祀的前祀，成了五祀，結果延長了二旬。而此劦、彡、翌三祀之首，依董氏「先疏後密」的原理，以彡祀為第一。可是彡祀如後所述（參五祀的儀禮）是由前夕祀、當日祀及明日祀（彡夕、彡日、彡龠）三祀所構成為期三天的祭祀，像這樣的例子為其他四祀所沒有，所以實不屬於「疏」的祭祀，無寧說是五祀中最隆重的祭祀。依董氏密者為後的原理，自當放在後頭舉行。因此視之為疏而以之為首的說法實不妥當。彡祀的工典在三十六旬、三十七旬兩週期裏是在最終旬舉行，並未與祭祀截然分離，所以通常是接於祭祀之後而不為五祀之首。而祭祀的工典（指三十六旬、三十七旬兩週期的場合）、翌祀的工典（指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則行於前祀終了後的次旬，與前祀截然分離，所以祭、翌兩者之一實為五祀之首。而從五祀的週期是依據將祭祀之工典行於前祀的最終旬（此場合是三十六旬）或行於前祀終了後的次旬（此場合是三十七旬）來決定看來（翌工典在兩週期無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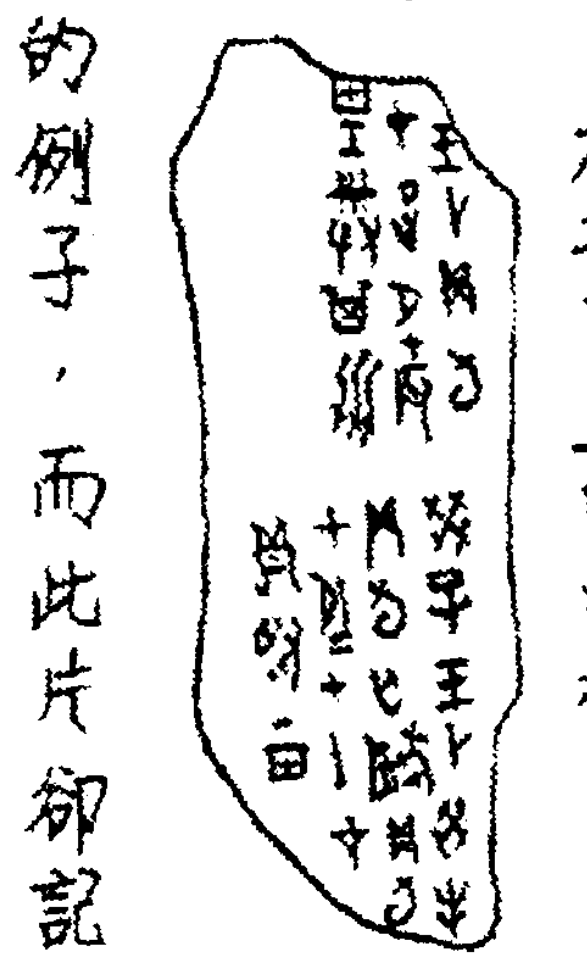
，祭祀實為五祀之首。又翌祀的祭名義即「又祭」、「翼祭」，而祭祀之祭（祭）則被做為祭祀的總名，這事實也可以做為這個結論的旁証。如後所述，依照祭、彡、翌的順序而以祭祀為首的條件下便可以製成一個井然而緊密的祀譜。而董氏由於以彡祀為首，其祀譜便如下所述陷於支離。陳夢家謂「周祭的三種主要祭法是依彡－羽－劦－彡的次序，周而復始的輪番舉行的」（卜辭綜述三九二頁），其實這是承襲的董氏的錯誤。總之，五祀是以最隆重的彡祀為中心，其前行祭祀（含𢦔劦），其後則行翌祀。

二　𢦔祀、劦祀的工典

董氏認為工典行於五祀中的各祀，其論如下，而陳氏從之。（殷曆譜上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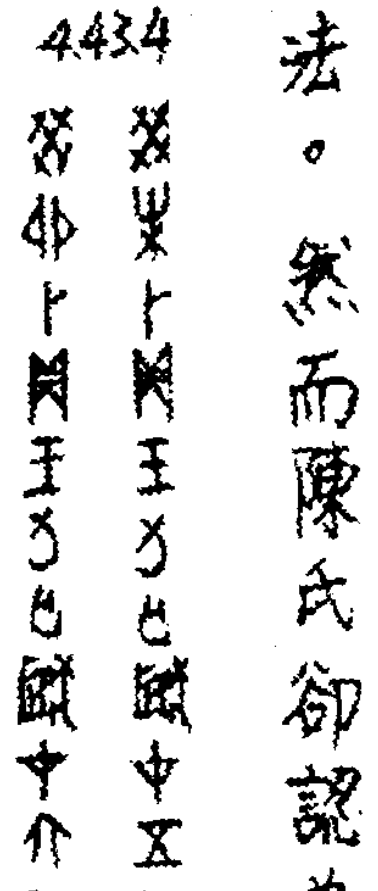
五種祭祀中獨不見𢦔祀之工典，彡與翌各單獨舉行，祭𢦔劦聯合舉行，而祭為之首。若祭之工典可以貫之，宜劦與𢦔皆無工典之禮。今劦祭既有之，知𢦔祭亦必有工典，不見者有缺遺也。

明789



右董氏認為劦祭有行工典的理由是引有下面的例子為証（陳氏亦引証此片三九四頁），因為上辭有𡿧字，而這個字乃是劦的省文，所以以「工典其𡿧」之辭而認定劦祀有行工典的事實。可是把劦作成𡿧已如前記習見於第三期，而在第五期卻只有這麼一個例子，且祭祀上甲的次旬當𢦔祀上甲，而此片卻作𡿧祀，又工典絕無載王名的例子，而此片卻記著甶之名，與他片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此片很值得懷疑。縱使不是偽作，也不可以把其𡿧看作是劦祀。除此例之外再沒有劦祀舉行工典的例子了，所以只依據這一片就斷定劦祀有行工典，未免為時太早。董氏認為劦祀既然有工典，則其上的𢦔祀也應當有之，而這在卜辭中所以見不到，是因為有缺遺的關係。其實這不過是由於他對前面所舉甲骨片判斷錯誤而有的說法。然而陳氏卻認為可能有𢦔祀工典之例而舉出下面的卜辭為証，謂「𢦔在翟之前只是一種推定」。（卜辭綜述三九四頁）。這根本是出於臆說。

前4434



總之，得以証明𢦔劦二祀有行工典的例子並不存在。

三　五祀的週期

董氏依據如下所述的考定方法定出第二期及第五期五祀的週期：以彡祀作為五祀之首，而特別重視彡祀之工典，此必須單獨設置一旬，而祭、翌的工典則不設。第二期的彡、翌各為九旬，

祭為十一旬，計三十旬。第五期的彡、翌各為十一旬，祭為十三旬，計三十六旬。

第二期
彡工典　一旬
彡祀　九旬（從彡上甲至彡小乙）
翌祀　九旬（從翌上甲至翌小乙）
祭𢦔劦祀　十一旬（從祭上甲至劦小乙）
祭祀一週凡三十旬

第五期
彡工典　一旬
彡系　十一旬（從彡上甲至彡武乙之旬）
翌系　十一旬（從翌上甲至翌武乙之旬）
祭𢦔劦系　十三旬（從祭上甲至劦武乙之旬）
每祀統總計三十六旬

如前所述工典行於祭、彡、翌三祀的開頭，所以認為彡工典單獨設有一旬，其他二祀則不設，這個說法是未精查卜辭而作的臆斷。其實第二期裏工典在三祀之始各占有一旬，而為三十二旬週期，可是董氏將祭、翌二祀的工典削去而作三十旬。又第五期裏三十六旬週期的情形是將祭、彡二祀的工典置於前祀的最終旬舉行，因而不各別另置一旬，而翌祀之工典則行於彡祀終了之後，因而設有一旬。至於三十七旬週期的情形是將祭、翌二祀之工典置於前祀終了之後舉行，因而各自設有一旬，而彡祀之工典則行於祭祀之最終旬，因而不多設一旬。事實儘管如此，可是董氏仍然與第二期同樣的為彡工典設置一旬，而無視於祭、翌二祀工典之存在，一律將週期定為三十六旬。此結果固然一樣是定作三十六旬週期，可是立論過程有誤謬，所以董氏也就不知道有三十七旬週期存在的事實。由於董氏弄錯了設置工典的方式，所以也造成五祀週期錯誤的結果。

四、祀譜的構成

如右所述董氏將祭、彡、翌三祀的順序、設置工典的方式，以及週期問題全都弄錯了，所以其祀譜當然與卜辭不合。可是董氏卻勉強地要使其一致，於是構成一個如下所列伸縮自如的祀譜。

・帝乙三十五祀
彡工典　卅五回
祭工典　十六回
翌工典　四回
三十五旬週期　九回
三十六旬週期　十二回
三十七旬週期　十一回
三十八旬週期　一回
三十九旬週期　二回

帝辛五十二祀
彡工典　五十二回
祭工典　七回
翌工典　零回
三十五旬週期　十五回
三十六旬週期　廿四回
三十七旬週期　十二回
三十八旬週期　一回

就是說，在帝乙三十五祀譜、帝辛五十二祀譜上，彡工典毫無例外的設有一旬，而祭、翌二祀之工典則或設一旬或不設。帝辛時翌工典甚至於一旬也不設。又其週期，從三十五旬到三十九旬都有，而不一定只如董氏自己考定的三十六旬。因此董氏的祀譜裏有不行祭祀的日子，像這樣但憑自己的意思來構成支離不整的祀譜，即使有若干個卜辭記事偶合，可是還是不能承認它有任何科學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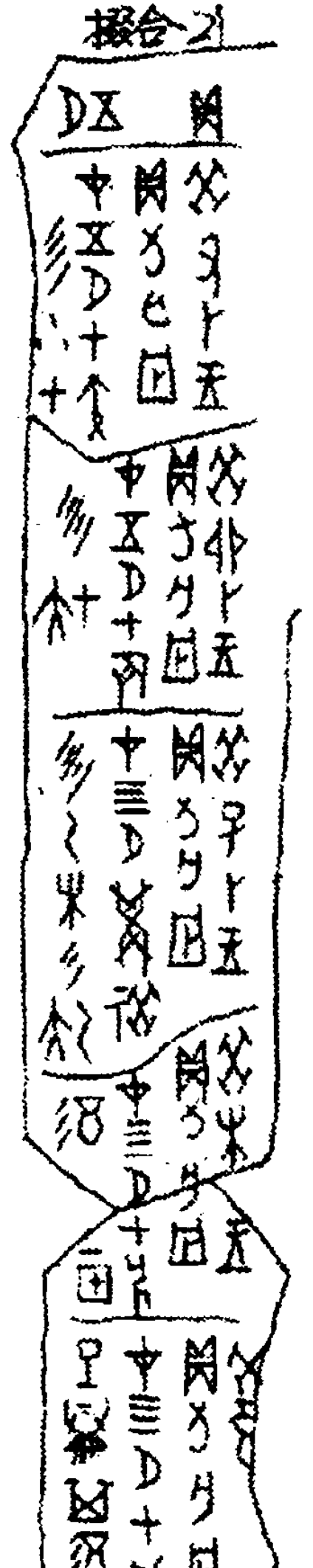
第三項　第二期的祀譜

設置工典的方式及五祀之週期弄清楚了以後，那麼依據卜辭中的祭祀記事便可以製成祀譜。只是除非曆法明確，否則曆日便不確實，因而祭祀之日譜也便不可能製成。然而如後所述（參第三篇第七章）殷代使用大陰曆，月有大小。以置閏法來說，有置十三月於年末的十三月法，有於一年間置以一閏月的閏月法，以及在月末置一旬的閏旬法。第一期到第四期以採行十三月法為主，第五期則廢十三月法而行閏旬法。所以考察工典、週期、置閏等三問題，然後將祭神、祭祀、祀日、祀月等記載明白的祭祀卜辭加以整理的話，便有可能構成祀譜。特別是第五期因為有「王幾祀」的紀年，因此更可以復原出一個絕對的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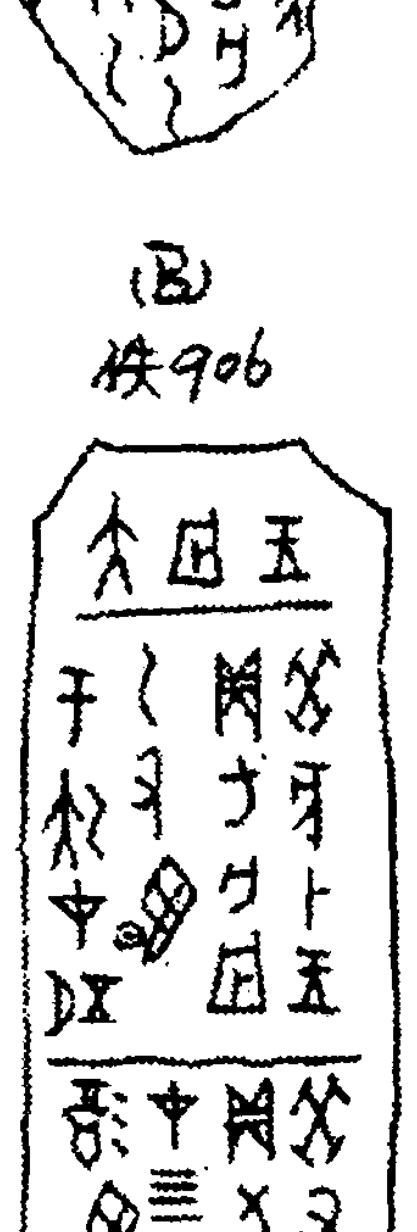
第二期因不紀年，所以不免只能製成一個相對的祀譜。可是此期工典在祭、彡、翌三祀之初各別設有一旬，則五祀之週期為三十二旬，置閏則行閏十三月法，所以推定祀譜工作並不困難。

下面的(A)(B)兩片甲骨裏，(A)的祀序為三月乙丑（甲子之翌日）劦小乙、次旬的甲戌彡工典、次旬的甲申彡上甲、次旬的乙未（甲午之翌日）彡大乙、次旬的甲辰彡大甲、次旬的甲寅彡小甲。又(B)的祀序為四月中旬的甲辰翌工典、次旬的甲寅翌上甲、次旬的乙丑（甲子之翌日）翌大乙、次旬的甲戌翌大甲。茲將兩片之情形表示如下：

(A)
掇合21



(B)
佚906



(A)

三月	四月			五月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劦小乙	彡工典	彡上甲	彡大乙	彡大甲	彡小甲

(B)

	四月		五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翌工典	翌上甲	翌大乙	翌大甲

如前所記第二期的祀序、工典的位置及五祀的週期都已明確，所以將(A)(B)二表所載祭祀之前

後祭祀加以補足是很容易的。其情形如下：（(A)表的祭祀位於(A)表之中，從三月甲子劦〃〃至五月甲寅彡小甲。(B)表的祭祀位於(B)表之中，從四月甲辰工典至五月甲戌彡大甲。）

(A)

月	12						6	7	8	9	10	11
干支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祭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祭小乙 𧻚小乙 劦小乙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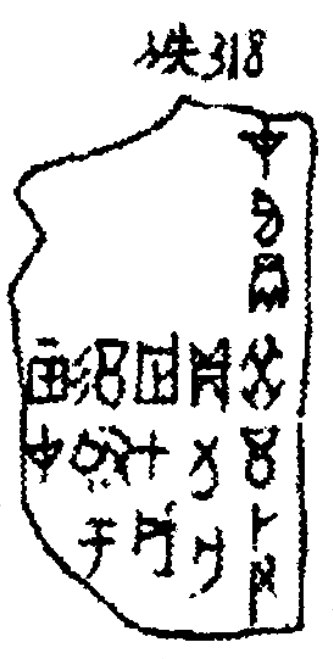
(B)

月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干支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祭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羌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羌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翌大乙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羌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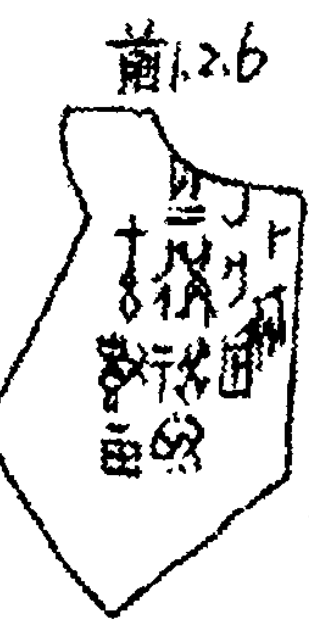
為了檢查這已經補足了的(A)(B)二表祭祀系統的異同，於此將舉行祭工典的干支加以考察：為週期是三十二旬，所以在十二月三十六旬中，每一祀要剩餘四旬。因此(A)表上十二月甲戌的祭工典到了下一祀則在十月的甲午舉行，以下便是以九月甲寅、八月甲戌、六月甲午的順序舉行，沒有在甲午、甲寅、甲戌以外的干支舉行的。又(B)表上九月甲子的祭工典到了下一祀則在七月的甲申舉行，以下便是以六月甲辰、五月甲子、三月甲寅的順序舉行，沒有在甲子、甲申、甲辰以外的干支舉行的。從上面的情形看來，舉行祭工典的干支便不一致，可知此二表的祭祀是屬於兩個互不相同的祭祀系統。

下列的佚318及前1.2.6片上所載的祭祀與(A)表合，後上10.9及零7片上所載的祭祀則與(B)表合。可是相反的情形下便不脗合，所以兩個祭祀系統存在的事實便越發明顯了。這些究竟是屬於祖己、祖庚或是祖甲中的那一個時候呢？下面必須將此問題加以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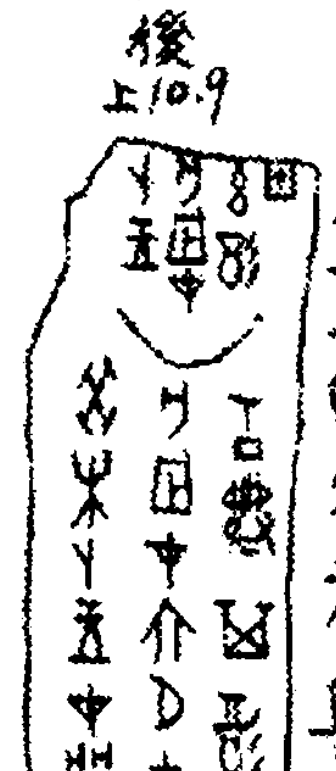
佚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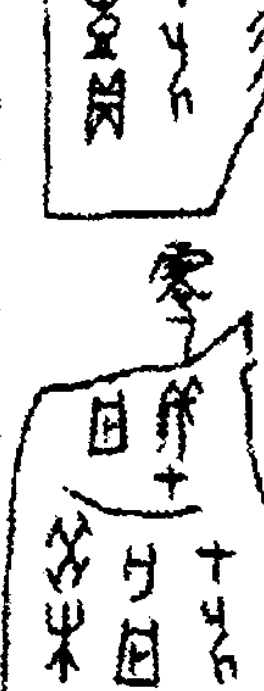
前1.2.6



後上10.9



零7



佚397　戊戌卜尹貞王賓兄己彡夕亡囚

庫1204　己卯卜旅貞王賓兄己彡亡尤在正月

粹310　己卯卜行貞王賓兄己翌亡尤

續存1510　庚辰卜旅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遺372　……辰……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遺381　庚申卜行貞王賓兄庚翌

祖甲之時稱兄己、兄庚，所以將右列幾個載明了兄己、兄庚的祀日及祭名的卜辭，加以考察它們究與兩表中的何者相符。兄己於戊戌（此辭為彡夕，所以彡日祀為己亥甲午之旬）、己卯（甲戌之旬）受彡祀，於己卯（甲戌之旬）受翌祀。兄庚則於庚辰（甲戌之旬）受彡祀，於庚申（甲寅之旬）受翌祀。將上述情形與(A)表比較，則在陽甲的次旬受祀的兄己與兄庚的彡祀是在七月甲辰舉行，由此可知在這個系統裏，兄己兄庚的彡祀是在甲辰、甲

子、甲申之旬舉行。又因兄己的劦祀是在三月甲子之旬舉行，兄庚的翌祀是在十月甲申之旬舉行，由此可知兄己的劦祀、兄庚的翌祀也都行於甲辰、甲子、甲申之旬。然而右舉諸例中的兄己、兄庚的彡、劦、翌祀卻是行於甲午、甲戌、甲寅之旬，與(A)表所列並不一致，因此右舉諸例之祭祀實不屬於(A)表的系統。於是就(B)表來查看一下，則兄己、兄庚的彡祀在四月甲午之旬、劦祀在十二月甲寅之旬、翌祀在七月甲戌之旬舉行，由此可知這個系統是在甲午、甲戌、甲寅舉行，此情形與右舉諸例正相符合，由此可知(B)表是祖甲時的祭祀情形，也因而可知(A)表是祖庚時的祭祀情形。第二期的祭祀除這兩個系統以外再沒有了（兄己兄庚的祭祀如果不是甲午甲戌甲寅之旬，便是甲辰甲子甲申，此外沒有其他祭祀方式了）。所以祖己時的祭祀必屬於這兩者之一，只因祖己時的甲骨片沒有被証明出來，所以無從確定。在此既將祖庚與祖甲時的祭祀系統弄清楚了，那麼便可以著手構成下面兩個時期的祀譜。

一　祖庚時的祀譜

董氏認為五祀之祀典創於祖甲時，所以只作成了祖甲時的祀譜，而未作祖庚時的祀譜。他構成祖甲時祀譜的方法是，首先決定出第二期的年曆，這裡他把五祀週期定為三十旬（如前所述第二期為三十二旬），然後只將卜辭祭祀的干支與年譜的干支偶合的加以配列。以這樣的方法，他的祀譜裏難免混入有祖庚時的祭祀，且祖庚時的祀譜無法作成亦屬當然的了。

前面的(A)表因為是祖庚時某一時期的祀譜，所以根據此表將卜辭中的祭祀記事加以整理，便可以作成祀譜。但是此期沒有王幾祀的紀年之辭，所以無法作成絕對的祀譜。必須等到將來把殷曆整理明確以後才有可能。為了依據符合(A)表的卜辭以作成祀譜，於是將之作如下的整理：例如

七P104　壬辰卜行貞王賓示壬劦……
…辰卜行貞王賓叡亡尤十月 ——

上舉的卜辭，祀月是十月，祀日是壬辰（甲申之旬），祭祀是劦祀，祭神是示壬。在(A)表上示壬的劦祀舉行的場合是一月甲辰之旬，然後下一祀為十一月甲子之旬，其次是十月甲申之旬，可知右例中劦示壬的壬辰（甲申之旬）實屬(A)表。而因為(A)表只是祭祀體系中間的一段祀譜，所以將之做為基準的時候，右例的劦示壬一定要連同(A)表以前及以後兩種祭祀的場合加以考慮。將之置於表前及表後時，置於表後則表之干支每一祀向前逆推四旬，置於表前則相反地要向後推四旬（表中十二個月是三十六旬，而五祀週期只三十二旬，所以每一祀多出四旬）。右例的劦示壬在表後是於二祀、五祀、八祀（以+2、+5、+8表示之）舉行（以一月

甲辰之旬的劦示壬為基點，向前逆推四旬之後的時間不是甲申，要向前推八旬後才是甲申，所以表後劦示壬是行於二祀），在表前是於一祀、四祀、七祀（以-1、-4、-7表示之）舉行（以一月甲辰之旬為基點，然後求劦示壬行於甲申的日子，在表上以四旬為一單位向後推算的話，可得第四旬（一祀）、第十六旬（四祀）及第二十八旬（七祀））。此外更進一步的對劦示壬的甲申日如卜辭所載是在十月的可能性加以考察，在表後的二祀間不置閏或者置一旬之閏，在五祀一定要行二十三旬的置閏，在八祀一定要行十一旬的置閏。這些事實從(A)表可以容易地推測出來（表後的置閏是將干支往前推算，以+2、+5、+8表示之）。在表前的一祀必需行二十三旬的置閏，在四祀必需行十一旬的置閏，在七祀必需不置閏或者行一旬的置閏（表前的置閏是將干支往後推算，以-1、-4、-7表示之），而在這些當中，最有可能的是表後二祀的場合（+2），以及表前七祀的場合（-7）。可是二者中又以前者的可能性較高。由此可知右例的劦示壬的時間是(A)表後二祀的甲申，而此間為不置閏或置一旬之閏的場合。

將第二期卜辭中祀月、祀日、祭神及祭祀等記載清楚而屬於(A)表的祭祀系統的甲骨片，以右述的方法加以整理，列舉如下：

	版名	卜辭	（表以前）	（表以後）
1.	前1.2.6	……卜旅……旬亡囚……十二月遘示癸祭甲午翌上甲	$\frac{0}{0}$、$\frac{23}{-3}$、$\frac{11}{-5}$、$\frac{0\sim1}{-8}$	$\frac{0}{0}$、$\frac{23}{3}$、$\frac{11}{5}$、$\frac{0\sim1}{8}$
2.	七P104	壬辰卜行貞王賓示壬劦（亡尤）十月	$\frac{23}{-1}$、$\frac{11}{-4}$、$\frac{0\sim1}{-7}$	$\frac{0\sim1}{2}$、$\frac{23}{5}$、$\frac{11}{8}$
3.	粹85	癸亥……甲子三酒翌自上甲衣至于多后亡囚三月	$\frac{10}{-3}$、$\frac{0}{-6}$、$\frac{21}{-9}$	$\frac{0\sim2}{3}$、$\frac{22}{6}$、$\frac{12}{9}$
4.	金7	丙子卜行貞翌丁丑翌于大丁不遘雨在三月	$\frac{9}{-3}$、$\frac{33}{-6}$、$\frac{21}{-9}$、$\frac{9}{-12}$	$\frac{2\sim3}{3}$、$\frac{25}{6}$、$\frac{13}{9}$
5.	續存下607	丙子卜行貞翌丁丑翌于大丁亡尤在三月	$\frac{21}{0}$、$\frac{9}{-3}$、$\frac{33}{-6}$、$\frac{21}{-9}$	$\frac{13}{0}$、$\frac{2\sim3}{3}$、$\frac{25}{6}$、$\frac{13}{9}$
6.	續存下606	丁酉卜行貞翌戊戌翌于大戊亡尤在四月 丙午卜行貞翌丁未翌于中丁亡尤在四月	$\frac{21}{0}$、$\frac{10}{-3}$、$\frac{34}{-6}$	$\frac{12}{0}$、$\frac{1\sim2}{3}$、$\frac{24}{6}$、$\frac{12}{9}$
7.	粹288	甲申卜即貞翌乙酉翌于小乙亡尤五月	$\frac{8}{-3}$、$\frac{32}{-6}$、$\frac{20}{-9}$、$\frac{8}{-12}$	$\frac{2\sim4}{3}$、$\frac{24}{6}$、$\frac{14}{9}$
8.	金34	丙戌卜行貞王賓報丙彡亡尤在十一月	$\frac{8}{-3}$、$\frac{32}{-6}$、$\frac{20}{-9}$、$\frac{8}{-12}$	$\frac{2\sim4}{3}$、$\frac{24}{6}$、$\frac{14}{9}$
9.	京3261	……旅貞翌辛酉翌于祖辛亡尤在四月	$\frac{8}{-3}$、$\frac{32}{-6}$、$\frac{20}{-9}$、$\frac{8}{-12}$	$\frac{2\sim4}{3}$、$\frac{24}{6}$、$\frac{14}{9}$
10.	金6	癸酉卜行貞王賓中丁奭妣癸翌亡尤在三月	$\frac{10}{-3}$、$\frac{0}{-5}$、$\frac{22}{-8}$	$\frac{12}{1}$、$\frac{0\sim2}{4}$、$\frac{24}{7}$
11.	粹180	乙酉卜尹貞王賓卜丙彡夕……囚十二月	$\frac{17}{-1}$、$\frac{5\sim7}{-4}$、$\frac{17}{-10}$、$\frac{5\sim7}{-13}$	$\frac{5\sim7}{2}$、$\frac{29}{5}$、$\frac{17}{8}$、$\frac{5\sim7}{11}$
12.	明158	丙午卜……貞王賓報丙彡亡……在正月	$\frac{18}{-2}$、$\frac{6\sim8}{-5}$、$\frac{30}{-8}$、$\frac{6\sim8}{-14}$	$\frac{4\sim6}{1}$、$\frac{27}{4}$、$\frac{15}{7}$、$\frac{4\sim6}{10}$
13.	戩55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翌于祖丁亡……在十二月	$\frac{0\sim1}{-2}$、$\frac{23}{-5}$、$\frac{11}{-8}$	$\frac{23}{1}$、$\frac{11}{4}$、$\frac{0\sim1}{7}$

	版名	卜辭	（表以前）	（表以後）
14.	前1.2.2	癸酉卜尹貞王賓示癸彡亡尤在十月	$\frac{13}{-1}$、$\frac{1\sim3}{-4}$、$\frac{25}{-7}$、$\frac{13}{-10}$	$\frac{9}{2}$、$\frac{35}{4}$、$\frac{20}{8}$、$\frac{9}{11}$
15.	粹137	甲戌卜尹貞王賓夕祼亡囚在六月 乙亥卜尹貞王賓大乙祭亡囚	$\frac{12}{-1}$、$\frac{0\sim2}{-4}$、$\frac{24}{-7}$	$\frac{10}{2}$、$\frac{0}{5}$、$\frac{22}{8}$、$\frac{10}{11}$
16.	南明339	甲戌卜尹貞王賓大乙彡夕亡囚 甲戌卜尹貞王賓大乙囟亡囚在十月	$\frac{12}{-1}$、$\frac{0\sim2}{-4}$、$\frac{24}{-7}$	$\frac{10}{2}$、$\frac{0}{5}$、$\frac{22}{8}$、$\frac{10}{11}$
17.	庫1041	乙亥卜……貞王賓祖乙翌亡尤在四月	$\frac{0\sim2}{-5}$、$\frac{25}{-8}$、$\frac{12}{-11}$、$\frac{0\sim2}{-14}$	$\frac{10}{1}$、$\frac{0}{4}$、$\frac{22}{7}$、$\frac{10}{10}$
18.	通別2.11.4	庚子……貞翌辛（丑）劦于祖辛　亡尤在九月	$\frac{7\sim9}{-3}$、$\frac{31}{-6}$、$\frac{19}{-9}$、$\frac{7\sim9}{-12}$	$\frac{3\sim5}{3}$、$\frac{27}{6}$、$\frac{15}{9}$、$\frac{3\sim5}{12}$
19.	粹280	……貞翌乙巳祭于小乙亡尤在九月	$\frac{6\sim8}{-3}$、$\frac{30}{-6}$、$\frac{16}{-9}$、$\frac{6\sim8}{-12}$	$\frac{4\sim6}{3}$、$\frac{26}{6}$、$\frac{16}{9}$、$\frac{4\sim6}{12}$
20.	庫1032	甲戌卜行貞翌乙亥祭于祖乙亡尤在八月 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祭于祖丁亡尤在九月	$\frac{8}{-3}$、$\frac{33}{-6}$、$\frac{2}{-9}$、$\frac{8}{-12}$	$\frac{4}{3}$、$\frac{28}{6}$、$\frac{16}{9}$、$\frac{4}{12}$
21.	金26	乙酉卜行貞王賓報乙彡亡尤在十月	$\frac{5\sim7}{-3}$、$\frac{29}{-6}$、$\frac{17}{-9}$、$\frac{5\sim7}{-12}$	$\frac{5\sim7}{3}$、$\frac{29}{6}$、$\frac{17}{9}$、$\frac{5\sim7}{12}$

自表前及表後各將其中最有可能的時間場合取出的話，可另作一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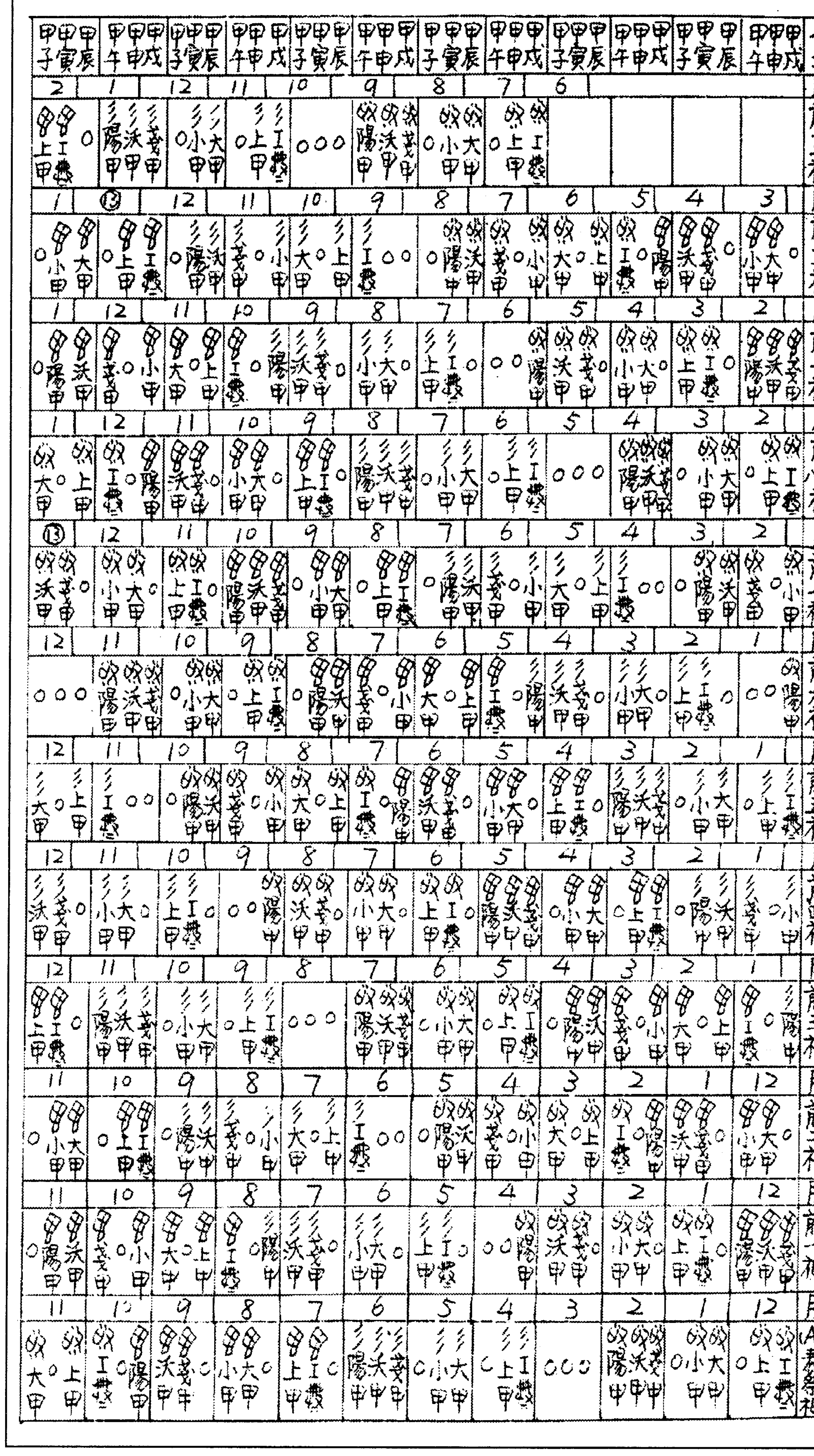
	版名	卜辭內容	表前	表後	祀譜上的位置
1	前一二六	十二月甲申祭示癸	$\frac{0}{0}$	。$\frac{0}{0}$	(A)表之十二月中旬
2	七P104	十月壬辰劦示壬	$\frac{0\sim1}{-7}$	。$\frac{0\sim1}{2}$	後二祀十月中旬
3	粹八五	三月甲子翌上甲	$\frac{0}{-6}$	。$\frac{0\sim2}{3}$	後三祀三月上旬
4	金七	三月丁丑翌大丁	$\frac{9}{-12}$	。$\frac{1\sim2}{3}$	後三祀三月中旬
5	續存下607	三月丁丑翌大丁	$\frac{9}{-12}$	。$\frac{2\sim3}{3}$	後三祀三月中旬
6	續存下606	四月戊戌翌大戊	$\frac{10}{-3}$	。$\frac{1\sim2}{3}$	後三祀四月上旬
7	粹二八八	五月乙酉翌小乙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五月下旬
8	金三四	十一月丙戌彡報丙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十一月下旬
9	京三二六一	四月辛酉翌祖辛	$\frac{8}{-12}$	。$\frac{2\sim4}{3}$	後三祀四月下旬
10	金六	三月癸酉翌中丁奭妣癸	$\frac{0}{-5}$	。$\frac{0\sim2}{4}$	後四祀三月上旬
11	明一五八	正月丙午彡報丙	$\frac{6\sim8}{-14}$	。$\frac{4\sim6}{10}$	後十祀正月中旬
12	粹一八〇	十二月丙戌彡卜丙	$\frac{5\sim7}{-13}$	。$\frac{5\sim7}{11}$	後十一祀十二月下旬
13	戩五五	十二月丁亥翌祖丁	$\frac{0\sim1}{-2}$	$\frac{0\sim1}{7}$	前二祀十二月中旬
14	前一二二	十月癸酉彡示癸	$\frac{1\sim3}{-4}$	$\frac{9}{11}$	前四祀十月中旬
15	粹一三七	六月乙亥祭大乙	$\frac{0\sim2}{-4}$	$\frac{0}{5}$	前四祀六月下旬
16	南明三三九	十月乙亥彡大乙	$\frac{0\sim2}{-4}$	$\frac{0}{5}$	前四祀十月下旬
17	庫一〇四一	四月乙亥翌祖乙	$\frac{0\sim2}{-5}$	$\frac{10}{8}$	前五祀四月下旬
18	通別二一一四	九月辛丑劦祖辛	$\frac{7\sim9}{-12}$	$\frac{3\sim5}{12}$	前十二祀九月中旬
19	粹二八〇	九月乙巳祭小乙	$\frac{6\sim8}{-12}$	$\frac{4\sim6}{12}$	前十二祀九月下旬
20	庫一〇三二	八月乙亥祭祖乙 九月丁亥祭祖丁	$\frac{8}{-12}$	$\frac{4}{12}$	前十二祀八月下旬
21	金二六	十月乙酉彡報乙	$\frac{5\sim7}{-12}$	$\frac{5\sim7}{12}$	後十二祀十月下旬

兩者加以比較，進一步將其中可能性較高的加上「。」的記號。可是最後的四例如果依據粹一八〇片的話，則表後至十一祀止必需有五旬的置閏，所以庫1032片上至十二祀止四旬的置閏不得成立。從此片看來，勢必取前表的時間場合。因此金26片於表前不得成立。從此片看來，當取表後的時間場合。而通別2.11.4及粹280片則取那一個都適合，因此姑取前表。於是表前、表後的祭祀回數各為十二祀，可知祖庚時大約為廿五祀。以下考察置閏：表前至四祀止置一旬乃至二旬（前1.2.2、粹137）之閏，而置二旬之閏的場合要二祀以後才有（戩55），至五祀止沒有出二旬以上的（庫1041），至十二祀止則置八旬之閏。又表後至三祀止有二旬之閏，至四祀止沒有出二旬以上的，至十一祀止則置五旬乃至七旬之閏。使這些滿足了置閏要求的安排方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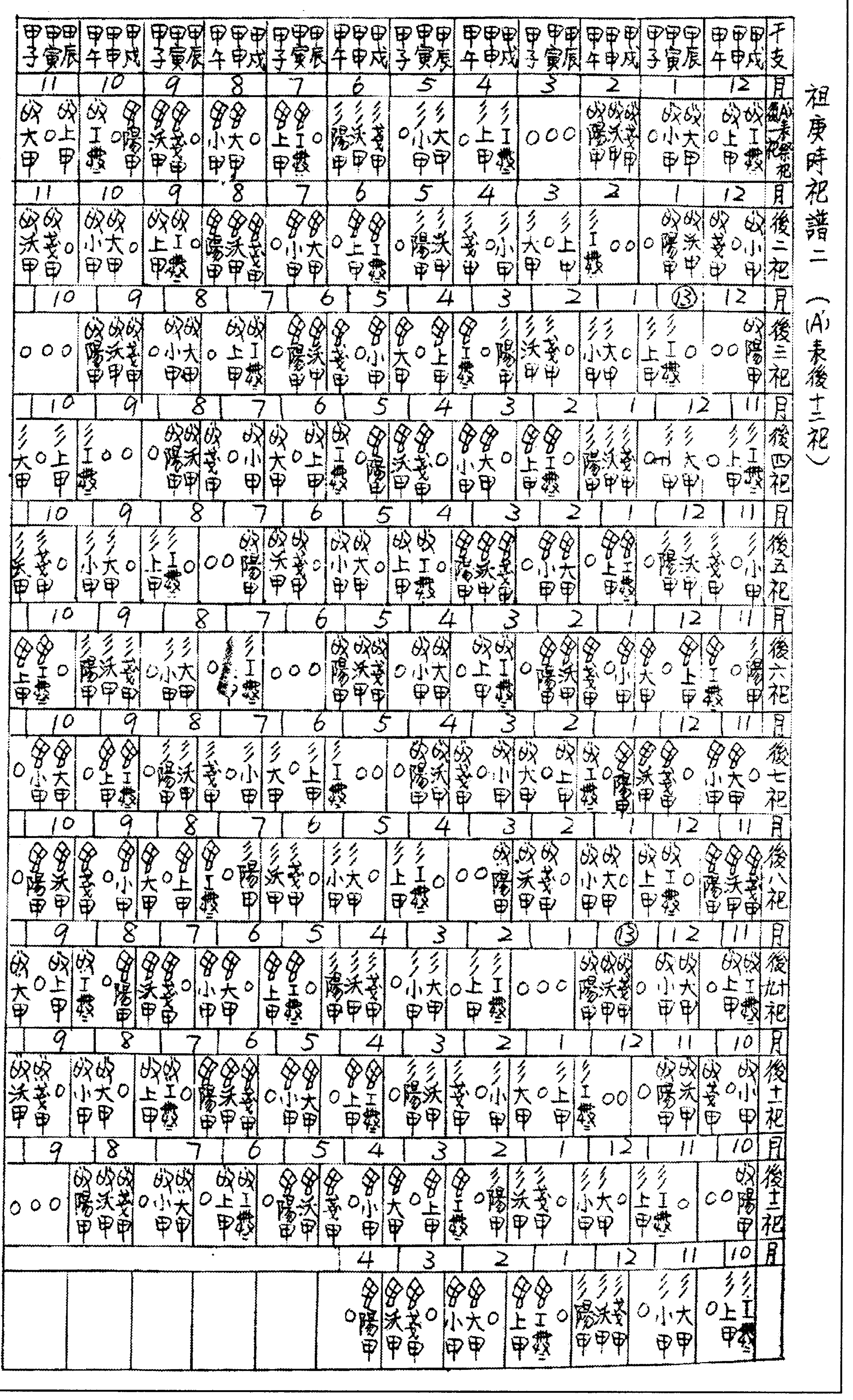
12祀、$\boxed{\text{11祀}}$、$\boxed{\text{10祀}}$、$\boxed{\text{9祀}}$、$\boxed{\text{8祀}}$、$\boxed{\text{7祀}}$、$\boxed{\text{6祀}}$、5祀、4祀、$\boxed{\text{3祀}}$、$\boxed{\text{2祀}}$、1祀、（A表）、1祀、$\boxed{\text{2祀}}$、$\boxed{\text{3祀}}$、4祀、5祀、6祀、7祀、8祀、$\boxed{\text{9祀}}$、$\boxed{\text{10祀}}$、$\boxed{\text{11祀}}$、12祀

第二期為十三月置閏法，所以將之改為十三月之閏月的話，則表前三祀有二旬的閏旬，七祀、十一祀各有閏月，表後二祀有二旬的閏旬，九祀有閏月。置閏的位置既經考明，則以(A)表的祀譜為基準，便可以構成下面祖庚二十五祀的祀譜。（右21片之祭祀在祀譜上的位置，如前表下欄「祀譜上的位置」者即是）

祖庚時祀譜一 （(A)表前十二祀） 本表為甲日的祀譜，乙日以下的祀譜，可以使用祀序表很容易地查出



祖庚時祀譜二 （(A)表後十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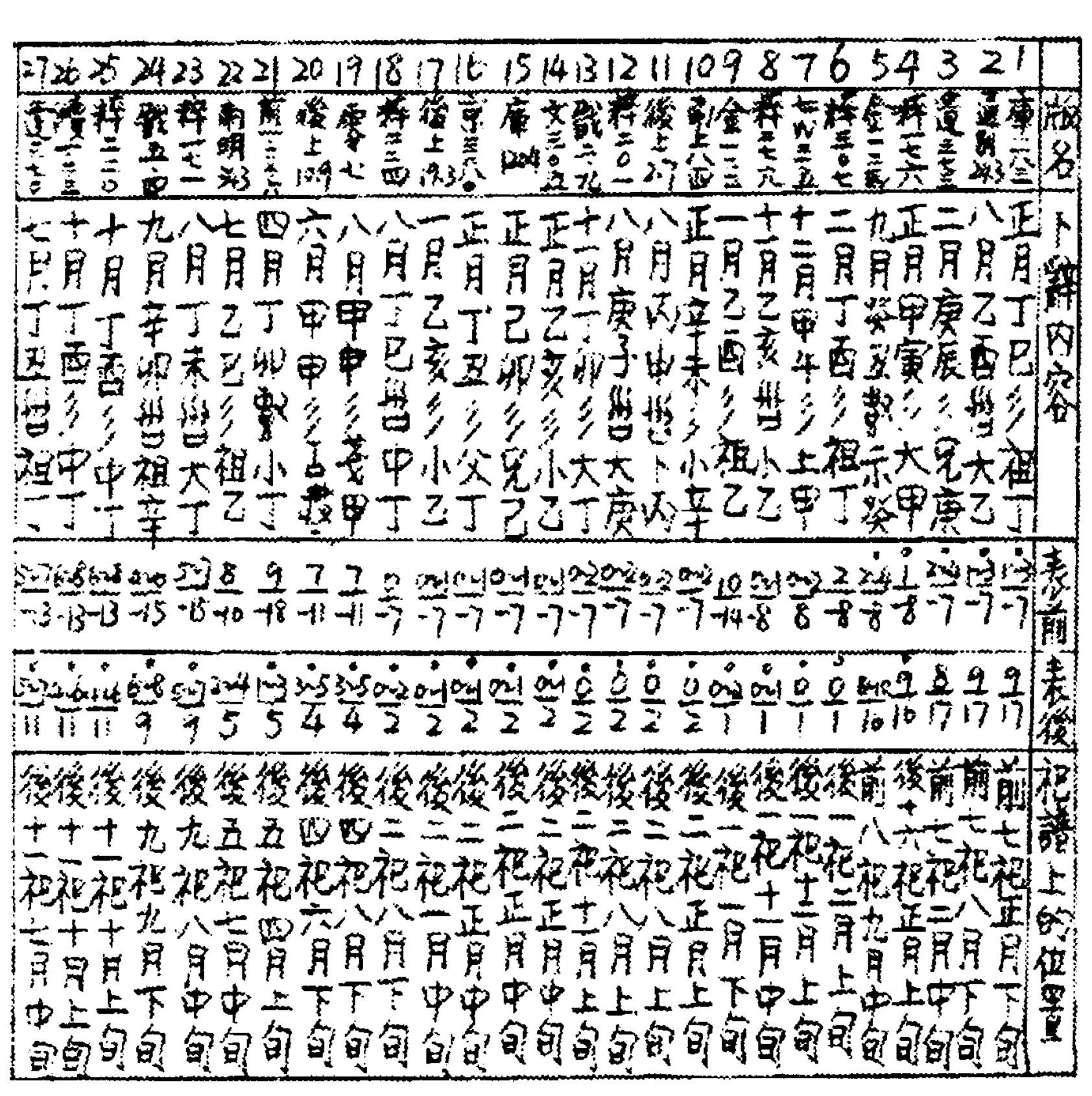


例如，欲檢查戩55「丙戌卜行貞翌丁亥翌于祖丁亡尤在十二月」究竟在右表的那個位置？則先調查與沃甲同旬受祀的祖丁(彡祀)，其翌祀行於丁亥(甲申之旬)的條件究竟屬(A)表或(B)表中的那一個？假定屬(A)表，則下一步便是將祖丁的翌祀行於十二月甲申之旬的丁亥這條件，在右表中去尋求，即可看見表前二祀的十二月甲申舉行沃甲的翌祀，所以祖丁的翌祀行於此旬的事實便可以很容易的知道了。

二 祖甲時的祀譜

如前所述(B)表是屬祖甲時某一個時期的祀譜，所以將屬於(B)表的祭祀系統的卜辭依祖庚時同樣的方法加以整理的話，便可作成祖甲時的祀譜。

			(B)表前	(B)表後
1.	庫1183	丁巳卜…貞王…祖丁…亡…在正月	25/-1、13/-4、1~3/-7	33/2、21/5、9/8、9/17
2.	通別242	…卜旅貞…賓…彡…尤…月 …尹…乙酉𠕋于大乙亡老在八月 亥…于祖辛亡老在正月	25/-1、13/-4、1~3/-7	33/2、21/5、9/8、9/17
3.	遺372	…辰…貞王賓兄庚彡亡尤在二月	26/-1、14/-4、2~4/-7	32/2、20/5、8/8、8/17
4.	粹176	甲寅卜尹貞王賓大甲彡亡尤在正月 辛卯卜尹貞王賓祖辛彡亡尤 丁丑卜尹貞王賓中丁彡亡尤在正月	25/-2、13/-5、1/-8	33/1、21/4、9/7、9/16
5.	金124	癸酉卜王曰貞翌甲寅三酒𠕋自上甲至后余一人亡囚茲一品 祀在九月遘示癸𢦏彘	26/-2、14/-5、2~4/-8	32/1、20/4、8~10/7、8~10/16
6.	粹307	丁酉卜尹貞王賓祖丁彡亡尤在二月 丁巳卜尹貞王賓父丁彡亡尤在二月	24/-2、12/-5、0~2/-8	0/1、22/4、10/7
7.	七W35	……甲午彡上甲…在十二月	24/-2、12/-5、0~2/-8	0/1、22/4、10/7
8.	粹279	乙亥卜行貞王賓小乙𠕋亡尤在十一月	23/-2、11/-5、0~1/-8	0~1/1、23/4、11/7
9.	金123	乙酉卜旅貞王其田于…往來亡災在一月之乙酉彡于祖乙	0/-8、22/-11、10/-14	0~2/1、24/4、12/7
10.	南上84	辛未卜即貞王賓小辛彡亡尤在正月	24/-1、12/-4、0~2/-7	0/2、22/5、10/8
11.	後上27	丙申卜行貞王賓卜丙𠕋亡尤在八月	24/-1、12/-4、0~2/-7	0/2、22/5、10/8
12.	粹201	乙亥卜旅貞翌庚子𠕋于大庚亡老八月	24/-1、12/-4、0~2/-7	0/2、22/5、10/8
13.	戩2.9	戊辰卜旅貞王賓大丁彡𢦏亡尤在十一月	24/-1、12/-4、0~2/-7	0/2、22/5、10/8
14.	文305	甲戌卜王貞翌乙亥彡于小乙亡囚在正月	23/-1、-11/-4、0~1/-7	0~1/2、23/5、11/8
15.	庫1204	己卯卜旅貞王賓兄己彡亡尤在正月	23/-1、-11/-4、0~1/-7	0~1/2、23/5、11/8
16.	京3280	丙子…王曰貞翌丁丑彡于父丁亡囚在正月	23/-1、-11/-4、0~1/-7	0~1/2、23/5、11/8
17.	後上19.3	甲戌卜即貞翌乙亥彡于小乙亡老在一月	23/-1、-11/-4、0~1/-7	0~1/2、23/5、11/8
18.	粹224	丙辰卜旅貞翌丁巳𠕋于中丁衣亡老在八月	23/-1、-11/-4、0~1/-7	0~1/2、23/5、11/8
19.	零7	癸未卜王貞…亡囚在八月甲申彡戔甲	7/-2、31/-5、19/-8、7/-11	15/1、3~5/4、27/7
20.	後上10.9	癸未卜王在豐貞…亡囚在六月甲申工𢦏其酒彡	7/-2、31/-5、19/-8、7/-11	15/1、3~5/4、27/7
21.	前1.22.6	丁卯卜旅貞其𢦏于小丁四月	9/-10、33/-13、12/-15、9/-18	13/2、1~3/5、25/8
22.	南明343	癸卯卜王貞乙巳其酒祖乙彡亡老在七月	8/-1、32/-4、19/-7、8/-10	14/2、2~4/5、26/8
23.	粹171	丙辰…貞翌丁未𠕋于大丁亡老在八月	5~7/-6、29/-9、17/-12、5~7/-15	29/3、17/6、5~7/9
24.	戩54	庚寅卜行貞翌辛卯𠕋于祖辛亡老在九月	16/-3、4~6/-6、28/-9	30/3、18/6、6~8/9
25.	粹220	戊戌卜口貞王賓中丁彡𢦏亡囚十月	6~8/-4、30/-7、18/-10、6~8/-13	4~6/2、28/5、16/8、4~6/11
26.	續1.23	丙申卜行貞翌丁酉彡于中丁亡老在十月	18/-1、6~8/-4、30/-7、6~8/-13	4~6/2、28/5、16/8、4~6/11
27.	遺370	丙子卜尹貞翌丁丑𠕋于祖丁亡老在七月	5~7/-4、29/-7、17/-10、5~7/-13	5~7/2、29/5、17/8、5~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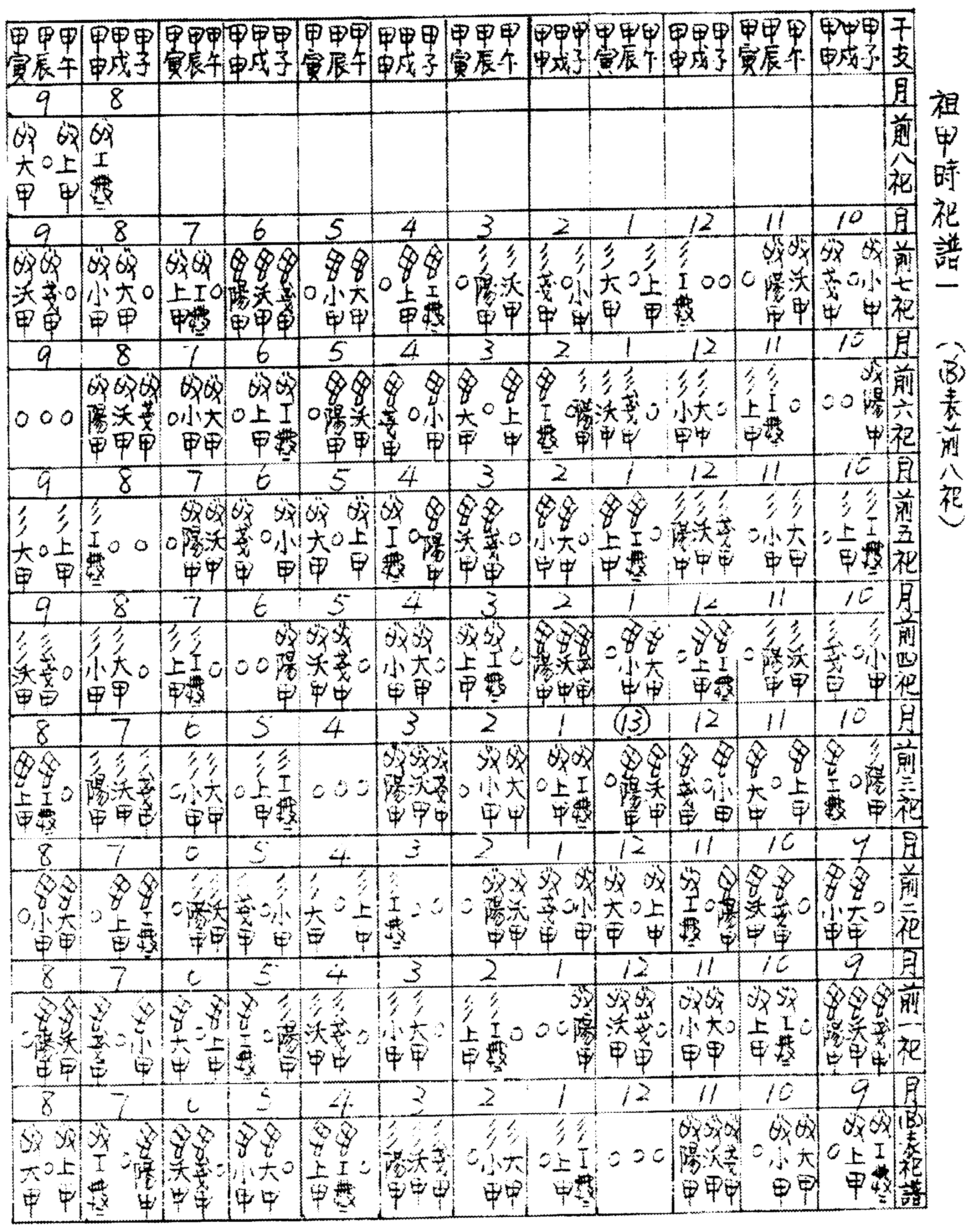


自右邊所列表前、表後取出最有可能的時間安排，而後比較兩者，進一步將可能性較高的加上「。」的記號，其結果如上表所列。但是其中粹一七六片的表與表前的其他時間安排不能並存，所以就此片來說，勢必取表後的時間安排。依據此表，則表前不出八祀以上，表後則無十七祀以上的，所以祖甲時推測大致有二十五祀。

其次根據上表考察置閏情形。表前至七祀止為二旬乃至三旬，至八祀止也是二旬或三旬，所以至七祀為止的這段時間如果置十三月的閏月的話，則全部時間場合都能夠滿足。又表後至二祀止不置閏，至四祀止有三旬、至九祀止有六旬，至九祀止有六旬，至十一祀止也有六旬，至十六祀止則有九旬之閏。由此可知，三祀、八祀、十三祀中如果閏十三月的話，可以使全部的時間場合得到滿足。

閏月的位置既經考明，則以(B)表為基準，便可以構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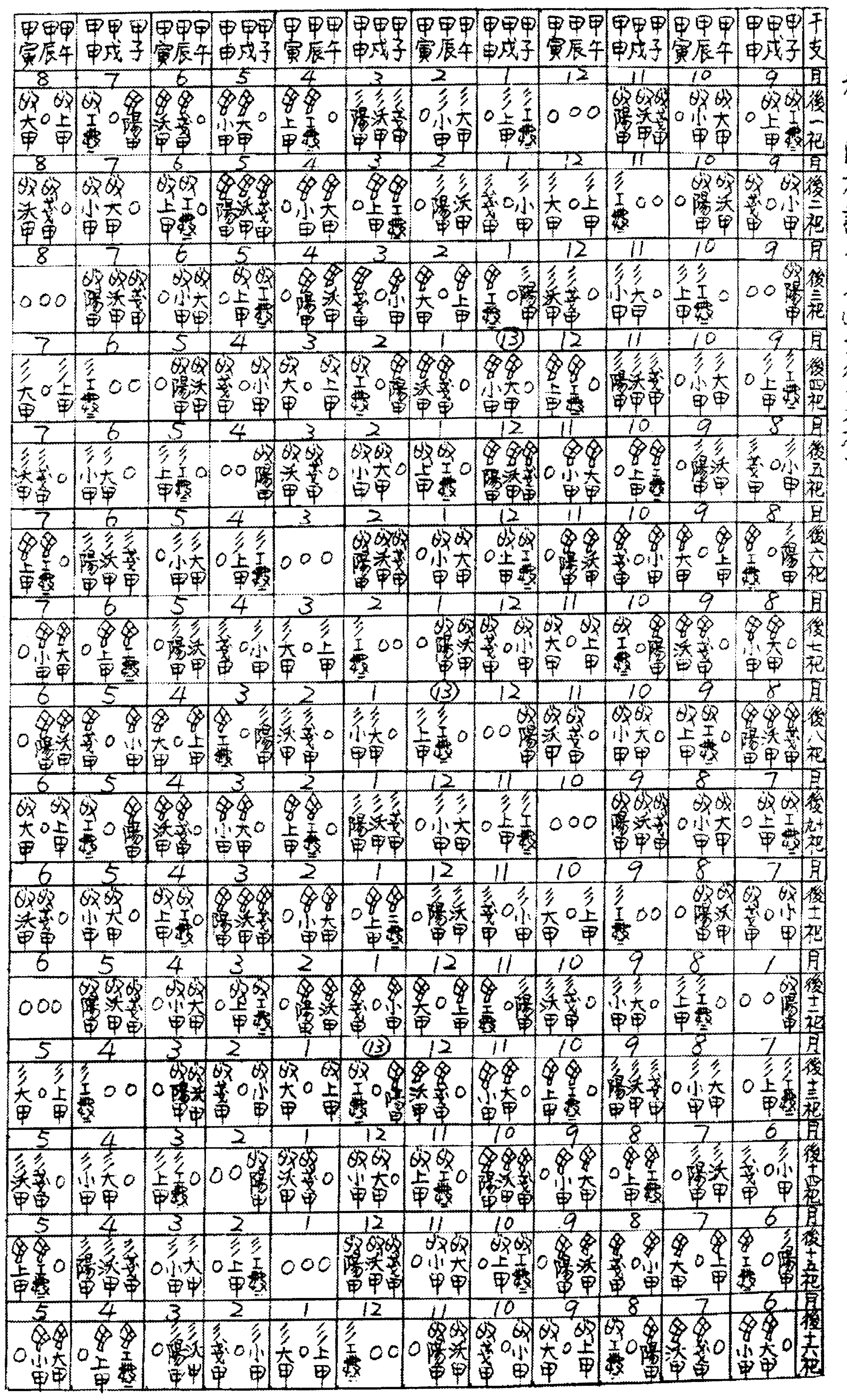
祖甲時祀譜一（丙表前八祀）



下祖甲時的祀譜。而這只是甲日的祀譜，乙日以下的祀譜，與祀序表一對照，便可以很容易地知曉。又前記廿七片上的祭祀，其在祀譜上的位置，列在上表的下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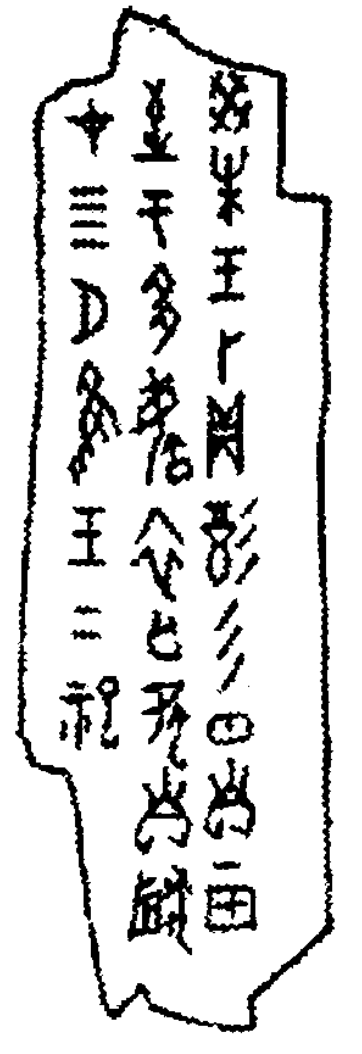
第四項　第五期的祀譜

祖甲時祀譜二（丙表後十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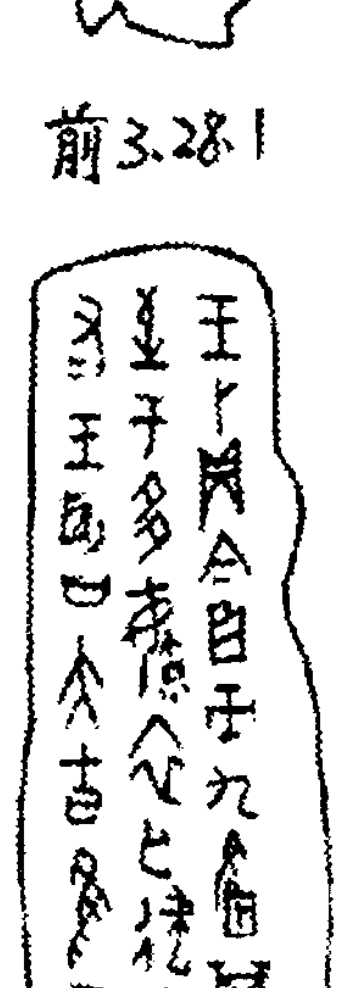


第五期裡有「王幾祀」之辭，而記著時王祭祀的次數，所以可以復原出比第二期更確實的祀譜。下舉二片都記載「王二祀」，行上甲的彡祀，前3277片為四月，前3281片為十二月。可是王二祀時

前3.27.7



前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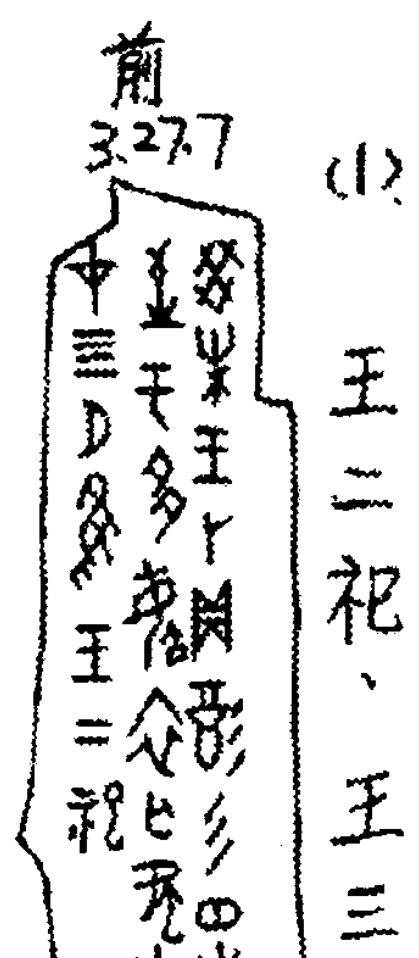
上甲的彡祀不得有在四月又在十二月舉行的可能，所以這兩片甲骨不屬於同一王，也因此可知第五期的甲骨片包含著二王（帝乙帝辛）之辭。

一、帝乙時的祀譜（帝乙時以三五〇日為平年，此說法可參照「殷的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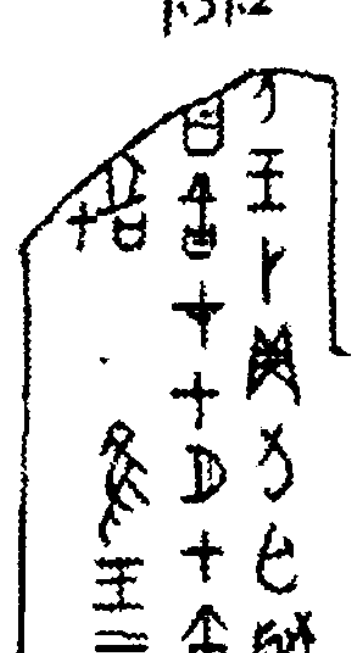
就第五期的工典說，彡祀的工典行於祭祀的最終旬（祭祖甲的後旬），翌祀的工典行於彡祀終了後的次旬（彡祖甲的次旬），祭祀的工典在三十六旬週期的時候行於翌祀的最終旬（翌祖甲的後旬）、在三十七旬週期的時候則行於翌祀終了後的次旬（翌祖甲的次旬）。這些事實已於前述。又因本期置閏是採閏旬法（參照第二篇殷代的曆法），所以將下面的「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王五祀」、「王七祀王八祀」、「王九祀王十祀」的祭祀關係加以考明，便有可能作成祀譜。而這帝乙時的祀譜與帝辛時的祀譜有明顯的差異，顯屬帝乙時的遺391片上面的月份、干支及王九祀都與此符合，可為証明。

⑴　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王五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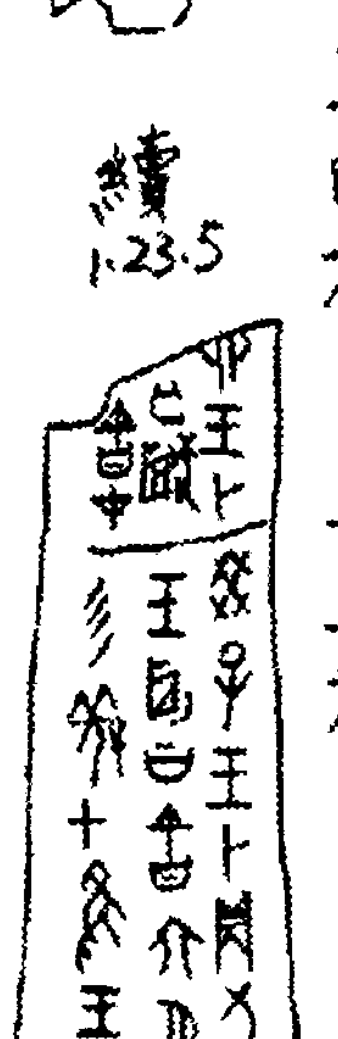
前3.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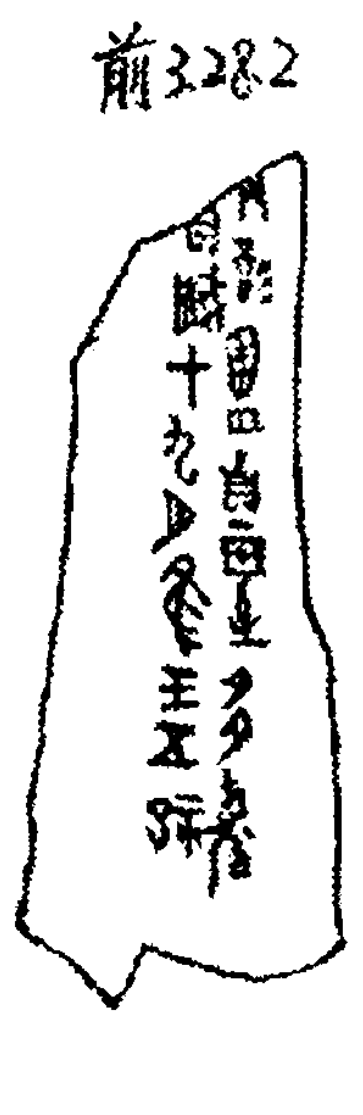
續1.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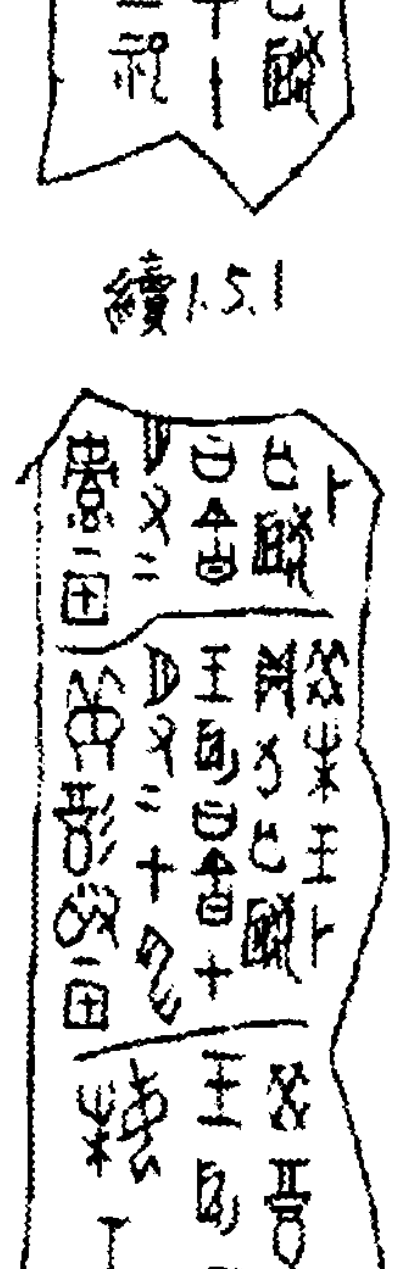
續1.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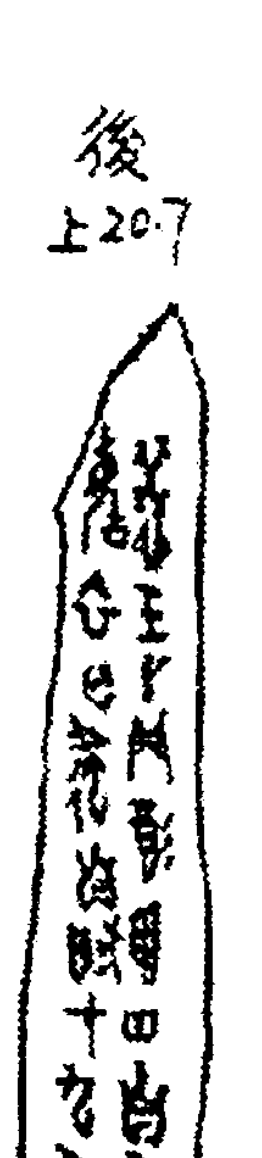
前3.28.2



續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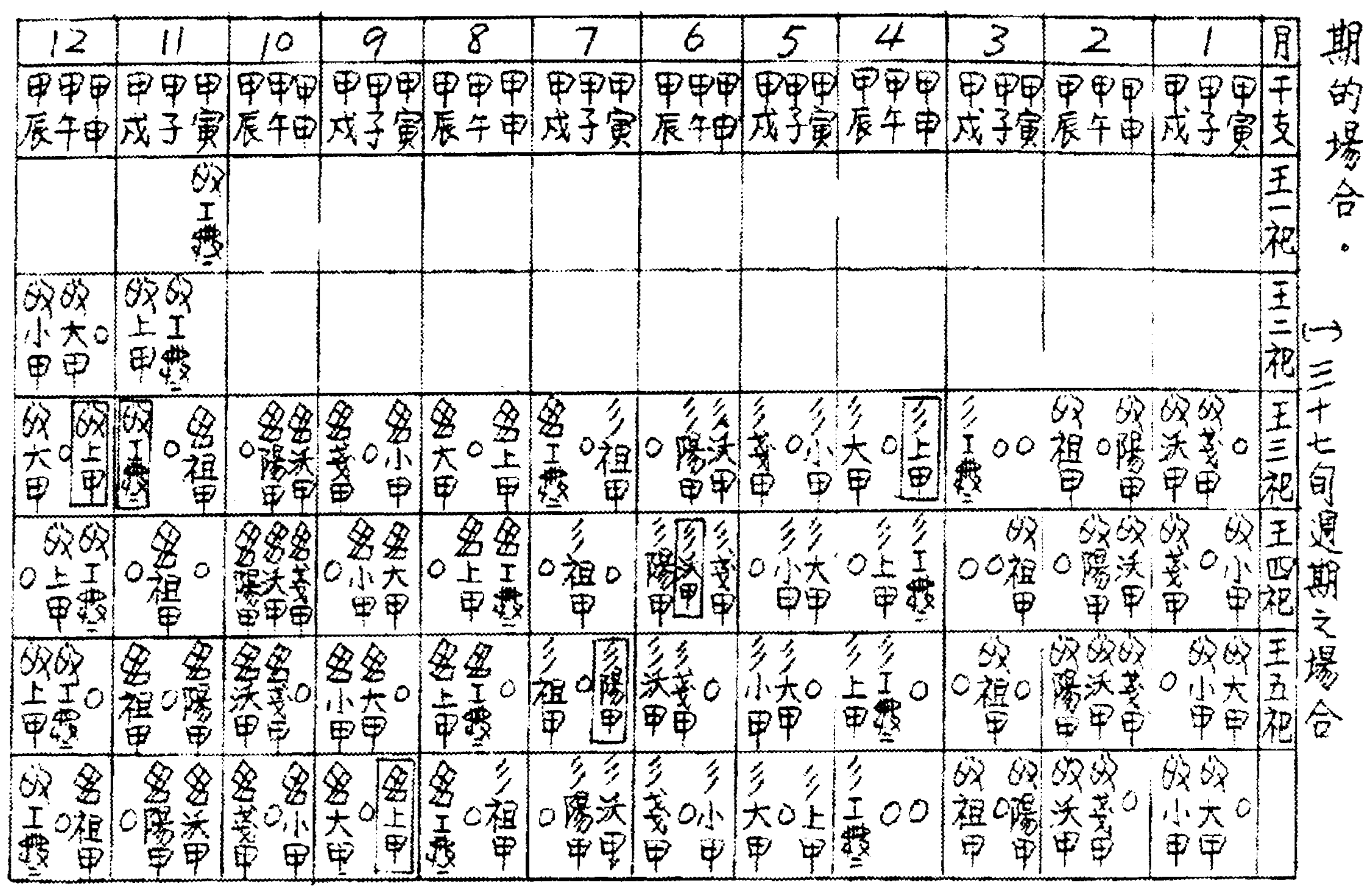


後上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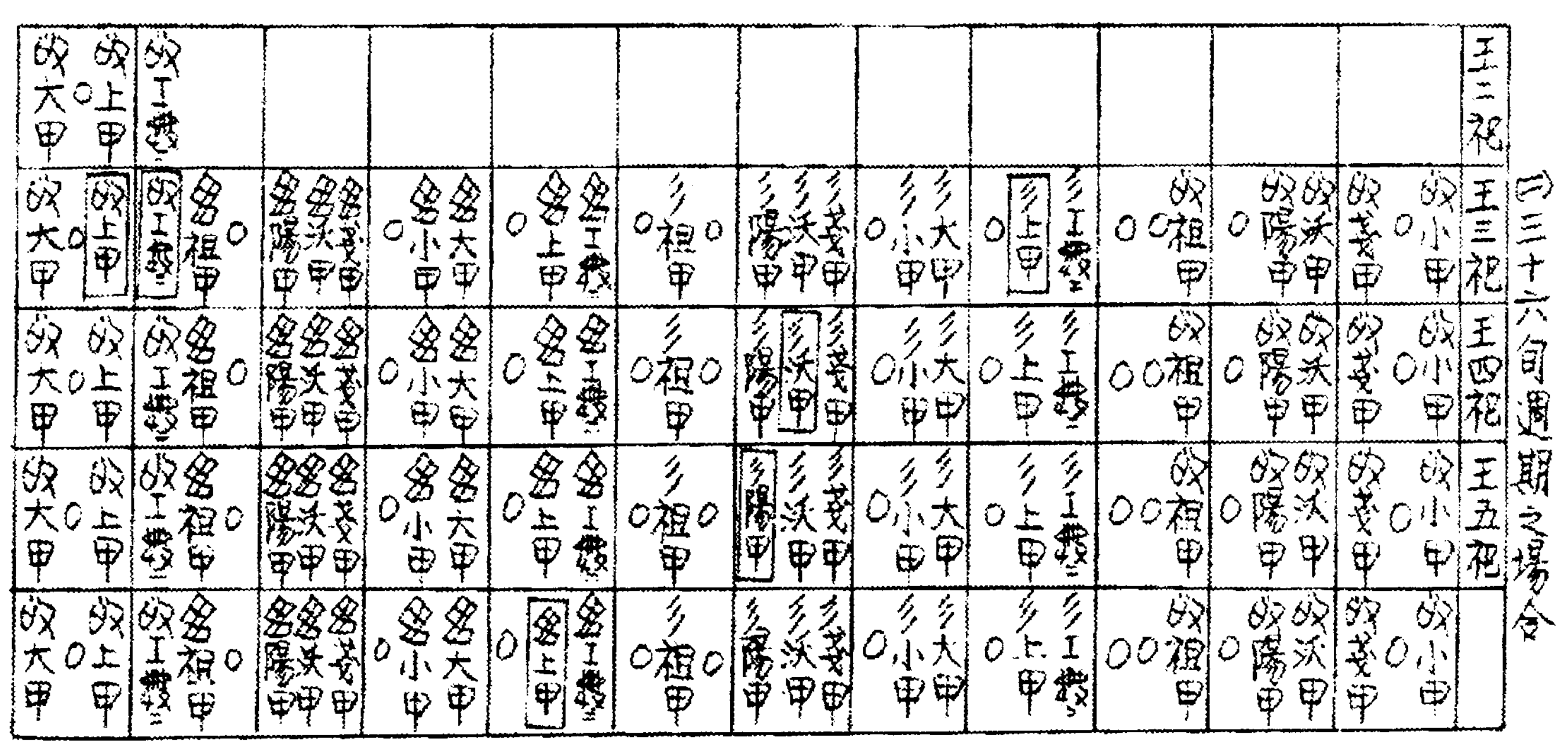


右王三祀（續151）之片上載十一月甲戌行祭祀之工典，次旬的十二月甲申行上甲的祭祀。那麼以此做為基準從表上去尋求王三祀（續1235）沃甲的彡祀、王二祀（前3277）上甲的彡祀、王四祀（續1512）陽甲的彡祀，以及王五祀（後上207）上甲的翌祀等的位置，便可得到如下的情形。以下的㈠表是以續1235片的王三祀十一月甲戌的祭工典、十二月甲申的祭上甲為基準的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㈡表是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

㈠三十七旬週期之場合



㈡三十六旬週期之場合



據此則王二祀的彡上甲在㈠表裏是四月甲申，在㈡表裏則為四月甲午。而前3277片上王二祀的彡上甲為四月甲申，所以與㈠表的場合脗合。王三祀的彡沃甲在㈠表裏是六月甲午，在㈡表裏也是六月甲午，而續1235片上王三祀的彡沃甲為六月甲午，所以與㈠㈡表之場合都脗合。王四祀的彡陽甲，在㈠表裏是七月甲寅，在㈡表裏則為六月甲辰，而續1512片王四祀陽甲的祭祀為七月甲寅，所以與㈠表的場合脗合（此片雖缺祭名，由此可知為彡祀）。王五祀的翌上甲在㈠表是在九月甲寅，在㈡表是八月甲午，而後上207與前3282片上王五祀的翌上甲則為九月甲辰，所以與㈠㈡表都不符合，可是在㈠表裡此王五祀用三十六旬週期來推算的話，則兩者相合。

如上所述，在以續151片的祭祀為基準的三十七旬週期表即㈠表之上，將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等諸甲骨片排列進去，又這表裡的王五祀被用作三十六旬週期，依此則王五祀的兩片甲骨亦

能排列在表上。由此可知從王二祀至王四祀為三十七旬週期，而王五祀則為三十六旬週期。其次觀察其月份，則從王二祀至王四祀的月份及干支，卜辭都與(一)表一致。所以這段期間不置閏，以三十六旬為一年。至於王四祀與王五祀間，王四祀的翌上甲是八月甲辰，可是王五祀的翌上甲卻是在九月甲辰（後上四），所以這段期間三十六旬中，以三旬為一個月並不是十二次（[illegible]），而成了十三次，由此可知月有大小的事實。（將表(一)上王五祀的祭工典提前一旬，而將月份加以修正的話，便成為完整的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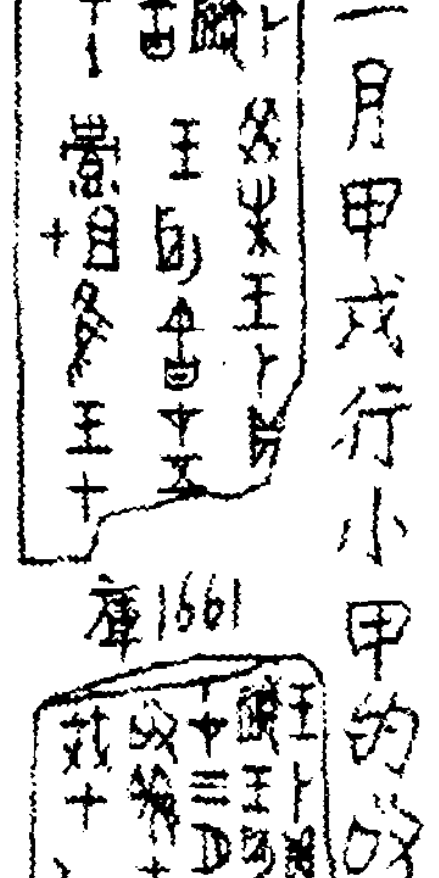
(2) 王七祀、王八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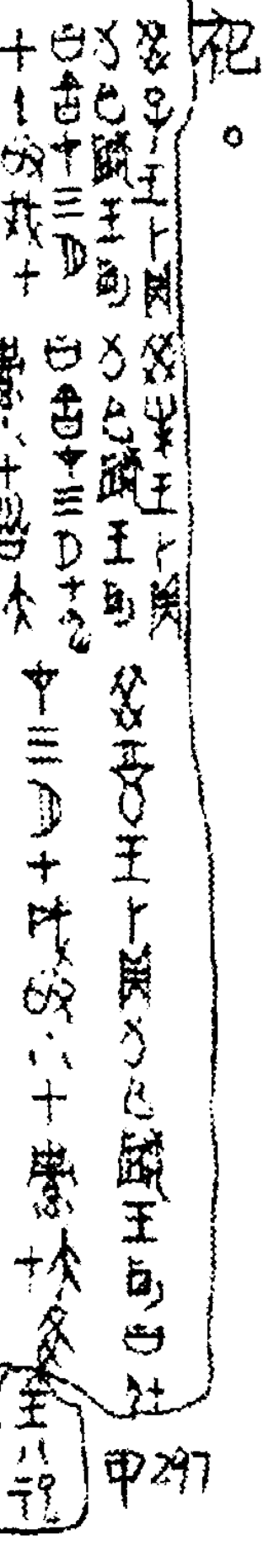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六祀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王七祀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王八祀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壹祖甲] [劦祖甲]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下列的佚545片載王七祀五月甲申行祖甲的壹祀，庫1661片載王八祀三月甲戌行小甲的祭祀。

佚545



庫1661



甲297

以前記的王五祀九月甲辰的翌上甲（後上27）為基準來考察王七祀壹祖甲的干支的話，假定王六祀、王七祀都用三十七旬週期，則王七祀的壹祖甲是在甲午舉行。而假定王六祀、王七祀其中之一為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是在甲申舉行。右舉的佚545片載的日期是甲申，因此可知屬後者的場合（右上表是假定以王六祀為三十七旬週期）。再以這王七祀的壹祖甲為基準來考察王八祀的祭小甲之干支時，則王八祀為三十七旬週期的時候為甲申，三十六旬週期的時候為甲戌。而右舉的庫1661片上載的是甲戌，可知用的是三十六旬週期。其次觀察其月份，從王五祀九月上旬甲辰的翌上甲至王七祀五月甲申的壹祖甲為止的五十九旬間，倘若是以三旬為一個月而置有二十次的話，則王七祀的壹祖甲便一定如上表的情形而在四月，可是卜辭上卻把它記為五月，所以這中間是作二十一月，而月份向前移兩旬。又從王七祀五月甲申的壹祖甲至王八祀三月上旬甲戌的祭祖甲止的三十旬間，倘若是以三旬為一個月份而置有十次的話，則因王七祀的壹祖甲在五月上旬，所以王八祀的祭小甲一定是在二月下旬，可是卜辭上卻把它記為三月上旬，所以實際上是置十一個月，而月份向前移一旬。

如右所述，從王二祀的彡上甲至王四祀的彡陽甲的八十一旬間，以三旬為一月所擬成的表，其月份與卜辭的「月」是一致的。可是從王四祀的彡陽甲至王五祀的翌上甲止的四十二旬間，表上做成的是十四個月，而卜辭所載卻是置十四又三分之一個月。從王五祀的翌上甲至王七祀的壹祖甲止的五十九旬間，表上做成的是十九個月，而卜辭所載卻是置二十又三分之一個月。從王七祀的壹祖甲至王八祀的祭小甲止的三十旬間，表上做成的是十個月，而卜辭所載卻是置十又三分之一個月，卜辭的月比表上的月份還要向前移。像這種卜辭的月比以三旬為一個月所擬成的表還要進行得快速的現象，正表示了殷代的曆法所行一年十二個月的時間是在三六〇日以下。而王四祀與王五祀間的四十二旬，以及王七祀與王八祀間的三十旬裏，卜辭的月都各比表上計算的早了一旬。又王五祀與王七祀間的五十九旬裏，則早了二旬。平均每三十四旬卜辭的月便早一旬，這種現象正表示其曆法為太陰曆。像這樣每三十四旬或三十六旬卜辭的月便早一旬，那麼從王二祀至王四祀的八十一旬間，按理一定早了二旬，可是右列的卜辭卻與表一致，所以這中間於理一定非得是行了二旬的置閏不可了。這樣的話，就要考察這個置閏究竟是置閏月呢？還是置閏旬？這問題，如右表所示王二祀的彡上甲與王三祀的祭上甲間是九個月，王三祀的祭上甲與王三祀的彡沃甲間是六個月，王三祀的彡沃甲與王四祀的彡陽甲間是十二個月。假定這中間任置上三旬為一月的閏月，則此四者之一便會失去與表的關係。所以，不可以認為有閏月。又王二祀的彡上甲、王三祀的祭上甲、王三祀的彡沃甲、王四祀的彡陽甲，像這樣的間隔卜辭與表是一致的，所以這當中只適宜於以一旬為單位置上兩個閏旬。且這樣的閏旬情形，從右列王八祀的庫1661片上也可以查得出來。這是因為從王五祀的翌上甲至王八祀的祭上甲大約三年半中，如前所述沒有置閏，當然因此要與太陽年產生了大約三旬的差距，而此片上的置閏當是為了填補這差距而有的。總之，帝乙初期是使用太陰曆，從王二祀至四祀的兩年餘裏，置了兩次閏旬，所以卜辭所載與表符合。而從

王五祀至八祀大約三年半裏，不行置閏，所以卜辭的月份比表的月份要大約前移三旬，而王八祀三月的置閏旬當是為了補救這個差距。董作賓氏謂：

「帝乙初年，二祀之三月當閏、四祀之十二月當閏、七祀之十月當閏、十祀之六月當閏，此四閏者，皆依祖甲改定置閏，置於無節之月，由帝辛十祀之閏九月逆推而得之者也。今帝乙二祀四月至八祀四月無閏，是四祀與七祀昇失閏也」。（殷曆譜上三．一八）

可是這是把第五期的置閏視作是置閏月，從帝辛十祀之閏（董氏認為是閏月，而其實是閏旬。參照後述）而向上推算出帝乙初年之閏的。如右所述，從王二祀至四祀間有兩次的閏旬、王八祀的三月有一次的閏旬之事實，如此便完全不可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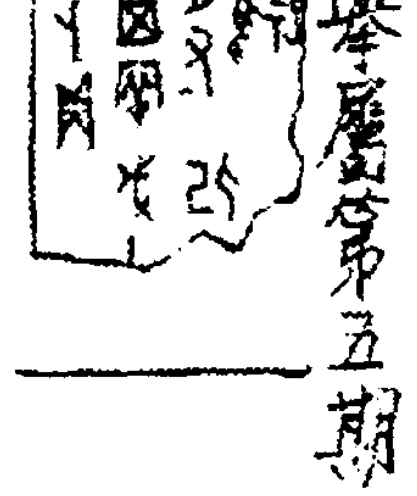
(3) 王九祀、王十祀

(四)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八祀												祭工典 祭上甲
王九祀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丁未]		

下舉屬第五期的遺391片上有父丁的稱謂，因這是對父文武丁的稱謂，所以此片為帝乙時之物。據此則王九祀的十一月裏有丁未之日。若以前記的王八祀的三月祭小甲為基準（卜辭片上將甲戌作為上旬，前後有閏旬）來檢查一下王九祀的十一月裏有沒有丁未之日。上表十一月下旬有甲辰之旬，所以一定有丁未之日，卜辭所載與表符合。由此可知此表之祀譜為帝乙時的祀譜。其次再考察這段期間的置閏情形：從王八祀三月甲辰至王九祀十一月甲辰的六十旬當中，如果依照前記王五祀與王七祀間的五十九旬裏，卜辭的月要比表前移二旬的例子看來，那麼於此卜辭的月按理非得早上一旬或二旬不可，可是右邊比較下來的情形卻是兩者一致，所以這中間一定有一旬或是二旬的置閏。而這個置閏假定是閏月的話，則十一月的丁未一定到了十二月上旬去了，可知不是置以閏月。總之，上表為帝乙時的祀譜，此片可為明証。也因此可以知道從王八祀三月至王九祀十一月間有一旬或至二旬之閏。

遺391



下列四片甲骨都有「征伐盂方」與祭祀的記事，至於是王幾祀的事情則有欠明瞭。其中的甲3939片郭某認作「在二月隹王十祀彡日」（通釋五七七），董作賓氏

認作是王十祀（殷曆譜[illegible]），可是陳夢家卻認作「在九月隹王六祀彡日」（卜辭綜述[illegible]），不但幾祀不同，且在月名方面，郭某認作「二月」，而陳氏認作「九月」，董氏過去曾認作九月（殷曆譜[illegible]），後來改作二月，謂「余舊釋在九月，商錫永氏以為二月，以適合殘痕跡，今從商說」（殷曆譜[illegible]）。於是就王何祀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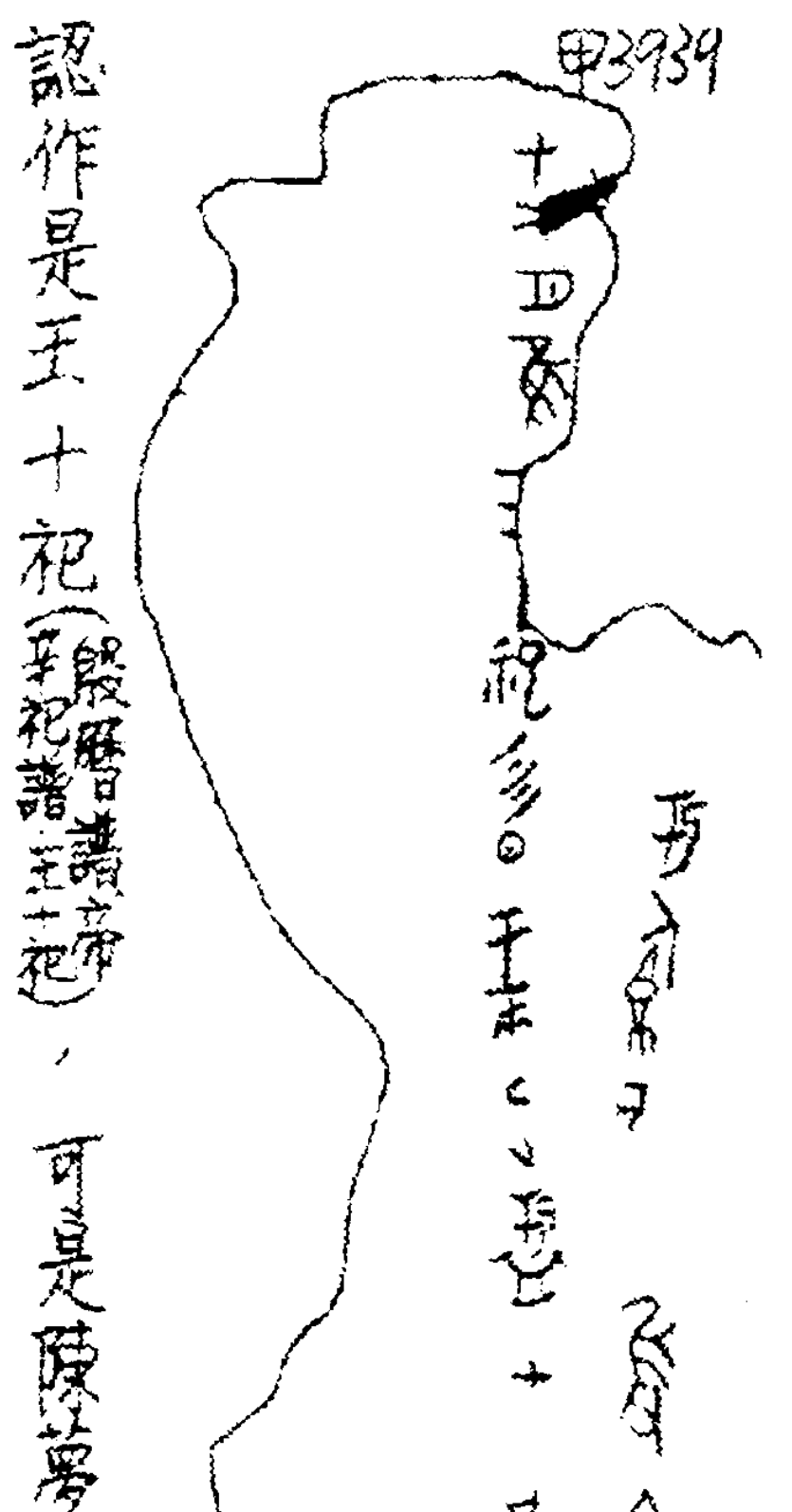
(五)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王八祀												祭工典 祭上甲
王九祀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王十祀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翌大丁]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壹祖甲]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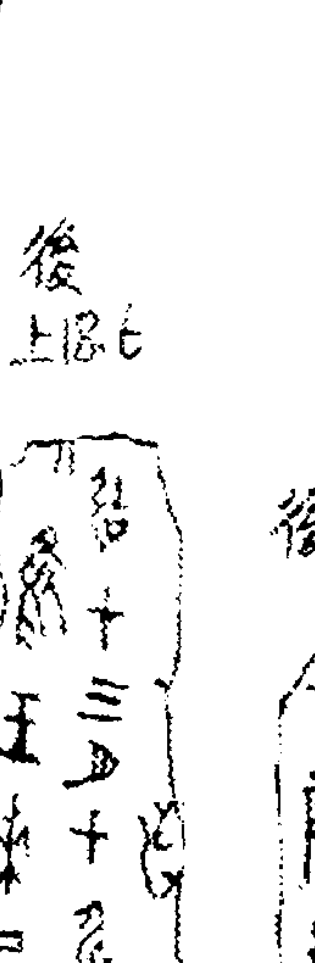
十祀說有六祀說，就祀月言，則有二月說有九月說。然而經細查王祀的殘痕，結果「王六祀」說不塙，而且除「王十祀」之外全都不合適，所以郭、董氏的見解至為正確。於是以王八祀為基準來檢查王十祀行彡日祀的月數，則如上舉之表在六月上旬至九月下旬，可見彡祀行於九月而不行於二月（[illegible]）。因此將祀月認作二月之說是不對的。可知董氏過去九月的見解是正確的。此辭是作「在九月隹王十祀彡日[illegible]」。

征伐盂方既然是王十祀的事，則右列三片亦當屬王十祀之物，以下就來考察這些甲骨片所載的祭祀在上表的祀譜系統上是否存在。後上18.6片上載三月甲申祭小甲，所以以王八祀三月甲戌的祭小甲（前記庫1661）為基準來考察時，假定王九祀或王十祀其中之一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則王十祀三月甲申正可祭小甲，所以此片的祭祀屬王十祀的祀譜（[illegible]）。[illegible]五月甲辰舉行。這正好與右列後上18.7片所載的「甲辰壹祖甲」符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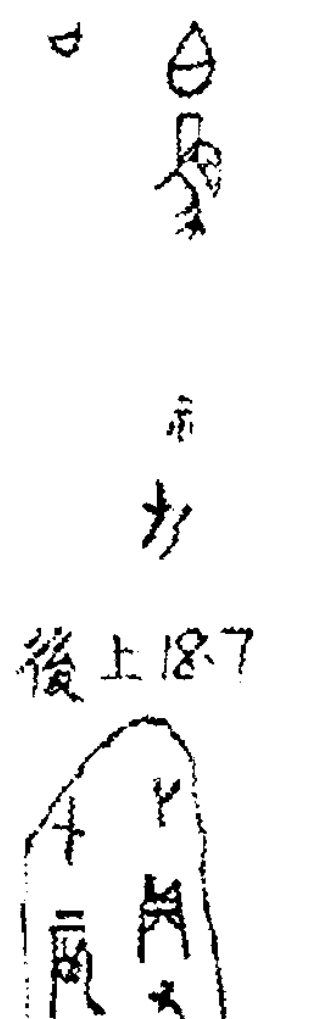
甲3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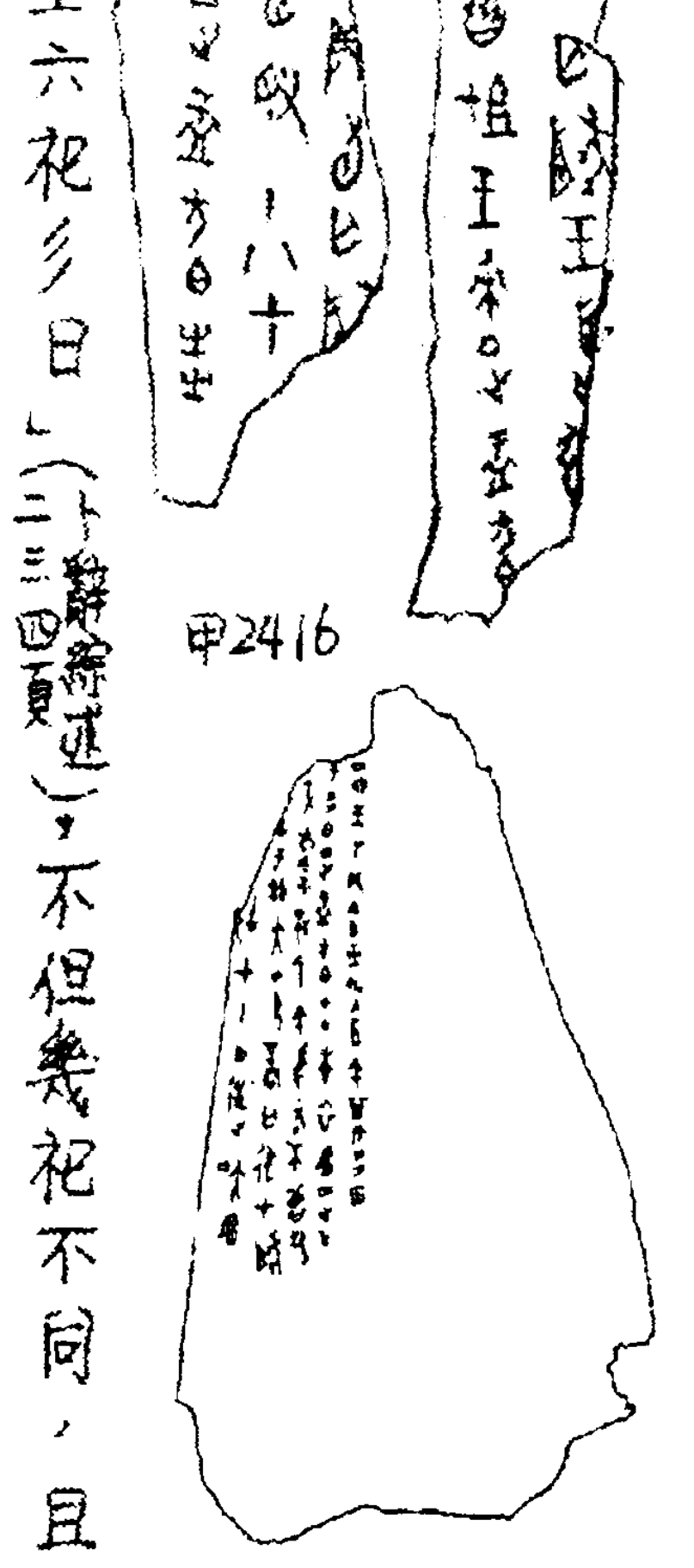
後上18.6



後上18.7



甲2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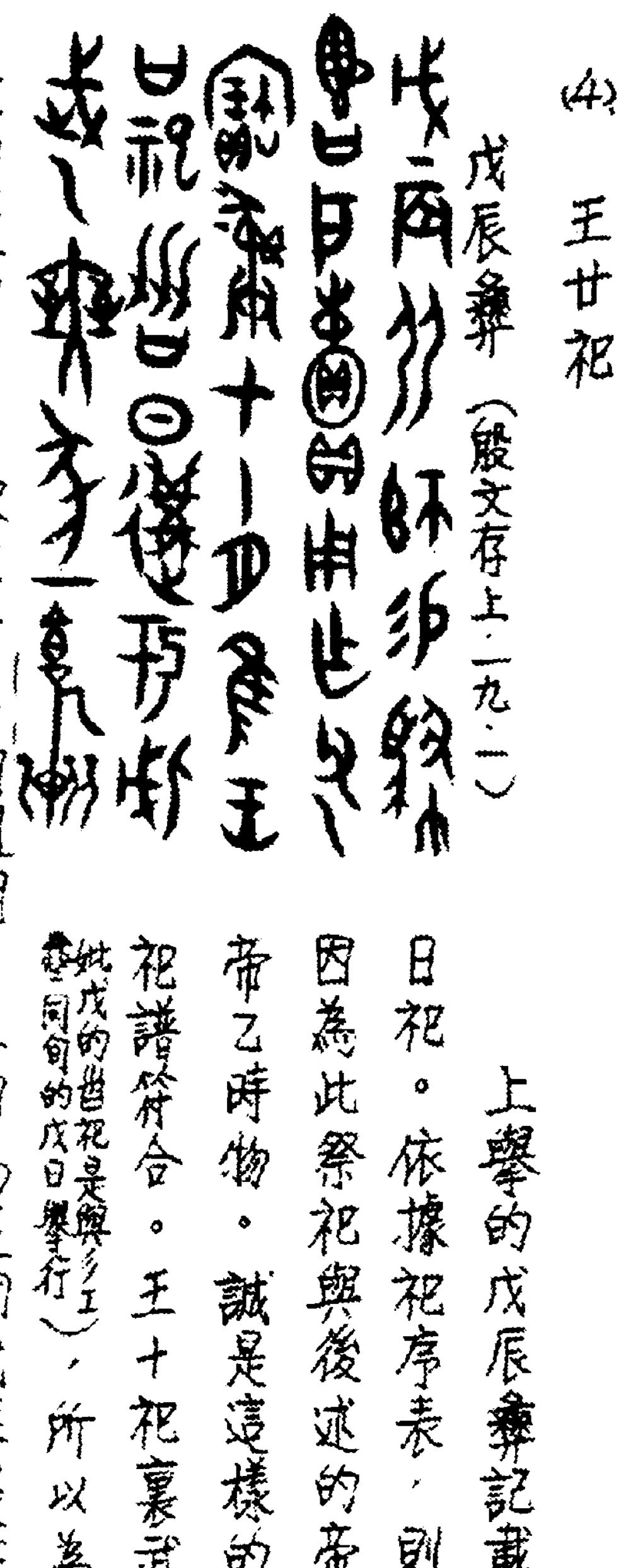


且照這樣說，大丁的翌祀應在王九祀十月甲子之旬的丁卯舉行，這也正好與右列的甲2416片所載的「十月丁卯遘大丁翌」符合，而這些是在王九祀為三十六旬、王十祀為三十七旬的場合下而有的。至於如果定王九祀為三十七旬、王十祀為三十六旬的話，則祭小甲、劦祖甲便成為王九祀（或王十祀）時的事情了，可是如此則翌大丁就要變成在王九祀、王十祀的十月甲戌之旬的丁丑日舉行，而與卜辭不合了。因此這三片的祭祀所行卜辭的月份與干支，除只適合前者的場合外，便不會再有了。（如果把王九祀．王十祀兩者皆定作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的話，就越發不可通了。）由此可知王九祀是三十六旬，王十祀是三十七旬週期。

如此，右列四片的祭祀在屬於帝乙祀譜王八祀的祭祀系統上，是王九祀十月甲子之旬的丁卯翌祀大丁（甲2416），王十祀三月甲申祭祀小甲（後上18.6）、王十祀五月甲辰劦祀祖甲（後上18.7），及王十祀九月行彡祀（甲3939）。也由此可知征伐盂方的時間是從帝乙王九祀以至王十祀間。然而董氏卻將四片的祭祀排列於殷曆譜的帝辛祀譜中，認為帝辛王十祀的彡祀是從一月至三月，而將甲3939片上「在九月隹王十祀彡日」的九月改作二月，而排進二月裏。他又認為帝辛四十祀以降有三月甲申的祭小甲，而將後上18.6、後上18.7、甲2416三片排列於四十祀及四十一祀裏。其實這些都不過是出於巧合。因此這個排列陳夢家即表懷疑，謂「它是否應排在帝辛四十祀也有問題」（卜辭綜述三一〇頁），而董氏據此將征伐盂方認為是帝辛時的事情，便很顯然是錯了。（參第二篇第二章「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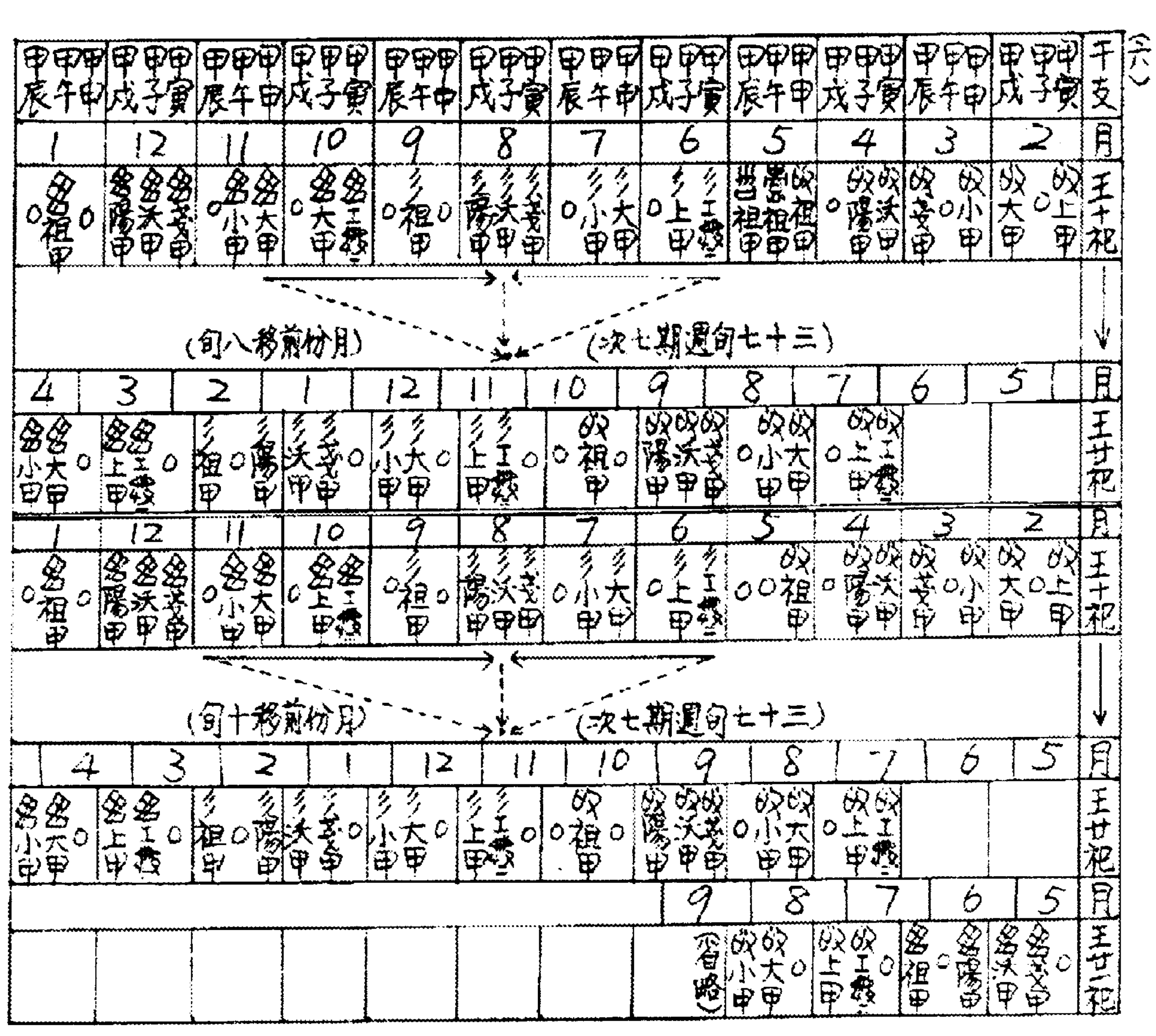
(4) 王廿祀

戊辰彝（殷文存上・一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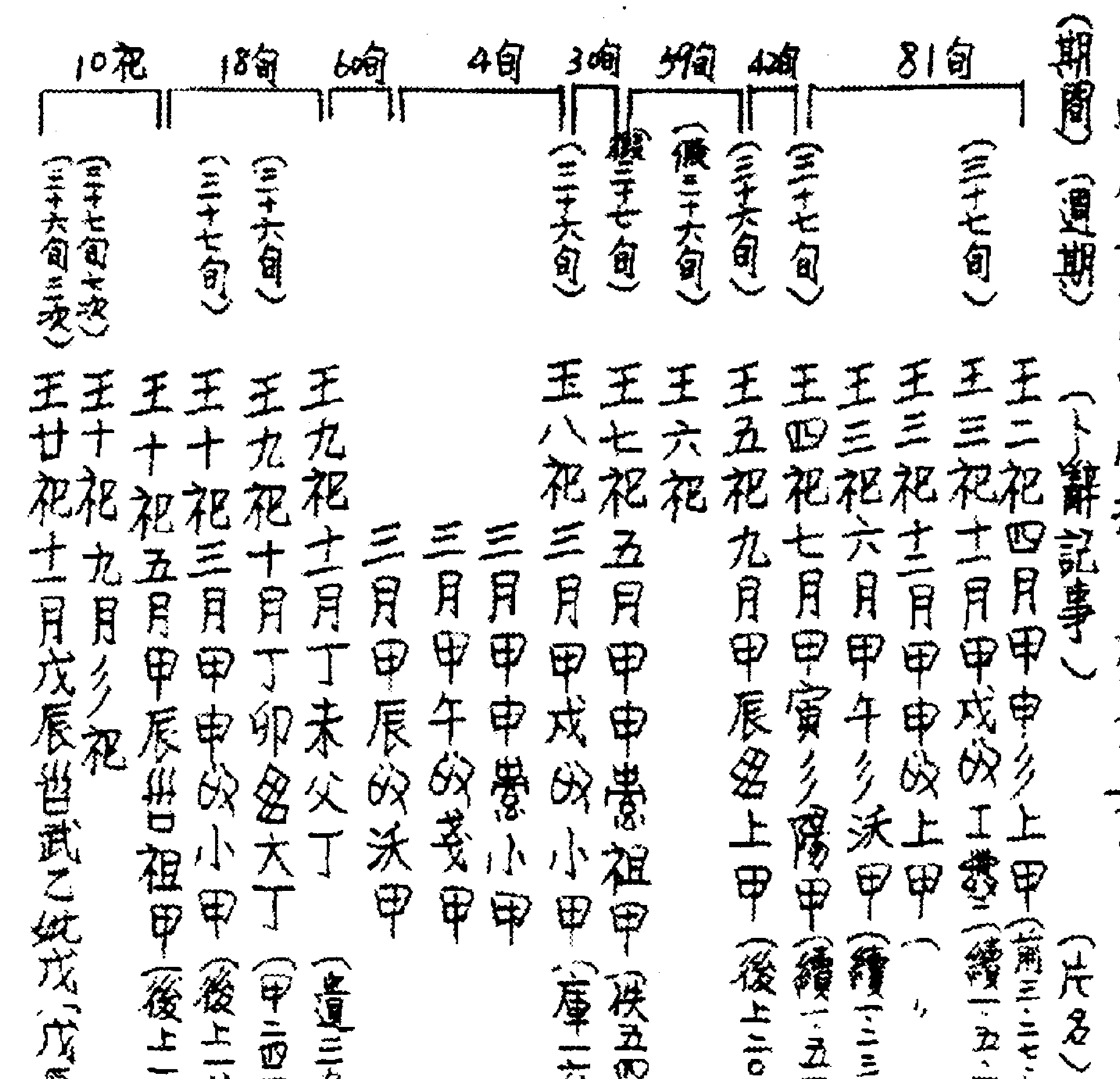
上舉的戊辰彝記載著王廿祀十一月戊辰舉行武乙配妣戊的劦日祀。依據祀序表，則武乙配妣戊的祀日為祖甲次旬的戊日，而因為此祭祀與後述的帝辛祀譜廿祀不相符合，所以這戊辰彝實為帝乙時物。誠是這樣的話，於此就來檢討一下它究竟是否與帝乙祀譜符合。王十祀裏武乙配妣戊的劦祀在六月甲寅之旬舉行（在祀譜表上）（妣戊的劦祀是與彡工典同旬的戊日舉行），所以為了如銘文所載在王廿祀的戊辰（甲子之旬）舉行，則其間使用了七次三十七旬週期，又因為這個戊辰是在十一月上旬的話，則王十祀與王廿祀間的月份是前移了八旬。定作是十一月下旬的話，則前移了十旬，其情形如下：

（六）


干支
月
王十祀
王廿祀
王廿一祀
月份前移八旬
三十七旬週期七次

十祀之間用七次三十七旬週期的說法並無不當（後述帝辛十祀與廿祀之間用九次），又用太陰曆而行置閏的話，則月份當然要比以三十六旬為一年而擬成之表的月份前移八旬乃至十旬，所以此器銘文所載的祭祀實與帝乙王十祀的祀譜符合。王廿祀裏武乙配妣戊的劦祀，在月份前移八旬的場合則是行於十一月上旬，前移十旬的場合則是行於十一月下旬，所以王廿祀終了的時間，前者的場合是在六月下旬的甲寅之旬，而後者的場合則在七月中旬的甲寅之旬。而王廿一祀的開始，在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是行於前祀的最終旬，所以是六月下旬的甲寅（月份前移八旬之場合），或是七月中旬的甲寅（月份前移十旬之場合）。至於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因為是行於前祀終了的次旬，所以是在七月上旬甲子（月份前移八旬之場合），或者在七月下旬甲子（月份前移十旬之場合）舉行，這些從上表都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來。其中王廿一祀從七月下旬甲子開始的推測（王十祀與廿祀間，月份前移十旬，而王廿一祀在前祀終了的次旬開始的場合），正好與如後所述帝辛王一祀始於七月下旬甲子的事實脗合（參帝辛祀譜）。而帝乙祀譜在此以後的時間，將七月下旬甲子開始祭祀的場合依據上表來推測時，假定每祀用三十七旬週期，並且每祀月份前移一旬的話，則十八祀後也就是王廿九祀。可是誠如後面祀譜表的檢討所見，屬於帝乙王廿祀以後的辭例卻一片也不見，所以這種推測是不妥的。因此可知帝乙時與帝辛時的交替是行於此七月下旬的甲子日。帝乙時以王廿祀七月中旬甲寅之旬終了，帝辛王一祀則是從帝乙王廿祀終了之次旬開始（帝辛王一祀為三十七旬週期）。從上述的事實可知王十祀與王廿祀間使用了七次三十七旬週期，月份則前移十旬。這是因為比以三六〇日為一年所擬成之表每一祀要前移一旬，所以這段期間的曆法是以三五〇日為一年而不行置閏。如後所述帝辛王廿祀武乙配妣戊的劦祀行於二月下旬甲寅之旬的戊午，所以與此器銘文所載之十一月戊辰不符，因此將此器認作是帝辛廿年之物的郭某的說法（通纂考釋七五葉）是誤謬的。又因帝乙時以王廿祀終結，所以謂帝乙在位三十七年的帝王世紀說（太平御覽八十三引），以及認作三十五祀的董氏說（殷曆譜），都不妥當。

以上王二祀至十祀的祀譜，以及王廿祀的祀譜既經考明，則將其間的五祀週期、月份的前移以及置閏的情形，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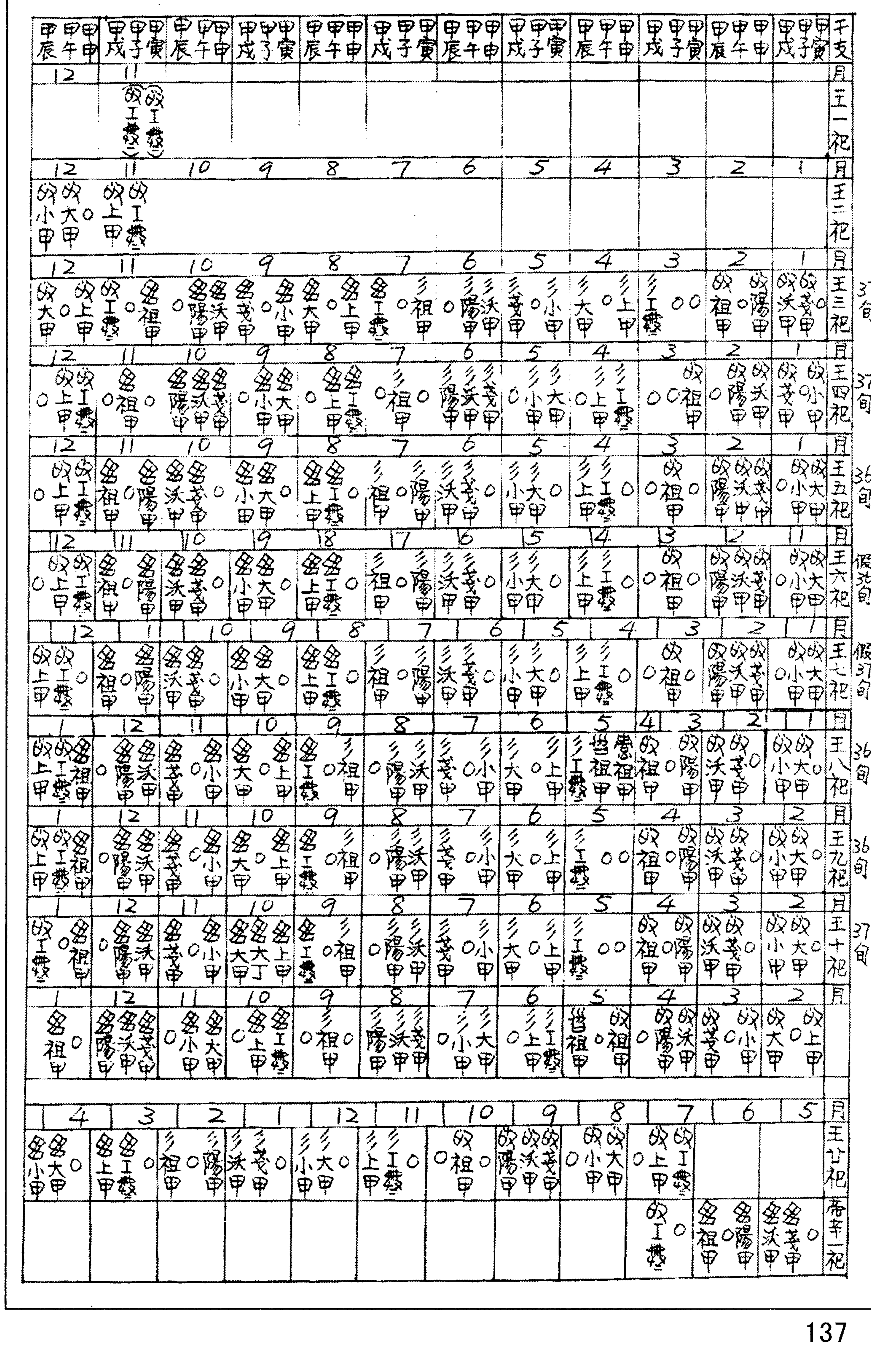


（期間）（週期）（卜辭記事）（片名）（月份）

王二祀四月甲申彡上甲（前三・二七・七）
王三祀十二月甲戌祭工典（續一・五・二）
王三祀十二月甲申祭上甲（　，　）
王三祀六月甲午彡沃甲（續一・二三・五）
王四祀七月甲寅彡陽甲（續一・五一・三）
王五祀九月甲辰翌上甲（後上二〇・七）
王六祀
王七祀五月甲申壴祖甲（佚五四五）
王八祀三月甲戌祭小甲（庫一六六二）
三月甲申壴小甲
三月甲午祭戔甲
三月甲辰祭沃甲
王九祀十二月丁未父丁（遺三九二）
王九祀十月丁卯翌大丁（甲二四一六）
王十祀三月甲申祭小甲（後上一八・六）
王十祀五月甲辰劦祖甲（後上一八・七）
王十祀九月彡祀
王廿祀十一月戊辰劦武乙妣戊（戊辰彝）

三十六旬週期用於五祀、六祀、八祀及九祀（其中王六祀屬假定），三十七旬週期則行於三祀、四祀、七祀及十祀（七祀是假定的）。又卜辭為太陰月，而右列諸表則是以三旬為一個月，所以卜辭所載的月份有與表上的月份一致的，也有比表前移的情形。前者的情形是殷曆中有置閏，即王二祀彡上甲與王四祀彡陽甲間閏二旬，王八祀三月閏一旬。王八祀祭沃甲與王九祀十月甲戌間閏一旬。至於後者的情形則為失閏，即王四祀與王五祀間、王五祀與王七祀間、王七祀與王八祀間，月份前移一旬乃至二旬。王十祀與王廿祀間月份前移十旬。因此可知帝乙時太陰年為三五〇日，以此為基礎而行置閏。王二祀的彡上甲為四月甲申，所以王二祀在三十六旬週期的時候王一祀的祭工典是在十一月甲子，而在三十七旬週期的時候則在十一月甲寅，這些事實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來。帝辛時的王一祀始於甲子，所以帝乙時之王一祀亦始於甲子。將前面考定後的祀譜表（一）、（三）、（四）、（五）、（六）加以綴合，按照月份的前移將表的月份加以訂正（王五祀翌上甲．王七祀壴祖甲．在王廿祀），可以製成王二祀至王十祀以及王廿祀的祀譜。

帝乙時祀譜


干支
月
王一祀
王二祀
王三祀 37旬
王四祀 37旬
王五祀 36旬
王六祀 假36旬
王七祀 假37旬
王八祀 36旬
王九祀 36旬
王十祀 37旬
王廿祀
帝辛一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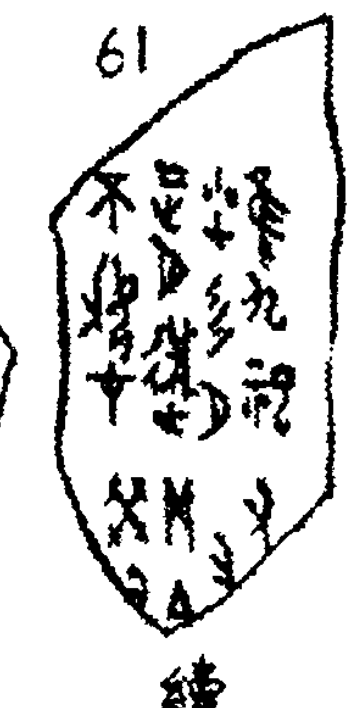
二、帝辛時的祀譜（帝辛時早年為三六〇日，其事實可參照殷曆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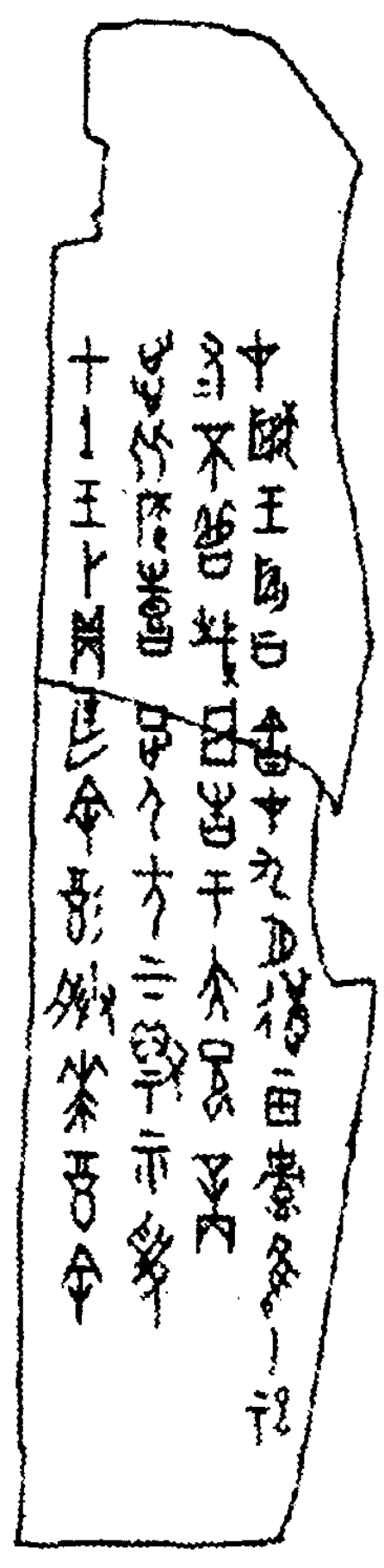
(1) 王九祀、王十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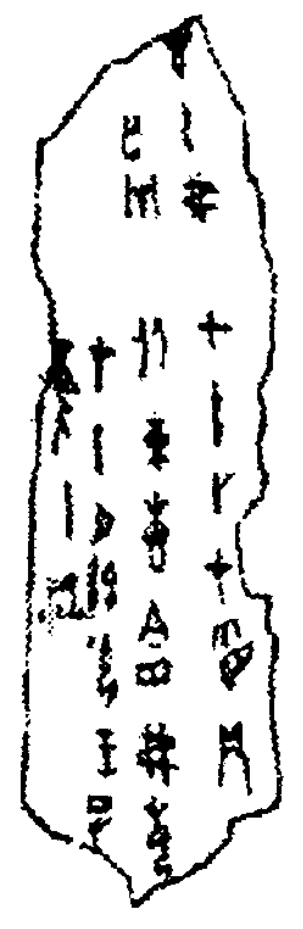
下列的王九祀（明61）、王十祀（前3276 4181接合、續3296、庫1672）的四片甲骨與前述帝乙祀譜不相符合。茲作成如下的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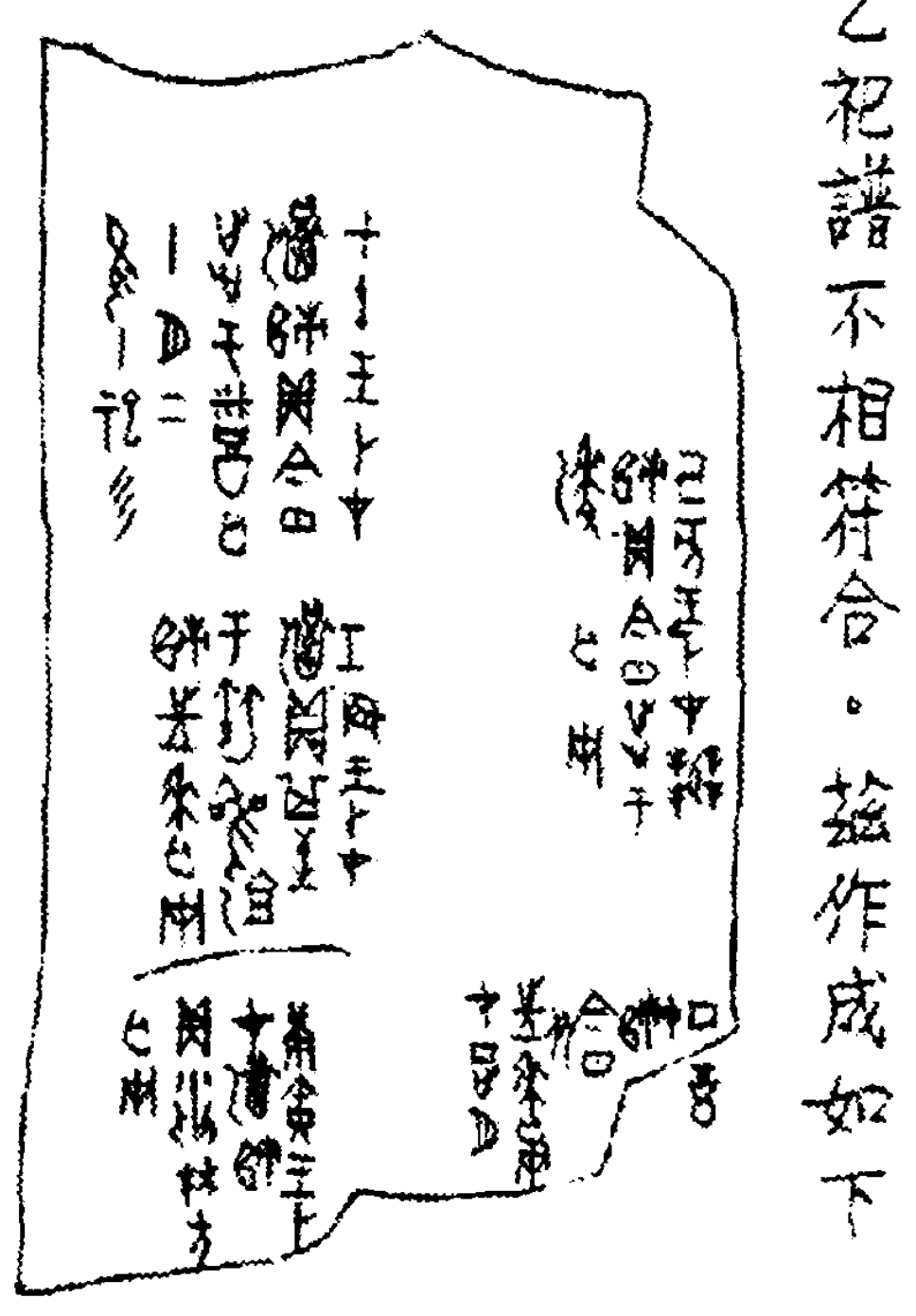
（二）

干支	月	王九祀	王十祀	
甲寅			○	祭祖甲
甲子	12		○	○
甲戌			彡工典	○
甲申			彡上甲	彡工典
甲午	1		○	彡上甲
甲辰			彡大甲	○
甲寅			彡小甲	彡大甲
甲子	2		○	彡小甲
甲戌			彡戔甲	○
甲申			彡沃甲	彡戔甲
甲午	3		彡陽甲	彡沃甲
甲辰			○	彡陽甲
甲寅			彡祖甲	○
甲子	4		○	彡祖甲
甲戌			翌工典	○
甲申			翌上甲	翌工典
甲午	5		○	翌上甲
甲辰			翌大甲	○
甲寅			翌小甲	翌大甲
甲子	6		○	翌小甲
甲戌			翌戔甲	○
甲申			翌沃甲	翌戔甲
甲午	7		翌陽甲	翌沃甲
甲辰			○	翌陽甲
甲寅			翌祖甲	○
甲子	8	祭工典	○	翌祖甲
甲戌		祭上甲	祭工典	
甲申		○	祭上甲	
甲午	9	祭大甲	祟上甲	
甲辰		祭小甲	祭大甲	
甲寅		○	祭小甲	
甲子	10	祭戔甲	○	
甲戌		祭沃甲	祭戔甲	
甲申		祭陽甲	祭沃甲	
甲午	11	○	祭陽甲	
甲辰		祭祖甲	○	


明61


前3276 4181


續3296


庫1672

卜辭裡「彡…夕」的語法是慣用句，所以明61片的下辭與上辭實為一貫的卜辭，據此則片上記載的是於癸丑行小甲的彡夕祀，那麼王九祀的彡祀小甲便是在正月的甲寅舉行。又前3276 4181片載王十祀九月甲午行上甲的祟祀，所以二者照上表王九祀翌祀終了後的次旬舉行王十祀的祭工典這情形（將王十祀定作三十七旬）看來，則王九祀彡小甲的月份只能是在正月下旬，王十祀的祟上甲只能在九月上旬了。其次庫1672片載王十祀的彡祀在十二月甲午舉行，那麼檢查一下上表：如右所述王十祀的祟上甲是在九月上旬的甲午日舉行，則這個祭祀行在武乙、文武丁的劦祀終了時是在十二月下旬的甲申之旬，而彡祀的工典在與其同旬的甲日舉行，次旬舉行彡上甲，所以便在一月甲午才舉行了。可是庫1672片上王十祀的彡祀卻作十二月下旬甲午（同片上三日後的丁酉屬正月），於是，卜辭所載與表上的干支雖然一致，月份則不脗合，因此這期間一定有置閏。右列的續3296片的情形也一樣，此片載王十祀的十月裡有甲午，可是前3276片既然載了王十祀的祟上甲為九月上旬的甲午日，那麼很顯然王十祀的十月裡便不再會有甲午，而為了十月裡要有甲午，所以這中間勢必

要置閏。這中間有閏的事實董作賓氏也曾予指出（殷曆譜卷九征人方日譜），謂「此閏九月為無節置閏法之重要基點，可參看日譜。本譜自祖甲祀譜，下迄帝辛五十二祀，皆據之推求閏月」（帝辛祀譜王十祀九月），董氏將前表上的九月甲辰、九月甲寅與十月甲子等三旬視為閏月而做為殷曆閏月的起點，依董氏將此三旬視作閏九月來推算的話，則前表的王十祀一月甲午的彡上甲便變成了十二月甲午，正好與庫1672片所載符合。又王十祀十月裡也變成有甲午日，也正好與續3296片符合。可是王九祀的彡小甲卻變成在二月中旬的甲寅舉行，而與明61片所載（正月甲寅彡小甲）不符了。這是因為他把表上九月甲辰作為閏九月的初旬，而正九月始於表上八月甲戌推算下去，則一月甲寅便成了二月中旬，除非不管五祀週期，把彡上甲移前二旬，否則便不能行於一月。而且即使是將它移前二旬，但干支與卜辭所載又不一致了。因此，這個使明61片所載王九祀的彡上甲與前3276片所載王十祀的祟上甲的關係破壞的閏月是不容存在的（董氏雖把彡小甲的時間說作在正月甲辰，可是太令人難以理解）。這樣的話，為了不使這個王九祀的彡小甲受到影響的閏月安排方式，勢必要假定在表的九月以後。且依據續3296片來看，十月間是有閏，所以只有把表上的十月作為閏九月，或者把十一月作為閏十月，此外別無他法。此二方法都可以使庫1672片所載的十二月甲午三日後的丁酉列於正月。所以表上的十月與一月間，還是無法假定有閏月的存在。照這樣說來，把閏月假定在九月的話，則與明61片抵觸；假定在十月以後的話，又與庫1672片抵觸，除非在王九祀正月與王十祀正月間假定置有一旬的一個月、或者置有二次二旬的一個月，否則這中間不可能插入閏月。所以只得認作這個閏的置法是在九月或十月置上一旬的閏句了。只有假定這裡有閏旬，才可以理解前舉的四片甲骨是一個緊密一貫的祀譜。董氏為了成立他置閏月的說法，把明61片上的彡小甲附會為正月甲辰，又不得不將庫1672片上的「隹十祀彡」曲解作十一祀，其作為無節置閏法起點的這個閏月，真相便如上述。所以他的置閏法必須從根本上加以修正。再者，這九祀十祀間之閏，正是帝辛時行閏旬法的証明。

總之，右列四片成為一緊密的祀譜，王十祀為三十七旬週期，王十祀的九月或十月裡有一旬之閏。而且將此譜與帝乙王十祀的祀譜加以對比的話，可知很顯然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祭祀系統。此外庫1672片上將十二月甲午三日後的丁酉作為正月，所以表示了月的交替日為乙未、丙申、丁酉

三者中的一個，而月不一定始於甲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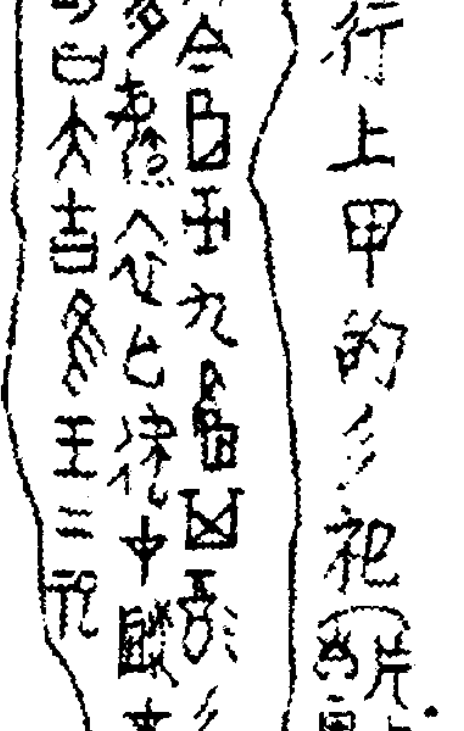
(2) 王一祀、王二祀

下舉的甲骨片載王二祀之十二月舉行上甲的彡祀（片上干支雖殘缺，又缺上甲之名，可是從「彡日」之文與他文同例故可知之）。帝乙祀譜裡王二祀的彡上甲是在四月，所以顯然此片非帝乙之時物。這麼說來，就必需考察一下它與右舉王九祀的祀譜（表二）是否符合。

1月　12月

（三）

干支	月	王二祀		王九祀	王十祀
甲午	3				彡陽甲
甲辰					○
甲寅					彡祖甲
甲子	4				○
甲戌					翌工典
甲申					翌上甲
甲午	5				○
甲辰					翌大甲
甲寅					翌小甲
甲子	6				○
甲戌					翌戔甲
甲申					翌沃甲
甲午	7				翌陽甲
甲辰					○
甲寅					翌祖甲
甲子	8			祭工典	○
甲戌				祭上甲	祭工典
甲申				○	祭上甲
甲午	9			祭大甲	○
甲辰				祭小甲	
甲寅				○	
甲子	10			祭戔甲	
甲戌				祭沃甲	
甲申				祭陽甲	
甲午	11	（彡上甲）		○	
甲辰				祭祖甲	
甲寅		彡大乙奭丙		○	
甲子	12			○	
甲戌				彡工典	
甲申				彡上甲	
甲午	1			○	
甲辰				彡大甲	
甲寅				彡小甲	
甲子	2			○	
甲戌				彡戔甲	
甲申				彡沃甲	


前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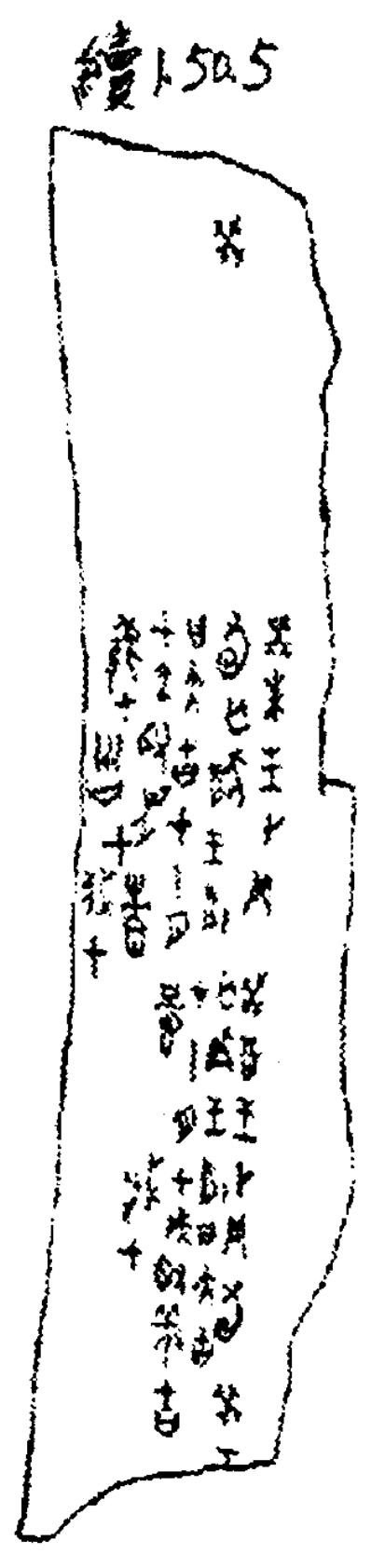
王二祀與王九祀間的七祀裡，假定各祀都只行三十七旬週期，王九祀的彡上甲是在十二月下旬的甲申的話，那麼王二祀的彡上甲當是在十月甲戌。假定都只行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王二祀的彡上甲是行於十二月的甲申。而假定兩種週期混用的話，那麼王二祀的彡上甲是行於上述二時間的中間。這事實從上表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來。其次推測在王二祀裡的月份，因為殷代行太陰曆，所以為了與季節配合，必須置閏，這七祀間必需置閏七至八旬（太陰年三五四日，太陽年三六五日），假定真是如此而置了閏的話，則王二祀的十二月正當位於表上十月甲申至十一月甲辰的位置（表上是以三六〇日為一年，介乎太陰年與太陽年中間，因此八旬的置閏在表上必需折作四旬），於是前3281片所載王二祀十二月的彡上甲，是否屬於王九祀的祀譜，這問題可以從這祭祀在只行三十七旬週期場合的十月甲戌與只行三十六旬週期場合的十二月甲申中間檢查其是否存在，因為王二祀的十二月有置閏的場合是在表上的十月甲申、十一月甲午、甲辰，所以正好是在這中間，由此可知這片上的祭祀是屬於王九祀的祭祀系統。只是此片上的干支殘損，以致不能明瞭究竟行於前面三旬中的那一旬。可是依據下舉的「𠨘其卣一」（殷曆譜後記所載，集刊十三本所收）可知行於表之十一月甲午

丙辰王令𠨘其[illegible]于夆田[illegible]賓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隹王二祀[illegible]（商周金文錄遺三七四·三所收）

銘文中「𠨘其」之名與後述王四祀裡被引用的「𠨘其卣二」的𠨘其同為一人，而「𠨘其卣二」如次所述為帝辛時器，所以此器亦屬帝辛時物。此銘文是記載王二祀的正月丙辰行大乙配妣丙的彡祀，依據祀序表，則大乙配妣丙是在與大甲同旬的丙日受祀，所以王九祀裡大乙配妣丙的彡祀在右表是在一月甲辰之旬。以此為基準來推測一下王二祀的彡祀時，此間假定只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王二祀是在表上的一月甲辰。假定只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則是在十一月甲午。假定是二者混用，則時間在上二者間。銘文所載其日為正月丙辰（細讀），所以於此尋找前述的十一月甲午至一月甲辰間的丙辰之日，是在表上十一月甲寅之旬，而這一日在王二祀時為正月，由此可知這中間在表上有四旬（實際上為八旬）之閏。也由此可知前記的前3281片的解說裏所推測出來的王九祀、王二祀間的置閏一點也不錯。上甲是在大乙配妣丙的二旬前受祀，所以王二祀裏上甲的彡祀當是在右表十一月甲寅的二旬前的甲午日舉行。彡祀妣丙的甲寅之旬在表上由於有四旬的置閏而為正月，所以上甲的彡祀亦由於四旬的置閏而成為在十二月，此與前3281片彡上甲為十二月的記載正好符合，且這個彡上甲的甲午是在十二月中旬的事實，一查此表便可明白。於是便可構成王二祀的祀譜了。

既知王二祀彡祀大乙配妣丙在正月甲寅之旬（表上為十一月甲寅）、彡上甲在十二月中旬的甲午（表上為十一月甲午），而王九祀彡妣丙在一月甲辰之旬，彡上甲在十二月之甲申舉行，那麼在這七祀間，三十七旬週期有五次、三十六旬週期有兩次的事實，從表上便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而此間的置閏在表上為四旬。

如右所述，王二祀彡上甲在祀譜上的位置既經考明，則從下舉的甲骨片便可以決定出王一祀的祀譜。此片所載之十月甲戌的祭沃甲、十月甲申的祭陽甲，與帝乙祀譜不相符合。又如右所述王二祀的彡上甲是在十二月中旬的甲午（表上之十一月甲午），所以王二祀的祭沃甲是在十月上旬的甲申（表上之八月甲申）舉行。以此為基準來推測王一祀的祭沃甲的月份與干支：則這段時間假定全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王一祀的祭沃甲是在甲申舉行；假定全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則在甲戌；而此間不置閏的話，則這甲申是在十月上旬（表為八月），而甲戌則在九月下旬（表為八月）。可是假定有置閏的話，則甲申是在十月中旬，甲戌是在十月上旬。其情形如次表所示。因此，在以三十七旬週期而


續1.50.5

（三）

干支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推定月				7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一祀						祭沃甲						
推定月				6	7	8	9	10	11	12	1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二祀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大乙𢦔丙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推定月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三祀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有一旬之置閏的場合下，則王一祀之祭沃甲是行於十月上旬的甲戌。此與右舉甲骨片所載的十月甲戌祭沃甲正好符合。於此可知此片實為王一祀之物。同時也知王二祀的週期為三十七旬，王一祀與王二祀間有閏，以及因為祭沃甲是在十月甲戌，所以祭工典是在七月甲子（表六為）的事實。帝辛王一祀始於七月下旬的甲子一事，得來雖覺偶然，卻是極有興味的。此與帝乙王一祀亦始於甲子的推測相結合則時王之一祀大概都始於甲子吧！（帝乙王一祀始於甲子的事實，參後述「祀譜表的檢討」）

(3) 王三祀、王四祀

下舉的甲骨片記載王三祀的十月辛酉行𢦔祀，這個祭祀與帝乙祀譜不合，所以當屬右述王二祀的祭祀系統。

骨之文化圖一　辛酉王田……才十月隹王三祀劦日（卜辭綜述三四頁所載）

如上舉之表，王二祀的祭祀是行自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所以在王三祀裏，假定王三祀全行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祭祀與王二祀行於同一個月份與干支；假定全行三十七旬週期的話，則是行於八月上旬至十二月中旬間，而且假定這當中無閏的話，則月份不需移動。可是假定有閏的話，則需照此向下推延。於是試將右舉的王三祀十月甲寅之旬的辛酉舉行𢦔祀的場合加以考察：王二祀裡甲寅之旬是在十一月上旬，可是在王三祀裡則在十月，可見此間有閏。按之祀序表，則祭祖甲之旬的辛日可行小辛的𢦔祀，而祭祖甲前旬的辛日則不行𢦔祀。假定王三祀全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則祭祖甲是行於甲寅，而辛酉則行小辛的𢦔祀。可是假定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祭祖甲是行於甲子，而辛酉則不行𢦔祀。因此依據右辭可知王二祀至王三祀間有閏，且王三祀為三十六旬週期，此祀譜一如上所舉。

董作賓氏在殷曆譜後記裏載錄下面所舉王四祀的金文。此辭之中有文武、帝乙的稱謂，所以

乙巳王曰隮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遘乙翌日丙午𩰤丁未煑己酉王在梌邲其賜貝在四月隹王四祀翌日（邲其卣三·商周金文錄遺二七五）

顯然是帝辛時器。而辭中記載著王四祀．四月．乙巳舉行乙名王的翌祀。這個乙名王，董氏認作是大乙，而陳夢家反對之，認作是帝乙，並提出文武丁被稱作文武帝乙的說法。這兩家說法究以那家正確呢？同時在此也將右辭中的祭祀是否屬於帝辛時的祭祀系統加以考察。陳氏說：

此記帝辛四祀四月乙巳周祭帝乙，遘乙羽日即逢帝乙受羽祭之日，文武帝與乙是一，故上稱文武帝乙，下稱乙。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此卣拓本，殷曆譜後記曾摹錄，但因求合于殷曆譜，誤將帝字上一短畫摹作丁字，遂讀為文武丁帝乙。又誤讀乙為大乙。作者曾借觀原器於固始張，一九五二年並將器形銘文攝景，始知後記所摹大有錯誤。後讀丁山關于卣文的攷釋並其摹文，不但糾正了後記的誤摹，並正確的讀文武帝乙為卜辭的文武帝，亦即帝乙。（卜辭綜述四二二頁 商王廟號考二三頁）

他認為把「文武帝乙」讀作文武丁帝乙是錯誤的，因為原器上面帝字上面沒有一短畫，所以實為「文武帝乙」才對，「文武帝」是王名，「乙」是廟名，而下文的「乙」就是指此。文武帝乙就是卜辭上的文武帝，亦即帝乙。然而在卜辭中的文武丁，其稱謂有文武丁、文武、父丁等，並且也被稱作「文武帝」（參後述口祀項），其祀日一定行於丁日，所以文武帝不會是乙名之王。按帝乙被稱作父乙的通例，則祀日是在乙日，所以文武帝與帝乙是兩個王，不可混之為一王。陳氏拘泥於帝字上一短畫之有無，其實文武丁也有只稱作文武的，所以將「文武帝乙」解作文武丁、帝乙並無不當。而把文武帝視作王名，乙視作廟名，毋寧說是出於附會。此辭的前半說乙巳之日在𥁕地的大𠆤對文武丁．帝乙供俎，而這一日正當乙名王的翌祀之日，即時間正逢舉行王四祀四月的翌日祀的意思。故顯然受翌祀的乙名王並不是帝乙。更且從祀譜上考察的話，已如前述帝辛時並沒有為帝乙而加設一旬，所以帝乙的翌祀當是在最終旬舉行。假定把銘文上「遘乙翌日」的乙名王認作帝乙的話，那麼就成了在王四祀四月乙巳舉行翌帝乙了。可是如前所述王三祀的十月是止於甲寅之旬（表(三)的九月甲寅），則王三祀翌祀的最終旬正在七月，以此為基準來推測王四祀裡翌祀最終旬的月份，其間不管有無置閏，均不可能是在四月，這從下面（四）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帝辛祀譜裡王四祀四月並不行帝乙的翌祀，此乙名之王非帝乙之事實至為明顯。如此看來，將乙名王認作是帝乙的陳氏說法，不僅

稱謂上不合，就是從祀譜上看也不容承認。此外董氏將此器上之乙名王認作是大乙，所以下面須就此說之是否妥當來加以檢討。

（四）

干支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推定月							10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三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推定月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四祀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推定月	4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翌上甲 （翌大乙）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王九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乙名之王有報乙、大乙、祖乙、小乙、武乙、帝乙等。依據祀序表，則報乙在與上甲同旬的乙日受祀；大乙則在上甲次旬的乙日受祀。右器的銘文是王四祀四月乙巳（甲辰之旬）的翌祀，所以在此考察一下帝辛祀譜中於王四祀四月乙巳受翌祀之王究竟為誰？以上表王三祀的翌上甲為基準，如在王四祀用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則王四祀三月甲辰之旬的乙巳日行大乙的翌祀，如用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則於三月甲辰之旬的乙巳日行報乙的翌祀。但因為在王三祀的九月甲寅其月份為十月，所以右述的王四祀的三月甲辰，在此間不論有一旬之閏的場合或無閏的場合，其月份均為四月。因此王四祀四月乙巳受翌祀之王，在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下是大乙，而在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下則為報乙。至於其他乙名之王皆不適合自不待言。照此看來，把乙名王認作是大乙或報乙的話，則此器銘文所載之祭祀是屬於王三祀的祭祀系統，且因銘文上的祭祀顯然為帝辛時之物，所以這也成為王三祀的祭祀系統屬帝辛時的一證。董氏將此乙名之王認作是大乙的証據不夠明確，而兩者究竟誰屬，由於資料缺乏，還不敢肯定的論定，殊為遺憾。假定王四祀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王四祀的祀譜如上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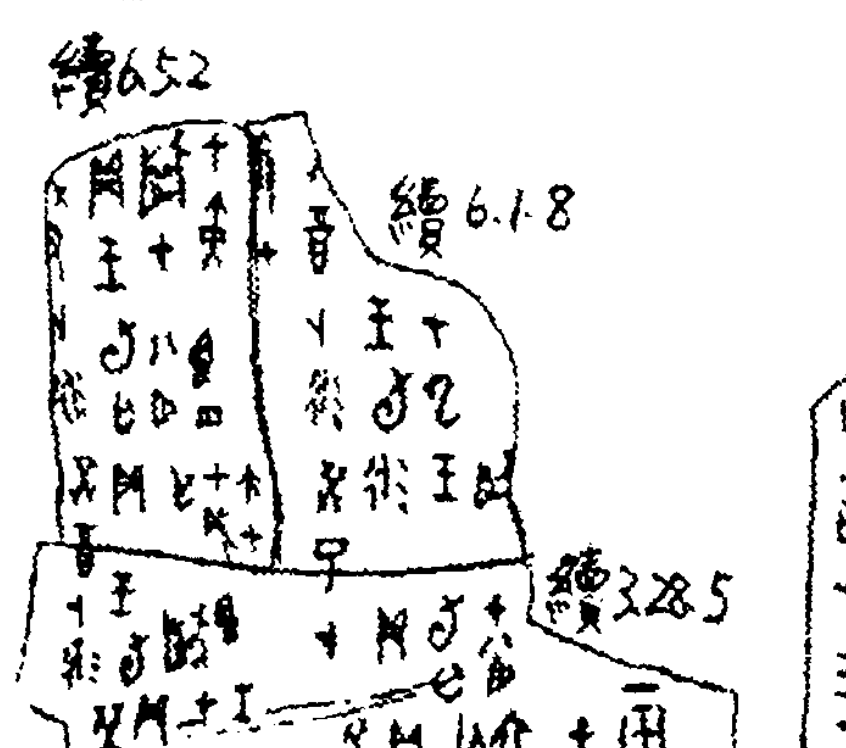
如右表所示，王三祀與王九祀的祭工典的位置已明確，可知此間的週期次數是三十六旬有一次，而三十七旬週期有五次。又王三祀的九月甲寅實際上是十月下旬，所以至王九祀間，可以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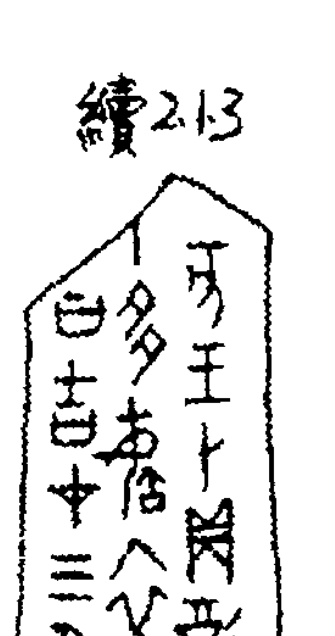
容易的推測出表上有三旬（實際為六旬）之置閏。假定王四祀四月乙巳之乙名王的翌祀是對大乙舉行的話，則王四祀為三十六旬。因而從王五祀至王九祀各祀便要行三十七旬週期。此與前記的王二祀用三十七旬，王三祀用三十六旬，以及王十祀用三十七旬的事實相結合，於是至王十祀的週期都已明確。又置閏方面，如前所記王一祀至王二祀間、王二祀至王三祀間，以及王十祀，於表上各有一旬之閏。且如右所述從王三祀至王九祀間，在表上有三旬之閏。所以至王十祀止之置閏當在王一祀、王三祀、王五祀、王七祀、王九祀及王十祀。於是從王一祀至王十祀的週期及置閏都已明確。所以以表（一）為基準，可以把帝辛王一祀至王十祀的祀譜完成。（參另表的檢討」中則此表之置閏……問題，在後述第二篇第七章「殷之曆法」裡有所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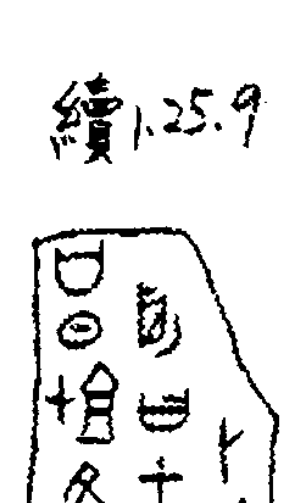
(4) 王廿祀

下列三片甲骨為王廿祀之物。續1.25.9片記載二月甲日𢦔祖甲。續2.13片載三月甲子彡上甲。續3.28.5片載六月甲午翌工典，甲寅翌上甲，七月甲戌翌大甲，八月甲寅翌沃甲。這些祭祀在表（五）示井然有序地自成系列。只是翌工典本是在翌上甲之前旬舉行的，而續3.28.5片上卻是在翌上甲之二旬前亦即彡祖甲之日舉行，此雖屬特殊的例子，然而在這個場合下也還是在彡祖甲的次旬舉行武乙、文武丁的彡祀，而以此為彡祀之終了，其次旬則行翌上甲，因此避免了彡祀與翌祀的混淆。由此可知王廿祀的週期被縮短了一旬。董氏將此三片列於帝乙祀譜，可是在前記的帝乙廿祀裡，彡上甲行於十月，而此續2.13卻行於三月，因此它們不屬於帝乙祀譜，而與下舉的帝辛祀譜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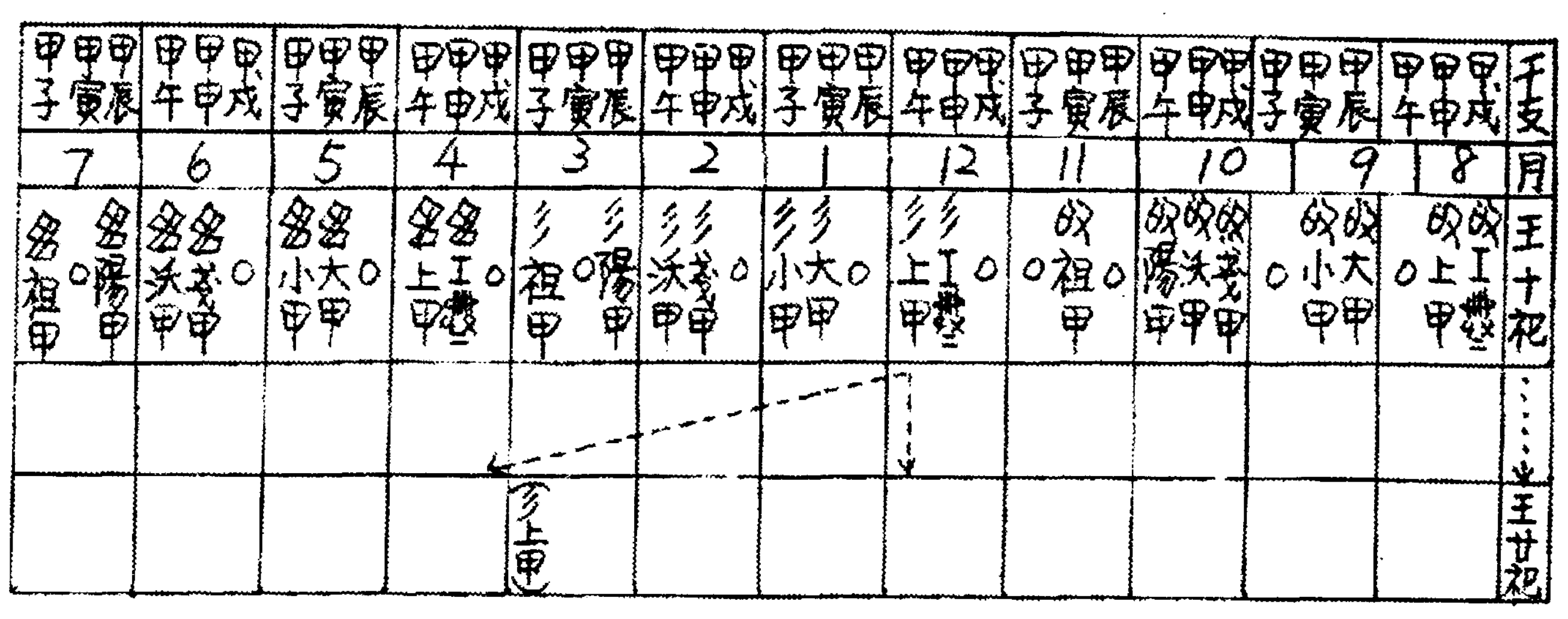
2	3	4	5	6	7	8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甲戌甲申	甲午甲辰甲寅
祟祖甲 𢦔祖甲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翌工典） ○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續6.5.2
續6.1.8
續3.28.5


續2.13


續1.25.9

下舉的帝辛王十祀表裡，彡上甲是在十二月甲午舉行，因此在此來考察一下彡上甲在王廿祀裡舉行的場合如何：此王十祀至王廿祀間假定只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則王廿祀的彡上甲是行於十二月甲午。假定只用三十七旬週期



的話，則行於四月甲戌。假使兩者混用，則是在兩日期之中間舉行，其情形如上表所示。而右列的續213片載王廿祀之彡上甲行於三月甲子，試找尋此祀的十二月甲午至四月甲戌間的甲子，則是一月甲子與三月甲子。為了使表上的一月甲子在王廿祀裏成為三月，則這中間必需要有三十一旬之閏，而十祀間不可能有三十一旬的置閏可能，因此這種場合不能成立。至於為了使表上的三月甲子在王廿祀裡仍為三月，則此場合是此間不置閏或者表上有二旬以下之閏。由於這樣的置閏沒有不當，所以三月甲子的場合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可知王十祀十二月甲午的彡上甲在王十祀至王廿祀間三十六旬週期用一次，三十七旬週期用九次。且這中間有二旬以下的置閏場合。到了王廿祀則行於三月甲子。而此週期與置閏的情形並無不當，由此可知右譽王廿祀的祀譜（表五）屬帝辛王十祀的祭祀系統。

如此這般，王十祀至王廿祀間三十六旬為一次，三十七旬週期為九次，表上置有二旬之閏。可是這為數一次的三十六旬週期是行於那一祀，而二旬之閏又置於何處呢？對這兩問題尚無足資証明的甲骨片，因此假定三十六旬週期行於王十一祀，且依後述「祀譜的檢討」，則一定不得置閏於王十四祀九月之前（參王十四祀），而王十六祀十一月之前必需閏一旬（參王十六祀），王十八祀一月前必需閏二旬（參王十八祀），所以假定表上王十四祀十月及王十七祀十月均有二旬之閏的話，則可以完成另一個祀譜。（由於王廿祀彡工典早行了一旬所以中間縮短了一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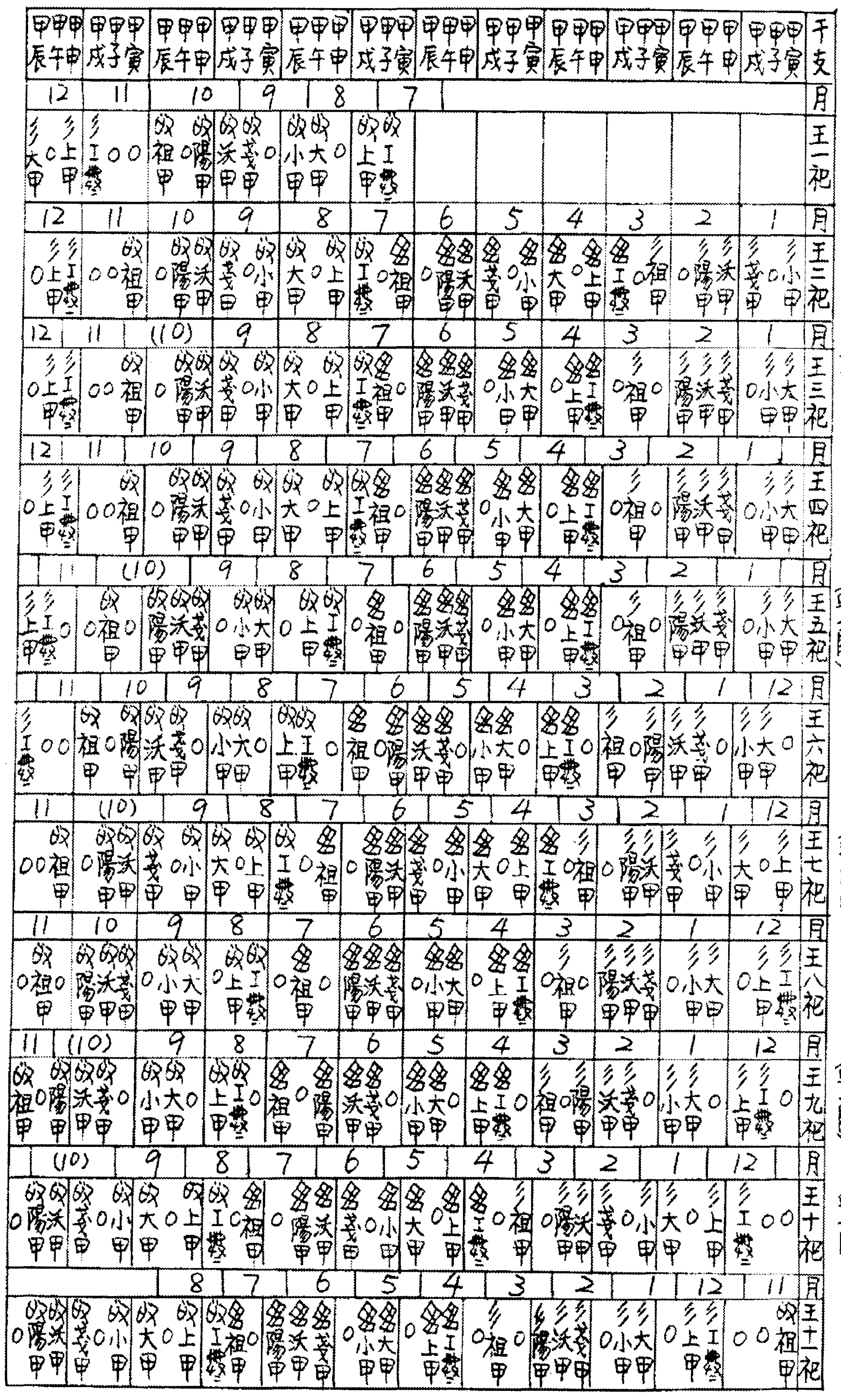
依據以上的推論，則從王一祀至王廿祀的週期及置閏已明確地構成了如下的情形，所以以王十祀的祀譜為基準，可以將二十祀的祀譜完成。

（週期）37旬　36旬　（假36旬）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假36旬）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　37旬（縮短為36旬）37旬

王一祀－二祀－三祀－四祀－五祀－六祀－七祀－八祀－九祀－十祀－十一祀－十二祀－十三祀－十四祀－十五祀－十六祀－十七祀－十八祀－十九祀－廿祀

（置閏）（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十月　（假十月）　（假十月）

帝辛祀譜一（王一祀－王十祀）



王一祀（置閏）

王二祀　三十七旬

王三祀（置閏）　三十六旬

王四祀　假三十六旬

王五祀（置閏）　三十七旬

王六祀　三十七旬

王七祀（置閏）　三十七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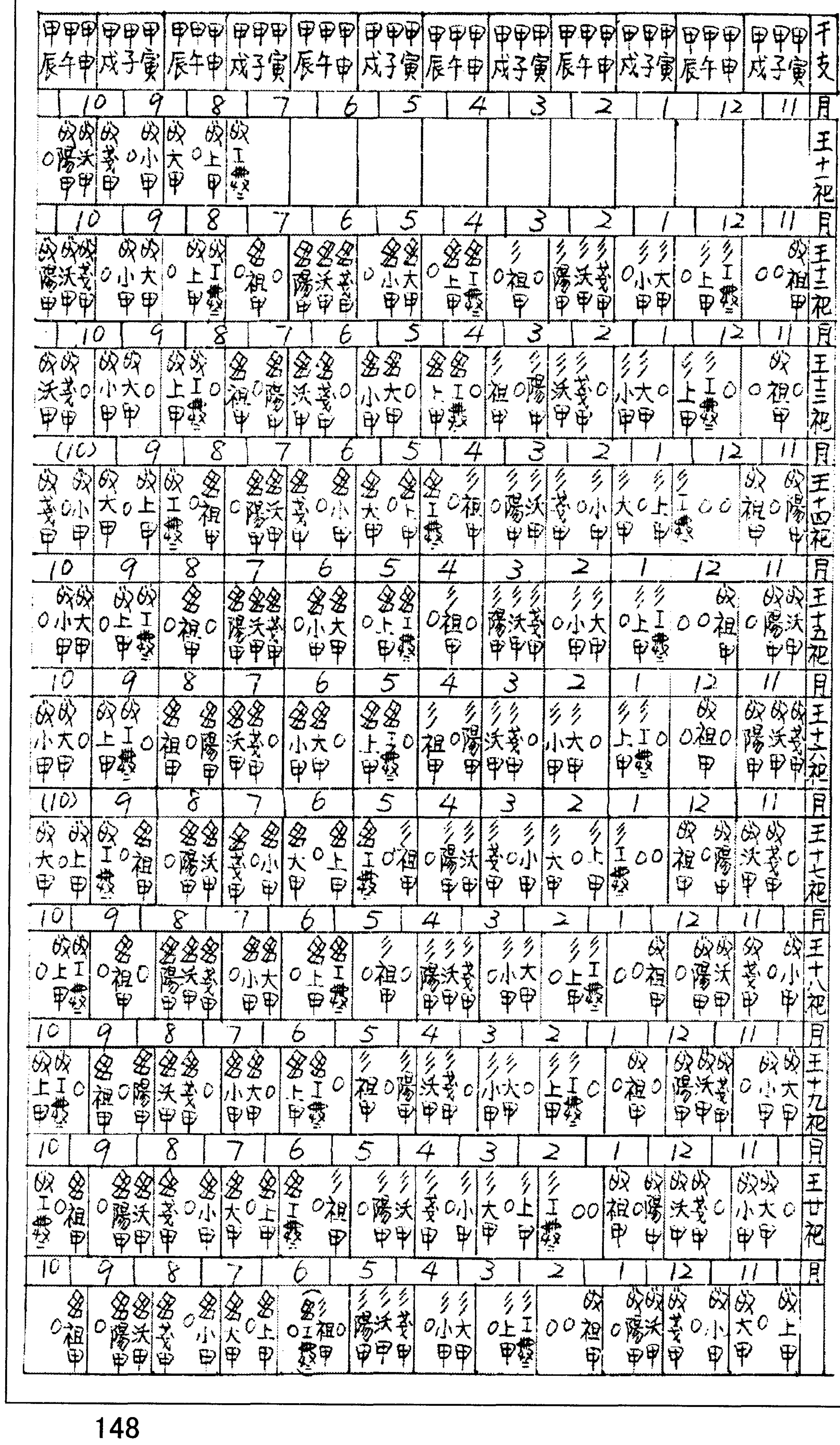
王八祀　三十七旬

王九祀（置閏）　三十七旬

王十祀　置閏　三十七旬

王十一祀　假三十六旬

帝辛祀譜二（王十一祀－王廿祀）



王十一祀（假三十六旬）

王十二祀　三十七旬

王十三祀　三十七旬

王十四祀（置閏）　三十七旬

王十五祀　三十七旬

王十六祀　三十七旬

王十七祀（置閏）　三十七旬

王十八祀　三十七旬

王十九祀　三十七旬

王廿祀（縮短為三十六旬）　三十七旬

第五項　祀譜表的檢討

第五期的四千七百甲骨片中，記載有月名的是以下的三二六片。而其中有祭祀記載的佔一百四十片（加有。符號）。將這一四〇片與彫骨刻辭、銅器銘文十二例合計，共一五二例，可以此為依據來檢討祀譜表是否正確。

前　01.3.8　01.5.7　01.7.1　01.19.5　01.20.4　01.42.1　01.42.2　2.2.4　2.3.5　2.4.1　2.4.4　2.4.5　2.5.1　2.6.6　2.8.5　2.11.3　2.12.6　2.13.2　2.14.1　2.14.2　2.14.4　2.15.3　2.17.3　2.17.5　2.18.1　2.19.3　2.20.4　2.22.1　2.22.7　2.23.2　02.25.1　2.27.5　2.29.1　2.33.4　2.35.1　2.35.2　2.36.7　2.40.2　2.40.3　02.40.7　03.27.6　03.27.7　03.28.1　03.28.2　03.28.4　04.4.5　4.5.6　04.6.5　4.7.1　4.15.2　04.19.1　04.19.3　04.43.4　5.15.5　05.16.2　5.22.2　06.59.3　6.66.7

後　上10.10　10.16　11.11　15.13　018.2　018.6　018.7　019.12　020.7　020.13　021.3　下02.8　019.4　21.9

續　01.4.3　01.5.1　01.5.6　01.8.6　01.9.9　1.12.6　01.23.2　01.23.4　01.23.5　01.25.9　01.50.5　01.50.6　01.51.2　02.1.3　3.16.1　3.16.10　3.18.4　03.19.2　3.19.7　3.24.2　3.27.3　3.29.2　03.29.3　03.29.6　3.30.7　3.30.11　03.31.1　3.39.12　5.15.2　5.25.4　5.31.4　6.1.2　6.1.3　6.1.4　06.1.8　6.1.9　06.1.10　6.4.4　6.4.6　06.5.2　6.5.4

明　60　061　66　449　627　0789　0864　1729

林　1.9.12　01.11.9　01.11.16　01.13.7　2.3.6　02.14.3　02.14.4　2.16.11　2.19.11　02.22.1　2.22.2

簠　帝12　0100　0116　0164　地10　游35　典24　雜17　19　21　22　23

卜　48　51　102　0106　110　0111　119　121　424　462

遺　212　0217　0243　0244　0245　0246　0247　0248　0249　0250　0376　0391　490　0495　746　748　749　1122　01255　1267　01300

金　0334　0382　453　0454　0455　470　492　493　0518　543　0550　0579　584　608　643　742　0743

摭續　153　221　0226　239　259　0260　262　263　266

南　上152　154　155　0明783（明545）　0784　786　834　0師2234　02235　02236　2237　0坊5.64（拾掇2491）

京　04994（續存2276）　05482　05487（摭續260）　05488（續存2606）　05489　05491（鄴3.48）　5493　05497　05505　05550　5552　05554　5615　5633　04995

續存　02276　02437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02463　2584　2585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02597　02602　02603　2617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02652　02653　2685　2686　02687　02689　下946　0964　0965　0966　0967　0968　0970　971　0973　977

978　979　980　981

通　024.2（遺391）　0273

佚　0428　0545　971

鄴　1.43.1　2.39.5　02.39.14　02.49.18

庫　1569　01619　01661　1664　01672　1779

粹　896　1296　1460　01463　01464

天　031（續213）

菁　09.2

誠　27　0183

甲　12　054　0109　302　0337　02416　3941

安陽　1.2.1　01.2.6　1.2.10

龜卜　57　058

寧　2.161　3.278　3.279

拾掇　2.237　2.238　2.239　02.491　2.489

綴合（附圖）　66　069

書道　11.4

卜辭綜述（附圖）　哲庵藏　0哲庵藏　0陳氏藏

殷曆譜　0CT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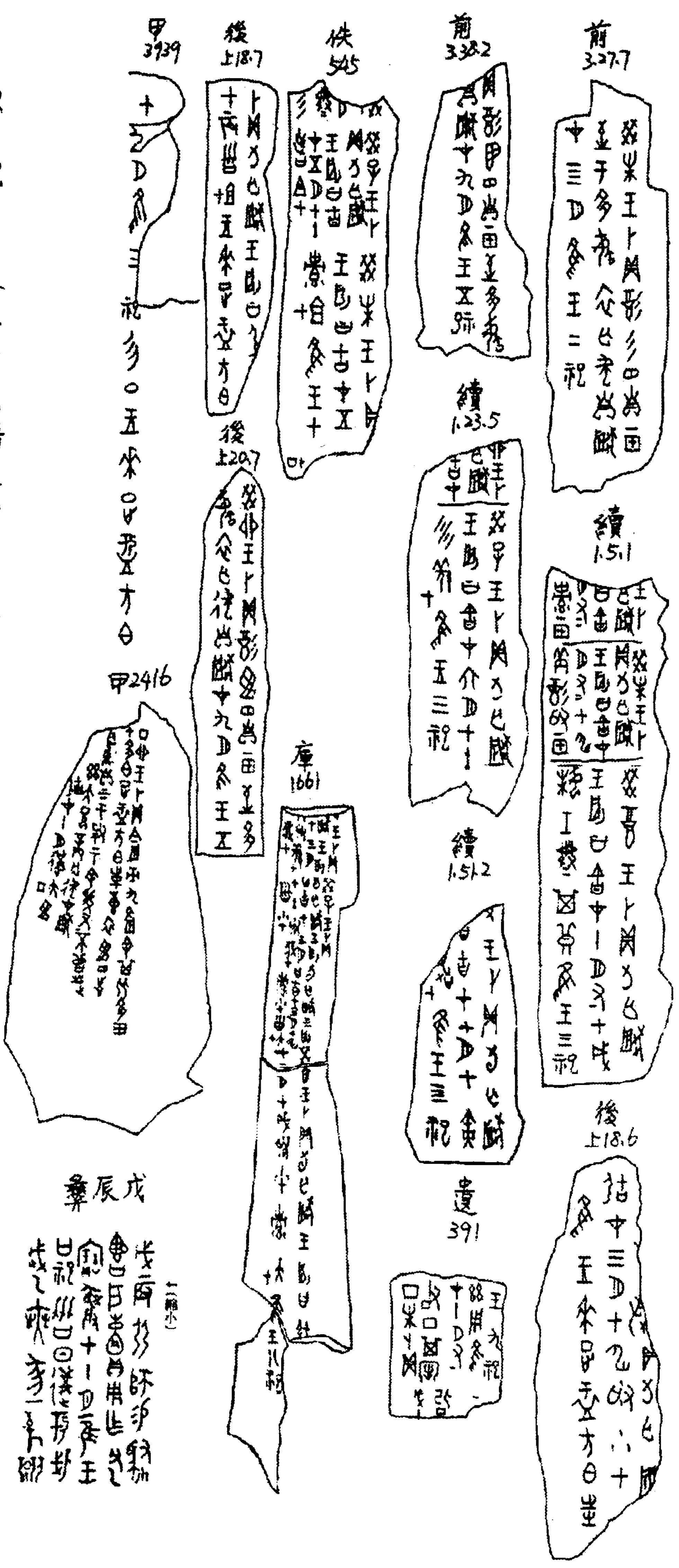
彫骨刻辭　佚0518　甲03939　03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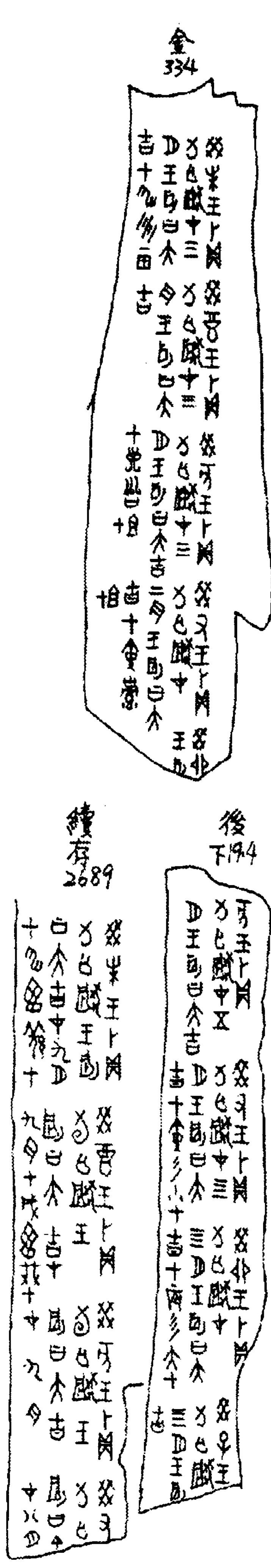
銅器銘文－小臣邑斝、豐彝、切其卣一、切其卣二、切其卣三、雚卣、方彝、戊辰彝（宰椃角）

只有祀譜表的週期、月份及置閏的推定正確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卜辭所載的祀月、祀日、祭祀、祭神與祀譜表符合。這符合決不是巧合，其必有高度精確的符合律自不待言。又對有不符合的場合，則檢討其原因，據此就可以更進一步地補正祀譜表。

一、帝乙祀譜表的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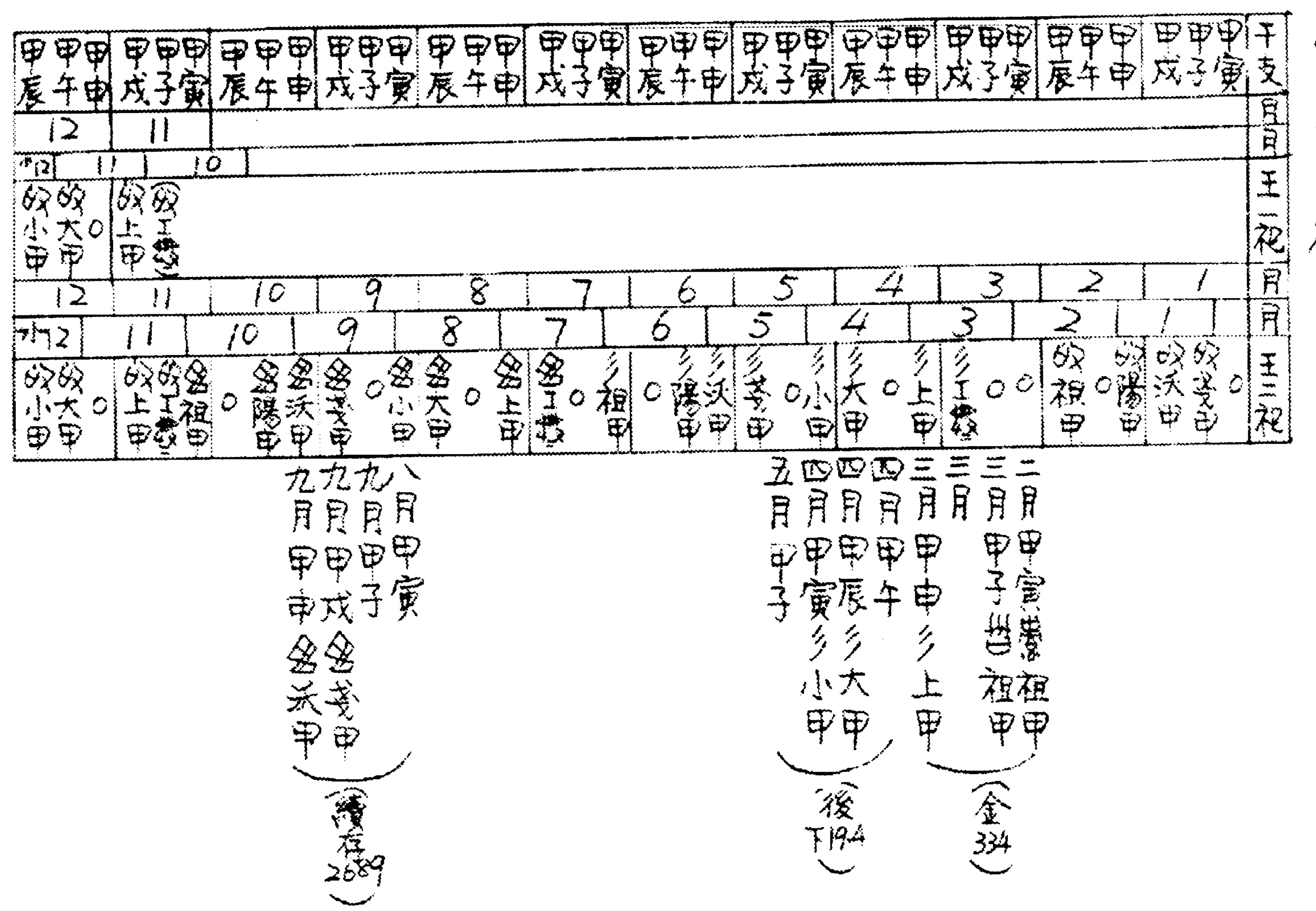
帝乙祀譜表是將下列諸記載著王幾祀之辭的甲骨片加以整理作為依據而構成的。


前3.27.7
前3.38.2
佚545
後上18.7
甲3939
續1.51
續1.23.5
後上20.7
續1.51.2
庫1661
甲2416
後上18.6
遺391
彙辰戊


金334
後下19.4
續存2689

以下把不符合帝辛祀譜表的辭例拿來檢討，看它們是否符合於帝乙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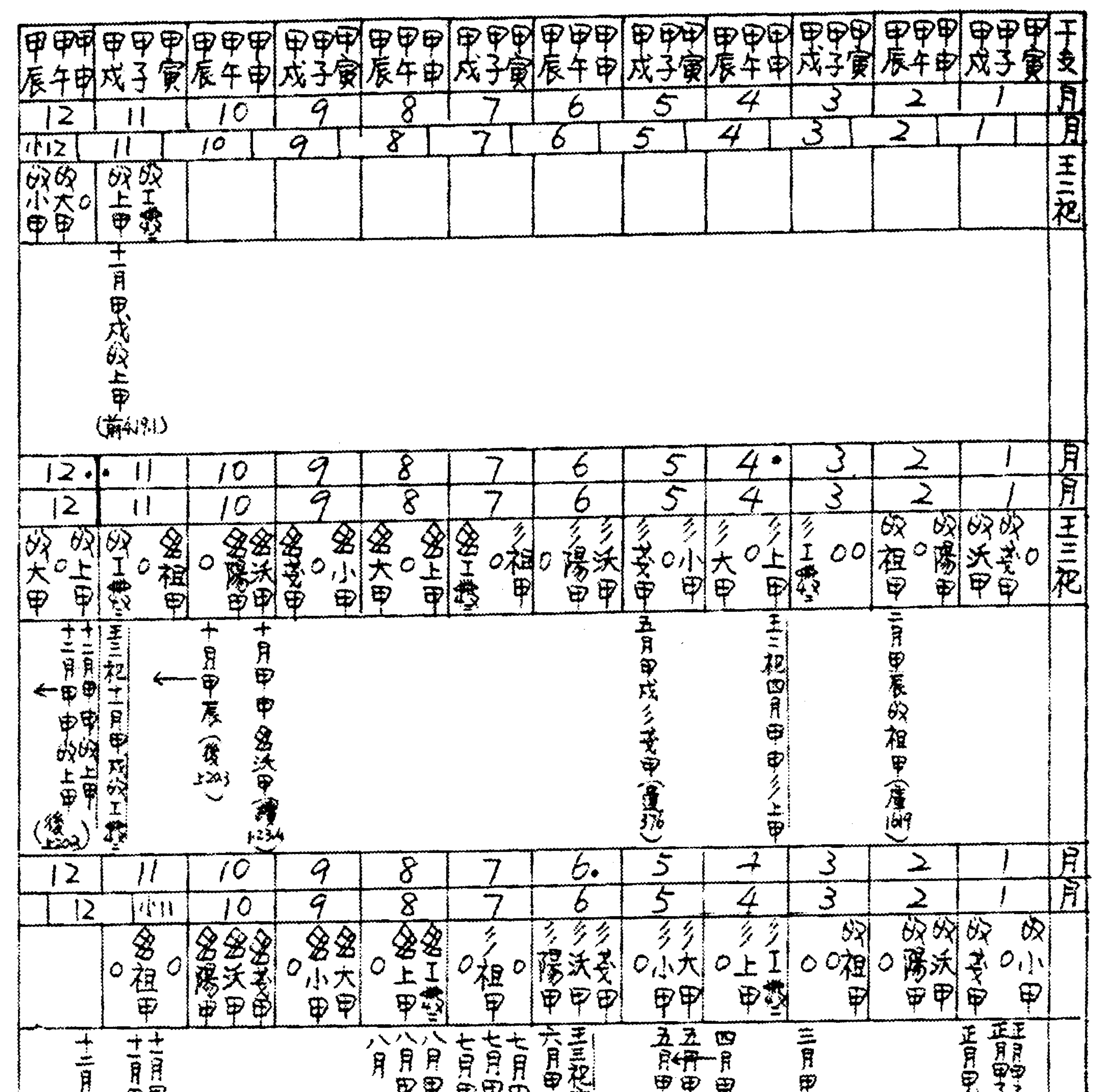
○ 王一祀


干支
月
王一祀
王三祀
（金334）
（後下19.4）
（續存2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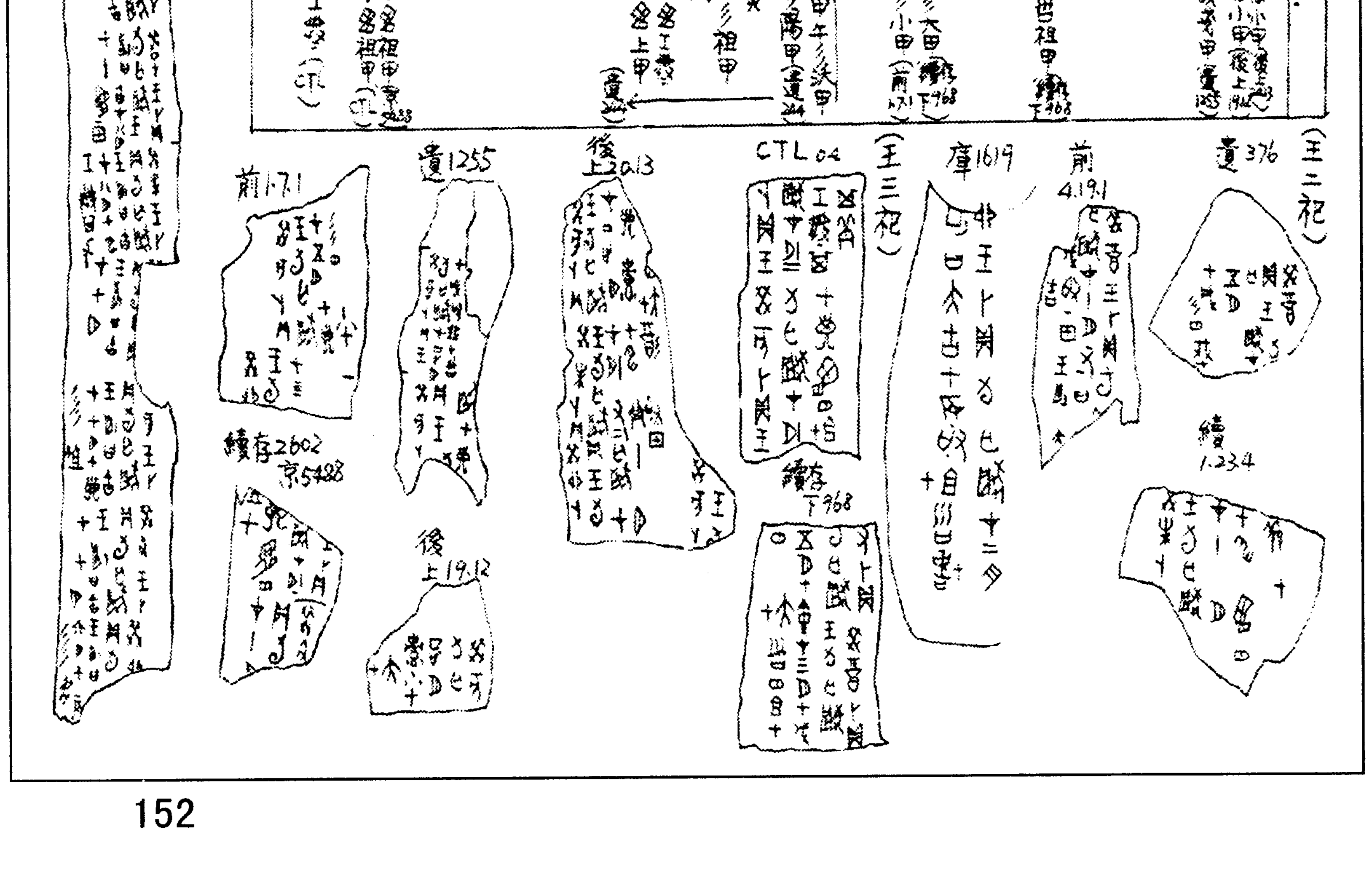
○ 王二祀・王三祀

前述帝乙祀譜表上的月份是以三六〇日為一年之的月份做基礎，然後按卜辭所載月份的前移而修正表上的月份（上表裡記在上方的月份便是）。可是如前所述在帝乙時將太陰年定做三五〇日．而王二祀與王四祀間有二旬的置閏，王八祀三月有一旬的置閏，王八祀至王九祀間有一旬的置閏，所以，此檢討是以三五〇日一年的月份（假定為數）三旬的一個月有十一次二旬的一個月有一次）為基礎，且把這個月份的基點置於王三祀十一月下旬甲戌𢦔工典與十二月上旬甲申𢦔上甲（續151）間，然後考慮右述的置閏情形，而來考察辭例與祀譜表是否符合（上表下方所記的月份便是．下做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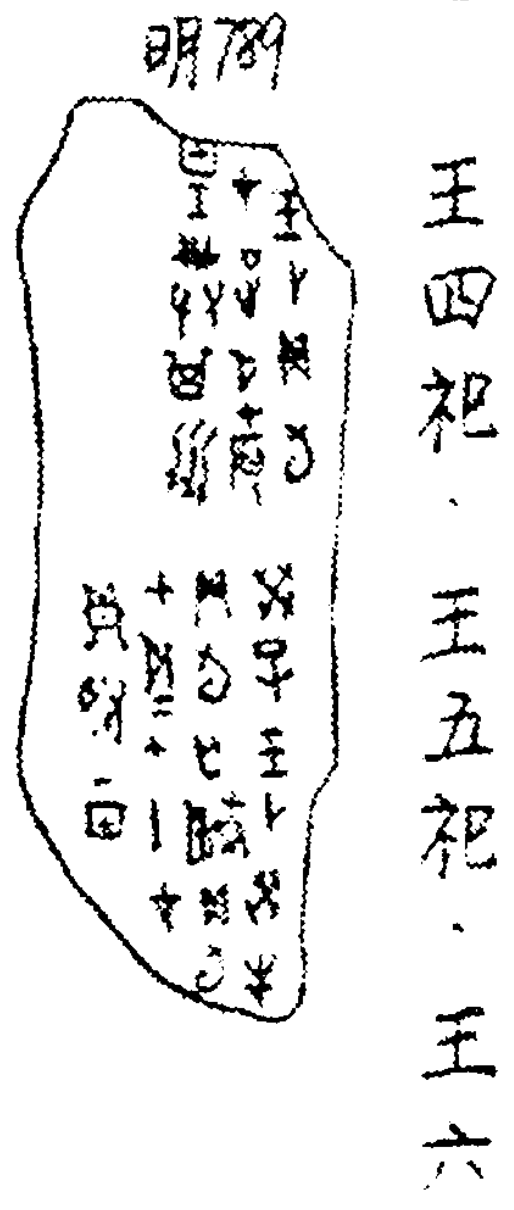
上舉之表的兩個月份都是以王三祀（續151）為基點，而於三六〇日為一年的月份場合下，定三旬為一個月的月份有十二次（上方之月份）；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場合下則定一個月有三旬的月份為十一次、外加一個月只二旬的月份一次（自基點起算，至第十二個月份，則作二旬）（表下方之月份）。又祀序上王二祀用三十六旬週期（三十七旬的場合，其祭祀的干支為一旬前的干支）。右列的三片甲骨雖與三六〇日為一年的月份有一旬的差距，可是與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則相合。由此可知從王一祀起用三五〇日的太陰年，王一祀始於十月下旬的甲子（帝辛王一祀也是始於甲子，事已前述），且王二祀是用三十六旬週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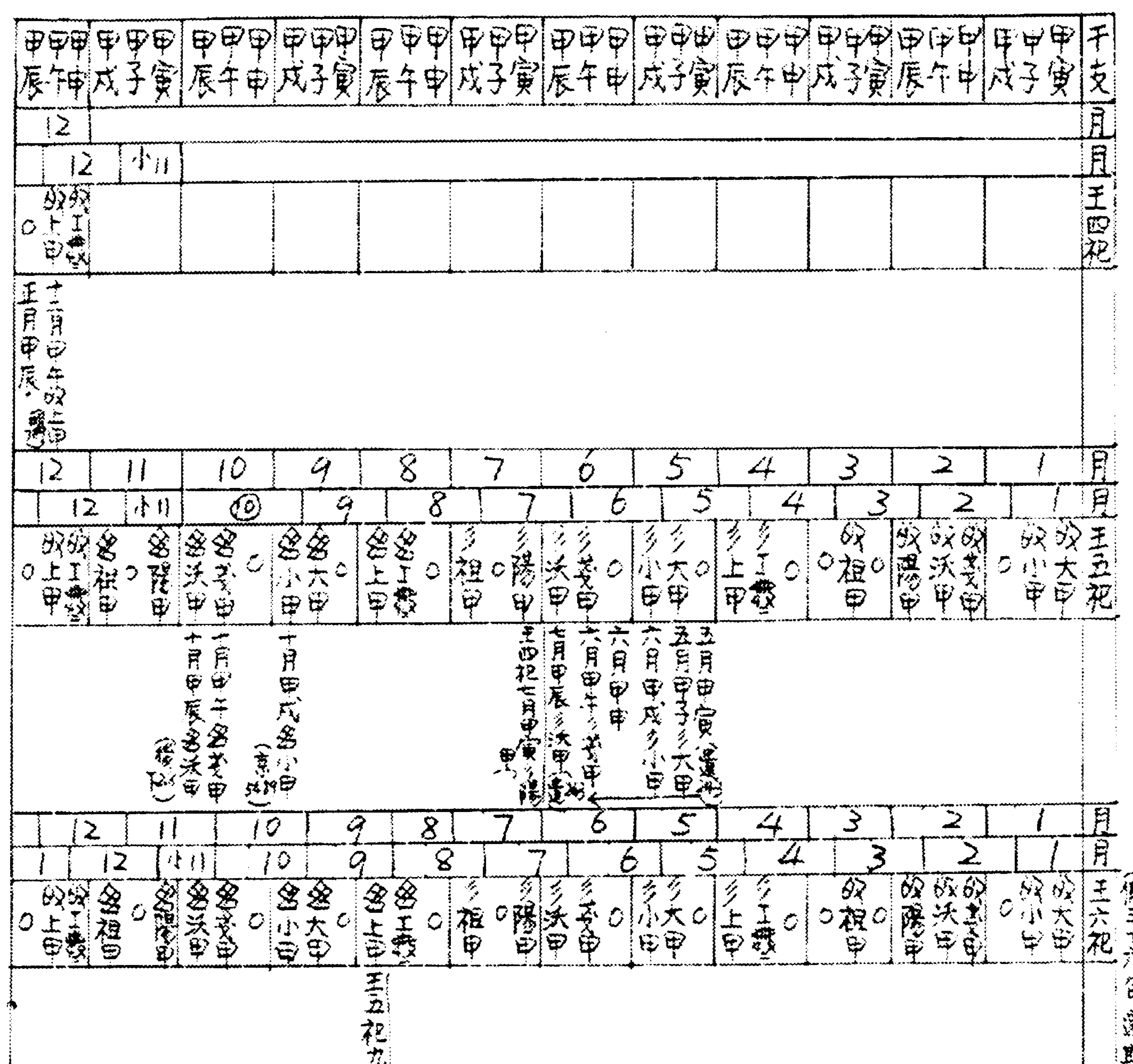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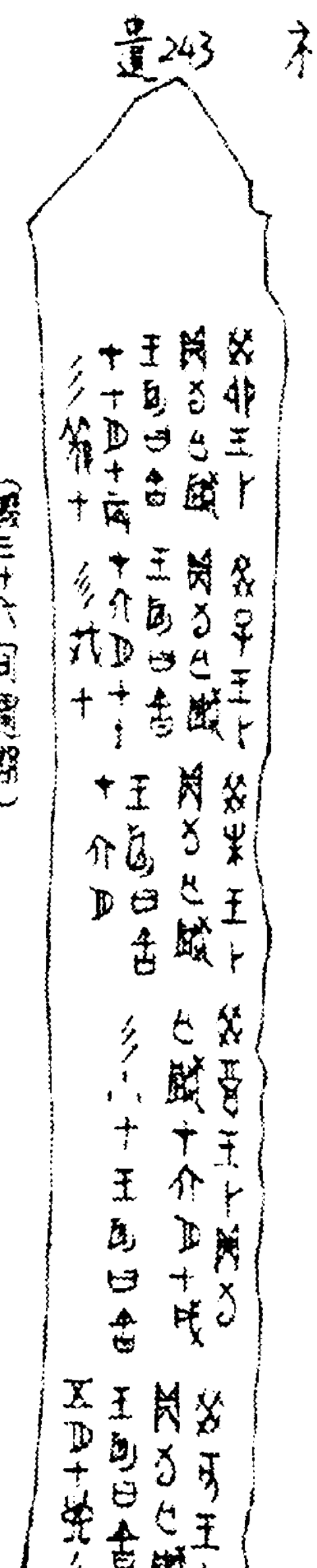
如右所舉，屬於王二祀的有四片，屬於王三祀的有八片，其祭祀均與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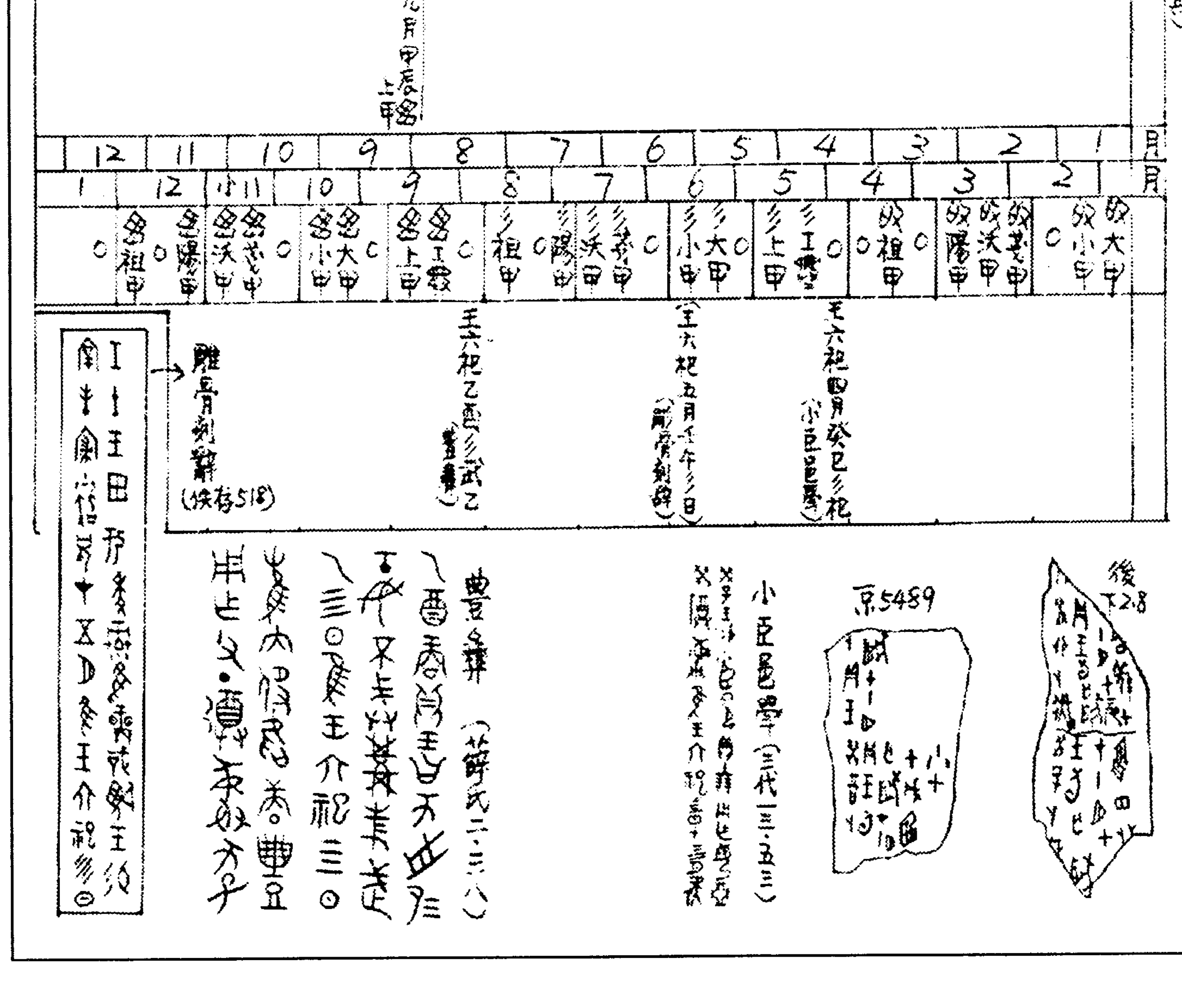

遺244
前1.7.1
遺1255
後上21.3
CTL 64
（王三祀）
庫1619
前4.19.1
遺376
（王二祀）
續存2602
京5428
後上19.12
續1.23.4

○ 王四祀・王五祀・王六祀




干支
月
王四祀
王五祀
王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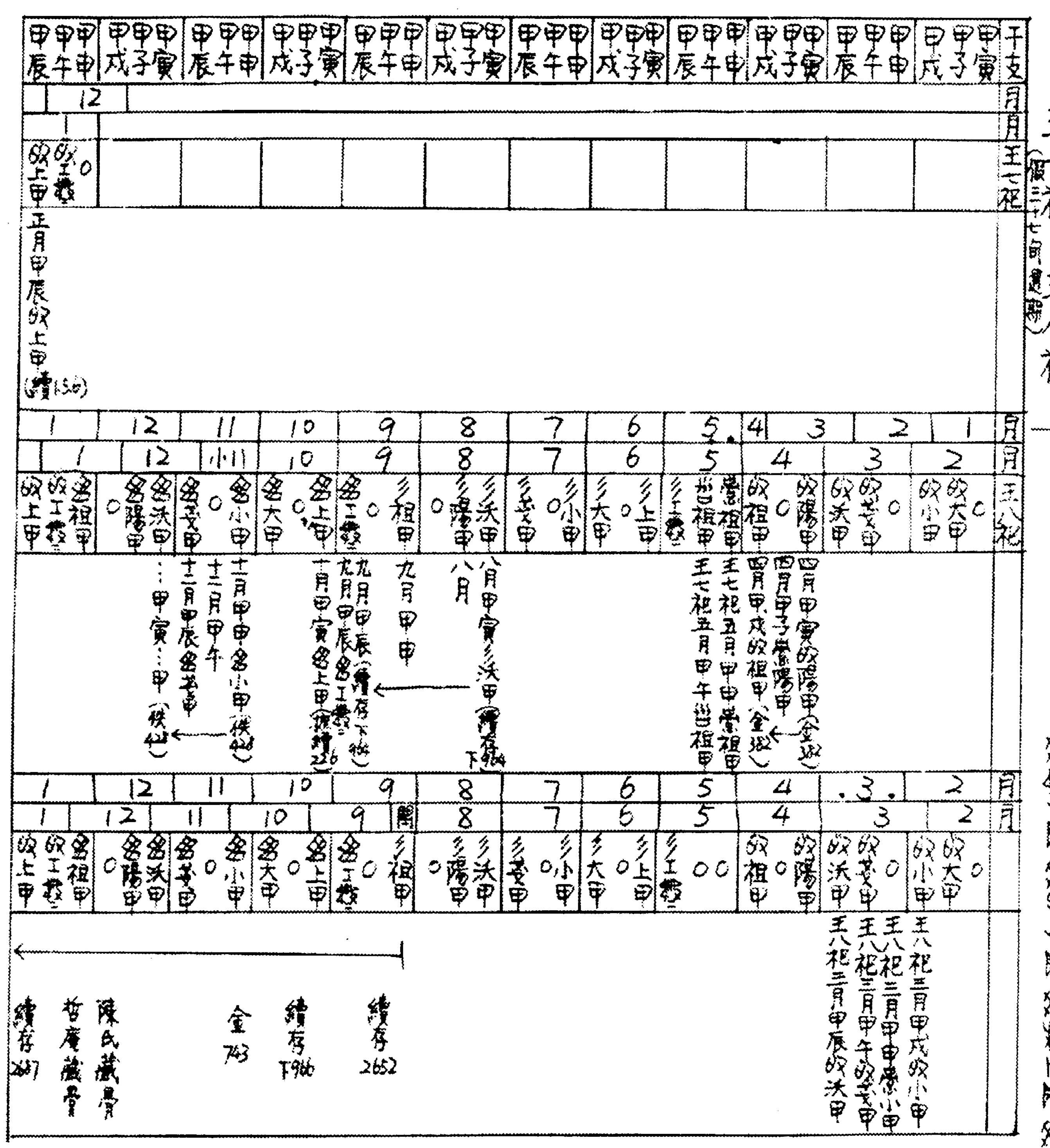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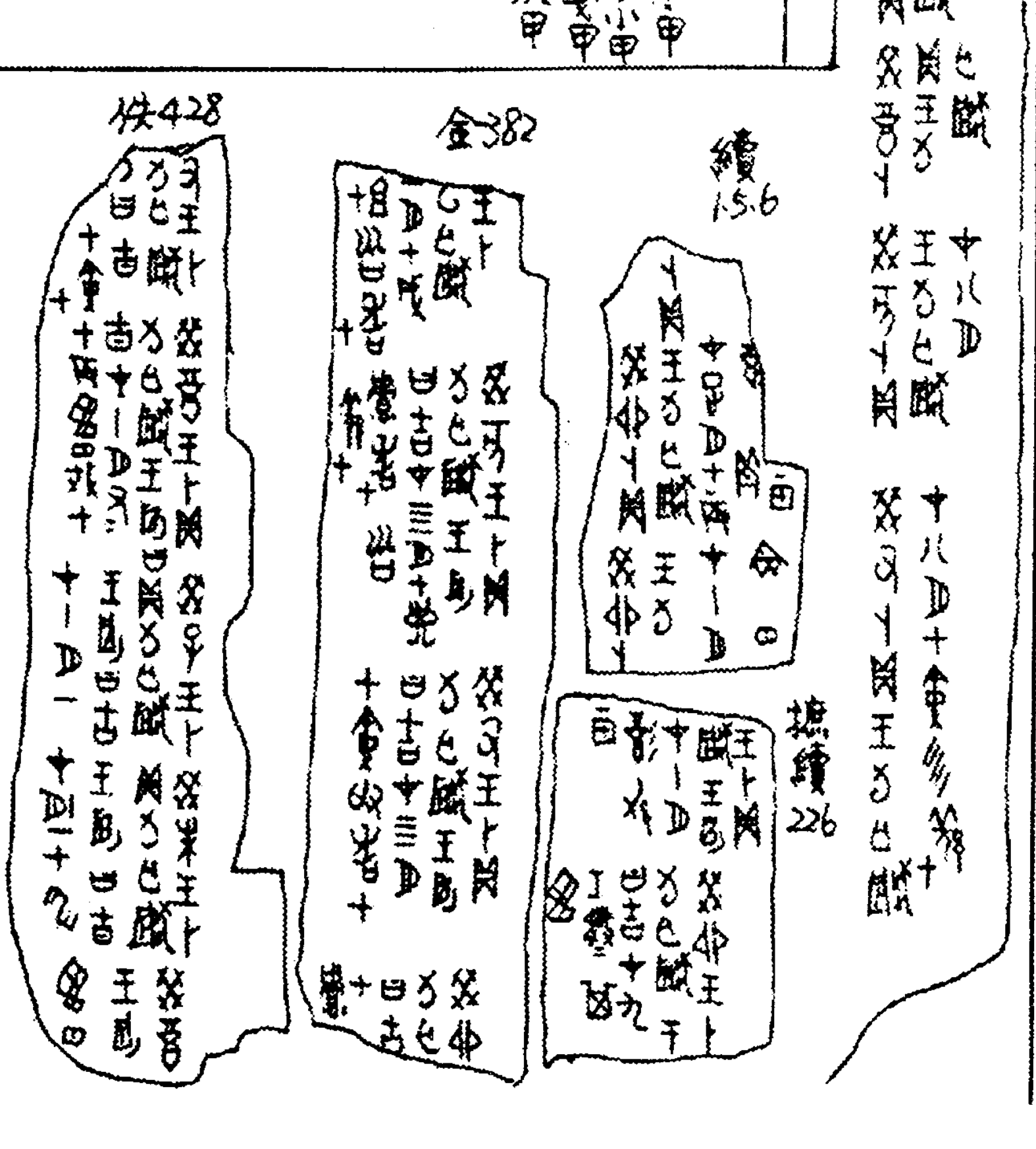

體骨刻辭（佚存518）
豐彝
小臣邑斝
京5489
後上28

右列的明789片雖與王四祀十二月甲午的𢼄大甲及正月甲辰符合，可是「工典凶𡿧」之辭如前所述實係偽作。遺243片所載從五月甲寅至七月甲辰之月份與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一致，而這個月份在王四祀的十月為甲戌、甲申、甲午三旬，其次旬的甲辰則屬十一月。可是後下28片載「甲午多𢦔甲」固然是在十月，而「甲辰多沃甲」卻仍然作十月，所以兩者有一旬的差距。可知十月實至甲辰止，亦由此可知七月至十月間有置閏的事實。假定這置閏是二旬或三旬的話，則後上207及前3282兩片之「王五祀九月甲辰多上甲」要變為八月而不是在九月了，這從右表一看便知。所以這次的置閏當不超過一旬。在前述祀譜表的構成時，已推定王二祀至王四祀間有二旬的置閏，可是右邊的置閏只是此閏二旬中的一旬，於是進一步要考察另一旬有無置閏。表上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是以王三祀的十一月與十二月間為基點，起算到第十二個月份，把這月定作只有二旬，於是才成為三五〇日的。所以，由於基點的前後排列有二十二個三旬為一個月的月份，因而這中間的一年是屬三六〇日的月份，其結果與只有一旬之閏的情形無異。就是說，王一祀的十二月是只二旬的小月，那麼以此為起點來觀察的話，則王二祀與王三祀的十二月按理也一定都是只有二旬的小月，可是表上王三祀的十二月卻作三旬，從王三祀這裡開始至十二個月後的十一月裡又縮短為二旬的小月，因此這十二月其實等於是置了一旬之閏。雖然是這樣，但如前所記王三祀的月份仍與八片甲骨的辭例符合，由此可知這裡確有一旬的置閏，而這閏置於何處呢？如前所述王三祀十一月甲戌𢼄工典與王二祀四月甲申彡上甲，前者是在十一月下旬，後者是在四月上旬，而由於這王二祀四月上旬甲申與王一祀間置有二旬一個月的小月，以致前記的三片甲骨之辭例與王一祀符合，所以王一祀與王二祀間不可能置閏。因此王二祀四月甲申與王三祀十二月甲辰間一定有二旬的小月，和一旬之閏。於是王二祀與王四祀間置有二旬之閏也就可知了。其次，小臣邑斝所載王六祀四月癸巳（䄍日之）的彡日祀，時當彡工典的前日，因為彡祀是始於前夕祀（叅祭儀），所以正好符合。可是雕骨刻辭上的王六祀五月壬午彡日卻不符了。帝辛王六祀的彡祀不行於五月，所以它不是帝辛時物，而這刻辭是將小臣邑斝的四月癸巳四十九日後的壬午隸於五月，這樣勢必假定此間有二旬之閏。但假定在這裡置閏的話，則王七祀五月甲申祟祖甲，與五月甲午𢼄祖甲（侯殆）便要成了在四月了

、因為有此抵觸，所以不妥當。因此這刻辭所載的祭祀皆不合於帝乙、帝辛兩祀譜，莫非是偽作、姑且存疑。此外京5489片的十月甲戌多小甲固與右表的王四祀符合，也與王五祀、王六祀的場合相符合。

○ 王七祀（假定三十七旬週期）、王八祀


干支
月
王七祀
王八祀
續存2652
續存下966
金743
陳氏藏骨
哲庵藏骨
續存2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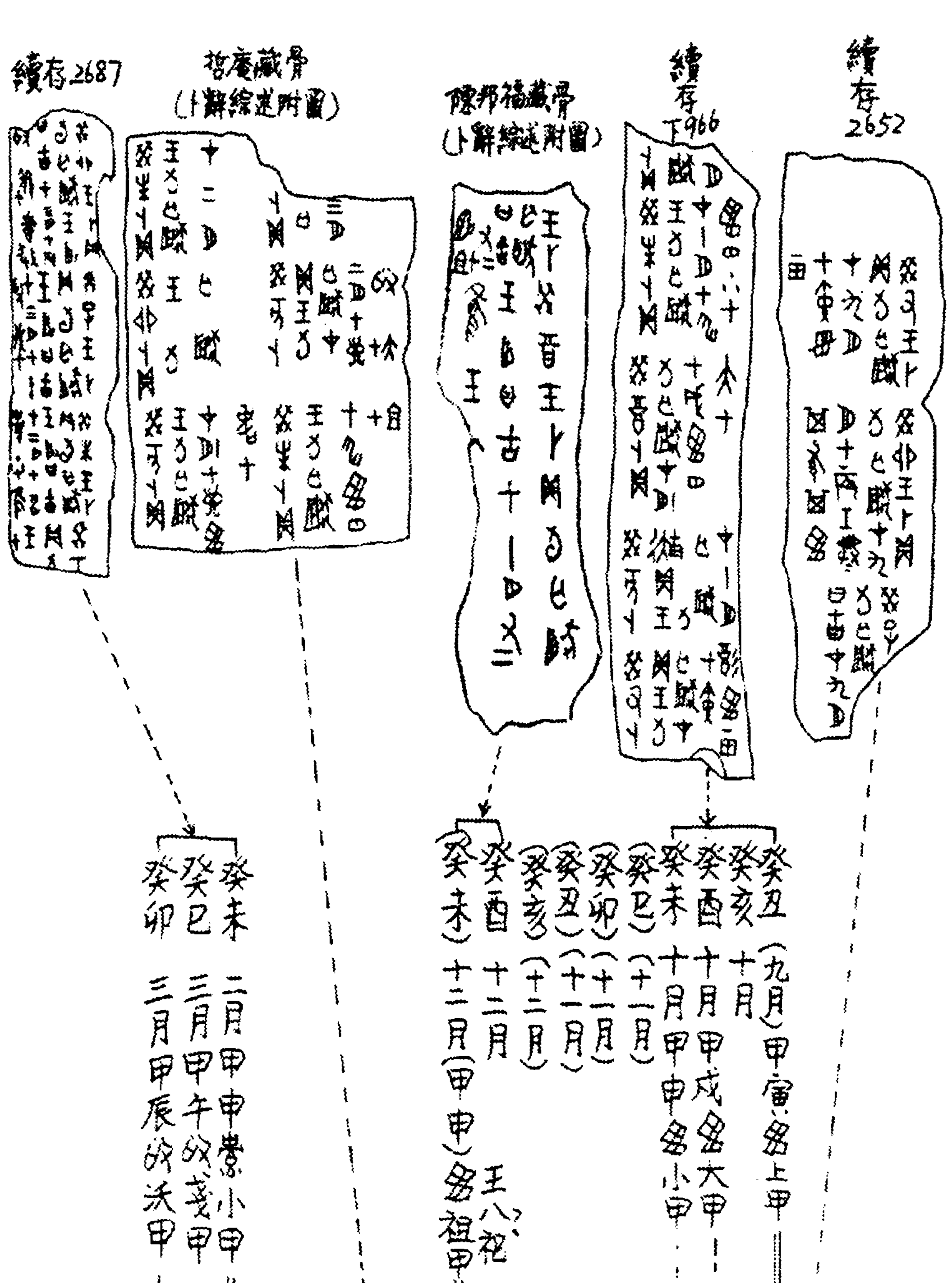


右五片甲骨片所載的祭祀與以三五〇日為一年之月份的王七祀符合。在構成祀譜表的時候，因為王六祀與王七祀中之一為三十六旬週期，所以假定王六祀為三十六旬，而如右所述屬王六祀的小臣邑斝及豐彝所載的祭祀均與之符合，屬王七祀的右列五片也都符合。假使將這週期的順序

倒過來的話，這些便都不合了。可知這個假設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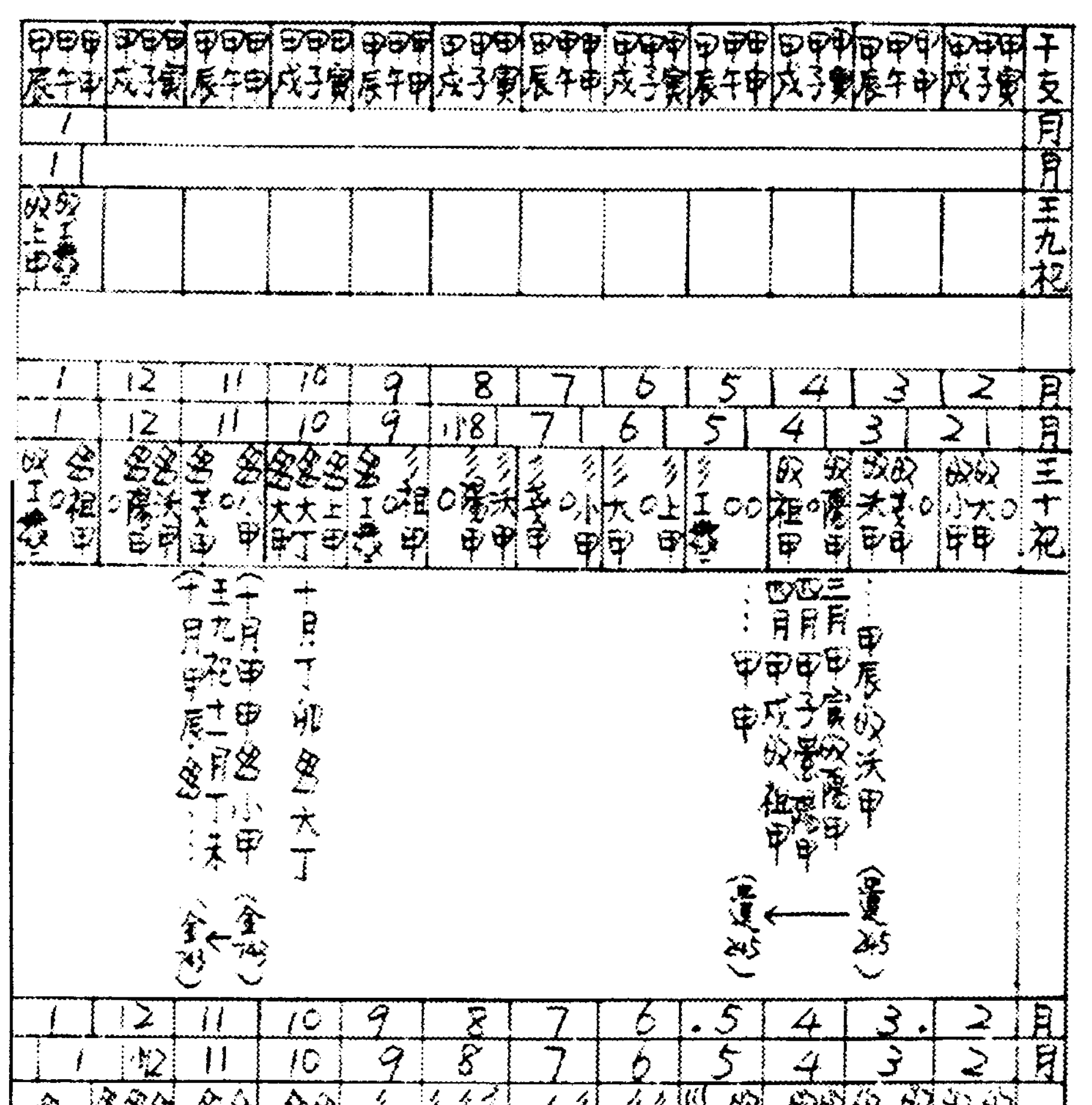
王八祀三月以三六〇日為一年的月份來推算是始於甲申，可是以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來推算則始於甲戌。這與庫1061片王八祀三月始於甲戌的記載相符。由於庫1061片將這一祀的三月作為旬，所以表上的月份也因此置上一旬之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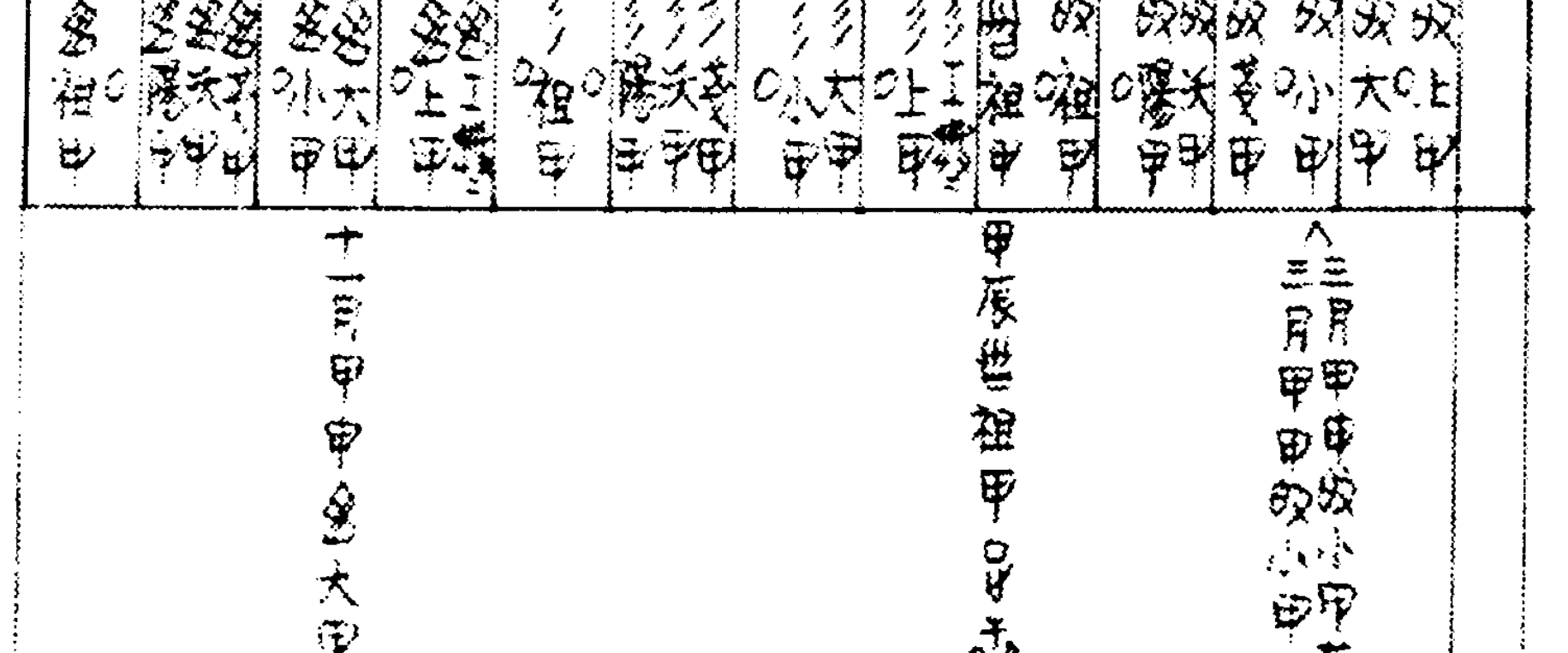
下列的五片甲骨片，如下所記成為一系列緊密的祀譜。這是屬於王八祀的祀譜。



如右所載多工典是行於九月甲辰，可是在帝辛祀譜表裡，至王廿祀多工典沒有行於九月的，而帝乙祀譜裏如右所述則在王七祀是行於九月甲辰，又前述之祀譜表裏王八祀與王九祀也是在九月擧行，所以這個祀譜只能是屬於帝乙時的王七祀、王八祀、王九祀三祀中的一個。假定把九月甲辰多工典視作是行於王七祀的話，那麼這個祀譜上一月甲午的𢼄工典是屬王八祀，且王八祀的三月變成自甲午開始。可是如前所述王八祀的三月始於甲戌，與此不一致，因此這祀譜不屬於王七祀。又假定為王九祀的話，那麼一月甲午的𢼄工典是王十祀了，以這祀譜說，王十祀變成要作三十六旬週期了。可是在前述的祀譜表上，王十祀是作三十七旬週期的，因此這個祀譜也不屬於王九祀。那麼只有是王八祀了。果然右舉的陳邦福藏骨所載「隹王𠃊祀」的王字下殘字，既非七字也不是九字的殘痕，只有「八」字才能符合，這事實便可作為旁證。把這九月甲辰多工典歸入王八祀，將這祀譜與右邊王八祀表接合，發現多工典的甲辰於此是在九月中旬，而右表以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裏則為九月下旬，兩者有一旬的差距　於是根據這祀譜便可知王八祀的三月與九月間置有一旬之閏。（因為此處有閏，所以將王九祀裏只二旬的小月定在八月。又如果把八月的話，則至王廿祀十一月止小月變成有十二次，所以王十祀譜裏把小月定在十二月）

○ 王九祀、王十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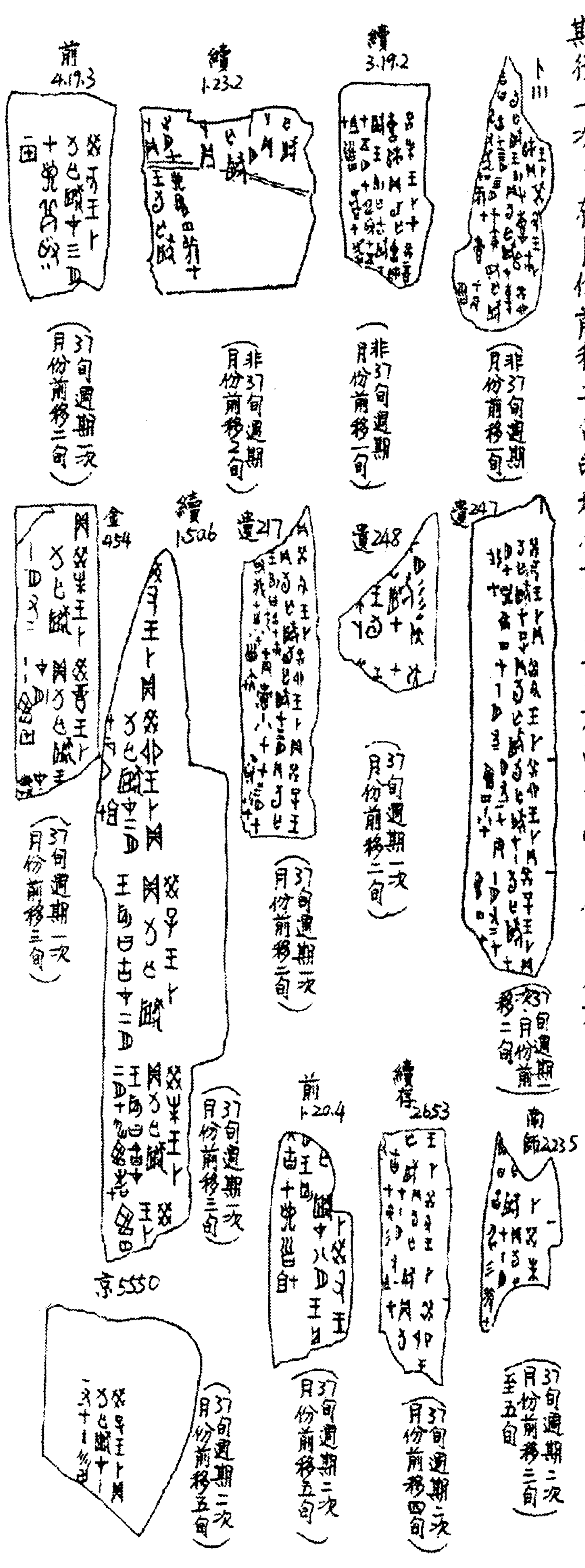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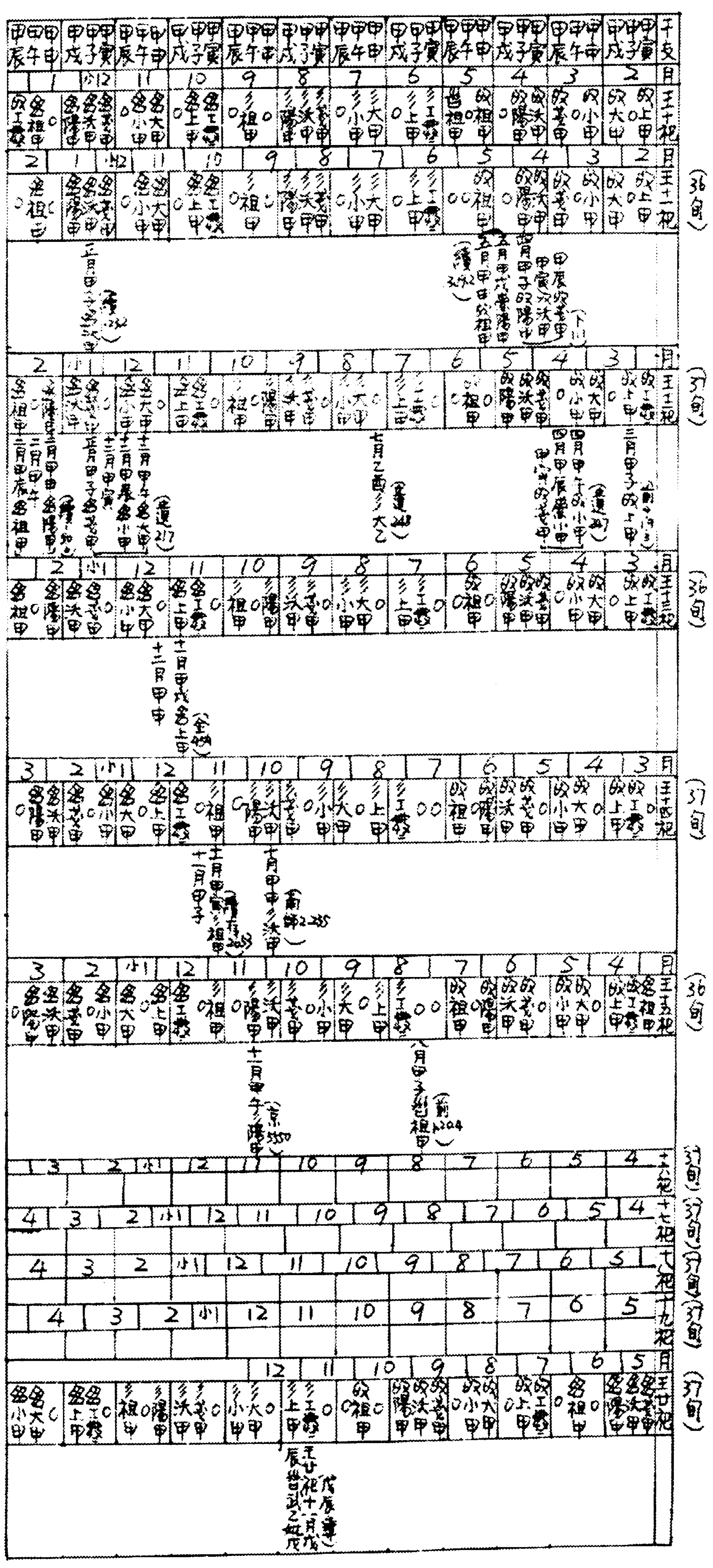
右列的遺245片所載與王九祀的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符合。前157及續存下767片所載則與王十祀的三五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只是金743片所載既與王八祀符合，而假定把王九祀只二旬的小月置於十一月以後的話，也與王九祀符合。而王九祀的十一月有甲辰之旬（參構成祀譜之遺281片），由此可知片上的「十月甲辰彡」一定是作「十一月甲辰彡」，只是在模寫時把「一」字脫漏了。

〇王十祀以後

下列的十三片甲骨片都是王十祀以後之物。如前所述王十祀與王廿祀十一月間，三十六旬週期使用三次，三十七旬週期使用七次，而且月份前移十旬。所以，以王十祀的祀譜作為基準來推定這些卜辭屬於王何祀是很容易的。例如遺217片上彡小甲行於十二月中旬甲辰，所以以王十祀十一月的彡小甲為基準來考察時，如果要使王十祀的彡小甲行於甲辰的話，則必需有一次之三十七旬週期。又如果要使這個彡祀行於十二月的話，則月份必需前移二旬，即王十祀以後三十七旬週期行一次，在月份前移二旬的場合下，王十祀的彡小甲便是行於十二月中旬的甲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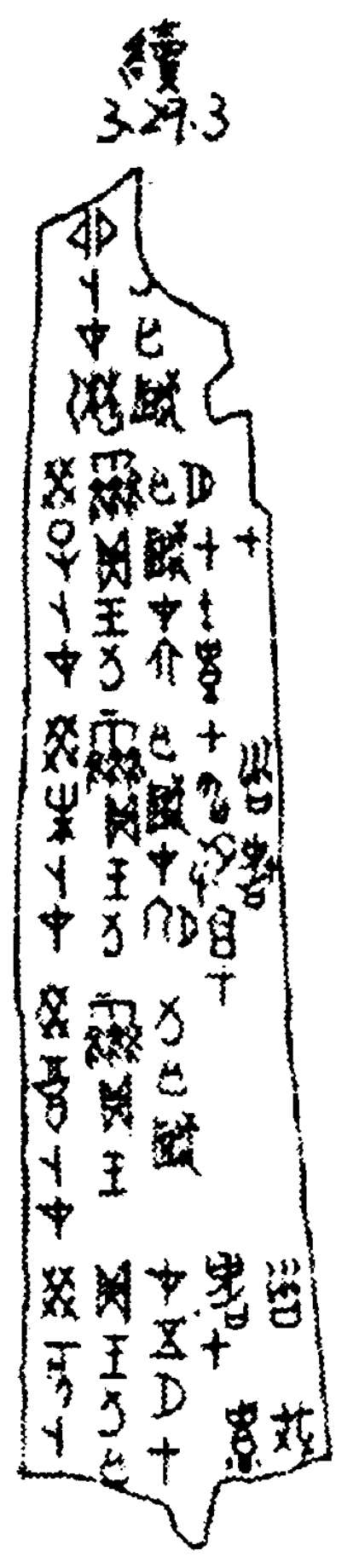

前4.17.3
續1.23.2
續3.19.2
（非37旬週期）
（37旬週期一次 月份前移二旬）
遺247
遺248
遺217
續1506
金454
（37旬週期一次 月份前移二旬）
前1.20.4
續存2653
南師2.235
京5550
（37旬週期二次 月份前移三旬）
（37旬週期二次 月份前移四旬）
（37旬週期二次 月份前移五旬）

對照右十三片的週期以及月份前移的情形，將之作如下的排列，其各屬王何祀便一目瞭然。


(36旬)
(37旬)
(36旬)
(36旬)
(37旬)

屬王十二祀的遺217片載於十二月的是甲午、甲辰、甲寅。又續1506片載於二月的是甲申、甲午、甲辰，所以二者間的一月為甲子、甲戌。由此可知只二旬的小月不在十二月，而是在正月，因而可以修正小月的位置。於是十三片甲骨片在王十祀以後的祀譜中便呈井然有序的排列，據此可知王十祀以後行三十六旬週期的有王十一祀、王十三祀及王十五祀，其餘的則行三十七旬週期。又在王廿祀的十一月戊辰（甲子之旬）舉行武乙配妣戊的𠭘祀（在𠭘祖甲之次旬，亦即與彡工典同旬）的事實也就很明瞭了。下舉的續3283片屬於王十祀以後之物，可是卻是唯一與右舉的祀譜不合的例子。此片載於五月甲子的祭陽甲（中旬或下旬），帝辛時的祭陽甲是行於十月甲申至十二月甲辰間，而非行於五月，至於王廿祀以下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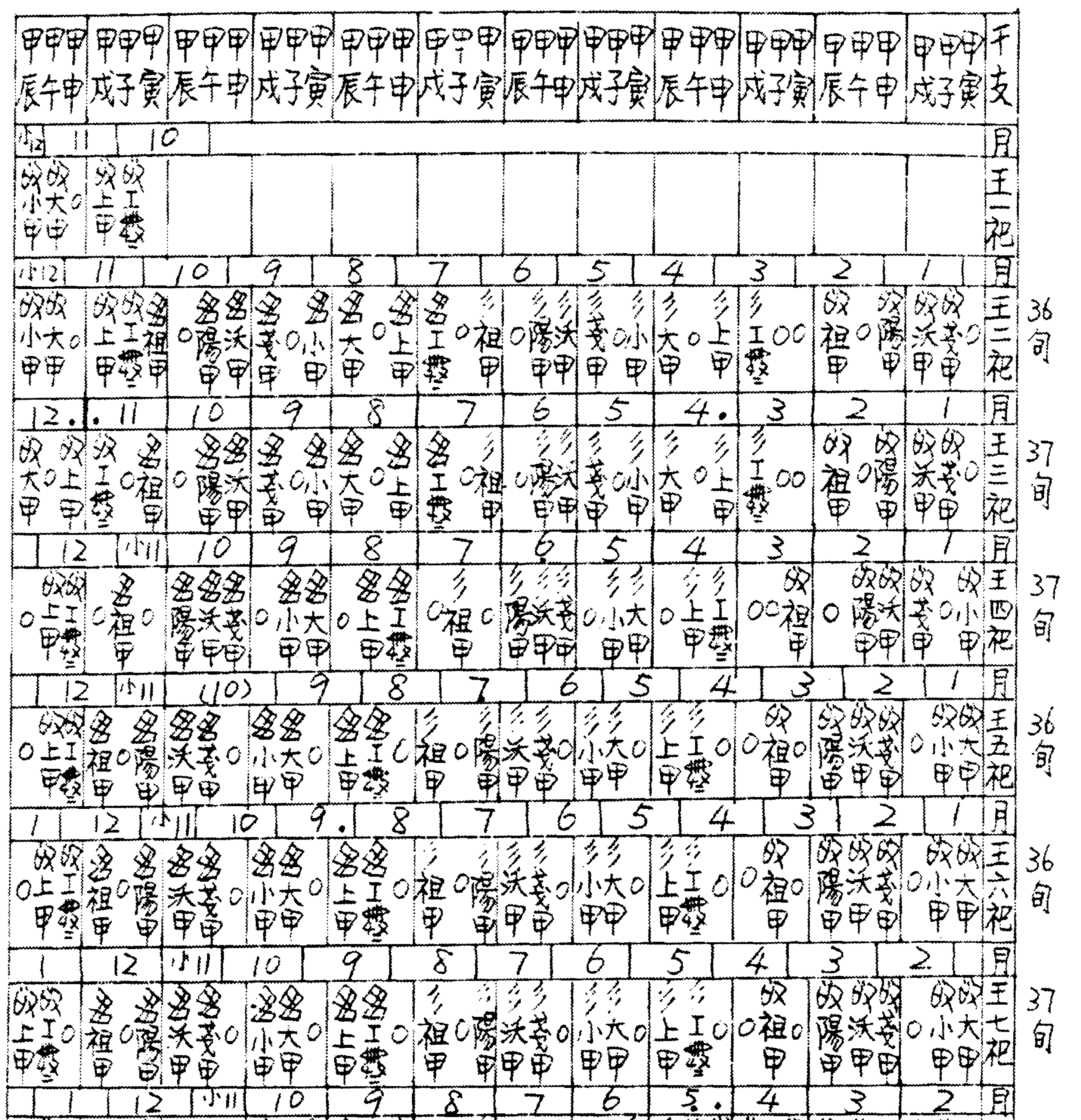
是在四十祀以後了。可是祭陽甲在帝乙王十祀是行於四月甲子，王十五祀是行於六月甲申，所以五月甲子的祭陽甲有可能是在這段時間舉行的。因此此片當列於帝乙祀譜。根據帝乙王十祀的祭陽甲為基準來考察此片所載在五月中旬或下旬舉行的場合的話，則王十祀以後不得用三十七旬週期，而月份則前移三旬或四旬，可是這種場合與右列的前4.17.3、遺247、248、217及續1506片的用一次三十七旬週期及月份前移二旬的場合不能相容。此片所載之祭祀雖然像是在王十二祀或十三祀，可是還得留待後考。



以上依據不符合於帝辛祀譜的六十四例來檢討了帝乙祀譜。祀譜表是以十四例（至王十祀止有十三片甲骨片，至王廿祀為[illegible]）構成的。至王十祀止符合的有三十五例，王十祀以後符合的有十三例。以上六十二例與祀譜表照合。而王六祀的雕骨刻辭（佚518）與王十三祀的一片（續3283）則不合，尚有待後考。由此可知據此編製的祀譜表是正確的。又依據戊辰彝，帝乙始於王一祀十月下旬的甲子，終於王廿祀七月中旬的甲寅，計帝乙在位有二十祀。而帝辛王一祀始於七月下旬甲子等事實亦均可明瞭。且在這廿祀當中的五祀週期，王二祀、王五祀、王六祀、王八祀、王九祀、王十一祀、王十三祀以及王十五祀是用三十六旬，其餘的則為三十七旬週期。（但王一祀則不明確）其月份則使用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王二祀四月至十一月間置一旬之閏、王四祀七月至十月間置一旬之閏、王八祀三月置一旬之閏、王八祀四月至九月間置一旬之閏，而王十一祀至王廿祀間則不置閏。因此帝乙前半的十年間置閏四旬。如果說是為了使太陰月與太陽年相合，其閏未免太少。所以毋寧說是為了要使三五〇日為一年符合三五四日為一年的太陰年才置閏的。

依據右邊的檢討，再將前記祀譜表的月份加以修正，於以將至王廿祀止的祀譜表揭之於下：（期為只二旬的小月，在王十祀以前，是以王三祀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為基點。而王十一祀以後，則假定以王十祀的十二月為起點。）

（修正）帝乙祀譜表(一)（王一祀至王十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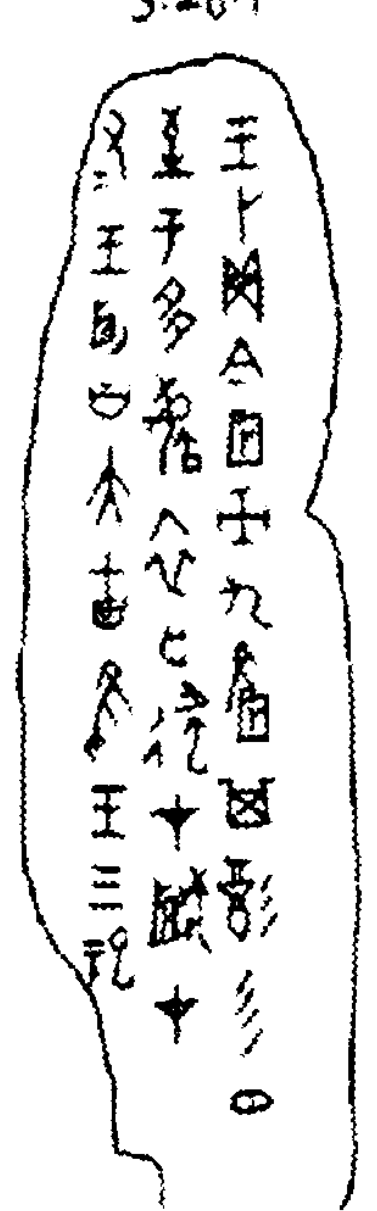

干支
月
王一祀
王二祀 36旬
王三祀 37旬
王四祀 37旬
王五祀 36旬
王六祀 36旬
王七祀 37旬
王八祀 36旬
王九祀 36旬
王十祀 37旬
甲戌 甲子 甲寅
甲申 甲午 甲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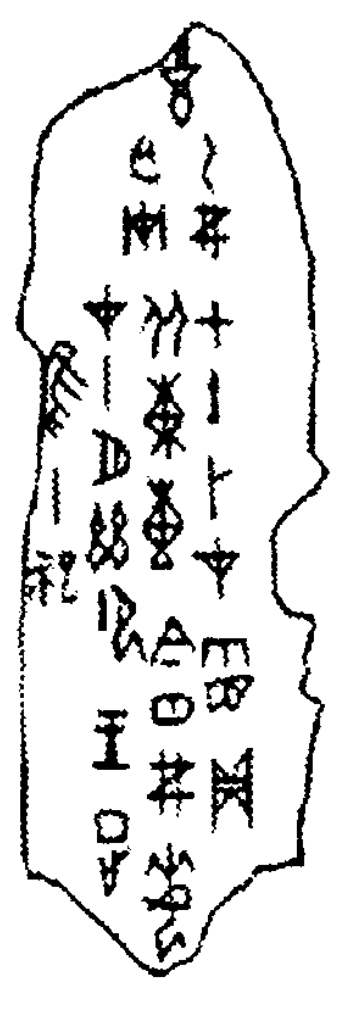
帝乙祀譜表(二)（王十一祀至王廿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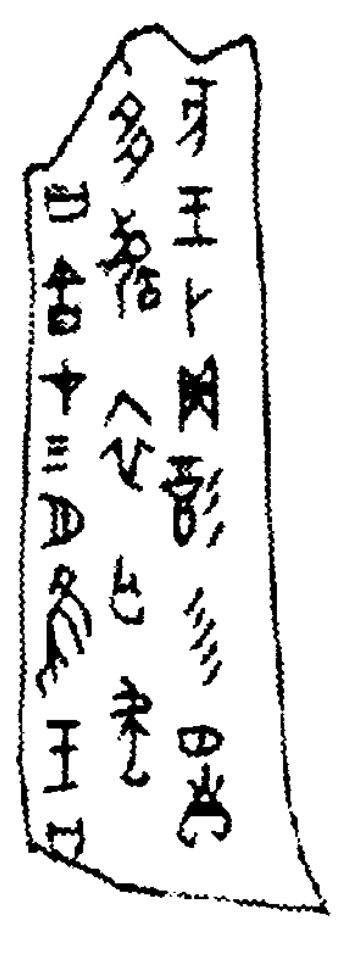
	干支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甲寅甲子甲戌	甲申甲午甲辰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小12	1
36旬	王十一祀												○ 翌祖甲 祭工典
	月	2	3	4	5	6	7	8	9	10	11	小12	1 2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7旬	王十二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6旬	王十三祀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月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37旬	王十四祀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36旬	王十五祀	翌祖甲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37旬	王十六祀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月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4
37旬	王十七祀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月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4
37旬	王十八祀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月	5	6	7	8	9	10	11	12	小1	2	3	4
37旬	王十九祀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月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37旬	王廿祀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	祭大甲 祭小甲 ○	祭戔甲 祭沃甲 祭陽甲	○ 祭祖甲 ○	○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 彡戔甲 彡沃甲	彡陽甲 ○ 彡祖甲	○ 翌工典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月	5	6	7									
(37旬)	帝辛王元祀	○ 翌戔甲 翌沃甲	翌陽甲 ○ 翌祖甲	○ 祭工典 祭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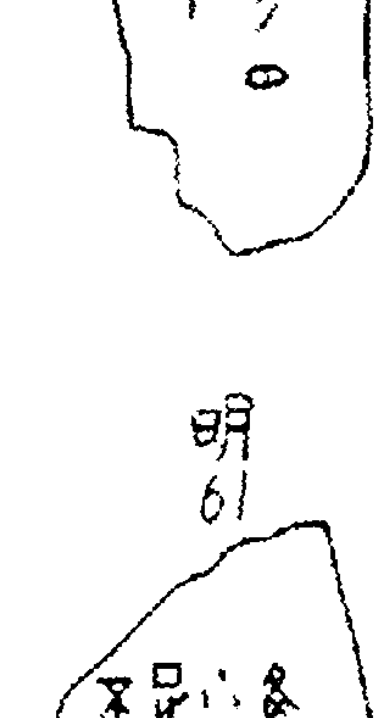
二　帝辛祀譜表的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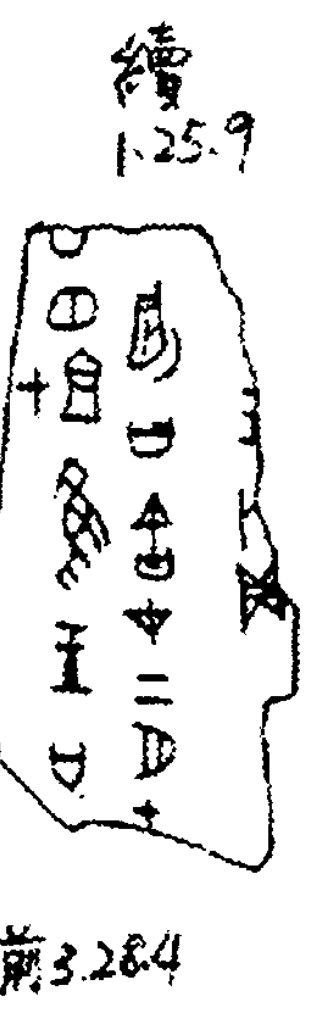
帝辛祀譜是將記載著王幾祀的諸甲骨片加以整理而構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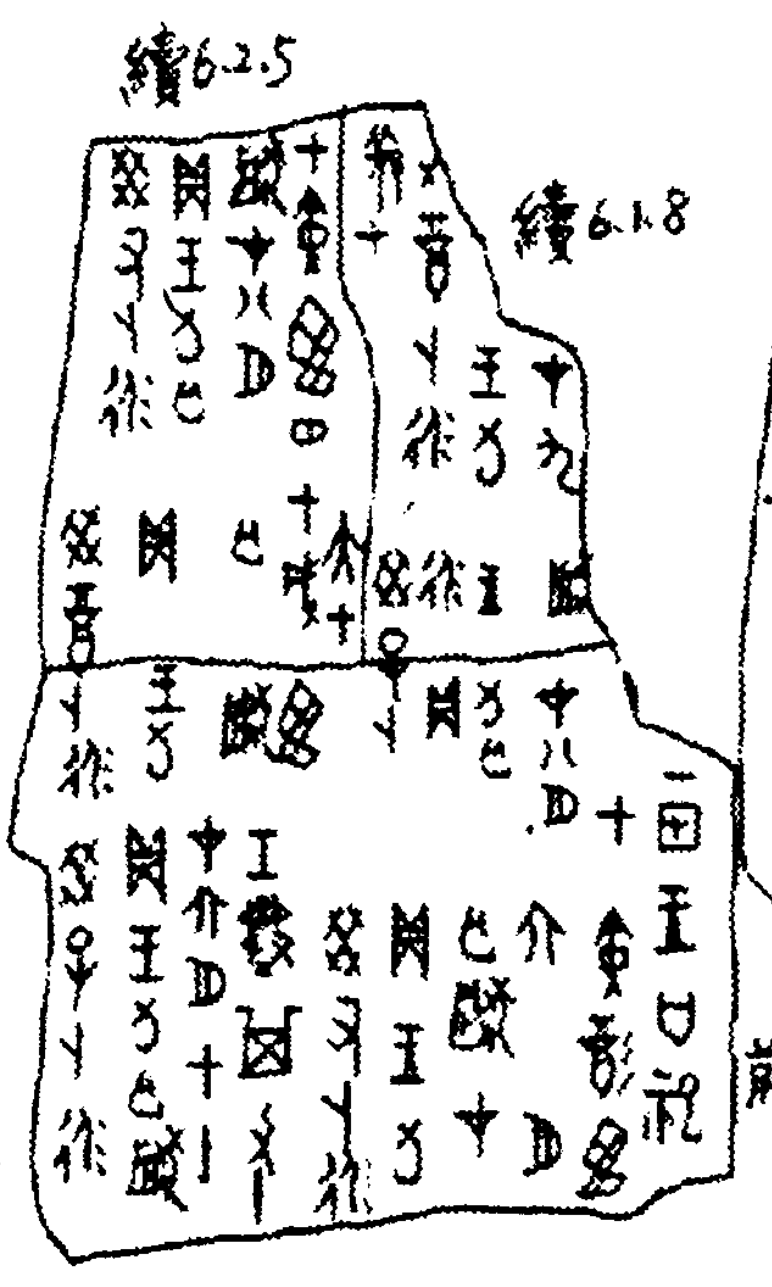

前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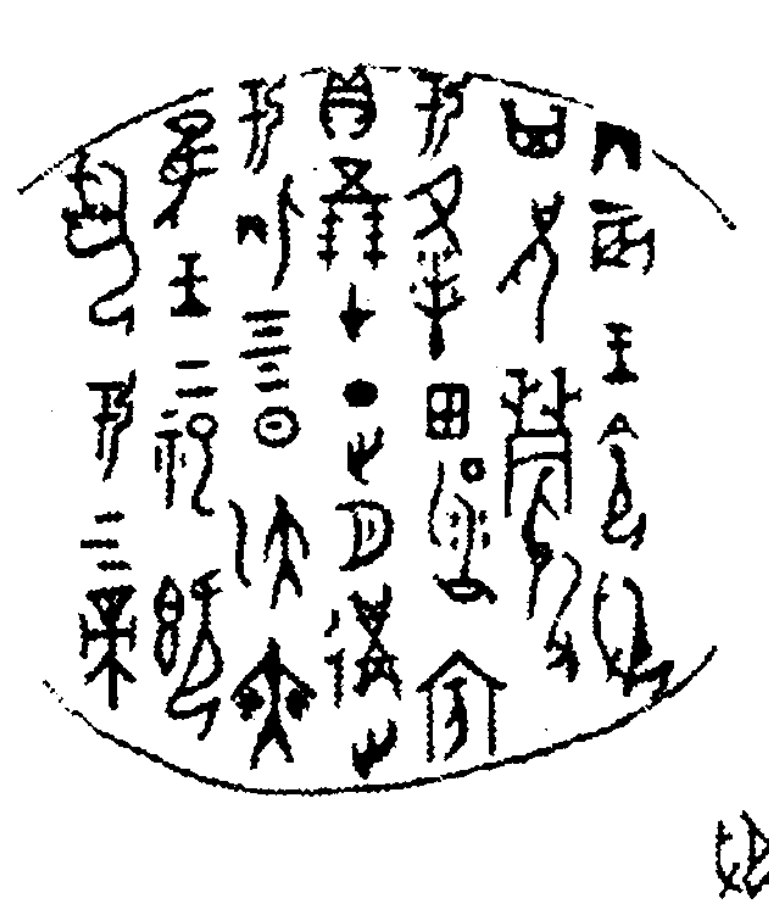

續3.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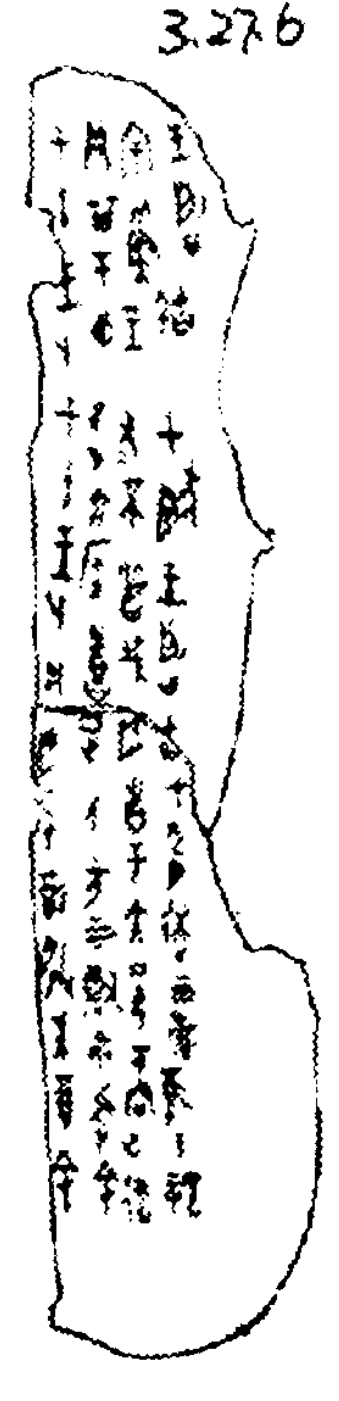

續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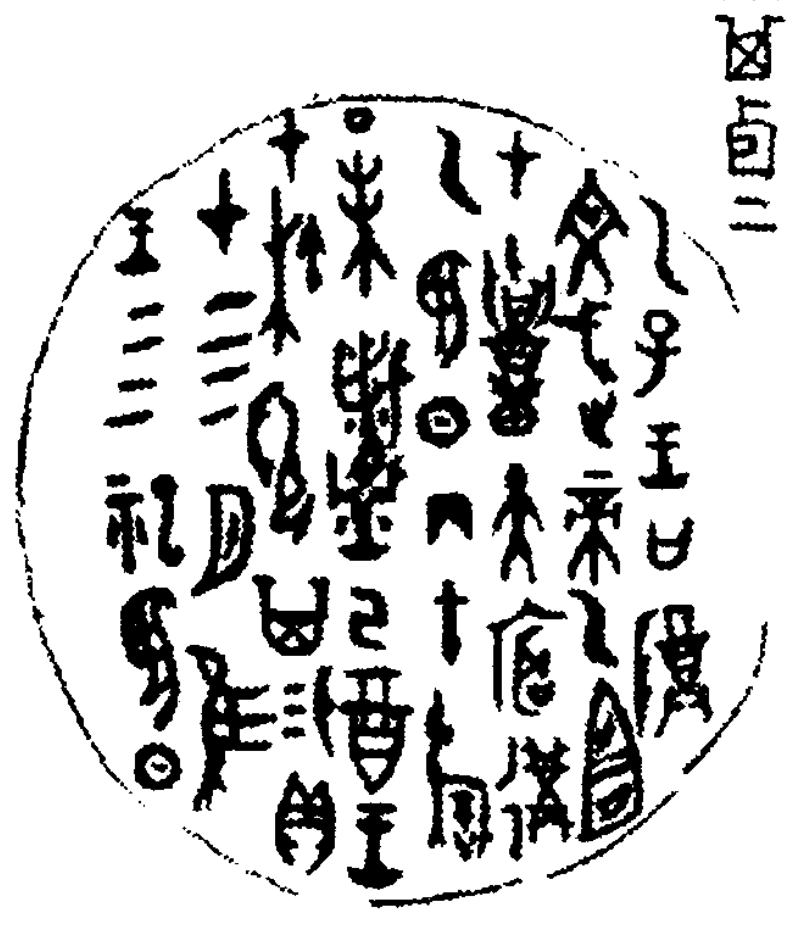

明61


續1.25.9


續6.2.5　續6.1.8　前3.28.4


邲其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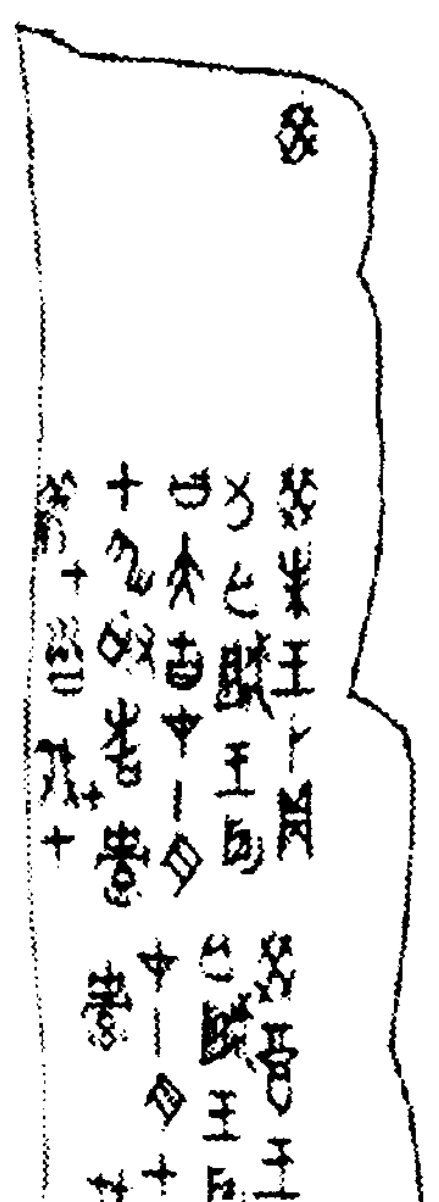

前4.18.1 3.27.6


邲其卣二

以下就一些不適合於帝乙祀譜的祭祀卜辭加以檢討，看其是否符合於帝辛祀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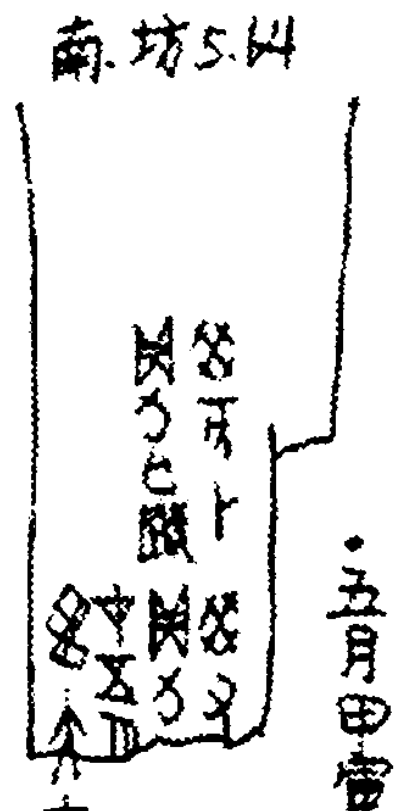
○王一祀、王二祀、王四祀

續1.50.5片所載之祭祀符合於王一祀、王九祀。拾掇2491片所載之祭祀符合於王二祀、王十祀。京4994片所載之祭祀符合於王四祀之四月甲午翌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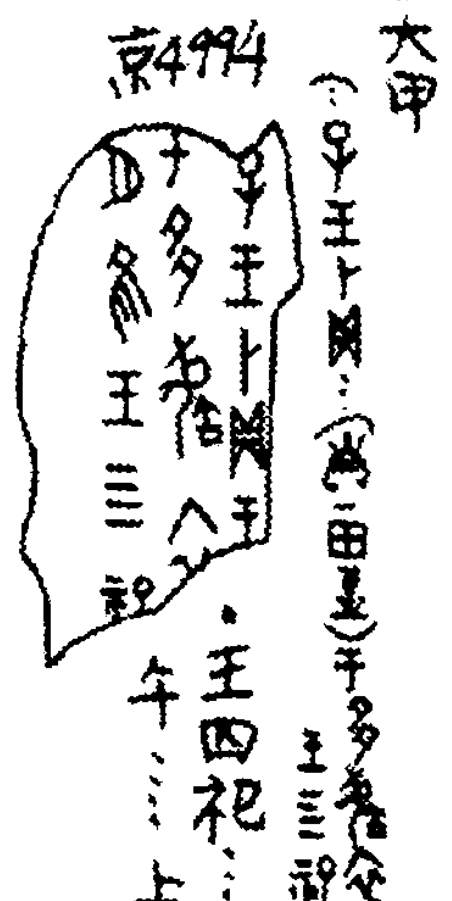

續1.50.5

・十月甲戌祭沃甲

・十月甲申祭陽甲


拾掇2.491　南.坊5.64

・五月甲寅翌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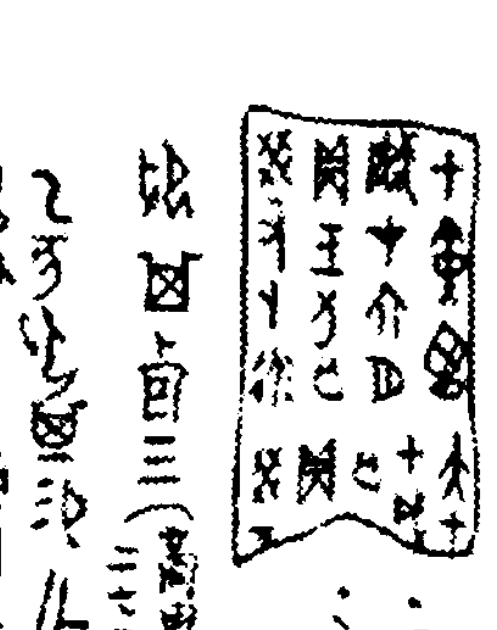

京4994

(癸□王卜貞：(旬亡畎)……王三祀)

・王四祀……月甲午……上甲

○王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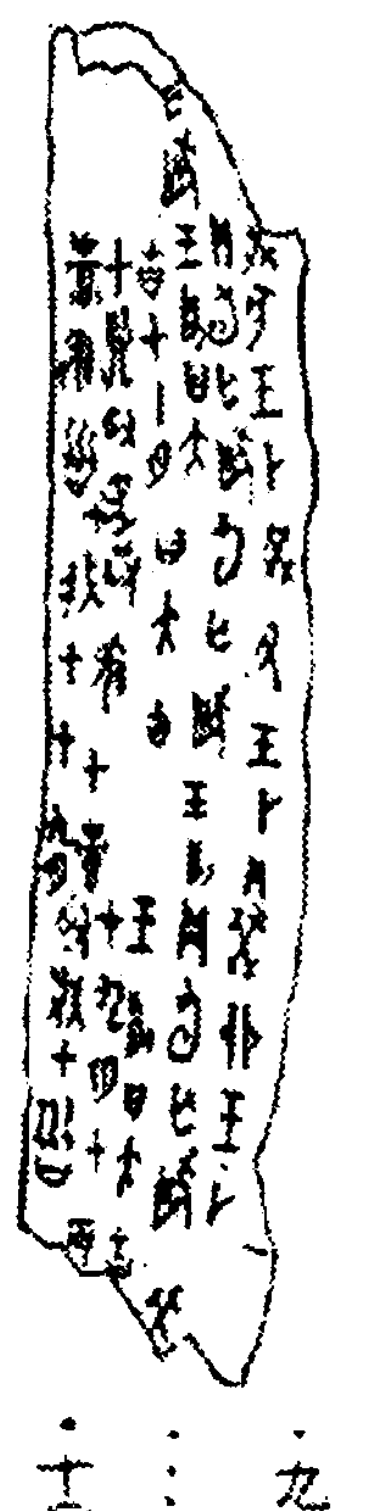
下舉甲骨片所載之祭祀符合於王六祀的六月甲寅翌沃甲。其次所舉的邲其卣三之人名與前祀的邲其卣之人名實同一人，所以很明顯的是帝辛時物。此銘文記載王六祀六月乙亥(翌日)舉行翌祀，表上的王六祀是以甲子之旬終了，而乙亥屬七月，所以銘文與祀譜表的月份相差一旬。這在下面王七祀的遺246片的場合下也是一樣的。遺246片與祀譜表相差一旬，這起因於將王七祀的置閏定在十一月所致。如果將這置閏定在五月以前的話，那麼王六祀的六月便變成可到甲戌(之旬)為止，以如銘文所載翌祀行於六月乙亥，於是銘文的祭祀便與祀譜表一致了(此翌祀是對小乙而行的)。此番修正也使下舉遺246片的場合得到滿足，因此依據這銘文便可知王七祀之閏是置於王六祀的五月以前。


邲其卣三(商周金文錄遺二七三.二七五)

・(二月)甲戌(翌)大甲

・六月甲寅翌(沃甲)

○王七祀


遺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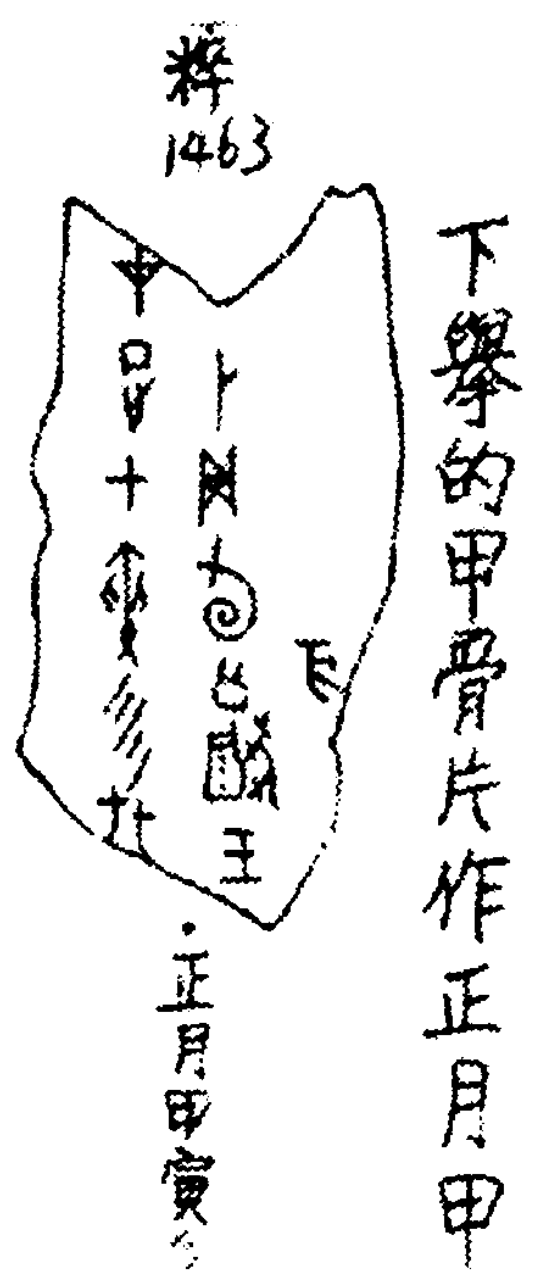
・九月甲辰祭戔甲

・……(甲寅)祭沃甲

・十月甲子祭陽甲

上舉甲骨片所載的祭沃甲、祭陽甲與王七祀十月的祭祀一致，可是祭戔甲則卜辭作九月，而祀譜表作十月，相差一旬。這現象是由於原先將王七祀的置閏假定在十月所致。如果像右邊王六祀中所述，將置閏定於五月以前的話，則此三辭與祀譜表便告符合。

(待問)


粹1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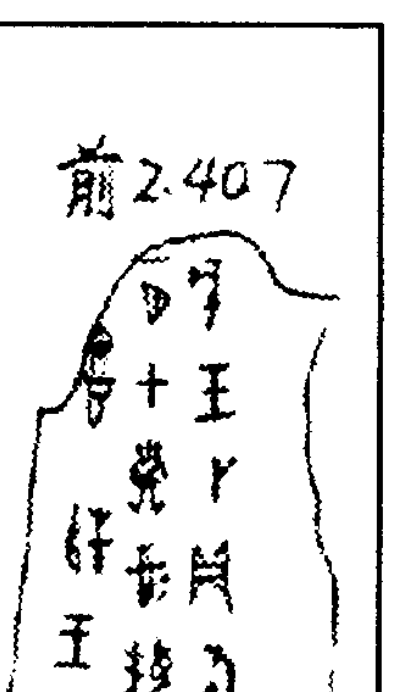
・正月甲寅彡戔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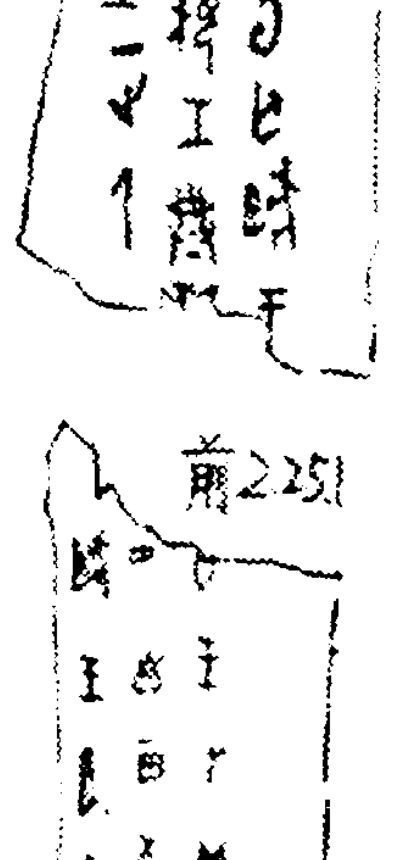
下舉的甲骨片作正月甲寅彡戔甲，這個祭祀除帝辛七祀以外均不適合。然而祀譜表上卻作二月上旬甲寅彡戔甲，所以兩者的月份相差一旬。表上固然把月的交替都假定為甲日，可是實際上月有大月小月之分，不一定都始於甲日。從這片看來，可知表上的二月並不始於甲寅，而甲寅是在一月裏。但這說法還需等待其他証據，於此不敢遽下斷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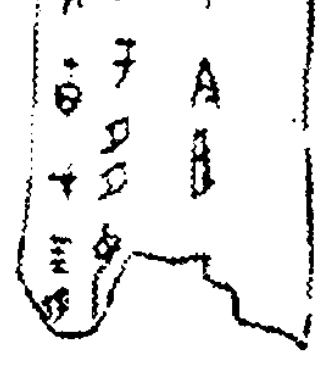
○王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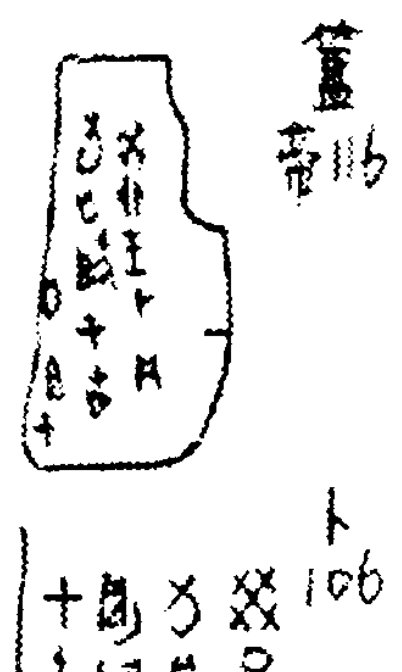
下舉的前2.40.7片為帝辛王八祀四月癸亥之物，其事實述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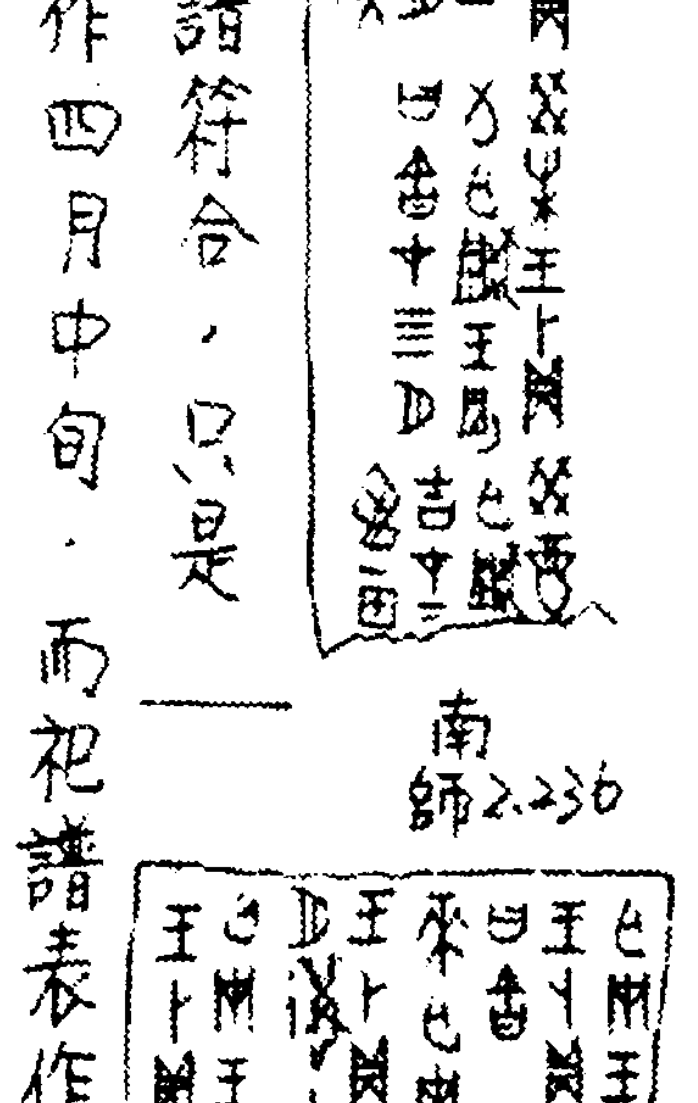
(參第二篇第二章「征伐表」部分)


前2.40.7


前2.25.1


簠帝116


卜106


南師2.236

依右五片可構成如下的祀譜，這些祭祀與王八祀的祀譜符合，只是

・(四)月甲子(翌)工典(前2.40.7)

・四月(甲戌)(翌)上甲(前2.25.1)

・四月甲戌翌上甲(卜106)

・四月

・五月甲午翌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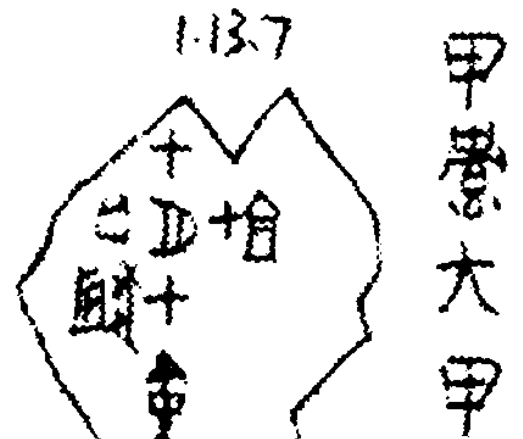
・(五月)(戊戌)翌大丁(配妣戊)(南師2.236)

・七月甲辰翌祖甲(簠帝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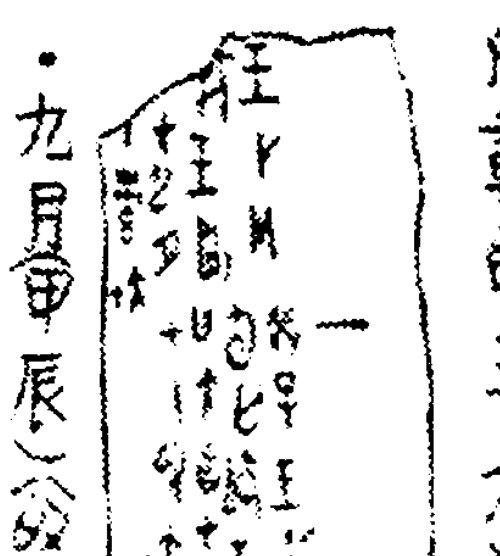
四月甲戌翌上甲，卜106片載作四月中旬，而祀譜表作四月下旬，兩者相差一旬。這是由於把王九祀的置閏假定在十月所致。如果將之置於五月以前的話，則兩者便符合了。依據後述之帝辛八祀征伐夷方歷程，則王八祀四月上旬有丁卯(甲子之旬)，五月上旬有癸卯，於是四月甲戌正好在中旬，而與卜106片所載符合。又如果依據歷程的話，則此閏勢必置於三月以前。

○王九祀

下列的林1.13.7片符合於王九祀的七月甲寅翌祖甲，續1.39片符合於九月甲午祭大甲、九月甲辰祭小甲，簋卣所載的王九祀九月丁巳(甲寅之旬)因已如前述王九祀是置閏於三月以前，所以九月裏有丁巳，正好與祀譜表符合。只是銘文的九月丁巳在表上正當祭小甲的次旬，依據祀序表，則祭小甲次旬的丁日應行中丁的祭祀，而不是行劦日祀，因此與銘文上劦日的記載不符。這情形在下舉王十祀的方彝的場合也是一樣。銘文末的祭名除了記載當日的祭祀以外，當有祭祀那一旬甲日的祭名，這銘文以及方彝便是如此。因為此器將丁巳之旬甲日的祭祀作劦日祀，所以一檢閱祀序表，便可發現丁巳之旬的甲寅行大甲的劦日祀，這銘文上的劦日便是記的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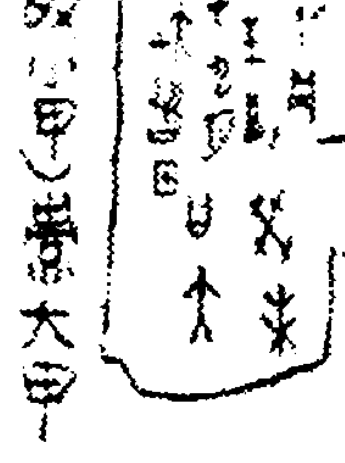

林1.13.7

・七月甲寅(翌)祖甲


續1.39　簠帝39

・九月甲午祭大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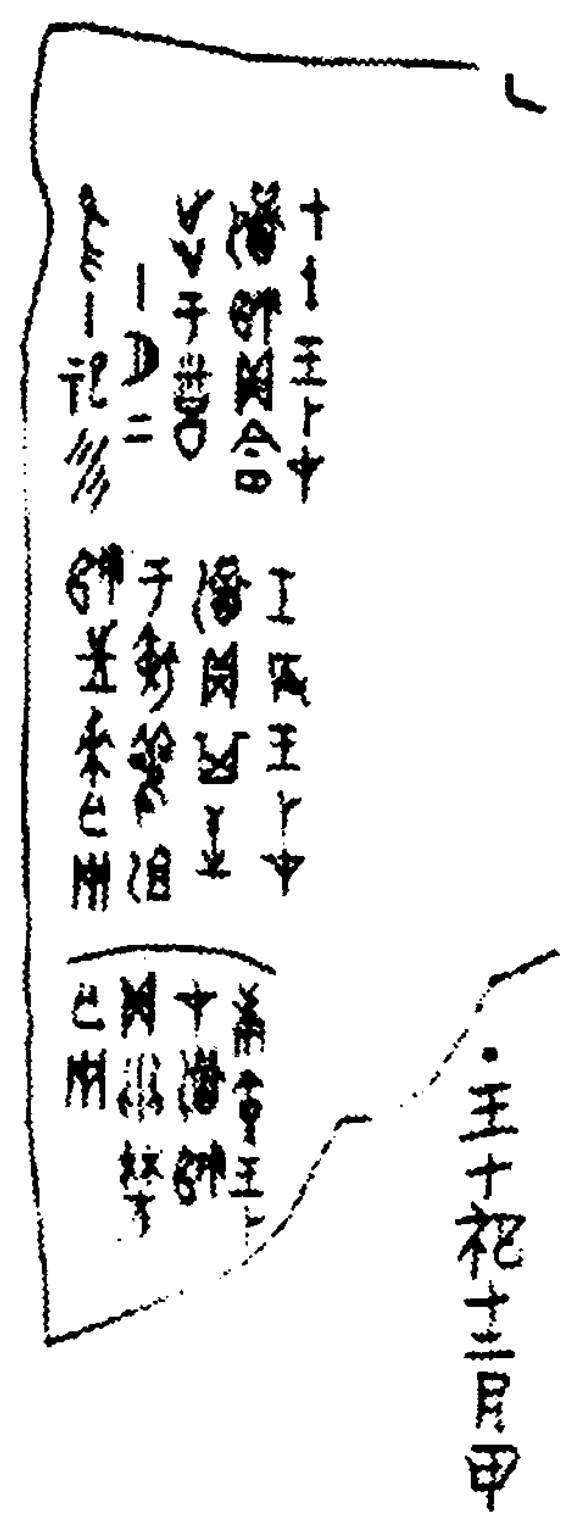
・九月(甲辰)(祭小甲)叀大甲


簋卣(蘇文3.47)

○王十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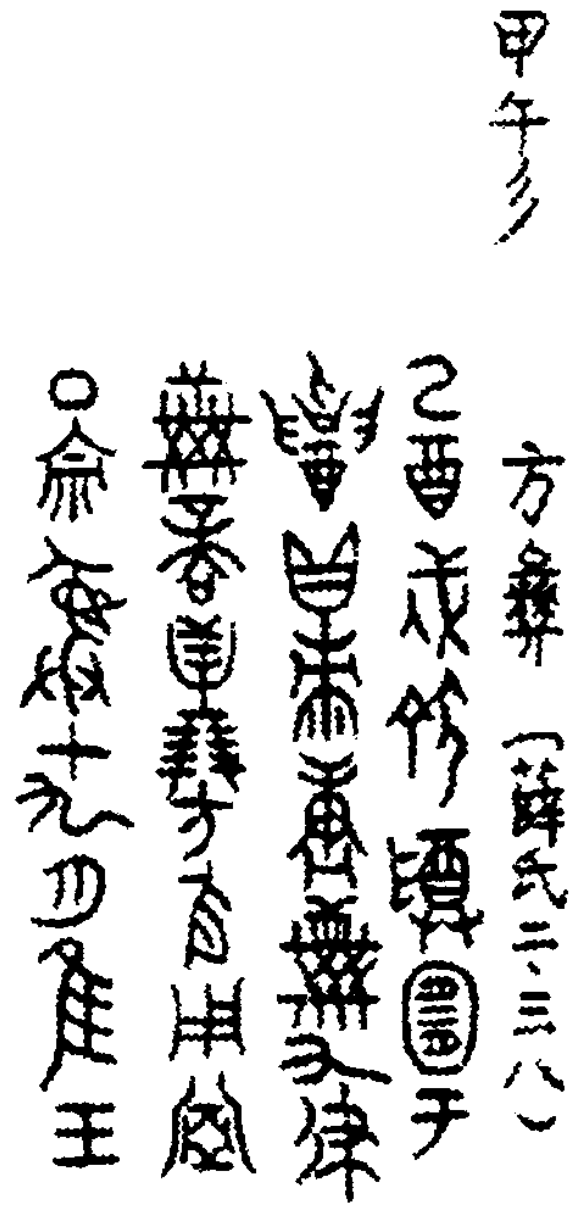
下列的庫1672片所載符合於王十祀十二月甲午的彡上甲。方彝上的王十祀九月己酉(甲辰之旬)則與祀譜表的王十祀九月符合。只是這銘文上的九月己酉按之祀序表，則該日並不舉行祭祀，所以銘文

華1672



·王十祀十二月甲午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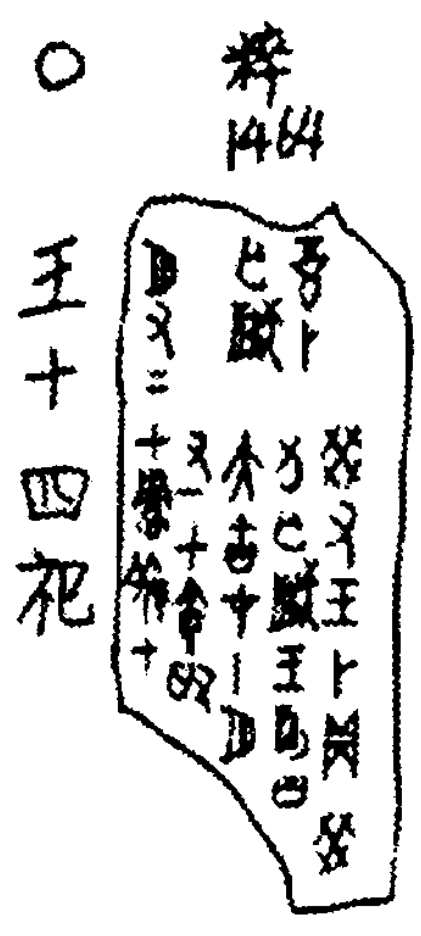
方彝（薛氏二三八）



末的劦日祀不是記載乙酉日的祭祀，作「劦日五」是表示在此旬甲日的劦祀五日後的意思。而乙酉正是在此旬甲日舉行劦上甲的五日後。此外此器銘文所載的日月符合於王十祀的征伐夷方歷程。銘文末的「來東」意思是說為了征伐東夷，王來到東方。

○ 王十三祀

粹1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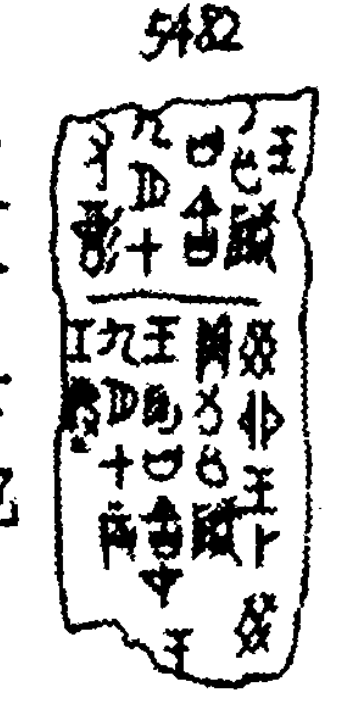


·癸丑　十一月甲寅祭(陽)甲𩱏沃甲
·(癸亥)
·癸酉　十二月(甲戌)(祭祖甲)

上舉甲骨片所載的祭祀與王十三祀的十一月甲寅祭陽甲、十二月甲戌祭祖甲符合。

○ 王十四祀

京54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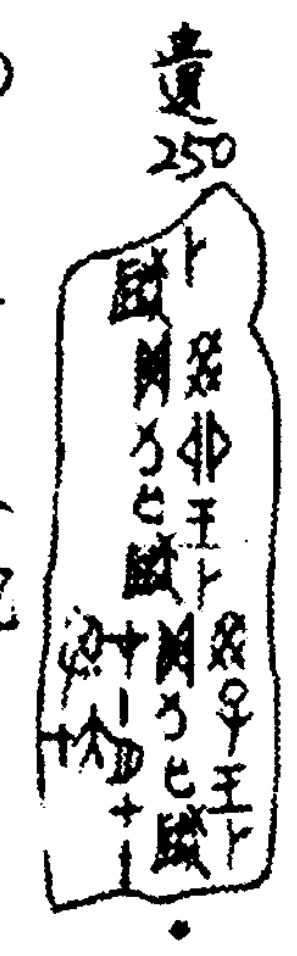


·九月甲辰工典
·九月甲(寅)祭(上甲)

上舉甲骨片所載的祭祀與王十四的九月甲辰工典、九月甲寅祭上甲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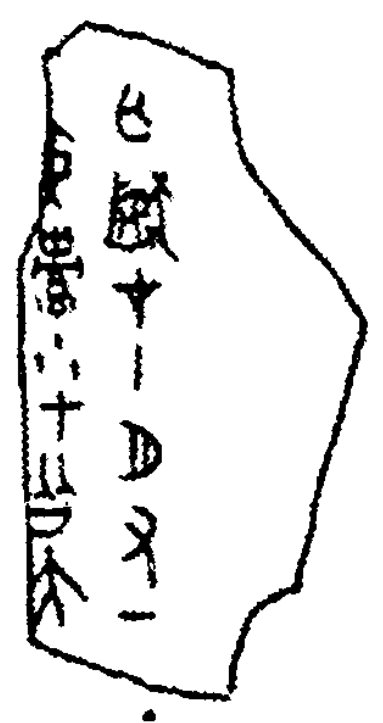
○ 王十六祀

遺250



·十月甲午祭大甲

通別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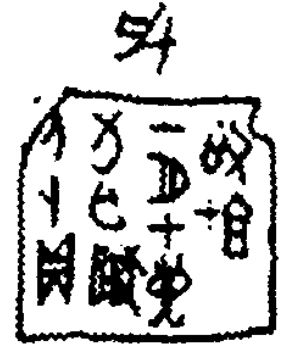
·十一月甲寅𩱏小甲

上舉的遺250片所載符合於王十六祀的十月甲午祭大甲。通別82片所載則符合於十一月甲寅的𩱏小甲。

○ 王十八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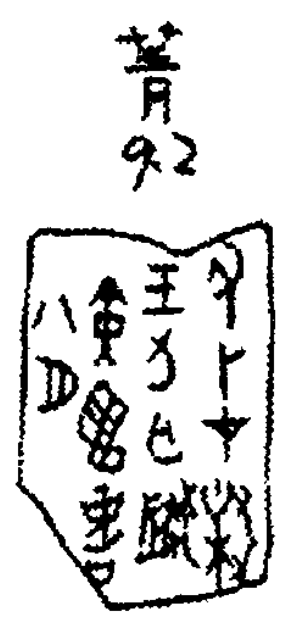
下列的三片甲骨片分別與王十八祀的一月甲子祭祖甲(甲54)、八月甲寅翌陽甲(菁92)及十二月甲午祭沃甲(續2597)符合。

甲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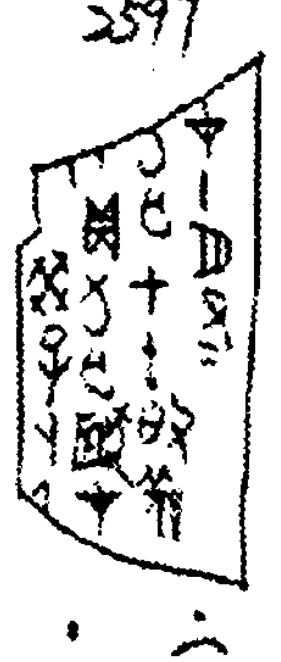
·一月甲子祭祖甲

菁92



·八月甲寅翌陽甲

續存2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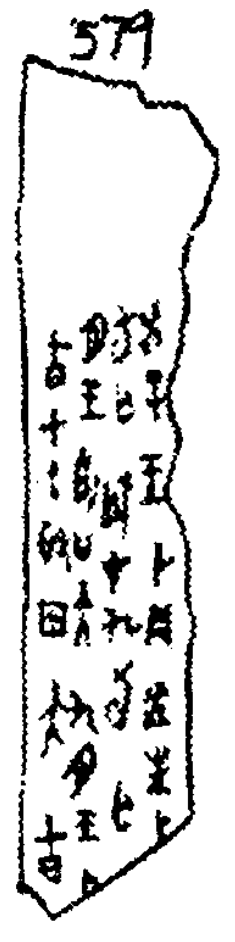


·(十二月)甲午祭沃甲
·十二月

（待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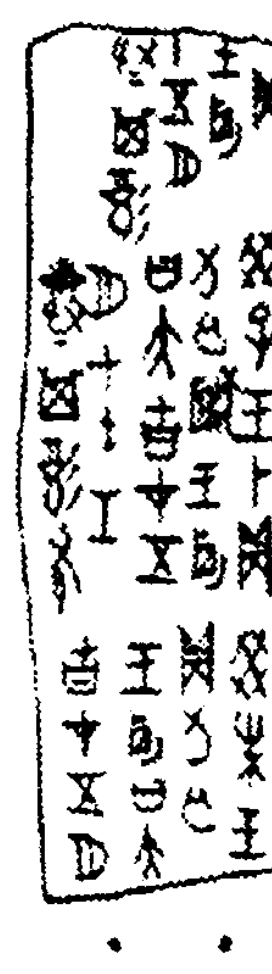
下舉兩甲骨片所載的祭祀只適合於王十八祀，可是卻與此祀月份相差一旬，故存以待後考。

金579



·九月(甲申)
·九月甲午祭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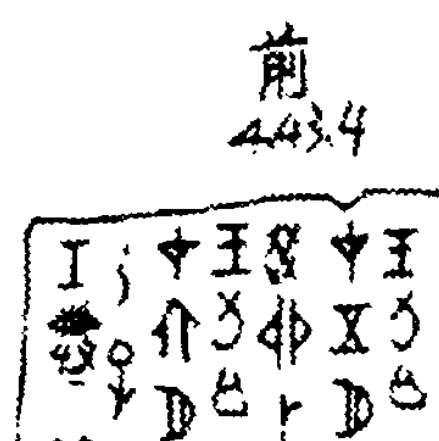
金455



·五月(甲申)
·五月甲午工典其酒彡(其劦)

○ 王十九祀

前4.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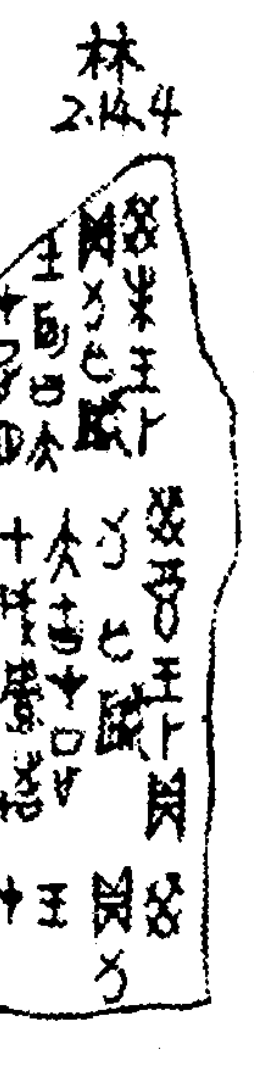
·癸未　五月
·(癸巳)
·癸卯　六月乙巳(甲辰之旬)工典

上舉甲骨片所載的祭祀與王十九祀五月下旬甲申彡祖甲、六月中旬甲辰翌工典符合。只是此片的工典行於乙日，這和王廿祀的翌工典行於翌上甲前兩旬的情形同屬特殊的例子，想是行於甲日有了什麼事故才改到次日舉行的吧！

○ 王廿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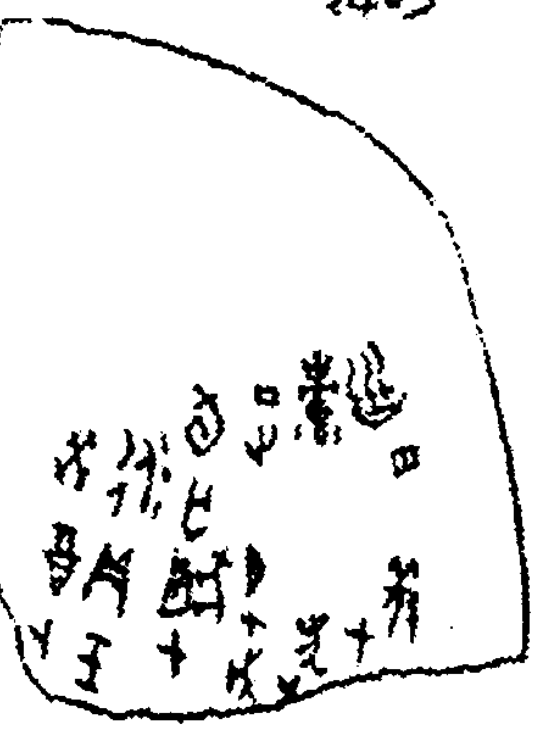
下列八片甲骨片所載的祭祀與王廿祀的祭祀符合。

林2.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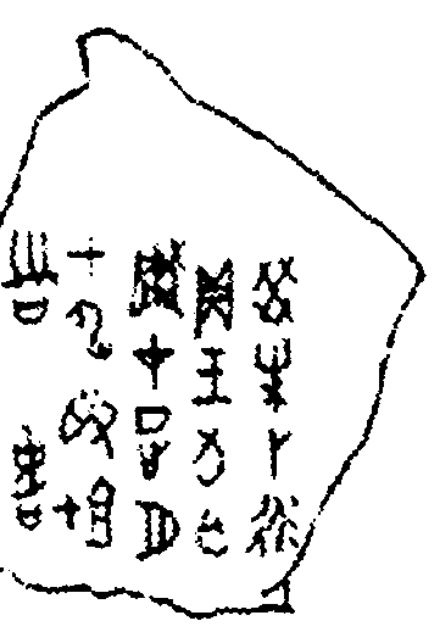
·正月甲申
·正月甲戌𩱏陽甲劦沃甲

續存2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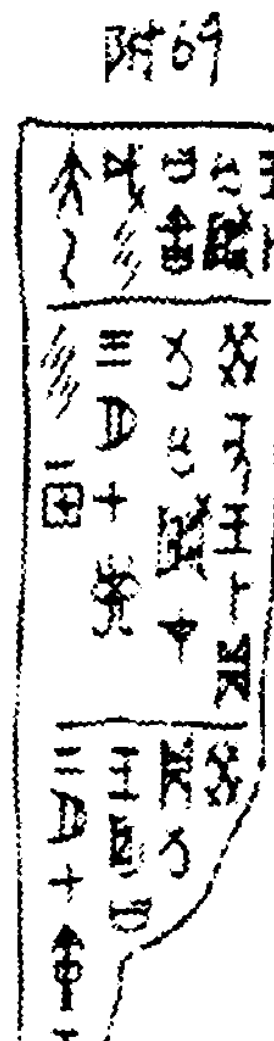
正月甲戌𩱏陽甲劦沃甲

前1.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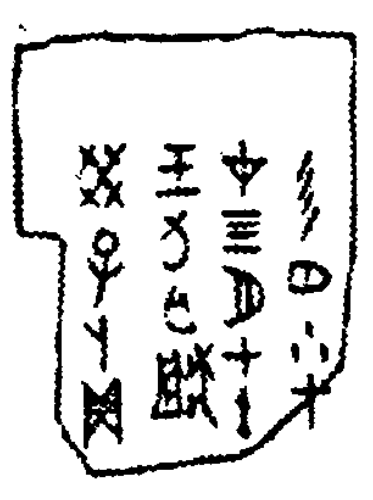
·正月甲申祭祖甲劦陽甲

掇合附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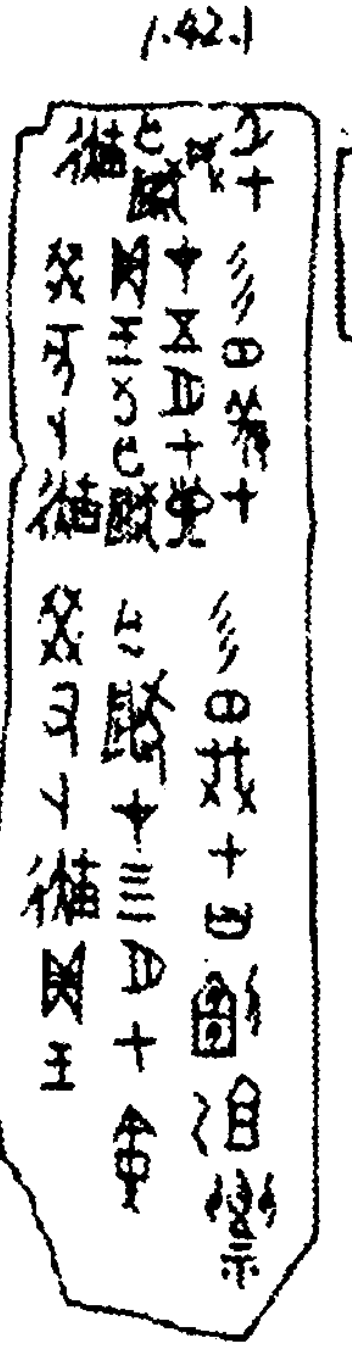
·二月甲寅工典
·三月甲子彡上甲
·(三月)甲戌彡(乙)大乙

簠典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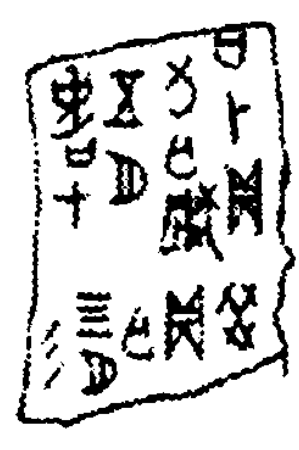
·四月甲午彡小甲

前1.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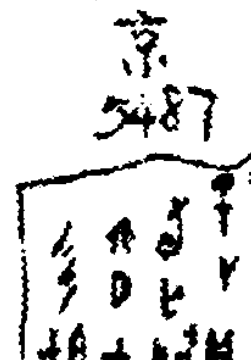
·四月甲寅彡戔甲
·五月甲子彡沃甲
·(五月)甲戌彡陽甲

鄴349.18
京5491



·五月甲戌彡陽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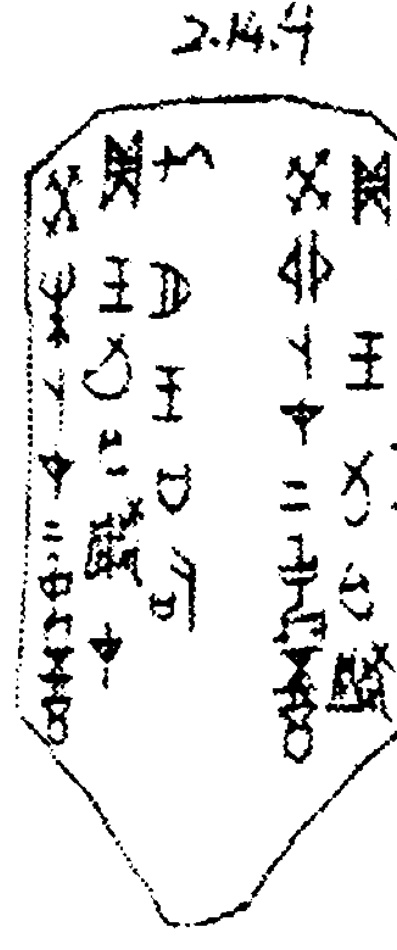
摭續200
京5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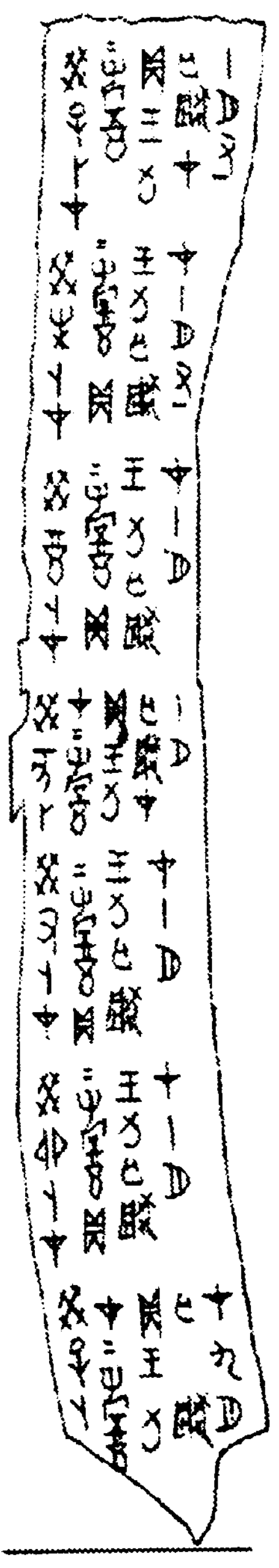
·六月甲午彡祖甲

下列兩片甲骨片所載的地名既相同，並且癸卯又同在十月，因此當為同時卜。前2.14.4片作王廿司（祀的假借，前三·二〇·三及前四·二六·二也有相同的例子），而簠地10片將癸卯作為十月的上旬，由此可知王廿祀的十月上旬有癸卯。如前所述王廿祀劦祖甲行於二月中旬甲辰，彡上甲行於三月上旬甲子，翌上甲行於六月下旬甲寅，因此王廿祀是始於十月中旬甲辰的祭工典，而終於十月上旬甲午之旬。這個王廿祀裏，甲午—癸卯之旬為上旬的事實，正好與右舉的甲骨片把王廿祀十月上旬作癸卯的記載相符合，於是王廿祀最後的月份，卜辭與祀譜表便告一致。由此

前2.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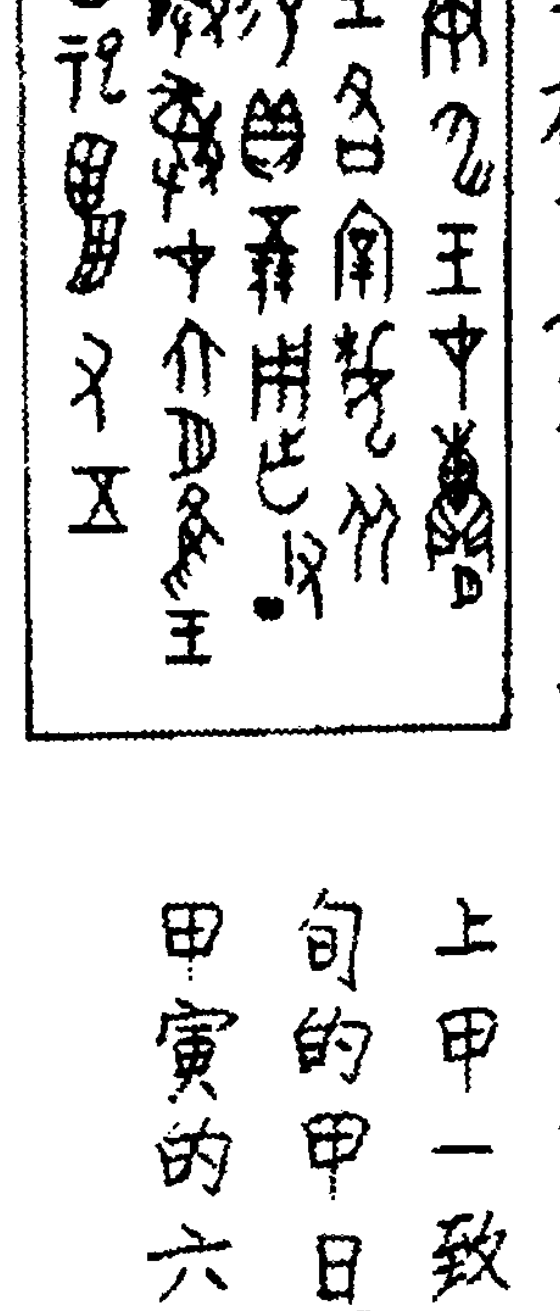
簠地10



可見祀譜表的月份與置閏大體來說是正確的。（備考：以王十祀的彡上甲為基準，用以推測置閏的話，則三十七旬週期為九次。可是以翌上甲為基準來推測的話，則為八次。這是因為如王廿祀之西表將翌工典行於彡祖甲之日所致。從祭祀的中途來看，則作三十六旬週期。）

（待問）

宰椃角（三代一六·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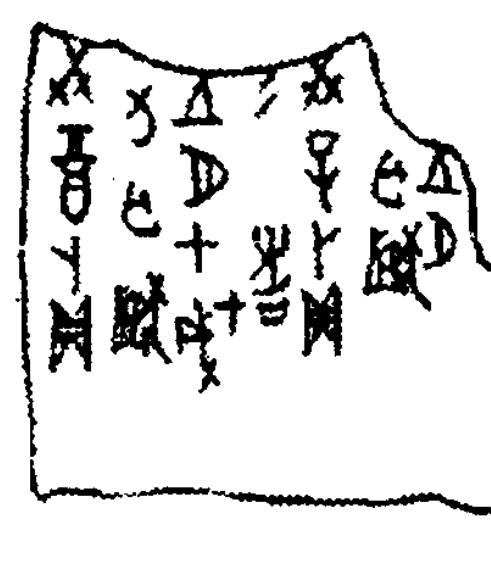


此器載王廿祀六月舉行翌祀，這個祭祀與祀譜表的王廿祀六月甲寅（庚申之旬）翌上甲一致。可是依照前記方彝的場合來說，則銘文末的翌祀指的是庚申之旬的甲日舉行上甲的翌祀，而「又五」是其五日後的意思。然而庚申乃是在甲寅的六日後，所以應當作「又六」才對。姑予記存，以待後考。

○ 王廿祀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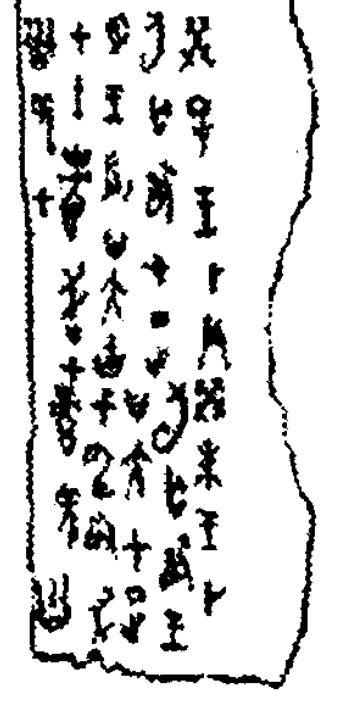
帝辛時二十祀中，表上一旬之閏置九次，亦即大致以二祀中有一旬的比例置閏。其月份則照此往後推移。因此凡屬於王廿祀以後的祭祀，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來。

林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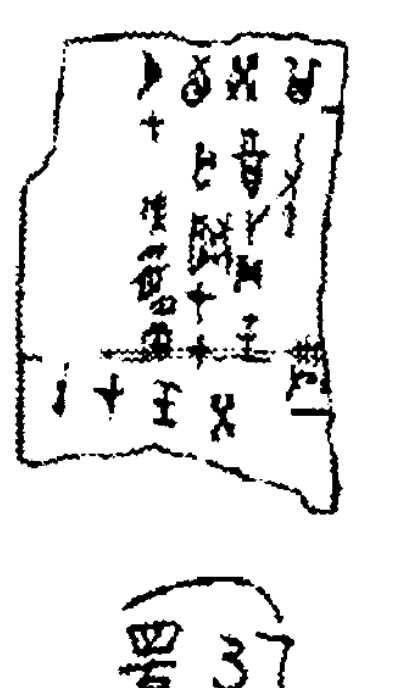
（非37旬週期
置閏一旬）

前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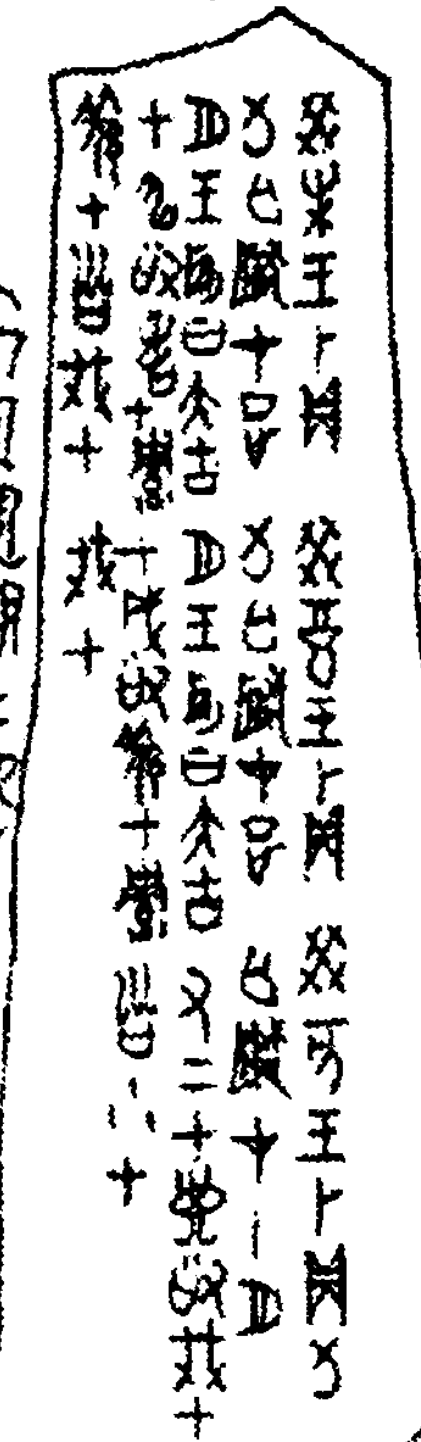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二次
置閏一旬）

續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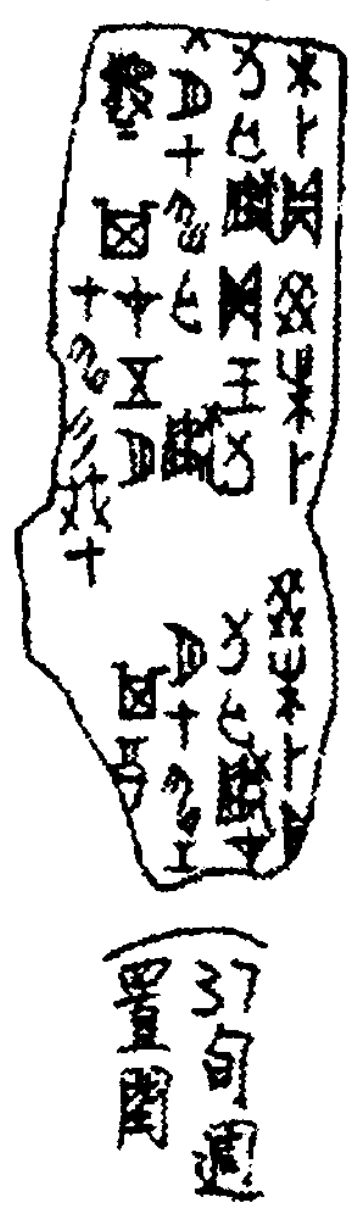


金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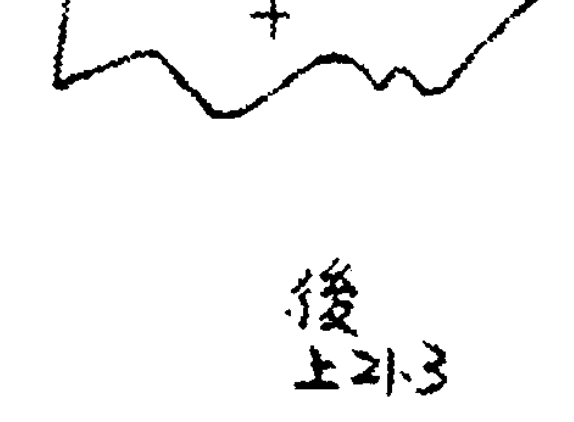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二次
置閏一旬）

遺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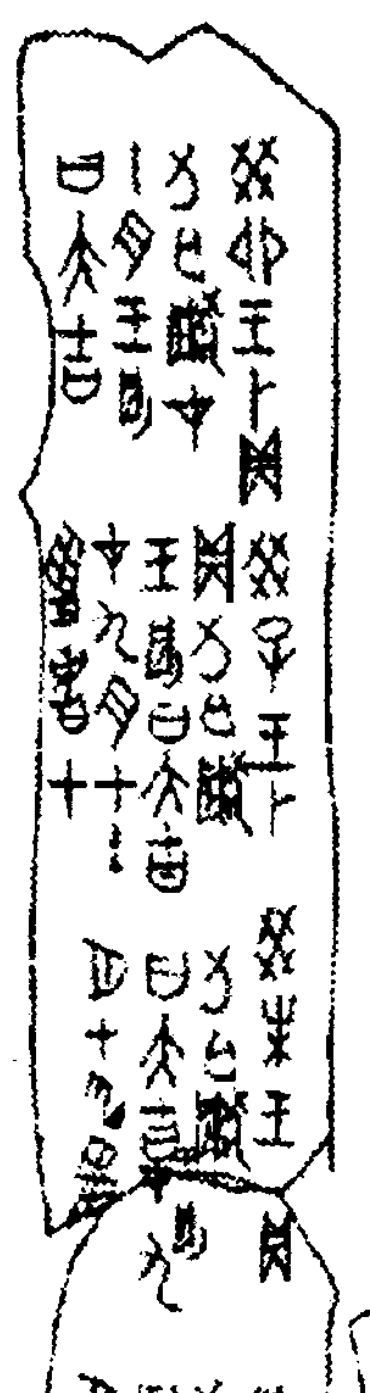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3次
置閏二旬）

後上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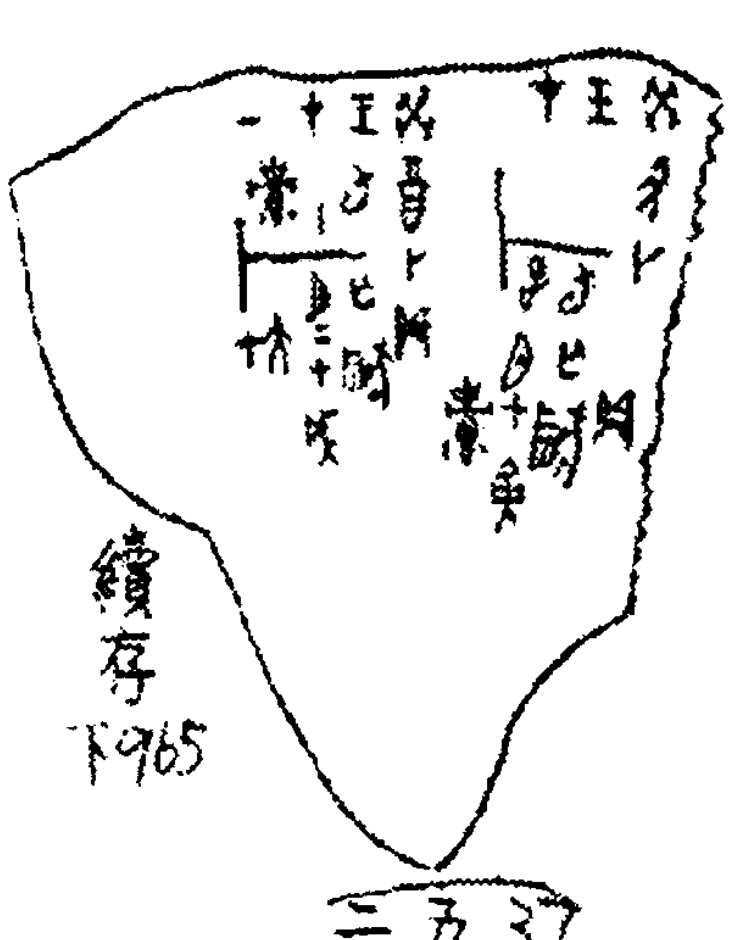


（37旬週期九次
置閏三至四旬）

前5.16.2
4.6.5



續存下965



右列的九片甲骨片，假使以王廿祀為基準，將符合帝辛祀譜的場合的三十七旬週期的次數，

以及置閏的旬數加以考察的話，則可以得到如下的情形。例如林1.11.6片所載五月上旬甲戌行羌甲的彡祀，此與王廿祀彡羌甲是行於五月中旬甲戌，其月份與干支都符合。只是在王廿祀把甲戌置於五月中旬，而林1.11.6片則載作五月上旬，月份相差一旬。因此可知此片所載之辭在王廿祀以後，用的是三十六旬週期，而符合於王廿一祀彡羌甲的甲戌。又後上21.3片載十二月甲戌祭工典與正月甲辰祭大甲，所以正月甲辰是上旬或中旬的場合。假定是上旬的話，則這個祭祀符合於王廿祀大甲起用三十七旬週期九次，其間置閏四旬的場合。又假定是中旬的話，則這個祭祀合於置閏三旬的場合。照這樣來推考的話，則可知右列諸片的祭祀就如下表一樣，至王卅一祀止，在這當中整然地排列著。

王祀	週期	置閏	甲骨片名
廿	36旬	一旬	林1.11.6
廿一	37旬		
廿二	37旬		金518 前1.42.2 續1.43
廿三	37旬		前5.16.2 4.6.5
廿四	37旬		遺495
廿五	37旬		
廿六	37旬		續存下965
廿七	37旬	一旬	
廿八	37旬		
廿九	37旬	一旬	
卅	37旬		
卅一	37旬		後上21.3

此表之上後上21.3片採用了置閏三旬的場合。這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試檢查第五期卜辭，未能發現帝辛王卅一祀以後之物。帝辛時當是以王卅一祀終結。帝辛的滅亡，依漢書律曆志所引的真古文周書武成篇的記載，可知殷亡於一月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粵若來三（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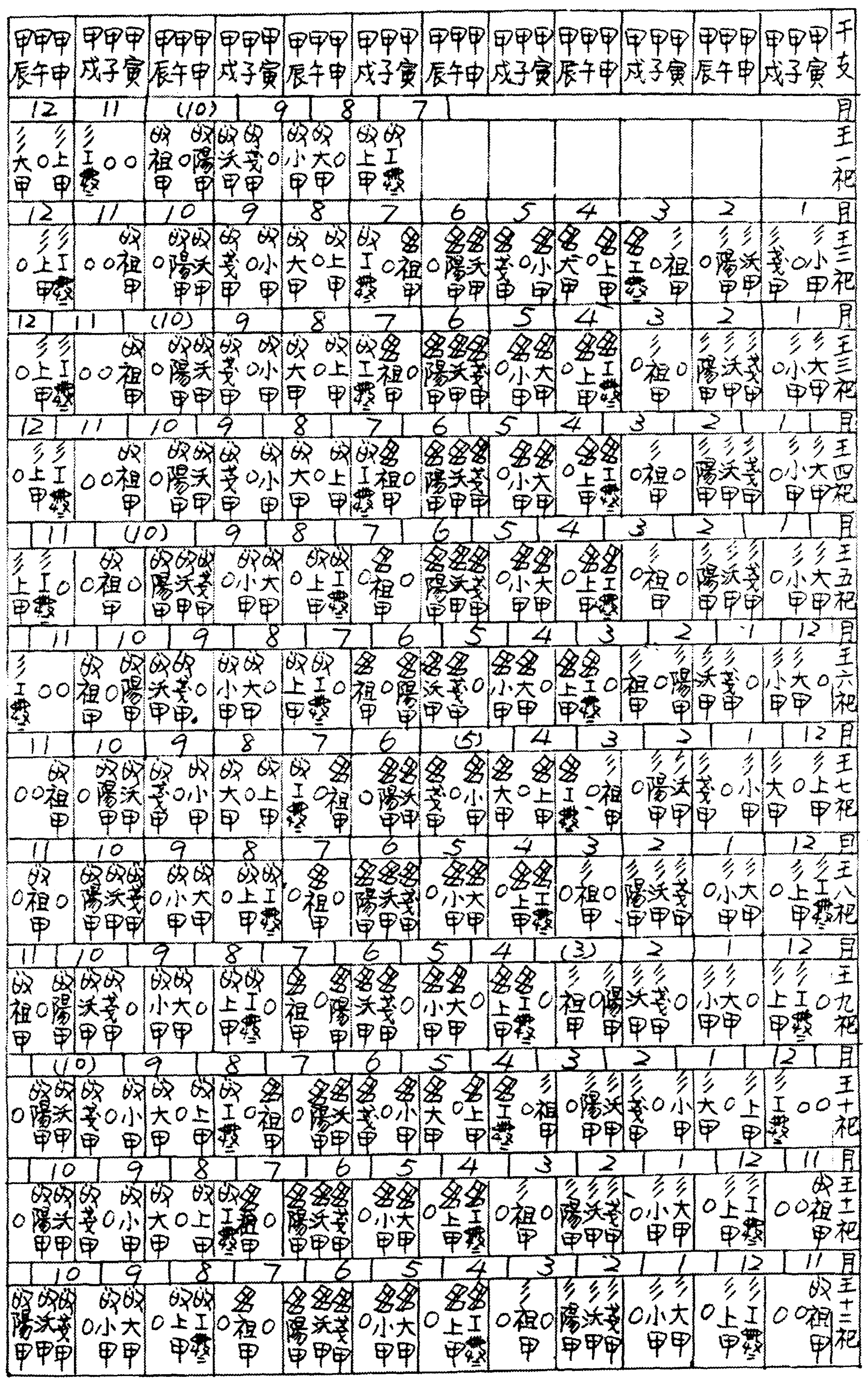
壬辰至二月甲子間。假定這個曆日不屬周朝，而是屬殷室，則可檢查一下帝辛王卅祀裏是否有這樣的月份和干支。如右所述，王卅一祀舉行大甲的祀的正月甲辰。在王廿祀至王卅一祀間置閏三旬的場合下，則在正月中旬，而成正月含甲午、甲辰、甲寅三旬，二月為甲子、甲戌、甲申三旬的情形。又在置閏四旬的場合下，則在正月上旬，而正月為有甲辰、甲寅、甲子三旬。因此武成篇的一月壬辰於兩者都不符合，而二月甲子則符合於置閏三旬的場合，可是於置閏四旬的場合則又不合了。然而祀譜表乃是以三旬為一個月，且假定甲日都是在朔日而製成的，實際上照後述「殷的曆法」裏的詳述，朔日並不一定始於甲日，因此祀譜表上的朔日向前或向後移動五日來考察是可以被容許的。在置閏三旬的場合下的王卅一祀便變成一月裏有壬辰，二月裏有甲子，而與武成篇的記事符合了。一月壬辰在一月上旬，二月甲子在二月上旬。武成篇載一月壬辰為旁死霸，載二月甲子為既死霸後的

第五日，有關這個問題，飯島忠夫氏（支那曆法起原考四四四頁）與新城新藏氏（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七六頁）間持有不同的意見。可是右邊的結論與飯島所說武成一月的朔辛卯為既死霸，二日壬辰為旁死霸，而二月則朔庚申為既死霸，五日為甲子的說法一致。至於王卅一祀以後一月有壬辰，二月有甲子的場合，則必需再有六旬的置閏才能符合，而從王十祀至王卅一祀置閏只五旬的事實看來，則為了置閏六旬，必須再加個廿祀，那也就是王五十祀以後的事了，而卜辭裏王卅一祀以後的例子並不存在，所以這種場合是不適合的。因此帝辛時是以王卅一祀終了，王廿祀間是置有三旬之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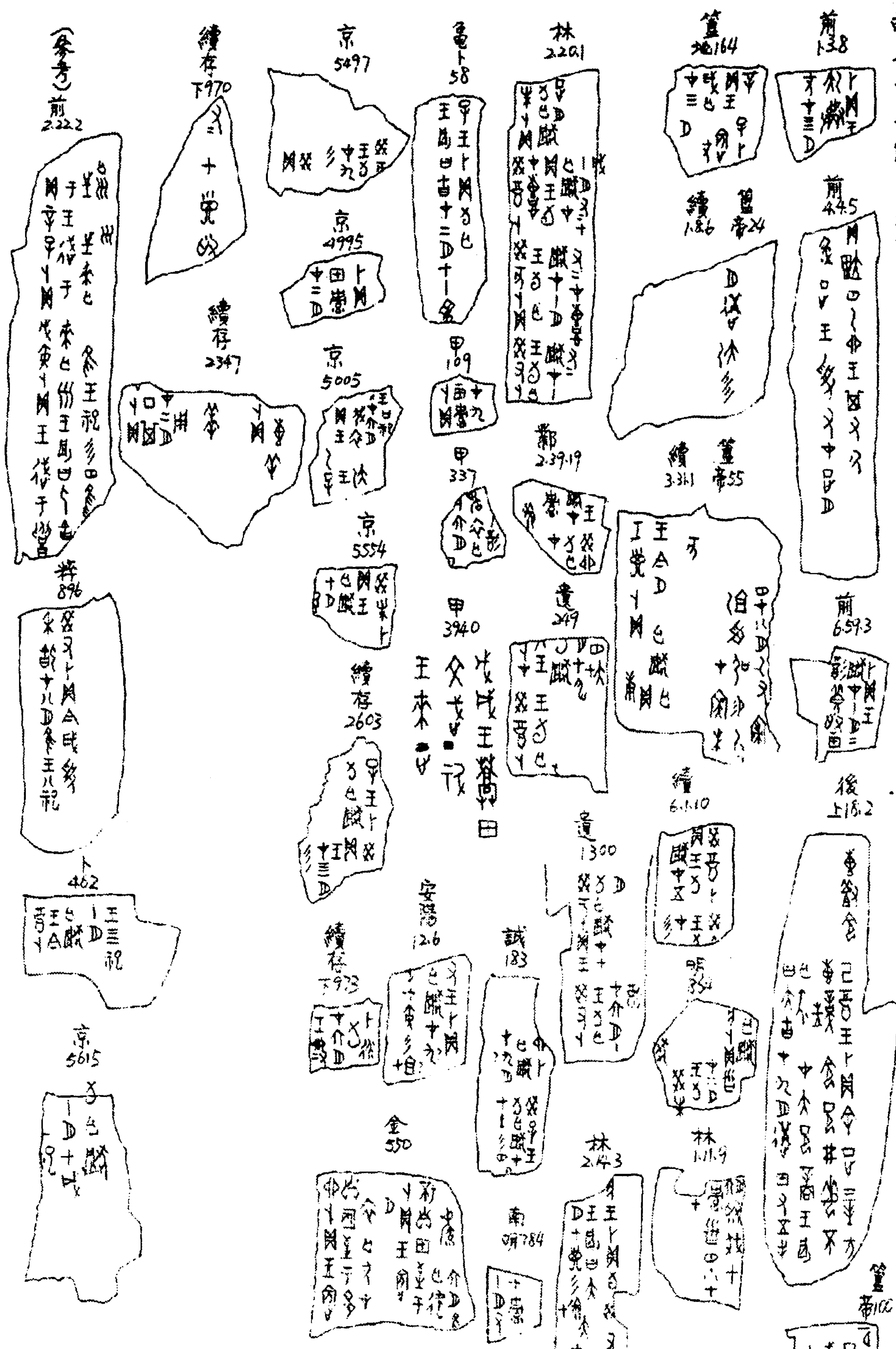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檢查屬帝辛祀譜的五十六例，其中三十三例的祭祀屬於王廿祀以前的祀譜，除待問三片與祀譜表相差一旬外，其餘全都符合。而原先假定在王七祀與王九祀十月的置閏，各別置於五月及三月以前。又王廿祀至王卅一祀間置有三旬之閏。有九片甲骨片符合於王卅一祀以前的祀譜。並知帝辛時以卅一祀終了。（嚴格說來，是之於王卅一祀與當行下一個置閏的王祀之間）

以上於帝乙、帝辛時祀月、祀日、祭祀與祭神等記載清楚的一二〇例當中，除了構成祀譜表的廿五例以外，其餘九十五例加以檢查後，發現帝乙廿祀當中有一片一器、帝辛廿祀當中有三片所載的祭祀與祀譜表相差一旬，此外全數符合於兩祀譜。可見兩祀譜的精確性，是可以憑信的。

帝辛祀譜表（修正）（王十三祀以後如前表）



記載著第五期的月名、祭祀的卜辭一五二例中，以上的一二〇例均可以知其所屬。可是下面的三十二例因為祀月、祀日、祭祀與祭神四者有欠完備，所以必需等待後考。姑存此備查。



有月名、祭祀記載的一五二例中，屬帝乙時的有六十四例，屬帝辛時的有五十六例，屬待考的有三十二例。各例之所屬排列如下。（加「。」記號者為構成帝乙祀譜之例。加「•」記號者為構成帝辛祀譜之例。「乙一〇」就是帝乙王十祀，「辛二〇」就是帝辛王廿祀，「後考」就是當俟後考的意思。）

前 1.3.8(後考) 1.5.7(乙10) 1.7.1(乙3) 1.19.5(辛20) 1.20.4(乙15) 1.42.1(辛20) 1.42.2(辛20以後) 2.25.1(辛8) 2.40.7(辛8) ∘3.27.6(辛10) •3.27.7(乙2) ∘3.28.1(辛3) •3.28.2(乙5) ∘3.28.4(辛20) 4.4.5(後考) 4.6.5(辛20以後) 4.19.1(乙2) 4.19.3(乙12) 4.43.4(辛19) 5.16.2(辛20以後) 6.59.3(後考)

後上 18.2(後考) •18.6(乙10) •18.7(乙10) 19.12(乙3) •20.7(乙5) 20.13(乙3) 21.3(辛20以後)
下 2.8(乙4) 19.4(乙1)

續 1.4.3(辛20以後) •1.5.1(乙3) 1.5.6(乙7) 1.8.6(後考) 1.9.9(辛9) 1.23.2(乙11) 1.23.4(乙2) •1.23.5(乙3) ∘1.25.9(辛20) 1.50.5(辛1 辛9) 1.50.6(乙12) •1.51.2(乙4) ∘2.1.3(辛20) 3.19.2(乙11) 3.29.3(乙10以後 待考) ∘3.29.6(辛10) 3.31.1(後考) •6.1.8(辛20) 6.1.10(後考) ∘6.5.2(辛20)

簠 帝100(後考) 116(辛8) 164(後考) 典24(辛20)

遺 217(乙12) 243(乙4) 244(乙3) 245(乙9) 246(辛7) 247(乙12) 248(乙12) 249(後考) 250(辛16) 376(乙2) •391(乙9) 495(辛20以後) 1255(乙3) 1300(後考)

金 334(乙1) 382(乙7) 454(乙13) 455(辛18待問) 518(辛20以後) 550(後考) 579(辛18待問) 743(乙8 乙9)

京 4994(續存2276) 4995(後考) 5482(辛14) 5487(摭續260) 5488(續存2602) 5489(乙5) 5491(鄴3.49.18) 5497(後考) 5005(後考) 5550(乙15) 5554(後考)

續存 2276(辛4) 2347(後考) 2463(辛20) 2597(辛18) 2602(乙3) 2603(後考) 2652(乙8) 2653(乙14) 2687(乙9) 2689(乙1)
續存下 964(乙7) 965(辛20以後) 966(乙8) 967(乙10) 968(乙3) 970(後考) 973(後考)

○帝乙時六四例
- 構成祀譜表 一四例
- 符合王十祀前 三五例
- 王十祀以後 三例
- 待考 一二例

○帝辛時五六例
- 構成祀譜表 一一例
- 符合王廿祀前 三三例
- 王廿祀以後 九例
- 待考 三例

林 1.11.9(後考) 1.11.16(辛20以後) 1.13.7(辛9) 2.14.3(後考) 2.14.4(辛20) 2.20.1(後考)

甲 54(辛18) 109(後考) 337(後考) •2416(乙9)

南 明783(佚545) 784(後考) 師2.234(辛6) 2.235(乙14) 2.236(辛8) 坊5.64(拾掇2.491)

明 ∘61(辛9) 789(乙4) 864(後考)

卜 106(辛8) 111(乙11)

通 2.42(遺391) 2.7.3(辛16)

佚 428(乙7) •545(乙7)

鄴 2.39.19(後考) 3.49.18(辛20)

庫 1619(乙2) •1661(乙8) 1672(辛10)

粹 1463(辛7待考) 1464(辛13)

天 31(續2.1.3)

菁 9.2(辛18)

誠 183(後考)

安陽 1.2.6(後考)

龜卜 58(後考)

摭續 226(乙7) 260(辛20)

拾掇 2.491(辛2 辛10)

掇合 69(辛20)

卜辭綜述 哲庵藏骨(乙8) 陳氏藏骨(乙8)

殷曆譜 CTL(乙3)

雕骨刻辭 佚518(乙6後考) 甲3939(乙10) 甲3940(後考)

銅器銘文 小臣邑斝(乙6) 豐彝(乙6) ∘邲其卣一(辛2) ∘邲其卣二(辛4) 邲其卣三(辛6) 董卣(辛7) 方彝(辛10) 戊辰彝(乙20) 宰椃角(辛10待問)

要之，帝乙王一祀始於十一月上旬甲子，而以王廿祀七月中旬甲寅終了。接著進入帝辛時。帝辛王一祀始於七月下旬甲子，而以王卅一祀終了。從以上所述可知祀譜表的正確。

第二章　禘祀

卜辭中經常可以見到「屮于口」及「[illegible]口[illegible]」之辭。這個口字於前者是被用作祭祀的對象，後者則被用作祭名。前者多見於第一期，而後者則幾乎只見於第五期。以下就將之分作祭祀對象的「口神」與祭名的「口祭」兩節來研討。

第一節　口神

被用作祭祀對象的口字，其用例列舉如下：

(1)

告于口	續1.32	[illegible]
侑于口	前6.39.8	[illegible]
侑于口	續2.31.5	[illegible]
燎于口	前1.46.5	[illegible]
報于口	甲2127	[illegible]
祈于口	遺1092	[illegible]
用于口	續2.16.3	[illegible]
載于口	林1.20.3	[illegible]
禦于口	續1.44.6	[illegible]
古于口	卜13	[illegible]
沈于口	後上28.14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前1.53.3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佚912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甲2402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續2.18.9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乙170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佚413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粹127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甲1351	[illegible]
[illegible]于口	金462	[illegible]
口載	續2.1.7	[illegible]

(2)

宗口	乙971	[illegible]
𠦪口	前1.36.3	[illegible]
冊口	甲3518	[illegible]
[illegible]口	南明548	[illegible]
[illegible]口	乙8816	[illegible]
[illegible]口	南明497	[illegible]

(3)

口[illegible]	粹1265	[illegible]
口[illegible]	乙4684	[illegible]
口[illegible]	文650	[illegible]
口[illegible]	簠雜139	[illegible]
口俞	前5.8.5	[illegible]
口俞	甲2307	[illegible]
口俞	後下34.3	[illegible]
口門	林2.21.5	[illegible]
口[illegible]	鄴1.39.4	[illegible]

將右列某些例子按時代區分來看的話，其情形即如次表所示。

用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武乙時	文武丁時	第五期
屮于口	前6.39.8 後上25.6 續1.45.2	續1.45.5 文519 遺349	續2.31.5 甲2764	佚175		
告于口	續1.32 佚745 粹249	續1.45.6		粹529 南明602		
[illegible]于口	前1.46.5 2244	庫90	續2.52	南明603		
[illegible]于口	林2.11.1 甲2127	前1.44.5 4.34.1 佚413 庫470				
[illegible]于口	前7.34.2 續1.44.4 1.45.4					
口[illegible]	前5.47 6.33.6 7.28.2 林1.20.3 後上27.4	前1.40.5 文338 佚924	金87 遺850			前5.35.3 續2.1.7
口丁	粹1265 卜721 京1155			粹530 甲2078 3343 乙8724	乙197 8801	
口俞	續4.36.5 5.8.5 6.53.3			粹527	粹532	

據此則「口」在全五期均被用作祭祀的對象。此「口」字諸家異釋作「丁」，至於是什麼祭祀，則其說闕如。只有金祖同與楊樹達釋作「祊」，以為宗廟祭祀之義。又陳夢家釋作「丁」，認為是祭祀「帝丁」。於此先列諸家之說於下，在其後再作改正及批判。

金祖同說——口舊釋丁非，吳其昌釋祊，即郊宗石室。說文祏受主之器，コ其側視也，上甲則正視矣。口則代表一切普祭，與宗同意。（殷契遺珠考釋一九）

楊樹達說——佚存126片云「甲子卜[illegible]貞𠦪年于口虫牛勿牛冊百勿牛」口者祊也，商承祚釋口為丁，非也。口為四方，又為宗祊，既如上述，然義猶不止此也，古人名動二義往往相因，宗廟謂之口，因而祭於宗廟亦謂之口。（積微居甲文說二十七頁）

陳夢家說——卜辭丁和祊字都作口形，因此致祭的丁，也有釋作祊的。我們今仍決定他為先公之主名，其理由是：(1)根據了粹249 250 乙3797和鄴1.38.4等片，則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與兄丁帝丁為一人。(2)武丁和祖庚卜辭常於丁日祭丁，如珠19 20 京721 738 續1.44.5 庫470 甲3083 3510 3523 3600等，可以証丁之為人名。(3)武乙卜辭中「宗」和「祊」相對，而上述武乙卜辭除第一例外，皆作扁形的丁字，與同時的父丁大丁小丁的丁字同形，與同時的祊之作

正方形者有別。（卜辭綜述四三七頁　商王廟號考四〇頁）

另外，卜辭作口的有干支的口字和上甲的口字。關於干支的口字，有郭某的魚睛說、葉玉森的顛頂說、吳其昌的釘頂說，以及楊樹達的城郭說。

郭　某說——爾雅釋魚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余案「枕」或係字之訛，而丁則當係睛之古字……丁之古文既象目瞳子，丁睛古音同在耕部。（甲骨文字研究　釋干支八葉）

葉玉森說——古鉢文魯丁之丁作[illegible]有足象鐙，今言釘也。先哲造丁字果取象于鐙，似當作[illegible]形，方顯不應，僅象鋪首，予疑實象人顛頂也。故[illegible]字如是作，丁顛頂並一聲之轉。（前編集釋一，四）

吳其昌說——丁之本義「釘」也……第一類字（謂金文中作[illegible]之丁字）象釘之側視之形……第二第三類字（謂金文中作口●○之丁字）則象自顛下視，但見鋪首之形……又金文凡人形皆作[illegible]或[illegible]，至其元首之形之作●或○狀者，正無二致，此蓋即原始之「頂」字也……其象「碇」之義，亦至顯不可掩也。（「金文名象疏証」說丁　文哲季刊六一所收）

楊樹達說——丁字作口，作四方蔽障之形，殆城之初字也，城與丁同音，故得相通假矣。（耐林廎甲文說五六葉）

至於上甲（田）的口字，則有王襄的幖識說、陳邦福、陳直的象天說、王國維的匱祏說。其餘諸家皆從王說。

王　襄說——釋匚之口加コ為幖識，與上甲之十加口同意。（簠釋帝六）

陳　直說——卜辭於上甲加口……魯語稱殷人報上甲微，甲稱天，微故名甲，著上者報以祭天之禮而名之也，祭天於圜丘，故加甲以口識矣。口古圜方字。（殷契賸義二葉）

陳邦福說——口乃天象，殷人以上甲帥契德，配如天者也。（殷契辨疑一葉）

王國維說——至田[illegible]四名所以从口或从コ者，或取匱主及郊宗石室之義，然不可得考矣。（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一〇）

葉玉森說——王國維氏匱主之說似較精塙，特為詳言之：說文匱宗廟威主器也，从匚單聲。周禮曰祭祀共匱主，杜子春云匱器名主木主也。口象威主之匱，故作口作コ並可象匱。說文匚受物之器也，段注器蓋正方，如此作者，橫視之耳，直者其底，橫者其四圍，右其

口也，是則匚亦不失為匱，象口則正視之耳，或口象擀匱表示最敬，置甲乙丙丁于口コ中作田[illegible]，猶之置示于コ中作[illegible]，[illegible]所加之コ亦匱象也。（集釋一·二七）

傅斯年說——上甲之从口者必設位于中，報乙報丙報丁之从コ匚者必設位于旁，口與コ當祏一類者。（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唐　蘭說——蘭謂王說報乙報丙報丁即取報上甲微之意是也，報即𥛱祊二字之雙聲，報祭即祊祭……殷人祊祭上甲于門內，故田字从口，而乙丙丁三人配兩旁焉，故从コ或匚以象之也，口匚皆象方形。（殷契卜辭考釋四一葉）

吳其昌說——口或コ乃郊宗壇墠石室之形，居中南向者為口形，居兩旁左右象者為コ及匚也，口即方亦即祊閍鬃報也。（解詁三六頁）

楊樹達說——田即祊甲是也，或作匚作コ，[illegible]即祊乙祊丙祊丁是也。溯其最初之義，蓋謂祭時納主于方形石室之中，故口コ匚意同方也。（解詁一續四三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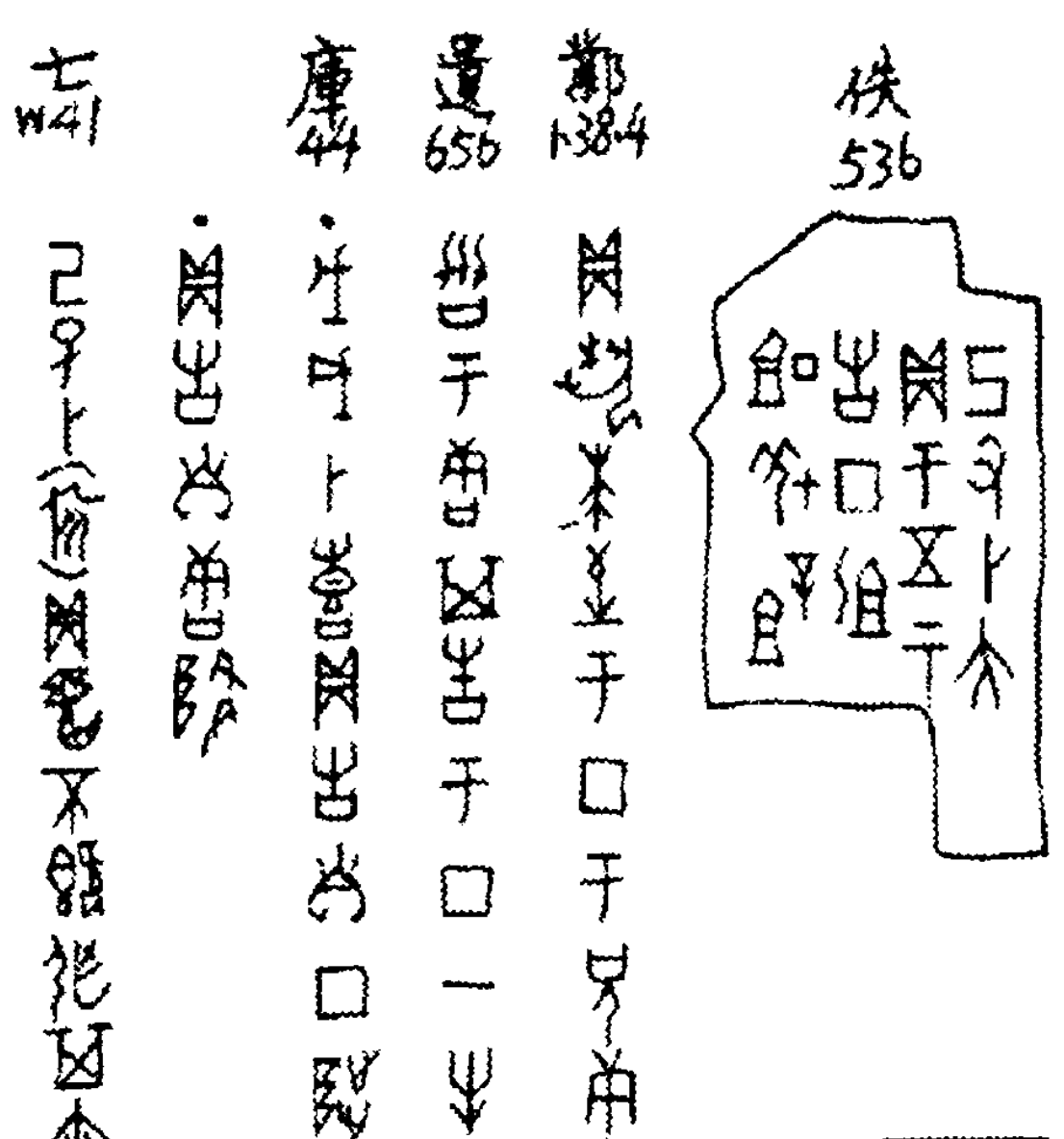
余於一九四〇年九月撰釋口篇，以甲文假口為丁，及說文云口象國邑，合勘求之，釋口為城。然施之此文（謂田）、義殊不合。甲文多同形異字，故當別釋。余疑口字象東西南北四方之形，今作方者，方為併船，乃同音借字，非本字也。口或作匚，則四方省為三方之省形字也。國字从口……从コ……知口匚本不異也……吾人已知口為古方字，然則甲文田所从之口為何字乎？曰：此即經傳之祊字也。國語周語云「今將大泯其宗祊」，韋注云「廟門謂之祊，宗祊猶宗廟也」……余謂韋注「宗祊猶宗廟」之說最為得之，蓋祊即是廟，其訓廟門，又或訓廟門內，或訓廟門外，皆廟義之引申也。國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殷人報焉」……行此報祭，必有其所，於是特立廟焉。故田从口从十者，謂特起一廟施行報祭上甲也。[illegible]从乙丙丁在匚中者，亦謂特起一廟見祭之乙丙丁也……上甲與報乙報丙報丁皆為特廟，口與匚乃特廟之標符，蓋無疑義矣。（積微居甲文說二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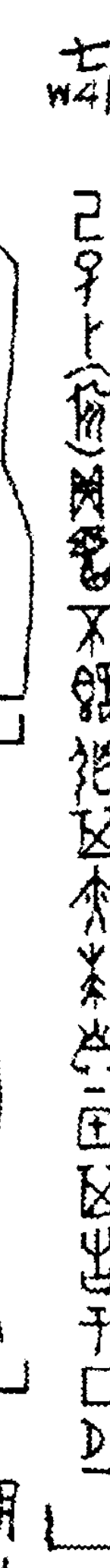
如此這般，干支的口與田的口被視為不同之物，前者釋作「丁」，後者釋作「祊」。於是產生了把「屮于口」的口認作是干支的口，解作「丁」，而釋為「神名」，如前記陳夢家所說，以及認作是田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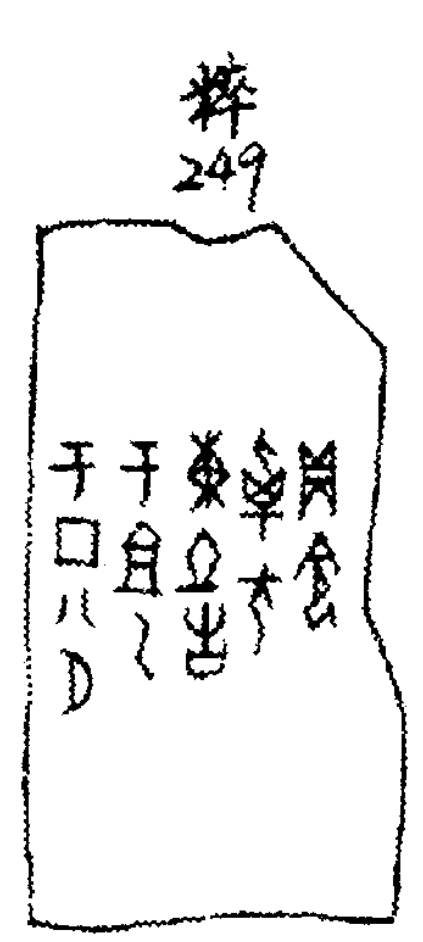
，解作「祊」而釋為「宗廟」，如前所記金、楊二氏之說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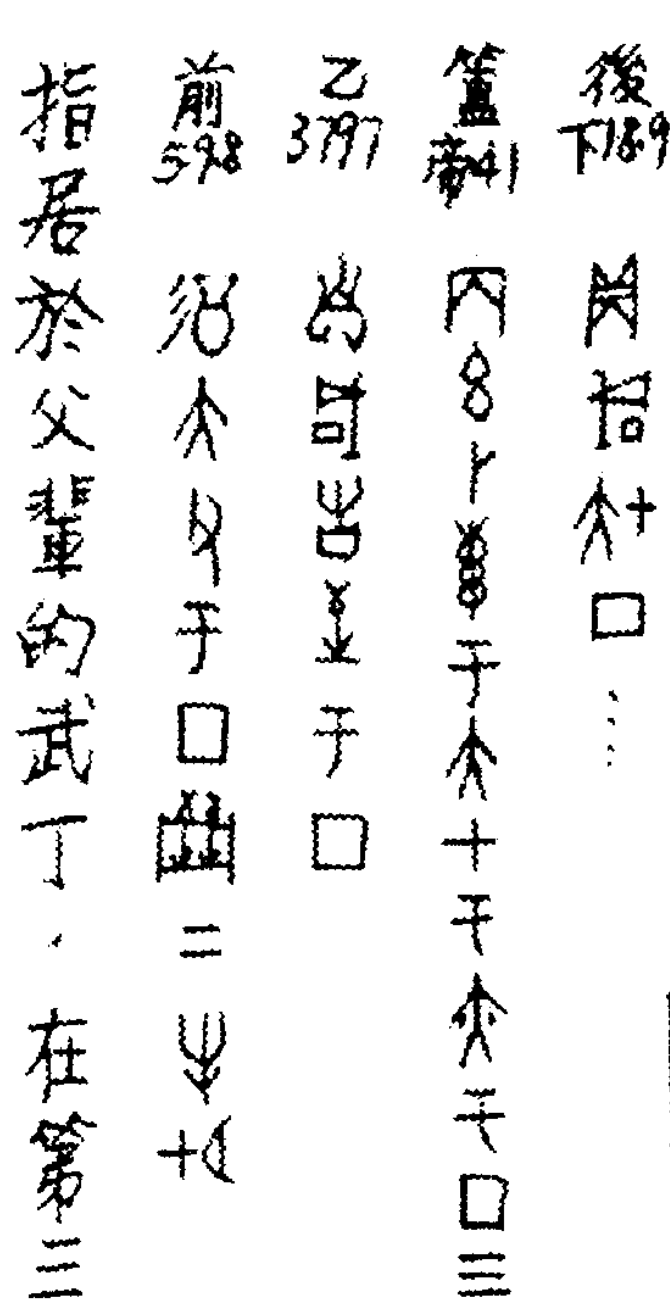
試檢查卜辭裏口字的用例，發現作為祭祀對象的「口」有指「祖神」的場合，也有指「上帝」的場合，茲分述如下。

(1) 祖神的場合


佚536
鄴1384
遺656
庫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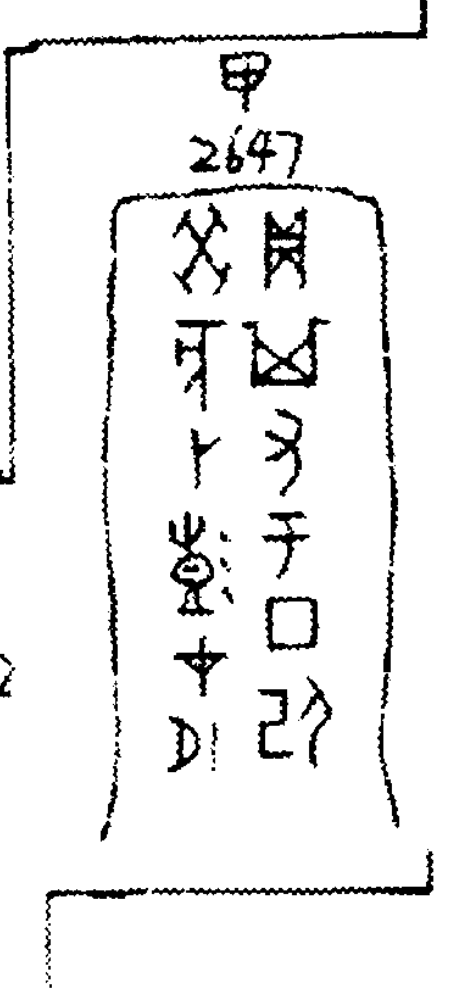

七W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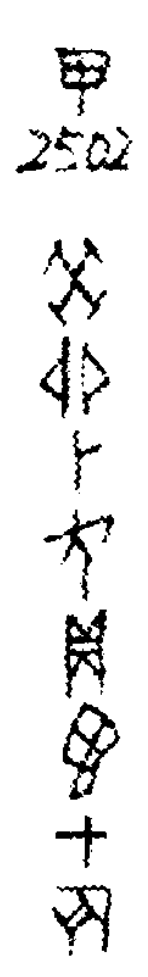

粹249


後下189
簠帝41
乙3797
前598

上舉的佚536片裏「口」與祖乙、祖丁同列受祀。從祀序看來，則此序列為武丁、小乙、祖丁、沃甲與祖辛，「口」除了武丁外不會是他人，由此可知第二期裏父武丁也有只被稱作「口」的。所以上舉的第二期卜辭裏，與兄庚、唐、上甲一同受祀的「口」也是指的「父武丁」。

像這樣的例子，在如下的第一期、第三期裏也存在。第一期的例子如下舉粹249片的「口」字被記在祖乙之後，而第一期祖乙以後的先王除了是祖丁外別無他人，所以此片所載殷將𡶷的征伐東土（此片的大口實是征伐的省文）（像這樣的例子亦可見於乙1986、2000、2810片），所受告的「口」就是祖丁。因此第一期的卜辭裏受祀於大甲之後，或與大父（第一期的大父為小乙）並稱的「口」都是指祖丁。至於第三期裏，例如下舉的甲2647片上「口」被記在妣己前，而如前所述第一期的武丁有配妣己，至第二期被稱作「母己」，所以此片上「其侑于口妣己」的口，除了是指武丁外，再不會是別人。


甲2647


甲25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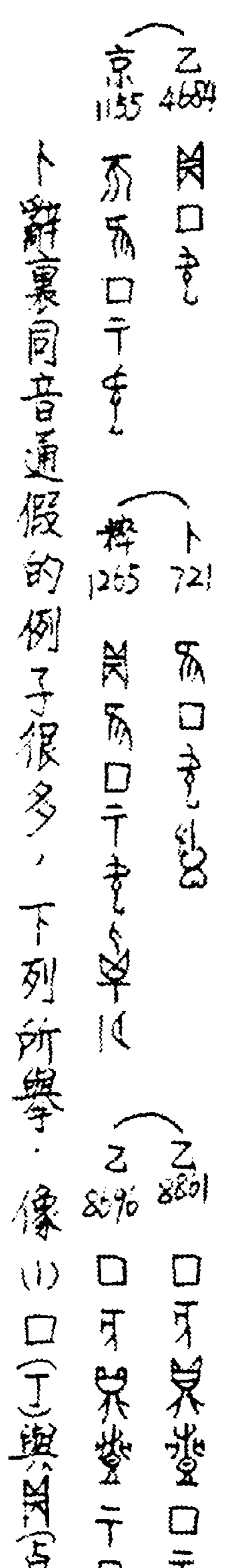
因此第三期卜辭裏，被記在父甲上的「口」就是武丁。

由此可知「口」字在第一期是指居於祖輩的祖丁，在第二期是指居於父輩的武丁，在第三期是指居於祖輩的武丁。然而陳夢家固然是已注意到「口」與先王併記的這些例子，且也已將以往釋作宗祊的見解修正，更進一步的認為是人名了，可是他卻把這個「口」認做是武丁之兄的「兄丁」，又認為是「帝丁」，這便不妥當了。也就是說，陳氏謂「根據了粹249、250、乙3977、鄴1384等片，則丁在成唐祖丁祖乙之後，在武丁的兄庚之前，似與兄丁帝丁為一人」，而不管右列的粹249、乙3797片屬第一期，佚536（粹250）鄴1384片屬第二期這事實，將這些「口」都視作是同一人，且不管佚536（粹250）片屬第二期，把片上的兄庚視作是武丁之兄，把記於兄庚上的「口」，獨斷成是兄丁，而其實武丁並無兄庚已如序論所証，說這個「口」為兄丁便沒有任何根據了。又將右列的粹249乙3797片上的「口」視作是兄丁，這些其實都不過是全出於臆測。至於他認為兄丁被稱作帝丁（卜辭綜述四三五頁），其實也僅是附會。其事留待後述（祭祀下）。總而言之，這些「口」決不是兄丁、帝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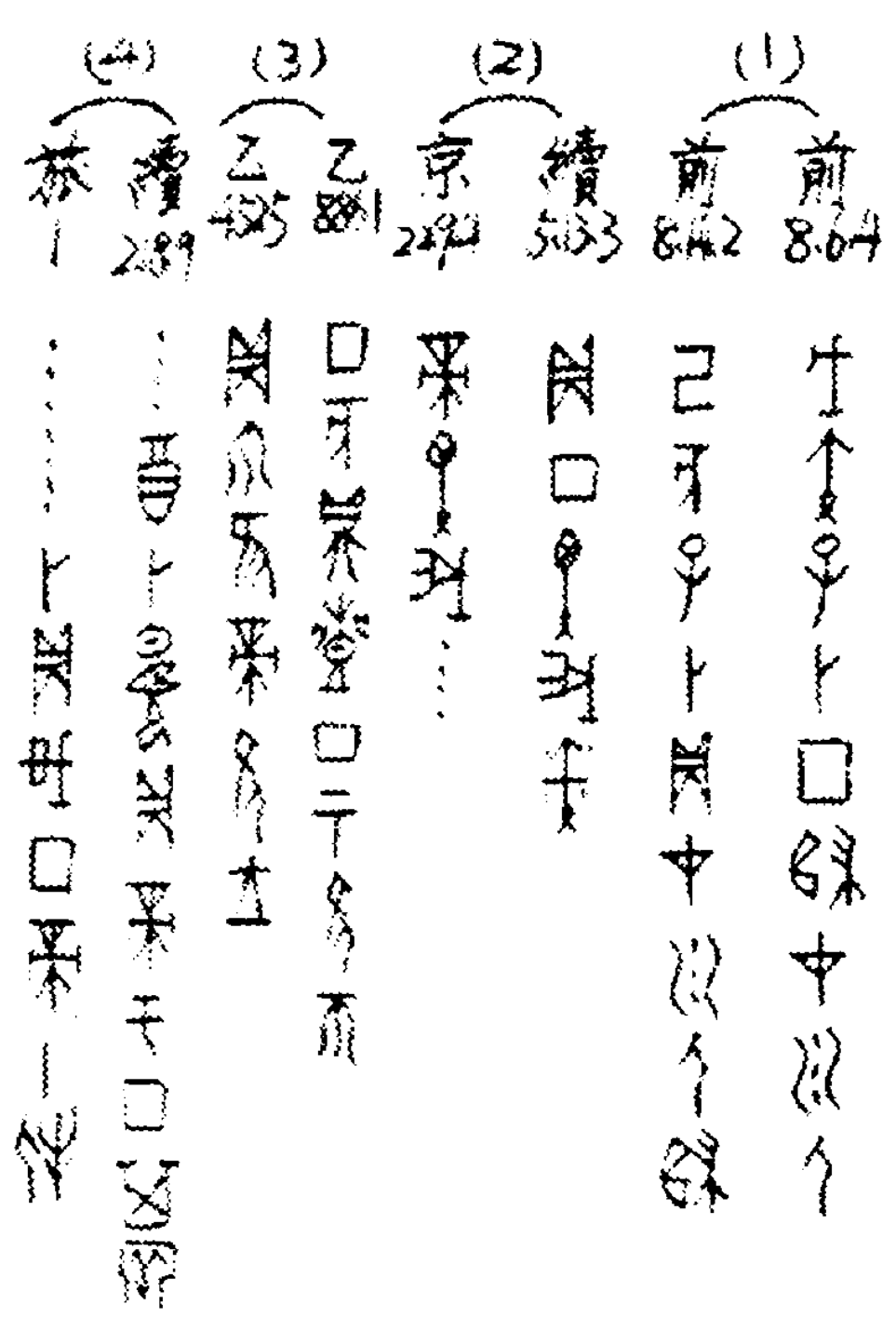
(2) 上帝的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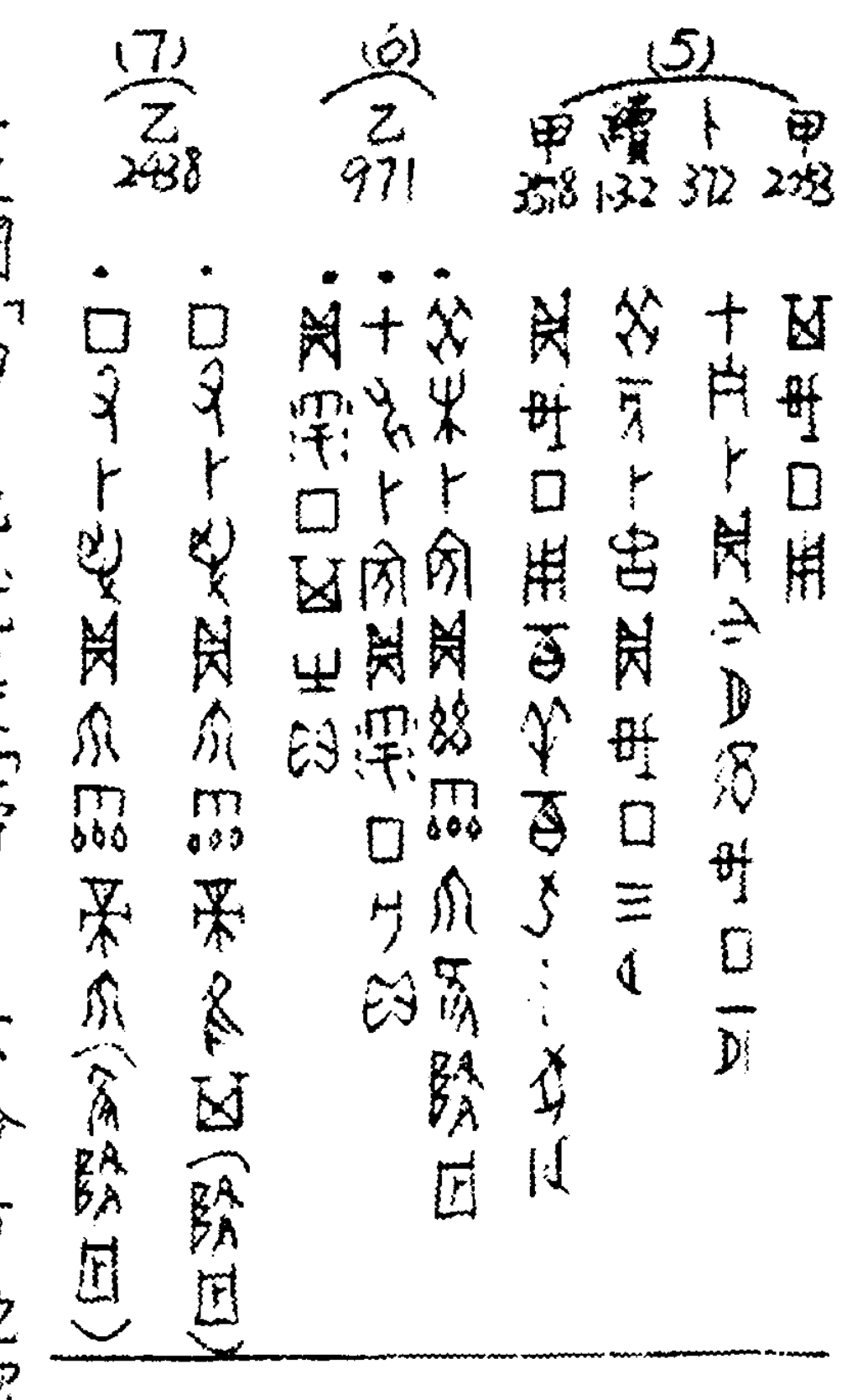
如右既然把「口」作為丁名父祖的簡稱，那麼可以知道像前記用例中的彐、𢦏、彡、𠬝等等專門是對祖神而用的祭儀，所以對「口」舉行的原因了。可是這個用例中「𠦪于口」、「卅口」及「宗口」的「口」以祖神名來解釋則是不可以的。由此可知在丁名父祖的略稱以外，「口」還有被用作某神之名的。

如下所舉「口」也被稱作「口于」，而「口于」又被稱作「于口」，可知「口」是被用作口于、于口的略稱（于口即是示）的。而特定的先王以「于」見稱的例子只有于工、于父，例如甲名之王絕沒有被稱作甲示、示甲的，所以不可以把這個口于、于口看做是祖丁、武丁的別稱。這個口于、于口，正如以下之所述，當是指的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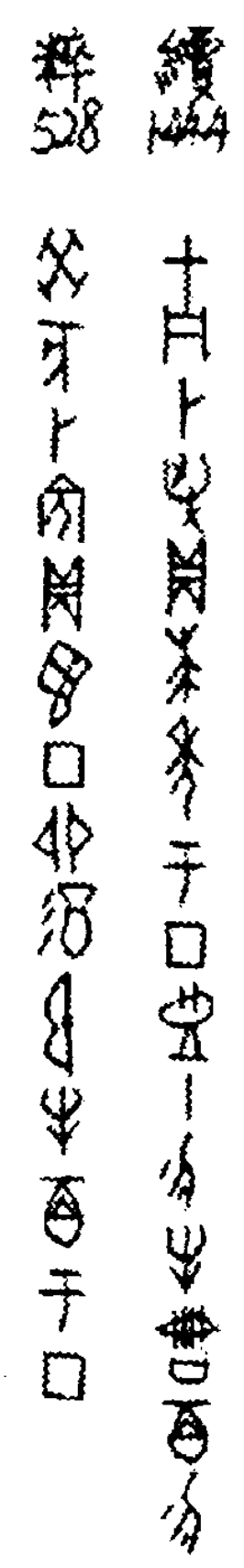

乙4684
京1135
卜721
粹1265
乙8801
乙8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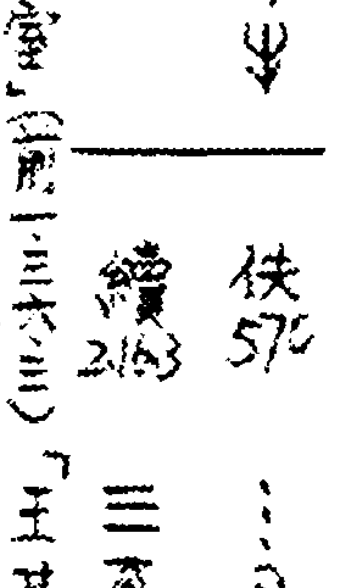
卜辭裏同音通假的例子很多，下列所舉，像(1)口(丁)與貞(貞)通假，所以口(丁)與同音的𠦪通假的情形不只可能有，且像(2)口與𠦪便是通假，又像(3)口于被用作𠦪的別稱，所以口、口于就是𠦪。茲再舉些旁証。如(4)所舉對「口」行𠦪祀，又如(6)所舉對「口」行宗祀，如後所述𠦪、𠦪為通假字（綜述三一九頁），所以續2119片的𠦪字乃𠦪的假借，而為祭名，這是對口行𠦪祀的記載。又旅1片（此片拓本存於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上的「卅口」與其他甲骨片像(5)所列都有記載，以這片做為根據的話，則卅口是對口行共牲而行的祭祀。旅1片載之如作𠦪祀，這些卅口便即是對口行𠦪祀。


(1) 前8.6.4 前8.4.2
(2) 續5.33 京2242
(3) 乙8881 乙4925
(4) 續289 旅1


(5) 甲2293 卜312 續132 甲3518
(6) 乙971
(7) 乙2488

如後所述𠦪祀是對上帝的祭祀，所以這個「口」就是帝。再者(6)與(7)下所舉大致同文，(7)下「降尤」（禍毒）的主格為「帝」，所以(6)下所舉其降尤的主格也應是帝。此片載的是卜「於茲得雨、不降尤乎？」，與古金文同「（吉語）」就是「雩」，這兩辭是因為旱暵的緣故，而對「帝」卜降雨之有無，又卜祈雨的雩祀，因此雩祀是以帝為對象的祭祀。「宗口」與月令的「雩帝」屬同一語法，這個「口」也就是「帝」，不會有他解了。由此可知「口」與「帝」通假。又「口于」除被作為「帝」的別稱外，也因對「口」行𠦪祀及宗祀，而與「帝」同格，所以口于、于口也就是指帝。因此如下所舉對「口」供百牛、三百口的祭祀，此亦即指對上帝的祭祀，其原因也就可以知道了。（如「其辛口于大室」（前一三六三）「王其𠦪于口」（續二九八），是對口行辛祀，亦即舉行禋祀。此與詩經生民之「克禋克祀，上帝居歆」對上帝舉行禋祀的事實一致。於是口即上帝，由此又得一証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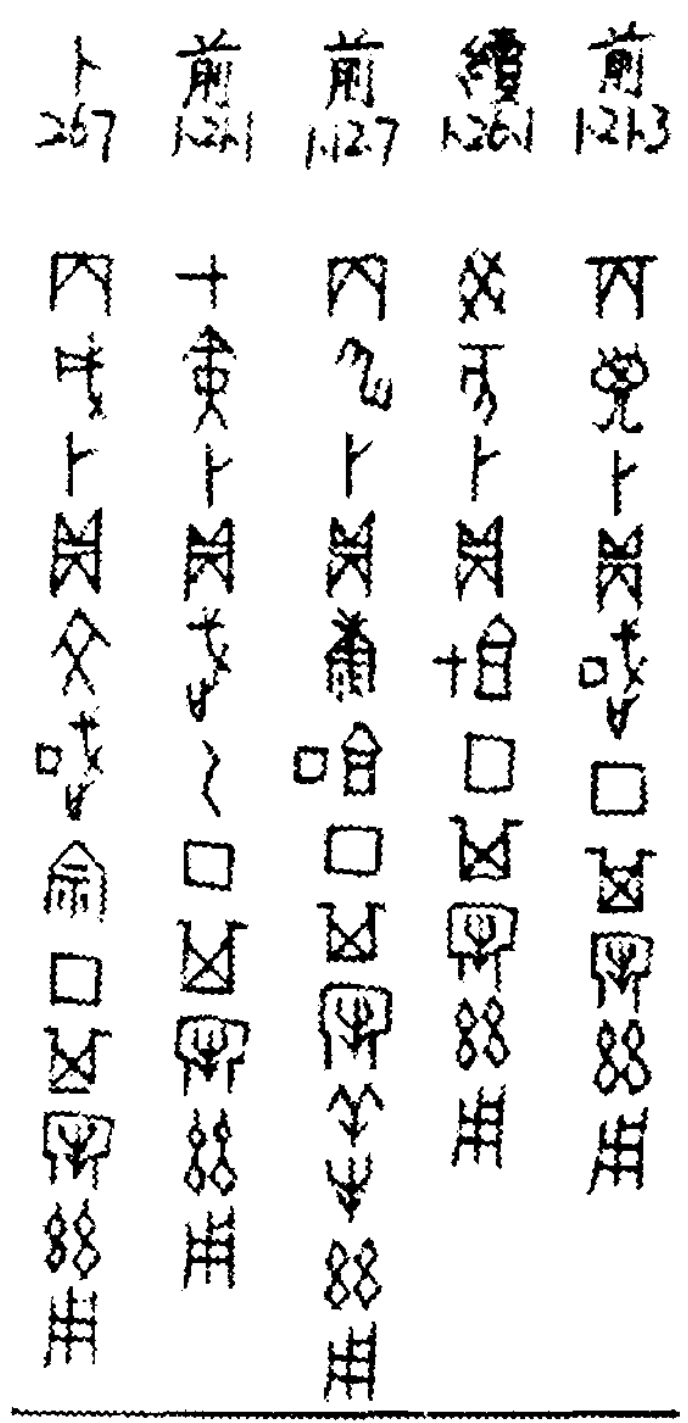

續1444
粹528


佚576
續2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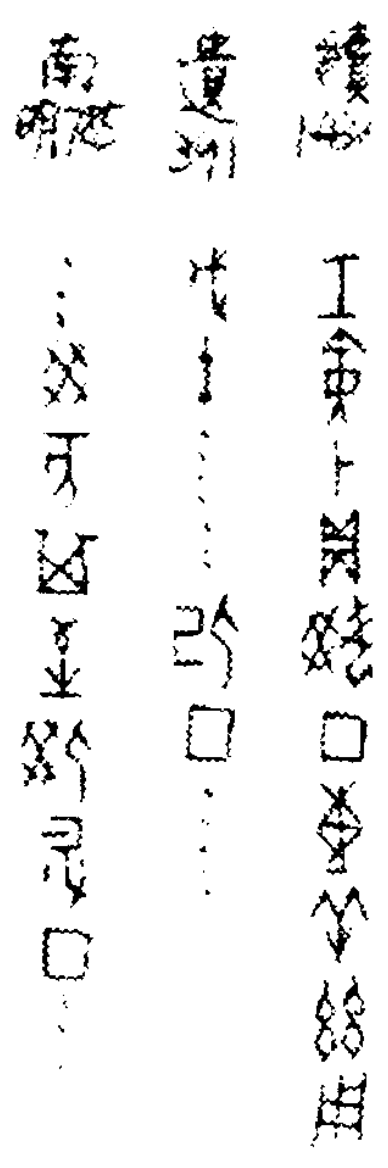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被作為祭祀對象的「口」有稱作如祖丁、武丁等丁名父祖的場合，也有指的是上帝的場合。由此可知把它認作是武丁之兄的兄丁及帝丁之說，以及把它釋作「祊」，作為宗廟之說，都不妥當。而祭祀卜辭的一項難題，受祀的「口」是個什麼名堂，也便可以如此弄明白了。

第二節　口祭

第五期卜辭中「口」字如下所舉被用作祭名的例子多至百數十片，而其中祭神只限於武丁、祖甲、康祖丁、武乙、文武丁等直系五先王，以及母癸、妣己、妣癸。所以這個口祭是對這些祖妣特殊的祭祀。


前1213
續1261
前1127
前1241
卜267

一般說來，口祭都是受卜於王名的前一日，如上舉甲日卜武乙，丙日卜武丁、康祖丁與文武丁，壬日卜母癸，癸日卜祖甲就是。也有卜於王名之日的例子（粹352、前1313、續1255、卜270、遺391）。上舉的南明485片載妣癸的彔口祭行於癸日，可知口祭是行於王名之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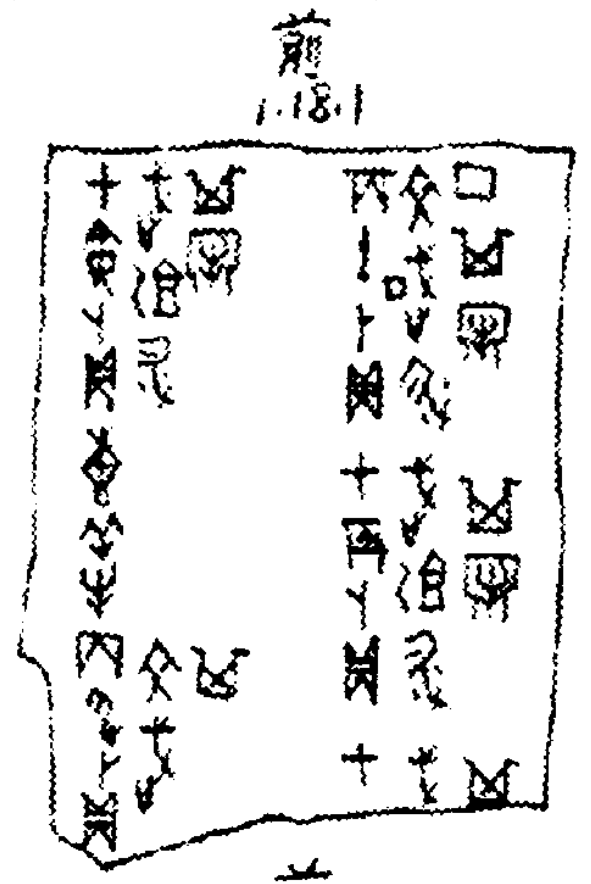

續1440
遺391
南明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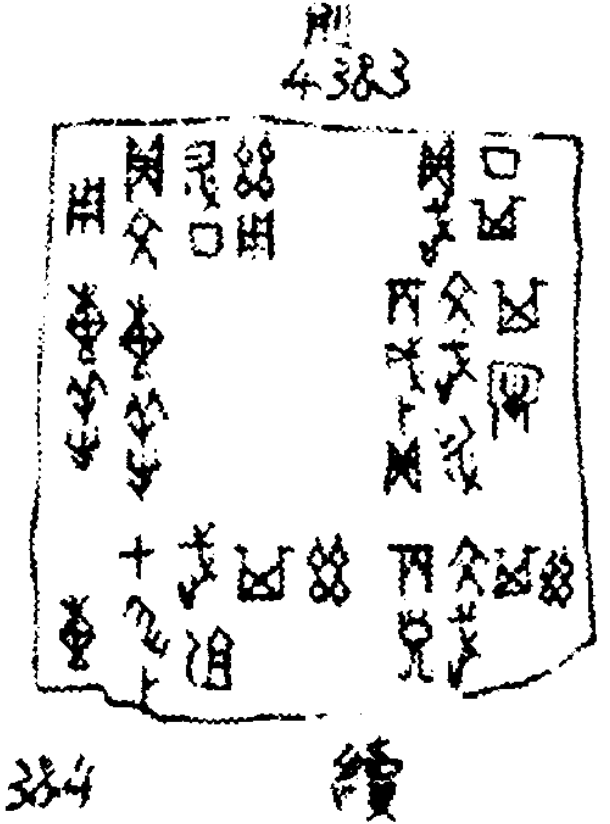
這個口祭卜辭就同一片上載有數例的甲骨片來看的話，則如下表的情形受卜。由此可知口祭是在某一段期間對右記的直系先王及母妣在其同名之日舉行的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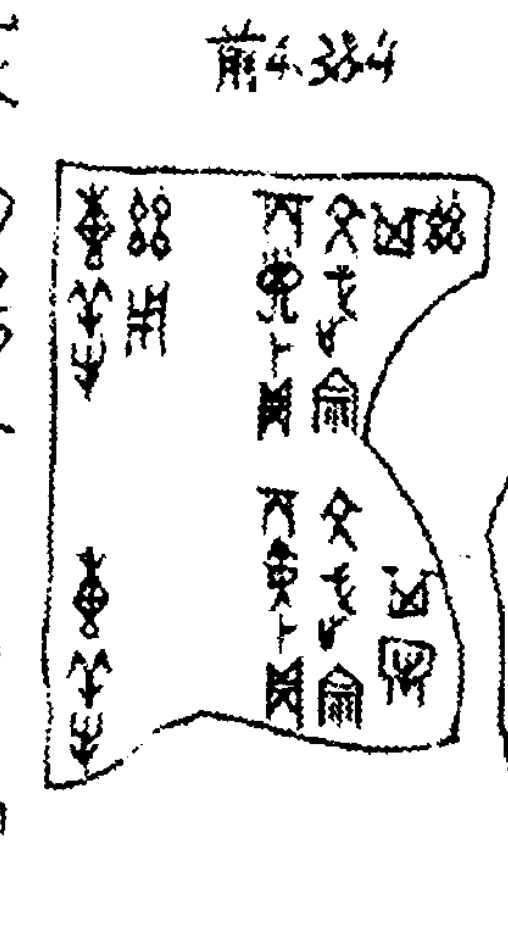
旬	第一旬				第二旬				第三旬				
卜日	田	丙	壬	癸	甲	丙	壬	癸	甲	丙	壬	癸	甲
續1.44.0		文武丁		祖甲		武丁							
卜204					武乙	武丁		祖甲	武乙				
續1.25.8						武丁			武乙			母癸	
前1.24.1	武乙	康祖丁			武乙	康祖丁			武乙				
前1.18.1	武祖乙	文武丁			武祖乙	文武丁			武祖乙				
前2.25.5	武乙		母癸		武乙								
前1.31.3		康祖丁	母癸		祖甲								
前1.12.7		康祖丁				康祖丁				康祖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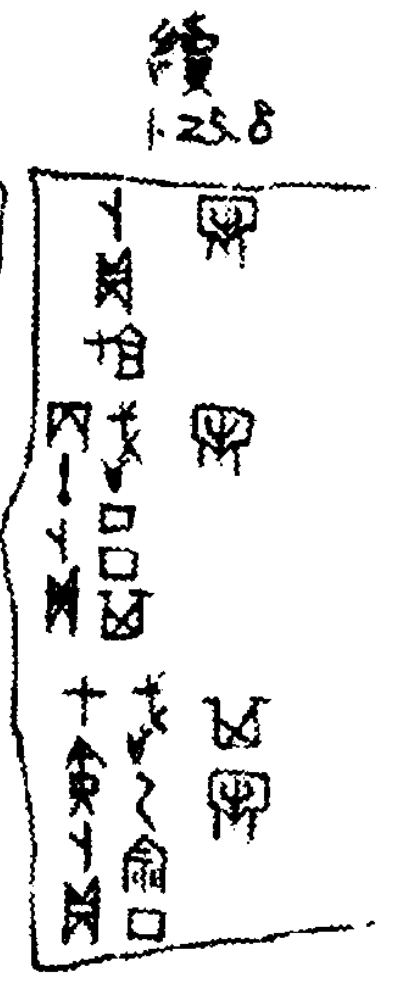
這個祭名「口」也有被記作「彔口」、「龠口」，又有只作「彔」、「龠」的，這些全都是屬於口祭，觀察下舉的甲骨片便可明白。而口祭像以這樣的類別被使用，只是限於武乙、文武丁時如此。而武丁、祖甲、康祖丁及母癸的場合，只記作「口」，妣癸的場合只記作「彔」，其情形如下表所示。（舉例從簡，只取一例）這個「龠口」的龠當是行口祭於宗廟，「彔口」的彔當是以升鬯酒（祭儀）而行口祭的意思。像這樣，從口祭單獨行於武乙、文武丁的情形看來，則口祭的重點當即在這裡，換言之，可以這麼說，口祭是將重點放在父文武丁、祖武乙上，而將至祖武丁止的五世直系先王及母妣，一連數旬祀於其名之日的一種祭祀。

口祭	口	龠口	彔口	彔	龠
武丁	前1.17.3				
祖甲	前1.19.6				
康祖丁	前1.12.3				
武乙	前1.24.1	續1.24.9	續1.26.7	前1.18.1	
文武丁	遺391	南2.19	前1.16.1	前4.38.3	前4.38.4
母癸	續1.25.8				
妣己	遺391				
妣癸				林1.13.8	


前1.18.1


前4.38.3


前4.38.4


續1.25.8

對於這個「口」字，王國維、葉玉森、王襄解作「丁」。吳其昌、陳夢家、楊樹達解作「祊」，董作賓氏解作「日」。

王國維「丁疑亦祭名。」（戩釋一四葉）

王襄－考卜辭凡下文云其牢茲用，或叀羊叀牛茲用者，上文每有丁字，丁即丁日當即卜牲與日之禮，周時猶用其禮，以郊祀也，見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左氏傳。（簠釋禮五）

葉玉森－卜辭均就甲丙癸三日卜，或先丁一日或先丁三日四日，則丁必為用牢之日，非祭名。（集釋一·六）

如此，王國維雖然將之視作祭名，可是未言及其意義。王襄認為是「卜牲與日之禮」。葉玉森認為「丁必為用牢之日」，都不把它看做是祭名。

吳其昌－「武祖乙宗口（祊）」者，「宗祊」為卜辭之成語……「宗祊」者謂于宗廟之內，舉行祊祭也。（解詁三三三頁）

楊樹達－「口為四方，又為宗祊，既如上述矣，古人名動二義往往相因，宗廟謂之口，因而祭於宗廟，亦謂之口。卜辭云癸巳卜貞祖甲口其牢茲用，是其例也。（積微居甲文說卷上二七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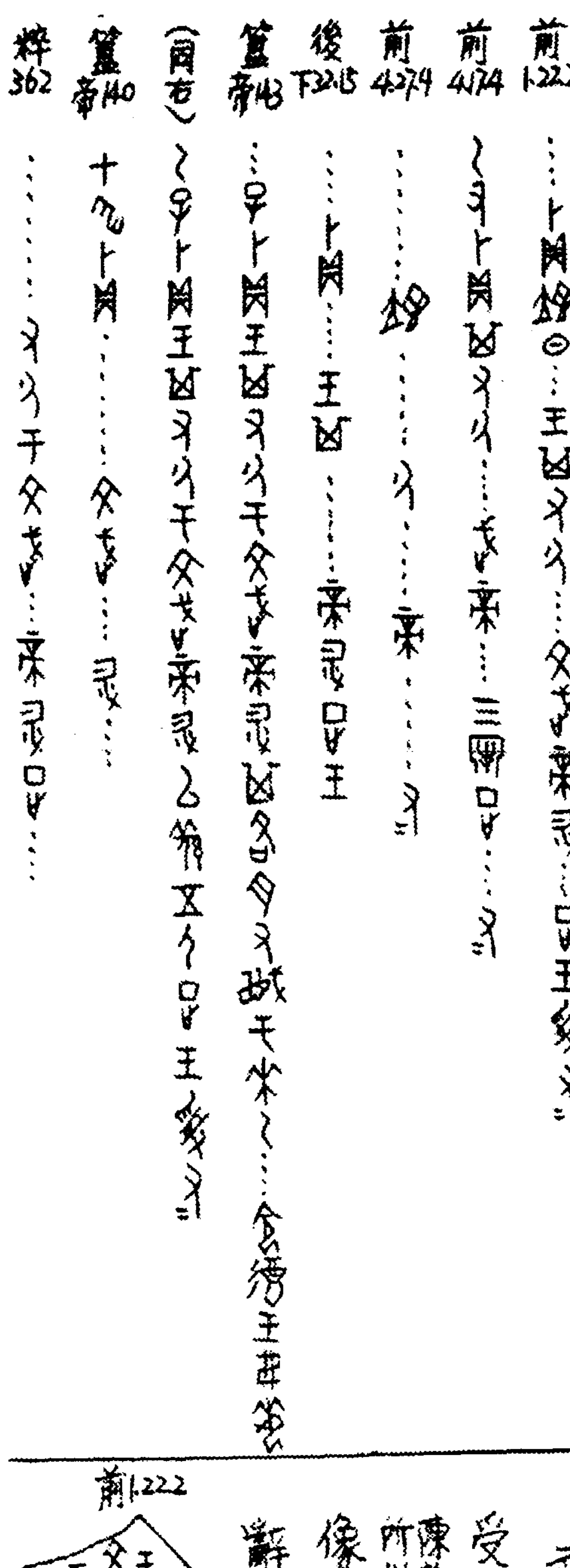
陳夢家－武乙卜辭中「宗」、「祊」相對（稿王廟號）。由此可見升宗是相對，升是禰廟，宗是宗廟。（卜辭綜述四二一頁）

如此，吳、楊、陳三氏釋為「祊」，解作「祊祭」、「祭於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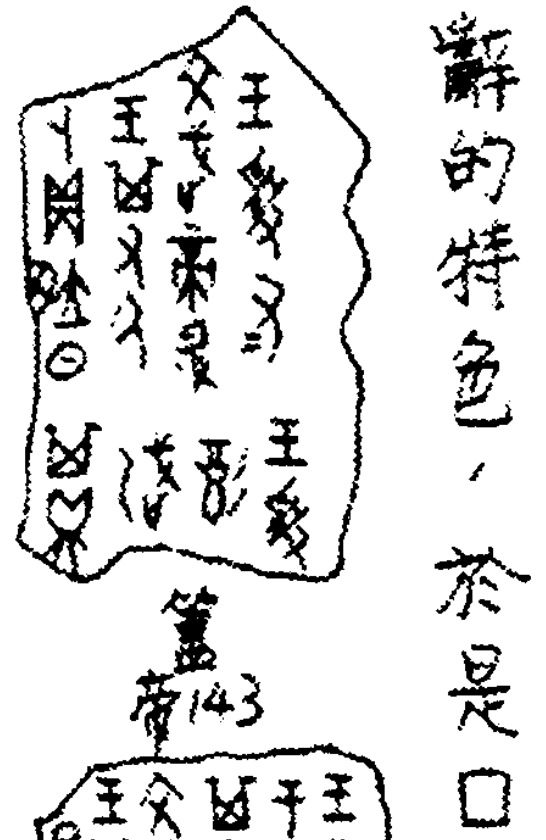
董作賓氏－帝乙帝辛時對于近祖五世舉行日祭（這種日祭的「日」字，舊解為「丁」，故不得其解）。（大陸雜誌一四九四頁）

如此，董氏把「口」字看做「日」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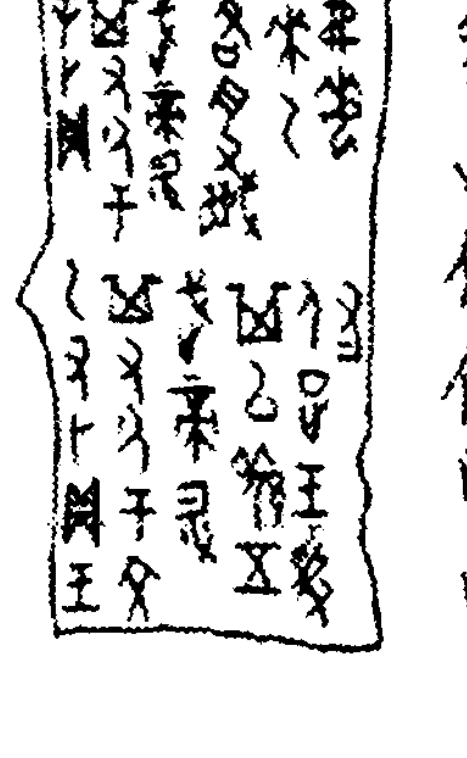
像這樣，雖把口字解作丁、祊、日，可是有關口祭的意義卻沒有人說到。如前所述口祭在武乙、文武丁的場合裡，「宗口」就是行口祭於宗廟，「升口」就是升以鬯酒而行口祭。而再限於文武丁時，則也被記作「文武帝宗」、「文武帝升」，其例如下。這個「文武帝升」在下舉的甲骨片裏是受卜於「武乙」的祭祀之後（前1222）且一連二旬受卜的。（簠帝143 此片之上，一為乙丑，一為丙子。這個丙子，王襄認為是甲子。陳夢家從之（綜述四二二頁）。其實它是在乙丑之後，所以不是甲子，而是乙丑之後的丙子才對。）像這樣的卜法，如前所記是口祭卜辭的特色，於是口祭為何便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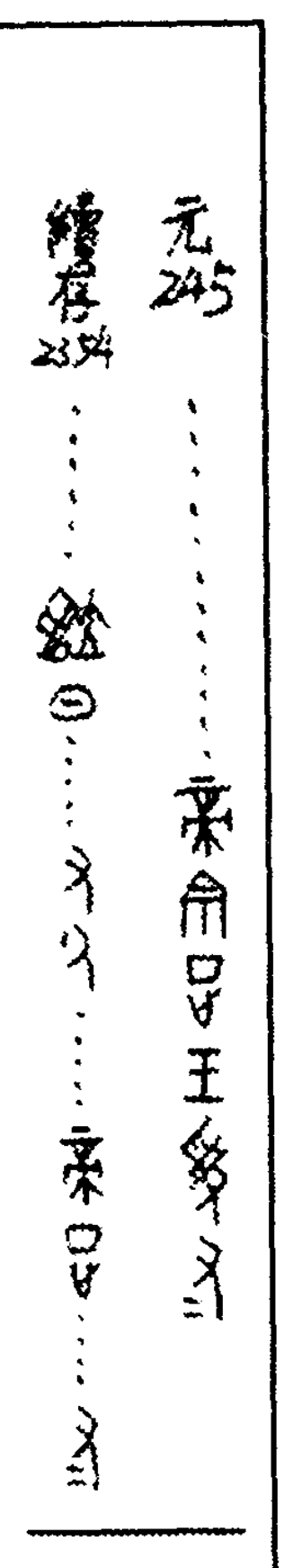

前1222
前4174
前4274
後下22.15
簠帝143
（同右）
簠帝140
粹362

前1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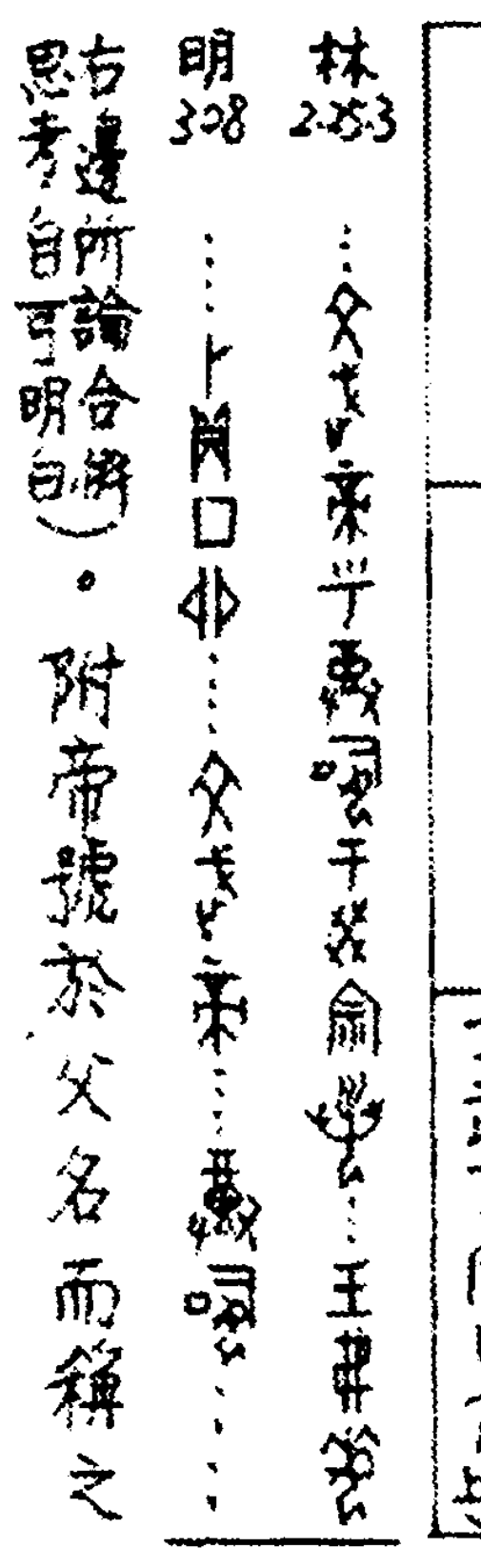
簠帝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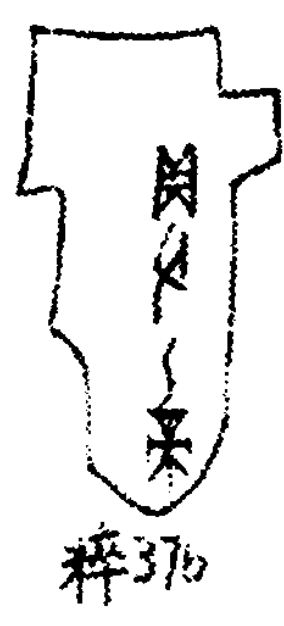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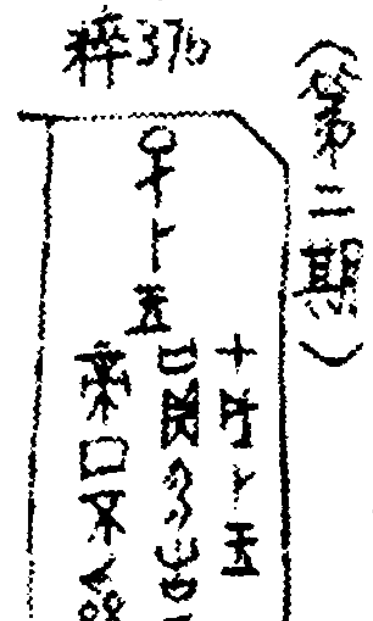

元245
續存2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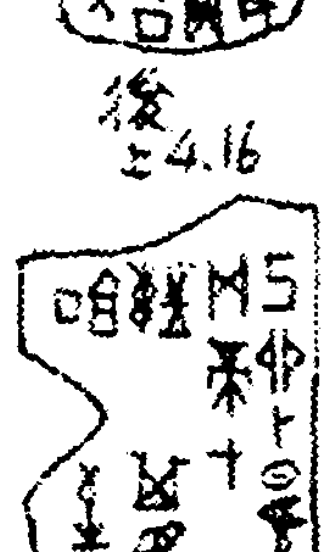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文武帝升」的「帝」字究是被用作什麼意義呢？以右舉的前1222甲骨片上的帝字說，郭某釋作「帝，讀為禘」（通釋三八片）。葉玉森也以為「卜辭之帝亦多假作禘禮。大傳不王不禘，惟王者宜禘」（集釋一·八二）的解作「禘」。可是試將口祭卜辭的記載例，就武乙文武丁二者來檢查時，則其情形如下表所示。由於「王名」與「升」間沒有記載祭名的例子，因而像「武乙口升」、「武乙口宗」或「文武丁口升」、「文武丁口宗」的例子也絕對沒有，所以「文武帝升」的帝字既不是與口祭的口是通假字，也不能作為祭名的「禘」字，寧只有把上表第三段的「文武丁升」的丁記作帝來解釋，或者認為是對第二段的「文武升」的文武表示尊稱而用的帝號了。如下所舉其他卜辭中「文武帝」的稱謂有被使用的事實，便可作為明証。（陳夢家把這個文武帝認為是帝乙，謂「如此文武帝應是帝乙，則舊說以文武帝為文武丁是不確的。帝乙的宗廟則稱文武帝升、文武帝宗，所以文武帝與帝甲之帝不同（綜述四二二頁）。他為了証明此說，把[illegible]「文武帝乙」的稱謂加以曲解。其說之非，將前述帝辛祀譜與右邊所論合併思考自可明白）。附帝號於父名而稱之，不只行於帝乙時，即帝辛時也稱父乙為帝乙（參帝辛祀譜內的[illegible]）。又下列各期中也可以見到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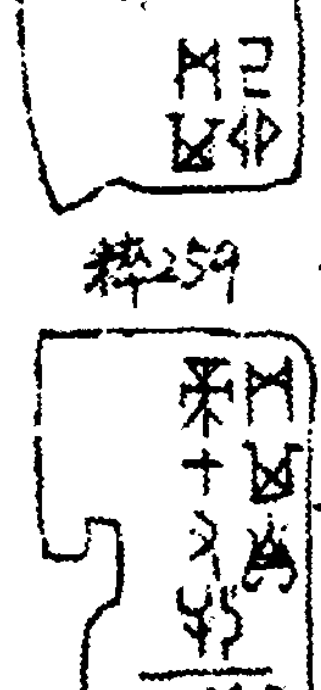
武乙	文武丁	
武乙口（前121）		父丁口（遺391）
武乙升（前1287）	文武升（前4383）	文武丁升（通579）
武乙升口（前1223）	文武升口（前4363）	文武丁升口（前1181）
武乙宗口（粹358）	文武宗（前4384）	文武丁宗（林2254）
		文武丁宗口（南上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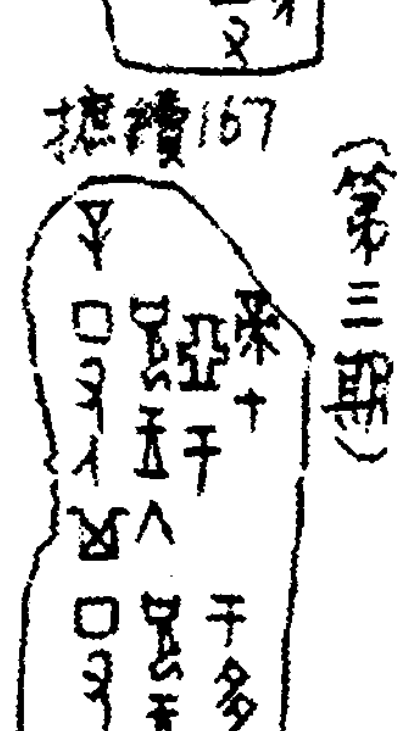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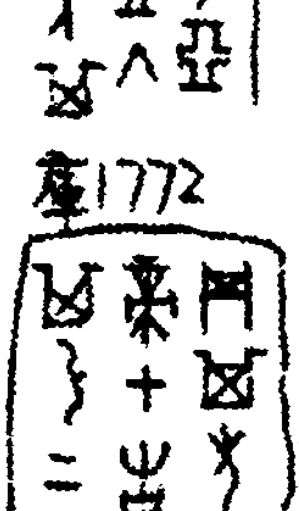

乙956（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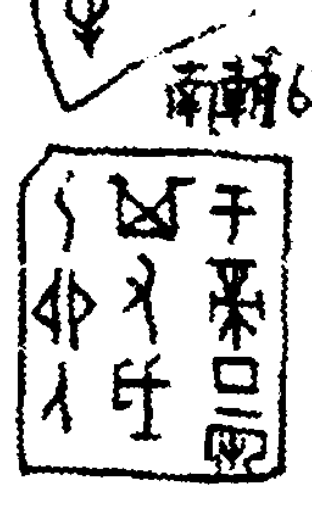

粹376（第二期）


後上4.16（第三期）


粹259（第三期）


摭續167（第三期）


庫1772（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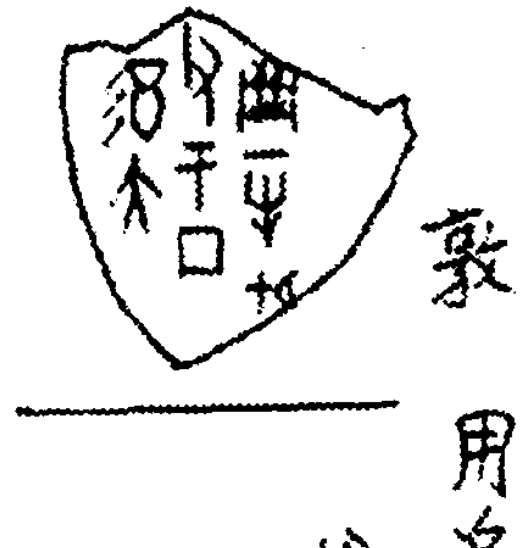

南輔62（第四期）

右屬第一期的乙956片稱父小乙為「父乙帝」，第二期的粹376片稱父武丁為「帝丁」（陳夢家把這個帝丁認作是武丁之兄丁，可是並未提示武丁之兄丁有使用帝號的根據（綜述四二三頁）），第三期的後上4.16、粹259、摭續167、庫1772片有「帝甲」的稱謂，王國維謂「帝甲為祖甲」（戩釋一四）「帝甲即沃甲」（觀堂集林九·一〇），陳夢家從王氏之前說，謂「帝甲可能仍是武丁子祖甲載」（卜辭綜述四〇八頁）。右列的後上4.16片記著「貞帝甲[illegible]其眾祖丁」，第三期裏武丁被稱作祖丁，所以與祖丁併記的帝甲，為武丁以後的甲名之王，當即指祖甲。屬第四期的南輔62片的「帝丁」，若依右例，則除是武乙時稱父康丁以外，別不是他人。因此各期都用帝號來稱父。且不獨卜辭如此，亦見於金文。前記的[illegible]

囟卣所載「帝乙」以外，例如下舉的「帝考」也便是。這個帝考，劉心源釋曰「帝考猶皇考」，尸子廣澤篇云「帝皇皆大也」（爾雅釋詁邢疏所引），那麼皇考、帝考即大考，也就是大父之義了。這些帝號都是只用於對父的尊稱，別無他指的。卜辭當中也有如下所舉用「大父」以尊稱其父的用例（大父是指小乙，口是祖丁對口神之稱），因此卜辭上的帝號也可以與金文的場合解成同樣的意思。

仲師父鼎　用言用孝于皇祖帝考
贏王鼎　用言于厥帝考
買　敦　用追孝于朕皇祖帝考

前548



・文武帝的帝號是尊稱，絕不可以作「禘」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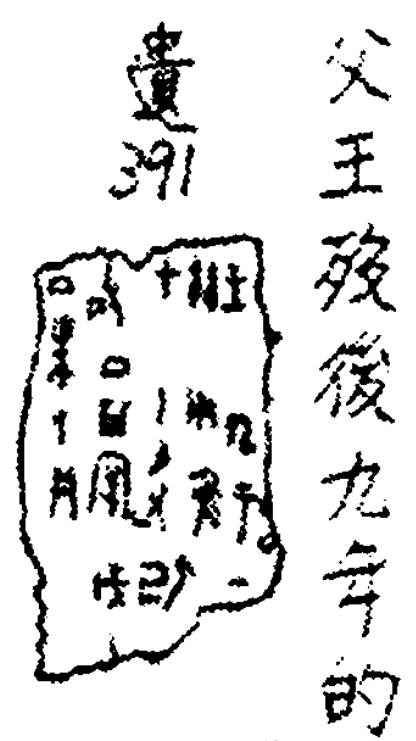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口祭是將重點置於父祖的祭祀。且在口祭中，以帝號受尊稱的只有父文武丁，所以顯然的口祭的中心意義是在於尊祀其父。置祭祀的重點於對父的尊祀，這在後世的祭祀與此口（丁）同聲的就只有「禘」，因此，口祭就是「禘」，卜辭的口祭與後世的禘如下所証是符合的。

小盂鼎　用牲啻周王口王成王
剌　鼎　用牲于大室帝邵王
矢　段　用啻于乃考
大豐段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大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憙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德，丕緒王作唐，丕克三衣王祀，丁丑王饗大俎，

「禘」在金文中作「啻」，像下面所舉周初康王時器的小盂鼎就用這個字，矢段「啻于乃考」，把啻祭作為祀父的祭名。又屬武王時器的大豐段有衣祀父文王的記載，乙亥日祀於大室，翌日丙子文王又與上帝共祀，翌日丁丑則行大俎的饗禮，辭中讚美文王為「丕顯考文王」「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德」「丕緒王作唐」，這是指武王或周公祀「考文王」的事。銘文的內容與孝經「孝莫大於嚴父……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聖治章）的記載正好符合。可是銘文不作「啻祀」，而作「衣祀」，王國維謂「古殷衣同音」（戩釋四葉）「大豐敦之衣殆皆借為殷字」（殷禮徵文六葉），認為就是「殷祀」。於是再根據毛奇齡的「禘名殷祭，殷者大也」（郊社禘祫問），鄭玄的「周以禘為殷祭」（禮記王制注）說法，則知這個「衣祀」亦即「殷祀」就一定是禘祀了。於是可知衣祀即禘祀是對父的祭祀，也就是孝經所謂「嚴父」的祭祀了。那麼，這便和卜辭口祭的意義是在於尊祀其父的事實一致了。

其次，這銘文以及孝經所載，都將文王配祀於上帝，可見禘祀是祭祀上帝的。然而在口祭卜辭中，直接配祀上帝的例子卻沒有，而只在第五期卜辭中有一例，如下所舉它被記在口祭卜辭的片上（通纂[illegible]）乙巳卜貞王賓帝史亡尤——，片上乙巳日一旬前作「甲午卜貞武乙宗口其牢」、「癸巳卜貞祖甲口其牢」，為卜武乙、祖甲的口祭，而口祭卜辭的甲骨片一般是不記他辭的，由此可知這個卜辭與口祭的關係。郭某將此辭中的「帝史」解作「帝使」，亦即帝之使者。可是就王賓卜辭以王賓之次記神名、神名之次記祭名的原則來說，這個帝應是神名，而史是祭名才對。史這個字，例如「[illegible]」（粹）、「[illegible]」（後上）、「[illegible]」（南明）、「[illegible]」（後下）所載，均被用為祭祀用語。又前舉的大豐段作「事憙上帝」，被用於對上帝而為，這其實就是後世「有事武宮」（春秋昭十五年）、「有事于大廟」（宣八）、「有事於上帝」（禮記禮器）的「事」（右例的後下四二·七上的「又史」便是有事的用法）。易震卦「有事」下虞注「事謂祭祀之事」，又尚書大傳「天子有事」，鄭注「事謂祭祀」，可知右記的「帝史」就是「有事於上帝」之義。又「王賓」一辭如後所述是指王親自駕臨祭場的意思（參祭儀的王賓節）。卜辭上多用於宗廟祭祀的場合，尚書洛誥亦載「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是用之於宗廟的祭祀的。因此，「王賓帝事亡尤」就是卜的王駕臨宗廟來對帝行祭祀（而問其吉凶如何）的意思。這樣的卜辭被記在右舉的口祭卜辭的甲骨片裏，所以這個上帝的祭祀當在行宗廟的口祭時舉行。周初的禘祀是在太室配祀文王於上帝，同樣地，在殷末應當也為了尊祀其父而配祀於上帝。下面是鄭玄在禮記王制裏對禘禮的說明：「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所謂「祫於太祖廟」就是指卜辭的「文武帝宗」、「文武丁宗口」。所謂「禘於群廟」就是指口祭中對五世以前的直系先王及母癸、妣癸行口祭的事。而所謂「五年而再殷祭」的殷祭就是父王歿後九年的禘祀，此與下舉帝乙時的甲骨片於王九祀行父文武丁的口祭的記載脗合。於是鄭玄的禘說便合於卜辭了。

遺391



如上所述，口祭與禘祀，其祭祀的意義及祭儀皆稱一致，且口祭與禘祀又為同聲的祭名，所以卜辭內口祭實即周代的禘祀，卜辭的「口」在周初作「啻」，到了後世便作成「禘」。這個為尊嚴其父而行的祭祀所以被稱作「口」，當是起因於想把父配祀於「口」（即帝）而有的（以

（指「啻」的事實可參「口神」一節），而所以將之記作「口」，想是為了要與屬外祭之祭祀上帝的「帝」有所區別才有的。

千古聚訟的禘禮，實為殷代的祭禮。追溯其本來的意義，即在於為了「使父尊嚴」，因此才配祀於上帝，且禘祀五世的親廟，又於父王歿後九年再行殷祭的。有人問禘說，孔子回答「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所以指其掌，正是表示孝經所說「孝莫大於嚴父」之意。又孔子說「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大概禘禮如大豐設的記載，是以饗禮結束的吧！

第三章　外祭

卜辭中作為祭祀對象的，有支配自然現象或自然物神格化後的自然神；有被奉作殷室遠祖的高祖神；及殷室的先王、先妣以及父母兄子；和先臣被神格了的先臣神四種。前章對先王先妣及父考的祭祀已經講明，那麼本章便來考察有關其他三者的祭祀。

第一節　上帝

卜辭中有帝、禘的辭例超過四百片，此兩者是通用的，例如「方帝」（佚236乙1992粹431）也作「方禘」（前4.1佚40乙583），「于帝」（戩10.6甲216）也作「于禘」（粹1311拾1.1），又「帝其令雨」（乙3882）也作「禘其令雨」（甫15輔）。可是一般來說，「帝」多被用作主語，而「禘」則被用作述語。所以前者為神名，後者為祭名。以下即就有關帝（即帝）之神格、帝之祭祀、以及後世的禘郊說、敬天思想之起因等問題，來加以論述。

第一項　上帝的神格

孫詒讓謂「帝字皆作帝」（契文舉例上一八），諸家從之，略無異說。可是於帝字的本義，則尚無定說。分別有吳大澂、王國維、郭某的「花蒂說」，葉玉森、明義士的「束薪說」，內野台嶺、出石誠彥的「祭器說」，森安太郎的「標識說」。茲列舉如下：

（花蒂說）

吳大澂—曾見潘伯寅師所藏拓本有一𠧢蓋，文曰▽己𦣻口ㄨ父，又甘泉毛子靜所藏鼎文曰己𦣻■ㄨ父，古器多稱且某父某，未見且父之上，更有尊於且父之稱，推其祖之所自出，其為帝字無疑。許書帝古文作帝，與鄂不之不同意，象華蒂之形。周憲鼎作帝，聃敦作帝，戮狄鐘作帝，皆▽之繁文，惟▽▼二字最古最簡。蒂落而成果，即艸木之所由生，枝葉之所由發，生物之始，與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嚳，禘其祖之所從出，故禘字从帝也。（字說一帝說）

王國維—帝者蒂也。不者柎也。古文作帝，但象花萼全形，未為審諦，故多于首加一，作帝帝形以別。（觀堂集林六釋天）

郭某—王謂象花萼全形者是也，分析而言之，其▽若▽象子房，一象萼，木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為柎說，始於鄭玄。小雅常棣，棠棣之花，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音不柎同，王謂不直是柎，較鄭玄更進一境，然謂與蒂同象花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蕊，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伸為丕，其用為不，是字之假借也。知帝為蒂之初字，則帝之用為天帝義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古人固不知有所謂雄雌蕊，然觀花落蒂存，蒂熟而為果，果多碩大無朋，人畜多賴之以為生。果復含子，子之一粒，復可化而為億萬無窮之子孫，所謂鄂不韡韡，所謂綿綿瓜瓞，天下之神奇，更無有過於此者矣。此必至神者之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為尊號也。（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一章）

如右，吳氏把帝（帝）字的▽認作是華蒂的象形，把帝認作是果實所由生的枝根。而王氏則修正其說，把帝視作是象花萼的全形。至於郭某則將王說加以敷衍擴充，謂▽象子房，一象花萼，木象花蕊，更說明因基於人畜賴果實以為生，果實的種子復為無窮子孫的源泉的理由，認為帝可以象徵是宇宙的真宰者。然而葉玉森卻反駁吳說，認為卜辭中帝字並無作▽、▼的例子，所以這不是帝字，而是「丁」也就是示字的肥筆。又郭某也對自己的說法加以檢討，指出假借花蒂來象徵帝的說法是不適切的。

葉玉森—▼乃肥筆丁（示）字，即▼𠧢之▼。卜辭於父之上稱祖或稱示，如示丁示壬示癸，是示神也，稱示某猶後世稱神農神堯神禹也。容庚氏以鼎𠧢二文之▼▼，不列入金文編帝字下，而存于附錄，洵為卓識，殆因卜辭中帝字恆見，無一作此形者，鼎𠧢並為殷器，自不能獨異也。（前編集釋一·八二）

郭某—但蒂有成果實的，有不成果實的，與其拿蒂來象徵神，何不就假借果實或根元一類文字？這兒的確是一個問題。（同前一五頁）

吳大澂所舉的「▼己」、「▽己」中的▼▽字，其實就是吳其昌在金文名象疏證說丁（武大文哲季刊六·一）裏舉出的丁字的異文，▼己▽己就是口己也就是丁己。如前所示（第二章第一節）因口與帝為通假字，所以這個「口己」就是「帝己」的假借。而如前所述，帝號是被用以為對受享禘祀之父的尊稱的，所以這個口己亦即帝己就是受享禘祀的己名之父的尊稱（矢毀云「用啻于乃考」。嬴王鼎云「啻于厥帝考」。據此則禘祀未必只用以祭王者），因此把▼、▽認作帝字固是錯誤，可是把它作為示字肥筆的葉玉森的說法也不對。畢竟前述的花蒂說只不過是因其字形才產生的臆說。（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採用花蒂說）

（束薪說）

葉玉森—卜辭帝作帝帝帝帝等形，从米米與米省同，即卜辭𤇾字𤇾字亦从此，一象架形，ㄨ口象束薪形……禘必用𤇾，故帝从𤇾。帝為王者，宜𤇾祭天，故帝从一象天，从二為譌變，非古文上。卜辭帝字亦有倒書者，如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之▽，下从一或象地，米乃象積薪置架形。聃敦帝作帝，从二从米，象誼彌顯。（集釋一·八二）

明義士—按吳說未確，帝从一米从一，米為米省，一象束形，一即古文上，𤇾束柴於上者帝也，故帝引伸為禘。（殷栢釋）

束薪說是認為帝象米之米乃米（𤇾）之省，一象架，口象束，一象天或為上字，取象於祀上帝之𤇾祀而成此字體。如後所述（參「上帝之祭祀」）上帝以燎（說文燎交木然也。玉篇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受祀，所謂燎祀是燃燒交木以祀上帝的祭祀，此與右述的字形說明實相表裏。

（祭器說）

內野台嶺—參東京文理大學文科紀要第九卷論禘祭考二十一頁。

出石誠彥—參支那上代思想史研究一二七頁

（標識說）

森安太郎—參支那學第十卷殷商祖神考三十九頁

帝、帝的字說已如右舉。帝的字形作帝（乙1962）帝（粹1036）帝（粹12）者，於花蒂說有利，可是作帝（庫720）帝（甲1148柏29明2312）者，又於束薪說有利。且又有作帝（明2137）帝（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帝（粹1311）者，及作帝（京2546）帝（京4363）者，所以單從字形上去判斷帝的本義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帝究竟是怎麼樣的神格這問題，便只有從卜辭中去歸納了。

有關帝的神格，郭某、董作賓氏、胡厚宣及陳夢家諸家所述如下。

郭某—由卜辭看來，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種人格神。上帝能夠命令，上帝有好惡，一切天時上的風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禍福，如年歲的豐嗇，戰爭的勝敗，城邑的建築，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九頁）

董作賓氏—帝也稱上帝，他的權能有五種，第一是命令下雨，第二是降以饑饉，第三是授以福祐，第四是降以吉祥，第五是降以災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

胡厚宣—一令雨、二授年、三降暵、四保王、五授祐、六降諾、七降禍、八降𡆥。（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殷代之天神崇拜）

陳夢家—上帝所管到的事項是(1)年成(2)戰爭(3)作邑(4)王之行動，他的權威或命令所及的對象是(1)天時(2)王(3)我(4)邑。（卜辭綜述五一七頁）

右列諸家之說，雖然多少有些不同，可是認為帝有㈠支配自然之力、㈡降禍福於人事之力的兩種觀點則是相同的。以下即就這兩點據卜辭來加以檢討。

一、支配自然之例

(1) 帝令雨（鐵123.1 前1.52.1 3.18.5 6.20.2 明132 庫552 607 文118 遺791 乙835 857 1070 1157 1164 1312 1579 1894 2740 2693 3070 3662 3764 4626 4628 5324 5578 6406 6666 6751 7266 佚227 掇2.6 248 南坊5.3 南輔63 廈大12 續存108）

前3.18.5 …貞今三月帝令多雨

乙4628 貞今夕帝不令雨

卜帝令雨、帝不令雨的卜辭如右所舉為數太多了。

(2) 帝令雨（乙2452 3094）

乙2452 [illegible] —— [illegible]字第三期作[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的卜辭經常可以見到。王國維將此

乙3094 [illegible] —— 字釋作「風」。（戩釋六。書契考釋中三二）

(3) [illegible] （乙3282 6809 530 南輔15）

乙3282 [illegible] —— [illegible]字羅振玉釋作雷（考釋中五）、葉玉森釋作電（集釋三·二○）、郭某釋作虹（通釋四三六）、

南輔15 [illegible] —— 于省吾釋作霄（駢枝三），陳夢家釋作𩆜（雷霆之氣 卜辭綜述五六二）。如從「[illegible]」（後下12）、「[illegible]」（前3183）等其被使用的情形看來，它是與雨有關係的自然現象，而因為从[illegible]（申）从雨滴，所以羅振玉釋作雷最妥當了。

(4) [illegible] （鐵1593 前3244 林1253 庫1811 卜785 乙953 7124 7773 甲760 南師31 哲庵177 續存168 480 下156）

前3244 [illegible] —— [illegible]的字釋有下列的釋董、𪗋、饉、暵四說。

乙953 [illegible] —— 一、孫詒讓、王襄、陳夢家釋「董」。（契文舉例上二九。簠室殷契類纂。卜辭綜述五六四頁）

二、羅振玉、葉玉森、孫海波釋「𪗋」。（殷契考釋中七四。前編集釋三·二九。卜辭文字小記（考古五期））

三、郭某、董作賓氏釋「饉」。（卜辭通纂考釋三七。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七頁）

四、唐蘭、胡厚宣釋「暵」。（殷虛文字記。殷代天神崇拜四葉（甲骨學商史論叢））

例如於「卜貞不雨帝隹[illegible]我」（林1253）一辭中，[illegible]字被稱於不降雨時，又第二期裏此字被寫作[illegible]，如「癸卯卜[illegible]貞今日來[illegible]」「癸卯卜[illegible]貞今日來雨」（稱98）所載，「來[illegible]」與「來雨」對貞，可知唐蘭、胡厚宣將[illegible]釋作旱暵的暵是妥當的。

(5) [illegible] （續4217 鐵353 庫134 粹811 前5387）

續4217 [illegible] —— [illegible]字羅振玉釋作「異」（考釋中六二）。余永梁、葉玉森從其說（集釋五·四二）。

鐵353 [illegible] —— 庫134片中帝[illegible]是降禍之義。公羊傳云「異大乎災」（定公元年），

庫134 [illegible] —— 又云「[illegible]以為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文公二年）。以為長期的旱暵是「異」。古例中的[illegible]與雨一併被稱，其中尤以續4217片所載因不降雨而卜「帝異乎」之義，與公羊傳實相符合。

(6) [illegible] （天24 掇1464 南師46 前1501）

天24 [illegible] —— [illegible]字自孫詒讓釋作「年」始（舉例上四○），諸家從之。年字說文

前1501 [illegible] —— 从禾千聲，作「[illegible]」。可是卜辭卻作「[illegible]」（誠282 佚928 甲1275 1516），从禾从人。此字應是从人荷禾的象意字，為「穀熟也」之義。如右例所見，稔穀乃帝之所授。

(7) [illegible] （乙7456）

乙7456 [illegible] —— [illegible]字羅振玉釋作「[illegible]」，以為災害之義（考釋中三四）。例如根據「貞翌丁未[illegible]于父丁亡[illegible]」（續1508）與「貞王賓兄己[illegible]亡[illegible]」（佚397）或「貞不祖辛[illegible]」（乙4513）、「[illegible]于祖丁亡[illegible]」（[illegible]）看來，[illegible]與[illegible]實為同義語。而[illegible]與尤（[illegible]）同聲同義（殷曆譜祭祀），所以[illegible]就是致禍於稔穀的意思。

如上所述，帝是命令雨、風、電，降旱暵、災異，支配年穀豐凶的神。像這樣主宰自然現象的權能，除了見到「[illegible]神」有一例（乙3121 貞翌甲戌[illegible]不令雨）以外，不見於其他的神祇。陳夢家亦謂「卜辭中帝是惟一降暵降雨的主宰……而先祖與河嶽之神也絕無降禍降雨的權能。這是上帝與先祖間最緊要的分野。」（燕京學報二○·五三六），將支配自然現象的權能作為帝與他神間最緊要的分野。

二、降福禍於人事之例

(1) [illegible] （前6584 林1113 續331 粹1073 1128 掇續145 續3424 5444 佚935 乙3262 3322 3787 5408 7826 續存479 627）

乙3787 [illegible] —— [illegible]即授祐，被卜於征伐（此例習見）與出御（續5445 粹121）的場

乙5408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 —— 合，因此授祐的實質內容就是戰勝。

(2) [illegible] （後下42 南明86 庫561）

後下42 [illegible] —— [illegible]字郭某以為「[illegible]」的異文（通釋三七二）。作「[illegible]」、「[illegible]」的字，孫詒讓釋作「[illegible]」（舉例下二一）、郭某釋作「[illegible]」（粹釋五一）、商承祚釋作「召」（佚釋六二四）、王襄釋作「尊」（簠雜六九）。

南明86 [illegible]

又地名的「[illegible]」（龜卜10）、「[illegible]」（續3221）、「[illegible]」（續2225）、「[illegible]」（前2224）等，羅振玉釋「召」（考釋上一六）。[illegible]與[illegible]均象提持酒尊的象意字，故當為一字。所以商承祚釋[illegible]作「召」，郭某釋[illegible]作「[illegible]」。如右例所載「帝[illegible]王」被書於「[illegible]方」下，將之與「[illegible]」（粹1128）的文例相比較，則「[illegible]」就相當於「[illegible]」，所以與授祐為同義語。而此字如右所述被釋作「召」，因此當為「祥」的假借。「[illegible]」（文初）即「有祥年」，

「帝[illegible]王」就是「帝祥王」的意思吧！

(3) [illegible] （鐵1914）

鐵1914 [illegible] —— [illegible]字葉玉森釋「吉」（集釋五·五），可是郭某、唐蘭則釋作「缶」（粹釋九三九、天釋五五）。胡厚宣從後者為說，謂「缶讀為寶……寶者古通保……猶言帝保王」（殷代之天神崇拜四葉）。陳夢家亦謂「缶，即保，韓非子難勢篇『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多士『惟時上帝不保』，二者相通。」而解[illegible]作保。（卜辭綜述五六九頁）

(4) [illegible]、[illegible] （庫134 金496 佚36 乙3119 4861 5433 京1125）

佚36 [illegible] —— [illegible]即降，[illegible]即作，王國維以為「咎」義（戩釋四九），陳夢家釋作「禍」（考古五期釋說）。照

乙4861 [illegible] —— 後述祭儀出項下的詳論，實乃「尤」的假借。可得知降尤、作尤的卜辭有「（不）[illegible]」（庫134）、「[illegible]」（金496）等，降尤與作尤均被書於「[illegible]」與「[illegible]」下。[illegible]字已如前記是旱暵的災異，而[illegible]字即「[illegible]」，說文釋作「[illegible]傷」，故「[illegible]」就是方國來寇。所以降尤、作尤是說帝降旱暵，以及引起方國的喪亂的意思。（將方國之喪亂書作帝尤，此問題可另參第四章祭儀出目項）

(5) [illegible] （乙5342）

乙5342 [illegible] —— [illegible]字例如在「[illegible]」（後下16.7 鐵229）的情形下也作「[illegible]」（乙0750 2307），所以與「[illegible]」當是通用字。至於[illegible]字，孫詒讓認為與「[illegible]」為一字，釋作「[illegible]」（舉例上二○）。依下舉之用例，它又作「[illegible]」，為

乙1710 [illegible]

同右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南明2148 [illegible]

前434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illegible]」之通假字，[illegible]者从也，所以此字之字音讀作「從」。因[illegible]从戈為字，於是此字當釋作「[illegible]」。右例即「帝其作我[illegible]」。

(6) [illegible] （續存485）

續存485 [illegible] —— [illegible]即[illegible]，在此辭中為災的意思。

(7) [illegible] （續521 庫521 甲1431 乙575 續存下68）

續521 [illegible] —— [illegible]字胡厚宣謂「[illegible]字見廣韵，曰士咸切，鑱鳥啟物也，當為一災害之字也」（殷代之天神崇拜五葉）。陳夢家則謂「[illegible]字不識，或是[illegible]字假作潦，說文潦

雨水大兒，卜辭[illegible]或即止潦」（卜辭綜述五六六頁）。孫詒讓認為是「[illegible]」的省文（舉例下三五），商承祚謂「與廣韻同，季[illegible]敦作[illegible]，與此同」（類編三·十九）。楊樹達謂「疑當讀為罪」（卜辭求義四三丁）。照卜辭「[illegible]」（乙7150）與「王疾不隹[illegible]」所載，於王之疾病而卜有[illegible]與否看來，於此可知疾病乃是帝所降之[illegible]。

(8) [illegible] （前7152 後下302 續622 卜732 七B32 乙700 3170）

乙3170 [illegible] —— [illegible]字明義士謂「疑有災害意，猶帝災害此邑與否也」（柏釋二八）。羅振玉釋「

乙700 [illegible] —— [illegible]」作疾，引伸有患苦之義（考釋中七四）。[illegible]即唐，有大義，[illegible]者大邑也。此[illegible]下面的「[illegible]」大概是同一個意思。

(9) [illegible] （乙4534 7171）

乙4534 [illegible] —— [illegible]字羅振玉釋作「目」（考釋中五四），葉玉森釋作「冬」（集釋四·四四），林泰輔釋作「終」（龜甲獸骨文字抄釋），胡光煒以為「古冬終多互段」（說文古文字考）。

此片所載之「帝弗[illegible]茲邑」與井侯殷之「帝無[illegible]命于右周」屬同一語法，[illegible]為動詞，故有「終」義，言卜帝將終絕殷邑否也。茲邑也作[illegible]邑，為殷之主要都邑，終茲邑就是指殷的滅亡。由此可知殷命是繫於帝意的。

(10) [illegible] （乙4525）

乙4525 [illegible] —— [illegible]字陳氏謂「[illegible]是動詞，或即說文咎災也之咎。」（卜辭綜述五六九頁）。存以待考。

(11) [illegible] （乙7304 7913）、[illegible]（乙4832）、[illegible]（京2294 2566）、[illegible]（乙5323）、[illegible]（鐵874）、[illegible]（前5251）、[illegible]（乙5241）、[illegible]（乙8207）

乙7304 [illegible]

乙7913 [illegible]

乙4832 [illegible]

京2294 [illegible]

京2566 [illegible]

乙5323 [illegible]

鐵874 [illegible]

前5251 [illegible]

乙5241 [illegible]

乙8207 [illegible]

右列諸辭的意義，尚待後考。

以上敘述了帝作祐禍之事。屬帝的福祐的是「授祐」、「祥王」、「保王」。屬帝禍的是「作尤」、「作[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疾邑」、「終邑」。其中「授祐」、「祥王」的具體內容就是戰勝。「作尤」的內容是指方國的侵寇，「作[illegible]」、「[illegible]」也是指來自干戈的災禍。「降[illegible]」為王疾病。「疾邑」、「終邑」指殷命的喪失。一言以蔽之，帝祐是指戰勝與國，帝禍是指喪亂、戰敗、疾病、喪命。

三、卜帝之許諾之例

帝是支配自然、降福禍於王的神格，所以卜辭中卜帝之許諾的例子為數當然很多。例如下列

鐵614 貞帝其若
乙5786 貞帝若
乙5858 王固曰吉帝若

卜辭中的若字，孫詒讓、羅振玉且釋作「若」（擧例上三五、考釋中五七），諸家從之略無異說。爾雅釋言「若，順也」，詩經烝民、閟宮之毛傳，大田之鄭箋皆云「若，順也」。且楚辭天問之「后帝不若」與「帝弗若」屬同一語法，這些都是卜帝的許諾。若「王繇曰吉帝若」即是判斷得到吉卜，因知得到帝的許諾之辭。卜帝的許諾有雩舞、爯冊、作邑、配祀等事，茲敘述如下：

(1) 雩舞（乙1937）

乙1937 ·貞舞㞢雨 ·帝弗若

上列二辭對貞，前者是卜行雩舞則降雨否？後者則卜帝於此卜之有無許諾。

(2) 爯冊（乙1710 1391）

乙1710 ·貞王叀沚畝从帝若 ·貞沚畝爯冊王从帝若

沚畝是殷西方的一個諸侯，爯冊的意思是以書冊進言於王（吳其昌「殷的社會」第三章），這片是卜王若從沚畝的進言，則得帝之許諾否？（[illegible]）

(3) 作邑（鐵2203 後下16.17 續6.13.2 庫146 186 乙570 7307 京1603 續存804）

乙6750 ·貞王乍邑帝若 ·貞王勿乍邑帝若八月

此辭是就作邑之事卜帝的許諾。

(4) 配祀（前7381 粹1113）

粹1113 ·貞我其巳賓乍帝降若 ·貞我勿巳賓乍帝降不若

陳夢家謂巳賓「義不甚明」（卜辭綜述五六七頁），而葉玉森則解作「我其祀賓作禘則降若，我勿祀賓作禘則降不若」（集釋七·二七）。郭某於通纂謂「我如儐祀鬼神，則帝降若，我如勿儐祀鬼神，則帝降不若」，而於粹編則改謂「宓者，余謂即武丁時所習見之卜人宓，巳宓者蓋謂罷免其官職（余舊解為儐祀之事，不確，今正）」。依後面「帝之祭祀」的詳述，所謂「巳賓」就是配祀於帝。郭某「儐祀」之說是妥當的。此辭是就配祀於帝之事而卜帝的許諾。

如右所述，帝之許諾卜的是有關雩舞之雨、允從爯冊、作邑及配祀於帝之事。

四、上帝的稱謂

帝如下所列被稱作「上帝」，這種稱謂從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都可以見得到。卜辭中「二」

南師131 ……卜㱿……二帝……降𢀛（續存168）
後上844 ……出……二帝……貞……
甲1164 ……叀五鼓二帝若王又

」即「下上」的用語極常見，郭某謂「謂上天下民」（粹釋一〇八四），胡厚宣謂「下上之上必為上帝，而下者或指地祇百神而言」（殷代之天神，崇拜八葉），陳夢家謂「上指上帝神明先祖，下或指地祇」（卜辭綜述五六八頁），可是如就以下所列將其用例加以考察時，則(1)(2)各項下之二辭均為同一內容，一作「下上」，一作「帝」，由此可知「下上」之上是指上帝。(3)下的三辭均卜「當從沚畝否乎」，前4381是對「二二下上」，乙7826片是對帝，庫1059片是對下乙而貞問授祐之事，由此可知「下上」之上是指上帝，下是指下乙（乙祖）等祖神，所以右述三說中以胡厚宣的說法比較妥當（綜後述「祭儀」）。可見「帝」在第一期被稱作「上帝」，為位居下神即祖神之上之神，且為支配自然、降福禍於王，王者必須求其許諾的至上之主宰神。果如此說，則從帝辛時器䢅𠬝卣（參帝辛祀譜王二祀）載「䢅𠬝二帝」看來，第五期也祀上帝的。

(1)
續332 貞勿从望乘伐下（二）弗若不受又
前6584 貞今者王从吕帝不若不受又

(2)
乙8069 帝于（二）若王
乙7913 各帝若王

(3)
前4381 貞王从沚畝伐下（二）若受我又
乙7826 貞王从沚畝伐帝若
庫1059 貞沚畝爯冊王从下乙若受又

第二項 上帝的祭祀

以帝為祭祀對象的卜辭，例子極少，因此一般的說法均認為對帝是不行祭祀的。例如董作賓氏謂「卜辭中全不見祭祀上帝的記錄」（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二〇頁），胡厚宣謂「其祭帝者，則未之有，蓋以帝之至上獨尊，不受人間之享祭」（殷代之天神，崇拜六葉），陳夢家謂「絕無上帝享祭的卜辭」（燕京學報二〇期五二七頁），又謂「上帝……不享受生物或奴隸的犧牲，不是求雨祈年的對象」（卜辭綜述五八〇頁）。可是如下所述對上帝是舉行祭祀的。

(一) 通纂別二 乙子卜貞王賓帝史亡尤

右辭的「帝史」，依據他辭「于帝史鳳二犬」（遺935）的記載，郭某將之解作「帝使」（通纂考釋三九八、河井大龜，粹釋八二八），諸家從之。陳夢家謂「帝史者謂上帝之史」（燕京學報一九期一三三頁，卜辭綜述五七二頁），董作賓氏謂「鳳是上帝的使者」（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〇頁），胡厚宣謂「帝史鳳，史讀為使」（殷代之天神，崇拜二葉）。可是王賓卜辭的通例，例如「貞王賓[illegible]亡尤」（續）是於王賓之後記載神名，神名之後記載祭名的，所以右辭的「帝」當為神名，而「史」為祭名，將之解作「帝使」是無視於王賓卜辭記載法而有的誤解。且「史」字於以下所擧例子中，被

粹91 貞田史五冊
後上61 乙巳史五宰
南明44 米盥史又雨
庫56 卜行史五羊又
後下… 卜彡名又史
粹54 其伐又史五羊又

做為祭祀用語，而用於王賓卜辭（後上）、內祭（粹[illegible]後下）及外祭（南明庫56）上。此外又被記作「又史」（後下粹54），羅振玉、陳夢家釋作「事」、「史」，認為卜辭中「事」、「史」實為一字（考釋中二九、殷虛文字記）。所以，「又史」就是「有事」，也就是「有事于武宮」（春秋昭十五年）、「有事于大廟」（春秋宣八年）以及「有事于祖」（禮記雜記）的「有事」。易震卦「有事」虞注云「事謂祭祀之事」，又尚書大傳「天子有事」鄭注云「事謂祭祀」。它也被用於大豐殷「事喜上帝」的場合。所以右辭的「帝史」就是「有事於上帝」（葉：考古五期，史字新釋）的意思。且這「王賓帝事」是行於禘祭的事實已如前記（綜□），可知殷時上帝亡於宗廟接受祭祀的。

(二) 遺935 于帝史鳳二犬

右辭的「帝史鳳」，郭某解作「帝使鳳」，董作賓氏謂「鳳是上帝的使者」，陳夢家則謂「鳳鳥相當於卜辭的帝史鳳」（卜辭綜述五七二頁）。帝與鳳連成一辭的例子如下所列：(1)例是卜帝是否令風吹動之事。(2)例不知是風名還是帝名，暫且不論。且就(3)(4)來考察。(3)例之下記有牲數，此點與(一)例雖然不同，可是將(3)例的帝鳳與東鳳，(4)例的帝鳳與帝鳳之辭分別比較的話，則四者實為一字。且(3)例因為記有牲數，則此二辭上的帝（綜祭）為正用，而東為假借，又(4)例也用帝，因這四辭中有三辭為帝，可知佚227片上的帝實帝的假借。這樣的話，這帝鳳、帝鳳有着什麼樣的意義呢？帝祀如後所述是祈求寧止風、雨、蝗、水等災禍的祭祀，其中祈求寧止風禍的例子如下所列。這個「寧鳳」（寧風）如「……卜其寧鳳于方……」（粹182）所載，是行於「方」的。一般說來「寧祀」如下所擧皆行於「方」、「四方」、「方帝」的，可知「寧鳳」也行於「方帝」，因此右辭的「帝鳳」依「貞方帝寧犬」的辭例來看的話，實即「方帝寧鳳」的省略。可知(3)例下的二辭實即「貞方帝寧鳳三羊……」、「方帝寧鳳犬」的省文。此辭所

(1) 乙2452 翌癸卯帝其令鳳
乙3094 貞翌癸卯帝其令鳳

(3) 簠4175 貞帝鳳三羊三豕三犬
京都人文 東鳳犬

(4) 佚227 …卜帝鳳不用雨
前3213 帝鳳乂其雨

(2) 乙4548 貞帝于甲白寧鳳
續2153 于翌貞其寧鳳不用雨
庫992 辛酉卜寧鳳巫九犬

粹1545 貞其寧雨于方
南明487 其寧于三方
甲148 貞方帝寧秋

載的牲數與右例「寧鳳」（續2153 庫992）場合的牲數相同，可為旁証。由此可知「帝鳳、帝鳳」就是帝祀中祈求寧止風禍的祭祀。將此「貞帝鳳三羊三豕三犬」與「于帝史鳳二犬」比較的話，則因「史」字如前所說為「祭事」之義，所以「帝史」就是「帝」，而「于帝史鳳」就是說「在對帝的祭祀中，祈求止風」。將之釋作帝使風、帝史鳳，或是說「殷人看又以風神亦屬帝，故以帝禮祭之也」（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三頁），這都不過是出於臆說。此辭不作「帝」而作「于帝史」，由此可知帝祀是對上帝的祭祀，而上帝在帝祀中是受祀於「方」的。

(三) 庫1738 ……卜其求年于帝

上辭中「求年于神名」的例子極為常見。這是卜致上帝以祈年之辭。然而陳夢家以「上帝……不是求雨祈年的對象」（卜辭綜述五八〇頁）的立場，而說「于字摹寫不清，而帝下當泐處，似乎是帝甲的殘文，所以我們不得據此說有求年于帝的卜辭」（同上五五五頁）。其實這只是恣意曲解的說辭。

(四) 庫985 乙子卜其丁帝

此片之背面作「乙子卜其于」，因此「其丁帝」就是「其于帝」，其于在此辭中為動詞，所以當為「其祀」的假借。大概是卜「其祀帝」之辭吧！

(五) 續2189 ……酉卜賓貞帝于口其

此辭的帝字用作動詞，所以是帝字的假借。口字已如前述被用作帝字的假借（口神），因為帝祀就是對帝的祭祀，所以受享此帝祀的口就是帝了。

如右所述，「帝」是受享祭祀的。其或於宗廟受享禘祀，或於四方之郊受享帝祀，且屬周武王時器的大豐殷載「事喜上帝」，這也可以做為上帝受享祭祀事實的旁証。以下即將有關祭祀上帝的帝祀分成「祭神」、「場所」、「目的」、「祭儀」四項來加以檢討。

一、帝祀的祭神

帝字用如「帝其令雨」（南輔5）般被做為主格的，僅此一例，且以「帝其令雨」（乙2282）為例來說，則辭中的帝實為帝的假借。反過來說，以帝為帝的假借的例子，則如「帝鳳」亦作「帝鳳」（佚227）、「帝鳳」

亦作「禘□」(南明424)、「□禘」亦作「□禘」(甲216 掇1448)、「□禘」亦作「□禘」(粹810 庫1050 乙2039)，可見禘、禘實相通假。可是一般說來，禘字多被用做主格，而禘字則被用作動詞(粹875 文543 甲1345 2120 掇1216 2340 京330等)。又如「貞禘□□」(乙2282)、「貞□在禘」(天47)二辭，記載著犧牲，則「禘」又被做為祭名。

這個禘祀如前所說依據下列卜辭既已考明其為祭祀上帝的祭祀，可是它在卜辭當中，也有對

遺935 于禘□□三□

續2489 酉卜□貞禘于□□

遺846 貞禘于岳

乙5707 禘于河

乙2844 燎于土□□禘(佚40 卜592 乙5278 拾1.1)

乙5272 貞□禘燎于土□□□□

南明520 □吾禘□□田

續1.21 貞禘于王亥(後上31)

乙4549 □□卜禘二□

前6.21.5 禘黃奭三□

如下所舉的岳、河、土、□、王亥、上甲、□□、黃奭等舉行的。對這些以下的諸神舉行禘祀到底是出於什麼緣故呢？

卜辭裏如下所列，有(1)卜問、大甲、下乙等賓於帝之辭，有(2)卜大甲、下乙、父乙、伊尹等賓于大乙、祖乙、上甲等之辭。且賓字還以「貞□□賓」(乙1872 林2.28)、「□□□賓」(粹62)、「貞□□□賓」「貞□□□賓」(乙2036)的情形被使用。這個賓字，孫詒讓(舉例)、羅振玉(考釋中12)釋作「賓」。王國維亦謂「从貝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觀堂集林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認為賓字从貝乃後起之字，而以賓為賓的本字。賓字在上舉的南明片作□。又如「王賓□□」(粹383)與「五賓□……□□」(寧1.34)、「貞王賓□□」(京5160)與「貞王賓□□」(京5161)、「卜五賓□」「·□賓□」(佚87)等，可見賓、□是通用的。如後所述(祭儀)「王賓」就是王駕臨祭場的意思。賓有往、入、格之義，所以右例的「貞勿□作賓」就是卜的奉□神為某種祭祀的客神而配祀之，看是否可行？至於「貞勿于父乙賓」則是卜對父乙的祭祀是否可配祀客神？那麼(1)(2)之辭也一樣，例如「下乙不賓于成」就是卜將祖乙配祀於大乙的可否，「下乙不賓于帝」是卜將祖乙配祀於帝之祭祀的可否。「下乙賓于帝」與楚辭天問「帝

(1)

南明508 □□□賓于禘

乙7197 ·貞□□賓于禘 ·十月卜□貞□□賓于(禘)

乙7549 貞大(甲)賓(于)禘

乙2293 ·貞……賓(于)禘 ·貞(大甲)十(賓)于(禘)

乙7434 貞(下乙)賓于禘

(2)

乙2455 ·貞(下乙)賓于□ ·貞大甲賓于□

乙869 □(下乙)賓于自(乙)(乙2977 7305略同)

南明513 □□卜□貞□賓

棘賓帝」為同一語法，陳夢家「所謂賓帝，發展為周人的配天」(卜辭綜述五七三頁)的說法大致是妥當的。由此觀之，「賓于禘」就是配祀於帝的意思。因由於從大乙、大甲、祖甲而受卜，所以下舉之辭的「□賓」(祀賓)就是卜其配祀的意思。粹113片的場合是向帝貞問配祀的許諾，郭某解此辭作「已安者蓋謂罷免其官職」的說法是不對的。而謂「我如儐祀鬼神則帝降若」(通纂考釋)的說法則妥當。右例「下乙賓于帝」、「下乙不賓于帝」是卜的配祀祖乙於帝之辭，所以「禘下乙」就是對祖乙行禘祀，因而於禘祀時將祖乙配祀於上帝的這解釋是妥當的。同樣的，「禘于岳」、「禘于河」、「禘于王亥」、「禘□□田」、「禘黃奭」，就是說將岳、河、王亥、上甲、黃奭(參後述黃奭為伊尹別稱)於禘祀時做為配祀的意思。只是「土」的情形與此稍有不同。

佚119 □□卜□貞□□□賓□□(續4345 佚2612 簠典35 粹1115)

粹113 ……□貞□□□賓□禘□□ ……□貞□□□□賓□(前)

就土字說，絕無「禘于土」的用例，它被使用於與右例諸神的場合不相同的記載法，其例如下：

佚40 ·(甲)□卜□禘三□□□□于土□求雨 ·甲□卜□求雨于岳

乙5272 □□卜□貞□禘燎于土□□□□

乙2844 燎于土□禘

拾1.1 □□卜燎土□于禘

卜592 貞禘□于□□土

乙1901 ·(正)貞燎于土 ·(反)□禘

佚40片記載將方禘的供牲與對「土」的供牲加以區別，而以此二祀來行求雨(祈雨)。乙2844片於「燎于土□」之下記「方禘」。拾1.1片於「燎土」之下記「于禘」，而中間置一「□(往)」字。從這些記載法看來，「燎于土」與「方禘」是兩種祭祀而行於同一祭事之辭，可知土並不配祀於禘祀，而是當方禘之際，特別以燎祀受祀的。詩經甫田云「以社以方」，社(祀土)與方(祀方)併稱。又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亦郊(參後述郊祀)與社(祀土)併稱。以此做為祭祀上帝的方法，這些都可做為旁證。因此如果把右舉的佚40片上的二辭合併考察的話，則知實為祈雨而卜方禘上帝，並祭祀土神而以岳神配祀於方禘之辭。至於乙5272片之辭則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它是卜方禘上帝，燎祀土神，而以□、上甲配祀之辭。

於是可以明白所謂禘祀就是以上帝為主神而祀之，並登祀土神，且以岳、河、□、王亥、上甲、祖乙等配祀的祭祀。而其所以要這樣舉行配祀，如後所述(參禘祀的目的)是為了要對這些諸神祈求降雨及有怨於穀的災害而為的。這並非如胡厚宣所言「以其在帝左右，德可以配天」(殷代之天神 八頁)的緣

故。而且所以舉行禘祀，也不是如陳夢家所稱因為他們是「天神」的緣故。(燕京學報 一九期 二四頁)

二 禘祀的場所

「貞禘」(林1.18 鐵257.3)、「貞□禘」(粹895 甲2126)等辭也被記作「貞方禘」(前7.1.2 乙5576)、「貞□方禘」(甲1157 文333)。且如下所舉之例，「方禘」也被記作「禘方」(這兩辭的禘皆是禘的假借)。所以「方禘」就是「禘祀於方」，也就是他辭所載「貞禘于東方」(乙4548)、「貞禘于南方」(乙4548)的意思。因此陳夢家「由於「方帝」與「勿方帝」的對貞，知方是動詞，即「方告于東西」之方，它和後世的「方祀」、「望祀」相當，即各以其方向祭祀四方之帝，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卜辭綜述五七八頁)的說法是不對的。禘祀的「方」即行於地方的意思，此為禘祀的特色。其地方被記載於卜辭的，如下所列，除行於東西南北之外，且行於□地(前7.24 貞今□令□田从對至于□獲□)、□地(後下10.8 貞王步于□亡災)、□地(甲1626 王□田□亡災)、□地(林1.30.1 □□方于受□。佚379 貞□□□方)、□、□地(下130 受年于□)、□地(佚337 燎于□)、□地(續181 從于□往來亡災)、十地(十與□為一字，其說於祭儀中詳論，十地即□地)、□田(諸□之郊)、□地(乙6377 貞步□)、□地、□地(誅)、及□地(簠地 貞中□□)等。

乙3689 貞方禘一□二□□二□

明718 十□卜□禘方一□一□九□

東 續2188 貞禘于東(遺612 庫213 乙4548 7693)

西 前5133 禘于西(金362 2282 乙2399 4548 5329)

南 乙4548 貞禘于南方(掇26)

北 乙4548 貞禘于北方(掇26)

西南 乙5386 □于西南禘□□

□ 遺647 □禘于□

□ 乙4158 禘于□(乙467)

□ 庫469 禘□□□□

□ 前3246 貞禘于□

□ 乙4915 □禘于□□

□ 乙7537 于□禘

□ 乙400 □禘(于)□(乙□)

□ 卜592 貞禘□于□于土

十 乙8896 禘十□門

□ 京2286 禘□

□ 京969 禘于□田

□ 明2365 貞于□禘

□ 續存下163 □□□禘

□ 乙2103 禘□

□ 前1.34.1 禘□

如此，由於禘祀行於四方及地方，所以稱作「方禘」。至後世則稱之為「郊祀」。(參禘祀之祭儀)

三 禘祀的目的

因為上帝為降雨、令風、授年、降□的主宰者，所以禘祀是為了(1)求雨、(2)求年、(3)寧□(4)寧風(5)寧□等目的才舉行的。

(1). 求雨、寧雨

求字自孫詒讓釋作「求」始(舉例下一九)，羅振玉(考釋中四三)、葉玉森(集釋一·二〇七)、及吳其昌(解詁一七九)等人從之。而王國維(戩釋)、王襄(簠釋歲二七)，則懷疑此說。至於郭某則不採此說，而釋作「桒」，解作「匄」(通釋一五四，五七二頁)。且謂「桒年即祈年」。而後商承祚(佚釋四二)、唐蘭(天釋二〇)、孫海波(文錄釋)、陳夢家(綜述五七九頁)皆從其說。寧字說文云「寧定息也，从皿，寍省聲，讀若亭」。羅振玉釋作「寧」(考釋中七)，諸家從之。溯繹謂「寧風寧雨者，風定息雨定息也」(卜辭通釋)。陳夢家謂「寧風即止風，寧雨即止雨」(綜述五七六頁)。雨則曰「求雨」曰「寧雨」，而年穀之場合則只有「求年」而無「寧年」的用語，此因「寧」為表示定息之意，而非願詞之故。

禘祀中卜求雨、寧雨之辭，其例如下所列。舉例以言，粹1545片與「□求雨于東方」(鄴3.38.4)屬同一語法。由於「貞禘于東方」(乙4548)之辭極為常見，所以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這個求雨是在東方的禘祀中舉行的。因此「寧雨于方」，就是在方禘時祈求寧雨的意思。

佚40 (甲)□卜□禘三□□□□于土□求雨(參乙5329)

粹1545 □□貞□寧雨于方(參明166)

由上可知祈雨、寧雨是在「方禘」時對上帝舉行的。而如下所舉諸神也有受卜的。

(求雨) 岳 佚40 甲□卜求雨于岳(京4343)

河 乙8689 □□卜于河求雨燎

□ 南明420 ……□卜□求雨于□(庫141)

□ 粹15 □求雨于□□九□

□ 佚519 貞□□□求雨□□

上甲 乙2508 求雨于上甲□(遺923 庫1049 甲715 鄴1.32.8 寧1.34)

□ 鄴1.32.8 □□卜求雨于□

□ 金593 □□卜于□□求雨□

□ 南明422 求雨于□

九示 甲267 ……□卜求雨……九示

十示 甲280 ……□卜求雨□田□□……

(右列之外還有「求雨于□」(甲871)、「求雨于□十□……」(甲753)、「求于□雨」(文19)之例)

(寧雨) 岳 前5.18.4 □□卜貞寧雨(于)岳□…… ─ 土 後上19.7 己未卜寧雨于土

如下所舉，這可能因為諸神是雨禍的招致者，所以「□雨」董作賓氏認為「□雨意思是阻撓下雨」(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的說法是妥當的。右舉的諸神已如前述均配祀於上帝，且如下舉之例「求雨于岳」與「方禘」同日受卜，所以當是行於方禘之時，因此對諸神的求雨、寧雨當是配祀於禘祀而舉行的。(□字是□的假借，參高祖神□)

岳 金201 丙□卜□岳□雨(粹72)

河 乙920 □□卜貞河□雨

□ 金201 □岳□雨

□ 鄴3391 □酉卜□□雨

□ 乙6299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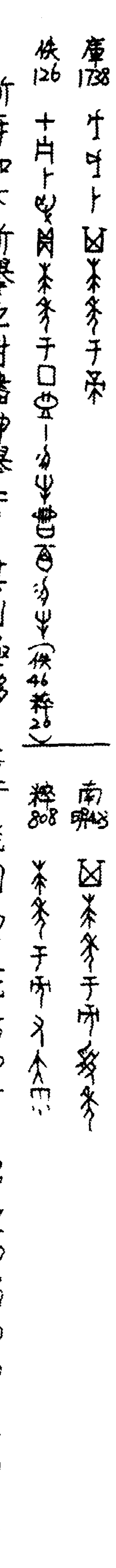
王亥 粹75 □王亥□雨

□ 後下38.6 □未卜□□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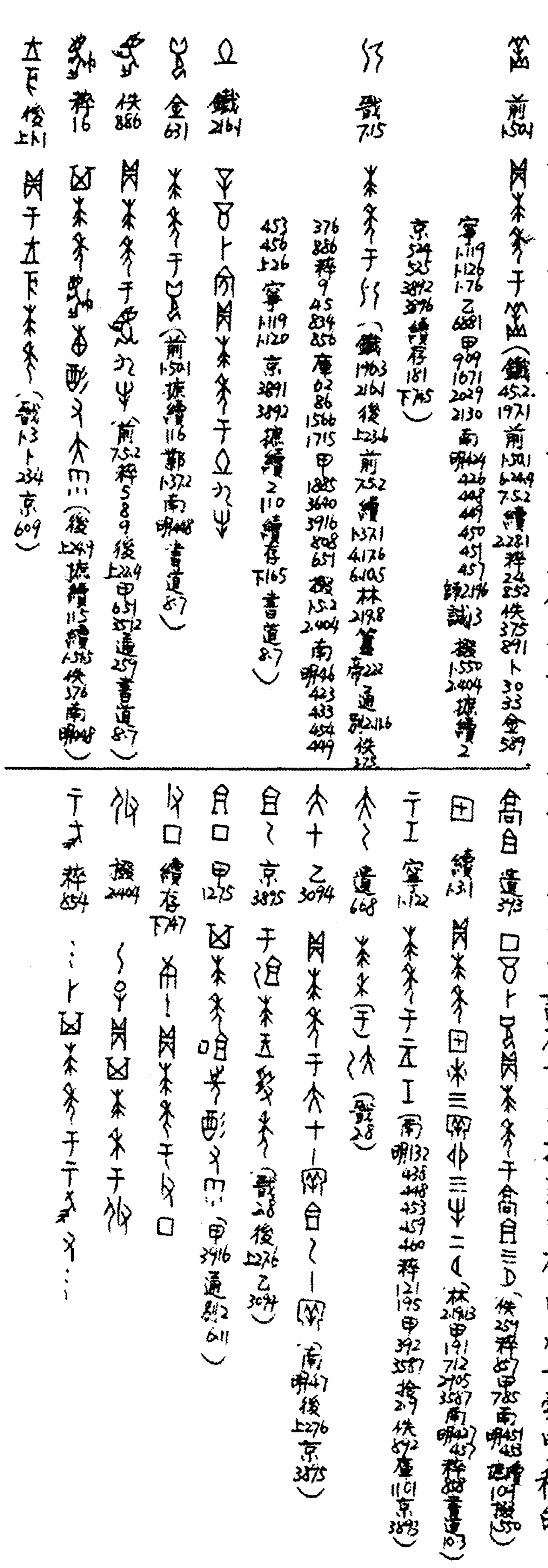
佚40 ·(甲)□卜□禘三□□□□于土□求雨 ·甲□卜□求雨于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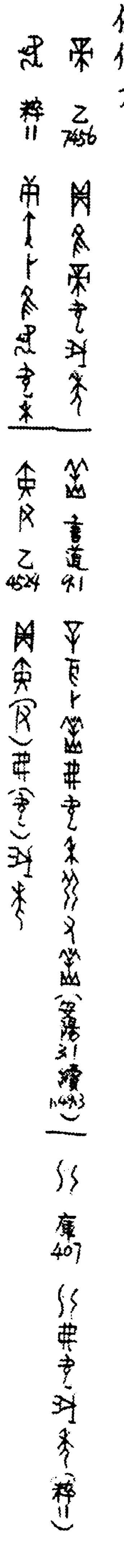
(2) 𠦪年

祈雨是為求年穀的豐穰而行𠦪祀的，所以𠦪年行於𠦪祀也是當然的。下例於𠦪、口及屮舉行祈年的祭祀，這都是𠦪祀。（口𠦪通假，對地方的祈年也行於方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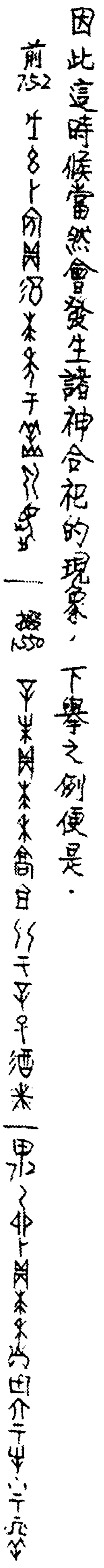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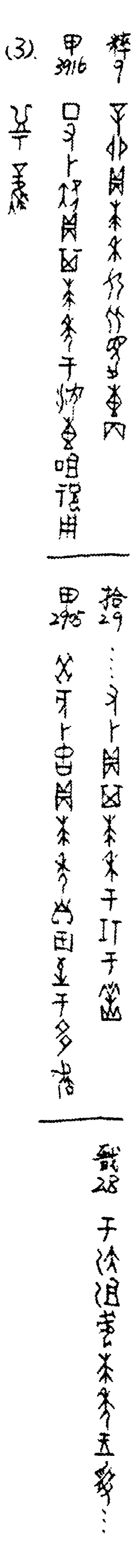
祈年如下所舉也對諸神舉行，其例極夥。這可能因為這些諸神可以招致雨禍而為年穀豐穰的阻撓者，所以與𠦪雨的場合相同，而配祀於𠦪祀。在這配祀中，卜何神當受祀之辭，如下所舉諸例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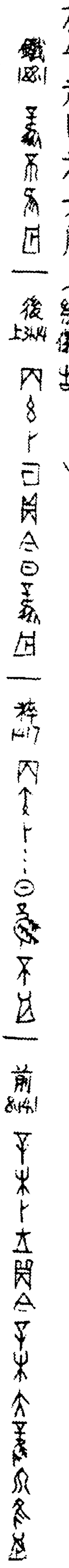
因此這時候當然會發生諸神合祀的現象，下舉之例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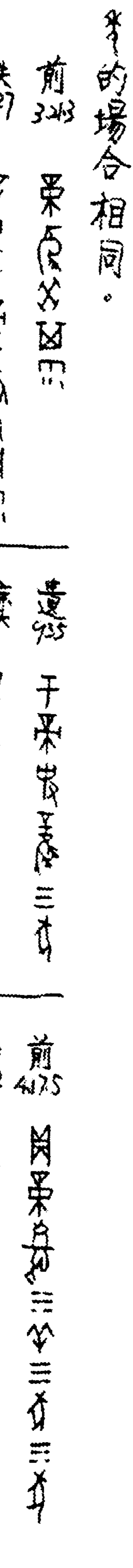


(3) 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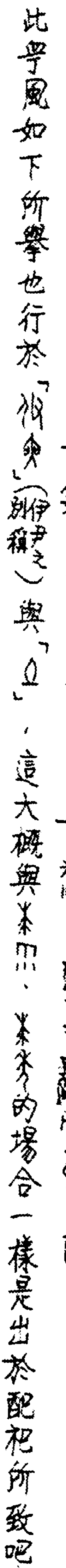
如前所記風是上帝所命令之物。且如下所舉卜的是此風致尤與否。若據前8.41片所載，可知風禍實起因於大風。（因為尤義，參綜儀告）



此風禍之寧息，如下所舉被祈求於𠦪祀，這些例子中的「𠦪風」、「𠦪風」、「于𠦪𡧊風」就是於𠦪祀中祈願寧風的意思，其說已如前述。又「其寧風方」，就是在「方𠦪」中祈願寧風的意思，其說與𠦪雨、𠦪年的場合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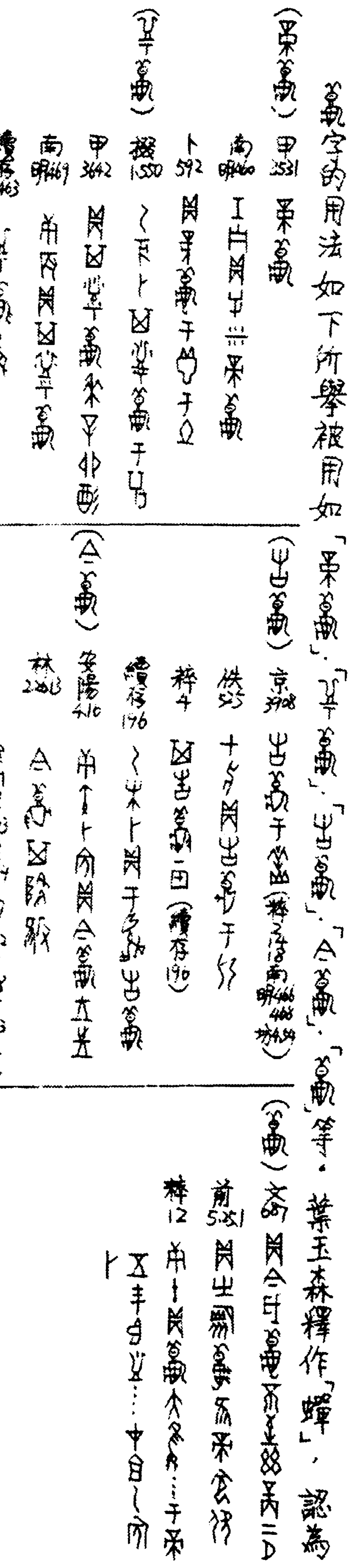


此寧風如下所舉也行於「伊奭」（伊尹之別稱）與「土」，這大概與𠦪雨、𠦪年的場合一樣是出於配祀所致吧！



(4) 寧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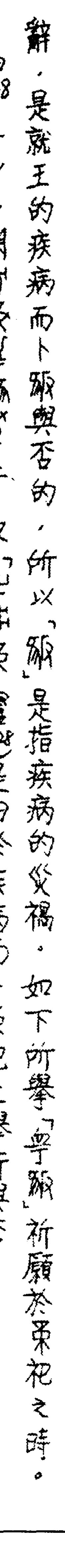
𪚰字的用法如下所舉被用如「𠦪𪚰」、「寧𪚰」、「告𪚰」、「今𪚰」、「𪚰」等。葉玉森釋作「蟬」，認為是「夏」的假借（鉤沈二葉）。商承祚非其說（清華週刊三三之十殷商無四時說）。唐蘭則釋作「𪚰」，認為是「秋」的假借（古文字學導論下四〇葉）



・郭某謂「唐說甚是」，把「告𪚰」釋作「告秋，告一歲之收穫于祖也」（粹釋二葉）。可是掇1.550片載「乙亥卜其寧𪚰于[illegible]」及「辛未貞祈禾于[illegible]」二辭，這兩辭的內容是在卜「祈禾」的四日後卜「寧𪚰」的，所以把𪚰解作「一歲之收穫」是不可以的。「寧」字有定息之義，所以「寧𪚰」與「寧雨」「寧風」一樣當為祈求定息災害的意思，因此「𪚰」必然是招致災禍的東西。觀其字形則近於「蝗」。又从「貞今歲𪚰不至茲商二月」（[illegible]）之辭是卜𪚰之至否看來，所以「寧𪚰」就是祈求停息蝗禍之辭，其中的「告𪚰」則是告飛蝗來至之辭，「𠦪𪚰」則與𠦪雨之文例相同，為𠦪祀中祈求寧蝗之辭。（所謂「今𪚰」是以𪚰為蟲而假借為「秋」，以為「今秋」之義吧！）

(5) 寧疒

疒如前所述為帝所降之事，從「寧疒」的語法看來，實為災害之字。如「[illegible]」（乙7150）之辭，是就王的疾病而卜疒與否的，所以「疒」是指疾病的災禍。如下所舉「寧疒」祈願於𠦪祀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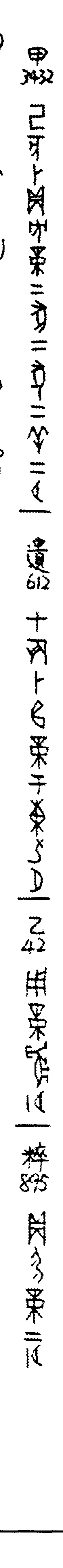
又「[illegible]」（簠典8）是由於疾病而卜𠦪祀之舉行與否。

總之，𠦪祀是為了祈雨、寧雨、祈年、寧風、寧蝗、寧疒（疾）等目的而舉行的。

四　𠦪祀的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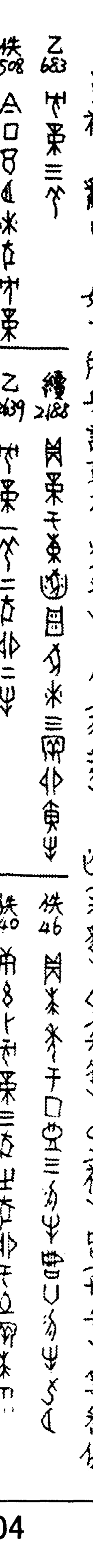
(1) 𠦪祀之月

可以得知舉行𠦪祀之月的卜辭很少，僅見於如下所舉受卜於二月、九月、十月、十二月數例而已。



(2) 尞、羽、沈、卯、埋、冊

𠦪祀卜辭中，如下所舉記載有尞（燎）、羽（羽舞）、沈（沈貍）、卯（殺牲）、埋（貍）、冊（冊告）等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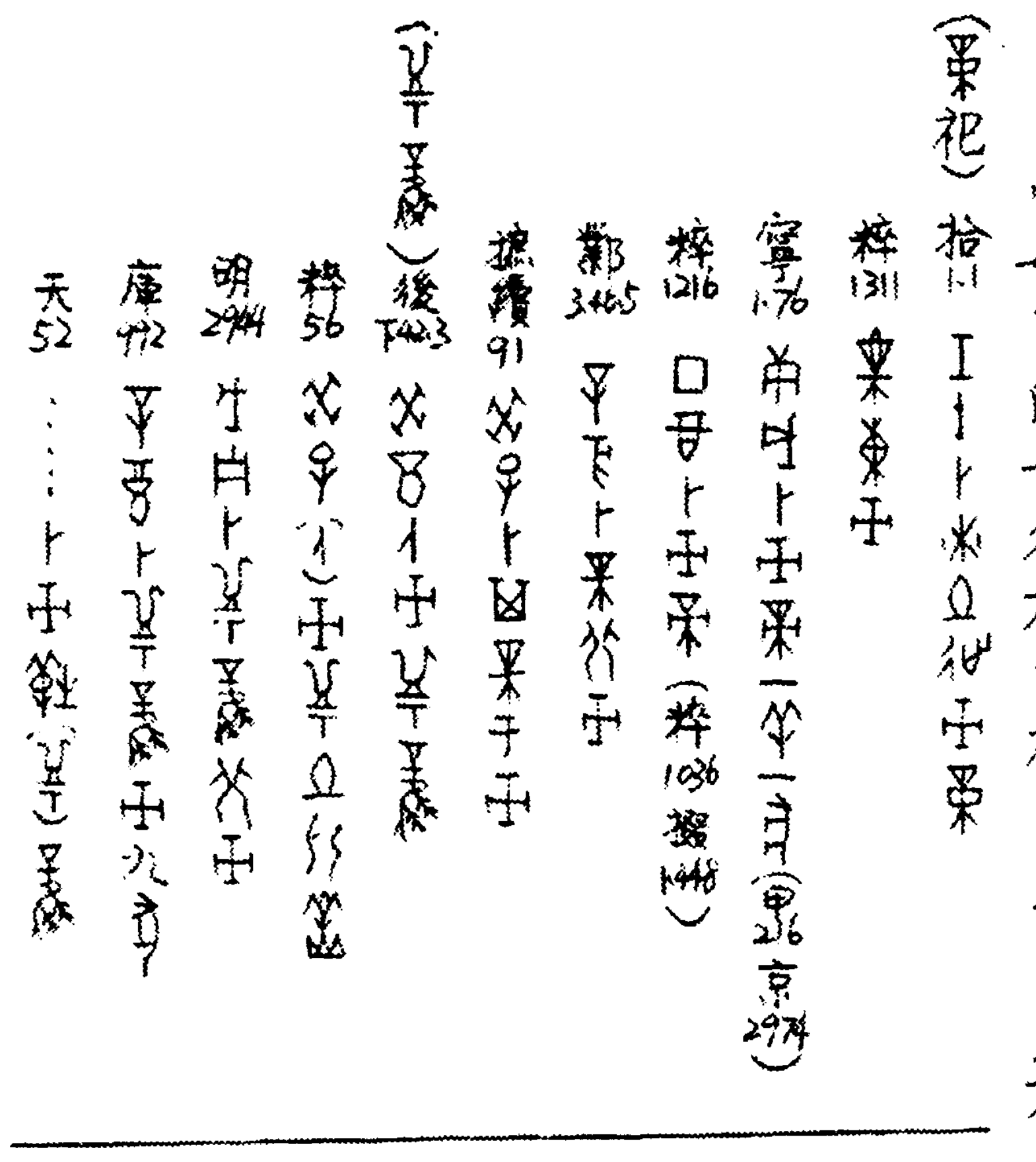


，可是這些祭儀不一定都是以上帝為對象的，像「尞」字，舉例以言如「[illegible]」（乙2844）、「[illegible]」（乙3?）所載便是在𠦪祀中針對「土」來舉行的。「沈」如後所述為專用於河、土的祭儀（參外祭之祭儀）

・「卯」舉例來說，如「[illegible]」（佚40）、「[illegible]」（乙3?）所載，便是在𠦪祀中用以對土與[illegible]的祭祀。由此可知𠦪祀卜辭中右舉的祭儀是將受配祀之神的祭儀合記於一辭中的，例如右例的續2188片所載便是在東方𠦪祀上帝而配祀以河神，行沈禮時用白犬（參外祭之祭儀），燎祀於土時卯以[illegible]牛的。

(3) 𢀛

𢀛如下所舉行於𠦪祀，又因用於寧風，所以它是寧風之𠦪祀的祭儀。



此「𢀛」字唐蘭以詛楚文「巫咸」作「𢀛咸」為証而釋作「巫」（古文字學導論下一八），將上舉的「𢀛寧風」解為「謂祈寧風于巫也」（天釋五六）。郭某從其說（粹釋五六）。可是陳夢家則謂「巫為神名，但第一例（乙4628）妥其氏巫之巫，則地名或國名」（綜述五七八頁）。粹1216片載「[illegible]」，辭中有「𢀛𠦪」與「[illegible]」的用法。又續5.24.1片「[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寧1.186「[illegible]」有「[illegible]」的用法，可知「𢀛」與「[illegible]」為通假字。而如後所述（祭儀之批判）[illegible]與婦、母、舞為通假之字，所以「𢀛」之字音為「婦」。詛楚文裏作「巫」，在字音上是一致的。

照上舉之例看來，「𢀛」是特別用以止風的。且用「𢀛」的場合，其供牲或為「九犬」（庫472）、或為「三羊三犬三豕」（續2.53）、或為「三犬」（遺?）、或為「二犬」（京?）、或為「一犬」（甲216）、或為「一豕一犬」（京人文）、或為「一羊一犬」（寧1.76），總之是必須用「犬」，可知讀作「婦」音的「𢀛」這祭儀，為了止風，是以犬為牲的。爾雅釋天云「祭風曰磔」，郭璞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犬以止風」。又周禮春官宗伯云「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云「披磔狗祭以止風」，鄭玄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疈磔牲犬以祈求止風，爾雅謂之「祭風」，周禮則謂之「祭四方」，這種風俗至晉代還流行著。於卜辭中，寧風的𠦪祀，是用犬為牲而行讀如「婦」音的「𢀛」祭的；而為求止風而

祭風時，則行披狗而磔之的「䄜」祭，「巫」與「䄜」在祭儀上在字音上都相同，所以「巫」就是「䄜」。卜辭中「帝東巫」、「帝北巫」、「寧風北巫」、「(巫)帝南」，就是用巫於東、北、南方的意思。又「庚戌卜寧于四方其五犬」（南明470）是指用五犬舉行寧風於四方，與周禮「以䄜享祭四方」之說一致。因此「巫」的本義就是䄜，詛楚文作「巫」的用法係屬假借，且巫字形正像磔狗於四方的象意字。

(4) 料

料如下所舉行於東、西、南、北以及[illegible]等地名，又用以祭[illegible]、土下、土[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等。（前5.4.8、鐵76.2、佚613、粹318）、料（庫383、乙2459、5778、7475、8144）

（地方）

乙4733 （…）[illegible]料于東

乙5386 料于田[illegible]帝[illegible]

（南坊4.160）

乙4518 （…）料[illegible]于[illegible]

佚613 卜料于[illegible]

掇1.67 [illegible]（于）[illegible]一[illegible]

掇1.68 貞料于[illegible]出……

（神名）

續存下58 （貞）[illegible]（于）[illegible]

乙7101 貞[illegible]土下一[illegible]

前1.45.3 貞[illegible]于土[illegible]

粹158 [illegible]于[illegible]十

乙2572 [illegible]料于[illegible]

乙7248 料于[illegible]（乙4534、5317、7171）

乙3037 料于[illegible]

的情形相同，因為[illegible]是在外帝時行於地方，且有諸神配祀的祭儀。上舉的乙5386片「料于田帝[illegible]」中使用「帝」（禘假借）的例子便是它的旁証。

料字羅振玉以為人名（考釋上十二），商承祚從之（佚釋九），而郭某則謂「料字不識，當是動詞，且與祡、尞諸字為近」（通釋三三）。料的字形與說文的「𢧵，有枝兵也」幾為一字，所以當是「𢧵」的初文。且乙4534、7171二片上「料于[illegible]」與「貞料[illegible]」兩辭對貞，所以是與𡗜（舞）為同類的祭儀，當即是周禮地官所載「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的兵舞。下面的「𡗜」是在方帝中對[illegible]、[illegible]的供祭，而「料」則供的是[illegible]、[illegible]以外的右列諸神。

(5) 𡗜

𡗜在乙1937片中「貞𡗜出[illegible]」與「帝[illegible]」對貞，又續2153片載「……[illegible]……[illegible]……𡗜[illegible]」，則𡗜行於「方」。又如下所舉因為其行於[illegible]地（遺1202）、[illegible]地（佚306）、[illegible]地（乙3244），可知𡗜是在方帝中舉行的。

乙8081 …[illegible]𡗜于[illegible] —— 乙5208 貞[illegible]𡗜于[illegible] ——

此𡗜字，華學涑釋作「舞」，謂「𡗜象人執牛尾以舞，為舞

之初字」（箋室殷契五．二七），而後諸家從之，並無異說。金638片載「[illegible]𡗜出[illegible]」與「[illegible]𡗜[illegible]」對貞，又乙8518片作「丙午卜[illegible]𡗜[illegible]不[illegible]」，以𡗜卜降雨與否，所以𡗜實為祈雨的祭儀。第三期作「[illegible]」（粹846、847、848、甲1179、1460、1893、寧1.115）。在卜辭中如下所舉卜其用於[illegible]、[illegible]之可否，可知其在帝祀中是被用以供於[illegible]、[illegible]的祭儀。且𡗜有[illegible]𡗜（乙258）、[illegible]𡗜（前1.26.2）、[illegible]𡗜（前3.20.4）三種。

乙3899 [illegible]卜[illegible]貞𡗜[illegible]（乙6857、7173）—— 乙3449 𡗜[illegible]（甲2334、佚83、乙5351、5644）—— 粹51 卜[illegible]𡗜[illegible]

(6) 烄

烄是祈雨的祭儀。例如觀察「貞烄出[illegible]」（乙5644）、「烄[illegible]」（拾8.2）、「[illegible]烄[illegible]」（乙5351）、「[illegible]烄[illegible]」（乙5836）等用例，便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郭某謂「在卜辭乃是求雨之祭」（粹釋六五八）。烄行於帝祀的例子雖然沒有發現，可是如下所舉其行於東方、[illegible]地（前1.12.3在[illegible]）、[illegible]地（前2.35.1田[illegible]）、[illegible]地（前6.11.8征于[illegible]）、[illegible]月地（粹960在月）、[illegible]地（掇2.130往[illegible]）、田地（乙2170田方）、[illegible]地（簠地20在[illegible]）、[illegible]地（後上15.7[illegible]）、[illegible]地（南明609在[illegible]）、[illegible]地（柏13在[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地。因此可稱之為行於地方的祈雨之祭儀。

甲410 …[illegible]…烄…東

粹657 [illegible]烄[illegible]

粹653 卜[illegible]烄[illegible]

佚936 貞烄[illegible]（鄴3.45.10、路園）

鄴3.46.3 [illegible]烄月

寧1.116 烄月于[illegible]

粹10 [illegible]于[illegible]烄[illegible]

庫1047 于[illegible]烄

後下15.2 [illegible]烄于[illegible]

甲799 [illegible]烄

甲637 于[illegible]烄[illegible]

甲799 [illegible]烄

甲637 二[illegible]烄[illegible]

佚932 于[illegible]烄

後下15.8 于[illegible]烄

烄字羅振玉釋作「烄」，謂「說文解字烄交木然也。玉篇曰、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此字从交下火，當即說文之烄」（考釋中六五），其後諸家從之。（商承祚類纂一〇、王襄簠釋天四四、郭某粹釋六五八、孫海波誠釋六九）。而王襄謂「後世因祭于郊，段用郊而烄廢」，郭某則謂「余意以為當即郊祀之郊之本字」，認為是郊祀之郊的本字。然而胡厚宣則謂「余案卜辭之烄，事以求雨，字从交在火上，交者人也，蓋焚人以祭也」（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農業二三），陳夢家從其說，謂「說文烄交木然也，與此是否一字尚不可必……是以人立於火上以求雨，與文獻所記暴巫、焚巫之事相同」（綜述六〇二）。其實這說法是根據墨子以下散見於諸書商湯犧牲己身以救旱的傳說以及春秋左氏傳、禮記檀弓所載之焚巫、暴巫之事而來的。此字體作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人立之兒的[illegible]迥然有別，所以當以羅振玉所

釋从火說文作烄的說法為正確。

如上所述，烄為行於地方、燃燒交木以祈降雨之一種祭儀。就燃燒交木一點來說，與[illegible]相同，只是[illegible]在帝祀時專用於土，而不對上帝舉行。而烄則絕對沒有用於[illegible]、[illegible]及祖神之例。將之與如前所述祈雨是在地方的帝祀時對上帝舉行的事實合併來推想的話，則烄就是在方帝時對上帝的祭祡了。由於這個烄祀是行於地方，亦即行於郊，所以祭祀上帝後世便謂之郊祀。郊同時兼有烄之音與祀於地方之義。烄祀尚有以下幾種用例。

續5.14.2 （…）貞烄[illegible]出[illegible]

前5.33.2 （…）貞烄[illegible]出[illegible]

續存下174 [illegible]卜[illegible]烄三[illegible]

掇續3 （…）丙[illegible]卜烄[illegible]

乙3417 貞[illegible]丙[illegible]烄[illegible]出[illegible]（乙3314、簠雜70）

簠雜70 貞[illegible]烄

佚1000 （…）貞烄[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烄出[illegible]（前6.33）

胡厚宣把右辭中的[illegible]、[illegible]認作女巫，把[illegible]認作是男巫，謂焚巫以成烄祀（商史論叢二三），陳夢家從其說，謂「卜辭烄以求雨之[illegible]、[illegible]等，係女字乃是女巫」（綜述六〇二）。右例中的「烄[illegible]」也記作「烄[illegible]」、「烄[illegible]」、「烄三[illegible]」，這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後所述（祭儀說之批判、人牲）被用作「巫」，所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均係巫名。至於其事是否即焚巫、暴巫，尚須等待後考。

要而言之，上帝是支配雨、風、雷、暵、穡穀等自然現象，主宰戰勝、戰敗、與禍與疾病，而王者必須卜問帝意之許諾以行政治之至上的神靈。其於口祀（禘祀）則享祀於宗廟，而以「父」配祀之。於帝祀（後世之郊祀）則享祀於地方，外祀於土而配祀之以[illegible]、[illegible]、高祖神與祖神。前者在於尊嚴其父，後者則是以祈雨、祈年、寧雨、寧風、寧蟲、寧疾為目的。且用于（䄜犬）、料（兵舞）、𡗜（雩舞）與烄（烄）做為特殊的祭儀。

第三項　帝說餘論

(一) 禘郊說

上帝受享祀於宗廟及地方。其享祀於宗廟是在為尊嚴其父的口祀場合下舉行，口祀是上及於五世之祖的祭祀，即金文的啻祀，後世的禘祀。至於受享祀於地方的帝祀，則為外祀於土，配祀之以[illegible]、[illegible]、祖神以行祈雨、祈年的祭祀，即後世的「郊祀」。此二者均祭祀上帝，而配祀之以祖

，且其稱作口祀、帝祀，二者聲音又相同，所以到了後世兩者的解釋便發生了紊亂，以至於有「禘禮之說，千古聚訟」（論語正義）的情形產生。

(1) 禘說

禘祀究竟是什麼樣的祭祀，關於這問題，有下列幾個說法：

1. 大祭說—爾雅釋天：禘大祭也。鄭玄：禘大祭也。（喪服小記注．學記注．明堂位注．周頌雝注）
2. 殷祭說—鄭玄：以禘為殷祭。（周禮大宗伯注．王制注．祭義注）
3. 時祭說—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4. 諦祭說—說文：禘諦祭也。賈逵：禘者遞也，審諦昭穆。（禮記疏引）

又禘祀所祭祀的是什麼？關於這問題，如下所列，有祭天、祭祖、祭帝三說：

1. 祭天說—鄭玄：大禘郊祭天也。（商頌長發注）禘謂祭天（喪服小記注）。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法注）。
   金榜：天地之祭名禘。（漢學師承記引）
   左傳會箋：禘本天子祭天之大祭。（閔公二年）
2. 祭祖說—鄭玄：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王制注、大宗伯注）
   金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大祖。（漢學師承記引）
   爾雅正義：爾雅所記諦大祭，則專主宗廟之祭。
3. 祭帝說—赫京山：祭帝曰禘，禮曰不王不禘，三王之始祖，皆古帝之苗裔，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
   左傳會箋：禘之為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

如右所述，禮記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句中的其祖所自出，鄭玄解作「天」，認為禘祀即祀天。金榜將此解作「大祖」，謂禘祀即祀大祖。赫京山將之解作「古帝」，而謂禘祀就是祀古帝。鄭玄以禘祀為祭天，而又認為它也祭祖。由於禘祀既祭天又配祀之以祖，實際上兩者是統一的。且根據以其祖之所自出為出於天，如下舉諸說所說，因為王者的

祖先感于天的神靈而生，所以祖之所自出者就是天。祭此感生帝者即為禘祀。

大傳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喪服小記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立四廟

祭法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

儀禮喪服注—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

因此鄭說將郊祀上帝之事與宗祀之事都謂之禘祭，禘與郊在本質上不加以區別，於此只將郊祀與宗祀依帝的數目來區別，認為郊祀祭一帝，宗祀則祭五帝。又認為禘祀祀於圜丘，而郊祀則祭於南郊，且關於禘祀所以要以祖來配祀的原因，則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但只以公羊傳「易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宣公三年）的說法來說明，而並未理解到禘祀中祖神受配祀的真正意義。對這問題，金榜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之說，從周的廟制來解釋，以其祖為文武，以其祖所自出為后稷。其說如下：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為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祖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

如此，所謂周之七廟，即后稷、文王、武王三廟與四親廟。祭時立七尸，旅酬則行於六尸，此因后稷之尸是始祖，所以發爵而不受旅。因此認為經文中「以其祖配之」的其祖就是文王武王，「其祖所自出」就是后稷。可知王者行禘祀於后稷之廟，以文王武王為配祀。又行禘祀於四親廟。

由此觀之，鄭玄的「祭天說」是把祭祀上帝做為論說的重點，而未理解配祀祖神的意義，此說結果遂失去了禘、郊本質上真正的區別。至於金榜的「祭祖說」，則是以祖神的配祀做為論說的重點，而否定了祭祀上帝的事實。其實禘祀是宗廟的祭祀這事實，見于春秋「禘于太廟」（禧八）、禮記「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明堂）、「宗廟之祭……夏曰禘」（王制）、「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祭統）、「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仲尼燕居）上，且在卜辭中，如前所述，記載著祀上帝於宗廟，以父配祀，而行口祀於五世的親廟。因此鄭玄將禘祀釋作祀上帝於圜丘的說法固然錯了，就是認為是祭祀始封之祖而否認祭祀上帝的金榜之說法也不對。又就宗祀上帝這一點來說，鄭說為是；而行禘祀於四廟（殷為五廟）的親廟這一點來說，則金說為是。禘祀實兼此二者為言。至為了使父尊嚴而行配祀的祭祀，則這事實依據卜辭始得明白。

(2) 郊說

郊祀是祭祀上帝，祭祀於丘，配祀之以河、岳及祖神，而以祈年、寧雨、寧風、寧蟲、寧疾為目的的祭祀。可是後世卻認為郊祀是祭祀上帝於郊，配祀之以后稷，而以祈穀、風雨節、寒暑時、祈福、事上帝、事天、定天位、制上下、升于中天、報天、明天道等為目的的。其說如下：

1.—祀帝於郊（明堂位．禮器．禮運）。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郊之祭，大報天（祭法．郊特牲）。

2.—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明堂位．公羊傳宣三年．左傳襄七年．祭法．魯語）。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思文．生民）。

3.—(甲)祈穀於上帝（月令．周頌噫嘻序）

(乙)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禮器）

(丙)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以為民祈福。（月令）

(丁)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天地者生之本也……故上事天。（荀子禮論）

(戊)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運）

(己)天地之祭……君臣之義。（禮器）　郊之祭……以制上下。（祭法）

(庚)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禮器）

(辛)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義）

右列所說的祈穀、風雨節、祈福等，與卜辭所載大致相同，還留有殷代的信仰。至於定天位、升中于天、制上下、事上帝，則是出自受命思想的解釋。而報天、明天道則是出自天道思想的解說。前者為周代的思想，後者則是戰國的思想。由此也就可以窺出郊祀的意義在時代上的變遷了。

郊祀發祀於丘，而以河、岳（河岳）及𡆥、夒、土下（契．重．王亥）等高祖神，上甲、大乙、大甲、祖乙等祖神為配祀。可是郊祀則周以后稷、有虞氏以堯（魯語）嚳（祭法）、夏以鯀（祭法．魯語．左傳昭七．晉語）、殷以冥（祭法．魯語）、杞國以禹（禮運）、宋國以契（禮運）做為配祀。且舉出如下所列「人本乎祖」或「自外至

魯語—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

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

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1)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特牲）

(2)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傳宣公三年）

者無主不止」的理由做為以祖為配祀的說明。可是有關郊祀后稷卻被認為是為了「祈農事」，並陳述了后稷「貽我來牟」或「周棄亦為稷」的理由。其實這個「祈農事」的理由是殷代信仰的遺

○ 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左傳襄七年）

○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周頌思文．魯頌閟宮）

○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左傳昭二十九年．祭法．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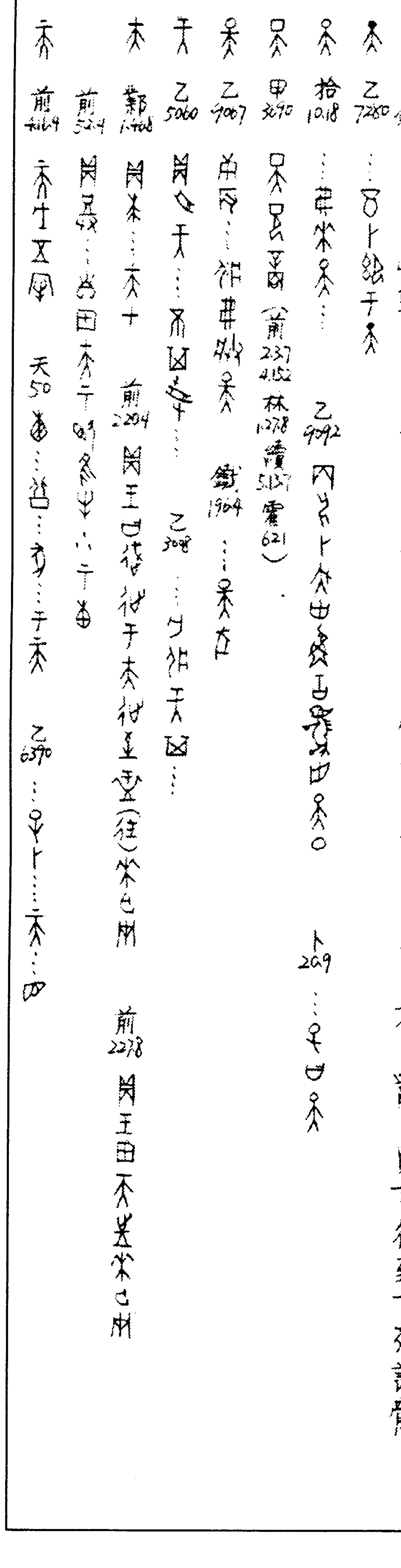
留，至於「人本乎祖」、「無主不止」的說法，乃是後世的附會。且為了合理說明為何把周棄配祀於郊祀以行祈年的事實，於是產生了后稷的故事。也因此對祖神的神威（卜辭）之信仰變得淡薄了，對配祀的意義也變得不明確了。於此如此說明這種現象自信是合理的。

總而言之，殷代的口祀、郊祀流傳至周朝以後，其真正的意義逐漸黯淡消失，到了理解上帝即天，而祀上帝成為祀天的戰國末期，郊祀中祈穀的意義便更變為「升中于天」，遂演成秦始皇的封禪了。

(二) 帝與天

郭某認為「帝」被稱作「天」是殷周之際的事，謂「起初稱為帝，後來稱為上帝，大約在殷周之際的時候又稱為天，因為天的稱謂在周初的周書中已經屢見，在周初彝銘如大豐簋和大盂鼎上也是屢屢見，那是因襲了殷末人無疑」（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認為周書、大豐𣪘、大盂鼎上的「天」是因襲了殷人的稱呼而有的。可是在卜辭中如下所列並沒有把「天」字用做「上天」或「天神」之義的，因此郭說不可遽從。

說文「天」作「天」（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金文中「天子」的天作「天」（追𣪘．大𣪘）、「天」（邢侯尊）、「天」（史頌𣪘）、「天」（齊侯鎛）、「天」（無㠱𣪘）等形，那麼以這些字體作為基準而求之於卜辭，則可得到下列諸體：



天邑　己丑卜出貞于天戊　乙69　丁卯卜貞于天戊　乙1538　貞于天　拾514　貞于天戊　乙4505　貞天戊

右例中的天乙就是大乙，天丁就是大丁，天邑商就是大邑商，天甲就是大甲，天戊就是大戊，天庚就是大庚，天示就是大示。而天、天二體又有用為地名之例（前2.22.4 2.27.8），天、天的用法則不得其詳（殷本紀的「天乙」，多士的「天邑商」，是由將例中的天乙認作天乙，將天邑商認作天邑商而來）。由此可知金文中的天字在卜辭裏皆被用做「大」的意思，與一個上天、天神的用例也沒有。胡厚宣謂「卜辭雖亦有天字，但天邑商、天戊之天，皆用為大，與天帝之天無關」，陳夢家亦謂「卜辭的天沒有作上天之義的」。（胡說見殷代之天神崇拜二四葉，陳說見綜述五八一頁）既然這樣，那麼把天用作至上神稱號最早的用例在何處可以見到呢？有關這問題，郭某謂「在周初彝銘如大豐殷和大盂鼎上」，胡厚宣則謂「稱帝為天，蓋自周武王時之大豐殷言天亡尤王始」。這個說法是將大豐殷上「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之天解作天神以為依據的。可是天字在金文中用作「大」意的例子也很多，如下所舉皆是。

天室　大豐殷的「天室」，天廟彝的「天廟」，其實就是他器習見的「大室」與「大廟」。

天君　克尊的「對揚天君王伯休」，天君鼎的「天君鄉酎」，父丁殷的「我天君鄉(饗)酎」等的天君就是他器的「大君」。

天命　班殷的「昧天命故亡父才顯」，師㝨殷的「嗣受天命」，彔伯敦的「弘天命」等的天命就是他器習見的「大命」。

皇天　作冊大鼎「大揚皇天尹大保休」的皇天是皇大之義，與毛公鼎「皇天亡斁」的皇天不同。

天　曾伯簠「用考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錫之福」的天，在曾伯壺「用受大福無疆」的銘文裏則作大。

因此大豐殷「天亡」的天究竟是「大」之義呢？還是「天神」之意，不可遽加斷定。然而，其做為天神的用例也是常見的，確確實實被用做至上神靈意義的最古記載要算是康王時器大盂鼎的「天」了。（陳夢家亦作此說，參綜述五八一頁）其銘文「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故天翼臨子……畏天畏」的「天」很顯然的就是天神。這個「天」與「帝」為同一神格的事實，從毛公鼎「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所作的皇天在師訇殷「肆皇帝亡斁，臨保我有周」裏書作皇帝看來，便很明瞭了。可知「天」就是「帝」的別稱。

如此這般，殷代尚未流行以天來表現上帝，而到了周初康王時則開始把「天」做為上帝的別稱。被認為是周初當時之史料的書經五誥皆用「天」的稱號，所以不可否認天的稱號在周初已經開始流行。這樣的話，那麼這稱號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如前所記卜辭中的「天」是「大」義，所以天只是「大」的異體，且金文中作「大」字用法的天字，也都是「大」字的異體。至不屬「大」義的「天」字的用例在金文裏則為康王時的大盂鼎上作為上帝別稱的「天」，以及康王時器的羌伯殷、麥尊、獻彝中開始被用作王之別稱的「天子」的天字。天子之稱習見於康王以後的金文中，周初尚被稱作「王」或「元子」，其中「元子」之例，在五誥中的召誥被用如「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天子之稱實本於此元子，天子的原義就是元子。由此可知此「天」之義即元首之意。說文云「天，顛也」。郭某亦謂「大盂鼎都是畫一個人形，特別顯示著有巨大的頭腦（天、天、天），那頭腦便是顛，便是天」（同上五葉）。認為「天」的原義是顛元的，此說可為旁証。又必須注意的是，「天」字最先被用為「帝」，「元」之義的原因。卜辭中如前所述「□」，「□示」被作為上帝的別稱。而有關「□」的原義，吳其昌與葉玉森認為是「顛頂」的象形。其說如下：

吳其昌―金文凡人形皆作大或大，至其元首之形之作●或○狀者，與丁字之作●或○狀者，正無二致。此(丁)蓋即原始之「頂」字也。（文哲季刊六二所收金文名象疏証說丁）

葉玉森―古鉨文魯丁之丁作个有尾象鐕，今言釘，先哲造字果取象于鐕，似當作𠆢个个形，方顯不應，僅象鋪首。予疑實象人顛頂也。故天天等字如是作，丁顛頂並一聲之轉（鐵雲藏龜拾遺）。

卜辭的「□」有顛頂之義而作為上帝的別稱，與金文中的「天」被用為元首及上帝的意義相符。「□」的字音，爾雅釋魚云「魚枕謂之丁」，與「枕」、「碇」相假借，所以近於「天」字之音。因此周初時把上帝稱作「天」，正是承自殷代時把上帝稱作「□」的習慣而來。周初所以把「□」記作「天」，是為了與干支的「□」字有所區別，且為彰明其為元顛之意，而作成「天」的。於是造成了康王時以後大字異體的天與上帝之意的天字併用的結果。

如右所述，周初用為上帝之意的「天」字是由卜辭「□」字的異體發展而成的，原來並不表示「上天」之意。其所以被用為「上天」之義，依郭某「因為頭腦在人體的最高處，故高處都稱之為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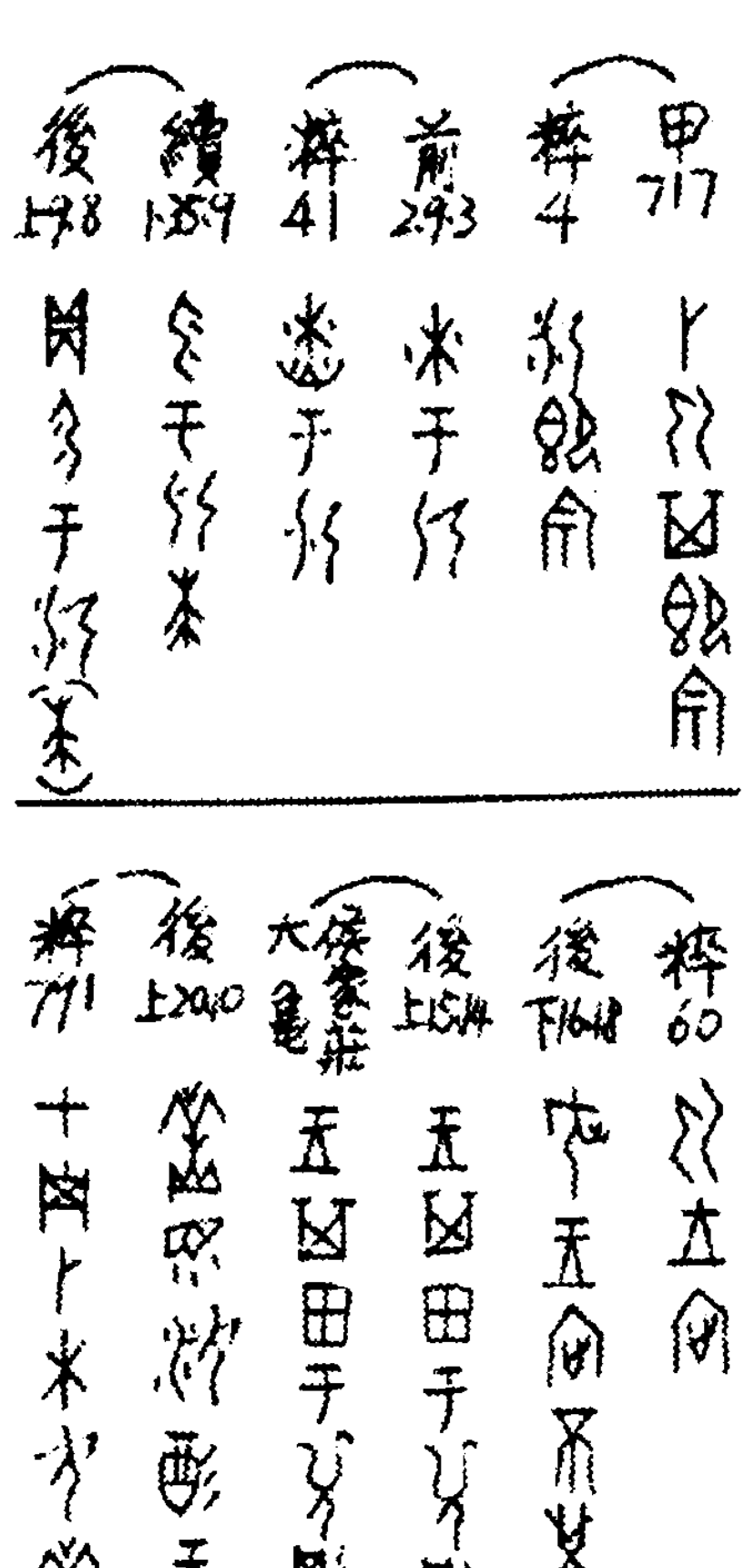
，樹頂稱顛，山頂稱顛，日月星辰所運行著的最高的地方稱天」（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五頁）的說法，實出於字義的引申。這樣用法的「天」，在詩經裏像「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巷伯）、「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黃鳥）等所用均屬此義。（易經「登于天」（明夷）、「飛龍在天」（乾）的天是指上天，「自天佑之」（大有）的天是指上帝。據此則文辭的完成不可以上溯至西周末期以前。）殷以來的上帝信仰到了周末已轉化為「敬天」的信仰，所以詩經裏把至上的神靈稱作「帝」也稱作「天」，其原因便在此。且在「敬天」思想發展的背後有「上帝」信仰支撐著，其道理也便在此。因此敬天思想不得說是由於將蒼天神格化，或者以自然的威力來象徵天而興起的。

第二節　自然神

上帝在支配自然的意義上便是自然神。而卜辭中自有把自然物加以神格化的自然神，下面的𣲙、岳、土便是。

第一項　𣲙神

這個字有𣲙（粹41）、𣲙（粹63）、𣲙（前2.26.2）、𣲙（後上5.8）、𣲙（林2.22.12）等字體，同時也作𣲙（粹71）、𣲙（續6.10.5）、𣲙（甲743）、𣲙（南明459）、𣲙（甲2585）或𣲙（粹45）、𣲙（甲460）、𣲙（南明471）、𣲙（甲3640）等體。這些全是𣲙的異文，試一看下面的用例便可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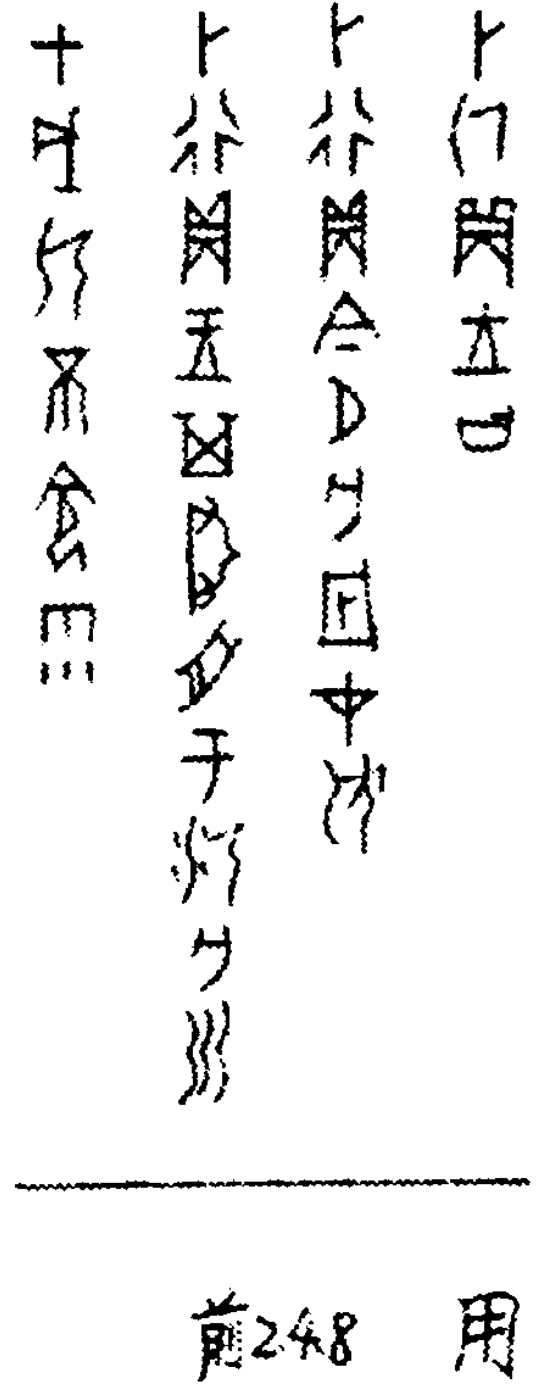

甲717
粹4
前2.9.3
粹41
續1.35.9
後上19.8
粹60
後下16.8
後上15.14
侯家莊大龜
後上20.10
粹771
南明471
南明427
前2.9.3
粹45
林2.19.8
甲3640

𣲙的字說多歧，如下所列，有釋作人乙、妣乙、沘、汱、汅、亓、沒、沈、河的。也有解作先公、先妣、人名、水名、水神、川神的。（譯者案：參屈萬里先生河字意義的演變，原刊集刊三十本，會刊書傭論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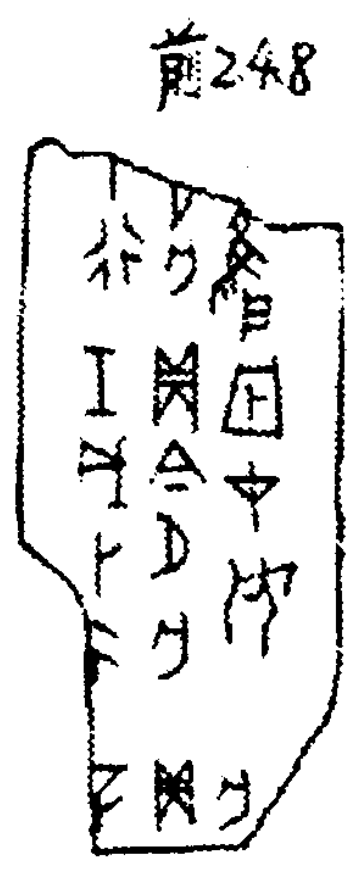
孫詒讓	擧例下五〇	𣲙	人乙	
葉玉森	集釋三三六	𣲙	妣乙	
唐蘭	天釋三五	𣲙	河	
羅振玉	考釋下二	𣲙	妣乙	
王國維	戩釋七二	𣲙	妣乙	
	戩釋一〇四	𣲙	汱	
王襄	類纂四六三	𣲙	亓	
	同右 存疑五三	𣲙	汱	
	同右	𣲙	汅	
商承祚	佚釋六九六	𣲙	汅	水名
	同右 九	𣲙		人名
葉玉森	集釋三三六	𣲙	妣乙	
	同右 六六三六	𣲙	沘	水名
	同右 三三六三	𣲙	沘	水
容庚	卜釋二七	𣲙		人名
郭某	通釋三三九	𣲙	河 汅	先公
	同右 四二六	𣲙	河	水名
	同右 七七	𣲙	沈	高辛氏 實沈
	粹釋 七九一	𣲙	河	
陳夢家	燕京學報一九期	𣲙	河	水神
吳其昌	解詁七 續五六	𣲙		先公
	同右	𣲙		地名
董作賓	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𣲙	河	地祇
	侯家莊大龜考釋	𣲙	沈	
于省吾	駢枝三續	𣲙	汅	曹圍
李旦丘	零拾二九	𣲙	沒	水名
孫海波	文編三六	𣲙		其字則不可識
胡厚宣	自序	𣲙	河	高祖

（字釋）因𣲙字也作𣲙，所以這個字是从㳄从丂的。郭某把丂認作是說文的「丂」，說文云「丂，反丂也，讀若呵」，為巧、可的偏旁，而字音讀若呵，所以𣲙就是从水可聲的「河」字。甲2585作「𣲙」，卜𣲙貞于𣲙……」，𣲙字从㳄从丂，此丂與同辭貞人名的丂是同一字。貞人名丂又作㞢（粹75），郭某謂「乃何（荷）之古文，象人荷戈形」（粹釋三八），認為是荷的古文。照這麼說，則𣲙成了从水荷聲的字。𣲙从水丂聲，𣲙从水荷聲，而兩者均為𣲙的異文，所以郭某把𣲙釋作从水可聲的說法是非常正確的。如右所列陳夢家、唐蘭、于省吾、董作賓氏、胡厚宣及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四〇頁）均從其說。

（用法）𣲙、𣲙的用法如下所列被用作貞人名、地名、水名，以及神名。


貞人名　佚108
地名　前2.44
水名　前2.22
神名　乙3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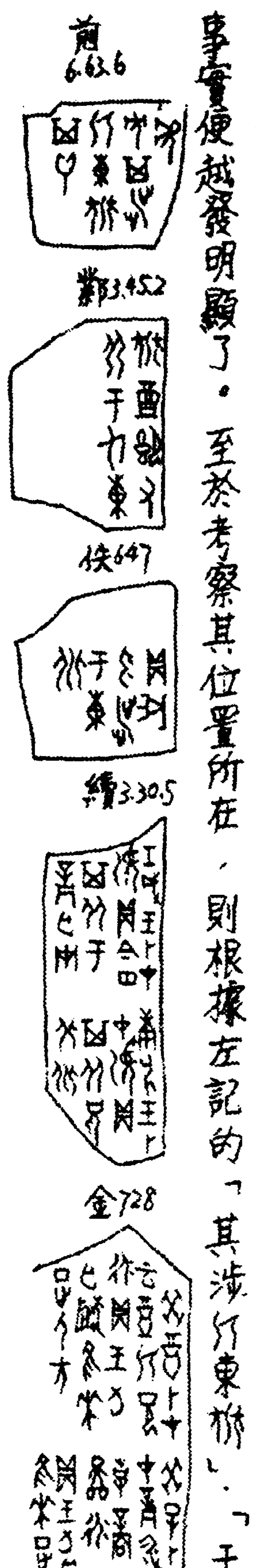
前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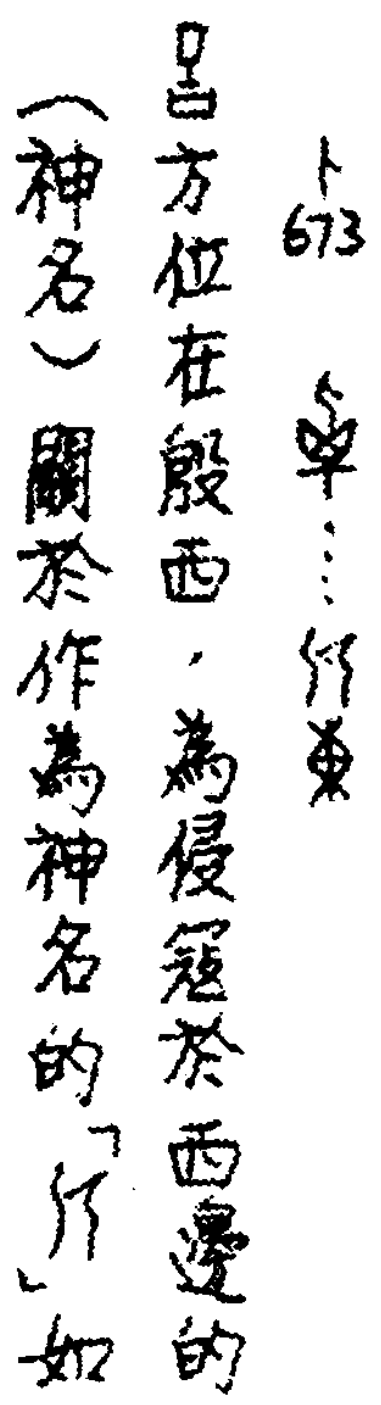
而作為貞人名及地名的「𣲙」如下舉用例除此以外便沒有了。且作為地名的「𣲙」與「𣲙」地相去有一日的行程（今夕卜辭是癸日卜，在𣲙是壬戌卜，在𣲙是癸亥卜），而𣲙地是位在距𣲙地（淮）有七日行程的北方之地（參殷之地名後述），那麼𣲙地便是在淮北八日行程之地了。可是其究竟是位於後世的何處，還必須等待後考。

作為水名的「𣲙」在右辭與他辭之「貞王田㞢夕于𣲙……」（後上15.2）屬同一語法，所以𣲙與𣲙皆為水名。又有被用作「王田𣲙𣲙」（鐵602）、「𣲙𣲙」（佚95）、「𣲙𣲙」（佚888）的例子，「𣲙」字舉例

來說像「五洮汅」（簠游34）、「㞢洮」（簠游35）、「洮汅」（林2.15.16）等用法，均為涉水之意，所以「洮」為水名的事實便越發明顯了。至於考察其位置所在，則根據左記的「其涉汅東洮」、「于九東洮」的例子看


前6.63.6
鄴3.45.2
佚647
續3.30.5
金728

來，洮地在汅東，為涉河而往之地，且此地也被稱作「南洮」（續1.53.3 5.9.3 粹1286 甲623 京485），所以當是位於殷都南方之地。右列中的續3.30.5片所載洮地與商地間有一日至二日的行程，而商地在金728片所載為商的郊鄙，所以洮地當也位於商的附近。由此可知此地在殷都之南，為距商（商邑）有一日乃至二日行程之地，更以洮的字體从水从北，正是由「水北之地」的意思而起的地名。因此此地之南有水，此水貫流洮地，洮地因此被中分為二，涉過此水，其東有東洮（佚647）之地。可知此水就是在右列卜辭中被稱作「汅」的了。從以上的敍述看來，此地就是「邶」，而「汅」就是黃河了。可能當時的黃河是把邶地中分為二而流往東北方向的。卜辭中又有「汅西」（掇1.468 寧1.591）、「汅東」（前4.46.4 卜673）的用例，舉例如下：



𠦃為殷將而征伐𢀛方（參後述「殷代的社會」），又「𠦃𢀛于汅」（簠人73）記載說是往于汅，所以當是為了征伐𢀛方而往汅東去。因為𢀛方位在殷西，為侵寇於西邊的部族，所以這個「汅東」就是後世的「河東」，這「汅」也就是黃河了。

（神名）關於作為神名的「汅」，如右所列有人格神與自然神兩種說法。人格神說是將汅認作是殷室的先公，其說如下：

郭　某——夒既為帝嚳，則岳與汅亦必為殷之先人無疑。（通纂四五八）（通釋七七七號，汅釋作「寶沈」。可是在粹釋八三四則訂正此說。）

吳其昌——綜上諸辭以觀，可以知在此名汅之先公之前後左右者，乃為夋、土、若、羕、兕、王亥、囟、伊尹諸人，由是可見與汅並祭同貞者，類多為成湯以前之君臣，而尤以汅、羕同見為最多數，則汅之世代雖未可塙考，而大略可知其在上甲之先，羕、兕之次矣。（解詁三五）

于省吾——綜上所述考，於汅岳二字之形體，徵於卜辭之世次，驗於聲韻之通借，汅之當為根國，岳之當為冥，昭然可覩矣……汅當為曹圉。（駢枝三續釋汅岳）

胡厚宣——由一卷一一九片言「高且河」，知河為祖先之名。（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自序）

楊樹達——甲文往往以河與殷先人之羔夒土連貞，有高祖河之稱，其為殷之先公無疑，然其人為誰，治契諸家無質言之者。余按郭璞注山海經大荒東經引竹書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殺其君緜臣也。宗疑河為殷之先人，而實為河伯之嫡祖，上甲與河伯族屬雖或疏遠，要有同族之誼，故上甲從之乞師；姑設一說于此，俟他日確証焉。（甲文說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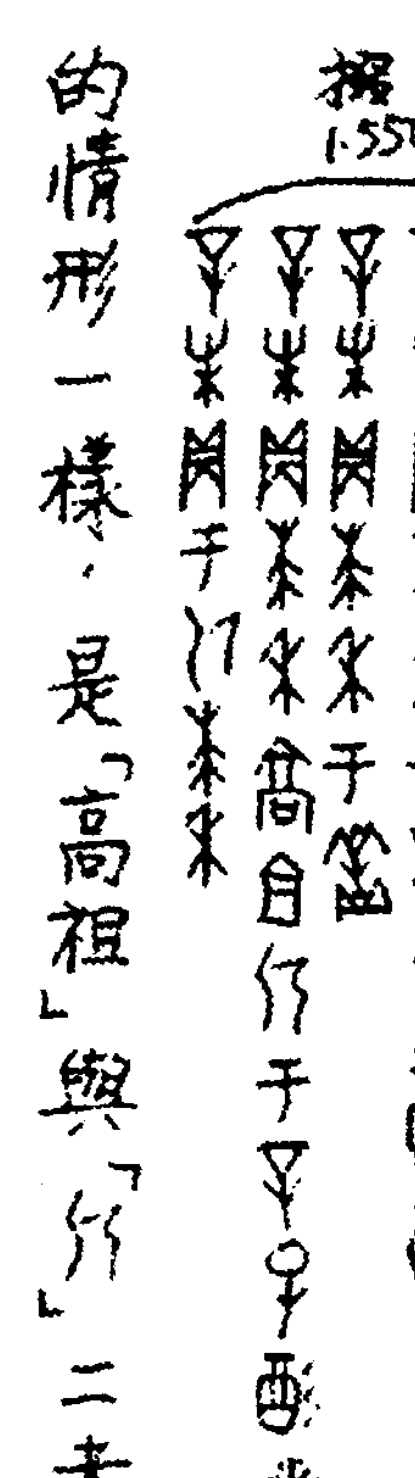
郭、吳認作是「先公」。于氏認作是「先公之曹圉」。胡氏認作是「高祖河」。楊氏認作是「河伯」。然而如下所舉，反對之說亦被提出。

孫海波——其字則不可識，其人亦非殷之先祖。（文錄三六二）

陳夢家——郭某始識為從水丂聲，疑為河之初文。然語焉未詳，且誤以河為之先世。（燕京學報一九期）

董作賓氏——或以為岳河皆是殷王的先祖……我覺得岳河仍以解作山川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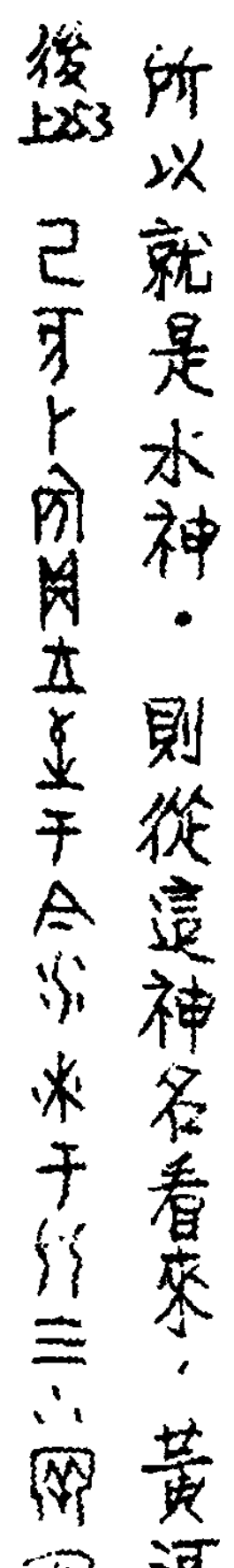
郭、吳、于之說出於推測，當然沒有証據可見。至於胡、楊二氏所認作「高祖」的，是根據下舉的掇1.550片（寧滬據續2同片）所載「𠦪禾高且汅于羊牛酒禾」一辭而來的，其實這個「祈禾高祖汅」的辭例，舉例來說它與前702片「𠦪禾于岳汅𡧊」中岳、汅與高祖神並記的情形一樣，是「高祖」與「汅」二者並記之辭。且如上所舉甲骨片所見，一辭是卜祈年於高祖，而他辭則卜於汅，也可以做為旁証。僅依據這麼一個例子，便把汅神認做是高祖，未免太草率了。因此將汅神做為人格神的說法，尚無可資承認的証據。以下的自然神說是陳、董二氏提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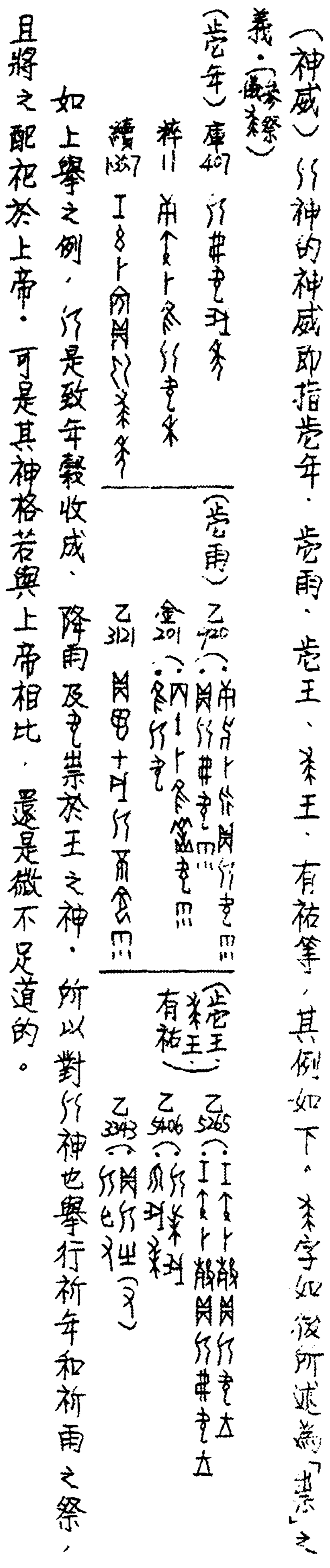
陳夢家——蓋認大河為水源之主宰，以年豐雨足為河神所賜，而災咎由河神為祟。卜辭有云「壬申卜旁貞河𡆥」（戩四）。又云「河弗𡆥我年」（庫四七）。左哀六傳「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故祭河之文屢屢見左傳。卜辭祭河多以𡧊，河為水神，而農事收穫首賴雨水與土地，故河又為求雨求年之對象。卜辭祭河有三特色，一曰用沈，一曰用埋，一曰用玉與奴。一、沈：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川林澤」，爾雅釋天「祭川曰浮沈」，覲禮「祭川沈」，皆以沈為祭川之法。左傳祭川皆以沈……卜辭沈法幾全部用于祭河。（燕京學報一九期）

董作賓氏——但卜辭又有「于岳求雨」或「于岳石有從雨」或「取岳雨」或「𡧊河岳有從雨」，我覺得岳河仍以解作山川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八頁）

如此，陳氏以卜辭的語法與後世的語法一致，以及祭川的祭儀與祭汅的祭儀相同的理由而判斷汅是水神，其說是妥當的。因「汅」用作水名就是指黃河，又如下所舉「汅神」也受祀於「合水」、「澭水」，所以就是水神。則從這神名看來，黃河就是被神格化後的自然神了。


後上253
南明483
（參甲152）

（神威）汅神的神威即指𡆥年、𡆥雨、𡆥王、求王、有祐等，其例如下。𡆥字如後所述為「祟」之義。（參看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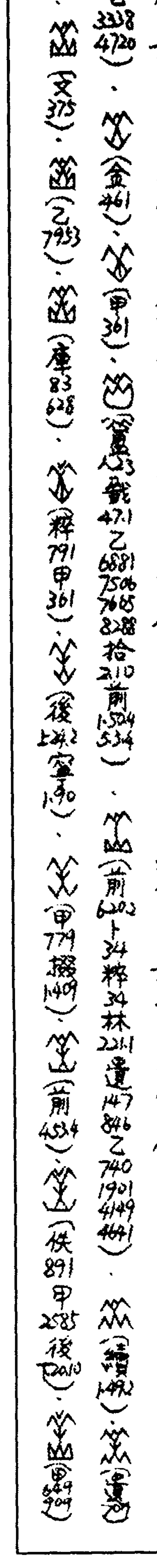

（𡆥年）
庫407
粹11
續1357
（𡆥雨）
乙720
金201
乙3121
（𡆥王求王有祐）
乙5265
乙5406
乙3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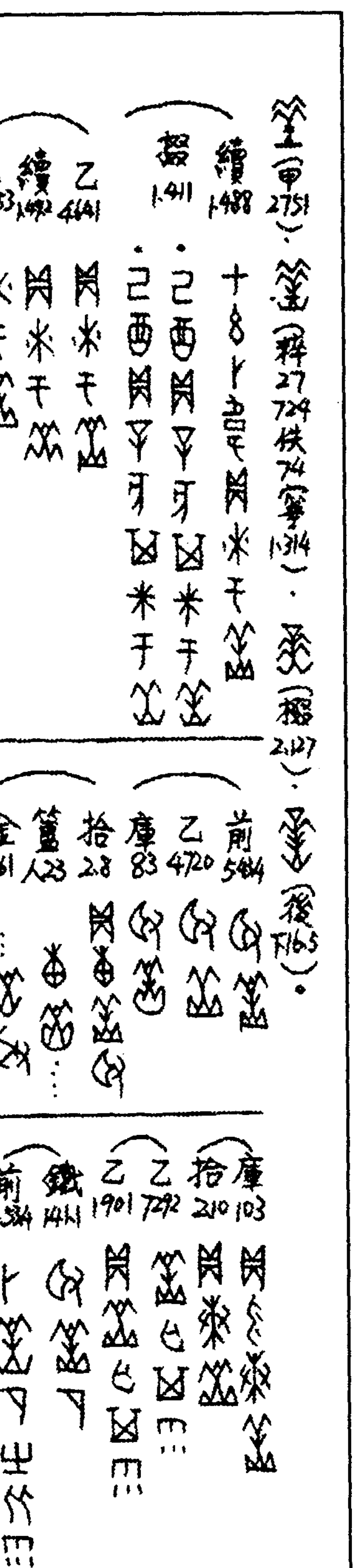
如上舉之例，汅是致年穀收成、降雨及𡆥祟於王之神。所以對汅神也舉行祈年和祈雨之祭，且將之配祀於上帝。可是其神格若與上帝相比，還是微不足道的。

對汅神的祭祀除第五期以外各期都有之。第一期尤為習見。第二期見於文362、後上22.7、卜7，第三期也極常見，如甲2091 2494 2585 2622 2880 3916是。第四期武乙時見於後上22.7 23.4 23.6 續4.17.6 佚146 376 888 粹55 131 791，文武丁時見於佚4 甲808 續1363 東方31 南明471，至於第五期則只有「癸酉卜在云奠汅邑𣳮貞王旬亡𡆥隹來征人方」（金728）一例而已。

第二項　岳神

（字體）岳的字體如下所列有多種寫法，這些均屬同字異文，觀下舉的用例便可明白。


掇1.411 摭續14
乙3338 4720
金461
甲361
簠人23 鐵47.1 乙6881 7506 7665 8288 拾2.10 前1.50.4 5.3.4
前6.20.2 卜34 粹34 林2.21.1 遺147 846 乙740 1901 4149 4641
續1492
遺72
鐵267.4
續存777
文375
乙7953
庫83 628
粹791 甲361
後上24.2 寧1.90
甲779 掇1.409
前4.53.4
佚891 甲2585 後下20.10
甲649 909


甲2751
粹27 729 佚74 寧1.314
掇2.127
後下16.5
續1.488
掇1.411
乙4641
續1.49.2
乙7953
前5.48.4
乙4720
庫83
拾2.8
簠人23
金461
庫103
拾2.10
乙7292
乙1901
鐵141.1
前4.53.4
後上20.10
粹791
佚146
粹27
掇1.409
南明489
續存1777

從而陳夢家認為岳與𡵛不同字，謂「𡵛與羔應有所區分，前者從𦍌、後者從羊。甲七八八、掇二、一五九𡵛羊並舉，甲三六一○𡵛羔並舉，可知其分別」（綜述三五一頁）的說法是不對的。右例中最簡單的字形作𡵛、𡵛、𡵛、𡵛，上半部作𠆢、丫、从、丫、𦍌、𦍌、𦍌、𦍌、𦍌、𦍌、𦍌，下半部作山、山、凵、凶、从、山、山、乂、丄、凶形。

（字釋）岳字的字釋，如下所舉有釋岳說、釋羔說、釋華說、釋芺說（釋𦍌說）。（譯者案：參屈翼鵬先生岳義稽古，原刊清華學報新二卷一期，會刊書傭論學集）

○釋岳說

孫詒讓 名原上廿 舉例上廿	岳	嵩山
葉玉森 集釋二二四	岳	
陳夢家 燕京學報一九期	岳	山名
董作賓氏 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	岳	山
李旦丘 零釋二九	岳	

○釋羔說

羅振玉 考釋中二八	羔	
王國維 戩釋二一	羔	人名
商承祚 類編四、八	羔	
容　庚 卜釋七七○	羔	
王　襄 類纂正一八	羔	
吳其昌 燕京學報一四期	羔	先公
胡光煒 文史哲季刊三	羔	昌若
朱芳圃 新中華復刊五四	羔	昌若
孫海波 文釋三六七	羔	
張秉權 集刊二十本	羔	
丁　山 集刊三本四分五九二	羔	帝嚳
楊樹達 甲文說釋羔	羔	帝嚳
聞一多 全集二釋羔	羔	
唐　蘭 天釋四二 導論下五七	羔（岳）	

○釋華說

郭　某 通釋四四一	華	人名
粹釋七三	𦍌（岳）	

○釋芺說

于省吾 駢枝三續釋岳	芺	冥
陳夢家 綜述三四二	𦍌	冥

○（釋岳說）

此說以岳字从𦍌从山。就「𦍌」字說：

孫詒讓——𦍌𦍌𦍌即象高形；則象其高峻鐵陗，與𡵛形相通。

葉玉森—𦍌𦍌等形，亦無認為从羊之理。

陳夢家—卜辭羊及從羊之字無作𦍌𦍌者，故釋羔非是。（卜辭綜述將𡵂𡵂以區分，後者从羊，見三四二頁）

如此，孫氏認為𦍌、𦍌、𦍌象高峻之貌。而葉、陳二氏則指出𦍌、𦍌等形並不用於羊字。至於就「山」字來說：

孫詒讓—从山即形山字……下即从古文山。（舉例上廿）

葉玉森—𡵂之从山無疑義，卜辭中此字凡數十見，無一飾火燄形之小點者。（集釋二三）

陳夢家—下部是山……我們只能把一切無火燄之點的認作山字，而不以為火字。（綜述頁）

如此，孫氏將之認作是古文的山字。葉氏指出此字沒有象徵火燄小點的火字特徵以証明孫說。陳氏從之。因此孫氏認為𡵂字就是說文「嶽，古文作𡴀，象高形」的岳字，而葉陳董李均從其說。

孫詒讓—蓋于山上更無岳，再成重象之形，正以形容其高。許書古文亦即此字，而變𦍌為𡿧。

○（釋羔說）

此說以𡵂為从𦍌从山之字，將𦍌認作羊字。而其作𦍌者，羅、唐、吳、胡、張諸家亦皆逕解作羊字，商氏更把「𦍌」字的「∧」形視作羊的露頂，朱氏則將之視作鐵鈇的象形，以為挾羊而炮於火中之意。

商承祚—∧象露頂。

朱芳圃—𦍌上∧當為鈇之初文，說文鈇鑕鉆也，用鈇挾羊以炮於火之意也。

然而聞一多卻把𦍌分成𡿧與屮兩部，認為𡿧象火燄焰上之形，屮即草，把𡵂隸定作「𤇾」，而以為以後譌成「羔」。

聞一多—或問羔從羊何所取義，曰字本不從羊，𦍌當分為二，上𡿧與𡿧同意，象火燄焰上之形，下屮即草，全字隸定之可作𤇾若𤇾 燒草之光不能大，故昭之為明本訓小明……𤇾之結體既易誤認為𦍌，昭之音讀復與羔同，故字遂譌為羔，而義則訓為小羊也。

至於山字，則聞氏一律釋作「火」，至其不是「山」字的論証則未見提出，而認為此从羊从火之字就是「羔」。於此說法中的𡵂字，王國維將之比定為「人名」，吳其昌則認為是「先公」，胡光煒、朱芳圃認作是「昌若」，丁山、楊樹達認作是「帝嚳」，而聞一多則認為是「昭明」。

○（釋華說）

郭某根據前4.53.4片「𡵂𠄎」又被記作「𦍌𠄎」的例子，因謂「𡵂……从山𦍌省聲之字矣，以聲求之當即華字異文」，又謂「从山𦍌聲，或𦍌省聲，釋為岳亦可通，蓋以雙聲為聲也」的將𡵂釋作華𡵂，而解作「人名」及「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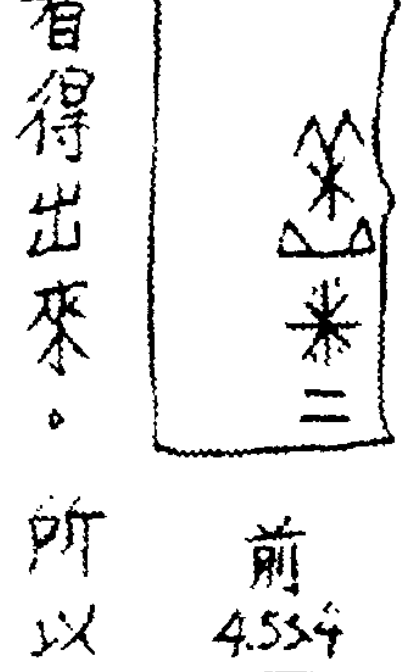
○（釋𦍌說 釋𡶒說）

于省吾取董作賓氏將「戊戌卜又伐𦍌」的𦍌字釋作「羊」的說法（新獲卜辭寫本三五八），而將𡵂釋作从羊从火的「𦍌」字。陳夢家亦倣此，而認作是从羊从山的「𡶒」字。至于氏則根據說文「羊，羊鳴也」的說法，讀𡵂為「鳴」，而將之比定作殷先公的「冥」。陳氏謂「𡵂應讀若羊，即楚姓之羋，廣韻紙部作綿婢切……但是認𡵂為冥，是很可能的」的支持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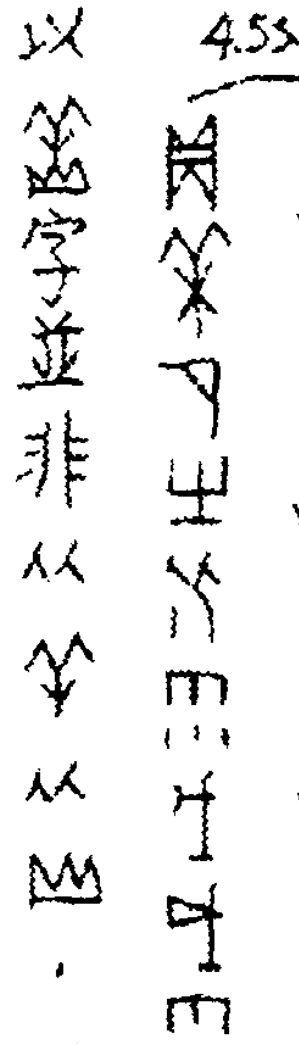
上述之外，唐蘭又將釋岳與釋羔二說加以折衷，謂「羔字本作𡵂，象炮羊火上，變成𡵂形，就誤為𡴀字了。卜辭裏所祀的羔即後世的岳」，以致𡵂的字釋將不知所歸了。

下舉的續存1777片中𡵂字又作「𦍌𡵂」，且如郭某所指出的，前4.53.4片的「𡵂𠄎」亦被記作「𦍌𠄎」，所以𡵂實為以𦍌為聲以山為形的字，逕從其所作𦍌（粹71）、𡵂（前8.49.2）、𡵂（鐵197.1）、𡵂（粹24）、𡵂（甲341）、𡵂（掇續19）等形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𡵂字並非从𦍌从山，其事實也就極明瞭了。且作𡵂、𡵂、𡵂等形者乃省文，而作𡵂、𡵂、𡵂、𡵂等形者則為繁文。𦍌字如果循「𥝌」亦作「𥝌」的例子看來，那麼它應當就是「禾」字了。（前1.27.2 3.30.2 6.30.3 6.30.4 7.32.1 續1.16.3 2.24.1 4.20.4 林1.24.6 2.13.3 簠天24 歲16 粹870 庫1019 遺163 430 乙1731 6519 6881）而禾字與岳字雙聲，所以是岳字的本字。

續存1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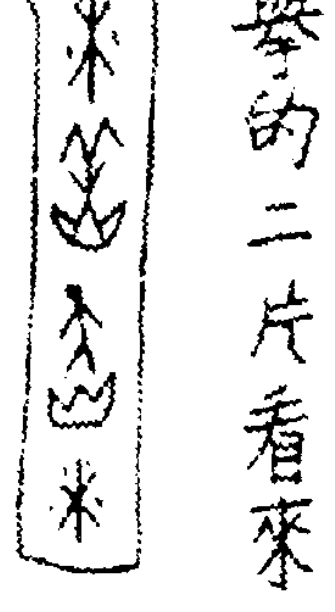
前45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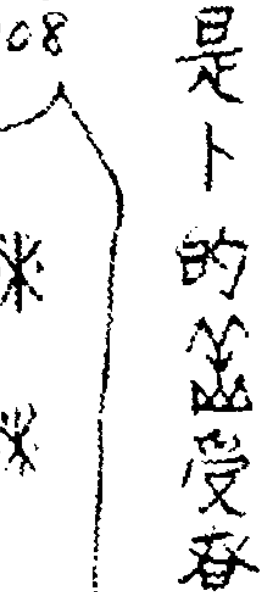
因此岳（𡴀）字應當是由𡴀、𡵂、𡵂等形隸定而成的。

（神名）以𡵂為神名，則有嵩山、華山、山名、人名、羔、昌若、冥、昭明、帝嚳、岳神等說法。以下舉的二片看來，是卜的𡵂受𡵂祀於𡵂山及𡵂山，此與河神受祀於水邊的例子一樣，因此𡵂必然就是山神了。董作賓氏認之作「岳神」的說法最穩妥當。其神威有下列的壱年、壱雨、壱王、王𡿧等，大致

續1494



佚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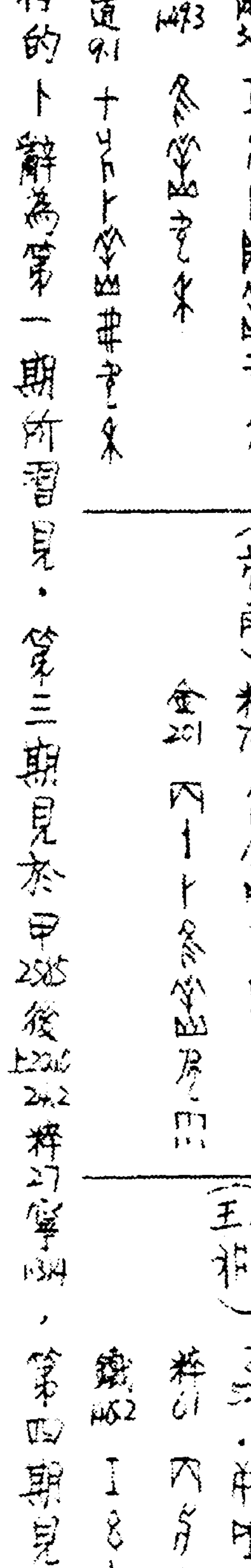


與河神無異。

（壱年）後上23.1 續1.49.3 遺91

（壱雨）粹729 金201

（壱王 王𡿧）乙5271 粹61 鐵162



𡵂神的卜辭為第一期所習見，第三期見於甲2505 後上22.6 24.2 粹27 寧1.34，第四期見於燕續17 後下33 前4.33.4 甲3355 粹731。

至於第二期、第五期則未見。

第三項 土神

土字如下所列第一期作土（乙4733）、土（乙5224）、土（乙7009）、○（後下383），第二期作土（京530），第三期作土（佚?）、土（甲527），第四期作土（粹20）、Δ（甲217），第五期作⊥（前2.85）、⊥（粹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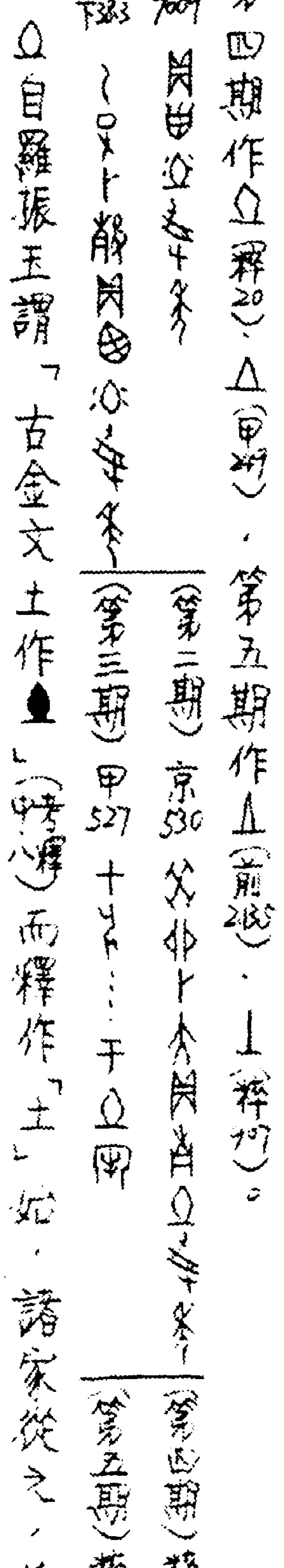
（第一期）乙7009 後下38.3

（第二期）京530

（第三期）甲527

（第四期）粹18 甲248

（第五期）粹717



（字釋）土自羅振玉謂「古金文土作●」（增考）而釋作「土」以，諸家從之，並無異說。至於其究竟取象於什麼東西，則有王國維的土壤說與郭某的牡器說。

王國維—土字作土者，下一象地上，○象土壤也。（戩釋一葉）

郭某—牡（𡉚、𡉚、𡉚）、祖（且、且），余所見土且士實同為牡器之象形，土字古金文作一，卜辭作土，與且字形近，由音而言，土且復同在魚部，而土為古社字，祀於內者為祖，祀於外者為社，祖與社二而一者也。（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十一葉）

如右所述，王國維認為一象地上，○象土壤。可是後期卜辭所作的Δ、⊥等形並不像土壤之形。又郭某所指出牡（𡉚）字的⊥，吳其昌亦謂「凡陽性之生物，則旁增⊥為符徵，陰性之生物，則旁標ㄎ為符徵，⊥ㄎ皆象其生理體官別異之特狀也」（解詁三續）的支持郭說。可是，土之作⊥，如右所舉是到了第五期才由Δ形演變作⊥形的，土作成⊥並未行於第五期以前。然而牡字卻從第一期（續2.30）開始便通用於各期，所以不得不謂土字的⊥與牡字的⊥雖屬同形，實不同字。且牡字作牡亦

一例也沒有。偶而還作𡉚（甲636 續存1508）等形，可以引為旁証（牡从⊥ ⊥就是土 从牛土（土）聲）。所以以土為牡器象形之說是不妥當的。案：土字亦作𡈼、𡈽、土、⊥、Δ等形，土、Δ大概為封土的象形，小點象雨水，而以封土為大地之象吧！

（用法）土在卜辭上的用法有五種，下面即就這些用法來加以考察。

(1) 土方 簠征36

(2) 𢀛土 佚21

𣎆土 京437

(3) 東土 乙3287

西土 乙3409

南土 京530

北土 乙3925

三土 掇2445

𠚤土 金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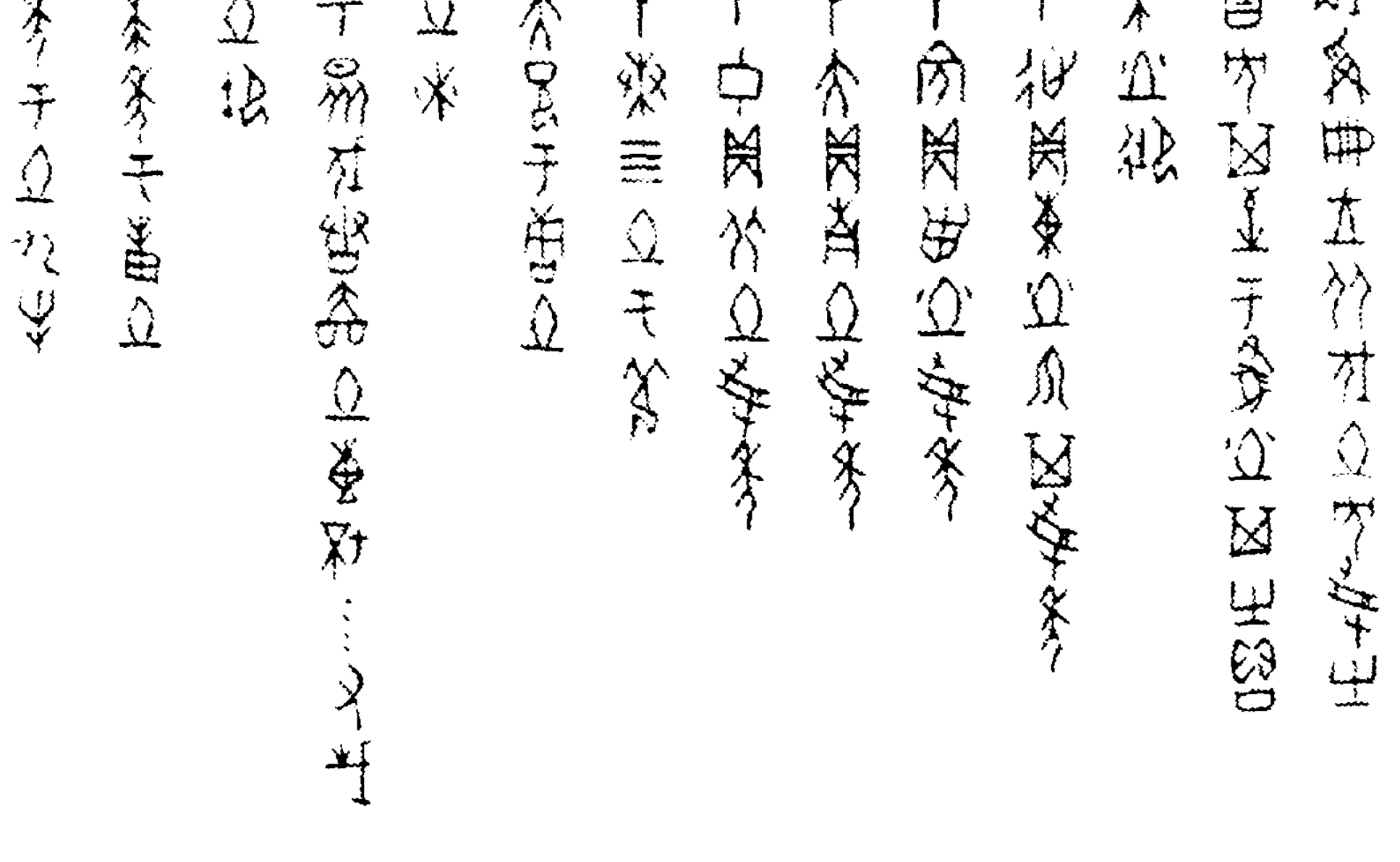
中土 簠文69

𢆶土 鄴3436

(4) 亳土 粹20

𦊆土 前4.17.3

(5) 土 鐵216.1



(1) 土方是位於殷北方的方國。（參後述「殷的社會」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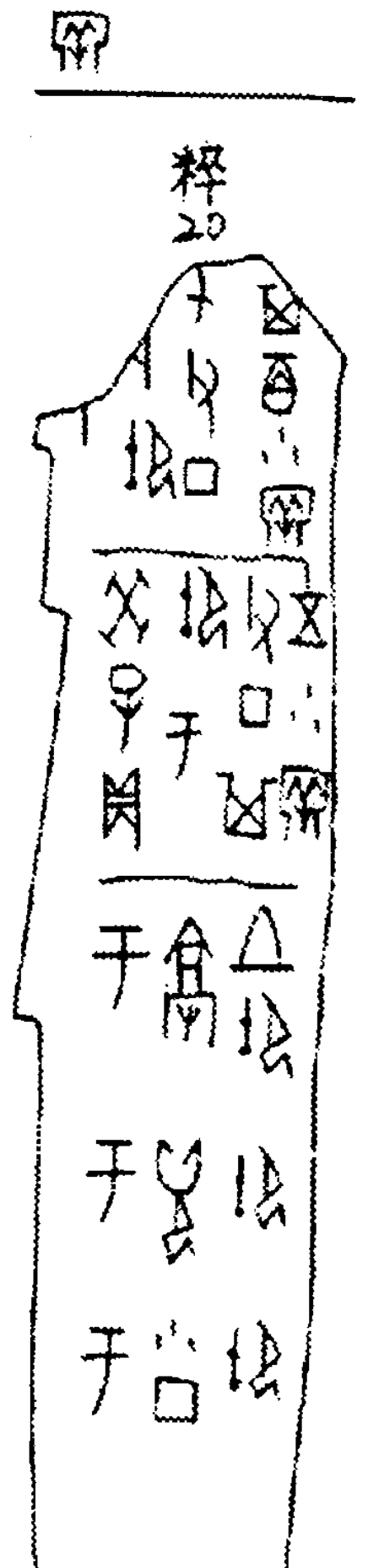
(2) 𢀛土一辭在例辭作「其至于𢀛土」，又他辭作「貞乎王族征从𢀛」（乙5311），可知是𢀛地之意。又「𣎆土」一辭在他辭也作「在𣎆」（京1566），所以是𣎆地之意。在此土是土地之義。

(3) 東土、西土、南土、北土之受年於他辭作「東受年」（粹903）、「西方受年」（粹905），是卜的東、西方的受年。又「貞𢀛辛𠦪東土出于丁八ㄑ」（粹349）是載「伐東土」之事，所以這個土也是土地之意。然而郭某卻將「東土受年」的土解作「社」，「西方受禾」的方解作「祊」，謂「其曰東土南土之土，蓋假為社，其曰西方北方之方，蓋假為祊，均是動詞。詩甫田所謂以社以方也」。（粹釋九〇七）。而楊樹達則駁斥其說，謂「按東土南土義與通言東方南方等同。書大誥云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知東土西土等與為殷周間恆語」，其說甚是。以下的「三土」與他辭所載「𢀛于四方」（南明487）、「其又于四方」（南明481）的四方同義。「𠚤土」的𠚤亦被用如「𠚤𠂤」（乙700），而𠚤𠂤當即是他辭所稱的「大邑」（天壤77），所以𠚤土就是大土的意思。又「中土」大概就是中土，「𢆶土」大概就是鄙土之意了。

(4) 亳土的亳，羅振玉謂「說文解字亳从高省乇聲，乙亳鼎作亳，父乙方鼎作亳」（考釋十〇），將之釋

作「亳」，而後諸家從之。這個亳土如果循右邊讀亳土、土亳的例子，也可以解作「亳地」。可是商承祚在解釋「其又發亳土有雨」（佚928）一辭時卻謂「土讀社」。陳夢家也解此辭的亳土為亳社（燕京學報十九期二八）。又郭某釋「于亳土𢦏」之辭，謂「亳土自為亳社」（粹釋二〇）。這解釋是根據春秋「六月辛丑亳社災」（哀公四年）、「來獻于亳社」（左傳哀七）、「盟國人于亳社」（左傳定六）、「亳社者殷之社也」（穀梁傳哀四）等，均言亳社，且亳社被做為殷社的事實而成立的。卜辭中亳土的用例如下，此用例沒有將亳土作地名的，而是全部被作為祭祀的對象。其中尤以粹20片載小丁、父丁、[illegible]一併行𢦏祀於亳土，由此可見亳土就是亳的土神之意。釋之作亳社的說法是妥當的。

粹21　亳土[illegible]
粹20　于亳土𢦏
粹22　囚又亳土
甲1640　[illegible]
佚928　囚又[illegible]亳土[illegible]
京3750　[illegible]

粹20


至於峀土一辭，王國維解作「邦社」，陳夢家解作「亳社」，郭某、吳其昌解作「相土」，其說如下：

王國維—峀土即邦社。說文解字邦古文作峀，其字从㞢，不合六書之指，乃為峀之譌。峀从田丰聲，與邦之从邑丰聲，籀文𡊨之从手聲同。邦社即祭法之國社，漢人諱邦，改為國社，古當稱邦社也。（殷禮徵文）

陳夢家—峀亳結形相同，邦亳同聲，疑是一地。（燕京學報十九期二九）

郭　某—王（國維）初既以此（峀土）為邦社，遂於它辭土字均說為社。後於它辭之土改說為相土，而於此例，仍存其邦社之釋。余案釋峀為邦甚是，然「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雖在東部，然每與陽部為韻，則邦相音相近。古人之為邦土者，後人音變而為相土也。（通釋三九）

吳其昌—按卜辭相作𥄎，峀土𥄎土，乃形近而誤也。（燕京學報十四期）

卜辭中峀字的用例只見於下列四辭，其中前三例為祈年之辭。峀土也有單記作「峀」的，其中祈年之辭與「𠦪年于[illegible]」（庫133）、「𠦪年于[illegible]」（粹8）、「𠦪年于[illegible]」（粹?）同例，因為沒有發見行祭祀於峀、峀土的例子，所以不得不認為其是地名。且卜辭之地名習見有峀地，此字也被寫作峀（乙[illegible]）、峀（前[illegible]）、峀（乙[illegible]）。如「口[illegible]卜峀[illegible]」（拾[illegible]）、「[illegible]峀[illegible]」（乙4638 5579 6513 6519），所載為卜祈年與卜受年之辭，因為峀與峀字形相近，且均以祈年受卜，可証知峀就是峀（河東之蒲州），峀土就是峀地。因此將之釋作邦社、亳社、相土等說法都不妥當，這個土只能當土地之義解。

前4173　[illegible]𠦪年于峀土
篋歲17　[illegible]
篋歲18　[illegible]𠦪年于峀
篋歲24　[illegible]

（神名）右列(5)下作神名解的土有相土說與社說。最初王國維將之解作「社」，可是後來又改說是「相土」。從相土說者有郭、王、于、董；從社說者有商、葉、陳、胡。其說如下：

（相土說）

王國維—土疑即相土。史記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卜辭之土當即相土。（觀堂集林九三）

—卜辭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恆，又自上甲至於主癸，無一不見於卜辭，則此土當相土，而非社矣。（古史新證 戩釋一葉）

郭　某—於王氏之二說以為「案無可易」（通釋三四）而從之。

王　襄—近人多以土為相土之略稱，從之。（簠釋帝4）

于省吾—粹二三乙亥卜[illegible]燎土犬[illegible]犬𢀛犬黃犬，土即相土……土[illegible]𢀛黃同列於一段之中，則土之為相土，較然明矣。（駢枝三續九葉）

董作賓氏—可信的是夔為帝嚳，土為相土。（大陸雜誌四卷八期）

傅斯年—王君認相土之土，為最勝之義。（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這說法不過是因為卜辭的季、王亥正好是殷本紀的季、王亥，所以將土認作是殷本紀的相土。陳夢家謂「然既名相土，何以不稱相而稱土」（燕京學報十九期二七），表示了懷疑。又郭某後來也改變他的說法，謂「凡卜辭所祀之土，王國維均說為相土，以此（亳土）例之，殊未見其然」（粹釋二〇），否定了王說。「相土」一辭以詩經「相土烈烈」所見為最早，此與「殷土芒芒」（商頌玄鳥）語法相同，則相土當即殷土，相土即括地志「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安陽城即相州外城也」（殷本紀正義引）所稱的「相州」。再說殷本紀於昭明（卽明）之後列相土（地）的安排，實在太機巧了。此殷本紀的相土，可能是出自商頌所載相土的傳說才有的。所以將卜辭的土釋作相土是不妥當的。

（社說）

王國維—按土即土，今隸土字，卜辭段為社字。詩大雅乃立冢土，傳云冢土大社也。商頌宅殷土芒芒，史記三代世表引作殷社芒芒。公羊傳二十一年傳，諸侯祭土，何注土謂社也。是古固以土為社矣。（殷禮徵文七葉）

傅斯年—王君認相土之土為最勝之義，惟謂為非社則誤。土即社，社即土，於經典中甚明。（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

商承祚—將「卯于土宰」（佚40）之辭釋作「祭于社」。（佚釋四〇）

葉玉森—土或仍邦社也。（集釋一八七）

陳夢家—以土為社。（燕京學報十九期二八）

胡厚宣—土即社。（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農業三四頁）

經傳中的「社」字被用為祀土之義者有「社祭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郊特牲）、「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禮運）、「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祭法）、「土發而社」（國語）等。又春秋「秋大水鼓用牲于社」（莊公二五），祈求禁禦大水於社的記載，與卜辭「辛酉燎木于土宰」（鐵卅）祈禁禦大害於土的記載相符合（參照燎祀禦祭），可為春秋的「社」即卜辭的「土」的証明。又如前述於上帝的郊祀（郊祀之燎祭）裏必須對土舉行燎祀，此事中庸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由此可知「社」就是祀土，卜辭的土即後世「社」的主神。此義與前記亳土即亳社的說法歸而為一，便知土原來是一將土地神格化後的神祇。而殷室的故都亳自古以來即有土神的祏室，這當即是土神之所本。

（神威）土神絕無如上帝那樣可以卜「令雨」與「令風」的，也絕無像河岳神那樣可以卜「𡆥年」、「𡆥雨」的例子。與上帝河岳比起來，土像是個較溫和的神祇。然而因為在祭祀上帝時也必須對土神舉行燎祀，所以其神威的尊崇也可以視作僅次於上帝的。

土神卜辭第一期見於鐵2161前1.24.3續1.1.5甲3322乙4733 7774，第三期見於佚228粹21，第四期見於粹22摭續3南明423。至第二期及第五期則未見。

第四項　其他的自然神

陳夢家從前認為日、月、風、旬、東母、西母等是被奉為神格的（燕京學報十九期），胡厚宣從之，而謂有日、月、星、雲、風、四方之神（殷代之天神崇拜）。陳氏近時又將前說稍作修正，主張有日、云、風、雨、雪、東母、西母等神祇的存在。（卜辭綜述五七三頁）以下即就這些諸神來加以考察。

（日神）陳、胡二氏舉出下列的卜辭以為卜辭中有日神存在的証明（陳說見卜辭綜述，胡說見殷代之天神崇拜）。陳氏的說明如下：

陳、胡舉例（有○號者是陳氏所舉，●號者為胡氏所舉，其餘的為兩氏所共舉）

(一)　佚872　●乙巳卜王賓日
　　●弗賓日
明續338　丙子卜即貞王賓日𢼸亡尤
(二)　○乙2065　戊戌卜內乎雀𢦏于出日于入日宰
粹597　辛未卜又于出日
粹598　辛未又于出日茲不用
○明續124　（今）日出日尋
佚407　●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　粹17　出入日歲三牛
○續存1289　癸酉又出（日）
(三)　粹1278　御各日王受又
(四)　菁1010　貞今日既叔日王其蒿口雨
●粹485　于既日
(五)　●龜1.10.3　貞日㞢食
●佚374　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

所祭者是日、出日、入日、各日、出入日。各日即落日。祭之法曰賓、御、又、叔、歲等，也都是祭先祖的祭法。說文暨日頗見也，於日暨叔日，即日出，後祭日。（胡氏之說也大致相同，只是胡氏把既解作祭）

二氏以(一)下的「王賓日」、「王賓日𢼸亡尤」的賓為祭名，而釋作祀日。胡氏謂「賓讀為儐。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蓋有禮敬之意，祭名也」。然而「王賓」一辭如後所述（參照祭儀王賓）乃是王者駕臨祭場之意，且「賓日」一辭如下所舉一般都在「𡧊」與「日」間記有祭祀的神名，而作「[illegible]」（南明538）、「[illegible]」（下535）乃是省去祭神名之辭。

乙4451　[illegible]
粹125　[illegible]
鄴3441　[illegible]

在這個祭神名下的日字，舉例說，像下列的京4050片所載的乃是「[illegible]日」的意思（參照第三章第一節）。粹285片所載比照「[illegible]」（甲[illegible]）之辭看來，可知為「彡日」之意。因此「王賓日」乃是指王者親臨於某神之日祀（[illegible]日、彡日、[illegible]日祀）的意思。將之視為祭祀日神的說法，不過是出於附會。其次(二)下的「又于出日」、「出入日歲三牛」，因為二辭中的「又」、「歲」皆為祭名，所以郭某首先將這些認作是祭祀出日與入日的祭祀。郭某釋粹17片謂「殷契佚存四〇七有辭云

京4050　[illegible]
粹285　[illegible]

「丁巳卜又僙出日．丁巳卜又入日」，此之「出入日歲三牛」為事正同，唯此出入日之祭同卜于一辭，彼出入日之侑同卜于一日．足見殷人于日蓋朝夕禮拜之．書堯典「寅賓出日」又「寅餞入日」」．陳、胡二氏均從其說．然而佚卯片上「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之同日作，丁巳貞酒彡歲于伊」，是卜「伊尹」之祭祀的，所以「卜又出日 卜又入日」可以解釋為卜這個祭祀可行的時刻之辭．如果這解釋沒錯，那郭某之說便不可遽從．　將(三)下的「御各日王受又」之辭釋為祀日之說也是從郭某「各日殆猶出日，"知各日"猶"寅賓出日"也」（粹釋三七）的說法而有的．可是「各日」一辭，舉例來說「叀兄辛歲于各日[illegible]」（甲[illegible]）之辭亦被記作「兄辛歲叀[illegible]各于日[illegible]」（甲[illegible]），所以郭某解作出日、陳氏解作落日的說法都不對，應該是「各于日」的意思，且這一辭被用於有關兄辛的祭祀上，所以顯而易見它不是指祀日的事情．

四下的「日既」、「既日」於他辭載作「貞于既日二月」（明[illegible]）、「于日既」（京[illegible]），將之比照「于既酒」（[illegible]）的用例看來，以日為日神的說法不免草率．　五下的「日出食」、「日夕又食」，乃是薦職牛於日中而祀之之義（於祭儀），並不是指的祀日．由此看來，陳、胡二氏之所舉証，沒有一個足以証明日神之有所存在．

（雲神）陳胡二氏舉出下列諸辭以為卜辭中有雲神存在的証明．其說如下：

陳、胡舉例

乙3294 貞兹云其出降其雨
鐵1723 東云自南雨
前6434 貞今兹云雨
庫1331 貞兹云其雨
卜553 兹云雨、不其雨
續2411 燎于帝云
珠451 燎于云

乙5317 乎雀燎于云犬
林11418 燎于二云
庫972 燎豕四云
後上22.3 22.4 又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
續4181 ……云豕出豚
燕2 庚子酒三嗇云

胡氏—云作云，同於說文古文，其為云字至明顯……因殷人常求年祈雨，故亦祭云……殷人心目中之云者，乃屬之上帝，故言帝云　且以帝禮祭之也。（同前十八葉）

陳氏—郭某說卜辭之云是說文雲之古文（卜通三五九），祀雲則常用燎祭．于省吾讀嗇為色，因謂二云三云等乃指二色雲三色雲等（駢枝[illegible]）．我們則讀嗇為牆，假為祥，即祥雲．卜辭的帝云即帝雲（同前五七五頁），然而在他辭中，例如「[illegible]于」（乙108）亦作「[illegible]云」（甲256），「大云」（京[illegible]）亦作「大[illegible]」（續存[illegible]），所以除非確証明右列的云就是雲，否則不可信從．

（風神）陳、胡二氏舉出下列諸辭以為卜辭中有雲神存在的証明．二氏之說明如下：

陳胡舉例

通398 于帝史鳳二犬
燕558 寧于風
後下42.4 寧巫風
明續45 寧風北巫犬
庫992 寧風巫九犬
續2.15.3 其寧風三羊三犬三豕
粹828 其寧風伊奭一小宰
粹56 ……巫寧土河岳
粹827 其寧大風

輔仁14 勿于光寧
粹456 弜寧風
佚227 燎風不用雨
粹1182 其寧風方叀……
摭續3 ……土寧風
明續487 寧于四方其五犬
佚186 从寧鳳
佚227 辛未卜帝鳳不用雨

胡氏—「从寧鳳」此寧風之祭也。「巫寧風」此令巫行寧風之祭也．……「于帝史鳳二犬」，史讀為使．又言帝風，「帝鳳不用雨」．是殷人者又以風神亦屬於帝，故以帝禮祭之也。（同前二一葉）

陳氏—除「燎風」一見外，其它祀風之法為寧，即後世的寧字．（同前五七六葉）

如右所述，二氏將「寧」認作是祀風之法．可是如前所述（睘祀的），寧風乃是祈求風的停息的意思，而不是祭風．又「帝史風」也並不是如胡氏所說的以風神屬於帝，其事實也已如前述（紀上帝的）。祀風之法，陳氏認為是「燎風」（佚227），胡氏則說是「帝鳳」，兩個說法都對，只是「帝鳳」的意思並不是如胡氏所謂的以帝禮祭風　其事實亦已如前述（上帝的祭儀）．所以右邊二氏所舉沒有一個是祀風之例，風沒有被神格化．

（雨神）如下所列是陳氏所舉認為是祭祀雨神卜辭之例，並有如次的說明：

寧滬1.14 寧雨
珠1161 勿寧雨
粹1545 其寧雨于方
前5164 寧雨于岳

後上19.7 寧雨于土
粹814 叀戈叔雨
乙2001 2002 2019 乎祭雨
．勿祭不其雨

陳氏—寧雨即止雨．寧雨于岳、土、方，和寧雨於方、土、四方是相同的。祭雨以叔，同於祭日．（同前五七六葉）

陳氏以「寧風」的寧為「祀風之法」，至於「寧雨」，他卻說是「止雨」，而謂「祭雨以叔，同於祭日」的將「叔」、「祭」視為祀雨之法．這個「同於祭日」的說法是由於前記的「今日叀叔日」（菁[illegible]）與「叀戈叔雨」的語法相同而有的．可是前者不是祭祀日神，而後者照「乎祭雨」、「勿祭不其雨」此例子看來，「祭雨」與「勿祭不其雨」二辭對貞，所以「祭雨」顯然的決不是祀雨的意思．因此以「叔雨」為祀雨的說法實嫌草率．胡氏於「其寧雨于方」之辭不作祀雨解（同前），且不言有祀雨的卜辭，他否認有雨神的存在．

（雪神）陳氏舉「其祭于霏又大雨」（金181）之辭以為祭祀雪神的証明．並作說明謂「此祭於雪神以求雨」（同前五七六葉）．可是似此則他辭載作「[illegible]霏夕叀奭」（庫1533），記的是叀奭（如後所述此為祭祀之）在受祀（如此為祭祀之），所以是行燎祀於霏地而配祀之以伊尹之辭，因此霏當是地名．大概與地名的「羽」（粹803[illegible]）為同一地吧！

（東母、西母）陳氏舉出下列的卜辭，認為「東母、西母可能是日月之神，而天帝的配偶」（同前五七四葉）

燕12 燎于東母三犬（上23.7 續1.5.[illegible]）
鐵1422 燎于東母豕三犬三
後上28.5 出于東母西母若

前7.1.1 出于東母
林1.22 于東母出匚
粹175 又歲于伊西母

．西母在粹195片作西舟（[illegible]），在這一辭裏載有「伊」（伊尹）受祀，如依陳氏之說，則成了祭祀伊尹與西母了．如前所述「若」字讀作「婦」音，與壬（[illegible]）同聲．且右例之後上28.5片載「出于東母西母若」，辭中用「若」字，是向上帝卜祀於東母西母之許諾之辭，所以東母西母的祭神是上帝，於是右辭的伊尹乃是配祀之神了．且右列諸辭所載之供牲有三犬（燕12）、三豕三犬（鐵1422）、三牛（上23.7）、九牛（續1.5.[illegible]），與前述壬（[illegible]）祀上帝的場合相似，所以東母西母乃是在東方西方行壬祀之義，將之視作是日月之神，不過是附會的說法．胡氏亦不從此說．

除以上所說，胡氏還舉出月神、星神、虹神及四方神．而陳氏所以不予採信，大概是由於沒有發現可以做為根據的卜辭吧！茲將胡氏所舉之例及其說明抄錄如下．（甲骨學商史論叢　殷代之天神崇拜）

（月神）庫1595　癸丑卜貞旬亡囚七日己未壴庚申月有食

（說明）既以月食為災禍，則其必以月為天空之神，能與人間以禍福可知．

（星神）後下9.1　七日己巳夕壴口出新大星並火

（說明）星即星字；……出新並者皆為祭名．

（虹神）前7.43　庚吉其口出酘虹于西

（說明）虹者虹之象形……殷人以虹出為有禍，則必以為神異可知也．

（四方神）院藏　燎于東．貞燎于南．貞燎于西北

（說明）此祭東西南北四方者也．（又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卷下五三頁有「四方神」之說，這是誤解了祭祀上帝於四方而祈求寧風之辭而有的說法）

要而言之，胡厚宣、陳夢家所指出的自然神在卜辭中均不存在．因此殷代的自然神只有上帝、土神、河神、岳神。至於下面所列的[illegible]于、[illegible]于、[illegible]于、[illegible]于、門于、田丁等是否為神名，則須待後考．

乙7284 [illegible]（後下5.5 林2.25.17）
後上28.6 ……[illegible]（南明[illegible]）

明518 [illegible]（後上28.6 續[illegible] 粹[illegible]）
南明495 [illegible]（南明[illegible]）

鄴3.40.11 門于[illegible]
前7.32.4 [illegible]于田丁

第三節　高祖神

卜辭中如下所舉有祭祀「高祖」之辭．這除了只記作高祖外，又有被稱作「高[illegible]」、「高且王亥」、「高且[illegible]」的．其中「高[illegible]」絕無記作「高且乙」的例子，而是都作「高[illegible]」或「高[illegible]」，所以其義是「高的祖乙」而不是「高祖的乙」．如「十[illegible]卜[illegible]高[illegible]」一辭所載，高[illegible]受享祖神以外所不用的「[illegible]」之供，由此可知其是祖神．有如前述此高[illegible]被認作是祖乙，因此被稱為高祖的只剩王亥與[illegible]了．然而胡厚宣、楊樹達依據「[illegible]」（寧1.119）之辭而主張有「高祖[illegible]」，其說之不確，已如前述．至於這「高祖」與「祖」的關係，則如下舉卜辭，高祖王亥受祀於大乙之前，所以顯然的高祖是被奉為前於上甲以下諸祖之祖的．且上甲以

遺393 [illegible]于高且三[illegible]
粹162 [illegible]于高且[illegible]用
寧1.119 [illegible]于高且[illegible]
粹166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高[illegible]
寧1.141 [illegible]于高且王亥[illegible]三[illegible]
粹1 [illegible]高且[illegible]用五[illegible]
南明477 [illegible]高且[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

下之祖都受有一定規律的五祀之祭祀，可是高祖則不受此類祭祀，而是以燎祀以行祈雨祈年，就這點來說，實與自然神無異。

殷本紀舉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亥）—（上甲微）」等以為上甲以前之祖。而在卜辭所見除王亥、□以外，則有□、□、□、□、□、□、□等。以下即就這諸神來加以考察。

第一項 □

□的異文有□、□、□、□等，這些字一看下列的用例便知與□是同一字。

粹54 燎□□　（甲3610 ……□□□）
福18 □□卜燎于□□二牛（前1.50.3 □燎于□）
粹69 □牛□燎于□□一□（前1.50.3 □燎于□）
拾2.12 □□□……燎于□（金631 燎□于□）

□字羅振玉釋作「兕」，葉玉森（集釋三）、董作賓氏、李旦丘從之。而容庚則釋作「若」，郭某釋作「兒」，吳其昌釋作「兒」，唐蘭釋作「頁」，陳夢家釋作「兕」。且如下所舉分別以為是契、昌若、叔豹、王倪、重。

羅振玉—說文解字□如野牛而青，古文作□从儿，此殆即許書之兕字。（考釋中三〇）
董作賓氏—卜辭祭兕用燎，同於夋土王亥諸先祖，疑即是契。漢書古今人表契作卨，說文解字卨蟲也，段氏注云殷玄王以為名。按卨上所从之□與兕首之□，形近易訛。又或因契兕卨音同相假。（斷代研究例）
李旦丘—按契兕音同自可通，假兕實當為契。（東拾二九）
容　庚—□即昌若，若作□與□形近而譌。（續辨引技三）
郭　某—余意當是兒之古文，象小兒有總角之形。兒聲與豹聲相近，或即高辛氏之才子叔豹矣。（通釋二五九）
吳其昌—王倪實見莊子。（燕京學報十四期）
唐　蘭—卜辭□為頁字，□為頊字。（天釋六六）
陳夢家—此人名的兕決不是兕，我們今暫定為光字，亦即炎字，古音與重从相同，說文㚇種也，光可以是少皞氏四叔之重。（綜述三四頁）

右舉諸家各以相似的字來解釋，而其實容氏的「□」、郭某的「□」、吳氏的「□」、唐氏的「□」、陳氏的「□」均不見得與□形相近。郭某汲駁羅說，謂「卜辭自有□字與兕（二二六八片），與此不相涉，許書二文當以□為正，雖稍譌變，尚未盡失。□形當有譌誤，未可據」。（通釋二九五），以卜辭的□（通片二）為□，而非釋□為□之說。認為以□的字體來說，說文的□為正體，而□為譌誤。可是郭某並沒有提出□就是□的確証，所以其說不可遽從。

卜辭中□亦作□，□亦作□，□亦作□，所以□、□（乙3596 3599 拾212）實即一字。因為□與說文古文□同字，所以□就是兕字，這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字从□、□看來，顯然兕（□）的原義決不是作野牛義解的□字。其字形由□與□構成，□又作□（福18 南明444）、□（粹69）、□（拾212）、□（粹續4310 續存1771）等形，成契開之狀。□、□為人的象形，所以□的原義當是行契刻之人，而音讀作□，即□（子結切）。可推想這個兕字在被假借為□後，便失去了原義，兕所从之「人」也被改易，以成□字，而另作契與契來代替本字。

由上所述，可知□即兕，其字音為子結切，與殷室之始祖契同音。因此始祖契為神名，董作賓氏、李旦丘從字音上認作是契的說法是適當的。對□是以燎祀來祈年（前1.50.1 鄴1.35.2 南明448 金631）、祈雨（庫1141 南明445）、孚疾（粹67 拾213），又配祀於柔祀（乙5272），或與自然神合祀的（乙5272 甲3610 粹23 54）。在祭祀上言，與自然神的場合無異。此高祖神配祀於柔祀的事實，正是後世「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明堂位）制度的本來情景。

第二項 □

□的字形有作立形有作坐形的。各期的字體如下所列。

（第一期）
□ 鐵2161 □燎□于□ 九牛（有貞人而署名）
□ 前752 □□卜□貞□燎□于□□
□ 前7.20.2 燎于□（有貞人而署名）
□ 甲3512 十月卜□貞□□□□燎□牛
□ 前6.18.4 燎于□（有貞人而署名）
（第二期）
□ 續存1599 □□卜□貞□□□□□燎□□□□
□ 甲2043 ……□……□
□ 庫1298 □□□……□□□一□
（第三期）
□ 甲2604 卜□……于□
□ 粹5 □□□于□□……□五□□
□ 粹1 □□□□□用五□□
（第四期）
□ 後下335 □□卜□□□□□
□ 後下145 □于□
□ 粹11 □□卜□□□□
□ 後上224 □□□□□于□
□ 續111 十月卜□燎于□

其字形是由頭、手、足三部分構成的，很清楚的具有尾巴，實為動物的象形。這個字羅振玉釋作「□」（考釋中三二），而王國維起先釋作「夋」，後來改從孫詒讓釋□□、□」為「蘷」之說（名原上），釋作是「夒」，而比定之為「帝嚳」。

王國維—（釋夋說）案□象人首手足形，疑即夋。說文解字夊部夋行夋夋也，一曰倨也，从夊允聲。考古文允字作□，或作□，本象人形，□字復于人形下加夊，蓋即夋字。（先公先王考）
—（釋夒說）案□□二形，人首手足之形，說文夊部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夊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克鼎柔遠能□之柔作□，番生敦作□，而博古圖薛氏款識盄和鐘之柔燮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遠廷，柔並作□，皆是字也。夒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假。（古史新証）

王氏的釋夒說，諸家多從之，幾已成定說。（郭某通釋五九、吳其昌燕京學報十四期、董作賓氏大陸雜誌四八、商承祚類編五八、唐蘭殷釋四五、孫海波文錄三六）。王襄則認為是□的異文，而釋作「禼」（類纂存疑），徐仲舒、容庚、楊樹達從之。陳夢家則釋作「蘷」（燕京學報十九期）、「夒」（卜辭綜述三三八頁）。

□是動物的象形。羅振玉謂「長耳而厥尾象兔形」（考釋中三三）。商承祚謂「此象獸形長爪有耳毛」（類編五八）。吳其昌謂「鳥首銳喙之形」（燕京學報十四期）。如此，將之說為是動物的說法都是對的，可是謂之為兔形、為猴、為鳥首銳喙的說法則錯了，其事實一見上舉諸例便可明白。與此相反的，孫海波以為是「猴」（文錄三六）、葉玉森以為「為猿猴形」（拾釋六九）。對這說法，唐蘭評之曰「孫海波釋為猴誤」（天釋五三）。然而拾遺69片作「其獲□」，乙2934片作「網□」，甲2336片作「□」，記的正是母猴，所以孫、葉二氏所見甚是。且說文犬部云「猴夒也」，夊部云「夒一曰母猴」，可見王國維釋為「夒」的說法至為正確。卜辭中有□（鐵1032）、□（佚995）、□（乙4718）等頭上有角形的字，這些就是孫詒讓所說的「夔」字，所以將□釋作夔的說法是不對的。

□字的用法，如右舉的「其獲□」、「網□」等用的是原義。至於「□□□□□□□」（前6.6.1）的用法，郭某以其與毛公鼎的「我弗作先王□」為同一語法，而毛公鼎的□舊釋作「羞」，詩小雅角弓作「猱」，樂記作「獶」，因謂「夒似假為憂」，認為是假借的用法（通釋七三六）。神名的用法亦屬假借，王國維以夒與嚳為疊韻，並引禮記祭法「殷人禘嚳」的記載為証，把□認作是帝嚳（古史新証），而後諸家多從之。郭某謂「王國維釋為帝嚳，近人亦有疑之者。本書第三片有夒眔上甲之文，表明夒確是殷之始祖，王說無可易」（粹釋一葉）的支持王說。然而孫海波、唐蘭則懷疑此說，陳夢家亦不從此說，而認為是「四方神中的析」。其說如下：

孫海波—王氏釋夒之說信矣，而獨謂夒即帝嚳，即未塙說。（文釋三六四）
唐　蘭—余按殷世之稱高宗，後於大宗眔中宗。然則稱始祖，當為大祖，而高祖非始稱，夒之非嚳明矣。劉氏藏骨又云，夒眔上甲其即，則夒又必在上甲之前，而世次相近，豈夒即王亥，猶上甲之名微，大乙之名唐歟。（古史新証序）
陳夢家—夒亥亦不必實有其人，蓋視夒亥為天神也。（燕京學報十九期）
—以上就形義上說明了頁、夏、頔、稽之同一的關係，就此諸字的對音，它雖可能相當於少皞摯，但卜辭中的摯應該是四方神中的析。（綜述三三八頁）

□有作「高祖□」（粹1之佚45）般的被稱作高祖，將之與祭法所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殷人禘嚳」的說法相結合所構成的王說，以及根據「□□□□」（粹3）之辭而視作始祖的郭說，兩者都未能理順，不可遽從。至於無視於□被稱作高祖的事實，而視之為天神的陳說，則不過是出於附會。

如前所說，以高祖被稱的只有夒與王亥。王亥被認為是上甲之父（殷本紀、山海經大荒東經），在卜辭中亦如「貞𠂤𡆥高且亥……大乙、甲……大丁、大甲三示二……口甲三十牛」（南明477）所載被列名於直系祖神之首，其世次為近於上甲的高祖，因此高祖夒照唐蘭的說法，其世次可能也接近於上甲。這麼說來，世次近於上甲的高祖，具有夒、柔、羞等字音的先公，可以比定為那一個呢？左傳昭公廿九年有云：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火。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

此「該」即「王亥」，在這裡被奉為蓐收之神，其兄「重」則被奉為句芒之神。倘若王亥能被奉為高祖，那麼「重」當然也可以被奉為高祖。其字音與柔、羞同音，且「重」在楚語下有「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的記載，在呂刑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的記載，重黎依左傳所載為顓頊氏之子（昭公廿九年），大戴禮帝繫篇載顓頊之子有老童，所以重黎即老童，重、童音近，與「夒」同音，因此夒就是這個「重」了。既然這樣，殷本紀未將之列入世系，又是什麼緣故呢？重黎在楚世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被稱為祝融。其神德乃「能光融天下」。司馬遷就是從重黎的神德上稱之為「昭明」而將之列於殷本紀的。所以殷本紀的「昭明」就是指夒。

總之，夒即「夒」，也就是左傳以為王亥之兄的「重」。呂刑以之為「重黎」。楚世家謂其「能光融天下」。而殷本紀則稱曰「昭明」，以為殷的先公。

夒在卜辭的神威，如下所列僅受卜於足以致禍於雨、禾與否之事。從以𠂤祀行祈雨（佚519）、祈年（佚886、粹5、南明402、甲651、3512、後上24.4）的情形看來，實與自然神無異。

金201　．丙子卜夒𡆥雨　．夒𡆥禾　——　粹11　𢦔夒卜夒𡆥禾

第三項　夒、𢦔、𢦔、𢦔

夒亦作夒（粹538）、夒（粹16）、夒（續1.55）、夒（甲562）、夒（南明423），又𢦔亦作𢦔（續1.50）、𢦔（佚327）、𢦔（續2.45），而就此二者文字的構造以及用法來考察的話，則知實為同字。其說如下：

𢦔與𢦔，一者从才，一者从弋，所以葉玉森謂「疑非一字」（集釋二二），其實依據下舉的用例

簠雜56．才兮卜散貞大弓方米𡆥
．才兮卜散貞大各才米𡆥
——
前7.14　……夒由大弓方
庫1637　貞下出夒由大才

，弋與才被用為同義，所以弋、才亦同義。而才為弋的省文，所以弋、才亦同義，𢦔、𢦔當是一字。𢦔字的从弋从才（弋），與夒的从夒从戈，兩者在文字的構成上是相同的。且如下所舉，兩者的用法也相同，所以𢦔、夒是一字。

前0.77　貞𢦔𠂤𡆥出
前6183　貞夒𠂤
——
佚777　貞……𢦔大
前6185　貞㞢夒𠂤日米

𢦔字在金文中習見被用如「𢦔曆」，羅振玉（考釋下四四）、商承祚（類編四六）、葉玉森（集釋二二）、王襄（簠釋八七）、郭某（通釋三四二）、董作賓氏（甲編說釋）具釋作「蔑」。而於夒字，則羅振玉釋作「伐」、葉玉森釋作「鉏」、郭某釋作「戛」、于省吾釋作「戛」、唐蘭釋作「顧」。至於容庚則以為「非伐」，胡厚宣以為「夒亦作戛」，陳夢家則從郭說。

羅振玉—象人倒持戌，知人持戌亦為伐者，其文曰乎伐𢦔曰貞乎伐呂方，以是知之矣。（考釋中六八）

葉玉森—手攜之𠂇乂並下著于地，或象農器之鉏，疑即古之鉏字……如他辭又云貞乎𢦔苦方，即命誅鉏苦方也。（集釋六一九）

郭某—戛字像一人側執斧鉞之形，舊釋伐不確，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粹釋十四）

于省吾—卜辭夒字習見……唐蘭釋戌……唐所釋已較羅葉為進一步之追索，其謂戛即頁是也，戛當即戛字。（駢枝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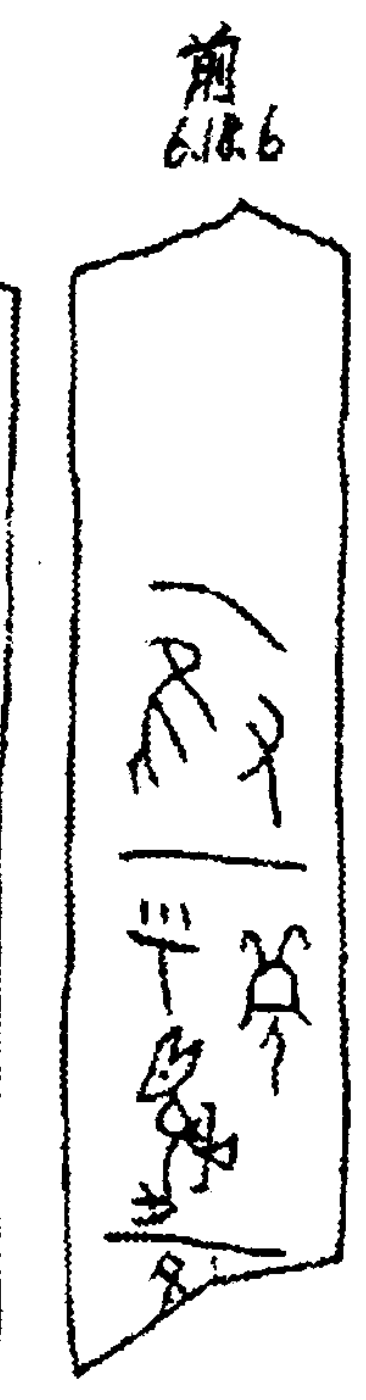
唐蘭—此字象人戌戍之狀，戌亦戈戌屬之兵器也。由其字形，當有戰勝者耀其威武之意。古文之倒書者，或改為正書，如佔或作佔，則夒可變為戛。古文之從口者，象有器盛之，如魯為從口魯聲，則咸為口中咸戌，當是從口戌聲。然則戛即顧字，戛即頁，戌即咸字也。此云戛呂方當讀如「咸劉厥敵」之咸，「克滅侯宣多」之滅，蓋顧之本義。說文以顧為「飯不飽面黃起行也」，則後起之義矣。（天釋五一）

容庚—意者夒為厥勝之術，為人持戈以攘之歟？疑與伐非一字。（卜釋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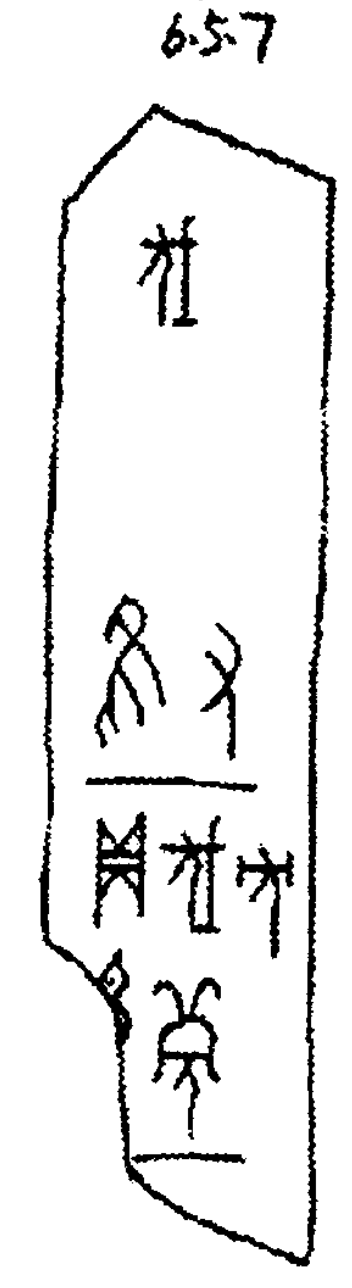
胡厚宣—夒亦作戛。（殷代之農業一二〇）

陳夢家—郭某改釋為戛，云……糾正羅說之誤，並以為是先公，都是正確的。（綜述三四五頁）

前6.18.6



前6.5.7



如右所述，夒的字釋可謂無可歸處。然而試將下舉二片甲骨加以比較的話，則夒與𢦔實同義，可知羅釋最稱妥當。如前所記夒與𢦔為一字，𢦔即「蔑」，而蔑字例如易剝初六「剝牀以足蔑」的象傳云「剝牀以足以滅下也」的被解作「滅」。又周語「蔑棄五則」，韋注云「蔑，滅也」，所以「乎夒𢦔」「貞乎夒呂方」（前6.18.6、續存569、570）的夒即「滅」之義，可夒亦當釋作「蔑」。蔑，詩經板「喪亂蔑資」毛傳云「蔑無也」，又書經君奭「文王蔑德」鄭注「蔑，少也」，卜辭中「貞夒雨」「貞𢦔雨隹有𡆥」「貞雨其𢦔」（後上32.3）「戊午雨𢦔」（佚37）等辭，其用法皆屬此義。

以為神名者，郭某以「𢦔」為「女蔑」，謂「蔑名屢見，或作蔑。山海經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蔑，女蔑恐即此人」（通釋二六三），而以「夒」為「先公」，謂「戛……此蓋人名，乃殷之先公」（粹釋一四）。于省吾則以「夒」為「契」，謂「按戛契古韻並隸脂部，音近字通，例証至顯，戛之讀割讀契，一字兩用，音義咸符，益可知戛之當為契矣」（駢枝續編）。胡厚宣則以「夒」為「夒」（殷代之農業一二〇）。董作賓氏從于說，謂「可備一說的，是戛為契」（大陸雜誌四卷八期）。陳夢家從郭說，謂「都是正確的」（綜述三四五頁）。如上所記，夒、𢦔為一字，即「蔑」字，左傳「盟于蔑」（隱公元年）、「先蔑」（文公七年）之蔑於公羊、穀梁傳則作「昧」。又說文段注「昧與昒古多通用」（說文「昒尚冥也」），言「昧」與「冥」通用，因蔑計切之蔑與莫經切之冥同聲，所以做為神名的當屬殷本紀的「冥」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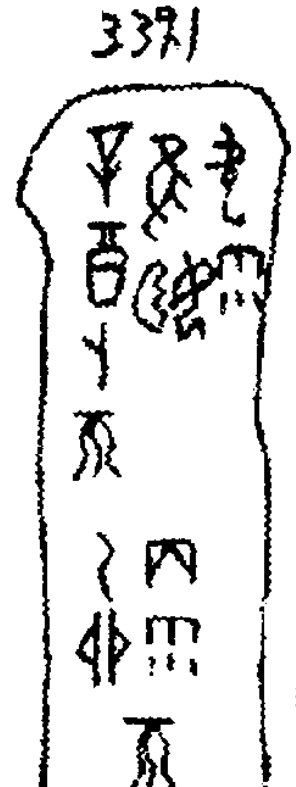
卜辭中有「季」的稱謂，而被釋作「季」。王國維因為殷本紀以「冥」為王亥之父，又楚辭天問以「季」為王亥之父，所以把「冥」與「季」視同一人，認為卜辭中的「季」即天問的「季」，殷本紀的「冥」。

王國維—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辭天問曰：該秉季德，其父是臧。又曰：恆秉季德。則該與恆，皆季之子。該即王亥，恆即王恆，皆見于卜辭，則卜辭之季亦當是王亥之父冥矣。（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證）

葉玉森（集釋五四四）、郭某（粹釋七二）、董作賓氏（斷代研究例）、楊樹達（卜辭求義四五）等諸家皆從此說。可是陳夢家則反對之，以為楚辭天問云「昏微遵迹」，昏即冥，微即上甲。天問的季在該、恆、昏、微之前，並不是冥。（詳在綜述三四一頁）這是因為他忽視了殷本紀「冥—振（該）—微」的世次，只根據天問「昏微」的記載，硬把昏（冥）認作是微（上甲）之父而有的錯誤說法。所以不得不謂王說才是至確的。

卜辭中有「姼」的稱謂，被用於下舉的一片甲骨上。

鄴3371



此辭與「夂田㞢𠂤」「夂𡆥㞢𠂤」屬同一語法，姼顯然被用為神名。姼字與金文習見的姼、姼及卜辭的姼、姼同是一字，即「姬」（參拙著祭儀）。神名的用例只見於此片，所以當為同聲神名的假借，若以聲求之，自然非「季」莫屬。

總之，夒、𢦔即「蔑」，亦即殷本紀的「冥」。楚辭天問稱「冥」為「昏」，又別稱作「季」，卜辭中的季、姼便是。夒被用於第一期的後下14.9、金405、甲2498、書道35片，第三期的粹16、甲779、1259、南明409，第四期的後上24.8、佚376、甲562、南明448等片。𢦔字被用於第一期的前1.52.3、1.49.7、6.7.7、後下37.7、續1.51.4、2.24.5片，第三期的甲883片。季被用於第一期的前5.40.4、7.41.2、明246、京3218、3219、續存下600片，第二期的前5.40.5、卜609、粹74、京620、乙2896、2893、3684片。姼被用於第四期的鄴3391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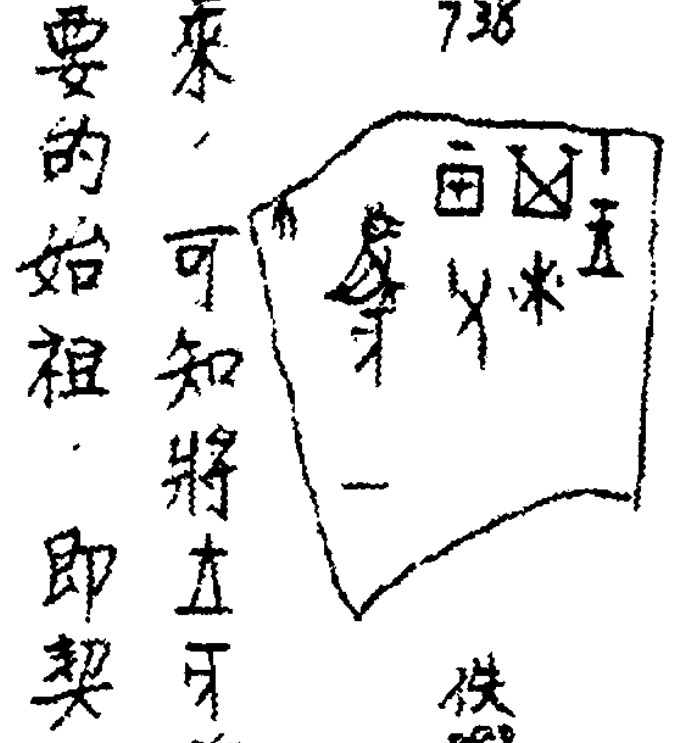
季的神威在卜辭中有「𡆥雨」、「𡆥王」、「崇王」等，而用𠂤祀以對之行祈雨（粹15、文119）、祈年（續1.51.3、佚376、粹16）、寧蟲（粹14）。

乙2893　季𡆥㞢大一　——　前5.40.5　于日卜㞢貞季𡆥大　——　鄴3391　于日卜夂姼㞢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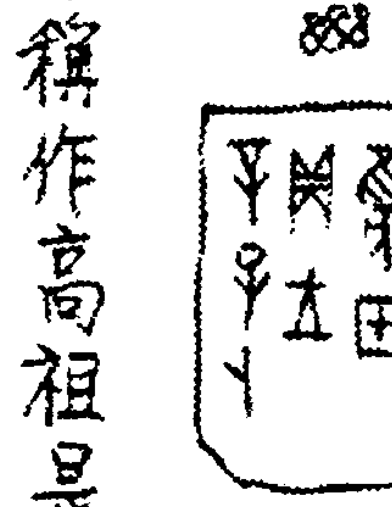
第四項　王亥、亥、王亥、王亥、亥、亥

（王亥）作王亥（續1.21、林1.9.3）、王亥（後上12.10、23.16）、王亥（前4.8.3、遺340）、王亥（後上21.5）、王亥（戩1.3、鐵25.1）、王亥（佚888）、王亥（掇1.455）、（王）亥（明738）等形，又被稱作高祖亥（南明472、476、477、478、掇1.407、鄴3.39.2、續1.2.3）、高祖王亥（後上21.3、掇1.455）。下舉之片所載「田𡆥亥」應解作「上甲父亥」，此與殷本紀所載以「振」（王亥）為上甲之父者正相符合。又依佚888及南明477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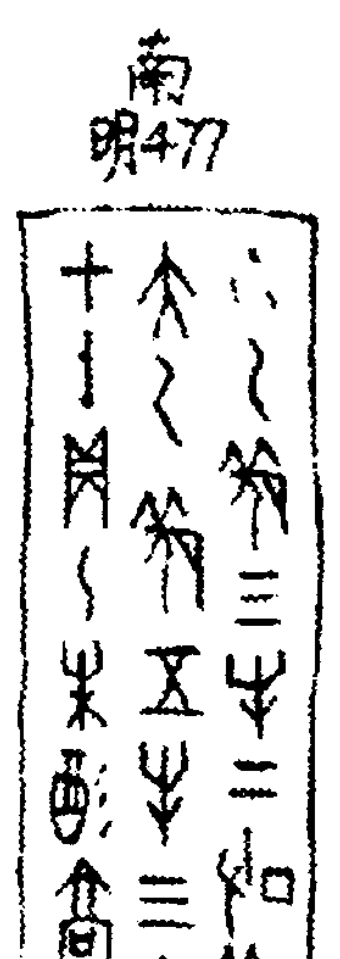
明738



佚888



南明477



看來，可知將王亥稱作高祖是因為他被奉為上甲以前之祖的緣故。然而陳夢家卻謂「王亥為殷之主要的始祖，即契」（綜述三三九頁），這是最大的錯誤。關於王亥問題，自王國維的考論（觀堂集林九、古史新證）以

來，前人之說極多（參綜述三三八頁）。但依據右例所作王亥、王亥、（王）亥諸形看來，可知山海經「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的記載是殷代以來就有的傳說。王亥在卜辭裏如下所述又被稱作「娥」。娥作娥（鐵264.1 通遺3 乙1379）、娥（外312）、娥（京311）、娥（鐵202）等形。孫詒讓釋作「女戊」（舉例下五〇），羅振玉釋作「娥」（考釋中三），王國維戩釋三、王襄類纂五五、商承祚類編三五、葉玉森集釋四·六七、郭某通釋三六〇等從羅說。又王國維、葉玉森以為是人名，郭某則如次所列比定做「娥皇」。

郭某－許書云「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字于人名之外古無他誼，則此妣名之娥，非娥皇莫屬矣。（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六葉）

郭某以為娥字除作人名外，別無他誼，下列用法的娥也都解作娥皇，於林1124片之辭，謂「言于娥之宮求年于我娥」（通釋三五九），將之解為卜求年穀於娥皇之辭。可是葉玉森則駁斥此說，謂「年娥二字似連文 郭氏謂求年娥即求年于娥于娥，之于則訓與，徵之辭例亦未能信」（集釋四·六七）的將「年娥」視作連文。然而葉說是不對的，此由上舉的其他例子並非年娥連文一看便可明白。而如下所述郭說也不對。於此試將上舉的佚387片之辭與下列的文367、甲2949片加以比較的話，則知娥也被寫作匄、匄。匄字習見於金文，例如被用如「用匄眉壽無疆」（𣪘）。羅振玉釋作「匄」（考釋中三）。又叔家父𣪘云「用害眉壽黃考」，詩七月云「以介眉壽」，則分別作害與介，可知其字音與我、娥相近，所以上舉的娥實為匄的假借，不是人名，而是「匄」義。求字與求字顯然不同，不是「求」、「祈」之義，而是說文的求，於右辭用如祟，是災的假借（參綜述），所以這些辭的意思就是說「年有祟而匄於娥神」、「雨成災而匄於娥神」。

林1124 …卜殻貞求年于娥

佚387 十月卜…貞求年于娥

續存下132 十月卜…貞于…求年娥

佚387 貞…求年娥于娥

文367 貞求雨求于…

甲2949 貞求雨匄于娥

如上所述，可知「娥」被用作「匄」的假借，因此其作為神名用法的也必是與匄、害、介等字音相近的神名的假借。而高祖王亥又被稱作「高祖亥」（續1.23 鄴3.35.2 掇1.407 南明472 476 477 478），因為匄、亥同聲，所以娥就是指王亥，釋作娥皇實不妥當。

王亥的稱謂被用於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記作娥的用法則只限於第一期。王亥的神威，

如下所舉有「巷雨」、「巷王」、「祟王」、「巷乎某」等。對之是用米祀以行祈年（後上21 戩13 京609）、匄呂方（前）。又配祀於某祀（續1.21 後上19.1）。

粹75 …王亥…

乙5403 貞王亥下求…（乙7602 7889 京1144）

乙3429 貞娥巷王亥（乙1183 5313 續存下454）

鐵661 貞娥巷…

外312 不…娥巷乎（𡆥）

鄴3.35.16 貞（王）非娥不…

（王亘）作王亘（鐵199.3 後上9.10）、王亘（前7.11.2 粹77 金499）。自王國維釋作「王恆」始，商承祚類編三五、郭某通釋三三、董作賓氏斷代研究例均從之。

王國維－亘本當作亙，智鼎有𢛃字，从心从亙，與篆文之恆从亙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亙亙一字。卜辭亙字从二从月，其為亙字或恆字之省無疑。其作亙者，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亙亙確為恆字。（先公先王考古史新証）

王氏又據楚辭天問的「恆秉季德」記載，將之與王亥一同認作是季（即「冥」）之子，而謂「然則王亥與上甲微之間當有王恆一世」（同前）。然而陳夢家卻謂「詛楚文丕顯大神巫咸，當是巫咸，所以周禮司巫：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之巫恆，可能即是王恆」（綜述三四），將之認作是巫恆。其實這個論証不可遽從。

（王夨）作王夨（前4.33.4 甲253 乙5317）、王夨（前1.45.3 續6.22.5 後下4.4）、王夨（前1.45.3）等形。羅振玉釋作「夨」，謂「說文解字夨傾頭也，此象傾頭形」（考釋中五五），商承祚類編一〇、王襄類纂四八、陳夢家綜述三四五頁均從其說。而柳治徵、郭某如次所列則釋作「吳」。

柳治徵－殷契有夨字一作夨，又有夨吳二字即吳字，蓋吳之初文本作夨，即大字，象人形，次演而為夨，次二演而為吳諸吳。（集釋三四引）

郭某－此片（前1.45.3）上段之王吳字正作吳，左端。字稍晦，羅忽略之而釋為夨字，今知此分明吳字，則作夨若夨者，亦必吳字無疑矣。（通釋三三）

葉玉森從此說。吳字在金文中作吳（大𣪘 伯頵鼎）、吳（王吳鼎），卜辭的𡿨字（佚？）从此，由前1.45.3片作王吳，王夨看來，可見郭說妥當。這王夨如下郭某認作是「曹圉」。

郭某－王吳者當即糧圉。史記殷本紀云：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曰：系本

作糧圉也。糧王圉吳各為疊韻字，曹字古作𣍘，與糧形近，故譌也。（同前）

史記正義「圉音語」，從聲韻上說，郭說妥當。又從聲韻上看來，則前記的「王恆」也與「曹圉」疊韻，所以王恆王吳實同一人，即一定是殷本紀的「曹圉」。

王亘的卜辭只見於第一期（鐵199.3 前7.11.2 後上9.10 下7.8 明2349 福27 粹77 78 金499 乙1876）。王夨的卜辭則見於第一期（前1.45.3 乙537 後下4.4 前4.33.4）、第三期（甲253）、第四期（續6.22.5）。其中「貞出于王亘」（後上9.10）、「出于王夨二𠂤」（後下4.4）之辭極多，然沒有祈雨、祈年之辭。根據僅有的「貞多𠂤王夨三𠂤」「貞𠂤于王吳𠂤」（前1.45.3）一片之辭看來，只能知道王亘是個受𠂤（即某祀之戠）彝之供而配祀於某祀的神祇。

（呂）呂孫詒讓釋作「䜌」（舉例下九），王國維釋作「昌」（戩釋九·一〇），郭某粹釋七〇、陳夢家燕京學報一九期從王氏釋。又王氏將之視作「人名」，陳氏則如下比定之為「相土」。

陳夢家－昌疑是相，相土本名相，詳于下節，卜辭通例人名地名增口以為字，惟區別之用，見諸論注八，故昌實即人名，目之𡛟字。昌之誤作相，猶王亥之誤作胲垓核振。又卜辭「省」或作𡈼，省相本相通，而𡈼與呂極近，故實相混。（燕京學報十九期）

呂在卜辭上的用法，如下所舉例，是行𡚁、米、求、𠂤、𠂤等祭祀的。可是被記載在這類祭祀裏的不一定都是神名。像下舉例之外，𡡉之於「至于𡡉」（前7.24）、𠦪之於「田𠦪」（甲1626）、𡡉之於「在𡡉」（天80）、𡡉之於「在𡡉」（前2.41.5）、𡡉之於「田𡡉」（林2.22.7）、𡡉之於「田涉𡡉」（京4470），均是地名。因此呂很可能也就是地名。呂的用例只見於第一期，又不用作主格，且「乎呂」（乙2614 3498 6909 庫185）亦作「乎𡆥」（乙2421 3069 7848 7909 京2153）、「米于呂」（乙4385）亦作「于𡆥米」（乙5311），𡆥字像「貞𡆥𡆥𡆥𡆥」（乙5311）、「王𡆥田𡆥于𡆥𡆥」（鄴1.39）所載，是被用作地名的，可知呂就是地名。所以，呂既沒有作主格的用例，也沒有與他神合祀的例子，便理所當然了。視之作人名，認之是相土的說法都不對，呂不是神名。

乙4915 多𡚁于呂

佚491 𠂤米于呂

續1504 求求于呂

前6.36 多𠂤呂

南誠17 貞𡆥𠂤呂…米三

乙6909 貞乎呂…

遺647 多𡚁于𡡉

乙400 多𡚁（于）𠦪

簠人26 米于𡡉

京4152 𠂤𡆥于𡡉

粹851 𠂤求求于𡡉

庫133 求求于𡡉

（蚰）蚰，羅振玉釋作「蚰」（考釋中三二），葉玉森集釋四·六七、郭某粹釋七七、陳邦福殷契辨疑三葉從之。而陳邦福另謂「

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段注廣雅釋魚云，蝮虫今本虫作虺，虺虺福因審卜辭之蚰與虫相假，正湯左相仲虺也。」（殷契辨疑三葉），如此的將蚰認作是「仲虺」。卜辭的用例如下所舉，被用作地名（乙3214）、人名或部族名（前），因為金文中也有「蚰人」的用法（參金文餘釋之餘三十六葉），所以其中的「貞蚰𡆥𠂤」是卜的蚰人是否入寇於我之辭。而「米于蚰」、「𡆥于蚰」則是卜登祀或雩祀於蚰地之辭，可見蚰也不是神名。

乙3214 □未卜王貞中蚰𡆥…中一月

前4.55.4 …卜…貞蚰（于）𠂤

乙1781 …蚰𠂤

乙4683 …卜殻貞蚰𡆥…

前4.52.4 …卜…米于蚰…

乙5278 貞𡆥于蚰

要而言之，卜辭中可以做為高祖神的已述之如上。將之與殷本紀的先公作一對比，則夒作兒即「契」。𡆥作夒即「昭明」。𡆥、𡆥作羲即「冥」。𡆥、𡆥作季，是「冥」的別稱。王亥、娥作王亥即「振」（該）。王亘作王恆、王夨作王吳，即「曹圉」。呂、蚰為地名而非神名。至於殷本紀的「相土」、「昌若」則不存於卜辭。

（殷本紀）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

（卜辭）夒－𡆥——王亘、王夨－𡆥、𡆥、𡆥、𡆥－王亥、娥－上甲

第四節 先臣神

卜辭中有「貞我家舊𡆥臣亡巷我」（前4.15.4）之辭，是卜的我家舊臣其無巷我乎之辭。而先臣之為神格者，有黃尹、黃𡆥、黃𡆥、黃尹、黃𡆥、伊尹、伊𡆥、伊𡆥、𡆥𡆥、𡆥𡆥、𡆥𡆥。

第一項 黃尹、伊尹（黃、黃𡆥、黃𡆥、黃𡆥、黃𡆥、伊、伊𡆥、伊𡆥）

（黃尹）作黃尹（鐵202.4 前1.51.5）、黃尹（前1.52.2 掇2.185）、黃尹（乙2341）、黃尹（下37 乙6263）等形。「黃」被釋作「寅」及「黃」，主釋

寅說的是孫詒讓（舉例上三）、羅振玉（考釋上二）、王國維（古史新証）、葉玉森（集釋一三九）、吳其昌（解詁一續四三九）、郭某（甲骨文字研究）、董作賓氏（斷代研究例集刊外編四二）。主釋黃說的是王襄（簠釋人一六）、郭某（粹釋一九八）、唐蘭（天釋三九）、陳夢家（綜述三六四）、董作賓氏乙編自序等。其中王國維氏戩釋謂「非寅」，而在古史新証則釋作「寅」。郭某在文字研究裏釋作「寅」，而於粹釋則作「黃」。董作賓氏在集刊外編裏釋作「寅」，而在乙編序則作「黃」。

釋寅說

孫詒讓—寅字似寅之省文，攷金文令甲盤寅作𡨦，此疑即𡨦之省。（舉例上二）

郭　某—于骨文作↑若寅，均象矢若弓矢形，有作寅者象二手奉矢，當即古之引字，寅引聲近，漢書律曆志謂引達于寅，字與之同意。（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

葉玉森—寅、寅象一人束帶形，初誼為敬，束帶於廟堂之上，持身以示敬也。書堯典寅賓出日，舜典夙夜惟寅，史記五帝紀並作敬，知寅敬古通假。卜辭省作寅寅，束帶形並顯，再變作寅，从兩手，仍象約腰，至變作寅寅寅寅，再省作寅寅↑↑，金文復由寅之一體變作寅（史懋敦）、寅（師𠭯父鼎）、寅（陳猷釜），與許書寅下所出古文𡩟近，古意全失矣。（集釋一二九）

—森按卷三第六葉第三版之戊寅亦作戊寅，似寅寅乃可讀寅。卜辭未見黃字，从黃之字如潢作潢潢，其偏旁與金文同，無作寅者，則寅非黃。（集釋一二九）

釋黃說

王國維—卜辭寅字皆从矢，而人名之寅尹皆从大，疑非黃也。（戩釋九、九）

郭　某—寅亦確非寅字，金文黃字有作寅（師俞簋）若寅（趞曹鼎）者，乃古佩玉之象形（說文餘釋釋黃）。此寅字亦即黃字。（通釋二三六　粹釋一九八）

商承祚—寅尹又作寅尹，乃人名，非十二支之寅。（類編）

寅、寅、寅實一字，例如一見寅牛（粹545　乙5285）又作寅牛（續1551　2388）、內寅（續432）又作內寅（前361）、寅奭（前6443）又作寅奭（庫1533），又「寅尹示壬」（續[illegible]）又作「寅尹示壬」（乙5248），「㞢于寅尹」（下27）又作「㞢于寅尹」（下37），便可瞭然。因此商承祚將寅尹與寅尹視為不同兩個人的說法（佚釋四六六）是不對的。瀏緒以為「此寅字乃寅之欠刻」（卜釋三七七）的說法極是。寅尹、寅尹、寅尹實為同一人的異文。金文中「黃」作黃、黃、黃、黃，卜辭的潢（前257）、潢（前261）从此。又「寅」作寅、寅、寅，卜辭的寅（前361）、寅（南明[illegible]）與此同字。而卜辭干支的「寅」字，例如有作丙寅（續433　粹470　甲2394）、丙寅（簠天10）、丙寅（粹1473　前361）、甲寅（粹1463）、戊寅（林1168）等形的，此與寅尹的寅、寅、寅為一字，所以寅尹當釋為「寅尹」。

這個寅尹如下所列王國維、董作賓氏解作「伊尹」，郭某、陳夢家、唐蘭則解作「阿衡」、「保衡」。

王國維—卜辭人名中屢見寅尹，古讀寅亦如伊，故陸法言切韻並脂真二韻，而唐韻以降仍之，疑亦謂伊尹也。（古史新証第四章）

董作賓氏—王靜安先生謂古讀寅為伊，其說甚是。今以時期証之，作寅尹多在武丁之世，至武乙則書伊尹。（斷代研究例集刊外編四二一頁）

郭　某—此寅字即黃字，字乃假為衡，黃尹即阿衡伊尹也。此與大甲同卜，亦為伊尹之証。（通釋二三六）

陳夢家—金文之赤市幽黃，禮玉藻作赤韍幽衡，黃衡同音相假，故阿衡、保衡即黃尹。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保衡。一在成湯，一在太甲，明伊黃為二人。（考古五期綜述三六三頁）

唐　蘭—然則黃夾必是黃尹，亦即保衡或阿衡，與伊尹為二人，昔人混而為一，非也。（天釋三九）

如前所記，寅尹是「寅尹」而不是「黃尹」，所以將寅字解作「黃」以為「衡」的假借，謂即阿衡、保衡的說法是不對的。且如下所述寅尹與伊尹為同一人，所以右邊的王、董二氏之說為是。

（寅）寅尹如次所列亦被稱作寅、寅亍、寅奭、寅尹、寅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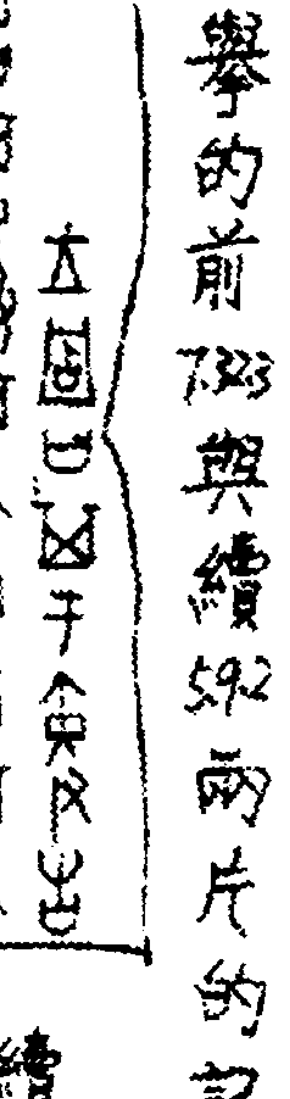
寅尹被單稱作「寅」的事實，試將下舉的用例加以比較，便可明白。

前1551　貞寅尹毒我　　前1555　貞㞢于寅尹　　下27　㞢于寅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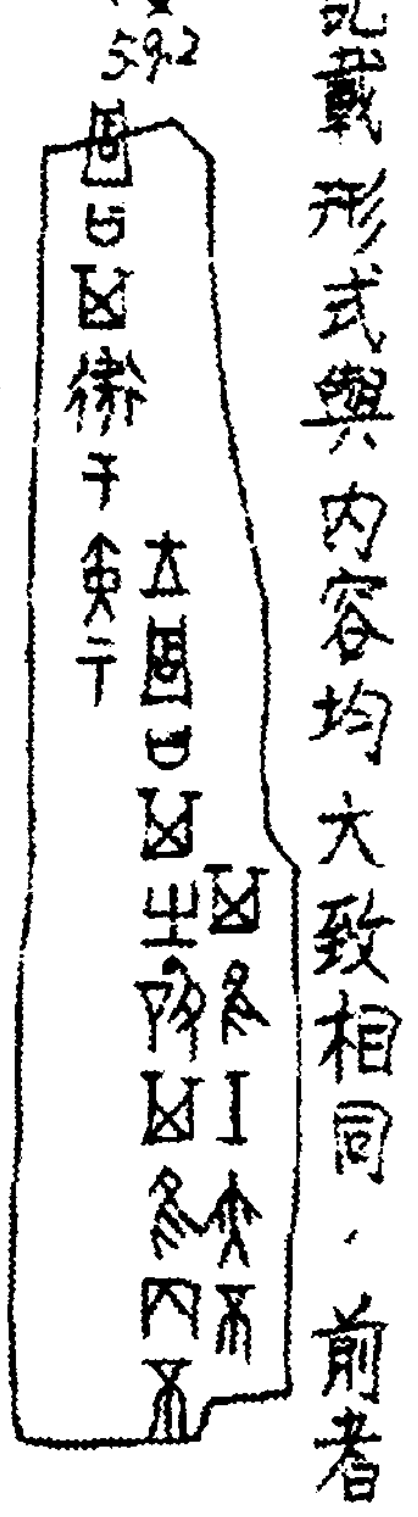
續存下391　己子卜㱿貞寅亡[illegible]　　明678　弗卜㱿貞㞢于寅　　乙472　貞于寅㞢

（寅亍）下舉的前7323與續592兩片的記載形式與內容均大致相同，前者的寅尹於後者則作「寅亍」。

前7323



續592



乙6394

·貞于寅尹衛

·貞令于寅尹衛

又這續592片上的「衛于寅亍」，在乙6394片上則作「于寅尹衛」，可見寅亍就是寅尹。

（寅奭）卜辭中有寅奭（續2171）、寅奭（京640）、寅奭（乙3017）及伊奭（後上22.4）、伊奭（甲828）、伊奭（粹828）的用例，例如有被用如「貞王亥[illegible]寅奭[illegible]日[illegible]」（前[illegible]）、「貞王亥中[illegible]日[illegible]」（前[illegible]）的。而前已述及（[illegible]），奭與𠦪為通假字，其字音是「文甫切」或「房六切」。此寅奭、伊奭，郭某以為是「伊尹之配」，唐蘭則認為是「黃尹、伊尹」。至於陳夢家則有時以為「黃尹、伊尹」，有時以為「黃、伊之配偶」，其說如下：

郭　某—「寧風伊奭」，以上第二五五片「于妣庚㞢甲奭」及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奭」例之，足証殷人以鳳為伊尹之配。它辭言「剛于伊奭」，同是祭鳳之辭。鳳又稱帝史，曰帝史鳳二犬，又王室帝史，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而為風師也。（粹釋二一八）

唐　蘭—至卜辭之伊奭黃奭，皆在早期，與晚期之以奭為妻者自不同。且其禮甚隆，決非伊尹及黃尹之妻也。余意此奭字當讀為陟。君奭舉伊尹保衡伊陟臣扈等，歷有年所，舊訓陟為升未是，陟即上述諸臣，其本字當作奭，蓋奭象懷器之形，引申之自有夾輔之意也。卜辭伊奭與夔岳同祭，必伊尹無疑，然則黃奭必是黃尹。（天釋三九）

陳夢家—伊奭、黃奭很可能是伊尹、黃尹，但也可能是伊、黃之配偶。（綜述三六四頁）

寅奭　伊奭的卜辭例，如下所列，於寅奭用㞢、燎、[illegible]、[illegible]、𠬝，於伊奭用[illegible]、燎、[illegible]。

續2171　貞㞢于寅奭二[illegible]

金639　燎于寅奭二[illegible]二[illegible]（乙4642）

乙7248　[illegible]于寅奭（乙3337　4534　5317　7171）

前6443　[illegible]寅奭二[illegible]（林1140）

庫1533　貞从燎于[illegible]𠬝寅奭

粹828　[illegible]伊奭一小[illegible]（甲828）

南明422　[illegible]燎[illegible]于伊奭

後上22.4　[illegible]于伊奭

如前所述，㞢、[illegible]、[illegible]、燎等是以上帝為對象的祭儀。既然如此，那麼這個寅奭、伊奭是配祀的神格呢？還是舉行㞢祀的地名？兩者必居其一。上舉的庫1533片「貞从[illegible]于[illegible]𠬝寅奭」，辭中的「[illegible]于[illegible]」在他辭亦作「[illegible]于[illegible]燎」（金[illegible]），[illegible]已如前述是個地名（第二節四項），而「𠬝」字孫詒讓釋作「以」，解為「用」之義（舉例下三）。徵之卜辭，則「[illegible]」（下235）又作「[illegible]」（粹81）、「[illegible]」（燕[illegible]），可知𠬝、[illegible]實為一字，或為通假字。而「[illegible]」即「𠬝」，所以孫釋至確。在卜辭中，例如「貞[illegible]」（燕21）、「貞[illegible]」（粹[illegible]）、「[illegible]」（續存1500）、「[illegible]」（文337）、「[illegible]」（乙7388）、「[illegible]」（乙6839）、「[illegible]于日[illegible]」（粹[illegible]）等辭，𠬝、[illegible]都被用為「祭祀」的意思。所以「𠬝寅奭」就是「祀寅奭」的意思。將之與「㞢寅奭」合併來看的話，便知是行㞢祀於[illegible]地而配祀之以寅奭之辭了。所以寅奭絕對是神名。然而其究是什麼樣的神格呢？舉例來說，金文令彝上的「明保」又被稱作「明公尹」，作冊大鼎上的「大保」又被稱作「皇天尹大保」，既然「保」被稱作「尹」，「尹」被稱作「保」，那麼當然也可以稱「寅尹」為「寅保」了。第二期卜辭所載的[illegible]（文373）、[illegible]（後上[illegible]），屬該期並記神名之例，實即「寅尹」。陳夢家謂「寅父可能是寅尹，父即傅保之傅」（綜述三六四頁），如此的認之作「寅尹」，其說甚是。如前所記，奭與𠦪為通假字，其字音與保同聲，可知寅奭乃「寅保」的假借，而也是寅尹的別稱，且如下所述寅奭即伊奭，寅尹即伊尹，所以亦即是「伊尹」的別稱。這結論正好與尚書君奭稱伊尹為保衡的記載相符。由此可知寅奭既為伊尹的別稱，則郭某以之為伊尹之配的說法，實出附會。至於唐蘭以之為黃尹，其說固是，立論則非。

（寅父）此獨被用於第二期，作[illegible]（文373　續存1481）、[illegible]（後上[illegible]　佚846）。已如前述是「寅保」的假借，亦即他期的寅奭。

（寅𢆶）這稱謂見於下舉屬第一期的一片甲骨上，「𢆶」字自孫詒讓釋作「薛」始（舉例上二），諸家從之，並無異說。史記正義云「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為湯相」，謂伊尹名摯。而薛與摯同聲，則這個𢆶實即伊尹之名。這寅𢆶的稱謂也便成為寅尹就是伊尹的一大鐵証。

乙1881　·貞寅𢆶[illegible]　·貞寅𢆶[illegible]

如上所述，寅尹也被稱作「寅」（寅）、「寅亍」（寅示）、「寅奭」（寅保）、「[illegible]」（寅父）、「寅𢆶」（寅薛）。將之與下述的伊尹合併推考，便知確指伊尹無疑。

（伊尹）伊尹（後上22.3　粹323）又作伊尹（菁11.18　前[illegible]）。自羅振玉釋作「伊尹」（考釋上二）始，諸家從之，並無異說。（王國維戩釋九三、葉玉森集釋八一、王襄簠釋人一、商承祚佚釋三七四、郭某通釋二四六、孫海波文釋三五九、陳夢家綜述三六三頁）

伊尹如下所列亦被稱作「伊」、「伊亍」、「伊奭」（伊）。伊尹被記作「伊」的事實，試比較下面的用例便可明瞭。

京3070（寧1.114）　[illegible]于伊尹　　[illegible]于伊

南明[illegible]（遺[illegible]）　[illegible]于伊尹　　[illegible]于伊

後上22.3（後上22.1）　[illegible]于伊尹二[illegible]　　[illegible]于伊[illegible]

南明[illegible]（南明[illegible]）　[illegible]于伊尹[illegible]　　[illegible]于伊[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於續存下766片作「[illegible]」，因為[illegible]即[illegible]，可知[illegible]即是[illegible]。

（[illegible]）如前所記[illegible]就是賓保，為[illegible]的別稱，所以[illegible]便是伊保，為伊尹的別稱了。由此可知如前所記郭某將「[illegible]」之辭解作「此蓋殷人神話，或者以伊尹之配，而為風師也」的說法是錯誤的。

如此，[illegible]既被稱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這與[illegible]之被稱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情形相同，且[illegible]的[illegible]（即[illegible]）為伊尹之名，可証[illegible]與[illegible]實同一人。前者被用於第一期及第二期（但柏8片屬第四期），後者被用於第三期及第四期，可知此兩者只是用字的時代不同罷了。從而王國維以寅、伊的古韻同聲，而將寅尹、伊尹視為同一人，這是至為正確的。

伊尹的神威，有所謂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對之舉行「祈雨」、「祈禾」、「[illegible]風」，而配祀於[illegible]祀，此與自然神、高祖神無異。

後下38.6 [illegible] ｜ 乙2411 [illegible]（前1.52.1 乙5311 6312） ｜ 乙6263 [illegible]（續1469 1472 1476 遺4 南師266）

乙4524 [illegible] ｜ 南明87 [illegible] ｜ 續存下391 [illegible]

南明422 [illegible] ｜ 掇2.404 [illegible] ｜ 粹838 [illegible]（甲838） ｜ 前6.21.3 [illegible]（林1.11.6）

第二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羅振玉（考釋上三之）、王國維（古史新證）釋作「咸戊」。葉玉森（集釋一四三五）、郭某（通釋三八九）、陳夢家（綜述三六五頁）從之。王國維—周書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白虎通姓名篇，殷家以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氏引之據此謂今文尚書巫咸當作巫戊，今卜辭無巫咸有咸戊，疑今文當咸戊，書序作咸乂四篇，亦或當作咸戊四篇，猶序言作臣扈作伊陟也。（古史新證）

（[illegible]）作[illegible]（鐵157.4 前1.44.4）、[illegible]（京4836）、[illegible]（遺522）、[illegible]（後上8.4 乙753 2114 2507）、[illegible]（後下4.11 書道36）、[illegible]（前1.44.5 粹425）。自羅振玉釋作「學戊」（考釋中六二）始，葉玉森（集釋一四五）、郭某（粹釋四三五）、陳直（殷契賸義六葉）、陳邦懷（拾遺三葉）、陳夢家（綜述三六五頁）並從之。

（[illegible]）作[illegible]（前1.46.7）、[illegible]（前1.45）、[illegible]（前1.46.2 乙3853 4529）。自羅振玉釋作「盡戊」（考釋中七四）始，葉玉森（集釋一四六）、王襄（簠釋人九一）、郭某（通釋七三六）、陳夢家（綜述三六五頁）皆從之。

這些神格如下所舉為致[illegible]祟者，所以只以如「[illegible]」（前）、「[illegible]」（乙753）、「[illegible]」（前）的情形受祀，無[illegible]（侑）祭以外的用例。

南明1 [illegible] ｜ 遺522 [illegible] ｜ 乙3853 [illegible]（乙4529）

第五節 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的祭祀

對上帝的祭祀已述之於前。以下即就上帝以外的自然神、高祖神及先臣神的祭祀來加以考察。

(1) [illegible]祀

[illegible] 乙5272 [illegible] ｜ [illegible] 乙5272 [illegible] ｜ [illegible] 前6.21.3 [illegible]（林1.11.6）

[illegible] 遺[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後上19.1 [illegible] ｜ 乙7498 [illegible]（乙3317 5317 7171）

(2) [illegible]祀

[illegible]祀是對上帝舉行的祭祀，右邊所列的乃配祀於上帝之[illegible]祀者，其詳已述之於前。

鐵216.1 [illegible] ｜ 前1.52.1 [illegible] ｜ 後上19.1 [illegible]

乙6481 [illegible] ｜ 佚886 [illegible] ｜ 京3812 [illegible]

鐵216.1 [illegible] ｜ 粹16 [illegible] ｜ 南明420 [illegible]

乙8689 [illegible] ｜ 佚591 [illegible] ｜ 南明422 [illegible]

京435 [illegible] ｜ 粹15 [illegible]

佚40 [illegible] ｜ 前7.20.3 [illegible]

庫1533 [illegible] ｜ 續1431 [illegible]（鐵90.3 戳25.11）

前5.8.4 [illegible] ｜ 後上19.7 [illegible]

掇1.349 [illegible] ｜ 粹838 [illegible]（甲838）

佚525 [illegible]（南坊3.54） ｜ 乙5302 [illegible] ｜ 續存下96 [illegible]

京3908 [illegible] ｜ 粹2 [illegible]

外1 [illegible] ｜ 粹69 [illegible]

後上31.3 [illegible] 遺797 [illegible]

如右所列是行的祈年、祈雨、祈[illegible]、[illegible]雨、[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下之例又作[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字，上舉的後上31.3片是卜「于[illegible]」，其前日則卜「王勿從伐[illegible]方下上[illegible]（授祐）」，可知是祈[illegible]戰勝[illegible]方之辭。

(3) [illegible]祀

佚525 [illegible]（南坊3.54） ｜ 粹2 [illegible]

京3908 [illegible] ｜ 續存下196 [illegible]（粹14）

遺840 [illegible]

遺177 [illegible]（庫1661） ｜ 南師1.119 [illegible]

後上6.5 [illegible] ｜ 佚890 [illegible]

續1363 [illegible] ｜ 後上29.4 [illegible]（前7.24.3 7.27）

掇續43 [illegible] ｜ 續存下599 [illegible]

如右所列是舉行有關[illegible]（蝗）害、[illegible]（水）害、[illegible]方之來寇、方國的侵略與征伐等的告祀。此外，「[illegible]」（粹55）郭某釋為因有日蝕而告於河神之辭，其說之誤，於後述之。（祭儀）

(4) [illegible]祀

甲2491 [illegible] ｜ 乙4072 [illegible] ｜ 庫322 [illegible]（鐵222 續2.30）

掇續19 [illegible] ｜ 粹20 [illegible] ｜ 前1.45 [illegible]

鐵14.3 [illegible]（粹20 遺297） ｜ 南明472 [illegible]

[illegible]如後所述（祭儀）是祈求禍害之禁禦的祭祀，「[illegible]」是指水害的禁禦，「[illegible]」是指往來之禍的禁禦。

[illegible]如右所舉是行於[illegible]神的，春秋「秋大水鼓用牲于社」（莊公廿五）的記載正為其遺習。

(5) [illegible]祀

上571 [illegible]（鐵96.4 乙6809 8310） ｜ 乙7799 [illegible] ｜ 佚876 [illegible]

庫1298 [illegible] ｜ 乙5355 [illegible]（南明476 776）

[illegible]如後所述（祭儀）即「報賽」之義，為內、外之祭祀，而習見於「[illegible]」（上帝）祭卜辭。

(6) 合祀

一、自然神的合祀例

粹23 [illegible] ｜ 掇1.410 [illegible] ｜ 後上24.10 [illegible]

京292 [illegible] ｜ 粹51 [illegible] ｜ 前7.5.2 [illegible]

乙7779 [illegible] ｜ 粹771 [illegible] ｜ 甲3610 [illegible]

佚146 [illegible] ｜ 續1366 [illegible] ｜ 粹53 [illegible]

二、自然神與高祖神的合祀例

庫1141 [illegible] ｜ 佚888 [illegible] ｜ 乙5272 [illegible]

粹23 [illegible] ｜ 甲3610 [illegible] ｜ 前7.5.2 [illegible]

三、自然神與先王的合祀例

佚888 [illegible] ｜ 續1.54 [illegible] ｜ 明125 [illegible]

乙683 [illegible] ｜ 續1361 [illegible] ｜ 後上20.4 [illegible]

甲2622 [illegible] ｜ 甲460 [illegible] ｜ 甲3916 [illegible]

甲1250 [illegible] ｜ 拾2.9 [illegible]

四、高祖神與先臣神的合祀例

續1475 [illegible] ｜ 甲883 [illegible]

五、先臣神與先王的合祀例

南明513 [illegible] ｜ 後上22.1 [illegible] ｜ 後上22.2 [illegible]

對上帝的衆祀是行發祀於土、而配祀之以自然神、高祖神與先臣神的。所以右邊所舉便是所舉行這些諸神的合祀。

以上所述是在外祭時祭祀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及先臣神的風習，可是這到了後世便被說成是祭祀上帝、天、地、山川、先古五祀了。

上帝－天子祀上帝（晉語）。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周語）。祭帝於郊（禮運）。祈穀于上帝（月令）。事上帝（表記）。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中庸）。祀昊天上帝。旅上帝（周禮）。

天－天子祭天（公羊傳僖卅一年）。天子祭天地（曲禮王制）。天子無介祭天（禮器）。祭天地（祭法）。祀昊天上帝．祀天神（周禮）。

地－天子祭天地（曲禮）。祭地（祭法）。祭地祇、祀地（周禮）。祀社於國（禮運）。王為群姓立社（祭法）。祭社稷（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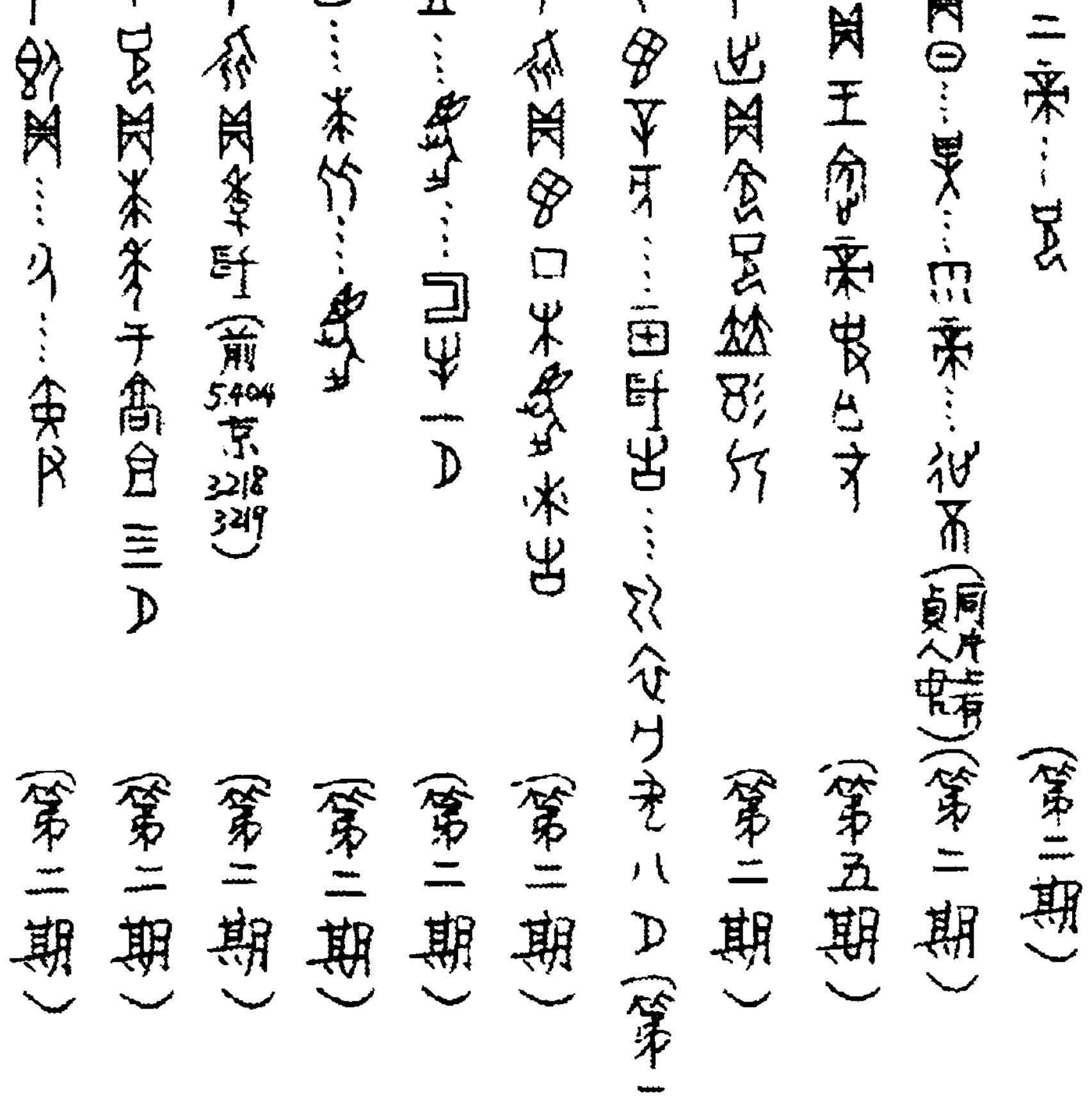
山川－天子祭天地名山大川（王制）。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祭山川（曲禮）。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周語）。祀山林川澤（月令）。祈祀山川百源，山川之祀（月令）。祭社稷五祀五嶽，祭山林川澤，祭山川（周禮）。

先古－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祭義）。臘先祖五祀（月令）。

五祀－祭社稷五祀五嶽（周禮）。臘先祖五祀（月令）。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此其三祀也……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昭廿九年）。

右述的天是指上帝，地指土，山川指岳、河。先古一辭，祭義云「社稷先古」，周禮云「社稷五祀」，而月令則云「先祖五祀」，所以是指先祖的五祀為言。左傳所稱的五祀含「重」（季廿）及「該」（大丁），可知先古是指本來的高祖神。從而祭帝祭天之禮更加發展成「祭日月星辰」（祭法、祭義、郊特牲、周禮）和「祭五帝」（周禮）之禮，而祭祀這些諸神之禮亦逐發展為「祭祀百物百神」（祭法、周語、楚語、周禮）了。由此可知後世的外祭是立於殷的外祭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同時也知道了此中變化的大概。

董作賓氏的分派說，認為新派（第二期、第五期）不祭祀上甲以前的遠祖，就是以上述情形為重要根據之一的。謂「新派不祀上甲以前之遠祖，舊派則並祀高祖夒季王亥王恒也……祖妣之外，如河岳土等，舊派有隆重之祭祀者，新派不及之。諸功臣如黃尹咸戊等，亦復如是。」（殷曆譜卷三一四葉）然而如下所舉，事實上所謂新派也祭祀這些諸神的。董說之未便成立，其事實與前述（第二章第三節）相對照，便更加明確了。



上帝　後上28.4　（第二期）

粹811　（同片貞人旅）（第二期）

通纂河井大龜　（第五期）

文362　（第二期）

後上22.4　（第二期）

續存下599　（第二期）

庫1298　（第二期）

文364　（第二期）

明246　（前5.40.4　京3218　3219）（第二期）

遺393　（第二期）

戩9.7　（第二期）

文373　（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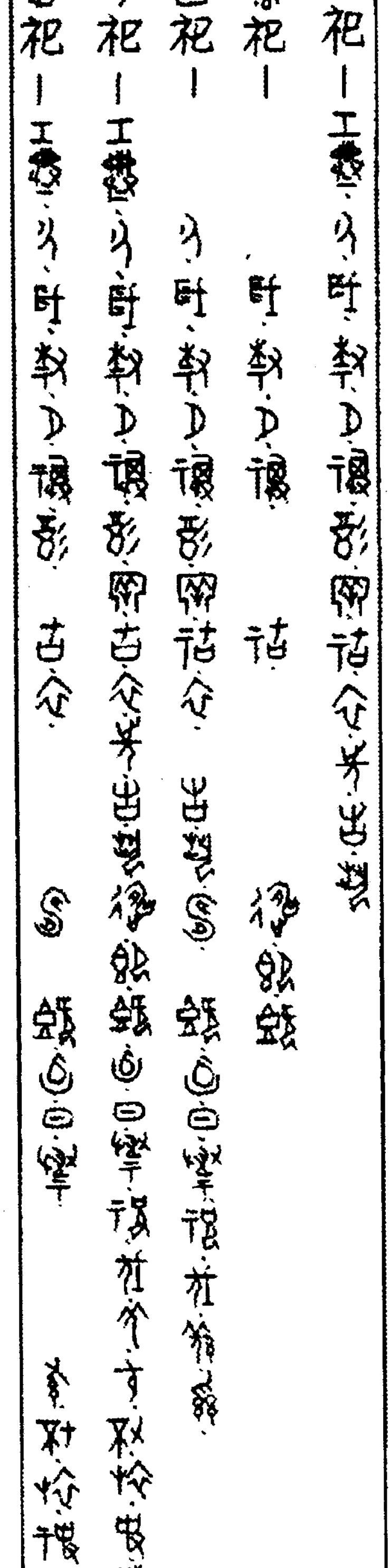
禮記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以為殷人的特色在於尊神祀鬼。觀殷人在外祭時對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的崇拜，以及在內祭時對先王所行五祀的隆重祀典，則於此特色便可思過半矣。

第四章　祭儀

禮莫重於祭儀（禮運、特牲饋食禮、肆獻）。以下便來研究內外二祭的祭儀。

第一節　五祀的祭儀

將對先王、先妣所行五祀的卜辭加以檢查，則其祭儀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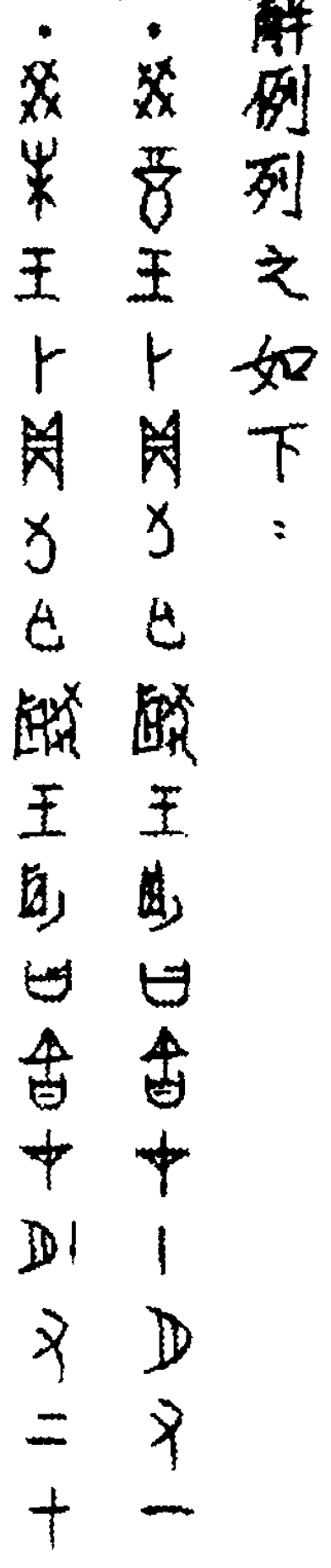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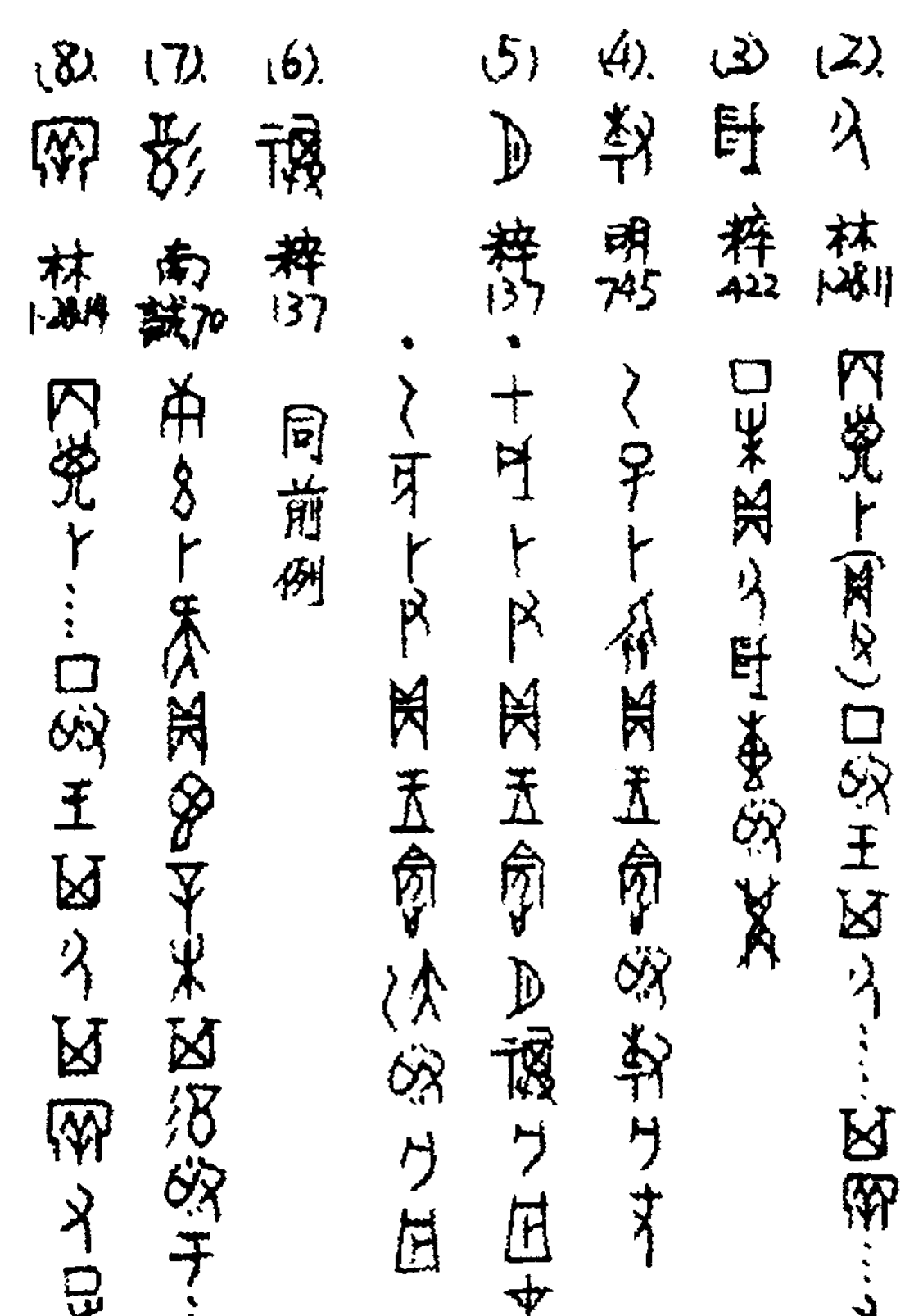
第一項　祭祀的祭儀

祭字第一期作祭（南誠30）、祭（乙5317），第二期作祭（粹137）、祭（林2.22），第三期作祭（寧1.1）、祭（林1.20），第四期作祭（掇1.446）、祭（乙5321）、祭（寧1.188），第五期作祭（前1.45）、祭（前1.54）。在第一期沒有作為祭名的用法，而是被用如「祭方」（南誠30）「在祭」（寧1.346）的為方國名及地名。此字自羅振玉釋作「祭」，謂「象持酒肉於示前之形，月象肉，又持之，點形不一，皆象酒也」（增考中十五）始，諸家從之，略無異說。至於右舉作為地名用法的，大概是「蔡」的假借吧！

祭祀的祭儀用的是工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祼、彡、[illegible]、祜、[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等，其卜辭例列之如下：

(1) 工典　續1.5.1





(2) 林1.28.11

(3) 粹422

(4) 明745

(5) 粹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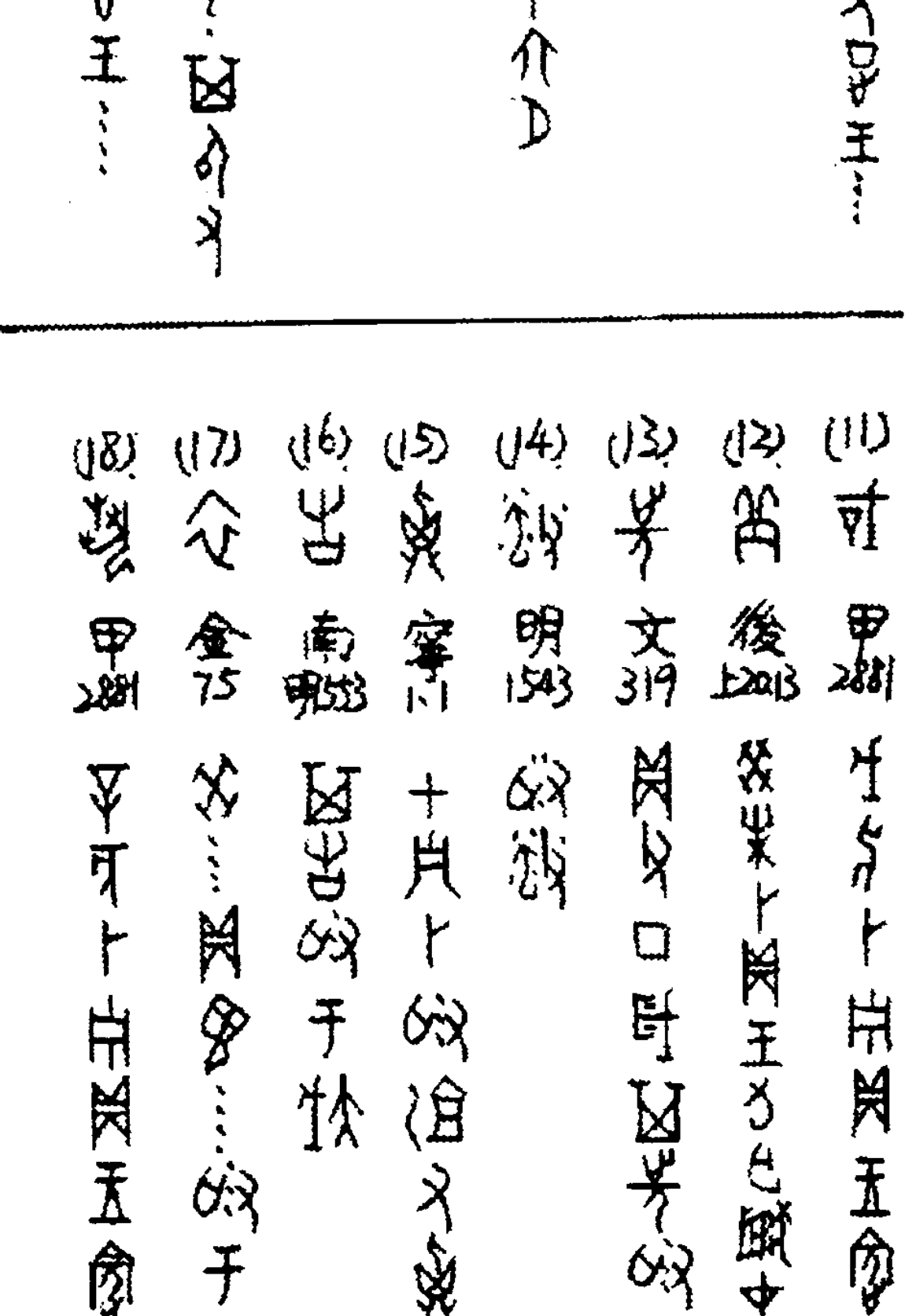
(6) 粹137　同前例

(7) 南誠70

(8) 林1.28.4

(9) 甲1596

(10) 續1.32.4



(11) 甲2881

(12) 後上20.13

(13) 文319

(14) 明1543

(15) 寧1.1

(16) 南明533

(17) 金75

(18) 甲2881

茲將右列的祭儀分別考察如下：

(1) 工典　工典是行於祭、彡、劦三祀前旬之甲日的儀式，而並不行於[illegible]、[illegible]二祀，其事實已如前述。工於第二期作古（後上19.7　佚906　明789），第五期作工（前3.28.5　4.43.4　續1.5.1）。至於工典則有郭某（通纂釋大三）、葉玉森（集釋二六九）的「工冊」說，于省吾的「貢冊」說（駢枝續編），李旦丘的「示冊」說（殷契摭佚一葉），及戴蕃豫的「諸侯助祭」說（考古五期三三頁）。陳夢家（燕京學報十九期）、唐蘭（天釋五四）從郭說，董作賓氏（殷曆譜上三.九）則採于說。

郭某以矢令彝「百工」的工字作「工」為証，而釋工、古為「工」。葉氏則以魯公伐郘鐘的攻字作「[illegible]」，寰鼎的攻字作「[illegible]」為証，以為古即古，而釋作「工」。攻字於金文又作「[illegible]」（齊侯鎛）、「[illegible]」（[illegible]），與卜辭的「[illegible]」（柏41）實為一字（唐蘭天釋五四釋作攻），可証葉、郭二氏釋古為工是也」，唐蘭亦謂「郭以古為工，至精至確」。然而李旦丘則因「三口二古」又作「彐二工」（粹[illegible]），所以認古、工為一字，且因三口即[illegible]、二工即二工、[illegible]，因此以工、古為「示」，釋「古典」為「示典」，又因「示」與「賓」通用，所以解「賓典」為納冊、藏冊的意思。戴蕃豫則因卜辭中有「古侯」（前[illegible]）之辭，故以古為侯名，而謂古典乃古侯助祭的意思。然李氏指証的「古」

又作「亖𠙵」（乙8670 8671），而工典的工𠙵並無作此類字形之例，「𠙵二工」的工乃干的異文。又工典的工絶無作丁的例子，所以李氏的說法是不對的。至於以「𠙵侯」的一個例子而將𠙵一律視作侯名以成助祭之說，實屬望文生義。典字無工典以外的用例。又有作𦉢（前4.1京1380）、𦉢（鄴3.44）的。𦉢，羅振玉以為「象奉册形」（考釋中四〇），從而从𠬞从丁的𦉢字乃是奉册於丁（即于示神之）前的意思了。同樣的，从𠬞从二的𦉢字，則是奉册於二（即上）的意思。

工典的意義，郭某以為即詩經楚茨「工祝致告」之義（通纂釋三〇二）。可是于氏則以為是將祝告之辭書於典册而獻於神前的貢典。其說如下：

郭某引詩工祝致告為說，不知工官也係名詞，典亦名詞，於文理實不可解。工應讀作貢，猶古文方之作貢。易繫辭、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釋文，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是其証。廣雅釋言，貢獻也。獻與告義相因。契文言貢典，典即𠕋字，典猶册也，貢典猶言獻册告册也……書祝告之辭於典册，祭而獻於神，故云貢典也。（駢枝續編二～三）

董作賓氏以于說為是，且加修正，而以先王的名號、五祀之祭祀、及祭日的祀典為典册的內容。其說如下：

祭時貢獻典册於神（枝駢），其說是也，惟所獻者，非如于氏所謂書祝告之辭于典册，乃為殷人先祖先妣之名號、五種祭祀及祭日之祀典也。（殷曆譜下三二）

從工典乃行於𢼄、彡、𦎫三祀之前的儀式看來，董氏的修正可謂妥當，可以從之。要之，工典是作成𢼄、彡、𦎫三祀的祀典，然後於各別舉行祭祀前，將這祀典奉獻於神前的一種儀式。

(2) ㄋ

ㄋ於𢼄祀外，又被用於𢆶（粹180）、彡（粹84）、𦎫（南明522）及𠦪祀（續231）、𠬝祀（甲2502）、𡆥祀（續162）等。於祖神外，又被用於𡆥（粹258）、𠙵（續452）及𠬝𠬝（戩99）。由此可知是個無實質意義的用語，下舉的用例可以為証。

（粹217）卜𠂇貞ㄋ戉大𠂇𠙵
（甲903）貞囚ㄋㄋ戉于大𠂇三𠁁用

（佚78）ㄋ𠬞一𠙵戉二𠁁𠙵
（甲732）ㄋㄋ𠬞区戉一𠁁𠙵

（乙5306）十ㄅ㞢𠬞𢆶𠙵
（林2311）貞㞢ㄋ𠬞𢆶𠙵

所舉三例，並列二辭皆為同一內容，而一方用ㄋ，另一方則不用，ㄋ之有無，對卜辭內容並無實質上的影響，所以ㄋ不是特定的祭儀名稱，只是祭祀上的一般用語。ㄋ如次所列陳邦福、柯昌濟釋作「升」。

陳邦福－案ㄋ當釋升，蓋古之升祭也。儀禮覲禮云：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證之……小篆作ㄋ，漢谷口銅甬作𠬞，好畤鼎作ㄋ，形誼畢肖，甲骨有別爾。（殷契辨疑五葉）

柯昌濟－ㄋ、ㄋ為一字，疑即古升字。（補釋）

陳氏以為是祭祀山川丘陵的升祭，可是由於ㄋ並不是只用於山川的祭儀，所以此說不對。又柯氏以ㄋ、ㄋ為一字，然而ㄋ與ㄋ有一起被用於一辭的例子（續231前122），所以此說也不對。但將此字釋作「升」這一點，則如下所述是對的。

ㄋ又作ㄋ（佚945卜202 892）、ㄋ（鐵227 1乙6051）、ㄋ（鄴3.44）。至於金文的升字則作ㄋ、ㄋ、ㄋ等形，二者字形相近。又考察兩者的意義，則金文的升字於習敦被用如「ㄋ于厥文祖考」之義。而於卜辭之例，試比較「貞㞢ㄋ戉于𠂤」（前1.33）與「貞𠬞戉于𠂤」（粹10）兩辭，便知「㞢ㄋ」與「𠬞」（陟）相當，可知亦為登高之意。且詩經卷耳毛傳云「陟升也」，釋詁云「陟陞也」，皆可為旁証。所以ㄋ就是「升」，二氏釋作升，所見極當。要之，「ㄋ」即「升」字，為登高之義，是祭祀上的用語，而非特定的祭名或祭儀名。

(3) 戉

戉第一期作戉（前7.282）、戉（前5.47）、戉（前7.202）、戉（前5.47）、戉（林1.203），第二期作戉（習見）、戉（粹438），第三期作戉（續4.124）、戉（甲1571）、戉（粹311）、第四期作戉（粹217）、戉（粹75）、戉（戩23.7），第五期作戉（續1.261）、戉（續1.63）、戉（續233）、戉（林2.19）、戉（明1413）。關於這個字的字釋，王襄謂「戉亦殷帝祖先之名」（簠室釋帝15 159），其說固不足論，而孫詒讓（舉例下20）、吳其昌（解詁三續）、唐蘭（天釋27）則釋作「戊」。容庚（國學季刊1.4）、郭某（甲骨文字研究釋歲）、于省吾（駢枝續編釋歲）、商承祚（佚釋3）、明義士（柏釋30）、王襄（簠釋歲八）、孫海波（考古五期文字小記）等釋作「歲」。羅振玉、王國維未釋。葉玉森則對「戉」、「歲」的字釋置疑。（集釋一四〇）

說文「歲」古文作「𡻆」，此與陳猷釜的「戉」實為一字，這陳猷釜上「立事戉」之辭，於子禾子釜則作「立事歲」，又毛公鼎上的「用歲用政」之辭於虢季子白盤則作「用戉用政」。這個戉，戉與卜辭戉的作戉（明1413林1.203）、戉（甲157前5.47）、戉（佚309簠歲8）等形相同，可知戉就是「歲」，第一期的戉（續5.11）便是說文及金文中的歲。「戉」字孫海波認為有作「年歲」用法的，而卜辭中習見的「今戉」之戉便是年歲之義，云

卜辭紀年之法用祀，與爾雅之說同，然亦有稱歲者，劉氏所藏有一版云「癸丑卜貞今歲受年弘吉在八月隹王八祀」，則此歲字確為年歲之歲無疑。（考古五期卜辭文字小記）

由此而陳夢家以為「歲或者指太陽年」（燕京學報四十期四〇頁），董作賓氏則謂「以一年為一歲」（殷曆譜上三二）。然而如後所述卜辭中的「今戉受年」、「來戉受年」乃是卜「現在的祭祀期間」、「將臨的祭祀期間」，是卜其受年與否之辭（殷曆之第二篇第七章）。今戉、來戉的戉不是年歲之意，戉字無作年歲用法的。至於戉在祭祀用語上的意義，則羅振玉謂「誼不可知」，唐、吳二氏以為劌割牲之義，郭某以為一歲一次的祭名，楊氏從郭說。其說如下：

羅振玉－戉亦祭名，誼不可知矣。（考釋）

唐　蘭－戉當讀為劌，割也，謂割牲以祭也。（天釋二八）

吳其昌－戉者乃斧鉞之象形也，斧鉞可以刑牲，故戉字引申之義為刑牲，此歲之以卜辭辭詞，而可以確知無疑者。卜辭曰戉牛、曰戉一牛、曰戉二牛，凡此皆戉義為刑牲之碻証也。尤明顯者，曰戉𢀛卅𦍌三宰（林2311），戉羊卅𦍌十牛（前2.34），「戉狗」、「𦍌宰」對舉，𦍌義為殺，則戉義之亦為殺不容疑矣。蓋刃刑為𦍌，戌刑為戉也。（解詁二四三）

郭　某－祭名曰歲者，殆因一歲舉行一次而然。（甲骨文字研究釋歲）

楊樹達－郭某云，墨子明鬼篇引古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祖若考以延年壽」，殆所謂歲祭也。洛誥有一事，與此等文例全同，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與卜辭可為互証。（卜辭求義一七葉引載郭某釋歲在八葉）

右邊吳氏所舉的「戉𢀛」、「戉羊」之𢀛、羊二字均作「𠬝」，而𠬝如後所述（修）乃是舞蹈之屬，並非刑劌之意。且戉除𢼄祀外，也用於𠦪、𦎫、彡、𦎫等祀，可見不是一歲一次的祭名。

戉既用於𢼄、𠦪（續存1519）、𦎫（粹438）、彡（前1304）、𦎫（前1.17），又用於祖神外的𡆥（明125）、𡆥（明240）、𡆥立（京3930）、𠬝𠬝（後1.21）等神祗，可知是在一般祭祀中常用的用語。其用法例如「𠬞囚𠂇」（乙7211），被用作動詞。又「𠬞」與「𠬝」，例如被用作「口𠬞ㄋ𠬞于𠙵口𢼄𠬝三」（甲725）、「貞ㄋ𠬞于𠙵九𢼄𠬝𠬝」（後1.43），所以下舉的

(一)（庫1054）貞ㄋ口戉囚ㄋ𠬞
（明130）貞自ㄅ戉囚ㄋ𠬝

(二)（甲732）ㄋ𠬞区戉一𠁁𠙵
（甲635）貞口ㄋㄋ口𠬞𢆶𠬝戉三𠁁

卜辭裏，(一)下戉與𠬞，𠬝的關係，實為(二)下戉與𠬞，𠬝關係的省略，「貞ㄋ口戉囚ㄋ𠬞」乃「貞ㄋ于ㄋ口戉𢀛𠁁𠬞𠬝𢀛人」的省文；「貞自ㄅ戉ㄋ𠬝」乃「貞ㄋ于自ㄅ戉𢀛𠁁𠬞𠬝𢀛人」的省文。戉記作「戉𢀛𠁁」、「戉𢀛牛」是正式的記載法，所以戉是個被用作動詞又與供牲有關的用語。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可知戉為「載」義，就是供載其牲的意思。於下舉二辭中，歲作載牲之義，尤其明瞭。又墨子明鬼「歲祖若考，以延年壽」，儀禮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之歲亦為載之義。要之，戉即歲，為載牲之義，為用於內祭與外祭的祭祀用語。

（遺365）囚ㄋ戉于𠂤中𢆶用一𠂇

（洛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4) 𠦪

𠦪於第二期作𠦪，第五期作𠦪。其異體有𠦪（前8.63甲2774）、𠦪（前明650）、𠦪（後上7.12）、𠦪（文472）、𠦪（林1.18 13 庫1171前1363）、𠦪（續298卜29）、𠦪（前2.56）、𠦪（佚677粹1538）、𠦪（續1.22）、𠦪（粹1539）、𠦪（乙5397甲430）、𠦪（林1.140）。這些都與𠦪是一字的事實，一看下舉的用例便可明白。羅振玉以𠦪、𠦪為一字（考釋中六八）、于省吾以𠦪、𠦪為一字（駢枝續編）、陳夢家則以𠦪、𠦪、𠦪、𠦪為一字。（燕京學報十九期一〇五）

（續1306）貞𠂤戉王囚𠦪
（卜29）貞𠂇𠂤大囚𠦪
（鐵474）貞王𠂤𠦪ㄅ𠙵
（文472）貞王𠂤𠦪ㄅ𠂇

（續225）貞戉囚𠂤𠦪
（甲2774）卜ㄋ……王囚𠂤𠦪
（續298）𠦪𠂤𠦪
（前1325 2226）𠦪戉于𠦪𠂤ㄋ𠂇

（前1363）囚𠦪口
（卜29）囚𠦪口
（林1813）貞𠦪三ㄅ𠁁
（林1010）𠂤𠂇𠁁𠦪三𠁁

（庫1216）王囚𠦪
（粹1538）卜囚𠦪𠂇
（粹1539）囚𠦪𠂇
（遺402）卜囚𠦪三ㄅ

觀察這些字形，實以𠦪、𠦪、𠦪等形為基本，再加上ㄋ、ㄋ、于的。明義士釋作「象手持束柴於示前而祭」（柏釋五五），最有當於字形。又如次所列羅振玉、王國維釋作「𢽿」，而後吳（解詁三續六五九頁）、明（柏釋五五）、于（駢枝釋𢽿）、郭（通纂釋一四）諸氏具從之。至於其字義，則羅振玉解作「卜祭」，陳夢家解作「禱祝」，于

省吾解作「報賽」

羅振玉－□即許書之款。許書有款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款。然此字卜辭中皆祭名，豈卜祭謂之款與？（考釋十八）

王國維－古從祟之字亦或從柰，如隸字篆文作隸，古文作隸，款或作款或作款，知款款亦一字也。殷虛卜辭有款字，款介古音同部，故以為介字。（魏石經殘字考三十四葉）

陳夢家－款介同音相假，而介于詩經通句……卜辭款柰皆祭名，即禱祝之類。（燕京學報十九期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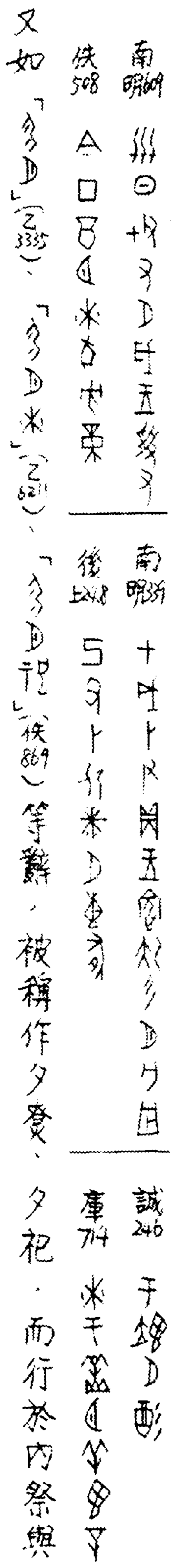
于省吾－說文𡫳塞也……史記封禪書，冬賽禱祠，索隱賽謂報神福也。（駢枝釋款）

□字除□祀外，也用於祟（庫1101）、□（粹271）、□（續1.36）、□（明273）祀。除了當名詞時用如「用□」（粹2）外，也如「□□」（文388）的被用作動詞，「王其□」（下27 庫1216 七W63 甲274）即王行之之義。其字形已如右述為手持束柴以供於神前的祭儀，而說文云「禋，絜祀也」，段注絜云「人部係下云，絜束也，是知絜為束也」的作束之義解。禋祀於詩生民云「克禋克祀……我祀如何……取蕭祭脂……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禮記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後焫」，可見它是合黍稷與蕭而束之，染以祭脂而供奠於祭壇，焫之使其馨香達於牆屋的一種祭儀。□的字形正符禋祀之儀。又王國維因魏石經春秋經文「介葛盧」的介字作□，因據之推定□的字音為介，其實介與絜同聲，所以□即絜祀。且□之作□，與禋之籀文作□者構形相似，均象馨香之達於牆屋之意。像卜辭「其□□於大室」（前□）、「□□□大□□□」（續2.?）的記載，便是指在宗廟的大室行□祀於□（帝的假借）的意思，這和詩生民「克禋克祀……上帝居歆」的記載正好符合。如此說來，□與絜祀，其字義及字音均相同，所以□實為絜祀的本字，也一定就是禋祀的意思了。

(5) ☽· 卜辭中月與夕字形淆混，今據月作某月，夕作今夕，夕□的用例加以檢出，表列如下：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月	☽ 前1533 385 561 乙4628	☽ 續2285 粹1436 1437 誠227	☽ 前1473 粹1440 1443 甲2491 2622	☽ 粹1172 1177 1193	☽ 粹1460 庫1672 1779 續151 193 243 佚945
夕	☽ 粹1334 1335 1336 1338 1339	☽ 粹1376 天11 12 13 摭47	☽ 粹1378 1356 1383 1384 1385 1391 ☽ 甲1111 1158 2612 前4236	☽ 粹1313 ☽ 甲885	☽ 粹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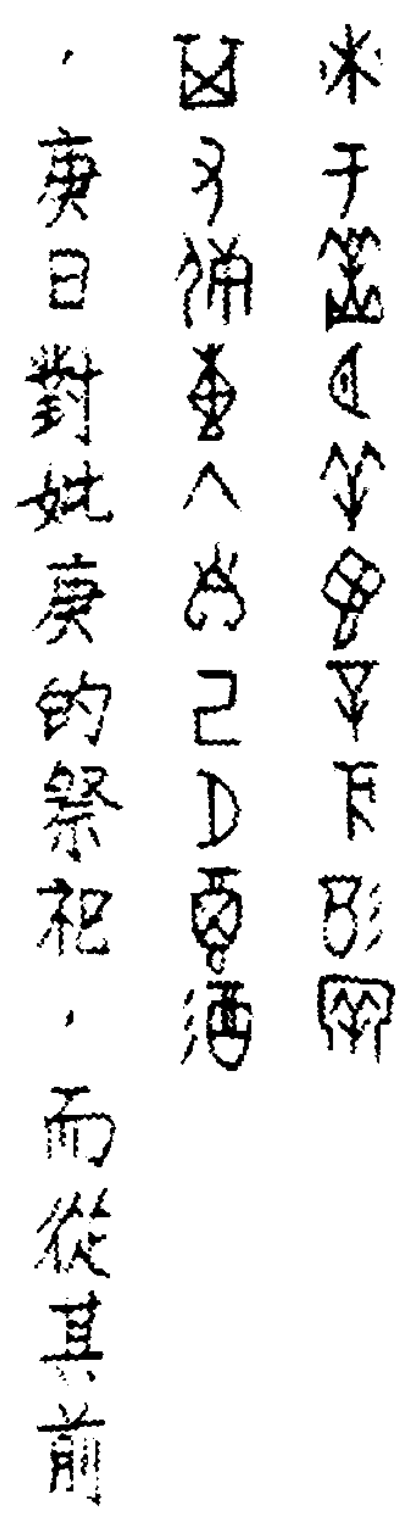
作為祭祀用語「夕」字的用例，如下所列被用於□、□、□祀及方□、□、□等的祭祀。


南明609 佚508 南明35 後上24.8 誠246 庫714

又如「□☽」（乙3335）、「□☽□」（乙6?）、「□☽□」（佚869）等辭，被稱作夕□、夕祀，而行於內祭與外祭。卜辭中習見「彡☽」的用例，郭某謂「彡夕蓋彡日之異稱」（通纂七三），而吳其昌則如下所列釋作彡祀的前夕祭，其說是妥當的。

彡夕之祭皆于所祭先祖生日之上一日舉行，在卜辭中絕無例外，蓋前夕祭也。而彡與彡日則于所祭先祖生日之本日舉行。（解詁三五三及二續六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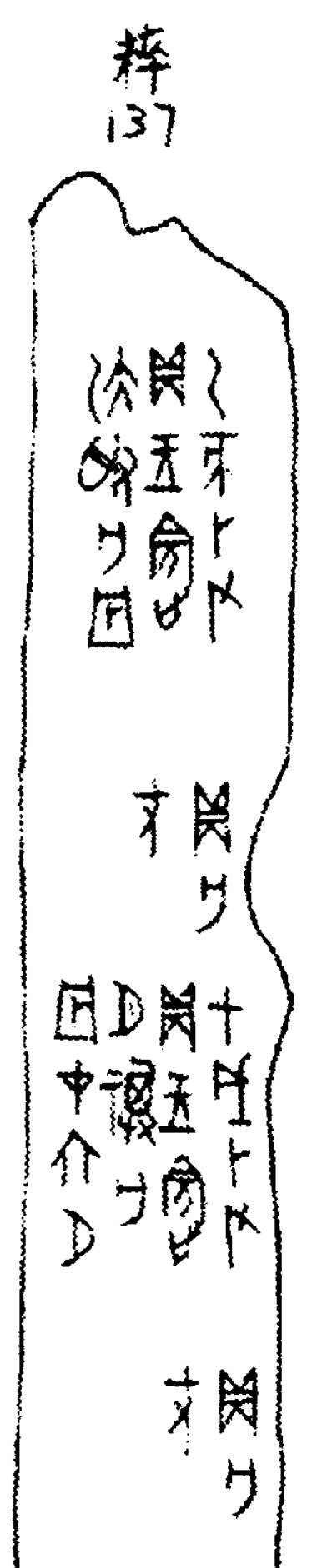
誠如吳氏所說，「王賓彡☽」卜辭全在王名的前一日受卜，絕無例外（前1.51 1.62 1.94 4.21.3 1.16.4 1.42.5 續1.9.1 1.28.5 1.32.3 林1.21 佚397 871 天26），且不獨王賓卜辭如此，就是「貞☽于某王」的卜辭也一樣。如下舉的佚404片，是卜對某乙名王於前日之夕用十羊翌日乙亥用十牛的。庫714片則是祭□時，其夕祀用羊，翌日辛亥用宰的。粹393片則謂其又於妣庚，□入自己日之夕□酒。


佚404 庫714 粹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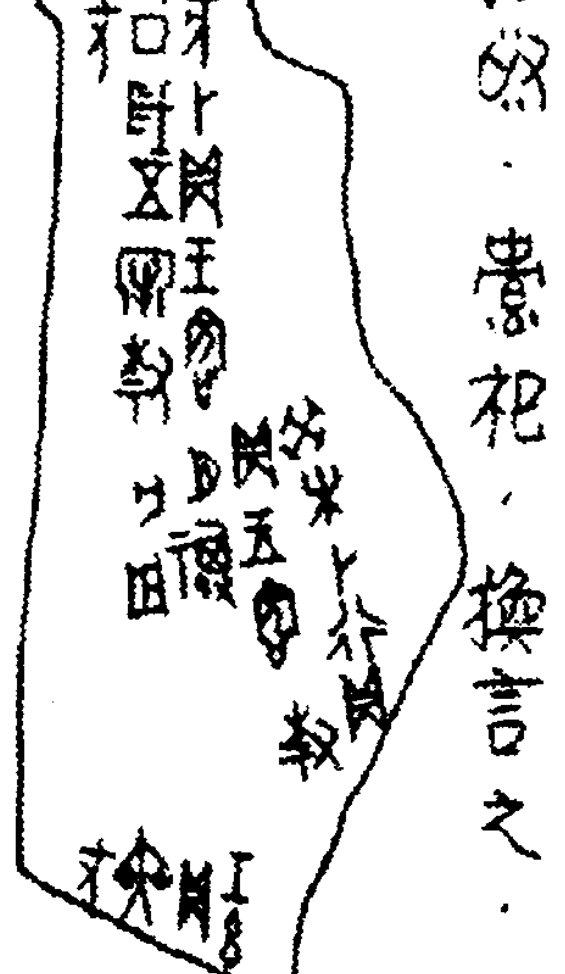
如此，庚日對妣庚的祭祀，而從其前一日己日之夕即開始舉行，可知這些「夕」均為前夕祭，因此作為祭祀用語的「夕」乃「前夕祭」的意思。

「夕」如右所舉除行於□、彡、□祀外，如下所舉也行於□、祟祀，換言之，即行於全部五祀。

粹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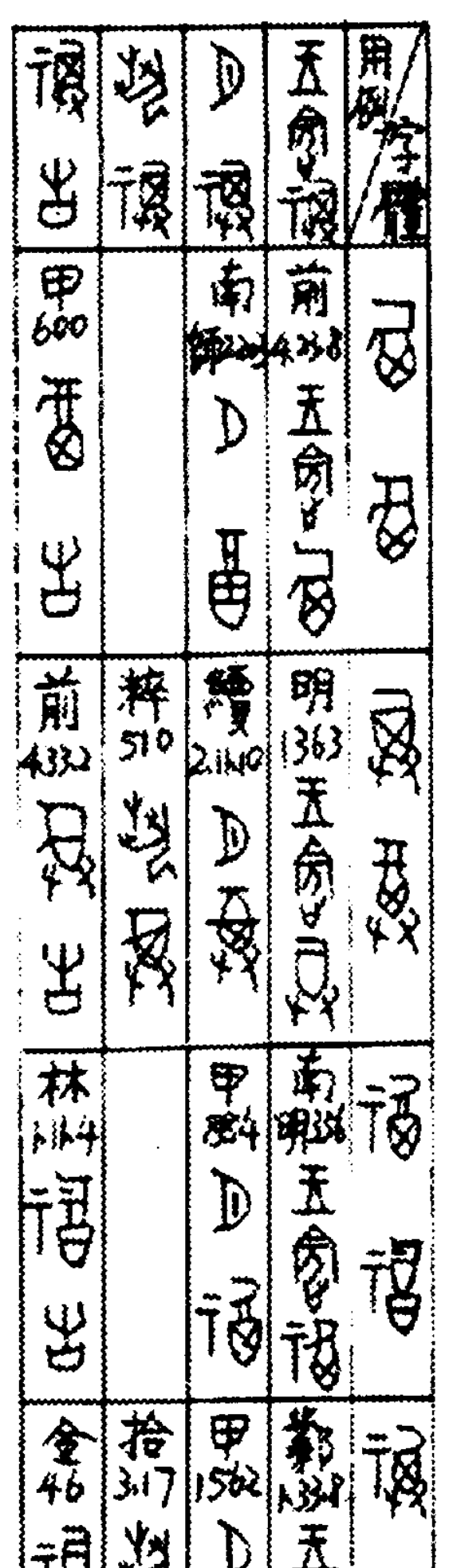


戩1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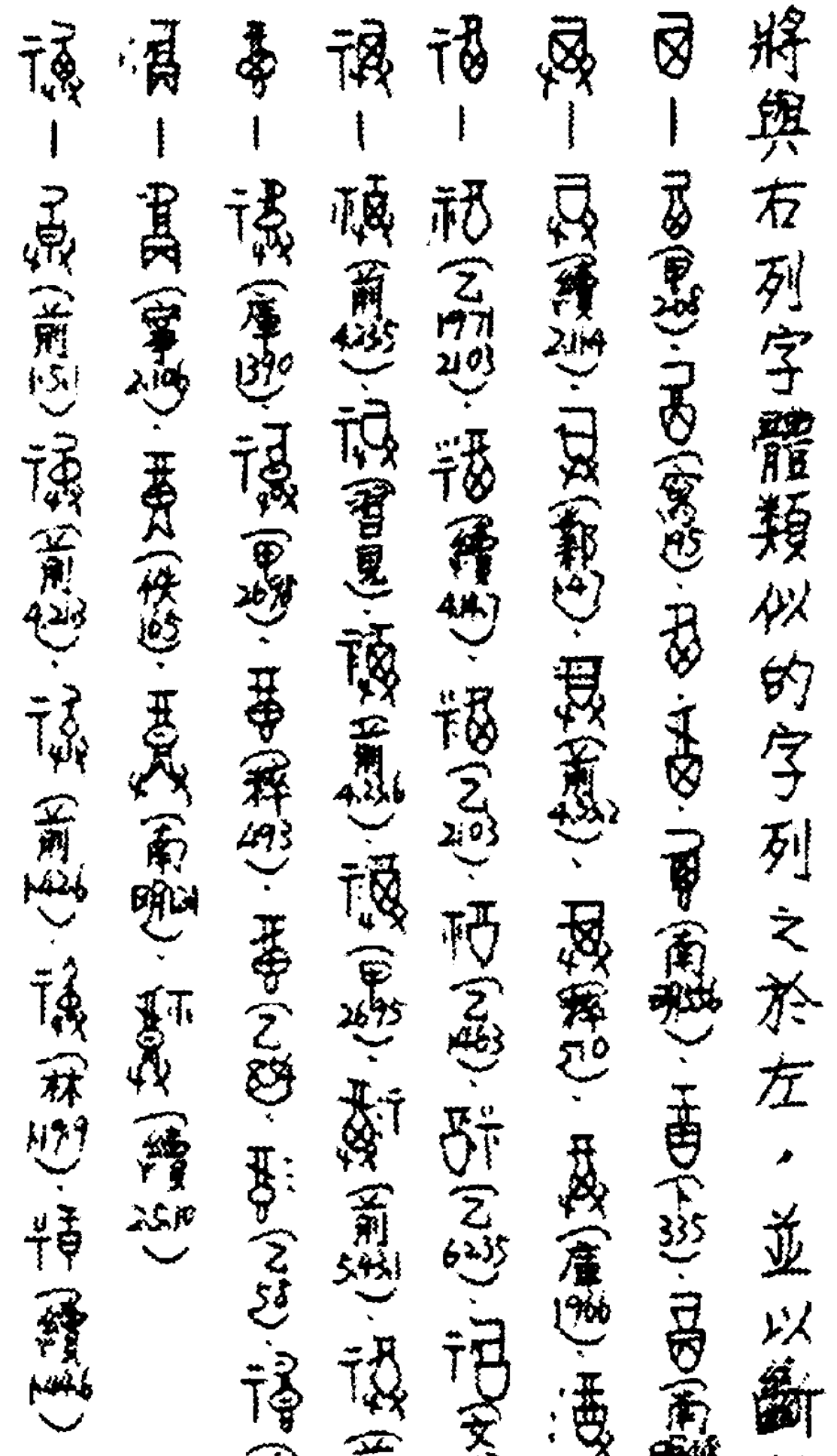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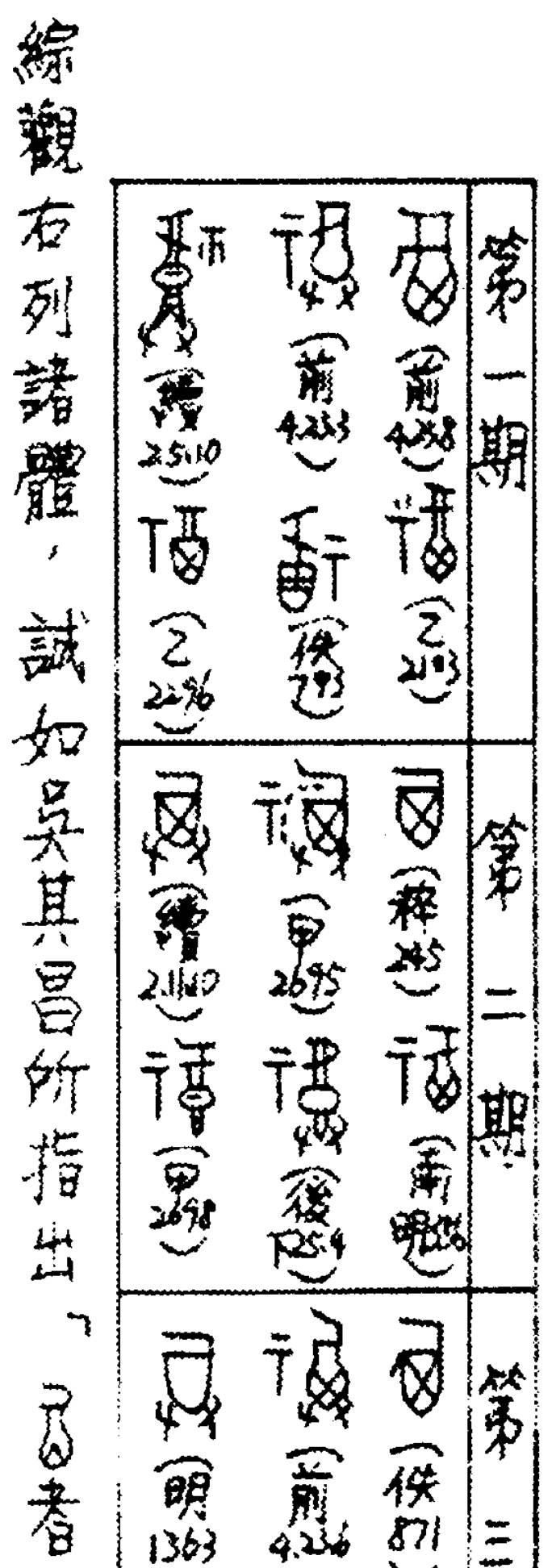
右舉的粹137片載乙亥日卜大乙的□祀，其前日甲戌則卜☽□，依據先王先妣祀序表，□祀大乙的前日是祟祀上甲之日，可是☽□乃前夕祭的祭儀，所以不是行上甲的祟祀，從而一定是□祀大乙前夕的祭儀了。據此可知□祀有前夕祭的祭儀。戩18.13片載丁亥卜父丁（武丁）的祭祀，而其前旬的癸未日則卜☽□，癸未日的☽□就是次日甲申受祀的甲名王的前夕祭。甲申祀甲名王、丁亥祀武丁，其間的關係，按之祀序表，必是陽甲的祟祀與武丁的□祀，所以癸未的☽□當為祟祀陽甲的前夕祭。又甲2692片載有「□酉卜□□□☽□□□」、「十□卜□□□□□」二辭，這個☽□一按之祀序表，便可清楚地看出是祟祀示壬的前夕祭。由此可知祟祀有行前夕祭的祭儀。要而言之，祭祀用語的「夕」，乃前夕祭的意思，是行於內祭之五祀及外祭的祭儀。

(6) □· □的異體極多，茲從□□□、☽□、□□、□□等用例檢出之，表列如下：



再將與右列字體類似的字列之於左，並以斷代分別觀之，則結果便如下一表。





綜觀右列諸體，誠如吳其昌所指出，「□者古禮器中有流之尊壺之形也」（解詁三一），葉玉森所說「此字象酒器上有流形」（集釋一四〇），此字的特色正是作有流口的尊壺之形，與酒字所从的□、□、□顯然不同。然而羅振玉、葉玉森卻視之與□、□同字。如下所列羅氏釋作「福」，葉氏作「□」。王國維（戩釋卅五）、郭某（通釋六三）、王襄（簠釋天八一）、商承祚（佚釋三九七）、孫海波（文釋三八八）等從羅釋。又郭某（粹釋一三七）也從葉釋。

羅振玉－从兩手奉尊於示前，後世之福字。（考釋中十七）

葉玉森－□之異體作□、□、□、□、□、□等形，說文標積火燎也，古文作□，卜辭从示从□，疑即□字，□為繁文。（集釋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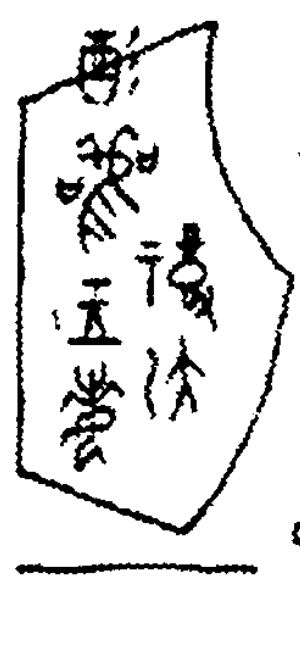
右引二釋實由於未留意此字的特色而誤作的解釋。而其作「□」者，則羅振玉以為「誼不可知」（考釋下八），葉玉森則釋作「□」（集釋一四二），于省吾釋作「□」（駢枝三續釋□）。其實當以吳其昌「至于□字之本義，蓋亦狀雙手奉有流之禮器」（解詁六三四）的說法為妥當。至於作□、□、□形的，獨郭某釋作「祼」（粹釋一九九三三四），可是未說明理由。諸家於字說，如右所記以羅氏的釋福說最受採信，可是福字在金文中作□、□，而□的金文如右所舉作□、□、□等形，所以兩者很顯然不同一字。楊樹達對這個□字亦說「字不識」，並否認是「福」（積微居金文說我作父乙甗跋），所以釋作福是不妥當的。

□，依下列的理由當釋作「祼」。郭某將右舉的□、□、□釋作「祼」是很恰當的。

(甲) 祼字以有流口的尊壺為構字的基本，作自其流口灌注出水滴之狀的極多，下例便都是。據此可知此字有灌注之義。且下舉之片載「祼大乙酒翟王□」（祼於大乙，行酒灌之王其有□乎），祼（祼的異文）有灌酒之義，此與右舉的字體作灌注於「示」者正相符合，因此祼乃灌酒的祭儀，與祼的祭儀是一致的。

□（前6.54）、□（後下7.10）、□（續4.4）、□（前4.34）、□（甲2695）、□（遺150）、□（乙2103）、□（甲2684）、□（前4.46）、□（甲2695）、□（前5.43）、□（乙58）、□（南無124）、□（粹220）、□（遺283）、□（乙2122）、□（佚602）、□（下23.5）、□（乙6235）、□（續1.46）

甲1850



(乙) 行祼時用□（□），其例如下所列，此與詩大雅文王毛傳「祼灌鬯」之說脗合。

庫1253 □□□祼 甲657 □吉□ 續1.44.6 □祼吉□□□子□□ 寧1.190 卜□□□□ 續6.12.5 □子□□□用□

(丙) 祼如下所舉被用作「祼告」（明1391 遺150 庫1172 甲600 乙3198 3468 7975 前4.33.2 5.3.2 續1.28.6 1.44.6 鐵34.4 後下16.10 佚524 林1.11.14 南明418）、「祼冊」（遺364 前4.2.8 續1.38.6 乙2296），為告神的祭儀，此與尚書洛誥傳「祼鬯告神」之說一致。

乙3198 ㄗ于自乙㞢大囗 —— 遺366 㞢訂于ㄅ父曾三八牢

佚524 㞢ㄗ𤉲咮四訢㞢于ㄆㄑ —— 乙2296 祮曾

祼字像在「勿祼」（佚452續存388）、「不祼」（乙3000）之辭中被用作動詞。而像「王祼」（後下73.6南明379）、「王其祼」（甲612）、「王其夕祼」（文）、「王祼于妣庚」（前）等辭，乃王親自行之之意。又祼的異文作㮴、㝃（下35續6125佚622乙7322）或作「祼于宗」（粹）、「戠告㞢室其步」（前4.30）、「其祼告于大室」（金）等，皆為行於宗廟、㞢室及大室之意。可見祼是王者行於宗廟之大室的祭儀。如下所舉的「王入自祼」、「今入自祼」等辭便是証明。此和尚書洛誥「王入太室祼」的記載正相符合。

鄴1426 王入自祼 —— 粹393 ㄙ入自ㄆ茜酒 —— 文438 ·㐅8卜𣏟㞢王今祼ヒ囗

文678 㞢于入自祼 —— 庫1172 㞢⊠ㄋ于ㄅ用今入自祼出二 —— ·㐅8卜𣏟㞢王⊠ㄅㄆ自入ヒ囗

從右舉四証，可知「祼」的確就是「祼」字。作祼是從第五期的「祼」及金文的「㒒」訛變來的。祼的祭儀行於㕥、禱二祀的事實，從前記「D」舉例的粹137、戩13.13及甲2012片可得証明。此外也行於𣍘（甲2080）、彡（佚871）、㕯（南明505），或出祀（金40）、米祀（粹48）及彡祀（乙5），可是絕無用於外祭的例子。

(7) 㣺・ 㣺即酒字。除未發現有被用於「禱祀」的例子外，是用於內祭及外祭的。羅振玉以之為嘗酎之祭儀，其實只是單純的供酒之義。

(8) 牢・ 牢如下所引自孫詒讓釋作「牢」始，諸家從之。說文牛部「牢，閑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金文骿子卣作牢，此省作牢，與彼同。从羊者文之變也。（孫舉例原上卅三）作牢之字，楊樹達謂「卜辭牢字从牛者謂大牢，从羊者謂小牢」（卜辭求義二六），把牢釋作大牢，牢釋作小牢。可是，牢又作「小牢」（孫續），牢又作「大牢」（金266鐵1764佚308摭215），即如金466片作「王ㄈ木⊠㞢于㞢囗一大牢 ㄈ木⊠㞢于㞢囗五大牢」，牢、牢用同一字。因此孫氏將牢字釋作「文之變也」，王國維謂「牢即牢」（戩一釋），二氏的說法都是妥當的。牢為牲義，被用如「百牢」（續107）、「百小牢」（粹20）、「屮三百」（前4.8）、「五百屮」（庫）、「千屮」（乙5392）等。（史記秦本紀「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畤」）

(9) 祜・ 祜又作古，此二者為一字的事實一見下例便可明白。

粹233 㞢古自ㄑ五牢 —— 粹234 ⊠豐冈祜佰ㄋ品 —— 京4089 古龠ㄖ

同片 㞢祜自ㄑ —— 粹146 豐冈佰古五多ㄋ —— 粹331 佰祜ㄖ

此字於第一期作古（鐵133.1）、第二期作古（粹171續1.43.10）、祜（甲1596）、第三期作古（佚9戩12）、祜（甲1596寧1.195）、第四期作祜（粹331甲849 1640南明605）、第五期作𥘵（文660林1.寧2.138）。祜的字釋，除吳其昌釋作𣍘的省文外，別無他說（解詁六）。祜字在「……㕥ㄋ十祜二牢五多ㄋ」（甲1596）中被用於㕥祀，而𣍘並不是行於㕥祀的祭儀，可見祜與𣍘決非一字，吳說非是。

祜與說文的「祜」實為一字。說文因「上諱」而闕字釋，然爾雅釋詁云「祜，福也」。祜除用於㕥祀外，亦被用於禱（明384 900甲2693）、𣍘（京4496）、彡（鄴3.42.5京3287）、㕯（戩14.2南明502）及𠭯（甲1640）、𠭯（南明500）等的內祭與外祭，並非特定的祭儀，可知是個求福之意的祭祀用語。

(10) 桒・ 桒羅振玉釋作「象兩手絜木形，當是許書之桒字」（考釋中六三），王襄簠釋（典三）、葉玉森集釋（三・三）、孫海波誠釋（七七）從之。而郭某則將「桒」釋作「桒」（粹釋一二）、將「桒」釋作「奏」（粹釋七四）。然桒、桒如下所舉是相互通用的，可知郭某將之區分為二字的說法不妥當。

京974 ㄆ桒 —— 鄴3.46.12 桒ㄆ口山（牛） —— 簠21 卜桒㕦

乙6708 ㄅ桒 —— 七W20 桒ㄆ口屮 —— 庫1803 㞢ㄅ桒㕦

說文中有作𡘍、桒、桒等形的字，「𡘍，兩手共同械也，从手共聲」、「桒，疾也，从本卉聲」、「桒，……或从木」，為羅釋所本。又「奏，奏進也，从本从𠬞从屮，屮上進之義……登謌曰奏」，則為郭釋所本。就字形看來，以說文的桒為最近似，所以桒、桒均當釋作「奏」。卜辭裏習見桒𠦪的用法（前3.24.4簠典31拾7.15粹744 1314掇續219七T4金502甲2479京4443 447 448 449 450），且說文云「登謌曰奏」，可証此字乃登歌舞雩之義，作為祭儀的「桒」就是登歌。因此桒的字形當是象兩手持管樂器之皃。

(11) 可・ 可又作𠀤，此二者為一字的事實舉例如下。又可字如更下所列與食通假，而食即「食」，所以可與食當同聲。

甲829 可⊖ —— 粹55 ㄈ丙㞢⊖ㄋ可⊠出于ㄆ口 —— 遺397 ㄋ可（寧1.246南師2.118 2.206拾13.1）

林237 可⊖ —— 後上29.6 ㄚ子㞢⊖ㄋ可⊠出于ㄆ口 —— 佚253 ㄋ可（京4301寧1.331）

甲829 可⊖（甲1446） —— 前8.57 ㄑ可 —— 粹55 ㄈ丙㞢⊖ㄋ可⊠出于ㄆ口

文131 食⊖（庫51） —— 鐵23.1 D食 —— 佚374 ㄨ酉㞢⊖Dㄋ食龠𡉈

郭某將上舉粹55片的「⊖ㄋ可」解作「日蝕」（粹釋五五），其說如下：

郭某——日戠若曰又戠，當是日之變，因有此變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以穰其禎祥。戠與食同音，蓋言日蝕之事耶。

又董作賓氏亦將右例佚374片的「⊖Dㄋ食」解作「日蝕」（殷曆譜交食譜日食一）。從如右所述可、食通假的事實看來，則郭某之說似乎是妥當的，可是如以下面的情形看來，他的說法便不對了。於粹55片如下所舉含有三辭，此三辭中的「⊖可」、「⊖ㄋ可」在下舉的甲755片上被記作「㞢彭⊠古八〈88用⊖ㄋ可D出于田九屮」，而這甲755片的「⊖ㄋ可D出于田」與「⊠古八〈」同時舉行的事實，不只可以明顯地看出「⊖ㄋ可D出于田」之辭不只不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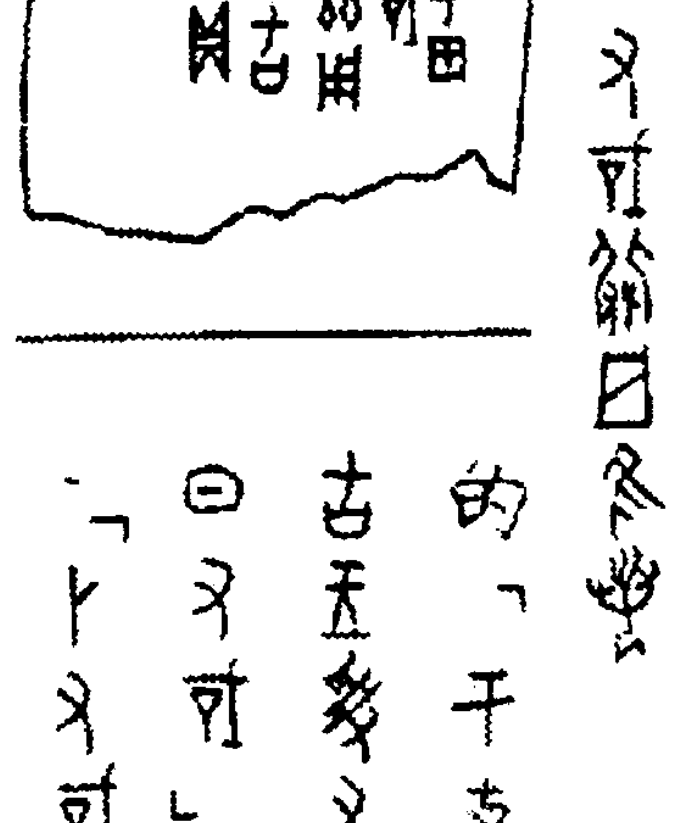
粹55 ㄈ丙㞢⊖可⊠出于礻

ㄈ丙㞢⊖ㄋ可⊠出ㄆ口用屮九中𦯧

ㄈ丙㞢⊖ㄋ可龠日冬𡉈

的「干支卜」，而且例如「卜ㄋ可⊠古于……五多ㄋ」（佚253）、「⊖于㠯⊠古五多ㄋ」（南明），亦一見即可明瞭「ㄋ可」、「⊖」與「⊠古」自成一辭。「⊖ㄋ可」也被記作「ㄋ⊖ㄋ可」（南師），而「ㄋ可」也被記作「多㞢卣」（遺），「卜ㄋ可于伯」（戩），如下所述「ㄋ可」就是「侑職」，所以「ㄋ⊖ㄋ可」就是「升日侑職」，即侑職於日中之義。卜辭記作「可⊖」（甲829 1446）、「⊠可⊖」（林）、「㞢⊖可于十个」（佚）等便是旁証。所以右辭的「⊖可⊠出于㠯」就是「侑職於日中以告河神」的意思。「⊖ㄋ可D出于田」就是「侑職於日中而告上甲於夕」之義。若將「⊖可」釋作日蝕的話，那麼舉例來說，像「十𠦪卜㞢⊖可于十个」（佚）的卜辭，勢必便要解為卜甲子日五旬後的甲寅日是否有日蝕了，這當然是極為無稽之事。又下舉二辭皆為武乙時告祀父康丁之辭，且其卜日是連續的，如果將⊖ㄋ可釋為日蝕的話，那麼便成了庚辰與辛巳兩日都有日蝕了，武乙一代果真可能有日蝕行於庚辰與辛巳兩日的組合嗎？

甲755



後上29.6 ㄚ子㞢⊖ㄋ可⊠出于ㄆ口

粹55 ㄈ丙㞢⊖ㄋ可⊠出于ㄆ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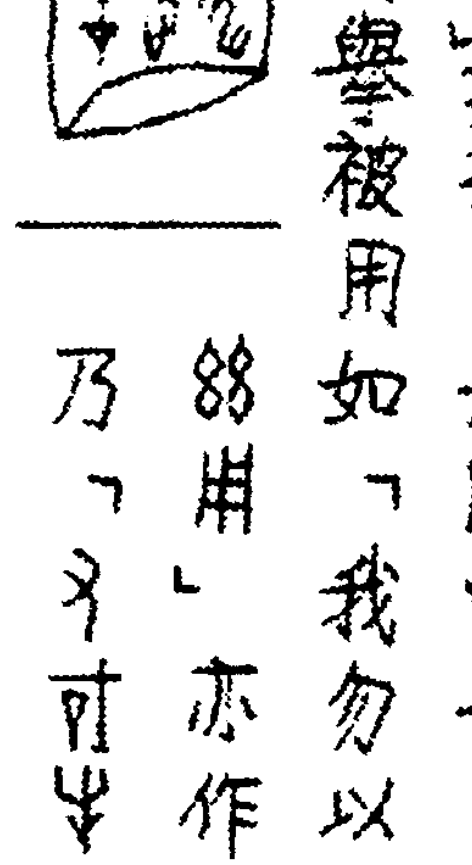
像這樣，要把「⊖可」解作日蝕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粹55片上的「㞢⊖ㄋ可龠日冬𡉈」自也不是指日蝕，與此大致同文的「㞢⊖Dㄋ食龠𡉈」（佚374）很顯然的也便不是指日蝕。因此將後辭釋作日蝕的董作賓氏日食說，以及從此說的嚴一萍（續殷曆譜）及陳夢家（綜述239～240）的說法，都須要再重加檢討。

如右所述「可」、「𠀤」通用，「可」、「食」通假。可在金文中作「戠衣」（大豐殷）、「𠀤衣」（趩尊）、「戠衣」（𡚱），在石鼓文中作「𢦔」、「𢦔」，而被釋作「織」、「熾」。羅振玉則釋可作「戠」（考釋中五九）。卜辭中習見例如「㞢必可冊冊𠀠冊皿呂大竹才ㄓ出ㄋ」（遺1）之辭所載的「冊冊」語，這是指奉簡冊以告王的意思。（參後述「殷之方國」）用「可」來代替這「冊冊」，則記作「㞢令ㄆ竹必可可」（續5.1），這裡的「可」乃「冊冊」的意思，所以可在此辭中是被用作誌即「識」義。又卜辭中常見「可屮」的用法（明1587 1683龜50掇續100簠典48），羅振玉以為「織，當牛色」（考釋中廿七），郭某則謂「織，猶它辭言犅言牡矣」（通釋）。可是例如「⊖屮⊠用于祖伯可」（文）、「ㄚ子ㄋ可于𠭯ㄣ」（粹252），是用白牛、牝牛於祖伯、𠭯之可的意思，可知羅、郭二氏的說法均不妥當。這可屮如下所舉被用如「我勿以可牛」、「其可牛茲用」。而「⊠可屮88用」亦作「88ㄋ可88用」（南坊），可知「ㄋ可」乃「ㄋ可屮」的省文，上舉的甲骨片上「ㄋ可」與牢並記，可証可與牢被做為同等的供物。則可乃是專門用於內祭中以肉祭祀的㕥祀所用之物，且其字作「戠」，其音讀「食」，所以就是「職」之意。職，儀禮鄉射禮云「祭半職」，鄭注「古文職為戠」，以為就是大臠。所以「卜可用一屮」（南師2.202）是卜職用一牛的意思，這是全牛之職。「可⊠一屮夏用」（寧1.246）則是用半職。從而可屮就是職牛，ㄋ可就是侑職（牛）。「五𠬝竹可ㄅ才」之可就是以職牛祭祀的意思。

乙6715 ㄐ多ㄑ可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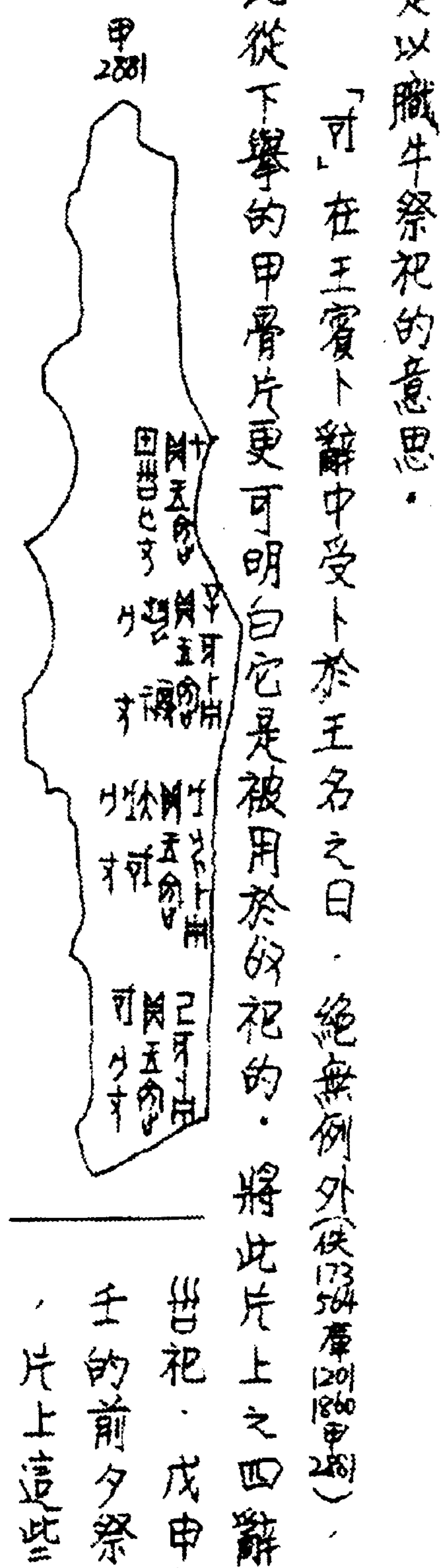
林239 ⊠可屮88用（明1687南坊4.493）

遺397



「可」在王賓卜辭中受卜於王名之日，絕無例外（佚173 564庫1201 1860甲2881），可見它是被使用於王名之日的。此從下舉的甲骨片更可明白它是被用於㕥祀的。將此片上之四辭按之祀序表，則與甲午行上甲的𣍘祀、戊申行大戊的㕥祀、辛亥行大戊配妣壬的前夕祭、己亥行祖己的㕥祀的情形相當，片上這些「可」全都被用於㕥祀，所以可在

甲2881



內祭中絕無被用於𢦔祀以外的例子。而於外祭，則被用之於𢀛(續6.13.2)、𢀛(乙5305、粹8)、行(粹35、南師2.198)。

(12) 𦍒 這個字體也作𦍒(後上21.3)、𦍒(續1.5.1)、𦍒(前4.8.3)、𦍒(續1.5.6)、𦍒(後上20.5)、𦍒(前6.37.3)。如下所舉被用於𢦔工典及𢦔日。其字形與方國名𦍒方(佚276、甲2277)、𦍒方(前1.47、甲3115、續存634)、𦍒方(前4.46.6、6.6.1、6.6.3、6.6.7、6.13.6)的𦍒、𦍒、𦍒為同一字。葉玉森將𦍒字的𦍒釋作冒，于省吾從之，以為毛(炰豚)的假借。

續1.5.1 ·癸酉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十一月甲戌𦍒工典其𦍒王三祀

·癸未王卜貞旬亡𡆥王占曰吉十二月𦍒彡𢦔日

葉玉森—𦍒、𦍒為冃形，即帽之初文，冒為準初文，其上之𦍒為帽飾，𦍒𦍒即篆文𦍒之旁，从𦍒所由孳……曰覆人首曰冢，易明夷以蒙大難，釋文蒙冒也。(集釋四六)

于省吾—卜辭𦍒象以羊角為飾之帽形，𦍒字之音必亦讀如冒矛毛，𦍒𦍒均應讀為詩閟宮毛炰胾羹之毛，傳毛炰豚也。(駢枝續編釋𦍒)

𦍒作祭祀用語時，則只被用於𢦔祀。而從𢦔字乃以肉祭祀之義看來，姑可從于說。

(13) 先 先亦作𠂒，此二者為一字的事實，觀下舉用例便可明白，所以這個字是从止(或㞢)人所構成。且如下所舉，有與𢓊(往)字同義的用法，可知其有「往」義。此字又與金文的「先」(盂鼎)、「先」(毛公鼎)同字。孫詒讓(名原上七)、羅振玉(考釋中六四)釋作「先」。說文「先，進也」。

前4.36.1 先酒(戩4.3、林2.6.8、甲3237)

乙1904 先酒(掇1462、甲514、乙2474)

乙6988 貞㞢先

乙6916 貞㞢先

寧1.363 囚先于田𢀛

寧1.367 王𢓊先于田𢀛

粹1.27 𢀛于𦍒𢦔先

甲658 𢀛于𦍒𢦔先

前5.12.3 貞𦍒𢀛先𦍒于𢀛(鄴2.36.2)

粹1.29 貞𦍒𢀛先于𢀛𦍒(金7.9)

明78 貞先𢦔𢦔

文447 貞先𢀛𢦔

先用作祭祀用語，如下所舉「先酒」、「𢦔先」的語法最為習見。「先酒」又記作「𢀛𦍒先酒」(甲514)，可知是進酒之義。「𢦔先」如下所舉被記作「𢦔先酒」及「𢦔先日」，而後者的「先日」又作「卜今日先日𢀛𦍒」(南師1.47)，可知

乙1904 貞𢀛𢦔先𢀛(後上5.1、林2.6.8、金6.94、掇1462、甲1265、2587、514、乙1704、2474、7267、南明4.47、471、京849、986、989)

粹2.99 貞𢀛口𢀛中口𢦔先(續1.30.2、1.44.2、明78、鄴3.50.8、佚878、粹1.27、2.99、甲514、658、後上5.1)

甲514 𢦔先酒

後上5.1 貞𢀛𦍒𢦔先酒—續1.46.2 貞𢀛𢦔先日—佚878 𢀛𢦔𢀛𦍒酒先日

知先日是「進於日中」的意思。此外又作「𢀛𦍒酒先日」(佚678)，為進酒於日中的意思。可知𢦔先的先也必是進酒之義。所以先用作祭祀用語，除作「往」義外，即為薦酒之義。是一用於內祭之外，如下所舉亦被用於外祭的一般用語。

南明4.71 先𢀛自米𢀛

掇1462 𢀛𦍒米先酒

南明4.27 𢀛先𢀛

金533 貞于𢀛先𢀛

(14) 𢻱 第一期作𢻱(鐵176.1、續2.29.3)，第二期作𢻱(文551、遺2)，第三期作𢻱(甲503、2807)，第四期作𢻱(粹520)，第五期作𢻱(林2.1.16)，又外451片作「𢻱」。羅振玉釋作「改」(考釋中六二)，李旦丘釋作「攺」(集佚一五)。葉玉森謂「象持物擊水中蛇，不可辨認」(集釋六二)，吳其昌謂「今日不能曉」(解詁二〇九)，柯昌濟謂「案古流字，象虫流于水中之形」(補釋)。案此字从㠯从攴，所以應作「攺」，說文「攺」下云「大剛卯以逐鬼彪也，从攴巳聲」，如此，乃是行呪術以攘鬼魅之義。然而此字於卜辭中用法多歧，須俟後考。

(15) 𩱧 𩱧又作𩱧(前1.31)、𩱧(掇1.433)、𩱧(前5.26)、𩱧(甲2102)、𩱧(菁9.6)。如孫、羅二氏所述，這些都同一字。

孫詒讓—說文醬醢也，从肉酉，酉以龢醬也，爿聲。古文作𤅬，金文亦未見，而有𩱧字甚多，說文未見。史頌鼎作𩱧，婦姑鼎作𩱧，則从𩱧右似从刀，日辛角又省作𩱧，則省爿从口。師湯父鼎作𩱧，又省夕从爿，皆一字也。从諸字偏旁推之，古文醬字，疑當从肉从刀，蓋以刀剉肉作醢，醬故以刀。(名原下一〇)

羅振玉—古金文有之，有𩱧(史頌敦)、𩱧(王作𩱧彝)諸形，从匕肉於鼎，爿殆所以薦肉也。此或加∴，象有涪汁，或省匕，或省爿與肉，或省肉與匕，然為一字也。(考釋中二七)

𩱧在內祭中只用於𢦔祀(寧1.京4.85)。𩱧、𩱧上的夕、𡿺與𢦔字的偏旁同為肉的象形。𩱧、𩱧上的匕乃刀(孫說)或匕亦即匙(羅說)。從字形上看來，當是煮肉以侑之的意思。

(16) 告 告孫詒讓以為「古」(舉例下四八)，而羅振玉則釋作「告」(考釋中五七)。告字，例如「𢀛告𢀛」(林2.25)之辭被用

於日(目)字之上，所以當以羅釋為是。告行於內祭與外祭。而其告於神靈的內容，則大致是以方國的來寇、征伐、田遊、出步、𧒒禍、水害、疾病、王尤與祆孽為主，其詳如下。

·(甲)告𢀛 𢀛即𢀛𢀛、𢀛𢀛等等之𢀛，為方國的意思。例如「十月告𢀛出」(後上29.4)、「貞于大甲告𢀛出」(後上29.4)等，均是以方國的來寇告於神靈之辭。這個「告方」如下所舉是行於祖神，自然神與先臣神的。

續1.4.6 貞告𢀛𢀛于上甲(前1.47.5、1.50.6、寧23)

卜68 貞告𢀛𢀛于上甲三月(粹107)

後上8.2 貞于𢀛告𢀛𢀛

金507 告𢀛𢀛于丁工(續1.63)

戩2.12 貞于𢀛告𢀛𢀛(續1.72、後上29.3、卜76、寧2.28)

戩2.12 貞于大口告𢀛(後上29.3)

後上29.4 貞于大十告𢀛𢀛出(續1.204)

甲810 卜𢀛𢀛米告于𢀛口(粹366、甲810)

後上27.2 貞𢀛𢀛𢀛𢀛告于自乙(福7、南明7)

後上27.2 貞告𢀛出于自乙于大……(前1.34、寧2.62)

後上6.5 十𢀛于𢀛告𢀛𢀛

遺177 貞于𢀛告𢀛𢀛

後上29.4 告𢀛𢀛于𢀛

鄴1.34.1 于大丁告𢀛(佚412、鄴3.40.8)

前1.48.4 貞𢀛告于𢀛𢀛(前1.48.5)

·(乙)告𢀛、告𢀛 下列諸辭均為告王以征伐方國，或派遣𢀛、𢀛、𢀛𢀛、𢀛等前往征伐之辭。

南明7.9 ·卜𢀛貞𢀛𢀛𢀛𢀛𢀛大告于自乙𢀛𢀛𢀛

·𢀛貞𢀛𢀛𢀛𢀛𢀛大𢀛𢀛告于自乙𢀛𢀛

南師1.19 卜𢀛貞𢀛于大𢀛一𢀛𢀛一𢀛三𢀛告𢀛𢀛𢀛𢀛(二月)

遺340 貞𢀛于大𢀛告𢀛𢀛𢀛𢀛(二月)

粹249 貞𢀛𢀛𢀛𢀛告于自乙于口八月

粹533 𢀛卜𢀛告𢀛𢀛于口二𢀛

金651 ·貞告𢀛于田𢀛

·貞𢀛于自乙告𢀛

南明4.09 大𢀛𢀛𢀛𢀛𢀛告于𢀛二𢀛

佚945 ·𢀛𢀛𢀛𢀛告于自乙𢀛

·𢀛𢀛𢀛𢀛告于口𢀛

·𢀛𢀛𢀛𢀛𢀛告于大十𢀛

·貞𢀛𢀛𢀛𢀛𢀛𢀛𢀛

·(丙)告田、告步 下舉為告田游、出步之辭。

續存下7.9 王𢀛田告𢀛𢀛𢀛

寧1.346 貞今日告𢀛于𢀛口一𢀛𢀛卜

粹933 𢀛𢀛貞王𢀛𢀛田告于𢀛口𢀛𢀛用

佚558 貞大𢀛𢀛𢀛告𢀛𢀛告于自口

後上1.4 大𢀛𢀛𢀛告于大十

掇1.48 十一貞告𢀛𢀛𢀛于自乙

寧1.347 十一貞于𢀛口告𢀛𢀛𢀛

·(丁)告𧒒、告𢀛 如前所述「𢀛𧒒」是祈求平息𧒒禍的意思，而告𧒒則是告以𧒒禍的意思。郭某以為「告一歲之收穫于祖也」(粹釋二)的說法是不妥當的。又告𢀛是說告大水於神的意思。

南明4.66 𢀛告𢀛𧒒

佚525 十月卜貞告𧒒于𢀛

京3.98 告𧒒于𢀛

粹14 貞(告)𧒒于𢀛

粹2 貞𢀛告𧒒于高且𢀛

南明4.8 貞𢀛告𧒒𢀛用𢀛田

粹148 辛𢀛卜貞𢀛告𢀛𢀛于𢀛𢀛一𢀛𢀛𢀛

遺840 卜貞告𢀛于𢀛

·(戊)告疒 疒字孫詒讓釋作「疒」(舉例上廿六)，王襄從其說(類纂七)。胡光煒則釋作「𤸰」(甲骨文例)，葉玉森釋作「瘳」(集釋一·六七)，郭某釋作「𤵛」(通釋一〇)，吳其昌釋作「痛」(解詁八七)，丁山釋作「疾」(集刊一本二分)。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人疾病考)、楊樹達(甲文說下五八)從丁山說。

丁山—「疒齒」猶言齒病，疒即周常見之疾字也，許君言疾从疒矢聲，而春兩詔權量刻辭「丞相斯去疾」，疾則從人作𤕫，與疒所從之人同也。又按……所從之∴皆象血液，則疒外之∴，亦可謂象血液形。日本象大版，亦象斧依，人體流血，倚版寢息，此疒之全形，亦疾之初義矣。

楊樹達—余去秋以來，三治甲文，釋此字為疾。所以然者，說文七篇下疾部云「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甲文从人倚爿，與說文解義相同，此一證也。篆文疒字右方橫畫乃人字之省變，說文載疾字古文作𤕫，𠂆亦人字之譌……玉篇疾或作𤺋，亦从人作。今甲文从人，與古文疾字及玉篇偏旁相合，此二證也……疒既象有疾病倚箸之形，自含疾義，疒疾文雖小異，義實無殊。

右丁、楊二氏的立論雖然不同，其結論卻是一致的。疒即疾字，告疒就是告疾。其例如下：

鐵156.1 𢀛𢀛卜𢀛貞𢀛疒告

佚373 大疒𢀛告(續存下383)

京1650 貞告疒于自乙(南師2.82)

掇續300 貞𢀛告疒于自𢀛

南師1.42 貞𢀛疒告𢀛十(外15)

前1.12.5 貞告疒于自口

乙5839 貞𢀛于𢀛乙告疒𢀛

續1.28.9 貞𢀛𢀛疒𢀛𢀛告于𢀛乙

南師2.82 貞疒𢀛告于自乙

庫1957 貞疒𢀛告于口

續存8.1 告𢀛疒(于)口

續1.44.6 貞𢀛告𢀛疒于口𢀛

·(己)告𢀛、告𢀛 告𢀛、告𢀛之辭如下所引。又有記作「告王𢀛」的。

續存306 貞告𢀛于𢀛—乙1293 告大𢀛于𢀛乙—乙3468 ·貞告𢀛于自乙𢀛𢀛𢀛𢀛 ·自乙告大𢀛—乙465 貞大𢀛𢀛𢀛𢀛告一𢀛大𢀛

乙7775 貞多子ㄓ于自𠂤出囚 — 乙7318 祀于自𠂤出太囚 — 庫1801 貞祉囚出于口

囚如下所舉與晶為一字。孫詒讓謂「形義未詳」(舉例下四六)，郭某亦謂「晶字不識」(通釋一九一)，諸家均闕疑。唐釋・惟郭某謂「有作晶者，即牛胛骨之象形，口象骨臼，上有點者示臼上有刻辭也」(骨辭)

乙3933 太囚 （後下35.5）囚多米 （乙693）貞兹晶于自𠂤

乙1954 太晶 （續2.6.6）晶不米 （後上28.7）貞兹晶于以𠂤

(文字研究 釋九醫四)的以晶為牛胛骨的象形。陳夢家從其說(考古 鄴釋五)。可是唐蘭則反駁郭說，且謂「按囚或晶仍是卣字。卜辭𤉲作㿿，其𠮷作𠮷可証。卣以盛鬯，其為倉則以盛米穀，故於日或日形中實以點，象鬯或米穀形也」(天釋十二)的以日、日為卣的象形。囚、晶則為盛鬯或米穀於卣之貌。卜辭中「兹太囚」(乙842 1244 774)又作「兹太卣」(京3530)。囚有被記作卣形的，而卣即卣字(參後述)，則囚亦當為卣聲之字。因為卣與卣同聲，所以可以如唐蘭之說將囚讀作卣聲。又「出太囚」也被記作「出太日」(乙3430)，則日、日字之作日，日者當同為一字(戩304 305 習見)。於下例裏，晶晶也被記作日，可知囚與日為一字或通假。

乙4483 不米多囚(刊)中日 （遺172）貞𠮷不出不多晶刊中日

乙8872 不米外多日(刊)中日 （續3.3.2）貞𠮷不出不多刊出夕日

而日字例如「王囚曰」、「王囚曰」的囚(辭第一)、囚(辭第五)二字均从此，囚囚等字乃記載王所卜兆之占辭的情形之用語，相當於後世的「繇」字(左傳閔二年注，繇，卦兆之占辭)，其字音則「繇由也」(易繫辭下注文辭釋文引章昭曰繇由也)。可知日聲為「由」(自陳夢家將日釋作禍咎(考古 第五期釋名)，諸家多從之，但是可以知道這字釋是不妥的)。於是囚、卣為由聲，與右述以囚為卣聲的說法便告一致。唐蘭謂「日即象卣形無疑……日(𠮷)字象卜在卣中，當讀卣聲……囚或晶仍是卣字」(天釋六一)，其說甚是。既如右述囚、日通用，而日字如下所舉與「𠂤」(尤)通用的例子極為常見，日與𠂤同聲，所以，日乃尤的假借。第五期的𡆥字為日的繁文，為「尤」之義，所以「太囚」就是「王尤」的意思。

粹211 卜亡卜尤貞王𠂤日可夕日

粹214 卜丁卜尤貞王𠂤可夕𠂤

如下①所舉句求禁禦之辭，便可為此考証。這太囚如下②所舉例可能為祖妣所造成，

① 乙1244 貞于自𠂤兹太囚　乙690 貞兹囚于自𠂤　後上28.7 貞兹晶于以𠂤

② 乙3783 貞太囚𠂤多以𠂤　乙4573 貞多自乎𠂤太囚　庫481 貞乎𠂤晶多𠂤用

③ 乙4811 𠂤囚夕太日(乙3171)　金476 貞𠂤𠂤品多𠂤夕刊日三月　京1125 𠂤囚𠂤日(佚36)

又太日如上③所舉為上帝所造成，又尤(囚、日)乃鬼神所造成，而於「貞祉囚出于口」(庫1801)之辭，是以疾病為囚的，又下舉的①乙483、遺172片則是以方國的來寇為囚。因此疾病與方國的侵寇乃是神所造成的神尤，當遭受這些神尤的時候，便如上舉之例②，要卜於造成此神尤的鬼神。尤其是後者以方國的侵寇為上帝之尤的信仰，實為後世將方國的叛亂認為是「天畏」(大誥)、「畏天疾畏」(召公)、「天疾畏降喪」(師訇)、「天降喪于上國」(緜)、「天降威」(大誥)、「天降戾」(晉誥)思想的來源。以上太囚的意義已予考明。

① 乙4483 不米多囚(刊)中日　遺172 貞𠮷不出不多晶刊中日

② 乙4660 貞祉囚多以𠂤　乙4725 貞太祉多𠂤于　金496 貞不𠂤品多𠂤夕刊日　南明517 貞𠮷不出多𠂤𠂤刊

然囚的用法尚有下面的幾個用例：①關於「囚𢀛」，唐蘭天釋的本文謂囚不是指牲色，而於本文上欄則謂「按𠂤囚犬之囚，釋為牲色為是」(𠷎)，依從了郭某將囚作為牲色，釋作黑字的說法。但是庫1987片載「貞米于出

① 續2188 貞𠂤于𠂤囚𢀛米三𠂤卯𠂤𠂤(庫281 前6.3.6 續1.53.1 2.16.7 2.25.6 粹462 後下35.5)

② 鐵41 囚𠁲𠂤

③ 菁5 𠂤𠂤工𠂤太𠂤𠂤晶

囚一𢀛一𠂤米三𢀛三𠂤二卯一𠂤」，此辭囚被作為是與米、卯相對的祭儀，且右例的續2188片作「𠂤囚𢀛」，囚𢀛與𠂤聯接成辭，可知囚是𠂤的祭儀。𠂤如後所述與幽同字，隸作「瘞」(參後)，說文云「瘞幽薶也」，爾雅云「瘞幽也」，作卣聲的囚與幽字正好同聲，所以屬𠂤(瘞)祭儀的囚犬就是幽犬，這個囚乃幽的假借。②關於「囚𠁲」，唐蘭認為就是卜辭中常見的「𠂤𠁲」(天19 林1.8.3)、「𠂤𠁲」(前4.51 文錄)，解釋說「𠁲即卣字，𠁲雨疑與囚雨同，囚當釋卣，卣卣並假為脩，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𢀛長者」(天釋二四)。𠂤、𠂤即卣字，而卣、卣同聲，故其說妥當。③關於「王亦乂夕晶」，郭某謂「晶字不識，在此當是惡意之動詞」(通釋九一)的將之視為動詞。晶在「太𠂤……」之辭被用以指王，可知就是他辭的「太囚」(乙1965)。

要而言之，唐蘭從字形上認日日日囚晶晶等為卣的象形，誠屬卓見。此字與日通假，被用作「尤」之義，又為「幽」的假借，且與「卣、卣」通用。「出太囚」就是「告王尤」，是將致王疾病的神尤或方國來寇之事告於神的意思。(卜辭日又作𤰔日(乙五四〇八)可為日从又聲的明証)

・庚出𢀛　𢀛又作𢀛(粹305)、𢀛(寧1.432)、𢀛(後下34)、𢀛(續存714)。「出𢀛」之辭，其例如下：

粹305 𠂤𠂤出𢀛于𠂤口一𠂤

寧1.432 貞出𢀛于……

續存1514 貞𠂤出𢀛

如前所述(參第一章第一節第三項，先王的稱謂𢀛甲)，𢀛甲(乙4507)、𢀛甲(佚7)、𢀛甲(粹272)、𢀛甲(前)、𢀛甲(誠76)、𢀛甲(續5.3.3)、𢀛甲(前6.1.4)等就是「𢀛甲」，而𢀛甲即殷本紀所稱的沃甲，所以𢀛、𢀛的字音當作沃聲。𢀛字羅振玉釋作「龍」(考釋中三一)，王襄、葉玉森、孫海波從之。可是唐蘭則以為是「螭」而不是龍，其說如下：

唐蘭—𢀛卜辭習見，或作𢀛𢀛𢀛等作，自羅氏誤作龍，學者咸承之，不知龍自作𢀛等形，虯曲而尾向外，此蟠結而尾向內，其形迥異……實象螭形也……(天釋五二)

誠如唐氏之所指，龍字(𢀛)其尾向外，而𢀛字則其尾向內。此外龍有角冠，如𢀛(前4.53)、𢀛(續5.15)、𢀛(前4.54)、𢀛(前4.54)、𢀛(佚73)、𢀛(鐵)、𢀛(乙4516)等形便是。可是𢀛卻沒有如此的角冠，可見唐氏否認它是龍字的說法是妥當的。然而卻有𢀛字也作𢀛(乙7...)的一個例子，可知𢀛實𢀛屬。說文將从虫丩聲的「虯」解作「𢀛，龍無角者，从虫丩聲」，認為是無角之龍。此虯字的𢀛與卜辭的𢀛同為一字，所以𢀛當即是虯的本字。由此可知沃甲(𢀛甲)所以被記作𢀛甲、𢀛甲，實由於假虯渠幽切為沃的緣故。𢀛字如下所舉是就疾病與王尤而卜「其𢀛」、「不其𢀛」的。又有作「妣庚𢀛王疾」的，就𢀛的「王疾目母其𢀛」的，就𢀛的字音來說，當為「祆」的假借。

乙960 ・貞出妣四不囚𢀛　・貞出妣四𢀛

乙3399 ・貞囚𠂤囚𢀛　・貞太囚𢀛

乙3066 貞𠂤𢀛𢀛太祉　乙3018 太四𢀛囚𢀛

從而「告𢀛」就是告以神尤、神祆所造成的疾病而祈求加護保祐的意思。

・帝其他　除右述以外，還有下列諸辭例。至其內容，則須俟後考。

明2322 ・𠂤己𠂤𠂤囚出𦎫　・口𠂤卜𠂤𠂤𠂤𠂤出𦎫(前4.46 4.47 卜41 京?)

後上25.1 貞出出𦎫𠂤乎𠂤

甲755 日𠂤𠂤𠂤出于田九𠂤(後上7.6 南師2.138 粹57 寧1.440)

前4.46 內𠂤卜𠂤貞𠂤出𠂤于……一𠂤

金462 貞𠂤出𠂤𠂤于𠂤

甲2127 內𠂤卜貞出𠂤于口三𠂤

乙5408 貞出于田三𠂤出刊𠂤𠂤

後上24.3 貞𠂤出𠂤𠂤于口(續存2.2)

後下37.9 己𠂤卜囚𠂤𠂤出夕口(粹3.10)

寧3.122 貞𠂤𠂤囚𠂤出囚𠂤𠂤

乙3429 ・貞出𠂤𠂤日　・貞出𠂤囚出日

七W41 貞𠂤不𠂤𠂤囚𠂤𠂤𠂤囚出于口𠂤

卜383 貞出𠂤𠂤𠂤于𠂤

卜380 卜𠂤貞出太𠂤于自𠂤(南上14)

南明519 卜囚出𠂤𠂤𠂤

佚832 𠂤𠂤卜𠂤貞囚𠂤𠂤𠂤出于𠂤

南上14 口卯卜貞𠂤𠂤𠂤出𠂤中二𠂤

明220 貞出𠂤于𠂤𠂤三𠂤(續3.36.2)

續1.36.3 內𠂤卜貞囚出𠂤于𠂤

佚340 貞𠂤𠂤𠂤出𠂤囚八于口一𠂤

續存下660 口米卜𠂤貞𠂤出𠂤于以𠂤

後下16.10 貞𠂤出太𠂤于口三𠂤

續1.50.2 貞出𠂤于𠂤𠂤

右例中的「出𦎫」，郭某謂「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此云告麥，蓋謂此」(通釋八〇)的將之釋作「告麥」，葉玉森從其說(集釋四五)。可是這「出𦎫」卻絕無對鬼神舉行的例子，可見這不是告於神之辭。後1841片「貞出出𦎫𠂤乎𠂤」作「出𦎫」，續作「豕乎逐」，所以此辭可以訓作「有告來豕，其逐之乎」，出𦎫大概是田獵用語吧！至於右例中的「日𠂤𠂤」並非日蝕，其事實已如前述(参後)。

要而言之，告于神的主要內容是「方國的侵寇」、「征伐」、「田遊、出步」、「蟲禍、水害」、「疾病」、及「王尤（指方國之來寇與疾病）」、「祆（指疾病）」。

(17) 𢀛　𢀛孫詒讓(舉例下一〇)、羅振玉(考釋中四二)釋作「衣」。作為祭祀用語的𢀛字，自王國維以為「合祭之名」始，王襄(簠釋典七)、葉玉森(集釋一二〇)、陳直(殷契騰義二)、郭某(通釋七五五)、吳其昌(解詁續四八五頁)、陳夢家(綜述三九八頁)等均從之，略無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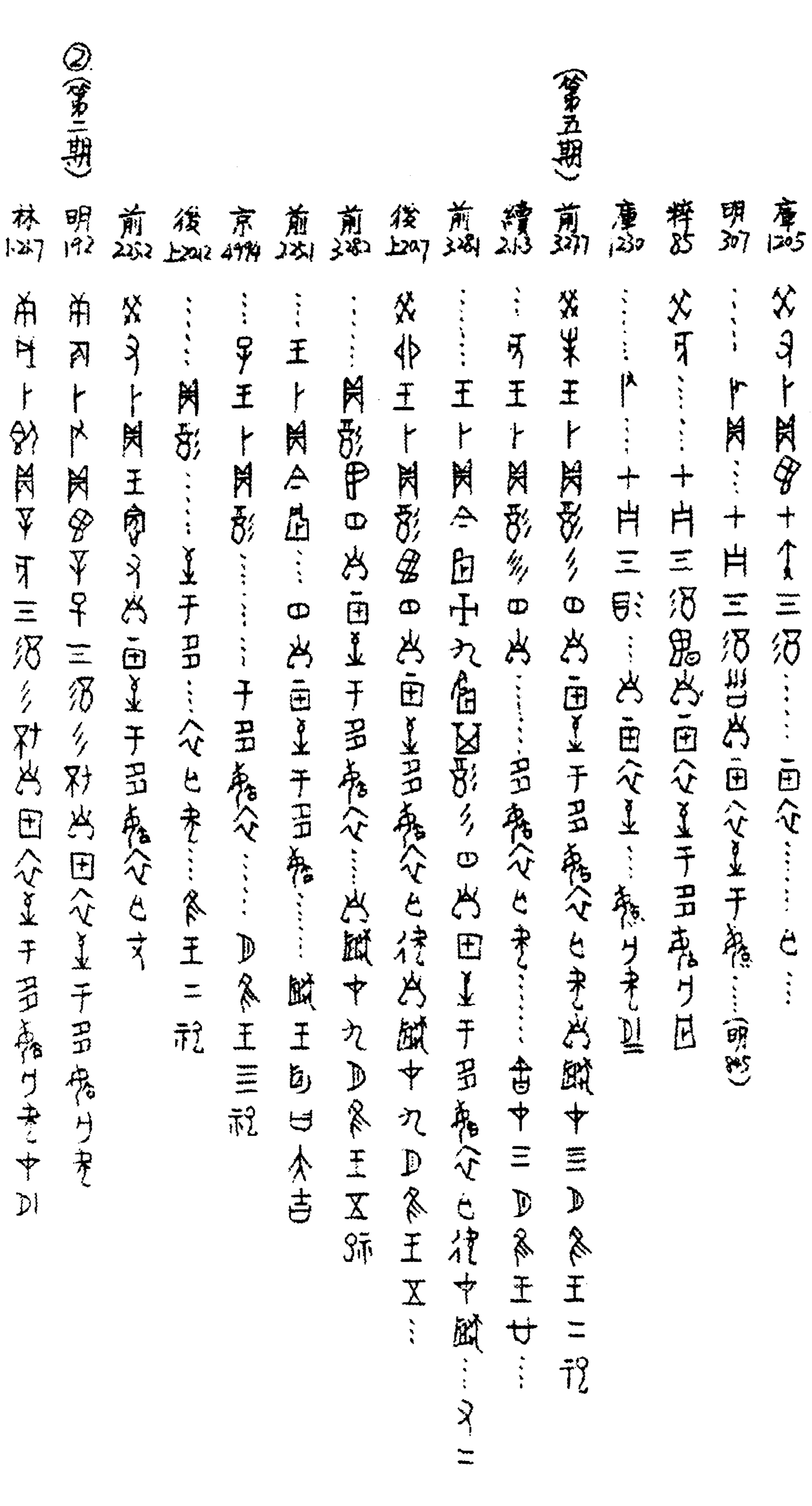
王國維—卜辭屢言自上甲至于多后衣，或云自武丁至于武乙衣，則衣者合祭之名，古殷衣同音，則疑謂殷祭矣。(戩釋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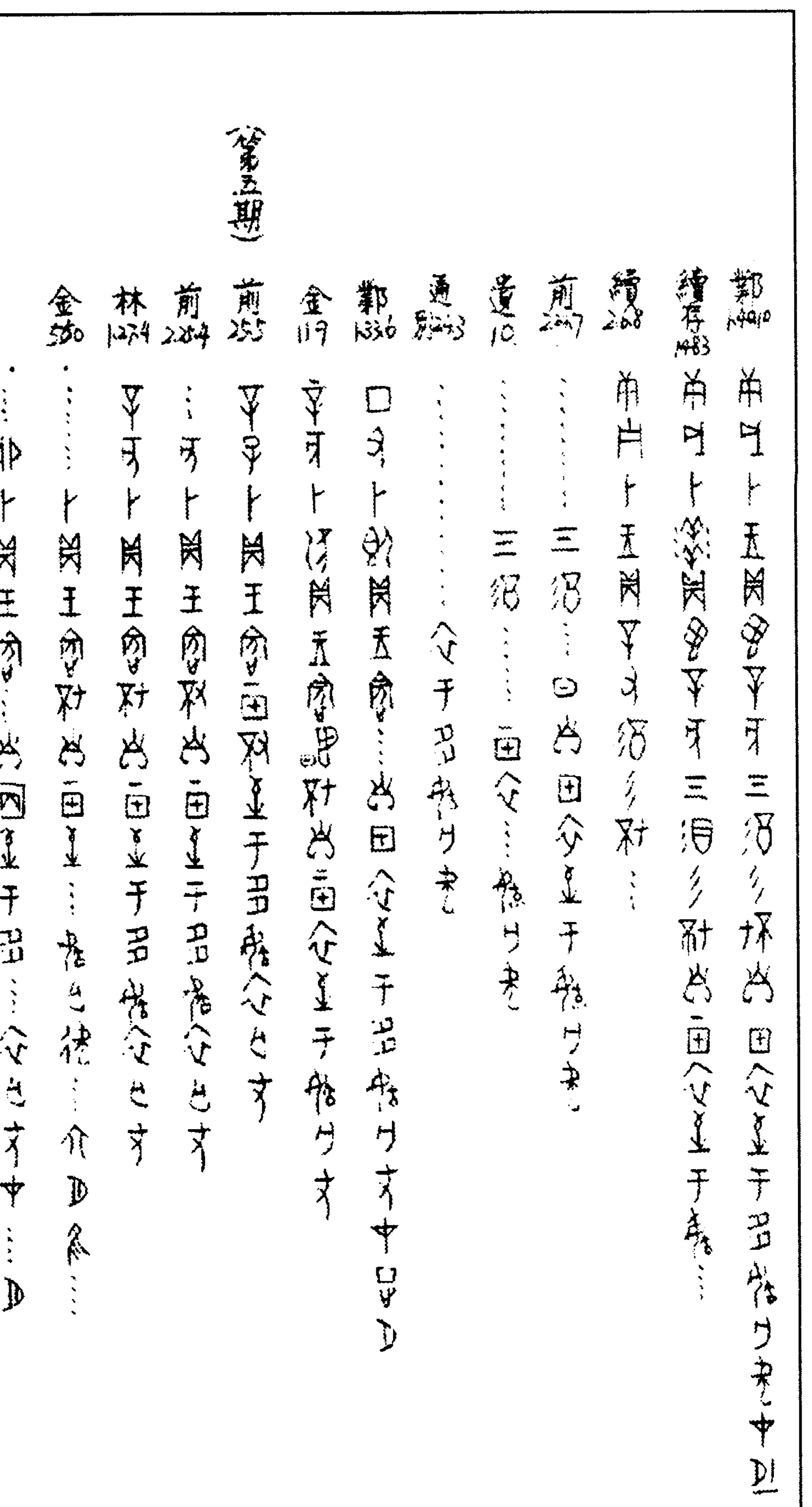
—衣為祭名，未見古書。惟濰縣陳氏所藏大豐敦云：王衣祀於丕顯考文王。案衣祀疑即殷祀，殷本月聲讀與衣同，故書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郼如夏，高注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曰衣。然則卜辭與大豐敦之衣殆皆借為殷字。惟卜辭為合祭之名，大豐敦則為專祭之名，此其異也。(殷禮徵文)

如右王氏因「衣」被用於「自上甲至于多后衣」(習見)「自武丁至武乙衣」(後上20.6)，所以將之釋為「合祭之名」。又因衣、殷同聲，所以以為衣祭即殷祭，而認為殷祭即「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鄭注)之一祫一禘的合祀。卜辭的□雖然解作殷祭，為合祀之名，可是必須注意大豐殷上的「衣祀」則被用為專祭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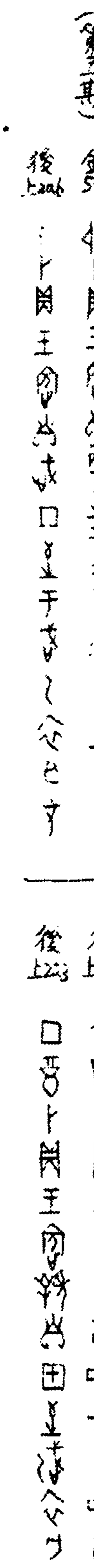
祭祀卜辭「□」的用法，就其使用的形式而言，可以分成四類：

(甲) □□□□于□□ 與 □□□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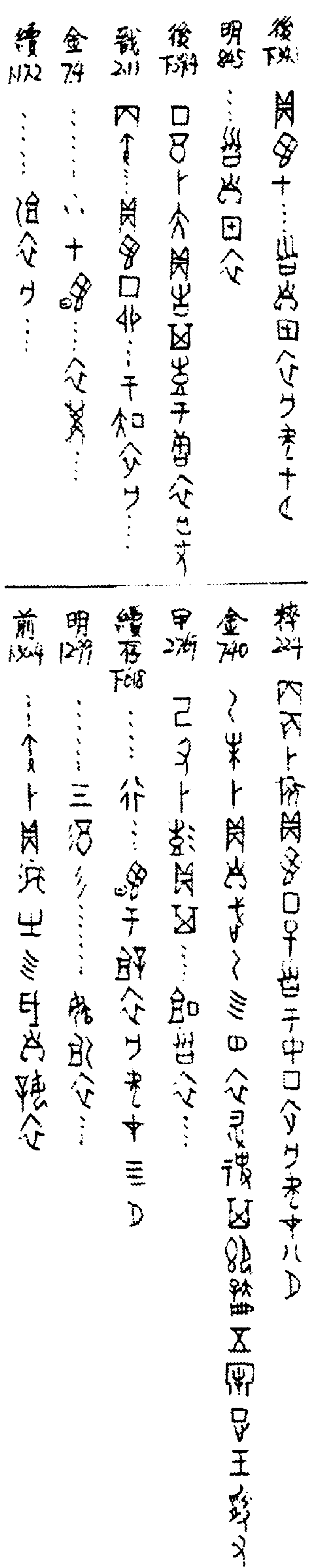

①(第二期)
金124
通別2.1.2
庫1205
明307
粹85
庫1230
(第五期)
前3.27.7
續2.1.3
前3.28.1
後上20.7
前3.28.2
前2.25.1
京4994
後上20.12
前2.25.2
②(第二期)
明192
林1.26.7


鄭1.40.10
續存1483
續2.6.8
前2.24.7
遺10
通別2.4.3
鄭1.33.6
金119
(第五期)
前2.5.5
前2.28.4
林1.27.4
金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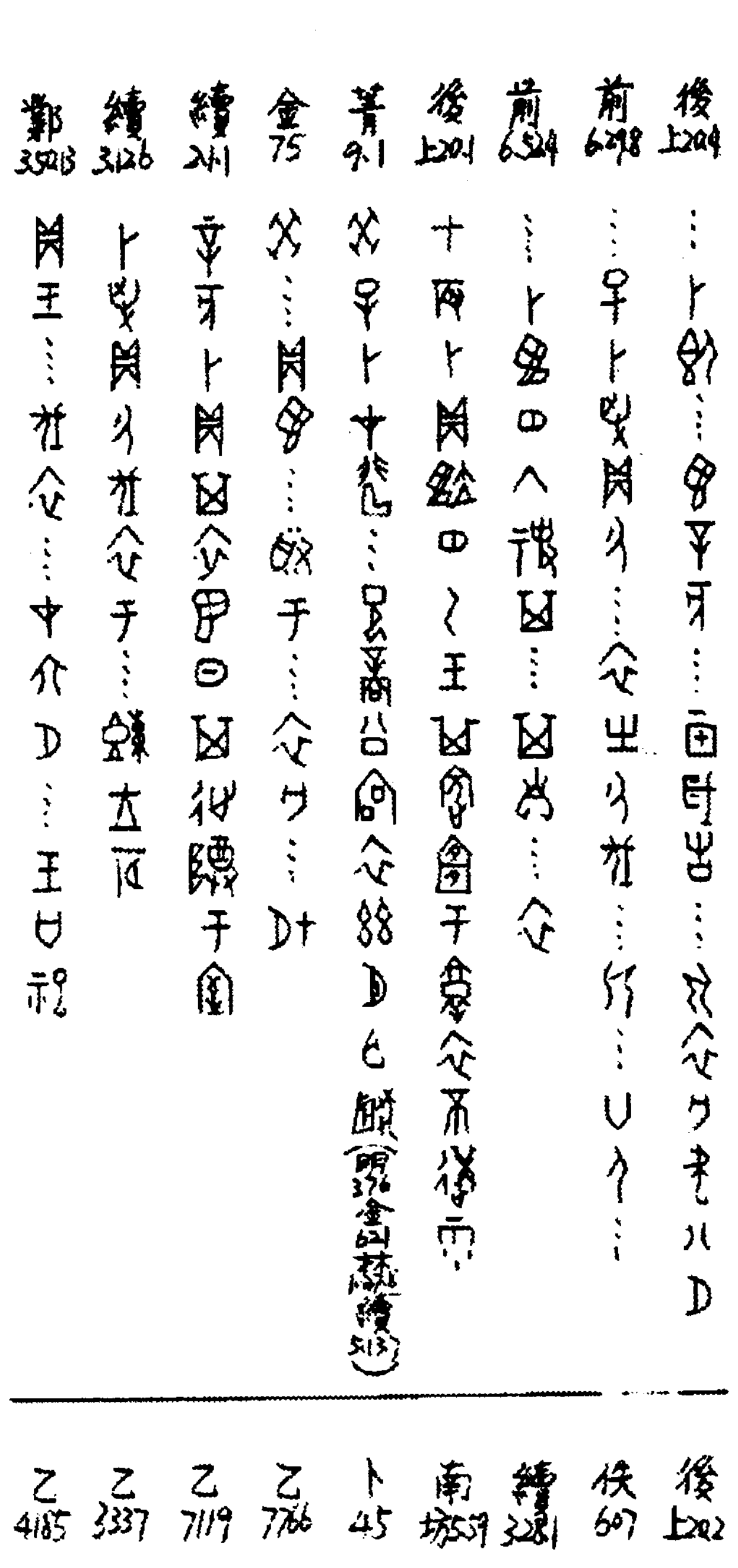
(乙) □某王□某王□


(第五期)
金500
後上20.6
後上20.5
後上22.3

(丙) 某王□


後下3.4.1
明845
後下3.4.4
戩2.11
金74
續1.13.2
粹224
金740
甲2.4.1
續存下618
明1299
前1.34.4

(丁) 其他的用例


後上20.4
前6.29.8
前6.52.4
後上20.1
菁9.1
金75
續2.4.1
續3.12.6
鄭3.50.13
後上20.2
佚607
續3.28.1
南坊5.39
卜45
乙7766
乙7119
乙3337
乙4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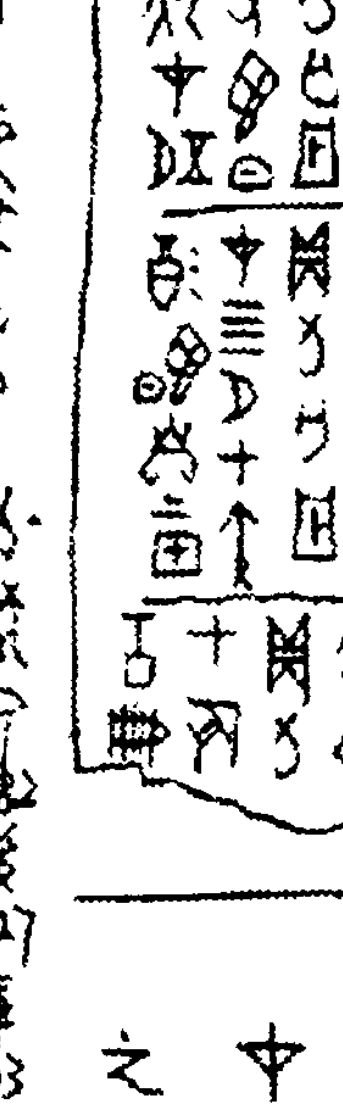
做為祭祀用語的「□」，其用法大致如上所列。綜觀四類的用例，有「□□□于□□」與「□□□于□□□」兩種用法，前者屬第二期，後者屬第五期。又①例的卜日一律在癸日，而②例的卜日則在庚日、辛日(庚日的場合下其祀日在辛日)以及丁日，且用「□」字，可知①、②為不同類的卜辭。

試考察①例卜日為癸日之「□□卜□□□□十□三彡□□□□□□□一□□□□□□中□□□□□□」(金124)一辭，其舉行「□□□□」的甲寅日是在□祀示癸的次日，此等關係正好與□祀上甲・□祀示癸的祀序一致，由此可知「□□□□□」是行於上甲的□祀的。又前3.27.7片的「彡彡□□□□于□□□」與後上20.7片的「彡□□□□□于□□□」是行於帝乙祀譜中上甲的彡祀及□祀之日的。前3.28.1片的「彡彡□(□□)□于□□□」與續2.1.3片的「彡彡□□□」是行於帝辛祀譜中上甲的彡祀的，這些事實已見於前述。由此可知「□□□□于□□」是在上甲的祀日舉行的。而其辭既作「□于□□」，則對多后的合祀大概也是在上甲的祀日舉行的了！屬第二期的卜辭如「□□□□于□□」一辭，是由「□□□」與「□于□□」所構成，而這「□□□」從下例可知其是個完整的卜辭：後下34.1片之辭與「□□口□□于中□□□」(粹224)形式相同；又佚906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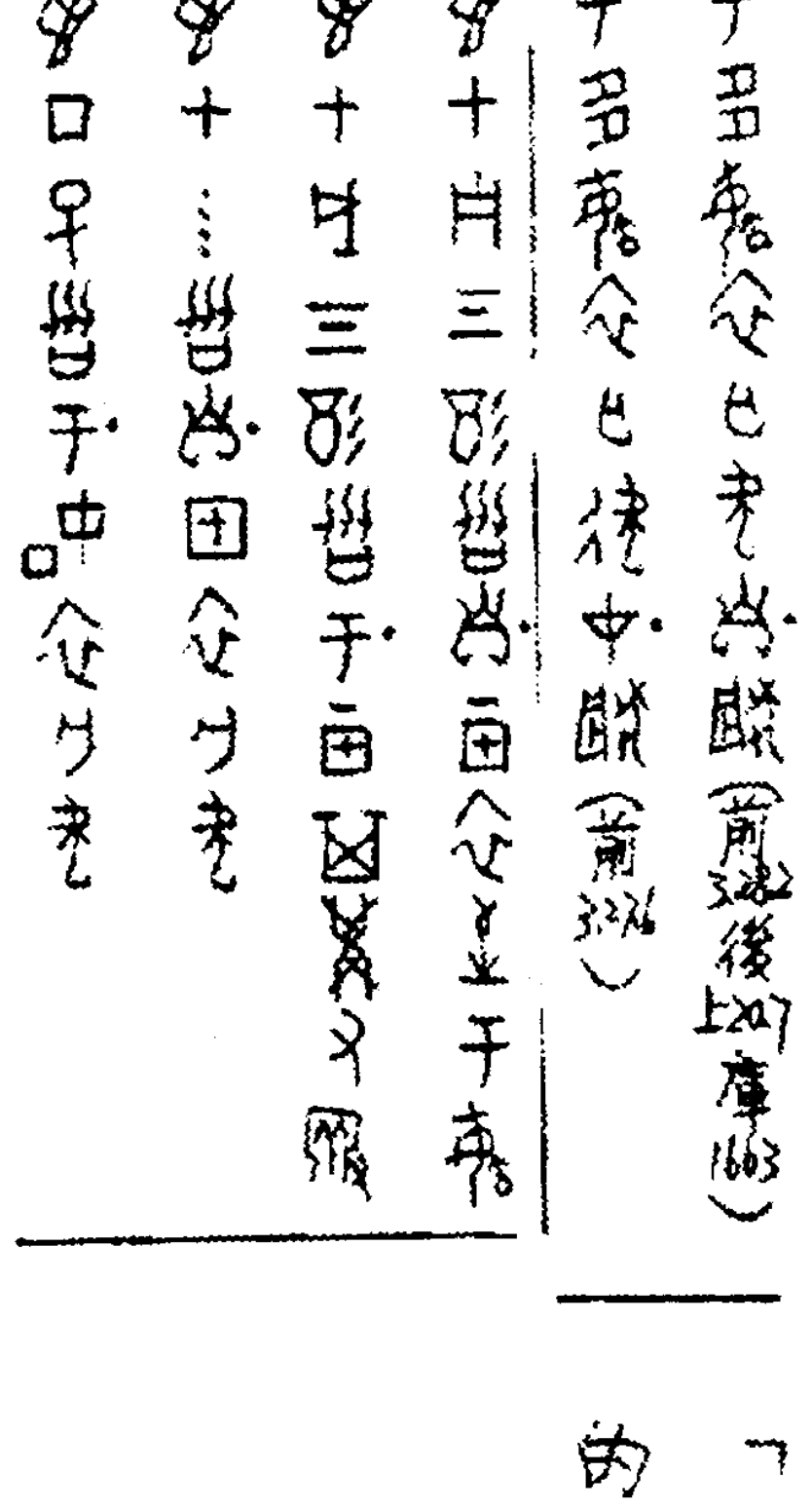
後下34.1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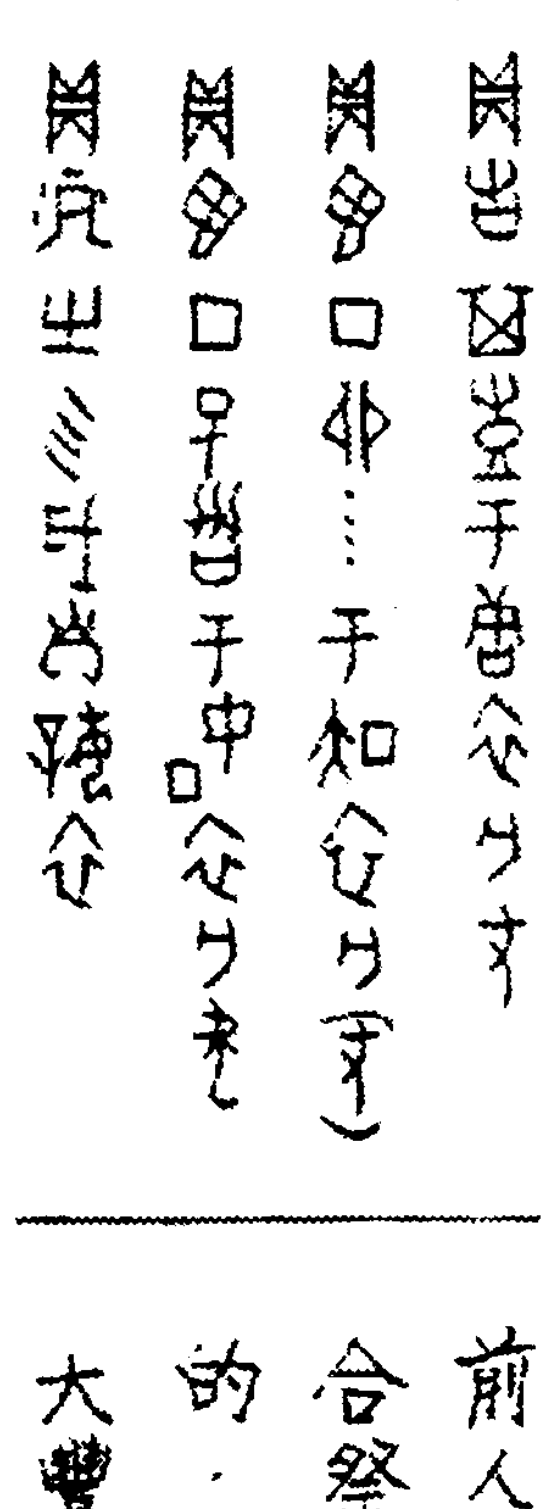
—「□」之辭並不是「□□□□于□□」的省略，此由這一類辭

佚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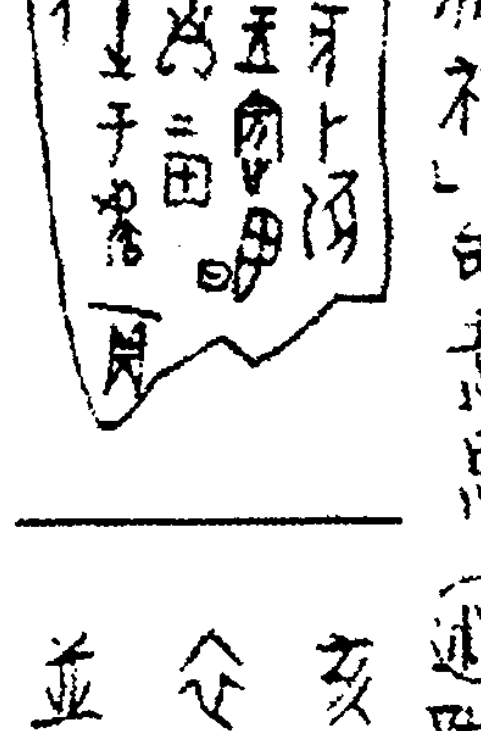
例絕對不見於貞旬卜辭便可明白，或許如下所舉「□」被用為「中」(在)的假借，更且代替「□」而用為「于」字，所以後下34.1及佚906之辭的意思並不是「自上甲而衣之」，而是「在上甲而衣之」、「衣於上甲」的意思，為一完整之辭。「□」字在前記的(丙)類裏如同下舉諸例的情形被使用，這些□字要拋開前人之說而將之解作合祭之名是相當困難的，其實這些「□」與大豐殷的「□祀」同為事祭名，卜辭的□也被用為事祭的，如上所証，「□□□□」乃完整之辭，意即「在上甲而衣之」(與他辭「□□□□□□十□」(續1.34.4)的「在□」同)，而「□」被用於事祭時，則如後所記為「殷戚」之義，因此「□□□□□」就是「在上甲而衣之，以至於多后」的意思。又屬第五期的「彡□□□□于□□」一辭意即「在上甲至於多后而衣之」，且因這「□祀」行於上甲的祀日，所以「□□十□三彡□□□□□于□□」與「□彡彡□□□于□□□」就是以□、彡之祀祀上甲，然後繼續以這祭祀及於多后的意思。□，並不是合祀多后的意思。


前3.27.7
前3.28.1
明307
續存1485
後下3.4.1
粹224
(前3.28.2 後上20.7 庫1663)
(前3.24.6)


後下3.4.4
戩2.11
粹224
前1.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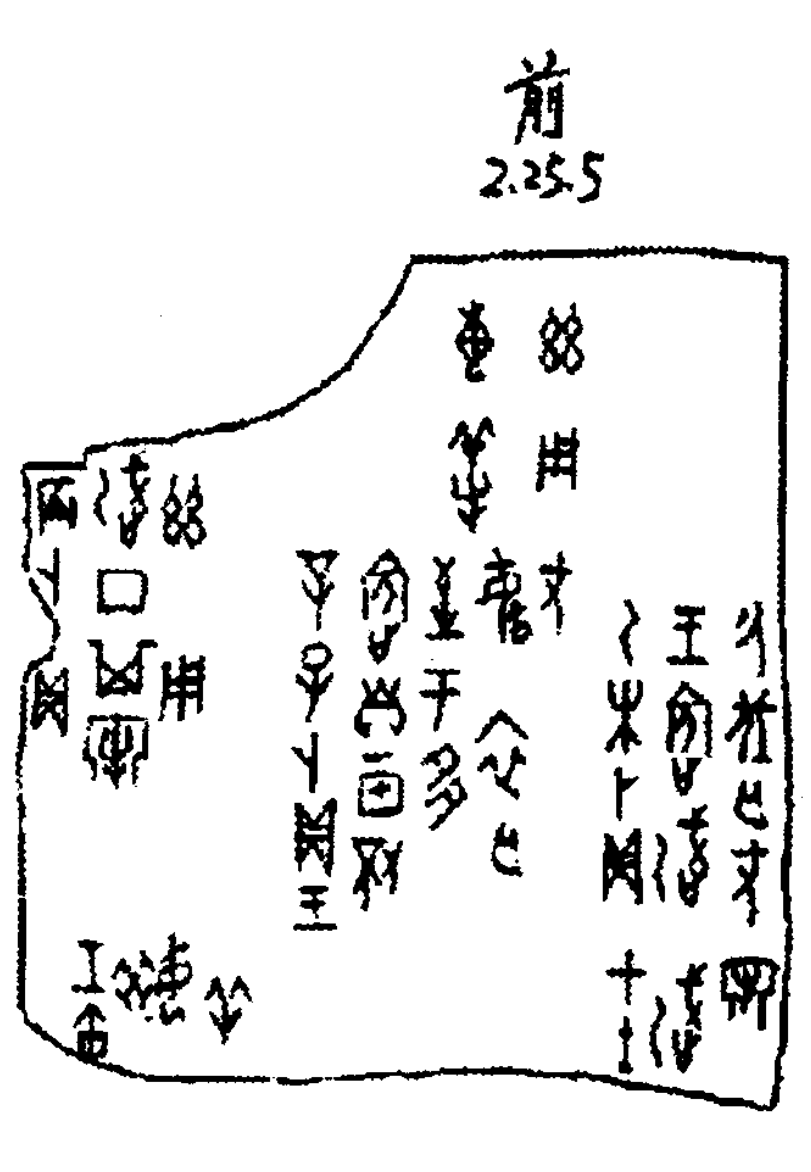
其次②例皆用「□」字，且使用□字之辭其祀日一律在「辛日」，絕無例外，因辛日不對上甲舉行五祀，所以像「□□□三彡彡□□□□于□□□」式樣的卜辭與①例不同一類。「□」字舉例來說，被用如「□□卜□彡□」(文27)，而對伊尹是不行彡祀的，所以此辭意是□祀伊尹於某王的彡祀，□有「祔祀」的意思。(參照後述)試一看下舉的甲骨片，(金119)祖辛的祀日在辛日，所以其上辭當作「辛

金119



亥卜河貞王賓祖□□幾附夕亡」，至於下辭「辛亥卜河貞王賓□□□□□」則是□祀祖辛之辭，由此可知這「王賓□□□□」並不是對上甲的□祀，「王賓□」乃是指對祖辛的□祀而言，則「□□□于□□□」乃指正巧附祀於這次祖辛的□祀的意思。又下一例片「□□□于□□□」一

前2.25.5



辭，在第五期只被記載於「口祀卜辭」中，沒有例外，可知它與口祀（禘祀）是有關係的。春秋左氏傳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哀公十三年），如此，魯禮是以辛日作為禘祀上帝先王之日的，這和「□□□□于□□」一律行於辛日的記載正好相合，所以這是口祀的祭祀。鄭注云「魯禮三年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年，五年而再殷祭」（王制注），可知禘禮是喪畢而後祫祀於大祖廟，接著禘祀於五世親廟之禮。據此，則右例金川片之辭屬口祀，即在舉行「□□□□于□」的祭祀時，適值□祀祖辛的辛日，繼□祀祖辛之後，則「□□□□于□」（在上甲衣至于后），即是衣祀於上甲廟而及於多后的意思。所以這一辭的「□」也不是合祀之名。如右所述鄭注將這種祭祀視為殷祭，此即是卜辭的「□」，而「□」字在「□□□□□」（[illegible]）之辭又被記作「□□□□□」（[illegible]），可見□字之有無並不影響祭祀的實質內容，又下舉二辭中「□逐」也記作「□逐」，可知「□」有「盛大」義，因此，「殷祭」不是合祀之義，而是「大祭」的意思。

前2.12.3　貞王田□□□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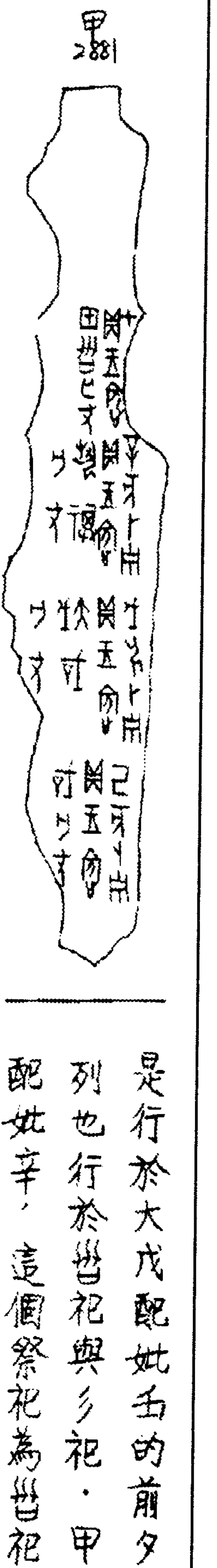
粹73　□日工五□□□□□

「□祀」亦必是殷盛的祭祀之意。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天），鄭注云「禘大祭也」（喪服小記注）、「大祭曰禘」（大傳注），可為此說的旁證。

如此這般，「□」為「殷盛」之義，(丁)例的「□□□□」與(丙)類的「□于中□」的□亦屬此義。又(乙)類的「貞王□□□于□□」乃「在武丁廟舉行祭祀，然後殷祀武乙以前之先王」的意思，至於「貞王□□□□□□□□□」則必是為祈祀這些先王而殷盛以祀之之義了。王國維對「□」的用法，忽視了有用於專祭場合的情形，以致把「□□□于□□」、「□□□于□□」等辭上的「□……□……」解作「自……至……」，又把鄭注的殷祭誤解為合祀，兩者一結合，遂有「□者合祭之名」的誤說。

(18) □　由下舉的甲骨片可知□字被用於□祀。將此片上四辭的關係按之祀序表，則與甲午□祀上甲、戊申□祀大戊、辛亥為祭祀大戊配妣壬的前夕祭、乙亥行祖乙的□祀，的關係相當。□□是行於大戊配妣壬的前夕祭的。□□如下所列也行於□祀與彡祀。甲2880片的□乃武丁的配妣辛，這個祭祀為□祀的事實已如前述（第一章第三節）。南明391片則明載為「□彡」，這兩個例子裏的「□□」也都行於□祀妣辛或彡祀大乙的前日。此南明391片載「□□」與「彡□」在同日對貞，而「□□」與「□□」在同日對貞的例子又極為習見（明669、690、後下25.4、書道10.6），由此可知□與□是同類語。□作□、□、□等形，這些為一字的事實一見下舉的用例便可明白。羅振玉以□、□、□（後下25.5）為一字，釋作說文的「苣」，以為與「□」同義（考釋中五）。商承祚則以□、□為「炬」，釋□為「執」（類編一九又三九），後又改釋為「□」（佚釋四八又三九七）。王襄則以□、□為「□」，以□為「風」（類纂正二二、四七及五七）。葉玉森釋□為「執」，釋□為「風」（集釋六五）。郭某贊成商氏的釋炬說（通纂釋）。唐蘭則視□、□、□、□為一字，反對炬苣說、風說、□說，而贊成「執」說（天壤釋五）。孫海波從唐氏（誠釋二〇八）。

甲2881



甲2880（□□□卜□貞王賓□□□□
□□卜□貞王賓□□□□

南明391（□十□卜□貞王賓□□□□
十□卜□貞王賓□□□□□□

書道10.6　十□……貞王賓□□□□□□
十□卜□貞王賓□□□□□□

前4.23.5　□□　粹87　□入　京4310　田□　京4945　田□

佚391　□□　粹1001　□入　前2.27.4　田□　京4571　田□

此字是由□、□、□與□、□構成的。這個□、□之形，舉例來說，試觀察□字又作□（鐵181.2）、□（林2.14.5）、□（粹465）、□（粹465）等形，可知是象束葦而燒之、火焰上騰、坐而持之之兒。至於其用法之例如下：

① 書道10.6（十□……貞王賓□□□□□□
十□卜□貞王賓□□□□□□

佚247（□□□□□□□□□□
□入□□
□入□田□□□□

② 寧1.370（□□□田□□□
□□□□

佚901（□□□□□□□□□□□□
□□□□□□□□□□

後上14.6（□□□田□□□□□
□田□□

③ 佚603（□□□□□
……□□□□

粹697　□□□□（□□□）・□□□□□□□□・□□□□□□□

上例中，此字與「□」、「□」（①）、「□」（②）、「□」（③）對貞。□即夕，□即日中之意，而「□」字例如在「□□□于□□□」（粹…）辭中是與「□□□于□□□」（續4.14.6）與「□□□于□□□」相對的，此當即說文「莫，日且冥也」的「莫」字了。至於「□」又作□（後上16.3、續6.…、佚…）、□（鄴…）等形，後□片「□□」與「□□」、庫1051片「□□」與「□□」對貞，此即說文「杳，冥也，从日在木下」的「杳」字。由上□字與夕、日、莫、杳等字對用的情形看來，可知它是一個表示時刻的用語。唐蘭釋之作「上燈時候」是對的。

唐蘭—或以紀時，如云「□入不雨，夕入不雨」，讀為爇入，殆如上燈時候矣。（天壤釋五）

因此「□□」就是祼祀於上燈時的意思。「□□」與「□□」所以對貞，不外是為卜行□（祼）祀的時刻應在「□」時還是「□」時的緣故。但唐氏卻又將此字釋作「爇」，以為「卜王□田□」（前2.27.4）的「□」當解為「燒」，而將此辭解為「燒田」。可是根據「□工□□田」（寧1.391）的用法看來，這解釋是不對的。从□从□的字不見於說文，究竟即後世的什麼字，還需等待後考。

如上所述便是用於□祀卜辭的用語。

第二項　□祀的祭儀

□字第一期未見，第二期作□（金124）、□（前1.26）、□（續存1599）、□（續1.10.2）、□（京4237）、□（續存243），第三期作□（甲2693），第四期作□（續5.5.6），第五期作□（下11）、□（前1.51）、□（林1.26）等形。羅振玉未有考釋。華學涑釋作「祼」（篆室殷契類纂二），商承祚釋作「祼」（類編待問二一），葉玉森釋作「索」（集釋一八三），吳其昌釋作「餡」（解詁六三五），于省吾釋作「觀」（駢枝釋□），陳邦福從葉釋（殷契辨疑七葉），董作賓氏則從于釋（殷曆譜後記）。金文中有作□、□之字，因「作□毀」又作「作□毀」，可知二者實為一字。□與□、□與□實為同一字。說文云「□，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如此，□是由才、食、丮三部份構成的，金文的□則从中、食、丮。而卜辭的中與金文的中均用於才、在，所以此兩者實為一字。從而于省吾將□釋為說文的□是十分正確的。

□，說文云「□，設飪也」，根據□从□便可明瞭它是以設飪（即大熟）而祀的祭名。這個□祀被用於卜辭中的用語有□、□、□、□、□、□、□、□等，其例如下：

(1) □　庫1109　十□卜□貞王賓□□亡尤

(2) □　甲2692　・□□卜□貞王賓□□□亡尤
十□卜□貞王賓□□□□亡尤

(3) □　甲2692　同(2)

(4) □　續存1599　貞□□□……□□

(5) □　甲2693　丙□卜□貞王賓□□□……

(6) □　戩33.16　……□……□

(7) □　甲2602　十□卜□貞□□□□□□□□□

(8) □　庫1234　……□□□……□□十□□□□……□□

(9) □　續存1599　貞□□……□

右例的□、□被用於□祀的事實已見前記。又(1)至(5)的用語已在前項敘述過，今即就(6)以下諸例來加以考察。

(6) □　作□（鐵101.1、前5.23.1、下7.3）、□（前7.18.4、鐵178.4、續5.4.1）、□（續4.32.1、6.9.3）、□（前8.10.3、撥2.28.6）、□（乙6664、續4.29.1）。孫詒讓、羅振玉釋作「既」，諸家從之，並無異說。

孫詒讓—說文既字从皀旡聲，金文郘鐘作□，師田父尊作□，石鼓文作□可證。（舉例下七）

羅振玉—即象人就食，既象人食既，許君訓既為小食，誼與形為不協矣。（考釋中五五）

作為祭祀用語的，除了郭某如下所引的認為是「□」的省文而釋作「餼」外，他家無說。餼、段注云「聘禮、殺曰饔、生曰餼。餼有牛羊豕黍稻粱稷禾薪芻等」（注疏），以為是供生牛羊黍稻之類的意思。

郭某—既殆□省，說文以□為餼之異，禮中庸「既廩稱事」注云「既讀為餼」，餼者以生物為獻也。（粹釋三三）

□被用於□祀以外的內祭與外祭（粹33、鐵178.4、續1.15、1.36.1、甲174、南明478），其用例如下：

庫1287　貞□□□□□……一□

京4020　□□□□—□

甲2608　王□田□□□

甲1280　貞□□□□

續存1514　貞于□□□□

佚146　貞□□□于□

甲174　□出□□出

南明478　□□貞□出□□

(7) □　□字在「彡日□」（粹243、甲3652）之辭又作「彡□」（文516、前4.21.1），可知是與□通假的字。羅振玉釋作「疇」（考釋中八）。做為祭祀用語的，則葉玉森（集釋七・二八）、吳其昌（解詁三二〇）、郭某（粹釋二四二）均解作「禱」。

吳其昌—疑為禱之本字，亦省作□，蓋即壽之本字，亦即禱之本字。（解詁三續二五〇頁）

郭　某—遷殆禱之古文，此讀為禱。（二四釋）

說文禱字的古文作「𥛱」，所從即右例的𢍏，所以此說極是。

(8) 米　米又作𠦃。孫詒讓、羅振玉釋作「米」（名原上五，考釋中三五）。做為祭儀的，則如下所引郭某以為「類」的假借，于省吾以為「敉」的假借。

郭某—米蓋假為類。周禮大祝，一曰類，注云類祭名也。（粹釋三七）

于省吾—當為祭名，與彌弭敉字通……契文之米祭，即男巫招弭之弭，弭為安凶禍之祭。（駢枝三續釋米）

米，舉例來說，有被用如「[illegible]」（粹[illegible]）、「[illegible]」（甲903）的。可是在甲903片上又記有「[illegible]」之辭，而此於他辭則作「[illegible]」（粹909佚[illegible]），可見米實為登升的供物而非祭名，所以二氏以為祭名的說法不對。這「[illegible]」之辭又作「[illegible]」（粹1574鄴[illegible]京[illegible]），米象禾（禾）垂𢑚（即說文「𠧪，草木實垂𠧪𠧪然，象形」的𠧪字，參後述卣）之貌，這和說文「米，粟實也，象禾黍之形」的說法一致。知米是登升禾粟的意思。米在五祀中獨被用於以餌為祀的嘗祀。

(9) 即　說文云「即，即食也」。羅振玉謂「即象人就食」（考釋中五五）。做為祭儀的，則郭某謂「其即殆猶言其至其格，謂變及上甲其來就享祀也」（粹釋三）的解作「來就享祀」之義。商承祚則釋作「饗」（類編五）。

即與𩚬、𩛥有通用之例，如「[illegible]即」（南坊3.41）也作「[illegible]」（金727、730、文629、掇2.487、京3221），「[illegible]」（京4379）也作「[illegible]」（鐵161.1、佚695），又「多子即」（粹486）也作「多子[illegible]」（甲2734），「[illegible]」（金673）又作「[illegible]」（續存549）就是。可是全盤言之，三者自有區別。

即作「即宗」的用法極為常見（前5.4.5、續1.21.2、粹4、16、440、685、724、鄴3402、甲717、1318、雙劍附1、南明484、493、576、734、735、京2978、續存1759），舉例如下：

雙劍附1	[illegible]即宗于[illegible]
南明676	即宗[illegible]
續存1759	即[illegible]宗[illegible]
粹4	[illegible]即宗
甲717	卜[illegible]即宗
粹724	[illegible]即宗
鄴3402	[illegible]
前5.21.5	[illegible]

如右所舉，「即宗」被用以對外祭諸神行、[illegible]等。即宗即「即宗」，是招致於宗廟而享祀之的意思，所以郭某解即為「其來就享祀也」的說法是對的。鐵59.4片作「[illegible]」，有即於宗（即賓）之語，便是旁証。從而下舉甲骨片的「即口」與「[illegible]口即于宗」就是招祀口（即上帝）於宗廟的意思

。要而言之，即（即）就是招之於宗廟以祀之之義。

第三項　劦祀的祭儀

劦第一期作𠯕（佚887）、𠠷（續2.28.5），第二期作𠯕（前1.7.5），第三期作𠯕（甲2072）、[illegible]（南明614）、[illegible]（粹1160），第四期作[illegible]（粹432），第五期作[illegible]（前1.2.1）。𠯕與𠠷一字的事實，例如一見「[illegible]」（掇2.158）又作「[illegible]」（乙4548）便可明白。此字徐中舒（甲骨學）、柯昌濟（補釋）、葉玉森（集釋一·八）、陳夢家（燕京學報十九期）、郭某（粹釋）等均釋作「劦」。胡厚宣則著眼於右例掇2.158、乙4548片之辭與山海經的「東方曰析，來風曰俊」語法相同的事實，而謂「劦風」即周語的協風，其說如下：

胡厚宣—夏小正曰，正月時有俊風。周語耕藉「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亦與甲骨文東方「鳳曰劦」，大荒東經「東方來風曰俊」之說合。而俊風之必為劦風，由此亦可以証明。黃模夏小正分箋言，「俊風即協風」，其說是也。（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証四葉）

楊樹達於此說評曰「其說至確」（甲文說卷下五六）。據此可証明劦、𠠷就是劦、協。做為祭名的劦，周語韋昭注云「協，和也」，此意大概是本乎祈求祖神的骨和這意思而來的吧！

劦祀的祭儀如下：

(1)	乙	後上1.16	于劦日[illegible]王賓
(2)	歲	粹438	劦于[illegible]歲[illegible]二牢
(3)	[illegible]	粹279	[illegible]
(4)	夕	南明609	劦日[illegible]夕歲[illegible]
(5)	祼	甲2880	[illegible]
(6)	[illegible]	甲2880	同右
(7)	彡	佚887	劦[illegible]于[illegible]用
(8)	牢	粹438	劦于[illegible]歲[illegible]二牢
(9)	祜	京4046	卜劦日[illegible]
(10)	𡆥	續存1.1482	……[illegible]……三[illegible]
(11)	穴	後下34.1	[illegible]
(12)	𩚬	南明629	于[illegible]劦日[illegible]
(13)	[illegible]	佚887	[illegible]劦[illegible]于[illegible]用
(14)	日	粹1160	[illegible]劦日[illegible]王賓

(15)	卣	後上1.16	于劦日[illegible]王賓
(16)	鬳	寧1.199	劦日[illegible]用
(17)	祝	寧1.199	同右
(18)	濩	庫1299	……[illegible]……劦[illegible]
(19)	行	粹239	劦于[illegible]
(20)	[illegible]	粹239	同(19)
(21)	[illegible]	粹239	同(19)
(22)	[illegible]	後上1.16	同(15)
(23)	[illegible]	續存1475	[illegible]
(24)	[illegible]	續存1485	[illegible]

右例的祝、劦行於劦祀的事實已見前記，又(1)至(13)的用語也已述之於前，茲就(14)以下諸例來加以考察。

(14) 日　五祀中劦、彡、翌三祀作劦日、彡日、翌日，是以日稱之的。不以日稱的𠦪、嘗乃劦祀的前祭的事實已見前述。日的意義例如下舉之例日與夕字相對，則其為「日中」之意的事實便極其明白了。劦日是對前夕祭而言的當日祭。

續4.4.7	[illegible]
佚864	[illegible]
南明348	[illegible]

日有如下的用例，也不外是「日中」之義。

南明600	日于[illegible]	戩8.10	[illegible]
甲1770	[illegible]	佚886	[illegible]
遺150	[illegible]		

(15) 卣　卣也作[illegible]等形。這些均是一字的事實，一見下面的用例便可明白。

甲1626	王卣田	甲1235	[illegible]	京4058	[illegible]	文132	[illegible]	寧3.232	[illegible]
甲1437	王卣田	鐵1.2	[illegible]	文529	[illegible]	續4.23.1	[illegible]	後下7.5	[illegible]
甲532	王卣田	粹1036	[illegible]	粹493	[illegible]	天19	[illegible]	戩45.7	[illegible]

孫詒讓釋卣為卣、卣為禋（舉例下卅二）。羅振玉釋卣、卣為卣（[illegible]）。葉玉森以卣為卣，以卣為「象皿水益出之狀」（考釋中六三）。王國維釋卣為卣（戩釋五九）。王襄則以卣為卣（類纂文字編七·七），以卣為盨（國學論叢二·四，二之六頁）。商承祚則以卣、[illegible]為一字而釋作「卣」（類編七七）。

卜辭習見的「[illegible]一卣」、「[illegible]一卣」，在毛公鼎及吳彝作「秬鬯一卣」。書洛誥及詩江漢云「秬鬯一

卣」，可知羅、王二氏釋卣為卣的說法極是。卣，爾雅釋器云「卣，器也」，李巡謂「卣者鬯之罇也」（左傳僖廿八年注引），即盛黑黍鬯酒（江漢毛傳「秬黑黍也」）之器，卣是从𠧪與凵或[illegible]，又加水滴之形而成的。所从的𠧪，舉例以言，又被用於[illegible]（粹1574）、[illegible]（前2.43）上，此當即說文的「𠧪」字，而從「𠧪草木實垂𠧪𠧪然，象形」的解釋看來，當就是草木之實了。[illegible]（粹1574）也作[illegible]（甲3605、京3709）、[illegible]（京4025、3910、掇1.438、鄴3.365），以象禾（禾）之實，所以在此當是指秬實言。其作凵或[illegible]者，乃是盛此秬實的器皿。其作水滴之形者，則以象酒。因此這卣便是象盛著黑黍酒之形了。從而其用作祭祀用語時必是指「供秬酒」之義了。卜辭中有「王卣田[illegible]」（甲1626、532、鄴1.40）、「于[illegible]卣[illegible]」（戩45.8、佚851、文132）、「[illegible]卣[illegible]」（天19、鐵193.4）的用法，這「卣田」試比較「[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佚213）、「卜王[illegible]田」（前2.34）等辭，便知卣有由（循）、[illegible]（往）之義。此從段注云「卣攸通假」（卣注），可知就是「攸」的假借。從而卣[illegible]就是「攸雨」，亦即「脩雨」。無卣遣就是「無攸遣」，君子卣樂就是「君子攸樂」。卣除劦祀外，也用於彡、翌祀，又用於[illegible]（鐵24.3）、[illegible]（南師1.73）、[illegible]（遺3）等外祭。

(16) 鬳　作[illegible]（林1.18.9）、[illegible]（前5.1.3）、[illegible]（京4080）、[illegible]（後上17.13）等形。羅振玉謂「集亦祭名，以字形觀之，乃薦雞之祭矣」（考釋下八），吳其昌（解詁三三七）、郭某（粹釋一三五）、葉玉森（集釋一·五七）從其說。禮記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周禮大司馬云「獻禽以享礿」，記有用雞、獻禽之禮。從字形看來，當為獻禽。此字除用於劦祀外，也用於彡祀（續1.14.3、前1.42.1）及翌祀（京4308）。

(17) 祝　作[illegible]（前4.18.7、南誠72）、[illegible]（明48）、[illegible]（拾23、佚27）、[illegible]（甲3045）、[illegible]（遺635）、[illegible]（後上3.7）等形，象禮拜於神之貌。自羅振玉釋作「祝」（考釋中一五）始，諸家從之。卜辭中經常看到像「[illegible]」（甲3045）的「王祝」的用法，此指王親行其事而言（前4.18.7、續6.11.6、拾23、簠貞6、庫149、南誠72、甲460、3045）。除祖神外，也用於行、[illegible]等外祭之神（粹1315、庫1694）。

(18) 濩　作[illegible]（京5176）、[illegible]（佚912）等形。羅振玉謂「說文濩　雨流霤下貌，从水蒦聲。卜辭中為樂名，

即大濩也」（考釋中八）的解為大濩之樂。葉玉森（集釋二四）、商承祚（佚釋二八）、吳其昌（解詁）均從之。大濩之樂相傳是湯王之樂。然而其用例則僅見於九片甲骨（前1.3.5 5.36.2 5.36.3 佚412 718 庫1214 林2.10.4 續1.8.3 京5176）。

(19) 𢦏・

𢦏說文云「伐擊也」。卜辭「𢦏𢀛方」的用法作攻擊之意。至於祭祀用語的「𢦏」，則有羅振玉解作「武舞」及吳其昌解作「伐人以祭」的說法。前者葉玉森（集釋一・十四）、郭某（通纂考釋）、陳直、董作賓氏等從之。後者則唐蘭、陳夢家從之。茲將諸說錄舉如下：

羅振玉－伐殆以樂舞祭者也。禮記樂記「夾振之而駟伐」注「一擊一刺為一伐」。湯以武功得天下，故以伐旌武功，伐當是武舞。卜辭言伐三十人、伐十人，猶左氏言萬者二人矣。（考釋下二）

陳　直－詩秦風「蒙伐有苑」，毛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方言云「九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周禮樂師有舞干。是伐即干，干即盾，中干為九盾之一，蓋為殷人舞干之祭無疑。（殷契賸義五葉）

董作賓氏－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氏於此舞九伐」，伐為舞名可知。（獲白麟解下篇釋羌）

右引的武舞說是以樂記的「駟伐」，小戎的「蒙伐」及山海經的「九伐」之伐為舞名的事實為証而成立的。

吳其昌－「伐三十人」、「卯六牢」對舉，則此「人」與「牢」之地位必相等……「伐廿」之文與「𢀛廿」、「牢廿」對舉，皆謂殺二十人與三十𢀛三十牢同祭也。（清華週刊三七卷九十期合冊殷代人祭考。及解詁一三夏）

唐蘭－伐者，伐人以祭也。（天釋二）

陳夢家－卜辭「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是「又」祭於上甲伐九羌卯一牛，卯、伐同為用牲之法，義同為殺。卯是劉之初文。爾雅釋詁「劉，殺也」。廣雅釋詁「伐，殺也」。知「伐」、「卯」俱為用牲，則乙辛卜辭云「王賓武丁伐十人卯三牢」，其「伐十人」、「卯三牢」，相當於「伐羌十」、「卯五牢」，所伐之人即所殺之人牲……羅振玉以卜辭的「伐若干人」之伐為武舞，至吳其昌作殷代之人祭考，始駁正其說。（綜述二八〇頁）

右引的伐人說是以「𢦏三十人」與「卯六牢」、「𢀛廿卣」對舉，而𢦏即殺，卯即劉，因此伐幾人與卯幾牢均指供物言，這個𢦏才被認為是戮伐人為牲之義的。

吳其昌所認為𢦏與卯、𢀛對舉的辭例列舉如下。彼依據「𢦏一人」與「卯𠂇牢」、「𢀛𠂇卣」三語連記的理由而主此說。然而「𢦏」除了作「𢦏一人」外，也被記作「𢦏𦍋五」（明七四九）、「𢦏𦍋二人」（粹二四〇），而這「𢦏𦍋五」，如下所舉也被記作「伐于父丁𦍋三十」、「伐于父丁其十𦍋」，可見「𢦏𦍋二人」並不是戮伐𦍋二人的意思，而是舉行「𢦏」的祭儀時用𦍋二人之義。「𢦏幾人」與「𢦏𦍋幾人」，絕無二者併記於一辭之例，可知「𢦏幾人」必是「𢦏𦍋幾人」的省文無疑。𦍋如下所述是「踊」的本字，為舞者之義，所以「𢦏𦍋二人」是行「𢦏」祭儀之舞者二人的意思，而「𢦏十人」是行𢦏舞者十人的意思。因此羅振玉釋「𢦏」為「以樂舞祭者也」的說法至為正確。

前1.18.4　・口子卜貞王賓父己𢦏一人卯𠂇牢𢀛𠂇卣乇才

・口丁卜貞王賓𢦏一人卯三牢𢀛……才

・甫丙卜貞王賓祖乙𢦏二人卯二牢𢀛……卣乇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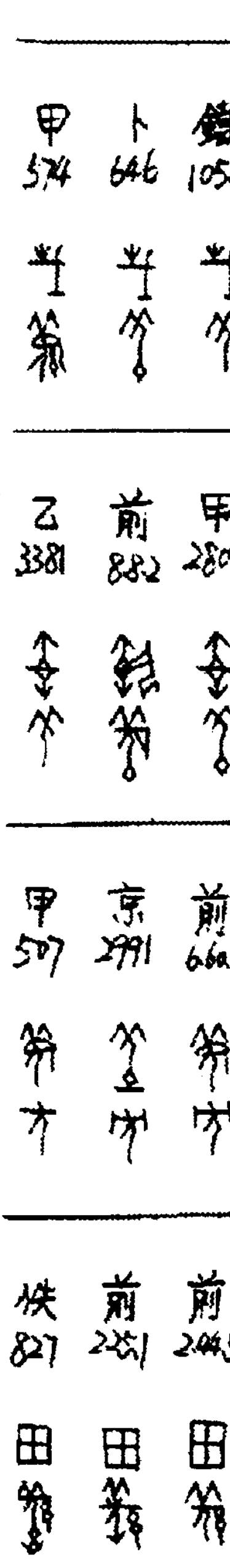
京4117　貞𢦏𡆥祖𢦏于妣

甲795　貞口來于𢦏于父口𦍋卅卯三

京4009　甫貞于𢦏于父口𡆥一𦍋

(20) 𦍋・

𦍋的字體就「𦍋甲」一詞來觀察，有作𦍌（鐵七〇三）、𦍋（後上三四）、𦍋（甲一五九）、𦍋（文三七〇）、𦍋（粹二三八）、𦍋（天八三）、𦍋（乙七一八）等形的。其異體則如下所列作𦍌、𦍋、𦍋、𦍋、𦍋、𦍋、𦍋等形。


乙3107
鐵1053
甲2809
前6.66
前2.44.5
佚673
卜646
前882
京2991
前2.25.1
粹1167
甲574
乙3381
甲507
佚827

𦍌，孫詒讓釋作「羌」，王國維（觀堂集林九・九）、唐蘭（天釋三六）、孫海波（文釋三六）、吳其昌（解詁七〇）、董作賓氏（釋羌）于省吾（駢枝二四）、陳夢家（綜述二七九頁）等從之。羅振玉釋作「羊」，葉玉森（集釋一・十五）、王襄（簠釋帝五）從之。郭某釋作「芍」，李旦丘（零釋二二）、楊樹達（卜辭求義二一）從之。

孫詒讓－羌字皆作𦍌，說文羊部云「羌，西戎羊種也，从羊人，羊亦聲」，此从𦍌从人即从羊省也。（舉例上卅八）

羅振玉－羊字變體最多，然皆為象形……作𦍋者亦象帶索形，則視之狀也。（考釋中廿八）

郭某－𦍌字乃芍字非羊字也，芍乃狗之象形文，亦即小篆芍字（通纂考釋一四〇。及殷契餘論釋狗甲）

如右所引，此字被釋作羌、羊、狗，做為祭儀用語的，則贊同釋羌說的董作賓氏解作是以俘獲之羌人命其樂舞，陳夢家則認為是殺戮俘獲的羌人以行祭祀。贊同釋羊說的葉玉森則以為是牲名，主釋芍說的郭某則以為是祭牲，且認為是用牲之法而解為磔狗。各家之說如下：

董作賓氏－伐為舞名可知，商人使俘獲之羌人樂舞以襄祭祀，並卜其所用人數。（獲白麟解下篇釋羌）

陳夢家－卜辭記用來羌，則來羌應是俘獲的活羌……由於用羌之為殺羌以祭，則卜辭中其它之辭當解釋為殺生羌以祭者……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岡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分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綜述二八〇頁）

葉玉森－「小乙𦍋三牛一、父丁𦍋五牛二乇卣」，「貞𡆥三羊三豕三犬」，羊與牛或羊犬並舉，則亦當為牲名。（集釋一・十五）

郭　某－𦍌字或作𦍋若𦍋，多用為祭牲。（論芍甲）

－「芍百芍」與「卯十牢」對文，則上芍字當用牲之法，以聲求之，殆即疈辜之辜。周禮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二鄭均訓辜為磔，說文則磔為辜，是則芍，芍即磔狗矣。（粹釋一九〇）

𦍌的字形如右所舉。其作𦍋形的，又有作𦍋（鐵一）、𦍋（粹二七五）、𦍋（佚五五）、𦍋（餘七）、𦍋（前七・二一）、𦍋（京四三八三）的，而作𦍋形的，又有作𦍋（下一三）、𦍋（續五三一）、𦍋（甲五二五）的。綜觀此二者，其字實从𦍌、𠆢、𠃌組成，乃象以𠃌（系）繫𦍌於𠆢（人）頭上之形。這所从的「𦍌」，以地名的「𦍋」看來，如𦍋（前二・四五）、𦍋（前二・四二）、𦍋（前二・三四）、𦍋（前二・三五）等，則作𦍌、𦍌、𦍌、𦍌等形，又𦍋也作𦍋，所以「𦍋」（前四・三四）的𦍋也應當就是𦍋。而這字是作𦍋形的。這些𦍌、𦍌、𦍌、𦍌與𦍌，𦍌之在𡚬（女）頭上的𠆢、𦍌，可能都是頭上的飾物。葉玉森（集釋一・六）、明義士（柏釋四七）也都認為是飾物，從而𦍋字就是繫飾冠於頭上之人的象形了。因此「𢦏𦍋二人」（粹二四〇）的𦍋二人也就是「戴飾冠者二人」的意思。而樂記云「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如此，於先王的祭祀有用干戚旄狄的樂舞。這干戚旄狄又作「干戚羽旄」，「動以干戚，飾以羽旄」（鄭注干盾也，戚斧也，旄牛尾也，羽翟羽也），即執著干戚、飾以羽旄而舞的意思。這「干戚羽旄」在大禹

謨「舞干羽于兩階」中作「干羽」，此即秦風小戎「蒙伐有苑」的蒙伐（毛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鄭箋，蒙厖也，討雜也），干即伐，羽即蒙。卜辭「𢦏𦍋二人」（粹二四〇）、「𠂇𢦏于父口𡆥一𦍋」（京四〇〇九）中的「𢦏」即蒙伐的「伐」，也就是「干戚」。而「𦍋」即「蒙」，也就是「羽旄」、「旄狄」。𦍋的字形正是以此羽旄為飾的象形。所以「𢦏𦍋二人」就是「供伐舞時用羽舞者二人」，「𠂇𢦏于父口𡆥一𦍋」就是「供伐舞於父丁時，用十八的羽舞者」的意思。王名的沃甲記作𦍋甲，𦍋甲，𦍋即「虯」字，可知𦍋字之聲為沃、虯，以右邊的字形來推勘，當是「踊」的本字。

方國名中有「𦍋方」（前六・六六）、「𦍋方」（鄴三・四〇・一〇），此又被記作「𦍌」、「𦍋」，其地望在西方（參殷代之社會・𦍋方）。已如右述𦍋、𦍋、𦍌是象繫飾冠於頭上之形，所以此字不是从羊、儿。可是𦍋字卻从𦍌从𠆢，即从羊省从見。說文「羌，西戎羊種，从羊儿，羊亦聲」的羌實从羊、見省，此二者均指西戎，而字的結構相同，所以𦍋即羌。且金文的鄭伯𦍋作「𦍋」（可為𦍋的省文），可為此旁証。這個𦍋與𦍌形聲均相近，可知作為方國名的𦍌、𦍋、𦍋，實𦍋的假借，是羌的意思。如此說來，做為祭祀用語的𦍌、𦍋是指踊者，做為方國名的𦍌、𦍋則指羌方。所以孫釋逕將𦍌釋作羌，而認為「𢦏𦍋二人」是「命羌人樂舞」，或「戮伐羌人以祭」的說法都不妥當。

𦍌內祭以外，也用於外祭，行於𠂤𣏟（甲七一八 乙六八三 二六九）、𠂇（甲二四九一 乙四七三七 五二二）、𢀛（鐵五二四）、𢀛（續六四二）、𢀛（後上二六五 林一九一 京六〇九）、𢀛（簠八八）等，有用五十𦍌（乙六三三）、百𦍌（佚四一三）、三百𦍌（佚五七〇）、四百𦍌（南師一四〇）的。

(21) 卯・

卯字只有干支用語與祭祀用語的用法。其祭祀用語被用如「𢀛十𠃌酒卯于𡆥」（南明四七八）、「𣏟𣏟𡆥卯𡆥多𣏟」（甲四六〇）、「卯幾𢀛」（存上一七〇）、「卯幾牢」（看見）。王國維以為「劉」的假借字，釋為「殺」義。葉玉森（集釋一・七六）、吳其昌（殷代人祭考及金文名象疏証）、陳夢家（綜述六一頁）從之。吳其昌解字作「雙刀」，郭某解作「對剖」，陳邦懷則以為是「𠨍」字。

王國維－卯義未詳，與𤇾薶沈等同為用牲之名，以音言之，古音卯劉同部，柳留等字，篆文作丣者，古文皆从卯，疑卯即劉之假字，釋詁劉殺也。（戩釋五）

吳其昌－原始之形本作𠨍，象雙刀對立之形，其後逐漸由𠨍𠨍變成小篆之𠨍字也。（殷代人祭考）

郭某—卯如為劉，則僅是殺義，卜辭自有殺字，何必專用此卯字耶，余疑因卯之字形取義，蓋言對剖也。（通釋一一六）

陳邦懷—說文𠨗窌也，卜辭之卯幾牛與他辭𡧊幾牛沈幾牢，誼正相若。（殷契拾遺七）

(22) 𢆶·

𢆶亦作[illegible]（續1.33）、[illegible]（拾3.14）、[illegible]（鄴3.38.4）、[illegible]（粹12）等形。又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為一字（參彡祀）。

・孫詒讓、羅振玉釋作「糸」。其作為祭祀用語的，則于省吾釋作「繫屬品物之義」。諸說如下：

孫詒讓—說文糸部，糸籀文作絲从爪，此即𢆶之省。（舉例下二）

羅振玉—說文解字，糸繫也，从糸丿聲，籀文作𢆶，卜辭作手持絲形，與許書籀文合。（考釋中六一）

于省吾—契文言糸，言酒糸，言酒糸品，言糸米。糸之意義，舊所不解。糸經傳通作繫……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契文祀典曰糸，謂以品物繫屬以交接於神明也。（駢枝三續釋糸）

𢆶字被用如「[illegible]」（鐵2.3）、「[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品」（粹112 甲3588），其例如下：

粹112 [illegible]

前2.25.2 [illegible]

後者的「[illegible]」即是前者的「[illegible]品」。「[illegible]品」是指如片上所載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各用十，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各用三，大庚用七及米三之謂。于氏所認為「以品物繫屬」的說法是妥當的。「[illegible]」（[illegible]）之辭，顯然的𢆶被用於𢆶祀。而他辭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當是「[illegible]」的省略，為卜應「𢆶品」與否之辭。

(23) [illegible]·　[illegible]的用例只見於下列八辭，尚須等待後考。

後上18.6 [illegible]

京4?? [illegible]

遺679 [illegible]

後上2?.5 [illegible]

甲1313 [illegible]

寧1.107 [illegible]

遺680 [illegible]

續存2.285 [illegible]

(24) [illegible]·　此字的用例只見於下二例，尚須待後考。

續存1.485 [illegible]　粹845 [illegible]

第四項　彡祀的祭儀

第一期作彡（文536 前5.44）、第二期作彡（前1.22）、彡（續1.19）、彡（續3.28）、第三期作彡（續1.57）、彡（甲2080）、彡（文381）、彡（南明1.1）、第四期作彡（後上21.8）、彡（林2.6.10）、彡（文359）、第五期作彡（前1.14）、彡（前1.5）、彡（前1.48）。羅振玉以為是「肜」的本字，象「肜肜不絕」之意。商承祚（文字類編）、葉玉森（集釋一·二〇）從之。吳其昌則以為象「伐鼓之記數」，董作賓氏從之。

羅振玉—卜辭有彡日，或作彡彡諸形，正象相續不絕，殆為肜日之本字。（考釋中一二）

吳其昌—按羅氏以彡為肜日之本字是也，而據春秋宣公八年何休公羊解詁，以肜為肜肜不絕之義則非也。彡之最初之義，殆為伐鼓之記數也。所以知者，卜辭中「彡鼓」、「彭彡」常得連文……是故「彭」字作彭，从壴从彡，壴為鼓形，彡即「肜」字，亦即記鼓聲之「彭、彭」也。故「彡」之初義，為祭時伐鼓之記數，或彡或彡者，其數或五或三也，由是而其義引伸焉，則為伐鼓而祭之祭名。（解詁二五二）

董作賓氏—故伐鼓而祭，即謂之彡矣。彡之次日有彡龠，奏管龠而祭，與鼓相和，亦其旁証也。（殷曆譜上三·一四）

如右所引，吳氏著眼於彡祀時用鼓，以及有鼓聲義的「彭」字亦从彡，因而認為彡是象鼓聲之彭彭然。董氏從之，更以「彡龠」（彡𦎫）行於彡祀明日的事實作為其旁証。

鼔（鼓）是專用於彡祀中的祭儀，用鼓成為彡祀的特色，因此从彡來象鼓聲的彭彭然。吳其昌以之為祭名的說法至為正確。而彡祀開始於前夕祭的彡夕，「肜」字正表示了此義。所以羅氏釋彡為「肜」的本字，也極為妥當。

至於肜祭在後世的解釋，則爾雅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宣公八年），所以尚書高宗肜日之偽孔傳云「祭之明日又祭，殷曰

肜，周曰繹」。據此則肜祀在周代被稱作「繹」，是個祭之明日又祭的祭祀。如下所述「彡祀」乃前夕祭、肜日祭、明日祭三祀的總名，而「繹」是指其中的「明日祭」，乃「龠」（𦎫）的假借，從而右引爾雅之說大體正確。

下舉的甲骨片載戊戌日卜父丁的彡𦎫與兄己的彡夕，按王賓卜辭的通例：卜日與王名之日是一致的，先王於其名之日受祀，所以這個父丁當於戊戌的前日丁酉受享彡祀，而兄己則在戊戌的明日己亥受享彡祀。

佚397 [illegible]

因而這個戊戌日的彡𦎫父丁乃丁酉彡祀後明日的祭事，而戊戌日的彡夕兄己則為己亥彡祀的前夕祭了。「彡𦎫」的卜日一律在王名的次日，絕無例外（[illegible]），又「彡夕」就是彡祀的前夕祭。由此可知「彡祀」是由彡夕祭、彡日祭、彡𦎫祭三祀所組成的。這個「彡𦎫」的𦎫即「龠」字一（[illegible]）。在彡日祭的次日舉行用龠的彡𦎫的事實，與春秋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杜注：萬舞名，籥管也）的記載一致。即如穀梁傳云「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謂繹祭用籥乃是常禮，可是由於仲遂急死，因而譏其變易常禮也。至於「繹」字則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註：旦日，猶明日也）。公羊傳亦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而爾雅有「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之說，所以可知用籥的繹祭就是「彡𦎫」。右引的經文行於壬午，則其前日辛巳的「有事于大廟」必是指繹祭前日的「彡日」祀無疑。如此說來，「彡𦎫」就是「繹」，所以「繹」的祭名是由用「龠」而起的，為龠的假借。這種稱呼始於周代，所以爾雅云「周曰繹，商曰肜」。又因「繹」是彡日祀次日的祭祀，所以說「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祭之明日也」、「又祭也」。可是吳其昌卻說「彡與彡日，其初絕無祭之明日又祭之義，惟更後與彡夕相蒙而不別，始有祭之明日又祭之傳述」（解詁二五一），而認為由於舉行彡夕，以致彡祀才被看作是祭之明日又祭的。楊樹達從其說，謂「前人所謂祭之明日又祭者，第一祭字蓋指肜夕言之，明日又祭則肜日言之也」（積微居甲文說五一頁），他所以有這樣的說法，實是因前夕祀在彡祀以外的祭祀也舉行，同時又不知彡𦎫是彡日祀次日的祭祀，周代稱之為「繹」，因而有此錯誤說法。

總言之，彡字象鼓聲之彭彭然，就是「肜」。這個祭名是因伐鼓而祭之義而來的，由彡夕、彡

曰、彡𦎫三祀組成。肜字是因彡祀舉行彡夕祀而造的，其字从月乃是夕的譌變。彡𦎫祀周代稱之作「繹」，繹乃𦎫（龠）的假借。

彡祀的祭祀用語如下所列：

(1)	工典	後下20.7	[illegible]
(2)	[illegible]	戩1.8	[illegible]
(3)	[illegible]	戩1.8	同右
(4)	[illegible]	戩29	[illegible]
(5)	[illegible]	前1.51	[illegible]
(6)	[illegible]	京3270	[illegible]
(7)	[illegible]	後上20.2	[illegible]
(8)	[illegible]	續1.74	[illegible]
(9)	[illegible]	鄴3.42.5	[illegible]
(10)	[illegible]	後上26.2	[illegible]
(11)	[illegible]	粹465	[illegible]
(12)	[illegible]	續1.74	[illegible]
(13)	[illegible]	南明629	[illegible]
(14)	[illegible]	甲3652	[illegible]
(15)	日	南明529	[illegible]
(16)	[illegible]	前5.17.3	[illegible]
(17)	[illegible]	南明539	[illegible]
(18)	[illegible]	續1.43	[illegible]
(19)	[illegible]	南師1.41	[illegible]
(20)	[illegible]	續存下[illegible]	[illegible]
(21)	[illegible]	南明561	[illegible]
(22)	[illegible]	前5.17.3	[illegible]
(23)	[illegible]	粹109	[illegible]
(24)	[illegible]	京3225	[illegible]
(25)	[illegible]	粹220	[illegible]
(26)	[illegible]	前5.1.1	[illegible]
(27)	[illegible]	續存下584	[illegible]
(28)	[illegible]	京4072	[illegible]
(29)	[illegible]	粹465	[illegible]
(30)	[illegible]	金740	[illegible]
(31)	[illegible]	金740	同右
(32)	[illegible]	前1.30.4	[illegible]
(33)	[illegible]	南明681	[illegible]
(34)	[illegible]	乙3094	[illegible]
(35)	[illegible]	南師1.41	[illegible]
(36)	[illegible]	續1.43	[illegible]
(37)	[illegible]	南明539	[illegible]
(38)	[illegible]	粹109	[illegible]
(39)	[illegible]	粹258	[illegible]
(40)	[illegible]	粹258	同右

(41) [illegible]　粹501　十月卜[illegible]貞三[illegible]彡…[illegible]
(42) [illegible]　粹501　同右
(43) [illegible]　續存下266　貞[illegible]用[illegible]彡用
(44) [illegible]　續存下266　同右

右列(11)至(22)的用語已如前述，因此以下即就(23)以後諸例來加以考察。

(23) [illegible]　[illegible]除了作貞人名（甲1338）外，又被用如「[illegible]」（乙8686）、「[illegible]」（乙6956）、「[illegible]」（甲2588）、「[illegible]」（粹315）、「[illegible]」（粹109）等。由[illegible]字也作[illegible]（下13）、[illegible]（粹113），則[illegible]可作[illegible]，可知[illegible]字是从十、[illegible]而作[illegible]的。從而「[illegible]」也作「[illegible]」（續4465）。[illegible]字从[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為一字，因此又有作「[illegible]」（文77）的。也因此「彡[illegible]」在他辭作「彡[illegible]品」（粹112），而[illegible]即「[illegible]」字了。其做為祭儀時，則如前所記為繫屬品物之義。

(24) [illegible]　此字體作[illegible]（前2285 林1279 鄴14010）、[illegible]（明172 前2354 5336）等形，从[illegible]从[illegible]。除陳邦福謂「當釋抔」（辨疑二）外，諸家均闕此字字釋。[illegible]的用例列舉如下：文351片上[illegible]（伊尹）並不是受享彡祀者，所以顯然的這彡祀決不是對伊尹來舉行的。且伊尹在他辭如「[illegible]」（南明506）所載，在上甲的祭祀中受享賓祀。

文359　[illegible]
金119　[illegible]
前2285　[illegible]

又如「[illegible]」（後上22）所載在大乙的彡祀中受享[illegible]祀（[illegible]），可見這「[illegible]」乃配祀伊尹於某王的彡祀之辭，這個「[illegible]」字的意義當與右辭的[illegible]、[illegible]同義。因「[illegible]」从[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可知即「祔」的本字。此字更從上舉二辭來觀察，其用義也是相同的。而如前所述（六項），金119片所載乃[illegible]祀祖辛而祔祀上甲以及於多后之辭。前2285片所載則是祔祀上甲以及於多后之辭。此二者均是卜口祀（稀祀）中「喪畢而後祫於大祖廟」之祫祭的。

(25) [illegible]　作[illegible]（林2374）、[illegible]（前5192）、[illegible]（前5144）等形。郭某如下所引釋作「龠」，以為是禴祭。商承祚（佚釋三九七）、陳邦福（辨疑）、葉玉森（集釋五二）、陳夢家（燕京學報一九期一二三）、李旦丘（零釋二〇）、楊樹達（卜辭求義三）等從之。

郭某—由上數項之推証可知龠當為編管之樂器，其形轉與漢人所稱之籥相類……字在卜辭乃祭名，當即禴祭之禴。（甲骨文字研究釋龢）

[illegible]字除作彡[illegible]、[illegible]以外，沒有與其他祭祀祭儀連文的例子，是專門被用於彡祀的。已如前記「彡[illegible]」乃彡日祀次日的祭事，而彡日祀次日祭的「繹」祭用「籥」乃是常禮，所以[illegible]字正是籥，郭說確當。但郭某又以為是「禴祭之禴」，可是如將這禴祭看作是禮記王制「春日禴」的禴便錯了。

(26) [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通用，例如「[illegible]」（續2144）又作「[illegible]」（佚233）便是。孫詒讓釋[illegible]作壴，釋[illegible]作鼓（舉例下廿）。羅振玉釋[illegible]作樹，釋[illegible]作鼓（考釋中四四）。可是郭某則視兩字為同字而認為是「鼓」。葉玉森（集釋五五）、楊樹達（卜辭求義三）從之。

郭某—泉屋清賞有古銅鼓一具，上有飾而下有腳，與此字酷肖，[illegible]乃鼓之初文也，象形。又此片（後下374）與上片（餘102）之內容文例均相同，而一作鼓、一作壴，尤鼓壴為一之明証。（通釋五八）

[illegible]不見有彡祀以外的用例，是彡祀獨特的祭儀，及所以產生彡祀祭名的原因。

(27) [illegible]　卜辭中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字，此三者通用，例如「[illegible]」（佚503 甲1036）也作「[illegible]」（前7343 續5156）、「[illegible]」（粹101）也作「[illegible]」（粹91）。至第五期則作「[illegible]」、「[illegible]」（前1041 金740）。羅振玉釋[illegible]作「事」、「史」，謂「卜辭事字與史同字同意」（考釋中五六）。陳夢家亦謂「卜辭史事相通，金文亦然」（考古五期史字新釋）。而郭某則釋[illegible]為「史、事」（通釋四三三 粹釋一四二）、釋[illegible]作「史、吏」（通釋七六八 粹釋三六）、釋[illegible]作「吏」（粹釋九一）。

做為祭祀用語的，則如下所舉被用於內祭與外祭。而「貞口[illegible]」（續263）所載，[illegible]乃指同辭下的「其酒告南室」，並不是特定的祭儀。又上舉的「卜彡酒[illegible]」之「[illegible]」（亦見於續存附下）與經傳習見的「有事」屬同一語法。易震卦「无喪有事」虞注「事謂祭祀之事」，又尚書大傳「天子有事」鄭注「事謂祭祀」。春秋宣公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其事已如前記是指彡日祀。所以，「[illegible]」就是有祭事的意思。從而右例中的「[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必同義。而「貞王[illegible]」（通別22）就是有事於上帝的意思。

南明444　[illegible]
庫56　卜[illegible]
後下437　卜彡酒[illegible]
前6324　[illegible]

[illegible]在卜辭中還有如下的用法，郭某解作「當是以人為牲」（粹釋三一）。可是這和「貞[illegible]于[illegible]」（佚41）、「[illegible]」（乙8650）、「[illegible]」（乙8675）屬同一語法，而這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是地名（參殷代地名考），由此可知「[illegible]」就是「使人」，也就是派遣人以祭[illegible]、[illegible]的意思，郭說不確。

粹36　貞[illegible]于[illegible]三[illegible]三[illegible]（林2417 卜609 粹46）
粹31　[illegible]（鐵231 前1506 4311）

要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用，用為「事」、「使」之義。「有事」是殷代以來即有的語法。

(28) [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illegible]，諸家均闕此字釋。茲將全數辭例列記於下，以俟後考。

南明444　[illegible]
粹465　[illegible]
京4072　[illegible]
京3942　[illegible]
粹285　[illegible]　金381　[illegible]　京4360　[illegible]　甲2118　[illegible]
甲1303　[illegible]
粹368　[illegible]
粹140　[illegible]
佚882　[illegible]
南明617　[illegible]
庫1022　[illegible]
金372　[illegible]
後下335　[illegible]

(29) [illegible]　「彡[illegible]」（鄴四三）又作「彡[illegible]」（京四四）、「[illegible]」（前4322 遺188 632）、「[illegible]」（鐵182）。其異體則有[illegible]（庫1749）、[illegible]（粹465）、[illegible]（粹138 鐵18）。而「[illegible]」又作「[illegible]」（林2141 前4465）、「[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後下43），可見「[illegible]」也是異文。[illegible]孫詒讓釋作「饋」，王國維釋作「餗」，商承祚釋作「鼓」（佚釋三八二）。孫海波從王釋（誠釋）、葉玉森則以為孫、王所釋均非（集釋）。至於「[illegible]」字則王國維釋作「莤」，郭某贊同其說（青銅器銘文研究二五頁）。

孫詒讓—饋作餜，變[illegible]為[illegible]，此省从[illegible]，篆意略同。唯金文變[illegible]為[illegible]，而此變為[illegible]，則古文之異也。（舉例下廿）

（王國維）—王徵君釋餗，說文解字鬻部，鬻，鼎實，从鬻速聲，或作餗，與此同。許書之[illegible]疑後起字（類纂三八）

王國維—此字从酉从廾束，殆即無以莤酒之莤，文曰「[illegible]」（後編下八），說文解字莤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象神歆之也，从酉艸，此象手奉束于酉旁，殆莤之初文也。

（甲骨文字編文二四）

此字在卜辭中的用法如下所舉除被用於祖神外，也用以對王。而如右所述[illegible]、[illegible]是一字，从[illegible]或[illegible]从[illegible]，[illegible]或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同義，乃象捧火燄上騰的束草之形，因此此字的字義當是供酒於上燈時候的意思。例如「貞[illegible]」（前6162）、「貞[illegible]」（佚945）所載，此字被用如「[illegible]」、「[illegible]」，便是旁証。這個字用於王的場合，例如「[illegible]于口」（簠帝202）之辭，是被用於祭祀的，所以可知[illegible]是一祭祀祖神而供酒食於王的祭儀。

前413　[illegible]
粹138　[illegible]
林2141　[illegible]
甲2405　貞[illegible]
粹629　…卜…[illegible]
後下203　[illegible]

(30) [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後下21）、[illegible]（前445）、[illegible]（粹337）、[illegible]（明1406）、[illegible]（粹153）、[illegible]（寧2107）、[illegible]（掇14）、[illegible]（甲2081）、[illegible]（甲2351）。王國維釋作「勺、礿」，郭某（通釋五七九）、吳其昌（解詁三續二三七）從之。于省吾釋作「必、祕」，葉玉森釋作「升」，楊樹達從葉釋（甲文說上四）。陳夢家則折衷于、葉二說，而謂「升是舉行祭祀所在的建築物」。諸家說如下：

王國維—疑古勺字，[illegible]象勺形，一其實也。晉敦云：拜稽首[illegible]于厥文祖考，彼[illegible]字與此[illegible]字正同，彼為夏祭，當假借為礿祭之礿。此云鬯二[illegible]一卣二，則當挹鬯之勺。卣所以盛鬯，勺所以挹之，故二者相將。（戩釋三五）

葉玉森—友敦升作[illegible]，漢臨菑鼎作[illegible]，前編卷四第二十葉之[illegible]，與鼎文同。（鉤沈六）

于省吾—[illegible]即必，當為柲之初文。金文必字休盤作[illegible]，家盤作[illegible]，其遞衍之迹，為由[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廣雅釋器：柲柄也……禮卣「用將于乃姑[illegible]」，言用將言于汝之姑之神室也。子卣，子作婦姑彝「女子母庚[illegible]祀障彝」，[illegible]祀謂於[illegible]室祭祀也。[illegible]从宀，其為宮室之義尤顯……粹三三〇「祝才父丁必」，通別二八六「其祝于祖丁父甲才必」，輔大藏契有辭云「才必用王受又」，余所藏明義士墨本有辭云「其召于祖丁必，其至于妣癸必」，必言才言于，尤可為神宮之証。（駢枝三續釋必）

陳夢家－升，于省吾釋必，疑當為禰，即親廟。說文禰或作祢，從示，猶和省是相通的。禮記玉藻注「省當為禰，禰秋田也」，明堂位注「省讀為獮，獮秋田名也」。省、升古音同。乙辛卜辭日祭康丁至帝乙諸王，某某宗與某某升互見，則宗與升當屬於同類的，皆是祭祀所在的建築物。（綜述四七〇頁）

王國維釋督敦上的「升」為「勺」，可是於此說法，則郭某云「王國維疑勺，案當是升」（金文餘釋之餘六三辭），葉玉森云「友敦升作升」，均以為是「升」而反對王說。勺字于省吾云「督殷升形乃升字」（駢枝三續），篆文作「勺」，禦作父己鼎載「征[illegible]斝」則作「[illegible]」（[illegible]），可知王氏以[illegible]為勺的說法是不對的。又「升」字如前所述作「升」，所以葉氏以[illegible]為升的字釋也不對。又[illegible]字沒有作[illegible]、[illegible]的例子，因此于氏以[illegible]為必的說法也不對。

於下舉的用例中「二[illegible]」與「一[illegible]」相對，可知[illegible]與[illegible]同為盛新鬯之器。其字形作[illegible]（明1406）、[illegible]（甫220）、[illegible]（粹337），是以[illegible]為主體而伴以散落的水點造成的字。這即是以金文斗字的[illegible]（丘關釜、秦量）為基礎，而象傾其斗柄散落鬯酒的樣子。于省吾亦以為「从[illegible]象某種量器，米點散落」，為[illegible]字是盛鬯之斗的象形，因此上舉之例乃[illegible]（登義）以新鬯二斗一卣之義。這個用法屬名詞，而如「[illegible]」（南明440）之辭，則知也有用作動詞的。又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作，可知「[illegible]」（寧2107）、「[illegible]」（甲2391）中「暮[illegible]」、「夕[illegible]」的用法應當是「登」的假借。「[illegible]」（續存1520）的「[illegible]」就是「登一牛」。[illegible]如下所舉又有「于某[illegible]」與「中[illegible]」的用法，于省吾由「用[illegible]于乃姑[illegible]」（續自）、「毋庚[illegible]祀障彝」（舒）所載[illegible]的用法而釋作「宓室」、「神宮」之義。陳夢家則因習見的「[illegible]」（續5.3）、「[illegible]」（下26.7）、「[illegible]」（前5.3）與「[illegible]」（續5.3）之辭中，[illegible]與[illegible]用義相當，因此認為「[illegible]」是與宗廟同類的「祭祀所在的建築物」。二氏的說法均穩妥當，這些卜辭上的[illegible]大概是作「斗」聲的祠室之假借吧！

戩2510 [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五……

粹525 [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五[illegible]

續存1512 [illegible]——粹337 [illegible]

前1207 [illegible]——通別286 [illegible]——南輔71 中[illegible]用五[illegible]

粹330 [illegible]中[illegible]——摭續158 十月卜[illegible]中[illegible]——甲515 中[illegible]五[illegible]

要之，[illegible]是盛鬯酒之斗的象形，做為祭儀時則為獻斗鬯之義，做為動詞時則用作「登升」義，此外也用作「斗」聲的祠室之意。

(31) [illegible]· [illegible]又記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例如「[illegible]」（後下34.8、南明632、京3707）也作「[illegible]」（南明634）、「[illegible]」（南明634）。「[illegible]」（金740）也作「[illegible]」（前5.17.3），「[illegible]用」（後下15.8）也作「[illegible]用」（粹1027）、「[illegible]用」（粹472）、「[illegible]用」（南明501）皆其証。又從「[illegible]」亦作「[illegible]」（文539、粹517、庫1770、甲536、南明603、寧1314），「[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看來，可知[illegible]與[illegible]實為一字或通假。而[illegible]又被記作「十[illegible]」（京4161）、「[illegible]用」（遺635），可知[illegible]、[illegible]是奉冊於神前而冊告的意思。

(32) [illegible]· 此字有[illegible]（甲724）、[illegible]（甲570）、[illegible]（南明525）、[illegible]（前7.24）、[illegible]（前6.67.3）、[illegible]（遺635）等寫法。商承祚以為「祭字之省」（類編待問一四），而葉玉森則謂「似非祭字」（集釋六），吳其昌謂「[illegible]之與用義殆不異」（解詁七續四八五）而認為與「用」同義。可是卜辭中卻常見「[illegible]用」（甲59、前6.67.3、7.32.4、南明525）的用例，可証此說之非。如下所列于省吾釋之作「盤」，楊樹達釋作「貴」。

于省吾－[illegible]字从數點，象血滴形，从几乃几字，象俎案形，當即說文盤之初文，[illegible]盤古今字……說文盤，以血有所刏涂祭也……[illegible]字象薦血於几上，从[illegible]从几，几亦聲。从[illegible]象血形，猶盤之从血也。从几聲，猶盤之从幾聲也。[illegible]為[illegible]聲或人獻血之祭，周代經傳作幾刏祈者借字也。（駢枝續編釋[illegible]）

楊樹達－甲文有[illegible]字，或作[illegible]，治甲文者無說。余按說文十二篇下女部妻字重文作[illegible]，許君云古文妻从[illegible]女。[illegible]，古文貴字。甲文之[illegible]與古文之妻所从之[illegible]形同，然則是貴字也。殷契六版，甲編七一二，尋二辭同記大示用牛小示用羊之事，一作[illegible]羊，一作[illegible]羊……故甲文之[illegible]羊可作貴羊也。（甲文說上四）

楊氏認為「[illegible]羊」就是「[illegible]羊」，可是舉例來說，如「[illegible]」（南明…）與「[illegible]用[illegible]」（遺635）之辭，於一辭中用了[illegible]、[illegible]二字，可知其說不妥。至於他釋[illegible]字與說文妻古文[illegible]所從之[illegible]為一字的說法則極是。此即卜辭地名「中[illegible]卜」（粹1578）[illegible]字之所从，與說文的[illegible]同字。[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遺635）、[illegible]（前7.24）者當為一字。[illegible]說文以為古文貴字，可知[illegible]讀貴聲，這証明了于氏以[illegible]為「从[illegible]从几，几亦聲」的說法是妥當的，以為「[illegible]字象薦血於几上」的字說也很正確。依據「[illegible]」（乙1209）的用法，則「[illegible]」（南明…）、「[illegible]」（續存1245）的[illegible]字是動詞，而如「[illegible]」（京4164）、「[illegible]」（京4161）之辭，[illegible]與[illegible]（祈）、[illegible]（句、禁禦）一同被使用，可知有祈句之義。于氏以為是說文盤的初文是正確的。

(33) [illegible]· [illegible]字之用例如下。諸家闕此字釋，記之以俟後考。

粹315 [illegible]——甲2769 [illegible]——南明611 [illegible]

甲2389 [illegible]——寧1.73 [illegible]——粹845 [illegible]

(34) [illegible]· 此字在金文中亦極常見，自來便被釋作「宜」，郭某從之，以為是「宜」（粹釋一八），又以為是「房俎之房本字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可是自孫詒讓釋作「俎」始，羅振玉（考釋中三八）、王國維（戩釋一二）、商承祚（佚釋四六）、王襄（簠釋典八）、葉玉森（集釋二九三）、吳其昌（解詁三六六）、楊樹達（卜辭求義四）等諸家均從之。

孫詒讓－疑即俎字，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此似即以半肉箸橫間。（舉例下一、名原下三）

羅振玉－卜辭作[illegible]，則正象置肉於且上之形。（考釋中三八）

王國維－此象二半肉在俎中，殆周語所謂房烝，詩閟宮傳所謂大房半體之俎也。

(35) [illegible]· 於卜辭中，人、妣、尸三字同文。唐蘭釋習見的「[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妣」，郭某因「[illegible]」（粹391）之辭的[illegible]而認為「此似可為殷人用尸之証」。此[illegible]字被用於[illegible]祀，記如「[illegible]」（南明…），可是這[illegible]字究作「匕」或「尸」解為是，卻是很難決定的。

唐蘭在解釋「[illegible]」（天28）之辭時，謂「[illegible]或當釋匕，則癸巳所祭當為妣祭與」的將「[illegible]」認作是「妣祭」。可是此片除此辭外，又記有於甲午日卜祭祀[illegible]甲之辭，而右例的「[illegible]」則在其一日受卜，試檢視祀序表，[illegible]甲的前一日並不舉行妣的祭祀，可見「[illegible]」決非指祭妣之事，因此將[illegible]解作妣的說法是不對的。而如下所舉「尸」被用於殷代，所以「[illegible]」當即「尸[illegible]」。

試觀[illegible]字的用法，如下所舉作「用[illegible]」、「立[illegible]」的用例很多，又被用於[illegible]、冊、[illegible]的場合，[illegible]要供之以侑、酒，且被稱如[illegible]、[illegible]，由此可知[illegible]當即是「尸」字，「[illegible]」、「[illegible]」就是指立尸而祭之事。

（用[illegible]）寧1.252 用[illegible]——文257 [illegible]酒[illegible]用——南明825 [illegible]用[illegible]

南明613 [illegible]用[illegible]——後下434 [illegible]用[illegible]五[illegible]——南師1.49 [illegible]用[illegible]

（立[illegible]）乙6696 [illegible]——京2346 [illegible]——甲2695 [illegible]

（[illegible]）庫1172 [illegible]——天95 [illegible]

（[illegible]）粹519 [illegible]——甲846 [illegible]——甲2695 [illegible]——文257 [illegible]酒[illegible]用

（冊）粹519 同右——後下434 [illegible]用[illegible]五[illegible]——遺7 [illegible]

（[illegible]）南明379 [illegible]——乙8859 [illegible]——庫1172 [illegible]——戩815 [illegible]

（酒）粹519 [illegible]酒[illegible]——文257 [illegible]酒[illegible]用——粹460 [illegible]

（[illegible]）前5.47.6 [illegible]——明73 [illegible]——卜241 [illegible]——續存下609 [illegible]

（[illegible]）乙4507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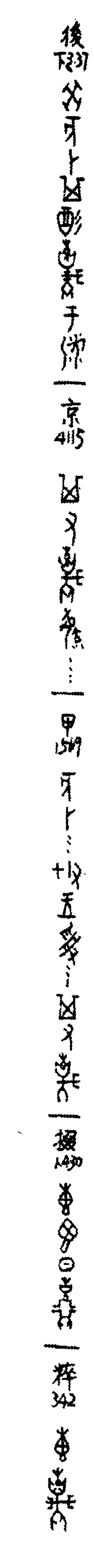
金文的尸字作[illegible]（[illegible]鼎）、[illegible]（宗周鐘），與卜辭的[illegible]同為一字。「[illegible]」的[illegible]即[illegible]祀的尸。

(36) [illegible]· [illegible]字孫詒讓釋作「氏」（舉例下廿七），商承祚釋作「取」（殷虛文字考），葉玉森釋作「攻」（集釋一五），而做為祭祀用語時，則葉玉森解作「禱」（粹釋九下），楊樹達解作「取，蓋假為奏」（卜辭求義二）。陳夢家從郭說。（綜述三五五頁）

[illegible]在卜辭上的用法極為多歧，還需等待後考。

(37) [illegible]· 此字的用例如下，諸家未釋，尚須待後考。

南坊3.59 [illegible]——佚645 [illegible]（外404）——甲2031 [illegible]


後下331
京4115
甲1519
掇1430
粹342

(38) 亦作（甲2494）、（粹1044）、（鄴3419）、（甲886）等形。郭某釋作「盧」（粹釋一〇九），于省吾從之，從而解作「旅祭」（駢枝續編釋盧）。此尚須待後考。

(39)・(40) 粹258 ……除上舉之外，未見有其他的用例，待考。

(41)・(42) 粹501 ……待考。

(43)・(44) 續存下266 …… 外20 ……（南師2156） 待考。

以上所述便是彡祀卜辭的祭祀用語。

第五項　祀的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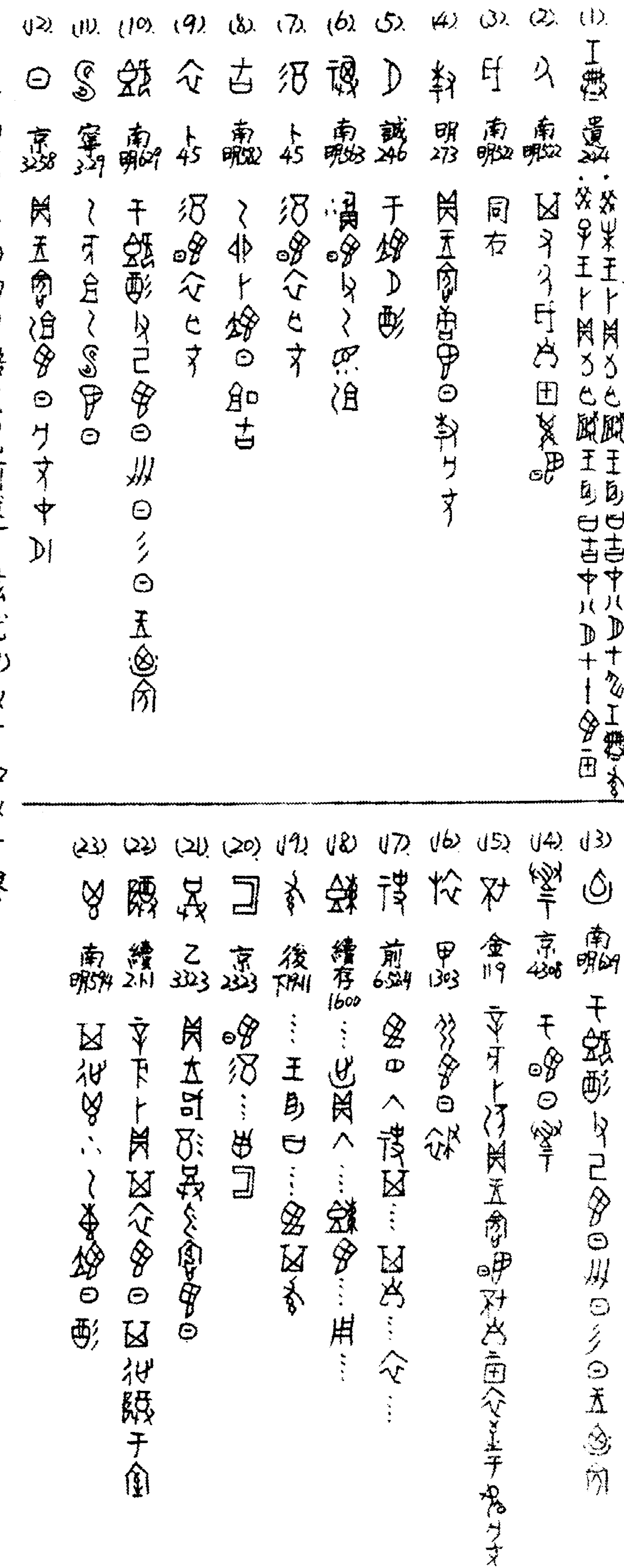
第一期作（前233）、（前547），第二期作（續1134），第三期作（甲1268）、（甲2148），第四期作（佚875）、（續184），第五期作（前193）、（續151）等形。孫詒讓以為「𦑘」（舉例上二三），王國維以為「𦑘」的初文而為「昱（翌）」的假借（戩釋二七）。葉玉森（說契）、唐蘭（殷契卜辭釋文二）以為羽翼的象形，釋為「翼」的本字。于省吾則以為刀形的象形，假借而作「昱」字。（駢枝二〇）

做為祭名的，則王襄以為是「臘祭」（簠釋典三）。羅振玉以為「翌日者卜之明日祭也」（考釋下二）。王國維謂「蓋翌日既訓明日，殆與肜日同，為又祭之名矣」（戩釋二七）。吳其昌謂「翌之義又為祭之明日又祭，在經典則謂之繹，繹蓋即翌之同聲假字矣」（解詁三九）。唐蘭謂「翌、繹皆喻母字」（古文字學導論）。如此，被認為是「卜之明日祭」、「又祭」、「與肜同」、「繹祭」。然而繹祭乃彡祀中次日的龠祭，祀是五祀中繼、彡二祀後的第三祭祀，所以上面這些說法均不妥當。

釋字作象羽翼之形的說法最有當於字形，且借此字用為翌日之義的例子也經常可以見到，例如「」（鄴1451）的便是。又書經云「翌日癸巳」（武成）也以翼字為翌的假借。做為祭名時，則被記如「」、「」、「」，可是這未必就是翌日之義。這個日與日、彡日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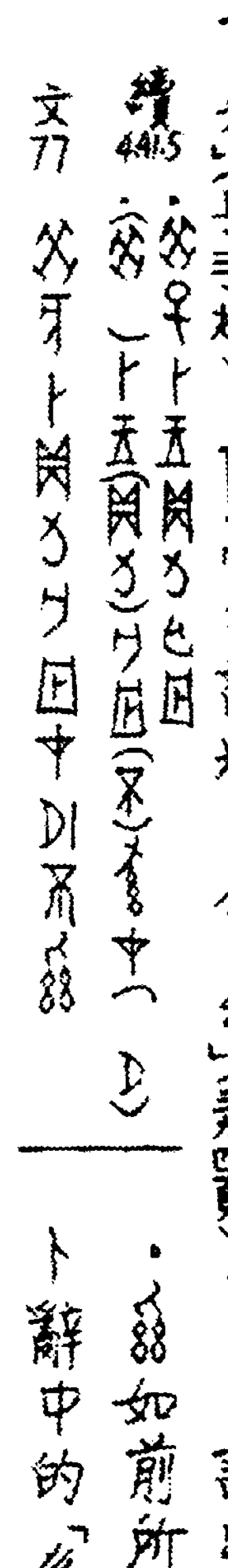
相同，是祀當日祀的意思。而這祀是繼彡祀終了後舉行的祭名，所以它究是因在次於彡祀的意味上而借翼以為翌祀之稱的呢？還是在含求祖神輔翼的意味上而作為翼祀之稱呢？這問題還須等待後考。如依前一推論則為假借，如依後一推論則是轉注。

祀的祭儀如下所列：


(1) 遺224
(2) 南明522
(3) 南明522 同右
(4) 明273
(5) 誠246
(6) 南明563
(7) 卜45
(8) 南明522
(9) 卜45
(10) 南明609
(11) 寧329
(12) 京3258
(13) 南明609
(14) 京4308
(15) 金119
(16) 甲1303
(17) 前6524
(18) 續存1600
(19) 後下
(20) 京2323
(21) 乙3323
(22) 續211
(23) 南明594

右列(1)至(18)的用語已見前述，茲就(19)以下加以考察。

(19) 作（後下）、（後下351）、（續4415）、（京4105）等形。諸家關此字釋，唯董作賓氏謂「糸之意義不可知」（殷曆譜上三.九）、陳夢家試釋之作「幼」（綜述）而已。試比較下舉卜辭，則就是的事實便顯而易見了。於此可知



・如前所記即「糸」字，為「以品物繫屬」之義。卜辭中的「糸」字作、、等形。

(20) ⊐・⊐的字釋如下所列。做為祭名時，唐蘭、吳其昌以為是「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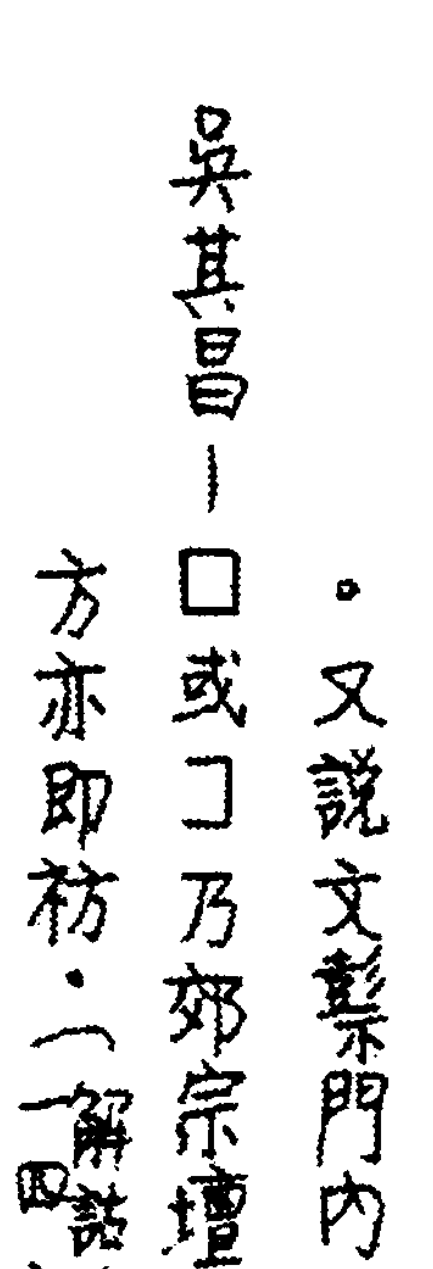
孫詒讓—說文匚部，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籀文作。金文女始盨作，此與彼同。匚方字通，或作巿者方之異文，此蓋謂就方神而卜之也。（舉例上一九）

王國維—⊐者或取匰主及郊宗石室之誼，然不可得考矣。（戩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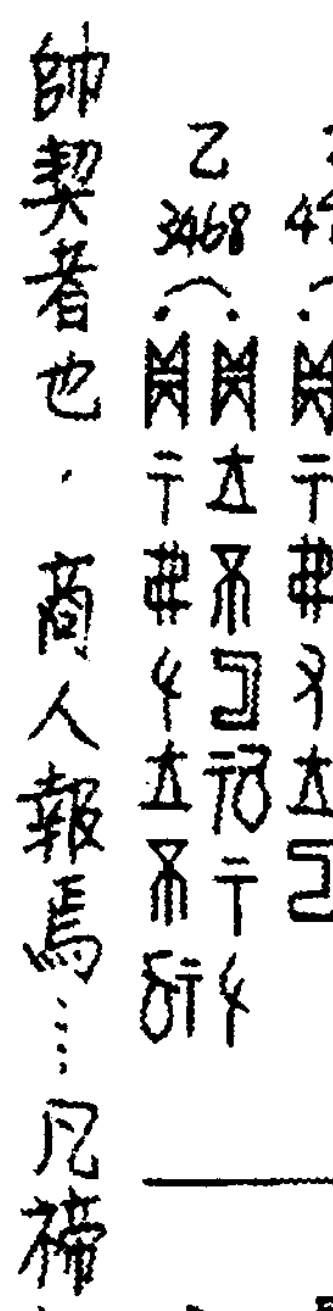
葉玉森—口象匰主之匰，故作口作凵，並可象匰。說文匚受物之器也，段注器蓋正方，如此作者橫視之耳，直者其底，橫者其四圍，右其口也。是則⊐亦不失為匰象。（集釋一二九）

唐　蘭—案⊐為祭名，即祊祭也。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匚籀文亦象形，匚即⊐字。又說文鬃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从示彭聲。祊或从方聲，⊐即祊亦即鬃矣。（卜釋）

吳其昌—口或⊐乃郊宗壇墠石室之形，居中南向者為口形，居兩旁左右向者為⊐及匚也，口即方亦即祊。（解詁一四）


鐵501
文379
佚413
通纂3

「祊」，說文云「門內祭先祖」。然如下所舉⊐卻行於室與室，可見釋之作「祊祭」是不妥的。⊐字，例如「三⊐」（粹120）也作「三⊐」（京4033），由此可知與⊐同為一字。三⊐即指⊐、⊐、⊐，也就是史記的報乙、報丙、報丁，所以⊐讀報聲。此與說文以匚「讀若方」的音釋相符。下舉的例子，⊐是對神祐而舉行的，「示祐則王⊐之乎」與「示不祐則王亦⊐之乎」對貞，「王不行⊐祼於示祐乎」與「示不祐則王不行祼乎」對貞，則其字音既為報、方，又對神祐而舉行，所以當即是「報賽」的報，亦即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的報祀。⊐祀除內祭外，亦行於外祭，尤以行於口（上帝）祭的最為多見。（—鐵964 乙551 6407 8310 太下—乙535 南明478，口—前4.18 5.31 林2.11.1 簠帝201 佚50 413 甲2127 書道55）


乙4983
乙3468

(21) 也作、。例如「」（甲2407）也作「」（京4230）、「」（鄴）便是。其字釋如下：

孫詒讓—即登之省，說文癶部登从癶豆，象登車形，籀文作从廾，此即字之省。又豆部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下半从豆从廾，此即豆。說文豆古文作

，此其省變也。亦之變體，豆即豆形小異。（舉例下廿一）

羅振玉—此殆即爾雅瓦豆謂之登之登字，卜辭以兩手奉豆形，不从肉，由其文觀之，乃用為烝祀字。（考釋中五七）

王國維—此异殆即𢍏字，說文𢍏禮器也。（戩釋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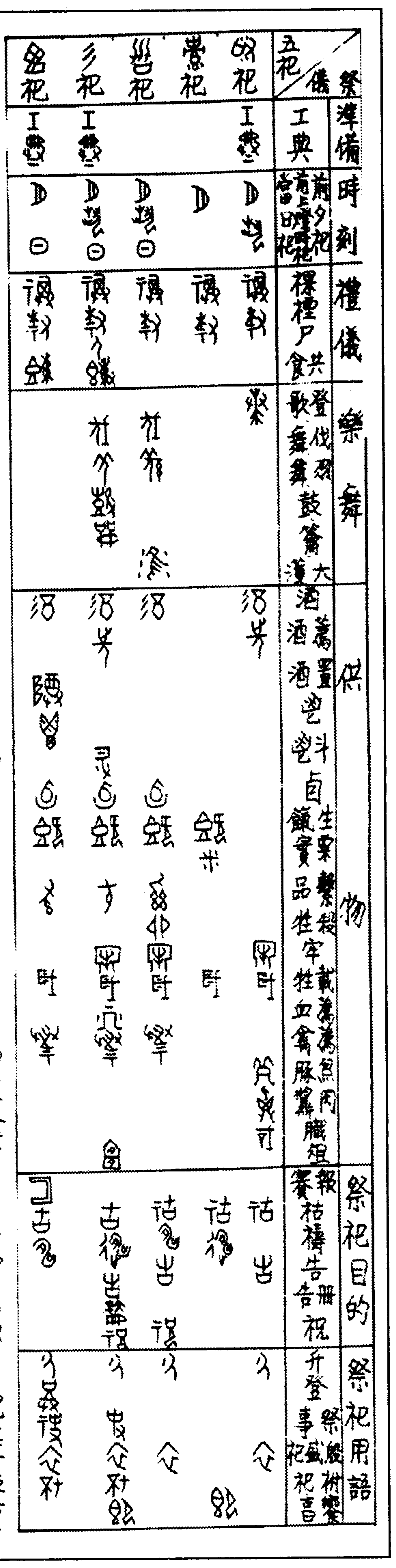
如此，孫、羅二氏釋作「登」，王氏則釋作「𢍏」。第一期有作（前531 續2274 4342 卜582 金文4 林129.15）、（卜664）之形的，即籀文的登，與篆文的登同為一字。孫氏以為省體的說法妥當。楊樹達亦謂「、省形則作，舊釋分、為二文，別釋作𢍏非也」（甲文說上.二二）。字，例如「」（乙815）、「」（甲409）等辭，被用為動詞，而像「」（戩2510 甲657 2407 掇1457 寧1308 南明700 京4230）、「」（摭續1438 京3909 3910 4005 明716 庫1061 鄴3427 寧1128 2106）、「」（佚663 粹909 後下285 2915 甲903）等被用來、米。至如「」（庫1021）之辭，則與牲意的「」對用，可知乃捧登米之意，羅氏將之釋作「烝祀」的說法是不對的。

(22) 作（佚870）、（前545）、（後下75）及（前547）、（前546）、（後下2710）等形。金文中習見的「寶彝」又作「寶彝」，可証兩者實為一字。說文云「，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自羅振玉釋作「尊」始（考釋中五九），諸家從之。做為動詞時，則被用如「勿」（續280 摭續112）。段注「鄭注禮曰，置酒曰尊」。

(23) 亦作（續4151）、（前546）、（京996）等形。—（寧3232）與金文的「—」（鼎）同例，羅振玉釋作「𠯑」。（考釋中五七）

以上所舉述是祀卜辭的用語。

就以上五祀祭祀用語五十八例加以考察後，除、、、、、、、、、、等字的意義尚須等待後考外，其餘的可予歸納，表列如下：


祭儀
五祀
準備
時刻
禮儀
樂舞
供物
祭祀目的
祭祀用語
工典
前夕祀
當日晡祀
祼禮
尸
共食
登
伐
歌
舞
鼓
籥
濩
大
酒
薦
置
鬯
斗
卣
生
粢
饋
實
品
牲
牢
血
肉
腊
俎
報
賽
祐
禱
告
冊
祝
升
登
事
祀
祭
祀
吉

從祭儀看來，可知五祀中還是以「日」被稱的㞢、彡、劦三祀為最隆重，其中尤以彡祀是最重要的祭祀，可說是五祀的核心。因此五祀是以㞢(祭、壹)祀、彡祀、劦祀的順序進行的事實，也就愈發明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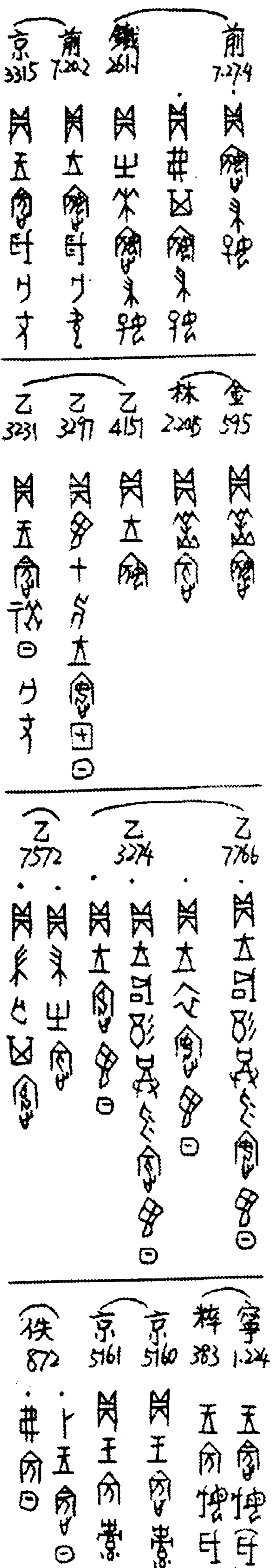
依據今後再發表的甲骨片，右述的祭儀當然一定要再加補足。可是就現有的資料所能考得的祭儀，便是如右之所述。

五祀祭儀的大概情形已可看得出來。

第二節　王賓卜辭的祭儀

王宾卜辭除第四期未見以外，存在於其他各期，尤以第二期及第五期最為習見。記載在這類卜辭中的祭祀用語，如下所舉有五十字，其中有些是前面尚未述及的，因此必須對這些用語來加以考察。

首先要知道什麼叫「王宾」？並考察這類卜辭究竟卜的是些什麼事情。羅振玉釋「宾」為「賓」，釋「宾」為「嬪」（考釋中三）。而後來的「賓」字所以从貝，則王國維謂「為从貝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觀堂集林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此後諸家均從羅、王二氏說，而釋作「賓」。洛誥云「王賓殺禋」，可証以王宾為王賓的說法是妥當的。宾字又作宾、宾、宾、宾、宾、宾等形，如下所舉可見這些字互為通用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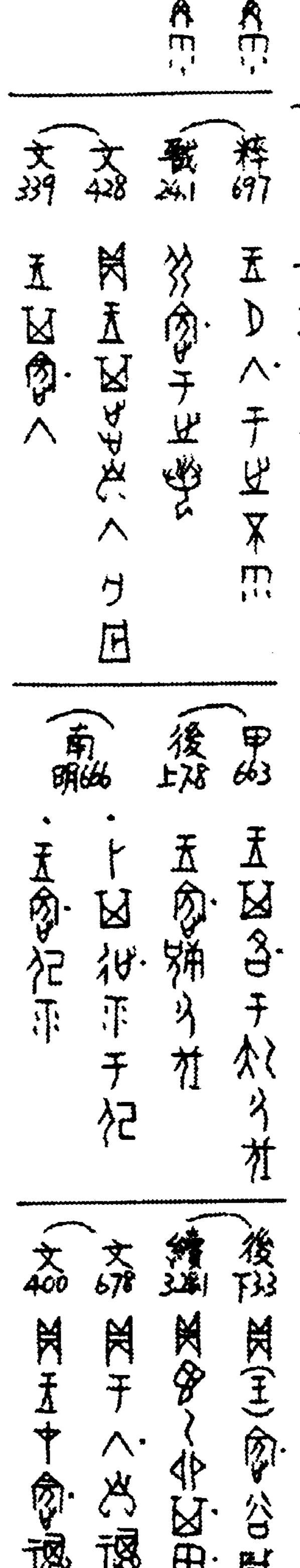

前7.27.4　鐵261.4　前7.20.2　京3315

金595　林2.20.5　乙4151　乙3297　乙3231

乙7766　乙3274　乙7572

宇1.24　粹383　京5160　京5161　佚872

第一期習用「宾」一語，除「宾」字外，各字體均被使用（宾被作為貞人名）。至第二期以後一律作宾或宾，由此可知作「宾、宾」乃原始的字形，省止則作宾，省万則作宾、宾，宾乃宾的繁文。宾又作宾，例如貞人名宾有作宾（文594、簠天4）的，又「于宾」（鐵257.4）也作「于宾」（前1.30.7），所以宾實是从宀从万之字，因此此字與「宾」之从宀从万者當同義。宾即家字，則宾亦當指其同類之謂。而「宾」（前...）也被記作「宾」（後上...），又「于宾」（前...）也被記作「于宾」（後上...），由此可知宾是家室或祠廟之意。宾字所以从止，羅振玉謂「宾之从止，亦象人自外至」（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答林博士書），葉玉森謂「宾，象足跡在室外，主人跽而迎」（集釋一・九），均以為象自外而至之形。從而可知宾的原義是「自外而至於家室或祠室」的意思。而宾字如下所舉被用與㞢(往)、入(入)、步(步)、各(格)、征(征)同義，此正符宾字原意。


前4.45.1　粹728　續4.41.6　戩19.5

粹697　戩24.1　文428　文339

甲663　後上7.8　南明666

後下33　續3.26.1　文678　文400

試觀察右舉的用例，無須說明，宾字很明顯的具有㞢、入、步、各、征等義。而最下段的「貞王(宾)谷……」的谷是地名（前2.54.1、2.45.1），這是「王宾」於谷地的卜祀之辭。從「……于谷」之辭以及宾有往、征之意一併看來，則知此辭乃王前往谷地卜祀的意思。又「貞王中宾禍」的中有與宾通用的例子（中戩(前...)又作宾戩(前...)），則依據「貞于入宾禍」之辭來解釋，便是「貞王自宾祼」的意思。可見宾字與入的意義相當。如此說來，「宾」字不管是字義也好，用例也好，都有「自外而至」之義。因此「王宾」必是「王至於祭場」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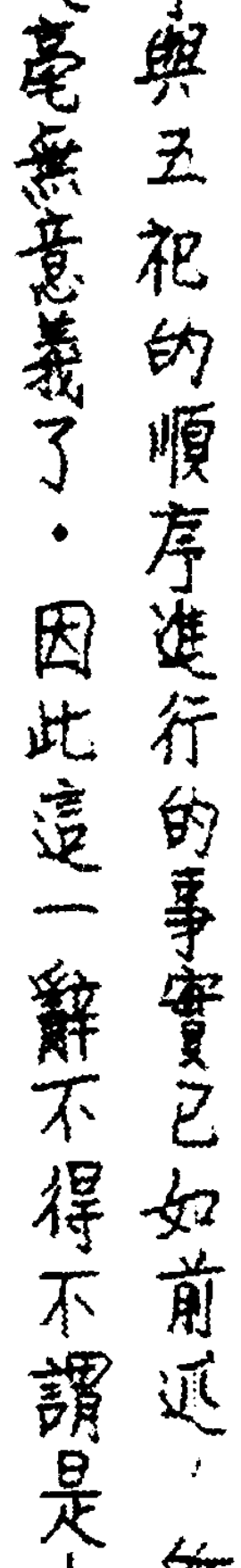
然而有關「王賓」的意義，卻有如下的解釋。羅、王、郭三者之說歸旨都一致，尤以郭說最明瞭。吳其昌以為「郭說是也」（解詁二・二六），孫海波謂「郭說甚塙」（文釋二・二六），楊樹達亦從之（卜辭求義五二）。

羅振玉—凡卜辭稱所祭之祖曰王賓。（考釋下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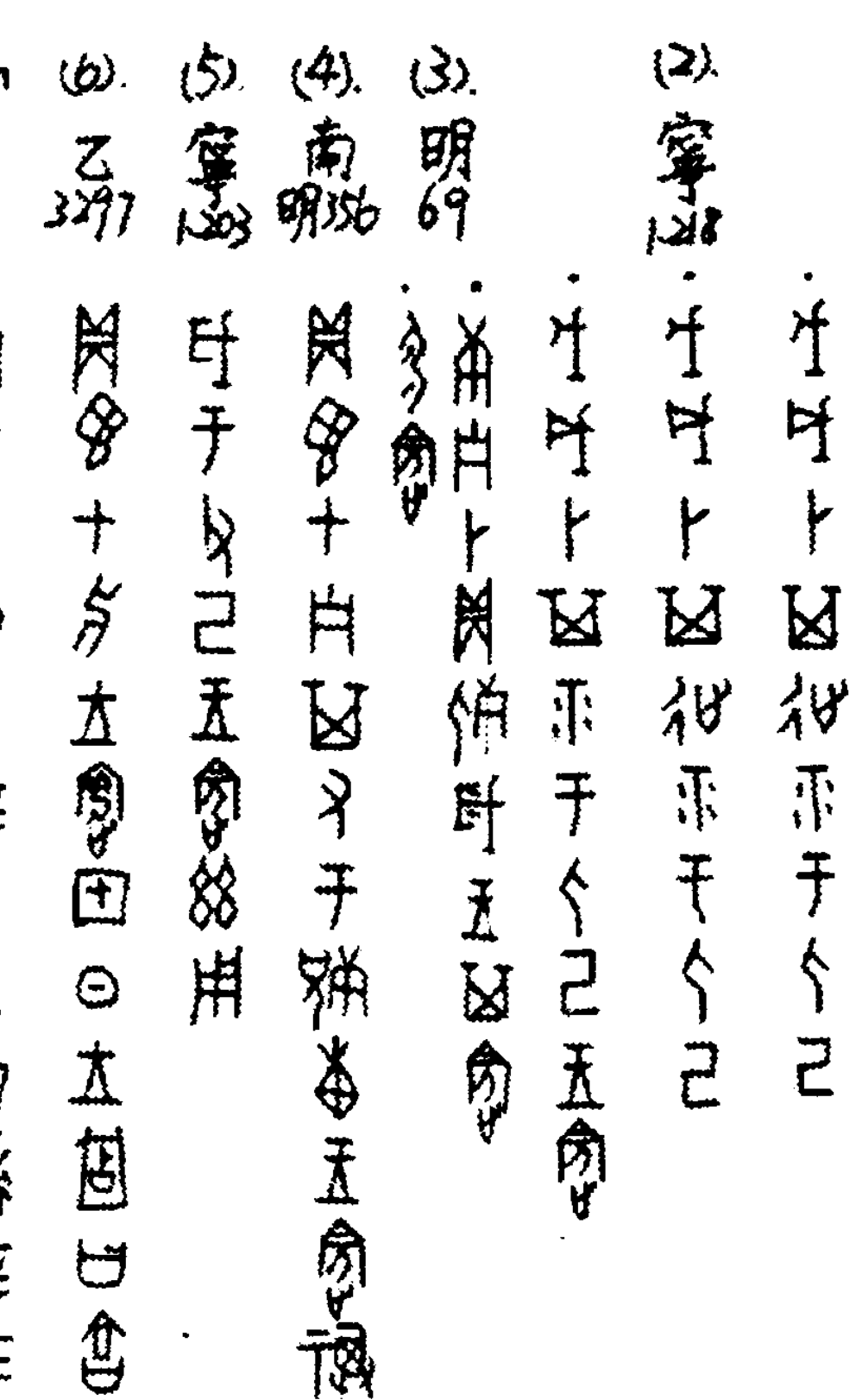
王國維　王賓謂文王武王，死而賓之，因謂之賓。（觀堂集林洛誥解）

郭某—蓋从止㝊聲若㝊聲，从止當為儐導之儐，說文儐導也，从人賓聲，或从手作擯，止乃趾之初文，从止，示前導也。故㝊當為儐若擯之古字，禮運，禮者所以儐鬼神，即卜辭所用㝊字之義。（通釋一五葉，粹釋四二四片）

如果信從右說，則下舉的王賓卜辭勢必要解作卜王儐大甲而行祀之可否，卜得吉則行，不

續1102


吉則不行了。可是先王的祭祀乃遵循客觀而固定的祀序與五祀的順序進行的事實已如前述，所以解此辭作卜當儐祀的先王，或卜當祀的祭名的意思便毫無意義了。因此這一辭不得不謂是卜「王宾」的事了。下舉的幾個例子可以証明這解釋是正確的。


(1)　南明666

(2)　寧1.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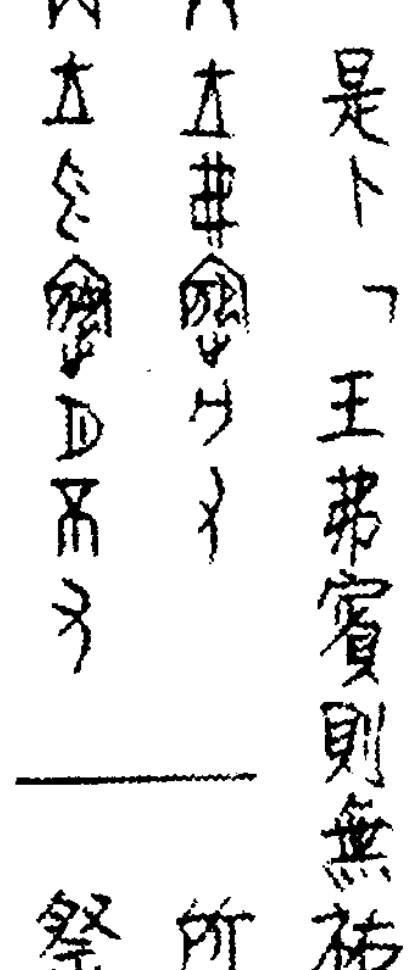
(3)　明69

(4)　南明356

(5)　寧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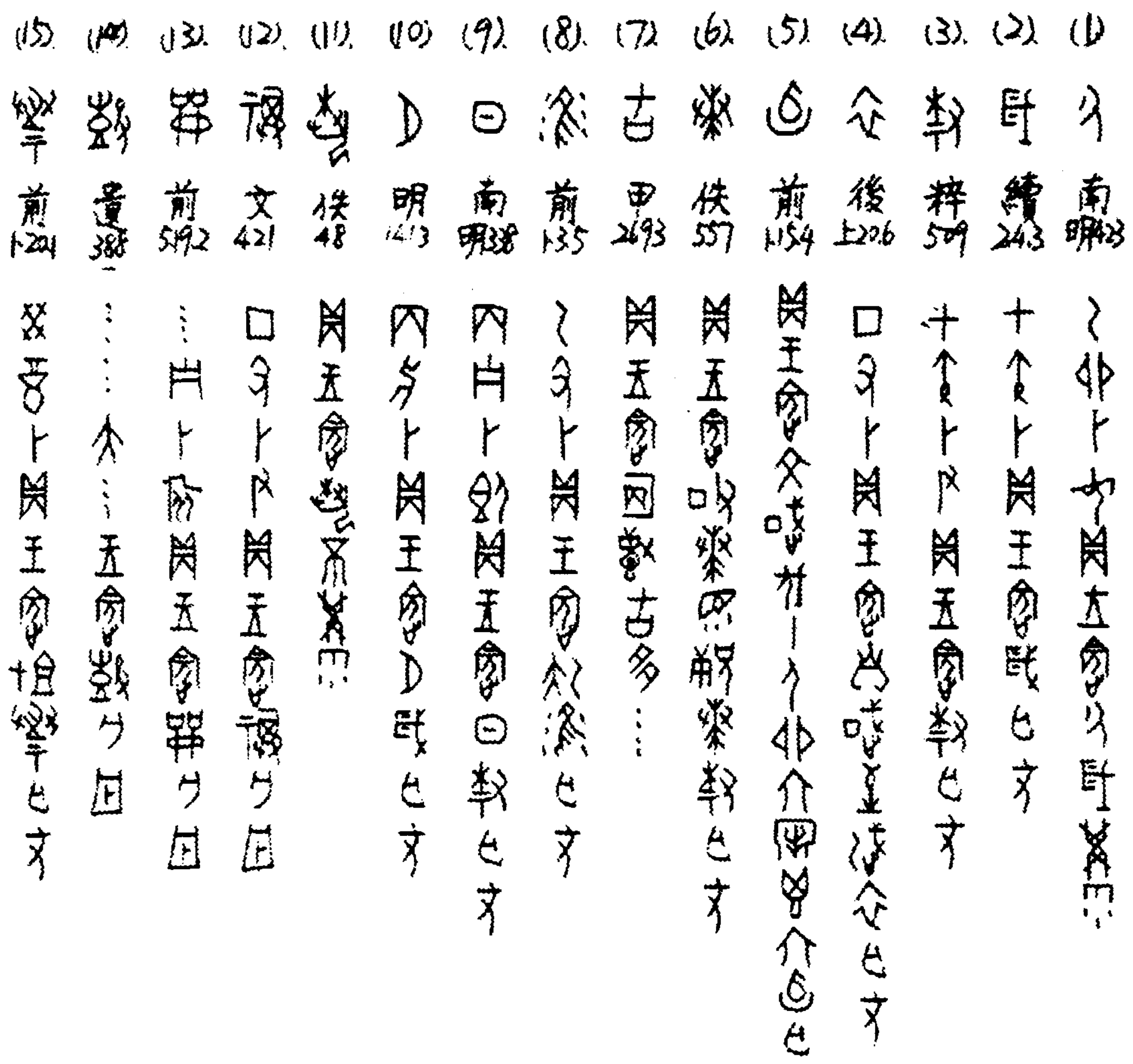
(6)　乙3297

(1)(2)例中「王宾亽己示」，以此為例，右辭的「王宾」又被記作「示于亽己」，又準(3)(4)例的記載法，也可記作「王宾」，當也可以記作「于王宾」、「于王宾」。「王宾」的目的語很明顯不是大甲，因此解之作儐導大甲的說法是不對的。而(3)例「貞王宾」與「宾」兩辭對貞，(5)例記作「王宾用」，(6)例是記載對「大宾田」的卜辭，王的繇辭作「曰吉宾」，更有「宾」以行宾禮的記載。所以很顯然的這些都是卜「王宾」這件事。如此說來，王賓卜辭就是卜「王其賓」王本身的事。而如右所述宾的字義與用法都是「自外而至」的意思，所以王賓就是指王入祀室參與祭祀之事了。例如右舉的(4)例便是卜「祭祀兄庚時王入祀室行祼鬯之可否」的意思。然而為什麼每次祭祀都要卜王賓呢？下舉卜辭一是卜「王弗賓於前夕祀則無祐乎」，一是卜「王弗賓則無祐乎」，據此可知「王賓」與神

林2.11.2　前7.30.2


所喜悅及其授祐之事有關。可是以王一人之身而對次數頻繁的定例之祭祀以及臨時的祭祀，如每一次都參加的話，無論怎麼說都是不勝其煩的，所以每個祭祀便都先問祖神是否一定要「王賓」，只在有其必要的場合下，王才參與祭祀。所以王賓卜辭就是卜有關當次祭祀的王賓之事的卜辭。

茲將王賓卜辭的祭祀用語列舉如下：


(1)　南明423

(2)　續243

(3)　粹509

(4)　後上20.6

(5)　前1.15.4

(6)　佚557

(7)　甲2693

(8)　前1.3.5

(9)　南明338

(10)　明1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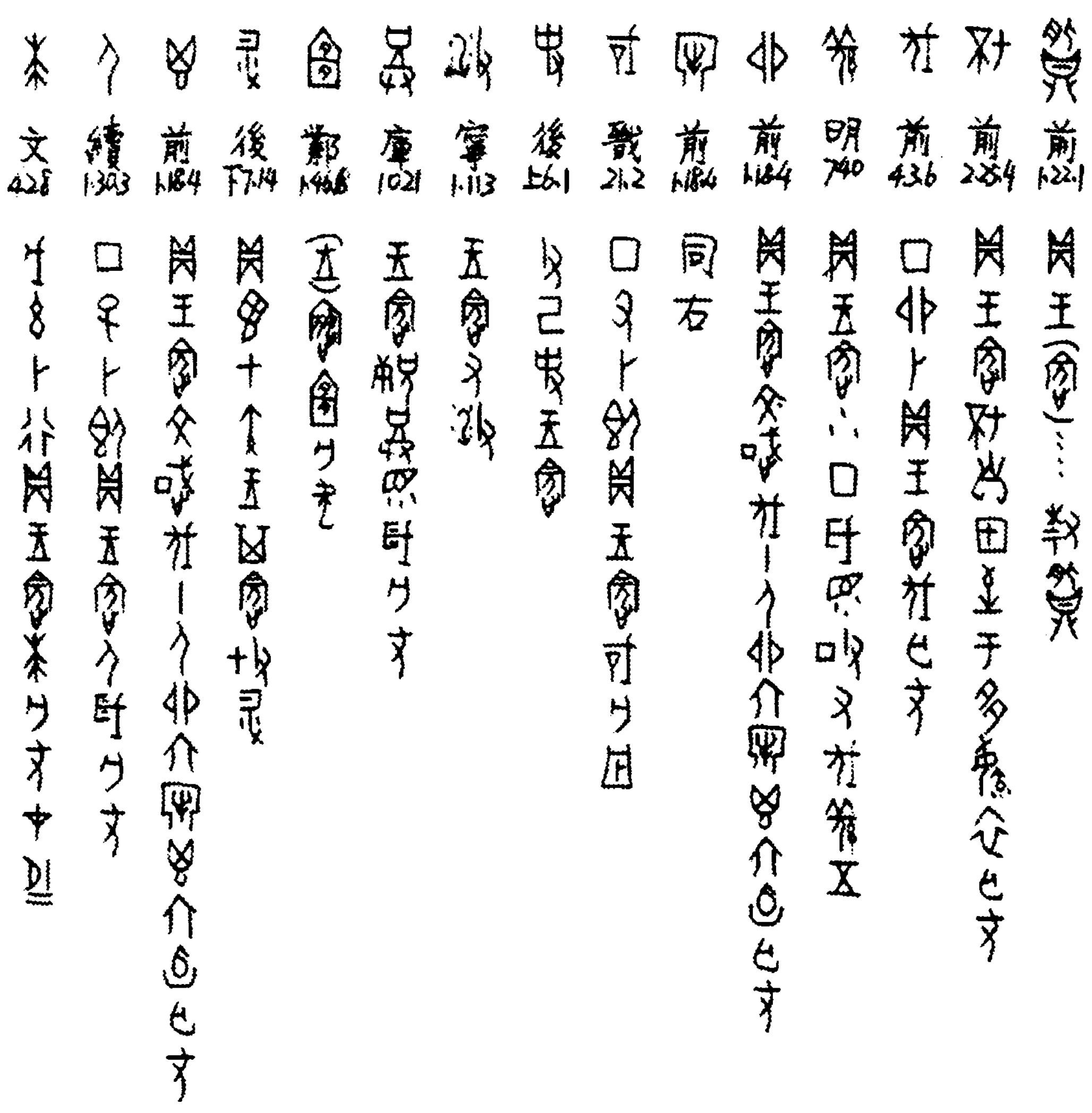
(11)　佚48

(12)　文421

(13)　前5.19.2

(14)　遺388

(15)　前1.20.1


(16)　前1.22.1

(17)　前2.28.4

(18)　前4.36

(19)　明740

(20)　前1.18.4

(21)　前1.18.4　同右

(22)　戩21.2

(23)　後上6.1

(24)　寧1.113

(25)　庫1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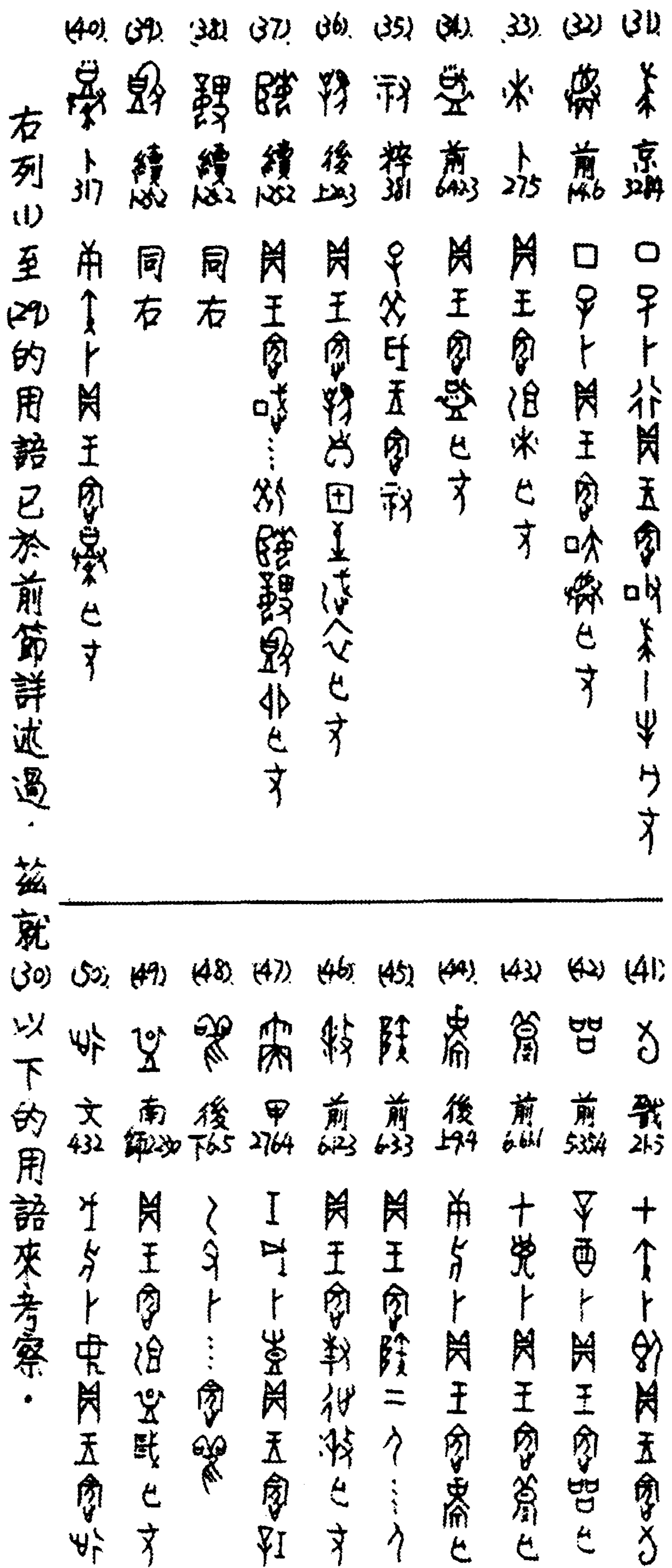
(26)　鄴1.46.8

(27)　後下7.14

(28)　前1.18.4

(29)　續1.30.3

(30)　文428


(31) 京3289
(32) 前1.46
(33) 卜275
(34) 前6.42.3
(35) 粹381
(36) 後上28.3
(37) 續1.25.2
(38) 續1.25.2 同右
(39) 續1.25.2 同右
(40) 卜317
(41) 戩21.5
(42) 前5.35.4
(43) 前6.46.1
(44) 後上9.4
(45) 前6.33
(46) 前6.12.3
(47) 甲2764
(48) 後下6.5
(49) 南師2.30
(50) 文432

右列(1)至(29)的用語已於前節詳述過，茲就(30)以下的用語來考察。

(30) 𠦪・又作𠦪（明947）、𠦪（林2.13）、𠦪（前4.32）、𠦪（續1.49.1）等形。孫詒讓釋作「求」，羅振玉（考釋中四三）、葉玉森（集釋二·二○七）、商承祚（佚釋一四三）、吳其昌（解詁一七九）從之。而王國維、王襄則表示懷疑。至於郭某則不從孫釋而釋作「𠦪」，唐蘭（天釋三○）、孫海波（文編四三）、楊樹達（卜辭求義四五）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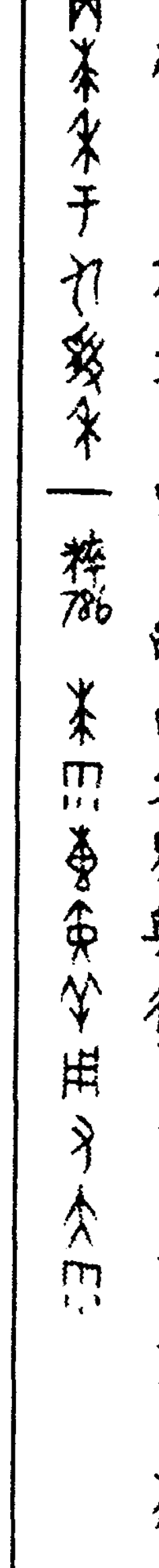
孫詒讓—說文袁部有古文袁，石鼓作𠦪，此與彼略同。（舉例下一九）

王國維—𠦪字未詳，余曩釋為求字，然於此可求年，於他處不可通……𠦪象立木形，殆所謂升或庪縣者與。（戩釋三～三）

王襄—𠦪字釋求于文誼亦安，然于他卜辭有不盡可通者，存之以備一說。（簠釋藏七）

郭某—𠦪年羅振玉釋為求年，案此年上一字作𠦪分明𠦪字也。杜伯盨用𠦪壽匄永命，𠦪亦猶匄也。（通釋一六四）𠦪年猶祈年。（粹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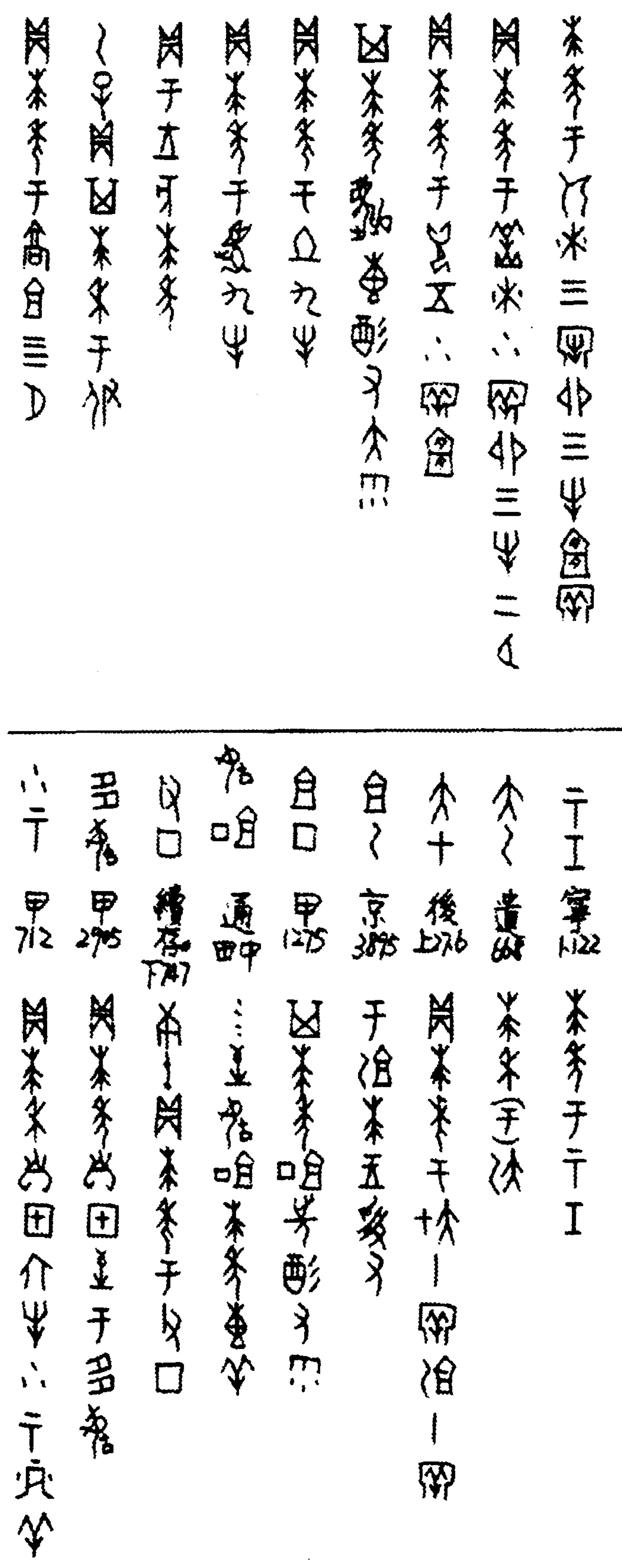
𠦪有祈求之義的事實，觀察下例為了受年、受禾、有大雨的目的而各別舉行𠦪年、𠦪禾、𠦪


南明483
續4.17.6
粹786

雨的祭祀便可明白。杜伯盨的「用𠦪壽」於師旦鼎作「用祈眉壽」，於邾公諴鼎作「用乞眉壽」，而師𡨦父鼎則作「用匄眉壽」，由此可見𠦪（說文：𠦪，疾也，从本卉聲）从卉得聲而有匄義，即後世「祈」的意思。從而郭某以𠦪為𠦪而釋作「祈」的說法是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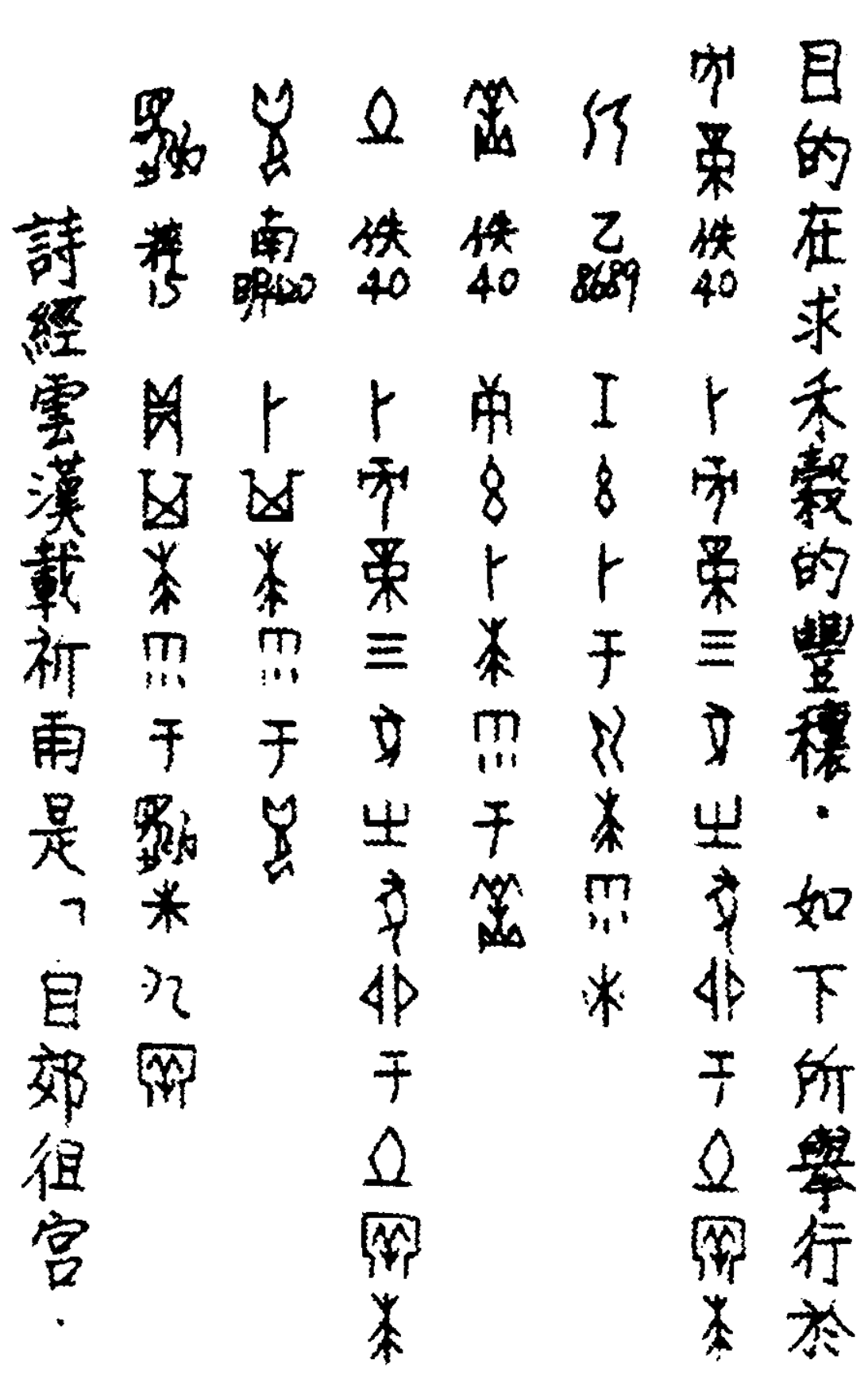
𠦪被用為𠦪年、𠦪禾、𠦪雨、𠦪[illegible]、𠦪生、𠦪田、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列述如下。

(甲) 𠦪年、𠦪禾 自孫詒讓釋年作「年」（舉例上四○）始，諸家從之。年說文作「秊」，云「穀熟也，从禾千聲」。可是卜辭的年並不從千，如「年」之形（誠262、佚928、甲1275、1516）是从人的。卜辭習見受年之語，此語又被記作「受禾」（前4.7.4、4.8.4、8.10.3、粹892、乙3212、3290、7750、7960、掇續114），這「有年」（有年）與春秋的「有年」（桓公三年）、「大有年」（宣公十六年）文例相同。穀梁傳云「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而說文亦謂「年，穀熟也」，這些解釋與年字所表示出「人荷禾以收穫」的意思正相符合。𠦪年乃表示祈求稼穡豐穰的用語，在後期卜辭也記作𠦪禾。然而郭某卻謂「古之祈年，不限於稼穡矣」（通釋），其說令人費解。𠦪年如下所舉是對自然神、高祖神、祖神舉行的，尤以行於[illegible]（上帝）、[illegible]的例子為最多。


佚126
續1.37.1
甲2029
鄴1.37.2
粹16
鐵216.1
佚886
後上1.1
掇2.404
遺393
續1.31
寧1.122
遺668
後上27.6
京3875
甲1275
通四中
續存下747
甲2905
甲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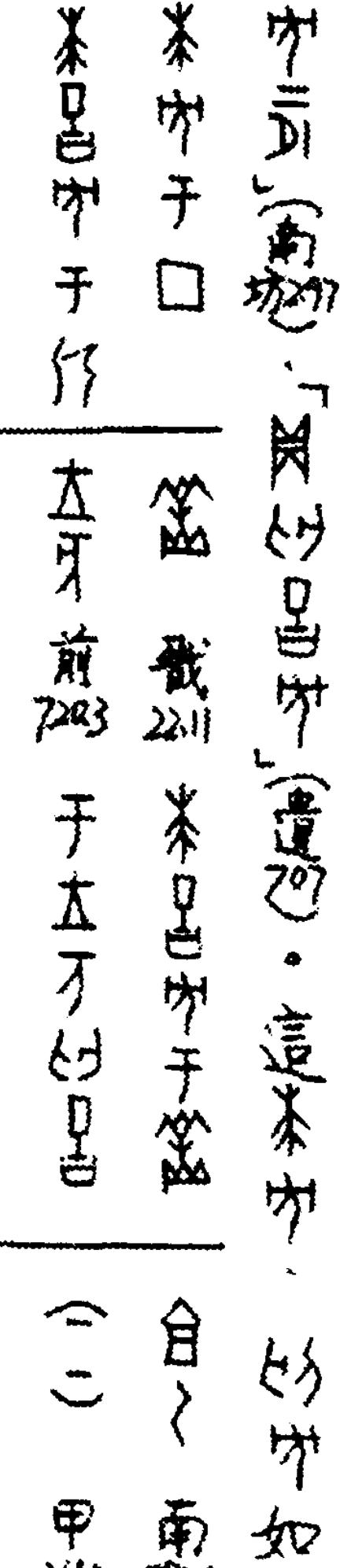
(乙) 𠦪雨 𠦪年、受年的卜辭多達數百片，充分表示了對稔穀豐凶的最大的關心。例如「[illegible]」之辭，是由於天不降雨而卜受年之有無的，可見祈雨的

目的在求禾穀的豐穰。如下所舉行於自然神、高祖神及祖神。


佚40
乙8689
佚40
佚40
南明420
粹15
佚511
遺923
京3759
金525
佚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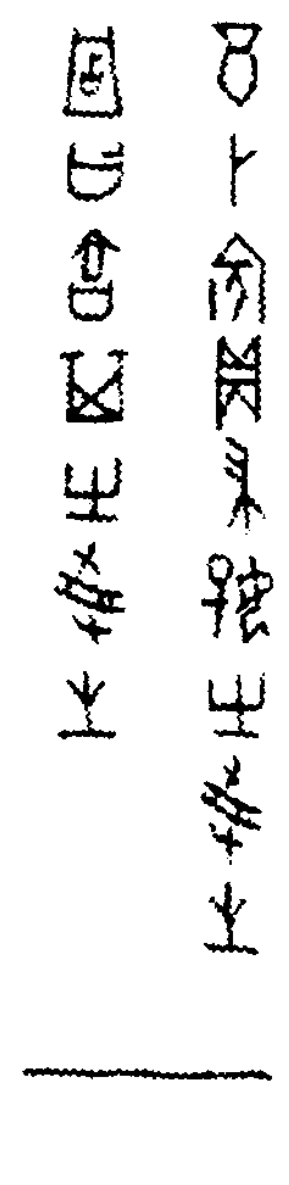
詩經雲漢載祈雨是「自郊徂宮，上下奠瘞」的行於郊祀及廟祀的。文中的「郊」相當於卜辭中配祀自然神的[illegible]，「宮」則相當於卜辭中廟祀上甲以下祖神的祭祀。從而「上下」的上是指上帝，下是稱祖神。卜辭習見的「(二)」就是這「上下」。

(丙) 𠦪[illegible] 卜辭習見「[illegible]」（前5.28.6）、「[illegible]」（後上28.?）之辭，從掇1.436片「[illegible]」的記載看來，可知「𠦪[illegible]」乃是當方國來寇時祈求安泰的用語。此語又作「[illegible]」（南坊4.?）、「[illegible]」（遺70）。這𠦪[illegible]、[illegible]如下所舉行於上帝、自然神、先臣神、祖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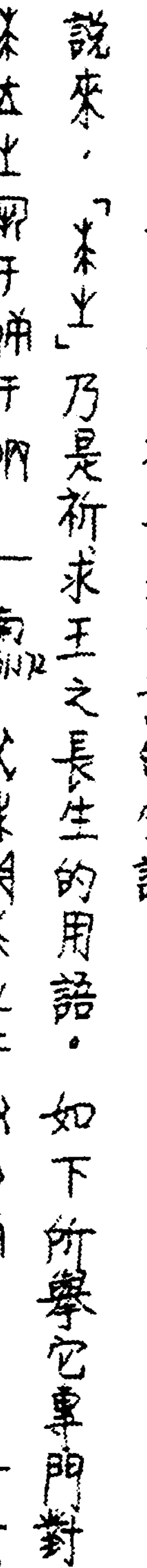

鐵514
庫1553
後上17.3
戩22.11
前7.20.3
前1.31
南明
甲3602

(丁) 𠦪生 生自羅振玉釋作「之」始，王國維（戩釋四一）、葉玉森（集釋三·三○）、吳其昌（解詁三二四）、唐蘭（天釋五○）等從之。而葉玉森以「[illegible]」為「貞其求，句當讀斷」，訓作貞之於所求的高妣庚。又唐氏謂「後編下一辭云：癸未卜貞茲夕又大雨茲禦夕雨。同片云：于生夕又大雨。是生茲通用之証」的認為茲與生通用。可是如果依照葉氏的訓法，則「[illegible]」之辭勢便要訓作[illegible]，其為妄說，自不待言。又例如「茲夕至生夕又大雨」（庫98）之辭，茲與生被區別為不同的用義。由此可見唐說也不對。相反的，郭某謂「生亦確是生字，作冊大鼎既生霸生字作生，其證。𠦪生者當是求生育之事」（粹釋三七六）的以生為「生」，猶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也」。（通釋三四）

，解為「生產」、「生育」之事。胡厚宣從之（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考七）。因為金文中既生霸之生作生，所以釋之作「生」的說法應是妥當的。可是例如「[illegible]」（遺30）之辭，則作「王生」，可見「[illegible]生」乃祈求王之長生之事，而非指生育之事。然而胡厚宣卻將此辭解作「𠦪王生，當為王𠦪生之倒語」，可是實際上「[illegible]生」的用例是絕對找不到的，可見胡氏不過是出於臆說。而胡氏所以有如此的說法，是因為有如下所舉的用例，辭中的[illegible]，他依從董作賓氏認作是武丁之婦的說法而釋作婦[illegible]，且以生為婦之事而造成的。可是如後所述（殷代的社會），[illegible]並非武丁之婦，乃是職名，這南師80片乃是卜任[illegible]職的[illegible]否之辭。這反而成了生乃指長生之意的旁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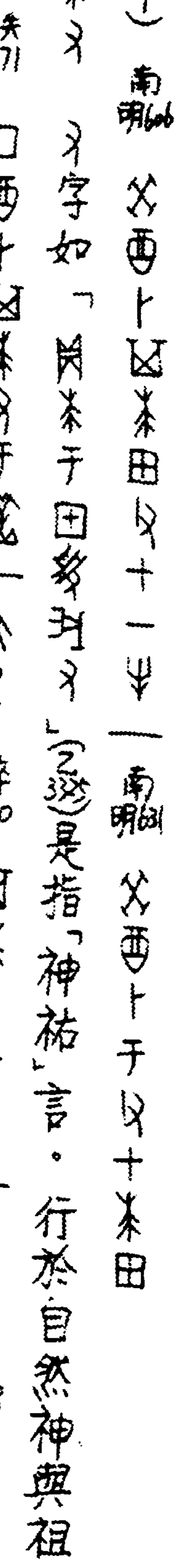

南師180
南師181

如此說來，「𠦪生」乃是祈求王之長生的用語。如下所舉它專門對先妣而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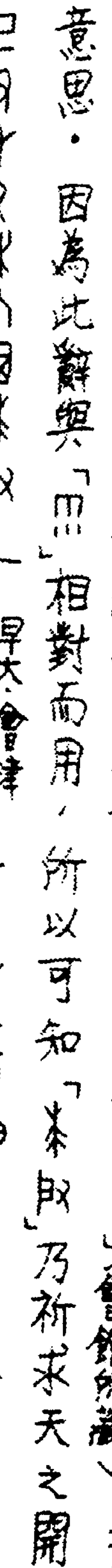

遺30
前1.33.3
南師1.12
後上26.6
拾1.10

(戊) 𠦪田 田字在「[illegible]」（遺1.?）之辭中，用為田獵之義，而在「[illegible]」之辭中，則指耕田而言。「[illegible]」（甲2008）的[illegible]地為田獵之地，可見「𠦪田」乃是祈求田獵時王之無恙，或者收穫之豐碩的意思。「卜𠦪禾田」（粹863）、「[illegible]」（前1.30）則是祈求耕田之受年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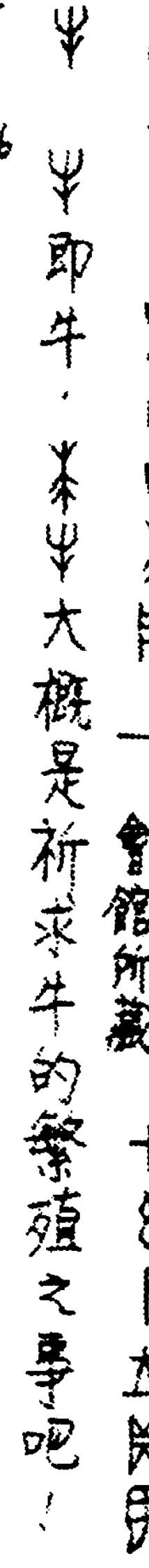
(己) 𠦪[illegible] [illegible]字如「[illegible]」（乙335）是指「神祐」言。行於自然神與祖神。


(父甲) 南明666
南明631
佚871
粹140
甲2278

(庚) 𠦪啟 啟孫詒讓釋作「啟」（舉例上22）。例如「[illegible]」（早大會津會館所藏）之辭，是祈求即威啟的意思。因為此辭與「[illegible]」相對而用，所以可知「𠦪啟」乃祈求天之開啓晴朗的意思。


甲268
早大會津會館所藏

(辛) 𠦪牛 牛即牛。𠦪牛大概是祈求牛的繁殖之事吧！



(壬) 𠦪[illegible]　[illegible]字如前所述乃「祓」的假借（甘參），所以𠦪[illegible]大概是祈求勿有祓變之事的吧！
粹463 𠦪[illegible]一甲754 𠦪[illegible]

(癸) 𠦪[illegible]　[illegible]字被用如「貞[illegible]」（南明102）、「貞[illegible]」（寧滬369）。如後所述[illegible]是殷代的一位諸侯，如「貞[illegible]」（前?）之辭是卜[illegible]方是否[illegible]傷[illegible]，可見「𠦪[illegible]」乃祈求[illegible]的安泰的意思。
（祖乙）金651．貞𠦪[illegible]于自乙　貞出于自乙出[illegible]

如上所舉述，𠦪祀行於祈年、祈雨、祈方、祈生、祈田、祈祐、祈晴、祈牛、祈祓及祈[illegible]。就中尤以「祈年」幾占了全部𠦪祀卜辭的九成，可知殷人對稔穀的豐凶表現了最大的關心。

(31) 𠦪　𠦪字被用於王賓卜辭的只見於前面所舉唯一的例子。做為祭儀名的用例也不過如下所舉幾個例子，因此這些用法可能都屬假借。
福26 貞[illegible]𠦪于[illegible]一摭171 ……𠦪[illegible]一粹1572 王……[illegible]……𠦪一南無24 ……一[illegible]……𠦪[illegible]

至於𠦪的字釋，則有王國維的釋裘說與孫詒讓的釋㣇說。羅振玉（考釋中四三）、商承祚（佚釋一四三）、王襄（簠釋帝一八）、葉玉森（集釋三·二四）、吳其昌（解詁三二四）、孫海波（文釋三六七）等從王說。郭某（通釋四二六）、唐蘭（天釋八四）、楊樹達（卜辭求義一七）等從孫說。

（釋裘說）
王國維一說文裘古文省衣作求，卜辭中又有作𠦪者，王君國維謂亦裘字，其說甚塙。（考釋中四三引）
葉玉森一似𠦪𠦪塙為一字，應並釋求。（集釋三·二四）
商承祚一𠦪為求，𠦪為𠦪，此（佚143貞于口𠦪𠦪[illegible]）作求，于文義當讀𠦪，乃筆誤。（佚釋一四三）
吳其昌一此以同一專詞比較推之，而知𠦪𠦪之決然無別。（解詁三二四）
如右所引，諸家皆主𠦪、𠦪為一字。商氏更以為佚143片上的𠦪是𠦪的筆誤。

（釋㣇說）
孫詒讓一𠦪為古文㣇字，說文㣇部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𠦪。此文略簡耳。（舉例上廿六）
郭　某一案此即說文㣇古文殺之殺字也。說文㣇下又云𠦪古文㣇，其字一字。魏石經蔡人之蔡，古文作𠦪。左傳昭元年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𣓁。蓋以蔡

若𣓁為竄。而尚書竄三苗，孟子引作殺三苗，說文𣪠字下又引作𣪠三苗。卜辭多見𠦪字，或作𠦪，即為祟。孫詒讓釋㣇，識其字而未明其通假之義。余彙已証知𠦪𠦪𠦪等實為一字，以脩豪獸㣇為其本義，象形，用為祟，竄蔡殺者均其引伸若叚借之義也。（金文餘釋之餘六一、通釋三八七及四二六）
郭　某一當讀為祟，卜辭云不𠦪者，與言不祟同例，即莊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祟者是已。㣇祟同在脂部，又爾雅作𨽻，釋文作肆，肆祟均齒頭音，許讀若弟者，蓋音之變。㣇之為祟，猶蛇之為它，有害於田圃，準古人艸居問蛇之例，此則問㣇之有無，化而為有祟不祟。（甲骨文字研究釋㣇）
楊樹達一按𠦪為殺之古文，與歲字音同，此假為歲，此知祭名亦用假字也。（卜辭求義一七）
如右所引，孫氏釋𠦪作說文的「㣇」，郭某則以㣇為殺、蔡、祟的假借而以為是「祟」。楊氏則以為是「歲」的假借字而作為祭名。

𠦪的用法如下列的用例經常可以見到。(1)的用法，舉例來說，與「[illegible]」（乙4516）或「貞[illegible]」（習見）之辭同例，所以顯然的𠦪與[illegible]（壱）、[illegible]（尤）同義。郭某釋之作「祟」是沒錯的。而(2)的用法與習見的「貞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貞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之辭類似，所以將𠦪𠦪釋為一字的王氏的說法，或釋作筆誤的商氏的說法也沒錯。郭某於此𠦪字亦謂「年上一字確是求字，與他辭言𠦪年者，字異而義同」（通釋三五七）的承認了釋「求」說，而將右例的林1214之辭解作「言于[illegible]之宮求年于[illegible]」的以為是在[illegible]之宮求年於[illegible]神。然而如果依據下舉之例看來，[illegible]並不是神名，因為[illegible]也被記作[illegible]與[illegible]，所以當是「[illegible]」的假借，可知「[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乃祈句於[illegible]、[illegible]的意思。從而假定將「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的𠦪釋為「求」，那麼「𠦪[illegible]（𠦪[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便應解作「求雨（年）、祈句於[illegible]」，如此文義固然可通，可是這字釋在(1)的場合下卻不能通用了，因此這樣是不妥當的。假定釋作「祟」的話

(1)		(2)	
摭1.179	貞[illegible]𠦪[illegible]	寧1.121	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林235	[illegible]𠦪大	林1214	貞[illegible]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乙2589	貞[illegible]𠦪大	佚389	貞[illegible]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甲1222	貞[illegible]𠦪	續存下132	貞于[illegible]𠦪[illegible]

佚387 貞[illegible]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文367 貞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甲2419 貞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

，則可解作「雨（年）有祟，祈句於[illegible]」，如此不僅文意通順，而且此字釋與(1)的場合也告一致。而「貞𠦪[illegible]」（誠101）又記作「貞[illegible]」（續493），𠦪[illegible]即指[illegible]（雨不足），雨有祟就是不降雨的意思。從而可知「𠦪[illegible]于[illegible]」乃「雨有祟，不降雨，而祈句於[illegible]神」的意思。至於「𠦪𠦪于[illegible]」（[illegible]是地名）之意就是「祟禾于[illegible]」。

𠦪字已如右述是[illegible]、[illegible]的同義語。而如下所舉「有𠦪」被認為不吉，所以郭某釋之作「祟」的說法是妥當的。𠦪與殺的古文𠦪、㣇的古文𠦪同為一字。「㣇」為脩豪獸的象形，亦即淮南子本經訓所載「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的「豨」字，以其為民害，所以引伸而用作災害之義，更且假借為殺，說文亦以之為殺的古文。

通別23 [illegible]
庫1609 [illegible]

此字在卜辭的用法是祟、災之義。做為祭儀名的，則楊樹達以為是「歲」的假字，可是在「……一[illegible]……𠦪[illegible]」（南無24）一辭中，𠦪與[illegible]各有用義，可見楊說之非。可推想大概是祭的假借而為「祭」的假字吧！

(32) [illegible]　第三期作[illegible]（佚?），第五期作[illegible]（習見）。自羅振玉釋以為薦牲首之祭儀始，葉玉森（集釋一·三六）、吳其昌（解詁一續四六）、于省吾（駢枝三釋[illegible]）均從之。
羅振玉一象兩手薦牲首於且上。案周禮夏官小子職，掌珥于社稷。鄭司農曰　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又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觀此字知升首之祭殷已然矣。（考釋六八）

(33) [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粹380）、[illegible]（佚89）、[illegible]（誠459）、[illegible]（甲2262）。孫詒讓謂「甲文禾字又多从[illegible]」（名原上三五）的釋之作「禾」，可是羅振玉則以為「此字實从木在火上，木旁諸點象火燄上騰之狀」（考釋中一六）的釋作「尞」，此後諸家均從羅釋。
尞，說文云「燒柴尞祭天也」，又爾雅釋天、儀禮覲禮、禮記祭法皆釋為燔柴以祭天的祭儀。而卜辭中尞是被做為外祭的祭儀的。然如下所列也有用尞以祀祖神的例子。
田（甲2905 續1.31 南明432 470 寧1.92 簠帝12 柏30 粹93 105 拾1.3 甲10 乙685 2103）、干工（前1.1.1 戩22 續存下170）、大〈（戩22.2 遺668 甲10 乙3330 南師1.135 續存1124 下153 外57）

大口（後上28.8 續存下153 外57）　大十（零一 後上23.1 甲387 南明432 外57）　自〈（南明80 卜275）　自十（甲729）　自己（續存1458）　㐅口（寧1.207 南明481 617 續存1458）

這情形和本來只對自然神才舉行祈雨、祈年，可是如前所述有時也對祖神舉行是一樣的。這些尞祀是在外祭的場合下將祖神配祀於自然神來舉行的。下舉的例子，於配祀於自然神或祈年的場合

乙685 貞尞于田于[illegible]一[illegible]
甲2905 貞[illegible]𠦪[illegible]于田尞[illegible]

中用尞於祖神的記載便是其明証。因此王賓卜辭的尞祀（僅卜275 前1.21.4 三例）並不用於宗廟，乃是於外祭的尞祀時卜王的駕臨之辭。

(34) [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前6.8.5）、[illegible]（前[illegible]）。羅振玉釋作「[illegible]」、余永梁釋作「[illegible]」，葉玉森反對羅釋。
羅振玉一此从匕从肉，有渚汁在皿中，當即[illegible]字，从皿與从鬲同。（考釋中廿六）
余永梁一與[illegible]言之[illegible]同誼，从皿與从鼎同義，其與[illegible]同字與否，則未可定矣。（殷虛文字考）
葉玉森一羅釋[illegible]似于字形不合。（集釋六·三九）
釋此字作[illegible]、[illegible]均與字形不合。[illegible]字从⊖（肉）、从[illegible]（匕）、从[illegible]（皿），與說文的盌「盌，小盂也，从皿夗聲」相同，可知這就是「盌」字。做為祭儀時大概是指盛肉汁於小盂內以供之的儀式吧！

(35) [illegible]　如下所列又作[illegible]等形。王國維釋作「衩」（戩釋三·九），商承祚釋作「示」（佚釋一四），王襄釋作「祐」（簠釋帝三五），郭某釋作「祭」（粹釋三八）。此字从干、彡及水滴之形。作「勿[illegible]」（佚606）、「勿[illegible]」（乙2001）時被用成動詞。除祖神外，也作「[illegible]」（續1.4.5 佚140 粹237 南明440）的被於[illegible]。可見它不是特定的祭儀。從其字形看來，當是「禎」字而作「偵」義的吧！

南輔38	示[illegible]	金28	[illegible]	續1.4.5	貞[illegible]	寧1.179	[illegible]
寧1.71	[illegible]	乙8860	[illegible]	粹237	貞[illegible]	南明634	[illegible]

(36) [illegible]　此字只有「[illegible]」（續1.23）、「[illegible]」（後上20.3）二例，王襄釋作「[illegible]」（簠釋帝一三），其餘諸家均闕字釋。記存以俟後考。

(37) [illegible]・ 又作[illegible]（粹386）、[illegible]（前1356）、[illegible]（前1362）等形。吳其昌釋作「䜺」，孫海波釋作「姬」。

吳其昌—䜺為殷代之祭名，但其制未聞。（解詁）

孫海波—[illegible]字从臣从每即姬字。說文姬黃帝居，从女臣聲。此从每者，卜辭每母女三字無別，知姬字亦可以每作矣。（誠釋一六二）

鄴3379片「辛酉卜[illegible]」中有作[illegible]形之字，此字與金文姬字作[illegible]（邾姬鬲）、[illegible]（遣小子簋）、[illegible]（晉姬簋）等形的實同一字。于省吾釋之作「姬」，而視其所从之[illegible]為櫛的象形（駢枝三續釋臣）。[illegible]與[illegible]是通用的。這「辛酉卜[illegible]」例如「[illegible]」（習見）又作「[illegible]」（林2.26甲1333），可知[illegible]、[illegible]為一字，右引的孫釋是妥當的。「[illegible]」（乙1047）、「[illegible]」（乙2120）、「[illegible]」（粹70）文例相同，可知[illegible]是神名。因為做為神名的用例只此一見，所以當是與之同聲神名的假字，以聲求之，實即「季」的假借。

做為祭儀的用例，如下所舉，是專門用以對先妣的。[illegible]與[illegible]如後述可能是樂舞，所以「[illegible]」大概是指女樂吧！還須待後考。

粹386 [illegible]

前1362 [illegible]

續1252 [illegible]

京5080 [illegible]

(38) [illegible]・ 此字的用例如下所舉。「[illegible]二人」與「[illegible]二人」並稱，[illegible]字如後所述可能是指舞樂，所以「[illegible]二人」當亦屬同類。如後所述（第三節第三項）[illegible]為巫字的假借，所以[illegible]大概是巫舞之義吧！

續1252 同右(37)例—京5080 同右(37)例—寧1231 [illegible]

(39) [illegible]・ 此字又作[illegible]（甲549）、[illegible]（寧1231）。羅振玉釋作「鼓」，吳其昌釋作「𣪊」。

羅振玉—古金文有作[illegible]、[illegible]者，與此略同。从又持[illegible]，殆象[illegible]形，所以出納於鼓中者，非从支也。（考釋）

吳其昌—「𣪊二人」、「卯二牢」、「𣪊一人」、「卯一牢」對舉，則「𣪊」亦刑人以祭。（解詁）

[illegible]如「[illegible]」（續[illegible]）、「[illegible]」（京5080）、「[illegible]一人」（前[illegible]）之辭均以「人」見稱。又如「[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寧[illegible]）之與，與行羽舞的[illegible]併稱，可見當與[illegible]同為樂舞之屬。以為「刑人以祭」的吳說不妥當。

(40) [illegible]・ 第三期作[illegible]（甲1790遺646）、[illegible]（甲2779）、第五期作[illegible]（前4.20.6）、[illegible]（卜20）、[illegible]（前1.5.6）、[illegible]（前4.20.2）。自羅振玉釋作「烝」始，陳邦懷（小箋）、吳其昌（解詁四續七二）、葉玉森（集釋四）等均從之。

羅振玉—說文解字烝，火氣上行也。段先生曰，此烝之本誼。今卜辭从禾从米在豆中[illegible]以進之，孟鼎與此同而省禾。春秋繁露四季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與卜辭从禾之旨正符。此為烝之初誼。引申之而為進，許書訓火氣上行亦引伸之誼，段君以為本誼殆失之矣。（考釋中五）

大盂鼎「有柴[illegible]祀」的[illegible]與右邊的[illegible]一字，大師虘豆的「[illegible]」乃此字的省文。金文家均釋作「烝」。可是烝字說文作「[illegible]」，石鼓文作「[illegible]」，都與[illegible]字形不同，且烝祭爾雅釋天與禮記祭統都釋作「冬祭」，而卜辭中的[illegible]卻被用於一月（甲3073）、四月（庫1280）、五月（明456）及十月（佚568），並不一定是冬祭，所以釋[illegible]為烝是不妥當的。試觀察右邊的字體，不外从[illegible]、[illegible]或从[illegible]、[illegible]或从[illegible]構成，以與下舉諸例加以比較，便可發現[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都是固定化的構成一個字，所以這[illegible]字乃「登薦粟米」之義，而為前述「[illegible]」字的繁文。

遺646 卜[illegible]

粹909 [illegible]

甲903 [illegible]

甲899 [illegible]

甲3089 [illegible]

佚877 [illegible]

甲2779 [illegible]

鄴3427 卜[illegible]

粹269 [illegible]

(41) [illegible]・ [illegible]孫詒讓釋作「[illegible]」（舉例上廿五）、「它」（名原上三），羅振玉釋作「旬」（考釋中六），王國維釋作「旬」（戩釋四九）。諸家從王說。以為祭儀名的用例列舉如下，至於其意義必待後考。

戩21.5 十[illegible]

前1335 [illegible]

乙5783 [illegible]

鐵151.2 [illegible]

林1.14.5 [illegible]

文114 卜[illegible]

甲3402 [illegible]

庫172 [illegible]

(42) [illegible]・ [illegible]又作品，自羅振玉釋作「品」始（考釋中五八），諸家從之。做為祭儀時，則陳直（殷契賸義二葉）、于省吾（駢枝三續釋[illegible]）以為是「籩豆之祭」。

陳直—卜辭有品祭，於古無徵。案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食，水土之品也。不敢褻用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卜辭品祭疑為籩豆之祭。

此字在卜辭中的用例如下所舉被用於[illegible]、[illegible]二祀。此外又被用如「品司」（司即祠字見考釋中三）、「品[illegible]」、「[illegible]品」。

前5.15.4 [illegible]

前1.33.3 [illegible]

後下9.18 [illegible]

甲3588 [illegible]

金124 [illegible]

粹112 [illegible]

(43) [illegible]・ 此字只有「十[illegible]卜貞王[illegible]」一例，大概是以祀祭儀「[illegible]」的異文吧！

(44) [illegible]・ 此字只有「[illegible]卜貞王[illegible]」一例，羅振玉釋作「[illegible]」（考釋中三），究竟是何字的假借，尚須等待後考。

(45) [illegible]・ 依據下列的用例，可知[illegible]、[illegible]一字。孫詒讓釋作「陵」（舉例下廿六），葉玉森釋作「陵」（集釋五·十），可是從金文陵作「[illegible]」（陳猷釜）、[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看來，當以葉釋為妥當。做為祭儀名時，則葉玉森謂「陵二人猶言羊十人，羊五人，羊即羊方，殆並用以代牲者」（集釋五·十）的以為是人牲。這是因為葉氏將所謂的「羊十人」，即「[illegible]十人」解作「[illegible]方之俘十人」，而認為是「人牲」，始有此說。又「陵二人」與之文例相同，所以也以之為「陵方之俘二人」，而釋作人牲。可是「[illegible]十人」並不指人牲，其事實已如前述，所以此說不對。試比較下列卜辭，則「陵二人」相當於「[illegible]二人」，[illegible]已如前記可能是巫舞，所以這個陵大概也是樂舞之名吧！

乙3419 [illegible]

乙3469 [illegible]

鐵24.1 [illegible]

鐵199.3 [illegible]

乙7490 [illegible]

後下26.4 [illegible]

前1.35.6 [illegible]

京5080 [illegible]

(46) [illegible]・ 此字如下所舉被記如「[illegible]」，此語與「[illegible]」（前2.28.3）同例，可知[illegible]與[illegible]為一字。[illegible]字又被用如「[illegible]」（前6.22），此語在第三期被記作「[illegible]」（習見），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實為一字。然而[illegible]、[illegible]是什麼意思，還須等待後考。

前6.23 [illegible]

續2.17 [illegible]

林2.17.9 [illegible]

(47) [illegible]・ [illegible]的異體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下所列這些都是一字。此字自商承祚以為與「[illegible]」同字而釋作「燕」（類編卷十二）始，王襄（簠釋天十七）、郭某（粹釋五三七）、孫海波（文釋三·八七）、楊樹達（卜辭求義一九）均從之。然而葉玉森因前6.43.6片「[illegible]」與「[illegible]」連文而認為二者不是同一字（集釋六·四）。葉氏所指出的甲骨片作「貞[illegible]」。而二字被記於一辭的例子還有下列幾片，可知以之為連文的說法不對，可是以此二字為異字則是正確的。

京4810 [illegible]

京4811 [illegible]

續4.28.8 [illegible]

林1.20.16 [illegible]

林2.19.12 [illegible]

南師2.76 [illegible]

粹212 [illegible]

京4816 [illegible]

甲2436 [illegible]

[illegible]字如下所舉在[illegible]、日、[illegible]諸祀中被卜作「[illegible]」，此語又作「[illegible]」（甲2764），由此可知[illegible]即[illegible]義，是貞問有關「[illegible]」的吉與不吉之辭。而因卜辭習見「王[illegible]」的用例，可知這是王所行的祭儀，其字形作[illegible]形的，乃象於臺上舞蹈的樣子，由此可見是王親自舞蹈的祭儀，「[illegible]」乃貞問於祭祀中王行舞蹈之吉否的意思。[illegible]另外還有下舉的用例：

南師2.76 [illegible]

東大考古 [illegible]

明1731 [illegible]

前4.51.1 [illegible]

佚86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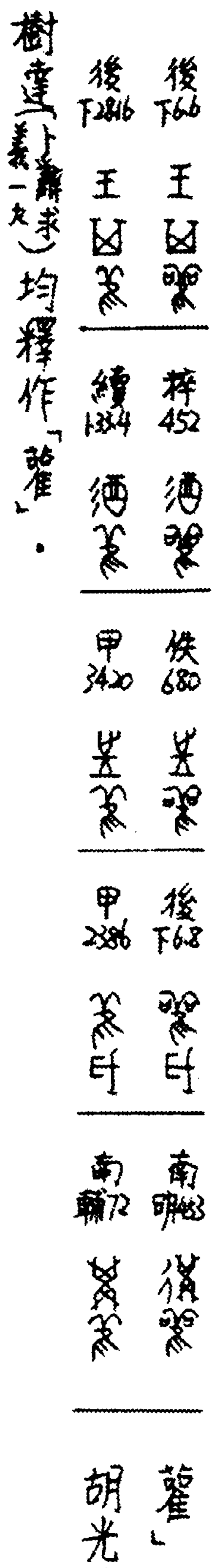
續4.47 [illegible]

佚48 [illegible]

續3.42 [illegible]（前7.12.3、金630、福7、庫1630、簠典108、南明79）—粹537 卜[illegible]（粹538）

(48)

與通用，其例証列舉如下。孫詒讓釋作「雈」，羅振玉則以為的省文而釋作「



雚」。商承祚(佚釋三二九)、郭某(粹釋一四七)、胡光煒(說文古文考)、葉玉森(集釋一六七)、楊樹達(卜辭求義一六)均釋作「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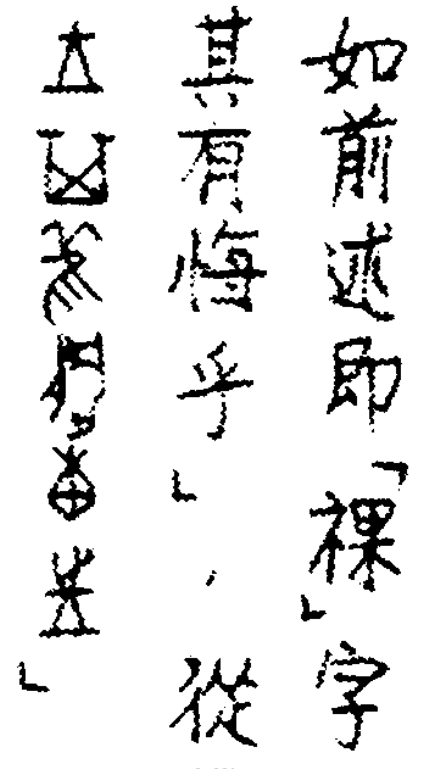
孫詒讓—說文雈部雈雖屬，从隹从丫，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是也。(舉例下卅五)

羅振玉—說文解字雚小爵也，从雈吅聲。卜辭或省吅，借為觀字，此字之形與許書訓雖屬之雈字似，然由其文辭觀之則否矣。(考釋中三三)

此字在卜辭上的意義，羅氏以為「借為觀」。胡光煒如下所引釋作「觀」，楊樹達從之。可是葉玉森則非之，以為「釋風仍未安耳」。(集釋一六七)

胡光煒—周禮大宗師風師作觀師，觀本止作雚，傳者恐人不識，故于其旁注風，後寫者誤將注文與本文合書，遂成觀字。今以卜辭証之，古本有以雚為風之例也。

字在「彭王」(甲1850)、「冊二冊」(庫1770)等辭的用法不得以「觀」義解，又在「王」(後下6.6)、「于ㄅ」(佚680)等辭的用法，也不能以「觀」來解釋。習見作「彭」、「彭」的用法，而「沐」(粹)一語在下舉之片被記作「禘沐彭王」，「禘」已如前述即「裸」字，所以這當解作「灌」，



甲1850

而訓此辭作「裸祀大乙，行酒灌之王其有悔乎」，從而可知用作祭儀的、就是「灌」。此外「」、「大」二辭上的也是灌的意思，這留在下節(參)再予詳述。

(49)

羅振玉釋作「血」，謂「說文解字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此从○，者血在皿中，側視之則為一，俯視之則成○矣」。(考釋中三三)。此字在卜辭中多被用作地名(前2.6.3、4.33.3、明1330、續6.16、甲26、京5274)，祭祀卜辭只有「王氏」一例。這「氏」被認為就是「血歲」，可是例如在「(王)谷氏」(後下13.3)之辭，則與谷為地名(前2.45.1、佚113)的情形同例，可知這大概也是地名。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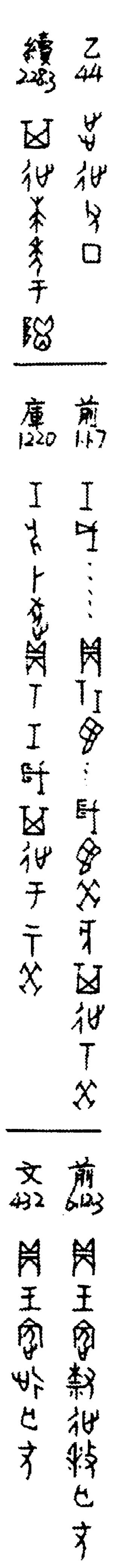
彶。彶孫詒讓釋作「征」，羅振玉以為「延」，王襄則謂「延延古通」。諸家從之，釋作征、延。

孫詒讓—說文辵部延行也，从辵正聲，或作征，从彳。此與說文或體同，但以彶為正，字畫微省耳。(舉例下二〇)

羅振玉—延說文解字延安步延延也，从廴从止。師遽敦及盂鼎作彶，與卜辭同。(考釋中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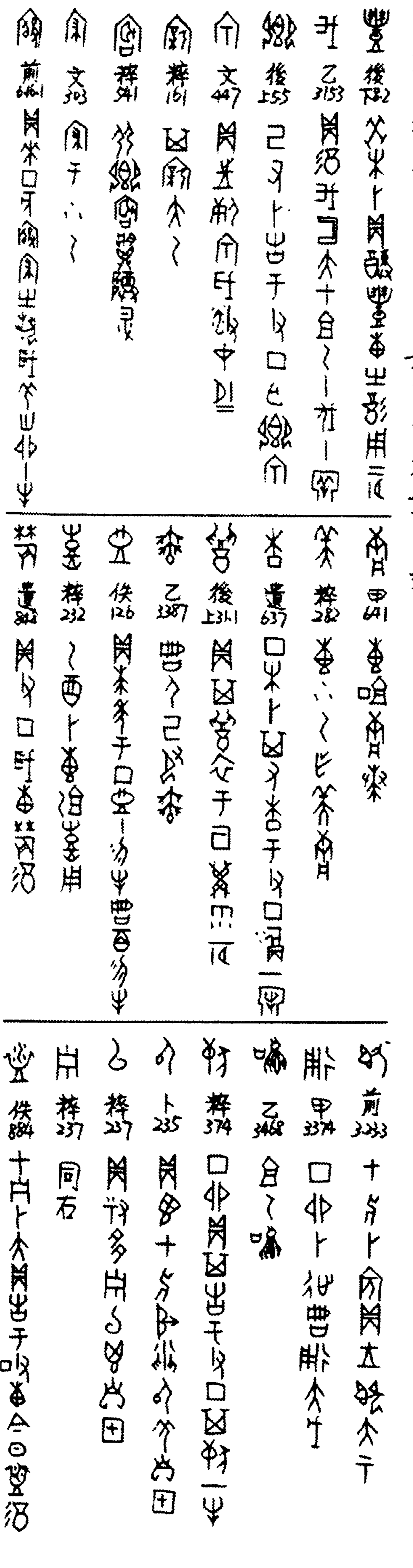
王襄—古延字，孫仲容先生云，延延相通，說文古籀補彶下收入延字。(類纂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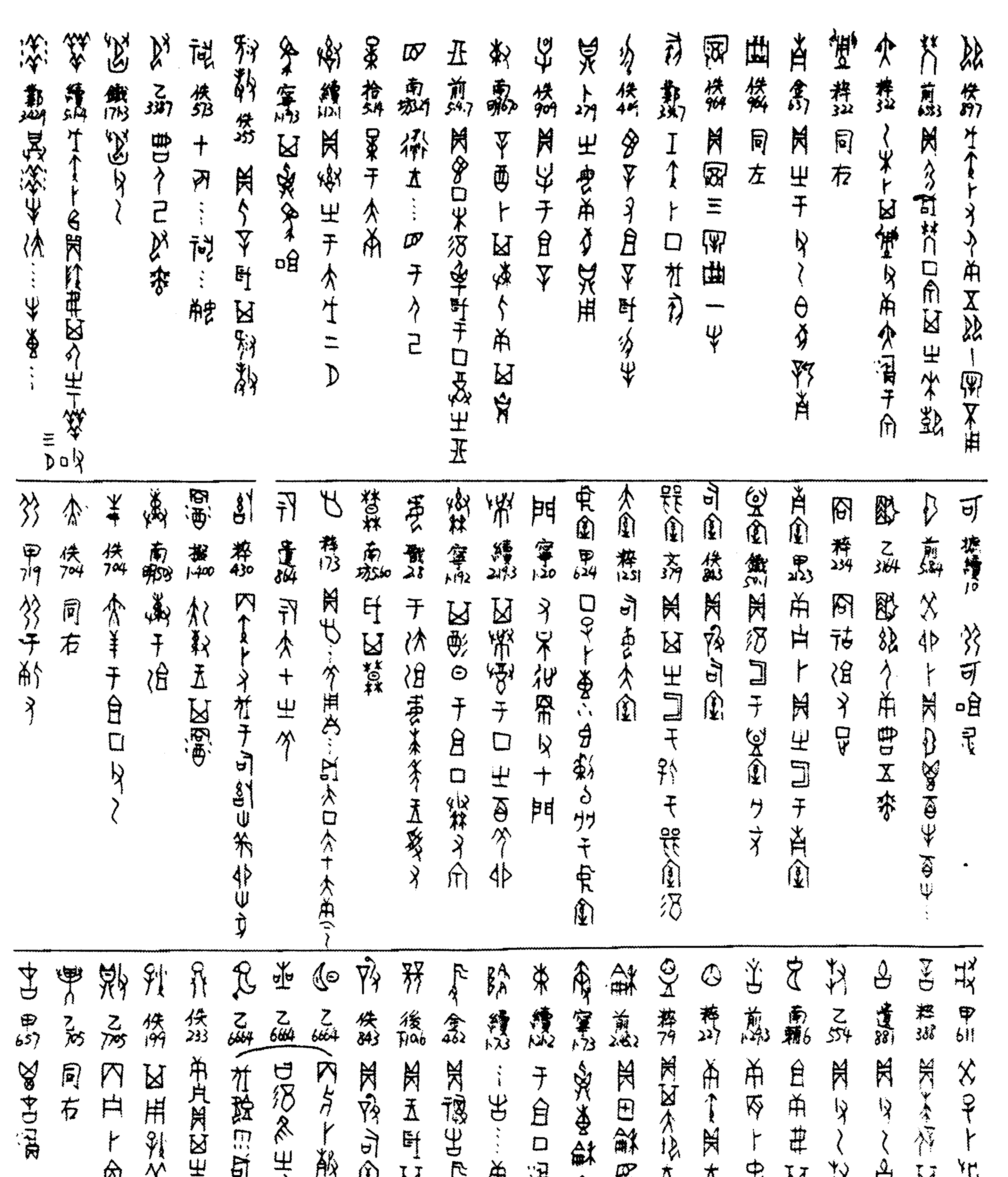
卜辭中「彶田ㄅ」(佚370)也記作「大田ㄅ」(前2.44)，又「田」(通別2122)、「大于田」(續3.30)，由此可知彶與(往)同義，而被用於祭祀用語時，則為「往祀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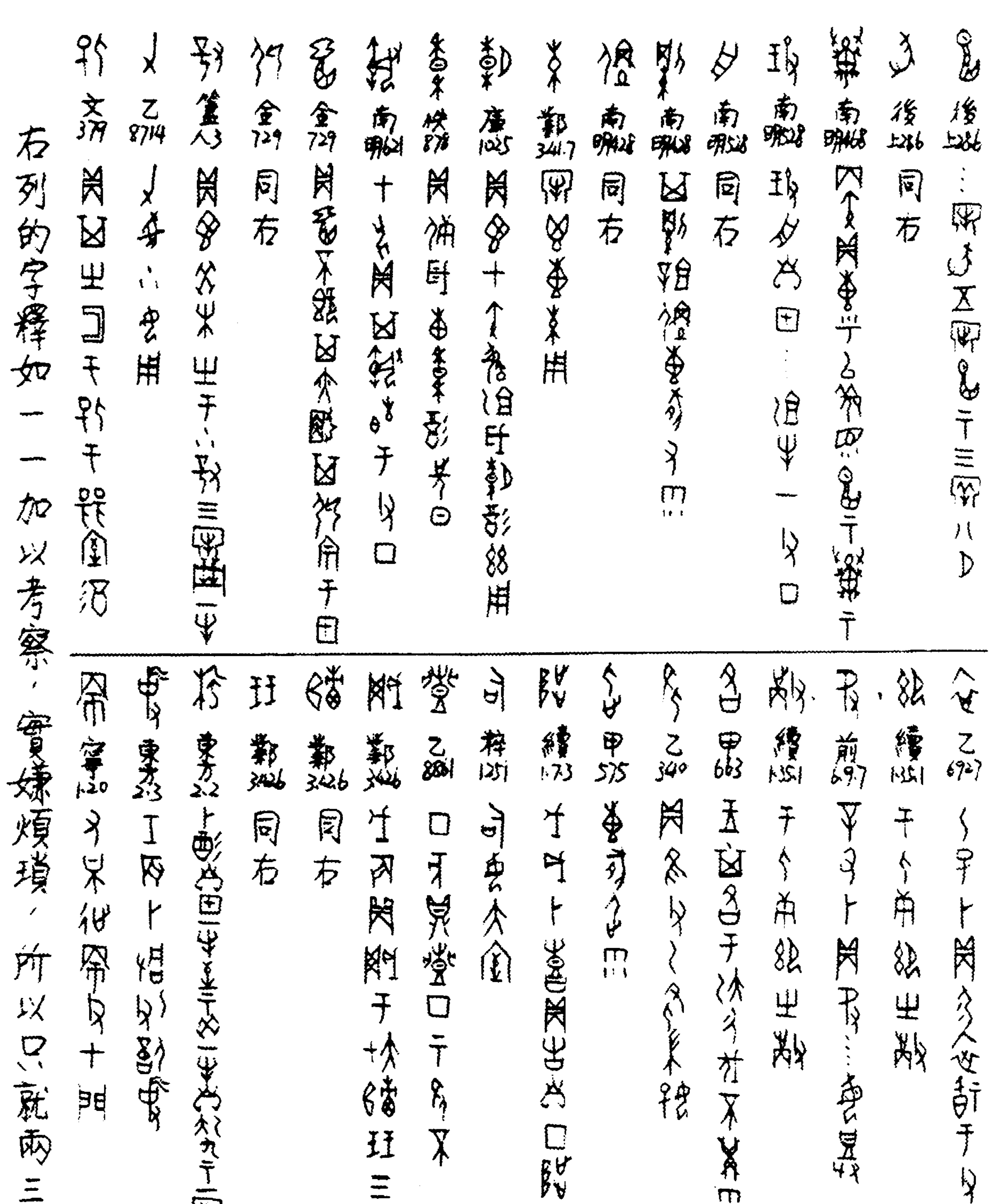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其他的祭儀

依據五祀卜辭，王賓卜辭上的祭祀用語，已可窺知內祭祭儀的大概情形。而被用於其他方面祭祀卜辭的，則還有如下所列諸用語。







右列的字釋如一一加以考察，實嫌煩瑣，所以只就兩三個重要用語在下文中予以詳述。

第一項 祀

。字最為常見，其用例超過五百片。孫詒讓釋之作「紹」，羅振玉釋之作「御」，王國維(戩釋)、葉玉森(集釋一六三八)、王襄(簠釋帝二五)、明義士(柏釋二七)、郭某(通釋一一)、吳其昌(解詁續四四八)、聞宥(甲骨學研究)、楊樹達(甲文說)等均從羅釋。

孫詒讓—以字形攷之，當為从卩从糸，疑紹之省。（舉例上·五）

羅振玉—說文解字御，使馬也，从彳从卸。古文作馭，从又从馬。此从彳从𢆶，𢆶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考釋中·七〇）

「御」字通段作「𢆶」，頌敦作「𢆶」，此乃卜辭「𢆶」（續5359）、「𢆶」（京4037）、「𢆶」（後下43）的繁文。而「𢆶卩」（前5.41·後下8.1·甲3339）又作「𢆶卩」（續5359），可知羅氏釋𢆶為御的說法是妥當的。但有關此字的本義，則聞宥將羅說加以修正，以為「𢆶實不象馬策，𢆶與卩體析離，亦無持意。此午實為聲，卩象人跽而迎迓形，彳示道也，迎迓於道是為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殷虛文字孳乳研究）。

做為祭祀用語的意義，則王國維以為即說文的「禦祀也」，葉玉森、王襄、明義士、郭某、吳其昌、胡厚宣等均從之。可是吳其昌另以為是「進食享養」之義，聞宥、董作賓氏則解作「迎尸」，楊樹達則以為是「攘除之祀」。

王國維—假為禦字，說文禦祀也。（戩釋一二）

吳其昌—「御亦養也」（左昭廿九御龍氏服注）、「御享也」（孟子·惠王御于家邦趙注）、「御進食也」（左襄廿八年御者知之杜注），而祭祀之儀，亦本不過進食以享養先人。（解詁續四〇八）

聞宥—卜辭所出御字多言迎尸之事，積久則為祭之專名。（同前）

董作賓氏—御必有為尸之意。（斷代例三八）

楊樹達—佚存一八一甲片「丁丑卜旁貞子雝其御王于丁妻二匕己㞢𢼄三羌十」，戩壽堂七、一六「御婦人鼠子于妣己」，此蓋王與婦鼠子有疾或他不幸之事，祀于丁與妣己，以攘除之也。（甲文說上一八）

「禦」字，禦作父乙鼎作「𢆶」，與卜辭的「𢆶」（文312·鄴3338）同為一字。而「𢆶」（鄴3338）又作「𢆶」（鐵2042），可知王氏釋𢆶作禦的說法至為正確。因為𢆶祀行於自然神（續1.52·摭續17·粹20）、高祖神（粹20·乙4072·摭續7）、先臣神（林1.13.16）、祖神（林1.22.19·佚93·續1.52），所以是一般性的祭祀，其目的大致可以歸納成如下三類：

一、為王、「王目」、「王疒」的原因而舉行的𢆶祀—（例）1.前3.24 貞𢆶太㞢目𢦏大丁、2.乙842 貞𢆶太目于兄十、3.乙4472 太疒多𢆶

二、為「禾𤉲」、「子𤉲」、「𢦏」等的原因而舉行的𢆶祀—（例）1.林1.22.11 貞𢆶禾𤉲于父十、2.鐵122.2 貞𢆶子𤉲于母己、3.甲3078 𢆶𢦏于中丁

三、為「疒」、「𢦏」、「水」等原因而舉行的𢆶祀—（例）1.乙6344 貞𢆶疒今于母己、2.庫1684 貞𢆶水于田五D、3.鐵14.3 𢆶水于父丙

考明這些原因目的，𢆶祀的意義自可明瞭。因此以下即就這些方面來考察。

(一)𢆶太 「𢆶太」（前3.22.4·續1.53·佚181·甲909·3201·乙1098·摭續64·京3081）又記作「𢆶太目」、「𢆶太齒」、「𢆶太疒」、「𢆶太目」，所以可知𢆶太是就有關王目、王齒、王疒、王目等事而舉行的𢆶祀。而王目就是王尤，其實質內容即指方國的來寇與疾病（綜述），王齒的齒即卤字，其字音同目，乃目的假字；王疒即王疾；王目在「貞太目𡆥」（乙3018）一辭又被記作「貞㞢疒目𡆥」（乙960），可知實乃「太疒目」的省略，而是指王的眼疾。從而𢆶太就是為王尤、王疾的原因而行𢆶祀的用語。

粹100 貞𢆶太于父丙
乙842 貞𢆶太目于兄十
京3082 …𢆶太齒
乙4472 太疒多𢆶
乙4720 𢆶太目于母己

(二)𢆶禾𤉲 「𢆶禾某」、「𢆶子某」、「𢆶某」之例列舉如下。「𢆶禾𤉲」又被記作「𢆶禾𤉲目」、「𢆶禾𤉲齒」

(禾)禾𤉲 林1.22.11 貞𢆶禾𤉲于父十
乙6425 (于)中丁𢆶禾𤉲目
乙3661 貞于父十𢆶禾𤉲齒
禾𢦏 乙4626 貞𢆶禾𢦏于中丁
禾𤉲 簠帝287 貞𢆶禾𤉲于中
禾𤉲 前1.33.7 𢆶禾𤉲于二牛

(子)子𤉲 鐵124.2 貞𢆶子𤉲于母己
子𤉲 前6.19.6 貞𢆶子𤉲于父乙十
子𤉲 後上22.6 貞𢆶子𤉲于母己
子𤉲 後下11.10 𢆶子𤉲于母己
子𤉲 乙3401 貞𢆶子𤉲于母己
子𤉲 卜288 貞𢆶子𤉲于兄口
子𤉲 前6.9.5 𢆶子𤉲于母己

(𢦏)𢦏 鐵145.3 多𢆶𢦏于兄口
甲3078 𢆶𢦏于中丁
京762 𢆶𢦏于母己
卓 通大8 貞𢆶卓于日
𢦏 續1.44.6 貞𢆶𢦏于禾三牢
乃 前1.24.2 …𢆶乃(于)大乙牢
林1.12.4 …卜𢆶𢦏(于)大十牢

「𢆶禾𤉲乃」，可知是就有關禾𤉲之目(尤)、齒(他辭作「禾𤉲𢆶齒」，可知就是齒疾)及乃(疾)之事而行𢆶祀的用語。「𢆶子𤉲」於他辭作「貞子𤉲目𢦏中」（庫481）、「貞子𤉲𡆥㞢疒」（前5.42）、「貞子𤉲疒目𢦏㞢于母己」（佚524），記載子𤉲有目、疒之事，可知這是就有關子𤉲的目、疒而行𢆶祀的用語。「𢆶某」於他辭作「貞𢦏𡆥月㞢疒」（林2.5.1）、「貞卓日月㞢疒」（續1.46.6）、「貞𢦏𡆥禾疒于口𢦏𢦏」（續1.46.6），可知乃是就有關𢦏、卓、𢦏之疒而行𢆶

祀的用語。因此在這情形下的𢆶祀與(一)的場合同樣地是為目、疒、乃的原因而舉行的。

(三)𢆶目 屬此類者有下舉諸例。目、齒、目是「尤」的假借。疒是「疾」，疒口即疾齒，疒𢦏即疾腹，疒㞢即疾足。身為身字。ㄙ、𢦏為「祟」的假字，水指「大水」，禾指「穀熟」。

𢆶目 乙690 貞𢆶目于自己
後上28.7 貞𢆶齒于母己
鐵86.1 𢦏卜太𢆶目㞢
𢆶疒 前1.25.1 貞疒口𢆶于母己
乙4540 貞𢆶疒身于母己
庫92 貞疒㞢𢆶于父乙
𢆶ㄙ 續6165 貞ㄙ㞢𢆶ㄙ于…
乙6733 貞𢆶身(于)中丁
乙5344 貞𢆶身于母己
京937 …𢆶乇
鐵14.3 𢆶水于父丙
鐵99.4 乎卜𢆶水于…
𢆶齒 鐵84.2 貞多𢆶齒于中丁
𢆶卑 乙4603 𢆶卑于大乙
𢆶羊 乙6419 貞𢆶羊于中丁
𢆶𢦏 前5.43.4 貞𢆶𢦏于中丁
𢆶禾 前1.37.2 貞𢆶禾于兄口
續2.78 𢆶禾
庫1684 貞𢆶禾于田五D

至於齒、卑、羊、𢦏等，則還必須等待後考。可是無疑的這個場合中，𢆶祀也是為目、疒、𢦏以及大水、穀熟的原因而舉行的。

就以上三類用例觀察的結果，知𢆶祀是因目、疒、乃的原因而舉行的祭祀。這𢆶祀的對象是王、禾、子及諸臣。又為大水、穀熟的原因而予舉行。爾雅云「禦禁也」，從而可知𢆶祀一定是祈求這些患害的禁禦之祭祀了。

第二項　人牲說的檢討

有人主張殷代使用「人牲」，這說法是根據將卜辭上的伐、𢦏、𠬝、奚、𢦏、俘、𢦏、𢦏、𢦏、𢦏等解釋為人牲而有的。茲將其說列舉如下：

(伐)吳其昌—殷代人祭之確証，則在甲骨·前編卷一頁十八片四，其文如下「丁酉卜貞王賓武丁伐三十人卯六牢鬯六卣亡尤」，以伐三十人、卯六牢對舉，則此人與牢之地位必相等。而伐與卯之意思必相同。卯之意義為殺，已經羅王諸先生所考定，而為古史學者所公認，卯牢與伐人並舉以祭先公先王，則伐人之為殺人意義了然矣。（清華週刊殷代人牲考）

(𢦏)董作賓氏—卜辭有𢦏字，近時董作賓復改從孫釋用牲之例，解為人牲。（郭某·古代銘刻彙考·論𢦏甲）

陳夢家—羌應是俘獲的活羌…常以羌族之

人為人牲。（綜述二八〇～二八一）

(𠬝)葉玉森—𠬝即𠬝乃服之古文，當與𠬝、𠬝為同字，从卩與从𠬝同。前編七卷二葉、廿二葉並言俘𠬝某國（前7.21 貞𠬝𠬝𢦏；前7.22 貞𠬝𢦏𢦏），則此言用𠬝用二𠬝（拾11.3「用二𠬝」），或即俘𠬝之人，僇以為牲耶。（拾遺二釋）

郭某—「戊辰卜又𠬝妣己一女妣庚一女」（粹720）之辭釋以為「又𠬝者以俘為牲，兩言一女，明所用乃是女奚」。又釋「癸未卜𢦏妣庚伐廿鬯卅牢𠬝三」（通別二）以為「𠬝服也，義同俘，與牢鬯並舉，乃用人為牲」。另釋「貞𢆶禾𢦏」（粹1239）以為「知帚𠬝者言禦婦以俘也」。

(奚)郭某—釋「乙巳自祖乙至于大」（粹218）以為「奚乃女奴，蓋謂以女奴為牲」。又釋「王其𢦏母戊一𢦏𢦏受又」（粹380）以為「鄭為繫縛，殆係人牲」。

(𢦏)明義士—「乙丑卜王㞢三𢦏于父乙三月」（柏8）之辭，釋曰『按从𢦏象繩索，从𢦏象人跽，背其二臂，為繩索所繫之形。卜辭中人頭上著索形者為奚奴字，以示其為俘來也。如奚之作𢦏是也。前編一一六五「酒𢦏至口御小辛三牢又𢦏二」二𢦏與三牢用於小辛，則𢦏如非俘虜，最低限度亦當為待刑戮之罪人，方可與牲同為祭品也。前編六一九二「壬子口貞隹我𢦏不足」則為感覺𢦏不足而卜之刻辭，則𢦏於祭祀上既不足，其為俘虜來可知矣。予意𢦏、𢦏、𢦏乃一字，為俘虜品之用作犧牲者，故本片用三𢦏祭於父乙也』。

(𢦏)于省吾—釋「貞小母𢦏」（前…）謂「釋詁矢陳也，矢奚謂陳列奚奴以祭，以人為牲」。（駢枝三續釋𢦏）

(𢦏)葉玉森—釋「小辛三牢又𢦏二」（集釋）謂「象首繫子或女之首，反縛其手，臨以斧鉞之形，疑即古文繫字。本辭云三牢又繫二者，疑三牢而外又繫二牲備用。或二繫即所俘之寇，與牢並用，殺人以祭也」。

(子)葉玉森—𢦏𢦏並俘省，其所从之子子為孚省。卜辭有若干子字，或作子子子子，決其非巳者，應並讀為俘，乃俘之又省也。曰子某或某子，某字即被俘者之地名，或國名。「貞𢦏子漁之于祖乙」即命以漁之俘虜獻祖乙廟。（集釋一·九）

(伻)葉玉森－釋「伻于母辛㞢酒」(前1.30.7)云「疑卜辭之伻與俘為一字，本辭俘于母辛上有闕文，殆為之俘猶云獻俘」(集釋一二四)

(㚤)葉玉森－釋「𢆶𠂤㚤于妣己」(前1.38.3)云「卜辭中之㚤字，諸家釋好，曾無異言，惟以讀各辭，每感窒礙，嗣悟㚤為伻之變體，猶㱿之作㪆，从人者或純為男性，或不分男女性，从女者則純為女性。歸好即歸俘，猶經言齊人來歸衛俘也（左莊六年）。本辭御為祭名，蓋以來歸之女俘獻于妣己廟也，殷代用來歸之俘獻于祖廟，僇以祭祖也」(集釋一二四)

(㞢人)郭某－「㞢人于盜」(粹31)之辭釋以為「當是以人為牲」(粹釋三一)

(𢦏)吳其昌－釋「辰卜貞…宜妣庚…二…𢦏一人…一宰」(前1.35.5)之辭云「𢦏二人，卯二宰，𢦏一人，卯一宰對舉，則𢦏亦刑人以祭，刑人而謂之𢦏者，殆即金文中之䡧，經典中之敦，宗周鐘蓋䡧伐其至，不𡢁𢦏女及戎大䡧𢦏，詩閟宮敦商之旅，常武鋪敦淮濆，諸䡧敦字，蓋皆從此𢦏字衍出者。又䡧伐同義，故疑此即伐二人，伐一人之異撰矣。」(解詁二四一)

(䧅)葉玉森－釋「㞢王𠬝…䧅二人…」(前6.3.3)云「䧅二人猶言羊十人，羊五人，羊即羊方，殆並用以代牲者」。(集釋五、一〇)

如此這般，從用語的解釋而主張有人牲存在的事實。這主張可能是因左傳有「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昭公十年)之例，記載著春秋時代使用人牲，所以推測古代的殷代也有舉行的吧！可是這些說法果真妥當嗎？以下就來檢討檢討。

・(𢀛、𢦔)

𢀛為干舞，𢦔為羽舞，其事實已見前述。舉例言之，「今夕用三百𢦔于口」(下40)、「三百𢦔于口」(後?)是說用三百𢦔於口(上帝)祀。如果這些是人牲的話，那的確可以稱得上殘酷野蠻，所以商承祚也反對吳說，云「案統觀卜辭之伐人，或省略曰伐，若謂用人而祭，由二人至三十人，無乃殘酷太甚，商世行政百官俱備，不能仍謂為野蠻時期，邾之用鄫子，楚之用隱太子，乃對待敵人殘暴行為，不能視為習尚也。」

・(𡆥)

𡆥羅振玉釋作「艮」，王襄釋作「抑」(簠釋帝一九七)，葉玉森(集釋四・八三)、商承祚(福釋二之)、吳其昌(解詁三四)、郭某

(粹釋七三〇)、唐蘭(天釋四八)、孫海波(文錄五四〇)、楊樹達(卜辭求義三八)均從羅釋。

羅振玉－說文解字艮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節也，此象以又按跽人，與印从爪从卩同意。盂鼎服字作𦨈，趩尊作𦨈，並从𠬝，與此同。(考釋中五九)

服字周公段作「𦨈」，卜辭的「𦨈」(林1.15.5)與之同為一字，所以羅氏釋𡆥為「艮」的說法至為正確。葉玉森如前所記以𡆥、𠬝為一字，可是如「不𠬝𡆥」(林1.?)之辭兩者並不同字，可見其說不是。至於𡆥字的意義，如前所記除了葉、郭二人釋作「俘」以指「人牲」外，吳其昌以為「刑牲」之義，楊樹達則釋作「副」，其說如下：

吳其昌－蓋艮雖本為刑人之義，其後亦得引申通假以稱刑牲也。(解詁三三四)

楊樹達－按艮字當讀為副，艮聲畐聲音同字通，匍匐或作扶服，是其證也。(卜辭求義三八)

舉例來說，「𡆥鼎」(掇2.478)又作「𡆥鼎」(習見)，「𡆥𣪊」(前?)又作「𡆥𣪊」(習見)，由此可知𡆥、艮是一字。「冊𡆥」(庫70)又記作「冊𡆥」(京?)、「冊ㄅ己𡆥」(乙3330)又記作「古五冊𡆥」(粹483)，而𡆥與𠂤、𡚻二字是通用的，例如「𡆥𡚻」(菁6)也作「𠂤𡚻」(乙105)，「㞢于丁工𡆥ㄅ用」(乙1916)也作「㞢丁工𠂤ㄅ用」(甲460)、「㞢王㱿祉𡚻𢆶」(後上?)，便是証明，同時這妣名上的𠂤、𡚻是「婦」的假借(第一章第二節)，所以𡆥(即𡆥)的字音當為「婦」。而這字音正和房六切的艮(即𡆥)相同。試觀察下列例辭𡆥的用法，均以數詞被稱，記作三𡆥、𡆥一𠂤等。而這𡆥是舉行桼祭儀的，其証列舉如下。卜辭習見「𡆥桼」(前1.34.1、乙3330、5265、掇2.300、天48、遺一、文590、續存下269)的用語

庫1641　𢆶于𡆥用三𡆥

前5.29.5　𢆶彡于口𡆥𠂤二

明1925　冊一𡆥(乙2023)

佚218　冊𡆥二ㄅ

前1.34.9　𢆶于𡆥ㄅ己𠂤二𢆶冊𡆥桼

遺一　米于𡆥ㄅ己㞢𡆥冊三𢆶桼𡆥

乙1670　㞢…𡆥…冊㞢𢆶𠂤ㄅ十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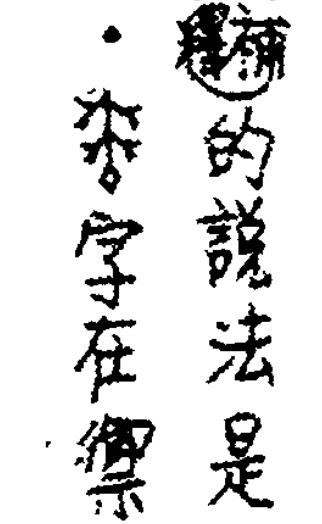
粹720　𠂤丙ㄋ𡆥ㄅ己一𠂤ㄅ用一𠂤

乙2491　㞢𢆶冊ㄅ用𡆥一桼山冊

乙6732　㞢子𡆥𢆶㞢𠂤于𢆶ㄅ𡆥冊冊𡆥三桼五冊

乙5386　㞢𡆥于ㄅ用桼

乙7750　㞢㞢于ㄅ十桼𢆶冊


乙2181

人、𡆥𠂤二、十𡆥、𡆥二

「㞢𡆥于ㄅ用桼」也記作「㞢于ㄅ十桼𢆶冊」，又右例的「冊一𡆥」、「冊𡆥二ㄅ」也被記作「冊三𢆶桼」、「冊𡆥三桼」，由此可知這是幾個𡆥人舉行「桼」的意思。𡆥桼在下舉的甲骨片之上被記作「𢆶𡆥」，可知桼就是𡆥，柯昌濟釋之為「舞」(補釋)的說法是正確的。因此𡆥桼就是在行冊(冊告)時使幾個𡆥人舉行舞蹈的意思。桼字在禦作父己鼎載作「我作

禦枲祖乙妣乙祖乙妣癸征杓禋二𠂤咸與遣祼于林」，而如右所述𡆥與𠂤兩字通用，所以這「二𠂤」相當於卜辭的「𡆥二人」。而銘文記載二𠂤名為咸與遣，以咸為巫名的記載復經常可以見到，可知「二𠂤」就是二巫，因此𡆥二人就是巫二人，𡆥為巫的假借字。𡆥被用為「俘」字之義的例子在卜辭中絕無發現，所以葉、郭二人以之為以俘虜做人牲的說法根本是出於臆說。此外吳氏釋之作刑牲義的說法，以及楊氏讀之為副的說法也都不對。

・(妾、㚸、妌、𡟰)

妾自孫詒讓釋作「妾」始，諸家從之，並無異說。郭某謂「妾乃女奴，蓋謂以女奴為牲」(粹釋二八)。

孫詒讓－說文䇂部妾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从䇂女。此从䇂省，字例同。(舉例下廿九)

然而如依據下舉用例看來，則「于工妾」也作「于工𠂤」，「立下妾」也作「立下𠂤」，而「于工妾」又作「于工𡆥」，可知妾與𠂤、𡆥是通用字。「妾𡚻」(乙5?)又作「𡆥𡚻」(乙5?)，妾當是𡚻(婦)之𡆥(艮)的同聲通假字。而(1)的用法𠂤為𡚻(即婦)之義，由此引伸為後世的「妾」。(2)的用法，例中的「于立下妾」、「于河妾」，並不是指「王亥之妾」、「河之妾」的意思，而是說「妾於立下」、「妾於河」。這個解釋只要一看「㞢米于立下𠂤方」、「出㞢𠂤𠂤山…」(粹8、史三六冊)的用例便可明白。為妾、𠂤與𡆥為通假字，所以在這些卜辭中一定被用為「𡆥舞」之義無疑。

(1)

續1.6.1　㞢于丁工妾ㄅ用

甲460　㞢丁工𠂤ㄅ用

乙1916　㞢于丁工𡆥ㄅ用

(2)

鐵262　于立下妾

乙6404　𠬝米于立下𠂤方

後上26.3　ㄟ彡卜于河妾

南明88　出㞢𠂤𠂤山…

右例的「卜于河妾」又被記作「𡆥米于河𢆶𢆶」(後上?)，妾與𢆶相當。而㚸字例如被用如「三㚸」(掇2.248)，「冊㚸」(粹387)，「𡆥㚸」(續存下765)，這和𡆥字被用為「三𡆥」(乙2323)，「冊𡆥」(乙8?)，「𡆥𡆥」(後下?)的情形同例，可知㚸亦為𡆥義。又「三㚸」、「冊㚸」也被記作「五妌」(佚?)、「㞢妌𡆥㞢冊」(乙2?)，可知妌亦為𡆥義。「㞢王㱿自𡆥祉𡟰二ㄅ𡆥二ㄅ卯二𠬝七才」(京5080)的𡟰二ㄅ也和「三㚸」、「𡆥二ㄅ」同義。

如此說來，妾與𠂤、𡆥為通假字，在卜辭中被用於妣名上則作「婦」解，做為祭儀時則被用為巫舞之義。其繁文、異體則作㚸、𡟰及妌，在它們的用例中絕對找不出可以解釋為女奴而被用作人牲的例子，可見郭某以妾、㚸為「人牲」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𡠀、𡛷、𡘋、𡤓)

這些字明義士、于省吾、葉玉森均釋作人牲，其說已見前記。茲將這些字的字釋列舉於下：

(𡠀)　明義士謂「人頭上著索形者，為奚奴字」的釋作「奚」。(柏釋八)

(𡛷)　王襄註曰「奚」。(簠釋帝七一)

(𡘋)　羅振玉謂「說文解字奚大腹也，予意罪隸為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從女也」的釋作「奚」(考釋中)，葉玉森(集釋一・三九)、于省吾(駢枝三續)從之。而吳其昌則謂「象手爪捕一女子之狀，當亦為俘虜之屬」(解詁二〇)。

(𡤓)　羅振玉釋作「奚」(前同)，商承祚以為「奚之異體」(類編)，明義士以為「如非俘虜，最低限度亦當為待戮之刑人」(柏釋八)，王襄以為「奚戊」(簠釋人八六)，郭某以為「𢦒」(粹釋三三八)、謂「以罪隸為本義」(通纂四五)，葉玉森則以為是「繫」。(集釋一・七二)

如右所引，諸家均認為這些字是拘繫罪隸或俘虜的象形，做為祭祀用語時則解作以罪人、俘虜、奚奴為人牲的意思。可是試觀察卜辭上的用法，卻沒有發現這些字被用於原義的例子。例如下舉兩甲骨片上「𡠀」又作「𡛷」，與人名的𡛷𡠀對稱，可見是個人名。又𡛷、𡘋、𡤓在京4535、前2.43.4、鐵?片中被用作地名，因此在祭祀用語的用法上，它們也未必就被用為原義。其用例如下所舉僅只有數例，這也表示了它們是被用作假借的用法的。

乙7741　(𢆶ㄋ卜曰㞢立𢆶𡛷𠂤𡆥

乙6733　(𢆶ㄋ卜曰㞢立…𡛷𡛷𢆶𠂤(𡆥

柏8　𡠀　ㄟㄋ卜立㞢三𡠀于𡆥ㄟ三月𠂤冊

甲2278　用一卜㞢𡘋ㄅㄟ山

續1.19.3　𡘋　…自丂…𡘋

前1.3.4　𡤓　㞢…𡤓

後下33.9　㞢𡤓𡆥白𡆥用于口

前1.16.5　𡤓　𢆶…于三冊𡤓二(粹338、續1.35.4、林2.5.9、一月之祈)

如右所說𡠀也作𡛷，而𡛷、𡘋、𡤓均被用為地名，由此可知𡛷、𡘋、𡤓實一字的異文，則𡠀、𡛷、𡘋亦必為其異文無疑。且𡛷又作𡛷(甲?)、𡤓又作𡤓(前6.?)，如準此例，則𡤓、𡤓亦當為一字，從而下例中的𡛷、𡤓、𡤓亦是同字的異文。

南明399　㞢𡛷𡆥于……用

寧1.118　丙ㄋ卜𡤓𡤓

寧1.186　辛ㄋ卜𡤓𢆶白ㄟ

粹1258　口冊卜𡤓𡆥用

・[illegible]字被用如「冂[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同片上載作「冂[illegible]卜[illegible]」的又被記作「[illegible]」，而於續存下744片「[illegible]卜[illegible]三[illegible]」中被記作「三[illegible]」，如果以「[illegible]」（林二・一三・一三）也記作「[illegible]」（京津[illegible]）的例子看來，「[illegible]」與「[illegible]三[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當是同字。因此[illegible]的字音為「[illegible]」。又[illegible]在同片上又作「口[illegible]卜[illegible]」「口[illegible]卜[illegible]」的被記作「[illegible]」，而[illegible]就是翻（孫氏）。可知[illegible]音為「翻」。因為[illegible]、[illegible]同聲，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同是「[illegible]」聲。下舉的用例中[illegible]、[illegible]被用作[illegible]字的假借，可知讀作[illegible]聲的[illegible]、[illegible]以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必是[illegible]即巫字的假借無疑。

續存1111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大[illegible]于[illegible]

後下7.12 [illegible]卜[illegible]

甲2278 [illegible]卜[illegible]

粹720 [illegible]己一[illegible]

柏8 大[illegible]三[illegible]于[illegible]

文303 [illegible]于[illegible]三[illegible]

庫1641 [illegible]于[illegible]三[illegible]

從而可知這些字的字音是母、翻、巫。將字音與字形的條件合併看來，可知這些字實是「俘」的象形。

要而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同是一字，乃「俘」的象形，被用作人名與地名。做為祭祀用語時，則為巫字的假借，而決不是以俘虜做為人牲的意思。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葉玉森如前所記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人牲，可是例如「[illegible]于[illegible]」（後下1.10）、「[illegible]于[illegible]」（前[illegible]）之辭中的[illegible]，乃是祈求禁禦災禍的用語，可知於此乃祈求父乙勿予[illegible]，[illegible]災禍之意，而不是以之為人牲的意思。又[illegible]與大盂鼎、宗周鐘上的「保」一字，當即是「保」字。此字被用如以下諸例，

林1.33 [illegible]

庫1593 [illegible]

文272 大十[illegible]

卜744 卜大十[illegible]

乙1189 [illegible]

京1199 [illegible]大

這些辭全可以解作「保」，即「雀有保乎」、「[illegible]有保乎」、「大甲不若我而保我乎」、「大甲保[illegible]乎」、「伊尹保我使乎」、「[illegible]保王乎」，皆是加護保護之意。

（[illegible]）

[illegible]郭某以為是人牲，可是此語的用法除了如「[illegible]于[illegible]」（粹36）、「[illegible]于[illegible]」（前[illegible]）外，又被用如以下的例子，這些例子中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是地名（參殷代社會地名），由此可知這些[illegible]都是派遣使者或軍隊的意思。因此前例的「[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就是遣人於

乙4550 [illegible]于[illegible]

乙7575 大[illegible]于[illegible]

佚41 [illegible]于[illegible]

天42 [illegible]于[illegible]

續6.9.4 [illegible]于[illegible]

戩26.10 [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的祭祀之義。陳夢家謂「或以為使人乃殺人以祭，是不確的」（綜述三五九頁）的認為人牲說是「不確的」的看法極稱妥當。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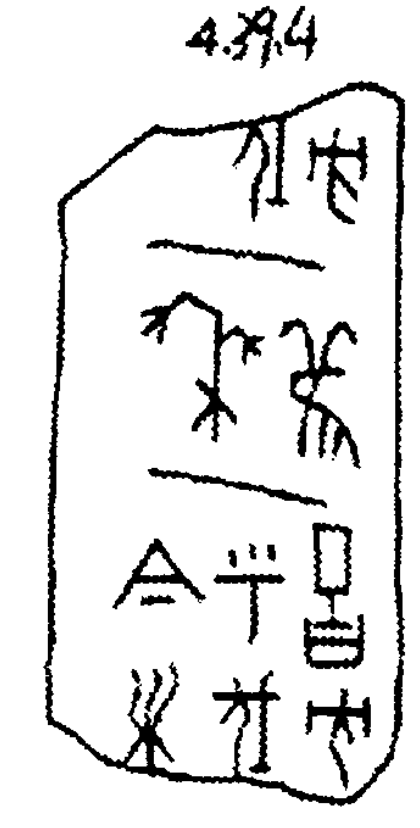
吳氏以「[illegible]二人」為人牲，葉氏以「[illegible]二人」為人牲。可是已如前述（綜述樂舞的）[illegible]、[illegible]皆為樂舞之名，二氏的說法皆不妥當。

總上所言，諸家之主人牲說者，都不過是出於字釋上的臆說，都未從卜辭的用法上尋求確証來証明此種說法。又陳夢家謂「關於卜辭用人牲祭先王的記載，應和安陽西北岡陵墓附近的成排的與零散的小墓相聯系，這些小墓當有一部份埋置了祭祀以後殺用了的人牲」（綜述二八一頁）的認為輓近所發掘的小墓內的人骨就是被埋置了的人牲。可是這也不外是推測之辭，在殷代使用人牲的証明是不存在的。

第三項 [illegible]

卜辭中習見「[illegible]」之辭，被解作「黍觀」、「黍禍」、「黍茂盛」。但這全都算不上是正確的解釋。其實這正是殷代卜藉田之禮的卜辭。

前4.39.4



[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因為「[illegible]」（續2.21）又作「[illegible]」（前4.40.2）、「[illegible]」（續4.25.3）又作「[illegible]」（金405），可知兩者實為一字。自羅氏釋作「黍」始，諸家從之。

羅振玉—說文解字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仲𣪘父盤亦作[illegible]，此或省水。黍為散穗，與稻不同，散作[illegible]之狀以象之。（考釋）

仲𣪘父盤「黍粱來麥」的黍作「[illegible]」，這和卜辭[illegible]作「[illegible]」（乙405）者是同一構形，可知羅釋至為正確。這[illegible]如下所舉有「黍觀」、「黍禍」、「黍茂盛」三種解釋。然而[illegible]字如前所述（綜述）與[illegible]字通用，

羅振玉—[illegible]「借為觀字」（考釋）　[illegible]井[illegible]「觀黍歸井」（考釋下五三）

郭某—萑說文云雄屬，从隹从[illegible]，有毛角，所鳴其民有[illegible]，讀若和。在此疑即為禍，它辭有單言黍萑前四・三六・四，與征伐之事同契於一片者，亦有單言年萑者前四四三五，似均不吉之意

・羅振玉以萑為雚，更讀為觀，讀帚井黍萑為觀黍歸井，大誤。（通纂釋）

胡厚宣—說文萑艸多皃，增韻萑一名蓷說文蘺也。故萑有茂盛之義，此貞所種之黍茂盛不茂盛也。（甲骨學商史論叢殷代之農業八三葉）

即後來的「灌」字，所以[illegible]正可以釋作「黍灌」。

[illegible]如下所舉也被記作「田[illegible]」，兩者文例相同，可見[illegible]與田所用同義。

前4.39.4 [illegible]

戩25.1 [illegible]

後下40.15 [illegible]井[illegible]

乙6031 田[illegible]

甲3001 [illegible]田[illegible]

書道52 [illegible]田[illegible]

而[illegible]做為動詞時被用如「[illegible]」（前4.37.8）、「[illegible]」（續[illegible]）。又如「[illegible]」（續2.30.3）、「[illegible]」（前[illegible]）之辭，是就[illegible]而卜受年之事的，可見這是祈求豐穰的行為。胡厚宣釋[illegible]作「種黍」（殷代之農業三三頁）是妥當的。如右之例[illegible]也記作田，可知乃種黍耤田之義。這「[illegible]」如下所舉除由[illegible]舉行外，王亦行之。（另有前4.32.2「[illegible]一[illegible]」這麼一例是命小臣舉行的），依據這些辭例，則[illegible]可以歸納出如下幾個意義。

（[illegible]）

續4.27.4 [illegible]

後下40.15 [illegible]井[illegible]

續4.26.1 [illegible]于[illegible]

京563 [illegible]

南坊3.17 [illegible]

續4.27.6 [illegible]

（王）

續1.53.3 [illegible]大[illegible]

七T16 [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

乙6964 [illegible]大[illegible]

卜492 [illegible]大[illegible]

後上18.11 [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

前5.20.2 [illegible]大[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上例）等辭中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是地名（參殷綜述），可見[illegible]行於地方。以「[illegible]」（乙4053）之例來說，是王在侯的領域舉行的。

(1)「[illegible]」是由王親自主持，或命[illegible]及小臣舉行的。

(2) 因「[illegible]于[illegible]」（續2.30.3）、「[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

(3) 像「大[illegible]」、「[illegible]」之辭，則指率眾以行之之謂。

(4) 下舉三辭，將其闕文相互補足，則成「[illegible]大[illegible]」，以之與「[illegible]」一辭比較，則後者實為「[illegible]」的省略，[illegible]即祀，可知「[illegible]」是要舉行祭祀的。

卜492 [illegible]大[illegible]……

乙5335 ……[illegible]

乙5384 ……[illegible]

要之，[illegible]乃王（或王臣）率眾在地方舉行祭祀以種黍耕田之事。

其次，「[illegible]」有作「大[illegible]」（後下28.16、文366、京1557、南師1.62）、「大[illegible]」（庫1605）、「大[illegible]」（續5.13.7、林2.16.20、甲3420、乙1719）的例子，是指王親行之之辭。如前所述[illegible]與[illegible]一字，為灌酒迎神的祭儀。而如右所說，除行於[illegible]、田外，也行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例如下）因此字被用於[illegible]、[illegible]之祀，所以例如「[illegible]大[illegible]」（南明481）之辭便是由於[illegible]方之來寇，王灌酒迎神以祈[illegible]於此事之意。同樣地，「[illegible]」、「田[illegible]」也一定是當種黍耕田時，灌酒迎神以祈豐穰的意思。這意思正和「大[illegible]」的[illegible]（祀）相當。

南明545 [illegible]于[illegible]

南明484 [illegible]用于[illegible]

前4.54.3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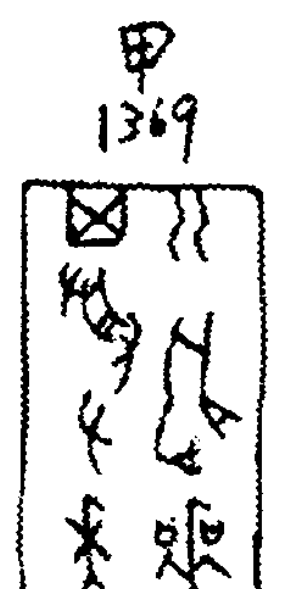
南明481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

後上28.16 [illegible]大[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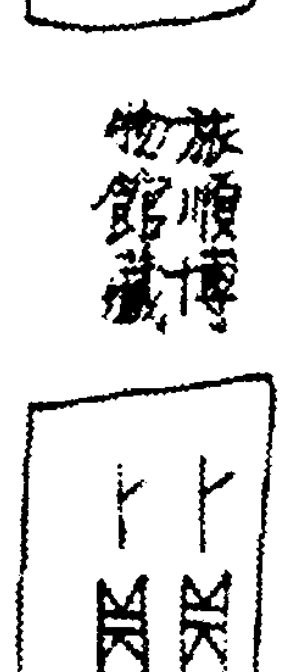
甲1369 [illegible]

如此說來，[illegible]有種黍灌酒之義，田[illegible]有耕田灌酒之義。而下舉甲骨片中[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並記，且如次例王以之與[illegible]共同舉行，其目的則在於受年。可知[illegible]是在[illegible]時王所之禮。羅振玉釋[illegible]為「掃」（考釋中四八），陳邦懷釋之作「耒」（殷契拾遺四葉），葉玉森（集釋六八）、胡厚宣（殷代之農業三四頁）、徐仲舒（耒耜考）、余永梁（殷虛文字考跋）均從其說而釋作「耤」，因此「[illegible]」、「田[illegible]」其實就是後世的耤田。所謂耤田，周語說明謂「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耤，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文中的「百吏庶民」，呂氏春秋記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孟春），又「后稷監之」一辭詩經瞻卬毛傳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另外「王耕一墢」一辭呂覽載作「躬耕帝籍田」，禮記則作「躬秉耒」（月令）。這些雖然多少有些不同，但耤田總不外是以「率眾」、「王祼」、「王耕」三事為中心而構成之事。這「百吏庶民畢從」之謂就是卜辭的「大[illegible]」（王往以眾黍），「王祼」就是「大[illegible]」（王往灌），「王耕」就是「大[illegible]」（王往灌耕）。耤田的內容與卜辭正相符合。更且周語於王耕之禮終了後，謂「庶人終于千畝」，周禮甸師亦謂「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云命眾庶耕耨千畝，這和卜辭所載「[illegible]一[illegible]」（前4.30.2）、「[illegible]田[illegible]」（續2.28.5）謂「命眾[illegible]」、「命眾人協力耕田」的意思一致。於是[illegible]，田即耤田

甲1369



旅順博物館藏



後下28.16 [illegible]大[illegible]

甲3420 [illegible]大[illegible]……

前7.16.3 [illegible]卜[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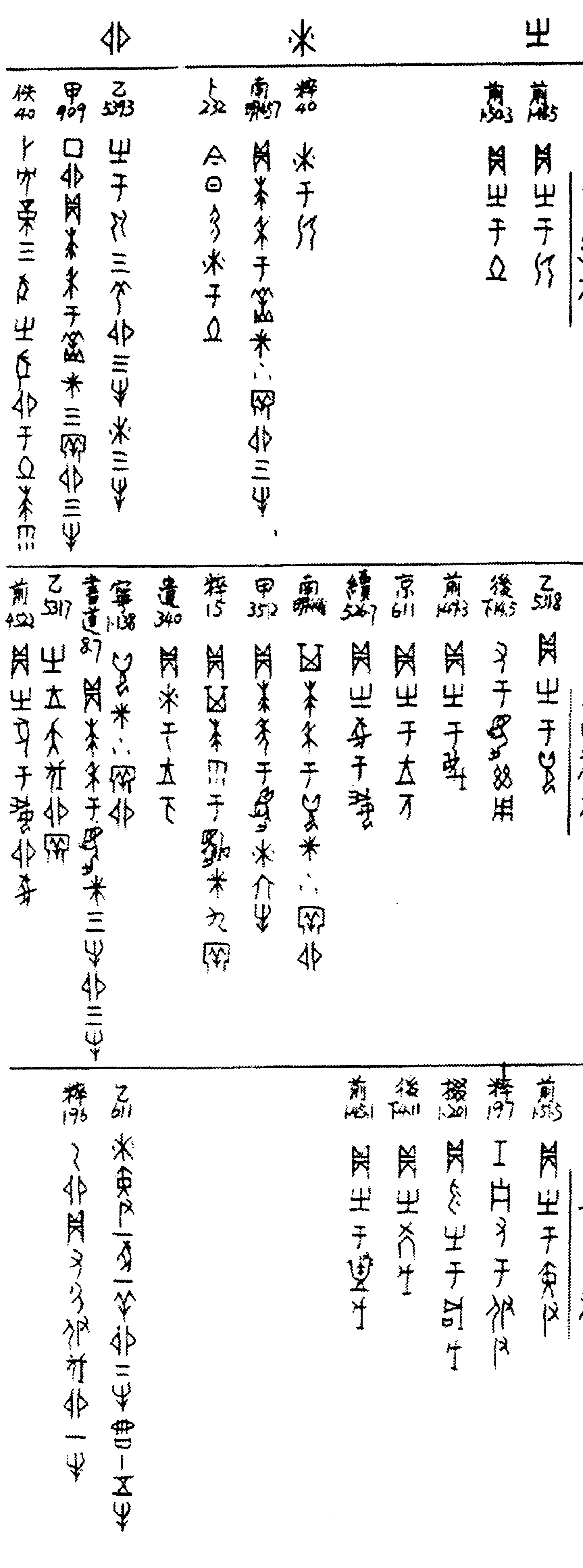
乙4057 [illegible]于[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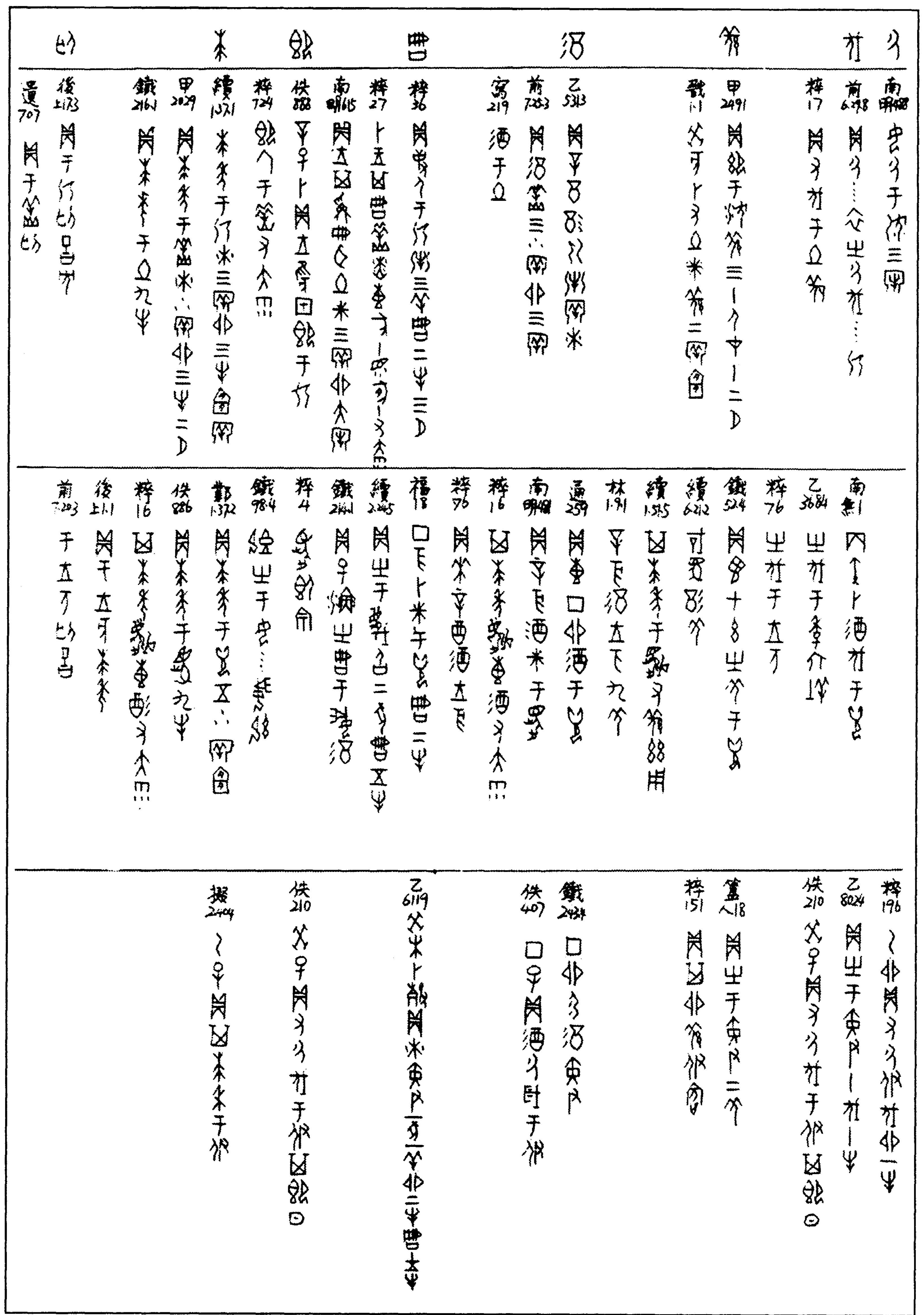
的事實便愈發明顯了。而此「眾人」就是指周語的「百吏庶民」，呂覽的「三公九卿諸侯大夫」。郭某謂「所謂眾、所謂眾人，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奴隸制時代一頁）、「小臣即是奴隸，此為小臣所命令之眾亦為奴隸無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這種說法實為絕大的謬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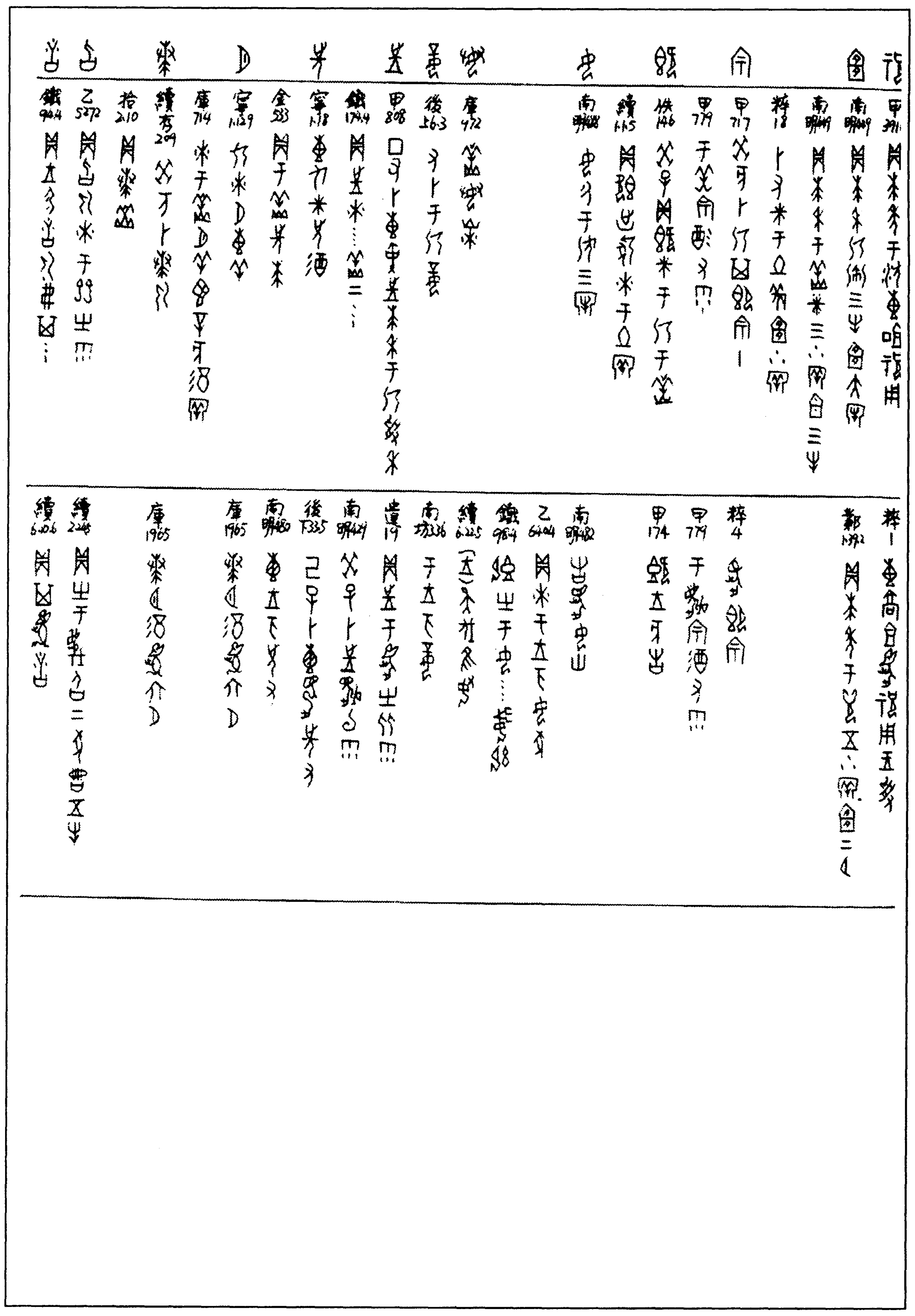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illegible]、田[illegible]乃種黍灌酒、耕田灌酒的意思，王率眾於地方祀神而行耤禮之謂，也就是後世的耤田。這和祈年卜辭共同顯示出了農耕乃是社會的基礎之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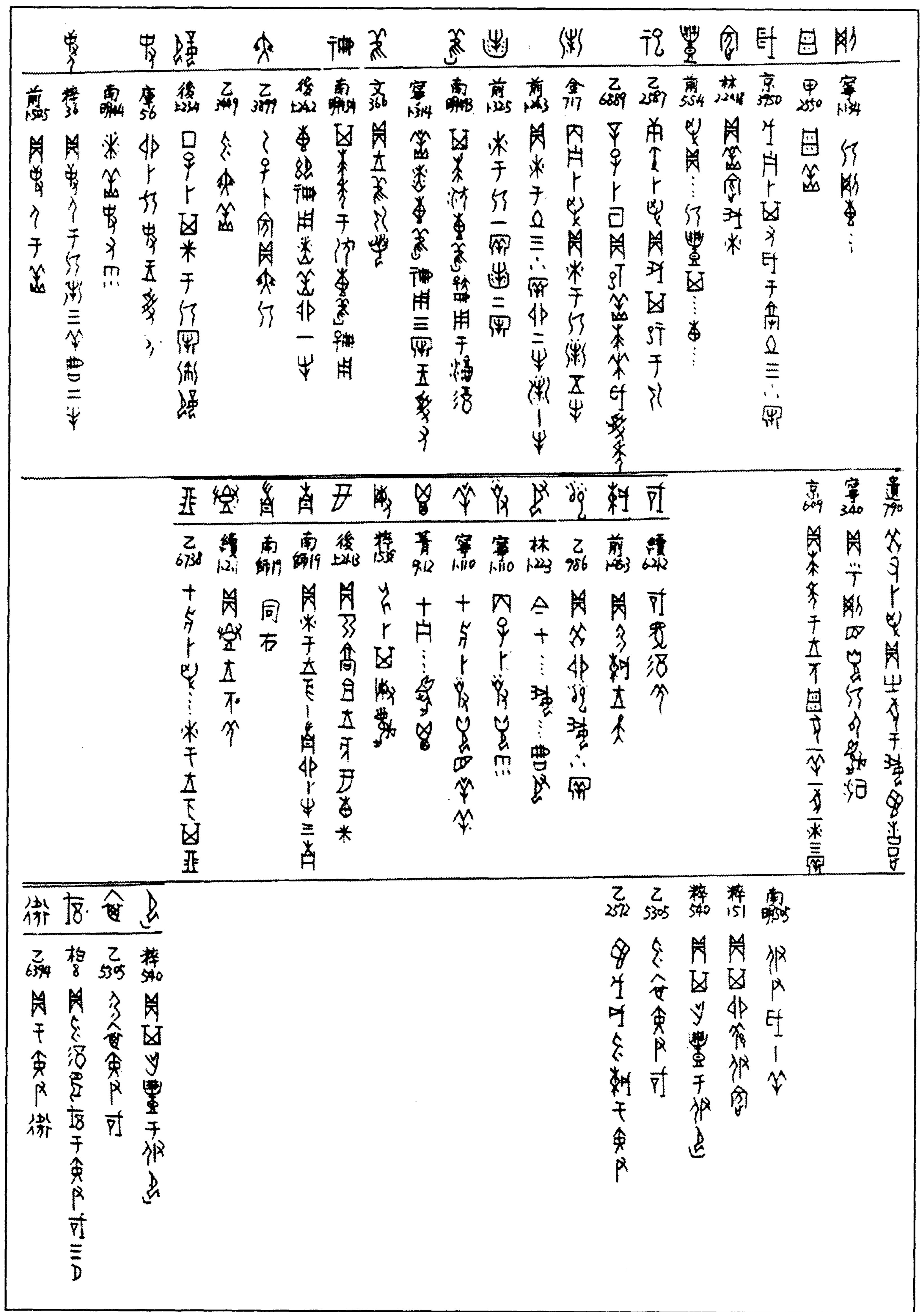
第四節　外祭的祭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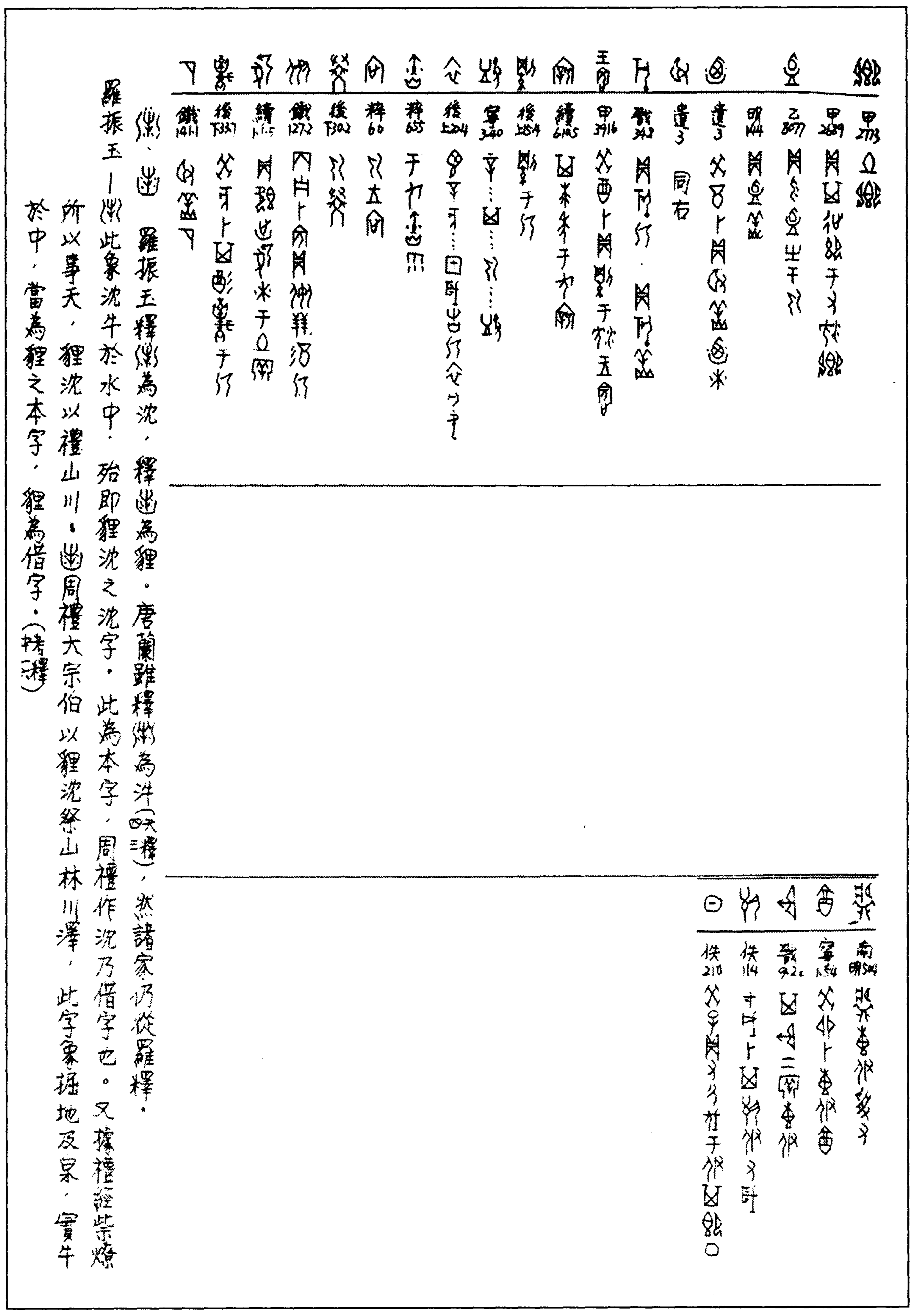
外祭的祭祀用語列舉如下。這大致和內祭無異。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若干用語則為內祭所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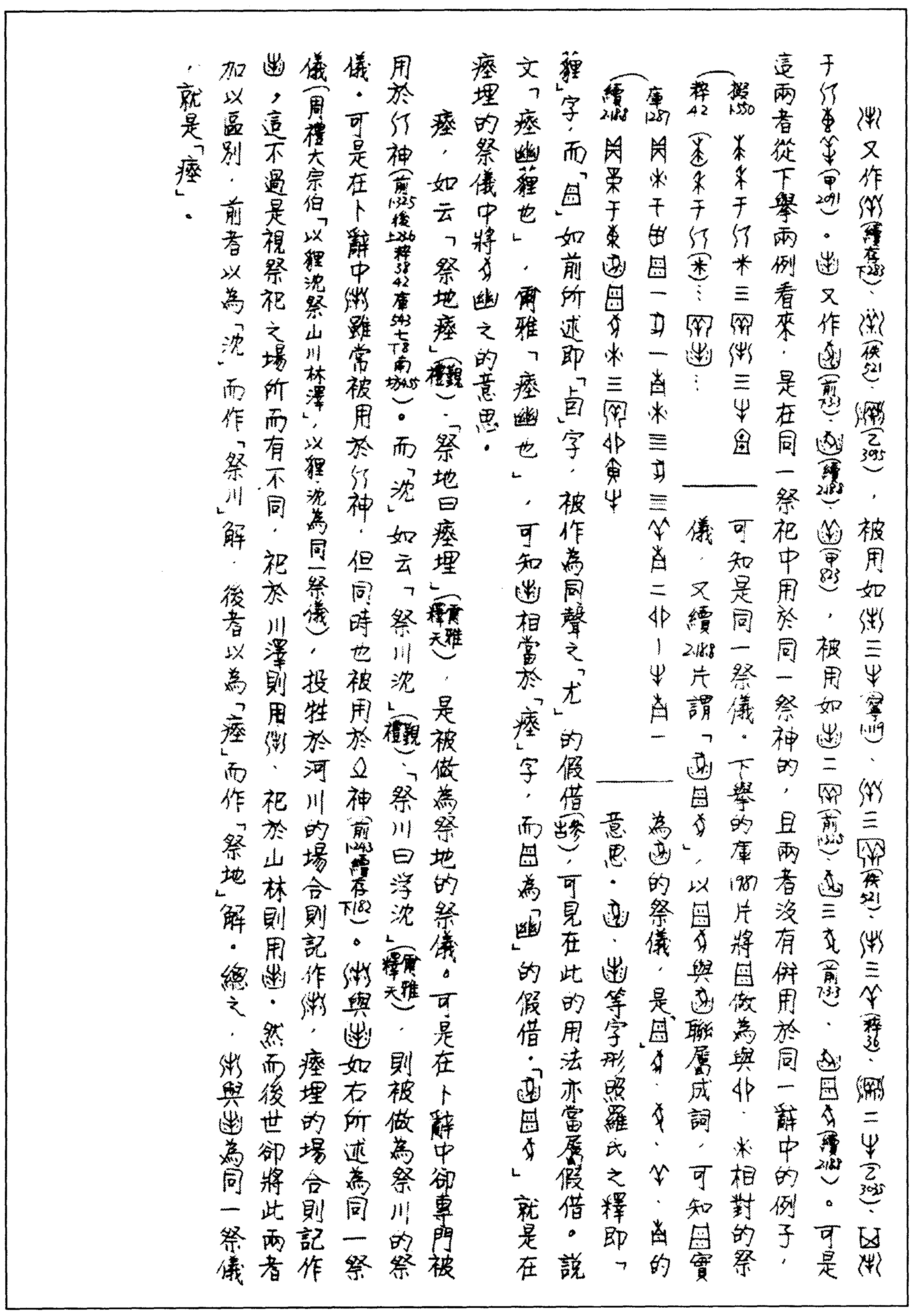






羅振玉釋為沈，釋為貍。唐蘭雖釋為汼（殷釋），然諸家仍從羅釋。

羅振玉——此象沈牛於水中，殆即貍沈之沈字。此為本字，周禮作沈乃借字也。又據禮經柴燎所以享天，貍沈以禮山川。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字象掘地及泉，實牛於中，當為貍之本字，貍為借字。（考釋）



又作（續存下283）、（佚521）、（乙395），被用如三牛（寧1.119）、三（佚521）、三（粹36）、二牛（乙395）、于（甲2491）。又作（前7.33）、（續2188）、（甲83），被用如二（前7.33）、三（前7.33）、（續2188）。可是這兩者從下舉兩例看來，是在同一祭祀中用於同一祭神的，且兩者沒有併用於同一辭中的例子，可知是同一祭儀。下舉的庫1287片將做為與相對的祭儀。又續2188片謂「」，以與聯屬成詞，可知實為的祭儀，是、、的意思。等字形照羅氏之釋即「貍」字，而「」如前所述即「㞢」字，被作為同聲之「尤」的假借（綜述），可見在此的用法亦當屬假借。說文「瘞，幽貍也」，爾雅「瘞，幽也」，可知相當於「瘞」字，而為「幽」的假借。「」就是在瘞埋的祭儀中將幽之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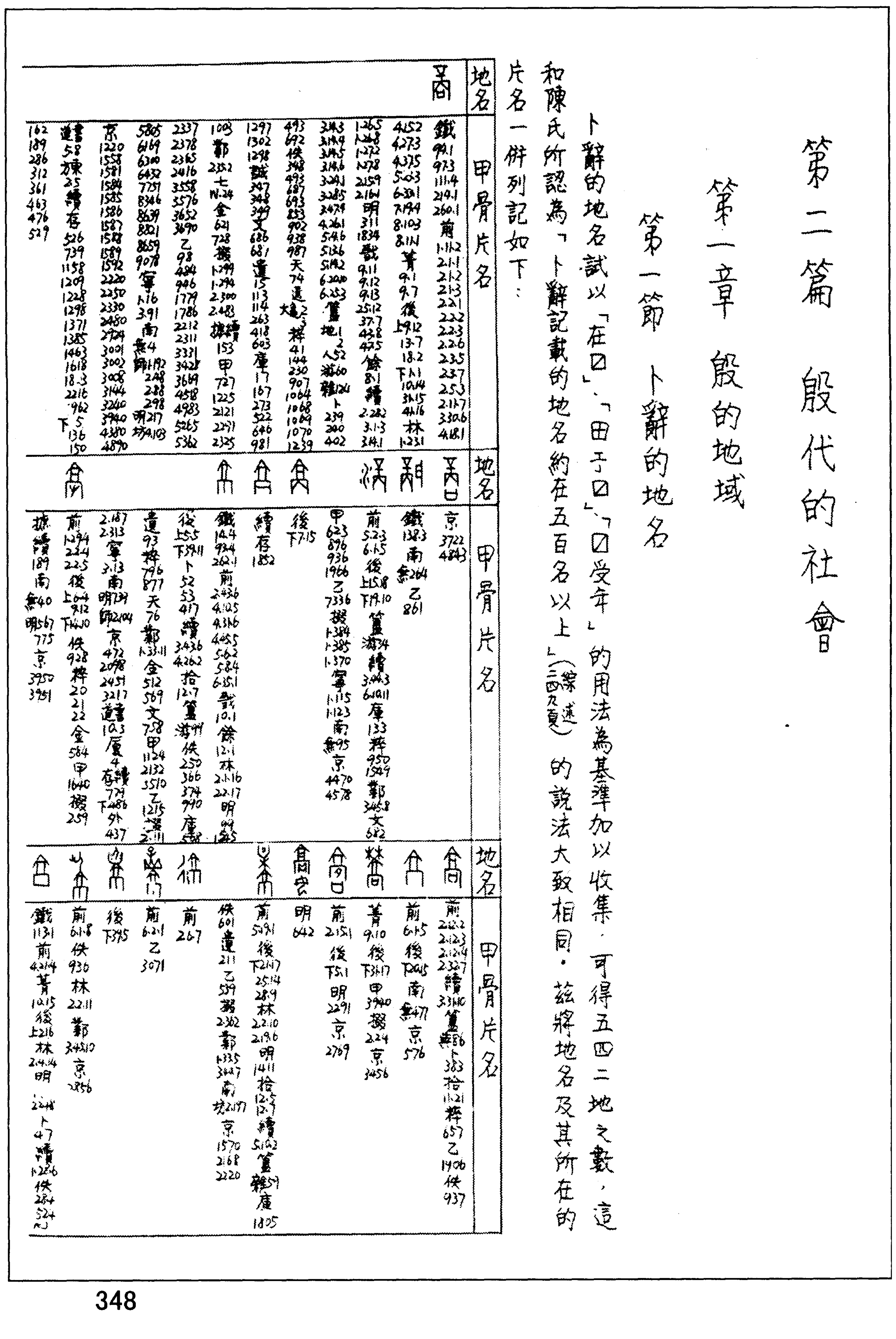
粹1550

粹42

庫1287

續2188

瘞，如云「祭地瘞」（禮親），「祭地曰瘞埋」（爾雅釋天），是被做為祭地的祭儀。可是在卜辭中卻專門被用於河神（前1.32.5、後上23.6、粹38、42、庫543、七T8、南坊4.35）。而「沈」如云「祭川沈」（禮親），「祭川曰浮沈」（爾雅釋天），則被做為祭川的祭儀。可是在卜辭中雖常被用於河神，但同時也被用於岳神（前1.49.3、續存下182）。與如右所述為同一祭儀（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川林澤」，以貍、沈為同一祭儀），投牲於河川的場合則記作，瘞埋的場合則記作，這不過是視祭祀之場所而有不同。祀於川澤則用、祀於山林則用，然而後世卻將此兩者加以區別，前者以為「沈」，而作「祭川」解，後者以為「瘞」而作「祭地」解。總之，與為同一祭儀，就是「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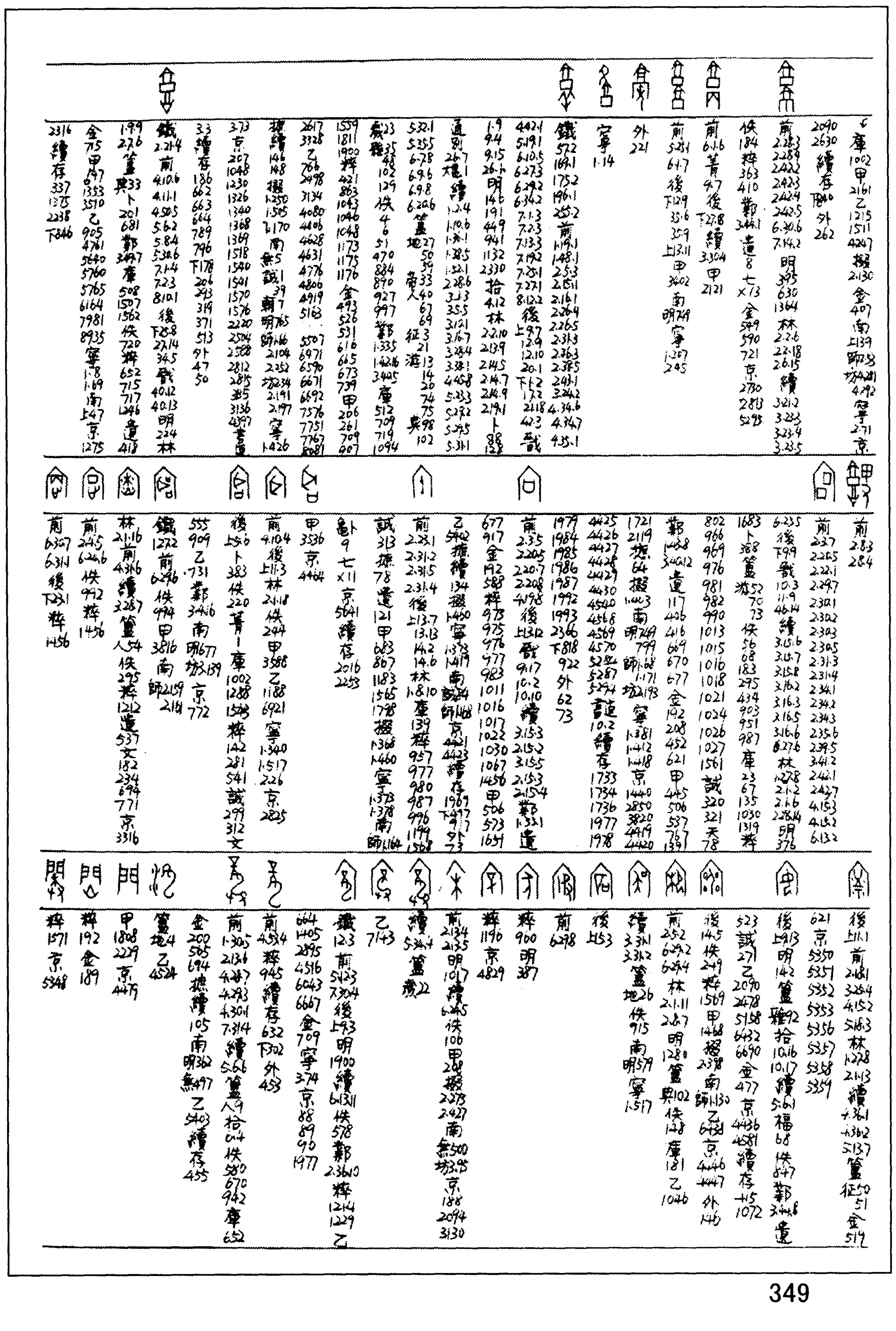
第二篇　殷代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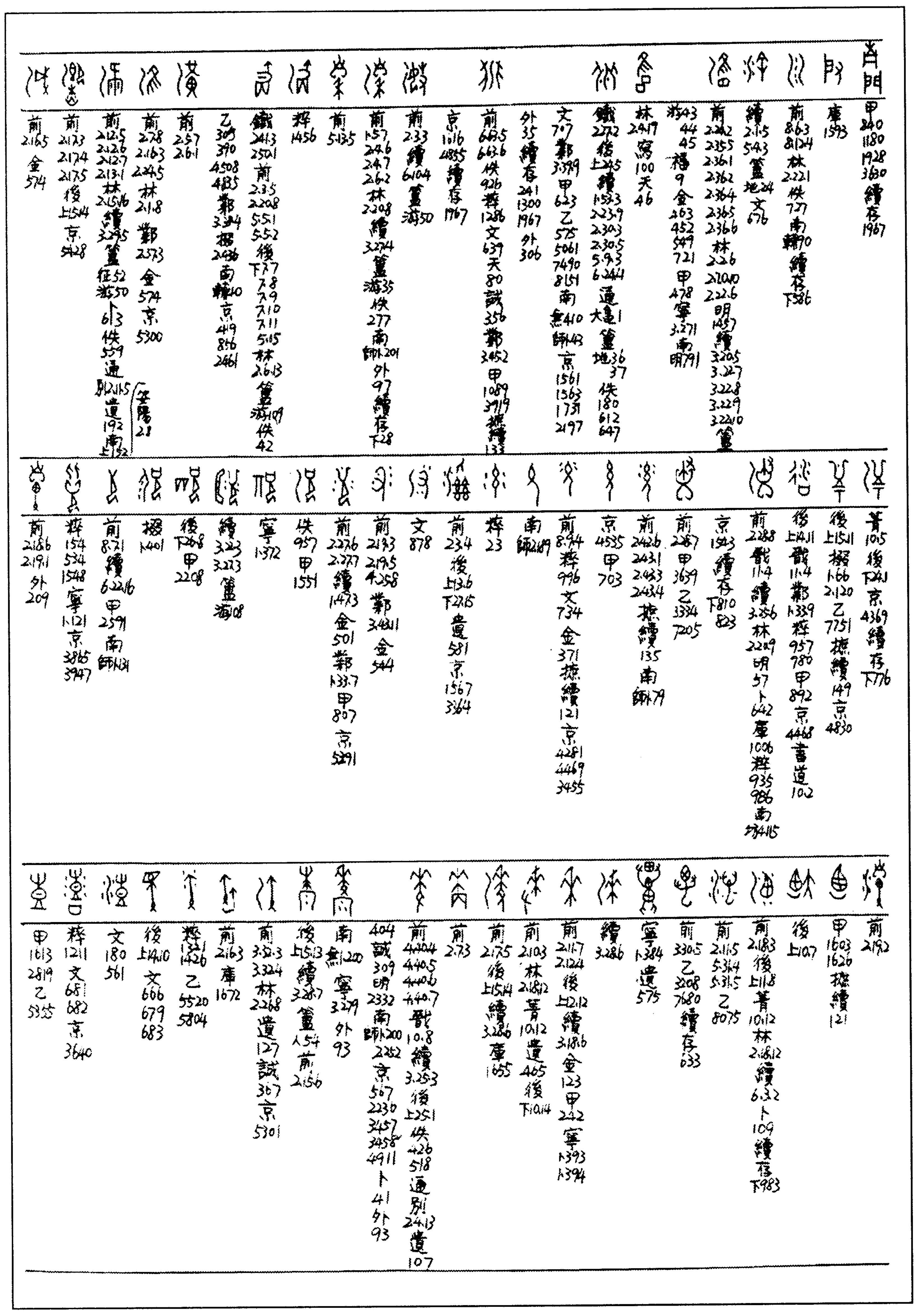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殷的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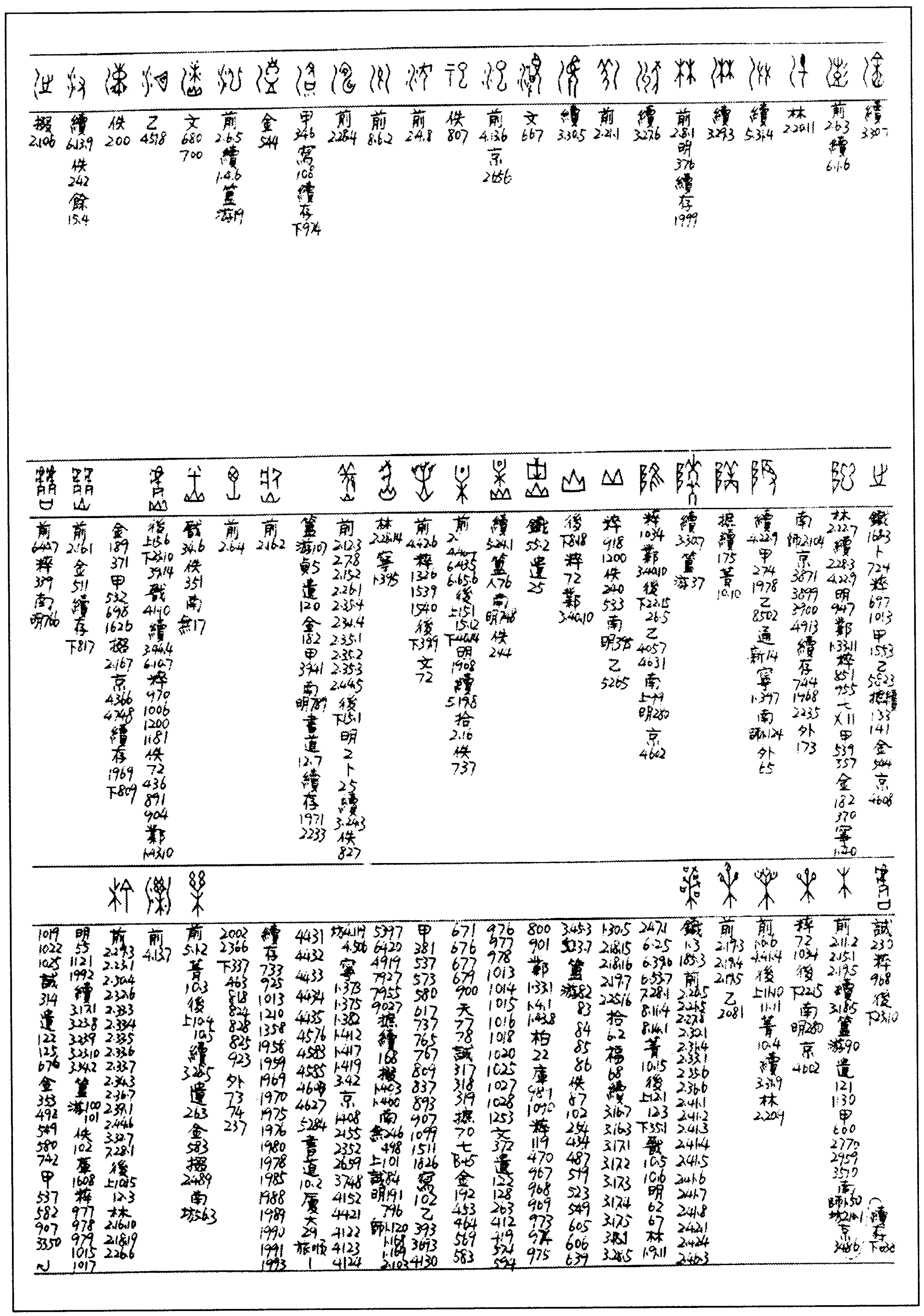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卜辭的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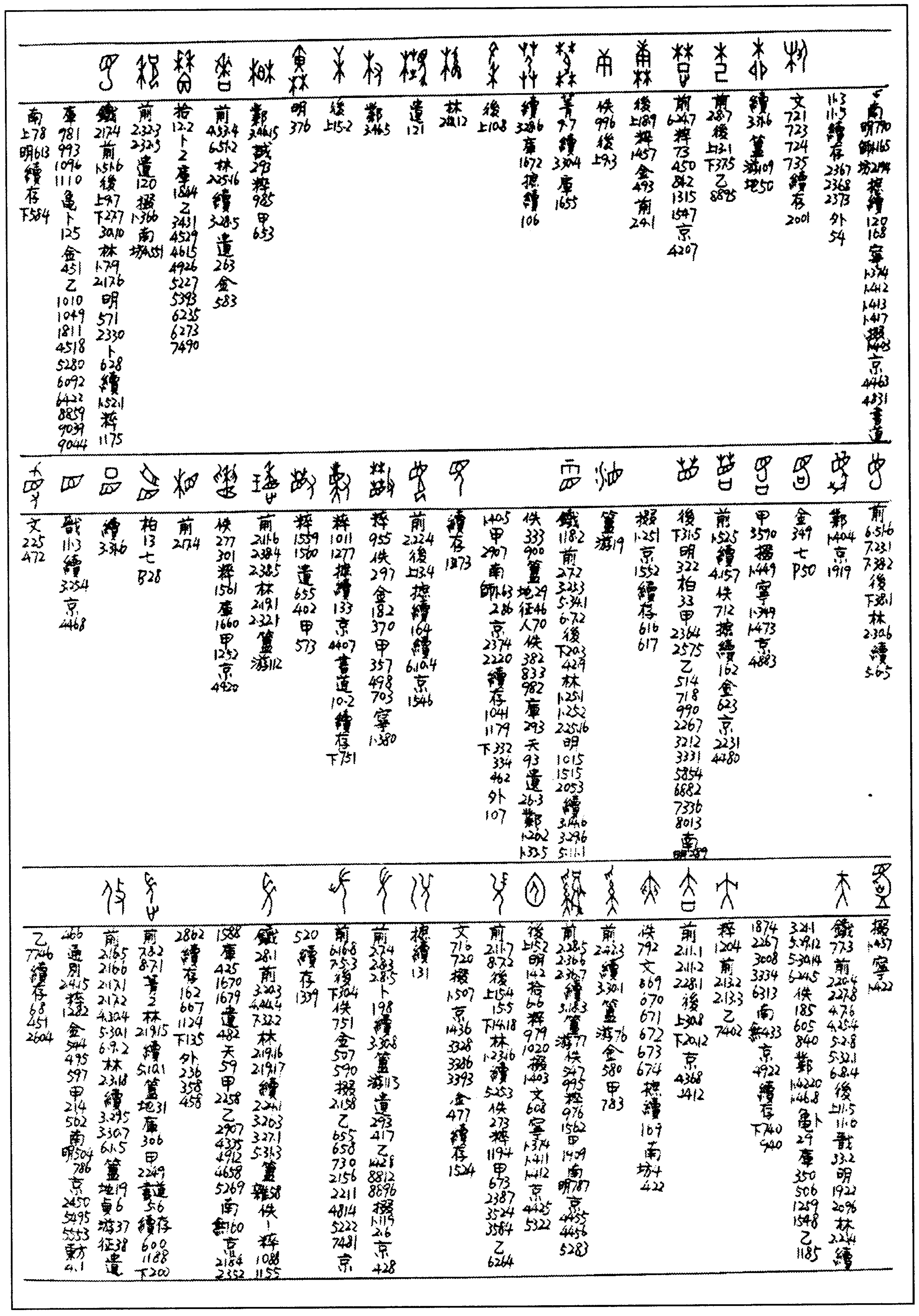
卜辭的地名試以「在☐」、「田于☐」、「☐受年」的用法為基準加以收集，可得五四二地之數，這和陳氏所認為「卜辭記載的地名約在五百名以上」（綜述二四九頁）的說法大致相同。茲將地名及其所在的片名一併列記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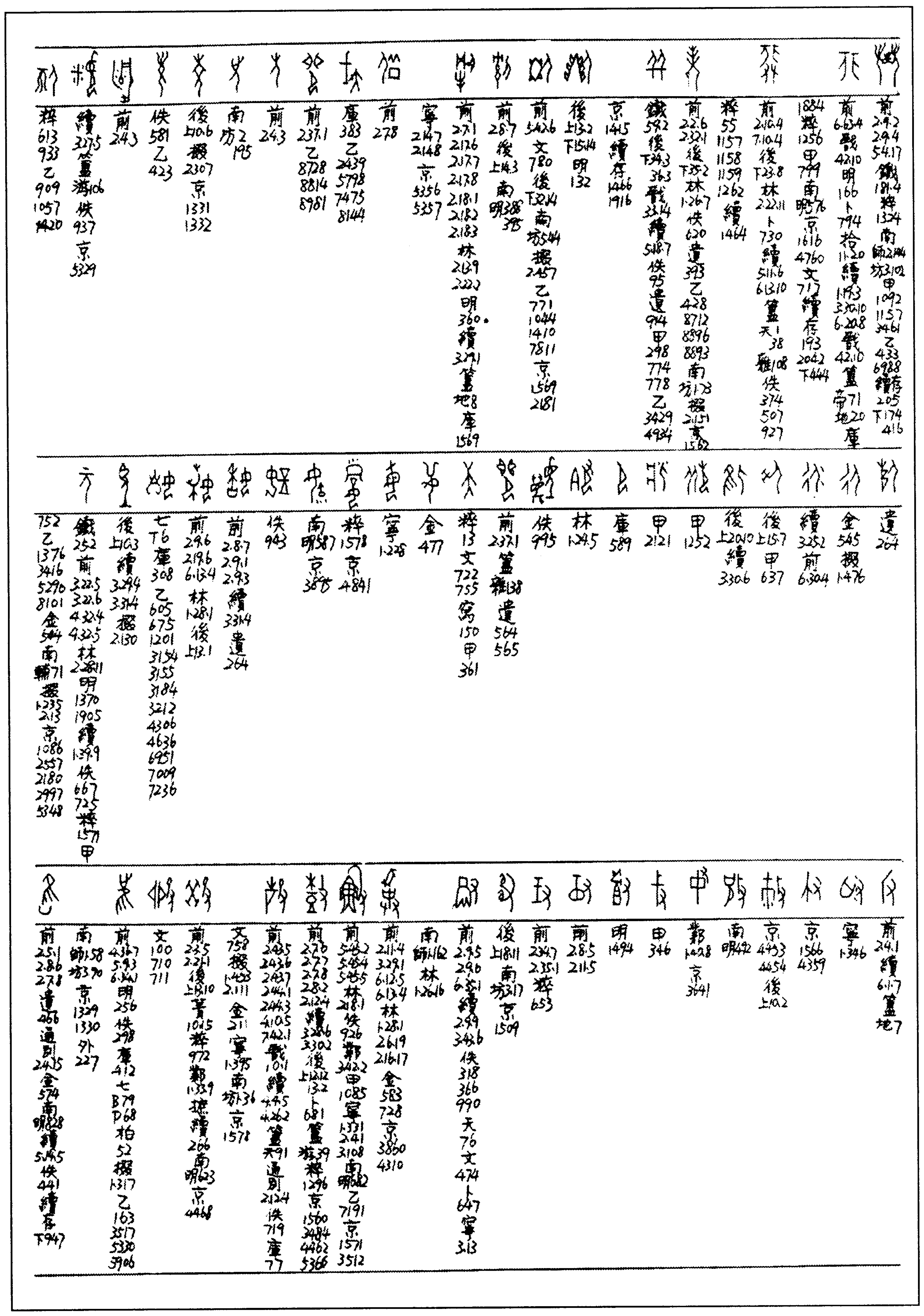
地名	甲骨片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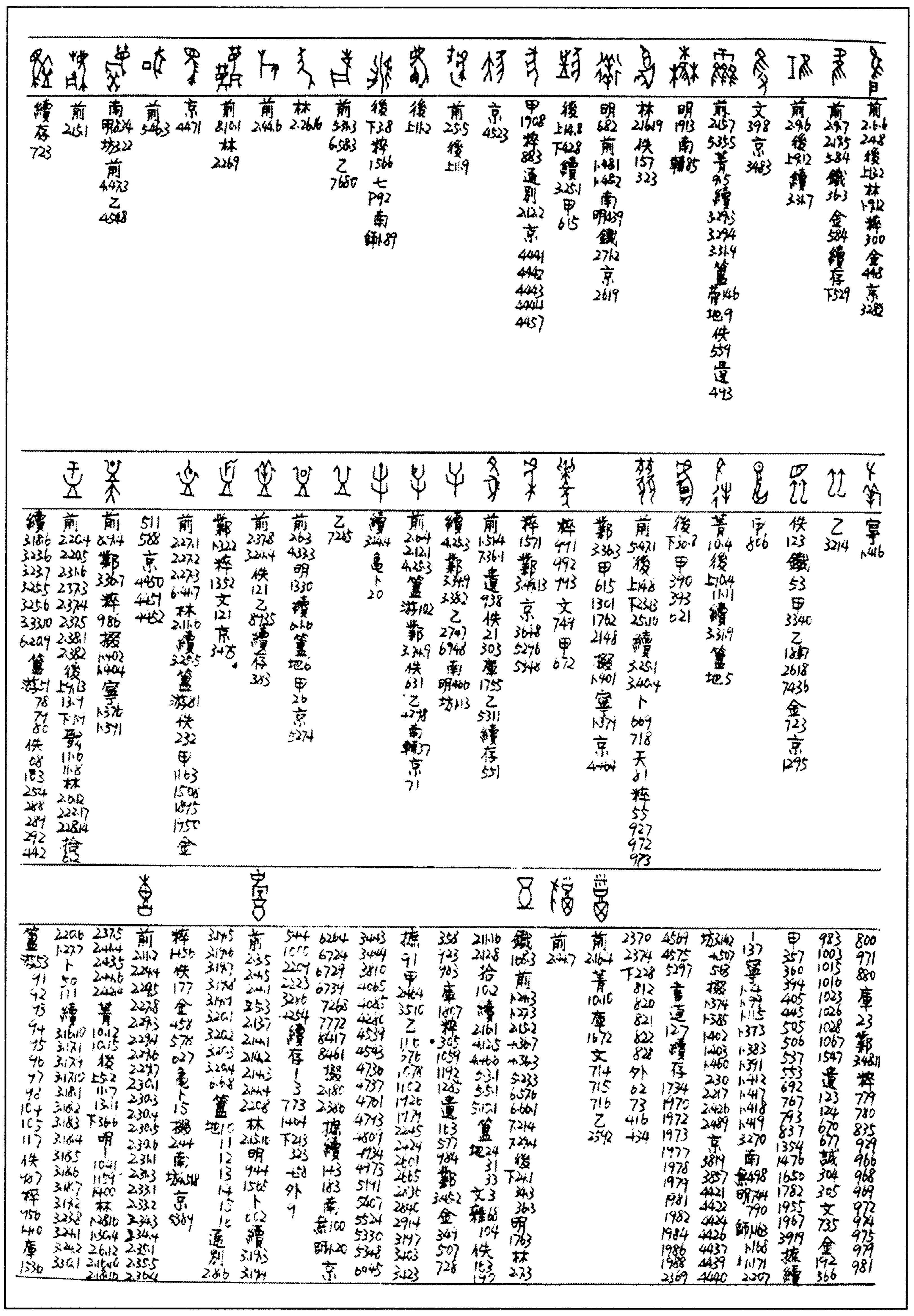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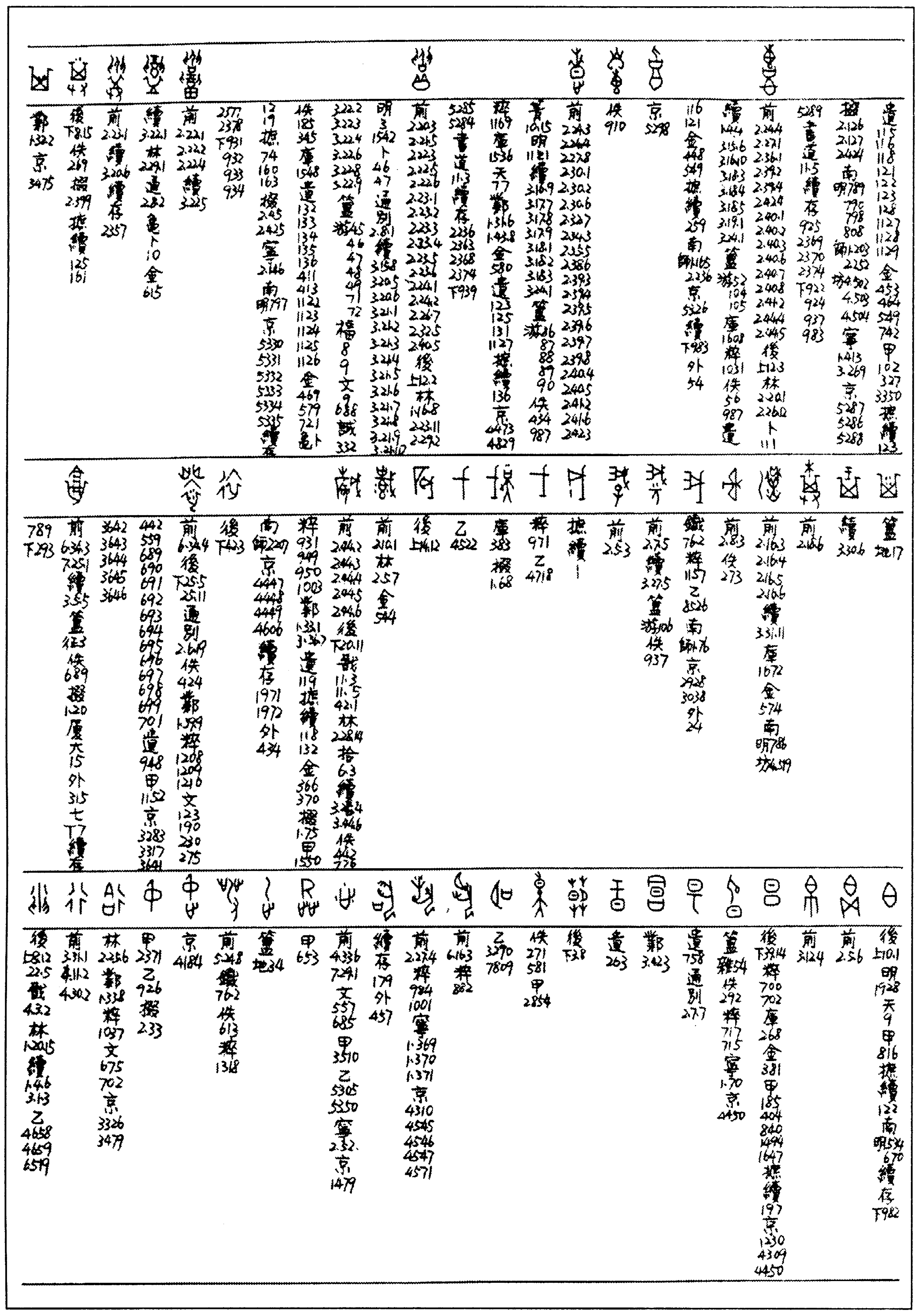

351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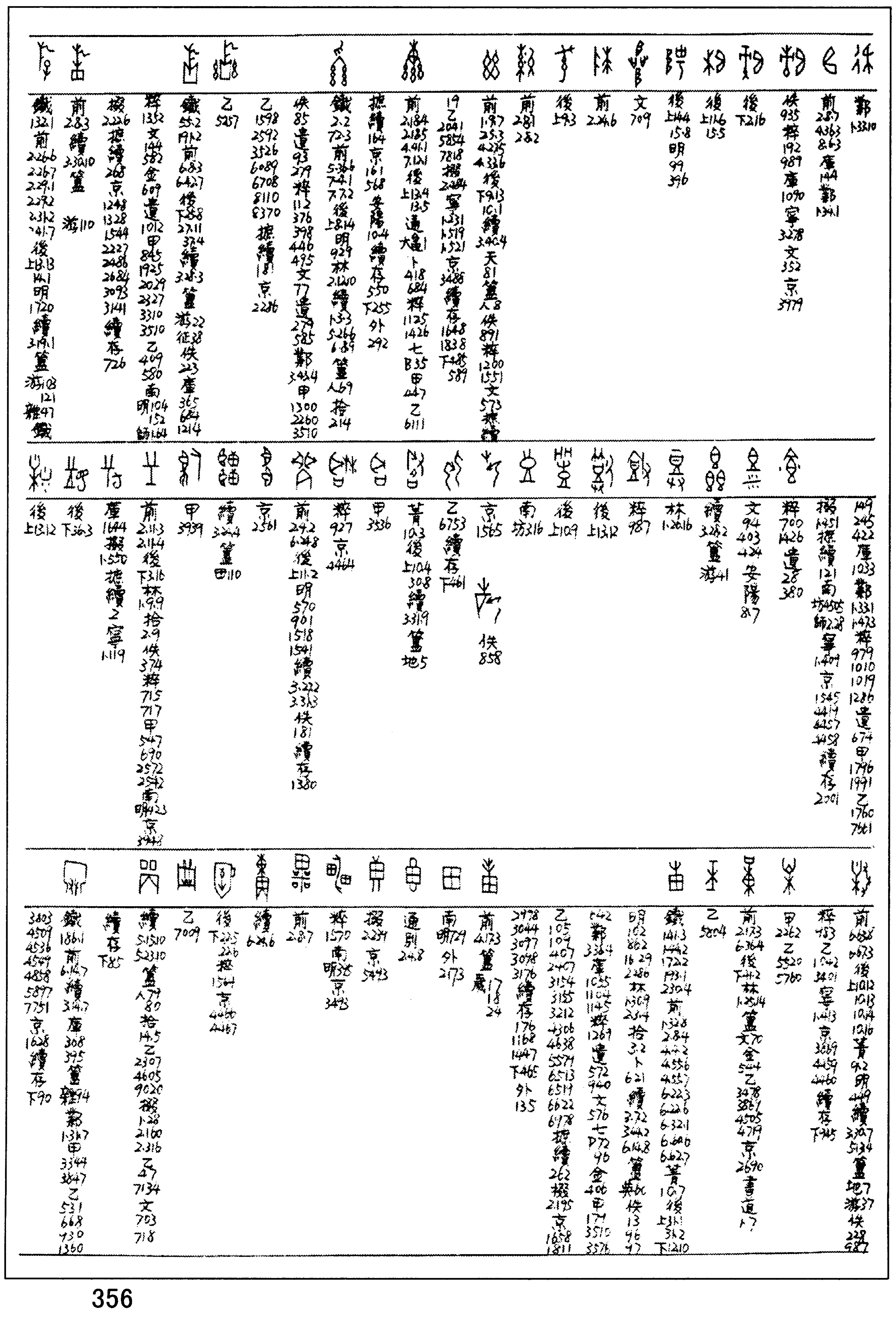

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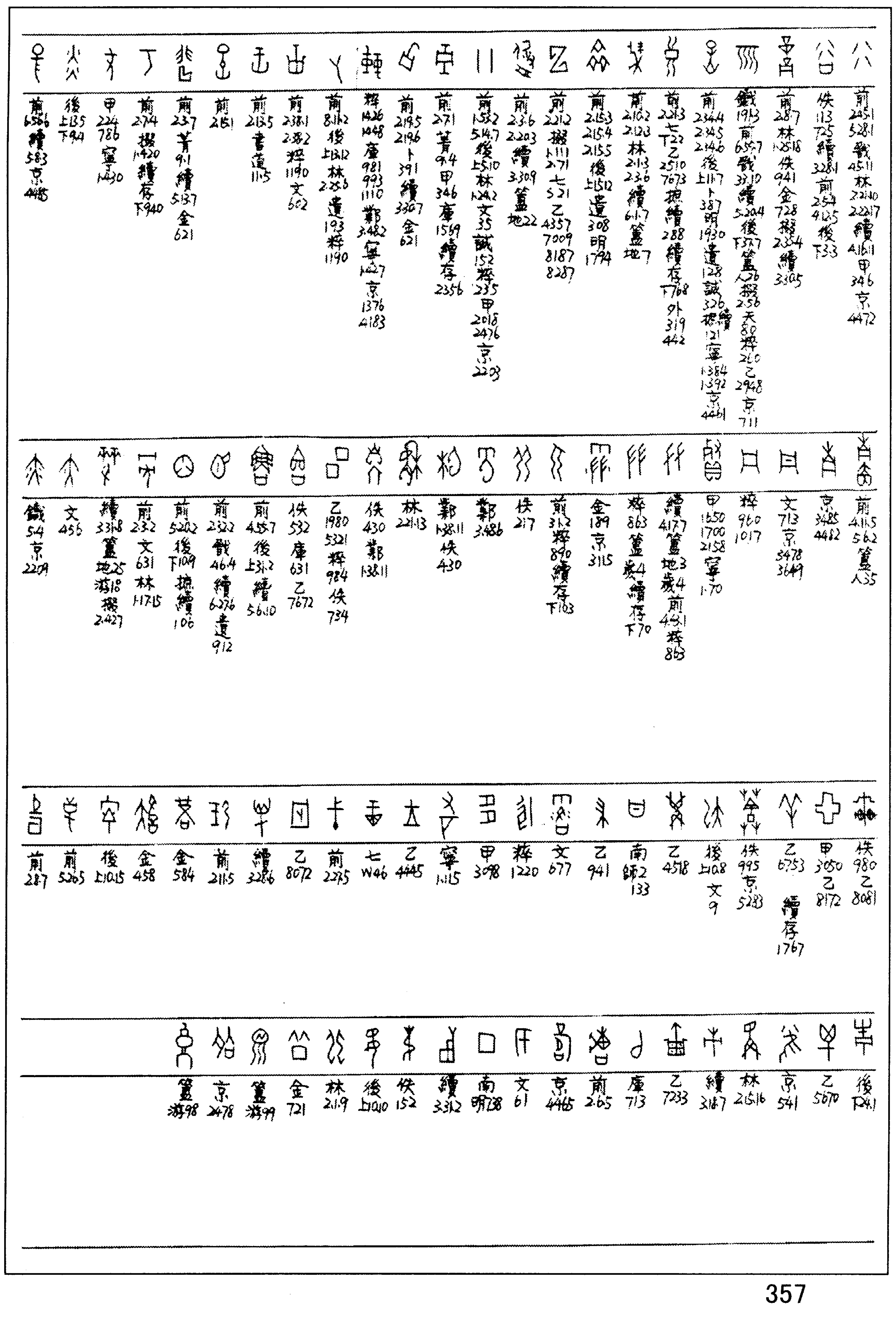
354



355



356



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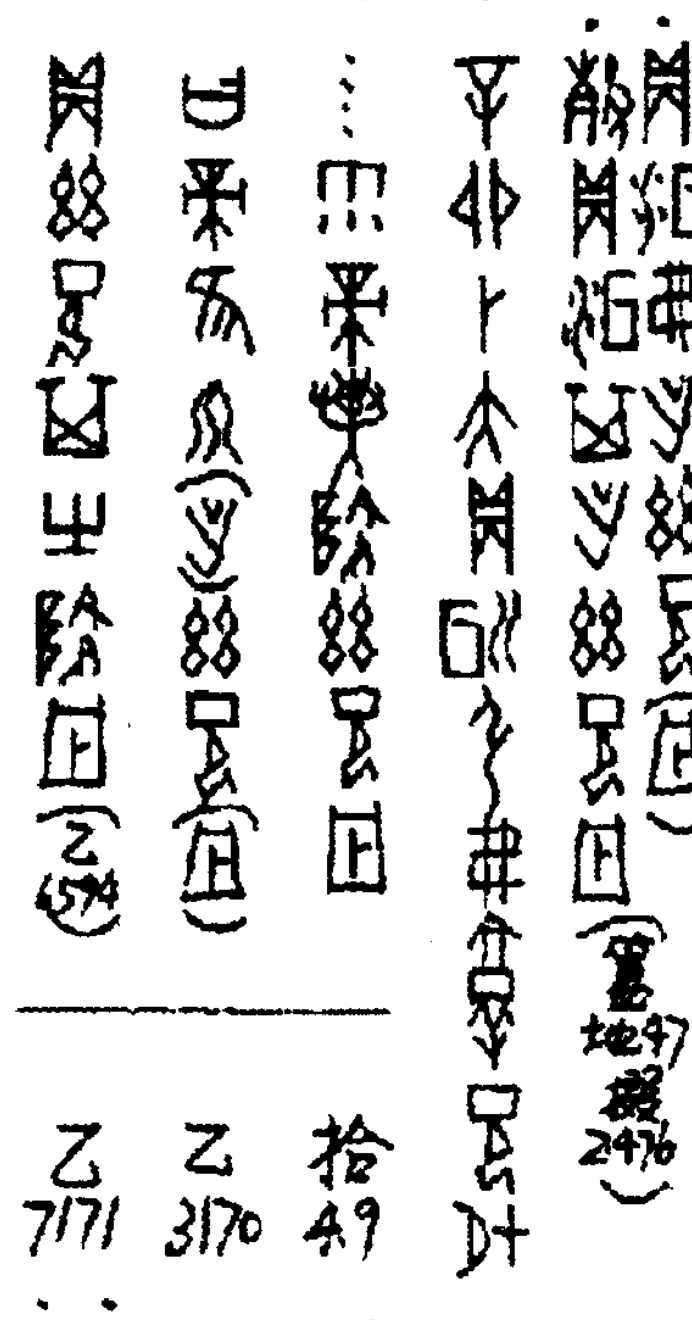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地名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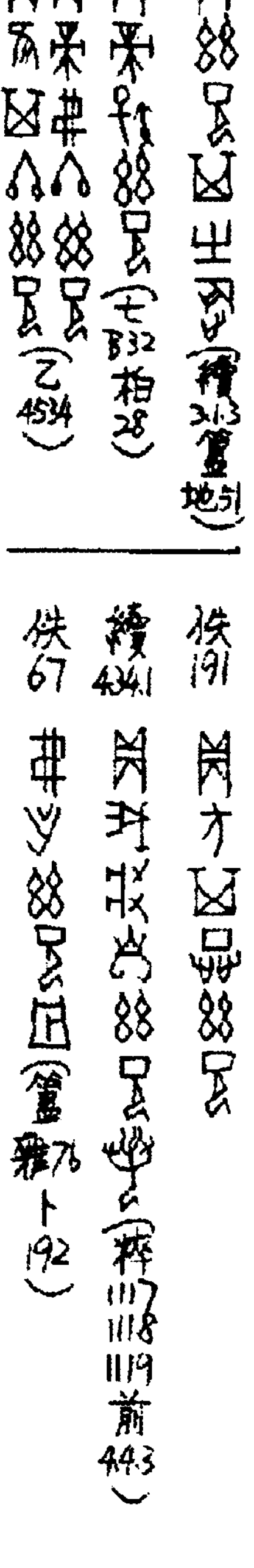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補三～四）、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三～二三七）曾將卜辭的地名與古書的地名加以對比，可是卜辭地名的正讀既不容易，而且縱令求得正讀，然同名異地者有之，地名更迭者有之，要確定其就是古書中的何地，是非常困難的。至於將這些地名標示於地圖上的這工作，則董作賓氏謂「雖然在卜辭中載有許多地名，但是無人能夠把它們一一都畫上地圖」（大陸雜誌六～一）的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將地名相互間的關係加以考察的話，那麼便可發現有可以考知兩地間行程日數或其方向的甲骨片。此等地名可以舉出一〇五個。詩經六月毛傳云「師日行三十里」，又如下所述商、亳間被記載為有兩日行程，而此間相去為六十公里（綜述二五八頁「商丘亳縣約六〇公里」），由此可知一日的行程距離是三十公里，大致上與毛傳一致。試以這數目做為基準，便可推定出地名大體上的位置。以下即就這一〇五個地名，以殷墟安陽為中心，區分為東南、殷東、河南、殷西四個地域，來推定其位置。

第一項　東南地域的地名

(一)　殷都、攸地間的地名

從武丁時至於殷末，殷首都在今之安陽的事實，從甲骨片的出土、宮殿及陵墓的發掘所見，可說是很明顯的。安陽臨洹水。如下舉之例，一是卜洹（洹水）是否會致尤於茲邑（茲邑）？一是卜洹（洹水）弘漲是否會□（迫）邑？這茲邑、邑很顯然的都是指殷都。第一期稱殷都為茲邑的例子如下所列很為常見，可是此外殷都又被稱作什麼，就不得而知了。卜辭有「商」，孫詒讓釋作「商」，謂「蓋指商都」（契文舉例上卅二）。「商」，羅振玉（殷釋序五四）、王國維（觀堂集林二三二）認為是「安陽」，林泰輔（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四）、胡厚宣（殷代之叢四二葉）從之。可是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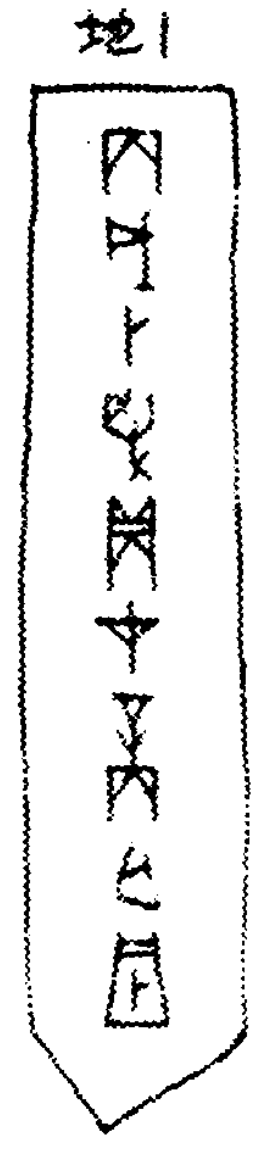

續4264（簠地47 續2476）　遺393　庫134　續5240　乙5507（乙55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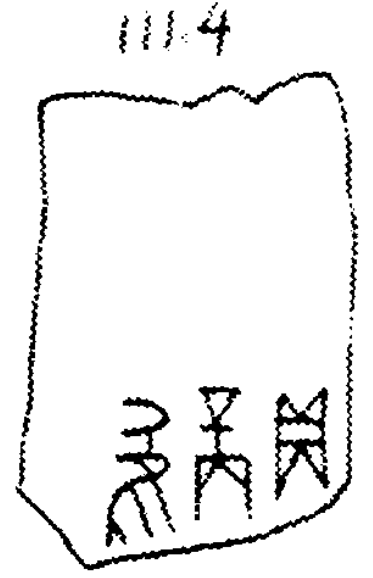

拾49（續213 簠地51）　乙3170（乙832 柏28）　乙7171（乙4534）　佚191　續4341（粹1117 1118 1119 前443）　佚67（簠雜76 卜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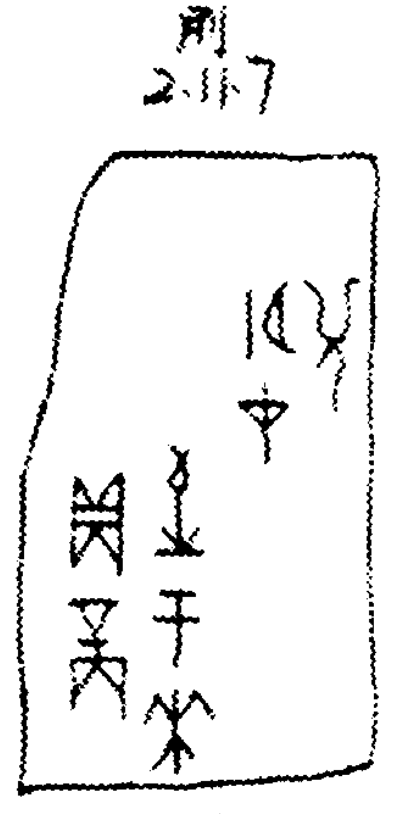
賓氏卻認為是「今河南商邱縣」（殷曆譜日譜五、大陸雜誌六～二），又陳夢家更以為「商－今商丘附近，大邑商－今沁陽附近，天邑商－朝歌之商邑，中商－可能在今安陽」（綜述二五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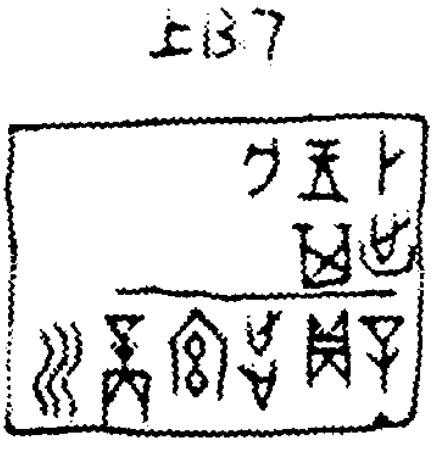
商，在第一期及第二期被用為地名，其例如下。鐵1114片上的□如下所述是商附近的地名，此片是卜自商往□之辭。前2117片是在□地卜從商至東南方的□地之辭。後上137當作「□（王□）□□（□）□（至于）商（□）□」，是卜從商附近的□地（見後述）至商之辭。從而可知商乃地名而非國名。「十□卜□□□□□大入于商」（前2.31）乃是卜王入商地之辭，並不是指從方國入於殷的地域之謂。關於商的位置，除陳夢家以商為商丘、以大邑商為沁陽、以天邑商為朝歌，以中商為安陽的說法不值一提外，還有羅、王二氏的安陽說，及董作賓氏的商邱說。被用為第五期征伐人方卜辭中的地名有商（前3.27.6 甲3355 續3.4.5 揀續153）、亳（金584）、攸（前2.16.6 遺466 前2.19.6 續存2.64）、□（前2.51 遺466）、□（京5.33）、□（□□）等地，如後所述□地距□有三日行程（金584）、□地距□有一日行程（前2.52），可知人方是個被商、亳、攸、□等地所圍繞的地域。而□就是「淮」，□就是「齊」，攸就是「攸」，所以人方是一以「淮」水為中心，北至齊，南至長江的東南夷。為了征伐人方，王御駕出征於商、亳，可見商顯然不是指安陽。從而可知第一期的商不是指茲邑（安陽）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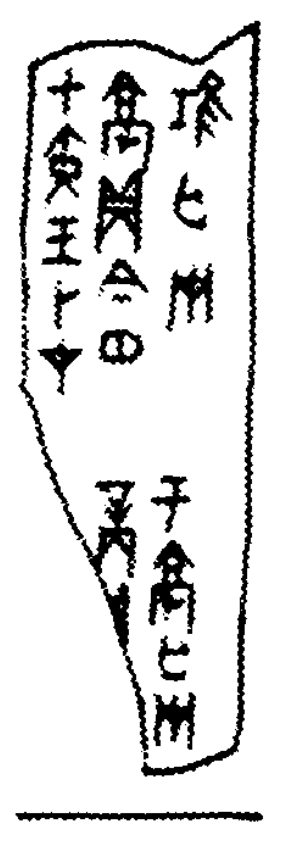
亳，羅振玉釋作「亳」，王國維以之為北亳（左傳莊公十一年杜注云，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觀堂集林說亳），林泰輔則以為地當南亳（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與西亳（括地志云，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支那上代之研究）。董作賓氏以為是南亳（殷曆譜日譜五），陳夢家從之（綜述三五七頁）。下舉的甲骨片載自商往亳，董作賓氏以所關的干支為「壬寅王卜在商」（殷曆譜日譜五），又認為商、亳間有兩日行程（大陸雜誌六～一）。殷的東南方，相距有兩日行程的商與亳，一如董氏的說法，以「今河南商丘縣」、「今安徽亳縣」最稱妥當。陳夢家也認為「商為商丘」，這是正確的（綜述二五五頁）。第一期如下所引有「□商」（乙4518 京3220）這地名，在此舉行祀上帝的□（戰舞）祭儀，同片上又卜「不降雨惟有作尤於茲商乎」，記載著不降雨的事情，可知這□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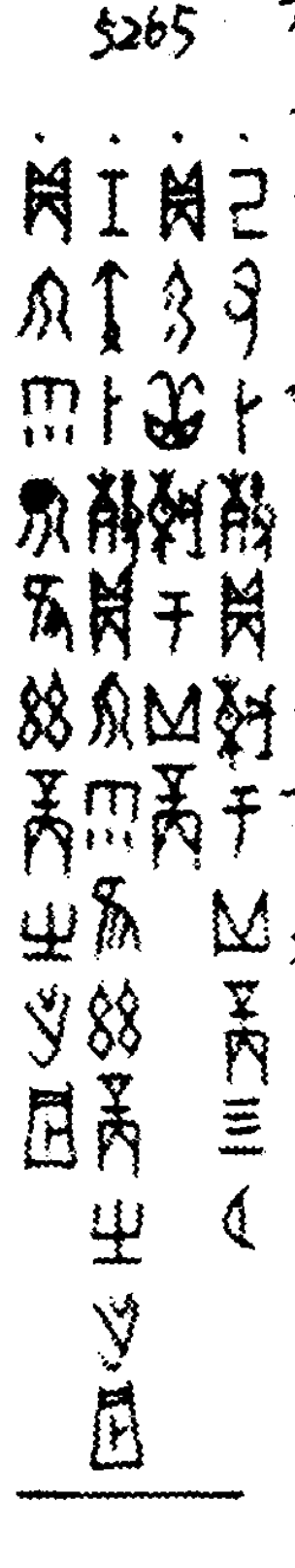

簠地1


鐵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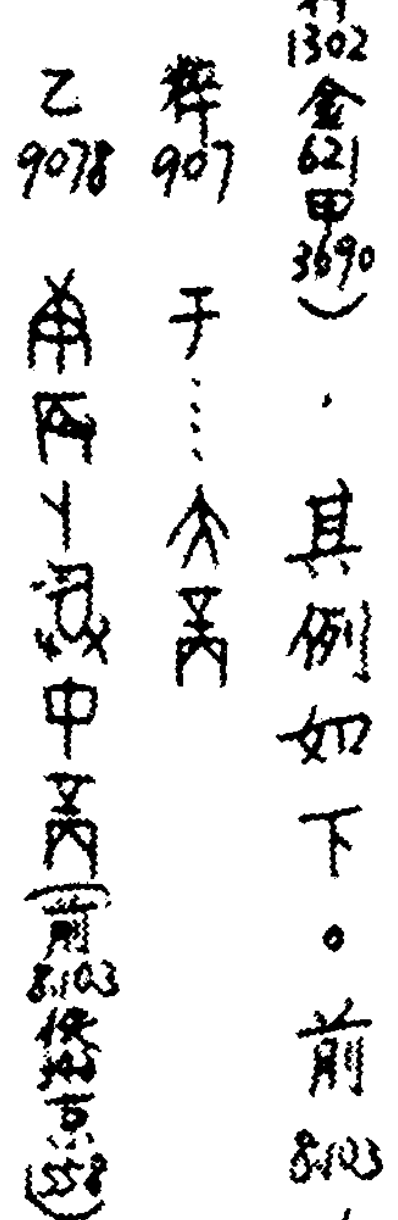

前2.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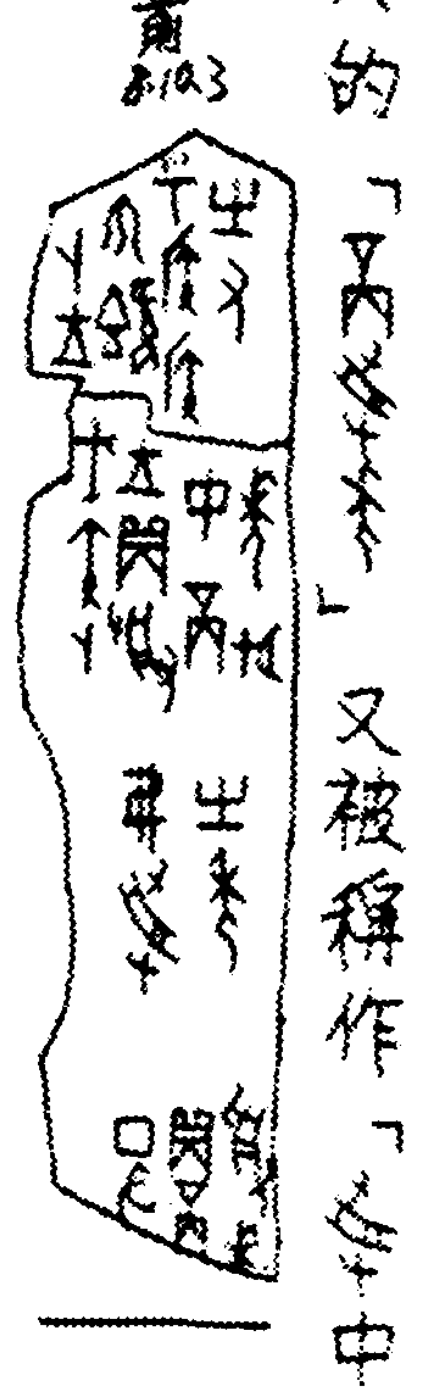

後上13.7


後上9.12


乙5265

是因這原因才來對上帝舉行的。從而可知舉行□祀的□商與卜尤之有無的商是同一個地方。陳夢家也認為「□商應是商丘」（同上五七）。商又被稱作「□商」（丘商）的事實，就是以商為商邱的證明。商在第四期又被稱作「大商」、「中商」，在第五期又被稱作「大邑商」（前4.15.2 後上18.2 佚987 甲2416 3652）、「天邑商」（前4.15.2 林2 粹1302 金621 甲3690）。其例如下。前8103片的「商□□」又被稱作「□中商□」，可知中商就是商。甲2416 3690兩片文例相同，其一作「大邑商」，另一作「天邑商」，而天因用為大義的例子亦見於他辭（殷虛文字甲編），可知兩者實是同一地方。又第四期的「大商」在第五期被稱為「大邑商」。這些都是商邱的異稱。可是陳夢家卻將之加以區別，以商為商邱，以大邑商為沁陽，以天邑商為朝歌，以中商為安陽，這說法是不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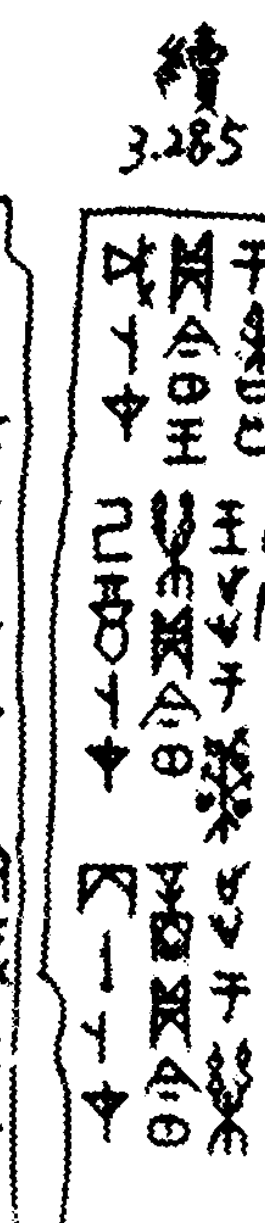

乙9078　粹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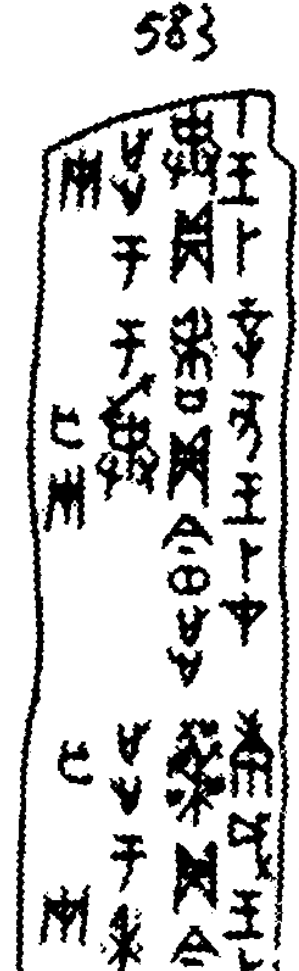

前8.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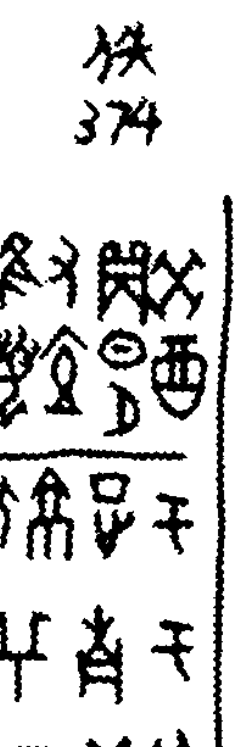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安陽被稱為茲邑，商邱被稱為商、□商、大商、中商、大邑商，南亳被稱為亳等事實就經考明。以下即就商與安陽間的地名來加以考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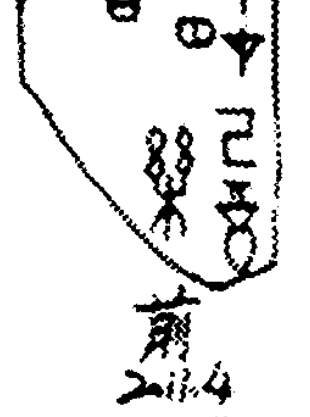
下列七片甲骨片所載的地名都位於殷都安陽與商邑間往還的路途上。其間的位置關係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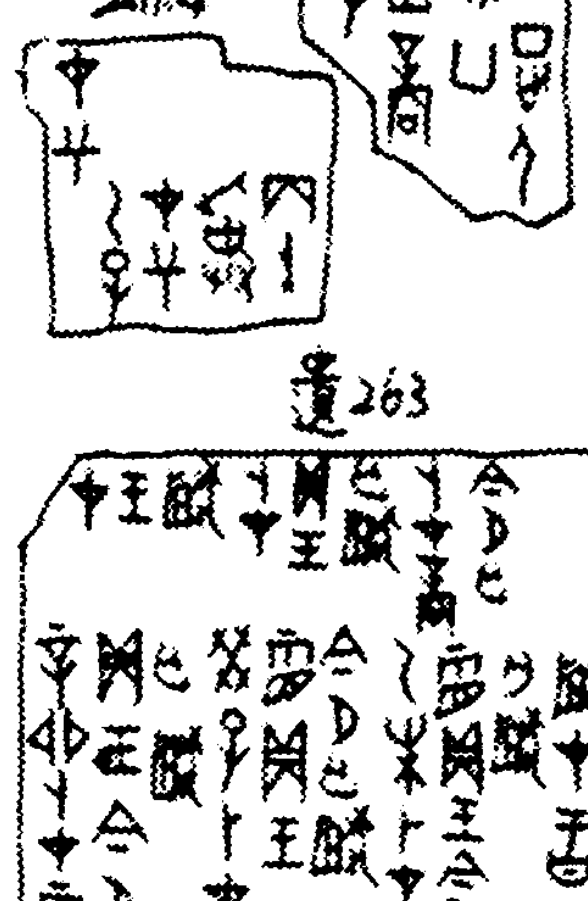

續3.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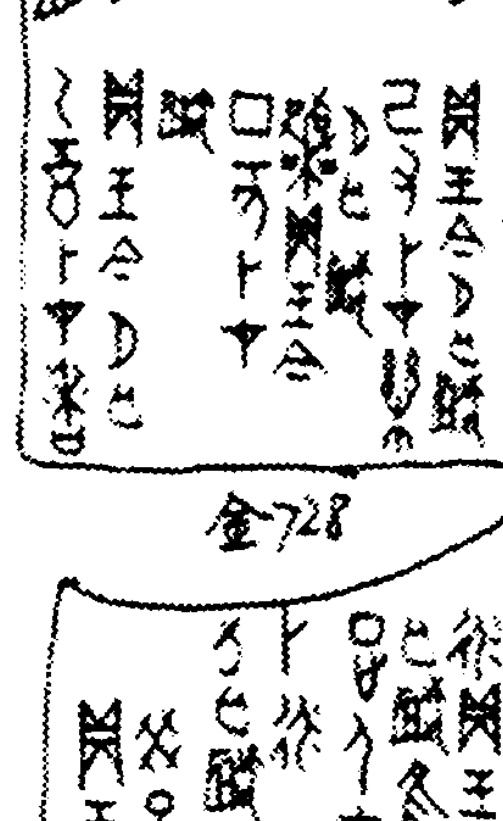

金583


佚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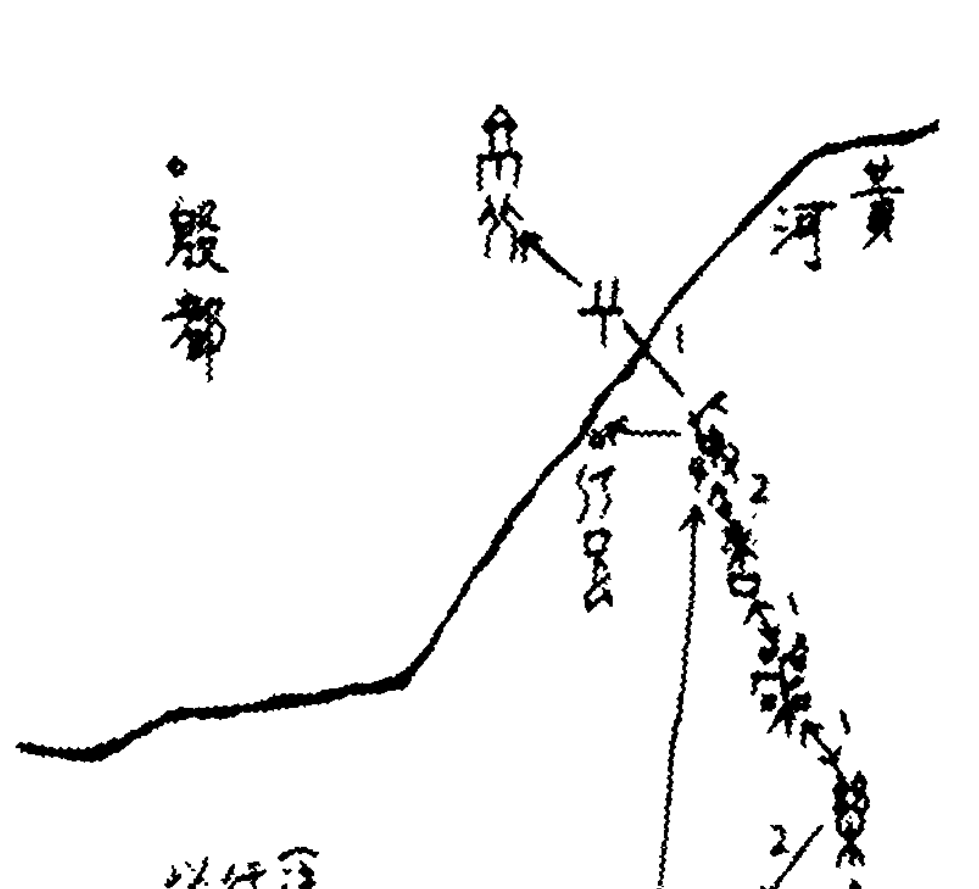
續3.246


前2.11.4


遺263


金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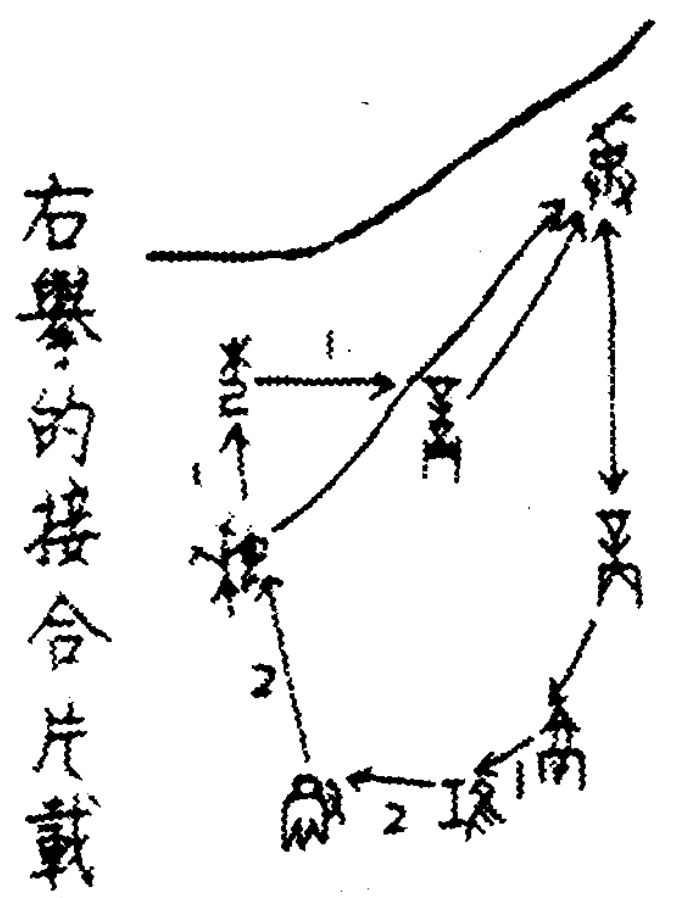
依據上舉的甲骨片，知自商以三日行程至□（續3.285），自□以一日行程至□（續3.285 金583），自□以二日行程至□（續3.285 金583）。續3.285、金583、遺263三片所載，顯示其所經路程大致上是固定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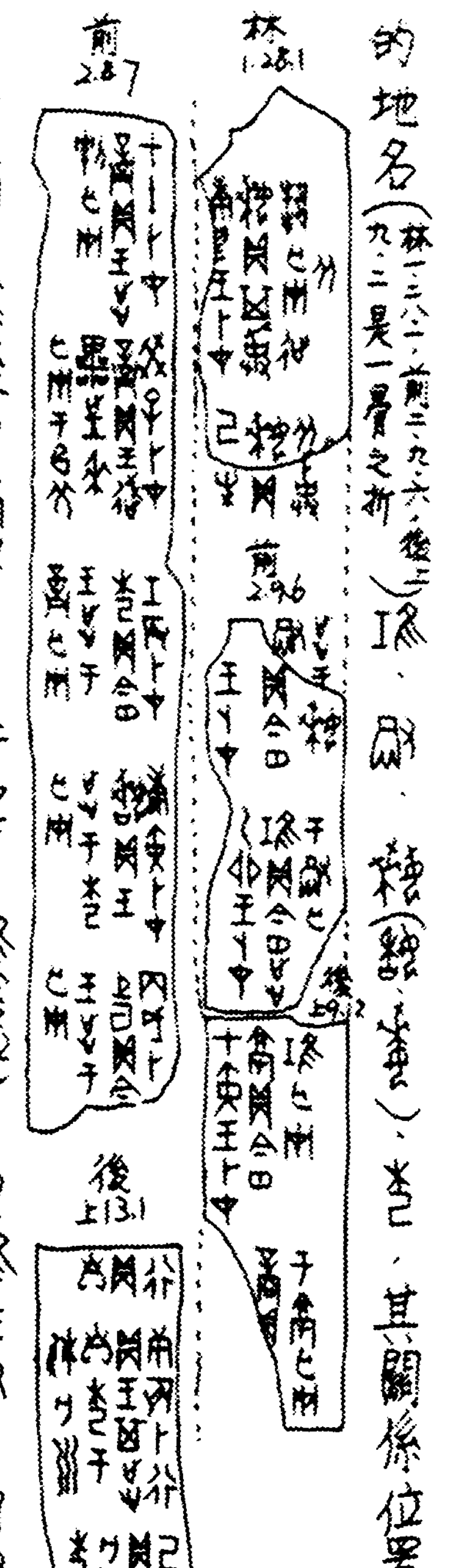


遺263片所載情形與右例相反，自□以二日至□，自□以二日至□，然後再由□入於商。從而變成有從□地直接入商（續3.285）與經□地再至商（遺263）的兩條道路。續3.246片載「从東□今日□」，是在□地卜東行之事的，此辭如後所述（癸未東方的征伐）乃卜行往□地，再因征伐夷方之故而東行之事。由此可知□地位於商的西方。從商往□的方向是北行而直臨於黃河沿岸的事實，於金728片中所載甚明，此片載癸巳日行至商□（商的郊鄙）的□，癸丑日行至□，癸酉日行至□，癸亥日行至□□（河邑），其行程是從位於商邑之郊的□地經□而至於□的。□的□與自然神的□同一字，做為水名時就是指黃河，可見這□是黃河沿岸的都邑的意思。從而可知自商至□，自□至□的方向是北行而直臨於黃河的。依據前2114片及佚374片，知□、□間有一日行程，□地當距□不遠。又這□至商間的地名，全都在殷都與商邑間的事實，在後面的帝辛王十祀征伐夷方日譜的歷程中有詳細的敘述（參綜述）。以下就商、□附近的地名來加以考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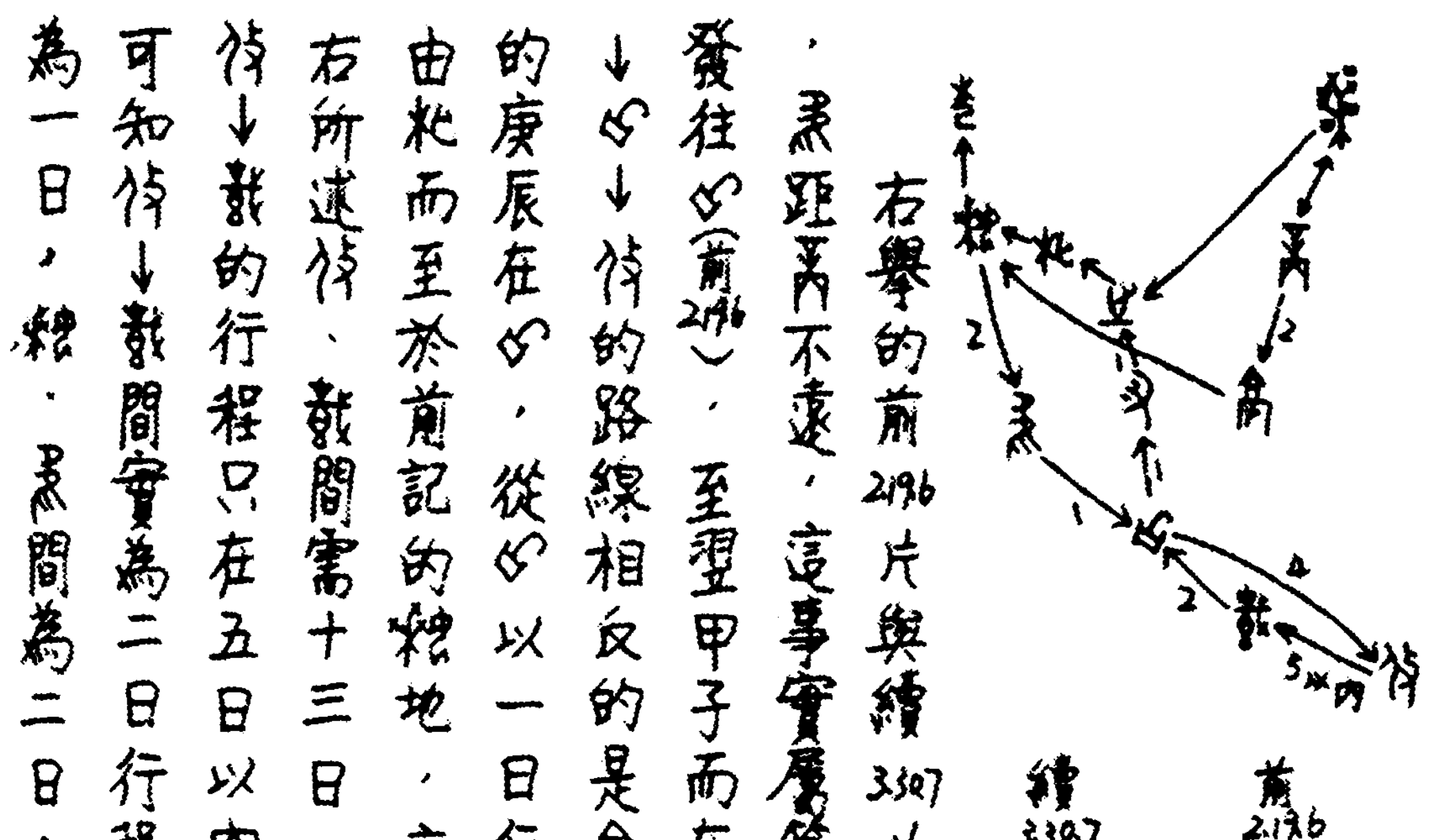
下列三片甲骨片上的地名（林1.28.1、前2.9.6、後上9.12，九二是一骨之折）□、□、□（□□）、□，其關係位置如上圖所示。




前2.8.7　林1.28.1　前2.9.6　後上9.12　後上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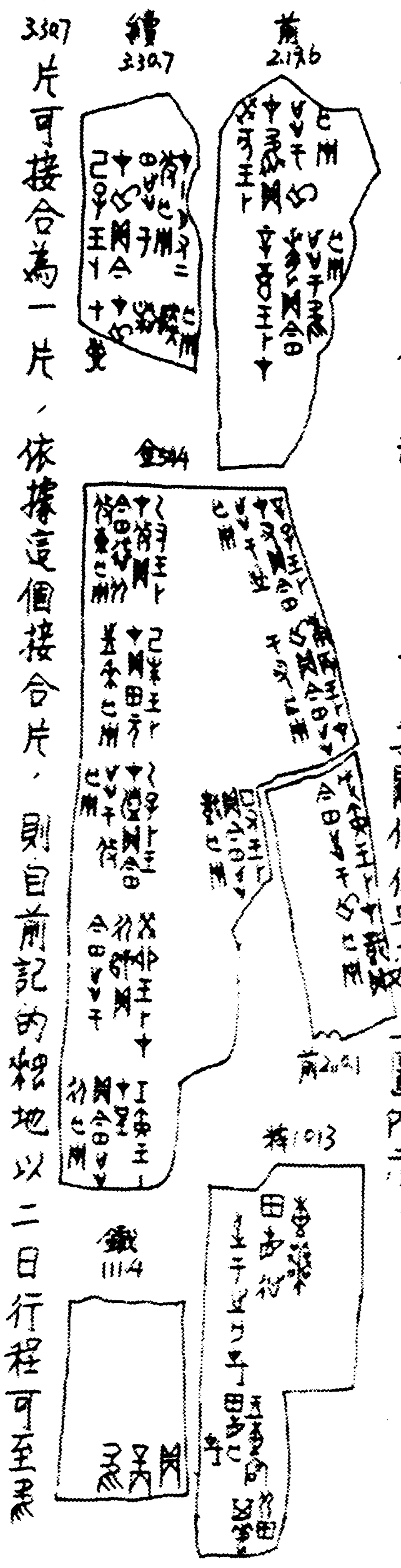
右舉的接合片載自商往□，然後自□以一日行程至□（後上9.12），自□往□，自□至於□（前2.9.6），然後由□往前記的□地（林1.28.1）。其間的日數是甲寅在商，乙未在□，則商、□間有五日行程。其次，前2.8.7片載自□往□，□、□間既知為一日行程，那麼□、□間與□、□間便各為二日行程。可知□、□間實只有一日行程至於□，可是屬第二期的後上8.1片則載自□（□的異文）以一日行程至於□，而後從□以一日行程至於前記為商邑郊鄙的□地，然後再自商至於□及□地。如前所記是

自畐行至𦎫　又如右所記也是從𣏟行向𦎫，可見這條畐↓亯↓𨸏↓㦰↓𣏟↓杞↓丙↓𦎫的路程是迂迴的。這迂迴是從杞的位置，以丙、亯為軸，而有東西兩種方向的可能。杞，王國維、林泰輔釋作「杞」，謂「杞，讀漢志陳留郡雍邱，本杞國（今河南杞縣）是也」（觀堂集林補遺四地名考）。董作賓氏從之，可是陳夢家則表示懷疑（綜述八二）。然而因杞、杞一字，而杞的位置又大致被推想在杞縣附近，所以以之為同一地的說法是妥當的。本此說法，可知右述的那條路程應是經由西方迂迴的。而這些地名的關係位置大致便如右圖所示。下面再將從亯至東南攸地間有關的地名加以考察。



下列四甲骨片所載的地名豕、𠂤、攸、𣪘、㕚、㞢，其關係位置如上圖所示。

○豕、𠂤、𣪘、攸、㕚、㞢、杞



右舉的前2196片與續3307片可接合為一片，依據這個接合片，則自前記的𣏟地以二日行程可至豕，豕距丙不遠，這事實屢第一期的鐵1114片所載「𠂤（王子）丙（王子）豕」之辭可為証明。癸亥從豕出發往𠂤（前2196），至翌甲子而在𠂤（續3307），可知其間為一日行程，然後從𠂤出發往攸（續3307）。與這𣏟↓豕↓𠂤↓攸的路線相反的是金544片，其載乙丑在攸，十三日後的戊寅在𣪘，當日出發往𠂤，二日後的庚辰在𠂤，從𠂤以一日行程至㕚，然後自㕚出發往㞢。且如後所述（第二章夷方征伐日譜曆程）從㞢地更經由杞而至於前記的𣏟地，這攸↓𣪘↓𠂤↓㕚↓㞢↓杞↓𣏟的行程與右述的行程是反向而行的。如右所述攸、𣪘間需十三日，𣪘、𠂤間為二日，可知攸、𠂤間需十五日行程。可是依後述的証明，攸↓𣪘的行程只在五日以內，𠂤↓攸的行程為四日（日譜征伐夷方曆程），且如右所述𣪘、𠂤間為二日行程，可知攸↓𣪘間實為二日行程，𣪘位在𠂤、攸間。因此從黃河沿岸的杞地至攸的日數便是杞、𣏟間為一日，𣏟、豕間為二日，豕、𠂤間為一日，𠂤、攸間為四日，共計以八日的時間從杞縣可達攸地。再議㞢的位置：粹1013片載卜田於𦎫，接著卜田於丙北前記的𦎫地，進而再往㞢地之事。𦎫地如後所述位於𦎫北，則其行程是往南行，㞢當在𦎫南。且如後所述𣏟、𦎫間為一日行程（日譜征伐人方曆程），可知其位置大致在丙、𣏟間。又𠂤、攸間往還的路線如後所述乃是征伐人方（雖）往𣲙途中的一段路程，而攸、𣲙間為七日或至十二日行程，所以可以推想攸位於商、亳與淮陰（𣲙）間的宿縣、蒙城之間。董作賓氏謂「攸之地今已無可考，觀于由商至攸，所經之地凡八，所需之時在二旬以上，除去沿途勾留之日，亦須十餘日」，又認為「攸，殷之侯國，在江淮之間」（殷曆譜日譜三），可是這由於在行程日數的推算上有了錯誤，因此謂攸位於江淮間的說法當然也就不妥當了。

攸，商承祚、王襄釋作「攸」，王襄且以之為「條」的省文。郭、董、胡、陳諸家均從之。

商承祚—說文解字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嶧山石刻作汥，毛公鼎作攸，頌敦作攸，此省……疑亦攸字。（類編三・七）

王　襄—攸古攸字，許說从攴从人水省，此不从水省，亦即條之省文，漢畫何篠題字，篠作𥲷，攸即條之省，从竹从匚誼同。說文解字其或从竹或从匚可証。攸或即鳴條歟。（簠釋地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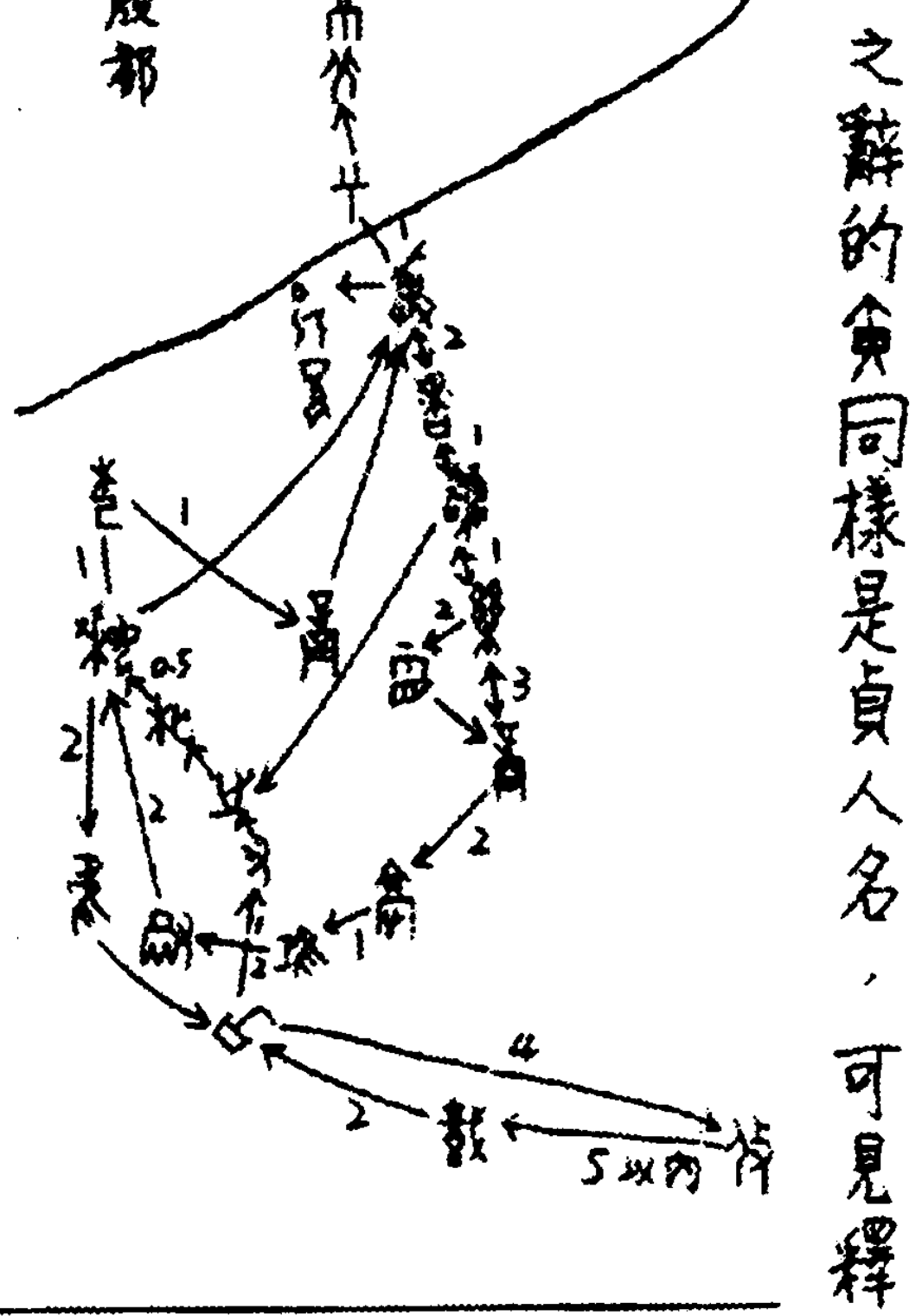
郭某—攸字王襄謂條省，疑即鳴條，案其說近是。天問「何條放致罰」，鳴條正省稱為條。夏本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二說不同。攷魯語言「桀奔南巢」，南巢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南六十五里，與鳴條縱非一地，亦必相近，則鄭說是也。（通纂五七四釋）

董作賓氏—攸殷之侯國，在江淮之間。余舊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攸國在殷代為其東南重鎮，可能即古之所謂鳴條與條也。（殷曆譜日譜三）

胡厚宣—攸者王襄謂條省，疑即鳴條，其說甚是。天問何條放致罰，鳴條正省稱為條。孟子離婁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以鳴條為東夷之地，與卜辭征伐夷方而次于攸者合。（殷代封建制度考二〇葉）

陳夢家—攸是攸侯之地。左傳定四「分魯公以殷民七族」，其中條、徐、蕭、索當在今徐州、蕭縣、宿縣一帶，條亦應近此三處……孟子滕文公下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孟子之有攸，卜辭之攸，左傳殷民七族之條，當是一族……正文方歸途中，二月癸酉在攸侯喜永，四日後戊寅已在宿縣東北六十里之畱丘，則攸當在今永城之南部，宿縣之西北，攸之永，即今永城。（綜述三〇六頁）

如右所引，做為地名時，則自王襄釋作鳴條始，郭、董、胡氏從之。而於其地的位置，郭某以為在桐城附近，董氏則以為在江淮之間。可是攸地實位於自商往𣲙（淮陰）的途中，所以桐城附近或江淮之間的說法均不妥當。與此說相反的，陳氏以為是魯公所分與的殷民中的條氏的邑地，推想其地在宿縣的西北。可是漢書周勃傳有「周勃封條侯」的記載，顏師古注云「縣在勃海」。又陳氏以前2166片「癸酉卜在攸㳄貞」的攸㳄為「攸永」，而以永為永城，可是例如「癸亥卜㳄貞、癸酉卜在攸㳄貞」（續615）之辭的㳄同樣是貞人名，可見釋㳄作地名以為是永城的說法並不妥當。



如右所述，從杞縣至攸地需時八日，從攸地至淮陰（𣲙）需時七日或至十二日，可知攸地位於杞縣與淮陰的中間，其確實位置固然還需再考究，然而大致已可知是在宿縣與蒙城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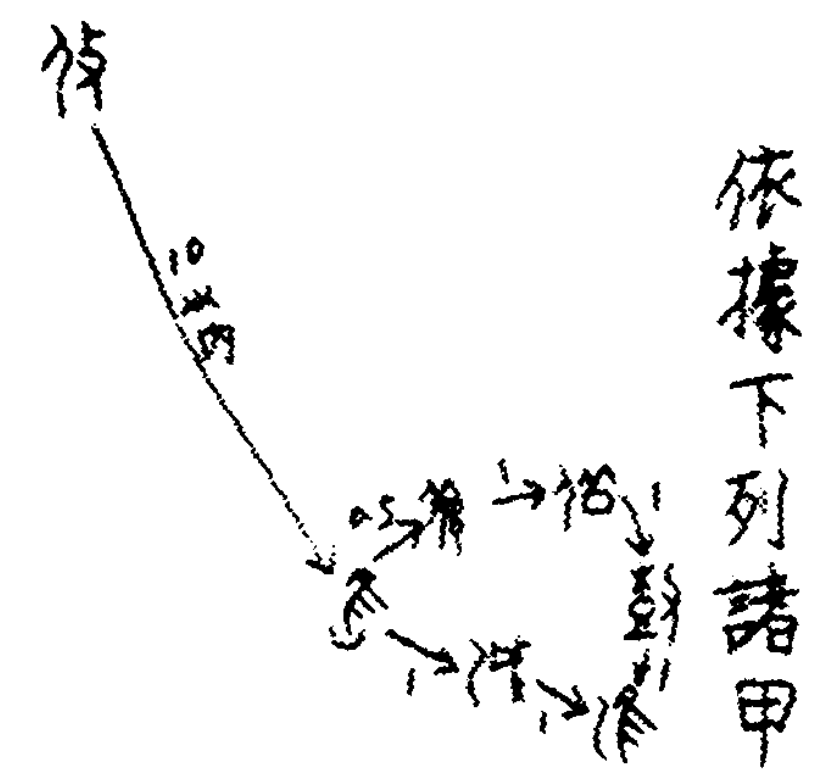
將以上分別舉說的地名間相互的關係加以綜合一下的話，便可得到如上所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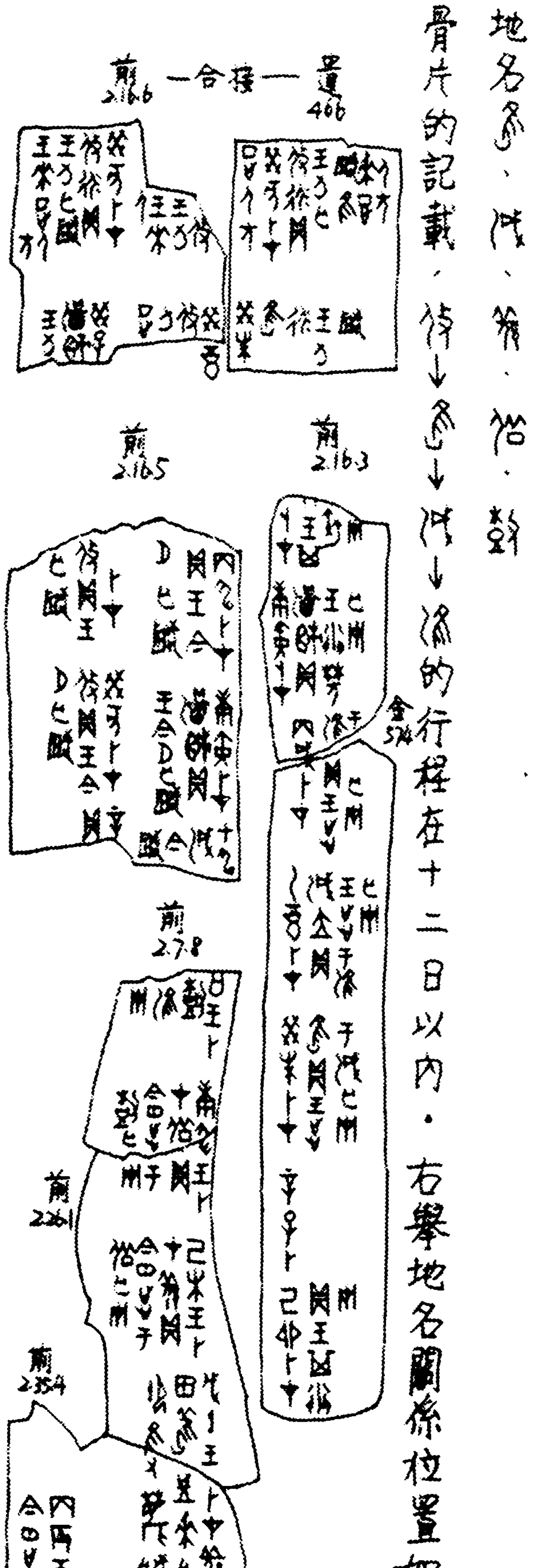
(二)　攸、𣲙間的地名

𣲙即「淮」，董作賓氏謂「即今之淮河」，"在淮必為淮水附近之地"（日譜）的認為是淮水附近的地名。陳夢家則謂「淮為古四瀆之一，金代黃河奪淮入海，其後河復更道，洪澤湖以東淮水遂至淤塞，湖以西的淮水，可能與古代的沒有很大的差別」（綜述三〇七葉）的認為是淮陰附近之地。卜辭記載為了征伐淮夷（人方）之故，經由攸地而往來於𣲙，可知𣲙在攸東。且如次所述攸、𣲙間有七日乃至十二日以內的行程，由此可知其位置大致在淮陰或淮安之地，陳說妥當。以下即就攸、𣲙間及𣲙附近的地名來加以考察。

○攸↓洀↓𣲙的地名㐱、洀、𦬁、𣿅、𣪘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的記載，攸↓㐱↓洀↓𣲙的行程在十二日以內。右舉地名關係位置如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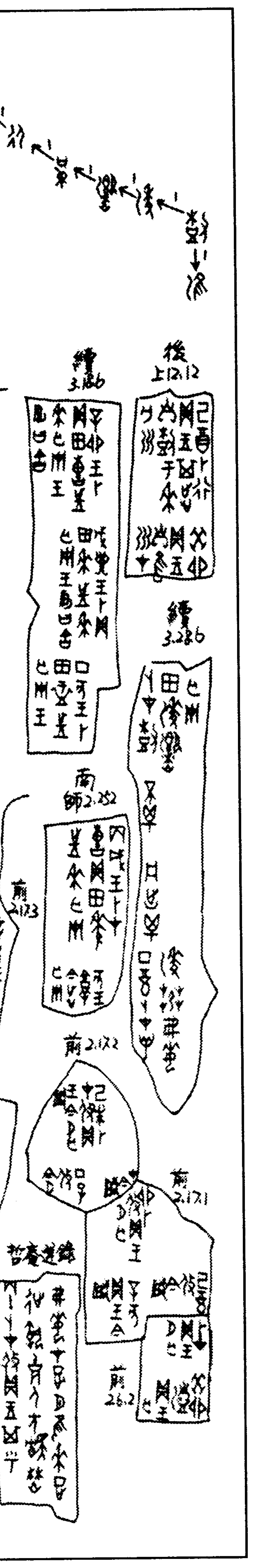




右列的遺466片與前2166片，董作賓氏加以接合。依據這接合片，則癸酉在攸，癸未在㐱，可見其間為十日以內的行程。其次再依據前2163、金574的接合片所載，則從㐱經洀至𣲙，㐱、洀間需時二日，洀、𣲙間需時一日，因此攸、𣲙間需時在十三日以內。但這接合片上「在㐱」的干支與前2165片「在㐱」的干支相同，可知這兩片是同時卜。前者是癸未「在㐱」，其二日後的乙酉「在洀」；而後者則是甲申「在洀」，可見癸未日從㐱出發，翌日甲申已經在洀，其間只有一日行程，因此攸—（十日以內）↓㐱—（一日）↓洀—（一日）↓𣲙的行程實際上為十二日以內。其下面前2.78、2.61、2.354接合片記載從𦬁至㐱一日可以往返，從𦬁一日可至𣿅，從𣿅亦一日可至𣪘，而後從𣪘至於𣲙。可知㐱位於距𣲙三日半行程的位置上。且㐱如右所述位於距𣲙二日行程的位置上，可知㐱、㐱是同一地。因此從㐱（㐱）至𣲙的路線除㐱—（一日）↓洀—（一日）↓𣲙外，還有㐱—（半日）↓𦬁—（一日）↓𣿅—（一日）↓𣪘—（一日）↓𣲙這條路線。前者有二日行程，後者有三日半行程，可知後者是個迂迴的路線。這迂迴路線中的𦬁地如後所述位於從𣪘行往北方的向，當等地的路線上，由此可知這迂迴路線通過㐱—洀—𣲙這條路線的北側，而這些𦬁、𣿅、𣪘都位於𣲙北。

○𣲙↓𣪘↓攸的地名𤓐、淵、㯥、𣏟、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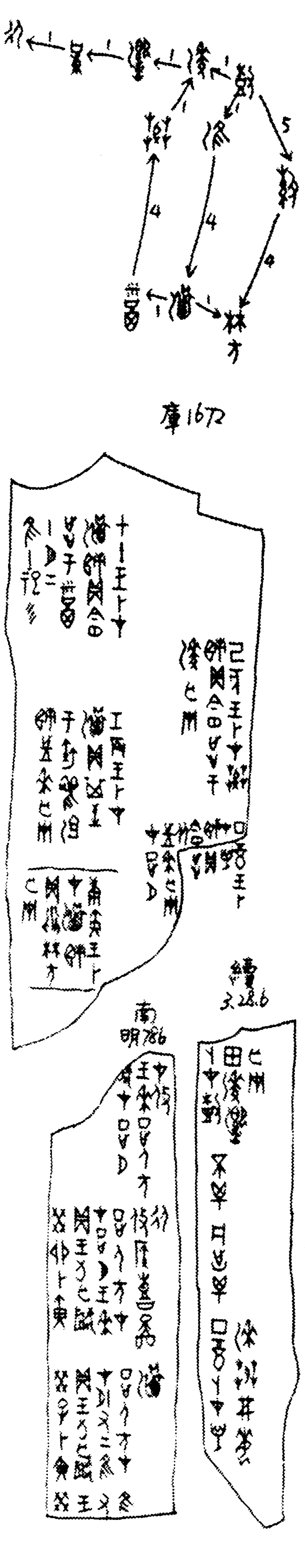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知𣲙↓攸間有右舉諸地名，到攸大約需時七日，其關係如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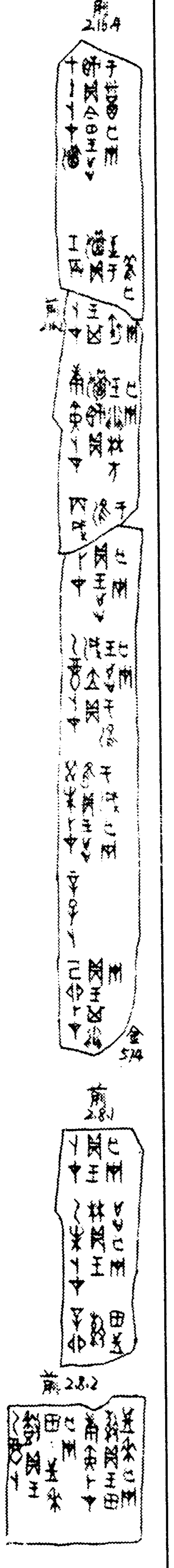

彷←洹←彷←𣏟←潑←鼓↓洛
後上12.12
續3.286
金544
南師2.252
前2.17.3
前2.12.2
前2.17.1
前2.6.2
哲庵選錄

如前所記自鼓入洛，鼓在洛北一日行程處，從這鼓地可行往來（後上12.12）、滦（前2.24）、潑（續3.286）。而續3.286片載戊子卜田來，辛卯卜田𡈼，又南師2.252片載在𡈼卜田潑，可知來、滦、潑實為同一地，位於距鼓一日行程處。來、潑可自亯（續3.286）、𡈼（南師2.252）往來，亯、𡈼如後所述屬殷東田獵之地，可知來在鼓北。金544、前2.17.3、2.17.5三片的接合片載自潑以一日行至𣏟，自𣏟以一日行至彷，然後於癸卯自彷行至洹，乙巳在洹。然而前2.16.2、2.17.1、2.17.2接合片（此片與金544片為同時卜，參征伐夷方）卻記載著癸卯在洹，可見彷、洹間只有一日行程，而至乙巳日還停留在洹。且鷹哲片載正月丙午在彷，可知正月乙巳從洹地出發，翌日丙午至於彷，其間需一日行程。從而可知自洛經鼓而至於彷的日數是七日，從洛北行七日便可到達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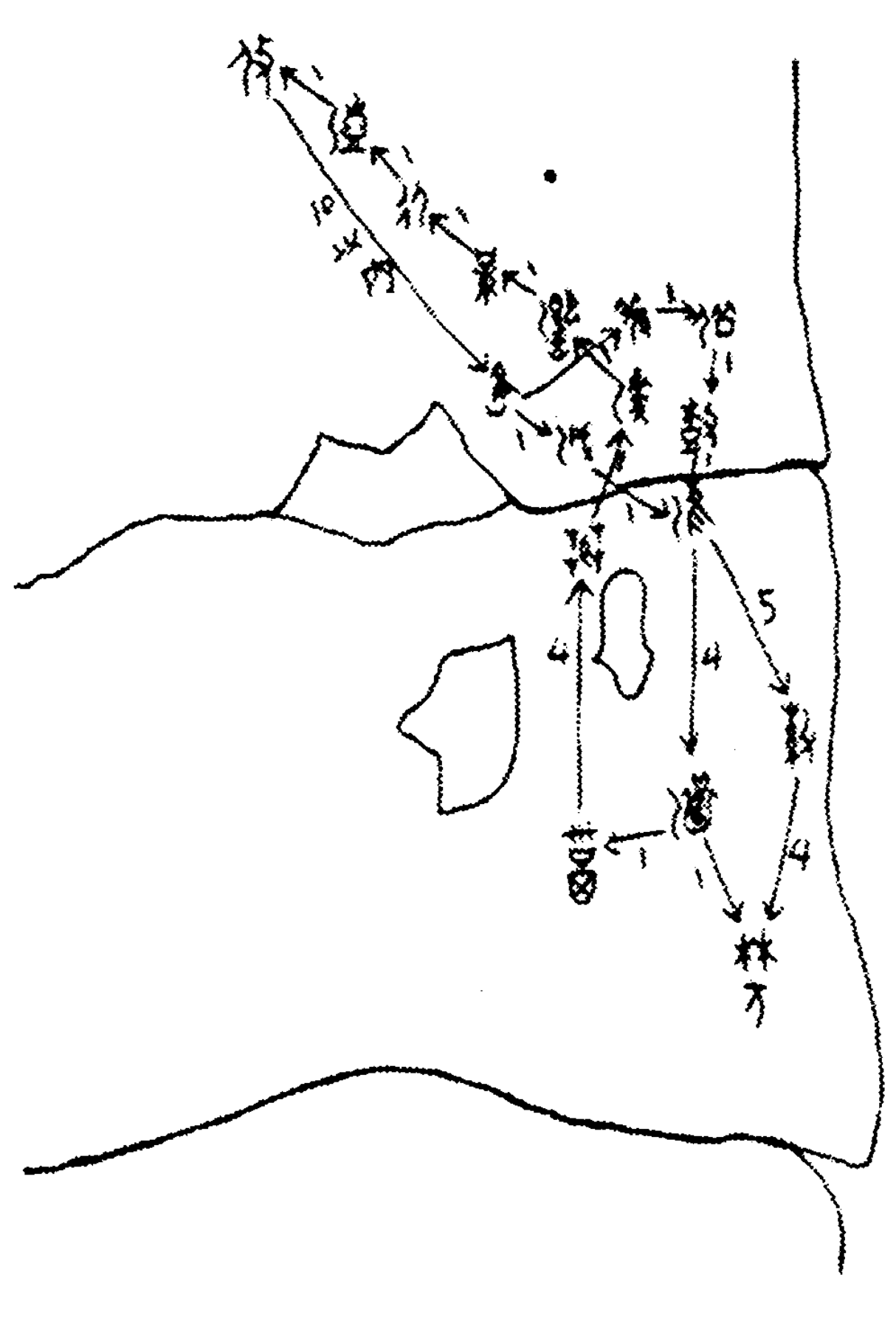
○洛↓灊↓潑的地名灊、萅、淋、林方、鼓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可得洛地以南的地名與行程日數，其關係位置如上圖所示。


庫1672
續3.286
南明786
前2.12.4


前2.16.4
金574
前2.8.2

右列前2.16.4、2.16.2、金574的接合片與庫1672片的干支一致，又庫1672片甲午在灊以下的干支月份與南明786片癸巳在灊、癸卯在彴之間的干支月份也脗合，再又續3286片上的干支及旅程也與上面情形相符，可知都屬於同時卜。前2164接合片載自洛以四日行程至灊，在灊往來於林方與萅，再從灊行往萅。庫1672片載行往萅，後五日已在淋，然後由淋行往前記洛↓鼓↓彷這路線上的潑，再從此地往潑（續3286），彴（南明786），而至於彴（南明786）。試考察一下其間的行程日數，如右所述洛↓灊間為四日行程，因甲午在灊（前2164庫1672），癸卯在彴（南明786），可知其間有九日行程，而洛↓灊↓彴間則需時十三日。因灊、彴間為九日行程，而潑、彴間如前所記有三日行程，可知灊、潑間為六日行程。而如右所述灊、淋間為五日行程（庫1672），所以淋、潑間便為一日行程。又庫1672片載從灊經萅，三日後在㞢，可知灊、萅間為一日至二日行程。因此萅、淋間便為四日或三日行程。從灊以一日行程可行至林方（前2164），而由前記的鼓以五日行程可至淋（前282），由淋以四日行程可至於林方（前2162），可見林方位於距灊一日行程、距鼓九日行程之處。如此說來，從洛經灊、萅、淋、潑至於彴需時十三日，而如前記從洛經鼓、潑以至於彴則只需時五日，可知前者是一條大迂迴的行程。試來考察一下這大迂迴究竟是在洛、潑線的那個方向？假定灊在洛北的話，那麼從自洛出發的行程日數來看，於理當然要行至比彷地更北之處，而且照理也應發現有記載灊與淮北殷東田獵地的關係之卜辭，可是這樣的例子卻一個也沒有。事實顯示了灊是地處在洛南的僻邊的。郭某以之為「安徽霍山縣東北三十里之灊城」（通纂五七四），可是從淮陰四日時間實無法到達霍山。陳夢家也不以此說為然，謂「此說恐不可靠……淮水以南……」（綜述二〇七頁）。


彷
洹
彷
潑
鼓
洛
灊
萅
淋
林方
5
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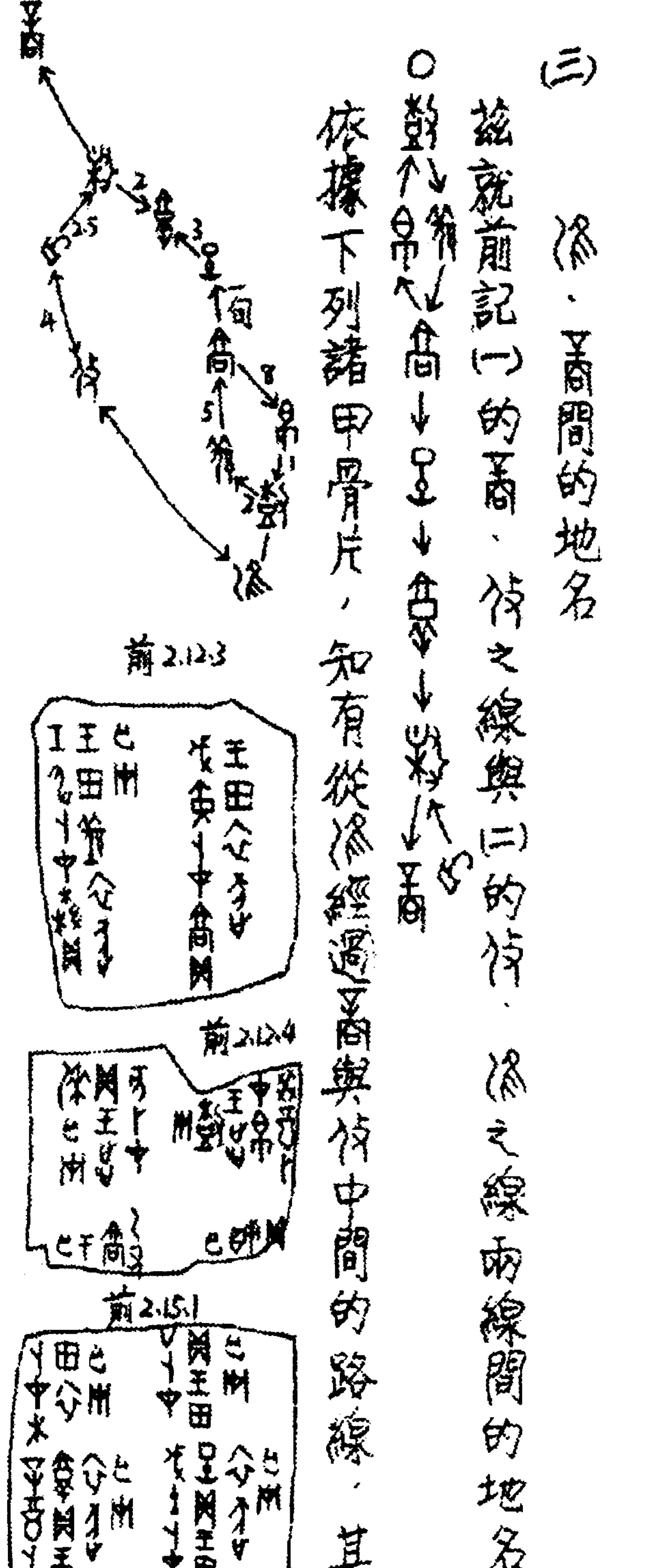
以上分別舉說彷、洛間的地名，及洛南的地名，其間的關係大致如右圖所示。

（三）洛、萬間的地名

茲就前記(一)的萬、彷之線與(二)的彷、洛之線兩線間的地名來加以考察。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知有從洛經過萬與彷中間的路線，其路線如上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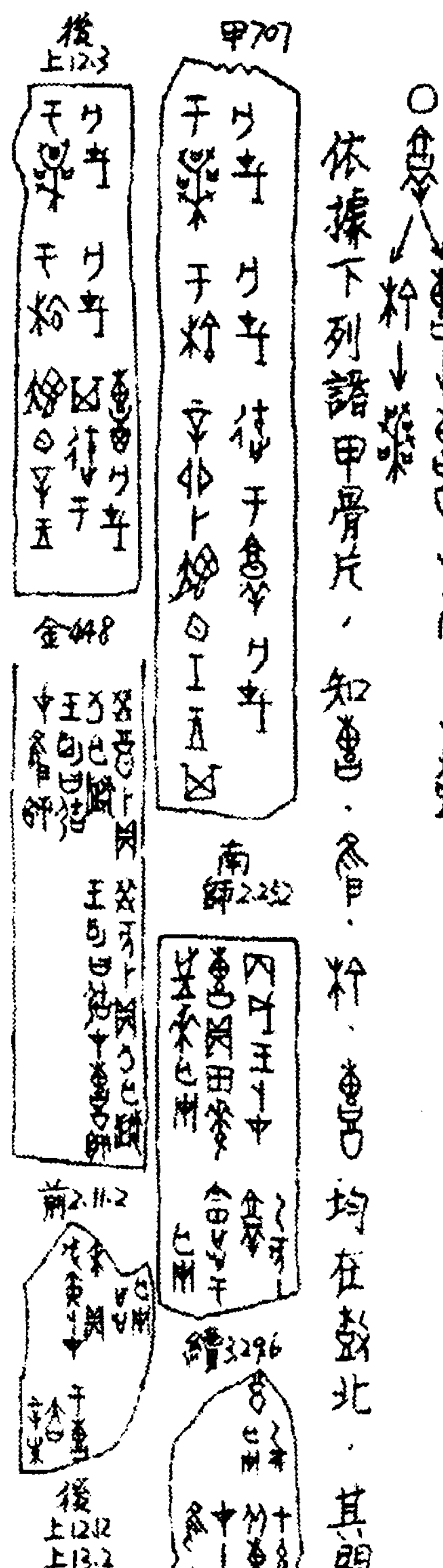
○鼓↑帛↖彷↓高↓呈↓亯↓𣪠↖𠃊↓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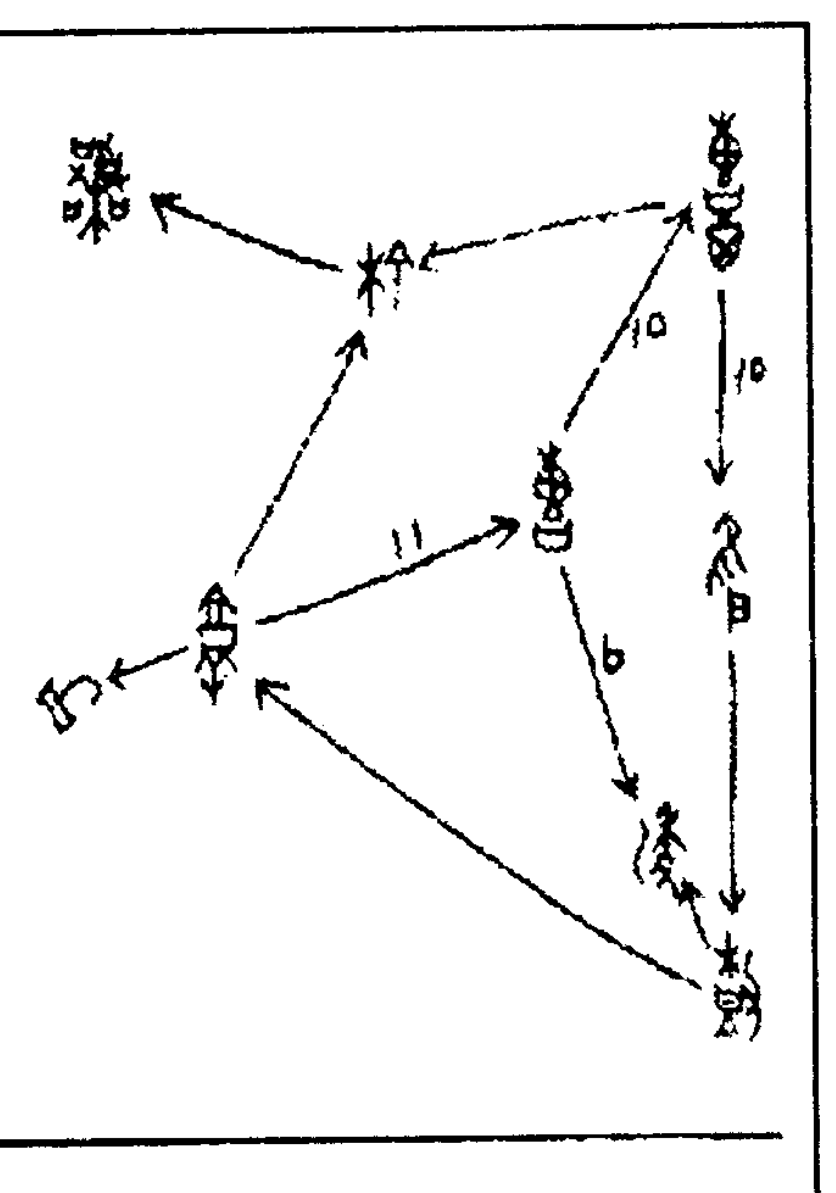

萬
𣪠
亯
呈
高
帛
彷
鼓
洛
𠃊
2
2.5
3
4
5
8
前2.12.3
前2.12.4
前2.15.1
明449
續3.307
佚987

如前所記鼓西北二日行程處有彷地（又作彷（前二·一五·三）、彷（前二·三五·四）），依據右舉的前2123片所載，則距彷大約五日行程處有高地。前2124片載高一（八日）↓帛一（二日）↓鼓之行程需時九日，可知高位於距鼓七日至九日、距彷五日、距帛八日行程的西北位置。距高十日行程處有呈，距呈三日行程處有亯（前2151），而明449片上亯、𣪠的關係，以卜夕甲骨片的通例來說，則右側之辭的卜日在左側之辭的二日後（文字左行的場合則與此相反。右舉的前二·三五·二片上的亯與𣪠間便是如此），所以亯、𣪠間當有二日行程。從𣪠進入大邑萬（佚987），又因從𠃊至𣪠往返需時五日（續3.307），可知𣪠位於萬與𠃊的東方。從而可知亯位於𣪠的東方。胡厚宣以為亯「在殷之東或東南」（殷代之農業四一葉），其說確當。以上的地名，其關係如右圖所示，為殷代田獵地域最南的界限。

○亯↗杵↓𤞷
　↘𡈼↓𡈼↓𠂤↓鼓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知𡈼、𠂤、杵、𡈼均在鼓北，其關係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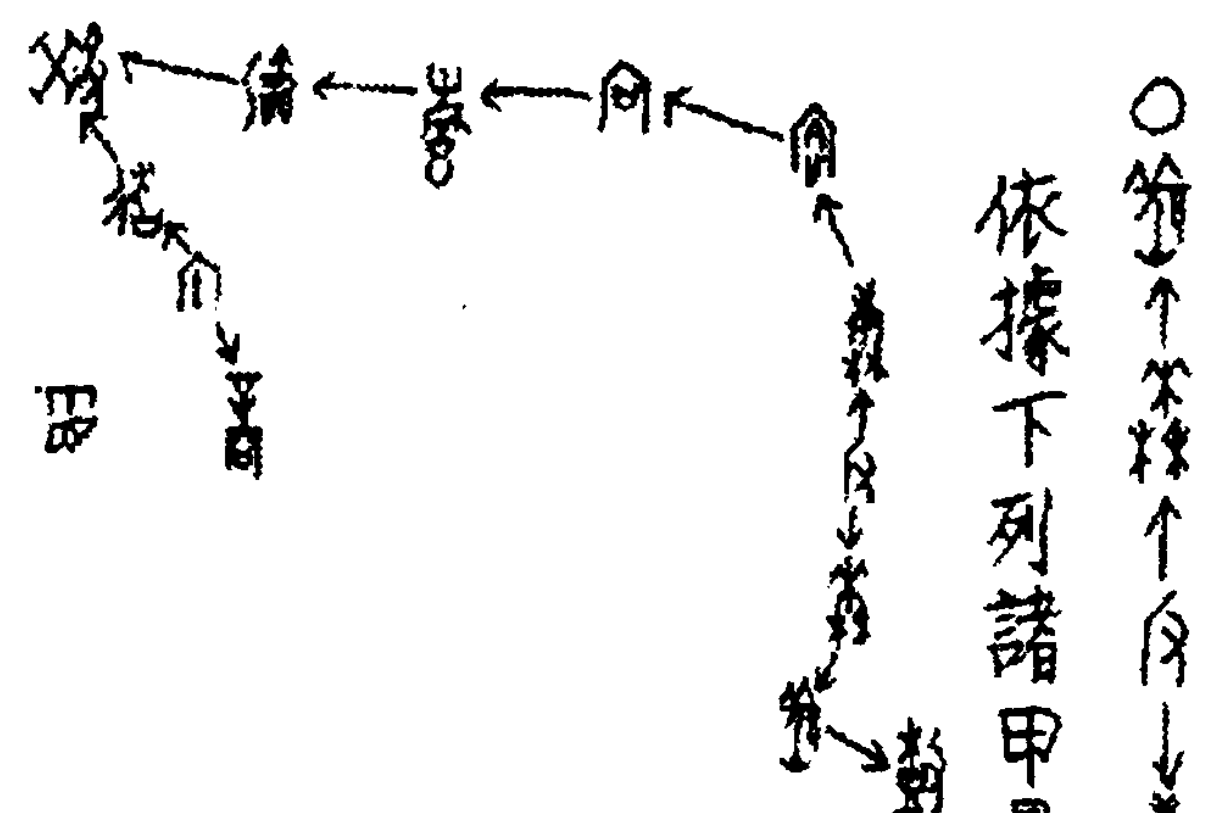

甲707
後上12.3
金448
南師2.252
續3.296
上12.12
上13.2
卜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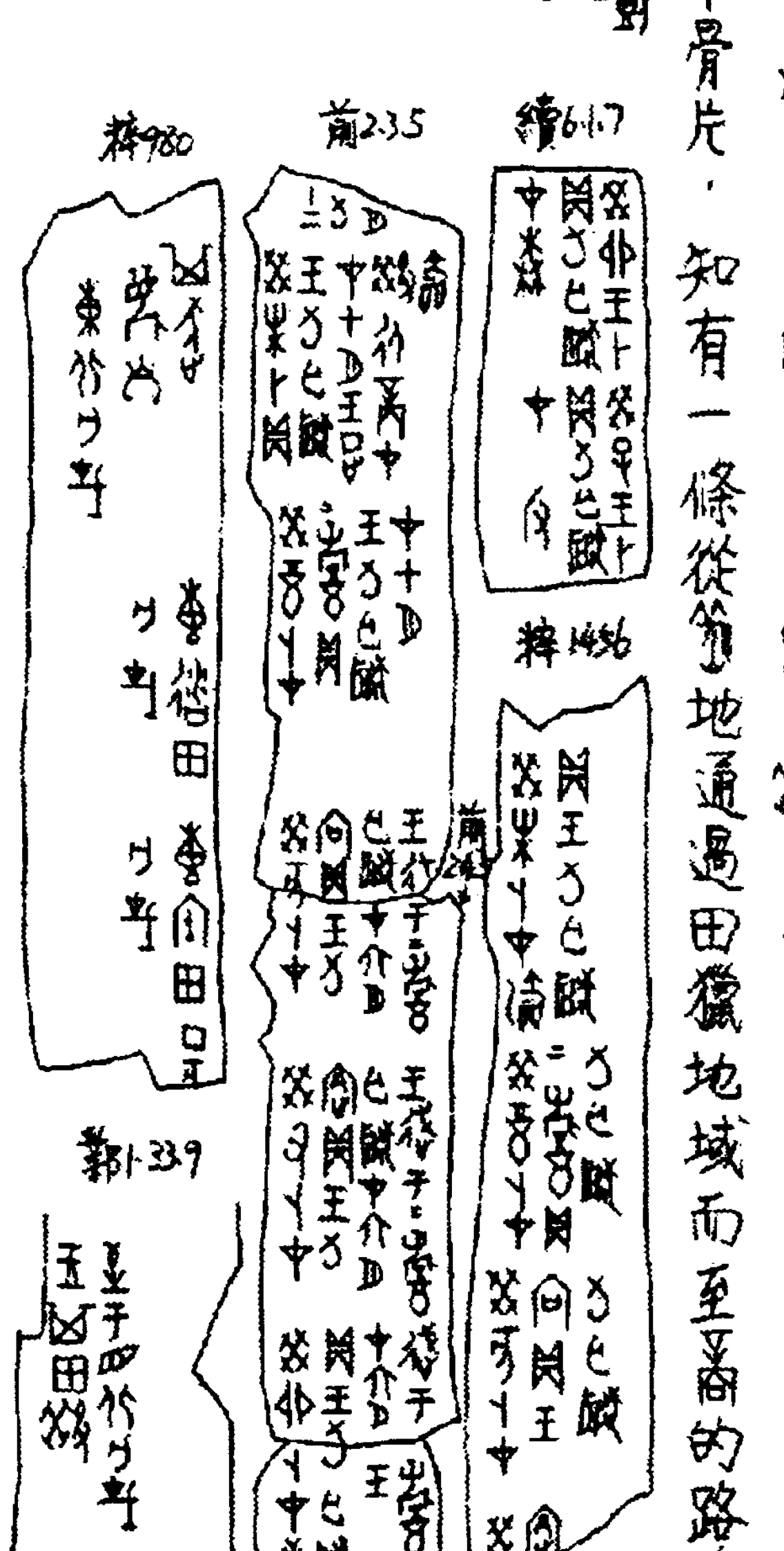

𡈼
𤞷
杵
𠂤
亯
𡈼
潑
鼓
𠃊
10
10
11
6

如前所記亯地位於鼓、𠃊線上，右舉的甲907片載自亯經杵而至前記的𤞷地，因𤞷為萬北之地，可知這條路線是自亯北行的。又南師2252片載自亯出發，十一日後在𡈼，再從𡈼行至於潑。𡈼、潑間的行程日數，從前2112片自亯往𡈼，七日後而至於來（即潑）的記載，可知大約是六、七日的行程。從而可知𡈼的位置在距亯十一日、距潑六七日行程之處。依據這行程日數可以知道亯、潑位在北方而稍稍偏東的位置。卜川片載在𡈼的前句在𡈼地，而後上12.3片所載從𡈼行往杵、𤞷的𡈼地位於杵的東方，又因在𡈼的次句在𠂤（前？），而𠂤位於距鼓六日行程之處（後上12.12），所以𡈼地當位於由鼓經𠂤有十數日行程的北方。由此可知𡈼是在杵的東方、𡈼的北方一句以內行程、及鼓的北方十數日行程的位置上。以上的地名，其關係位置如右圖所示。

○𢀛↑森↑𠂢↓𠦪↓𠆢↓向↓營↓𢒈↓𡚬↓甾↓𠆢↓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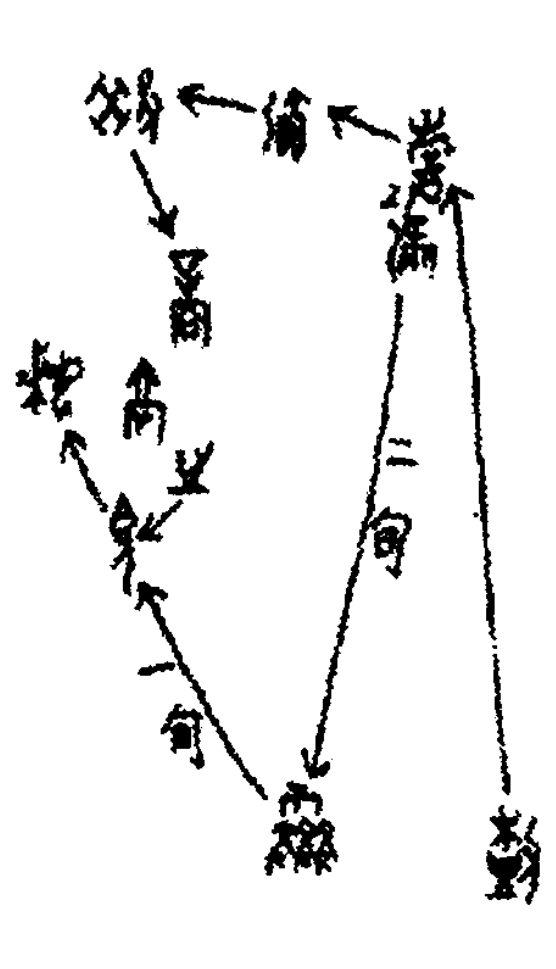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知有一條從𢀛地通過田獵地域而至萬的路線。此線如圖所示。




續6.1.7
前2.3.5
粹980
粹1456
續1.33.9
續3.31.6
前2.4.1
後上13.7
前2.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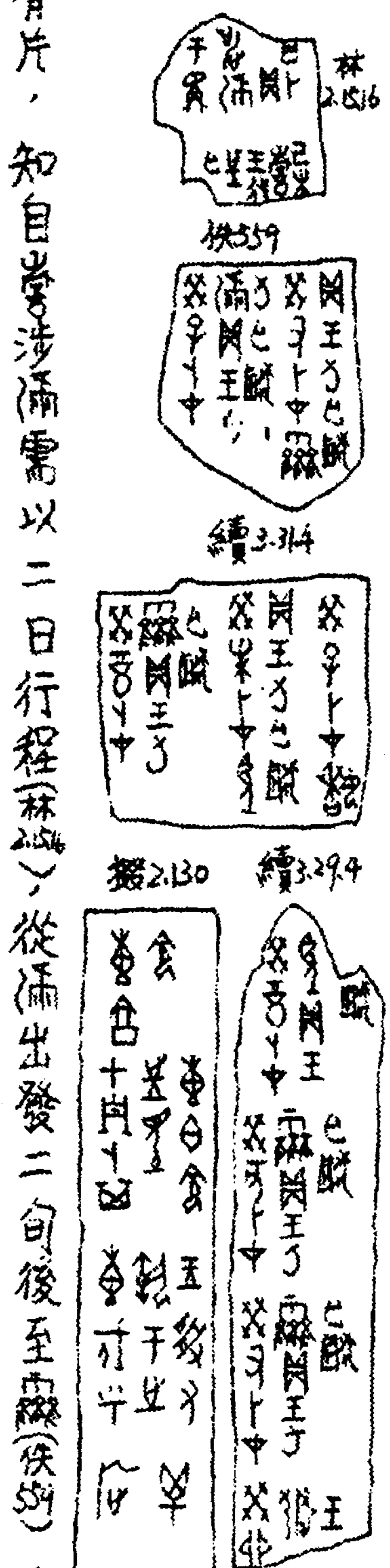
右舉的續617片載自𠂢行至森，前2123片載自森行至𢀛，前2.35、2.45、2.41接合片載自𠂢行至𠦪，再由𠦪至向，由向至營，由營至𢒈，由𢒈行至𡚬、萬，其間大約需時兩個月。而𡚬、萬間尚有甾、𠆢兩地。後上13.7片載自𠆢行至𡚬，粹980片載自𠆢行至甾，續1339片載自甾行於𡚬，可知甾、𠆢是𡚬、萬附近之地。𡚬，陳夢家以為「近於沁陽」（綜述二六〇頁），可是春秋載有「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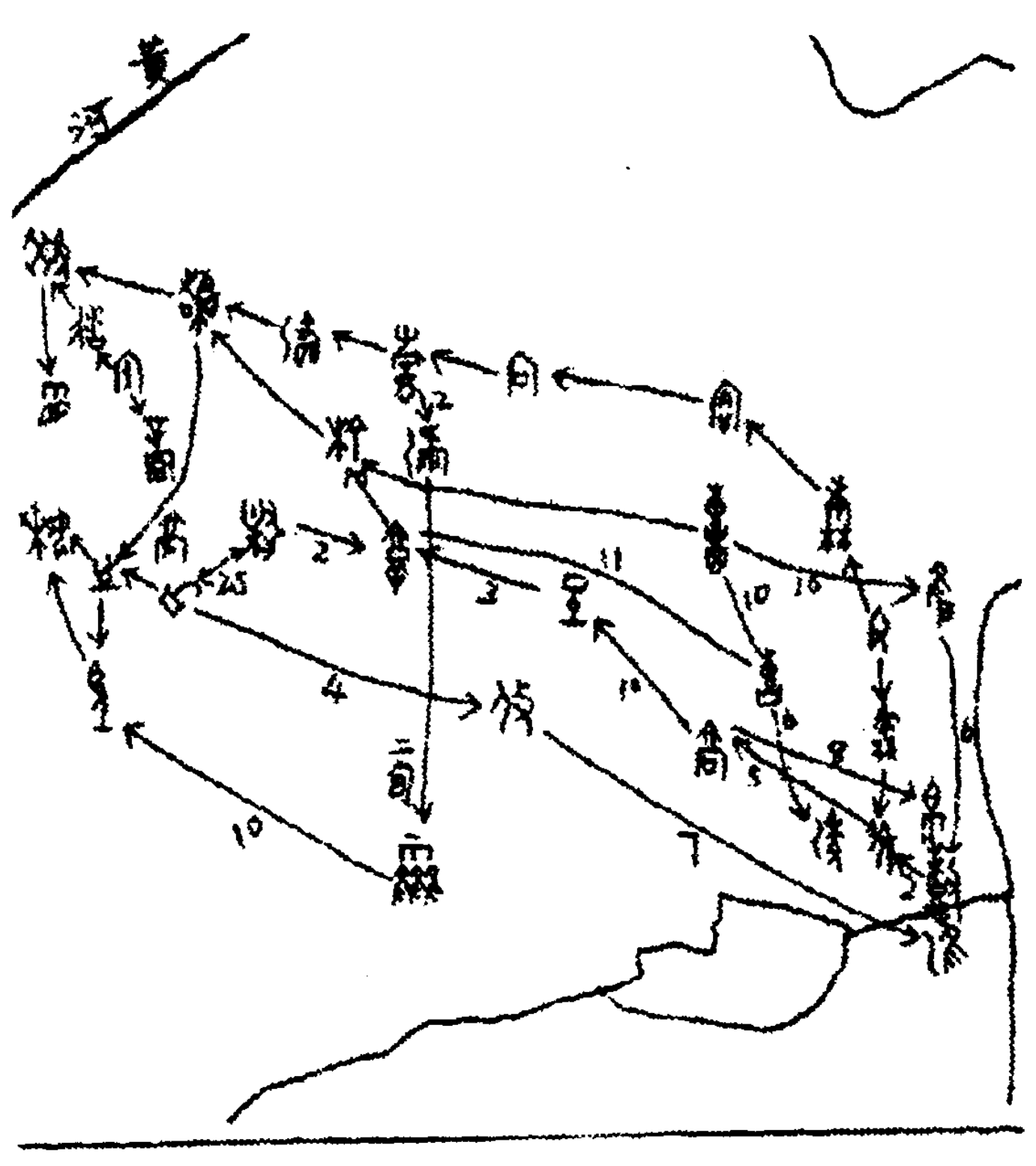
(僖公九年)之事，葵邱在歸德府考城縣附近　近於商邑。姚既在商邑附近，所以姚即葵邱。鄴1.39片載自姚至於四北，續3.36片載自品經潘而行至淮，因姚與淮如右所述都是商附近之地，可見四、品也在商的附近。而如前所記商的附近有品地，所以商附近的四、品、四當為同一地。由卜自姚行至四北之事，知姚在四北，亦即位於商北，這事實可為姚即葵邱的旁証。又向地郭某以為「在今河南濟源縣南」(通釋六四)，即孟津對岸附近，可是如右所述潘→向→姚→商的路線是自淮陰附近經過殷東的田獵地域而入於商邑的，可見向位於商之東，以為在商西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另有一條自前記的亳經過淮、㙯、𠂤而到達前述商附近的𣂔的路線。

○亳↓淮↓㙯↓𠂤↓𣂔


林2.15.16
佚559
續3.31.4
續3.29.4
掇2.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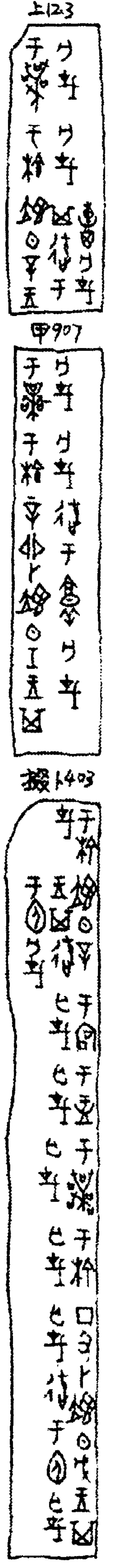
依據右列諸甲骨片，知自亳涉淮需以二日行程(林2.5.4)，從淮出發二旬後至㙯(佚559)，自㙯出發一旬後在𠂤，又一旬後至𣂔(續3.31.4)。如前所述𣂔的東方有㞢地，掇2.130載自㞢行於𠂤(𠂤的異文)，由此可知𠂤在㞢的附近。

如以上所舉述，知從淮陰至商邑附近的路線，有從𣂔經潘、向、𢍰、姚而至𠂤的一線；有從這中途的𢍰北行至𣪊，或行至𠄞、𠄞，再從𠄞南下經𣪘而至於𣂔的一線；有從𣂔通過潘、𠂤、𡂀、向、亳、淮、𣪊、姚、𣃔、𠂤等田獵地域而入於商的一線；以及從這中途的亳經過淮、㙯、𠂤而至於商西𣃔的一線。這些地名的位置雖然還需要更詳細的研討，然其相互關係位置大致便如上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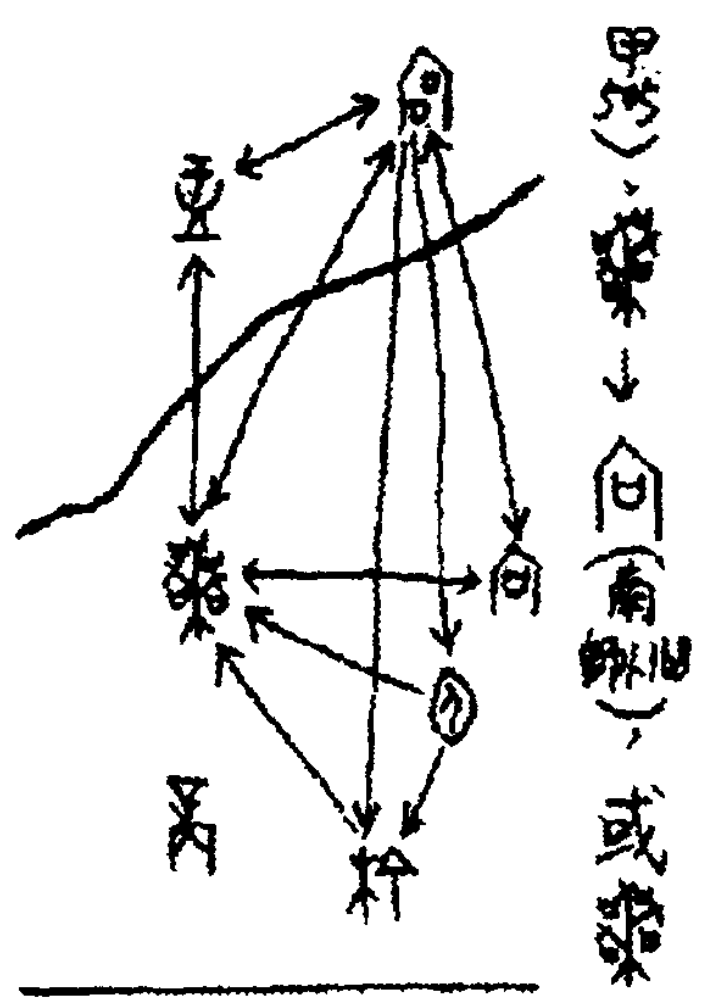
第二項　殷東地域的地名

殷東之地為田獵地域，前記的𣂔、𢍰、潘線為其南限，其中心地區為𣪊、杵、向，如下所述的向、𢀛則為其北限。以下即就殷東的地名來加以考察。

○杵、𣪊、𢀛、向、𠂤、向


後上12.3
甲907
掇1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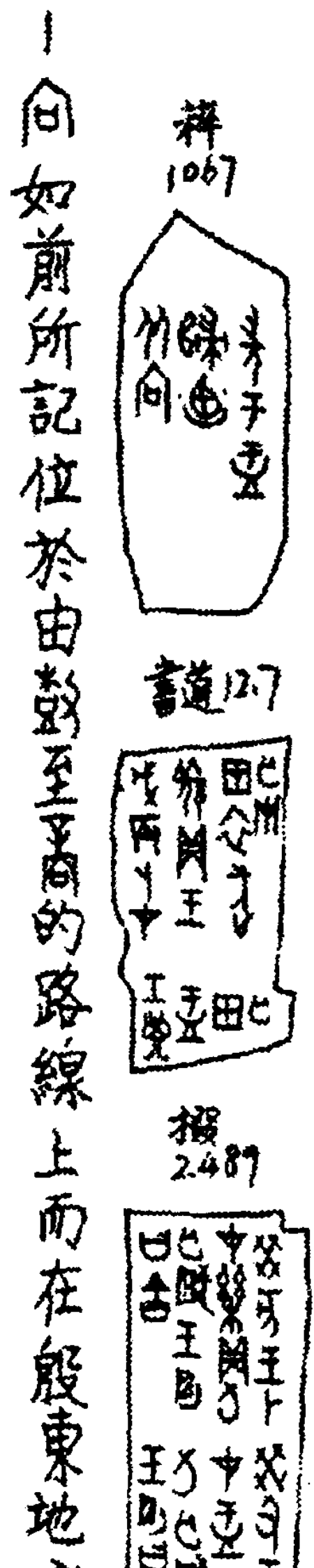
田獵卜辭中，記載自杵行至𣪊(後上12.3 甲907 掇1403)、自𣪊行至𢀛(掇1403 拾6.2 甲837)、自𢀛行至向(掇1403 甲445 537 767)的例子極多，這杵、𣪊、𢀛、向等地實為田獵地域的據點。與這情形相反的，也有向↓𢀛(甲500)、𢀛↓𣪊(佚800)、𠄞(甲[illegible])、𣪊↓向(南師1148)、或𣪊↓向(粹1018)、向↓𣪊(粹1013 1021)、𣪊↓向(南師1148)、向↓𣪊(金742)、向↓向(甲506 南師1148)的走法。此外不經𢀛而自𣪊直接往返於向(粹1018 1013)、或自𣪊經向以行至向(南師1148 粹976)、或自向直接行至向(南師1148 甲506)、或自𢀛經向行至杵再至𣪊(甲907)等等例子也都有。從這些行程看來，可知這些地方並不在一條線上，而是散佈於四方。



杵—如前所記此地位於自𡉚及𠄞至𣪊的路線上(後上13.3 甲907)，可知其位置在𣪊的東南。

向—𣪊已如前述位於商北四日行程處，而杵如右所述是在𣪊的東南，所以從杵行往𣪊的方向是北行的。從而可知右舉的掇1403片所載自杵經𣪊行往𢀛以至於向的方向便是北行的了。𣪊、𢀛兩地與他地關聯的記載極多，向地與之比起來則顯得少多了。因此可以推想𣪊、𢀛當位於田獵地域的中心，而向則在其北限。地當𣪊的北方，以宮為名之地，則有冀州西南的南宮縣，該縣西北有南宮舊城，向大概就是指的這一帶地方。

𢀛—下舉的粹1061片載「从向歸迺先于𢀛」，可知𢀛與向不在同一方向。而如前所記的例子如自𣪊行至向是經𢀛而行的話，那麼其位置大致便在殷都東北。書道127載𢀛與淮陰附近的𢍰地間需要十六日行程，又掇489片載位於商北三日行程的𠂤地與𢀛間需一旬以內的行程，可知𢀛大致是位於向、𣪊間的殷東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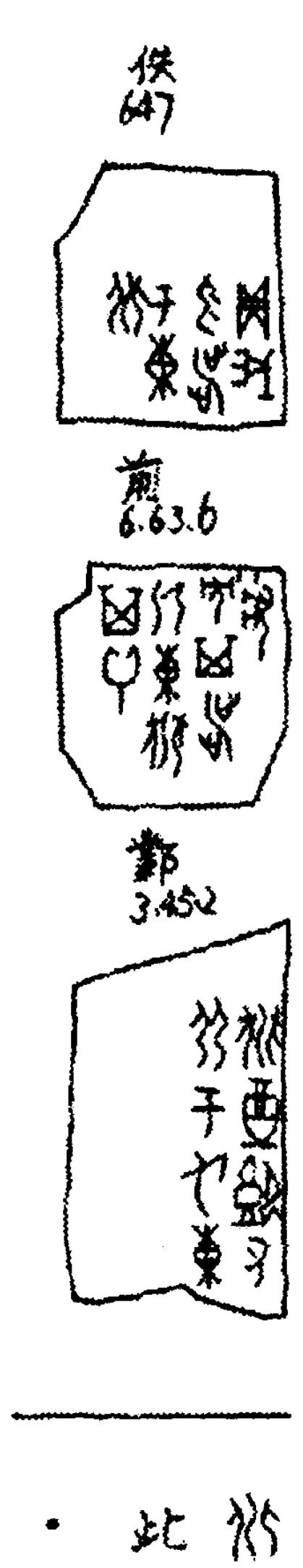

粹1067
書道12.7
掇2.487

向—向如前所記位於由𣂔至商的路線上而在殷東地方，且向與他地的關聯以由向行至𣪊的例子為最多(前2.35 遺677 金742 粹1016 寧1.397 南師1114 京4493)，行至向的例子次之(粹976 南師1148 甲506)，而行至𢀛地的例子則一片也沒有，可想此地距𣪊最近，距𢀛地最遠，大致便位於泰山的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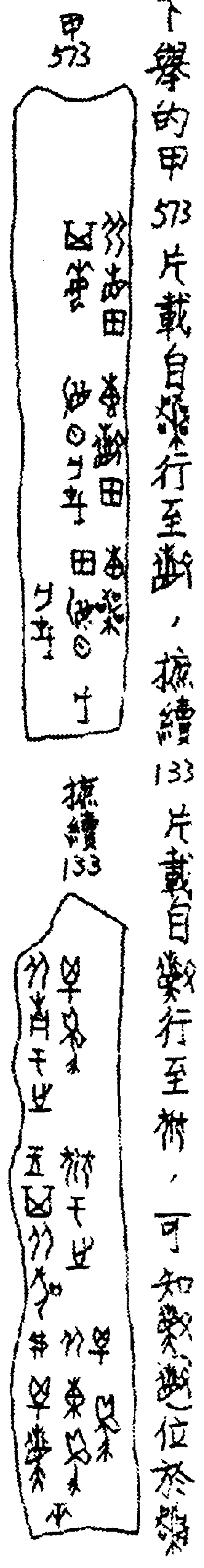
𠂤—此地有𠂤↓𣪊(粹1020)、𠂤↓杵(掇1403 寧1.402)、向↓𠂤(京4425)之例，與𣪊、杵、向間有所往來，可是與𢀛往來的例子卻一個也不見，情形與向相同，可想此地大概位在向、杵間。

如右所述𣪊與杵、向、𢀛、向、𠂤間的關聯位置便如前圖所述。

○𣏟、𡉚、𣦵、㴭、𣥕、路、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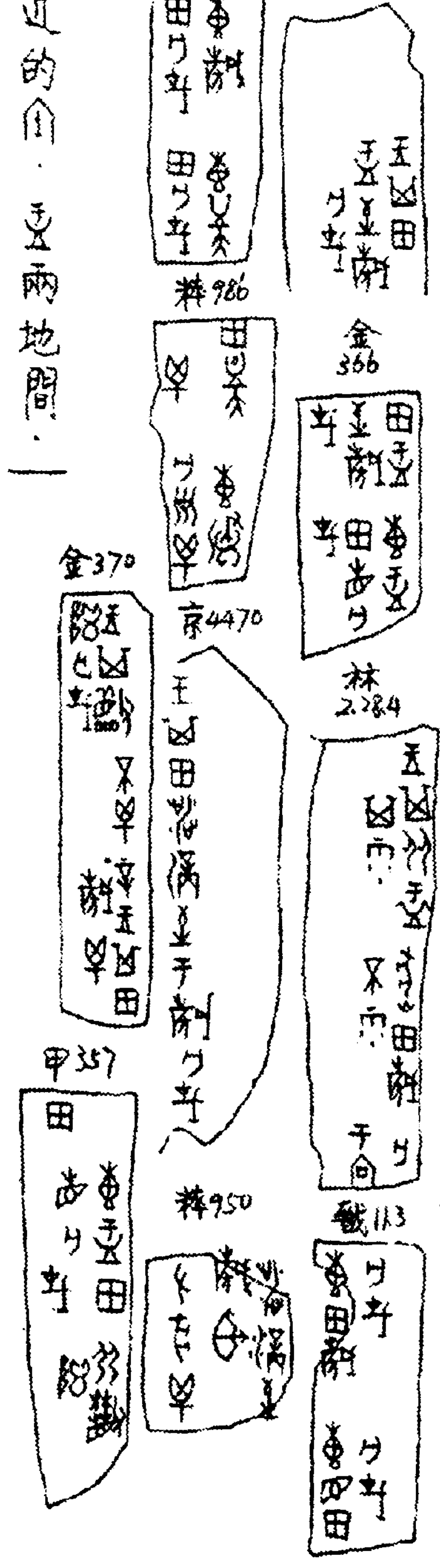

佚647
前6.63.6
鄴3.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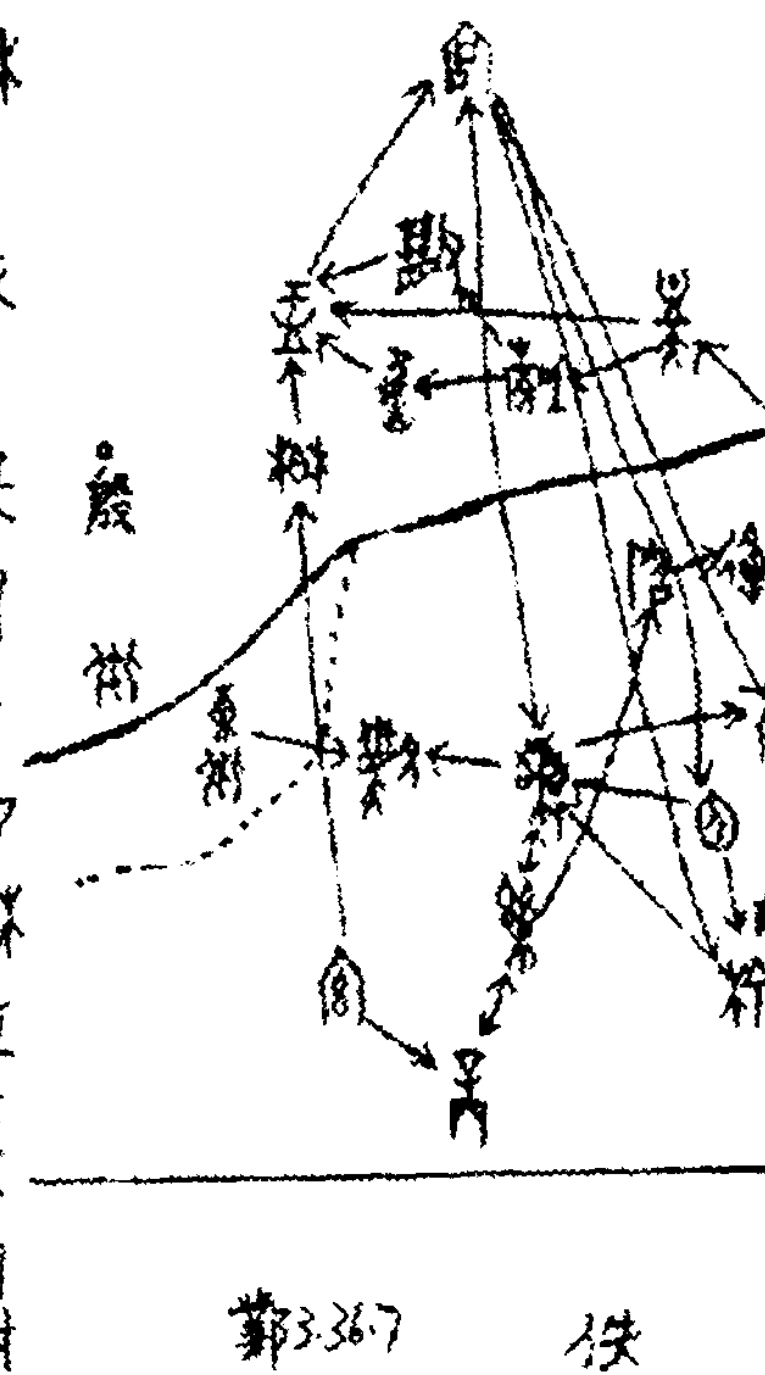
𣏟—𣏟又被稱作東𣏟(前6.63.6 後上24.5 佚647)，南𣏟(續1.53.3 5.9.3 粹1286 甲633 3919 京4855)。「東𣏟」的用例如下所舉例片被用如「我勿涉于東𣏟」、「𢀛方其涉汙東𣏟其𢀛」、「从于汙東𣏟真即又」，如此，東𣏟是涉汙(即黃河)之地，可知當位於黃河之東。又「南𣏟」是為了與東𣏟有所區別而有的稱呼，其所以稱「南」是因為此地在殷都之南之故，而𣏟這地名从木从北，當是取木北之地的意思。因此這南𣏟便是東隔黃河而接於東𣏟，北有殷都，南臨黃河之地，位當後世的「邶」地。據此可想知殷代的黃河當通過輝縣府汲縣南，而將邶地分為東𣏟與南𣏟。


甲573
掇續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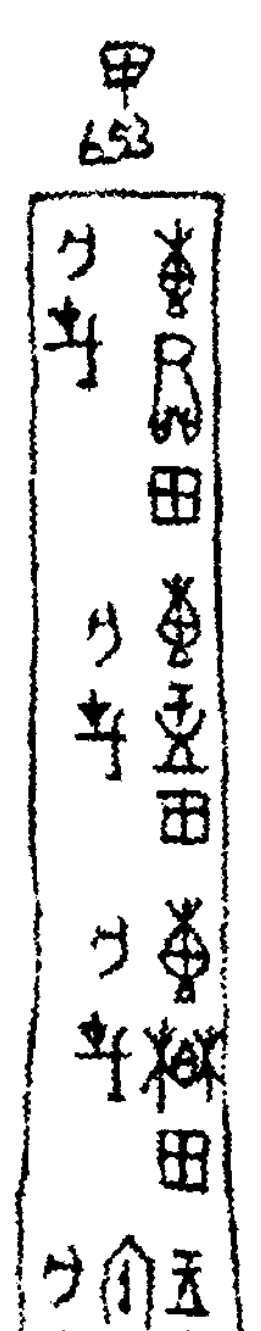
𡉚—下舉的甲573片載自𣪊行至𡉚，據續1.33片載自𡉚行至𣏟，可知𡉚位於𣪊、𣏟間。

𣦵—下舉諸甲骨片載自𢀛(佚442 金366)、向(林2.284)、四(四戩3.1)、𡆥(鄴3.36.7)等地行至𣦵。此中的𡆥在粹986片所載是從如下所述臨淄附近的㴭行至該地的，可見其地位於東邊，也就可知𣦵在𢀛的東方，而位於向、四、𡆥、𢀛等地的中央。𣦵的附近有𣥕(京4470 粹950)，由𣦵至𢀛的路線有從𣦵往𣥕路(金370)、由𣦵路至𢀛(甲557)的道路，以及從𣦵經𣥕而至於𢀛的道路(林2.284)。


佚442
鄴3.36.7
粹986
金366
金370
京4470
林2.284
甲357
粹950
戩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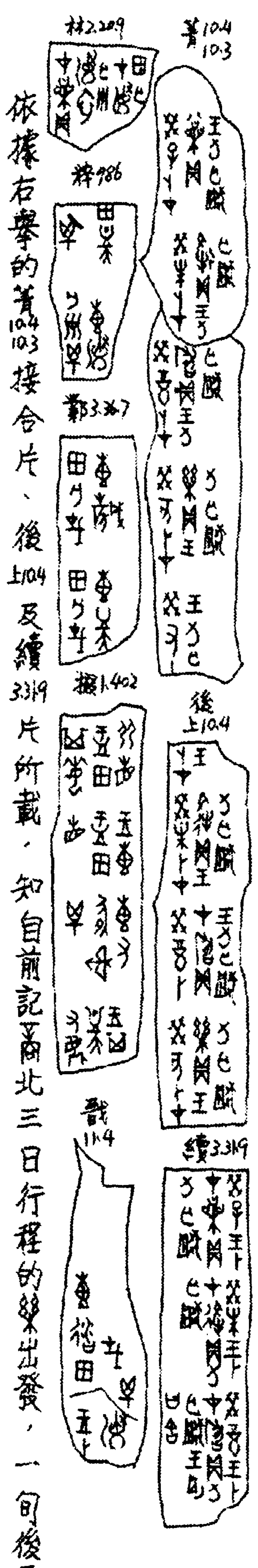


𣏟—依下舉例片知𣏟位在𢀛附近的向、𢀛兩地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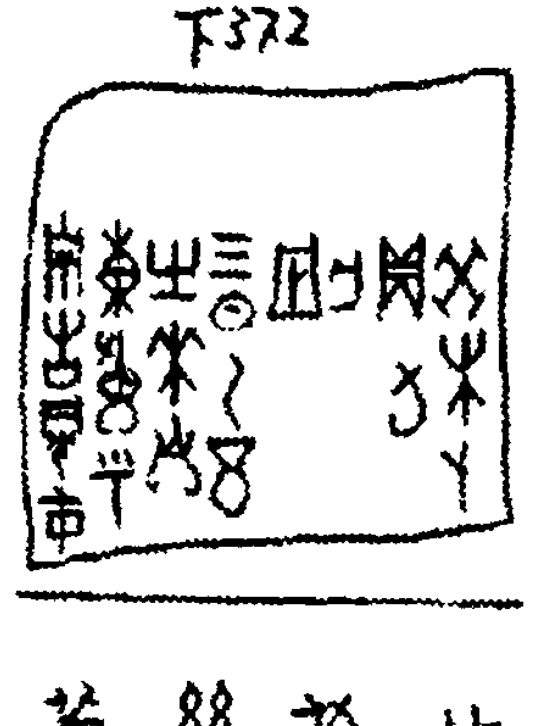

甲653

○㴭、𢓊、𣥕、㴭、𡆥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知右邊地名都是臨淄附近的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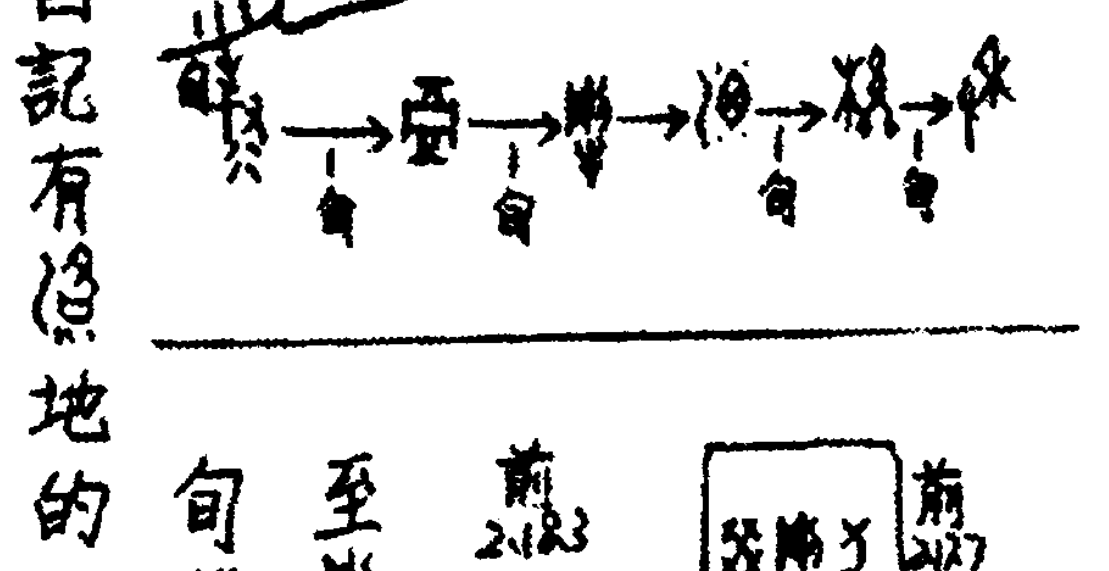

菁10.4 10.3
林2.209
粹986
鄴3.36.7
掇1.402
後上10.4
戩11.4
續3.31.9

依據右舉的菁10.4 10.3接合片、後上10.4及續3.31.9片所載，知自前記商北三日行程的𠂤地出發，一旬後至㴭；從㴭出發，一旬後至𢓊；從𢓊出發，一旬後至𣥕。且可從𣥕行至㴭(林2.209)、從㴭行至𡆥(粹986)及𢓊(戩11.4)。因為有自𡆥行至前記的𣦵(鄴3.36.7)及𢀛(掇1.402)兩地的記載，可見𡆥位於㴭與𣦵、𢀛間。下舉後下37.2片所載「三日乙酉有來自東𡆥乎𢀛告𢀛」與「五日丁酉允有來𡆥自西𠂤𢀛告曰…」(菁2)同一文例，據


後下3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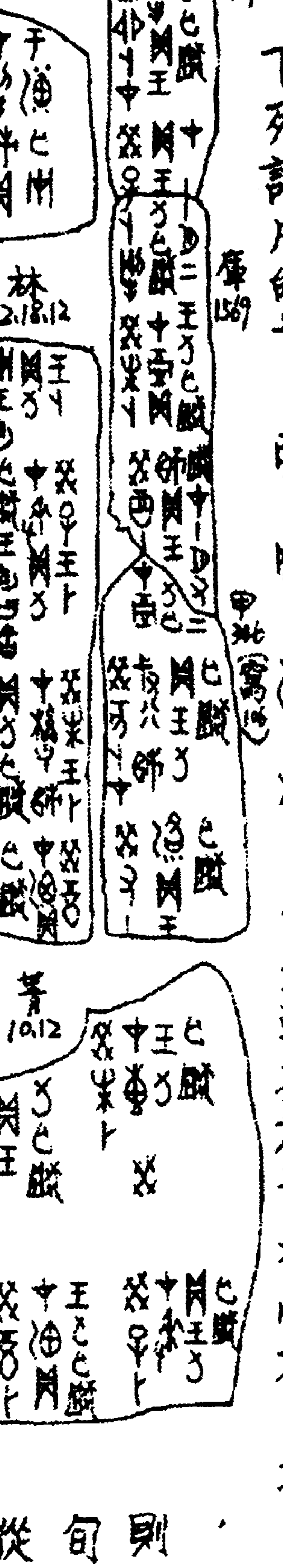
此則與在𠂤𢀛的封地之西(後下37.2)同樣地可解作在𡆥乎𢀛的封地之東。這便是㴭位於東方的明證。這條由㴭經𡆥、𣦵而達殷北的𢀛地其路線是由東向西的。㴭、王國維釋作「潅」(補遺)，董作賓氏認為「潅水在齊臨淄附近」(禹貢半月刊六之三 東畫與潅)。而𢓊則林泰輔釋作「逢」，並

引左傳晏子答齊侯語「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逢伯陵因之（杜注：逢伯陵，殷諸侯），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昭公）為證，認為臨淄在殷代是逢伯陵的封地，所以𢓊就是臨淄（支那上代之研究）。如右所述從商附近的𤲡至𢓊，大約需時二旬，而位於𤲡東方兩旬行程的𢓊適在臨淄附近，可知以𢓊為臨淄，及以為𤲡在臨淄附近的說法是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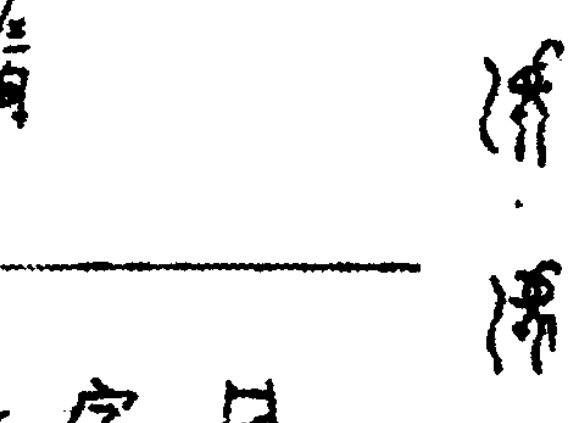


第三項　河南的地名

下列諸片的𢀛、亞、𢀜、洀、𣏌、𣏈是連接於黃河南岸之地。依據這些記載，知從洀一旬後則至於𢀛。其次旬至亞（甲346續存下794）。從亞一旬後則行至𢀜（庫1569）。從𢀜可至洀（前2.12.3）。從洀一旬後則至𣏌。其次旬至於𣏈（林2.18.12）。再從𣏈五旬後而至前記的𤲡地（菁10.12）。



因記有洀地的甲骨片僅存有二片，所以與他地的關聯不能得其詳。然此字的字體與說文的洛一字，而說文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从水各聲」，又因從𣏈五旬後可到達東南地域的𤲡，可知這條路線是從渭水西北方的洛水附近沿黃河東行，以達於東南之𤲡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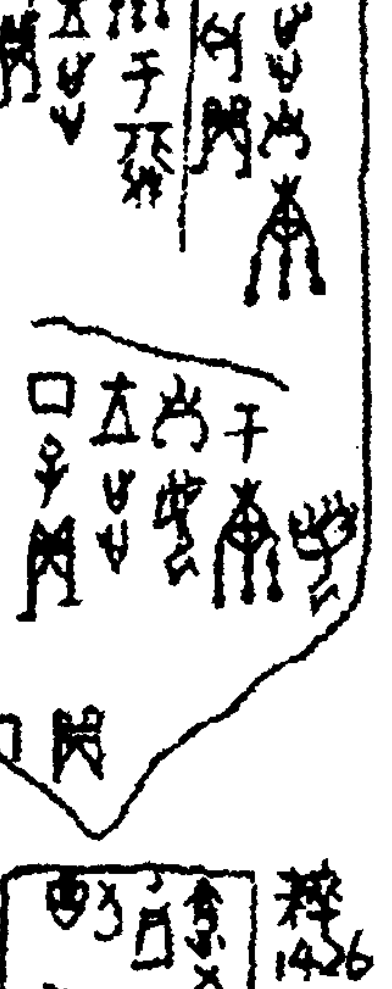
第四項　殷西地域的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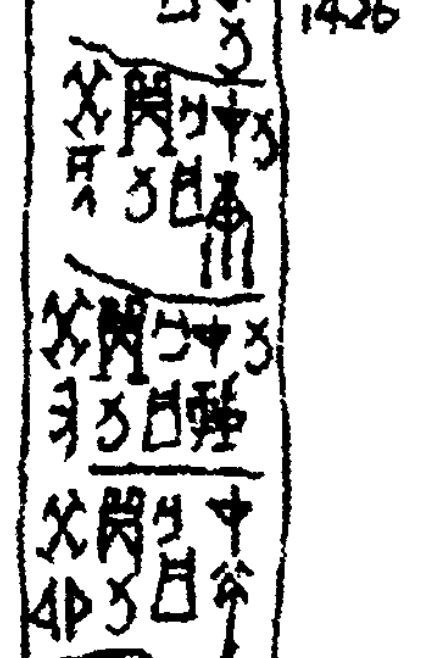
○犽、沭、𣵀、商、𨌲、屰、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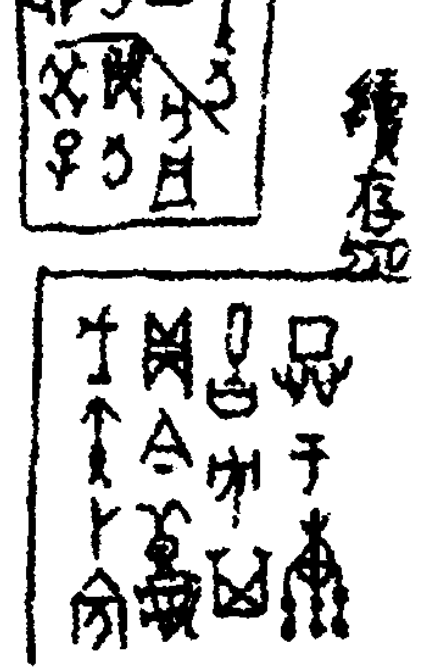
卜辭地名中有犽、𤞷（續3.30.10　前2.10.4），其用例舉例來說被用如「貞犽日」（下35）與「貞𤞷日」（後下33.8），「東犽」（拾1.20）與「東𤞷」（佚57），「犽咎」（粹1165）與「𤞷咎」（粹1155）等，可知兩者是一字或通假字。前記的沭又作𣲡（前6.63.6）、𣵀（佚926），犽與𣵀相差的只是一個从水一個不从水，且沭附近有沭（續3.30.5），犽附近也有沭（續3.30.10），而此兩者是一字，可知𣵀、犽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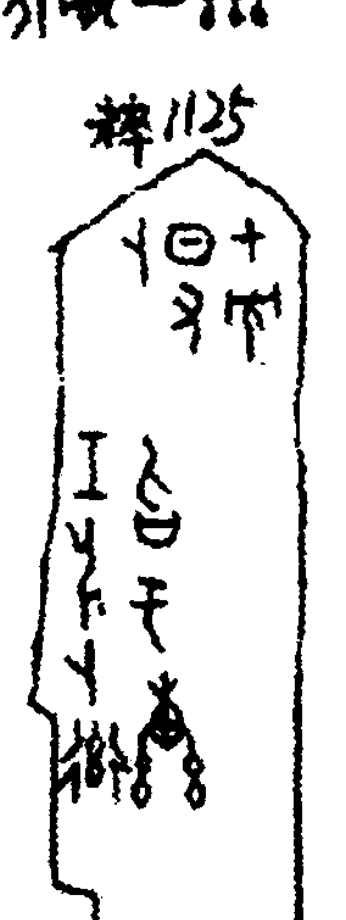
地，就是「邶」。犽，王襄謂「犽古北字，即邶之省」（簠釋地五）的以為即邶地。其說妥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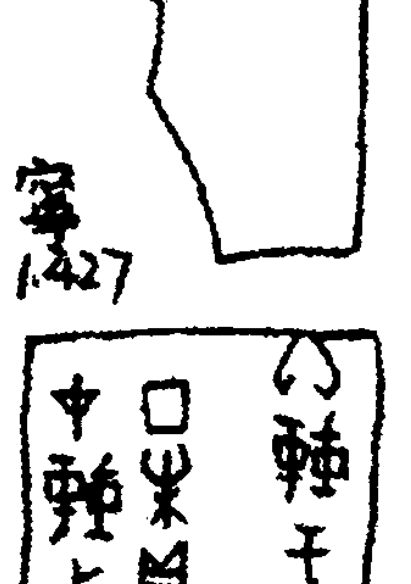
下舉的甲骨片載從商行至犽（摭續164）。又以屰—（旬）↓𨌲—（旬）↓商—（旬）↓𠫯的方向前進（粹1426），因此可知從商有行往殷都南的沭地之路線，以及行往殷北的𠫯地之路線。如後所述𢀛方乃是一個從西北或西方入侵殷邊境的方國，依據下舉的續存550片記載，商、𨌲兩地都在前往𢀛方的路線上，因𢀛方（召方）被相信就是周代召公奭的采地召城（陝西雍東）附近之地，所以商、𨌲兩地也當位於殷西的河曲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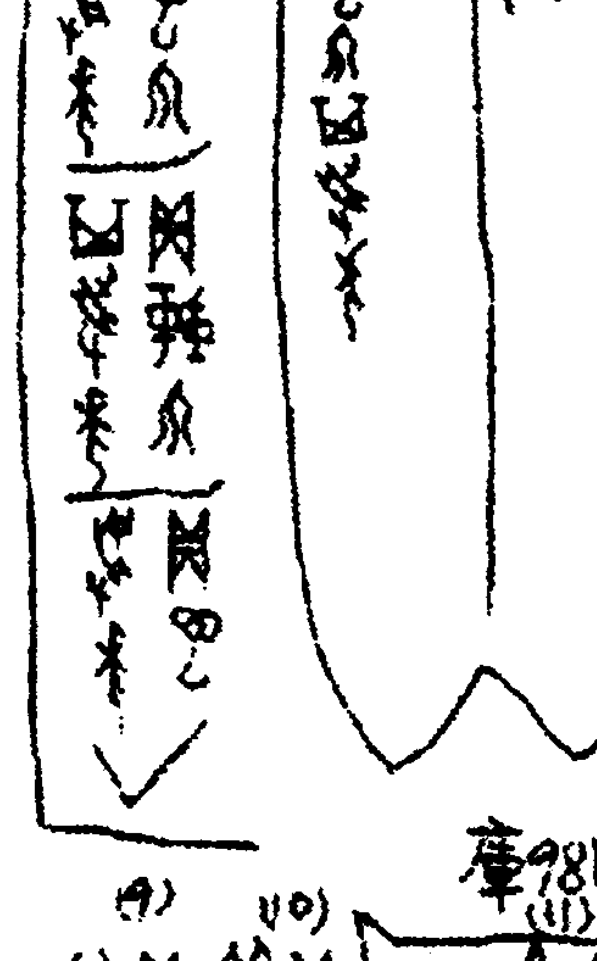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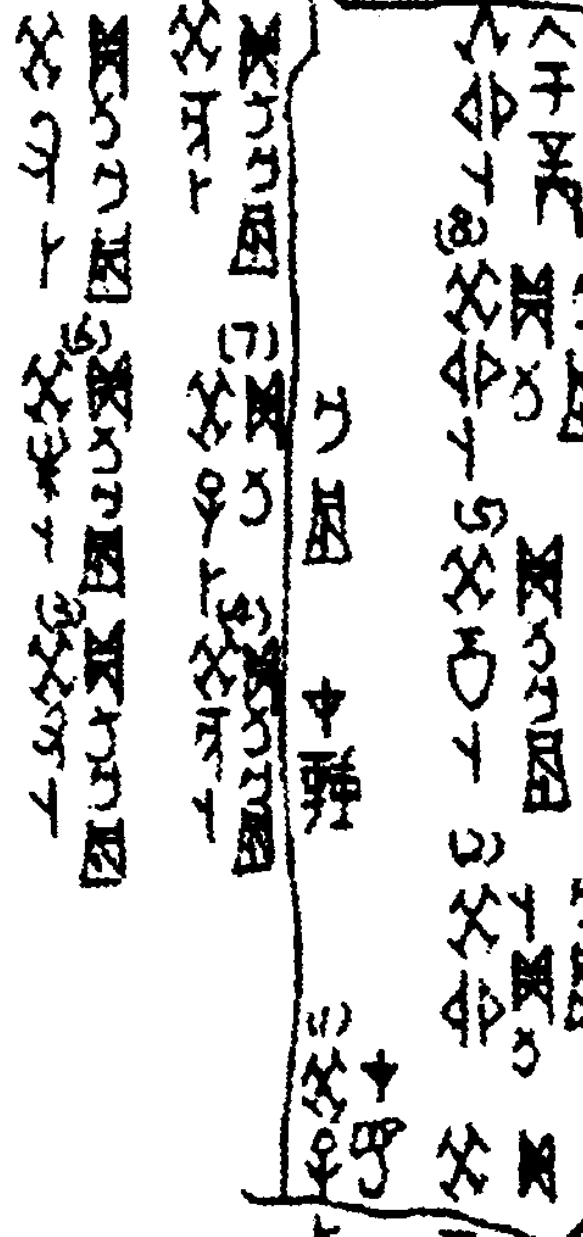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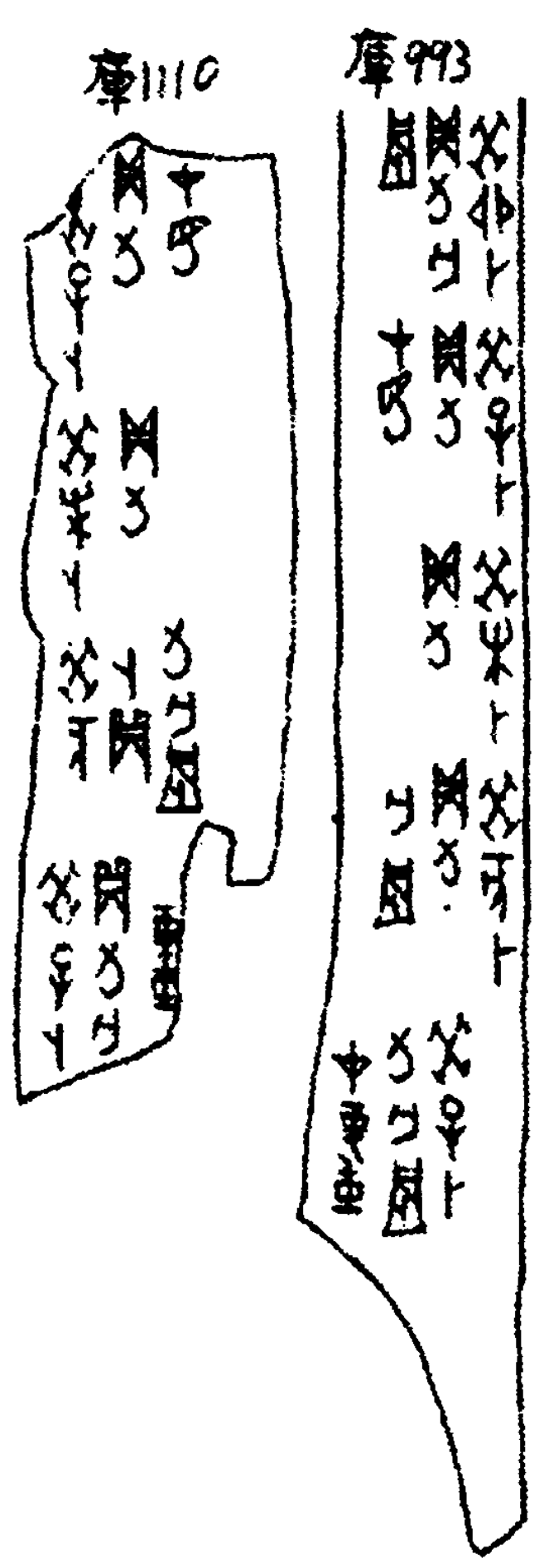




依據下列諸甲骨片，則知𨌲與𢀛兩地相近。乙4518 6422片中兩者對貞，又依據下舉的庫981片，則知𢀛、𨌲間有三旬行程；依據庫993、庫1110片則為六旬行程。也就是說庫993 1110兩片所載從𨌲至𢀛需時六旬。可是試將庫981片的闕文加以補足的話，則其情形如下。據此則癸巳在𢀛、癸亥在𨌲，因此其間只需三旬。更且七旬後的癸卯入於丙，則從𢀛到丙，其間需時十旬。







𢀛，孫詒讓謂「說文虫部蜀，葵中虫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省虫，于字例得通」的以為是說文的蜀（舉例九），葉玉森（集釋二.四）、商承祚（類編十三.三）、郭某（粹釋二七五）均從之。可是陳夢家則以為是說文的「旬」，為後世的荀國，在山西省新絳縣附近（綜述二九五）。又胡厚宣謂「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殷代之農業二四三葉）的以為是殷東之地。如右所述𨌲、𢀛間因為三旬以內的行程，可見𢀛的位置不是在巴蜀之蜀。又因𨌲、𢀛兩地對稱，顯然的𢀛也不是殷東之地。如下所舉，殷嘗敦

後上19.7　□卜，㱿貞，王𢦏𢀛于𢀛。二月（明2330　粹1165　續1521 5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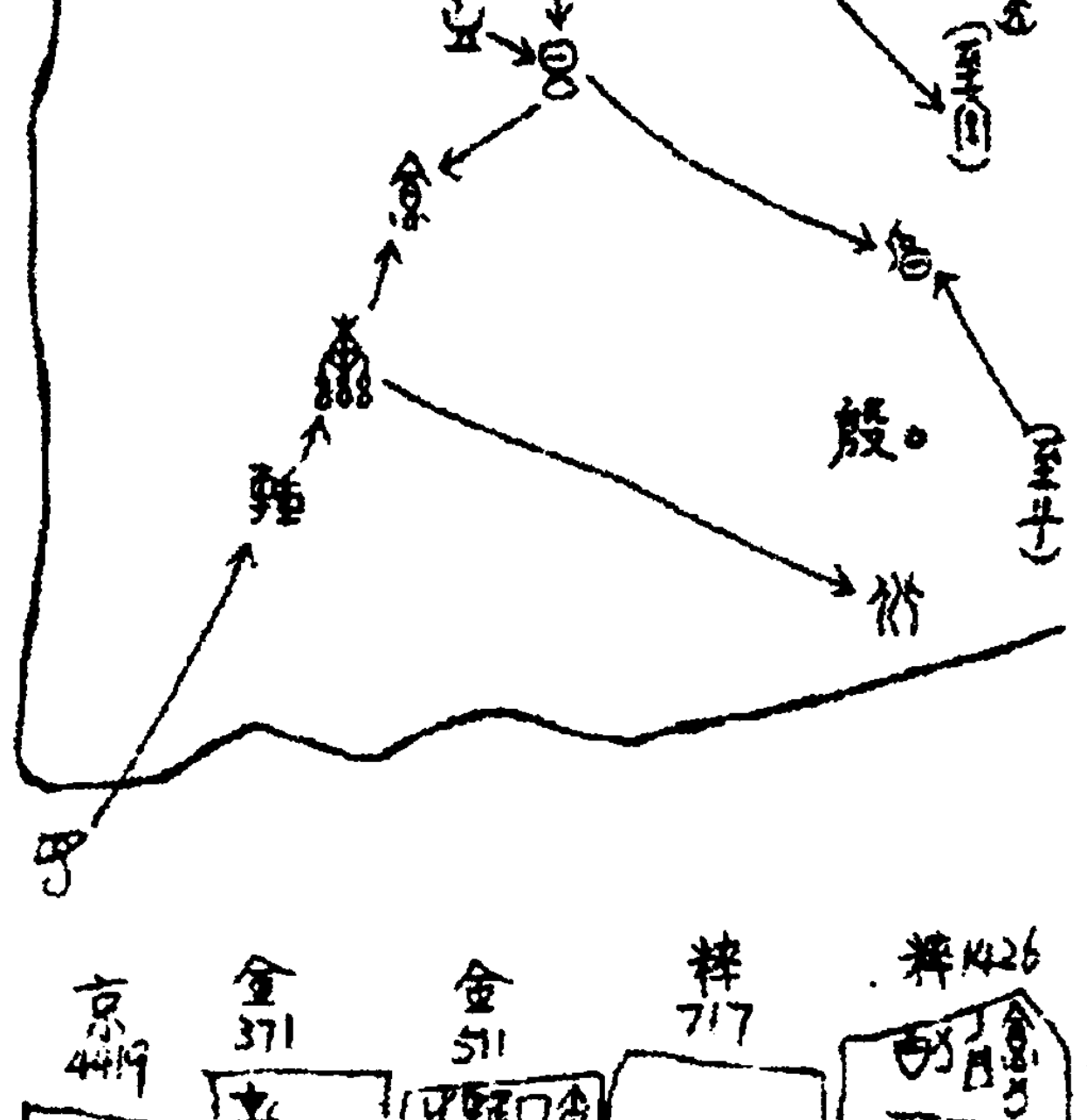
乙2108　癸未卜，內貞，𢀛方出𢀛（乙6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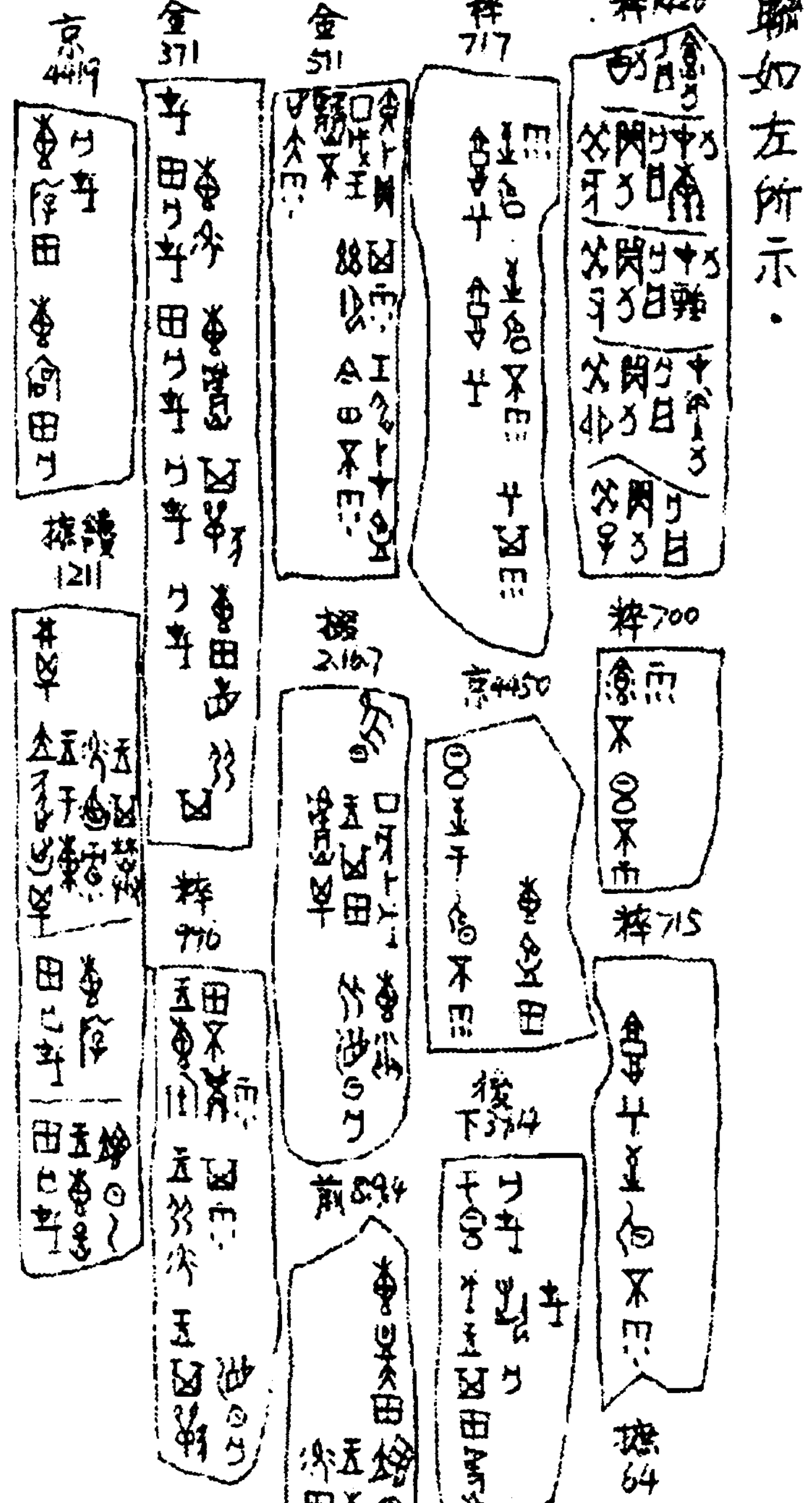
乙5765　王卜，㱿貞，𢀛方出𢀛（乙905 5761 5790 7981）

伐𢀛於𢀛，而𢀛屬𢀛方（郭某謂作𢀛方，通纂五三三），𢀛方曾建城郭於𢀛、𢀛，陳夢家以為是禹貢的冀州，即今山西省河津縣，而將𢀛釋作陶，以為即今永濟縣（蒲州府城）。如右所說陳氏以𢀛在新絳縣，可是𢀛實不在河曲，推想可能是在其附近。

○𠫯、㠯、吕、𥁕、火、沭、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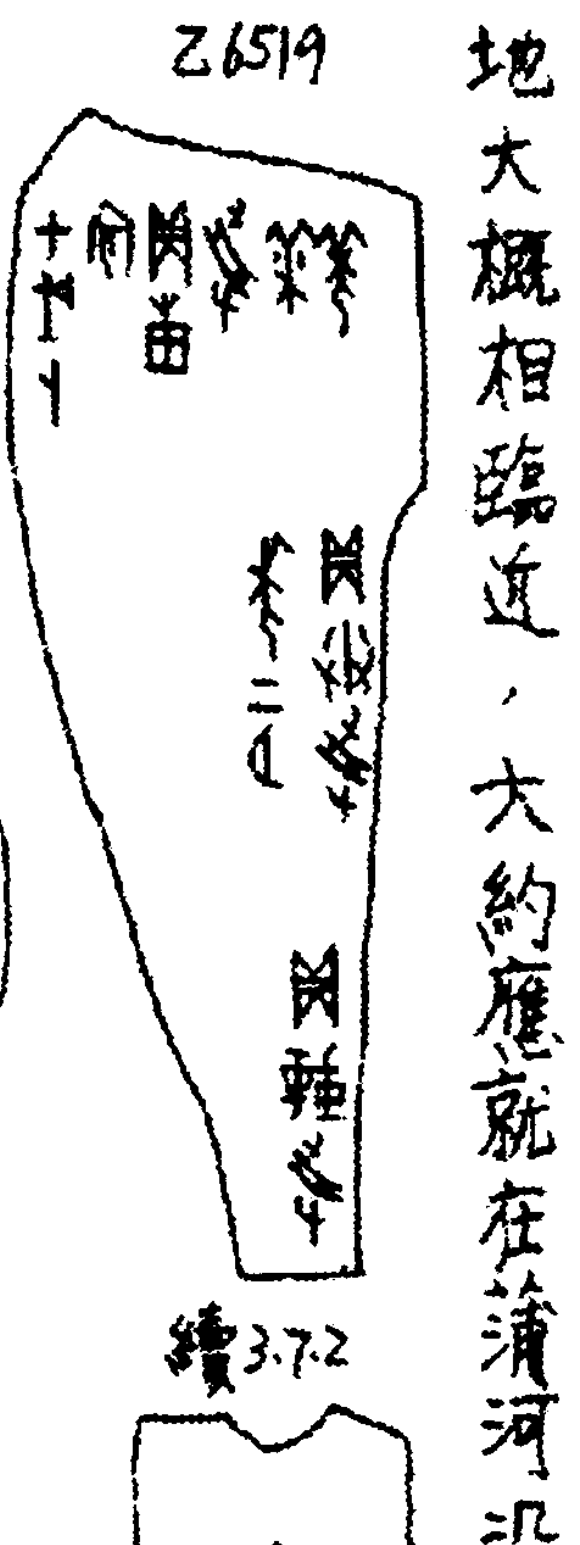
如前所記商在西方，而斗在東方。自商一旬後可至𠫯（粹700），且亦可從吕至𠫯（京4450）。另一方面則是從斗至𠫯（粹717），且亦可從吕至𠫯（京4450）。從而知吕位於從商來則經𠫯可至、從斗來則經𠫯可至的位置上。這吕有載自㠯（京4450）、𥁕（後下37.4）兩地至者，且因從㠯亦有行於𥁕地的（金511），可知吕、㠯、𥁕位於三個不同的方位上。𥁕有自沭而至的記載（摭2167），而沭地則例如「貞沭出𢀛方出𢀛于沭」（續1.50）所載，是個有受𢀛方侵略之虞的地方。又例如「貞吕出吕出𢀛于沭」（前5.30）所載，是個可探知𢀛方動靜的地方，可知沭離吕不遠，因此大致應位於西方邊境。所以很顯然的𥁕也當在西北，而𠫯、吕亦位於西方。從𥁕有可行至火者（金371），這火可至殷東的𠫯（粹716），又火也有從屰而至的記載（京4419 續存下12），而因屰有從𠫯而至的記載（京4419 摭續64），可知火地位於經由屰地而通過殷北的𠫯地的位置上，大致便在殷都之北。以上諸地相互的關聯如左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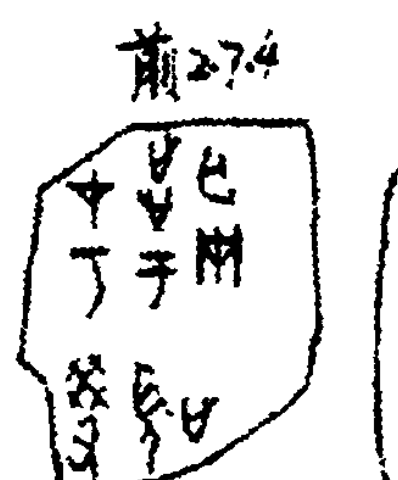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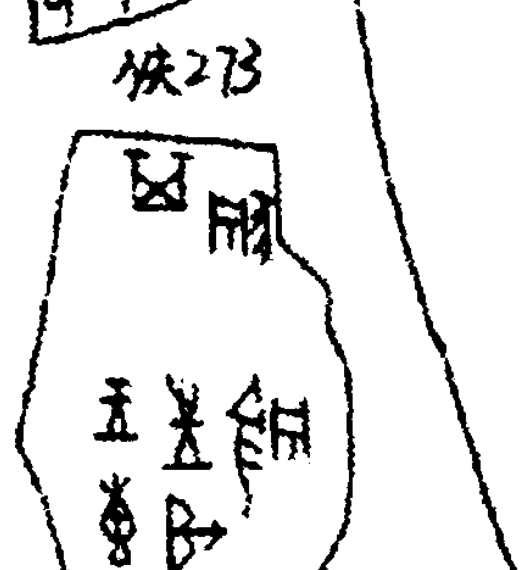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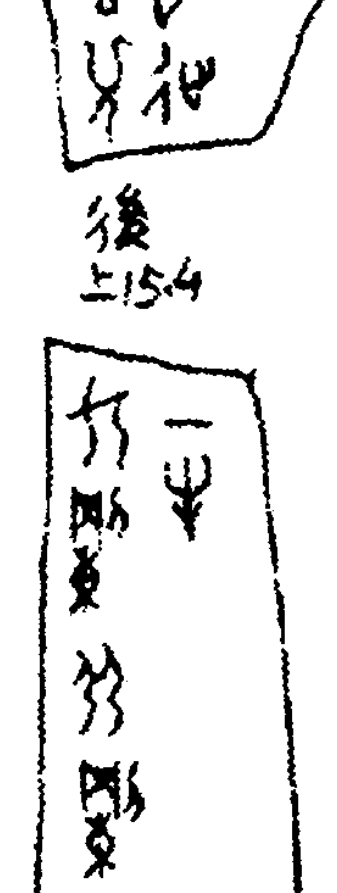
○由、鏝、𢀛、𢀛、丁、母、𢀛、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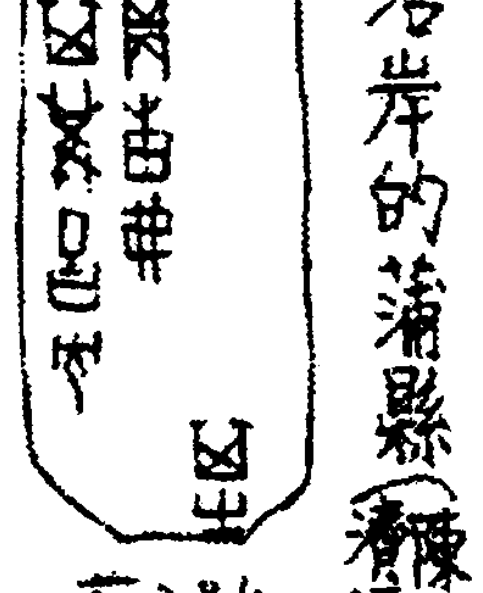
如前所記𨌲在西方、沭在西北。如下所舉在卜𨌲、沭受年的甲骨片中也卜由的受年（乙6519），又續3.7.2片載卜由是否遭于𢀛方的侵略事，所以顯然的由位於西方。這由字被釋為圃、甫，羅振玉—御覽蓋有圃字，吳中丞釋圃，此作由象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字，後又加口形已複矣（考釋中八）。胡厚宣—甫，說文男子之美稱，从用父，父亦聲。林義光曰，用父非義，古作由，从田父聲，即圃之本字。說文云，圃種菜曰圃，从口甫聲。今案林說甚是，惟卜辭之甫，乃象種禾于田之形，非从父聲（殷代之農業三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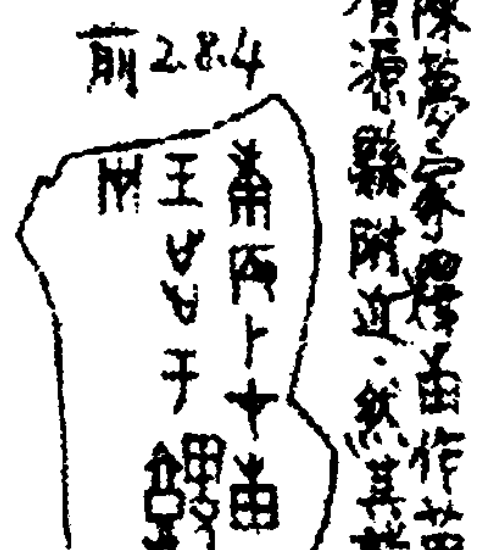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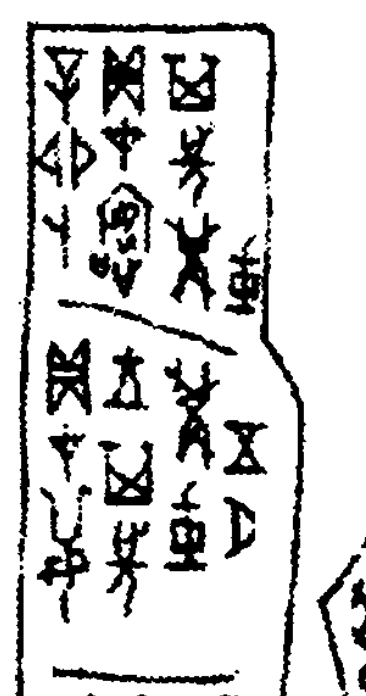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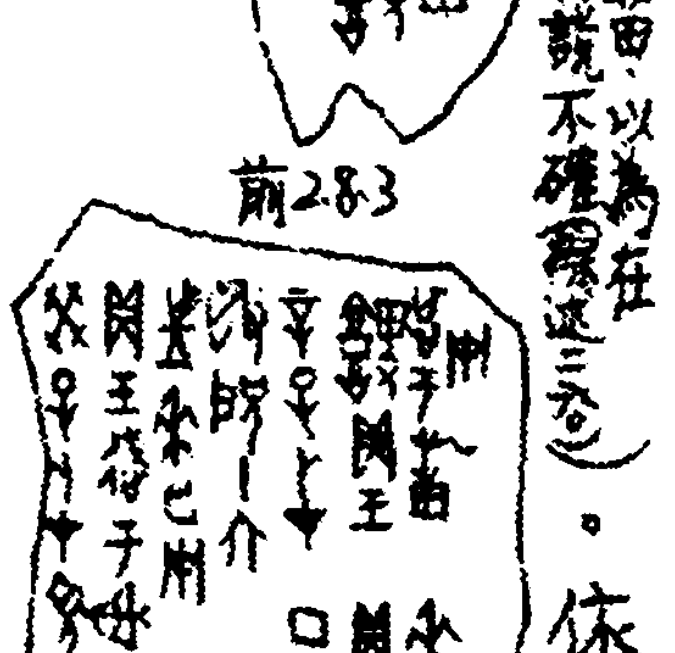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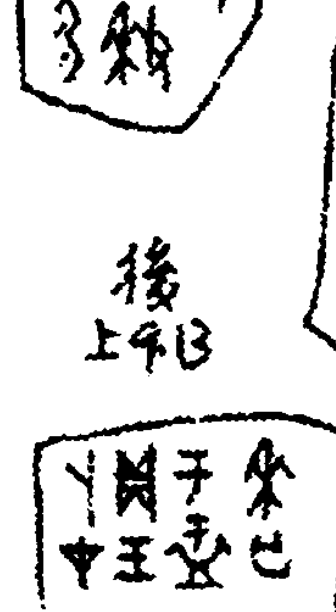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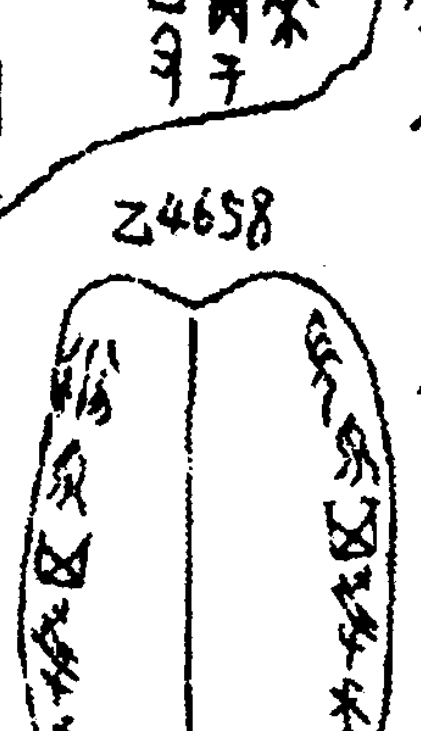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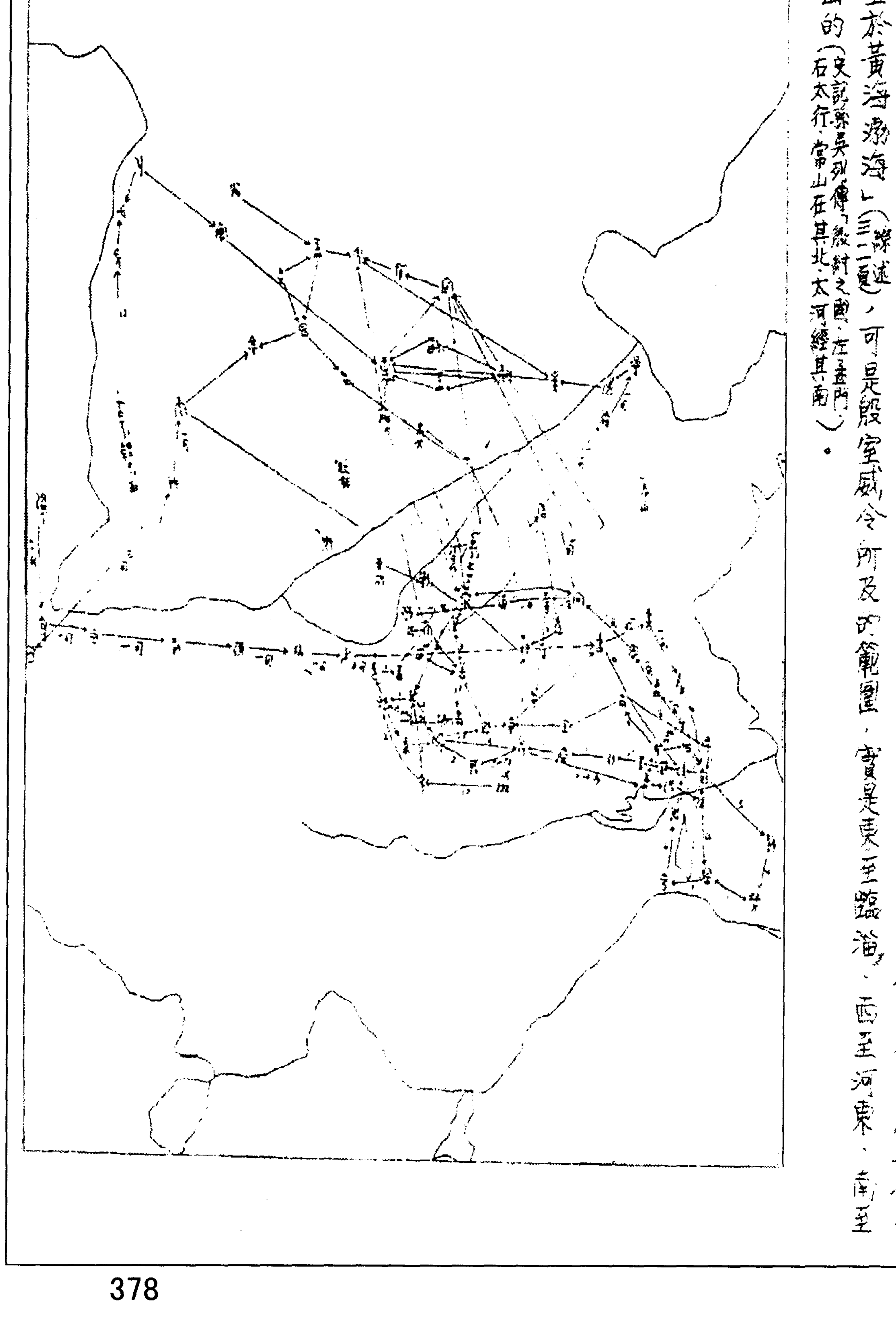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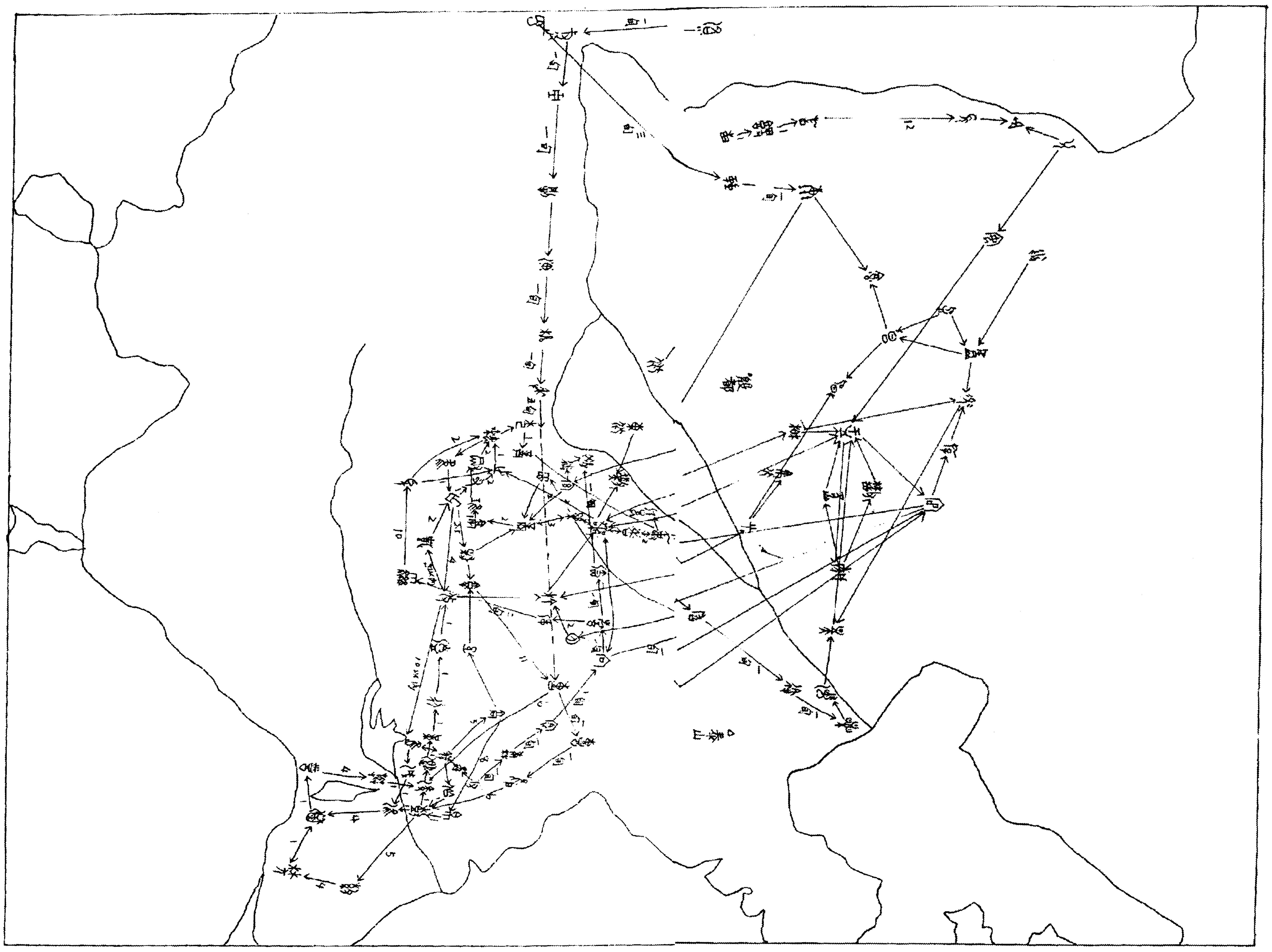
是個位處西方，有受𢀛方侵略之虞，音為甫聲的地方。因為前記的商地也有同樣的憂患，可想兩地大概相臨近，大約應就在蒲河沿岸的蒲縣（陳夢家釋由作苗，以為在濟源縣附近，然其說不確，綜述二九?）。依據下列諸甲骨片的記載，可發現有一條從由溯河而上的路線，即自由往鏝（前2.8.4）、自鏝往由（前2.8.3）。因庚辰從由出發，辛巳而至於鏝（前2.8.4 2.8.3），可知由、鏝間為一日行程。從鏝出發，十二日後而在𢀛地，然後從𢀛往𢀛（前2.8.3）。因為這𢀛的受年與沭的受年對貞（乙4658），又例如「[illegible]」（菁2），「[illegible]」（殷26）之辭載[illegible]𢀛方的侵略，可知𢀛與沭都是受𢀛方壓迫之地，而位於西北，因此由↓鏝↓商↓𢀛↓母的路線是從蒲縣往北行的（胡厚宣釋𢀛謂「長亡即長，疑即後來之張」，以為是河東之地，封建制度考）。母除了可從𢀛而至外，也可從𢀛祭祀河神（後上15.4），所以此地想當在黃河沿岸。從𢀛（𢀛作）也可行至㝬（金477）。㝬字舉例來說𢀛㝬（乙6390）也作𢀛㝬（乙1192）、𢀛㝬（乙2090），可知與地名的㝬同地，而為㝬侯（乙1936）的邑地。從㝬經過某地可至殷北的𥁕（後上8.13）

以上的行程是由蒲縣沿黃河岸北上，然後自[illegible]東行，經[illegible]而達於[illegible]地的。

以上已經過考察的一〇五個地名，綜合的略圖，便如下圖所示。據此可以大概知道這些地名的位置，同時也可窺出殷王馳驅所及地域的全貌。陳夢家認為殷的地域「北約在緯度40°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圍平原，南約在緯度33°以北淮水流域與淮陽山脈，西不過經度112°，在太行山脈之東，東至於黃海渤海」（綜述二一一頁），可是殷室威令所及的範圍，實是東至臨淄，西至河東，南至淮水，北至常山的（史記孫吳列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

卜辭地名關聯略圖





卜辭地名關聯略圖

第二章　殷的方國

方字作[illegible]（前1.34）、[illegible]（京4378）、[illegible]（粹1143）等形，如下所舉被用作方向、方地、地方之義，此外又被用作多方（粹1162、乙9082、金590）及方白（粹1316、甲1978、寧1.541）。

(1)粹1252．[illegible]于東[illegible]（于西方東饗）．[illegible]于[illegible]（于東方西饗）

(2)續2297．北方受禾（乙4423北土受年）．[illegible]方受禾（乙4409西土受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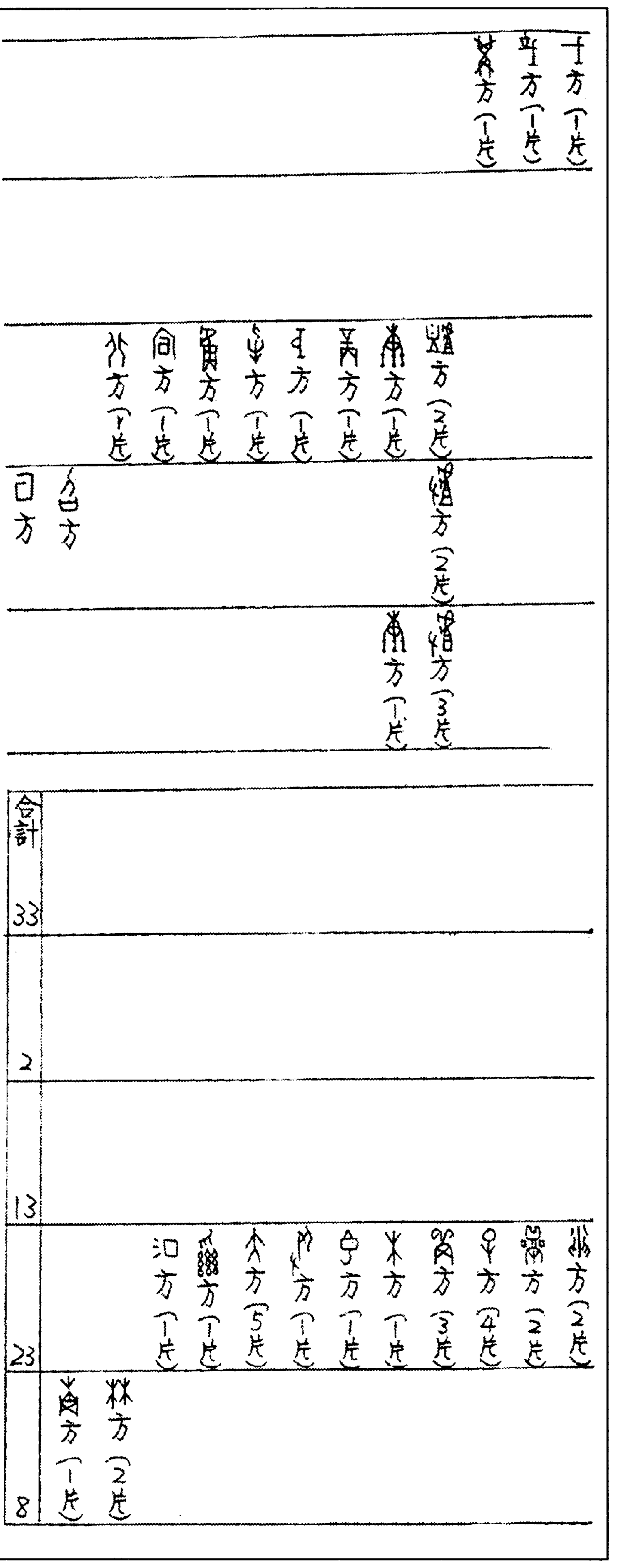
(3)鄴3487　[illegible]方（粹1426在[illegible]）粹144　[illegible]方（續3285在[illegible]）

多方與周書「告爾四國多方」之多方同語，方白與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之方伯同語。

殷的方國如下所列，其中有的屬於殷室、有的為敵國，以下即就方國的地望及其與殷的關係來加以考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𢀛方（486片）	𢀛方（1片）	𢀛（1片）	𢀛（1片）	
田方（2片）	田（2片）		田（7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6片）	
人方（10片）		人（1片）	人方（12片）	人方（28片）
[illegible]方（5片）		[illegible]方（5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6片）			[illegible]（1片）	
[illegible]方（12片）			[illegible]（2片）	
[illegible]方（3片）			[illegible]方（3片）	
井方（3片）			井方（2片）	
[illegible]方（3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8片）
土方（92片）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二)[illegible]（71片）				
[illegible]方（27片）				
[illegible]方（1片）				
中方（10片）				
[illegible]方（8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20片）				
[illegible]方（2片）				
[illegible]方（1片）				
[illegible]方（3片）				
[illegible]方（1片）				
川方（1片）				
[illegible]方（1片）				



	干方(1片) 亘方(1片) 𦎫方(1片)
	𤔲方(2片) 南方(1片) 羌方(1片) 王方(1片) 卓方(1片) 𠦪方(1片) 向方(1片) 兆方(1片)
	𦅫方(2片) 㠯方 巳方
	𦅫方(3片) 南方(1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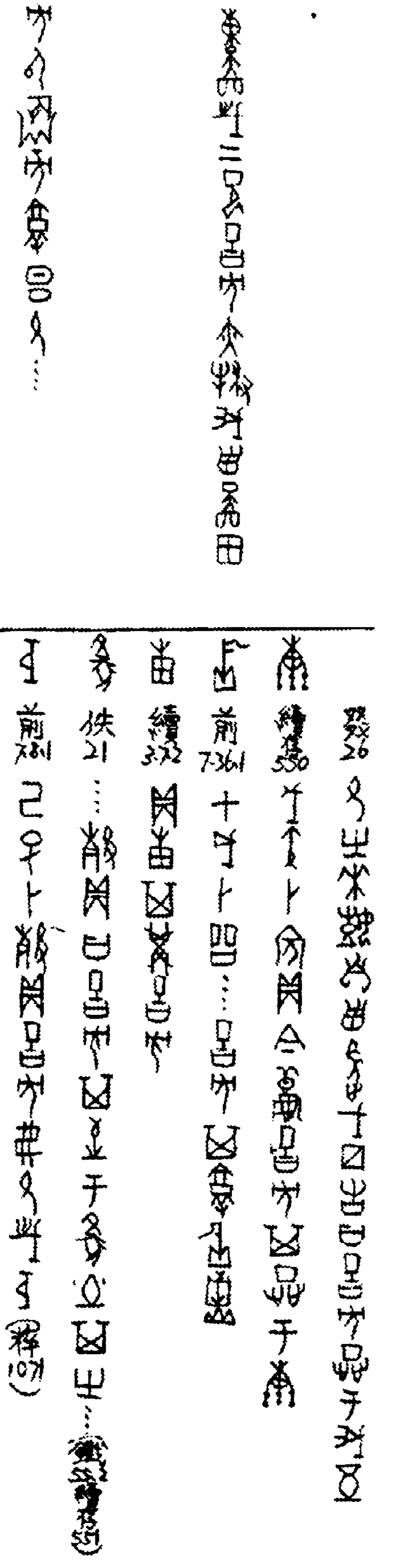
合計	
33	
2	
13	
23	㳄方(2片) 嵒方(2片) 孟方(4片) 龍方(3片) 木方(1片) 宁方(1片) 印方(1片) 大方(5片) 絲方(1片) 沚方(1片)
8	林方(2片) 𠂤方(1片)

(一) 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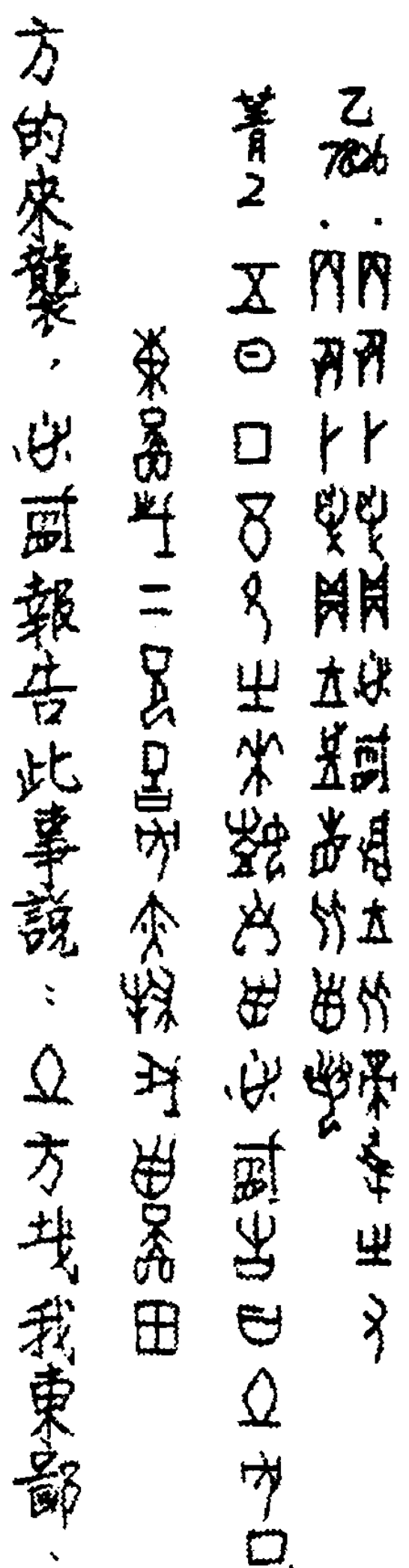
𢀛又作𢀛（鐵121.4 前5.33.4 7.4.2 佚17 粹1081 1088 1089 乙113 1417），孫詒讓釋作「昌」（舉例上三），王國維釋作「吉」（戩釋二），葉玉森釋作「苦」（鉤沈二），郭某釋作「吕」（古代社會研究二五頁），林義光（國學叢編一期二冊一葉）、于省吾（駢枝三續五）、傅東華（卜辭鬼方攷見卜辭通四）釋作由，陳夢家（燕京學報二十期九八）、唐蘭（天壤五八）、董作賓氏（殷曆譜武丁日譜）、胡厚宣（殷代舌方考）釋作「舌」。而孫氏以為𢀛方就是「徐方」，郭某以為是「獫狁之部族」（通釋），林、于、傅氏以為是「鬼方」，陳、唐氏以為是「邛地」，董氏以為是「鬼方」。唐、陳、董、胡氏所以釋𢀛為舌，是因為認為𢀛所从的𠙵與「𠮷」之𠮷為同一字，𠮷即工字（祭儀工典），所以釋以為从口工聲。可是𢀛字作𠮷形的例子卻一個也找不到，這項事實成為此說成立的一大難題。大盂鼎中古字作「古、古」，與卜辭的𢀛實同一字，所以𢀛應是古字的初文，古方就是胡方。

關於𢀛方的地望，王國維依據下舉的卜辭以為位在「殷西」，諸家從之。郭某謂「𢀛方或更在河套附近」的認為在河套，陳夢家謂「其地望亦正在殷虛之西」（綜述二七四頁）的認為是在河內，唐蘭謂「其地略當四川之邛縣」的認為是在四川，董作賓氏從郭說。然而胡厚宣對郭某的河套說認為「辭多臆測，亦難信也」，對陳氏的河內說則認為「夫河內之去殷，不過三百餘里，在三百餘里之內，安能容如此許多之國家，陳氏之說似難信也」，對唐氏的四川說又以為「則又未免太遠，倘舌即邛筰之邛，則以邛殷三千里之遙，重以劍門潼關山川之險，時時內侵，為絕不可能之事」。將上述諸家說法全予擯斥，而謂「𢀛者必在今山西省以西陝西省之地可知也」的主張是在陝西之地。如此這般，𢀛方位於殷西的事實為諸家所一致承認，可是其究竟是在河套、河內、四川還是陝西，則必須從𢀛方所侵略的地名去歸納才能求得其結論。受𢀛方侵略或有受侵略之虞的地方如下所列有沚、巛、㊀、𡆥、南、𠂤、由、𢓊、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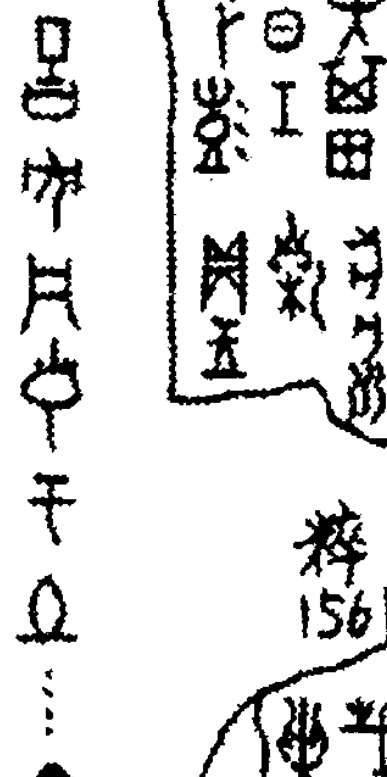
菁2 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𢦏二邑𢀛方亦侵我西鄙田


佚51
金531
菁2
續1.46
續3.13
京1230
菁2
粹26
續存550
前7.36.1
續3.32
佚21
前7.8.1
前5.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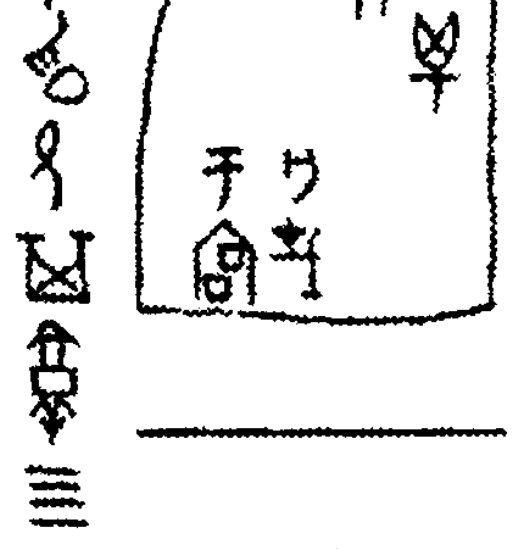
右舉的沚做為地名時，被用如「貞勹𢀛中一月二十沚卜」（文383）、「沚𡿧𠂤𢀛」（戩45.3）、「在某于沚」（京1437），為習見的沚戛的邑地。辭中的𢀛字，王國維釋之曰「辜戰皆迫也伐也」（觀堂古金文考釋），郭某釋曰「辜者撻伐也」（粹釋）。根據「貞沚𢀛其𢀛𠂤」（續4.28.4）與「貞沚𢀛𠬝」（遺37）兩辭看來，可知𢀛就是招致其因（作尤）的意思（楊樹達以為「此乃沚水之泛溢不至致沮商邑也」（卜辭求義七））。因𢀛有侵迫之義，所以右舉的例辭乃卜𢀛方是否侵迫沚戛之邑地的意思。而如下所舉的例子正可證明沚戛的邑地就在西方。乙7826片所載二辭為同時卜，一辭是卜當否聽從沚戛有關某方來寇的報告，另一辭則是根據這一報告而卜西行的可否，可知沚戛的邑地是位在西方的。又菁2片載有自西方的來襲，沚戛報告此事說：土方伐我東鄙，𢀛方侵我西鄙，可見沚地東界土方，西臨𢀛方，而土方如後所述位在殷的西方，所以沚地當位於西北的邊境。巛地已如前述在𤉡的北方，位當於殷的西北。㊀地如前所述在𤉡的南方，但仍是在殷的西北。𡆥與𡆥同一地（與作為地名的𡆥地（綜述三三八）又作𡆥（粹一〇三七）者同例），已如前述位於距𠂤十三日行程的北方。南在𠂤北，𢓊與𢀛同一地，在𠂤北三日行程處。𠂤即河東的蒲縣。至於𢓊、𢀛的位置則未詳。可是從這些地名看來，已可知𢀛方是個橫亙於西至西北方而來侵略的方國。而「貞𢀛方伐𠂤𢀛方一月」（前𢀛）一辭所載是卜殷自𠂤攻擊此方國之事，𠂤如下所舉位於𤉡附近，𤉡乃𠂤附近之地，可知這次攻擊是從北方發動的。從而可知𢀛方是位當於殷的西北部之地，大約便在陝西北部或河套這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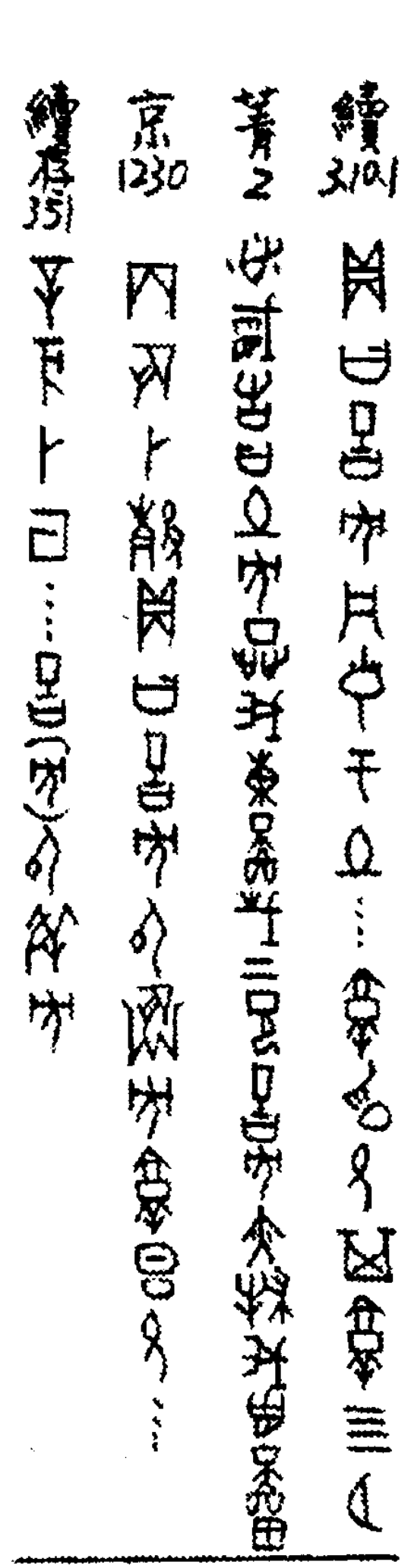
佚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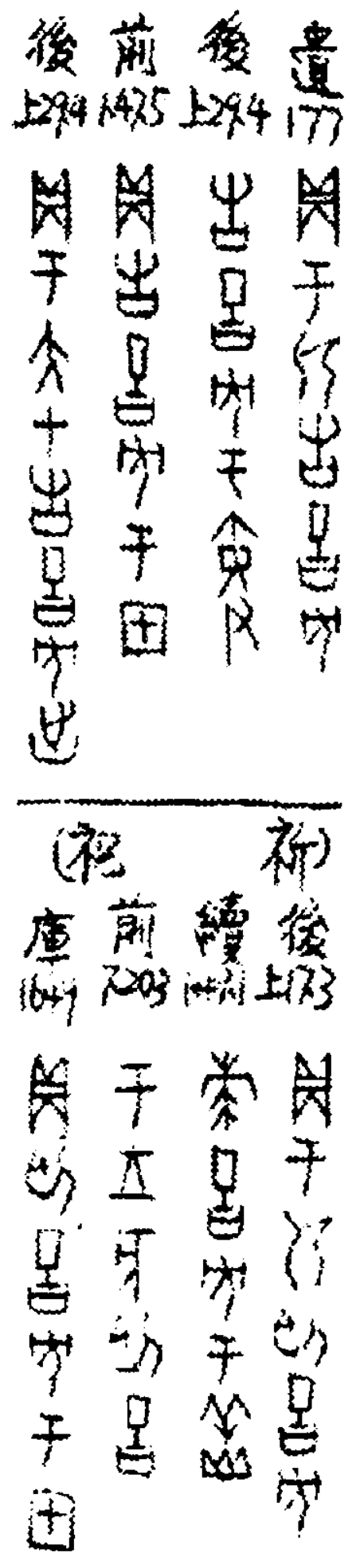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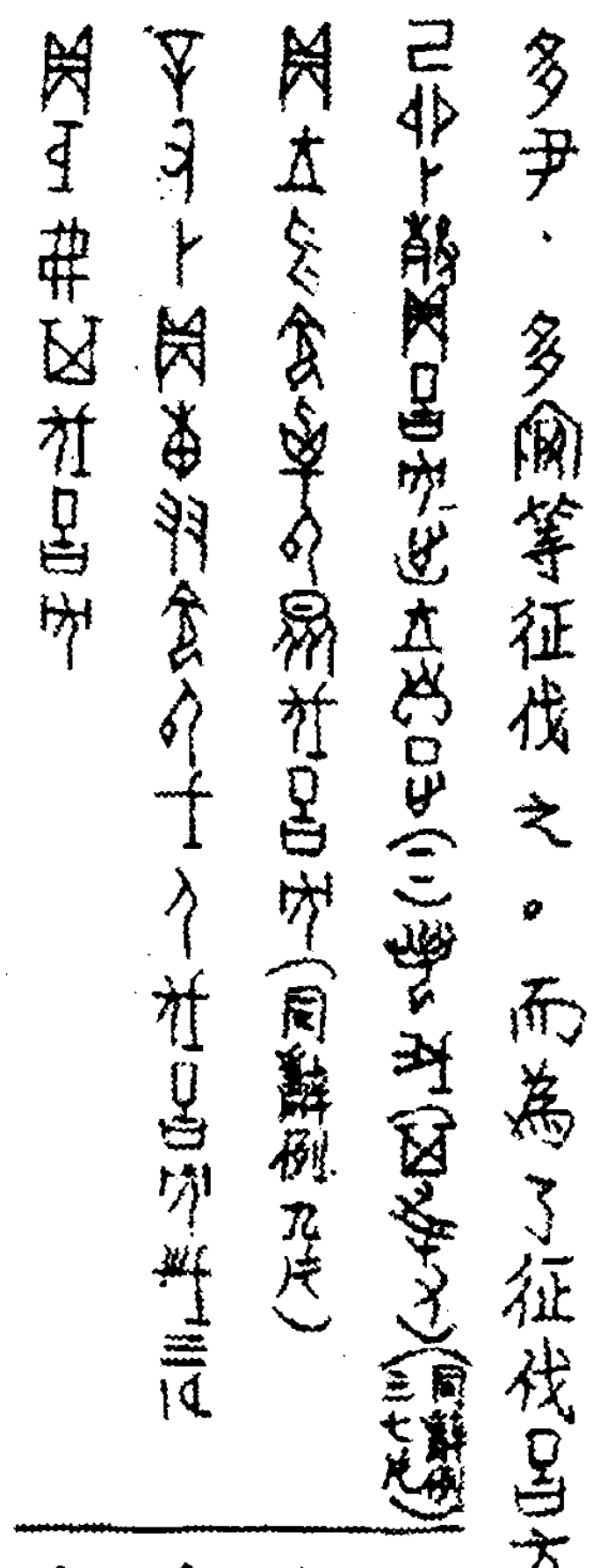
粹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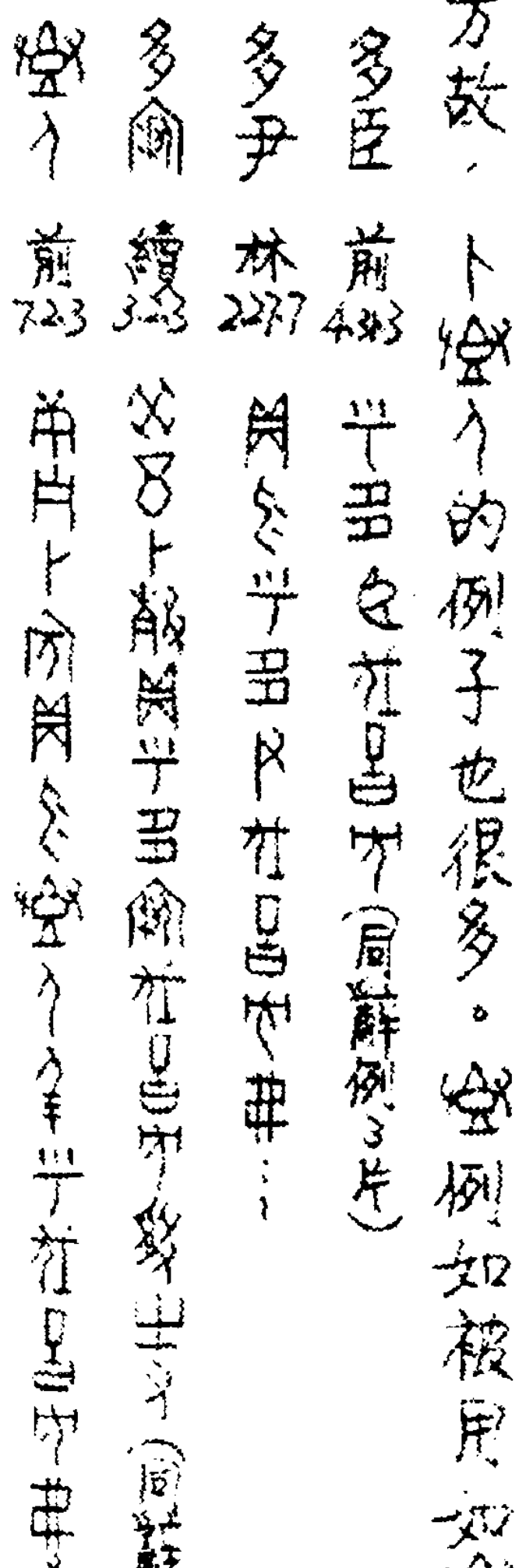


第一期武丁時𢀛方與土方同為兩大外患，如下舉的例辭，便是記的𢀛方與土方聯合共犯殷土，或率領𢀛方、𢀛方入侵之事，殷則將此事報告或祈願於先王、先臣神、祖神。除王親征外，又派遣𢀛、羽、𢀛、多臣、多尹、多𠢕等征伐之。而為了征伐𢀛方故，卜登人的例子也很多。登例如被用如登人言


續3101
菁2
京1230
續存351


告
遺177
後上29.4
(祀
前1.47.5
後上29.4
祈
後上17.3
續1.44.1
(祀
前7.20.3
庫1641


王 柏28
後上16.10
羽 金522
南明62


多臣 前4.31.3
多尹 林2.27.7
多𠢕 續3.3.3
登人 前7.2.3

（天乙）、貞登王𢀛人（續1.2.1）、貞勿登𠬝人乎𢀛（乙6723）等，與𤼈（登）乃一字，董作賓氏解登人的登作「殆即徵兵之義」（殷曆譜下九之五），楊樹達從之，謂「登蓋當讀為徵」（甲文說上三六）。可是從登人與𤼈人、𤼈人同例看來，當是以人登之，也就是使軍隊登途上路的意思。而這登途的兵力如下所舉為卜以下一千至六千。

登人一千　卜135 佚324

登人三千　鐵258.1 前6.38.4 續1.10.3 5.13.7 5.11.1 粹1078 1299 遺771 1186 庫310 1649 掇2.152 林1.25.1 乙6581 金478 524 南師163 京1301 續存564 下292

登人五千　前7.5.4 林2.28.3 續1.13.5 龜卜2 後上31.6 31.11 下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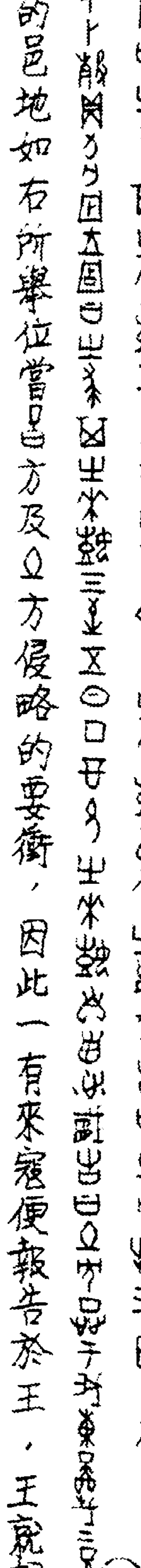
登人六千　佚438

於第二期如下所舉𠂤曾攻略𢀛方，可是第三期、第四期只各見一片，第五期則未有發現。可想武丁的討伐成功之後，直至殷末，便不再有𢀛方侵略之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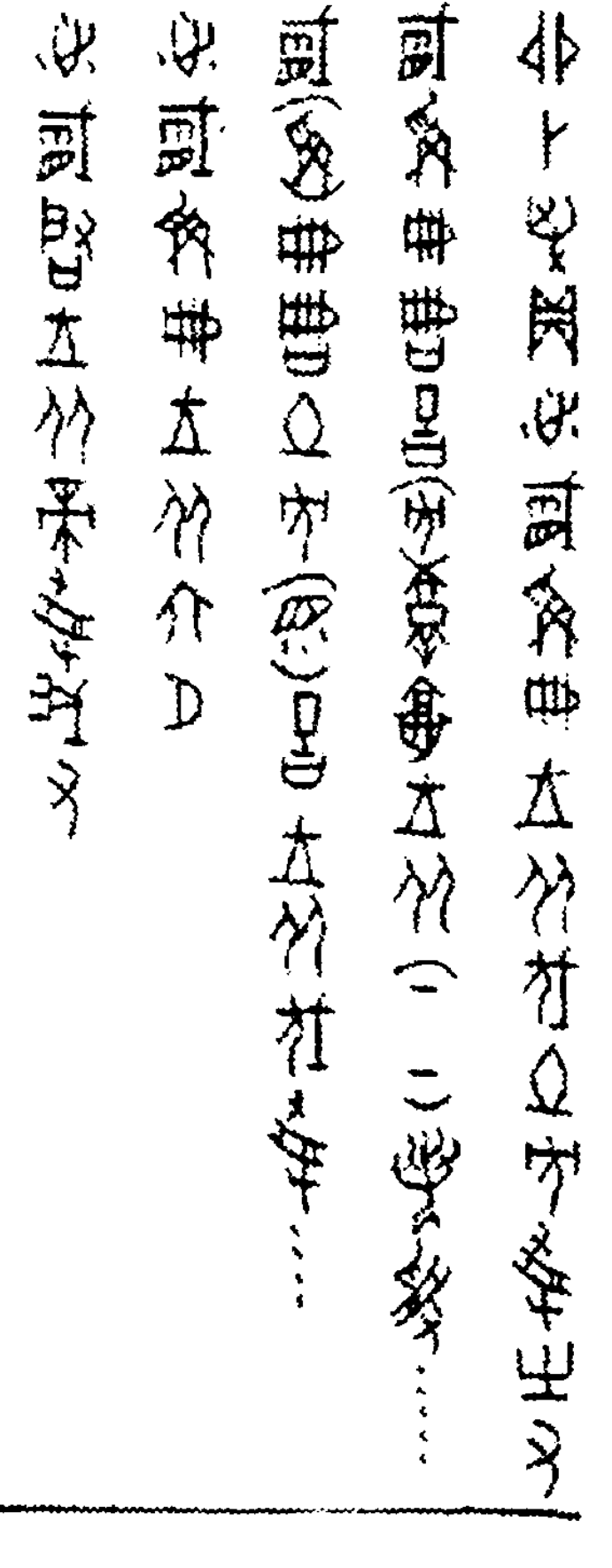
（第二期）文631 口𢀛卜出貞𠂤𠂤𢀛方　（第三期）續5.3.6 𢀛　（第四期）乙113 貞令𠂤…𢀛　（第五期）未見

(二) 土方

土方的土與神名的土一字，就是「土」。下舉的菁6片載「有來艱自北」，在有土方的場合下而云「自北」，可知土方位在北方。又菁2片載沚戛因土方入侵沚地的東鄙，𢀛方來犯沚地的西鄙之事而來告，可知土方在𢀛方之東。從而可知土方在殷的北邊，𢀛方的東部。陳夢家以為土方即杜國，其地位在沁陽西北（綜述二七三頁）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沚戛的邑地如右所舉位當𢀛方及土方侵略的要衝，因此一有來寇便報告於王，王就根據這報告來卜征伐彼方的可否，這類卜辭極其常見，其例舉之如下。董作賓氏認為例中的「爯冊𢀛」是冊封沚戛的意思，解釋說「上冊字名詞，乃簡冊，所以冊封之文書，爯冊猶言奉冊，蓋奉冊以往𢀛，下冊字動詞，冊命冊封之義…迨苦戰三年，土𢀛屈服，乃命沚戛奉冊以封土方𢀛方之君」（殷曆譜武丁日譜），可是「爯」說文云「爯，並舉也」、「偁，揚也」，原義是「舉」，而「冊」是簡冊，所以爯冊就是奉


續3102
續存下293
遺1138
(1) 卜85
(2) 乙7826
(3) 續5122

舉簡冊的意思。又「𠕋」說文云「𠕋告也」，因此「𠕋𢀛方」就是告土方的意思。從而「沚戛爯冊𠕋𢀛方」就是沚戛奉呈簡冊以告土方的意思。「王从」就是聞此報告後，王從而伐之的意思。前舉的⑴⑵兩個用例証明這解釋是正確的。如比較⑴⑵兩例的話，則知爯冊就相當於啓，啓即啟字（乙三三六二 林二·八·三）（沚戛啓王……、沚戛啓王𢀛方……），所以爯冊就是以冊啟告。又⑶例有「沚戛ㄎ」語，ㄎ羅振玉釋作「戠」（考釋中五八），於此作為識字，即「誌」的意思。「沚戛ㄎ」就是沚戛誌簡冊而報告的意思。如此說來，爯冊又被記作啓、ㄎ，乃是指以簡冊報告，而不是董氏所說的「奉冊以往𢀛」。前記的菁2、佚60片「沚戛告曰云云」之辭便是爯冊的內容，這些都是卜王從這爯冊與否之辭。「王从」便是從這報告的意思，⑴⑵⑶例所載至為明白。從而下舉諸例也就必須注意都是「從（聽）沚戛」而不是「率領沚戛」的意思。

續394　貞勿从望伐𢀛方

後上17.5　貞王从沚戛伐𢀛方受㞢又

甲948　令三族从沚戛伐𢀛方

乙2948　貞王叀侯告从伐人

鐵242　貞今𡧊王从望乘伐下危受㞢又

乙7741　貞王从沚戛伐巴

對於𢀛方的侵略，殷人是⑴將此事告於祖神，⑵王親征或派遣三族、犬延、于出征，⑶以三千乃至五千兵眾討伐之。其例証舉之如下。𢀛方後期一片也沒有，其所以不復侵殷，實由於武丁的功勞。

⑴
天60　貞𠕋𢀛方于上甲
天61　貞𠕋𢀛方于唐

⑵
王伐　林2.79　王伐𢀛方受㞢又
三族　甲948　令三族从沚戛伐𢀛方
犬延　庫237　王……犬延伐𢀛方
于　續335　貞于……𢀛方

⑶
前6342　登人三千……𢀛方
後上31.6　貞今𡧊王登人五千征土方受㞢又

(三)

(一)下危、危方

第一期征伐下危與征伐𢀛方之事同時受卜，其例如下。危，孫詒讓釋作「台」（舉例上廿四），郭某釋作「勹」（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六五），林義光釋作「旨」（國學叢編一期二冊），葉玉森釋作「犧」（集釋四·二），于省吾釋作「危」（駢枝三·二）。然而於其地望則未見有說。

續391　貞令望乘伐下危受㞢又（庫1538）
　　　貞令望乘先𢀛方受（㞢又）

續389　乙卯卜，貞令望乘从（𢓊）伐下危受㞢又
　　　（乙卯）卜，貞令望乘以𢀛方

下危習見於第一期，然他期則無。而危方的稱謂如下所舉則見於第一期（甲1269 乙6382）、第三期（南明）、第四期（佚387 713 粹196 鄴3.44 南明 京4.35）。又地名的危在第二期、第五期也可以見到。危方照丙、𢆶被稱作丙方（粹144）、𢆶方（鄴3437）的例子看來，便是稱的危這地方了。

危方
第一期　乙6382　己酉卜，殻貞危方其㞢𡆥
第三期　南明　用危方由于祖丁
第四期　南明　癸酉貞危方以牛其登于來甲申

地名危
第二期　卜371　𡆥田于危
第五期　金544　乙丙王卜貞田危往來亡災
　　　前2101　戊寅王卜貞田危往來亡災

危地於前章推測出來的位置是在亳南、淮陰間，如右所舉其在第二期已被做為田獵之地，而且視危方為敵國的例子一個也沒有（陳夢家綜述三〇一頁所舉証之例二二六片並不作危方，更且此辭也不一定是卜征伐之事），反而如第一期的「貞危其㞢𡆥」之辭與「貞𢀛𤉲亡𡆥」（鄴3.40.8）同例，為卜危方有尤與否之辭，可見在第一期已是屬於殷的地方了，從而可知其與第一期所行征伐的下危並不同一地。然而因為下危、危方均被稱作危，所以應當都在同一地方，而以（下）被稱的下危可想當比危方位於更遠的地方，例如「貞令望乘从𢓊伐下危受㞢又」（鐵242）之辭便可証明這一推測，亦即因這辭與「貞王从沚戛伐𢀛方受㞢又」（後上17.5）文例相同，而有關沚戛的情形，如前所記是王聽從沚戛有關𢀛方的報告而征伐𢀛方的意思，可知右舉鐵242片乃是聽從𢓊有關下危的報告而卜可否往伐之辭。𢓊的𢓊又作𢓊（拾 鄴3.38.1 金586 乙6733 寧2.57 南明），與地名的𢓊（續3.39.4 3.31.4）同字，𢓊地已如前述為亳南之地，與危地同一地望，而因𢓊有單獨報告下危之事，可知下危當與𢓊的邑地相近，從而可想知下危與危方位在同一地方。要之，危地、危方、下危應在同一地望。危地、危方早在第一期時便已屬殷，武丁征伐西北的𢀛方和北方的土方時，便同時將這位在危方的下危平定。如下所舉對下危卜⑴祈於帝、⑵告於王亥、⑶派遣多射往伐。第一期以後便不有征伐下危的記載，此事當於此期已告結束。

⑴京2.47　□□……帝𡆥……
⑵南師1.49　□子卜，貞王亥……下危
⑶後上31.5　乎子卜，貞令多射伐下危受㞢又

(四)

𠤎方、人方

征伐𠤎方與征伐下危的記載併見於下舉的京1266片上，因乙7741片上所載為同日卜，可想這兩個戰爭是當是同時進行的。此𠤎方就是人方的事實，舉例來說，𠤎（佚2?）又作𠤎（佚1058）、𠤎（乙5591）、𠤎（乙5598）又作𠤎人（乙2591 2678），知𠤎、人一字。又沚戛如前所記是西北的諸侯，所以上舉甲骨片「王从沚戛伐𠤎」就是「王从伐人」，𠤎方又被稱作人，觀察這些事實便可明白。人方的人又作尸，其例証如下。而人、尸就是金文的夷字，例如小臣謎毀所載東夷的夷便作人，仲偁父鼎所載淮夷的夷便作尸。所以𠤎方、人方其實就是夷方，因此王襄釋𠤎以為「古夷字」（簠釋征四），陳夢家釋人方作人方，釋尸方作尸方（綜述二六〇）的說法都不妥當。而郭某以𠤎方為「儿」，謂「儿方當即夷方」（粹釋一三三〇）的說法則是正確的。

京1266　辛巳卜，貞王从侯告伐下危
　　　貞王𠭯沚戛从伐𠤎

乙2948　貞王叀侯告从伐人

乙7741　癸丑卜，曰貞王𠭯伐人从伐下危
　　　癸丑卜，曰貞王从伐𠤎

乙7818　·乙巳卜，貞令多𠂤王从伐人
　　　·乙巳卜，貞令多𠂤从伐人

乙2948　貞王从侯告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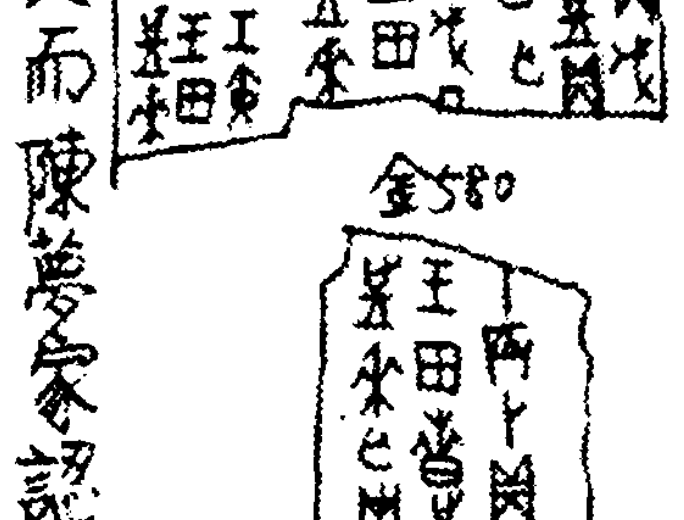
粹1187　王从伐人方

人方如後所記位在殷東，而𠤎方位在殷東的事實則見於下舉二辭。此即乙7741片「王从伐𠤎」之辭與「王从沚戛伐𠤎」（乙332）文例相同，這「王从沚戛」乃是由於王聽從沚戛報告有關𠤎方之事而接受的，所以「王从伐」的伐當與沚戛同是奉冊之人。伐又作伐（乙1215），與地名伐一字，伐地如下舉例片與殷東的𢀛、杵同記於一片之上，可知位在殷東。奉冊者伐想當是此地的太守。又乙7818片載沚戛報告有關𠤎方之事，王根據這報告而卜前往距𠤎地二日行程處的𠤎地之可否，所以很顯然的𠤎方位在殷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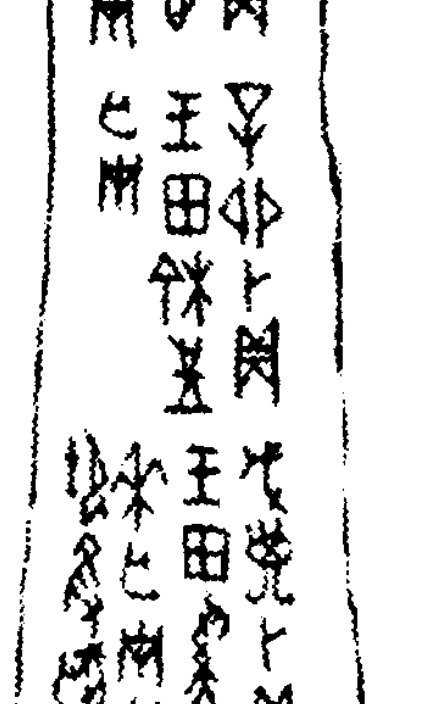
乙7741　癸丑卜，曰貞王从伐𠤎

乙7818　貞沚戛啓𠤎王𠤎出从

續3.30.1



金580



從而陳夢家認為武丁時的人方位於西方，第五期的人方則在東方，如此的區別，實不妥當（綜述三五三）。

征伐夷方的記載如下所舉除第二期未見外，從第一期至第五期都有之，尤其到了殷末，更有「紂克東夷而殞其身」（左傳昭十一年）、「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呂氏春秋古樂篇）之說。紂王如下所述曾於王八祀、王十祀（王十五祀）攻略夷方。以下即就第五期征伐夷方之事來加以考察。

第一期　續存625　貞人以人方
　　　乙2948　貞王叀侯告从伐人
第三期　後下22.5　叀伐人于𢀛
第四期　南明617　癸卯卜人方亡𡆥（粹1186）
　　　佚187　……卜叀王亡告人方
第五期　前2.6.6　癸丑卜貞王旬亡𡆥在十月又一……征人方

第五期卜辭中，王為了征伐夷方之故而駐在的地名如下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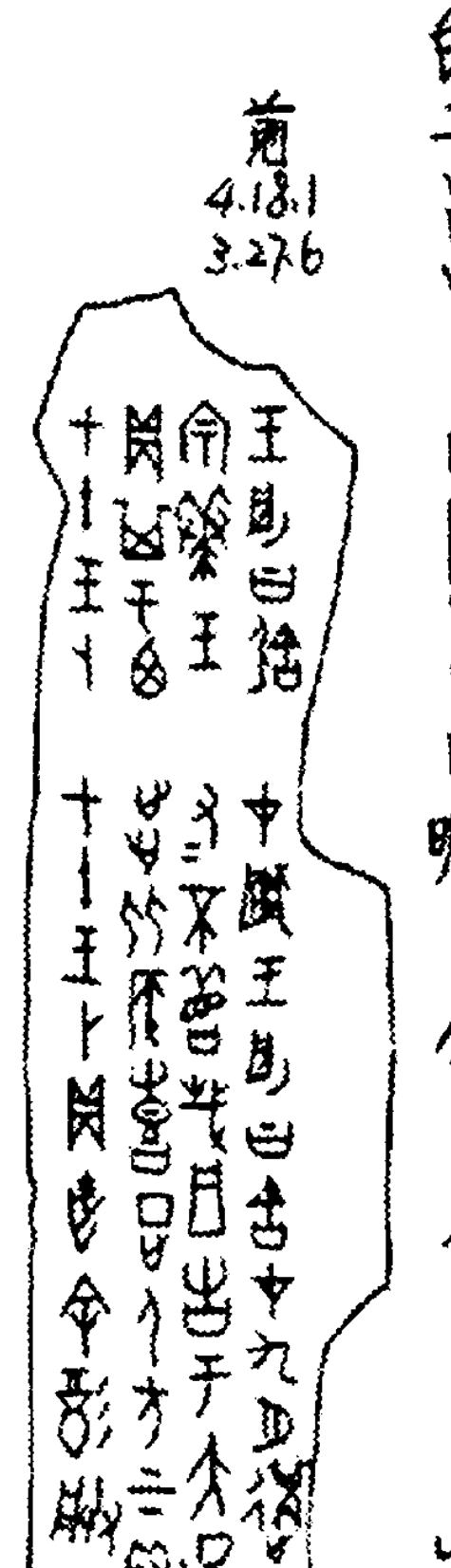
(一)商　金584　癸卯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據續1.53 續3.28.6）
商　金584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
亳　金728　癸亥卜在亳貞王旬亡𡆥王來征人方
鴻　金728　癸亥卜在鴻貞王旬亡𡆥王來征人方
兩　續3.17.6　十月卜在兩貞王步于𤉲亡災在十月又二王來征人方一旬
(二)齊　前2.15.3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在二月在齊𠂤王來征人方
𪉲　續3.18.4　癸卯卜貞王旬亡𡆥在五月在𪉲𠂤王來征人方
𢀛　續3.18.4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在五月在𢀛（據石例）
(三)攸　前2.5.1　癸巳卜貞王旬亡𡆥在二月在攸𠂤（遺466）
𠂤　前2.6.6　癸酉卜黃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王征人方在𠂤
𤉲　京5.5.2　癸巳王卜貞旬亡𡆥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𤉲
淮　南明7.6　癸酉卜黃貞王旬亡𡆥在二月王來征人方在淮
(四)攸　前2.16.6　癸巳卜在攸貞王旬亡𡆥王來征人方
杵　南明7.6　癸卯卜黃貞王旬亡𡆥在九月王征人方在攸侯喜鄙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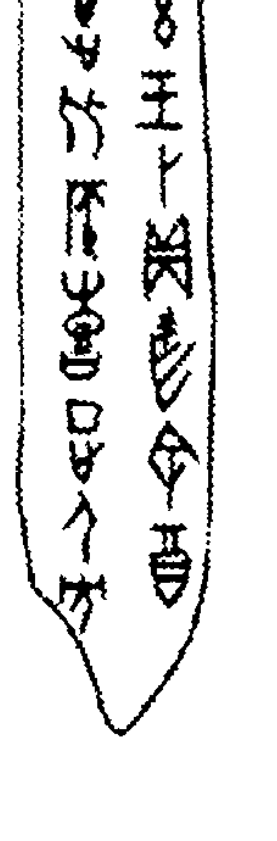
右舉的地名，如前所述(一)是殷都、南亳間的地名，(二)為山東的地名，(三)為淮陰附近的地名，(四)為南亳、淮陰間的地名。根據這些記載，可知夷方位在齊（齊）、𪉲、𢀛、杵、淮連線以東的地域，從山東半島南部以至於長江都是。紂王為了攻略夷方，王八祀費時十月，王十祀費時八月，這些事跡還遺留於卜辭中。

一、帝辛王十祀征伐夷方日譜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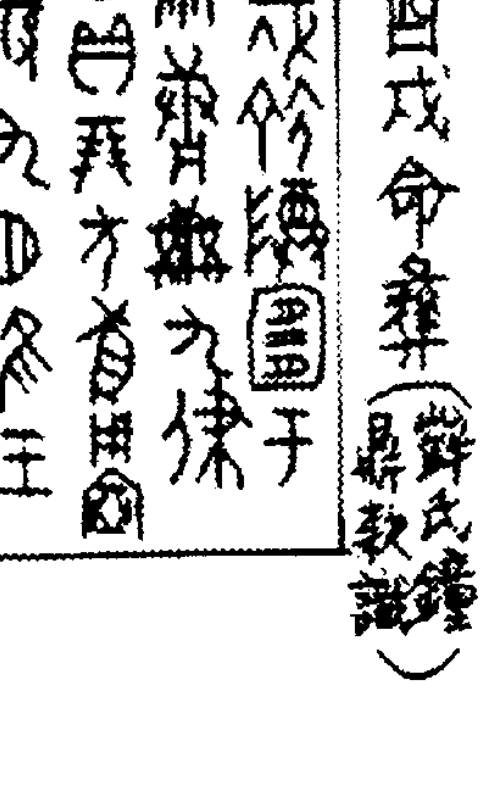
下舉的接合片載王十祀九月甲午聽從「侯喜」的報告王親征夷方，以及在同日又對西宗王之吉凶而進奏之事。片上的「余其从侯喜𠭯人方」之辭與「王从沚戛伐𢀛方」（後上17.5）文例相同，後者是聽從沚戛的爯冊而征伐𢀛方的意思，所以前者便是由於侯喜的爯冊而征伐人方，並不是率領侯喜出征

的意思。而[illegible]喜南明[illegible]片作「[illegible]」，可知他是個以南亳、淮陰間的[illegible]地為邑地的諸侯。由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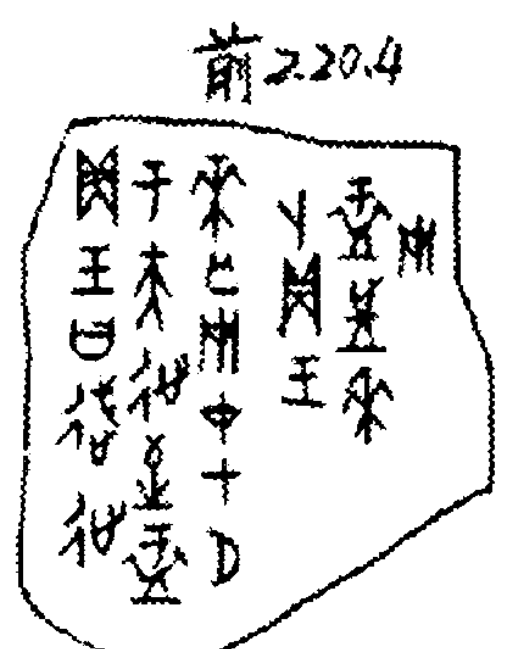

前4.18.1 3.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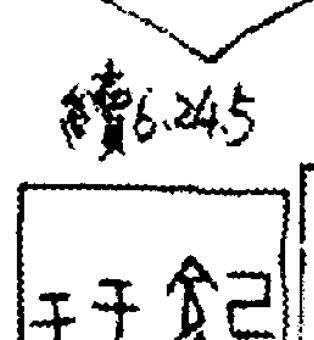

明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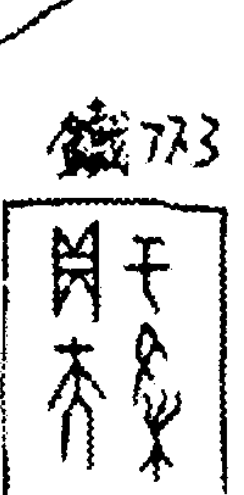
這[illegible]侯的報告之辭看來，這征伐夷方是對淮夷而發動的。而因為片上的卜日是祟祀上甲之日，所以檢查一下祀譜表的話，便知這天是帝辛王十祀九月上旬甲午。由此可知這片甲骨以及如下所記月份、干支相接續的征伐夷方卜辭均屬帝辛王十祀之物。又從片上甲午日在西宗卜奏告王事之辭看來，可知此片是在殷都貞卜的。且從「[illegible]」可知是預定卜後三日的丁酉出發的。下舉的金文載「在九月隹王十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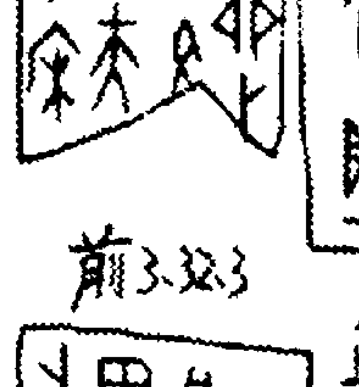

己酉戍命彝（鄴氏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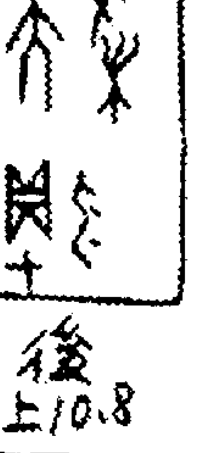
[illegible]日[illegible]隹來東」，其月份、干支、祭祀正好與帝辛王十祀的祀譜脗合（祀譜的檢討），據此則從預定出發日的九月中旬丁酉（下記的庫一六七二片載王十祀十二月與正月的交替是在乙未或丙申，此乃以之為基準下）起算十二日後，即九月下旬己酉日，正如「隹來東」的記載，已到了殷東之地，此地依下面的記載乃是「召」，其位置雖然不詳，可是辭中載有「障俎于召」語，可知這次行程是在「召」的方向。召，如「[illegible]卜王[illegible]于召[illegible]亡[illegible]」（前2.21）之辭，知是第五期習見的「王[illegible]」之地（[illegible]田）。與之有同片關係的地名有[illegible]（前2.15）、[illegible]（前2.21，續3.15.1）、[illegible]（前2.26）、[illegible]（後上18，廣）、[illegible]（前2.5）、[illegible]（文9）、以及[illegible]（前2.24.2，續3.22.5，3.22.8，福9）、[illegible]（前2.26.3）、[illegible]（金599，721）、[illegible]（下47，續3.15.8）等，從這些地名看來，大約便位在[illegible]、[illegible]間。此即是說，雖然其中的地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還必須等待後考，可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地已見於前章，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互為近鄰，位在[illegible]的附近，其事實如下舉


前2.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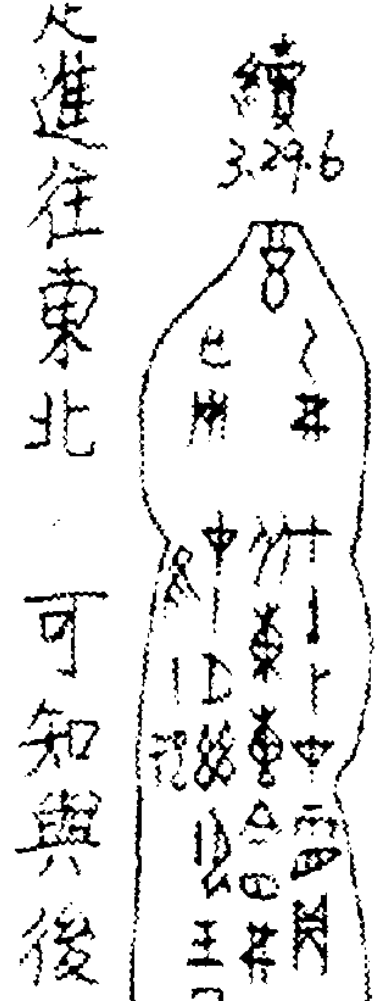

續6.24.5


鐵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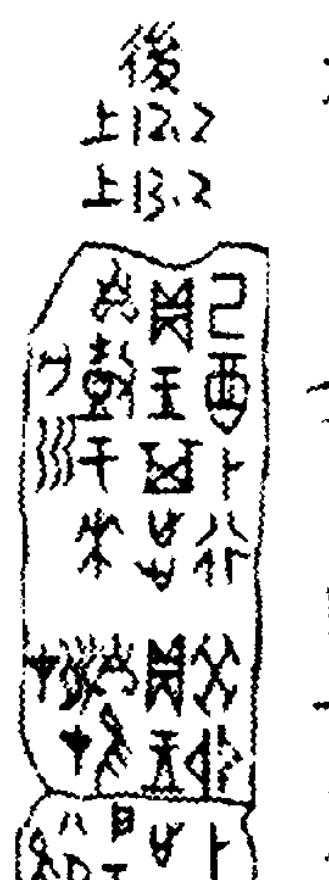

前3.32.3


後上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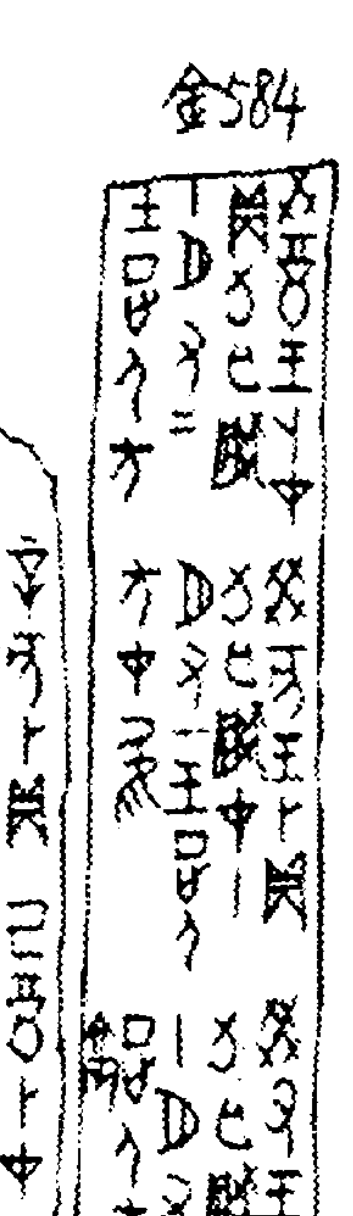
甲骨片所載：前2.20.4片載行至[illegible]至於[illegible]。[illegible]的附近有[illegible]（鐵77.3）。後上10.8片載自[illegible]行於[illegible]。前3.32.3片載自[illegible]行於[illegible]。可知這些地方都位在[illegible]的附近。像這樣，與召同片的地名半數是[illegible]、[illegible]附近的地名，可知召也當位於其間。從而可知自殷都出發後的紂王並不經往東南淮夷之地，相反的是行進於東北。下舉的甲骨片載王十祀十月甲午在商邑附近的[illegible]，此片為帝辛王十祀之物，其事實已如前述。從右述的九月下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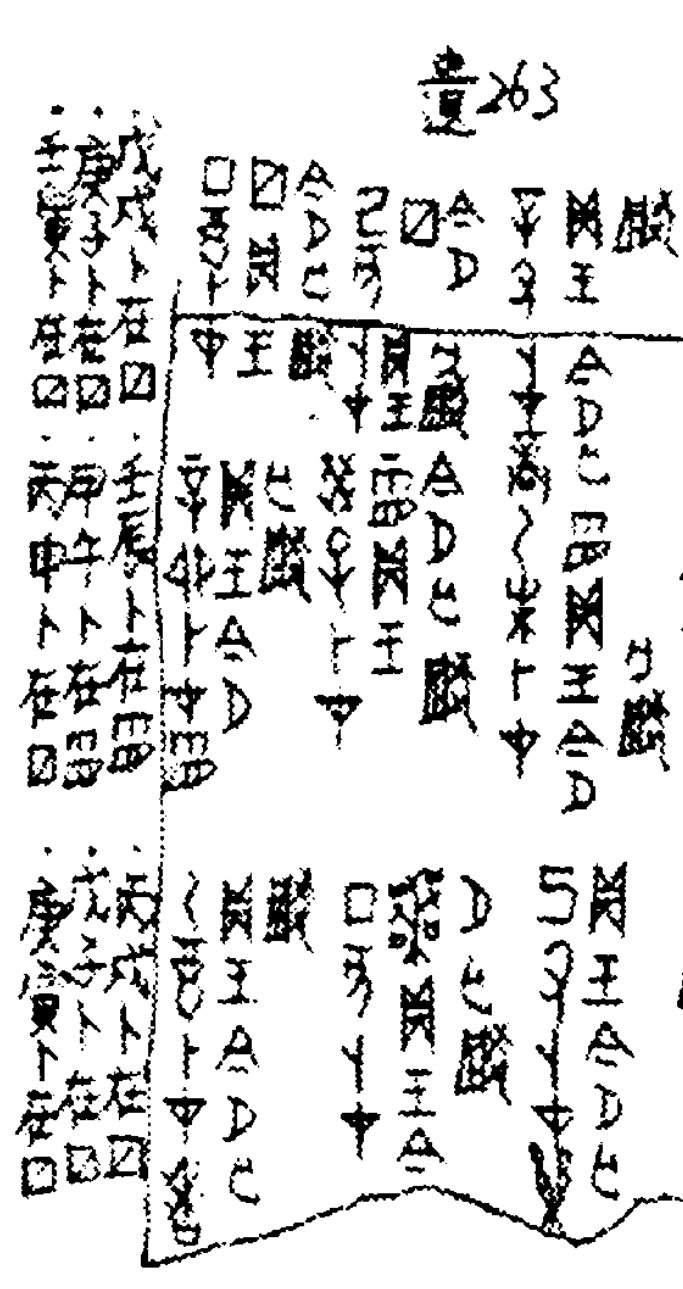

續3.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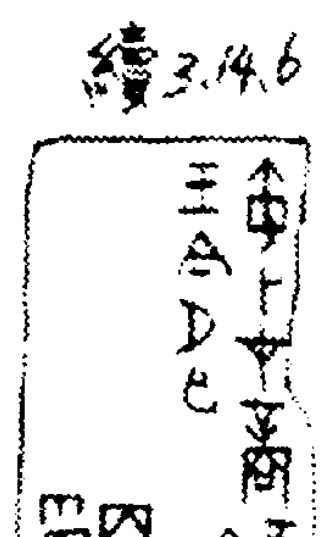
己酉至此片的十月甲午（帝辛王十祀的十月有一旬之閏，這裡的十月就是閏十月，參後述殷的曆法）止的四十五日當中，可以得知其間動靜的資料雖然尚未發現，可是因為右述行程的方向是進往東北，可知與後述王八祀征伐夷方的情形一樣，是先往齊地討伐東夷，然後回軍至商邑西的[illegible]，可能是因為這緣故而費時四十餘日的。董作賓氏（殷曆譜日譜三）以前2.6.6片有「[illegible]卜貞王[illegible]亡[illegible]中九月[illegible]方于雇」（林泰輔同氏）之辭，將這裡的九月癸亥接續於右述的九月甲午之後，認為是先從殷都往雇，再由雇至於右記的[illegible]地的，因而定雇的位置在殷、商間黃河的附近（陳夢家從其說（綜述三〇二））。據此則從殷都往東南，經雇而至於[illegible]，其間便需費時五十七日了（自九月丁酉出發至十月甲午在[illegible]）。但事實上雇並不是殷、商間的地名，如下所舉乃位於[illegible]距[illegible]北一日行程的數六日行程處的淮陰附近之地。所以如果根據這說法，便成九月丁酉從殷都出發，需時二十七日後的九月癸亥抵達淮陰附近的雇地，三十一日後的十月甲午在商邑附近的[illegible]，然後如下所述又繼續向淮陰推進了。這樣不只於理不合，而且與右舉的己酉戍命彝的記事（從殷都向東北行，十二日後在[illegible]地附近的召）也不符。從而將這九月癸亥在雇的記載認為是王十祀之物，而舉於「在[illegible]」之前的說法決不妥當。這片甲骨如後所述其實是王八祀征伐夷方之物。


後上12.2 上13.2

右舉的續3.14.6片所載的在[illegible]是在閏十月甲午，因甲午的前一日便是十月癸巳，所以這情形與下舉的金584片在商前旬十月癸巳的記載相符，從而可知金584片征伐夷方的日程屬於王十祀之事。據此則知十月癸巳、甲午是在[illegible]，而與其下的遺263片之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在[illegible]的記載相符。又因其下的續3.14.6片載丙申在[illegible]，可知乙未的次日丙申仍在[illegible]地。而遺263片載丙申五日後的辛丑在商，接著的壬寅（續3.14.6）、癸卯（金584）兩天都留駐於商也就可知了。


金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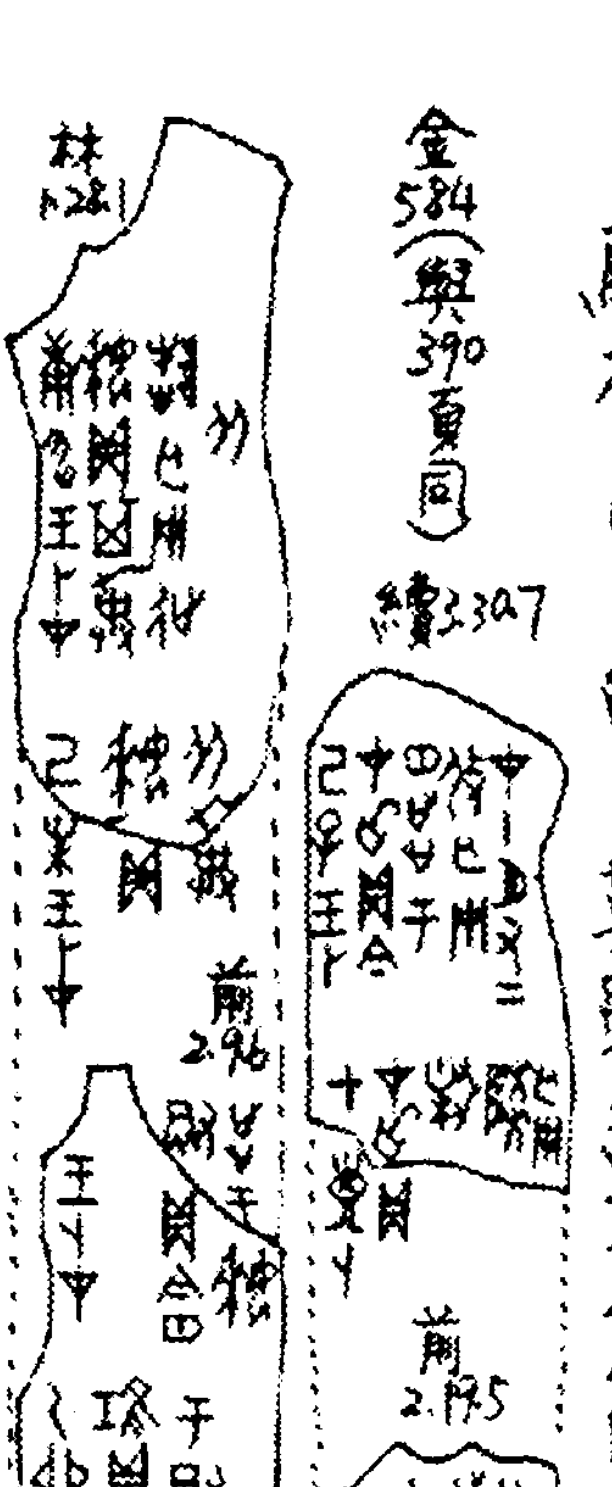

遺263


續3.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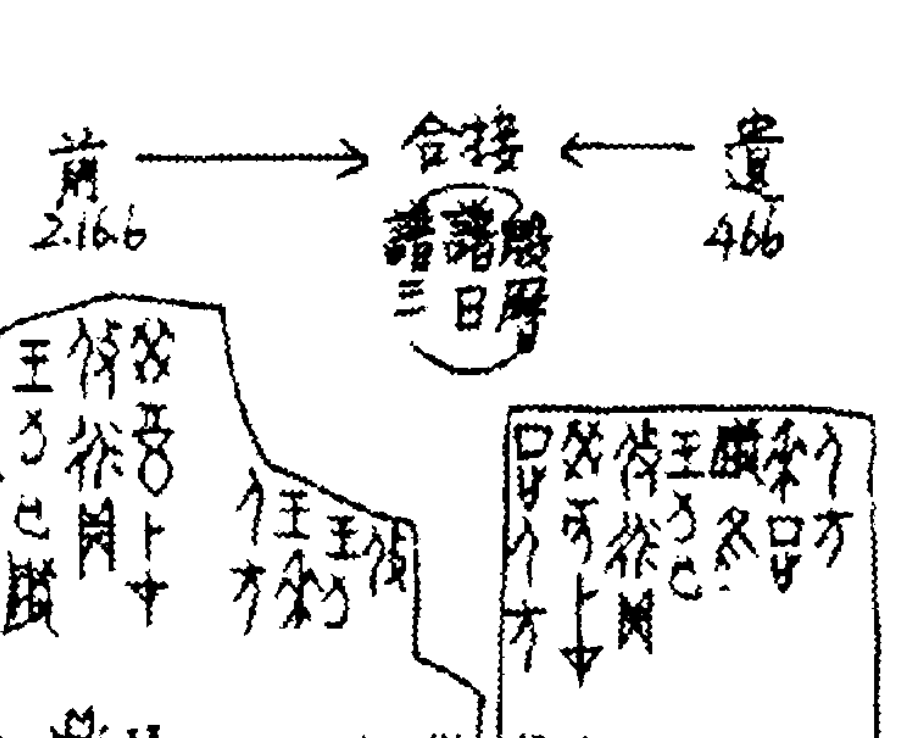
這遺263片載有在[illegible]以前的地名：辛卯在[illegible]二日前的乙丑在[illegible]，此二日前的丁亥在[illegible]，此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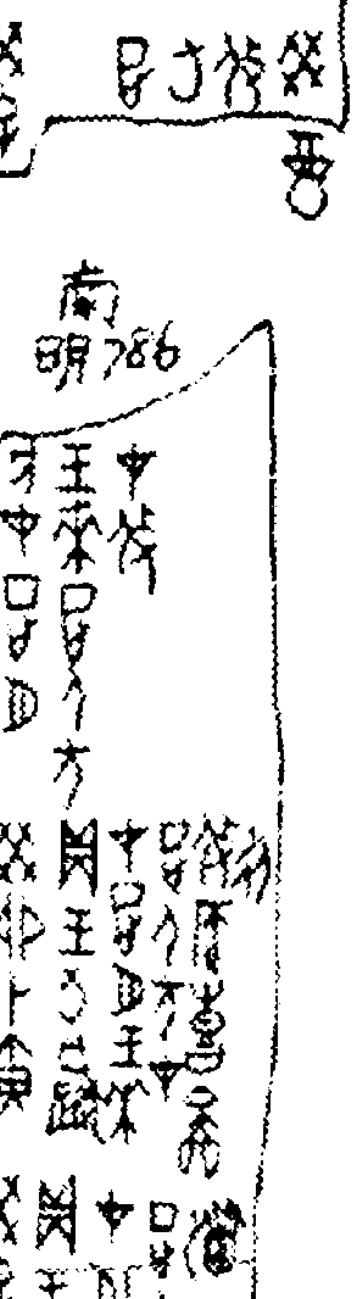
前的乙酉在[illegible]。由此上推到三十六日前的乙酉在召也就可知了。這在召的乙酉，日如果照在[illegible]是在閏十月甲午來推算的話，則時當九月下旬，與前記的己酉戍命彝上己酉當九月下旬的記事正好符合，可知銘文所載之事是指在召時事。從而董作賓氏認為己酉在召事屬商、亳間的歷程（殷曆譜日譜三），而陳夢家從之（綜述三〇二），這便不妥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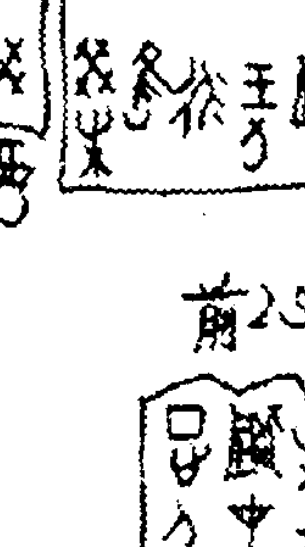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自九月上旬甲午卜征伐夷方，三日後的丁酉從殷都向東北前進，十二日後即九月下旬己酉在召，留至辛亥（遺263），然後第三十四日即十月下旬乙酉至商邑北方的[illegible]地，丁亥在[illegible]、己丑在[illegible]，辛卯行至[illegible]，然後一直留駐到丙申。十一月上旬辛丑進入商邑，至癸卯日仍留駐該地。這中間在召與在[illegible]間三十四日間的歷程雖然不得而知，可是如果依據其前進的方向來推測的話，則知可能是往齊地攻略東夷，費時三十幾日，然後回軍於商邑的。


金584（與390頁同）　續3.30.7　林1.28.1　前2.9.6　前2.17.5　後上29.12

駐在商邑的日數雖然不能明白，可是依據下列諸甲骨片所載，知自商往[illegible]（金584）、十一月中旬癸丑在[illegible]（金584），其明日甲寅由[illegible]往[illegible]、翌日乙卯由[illegible]往[illegible]（前2.9.6），然後由[illegible]往[illegible]（前2.9.6）、至乙未而在[illegible]（林1.28.1），所以其間為時是四日。辛酉以前仍駐[illegible]（前2.15），然後辛酉從[illegible]往[illegible]，翌日甲子而在[illegible]（前2.17.5，續3.30.7），至十二月乙巳止五日當中都在[illegible]，而其間曾往來於[illegible]、[illegible]兩地，然後於乙巳日自[illegible]地出發，行往攸地（續3.30.7）。這十二月乙巳的時間正好是在金584片所載十一月癸亥在[illegible]與十二月癸酉在[illegible]之間，而這所缺的地名如上所舉就是攸地。所以乙巳從[illegible]出發，至癸酉而在攸地，其間為四日行程。上舉董作賓氏所接合片載「癸[illegible]：[illegible]」的干支實為癸酉，作癸酉在攸、次旬的癸未在[illegible]，其次旬的癸巳在[illegible]。而這些時間都在十二月的事實。由前2.5.1片十二月癸未在[illegible]與[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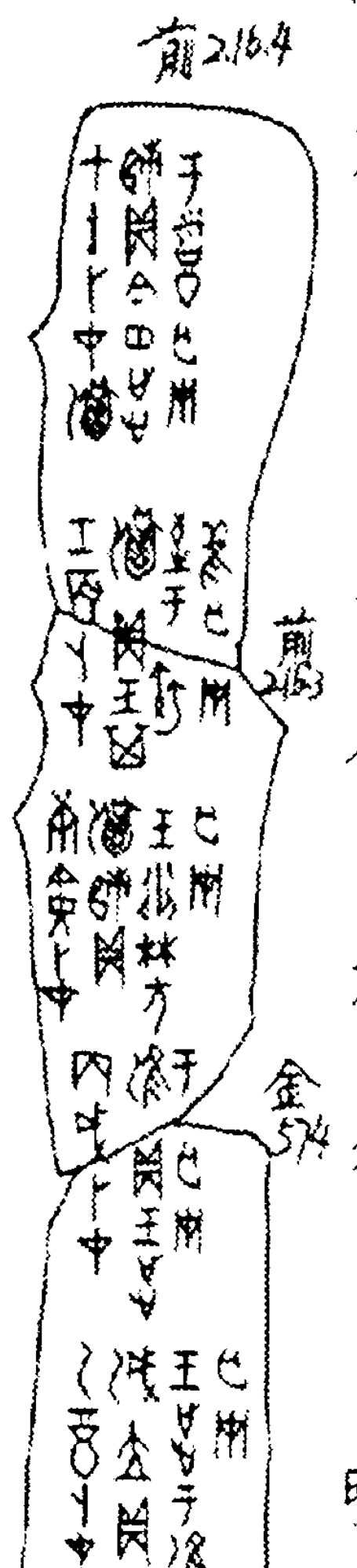

前2.16.6 → 合接（殷曆譜日譜三）← 遺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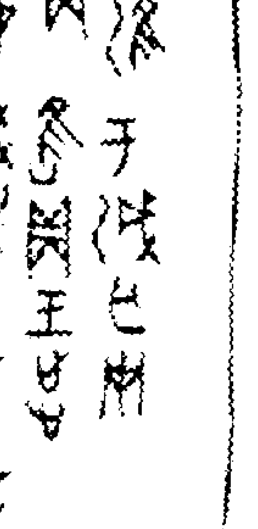

南明786


前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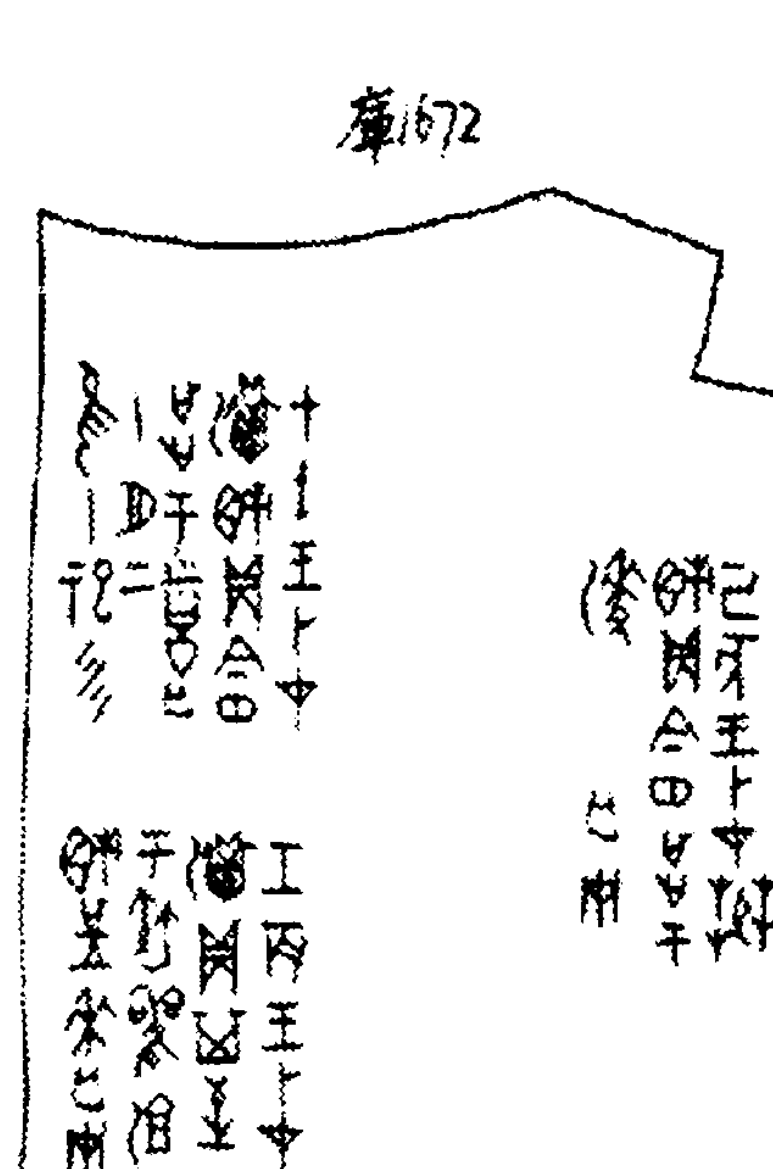
片十二月癸巳在[illegible]的記載可得証明，從而十二月癸酉在攸的事實便極其明白了。也就是十二月己巳從[illegible]出發，至十二月癸酉而在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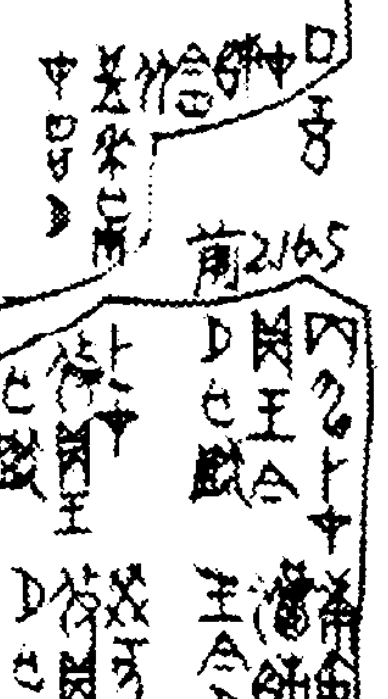
如右所舉十二月上旬癸酉在攸，其次旬癸未則在[illegible]，這癸未在[illegible]的記載與下舉金574片的癸未在[illegible]相符，可見此片屬王十祀之物。而南明828片亦載癸未的前一日壬午在[illegible]，金574片載入[illegible]前的己卯日在攸、[illegible]間的某地卜「王[illegible]」，這[illegible]在右例的前2.16.3片被用如「王[illegible]林方」，林義光釋作「吏」（文源），王襄釋作「关」（類纂），而郭某則釋作「舂」，謂「舂亦可省作[illegible]，如毛公鼎二舂字，字均作[illegible]，則[illegible]固舂之初字，[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別在劍提杵未作勢前進之意，疑即撞之初字。从八作者當是一字，八示分破之意」（甲骨文字研究釋干支）的以為是撞的初字。如果從郭釋，那麼「王[illegible]林方」便是攻擊林方的意思。「王其[illegible]卜


前2.16.4　前2.16.3　金574


南明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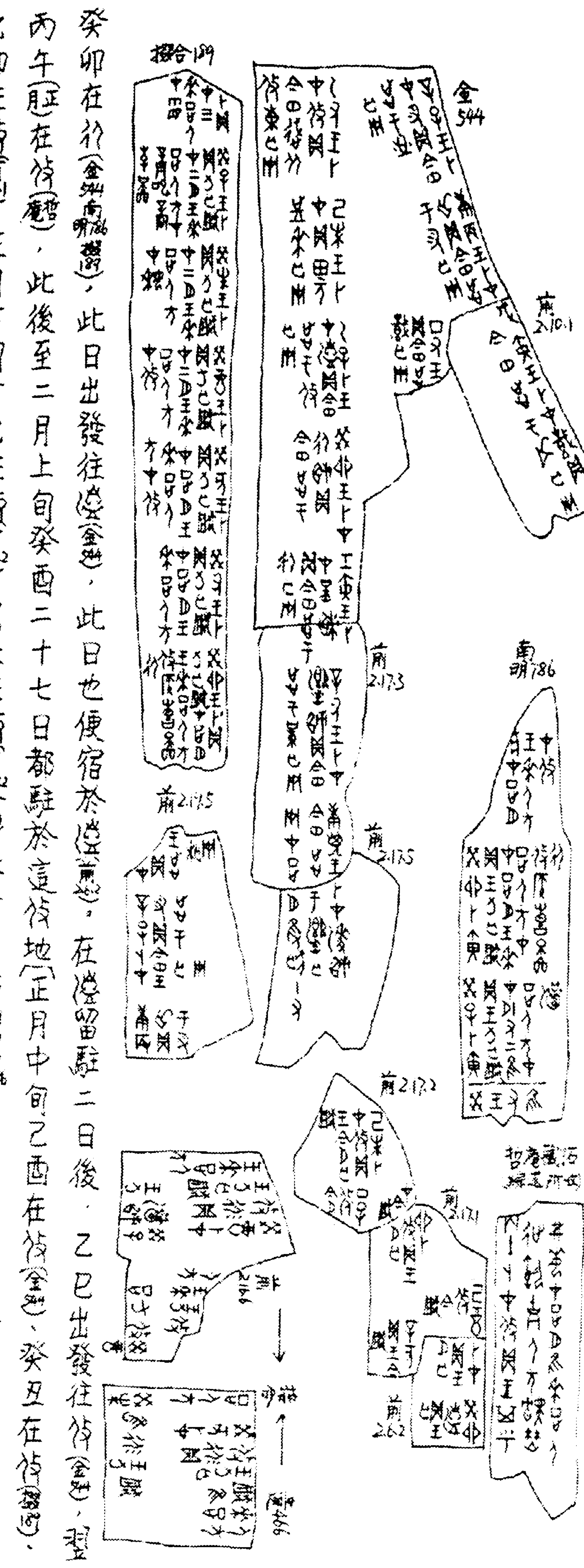
於進入[illegible]地的三日前，因此可能是從這一帶進行對淮夷的攻擊的，然後自[illegible]往[illegible]，乙酉自[illegible]往[illegible]（金574），次日丙戌自[illegible]往[illegible]，四日後的庚寅至於[illegible]地（前2.16.5，庫1672），於此地王進行攻擊林方（前2.16.3，庫1672），至十二月下旬的甲午日止四日間都駐在[illegible]地，惟其間的壬辰曾往返於[illegible]地（前2.16.4，庫1672）。這次渡過淮水往[illegible]地去討伐林方的淮夷，乃是王十祀征伐夷方的目的，此戰事結束便轉向歸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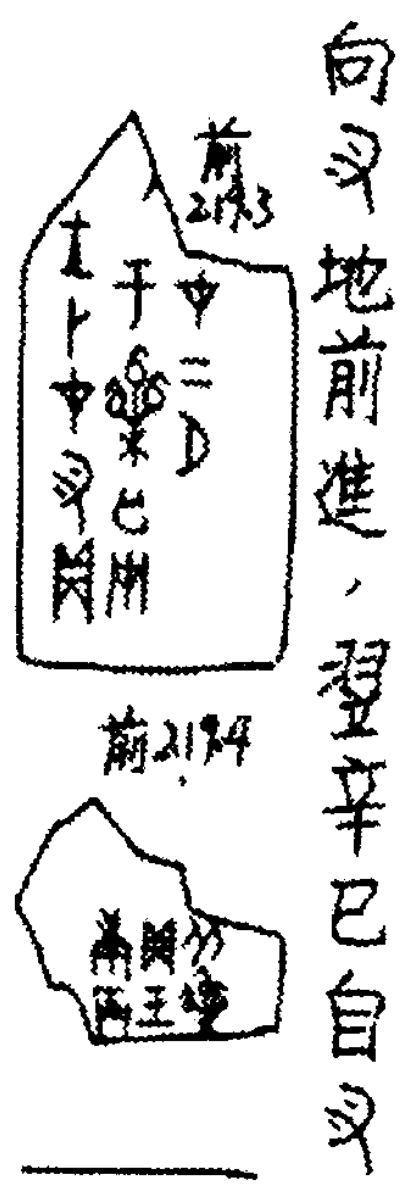

庫1672


前2.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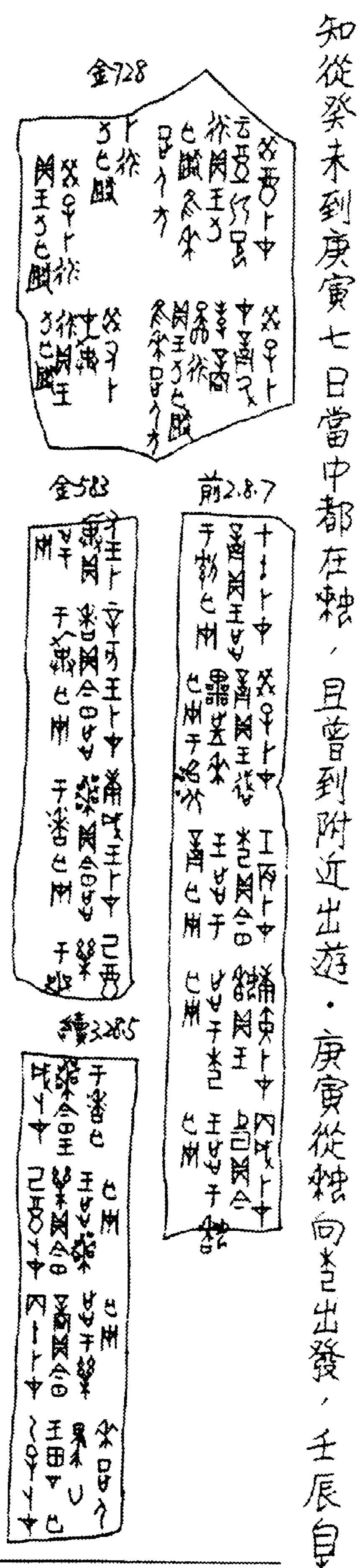
庫1672與前2.16.4兩片均記載甲午從[illegible]出發往[illegible]，因這是王十祀十二月舉行彡祀的甲午日，所以檢查一下祀譜表，便知是帝辛王十祀十二月下旬彡祀上甲的甲午日。據此也便知右舉諸片均屬帝辛王十祀之物，証明以上所作的接續是正確的。十二月下旬甲午從[illegible]往[illegible]，三日後的丁酉至於某地（地名缺損），因這丁酉已在正月，所以十二月與正月的交替當在甲午與丁酉間。進而二日後的己亥在[illegible]地，且出發往[illegible]。而下舉的金574、前2.17.3、2.17.5、2.10.1接合片則載己亥的次日庚子在[illegible]，可知[illegible]、[illegible]間為一日行

程。更因這庚子也在正月，由此証明此片所載的歷程與右舉的庫1672片是接續的。依據這接合片以及以下所舉諸甲骨片看來，便知王是庚子從[illegible]出發往[illegible]，翌辛丑自[illegible]往[illegible]，翌壬寅自[illegible]往攸，翌癸卯在攸（金544前2116），此日出發往[illegible]（金544），此日也便宿於[illegible]（前2175），在[illegible]留駐二日後，乙巳出發往攸（金544）。翌丙午（正月上旬）在攸（哲庵），此後至二月上旬癸酉二十七日都駐於這攸地（正月中旬己酉在攸（金544）、癸丑在攸（掇189）、乙卯在攸（前2121）、正月下旬丁巳在攸（前2122）、己未在攸（前2122金544）、癸亥在攸（掇189南明786遺405）、乙丑在攸（金544）、二月上旬癸酉在攸（掇189前2166）），這期間曾在正月己未田獵於亏，乙丑出遊於攸東（金544）。





雖然沒有看到從攸出發的干支的記載，可是已知二月癸酉在攸，其四日後的丁丑從某地（地名缺損）往鼓，翌日戊寅自鼓往[illegible]，二日後的庚辰自[illegible]往[illegible]（金544前2161），所以假定癸酉從攸出發的話，那麼到達[illegible]地前後就需時七日了（攸→鼓（五日）、鼓→[illegible]（二日））。可是實際上攸、[illegible]間的路途如前所記只要四日行程，以此為基準，則便應是在二月丙子自攸出發了。於是如右所述經過某地、鼓、[illegible]，至庚辰日再向[illegible]地前進，翌辛巳自[illegible]往[illegible]（金544前2185）。然而下舉的前2183片上卻載二月某日自[illegible]往樂，而前2144日以前往樂之日為庚辰，由此可知是在二月庚辰自[illegible]往樂。而這二月庚辰如右所述乃自[illegible]往[illegible]之日，所以可以解釋為這天到達[illegible]地後，當日又從[illegible]地往返於樂，翌日辛巳再從[illegible]向[illegible]前進。而翌壬午自[illegible]往[illegible]（前2183），至翌二月中旬癸未到達[illegible]（掇189），這[illegible]、[illegible]間的行程日數為三日，與實際情況正好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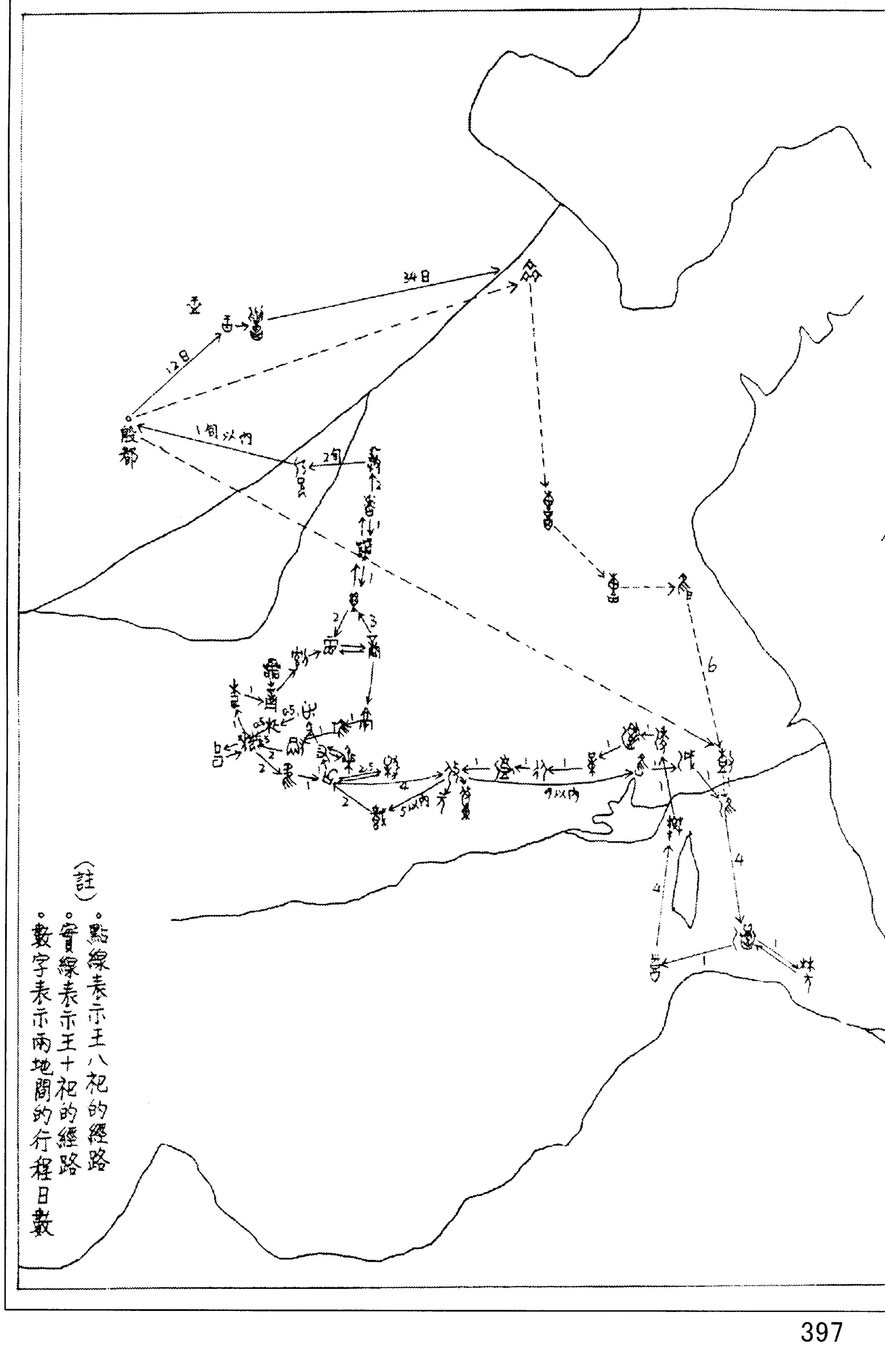
掇189片載癸未在[illegible]，次旬的癸巳在商，這記載與下舉的金728片及前287片癸巳在商的記載符合，可知這些都是同時之物。前287片載癸未在[illegible]三日後的丙戌從[illegible]行往[illegible]，至庚寅日而在[illegible]，由此可知從癸未到庚寅七日當中都在[illegible]，且曾到附近出遊。庚寅從[illegible]向[illegible]出發，壬辰自[illegible]往商，翌癸巳自商出遊於[illegible]，翌甲午自商往勤。而這甲午日是在二月下旬，前舉的掇189片載在商次旬的三月上旬癸卯在[illegible]，可知是甲午從商出發，經勤而至[illegible]的。癸卯在[illegible]次旬的癸丑這天，金728片載作在[illegible]，這記載與金583片癸丑在[illegible]的記載符合，可見此片也是同時之物。從而與此片的干支、所在地名均相同的續3285片也是同時之物了。據此則王於癸卯在[illegible]以後，乙巳日曾行田獵。丙午在商（續3285），同日前往樂，三日後的己酉在樂（續3285金583），同日向[illegible]出發，庚戌在[illegible]（續3285金583），同日向沓出發，辛亥在沓（金583），同日向[illegible]出發，二日後的癸丑在[illegible]（金583）。於是二旬後的癸酉而在[illegible]（金728）。進而次旬癸未及二旬後的癸巳便不再記習見的「王來征夷方」之辭了（金728）。征伐期間的貞旬卜辭沒有不記這一辭的，可是到這裡便不記了，足知在癸未以前已回到了殷都。因此董作賓氏認為從右記的[illegible]地更進而進攻[illegible]地，以及陳夢家以為從[illegible]又再去進攻[illegible]地的說法，都是不妥當的。

帝辛王十祀攻略夷方的歷程，大致便如上所述。從九月上旬甲午卜征伐夷方，三日後的丁酉出發開始，至次年四月中旬返回殷都，一共費時八個月。茲將此役的日程以及所經的路線，加以歸納如下。

帝辛王十祀征夷方日譜

王十祀九月上旬	甲午	在殷	卜人方	前4183、3276、明124
（九月中旬）	丁酉	在殷	王步	同右
王十祀九月下旬	己酉	在舌		遺283、己酉戌命彝
（九月下旬）	辛亥	在舌		同右
（十月下旬）	乙酉	在沓		同右
（閏十月）	丁亥	在樂		同右
（閏十月）	己丑	在[illegible]		同右
（閏十月）	辛卯	在[illegible]		同右
（閏十月）	壬辰	在[illegible]		同右
閏十月	癸巳	在[illegible]		同右
王十祀（閏十月）	甲午	在[illegible]		同右、續3245
閏十月	乙未	在[illegible]		同右
（閏十月）	丙申	在[illegible]		同右、續3466
（十一月上旬）	辛丑	在商		同右
（十一月上旬）	壬寅	在商		續3466
十一月上旬	癸卯	在商		金544
十一月中旬	癸丑	在[illegible]		同右
（十一月中旬）	甲寅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後2512
（十一月中旬）	乙卯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前2410
（十一月中旬）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同右
（十一月下旬）	己未	在[illegible]		林1461
（十一月下旬）	庚申	在[illegible]		同右
（十一月下旬）	辛酉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前2115
十一月下旬	癸亥	在[illegible]	步𠂤	同右、金544
（十一月下旬）	甲子	在𠂤	从[illegible]	續3307
十二月上旬	己巳	在𠂤	步攸	同右
十二月上旬	癸酉	在攸		金544、前2161
（十二月中旬）	己卯	在囗	王其[illegible]	金544
（十二月中旬）	壬午	在[illegible]	王亘不[illegible]	南明829
十二月中旬	癸未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金544、遺464、前251
（十二月中旬）	甲申	在[illegible]		前2165
（十二月中旬）	乙酉	在[illegible]	步洛	金544
（十二月中旬）	丙戌	在洛	步渻	前2163
（十二月下旬）	庚寅	在渻	王[illegible]林方	前2163、2165、庫1672
（十二月下旬）	壬辰	在渻	至[illegible]	庫1672、前2163、2164
十二月下旬	癸巳	在渻		南明786、前2166
十二月下旬	甲午	在渻	步[illegible]	庫1672、前2164
正月上旬	丁酉	在囗	从囗	同右
（正月上旬）	己亥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同右
正月上旬	庚子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前2173、2175
（正月上旬）	辛丑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同右
（正月上旬）	壬寅	在[illegible]	步攸	金544
正月上旬	癸卯	在攸		同右、南明786、掇189
（正月上旬）	癸卯	在[illegible]		前262
（正月上旬）	乙巳	在[illegible]	步攸	金544
正月上旬	丙午	在攸		哲庵
（正月中旬）	己酉	在攸		金544
正月中旬	癸丑	在攸		掇189
（正月中旬）	乙卯	在攸		前2121
（正月下旬）	丁巳	在攸		前2122
（正月下旬）	己未	在攸		同右
（正月下旬）	己未	在攸	田亏	金544
正月下旬	癸亥	在攸		掇189、南明786、遺405
（正月下旬）	乙丑	在攸	遊攸東	金544
二月上旬	癸酉	在攸		掇189、前2166
（二月上旬）	（甲子）	（在攸）		
（二月中旬）	丁丑	在囗	步鼓	金544
（二月中旬）	戊寅	在鼓	步[illegible]	同右
（二月中旬）	庚辰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同右、前2185
（二月中旬）	庚辰	在[illegible]	从樂	前2183、2144、前2185
（二月中旬）	辛巳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金544、前2185
（二月中旬）	壬午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前2183
二月中旬	癸未	在[illegible]		掇189
二月中旬	丙戌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前287
（二月下旬）	庚寅	在[illegible]	步[illegible]	同右
（二月下旬）	壬辰	在[illegible]	步商	同右
（二月下旬）	癸巳	在商	[illegible]	同右、掇189、金728
（二月下旬）	甲午	在商	步勤	前287
三月上旬	癸卯	在[illegible]		掇189
（三月上旬）	乙巳	在[illegible]	王田囗	續3285
（三月上旬）	丙午	在商	步樂	同右
（三月中旬）	己酉	在樂	步[illegible]	同右、金583
三月中旬	庚戌	在[illegible]	步沓	同右
三月中旬	辛亥	在沓	步[illegible]	金583
（三月中旬）	癸丑	在[illegible]	步囗	金583、728
三月下旬	癸亥	在囗		
（四月上旬）	癸酉	在[illegible]		金728
（四月中旬）	癸未	在殷		同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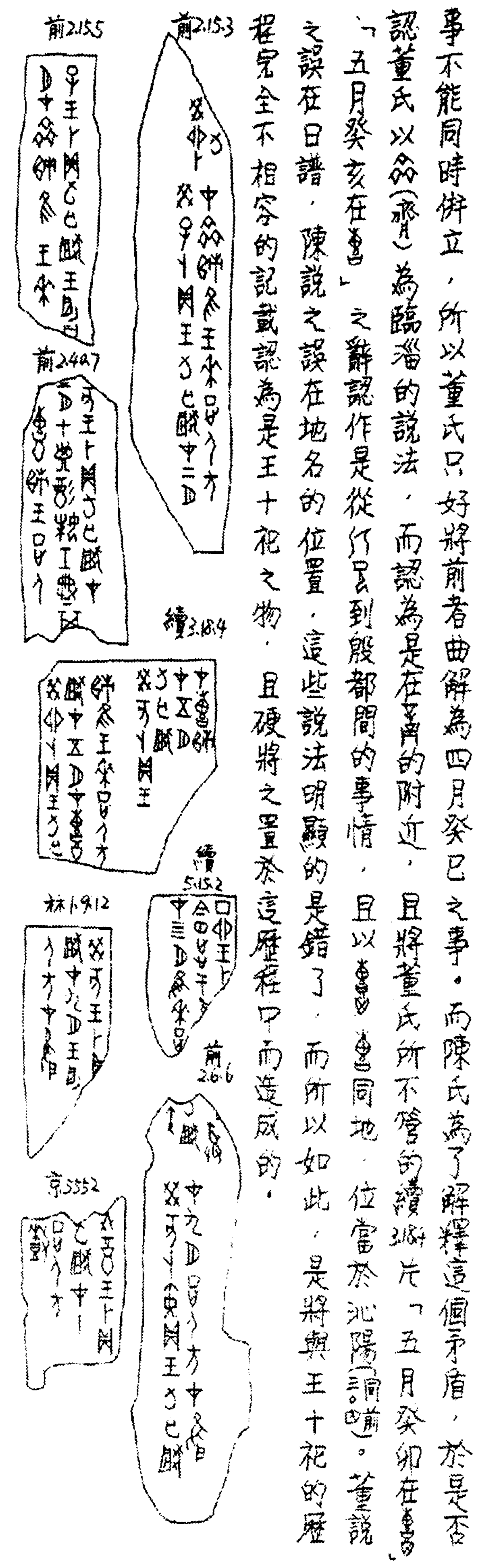
帝辛王八祀・王十祀征伐夷方歷程



（註）・點線表示王八祀的經路
・實線表示王十祀的經路
數字表示兩地間的行程日數

二、帝辛王八祀征伐夷方歷程

董作賓氏認為下舉的前2153、2155、266、林1912等片都是王十祀之物，而征伐夷方事受卜於九月甲午，因此歸屬前266林1912片的「九月癸亥在𠂤」於歷程的初期（殷曆譜）。陳夢家從之，且認為京5552片（與[illegible]三三五片同辭）的「十月癸酉在鼓」是王十祀之物，據此以補足董說（綜述）。如果依照這說法，則是從九月上旬甲午卜征伐夷方開始，九月下旬癸亥而在淮北七日行程處的𠂤地。而如前記有「十月乙酉在沘」的記載，於是在鼓的十二日後王便在商北的沘地，然後又朝淮進攻。這也就變成是從殷都直接開往淮的附近，然後返回商北，又再向淮進攻了。董、陳二氏為了救正這個難以自圓的說法，於是認定𠂤的位置在黃河沿岸上，陳氏且認為鼓「地當在大河之南，鄭州附近」（詞彙）。然事實上這說法並不妥當（參前述地名的位置），可知右說是不對的。「九月癸亥在𠂤」、「十月癸酉在鼓」實與王十祀的歷程不能相容。此外王十祀的歷程裏有「二月癸巳在亝」之辭，可是董氏卻將之配置於四月，而代之以前2153片的「二月癸巳在[illegible]鄙」，認為王從淮經杞、史往亝，然後南下至鼓、淮，四月中旬在杞，四月下旬才是「在[illegible]鄙」，從而這中間便無法容納下舉的前2407續3184片的記載了，於是也就不管這兩片。因「二月癸巳」這天「在[illegible]鄙」與「在亝」兩事不能同時併立，所以董氏只好將前者曲解為四月癸巳之事。而陳氏為了解釋這個矛盾，於是否認董氏以亝（齊）為臨淄的說法，而認為是在商的附近，且將董氏所不管的續3184片「五月癸卯在喜」、「五月癸亥在壴」之辭認作是從亝到殷都間的事情，且以喜、壴同地，位當於沘陽（詞彙）。董說之誤在日譜，陳說之誤在地名的位置，這些說法明顯的是錯了，而所以如此，是將與王十祀的歷程完全不相容的記載認為是王十祀之物，且硬將之置於這歷程中而造成的。



右舉諸甲骨片構成如下的歷程。

（帝辛王八祀歷程）

二月下旬	癸巳	在亝	（前2153 2155）
四月上旬	甲子	在喜	（前2407）
四月上旬	丁卯	在𡆥	（續5152）
五月上旬	癸卯	在喜	（續3184）
五月下旬	癸亥	在壴	（同右）
九月下旬	癸亥	在𠂤	（前266 林1912）
十月上旬	癸酉	在鼓	（京5552）

因續3184片所載的癸卯在五月上旬，所以以此做為基準來推算的話，則續5152片的四月丁卯合當在上旬，前2407片的甲子在四月上旬，前2153片的三月癸巳在下旬，前266片的九月癸亥在下旬，京5552片的十月癸酉在上旬。這些個月份、干支有條不紊地構成一段曆譜。據此則前2407片的甲子是在四月的上旬，將其間的闕文補足的話，則成「（癸）亥王卜貞旬亡𡆥在（四）月甲子酒妹工典其（　）在喜師王征夷（方）」。行工典於四月甲子，試檢視祀譜，則除帝辛王八祀的𡧊工典外別無可能（雖然帝辛王廿七祀、卅一祀也有適合的可能，可是照所假定週期的情形看來，這些都不確實），雖然祀譜表裏的這個四月甲子排在四月中旬，可是後面的「祀譜表的檢討」已將這四月甲子修正在上旬，所以正好與右面的歷程符合，從而証明了這歷程乃是王八祀之事。據此則是二月下旬癸巳在亝，郭某釋亝為「齊」，謂「殷代之齊當指齊國首都營丘附近，今山東臨淄縣也」（通纂五七三）的認為是臨淄。由此南下，四月上旬甲子在喜，至五月上旬癸卯仍留駐此地，進而於五月下旬南下至壴（位於自淮北行八日行程處），三個月後的九月下旬癸亥移駐於壴附近的𠂤（𠂤位於自淮北行七日行程處），這四個月間都在壴、𠂤間，由此可知這次征夷方的目的便在為攻略這一帶地區。次旬十月上旬癸酉自𠂤地移駐於𠂤南六日行程的鼓地，此後可能便循王十祀征夷的路線返歸殷都。這次征夷從「在亝」到「在鼓」，共計七個多月，再將從殷都至亝，以及自鼓返殷都的日數（以王十祀的情形來算，大約要三個月）一併算上的話，差不多便需時十個月。

可以引証為征伐夷方歷程証據的卜辭，除上引者外便不再有了。可是金文還有以下諸辭：

據三、三·四六　丁巳王省夔且王易小臣艅夔貝隹王來征夷方隹王十祀又五彡日

據二、二·八六　王圍夷方無敄咸王商作冊般貝

三代八、三三·二　令伐夷方𡧊……在十月彡日

三代一三、四二·十三　……在十月隹子曰令望夷方𡧊

據此，二、三、四、六載王十五祀征伐夷方之事，陳夢家臆斷的說「卜辭與金文年與祀季都不相合」（詞彙），將這些全都認作是帝辛王十祀之物。其實這王十祀征伐夷方之辭中的丁巳彡日祀，在帝乙、帝辛兩者的祀譜中都可以舉行，所以其究竟誰屬，實難決定。可是

三代八、三三、二載的十月彡日祀，在帝乙祀譜可行於王十二祀以後，而在帝辛祀譜則要到王五十祀以後了，所以可以推想這應是帝乙時物，但這還必須根據更新的資料才能進一步檢討。

（五）旨方、召方

卜辭中有旨方與召方，羅振玉釋此二者為一字，以為是「旨」（考釋中五十），其後葉玉森（集釋一·二七）、郭某（粹釋一一二七）、孫海波（文編四·七四）、于省吾（駢枝二二）、胡厚宣（慶壽封建制八）、楊樹達（卜辭求義四六）、陳夢家（綜述二九六頁）、李旦丘（續考一四）諸家均從其說。但是此兩者如下所說實是異字。旨方第一期只見一例（續3371），旨字除被用作「……𠂤……旨……」（文478）外別無他例，可是第一期的人名中卻經常可以見到「旨」，及季良壺的「旨」於齊侯獻作「旨」，如準此例，則此旨召當為一字。旨从匕、曰，而匕即⺈之訛，就是「匕」。從而也就是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的旨字。旨方可能是人名旨的封地。然而作召方的用例只見於第四期（佚520 粹1124 1126 1127 摭續1450 後下24.13 甲810 寧1423 1425 1426 1427 1429 南明616 摭續144 京4387 書道10.5 續存1946），作召（粹1127）、召（粹1126）、召（粹1124），从刀、口，麋生敦的「召」、召父鼎的「召」與之一字，刀即刀，所以就是召字。如此說來，此二者字形相異，用例的時期也不同，更且如下所述前者為與國，後者為敵國，可知此二者是兩個不同的方國。

第一期的「旨」字的用例，舉之如下。例中的「旨𡆥」、「㞢𡆥」，是卜旨方有無尤禍之語，又「[illegible]」乃專門用於殷之隸屬國的用語，可知旨是隸事於殷的方國。陳夢家以之為「耆」的假借，謂「旨當是耆國」，位於殷西（綜述二九六）。

乙4536　[illegible]旨比𡆥

續3371　[illegible]旨[illegible]

第四期的「召方」其用例舉之如下。例中載有告召方之侵略於父康丁、及命王族或召往追擊或討伐之事，可知是個殷的敵國。其地望根據下舉之辭知

甲810　己酉卜召方[illegible]

寧1424　[illegible]召方[illegible]

南明616　[illegible]召方[illegible]

摭續144　[illegible]召方[illegible]

粹1125　[illegible]召于[illegible]

寧1427　[illegible]召方[illegible]雝卜九月

位於殷的西南。粹1125片是卜𢀛（𢀛之省即御字）召與[illegible]之事，寧1427片則是在雝卜召方的征伐事，可知召方位於[illegible]、雝一帶。[illegible]、雝已如前述位於殷的西南，所以召方也當位於西南。位當於殷的西南而以召為名的地方，實即周代召公奭的采地召城（陝西雍城東有召城），因此殷的召方當是指的這一帶地方。

要之，旨方（旨方）乃殷的與國，為旨的封地，其地望尚待後考；而召方（召方）則是敵國，其地望

在殷西南召城附近。

（六）𢀛方

因𢀛、𢀛、𢀛、𢀛、𢀛、𢀛為同字異文（見續編），所以𢀛方、𢀛方、𢀛方、𢀛方當然也是同一地方。如下所舉，第一期（前6.6.6 續存596 597 598 599）、第三期（續3.44.7 3.44.10 粹144 甲507 574）、第四期（後下18.5 京2991）、第五期（續3.13.1 甲1948）等期均有討伐𢀛方的記載。

（第一期）前6.6.6　[illegible]

乙4598　[illegible]

（第三期）鄴3.44.10　[illegible]𢀛方

後下42.6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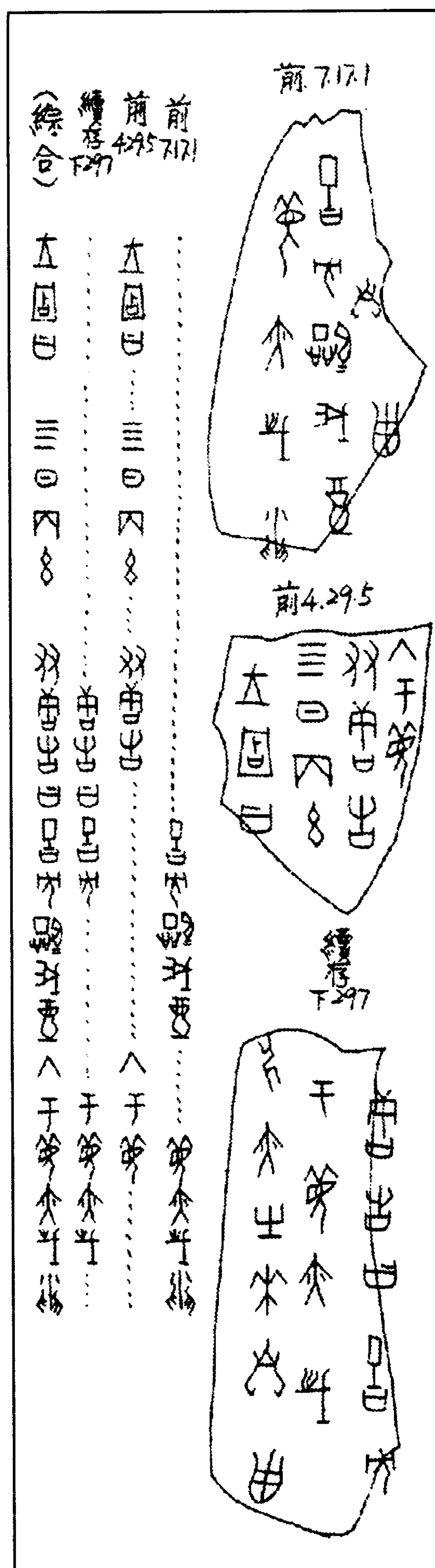
（第四期）京2991　[illegible]

粹1167　[illegible]

（第五期）甲1947　𢦏𢀛方

諸家均從孫詒讓的釋羌說，認為就是「西戎」。可是此外另有羅振玉的釋羊說與郭某的釋𦍌說，所以光從字釋就認定是西戎，不是妥當的方法。

地名中有𢀛，可知𢀛方也是指的這一個地方。試假定真是指的這地方的話，那麼根據前述𢀛地位在淮北三日行程處看來，可知當位於東南。可是像「[illegible]」（前6.6.6）、「[illegible]」（書道32）之辭，卻記載命令𡆥哥去攻伐𢀛方事（依[illegible]方（前五·二三·五）[illegible]的用例看來，[illegible]有伐義，郭某釋作「攻」（甲骨文字研究釋工）），以地處西北的諸侯𡆥哥，而命令他去攻伐方向正好相反的東南之地，於理實在不合。且粹1170片載「[illegible]」之辭，卜𢀛是否入侵𡆥地，可知𢀛方接近𡆥地，位於西北，因此決不是指𢀛地的附近。依據這粹1170之辭，知𢀛方位於西北。可是下舉的三片卻有作「𢀛」形的，這三片都是同時卜，所以將其所載之辭綜合起來的話，便成「王繇曰……四日丙午……友唐告曰𢀛方征我奠入于𢀛亦𢦏[illegible]」，



這裡的「□□」就是他辭的「□□□」（前四·三五·三）。□□□與□□□、□十□同為□侯的一族。下舉的菁2片

菁2　□□□□□□□□□□□□□□□□

簠地31　……□□□十……□□□□□

載「□□□」，簠地31片載「□十□」，二者均來告吕方的侵略，可知□地正當於吕方侵寇的要衝上，而這綜合辭也載□□□來告吕方的侵略事，謂吕方侵入我甸，入於□，亦𢦏傷□，可知□□、□、□三地相隣近，而□在吕方與□之間，從而可知西北有□與□，□近於□，□近於□。因□與□近隣，所以□與□自也相接近，而兩者字形又相近，因此當是同一個地方。果真如此，則□方自也與□相近，而位於吕與□間，所以當位於吕方之南。陳夢家以為「或在晉南，或在河內附近太行山的區域」（綜述二六一）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這個西戎的□，□，與鄭伯𥃦羌字的□，以及說文「羌西戎羊種　从羊人，羊亦聲」的羌，三者字形相近，可知□是羌的本字，□為省文，而說文則作羌。至於□乃是與□字形相近的假字，或由於羌（□）與沃、𣁋（□）二者聲音相近而有的假借。□方、□方就是西戎之羌。

(七) □方

□方（龍方），有在第一期（鐵495、續4262、文628、乙3797、5340、續存1302）、第四期（庫1001）予以征伐的龍方，也有於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臣屬於殷的龍方。其例如下：

（第一期）乙5340　□□□□□□

續4262　□□□□□□□□

卜590　□□□□□□□□□□

鐵1053　□□□□□□□

（第四期）庫1001　□□□□□□□□

（第一期）文628　□□□……□□……□□

遺163　□□□□□□□□□

京1839　□□□□□□

上舉的甲骨片是卜□□□□、□、□往伐龍方之事，又卜龍方之降𦳩、受年、田獵、有尤。前者是敵國，後者是與國。前者載有「□往追□」、「□以□伐□」之辭，可知其地望近於西北的□地。又因下舉的□與□併記於同一片上，証明此地也近於□方。

乙4073　□□□□□□□（乙2972、3017）

鐵1053　□□□□□□（下6.46、撥1.520、綴355）

乙7810　□□□□□□（文626）

京1292　□□□□□□

至於後者載有「……□田于□」之辭，可知這個龍方近於東北的□地，因此這兩者位於不同的方位，並不是同一個地方。

乙5409　□□□□

（第三期）遺407　……□田于□

佚219　……□田□□

粹945　□□□□□□□□□□……□

（第四期）前4534　□□□□□□□□□□

要之，龍方一在西北，鄰近□方，殷朝曾予征伐；一在東北，為卜降𦳩、受年、有尤、田獵之地，此兩者同名異地。

(八) 央方

央方只被稱於第一期（前7154、後上18.4、下13.4、34.7、續3124、誠355、撥2461、簠游68、庫1517、遺276、續存627），武丁曾派兵五千往伐之。其地望如依下簠游68片的記載，知王經□地（甲2880中□）往央，而□地例如「□□□」（前6.58.1）之辭，與□地併稱，可見位於□的附近。從而知央方位於西北，距□方、龍方不遠。（陳夢家釋鐵二四五三片作「王从望乘伐央方」錯）

前7154　□□□□□□□□（□）□□□□……

續存627　□□□□□□□□□□□□□

簠游68　□□□于□□□□□……

（述二九〇）其實是「□□□□□」（□□□□□）一辭的誤讀

(九) □方、□方、□方

□方見於第一期（前4446、6.61、6.63、6.67、6.186、林2.14.13、續3124、3125、乙1986、3264、續存626、627），□方見於第四期（佚276、甲2277），□方也見於第四期（前1.47、甲3115、續存634），各期均予以征伐。下舉的前4446片之辭與「□□□□□□□□」（鐵122）文例相同，如前所記像這樣的辭例是卜聽從□侯□□的報告而征伐□方之可否的意思。由此可知□方一定位在□侯封地的附近。□侯，如「□□□□□□□」（前7344）、「□□□□」之辭所載，曾進言「□□」，可見其封地近於□（周），而□在「□□□□□」（續3283）之辭中被命往□地，另外在「□□□□□□□□」（乙7312）之辭則卜□之可否，因知其地近於□、□。□地如前所述與□是同一個地方，位於□（論叢）北二日行程處。又□即□字，可能就是黍地，所以□當即在□、□間。因此可知□侯的封地大約便位於河曲附近，而□方則位在其西南方。

□方　續存627　□□卜□□□□□□□□□一D

前4446　□□□□□□□□□□□□

□□　佚276　……□卜□□……□□

甲2277　□□卜□□□□

□方　續存637　□□卜□□□□十

拾415　□□（卜□□□□□□□□□）

□，王襄釋作「羌」（簠徵人），丁山釋作「曹之鄰邑」（□釋），可是羌已如前記是指□方，至於鄰邑乃殷東之地，所以決非位處西南的□方。葉玉森如下所引釋作「蒙」，于省吾從葉說，以□為冒，讀□聲，謂即尚書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的「髳國」。髳國在巴蜀姚府以南，即古之髳，此與謂□方位於西南的事實一致，因此姑從于說釋為髳國。

葉玉森——□、□為□形，即帽之初文，冒為準初文，其上之□為帽飾。□□即篆文□之旁，从□所由孳。篆文蒙下从豕，卜辭□□下則从人，疑即蒙字，猶卜辭□（□）从大象人形，而篆文則譌變从犬。□覆人首曰蒙。易明夷以蒙大難，釋文蒙冒也。（集釋四六）

于省吾——卜辭□象以羊角為飾之帽形，□字之音亦必讀如冒□毛……其稱□方或□，□後世譌為□，□當即髳，字亦通髦。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契文稱□或□方，即書牧誓之髳，从髟者為繁文，經傳亦作髦者借字。（駢枝續論釋□）

右例中的甲2277及拾415均載□往伐□方、□方，可知此二者是同一個地方。而如依從右引的葉于二氏之說，則□、□就是第一期所作的□方了。

(十) □方

□，羅振玉釋作「洗」（中考釋），楊樹達從之，以為就是說文「姺，殷諸侯為亂」的姺（甲文說下四五），郭某則釋作「湔」（通纂五），陳夢家從之，以為是「湔方」（綜述二九〇）。□只見於第一期（鐵1624、1933、前7421、續4571、粹1123、撥1382、續存611），如下所舉殷曾予以征伐。征伐□方由□主其事，續4571片的□□□就是𢦏□方（說文：𢦏，傷也），又撥1382片之辭與「□□□□□□」（林2279）文例相同，乃當□征伐□方時卜受神祐與否之辭，由此可知□的封地近於□方。如依據下列諸辭所載，則知□的封地（戩2312有□方之稱）位於西北。甲2239片之辭與「□□□□□□□□□□□」（菁2）、「□□□□□□□□□」（後下37）之辭的文例相同，根據這文例知□的封地便在西方。此外有時卜吕方的侵□（前781），有時卜□的征伐□方（文568），有時又卜□的征伐□方（戩1214），可知其封地必近於吕□。更且命□□於□地（林二·一九·七「□□□□」、前四·三四·二「□□□□□」）（續1171）、或命□从於□地（續532），所以也應近於□□。從而可知□的封地在西北，位於吕□與□□間。因只有□去征伐□，所以推想□方也應位於西北。

鐵1933　□……□□□□

續4571　□□卜□□□□□

撥1382　□□□□□□□□□（鐵1624、前7421、粹1123、續存611）

甲2239　……（□□□）□□□□（□□）

前781　□□□□□□□

文568　□□□□□

戩1214　十□卜□□□□□□□

續1171　□□□□

續532　十□卜□□□□□□

(十一) □方

□方只見於第一期下舉的兩辭。京1230片載：吕方其以□方迫吕乎？可見□方是吕方的盟國，而吕地如前所述為殷北之地，所以其地望大約便在吕方與吕地間。

京1230　□□卜□□□□□□□□……

佚680　□□（文634同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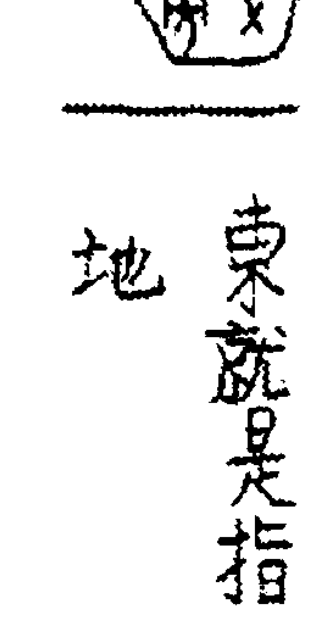
(十二) □方

□方（馬方）見於第一期（前4464、乙5408、京1681）與第二期（前4461、4463、撥續152），兩期中均予以征伐。下舉的前4461片之辭便是於征伐□方時將受神祐與否之辭。其地望則例如林2.15.18片所載「□□卜□□□□□□」之辭與前記的「□□□□□」之辭文例相同，是卜王伐□方與□方之辭，可知□方近於□方。又下舉的甲骨片有告□方來侵略河東之辭，依□方與□方鄰近的事實看來，這裡的河東就是指後世魏國安邑附近的河東。由此可知□方在□方之南，位於河西之地。

（第一期）乙5408　十□卜□□□□□□□□□□□一D

（第二期）前4461　□□□□□□□（□）□□（□）二D

前4454



(十三) □方

□方只見於第一期（前5125、5131、粹1174、庫604、佚125、354、乙905、2065、2108、5582、5591、5761、5765、5770、6692、7981、續628、629、630、下631），如下所舉載殷遣□、□□攻擊□方的□地之事。□這地方如下所舉在第一期及第四期曾予以□（𢦏）伐，可知是個地名。□□就是□方的□地。如上所舉是卜敦伐這□地於□之事，可見□地在□。而□如前所述應位於河曲附近乃至巴蜀之地，□地便在其間，從而可知□方的地望便是在河曲、巴蜀之間。

乙5582　十□卜□□□……□□□□□

乙6692　□□卜□□□□□□□□□□□□□□

乙2108　□□□卜□□□□□□□

（第一期）後上9.7　□□卜□□□□□□二D（明2330、粹1175、續1.52.1、5.35.5）

（第四期）粹1176　□□卜□□□□□（甲3□1）

𠧟，羅振玉謂是「𡏳」（增考中四）。郭某則釋作「基」，謂「當是基之異，从土其聲，其方疑即箕子所封之箕」（通釋五二六），陳夢家從其解釋，且謂「其方或是箕方」（綜述二八八頁）。然箕方與𠧟方的地望根本不同，所以陳說並不妥當。又郭某以為𠧟从土其聲，可是第一期土字絕無作丄形之例（第一期的Δ經Δ↓Δ↓的演變至第五期始作丄），因此這字釋也不可遽從。

（四）田方、𤰔

田方，第一期見於下舉兩片甲骨裡（乙2170、3536）。田方也被單稱為田。如下所舉知田與𤰔是一個字。

乙3536 田方弗[illegible]出[illegible]　乙3581 [illegible]田弗[illegible]（出[illegible]）　京1269 [illegible]𤰔弗[illegible]（出[illegible]）

乙2170 田方弗[illegible][illegible]　乙3142 [illegible]田弗[illegible][illegible]　鐵36.1 [illegible]𤰔[illegible]出[illegible]

𤰔見稱於第一期（鐵26.1、36.1、128.2，前4.32.1、5.36.4、5.16.5、6.63.1、6.62.2、6.51.6，後下37.4，林1.26.18，續5.22、5.16.6、5.24.3、5.18.3、5.31.7，簠文35，游22，卜641，明886、984、1759，佚63、129、660，文635、636，通別2.8.5，遺602，甲3536，乙4063、5329、5452、5882、6015、6349、7163、7312、7461、7801，鄴1.44.5，掇2.70、2.279，京1267、1268、1269、1270、1271、1272、1273、1274，續存607、1327）、第二期（通別2.5.3、遺90）、第四期（拾4.12，掇2.164、282，南明137，甲436，乙8810、8894）。

𤰔，孫詒讓釋作「周」，王襄釋作「𤰔」（類纂五四），葉玉森釋作「金」（集釋四四）。郭某（甲骨文字研究釋寇）、商承祚（佚考三）、孫海波（文編六三五）、董作賓（新獲卜辭寫本考釋）、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二四）、陳夢家（綜述二九一頁）等均從孫釋。因金文的周字就作田（無惠鼎）、周（史頌鼎）、𤰔（公仲鼎）、周（邢侯尊），所以右邊的田、𤰔就是周，田方就是周方。

孫詒讓—田即周之省文，金文宂敔周作𤰔，周文尊省作田，周公作文王鼎周公字作田，公中鼎宗周作田（舊釋魯誤），此省口與彼同。周即周國。（舉例上卅二）

陳夢家於周的地望以為「周人蓋起於冀州，在大河之東」（綜述二九二頁），但是屬第一期的甲骨片中有「令𤰔圍于𠧟」（續5.28.3）、「口子卜由[illegible]田令[illegible]」（乙8?）之辭，前者卜命田往于𠧟地之事，後者卜田率[illegible]之事，可知周與𠧟、[illegible]兩地相鄰近。𠧟地於第五期作[illegible]，往於[illegible]北二日行程處，而[illegible]即豩，可能就是秦地，因此周大約便位於蒲縣與秦州交界一帶。詩大雅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魯頌閟宮云「實維大王，居岐之陽」，所載公劉時居於岐山之北的豳，十世後至大王時從於岐山之南，這個周的故地在岐山附近的事實與田的地望大致符合，因此田方就是以岐山為中心的地方。

胡厚宣於殷與周的關係，以下列的[illegible]田、[illegible]田、[illegible]田、田[illegible]之辭例為証，以為「本為殷之勁敵，武丁之世終曾被殷征服，而成為殷之所屬」（封建制度二四）的認為周本來是殷的勁敵，自從被武丁征服後，始歸屬於殷，可是如下所說這說法是不妥當的：「[illegible]田」的[illegible]郭某釋作「寇」（甲骨文字研究釋寇），葉玉森釋作「𢦏」（集釋四四），林義光釋作「璞」（文源），唐蘭釋作「𢦏」（殷虛文字記三四），胡厚宣從唐說解作「伐」，認為就是「伐周」的意思（從陳夢家此說）。但是郭某在十批判書中則謂「我從前釋為寇，那是不正確的。按照字的構成，應該是從[illegible]玉由（缶也，盛玉之器），缶（古缶字）聲，說為聘字，較為合理」（十批）的改釋作「聘」，所以如果要解之作「伐」，必需有更明確的證據。「[illegible]田」的[illegible]於說文云「𢦏，傷也」，固然有攻伐之義，然而辭中伐周的並不是殷，而是由，由於他辭作「[illegible]由[illegible]」（屬處），此辭與「[illegible]方ヌ」（粹279）同例，是當殷將派征伐由時，卜將受神祐與否之辭，可見由是殷的敵國，因此「[illegible]田」便是卜敵國由是否侵周的意思。「[illegible]田」的[illegible]有敦伐之義，而敦伐周者乃是[illegible]（[illegible]字見…），這個[illegible]是否殷的諸侯將帥，有待證明，且此辭屬第四期，不是武丁時物。「田[illegible]」的[illegible]在田獵卜辭裏經常被使用，有「網擒」之義，可是胡氏卻認為「讀為擒，此貞伐周之是否有所擒獲」的解之作卜伐周是否有所擒獲之辭。然而他辭作「卜[illegible]田…己未…[illegible]」（乙5329），「令[illegible]田[illegible]」（乙7461），載在田舉行田獵事，可知胡說曲解了事實。如此說來，胡氏所引以為證據的一些卜辭，沒有一例足以證明武丁伐過周。又除了以上所舉外，不只不再發現有伐周之辭，相反地，下舉之辭卻顯示了周臣屬於殷的事實。可知第一期時殷曾伐周的說法是不妥當的。與此胡說相反的，下舉諸辭證明了第一期周屬於殷的事實。

前7.31.4 [illegible]令[illegible]竹[illegible]田

前4.32.1 ㄨ未卜…令[illegible]田由太[illegible]

續5.2.2 [illegible]令[illegible]竹[illegible]田由太[illegible]

明981 太[illegible]令[illegible]田不[illegible]三[illegible]

後下37.4 [illegible]令竹[illegible]田

鐵26.1 [illegible]田[illegible]

拾4.12 口未卜[illegible][illegible]田

乙7161 田[illegible][illegible]

乙3536 田方弗[illegible]出[illegible]（乙2170）

鐵36.1 口卯卜[illegible]𤰔[illegible]出[illegible]（京1269、續存607）

乙3142 [illegible]田弗匕[illegible]（乙3581）

續3.28.3 [illegible]令𤰔[illegible]于[illegible]

林1.26.18 乎卯卜[illegible]令𤰔竹[illegible]

鐵128.3 工[illegible]卜…令𤰔…[illegible]

佚129 𤰔（[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𤰔、[illegible]𤰔」就是有尤、無尤，這用語毫無例外的只用於卜殷的屬國，因此以尤之有無受卜的周方、周，從屬於殷的事實便愈發明顯了。「令𤰔」之辭表示了周是殷之命令的接受者。「[illegible]月出[illegible]」之辭如下所舉只被用於殷的諸侯與將帥，可見以此語受卜的周，實即殷的諸侯或將帥。「[illegible]于田」是說在周為了祈雨祈年之故而郊祀上帝（綜述五七八），「田[illegible]」就是田獵於周，這些都表示了周地臣屬於殷的事實。像這樣，這些辭例都証明了第一期周已隸屬於殷，這事實雖然也可以認為是由於武丁征服的結果，可是在卜辭中，如右所說並沒有發現武丁伐周的証據。又詩經亦云「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魯頌閟宮・鄭箋曰：始斷商），及至古公亶父時（相當於殷第三期康丁、第四期武乙之時）始與殷斷交，在此以前，並無殷、周間有抗爭之事，因此不能說周之屬殷乃武丁征服的結果。這結論再與下舉第四期片上的「周侯」的稱謂相對照，則周必定就是武丁時殷的諸侯了。

前7.22 [illegible]月出[illegible]

林2.24 [illegible]月出[illegible]

文853 [illegible]（月）出[illegible]

續存下352 [illegible]

乙7163 [illegible]月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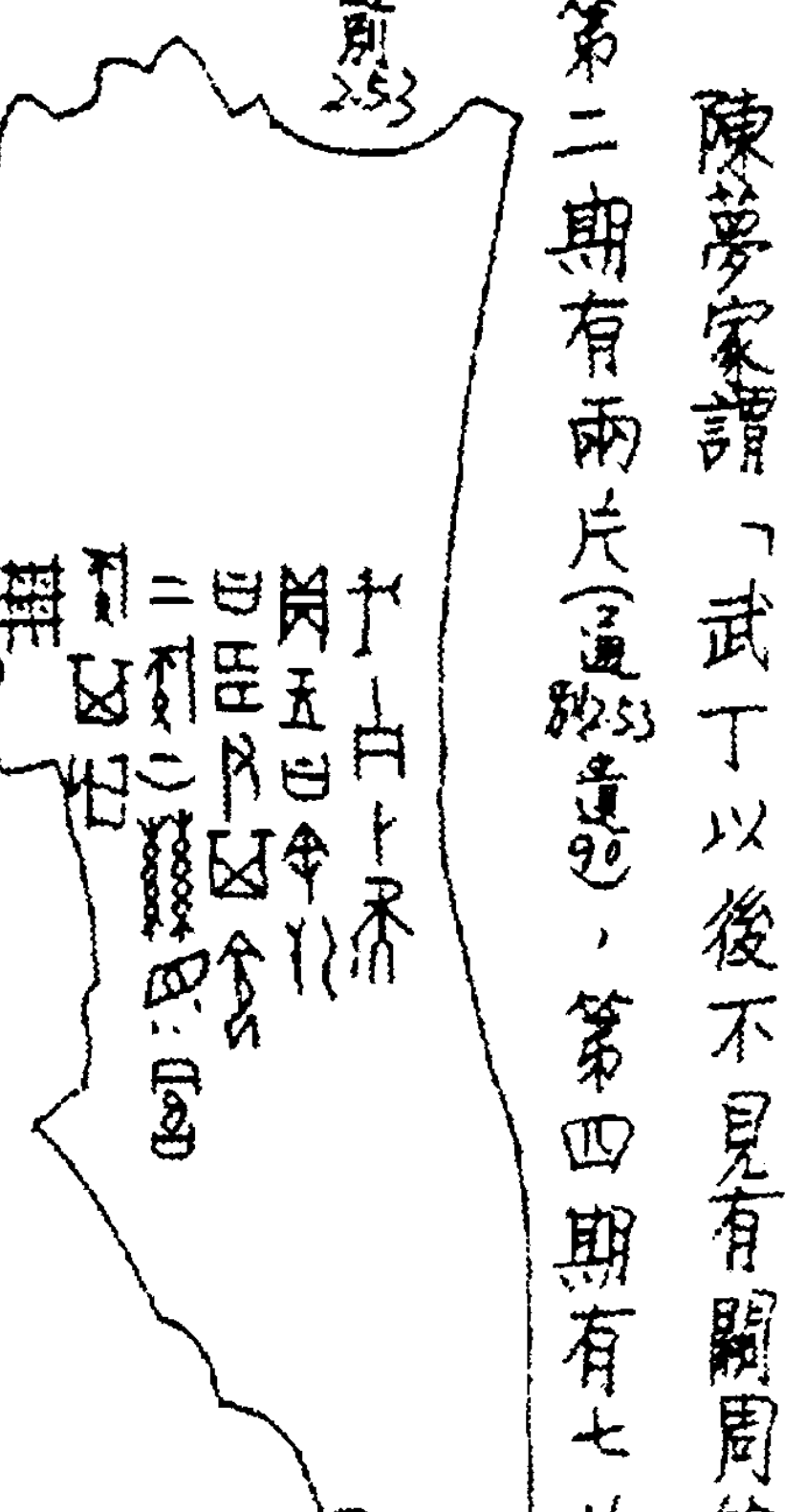
後下37.5 [illegible]月出[illegible]

後下15.2 [illegible]于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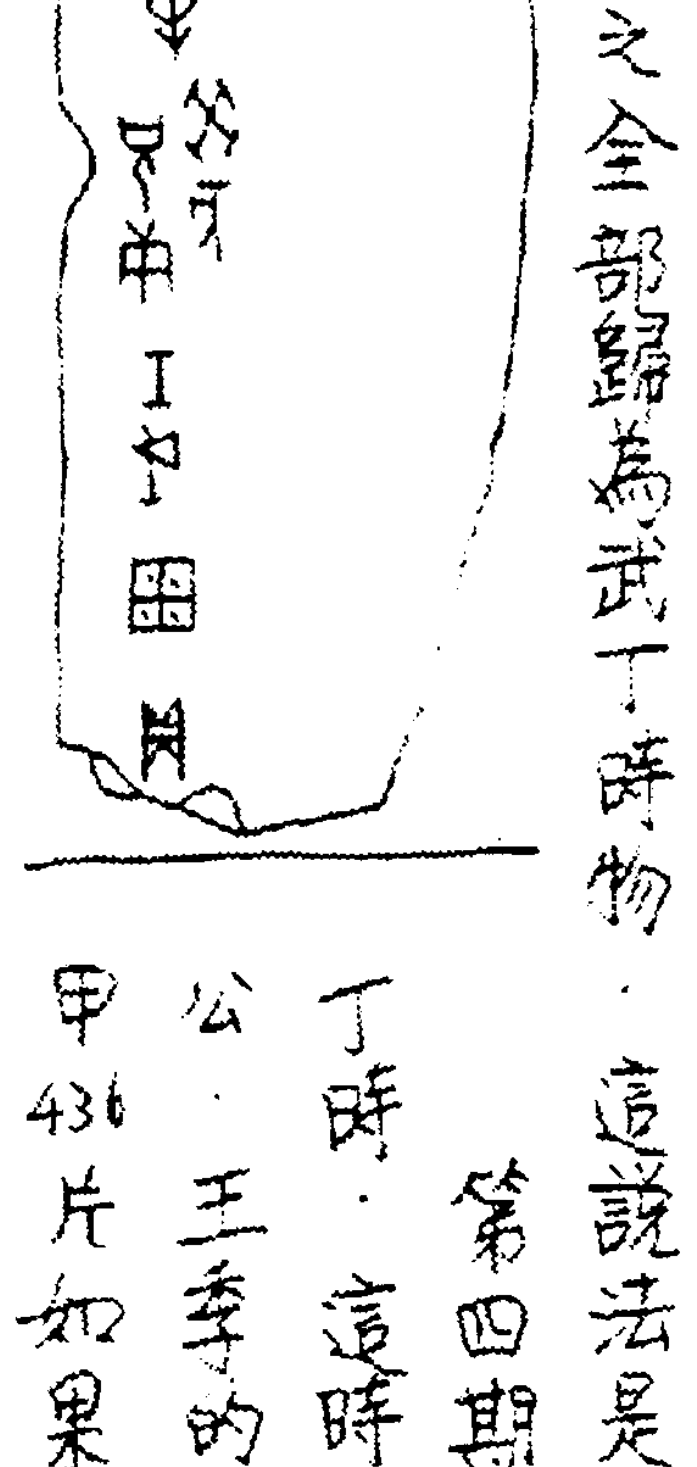
乙7461 令[illegible]田[illegible]

陳夢家謂「武丁以後不見有關周的記載」（綜述二九二頁），其實除第三期及第五期未有發現外，如下所舉第二期有兩片（通別2.53、遺90），第四期有七片，陳夢家將之全部歸為武丁時物，這說法是不對的。

通別2.5.3



遺90



（第四期）

甲436 令田[illegible]今[illegible]月[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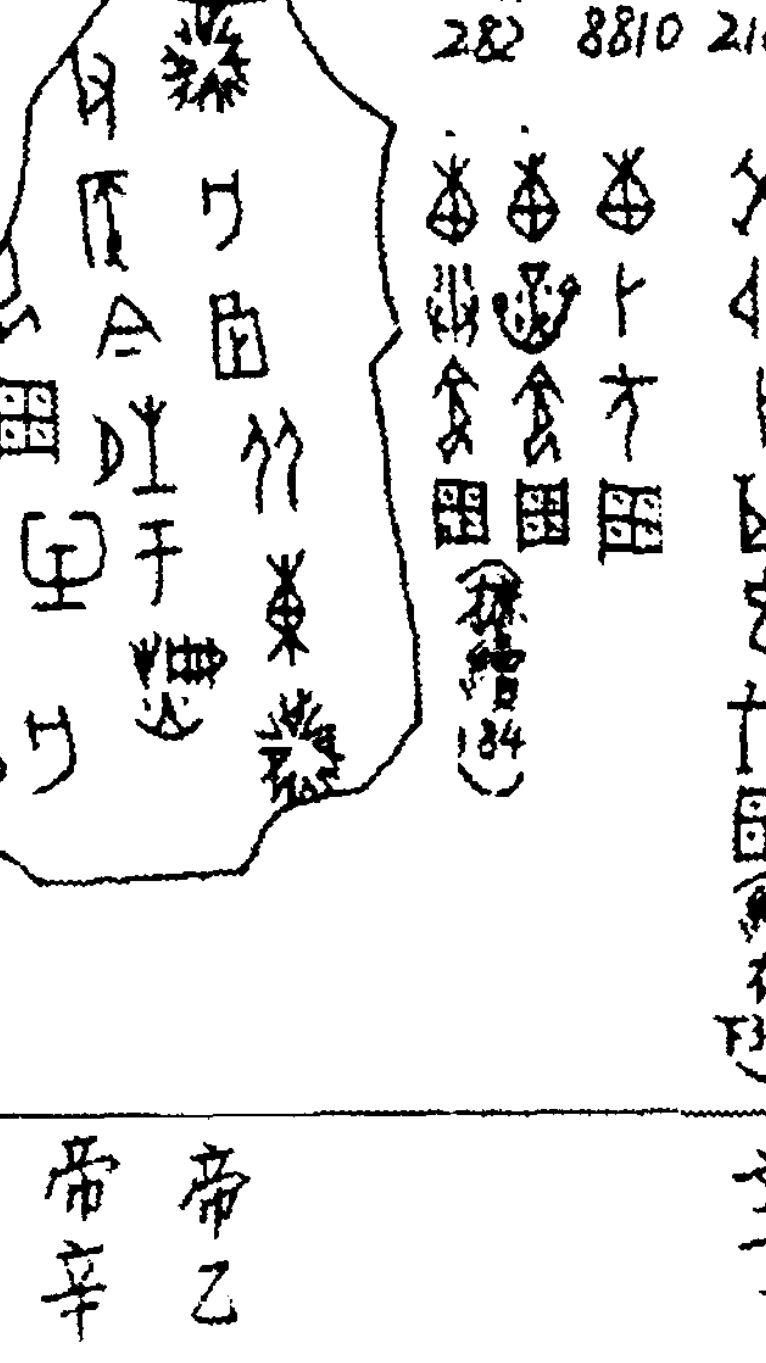
拾4.12 口未卜[illegible][illegible]田

掇2.164 ㄨ卯卜[illegible][illegible]田（續存下311）

乙8810 [illegible]卜[illegible]田

掇282 [illegible]令田（掇續184）

甲436



第四期是武乙、文武丁時，這時期在周正當古公、王季的時代。上舉的甲436片如果照董作賓氏讀作「命周侯今月亡[illegible]」（新獲卜辭寫本考釋）的話，則知第四期武乙時周被稱作周侯，這個記載與竹書紀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太平御覽八三引）及詩經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之說，一併表示了武乙時周為殷之諸侯的事實。例中掇2164片上的「[illegible]」在第一期如右所舉被稱作「[illegible]」，又與[illegible]併稱，[illegible]在「口酉卜[illegible]乙」、「[illegible]于[illegible]」（粹1178）之辭中，亦被稱作[illegible]。「[illegible]」如後所述（參第四章第四節）乃是世襲將帥的官名，第四期文武丁時被用如「[illegible]三[illegible]」（掇2.408），可知此辭的[illegible]為殷將之名。「[illegible]」字如「[illegible]」（庫1750）亦作「口[illegible]卜[illegible]」（庫204）。又「[illegible]于口未[illegible]」（乙6672）亦作「[illegible]」（南師），可見與「[illegible]」是一字。所以此辭便是卜殷將[illegible]傷周之事。其次的乙8810片所載「[illegible]田」的[illegible]乃[illegible]的繁筆，下舉的例辭也與此同類，從而可知此辭是卜的殷伐周之事。像這樣，這兩辭顯然都是卜殷伐周之事，而前者與「ㄨ卯卜[illegible]…田」對貞，因[illegible]字作[illegible]，所以當是文武丁時物。又與後者屬同片之辭例的，如「己未卜由[illegible]日彭」、「口[illegible]卜[illegible]三[illegible]」之辭，皆文武丁時之字體，由此可知文武丁時殷周間發生了怨隙，這事實與竹書紀年「文丁殺季歷」（晉書束皙傳引）的記載正好符合。

南師2.121 工[illegible]卜[illegible]出[illegible]（續存1087）

庫1602 ㄨ下卜竹[illegible]

（古本竹書紀年）

武乙	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文丁	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文丁殺季歷
帝乙	二年周人伐商
帝辛	六年周文王初禴于畢
周武王十一年周始伐商，王率西夷諸戎伐殷	

（殷世系）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周世系）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武王

乙2000 ・卜[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乙1986 ・[illegible]出ㄨ　・[illegible]于[illegible]出ㄨ

粹247 [illegible]于[illegible]于口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的甲骨片，有關周的卜辭一例也找不到，可是竹書紀年卻有「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覽八三引）的記載，這是因為父季歷被殺，因而文王所作的反擊。於是便有「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以伐崇墉」（詩經皇矣）及「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尹聞之，懼以告帝紂。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史記周本紀）的事實發生。文王攻伐西方諸國，以圖謀強大，終於達到如書經康誥所說「我西土惟時怙冒」的地步，成為西方諸侯的盟主而受到尊重。這期間，殷這方面帝乙時如後所記於王九祀有東方夷侯的叛亂，帝辛時如前所記於王八祀及王十祀（王十五祀）曾征伐夷方，是殷的注意力重朝向東方。由第五期有關周的卜辭一例也看不見，正顯示出殷人並未注意到周這事實。武王乘殷之疲弊，終於革掉了大國殷之命。

要之，周原是武丁至武乙時殷的諸侯，而後殷、周間發生怨隙，文武丁伐周殺了王季，文王銳意強大，至武王乃乘殷攻略東方疲弊之餘，將殷"殪"掉。武王不以王者之禮處置帝辛屍體的原因，實是因為他的目的原是為一雪私仇。

(十五) 另方

另方僅見於第一期(文631)，其辭錄之如下。片上的「[illegible]」字舉例來說被用如「[illegible]」(鐵[illegible])，而「[illegible]」字如「[illegible]」(鐵[illegible])、「[illegible]」(遺[illegible])之辭所載，為殷的敵國，可知「[illegible]」是指敵國為患的意思。葉玉森釋之作「求」，謂「說文訓殘也，即殘之古文」，與找訓傷正同」(集釋)，從而可知作「[illegible]」的另方當是殷的敵國。下舉的兩辭文例相同，前者的「[illegible]」與後者的「[illegible]」相對，「[illegible]」與「[illegible]」相對，「另[illegible]」就是「另方[illegible]」，而與「[illegible]」相對。於此另方被書曰「[illegible]」，可知是位在殷東。而報告另方來犯的[illegible]中的[illegible]地如前所述是在臨淄附近，因此另方可能位於殷東偏僻之處，而臨於渤海。第五期如「[illegible]」(前[illegible])之辭所載，王曾駐於另地，可知這時候另方已歸屬於殷。

文63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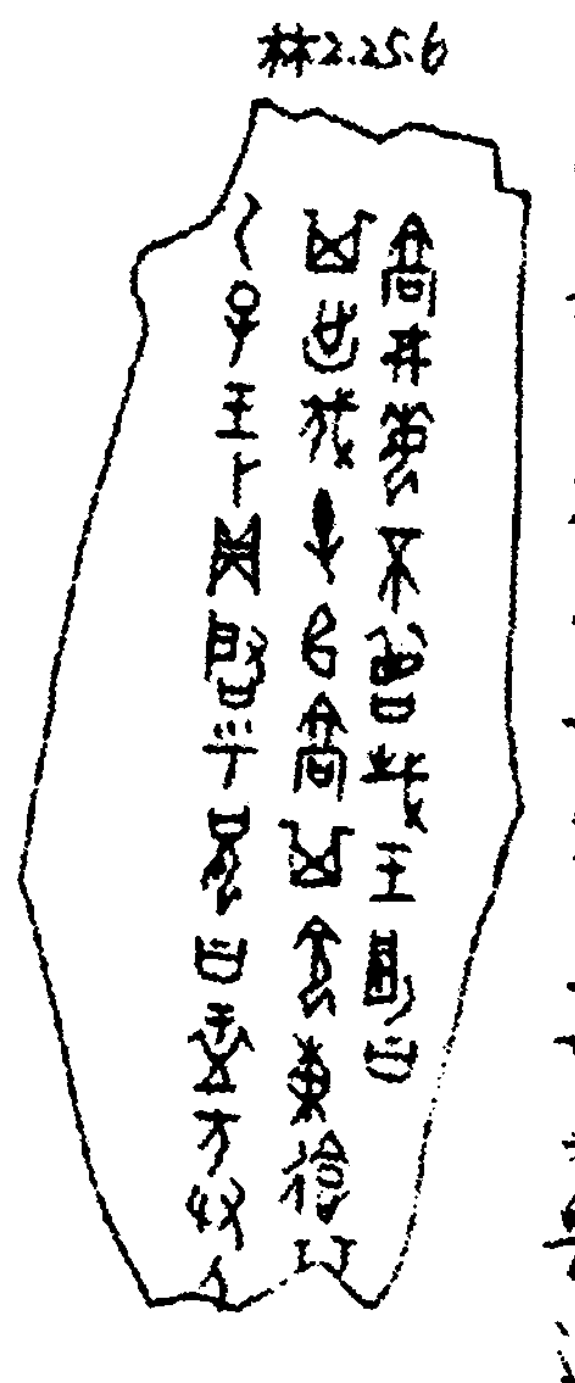
後下37.2 [illegible]（虛1796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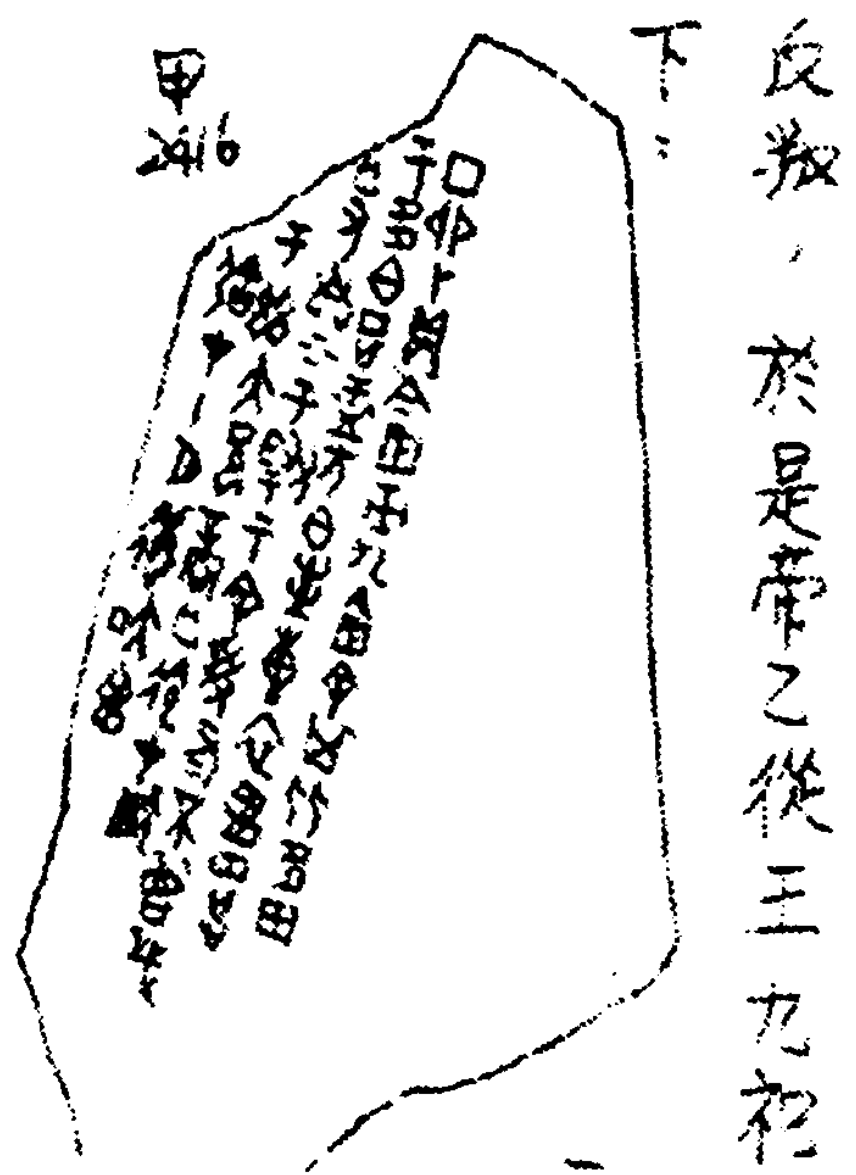
菁2 （上略）[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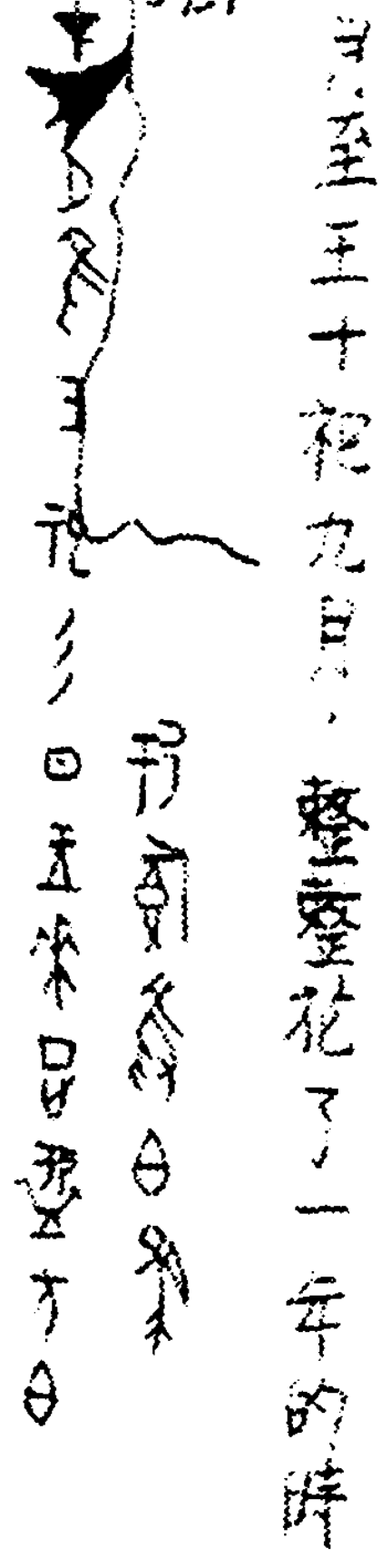
(十六) 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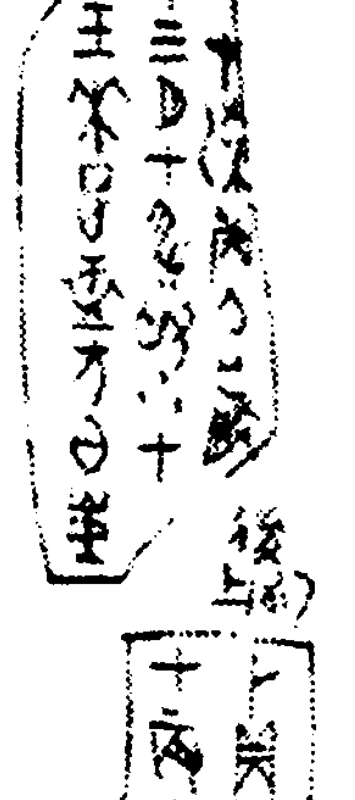
盂方被稱於第一期(甲3404)、第五期(前2.15.6 後上18.7 粹1190 遺173 甲2416)，而盂地則在第二期(文33)、第三期(粹[illegible])、第四期(甲[illegible])、第五期([illegible])均被做為田獵之地，其地望已如前述位於殷都的東北，而盂方如下所述則是以盂地為中心的地方。盂方於第一期如下舉甲3404之辭所証，是臣屬於殷的。此辭與「[illegible]」([illegible])之辭文例相同，可知盂方意思與「[illegible]侯」相同，是盂方的侯伯的意思。由「命盂方歸」之辭知是奉行殷命者。像這樣，盂方自第一期時便臣屬於殷，而於各期都被作為田獵之地，至第五期帝乙時乃起而反叛，於是帝乙從王九祀十月至王十祀九月，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將之加以平定。其事舉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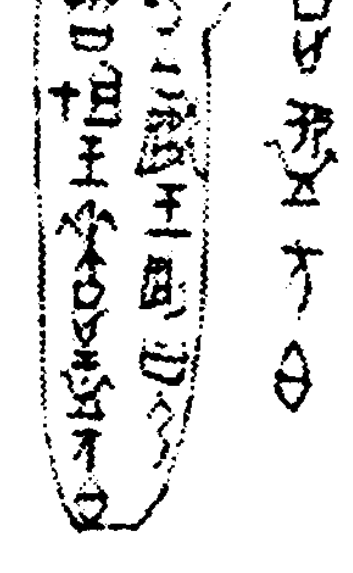
甲3404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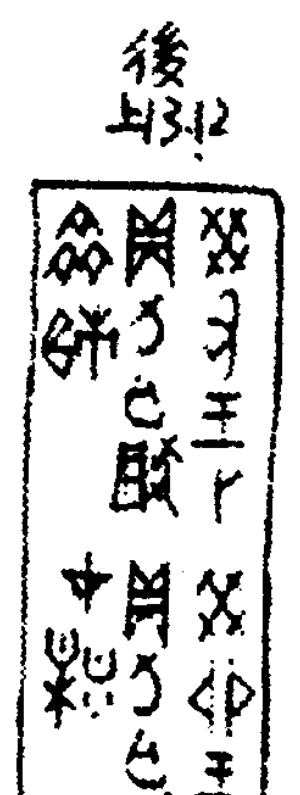
林2.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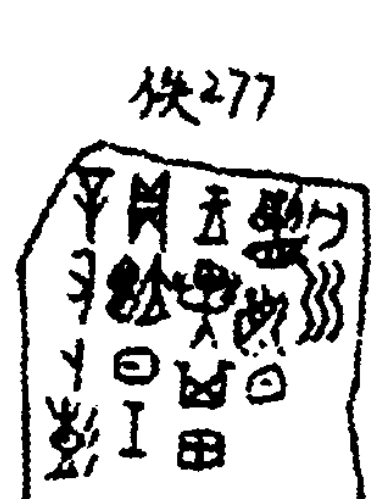
甲2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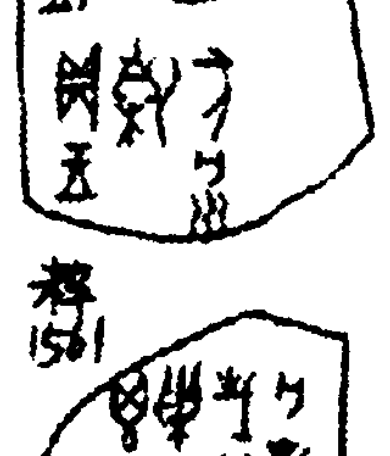
甲3939


後上18.6


後上18.7


後上13.12


佚277


粹1151


右舉的林2.26.1片載盂方叛亂，伐殷的[illegible]地，此片的干支為乙巳，自此以往二十二日後的丁卯，如依甲2416片的記載，則是卜率多田、多伯征伐盂方之事。此丁卯之日在十月，為[illegible]祀大丁之日，這個祭祀乃帝乙王十祀十月中旬之事。同時其下舉的後上18.6、上18.7、甲3939等三片的祭祀則分別在王十祀三月甲申、五月甲辰及九月，凡此都與帝乙祀譜表合。如依據這些記載的話，則知盂方的叛亂始於九月下旬，於十月中旬帝乙率領多田、多伯前往征伐，翌年三月為了征伐盂方而到了[illegible]地(後上18.6)，五月時戰爭仍在進行(後上18.7)。至九月而舉行田獵，知這時盂方已經大致予以平定，這當中共費了一年的時間。右例地名的「[illegible]」，如依下舉的甲骨片所載，則知是位在行往[illegible]地的路途中。又因[illegible]地依下舉的佚277片所載，實與[illegible]地相近，而[illegible]地就在[illegible]地附近，可知[illegible]地在殷都之北，從而可知盂方的叛亂乃起於殷都的東北地域。由於此處與田獵之地的盂地位置正好一致，可知盂方是以盂地為中心的地方，與殷都極為接近。

以上提到的諸甲骨片在帝乙祀譜中很完整有次序地系聯著，可是董作賓氏卻將這征伐盂方之事認為是帝辛王十祀二月(甲[illegible])、王四十祀十月(甲2416)，及王四十一祀三月(後上18.6)、六月(後上18.7)之事件，這說法是不妥的。(參殷曆譜帝辛祀譜)

(十七) 井方

井方如下所舉見於第一期(後上18.5 卜624 甲308)，及第四期(粹1163 後下37.6)。於兩期中均曾予以征伐。其地望胡厚宣以為「井方當在散關之東，岐山之南」(封建制度考論)，又陳夢家則以為在「今山西河津縣」(綜述二八八頁)。可是如右舉之例所載，[illegible]可(我國之)曾以井方之事來告，所以當與[illegible]地相近，而位在西北。(三代有「才[illegible]師……隹王正井方」之辭，存以備考。)

(第一期) 甲308 ……[illegible]井方

卜624 [illegible]井方

後上18.5 [illegible]井方[illegible]

(第四期) 粹1163 [illegible]井方

後下37.6 貞……井……[illegible]可

(十八)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只見於第一期，其辭如下所舉。例如乙3412片載曰「貞[illegible]」，謂[illegible]冊以報告，此

辭與下例的「[illegible]」、「[illegible]」之辭文例相同，一如[illegible]可的稱冊報告，此辭的意思是[illegible]方的冊報告，從而可知[illegible]方乃殷的臣屬。至其地望，因為它報告了有關[illegible]的來犯事，所以一定與[illegible]相鄰近，而[illegible]已如前記位於亳南的[illegible]地之南，可知[illegible]方當也是在亳南。

乙5159 [illegible]

乙5075 [illegible]

乙1462 [illegible]

(十九)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僅見於第一期，如下所舉殷將[illegible]曾往征伐之。[illegible]如後所述(參第[illegible]章第[illegible]節)乃將帥之名。如下所舉他曾田獵於[illegible]地，到過[illegible]地，而且征伐過[illegible]方、[illegible]方及[illegible]([illegible])，因為這些地名全在殷西，可知[illegible]的封地也是在殷西，因此[illegible]所征伐的[illegible]方當然也在西方了(胡厚宣認為[illegible]方是鄭的[illegible]城(殷代農業[illegible])，陳夢家從之(綜述[illegible]))。第四期卜辭有「[illegible]」(寧滬[illegible])之辭，由其云「在[illegible]卜」，可知到了此期它已歸屬於殷。

南誠30 [illegible]

乙5317 [illegible]

掇1.516 [illegible]

續存1372 [illegible]

乙5582 [illegible]

庫546 [illegible]

粹1211 [illegible]

粹1427 [illegible]

(廿) [illegible]方

[illegible]方如下所舉見於第一期(甲3510 續存[illegible])、第三期(鄴[illegible])、第五期(續3.13.1)。第一期時殷命眾人入[illegible]方[illegible]田(墾田即開墾，參第五章)，又曾「[illegible]」(後下22.3)的[illegible]伯。可是後來[illegible]方曾率[illegible]方侵殷，於是第四期如「……[illegible]」(鄴[illegible])之辭所載，及第五期如上舉之辭所載，殷皆加以征伐。因此可想[illegible]方當介於殷與[illegible]方間，而為殷與西戎爭奪之地。

(第一期) 甲3510 [illegible]

續存351 [illegible]

(第三期) 鄴[illegible] [illegible]

(第五期) 續3.13.1 [illegible]

(廿一) 男方、畏方

男方如下所舉見於第一期(乙[illegible])，畏方見於第四期(殷曆譜[illegible])。男與畏的關係，如[illegible]之於[illegible]、[illegible]

之於[illegible]、[illegible]之於[illegible]，實是同一個字。又葉玉森以[illegible]、[illegible]為同字，謂「[illegible]字作側跽形，[illegible]則作正立形，从[illegible]與从大同」(集釋六.三)，於是男、[illegible]、[illegible]三字便成一字，諸家均釋作鬼，並無異說。(王襄簠室殷契類纂[illegible]、郭某通釋[illegible]、葉玉森[illegible]、董作賓殷曆譜武丁日譜、胡厚宣封建制度考論、陳夢家綜述[illegible])於卜辭中，既未見到男方侵略殷的例子，且殷往征伐的例子也絕對的沒有見到。

乙6684 [illegible]

乙3343 [illegible]

國學季刊五.三 [illegible]

殷曆譜日譜六 [illegible]

林義光釋[illegible]方作「鬼方」，于省吾、傅東華、董作賓氏均從其說(殷曆譜)。此中董作賓氏在其「論[illegible]方即鬼方」(殷曆譜武丁日譜)一文中，以[illegible]、男為同音之假借，先後之異文，並且他計算武丁時征伐[illegible]方費時三年，認為正好符合了易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記載。他同時又以王國維所推定鬼方的地望與[illegible]方所在一致的說法做為旁証，而認為[illegible]方就是鬼方。陳夢家從其說。然而右例的「[illegible]」並不用於卜敵國，而是專門用來卜殷及其所屬的，而這「[illegible]」如下所証是個地名，殷嘗封[illegible]伯[illegible]於此，可知男方[illegible]是殷的屬地。於是以這個證據再與辭例中並無男方侵殷及殷伐男方的事實合併看來，便知男方與[illegible]方不同。至其地望，則「[illegible]」的[illegible]被用作「[illegible]」(下[illegible])，此辭與「[illegible]」之辭文例相同，可知這個[illegible]與[illegible]可的身分相同，為殷的諸侯或將帥。而「[illegible]」如在「[illegible]」(乙[illegible])一辭中乃是卜殷將[illegible]將獲得[illegible]方之[illegible]地與否的意思，所以此辭的意思便是卜在男方[illegible]地的[illegible]將獲取[illegible]方與否的意思，以與下舉之例合併看來，便知男方[illegible]與[illegible]方是接近的。鬼方據山海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貳負之尸在太行伯東」(海內北經)的記載，是在太行的東北的。左傳有「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僖公二十三年)，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之記載，知太原附近的廧咎如屬隗姓。又小盂鼎中記載盂伐𢦏方(鬼方)的戰國，因此鬼方實位於盂方之西，自太行、太原以至於陝西一帶之地皆是。此說與右述男方[illegible]近於西北之[illegible]方(羌)的事實正好一致。總之，男方[illegible]在武乙時已為殷的屬地，殷曾封[illegible]伯[illegible]，其地望近於羌方，推想自太行、太原及於陝西一帶之地域，當即是鬼方，這個方位如前所述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而卜辭裏因不見有征伐鬼方之辭，因此易說齊「高

遺758 [illegible]

乙2871 [illegible]

南誠184 [illegible]

「宗伐鬼方」（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也）的鬼方不是指的□方，或許是指□、□吧！

（廿二）□方

□方僅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裏。商承祚釋作「虎方」（佚釋），陳夢家釋作「□方」（綜述二九〇頁）。此辭是記載命□□及□赴□方，而將此事告於祖神之事。如果準

佚945 ……□□□□□□出于大十示
……□□□□□□□□示

前記告征伐□方、□方之事於祖神的例子的話，那麼便是祭告征伐□方之辭了。而因□□的封地位於亳南，所以□方當然也在淮水附近。

（廿三）□方

□方僅見於第一期（林2.234 前6.128 續存下300）。如下所舉殷曾以三千兵力前往征伐。因他辭載曰「□□□□

續存下300 □□……□□□□□□□□□□」□（京1282 拾…），可知□方實乃□子的封地。而「□□」與上舉的「□□□」一語同義，因有𢦏於殷的意思，可知它是個叛殷的方國。至其地望則須待後考。

（廿四）川方

川方在第一期有下舉的一例。又因第一期被用如「□于川」（前1.53），第二期被用如「五□川卜」

前5.14.7 ……□□……川方……□——（誠152），第五期被用如「王卜中川□□」（後上15.10），可知是殷的屬地。

（廿五）巛方

巛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例。他辭云「……□卜□□□巛」（鐵…）的有「侯巛」之稱，可見它是巛侯

前1.32.3 ……□巛方——的封地。所以上舉的□大概是指他國入侵其地之事吧！

（廿六）十方

十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上。十當地名時被用如「□□□□十田□□□」（粹971），當子

續存533 □□□□十□二□——族名時，則被用如「□□□□十七□」（京…）。從上舉之例的辭意看來，它是個奉行殷命的地方。

（廿七）□方

□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例如乙4518片「□□□□□□」之辭，與「□□□□」、

續存下305 □□□□□——「□□□□□」二辭併記，可知其與□、□同在殷西，為奉行殷命之地。

（廿八）□方

□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兩片甲骨，其地望當在河東□地附近。

前6.63.6 □□□□□□□□□□□——甲1399 □□

（廿九）□方

□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裏，內容是卜行往該地之事，可知是殷的屬地。

續5.93 □□□（同片上有人名的署名）

（卅）井方

井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裡，「不佳我尤」是卜其是否作尤於殷，可知是個敵國。

乙7761 □井□□□□□□（按原著失載譯者尋補）

（卅一）□方

□方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三片甲骨裡。又被稱作「□□」。從記載上殷𢦏□方、方□侵殷看來，

乙2503 卜□□□□□□□三□□……□□□□□□□
乙4069 □□□□□□□□□□
乙4701 □□□□□三□□□□□□□
金496 □□□□□□□□□□三□
鐵263 □卜□……□□……□□……
乙768 □□□□□□□□□

可知是個敵國。因為□□同曾往征伐之，可知其地望近於西北的□地。

（卅二）□方、□方、□方

如下所舉□方見於第三期，□方、□方見於第四期，□方、□方見於第五期。鄴3.43.7片與續3131片上所列記的方國名稱大致相同，而前者作□方，後者作□方，可知此兩者為同一地方。又因鄴3.44.4片的□方之辭與甲807片的□方之辭，及後上18.9片的□方之辭與金493片的□方之辭都大致相同，所以這些其實都是一字。從而□、□、□、□也便都是一字的異文，為同一地方。其與殷的關係，

（第三期）鄴3437 □□□□□□□□□□□
京4385 □□□……□□……□
（第四期）鄴3444 □□□□
甲807 ……□□□□□……
（第五期）續3131 □□□□□□□□□□□□□□□□□
後上189 ……□□□……□□……□□□□

從第四期及第五期裏曾予以征伐的記載看來，可知是殷的敵國（甲807、金493）。而因金493片載王在位於□南地域的□地而卜敦伐□方，可見其地望與□地相近，乃東夷之地。金文小臣謎簋云「□東夷大反」，便是明証。然而楊樹達卻將之說成是「詩大雅皇矣篇之徂也」（積微）的□，釋作「徂」，而其實「徂」乃周附近的西邊之地，因此其說不妥。

（卅三）□方

□方見於第三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裡。□在第一期例如「□□□□（□□）」（甲2239）、「□□□□□□」（甲…）諸辭所載，是個伐□及□的諸侯或將帥。然而在第一期及第五期中，如下所舉卻有伐□之辭。「□□□□」的□有做為地名的用法，因此

鐵2312 ……□卜……□□……□□□——（京…）、
（第一期）續存609 □□卜□□□□□□（掇…）
（第五期）前…316 □□□……□□□……□□□……（□□…）

與之列記的□自亦為地名。辭中的□不是□□，□也不是殷將□，推想是「□□□」的□□（西□）。從而可知西北的□方有殷將□的封地，也有不服於殷的西□。

（卅四）□方

□方見於第三期下舉的一片甲骨，此辭是卜命□方往傷□方之事。這是派遣商邑附近的軍隊

粹144 □□□□□于□□□方——前往□方（羌）之辭。辭中的「立于大乙」大概是因為出兵伐羌而祭祀大乙，並命其參加那個祭祀的意思吧！

（卅五）□方

□方如下所舉見於第三期及第五期。□已如前述位於殷西，如第一期的「□于□」（乙…）、「□于□」（前…），第四期「中□」（後上…）、「□□于□」（□續…）之辭，知是殷的屬地。可是在上舉的例子裏，與□並記的其他方國卻都是殷的敵國。又續3131片更載卜前往征伐之事，從而可知□方也是敵國了。這個敵國大概是指□以西之地吧！

鄴3437 □□□□□□□□□□
續3131 □□□□□□□□□□□□□□□□□□

（卅六）向方

向方見於第三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裡。向，例如「□□向」（誠…）、「□□卜于□向□」（粹…）等辭，被用

後上14.7 □向□□——為地名。至於上舉之例所載乃是舉行□祀於向方之事，可知其是殷之所屬。

（卅七）□方

□方見於第三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裡，如前所述地名中有「□□」。如「五田□□」（甲…）之辭所載，此地

續存1947 □□□——為殷北田獵之地。辭中的□方大概就是指的這個地方吧！

（卅八）□方　見於第三期「□□□」（佚…）一片裡。

（卅九）□方　見於第三期「□□卜□□□□」（續存下…）一片裡。

（卌）□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的兩片裡，其中的「□及亘方」，如準「□□□出及」（乙531）之例，當作「□□亘方出及」。由於殷的諸侯或將帥□追擊亘方，可知亘方是個敵國。□，依「□□□□□□□□□中□□」（後…）之辭所載，當與西方的□地相近，而位於西方邊僻處。又如「□□□□」（乙…）、「□□□□」（乙…）之辭，則卜有尤無尤，可知是殷的臣屬。然而如下所舉第一期及第四期殷將□曾往伐□，□亦侵殷，這些記載與右例□追擊□方的事實正好相符。從而可知□有侵殷的□方，也有臣屬於殷的□。

粹193 ……□……□□
綜述二六所載 甲申卜貞□及亘方
（第一期）乙0310 □□□□□□□□
京1324 □□□□□□
乙5303 □□□□□□
乙5314 □□□□□
（第四期）庫1511 卜□□□□□（庫1018略同）
續存638 □□□□□

（卌一）□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的一片裡。由於□與□（從同片「□□□□」之辭看，□乃殷之所屬）曾往征伐之，可知是個敵國。又因□往伐之，可知位於西北。

粹1535 □□□□□□□□□□（寧1431）——

（卌二）大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五片裡，是殷的敵國。

南坊3.61 □□卜□□□□□。粹801 □□□□□□。文646 □卜□……□□。乙2139 □□□卜□□□□□
粹1152 □□□□□□□□□□□……

（卌三）□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兩片裡。□已如前述位於西北，□方就是指的此地，為殷的屬地。

續5288 □□□　庫501 □□□……□□

（卌四）子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四片裡，王命殷將□□率之，可知是殷之所屬。

後下14.3 □□□□□□□□于□（後下16.3 續存1716同例）　京3065 □……□□

（卌五）木方　見於第四期下舉一片裡，由於木方是個接受殷命的地方，所以□木（後…）就是伯木的

甲600 工一[illegible]一封地，如前所述，也位在東南，大概就是這個地方吧！

(卅六) [illegible]方 見於第四期卜辭一片裡。[illegible]彼作為地名時被用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京2285)等，為殷之地，[illegible]是否屬於殷的地方。

鄴3.44.4 [illegible]

(卅七) [illegible]方 見於第四期「[illegible]」(掇[illegible])一片裏。

(卅八) [illegible]方 見於第四期「己丑[illegible]」(乙8502)一片裏。

(卅九) 汩方 見於第四期「其戋汩方」(綜述三〇所載)一片裏。

(四〇) 林方 見於第五期卜辭兩片裏，林方如前所述位在洛南，為屬於東方的地方。

前2.16.3 [illegible](庫1672略同)

(四一) [illegible]方 見於卜辭第五期的一片裡，由於在[illegible]而卜征伐[illegible]方，可知它位於殷西的邊僻處，是

前2.8.5 [illegible]一敵國的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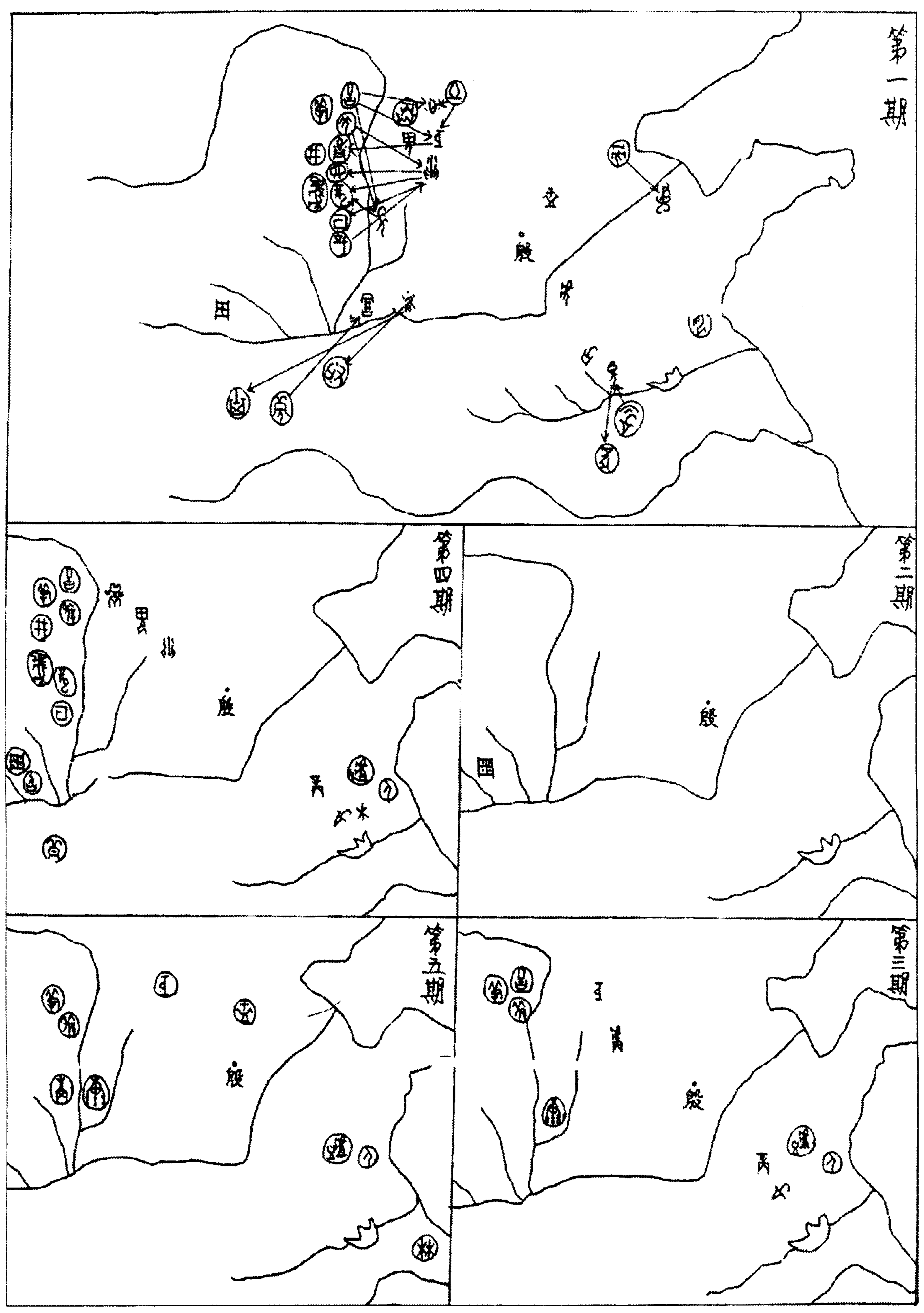
茲將上舉的方國與殷的關係，以及所推定的關係列表，圖示如下

隸屬於殷的方國

				(未詳)
第一期	[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己、[illegible]			
第二期	田			
第三期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第四期	[illegible]、田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第五期				

與殷敵對的方國

第一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期	[illegible]							
第三期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第四期	[illegible]	田	[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	人	[illegible]、[illegible]、己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汩
第五期			[illegible]、[illegible]	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第一期武丁時，對西方的[illegible]、北方的[illegible]、東方的[illegible]、南方的(一)[illegible]是同時發動征伐的。禮記云「武丁者，殷之賢主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喪服四制)的尊之為復興殷朝的賢主，所以然者，大概因為他能制止此四國的侵略，討伐其他十八國，振興殷室，是一位不愧於其諡號的英主之緣故吧！[illegible]方於武丁加以征伐之後，第二期殷將[illegible]曾往伐之，自此以後就再不入侵了。第三、第四兩期只見到一些殘字。又[illegible]方與(一)[illegible]直到殷末不再見有侵殷之事。至於[illegible]方則除第二期外，各期都加以征伐。除了這四個方國外，對[illegible]方、[illegible]方的征伐繼續到第五期，對[illegible]的征伐則在第五期也發動過。對[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己諸方的征伐，在第四期也發動過。可是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征伐，則只在第一期發動過。第二期不見有田以外方國的卜辭。第三期除對第一期以來的[illegible]、[illegible]、人方發動征伐外，同時也防止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侵略，這對[illegible]、[illegible]方的征伐在第五期也發動過。第四期除了對前期以來的[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己等加以征伐外，也發動對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汩諸方的征伐。其中對位於同一地方的田、[illegible]、己的征伐，可能是起因於周的叛離。第五期除對前期以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方的征伐外，也討伐了[illegible]與[illegible]方。此外帝乙曾於王九祀親征[illegible]方的叛亂，帝辛曾於王八祀、王十祀親征過人方。

第三章 殷的封建

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萬章下)的以五等爵為王者之制爵。可是書經召誥則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酒誥言殷制則曰「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的舉出了侯甸男衛邦伯，而未言及公、子。試再觀之於卜辭，則有侯、伯、子、田、衛，而無公、男。此三者實互為齟齬。以下即就卜辭中的公、男、衛、田四者來加以考察。

(公) 公字卜辭作「[illegible]」，其用例列舉於下，然這中間卻不見有做為封爵之名的用法。董作賓氏謂「

卜辭中所有之公字，尚無作五等爵中公侯之公解者」(五等爵在殷商，集刊六本三分)。又胡厚宣也以為「知殷代之公字絕無用為封爵之稱者」(殷代封建制度考)，都認為殷代沒有公爵。

金621 [illegible]——鄴3.47.4 ……[illegible]……——後下28.11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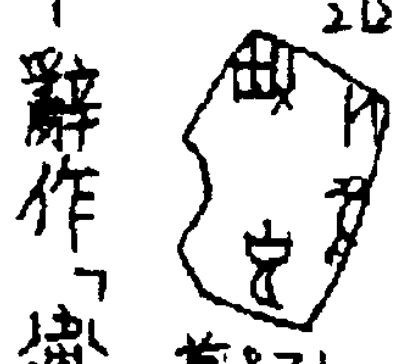
粹538 [illegible]——甲628 [illegible]……[illegible]……

京4294 [illegible]——粹406 [illegible]——甲2946 [illegible]——明1343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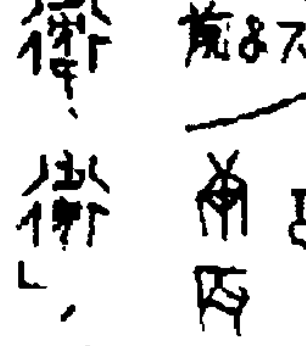
粹405 [illegible]——京4111 ……[illegible]……——寧1.140 [illegible]

(男) 男字卜辭作「[illegible]」，其用例僅見於下舉八片裡。董作賓氏認為「[illegible]」(林2.22.12)、「[illegible]」(前4.28.3)的用例是封爵之名(同前，另殷代之農業五四葉)。可是這[illegible]、[illegible]二者如依「卜[illegible]」(京541)、「[illegible]」(甲2911)之辭看來，乃是人名或地名，所以視「[illegible]」、「[illegible]」為封爵之名雖然不見得有什麼不妥，可是如果將「男」做為封爵之名的話，那麼理應有像侯、伯等爵的用例，而從這二例看來，認為有男爵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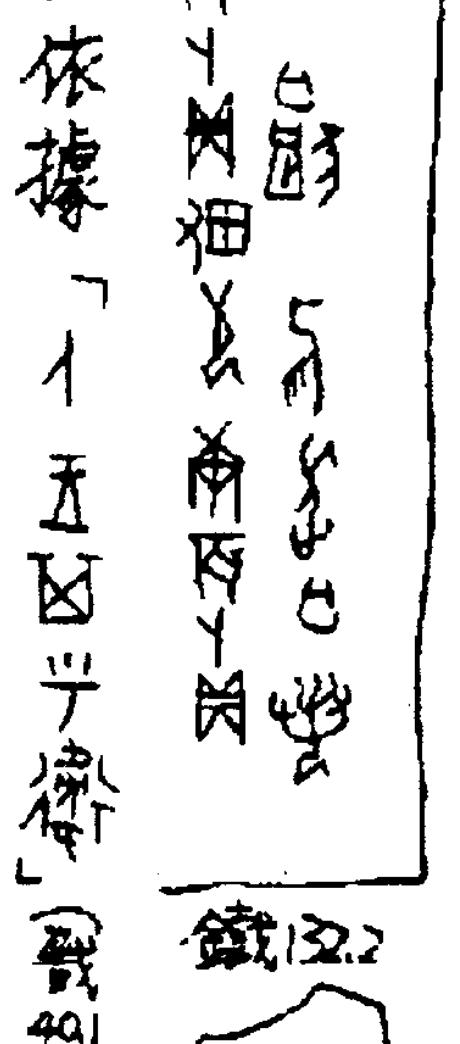
林2.2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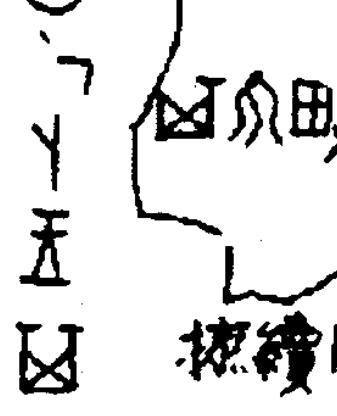
京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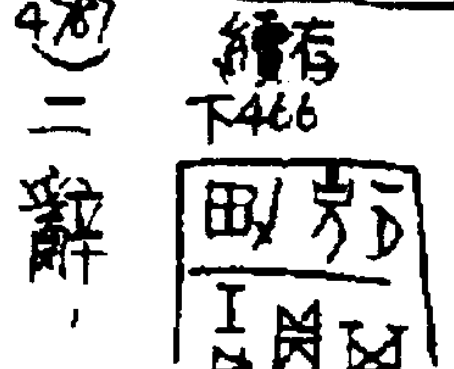
前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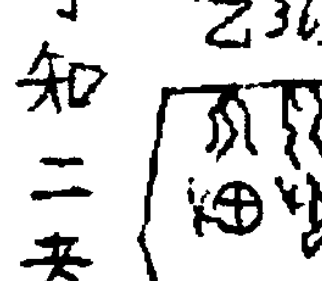
鐵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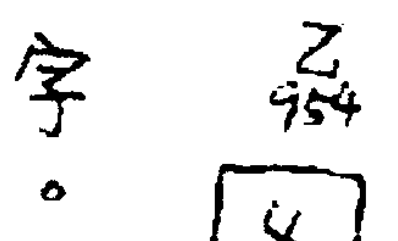
掇續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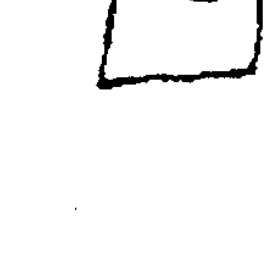
續存下466



乙363



乙954



(衛) 衛字卜辭作「[illegible]、[illegible]」，依據「[illegible]」(戩40.1)、「[illegible]」(京478)二辭，可知二者一字。衛父[illegible]衛作「[illegible]」，[illegible]字例如「[illegible]」(乙745)、「[illegible]」(續5.23.10)之辭，像是被用為官名，可是卻看不見它有像侯伯那樣與人名一同被稱的例子，因此與侯、伯一樣的視之作爵名是不可以的。

(田) 下舉的例子裏，「多田」與「多[illegible]」(多伯)並稱，可見這裏的田與伯同類。但是「田」卻沒有像「[illegible]」那樣冠以人名而被使用的例子，可知其不是爵名。而在這裡與「伯」並稱的情形和「侯甸男衛邦伯」、「侯甸男邦伯」的侯甸與邦伯並稱是一樣的。「侯甸」一詞在大盂鼎裏如右所舉作「侯田」，可見「多田」就是「多侯甸」，也就是「多侯」(鄴3.38.3)。陳夢家謂「多田即多侯」(綜述三二三頁)，其說甚是。

甲2395 [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

甲2416 [illegible]田[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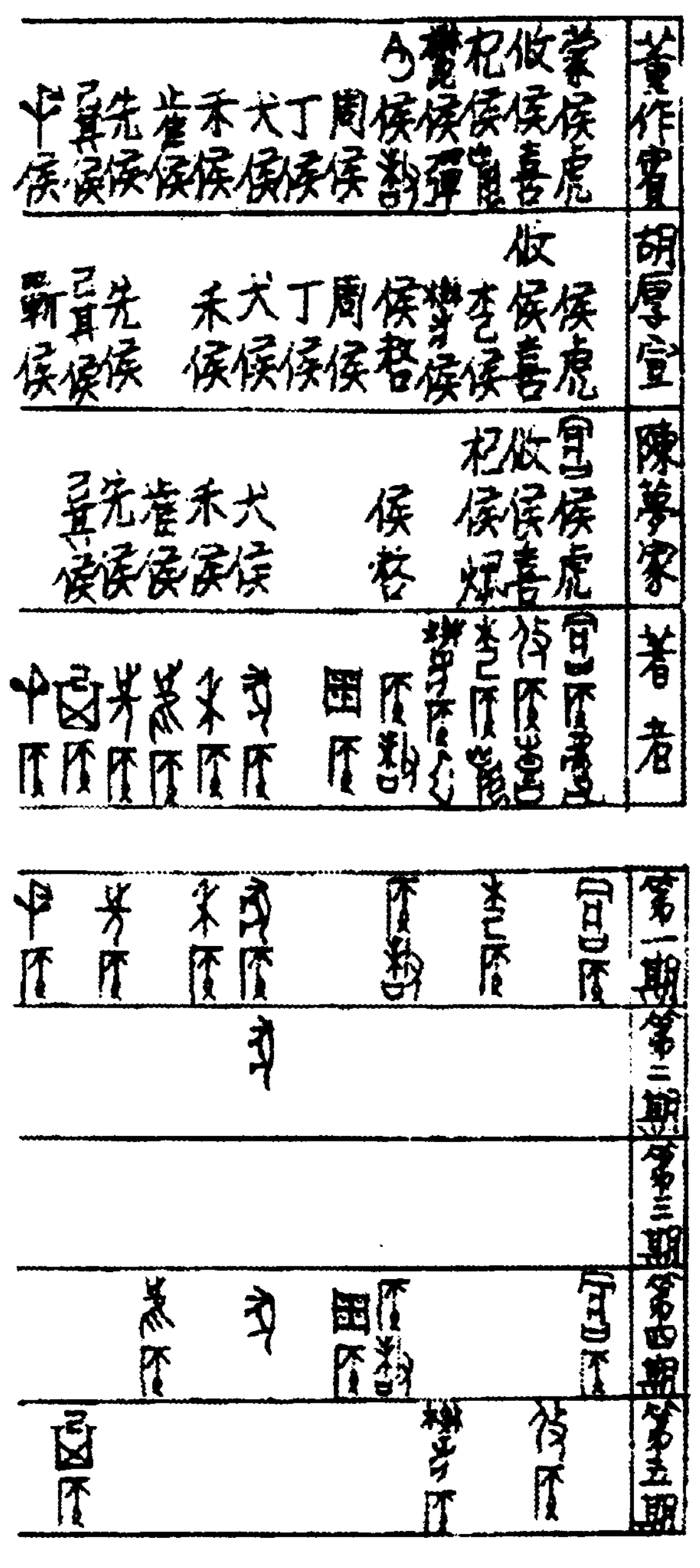
大盂鼎 殷邊侯田(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

如此說來，在殷代公、男、衛、田(甸)都不是爵名。至於「邦伯」實即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

[illegible]的方伯，所以五等爵裏只有「侯、伯、子」是爵名。所謂侯甸男邦伯、侯甸男衛邦伯裏也只有侯、伯是爵名，而後者必是由侯伯引伸而成的稱謂。稱「侯」作「侯甸男」，二詁是一致的，可是「伯」則被稱作「邦伯」與「衛邦伯」（據孫詒讓邦采衛）。而因「侯甸男」的甸本「治」（毛詩傳甸治也）義，男則有「言男子力于田也」（說文）之義，所以甸男當有「治田」的意思。又「衛邦」的衛，舉例來說被用如「貞令多射衛」（[illegible]）、「令郭以多射衛」（後上）的有防衛之義，所以「衛邦」實有「防衛其邦」的意思。從而可知「侯」主方國的治田，「伯」則主方國的防衛。右邊侯甸男衛邦伯等稱謂乃是從侯伯的職責引申而來的。要而言之，周初的召誥、酒誥中，以為殷的封爵的只有「侯、伯」，五等爵中的「公、男」在卜辭中還沒有被做為爵名的。卜辭中冠以人名而被稱的爵名除侯、伯外，還有「子、[illegible]」。侯、伯、子、[illegible]四者為殷的封爵。

第一節　侯

將卜辭中的侯名與董作賓氏（五等爵在殷商）、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陳夢家（綜述）三家所檢出的侯名加以對比，又再按時期加以整理區別的話，結果便是左列的兩表。這些侯名，陳夢家認為都是私名，謂「其理由是我們還未曾發現不同朝代的卜辭有同名"侯某"者的例子」，可是同一侯名實被用於不同的時期，可知當非私名，而是氏族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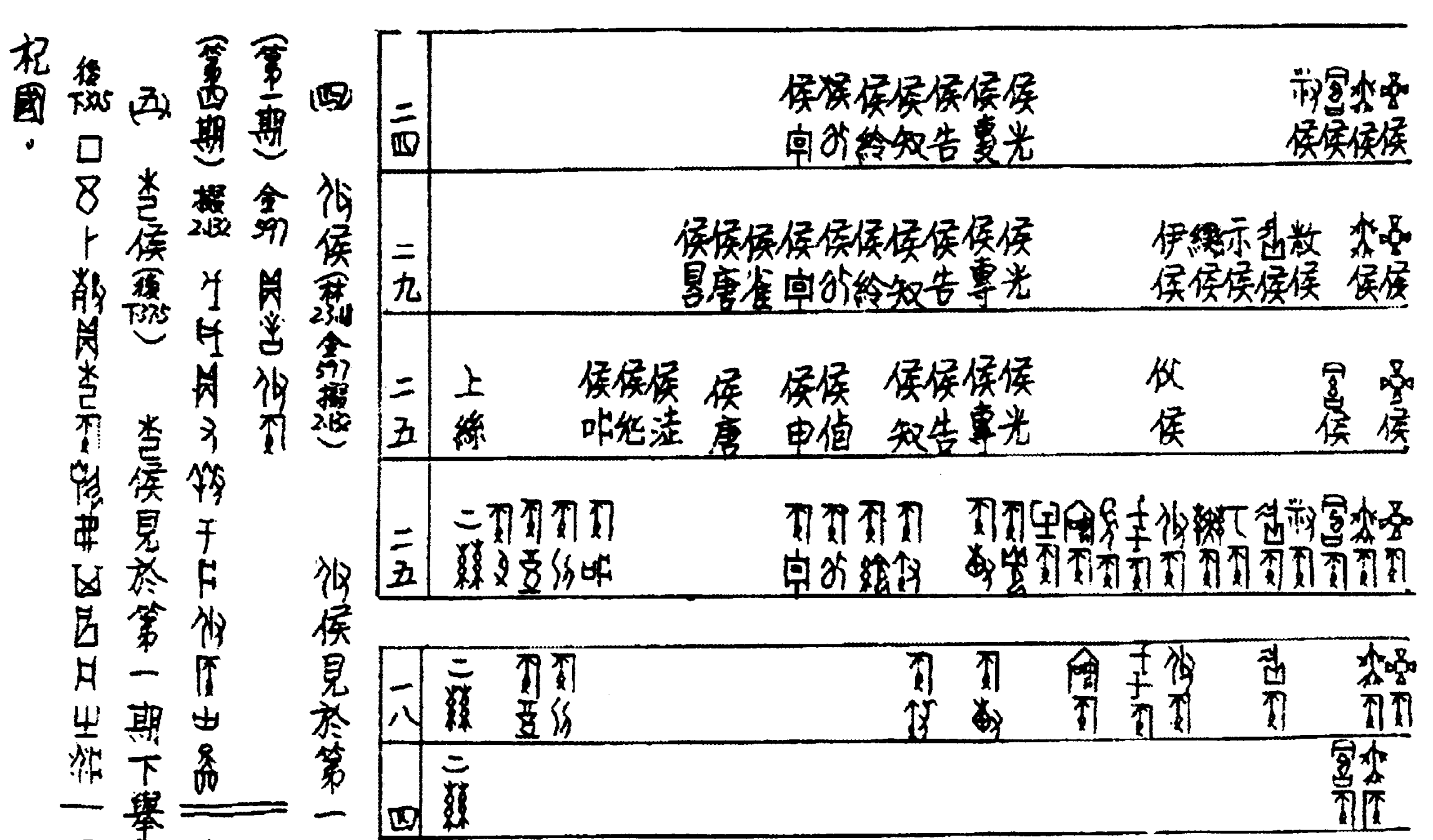
董作賓	胡厚宣	陳夢家
蒙侯虎	侯虎	[illegible]侯虎
攸侯喜	攸侯喜	攸侯喜
杞侯[illegible]	[illegible]侯	杞侯[illegible]
[illegible]侯彈	[illegible]侯	
侯[illegible]	侯[illegible]	侯[illegible]
周侯	周侯	
丁侯	丁侯	
犬侯	犬侯	犬侯
禾侯	禾侯	禾侯
雀侯		雀侯
先侯	先侯	先侯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illegible]侯
中侯	[illegible]侯	

（一）[illegible]侯（鐵1084　前4.44.6　6.25.7　7.31.4　7.36.1　菁1　卜641　拾3.1　戩7.15　簠人40　人50　鄴1.33.4　1.35.2　佚93　94　400　庫1702　遺2.46　天91　金612　甲3570　乙8840　7393　7342　7586　掇1.455　續存488）

[illegible]，孫詒讓（舉例上廿六）、王國維（戩釋廿七）釋「虘」，丁山（集刊一本二分釋[illegible]）釋作「蒙」，郭某（通釋別二、五三）釋作「[illegible]」，唐蘭（天釋九）釋作「旅」。[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及第四期。第一期因[illegible]侯之名為[illegible]，所以也被單稱作「侯[illegible]」（菁1　佚375　前7.36.1）。

第一期　續存488　[illegible]

第四期　金368　[illegible]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曾進言征伐[illegible]方與[illegible]周，可知其封地與周接近。

前4.44.6　[illegible]（遺）

前7.36.4　[illegible]（卜641　通別2.5.5）

（二）[illegible]侯（通別253）

[illegible]侯見於第二期下舉一片甲骨裏：

通別253　[illegible]

根據右辭所載，則知[illegible]侯曾使於周，所以其封地當近於周。郭某謂「[illegible]侯當即它辭所習見之[illegible]侯」，這說法就兩者的字形及封地看來，是妥當的。

（三）攸侯（前3.26　明1517　南明）

攸侯見於第五期，因其名為「喜」，所以也被簡稱作「侯喜」（前4.18　明）。帝辛王十祀曾採納攸侯喜的進言而征伐東夷及南夷，其日譜、歷程及攸侯的封地已如前述。

南明786　[illegible]

（四）[illegible]侯（林2.3　金577　掇2.52）

[illegible]侯見於第一期及第四期。第四期[illegible]侯之名為「由」。如下所舉地名中有「[illegible]」，[illegible]侯就是此地的封侯，至其地望就未詳。

（第一期）金577　[illegible]　　乙7746　[illegible]（第一期）

（第四期）掇2.52　[illegible]　　前5.30.1　[illegible]（第五期）

（五）杞侯（後下37.5）

杞侯見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裏。根據此辭知其名為[illegible]，是卜的杞侯有無[illegible]（疾）之事。杞地位於距商郊的[illegible]一日行程處，就是春秋時的杞國。

後下37.5　[illegible]

（六）[illegible]侯（後下4.3　粹367　1273　七P119　甲344　前　續存）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見於第一期（後下4.3　續存）及第四期（粹367　甲344）。根據例辭知殷將曾立使於[illegible]侯，又因王曾以採納[illegible]侯與否之事告於神明，可知是殷之所屬。第四期又作[illegible]侯、[illegible]侯（粹1273　七P119　鄴3.43.9），例如「[illegible]」（鄴3.43.9）是。第五期的地名有[illegible]（前2.31　菁9.4　甲346）、[illegible]（庫1509），此地如前所記位在河南，其字體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近，兩者實為同一地，[illegible]侯就是該地的封侯吧！

（第一期）後下4.3　[illegible]

（第四期）粹367　[illegible]

（七）[illegible]侯（前6.51.6　續5.22）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見於第一期，彼曾進言[illegible]周事，因此其封地當與前記同樣進言[illegible]周的[illegible]侯一起，都鄰近於周。胡厚宣以周的犬邱（位於長安岐陽間）為其故地，其說大體妥當。[illegible]侯如上舉之例也單記作[illegible]。

（第一期）續5.22　[illegible]

前6.51.6　[illegible]

此下例第二期及第四期的[illegible]也一定是[illegible]侯無疑。

文152　[illegible]（第二期）　　粹934　[illegible]（第四期）

林2.26.6　[illegible]（第二期）　　通別2122　[illegible]（第四期）

（八）[illegible]侯（鐵251.4　前5.39.5　佚465　乙4781　5394　8406　京2114　續存66）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第二期及第四期。[illegible]，孫詒讓釋作「共」（舉例上廿六），柯昌濟釋作「舞」（補釋），葉玉森釋作「垂」（集釋五.四四）。按[illegible]片作「[illegible]」，這與[illegible]之作[illegible]（鄴1.40.5）者是一個字，可知柯氏釋作「舞」是正確的。上舉的續存66片載命多馬至[illegible]侯之地，再循[illegible]川行往[illegible]侯之地，從而可知[illegible]侯的封地當與[illegible]侯之地相近。

（第一期）續存66　[illegible]

（第二期）前5.39.5　[illegible]

（第四期）乙8406　[illegible]

（九）[illegible]侯（前2.28.2　明620　拾續325　乙2000）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因[illegible]是一個字（綜述），所以也作[illegible]侯。依乙2000片所載，[illegible]侯之名為[illegible]，所以如下所舉也被稱作「侯[illegible]」。在這些例子裏，載有田於[illegible]侯之地（前2.28.2）及命[illegible]侯伐[illegible]之事（同片），可知是殷之所屬。而乙2000片作「[illegible]」，冠[illegible]字於[illegible]侯之上，而因[illegible]與[illegible]通假（綜述），可知此乃「[illegible]之[illegible]侯」的意思。因此[illegible]侯的封地當近於[illegible]方。地名的[illegible]（前2.8.3）大概就是其采邑了。

（第一期）前2.28.2　[illegible]

乙2000　[illegible]

京1067　[illegible]　　粹1304　[illegible]

前5.9.2　[illegible]　　鐵133.4　[illegible]

（[illegible]借為伐之意）（乙2000）

（十）[illegible]侯（後下8.6）

[illegible]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甲骨裏，將之與「[illegible]」（通別2.5.3）之辭相對照的話，便知[illegible]侯與[illegible]侯的封地都鄰近於周。

（第一期）後下8.6　[illegible]

（十一）[illegible]侯（戩4.11）

[illegible]侯見於下舉的一片甲骨裏，做為地名的[illegible]，第一期有「[illegible]」（乙8165）、「出于[illegible]」（前1.47.6）、「[illegible]」（續3.30.1）的記載，第四期有「[illegible]」之記載（粹934），[illegible]侯大概就是此地的封侯吧！

（第一期）戩4.11　[illegible]

（十二）[illegible]侯（南明　甲805）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及第四期。[illegible]做為地名時，有「中[illegible]」（粹）、「[illegible]」（文）、「[illegible]田[illegible]」（鐵）、「[illegible]（于[illegible]）」（京）的記載，可知自第一期時已屬於殷。至其地望，依「[illegible]」（續3.4.3）之記載，從命周往於[illegible]地之事看來，其地當是受[illegible]方侵略之虞的地方。又有「[illegible]」（鐵）之辭看來，當是與周相近。而第五期的地名有[illegible]（前2.8.3），[illegible]、[illegible]二者字形相近，又[illegible]如前所述乃位於西邊蒲縣北二日行程之地，可知兩者是同一個地方，[illegible]侯也就是此地的封侯。

（第一期）南明　[illegible]

（第四期）甲805　[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侯（乙2416　7476）

[illegible]侯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而其實它被稱於第一期。[illegible]、[illegible]，例如「[illegible]」（京2083）又作「[illegible]」（戩　乙2090）、「[illegible]」（乙6732），可知它與[illegible]、[illegible]通用，因此也有被記作「[illegible]」的。地名有[illegible]（金477）、[illegible]（後上19.3　明142　福68），已如前述位於殷的西北，[illegible]侯就是該地的封侯。

（第一期）乙7476　[illegible]

乙2041　[illegible]

（十四）[illegible]侯（乙4665）

[illegible]侯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可是如下所舉卻被稱於第一期。如「[illegible]」（乙2774　6734）、「[illegible]」（京217）之辭所載，也被簡稱為「[illegible]」。此字又如「[illegible]」（林2.5.14）、「[illegible]」（前6.38.4）之辭所載，也被用以代替[illegible]字，此即說文「[illegible]，賊也，从二戈」之義。

（第一期）乙4665　[illegible]

（十五）侯[illegible]（後下）

侯[illegible]被稱於第一期下舉的一例。[illegible]字的用例也就只有這麼一個，由此辭所載卜

（第一期）後下5.10 ……田[illegible]——接受侯[illegible]的報告之事看來，實為隸屬於殷的諸侯。

(十六) 侯[illegible](鐵244.2) 侯[illegible]，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而其實見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裏。此辭是卜寧

（第一期）鐵244.2 ……[illegible]——領侯[illegible]之事。方國中有「[illegible]方」，此即侯[illegible]的封地。

(十七) 侯豆(林2.7.3) 侯豆，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而其實被稱於下舉第一期甲骨片裏。豆做為

（第一期）林2.7.3 [illegible]豆——地名時被用如中豆(前2.5.2)、[illegible]豆(後下5.4)、[illegible]豆(遺577)、[illegible]豆(林2.11.6)。孫詒讓釋作「酉」(舉例上十二)，羅振玉釋作「奠」(殷釋)。按，金文鄭義父簋的鄭作「酉」，可知它被假借為「鄭」。

(十八) 二[illegible](後下8.6 通別2.5.1) 二[illegible]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及第二期。通別2.5.3片以之與[illegible]侯並稱為二侯，

（第一期）後下8.6 ……[illegible]……二[illegible]——可知是個侯名。其封地近於

（第二期）通別2.5.3 [illegible]——周。

(十九) [illegible]侯(前5.9.3 七P.6.8 南坊3.90) [illegible]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四期。[illegible]做為地名時被用如「中[illegible]」(南師1.8)、「[illegible]

（第四期）前5.9.3 [illegible]」(乙5330)、「[illegible]」(乙5794)。[illegible]侯就是[illegible]的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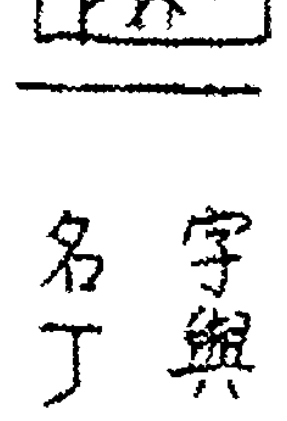
(廿) 戠侯(佚604 甲183) 戠侯被稱於下舉第四期的甲骨片裏。因「命[illegible]伐戠侯？」乃卜命殷將[illegible]往伐之

（第四期）甲183 [illegible]——可否(戠即戈，亦即伐，戈與伐同義，已見前述)，可知戠侯是個叛殷之侯。從[illegible]的采地看來

佚604 [illegible]——，當是西方的諸侯。

(廿一) 丁侯(甲57) 丁侯見於下舉第四期一片裏。董、陳二氏未予舉出，胡氏則釋作「示侯」，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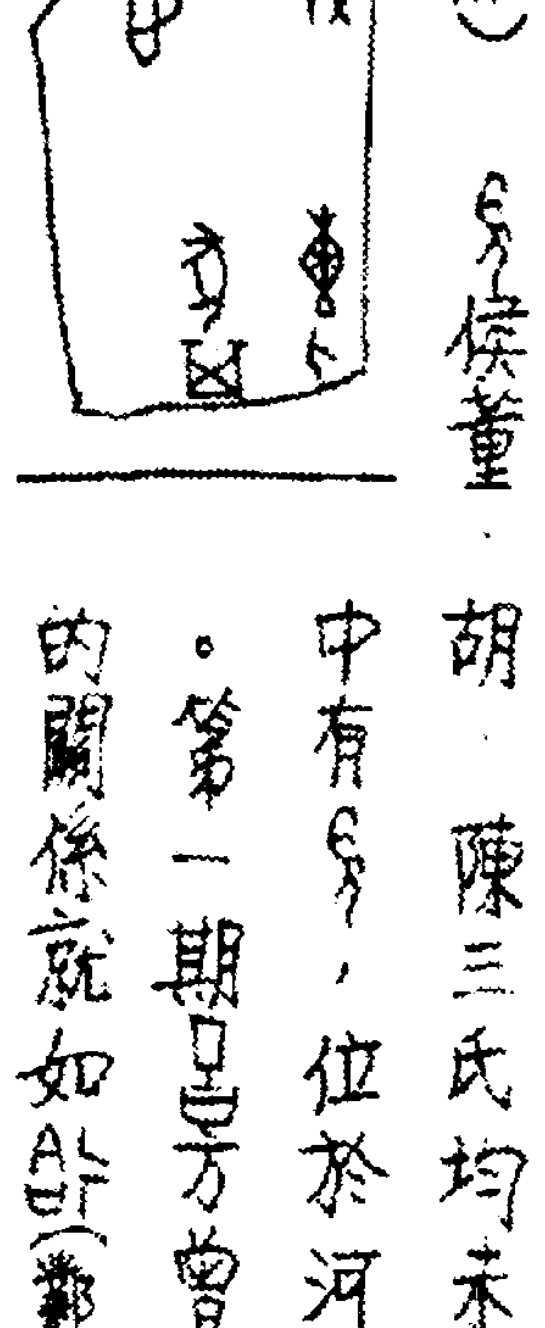
（第四期）甲57



字與示字之作丅、丅形者實不相同。它實與第五期做為地名的丁(前2.24)同字，地名丁已如前述是個自[illegible]前往之地，可知位在西邊，丁侯就是該地的封侯。

(廿二) [illegible]侯(庫1670) [illegible]侯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而其實如下所舉被稱於第四期。已如前述地名

（第四期）庫1670



中有[illegible]，位於河東蒲縣(由)北行十三日行程處，[illegible]侯就是該地的封侯。第一期[illegible]方曾侵略[illegible]地，[illegible]以之來告(菁2)，[illegible]與[illegible]一字，兩者的關係就如[illegible](鄴1.33.8)之作[illegible](粹1037)，[illegible](乙2008)之作[illegible](金477)一樣。如後所述第一期有「[illegible]伯」，[illegible]就是這[illegible]伯之名，至第四期始稱[illegible]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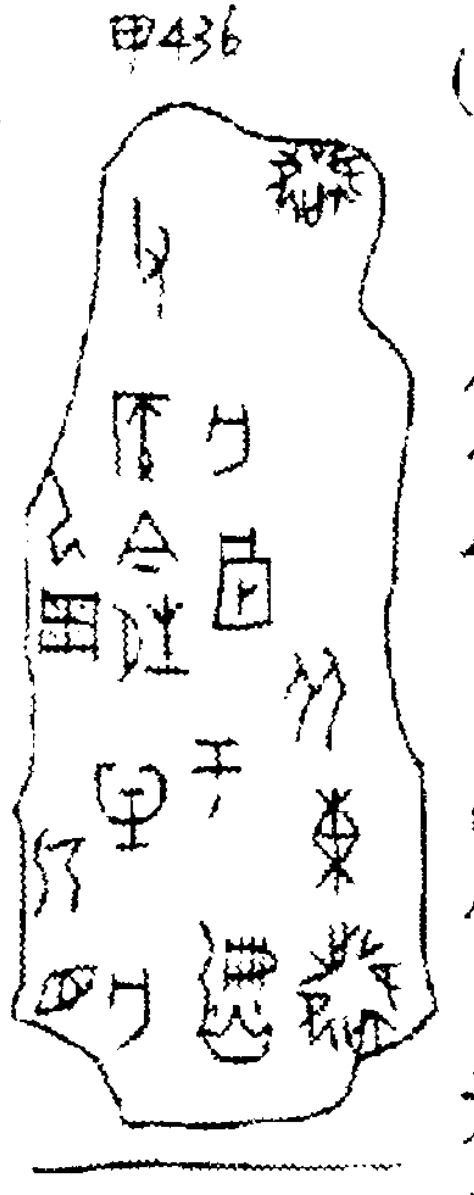
(廿三) 𠂤侯(甲436) 𠂤侯，董、胡、陳三氏均未舉出，而其實見於下舉第四期的甲骨片裏。依據如

（第四期）南明[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中……——後所述「𠂤[illegible]」(𠂤伯)的例子看來，這𠂤[illegible]應是侯名。

(廿四) 田侯(甲436) 田侯見於下舉第四期的一片甲骨裏，董作賓氏將此片作如下的解讀：

「此版應分四段讀之，一為上缺父缺術，二即本条(命周侯今月亡[illegible])，三為𠂤之于[illegible]从東術，四為上缺目缺亡下缺，蓋錯綜書之，皆右行」(新獲卜辭寫本考釋二○三頁)。周侯的地望及殷周的關係已見前述周方項下。

(第四期)
甲436



(廿五) 侯[illegible](前6.11.1 簠人72 甲3483) 侯[illegible]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及第四期，可知[illegible]不是人名而是侯名，因此董

（第一期）簠人72 [illegible]——作賓氏以為是「[illegible]侯[illegible]」的說法是不妥當的。甲3483片上的[illegible]

前6.11.1 [illegible]田——字與前記「[illegible]」的[illegible]一樣，究竟是表

（第四期）甲3483 [illegible]——示「[illegible]方之侯[illegible]」的意思呢？還是表示「侯[illegible]有[illegible](祐佑，參考)乎」，還須等待後考。

(廿六) 侯[illegible](鐵248.4 粹149) 侯[illegible]如下所舉被稱於第四期，這與第一期「[illegible]侯[illegible]」所作的「[illegible]」不同，因此

（第四期）粹149 ……[illegible]……——「侯[illegible]」與「侯[illegible]」不是同一個人。

(廿七) 侯卓(林2.31.6 庫103) 侯卓如下所舉被稱於第四期。又作「侯卓」。如「……[illegible]卓[illegible]」(庫103)之辭

（第四期）林2.31.6 [illegible]——，是卜王當從侯卓之進言與否的意思。

(廿八) 侯[illegible](甲3322) 侯[illegible]在下舉的第四期卜辭中，是卜其是否率[illegible]來犯之事，[illegible]即[illegible]方(夷方)，可見

（第四期）甲3322 [illegible]——侯[illegible]是個叛殷而與夷方勾結的侯名。

(廿九) 侯[illegible](前4.41.6 597) 侯[illegible]被稱於第四期卜辭「[illegible]」(前4.41.6)中。

(卅) 侯叶(續5.5.6) 侯叶被稱於第四期卜辭「[illegible]叶[illegible]」(續5.5.6)中。

(卅一) 侯[illegible](庫1009 1053 1128 1132 1701 卜37) 侯[illegible]被稱於第四期卜辭「[illegible]……」(庫1009)、「[illegible]田一」(庫1132)中。

(卅二) 𠧟侯(前2.2.6) 𠧟侯被稱於下舉第五期的甲骨片裏。董作賓氏謂「彝器中有亞父乙毁，亞形中有𠧟侯二字作[illegible](松五十)，又父乙毁亞形中有𠧟(松五七)，即此國。有省其聲但作己者，如傳世之己侯鐘

（第五期）前2.2.6 ……[illegible]……——(寒三八)、己侯貉子毁(寒十三八)

等器是，亦即春秋之紀侯」(五等爵在殷商)的以為就是春秋時的紀侯。果如此說，則如「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桓公六年)之記載，紀侯是齊魯間的諸侯，所以殷代𠧟侯的封地當然也在殷東。

(卅三) [illegible]侯(前4.3.5) [illegible]侯被稱於第五期下舉的卜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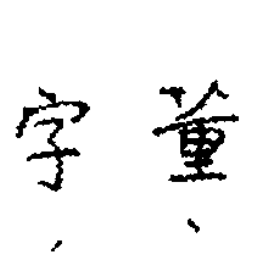
（第五期）前4.3.5 [illegible]……

(卅四) [illegible]侯(外83) [illegible]侯被稱於第五期卜辭「[illegible]……」中。

(卅五) 侯[illegible](前5.3.6) 侯[illegible]被稱於第五期卜辭「……卜[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

○ 丁侯(鄴1.38.3)

鄴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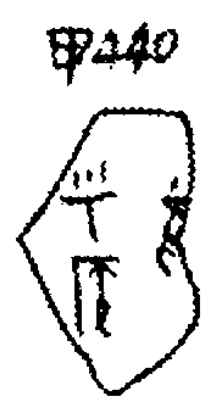
董、胡二氏以為有丁侯，其例在上。其實片上的「口」可能是「[illegible]」的殘字，果真是侯名與否，還有疑問，陳氏便未舉出此侯。

○ 侯告 董、胡、陳三氏均舉出侯告。董氏以「[illegible]」(遺632)之辭為證，胡氏以「[illegible]」(庫163)、「[illegible]」(續5.31.5)之辭為證，陳氏則認為續5.31.5、庫1037兩片上的「[illegible]」是侯名。可是實際上「[illegible]」的例子極為常見(續5.31.5 粹1187 1325 庫1037 遺632 [illegible])，其例如下，此乃「侯來告」的意思，視作侯名是不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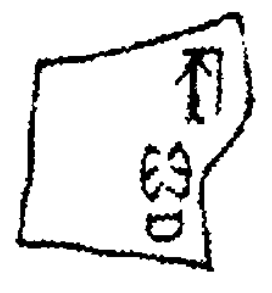
粹1187 [illegible]
乙5612 [illegible]
乙2871 [illegible]
乙7246 [illegible]
粹1325 [illegible]
庫1037 [illegible]

○ 侯雀、侯[illegible]、侯唐、侯[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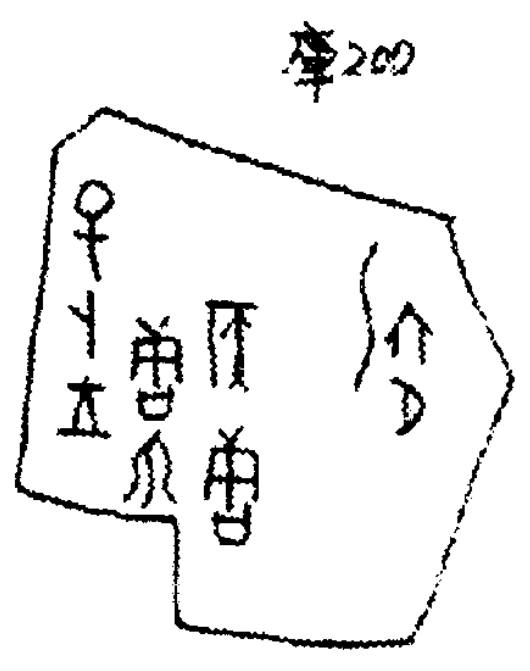
甲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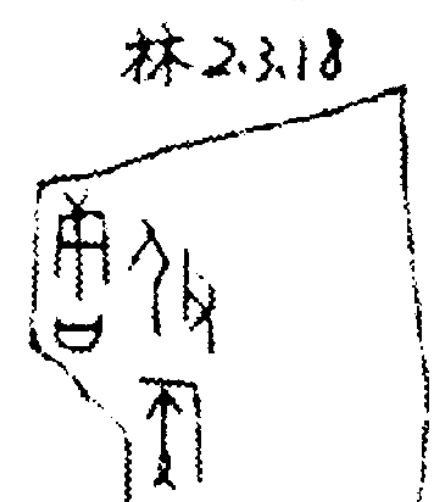
庫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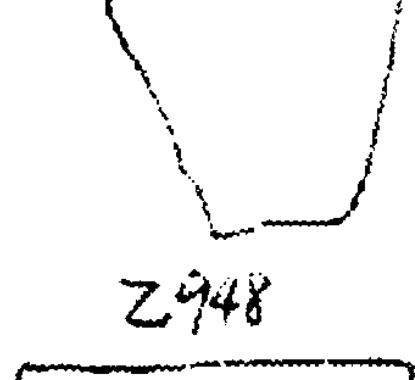
庫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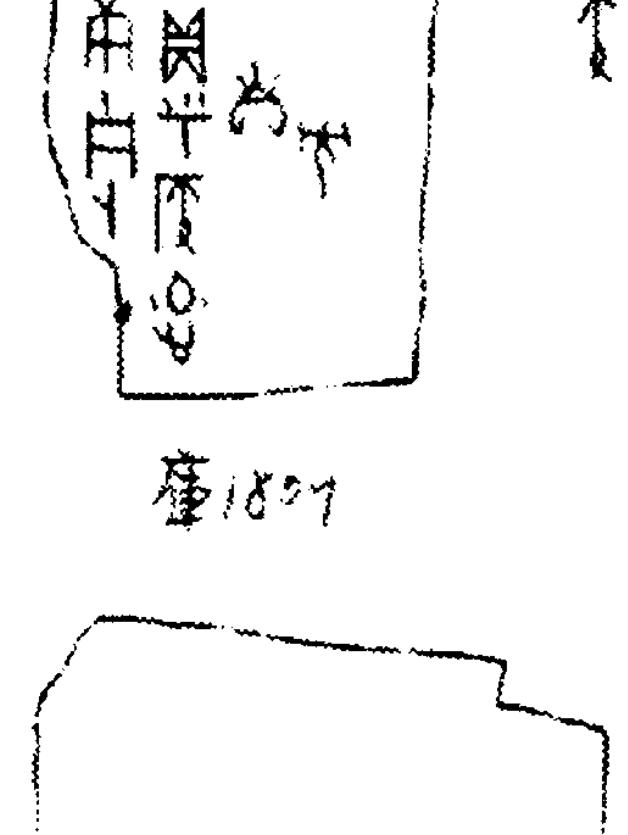
林2.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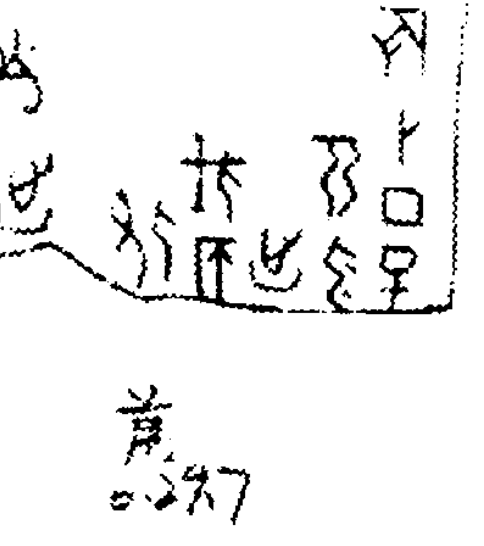
乙948



庫1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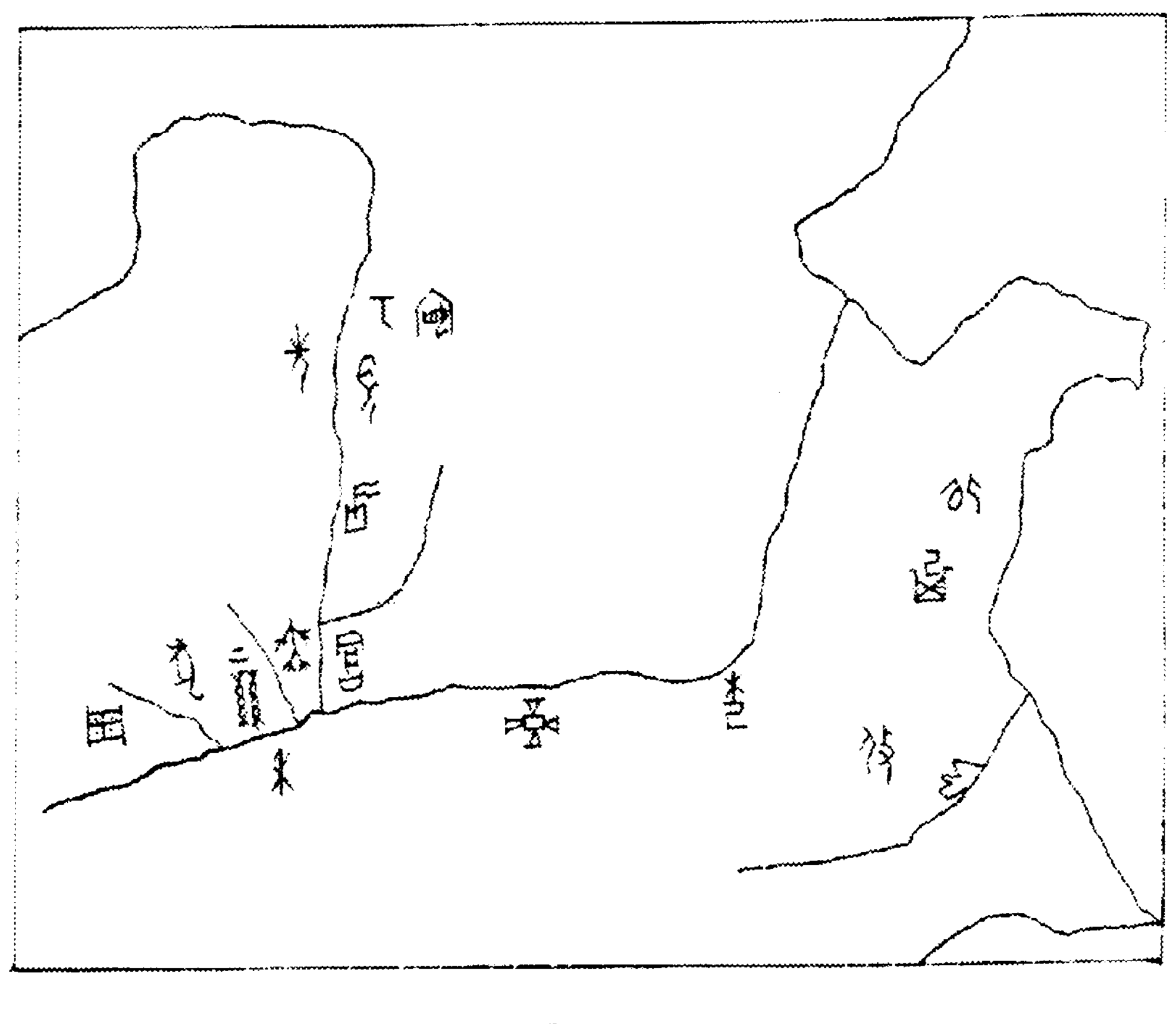


前6.29.7



胡氏依據右列中甲440片而指出有「侯雀」，依據庫379片而指出有「侯[illegible]」，依據庫200片而指出有「侯唐」。陳氏亦依據庫200片而提出「侯唐」，依據乙948片而提出「侯[illegible]」，依據庫1807片而提出「侯[illegible]」。又前6.29.7片也有「[illegible]侯」。可是這些究竟是否為侯名，還必須等待後考。

要之，卜辭所見的侯名計有三十五個。按時期分別的話，則是第一期有十七個([illegible])，第二期有四個，第三期有一個，第四期有十八個，第五期有五個。這些侯名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丁、[illegible]、豆等諸侯皆以地名被稱，二[illegible]等被稱的時間達二期乃至三期，又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諸侯的封地是被安置在一定的地方的。其位置可以推定的，大致便如左圖所示。這些諸侯大部分都遵奉殷命，可是到了第四期戠侯、田侯和侯[illegible]則是叛殷的。



諸侯管理一定土地的事實，如下所舉，或卜王行[illegible]田而侯其受黍年與否(乙4055)，或卜[illegible]侯、[illegible]侯、[illegible]侯、侯豆、[illegible]侯[illegible]等地的受年，一見便可明白。

乙4055 [illegible]
乙4658 [illegible]
前3.1.2 [illegible]
粹883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續2285 [illegible]

此外諸侯擁有武力的事實，如下所舉有攻伐之辭，例如前4.45.1片作「[illegible]」，謂[illegible]侯[illegible]來報告有事於[illegible]，於是如甲3510片所載便命[illegible]侯往征[illegible]，這事實最明顯了。

甲3510 ……[illegible]
掇2.463 [illegible]
前5.7.3 [illegible]
寧3.73 [illegible]
京1339 [illegible]
乙2000 [illegible]

諸侯的任務除了從事征伐外，如下所舉還要向殷報告方國的動靜。例如卜辭中「[illegible]」、「[illegible]」等用語極為常見，「[illegible]」也被記如「[illegible]」。

乙5612 [illegible]([illegible])
前4.44.6 [illegible]([illegible])

庫1037、「[illegible]」(粹1325)、「[illegible]」(京1380)、「[illegible]」(前[illegible])，這些都與前述「[illegible]」的文例相同，可知是諸侯以簡冊報告的意思。又「[illegible]」則與「[illegible]」同例，可知是聽從諸侯的報告的意思(殷墟卜辭綜類)。這兩者如下所舉也被合成一辭，乙2871片是卜王聽從諸侯的報告而

續存694 [illegible]

乙7246 [illegible]

乙2171 [illegible]

乙2948 [illegible]

征[illegible]方之事，乙2948片則是卜王命[illegible]聽從諸侯的報告往伐[illegible]方之事。所謂「[illegible]」就是諸侯的報告，「[illegible]」就是聽從諸侯的報告的意思。如下所舉：

粹1187 [illegible]

乙2871 [illegible]

乙2948 [illegible]

乙3860 [illegible]

乙5612 [illegible]

前4466 [illegible]

庫1109 [illegible]

通592 [illegible]

前734 [illegible]

前4451 [illegible]

諸侯的報告幾乎全是有關征伐方國之事，可知諸侯是監視著方國之動靜的。又例如「[illegible]」（簠征40）之辭，與「[illegible]」（佚380）、「[illegible]」（粹1095）之辭的文例相同，後者是就[illegible]方之侵略而卜神祐之有無的，那麼前者便是當方國侵略時，卜那方面的諸侯有無神祐的意思。由此可知諸侯是被配置在邊境的。

如此言般，諸侯擁有封地與武力，除受命征伐外，還要監視方國而報告於殷，殷將他們配置於邊境以做為國家的屏藩。

第二節 伯

[illegible]字如下所舉有(1)邑名、(2)地名、(3)爵名三種用法。

(1) [illegible]（續1101）、[illegible]（後上）、[illegible]（續2227）、[illegible]（續1151）、[illegible]（前4514）、[illegible]（乙654）、[illegible]（佚457）、[illegible]（粹956）、[illegible]（上245）、[illegible]（誠263）、[illegible]（林2.15.14）、[illegible]（粹958）、[illegible]

(2) [illegible]（寧1.441）[illegible]（後上）[illegible]（庫1662）[illegible]（南明534）[illegible]

(3) [illegible]（撫續122）

作為爵名的[illegible]被用如「方[illegible]」（粹1316、甲1978、寧1.441、1442、京4034、5281）、「[illegible]」（粹1184、庫1602、甲2375、2416）、「[illegible]方[illegible]」（後上18.7、2019、甲2416、3939）等。「方[illegible]」就是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的方伯。「[illegible]」在右舉的庫1602片裏被殷將[illegible]所率領，又與「多田（多侯）」並稱（甲2416）。至於「[illegible]方[illegible]」乃如前所述為殷之屬地的[illegible]方、[illegible]地之君長。

茲將董作賓氏、胡厚宣、陳夢家及著者所檢出的伯名加以對比列記，並將之按時期加以分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未定
董作賓	易伯𡵂 兕伯 羊伯	殳伯	[illegible]方伯	宋伯歪 伯禹 伯[illegible] 伯弜	盂方伯 敔伯 人方伯	
胡厚宣	易白 兕白 井白 歸白 雇白 引白 杏白 白戠	殳白 叶白		宋白 白禹 白[illegible] 白弜 白里 白[illegible]	盂方白 敔白 [illegible]方白	
陳夢家	易白𡵂 兕白 [illegible]白 井白 歸白 雇白 白[illegible] 長白 而白龜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殳白 由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方白[illegible] 可白 [illegible]白	宋白歪 里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illegible]白	盂方白炎 敔白 人方白	羌方白
著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配列成上表。這些伯名於第一期有十七個、第二期三個、第三期五個、第四期十一個、第五期三個、另有一個未定，合計四〇個。以下便就這些諸伯來加以考察。

(一) 早伯[illegible]（前434、4102、5116、明2327、庫1637、遺571、南明248、乙2871、7246）

早伯如下所舉被稱於第一期，其名為「[illegible]」。這些辭例的語法與下面所記「[illegible]」、「[illegible]」場合下的文例相同，辭中的「[illegible]」是聽從早伯的報告的意思。又[illegible]、[illegible]都是[illegible]的假借。

南明248 [illegible]

前434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乙1710 [illegible]

乙1923 [illegible]

乙1710 [illegible]

乙892 [illegible]

續585 [illegible]

庫1637 [illegible]

早如下所舉被用為地名，因其被稱為「男方早」，可知當位在隸屬於殷的鬼方，事實已如前記，早伯就是此地的封伯。而其如右所舉是將西邊的情勢報告於殷的。

遺759 [illegible]

佚509 [illegible]

乙6684 [illegible]

甲3343 [illegible]

(二) [illegible]伯（後下41、前742）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兩片裡，兩辭中的[illegible]就是第一期如「[illegible]」（後下）之辭中報告[illegible]方之患的[illegible]，[illegible]地已如前述位在臨淄附近。右舉兩辭都是[illegible]來告，可見[illegible]伯之地也在東方。而「[illegible]……[illegible]」就是「有戈……來襲」之義，是指敵國的侵略之謂，此辭中的[illegible]是指的[illegible]伯而言，可知[illegible]伯是個叛殷的方伯

前742 [illegible]

後下41 [illegible]

。第一期片「[illegible]」（前7162）之辭中的「[illegible]」就是「[illegible]夷」或「[illegible]人」。此地到了第四期作「[illegible]」（續）、「[illegible]」（京）已是奉行殷命成為「[illegible]」的采地了。

(三) [illegible]伯[illegible]（後下339、2212）

[illegible]伯見於第一期下舉兩片裡，其名為[illegible]。[illegible]方如前所記第一期時殷曾命眾人入而[illegible]田，又因卜辭中有卜[illegible]方可能率[illegible]方來侵寇與否之辭，可知[illegible]方是殷、[illegible]兩方互爭之地，殷於此地置有[illegible]伯[illegible]。

後下339 [illegible]

後下242 [illegible]

(四) 曰伯（乙3387）

曰伯被稱於下舉一片裡，此辭卜的是當聽從曰伯與否，可知是殷的臣屬。第二期的地名裏有「曰」（文782、京3049）、第三期有「曰」（粹960、1017），推想二者當為同一地。而曰位於[illegible]地與[illegible]地間，可知是殷東之地，王亦曾留滯於此（粹1017），曰伯當為此地的封伯。胡、陳二氏釋曰為「井」，可是「井方」已如前述乃殷西的敵國，以曰伯為井方之伯的陳說（綜述386）是不妥當的。

乙3387 [illegible]

(五) [illegible]伯（粹1180）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的一片裏，此辭是卜伐[illegible]伯之可否，可知是個叛殷的方

粹1180 [illegible]

伯。關於其地望，則郭某謂『歸當即後之夔國，其故地在今湖北秭歸縣境。水經江水注，于「又東過秭歸縣之南」下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即夔鄉矣」。金文有歸𠦪伯段，銘稱其先王輔翼文武，有席于大命，足証歸國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矣』的以為歸國在湖北的秭歸縣境。

(六) [illegible]伯（南師180）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裡，[illegible]亦作[illegible]（外40）、[illegible]（佚）、[illegible]（前）。第二期「[illegible]」（京）之辭所載，曾於此地舉行父武丁的祭祀。此地已如前述位在距淮北數地有六日行程的殷東之處，[illegible]伯就是此地的封伯。

南師180 [illegible]

(七) [illegible]伯（乙3328）

[illegible]伯被稱於下舉第一期片裏。[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準[illegible]、[illegible]又作[illegible]、[illegible]之例，可知[illegible]與[illegible]同義，有涉遺之義。由此辭是卜涉遺[illegible]伯之事看來，可見其乃是殷的所屬。

乙3328 [illegible]

(八) 杏伯（乙4536）

杏伯被稱於下舉第一期片裡。此辭的[illegible]做為地名時，則被用如「中[illegible]」（甲）、「[illegible]」（庫308）。因乙7041片「[illegible]」之辭與「[illegible]」二

乙4536 [illegible]

辭同在一片上，可知[illegible]、[illegible]兩地都在西土。而乙930片作「[illegible]」，是卜的方國來襲之有無，可知[illegible]地的封伯，或是其附近的方伯吧！

(九) 伯[illegible]（天90）

伯[illegible]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裏。第一期經常可以見到的[illegible]，[illegible]是地名，[illegible]則是人名。單稱作「[illegible]」的例子極為常見，伯[illegible]就是這個[illegible]無疑。胡厚宣謂「知[illegible]者且封為白爵」（四上）的說法是妥當的。[illegible]例如「……[illegible]……」（乙696）、「……[illegible]」（鐵）之辭所載，以「臣」被稱。而其封地位在西北，遭受[illegible]、[illegible]的侵略，以將此事冊告於殷的事實，則已如前述。第四期有「[illegible]」的人名，其用例如下所舉。其中有的卜王聽從[illegible]的報告而伐[illegible]方之事（寧1409），有的卜率[illegible]可以伐[illegible]之事（粹1164）。[illegible]方已如前述位於西方，據右舉的誠320片知位於[illegible]地附近，即位於北方，從而可知[illegible]的采地是在西北，與[illegible]之地同一地望。又因為[illegible]可與[illegible]同樣都來報告方國的情勢，可見兩者的任務也是一致的。而因為兩者都是以[illegible]作之字為名，可知是同一氏族。這個伯[illegible]的封地可能是世襲的。

天90 [illegible]

甲695 [illegible]

鄴3399 [illegible]

掇1452 [illegible]

粹1164 [illegible]

寧1409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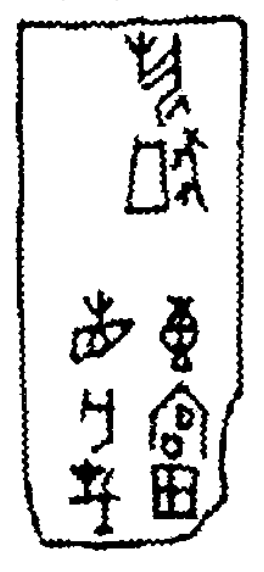
京4395 [illegible]

後下386 [illegible]

南坊210 [illegible]

後下386 [illegible]

誠320



(十) [illegible]伯（乙2156）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裏。又如其下二辭所見，[illegible]與[illegible]實為一字。[illegible]地已如前述位於蒲縣北方十三日行程處，[illegible]伯便是此地的封伯。如前所記第一期此地有「[illegible]」、「[illegible]」（綜述），可知[illegible]伯就是指的這個[illegible]氏，其在第四期被稱為「[illegible]侯」。

乙2156 [illegible]

掇2158 [illegible]

乙4548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伯[illegible]（乙2948）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裡。因為此片的上下辭都是卜的「伐[illegible]方」，可知這一辭的缺字也是「[illegible]」。由此辭是卜王聽從[illegible]伯的報告而征伐[illegible]方看來，可知[illegible]伯是殷東的封伯。[illegible]做為地名時被用如「中[illegible]」（天80）、「[illegible]于[illegible]」（簠）。唐蘭釋為「而」（天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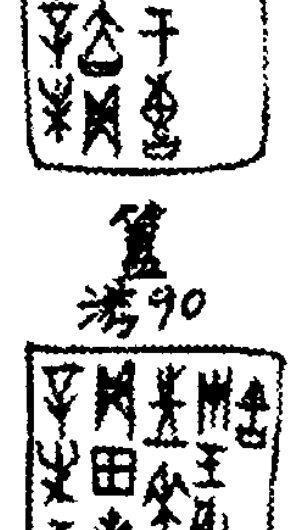
乙2948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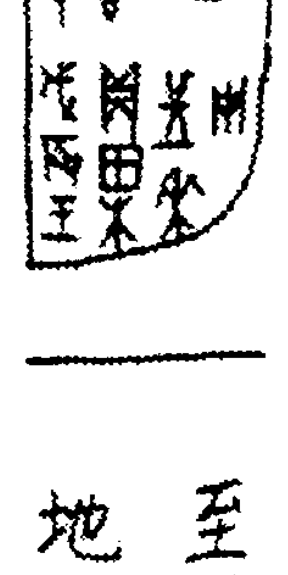
(十二) [illegible]伯（乙5303）

[illegible]伯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裏。因為此辭是卜屬於殷的[illegible]（[illegible]方）往伐[illegible]伯之事，

乙5303 「貞𠂤井囚于犬日」——可知犬伯是個叛殷的方伯。如前所記𠂤地位在西方，那麼犬伯之地當然也在西方了。犬字已如前述(參犬伯)與「从」通假，因此其字音當為「從」。

(十三) 伯木(佚195) 董、胡、陳三氏未舉出伯木，而其實被稱於第一期下舉一片裡。木做為地名時，佚195 「乎…貞子令中日木𡆥」——，於第一期被用如「木于木三牛三羊」(南師1.50)，第二期被用如「中日木卜」(前2.31.1)，又從木(南坊2.61)。第五期被用如「戊丙王卜貞田木其來亡災」(簠游90)。下舉的兩片記的是從𠂤至木(前2.11.2)、至𢀛之事(簠游90)，可見木地位於東南田獵地域的𠂤、𢀛間。這地方在第四期卜辭被稱作「木方」(甲660)。右例中的「𡆥」字作為田獵用語時，以如下所舉的情形被使用。孫詒讓釋作「逋」(舉例下四)，羅振玉釋作「处」(考釋中四)，葉玉森釋作「納」(集釋四.一)，於乙4888片與「獲」字對用，從而可知右舉的佚195片乃是在木伯之地舉行田獵收獲之有無事。木伯當是臣屬於殷而為東南田獵之地的封伯。

前2.11.2


簠游90


鐵1323 「貞于井囚𡆥𢀛」 卜234 「貞令𡆥𢀛」 乙4888 「弗𡆥又百二」

(十四) 伯𠂤(前1.46.2 卜685) 董胡陳三氏未予舉出，而其實被稱於下舉兩片裏。前1.46.2片上另一辭作「貞𦣞…𠂤𢀛」(乙3338)的情形被使用，當是殷的臣屬，因此𦣞所率領的𠂤伯當也是奉行殷命的方伯。第一期片「…貞𢀛出𠂤𢀛𠂤令𢀛月𢀛出𢀛」(前7.28.4 天62)之辭中的「𢀛𠂤」大概就是伯𠂤的封地吧！例如以「貞𦣞令𢀛于𢀛」(乙6966)、「𦣞井…𢀛𠂤𢀛」

前1.46.2 貞𦣞令𢀛日𠂤三月 —— 卜685 貞𦣞令𢀛日𠂤

(十五) 𡿧伯(第一期) 後下24.9 乙丑卜𢀛貞𡿧日…

(十六) 𥃝伯(第一期) 乙970 𥃝日

(十七) 𢀛伯(第一期) 乙4297 𢀛日

(十八) 報伯(第二期) 前1.26.5 乙丑卜貞報日…于𢀛

(十九) 山伯(第三期) 庫1551 貞令山日于𢀛(前5.27.1同版)

(二十) 𤕺伯(第三期) 金413 戊子卜𢀛令𤕺日

(廿一) 𦣞伯(第三期) 甲1978 貞王𡆥𦣞于𢀛于𢀛

(廿二) 可伯(第三期) 鄴3.43.7 𢀛可日

(廿三) 甫伯(鄴3.36.9) 甫伯被稱於第三期下舉一片裏，如前所述地名中有「甫𢀛」，位於殷的西北。又方國名亦有甫方，甫伯便是此地的封伯。

鄴3.36.9 甫日𡿧囚𢀛𢀛 ——

(廿四) 𢦏伯(寧1.380) 董、胡、陳三氏未予舉出，而其實被稱於第三期下舉一片裏。此辭是卜聽從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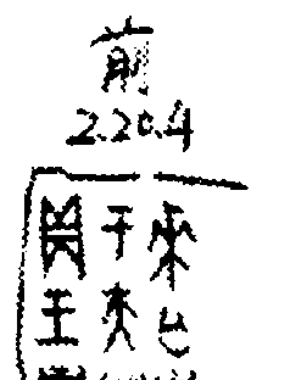
寧1.380 「𢀛𢦏日𢀛𢀛王𢀛」——伯𢀛而狩獵之事，𢦏地已如前述位在殷東南、𢀛間的田獵地域，𢦏伯𢀛便是此地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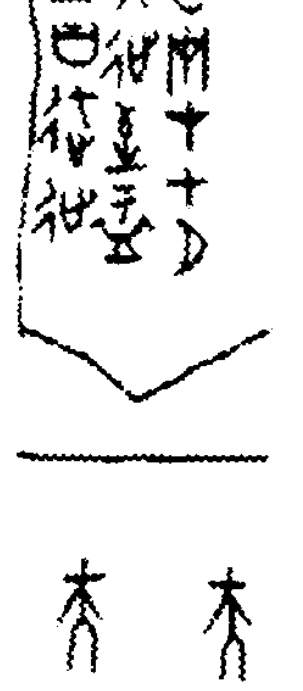
(廿五) 林伯(鄴3.46.15) 董、胡、陳三氏未予舉出，而其實被稱於第三期下舉一片裏。第五期有「林方」。

鄴3.46.15 王囚𢀛𢀛于林日𢀛𢀛𢀛 ——，林伯大概就是此地之伯吧？姑且存疑。

(廿六) 宋伯(佚106 粹1593) 宋伯被稱於第四期下舉一片裏。宋即宋公鐘的宋、宋牛鼎的宋，亦即是宋字。

佚106 己卯卜太貞𢀛囚𢀛宋日𢀛𢀛囚由𢀛𢀛宋日𢀛𢀛二月 ——。胡厚宣於宋之地望謂「宋之地域蓋與今河南商邱縣微子所封之宋地合」(封建制度考六)，以為即是商邱縣。可是下舉的續6.6.5片乃是卜行往宋地再往宋地之事，可知宋、宋兩地相近。而因前2.20.4片卜的是往宋地再至𢀛地事，因此更知宋、宋都在𢀛的附近，宋伯便是此地之伯。

續6.6.5


前2.20.4


(廿七) 伯𠔉(前3.1.1 後下25.7 明1599 佚91 續3.34.1 京2123 2124 外350) 伯𠔉如下所舉被稱於第四期。第一期有𠔉的稱謂(續1.29.1 庫504 乙3522)，例如「𢀛卯卜貞𠔉囚𢀛」(庫504)、「貞𢀛𠔉囚出日」(乙3522)、「十月卜𢀛貞𢀛」(續1.29.1)諸辭便是，其或卜𠔉之來朝，或卜𠔉之有無尤，可知原是殷的臣屬。但是到了第四期的伯𠔉、𠔉，如下所舉已是「囚𢀛」(作𢀛)、「囚𢀛」(𢦏伐)的被卜其亦卜往伐之可否，可知此期它已叛殷。有受𠔉侵擾之虞的地方，如右所舉則為𢀛與𢀛地(前2.5.5 中𢀛)，而因𢀛已如前述乃是𢀛侯的封地，可知伯𠔉之地比𢀛更靠近西邊。如此說來，伯𠔉在第四期便是個叛殷而位於西邊之伯。

佚91 𢀛𢀛卜太貞日𠔉𢀛囚𢀛𢀛 —— 外350 𢀛𢀛卜日𠔉𢀛囚 —— 續3.34.1 日𠔉囚𢀛 後下38.4 乙丑卜𠔉囚𢀛…𢀛𢀛 —— 前6.9.2 𠔉弗𢀛 簠雜102 口𢀛卜𠔉囚𢀛𢀛 —— 南師1.175 𢀛𢀛卜𢀛𢀛𠔉𢀛 京1325 𢀛𢀛卜𢀛𠔉𢀛𢀛

(廿八) 伯𡗵(佚966) 伯𡗵被稱於第四期下舉一片裏。此辭卜的是於伯𡗵之地往𢀛(籍田𢀛)之可否 —— 可知伯𡗵乃殷的臣屬。𡗵字與殷東「𡗵方」的𡗵字形相近，伯𡗵大概就是此地之伯吧！

佚966 下卜太日𡗵𢀛𢀛囚年出𢀛 ——

(廿九) 里伯(庫1108 佚627 京3078) 里伯被稱於第四期下舉三片裏。如前所記此期有「里侯」的稱謂，此兩者的關係還須等待後考。

庫1108 王令卜太令𢀛里日 —— 佚627 …太…令里日 —— 京3078 八月出里日

(卅) 帥伯(乙409) 帥伯被稱於第四期下舉一片裏。帥做為地名時，則被用如「貞𢀛于帥」(遺401)、「貞…于𢀛帥」(乙5325)，可知帥伯乃此地之伯。

乙409 帥日 ——

(卅一) 伯𢀛(後下20.17 乙7085) 伯𢀛被稱於第四期下舉兩片裏。因乙7085片作「朿日𢀛」，可知日𢀛乃(卅五)朿日之名。

乙7085 己…卜𢀛令朿日𢀛 —— 後下20.17 太𢀛𢀛日𢀛𢀛 ——

(卅二) 伯知(第四期) 前6.67.6 日知 乙8809 乙丑卜𢀛𢀛日…

(卅三) 冉伯(第四期) 粹1579 口卯貞冉𢀛日

(卅四) 伯𡗹(第四期) 南明477 𡗹日𡗹(金205同例)

(卅五) 朿伯(第四期) 續1.38.8 令卜太貞𢀛口𢀛…𢀛日于太口(明1875)

(卅六) 𩁹伯(第四期) 南明472 乙酉貞太囚𢀛…𢀛…𢀛出太𢀛

(卅七) 𢀛方伯(第五期)(綜述圖版十三所載) 𢀛方日…伯𢀛…

(卅八) 敢伯(庫285) 敢伯見於第五期下舉一片裏。因此辭是在𢀛地卜聽從敢伯的報告而伐𢀛方之事，可知敢伯是個臣屬於殷而位於西邊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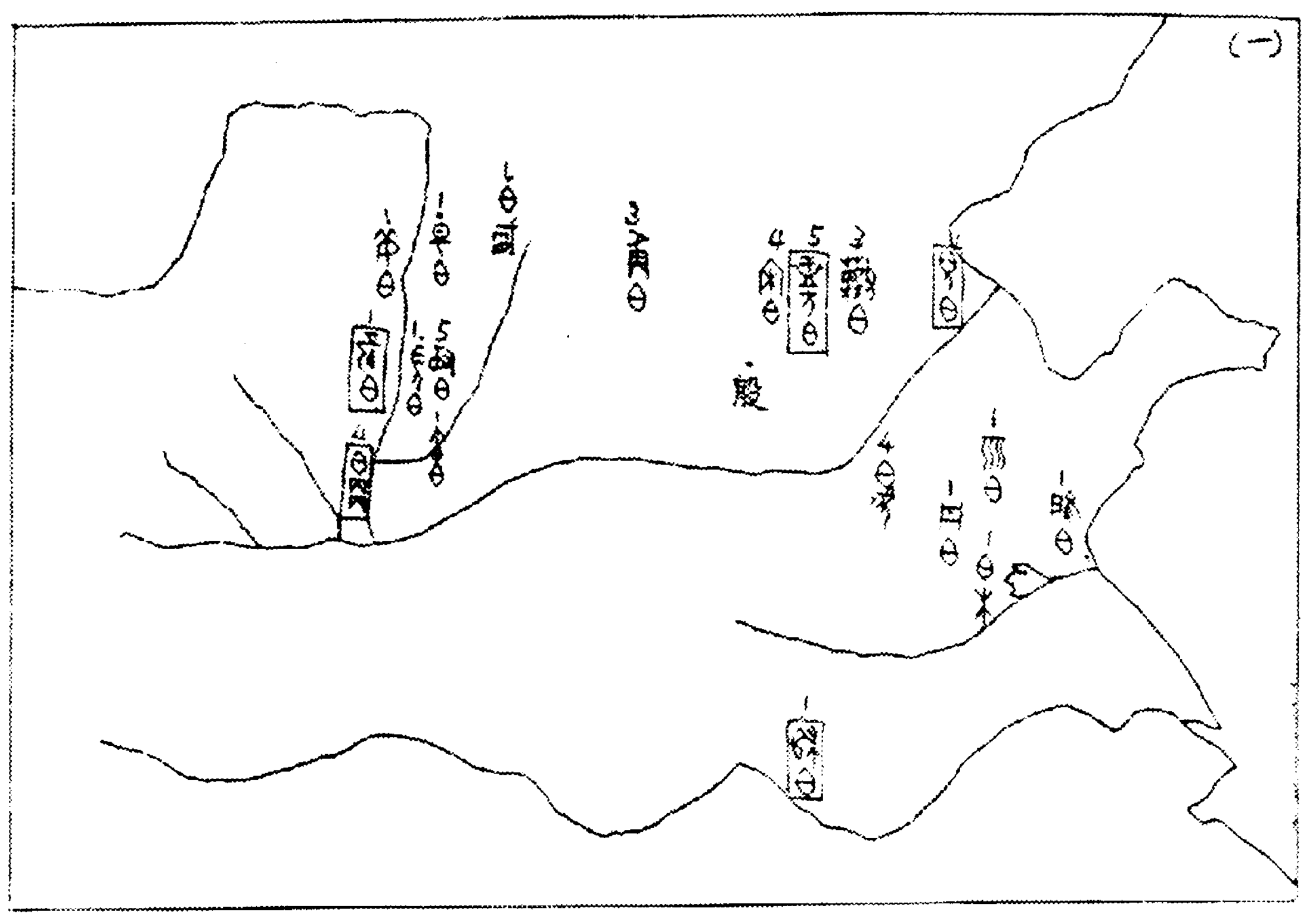
前2.8.5 己丑卜中𢀛貞王…𢀛囚𢀛敢日𢀛𢀛方不𢀛𢀛十一月 ——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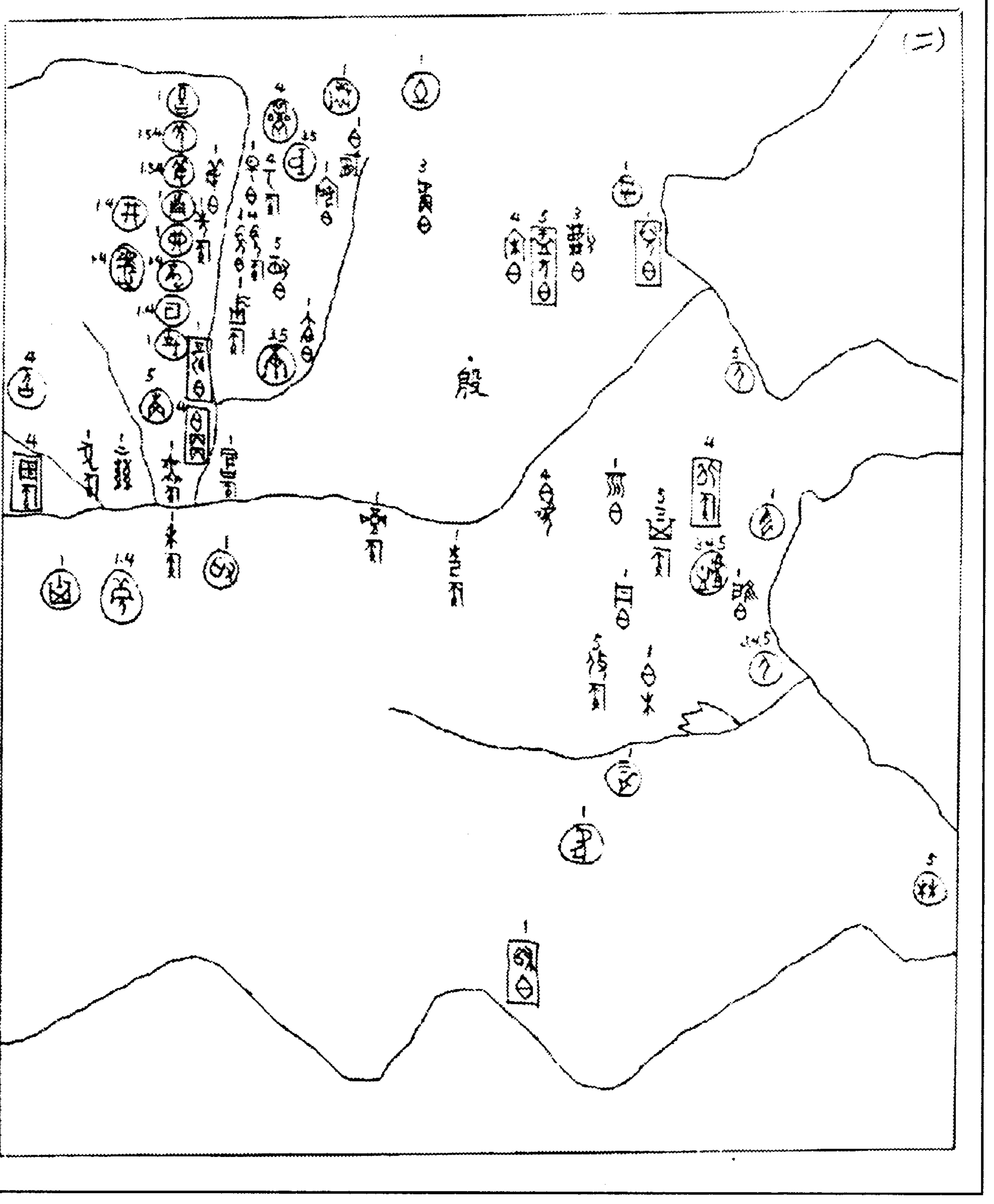
(卅九) 𡆥方伯(後上18.6 18.7 20.9 甲2416 3939) 𡆥方伯就是在第五期時叛殷的𡆥方之伯，其事已見前述𡆥方之項下。

○ 羌方伯 陳夢家以「…方卜…羌二方日囚用于…祖丁」(京4034)之辭所載為「羌方伯」，又認為「𢀛方日囚𢀛于」(粹1150)片所載是羌方伯的殘字。(綜述三六頁)但是兩者實都不足以為確證。

要之，卜辭所見的伯名只卅九，其中第一期有十七個，第二期有三個，第三期有五個，第四期有十一個，第五期有三個。此與諸侯之總數為卅五大致相近。其地望可得而推測者有十九個，情形如左圖(一)所示。如果再將前記的諸侯以及來侵寇的大國二者合載進去的話，便如圖(二)所示。據此不難想見殷與方國及與侯伯的關係。

註：(一)下數字表示時期。
[]記號表示叛殷之伯。
(二)下數字表示時期。
[]記號表示叛殷之侯伯。
○記號表示來侵寇之方國。





諸伯皆領有土地，例如𡆥、帥、𠂤、𢀛、𢀛、𢀛、木、甫、𢦏、林、宋、𡗵、𡆥、𢀛等伯皆以其地名被稱，而如「𢀛𢀛囚年𢀛」(乙4888)、「貞里𢀛年𢀛」(佚791)、「𢀛𢀛年𢀛」(前3.30.6)之辭便是卜𢀛伯、里伯、伯𢀛司之地的受年否？或作「貞子令中日木𡆥」(佚195)，是卜在伯木之地狩獵收獲之有無。或作「下卜太日𡗵𢀛𢀛囚年出𢀛」(佚966)，是卜於𡗵伯之地而往籍田之可否。凡此於諸伯領有土地之事實，皆一見即可明白。此外諸伯又擁有兵力，例如「貞司令𢀛太固巳出…」(書道3.2)、「貞𢀛由于𢀛𢀛𢀛」(前6.60.6)之辭便是卜伯𢀛司之攻擊𢀛方；「日𠔉囚𢀛」(續3.34.1)、「𠔉囚𢀛𢀛」(簠雜102)之辭則是卜伯𠔉之是

否來攻擊。又如「[illegible]」（庫[illegible]）之辭所載則是卜殷將[illegible]及[illegible]率領多伯之可否。諸如此類，事實至為明顯。更且諸伯都來報告方國的情勢，例如「[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乙[illegible]）等辭便是。可知殷將諸伯配置於邊境以做為國家的屏藩。然而第一期裏東邊的[illegible]伯、南邊的[illegible]伯、西邊的[illegible]伯，第四期裏西邊的伯[illegible]，第五期裏殷北的[illegible]方伯等則是叛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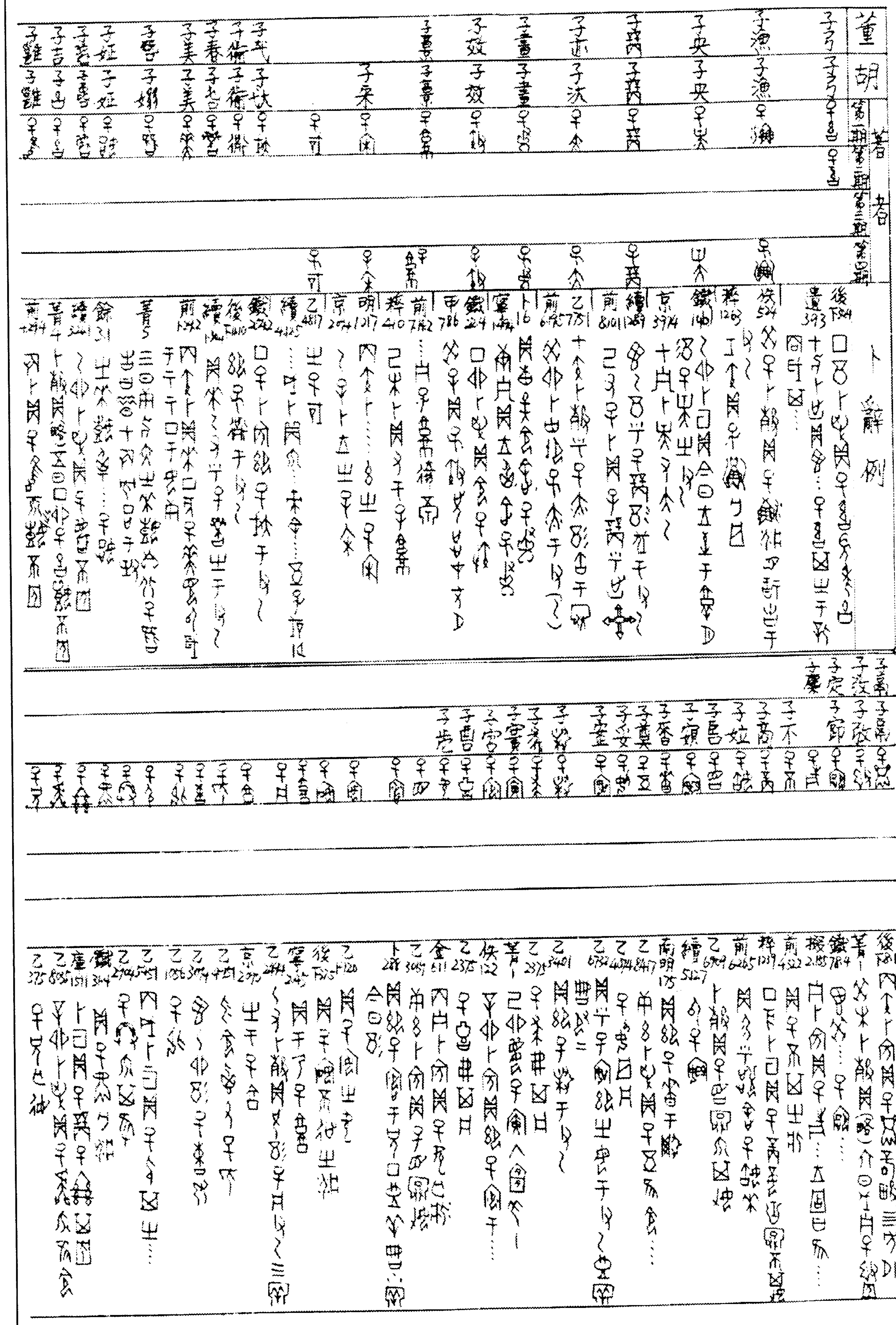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諸伯與諸侯同樣都是防制戎狄的屏藩。因此董作賓氏認為「伯與侯均為殷代封建之制，似已毫無疑義」的說法是十分妥當的。如下所述殷更將其同姓配置於四方，後世周代的封建必是模倣殷制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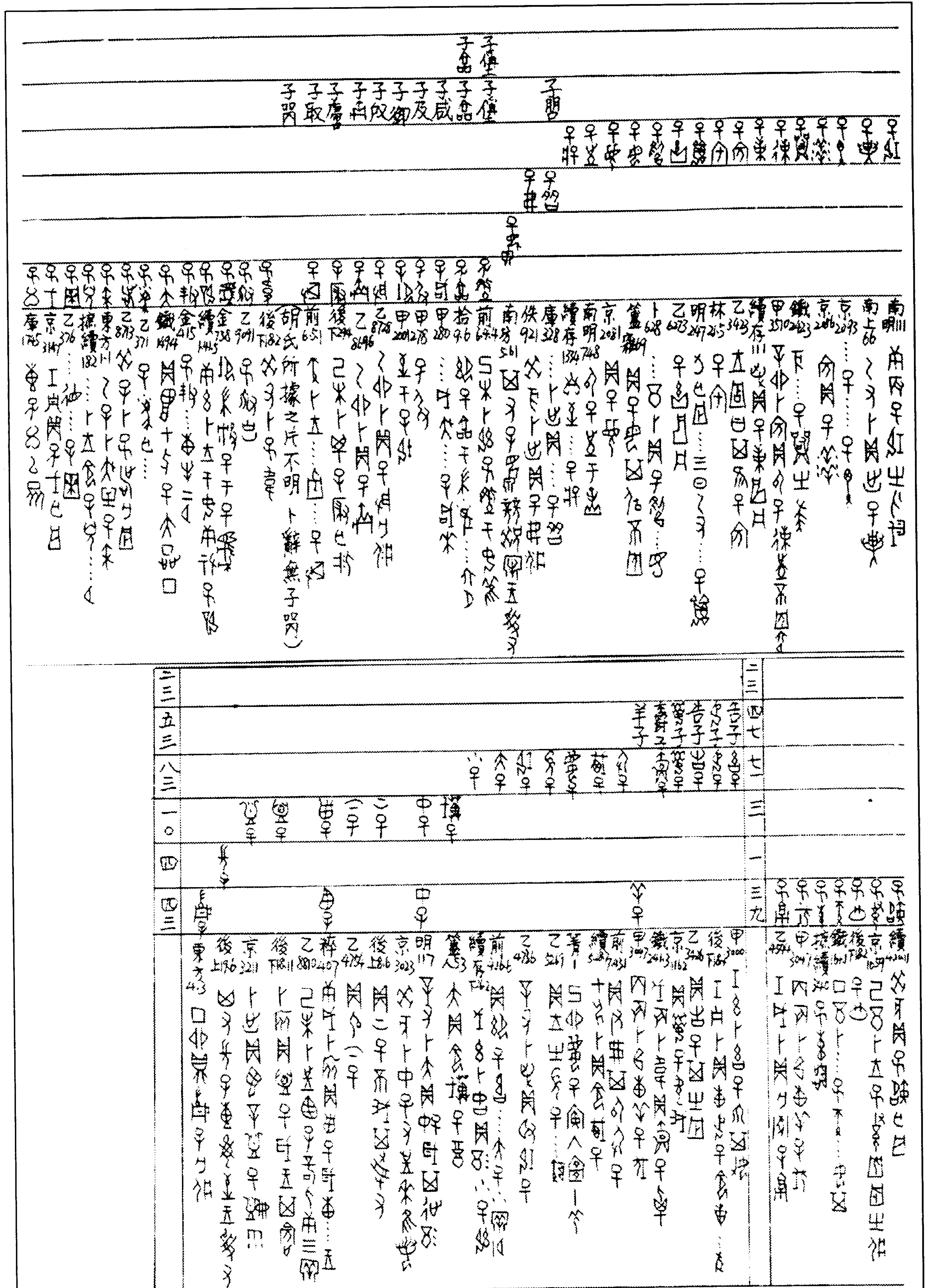
第三節　子

子、子、子、𢀛同是子字，象兒子之貌。董作賓氏認為卜辭中的「子」有「地名、婦子、王子、封爵」四種用法，而於封爵之子，謂「在卜辭中，子上有國名，下有人名，或省人名，但稱國名者，疑皆子爵表號，此與諸伯之稱謂略同」，將[illegible]子寅、畢子[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子、盟子、[illegible]子、舌子、羊子、爵子等「子」認作是爵名（五等爵在殷商一三〇頁）。然這些「子」上面的字董氏卻未証明其確屬國名，因此這說法不能遽信。胡厚宣便不從其說，而認為「子畫」、「子宋」、「子奠」的畫、宋、鄭是地名，又子媚、子漁可能也是封地，而以此五子為武丁之王子所受的封爵（殷代封建制度考）。

胡厚宣以此五子為武丁之王子的說法是本於董作賓氏的王子說而有的。董氏從前在「斷代研究例」中曾提倡此說，接著在「五等爵在殷商」一文中，更舉出武丁之王子有二十人之說，胡氏因之，如下所舉益說成有五十三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然而第一期的「子某」除了二氏所指出者外，還有如下所舉之數。又胡氏所舉的五十三人中也包含了第一期以外之「子」，這些實不盡是武丁的王子。因為同一「子某」的稱謂有被用於兩期以上的例子，可見將之全數視作武丁之子實在不妥。這些「子某」如下所述都是受封於四方的殷之同族，而為後世子爵的濫觴。以下即就這些「子某」、「某子」來加以考察。

玆將董作賓氏、胡厚宣及著者所檢出的子某、某子加以對比列記，且舉出其辭例，表列如下：


董
胡
著者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卜辭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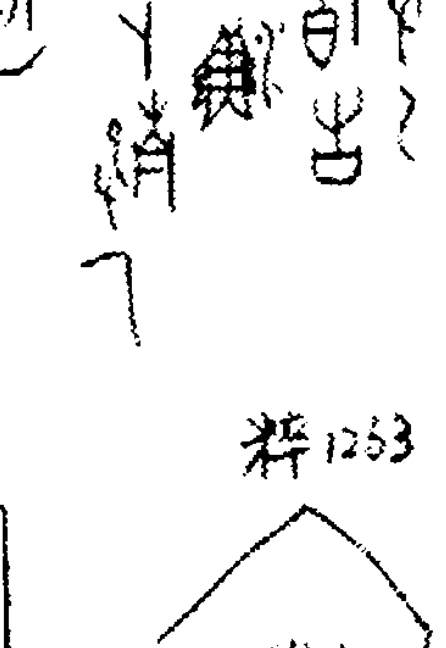
董氏於其所舉出的二十三子某，認為「稱子某者共二十三人，皆為王子」，而其中子僅、子豪、子晶三者無法確証屬第一期，因謂「尚未能定是否武丁子」，結果定其他二十人為武丁的王子。但是胡厚宣重新檢出子某的結果，如右表所列得到五十三人，而認為這些全是武丁的王子。然胡氏所舉出的五十三人當中，如右表所示，實際上卻包含了第二期、第四期的子某，以及董氏認為是子爵稱號的「某子」，所以逕視他們為武丁之王子是不妥當的。將這五十三子某中，除去屬後期及稱某子者，再加進另外蒐得的屬第一期的子某的話，那麼第一期的子某便如右表所列成了七十一之數了。這些子某究竟是否為武丁的王子，還必須再進一步的加以考數。

稱子某者有如下幾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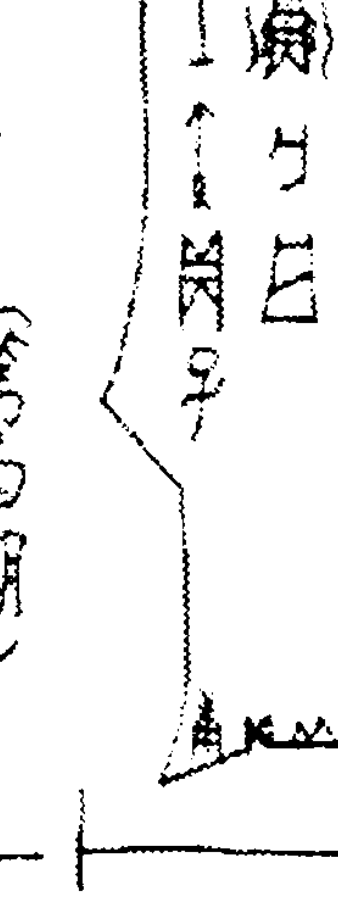
(1) 子某的稱謂中有些被稱達於兩期。子[illegible]、子漁、子宋、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可、子[illegible]等的稱謂如下所舉便被稱於兩期。

（子漁）（第一期片）

佚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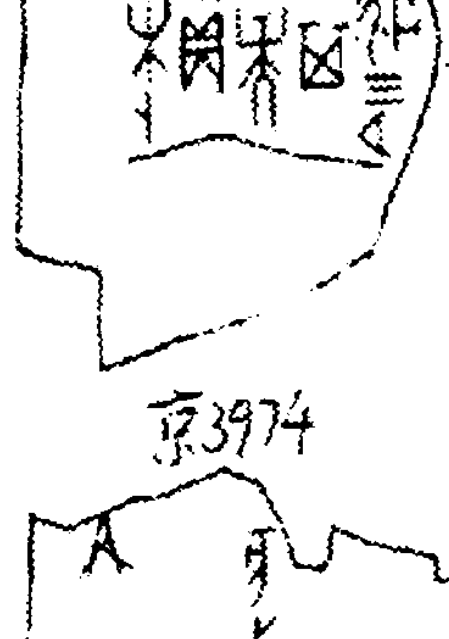
粹1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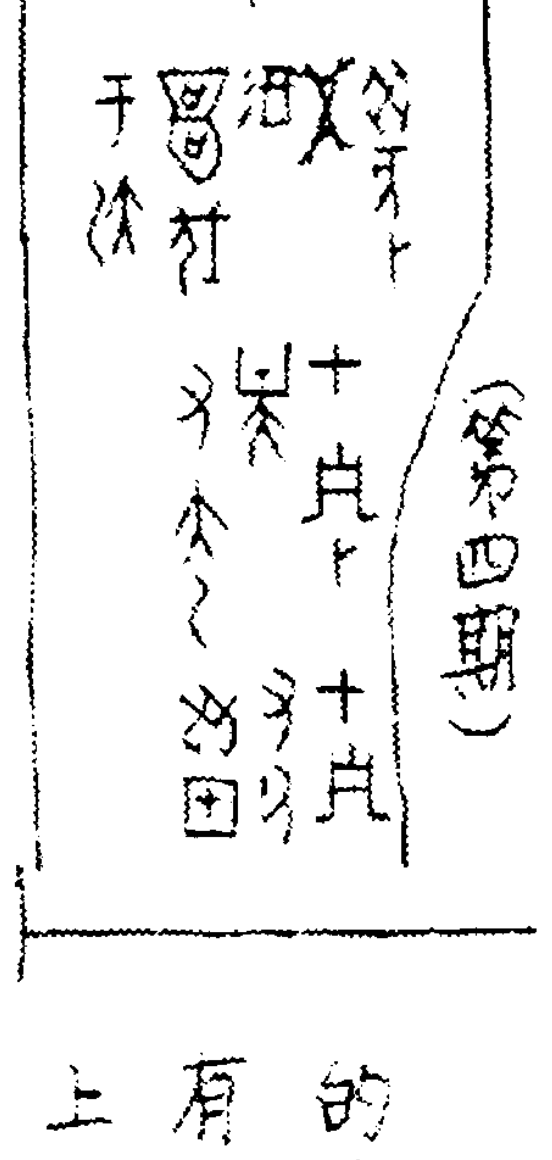
（第四期片）

（子宋）（第一期）

甲3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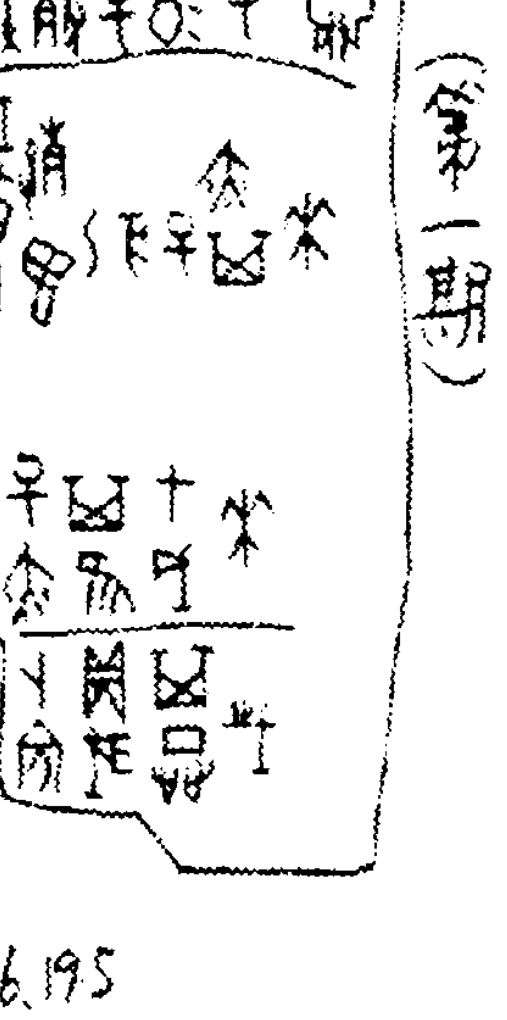
京3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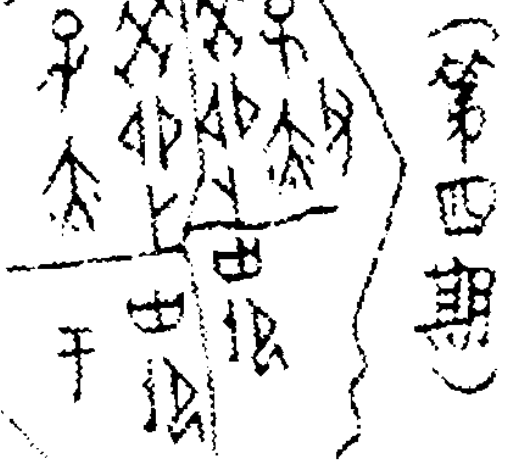
（第四期）

（子[illegible]）（第一期）

乙7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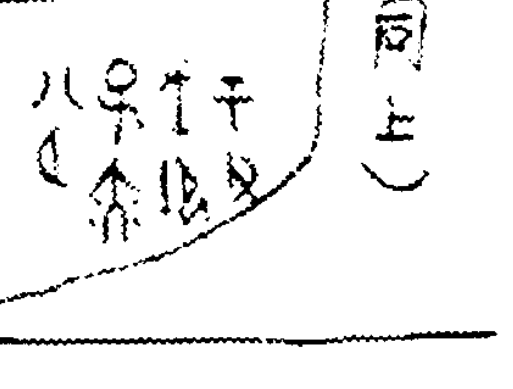


前6.195



（第四期）

京2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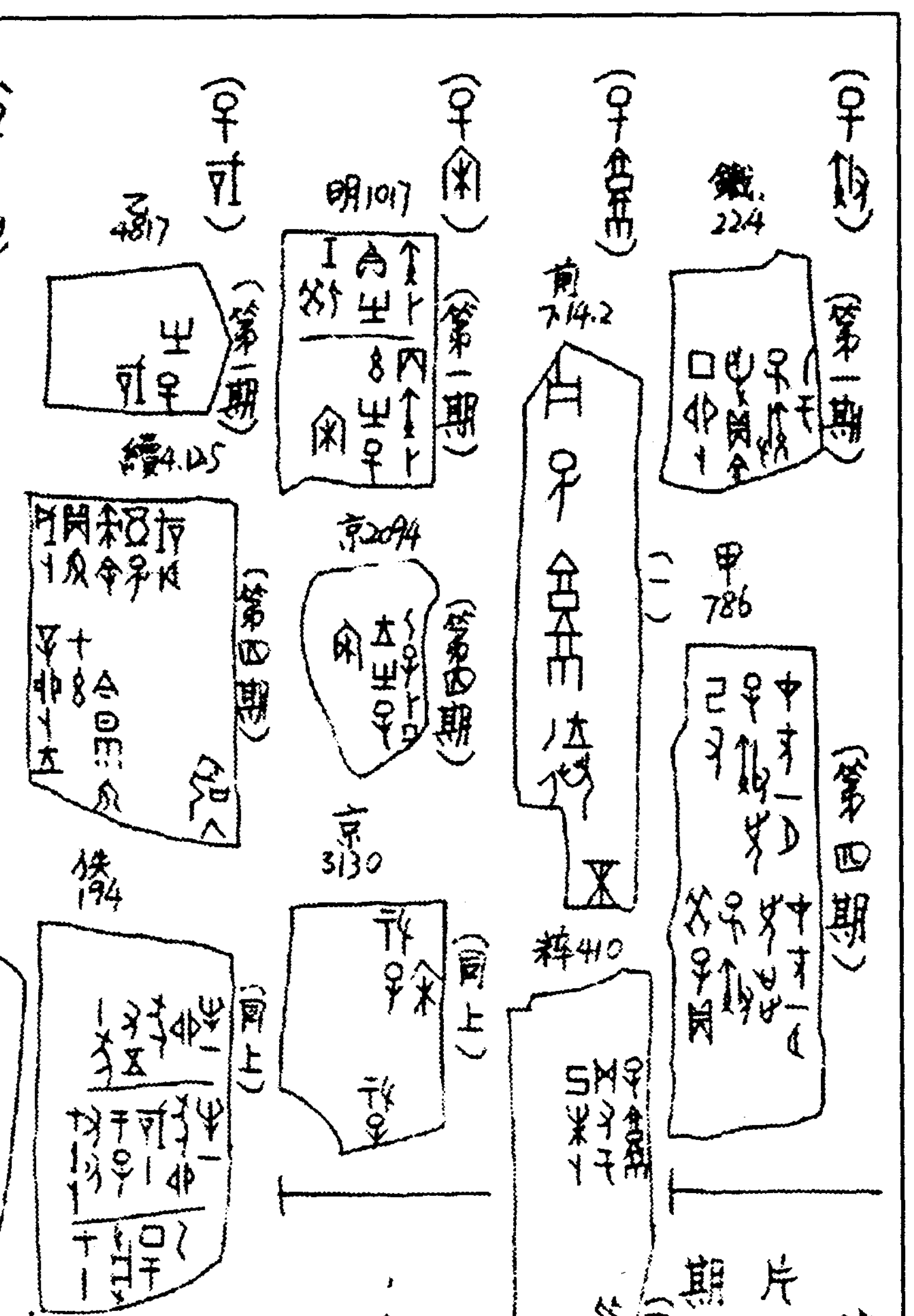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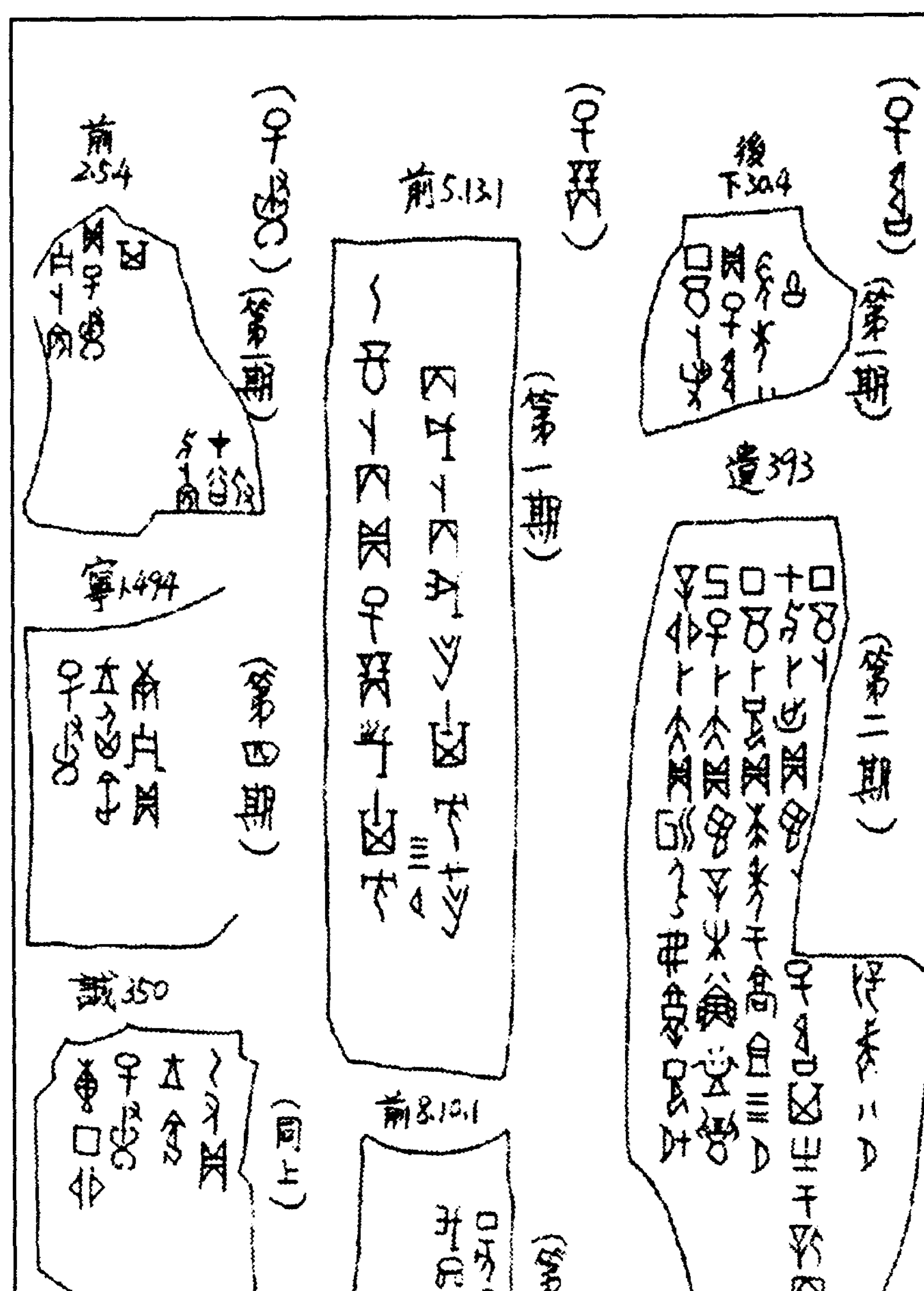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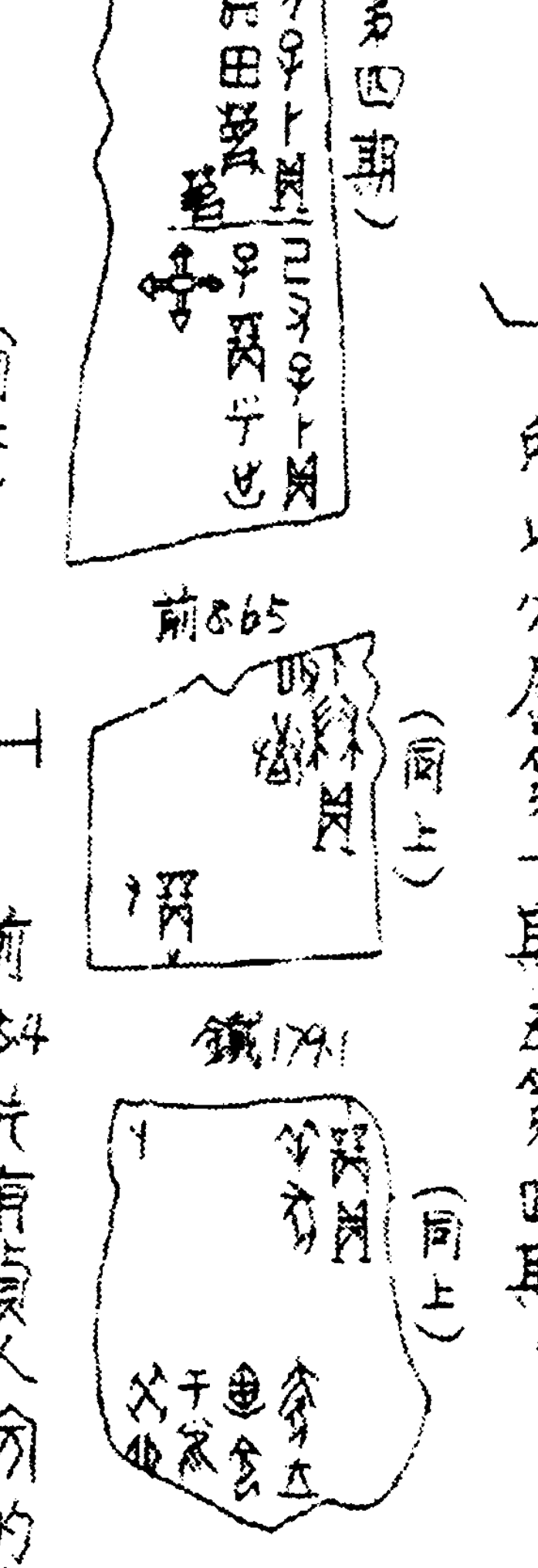
佚524片有貞人[illegible]的署名，屬第一期；而粹1263片之卜貞形式及字體則屬第四期，此片雖然作「[illegible]」，其實與「[illegible]」（續[illegible]）之作「[illegible]」者同例，[illegible]、[illegible]當是一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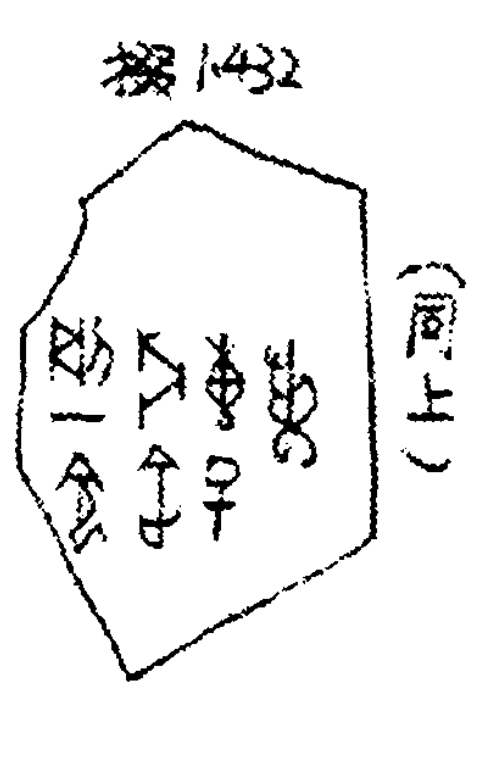
甲3512片有貞人[illegible]的署名，屬第一期。而京3974片的卜貞形式及字體則屬第四期。宋字在卜辭中只有作子宋一種用法，可知是個專有名詞。京3974片上的宋必是子宋無疑。

乙7751片從貞人名看來，屬第一期；而前6195片上的貞人出則屬第四期文武丁時。至於京2069片上父戊的稱謂是絕不見於第一期的，這在序論中已討論過，可見子[illegible]也被稱於兩期。









鐵224片有貞人㱿的署名，自然屬第一期，而甲786片的卜辭形式則屬第四期，所以子[illegible]也是被稱於兩期。

前7142片就其雄偉書風看來，屬第一期。而粹410片的卜貞形式及字體則屬第四期。

明1017片的字體屬第一期，而京2074片以口字代替[illegible]，這例子只有第四期文武丁時才有。

乙4817片的字體屬第一期，佚194、續4.25兩片從其卜貞形式及字體看來，則屬第四期。

後下30.4片有貞人㱿，遺393片有貞人出，所以分屬第一期及第二期。

前5131片有貞人内，前8101片有貞人子，所以分屬第一期及第四期。

前254片有貞人[illegible]的署名，另外三片從卜貞形式及字體看來，則屬第四期。

像這樣，第一期被稱子某的，也被稱於後期。這現象顯示了子某的稱謂中，有些是世襲的。因此第一期的子某中可能也包含有前代以來的稱謂，如果將之全數視作武丁的王子，就未免太獨斷了。

(2) 子某之名有被用為地名者。此例舉之如下，其數約達全部子某的1/3。（所引用之例即地名例）

子[illegible]　甲365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13.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579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寧22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林2.26.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林2.41.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540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768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福6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合47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文63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鐵5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38.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鄴1.39.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摭續162　[illegible]　前1.4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明1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15.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98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摭續18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菁101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上13.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96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3.2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2.4.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寧1.28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407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2.16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庫159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97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京447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4.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5.9.3　[illegible]

右舉的子某皆以地名被稱，這些子某可能各別與同名的土地有關係。

(3) 子某中有些被用為侯伯之名。此例舉之如下：

子[illegible]　乙7476　[illegible]　—　子[illegible]　佚106　[illegible]　—　子[illegible]　南明44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5.10　[illegible]　—　子[illegible]　前1.26.5　[illegible]　—　子[illegible]　後下4.7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林2.7.3　[illegible]　—　子[illegible]　乙3387　[illegible]

第一期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同期有[illegible]侯、侯[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第四期有[illegible]伯、伯[illegible]，可知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在第一期便命之以侯伯之名，子[illegible]則在第四期命以為伯。又因第一期有[illegible]伯，第二期有[illegible]伯而第四期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可知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在第四期可能以伯被稱。

(4) 子某從事征伐。此例雖然不多，可是卜子[illegible]攻擊[illegible]方之事，如下舉之例以外，又見於粹[illegible]、佚788、乙2108、5317、5582、7481等片。子某中有一部份當是從事征伐的。

子[illegible]　前5.13.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2.1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2.18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5333　[illegible]

(5) 有卜子某之疾病者。此例舉之如下，為數甚多。這顯示子某是很受殷室眷顧的。

子[illegible]　前5.44.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493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甲351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庫6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3.34.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74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4.32.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3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52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709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庫154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鐵3.1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61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872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29.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京165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407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6273　[illegible]

(6) 子某參與祭祀。此例舉之如下，為數極多。其參與祭祀的方式，就以子[illegible]之例來看的話，

子[illegible]　佚52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2.8.9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6.19.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無13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1.30.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拾3.3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卜288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12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掇1.23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5.9.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鐵254.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前1.29.2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280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後下11.1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乙340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京313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明1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續1.41.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佚19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金41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13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坊5.61　[illegible]
子[illegible]　粹410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文504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南明175　[illegible]
子[illegible]　拾9.6　[illegible]
子[illegible]　外262　[illegible]

則如下所舉，或以子[illegible]之目疾祼告於父小乙，或以子[illegible]所患之禁禦句求於父小乙，或呼子[illegible]而禘祭於父小乙，或子[illegible]冊告於[illegible]（王亥），或禘祭兄某、祖丁。

佚524　[illegible]（庫1680）
鐵124.2　[illegible]（前7.18.3　續2.7.4　佚770　鄴1.44.8　寧2.48　京2088）
拾2.5　[illegible]（續1.29.1　前1.25.3　5.44.4　鐵184.1）
鐵264.1　[illegible]（鐵231.1　續3.48.3）
續3.48.2　[illegible]
鐵167.3　[illegible]

試觀察有子某參與的祭祀場合，發現不管是這子[illegible]或是其他的子某，都以祈求禁禦其患害和疾病的[illegible]祀為最多。又例如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他們所在卜辭的全數與其中的祭祀卜辭數的比率大約為二與一之比（子[illegible]—全四四 祭二五、子[illegible]—全三五 祭一三、子[illegible]—全三三 祭一七、子[illegible]—全一 祭一六），然而於侯伯將臣的場合下，則祭祀卜辭的數量，諸侯僅有二片（前4.7.6　5.37.5　全卜辭數二三二），諸伯一（後下39.1　全卜辭數一六八）、[illegible]十五（全卜辭數二一五）、[illegible]八（全卜辭數二一三）、[illegible]一（全卜辭數一二六）、[illegible]三（全卜辭數一六三）、[illegible]則零（全卜辭數三〇九）。由此可知子某與侯伯將臣間，其參與殷室祭祀比重上的差異了。像這樣，子某的祭祀卜辭比侯伯將臣為多，其中尤以祈求禁禦患害與疾病而行的[illegible]祀佔多數的事實，實已顯示了子某與殷室有著特別親近的關係。

如右所引述，子某的稱謂有見於兩期的，第一期的子某並不全限於武丁的王子，當包含了前代以來的稱謂。他們的稱謂被用為地名或侯伯之名，這表示他們受封於其地或命以侯伯之名。他們從事於征伐，表示了他們負有防衛的責任。他們卜疾病之有無、祈求患害和疾病的禁禦，這些事實則表示了他們與殷室有著親近的關係。尤其是他們參與殷室祭祀的例子極多的事實，更令人想像到他們當與殷室為同一族。將此問題與下舉的例証合併而觀，則知子某必是與殷室同姓氏的同族。

乙5322 [illegible]

佚122 [illegible]

上舉的5322片「王自往西？」之辭與「命子畫往西？」「命子宋往？」二辭對貞，可知子某可以做王的代理者。佚122片作「子畫其從王於口」，子畫祈求王患害之禁禦於口(帝)，可知子某乃王的近親。而左傳載殷民六族中的蕭氏(定公四)，殷本紀索隱引系本認為是殷的同姓，如從董氏釋卜辭的子畫作子蕭的話，那麼蕭氏便相當於這個子畫了。論語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八佾)，中庸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則殷後的宋，當即是卜辭的子宋了。又史記殷本紀謂殷「姓子氏」，這說法與「子某」以子被稱的事實正好一致。所以子某者必是與殷為同姓氏的一族無疑。這些子某有受封而為屏藩者，其事實例如下舉的卜16、寧1494片是命[illegible]途於子[illegible]之地，可知子[illegible]不在殷都，後下37.2片載[illegible]報告[illegible]方之來寇事，由此可知第一期的子[illegible]就是這個[illegible]，且受封於殷東。

卜16 [illegible]

寧1494 [illegible]

後下37.2 [illegible]（庫1596）

菁5 [illegible]

菁6 [illegible]

菁5片載子[illegible]以[illegible]方入侵其地俘去十五人之事來告，菁6片載其地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方侵其郊邑俘去十人之事來告，可知子[illegible]受封於北方的其地附近。更如粹1162片「口酉卜[illegible]乎[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辭，謂「其率多方之子與[illegible]乎？」，子與[illegible]併稱，而[illegible]之名例如稱「[illegible]」(乙696、前6.36.1)便是指伯或[illegible]，「[illegible]」(粹3?)便是指將帥，可見此名是用以稱「伯」、「將」的。此處稱為「多方之子」，由此可知子受封於多方。

要之，「子」並不是武丁之王子或爵名，乃是稱與殷為同姓氏的一族，而受封於多方者，為後世「子爵」這爵名的淵源。（「某子」董氏以為是子爵，胡氏則以為是武丁的王子，而事實上如前舉之表所示，則有數種用例，此問題尚需等待後考。）

第四節 帚

卜辭中像帚[illegible]、帚[illegible]等帚某的稱謂如下所述有八十個，這帚字羅振玉解作「歸」，郭某解作「婦」。羅振玉以帚為「帚」，釋謂「卜辭中之帚字皆假為歸」(考釋中四七)，的以為是歸字的假借。余永梁從之，釋作「歸妹」(殷虛卜辭寫本跋)。溫丹銘則解作「歸嫁」，於以論述殷代的婚制(中大文史月刊一五，殷卜辭婚嫁考)。溫氏以「貞[illegible]帚[illegible]」(明274)的[illegible]字，從聞宥之「迓」釋(殷虛文字孳乳研究)而解作迎迓，謂「言御歸好(帚好)，就易歸妹解，當為嫁女，然若云嫁女，上下不應。云御于某，蓋嫁女於人，因曰婦，來歸於我，亦可言歸。此歸好當釋來歸女，好字從女子，故借為女字」。可是如果照這個說法，那麼像「[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十」(前1.30)、「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十」(林1.?)等辭便要解作是卜迎嫁沃甲、妣甲之事了。這個說法在立說的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所以其餘的選后迎后說便全係穿鑿之言了。與此說對立的則是郭某的釋「帚」為「婦」，謂「案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當讀為婦，婦某乃人名」(通釋三〇七)，又解作「故妣」，認為「御妣己」，謂「帚鼠一牛一羊、一牛御帚鼠妣己(前1.33.7)，帚乃婦省，婦與妣同祀，蓋殷王稱其故妣曰婦也」(通釋四二五)，於是以帚[illegible]、帚[illegible]為武丁之婦，謂「帚好乃武丁之婦，每有從事征戰之事，此足徵殷代之女權」(粹釋一二三)，「妌若帚妌亦武丁之婦，此與帚好二人最習見，亦每參預內治外攻，死則列在祭典」(粹釋一二三〇)。胡厚宣從其說，謂「蓋武丁之妃，以寵與不寵，或不全在宮中，其不獲寵者，則封之一地，或命之祭祀，或命征伐，往來出入於朝野之間，以供王之驅使，無異親信之使臣也」(殷代封建制度考四〇)。陳夢家亦贊同此說，謂「以帚為婦，以帚某為生稱，都是十分正確的」(綜述四九三頁)。然而這說法如下所述知道是不妥當的。帚乃「服」的假借，實為被配置於四方王所親近的大官。

茲將胡厚宣(婚姻家族制度考)及著者所檢出的帚某加以對比列記，並舉出其例辭，成表如下：

胡氏	著者 第一期	著者 二	著者 三	著者 第四期	卜辭例
帚妌	帚[illegible]				後上31.10 [illegible]
妌 帚[illegible]	帚井 帚井				[illegible]
	[illegible]				林1.34 [illegible] 鐵210.2 [illegible] 寧3.28 [illegible]

帚好	帚鼠	好	帚妌	帚妹	帚媚	帚妹	帚妓	帚餘	帚媒	帚䇂	帚姶	帚[illegible]	帚龐	帚[illegible]	帚[illegible]	帚喜	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帚姓	帚白	帚數	帚[illegible]	帚[illegible]	帚姪	帚娘	帚[illegible]	帚萬	帚如	帚敏	帚[illegible]	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二	五八			三〇

胡氏所舉的帚某中，如果將沒有帚字的、同名異作的及重出的除去的話，則成六十個。胡氏將之全數歸入第一期，可是實際上如果將之按時期分別，再將遺漏補足的話，那麼便成為第一期有五十六個，第四期有三〇個了。除去兩期重出者，帚某總計有八〇個。第一期的五十七個帚某，究竟是否真如郭、陳、胡氏所說的是「主婦」，以下即就這問題來加以考察。（丁山亦謂「帚讀為婦」[illegible]）

郭某之說已見前記，而此說可以下列卜辭做為旁証。其解(1)辭作「帚好有子，卜生育也」，解(2)辭作「此言帚好有孕，將分娩，卜其凶吉也」，解(3)辭的[illegible]為「冥」，以為「娩」的假借，謂「此亦卜其分娩事」。然他的這些解釋果否妥當，必須先予以檢討。

(1) 通8123 [illegible]

(2) 粹1233 [illegible]

(3) 粹1235 [illegible]

(1)辭「[illegible]帚[illegible]出子」的「出子」，郭某解作「有子」，可是「出子」、「[illegible]子」在卜辭上有如下諸種用例：

（有帚某的場合）

鐵1271 [illegible]

前3.33.8 [illegible]

粹1234 [illegible]

乙4786 [illegible]

乙5786 [illegible]

粹1243 [illegible]

京3044 [illegible]

前8.3.5 [illegible]

後下42.7 [illegible]

乙817 [illegible]

乙4504 [illegible]

乙4045 [illegible]

（帚某以外的場合）

鐵49.1 [illegible]

遺241 [illegible]

東方 [illegible]

七P75 [illegible]

乙8424 [illegible]

明387 [illegible]

乙105 [illegible]

乙1201 [illegible]

京4176 [illegible]

乙3?8 [illegible]

前4.?8 [illegible]

有帚某的場合裏，將帚某假定為女性，而解出子為有子，固然可以說得通，可是在帚某以外的場合裏，例如「貞[illegible]出子」的[illegible]是個地名，便不得解作「有子」了（[illegible]地名）。而下舉的乙3431片裏

乙3431（二）[illegible]
乙2510 貞帚[illegible]（出）凶子
前1.25.3 [illegible]
鄴1.40.5 [illegible]
遺620 [illegible]
林1.33 貞[illegible]出[illegible]
庫1593 貞[illegible]出[illegible]
遺524 [illegible]帚[illegible]
卜744 [illegible]
乙1189 [illegible]
文272 （大士）[illegible]

「出子」與「[illegible]凶子」對貞，可知「出子」就是「出凶子」，乙2510片作「帚[illegible]（出）凶子」便是証明，因此出子不是有子的意思。這「凶子」如上所舉被用如「令凶子」、「令井凶子」，是某字的假借或省文，果然上舉的遺620片上「出子」被記作「出[illegible]」，可知子實是[illegible]的省文。卜辭中[illegible]與子兩字通用，例如[illegible]（粹450）又作[illegible]（鐵76.3），[illegible]（鐵65.3）又作[illegible]（鐵124），[illegible]（南師1.54）又作[illegible]（粹1292），所以[illegible]與[illegible]當是一字，「出[illegible]」就是上舉例的「出[illegible]」。而[illegible]字與大盂鼎、宗周鐘上的保一字，[illegible]字除被用作出[illegible]之外，也被用作「井[illegible]」（京1021乙1172金618），又如下舉的「大甲保[illegible]乎？」「伊尹保我使乎？」「大甲不[illegible]，保我乎？」之辭都被用為加護之意，所以右例遺620片的「大[illegible]帚[illegible]凶出[illegible]」之辭乃是加護於帚[illegible]的繇辭，從而「帚[illegible]出子」等場合也必是加護帚[illegible]之有無的意思，解「出子」作「有子」的說法是不對的。

(2) 辭「帚[illegible]凶[illegible]」的[illegible]，於「[illegible]」（乙2004）、「帚井[illegible]」（佚99）之辭中也作[illegible]，[illegible]等形。王國維釋「[illegible]」之[illegible]謂「[illegible]字从女从[illegible]（說文子形，即說文𠫓字），或从母从[illegible]，象產子之形，其从巛者，象產子時之有水液也。或从[illegible]者，與从母从女同意。故从字形言，此字即說文育字之或體毓字」（戩釋）。郭某認為「王釋毓字至精確」（通纂釋），因本此解釋以右例之辭為「有孕將分娩」。可是試考察下舉的卜辭，便可以明白

前2.11.3 ……[illegible]王卜中[illegible]（貞）或[illegible]（王）[illegible]曰吉

[illegible]字在右舉的卜辭中決不是被用作王氏所解釋的意思，[illegible]當是[illegible]的省文，胡厚宣解[illegible]作「象女子產子，接生者持襁褓以待之」（同前），這本是望文生義，[illegible]字除了用於帚某外，如下所舉也被用於「子[illegible]」與「子[illegible]」，此外如「貞井凶[illegible]」（乙[illegible]）「繇曰吉[illegible]」，無庸贅言

乙7845 貞子[illegible]（乙7…）
簠雜41 貞子[illegible]凶[illegible]

（簠徵15）之辭，又被用為「如不[illegible]其將受祐乎？」「[illegible]」的[illegible]乃「[illegible]」的省文

這些決不可以解作「分娩」之義。像這樣，「[illegible]」

，雖然毓義未詳，可是[illegible]字在卜辭裏絕沒有被用為分娩之意的例子。

(3) 辭「帚井[illegible]」的[illegible]，郭某釋作「冥」，以為是「娩」的假借。胡厚宣從其說（殷代生育制度考）。可是如下所舉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等也都受卜，因這些卜辭的語法與「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之辭文例相同，所以這些辭勢也要解作分娩了，這麼一來尤其是乙6805片卜「子[illegible]」，王的繇辭是「唯[illegible]於丁日」，將它也解釋為分娩最難說得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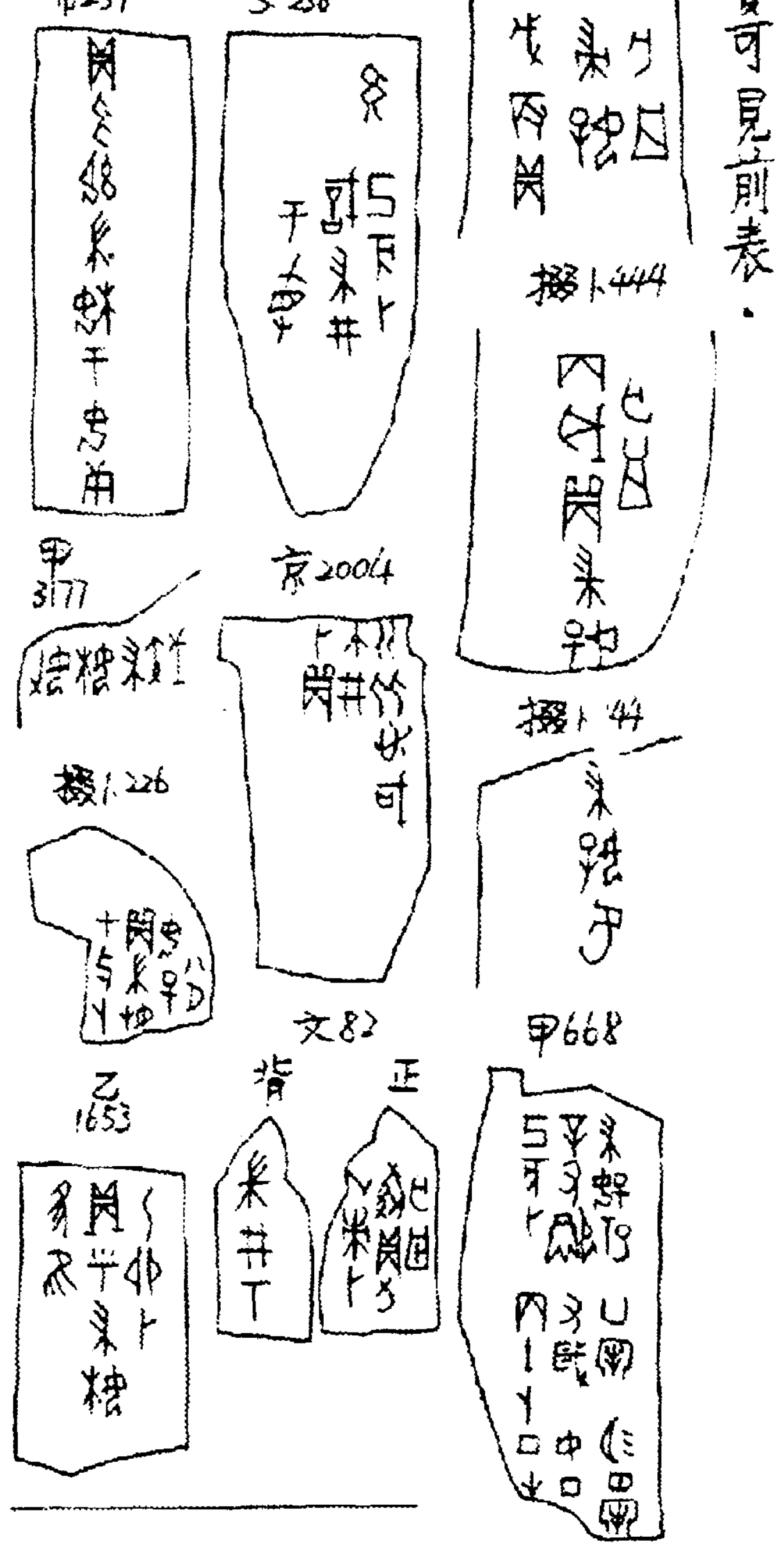
乙6909 卜[illegible]貞子[illegible][illegible]凶[illegible]
乙3069 貞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掇2.478 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乙6803 貞子[illegible]大[illegible]（日）[illegible]口[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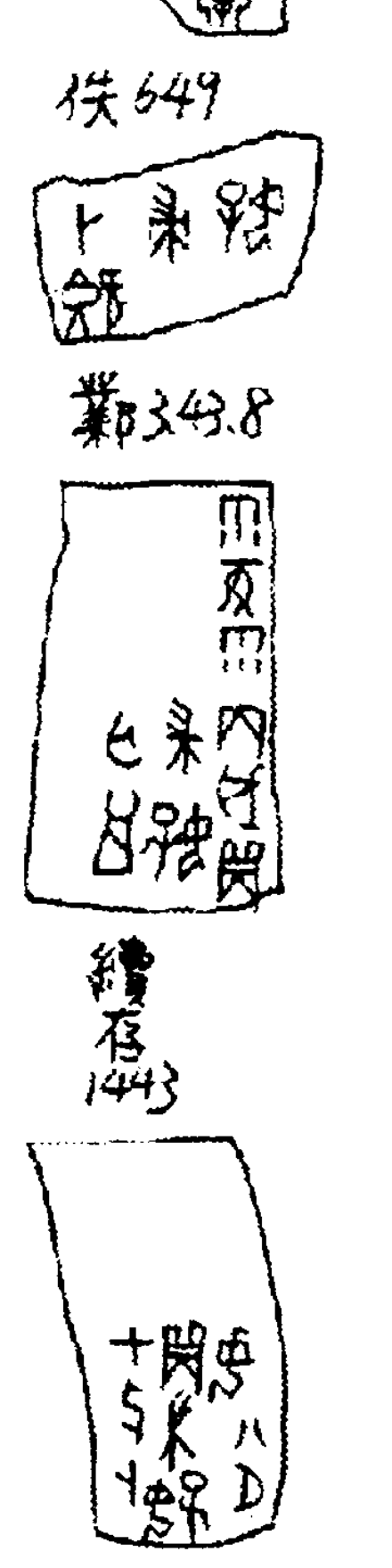
因此釋[illegible]為分娩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如此說來，郭某「其下大抵乃从女之字，實當讀為婦」的解釋，其論點不過是立足在帚下之字為女名的前提上。而郭某以為帚下之字大氏從女，然就前表所見，从女之字大約只有⅓，而不从女之字卻約佔⅔，可見視做女名的說法全屬武斷。從而右舉的(1)(2)(3)三例並不能成為解帚為婦的旁証。於是對這個帚字勢必要加以重新的考察。

帚某有如下幾個特色：

(1) 帚某的稱謂有些被稱於兩期。帚[illegible]、帚井、帚[illegible]、帚[illegible]、帚[illegible]、帚[illegible]等便是被稱於第一期與第四期，其例如下。又帚[illegible]、帚[illegible]、帚[illegible]、帚[illegible]等被稱於第一期，同時其名也被稱於第四期，事實可見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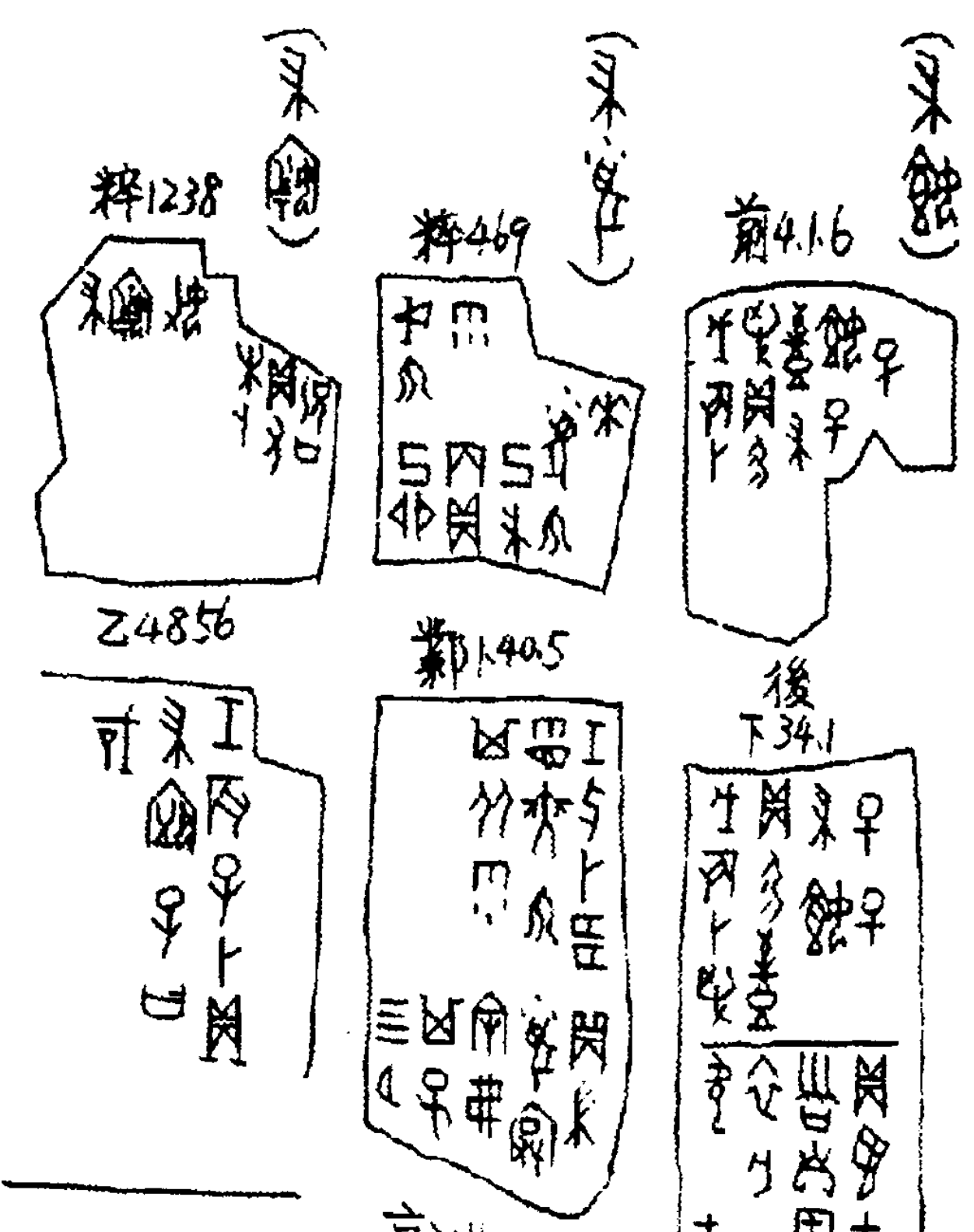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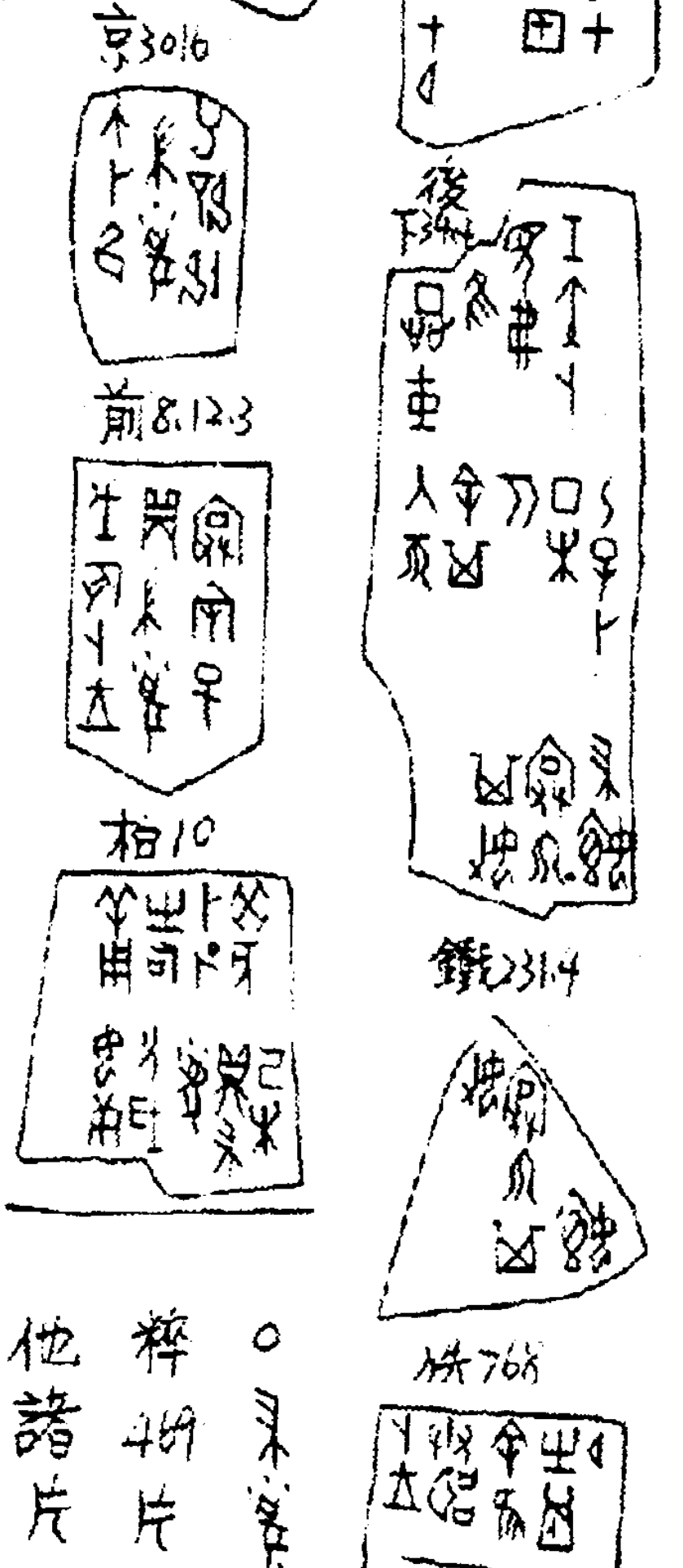

（帚[illegible]） 寧1.491 掇1.444 掇1.44 甲668
（帚井） 寧3.238 京2004 文82 背 正
（帚[illegible]） 簠帝237 甲3177 掇1.226 乙1653


佚649 鄴3.43.8 續存1443

○帚[illegible]習見於第一期，如右所舉也被稱於第四期諸甲骨片中。

○帚井習見於第一期（庫565甲2911金630福7鐵210.1），如上所舉也被稱於第四期片中。

○帚[illegible]於簠帝237片上屬第一期，其餘則



（帚[illegible]） 前4.1.6 後下34.1 後下[illegible] 鐵231.4 林768
（帚[illegible]） 粹469 鄴1.40.5 京3016 前8.12.3 柏10
（帚[illegible]） 粹1238 乙4856

○帚[illegible]於前4.1.6及後下34.1片屬第一期，其他則被稱於第四期。

○帚[illegible]被載於有貞人內署名的粹469片之辭裏，屬第一期，其他諸片所稱則屬第四期。

○[illegible]、[illegible]二字，例如子[illegible]亦作子[illegible]，又[illegible]亦作[illegible]（掇2.478），可知本是一字，[illegible]乃[illegible]的省文。粹1238片屬第一期，乙4856片屬第四期。

如此說來，有些帚某被稱於兩期，與侯、子的情形一樣，因此這些稱謂不是個人之名，而是世襲的稱謂。

(2) 帚某之名有被用為地名的。此例舉之如下，相當於帚某全數的¼。

帚[illegible] 掇2160 中[illegible]日[illegible]
帚[illegible] 金728 [illegible]子卜中[illegible]貞王[illegible]
帚[illegible] 前2.24.3 貞[illegible]凶田[illegible]中[illegible]
帚[illegible] 前2.19.3 卜中[illegible]貞……于[illegible]
帚[illegible] 甲2869 貞[illegible]
帚[illegible] 甲653 [illegible]田[illegible]
帚[illegible] 粹72 卜[illegible]于[illegible]中[illegible]
帚[illegible] 甲3098 [illegible]……中[illegible]
帚田 乙3536 田[illegible]
帚[illegible] 金477 [illegible]卜貞中[illegible]
帚[illegible] 前2.12.4 卜中[illegible]貞王[illegible]于[illegible]
帚[illegible] 續6.10.4 貞[illegible]日[illegible]
帚[illegible] 寧3.74 己[illegible]卜貞[illegible]
帚井 後上18.5 井方
帚[illegible] 佚430 貞[illegible]……于……
帚[illegible] 乙6753 [illegible]卜[illegible]
帚[illegible] 粹1211 [illegible]卜王[illegible]
帚[illegible] 後下49.14 貞[illegible]田于[illegible]
帚[illegible] 前2.4.7 [illegible]卜中[illegible]貞王[illegible]
帚[illegible] 後上11.1 中[illegible]……于……[illegible]
帚[illegible] 後上10.1 [illegible]卜中[illegible]貞王[illegible]

像這樣，帚某之名以地名被稱，這些帚可能各與其名之土地有關。

(3) 帚某從事征伐。此例雖然不多，可是從下舉的例子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帚[illegible] 乙2948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凶[illegible]于[illegible]（續4.30.1前4.38.1庫237 310簠征50乙901粹1230）
帚[illegible] 續4.26.3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

(4) 帚某有疾病則卜是否起於神祟。此外又卜其疾病之有無。

帚[illegible] 乙4098 貞帚[illegible]出[illegible]（鐵72.1前6.8.5後下11.8甲3596乙2297 3164 3596 4703 5456 5192 7163）
帚井 遺516 貞帚井[illegible]
[illegible]帚 乙8816 [illegible]
帚[illegible] 乙8893 貞帚[illegible]……[illegible]……

(5) 帚某與於祭祀。

帚[illegible] 庫1701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習見）
帚[illegible] 遺371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續4.27.1鐵210.1柏9南師1.21庫1247）
帚[illegible] 前7.17.1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後上27.1乙3359）
帚[illegible] 前1.33.7 十[illegible]卜[illegible]帚[illegible]（戩7.16庫1606柏10金357京919 2005拾9.6）
帚[illegible] 前8.14.3 [illegible]帚[illegible]
帚[illegible] 簠帝237 貞[illegible]帚[illegible]于[illegible]

除上舉者外，卜帚某「[illegible]」、「[illegible]」之辭也極為常見，只是因為此二者還必須等待後考，所以暫時不予舉例。如右所述帚某有些被稱於兩期、其名被用為地名、從事征伐、有疾病則受卜、參與祭祀，這些都與子某的情形類似。而帚如下所述必是王所親信之「服」。

帚亦作[illegible]（乙4098）、[illegible]（乙9085），已如前記羅氏釋作「歸」、郭某釋作「婦」。可是如下舉之例所見，帚

帚[illegible]（簠帝237 甲3177 乙1653）—[illegible]
帚[illegible]（續4.27.8）—[illegible]
帚[illegible]（林1.20.7）—[illegible]（乙105）
帚[illegible]（前1.25.3 續4.26.2）—[illegible]（粹1275）

(1) 鄴1.37.4 貞出于帚[illegible]（下1.0 京2022 2029）
(2) 續1.44.6 貞[illegible]于帚三[illegible]（通大龜2）
(3) 乙8877 己[illegible]卜一帚[illegible]
(4) 遺530 [illegible]卜[illegible]

姘、帚[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帚[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帚[illegible]即[illegible]，知帚某被作成[illegible]某、[illegible]某、[illegible]某，如前所述（第一篇第四章第三節第二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通假，又與舞、巫通用，因此右舉(1)(2)兩辭的帚，實如「出于[illegible]用[illegible]」（續[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用」（甲3078）之辭，乃[illegible]的假借。而(3)辭的一帚及(4)辭中與[illegible]併記的帚則為巫、舞的假借，從而帚的字音當作母、巫、舞。這字音雖然有利於郭某的釋婦說，可是因為帚某的稱謂被稱於兩期，可

知犬某不是個人之名，從而將之視為王婦當然不妥。犬名被用為地名者，可能各與其受名之地有關，而例如「[illegible]于犬田」（京[illegible]）之辭乃是卜[illegible]於「犬田」的，又下舉的菁6片載[illegible]（[illegible]）言「我田」，

菁6 [illegible]

可知犬是領有土地的。

簠雜89 [illegible]

簠雜89片卜犬[illegible]地情勢之事，可知犬[illegible]位居殷東。因此例如犬[illegible]、犬[illegible]可能在商邱附近的[illegible]、[illegible]擁有領地，犬[illegible]可能在殷北的[illegible]擁有領地，犬[illegible]、犬[illegible]可能在殷東田獵地域的[illegible]、[illegible]擁有領地，犬[illegible]、犬田可能在西邊的[illegible]、[illegible]擁有領地。犬的任務在征伐與藉田，犬[illegible]、犬[illegible]從事征伐之事已如前述，如「[illegible]」（[illegible]）之辭所載，便是卜派遣犬[illegible]的兵力三千與旅（爾雅釋言：旅，眾也）一萬以行征伐之事，可知犬擁有兵力。又如下所舉犬[illegible]擔當藉田工作（[illegible]）而行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地（犬[illegible]藉田之辭）。這犬[illegible]之從事征伐與犬[illegible]之從事藉田，正呈現出了犬的兩大任務。

甲3001 [illegible]
續4.26.1 [illegible]
續4.25.4 [illegible]
前2.45.1 [illegible]
金645 [illegible]
南坊3.17 [illegible]

談到犬的地位，從王之卜其疾病，或匄求[illegible]害之禁禦看來，可知犬是得到王之親信者。而如下所舉犬[illegible]之名以小臣被稱，犬[illegible]（[illegible]）也以小臣[illegible]被稱，又

犬[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乙[illegible]）
犬[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粹[illegible]）
拾9.6 [illegible]

拾9.6片載犬[illegible]、[illegible]一同被匄求[illegible]害之禁禦（此辭的「于」與「[illegible]」（甲[illegible]）、「惟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大盂鼎）之于、雩同例，乃「與」之義。所謂犬[illegible]是祀[illegible]於犬[illegible]之母的意思），由此可知犬的地位一如小臣[illegible]，職為將帥，而與殷同族的子同等尊貴。

如此說來，犬乃是領有土地、從事征伐與藉田，而位比於將帥及同族者。可是如果再將犬的用法加以檢查，則知如下「王勿犬」、「令[illegible]犬」之辭，犬也被用作動詞。

京2030 [illegible]
粹506 [illegible]
乙6691 [illegible]（南明[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同期的他辭作「[illegible]」（京[illegible]），辭中的[illegible]字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兩辭來比較，知即[illegible]字，也就是「途」字，從而京4386之辭乃令[illegible]登途於[illegible]的意思。因此「[illegible]犬」之辭便是命[illegible]往[illegible]方以治之之意，而因

犬音為服、巫，所以這個犬當與爾雅「服，整也」（釋詁）、「服，事也」（釋詁）的「服」相當，犬某就是以此犬為任，也就是以此服治為任的人。這和酒誥述殷制云「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之與亞併稱（亞指將帥，參次章）的「服」相當。而第四期「犬田」（乙8894）之辭，周以犬被稱，此與古本竹書紀年文武丁四年「周王季命為殷牧師」的記載正好符合，犬（服）必是指的這「牧師」而言。

要之，犬的字音是服、巫，即酒誥所謂的「服」，竹書紀年的「牧師」，其地位和將帥及殷同族的子平等，殷將其配置於四方，命以從事治安與營田。從殷王祈求其[illegible]害之禁禦那樣尊重之的情形看來，可知他們是得到殷王親信的直屬之臣。

如上所述，殷配置「侯伯」於邊境以抵禦外寇，封其「同姓」於各地以為屏藩，置「服」於四方以任治安與營田之責，因此殷是個具有分封諸侯以建藩衛意味的封建國家。然而東世徵卻說：

殷王的王妃（[illegible]）和王子（[illegible]）們是有土地的，那只能看做賞賜或贈予的采地，也不是分封。采邑制和分封是有距離的。甲骨文上的伯，也稱方伯，就是書經上的邦伯，邦伯是國王派出去管治畿內的地方長官。甲骨文裏也有侯，基本上是邦畿外隸屬殷王而叛服不定的一些氏族、部落的首長，也不是封建，真正的分封諸侯，確實可以証明的，是從西周開始。（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其分期一八頁）

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卜辭加以精密研討的結果，它不過是如後所述將視殷代之侯伯為殖民部落之建置的郭說加以敷衍而已。

第四章　殷的官僚

尚書酒誥言殷之官制云「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外服則舉侯、伯，內服則舉百僚、庶尹、亞、服、宗工、百姓、里居。此中侯、伯、服三者前章已有詳述，所以下面但就內服的官僚來加以考察。

首先檢出卜辭中「多[illegible]」的用例來做為檢討殷代官僚的線索，茲列舉如下：

多[illegible]、多田、多白、多[illegible]、多子、多犬、多亞、多[illegible]

（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多[illegible]）

右邊的多[illegible]、多田是指諸侯甸，多白是指諸伯，多[illegible]是指諸侯伯，多子是指諸子，多犬是指諸服，其事已見前述。至於多亞、多[illegible]、多[illegible]可能相當於酒誥的惟亞、庶尹、宗工。因此下面只就多亞以下的部份來加以考察。

(1) 多亞

亞如下所列，在後世的文獻裏是列於侯伯或司馬司空之次而被用如大亞、亞旅、亞卿（左傳文公六年、昭公五年）、亞大夫（左傳昭公七年）的。爾雅云「亞，次也」，說文云「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卜辭中亞的用法如下所舉被用為貞人名、地名、祀室名、祭儀名、侯名，以及官名。

酒誥—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載芟）
[illegible]—諸侯大亞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
左傳—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成公二年）
左傳—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文公五年）

（貞人名）拾8.25 [illegible]
拾掇1.22 [illegible]
（地名）甲3050 [illegible]
乙8172 [illegible]
（祀室名）後下7.11 [illegible]
文312 [illegible]
掇續91 [illegible]
乙2348 [illegible]
京1615 [illegible]
掇續167 [illegible]
乙8852 [illegible]
乙8897 [illegible]
（祭儀名）南明445 [illegible]
卜253 [illegible]

其中侯名的亞，從「[illegible]」與「[illegible]」（前[illegible]）二辭比較可知乃亞的異文。至於官名的亞則被稱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

（侯名）鄴3.43.9 [illegible]
（官名）前8.13.2 [illegible]
前8.9.3 [illegible]
粹1178 [illegible]
鄴3.44.1 [illegible]
南師2.121 [illegible]
甲2464 [illegible]

官名的亞，其用例舉之如下。亞於(1)被稱為多亞，(2)與[illegible]（館）、田（甸田）併稱，(3)率領[illegible]與

(1) 多亞
鐵51.3 [illegible]
乙1848 [illegible]
寧2.16 [illegible]

(2) [illegible]田
後下5.16 [illegible]
甲2695 [illegible]
田3913 [illegible]
前5.6.5 [illegible]（粹1290 京1617）
續存66 [illegible]

(3) [illegible]
[illegible]
粹1545 [illegible]
誠356 [illegible]
續存下771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粹1178 [illegible]
南無505 [illegible]

(4) 征伐
前2.8.5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5) 往來
後上30.5 [illegible]
甲3913 [illegible]
前7.39.2 [illegible]
續5.29.6 [illegible]
遺440 [illegible]
續6.15.5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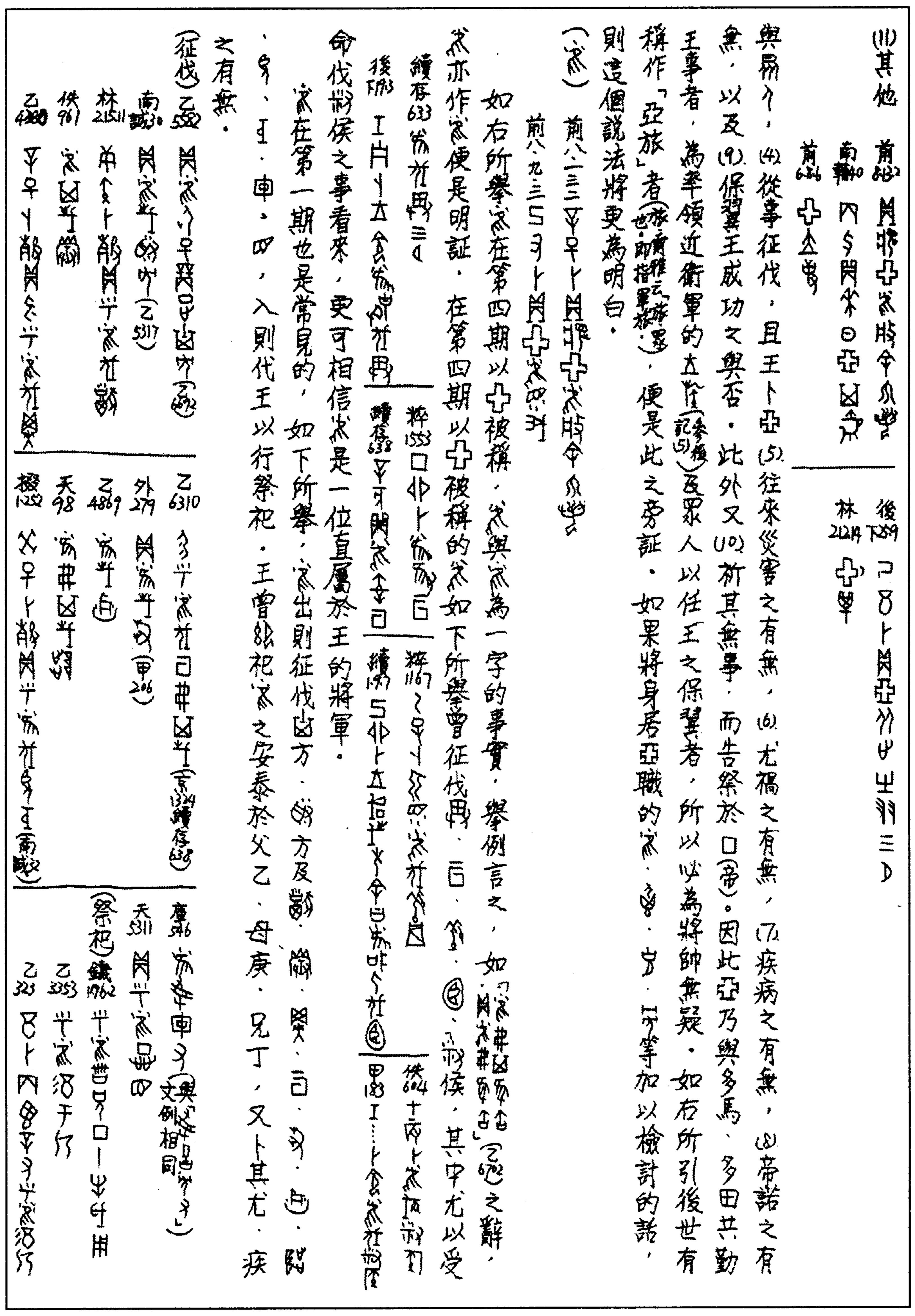
(6) [illegible]
遺315 [illegible]
前5.6.5 [illegible]

(7) [illegible]
前4.18.3 [illegible]
南師2.121 [illegible]

(8) [illegible]
鐵37.1 [illegible]
粹1178 [illegible]
鐵51.3 [illegible]

(9) [illegible]
前7.3.1 [illegible]
庫1028 [illegible]

(10) [illegible]
鄴3.44.1 [illegible]
[illegible]
佚340 [illegible]
遺31 [illegible]



(11)其他

前8.6.2　南輔40　前6.4.6　後下25.9　林2.21.14

與，(4)從事征伐，且王卜亞(5)往來災害之有無，(6)尤禍之有無，(7)疾病之有無，(8)帝諾之有無，以及(9)保翼王成功之與否。此外又(10)祈其無事，而告祭於口(帝)。因此亞乃與多馬、多田共勤王事者，為率領近衛軍的大(參後記5)及眾人以任王之保翼者，所以必為將帥無疑。如右所引後世有稱作「亞旅」者(旅，爾雅云「旅，眾也」，即指軍旅)，便是此之旁証。如果將身居亞職的、、等加以檢討的話，則這個說法將更為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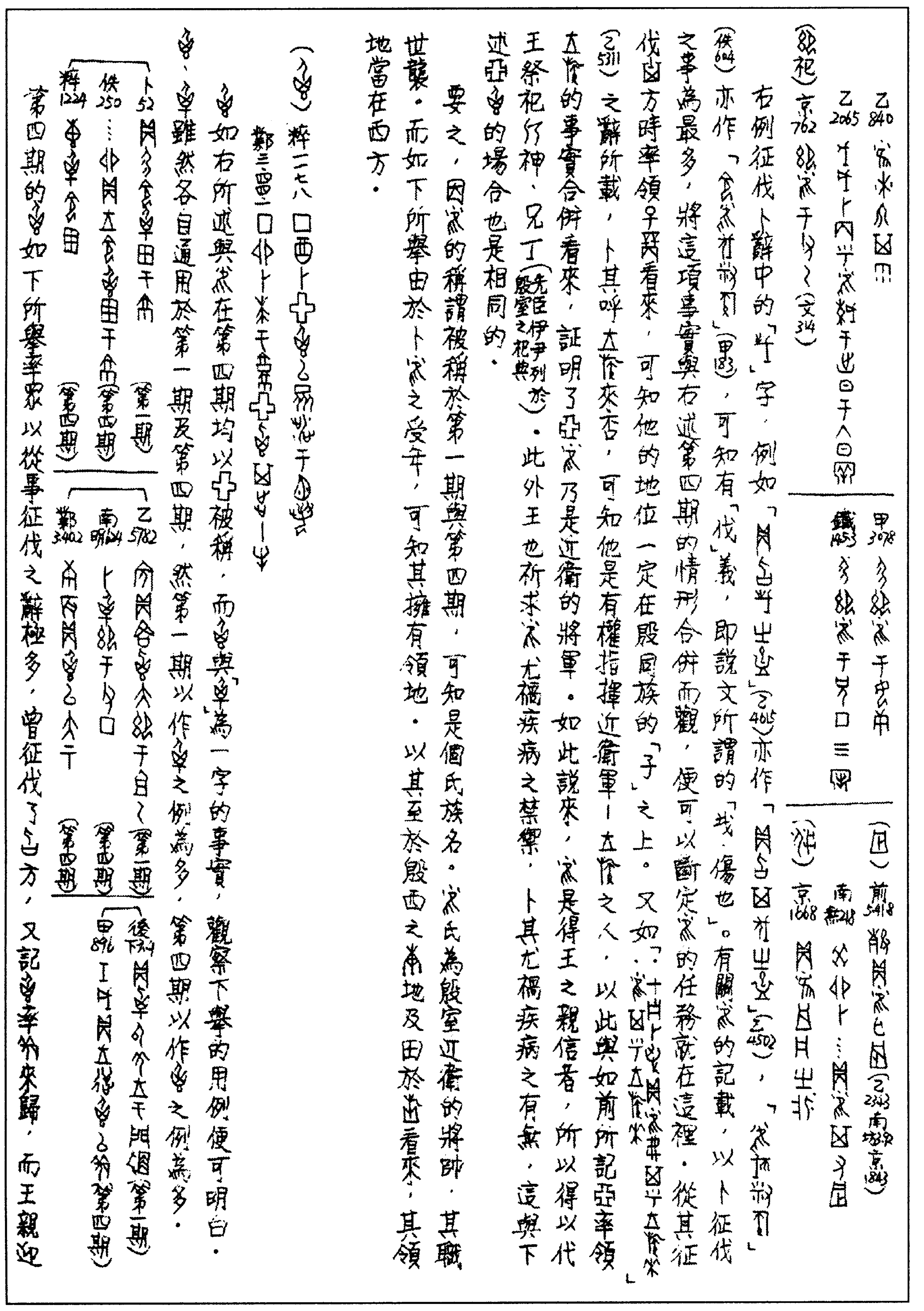
前8.12.3　前8.9.3

如右所舉在第四期以被稱，與為一字的事實，舉例言之，如(乙6.62)之辭，亦作便是明証。在第四期以被稱的如下所舉曾征伐、、、、侯，其中尤以受命伐侯之事看來，更可相信是一位直屬於王的將軍。

續存633　後下18.3　粹1553　續存638　粹1167　佚604　甲183

在第一期也是常見的，如下所舉，出則征伐方、方及、、、、、、、、，入則代王以行祭祀。王曾祀之安泰於父乙、母庚、兄丁，又卜其尤、疾之有無。

(征伐)乙5582　南誠31　林2.15.11　佚961　乙4380　乙6310　外279(甲206)　乙4869　天98　掇1.252　庫546(與「」文例相同)　天5311　(祭祀)鐵176.2　乙3353　乙323



乙840　乙2065　(祀)京762(文314)　甲3078　鐵145.3　(日)前5.41.8(乙2343 南坊 京1843)　南無218　(沚)京1668

右例征伐卜辭中的「」字，例如「」(乙405)亦作「」(乙4502)，「」(佚604)亦作「」(甲183)，可知有「伐」義，即說文所謂的「戈，傷也」。有關的記載，以卜征伐之事為最多，將這項事實與右述第四期的情形合併而觀，便可以斷定的任務就在這裡。從其征伐方時率領看來，可知他的地位一定在殷同族的「子」之上。又如「」(乙5311)之辭所載，卜其呼大來否，可知他是有權指揮近衛軍－大之人，以此與如前所記亞率領大的事實合併看來，証明了亞乃是近衛的將軍。如此說來，是得王之親信者，所以得以代王祭祀神、兄丁(先臣伊尹列於殷室之祀典)。此外王也祈求尤禍疾病之禁禦，卜其尤禍疾病之有無，這與下述的場合也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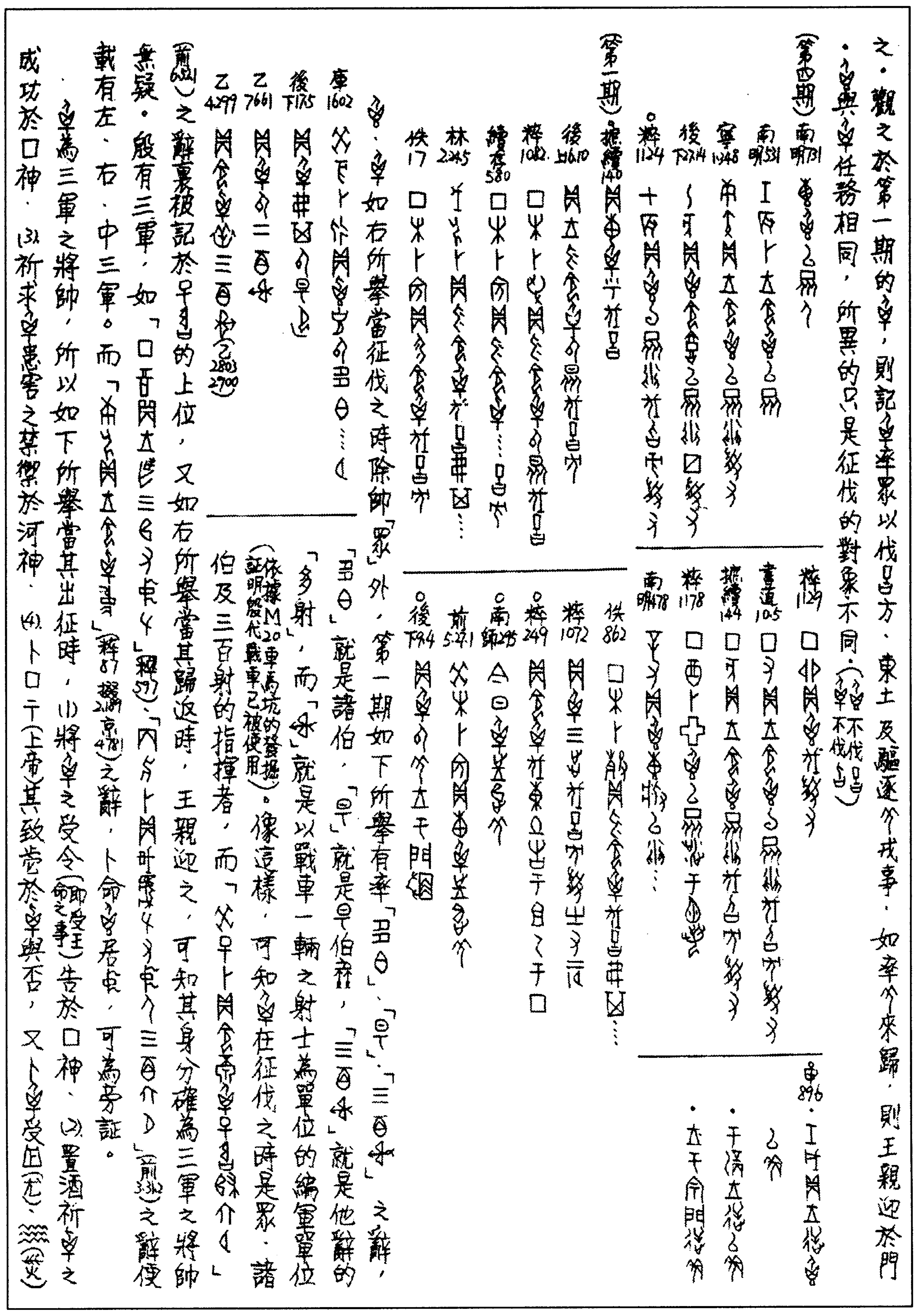
要之，因的稱謂被稱於第一期與第四期，可知是個氏族名。氏為殷室近衛的將帥，其職世襲。而如下所舉由於卜之受年，可知其擁有領地。以其至於殷西之地及田於看來，其領地當在西方。

()粹一一七八　鄴三.四二

如右所述與在第四期均以被稱，而與為一字的事實，觀察下舉的用例便可明白。、雖然各自通用於第一期及第四期，然第一期以作之例為多，第四期以作之例為多。

卜52(第一期)　佚250(第四期)　粹1224(第四期)　乙5782(第一期)　南明624(第四期)　鄴3402(第四期)　後下7.4(第一期)　甲896(第四期)

第四期的如下所舉率眾以從事征伐之辭極多，曾征伐方，又記率來歸，而王親迎



之。觀之於第一期的，則記率眾以伐方、東土及驅逐戎事。如率來歸，則王親迎於門。與任務相同，所異的只是征伐的對象不同。(不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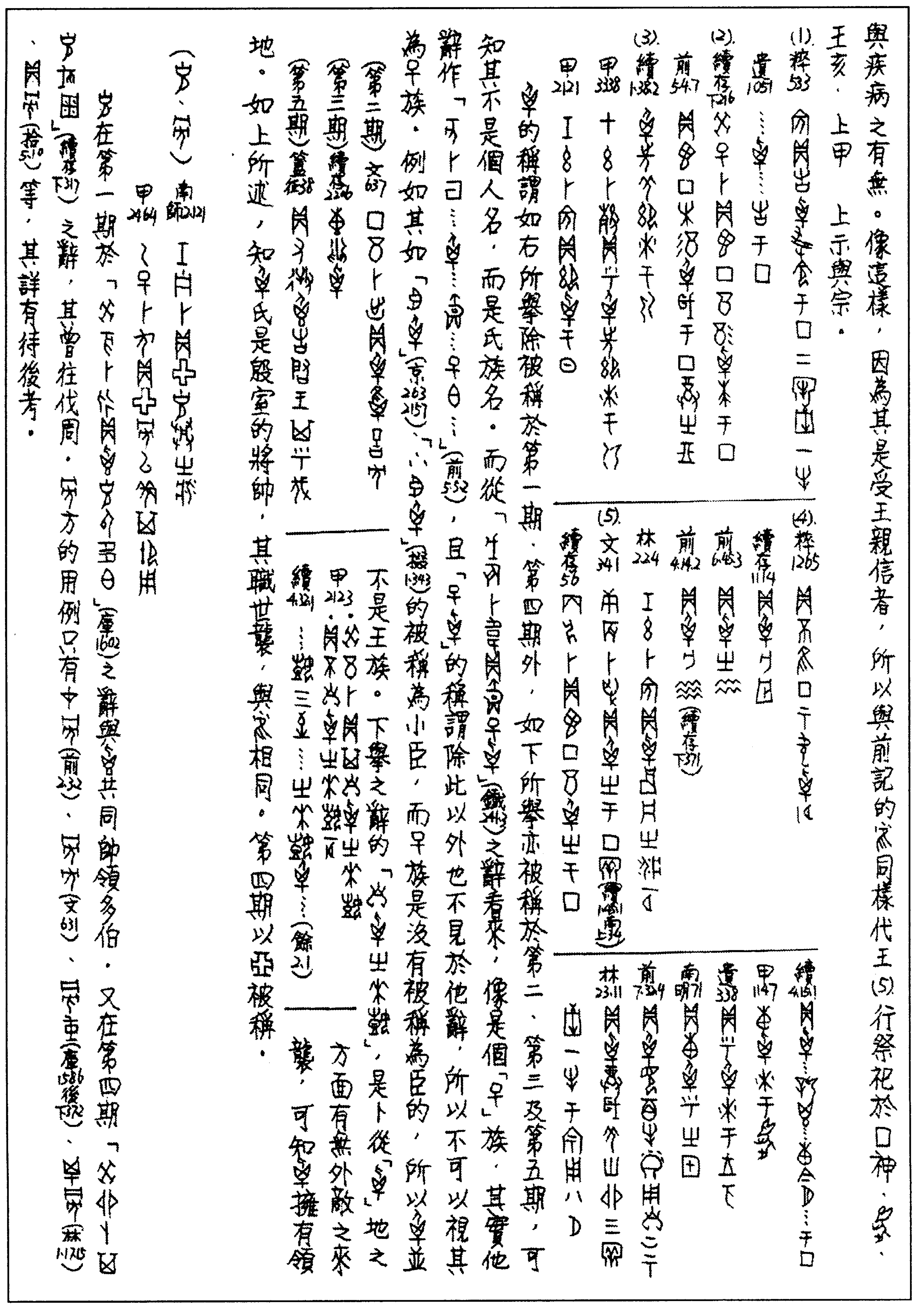
(第四期)南明731　南明531　寧1.348　後下27.14　粹1124　甲896　粹1129　書道10.5　摭續144　粹1178　南明478

(第一期)摭續140　後上16.10　粹1082　續存580　林2.24.5　佚17　佚862　粹1072　粹249　南師2.85　前5.27.1　後下8.4

、如右所舉當征伐之時除師「眾」外，第一期如下所舉有率「」、「」、「三百」之辭。「」就是諸伯，「」就是伯，「三百」就是他辭的「多射」，而「」就是以戰車一輛之射士為單位的編軍單位(依據M20車馬坑的發掘，證明殷代戰車已被使用)。像這樣，可知在征伐之時是眾、諸伯及三百射的指揮者，而「」(前6.…)之辭裏被記於的上位。又如右所舉當其歸返時，王親迎之，可知其身分確為三軍之將帥無疑。殷有三軍，如「」(粹597)、「」之辭，載有左、右、中三軍。而「」(粹87 摭續 京4781)之辭，卜命居中，可為旁証。

庫1602　後下17.5　乙7661　乙4299(乙2803 2700)

為三軍之將帥，所以如下所舉當其出征時，(1)將之受令(命即受王命之事)告於口神，(2)置酒祈之成功於口神，(3)祈求患害之禁禦於河神，(4)卜口于(上帝)其致於與否，又卜受(尤)(災)



與疾病之有無。像這樣，因為其是受王親信者，所以與前記的同樣代王(5)行祭祀於口神、、王亥、上甲、上示與宗。

(1)粹533　遺1051　(2)續存下216　前5.4.7　(3)續1.38.2　甲3338　甲2121　(4)粹1265　續存1114　前6.48.3　前4.14.2(續存下370)　林224　(5)文341　續存56

的稱謂如右所舉除被稱於第一期、第四期外，如下所舉亦被稱於第二、第三及第五期，可知其不是個人名，而是氏族名。而從「」(鐵)之辭看來，像是個「」族，其實他辭作「」(前5.52)，且「」的稱謂除此以外也不見於他辭，所以不可以視其為族。例如其如「」(京2032)、「」(掇1343)的被稱為小臣，而族是沒有被稱為臣的，所以並不是王族。下舉之辭的「」是卜從「」地之方面有無外敵之來襲，可知擁有領地。

(第二期)文637　(第三期)續存2240　(第五期)簠征38　甲2123　續4.21

地。如上所述，知氏是殷室的將帥，其職世襲，與相同。第四期以亞被稱。

(、)南師2121　甲2464

在第一期於「」(庫1602)之辭與共同帥領多伯，又在第四期「」(續存下31)之辭，其曾往伐周。方的用例只有中(前2.32)、(文631)、車(庫 摭續)、(林)、(拾5.10)等，其詳有待後考。

如上所述，以亞被稱的[illegible]、[illegible]均為般的將帥，其職世襲，因此亞官乃將師之職。如前所記亞與「旅」一同被稱為「亞旅」、「侯亞侯旅」，旅即軍旅。此外又與「多馬」併稱。鄭子產云「朔（名人）于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左傳昭公七年），可為亞乃將帥的旁證。

(2) 多臣

多臣如下所舉從於𢀛方及[illegible]之征伐，如「[illegible]」（乙2108 5765 5790 6692 7981）之辭所載，乃[illegible]方的屬地。對𢀛方的征伐曾由[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金525 南明162）、[illegible]（金522）、[illegible]（前7.2.1）、[illegible]（續3.33.4）、[illegible]（林2.27.7）、[illegible]（金522）、[illegible]（粹1182）等擔任；又對[illegible]方的征伐曾由[illegible]（乙5582）、[illegible]（前5.13.1 乙2108）、[illegible]（續存1301）等擔任，因此多臣當是這些人的總稱。

簠征5 [illegible]（前4.31.3 林2.27.7 庫1574）

乙2000 [illegible]

「臣」的類別如下所舉有王臣、小王臣、小臣、[illegible]臣、耤臣、舞臣。

（王臣）鐵1.1 [illegible]

寧3.71 [illegible]

乙6386・[illegible]

（小王臣）京2099 [illegible]

（小臣）掇1.348 [illegible]

（[illegible]臣）前4.15.4 [illegible]

庫1510 [illegible]

（耤臣）前6.17.6 [illegible]

（舞臣）乙2373 [illegible]

乙3108 [illegible]

前6.12.5 [illegible]

如右所舉「[illegible]臣」與王共為貞卜的繇辭，可知王臣是在王的近側參與樞機的重臣，「小臣」就是「小王臣」，前記的[illegible]即以此名被稱。此外如「……臣[illegible]」（前[illegible]）「臣[illegible]……」（乙696）之辭所載，[illegible]可亦以臣被稱，可知臣兼指將帥與諸侯。王臣與小王臣（小臣）之別，也許是一在王的近側，一在方國吧！「耤臣」大概是指司耤（[illegible]）之臣，「[illegible]臣」大概是指司祭之臣，而「[illegible]臣」則大概是指世襲之臣吧！至於[illegible]如「[illegible]」之辭所載，指揮着參與樞機的王臣，又如「[illegible]」之辭所載，也掌制主司耕耤之臣，所以其可能是主內政之長官，為居於冢宰之位者。

（[illegible]）

下舉之辭中有卜命[illegible]抑或命[illegible]之辭（續存下51），可知[illegible]與[illegible]同為重臣，而[illegible]亦曾率[illegible]（南坊4.83），及從於對[illegible]、[illegible]的征伐（鐵[illegible]）。可是與如前所記[illegible]的辭例中有關征伐之辭幾占大半的情形相比較，則[illegible]的辭例有關征伐的只有這一些，所以其職責如下所舉毋寧說是在⑴率領王臣、⑵指揮耤臣、⑶[illegible]（多[illegible]）、⑷供給牛羊、⑸巡察地方等。其任務在內政，此為其特色。

續存下51 [illegible]

南坊4.83 [illegible]（林2.31.0 京1524）

鐵053 [illegible]（下646 掇1.520 續存[illegible]）

⑴ 鐵1.1 [illegible]

⑵ 前6.17.6 [illegible]

前6.17.5 [illegible]

續存下476 [illegible]

⑶ 南明990 [illegible]

金495 [illegible]

⑷ 鐵262 [illegible]（佚669 續存365）

鐵33 [illegible]

南坊3.94 [illegible]

續存下332 [illegible]

⑸ 掇1.279 [illegible]

乙8033 [illegible]

如下所舉王曾卜[illegible]之禍及疾病之有無，又就[illegible]之疾病事而告於[illegible]神，且王親往[illegible]處以[illegible]祀[illegible]神及妣神（辭中的[illegible]字與[illegible]的假借，其證已見于[illegible]之項）。像這樣，可知[illegible]乃得王之親信者。如「[illegible]」（南明[illegible]，以此片雖屬第四期，然足以窺知[illegible]氏的地位）之辭載其營王室之祭祀，且如右所舉又支配王臣與耤臣，由此可以斷定其地位等於後世的冢宰。

前5.62 [illegible]（京2148）

甲3422 [illegible]（寧3.44）

遺16 [illegible]

林2.7.6 [illegible]

後下36.3 [illegible]（後下36.3 續存1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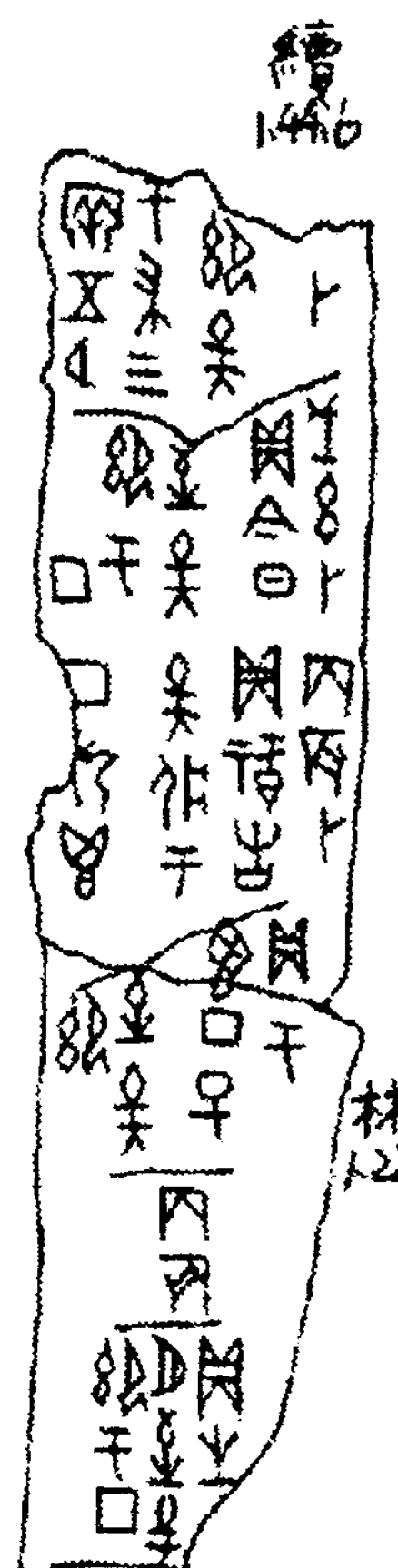
掇續143 [illegible]

南師2.150 [illegible]

續存下382 [illegible]

續存821 [illegible]

續1.44.6 [illegible]


林1.22.20

[illegible]擁有領地的事實，試觀察「[illegible]」（續存下332）、「[illegible]」（林1.22.20）之辭便可以明白。[illegible]的稱謂如下所舉也被稱於第二期、第四期，可知其是個氏族名。第四期中[illegible]的辭例如下所舉與第一期大致相同，且如「[illegible]」（南明[illegible]）之辭載其營王室之祭祀，可知其職位是世襲的。

（第二期）文52 [illegible]（天42反）

（第四期）後下36.3 [illegible]（其他後下36.3 粹1247 430 南明947 掇續143 寧1.504）

林2.7.6 [illegible]（第一期）

後下36.3 [illegible]（第四期）

要之，[illegible]氏為居於後世冢宰之任者，其職世襲，[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被稱為「亞」（[illegible]），可能就是來自輔佐[illegible]氏之義的緣故。卜辭中除伯[illegible]之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者的辭例最多，單憑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其是個身分重要而且寵命優渥的氏族。

(3) 多[illegible]、多尹、多[illegible]

多[illegible]（君）、多[illegible]（尹）的用例舉之如下，多尹除第五期外，被稱於其他各期，可是多君則僅見於第二期。「[illegible]」與「[illegible]」兩辭語法相同，前者作多君，後者作多尹，所以多君與多尹可能是一樣的。

（多君）後下4.13 [illegible]

後下18.2 [illegible]

卜28 [illegible]

續存1507 [illegible]

七P108 [illegible]

（多尹）南師1.8 [illegible]

（第一期）後下24.1 [illegible]

林2.27.7 [illegible]

乙867 [illegible]

（第二期）京3309 [illegible]

通別2.5.3 [illegible]

（第三期）京1872 [illegible]

甲752 [illegible]

（第四期）續6.17.1 [illegible]

書道103 [illegible]

多尹如右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等，知曾從事征伐、擔任祭祀、與造王寢（[illegible]被用如「宅新寢」（前[illegible]）、「宅東寢」（前[illegible]），羅氏釋作寢），以及從於田圃之開墾（[illegible]田參第六章）等。而尹的種類如下所舉有[illegible]尹、[illegible]尹、三尹、[illegible]尹、[illegible]尹、[illegible]尹、[illegible]尹等。

林2.7.6 [illegible]

掇1.408 [illegible]

林2.26.4 [illegible]

甲635 [illegible]

前6.37.4 [illegible]（前5.8.1 林1.26.18 續存233 掇1.431）

拾3.4 [illegible]

後下22.5 [illegible]

南明767 [illegible]

諸尹的職責範圍還必須等待後考，可是「[illegible]」的[illegible]如後所記是軍團的意思，因知就是「右軍之尹」。又「[illegible]尹」如下所舉也被稱作「多[illegible]尹」，而乙8897片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可見[illegible]、[illegible]是一字，從而可知[illegible]尹就是[illegible]尹，即上舉之例[illegible]人之尹。[illegible]字孫詒讓釋曰「癸之異文，冊父乙卣癸並作[illegible]，可證」（舉例上[illegible]），羅振玉則謂「顧命鄭注戣瞿，蓋今三鋒矛，今[illegible]字正象三鋒，下象箸地之柄，與鄭誼合。[illegible]為戣之本字，後人加戈耳」（金[illegible]卷[illegible]引字[illegible]），認為就是顧命「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之戣的本字。此二氏之說都極為正確，右引的[illegible]人

前5.8.1 [illegible]

前4.11.5 [illegible]

南明479 [illegible]

就是執三鋒戟的兵士，而[illegible]尹就是他們的隊長。

右記的「[illegible]」、「[illegible]尹」如下所舉是由[illegible]（郭）、[illegible]（羽）、[illegible]（雞）率領的，可見其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指揮。而此三者於上舉的前7.23.1片裏[illegible]與[illegible]併稱，可知大致都居於同等的地位，三者並無像亞[illegible]那樣統帥大族、[illegible]的辭例，且例如「[illegible]」（前7.23.1）之辭[illegible]被記於[illegible]的下位。又如「[illegible]」（後下27.4）之辭載[illegible]命令[illegible]等等，都可以看出三者的地位在將帥[illegible]與[illegible]之下。而如右所記從三者指揮「[illegible]」（右軍）看來，知是個裨將。於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者的關係便成了如下所舉的情形，據此可以想見「[illegible]」是居於何等的地位了。總之，多尹如右所述可能擔任征伐、祭祀、建築、營農之事，為各有職司之尹，其地位是居於下位的裨將。

林2.7.6 [illegible]

菁1.6 [illegible]

前7.23.1 [illegible]

王—[illegible]—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尹—[illegible]

此三者之辭例可見者大致如下所列，數量遠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前2.21.4 [illegible]

金715 [illegible]

前4.10.6 [illegible]

前5.30.6 [illegible]

後下25.8 [illegible]

甲3510 [illegible]

明224 [illegible]

乙4761 [illegible]

乙8935 [illegible]

後下21.4 [illegible]

續存下846 [illegible]

鄴3.49.7 [illegible]

（[illegible]）前7.23.1 [illegible]

前2.21.4 [illegible]

金522 [illegible]

菁11.7 [illegible]

續2.19.1 [illegible]

粹1245 [illegible]

粹863 [illegible]

簠歲4 [illegible]

前4.43 [illegible]

（[illegible]）前7.23.1 [illegible]

鄴1.33.5 [illegible]（簠[illegible]）

前5.46.5 [illegible]

明1433 [illegible]

金733 [illegible]

前5.46.4 [illegible]

如右所舉[illegible]除第一期外，也被稱於第四期（後下[illegible] 續存[illegible]），可見是個氏族名。從卜羽受年之辭可知其擁有領地。[illegible]字只見於右舉的用例，人名中有[illegible]，當為同一人，此外又與「[illegible]」

□□」(乙7741)之辭人名□同聲，大概也是同一人吧！

(4) □□、□□□、□□、三□、□□、□□□

□字又作□(鐵931京2102)、□(南明616)，即說文之「族」。說文解下云「矢鋒(鏃)也，束之族族也」。丁山謂「族字从㫃从矢，矢所以殺敵，㫃所以標眾」，其本義應是軍旅的組織」(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三)，認為其本義是軍旅的組織。□如下所舉曾從於征伐，又「□□□□□□□□□□□□□」(後下381)與「□□□□□□□□□」(前7.31)兩辭大致相同，可見「□□□」與「□□□」也當然是軍隊□」是同類語，後者已見前記，乃稗將□及□同帥三鋒戟隊，丁山以□為軍旅組織的說法是妥當的。

南明616 □□□□□□□□□□□□□□□—京4387 □□□□□三□□□□□□□□—後下26 □□□□□□□

□的種類如下所舉有□□、□□□、□□、三□、□□、□□□等。「□□」如下舉由□、□等率領，□、□、□三者為殷室的將師。又如「□□□□□」(前2.24)之辭所載，□□侍立於□祀，可知是王的近衛軍。「□□」(林2.25.18、鐵14.2、甲273、3047)又被稱作「□□□」(前6.56、後下381、續5.22)，如下所舉被指揮□□的□所率領，可知是一支隸屬於殷室的軍隊。又如右所舉與□□一同侍立□祀，從其名稱看來，乃是殷同族多□之軍。「□□□」可能是太子手下的軍隊，「□□」可能是左右中三軍(粹597「□□□三□□□□」)的右軍，「三□」、「□□」可能是三軍團、五軍團的意思，不過這些都還得等待後考。

1. 誠356 □□□□□□□□
2. 鐵931 □□□□□□□□—續□□□□□□□□□
3. 甲948 □□□□□三□□□□□□
4. 鄴3.4.10 □□□□□□□……
5. 遺309 □□□□□……(林2.25.18)—誠356 □□□□□□□—前5.78 □□□……□□
6. 林2.25.18 □□□□……□……
7. 後下381 □□□□□□□□□□□—□□□□□□□□

(5) □□、□□、□□、□□、□□、□□、□□、□□、□□、□□、□□、□□、□□、□□、□□、□□、□□

(□□)後上31.9 □□□□□□□□□□□□(□□□□)—(□□)續323 □□□□□□□□□□□□□
乙5395 □□□□□□□□□□□□□□—粹1074 □□□□□□□□□□□□

(□□)鐵232.1 □□□□□□□—(□□)乙4761 □□□□□□□—乙4119 □□□□□□□□□□
卜90 □□□□□□—乙4973 □□□□□□□—(□□□)鐵1182 □□□□
甲1167 □□□□□□□□—乙8461 □□□□□□□—前6.72 □□□□□□
後下28 □□□□□□□□—(□□)乙4212 □□—鄴1.43.5 □□□□□□□□
前5.42.6 □□□□□□□□—乙4228 □□—後下429 □□□□□□
續3.46.5 □□□□□□□—(□□)拾14.7 □□—前7.35.2 □□□□□
金200 □□□□□□□—粹1284 □□□□□□□□—續1.45 □□□□□□
續5.35.9 □□□□□□□—乙3317 □□□□□□□□□—佚929 □□□□□□
續存705 □□□□□□□□(續存1530)—前4.103 □□□□□□
(□□)乙4615 □□□□□□□—(□□)前4.481 □□□□□□□—乙8892 □□□□
續存66 □□□□□□□□□□□□—續4.32 □□□□□□□—京1418 □□□□□□
(□□)乙529 □□□□□□□□□—(□□)乙3442 □□□□□(林2.150乙537)—甲940 □□……□□
簠雜118 □□□□□□□—乙7128 □□□□□□—京4835 □□□□
續2.24.1 □□□□□□—京2071 □……□……□□—(□□)粹1280 □□□□□……

右舉的「□□」在「□□□□□」(京1255、前2.30)之辭中又被用如五百□，如右所舉□□曾從於征伐。又如「□□□□□□」(續存下804)之辭所載，攻伐□方的□如「□□□□□」(前6.66)之辭所載曾率領過□，可知是一支軍隊。而如「□□□□□□」(乙749、5268)之辭，「□」曾加以率領，「□」如「□□」，也就是□，可知□是支隸屬於多□的軍隊。

「□□」在「□□□□三百□」(乙2900、2808、4299、4475、4615)之辭中也被用如三百□，例如「□□□□□□□」(前5.42.6)之辭，也被稱作「□□」，而如「□□□□□□」(續3.46.5)之辭所載，曾從於征伐，可知是一支軍隊。「□」可能是以戰車一輛的射士為單位的編軍單位。□例如「□□□□□」(林2.310)、「□□□二百□

」(乙7741)、「□□□□□□」(後下35)等辭所載，□、□、□等曾予以率領。

「□□」、「□□」例如「□□□□□□」(乙4615)與「□□□□□」(續5.15)二辭文例相同，可見此二者同類，從而可知「□□□□」(續5.15)之辭的「□□」乃是□□與□□的併稱。□例如於「□□□」(佚378)之辭被用為「遣馬□滅」之義，看來像是軍隊的屬稱，可是卻未發現有像□□、□□等從於攻伐的辭例。而如「□□□」及「□□」(前)之辭，從□□與□、□併記的事實看來，則應屬將官之類，因此與之併稱的□□也必定同樣是將官。例如「□□□□□□」(後下84)、「□□□□□」(甲886)、「□□□」等辭的□□必定是指這□□無疑，釋之作俘羌的說法是不對的。

「□□」例如「□□……□□□……」(京1620)、「□□□□□□□」(寧2.16)及「□□□□□□」(金715)等辭所載，□、□、□曾加以率領，且從於「□田」，可見大概是擔任營田之官吧！

「□□」，例如試比較「□□□□□」(粹26)與「□□□□□□」(簠2)二辭，便可發現□字被用為田的假借，因此□□實即「□田」的假借，為諸侯之義。

「□□」即多□，□與□之□雙聲，因此□□大概是□的假借吧！

「□□」，□即「□□」之□，即是「工」。

「□□」、「□□」二者在右舉之辭中皆言「□」(舞)，因此兩者可能都擔任祭祀之職。

除以上舉述者外，其餘的□□、□□、□□、□□、□□、□□、□□、□□、□□等尚需等待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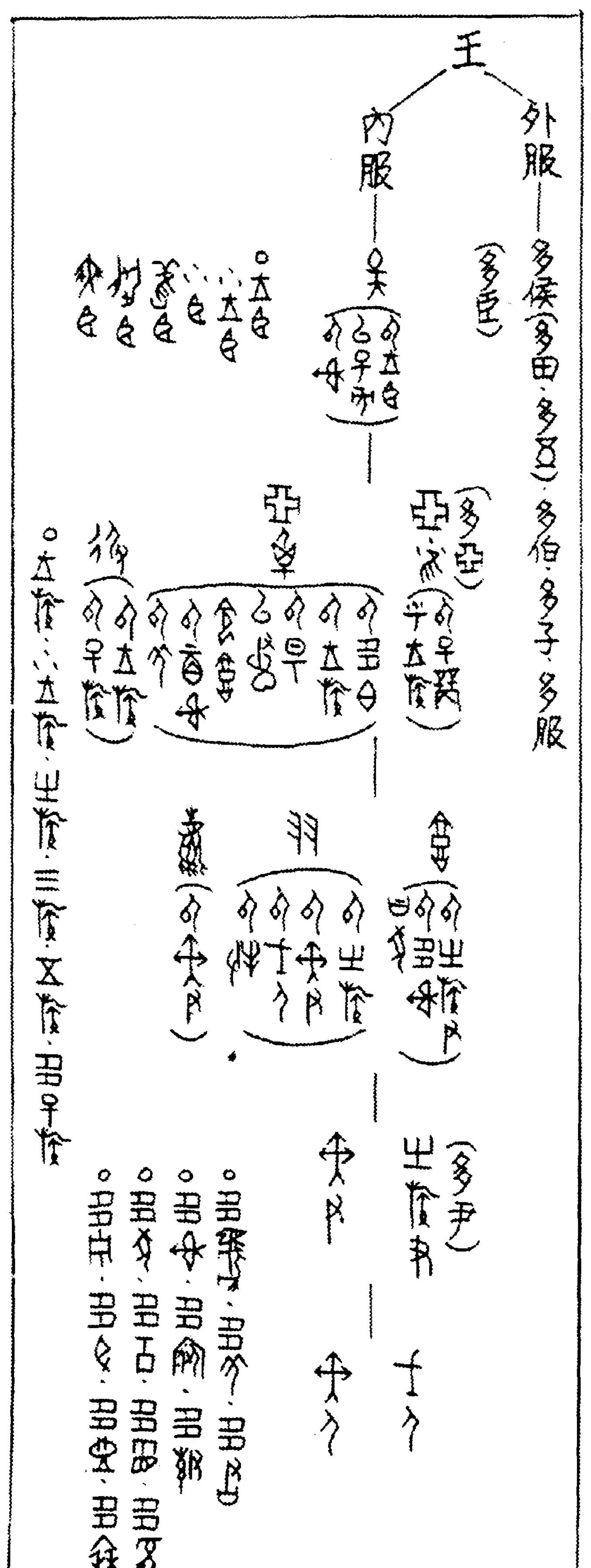
總之，外服有侯、伯、子、服，內服有(冢宰)、多亞、多馬、多尹、多工。酒誥所載「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的殷制大致上還保留著史實。

・茲以圖表舉示如下：

○統屬關係卜辭

□ 鐵11 □□□□□□□—林2.310 □□□□□□(京1524南坊4.113)
後下34.3 □□□□□□□□□□□—□ 誠356 □□□□□

前7.31 □□□……□三□□□□□—遺309 □□□□□(林2.25.18)
京1626 □□□……□□□□□□□—前2.31.4 □□□□□□□□□
□ 乙5311 □□□□□□—後下28 □□□□□□□□
乙5582 □□□□□□□—金715 □□□□□□□
□ 庫1602 □□□□□□□□—前2.21.4 □□□□□□□□□
前5.78 □□□□□□□□—□ 菁11.7 □□□□□□□□□
後下17.5 □□□□□—前7.31 □□□□□□□□□□□
金349 □□□□□□□□—續2.41 □□□□□□(天35)
後下27.4 □□□□□□□—金522 □□□□□□□□□
乙7661 □□□□□□□□—□ 前7.31 □□□□□□□□□□□□
□ 後下9.4 □□□□□□□(甲896)
前7.38.2 □□□□□□□□



右侯伯子服及□□□□□等，其姓氏官職皆世襲。殷代是個氏族社會而封建的國家。

第五章　殷的社會

殷代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對這問題，由於郭某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二九年）一書中，說到殷代是「金石並用的時期」，「畜牧是主要的生產」，「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會」（自八頁至九頁）而被提出。爾後郭某在「口口近著」（一九三七年）裏改認為殷代是氏族社會的末期（五頁）。在十批判書（一九四九年）裏改認為「農業是主要的生產」、「奴隸使用社會」（一六九頁）。在奴隸制時代（一九五二年）書裏更認為是「青銅器時代」、「奴隸社會」（五頁）。如此這般，其說由氏族社會說轉變為奴隸社會說。在這期間，主張殷代是氏族社會的，有程憬的「部落的氏族社會說」（中山大學週刊四〇三殷民族的社會七頁）、姜蘊剛的「氏族聯盟時代說」（中國古代社會史二〇頁）及胡秋原先生（中國社會史論戰）、陶希聖（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的新估定）的氏族社會說。主張是奴隸社會的則有呂振羽（中國社會史綱）、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吳澤（古代史）、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束世澂（中國的封建社會及其分期）諸家之說。主張是封建社會的，則有董作賓先生（五等爵在殷商）、束世澂（中山大學月刊二之四殷商制度考）、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之說。主張是亞細亞的生產社會的，則有李季（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王漁邨（中國社會經濟史）之說。將諸家說法都加以比較檢討實嫌煩雜，所以先來觀察奴隸社會說如何批判其他的說法，然後再檢討奴隸社會說本身的問題。

郭某以前曾提出原始公社的氏族社會說，可是後來自己卻做如下的批判：

○從社會發展方面來看，我認為殷代是原始公社的末期，周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這見解到現在都還在相持，但其實都是由於演繹的錯誤。（十批判書六頁）

○殷代確已使用大規模的奴隸，是毫無問題的，因此我在十幾年前認為殷代是原始公產社會的那種看法，當然要修正才行。（同右一九頁）

○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時候，那時我很魯莽地下出了殷代是金石併用時代的一個錯誤的判斷……由這一錯誤又引出了別的錯誤，便是把殷墟文化看得很原始，說殷代是原始共產社會的末期，這些錯誤，我自己早就糾正了……已有充分高度的文化，尤其生產狀況，決不是所謂原始共產社會所能含孕的了。（奴隸制時代八〇頁）

右邊所引，就其批判的基礎來說，還是有問題，可是殷代是尊於殷王室的統一國家，而不是

原始共產的氏族社會、部落的氏族社會、氏族聯盟社會，則是大致可以明白。

郭某批判封建社會說，認為殷代的侯伯是殖民部落的建置，並不是今天所謂的封建社會。

○卜辭裏面已經有所謂「諸侯」的痕跡，例如屢見「多田與多伯」，又有周侯亞侯兒伯盂伯等稱謂，周初的大盂鼎也稱「維邊侯田」，故如孟子王制周官等所說的五等諸侯，禹貢職方等所說的五服九服等所用的一些字面，至少有一部份在殷代是已經出現了……古時所謂「國」本是等於部落的意思，所謂「封建藩衛」也不過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種殖民部落而已，異姓之國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國則多係從新建設的。（十批判書十三頁）

○舊時的所謂「封建制」是封諸侯，建同姓的意思，那在實際上只是建立一些比較原始的殖民部落，有的是同姓的分支，有的是異姓的聯盟，但在社會經濟的本質上，和我們現今所用的封建制這個術語是完全不同的。（奴隸制時代三一頁）

然而實際上殷代的侯伯並不只是殖民部落的建置，而是基於防衛外寇的目的才有的建置。侯伯之外，殷又將同族的「子」及「服」配置於四方來擔任防衛及治安工作，這些侯伯子服皆為國家的屏藩而受封建，其事實已見前述，因此郭說是不妥當的。郭某所以要視殷代的侯伯為殖民部落的建置，不過是因為殷代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謂的封建制社會，所以不承認殷代是封建社會（參十批判書十五頁，奴隸制時代三一頁），因而否定殷的封建，而將之說成是殖民部落。這並不是根據事實而有的說法。

郭某對亞細亞的生產社會說，未見有所批判，可是同主奴隸社會說的李亞農則批判了此說：

○殷代是高級階段的奴隸制社會，那麼，請問反對論者，你們到底根據什麼資料，說殷代的奴隸數量比較地不大，社會的主要勞動者公社成員而不是奴隸呢？……殷代的社會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成為高級階段的奴隸制。總之在我們看來，把所謂「古代東方奴隸制」的一般特點，搬到中國歷史上來硬套，實未見其可。（殷代社會生活三六頁）

○殷墟出土的甲骨，迄今達數萬片之多，而竟沒有一片談到水利，不但沒有談水利，連水災也沒有貞問過一次。當然這不是說殷代沒有發生過水災，凡是有河川的地方，都有發生水災的可能，而甲骨文災字作巛，象洪水橫流氾濫之形，又或作𡿧，象水壅河川之形，其意蓋謂川壅則為

災也。既有這樣的字，則必有這樣的事，但這一定是小事，所以絲毫未引起殷代統治者關心，自盤庚以後的二百七十年間，大量卜辭中竟沒有貞問水災的記錄。（同前三一頁）

他倡立殷代是高級階段的奴隸社會的說法，而就被做為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一般特點即水利治水的問題而言，則認為甲骨片上貞問水利及水災之辭一例也不見，這証明了統治者絲毫不關心這問題，所以否認殷代為亞細亞的生產社會。然而如後所述卜辭裏確有卜水災（前4135 後下34 遺395 金377）及祈求水災之禁祭（鐵99.4 遺835 粹148）的辭例，更且亞細亞的生產社會所具有的特質也可以從卜辭中發現，所以右引的李說根本是不值得置信的。

如此說來，主張奴隸社會說的郭、李二人對他說的批判並未立足於卜辭的事實上，而不出公式論的範圍。然因郭某所謂「殷代確已使用大規模的奴隸，是毫無問題的」的說法如前所記被諸家所追從，所以下面勢得來檢討這個奴隸社會說的根據。

郭某謂「卜辭的研究是門新興的學問，而常有變遷。以前未被認識的事實，後來被認識了；以前的誤謬，後來加以訂正了。為了把它做為社會史料的根據，當然必須採用根據真實面目來追討的方法，以最進步的途徑為基點，再往前發展。今天許多新史學者喜歡引用卜辭，可是因為他們不曾全面研究過卜辭，所以不但經常引用錯誤的說法，甚至於引用舊說以攻擊改正過的新說，這樣，絕對沒有到達正確結論的希望」（此據日文迻譯，原文參十批判書六頁）。這番話正是時弊的鍼言。郭某依據卜辭提倡殷代有奴隸存在的說法後，近時許多學者未曾全面研究過卜辭，就盲從其說，甚且恣意解釋卜辭以為論據，呂振羽、翦伯贊、范文瀾等人便是如此，而吳澤的「古代史」，李亞農的「殷代社會生活」更是此中之尤。茲將這些人所主張有奴隸的說法臚列如下，以知這些都不過是盲從郭說之論。

呂振羽—甲骨文字所載，其奴隸中有奚奴、鄙人、羌人、人方牧、土方牧、臣呂方、邶奴……等，均冠以族名，然亦有不冠以族名之普通稱謂者，如耤臣、小臣、僕、漁有眾，以及卦文辭中之小人等，因為在殷人的國境周圍的異族甚多，由戰爭手段去獲得奴隸的來源甚廣，他們把那由戰爭得來的俘虜，便編製為奴隸勞動的隊伍，但是戰爭是由貴族所率領的，所以奴隸的獲得，便無異成了貴族的特權，例如前揭甲骨文字中之所謂「帚妌奔奴」、「帚媟奔奴」的記事，便是這種內容。（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九七頁）

翦伯贊—殷代的奴隸，有各種的名稱，甲骨文中所謂小臣、奚、奴、童、僕、妾、役、牧、御等皆屬之，這些奴隸完全失掉了身體的自由，成為奴隸所有者榨取的對象，而構成一個龐大的被統治者集團。（中國史綱二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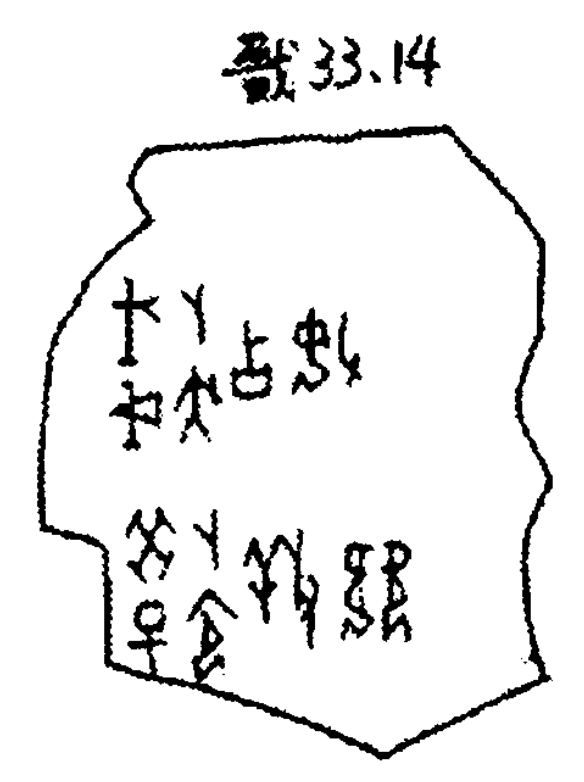
范文瀾—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耤臣、小耤臣、宰、臧、僕、奴、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隸的名稱，這些人如耤臣，是管農業奴隸的頭領，牧臣是管畜牧奴隸的頭領，宰是手工業和廚下奴隸，臧是執武器護衛王和貴族的親信奴隸，其餘大都是一般的家內奴隸。數量最大的奴隸是萬民，主要用途是從事農業與畜牧業生產，沒有萬民，其他種類的奴隸，也就不能生存。（中國通史簡編三九頁）

右三人所引的甲骨文字果否証明了奴隸的存在，下面就來檢討這問題。

(1)　奴（𡛷）

郭某引証下舉的甲骨片，認為殷代的牧畜有使用奴隸來擔任的跡象，釋此辭作（戊戌卜大占奴，癸巳卜令牧坐）。謂「二事相隔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條言牧，一條言奴，二者應係同樣的性質。牧在春秋成為最下等的奴隸，在殷代雖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牧畜用奴隸經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三〇頁），認為兩辭互有關聯，而一辭有「奴」，另一辭有「牧」，所以斷言殷代用奴民以營牧畜。

戩33.14



此「𡛷」字自郭某釋為奴隸以後，程憬與呂振羽便把這個解釋適用於如「[illegible]眔𡛷」之辭的𡛷字上。

程憬—拾8.2「貞汝眔不其𡛷」，奴字卜辭作𡛷，從又從女，疑為女奴，但從卜辭文看出，實為奴隸的總稱。（殷民族的社會八七頁）

呂振羽—戰爭是由貴族所率領的，所以奴隸的獲得，無異成了貴族的特權，例如前揭甲骨文字中之所謂「帚頒賜妌奔奴」、「帚媟奔奴」的記事，便是這種內容。（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九七頁）

程憬解「𡛷」作奴隸的總稱，呂振羽則解該辭作「頒賜妌奔奴」，且呂氏又舉出「邶奴」（同前九七頁）的

記載・吳澤即承襲呂振羽的「邶奴」而作「甲骨文有邶奴的記載，邶是方國的名稱．邶奴當即由邶方俘虜來的奴隸」（古代史三五頁）的說明，可是事實上甲骨文裏並無所謂的「邶奴」之辭，呂振羽所指的邶奴可能是說「冎㚸」吧！

由上述觀之，自從郭某認為㚸是奴隸以後，學者解卜辭裏㚸的用例作奴隸的風氣便日漸普徧起來，而實際上釋「㚸」為「奴」是從孫詒讓、羅振玉以為「㚸」从女从又開始的。

孫詒讓—此疑即奴字，說文奴婢皆古辠人，从女又聲，古文作𠇊，此从乂即从又也。（舉例下廿九）

羅振玉—說文解字奴古文作𠇊，从又，與許書篆文合。（考釋中二二）

郭某的字釋便是從這些說法而來的。孫、羅二氏認為乂是「又」，而其實這乂乃畋、𡿨等字所从的乂，葉玉森謂「㚸所从之乂、乂、乂並為耒形」（集釋）的說法才是正確的，因此「㚸」是从女从力之字，認為从女从又釋作奴的說法是不妥當的。㚸，例如「冎㚸冎㚸」的用法經常可以見到，這個冎㚸又作「冎乂」（掇2478），且如「卜冎貞乂八乂」（甲211）、「冎㚸乂」（乙8712 8898 乙八六八有㚸）、「冎㚸冎乂乂」（乙9405）之辭所載，也被省作「乂」，可知此字的音義全在於乂。至如「冎㚸」（乙1810 林1.36 遺134）、「冎㚸」（乙4230 4957 6318）等辭，則被用作動詞。郭某於粹編考釋裏也改定前說，釋作「㚸」，解為「㚸乃妿省，讀為嘉」。此後郭某即不再以「㚸」做為奴隸存在的證據。然而採信奴隸社會說的諸家卻依然引它做為證據，這種情形正是郭某所說的「沿用錯誤」。

(2) 牧（𤘵、𤘵）

郭某把與前記的㚸同在一片之上的𤘵釋作「牧」，且如下所引認為是奴隸。

牧在春秋成為最下等的奴隸，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昭公七年），在殷代雖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民牧畜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同前三一頁）

於是如前所記蕭伯贊、范文瀾以甲骨文中有「牧」與「牧臣」，而認為有奴隸。范文瀾更有「牧臣是管畜牧奴隸的頭領」的說明。其實郭某的字釋乃是依據下引的羅振玉之說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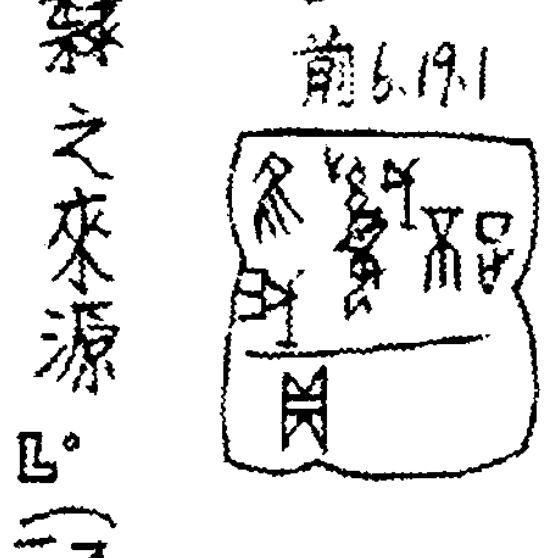
羅振玉—𤘵、𤘵，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从羊，牧人以養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考釋中七〇）

可是卜辭中的𤘵字，如「𤘵白」（乙409）是用作伯名，「冎于𠂤𤘵」（乙3935）是用作地名，或被用作「冎二𤘵……由𤘵……于𠂤……」（甲131）、「𤘵……乍角」（乙8693）等。此外𤘵字於「冎𤘵令曲冊……」（下58.9）、「冎中早𤘵乎令」（通462）、「冎羽令𤘵」（續2.31）、「冎𤘵令令𤘵于口」（後下18.3）之辭中均被用作人名，稗將羽曾率領過他。又「𤘵令令」之辭與他辭的「冎令令」（後下…）相同，乃率領吕令（吕騎）之義，「𤘵于口」就是他辭的「冎令令𤘵于口宗」（前5.8.5），可知其曾率多令往於口宗。此外或冊告於殷，或在𠂤方的早地以從於𠂤方的征伐，由此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其既非奴隸，也不是牧人。如此說來，𤘵、𤘵作牧人之意的用法根本是不存在的。郭某的論文中，除了早期之作引了右述一例以外，便不再有把𤘵釋作牧以為有奴隸存在之證了。因此蕭、范二者正是沿用了錯誤的舊說。范文瀾所指出的「牧臣」的辭例在卜辭裏也是不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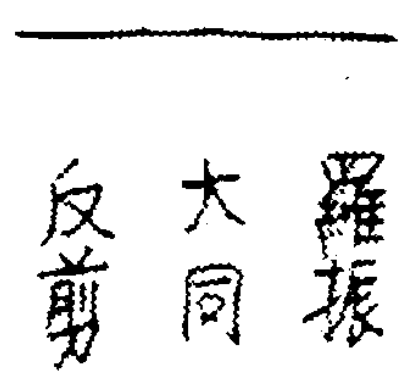
(3) 奚（𡦈）

郭某釋下舉的兩片甲骨為「壬子卜貞隹我奚不足」、「隹我奚不足」，從字形上把𡦈看做是俘虜來的奴隸。謂「奚奴之從俘虜而來，於字形已顯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七頁），又謂『二奚字均呈縲絏之象，

前6.19.2



前6.19.1



> 羅振玉云「罪隸為奚之本誼，故从手持索以拘罪人，其从女者與从大同，周官有女奚，猶奴之從女矣」。案以字形而言，乃所拘者跪地反剪二手之形，實非从女，然謂當以罪隸為本義，則固明白如畫也。

，此字足徵奴隸之來源』（通釋一〇五頁）。於是程憬便踏襲此說（殷民族的社會七頁），而如前所記蕭伯贊與范文瀾便以卜辭中有「奚」字的事實來做為奴隸存在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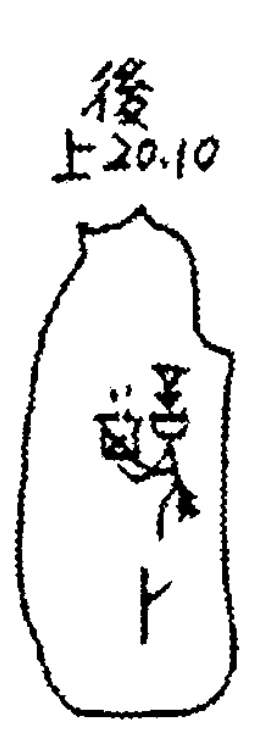
此字從字形上來看，固然像是俘虜的象形，可是實際上已如前述它與𡦈、𡦈、𡦈、𡦈等字是同一字，其在卜辭上的用法，做為祭祀用語時，被用成與「𡦈」同義，即「巫」的意思（參祭儀人牲說批判）。此外如下舉之辭與「太令出𡦈弗𡦈」（乙2348）之辭同一文例，「太令出𡦈」就是王聽從出𡦈的報告的意

乙741 令𡦈卜冎冎太令𡦈弗𡦈

思，可知此辭乃是卜王聽從𡦈的報告之事，從而可知𡦈是個與出𡦈（侑出）居同類身分的人名，既不是罪隸，也不是俘虜。這樣，在卜辭的用法已離開本義而被用作假借，因此想要把右述的「奚」解作俘虜來的奴隸，必需有更確實的證據。

(4) 僕（𡦈）

後上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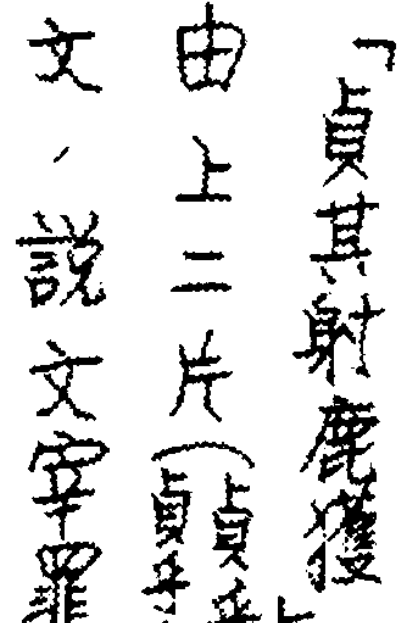


郭某把下舉一片甲骨上的𡦈釋作「僕」，以為是受黥刑而從事賤役的奴隸。謂「骨文僕字作𡦈，象人形，頭上負辛，辛者天也黥也，黥形不能表示，故以施黥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剞劂。人形頭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為糞除之物（箕中盛塵垢之形），可知僕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賤役」（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七頁 卜辭通纂一七一頁略同）。於是呂振羽更敷衍右述的施黥說，作「意在黥額以為記號，示奴隸與自由之區別，蓋防其逃去」（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九〇頁）的說明。又如前所記蕭伯贊、范文瀾且以此僕字做為奴隸存在的證據。然而郭某後來卻把這個字視作人名，謂「金文父辛盤有此字，作𡦈，亦繫尾負辛，特手中所奉之器稍泐耳。父辛盤乃人名，卜辭此字亦當是人名，恐與父辛盤之作者為一人也」（通纂一七一頁）。既離了本義而視為人名，那麼自然不得將之直接作為奴隸存在的證據了。

(5) 宰（𡧊）

郭某把下舉片上的𡧊釋作「宰」，認為是奴隸，范文瀾便舉宰字以為有奴隸存在的證據。郭某

鐵116.4



謂『此例與「貞其射鹿獲」、又「逐鹿獲」等同例，用知為𡧊者有逃亡之事，貞呼追捕之而反也。由上二片（貞乎𡧊伐吕、貞乎多臣伐吕）知𡧊之用與臣同，則此亦分明為奴隸之類。余釋為宰之初文，說文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此正象有人在屋下執事，其必為罪人，則由辭意可以知之』（通釋一〇四葉）。

然而葉玉森卻認為郭釋不是，而釋為「寇」的初文（集釋四三葉）。又卜辭中另有「宰」字（佚518 乙8688），商承祚釋之作「宰」（佚釋五〇），既有从宀从辛的宰字，那麼把𡧊釋作宰便有疑問了。此外𡧊如下所舉曾從於吕方的征伐，又曾被𡧊（指多𡧊）率領過，可見郭某引證的鐵116.4片之辭實為卜𡧊追捕敵人之事，從而可知以之做為有奴隸存在的證據是不妥當的。

續3.23 冎乎吕𡧊𠂤吕方弗𡧊

乙749 冎𡧊令𡧊𡧊用

(6) 僖（𡦈）

郭某把卜辭習見的「來𡦈自西」的𡦈釋作「僖」，解為戍卒的意思，謂「僖即𢻱字，由後義以推之，則殷人已用奴隸為戍卒」（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認為是用奴隸來當戍卒，於是如前所記呂振羽便舉

「僖」以為有奴隸存在的證據。

然而郭某後來又改易前說，認為「𡦈字必與𡦈字相貫，而含凶咎之意」（通纂釋七八七）。按「米𡦈」又作「米𡦈」，是有關外敵來襲的專門用語，因此𡦈（僖）有襲的意思。呂振羽沿用了錯誤的舊說。

(7) 妾（𡜏）

郭某釋「乙巳自祖乙又𡜏」（粹四一）的𡜏謂「妾乃女奴，自祖乙又妾，蓋謂以女奴為牲」，將之解為做為祭牲的女奴。於是程憬也把下舉二辭的𡜏解作女奴之為妻者，李亞農敷衍此義，認為由於女奴的忠誠與勞績，因而得到後代的尊崇與奉祀。蕭伯贊、范文瀾也舉「妾」以為奴隸存在之證。

續1.6.1 冎米𡜏𡜏出于干太𡜏

鐵2062 干太下𡜏

〇程憬—女奴曰妾。案左傳僖公十七年「女為人妾」，又案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又云「竊牛馬，誘臣妾」，將臣妾與馬牛對舉，足見臣妾的身分與地位之低賤。說文妾條云「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卜辭有「王亥妾」、「示壬妾」，大概古代人以女俘為妻，稱為妾。（商民族的氏族社會再續三葉）

〇李亞農—我們從這兩條卜辭中，可以看出示壬固然有妾，而上甲微的父親王亥已有了女奴隸。奴隸制最初時期的特點，就是此時奴隸主不但把奴隸當作牲畜殺，反而把奴隸當作寶貝……奴隸的這種忠誠與勞績，不但取得了當時主人的寵愛和信任，並且取得了奴隸主的後代兒孫的尊崇。王亥、示壬的妾之所以見於祀典，其理由在此。（殷代社會生活一六頁）

然而如果把「干太下𡜏」看作是王亥的妾的話，那麼與它同文例的「𡜏𡜏卜于𡜏𡜏」（後上6.3）便只好解釋為𡜏神之妾了，這種說法未免過於無稽。按，此𡜏字如前所述實與𡜏字同義，即是「巫」的意思（參祭儀人牲說批判），把它釋作妾以為奴隸者，純然是出於臆說。

(8) 臣（𦣞）

郭某把金文中的「臣」解釋為奴隸，謂『金文中像「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的用例很多，這些與弓矢田貝等一齊被做為賞賜品的臣，便是有奴隸的明証（釋臣）。如果他們不是奴隸的話，那麼又是什麼呢？』（近著）。左傳云「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僖公十七年），微子篇云「今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詩小雅正月云「民之無辜，并其臣僕」，這些記載亦是証據（卜辭通纂 古代社會研究）。又臣字說文云「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而金文臣字則作一豎目形，蓋人如俯首屈服，則目自豎，說文所謂象屈服之形，正是指此而言。凡屈服之敵囚，其柔順者則施以懷柔，以供服御之用，此即是臣，所以臣就是俘虜來的奴隸。（釋臣宰）」（此據原文直譯，其詳參：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卜辭通纂一〇四、□□近著三頁、奴隸制時代九頁、青銅時代九七頁）。根據這觀點，於是他認為如下所舉卜辭中的「臣」都是奴隸。

前6.30.1 貞叀小臣令眾黍一月　（郭釋）小臣即是奴隸。（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

前6.31.3 乎多臣伐吕方　（郭釋）此以多臣從事戰爭，亦用奴隸為軍警之一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九頁 釋臣宰 通釋一〇四）

據此，於是程憬便把「乎多臣伐吕方」（前6.31.3）之辭的多臣解作「臣奴是在戰爭時所得來的俘虜」（殷民族的社會八頁），把「[illegible]小臣叀」（前4.27.6）之辭的小臣解作「臣是一種男奴」（續前三頁），把「[illegible]小耤臣」（前6.17.6）之辭的耤臣解釋為「耤臣即是耕奴」（同）。呂振羽更把郭某多臣的解釋加以敷衍，而作如下所引的說明，並舉出小臣、耤臣，以為是奴隸。翦伯贊也舉出「小臣」，范文瀾更舉「多臣、小臣、耤臣、小耤臣、牧臣」等，以為奴隸存在的證據，其事已見前述。

呂振羽－奴隸之參加戰爭，甲骨文字中關於這種記載，尤不勝列舉，例如（乎多臣伐吕方之類）人口的減少，才漸次用奴隸去參加軍事，在殷代原先似亦不讓奴隸參加戰爭，至多亦只讓其參加軍事上之防衛方面的事情。（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一〇〇頁）

就右述視臣、耤臣為奴隸的說法，董作賓氏與胡厚宣都提出反論，而對這反論，郭某和李亞農又作了如下引的答覆。董氏認為殷代文字的使用法已經流行假借，如果只知根據字形的解釋以推測社會的背景，那是很危險的事。董氏論証曰：

殷代不是創造文字的時代，我們不能根據甲骨文字來研究殷代的社會背景。譬如在遠古造字的時代，如字是男的俘虜，兩手是背綁著的；女字是女俘虜，兩手綁在前面，殷代男女囚犯的刑具，還保存著這種古風（見陶俑），可是殷代用如字與若字同義，已沒有俘虜之義……同樣的我們不能據字形說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聽命，民與臣是奴隸，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隸，因而斷定殷代是奴隸社會，這是很有問題的。臣、民兩字，創造時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經過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稱人、也稱眾，眾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嘗又有奴隸的痕跡呢？（小屯甲編自序十二頁）

董氏就假借的用法以質問郭某的看法，郭某卻作如下的答覆：

殷代誠然不是開始創造文字的時代，而文字本身卻在不斷創造之中，就在今天也還在創造，何能一口說盡「不能根據文字來研究社會背景」？據我所知道，甲骨文中就還沒有發現民字或從民之字，我說民字是盲的初文，象目中著刺，是據周代的金文來說的，其用為人民之民，可能就是古時候的生產奴隸曾經被盲其一目，盲目為奴的殘忍行為，一直到今天都還有，我說殷代是奴隸社會，而周代也是，並不是單拿臣民兩個字來判斷的，我說臣民是奴隸，也並不是單根據臣民的字形，我的頭腦還沒有那麼簡單，我所列舉的証據，其他還很多，董先生卻僅僅抓到一兩個字，根據自己的敵愾來隨便邏輯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隸的本質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隸社會的說法否定了，這根本就不是學者的態度。（奴隸制時代七〇～七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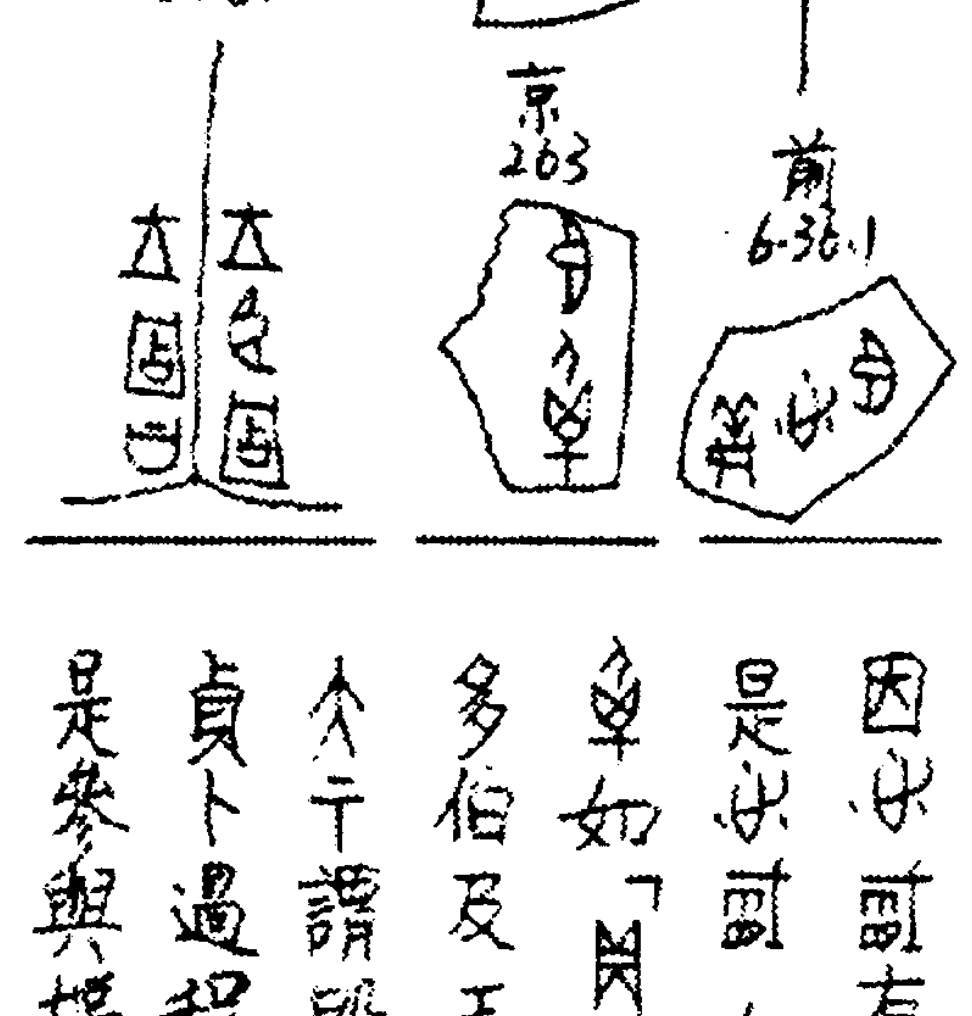
對這個論爭，李亞農評論說「郭某人對董說的反駁，我們認為完全正確」（殷代社會生活六六頁），可是事實上郭某的答覆，只是把董氏所提出的論點用說教的方式來搪塞，而終流於對個人的攻擊，有關這重要問題，卻沒有提出正當學者的見解，這實是非常遺憾之事。下面是胡厚宣就「耤臣」不是奴隸的看法所做的論証：

卜辭有「吳小耤臣」，論者謂即殷代之農奴，然由卜辭觀之，吳在武丁時，或採集卜龜，或主事祭祀，或出師征討，或省察邊防，是其內掌國典，外討叛逆……卜辭又每貞「呼吳來」、「呼見吳」，吳或有疾，武丁即令大臣禱告於先祖，則其在王室所居之地位，及為武丁所親信之程度可知。且小臣之官者，在卜辭及殷金石文字中，或覲謁殷王，或從王田獵，或禱告王疾；殷王或傳小臣，或令小臣，或呼小臣，或令小臣祭祀，或令小臣田獵……知其職位甚高，必為居王左右之近臣。今吳者實為小耤臣，耤之義實為耕，則其必為殷王左右一重要之農官，又可見也。卜辭或言「吳氏射」，或言「吳氏王臣」，氏之義為挈、為致，射與王臣，皆為殷之官，今言吳氏射與王臣，是小耤臣之官，必尚較射與王臣為大。然則謂吳小耤臣為殷代農奴一說之無稽，更不待煩言而解矣。（商史論叢初集 殷非奴隸社會論）

此說大致妥當，李亞農如下所引便推服其說法，認為耤臣、小臣不是奴隸：

胡先生又指出小耤臣必為殷王左右一重要之農官，而卜辭中習見之小臣，職位皆甚高，決非農奴，（當然更非奴隸）胡先生說得對，這些人的確不是奴隸。（殷代社會生活六八頁）

卜辭中的臣、小臣、王臣不是奴隸的事實，試見下列諸片便可明瞭。



因[illegible]有時被簡稱作[illegible]（前2.26.3、7.23.1），或[illegible]（前6.21.6），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天92）就是[illegible]，稱伯的臣[illegible]不是奴隸的事實是很明白的。

[illegible]如「[illegible]」（庫1002）、「[illegible]」（前5.33.8）之辭所載，是率領多伯及王族的小臣，因此小臣不是奴隸，自不待言。

大示謂殷室之直系先王，祀之的小臣會是奴隸嗎？

貞卜過程中，繇占的重要性是不用說的了，作此繇辭的王臣自必是參與樞機的重臣，將他看為奴隸是很難說得通的。

這樣的話，那麼郭某所引用的只有「貞叀小臣令眾黍一月」、「乎多臣伐吕」二辭中的「小臣」、「多臣」似是「奴隸」了？關於前辭，郭某在其「古代社會研究」中認為「即奴隸」。可是後來在「青銅時代」裏卻說「這小臣就等於周代的田官」，認為小臣是屬於王室的官吏而為管理並率領農夫者（九八頁）將他二十年來的說法完全拋棄了。他沒有提出所以認為是田官的根據，大概是因為他認為下文載作「令眾黍」，此事不問自明吧！於是吳澤又加敷衍，謂「卜辭云貞叀小臣令眾黍，這裏的小臣，是受殷王的叀（即傳）、去命令奴隸（眾）耕作（黍當作動詞解）的」，認為小臣乃「貴族的奴才，為管理奴隸的小爪牙」（古代史五八頁）。但是「令眾黍」其實並不是命眾人（即奴隸）去耕作的意思，如前所述乃是命眾（即百吏庶民）協力於耤田的意思（參黍祭儀），此辭是卜命小臣代王行耤田之可否，可知這小臣既非田官也不是管理奴隸的小爪牙，而是王左右的大官。次辭郭某也視「多臣」為奴隸，可是這說法他在卜辭通纂以後的著作裏便都不再提及了，可能他已自認這說法是不對的了。

如此說來，卜辭裏的「臣」根本就沒有做為奴隸用法的例子，反而顯示了他是王所親信的大臣。郭某也終於改定其說。因此將之做為奴隸存在之証據的，可說完全是沿用了錯誤的舊說。

(9) 射（[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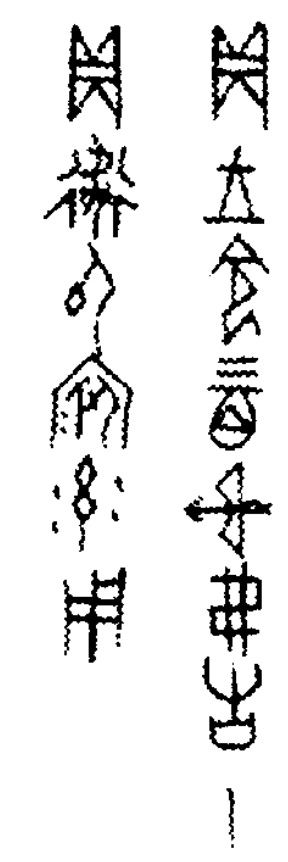
郭某如下所舉認為「射」是奴隸，呂振羽如前所記也附從其說。

林2302 癸亥卜貞乎多射衛　（郭釋）以多臣多射從事征伐，用知商人以奴隸服兵役矣。

按多射也有被稱作二百射或三百射的，如下所舉王命三百射將王尤之不止告於祖先十示，又

乙4615

乙749



多射也被稱作「多射衛」（甲1167 粹15 後下25.8 前5.42.6），率領著多𠬝，所以將之視為奴隸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10) 眾（[illegible]）

郭某認為下舉諸卜辭的「眾」是奴隸，此說與前記的「臣」同為其奴隸社會說的兩大支柱。

前4.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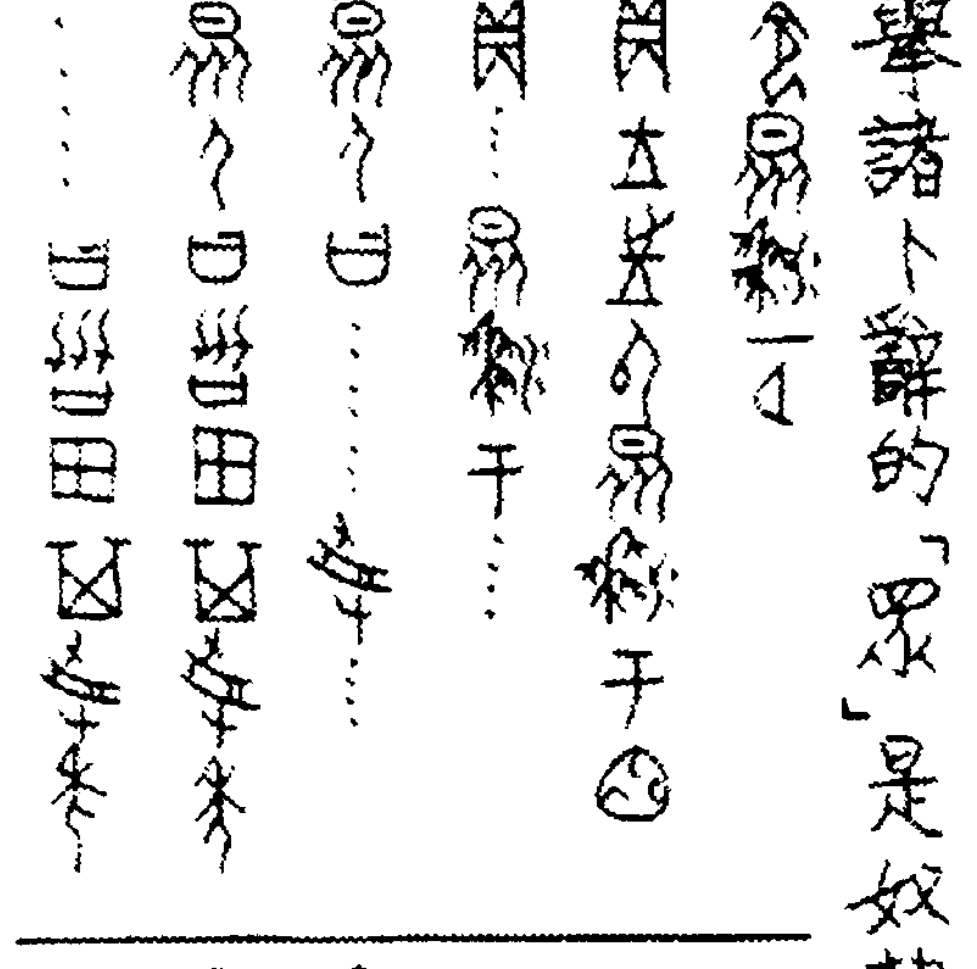
前5.20.2

通474

前7.30.2

續2.28.5

粹866



○小臣即是奴隸，此為小臣所命令之「眾」亦為奴隸無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八頁）

○眾者眾庶之意……大抵殷人產業以農藝牧畜為主，且已驅使奴隸，以從事於此等生產事項。（通釋一〇二）

○所謂「眾」、所謂「眾人」，就是從事農耕的生產奴隸。（奴隸制時代八一頁）

○在周初庶人都還是最下等的人，可見殷代的眾也必然是最下等了。（奴隸制時代一二一頁）

○主要的生產是農業，而從事農耕的眾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故殷代是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碩）

○「眾人」呢不用說也就是農夫了。（青銅時代九九頁）

如右所引，他認為「眾」是農夫，其身分則是奴隸。這說法，郭某以下列幾點做為根據：(1)農具是原始的，必需要有大規模的奴隸來生產。(2)「眾」的字形象在太陽光下勞作的人們之形。(3)金文的曶鼎、毛詩臣工及尚書盤庚之「眾」都是奴隸。其說如下：

(1)要說用這樣原始的耕具為什麼發展出相當高度的農業，我看這也不難於說明，因為用多量的奴隸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無寧是工具的原始性發揮著奴隸制的制約性或保障作用，不然便會

用不著大規模的奴隸生產了。（十批判書十七頁）

(2) 卜辭眾字作日下三人形，如[illegible]或[illegible]，象多數的人在太陽底下從事工作。再從發音上來說，童、種、眾、農、奴、辱等字是聲相轉而義相襲的，又因為用來耕田的這樣的人很多，故眾字被引伸為多數的意思，而原義便完全佚掉了。（奴隸制時代一〇頁）

(3) 周初的詩裏面耕種者依然叫著眾人，如周頌臣工「命爾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便是明証。又有名的曶鼎是穆王以後的器皿，銘文的第三段載有名叫匡季的，在一次饑荒年辰，搶劫了曶的禾稻十秭，曶控訴匡季於東宮，匡季自願以田五田，眾一夫，臣三人來賠償，可見眾與臣是同性質的東西，而是可以任意轉移物主的物什。眾或眾人就在周穆王以後，都還是奴隸，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由這兒逆推了。（十批判書十七、十八頁，奴隸制時代九頁、八頁）

(4) 了解了「眾」或「眾人」的本義，讀商書盤庚中篇，便可以增加領會，那是盤庚將要遷於殷的時候向民眾的告誡，裏面說著「奉畜汝眾」、「汝共作我畜民」，可見這些人的身分是和牲畜一樣的，這些人假使不聽話，那就要「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這就是所謂「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了」。（奴隸制時代一〇頁）

右述的第(1)點不過是依據馬克思理論的應用所做的推測，站在以實證立論的立場，這種觀念論可以置之不論。至於第(2)點的㐺字，董作賓氏持反對的說法，認為「殷代的人民也稱『人』，也稱『眾』，眾是一塊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嘗又有奴隸的痕跡呢」（甲編自序十二頁），郭某答覆說『正像農民在日下苦役之形，誰能說沒有「奴隸的痕跡」』（奴隸制時代一七頁），可是㐺字的㐺是否為奴隸，從字形上看畢竟是無法決定的。第(3)點，他認為詩臣工的眾人及曶鼎的眾都是奴隸，由此類推，把前舉卜辭「令眾黍」、「令眾人曰劦田」的眾與眾人也解釋為農耕之奴隸。但是卜辭中從事於吕方之征伐者，如下所舉記載有眾、多臣、多尹、多[illegible]、二百射、十人、人三千等，在此凡兵士三千的場合則稱作「人三千」，因此這裡的眾（眾人）並不是群眾的意思，而是右邊諸名的總稱。而這一類眾字的用法與「令眾黍」、「令眾人曰劦田」的眾，眾人的用法是相同的，後辭如前所述（參照祭儀）乃指周語的「百吏庶民」與呂氏春秋的「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而言，包括多臣、多尹的眾庶之義，二者是一致的。因卜辭裏的「眾」如此的包括百官、庶尹的為眾庶之義，因此下舉之辭顯然是卜𢆶（即災）之有無，而決不是郭某所謂的「當作牲畜一樣來屠殺」，從而可知卜辭的「眾」、「眾人」不是奴隸。第(4)點所說書經盤庚的「眾」，范文瀾將郭某的奴隸說加以敷衍，謂「數量最大的奴隸是萬民」，可是真要把眾萬民當作奴隸的話，那反倒是否認奴隸的存在了。對這說法，胡厚宣加以反對，謂：

後上1610 [illegible]

林2227 [illegible]

乙7001 [illegible]

簠征5 [illegible]

續323 [illegible]

金22 [illegible]

續1103 [illegible]

南明162 [illegible]

前5455 [illegible]

> 此其義皆為民眾或眾庶之稱，乃國家之主要分子，其身分極高，故殷王悉至於庭，而相與討論遷都之事。（殷非奴隸社會論四葉）

從右舉卜辭所載「眾」的概念來看的話，胡氏這個說法誠屬妥當。李亞農如下所引也承認胡說，並因而承認殷代有自由農民的存在。此外呂振羽與吳澤也都認為書經盤庚篇的「眾」是自由民，都不從郭說。

李―盤庚篇中的眾，的確不是奴隸，但要殷王親自下命令來進行的大規模農耕必然是奴隸勞動，而參加這種集體勞動的眾或眾人則必然是奴隸，因為自由農民是不會去參加集體勞動的，而參加集體勞動的也就不成其為自由農民。（殷代社會生活六九頁）

呂―盤庚篇中卻有「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的記載，這雖屬一方面反映自由民之怠於參加農業勞動，一方面卻又正在說明在農業生產勞動的領域中，還有自由農民的存在與參加。（殷周時代中國社會五三頁）

吳―如盤庚篇中所說畜民，是受政府供養的自由民，盤庚搬家時，自由民反對搬家，盤庚勸說自由民。（古代史三六〇頁）

如此說來，郭某雖云「眾即奴隸」、『從事農耕的眾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故殷代是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如右所述事實上卜辭所載從事戰爭及耕作的眾，眾人都不是奴隸，丁山也說「眾人在日下，應作受日神保護的民眾解釋，其地位與羅馬帝國時代的公民相等，至少也該是自由民，可能是公卿大夫的子弟」（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八頁），所以這個「眾即奴隸」的說法不過是郭某的獨斷罷了。

(11) 人牲（及、羌、奚）

郭某把下舉卜辭中的「及」解釋為被做為人牲的奴隸，李亞農更把「羌」、「奚」也認為是俘虜之奴隸而被做為人牲者，其說如下。

前8126 [illegible]

前482 [illegible]

郭某―俘虜於殺戮之外，卜辭中多有用為犧牲之記錄，此所謂「及二」、「及三」之及字與古孚字同意，服字從此，此與牢㞢之數同列，自為人牲無疑。（郭某補註殷契粹編七二〇片）「庚辰卜有及妣己一女妣庚一女」，足證及乃女俘，所謂奚也。「伐廿」云云，所伐當是男俘，此二例所記者為妣庚亦是女性，故於男性之外，復以女奚為牲。（古代社會研究三六七頁）

李亞農―「卜貞畢尊歲羌卅卯三牢箙一牛于宗用」、「乙丑卜王侑三奚于父乙」，這些跟牲畜一般被屠殺來祭祖先神祇的羌人和奚，毫無問題，都是俘虜或奴隸。（殷代社會生活六三頁）

可是及、羌、奚三者決非俘虜來的奴隸，其事實已見前述（祭儀）。

(12) 殉人

殷代有大量的殉人這件事，在郭寶鈞給郭某的信（十批判書改版書後，奴隸制時代六七頁）以及「記殷周殉人之史實」（光明日報學術副刊）裏講得很清楚了。其後董作賓氏在「殷代的宮室及陵墓」（大陸雜誌一卷九期）、石璋如氏在「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中國考古學報四冊）文裏，有了稍為詳細的發表，到了胡厚宣的「殷墟發掘」，便將這些報告做了妥善的總整理。

郭某如下所引以這個事實做為殷代是奴隸制社會的鐵証，云：

> 中央研究院在安陽小屯及侯家莊，曾發掘到殷代宮殿遺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於地，以供地下的保衛。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這是空前史所未有的這樣大規模的用人遺跡，自然是奴隸制的鐵証。（十批判書改版書後）
>
> 大規模的殷王陵墓之外，有一些小型簡陋的墓葬，也有殉人的遺跡，可見殷代確已有私人奴隸存在了。（奴隸制時代一〇頁）
>
> 或者是得全首領的生殉，或者是身首異地的殺殉，每一大墓的人殉有的多至三四百人，殉者每每還隨身帶有武器，這些驚人事跡的發現，足以證明殷代是有大量的奴隸存在的，更把甲骨文字和其他資料的研究參合起來，我們可以斷言殷代是奴隸制社會了。（奴隸制時代五頁）

郭某以殉人做為大量奴隸存在的證據，認為將之與甲骨文字和其他資料參合研究，可以斷言殷代是奴隸社會。

然而殉人是否即是奴隸呢？這就是一個問題。從前郭寶鈞在信裏說「推想奴隸居多，近身者或親信」，認為奴隸居多，可是在「殷周殉人之史實」文裏卻又說「此一段史實，對於古代史研究究能說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隸，是否皆從事生產之奴隸，作者未敢進一步推斷」，保留了斷定為奴隸的說法（參奴隸制時代所收「申述一下關於殷代殉人的問題」）。於是郭某便認為除掉少數的親近者外，其餘都是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奴隸，又認為在奴隸社會裏工農兵是沒有劃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執武器者也是奴隸，即使這些人脫離了生產，那理當也還是要靠從事生產的人來養活他們，所以他們仍是毫無自由的奴隸，殷代是奴隸社會的事實是無可懷疑的。其說如下：

> 這些毫無人身自由，甚至連保全首領的自由都沒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數親近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隸，有何可疑呢？奴隸社會裏面，工農兵是沒有十分分工的，耕田時是農，服役時是工，有事時被堅執銳便是兵，所以這些帶武器的殉葬者，也可能都是生產奴隸，即使是已經脫離了生產的，有如此多的脫離生產者拱衛死的國王，必然還有更多的脫離生產者拱衛活的國王，靠誰的力量來養活這些脫離生產者呢？當然要靠從事生產的人，脫離生產者都還是這樣毫無自由的奴隸，從事生產者應該更賤，難道還不會是奴隸嗎？因此這一段史實，正說明殷代是奴隸社會，又有何可疑呢？（奴隸制時代七四頁）

其後楊紹萱刊載「關於殷周殉人的問題」一文於學術副刊，主張不得以殉人做為奴隸社會的證據。對這個說法，郭某又做了如下的反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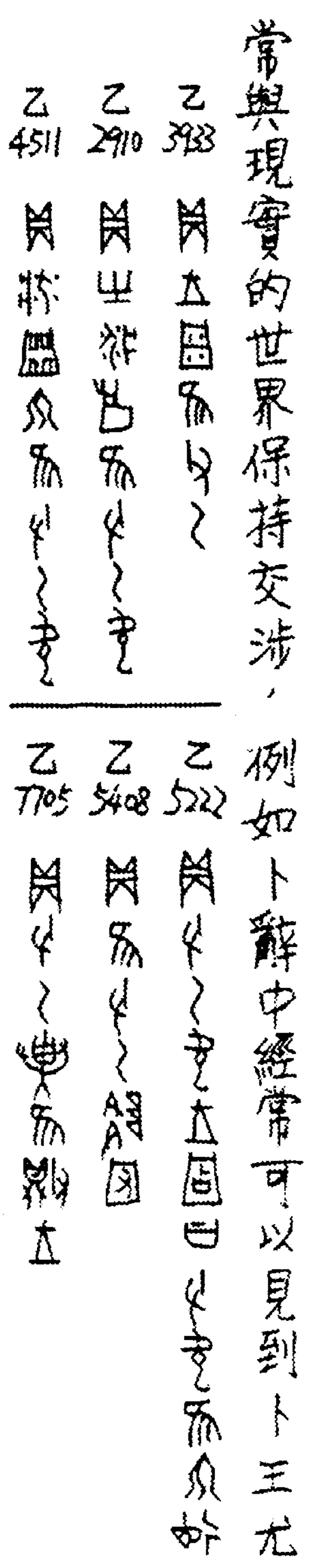
> 殷墟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數近親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隸」，我始終認為是正確的斷案

、但我須得聲明，我並不曾如楊先生所指責的，把「殷墟殉人遺骨全部引為殷代奴隸社會之証據」，「不全是奴隸」早就不成為問題的，「全不是奴隸」那才成為新的問題。要說殷墟的殉人「全不是奴隸」，實在是沒有辦法來說明。是氏族社會的成員嗎？當然不會拿這麼多的成員來犧牲。是別民族的俘虜嗎？這俘虜是臨時去拉來的呢？還是平時養畜在那兒的？臨時去拉那麼多俘虜來殉葬，道理說不通；平時養畜在那兒的，誰生產來養畜他們？（前同）

依據郭某的這些答覆，已經可以了解以殉人為奴隸之說法的大概，郭某並沒有從「殉人」本身去証明奴隸制社會的事實，祇不過是照著合於奴隸社會說的情形去判斷殉人的身分。其後陳夢家認為這些遺骨是以羌族的俘虜做為人牲，而於祭祀終了後予以埋置的（綜述二八一頁），可是這完全是因為他解卜辭上「伐幾人」的羌人為人牲，以與殷墟的殉人二者相結合而有的說法，其說根本不足論。

在奴隸制社會裏，奴隸的多寡當然決定其生產的情形，因此果真盛行這樣大量的殉殺，這是值得懷疑的。

倒是在王權統治的強大封建社會裏才流行大量的殉葬，例如史記秦本紀所載武公之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之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便是。試再考察所以流行殉葬的原因，則殷人認為死後的神靈常與現實的世界保持交涉，例如卜辭中經常可以見到卜王尤、王疾、王祟是何祖先所致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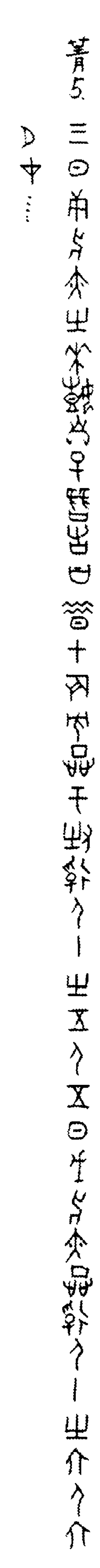


殷人相信人死則生於靈界，因此才供給在靈界的王使令的侍衛，用三四百人來殉死的事並不算得是慘酷的，因此殉人決不是俘虜或奴隸，而一定是王的親信和侍衛。秦穆公之卒，子輿氏之三良從死；武官村大墓內西側的廿四具殉人全屬女性，這都說明了這個事實。假定是使俘虜或奴隸來殉死的話，那麼這又有什麼意義呢？且供牲是用來饗祀神靈的，可是殺俘虜或奴隸而供獻的人牲，神靈會喜歡享用嗎？

如此說來，以殉人為奴隸的說法，乃是立於以殷代為奴隸制社會的前提下才有的，所以殉人不僅不是奴隸制社會的鐵証，反而提供了殷乃是一個王權統治強大的封建國家的証據。

以上十二個証據本是用以構成郭某的殷代奴隸說的，但是事實上連一個足以做為確証的証據也沒有。如郭某自己所說「草鞋不合適，另外換一雙。有一雙合腳的新草鞋，便是殷代是青銅器時代和殷代是奴隸社會」（奴隸制時代八五頁）其所謂合於奴隸社會的新草鞋，乃是他根據解釋史料的演繹法——即以馬克思史觀來看，殷代是奴隸社會是沒有問題的而來。所以郭說是成立在於如何去說明史料的基礎上。（譯者說明：易言之，即不是成立於客觀的研究史料之基礎上，而是以主觀成見來恣意曲解附會史料的。）

然殷代有奴隸存在的事實，從卜辭中有「俘」、「孚」等字是可以推測出來的。「俘」字被用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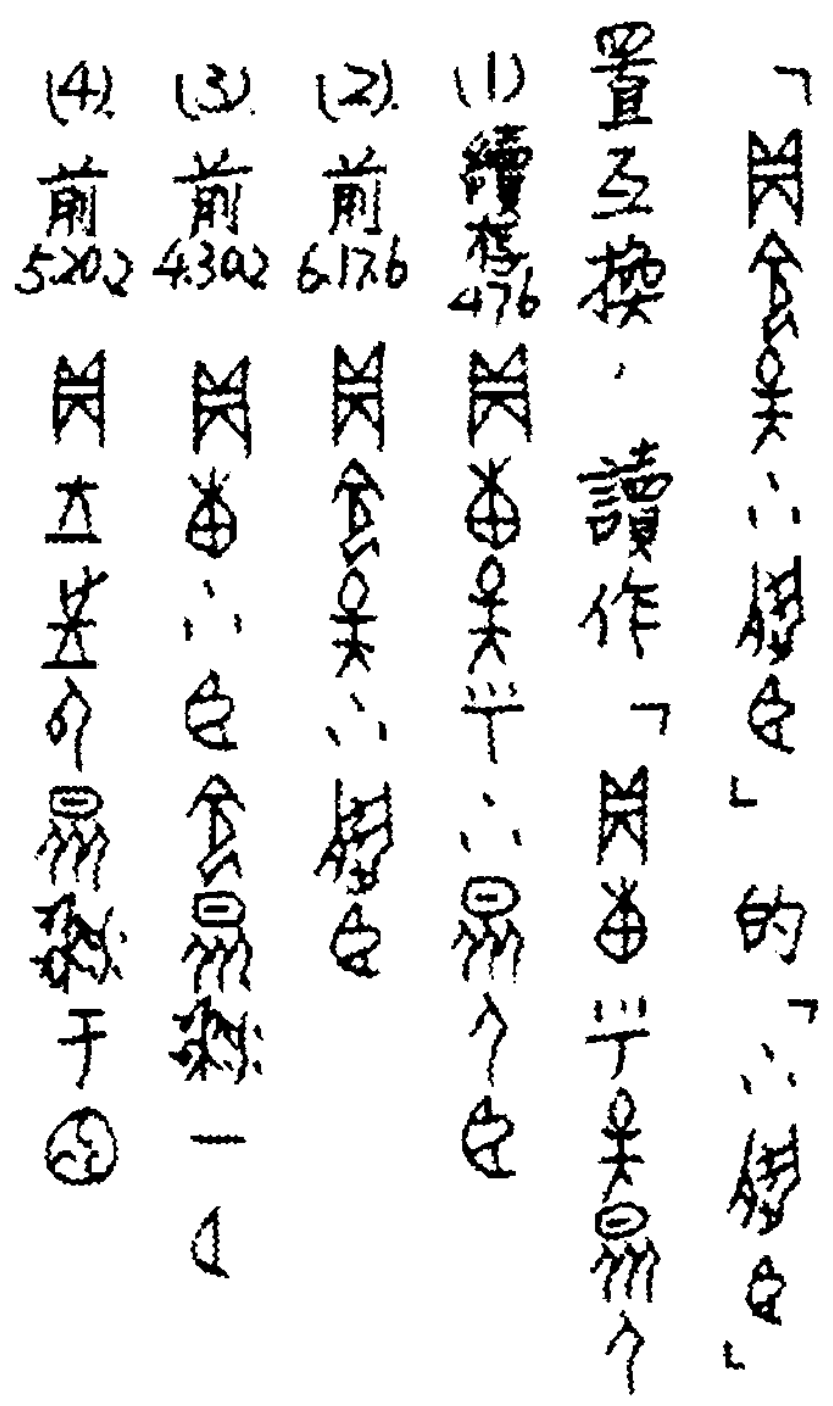


此即仲偁父鼎所載「孚金用作寶鼎」的孚，為俘獲之義。又「俘」字說文云「軍所獲也，从人孚聲」。可見俘乃孚之初文，「[illegible]」之辭是說侵入[illegible]地的土方俘去了十五人的意思（菁6作「[illegible]」），從土方俘去殷的俘虜，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到殷當然也俘獲有外敵的俘虜。而以俘虜當奴隸乃是古代的通習，可見有這種奴隸存在是當然的了。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雖已離開本字而被用為假借，可是就其字形來看，實即羅振玉所說的「罪隸」。在古代沒為罪囚者則充做奴婢，所以這種奴隸的存在也有可能，可是畢竟不能因此就認為這些俘虜、罪隸已成為殷代農業牧畜生產的主體，因此自不得視殷代為奴隸社會，事實是不待言的。

然而從前主張「殷非奴隸說」的胡厚宣在「甲骨續存」的自序裏，卻揚棄原說，而以「眾人」為奴隸，以「吳」為管理奴隸的小臣，認為農業生產是由多數奴隸來從事的。其說如下：

甲骨文稱小臣和眾人者常見，本書下編四七六說「貞叀吳乎小眾人臣」，合小臣眾人而稱小眾人臣，這樣的例子，在過去少見，「叀吳乎小眾人臣」即「呼吳小眾人臣」，猶前六、一七、五和前六、一七、六「己亥卜貞令吳小耤臣」的「令吳小耤臣」，吳為人名，小耤臣和小眾人臣是他的職位。小耤臣是耤小臣，是管農業生產的官。小眾人臣就是眾小人臣，是管理眾人也就是管理奴隸的官，合此兩辭看來，吳在殷代是管理著大批奴隸以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一個小臣之官，就很明白了。（四頁～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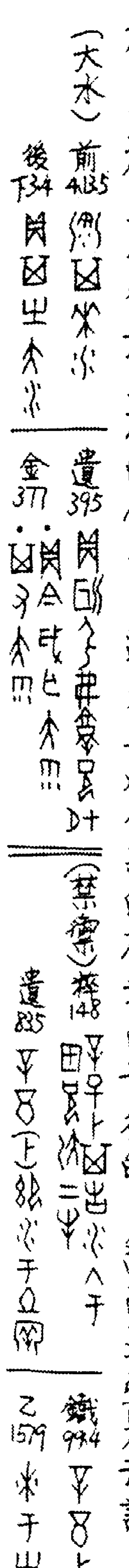
胡厚宣所以有這樣的錯誤，是因為他無法駁倒郭某的「眾即奴隸」說的錯誤，同時又把「[illegible]」之辭的「[illegible]」誤解為官名所致。其實「眾人」不是奴隸的事實已見前述。至於胡氏另以「[illegible]」的「[illegible]」為官名，從而將「[illegible]」（續存476）之辭的「乎」與「[illegible]」的位置互換，讀作「[illegible]」，準此而得到如右所述的結論，可是試比較下舉的用例，便



可以很明白的看出這個解釋是不妥當的。(1)辭的[illegible]就是(3)(5)辭的[illegible]與[illegible]，又(1)辭的[illegible]就是(2)辭的[illegible]，(1)辭裏的[illegible]與(2)辭的[illegible]相同，都用為動詞，所以(1)辭是說「命吳減少參與耤田的眾人（指周語所謂的「百吏庶民」，呂覽所謂的「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及耤臣的人數」的意思。如前(5)辭所記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到位居冢宰之職的吳奉行這樣子王命的事實。因此把[illegible]、[illegible]解釋作管理奴隸的官，這種說法完全曲解了事實是很明白的。

如此說來，沒有任何甲骨文或卜辭可以證明殷代是奴隸制社會，凡是把它視成奴隸社會的不過是出於先入觀念的臆測。然而我們可以界定出殷代是怎麼樣的一個社會嗎？

如前所述，侯、伯、子、服、冢宰、將帥等都領有土地，而稱謂與職位均是世襲的，可知殷代是個存有氏族社會的痕跡，但卻尊於一王而受其統治的封建國家。氏族社會解體之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亞細亞封建社會被稱為「亞細亞的生產社會」，這個社會被認為是(1)土地國有、(2)全國由多數的共同社會組成、(3)由國家承擔如灌溉治水等公共事業、(4)共同社會的統治是採中央集權的支配形態。試以這些條件來考察殷代，則(1)王把四方的豐凶、諸侯的領地都包括在內而卜各地之受年（綜述），又於地方祭祀上帝以行祈穀，並行耤田之禮，可見土地全屬國有。(2)置侯、伯於邊甸，建置同姓之子於四方，正是由多數之共同社會組成。(3)有否實施灌溉治水雖然不清楚，可是「不水」、「其水」的卜辭卻經常可以看到，如下所舉有卜大水之有無，或以大水告於祖神，或祈其禁禦於土神的例子，這是王為公共的福利而舉行的，然而李亞農卻說「大量卜辭中竟



沒有貞問水災的記錄」，認為殷的統治者絲毫沒有關心到水災的問題（殷代社會生活三一頁），這無疑是歪曲事實的說法。(4)侯伯子服奉行王命，冢宰、將帥勤勞於王室，行中央集權的支配，事實已見前述，與右舉第(4)點的特質正好符合。因此可以這麼界定：殷代是一個封建國家，是一個亞細亞的生產社會。

第六章　殷的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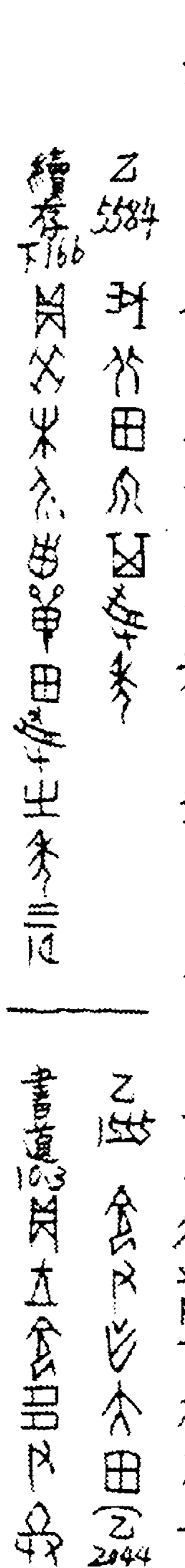
一、農業

吳其昌把「田」字解作野獸所棲息之方區的象形，謂「商代的田不是種稻用的，而是打獵用的，田形是表示這一方區的地面有野獸，可以供給狩獵，不是劃方來種五穀的」（甲骨金文中所見殷代農稼情況），而如「[illegible]三」（林2.22.10）之辭，在田中「獲豕三」之獲物的記載經常可以見到，因此認為殷代是田獵游牧時代。但是例如「[illegible]」（前4534 7201 七5186）、「[illegible]」（明2236）、「[illegible]」（前443 後下12 續5308）等字都象田圃中有菜禾之形，証明當時有耕田存在。郭某說「殷代的牧畜生產還相當旺盛，但農業的生產卻已經確實地成為主流了」。（奴隸制時代六葉），陳夢家亦謂「殷代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綜述五三三頁），都認為殷代是農業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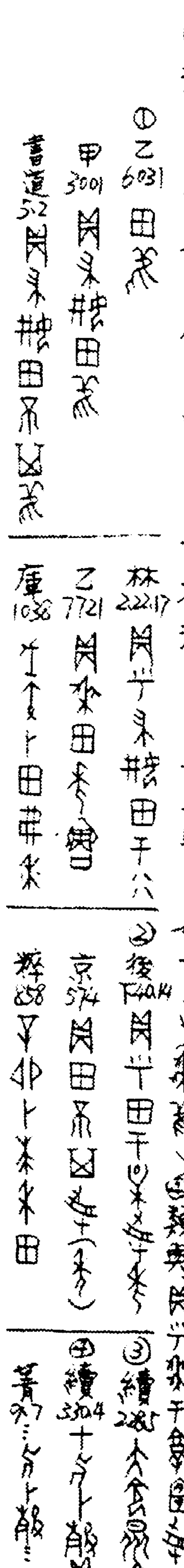
(1) 耕田

卜辭中的「田」如下所舉有耕田、耤田、圣田、田祀、田獵、省田、郊田等用法。

(一)耕田　下舉用例的田字都是耕田之意，其事從辭末有受年或受禾之語便可明白。



(二)耤田　下舉用例中的田字都指耤田，其事實已如前述（參祭儀）。



(三)圣田　如下所舉有①𤰈田、②𡎺田、③𡒊田、④𡉚田等用例。①𤰈田又作𤰈田、𤰈田、𤰈田、

①粹1221 乙丑卜王令𤰈田
粹1222 貞王令眾𤰈田
粹1223 …十月貞王于……𤰈田
…貞王令…𤰈田
粹1544 王令……𤰈田……
書道103 …令尹貞王令眾𤰈田于…
……貞王令𤰈田于…
……十……𤰈田

②前2.37.6 壬子卜貞王令多𡎺田于…
前4.10.3 ……𡎺田于…
卜417 癸亥卜貞令犬𡎺田于京
南明200 ……令犬𡎺
甲377 ……犬……𤰈田……林
寧1.344 田𡎺

③前2.37.2 十一月卜品貞令多尹𡒊田于……
前2.28.2 工…卜…貞三令多尹𡒊田于米方
明620 令𡒊田(于)米方
甲3510 癸子卜貞令眾…𡒊田
誠372 工……卜……令𡒊……

④掇1.446 𡉚田中……

佚323片裏「𤰈田」又作「𤰈田」，所以郭某謂「由字形而言，蓋田圃之象」（粹釋1221），其說甚是，田、𤰈等與田是一字。又𤰈田也被記作「𡎺田」、「𡎺田」，郭某以𤰈為「圣」，余永梁以𡎺為「圣」，丁山、陳夢家則以𤰈為「𡏖」。

郭某—从𠬞从土，當即圣。說文云，汝潁之間謂致力於地曰圣，从又土，讀若兔窟，从又與从𠬞同意。（粹釋1221）

余永梁—說文圣汝潁之間云云，此與篆文略同，从兩手致力于地會意，篆文省又，从臼與从𠬞同。（殷墟文字考）

丁山—𡏖，篆作𡏖，𡏖、篆作𡏖，當是說文土部所謂「𡏖，掃除也，从土弁聲，讀若糞」，𡏖字初文，淮南本經「糞田而種穀」，孟子滕文公上「凶年糞其田而不足」，糞田者，除田之穢也。（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三八頁）

陳夢家—𡏖象壅田之形，疑即糞字。周禮草人「凡糞種」釋文作𡏖，說文「𡏖，掃除也……讀若糞」，𡏖是𡏖的譌形即糞字，月令季夏「可以糞田疇」，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𡏖从𠬞即共，音與壅同。（綜述五三八頁）

𡎺、𡎺又作𡎺，此即「圣」字，董作賓氏所說「確是致力於地之義，蓋包括耕種墾殖之事」（殷曆譜日至譜）的說法最稱妥當。③至於𡒊田、𡒊田，董作賓氏謂「疑是𡎺之繁文，从用當為農具，農具乃人所常用，故以為用字。此字从𠬞从土，與𡎺同，中增農具，亦非耕殖之事莫屬」（前同），認為是個

耕殖的用語，例如「𠬞𡒊𡒊方」（後下41.15 京4475）之辭乃就𡒊之事而卜「受年」，可見董氏之說妥當。而𡒊之从𠬞、从用、从土，與墉之从𠬞、用、土者相同，說文云「墉，城垣也，从土庸聲」，墉、埔、埸三字同聲，均以築地為其原義，因此𡒊亦當以築地為其本義，而與(四)下𡉚田的𡉚同義。𡉚字象積土以作疆界之形，所以𡒊田是於田間築地作疆界，即拓殖的意思。然而陳夢家卻引下舉二辭為証，認為「𡒊則為田獵」（綜述五三八頁），但是這兩辭都是記載王之行事，屬第五期，他辭如「𡆥𡒊𡒊」（後下23.4）有作𡒊之字者，上舉二辭的用法可能就是這個字的假借吧！還有前舉例辭中的前732片及甲3510片有五月、六月的月名，因此董作賓氏說是「殷六月、夏五月也，時當『麥秋』之後，其所『致力』者當即種麥之田」（前同），可是右例中卻有十二月裏行𡒊田的記載，可見這個說法不妥當。

前2.57 卜…貞王𡒊…
前2.11.1 口卯卜…貞王…日…王…𡒊…

(四)田獵　下例「田」下都載有𦥑（擒）、𤰈（狩）、𠩺（逐）及收獲之辭，所以作田獵之意是很清楚的。

甲2765 王其田亡災
南明732 王其田于𠩺亡災
甲1656 王其田𦥑…
書道127 …戊午卜…貞王…
佚990 …日王其于田…
篁游66 貞田……王……十……

(五)省田　下舉「𡆥田」的用例經常可以見到，𡆥字被用如「貞王𡆥…亡災」（續3.35）、「貞王其𡆥…」（下44.3）、「貞其…」（佚4）、「𡆥…」（前233）等。王出行即是𡆥。𡆥，孫詒讓謂「當是省字」（舉例下八），羅振玉謂「說文解字相、省視也、从目从木」（考釋五八），被釋為省或相，而從金文庚午父乙鼎所載「王令寢農省北田」的省字作𡆥看來，當以孫釋為是。𡆥田就是省田，指出御地方，視察其地之狀況的意思，可能與後世的巡狩相當。此外在使用𡆥字的場合下，語序倒置是其通例，所以𡆥田𡆥就是𡆥田，𡆥𡆥田𡆥就是𡆥𡆥田。

前5.26.1 丙…卜…貞…𡆥田
鐵114.4 貞…𡆥田
後上30.6 …王…𡆥田…
誠310 𡆥田亡災
屋1070 王其𡆥…田…
寧1.350 卜王…田…亡災
續3.36 …𡆥…田
佚800 𡆥…田亡災

(六)田祀　如下所舉在田舉行𥁕、𥁕、𥁕、𥁕等祭祀。

京969 …于…田｜續3.16.4 …于…田…｜七B35 于…田…｜粹23 己亥卜田…

乙4471 …中田｜甲2608 王其田…｜掇2.35 …田…｜鄴3.40.12 …田…

(七)郊田　下例「…田」、「…田」的田是「甸」的意思。又「…田」是指諸邊侯，這田也是「甸」的意思。而粹968片是卜於𡆥地行𥁕祀以祈降雨的話，則二田𥁕、𥁕將有大雨嗎？𥁕、𥁕兩地被稱為二田，所以這田也是「甸」的意思。

簠2 ……
簠6 ……田一……
甲2416 ……
粹968 ……二田……

照這樣說，那麼右舉𡆥田、…田的田也一定是「甸」的意思了。

要之，「田」的用法，做為名詞時，則見於「耤田」、「圣田」等用例，為耕地之義；見於「省田」、「田祀」、「郊田」等用例，為郊甸之義。做為動詞時，則除了被用作耤田、田獵之義外，準「貞…𡆥田于…」（前2.28.2）作「田于…」（下35.2）、「貞…𡎺田于…」（下4.9）之辭看來，則被用作「圣田」之義；準「貞三…𡒊田于米方」（前2.28.2）看來，則被用為「墉田」之義。總之這二者都是指「拓田」而言，從而可知做名詞時為耕地、郊甸之意，做動詞時則為耤田、田獵、拓田之意。吳說「商代的田不是種稻用的，而是打獵用的」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2) 作物

卜辭中卜受𥝩、受禾的例子多達數百片，它也被記作「受㞢年」、「受𥝩年」、「受𠂤年」、「受禾年」、「受𠂤年」，其例如下：

(一)受㞢年、受又年　㞢年、又年就是有年，即穀梁傳所云「五穀皆熟為有年」（桓公三年）的有年。

續存下166 …卜貞…受㞢年
甲1369 ……受又年

(二)受𥝩年、受黍年　受𥝩年的𥝩又作𥝩（甲2499）、𥝩（甲3034）、𥝩（鐵24.1）、𥝩（乙4638）、𥝩（乙6519）等形，受黍年的黍又作黍（下41）、黍（乙2739）、黍（乙6725）、黍（粹882）、黍（乙4008）等形，這兩者是一字的事實，從「…」（續4.63）又作「…」（金645）、「…」（後上18.11）又作「…」（前4.30.1）、「…」（續2.28.6）又作「…」（續5.35）等例看來就可明白，因此陳夢家把𥝩字與黍字加以區別而釋作「粱」

鐵248.1 癸卯卜…貞…受黍年
續1.51 貞…受黍年

是不妥當的（綜述五二八頁）。

孫詒讓以為「來」的象形（舉例上四），可是羅振玉則釋作「黍」（考釋中三四），

羅振玉—說文解字引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仲𣪘父盤亦作𥝩，此或省水。黍為散穗，與稻不同，散作𥝩、𥝩之狀以象之。

仲𣪘父盤「黍粱來麥」的黍作𥝩，與乙4055片「受𥝩年」的𥝩同文，而𥝩即黍，因此「受𥝩年」、「受𥝩年」乃是指受黍之稔熟的意思。而因受黍年之辭極其多見，可知黍在當時是代表性的穀物。

(三)受𠂤年　受𠂤年（後上31.11）的𠂤又作𠂤（佚400）、𠂤（續2.29.3）、𠂤（粹870）、𠂤（下49.1）等形，羅氏釋作「酋」（考釋中七三），葉玉森從之，謂「年豐則醞酒多，歉則否，故卜辭云不受酋年也」（學契枝譚受年項），因酋為酒熟之意，因此葉氏解作受可多作醞酒的豐稔之意，可是因受𠂤年與受黍年對貞而被用為穀名（後上31.11 佚400 林2.1.10 續2.29.3 天56 下49.1），所以唐蘭以為穀名而釋作「𥝩」，解作「稻」。

續存180 貞…受𠂤年　貞…受黍年

唐蘭—𠂤自羅振玉釋酋，後人咸襲其誤，不知其與酋形迥異也，余釋𥝩，詳殷虛文字記，𥝩當是穀名。（天釋四八）

—𥝩字象米在𣅀中之意，或从米从𣅀，以象意字聲化例推之，當讀𣅀聲，從米𣅀聲，當即說文之糧字……當讀如𧂧，說文「𧂧，禾也」……朱駿聲疑「𧂧實與稻同字」，特有見地……卜辭之受𥝩年，當即受稻年，故與受黍年並重也。（殷虛文字記二六葉）

然而陳夢家則反對唐說，謂「說文𧂧，禾也，从禾道聲，司馬相如曰𧂧一莖六穗，這種穀物，在河北省中部稱為雞爪穀，福建莆田凡多穗的小米叫做tai即𧂧，由此知𧂧是禾（小米）的一種，不是稻」，而暫定此字作「秬」，其說如下：

陳夢家—這個字的下半是𣅀字所從，我們今暫時定為秬字，其理由如下：一、𣅀與巨古音相近，二、秬和黍並卜於一辭，兩者當屬相近的穀物，三、卜辭祭祀用鬯，而秬是製鬯時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當時一定已經種秬了。（綜述五二七頁）

𠂤的字釋還須等待後考，不過𠂤也被用為地名（前2.16.4 文714 屋1672），已如前述位在淮陰南方四日行程處，這個地名大概就是由於盛產𠂤而得名的吧！

(四)受來禾　來字與黍之作「𥝌」者不同，因為沒有小點，所以當是「來」字。「來」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又廣雅云「大麥麰也，小麥來也」，可知來就是小麥。來在「……」（甲3587）之辭是祈求其豐稔的，可知當時已經生產小麥了。地名中有來、麥、𣿰，在淮陰西北，這地名恐怕就是由於產來麥而得名的吧！

粹887 ……
甲651 十月……

(五)受𤰔年　𤰔陳夢家釋作「𤰔」，解作「稷」，可是確否還必須等待後考。其說錄之如下：「字從田從夂，疑是說文『𥝌稻也』或體作粢，爾雅釋草『粢稷』注『今江東呼粟為粢』，左傳桓二正義引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

乙771 ……
乙120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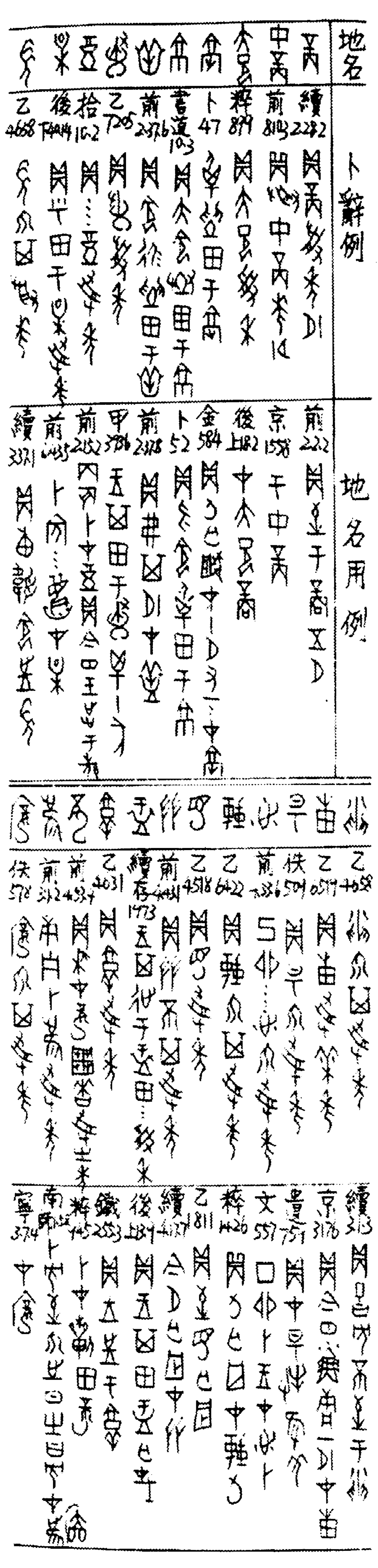
(六)受䅘　受䅘是受黍的繁文，抑或是受黍的繁文，尚須待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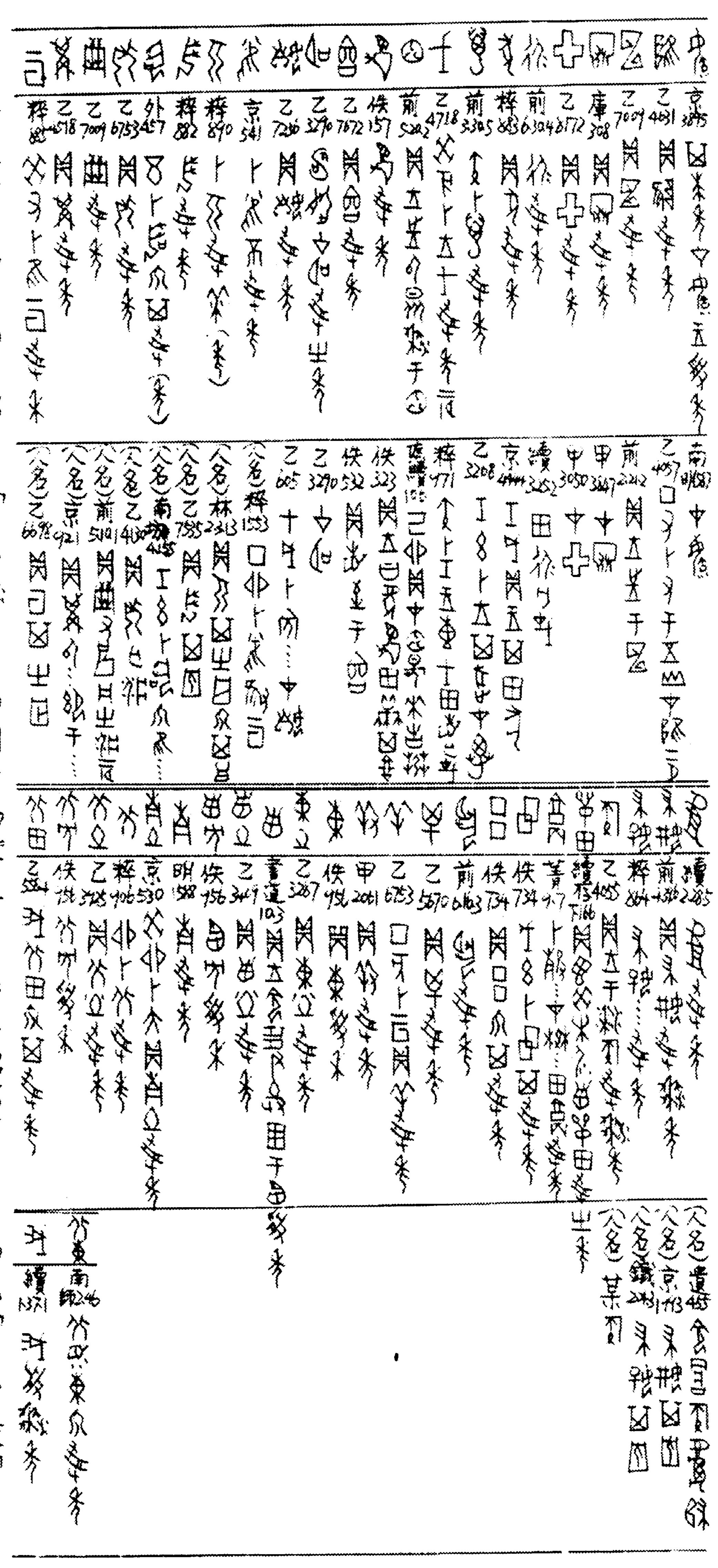
前6.64.1 ……　金589 ……

要之，受年是就黍、𤰔、來、𤰔等而卜的，這些可能是殷代的主要農作物。黍是黍，來是小麥，而𤰔、𤰔則須待後考。因為其中以卜受黍年的例子最多，可知黍是當時的主食。

(3) 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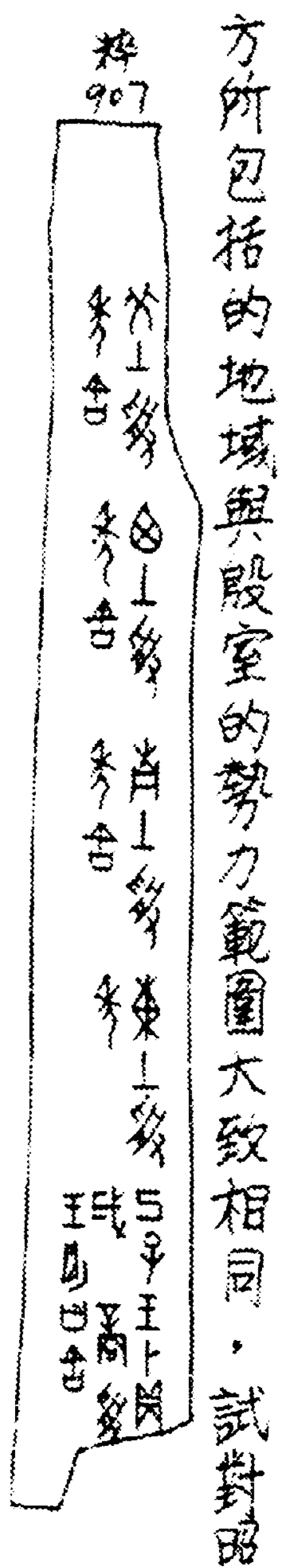
茲將卜受年及𡊃田的地名列舉如下，據此可知農業地域的大概。





右舉諸例中以「……」、「……」的例子為數最多，幾乎超過百片，而此「……」字從「……」（乙4055）的例子看來，正是指殷室而言。下舉的例子便是旁證。

佚928 ……（王其受稔乎）
摭續114 ……（王其受有年乎）
南師247 ……（稔其稜於王乎）



綜觀右表，……就是商邑，……就是亳邑，……在殷東臨淄附近，……在臨淄之北，……在淮陰之北，……在淮水流域，……在西北邊境，……在西方邊境，……在蒲縣，……在西南邊境，這些地方所包括的地域與殷室的勢力範圍大致相同。試對照前述的地圖便可明白。從而可知王關心著全國各地域的豐歉，上舉的甲骨片卜商邑及四方的受年之記載，更是直截了當的將這事實表現了出來。

總之，殷室不只對王畿，且還包括諸侯之地的卜全部地域的受年，由此可知農耕是行於全國各地域的。

(4) 農法

農耕行於殷之全域，知殷已進入農耕時代，可是當時的農耕方式到底如何，則尚不清楚。

（……）卜辭有……、……兩字，前者是耤，後者是𠂤。徐仲舒在耒耜考（集刊）一文裏以……為耒，以……為𠂤，以……乃執耒而耤之貌，所以當時使用耒的事實是很明顯的。至於……字在卜辭中已離開原義而被用為假借，所以用耜與否，不得而知。

（……）卜辭中做為地名的有……（前……）、……（下……）、……（粹927），胡厚宣根據此字形而認為當時已行大耕（卜辭中所見之殷代農業）。可是此字形並不像犬耤，況且是個地名，所以胡氏的說法是有疑問的。

（……）卜辭中習見……字，郭某以為是「犁」的初文，謂「殷人已經發明了牛耕，卜辭中有很多犁字，作……或……，……即象犁頭，一些小點象犁頭啟土，……在牛上，自然就是後來的犁字」（粹釋），以……、……為犁字，據此而認為已行牛耕，可是……字也被用如「……」（乙2373）、「……」（京……）、「……」（乙5303）、「……」（佚203）等，所以其說不可遽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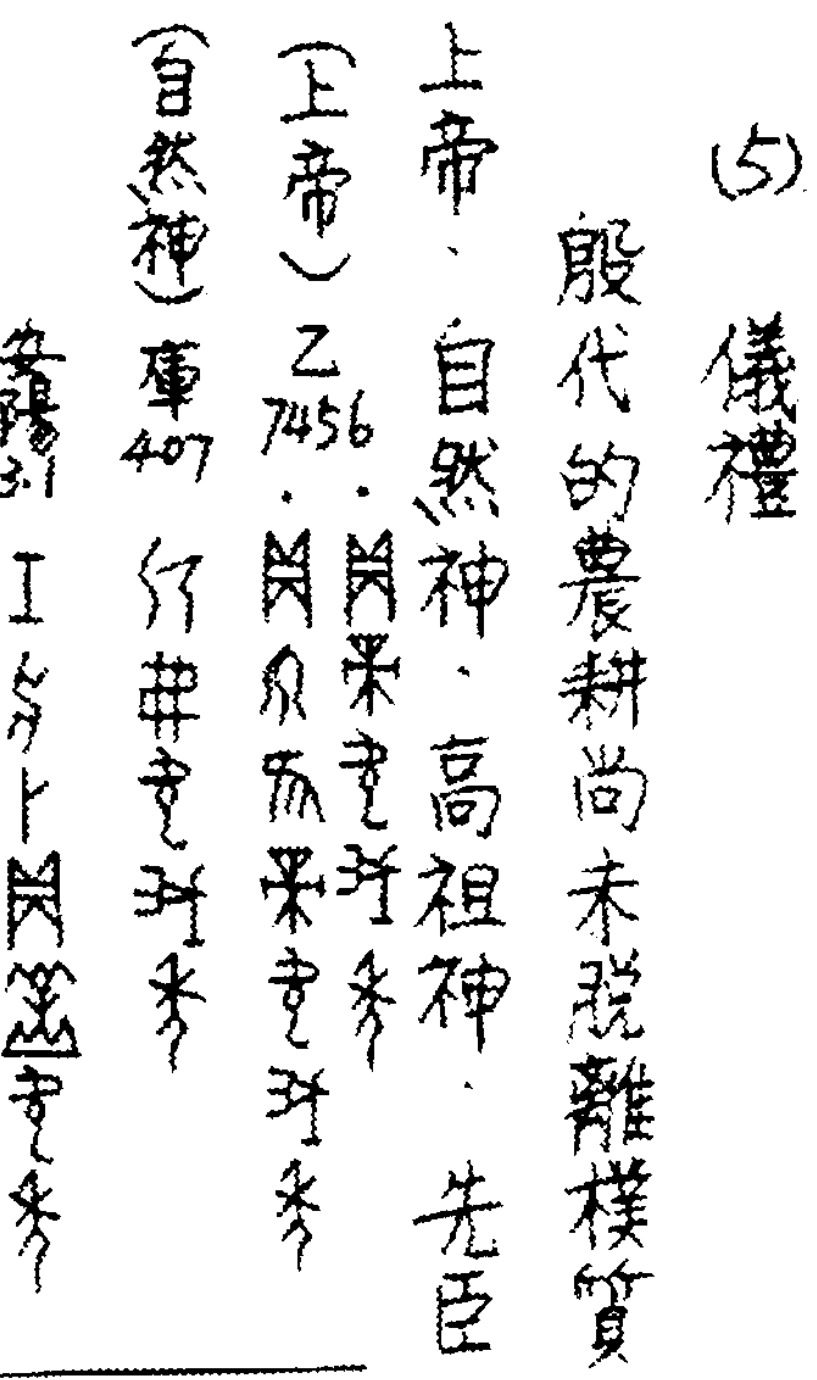
（……）卜辭中有……字，被釋作「焚」（鐵87.1佚983前1.33.1乙2507 4715 5500 京1437）。李劍農以此而認為已行燒田火耕，謂「甲骨卜辭有貞焚卜焚數條，焚何須用貞卜，必以耕作為目的，每當耕稼之時，預先選定草木繁殖之地，縱火焚之，然後以次起土播種，由此可推想殷人之農作方法，尚為火耕」（中國經濟史講稿），可是例如「……」（乙2507）之辭，……卻被用為田獵方法，而可以證明火耕的辭例則尚未被發現。此外唐蘭考「王其田牢……」（後上……）的……字謂「卜辭用於田某地之下者，當解為燒，火烈俱舉也」（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認為當時已行燒田。然此說之不妥，已如前述（參祭儀）。

（……）卜辭中有……字（前4.28.7 5.27.6 5.30.8 5.42.6 後下12.7 35.7 遺405 卜634 佚745 京2728 續存177 下166），胡厚宣釋之作「尿」，並引下辭為証，主張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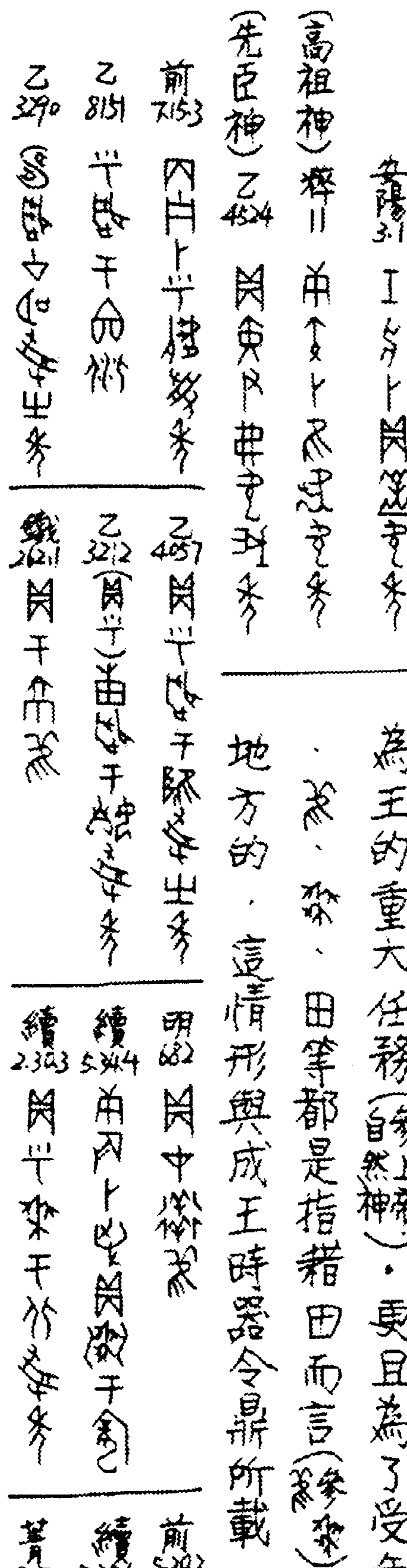
續存下166 …… —— 時已行施肥的耕作方法，確否尚待後考。

(5) 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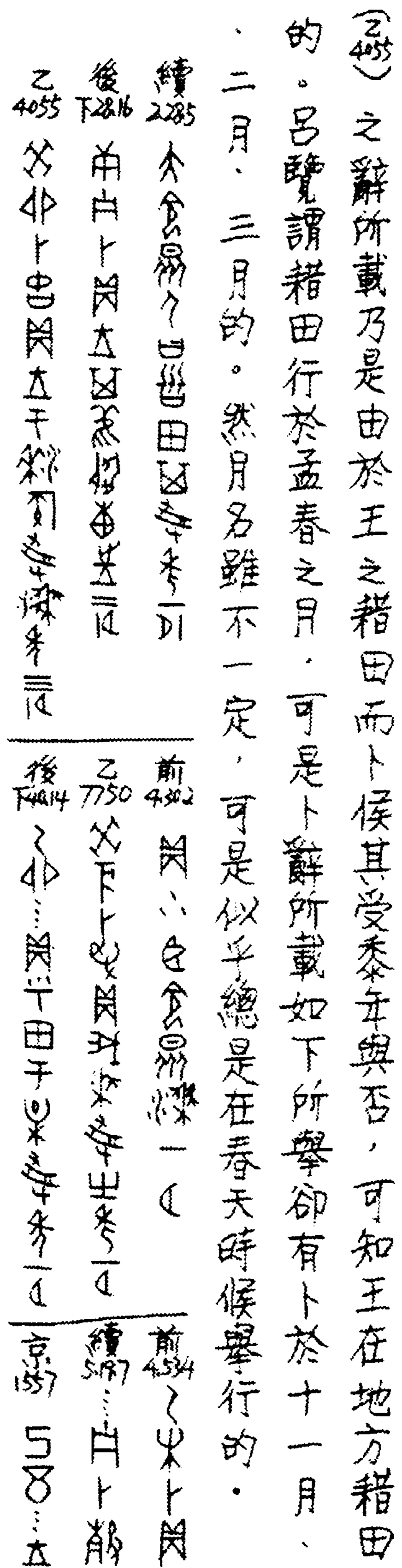
殷代的農耕尚未脫離樸質的階段，而依存於自然，因此認為年穀的豐歉乃鬼神所導致，乃就上帝、自然神、高祖神、先臣神而卜問其是否致禍於年穀，其例如下。又如前所述須對這些神舉



行祈年祀，且對高祖神及祖神勾求患害之禁禦，王為天下而祈求上帝降雨、寧風、寧蟲，以求……之祭禮祀上帝。這些事都被視為王的重大任務（參上帝自然神）。更且為了受年而行耤田之禮，下舉的……、……、……、田等都是指耤田而言（參……），而耤田是行於如下所舉的地方的，這情形與成王時器令鼎所載「王大耤農于諆田」的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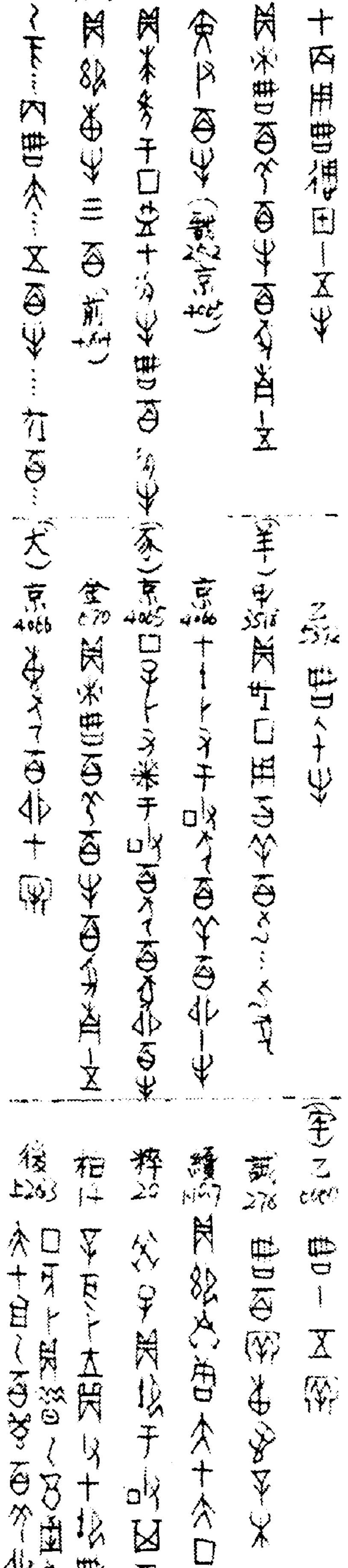
耤農於諆田者相同，周的耤田（戩殷官司耤田）實做自殷制而有的。又「……」（乙4055）之辭所載乃是由於王之耤田而卜侯其受黍年與否，可知王在地方耤田乃是為天下而祈求農穫的。呂覽謂耤田行於孟春之月，可是卜辭所載如下所舉卻有卜於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一月、二月、三月的。然月名雖不一定，可是似乎總是在春天時候舉行的。



總之，殷代已有耕田，生產黍、麥、……、……，卜全域之受年，王為天下而祈年於上帝，且行耤田之禮以祈豐穰。所以農耕為殷代社會之基礎的事實是很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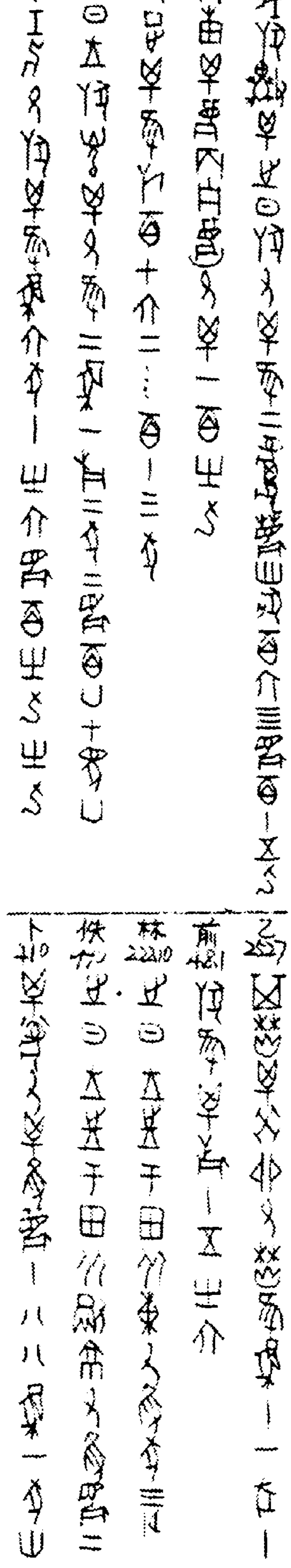
二、牧畜

殷代的牧畜已經相當發達，此事實由祭牲之使用了[illegible]等，及一次祭祀之習見使用十牛、十牢，且如下所舉有用百牛、百羊、百犬、百豕、百牢、三百牛、三百牢、五百牛、千牛的情形可以看出來。將這情形與吳德公之「以犧三百牢祠魔時」之記載相比較，則思過半矣。



三、田獵

如前所述田獵之辭記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收獲，而習見於各期。例如第一期即記載著下例的收獲情形，其最高記錄是第四期「[illegible]」（後下41）之辭的三百四十八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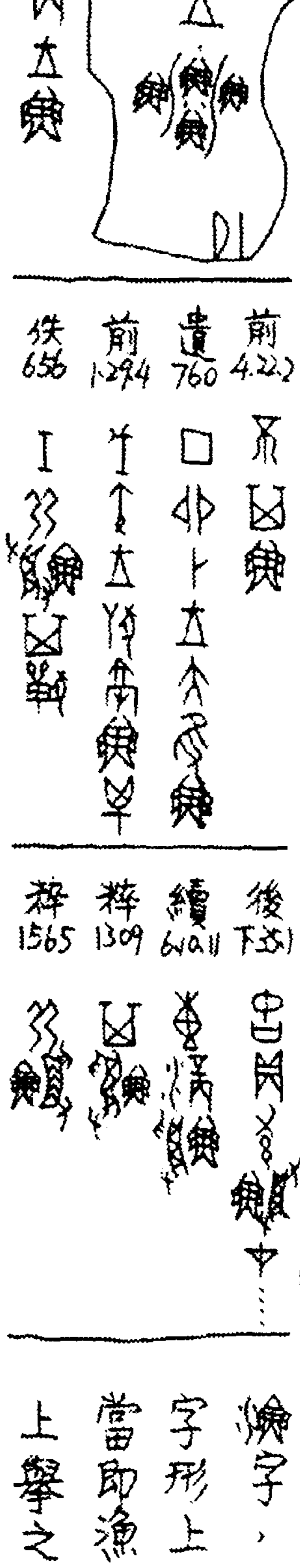


然此數目如比之於一次祭祀可供牲三百、五百乃至一千，則知由田獵所獲得的這些數目是不會有問題的，而前述帝辛王十祀征伐夷方的歷程所見，在征伐夷方的歸途中，曾於攸及㠱地舉行

田獵，由此可知田獵是訓練軍隊的手段，因此陳夢家「卜辭中所有關於田獵的記載，都是時王為逸樂而行的遊田」（綜述五五二頁）的說法，及吳其昌「田獵游牧時代」的說法都是不妥當的。

四、漁撈

卜辭中漁撈之辭為數甚少，僅有下舉數例。



下例的「[illegible]」字，因為子[illegible]又作子[illegible]（粹120），知就是[illegible]字，即是「漁」。又「[illegible]」字郭某從字形上說「象兩手張網以捕魚，之當即漁之異」（粹釋一三九），其說為是。如上舉之例，[illegible]行於淵水而被用如「[illegible]」（見祭即義字），可知是張掛魚網的意思。而如此情形的漁撈是行於田獵途中的，這事實由前1294、佚656兩片此字與[illegible]（狩）載於一辭來看，便可明瞭。从魚之字有[illegible]，象釣魚之形，它是個地名。此外還有作[illegible]等的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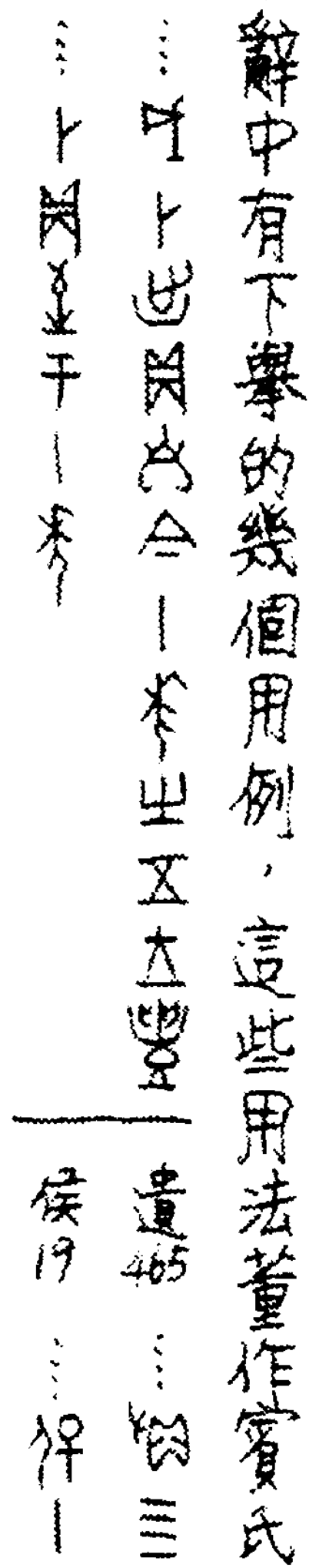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殷的曆法

一、紀年

殷代以「祀」、「年」、「歲」做為紀年用語，其事董作賓氏曾有論述（殷曆譜上三・一），可是事實上如下所述「年」、「歲」尚未被使用以紀年，而「祀」則到第五期時始被使用。

(1) 年（[illegible]）

卜辭中有下舉的幾個用例，這些用法董作賓氏以為是紀年的（前同），胡厚宣從之（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殷代之農業二六葉），而陳夢家則反對此說，謂「此年字意義甚不明，至少它們與西周金文中的『惟王幾年幾月』不同」（燕京學報四〇期斷代學三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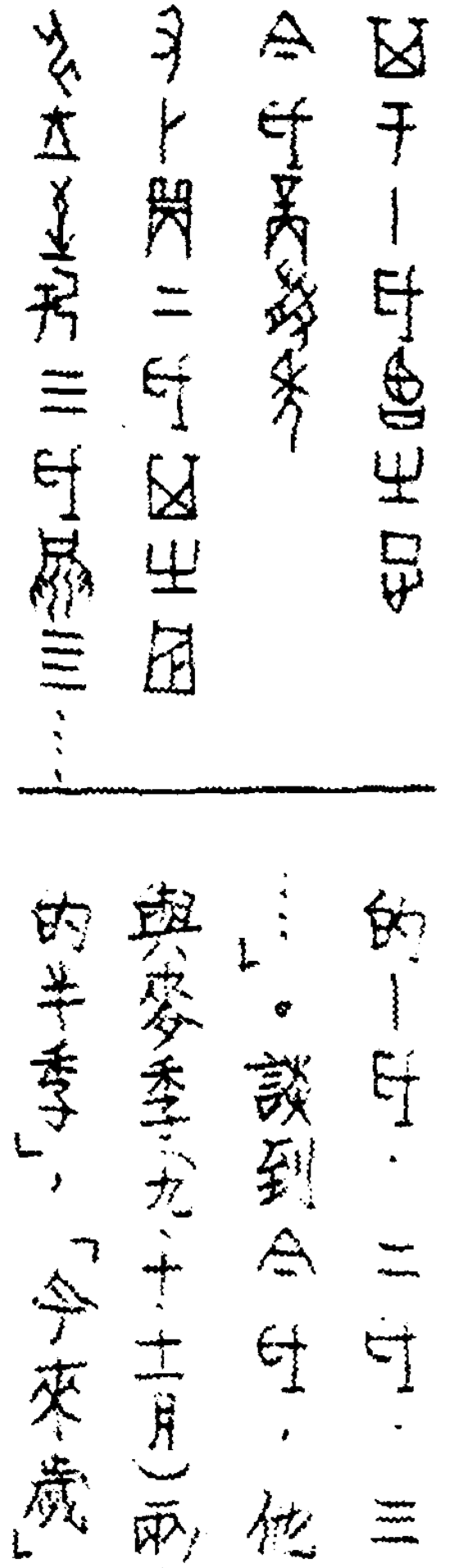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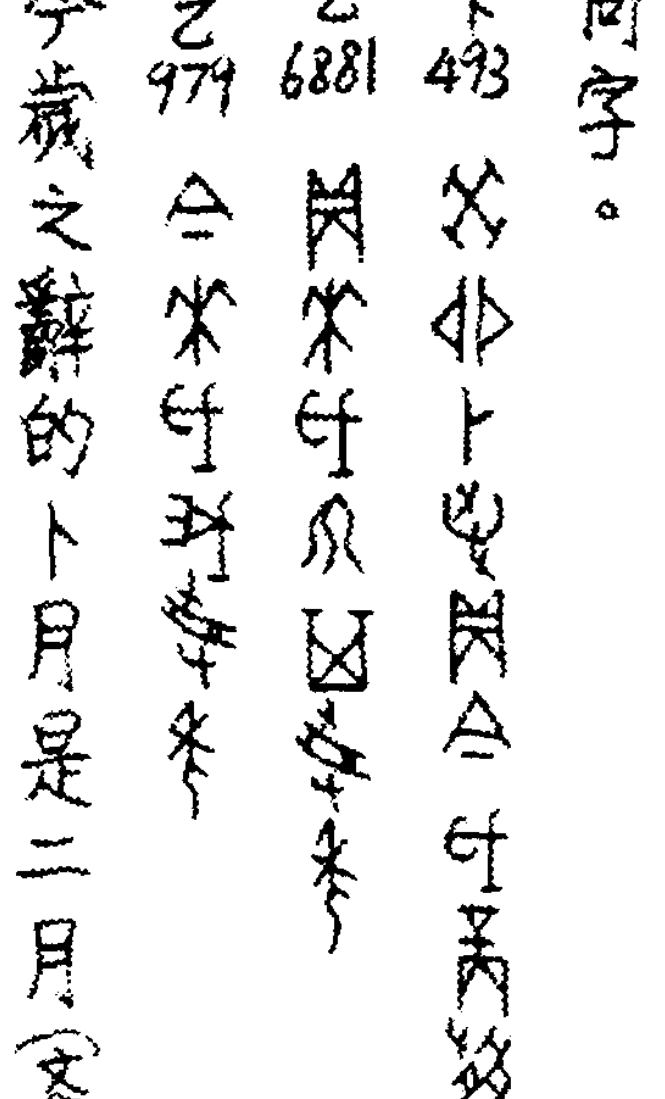
「年」的用法中有「小宰卯十牛[illegible]用十二月」（前4.8）、

「[illegible]三十牛」（戩）、「[illegible]卯三宰」（粹）、「南[illegible]」（京）等用例，是做為祭儀或祭品的，這些用法還有待於考，只是決不是作為「穀熟」之義的年，而可能是假借用法，從而右舉四辭的用法也有屬於假借的可能，就其以數詞被稱看來，以為紀年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2) 歲（旪）

卜辭中有下舉的幾個用例，董作賓氏以為其中的「一旪」是「稱十年為十歲」，認為「今旪」「是又以一年為一歲」。陳夢家謂「歲或者指太陽年」（燕京學報四〇期四〇頁），可是後來則改易此說，在考下舉之例中的一旪、二旪、三旪時，謂「在卜辭中，歲既不作紀時的年歲解……」。談到今旪，他提出一個假設，認為殷將一年分為禾季（四五六月）與麥季（九十十一月）兩歲，「今歲」就是「今之半季」，「來歲」就是「未來的半季」，「今來歲」「當指最近的下季」（綜述二二六頁）（參見上三二六頁）。卜辭的「今旪」、「[illegible]旪」、「今[illegible]旪」之辭舉之如下，這個旪又作[illegible]（乙4227文547京530 4026）、[illegible]（粹870 907）、[illegible]（佚37）、[illegible]（甲1473），與祭祀卜辭的旪、[illegible]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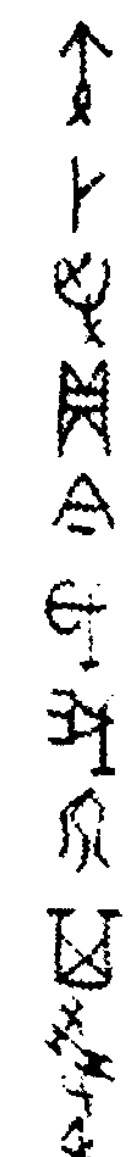


前8.5.7 鐵26.2 戩4.11 佚3.4 金377 甲3278 乙4227 7811 粹870 907 文547 687 卜126 493 摭103 京530 546 547 548 550 4026

遺815 簠歲9 鄴3.23.5 甲1413 乙1374 2219 5018 6881 安陽4.10

續6.8.5 乙974 1732 京545

此今歲之辭的卜月是二月（京530）、八月（粹870）、十二月（乙7811），來歲之辭的卜月則是六月（鄴3.23.5）、八月（簠歲），例如有下舉在十二月卜今歲之受年的記載，如果把歲視做與年同義的話，那麼此辭便成了在收獲已畢的十二月而卜今年的受年了，這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才產生了陳氏那樣的假說。



試將卜辭中卜「受年」的月名檢出，則如下所列幾乎每個月都有卜之，

(一月) 佚550 金648 掇1476 1477 續2.29.16 京571 後下42.14 乙7750 續存188
(二月) 後上31.11 31.12 續1.37.1 乙4518 4977 6519 粹890 天24 京530 遺930 寧335
(三月) 前3.30.3 粹894 廩1021 遺456 乙3154 7009 後下38.5
(四月) 遺107 乙6725
(五月) 未見
(六月) 未見
(七月) 戩26.5 京577
(八月) 粹890 遺1177
(九月) 前4.6.6 粹885 乙6725
(十月) 前8.12.3 續2.28.2 粹883
(十一月) 續2.28.5 遺1171
(十二月) 甲2414 乙4718 7811 8347
(十三月) 卜41 乙4055 續下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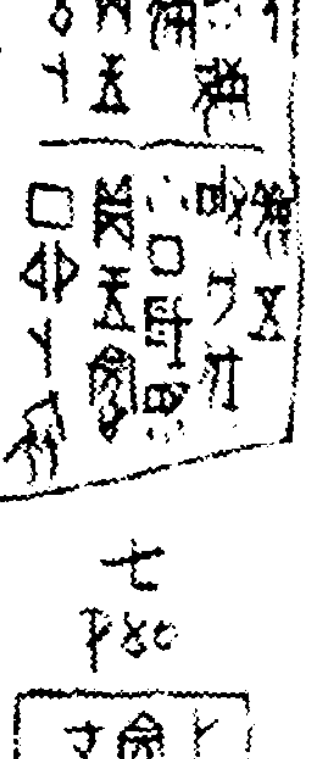
就第一期來看的話，則情形如上。試依董氏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亦當始於商初（殷曆譜），及胡厚宣「受之八月相當於今所

行夏曆之七月，陽曆之八九月」（殷代之農業）的說法來觀察的話，則發現禾、黍收畢之後尚卜受年，與右例所載相同。而就下表「受黍年」的部份來看，陳氏所謂禾季、麥季的說法也不能遽予信從。這麼說來，在十二月卜今歲之受年，或者在各月卜受年，又是具什麼意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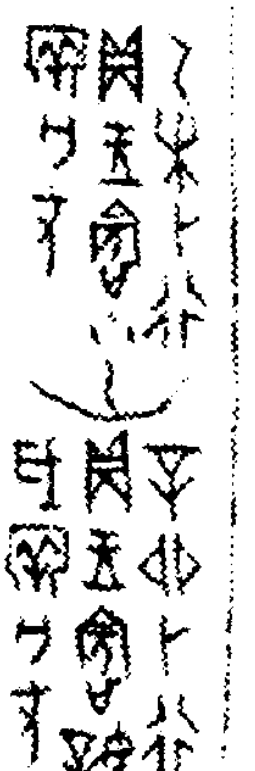
卜辭內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三月
某受年	佚550	乙6519	乙7009	遺107					乙6725	續2282	遺779	乙4718	卜41
某受黍年	乙7750	遺430	前3303	乙6725				遺1177				甲2414	乙4055

如前所述旪做為祭祀用語時，意義為「載」，也就是供載犧牲的意思，載牲是「祭祀」之事，所以可以用「旪」來表祭祀之意，例如明740片上的「口旪」就是指小丁的祭祀，[illegible]旪就是指妣庚的[illegible]祀，七P80上的[illegible]旪就是指母辛的祭祀，這些事實都已如前述。因此「今旪」、「[illegible]旪」乃是「今之載祀」、「未來的載祀」的意思，「今旪[illegible]」就是說「今之載祀期間將受年穀之幸嗎？」，「[illegible]旪[illegible]」就是說「未來的載祀期間將受年穀之幸嗎？」，「今[illegible]旪[illegible]」就是說「從今之載祀至下回的載祀期間將受年穀之幸嗎？」的意思。如前所述五祀週期例如第一期是三十旬，那麼一祭祀期間與一自然年之間就有六旬的差距，且時王的第一祀（五祀週）又不一定限於第一月才開始，所以五祀的終始與自然年的交替並不一致，從而便產生了一祭祀（五祀週）在一個自然年內起訖以及跨於兩個自然年的兩種場合。例如：第某祀假定是始於二月，因為這個祭祀有三十旬，所以以十一月終了，在一個自然年內行畢；可是次回卻是從十二月開始，而至翌年的九月終了，則要跨於兩個自然年了，於是發生了一個載祀期間裏有那一年的稔熟期及沒有那一年的稔熟期兩種場合，而且也造成了稔熟期跨於兩個載祀的場合。其所以卜「今歲受年」、「來歲受年」與「今來歲受年」的原因就在這裏。現在試假定「受年之卜」是卜於祭祀期間之開頭，而以十月為稔熟期，時王的第某祀始於二月半的話，那麼這個祭祀便是以十二月半終了，十月的稔熟期存在這期間，所以在這個場合下便是在二月卜「今歲受年」了。次回是以十二月半開始、十月半終了，十月的稔熟期也在這期間，所以形成在十二月而卜「今歲受年」。前記的「十二月卜今歲受年之辭」便是這樣的情形。再下一回則是以十月半開始，而以八月半終了，這個場合下稔期便不在了，十月的稔熟期在下回的載祀期間裏，所以便形成在十月而卜「來歲受年」了。如十月的稔熟期正好在

明740



七 P80



今歲與來歲之間的場合，那麼就成卜「今來歲受年」了，這樣一來，不僅各月都舉行卜受年，而且也造成在十二月而卜今歲受年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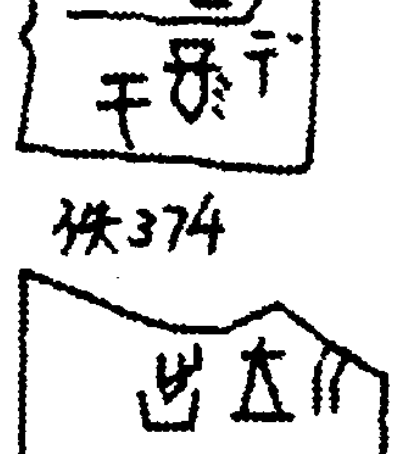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今歲」乃是「今之載祀期間」的意思，所以把「歲」視做與「年」同義，以「今歲」為「今之半季」等說法都不妥當。又「歲」雖以數詞被使用，可是得以証明是紀年的用例卻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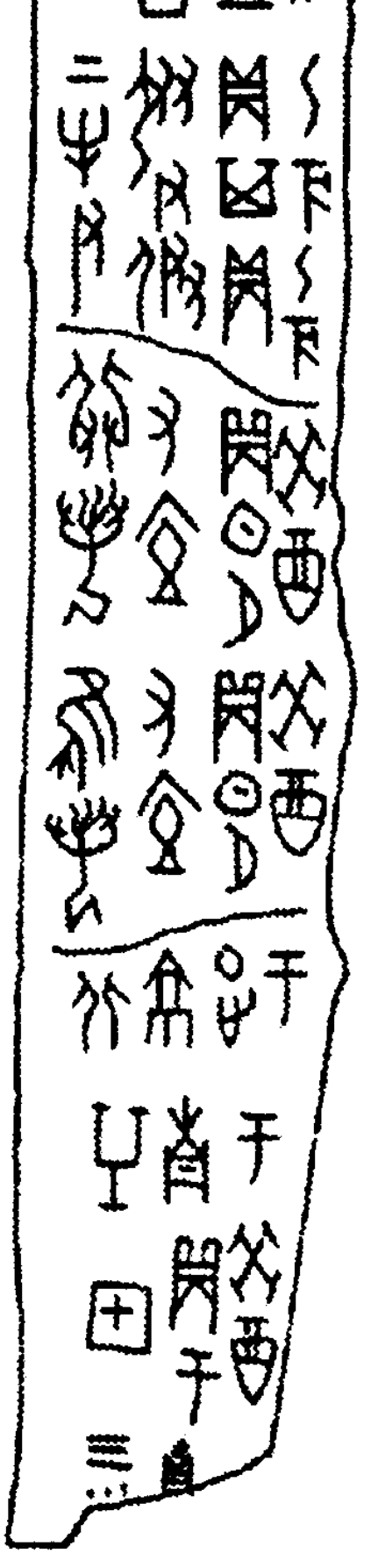
(3) 祀（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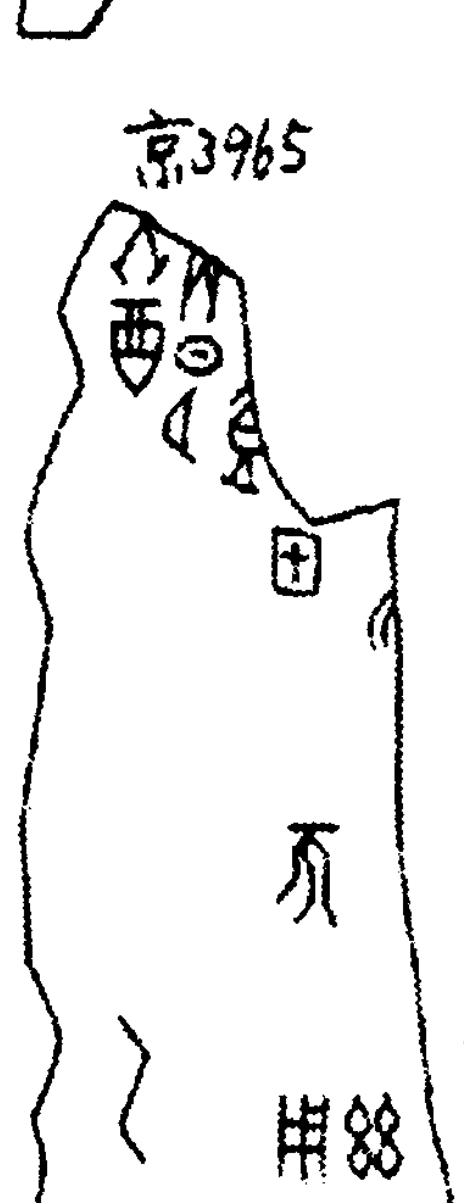
祀字做為動詞時被用作「祀之」之義，例如「其祀于河」（乙2587）、「貞祀𡧊祈來歲受年」（乙6881）、「王繇曰大吉其酒𢆶日隹王祀𢆶」（續262）等辭便是。可是第五期習見的「隹王三祀」（續151）的用法則屬紀年。至於第三期的「𢆶U祀用王𢆶又」（續231），第四期的「一𢆶……九月」（甲260）則不是紀年，紀年的用法實始於第五期。這是因為如前所述第五期的五祀週期為三十六旬乃至三十七旬，與太陽年大致相等，所以五祀的回數也可以代表年數。但是所謂「王何祀」乃是指由時王所行五祀的回數，並不就等於後世的「王何年」，因此陳夢家認為「祀是一年」（綜述二一五頁）的說法是錯誤的。而這也不是「祀者、以巳月之祭為標記以計歲也」（新城新藏著曆與天文之元）之謂。王廿祀又被記作「王廿司」（續2144），這個「司」是祀的假借。

二、日食、月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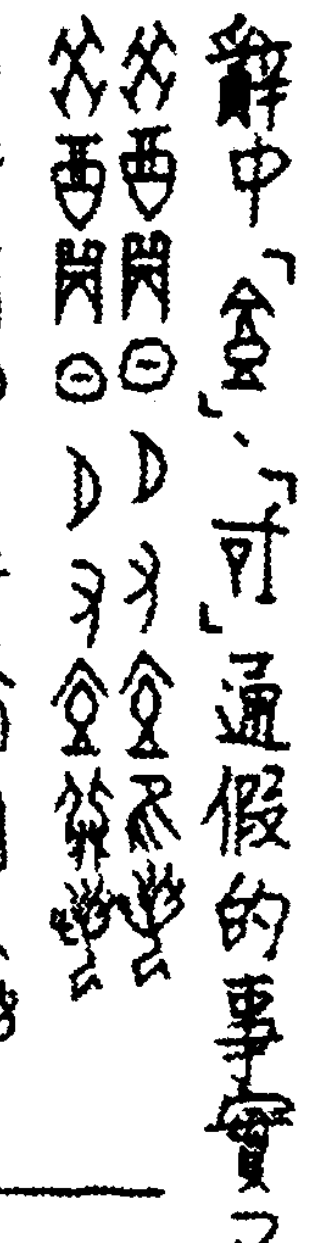
(1) 日食


林1.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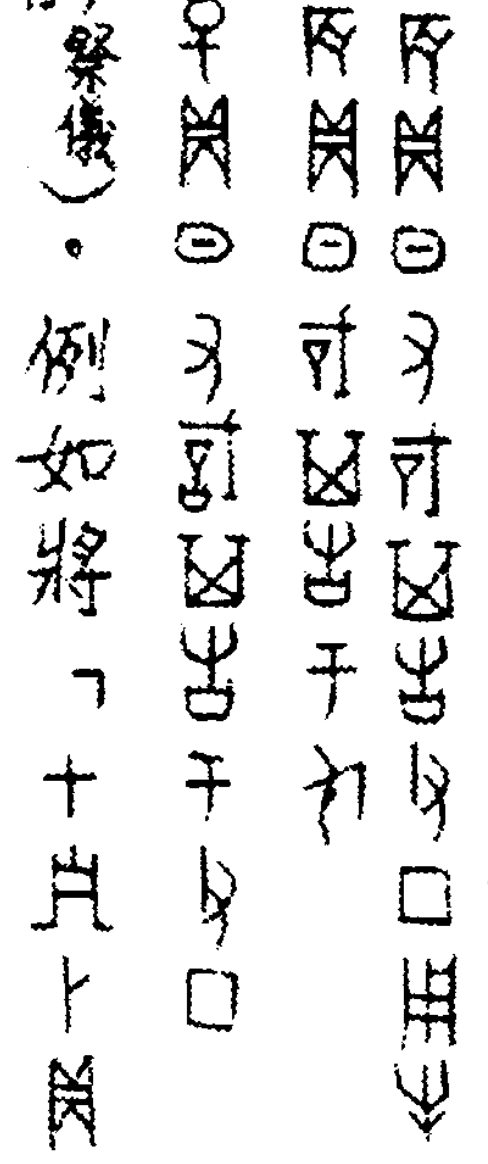

佚374


京3965

王襄引佚374片之「日月又食」謂「此記日食之貞」（簠天釋）。董作賓氏以林1.10.5、佚374片所載為日蝕（殷曆譜交食譜）。陳夢家於林1.10.5片雖以為「讀法恐有問題」，然而仍以佚374片所載為日食（綜述二四〇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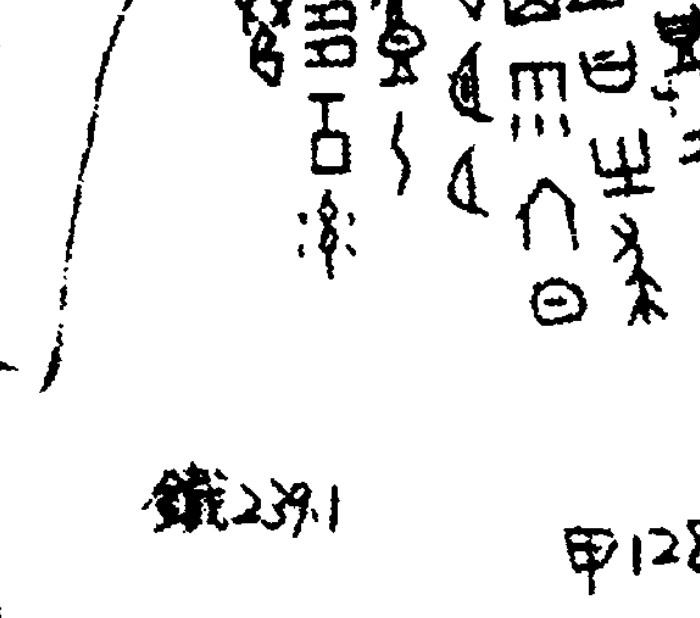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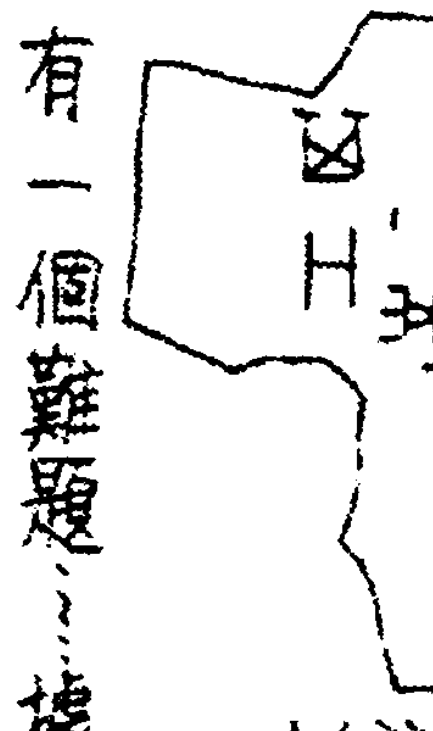
卜辭中「食」、「戠」通假的事實已如前述（祭儀），將右舉的佚374片之辭與粹55片之辭加以對比的話，便可發現兩者的用字都相等，可知記載的是同一內容。後者郭某謂「日戠若日又戠，當是日之變，因有此變，故卜告于河、卜告于父，以稽其禎祥。戠與食同音，蓋言日蝕之事耶」的以為是日蝕。陳夢家謂「日又戠，讀若識誌或痣，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綜述二四〇頁）的以為是日斑。按粹55片載有如下三辭，試將這三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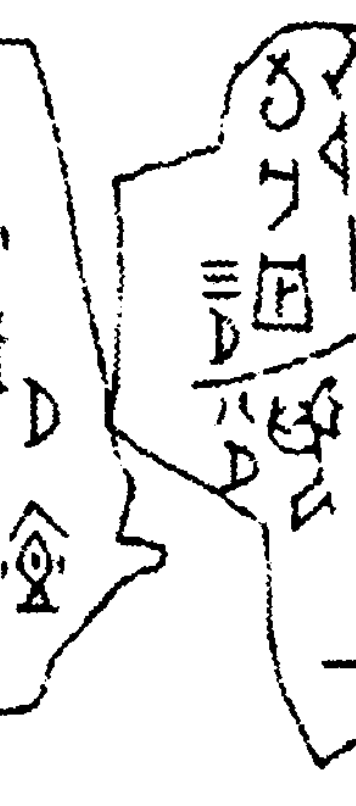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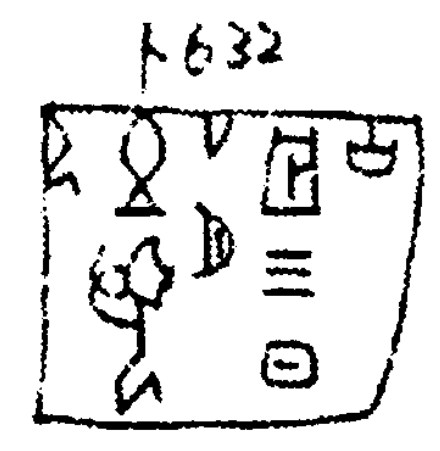
與甲755片「乙卯貞彡伐古乙𢆶用日又戠月出于田九牛」之辭相比照，則發現右舉之佚374片的「日月又食」不管是「日夕又戠」還是「日又戠月（出）……」，都不是日蝕（祭儀）。例如將「十月卜貞日戠于十个」（佚20）之辭認作是在甲子日而卜五旬後的甲寅這天有無日蝕的話，便太無稽了。又後上29.6片與粹55片均為武乙時告祀於父康丁之辭，這兩者的卜日是連續的，如果把此中的日又戠當作是日蝕的話，那麼就成了日蝕是在庚辰與辛巳兩天了，日蝕現象竟形成如此的組合，在武乙一代果真有這個可能發生嗎？由此看來，「日又戠」、「日月又食」實在難以解釋作日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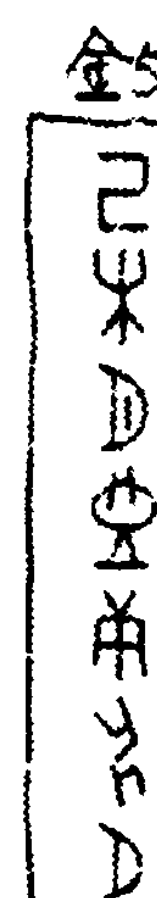
(2) 月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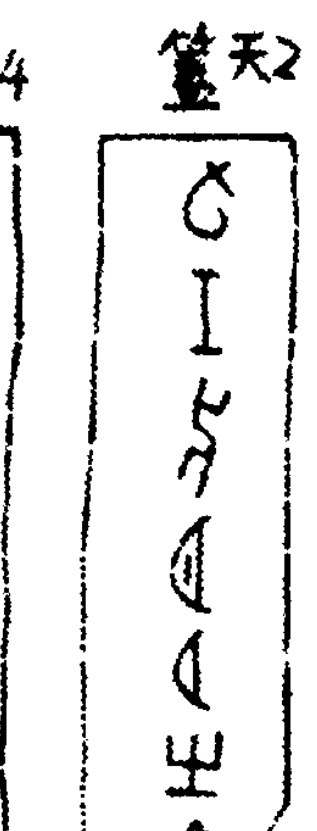

乙3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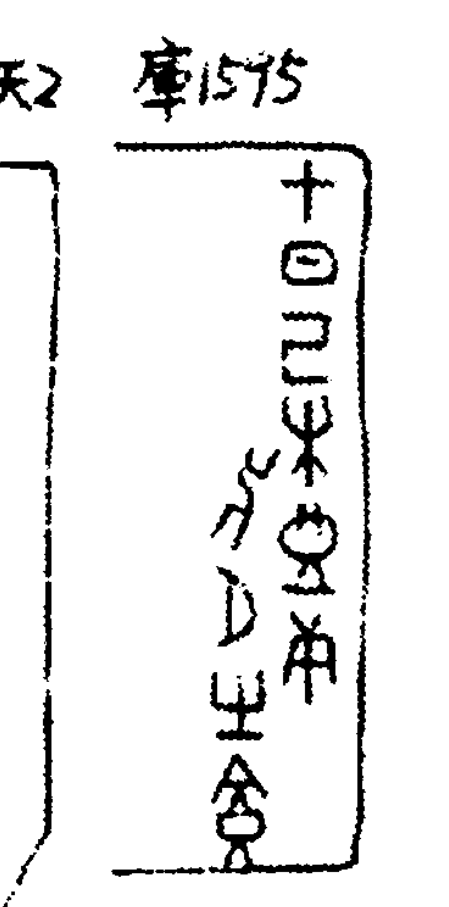

鐵239.1


甲1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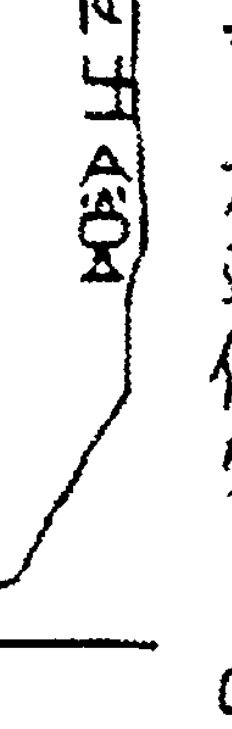

卜632


金544


簠天2


庫1575

王襄以簠天2片上的「月出食」為「月食」。董作賓氏則把上舉七片所載都釋作「月食」（殷曆譜交食譜、集刊二三殷代月食考），可是平廬氏認為乙3317片所載的月食不會存在於武丁時說「甲午月食，也有一個難題：據美國德效騫博士所推算的西元前一千年至一千四百年安陽能見的月食表，在甲午之夜的，只有西元前一三七二年和一二二九年，前者當盤庚二十六年，後者當康丁六年」（大陸雜誌一二）的對董說表示了懷疑（譯者按：平廬即董先生之別號）。陳夢家從其疑而以駁董說（綜述二四〇頁）。按如前所記食與戠是通假字，「日月又食」不是日食，又下舉甲骨片作「夕出食」，這裏「月出食」的月是月名，所以右舉七片上的「月」都應是某月的意思，釋為月食的說法是有疑問的。況且乙3317片上還預言「月出食」，可是如次所述當時的曆法還相當


續存下149

樣，照理不可能先預定日蝕與月蝕的。

三、置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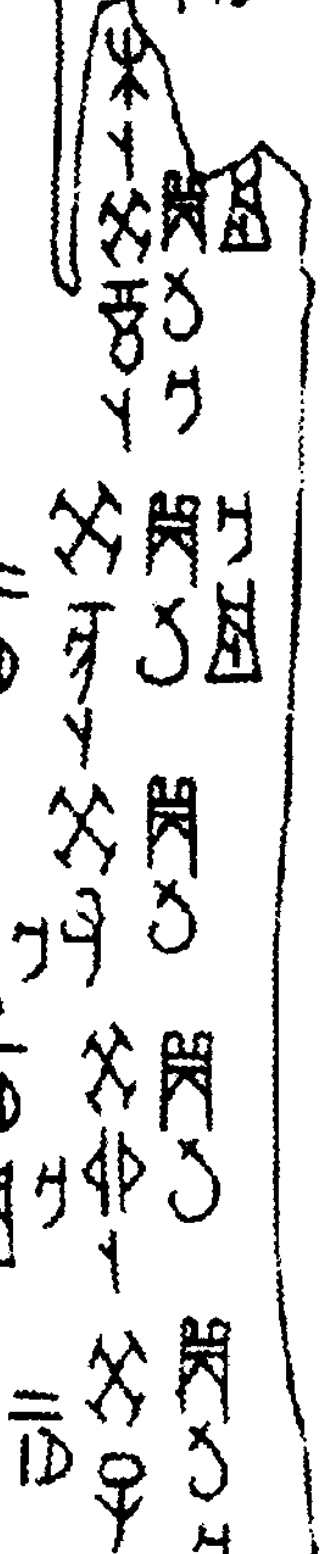
董作賓氏於殷曆譜裏認為殷代以一年為三六六日，能推知冬至，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行完備的四分術，使用無節置閏的十九年七閏法。這個說法與主張十九年七閏法乃是到春秋中期用土圭能推知冬至時始被完成的說法（新城新藏博士說）、或主張春秋時代尚未完全定出置閏規則的說法（飯島忠夫博士說）以及認為節氣連禮記月令所載都尚且還在發展階段中的說法（能田忠亮博士說）有著顯著的不同。要如董說那樣殷代已經存在了如此進步的曆法，這是很值得懷疑的。試從置閏方面來考察的話，那麼便發現第五期帝乙時是用太陰曆，以平年為三五〇日，初期所行的置閏是為使曆年符合於太陰年的，可是王十一祀以後，則把曆年定為三五〇日，而不置閏。帝辛時用太陰太陽曆，定平年為三六〇日，而行將曆年於太陽年的置閏法，到王十七祀以前大致能使兩者脗合，可是王十七祀以後的置閏便都失當，可說尚未成立正確的閏法。從而可知帝乙以前屬太陰曆時代，至帝辛時始漸入太陰太陽曆時代，尚未有如董說那樣的曆法。

(一) 第一期至第四期的置閏

殷代的月份有大小的事實，董作賓氏以甲2122片如下所列有九個干支與月名（括弧中的干支、月名是按順序加入的），十二月的第三旬是癸酉，二月的第一旬為癸酉，因而認為十三月與一月所占的日數為五九日，這兩個月一個是三十日、一個是二十九日（安陽發掘報告三卜辭中所見之殷曆），此外又舉出三例加以証實（殷曆譜一九朔譜月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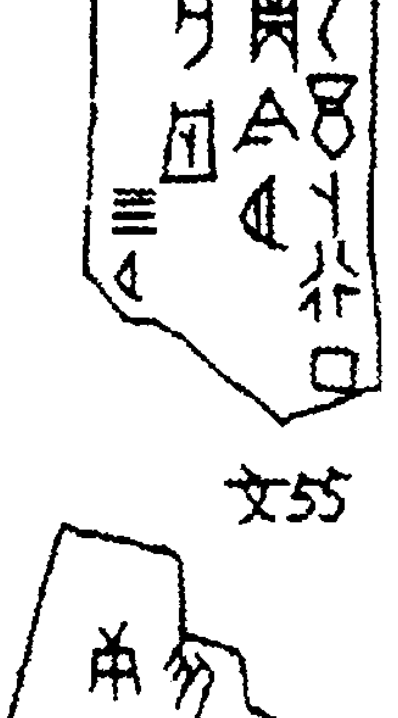
甲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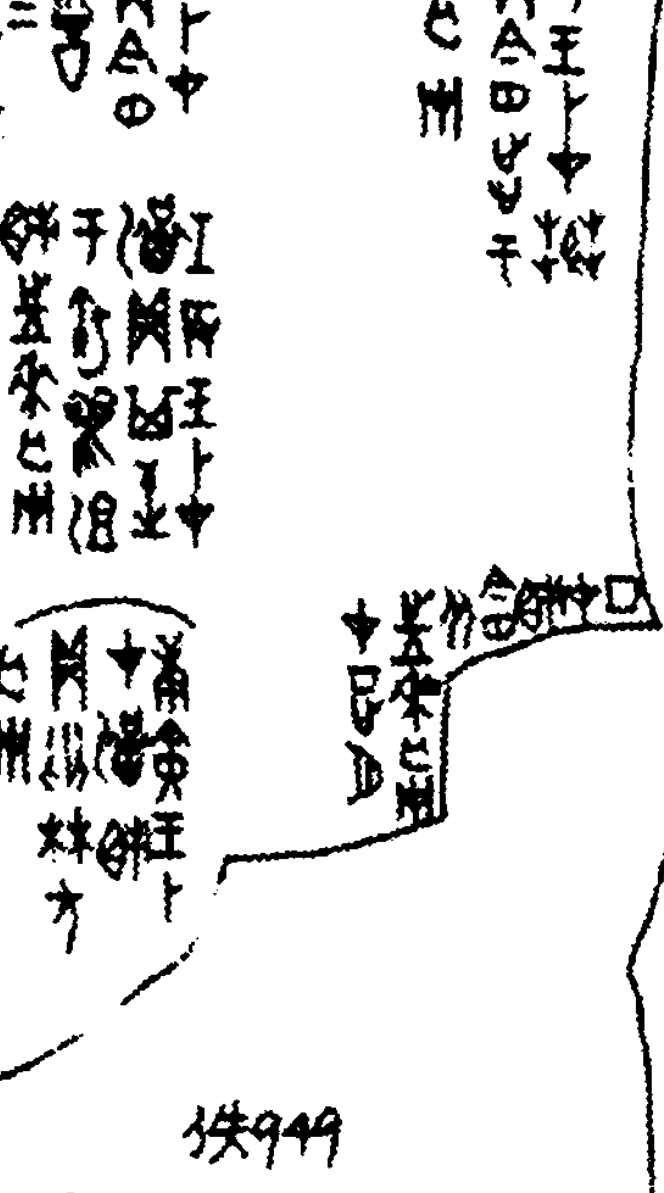
十月 癸酉
十一月 （癸未）・癸巳・癸卯
十二月 癸丑・（癸亥）・癸酉
十三月 （癸未）・癸巳・（癸卯）
（一月） （癸卯）・（癸丑）・（癸亥）
二月 癸酉・癸未・（癸巳）
（三月） （癸卯）・（癸丑）・（癸亥）
四月 癸酉・（癸未）・癸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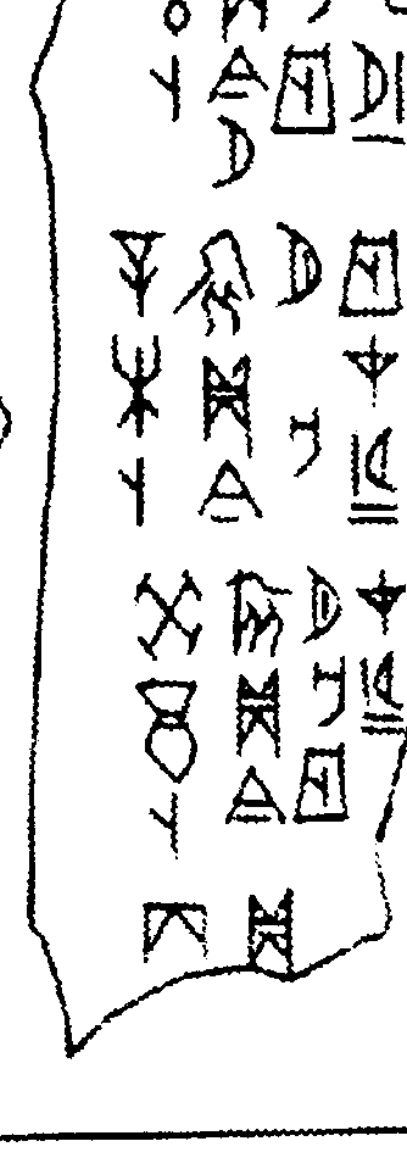

綴合甲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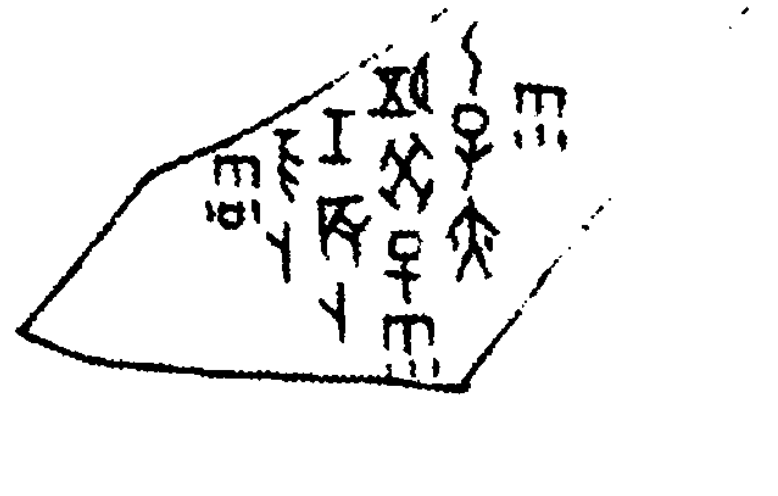
下舉的甲骨片載癸巳在十二月，而癸亥是在二月，可知這中間的一月是從甲午到壬戌，只有二十九日，為小月。甲2122片屬第一期（因有貞人𡧊署名），綴合甲75片屬第四期，如後所述第五期帝辛時由此可知自第一期至殷末，月份有大小之別。像這樣，月份有大小，而曆日如祀譜表所見是使用連續之干支的，所以月的交替當然不是行於一定的日干（例如甲日或癸日），以下舉的續4.40.11片（第三期）來說，甲申在三月

、次日乙酉在四月；文55片（第三期）則庚午在十一月，次日辛未在十二月；佚949片（第四期）則壬辰在四月、次日癸巳在五月；又庫1672片（第五期）載甲午在十二月，而三日後的丁酉則在正月，乙未、丙申、丁酉其中有一個是正月的朔日（依後述則以丁酉為朔），以上分別以乙日、辛日、癸日為朔日，可見朔日並不固定於一定的日干上。


續4.40.11


庫1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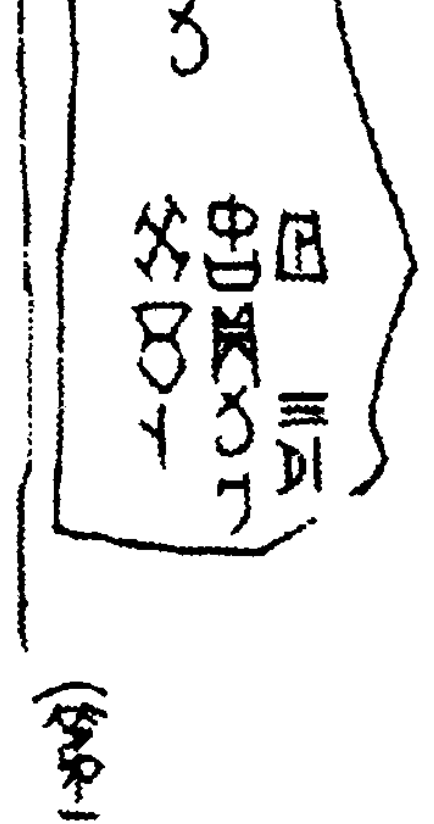

文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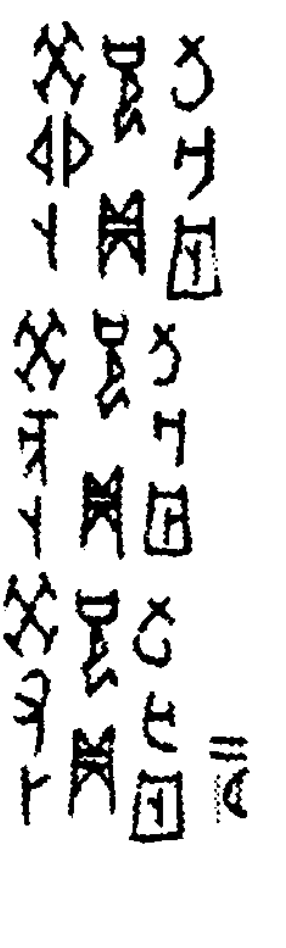

佚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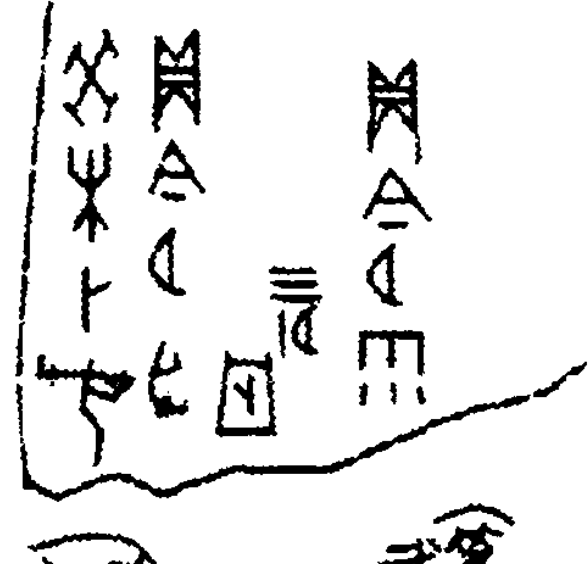
置閏法有採行於年末置十三月的十月法、於年間置一個月的閏月法，及於末置一旬的閏句法三種。各期的閏法如上表所示。可是董作賓氏卻否認有閏月法和閏旬法，陳夢家則認為武丁用十三月法，而祖甲至帝辛時是用年月法（綜述二八頁）。按行閏旬法的詳情雖不可知，可是這些置閏法卻都可以從下舉諸甲骨片看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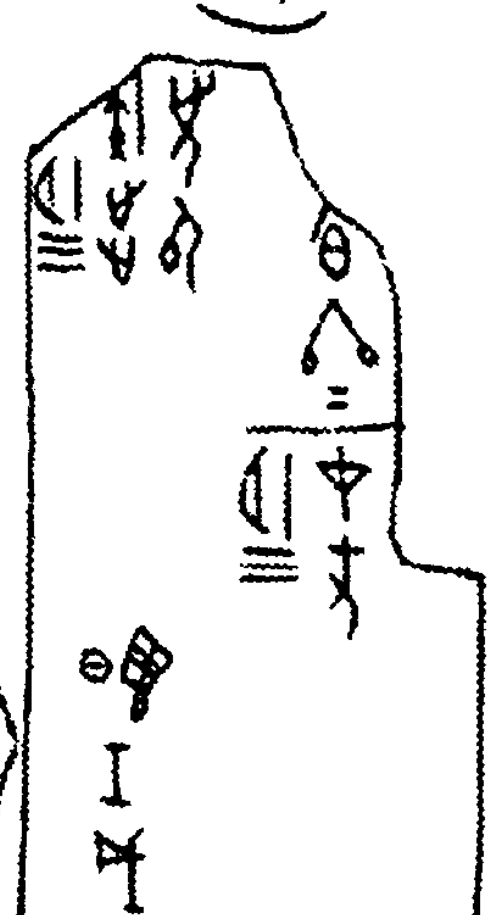
第一期	十三月	閏月	閏旬
第二期	十三月	閏月	
第三期	十三月		
第四期武乙文武丁	十三月		
第五期帝乙			閏旬
第五期帝辛			閏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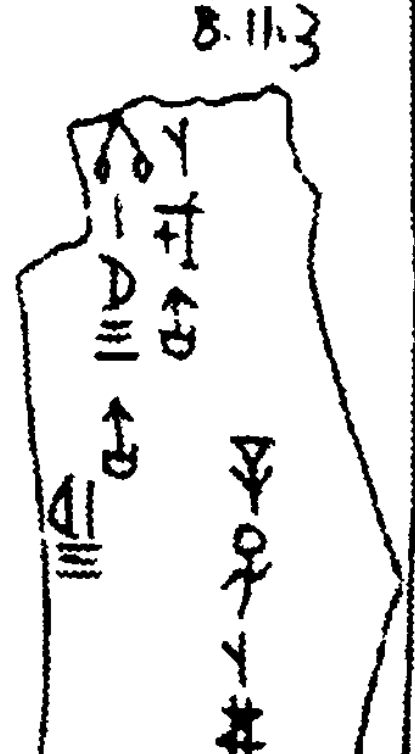
○ 年末十三月


（第一期）粹1423


（第二期）佚47


（第三期）續存1754


（第四期）武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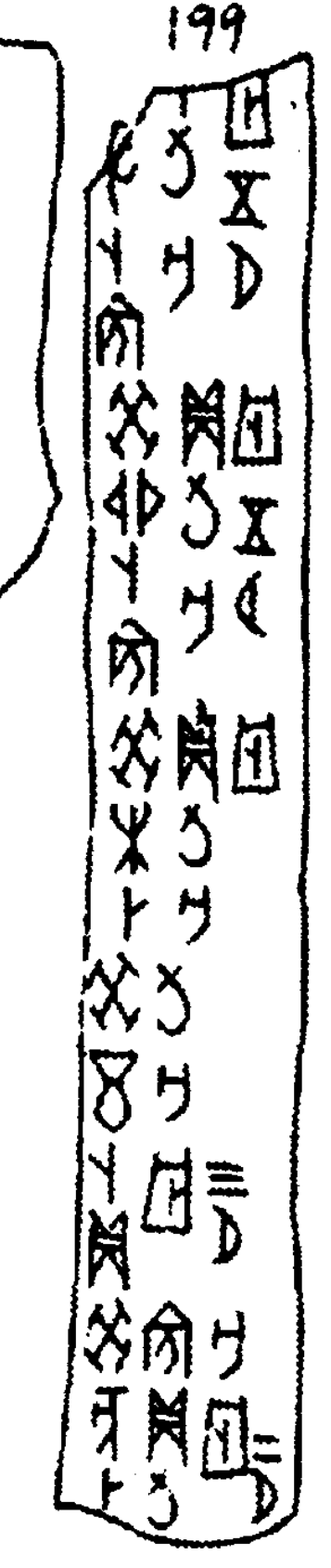

（第四期）文武丁 前8.11.3

如右所舉十三月從第一期至第四期均被使用，而第五期就一個例子也見不到了。

○ 年間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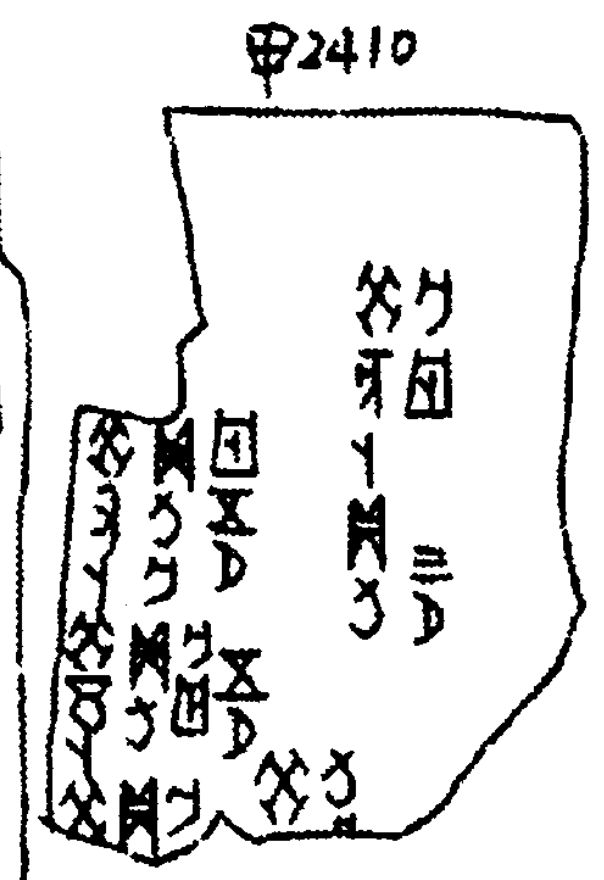
自三月初旬的癸酉來推算的話，則五月的癸卯和癸丑正當於閏月。董氏以為三月與五月不

不在同年的說法（閏譜）是不對的。


（第一期）遺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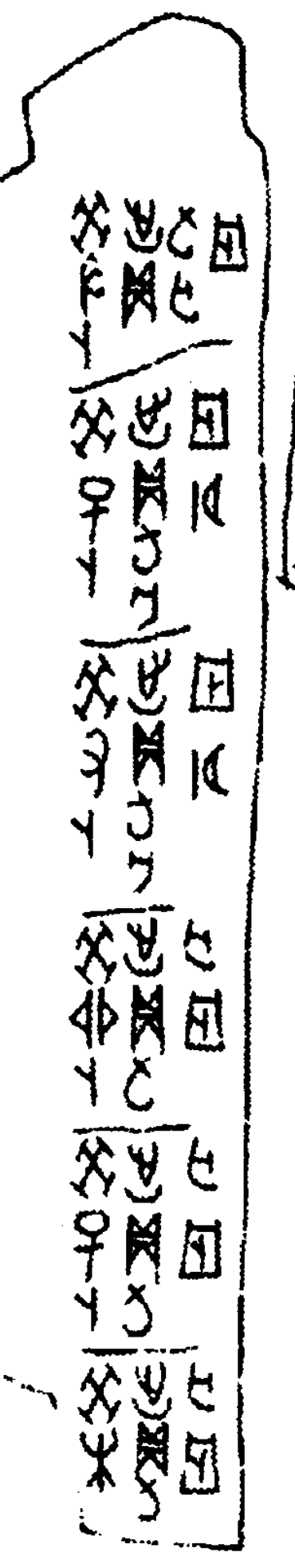
·癸丑五月
·癸卯五月 閏月
（癸巳五月）
（癸未五月）
（癸酉五月）
（癸亥四月）
（癸丑四月）
（癸卯四月）
（癸巳三月）
·癸未三月
·癸酉三月
·癸亥二月

此片所載癸酉、癸丑均在五月，兩者之間為四旬，且癸亥在三月，可知其上三辭之關係如上所列。


甲2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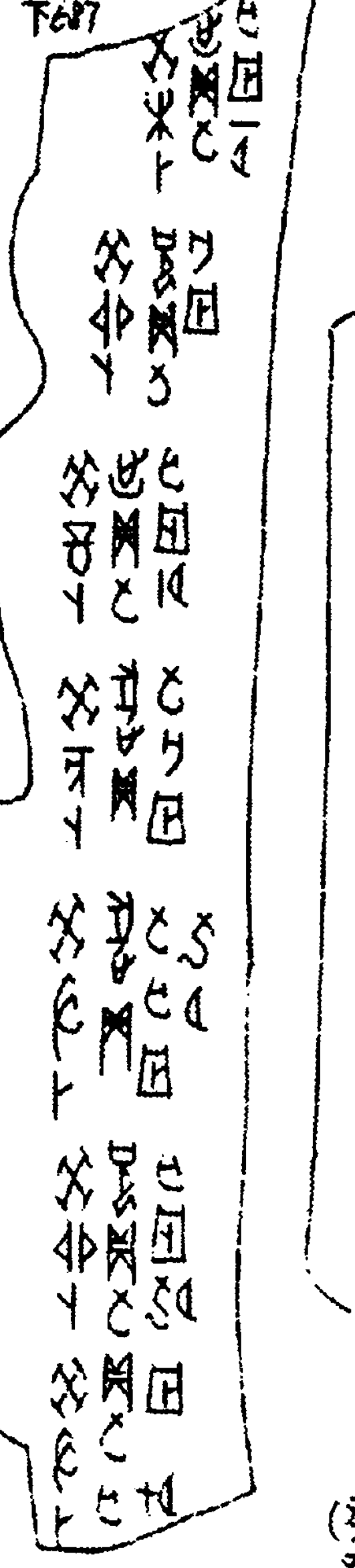
·癸丑五月
（癸卯五月） 閏月
（癸巳五月）
（癸未五月）
·癸酉五月
（癸亥五月）
（癸丑四月）
（癸卯四月）
（癸巳四月）
（癸未三月）
（癸酉三月）
·癸亥三月

五月癸丑正當於閏月的下旬。


（第二期）京3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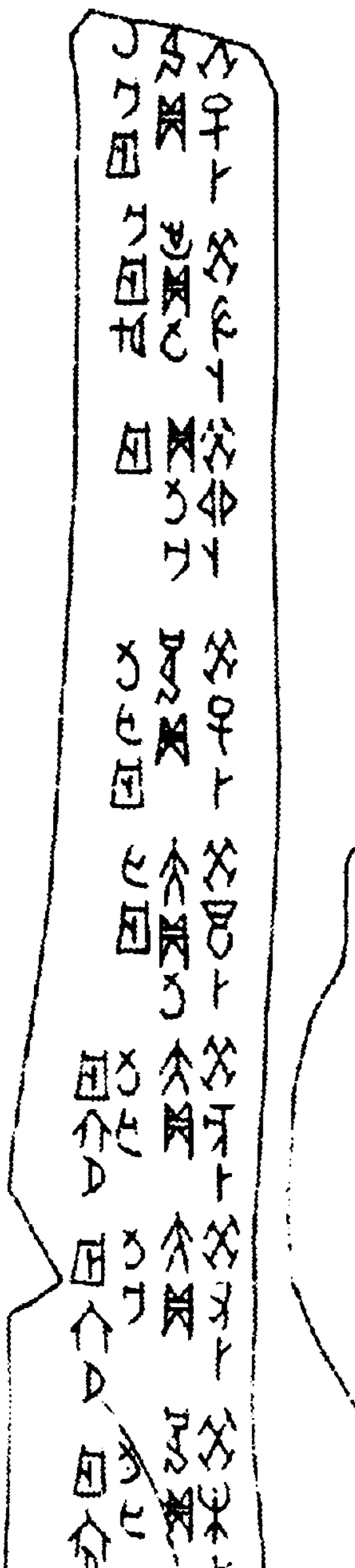
（癸卯十月）
·癸巳十月 閏月
（癸未十月）
（癸酉十月）
（癸亥十月）
·癸丑十月

此片的癸丑、癸巳都在十月，兩者之間有四旬，從而十月癸巳當在閏月的中旬。


續存下687

·癸未一月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十月
·癸亥
·癸丑九月
·癸卯九月
……
·癸丑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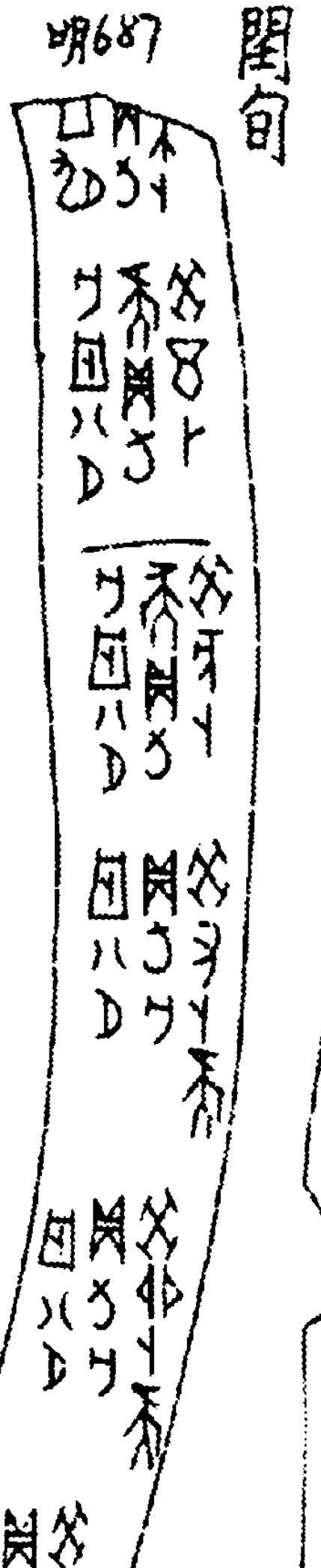
此片的癸卯在九月，癸未在一月，所以這當中必有一個月份有閏月。


佚3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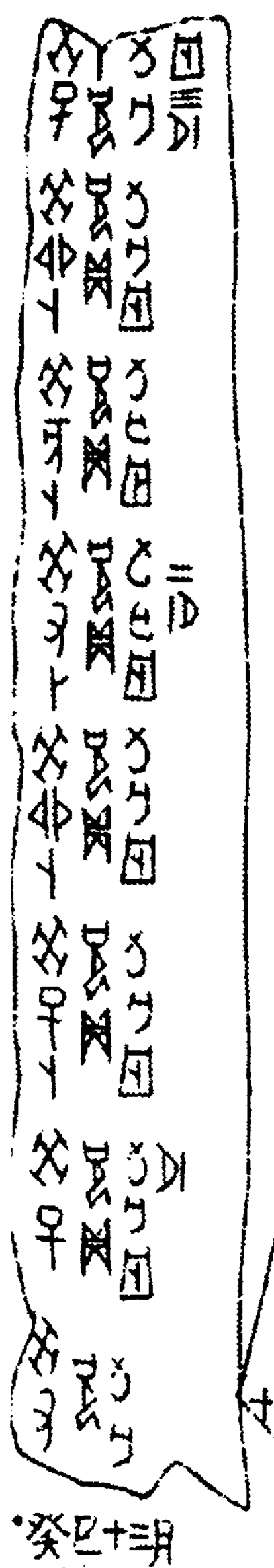
·癸丑七月
·癸卯（六月）
·癸巳（六月） 閏月
（癸未）
·癸酉（六月）
·癸亥六月
·癸丑六月
（癸卯）
（癸巳）
·癸未六月

此片的癸丑、癸亥在六月，所以六月癸未當在閏六月的初旬。

○ 月末閏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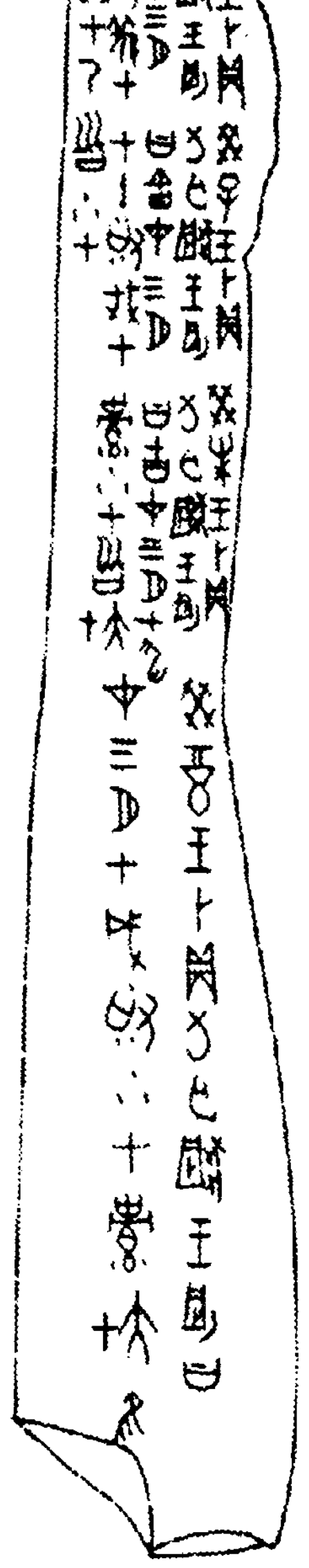

（第二期）明687

此片所載的八月前後達四旬，可知八月置有一旬之閏。


佚47 寶雜36

·癸巳十三月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十二月
·癸卯十二月
·癸巳十二月
（癸未十一月）
（癸酉十一月）
（癸亥十一月）
（癸丑十月）
（癸卯十月）
癸巳十月

右舉之片的癸巳在十月，所以其間的關係一定是癸巳在十月初旬，癸丑在十二月下旬。癸丑既在十二月下旬，則與十三月癸巳之間有四旬，於是便成為十三月之外，再置有一旬之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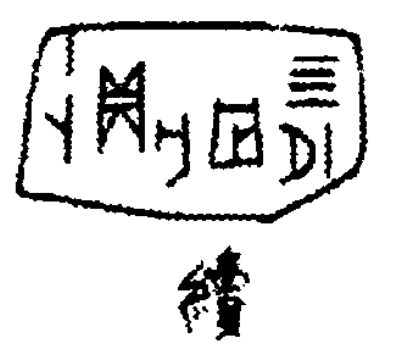

（第五期）庫1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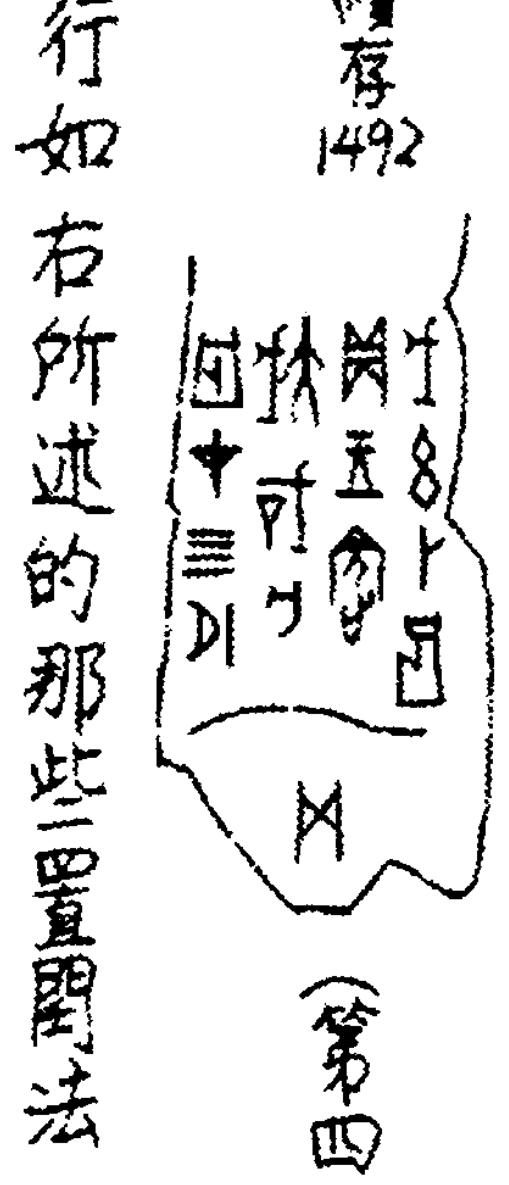
此片已見前述，是第五期帝乙八祀之物。方法斂氏的摹寫如果不錯的話，則三月便為時四旬，而有一旬之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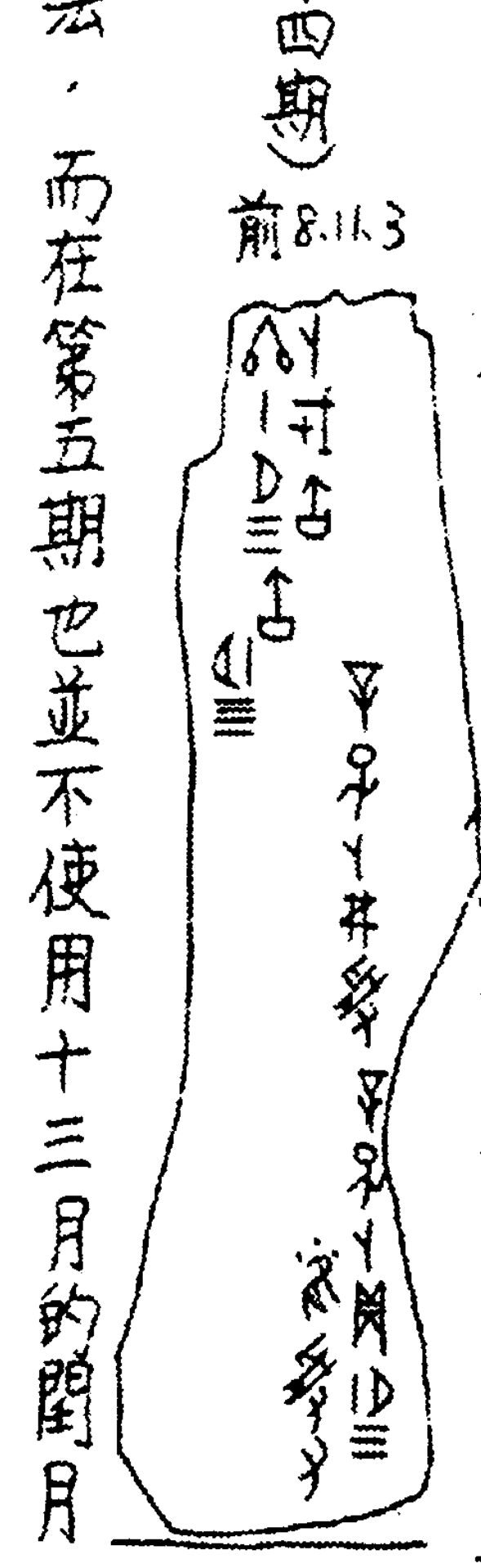
此外帝乙及帝辛時行閏旬法的事實已見於前記之祀譜，又在後記還將再予敘述。

如此說來，殷代的置閏法是用的十三月、閏月和閏旬法。十三月行於第一期至第四期，而第五期則否。閏月被使用於第一期及第二期，而第三期、第四期則不見有可以考知的例片，至第五期則不被使用。閏旬行於第二期及第五期，特別是第五期只行這種置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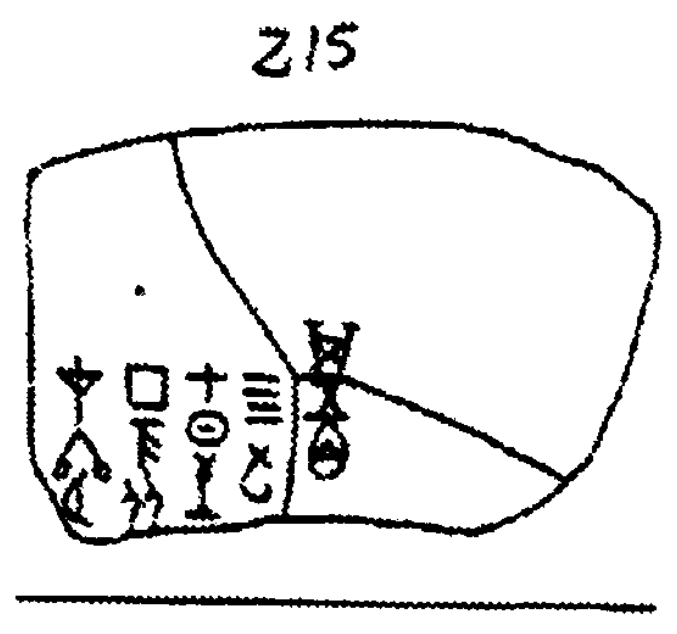
另外下舉的甲骨片又有「十四月」的月名，這與周金文雝公緘鼎「佳十又四月既生霸壬午」的十又四月相同，被用於第二期及第四期。


（第二期）明1568


續存1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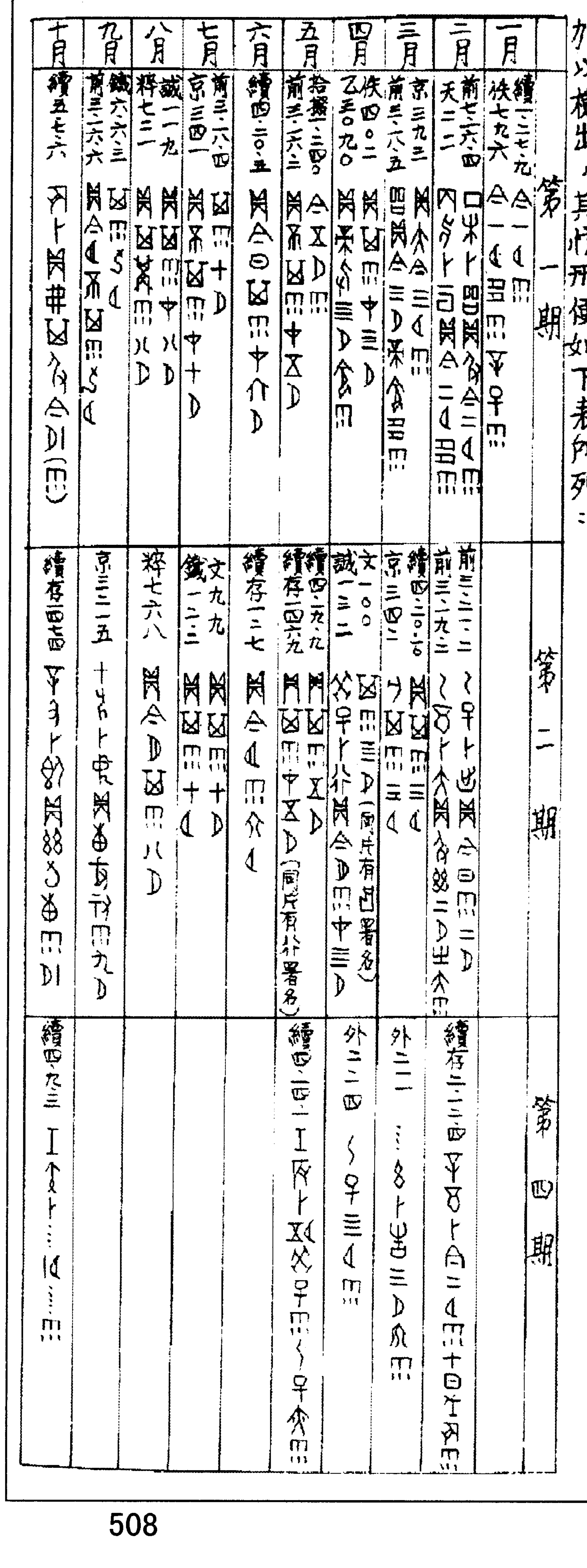

（第四期）前8.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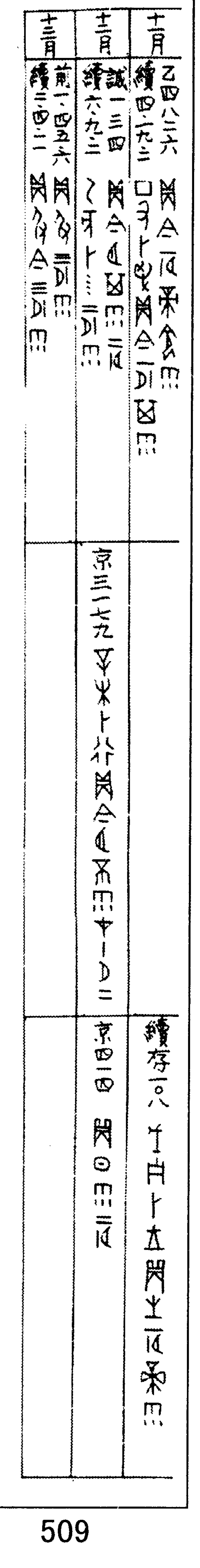
儘管殷代採行如右所述的那些置閏法，而在第五期也並不使用十三月的閏月，可是董氏卻主張殷代的置閏法行於第一期至第五期，只行十三月法，且引証下舉的甲骨片，認為殷人知道冬至，定太陽年為三六五、二五日，於是遂斷言殷代的置閏法是依據四分曆的十九年七閏法。


乙15

「此文武丁時甲骨片「[illegible]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月……」，董氏解曰：「文武丁時計算日數，不及開始之一日，例見前章，正計始日五百四十八日也，適合於古四分術之歲實一年，即一年三六五、二五日，半年一八二、六二五日，一年半合計五四七、八七五日，則此五百四十八日者，實當起算於文武丁十二年一月庚辰之冬至，下至十三年六月之夏至日，乃有五四八之續日，此殷人知一歲之長為三六五、二五日之確証也」（殷曆譜卷一·一〇），以五百四十七日為一年半的日數，解「日至」為「夏至日」，「∩(」為「六月」，認為是從文武丁十二年一月的冬至到十三年六月的夏至之一年半的續日。但是「日至」的用例並不見於他片，這一辭也有可能作「七日至(于)丁亥从……」，又被釋作「六月」的字作「∩D」，並不是六月，以這不明確的一片甲骨所載的數字恰好合於一年與半年的合計日數，就認定殷人知道冬至與夏至，定太陽年為三六五、二五日，這說法未免武斷。如後所述連在帝乙時，對太陰年及太陽年的日數都還不清楚，因此認為文武丁時已知道了這些情形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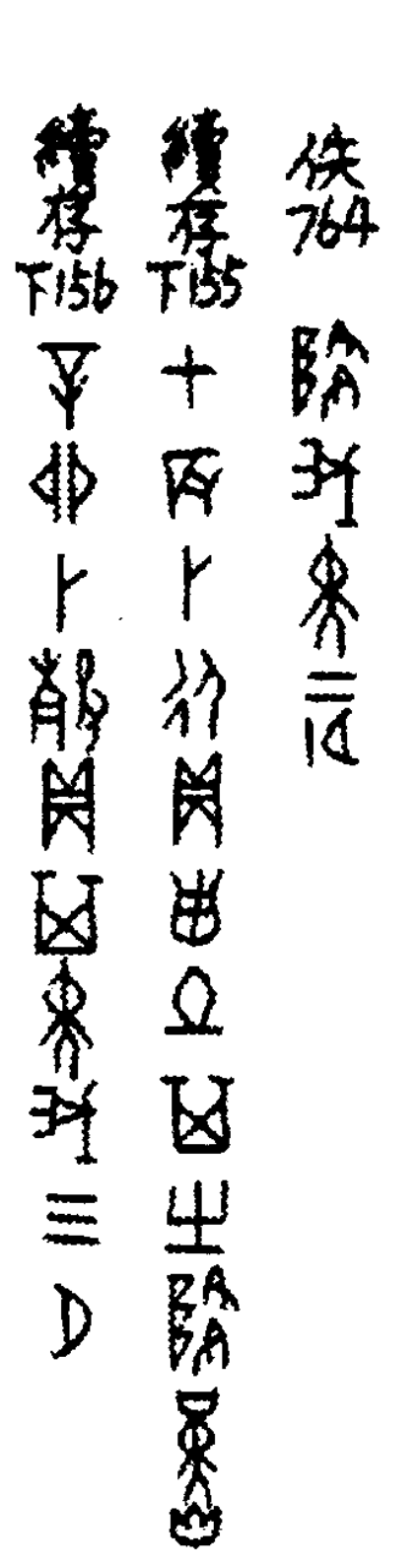
倘如董氏所說殷代已知冬至、夏至及太陽年，月份有大小之分，且使用十三月之置閏法的話，那麼推測其曆法為四分曆，使用十九年七閏法，便理所當然了。假使確行這樣的閏法的話，那麼卜辭所載的月與季節按理應該大致相符，所以下面就來檢討這問題。卜辭中卜降雨之辭甚多，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謂黃河沿岸之雨季在七八月，今將卜辭中卜降雨的月份加以檢出，其情形便如下表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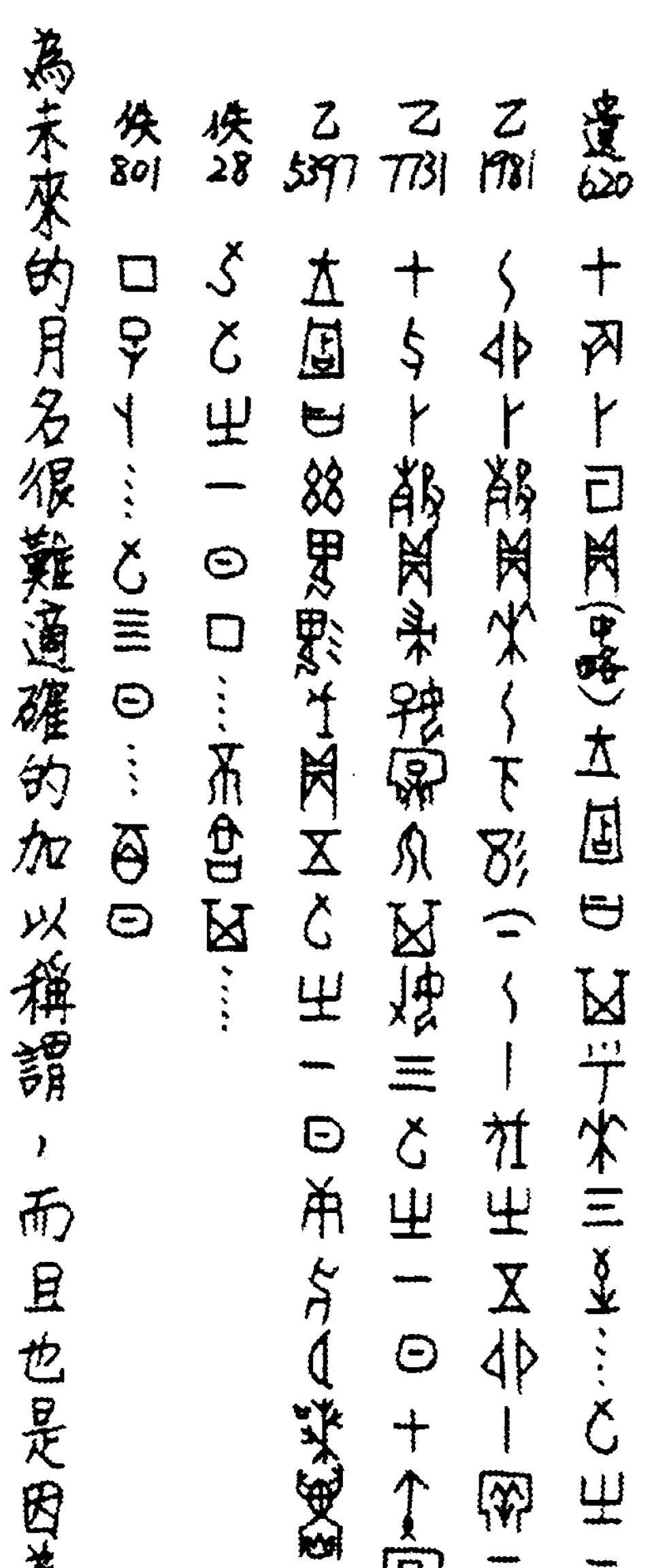


	第一期	第二期	第四期
一月	續一·二七·九 佚七九六		
二月	前七·六·四 天二二	前三·二二·二 前三·一九·三	續存二·二四
三月	京三九三 前三·八·五	續四·二〇·六 京三四二	外二二
四月	佚四〇二 乙三九〇	文一〇〇（同片有[illegible]署名） 誠一三二	外二二四
五月	拾掇二·三四 前三·一六·三	續四·二九·九 續存一四六九（同片有[illegible]署名）	續四·四二·一
六月	續四·二〇·五	續存一二七	
七月	前三·一六·四 京三四一	文九九 鐵一二三	
八月	誠一一九 粹七二一	粹七六八	
九月	鐵六·六·三 前三·二六·六	京三三一五	
十月	續五·七·六	續存四七四	續四·九·三
十一月	乙四八二六 續四·一九·三		續存一〇八
十二月	誠一三四 續六·九·三	京三一七九	京四一四
十三月	前一·四五·六 續三·四·二		

如右表所列，各月都卜降雨，假使月與季節大致相隨的話，那麼在降雨可能性少的乾燥季節裏還去卜降雨，就未免過於離奇了。降雨受卜於每個月的時間，有可能是因為各月都降雨，這就表示了月份與季節的循環是各不相屬的，而採行的是各月都會遇上雨季的曆法。此外即以旱暵（[illegible]、[illegible]）來看也是一樣的，例如下舉之例就卜旱暵於十二月、二月及三月。


佚764
續存下155
續存下156

雨季值於各月的現象，在使用太陰曆時會造成，而用太陰太陽曆（從董說則殷代行太陰太陽曆）仍然不能免於此現象的話，那麼便不得不認為殷代的曆法還極質樸了。不但未行四分術，連置閏法都還未脫離試行的階段，所以無法承認在殷代有像董說那樣的曆法存在。更且第一期至第四期曆法極質樸，那時尚未成立有一定規則來置閏的曆法，這事實從下例可以看出來。卜辭中「某月某日」的記載例極少，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224）之例便屬此，可是一般稱將來的某日的場合，都不是直接說某月某日，而是採用以其日為起點，再稱幾日後的某日之表現方式，這種例子極為常見，列舉如下：


遺620
（下略）
乙1781
乙7731
乙5397
佚28
佚801

如上舉之例，言三旬、五旬、九旬、十旬後，照理應該用月來代替，取代以某月之稱謂的表現方式是更簡明的，可是事實上卻未稱某月，這一定是因為未來的月名很難適確的加以稱謂，而且也是因為置閏不是按一定的規則安排的緣故，可知此期

的曆法還極質樸，未行一定規則的置閏。且儘管行了置閏，各月仍不免會遇上兩季，可見這置閏不能符合太陰曆，因此此期的置閏與次項所述帝乙時的場合一樣，目的並不是使曆年去符合太陽年，而只能說是為了要符合太陰年了。依據帝乙時定曆年為三五〇日，而兩年中置一旬之閏看來，固然是為要脗合太陰曆，可是因為這時期閏月也被使用著，可知曆年當更在三五〇日以下。

總之，從第一期至第四期，月份有大小之分，以及使用十三月、十四月、閏月、閏旬等置閏方式的事實是很明顯的。可是曆年、太陰年、太陽年分別被定為幾日，則還不明瞭。像董說那樣的曆法還未成立。雖然使用著閏月，可是其曆法並不是太陰曆。曆年的日數被定在三五〇日以下。

(二)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的置閏

第五期帝乙時，殷人從第四期的五祀週期之與太陽年的回歸之關係上，終於發現了太陽年的日數是卅六旬或三十七旬。這事實從下表便可明白。

時期	置閏法	理論上之五祀週期	實際實施之五祀週期
第一期	十三月・閏月	三十旬	未詳
第二期	十三月・閏月・閏旬	三十二旬	三十二旬
第三期	十三月	三十五旬	未詳
第四期武乙時	十三月	三十五旬	未詳
第四期文武丁時	十三月	三十八旬	未詳
第五期帝乙時	閏旬	三十八旬	卅六旬、卅七旬
第五期帝辛時	閏旬	四十一旬	卅六旬、卅七旬

第二期理論上的五祀週期是三十二旬，實際上也正用卅二旬的週期，因此如認為武乙及文武丁時分別實施卅五旬及卅八旬的週期，是無何不妥的。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照理武乙時的五祀週期要比太陽年的週期快些，而文武丁時的五祀週期便要比太陽年的週期慢些了。至帝乙及帝辛時，理論上的五祀週期雖然分別為三十八旬及四十一旬，可是實際上卻以卅六或卅七旬來實施，這一定是基於前期武乙、文武丁時的經驗，而曉得了太陽年的日數是在五祀週期的卅五旬與卅八旬間，便將太陽年定為卅六旬或卅七旬，然後以一次的祭祀期間去配合這個太陽年，由此意圖而行置閏。據此知道帝乙、帝辛時是定太陽年為卅六旬或卅七旬的。

其次來考察帝乙時的曆年。下列諸辭都已詳述於帝乙祀譜，為構成王二祀至王廿祀祀譜的例辭。如前所述這些卜辭間月份的推移如果是以三旬為一個月、三六〇日為一年為基準來計算的話，那麼其結果便如例辭下所記。其中有卜辭的月份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一致的，以及卜辭的月份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進行得快而日數前移的兩種場合。王二祀四月至王四祀七月之間、及王

前3277 癸未王卜貞酒彡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自畎在四月隹王二祀

續151 癸酉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工典其[illegible]隹王三祀

續1335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六月甲午彡沃甲隹王三祀

續1512 癸丑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七月甲寅(彡)陽甲隹王四祀

後上207 癸卯王卜貞酒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衣亡尤自畎在九月隹王五(祀)

佚545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五(月甲申)壹祖甲隹王七(祀)

庫1661 癸酉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硈在三月甲戌祭小甲壹大甲隹王八祀

癸未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三月甲申壹小甲劦大甲

癸巳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三月甲午祭戔甲劦小甲

(癸卯)王卜貞旬亡畎王𠧟曰吉在三月(甲辰)祭沃甲(壹)戔甲

遺391 丁未卜貞父丁丁其牢在十月又一𢆶用隹王九祀

戊辰彝 王廿祀十一月戊辰劦武乙配妣戊

這段期間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置閏二旬)

這段期間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要前移一旬

這段期間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要前移二旬

這段期間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要前移一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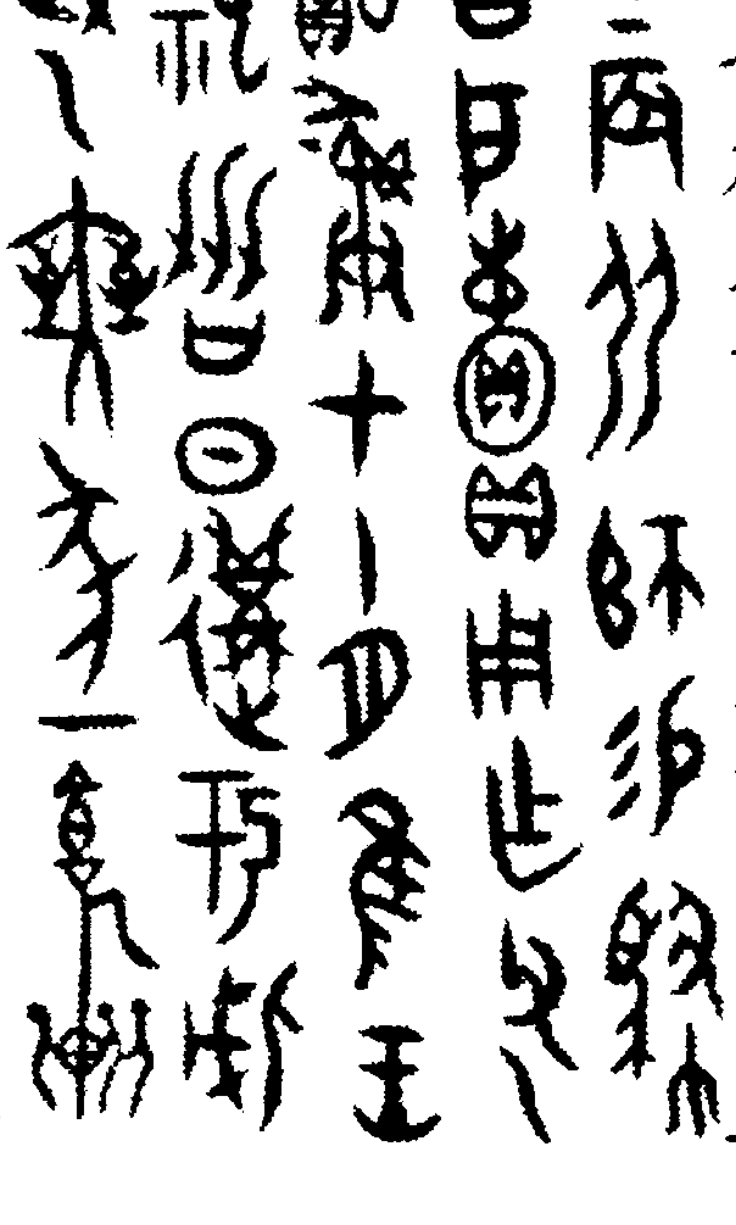
這段期間的三月有四旬(置閏一旬)

這段期間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置閏一旬)

這段期間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前移了十一旬

八祀三月至王九祀十一月之間，其月份的推移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之推移是一致的。而王四祀七月至王八祀三月之間、及王九祀十一月至王廿祀十一月之間，其月份的推移則要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之推移前移。月份之所以前移，乃是由於一年之間的日數少於三六〇日所致。而在這二十祀當中，前移的場合屬正常現象，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的場合反而是異例，可見帝乙時平年的曆年在三六〇日以下，其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的場合乃是經過置閏的。

戊辰彝 (殷文存上十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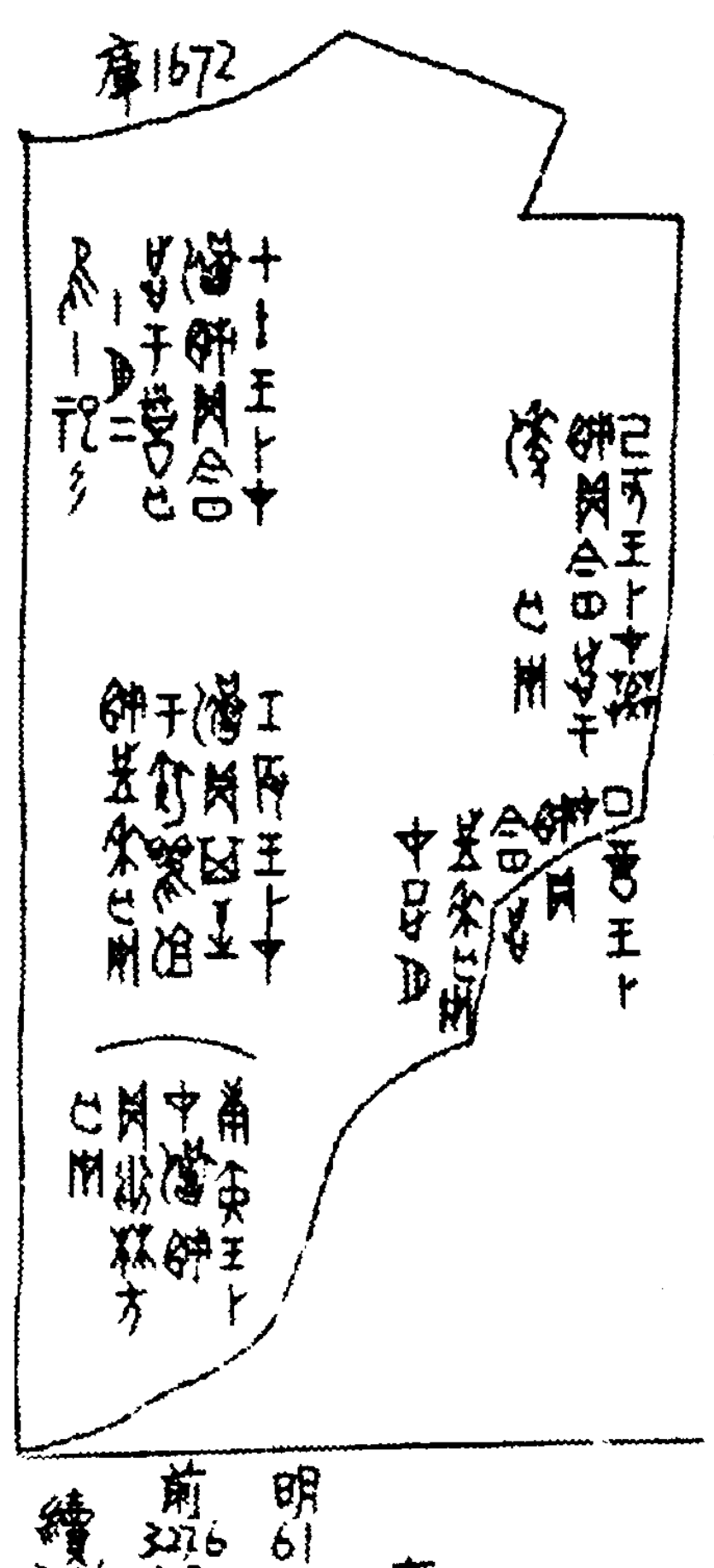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王十祀與戊辰彝的王廿祀的十祀間，其月份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還要前移十旬，可見這期間一年被定作三五〇日。因此以三五〇日為基準來計算右舉的場合的話(參祀譜)，那麼卜辭月份與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符合的王二祀與王四祀間是置了兩旬之閏的、王八祀與王九祀間也是置了兩旬之閏的。又卜辭月份比三六〇日一年內月份日數前移的右舉諸辭，則合於以三五〇

日一年的月份，更且屬於帝乙時的祭祀卜辭，除了一個例外之外，也全符合於以三五〇日為一年的月份，由此可知帝乙時把平年的曆年定作三五〇日。而右舉的置閏情形是王二祀四月與十一月間置有一旬、王四祀七月與十月間置有一旬、王八祀三月置有一旬、王八祀四月與九月間置有一旬，因此除王八祀的曆年為三七〇日之外，王二祀及王四祀的曆年都沒有超出三六〇日。很顯然的像這樣的置閏情形，在帝乙時決不會是為了要去符合卅六旬或卅七旬的太陽年而設的。這個從王二祀到王九祀八祀間四旬的置閏，結果等於是二祀置一旬之閏，把原來三五〇日的曆年增為三五五日，如此置閏的結果，只不過能夠使曆年符合於太陰年，所以可能就是為了使曆年符合於太陰年的目的才採行置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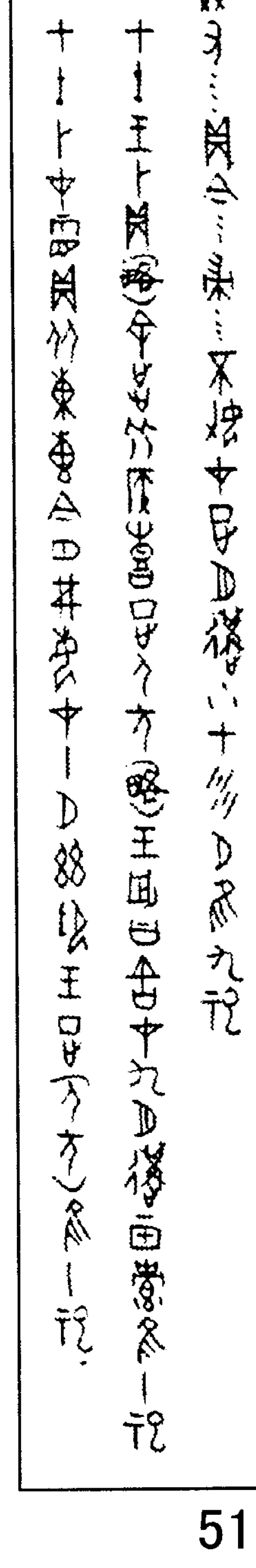
要而言之，帝乙時定曆年為三五〇日，到了此期已漸漸明瞭太陽年的日數是在卅六旬或卅七旬之間，可是還未施行以符合太陽年為目的的置閏法，而只不過是為了符合太陰年，才在八祀間置四旬之閏的。且從王十一祀以降至王廿祀之間，竟連這樣的置閏法也不行了。而只定三五〇日為曆年的日數。像這樣，可知就連到了帝乙時，都還在使用太陰曆。可見說是在此之前殷人已經創行太陰太陽曆，或說有像董說那樣的曆法存在等等說法，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然而到了帝辛時，則創行了以曆年去符合太陽年為目的的置閏法，於是才開始施行太陰太陽曆。

下舉的帝辛王十祀的甲骨片，載甲午在十二月、三日後的丁酉則在正月，可見正月的朔日一定是乙未、丙申、丁酉三者中的一個。現在假定正月朔日是丁酉，來考察王十祀、王九祀和王八祀的情形。(倘依後述則丁酉為正月朔日)

庫1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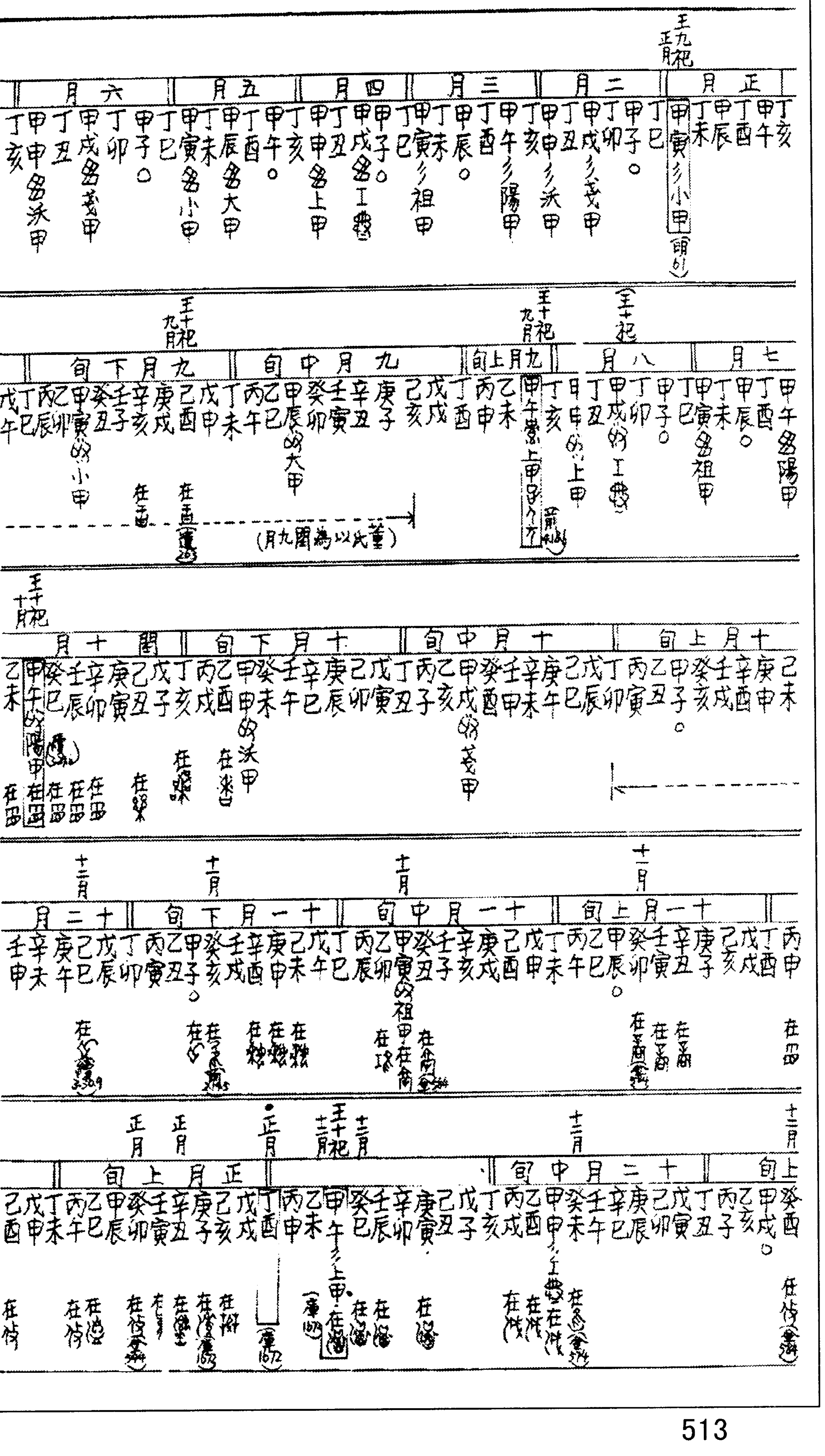
下舉三辭緊密地連續著，構成王九祀、王十祀的祀譜，其事實已如前記。其次將王十祀的祀譜與王十祀的征伐夷方曆程一併列記成表，藉以考察王十祀的置閏情形。



明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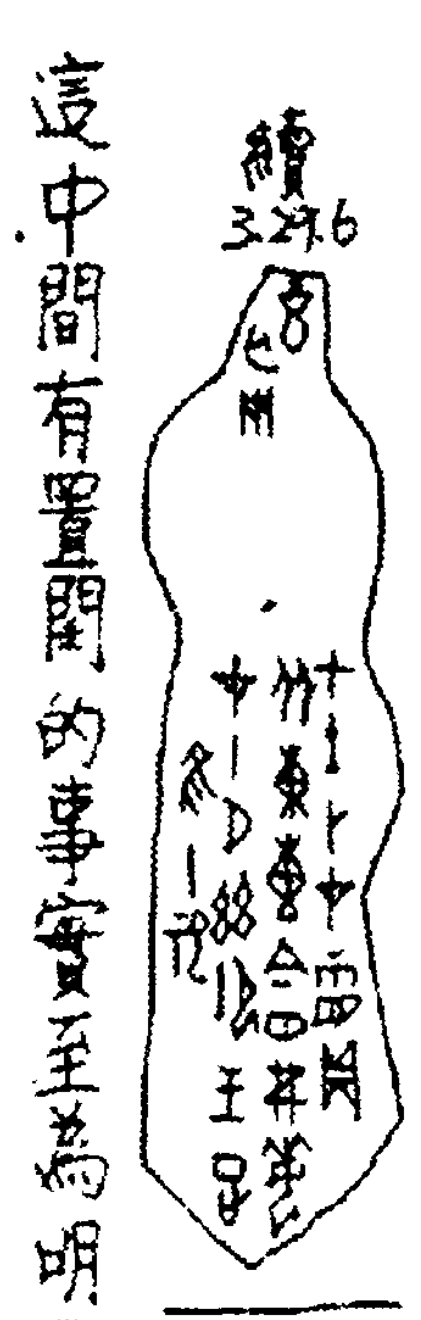
前3276 4181

續3296



王九祀正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明61)
七月
八月
(王十祀)
王十祀九月
九月上旬
九月中旬
九月下旬
(董氏以為閏九月)
王十祀十月
十月上旬
十月中旬
十月下旬
閏十月

右表依據庫1672片以王十祀正月丁酉為朔日。明61片載王九祀的彡小甲行於正月甲寅(癸丑乃小甲彡夕日，彡祀行於甲寅)，前3276 4181片載王十祀的壹上甲行於九月甲午，於是這兩者的關係只有是前者在正月下旬，而後者在九月上旬了，此事實已見前述(祀譜)。從而王十祀的彡祀行於甲午的時間按理應在正月上旬，可是庫1672片卻將之載在十二月，可見這中間一定有置閏。這個事實於前3276 4181片與下舉的續3296片的關係上


續3246

也是一樣的・前3281/4181片所載的甲午在王十祀的九月，因此六十日後的下一個甲午照理應在十一月，可是續3340片卻載於王十祀十月，因此這中間有置閏的事實至為明顯・此事實已為董作賓氏所指出，董氏於此閏以為右表的九月己亥至十月丁卯間為閏九月，謂「此閏九月為無節置閏法之重要基點」，是為董氏置閏說的重要基點（殷曆譜・帝辛祀譜）。假定如董氏所說閏在九月的話，那麼前3276/4181片的九月甲午壹上甲將變成在九月下旬，從而明61片的王九祀正月甲寅彡小甲勢必變成在二月中旬了。假使這中間考慮有小月存在，也不能如明61片所載的在正月，所以此閏九月的假定與卜辭的事實不符（董氏以明61片的彡小甲在正月甲辰，此點直不可解）。然如以不影響王九祀正月甲寅彡小甲的置閏月方式而假定閏月在十月的話，那麼一看右表即知庫1672片的王十祀十二月甲午應變成在十二月上旬。而這就與庫1672同片上載其三日後的丁酉為正月的事實相抵觸了。如此說來，王十祀的九、十月間有置閏的事實固然很明顯，可是不管假定於九月也好、假定於十月也好，總是與卜辭的事實不符，因此認為此閏就是董氏所說的閏月，誠是不妥。一定要認作是閏句才行。以之為一句之置閏的話，那麼不管是在九月或在十月，均與卜辭的事實相符自不待言，而因王九祀正月甲寅彡小甲・王十祀十二月甲午三日後的丁酉為正月，所以這個閏句不能在一句以上。假定此間有一句的小月，或者除非二句的小月有二次，否則置一個月之閏是不可能的。此處置一句之閏的事實，正是帝辛時置閏法是閏句法的明証。至於右述的閏句是在九月還是十月，因為沒有可供決定的資料，誠然遺憾，姑且就定在十月。而依庫1672片所載假定丁酉為正月朔日，再不考慮月的大小，而來考察王十祀的月份的話，結果便如右表。王九祀的彡小甲也因而成了在正月下旬的甲寅。

如右所述王十祀的壹上甲在九月上旬甲午，王九祀的彡小甲在正月下旬甲寅，因此王九祀的月份是很容易加以推定的。而因下舉征伐夷方的卜辭緊密的繫成曆譜，此已如前述乃帝辛王八祀之辭，所以下面就來考察王九祀及王八祀的情形。

前2153 癸巳卜貞王旬亡畎在二月在齊師隹王來征人方

前2407 （癸）亥卜貞王旬亡畎在（三）月甲子[illegible]工典其[illegible]（[illegible]）商師王來征（人方）

續5152 □卯王卜…今□…于…在三月隹王來征（人方）

續3184 ・癸卯卜貞王旬亡畎在五月在商師隹王來征人方

・癸亥卜貞王旬亡畎在五月在商師

前266 癸亥卜黃貞王旬亡畎在九月征人方在[illegible]（林152）

京5552 癸酉王卜貞旬（亡）畎在十（月）隹王（來）征人方（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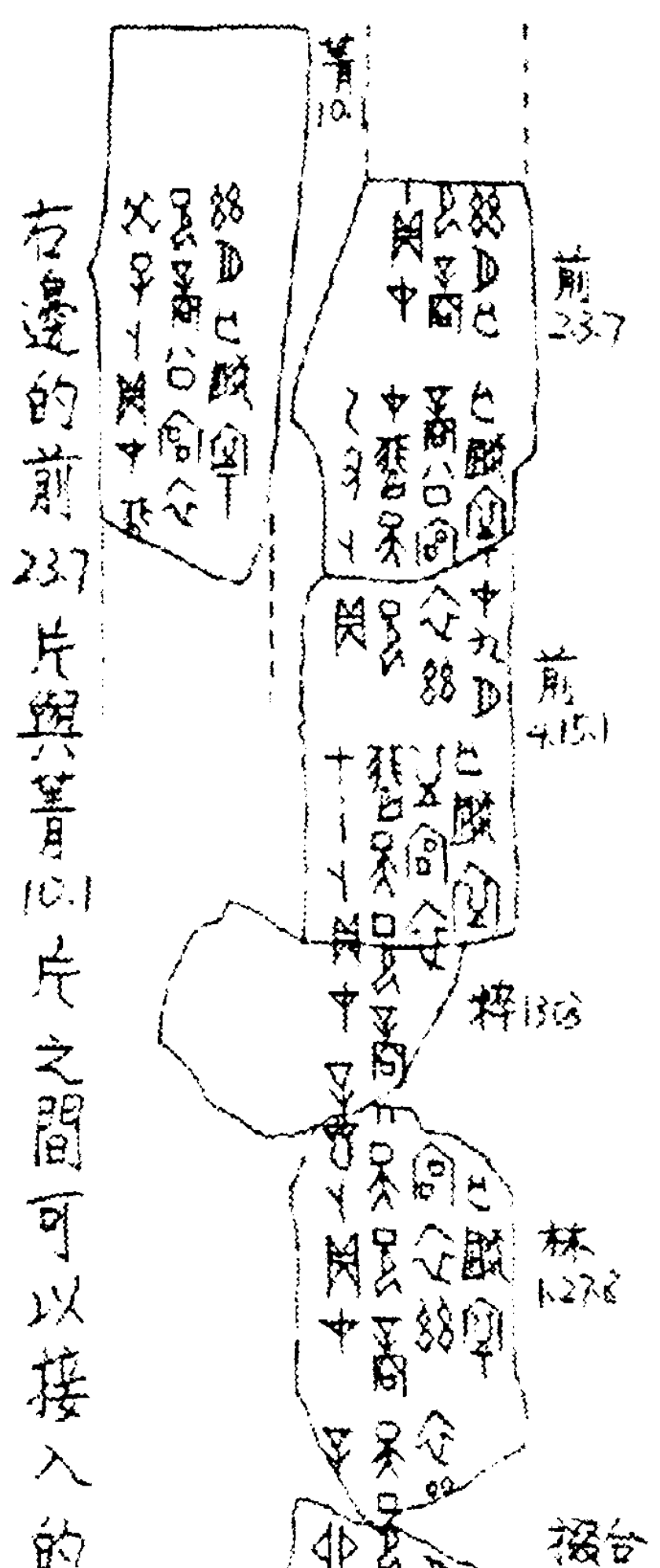
（王八祀）		癸巳		前253癸巳二月在齊師
	三月	甲午。		
		癸卯		
		甲辰	彡祖甲	
		癸丑		
		甲寅。		
		癸亥		
	四月	甲子	翌工典	前2407 甲子四月翌工典在商
		癸酉		
		甲戌	翌上甲	續5152 丁卯四月
		癸未		
		甲申。		
		癸巳		
	五月	甲午	翌大甲	
		癸卯		續3184 癸卯五月在商
		甲辰	翌小甲	
		癸丑		
		甲寅。		
		癸亥		續3184 癸亥五月在商
	六月	甲子	翌羌甲	
		癸酉		
		甲戌	翌沃甲	
		癸未		
		甲申	翌陽甲	
		癸巳		
	七月	甲午。		
		癸卯		
		甲辰	翌祖甲	
		癸丑		
		甲寅。		
		癸亥		
（王九祀）	八月	甲子	祭工典	
		癸酉		
		甲戌	祭上甲	
		癸未		
		甲申。		
		癸巳		
	九月	甲午	祭大甲	
		癸卯		
		甲辰	祭小甲	
		癸丑		
		甲寅。		
		癸亥		前266 癸亥九月在[illegible]
	十月	甲子	祭羌甲	
		癸酉		京5552 癸酉十月在[illegible]
		甲戌	祭沃甲	
		癸未		
		甲申	祭陽甲	
		癸巳		
	十一月	甲午。		
		癸卯		
		甲辰	祭祖甲	
		癸丑		
		甲寅。		
		癸亥		
	十二月	甲子。		
		癸酉		
		甲戌	彡工典	
		癸未		
		甲申	彡上甲	
		癸巳		
	正月	甲午。		
		癸卯		
		甲辰	彡大甲	
		癸丑		
		甲寅	彡小甲	明61正月甲寅彡小甲王九祀
		丁巳		
	二月	癸亥		
		甲子。		
		丁卯		
		癸酉		
		甲戌	彡羌甲	
		丁丑		
		癸未		
		甲申	彡沃甲	
	三月	丁亥		
		癸巳		
		甲午	彡陽甲	
		丁酉		
		癸卯		
		甲辰。		
		丁未		
		癸丑		
		甲寅	彡祖甲	
	四月	丁巳		
		癸亥		
		甲子。		
		丁卯		
		癸酉		
		甲戌	翌工典	
		丁丑		
		癸未		
		甲申	翌上甲	
	五月	丁亥		
		癸巳		
		甲午。		
		丁酉		
		癸卯		
		甲辰	翌大甲	
		丁未		
		癸丑		
		甲寅	翌小甲	
	六月	丁巳		
		癸亥		
		甲子。		
		丁卯		
		癸酉		
		甲戌	翌羌甲	
		丁丑		
		癸未		
		甲申	翌沃甲	
	七月	丁亥		
		癸巳		
		甲午	翌陽甲	
		丁酉		
		癸卯		
		甲辰。		
		丁未		
		癸丑		
		甲寅	翌祖甲	
	八月	丁巳		
		癸亥		
		甲子。		
		丁卯		
		癸酉		
（王十祀）		甲戌	祭工典	
		丁丑		
		癸未		
		甲申	祭上甲	
		丁亥		
		癸巳		
		甲午	壹上甲	前3281/4181 [illegible]人方

右表是以三旬為一個月，王十祀九月上旬甲午與王九祀正月下旬甲寅彡小甲之間，依照前表以丁日為朔日，又自王九祀彡小甲以前則照帝辛祀譜表假定甲日為朔日，然後配上王八祀征伐夷

方的曆譜而成・征伐夷方的續3184片上的「五月癸卯在商」在上旬，「癸亥在商」在下旬，而因前2407片載五月癸卯四十日前的「甲子在商」是在四月，可知五月癸卯是在五月上旬的末日，四月甲子是四月上旬的初日，因此王八祀月份的交替是行於甲日而一如右表的。前266片載癸亥在九月，京5552片載癸酉在十月，因為癸亥在九月下旬，如果此間有小月的話，那麼癸亥勢必要排在十月了，由此可知四月甲子到九月癸亥之間沒有小月。然如前所記王十祀的十二月與正月的交替行於乙未、丙申・丁酉三者中的一日，所以顯然的王九祀十月到王十祀十二月的十五個月當中存有小月，假定王十祀正月始於丁酉的話，則此間廿九日的小月有七次；如始於乙未的話，則有九次。像這樣，小月有的期間置、有的期間又不置，這情形是很奇怪的，可是因此也知道了帝辛時的月份不一定是依照月亮的盈虛而行的。更且將此表與帝辛祀譜表王八祀加以比較的話，便發現此表的四月甲子翌工典是在上旬，而祀譜表的四月甲子翌工典卻排在中旬，兩者間有一旬的差距。可是如前所述在帝辛祀譜裏，可能置於王八祀與王九祀間的一旬之閏，被假定置於王九祀十月，可是依據此表則是不可假定置閏於此的，而一以在「祀譜表改訂」中這個置閏一定要置於王八祀五月以前，再以此表據前2153片所載則癸巳是在二月，所以這個置閏必須置於三月以前・將之推到三月以前的話，那麼祀譜表上四月中旬的翌工典便變成在四月上旬，與此表正相符合了；根據此表也知道了此置閏是置於王八祀三月以前。

如此說來，從王八祀四月到九月之間沒有小月，月份以甲日為始。而如右所述王八祀的置閏是在三月以前，又二月有癸巳，可知以一個月為三十日的月份也行於三月，並從此月行至九月。然從這九月到王十祀十二月的十五個月當中，因為王十祀的十二月與正月的交替是乙未、丙申・丁酉三者中的一日而不是甲日，所以才置上小月，其次數為七次或九次。王九祀的九月以降也和其以前相同，究竟是使用三旬為一個月的月份呢？還是行廿九日的小月呢？可惜沒有可供確定的資料，不過依據下舉接合片的月份　還是可以將之推測出來。

（二月）
癸巳（前2153）
↑
30日
↓
（癸亥）（正月）
↑
30日
↓
（癸巳）（十二月）
↑
29日
↓
（甲子）（十一月）
↑
29日
↓
（乙未）（十月）
↑
30日
↓
乙丑 前237 九月
↑
31日
↓
甲午 前4151（八月）
↑
33日
↓
辛酉 林1278（七月）
↑
30日
↓
辛卯（綴附記）（六月）
↑
30日
↓
辛酉（綴附記）（五月）
↑
30日
↓
辛卯（綴附記）（四月）
↑
29日
↓
壬戌 金621（三月）
↑
29日
↓
癸巳 金621（二月）



右邊的前237片與菁101片之間可以接入的甲骨片雖然尚未發現，可是這個接合片所載卜「茲月亡畎」（茲月亡尤）的卜日與卜日的間隔，一般都是廿九日或卅日，由此可知前237片的乙丑卜與菁101片的癸巳卜之間廿九日有二次、卅日有三次，其卜日大致如右邊所舉。據此則從明376片的癸巳到菁101片的癸巳，兩者間為三六〇日，前4151片載卜日乙丑於九月，因此以之為基準的話，就可排成如515頁所舉的月份，可知「茲月亡尤」卜於每月的月初，其間廿九日之月置有六次，卅一日之月置有一次、卅三日之月置有一次・如前所述帝乙時的平年是三五〇日，而右例卻作三六〇日（因菁101片的卜日載作癸巳，所以認作三五〇日的曆年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這是帝辛時某年的月份・帝辛時以平年為三六〇日，廿九日之月置有四次、卅日之月置有八次，更將剩下的四日分成三日與一日，而加進兩個卅日的月裏。東世澂認為殷的曆法一定是一個月為三十日，而以三六六日為一年（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殷商制度考」），這說法純屬臆說。又董作賓氏主張一年為三六六日的說法是不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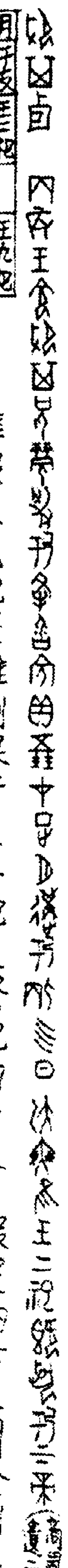
依據右邊月份的日數，試來解釋王八祀至王十祀的月份的話，那麼從王八祀三月至九月的七個月，每個月都是卅日，這可能是碰巧這段期間應該有八次的卅日之月聚集一起所致，其餘一次的卅日之月與四次的廿九日之月以及零數的四日則排在此期的前後。又從王九祀的正月甲午至王十祀的十二月甲午之十二個月間，因為超出了三六〇日，所以其間必有置閏，其事已見前述。而王十祀十二月甲午三日後的丁酉被載作正月，從王九祀的十月至此的十五個月中間，小月有七次或九次，其事亦已見前述。如右所述一年中小月置有四次乃是帝辛時的曆法，所以可能這個四次的小月是排在王九祀正月至王十祀十二月的一年之間，再加上如右所述王九祀正月的前一年之末即王九祀之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都是小月，於是這個十五個月中間成為小月有七次的事實，與

右邊的推測正好符合。而因其間不可能有七次以上的小月，所以前面所設七次或九次的小月（王十祀的正月）（始於丁酉的場合則為七次，丙申的場合則為八次，乙未的場合則九次），以七次的場合為妥當。可知王十祀的正月乃始於丁酉。從而可知王九祀的正月是以甲日三日前的辛卯開始，而十二月則以王十祀的十二月丙申終了。這一年屬閏年，有三六六日，置有六旬之閏。依據以上所述，則帝辛時定平年為三六〇日的事實已經可以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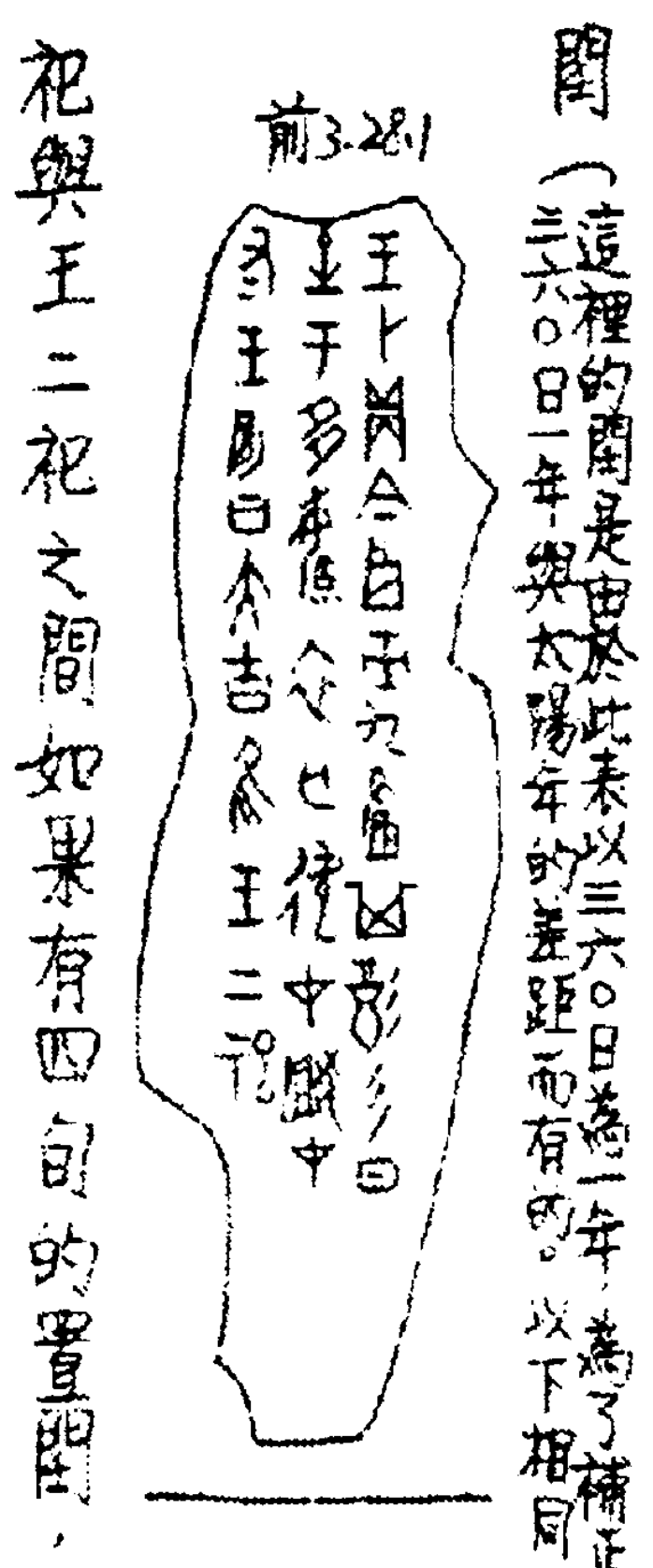
當考察第五期祀譜時，先假定一年為三六〇日，一個月為三旬，以這樣場合的月份之推移做為基準，而考察完了帝乙、帝辛兩期月份的推移及其間的置閏，再根據考察的結果，知帝乙時的月份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還要前移一些，帝辛時的月份則比三六〇日一年的月份還要後移一些，由此可知帝乙時定曆年為三六〇日，或少於此數；而帝辛時則定曆年為三六〇日，或多於此數。這是因為如前所記帝乙時定平年為三五〇日，以符合太陰年為目的而置閏，而尚未創行以符合太陽年為目的的置閏所致。至於帝辛時則定平年為三六〇日，而更行置閏所致。其置閏是為了要補正與帝辛時假定的太陽年之間的差距而置閏的。從卜辭上月份的推移來考察其置閏的話，則知此閏是以符合太陽年為目的而置的。又帝辛時如何得以確知所認為的太陽年的日數，下面就來考察這問題。

如前所記王九祀小甲的彡祀是在正月下旬的甲寅，因此從祀序表可以明白看出大甲之彡祀當是在正月中旬的甲辰，又這一旬的丙午日也舉行大乙配妣丙的彡祀。像這樣，既確知了王九祀裏大乙配妣丙的彡祀的月日，而下舉金文載王二祀大乙配妣丙的彡祀是在正月丙辰（此金文是帝辛時物，事實可參照祀譜），因此在王九祀與王二祀之間，使符合於太陽年的置閏是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來的。

月	10			11			12			正		
干支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王三祀												
王九祀								彡工典	彡上甲	○	彡大甲	彡小甲


（商周金文錄遺二七四・三）

準照王九祀來推測舉行王二祀之祭祀的干支，假定兩者之間全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那麼王二祀的彡大甲當是行於甲辰。而假定全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那麼從上舉之表可以很容易地推測出彡大甲是在甲午舉行（參帝辛祀譜）。大乙妣丙是受祀於與大甲同旬之丙日的，而金文把在王二祀的祀日載作丙辰（甲寅之旬），因此從表上來找甲辰與甲午之間的丙辰的話，就可發現是在十一月的甲寅之旬。此表的十一月是王九祀的月份，而王二祀將之載於正月，可知其間有四旬或至六旬的置閏（這裡的閏是由於此表以三六〇日為一年，為了補正三六〇日一年與太陽年的差距而有的。以下相同）。更且下舉的甲骨片載王二祀的彡上甲行於十二月的某日，


前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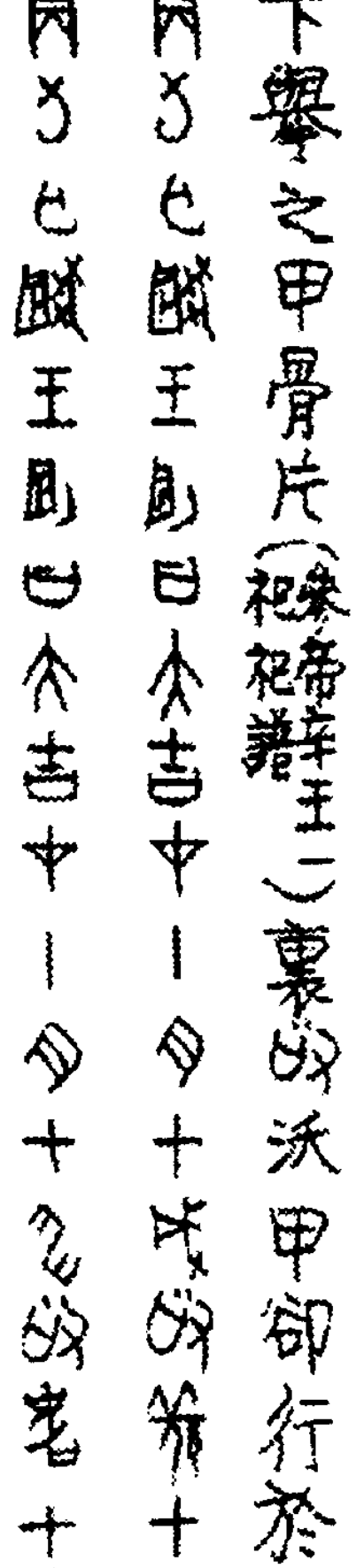
按之祀序表，則上甲受祀於大甲之祀二旬前的甲日，而如右所述王二祀的彡大乙妣丙（與大甲同旬）是在丙辰（甲寅之旬），可知彡上甲是在甲午，上舉甲骨片這個甲午就在十二月。如右所述王九祀與王二祀之間如果有四旬的置閏，那麼王二祀的彡大乙妣丙當是在正月上旬的甲寅之旬，而彡上甲則是在十二月中旬的甲午。又如果有五旬的置閏，那麼王二祀的彡大乙妣丙當是在正月中旬，而彡上甲則是在十二月下旬的甲午，這兩者的場合都有可能。至於如果有六旬的置閏，則彡大乙妣丙便要在正月下旬，而彡上甲便變成在正月上旬了，因此可知六旬以上的場合是不妥當的。以下就必須來考察四旬和五旬的置閏究竟何者才是正確的。

如右所記王二祀大乙妣丙的彡祀是在正月甲寅之旬的丙辰，而這個正月甲寅在王二祀與王九祀之間置四旬之閏的場合下則在正月上旬，在置五旬之閏的場合下則在正月中旬，因此如果依據祀序表將彡祀大乙妣丙以前所舉行的祭祀加以補足列成一表的話，便可得到如下的情形。如下所舉（骨之文化圖一）辛酉王田……在十月隹王三祀劦日（綜述三四一頁）——舉在王三祀行劦祀於十月辛酉（甲寅之旬），因此依據這個記載，右邊所提出四旬或五旬的置閏究以何者妥當，就可以判斷出來了。祭祀週期有三十六旬與三十七旬兩種場合，依據下表試推測在王三祀十月甲寅之旬的辛酉舉行的劦祀第三祀之劦祀的場合，發現表上十月裏並沒有甲寅，所以只好求之最近於十月的甲寅，則得之於劦祖甲之日。而舉行這個劦祀祖甲的甲寅之旬的辛酉日乃舉行小辛的劦祀之日，這事實可以從祀序表查証明白。所以如果這個劦祖甲的甲寅是在王三祀十月的話，那就與右舉之辭一致了。假定王三祀使用三十七旬週期的話，那麼王二祀的劦祖甲到了王三祀則行於甲子，於是十月甲寅之旬的辛酉就不是舉行劦祀之日了，可見這個週期的場合並不適合。可是假定王三祀使用三十六旬週期的話，那麼王二祀的劦祖甲到了王三祀則行於甲寅，此旬的辛酉日便舉行著小辛的劦祀。而王二祀與王九祀之間，其置閏為四旬時候的月份，因如右所記彡大乙妣丙是在正月上旬，所以劦祖甲在王二祀便是在十一月上旬；到了王三祀，假定王二祀與王三祀之間有一旬的置閏的話，那麼就變成是在十月了。又王二祀與王九祀之間其置閏為五旬的時候，則王二祀的劦祖甲是在十一月中旬。而王二祀與王三祀之間如果不假定有二旬的置閏的話，那麼到了王三祀的劦祖甲就不在十月舉行了。在以三十六旬週期為一年的表上，一祀中假定有二旬的置閏是不妥當的，因此不得不換上一旬置閏的場合。如此說來，則知王三祀使用三十六旬週期，王二祀與王九祀之間有四旬的置閏。而王二祀與王三祀之間有一旬之置閏的場合，則在王三祀的十月辛酉舉行劦祀。除此之外，其他場合都不成立。由此可知王二祀與王九祀之間的置閏為四旬（以補正三六〇日一年與太陽年之差）。

<table>
<tr><td>置五旬閏</td><td colspan="2">九月</td><td colspan="3">十月</td><td colspan="3">十一月</td><td colspan="3">十二月</td><td colspan="3">正月</td></tr>
<tr><td>置四旬閏</td><td colspan="3">九月</td><td colspan="3">十月</td><td colspan="3">十一月</td><td colspan="3">十二月</td><td colspan="2">正月</td></tr>
<tr><td rowspan="2">王二祀</td><td>甲寅</td><td>甲子</td><td>甲戌</td><td>甲申</td><td>甲午</td><td>甲辰</td><td>甲寅</td><td>甲子</td><td>甲戌</td><td>甲申</td><td>甲午</td><td>甲辰</td><td>甲寅</td><td>甲子</td></tr>
<tr><td>劦小甲</td><td>○</td><td>劦戔甲</td><td>劦羌甲</td><td>劦陽甲</td><td>○</td><td>劦祖甲</td><td>○</td><td>○</td><td>彡工典</td><td>彡上甲</td><td>○</td><td>彡大乙妣丙</td><td>彡小甲</td></tr>
<tr><td>王三祀</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劦祖甲（三十六旬週期）</td><td>劦祖甲（三十七旬週期）</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如右所述，王九祀與王二祀之間的置閏已經清楚了，所以下面就來考察王二祀與王一祀之間有無置閏。因王二祀彡祀大乙妣丙是在正月上旬的甲寅之旬，所以同樣王二祀的劦祀沃甲當是在十月上旬的甲申，其情形如右表所舉。根據這個劦沃甲的時間來推測王一祀舉行劦沃甲的月份與干支，則結果是王二祀使用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下，王一祀的劦沃甲在甲申；使用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下，則在甲戌。其間不加置閏的話，則甲申是在十月，甲戌是在九月，此情形見下表即可明白。但是下舉之甲骨片（參帝辛祀譜王二）裏劦沃甲卻行於十月甲戌，由此可知王二祀是用三十七旬週期，其間有一旬的置閏。

月	九月			十月		
干支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王一祀						
王二祀				劦沃甲		


續1.50.5

根據以上所述，知道了王一祀至王十祀十二月之間，為補正三六〇日曆年與太陽年之差而置閏，這閏旬插置的情形如下：王一祀與王二祀間、王二祀與王三祀間各有一旬，王三祀與王九祀有三旬，王十祀與王十一祀間有一旬。而依據祀譜，則王六祀與王七祀之間的閏旬是在王六祀五月以前，王八祀與王九祀之間的閏旬如前所記是在王八祀三月以前，王十祀與王十一祀之間的閏旬在王十祀九月或十月。從而王六祀與王八祀的兩閏之間大約是二十一個月，王八祀與王十祀的兩閏之間大約是二十個月，結果大約是每二十個月有一旬的置閏。準此比例的話，那麼右說的六次閏旬可能被安置成如下的情形。由此可知十祀之間置有六旬之閏，所以這十祀之間的日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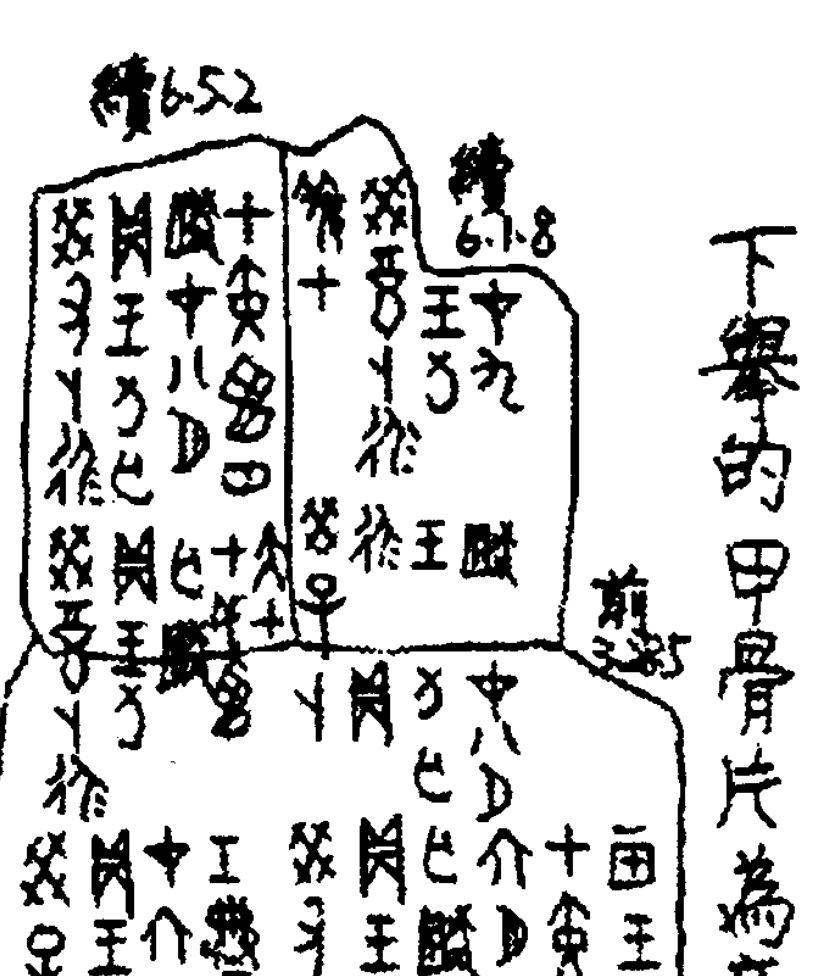
王一祀—（置閏）—王二祀—（置閏）—王三祀—（置閏）（置閏）（置閏）—王九祀—王十祀—（置閏）—王十一祀

（王祀）王一祀↓王二祀↓王三祀↓王四祀↓王五祀↓王六祀↓王七祀↓王八祀↓王九祀↓王十祀

（置閏）（五月）↑—二十個月—↓（一月）↑—二十個月—↓（九月）↑二十個月↓（五月）↑二十一個月↓（二月）↑—二十個月—↓（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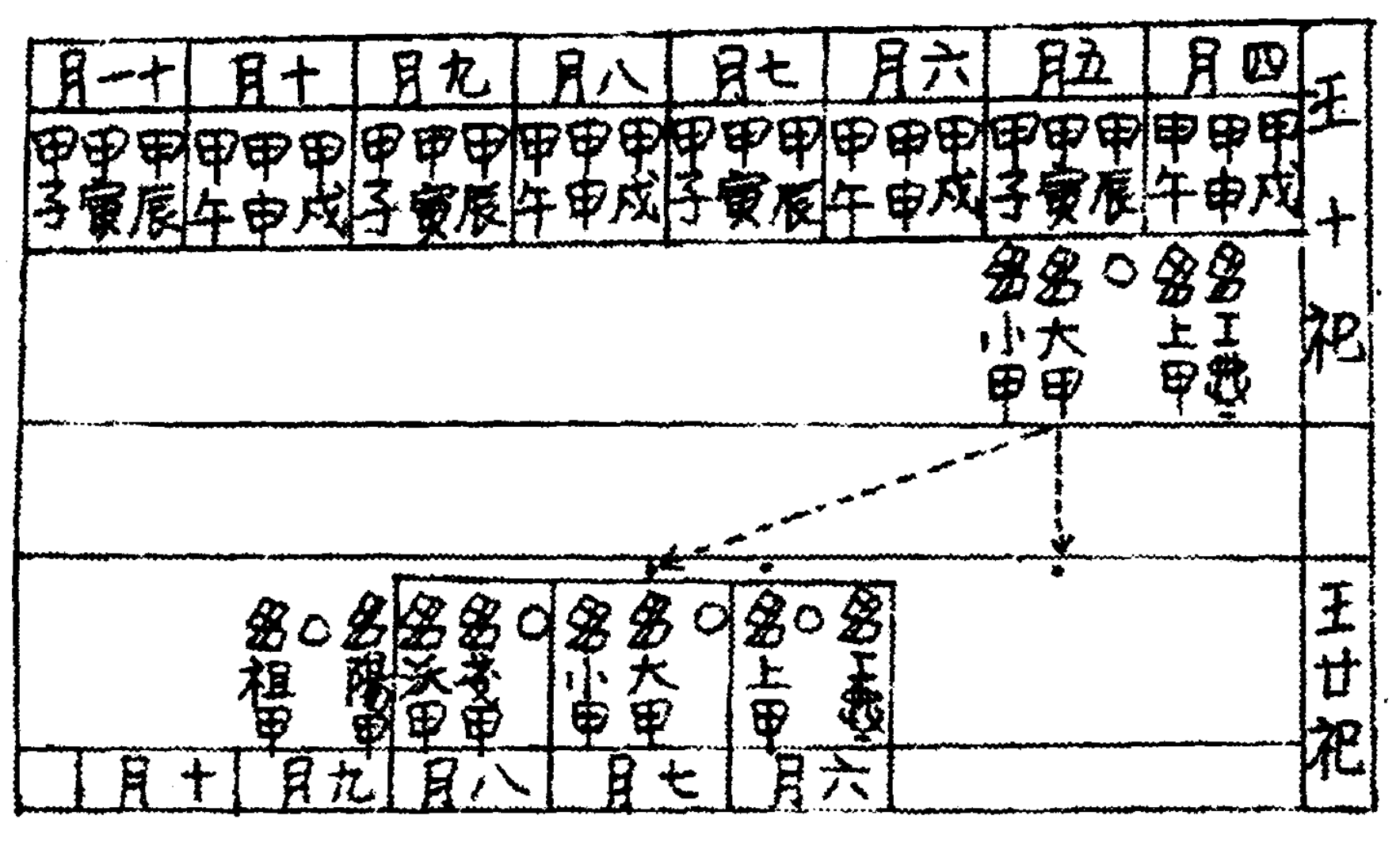
360日×10祀＋60日＝3660日）三六六〇日，而因為其間的太陽年之日數為三六五二、五日，所以兩者的差數是七日半。根據此置閏可知雖然殷曆日數稍為超前，但大致可以合上自然年。以下就須來考察王十一祀至王廿祀的置閏情形。

下舉的甲骨片為帝辛王廿祀之物（參祀譜），可繫成如下所記的祀譜。如前所記王十祀的十二月下旬甲午舉行上甲的彡祀，那麼顯然上甲的翌祀是行於四月下旬的甲午。依據這翌上甲的時間來推測王廿祀翌上甲的月份與干支，結果是：如王十祀與王廿祀之間全用三十六旬週期的場合，則王廿祀的翌上甲是行於甲午；如全用三十七旬週期的場合，則翌上甲是行於甲戌，這情形試見下表便可明白。然因右舉甲骨片王廿祀的翌上甲行於甲寅，所以只有從表上去尋求三十六旬週期場合的甲午與三十七旬週期場合的甲戌之間的甲寅之日，這樣的話，則可以找到五月甲寅和七月甲寅兩天，而翌上甲當行於其中的一天。


前3.28.5　續6.1.8　續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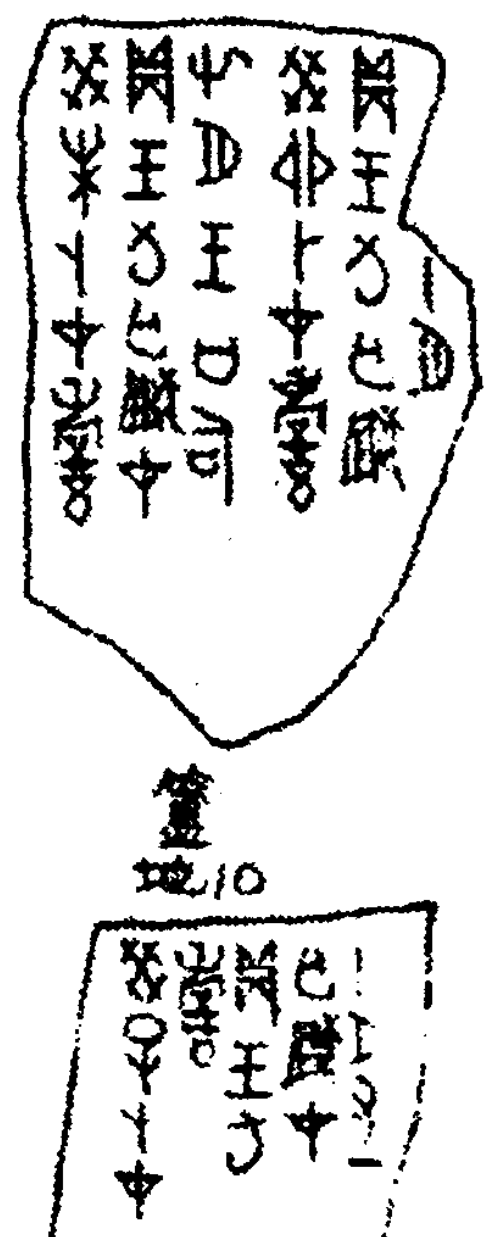
六月			七月			八月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翌工典	○	翌上甲	○	翌大甲	翌小甲	○	翌戔甲	翌沃甲

王二十祀的這個甲寅被記在六月下旬，如果要使右記的五月到了王廿祀成為六月下旬的話，那麼王十祀與王廿祀之間必須有三十一旬的置閏，至於在七月甲寅的場合，則必須有二旬的置閏。王十祀與王廿祀之間不可能有三十一旬的置閏，所以五月甲寅的場合不能成立，從而只有採用七月甲寅的場合了。因為十祀之間置閏二旬未必不當，所以這個假設可以成立，據此可知王十祀四月下旬至王廿祀六月之間有二旬的置閏，王十祀的七月甲寅到了王廿祀是在六月下旬。這項推測是正確的事實可以從下舉的甲骨片得到証明。這兩片甲骨所載舉行貞卜的地名既相同，且癸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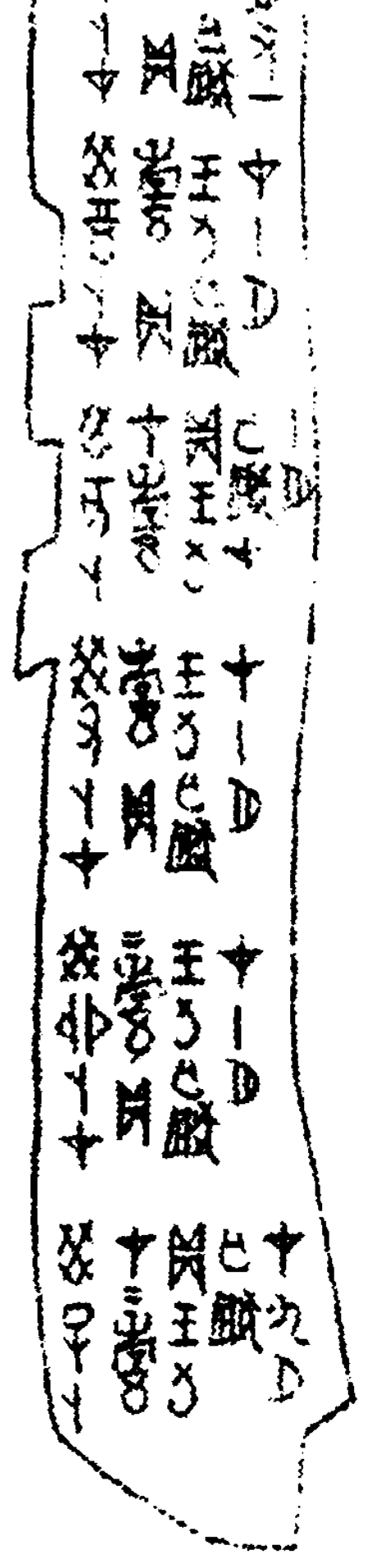


都載作十月，可見是同時卜，而因前述片載曰王廿司（司乃祀之假借）、簠地10片所載的癸卯（甲午之旬）在十月上旬，可知王廿祀的十月上旬有甲午—癸卯之旬，這個結果與上表所見王廿祀的甲午—癸卯在十月上旬的情形正好符合，從而可知王廿祀的彡上甲是在六月下旬的甲寅，右邊的推定是正確的。

前2.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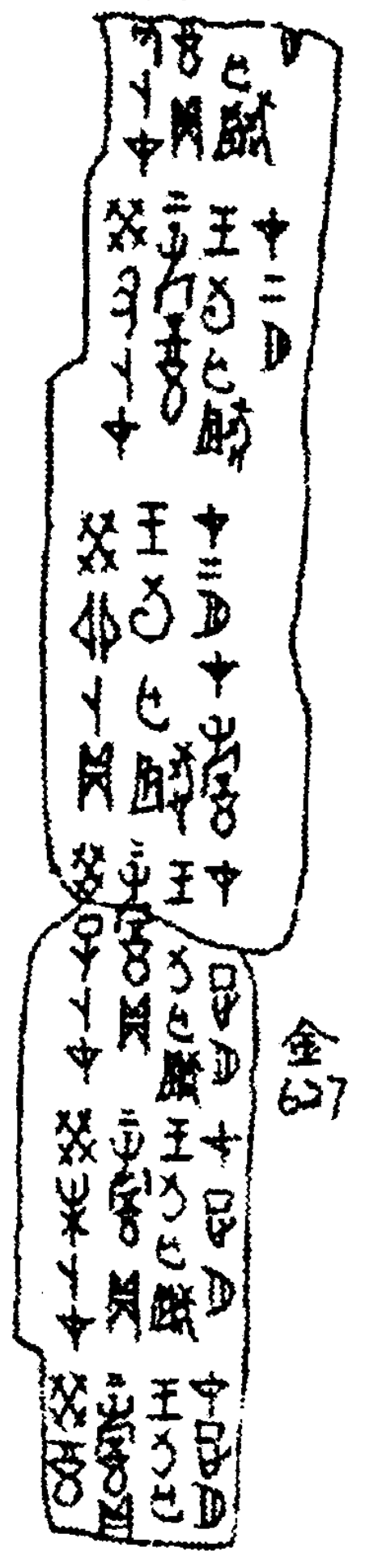


簠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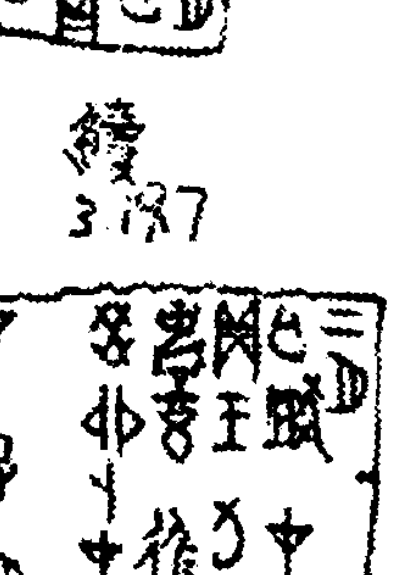


這個簠地10片載十月長達四旬，可知王廿祀末的十月份有閏，癸卯、癸丑、癸亥、癸酉都在十月。然而下舉的兩片甲骨與右舉的簠地10片同在三嘗地受卜，假定簠地10片上的癸酉是在十一月的話，那麼就變成十一月為癸酉、癸未、癸巳，正月為癸酉、癸未、癸巳了，這便正好與金627片正月為癸酉、癸未、癸巳的記載一致，所以這兩者可能是同時卜，簠地10片上的癸酉當不在十月而是在十一月，可知片上的癸酉卜辭「中—D〼—」的「〼—」缺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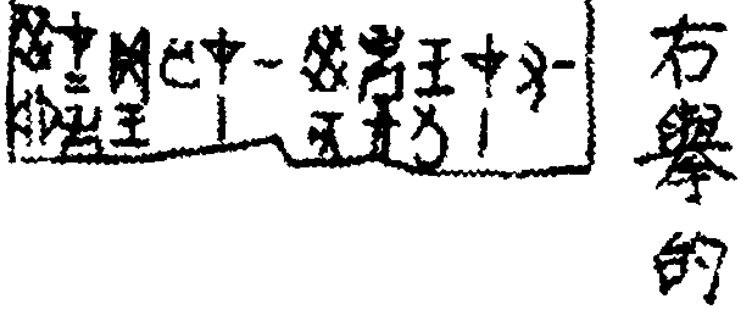
前2.14.2



金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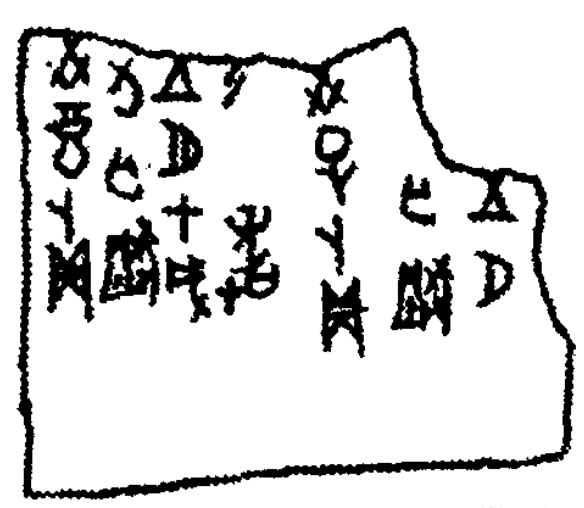


續3.13.7



下舉的甲骨片是王廿一祀之物（參帝辛祀譜檢討），此片記載五月上旬的甲戌舉行陽甲的彡祀，將之依據王廿祀的祀譜來考察的話，則知王廿一祀使用三十六旬週期，王廿一祀的𢦔工典與彡陽甲之間有一旬的置閏，這些事實已見前述。因此王十祀末至王廿一祀末的置閏，總共不過是前記的二旬加上這裡的一旬，只有三旬而已。從這裡再到王卅祀末的置閏，如下所述為二旬，因此王十祀末至王卅祀末一共是有五旬的置閏

林1.1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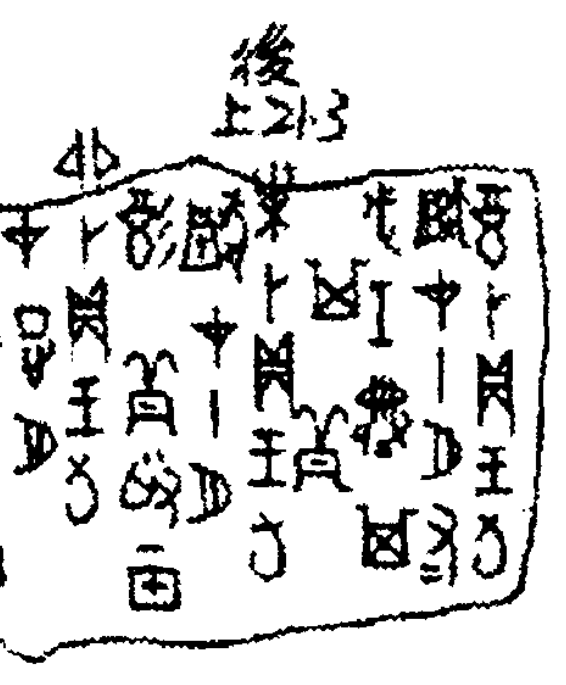


下舉的甲骨片為王卅一祀之物，將之依據王廿祀的祀譜來考察的話，則王廿祀與王卅祀之間有三旬的置閏，而這三旬當中的一旬如右所述是在王廿一祀，所以至王卅祀止有二旬的置閏，此結果一如帝辛祀譜的檢討。第五期卜辭卜辭屬王卅一祀以後的祭祀記事就沒有了，而此片所載月份與漢書律曆志所引周書武成的伐殷之月

>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合。王卅一祀以後，一月有壬辰、二月有甲子的場合要等到王五十祀以後才再有，可知帝辛在王卅一祀以後不數年就滅亡了（參帝辛祀譜檢討）。

後上21.3



如此說來，從王十祀末至王廿一祀末置閏有三旬，再至王卅祀末則有二旬，這和王十祀以前的六旬置閏比較起來，其頻度只有二分之一，而到王廿一祀末為止有九旬的置閏，所以這時曆年比太陽年的日數要落後二十天（365.25×21－360×21＋90＝20.25）。到了王卅祀末則有十一旬的置閏，因此比太陽年的日數落後了四十七日半（365.25×30－360×30＋110＝47.5）。

要而言之，帝辛時定平年為三六〇日，閏年則置閏一旬。王十祀以前大約每二十個月置閏一次，計置有六旬。王十祀末曆年比太陽年超前了七日半，可是王十祀以後，其置閏頻度減了一半。至王廿一祀計置閏九旬，較太陽年落後二十日。至王卅祀計置閏十一旬，較太陽年落後了四十七日半。從而至王十七祀時計有八旬的置閏，其時曆年與太陽年大略一致。而根據這個二祀置閏一旬的比例來補正三六〇日的曆年與太陽年之間的差數，那麼便可知太陽年大約可能在三六五日前後。然王十七祀以後置閏的次數減了一半，結果到王卅祀末產生了四十七日半的差距，可見當時還沒有正確的曆法。

總結以上所述，殷代月份有大小之分，其置閏大致可以區分為十三月法與閏旬法。前者行於第一期至第四期，後者行於第五期。前者的目的是在使曆年符合太陰年或符合太陽年、雖然所知有欠明確，可是因為帝乙時都還在使用太陰曆，而未用太陰太陽曆，可知第一期到第四期還是使用太陰曆的。十三月法的目的可能就是為要符合太陰年才有的。這段期間的月份和自然年的季節

是游離的，雨季值於各月的曆法被使用著便是旁證；又對未來的月名不能適確地預定，這也表示了當時曆法的質樸。到了第五期則將十三月法完全拋棄，而用閏旬法。帝乙時基於前代的五祀週期與太陽年回歸的經驗，終於漸漸明白了太陽年大約是在卅六旬與卅七旬之間（在此以前曉得太陽年的契機並不存在），可是還沒有使曆年符合於太陽年，其初期定平年為三五〇日，並以符合太陰年為目的而置閏。可是到了王十一祀以後，連這個置閏也不行了，只定曆年為三五〇日，一直到王廿祀。然而到了帝辛時的置閏就是以與太陽年符合為目的而行的了。這段期間平年定為三六〇日，王十七祀以前大約二祀置一旬之閏，與太陽年大致可以相合，由此可知太陽年已被推定為三六五日前後。可是從王十七祀到王卅祀末之間卻有失閏，結果與太陽年之間造成了四十七日半的差數。

如此說來，殷曆到了帝辛時已漸漸步入太陰太陽曆期，稍為能夠與太陽年相符，可是到了王卅祀末還是有四十七日半的差數。又大小月的配置也沒有一定的規則，更且卅一日、卅三日的月份也被使用，因此不得不認為那時曆法還沒有成立，像董作賓氏在殷曆譜中所敘述的曆法是不存在的。從而堯典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把太陽年定作三六六日，而以閏月定四時的曆法，顯然是殷代以後才有的。不過還得注意在春秋中期使用土圭法以前太陽年已被認為在三六五日前後了。周代雖然使用十三月（中鼎（嘯堂一・一〇）、趞尊（三代一一・三四・三）、受尊（三代一一・三六・三）、小臣靜彝（攈古三・三・五七）），可是其既然是步入太陰太陽曆期以後的十三月，不用說當然與殷代的十三月是兩回事了。

一九五八、二、廿六　風雪之日　擱筆——

跋

過去當一九五三年七月「祭祀卜辭之研究」油印刊行的時候，董作賓氏的「殷曆譜」還未被引進我國，那年九月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首先有機會見到這部書，從這部書得知董氏已經研究五祀而做成了祀譜，其五祀的祀序和拙著的結論大略一致，此事很令我驚異。其後董氏也見了拙著，不期而到達同一結果，既驚且喜的作了如下的敍述：

○「祭祀卜辭之研究」著者是島邦男氏，島邦男氏是未見過殷曆譜的，但是他用了斷代法、分為五期之後，所得結果，關於五種祀典部分，幾乎和我的祀譜相同，這種深入鑽研的精神，令人驚佩。（大陸雜誌九卷四期）

○前年接到一厚册島邦男所著的「祭祀卜辭之研究」，我批覽之下，非常驚喜，覺得我的斷代研究法，在東瀛已被普遍採用了。驚的是島邦男氏搜輯材料的豐富、研究工夫的精勤；喜的是他於第二期和第五期卜辭中的祀典，理出的「祭壹劦彡翌」五種祀典，竟和我的祀譜不謀而合。他幾乎把全部卜祀之辭，分為五期，都整理過，其間很多是我打算做而沒有做的工作，對於我將來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中日文化集、甲骨學在日本）

○關於祀典，根據分期研究而全部整理卜辭者，僅有日本島邦男氏一人而已，他曾下過很大的工夫，盡力于分類分期工作，成「祭祀卜辭之研究」一書，成績是斐然可觀。（大陸雜誌十四卷九期）

○去歲日本島邦男氏發表其專著祭祀卜辭之研究，材料豐富，功力勤謹，鑽研精密，乃利用分期研究法之結果。其成績卓越，至堪驚佩。其中五祀之祭儀，真與余殷曆譜祀譜之研究結果，暗相契合，所異者但未能據以譜列殷代曆法耳。（金匱論古綜合刊今日之甲骨學）

自那時以後，我又重加潛心鑽研，改訂前著之所論，更進而研究貞人、祀譜、社會、曆法等。於焉脫稿，誠不勝其喜悅。

著者識

附錄　殷墟卜辭綜類之"本書緣起"

三十多年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宇野哲人先生在授課之餘，從金文談到甲骨文，認為甲骨文字是僞作的。這問題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我想總有一天要來研究它。從此我的興趣便逐漸傾向於文字方面，罄阮囊之資買進了文字學的書籍，以及甲骨文的資料，可是讀唐蘭氏的古文字學導論已是驚惶無策，而對孫海波氏的甲骨文編，更是望洋興嘆，以這樣不成熟的學問基礎，實在還不知甲骨學的入門處，只有將之堆置一旁了。其後偶然的研究「上帝」的神格問題，從朱子上溯到詩、書，怎麼樣也弄不出結果，我想在甲骨文的世界裏，上帝究竟是怎麼樣一回事呢？於是鼓起勇氣，決心把有關上帝的甲骨文全部調查解讀出來，在文求堂受教，從這問題著手，是為我進行研究卜辭的動機。

進行研究後，令人驚訝的是，越研究就越發現甲骨文字的解釋充滿了偏見與臆說，真像是「群盲摸象」一樣。我對根據字形來解釋文字的方法感失望，同時也感覺出有其限界，至於根據音韻解釋文字的方法，又甚覺不安，於是日夜思考著，難道真沒有較好的方法嗎？有一次忽然想起漱石的小說裏，有「科學是把對象加以固定而據以成立的」之意思的說法，我想卜辭的資料真是無從加以確定嗎？但是以連被記載於甲骨文編的那些資料，究竟在日本能不能見到都不知道的我來說，這個念頭純是夢想了。後來有關上帝的問題我看了平岡武夫教授的著書，因為他利用了甲骨文字，所以忽然想起如果去會見這位先生的話，那麼不就可以知道甲骨文字在日本研究的狀況了嗎？於是乘坐擁擠的火車，滿不在乎的去了，這是戰後不久的事情。

與平岡教授的會晤，是使我與甲骨學結上不解之緣的契機。此後好幾次從東北的偏僻鄉間，親至京都的人文科學研究所，有時候停留好幾天，盡力去收集甲骨文字的資料。有一天，教授講索引問題，在無意之中談到美國人的研究日本語，是採用將日本語的語言結構從幾冊的書籍裏精密地分析歸納出來的方法。聽了之後，我馬上想到：「是了」，就把這個方法採進來用在卜辭的解讀裏。於是一面根據研究所所得的資料從事「祭祀的研究」，一面孜孜矻矻地做資料的分析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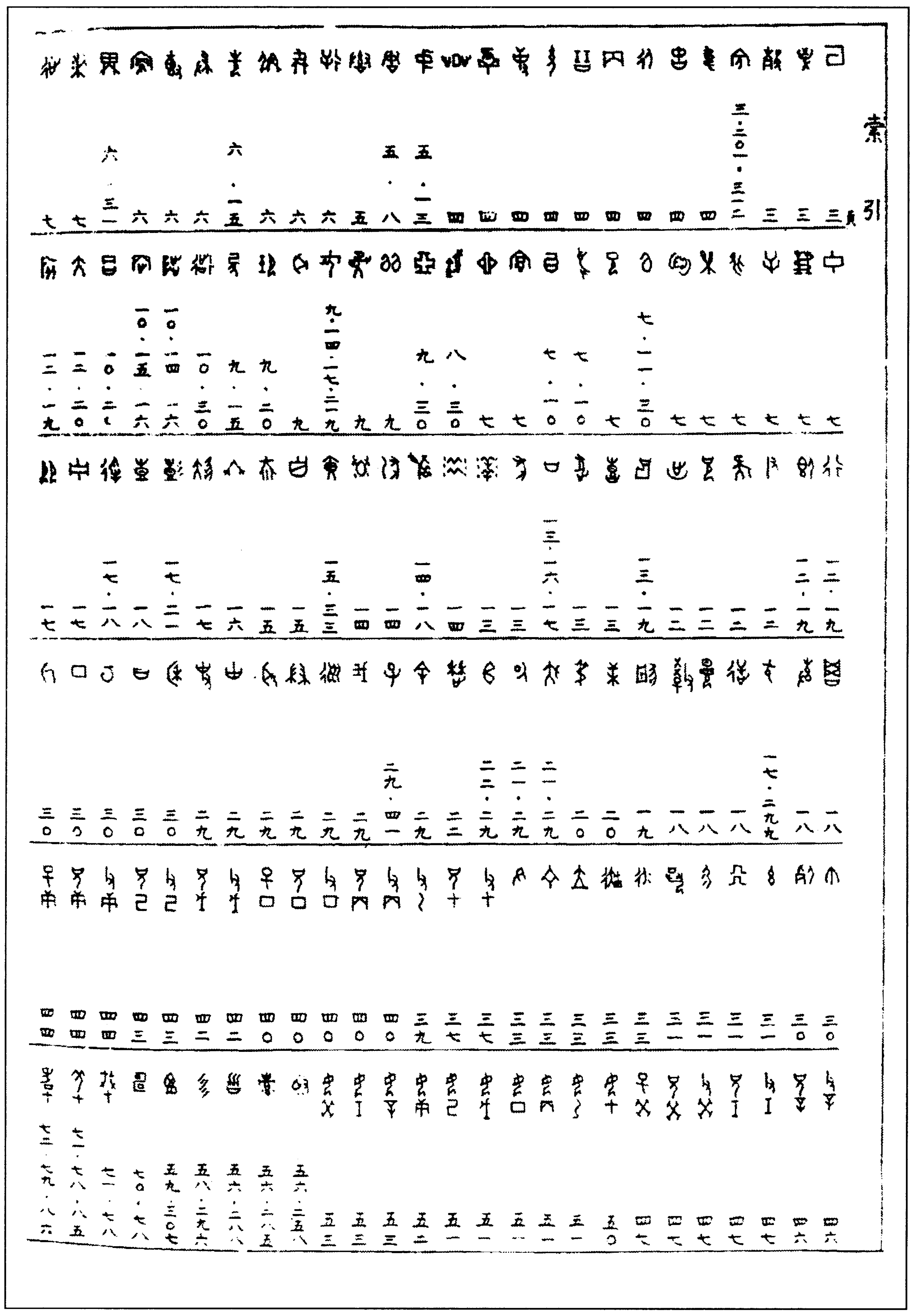
，總算做出了一些不成熟的作品。

後來在京都參加日本中國學會的時候，在貝塚茂樹教授處見到了剛從中華民國贈送來的小屯，面對這個前所未見的龐大資料，我既驚且喜，同時也感到以前從事整理的那番努力都化為泡影了，必須再把小屯一併加入資料重作整理，花費將近兩年的時間，終於大致整理完竣，可是因為那期間新資料陸續的刊行，勢必再作第三度的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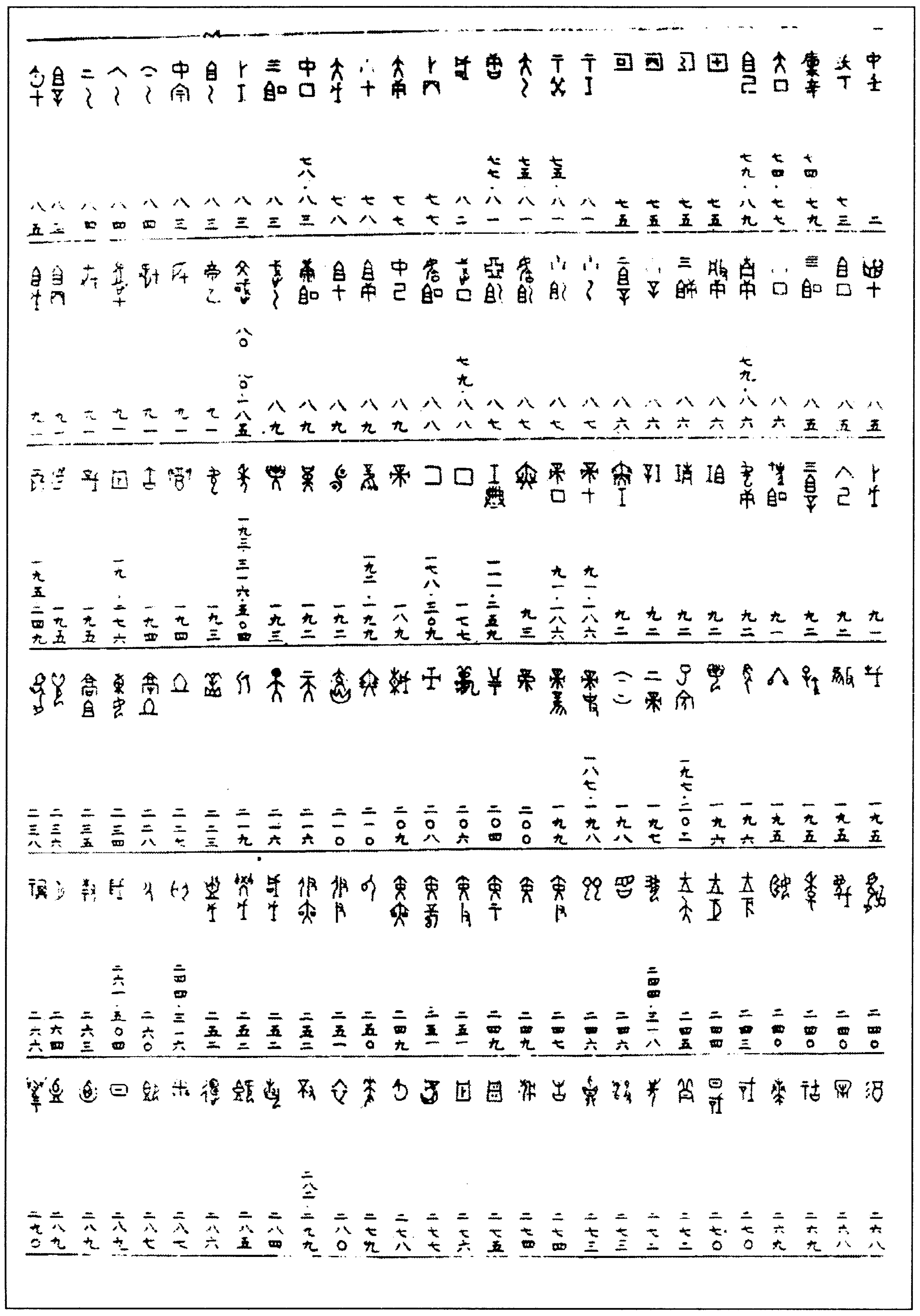
因此我決意把新資料一併加入，即將全部的資料加以徹底的整理，於是向文部省申請補助，那已是距今八年前的昭和三十四年了。首先擬定按照資料一片一片的字數複寫的計劃，費時將近兩年，作成比原資料大約多十三倍的資料。接著把兩千餘個小箱在狹窄的研究室裡很費事地排列起來，一字一字去加以分類，就這樣這個工作幾乎費去了一年。舉凡操作複寫機也好、一片一片地剪下也好、把那一片一片找到屬於那個字的小箱投進去也好，全部由我一個人來做，這個準備階段的作業實在是不容易。

這時赤塚忠教授曾來研究室訪問我，我記得他看了這情形，簡直嚇呆了，一句批評的話也沒有。只準備就已用去三年，再把每一字依用例加以分類，按時代的先後加以整理，再行筆記，這在前幾年就該做出來的，所以這時心情很是焦急。我緊記著不可忘記我的初衷，愚公不是連山都移走了嗎？於是每天繼續埋頭整理。由於謄清的階段越來越迫近，究竟是否附上字釋，成了傷腦筋的問題。附上字釋固然容易，但要採哪個說法才是大問題。幸好前年李孝定氏刊布了甲骨文字集釋，所以決定字釋就讓由李著來代表了。於是準備階段終了後的第五年，即本年九月六日，好容易才完成定本，這就是「殷墟卜辭綜類」。回顧往事，這成了我畢生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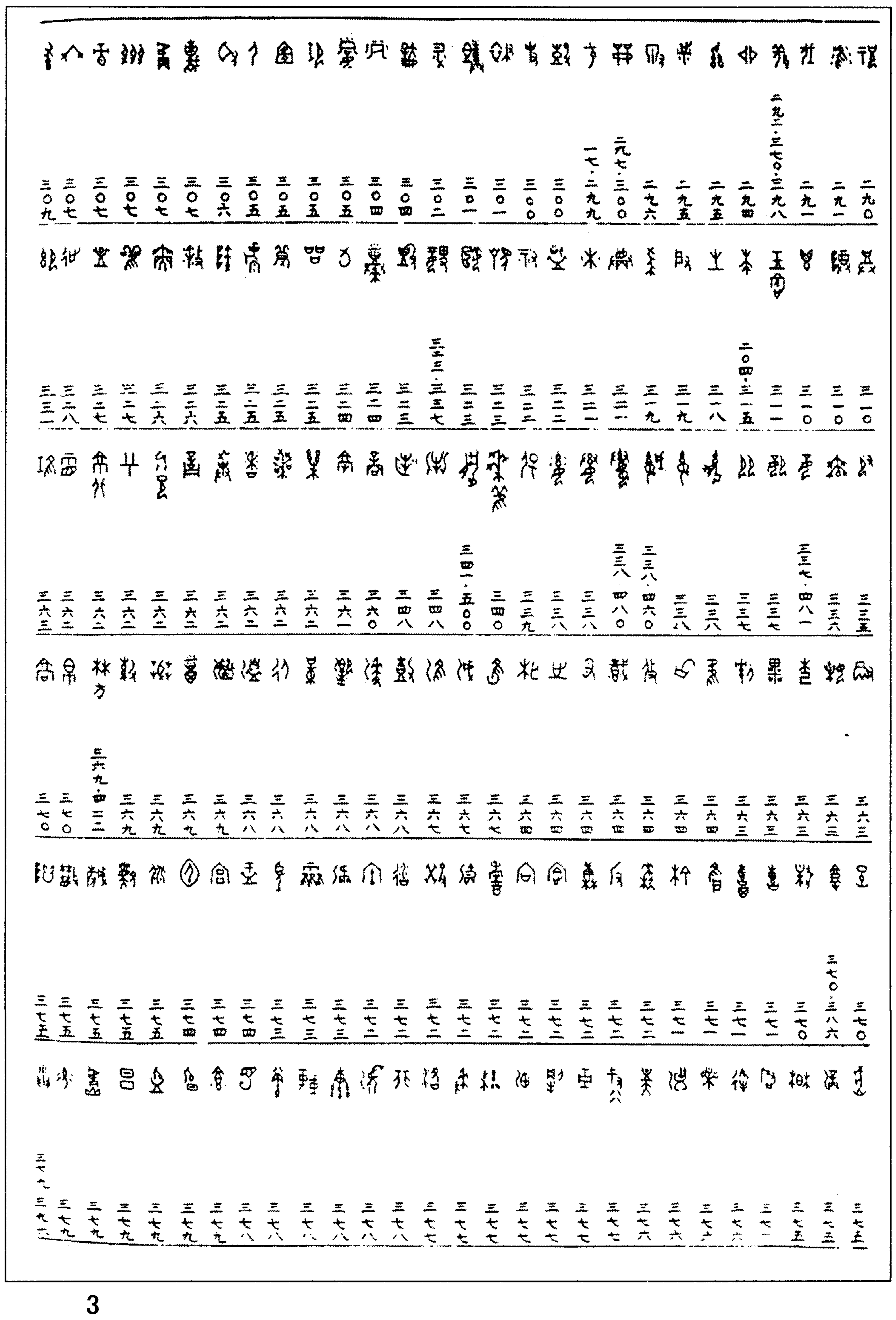
昭和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島邦男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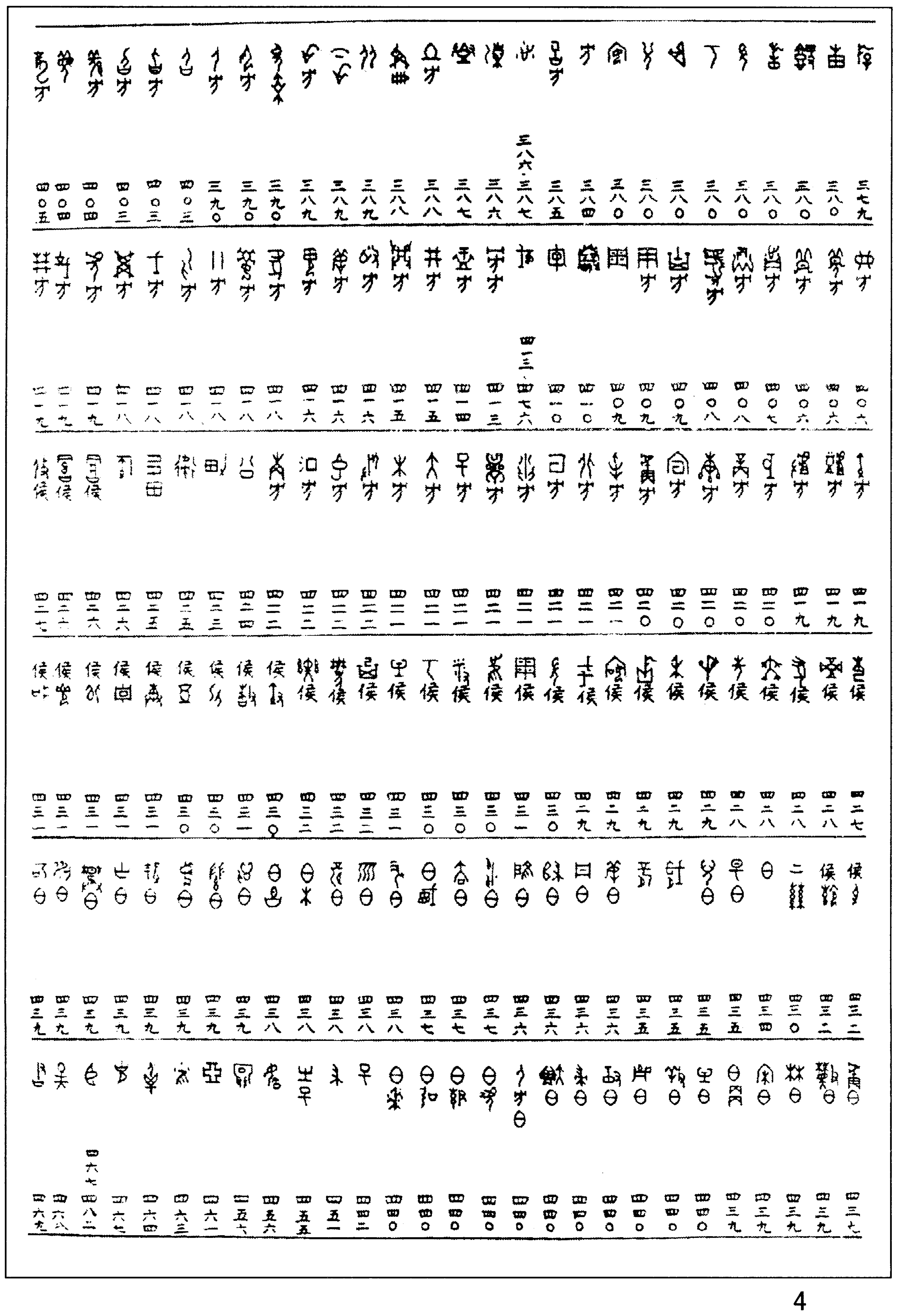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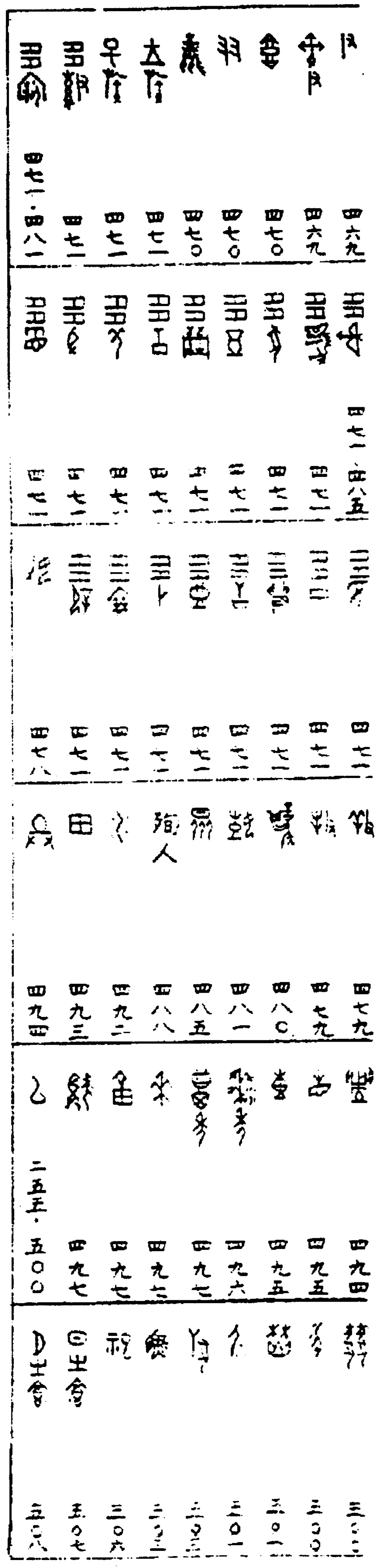
3



4

第二期・第五期先王先妣祀序表

祀日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第一旬	工㲈									
第二旬	上甲	報乙	報丙	報丁					示壬	示癸
第三旬		大乙		大丁			示壬妣庚			
第四旬	大甲 示癸妣甲		卜丙 大乙妣丙		大丁妣戊		大庚	大甲妣辛	大庚妣壬	
第五旬	小甲				大戊	雍己			大戊妣壬	
第六旬				中丁		中丁妣己			卜壬	中丁妣癸
第七旬	戔甲	祖乙				祖乙妣己		祖辛	祖辛妣壬	
第八旬	沃甲 祖辛妣甲			祖丁		祖丁妣己	南庚 祖辛妣庚 祖丁妣庚			
第九旬	陽甲 祖丁妣甲						盤庚	小辛		
第十旬		小乙		武丁		祖己 小乙妣己	祖庚 小乙妣庚	武丁妣辛		武丁妣庚
第十一旬	祖甲			康丁	武丁妣戊 祖甲妣戊			康丁妣辛		
第十二旬		武乙		文武丁	武乙妣戊					文武丁妣癸



A Study of Oracle Letter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Kunio Shima

1958

Chiugokugaku Kenkiukai

A Study of Oracle Letters Rescued from the Ruins of Yin's Capital

Preface

As the oracle letters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the ancient capital city of Yin contain dat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oracles, constituting some whole records of oraculations in the age of Yin, it may be possible to clarify by those letters som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that age.

The present treatis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Main Discourse, of which the former is an attempt to confirm the names of oraculists and to identify the king, as well as his parents, brothers, and children, of each era; for those people will supply clues to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oraculations performed at various times.

The Main Discourse is agai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the rituals of Yin: i.e., with (1) the rituals performed inside ancestral mausoleums, (2) those taking place outside them, and (3) the ceremonials of worship. Of the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there were two kinds: one consisting of five ceremonials regularly devoted to all the royal predecessors,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and the other regularly performed to honour the last five. The former was to invoke the whole ancestral line to grant their help to their offspring, while the latter was held, in honour particularly of the late king, by his son, who thus manifested his filial piety to his own father. The rituals performed outside mausoleums were the worship of Ti (帝), the Supreme Being of the universe, and of such nature deities as Gods of Earth, Mountains, and Rivers, or of remoter ancestral divinities and loyal subjects of the past, praying for a plentiful crop or a victory in war. Ceremonials to be observed in either kind of the rituals were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but each one of them had resulted in a function magnificently well-ordered.

The Second Part treats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Yin Dynasty, with respect to (1) its territory, (2) its surrounding enemies, (3) its warlords, (4) its government officials, (5)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6) its industry, and (7) its calendar. (1) The range of Yin's territory may be decided by numbers of days required in travelling from one known place to another. (2) The hostile countries are located beyond the border,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Yin studied. (3) Mention is made of the warlords, who were stationed near the b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surrounding enemies. (4) The government system centering around the king is explained. (5) The theory that Yin's society was founded upon avery, is closely examined. and proved to be ungronnded. while it's society is shown to ave been an industrial one of the Asiatic type. (6)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basic idustry of Yin was agriculture, which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7) It is evealed that the lunar calendar had been in use till the time of King Ti-I (帝乙) , but iat in the era of his successor, King Ti-Sin (帝辛) , the luni-solar calendar was adopted.

Introduction

(1) Five Periods and their Oraculists Adjusted

After the theories of Mr. Tung Tsuo Pin and Mr. Chen Meng Chia have been riticised. the rule of the Yin Dynasty is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to each of which is ssigned an adjusted number of oraculists; the First Period claiming 36, the Second 24, he Third 24,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h Period 5,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ame 19, the irst half of the Fifth 2, an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ame 6.

(2) Five Periods and their Royal Families

Besides the oraculists, the names of the kings' parents, brothers, and children are nother essenti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times of the oracle letters. Those names elonging to each period are clarified here.

Main Discourse

Part I Rituals of Yin

Chapter I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The rituals inside mausoleums, comprising five orders of ceremonials, were dedicated o all the successive kings, from the first to the last, and their spouses. Those rituals vere observed in honour of every king and queen on the day of the king's namesake. There were, however, more than one king who adopted particular one of the twelve names, nd they were honoured one by one in order of the lineage on their related day coming ound in every twelve days. So it took as many as 300 days in the First Period, and 360 −370 days in the Second, for the entire schedule to be gone through. This Chapter will hrow light on the actual procedure of the ceremonials; on the successive kings and queens f the Yin Dynasty; on their enthronement; and o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deceased ings and queens were worshipped. A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fth Periods, the actual 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rituals took place are restored, and, according to them, the eign of King Ti-I is decided to have been 20 years and that of King Ti-Sin 31 years.

Chapter Ⅱ Ti (禘) , Ritual for the Late King

In the age of Yin, there was, as already said, a ritual devoted to the last five successive king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late king as the foremost among them. It was significant of filial piety on the part of the present king. A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morality, there is a sentiment which holds the paternal will to be almighty. Upon this sentiment, too, was founded the ritual in question. That is why it is of interest to us.

Chapter Ⅲ Rituals Outside Mausoleums

The oracle letters enable us to find as objects of worship Ti (帝), the Supreme Being; such nature deities as Gods of Earth,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remoter royal ancestors and eminent loyal subjects. But it was not until later ages that the sun, moon, and stars and even the gate or furnace of a house were deified. It has been disputed for many years by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whether the worship of Ti existed under the Yin Dynasty. In this Chapter are given four points of evidence which answer in the affirmative. Here will also be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 worship and the ceremonials observed in it, both induced from the oracle letter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 represent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and T'ien (天) of later ages, and the ritual of Ti worship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ien worship.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deities and the ancestral and the loyalist ones are here largely corrected, and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y, as objects of worship, are appendant to Ti.

Chapter Ⅳ Ceremonials of Worship

This Chapter treats of the ceremonials observed in worship, with emphasis on the falsity of the theory that the humnan sacrifice was employed under the Yin Dynasty, and on the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by a king of a rice field, invoking bountiful crops all over the land.

Part Ⅱ Social Organization of Yin

Chapter I Territory of Yin

543 place-names as well as the oracle bones bearing those names are enumerated. As 105 out of those oracle bones indicate days required in travelling from one known place to another and the bearings of the places to one another, it is possible to reproduce Yin's territory and locate each place in it, upon a map.

Chapter Ⅱ Enemies of Yin

Of the enemies surrounding Yin, 33 are named in the oracle letters of the First Period, in those of the Second, 13 of the Third, 23 of the Fourth, and 8 of the Fifth. Yin's ationships with them, especially its conquests of U (盂) and I (夷) and its hostilities h Chou (周) , are verified here.

Chapter Ⅲ Warlords of Yin

There were four orders of warlords under the king of Yin, comprising Hou (侯) , Pê 白), Tzu (子), and Fu (婦). The Hou numbered 35, the Pê 40, the Tzu 71 (in the First riod), and the Fu 57 (also in the First Period) . Investigations concerning the localities Hou and the Pê were stationed in, show that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a bulwark ainst surrounding enemies. The Tzu and the Fu reveal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 with the yal family. The former, related to the royal blood, were invested with local fiefs, and latter, being high officials under direct control of the king, were stationed in various stricts.

Chapter Ⅳ Officialdom of Yin

The officialdom set up around the king, and also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represented it, are revealed here.

Chapter Ⅴ Social Organization of Yin

So far, there have been produced by scholars 12 data, upon which it is generally lieved that Yin's society was built upon slavery. Those data are here examined one by e, and proved to be unworthy of evid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vidence collected the writer from the oracle bones shows that Yin's was an industrial society of the iatic type.

Chapter Ⅵ Industry of Yin

Agriculture, stock-farming, hunting, and fishery in the age of Yin are traced in the acle letters. The Chinese people had already outlived the hunting life then, and the ase of wild animals was merely practised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soldiers. Fishery as no more than a recreation incidental to hunting. Agriculture prevailed throughout the untry, even in the First Period, constituting Yin's leading industry, with kaoliang and

wheat as its principal crops. There existed in this age a ritual of the king's praying for a heavy crop by personally handling a plough in the field. Stock-farming is also known to have been a prosperous industry.

Chapter Ⅶ Yin's Calendar

There is a theory that Yin used the luni-solar calendar, in which the solar year had 365.25 days and an intercalated month at its end. But this is proved to be false, since, even in the reign of King Ti-I of the Fifth Period, the lunar calendar was still in use. It is known that the solar year has something between 360 and 370 days, but Yin's calendar year had 350 days with an intercalation adjusting it to the lunar and not to the solar year. In the reign of King Ti-Sin Yin's calender was reformed so as to have 360 days with an intercalation adjusting it to the solar year, which was counted to be 365 days. It was, therefore, in the reign of King Ti-Sin that the luni-solar calendar came into use in China.

Conclusion

The excavation of Yin's royal tombs and palace at the place where the oracle bones had previously been relieved, has furnished material evidence that those bones belong to the age of Yin. It follows that the Yin Dynasty should no longer be looked upon as a prehistoric one but as the beginning, at least, of the Chinese history. It is sincerely hoped that the present research will throw some light upon the Chinese history at its dawn.

Kunio Shima

中國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獻集成

ISBN 7-5614-2057-9
9 787561 420577 >